叢書集成新編 第四四册目錄

自然科學類
應用科學類

植物

南方草木狀三卷　晉 嵇含著　百川一
竹譜一卷　晉 戴凱之撰　百川六
離騷草木疏四卷　宋 吳仁傑撰　知不足九
桐譜一卷　宋 陳翥著　唐宋二二

食用植物

筍譜一卷　宋 僧贊寧撰　百川二六
菌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陳仁玉撰　百川三三
茹草編四卷　明 周履靖著　夷門三四
救荒野譜一卷　明 姚可成輯　借月六四

花卉

學圃雜疏一卷　宋 王世懋著　寶顏八〇
北墅抱甕錄一卷　清 高士奇著　學海八五
洛陽牡丹記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歐陽修撰　百川九六
牡丹榮辱志一卷　宋 丘璿撰　百川九九
曹州牡丹譜一卷　清 余鵬年著　仰視一〇一
揚州芍藥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王觀撰　百川一〇六
菊譜一卷　宋 劉蒙撰　百川一〇九
菊譜一卷　宋 范成大撰　百川一一三
菊譜一卷　宋 史正志撰　百川一一五
菊譜一卷　明 黃省曾撰　百川一一六
梅譜一卷附四庫提要　宋 范成大撰　百川一一八
海棠譜三卷　宋 陳思撰　津逮一二九
玉蘂辨證一卷　宋 周必大著　百川一三二

動物

見物五卷　明 李蘇著　惜陰一三三
蠕範八卷　清 李元撰　湖北一五三

水產

蟹譜二卷　宋 傅肱撰　百川一九五
閩中海錯疏三卷附四庫提要　明 屠本畯疏　學津二〇〇
然犀志二卷　明 徐燉補疏　清 李調元著　函海二一一

魚類

異魚圖贊四卷附閩集　明 楊愼撰　函海二一八
異魚圖贊補三卷　明 胡世安撰　函海二三七

貝類

相貝經一卷　漢 朱仲著　說郛二四〇

蟲類

促織經二卷　宋 賈似道編輯　夷門二四一

鳥類

禽經一卷附四庫提要　周師曠撰　百川　二五二
相鶴經一卷　晉張華註　明周履靖校梓　夷門　二五七
續詩傳鳥名三卷附四庫提要　清毛奇齡稿　龍威　一五八
獸類
獸經一卷　明黃省曾撰　夷門　二七二
蠙衣生馬記　明周履靖增補　明郭子章輯　寶顏　二七八
虎薈六卷　明陳繼儒集　寶顏　二八八
應用科學類
醫學
黃帝內經素問二十四卷附遺篇　撰人不詳　醫統　三〇〇
黃帝素問靈樞經十二卷　撰人不詳　醫統　四三九
黃帝內經太素三十卷附遺文　隋楊上善撰注　漸西村　四八三
內經明堂　漢張仲景述　晉王叔和集　醫統　六一〇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三卷　漢華佗撰　平津　六三九
華氏中藏經三卷　宋朱肱撰　醫統　六五六
類證活人書二十二卷附釋音、辨誤、藥性　宋吳禔注　十萬　七一五
宋徽宗聖濟經十卷　宋程迥撰　小萬　七五六
醫經正本書一卷　宋魏了翁述　學海　七六一
學醫隨筆一卷　金李杲撰　醫統　七六三
內外傷辨三卷　金李杲著　醫統　七七八
此事難知集二卷　金李杲著　醫統　七七八
潔古家珍一卷　金李杲著　濟生　八〇三

EV5P/12

南方草木狀

嵇含撰

南方草木狀目錄

卷上

草類

甘蕉　耶悉茗　末利
豆蔻花　山薑花　鶴草
甘蔗　水蓼　水葱
蒟醬　菖蒲　留求子
諸蔗　草麻　芒芒
肥馬草　冬葉　蒲葵
乞力伽　赖桐　水葱
蘇薊附　茄　綽菜
蘿　冶葛　吉利草
良耀草　蕹

卷中

木類

楓人　楓香　薰陸香
榕　益智子　桂
朱槿　指甲花　蜜香
沉香　雞骨香　黃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雞舌香　枕柳　訶梨勒
蘇枋　水松　刺桐
棹　杉　荆
紫藤　檀藤　蜜香紙
抱香蘇

卷下

果類

槟榔　荔枝　椰
楊梅　橘　柑
橄欖　龍眼　海棗
千歲子　五歛子　鉤緣子
海梧子　海松子　菴摩勒
石果　人面子

竹類

雲丘竹　簷勞竹　石林竹
思摩竹　簟竹　趙王竹

南方草木狀卷上

晉　永興元年十一月丙子振威將軍襄陽太守嵇　含撰

南越交趾植物，有四奇最爲奇。周秦以前無稱焉。自漢武帝開拓封疆，搜來珍異，取其尤者充貢，中州之人，或昧其狀，乃以所聞詮敍，有裨子弟云爾。

甘蔗望之如樹株，大者一圍餘，葉長一丈，或七八尺，廣尺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形色如芙蓉，著莖末百餘子，大名爲房，相連累，甜美亦可蜜藏。根如芋魁，大者如車轂，實隨華，每華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俱生，花不俱落。一名芭蕉，或曰巴苴。剝其子上皮，色黃白，味似蒲萄，甜而脆，亦療飢，此有三種，子大如拇指，長而銳，有類羊角，名羊角蕉，味最甘好。一種子大如雞卵，有類牛乳，名牛乳蕉，微減羊角。一種大如藕，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最下也。其莖解散如絲，以灰練之，可紡績爲絺綌，謂之蕉葛，雖脆而好，黃白不如葛赤色也。交廣俱有之。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以植所得奇草異木，有甘蔗二本。

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水土而變，與夫橘北爲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花心，以爲首飾。

末利花，似蔦蘺之白者，香愈於耶悉茗。

豆蔻花，其苗如蘆，其葉似薑，其花作穗，嫩葉卷之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花漸出，舊說此花食之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州貢一篋，上試之有驗，以賜近臣。

山薑花，葉葉即薑也，根不堪食，於葉間吐花，作穗如麥粒，軟紅色，煎服之，治冷氣甚效，出九真交趾。

鶴草，蔓生，其花麴塵色，淺紫蕚，葉如柳而短，當夏開花，形如飛鶴，翡翠尾足無所不備，出南海，云是蝴蝶上有蟲，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藏之，謂之蝴蝶，能致其夫憐愛。

甘藷，薯蕷之類，或曰芋之類，根葉亦如芋，實如拳，有大如甌者，皮紫而肉白，蒸煮食之，味如栗，甜，性不甚冷，舊珠崖之地海中之人，皆不業耕稼，惟掘地種甘藷，秋熟收之，蒸曬切如米粒，倉圃貯之，以充糧糗，是名藷糧，北方人至者，或盛具牛豕膾炙，而末以甘藷薦之，若粳粟然，大抵南人二毛者，百無一二，惟海中之人，壽百餘歲者，由不食五穀而食甘藷故爾。

花之美者，有水蓮，如蓮而莖紫，柔而無刺。

水蕉，如鹿葱，或紫或黃，吳永安中，孫休嘗遣使取二花，終不可致，但圖畫以進。

蒟醬，蔓茇也，生於蕃國者，大而紫，謂之蔓茇，生於番禺者，小而青，謂之蒟焉，可以調食，故謂之醬焉，交趾九真人家多種，蔓生。

菖蒲，番禺東有澗，澗中生菖蒲，皆一寸九節，安期生採服仙去，但留玉舄焉。

留求子，形如梔子，稜瓣深而兩頭尖，似阿梨勒而輕，及半黃已熟，中有肉白色，甘如漿，核大，治嬰孩之疾，南海交趾俱有之。

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圍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斷而食之甚甘，笮取其汁，曝數日成飴，入口消釋，彼人謂之石蜜，吳孫亮使黃門以銀椀幷蓋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甘蔗餳，黃門先恨藏吏，以鼠屎投餳中，啓言吏不謹，亮呼吏持錫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汕蓋，無緣有此，黃門將有恨汝，吏叩頭曰，實從臣求蔗席，臣以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問之具服，南人云，甘蔗可消酒，又名干蔗，司馬相如樂歌曰，太尊蔗漿折朝酲，是其義也。泰康六年，扶南國貢諸蔗，一丈三節。

草麴，南海多美酒，不用麴糵，但杵米粉雜以乘草葉，治葛汁漬溲之，大如卵，置蓬蒿中，蔭蔽之，經月而成，用此合糯爲酒，故劇飲之，既醒，猶頭熱涔涔，以其有毒草故也。南人有女數歲，即大釀酒，既漉，候冬陂池竭時，寘酒罌中，密固其上，瘞陂中，至春瀦水滿，亦不復發矣。女將嫁，乃發陂取酒，以供賀客，謂之女酒，其味絕美。

芒茅枯時，瘴疫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茅瘴，又曰黃芒瘴。

南方冬無積葉，瀕海郡邑多馬，有草葉類梧桐而厚，取以秣馬，謂之肥馬草，馬齕嗜而食，果肥壯矣。

冬葉，蓋葉也，苞苴物，交廣皆用之，南方地熱，物易腐敗，惟冬葉藏之，乃可持久。

蒲葵，如栟櫚，而柔薄可爲葵笠，出龍川。

藥有乞力伽。尤也。瀕海所產。一根有至數斤者。劉涓子取以作煎。令可丸。餌之長生。

賴桐花。嶺南處處有。自初夏生至秋。蓋草也。葉如桐。其花連枝莖。皆深紅之極者。俗呼貞桐花。貞皆訛也。

水葱。花葉皆如鹿葱。花色有紅黃紫三種。出始興。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者。卽此花。非鹿葱也。交廣人佩之極有驗。然其土多男。不厭女子。故不常佩也。

蕉。菁嶺。嶺已南俱無之。偶有士人因宦。攜種就彼。種之。出地則變爲芥。亦橘種江北爲枳之義也。至山江方有蕉。彼人謂之蕉蕉。

茄樹。交廣草木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種茄。宿根有三五年者。漸長。枝幹乃成大樹。每夏秋盛熟。則梯樹採之。五年後樹老子稀。卽伐去之。別栽嫩者。

綽菜。夏生於池沼間。葉類茨菰。根如藕條。南海人食之。云令人思睡。呼爲瞑菜。

蘿。葉如落蔞而小。性冷味甘。南人編葦爲筏。作小孔浮於水上。種子於水中。則如萍根浮水面。及長。蔡葉皆出於蔡筏孔中。隨水上下。南方之奇蔬也。冶葛有大毒。以蘿汁滴其苗。當時萎死。世傳魏武能噉冶葛至一尺。云先食此菜。

冶葛。毒草也。蔓生。葉如蘿蔔。光而厚。一名胡蔓草。實毒者。多雜以生蔬進之。悟者速以藥解。不留。半日輒死。山羊食其苗。卽肥而大。亦如鼠食巴豆。其大如狸。蓋物類有相伏也。

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齎。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武中。江夏李俁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俁服。遂解。吉利卽逃去。不知所之。俁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爲名。豈李俁者。徙非其罪。或俁自有隱德。神明啓吉利者救之耶。

良耀草。枝葉如麻。黃。秋結子如小粟。煨食之。解毒。功用亞於吉利。始者有得是藥者。梁氏之子耀。亦以爲名。梁轉爲良耀。花白似牛李。出高涼。

蓋草。一名蓋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氣如蘼蕪。可以止渴。出南海。

凡草木之華者。春華者冬秀。夏華者春秀。秋華者夏秀。冬華者秋秀。其華覓歲。故婦女之首。四時未嘗無華也。

南方草木狀卷中

楓人。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癭。一夕遇暴雷驟雨。其樹贅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

楓香。樹似白楊。葉圓而歧分。有脂而香。其子大如鴨卵。二月華發。乃著實。八九月熟。曝乾可燒。惟九眞郡有之。

薰陸香。出大秦。在海邊。有大樹。枝葉正如古松。生於沙中。盛夏。樹膠流出沙上。方採之。

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是不可以爲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爲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無傷。其蔭十畝。故人以爲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藤。垂下漸漸及地。藤梢入土。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卽連理。南人以爲常。不謂之瑞木。

益智子。如筆管。長七八分。二月花。色若蓮。著實。五六月熟。味辛。雜五味中。芬芳。亦可鹽曝。出交趾合浦。建安八年。交州刺史張津。嘗以益智子粽餉魏武帝。

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巔。冬夏常青。其類自爲林。間無雜樹。交趾置桂園。桂有三種。葉如柏葉。皮亦者。爲丹桂。葉似柿葉者。爲菌桂。其葉似枇杷葉者。爲牡桂。三輔黃圖曰。甘泉宮有桂明池。池中有蓋波殿。

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朱槿花，葉皆如桑，葉光而厚，樹高止四五尺，而枝葉婆娑，自二月開花，至中冬即歇，其花深紅色，五出，大如蜀葵，有蘂一條，長於花葉，上綴金屑，日光所爍，疑若焰生，一蕊之上，日開數百朵，朝開暮落，插枝即活，出高涼郡，一名赤槿，一名日及。

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柔弱，葉如嫩榆，與耶悉茗末利花皆雪白，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植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綴如半米粒許，彼人多折做襟袖間，蓋貴其芬馥，一名散沫花。

蜜香，　沉香，　鷄骨香，　黃熟香，

棧香，　青桂香，　馬蹄香，　鷄舌香，

案此八物，同出於一樹也，交趾有蜜香樹，幹似柜柳，其花白而繁，其葉如橘，欲取香，伐之經年，其根幹枝節各有別色也，木心與節堅黑，沉水者爲沉香，與水面平者爲鷄骨香，其根爲黃熟香，其幹爲棧香，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香，其根節輕而大者爲馬蹄香，其花不香，成實乃香，爲鷄舌香，珍異之木也。

桄榔，樹似栟櫚，實，其皮可作綆，得水則柔韌，胡人以此聯木爲舟，皮中有屑如麪，多者至數斛，食之與常麪無異，木性如竹，紫黑色，有文理，工人解之，以製弈枰，出九真交趾。

訶梨勒，樹似木梡，花白，子形如橄欖，六路，皮肉相着，可作飲，變白變令黑，出九真。

蘇枋，樹類槐，花黑，子，出九真，南人以染絳，清以大庾之水，則色愈深。

水松，葉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桒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佩服者，嶺北人極愛之，然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者歟，物理之難窮如此。

剽桐，其木爲林，三月三時，布葉繁密，後有花赤色，間生葉間，旁照他物，皆朱殷，然三五房，則三五復發，如是者竟歲，九真有之。

棹樹，幹葉俱似椿，以其葉嚼汁漬果，呼爲棹汁，若以棹汁雜麤肉食者，即時爲雷震死，棹出高涼郡。

杉，一名披粘，合浦東二百里，有杉一樹，漢安帝永初五年春，葉落，隨風飄入洛陽城，其葉大常杉數十倍，柄士廉盛曰，合浦東杉葉也，此休徵，當出王者，帝遣使驗之，信然，乃以千人伐樹，役夫多死者，其後三百人坐斷株上食，過足相容，至今猶存。

荆，寧浦有三種，金荆可作枕，紫荆堪作牀，白荆堪作屐，與他處牡荆蔓荆全異，又彼境有杜荆，指病自愈，節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與病人身齊等，置牀下，雖危困亦愈。

紫藤，葉細長，蹙如竹根，極堅實，重重有皮，花白子黑，置酒中，歷二三十年，亦不腐敗，其蔓或置煙炭中，經時成紫香，可以降神。

檀藤，依樹蔓生，如通草藤也，其子紫黑色，一名象豆，三年方熟，其殼貯藥，歷年不壞，生南海，解諸蠱毒。

蜜香紙，以蜜香樹皮葉作之，微褐色，有紋如魚子，極香而堅，朝水浙之，不消爛，泰康五年，大秦獻三萬幅，常以萬幅賜鎮南大將軍當陽侯杜預，令寫所撰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以進，未至而預卒，詔賜其家，令

上之。

抱香履，抱木生於水松之旁，若寄生，然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刻而爲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剛不可理也，履雖狠大而輕者，若通脫木，風至則隨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蒸濕之氣，出扶南大秦諸國，泰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嗤其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按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爲履，每懷從亡之功，輒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亦自此始也。

南方草木狀卷下

檳榔樹，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葉似甘蔗，條派開破，仰望眇眇，如插蕉於竹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葉下繁數房，房綴數十實，實大如桃李，天生棘重累其下，所以禦衛其實也，味苦澁，剖其皮，漬其瓣，熟如貫之，堅如乾漬，以扶留藤古賁灰幷食，則滑美下氣消穀，出林邑，彼人以爲貴，婚族客必先進，若遲迺不設，用相嫌恨，一名賓門藥，匱荔枝樹，高五六丈餘，如桂樹，綠葉蓬蓬，冬夏榮茂，青華朱實，實大如雞子，核黃黑，似熟蓮，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甜酢者，至日將中，翕然俱赤，則可食也，一樹下子百斛，三輔黃圖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也，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華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矣，其實則歲貢焉，郵傳者疲斃於道，極爲生民之患。

椰樹，葉如栟櫚，高六七丈，無枝條，其實大如寒瓜，外有麄皮，次有殼，圓而且堅，剖之有白瓤，厚半寸，味似胡桃，而極肥美，有漿，飲之得醉，俗謂之越王頭，云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怨，遣俠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爲椰子，林邑王憤之，命剖以爲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

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熟時似梅，其味甜酸，陸賈南越行紀曰，羅浮山頂有胡楊梅，山桃繞其

際海人時登採拾止得於上飽噉不得持下東方朔林邑記曰林邑山楊梅其大如拳椀甞時極酸既紅味如崖蜜以醞酒號梅香酎非貴人重客不得飲之

橘白華赤實皮馨香有美味自漢武帝交趾有橘官長一人秩二百石主貢御橘吳黃武中交趾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蔕以爲瑞異羣臣畢賀

柑乃橘之屬滋味甘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赬者赬者謂之壺柑交趾人以席囊貯蟻鬻於市者其窠如薄絮囊皆連枝葉蟻在其中并窠而賣蟻亦黃色大於常蟻南方柑樹若無此蟻則其實皆爲蠹蟲所傷無復一完者矣今華林園有柑二株遇結實上命羣臣宴飲于旁摘而分賜焉

橄欖樹身密枝皆高數丈其子深秋方熟味雖苦澁咀之芬馥勝含雞骨香吳時歲貢以賜近侍本朝自泰康後亦如之

龍眼樹如荔枝但枝葉稍小殼青黃色形圓如彈丸核如木梳子而不堅肉白而帶漿其甘如蜜一朵五六十顆作穗如蒲萄然荔枝過即龍眼熟故謂之荔枝奴言常隨其後也東觀漢記曰單于來朝賜橙橘龍眼荔枝魏文帝詔羣臣曰南方果之珍異者有龍眼荔枝令歲貢焉出九真交趾

海棗樹身無閑枝直竦三四十丈樹頂四面共生十餘枝葉如栟櫚五年一實實甚大如杯盌核兩頭不尖雙卷而圓其味極甘美安邑御棗無以加也泰康五年林邑獻百枚昔李少君謂漢武帝曰臣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臣棗大如瓜非誕說也

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蠶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恆二百餘顆皮殼皆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搖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

五歛子大如木瓜黃色皮肉脆軟味極酸上有五稜如刻出南人呼稜爲歛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甘酢而美出南海

鉤緣子形如瓜皮似橙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香肉甚厚白如蘆菔女工號雌鏤花鳥漬以蜂蜜點燕檀巧麗妙絕無與爲比泰康五年大秦貢十缶帝以三缶賜王愷助其珍味夸示於石崇

海梧子樹似梧桐色白葉似青桐有子如大栗肥甘可食出林邑

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如小栗三角肥甘香美亦崎俎間佳果也出林邑

毫藤勒樹葉細似合昏花黃實似李皆黃色核圓作六七稜食之先苦後甘術士以變白鬚髮有驗出九真

石栗樹與栗同但生於山石罅間花開三年方結實其殼厚而肉少其味似胡桃人熟時或爲群鸚鵡至啄食略盡故彼人極珍貴之出日南

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無味其核正如人面故以爲名以蜜漬之稍可食以其核可玩於席間飣餖賓客出南海

雲丘竹一節爲船出扶南然今交廣有竹節長二丈其圍一二丈者往往有之

籠勞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靚潔以飾屋象利勝於鐵出大秦

石林竹似桂竹勁而利削爲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真交趾

思摩竹如竹大而筍生其節筍既成竹泰而筍復生節焉交廣所在有之

簟竹葉踈而大一節相去六七尺出九真彼人取嫩者碪浸紡績爲布謂之竹踈布

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荻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其青色用爲酒器云越王棄餘築而生竹

竹譜

戴凱之撰

晉 武昌 戴凱之慶豫撰

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山海經、爾雅、皆言以竹爲草。事經聖賢。未有改易。然則稱草良有難安。竹形類既自乖殊。且經中文說。又自背伐。經云。其草多族。復云。其竹多簹。又云。崇山有桂竹。若謂竹是草。不應稱竹。今既稱竹。則非草可謂知矣。竹是一族之總名。一形之偏稱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猶動品之中。有魚鳥獸也。年月久遠。傳寫謬誤。今日之疑。或非古賢之過也。而此之學者。謂事經前賢。不敢辨正。何異匈奴惡邪都之名。而畏木偶之質耶。

小異空實。大同節目。

夫竹之大體。多空中而時有實。十或一耳。故曰小異。然雖有空實之異。而未有竹之無節者。故曰大同。

或茂沙水。或挺巖陸。

桃枝筼簹。多植水渚。篁篠之屬。必生高燥。

條暢紛敷。青翠森蔚。質雖冬荷。性忌殊寒。九河鮮育。五嶺實繁。

九河即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絜、鉤盤、鬲津、禹所導也。在平原郡。五嶺之說。互有異同。余往交州。行路所見。兼訪舊老。考諸古志。則今南康、始安、臨賀、爲北嶺。臨漳、寧浦、爲南嶺。五郡界內。各有一嶺。以隔南北之水。俱通南越之地。南康、臨賀、始安三郡。通廣州。寧浦、臨漳二郡。在廣州西南。通交州。或趨他所通。或馬援所併。厥跡在焉。故陸機請伐鼓五嶺。表道九真也。徐廣雜記以剡、松、陽、建安、康樂、爲五嶺。其謬遠矣。會稽益期與韓康伯。以晉興所統。南移大營九岡。爲五嶺之數。又其謬也。九河鮮育。忌陰寒也。五嶺實繁。好殊溫也。

萌筍苞籜。夏多春鮮。根幹將枯。花復乃縣。

竹生花實。其年便枯死。復竹實也。復音福。

紂必六十。復亦六年。

竹六十年一易根。易根輒結實而枯死。其實落土。復生。六年遂成町。竹謂死爲紂。紂音紂。

鐘龍之美。爰自崑崙。

鐘龍竹名。黃帝使伶倫伐之於崑崙之墟。吹以應律聲。譜云。鐘龍大竹。此言非大小之稱。笛賦云。鐘龍非也。自一竹之名耳。所生若是大竹。豈中律管與笛。

員丘帝竹。一節爲船。巨細已聞。形名未傳。

員丘帝俊竹。一節爲船。郭注云。一節爲船。未詳其義。俊即舜字假借也。

桂實一族。同稱異源。

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圍節大。葉狀如甘竹而皮赤。南康以南所饒也。山海經云。靈原桂竹。傷人則死。是桂竹有二種。名同實異。其形未詳。

箭尤勁薄。博矢之賢。

箭。細竹也。出蜀志。薄肌而勁中。三續射博箭。箭音箭。見三倉。

篁任笛。笛體特堅圓。

篁竹堅而促節。體圓而質堅。皮白如粉。大者宜行船。細者爲笛。篁音皇。見三倉。

棘竹駢深。一叢爲林。根如椎輪。節若束針。亦曰笆竹。城固是任。篾筍既食。髮則傷。

棘竹生交州諸郡。叢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肉至厚。實中。夷人破以爲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以爲城。卒不可攻。萬震異物志所種爲蓬落。阻過層墉者也。或卒崩根出。大如十石物。縱橫相承。如縷車。一名笆竹。見三倉。筍味落人鬚髮。

單體虛長。各有所育。

單竹大者如脛。虛細長爽。嶺南夷人取其筍末及竹者。灰煮績以爲布。其精者如穀焉。

苦實稱名。甘亦無目。

苦竹有白有紫。而味苦。甘竹似篁而茂葉。下節味甘。合湯用之。此處處亦有。

弓竹如藤。其節郄曲。生多臥土。立則依木。長幾百尋。狀若相續。質雖含文。須膏乃縟。

弓竹出東垂諸山中。長數十丈。每節輒曲。既長且軟。不能自立。若遇木乃倚。質有文章。然要須膏塗火灼。然後出之。篾臥竹上出也。

厥族之中。蘇麻特奇。節幹平節。大葉繁枝。淩凌獨秀。蘇芹紛披。

蘇麻竹。長數丈。大者尺餘圍。概節多枝。叢生四枝。葉大如履。竹中可愛者也。此五嶺左右徧有之。

篔簹射筒。筇笻桃枝。長爽纖葉。清肌薄皮。千百相亂。洪細有差。

篔簹最大。大者中領。笋亦中射筒。薄肌而最長。節中貯筒。因以爲名。筇笻葉薄而廣。數竹皮葉相似。篔簹最大。大者中領。笋亦中射筒。薄肌而最長。節中貯筒。因以爲名。筇笻葉薄而廣。越女試劍竹是也。桃枝是其中最細者。並見方志賦。桃枝皮赤。緝之滑勁。可以爲席。顧命篇所謂篾席者也。爾雅釋草云。四寸一節爲桃枝。郭注云。竹四寸一節爲桃枝。余之所見。桃枝竹節。短者不兼寸。長者或踰尺。豫章徧有之。其驗不遠也。恐爾雅所載草族。自別有桃枝。不必是竹。郭注加竹字。取之謬也。山海經云。其木有桃枝劍端。又廣志層木篇云。桃枝出朱提郡。蜀爽所用者也。詳察其形。事近於木也。但未詳爾雅所云。復是何桃枝耳。經雅所說二族。決非作席者矣。廣志以藻爲竹。是誤。後生學者往往有爲所誤者耳。

相蘇既變。厥土維腥。三壇斯沮。尋竹乃生。物尤世遠。略狀傳名。

禹敷其工相蘇二臣。胥流爲水。其處腥臊。不植五穀。禹三壇皆沮。尋竹生焉。在昆嵩之北。有嶽之山。見大荒北經中。

般腸實中。與笆相類。於用寡宜。爲笳殊味。

般腸竹。生東郡緣海諸山中。其笳最美。云與笆竹相似。出閩中。並見沈志。其形未詳。

筋竹爲矛。稱利海表。槿仍其幹。刃即其杪。生於日南。別名爲篠。

筋竹長二丈許。圍數寸。至堅利。南土以爲矛。其笳未成竹時。堪爲弩絃。見徐忠南中奏。劉淵材云。夷人以史葉竹爲矛。余之所聞。即是筋竹。豈非一物而二名者也。

百葉參差。生自南垂。傷人則死。醫莫能治。亦曰篣竹。厥毒若斯。彼之同異。余所未知。

百葉竹。生南垂界。甚有毒。傷人必死。一枝百葉。因以爲名。沈志劉淵材云。篣竹有毒。夷人以刺虎豹。中之輒死。或有一物二名。未詳其同異。

篔與由衍。厥體俱洪。圍或累尺。篔實衍空。南越之居。梁柱是供。

篔實厚肥。孔小。幾於實中。二竹皆大竹也。土人用爲梁柱。篔竹。安成以南有之。其味苦。俗號篔由衍竹。交州廣志云。亦有生於永昌郡。爲物叢生。吳郡賦所謂由衍者。篔。音從。性柔弱。見三倉。

竹之堪杖。莫尚於筇。磥砢不凡。狀若人功。豈必蜀壤。亦產餘邦。一曰扶老。名實縣同。

筇竹。高節實中。狀若人刻。爲杖之極。廣志云。出南廣邛都縣。然則邛是地名。猶高梁苴。張騫傳云。於大夏見之。出身毒國。始感邛杖。終開越巂。越巂則古身毒也。張孟陽云。邛竹出興古盤江縣。山海經

謂之扶竹。生尋伏山。去洞庭西北一千一百二十里。黃圖云。華林園有扶老三株。如此則非一處。賦者不得專爲蜀地之生也。禮記曰。五十杖於家。六十杖於鄉者。扶老之器也。此竹實既固。杖又名扶老。故曰名實縣同也。

篣簹二族。亦甚相似。杞髮苦竹。促節薄齒。東物體柔。殆同麻桑。

篣簹二種。至似苦竹。而細軟肌薄。篣筍亦無味。江漢間謂之苦篣。見沈志。篣音聊。簹音禮。齒有文理也。

蓋竹所生。大抵江東。上密防露。下疎來風。連畝接町。竦散崗潭。

蓋竹亦大。薄肌白色。生江南深谷山中。不聞人家植之。其族類動有頃畝。典錄賀齊傳云。討建安賊洪明於蓋竹。蓋竹以名地。猶酸棗之邑。豫章之名邦者。類是也。

雞脛似簹。高而筍脆。稀葉梢杪。類記黃細。

雞脛簹竹之類。纖細。大者不過如指。疎葉黃皮。彊肌無所堪施。筍美。青斑色綠。沿江山崗所饒也。

狗竹有毛。出諸東甌。物類乘詭。千何不計。

狗竹。生臨海山中。節間有毛。見沈志。

有竹象蘆。因以爲名。東甌諸郡。緣海所生。肌理勻淨。筠色潤貞。凡今之篪。匪茲不鳴。

此竹皆是蘆。出揚州東垂諸郡。浙江以東爲甌越。故曰東甌。蘇成公始作篪。似於今篪。故曰。凡今之篪。

會稽之箭。東南之美。古人嘉之。因以命矢。

箭竹。高者不過一丈。節間三尺。堅勁中矢。江南諸山皆有之。會稽所生最精好。故爾雅云。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非總言矣。大抵中矢者雖多。此箭爲最。古人美之。以首其目。見方言。是以楚俗□□伯細箭五十。號加莊王之背。明非矢者也。

箘簬載籍。貢名荊郢。

箘簬二竹。亦皆中矢。皆出雲夢之澤。禹貢篇出荊州。書云。底貢厥名。言其有美名。故貢之也。大較故是會稽箭類耳。皮特黑澁。以此爲異。呂氏春秋云。駱越之箘。然則南越亦產。不但荊也。

箭亦箘徒。概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籤竹。

山海經云。其竹名箭。生非一處。江南山谷所饒也。故是箭竹類。一尺數節。葉大如履。可以作箭。亦中作矢。其筍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王圖。每冬獻筍。俗謂之籤筍。籤。苦恠反。

根深耐寒。茂彼淇苑。

北土寒冰。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唯籤根深。故能晚生。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

淮南子曰。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也。毛詩所謂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

篠篠蒼蒼。接町連篁。性不卑植。必也嵩岡。踰矢稱大。出尋爲長。物各有用。楠之最良。

篔簹中抽籌、細竹也。特異他篠。見廣志。至大者不過如箭。長者不出一丈。根杪條等下節。生惟高險。動有町畽。廬山所饒也。抽籌之選。尋陽人往往取下都貨焉。

又有族類。爰挺嶧陽。縣根百仞。竦榦風生。簫笙之選。有聲四方。質清氣亮。兼管莫侔。

魯郡鄒山。有篠。形色不殊。質粹堅潤。宜爲笙管。諸方莫及也。笙賦云。所謂鄒山大竹。嶧陽孤桐。此山竹。特能貞絕也。

亦有海篠。生於島岑。節大盈尺。榦不滿尋。形枯者筋。色如黃金。徒爲一異。罔知所任。

海中之山曰島山。有此篠。大者如筋。內實外堅。拔之不曲。生既危埇。海又多風。枝葉稀少。狀若枯筋。

實雖小異。無所堪施。交州海石林中徧饒是也。

赤白二竹。遠取其色。白薄而曲。赤厚而直。沅澧所豐。餘邦頗植。

頗、少也。俗曰。白鹿竹亦可作笛。潯陽郡人呼爲白木竹。燥時皮肉皆赤。武陵溪中是所豐是也。

肅肅簡簹。爰爰攢植。擢筍於秋。冬乃成竹。無大無小。千萬脩直。箋幕內密。繡文外絕。

簡簹竹。大如腳指。堅厚脩直。腹中白幕關隔。狀如濕麵。生衣將成竹。而筍皮未落。輒有細蟲齧之。隨

籜之後。蟲齧處往往成赤文。頗似繡畫可愛。南康所生。見沈志也。

篋篥節。內實外滯。作貢漢陽。以供輅策。

篋篥竹。生於漢陽。時獻以爲輅馬策。見南郡賦。

浮竹亞節。虛軟厚肉。臨溪覆潦。栖雲蔭木。洪筍滋肥。可爲旨蓄。

浮竹。長者六十尺。肉厚而虛軟。節闊而亞。生水次。彭蠡以南。大嶺以北。徧有之。其筍未出時。掘取。以

甜糟藏之。極甘脆。南人所重。旨蓄。謂草菜甘美者。可蓄藏之。以候冬。詩曰。我有旨蓄。可以禦冬。

厥性異宜。各有所育。籠植于宛。箭生于蜀。

籠竹。見南郡賦。箭竹。見蜀都賦。

細篠大簜。

書云。篠簜既敷。鄭玄云。篠、箭、簜、大竹也。

竹之通目。玄名統體。譬牛與犢。人之所知。事生軌閾。

車迹曰軌。馬迹曰閾。

赤縣之外。焉可詳錄。臆之必之。匪遙伊矚。

鄒子云。今四海謂之瀛海。瀛海之內。謂之赤縣。瀛海之外。如赤縣者。復有八。故謂之九州。非禹貢所謂九州也。天地無邊。蒼生無量。人所聞見。因軌閾所及。然後知耳。蓋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斷以不然。豈非愚近之徒者耶。故孔子將聖。無意無必。莊生達邁。以人所知。不若所不知。豈非苞蓋無窮。師表羣生之謂乎。

右藏凱之竹譜一卷。晁公武云。凱之字處預。武昌人。裒輯竹事。四字一讀。有韻。類賦頌。李邯鄲云。未詳何代人。按鍾嶸詩品以宋參軍戴凱入中卷。云人實貧羸。而才章富健。文雖不多。氣調警拔。又見宋書鄧琬傳。琬遣武昌戴凱之爲南康相。與齊王世子戰敗遁走。則凱之本宋人。官爵事跡。略有可攷。且有詩名。邯鄲博雅。不審何以失於考證也。此譜當是相南康時所作。故書中所采竹族。多在五嶺左右。亦就所見聞言之耳。其於筼簹條下注云。見方志賦。蓋據劉淵林吳都賦注引異物志。筼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一丈。廬陵所有之。與此云大者中觚。文固有詳略也。又本賦竹則筼簹。於桂箭射筒。柚梧有篁。篠等有叢。以箇叢爲韻。而此文乃作射箭。則傳寫之訛也。此書多有闕文訛字。又原本題晉戴凱之。亦爲失考。今並分別改正。汝上王謨識。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撰

離騷草木疏目錄

第一卷

蓀荃　芙蓉　菊　芝

蘭　石蘭　蕙　芷

茝蘭　杜衡　藤蘼江蘺　杜若

荑　蘊

第二卷

葵　薜荔　女蘿　菌

茹　紫　蕩　茈　菖蒲

蘅　蘄　落　胡　繩

蘠　蘋　蘋　揭車　留夷

芭　蘅茅

第三卷

橘　桂　柏　辛夷　木蘭

椒　松　椒　黃棘

第四卷雜草附錄

蕻　葵　菰　茭　艾

茅　蒲　葛　蒿

薺　穀　篁

離騷草木疏卷第一

宋　通直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撰

蓀荃

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荃、香草。以諭君也。惡數指斥尊者。人君被服芬香。故以香草爲諭。洪慶善曰。荃與蓀同。莊子。得魚忘荃。崔晉孫云。香草可以餌魚。疏曰。蓀、荃也。九歌。蓀橈蓀壁。皆一作荃。蓀不察余之中情。蓀何爲兮愁苦。數惟蓀之多怒。蓀獨宜兮爲民正。蓀詳略而不聞。願蓀美之可全。皆以諭君也。沈存中云。香草之類。大率多異名。所謂闌蓀。蓀、卽今昌蒲是也。東坡先生石昌蒲贊。引本草注云。生下濕地。大根者、乃是昌陽。不可服。韓退之云。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不知退之卽以昌陽爲昌蒲邪。抑謂其似是而非。不可以引年也。仁傑按。本草。昌蒲久服輕身不忘。延年不老。一名昌陽。謂石上昌蒲紫花者。漢武帝內傳云。九疑仙人聞中岳有石上昌蒲。食之長生。故來採之。抱朴子云。[illegible]服昌蒲十三年。身上生毛。目視書萬言。皆誦之。冬、根不寒。昌蒲、須得石上一寸九節。紫花尤善。故李衛公平泉草木記。有芳蓀詩。自注云。茅山谿中。謂之谿蓀。其花紫色。又寄茅山孫鍊師詩云。石上谿蓀發紫茸。陶隱居乃云。東閒谿側。有名谿蓀者。根形氣色。極似石上昌蒲。而葉正如蒲。無脊。俗人誤呼此爲石昌蒲。詩詠多云蘭蓀。正謂此也。又云。生下濕地大根者、名昌陽。陳藏器云。水昌蒲、名昌陽。一名白昌。卽今之谿蓀也。根色正白。陶

以昌蒲、昌陽、谿蓀、爲三物。陳則出昌蒲。而以昌陽、谿蓀、爲一物。皆誤也。圖經云。昌蒲、葉長一二尺。中心有脊。狀如劍。無花實。此與抱朴子李衛公所云不同。蓋石上昌蒲。無劍脊而有紫花者。爲昌陽。昌黎蓋曰。引年當用谿蓀。若進豨苓。則繆矣。本草別說云。今陽羨山中生水石間者。其根須略無少泥土。極緊細。一寸不啻九節。二浙人家以瓦石器種之。旦暮易水。則茂。近方多用石昌蒲。必此類也。其池澤所生。肥大節疎。恐不可入藥。唯可作果盤。蓋氣味不烈耳。雷公云。勿用泥昌、夏昌。二件根如竹根鞭。氣穢味腥。又陳藏器云。水昌生水畔。與石上昌蒲都別。根大而臭。則知昌蒲種類甚多。生下濕地者。曰泥昌、夏昌。生谿水中者。曰水昌。生石上者。爲石昌蒲。而石上者。又自有三種。圖經所載。生蜀地。葉作劍脊而無花。一也。別說所載。生陽羨山中。不作劍脊。有花而黃。二也。衛公所載。生茅山谿石上。亦不作劍脊而花紫。三也。抱朴子。以紫花爲尤善。即所謂昌陽谿蓀者也。知谿蓀自是石昌蒲一類中尤穎耳。藥有君臣佐使。而此爲君。離騷又以爲君論。良有以也。諸家以此種藥不作劍脊。遂謂非真。其實不存此。如泥昌雖復葉作劍脊。亦安所用邪。大抵昌蒲生谿石上。自然根硬節密。氣乾堅實而辛香。與泥昌、水昌、不可同日而語也。昌陽名謂。彼烏足以當之。越絲王閩侯遺江都王荃葛。服虔曰。荃、音蓀。細葛也。位瓚曰。荃、香草也。顏師古謂荃、本作絟。音千全切。又千劣切。今筩布之麤。服瓚二說皆非。此說以絟爲荃耳。

芙蓉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王逸注。芙蓉、蓮華也。言已進不見納。裁芰荷合芙蓉爲衣裳。被服愈潔。脩善益明。爾雅。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郭璞云。芙蕖、別名芙蓉。江東呼荷。莖下白蒻在泥中者爲蔤房。爲蓮。邢昺云。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相錯。俗傳誤也。陸璣云。蓮、青皮裏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本草。藕實一名水芝丹。一名蓮。圖經云。葉名荷。圓徑尺餘。其華未發爲菡萏。已發爲芙蓉。其根藕。幽州人謂之光旁。惟苦薏不可食。藥中嚼之荷鼻。其的至秋來皮黑而沈水者。爲石蓮。惟鹽鹵能浮之。仁傑按。蘇鶚演義云。芙蓉花之最秀異者。一名水芝。又名水華。色有紅、白、青、黃。大者至百葉。濂谿先生云。陶淵明愛菊。世人愛牡丹。予獨愛蓮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漣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遠益清。亭亭淨植。可遠觀而不可褻翫焉。菊、花之隱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貴者也。蓮、花之君子者也。

菊

夕餐秋菊之落英。又春蘭兮秋菊。王逸注。英、華也。言已食菊之落英。以香淨自潤澤也。五臣云。取其香潔以合己之德。洪慶善引魏文帝云。芳菊含乾坤之純和。體芬芳之淑氣。故屈原悲冉冉之將老。思餐秋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仁傑按。山海經。女儿之山。其草多菊。爾雅。蘜、一名治蘠。郭云。今之秋華菊。本草云。菊、一名日精。一名女節。一名女華。一名女莖。一名更生。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一名陰成。陶隱居云。菊有兩種。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葉可作羹食。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味苦不堪食者。名苦薏。圖經云。

南陽亦有兩種。白菊葉大似艾。莖青根細。花白蘂黃。其黃菊葉似茼蒿。花蘂都黃。然今服餌家多用白者。南京又有一種。開小花。花瓣下如小珠子。謂之珠子菊。入藥亦佳。正月採根。三月採葉。五月採莖。九月採花。十一月採實。潁川人呼白菊爲回蜂菊。汝南名茶苦蒿。上黨及建安、順政郡。並名羊歡。河內名地薇。蒿齋詩話。載東坡跋王荊公詩云。秋英不比春英落。而荊公自謂取離騷經落英之意。按落英固有意義。然以爲颯爾滿地金則過矣。東坡詩。又有謾繞東籬嗅落英之句。亦用騷經語。考落之義。非隕落之落。爾雅釋詁文。俶、落、權輿、始也。郭璞引訪予落止爲證。蓋成王訪群臣於廟中。謀始即政之事。邢昺乃云。落者。木葉隕墜之始。失其義矣。西谿叢語引宋書符瑞志。沈約云。英、葉也。顏篇云。英、草榮而無實者。此言食秋菊之蘂耳。其說恐亦未然。爾雅。華、荂也。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月令。仲夏木堇榮。蕭於此時著花也。菊藥圃可食。然按本草。採藥在三月。今云秋菊。則非食藥之時矣。著花在八九月。落英云者。謂始華之時。故沈存中云。採藥用花者。取花初敷時採。菊性喜寒。唯寒則開早。白樂天詩云。禁宇寒氣遲。孟冬菊方拆。東坡亦云。菊、黃中之色。香味和正。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北方隨秋之早晚。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獨嶺南不然。至冬至乃盛發。嶺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後開。考其理。菊性介烈。不與百卉盛衰。須霜降乃發。而嶺海常以冬至微霜故也。其天姿高潔如此。宜其通仙靈也。近世菊品最多。有金鈴、珠子、桃花等。種類不同。東坡取朱遜之之說。云。當以黃爲正。餘皆可鄙。蓋本之月令也。今服食家多用白菊。然遜之之說。亦自有理。抱朴子云。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谷上左右。皆生甘菊。菊花墮其中。水味爲變。居民食甘谷水。無不壽考。故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傅袁隗、爲南陽太守。縣月送甘谷水四十斛。西京雜記云。九月九日飲菊花酒。令人益壽。菊花舒時。幷采莖葉。雜黍米釀之。至來年九月始熟。就飲焉。圖經云。河內以八月合花收暴乾。浸酒中服之。今諸州菊花酒。其法得於此。

芝

采三秀兮於山間。王逸注。三秀、謂芝草也。爾雅。茵、芝。邢昺曰。瑞草名也。一歲三華。一名茵。一名芝。論衡云。芝生於土。土氣和。故芝草生。思元賦。冀一年之三秀。近時王令逢原作藏芝賦。序云。離騷九歌。自詩人所紀之外。地所常產。目所同識之草盡矣。而芝復獨遺。說者遂以九歌之三秀爲芝。予以其不明。又其辭曰。適山而采之。芝非獨山草。蓋未足據信也。洪慶善曰。本草引五芝經云。皆以五色生於五岳。又淮南云。紫芝生於山而不能生於盤石之上。則芝正生於山間耳。逢原之說。豈其然乎。仁傑按。禮記。芝栭。庾蔚云。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盧氏云。水芝也。王肅云。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屬也。廣又云。芝栭、蕈是一物。今春夏生於木可用爲菹。賀氏以爲二物。云。芝、細栗。芝、木椹也。孔穎達以賀氏爲非。按爾雅。栵、一名栭。郭璞云。子如細栗。江東呼栭栗。則芝自芝栭自栭也。本草。五芝之外。別出紫芝。唐本注云。多黃白稀有黑青者。諸方所獻白芝。未必華山黑芝。又非常岳。然紫芝最多。非五芝類。陶隱居云。芝皆仙草。俗所稀見。其族種甚多。形色瑰異。並載芝草圖中。今俗所用紫芝。是朽木株上所生。狀如木檽。抱朴子云。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又云。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爲

茯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如蓮華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蒸之不焦本草亦芝生霍山陶隱居云南岳本是衡山漢武帝始以小霍山代之非正也此則離生衡山按尚書大傳爾雅諸書皆以霍爲南岳仁傑嘗於兩漢刊誤辨正其事

蘭

紉秋蘭以爲佩王逸注行清潔者佩芳言己脩潔乃取江離芷蘭以爲被服博采衆善以自約束也又滋蘭之九畹言行仁義勤身自勉猶蒔衆香也又蘭籍則以薦脩浴蘭則以潔澤蘭旌蘭櫂蘭檥則以爲居室器用之飾皆以自喻也本草有蘭草澤蘭二物蘭草一名水香一名水蘭澤蘭一名虎蘭一名龍枲一名虎蒲顏師古注司馬相如賦云蘭卽今澤蘭也陶隱居云蘭草都梁是也水經云零陵郡都梁縣西小山有淳水其中悉生蘭草緣葉紫莖盛洪之荆州記亦云都梁縣山下有水生蘭草名爲都梁因山爲號也洪慶善云澤蘭如薄荷微香荆湘嶺南人家多種之此與蘭草大抵相類但蘭草生水傍葉光潤尖長有岐陰小紫花紅白而香五六月盛而澤蘭生水澤中及下濕地苗高二三尺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七月八月開花帶紫白色此爲異耳詩方秉蕑兮陸璣云蕑卽蘭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文選云秋蘭被涯注云秋蘭香草秋時盛也近時劉次莊樂府集云離騷曰紉秋蘭以爲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又曰春蘭兮秋菊今沅澧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不若秋紫之芬馥也由是知屈原眞所謂多識鳥獸草木而能蓋究其所以情狀者歟三劉漢書刊誤云蘭今管城多有之澤蘭自別一種草非蘭也蘭苗如麥門冬而長大花黃紫兩色山谷云蘭生深山叢薄之中不爲無人而不芳含香襲潔平居與蕭艾同生而不殊清風過之其香藹然在室滿室在堂滿堂所謂含章以時發者也然蘭蕙之才德不同蘭似君子蕙似士夫槃山林中十蕙而一蘭也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又樹蕙之百畝招魂光風轉蕙泛蘭蘭以是知楚人賤蕙而貴蘭矣又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衡與芳芷仁傑按說文畹三十畝也畦五十畝也如此則蘭爲畝者二百七十蕙百畝留夷以下五十畝蓋蘭爲上蕙次之留夷之屬爲下所貴者不厭其多而所賤者不必多山谷言賤蕙貴蘭之意則是其所以爲貴賤之意則失之矣蘭俗呼爲燕尾香蕙水以浴療風故又名香水蘭夏小正五月蓄蘭爲沐浴也故曰浴蘭兮沐芳蘭固可用浴而不可食頃聞蜀士云屢見人醉渴飲瓶中蘭華水吐利而卒者又峽中儲毒以藥人蘭華爲第一乃知甚美必有甚惡蘭爲國香人固服媚之又當愛而知其惡也離騷以蘭爲不可特亦不爲無說

石蘭

疏石蘭兮爲芳被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王逸注所思謂清潔之士若屈原洪慶善曰蘭草生水傍澤蘭草生水澤中山蘭生山側似劉寄奴葉無極不對生花心微黃赤楚詞有秋蘭春蘭石蘭王逸皆曰香草不分別也仁傑按石蘭卽山蘭也蘭生水傍及水澤中而此生山側荀子所謂幽蘭花生於深林者自應是一種故離騷以石蘭別之又一種曰馬蘭生澤傍如澤蘭氣臭本草注云楚詞以惡草喻惡人北人見其花呼爲紫菊以其花似菊而紫也按東方朔七諫云蓬艾入御於牀笫兮馬蘭蹤蹤而日加本草注所引蓋謂是也

蕙

豈惟紉夫蕙茝既替余以蕙纕兮荷衣兮蕙帶凡此皆以爲服飾也薜荔拍兮蕙綢擗蕙櫋兮既張此則以爲屋飾也皆取香潔自脩飾之意蕙香烝兮蘭藉則取其芬芳以爲俎豆也又植蕙之百畝則以愉貴人君子欲其衆也洪慶善引本草云蕙草一名薰草山海經云薰草麻葉而方莖陳藏器云此卽是零陵香黃魯直說與此異仁傑按山海經天帝之山下多菅蕙又升山其草多蘇與蕙郭璞注蕙香草蘭屬或以蕙爲薰葉失之則蕙與薰葉本非一種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今蘭葉與花亦然故景純以爲蘭屬而山谷謂蘭蕙叢出蒔以沙石則茂沃以湯茗則芳是所同也至其發華一幹一華而香有餘者蘭也一幹五七華而香不足者蕙也蕙雖不若蘭其視椒機則遠矣然則蘭蕙蓋略相似但以著花多少爲別耳本草於薰草外別出蕙實云生魯平澤五月收味辛香正應是蘭蕙之蕙此說是也

芷芳

扈江離與辟芷兮王逸注扈被也言己脩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爲衣被采衆善以自約束也畦留夷與揭車兮雜杜蘅與芳芷王逸注言雜植芳芷德行彌盛也芷葺兮荷屋以芷覆屋也又浴蘭兮沐芳洪慶善曰白芷一名芳香以此沐浴潔澤之謂也李白亦有此作曰沐芳莫彈冠浴蘭莫振衣處世忌太潔至人貴藏暉與此意異仁傑按本草白芷名芳香又名澤芬陶隱居云東間甚多道家以此香浴又用合香也嘉祐圖經云今所在皆有之吳地尤多根長尺餘白色枝幹去地五寸以上春生葉相對婆娑紫色開三指許花白微黃入伏後結子立秋後苗枯按集韻芷渚市切香艸也同音茝字艸名蘼蕪也今離騷茝多作芷蓋茝有芷音讀者亂之茝音芷者謂斬茝也

茝藥

豈惟紉夫蕙茝洪慶善曰茝白芷也又攬木根以結茝慶善引荀子蘭槐之根爲芷注謂苗名蘭槐根名芷然則木根與茝皆喻本也又辛夷楣兮藥房王逸注藥白芷也五臣云以馨香爲房之飾慶善曰本草白芷楚人謂之藥博雅曰芷其葉謂之藥又劉向九歎莞芎藭於澤洲王逸注莞苻蘺也慶善引本草白芷一名莞一名芙蘺爾雅莞芙蘺注云蒲也仁傑曰芳草固多異名白芷一物而離騷異其名者四曰芷曰芳曰茝曰藥按本草朱字神農本經云白芷一名芳香此固不疑至黑字云一名蘮一名苻蘺葉名蘺麻乃諸醫以爾雅文傅益者也是豈足據哉郭璞注爾雅莞苻蘺其上蘺別名蘺說文蘺字解云蘺也蘺字解云楚謂之爲蘺晉謂之蘺齊謂之茝又謂之苻蘺用之爲席其上蘺別名蘺說文蘺字解云蘺也蘺字解云楚謂之爲蘺晉謂之蘺齊謂之茝又山海經號山草多葯蘺嵊山草多葯郭璞注葯卽蘺蓋謂之蘺者苻蘺也蘺茝特齊晉方言之異而葯與蘺蘺文有詳略耳如苑一名蔗苑苕一名陵苕也則知離騷所謂茝葯者指莞蒲言之非白芷別名審矣陸德明詩音義云莞草叢生水中本草注云白芷生下濕地則茝葯與芷判然二物抑又可見諸家之說

誤也。顯野王蒲字解云。蒲蕍今蒲頭有蕊。蕊上有重蕊中出黃。即蒲黃也。本草有香蒲及蒲黃條。即所謂莞、荇離、茝蘭者也。香蒲一名雎。一名雌。唐本注云。此則甘蒲作鷹者。山南名此爲香蒲。而謂昌蒲爲臭蒲也。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紅白色。茸茸然。周禮以爲菹。生噉之甘脆。至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謂之蒲簪。花中蘂屑。細若金粉。謂之蒲黃。篩其粉後有赤滓。謂之蒲蕊。又敗蒲席條。陶隱居云。人家所用席。皆是莞草。而鷹多用蒲。唐本注云。席鷹一也。晉、齊、間人。謂蒲鷹爲蒲席。亦曰荇蓋。謂莖作者爲鷹。樹山南江左。以機上織者爲席。席下重厚者爲鷹。仁傑按。莞蒲有大小二種。樹雅。莞荇離之外。又有蓆。鼠莞。注云。亦莞屬。織細似龍須。可以爲席。蓋唐本草所謂香蒲可爲鷹者。莞荇離也。機上織者。鼠莞也。鄭康成詩箋下莞、小蒲之席。孔穎達詩疏。謂康成云莞、小蒲也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筵有莞筵蒲筵。則有大小之異。爲席有精麤。故得爲兩種席也。設席麤者在下。美者在上。諸侯祭祀之席。以莞加蒲。明莞細而用小蒲也。陸德明。莞草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蓋以莞加蒲者。謂莞荇離爲蒲。謂蓆鼠莞爲莞也。鼠莞小於荇離。故別之曰小蒲。下莞上簟者。謂莞荇離所爲。而不論鼠莞也。德明謂莞蓋即鼠莞耳。又謂似小蒲而非。何哉。山海經亦有大小蒲之別。孟子之山。其草多蒲。又貴超之山。其中多龍脩。郭注。龍須也。似莞而細。出山石穴中。蓋倒垂。可以爲席是也。又太行以至無逢之山。嗣用一藻茝。郭注。藻、聚藻茝香草闕之類。以山海經他文推之。如曰嗣用一璋玉。或曰用一藻玉。或曰用一璧。或曰用一璧一珪。使藻茝爲二物。當如珪璧之文云用一藻一茝可也。又郭注。藻玉。云玉有符彩者。或曰。盛玉藻籍也。謂玉有藻彩。良是。如或人之說。則藻籍與玉爲二物矣。按秦冒之山。濟水出焉。其中多藻玉。觀此。則或人之說。不攻自破。例以藻玉。則藻茝當是一物。郭說失之。藻爲茝。曰藻茝者。以其生於水中。又樹雅有蘄茝。故以是別之耳。集韻。茝字。諸市切。云卿名。蘼蕪也。又昌亥切。云卿名。蓋二茝音訓。當如是別。曹憲博雅以蘄爲芷。葉按淮南書云。舜者身如秋蘄之被風。則蘄至秋猶茂。今白芷立秋後即枯。故東方朔七諫云。捐芷蘄與杜衡。王褒九懷云。芷室兮蘄房。以芷蘄齊稱而並舉之。其爲二物明甚。憲與逸其失同科。

杜衡

雜杜衡與芳芷。王逸注。言己積累衆善以自飾。復植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也。又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謂以荷爲屋。以芷覆之。又以杜衡繚之也。又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五臣云。所思、謂君也。喻己被帶忠直。又以嘉言而納於君。仁傑按山海經。天帝之山有草。狀似葵。臭如蘼蕪。名曰杜衡。爾雅。杜、一名土鹵。郭璞云。杜衡也。本草。杜衡香人衣體。三月採根。陶隱居云。根葉都似細辛。惟氣小異耳。唐本注云。葉似葵。按今本草作葉形如馬蹄。故俗云馬蹄香。生山之陰。水澤下濕地。根似細辛、白前、尊。按宋刻誤作白芷。今訂正。今俗以及己代之。及己、獨莖。莖端四葉。葉間白花。殊無芳氣。有毒。不可亂杜衡也。圖經云。杜若、亦名杜衡。或疑是杜若。據郭注云。似葵而香。故知是此杜衡也。江淮間皆有之。今人用作濟湯及衣香甚佳。根蘊黃白色。春初於宿根上生苗。高二三寸。莖如麥藝。按宋刻誤作蘊。今訂正。蘊細每窠上有五七葉。或八九葉。別無枝蔓。又於葉莖間罅內蘊頭上。貼地生紫花。闇結實如豆大。窠內有碎子。苗葉俱青。沈存中云。東方南方

所用細辛。皆杜衡也。黃白拳局而肥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於椒。本草云。細辛、水濱。今直。是以杜衡僞爲之也。

蘼蕪　江離

秋蘭兮蘼蕪。五臣云。皆喻懷忠潔也。洪慶善引爾雅。蘄茝、蘼蕪。郭璞云。香草。葉小如蓋。莖狀。管子、五沃之土。生蘼蕪。仁傑按山海經。洞庭之山。其草多蘼蕪。虢山。其草弓芎藭。本草。芎藭、一名胡藭。一名香果。其葉名蘼蕪。似蛇牀而香。騷人借以爲譬。又蘼蕪條云。一名薇蕪。一名江離。芎藭苗也。陶隱居云。今出歷陽。節大莖細。狀如馬銜。謂之馬銜芎藭。蜀中亦有。而細苗名蘼蕪。蜀本圖經云。苗似芹。胡荽輩。吳氏云。葉香細青黑。文赤如棗本。多夏叢生。五月華。赤。七月實。黑。莖端兩葉。唐本注云。此有二種。一如芹葉。一如蛇牀。香氣相似。嘉祐圖經云。其苗四五月間生。其葉倍鄰。或蒔於園庭。則氛馨滿徑。七八月開白花。關中出者。俗呼爲京芎。惟形塊重實。作雀腦狀者。佳。謂之雀腦芎。屈江離與辟芷。王逸注。江離、香草名。洪慶善云。司馬相如賦。被以江離。糅以蘼蕪。乃二物也。本草。蘼蕪、一名江離。江離、非蘼蕪也。猶杜若、一名杜蘅。杜蘅、非杜若也。顏師古注引郭璞云。江離、似水蓊。張勃云。江離、出海水中。正青似亂髮。郭注。龍須也。似莞是。今無識之者。仁傑按。說文。江離、蘼蕪也。郭璞山海經注。芎藭一名江離。則芎藭也。江離也。蘼蕪也。三者異名而同實。慶善以相如賦疑之。按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棄本。蛇牀之與蘼蕪。亦以芎藭與蘼蕪並稱。相如賦又云。芎藭、昌蒲、江離、蘼蕪。泥此。則芎藭蘼蕪。亦不得爲一物矣。

杜若

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夫下女。王逸注。女、以喻己之僚匹。言己願往芬芳之洲。取杜若以與忠正之人。思與同志也。又涉江洲兮杜若。將以遺夫遠者。逸注。遠者、謂高賢隱士。言己欲求高賢之士。以香草遺之。與其脩道德也。華采衣兮若英。逸注。若杜若也。言衣此以自潔清。洪慶善云。爾雅。葉而不實者。謂之英。本草。杜若、一名杜蘅。一名杜蓮。一名白連。一名白芩。一名若芝。陶隱居云。今處處有之。葉似薑而有文理。根似高良薑而細。味辛香。又絕似旋蕳根。殆欲相亂。葉小異爾。唐本注云。苗似蘼蕪。生陰地。根似高良薑。全少辛味。陶所注旋蕳根。即眞杜若也。蜀本圖經云。苗似山薑。花黃赤。子赤色。大如棘子。中似豆蔻。嘉祐圖經云。此草一名杜蘅。而中品自有杜蘅條。杜蘅、爾雅所謂土鹵者也。杜若、廣雅所謂楚蘅者也。其類自別。然古人多相雜引用。九歌云。采芳洲兮杜若。又離騷。雜杜蘅與芳芷。王逸蓋皆不分別。但云香草也。仁傑按。華若、香草名。此言以華草之色爲衣。而以杜若爲飾耳。慶善以榮而不實爲釋。亦非是。詩二矛重英。毛注。英、飾也。箋謂以羽飾矛曰英。又詩。朱英綠縢。言以朱爲英飾。又詩。蓋裘豹飾。毛公以三英爲三德。其說恐誤。歐陽公曰。三英當是逃蓋裘之美。釋氏曰。三英若五紽之類。自是衣服禮儀制度。鄭康望少卿謂英者。出縫綫之飾云。

菱

製菱荷以爲衣。王逸注。菱、蔆也。秦人曰薢茩。仁傑按。爾雅。蔆、一名蔱。攗字林。楚人名蔆曰菱。可食。國語屈

到所嗜。俗云蔆角是也。本草有菱實。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浮水上。其花黃白色。嘉祐圖經云。花落而實生。漸向水中。乃熟。一種四角。一種兩角。兩角中又有嫩皮而紫色者。謂之浮蔆。王安貧武陵記。兩角曰蔆。三角四角曰菱。通謂之水栗。杜牧之晚晴賦云。復引舟于深潭。忽八九之紅菱。宛然如婦。斂然如女。今蔆花色黃白而葉綠。故反離騷云。菱茹之綠衣。又三都賦云。綠芰泛濫而浸淫。牧之所云。假誤以菱爲芙蓉華也。周官。聚斂疏材。鄭康成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賈公彥曰。百草或取根。謂若蔆芡之屬。取實。謂若榛栗之屬。按芡實可食。根亦可作蔬茹。吳中謂之雞頭菜。至蔆則可食者。實耳。非根也。

蘭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蘭。王逸作零。云。古本作蘭。揚子雲反離騷云。隱芳草之衆芬兮。颺弈弈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處天頡而喪榮。顏師古曰。苓、香草名。仁傑曰。以反騷文意考之。古本作蘭爲是。悼芳草之先蘭。言微霜之降。未及惡草。而芳草中先及蘭也。反騷字作苓者。時采苓毛公、苓大苦也。爾雅。蘭、一名大苦。郭璞注。今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青黃。莖赤有節。節有枝相當。或云假地黃。邢昺疏。引詩云。采苓采苓。首陽之巔。是也。蘭與苓字雖異。而音義同。本草有甘草條。謂爲國老云。一名蜜甘。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蔗草。生河西川谷。陶隱居云。今出蜀漢諸夷中。赤皮斷理。看之堅實者是。又有紫甘草。細而實。按政和本草。細而實下有之時可用四字。似不應刪。國老卽帝師之稱。雖非若爲君所宗。嘉祐圖經云。春生苗。高一二尺。葉如槐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多。結實作角子。如皇豆。根長者三四尺。蘊細不定。皮赤。上有橫紋。紋下皆細根也。首陽山在河東蒲坂縣。乃今甘草所生處。而先儒所說苗葉。與今全別。豈種類有不同者乎。沈存中云。本草注引爾雅。蘭、大苦甘草也。蔓生。葉似荷。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故謂之大苦。非甘草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大而糙澀。似有白毛。實如相思角。四五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拆。子如小扁豆。極堅。齒齧不破。按本草。黃藥、根味苦。藤生。高三四尺。根及莖似小桑。存中意以大苦不應味甘耳。然先儒亦自有成說。爾雅。蘭、一名苦蠆。邢昺疏曰。本草云。味甘。此云苦者。古人語倒。猶甘草謂之大苦是也。

離騷草木疏卷第二

茶

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荼薺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忠佞亦不同朝而俱用也。爾雅。荼、苦菜。邢昺疏。荼味苦而可食者也。本草。苦菜、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游冬。生益州。凌冬不死。桐君錄云。三月生扶疎。六月華。從葉出莖直。花黃。八月實黑。實落根復生。冬不枯。陶隱居云。今茗極似此。疑卽是茗。茗一名茶。又令人不眠。亦凌冬不彫。而嫌其止生益州。益州乃有苦菜。正是苦蠆。爾。又巴東別有眞茶。火煻作卷結。亦令人不眠。恐或是此。又白英條。一名穀菜。陶云。益州有苦菜。士人專食之。皆充健無病。疑或是此。唐本注引詩云。誰謂荼苦。又菫荼如飴。皆苦菜異名也。陶謂之茗。茗乃木類。殊非菜流。爾雅釋草云。荼、苦菜。釋木云。檟、苦荼。二物全別。又顏氏家訓。按易通卦驗元圖曰。苦菜生於春秋。經冬歷春。得夏乃成。葉似苦苣而細。斷之有白汁。花黃似菊。此則與桐君略同。所在有之。苦蠆乃龍葵。爾俗亦名苦菜。非茶也。蜀本圖經云。春花夏實。至秋復生。花而不實。陳藏器云。苦蠆葉極似龍葵。但龍葵子無殼。苦蠆子有殼。蘇云。是龍葵。誤也。人亦呼爲小苦耽。按宋祁謂耽今訂正。顏師古刊謬正俗云。苦菜主療諸病。功力甚多。茗草豈有此效。桐君所說。正得體狀。今吳蜀謂苦菜者。卽爾雅所謂蠆黃蘧耳。仁傑按詩采苦正義曰。此茶也。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所謂菫荼如飴者。按此菜。諸家之說不一。謂葉似苦菫者是也。陶所云苦蠆。蓋苦參別

名。顏所云蘵。葉似酸漿。江東以作菹食者。蘵與蘵不同。按此句似宜云蘵與苦蘵不同脫漏苦字否則上句者字是苦字之訛今傳鈔本改下蘵字作蘵以縱所本今仍宋刻之舊以僕訂正又本草唐本別出苕苦搽條正月。按正月二字似衍文今傳鈔本正月下有取字考政和本草者苦搽條下亦誤云春採之末皆有正月字則取字似是後人附入非吳氏本文也爾雅荼檟二釋。此以荼與薺合言之。則荼薺皆當為草。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似亦誤指荼為苦荼耳。夏小正。四月。取荼以為君薦。蓋荼薺所以異者。荼始苦而終甘。薺則初食便甘。又孟夏當陽長陰消之極。而是月苦菜秀。薺麥枯。則知荼、陽物也。薺、陰物也。是又不同畝而俱生之義。又爾雅。委葉、味辛且苦。亦謂之荼。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蘇鶚演義云。紫葉者為香荼。青葉者為苦荼。又茅秀亦謂之荼。詩。有女如荼。國語。望之如荼。皆與此名同體殊也。孫氏齊民要術音義云。荁、今葉皴而圓者。謂之苦蕒。葉長而光者。謂之生菜。畦種之。甜脆勝野生者。

薜荔

薜荔拍兮蕙綢。王逸注。薜荔、香草。拍、搏壁也。言己居家以薜荔搏飾四壁。以香潔自脩飾也。因薜荔兮為帷。言以為帷帳也。貫薜荔之落蘂。逸注。貫累此香草。執持忠正也。五臣云。貫、拾也。仁傑按山海經。小華之山。其草萆荔。狀如烏韭。而生石上。亦緣木而生。郭璞注。萆荔、香草也。蔽戾兩音。本草有絡石。嘉祐圖經云。今在處有之。宮寺及人家。亭圃山石間。種以為飾。葉圓細如橘。按政和本草引嘉祐圖經云葉圓如細橘正青。冬夏不彫。其莖蔓延。節著處即生根鬚。包絡石上。以此得名。花白子黑。薜荔、木蓮、地錦、石鯪、石血。皆其類也。薜荔與此極相類。但莖葉麤大。如藤狀。木蓮更大。如絡石。其實若蓮房。地錦。葉如鴨掌。蔓著地上。隨節有根。石血極與絡石相類。但葉頭尖而赤耳。又藥性論云。土鼓藤。小兒取於地打作鼓聲。李邕名為常春藤。日華子云。常春藤。一名龍鱗薜荔。或以揚雄反騷言。愆薜芷與若蕙。漢書房中歌。言都荔遂芳。疑薜與荔本二物。故爾雅有薜山蘄。而山海經有萆荔。草字與薜音義不同。按離騷云。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則薜荔固一物耳。廣雅以山蘄為當歸。非緣木而生者也。

女羅

被薜荔兮帶女羅。王逸注。女羅、兔絲也。爾雅。唐、蒙、女蘿、女蘿兔絲、按宋刻女蘿無重文今據爾雅補又蒙玉女。邢昺疏。唐也、蒙也、女羅也、兔絲也、玉女也、一物五名。詩。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毛傳云。女蘿、兔絲、松蘿也。本草。松蘿、一名女蘿。陶隱居云。東山甚多。生雜木上。而以松上者為真。此外又以兔絲子條云。一名兔蘆。一名唐蒙。一名玉女。一名赤網。一名兔纍。蔓延草木上。陶隱居云。田野墟落中甚多。皆浮生藍紵麻蒿上。舊言下有茯苓。上生兔絲。今不必爾。抱朴子云。兔絲初生。根形如兔。又云。兔絲之草。下有伏兔之根。無此兔則絲不得生於上。然實不屬也。日華子云。兔絲苗莖似黃麻線。多附田中。草被纏死。或生一叢如席闊。開花結子。不分明。如碎黍米粒。顏師古急就章注云。黃而細者、為兔絲。麤而色淺者、為兔蘆。仁傑按。爾雅以女蘿兔絲為一物。本草以為二物。古詩與君為新昏。兔絲附女蘿。李太白詩。君為女蘿草。妾作兔絲花。二詩皆用本草之說。秦少游詩。女蘿逕石蔓。黃華按松蘿。正青兔絲。黃而有花。則少游即以兔絲為女蘿。自用爾雅詩傳之說耳。淮南子云。下有伏苓。上有兔絲。許氏注云。茯苓、千歲松脂也。兔絲生其上而無根。一名女蘿。陸璣云。今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藥兔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生松上枝。正青與兔絲殊異。則許氏陸璣之說。又相背馳。按茯苓、兔絲、皆出於松。則松蘿一名兔絲。王逸之說為是。若藍紵麻蒿上所生。疑自是一種。如杜若與杜蘅也。山海經。姑媱之山。帝女化為䔄草。其葉胥成。其華黃。其實如菟丘。郭注。菟丘、菟絲也。則菟絲又謂之菟丘矣。

菌

雜申椒與菌桂。王逸注。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洪慶善曰。博雅云。菌、薰也。其葉謂之蕙。則菌與蕙一種也。下文別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自是一物。本草有菌桂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仁傑按山海經有桂山、搖山。郭璞注。此多桂及搖木。因名云。衡又有衡山、菌山、桂山。郭云。菌音芝。菌之菌。又云。衡山有菌桂。桂圓似竹。見本草。按菌與桂為兩物。如桂與搖也。山海經。孟子之山。其草多菌蒲。蓋桂之似竹者曰箘桂。其字從竹。菌蒲之菌。其字從草。渠可強牽合而一哉。陳藏器謂。本草箘桂字。本作筒。故方有筒桂。後人誤書為箘。九歎云。菀蘼蕪與菌若。九懷云。蘅闒兮蕙樓。皆以菌自為一物。七諫云。飲菌若之朝露兮。結桂木而為室。又以菌與桂上下句分使。逸以為薰草。良是。然不當以葉為蕙。郭璞注山海經。蓇蓉葉如蕙。云蕙、香草。蘭屬。或以蕙為薰葉。失之。蓋謂是也。山海經。浮山有草曰薰草。麻葉而方莖。赤華而黑實。其臭如蘼蕪。今按本草。薰草、一名蕙草。陶隱居云。俗呼鷰草。狀如茅而香者為薰草。陳藏器云。薰即蕙根。一名薰草。按政和本草作薰草又香蒲條。陶隱居云。是薰草。又云。是鷰麥。然香蒲不作麻葉。耆本去薰草不載。唯藥錄云。薰草葉如麻。兩兩相對。按本草別出零陵香條云。生零陵山谷。葉如羅勒。南越志。名燕草。又名薰草。引山海經薰草云。即零陵香也。圖經云。生下溼地。常以七月中旬開花。至香。古方但用薰草而不用零陵香。蓋山海經所謂菌與薰草。離騷經所謂菌。皆此物也。雖一名蕙草。諸家或以根。或以葉為之。其實不然。本草別有蕙實。正如杜若一名杜衡。而別有杜衡。不相似也。本草當合薰草、零陵香、為一條。而蕙實自為一條可也。況存中云。蕙即零陵香。蓋從陳藏器之誤耳。王度記云。諸侯鬯酒以薰。大夫以蘭芝。則薰草之貴。在蘭芝之上。

茹

攬茹蕙以掩涕兮。王逸注。茹、柔耎也。五臣云。茹、臭也。蕙、香草。以喻忠正。洪慶善云。玉篇。茹、柔也。一曰。菜茹。五臣以茹為香。誤矣。呂氏春秋曰。以茹魚驅蠅。蠅愈至。而不可禁。則茹又為臭敗之名。非香也。周少隱云。茹之為言食也。詩曰。柔則茹之。崔駰達旨辭曰。或木茹而長飢。與上古未有火化。飲血茹毛。則茹為食明矣。此言茹蕙。猶言食秋菊耳。蕙可茹。菊可食。皆取其中心懷服忠正。如嗜草木之芳香也。曰攬茹蕙以掩涕者。言攬所茹之蕙。傷己中心嗜好。唯盛德之馨香。而不見知於時也。仁傑按。茹、香草名也。本草。名茈胡。一名地薰。一名山菜。其葉名芸蒿。辛香可食。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陽華之芸。淮南子云。草可以死復生。陶隱居云。今出近道。如前胡而強。倉頡解詁云。芸蒿、春秋有白蒻。長四五寸。圖經云。二月生苗。甚香。莖青紫。葉似竹葉。稍緊。亦有似邪蒿。亦有似麥門冬而短。七月開黃花。根赤色。蘆頭有赤毛如鼠尾。月令。仲多

之月芸始生。皇氏云。應陽氣而出。雜禮圖曰。芸。蒿也。葉似邪蒿。夏小正。正月采芸。爲廟采也。顏師古急就章注云。芸蒿生熟皆可啖。沈存中云。古人藏書用芸。今人謂之七里香者是也。葉類豌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芬香。秋後葉別微白。案秋後二字據沙溪筆談補。如粉汚。辟蠹殊驗。南人採置席下。能去蚤蝨。曾得數株於文潞公家。移植祕閣。按存中所云。與本草小異。爾雅疏云。櫨一名黃華。郭注云。今謂牛芸草爲黃華。葉似蔽蓿。說文亦云。芸草也。似苜蓿。然則牛芸云者。亦芸類。郭以時驗而言之。存中之言。殆此類邪。

紫

孫璧兮紫壇。王逸注。累紫貝爲室壇。仁傑按。山海經。閼澤多芷蘅。注。紫色螺也。固可用紫貝解。然與上下文所云荷室椒堂。桂棟蘭橑。葯房蕙壁。不類九歌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珠宮。於此用紫貝。則宜紫壇之紫。蓋紫草也。山海經。勞山多芷草。注云。一名芷蔓。中染紫。爾雅。藐。一名芷草。根可以染紫。說文。芷。草也。將此切。本草紫草條云。一名紫丹。一名紫芙。苗似蘭香。莖赤。節青。二月有花。紫白色。秋實白。生陽山及楚地。紫石華條云。紫一作茈。古紫茈通。文苑作紫貝闕兮珠宮。今本作朱。王逸云。朱丹其宮。恐當以珠字爲正。賈思勰云。種紫宜軟良之地。沙地亦善。性不耐水。必須高田。三月種。九月刈。

華

華采衣兮若英。仁傑按。上下文。浴蘭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蘭也。芳也。華也。若也。四者皆香草。洪慶善以芳爲白芷固當。至以華采爲五色采。則因王逸之誤。而莫之能正。山海經。單狐之山多蕙草。濕水出焉。爾雅。葭。一名華。說文。葭。葦之未秀者。詩。葭菼揭揭。正義引爾雅葭蘆菼。云大車傳以菼爲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陸璣云。亂。或謂之荻。以今語驗之。則蘆亂別草也。蘆。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名葦耳。本草。蘆根條。其花名蓬蘬。圖經云。其狀都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花白作穗。若茅花。根亦若竹根。而節疎。爾雅。蘆爲葭。華。郭璞云。蘆。葦也。謂兼爲蘆。似葦而小。中實。江東呼爲烏蘆。其華皆名苕。所謂蘆葦。通一物也。蘆今作蒹者是也。菼今以薪發者是也。今人罕能別蒹菼與蘆葦。又北人以葦與蘆爲二物。水傍下溼所生者。皆爲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圃所植者爲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亦難得。其笋味小苦。堪食。集韻。采與彩通。文色也。詩。蒹葭苍苍。言其色之青華。爲蘆之末秀。蓋尤青嫩之時。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蓮之類。長安人謂葭蘆之末解葉者爲紫蓮云。

菰

設菰粱兮。王逸注。菰粱。蔣實。謂彫胡也。言有菰粱之飯。芬香且柔滑也。仁傑按。本草。菰根注云。蔣。草也。江南人呼爲茭草。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似蘆荻。久根盤厚。夏月生菌。細堪噉。名菰菜。三年已上。心中生臺。如藕。白軟。中有黑脈。亦堪噉。名菰首也。陳藏器云。菰菜雜鯽魚爲羹。解酒毒。生江東池澤。菰蔣上。呂氏春秋云。菜之美者。越露之菌是也。晉張翰見秋風起。思之。菰首生菰。蔣草心至秋如小兒臂。更有一種小者。擘肉如墨。名烏蔣。人亦食之。嘉祐圖經云。葉如蒲葦。發春生笋。謂之茭白。歲久者生臺。如兒臂。謂之菰手。

今作菰首。非是。爾雅。出隧。一名蔣。郭璞云。似土茵。正謂此也。南方人謂茵爲菰。亦緣此義。其臺中墨者。謂之茭白。兩浙下澤處。菰根相結。久則幷土浮於水上。謂之菰葑。刈去其葉。便可耕蒔。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草至秋結實。乃彫胡米也。古人以爲美饌。今饑歲。人猶採以當糧。西京雜記云。太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蓮綠節蒲菱之類。菰之有米者。長安人謂之彫胡。菰之有首者。謂之綠節是也。廣志云。菰以作席。溫於蒲。賈思勰炊菰米法云。菰穀麤葦。藝中擣瓷器爲屑。勿令作末。納葦囊中。令滿。版上揉之。取米。一作可用升半。炊如稻米。按高誘注呂氏春秋云。越露之菌。謂竹筍也。與陳藏器所云意義頗差。案越露之菌菌字當作菌。

蓴

脃苴蓴只。王逸注。苴蓴。蓮荷也。又九歎。蓮荷注。蓴苴也。洪慶善曰。蓴。普各、匹沃、二切。或作蓴。非是。仁傑按。說文。蓮荷。一名蕖蓮。博雅。蓴苴。蓮荷也。集韻。平聲。蓴。殊倫切。水葵也。通作蓴。又入聲。蓴字二切如上。蓮荷也。劉氏漢書刊誤論。上林賦。巴且云。且。蓴且也。此文云苴蓴者。苴謂苴苴。蓴謂水葵。蓋二物也。蓮荷。自許叔重以前。一名蕖蓮。至齊梁間。猶呼覆蓮。覆蕖音同。俚俗訛耳。逸作楚詞章句在說文後。不知何緣以蕖爲蓴。曹憲博雅乃在隋世。遵用逸說而已。就逸說言之。蓮荷一名蓴苴。而此以苴蓴爲文。蓴爲水葵明矣。本草蓴味甘。三月至八月名絲蓴。霜降已後至十二月名瑰蓴。味苦澀。取以爲羹。貪勝雜菜。蜀本圖經云。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噉。花黃白。子紫色。莖細如釵。賈思勰種蓴法云。近陂湖者。可於湖中種之。近流水者。可決水爲池種之。水深則莖肥而葉少。淺則葉多而莖瘦。性易生。不耐汚。糞穢入池。即死。又有石蓴。生南海石上。南越志云。似紫菜。色青。案奥氏蓋作蓴字。但大招蓴與醬。海蓴叶韻。但本可以爲平聲之蓴也。

蘋　案王逸注。蘋。一作白蘋。今謂蘋。注云。蘋。一作蘋。非也。

白蘋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五臣云。以喻張設忠正。以待君命。又烏萍兮蘋中。仁傑按。集韻。蘋。或作蘋。水荇也。山海經。崑崙之丘。有草曰蘋。其狀如葵。其味如葱。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崙之蘋。爾雅。萍。一名蓱。蘇恭云。大曰蘋。中者荇菜。即鳧葵也。小者浮萍。生溝渠間。丘光庭云。湖州圖經謂爲不滑之蓴。謬矣。爾雅。蘋。大萍。左傳。蘋蘩薀藻之菜。然則蘋爲萍類。根不植泥。生於水上。今人呼爲浮菜者是也。此文今本作白蘋者是。非蘋。蘋薀藻之菜。孔穎達云。薀。聚也。藻聚生。故謂之聚藻。按。薀。苦溫。白是一種水草。今淛西之人。謂之薀草。取以糞田者是也。集韻。平聲。薀。烏昆切。薀。水艸也。宋玉風賦。起於青蘋之末。此云白蘋者。丘光庭謂入夏有花。其花正白。故云。或曰。蘋花夏生。而柳惲詩云。汀洲採白蘋。日莫江南春。何也。曰。以此花色白。故花時亦可呼爲白蘋也。

蒿

奥酸蒿萋。王逸注。蒿。蘩草也。爾雅。蘩。皤蒿。邢昺疏云。皤。猶白也。詩。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孔穎達正義。引孫

炎曰白蒿也然則非水菜言沼沚者謂於其傍采之也本草唐本白蒿注云此蒿葉麤於青蒿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欲似艾者所在有之又云葉似艾上有白毛麤澀俗呼蓬蒿掌禹錫云蓬蒿可以爲菹故詩箋云以豆薦蘩菹陸璣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一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由胡由胡旁勃也孟說云春初蒿最先諸草而生

苴

膾苴蕗只王逸注苴蕗、蘘荷也仁傑按說文蘘荷、一名蓄菹本草有白蘘荷陶隱居云今人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菹同一種爾藥用白者中蠱者服其汁并臥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案本草無諸字沙蝨蠱人家種白者亦云辟蛇蝎本圖經云葉似初生甘蔗根似薑牙其葉冬枯嘉祐圖經云今荆襄江湖間多種之春初生葉其根藏爲菹其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潘岳閒居賦云蘘荷依陰時藿向陽是也史游急就篇云蘘荷冬日藏荆楚歲時記亦云仲冬蓋藏蘘荷案本草云以鹽藏蘘以備冬儲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中蠱家密以蘘荷寘席下忽笑曰蠱我者張小也乃收小自此解蠱藥多用之周禮薙氏以嘉草除蠱毒宗懷謂嘉草即蘘荷是也赤者堪噉及作梅果用之蘇鶚演義云蘘荷似藨苴而白藨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寘則爛爛不爲實矣賈思勰云蘘荷宜在樹陰下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鉏徹加糞以土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茂

蘘

吳酸蒿蘘王逸注蘘香草也爾雅賺一名蓄蘘郭璞注蓄蘘蘘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噉江東用羹魚詩翹翹錯薪言刈其蘘陸璣疏云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蓋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葉又可蒸爲茹也

蘋案楚詞蘋蘅搞而節離王逸注曰一云蘋蘋一曰蘋蘋

蘋蘅搞而節離王逸注蘋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洪慶善云蘋音頻淮南子云路無涉蘋注云蘋狀似蔵上林賦薛莎青蘋張揖曰青蘋似莎生江湖鴈所食案以上云王逸注白蘋今蘋字蘋蘅則王又通作蘋也南都賦草則鷃苧蘋莞李善引郭璞山海注云蘋青蘋似莎而大又七發掩青蘋游清風蓋引呂氏春秋昆蘭之蘋又引張揖之盧賦注曰青蘋似莎而大仁傑按山海經陰山其草多茈薑郭璞注薑音頻青薑似莎而大蓋薑即蘋也蘋蘋字相近易亂故白蘋今騁望一作蘋此蘋蘅文亦或作蘋按莎草蔗葉都似三稜生下田蘋葉似荇菜生水中與莎不類似莎者蘋也七發注引用良誤鄭氏周禮巾車注梦蔽云梦蔽爲蘋蘋麻以爲蔽則蘋又爲麻類

胡

索胡繩之纚纚王逸注香草言紉索胡繩令澤好以善自約束也仁傑按胡謂葷菜也爾雅蘿山蒜說文蒜葷菜也一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生山中者名蘿本草葫味辛陶隱居云今人謂葫爲大蒜謂蒜爲小蒜以其氣類相似唐本注云此物煮爲羹臛極美圖經云今處處有之人家園圃所蒔也每頭六七

瓣初種一瓣當年便成獨子葫至明年則復其本矣其花中有實亦葫瓣狀而極小爾雅說文所謂蒜葷者乃今大蒜也蒜乃小蒜也陸法言切韻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誤矣江南有山蒜又有一種似大蒜而多瓣者有葷氣彼人謂之莪子江北則無夏小正云十有二月納卵蒜也者本如卵者也納者何納之君也蘇鶚演義云卵蒜俗謂之小蒜有十許子共一株二稙慕裹之名胡蒜尤辛亦呼大蒜賈思勰云蒜宜良轅地九月初種五寸一株二年科皆如拳乾鄂云者二月根之否則獨科而黃中旬鉏之三遍無草亦鉏三遍蓋古人盤臼用此案賈思勰云乾鄂云者四字不見元書疑有脫誤俟更考洪慶善云胡繩謂草有葷葉可作繩索者按離騷如以蕙爲綢杜蘅爲繚皆借香草寫意云爾必曰葷葉可爲繩索則其說拘矣

繩

索胡繩之纚纚王逸云繩香草而不能名其物仁傑按繩者繩毒也爾雅盱一名虺牀郭璞注蛇牀一名馬牀廣雅云一名繩毒一名思益一名聚棘一名牆靡本草一名蛇粟陶隱居云蛇牀子近道田野閒甚多花葉正似蘼蕪獨本圖經云案宋刻誤作嘉祐圖經今訂正似小葉蒔蘿花白子如黍粒黃白色嘉祐圖經云案此五字宋刻脫落增今三月生苗高二三尺葉背碎作叢似蒿枝每枝上有花頭百餘結同一窠似馬芹類四五月開花又似散水

芭

傳芭分代舞王逸注芭香草名也洪慶善曰巴且草一名巴焦仁傑按集韻芭字云芭蕉草名本草有甘草蕉案本草作甘蕉根此疑誤陶隱居云本出廣州今東閩並有根葉無異惟子不堪食爾蜀本圖經云俗呼芭蕉多生江南葉長丈許闊二尺餘莖麤軟嘉祐圖經云今出二廣閩中川蜀者有花闊廣者實極美可噉他處雖多而作花者亦少近歲都下往往種之甚盛皆芭蕉也蕉類亦多甘蕉乃是有子者蕉大抵與芭蕉相類但其卷心抽幹作花初生大萼如倒垂菡萏有十數層層皆作瓣漸大則花出瓣中極繁盛紅者如火炬謂之紅蕉白者如蠟色謂之水蕉其花大類象牙故謂之牙蕉其實亦有青黃之別可暴乾寄遠北土得之以爲珍果閩人灰里其皮令錫滑績以爲布

覆茅

索覆茅以筵篿王逸注覆茅、靈草也按爾雅釋草文菖蒲茅仁傑按說文覆字解云茅蓋也一名舜又舜字解云艸也楚謂之菖秦謂之覆夏地連華則覆茅又謂之舜矣詩顏如舜華陸璣以爲木槿者按說文舜字之外別出蕣字解云本草也古文省故詩即用舜爲蕣木蓋之蕣與覆茅之舜不同也賈思勰云菖一名蓋根斷冬謂之蕪菖正白可蒸以禦飢漢祭甘泉用之其華有兩種一種莖葉細而香一種莖赤氣臭風土記曰菖蒲生被樹而生味甘一名甘蕉夏統別傳注云蕉菖也郭璞曰菖華有赤者爲覆覆菖一種耳又注菖蒲云大葉白華根如指正白可噉邢昺釋覆茅云華白者即名菖王逢輔廬史云退之雪詩疑是屑瓊瑰瑰爲赤玉此用之不審又晏元獻有揚州后土廟玉蕊花詩序云此花因王元之更名瓊花按李善文選瓊赤玉也蕊玉之誤晏公拒鄉花詩用瓊房字紅蕊詩用瓊粒字正用此說仁傑按瓊與瑤

同。有婁營、句宣、二切。詩報之以瓊瑤。毛公注云。瓊、玉之美者。孔穎達曰。瓊是玉之美名。非玉名也。瑤在瑤璣。孔安國注。瑤美玉。說文於瑤字。亦云美玉也。至瓊字乃云赤玉。許叔重在毛公孔安國之後。不知赤玉之說。何所本。郭氏爾雅注。以藑爲赤華。亦竝緣瓊玉之義耳。按藑爲白華。其曰藑者。秦楚方言之異。非必赤華爲藑也。推此。則后土祠花。亦固可以名瓊。必公所據李善文選。蓋本說文之解。如此。詩言采其藑。云惡菜也。此云香草者。始是賈思勰所分兩種。白香而赤莫。郭氏言赤白華良是。顧不當以赤爲藑耳。

揭車

畦留夷與揭車。爾雅。揭車芞蕖。案爾雅作揭車芞與。仁傑按。山海經。景山北望少澤。多草藷蕖。郭璞注。根似羊蹄。可食。今江南單呼爲藷。音儲。又劉氏漢書刊誤論。上林論諸柘云。藷山芋字。當作藷。集韻。蕖香草芞蕖。然則藷爲山芋。蕖爲揭車。本二物也。本草拾遺云。揭車味辛。生彭城。高數尺。白花。

留夷

畦留夷與揭車。王逸注。留夷、香草也。洪慶善曰。上林賦。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顏師古曰。留夷、香草。非新夷。新夷、乃木耳。一云留夷、藥名。

離騷草木疏卷第三

橘

后皇嘉植。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王逸注。言橘生江南。徙種北地。則化而爲枳。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洪慶善按異物志云。案宋刻作廣橘爲木。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善味。仁傑按。山海經。荆山多橘櫞。櫞與柚同。尚書。厥包橘柚錫貢。孔安國注。小曰橘。大曰柚。本草。橘柚條。唐本注云。柚皮味甘。橘皮味辛而苦。柚肉如橘。有甘有酸。酸者壺甘。俗謂橙爲柚。非也。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郭璞云。柚似橙而大於橘。橘柚皆爲甘也。陳藏器云。橘柚類。有朱柑、乳柑、黃柑、石柑、沙柑、朱橘、乳橘、塌橘、山橘、黃淡子。以乳柑爲上。永嘉譜。又有沙橘、綿橘、荔支橘、穿橘、油橘、金橘、自然橘、凍橘、狗橘、朱欒、香欒、包橘、蜜罩、鄭康成說書。厥包橘柚。乃三物。包、音普膠切。或云蜜罩是也。又黃橘、早黃橘、綠橘、嘉祐圖經云。木高一二丈。葉與枳無辨。刺出於莖間。夏初生白花。六月七月而成實。至冬而黃熟可噉。今醫方用黃橘、青橘、兩物。不言柚。豈青橘是柚之類乎。然黃橘味辛。青橘味苦。今之青橘似黃橘而小。與舊說大小苦辛不類。別是一種耳。又有一種枸橼。如小瓜狀。皮若橙。而光澤可愛。肉厚味短。而香氣大勝柑橘。案宋刻作甘。橘今訂正。置衣笥中。則數日香不歇。閩廣江西有之。謂之香櫞。沈存中云。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陳藏器云。舊說江南爲橘。江北爲枳。今江南俱有枳橘。江北有枳無橘。此自是種別。非關變也。仁傑按。周官橘踰淮北爲枳。地氣使然。又晏子曰。橘生江北爲枳。水土異也。今江北有枳無橘。則其說驗矣。陳氏之說。恐未之思也。張勃吳錄。建安郡有橘。冬月於木上覆裹之。至明年春夏。色變青黑。味絕美。上林賦。盧橘夏熟。盧、黑色也。

桂

雜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茝。王逸注。椒、桂皆香木。蕙茝皆香草。以論賢者。洪慶善云。言賢無大小。皆在所用。又云。菌字從竹。仁傑按。本草有菌桂、牡桂、桂、三種。菌桂條云。生交趾桂林山谷。最是閒無骨。正圓如竹。陶隱居云。仙經用菌桂三重者良。唐本注云。菌者。竹名。古方用筒桂者是。葉中三道文。肌理緊薄如竹。蜀本圖經云。葉似柿葉而尖狹光淨。花白蘂黃。四月開。五月結實。木皮青黃。薄卷若筒者。名筒桂。厚硬味薄者。名板桂。又牡桂條。陶隱居云。今俗用牡桂。狀似桂而扁廣殊薄。皮色黃。脂肉甚少。氣如木蘭。味亦類桂。不知當是別木爲復猶是桂生有老宿者爾。唐本注云。古方用木桂。或云牡桂。卽今木桂及單名桂者。是也。此桂花子與菌桂同。惟葉倍長。蜀本圖經云。葉狹長於菌桂一二倍。嫩枝謂之桂枝。又名肉桂。削去上皮。曰桂心。其厚皮者。名木桂。又桂條。陶隱居云。湘州有小桂。經云。葉似柏葉。澤黑。皮黃心赤。齊武帝時。湘州送此木植之芳林苑中。今東山有桂。皮氣麤相類。而葉乖異。亦能凌冬。恐或是牡桂。時人多呼丹桂。正謂皮赤爾。唐本注云。菌桂表裏無毛而光澤。牡桂葉長尺許。陶云小桂。或言其葉小者。引經云似柏葉。驗之殊不相類。不知此言從何而出。掌禹錫云。按此有三種。菌桂似柿葉。牡桂似枇杷葉。此云如柏葉者。陶仕齊爲諸王侍讀。得見此木而言也。蘇恭但知有二種。不能細尋事跡。而云陶誤。陳藏器云。菌桂、牡桂、桂心。同是一物。皮厚者必嫩。薄者必老。嫩者辛香。兼又筒卷。老必味淡。自然板薄。板薄者。卽牡桂也。筒卷者。卽菌桂也。古方有筒桂字。似菌字。後人誤書之。嘉祐圖經云。牡桂去皮。名桂心。今所謂官桂也。菌桂薄如竹。大枝小枝。皮俱是筒。人家園圃。亦有種者。移植於嶺北。則氣味殊少。辛辣。三月四月生花。全類葉。九月結實。今人多以裝綴花果作筵具。其葉甚香。可用作飲中品。又有天竺桂。云生西胡國。今亦稀有。仁傑按。爾雅。梫、一名木桂。郭璞注。南方呼桂。厚皮者爲木桂。桂葉似枇杷而大。白華。華而不蕊。子。叢生巖嶺。多夏常青。閒無雜木。邢昺云。牡桂是也。按菌桂得名。正以其肌理緊薄如竹。故以菌名之。以別木桂厚皮者耳。菌桂一名筒桂。而木桂一名板桂。筒不離竹。板不離木。大抵以竹言薄。木言厚也。雖菌、筒字近。傳寫易誤。只用菌字。其義亦明。陳藏器厚嫩老薄之說。正爾相反也。小山招隱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白樂天去杭日。有別萱桂詩云。桂有留人名。謂此。又至蘇有東城桂詩云。子瞻本從天竺寺。根盤今在圓覺城。自注云。舊說杭天竺寺每歲中秋。有月桂子墮。樂天所云桂。意卽今所謂木犀者。又謂之巖桂。故曾文清詩云。圓覺巖下桂。表表木中犀。是又桂之別種。然前輩多卽以爲桂。蘇養直巖桂詩云。已喜小山來眼界。是也。唯簡齋不然。賞木犀花有武林曾識最高枝之句。又長短句云。三閭未識孤姸。離騷遺恨千年。豈欲三閭於桂之外。別稱巖桂。如關與石闌之比乎。

椒

雜申椒與菌桂、又、步余馬於蘭皐兮、椒丘且焉止息、五臣云、行息依蘭椒、不忘芳香以自潔也、仁傑按、山海經、琴鼓之山、多椒柘、郭璞注、椒爲木小而叢生、下有草、木則蠹死、爾雅、檄、大椒、郭璞注云、今椒木叢生實大者、名爲檄、詩、唐風云、椒聊且、陸璣疏云、椒似茱萸、有針刺、案宋刻誤作刺、今訂正、葉壓而滑澤、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可著飲食中、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本草、有秦椒、蜀椒、兩種、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川椒、唐本注云、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掌禹錫云、蜀椒出武都、秦椒出天水、隴西圖經云、今南北所生一種椒、其實大於蜀椒、當以實大者爲秦椒、服食藥當用蜀椒、蜀椒、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此椒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又施州有崖椒、閬中、江東、有藤子、淹藏作果品、吳越春秋、越以甘蜜圓橙、案政和本草注云、蜀與諸國、報吳、則藏之相贈尚矣、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郭注、子似椒而細、葉是也、王逸注申椒云、申、重也、其芳小重之乃香、至九章、露申辛夷、死林薄兮、亦以申爲重、按申當作神、爾雅、木自燒曰神、此與申椒義不同、賈思總云、椒於二三月移之、先作熟糞泥、掘出、卽泥封根理之、又熟時收取黑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潤、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卽死、其生陰中者、少禀寒氣、則不用裹、一木之性、寒暑異質、所謂習與性成者、離騷於椒不能無譏切、亦以此歟、

松

飲石泉兮蔭松柏、王逸注、言己雖在山中、猶飲石泉蔭松柏、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脩飾也、五臣云、飲清潔之水、蔭堅實之木、仁傑按、山海經、錢來之山多松、本草、松節條、陶隱居云、比來苦腳弱人、釀松節酒、皆愈、松柏皆有脂潤、又凌冬不凋、理爲佳物、但人多輕忽近易之爾、唐本注云、木皮緣衣、名茯苓、蕭炳云、有五葉者、一叢五葉、如鈔、名五粒松、嘉祐圖經云、今松實作果品、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甚佳、但不堪寄遠、五粒字、當讀爲鬣、音之誤也、言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三鬣者、案政和本草三作七、松久則實繁、中原雖有、然不及塞上者佳、崔寔曰、正月自朔暨晦、可移植松柏雜木、高麗圖經云、廣、揚、水、三州、多大松、惟五葉者、乃結實、羅州道亦有之、不若三州之富、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潤緻密、得霜乃坼、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邊戚、亦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搥壓成綫、織而爲扇、上有花紋、不減穿藤之巧、又有杉扇、惟以白杉木劈削如紙、貫以采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柏

飲石泉兮蔭松柏、仁傑按、山海經、丹熏之山、其上多柏、爾雅、柏、一名椈、本草、柏實條、陶隱居云、柏葉實亦爲服餌所重、唐本注云、枝節煮以釀酒、主風痺、蜀本圖經云、此用偏葉者、今所在皆有、嘉祐圖經云、二月開花、九月結子、其葉名側柏、出密州者佳、雖與他柏相類、而其葉皆側向而生、道家多作柏葉湯、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孔明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人多採服、其味甘香於常柏也、

辛夷

辛夷楣兮藥房、按本草、辛夷、一名辛矧、一名侯桃、一名房木、陶隱居云、今出丹陽近道、形如桃子、小時氣辛香、卽離騷所呼辛夷者、陳藏器云、此花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花、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掌禹錫按蜀本圖經云、木高數仞、葉似柿葉而狹長、花色白而帶紫、花落而無子、夏杪復著花、如小筆、又有一種、三月花開、四月花落、子赤、似柏忠子、花葉與無子者同、今苑中有一本、高三四丈、花葉一如圖經所說、身徑二尺許、去根三尺已來、便有枝柯、繁茂可愛、花落復生葉、至夏初遍生花、經秋歷冬、葉落花漸大、案政和本草云、花漸大、無落字、如有毛小桃、至來年正月、二月、始開花、是與元府進來、經二十餘載、方結實、以此推之、卽是年歲淺者、無子、非有二種也、開花早晚、亦隨南北節氣寒溫耳、王逸此文注云、辛夷、香草、以作戶楣、洪駒善云、辛夷、木大迎合抱、逸云香草、非也、又上林賦、雜以留夷、張揖曰、留夷、新夷也、顏師古曰、留夷、香草也、新夷乃木耳、甘泉賦、列新雉於林薄、服虔曰、新雉、香草也、雉、夷、蘜相近、顏師古曰、新雉、卽新夷耳、爲木甚大、非香草也、其木枝葉皆芳、仁傑按、韓退之詩、辛夷花高最先開、辛夷固木名、諸家謂之香草、蓋亦有說、山海經、繡山、其草多芍藥、郭璞注云、芍藥、一名辛夷、此與逸說相符、第本草、芍藥、一名白木、一名餘容、一名犂食、一名解倉、一名鏡、不著辛夷之名、不知郭本於何書、又芍藥、毛氏以爲香草、陸璣疏乃云今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宋審今何草、按日華子云、芍藥便是芍藥花根、今芍藥花盈於牡丹、又牡丹亦謂之木芍藥、二花不可謂無香氣、陸氏之說、殊不可曉、本草又出新雉木條、疑甘泉賦所謂新雉、自是一種、非辛夷也、

木蘭

朝搴阰之木蘭、王逸注、木蘭去皮不死、以喻讒人困己、己受天性、不可變易也、仁傑按、本草、木蘭、一名林蘭、一名杜蘭、皮似桂而香、生零陵山谷、陶隱居云、狀如楠、皮甚薄而味辛香、今益州有之、皮厚狀如厚朴而氣味爲勝、唐本注云、似藺桂葉、其葉氣味、辛香不及桂也、蜀本圖經云、木高數仞、似藺桂、葉有三道縱文、皮如板桂、有縱橫文、嘉祐圖經云、此與桂枝全別、而嶺外所生、乃云與桂同是一種、取外皮爲木蘭中肉爲桂心、蓋是桂中之一種耳、任昉述異記云、木蘭川在尋陽江中、多木蘭、又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舟、至今在洲中、今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王彥賓云、紗本作王彥賓、離騷九歌、言薰蘭、石蘭、椒蘭、幽蘭、皆蘭草也、惟蘭橑蘭棧爲木蘭、謂以此木爲椽及柂也、按騷人寓意香草、以爲屋室舟楫之飾耳、如蓀橈、藥房、荷屋、之類、皆用此意、不可拘、酉陽雜俎云、木中一歲再發華者、唯木蘭爲然、今按木蘭、四時著花、又有四月著才者、謂之夏木蘭、雜俎恐誤、

莽草

夕攬洲之宿莽、仁傑按、山海經、列歌之山、有莽草焉、可以毒魚、郭璞云、今用之殺魚、又蕘山有木焉、其狀如棠而赤葉、名曰芒草、可以毒魚、爾雅、莽草、郭璞注、引本草云、一名芒草、按本草、莽草、一名莽、一名春草、陶隱居云、今東間處處皆有、葉青辛烈者良、人用擣以和米、內水中、魚吞卽浮出、人取食之、無妨、莽字一作茻字、今俗呼茻草也、掌禹錫云、今呼茻草、郭云、芒草、所見本異也、圖經云、木若石南、宋刻作楠、今從圖經、而葉

稀無花實。一說藤生繞木石間。古方皆用茜草。（案政和本草云古方治風脈浩症皆用茜草。）今醫家取其葉用之甚效。（案政和本草云取其葉用治牙齒風蟲甚效。）此木也。而爾雅釋草云。蒺、莽草。釋曰。藥、莽草也。郭璞云。一名芒草。芒茜音近。故爾然謂之草者。乃蔓生者是也。按郭以莽爲芒者。正以山海經有莽草、芒草。皆可毒魚。故通之耳。此正木類。陶隱居所云用以取魚。與山海經合。三閭所稱草木。多出於山海經。此爲莽草無疑。王逸不見山海經。以意言之。云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非也。然逸初不指名爲卷施草。其後郭璞注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乃引離騷云。宿莽也。是說蓋祖於逸所謂冬生不死者。其實逸說亦自無所本。

楸

望長楸而太息。王逸注。長楸大梓。言己願望楚都大梓木而悲歎。仁傑按。山海經。序勺之山。其上多梓。又蓋理之山。多美梓。郭璞注云。山楸也。又陽華之山。多苦辛。其狀如楸。郭注。楸即楸字也。爾雅。小葉曰板。大而皺楸。郭注。楸、細葉者爲板。樊光云。木老而皮麤皺者。爲楸。木小而皮麤皺者。爲板。又椅梓注云。即楸也。又楩鼠梓注云。楸別也。陸璣云。其枝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謂之苦楸。本草。梓白皮條。蕭炳云。木似桐而葉小。花紫。日華子云。梓皮有數種。推楸梓佳。圖經云。鼠李一名鼠梓。然鼠李花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也。梓之入藥。當用有子者。楸梓。官寺及人家園亭多植之。賈思勰云。楸梓二木相類。白色有角生子者。爲梓。或名子楸。或名角楸。黃色無子者。爲柳楸。亦呼荊黃楸也。楸既無子。可於大樹四面。掘坑取栽移之。兩步一根。兩畝一行也。韻語陽秋云。楸、色香韻勝。見於杜子美、梅聖俞詩。要把楸花媚遠天。言其色也。柳子厚倚釣磯言其香也。圖出帝宮木發庾白玉墀。高臨不近俗。直許天人窺。言其韻也。又採其葉傅痛立愈云。

黃棘

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王逸注。黃棘、棘刺也。言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棘之刺以爲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洪慶善曰。言己之所以假延日月。往來天地之間。無以自處者。以其君施黃棘之枉策故也。初。懷王二十五年。與秦盟於黃棘。其後爲秦所欺。卒客死於秦。今頃襄任用姦回。將至亡國。是復施黃棘之枉策也。黃棘、地名。仁傑按。借光景以往來。猶離騷經、聊假日以娛樂。逸注云。神光電景非是。又以黃棘爲棘刺。而不知所據。今按山海經。苦山有木焉。名曰黃棘。（案宋刻脫此四字。今訂補。）黃華而員葉。其實如蘭。離騷草木多用山海經。九章蓋取諸此。地名之說誤也。本草。木部。有赤棘、白棘。唐本注引切韻曰。棘、小棗也。花葉莖實。俱類棗。嘉祐圖經云。枸杞一名仙人杖。而枸杞有針者。一名枸棘。今此所云黃棘。以華黃得名。又其實如蘭。則用爲馬策者。特取其香耳。不以刺爲嫌也。唯椒亦然。

離騷草木疏卷第四 蘊草附錄

蕺

蕺菉葹以益室兮。王逸注。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益滿於側。蕺、菉葹也。詩。楚楚者蕺。洪慶善曰。今詩蕺作茨。爾雅亦作茨。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蕺音藝。仁傑按。陸法言字書云。蕺、菉葹。詩作茨。說文又作蕺。本草菉葹條云。一名旁通。一名屈人。一名止行。一名休羽。一名升推。一名卽梨。一名茨。陶隱居云。多生道上。子有刺。狀如蒺藜。而小。長安最饒。人行多著木屐。軍家鑄鐵作之。以布敵路。易云。蒺藜。滿有茨。不可掃也。以刺梗穢。集韻。蕺、津私切。引博雅云。蕺菉蕺。一曰菜。生水中。按顧野王云。蕺菜生水中。字從艸。從賣。陸法言亦作蕺。與集韻不同。博雅謂蕺爲白芷。按本草芷無蕺名。其葉名蕺。豈誤以蕺爲蕺邪。（案博雅云。白芷。其葉謂之蕺。又云。白芷。茈蕺也。蕺同在艸部。前後文相賅。蕺、蕺絕不相蒙。今乃云博雅謂蕺爲白芷。未知吳據何本。更俟詳考。）

菉

菉。王逸注。菉、王芻也。爾雅。菉、一名王芻。郭璞云。菉、蓐也。今呼鴟脚莎。詩。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是也。仁傑按。本草以此爲藎草。云葉似竹而細薄。莖亦圓小。俗名菉蓐草。

葹

葹。王逸注。枲耳也。按爾雅。蒼耳。一名苍耳。亦云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形似鼠耳。叢生如盤。陸璣詩疏云。葉

青白色。似胡麥。白華細莖。莖生。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人謂之爵耳。本草。菜耳、一名蒲。一名地葵。一名蒼耳。一名常思菜。陶隱居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從外國逐羊毛中來。圖經云。其實多刺。俗呼道人頭。仁傑按。沈約郊居賦云。陸卉則紫蘇綠蒲是也。永嘉志。一名菉絲。案宋刻譌菉絲。今改正。

艾

戶服艾以益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王逸注。艾、白蒿也。言楚國戶服白蒿。以爲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爲不可佩。以言君愛昵讒佞。憎遠忠直。而不冥近也。仁傑按。王度記大夫鬯酒以蘭芝。庶人以艾。則蘭艾之分尚矣。爾雅。艾、一名冰臺。郭璞注。卽今艾蒿也。逸以艾爲白蒿。按艾蒿與白蒿不同。白蒿、詩所謂蘩也。詩有采蘩。有采艾。本草有白蒿條。又別出艾葉條。嘉祐圖經云。艾、初春布地生苗。莖類蒿而葉背白。又云。白蒿葉上有白毛。從初生至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按艾與白蒿相似耳。便以艾爲白蒿。則誤矣。

茅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爲茅。五臣云。茅、惡草。以喻讒臣。仁傑按。說文。茅、菅也。爾雅。蕭、一名牡茅。郭璞云。白茅屬。邢昺云。茅之不實者也。本草茅根條云。一名蘭根。一名茹根。一名地菅。一名地筋。一名兼杜。陶隱居云。此卽今白茅。詩云。露彼菅茅。其根如渣芹甜美。嘉祐圖經云。春生牙。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亦可噉。夏生白花。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又有菅。亦茅類也。陸璣草木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之尤善。其未漚者。名野菅。詩。白茅菅兮。是也。

蕭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洪慶善引顏師古云。齊書太祖曰。詩人采蕭。蕭、卽艾也。蕭自是香蒿。古祭祀所用。艾、卽今之灸病者。名既不同。本非一物。詩云。彼采蕭兮。彼采艾兮。是也。淮南曰。蒿夏紫芝。與蕭艾俱死。蕭艾賤草。以喻不肖。仁傑按。祭用鬯酒。諸侯以薰。大夫以蘭芝。士以蕭。庶人以艾。謂蕭艾爲賤草。固有自來。詩正義引爾雅。蕭、萩。李巡曰。萩、一名蕭。陸璣云。今人謂之萩蒿。或謂之牛尾蒿。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蒸之。許叔重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既奠。然後蒸。蕭。王氏云。取蕭祭脂。是也。

葛

石磊磊兮葛蔓蔓。王逸注。言己欲服芝草。求之不得。但見葛草蔓蔓。五臣云。亦猶賢哲難逢。諂諛者衆也。仁傑按。本草。葛、一名鹿藿。一名黃斤。唐本注云。葛根入土五六寸已上者。名葛脰。微有毒。嘉祐圖經云。春生苗。引藤蔓長一二丈。紫色。葉頗似楸葉而青。七月著花。似豌豆花。不結實。根形如臂。紫黑色。下品有葛粉條。卽此也。又有野葛。蔓生。出桂州以南。葉似柿葉。人食之。卽死。嶺表錄異云。野葛、雜草也。俗呼胡蔓草。通名鉤吻。

蘄

解蘄蘄與雜菜兮。洪慶善引爾雅曰。竹蘄蓄。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嘉祐圖經云。案宋刻譌本草。今訂正。亦

呼爲蘄竹。蘄蘄、謂蘄蓄之成叢者。按蘄蓄雜菜。皆非芳草。此言解去蘄菜。而備芳蕙宿莽以爲交佩也。仁傑按。郭璞注爾雅。菉王芻、及竹蘄蓄。皆引詩綠竹猗猗爲證。蓋毛公以綠爲王芻。竹爲蘄竹也。陸璣草木疏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今淇奧傍生此。人謂爲綠竹。孔穎達云。此說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傳依爾雅。以王芻與蘄竹異也。按終朝采綠之綠。固可指爲王芻。集韻菉或作綠。云王芻也。詩用綠字。古文從省耳。至竹字則有兩音。蘄竹之竹。從劾六切。冬生草之竹。從張六切。字同音異。不可紊也。淮南云。淇衛蘭藉。漢哲。下淇園之竹。故蘇黃門解綠竹詩云。今淇上多竹。王荊公詩義。亦云虛而節直而和。皆不用毛氏故謂。惟離騷菉與蘄。則正爾用王芻蘄竹二物也。本草蘄蓄條。陶隱居云。布地生花。節間白。葉細綠。蜀本圖經云。葉如竹。莖細如釵股。嘉祐圖經云。苗似瞿麥。案苗宋刻譌葉。今訂正。根如蒿根。

薺

故荼薺不同畝兮。王逸注。言忠佞不同朝也。洪慶善云。言荼苦薺甘。故不同畝而生也。爾雅。蕧、薺。菥也。又菥蓂大薺。雞爲舍人云。薺有小。故言大。本草薺條云。味甘。陶隱居云。薺類甚多。此是今人可食者。葉作虀爽。亦佳。陳士良云。實亦呼菥蓂子。又菥蓂條云。味辛。唐本注引爾雅云。是大薺。然驗其味。甘而不辛也。蜀本云。似薺菜而葉細。俗呼爲老薺。陳藏器云。大薺卽草蘆。非菥蓂也。仁傑按。爾雅。蕧亭歷。郭璞注。實葉皆似芥。廣雅云。又云狗薺。嘉祐圖經云。草蘆初春生苗。葉高六七寸。有似薺根。白枝。莖青。三月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小如黍粒。微長。黃色。此草至夏則枯。按月令。孟夏之月。靡草死。鄭康成、注云。舊說靡草、薺、草蘆之屬。淮南書云。薺、冬生夏死。董仲舒雨雹對云。建巳之月。爲純陽。不容卻無復陰也。但陽氣之極耳。薺麥枯。由陰殺也。建亥之月。爲純陰。不容卻無復陽也。但陰氣之極耳。薺麥始生。由陽升也。此說恐未然。月令。仲冬芸始生。荔挺出。皇氏云。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是月陽氣始萌故也。若孟冬之月。六陰用事。薺特乘陰氣之盛而生耳。非由陽升也。至孟夏六陽用事。而薺枯焉。是又陰極而然。亦非陰殺之故。若薺生於仲冬。而枯於仲夏。乃當如前說耳。

椒

椒又欲充夫佩幃。王逸注。椒、茱萸也。似椒而非椒。喻似賢而非賢也。幃、盛香之囊。以喻親近。洪慶善曰。爾雅。椒、樧醜。注云。樧似茱萸而小。赤色。仁傑按。本草。吳茱萸一名藙。陶隱居云。禮記名藙。而俗中呼爲藙子。當是不識藙字似藙字耳。唐本注云。爾雅。椒屬亦有樧名。陶誤也。圖經云。茱萸結實似椒子。嫩時微黃。至成熟則深紫。爾雅釋草云。簻蕍、一名藙。蘇恭云。字之誤也。又釋木云。無姑。其實夷。郭璞注。無姑、姑檽也。取皮漬之。所謂蘇蕍也。圖經云。蕍蕍大氣臭。按蕍蕍雖氣臭。有藙名。殊非椒類。本草有蔓椒條。一名豕椒。一名豬椒。一名蔬椒。一名狗椒。陶隱居云。山野處處有。俗呼爲樧。案宋刻譌作椒。今依本草訂正。似椒藙。小不香爾。一名豨椒。按茱萸、一名蕍蕍。蔓椒、一名豨椒。案證類本草。陶隱居云。一名豨椒。不云豨椒。三者皆有樧名。集韻。樧草名。或從草。說文云。似茱萸。許叔重在王逸前。故郭璞用許說爲正。顏師古急就章注。亦

云茱萸似樧而大。然則。樧、但似茱萸耳。與茱萸非一物也。蕈椒既有豨狗雕名。又小不香。為此物無疑。今吳中謂之臭椒。又謂之野椒是也。博雅云。欓、樧、榝、越椒。茱萸也。合四物為茱萸。此說尤非。

篁

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五臣云。篁、竹叢。言己不得見君。讒邪蔽塞也。洪慶善引漢書篁竹之中。注云。竹叢也。竹田曰篁。西都賦云。篠簜敷衍。編町成篁。注。篁竹墟名。仁傑按。爾雅。竹有簜、有莽、有桃枝、有粼、有箘、有篠、有簢。戴凱之竹譜。有筀、有棘、有箘、䈽、有䉛䉤、有篔節、有篃、有雞脛。廣志有擸竹、篾竹、篕竹、篔母竹、溪竹、利竹。永嘉譜。有慈竹、石竹、綿筀竹、茅竹、蘭粟竹。□竹、豐竹、木豐竹、□□竹、粘翠竹、苦油竹、籚栖竹、大篋竹。一曰□竹。公孫竹、方竹、紫竹、江南竹、班竹、湘江竹。本草。有箽竹、淡竹、苦竹、甘竹。而篁竹在衆竹中最其下者。故見斥於離騷。比之讒邪。正以其叢薄幽昧蔽塞而已。唐劉寬夫有剿竹記。其略曰。有竹叢生。日光不透。陰氣常凝。一庭常昏。四時失序。病其蔽翳。因命斤斧。有賞微而棄茅蓬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其獨立自持者保之。去者、存者。邪正乃分。其說蓋祖離騷之遺意云。

右離騷草木疏四卷。仁傑少喜讀離騷文。今老矣。猶時時手之。不但覽其昌辭。正以其竭忠盡節。凜然有國士之風。每正冠斂衽。如見其人。凡芳草嘉木。一經品題者。謂皆可敬也。因按爾雅神農書所載。根莖華葉之相亂。名實之異同。悉本本元元。分別部居。次之于槧。會萃成書。區以別矣。夫樧、似椒。蕭、艾、似蘩。與夫蘩菊之似蘭。及己之似杜衡。猶夫佞之於忠。鄉原之於德也。得是書。形見色屈。或庶幾焉。舉無以亂其眞。夫昔劉杳為草木疏二卷。見於本傳。其書今亡矣。杳疏凡王逸所集者。皆在焉。而仁傑獨取諸二十五篇之文。故命曰離騷草木疏。夫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班固譏三閭怨恨懷王。是未知離騷之近於詩而詩之可以怨也。劉勰亦譏三閭鴆鳥媒娀女為迂怪詭異之說。又王逸注。鴆媒。謂鴆食蛇。羽有毒可以殺人者。按鴆有二焉。瑤碧之山有鳥如雉。其名日鴆。郭璞謂此更一種。非食蛇者也。離騷之文。多怪怪奇奇。亦非鑿空造辭。實本之山經。其言鷙、鷩、梟、鴆鳥、與鵜鴂、鷫鷞、鳳皇、何異。纜何足以知之。離騷以薌草為忠正。蕕草為小人。蓀、芙蓉、以下。凡四十又四種。猶青史氏忠義獨行之有全傳也。薋、菉、葹、之類十一種。傳著卷末。猶佞幸姦臣傳也。彼既不能流芳後世。姑使之遺臭萬載云。慶元歲丁巳四月三日通直郎行國子錄河南吳仁傑書

國錄吳先生以淹該之學。從政之暇。訓釋諸書。獎引後進。不為不多。比以離騷草木疏見屬刊于羅田縣庠。吁。遠矣哉。慶元庚申中秋日河南方燦敬識

刻斗南先生兩漢刊誤補遺既竣。姚江邵太史晉涵以宋彫離騷草木疏相示。復為校而刊之。攷先生是書。成于慶元丁巳。維時寧皇初政。韓侂冑方專擁戴功。與趙汝愚相軋。既而斥汝愚。罷朱子。嚴偽學之禁。從而得罪者五十九人。先生官止國錄。未敢顯言。適覩此離騷。暨諸草木。按神農本草諸書。為之別流品。辨異同。薰蕕既判。忠佞斯呈。用補劉杳舊疏之亡。因以暢其流芳遺臭之旨。庶幾言者無罪。聞者足戒。觀其自序。厥意微矣。至前三卷首列名衡。而末卷自薋、菉、葹、以下。缺而不著。又隱然寓不屑與小人為伍之意。其疾惡之嚴。如此。末疏幽篁而終之以剿竹記云。有竹叢生。日光不透。陰氣常凝。四時失序。病其蔽翳。因命斧斤云云。追開禧丁卯。平原卒罹玉津園之禍。于是蘇師旦、程松、陳自強之流。或誅或竄。舉其黨而一空之。茅蘆去而邪正分。其剿竹之謂歟。當汝愚之責永州而卒于衡也。朱子亦為之注離騷以寄意焉。其成書後于先生二年。而其感時傷逝。纏綿惻怛。不能自已之情。亦時時流露于行墨閒。是書也可謂先得朱子之心矣。

乾隆庚子九月上澣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桐譜

陳翥著

古者氾勝之書今絕傳者獨齊民要術行於世雖古今之法小異然其言亦甚詳矣雖茶有經竹有譜吾皆略而不具植桐乎西山之南乃述其桐之事十篇作桐譜一卷其植桐則有紀誌存焉聊以示於子孫庶知吾既不能干祿以代耕亦有補農之說云耳皇祐元年十月七日夜

宋陳翥著

一之敍源　二之類屬
三之種植　四之所宜
五之所出　六之采斫
七之器用　八之雜說
九之記誌　十之詩賦

敍源第一

桐、柔木也。月令曰、清明、桐始華。又呂氏春秋紀云、桐始華。高誘曰、梧桐也。是日生葉。故云始華。爾雅釋木曰、榈桐。又云榮桐木。郭璞云、卽今梧桐也。疏引詩大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書云、嶧陽孤桐。釋木所謂榈榮者、乃桐之一木耳。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又曰、井桐栖雲鳳。故詩書或稱桐。或云梧。或曰梧桐。

其實一也。初生葉脆而易長。一年可發七八尺。更養之。圍五六寸。萌子采伐之。巨椿者、或可尺圍。養其萌。至二月三月方漸向陽者尤早。背陰差遲。其枝幹濡脆而嫩。又空其中。皮膚葉薄。易爲風物所傷。必須成氣而後花。是故幹稚嫩者先榮。葉茂盛者先榮。其花開有先後。先者未有葉而開。自春徂夏。迺結其實。實如乳尖長而成穟。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是也。後者至冬葉脫盡後始開。秀而不實。其蕊萼亦小於先時者。是知桐獨受陰陽之淳氣。故開春冬之兩花。而異於羣木也。其葉味苦。塞無毒。主惡蝕瘡。除皮主五痔。殺三蟲。療賁豚氣病。其花飼豬。肥大三倍。然其皮葉亦有効於人也。或者謂鳳凰非梧桐而不栖。且衆木森森。胡有不可栖者。豈獨梧桐乎。答曰、夫鳳凰仁瑞之禽也。不止強惡之木。梧桐葉軟之木也。皮理細膩而脆。枝幹扶疏而軟。故鳳凰非梧桐而不栖也。又生於朝陽者多茂盛。是以鳳喜集之。卽詩所謂梧桐生矣。於彼朝陽。鳳凰鳴矣。于彼高岡者也。詩稱椅桐梓漆。後之人不別椅桐之異。以爲是一木。古詩云、椅桐傾高鳳。嵇叔夜琴賦云、惟椅桐之所生。注云、椅、梧桐也。又陶隱居云、梧桐一名椅桐也。是不知椅與桐別耳。故毛傳云、椅、桐屬也。孔氏引釋木云、椅梓合而曰一名椅。郭云卽楸也。沸露曰、其桐其椅。既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云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梓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梓實桐皮曰椅。則大類同小別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是知椅與桐、非一木也。夫桐之爲木。其異於羣類卓矣。生則肌骨脆而嫩。死則材體堅而韌。燥之所加而不坼裂。濕之所漬而不腐敗。雖松柏有淩霜冒雪之姿。苟就以燥濕。則與朽木無異耳。王氏謂受氣淳矣。眞不虛也。於桐可獨見之矣。其體濕則愈重。乾則愈輕。生時以斧斨之甚易。乾乃軟而拒斧。故鄙諺云、輕是桐、重是桐、雖斨亦是桐。此之謂也

類屬第二

桐之類非一也。今略志其所識者一種。文理鏟而體性慢。葉闊大而尖長。光滑而毳稚者。三角。因子而出者。一年可拔三四尺。由根而出者可五七尺。已伐而出於巨椿者。或幾尺圍。始小成條之時。葉皆茸毳而嫩。皮體清白。喜生於朝陽之地。其花先葉而開。白色。心赤內凝紅。其實穟先長而大。可圍三四寸。內爲兩房。房中有肉。肉上細白而黑點者。卽其子也。謂之白花桐。一種。文理細而體性緊。葉三角而闊大。白花。花葉其色青。多毳而不光滑。葉硬文微赤。莖葉柄毳而亦然。多生於向陽之地。其茂拔。但不如白花者之易長也。其花亦先葉而開。皆紫色。而作穟。有類紫藤花也。其實亦穟。如乳而微尖。狀如柯子而粘。莊子所謂桐乳致巢。正爲此。紫花桐實。而中亦兩房。房中與白花實相似。但差小。謂之紫花桐。其花亦有微紅而黃色者。蓋亦白花之小異者耳。凡二桐。皮色皆一類。但花葉小異。而體性緊慢不同耳。至八月俱復有花。花至葉脫盡後始開。作微黃色。今山谷平原間惟多有白花者。而紫花者尤少焉。一種。枝幹花葉與白桐花相類。其發拔遲小而不作。其實大而圓。一實中或二子或四子。可取油爲用。今山家多種成林。蓋取子以貨之也。一種。文理細緊而性喜裂。身體有巨刺。其形如槿樹。其葉如楓。多生於山谷中。謂之刺桐。晉安海物異名志云、刺桐花。其葉丹。其枝有刺云。凡二桐者。雖多榮茂。而其材不可入器用。乃不爲工匠之所瞻顧也。一種。枝不入用。身葉俱滑如榛之初生。今衆并之家。成行植於階庭之下。門墻之外。亦名梧桐。有子

可噉、與蒔所謂梧桐者非矣。一種、身青、葉圓大而長、高三四尺便有花、如真紅色、甚可愛、花成朵而繁、葉尤疎、宜植於堦墀庭榭、以爲夏秋之榮觀、厥名真桐、亦曰赭桐焉。凡二種、雖得桐之名、而無工度之用、且不近貴色也。

種植第三

凡種其子、當先糞其地、然後勻散之、一春可高三四尺、瘠地只一二尺耳。土膏腴、則莖葉青嫩而烏黑、土瘦薄、則成蒼黃之色、至冬便可易而植之、易之則獨根者不深、而又易蔓、苟從小而易至大、則多爲疾風之所倒折、以其一根不能自持故也。凡桐之子、輕而喜飄、如柳絮飛、可一二里、其子遇地熟則出、在林麓間則不生矣、夫種子所長猶遲、不如倒條壓之、覆以肥地、自然節節生條之上、又多散根、莖大斷而植之、勝於種者、又種子之地、宜高原之處、低濕則不能萌矣、或要其栽之速者、當於桐處耕鋤其下、使莖根寸斷、則其根斷自萌而茂、與夫子種者又相萬矣。凡植之法、於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葉隕、汁歸其根、皮幹未通之時、必先坎其地、而復糞之、擇植一二、春者全其根、勿令凍損、經久爲霜雪所薄、擣後、即時以內坎中、厥坎惟寬而深、先糞之、以栽蓍其上、又復以糞覆其上、以黃土蓋焉、一無爪爬、二無振搖、至春則榮茂、而木又易於傑韓、其新莖可抽五六尺者、迨又至春、則根行而莖、其發乃尤愈於初春時也、如用春植、則皮汁通、葉將萌、根一傷、故枝葉瘁矣、至來春則齊土砟去矣、忌其空心者、免爲雨所灌、令別抽心者、不然至別下栽時、更砟去植、則尤妙於春砟也、蓋春砟則破損其榜、又搖其根故也。桐之性不奈低濕、惟喜高平之地、如植於沙濕低下泉潤之處、則必枯矣、縱抽茂、不如高平之所、凡植後、至於抽條時、必生歧枝、日頻視之、如歧枝萌五六寸、則去之、高者手不能及、則以竹夾折之、至二三年、則勿去其枝、恐其長而頭下垂故也、伺其大、則緣身而上、以鐵刀貼身去、慎勿留椿、只經一兩春、自然皮合也、桐之皮甚軟脆、而易傷、切忌耕鋤之時、及牛馬等損之、如有所損、當以楮皮纏縛之、不爾則汁出也、及才一二丈、則多斜曲、亦可以物對夾縛之令直、以木牽之亦可、蓋桐抽條不藏首而出、又虛軟故耳、仍不喜巨材所蔭如此、苟之其長可至十丈者、故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信哉、凡桐之茂大、尤速於餘木、故諺語云、相懸好栽桐、桐樹好做飯、蓋方與言其易大也。

所宜第四

桐、陽木也、多生於崇岡峻嶽、巉巖盤石之間、茂拔顯敞高煖之地、即嵇叔夜所謂榮綺季之儔、乃相與登飛梁、趨幽壑、拔瑤枝、陟峻嶽、以游乎其下是也。今桐之所生、未必皆茂于崇岡峻嶽、但平原幽顯之處、向陽之地、悉宜之、其性喜虛肥之土、植者、其下當常鋤之令熟、無使草之滋蔓、爲諸蕪之所纏縛、致形材曲而不滑、及其有竹木根侵之、盍鋤去、更用諸糞擁之、則其長意出野者數倍、十餘年間、可幾也矣、其地宜黃土之地、則自然榮矣、若沙石之所、雖與時皆昌、其長拔有遲焉、樂肥與熟者、惟桐耳、縱桑柘亦無所敵、夫肥熟則葉圓而大、條虛而嫩、葉圓而大則敗風矣、條虛而嫩則易折矣、凡欲避敗折之患、則以竹竿破其葉、令作三片、又摘之令疏、則雖遇疾風、不能損也、以其葉破故耳、至三四春、乃自堅成、不必然也、桐之

性、皆惡陰寒、喜明煖、陰寒則難長、明煖則易大、故詩雅云、梧桐生矣、于彼朝陽是也、或陰濕之地、植之終不榮矣、夫陰濕則枝幹曲而斜、濱濕則根葉黃而槁、凡植于高平黃壤、經三兩春後、鋤其下令見莖根、以糞擁之、尤良、蓋厥性耐肥故也。

所出第五

夫桐之所出、豈獨蜀之爲美、植之亦可以爲器、詩不云乎、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斯可知矣、江南之地尤多、今略志其嘗傳所出、堪美材者、嶧山、書曰、嶧陽孤桐、注云、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龍門山、周禮春官大司樂云、龍門之琴瑟、注云、龍門、山名也、枚乘七發云、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囷、根扶疎以分離、上拂千仞之峰、下臨百丈之谿、湍流遡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多則列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黃鸝鵠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鵾雞哀鳴翔乎其下、是言龍門所生之桐也、雲和山、周禮大司樂云、雲和之琴瑟、以禮天神、注云、雲和、山名也、空桑山、又大司樂云、空桑之琴瑟、注云、空桑、山名也、此言雲和空桑山之桐耳、可爲琴瑟、以禮天神地祇也、寒山、張協七命云、寒山之桐、出自太冥、含黃鍾以土幹、據蒼岑而孤生、又云、晞三春之溢露、遡九秋之鳴飆、寄雪寫其根、霜寵封其條、木既繁而後綠、草未瑕而先凋、翦蔵蕤之陽柯、剖大呂之陰莖、注云、太冥、北方也、其有驃國吹盞所生之類、備十雜說篇中、此不具也。

采斫第六

夫別地之肥瘠、辨木之善否、明長育之法、識栽接之宜者、惟山家流能之、然至其長養剝斫之術、多不能盡之、蓋只知其長養之道、而不詳乎器用所妨者、今山家凡剝樹之枝、悉皆去枝二寸或尺餘、云免爲雨所灌損、而不知槁樁長、則皮不能包矣、迨至材巨、槁樁方沒、却反引水自灌、及取用之時、以斧鋸刃之、即槁樁腐、而所置器者必爲空穴矣、良由去之不早耳、凡長桐木三二春、其歧枝可以竹夾去之、竹夾不能及、則緣身而上、用快刀去之、其去之務令與身相乎、勿留餘桠、不二三春、自然皮合矣、至大而用之、則無腐穴之病、于其中也、歧枝只候長五寸、便可折矣、亦無留嫩樁則萌矣、夫豈惟桐乎、斫諸木者、亦可平身而去、但人自昧耳、桐材成可爲器、其伐之也、勿高留焉、齊上而取之、若在山岩險絕之地、遂塡坑崖之處、其倒之則必拗驚折裂、撲傷體理、以其勢不可以絮故也、如法之伐、宜當所伐之下、斧破之上、用巨繩縛一尺有餘、則免折裂之虞矣、復用繩牽之、俾向上山而從、仍先去其臨險之枝、則亡撲損之害矣、不然、則周鋤其下、以斧悉斷其根、則其倒也無二者之患、然臨事籌計、知出於匠氏、但貴其勿傷爲善者也、凡諸材之用、其伐必當八九月、伐之爲良、不爾、必多蛀蟲、惟桐木無時焉。

器用第七

古今匠氏爲小大之器、度而用之、其可貴者、則必云、烏裨、白楊、梓樅、圭櫺、山桃、白石、椿栗、榎柟、松柏、椅柒之類、善則善矣、然而采伐不時、則有蛀蟲之害焉、濱濕所加、則有腐敗之患焉、風吹日曝、則有折裂之聲焉、雨濺泥淤、則有枯蘚之體焉、夫桐之材、則異於是、采伐不時、而不蛀蟲、濱濕所加、而不腐敗、風吹日曝、

而不折裂。雨濺泥漬。而不枯蘚。乾濕相兼。而其質不變。梭柟雖類。而其永不敝。與夫上所貴者卓矣。故施之大厦。可以爲棟梁桁柱。莫比其固。但雄豪侈靡。貴難得而尙華藻。故不見用者耳。今山家有以爲桁柱地伏者。諸木腐朽。其屋兩易。而桐木獨堅然而不動。斯久効之驗矣。又世之爲棺槨。其取上者。則以紫沙楩爲貴。以堅而難朽。不爲乾濕所壞。而不知桐木爲之。尤愈於沙木。沙木韜釘久而可脫。桐木則粘而不銹。久而益固。更加之以漆。措諸重壤之下。周之以石灰。與夫沙楩可數倍矣。但識者則然。亦非爲豪右所尙也。凡用琴瑟之材。雖皆用桐。必須擇其可堪者。周禮、取雲和、龍門、空桑之桐爲琴瑟。陶隱居云。惟岡桐與白桐堪作琴瑟。嵇曰。嶧陽孤桐。風俗通云。生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以爲琴。是擇其泉石向陽之材。自然其聲清雅而可聽。蔡伯喈聞爨下桐聲。取以爲琴。號曰焦尾。則知桐之材。有質不肖。皆混而無別。惟質晉者識之耳。凡白花桐之材。以爲器。燥濕破而用之則不裂。今多以爲甑杓之類。其性理慢之故也。紫花桐之材。文理如梓而性緊。而不可爲甑。以其易折故也。使尤良焉。餘桐之材。但有名耳。不入棟梁棺槨器具之用矣。今之僧舍。有刻以爲魚者。亦白花之材也。匠氏之用。尤喜紫花者。白花澁而難光淨。紫花緊而易光滑故也。

雜說第八

魏明帝猛虎行曰。變桐生枯井。枝葉自相加。通泉溉其根。玄雨潤其柯。王逸少曰。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異於羣類者也。莊子云。空門來風。桐乳致巢。注門戶空。風喜投之。桐子似乳者。葉而生。鳥喜巢之。易緯曰。桐枝濡毳而又空中。難成易傷。須成器而華。新論曰。神農皇帝制桐爲琴。風俗通曰。梧桐生於嶧陽山岩石之上。采東南孫枝爲琴。聲清雅。莊子曰。外子之神。勞子之精。則椅樹而吟。據梧而瞑。注云。勞困故耳。呂氏春秋曰。成王與唐叔虞燕居。翦桐葉以爲圭。曰。以此封汝。淮南子曰。智者有所不足。故桐不可以爲琴。遁甲曰。梧桐不生。則九州異君。梧桐以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月。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崔綺七國曰。爰有梧桐。生於亥溪。傳根朽壤。託險生危。淮南子曰。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瓮。滿以水。盎桐其中。蓋之。三四日氣如雲作。莊子曰。鵷鶵發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竹實不食。名山志曰。吹臺有高桐。皆白圓。嶧陽孤生。方此爲劣。淮南子又曰。以巨斧鑿桐薪。不待利日良時。後而破之。加斧桐薪之上。而無人力之奉。雖順招搖刑德而不能破。無其勢也。論衡曰。李子長爲政。欲知囚情。刻桐象囚形。鑿地爲坎。臥木囚其中。囚若正。木囚不動。若有冤。木囚動出。蓋人之精誠。着木人也。古詩曰。井梧栖雲鳳。又曰。椅梧傾高鳳。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今有場師。舍其桐梓。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矣。廣志曰。驃國有白桐木。其葉有白毳。取其毳淹漬。緝織以爲布。齊地記曰。齊城有梧臺。卽梧宮也。齊書曰。豫章王於郡起山。列種梧桐。武帝幸之。賞酒爲樂。瑞應圖曰。王者任用賢良。則梧桐生於東廂。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正平。梧桐長生。逃異記曰。梧園在吳夫差蕉國。一名琴川。梧園在句容縣。傳曰。吳王別館有楸梧成林焉。古樂府云。梧宮秋。吳王愁。是也。秦記曰。初長安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

符堅遂於阿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其後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焉。冲小字鳳也。晉書。武帝時。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張華曰。可以蜀中桐木。刻魚形。扣之則鳴。如其言。果聲聞數十里。後漢書。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裂之聲。知其良木也。因請裁爲琴。果有美音。故詩人名之曰焦尾琴。齊書曰。王晏爲員外郎。父普曜齋前。松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栖鳳之美。而失後彫之飾。晏後果不終。高僧傳曰。僧瑜幼入釋門。擔薪欲焚身。以求孝建中。集薪爲龕。請僧設齋禮。別而入火中。經三日而瑜房內忽生雙桐樹。根枝豐茂。翻翠非常。道士異之。號爲雙桐沙門。

記誌第九

西山植桐記云。咸聲子。陳嘉子翔。少漸義方。謂涉孤哀。淪于季孟。悸疾否滯。十有餘年。蝎蠹木虛。根枝不附。志願相畔。退而治生。至慶曆八年戊子冬十有一月。於家後西山之南。始有地數畝。東止陳翊。西止柴樾。凡東西延二十丈有奇。南止弟翊。北止兄翦。凡南北袤十丈有奇。自十二月至于皇祐三年辛卯冬。燒而植之。凡數百株。南栽戟檢以累翊。北樹柱薤以分翦。餘桐皆布於內。靡有列也。未植前。斫其地。有圃者至而問曰。將胡爲乎。余答曰。植桐于其中。圃者咲曰。得利之速。植桐不如植桑之博矣。余應之曰。吾非不知衣食之源爲世所急。但足而已矣。仲尼豈不能明老圃之業乎。下惠豈不能爲盜跖之事乎。苟讓利而後動。誠聖賢之所不取。亦吾心之所未能也。翌日將植。撫而視之曰。爾其材森森。直而理。數葉朝陽。立而不倚。梧將激清風。將其聲聽之。以爲古琴之操焉。爾其葉萋萋綠而繁。應時開落。不爲物頑。吾將招君子游其下。樂之以待鸞鳳之栖焉。又曰。吾今四十。以傒我數十年。當蔭爾爲周身之具。斯吾植之心也。因書爲植桐記。西山桐竹志云。慶歷八年。冬十有一月。咸聲子陳嘉。治地數畝于山之南。其下舊有水竹之苗。陳子以厥土惟黃壤。非桑之宜。堪桐與竹耳。始其謀而童氏謂曰。吾謂植數畝桐竹。不如植桑。且以桑一年一葉。質之以貿桐竹。可數倍矣。桐竹豈爲生之急務乎。陳子默然不對。卒皆植桐與竹而已。自謂曰。農圃之事。余豈不能爲哉。苟有白圭陶朱之術以致富。而亡白圭陶朱之心。誠一聚爾之林藪。窟宅耳。昔齊豫章王於郡起山。列種桐竹。號桐山。武帝幸之。賞酒爲樂。吾雖布衣。孤而且否。亦心有所好焉。夫竹歲寒不彫。所以堅志性之操也。桐識時之變。所以順天地之道也。俟桐茂竹盛。則當列坐石。命交友。談詩書。論古今。以招涼乎其下。豈有期我桑中之刺哉。俾後之好事者觀之。知陳子雖無桑。子起家之能。亦有虛心待鳳之意。其豫章子猷之儔乎。乃自號桐竹君。既爲植桐記。又作桐竹誌以蓋之云。

詩賦第十

植桐詩并序。晉曰。嶧陽生桐。詩云。椅桐梓漆。謂其可以爲清廟之雅器。合太古之正音也。然自非蔡伯喈之奇識。張茂先之博物。亦寵下之勞薪。林中之常木耳。慶曆八年。予手植兩行八十株于西山之南。因爲植桐詩云。桐竹君詠并序。吾年至不惑。命乖強仕。增篪不合。遂成支離。始有數畝之地于西山之南。乃植桐與竹。伯仲皆竊咲之。以爲不能爲農圃之事。而不知吾無雖刀之心。不迫於世利。但將以游焉而至其中。休焉而坐其下。可以外塵紛。邀清風。命詩書之交。爲文酒之樂。亦人間之逸老。壺中之天地也。乃自

號桐竹君。又爲之詠云。高桐臨紫霞。修篠拂碧雲。吾常居其間。自號桐竹君。不解敝俗利。所希脫世紛。會友但文學。啓談皆典墳。嘘唏機巧徒。反道是胡云。西山桐十詠。并序。吾始植桐于西山之陽。識者誚其治生之拙。及數年。桐茂森然。可愛而翫。復私淡之。始知桐之易成耳。因作西山桐十詠。識所好也。桐栽曰。吾有西山桐。植之未盈握。所得從野人。移來出喬嶽。飾凝去華葉。尙祕根凍土自剝。匪爲待雕鶚。庸將栖鸞鵠。異日成茂林。論材誰見擢。巨則爲棟梁。微亦任楹桷。仍堪雅琴器。奏之反淳朴。大匠如顧恰。委軀願雕斲。

桐根曰。我有西山桐。蚤隣桃與李。得地自行根。受芘踰高壘。上灌春雲膏。下滋醴泉懿。盤結倖術環。岐分類肢體。乘虛肌體大。憤張土脈起。扶疎向山塹。蔓衍出林址。願偕久深固。無爲伴生死。死識大厦材。合抱由滋此。

桐花曰。我有西山桐。桐成茂其花。香心自蝶戀。縹縹帶無遮。華白含秀色。榮如凝瑤華。紫者吐芳英。爛若舒朝霞。素奈未足擬。紅杏寧相加。世但貴丹藥。天豔委驕奢。歌管繞庭檻。既賞成今誇。倘或求美材。爲爾長吁嗟。

桐葉曰。吾有西山桐。下臨百丈溪。布葉雖遲遲。底本亦裴裴。密類張翠幄。青堪翦封圭。滑澤經日久。濡露隨幹躋。迎風帶影動。墜雨向身低。寧隱凡鳥巢。自蔽儀鳳栖。松柏徒爾頑。蒲柳空思齊。但有知心時。應候常弗迷。

桐乳曰。吾有西山桐。厥質狀如乳。含房隱綠葉。致巢來翠羽。外滑自爲穗。中厚不可數。輕漸曝秋陽。重卽濡綿雨。霜後感氣裂。隨風倒煙塢。雖非松柏子。受命亦於土。誰能好琴瑟。種之向春圃。始知非凡材。諸核豈余伍。

桐孤曰。高梧已繁盛。蕭蕭西山隴。羣葉竟開展。孫枝自森鬱。擅美雄東南。遊榮藉蓼莪。不能容燕雀。只許栖鸞鳳。寡人與人鬱。堪隨伯禹貢。雨露時加潤。霜雪胡爲凍。況有奇特材。足任雅琴用。

中含太古音。可奏清風頌。

桐風曰。分材植梧桐。桐茂成翠林。日日來輕風。時時自登臨。拂蔭動微吟。吹葉破圓陰。虛涼可解慍。皷拂如調琴。莫傳獨鶴號。願送栖鳳吟。豈羨楚襄王。臺堪披襟。亦願陶隱居。高閑聽松音。無爲搖落意。撼我休閒心。

桐陰曰。枝秋自相交。葉榮更分茂。所得成清陰。仍宜當白晝。陰疑翠密展。翳若繁雲覆。日午密彤彤。風搖碎花漏。冷不蔽空井。高堪在庭甃。吾本閒野人。受樂忘熒疚。亭亭如張蓋。翼翼如層構。月夕獨徘徊。猶思一重覆。

桐徑曰。時人羨桃李。下自成蹊徑。而我愛梧桐。亦以成乎性。中平端隱道。還往非遼邊。直入無欹斜。橫延亦徑挺。月夕照影碎。春暮花光映。清朝濃露濕。落日隨煙暝。不使草蔓滋。任從根裂迸。堪詣蔣翊徒。惟任蓬蒿盛。

桐賦。并序。始吾植桐與竹于西山南。見誚乎天倫。以謂拙。雖於生計。不如桑柘果實之木。有所利。吾決而遂其志。乃自號桐竹君。以因而拒之。又作西山桐詩十二首。復撮其詩之餘。次而爲賦。所以伸植之之心也。其辭曰。伊梧桐之柔木。生崇絕之高岡。資天地之淳氣。吐春冬之奇芳。借濡潤於夕陸。藉和煖於陰陽。緜歲月之久持。森鬱蔚而延昌。爾其溪臨千仞。岩空百丈。層巒岌以周列。重峯巢其相向。勢崔嵬而峭且峻。形嶇嶮而不可上。屋嶮巇以無土。壑嶙峋而弗敞。枝上拔而雖榮。根下宋而不長。迅雷疾風之所驅擊。沥濕飛溜之所滌蕩。蒙菁蔚而含暝。鑲愁雲於寫望。鞏霜封條而欲折。積雪擁根而致強。枝蘯則中間。節傷則液滿。同枌棘以溷殺。雜榛楡而若莽。於是哀狖晨吟。飢梟夜啼。熊狐傍宿。蹲麗下蹊。悲號呼嘘。回愴慘悽。勇夫聞之而心碎。山鬼聽之而蹙迷。寒鵰啄鼯。以之游集。妖鳥怪鵰。以之安栖。蓋人迹罕屬。故物類來萃。材雖具。不見用於匠氏。根已固。故

不可以移陟。其成春氣和。木向榮。飛子結孕。其柢抽萌。條蘂蘂以嫩發。葉茸茸而綠成。水再離而自茂。氣猶缺而未英。當斯時也。吾孤且否。人無我偕。既支離而不煖。始有地于西山之南。遂忘刻銳。任情意。命雙以蘢草。向陽以避地。列行行之坑坎。有鱗鱗之位次。庸以梧桐。植而異羣類也。由是召山叟。訪場師。披榛棘之叢薄。陟峰巒之險危。竪椅梓以相近。求拱把而見移。全根本之延蔓。擇材幹之珍奇。適等地以森植。亦分株而對之。俾底道之矢直。鄙左右之器欹。邁夾道之細柳。類通衢之高椅。累歲時而茂盛。發花葉之繁滋。上膏泉液。以澤乎根。春風夏雨。以長其枝。晨霞暮雨。以蔭其幹。清露海霧。以潤其肌。陽烏舒爰。以條飛獵之所不獲息也。結藤垂蔓。莫得而依也。蒜泉依湍。亡由而及矣。故遠而望之。而列戟與排矛。卽而憩之。若綠幄與翠褥。將以集鸞鸞。鳴鸞鸞。翫之以興詠。聽之以消疑。於是招直諒之賓。命端善之友。坐萋萋之陰陰。論詩書之盛否。道遙乎志氣。宴樂以文酒。賞茲桐之森森。玩桑柘之鬱鬱。彼槐蘯婆娑。梼傷擁腫。一則爲蓋其生意。一則嗟無其器用。未若葉中樂飼。材堪梁棟。雲和曾入於周制。嶧陽乃隨於禹貢。有名實以相副。豈虛僞以動衆。吾將采東南之孤枝。劍疏白之雅琴。絃以槩桑之絲。徽以雙南之金。同夔牙以揮鼓。並鍾期而側聆。追淳風於先德。寫太古之遺音。使紂桀之樂慚。鄭衛之聲愧。淫非鏗鏘也。不足以傾鄙夫之耳。有幽靜也。自可以悅君子之心。桐竹君。乃神魂清。心志和。以道自任。孰知其它。據高梧以釋俗。申素愿以長歌。歌曰。蒿艾茂郁兮。芝蘭不馨。柞櫟芬芳兮。楩柟不亨。苟發方以趨勢兮。雖棫樸而見稱。儻容援之云依兮。雖楸梓而弗名。且斥遠於匠石兮。終見委於林衡。自樂天以知命兮。故無憂而自營。歌卒。瞬目周覩。沉吟自斷。復以餘音。系而爲亂。曰。貴遠賤近時之宜兮。衆咸去朴爭華僞兮。花葉不能資耳目兮。子實無堪充口腹兮。人誰采用到林薮兮。雖材還同不材木兮。無願終身老林泉兮。器與不器居其間兮。梓桐放懷事都捐兮。優游共得終天年兮。

筍譜

僧贊寧撰

筍譜

吳 僧贊寧 撰

一之名　二之出　三之食
四之事　五之說

一之名

筍者竹之籜也竹根曰鞭鞭節之間乳贊而生者竹屬兼草而木偕少陽之氣歟故初種根食土而下求乎母也

母水也而潤下得水而生也

及擢筍冒土而上愛乎子也

子火也而炎上鑽竹而生火也

皆自然之性也竹盛高平之地黃白息壤即是所宜也

得山阜良下田傷水則死矣

凡植竹正月二月引根鞭必西南而行

負陰就陽也

諺曰東家種竹西家理地謂其滋蔓而來生也其居東北隅者老竹也老種不生生亦不滋茂矣宜用稻麥糠糞之不可饒沃植之開坑深二尺許覆土厚五寸除瓦石軟柔之土為嘉大抵竹八月俗謂之小春熱欲去寒欲來氣至而涼故曰小春往往木有花草有萼竹得是氣也根伸而達亦謂為鞭行鞭頭為筍俗謂之偽筍

言偽者音訛也二筍也亦如花再生花也二果二葉亦同也

今吳會間八月鄉人往往掘土採鞭頭為筍向市而鬻然絲傷損春筍而且害竹母凡百穀各以其初生為春熟為秋若筍以鞭行時分茅露白月為春

始生也用夏正

及乎外苞內實冒土而生當二三月為秋

為成熟時也然有四時之筍則春秋不定也許慎說文云竹冬生也

釋草云筍竹萌郭璞注竹初生也孫炎云竹初生曰萌生謂之筍詳孫之說始冒土者為萌萌芽也生長挺挺然為筍也尚書孔傳筍籜竹也詳孔之說籜竹白籜也白籜之類越多爾雅說芙蕖莖下本蔤郭注曰蔤莖下白亦可食籜在泥中也周禮說蒲菹亦蒲之籜也謂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籜大如匕柄正白嫩之甘脆也凡草木有白籜嫩而堪食者皆曰白籜也今孔安國曰籜竹為筍已過為竹未勁故謂為籜竹也合言竹之籜籜即見白也所言籜者幼弱也加草者簡澁也箘箭萌郭注萌筍也周禮箘菹鹰醢箘菹即以箭筍菹藏為菹實於籩豆中也薍蘆筍也爾雅菼薍其萌薍郭注江東呼蘆筍為蘆薍然則萑葦之類其初生者皆名薍也如是者只有多名也

一名筍

生成謂之筍

一名萌

初生謂之萌言絕籜也

一名籜竹

土內皮中謂之籜也

一名箘

箭竹萌即會稽箭筍也

一名薍

蘆葦之初生總名薍萌今沙岸潮濤汨漱蘆葦菼薍根露白皙然濯而食之味甜且脆詳薍名芽也今江東人言薍牙之事是也

一名竹胎

出說文然筍芽之時卷葉左右重重然旋露節而實終露外際籜苞裹而生堅勁為竹故謂之竹胎也

一名竹牙

即牙目之牙也

一名茁

謂竹萌初生茁茁然故殊方音訓之名也

一名初篁

初始也篁竹也見梁簡文帝集

一名竹子

張華神異經注子筍也

前之諸名別同異分少長也厥狀可尋而識也字體說文云凡竹屬皆從竹今筍上形下聲或作筍笋悉通蓋旬尹聲相濫耳

二之出

周易震主蒼筤竹所生蒼筤笋若然者既得木少陽之氣而弱亦負陰而就陽為草則勁而彊耳

周禮揚州之利竹箭亦有箘萌之別名矣舉成數實物也惟筍竹萌也皆四月生也

此據洛陽土中嵩少之間四月方生及秦隴終南皆四月生也

芭竹筍

八月生盡九月成都蜀地有別受氣類一云芭竹而竹與筍俱有刺芒也

鄔竹筍

長節而深根筍冬夏皆生鄉人掘土取筍廣志作箭竹可作屋椽山海經同也

箭筍

十二月生會稽以來諸山絕多或叢生或蔓延可如筯大長三四寸

篇竹筍

自甌越以南七月生至八月盡

鷲筍

錢唐多生其色紫苞當其鷲至時生故俗謂鷲筍

天目筍

五月生盡六月其筍色黃出天目山端午後方採鬻早歲則無

竹王林筍
漢武世一文浣於勝水見竹節隨流近女子推去又來聞有音聲持歸破之得小兒男也及長以竹爲姓立以爲王其竹弃之於野化生成林
其筍密密冒土南地熱其筍多冬生

桃竹筍
涪陵相思崖生此竹昔有童子在崖下吹竹神女見悅之投以桃竹釵童子報之以簇今桃枝與竹皆生崖畔其筍生亦柔弱有異因號崖爲相思也

孤竹筍
襄陽薤山下有孤竹三年方生一筍及筍成竹竹母已死矣代謝如春秋焉又周官曰孤竹之管孫竹之管陰竹之管鄭注曰孤竹特生者孫竹根之末生者陰竹生山北者今詳孤竹特生獨生筍者即子母不相同孫竹根鞭生筍者陰竹山北引鞭晚生筍者也

旋味筍
一名苦蒲筍福州南一日程多生苦竹春則生筍鄉人煑食甚苦而且澁及停久則味還可食故曰旋味筍

簜竹筍
出交趾其爲竹也實中勁彊有毒彼土人鈗以刺虎中之則死筍亦內實

桂竹筍
山海經云桂竹甚毒傷人必死戴凱之竹譜云同山海經今未詳桂竹狀貌筍亦難識今恐簜筍異名實也簜堅不同此倒然簜與簜信譜而錄即應今可食者早晚桂筍所以不同也

蔥竹筍
生海畔山而竹與筍悉有毛傷人則死泊船海嶼慎勿取毛筍食又有笓筍同此毒廣志云蔥竹堪作笛既有毒豈可作笛此同名而殊實也

篣竹筍
竹本根長千丈斷節爲大船生海畔山其竹萌可數丈猶爲筍也

篣竹筍
其竹皮薄而空多大者徑不過二寸皮上有麄澁文可爲錯鑢物并爪甲利於鐵作者若用久鈍則漿水洗還復快利其筍無肉今叶微多毛猶或殺人豈況麄可鑢筍皮亦澁理而可食乎一云篣竹一枝百葉有毒

篠蕩筍
尚書曰揚州厥貢篠蕩孔注云篠竹箭蕩大竹禹貢揚州任土或曰今揚州絕少篠蕩竹箭中爲矢者臨川會稽爲良非也曾不知夏禹時揚州土疆南極交廣皆一分墟近代分撫越也箭筍易識蕩筍名詁訓故未詳

笠筍
七月生至十月間縉雲以南多出然味苦而節疎筍可大於箭筍少許山人採剥以灰汁熟煑之都爲金色然後可食苦味減而甘食甚佳也

篠筍
出溫處建以來竹如苦竹長節而薄可作屋椽筍則春生可食

釣絲竹筍
南越多之竹本大如鼓形上節漸小高三四丈者若釣絲然筍下廣上鈗味甘可食發病

木竹筍
今靈隱山中亦出中堅亦通小脉節內若通草中也筍堅可食今人採竹作杖可愛或與篣同類耳

邛竹筍
出蜀中臨邛故曰邛竹其筍春生羅浮山記曰邛竹本出邛山張騫西至大宛所得歸而此山左右時有之鄉老多以爲杖今羅浮山有筍生又早時候與蜀不同其竹節橫出中間練杵形爲杖如木刻竹筍中實食美山海經云龜山扶竹注節也節高實中扶也名之扶老行也與扶竹並節者不同

赤竹笋
出閩中大者如椽堪作彈織箔扇筍不毒

衛丘竹筍
山海經云衛於山丘南帝俊（借音舜字）竹林在焉大可爲舟郭注云舜林中竹一節可以爲船筍可知矣

盧竹筍
其爲竹也葉闊而利可用割物實箬類也筍苦亦可食出盧州

對青竹筍
竹則一邊青一畔紫二色相映可愛筍萌可食出成都近孟昶據蜀作對青竹亭焉

慈母山筍
丹陽記江寧縣南慈母山竹可以爲簫管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也其筍圓緻異於餘處自伶倫採竹嶰谷其後惟此籙見珍俗呼鼓吹山常禁伐者筍則三月生可食

鍾龍竹筍
戴凱之竹譜云此竹伶倫所伐也其筍生可食

漢竹筍
譜云大者一節受一斛小者受數斗可爲樽榼其筍一節可受二三斗味雖甘而澁

利竹筍
其竹蔓生若藤蔓蠶實中而堅韌筍隨竹蔓而生亦實韌也

簡筍
爾雅云簡荼中郭注其中空今詳竹皆空中或自根至梢空中則無節竹也疑簡竹一名荼中一云其中爽曰荼可以爲席如此者則其竹內隔爽與常竹不同故云荼中爲筍嫩而節爽薄也

鄰竹筍
爾雅郭注堅中謂貞實與平常竹不同筍味同木竹筍

雲母筍
郭義恭廣志云雲母大竹也其筍亦相稱

箘筍籜筍
伊二本竹生荆楚間尚書荆州厥貢箘籜孔注

箇籜美竹也出雲夢之澤三國常致貢焉天下稱美蓋堪爲矢大者爲筆本母既曰美竹厥萌可曰美筍也

篁筍

廣志篁竹皮青肉白如雪軟韌可爲索字或從草從竹不定其筍皮青而筍肉皙白王子年拾遺記有篁竹作簫

少室竹筍

河圖曰少室之山大竹堪爲瓶器其筍長偉堪食

渭川筍

史記曰渭川千畝竹其人與千戶侯等今詳史記舉其本而不言筍筍利利人厥富可儕等王侯也筍晚四月方盛

鄠杜竹筍

漢書曰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也鄠杜多竹而勁小西夏結乾筍豈不是乎

鏞竹筍

出廣州此本竹絕大內空容得三升許米交廣以來人將此作外子量出納其內出黃可療風瘤疾名天竹黃案竹黃名天竹言此竹大也亦猶天麻天蓼言天大如云雀麥鼠莧言小也或曰天竺之竺非也詳其竹亦療風筍功可見也一說竹黃是南海邊竹內塵沙加於竹凝結成致竹兼筍皆療風疾

相迷竹筍

生廣州已來竹狀與鏞竹少異其洪長亦同內空生黃堪作丸筍減鏞筍少分

桃枝竹筍

其竹勁直柔弱可爲篋爲席尚書顧命竹席是也其筍叢生其皮生毛聚虫蟻而不可食今觀此竹是處有之王彪之閩中賦亦見矣

新婦竹筍

出武林山陰其竹圓直韌可爲篋筍則三月而生可食

篁竹筍

竹譜曰篁竹似桂而概節其筍可食

簟竹筍

沈懷遠南粵志曰博羅縣東蒼州足簟竹既大薄且空中節直二丈其直如松詳其竹直二丈猶爲筍而可食

雞頭竹筍

竹譜曰雞頭竹似篁而細筍亦可食堪茹

斑竹筍

博物志云舜死二妃淚下染竹成斑妃死爲湘水神故曰湘妃竹詳其筍脫其殼乃爲篘竹方生斑筍不可食

篘筍

竹譜云篘竹江漢間謂之竿篘一赤數葉葉大如履可以作蓬今詳葉如履即王彪之閩中賦云湘篘也其筍亦不大止是篘葉異諸竹耳又此竹與鄠竹同也

質簹筍

曹毗湘中賦云其竹則質簹今詳其筍亦洪大竹節長四尺

沛竹筍

神異經云南方荒中有沛竹其長百丈圍二丈五六尺厚八九寸可以爲大船其子美煑而食之

白鳥筍

湘中有此竹生是筍見魏曹毗賦又有實中竹即有實中筍彝屬也

魚腸竹筍

梁簡文脩竹賦中見魚腸雲母之名曰映花靡等今詳魚腸爲名必像實而作其竹細而岳筍亦可以識矣

篁筍

八月生筍止十一月竹閩溫已來多節疎鄉人候抽長成竹梢弱正月時便斷之以火燎之逐重起之可爲條而柔韌謂之竹麻泉州已去路傍多生彼土人取逐節可八九尺堅揉之青皮纔爆內白肉便爲麻即不見火謂之麻竹南中轉高長節疎其筍皮黑紫色其心實人取細切鹽漬少頃以漿水漬再宿瀝乾餅藏泥封謂之笋筍此亦古之筍葅也筍義未詳

澤壁筍

嶺表錄云桂廣皆殖大若茶椀竹厚而空小一夫止擎一竿堪爲茆屋椽梁柱其種者欽其竿每截二尺許打入土不踰月而生根葉明年長芽筍不數歲成林其筍南人亦藏之爲筍筍

剌竹筍

嶺表錄云其竹枝上剌南人呼爲剌自根橫生枝條展轉如織雖野火焚燒只燎細枝嫩條其筍叢生轉復牢密邕州舊以爲城蠻蜒來侵竟不能入

羅浮筍

羅浮山貞元中有人遊第十三嶺見巨竹有三十九節二丈餘圍筍甚膽直

雲丘帝筍

竹譜云帝陵上所生竹一節可以爲船筍大如本

區竹筍

匡廬山中多其筍初冒土便區薄及成竹區而長今諸山中是處皆有之

篠菸筍

左思吳都賦曰竹則篔簹篠菸今詳其筍可食

箭筍筍

見吳都賦吳越有之筍可食

簡竹筍

竹節疎而筍可食也

篠竹筍

其竹實中篔屬見吳都賦中筍堅大可食篠出韶州徑五六寸中爲弓弩筍堪食自秋生至于冬末春即不生矣

觔竹筍

天台圖經云五縣皆有言其竹韌也日南九眞炙生可作彈弓絃也

服傷筍

竹大者五六寸圍長二丈其中實滿筍至四月已後方出味甚美

狗竹筍

寧海已來多三寸圍節間有毛筍三月生可食諸邑皆有之

筐竹筍

今春二月已去吳越多生

扶竹筍

今武林山西舊謂雙竹院中所產脩篁嫩篠皆對抽並峭相傳云茲竹自永泰已來有之馮翊嚴諸爲其記王子敬竹譜云會稽箭竹錢塘扶竹蓋此雙竹即扶竹也譬猶東之地產桑兩兩並生謂之扶桑矣今詳是竹爲筍便有合歡貌並出愚曾著扶竹賦

慈竹筍

四月生江南人多以灰煮食之其爲竹也內實而節疎性弱而可代藤用其形緊而細又斬黃生叢竹一叢數竿筍不外迸只向裏生如多只可剔科內五六月長筍明年方成竹其筍不堪食

玳瑁竹筍

薛翊異物志曰弓竹似筋藤斑駁如玳瑁其笋脫殼而微有斑文也

龍牙竹筍

出永嘉大羅山其竹長四五尺稀節人取必有大風雨雷電人下山則止近故節惠公令取種遇風而止其筍則春二月生也

棘竹筍

竹譜曰其筍味肥食之落人鬚髮

篠竹筍

齊民要術云筍無味

雞脛竹筍

食之肥美

檳榔竹筍

見杜臺卿淮賦

毛竹筍

出武陵洞口人斫竹隨生土俗云仙人入洞故生此竹以隔浮世也

篁竹筍

疑其狀類字或是篁竹筍皆無味

由梧竹筍

南方草木狀云由梧竹民間種之長百尺徑一尺八九寸交趾人作屋柱筍澁不可食

方竹筍

出澧州西游川鐵冶辰山之陽其笋莖方二寸已來彼封人多爲臺卓衣架等其筍硬不堪食其竹節平其性堅其心實

丹竹筍

出道州瀧中峭壁之上竹每節可一丈或八尺徑不大裊裊搖空粉節上似有丹色心空肉薄舟人多劈爲百丈綆

毛斑竹筍

出蘄州初伐竹即無斑以灰汁洗之即斑見彼人多作簾席或笛管筍絕不堪食與二妃祠者不同矣

沙麻竹筍

南粵志中此竹人削爲弓弓似弩也或曰蘇麻竹或云麄麻竹此疑與斯摩同耳若斯摩筍一人只可擔兩莖耳亦堪爲筍筍

白竹筍

連州抱腹山多生此竹莖徑白節心少許綠彼土人出筍之後落籜撤梢時採此竹以灰煮水浸作竹布鞋或搥一節作篳謂曰竹拂若貢布一疋只重數兩也

匾竹筍

出廬山莖匾傳云釋惠遠使鬼神號辟虵行者捻此竹爲匾竹筍出皆匾堪食之

拂雲篳竹筍

出廬山莖大如指竹杪細葉密翠如篳彼人採爲方物贈人謂之拂雲篳竹纖長也

雙梢竹筍

出九疑山第二重麓臺側筍長獨莖及生枝葉即分爲兩梢葉密而細亦謂爲合歡竹與象扶者少同

篠竹筍

出襄州卧龍山諸葛亮祠中筍堪食甚美漸長長百尺只梢上有葉土人作幡竿承落

木竹筍

韶州多生成竹一莖如萬歲藤一節長四尺無花而實實如草豆蔻土人塩之爲果實筍初生時磊磈然不堪食與今吳會間木竹筍一如笋食美而甘味不同

水竹筍

出黔南管內或巖下潭水中生其筍隨水深淺以成節若深一丈則筍出水面爲一節蠻蜒採取以爲食

古散竹筍

節似馬鞭葉似桐樹而小皮似拼欄柔韌筍亦堪食

秋蘆竹筍

其竹似蘆身如荻蔗冬天不凋挿枝如生筍可食也

鶴膝竹筍

竹狀節下大小似苦竹而閩中土人呼爲槌竹亦堪作拄杖詳此同節竹也筍可食

石逕竹筍

一名篠勞生閩中竹似石而小吳都賦曰篠勞有叢筍可食也

合歡竹筍

出南岳下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也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竹皮或斑點文僧斷作針筒用也

紫竹筍

成都府人家庭心多苞叢而生其色沉紫可愛抽筍且稀心實筍不宜食

月竹筍

竹狀輕短叢生每月抽筍謂之月竹筍如箭竹萌人不食也

三稜竹筍

其狀若棱擱葉莖柄三脊然筍細初抽川中人家竹林中忽有云吉兆也

二之食

李續本草云竹筍味甘無毒主消渴利水道益氣可久食又陳藏器云諸筍皆發冷血及氣不如苦筍不發病今詳諸說皆冷久食亦發風苦筍冷毒尤甚陳說非也以親驗爲證諸筍以豉汁漬之能解酒毒又本草云淡竹葉味辛平大寒主胷中痰熱欬逆上氣又堇竹味苦竹淡竹甘竹葉又實中竹並以筍爲佳是知筍食去前病當葉根茹一半明矣若丹石熱渴煑淡竹根汁以療之筍汁亦可除丹砂毒噦嘔逆氣鬼氣可取筍中酒服之謂糟中筍節中水也最止小兒嘔吐又食葉桂等筍或中葉桂之刺毒發唯草犀根能療之草犀解諸毒生嶺南及睦婺洪饒間生苗高二三尺獨莖對葉根如細辛生研服之以功如犀故名草犀陳藏器云也次則麻油薑皆殺筍毒凡食筍之要譬若治藥脩練得門則益人反是則損採筍之法可避露日出後掘深土取之半折取鞭根旋得投密竹器中以油單覆之勿令見風風吹旋堅以巾紛拭土又不宜見水含穀沸湯瀹之煑宜久

按煑筍實可一周時已熟或見生水還重煑一周時

驗知筍不可生生必損人苦筍寂宜久甘筍出湯後去穀澄者煑筍汁爲美茹味全加美然後始可與語爲食筍者矣此外不足筭也

不然蒸寂美味全煻灰中煨後入五味尤佳

採筍一日曰蔧二日曰蔡見風則觸本堅入水則浸肉硬脫穀煑則失味生著刃則失柔採而停久非鮮也盛而苦風非藏也揀之脫穀非治也淨之入水非洗也蒸煑不久非食也筍萌之味或甘或苦甘則脾藏食苦則肝藏食原其木性實酸蓋本性也食甘多則損脾而逆胃何耶竹實少陽之氣終尅於脾土也食苦多則補肝而助膽何耶與肝同類木也二味都利大小腸

民間有煑苦筍才入出水自貽伊毒竹肉一周時臨熟爲水濺食可以皮膚爆裂苦筍與竹實同氣而降一等也

一說滑利大腸無益於肺也俗或謂之刮腸篦是也凡物過度而食益少而損多豈止筍耶殺筍之毒吳蜀薑麻油如竹叢欲敗以油滓沃明年則凋踈矣

菹法周禮云如豆之實筍菹魚醢注篹箭萌筍竹萌今詳鄭注不言菹法如南人筍笋是也此久藏法鹽出水後加鹽糯米粥藏可以過暑月到無筍時食暴藏或鹽酢而已如蒲菹亦爾古加于豆籩中以享賓客用薦鬼神也

鮓法煑用鹽米粥藏之加以椒辛物或炒熟油藏爲醯食極美矣

藏法食經云淡竹安鹽中一宿煑糠令冷藏之再出別煑糠加鹽藏之五日可食

生藏法將陶器一口可受一石者選肥筍覆之密泥塞之勿令風入到無筍時揭器則宛轉器中取其弱處剪之勿令見風入湯便瀹後方脫皮一將筍截其尖銳用鹽湯煑之停冷入瓶用前冷鹽湯同封瓶口令密後沉於井底至九月井水暖早取出如生可五味治之而食

乾法將大筍生去尖銳頭中折之多鹽漬停久曝乾用時久浸易水而漬作羹如新筍也

脯法作熟脯搥碎薑酢漬之火焙燥後盎中藏無令風犯

會稽箭筍乾法多將小筍蒸後以鹽酢焙乾凡筍宜蒸味全今越箭乾爲美味也

結筍乾法秦隴已來出筍纖長土人用土塩塩乾結之市于山東道浸而爲臛菜甚美

取麻法南方作疎作扇作鞋取篁竹麻竹當其正月新竹上表獨是筍下已成竹逐節斷重重起已入湯煑柔韌作績織疎作鞋隨意可也

四之事

竹之與筍蓋草木中之殊名親屬一物則其根葉密而堅其莖心空而直其枝背矣而象其葉玲瓏而繁貞而不剛柔而不屈居天下之大端貫四時而不易葉蓋得氣之本也是故君子愛之壯者謂之竹弱者謂之筍厥譬母子焉少慕長焉言其濟人之利博矣

歷代文士名而志之久則滋蔓以廣於後

神農　周成王　周公

尹吉甫　子夏　莊周

列禦寇　漢高祖　東方朔

張平子　馬援　漢樂安相李尤

魏侍中王粲　王子年　晉潘岳

左太冲　王宣　葛洪

陸雲　丘道護　吳孟宗

王彪之　郭璞　劉毅

丁固　木玄虛　江逌

戴凱之　劉虛哲　沈道虔

何隨　齊陳后　明僧紹

王儉　梁簡文帝　劉孝綽

范元琰　梁元帝　宗懍

陳江揔　陰鏗　蕭大圜

杜臺卿　北齊蕭慤　唐楊師道

李淳風　道士吳筠　段成式

白居易　陳藏器　釋志徹

陸龜蒙　劉恂　夏侯彪之

沈如琢　梁高祖　林謂

何光遠　程崇雅　范旻

神農本經中竹筍味甘主疾等居李英公本草同而廣今詳神農作本經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醫工知草木之性託名炎帝耳

周成王將崩命召畢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篇云敷重筍席（女餘反席仍凡）孔注篛竹云私宴之坐故席机質飾也說筍席者多或云以篛竹爲席今詳篛竹筍新成豈堪起而爲篾非篾安能織席此恐不然知用筍皮殺破而編罩也故尚書正義云取筍竹之皮以爲席是也其正義中不取筍皮皮短故連言筍竹之皮即筍成竹時其皮長而勁可破織席明矣若取篛竹破以爲篾而織者即同前篾席也今尚質取筍皮織也一云如取長節筍新成竹者起皮亦通而織但弱脆耳亦異前篾席此合質素之義也

周公作周禮云加豆之實筍菹魚醢鄭玄注凡菹醢皆以氣味相成其狀未聞箬菹鴈醢注箬箭萌

尹吉甫作韓奕詩以美宣王能錫命諸侯其三章韓侯出祖顯父餞之曰清酒百壺其殽維何炰鼈鮮魚其蔌維何維筍及蒲

子夏作爾雅云筍竹萌葱箭萌等按張揖諸儒說周公作釋詁以訓成王一云子夏作釋訓叔孫通作釋言今云皆子夏作前三篇後諸篇續加然周知也如言昌歜豈可新制禮以諱事鬼神自犯父名而能訓子姪耶金縢云惟爾元孫某不言發是也郭璞云興於中古而注張仲周宣王時賢臣自為函矢陸羽說茶引釋草而列周公非也今筍列子夏亦未全是不知釋木何人作且引卜商為是

莊子說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一氣萬形有變化云為死生互質者也故曰羊奚比乎不筍久竹生於青寧

列子云羊奚比生乎不筍久竹生青寧文意同莊子

漢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卒往薛縣治冠應劭注以竹始生皮作冠今鶡尾冠是也薛魯國縣有竹冠師故高祖令往修治舊冠也賤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是也

東方朔著神異經記周巡天下所見山海經所不載者列之雖有而不論者亦列之說笻竹可以為船其子美者而食之可以亡創屬張茂先注子筍也惡屬創也

張平子作南都賦述南陽光武舊都也云春卯夏筍秋韭冬菁

東漢馬援至荔浦見冬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

漢樂安相李尤字伯仁作七疑云橙醯筍菹

魏侍中王粲作釋云越鱗涼拘全筍菹菁

王子年拾遺記云蓬萊山有浮筠之幹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棲其上下砂礫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雲霧仙者來觀戲焉風吹竹折如鍾磬之音竹既如彼今詳萌謂仙筍矣

潘岳為河陽懷令頻宰三邑勤於政績為尚書郎廷尉評免官作閑居賦云青筍紫薑按筍不過縹綠賦言青筍今是處竹萌多作青綠色非青碧色也

左太冲吳都賦云苞竹抽節往往縈結注苞謂筍苞皮抽節謂長也

王宣居宇堂前有筍兩莖一日盜折而亡宣顧而不言

葛洪云吳景帝時戍將廣陵發一塚有人體如生人共舉出死人懷中頹然出筍

陸雲字士龍為性喜笑笑林云漢人有適吳吳人設筍問是何物語曰竹也歸煮其床簀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輕轆欺我如此

丘道護誄　道士曇諦曰梨柚薦甘蒲筍為萩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為性至孝從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褥大被人問其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貪故與為廣被庶可氣類相接讀書不懈及長為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遇夜雨屋漏因泣以謝母母勉之遷吳縣令在官得物未寄母不先食及母卒母性嗜筍冬節將至宗乃入林哀泣筍為之生得以供祭

王彪之作閩中賦曰竹則苞甜亦苦縹箭班弓貢當函矢桃枝育蟲緗箬素筍彤竿綠筒

郭璞字景純博物多識世謂無比作爾雅葱箭萌注云筍周禮葱菹鴈醢又作葵亂其萌蘿注云今江東呼蘆筍為蘿蘿音纏綣之綣

晉劉殷年甫九歲孝性自然為曾祖母冬思筍殷泣而獲供饋焉

丁固仕吳性敦孝敬母嘗思筍因遂泣竹生筍母子俱大賢位至封公貴極人望

木玄虛著四明山記云雪竇山北嵩生石乳其峯非人可升有毛竹銀筍詳其毛竹自生毛筍若銀筍即銀鑛如筍然如池州山穴曾有懸因人下窺至百餘尋後見洞明煥遂手搴之得三數莖疑是此耶或云毛竹筍白如銀未詳

江逌作竹賦云望春擢筍應秋發堅

戴凱之作竹譜搜括竹類言有六十一焉筍類附在此也又云篇簹竹大如脚指虫食其筍皮類繡其可愛

宋劉虔哲性孝謹母疾篤禱析備徧夢一黃衣翁曰汝可取南山竹筍食之病立瘥驚覺俱依夢采南山竹筍饋母食之病愈

宋沈道虔人有拔屋後筍令人止之曰惜此筍欲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

何隨華陽國志云人有盜其園筍隨見挈裹而歸恐盜者見也

齊孝宣陳皇后性嗜筍鴨卵永明九年詔太廟祭后薦筍鴨卵

齊王儉贈高士宗測蒲褥筍席

齊明僧紹字眞承隱江東攝山齊太祖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朕雖不相接時通夢中焉遺紹竹根如意筍籜冠太祖聞紹出遊定林寺囑沙門僧遠欲相接竟不諧永明中徵不就而卒

梁簡文帝七勵云澄瓊漿之素色雜金筍之甘菹又春晚賦云望初筆之傍嶺愛新荷之發池

梁劉孝綽謝建安王餉米等啓傳教李孟孫宣教旨垂賜米酒瓜筍菹脯鮓茗至味芳雲杜潭抽節等

范元琰家有竹圃每人見盜筍苦於過溝元琰伐樹為橋與盜者過盜人感其情而息意不盜

梁元帝賦得竹詩曰作龍遷葛水為馬向并州柯亭臨絕澗桃枝夾細流冠學美蓉勢花堪威鳳遊略諸句冠學芙蓉勢亦筍皮冠也

梁宗懍作荆楚歲時記云五月民並斷竹筍為樓揀葉插頭五絲繫臂謂為長命縷

陳江揔歲暮還宅詩云悒然想泉石驅駕出中臺翫竹春前筍驚花雪後梅

陳陰鏗侍宴賦得竹詩曰夾池一叢竹青翠不驚寒葉醞宜城酒皮裁薛縣冠今詳陰鏗用漢高祖往薛縣治筍殼冠也

隋蕭大圜竹花賦云洛下七賢湘中二女傾翠蓋之踟蹰泛蓮洲之容與倜儻傲人便娟笑語拊嫩筍以含啼顧貞筠而命酌

杜臺卿作准賦云綠筍縛箭罕節疎目槓榔之筍盛冬所育

北齊蕭慤作春庭晚望詩曰春庭聊縱望春臺自相隱寥梅落晚花池竹間初筍泉鳴知水急雲來覺山近不愁花不飛只畏花飛盡

唐揚師道春朝閑步詩偃沐乘閑豫清晨步北林池塘藉芳草蘭蕙襲幽衿霧中分曉日花裏叫春禽野逕香恒滿山階筍屢侵何須命輕蓋桃李自成陰

唐李淳風撰占夢書云夢折筍得財象也夢竹生筍者欲有子息也或云周公占夢按周禮說六夢外故無委曲而言今言李淳風亦恐非也何則言詞淺近妄說周禮之名此且附李下耳

道士吳筠著竹賦云一筍明其胤嗣三節獲乎嬰兒

段成式者唐相文昌之子著酉陽雜俎云張芬曾為南康行軍曲藝過人力舉七尺碑趡鞠高過半塔彈力五斗常揀向陽巨筍纖以籠之隨長以土培之常留寸許度計高四尺數長久方除籠伐之一尺十節其色如金塗壁方長彈子作天下太平字

唐白樂天作筍歌布在華裔

唐陳藏器明草木性本草拾神農陶弘景李世績之遺事多說筍療治發害之性也

釋志徹會昌年中於上元縣瓦官閣南有雙龍閉之忘記歲月及詔拆浮圖開之徹得筍筆（一作莫）千餘頭中藏者則大業拾遺葉也

唐僖宗朝陸龜蒙處士隱蘇臺甫里村亦號甫里先生著筍賦云洪殺靡定方圓不均自注曰南方有方竹今澧州游川鐵冶多方竹竹內實微通心若釵股許筍可食亦實湘川人取竹作床椅有四稜上穿孔入當耳

劉恂唐昭宗朝出為廣州司馬官滿上京擾攘遂居南海作嶺表錄云邕溪鄭筍交廣準摩筍

唐夏侯彪之上新繁令問里胥曰竹筍一錢幾莖對曰五莖取十十買五萬莖謂之曰吾未要且寄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竿十丈遂成五十萬貪猥不道皆此類也

沈如琢成都人有孝行母患渴非時思桑椹苦求不遂家東一樹生摘以奉母母渴愈及亡負土成墳廬於側白鵠二棲于廬冬筍抽十莖天寶二年詔旌表

朱梁高祖開平二年冬商州進筍以為瑞品詔賜太守幣帛

林譜著閩中記述風土所生竹二十許類筍附而云何光遠作廣政錄記孟氏有蜀時翰林學士徐光溥劉侍郎羲度分直忽覩庭中筍迸出徐因題之劉惟多識誚徐託土本是蜀人徐詩曰迸出班犀數十株更添幽景向蓬壺出來似有凌雲勢用作丹梯得也無劉詩曰徐徐出上非人種枝葉難投日月壺為是因緣生此地從他長養譬如無二學士從茲不睦

程崇雅者遂州蓬山縣人有孝譽母患冬月思筍焚香入林中哭泣感生大筍數株

范旻著邕管記有鹿頭筍諸色筍名類甚多不能備述其名

五之雜說

凡草木受陰陽之氣從元化之主苟無範圍何大鈞鑄形而相肖故云木實從核以求其種（柤柤為梨屬草木同蔗蜀也）莠從秀以求其醜（莠醜者）竹之醜節種（厥性弱於木而強於草知非木實草木中之別類故爾雅曰如竹箭曰苞（見釋木也）篠箭（見釋草也）亦言萊（筍為人所採取也）民間說竹有生日即五月十三日也移竹栽取宜此日或陰雨土虛鞭行明年筍萌交出偷筍閭閻人隔垣籬必埋猶於家墻下明年筍迸過矣

筍皮扇今江東人取苦竹筍皮厚可三分磔開一尺五寸杉木為柄漆紙飾緣內書畫適意止不受彩耳

筍皮僧家多取苦筍殼裁為鞋屐中間可隔足汗耳

昔王子猷暫寄人家便令種竹或問暫居何煩子猷笑曰何可一日無此君後代人謂竹都為此君今作譜者可命筍為此君之子也

吾儕中有利口薄徒喜詆訶賢達曰汝是玉吾見汝作石時汝是竹吾見汝作筍時

俗聞呼筍為龍孫若然者龍未聞化竹竹化為龍豈宜言龍孫今詳理實竹為龍龍且不生筍故嘉言巧論呼為龍孫耳

或問筍有五色章采否對曰江東黃筆閑居賦有青筍閩中賦有素筍赤筍錢塘多紫桂筍自餘班狸緗縹不可勝言大約不過青綠色

本草木性甲乙氣

愚著物類相感志常寄書問天目舊友問山中所出伊僧嗜筍却迴詩云山中人事違天眼（天目名）我本無根株只將筍為命

諺曰臘月煮筍羹大人道便是昔有新婦不得舅姑意凡所須索必昔時而逆意其婦善承須不違所要皆巧圖與夫求變而副舅姑無以取責姑一日歲暮而索筍羹婦答即煮供上妯娌問之曰今臘月中何處求筍婦曰且饗為貴以順攘逆責耳其實何處求筍姑聞而後悔倍憐新婦故又諺曰恭敬不如從命受訓莫如從順

菌譜

陳仁玉撰

菌譜序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訕之至若儔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仙居介台括叢山入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黎苴之至腴蓴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譜淳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合蕈

邑極西韋羕山高夏秀異寒極雪收林木堅瘦春氣微欲動土鬆芽活此菌候也菌質外褐色肌理玉潔芳鄉韻味發金鬲聞百步外蓋菌多種因柔美皆無香獨合蕈香旋味稱雖靈芝天花無是也非全德即宜特尊之以冠諸菌合蕈始名舊傳昔嘗 上進標以台蕈 上遥見誤讀因承誤云數十年來既充苞貢山獠得善賈率曝乾以售罕獲生致邑孟溪山中亦同時產惟蕈柄高無香氣土人以是別於韋羕焉

稠膏蕈

邑西北孟谿山窅邃深莫測秋中山氣重霧雨零露浸釀山膏木腴蓓為菌花戢戢多生山絕頂高樹杪初如榮珠圓瑩類輕酥滴乳淺黃白色味尤甘勝已乃傘張大幾掌味頓渝矣春時亦間生不能多稠膏得名土人謂稠木膏液所生耳合蕈他邦猶或有之此菌獨此邑此山所產故尤可貴嚮法當徐下鼎瀋伺涫沸漉起謹勿匕撓撓則涎腥不可食性參和衆味而特全於酒烹齊既調溫厚滑甘雖尾蕈不足道也或欲致遠則複湯蒸熟貯之瓶罌然其味去出山遠矣

栗殼蕈

寒氣至稠膏將盡栗殼色者則其續也尚有典刑焉

松蕈

生松陰採無時凡物松出無不可愛松葉與脂伏靈琥珀皆松裔也昔之遁山服食求長年者寔松焉依人有病溲濁不禁者偶掇松下菌病良已此其効也

竹蕈

生竹根味極甘當與筍通譜而菌為北阮矣

麥蕈

多生溪邊沙壤鬆土中俗名麥丹蕈未詳味殊美絕類北方摩姑蕈品最優

玉蕈

生山中初寒時色潔皙可愛故謚為玉然依美微韌

俗名寒蒲蕈

黃蕈

叢生山中梔鬱黃色俗名黃蠻蕈又有名黃純者殊峭硬有味

紫蕈

赭紫色亦山中產俗名紫富蕈品為下

四季蕈

生林木中味甘而肌理麄峭不入品

鵝膏蕈

生高山狀類鵝子久乃繊開味殊甘滑不謝稠膏然與杜蕈相亂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蟲氣所成食之殺人甚美有惡宜在所黜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凡中其毒者必笑解之宜以苦茗雜白礬勺新水併咽之無不立愈因著之俾山居者享其美而遠其害此譜外意也

菌譜提要

菌譜一卷宋陳仁玉撰仁玉字碧樓台州仙居人權進士第開慶中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嘉定中重刊趙崡獻集其序即仁玉所作其事蹟則無考矣是編成於淳祐乙巳前有自序案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四明溫台山谷之間多產菌又周密癸辛雜識曰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斃必漬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斧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是南宋時台州之菌為食單所重故仁玉此譜備述其土產之名品曰合蕈曰稠膏蕈曰栗殼蕈曰松蕈曰竹蕈曰麥蕈曰玉蕈曰黃蕈曰紫蕈曰四季蕈曰鵝膏蕈凡十一種各詳所生之地所採之時與其形狀色味然不及桐蕈則未喻其故也案爾雅釋草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呂氏春秋調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是菌自古入食品然為物頗微類事者多不之及陳景沂全芳備祖僅載二條存此一編亦博物之一端也末附解毒之法以苦茗白礬勺新水咽之與張華博物志陶宏景本草注以地漿治之者法又不同可以互相參證亦有裨於醫療焉

茹草編

周履靖著

茹草編序

肉食者鄙藿食者癯自昔兩病之然味之匪腴而易供委山澤田野弗之秘莫藜藿若也梁庾杲之善治蔬錯列為葅如韭薤淹生雜菜之屬凡二十有七種為任昉氏所詡其高曠之致去之千載使人欽挹令樵李有周子殆庾之流亞也周子居常習草旁搜廣索得草百有餘種視庾有加悉為圖而詠之成一編又樵古語之踈艸木者附焉以

嗅味前哲或曰周子多處處奇也既奇矣恐不皆可啖余意周子負才猷韜而伏之蚓壤豹霧中其為是編姑以標其長往遐邇濩落蕭條之思耳而雜物多識有足採者粤若炎帝所嘗主於和藥入餌故高下品之君臣佐使用之未暇及口實奉養也后稷宅邰公劉徙豳以養道教民所研綜精矣次者瓜壺苴茶佳者葵菽鬱薁僅數物而止特其槩之也周子摭擷之夥不藉前聲其食於野而獲者欤野人有舉食芹之美語富人者富人食而蜇於口惡告者為紿已京師五侯七貴與四方鼎食豪家窮水陸芻豢之珍殫滫瀡膳膏之美嘗焉不饜曰鉤致所希

有將安事庶草哉惟詭世不逢谷處巖觀者得之可以脩厥所須而移他嗜好焉姬祚衰而賢智隱其詩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言自足而無求也顧奠亦不易辦周子所錄不越乎藻荇笋蒲之間隨取輒給即舍魚可矣食之無魚也出之無車也此曳裾彈鋏者所汲汲而求也故役役老死疲精外馳而魚與車或未之得知茹艸味者其免夫故於陵陳仲子雖三公為人灌園南州徐穉秉耒躬耕非其力不食性詎与人殊哉誠有所藉以自足也周子者名履靖字逸之別號梅墟又號梅癲蓋里閈佳士也後世不識周子盍視其書

萬曆壬午三月三日

前進士刑部尚書郎郡人彭輅譔

一卷

茹草解　飧英歌　荷花紫草
望塘乾　破破枘　青蒿兒
雀舌草　斜蒿　猫耳禿
窩螺蕣　草鞋片　看麥娘
牛塘利　抱娘蒿　羊耳禿
老鶴筋　苧頭　姜孟青草
蠻蔬頭　槿樹頭　黃萃兒
蒿柴蕣　芽兒拳　灰條即灰苋
馬欄頭　絲蕎蕎　野菜
碎米蕣　藩籬頭　蒲公英
枸杞頭　野菉豆　板蕎蕎
鴛鴦草　菱港畝　香椿頭
蟠蛆青　燕不來香　風烹
蝦蟇衣　野荸薺　江蕣
蔞蒿　雀兒綿毯　苦蘇薑
鍋鍋脚跡　茭兒菜　烏英花
雷驚菌　孤孤兒　黃練頭
陸平皐跋

二卷

采芝歌　烹葵歌　倒灌蒿
水馬幽　天藕兒　野蘿蔔
掃箒蒿　野落籬　眼子菜
浮蓄　孩姜窠　牛尾温
水菜　狗脚跡　烏藍檐
蒲兒根　雀蘇草　剪刀股

野苋菜　油灼灼　地踏菜
馬齒苋　桐蒿　猪殃殃
菟絲根　牡丹　玉蘭
杜鵑花　蘭英　柳菜
蕉根　鹿葱花　鳳儀梗
玫瑰　蓮房　茉莉
蘑菇　摩羅　梧桐子
甘菊　芙蓉　川芎
防風芽　百倍　顏勒芽
蒼耳菜　澤芬　紫棘芽
牛旁服　鴈腸子　燈蛾兒
朱藤花　甘露子　跋

三卷

茹草紀言　跋梅墟跋

四卷

茹草紀事　後序　皇甫汸跋
侯二谷跋　仇三謙跋　吳鳳山跋
跋

茹草編目錄終

茹草編卷之一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秀水蒼明野叟周紹濂校
金陵荆山書林梓

茹草解

李日華

海東有茹草翁者終歲茹草不置適春之殿值夏之初百萌具作萬綠均敷於是露骨出膊携筐遵行達晦之首乃有咀華公子者方會獵於平疇射獠聿舉雉兔迺阜既畢而亾其左驂使人追之偶畀翁所曰老人知之請以金償翁不荅使者具反以狀公子親乘而過焉曰茲何所事者曰鑄之鐮之乃實我釜毛之烹之我腹乃實公子曰嗟嘻何憊于口也我脫亾驂之領尤足免于此也於是左右驩然有脫陣泥者有釋裘者有解懸楮者曰胥以貽汝曰諸君且休矣夫余塊居之坍也隱行而陸宿茹此者三十年草不挪揄我舌舌亦不挪揄我草今無故改而他圖不廉且不甘也公子作色曰草可茹乎曰可茹草美乎曰美公子曰雖然吾聞之蘖之蠹躭苦醯之蚋飫酸殆忘之也誠無有以他味味子者每我之出一之日申戒二之日料徒三之日宿舂必有大豕肥牛以資擊剥獵之日蓐食於平林冷酸熱飲酒塗肉濡余與二三子憑軾倚較而望之未常不爲之酣且適也今分一杯以啖若何如曰我腹蓬蓬然塡塡然敬謝執事公子曰子豈賤大鱻而希精截醜駔儈之殆而喜清讌乎今者後車之載金膏溢甕玉屑堆

簋雅品甘饌陸珍水瑰是余之出也進操刀之徒選偉利之尤命之剸筋剔骨去厲存美腴脆新鮮以爲炮炙辛桂芳蘭襍以薑橘適協我巾笥是蘖固將左提右挈經巘嵲之山循窈窕之澤登高臺大坡以東望海而西臨江俯素濤之飛涌睇春霓之顯沒使博辯之士窮山川迦草木指與亾之原爲宏鉅之說以氣壯膽熱者也行與子共之子頷之乎曰疇昔之夜清風既來素月在樹披髮閑襟據地而坐忽有好思生我胷臆我乃徊徨入室溫語內入尊蒓葵炙鱟牀頭之宿醵以樂酒於今夕既而耳熱視曼狂態益發頹然卧地栖意於培塿之丘息神於涓涘之海是非崩山之徬徨而亦無疾蹙之機也當是時即有以公子之樂告我我飄然如樹杪之風矣公子曰子固勸遊而畏險宜其不相入也我將進之洞房之中曲閣之上掩文疏寥翠幬陳豹茵釃芬肴去舄曳機箕坐綢繆膾飛鱗之魚臛山伏之獸麑觳觫駝醍醐醍醐酥酪乎蒸蒸遞碧霞之漿進紅虬以爲侑爲樂未央絲竹乃出越女奏歌吳姬奏瑟妖顏如荼清聲激石令人魂飛酣爾滯魄豪鼓暢飲淋漓狼籍陽輪西頹娥月東白殘腦沁滴不堪咀吸而逸興方濃爲歡未極將必進羊羹勻鼈汁蛤蜊蝤蛑鳩筋梟炙更有金盂玉盌別供榧茨之實然此皆不穀愛子之所挑剔也非慕君之義誰得而與焉曰厚味藏毒麗色破義鮮有不中者矣且君子言不及渫何公子之悖眊也野人雖貧陵茵水爲足以自活殘朽之質焉肯輕直而售公子曰子過矣子過矣子殆服老易而彰周孔者也若夫佳時令節伏臘祧禰蒸嘗既舉會乃啓汎掃堂戶貯此列簋先期用申至日至止婣隣厚集良朋栩栩主人振衣闊步大揖左分致辭右擯導席先其尊跡後我卑客客乃雍雍熊蹲鵠立考鐘擊鼓以欣以食毛炰大羹橘柚榛栗雖有優伶之樂倩盼之美殊方殢瑋之味客固辭主人懼弗設也要以成禮而已斯豈所謂旋規折矩而內無疾藥外無過的者乎曰是矣少之時吾里之長老間有能舉之者矣而吾志不存也方將解轡自然之途放足轇轕之外吾於據據彊彊將將涼涼猶鬼之畏符而雀之避歲也故怡然而執吾筐日晡矣君之追亾驂者至矣公子往矣野人勸酬應矣於是公子有去色既行徬徨復進而曰咄哉吾知公其人哉是欲食化人之食者也紫芝菌蠢白露淅瀝彼山之阿于焉嘉客昔有高額廣額鶉衣佶倔脩髯濃眉兩目曜日而號珊然子者揖吾而言吾未之信也子之所茹草耶芝耶得毋是耶曰嗟嘻公子何從見之是我師也我師之居在大海之島中琪花縮紛瑤草羅列更有冰桃雪藕火棗交梨徑尺之瓜一蔕五實余嘗一至其處而未能終居也公子何從見之其亦有三生之因耶因擲筐而盟曰異日必與公子同歸公子返而不食者五日沉思蛻志令人物色之者三年不得見而見剸劂之肆有茹草之書

餐英歌

柚霞三十載邈絕寰中緣餐芝與辟穀何物希神仙曾聞張伯詠已誦楚人篇甘谷移來鴻玉水芳離獨綻黃金蕊陽九欣逢無射秋氣含天地純和美魏帝曾傳太尉書堪嗟冉冉老將逋久餐秋菊承朝露輔體延年壽可扶白日苦易短紅顏惜難駐安期蹈海東美門入天柱長跪遇真人授我長生句拂衣長嘯倣導引日閉關欲識子房遐舉遠夷齊空餓首陽山

張之象

荷花紫草

春風澹宕春雲鮮錦面
繡褥花滿阡香塵步步
生金蓮野老亦知醉可
眠誰能壓酒供賓筵供
賓筵雜腥俎羞角尊絲
豈堪數巴酒橋絮飛輕
毬浪蝶浮雖相對舞

二三月採花頭湯淖過和米粉作餅或用花并梗油鹽炒食

皇塘乾

小樓簾箔湖之南綠
紗窗寵朱闌干春來
日日風和雨何處垂
楊駐馬鞍時一飲
斗十千笑呼六博閑
愁頻樓前目斷寒無
烟塘上春泥乾未乾

二三月採嫩頭湯淖過和粉作餅

破破衲

若有人兮山之阿披薜荔兮帶女蘿十年舊衲妥山岩針絳斷絕花綺糊兮生衣食有常不能後濯足眠平蕪豐草繁風與白狐跳躍人間非吾徒

臘月便生正二月採香油拌鹽炒食三月老不堪食

青萬兒

百花春正香草色映疎雨青萬宛宛長吳中美風俗相過暴酒數看花復飲酒為樂浪青陽不見高里下婁婁空斷腸

即茵陳萬春月採之和麪作為餅炊食之時俗二月二日取

雀舌草

朝來雀啄花花落滿紅雨惜花女子銜雀兒嚙古氣噴秋江水陽春巧入剪裁工草色新茶調雙美一園桃李隨東風慎恨當年惜花女惜花郎鬬茶紛紛不入先生耳醉倚枯藤看落蕚

以形似鼠初生時採之油鹽炒食

斜萬

斜楊斜柳斜掩蘆櫳斜塘上採採斜萬斜雨斜風歸來斜抱孤琴晚日霽斜紅

三四月生小者一窠俱可用大者摘嫩頭用湯略焯過晒乾臨食再用湯泡油鹽拌食白食亦可

猫耳兎

山廚野鼠肥如拳鼎盆倒覆鼎秋眠牀頭宿甑酥餘憑濡毛嚙尾相要挺我家狸奴懶成癖無美飽後蹲寺壇有尾不肯捧有耳耐昔昔怒來剝向籬門外雨滴泥融化春碧酒酣耳熱詠嗚嗚鼠跡縱橫任狼藉

正二月採取洗淨搗爛和米粉或麪作餅茶食

窩螺蕉

一窩青髮蕭風鬟龍年來向爛為愁濕高陽社東風毛偏稱秋容螺鬟新擊學山翁草色花香堪共

正二月採之去根洗淨香油鹽炒食之

蕈鞋片

食無魚出無車蹈花去蹤無跡著苔碾破雙鞋甲褪盤任山溪水闊行迹非迷一自山翁收拾藥爐茶竈相依草鞋片片勝金龍雲路珠優通簡

三月採滌去土香油川椒鹽酒炒食

看麥娘

有麥娘桃李妾嚙亦有麥來何遲飢鳥啄粒不肯去麥芒刺手無人知飯脫粟飽鼓腹妾家兒郎頗刺促但莫多收過十斛

隨麥生隴上故名二三月採滌油鹽椒酒炒食

牛塘利

牛塘利滿溪谷牛行阡陌中宛轉不可逐呼兒鞭其背溶歸映眉目草深牛肥兒喜驩一笛自採溪邊綠阿翁飽後牛歸來把兒抱向牛衣宿

二三月採滌去泥椒鹽香油炒食亦可生蘸

抱娘蒿

首閒芹順竹今得抱娘
蒿葉如總羣根若雜綃
其有臨雲未散髮雪欲
消春入彩衣之姐秋幟
倚枝之數請收孟宗淚
何必抱寒稍

二三月採嫩頭湯焯過和米粉作餅

養生故名二三月採滌淨香油拌炒食

羊耳禿

羊耳禿羊耳禿寒卓離離
遠峰簇羔兒酒滿胡雲寒
高歌直上西山麓牧羝老
人意甚狂醉後騎羊似騎
鹿昔聞鞭石起羣孺鞭落
稍驚耳為禿至今毛毳上
平蕪昨夜春風逗新綠一
行鶯兩度曲

二三月採洗淨川拌鹽油炒食

老鶴筋

老鶴力已盡羽翰亦復
稀雲霄失儔匹筋骨徒
離披仙禽羽化不知處
常有翠色侵人衣鶴筋
可食穀可辟鹽中香氣
時離離一朝肉翅生兩
腋軒身直上蓬萊飛

二月採香油拌鹽炒食可作虀

芋頭

村女歌白芋宛轉隨
風揚林花與水月悠
悠空斷腸拋梭鳴杼
動絡緯臨窓織出雙
鴛央雙鴛央相對浴
不如採摘供食業猶
勝千絲萬縷縈惹腸

二三月採嫩頭湯焯過和米粉作餅

姜孟青草

野田蔓草生葺葺含滋灌
秀搖春風桑中有女美顏
色躊躇接苟來上宮歌詩
守禮不可犯威以旋旬精
神通縞衣素服点絕世何
必王佩鳴玲瓏太無賴花
開花落度年年草色青青
似裙帶

二三月取之水滌淨搗汁和米粉作青團蒸食之

蠟蕊頭

蠟上山萬重蠟下
水千尺長松落寒
翠日暮風颯颯乘
然無根莢苓盡叢
頭有蕊秋雲白栖
蠟飲谷有瘤色夜
誦蕊珠養魂魄

三月採嫩頭湯焯過和粉作餅一名佛耳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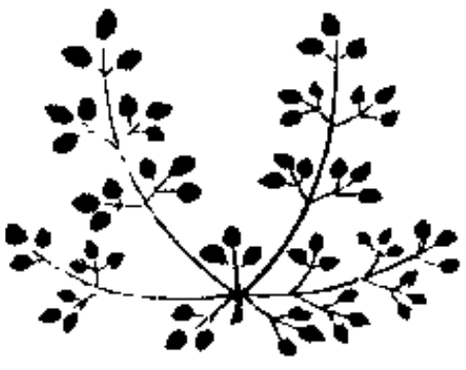
椎樹頭

朱椎易開落浮榮
亦若益人情要達
意貴不違天時林
鳥哺新雛池魚跳
清斷水林五尺筆
眠祝直家書椎苗
耐咀嚼繞舌有芳
滋

三四月採嫩頭湯焯過和米粉作餅

黃華兒

春之草芳秋之花蘇芳
一色矜相誇霜難點滴
照寒月露蕊的皪生平
沙飢可飡芳飽可玩入
山何必尋胡麻陶家先
生若見汝為爾日日秉
犁把



正二月採取洗淨香油鹽炒食之

萵紫蕣

山深茅屋朝無烟樵青
東平青山巔青山巍巍
白雲滿忽逢山下萵紫
纖萵紫纖纖爛可費煮可
飡瓦鐺石鼎幽事是一
斛香醪詩百篇

正二三月採之香油拌鹽炒食又可作虀

芽兒拳

芽兒拳茲春前柔白
宛可愛幻作纏羅綿
山厨野饌泉香酒甘
玉女笋纖：仙人掌
瑤玩味看撫拍湯說
擎天

正二月採取香油鹽炒食

加餘 即瓜瓦

蔬家垂耕作野火
燒枯莫生意久水
斷春果已遲凄風
數萬欲散僻翠森
相喬斗酒自可飲
何必操豚蹄

此菜二種一種葉大而赤即蔡藿一種葉
小而青即今所圖者湯淖過炒油鹽拌食

馬蘭頭

馬蘭頭君莫行春山蕓
迷春水淚玉羈金靴驕
欲裂行嘶蹀躞難為情
誰家採桑女勸嚼時盈
盈時盈盈不相視不如
歸對山妻坐一盃淡酒
可時賞

二三月中生採取滌去土
香油鹽拌炒食又可作齏

絲蕎

絲蕎：千絲萬縷隨風飄
一朝形雪丁容雪定前白
故同蕭：不如酌酒對君
子是鴻百結如雲清天孫
有梭杼霞錦明清宵俱織
露下於天高月白聲嘍嘍
秋來何物堪牽綰惟有牀
頭舊樂瓢

二三月採水澮淨香油拌
炒食四月結角不食

野菜

班蘭兩蝴蝶春來常繞籬
籬根有野菜故故向人飛
柔根嫩葉不堪洗玉腕纖
手足金釵金釵何新鬢嬌
兒鬟人賣萬鬟蕎花柳但
令野菜足吾生日日花間
醉喫口

冬月採之水澮香油拌鹽炒食
之

碎米薺

螺冠鶴髮薄為衣山翁絕
粒秋常飢天公憐女詩思
苦山下忽生碎米薺秦人
桃花遠難訪安期火棗今
何如不如一掬脫粟飯讀
書常借茅簷暉

三月採之止可作齏

蕎麥頭

秋將棗梨蓼一祭蕎
頭神蘿間有佳草經
冬猶青青密雪下長
阪北風寒射人氷廚
出新饌賓堂話語溫
明年雜花發依舊蕎
頭春

臘月採香油拌鹽
炒食入春不食

蒲公英

春山明春水平黏
天芳草共爭青蒲
公英蒲公英春日
易陰晴江鄉社鼓
鳴黃蜂粉蝶時輕
盈

一名白鼓釘四時皆有惟寒
天嫩而可食採取油鹽拌炒

枸杞頭

昨有道士攝余言厥惟
靈齊可永年默受瑤章
不足貴丘中枸杞生芊
芊摘以瑩玉無瑕之手
濯以懸流瀑布之泉但
能細嚼辨淡味何必勾
漏求神仙

村人呼為甜菜頭春夏
採嫩頭湯淖鹽醋拌食

野菜苣

楊生種苣南山前落而為其真可憐吾家不種自然獲青藤纍荇相糾糾輕剥來鄰：競輕匿瑲琅的皪落罪盤詩翁自有珠璣腹一唾須傾十萬錢

苣葉似菜苣而小生野田蔓生襄皆可食

板蕎蕎

板蕎：架危石據豐草結幽宅清風飄：塵事息草堂穩聯午不醒板橋涎清無行跡

驚觀草

驚觀草經雪未枯稿雨如膏遍地繞白毛未喙遠可觀纏口垂涎意未了山陰老媼誤右軍不如常吸驚觀草山人臘腳水王清惟有華花墨霧時繞

正二月和梗採之炊食三四月結角老不堪食

正二月色如麥青炊食

蓼港紅

秋雲黯淡湖水綠蓼葉蘋花映眉目波心小艇輕往來拋椰漢竿頻拘束閒來煮蘋蕨者蓼竹葉香醪傾百斛何不殺鳧鴨喂饞口正欲秋光斟淡湯吾腹

即紅蓼花四五月採嫩頭洗淨湯冲和粉作餅

皆格頭

靈椿古壽木涉世千春秋秀色映五岳密蔭籠二洲我人息其下旦夕如蚍蜉達哉蒙莊叟委化常無憂香椿点其族芳辛可供產日長飽無事聚論道逍遙

二三月採嫩頭同苣瓜煮食

蝙蝠青

茂先博學士而誤呑蝙蝠一吐九委頓嗤哉徒嚼舌小草有佳贊入口甘如飴饞食國云濟豈如擁劍危平原雖草木千載真相知恨無素心人與之一解顏

即酸漿草二三月採之洗淨油炒食

蕪子不香香

新蒲止知舊蕪猶空蹟陌珠簾面面風黏天芳草碧紅蕊茸趣呢喃鶯香曉擷芳菓路陽殿東姑綠姊紅無奈香消一時中

初春採水洗去根香油炒食蕪來時則腥臭不堪食故名

風耳

風耳風耳抱樹生黃雲風卵枝頭橫凝酥膩乳化水晶霜腸雪腑冰骨清吐為語言妙入神羅浮仙子時逢迎

入冬採裂開有子熟者水洗去皮加水少許攪汁入磁器內片時凝晶切碎醬醋入胡椒少許同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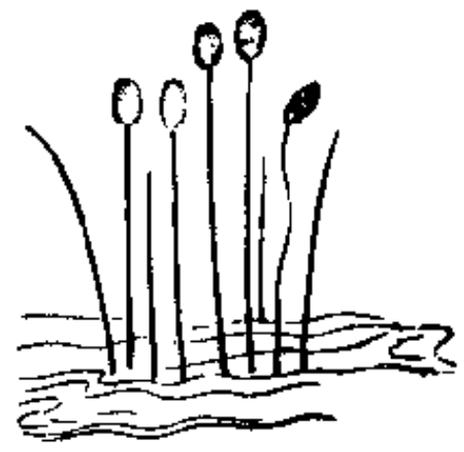
蝦蟇衣

寒月照秋水白石高者鬼怒蛙裂其衣班班如蕃苔虎鬚與龍爪昏入春風來生今杏林里猶是尋根荑

四時皆有摘葉香油鹽炒食或鹽湯淖過晒乾臨食湯泡鹽醋和之食

野茅蕹

野有蹲鴟吳生葦
蕹維彼荒郊匪樹
匪藝園蔬金杏味
傾玉荔梭肩探珠
卓哉美祭



四旨皆有採之生熟可食

江蕹

彼江之濱水甘沙膩
含漣吐瞑乃生江蕹
花〻其葉莖而未花
三山採秀五色生爪
烟波進艇豈羨魚鮓

生臘月生葉皆可用開
花時不可食但可作蔡

蔞蒿

江濱女兒晴踏歌雲融
水暖春微和蔞蒿茸茸
青可掇若處偏少若處
多婦採葉嫌採心叮嚀
莫向水邊行濡帶濺襪
阿母嗔

春採苗葉炒食夏秋莖
可作蔡心可點茶

雀兒綿毯

天風熙微雲淺湯楊花
惱徑鋪白氈雀兒起舞
逗清影我家自有新綿
毯新綿毯軟可坐錦茵
繡褥郎不歸滿屋飛花
點麻幕

苦蘇薹

寒風撼撼月映窗吳峯
夜結蘇蘇霜幽閨遠響
送刀尺累家食貧味何
長春光融〻三月半雜
花野草蘇根香欲知吳
娘績蘇苦清樹窗寒歌
清揚歌清揚苦蘇薹春
風花年年開

三月採可作薹延蔓
鋪地而生故名

三月採葉搗碎和粉
作餅蒸食生点可食

猢猻脚跡

逸山雨滴松島泥融
苦苗虎印蘇入狼蹤
伊清猿之蹠蹟騰趨
捷而追風落花跡鬱
細草披葉誰淩無掌
浪說驅峯名雄牲頭
蘇蘇奇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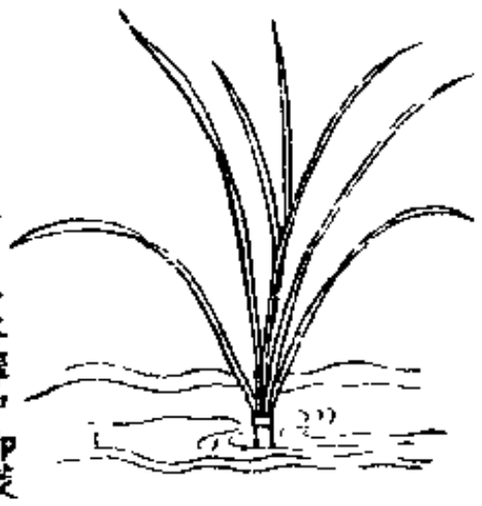
以形似名三月採
香油拌鹽酒炒

茭兒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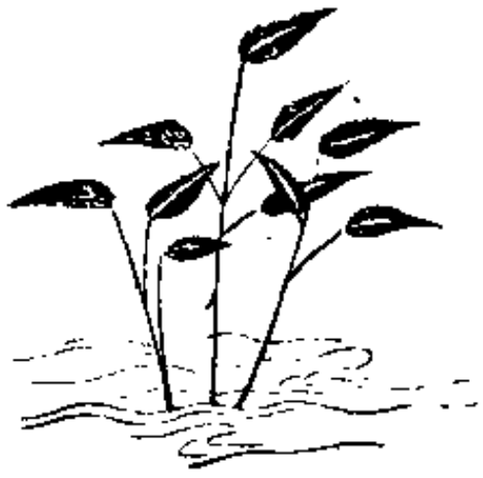
夏木陰森暑單妻清
芳樹時御茭菜薦新
葉分江翠鷗隊見羣
香浮美腴詩有酒珠
竹萌蒲筍足配清茶

烏英花

烏英烏英生彼水中
碧裙闘色遠香迴風
野老濯足舊馬相逢
拈條英蕊提携滿籠
夜歸窩舍笑言雍雍



入夏生水澤中即茭
芽也生葉可食



入夏生水澤中生葉
皆可食六月不可用

雷聲菌

驚雷動蟄蟄草木点滑
長茂草氣鬱蒸土菌大
如掌昔聞商山翁散芝
入谿憤余亦山中人高
歌徹雲響菌味美可飡
古道敲宿想更搜雷破
木刻作蝸形杖

夏秋雷雨後忽生茂草中如蘑
菇味亦相似湯泡鹽醋拌食

抓抓兒

江色空如銀水涯雪
淨清花開草蘊秋餐
粉光發面浮香與蘊
潮酒好水可却香餘
一啜解宿醒先生醉
後詩腸覆為問抓抓
何處士

深秋採之日乾和穀者
食如粉清香可愛

黃綠頂

二月鳴春鳩嫩生黃綠
頭入口何憐流連滯甘
且素山僧欲作茗吟客
愛倚晚時值河豚美纖
芽早可收

二三月間嫩葉火焙如茶
收貯烹點甚佳

跋

梅墟周逸之譜茹草編凡百餘種發先哲所未究補本草之遺佚用心亦勤矣身居林壑而抱雜群之志才雖足以有為已飄然長逝與世相捐遺矣斯編之撰爰以追茹薇之高節為達士之玩賞豈小補云不計為肉食者鄙乃復頰枵腹品題他日容有目為太牢一臠而不得染指者將獨景之矣

甲申冬十月平皐陸元厚識

茹草編卷之一 終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著
秀水蒼明野叟周紹濂校

采芝歌　張服采

暮景百憂息風好在山林蒼烟閟石室白日閒江灣襟期羅海蘚誰能識此心所以羨門子曠志凌高岑商山華頂連王屋紫芝燁燁生幽谷安期火棗何處尋嵇康石乳無緣服采芝采芝山之麓瑤草芊芊碧如玉種出藍田五色枝何如少室三花郁劉阮不復見天台空杳冥潺潺只清澗弥深靜者聽人生百年在須臾東流之水西飛鳥寧知意氣愛三島安能齷齪徒為乎乘風欲呼黃鶴騎遨遊八極四海陋天空萬里發長嘯歸來晞髮臨天池老我俱免填溝壑日茹藜藿勝膏肉他人富貴亦何希微軀自効惟耕牧竹下欣逢嵇阮流棕鞵席帽相追逐周君自是烟霄侶採摘時時丹岫裏採得華芝任飽餐道遙出世同黃綺五字成詩稱絕奇六書洒翰聯翩美慙余仲蔚偃蹇蒿一代風流邁知己拂石松間撫素琴與君偕有白雲心為彈一曲採芝弄溪上桃花春水深

烹葵歌　皇甫汸

中林綠髮翁緬爾與世絕披襟憩長松荷鋤適岩穴莽蒼江湖十載塵沉冥甘作灌園人相知百里音書隔芳草空階幾度春春風霑霑吾廬

幽故人何處來孤舟林原微雨夜初過園蔬剪却青還稠山家留客情元朴牀頭且開舊醽醁不作尋常雞黍期因邀上客烹葵藜餘向日便傾心況復經露猶衛足秉燭論心夜久忘家童猶唱江皋曲倏忽髻成絲徒爲老大悲白雲常在目明月不須期貴飲啄於膏粱賤形骸於土木甘垂老以守樗耻需榮以甘祿勸君飲對君吟采芝燁燁黃絹心緣知張翰思蓴興千載高風稱至今

倒濺蒿

昔有漢陰叟机事息已久春江抱甕汲運鑑雷雙肘園中蒿生五尺強根苗枝葉絲如蓋天公雨露豈有私蒿名倒濺良非偶民非●傷意有然運元逆本玄家言但知倒濺醍醐味流涕鵬賈可仙

採之香油拌鹽炒食亦可佳蔡

水馬齒

天馬來涯注嚼嚙黃金動臨流惜錦乾紋報落漪碧不堪羈絡游聯備鹽飧藏山人齒豁輕雞肋藉草眠花開中消息

生水中與平馬蒿相類油鹽炒食

天藕兒

碧藕兒生天上雲間忽見如船樣青蓮爛爛墮地來水條玉筯蟠泥壤野人東腹搜根莢金莖乍人仙人掌雖家少婦採蓮歸歌聲半雜漁人槳

根如藕而小煮熟食枝葉不可食

野蘿蔔

開山種黃獨黃獨凍不生田中野蘿蔔味濃意頗真瓦鍋石鼎幽事足土膏兩鬢生芳蓍遺人肌膏已如許閒來但註黃庭經

葉似蘿蔔故名香油鹽炒食之

掃帚蒿

掃帚蒿黛深綠花葉蕭疎絲常禿不生空谷淵林曲柳泉湧煮充朝腹紅塵拂盡清思多落花留映山人目

正二三月採取水滌香油鹽炒或湯焯鹽油拌食

野落蘿

棒竹編疎籬幽花照人早天工亦有意常生護籬草落英點蒼翠茸茸啟枯槁柔條擢新穎芳潔類蘋蘩鋪疊洽佳興為圃顏色好

二三月採嫩頭湯焯過鹽醋和食

眼子菜

眼子菜春前綠眼底覷人碌碌朝相持暮相逐短景顯蒼光促舜妃充女千行淚一時洒向瀟湘行瀟湘竹年年看人江南江北

六七月採生水澤中青葉背紫色莖柔滑而細長可數尺湯焯晒乾拌泡醋醬拌食

浮蕎

清流宛轉綠紋開纖鱗細鬢波間來翠萍點點行相牽田中有浮蕎青如苦薹蓋補汁香可拌花開小飲勸相催浮蕎浮蕎莫嫌猥與尔浮世常徘徊

入夏生水中六七月採取湯焯油乾拌泡鹽炒油拌食或醬醋拌食生亦可食

採菱窠

日暮清江窠秋風美澄碧越溪女兒出採菱歌聲香遍江雲白採菱與採刺採刺傷人手採菱須採窠採窠脆如藕持將並蒂與郎看白髮紅顏共相守

夏秋採鹽油拌炒食或湯淖晒乾再泡鹽油拌食

牛尾溫

牧兒滌牛腹照影澄波間牛尾脆可斷毛毳輕珊珊浪花濯離穢水色秀可餐嗟余牛背客豈學馬蹄寧芳草南陂暖閒來抱犢眠

生淺水中葉如髮莖如藻冬月和魚煮食夏秋亦可

水菜

蘋繁藻藻可羞王公水菜芳隈寔與同蹤秋岩雲白春浦花紅山中苜蓿菽水之風

秋生水田狀類白菜香油拌鹽炒食

狗脚跡

秋風來何時昨夜霜華早猛犬制嚙人霜上行蹤杳霜融跡來消蘢蔥化為草非關狡兎盡烹爾慰枯稿

霜降時生葉如狗脚印故名香油鹽炒食

烏藍擔

春入郊原雨跡烟淡萬斛芳菲收來一擔濃翠鋪紅開窗清玩更喜爨煎攜爐柴炭年來撇負自覺有輕眠酣起晏

烏大也村人呼大為烏此菜但可熟食

蒲兒根

青青者蒲於彼中流清霜改節素月驚秋芳根可劚佐我盤饌既醉既飽蒲稱悠悠安我食我爾德莫酬

即蒲草嫩根也生熟皆可食

雀舌草

溪邊異卉呼為雀翡蘿：全枝大半之味益腎清心和中養胃山廚湯烹羊羔不貴

七八月採除去泥垢拌鹽炒食

剪刀股

剪刀股剪却蘇荔成野服不向豪家剪綺羅自甘潘伯柚茅屋綿羅不耐秋風吹雲度長空誠何速并州之刀不爾如愛爾常傍草芳綠

二三月採取生食或可佐鹽

野蒐菜

易可蒐薩生彼道周彼其之子狹我以遊清除夏木山路軔輈野蒐可擷其樂曲油拌麥麥飯一飯無求

類家蒐夏月采取香油鹽拌炒食

油灼灼
遠渚見雲樓灼灼生秋
草弄黃雲綠水上相呼
早繞蒲芽腰傳空晨倒
柏柏青風酹不醒一江
蒲蓼

生水邊葉尤濃不時採取生熟皆可食又能作乾菜

地踏菜 俗名皮清蹦
閶門十日山中雨地上
濕雲飛不起放歌郊外
有蠟屐泥滑苔花印雙
屐歸來掇拾烏雲堆菌
蠢簇入水鹽裹鄰家老
翁踏地來沙青竹翠鵝
兒喜芳鮮及叫雨絲絲
莫待紅輪照隱絲

一名地耳狀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後採滚湯焯過花椒醬醋食見日即枯

馬齒莧
紅莖綠馬莧白馬齒不
行鞭稍落馬齒忽度春
風津春風離離吹血肉
遥青遠翠江頭生江頭
有人提竹筐盈盈馬首
隨黃雲隨黃雲胡不歸
羊腸馬頰今崔嵬
藥名五行草 俗名飯饞頭

入夏採沸湯瀹過晒乾冬用旋食亦可楚俗元旦食

桐蒿
桐花鳳豈食何以雜
蓬蒿金蘭出蒼棘玉
蔥叢黃茅世間名與
實豈必空嘈嘈碧梧
有清陰悵望秋天高

採取沸湯焯過姜醋拌食

猪殃殃
雖食糟肉食鄙肥牛
大豕生洋穢此草甘
平若杜蘅清滋不入
凡腸腑猪殃殃猪殃
自殃我不食猪豈何
傷

摘取枝葉用香油鹽炒食

榊芽
山之巍巍有榊
葉葉蓬蓬言採擬
調羹和脯佐君
子兮嘉賓式讌
綏之

取芽湯焯過鹽醋和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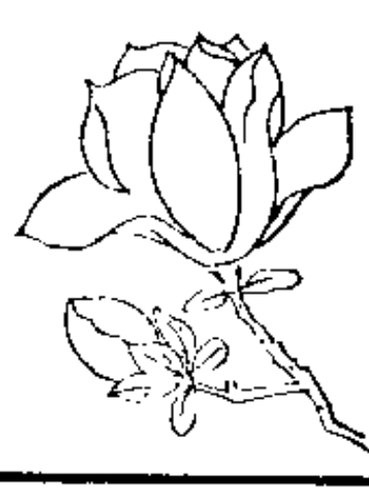
蒐絲根
上有蒐絲下有茯苓茯苓
駐老千秋春蒐絲補益亦
不輕青松隴蟠白石道松
花匝地如飛雲鵷冠鳩杖
彼誰子朗眸絲髮仙中人
但食蒐絲子莫損蒐絲根
上池有水供洗藥瑛花瑞
草時時生

一名蒐絲苗春夏採苗葉秋冬採根蒸食味甘多食令人眩暈

牡丹
綽約芳華露之姿繁華
方暮春之日流香亭北
君王解顏金谷園中佳
人多餘一枝穠艷費奇
香萬卉叢中矜國色當
時號作花王逐日兼供
藥食

摘花瓣湯焯過鹽醋拌之

玉蘭
玉蘭花名可誇藍田種
出九畹產枝枝擎出仙
人掌朵朵開成白玉手
春風幽檻飄香雪夜月
水盤凝玉液所人和糝
作餅供香甘不與崖蜜
同東皆當年曾作賦首
知此品擅江東



摘花去蒂加糖鹽白糖拌蜜香油中煎熟黃膩可食

杜鵑花

杜鵑花亦名山躑躅燒煌絳萼舒爛熳胭脂簇蜀帝當年怨未消淚染枝頭蓋成血不特繁華三月時鶴林重九開純奇高枝焰焰燒如人但使紅光照酒巵

摘花瓣湯淖過鹽醯拌食

蘭英

蘭英喚蘭生於溪谷不以無人芳芬自蓄惟德斯馨君子之淑王者之香能不我知薄言採擷永以佩襮

摘蘭英泡湯服之

椰葉

金蛹初脫玉蛾來飛鬢頭青服燕脂黃穩美教陌上踏芳菲且配鹽梅雅味

二三月取嫩葉湯淖過同春韭和醯醬食之或焙乾如茶用

蕉根

有庭之蕉其葉翹翹冬雪挑根食我羹藜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

蕉根即芭蕉取根水漂生食其味脆蒸之甘

鹿葱花

鹿葱之葱夏月苑苑葉茸茸以微綠花脆班而淺紅類萱蕭之色相乏蘭惠之芳叢不有野麝啣採可無亂蝶遊從聊拾斯譜以采遺風

摘花瓣湯淖過鹽醯拌食之

鳳仙梗

何來仙鳳蔚蔵凝泥朝露之子日茹之紅顏真可駐却咲朱門玉食徒膳飧何解知此味

六七月取鳳仙花梗去皮鹽醯食之其脆美但萬苣

玫瑰

果采玫瑰澤中之秀其葉蔵蕤其葩繁茂噢若蘭芬色如華綬和以餳飴漬以飣餖君子餌之可以遠口

摘花打去苦汁用白糖打為膏食之

蓮房

有蔚其芳蔚蔚綠房光生珠實味溢瑰漿雖音蓮餐偏稱荷裳

六月取新嫩者去蒂鹽湯淖過漉乾同鹽鹽醯和食

茉莉

隈有氷蕤來自西國閩廣精栽清芬莫敵引蔓弓柔枝與蘭蕙爭彷彿含英晚露吐顏朝陽佳人簪鬢驚客紈裳五月炎曦渴思弥弥山齋若椀采香漬之試熏茶麗風味誰知

摘花浸冷熱水中一宿蒸之不消出氣服之極香

蒼蔔 即地丁花

曾聞蒼蔔花出自天竺
國香心帶露華素質含
霜色五月開時擷嫩英
山家何數芋魁美主人
意出膏粱上麥飯同餐
味更清

摘取去蒂湯淖曝乾同薑
醋和為薑

摩羅 即百合根

百子池頭百合花黃昏
開處細看疑即夢宜夜
合妾恨向秋加花既開
零根可充廚不學藕絲
輕斷續還將烹餌勝龍
鬚

七八月取根水漿
煮食甘美

梧桐子

颯颯金風鳳鳴
梧桐黃葉其子
王粒珠囊採之
盛之可為王公
願人之懷愁如
可充

八九月摘莢炒熟去皮
生食

甘菊

采采黃花生彼昔
谷露葉夏烹寒英
秋服輔體延年澄
心明目攝生之家
無如此為

芙蓉

湛湛秋江冷冷碧水
秀出芙蓉頰色如女
晚妝西風急呼童滿
筐拾不住尋常野菜
美偏宜和腐豆朝食

川芎

川云芎藭生於隴
中根莖磊磈其葉
蘼草味以辛散性
以溫融助清陽之
正氣祛頭目之邪
風醫家重用烹茶
亦通

夏月采葉和白麵搗為翠
膏秋月采花火焙乾烹湯
代茶極妙

采芙蓉花去心帶湯淖過
同豆腐拌醯醬汁煮食

摘葉入茶中能去風

防風芽

惟彼防風之芽
氣味辛甘可詒
若使山家品用
寶數石鼎烹茶

百信

白頭翁兩脚赤
復慕頻蒼皆濕
不向人間煮鹿
茸却從宇內飡
牛膝

顛勒芽 即天門冬

采采門冬菁菁者蓉
日盈筐曾食我山農
號潤肺氣慰我心忡

嫩頭湯淖過醯醋和食

即牛膝二月取嫩頭湯
淖過醋滴食之

尚香即防風二月取嫩
頭湯淖鹽醋和食

蒼耳葉

芝草無根醴泉無源蒼山鬱鬱蒼耳蕃軒岐品登本草方士服餌延年耶可仙家調六膳何須禪悅愛精廬寄言高臥林泉客何用山中煮白石

二三月取嫩葉枝梗焙乾香油拌鹽和食

淳苏 即白芷

澧有蘭汀有芷茁初春白似脂搗來滋味多甘美下以盛之助曉食頭目風邪亦能止芳叢曉摘露猶濕清水生肥是玉池

摘嫩葉頭鹽湯淖過醯醋和食

紫蘇等 即五加皮

紫蘇等紫蘇芽含苞春早浥露華名衆藥譜味奪新茶鴻漸玄心久相如馮思驗山童采取日盈筐颯颯松風響夜窓若使廬仝知此味不教七碗便相忘

二三月採嫩芽火焙烹點代茶

牛旁根

山有靈藥牛旁之子粒粒可餐凝神堅髓饗饗繼之君子樂只

湯淖過鹽醯食之

鷹腸子

鷹腸子雲中來水寒沙白芙蓉開稻粱溝食我無意雲漢逆逆日幾回化為野草雜山翠栟花黃葉行春杯溪頭老鶴自來往机忘何必相驚猜

二月生洗淨白水焯數過鹽醯拌食之生亦可

燈蛾兒

燈蛾兒爾何痴飛飛燈畔不自知炎輪爍骨悔已遲何不戰翅藏深琤青青化作陵上茶蘼燈且檢十年詩炎手炙門真可畏

二月採洗淨香油拌鹽炒食

朱藤花

百花辭條春乘綠滿眼朱藤曳喬木牽枝引蔓百尺強托身未謂凌雲足山家芻豢吾何有攜花旋取醯鹽漬有隣過我新濁醪盤飧何必薦春韭

二三月採花鹽湯淖過晒乾同香油拌鹽作餚飯煮食或糖醋蜜鹽作蜜尤妙

甘露子 一名玉環菜

曹同漢王蔡長生仙掌承來流瀣清想是金莖餘妙液千年化作露華精其色如脂其製若柰山中隱者專言茹之順四皓何勞採之○燦玉環瑩如瑜江妃解珮神女遺珠清霜白露薄言採之野夫為餌可以忘饑

冬月取根煮食味甘而美

原闕

茹草編卷之三終

茹草編卷之三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編輯
秀水蒼明野叟周紹濂校正
金陵荆山書林梓行

茹草紀言

毛詩曰參差荇菜左右流之
傳云共荇菜備庶物以事宗廟也共荇菜之葅必有助而求之
又曰參差荇菜左右采之
傳云言既得荇菜必有助而采之者后妃共荇菜其情意乃與琴瑟之志同共荇菜之時樂必作
又曰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傳云芼擇也既得荇菜必有助而擇之者又云共荇菜之時上下之樂皆作盛其禮也
又曰陟彼南山言采其薇
傳云薇菜也又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
又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傳云蘋大萍也藻聚藻也
又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傳云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云此二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并棄其葉
又曰采苦采苦首陽之下
傳云苦苦菜也又云此荼也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甜脆而美
又曰采菽采菽筐之筥之
傳云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又云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
又曰咸淇檻泉言采其芹
傳云芹菜也可以爲葅使采其水中芹者尚清潔也周禮芹葅雁醢
又曰終朝采綠不盈一匊
傳云綠王芻也易得之菜也
又曰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傳云幡幡瓠葉庶人之菜也瓠葉飲酒之葅也又云幡幡然是瓜之葉也
又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傳云芑菜也芑采至用之苦芑菜似苦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人謂之芑
又曰周原膴膴堇荼如飴
傳云膴膴美也堇菜也荼苦菜也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左傳曰溪澗沼沚之毛蘋蘩薀藻之菜可薦於宗廟可羞於王公
呂覽曰菜之美崐崘之蘋
禮記曰牲用芼之以蘋藻
本草云海藻昆布青苔紫菜皆療瘿瘤近海之邦食之故能療之也
周官籩人加籩之實菱芡鳧脯菱芡取之水鳧脯取之陸所謂籩豆之實水陸之品也

埤雅曰芡葉似杏而大其上有數十蹙衄如沸其中有米可以清飢

列子言客有獻芹者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也

道家說曰務光翦薤以入清冷之淵

禮記曰常豆之菹水草之和氣也

陸機詩義疏曰蘋可糝蒸為茹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越駱之菌崑崙之萍

南都賦曰蘇薇紫薑拂徹腥膻

王無功曰黃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服供餌

四皓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世遠吾將何歸四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詩曰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薁音郁

禮曰膾秋用蓼鶉羹鴈羹之蓼詳調公解之也

劉向別傳曰尹都尉書有種蓼篇

陸機毛詩疏義曰菽一名芘茉一名楚葵似蕪菁莫華紫綠色可食微苦也

繆襲祭儀曰夏杞和葵芼以葵

潘岳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葅負霜

鮑明遠蔡賦曰別有鴨脚芘耳言葵似之

古歌辭曰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

陸機毛詩疏義曰采荇蓴菁也郭註今菘菜也可食多味

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具區之菁浸淵之草名曰土英

急就篇曰老菁蓑荷冬曰藏藏蓄之以御冬也

本草衍義曰白蓑荷八月九月間淹貯之以備冬月作蔬果

崔豹古今註曰蓑荷以蓄苴苴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敗時可食久置則爛不為實矣似薑宜蔭翳地常依蔭而生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云菜之美者雲夢之芹也

苑汪桐制曰孟春祭有芹葅

宋林曰甍音起美菜生雲夢

說文曰蕣草可食

師曠曰歲欲豐甘草先生蕣是也

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

春秋繁露曰蕣以美冬水氣也甘味也番于水氣故美甘勝寒也蕣之言濟所以濟大水也

物理論曰夫解小而引大了淺而伸深猶以牛刀割雞長殳刈蕣

禮曰堇荁枌榆免薨音老瀹濯以滑之

唐本註云堇菜野生葉似蕺花紫色子如米汁食之滑　蕺菜味辛溫山南江左人好生食

廣語曰夏黃秋堇滑如粉

爾雅曰蓉音芙接余其葉叢生水中莖圓在莖端長短隨流水深淺江東人食之

南方草物狀曰合浦有菜名優殺以菜汁茹食芳好可食胡餅

廣州記曰東風菜陸生宜肥肉作羹二者微味人甚重之高二三尺葉似杏而長極厚數上有細毛先春而生故有東風之號

嵇康絕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肝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疎矣

廣雅曰黃精龍御草也本草曰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或曰黃精當作黃獨俗謂之土芋根惟一顆而色黃故謂之黃獨飢歲土人掘食以充粮余謂此當以黃精為正杜子美詩云三春駒黃精一飡生毛羽

本草曰黃精味甘平無毒主補中益氣安五藏久服輕身延年不飢一名重樓一名菟竹一名雞格一名救窮一名鹿竹生山谷中二月採根陰乾

仙經曰黃根綠葉黑實者可餌服又曰服其花勝其實服其實勝其根又曰凶年可以與老幼代粮人食之謂烏米脯也又曰初生苗時人多採為菜茹謂之畢菜味極美又曰仙人餘粮又曰山中人八月採九蒸九暴作菓實甚甘美而黃黑色

抱朴子曰服黃精黃花勝其實服之十年乃可得益

博物志曰天姥謂黃帝曰太陽之草名黃精餌之可以長生

靈芝瑞草經曰黃芝即黃精也

杜詩趙註曰公以年荒乏酒價之故乃併課園蔬賣以充沽直也

杜詩曰刈葵莫放手放手傷葵根刈葵教其為人少可自足勿多責望耳

禮曰仲秋之命有司趣民收斂務蓄菜始爲禦冬之備也

爾雅曰菜謂之蔬蔬不熟爲饉又曰蔬菜總名見於詩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也

魏國志曰倭國地溫冬夏食生菜

呂氏春秋曰餘瞀之南有菜名嘉樹其色碧

荆楚歲時記曰正月七日爲人日採七種菜以爲羹

魏王花木志曰吳郡邊海諸山悉生紫菜

崔豹古今注曰葅荆揚州人謂葅爲戢

繆襲祭儀曰春祀和羹芼以韭秋祀和以苽

爾雅曰蕎山韭釋曰菜名一種而久者故謂之韭山中生者名蕎

韓詩曰六月食鬱及薁是也

楊雄蜀都賦曰萬條翠藻青黃若擣錦繡布望之無疆

潘岳閒居賦曰菜則有葱韭蒜芋青筍紫薑董蓉甘旨蓼蘇芬芳

說文曰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爾雅曰芣苢婦人所采今車前草是也大葉長穗生道邊喜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又名當道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江東呼蝦蟆草可煮作茹

神仙服食法曰車前之實雷之精也善療孕婦難產及食之令人有子

又曰古者有芍藥之醬合之于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醬七發曰芍藥之醬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南都賦曰歸雁鳴鵠香稻鮮魚以爲芍藥酸甜滋味百種千名是因致其滋味也或以爲用芍藥調食

又曰荃菖蒲也又一名蓀其根九節者食之仙其本芳辛每以一握爲限一握則四寸切之爲菹謂之菖歜或謂之菖本以實朝事之豆文王好食之豆以菖本爲首魯僖公時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菖歜白黑形鹽而周公以爲薦五味也此蓋朝事之常故郊特牲云常豆之菹水尊之和氣也

又曰仲冬之月芸始生芸香草也謂之芸蒿似邪蒿而香可食其莖榦婀娜可愛世人種之中庭莖類秋竹葉類春櫻沈括曰莖類蹠豆作小叢生其葉極芳香秋後葉間微白如粉老子曰芸當一陽初起復卦之時于是而生又淮南說芸可以死而復生洛陽宮殿各一二株而已

又曰卷耳菜名也幽州謂之禮菜雖下謂之胡泉江東呼爲常枲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可煮爲茹滑而少味又謂之常思菜婦人皆食之

又水莖今人植爲籬障易生之物也又云木莖作飲令人得眠與榆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若令人不睡木槿令人睡

又曰蕨生如小兒拳紫色而肥說云蕨鼈也江西謂之鼈周秦曰蕨齊魯曰鼈亦云初生似鼈脚因名焉

又曰菜茹以柔時爲美詩所謂柔則茹之剛則吐之亦以此菜爲喻也薇亦剛止則不足食矣薇既成後之所采故王文公曰薇微賤者所食也

又曰葵爲百菜之主味尤甘葵有赤莖白莖復有大小之異又有鴨脚葵葵子雖經歲不絕微炒令燋炸道家之法十日一食葵菜所以調和五臟古者葵稱露葵一名繁露今摘葵必待露解

本草圖經云蒐葵似葵而葉小狀若藜有毛汋而啖之甚滑

又云冬葵久服壯筋骨俗呼爲葵菜

又曰蒿蔞一名蹲說文曰蔞蒿可以烹魚其葉似艾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中正月根牙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肥美可以蒸爲茹

釋草曰蕃蒿蓋今之白蒿也比青蒿而粗從初生至于枯白于衆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菹甚益人

又曰蒿今之青蒿皆云蔞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蔞人亦取雜香菜食之鹿鳴所食三物一曰芩今藸蒿始生香可食二曰蒿蒿甚香三曰芩芩亦香蓋草木之臭味相同有同食之之義蒿乃佳蔬

又曰鼠百合蒜也又云小蒜也狀如白蓮花故名百合言百片合成也人亦煮食之味極甘

補虛損非葷菜類也

管子曰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瓠葷菜不倫國之貧也

陳堯叟蔬食譜啜菽贊曰禮不云乎啜菽飲水素以絢兮瀏其清矣

羹菜贊曰先聖齋如菜羹瓜祭移以奉賓乃敬之至

粉餈贊曰天官遂人換餌粉餈未見君子惡如調飢

薤韭贊曰四之日蚤郁風祭韭以我思人如蘭其臭

玉筵贊曰山有靈藥錄於仙方制數片玉漬百花香

銀鑿贊曰泠泠水白剪剪銀黃鑿鹽鳳味牙齒宮商

玉板贊曰春風抽籜冬雪挑鞭淇澳公族孤竹君孫

雪藕贊曰中虛七竅不染一塵豈但爽口自可懽心

土酥贊曰雪浮玉糝月浸瑤池咬得菜根百事可爲

煨芋贊曰朝三暮四徂公何爲卻彼羊羔呼吾蹲鴟

采杞贊曰丹實纍纍綠苗菁菁矣之餌之心開目明

甘蔗贊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蔗天生此物爲

山居賦

紫芝贊曰漆園之蘭商山之芝滋生者腴卉生者奇

春秋潛潭巴曰君臣和得道度叶中則芝莆芝於庖厨

春秋感精符曰王者德洽於地則朱草生食之令人不老

風俗通曰孝經說古太平蓂莢生階其味酸王者取以調味後以醯醢代之

孫氏瑞應圖曰王者慈仁則芝草生食之令人延年

論衡曰芝草一年三華食之令人眉壽慶世蓋仙人之所食

本草赤芝味苦平服之益心氣補中增慧智不忘久服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一名丹芝生霍山

又曰黑芝味鹹平服之利水道益腎氣通九竅聰察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一名玄芝生常山

又曰青芝味酸平主明目補肝氣安精魂仁恕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一名龍芝生泰山

又曰白芝味辛平服之治欬逆上氣益肺氣通利口鼻強志意勇悍安魂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一名玉芝生華山

又曰黃芝味甘平服之療心腹五邪益脾氣安神忠信和樂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一名金芝生嵩山

又曰紫芝味甘溫服之療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一名木芝生高山窮谷中性皆無毒六八月採

爾雅曰菌芝釋曰瑞草名也一歲三華一名菌一名芝

論衡曰芝生於土主氣和故芝主瑞

抱朴子曰芝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黑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冰也

又曰木芝者松柏脂淪地千歲化爲伏苓萬歲其上生小木狀似蓮花名曰木威喜芝夜視有光持之甚滑燒之不焦佩之辟兵邪

傳玄詩曰厨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

枚乘七發曰白露之茹

周禮曰朝事之豆其實韭菹昌本菁菹茆菹

昌本昌蒲祖也切之四寸爲之菁菹蔓菁也茆菹水草蓴也

又曰饋食之豆其實葵菹加豆之實芹菹深蒲筍菹

片楚葵也深蒲蒲生深水中故曰深蒲筍菹

萌筍竹萌

又曰王舉則共七菹

七菹韭菁茆葵芹筍菹也凡醢醓所和今物細切爲虀若牒爲菹菜肉之通稱

又曰水草之菹陸產之醢小物備

毛詩義疏曰蒲周禮以爲菹謂蒲始生取其心入地蒻大如指色白生噉之甘脆又煑以苦

酒受之加食筍法大美今語人以爲菹

燕丹子曰太古之人飲露食草木實

異苑曰薯蕷入藥又復可食野人謂之土藷若欲掘之嘿然而獲唱名者便不可得人有值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也

梁江淹著蕷頌曰華不可炫葉不足憐微根儻餌棄劒爲仙黃金共壽青雘爭年君謂无妄我驗衡山

山海經曰菖蒲一寸九節韓終王興所服並然而此過之有足珍也

楚辭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

廣雅曰蕣菰其米謂之彫胡

吳都賦曰菰穗雕胡菰子作餅

梁沈約詠菰詩曰結根布洲渚垂條滿皐澤匹彼露葵羹可以留上客

漢武內傳曰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碧海菜

說文曰無以肉食資取葵與藿

唐本註云龍葵河間謂之苦葵葉圓花白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

食醫心鏡云龍葵菜煮作羹粥並妙

晉陸機園葵詩曰種葵北園中葵生蘙婁婁

東坡詩曰新芽摘杞叢

杞菊賦曰天隨生宅荒少墻壁屋多隙地著圖書所前後皆樹杞菊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案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且碁猶責兒童輩拾掇不已人或歎曰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者多矣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聖賢道德言語何自苦如此生笑曰我幾年忍飢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耶退而作杞菊賦以自廣云賦曰惟杞與菊偕寒互綠或頴或苕烟披雨沐我衣敗絮我飯脫粟羞嚙齒牙菊且梁肉蔓延騈羅其生實多尔杞未棘尔菊未莎其如予何其如予何

後杞菊賦曰天隨生自言常食杞菊及夏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澁猶食不已因作賦以自廣始余嘗疑之以爲士不遇窮約可也至于飢餓嚼嚙草木則過矣而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膠西意且一飽而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與通守劉君廷式循古城廢圃求杞菊食之捫腹而笑然後知天隨之言可信不謬作後杞菊賦以自嘲且解之云吁嗟先生誰與使汝坐堂上稱太守前賓客之造請後掾屬之趨走朝衙達午夕坐過酉曾杯酒之不設攏草木以誑口對案顰蹙舉箸噎嗌昔陰將軍說麥飯與蕊花并盤推去而不嗅惟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欣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爲貧何者爲富何者爲美何者爲醜或糠覈而瓠肥或粱肉而黑瘦何矣方丈庾公三九較豐約于夢寐卒同歸于二朽吾方以杞爲根以菊爲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張欽夫續杞菊賦張子爲江陵之數月時方中春草木敷榮經行郡圃意有所欣非花柳之是問春杞菊之青青爰命採掇付庖人汲清泉以細烹屏五味而不視甘脆可口蔚其芬馨蓋日爲加飯而他物幾不足前陳飯已捫腹得意謳吟客有問者曰異哉先生之嗜此也昔蘇公之在膠西值黨禁之方興歎齋厨之蕭索乃覽乎草木之英今先生當無事之時据方伯之位校吏奔走順指如意廣厦延賓毯場享士清酒百壺鼎臠俎載宰夫奏刀各獻其技頓無求而弗獲雖醉飽其何忌而乃樂從夫野人之餐豈亦下取乎葑菲不然得無近于矯激有同于脫粟布被者乎張子應之曰天壤之間孰爲正味厚或腊毒澹乃其至猩脣豹胎旋取詭異山鮮海錯紛紜莫計苟滋味之或偏在六腑而成贅極口腹之欲初何出于一美惟杞與菊中和所萃謂勁不苦滑甘靡滯非若他蔬善嘔走水既瞭目而安神復沃煩而滌穢驗南陽于西河又類齡之可制此其爲功曷可殫紀況于膏粱之習貧賤則廢雋求之求不得則恚茲隨寓之必有雖約居而足恃殆將與之終身又可貽夫同志子獨不見吾納湖之陰乎雪消塊肥其茸威蕤與子婆娑薄言掇之石銚瓦盎霰汁咀蕊高論唐虞詠歌書詩嗟乎微斯物孰同先生之歸於是相屬而歌殆日晏以忘飢東坡菜羹賦東坡先生卜居南山之下服食器用稱家之有無水陸之味貧不能致蔓菁蘿

蔊苦葶而食之其法不用醯醬而有自然之味蓋易而可常享以爲之賦辭曰嗟余生福迫如脫兔其何因殷詩腸之轉雷聊禦餓而食陳無芻豢以適口荷蔬之見分汲幽泉以揉濯捭露葉與瓊根爨鉶錡以膏油泫融液而流津適滃滃如松風投糝豆而諧勻覆陶甌之穹崇罷欖觸之煩勤屏醯醬之厚味却椒桂之芳辛水耗初而釜治火增壯而力均滫嘈雜而廉清信凈美而甘芬登盤盂而薦之具七筴而晨飡助生肥於玉池與五鼎之齊珍即易牙之効技超傳說而策勳沮彭尸之爽感調竈鬼之嫌嗔嗟丘嫂其自監陋樂羊而匪人先生心平而氣和故雖老而體胖忘口腹之爲累似不殺而成仁竊比子於誰歟爲天氏之遺民

東坡羹頌曰東坡羹蓋東坡居士所煑菜羹也不用魚肉五味有自然之甘其法以菘芳蔓菁苦蔊蔊苦葶皆揀洗數過去辛汁先以生油少許塗釜緣及瓷盆下菜湯中入生米爲糝及少生薑以油盆覆之不得觸觸則生油氣至熟不除其上置甑炊飯如常法既不可遽覆須生菜氣出盡乃覆之羹每沸涌過油輒下又爲盆所壓故終不得上不尔羹上薄飯則氣不得達而飯不熟矣飯熟羹爛可食若無菜用瓜茄皆切破不揀洗入罨熟赤豆與粳米半爲糝餘如煑菜法應純道人將適山求其法以遺山中好事者以頌問之

甘苦常從極處回鹹酸未必是塩梅問師此箇天真味根上來麼塵上來

蘇東坡詩曰根莖與花實收實無棄物大將烏吾鬚小則餉吾客

楊廷秀題張以道寒綠軒曰菊芽伏土糝青粟杞笋傍根埋紫玉雷聲一夜雨一朝森然迸出如蕨苗先生飢腸詩作梗小摘珍芳汲水井風爐蟹眼候松聲罩罹親撈微帶生爛炊彫胡浙青精芼以天隨寒綠萌飢時作虀仍作羹飽後龍鳳同庖烹太官蒸羊壓花片宰夫膊蹯削瓊軟豹胎熬出禍胎來貴人有眼何曾見天隨尚有愁作魔愁杞作棘菊作莎君不見黃金錢照紅玉荳秋高更覺多風味先生釀金煉玉自莎自棘如予何金空玉盡苗復出喫苗喫花并喫實天隨白眼屠沽兒不道有人頭上立

井上枸杞架詩曰花杯承此飲椿歲小無窮

劉禹錫枸杞臨井詩曰葉繁本是仙人杖根老新成瑞犬形上品功能甘露味還知一句可延齡

嘗枸杞云芬花菘乳餞春忙夜吠仙苗喜晚嘗味抱土膏甘復脆氣含風露嚥猶香作虀澹箸微施酪芼茗臨時莫過湯却憶荆溪古城上翠條紅乳滴盈箱

本草曰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群書要語曰芭蕉心剥去其皮色黃白味似蔔苟甘而脆亦飽人

又曰百草中可食者雖多惟蔊菜枸杞苗五加皮頭菊苗草中美味耳

大戴禮夏小正曰採芸爲朝菜

禮圖曰芸蒿白葉似蒿香美可食也

王右丞詩曰清齋折露葵

詩曰蕨沸檻泉言采其芹芹水菜也一名水英蓋士之於學也攬其芳臭而至則采芹之譬也

又云芹絜白而節其氣味芬芳

魏文貞公好食芹

山谷綠菜贊曰蔡蒙之下彼江一曲有茹生之可以爲菹蛙蠙之衣采之盈掬吉蠲洗擇不溷沙礫芼以辛鹹宜酒宜餘在吳則紫在蜀則綠其臭味同遠故不録誰其發之班我旨蓄維女博士史君炙玉

陸龜蒙中酒賦曰剪雲夢豐採泮宮芹周子之菘向晚庾郎之薤初春加以歐川桂蠹潁谷榆人雖馳心於品物且忘味于茲辰

陳仁玉曰芝菌皆氣菌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訕之至若儔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天花一甲群栖者右左芼之固藜莧之至腴蕈葵之上瑞此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即有此菌未有此遇也

又曰蕈有十一種合蕈生韋羌山質外褐色肌理玉芳鄰韻味發香與味稱雖靈芝天花無是也稠膏蕈生孟溪山秋中山氣重霏雨露

零浸釀山膏木腴蓓爲菌花戢戢多生山絕頂高樹稍初如蘂珠圓瑩類酥滴乳淺黃白色酒烹溫厚滑甘雖尊味不足道也栗殼蕈寒氣至稠膏將盡此乃續耳松蕈生松陰採無時食之療泄精白濁竹蕈生竹畔味極甘麥蕈生溪邊鬆土中味殊色美玉蕈生山中初寒時色潔白可愛謚爲玉名黃蕈叢生山中如梔子黃色一名黃纘蕈一名黃純蕈殊峭硬有味紫蕈赭紫色亦山中產一名紫富蕈品爲下四季蕈生林木中味甘而肥理麁峭不入品鵝膏蕈生高山狀類鵝子乃纖開味甘滑不謝茵膏然與杜蕈相亂杜蕈者生土中俗言毒蟲氣所成食之殺人甚美有惡宜所黜凡中其毒用苦茗白礬勺新水併咽之即愈

歐陽永叔詩曰寧傷桃李花無損杞與菊杞菊吾所嗜惟恐食不足花開少年事不入老夫目老夫無遠慮所急在口腹風晴日暖雪初消踏泥自採溪邊綠

南方草木狀曰浮沉藤生子大如蓋既正月華色仍連著實臘月熟色赤生食食之甜酢生交趾九含

又曰蘭子藤生緣樹木正二月花青色四五月熟食如蔡赤如雄雞冠取生食之味淡泊出交趾合浦

又曰野聚藤緣樹木二月花色仍連著實五六月大如羮甌俚民責食其味甜酢出蒼梧

又曰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鬚綠色交加如織其子一苞恒二百餘顆皮殼青黃色殼中有肉如栗味亦如之乾者殼肉相離撼之有聲形似肉荳蔻出交趾

大明一統賦曰酸角萊名出臨安酸角狀如猪牙皂角浸水和羮酸美過于中原法醋

華夷花木考曰君遷子生海南樹高丈餘其實中有乳汁甜美香好

崔豹古今注曰木蜜生南方合體甜軟可噉味如蜜老枝煎取倍甜止渴也

又曰無花果生山野中今人家園圃中亦栽葉形如葡萄葉頗長硬而厚稍作三叉枝葉間生果初則青小熟大狀如李子色似紫茄味甘

又曰海松子生新羅如小栗三角其中仁香美東夷食之當果與中土松子不同

又曰梧桐樹皮白葉青而子肥美可食

又曰槐嫩葉可薦茶

爾雅翼曰天有十日葵與之終始故葵以癸

又曰茄蓮葉似藍根似蘿蔔味甘脆可食

又曰葉荷尊苴也根旁生笋可以爲葅甘美

又曰都波人不知耕稼土多百合取其根爲粮

又曰不惑草生苻禺之山其草多條其狀如葵而赤花黃實嬰兒食之使人不惑

又曰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

又曰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末多國獻此草

又曰荀草青要之山有草焉其狀如蓂而方莖黃花赤實其本如藁本服之美顏色延年

又曰救窮草石階山在太和山一名華岳地肺一名肺山福地有此草冬夏不枯日食三寸絕穀不飢

又曰蘿摩曰苑蘭曰苦丸幽州人曰雀瓢東人曰白環藤可作菜茹能補精益氣故諺云去家千里莫食蘿摩

又曰甘露出撒馬兒罕小草叢生其葉如蘭秋露凝其上味如蜜可熬爲餳

又曰蔓葉藤出廣東葉似葛蔓附于木樹可爲醬即漢書所謂蒟醬也實似桑椹皮黑肉白味辛合槟榔食之禦瘴癘之氣

又曰合歡菜番禺有菜四葉相對夜合朝開故名合歡味甘美可食

又曰菘菜菜中有菘最爲常食性和利人無餘逆忤令人多食如似小冷又耐霜雪其子可作油傅頭長髮塗刀劍令不銹

又曰雞侯菜生嶺南顧廣州記曰雞侯菜似艾二月生宜食

又曰金毛菜是石髮吳越亦有之然以新者爲上彼國呼爲金毛菜

南方草本狀曰優殿合浦有菜名優殿以荳蔻汁茹食之甚香美

又曰頗陵西國菜名僧携其子入中國訛爲波稜十月食霜菜令人面無光

又曰藤菜宋蘇軾詩曰豐湖有藤菜可以敵蓴羹

維揚志曰茭苜曰蓴秦少游詩曰後春蓴出滑于酥

又曰木耳出魯山本草曰木耳有五桑椿槐榆柳之異其色亦有黃赤黑白之分六月多雨則生之杜甫所謂本生耳是也

本草曰苜蓿味苦平無毒主安中利人可久食

又曰菱米不知種所自出植于旱山不假耒耜不事灌溉逮秋自熟粒米粗糲

又曰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裏泥如紫色謂如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

又曰水底蘋太原晉祠冬有水底蘋不死食之甚美

又曰熒芝良常山有熒火芝大如荳夜視有光得食一枚心中一孔明食七枚七孔明可夜書華陽洞亦有五種夜光芝包山有白芝

杜少陵詩曰香芹碧澗羹

韓終採藥詩曰間河之桂實大如棗得而食之後天而老

食療本草曰榆仙可作醬食之亦甚香美有少辛味能助肺氣發諸蟲下氣令人能食

本事詩曰胡麻好種無人種正是歸時君不歸

本草曰百草花治百病長生神仙亦煑花汁釀酒服之

吳筠採藥詩曰我本此山老緣澗採山麻九莖日返照三葉長生花可以蠲憂疾聊持駐景斜

江淹詩曰冥採石上草得以駐衰年

陳陶種蘭詩曰幽人飢如何採蘭充餱粮幽人渴如何醞蘭為酒漿地無青苗租白日如散王不肯仙人藥端坐紅霞房

白居易烹葵詩曰時卧不夕食今起乃朝飢貧廚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紅粒香復軟綠莖滑且肥飢來止於飽飽復何所思憶昔榮遇日迨今窮退時今亦不凍餒昔亦無餘資口既不減食身又不減衣撫心私自問何者是榮衰勿學常人意其間分是非

唐彥謙移莎詩曰試才畢庾薤求味笑周菘

張祜隱居詩曰唯當餌仙木坐作朱顏翁

方干詩曰慣采藥苗資素饌曾書蕉葉寄新題

耿緯詩曰流水知行藥孤雲伴採薇

宋蘇子由藏菜詩曰費清葵芥充朝饍歲晚風霜斷萊根百日園枯未易過一家口衆復何年多排甕盎先憂盡旋設盤盂未覺煩早晚春風到南圃侵凌雪色有新萱

元周權宇衡之憫蔬詩曰富人厭粱肉貧士懷虀鹽采芳得野蔌終朝不盈襜矧茲春候和學圃濱澗南席地歷踈塊卦畦理長鑱孫芥紫方茁早韭綠且纖亦復種晚菘穉角俄已含期此旦夕効萊把日可添時陽忽久亢生意幾不堪豈憚抱甕勞灌沃終難霑馬齒一何茂縱逸徒爾芟所憂穀不登飢饉今乃兼

矯首向晃昊霖澤何由覃

詩曰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止言未可食之時也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柔言可食之時也薇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菜之微者也

草木疏曰漢時官園種薇以供宗廟祭祀則祭用蕨薇先王之禮舊矣

唐本註云假蘇即蘇中荊芥也今人食之錄在菜部

日華子云荊芥利五藏消食下氣醒酒作菜生熟食并煎茶治頭風

跋

余惟甘澹而嗜古藿飽之外手披架插以此淹日然蒙鈍善忘無能得大義值林丘濠濮之致則欣然節錄之此數則尤與茹草事相關蓋有味乎言之也古人經史博碩者用之以樹宏業而余沾沾如是正猶富人之稼如雲粢啟期乃拾其遺穗余真啓期之徒哉

梅墟山人周履靖識

茹草編三卷終

茹草編卷之四

嘉禾梅墟山人周履靖謹輯
秀水蒼明野叟周紹濂校正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茹草紀事

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矣
鄉黨云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
孟子曰晉平公之於亥唐也食云則食雖蔬食
菜羹未嘗不飽
蘇頌序曰昔神農嘗百草之滋味以救萬民之
疾苦由是本草之學興焉
吳越春秋曰越王念復吳怨則切之以蓼
晉書曰昔張季鷹爲齊王從事有尊菜鱸魚之
思遂解官歸
東觀漢記曰王莽末南方枯旱民多餓群入野
澤掘鳧茨食之
荆楚歲時記曰九月九日事稱菊菜地菌之流
作羹甚美
晉書曰齊王冏辟張翰爲曹掾翰謂同郡顧榮
曰天下紛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
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
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愴然曰吾亦與子
采南山之蕨飲三江之水耳
高士傳曰陸通字接輿楚人好養性躬耕以爲
食楚昭王時通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故
時人謂之楚狂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
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
世不可追也楚王聞陸通賢遣使者持金百
鎰車馬二駟往聘通曰王請先生治江南道
笑而不應使者去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
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妾聞義士
非禮不動妾事先生躬耕以自食親績以爲
衣食飽衣暖其樂自足矣不如去之於是夫
負釜甑妻戴紝器變名易姓游諸名山食桂
櫨實服黃菁子隱蜀峨嵋山壽數百年俗以
爲仙云
又曰焦先字孝然河東人中平末白波賊起先
避亂至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
衰乃絕口不言及魏篡位常結草爲廬於河
之湄獨坐其中食草飲水身無衣履河東太
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
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語
火燒其廬先遂露寢冬雪大至先卧不移人
以爲死就視如故人莫能測其意後百歲餘
乃卒
又曰扈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
青牛先生者守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
鳥情常食菁葅芫花年似五六十者人或親
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
又曰郭文字文舉河內人少愛山水尚嘉遯每
遊山林弭旬忘返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
名山恒著鹿裘葛巾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
供食餘穀輒恤窮匱

又曰宗測字敬微南陽人宋徵士炳之孫自少靜退不樂人間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屢徵不就

又曰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待鄰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屨終歲不易未嘗疾病披荊畚礫爲園藝植耘芟灌溉培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園不絕蔬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園不類又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堅紉過革爲人事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有餘則以周急應貸假者償一不經意溉園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函金幣屬豫章帥及漕使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乃屏騎從東吏服爲遊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默計此爲蘇雲卿也既而汲泉煑茗意稍款洽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以詰朝上謁且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則書幣不啓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

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傅霖子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子罪曷鍼

北齊書曰王收字子深少孤獨種葵三畝被人盜之王收密令人書葵葉下明旦市中看之遂得偷者

東觀漢記曰桓帝永興二年詔司隸蝗水爲災五穀不登令所郡國種蕪菁以助其民食

曆曰劉備歸曹公曹公使親近覘視諸將有賓客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埽人種蕪菁公使人窺門即去備謂張飛曰吾豈種菜者乎曹公必有疑意不可復留輕馬而去

孟詵曰蔓菁消食下氣其子九蒸九暴搗爲粉服之長生

劉禹錫嘉話錄曰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取其纔出甲可生啖一也葉舒可煑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葉不令惜四也明則易尋而採五也冬有根可斷而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亦博矣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

仙經曰蔓菁實夏秋熟時採之單服用水煑三過令苦味盡暴乾搗末水服二錢增服可以辟穀

吳錄曰陸遜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抄掠瑾聞之欲急去遜方催人種荳菘與諸將圍棋以示閒暇

齊書曰武陵王曄性清簡尚書令王儉詣曄留儉設食盤中菘菜飽而已見重其卓率爲飽食盡歡而去

又曰周顒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舍山舍甚機辯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初春早韭秋末晚菘

梁書曰范元琰家貧唯以園蔬爲業常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乃以實荅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啓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沒溝盜其笋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渡之自是盜大慚一鄉無竊

北史曰孟信爲趙郡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山中老人魯以他設酒饋之信和顏接引殷勤勞問乃自出酒以鐵鐺溫之素木盤盛蕪菁葅而已

雲南記曰嶲州界緣山野間有菜大葉而麤莖其根若蘿蔔土人蒸煑其根葉而食之可以療飢民名之爲諸葛菜云武侯南征用此菜子蒔於山中以濟軍食亦猶廣都縣山櫪林謂諸葛木也

列子曰宋國有人其妻告之曰昔有人甘茂菽與芹子卿豪嘗之蜇于其口嗛于其腸衆哂之

三十國春秋曰劉殷字長盛七歲喪其父哀毀踰禮曾祖母王氏盛冬思莖殷入澤中慟哭有莖生焉得斛餘

北齊書曰邢特字士俊以經授皇太子廚宰進

食有菜曰邪高令去之曰此菜有不正之名
非殿下所宜食顯宗聞而嘉之

唐書曰太宗時尼波羅獻波稜菜葉類紅藍實
如蒺藜火熟之能益食味又云頗稜西國菜
名僧携其子入中國訛爲波稜

晉書曰石崇奴勝白奴常種羅勒葵不親不
蹠

漢書曰四皓避秦入商雒山採芝以食隱而不
出

杜工部秋日阮隱居詩曰致薤三十束
又曰隱者柴門內畦蔬繞舍秋盈筐承露薤不
待致書求東比青芻色圓齊玉箸頭衰年關
膈冷味暖併無憂

漢書曰秦破趙遷卓氏曰吾聞泯山之沃野下
有蹲鴟即芋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政以臨
邛至僮百人

崔鴻十六國春秋蜀錄曰李雄克成都衆甚飢
餒乃將民就穀於郪掘野芋而食之

後漢書曰劉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
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旦有老母求菜
母老將平爲菜願得先歸食音嗣母畢還就
死而泣賊見其至誠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
因白曰屬與賊期義不可欺遂還詣賊衆皆
大驚相謂曰嘗聞烈士乃今見之于去矣吾
不忍食子於是得全

又曰崔瑗愛士好賓客盛脩肴膳殫極滋味不
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

吳書曰趙咨使魏魏人曰江東有耑音端蹄菜
作若爲食咨曰當得倉助瘦切鱗以作羹

王隱晉書曰桓溫性儉每讌唯下七奠伴菜菓
而已

又曰王玄謨柳元景桓護之雖並北人而玄謨
獨受老儈之目凡諸稱爲四方書疏亦始之

嘗謂玄謨作四時詩曰董茄供春膳粟漿充
夏食瓠醬調秋菜白醪解冬寒

唐書曰太宗時健達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赤
中心正黃而蘂子紫色又有酢菜狀似芹而
味香渾是葱其狀猶葱而甘辛

金樓子曰秦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
海求金菜玉蔬

杜蘭香別傳曰香降張碩賞瓦榼酒七棵多菜
而無他味亦有世間常菜輒有二種色或丹
或紫一物與海蛤相類并有非時菜碩云食
之亦不甘然一食七八日不飢

齊書曰周顒隱鍾山王儉謂曰卿在山中何所
食答曰赤米青豐綠葵紫蓼

又曰庾杲之字景行爲世祖征虜功曹清貧食
唯韭菹雜菜之屬戲之曰誰言庾郎貧食菹
常有二十七種韭言三九也

列仙傳曰務光服蒲薤根

世說曰蘇峻亂庾公南奔見陶侃雅相重仍食
庾嚼薤因留白陶問用此何爲庾云故可種
食陶尤歎

嶺表錄異曰南中菜草經冬不衰故蔬圃之中
裁種茄子宿根有二三年漸長枝幹乃爲大
樹每夏秋熱則梯樹採之三年後樹漸老子
稀即伐去別種嫩者

又曰山薑花莖葉即薑也根不堪食而于葉間
吐花穗如菱粒嫩紅色南人選未拆開者謂
之含胎以鹽淹藏入甜糟中終冬如琥珀香
辛可重用爲膾無加也

抱朴子曰五原蔡誕入山而還欺其家人云至
崑崙山有王瓜其形如世間瓜但光明洞徹
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可食

漢武帝內傳曰西王母謂上元夫人曰後造朱
炎山陵食靈瓜其味甚美頗此來久已有七
千歲矣

又曰仙之上藥有空同靈瓜四刼一實也

南岳夫人內傳曰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
季冬之月夜半清明有四真人並可年二十
餘天姿秀穎至靜室因設酒肴陳三玄紫柰
綠實靈瓜

太上黃庭內景經註曰大霍山下自洞臺司命
君之府也中有神靈瓜食之者至玄也

孫氏瑞應圖曰蓮蒲王者不徵滋味庖廚不踰
深盛則生廚一名倚扇一名實閣一名倚蓮
生如蓮枝多葉少根如絲轉而生風主於飲
食清涼駈殺蟲積充時冬死夏生舜時生之
於廚

抱朴子曰朱草狀似小桑莖長三尺枝葉皆赤

莖如珊瑚生名山嶺石之下刻之汁流如血以玉及金銀八石投其中立可化爲泥以金投之名曰金漿以玉投之名玉醴服之皆長生也

金樓子曰寧得一把五茄不用金玉一車寧得一片地榆不用明月寶珠五茄一名金盐地榆一名玉皷惟此二物可養石

又曰用紫芝煮石石美如脂食之可更調五味下橘皮薏苡

三洞要鈔曰神仙消金玉漿法葱者萊之伯雖臭而有用消金玉錫石也

又曰以冬至日取葫蘆盛葱汁根莖埋於庭中到夏至發之盡爲水以漬金玉銀青石各三分自消矣曝令乾如飴可休粮久服登仙亦曰金漿也

符子曰顏子有疾三日不食問之曰吾師也食非丹不飡茹非芝不食故七百歲子何不吮瑤以延生咀蘂以養齡也

梁書曰沈顗逢齊末兵荒家人并日而食或有饋其粟肉者閉門不受唯採蓴荇根供食以樵採自資怡怡然恒不改其樂

湘中記曰末和初有採藥衡山者道迷粮盡過息岩下見一老翁四五年少對執書告之以飢與其食物如薯蕷指教所去六日至家不復飢乏

左傳曰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獨抱朴子曰韓終服舊蒲三十年身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冬袒不寒

神仙傳曰王興者陽城人漢武帝上嵩山忽見有仙人長二丈耳出頭下垂肩帝禮而問之仙人曰吾九疑人也聞中岳有石菖蒲一寸九節食之可以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帝問侍臣曰彼非欲服食者以此諭朕耳

玉函方曰王子喬變白增年方甘菊三月上寅日採名曰容成九月上寅日採名曰玉英六月上寅日採名曰金精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長生者根莖是也四味並陰乾百日取等分以成日合搗千杵爲末酒調下一錢匕以蜜丸如桐子大酒服七丸一日三服百日身輕潤澤服之一年髮白變黑服之二年齒落再生服之三年八十歲老人變爲童兒容貌

風俗通曰南陽酈縣有甘谷谷水甘美云其山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三十中壽百餘下壽七八十者名大天菊華輕身益氣故也司空王暢太尉劉寬太尉袁隗爲南陽太守聞有此事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用之飲食諸公多患風眩皆得瘳

神仙傳曰康風子服甘菊栢實得散仙

抱朴子曰劉生丹法用白菊花汁蓮汁檉汁和丹蒸之服一年壽五百歲

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圓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問羣臣無能識者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謂萍實可剖而食之吉祥也唯霸者能獲焉王遂食大美又遣人問孔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過陳聞童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甘如蜜吾因以知之

宋玉主人女爲炊彫胡飯

續仙傳曰朱孺子幼事道士王元正居大若岩一日汲于溪見二花犬因逐之入于枸杞叢下掘之根形如二犬烹而食之忽覺身輕飛于峯上雲氣擁之而去

華夷花木考曰放杖木生溫括睦婺山中樹如木天蓼老人浸酒服之一月放杖故以爲名也

又曰枸樓國有水仙樹腹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七日醉

又曰鳳尾蕉出成都府江瀆廟前有樹六株世傳自漢唐以來即有之其樹高可五六十丈圍約三四尋挺直如矢無他柯榦頂上纔枝葉若椶櫚狀皮如龍鱗葉如鳳尾實如棗而加大每歲仲冬有司具牲饌祭畢然後採摘金鼓儀衛迎入公廨差點醫工以刀逐箇剝去青皮石灰湯焯過入蜜熬熟令浸五七日漉起控乾再換熟蜜如此三四次却入瓶缶封貯進獻不如此脩製則生澁不可食泉州萬年棗三株識者謂即四川金果也番中名爲苦魯麻棗蓋鳳尾蕉也

顧微廣州記曰平興縣有花樹似槿又似桑四時常有花可食甜滑無子此蕣木也詩曰顏如蕣華義疏曰一名木槿一名王蒸

華夷花木考曰高河菜出點蒼山高河泉水中莖紅葉青味甚辛辣可茹五六月採之若高聲則雲霧驟起風雨卒至蓋高河乃龍湫也

又曰龍鬚菜出萊州繁生海中石上莖如繒長僅尺許色始青居人取之沃於水乃白又名繒菜人頗珍之司空山南洗藥池齊張岳浴丹之所中有龍鬚菜味甘可食日未出浮生水面日出則沒於水中人潔心以往則隨採可得若混以葷腥則苦澁不可下咽

又曰甕菜莖空性寒蔓生畦中或水中遯齊閒覽云此菜來自東夷古倫國以甕盛之譯不通但言甕菜本草云能解葛毒張司空云魏武帝噉野葛至一尺應是先食此菜也

本草曰甕菜味甘平無毒嶺南種之蔓生花白堪爲菜南人先甕菜後食野葛二物相伏自然無毒甕一云雍

花木考曰千金菜高麗國使者來漢隋人求得菜種酬之甚厚故因名千金菜即今萵苣也

詩臆曰荇接余也疏云白莖葉紫赤色正員徑寸餘浮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肥美可案酒嚴氏云細莖亂生有若鬚然故詩人云參差荇菜

又曰苕苕饒也幽州謂之雀饒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可生食邛有旨苕是也

又曰芃蘭萑也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一名蘿摩幽州謂之雀瓢

又曰卷耳苓耳也廣雅云枲耳亦云胡枲江東呼棠梨形似鼠耳叢生似盤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煑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幽州謂之雀耳呂氏以爲蒼耳非也

又曰蕨鼈也薇山菜也莖葉似小豆蔓生可作羹亦可生食一名迷陽

又曰茆鳧葵也一云鵝蹠草堪爲菹醬江東名蓴菜一云水戾一云浮菜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本草注曰三四月後名絲蓴味甜體軟霜降以後者名瑰蓴味苦體澁

又曰莫根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迷

花木考曰羅漢菜蘄州三角山出舊有異僧帶之而去若雜以葷物即無味

又曰芥菹廣州人以巨菜爲醎菹埋地中有三十年者貴尚親賓以相餉遺

又曰玉枕藷嶺外多藷間有深山邃谷而得之者枚塊連屬有數十觔者味極甘香人多自食未嘗貨於外本名玉枕藷又號三家藷

又曰蘑菰瀕河之地多有之惟出考城者勝土人採食或曰無種蓋遺腐船木所生也

又曰苜蓿漢離宮所植其上常有兩葉丹紅結穟如黍率實一斗者春之爲米五升亦有稉有糯稉者唯以作飯須熱食之稍冷則堅凝糯者可搏以爲餌土人謂之灰粟

陶隱居曰長安中乃有苜蓿園北人甚重此物江南不甚食之以其無味故也外國復別有苜蓿草以療目非此類也

花木考曰翻雞芰玄都有芰碧色狀如雞飛故名翻雞芰仙人鳧伯子常採茹之

又曰句曲山五芝求之者投金環二雙於石間勿稟念必多第一芝名龍仙食之爲太極仙第二芝名參成食之爲太極大夫第三芝名燕胎食之爲正一郎中第四芝名夜光洞鼻食之爲太清左御史第五芝名料玉食之爲三官真御史

又曰肉芝長洲漕湖之濱有農婦治田見湖灘一物白如雪趨視之乃見一小兒手也連臂約長尺許其下作聲唧唧驚走報其夫往看亦甚疑怪掘之其根不可窮乃折而棄之湖嘗讀神仙感遇傳云蘭陵蕭靜之掘地得物類如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踰月髮再生力壯貌少後值道士顏靜之曰神氣若是必嘗仙藥指其脉曰所食者肉芝也壽等龜鶴矣然則漕湖之物正此類耳乃不幸棄乎

又曰牛酥煎食孟蜀時李昊每將牡丹花遺朋友以與牛酥同贈曰俟花彫以牛酥煎食之

食療本草曰高昌人取榆皮爲末和菜菹食之

甚美令人離食仙食常服服丹人亦食之取其利關節故也

稽神錄曰臨川有主人虐所使婢婢乃逃入山中久之見野草枝葉可愛即拔取根食之甚美自是常食久而遂不飢輕健夜息大樹下聞草動以爲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其身嫣然凌空而去或自一峯之頂若飛鳥焉數歲其家人採薪見之告其主使捕之不得一日遇絕壁下以網三面圍之俄而騰上山頂其主異之或曰此婢安有仙骨不過靈藥服食遂以酒饌五味香美置往來之路觀其食否果來食食訖遂不能遠去擒之具述其故所食之草即黃精也

異類曰鳳剛者漁陽人也常採百花水漬封泥埋之百日煎爲丸卒死者入口內即活故剛服之百餘歲入地肺山列仙傳曰堯時赤松子服之得仙

隱晉書曰庾褒入林慮山食木實餌石蕊得長年也

陳藏器餘曰薇葉似老蕨根如紫草按薇蕨味甘寒滑去暴熱生山間人作茹食之四皓食之而壽

列仙傳曰赤將子輿不食五穀而啖百草花

又曰偓佺者槐山採藥父也好食松實形體生毛長數寸兩目更方能行逐走馬以松子遺堯堯不暇服也松者簡松也時人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焉

又曰呂尚服澤芝地髓壽二百餘歲

又曰仇生栖止石室常食松脂

又曰彭祖食桂芝善導引

又曰江妃二女遵漢水之旁採其芝而茹之

又曰赤鬚子食松實天門冬石脂齒落更生髮墮再出

又曰犢子者鄴人也少在黑山採松子茯苓餌而服之

又曰園客善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木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蚕焉

又曰毛女字玉姜食松蕊形生毛遂不飢寒身輕如飛年百七十餘歲所止華陰山巖穴中

又曰文賓教嫗令服菊花地膚子桑上寄生松子取以益氣

又曰商丘子胥授世人曰但食木與菖蒲根飲水不飢不老

沈作哲寓簡云衡山有道人本書生棄家隱山中一旦入城市藥有故人忽見之怪其神氣清明問其何爲對曰佩蕙紉蘭已是青山獨往採芝食栢終當白日上升邀飲酒忽不見

又曰采薇首陽茹芝商山體未嘗病也豈爲食養哉

唐盧懷慎爲相召客食曰爛蒸去毛莫拗折項客以爲非鶩即鴨也已而下粟米飯惟胡蘆一枚而已

茹草編四卷終

跋

山谷題畫菜有云可使士大夫知此味不使吾民有此色而晦菴亦曰喫菜根百事可作美哉草木之滋與禁臠競腴也在位君子能知其味則閭閻之下菜色其鮮矣世之貪饕汚濁攘民而剥其脂髓皇皇墦間之乞壠厥名行者必持梁嚙肥擊鮮而饌王者也其志勞行潔難進易退使人景企無窮者必飯蔬飲水甘澹泊無他嗜羨者也周君是編厥草凡百種深山人野隨地有之然則可以療飢者寧獨燁燁之芝哉吾其問諸黃綺

萬曆壬午冬日吳門百泉皇甫汸

檇李周君逸之撰茹草編裒十物而列之遍古方書所未具周一一圖繪其形而繼以詩味讀其詩蕭然無求於世而薄珍腴之味爲麤穢不足嗜也世人於所嗜好有溺而徇則終歲營營靡所稅駕苟瀝酒覺悟則趨鼠飲河不過滿腹而止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彼湛溺於富貴者委瑣不足道至子夏碩賢高弟且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恍孰能茹草飯糗竟其齒不厭哉貧居隱約之士誠有味乎斯編將含餔帶索拾穗而行歌不復知朝市間別有五鼎食者矣則彈鋏者奚無魚之嗟叩角者奚逢堯之羨哉周君居聖明之世而其清標冲抱若脫屣而高蹈者吾良有取乎爾

萬曆甲申仲冬望日仙巖二谷侯一元識

嗟嗟世之人有不困於肉食者乎得則欣失則

戚困也亦有不困於藿食者乎得則戚失則欣困也此豈藿與肉之果能爲困也乎要亦人自爲欣人自爲戚則亦人自爲困焉耳所以古之達人拾蕨採薇思尊佩蓮逍遥曩俎之外厭飫蒿萊之場上者瑤島翠微下者江籬野徑取其適意妙在賞心孰戚孰欣奚得奚失伊誰我困哉梅墟周君雅慕斯道薄視世塗出則携筐入則學圃有聞有見必簡必編久之哀然怏也命曰茹草其說以爲草生大塊間不煩種蒔不煩灌溉而乃滋蔓時時長活栖遲不能爲辱把玩不能爲榮王公大人與之交亦可樵夫牧豎與之交亦可即莫與之交而萋萋芋芋於淡漠之鄉亦可蓋有幽貞之德焉有獨寤之風焉周君曰我茹之夫亦茹其似乎余方求解二困樂爲識此

萬曆辛卯七夕鹽官三謙仇雲鳳跋

跋茹草編曰服紈袴者不足與談鶴氅荷衣之風嗜膏粱者不足與語草根木實之趣蓋清苦澹泊斯志氣高朗進之而事業宏偉退之而操持俊絜甚之長生末年超越乎庸碌倩輩奚翅數舍地步梅墟君雅志書史遊神筆硯肉食未始弗甘蔬食乃其獨味茹草一編徵諸經典形諸圖類開人間世清廓虛明之境君子哉非古之遺逸今之高尚耶屬予讐校因殷數語於末以覺乎慘慘然肥甘口腹徒血肉軀者

萬曆丙申就李蒼明周紹濂識

梅墟山人栖遲郊坰食藿而甘乃繪圖列牘本原種性又取古人文之雋者膏潤之爲詩餚酒俎曰是足以傲纍食矣山人固外枯內腴將茹薇蕨以老余于世亦泊乎嚼蠟行嚅齒從山人山人食云則食盖不敢不飽也

長水鳳山吳惟貞識

余之是編也實出余孩心云盖圖細人事世之庸碩奇偉者疑垂涕勿顧而余獸眈眈嗜之若有厚味焉者夫亦各有適也乘輕策駿剖鮮割肥一羅而窮山珍盡海錯人適其適裋衣麤帽出肘露骭春雨初霽冬雪未消於是提筐遵徑探萌尋芽煨煎土釜以飽我腹我適其適夫當其在人也不知其在我也其在我也又不知在人也人我俱適豈敢相非藉令以此種種而次之羊炮豹炙之間諸豪貴人必不顧以羊炮豹炙而次之種種之間余亦不敢染指一臠予盖甘爲圖人也夫丁酉長至日梅顛周履靖識

茹草編四卷終

跋

古之崇於味者坐擁方丈日費萬錢猶悄悄嘆不已至於榜吏膳痂蒸兒作膾又瑣猥殘酷當與肉食獸併殺同驅者也每讀書至此輒爲蘇卷敦若予庶草葱蒨與芝菌比禦乎予方實此如竹花棟實即有嚇予者予不頓也且得古人澹泊明志之旨云

梅墟山人周履靖識

救荒野譜

姚可成輯

救荒野譜

引

蒸黎誕來粗遭五穀天縱神聖生活斯民孔子雖疏食菜羹瓜祭不忘本也頃災荒饑饉氣數所不能無金頼哲人挽回造化茲所輯東垣食物本草中救荒野譜雖不過一時權變之術亦且令煢煢餓夫少延旦夕以俟豐穰耳恐貽誕妄之譏故爲粘箋以解

柴禎壬午清明日嵩來野人姚可成識

救荒野譜目錄 六十種

白鼓釘以下俱草類

猪殃殃　鵝刀股　絲蒿　浮萍　看麥娘　破衲　江蘺　猫耳朵　獼猴脚跡　燕子不來香　眼子菜　地踏菜　鳥藍擔　馬蘭頭　青蒿兒　蒲兒根　蔊菜　野落雛　倒灌蘺　烏莫　枸杞頭　羊乔　野苋菜　野蓼蘺　野蓼豆　雷聲菌　掃帚蘺　麥科　蘺菜兒　板蒿蒿　天藕兒

牛塘利　水菜　狗脚跡　斜蒿　牛尾瘟　兎絲根　抓抓兒　雞頭以下草類　葛根　芭蕉　老鴉蒜　何首烏　萍蓬草　雞冠　地錢兒　山羊蹄　酸漿　敗醬草　葵　蠶豆　車前草　蒼蘚　猫睛草　茅頭　蔵茸　景天　馬蘭　蒴草　狼尾草　老鶴筋　牛尾瘟　兎絲根　抓抓兒　補遺六十種　鷄頭草　野蘿蔔　草蛭片　雀舌草　鳳仙　蔽子花　香蒲　馬餘糧　黄精　蓽茇　蓽茇　黑豆牛　胡椒菜　山牛膝　鴨跖草　蒼耳　金盞兒　章柳　蒼耳草　落葵　蘺花　蘺菜　南燭　蒴草　酸倩草　逢草子　茵草

惡實　檀以下木類
桑椹　榆錢
椿樗　白楊
五加　山茶
鵲不踏　木天蓼
楮穀　冬青
合歡　櫟
槿　桃
附辟穀諸方

白鼓釘　食莖葉
一名蒲公英四時皆有惟極寒天小而可用采熟食
白鼓釘白鼓釘豐年賽社鼓不停凶年罷社鼓絕聲鼓絕聲社公惱白鼓釘化爲蚌
蕨刀股　食莖葉
春采生食兼可作蘆
蕨刀股蕨何苦蕨得今年地皮赤東家羅綺西家裰今年不聞蕨刀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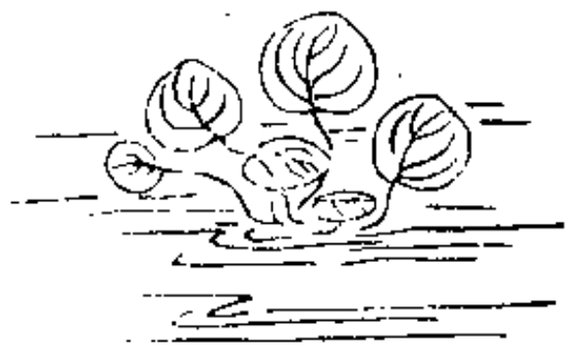
明姚可成輯

猪殃殃　食莖葉
猪食之則病故名春采熟食
猪殃殃胡不祥猪不食葉道旁我拾之充餱糧

絲蕎蕎　食莖葉
二三月采熟食四月結角不用
絲蕎蕎如絲縷昔爲義蠶人今作挑菜侶婆蠶衣蠶蕎挑菜衣稻穗張家姑李家女籠頭相見淚如雨

牛塘利　食莖
一名牛舌頭二三月采熟食亦可作蘆
牛塘利牛得濟種牛有餘青蕎水有餘味年來水旱枯忽變爲荒蕎采采療人飢更得牛塘利

浮蕎　食莖葉
入夏生水中六七月采生熟皆可食
采采浮蕎涉彼塘浪無根可託有莖可營野風浩浩野水茫茫飄蕩不返若我流亡此種即浮蕎葉貝白花有足者葉夫黃花者其名曰荇其根莖亦可蒸爲蔬



水菜 食莖葉
荻生水田北地白菜煮熟食之

水菜生水中
水深不可測
挈筥遶堤行
日暮風波息
水清忽照人
面色如菜色

看麥娘 食莖葉
隨麥生隴上因名麥米熟食

看麥娘來何
蠶麥未登人
未飽何當與
爾遲厥家共
嚙糟糠暫相
保

狗脚跡 食莖葉
生霜降時葉如狗印故名熟食

狗脚跡何處
尋蛟兎亂走
妖狐吟北風
揚沙一尺深
狗脚跡何處
尋

破破衲 食莖葉
臘月便生正二月采熟食三月老不堪用

破破衲不
堪補衆且
飢聊作脯
飽煖時不
忘汝

斜蒿 食莖葉
三四月生小者一科俱可用大者摘嫩頭於湯中略過細乾臨食再用湯泡油鹽拌食白食亦可

斜蒿復斜蒿采采
臨春郊終日不盈
把悵望登東皋欲
進不能進風日寒
蕭蕭

江蘺 食莖葉
生臘月生熟皆可用花時不宜但可作盡

江蘺青青江
水綠江邊挑
採女見哭翁
娘新死兒趁
熟止存我與
妹看屋

燕子不來香 食莖葉
蒸春采可熟食燕來時則腥臭不堪故名

燕子不來香燕
子來時便不香
我願今年燕不
來常與吾民充
餱糧

猢猻脚跡 食莖葉
以形似名三月采之熟食

猢猻脚跡宜爾
泉石胡不自安
犯我田宅遭彼
侵凌畎畝蕭瑟
獲而烹之償我
稼穡

眼子菜 食葉
生水淖中葉青背紫莖柔滑而細長可數尺六七月采之熟食

眼子菜如張目年
年盼春慎布穀猶
向秋來望時熟何
事頻年俄不開愁
看四野波漂屋

猫耳朵 食葉
正二月采摘爛和粉麵作餅蒸食

猫耳朵聽我歌
今年水患傷田禾
倉廩虛兮鼠
乘窠猫兮猫兮
將奈何

地踏菜 食苗
一名地耳狀如木耳春夏生雨中雨后采熟食見日即枯沒

地踏菜生雨中晴
日一顆郊原空莊
前阿婆呼阿翁相
攜兒女去匆匆須
臾采得青滿籠還
家飽食忘歲凶東
家懶婦聽正濃

窩螺薺 食葉
正二月采之熟食

窩螺薺如螺髻生
水邊照華髮去年
郎家田不收地業
女兒不上頭出門
忽見窩螺羞或云此種即吳俗東地所名螢蟲青是也

烏藍擂 食葉
烏大也村人呼大爲烏此菜但可熟食

烏藍擂擂不動土
時腹中飢歸來肩
上重肩上重行路
遲日暮遲家方蒸
炊

蒲兒根 食根
即蒲艸嫩根也生熟皆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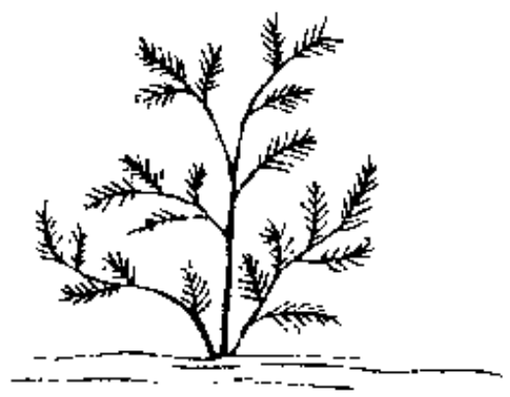
蒲兒根生水曲
年年砍蒲千萬
束水鄉人家衣
食足今年水深
淤絕蒲食盡蒲
根生意無

馬攔頭 食葉
二三月發生苗食又可作齏

馬攔頭攔
路生我爲
拔之容馬
行只恐救
荒人出城
騎馬直到
破柴荊

青蒿 食莖葉
即茵陳蒿春月采之炙食時俗二月二日和粉麵作餅食之是也

青蒿兒纔發穎二
月二日春猶冷家
家競作茵陳餅茵
陳疾病還療飢借
問采蒿知不知



簿籬頭 食莖葉
臘月采熟食入春不用

簿籬頭延
蔓艸傍籬
生青鬚鬒
今年新貴
穀不收拆
簿籬煮簿
籬頭

馬齒苋 食莖葉
有紅白二種入夏采湯瀹過曝乾冬用旋食亦可醃俗元旦食之

馬齒苋馬齒苋
風俗相傳食元
旦何事年來采
更須終朝頓爾
大餐飯

雁腸子 食葉
二月生如豆芽葉熟食之生用亦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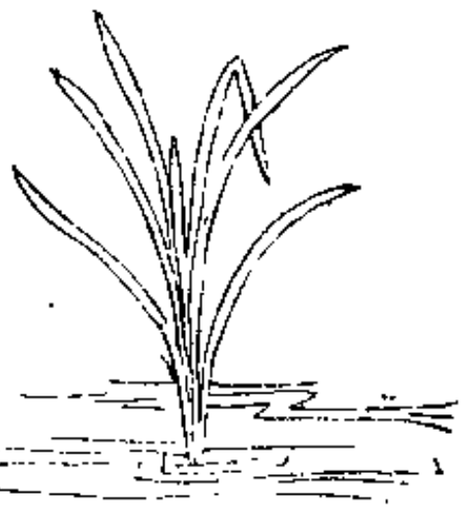
雁腸子遺溝壑應是今年絕飲啄兩翼低垂去不前苦遭餓鶻相搶搏嗟哉雁兮有羽翰何況人生行路難

野落籬 食苗葉
正二月采其苗湯泡過食之

野落籬舊遮護背爲里正家今作逃亡戶春來荒蔬滿階生挑菜入穿屋裏行

茭兒菜 食葉
入夏生水中即茭芽也生熟皆可食

茭兒菜生水底若蘆芽腐米我欲充飢采不能滿眼風波淚如洗家茭有苗野茭有芽又芽苗生穗其茭米亦可食



倒灌齊 食葉
采之熟食亦可作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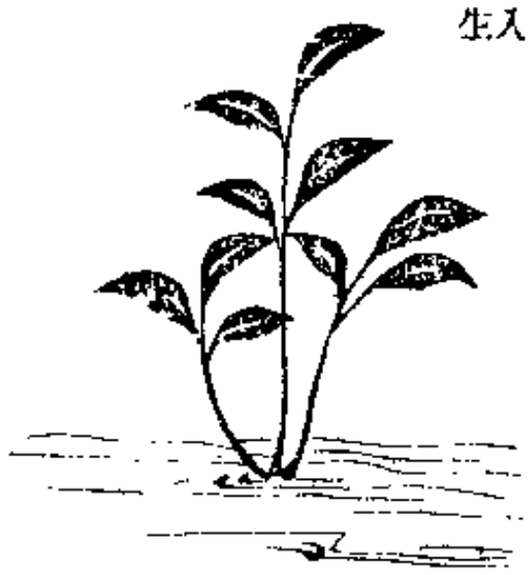
倒灌齊生旱田上無雨露下有泉抱甕不來還自鮮造物冥冥解倒懸

灰條 食葉
葉大而赤者爲藜藿葉小而青者俗名灰藋頭俱用作羹湯食

灰條復灰條采采何辭勞野人當年飽藜藿因歲得此爲嘉殺東家鼎食滋味饒徹邯少牢羹太牢

烏英 食葉
一名烏英花入夏生水澤中生熟皆可食

烏英花烏英葉葉可茹兮花可愛連朝摘葉不聊生那有心情摘花戴



抱娘蒿 食葉
數生故名二三月采之熟食

抱娘蒿結根半解不散如漆膠君不見昨朝兒賣客船上兒抱娘哭不肯放

枸杞頭 食莖葉
村人采爲甜菜頭春夏采嫩頭熟食秋采實即枸杞子冬采根即地骨皮

枸杞頭生高邱實爲棗餌來甘州二載淮南穀不收采春采夏還采秋飢人飽食如珍羞

苦蘇 食葉
三月采用葉鵝和麵作餅生食亦可

苦蘇蠹帶苦嘗雖逆口膠空腸但願收租了官府不辭喫盡田家苦

羊耳禿 食葉 二三月采熟食

羊耳禿短簇
簇穿籬籠如
羝觸飢來進
退無如何前
村後村荆棘
多

水馬齒 食葉 生水中與陸地馬齒苋相似熟食

水馬齒何時落
食玉粒銜金喝
我民餓殍盈溝
壑惟皇震怒剔
厥鬱化爲野艸
充藜藿

野莧菜 食葉 類家莧夏采熟食

野莧菜生何
少盡日采來
充一飽城中
赤莧美且肥
一錢一束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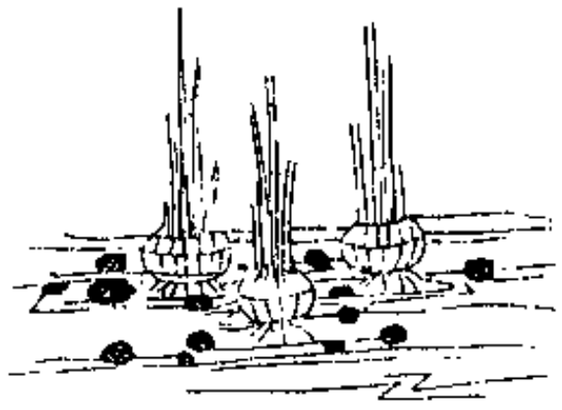
如艸家莧菜葉細一云家白野赤

黃花兒 食葉 正二月采熟食

黃花兒郊外
艸不愛爾花
愛爾充我飽
洛陽姚家深
院深一年一
賞費千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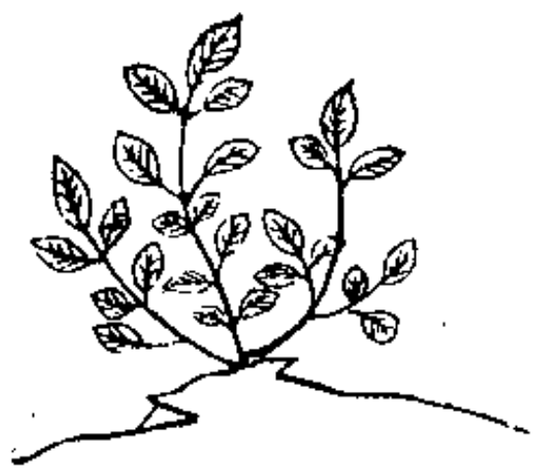
野孝齊 食實 四時采生熟皆可食之

野孝齊生稻
畦苦蔬不盡
心力疲造物
有意防民飢
年來水患起
五穀雨獨結
實何纍纍



蒿柴薺 食葉 正二月采熟食又可作齏

蒿柴薺薺我
獨憐葉可
食稽可燃
連朝風雪
擁邨路飢
寒不能出
門去



野蓼豆 食葉 俗名艸真菜莖葉似菜豆而小生野田多蔓生熟皆可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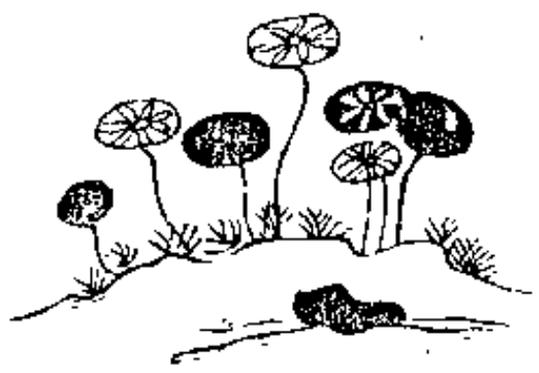
野蓼豆匪耕
耨不種而生
不芟而秀摘
之無窮食之
無與百穀不
登爾何獨茂

油灼灼 食葉 生水濱葉光澤生熟皆食又可作菹葉

油灼灼光錯
落生岸邊照
清壑潭壑朝
來飢殍塡臂
肉未冷攢烏
鳶

蕈 食苦 夏秋雷雨後生於蚌中如蚌蛤味小相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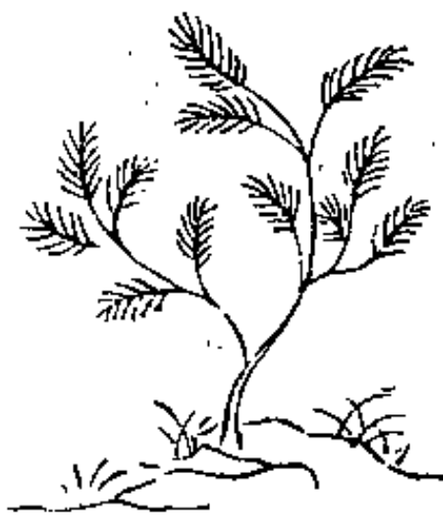
雷聲菌如卷耳想
是芝龍見雷聲呼
輒起休誇瑞艸生
莫歎靈芝死如此
因年穀不登縱有
神祥安足倚



蔞蒿 食莖葉
春采苗葉熟食 夏秋堅可作盡心可入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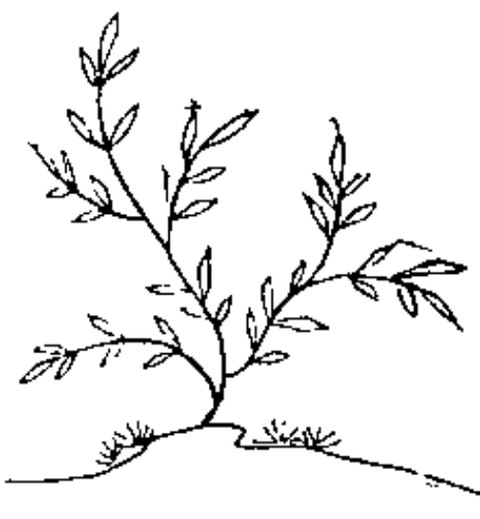
采蔞蒿采
枝采葉還
采苗我獨
采根賣城
郭城裏人
家牛凋落
掃籜齋 食莖葉
春采熟食

掃籜齊青簇簇
去年不收空倚
屋但願今年收
兩熟場頭掃籜
掃盡死此種俗名落掃籜苗者嫩者可采其老者可束爲掃籜故名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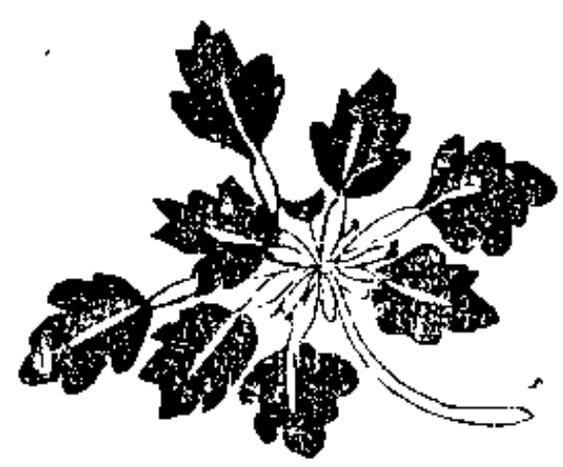
雀兒綿單 食葉
三月采作羹此葉延蔓鋪地而生故名

雀兒綿單託彼終
宿如茵如敷匪絲
匪穀年飢願得充
我餐任穿我屋蔽
爾寒此種俗名綿蘭頭其色白其質軟韌可拌粉食



蔆科 食莖葉
夏秋采熟食

采蔆科采蔆科小
舟日日臨清波蔆
科采得餘衆何資
無人唱采蔆歌風
流無復越溪女但
采蔆科救飢餒



燈蛾兒 食葉
二月采熟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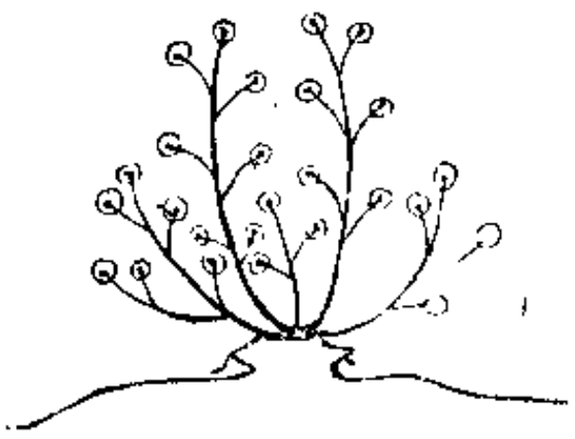
燈蛾兒落滿
地化作艸青
青遭此飢荒
歲曾見當年
遶絳紗于今
燈火幾人家

薺菜兒 食莖葉
春月采之生熟皆可食

薺菜兒年年有采
之一二遺八九今
年纔出土眼中挑
菜人來不停手而
今狼藉已不堪安
得花開三月三

茅兒拳 食葉
正二月采之熟食

茅兒拳生
樹邊白如
雪軟似綿
煮來不食
淚如雨作
朝兒賣他
州府



板蕎蕎 食葉
正二月和葉采之炒食三四月粘角老不堪用

板蕎蕎兮吾
不識出無路
兮入無宝將
學道兮歸空
山艸爲衣兮
木爲食

碎米薺 食葉
三月采止可作蘆

碎米薺如
布穀想爲
民飢天雨
粟官食
月一開放
造物生生
無盡藏

天藕兒 食根
根如藕而小熟食稍苦不可食

天藕兒降
平陸活生
民如雨粟
昨日湖邊
聞野哭忽
憶當年采
蓮曲

老鶴筋 食葉
二月采之熟食亦可作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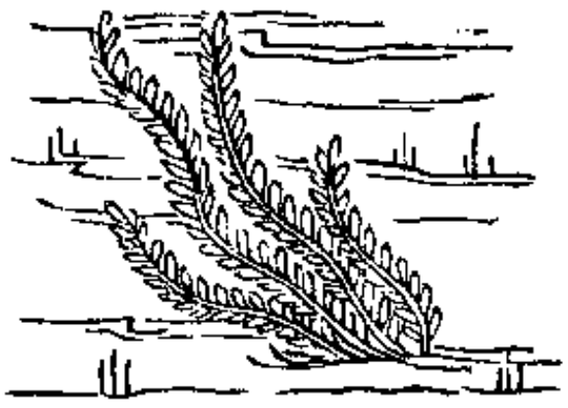
老鶴筋老
鶴筋去年
水涸無纖
鱗蟻垤蝸
蝸蟄不聞
老鶴何在
筋獨存

鵝觀艸 食葉
正二月如麥青炒食

鵝觀艸滿
鵝觀艸滿
地青青鵝
食飽年來
赤地不堪
觀又飢飢
人分食了
鵝觀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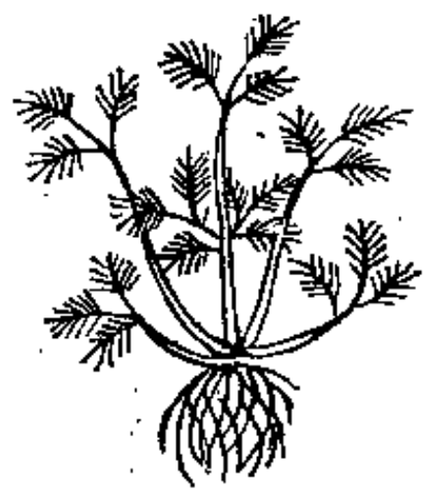
牛尾瘤 食葉
生深水中葉如髮莖如蔊冬月和魚煮食夏秋亦可食

牛尾瘤不敢吞疫
氣重流遠村黃毛
悖烏毛敝十莊九
疃無一存摩柱犁
耙淚如湧田中無
牛更無種



野蘿蔔 食葉
葉似蘿蔔故名熟食

野蘿蔔生
平陸匪夏
菁若蘆菔
求之不難
烹易熟飢
來舊之勝
粱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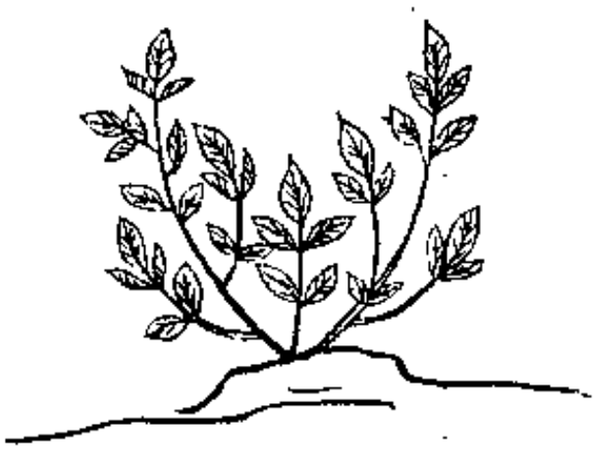


兎絲根 根苗俱食
一名兎絲苗春采苗葉秋冬采根漬食味甘多食令人聰耳

兎絲根美可
嘗千萬結如
我腸飢人得
食不輟口腸
細食多死八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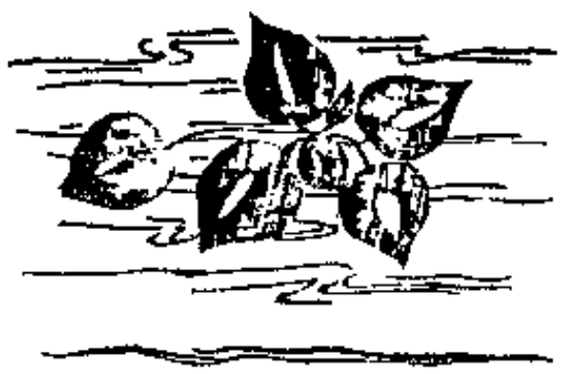
蓴艸 食葉
二三月采之熟食

蓴艸蓴艸
草茵從教惡且敝
忍向泥塗棄一任
前途阻且長着來
猶能趁熟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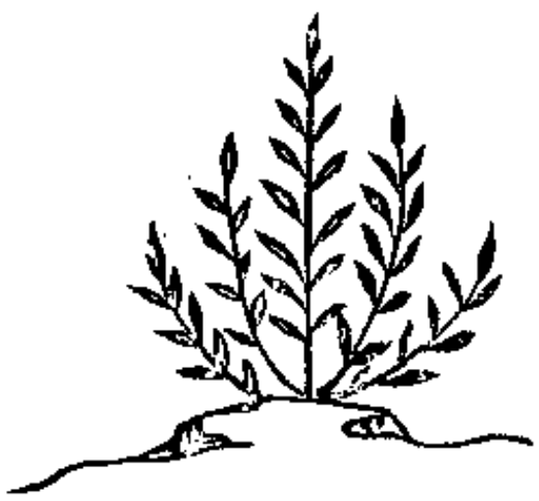
抓抓兒 食葉
深秋采之日乾和穀煮食如粉清香可愛

抓抓兒生水
湄却似瓦松
初出時須知
可食不可棄
不能療痒能
療飢



雀舌艸 食葉
以形似稱初生時采熟食

雀舌艸葉
似茶采之
采之溪之
涯途中飢
渴不能進
遥尋烟火
無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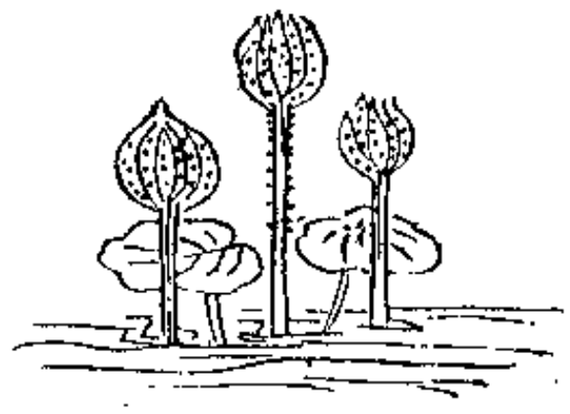


救荒野譜補遺

萬寀野人輯

雞頭根 食根 以平糶 生水中夏秋取之煮熟油鹽并食

采雞頭采雞頭清
波渺渺搖輕舟年
年采得如琳球玳
筵羅列陳珍饈年
來穀貴雞頭菱但
采雞頭根濟饑



鳳仙花 食根 鹽拌食之

鳳仙花形似鳳花開時
無心弄連年穀不收采
作膏粱奉門前索
舊租剜肉醫瘡痛
碎穀丹鹽少處尋
征徭吏苛無門控
但願來秋五穀登
還甦溝壑林林衆
四海欣逢堯舜天
萬民競效商周貢
竚聽擊壤樂康衢
嗟呼轉作豐年頌

葛根 食根 處處有之正淅北多春生荒年擷根作粉食之苗亦可食

豐年宴遨嬉棄
逆人采彼葛根
解我宿醒因年
勞苦不繼饑寒
何如葛根飽我
黎民

鼓子花 食根 一名旋花生川澤蔓生葉似山藥根無毛節味甘美荒年擷取盡食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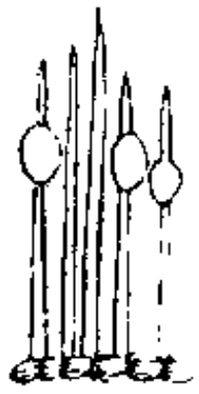
鼓子花鼓子花豐
年簫鼓競繁華今
年鼓吹救無譁流
離湯服多傷嗟

芭蕉 食根 一名蕉有處處有之根似薑可食救荒

芭蕉綠紗牕曉太
湖石畔春波渺玉
饌珍殺貧客修誰
識窮途多餓殍歲
凶荒收穫少流離
一似傾巢鳥不給
饕飡已淡甸蕉根
斗大猶嫌小

香蒲 食根 處處有之春初生苗其中心入地白嫩大如筍啖之可飽李時珍曰香蒲采其嫩根蒸熟可濟飢又可磨粉作餅食

青青水中蒲初女揭
筐舀就水采蒲根意
況殊淒凄采摘不盈
筐未可供朝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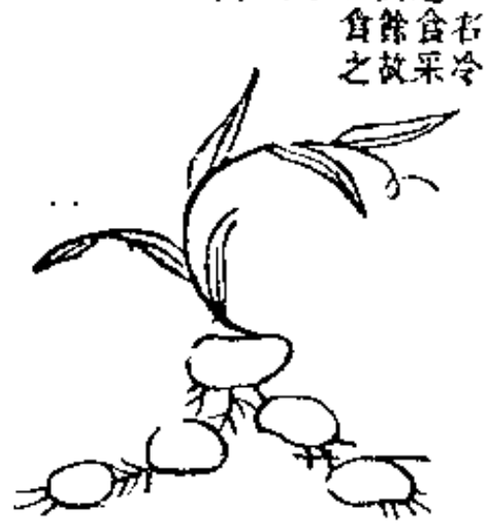


老鴉蒜 食根 處處有之春初生苗如蒜葉七月乃枯其根亦如蒜肉色白荒年煮食之可充飢

老鴉蒜生田畔荒
年采得充晨饔但
願蠶禽遺種多飢
人佩德難勝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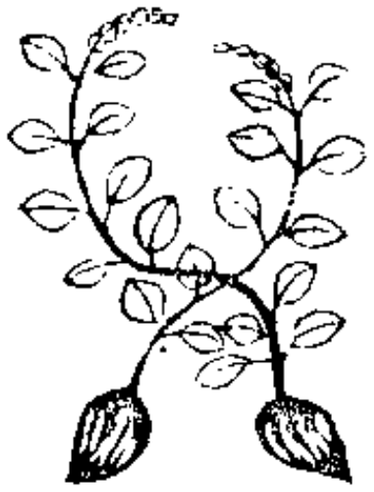
禹餘糧 食根 一名龍遺糧一名冷飯團昔禹王乏食采此充糧而棄其餘故名生山谷采根食之

禹餘糧禹王采得
濟飢荒聖神猶自
逢陽九尼父會遭
陳蔡殃禹餘糧好
收藏叮嚀再四旱
暵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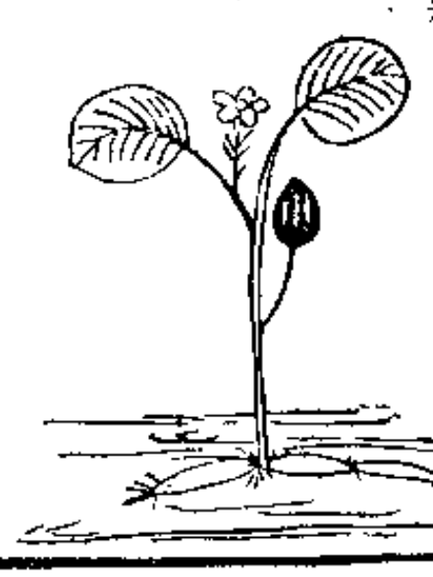
何首烏 食根 昔有何翁服之白髮再烏雙瞳炯炯復人采根食之可以濟飢

何首烏兮雙瞳碧
我采蒸兮彭先白
飢候相煎愁絕多
首烏療飢還療病
猶得遠蟲除却老
爭似濟荒功更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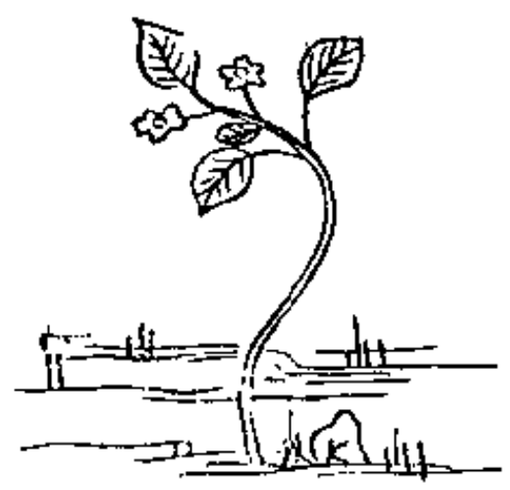


黃精 食根
采根九蒸九曝可以代糧當糧
神艸黃精濟
我窮饑代糧
屏穀且使長
生胡不食之
羽化身輕受
茲飢餒苦志
勞形

萍蓬艸 食根及莖
生池澤中其根如藕飢年可以代糧六七月開黃花寔狀如角黍可飯食之
萍蓬子結實秋初
如角黍萍蓬根藕
形水底自生成飢
年采得來充腹振
却黃粱與白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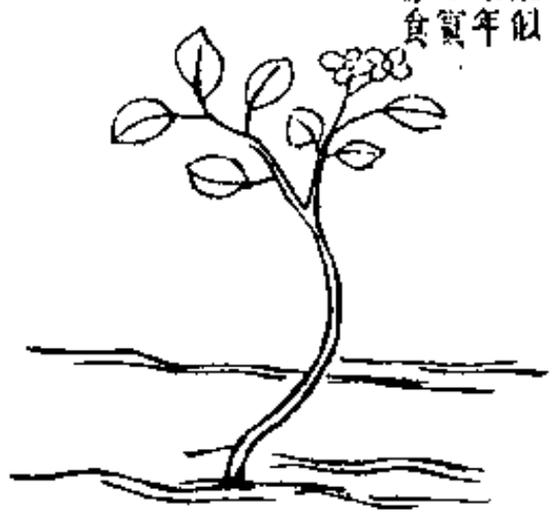


尊菜 食葉
葉似鳧葵浮在水土采而食之味甜體軟
水菜曰尊可以
調烹飢年食之
勝彼藜藿雜食
充貧窶玉膾珍
殺厭華筵



雞冠 食葉
七月內采嫩葉煮食之佳
采雞冠采雞冠雞聲
千唱無朝餐人生遇
此花應笑笑爾顏連
老雞少愁緒關情花
豈知風波滿眼誰能
道但求炳炳君王心
逃亡偏借光明照

菱葉 食葉及實
生水澤中葉似尊而微尖儉年人采食之結實大如梨人亦食之
菱葉生水底
采采攜筐筥
岸高水又深
徬徨泪如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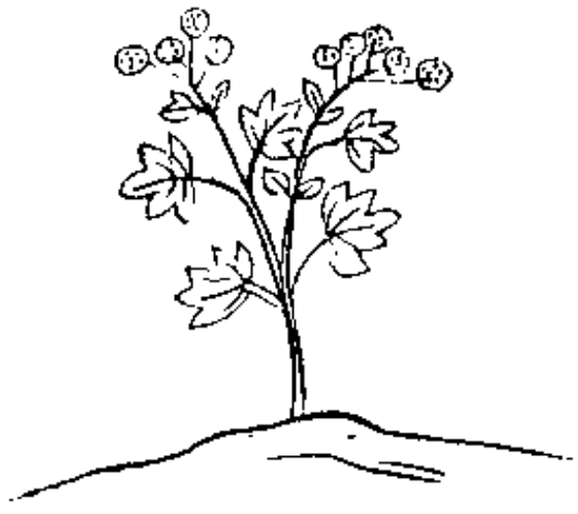
地錢兒 食葉
一名積雪艸葉圓如錢生宮院寺廟砌縫中延蔓摶地八九月采之可充生菜濟飢

地錢兒生荒砌洪
鈞鑄就資荒歲飢
可療民飢更喜無
官稅囊橐虛兮釜
甑空滿庭天雨相
周濟

黑牽牛 食葉
周憲王救荒本艸謂之狗耳艸六七月采嫩葉熟食其實嫩時亦可蜜漬為果
黑牽牛領破蹄穿
耕隴頭田荒蕪兮
穀不收牛充庖兮
供脯脩

山羊蹄 食葉
生濕地葉狹長如萵苣春月采之熟食
山羊蹄來
何時牧芻
已足脂膏
肥好濟貧
家腹正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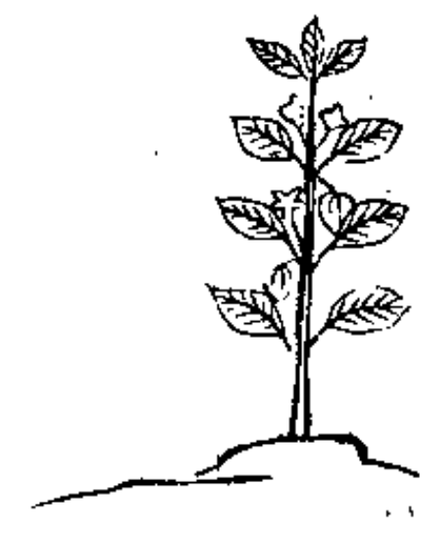
胡椒菜 食葉
一名水蓼周憲王救荒本艸謂之胡椒菜以其味辛如芥也四年采苗葉汁食之
胡椒菜辛於芥
四年穀不如梯
稗彼蒼生得療
飢荒還同歸瑞
布沉澧



酸漿 食菜

一名燈籠艸夏月采嫩葉汁食

采酸漿當
飢糧挑菜
女兒哭斷
腸阿翁新
死阿姑病
夫若流落
未還鄉



山牛膝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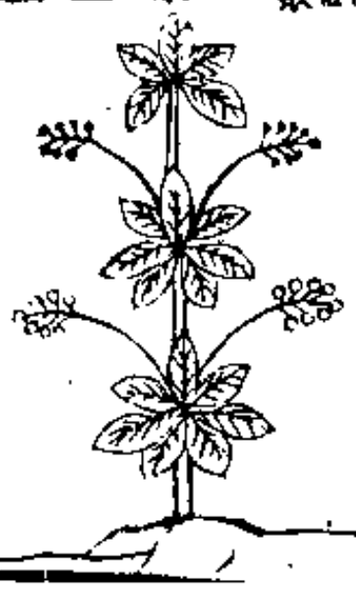
周憲王救荒本艸謂之山豆菜采苗汁食

山牛膝苗也自知
勞逸愁見東山明月
出調變當年推丙吉
問渠何事喘聲悲耕
作極兮筋力疲旱潦
不調傷田畦徒辛苦
兮民仍飢但願雨暘
得其時人畜並受天
之禧

敗醬艸 食葉

俗名苦菜春初發苗葉布地而生狹長有鋸齒莖高二三尺數寸一節食之有醬氣

敗醬艸蒸多餘味
同敗醬難分別止
望充腸療我飢豈
圖美好澁喉舌



鴨跖艸 食葉

一名竹葉菜處處平地有之三月采嫩苗葉汁食之

鴨跖艸生平澤今
年霪潦凜阡陌雞
鴨無巢卵絕雞鶩
滿四望皆成白彼
蒼憫念下民飢化
爲黎霍資貧瘠

葵 食莖葉

處處有之取苗葉汁熟極甘美肥好

葵中葵春秋諸種皆相宜
栽培可以濟民飢儉年食
之甘如飴按葵正月種者爲春葵六七月種者爲秋葵八九月種者爲冬葵其葉易生爲百蔬之主備四時之饌可防荒儉可以菹腊誠蔬茹之要品民生之資益者也

蒔蔯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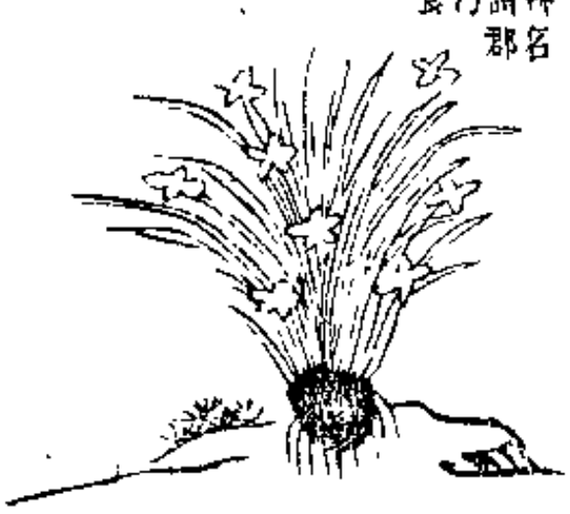
周憲王救荒本艸名粘糊菜處處有之春生苗葉採其嫩者汁去苦味鹽拌食之

蒔蔯生邱原食之
可以度飢年嗟哉今
歲收無田廚絕釜兮
突無煙終朝采得帶
露餐采不盈筐還自
嫌何處咀茹滋味欲

蠶實 食葉

周憲王救荒本艸名鐵掃帚生陝西諸郡其葉似蒺藜時汁去苦味油鹽調食

蠶實艸葉如蒺藜食
之令人無損害歉
歲農桑兩不收我
食八口將誰賴憲
王收入救荒壽惠
及元元皆感戴



金蓋兒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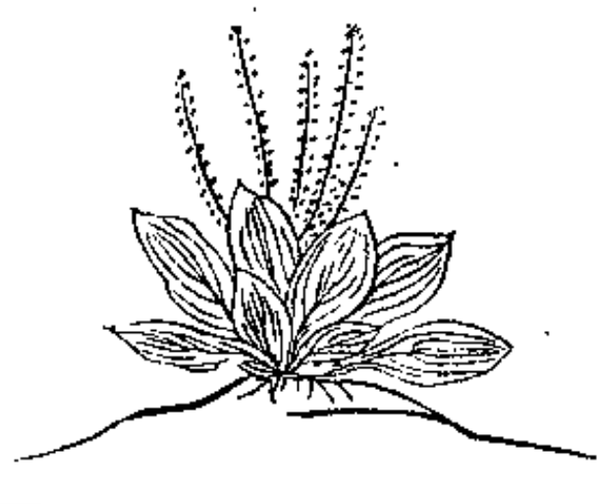
生常州處處籬下花黃如金采葉汁食之

金蓋兒黃燦燦當年
曾把供瑤案一派韶
光警眼過今朝昨日
事如何事如何翻局
了昔時金蓋成虛杳
崎嶇乖廢一旦銷化
作青青蓿俄殍

車前艸 食葉

一名富道一名車輪以此艸好生道邊故有諸稱春初生苗葉布地圓而微尖面有稜線如白蕚花葉嫩時采汁食之

車前艸生道傍馬
蹄輪轢春風狂只
今千里無人跡萋
萋野艸生荒涼



章柳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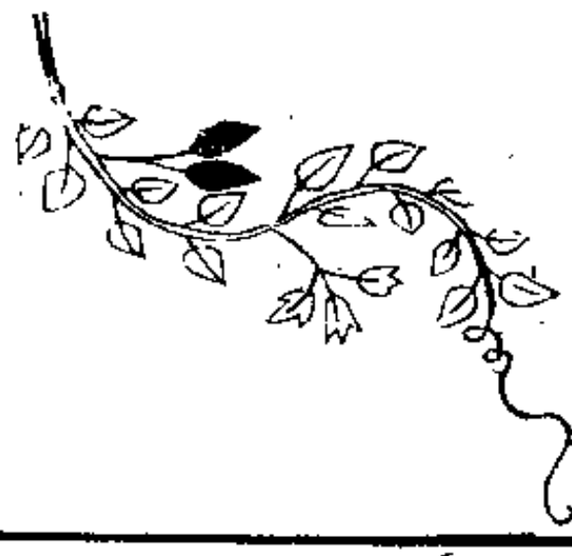
一名商陸一名竹大黃一名牛舌頭春夏采葉汁食之

青青野艸名章柳
藜藿凶年視瓊玖
煙爨蕭蕭百二三
餓殍戮戮十八九
惟彼豪門貴客家
進前慢掷章臺柳

蘿摩 食葉

夏延蔓極易繁衍葉厚而大汁熟食之

采采蘿摩飢年柰
何嗟哉雨暘不時
兮傷田禾褭殘不
繼兮命將殂相枕
藉兮溝壑多紛紛
滿目兮流民圖



蒼耳艸 食葉

處處有之三月生苗葉大采汁食之

蒼耳艸如珥
珠挑采女兒
好孤恤妾家
今年絕穀種
珥珠買壽典
寒衣

猫兒眼睛艸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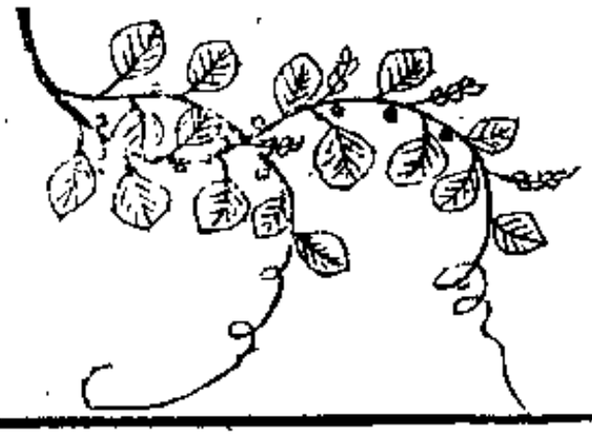
一名澤漆一名綠葉椽花艸一名五鳳艸處處有之春生苗葉如猫睛汁熟可救飢

猫兒睛看睜睜淺
黃深綠何分明窺
得田蕪人罷耕耰
耗虛兮鼠耗聲猫
兮猫兮亦哀鳴利
牙爪兮徒猙獰

落葵 食葉

一名紫艸蔓延籬垣七月蕃茂葉圓光潤肥厚汁熟可以濟飢結實紫色可入染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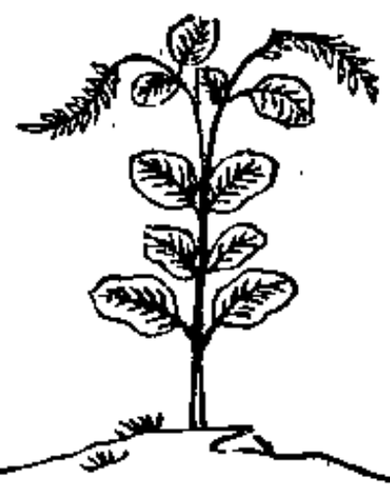
采采落葵賑我荒落充我
饑糧代彼藜藿藜藿今年
食盡科落葵存得有選無
采采落葵濟我民飢餓空
若洗釜欲生魚那堪荒歲
田家苦桂視薪來米若珠



苧頭 食葉

生閩蜀江浙今南直南陵多植之可采嫩頭救飢

采苧頭當深
秋攜筐晷來
荒邱途窮日
碧衣畢淅天
空露兮風颯
颯



蕎花 食苗葉

周憲王牧荒名杏葉沙參采嫩苗汁熟食

采蕎花聊充飢相
攜兒女過前谿須
臾采得青離離路
逢蕩子醉離披猶
道尋芳覷艸歸

蕨菜 莖葉俱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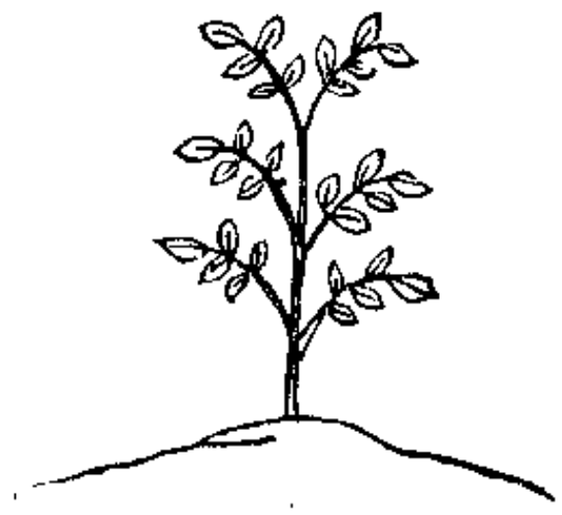
處處山中有之生石罅中

蕨菜生石傍
烈士當年餓首
陽曾將彼菜當
餱糧或生不遇
遭歲荒胡不食
之充饑腸

南燭 莖葉俱食

吳楚山中甚多葉似山礬光滑而味酸可濟飢

南燭葉似山礬
葉面光光味帶
酸荒歲米珠薪
比桂摘來和露
當朝餐



旱天草 食葉

生太山川谷春生苗葉易蕃茂葉似馬齒莧而大作羹而上汁食可濟飢

鼠天草來仙島年
來旱暵兼溼潦蒼
蒼有意救民生奏
初便得抽莖早愁
吾民莫煩惱權將
蔡菜充粱稻固窮
順命暫時艱泰來
自獲豐年好

鼠草 食葉

所在有之生水旁花青白色葉似石竹而小可蒸熟充飢

鼠草生水
旁摘來當
饑糧味欲
嚥不下相
視意徬徨

馬蘭 食苗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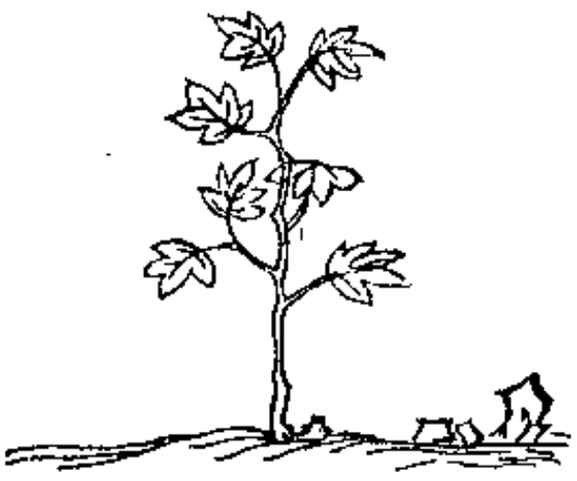
生湖澤卑濕處赤莖白根長葉有刺苗狀二月生苗汁食可濟荒

馬蘭草生卑濕饑
年粟麥收無粒私
租官稅交煎急馬
蘭采得當饑糧徬
徨母子相攜泣

醋筒草 食莖葉

生湖湘水石間葉似木芙蓉而扁莖空而脆味酸食之可飽

醋筒草生石
間采蒿萊渡
溪灣歸來紅
日下西山相
煎兒女淚潸
潸



海米 食實

一名自然穀生東海邊苟實食之如大麥七月成熟可濟荒方孝孺集名海米

海邊有草名海米大非
蓬蒿小非薺婦女攜籃
盡作翠采摘仍于海中
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
米爲飯充朝饑莫辭苦澁
嚥不下性命聊假須臾時

蓬草子 食實

生湖澤中葉如蒿秋月成穗子細如粟荒年人采食之又號飛蓬子

蓬草子號飛蓬遭
荒歲欵蘋空風頻
柳絮浪漂蓬采得
飛蓬聊濟餒遲同
飛絮逐西東

狼尾草 食實

生濕地莖葉如粟實可濟飢

狼尾草狼尾
米凶年食之
甘若薺還愁
采得不充朝
子女相攜淚
如洗

茜草 食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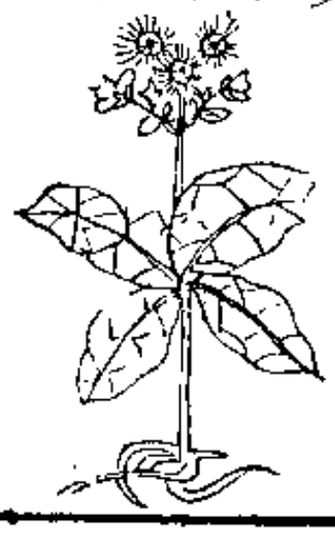
土水田中苗似小麥而小四月熟可以作飯充飢

茜草茜草生水
田莫人食之度
饑年瓜瓜兒女
苦相煎嚼之不
下梗入咽

惡實 食苗葉

處處有之三月生苗翦汁食之可濟飢

惡實何遲遲貧家爨
絕炊阿翁疲倣霜摧
草阿姑殘喘如懸絲
良人征戍玉關外妾
身獨力難支持早起
雖空囊若洗且將惡
實聊充饑



檀 食根 以下木類

處處有之其根如葛可作粉濟荒

白檀樹根堪
粉充飢腸搏
作餅搏餅充
腸腸未充那
堪性命如朝
菌

桑椹 食實

四月紫色時采之生食

采桑采桑復采桑
葉飼蠶兮椹濟荒
朝來酒淚濕羅筐
怨恨西郊遊冶郎
綺羅裳厭膏粱金
鞍玉勒态尋芳

榆錢 食根及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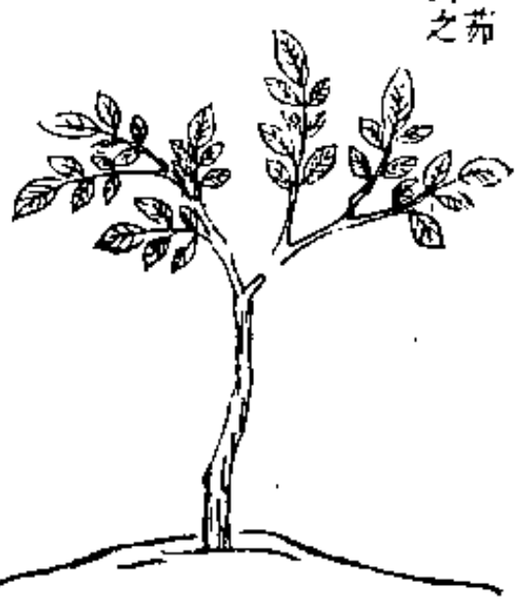
形狀似錢成串三月采之可作羹荒歲農人取根皮為粉食之當種不損人

采榆錢度飢年擣
榆根當饌飧年年
飛絮漫天舞今年
采得供虛釜

椿樗 食葉

嫩葉香甘可茹歉年人采食之

采椿樗強咀
茹糞無薪兮
擬無儲潦年
民物皆成魚
昔時臺榭今
郊墟



白楊 食葉

其木處處有之葉圓如梨葉無風往往獨搖采嫩者可以救荒

白楊葉善飄飄
荒庭古樹風蕭
蕭年來僑石無
餘粟采作晨餐
當糜粥

五加 食葉

春月采嫩枝熟食之可以充飢

飢年穀價五倍
加民無食兮與
吝嗟采得五加
充我腹勝於白
璧遺無恨

山茶 食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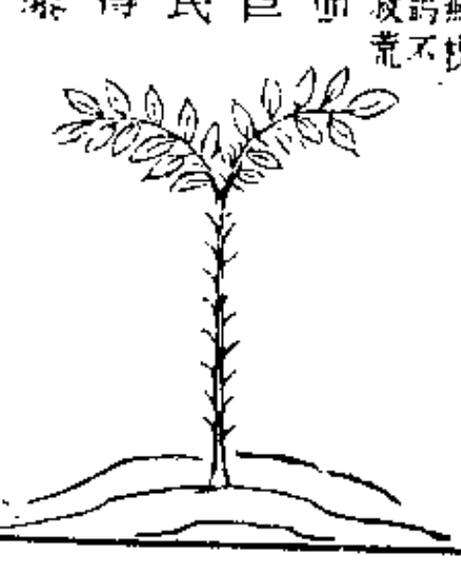
周憲王救荒本艸云山茶嫩葉煠熟水淘食之可以濟荒

山茶紅麗春風年
來花事少從容田
荒無兮秋成空面
憔悴兮鬢髮鬆采
山茶兮資歲凶時
不過兮受磨蠻

鵲不踏 食葉

一名檐木生江南山谷高丈餘直上無枝莖有刺故謂之鵲不踏山人取嫩頭殺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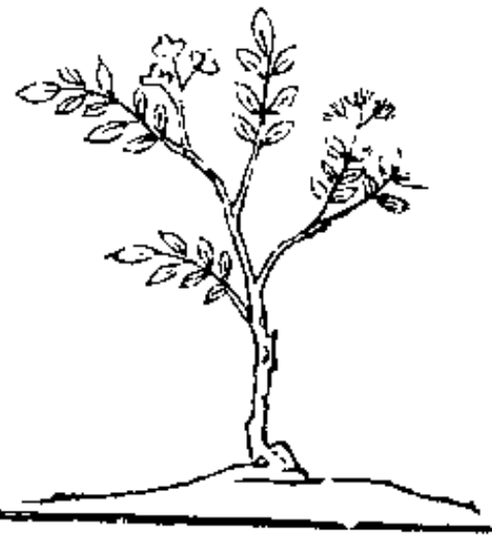
鵲不踏枝蕭蕭三面
無依遶樹號嗟嗟巨
浸滔天兮成不毛民
無居兮鳥無巢采得
山間鵲不踏聊將藜
藿為嘉殽



木天蓼 食葉

生蜀中其芽可濟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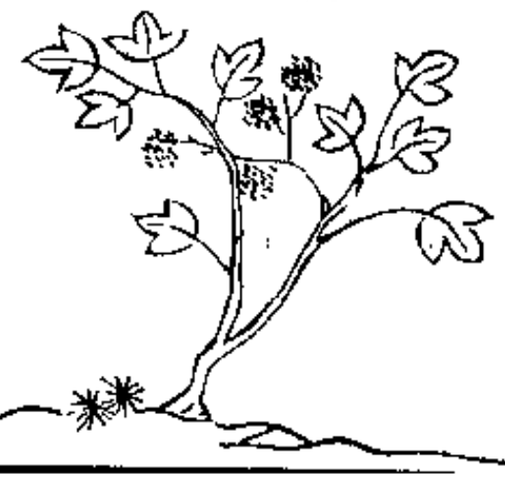
木天蓼來川蜀旱歲
驕陽何太酷焰未燃
兮禾已焦農夫束手
吞聲哭天蓼猶芽療
我飢下民困餒天翁
知采得新芽充早餉
嗷嗷數口聊相資



楮穀 食花

即今俗呼曰穀樹是也極易生於荒僻無人之處葉有極實如楊梅荒年采花食之

楮穀樹生荒僻那堪圃
廢成砂礫蛛網榛蕪人
跡稀鳥窺敗牖螢吟壁
分付山妻與稚兒採花
帶葉連新枝朝來細揉
和烟嚼煢煢八口聊充飢



冬青 食葉

采嫩葉水浸去苦味汁熟食之可以濟荒

采冬青采冬
青眼前烹物
何況零人流
亡兮戶多扃
入其室兮閟
空庭

合歡葉 食葉

處處有之葉細而繁密互相交結每一風來輒爲相解了不牽綴至夜則合嫩時可食濟飢

合歡樹合歡枝因
年子女成拋離采
得合歡難相資獨
人恣濟人飢合歡
葉合歡皮

櫟樹葉 食葉

皮處有之葉似榆而狹長荒年可食之

櫟柳樹葉似榆
貧家采得充朝
需因年終歲苦
勤劬饑無糲食
葉無補

櫟樹葉 食葉

處處有之其木如李其葉末尖而有極齒嫩時可食濟荒

櫟葉青青櫟葉
黃長人遠戍未
還鄉頻年饑饉
飽風霜且將櫟
葉充餱糧

槐樹葉 食葉

處處有之二三月生芽可食救荒或以槐子種畦中采苗食之

槐陰庭院喬
采足窮簷餉
午炊無粥鍋
得豪門槐葉
青摘來母子
充枵腹

附 救荒辟穀簡易方

晉劉景先

辟穀之方見於石刻水旱蝗荒國家代有甚則恢金立鵠易子炊骸爲民父母者不可不知此法也昔晉惠帝永寧二年黃門侍郎劉景先表奏臣遇太白山隱士傳濟饑辟穀仙方臣家大小七十餘口更不食別物若不如斯臣一家甘受刑戮其方用黑大豆五斗淘淨蒸三遍去皮用大麻子三斗漬一宿亦蒸三遍令口開取仁各搗爲末和搗作團如拳入甑內蒸從戌至子時止寅時出甑午時晒乾爲末乾食之以飽爲度不得食一切物第一頓七日不饑第二頓得四十九日不饑第三頓三百日不饑第四頓二千四百日不饑更不必服永不饑也不問老少但依法服食令人强壯容貌紅白永不憔悴口渴即研大麻子湯飲之更能滋潤臟腑若欲仍用飲食以葵子三合研末煎湯冷服取下藥如金色任喫諸物並無所損前知隨州朱頌教民用之有驗序其首尾勒石漢陽大別山太平興國寺

救荒辟穀簡便方

唐孫思邈

凡遇荒年五粒桂薪之時貧不能自給者用白茯苓四兩爲末頭白麵一二兩入水同調稀以黃蠟三兩代油煎成煎餅飽食一頓便絕食至三日覺雖忍三日後氣力漸生熟棗芝蔴湯米飲涼水微用些少以潤腸胃無令涸竭仍用飯食時用葵菜湯并米飲稀粥少少服之

又方

凡遠行水火不便或修行人欲省緣休糧用黃耆赤石脂龍骨各三錢防風半錢烏頭一錢泡於石臼內搗一千杵煉蜜丸如彈子大要行遠路飽喫飯一頓服一丸可行五百里二丸可行一千里

又方

用鐵脚鳳尾草同黑豆蒸熟揀去草每食五七粒終日自然忘食

又方

用糯米二三合炒過以黃蠟二兩銚內鎔化再入米同炒令蠟乾不出任便食之即數日不飢如要喫食以胡桃肉二箇嚼下即便思食

山谷救荒煮豆法　　宋黃庭堅

真黑豆一升挼莎極淨用貫衆一斤細剉如豆一般參和豆中量水多少慢火煮豆香熟擡篩就日晒乾翻覆令畏盡餘汁去貫衆瓦器收貯空心日啖五七粒則食百草木枝葉皆有味可飽也此在凶年儉歲米珠薪桂之日不可忽過此方故僭列救荒本草之首云

按救荒本草凡百品餘而人或未識莫知所用且味或螫口用亦不過惟得一煮豆法以通之則所遇草木件件可口豈復畏道旁之苦李雖然凡骨非仙安能人人辟穀從赤松問安期哉詩醫瘡之肉之詩能不爲之於邑

救荒野譜終

嘉慶戊辰春三月
郡文張海鵬校梓

學圃雜疏

王世懋著

自敘

余性多嗜好，亦多諳解，然幸無一事足累此心者。晚來以澹爲宗，欲一切棄去，獨愛種奇花，常命兒子，吾晚境無所須，汝輩但爲我罹致四時花於園中，令膽瓶內日供一枝足矣。元叔閣老性醇直無他好，獨此癖與予同，近貽書云，旦夕圖歸，爲我先致遂香白家園中以待。余亦多病思歸，暇日輒憶花品應致者，及已致而宜愛護者，錄之以示駰駰二子，病後禁思，作此事弄筆自娛耳，毋謂我髮種種尚作兒態也。

萬曆丁亥春日損齋道人王世懋書。

學圃雜疏

太倉　麟洲　王世懋著

花疏

而中梅都於臘月前便開，吾地稍遲，紅梅最先發，元日有開者，此花故當首植，性多蟲易敗，宜時去之，園中有深淺二種，可致其淺者，次則杭之玉蝶，本出之綠萼爲佳，曾於京師許千戶家見盆中一綠萼玉蝶，極品，不知種在何處，當詢而覓之，予園中一綠萼梅，偃蓋婆娑，下可坐數十人，今特作高樓賞之，子孫當加意培壅，若野梅可籬竹林水際，鴻頂梅種園中取菓，不足登几案也。

迎春花　雖草本，最先點綴春色，亦不可廢，余一盆景，結屈老幹天然，得之嘉定唐少谷，人以爲寶。

一莖一花者，曰鵲，宜興山中特多，南京杭州俱有，雖不足貴，香自可愛，宜多種盆中，今人絕重建蘭，卻只是蕙，見出數莖，正春初開花，特大於常蘭，古人蕙蘭殊不爾，庾丘戈生曾致一盆，葉稀而長，稍粗於蘭，香亦倍之，經月不凋，酷似馬遠所畫，戈云得之他方，今尚活，時花廣求此，以備春蘭之絕品。

玉蘭　早於辛夷，故宋人名以迎春，今廣中尚仍此名，千幹萬蕊，不葉而花，當其盛時，可稱玉樹，樹有極大者，一庭然，樹大則花漸小，不可不知，余並時猶見人珍重，今不然矣。

蓋地山茶　重寶珠，有一種花大而心紫者，以蜀茶稱，然其色類殷紅，管聞人言滇中絕勝，余官莆中，見士

大夫家皆种蜀茶花數千朶，色鮮紅作密瓣，其大如盆，云極自林中丞蜀中得來，性特畏寒，又不喜盆栽。余得一株，長七八尺，舁歸植濬圃中，作屋罩於隆冬，春時拆去，蕊多輒摘卻，僅留二三花，更大絕爲余兄所賞。後當過枝廣傳其種，亦花中寶也。

海棠品類甚多，曰垂絲，曰西府，曰棠梨，曰木瓜，曰貼梗。就中西府最佳，而西府之名紫綿者尤佳，以其色重而瓣多也。此花特盛於南都，余所見徐氏西園，樹皆參天，花時至不見葉，西園木瓜尤異，定是土產所宜耳。垂絲以櫻桃木接，開久甚可厭，第最先花，與玉蘭同時植之，榜掩映不可廢也。貼梗草本，郡城中種之極高大，當訪求種法，以備一種。紫綿宋小說苕溪漁隱叢話備載之。

杏花無奇，多種成林則佳，城中朱氏園中百株，偃仰水旁，余嘗擬植賞之，今當於廣園荒池別置一林。

桃花種最多，若金桃蜜桃灰桃之類，多植園中，取果，其可供玩者莫如碧桃，人面桃二種，緋桃乏韻，即不種亦可也。壽星桃矮而花能結大桃，亦奇可玩，桃殊不中食。

余性雅愛梨花之類，而微恨其氣不可嗅，吾地酷少此種，落落院落，何可無此君，終當致之。

紫荊郁李繡毬皆非奇卉，然是點綴春光者，亦是難廢，卜至金雀錦帶棣棠剪春羅雖瑣瑣彌甚，園中安可無一，繡毬亦無足取，初見閩人來賣一花，云是紅繡毬，倭國中來者，余後至建寧，見縉紳家庭中花簇紅毬，緻如剪綵，名曰山丹，乃知是閩卉也，此種亦堪置庭中。

牡丹本出中州，冒陰人能以芍藥根接之，今遂繁滋，百種幻出，余濬圃中絕盛，遂冠一州，其中如綠蝴蝶大紅鞓頭舞青鸞尺素最難得，開南都牡丹讓江陰，獨西瓜瓤爲絕品，余亦致之矣，後當於中州購得黃樓子，一生便無餘憾，人言牡丹性畏不喜糞，又言夏時宜頻澆水，亦殊不然，余園中亦用糞乃佳，又中州土燥，故宜澆水，吾地溼安可頻澆，大都此物宜於沙土耳，南都人言分牡丹種時，須直其根，屈之則死，深其坑以竹虛插，培土後拔去之，此種法宜知。

余以牡丹天香國色，而不能無綵雲易散之恨，因復廨一亭，周遭悉種芍藥，名其亭曰續芳，芍藥本出揚州，故南都極佳，一種遂香白，初淡紅後純白，香獨如蓮花，故以名，其性尤喜糞，予課僮溉之，其大反勝於南都，即元馭所愛也，其他如墨紫硃砂紅之類，皆妙甚，已致數種歸，開時客皆蟻集，眞堪結芳矣。

玫瑰非奇卉也，然色媚而香，甚旖旎，可食可佩，園林中宜多種，又有紅黃刺梅二種，絕似玫瑰而無香，色瓣勝之，黃者出京師，蕚花五色薔薇俱可種，而黃薔薇爲最貴，易蕃亦易敗，余園中特盛，木香惟紫心小白者爲佳，園中亦有架，宋人絕重茶蘼香，今竟不知何物，疑即是白木香耳，今所謂茶蘼白而不香，定非宋人所珍也。

花之紅者杜鵑，葉細花小色鮮瓣密者曰石岩，皆結數重蕚，自浙而至，頗難畜，餘千安仁間徧山如火，即山躑躅也，吾地以無貴耳，滸丹草种也，有散丹，有捲丹，然詩人稱之，最爲近古，宜畜芍藥之後，蕚葉花最繁華，其物能變，加意灌植，妍好千態，曾有作黃色綠色者，遠覩佳甚，近觀不堪，聞其漿可爲腐，澀精物也，又有一種小者曰嵬美人，又名滿園春，千葉者佳。

蜀葵五色千葉者佳，性亦能變，黑者如墨，藍者如靛，大都爲菜類也，廣庭中雜落下無所不宜。

萱草忘憂，其花堪食，又有一種小而純黃者曰金萱，甚香而可食，尤宜植於石畔，石竹雖野花，厚培之能作重瓣，異中他如夜落金錢，鳳仙花之類，俱雜落間物也。

草花多種，最惡者虎斑百合，蛺蝶花，金系芋，園亭間決不可植，故不如高良姜白蛺，尤堪入畫，偶種一兩株，亦得百合中名麝香者，人謂即夜合花根，甜可食，宜多種園中，間取佳者爲盆供，宜與山中最多人取其根，傳客，香不如家園所種，豆蔻花香狀略同，採食能令人發狂。

夾竹桃與五色佛桑俱是嶺南北來貨，夾竹桃花不甚佳，而堪久藏，佛桑即謹護必無存者，茉莉花百中一二可活，然終不能盛花，大抵只宜供一歲之玩，佛桑間買一二株，茉莉三五株，花事過即爲朽株矣，木樨畦物也，然白大紅千葉者，有白千葉者，二種可亞佛桑，宜覓種之。

建蘭盛於五月，其物畏風，畏寒，畏鼠，畏蚓，畏蟻，其根甜，爲蟻所逐，養者常以水盆隔不令得緣入，余作一屋於竹林南，外施兩重草席，坎地令稍深，貯蘭於其上，無風有好日，開門暴之，所畜二三十盆，無不盛花者，其種亦多，玉觥爲第一，白幹而花上出者是也，次四季，次金，名曰蘭，其實皆蕙也，閩產爲佳，贛州蘭葉不長勁，價當減半。

石榴本在外國來者，然獨京師爲勝，中貫盆中有植幹數十年，高不盈三尺，而垂實纍纍至巨者，皮子之紅白一隨其花花而不實者曰餅子，深紅淡紅二種皆由亭之珍也，吾地不宜，盆中移歸不二年壞矣，本地餅子紅榴稍佳，而樹大，非几案前物，單葉有黃白淺深紅四種，存以標異可也，素馨出閩，黃者不甚香，亦間攜至吾地，白者香勝於茉莉，即彼中亦未之見，閩中又有素蘭蕙蘭二種，蕙一名珍珠蘭，即廣人以爲蘭香者，亦曾移植吾地，多不能生。

紫薇有四種，紅紫淡紅白，紫卻是正色，閩花物物勝蘇杭，獨紫薇作淡紅色最醜，本野花種也，白薇近來有之，示異可耳，殊無足貴，臭梧桐者，吾地野生，花色淡，人無植之者，淮揚間成大樹，花微者紳家植之中庭，或云後庭花也，閩中此花紅鮮異常，能開百日，亦名百日紅，花作長穗，亦與吾地臭梧桐不同，閩林中植之，灼灼出矮牆上，至生深澗中，清泉白石，斐然奪目，每欲攜子歸種，種未得，後當問閩人取種，永嘉人謂之丁香花。

蓮花種最多，唯蘇州府學前種葉如傘蓋，莖長丈許，花大而紅，結房曰百子蓮，此最宜種大池中，舊又見黃白二種，黃名佳卻微淡黃耳，千葉白蓮，亦未爲奇，有一種碧蓮，大佳，花白而瓣上復抽綠葉，似花非花，余嘗種之，摘取瓶中以爲西方品，近於南都李鴻臚所復得一種，曰錦邊蓮，蒂綠花白，作蕊時綠苞已微界一綠紅矣，開時千葉，每葉俱以胭脂染邊，眞奇種也，余將以配碧蓮，蓮，蓮二池對種，亦可置大鍋中，爲無前之玩，若所謂並頭品字四面觀音，名愈奇愈不足觀，切勿種。

山鑿一名海桐，樹，蕊蕊可觀，花碎白而香，宋人灰其葉遊蟲紫色，今人不知也，以山谷詩遂得兄梅李矣。

柑橘花皆清香，而香滕花尤酷烈，甚於山鑿，結實大而香，山亭前及廳事兩廡皆可植。

梔子佛經名薝蔔。單瓣者六出。其子可入藥入染。重瓣者花大而白。差可觀。香氣殊不雅。以佛所重存之。

淩霄花蔓生。纏奇石老樹。作花可觀。然聞能墮胎。婦人不可採。大都與春時紫藤皆園林中不可少者。

玉蕊一名白鵝花。宜叢植。紫者名紫鵝。無香可刈也。

剪秋羅色正紅。聲價稍重於剪春羅。然當盛夏已開矣。秋葵雞冠老少年秋海棠皆點綴秋容草花之佳者。雞冠須矮脚者。種磚石砌中。其狀有掌片毬子纓絡。其色有紫黃白無所不可。老少年別種有秋黃十樣錦。須雜植之。眞如錦織成矣。就中秋海棠尤嬌好。宜於幽砌北窗下種之。傍以古拙一峯。菖蒲絮篤草皆其益友也。

木樨吾地爲盛。天香無比。然須種早黃毬子二種。不惟早黃七月中開。毬子花密爲勝。卽香亦馥郁異常。丹桂香減矣。以色稍存之餘皆勿植。又有一種四季開花而結實者。此眞桂也。園中最多。常以春中盛開。吾地亦間有之。宜植以備一種。

芙蓉時宜水際。極類不同。先後開。故當雜植之。大紅最貴最先開。次紅淺紅常種也。白最後開。有曰三醉者一日間凡三換色。亦奇。客言曾見有黃者。果爾當購之。芙蓉入江西俱成大樹。人從樓上觀。吾地如樣荆狀。故須三年一斫卻。

菊至江陰上海吾州而變態極矣。有長丈許者。有大如盞者。有作異色二色者。而皆名粗種。其最貴乃各色剪絨。各色擂。各色西施。各色狼牙。乃謂之細種。種之最難。須得地得人。燥溼以時。蟲蠹日去。花須少而大。葉須密而鮮。不爾便非上乘。元馭閒老尤愛種菊。京師有一種大紅曰麻葉紅。曰相袍紅。元馭爲翰林時。特命雲之馬首歸。今吾地尚有此種。然開不能大佳。想亦地氣使然。菊中有黃白報君知最先開。甘菊可作湯。寒菊可入冬。皆曉種也。而皆不可廢。又有一種五九月開。亦異種也。

秋花多可人。獨秋牡丹爲下品。宜勿種。

黃山茶。白山茶。紅白茶梅。皆九月開。二山茶花大而多韻。亦茶中之貴品。楊妃山茶稍後。與白菱同時開。楊妃是淡紅。殊不能佳。爲是冬初花。當具一種耳。白菱花純白而雅。且開久而繁。人云來自閩中。余在閩間之乃無此種。始在豫章得之。定是嶺南花也。花至季冬始盡。性亦畏寒。花後宜藏室中。

蠟梅是寒花絕品。人言臘時開。故以蠟名。非也。爲色正似黃蠟耳。出自河南者曰磬口。香色形皆第一。松江名荷花者次之。本地狗縷下矣。得磬口荷花可廢。何況狗縷。

凡花重臺者爲貴。水仙以單瓣者爲貴。出嘉定。短葉高花。最佳極也。宜置瓶中。其物得水則不枯。故曰水仙。稱其名矣。前接蠟梅。後迎江梅。眞歲寒友也。

花之四季開者。蘭桂而外。有月桂長春菊。卽金邊花月桂。閩種爲佳。

芭蕉惟福州美人蕉最可愛。歷冬春不凋。常吐朱蓮如簇。吾地種之能生。然不花無益也。又有一種名金蓮寶相。不知所從來。葉尖小如美人蕉。種之三四歲。或七八歲始一花。南都戶部五顯廟各有一株。同時作花。觀者雲集。其花作黃紅色。而瓣大於蓮。故以名。至有圖之者。然余童時見伯父山園有此種。不甚異也。此卻可種。以待開時賞之。若甘露則無種。孤之老者輒生。在泉漳間則爲蕉實耳。

吾地人最重虎刺。杭州者不佳。不如本山。其物最喜陰。難種。然吾所愛者天竹。纍纍朱實。扶搖綠葉上。雪中視之尤佳。余所在種之。虎刺之下。旱珊瑚盆中可種。水珊瑚最易生。亂植竹林中亦佳。蓋生者曰雪裏珊瑚。不足植也。

菖蒲以九節爲寶。以虎鬚爲美。江西種爲貴。本性極愛陰。清明後則剪之。冬則以鍋覆之。不惟明目。兼助幽人之致。余嘗過武當山青羊澗。見幽勝處輒生泉石上。眞有仙氣。宜多畜之。

福州有蕉。蕉。鑄州有鳳尾蕉。似同類而稍異狀。然好以蔵爲蕉。將枯釘其根則復生。亦異物也。云能辟火。園林中存一二株亦可。翠筠草極陰處種之。色翠甚可愛。尤宜與秋海棠作伴。

木瓜天目松。栝子松。千頭柏。櫻絡柏。金綠柳。皆佳品也。次則丹楓。石楠。梧桐。黃楊。西湖柳。烏臼樹。北人謂之烏桕花皆可植於水次。果則櫻桃。李。枇杷。橘。栗。葡萄皆可種也。以供盤飣。予所錄次者在花。故草木之類從略。竹是吾家子猷所好。園中自當日有其種。類當別有記。

果蔬

百果中櫻桃最先熟。卽古所謂含桃也。吾地有尖圓大小二種。俗呼小而尖者爲櫻珠。既吾土所宜。又萬類丹的。掩映綠葉可玩。滄園中首當多植。

梅種殊多。既花之後青而如豆。可食者曰消梅。脆梅。綠萼梅。消梅最佳。以其入口卽消也。熟而可食者曰鶴頂梅。且霜梅。梅醬。梅供一歲之咀嚼。園林中不可少。

杏花江南雖多。實味大不如北。其樹易成。實易給。林中摘食可佳。枇杷出東洞庭大。自種者小。然卻有風味。獨核者佳。蓋他果須接乃生。獨此果直種之亦能生也。

楊梅須山土。吾地沙土非宜。種之亦能生。但小耳。樹極婆娑可愛。今當種滄園高岡上。與山茶相覆蔭。

李種亦殊多。北土蜜山麝香紅妙甚。江南絕無。然亦有一種極大而紅者。味可強之。亦有玉黃。青翠嘉慶子。俱稱佳品。吾園中僅有粉李一種。餘當致之。

桃有金桃。銀桃。水蜜桃。灰桃。區桃。滄園中已備金蜜二種。皆佳品也。

梨如京家梨。金華紫花梨。不可見也。今北之秋白梨。南之宣州梨。皆吾地所不能及也。閩西洞庭有一種佳者。將熟時以署就樹包之。味不下宣州。當覓此種植之。亦一快也。

花紅一名林禽。卽古來禽也。都城中多植之。覓初味苦非佳。而特可觀。北土之蘋婆。卽此種之變也。吾地素無。近亦有移植之者。蓋北土以來。亦能花能果。形味俱減。然猶是奇物。王相公及政懷園俱有之。二種雖貴賤難易迥別。吾園中各植三兩株足矣。來禽種雖易。然與桃性俱多蟲而易敗。種者苦於蠹蟲。若桃則數年一易可耳。

核桃北果。而宜山種。吾地絕少。然亦可種。

葡萄雖稱涼州。江南種亦自佳。有紫水晶二種。宜於水邊設架。一年可生。蔓葉可玩。不但以供餖飣也。

吾地最不能佳。第擇其紅色者種一株。以當摘鮮亦得。

安石榴無如京師。致之南方多死。即生多化爲蓋狀。不若求富陽種種之。須實大子綻。即不甘亦足供玩。

柿種多。吾地特宜。若海門柿。蘿柿。無核火珠柿。皆甘冷可食。宜植牆隙。

柑橘產於洞庭。然終不如浙溫之乳柑。閩漳之朱橘。有一種紅而大者。云傳種自閩。而香味徑庭矣。余家東海上。又不如洞庭之宜橘。乃土產蜕花甜蜜橘二種。卻不啻勝之。金橘牛乳者易生。而品下。固者甘香。然亦家園種者佳。第橘性畏寒。值多霜雪稍盛輒死。植地須北暮多竹。霜時以草裹之。又虞春枝不發。記見時種橘不然。豈地氣有變也。

香櫞花香實大。雖酸澀齒。以爲湯則大佳。置實盤中。登室俱香。實佳品也。閩中乃無之。而以佛手柑名。近聞洞庭人亦有種而生者。吾圃中尤不易植也。

梁山果也。植之平地亦生。蹙殼如蝟。亦堪備一種佳實。

銀杏樹有大合抱而不實。人言樹有雌雄。聞亦有法治之則生。樹長大。秋冬葉純黃。閩楓林中相錯如繡。此植園中岡上。即不實可也。

栝子松俗名鼎牙松。歲久亦生實。雖小亦甘香可食。南京徐氏西園一株。是元時物。秀色參天。自中第一。山東有文官果。花亦可觀。形味稍似馬金囊。禮部稍膳司亦有一株。不知可移植吾地否。若無花果不獨京師。即吾地種輒生。但惡不足爲園林重耳。

蔬疏

菲菜。最獲利。且宜吾地。多盡春初。韭黃眞佳味。但吾輩道不食耳。

芥多種。以春不老爲第一。北京爲上。南京次之。吾地不逮也。芥之有根者。想即蔓青。京師大面餅爲蔬中佳味。蘿子歸種之城北。而能生尚小。已覺如之。然移植他所輒不如初。謂是北種。比入閩則其地偏生。然蔓青菜云是諸葛武侯所種是也。

古人食菜必曰葵。王右丞清齋折露葵是也。乃今菜品竟無稱葵。不知何菜當之。又所重曰秋末晚菘。亦竟無定說。即爾雅製亦難證也。大都今之東菜。如鄰城箭桿菜之類。皆可稱菘。箭桿雖佳。然終不敵燕地黃芽菜。可名菜中神品。其種亦可得。但彼中經冰雪以蓬蔴覆之。葉脫色改黃而後成。此卻不宜耳。

變菜。空中而味脆。獨南京有之。可以種盆中。攜歸取食。入地即不生。

鵝文貞公好食芹。世以比曾皙之羊棗。然今南北兩京芹皆長數尺。而味絕佳。何必文貞始嗜。蓋芹本水際野植。而獨兩京種之老圃故佳。想取植之亦得爾耳。

萵苣絕盛於京口。鹹食脆美。即旋摘烹之亦佳。

菠菜北名赤根菜。之凡品。然可與苣腐並烹。故園中不廢。若君遷菜俗名甜菜者。菜斯爲下矣。

蘿蔔須長而白如雪。甜而消如梨者。乃稱絕品。南北兩京多圃而大。赤色雖佳。味殊不敵也。

胡蘿蔔獨常鵝爲佳。然酷非余所須。若胡荽味苦無當。而在五辛之內。不植吾圃中可也。

葱蒜薤與韭。雖俱五辛。而爲人所常用。薤性稍平。江浙多有之。吾地少亦可不種。

墨積本山中野植。與黃獨同類。故名山藥。然獨保定懷慶諸處爲佳。閩浙多作紅色。而味不甘糯。吾地種美惡在兩種間。亦不可廢。

芋古名蹲鴟。吾土最佳。有水旱紫白二種。旱者不可食。此地若種之。得法有十斤者。

香芋落花生。產嘉定。落花生尤甘。皆易生物可種也。甘露子如耳環。醬食之脆美。亦別方之產。吾地可種。

蒐有紅白二種。素食者便之。肉食者忌與鼈共食。一種野生及馬齒蒐俱堪食。

百草中可食者最多。薺菜枸杞苗五加芽草中之美味。菊苗亦佳。大抵摘野蔬入饌。尤覺趣耳。

蓼蒿多生江岸。九江諸處採賣。以數百石船裝之遠貨。吾地亦自不乏。

茨一名雞頭。果中之美味。而最補益人。然獨杭州多而佳。京師產者形如蜀蝟。而有棱稜。糯而大者味勝。

杭產。吾地俱不宜。然勤種之。鮮摘亦勝。

菱即芰也。而多種。有紅有綠。有深水有淺水。有角有腰。而產於鄰城者曰哥窰菱。產於崑山者曰婁縣。皆佳甚。須其種純之。

茭白以秋生。吳中一種春生。曰呂公茭。以非時爲美。初出時煮食甜軟。據爾雅製曰。菰即菰。將之類。曰菰首者。即今之茭白也。又有黑穗如黑點者名烏靈。今茭中有之。余所種值秋生者耳。然菰實有米。而今茭白未聞有之。或者野茭乃生米也。

茨菰古曰鳧茨。種淺水中。夏月開白花。秋冬取根食。味亞於香芋。

蓴菜方言曰地栗。亦種淺水。吳中最盛。遠貨京師爲珍品。色紅嫩而甘者爲上。

蓮房之大者名百子蓮。藕則白蓮單瓣者乃生。高郵寶應第一。吳中亦佳。吾土僅供玩耳。

專以張陸所說。遂爲吳中口實。然實不佳。且非池塘間物也。

蒲筍蘆筍皆佳味。而蒲筍尤佳。吾地人乃不知取食耳。然種蒲者多間取之。苦不成筍。豈其種別耶。

瓜疏

西瓜古無稱。云金主征西城得之。洪皓自燕中攜歸。然瓜中第一美味。而種徧天下。不聞晚出異方之物乃爾。吾地以蔣福橋二處爲絕品。然家園中所種色皆白而作枕樣者便佳。不必蔣橋也。

甜瓜以香而小者爲第一。作黃綠二色。豈即邵平所種五色子母瓜耶。今涼州塞外作乾條遺遠人。味極甘。當是此種。若南瓜雖有奇狀殊色。僅堪裝食。酷無意味。而更與羊食忌。是可廢。

王瓜出燕京者最佳。其地人種之火室中。逼生花葉。二月初即結小實。中宮取以上供。唐人詩云。二月中旬已進瓜。不足爲奇矣。又一種秋生者亦佳。吾土俱宜。閩中二三月間食。入夏枯矣。

瓜之不堪生啖。而供醬食者曰菜瓜。圓者如甜瓜。長者如王瓜。皆一類也。以甜醬漬之。爲蔬中佳味。

天下結實大者無若冬瓜。味雖不甚佳。而性溫可食。

絲瓜北種爲佳。以細長而嫩者爲美。性寒無毒。有云多食之能瘦陽。北人時啖之。殊不覺。然用其蒂可治

小兒痘。汁滴瓶中能消痰火。其涼可知矣。

吾地有名錦荔枝者。外作五色蜂窠之狀。內子如蠶蛹。人甚寶之。不知閩廣人以爲至賤。去實用其皮肉煮肉。味殊苦。廣人亦爲涼。多于京師種擴而自供食。往在泉州。見城中遍地植之。名曰苦瓜。形稍長于此種耳。

匏子瓜類也。大而扁者可食。小而長作細腰者可翫。種類頗多。偶得佳者。不啻珍品。瓠子匏類也。形稍長。

鍛上豐下。味似勝之。唐鄭珣瑜所謂亦去毛爛黃熟拗折須此物也。

荳疏

荳之美者無如白扁豆。味甘而益人。種類殊多。龍瓜爲下。扁闊而甘糯者最勝。閩中四時不凋。方春即食。然不如吾土之佳。郭道人道二種。明春種之。

菽入五穀。非園中物也。然有一種絕大而有青黑色者。味甘甚可佐盤飧。余園中以爲嘉蔬。

蠶荳初熟甘香。虎丘雨前茶謂有荳子香是也。種自雲南來者絕大而佳可種。亦自有風味。

刀荳可醬食。性能殺蟲。可種也。

草決明。結實如小寒荳。北人名之曰望江南。烹茶作果味亦佳。西番麥形似稷而枝葉奇大。結子纍纍。煮食之味亞芡實。

薏苡仁。大補益人而易生。園中隙地可種。按荳是五穀中之菽。而西番麥薏苡仁皆穀類。以園中可植。故附焉。

竹疏

竹類最繁。其載在竹譜者。今不可盡悉矣。姑就耳目所覩記者述之。竹其名而種絕不類者曰樓竹。曰桃絲竹。產於交廣。質美色斑可爲扇管者曰麗綠竹。曰湘妃竹。產於沅湘間。名高而實不稱。色亞二竹者曰雲根竹。產於西蜀。雜筮叢生。而筍味絕美可上供者曰笋尖竹。產於武當山。大可爲椽爲器者曰猫竹。小而心實可編籬者曰籬竹。最小而美可爲箭者曰箭竹。皆產於諸山。吾地海濱無山。種不可致。其餘則吾園中無所不備矣。

竹之小而美者曰紫竹。曰金竹。而金竹中尤美者曰黃金間碧玉。色澤殊常。中界一道綠。尤可愛。有一種大者曰碧玉間黃金。稍不逮。然與黃金竹相對。廢一不可。余園中俱不乏。

斑竹笋不中食。大而鮮澤者色用可亞湘妃。亦佳竹也。

土竹之大者無如筮竹。筮有二種。一曰謹雞筮。大可觀。猫竹而笋味佳。然絕無用。園林中供觀而已。次曰綿筮。小於謹雞。而筍味尤佳。

諸笋皆初夏所生。而獨嘉定之燕來筍。既早而味絕佳。與新茶鬬勝。吾地尚難種。郡城不可得。遠貽之以爲殊味。

竹之僅可爲籠者曰籠竹。

慈孝竹叢生。笋以冬生。皆在叢外。若護其母。故曰慈孝。江閩間皆以編籬。閩種尤極長大。園竹無他佳者。大都此種也。

最小者曰鳳尾。曰湘妃。其最小而可置几案間者曰水竹。以上皆余園中所有。

北墅抱甕錄

高士奇著

北墅抱甕錄

清 錢塘高士奇澹人著

梅

梅花。寒香玉骨。邇出塵表。墅中古幹數百本。構小亭其中。早涘破蕚。香雪周遮。獨坐長吟。清人心脾。至于水涯籬次。叢竹怪石之畔。間植數株。橫斜彎曲。各具標格。梅種不一。以綠蕚爲上品。玉蝶次之。單瓣野梅又次之。紅梅姿韻芳妍。豔而不冶。其開在諸梅之先。寒林點綴。尤不可無也。

桃

桃花有紅、白、粉紅、深粉紅、單瓣大紅、千瓣粉紅、單瓣白、千瓣白諸類。嬝溪芳菲。色甚嫵媚。其可供玩者。莫如碧桃、人面桃二種。園中臨水植之。不但取果。二月花時。曉煙初破。宿露未收。早起觀之。大有幽趣。若夫晴陽媚日。與新柳互交遞倚。又是一番佳致。

李

李樹可久。發花裹枝。縞如積雪。入夜尤明。無月時亦璀璨炫目。與山桃雜植。兩色交錯。遠望芳菲。至其繁香。清趣。山桃又在下風。

梨

梨花賦白如玉。綽約有態。江南二月。每多風雨。此花經雨。轉覺姿媚動人。月下亦佳。所謂梨花院落溶溶月也。

杏

杏花非紅非白。顏色頗妍。多種成林。極有風致。廣圃荒池。俯仰映帶。宛然鄰陌。擷壺結羣。興復不淺。

櫻桃

櫻桃春樹旁有小圃。雜樹參差。櫻桃尤多。仲春發花。嬌冶多態。結實圓勻。瑩徹儼然。絳珠玉液。芳津甘脆。齒類。李淡山詩。越鳥誇丹荔。齊名亦未甘。早已爲之長僭矣。

枇杷

園中枇杷樹。皆數拱。貫霜雪而愈茂。秋萌冬花。春實夏熟。偏四時之氣。果色正黃。昔人稱爲蠟兄。廣州產。無核者曰名焦。一作子。其花今多目爲款冬。非也。按本草圖經。款冬。乃爾雅所謂菥蓂。顆生冰雪中。枝葉不大。款冬、枇杷。皆凌冬而花。故訛爲一耳。

楊梅

江南諸果。以楊梅爲冠。有紅白紫三種。河朔蒲萄。蘇南荔子。與此差堪鼎足。晚花軒前所植。乃出項里者。陸放翁所謂項里楊梅鹽可撤是也。放翁自注。楊梅酸者。乃爲以鹽。佳品未嘗用。因謂太白玉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未諳物理。果然。

林檎

林檎花與蘋果相似。開亦同時。園中約及百樹。新花滿隱。佳實出林。俱可耽愛。右軍帖。寄李來禽子。皆盛爲佳。函封多不生。可知古人於此果。珍重護惜。不視爲常產也。

荔枝

平湖去海僅三十里。恆有閩客攜鮮荔枝泛海來者。值風利。兩日夜達此。色味俱未變。白香山云。殼如紅綃。膜如紫綃。瓤肉潔白如冰雪。漿液酸甘如醴酪。非妄也。私幸殊方珍果。得嘗所未嘗。因取其核。埋著土中。發苗一莖。葉似楊柳。初生淡白。數日色漸紅黃。又數日始成綠色。每兩葉相對而發。月餘後已高尺許。雖未必能花實。園中萬卉雜陳。不可少此異品耳。

木瓜

園籍左偏。木瓜一株最盛。花蘂類海棠。而色較紅。實如小瓜。黃潤可愛。香梅釀釀。以一二枚置坐隅。清芬滿室。可經數月。

佛手柑

土人遵佛手柑二株。并授培溉之法。枝葉密茂。三四月發花。紫白色。開落相繼。至十月不斷。每樹止留實五六枚。長俱半尺。大可一圍餘。經冬鮮潤。養至次年之夏。異香清馥。迥出物表。意特愛之。令人圖其根葉花實之狀。裝爲小卷。而題詩於後。以紀其盛焉。

香櫞

香櫞四月發花，青蒂白萼，氣味芳烈，過於橙橘。江邨草堂後一樹，皆結實百餘枚，星毬月魄，磊落滿枝，殊鳳翼觀。摘置几案，久而彌香。

橘

果中橘最可珍，香色味皆冠絕羣品，噉一二顆，可以鎮煩滌悶，沁潤詩脾。有朱橘，有綠橘，有蜜橘，味絕甜美。戴文帝云：南方有橘，其酢正裂人牙，至謂其品出蒲萄之下，殊非定論。花亦清香，細如點雪，深可愛玩。

橙

橙顆極酸，皮甘辛而香，宿酲倦困時，得此昏思頓洗，功在茶蘼之上。古者嘗取以芼鮮，七命所云，和以春梅，煇以秋橙，今人未有用之者。

牛奶橘

牛奶、即金橘之長者，以其形而名之。秋深始黃，經冬不落，垂金簇爛，滿樹離離，以盆植之，置深室中，最佳。

金橘

金橘小於彈丸，酸多於甘，擘之香霧芬烈，齋前二株，每樹皆得斛許，酒渴探嘗，風味殊別。

枳殼花

枳比橘爲小，枝幹沈綠，多刺，花極香，過橙橘遠甚，葉珠圓瑩，微縐葉莉，而其大倍之。野人門巷，藉此以護籬落。

柿

烏椑、柿，從昔稱之，世傳此樹有七絕：一多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蠹，五霜葉可玩，六佳實可噉，七落葉可以臨書。秋柯坪左右，各有數株，大而多實，亭亭發拔，蔚然成林。

石榴

南、石榴佳種不易得，園內亦不多植，惟水傍有大紅臺榴一二株而已。當仲夏之時，新綠初齊，遠近一碧，惟榴花烘晴映日，灼灼欲然，可謂絢爛矣。近又得一瓌逸紅、千瓣白、松花色者，不異綺繡簇成，尤爲罕有。

銀杏

銀杏花，夜開旋沒，罕得見，葉最繁密，片有剔缺如鴨脚形，霜後葉色變黃，映以丹楓，爛若披錦，秋林黯淡，得此改觀。

榧

榧木紋理細緻，製器極雅，其葉類杉，黃花紫實，透薜閣檐廊之下，偶得一本，結子甚多，舊有玉山果之名，殆以堅潤之性，比美於玉耶。

核桃

核桃葉厚而多陰，滿山館前，隔岸土岡隆起，雜樹森立，核桃亦極其中，園多鳥雀，諸果熟時，輒被搖啄，惟核桃以味澁得免，蓋外炫者易敗，而中閟者不傷，雖小物亦足感耳。

棗

棗樹枝柯勁拔，花細小而香，頗幽輕風，瀰拂芬馥，如蘭，結實滿枝，青紅相雜，拖紫陂上有小亭，戲書棗熟從人打，葵荒欲自鋤之句，揭之檻間。

瑞香

瑞香枝幹蒙茸，葉深綠而邊有白色，紫花成簇，香似葡萄，極能透遠，一名睡香，相傳廬山僧臥巖石間，夢聞花香，覺而得之，故有此名。早春萬卉未吐，以此花爲梅之先驅。

臘梅

臘梅索蘂絳心，香氣濃郁，隔浯軒一株，磬口種也，雖經盛放，常若半含，花倍大於他種，品格珍絕。

山茶

山茶種有不同，淺爲玉茗，深爲鄧勝，大爲山茶，小爲海紅，園中特多此樹，淺紅者早開，深紅者遲發，密葉沈綠，間以丹蕊，萬柔嫩紛，燦如蜀錦，十月即花，檻外更有大紅寶珠一種，外苞六出，內萼千重，幾同剪綵所成，彌旬不落，射以晴陽，浥以宿雨，倍增絢麗，尤爲奇品。

海棠

海棠同名異種者不一，惟紫蘇、海佳，今所稱西府是也，万俟雅言詩云：海棠點點要詩催，日暮紫蘇無數開，欲識此花奇絕處，明朝有雨試重來，正謂此種耳。園中海棠甚多，臥齋前一株，乃西川佳種，脂痕淺抹，逸態嫣然，有佳人遺世獨立之意，更不得以無香少之。

貼梗海棠

貼梗海棠，枝不能大，叢生單葉，纖枝作花，磬口深紅，若黏蜂蠟，雖微乏韻度，而殷麗之色，要足取也。

垂絲海棠

海棠以櫻桃接之，便成垂絲，花瓣叢密，與海棠不同，而色略相似，重英向下，柔莖迎風，婉孌之姿，如不自勝。

玉蘭

玉蘭喬柯上聳，絕無柔條，花開九瓣，著於木末，其白如玉，其香如蘭，花落後，葉從蔕出，綠蔭陰濃，極爽春意。余武林舊居樓前，玉蘭一本，大可拱抱，花時倚檻吟賞，儼對藐姑冰雪之姿，自浮沈京洛二十餘年，已已春，扈蹕南巡，始得重過舊里，而樹已不存矣，時作懷舊詩，篇中有吟罷翠蝶當檻人，敗成香雪卷簾看之句，蓋亭之所耽，不忍忘也。今園中所植，亭亭明豁，不異舊觀。

緋毬

緋毬聚花成朵，團圞如毬，初開色本嫩綠，盛開則褪而成白，綠瑩瑑玉，不涴點塵，飄墜之時，繁朱滿砌，無

異落梅，足供幽賞，閩閩中產紅絡毬，尤爲盆異，惜不能移植耳。

辛夷

辛夷絕似玉蘭，有淺紅及紫二種，含苞未拆，尖銳有茸，儼然禿筆，江南以木筆呼之，黃鳥試鳴，曉英乍吐，窠籠坐對，春色正在此中。

梔子

梔子小於玉蘭，而香過之，山館幽僻之所，偶植數本，著月發花，清芬滿院。

丁香

丁香有紫花有白花，緣枝徧發，極爲繁密，南方之種不同，京師丁香樹高者數丈，葉大如紫荊，江南所產，枝幹不肥，葉細而小，惟花朵和似耳，而春秋發花二次，則勝於北產也。

牡丹

牡丹雖盛於唐，然謝康樂已言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北齊楊子華有畫牡丹，則此花之從來遠矣，其名目至多，宋發思公作花品，得九十餘種，獨以黃紫爲貴，今姚黃之種不傳，惟紫者多有，次之莫如玉樓春，以其姿韻酷妍，香氣襲人也，園中得魏紫一本，玉樓春數十本，下甃白石，旁設朱闌，上張翠幕，花大於盤，重蕊高及尺許，絢爛繁華，動盪心目，所謂瑤臺金谷中八他花縱極明媚，不得不讓一頭地矣。

芍藥

芍藥之種，古推揚州，今以京師豐臺爲盛，浙中雖無佳種，惟培溉有方，花亦頗大，有紅白紫數色，深淺不同，曲院短垣，下疊石砌，排比種之，燦爛滿目，此花宿根在土，十月生芽，至春冒土而出，紅鮮可愛，若花含曉露，嬝娜欹風，大有美人扶醉之態。

紫荊

紫荊叢生，花無常處，緣幹附枝，上下徧發，故又名滿條紅，王敬美嘗云，此等花雖非奇卉，而點綴春光，不可無一，可謂知言。

棠梨

棠梨樹如梨而小，又謂之野棠，花淺紅色，結實如楂，有赤白二種，白棠子多酸美而滑，赤棠子澀而酢，花亦可食，丹鉛錄曰，尹伯奇採蕚花而食，蕚即棠梨也。

綬帶

綬帶略同錦帶，花葉斑爛相間，枝條輭蔓，隨風披拂，有類於綬，是以得名，北地甚多，南中頗少。

杜鵑

杜鵑一名山躑躅，唐詩五渡溪頭躑躅紅，即此花也，春晚發花，密葉攢簇，其色深紅，久經風日，灼灼可愛，玩園渚軒前，多古松怪石，植杜鵑兩株於其下，倍有風趣。

紫薇

紫薇皮不頑皴，淨滑可愛，一枝數頭，一頭數蕊，有紅紫粉白諸色，開花可經數月，牆陰石角，隨處栽之，獨山尤多，日久皆成連理，當殘暑初消，繁英新吐，亭衫疊扇，雜坐花下，嚼茗清談，亦勝事也。

桂

桂分紅黃白三色，紅者曰丹桂，黃者曰金桂，白者曰銀桂，每秋發花兩度，丹桂有子，凡花之香者，或清或濃，不能兩兼，惟桂花清可絕塵，濃能遠聞，一盞盛放，鄰牆劇院，莫不聞之，江南好事者，多結之作屏，余園中小徑，鱗次種植，左右成行，接葉交枝，上不通日，花時金粟滿盈，李義山所謂桂巷，殆不過是。

木槿

園中遶籬設籬，編木槿爲之，盤繞縱橫，茂綠盈望，花不一種，有深紅、淺紅、雜色、白色，至於重蕊千瓣者，則似木芙蓉，雖榮謝不常，而鮮妍可愛。

合歡

合歡葉細如槐，比對而生，至暮則兩兩相合，曉則復開，花淡紅色，形類簇絲，秋後結莢，北人呼爲馬纓，取其花之象也，野牆荒塹之側，輒得數株，欲植之草堂前，以本大難遷，遂不復移，採其葉乾之，醱以酒，醇醲益人。

玉蘭

唐人最重玉蘭，植之集賢院中，其後失傳，不知玉蘭爲何物，并有疑即是瓊花者，近得一株，似酸鹽而八出，玲瓏明淨，冀冰雪姿也。

金雀

金雀叢生如棘，花生葉傍，長條直上，行列清疎，取其小本種瓷盆中，下磊奇石一二，似塞林片幅，綽有可觀。

玫瑰

四月百花已闌，玫瑰始發，濃香豔紫，可食可佩，迴廊之外，滋生作叢，與酴醾相映，京師有刺蕊，即玫瑰之黃者，惜大江以南，不能致之。

月季

月季花有紅、白、淡紅三色，香甚清越，逐月一開，四時不絕，種之籬落間，晨露未乾，鮮妍有態，驚中映雪，愈覺泥人。

木香

木香滋生長條，易茂，編籬引架，芬芳襲人，白花紫心者香更清，又有黃色一種，香少遜而色與妍，由來破房，乳熟脫殼，不足方其新豔也。

薔薇

薔薇花有淺紅、深紅、大紅之異，結花成屏，雅宜山墅，連春接夏，蕊豔可人，落紅成堆，每不忍掃，園後有絕

大者一本，緣高樹而生，上引下垂，延蔓百尺，花開樹杪，如縱火齊，又有白薔薇、黃薔薇、單瓣野薔薇，分香鬬豔，開繞離落，各極勝賞。

餘醾

餘醾香清而微，蔓延高架，露坐最宜，其花青紫紅蕚，開時變白，架下可容十餘人，中設石几，與二三同調，盤礴其間，共試早茗，洵爲樂事。

棣棠

棣棠花色金黃，一葉一蕚，生甚蔓延，春深與薔薇同開，可爲屏障添色。

夾竹桃

夾竹桃，本嶺南種，葉類竹而花類桃，姿態娟媚，自初夏著花，經秋乃歇，草卉之最久者。

金絲桃

金絲桃花五出，比山桃較大，而色黃，心有長鬚，茸茸作樓，頗具風格，非俗豔所能比也。

天竹

天竹枝葉濯洒，梅雨中，開白花，子結枝梢，殷紅瓔珠，纍纍若珠，霜雪不落，樹可久而難長，紅雨山房欄檻之前，一叢百餘幹，粗中把握，殊不易得。

虎茨

虎茨枝不高大，葉綠多刺，花白，子紅，新花已開，舊實未落，開以密葉，三色互映，植之盆盎中，亦書室佳觀也。

懷火樹

懷火樹，葉光澤柔厚，夏開白花，相傳可以辟火，南方人多以盆植之，置瓦屋上，今開栽石罅巉巖處，與其清寒之性相宜，其生尤盛。

紫藤

紫藤緣木而生，久之條蔓糾結，與樹連理，屈曲蜿蜒之狀，不異蛟龍出沒，二月花發成穗，色紫而豔，彼垂搖曳一望煜然，採供盤餐，更屬佳品。

葡萄

葡萄以西北所產爲佳，南方不能得其種，然結架垂藤，涼陰覆院，暑夕坐其下，儿童皆有清意，所植紫綠二種，芳液甘醇，固亦可蔽暑醒也。

金銀藤

金銀藤類薜荔，細蔓緣離，三四月後，開花不絕，長及寸許，一蒂兩蕊，前後繼開，此黃彼白，故得金銀之名，甚有清香，殊於凡卉。

薜荔

闌溝前綠垣周遭，短籬遶月，薜荔緣壁上生，縱橫綜結，望之碧葉蒼然，山雨欲來，幽響棧棧，

錦荔枝

錦荔枝藤蔓善緣，植薔薇屏下，翠葉滿離，秋結荔子，青紅斑駁，中有甘液，鮮赤異常。

茅藤果

茅藤宜傍高架，著子最繁，小如桐實，秋霜之後，落葉子存，輭紅作串，積雪中色倍鮮明，又名雪裏紅。

蘭

蘭香最幽，迥出羣卉上，號稱香祖，古人多愛之，羅崎云，朝襲其馨，暮擷其英，擷書就觀，引酒對酌，可謂愛蘭之癖矣。花譜，春蘭一莖一花，以紫莖青花者爲上品，青莖青花者爲中品，非也，惟莖淡白花淡綠心純素者爲玉根蘭，又名素蘭，格價最高，青與紫皆不及，蘭渚崖溪之間，種之甚多。

建蘭

建蘭極不易養，今得數盆，各抽箭五十餘莖，含風受露，異香茂發，夏秋之際，清韻殊多，當湖畜花之家，皆無若此之盛者。

蕙

楚辭，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所指爲蘭者乃澤蘭，非春所指爲蕙者乃零陵香，非蘭類也，今人以九節蘭爲蕙，長莖秀擢，芳蕚貫連，與春蘭相伯仲，光風晴日，近傍軒窗，雖情殊恆，

眞珠蘭

眞珠蘭出自閩粵，木本，狀似山梔，葉蕊生，枝上一叢，七葉者爲佳，五葉者次之，三葉者又次之，花開成穗，先青後黃，圓細緊密，若綴眞珠，是以得名，香芬特茂，余得七葉者二，樹高俱四五尺，亦江南所少。

魚子蘭

魚子蘭，花形似眞珠，香亦相等，但屬草本，莖蔓上抽，數寸一節，葉生節間，止可盆植，插竹爲闌，以櫻樓繫之，莖乃不雕，花頻葉顆，初時色青，及變而黃，香氣乃發，採花盈竹筥上，以蘚紙覆之，上鋪新茶，經一宿，後納入瓶中，淪茗能作蘭香，清供第一。

茉莉

茉莉有藤本木本兩種，藤本者蔓條蔓生，木本者一幹上發，葉若珠圓，迎晚而放，芬馥絕倫，稍帷竹笥，臥起微涼，采擷枕函旁，足清魂夢。

素馨

素馨似茉莉而小，葉更纖綠，枝弱不能自立，插竹枝扶之，雨過花開，香芬絕世。

蓮

泛淥池中，有紅蓮、白蓮、蓡蓮、蓮蓬種，葉鬱波面，夏雨忽來，千點荷聲，乍緩乍急，涼風過處，香芬襲人，花明浴如拭，清露晨流，晴霞晚映，尤覺鮮妍，使人吟賞忘倦。

木芙蓉

木芙蓉滿酒無俗姿。花色不一。有白有紅。更有一花而日三變。朝白晚紅。名醉芙蓉者。性本宜水。特於水際植之。綠溪傍清。密比若林。雜以紅蓼。映以翠菼。花光入波。上下搖漾。朝霞散綺。絢爛非常。見宋孝宗書。唐人刁光允木芙蓉畫幅云。託根不與菊爲雙。歷盡風霜未肯降。本是無心豈有怨。年年清豔照秋江。善爲此花寫照矣。

觀音蓮

觀音蓮葉形類芋而大。片葉可以蔽人。色最媚綠。中心抽莖。發花白色。瓣若小蓮。土人謂可救毒螫。以此得觀音之名。

芭蕉

平湖諸家園亭。芭蕉絕少。近從會城移得三四本。種泛漾亭後。密陰冷翠。上聚人衣。晴日對之。亦作風雨之想。幸性本易生。蕉筍駢發。年餘後。應可成綠天矣。

美人蕉

美人蕉自粵東來。葉雖不大。而翻風滴雨。自有幽姿。其花開者小蓮。而色正赤。惟中心一朵。曉生甘露。皆之如飴。

菊

菊花種類甚多。園中栽菊作圃。得數百本。有黃、紫、紅、白、藕、蜜諸色。每色又各有深淺。并有一本兩色者。其朵瓣亦種種不同。或如盤。或如剪絨。或如擘絮。或如松粒。或如柳芽。窮極變態。友人知余嗜菊。多有遠載送者。環置草堂。清芬連月。而種色之妙。以余園所栽者爲最盛。

金銀消息

消息菊之小者。有黃白二種。因色之相似。以金銀名之。菊最難培。此種獨易。離根徧布。歷歷如星。

秋海棠

秋海棠幽姿冷豔。非塵埃中物。性特寒之園中陰閟之地。無處不種。曉風涼露。一抹輕紅。不覺我情之欲移也。

水仙

水仙臘葉春花。能傲冰雪。寒香冷豔。瑩淨不凡。石脚阪陀之處。雜種無次。清疏可玩。性喜得水。離土亦活。昔以古磁盆滿貯清泉。置花數苗。磊石擁護。花更茂悅。山谷所云明窗淨几香氣撩人也。

朝鮮牡丹

朝鮮牡丹。即本草菅歸。又名文無。弱枝嫩葉。不勝風日。中心抽細莖。花生莖末。一條十餘朵。簇簇下垂。狀似小蠶。俗呼荷苞牡丹。亦草花中之豔品也。

戎葵

葵有數十種。因色之淺深。瓣之單複。各成一類。余前居苑西時。植之最多。自四月至十月。花開不歇。今園居地大。尤得栽蒔。葵愛日而不喜肥。但以清水灌之。一莖百蕊。灼灼照人。諸色間雜。尤極絢爛。

錦葵

錦葵花小如錢。文彩斑斕可愛。高不過一二尺。而蓓蕾攢簇。吐蕚盈枝。梅雨淹旬。賴此花點綴。不至寂寞。

秋葵

黃花綠葉。紫蒂棱心。惟玉人道妝。差可彷彿其風韻耳。與芙蓉前後開放。枝葉亦復相亂。荷池芹岸之上。葵雜種之。雅態可挹。

百合

百合花一名摩羅春。一莖上抽。四旁出葉。花生莖端。有紅白二種。白者尤勝。每拆一葉。滿庭皆香。

胡蝶花

胡蝶花碧白相雜。上有黃斑翠點。翩翩之狀。全類蛺蝶。眞野卉之佳種。

長春

長春花色亦黃。類野菊。發葉極多。花不大放。形似小蓋。故又名金蓋。將萎者旋卻摘去。勿令結子。則新蘂旋生。一本可得百餘花。相繼而開。四時不絕。

罌粟

山亭水岸俱種罌粟。有大紅、淺紅、深紫、淡紫、藕合、蜜合、純白、淡綠諸色。一房千蕊。簇若剪綵。相傳中秋夜令女子靚服播種。則來歲發花繁豔絕世。

虞美人

虞美人莖葉花蘂似罌粟而小。或云此花開人歌聲。能應節而舞。又有舞草之名。花極娟秀。

山丹

山丹有赤有黃。四月蓋成簡時。此花正放。赤似渥丹。黃猶蒸栗。一莖直上。柔葉證之。與百合相彷彿。但大小異耳。

剪春羅

剪春羅葉綠而濃。開花極盛。每瓣刻缺甚多。有如蜀羅被剪。發蕊叢密。足充階砌之觀。

剪秋紗

剪秋紗。長莖小朵。弱不勝風。白瓣五出。上有紅絲。命童子削竹作小屏。環花于上。亦殊豔冶。

金錢花

金錢花。午開子落。吹墮苔鋪之上。輪郭圓整。宛然赤仄錢也。

鼓

鼓花可玩可餐。葉色媚綠。花有蜜色朱色之異。蜜色者有香。朱色者不香。今皆種之。蔬又作豆。有忘其之

意野人無疑可忘。聊娛春興。

鳳仙

鳳仙種色甚多。而平湖所出。視他處尤佳。紅紫碧白。無所不有。有一本兩三色者。有一花兩三色者。重瓣纍纍。莫能名狀。

石竹

石竹纖柔易生。枝莖青翠。花具五色。嬌媚動人。以時培灌。亦能作木本重臺。

秋牡丹

秋牡丹徧地蔓生。葉似牡丹而小。黃蕊紫萼。豔色鮮妍。可被秋容之點綴。

玉簪

玉簪即白鶴花。山谷老人題爲江南第一。綠葉擎匣。頗小甘蕉。花似玉搔頭。內玲瓏而外瑩潤。香芬酷烈。冠於秋花。

紫鶴花

紫鶴草葉花葉。與玉簪不異。故亦稱紫玉簪。玉簪有香。紫鶴無香。而嬌媚靚豔。御自遠勝。五月發花與宋萱山梔同插瓶中。晴窗清玩。風致不淺。

雞冠

雞冠當暑成花。霜後始萎。若鳥若草。若鳳若芝。形狀各殊。色亦有紅、紫、黃、白、碧、綠之異。根生石罅中。不須肥土。其本高卑不齊。有矮不數寸者。蘇子由詩注。矮雞冠、即玉樹後庭花云。

草茉莉

草茉莉有紫白二種。花形似茉莉而斑較長。中心有蕊。暮開曉謝。殆陰類也。結子初青後黑。內有白粉。可療面斑。

牽牛

牽牛。蔓生藤綠。葉似楓有三尖。花不作瓣。下小上大。曉露未乾。輕翠悅目。日出即萎。子名天茄。以糖餌之可食。

西風錦

西風錦。與老少年相似。葉外青中紫。經霜色變。青者爲黃。紫者成赤。階除之下。滿目斑爛。

老少年

老少年。莖葉俱紫。秋深鴈來之候。葉變而紅。末稍一莖。鮮赤如染。亦號鴈來紅。此時草木就衰。而反成麗采。亦鵬奇觀。

萬壽菊

萬壽菊莖葉細小。花赤黃多瓣。蕊長寸許。不香而豔。其開耐久。盛於秋深。亦有傲霜之意。

雙鬟菊

雙鬟菊。即草烏花。形如僧帽。內藏兩萼。若雙鬟之竝肩。尾翼宛然。化工之奇。其有不可揣測者。其色紫豔繁而且久。秋齋之玩。冠絕一時。

紫鈴

紫鈴。莖細葉弱。發花至繁。一莖可得十餘朵。色紫而翠。尖瓣五出。若小鈴。中有黃心。輕風拂之。搖曳多態。

鳳毛

鳳毛。引莖極長。葉細如縷。附莖而生。稠密整齊。有若人巧。花如野茉莉而小。色大紅。頗明豔。宜結小屏。

秦椒

秦椒。枝葉蓋綠。高一二尺。開白花。結子長二寸許。深秋色紅。磊磊可喜。味之辛烈。過於薑桂。

金燈籠

金燈籠。元宮中植之。號爲紅姑娘。其實外裹黃苞。內含紅子。一枝得二十餘枚。苞作六稜。微尖。子如彈丸。京師極多。余向有秋花雜咏。此亦與焉。

龍膽草

龍膽草長數尺。葉相對生。花色豔翠如膽形。以細竹引之。極供靜玩。

淡竹葉

淡竹。高數寸。花如翠細。風露之下。纖綰有姿。細莖多節。葉尖而長。儼然小竹也。爾雅以蓋竹爲王芻。豈即此種耶。

車前

車前。葉厚而澤。長莖多子。王閬山居錄有種車前剪苗食法。不獨充藥品也。階前雜草。手加鋤薙。此種獨存之。

蒲公英

蒲公英。小科布地。四散而生。莖端發黃花。若野菊。花殘成絲。風飄著土。即生新苗。嫩時可食。

石菖蒲

石菖蒲。本名堯韭。產山澗砂礫中。萬卉喜肥。此獨喜瘠。以細砂種之。幾以清泉。層冰不凋。烈日不萎。座隅滴供。罕有其倫。

半夏

半夏。苗一莖一花。葉與茨菰似。但極小。每本不過六七寸。籬牆之下。生發甚早。初未嘗下種也。園中藥畦自生者極多。頗有未識其名者。亦不能盡錄之也。

紫蘇

紫蘇。香氣清越。摘片葉嗅之。倦悶即豁。自昔以荏蘇並稱。有以也。背面俱紫者爲上。面紫背青者次之。八

月作花，九月採子。

薄荷

薄荷，與紫蘇同形而異色，香亦相等。閩川湖之俗，以薄荷代茶葉，余喜其辛涼之味，夏月輒煮而啜之。

決明

決明，本小，末尖，似槐葉，秋開深黃花，結角如小指，長二寸，尤喜其苗葉可作酒麴，餘糟餵鵝，與漆同醉，計之最得者也。京師名爲望江南。

麥門冬

麥門冬，類石菖蒲，葉更長茂，緣階而生，一名繡墩草。麥冬生土中，根蔓之上，四月抽小莖，開淡紅花，結實圓碧，惟吳越有之。

天門冬

天門冬，莖葉森發，花細而白，有清香，方書多謂天冬與松脂同服，可以駐年。余素不講服食養生之訣，但愛其綠縟，聊以娛目而已。

艾

艾雖見斥於楚騷，然亦香草之一種，與蘭不同，隙地自生，倘加剪除，森森林立，風過頗香。

菖蒲

菖蒲生淺渚中，不須排植，春初出水，其葉短翠，謂之蒲嘴，當夏發長，與紅蓼青葭互相掩映，亦自可悅。

鹿葱花

鹿葱花六出，儼然蛺蝶之狀，三大圓瓣，三小尖瓣，外稍花色，中心白地，有紅黃細點，搖風弄影，愛翫移時。

翠雲草

翠雲草性喜陰濕，與芭蕉、虎刺、秋海棠相似，而較爲易生，北窗背日之地，偶植數莖，時月既久，鋪翠盈階，漸有入籬之色。

吉祥草

吉祥草，不拘水土及石上皆可植，伴以丹芝錦石，清雅特甚，花紫蕊生，頗易發。

金絲荷

窗前幽蔭之地，多生金絲荷，其葉大者，幾於蓋掌，心中抽長蕊，作細白花，根旁時長紅絲，沾土即成根株，最易繁茂。

鳳尾草

鳳尾草喜陰，石罅溪坳，足迹罕至之處，往往而有，幽閑空谷，斯爲近之。

書帶草

書帶草葉如細韭，性韌而綠，叢茸四垂，清風拂之，鮮翠足喜。

苔

山居僻壤，庭院經時不掃，過雨之後，滿砌皆長苔，色翠而幽，如綴錢散地，稍喜門無剝啄，不爲履齒所侵，得以成其高勝。

柳

柳性易生，橫栽倒插皆可活，早春時，嫩綠初黃，柔絲委蘂，非煙非霧，濃媚迎人，又一種赤幹細枝，葉皆如櫻粉紅色，名三河柳，猶雅之所謂檉也，天將雨，檉先起風以應之，故又稱雨師，亦婀娜可愛。

柞

柞樹狀疏，多枝，葉細而密，新葉將生，故葉乃落，其質堅韌，可中屋材。

榆

榆樹類柳，春初綠枝生莢，纍纍成串，未熟色青，已熟色白，結子爲榆錢，崔氏月令謂榆錢可羹，兼可蒸作糕餌，收至冬可釀酒，淪過搗羅爲末，調以鹽水，日中曝曬，可作醬。

松

松花可服，松節可釀，松脂可蒸，松子可餐，松籽可聰，松陰可坐，霜幹煙姿，亭亭千尺，眞山居勝友也。園中有青皮紫皮，三鬚五鬚各種，皆黃山大目所產，對此風標，可爲晚節之助，豈信添雅與已耶。

柏

有刺柏、有側柏、有瓔珞柏三種，枝葉各異，刺柏圓而上指，側柏扁而側出，瓔珞柏長而下垂，皆百尋凌霄，不改柯葉，就中瓔珞一種尤佳，堅勁之中，別具嬝娜，所謂魏鄭公之鬚蝟耳。

梓

梓樹大數十圍，老幹上挺，旁枝交蔭，花最繁，形如蛺蝶，色淺紅，上有深點，類洒染所成，中含二蕊，落時一蕊在花，一蕊在蒂，余軒前得十餘株，土人呼爲佛樹，開若紫霞，落如紅雨，眞異觀也。

梧桐

梧桐修柯碧葉，紆徑之內，種之成列，綠陰蔚然，曉雨夜月時，幽懷滴瀝，清彩扶疏，秋聲秋色，盡在於是。

槐

槐木數株，陰蔽一院，夏月就綠蔭之下，解帶披襟，箕踞盤薄，不知時爲炎暑，花細而黃，香亦清發，涼雨乍過，金莢滿地，倍覺幽趣可既。

楠

楠木並立若幢蓋，枝葉森茂，新陳相換，經歲不凋，葉初發者，其色鮮赤，迥於晚楓。

楓

楓葉三脊，霜過色丹，其脂香濃，可蒸以辟蠹，與橙柿銀杏等樹同栽，秋色滿林，有鋪錦列繡之目，草堂牆角，一株高五六丈，修枝盡引，老葉易酡，獨擅勝致。

烏臼

烏臼亦稱鵲舅。深秋葉赤。最可眈賞。至冬葉落。結子作十字裂。色白似梅花。蟲蟲不蠹。

樟

樟葉四時不凋。細花小子。扶疏挺特。其干霄之勢。其肌理錯綜有文。足中器用。非散材可伍。

樺

樺似柳非柳。似槐非槐。性本宜水。故緣野塹種之。葉嫩時鄉人採取其葉作茗。名爲甜茶。秋有實。若榆莢狀。其材易大。不減櫸林。溪塍十畝。不數年而可得也。

桑

塹池之外。徧植桑木。綠陰彼野。雞犬閒閒。甚得田家風趣。春日率婦子編箔栖蠶。以織作爲事。非惟習勞。亦可適用。

偃松

閣潛前古松七株。皆黃山所產。又得偃松一本。亦自黃山來。蓋百餘年物矣。而高僅三尺許。擢翠天矯。幹若屈鐵。旁倚怪石。儼然畢宏、韋偃畫本。絕可珍也。

海桐

問花埠有海桐一株。枝葉極茂。斜掩溪門。半臥水面。葉濃綠。勞婦楊梅。三四月開白花。與丁香相似。釣艇晚歸。時繫於此。

橡實

橡實似栗而小。圓而有尖。葉與栗同。幹不能如栗之大。規串倚集。取其實以充盤核。聊同古人拾橡之意。

栗

松盤山外。平疇衍迤。皆種栗樹。大者數十圍。結實甚多。新秋剝食。芳鮮莫及。兼有香氣。若桂蓋之始拆。八九月時。其房自裂。命小奚撿拾筐中。懸檐壁多風處。俟其少乾。皮易脫而味較勝。

山楂

來禽坳以種林禽得名。不植別樹。惟山楂十數本。參差林間。亦來禽類也。有黃赤二色。味兼酸甘。以爲飯餘酒罷之供。所益多矣。

穀

穀。皮韌桑而粗。葉類桐而多刻缺。初夏結實。類楊梅而不可食。皮絕柔韌。可以取材。古人常採以爲紙。其妙必勝於竹。惜其法已不傳矣。

冬青

冬青。土人呼爲凍青。以其嚴冬不凋也。漱晚磯旁數株。夾水而植。與烏臼丹楓高下相間。垂綸偃仰。縱目

皆成佳觀。

皁角

皁角密葉如槐。綠陰低垂。秋來結莢。下出葉底。離離可觀。園四周皆水。塹岸之上。滋井成叢。此樹頗爲秀出。

樓櫚

鹽山蘭渚之地。皆疊亂石爲短垣。不加粉塗。於牆角植樓櫚三四本。高可齊檐。微風乍拂。輕涼自生。極瀟洒之趣。皮有絲縷。錯綜如絨。取爲冠屐笠拂等物。大稱山居。三月開。莖內生黃苞。狀若魚子。可食。名曰樓筍。亦曰樓魚。蒸熟後以蜜醋製之。卻千里可致也。

漆

漆樹高二三丈。柿幹椿葉。當暑多陰。佳木也。吾浙桐江以上。山居之民。以採漆爲業。利最饒沃。莊子云。桂可食。故伐之。漆可採。故割之也。今植於吾園者。止取其蔭。而不以爲利。遂得免於斤斧。蓋散人所樹。卽爲散木。猶愚公所居。卽爲愚谷也。天下物豈有常哉。

黃楊

黃楊木理細膩。枝葉繁多。性堅而韌。然滋長遲。難。世傳此木。終歲長不盈寸。過閏月年。則縮而不長。蓋物理之至奇者。然攷爾雅。桐茨孤皆厄閏年。又不獨黃楊也。

平地木

平地木高數寸。葉深綠。子先青後紅。若小棠梨。經年不落。巖洞嵌空處。與幽蘭同種。點綴良佳。

黃連

黃連高止尺許。其生作叢。一莖三葉。花實之色皆黃。江文通黃連頌云。黃連上草。丹砂之次。江南所產。不及蜀中爲良。然苦口之味。殆不可不備也。

茶

吾鄉龍井徑山所產茶。皆屬上品。偶移其種於園中栽之。發花極香。春末綠芽新吐。訪得採焙之法。手自製成。封緘白甎中。於許賞書畫時。烹泉徐啜。芳味絕倫。茶亭山石蔭密。此地無山。故不能多植。然亦是玉川之癖矣。

竹

竹於草木之外。別爲一類。植物之仙品。方塘曲徑。到處植之。宜月宜風。宜晴日。宜晚雨。宜殘雪。至於伏暑方炎。石牀簟几。坐臥密林中。冷翠襲衣。爽籟益耳。正未知羲皇上人。視此若何。

鳳尾竹

嚴畊堂外。小院數弓。有白石邊牆下。堆疊有法。上植鳳尾竹一叢。長不盈丈。纖枝婀娜。翠葉森發。晚晴風過。洒然絕塵。

慈竹

慈竹心實而節疏，灌生上挺，竅不旁行，其筍於八月開發，籍前陰闕不宜樹木之處，即種之，其下培蒔秋海棠、鳳仙諸卉，甚覺相宜。

毛竹

毛竹大者，圍徑二尺許，剖其根爲筆牀、酒盞等器，諸用畢給，林中多野雉、鷄鶴之聲，極其清越，與竹籟相應，昔人謂園居者須是三分水、二分竹、一分屋，庶幾近之矣。

斑竹

斑竹碧幹紫紋，娟淨莫比，修篁塢中，皆植此種，新稍乍放，殘粉未消，對之令人神遠。

筍

春日發者爲園筍，新苞初迸，嫩美罕匹，眞勝於犢牛之腴，焙之作脯，經年可用，夏月竹鞭四行，其穿土而出者爲鞭筍，作羹特佳，竹急狂雨，截去之，則次年竹更茂，冬日生者爲凍筍，伏蟄地中，短而節密，所謂蝟腹蛇蟠者是也，京師惟園筍可以攜致，然亦珍貴，不能飽噉，不若此間之不論錢也，年來千畝在胸，不減饑太守矣。

棉

葉若牡丹，花若秋葵，不獨可絮，亦可玩也，平湖風俗醇樸，喜服布素，隙地種棉者多，余疏圃旁，分畦栽插，鬱鬱成叢，因使家人採花紡織，以供被服。

麻

有紫麻白苧二種，枝葉扶疏，秋夏開發細穗，一朵數十穗，白色，每歲可三刈，取其皮，治以爲縷，擇最細者以爲苧衫，當暑之服，莫適於此。

蕨

蕨生野中，春時萌芽拳屈，長而漸展若鳳尾，莖嫩無葉，時取之，蒸曝作蔬，絕美，屑之爲粉，製粧粉之類，味甘滑而色微紫，可稱雅麗。

薇

薇莖葉氣味，皆似豌豆，其莖作蔬，入藥皆宜，京洛士大夫爲詩，多念故山薇蕨，手擇口嚼，而莫知其味者誰耶。

矮黃

矮黃菜中之奇種，惟江浙有之，其生不高，經霜黃熟，因以得名，今人稱呼爲黃芽菜，聲之誤也，肥嫩易爛，食無筋膜，咬甜而腴，與北方之其菖菜可以爭勝。

菜菜

菜菜葉青莖白，狀類白菜，但差小耳，陸放翁云，吳地四時常足菜，一番雨過一番生，蔬之同類異種者甚

多，隨時苗發，足供野人口腹，蓋造物所以厚園居之賜也。

莧菜

莧生初夏，小摘淨擇，一瀹即熟，香美勝於衆蔬，有青莧紫莧二種，紫者爽汁殷紅，以送臭秫，色映匙筯。

灰莧

灰莧心紅葉綠，炙食甚香，至秋漸老，高六七尺，莖可爲杖，輕而且堅，勝于筇竹，所謂杖藜是也。

芥

青芥、紫芥、白芥、皺葉芥，因類分畦，春秋兩種，老而愈辣，頗有益桂之性，作齏最宜，收芥子，屑之成末，點和食品，風味亦佳。

諸葛菜

諸葛菜，花色紫碧，蔬譜異常，種數本於軒窗之間，饒見幽致，非凡蔬所能比，又四時皆可食，詩人所謂蘇菁，即此物也。

葉藨

葉藨莖不高，而結根甚大，謂之蘿蔔，有白者，有黃者，有紅者，有紫者，紫白二種，葉似蕪菁，黃紅二種，葉似蒿，春末抽莖發花，其根辛而微甘，可生可熟，可鹽可醋，可糖蔬品中之極有益者。

菠薐

菠薐根赤色葉青，北方呼之爲赤根菜，四月起莖尺許，開碎白花，此菜播種時，必遲月朔方生，即晦日下種，與十餘日前種者同出，唐會要貞觀中尼波羅國獻菠薐菜，狀類紅藍，其所從來遠矣。

白菜

白菜莖扁薄而白，大者高三尺許，爛煮作羹，以蓋米芼之，雖珍錯不能過也，更有名菘不老者，與白菜相類，而肥嫩尤甚，四時可種，醃食甚美。

芸薹

芸薹，單莖圓肥，葉附於莖，嫩時可食，其末發花如蘿蔔，瀹而乾之，製以鹽豉，冬上品也。

蕎菜

蕎雖野草，而有佳味，採取宜在寒食前，東坡與徐十三書云，今日食蕎甚美，不甘於五味，而有味外之味，其法取蕎一二升，淨擇，入淘米三合，冷水三升，生蓋不去皮，搥兩指大，同入釜中，澆生油一蜆殼於麥面，不得入鹽醋，天生此物，以爲山居之祿，輒以奉傳，不可忽也，食蕎之妙，盡此數語矣。

苦菜

苦菜花，肖野菊，春夏皆開，一花結子一叢，若筒蒿然，根葉皆可食，余取以爲常供，元人詩，盤餐落落對瓜畦，杜撰人間苦蕓薹，淘先得我心者也。

同蒿

同蒲。莖肥葉綠。與白蒿同。四月起莖二尺餘可食。一種小者爲茵陳。蒿芳嫩倍之。

生菜

生菜。花如苦苣。春秋可再種。略點鹽醋。生拔。食之甚美。故名。

萵苣

萵苣。與生菜類。有小圓二種。尖葉者味苦。闊葉者氣如香秫。四月抽莖如筍。謂之萵筍。余長夏三餐。嚼粥飽菜根。香味甚諸品之性。獨得其詳焉。

馬齒莧

馬齒莧。柔莖布地。葉對生比並。圓整如馬齒。故名。六七月開細花。本爲草產。而可以充蔬。亦可入藥。

芹

芹性潔氣芳。根葉皆堪作菹。圃傍荒溏。偏產香芹。白莖翠苗。俏俏可愛。

薑

薑五月生苗如嫩蘆。秋社前後。新芽若指。名紫芽薑。采食無筋膜。秋分後采者次之。經霜乃老。分湖稻壤極肥。脂同切玉。搗薑爲之。以佐村醪。雖謂荒寒寂寞之濱。遂無佳味哉。

蒜

北方蒜。微甘而辛。可爲常食。南方出者。辛而不甘。然極能制服食之毒。春苗嫩美。鹽製爲菹。亦佳。

薤

薤。葉似蔥而有稜。根似小蒜。一本數顆。相依而生。北人呼爲藠子。內則云。切蔥薤實醬醯以柔之。是古人已有醋浸之法。性能益氣宣濁。於老人尤宜。故少陵有衰老味殘之句也。

蔥

蔥名柔伯。爲種至多。其中絕佳者爲冬蔥。迎寒茂發。香而不辛。嫩美可食。入藥亦宜。即所謂大官蔥也。

韭

韭。以眞定產者爲佳。今杭郡之種。肥脆不下眞定。其性易生。旋剪旋發。不煩人力。春初雨過。嫩本新抽。嚼之神爽。晚菘早韭。並稱山中佳味。信乎不虛。

豌豆

豌豆。方莖密葉。紫蕚皁心。二月花開。破蕚和風送香。濃而不媚。初夏其莢與櫻珠並熟。吾鄉風俗。以點新茗。老後炒食尤佳。長公在惠州。追思與楊宗文諸人往來瑞草橋。對坐莊門。喫瓜子炒豆。田園真樂。自不可忘。

扁豆

扁豆。花有紫白二色。狀亦不一。莢生花下。花卸而莢現。纍纍成枝。烹以侑餐。有淡泊之味。

豇豆

豇豆。作架引之。其生易蕃。莢如衣帶。生必兩兩並垂。有青有紫。嫩脆可雜。

刀豆

刀豆。亦宜綠架。須乘嫩采之。老則不佳矣。樂浪有挾劍豆。其莢橫斜。如人挾劍者。殆此種也。

西瓜

西瓜。各種。皮有青有綠。瓤有深紅、有淡紅、有白、有淡黃。子有紅、有黑、有白、迥不相類。爽脆正酷。浸以寒泉。會客剖饗。涼沁心脾。不啻飲流澌嚼石乳也。

甜瓜

甜瓜。其小如拳。味特甘美。北人多於飯後食之。謂其能消穀氣也。牽蔓被壠。纍纍可摘。

稻瓜

稻瓜。粗於黃瓜。色綠而黯。縱有白紋。昇之微凹。體充而滑。肩實而翹。製之以醬。足儲一年之供。

南瓜

南瓜。愈老愈佳。宜用子瞻煮黃州豬肉之法。少水緩火。蒸令極熟。味甘膩。且極香。田家一飽之需。孰過於此。

香瓜

香瓜。皮嫩黃。間有青色。斑瀨如畫。漿液香甜。瓤肉細膩。披襟消暑時。得此以潤吟喉。亦一快也。

王瓜

王瓜。葉似木芙蓉。花黃。結實似小兒枕。稍暖處則易生。杜少陵云。陽坡可種瓜。蔓曲得物情。蓄瓜智脆敏。可消酒渴。

絲瓜

絲瓜。蔓延高架。宜背陰。其實長尺許。嫩時甘滑可餐。老者瓤絲若網。可以滌器。平湖植瓜者。多於菱荷漁港之旁。結爲低架。翠蔓黃花。下臨流水。燦然可觀。不但有落實之益也。

冬瓜

冬瓜。附地徧生。瓤白如玉。逢辰日種之。其生必繁。故黃山谷呼爲辰瓜。

蒲蘆

蒲蘆。莖長。須架起則圓正。可蜜煎作果。可削條作乾。小者可作盒作盞。長者可作灌花噴壺。亞腰者可盛藥物。苦者可治病。

瓠

瓠、子、苗、葉、花、蔓俱如葫蘆。江南人呼曰扁蒲。味淡而美。且極軟滑。溽暑所謂八月斷壺。即此。固宜以爲常供。

茄

茄大小不一種。裹食甚甜滑。醃製糟醬。無所不宜。色紫而澤。昔人美其名曰昆崙紫瓜。

甘露子

園中密樹之下。植種甘露子。其性喜陰。得樹陰更易長茂。大者長一二寸。子生根上如聯珠。色白味甘脆。生熟皆可食。

芋

苧溪芹湖之間。多種芋。葉比荷。綠淨如拭。寒宵擁爐坐話。煨老芋噉之。自謂宮廚法饌。不敵其美。彼沒齒於膏粱者。殆未足與語此也。

香芋

蔬香園前。瓜棚豆架。縱橫如織。香芋亦綠蔓其中。冬來斫土取芋。炊食良佳。其甘潤不及山藥。其香則非山藥所能襲也。

山藥

山藥。引蔓綠籐。葉厚而澤。開細花淡紅色。實生葉間。形似小棗。裹食頗香。其根有紫白二種。白者尤細膩。蒸令極熟。擣以麻杵。以匙抄而嚥之。若吸石髓。

蘆

崑河蘆葦。遠近一碧。芙蓉灣、香芹湖、苧溪諸處尤多。葉停煙翠。白花盛雪。當秋水方盛之時。坐蒲筠遙亟竿其際。飄然有五湖之思。

蔘

向居苑西。於書屋前。植紫蔘。蔘極。北地絕無池沼。每日遣家僮。擔井泉沃之。每株皆高六七尺。秋來紅穗低垂。具有幽意。園中多洲渚。蔘生甚繁。不待滋植。沙禽野鶩。時來出沒。蘆疏秋色。在會心者自得之。

茨菰

茨菰。生水土之交。每歲抽莖一枝。開花數十。白瓣黃心。其根類芋。甘滑不及。而香乃過之。

菱白

菱白。多葉如蘆荻。四五月中抽白莖。大若小兒臂。蒸熟甘美而鮮。秋後有實。所謂雁頭米也。炊之作飯。與香稻等。佐以蓴羹蔡本。老饕之腹。屬厭有餘矣。

蓴

蓴菜。江南多有。西湖所產尤佳。漁奇樓後。有陂塘半畝。雖藉溪流其中。蓴絲密茂。蓋西湖種也。春夏之交。葉底津生長寸許。白如水晶。蓴羹之妙。正在此日。袁中郎云。蓴菜香脆柔滑。略如魚腦蟹脂。而輕清遠勝。其品無得當者。惟花中之蘭。果中楊梅。可以異類作配。信不虛也。

荇

陂池近岸處。徧產荇菜。葉若荷錢。莖如菱脛。五月開黃花。名曰金蓮。齒落下有平地一方。畜金魚百餘尾。每曉皆浮荇葉間。鮮鑑粲然。往來如織。欲作潭濮閒想。

萍

面背皆青者萍也。面青背紫者藻也。長及指許。面紫而有紋者麻葉也。小池風定。一望幾成綠茵。飛花點點之斑駁如繡。

藻

水草中惟藻爲雅潔。青綠碧縷。節節連生。每當風水相遭。波紋如縠。染翰之趣。殊有足觀。

芡

荒溏斷壑。皆種芡實。綠盤鋪水。與荷芰相亂。彌望田田。早秋采實而食。有珠之圓。有玉之膩。水屬諸品。此爲上珍。芡花向日。菱花背日。荷花日舒夜斂。芡花晝斂宵開。開中消息。物理亦有微會。

菱

平湖菱。出馬濱者爲上。有大小二種。與菰芡等雜種池塘中。秋來自操小槳。采摘滿筐。柴門月上。扣舷浩歌。沙洲宿鳥。喋喋驚起。平生江湖之興。庶可少適矣。

茅蒐

溪旁水涘處。茅蒐成叢而生。綠苗纖銳。中通外直。其根大者若粟。冷脆殊常。滌渴破悶。莫出其右。

洛陽牡丹記

歐陽修撰

洛陽牡丹記提要

洛陽牡丹記一卷。宋歐陽修撰。修有詩本義。已著錄。是記凡三篇。一曰花品敍。所列凡二十四種。一曰花釋名。述花名之所自來。三曰風俗記。首略敍遊宴及貢花。餘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書書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遺修。修自爲跋。已編入文忠全集。此其單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歐集考異。稱當時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譜印本。始列花品敍及名品。與此篇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敍事、宮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吳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後有梅堯臣跋。其妄尤甚。蓋出假託云云。據此。是宋時尚別有一本。宋史藝文志以牡丹譜著錄。而不稱牡丹記。蓋已誤承其譌矣。

洛陽牡丹記

宋 廬陵歐陽 修述

花品敍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褻。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是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黃芍藥。緋桃瑞蓮千葉李。紅鄧李之類。皆不減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云云。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眞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於三河間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礴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瘿木癰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闉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

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當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當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諺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然比夫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盛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 赤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倒暈檀心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蕊眞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鵝黃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品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蕊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蕊眞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本來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朶。

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眞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

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醫別花。見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

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鬻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鬻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眞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

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侯射亭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騾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謂之鞓紅。

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侯射亭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

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添紅。此造化之尤巧者。

延州紅者。多葉紅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色。

細葉。蕊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

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萼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

一撮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三指撮之。

九蕊眞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蕊爲九蕊。

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

丹州延州花者。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

蓮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

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色如截。亦謂之平頭紫。

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

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他花可延十日之久。嘗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他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

間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

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駙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

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公宅今有之。

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荊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檐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廣宅有池臺處爲市。并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餘。是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

乃能。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蓋遣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花三數朶。以紫葉實竹籠子藉覆之。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斫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麓子。人家治地爲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一人。謂之門園子。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劵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糜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尙直一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花之本。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秋土擁之。以藁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奇。）種花必擇善地。蓋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歛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歛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朶。調之打劄。懼分其脉也。花既落。便翦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舊庵。便以棘數枝蓋花蓋上。棘氣殺。可以辟蠹。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發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既死。花復盛。此養花之法也。烏賊魚骨。用以鍼花樹。入其膚。花樹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榮辱志

邱瑾 撰

牡丹榮辱志目錄

姚黃爲王　魏紅爲妃
九頭　世婦
御妻　花師傅
花形史　花命婦
花婢倖　花近屬
花辣屬　花戚里
花外屏　花宮闈
花蕊胜　花君子
花小人　花亭秦
花屯難

牡丹榮辱志

宋　迂叟丘　瑾近源撰

花卉著膽於天地間，莫踪牡丹，其貌正，心佳，節，藉藉，聳抑，儼嚴，有剛克柔克態，遠而視之，疑美丈夫、女子、儀衣冠，當其前也，苟非鍾純淑清粹氣，何以懋全德於三月內，迁恩要賦造化意，以榮辱志其事，欲姚之黃爲王，魏之紅爲妃，無所委冒，何哉，位既尊矣，必授之以九頭，九頭佐矣，必隸之以世婦，世婦庶矣，必定之以保傅，保傅任矣，則形管位矣，則命婦立，命婦立，則婢倖庶，婢倖庶，則近屬至，近屬隆，則辣族親，辣族親，則外屏殿，外屏殿，則宮闈壯，宮闈壯，則叢脞至，叢脞至，則君子小人之分達，君子小人之分達，則亭秦屯難之兆繼，繼之者莫大乎善也，成之者莫大乎性也，嬰乎中根本茂矣，善歸己，色香厚矣，如是則施之以天道，順之以地利，節之以人欲，其栽其接，無竭無滅，其生其成，不縮不盈，非獨爲洛陽一時歡賞之盛，將以爲天下嗜好之觀也。

姚黃爲王

名姚花以其名者，非可以中色斥萬乘之尊，故以王以妃，示上下等夷也。

魏紅爲妃

天子立后，以正內治，故關雎爲風化之治，妃繼世嬪，所以輔佐淑德，符家人之封焉，然後鵲巢、采

猶、宋鑾列夫人職、以助諸侯之政、今以魏花爲妃、配乎王爵、蔚崇高富貴、一之於內外也

九嬪

牛黃　細葉壽安　九蕊眞珠　鶴翎紅　醒紅　潛鱗紅　朱砂紅　添色紅　蓮葉九蕊

世婦

蘂葉壽安　甘草黃　一捻紅　倒暈檀　丹州紅　一百五　鹿胎　鞍子紅　多葉紅　獻來紅

今得其十、別求異種補之、

御妻

玉版白　多葉紫　葉底紫　左紫　添色紫　紅蓮萼　延州紅　駱駝紅　紫蓮萼　蘇州花　常州花　潤州花　金陵花　錢塘花　越州花　青州花　密州花　和州花

自蘇臺、會稽至歷陽郡、好事者兼、栽殖尤夥、八十一之數、必可備矣、

花師傅

寶英　指佞草　甫蓮　燕脂芝　螢火芝　五色靈芝　九蕊芝　碧蓮　瑤花　碧桃

花形史

同頭禾　兩歧麥　三脊茅　朝日蓮　迎理木　蘇蔔花　長樂花

花命婦

上品芍藥　黃樓子等　粉口　柳浦　茆山冠子　醉美人　紅線子　白線子　黃絲頭　紅絲頭　蟬花　重葉海棠出蜀中　千葉瑞蓮

花嬖倖

中品芍藥　長命女花出蜀中　素馨　茉莉　荳蔻　虞美人出蜀中　丁香　含笑　男眞　鶯粟草出蜀中　女眞　七寶花　石蟬花出蜀中　玉蟬花出蜀中

花近屬

瓊花　紅茵　桂花　婆羅花　棣棠　迎春　黃拒霜　黃雞冠　忘憂草　金鈴菊　餘甘　山茶　千葉石榴　玉蝴蝶　黃酴醾出蜀中　玉屑

花疎屬

麗春　七寶花出蜀中　石瓜花出蜀中　石巖　千葉菊　紫菊　添色拒霜出蜀中　蓋天花　金毬　金鳳　山丹　吉貝　木蓮花　石竹　單葉菊　滴滴金　紅雞冠　矮雞冠　黃蜀葵　千葉鄧李

花戚里

蓮節　玉盤金盞　鵝毛玉鳳出蜀中　瑞聖　瑞香　御米　鄧勝　玉蕚

花外屏

金沙　紅薔薇　黃薔薇　玫瑰　密有　刺紅　紅薇　紫薇　朱槿　白槿　海木瓜　錦帶　杜鵑　梔子　紫荊　史君子　凌霄　木蘭　百合

花宮闈

諸類桃　諸類李　諸類梨　諸類杏　紅梅　早梅　櫻桃　山櫻　蒲桃　木瓜　桐花　栗花　棗花　木錦　紅蕉

花叢壁

紅蓼　牽牛　鼓子　茺花　鼈陀羅　金燈　射干　水蓼　地錦　地釘　黃蹄蹄　野薔薇　薔薇花　夜合　蘆花　楊花　金雀兒　茱花

花君子

溫風　細風　清露　暖日　微雲　沃壤　永晝　油幕　朱門　甘泉　醇酒　珍饌　新樂　名倡

花小人

狂風　猛雨　赤日　苦寒　蜜蜂　蝴蝶　螻蟻　蚯蚓　白蟲青蠅　黃昏蝙蝠　飛蛾

花亭泰

閏三月　五風十雨　主人多喜事　婢能歌樂　妻孥不倦排當　僮僕勤幹　子弟孝謹

正開值生日　欲謝時待解酲　門僧解栽接　借園亭張筵　從售處移入富家

花屯難

醜婦妬與憐　猥人愛與嫉　盛開值私忌　主人懼鄙　和園賣與居沽　三月內祈雹　賞處看棊鬬茶　筵上持七八　盛開值主臨門　箔子遮圍　露頭跣足對酌　遭權勢人乞接頓　剪時和花眼　正歡賞酗酒　頭戴如廁　聽唱聲傳家宴　酥煎了下麥飯　凋落後售蒂掃　園吏澆濕蕊　落村僧道士院觀裏

曹州牡丹譜

余鵬年著

序

曹州牡丹之盛著於談資久矣而紀述未有專書懷當余伯扶孝廉博學工詩主講席於此壬子春予以報最北上及旋役至曹伯扶爲予言二月杪草溪閻學師來按試嬾相見屬以花應作譜伯扶因致之往籍徵諸士人別其名色種族及夏月而譜成冬予謁師於省垣受其譜而讀之蓋然可備典故師因屬予序而付諸梓昔歐陽公於錢思公樓下小屏間見綱寺牡丹名九十餘種及其著於錄者纔二十餘種耳今曹州鄉人所植蓋知之而不能言而士大夫博雅稽古者又或言之而不切時地伯扶乃能訂今古證同異又附以栽接之法俾後之騷人墨客皆得有所攷據而予以澹事之餘得附師門緒論復得伯扶名筆以共傳不朽實與邑之人士皆厚幸焉故不辭而序其概如此乾隆癸丑春三月知菏澤縣事宛平安奎文序

自序

素問淸明次五日牡丹華牡丹得名其古矣乎攷漢志有黃帝內經隋志乃有素問非出遠也廣雅白茶牡丹也本草芍藥一名白茶崔豹古今注芍藥有草木二種木著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李時珍曰色丹者爲上蘿結子而根上生苗故爾之牡丹昔謝康樂謂永嘉水際竹間多牡丹又蘇頲謂山牡丹者二月梗上生苗葉三月花根長五七尺近世人多貴重欲其花之詭異皆秋冬移接培以壤土至春盛開其狀百變斯其始盛也歟唐盛於長安在事物紀原洛陽分有其盛自天后時已然有宋鄭江周氏洛陽牡丹記自序求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范尙書歐陽參政二譜范所述五十二品可考者纔三十八歐述錢思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言其略因以耳目所聞見及近世所出新花參校三賢譜記凡百餘品亦殫於此乎陸放翁在蜀天彭爲花品云皆賞自洛中僧仲林越中花品絕麗者纔三十二唯李英吳中花品皆出洛陽花品之外張邦基作陳州牡丹記則以牛家樓金黃徹洛陽以所無薛鳳翔作亳州牡丹史夏之臣作評上品有天香一品萬花一品東坡所云變態百出務爲新奇以追逐時好者不可勝紀已曹州之有牡丹未審始於何時志乘略不載其散敍於它品者曰曹州狀花紅喬家西瓜瓤金玉交輝飛燕紅妝花紅平頭梅州紅忽濟紅倚新妝等由來亦舊予以辛亥春至曹其至也春已晚未及訪花明年春學使者閻學翁公來試士謁之則曰作花品乎曰未也翁公案臥它府去緘詩至曰洛陽花

要訂平生，蓋促之矣。乃集弟子之知花事，圃丁之老於栽花者，偕之游諸園，勘覈而筆記之，歸而質以前賢之傳述，率成此譜。歐陽子云：但取其特著者次第之而已。乾隆五十七年四月十日，懷榕余鵬年自序於菏澤書院。

曹州牡丹譜

清　懷榕余鵬年伯扶著

花正色計三十四種

貢者七種

金玉交輝俗名金玉盞

綠胎，修幹，花大，瓣層，葉黃，蕊黃珠，蕾漸出房外，開至欲殘，尚似放時，此曹州所自出，薛史品居第一。

金輪

肉紅胎，近胎二層葉，胎下護枝，葉俱肉紅，莖挺出，花淡黃，間背相接，圓滿如輪，其黃氣毬之族歟，皆異品也。

貢絨鋪錦一名金線一名絳頭子

細瓣如密絨樣，下有四五瓣差闊，連綴承之，上有金蕊布滿，殆張說所謂縷金黃者。

嬈黃俗名落英黃

此花黃胎護根，葉淺綠色，莖長過於花頭，若擁若護，初開微黃，垂殘盡黃，薛史有大黃最宜向陰，蔭之瓶中，經宿，則色可轉秋葵者似之，第大黃無青心，稍異。

蔡院黃俗名魯府黃

花色逼於金輪，開淡高秀，歐品所謂嬈黃別品者，曹人傳是明魯王府中種，考明諸王分封曹地者，鉅野王泰墳，定陶王銓鍬，不聞有魯王，因檢府志，鉅野王後，疑稱魯宗，此魯府之名所自，蓋不可徵實如此。

御衣黃

胎類嬈黃，唯護枝葉紅色，有千葉單葉二種，千葉者，譜稱色似黃葵是也，單葉腐理輕皺，弱於濃縐，愛重之者，蓋不以千葉爲勝。

慶雲黃

質過御衣黃，色類丹州黃，而近蕚處帶淺紅，昔人謂其餘燕輪囿，茲則見其溫潤勻榮也。

青者一種

雨過天青俗名補天石

白胎翠蕚，花平頭，房小，色微青，而開晚，或以歐趙譜之初旭從照，謂華平稀，淌香自含，流光衛仰，乃汝窰天青色也，率易以今名。

紅者十五種

飛燕紅妝一名紅楊妃

此花細瓣修長，薛點翔毫州牡丹史云得自曹州方家，今遍訊之，蓋不知有此名，疑即飛燕妝，然飛燕妝有三種，一花色兼紅黃，一深紅起樓子，一白花頭象牙色，皆非也，有告予曰，薛史載方家銀紅二種，色雖顯，第樹頭綠葉稍別者，宜細審之，及觀，至所謂長花坼者，綠胎碧葉長朵，花色光彩動搖，信然。

花背紅俗名紅紅

胎蕚俱紅，其花大瓣，若膩脂點成，光豔如鏡。

西瓜瓤

尖胎枝葉青長，花如瓜中紅，薛史謂類軟銀紅，予直以爲飛燕紅妝之別品耳，又即桃紅西瓜瓤。

大火珠一名丹爐紅

胎蕚俱綠，花色深紅，內外掩映，若然，花焰燄流。

赤朱衣一名一品朱衣一名紅袍

花房鱗次而起，緊實而圓，體婉變，顏潤澤，凡花於一瓣間，色有淺深，惟此花內外，一如含丹。

梅州紅

圓胎圓蕚，花瓣長短有序，色近海棠紅，然性喜陰，花戶解弄花，而不解護持風日，故其類不繁。

春江深綠一名新紅綠蕚

花乃梅紅之深重者，豔似海霞烘日，髮氣未消，千葉盛開，出亳州，天香一品上，稍慢，單葉時多。

嬌紅樓臺

胎蕚似王家紅，體似花紅繡毬，色似宮袍紅，有淺深二種。

硃砂紅

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妖魔奪目，或云一名醉猩猩，一名迎日紅，曹人呼爲蜀江錦。

姮娥紅

青胎，花頭圓滿，朱房嵌枝，絢如蹙綵，盤如碎霞，蓋天機圓錦之比，曹人以其色可冠花品也，以百花妬名之。

花紅萃盤 一名翻魂映日

紅胎，枝上護葉甚小，條亦頗短，房外有托瓣，深桃紅色，繡趺重蕚。

金桃紅 一名丹霞流金

胎蕚俱淺紅色，花色深紅，大瓣如盤，破痕皺蹙，青蕚散布，周記，變金樓子，卽此。

狀元紅

重葉，深紅花，其色與緋紅潛緋相類，有紫檀心，天姿富貴，予八名之曰曹州狀元紅，以別於洛中之狀元紅也。

榴紅

千葉樓子色近榴花

花紅平頭

綠胎，花平頭，闊葉，色如火，羣花中紅而照耀者，出胡氏。

白者八種

崑山夜光

胎蕚俱綠，枝上葉圓大，宜陽成樹，花頭難開，開則房蹙蹙，綃縷布疊，如嵌碎玉，乃白花中之最上乘，可謂自明無月夜，古名鏡體，有以也，別品綽秀，瓣如梨花，意態閑遠，名梨花雪。

綠珠盤玉樓 一名青華滴露

長胎，胎色與蕚俱同，崑山夜光，花白溶溶，蕚綠瑟瑟。

玉樓子

蕚綽秀，花蕊出千葉起樓，如水月樓臺，迥出塵表，曹人以其蕚葉靜開如塔，以等塔名之。

瑤臺玉露 一名一捧雪

花蕚俱白。

玉美人

大葉，色如傅粉，俗名何白，以此。

雪素

粉胎，開最晚，葉繁而蕚香，俗呼爲素花魁，固不如舊名雪素之雅稱，今仍易之。

金星雪浪

白花黃蕚，兩相照映，花頭起樓，黃蕚散布，常以此亂黃絨鈿鏡。

池塘喚月

胎蕚細長而黃，枝上葉亦帶微黃，花色似黃而白，亦白花中之異者，予名之曰晚出月。

黑者三種

烟籠紫玉盤

高登起樓，明如點漆，如松髻烟，卽昔人所謂油紅，最爲異色。

墨葉

朱胎，碧蕚，大瓣平頭，花同烟籠紫玉盤，又有卽墨子者，亦其種。

墨潑金 一名墨紫映金

胎綠而淺，枝上葉碧而綠，花頭似墨翦絨，花瓣每有金星掩映，單葉者亦然，第枝上葉色黃，此其所異。

花間色計二十二種

粉者十一種

獨占先春

紅胎多葉，花大如盤，瓣三寸許，黃蕚檀心，易開最早，疑諸譜以爲一百五者，卽其種，但彼云白花，此粉色耳。

粉蕚生春

質視獨占先春，花頭稍緊蹙，日午始生，類餘紅犯，開期最後。

三奇

紅胎，三稜，紫蕚，圓葉，粉花，柔膩異常。

醉西施

粉白，中生紅暈，狀如酡顏，俗以暈圓如珠，名爲斗珠光。

醉楊妃

胎體圓綠，花房倒縱，蕚蕊嫋不勝扶持也，故以醉志之，其花蕚間生五六大葉，圓三寸許，圍擁周匝，質本白而間以嫩色，醉史載有方氏嘗以此花子種出者，名醉玉環，品以楊妃爲玉環之母，以辭害義者矣。

綽約疊玉

肉紅圓胎，枝秀長，花平頭易開，質本白，而內含淺紅，外則隱有紫氣籠之，昔人謂如秋水浴洛神，名曰

秋水妝者是也。品最貴。

淡藕絲一名藕絲界線一名紅絲界玉。

綠胎紫蕊。花如吳中所染藕色。花瓣中擘一道。紅絲片片皆同。舊品中有桃紅線者。即此種。

劉師閣一名雅流妝

千葉白花。帶微紅。無檀心。周記謂出長安劉氏尼之閣下。因此得名。瑩白溫潤。如美人肌。然不常開。率二三年乃一見花。或作劉師哥誤。

蓮雲仙一名睡蓮仙

綠胎修莖。花面盈尺。花心出二葉。丰致濃然。

錦簇芙蓉

大千葉花也。無碎瓣。花色如木芙蓉。蕊抽淺碧。清致宜人。

一捻紅

多葉淺紅。葉杪深紅一點。如指捻痕。舊傳楊妃勻面餘脂印花上。明歲花開。片片有指印紅迹。故名。

紫者六種

魏紫

紫胎。肥莖。枝上葉深綠而大。花紫紅。乃周記所載。都勝記曰。豈魏花寓於紫花本者。其子變而爲都勝耶。蓋儀思公稱爲花之后者。千葉肉紅。略有粉梢。則魏花非紫花也。

紫金荷

莖挺出。花大面平。如荷葉狀。開時側立翩然。紫赤色。黃蕊。

西紫一名西紫寶鏡

此花深紫。中含黃蕊。樹本枯燥如古鐵色。每至九月。胎芽紅潤。眞不異珊瑚枝。

朝天紫一名紫衣冠軍

花晚開。色正紫。楊升庵詞品謂如金紫大夫之服色。故名。後人以名曲令以紫作子非。

紫玉盤

淡紅胎。短莖。花齊如截。即左花也。亦謂之平頭紫。

紫雲芳一名紫雲仙

千葉樓子。紫色深迴。勞鬢烟籠。易開耐久。第香欠清耳。

綠者五種

豆綠

碧胎。修莖。花大。葉千。葉層起樓。異品也。蓋八豔妝之一。薛史謂八豔妝者。八種花。有雲秀、洛妃、堯英等名。出自亳州鄧氏。案曹州花。多移自亳。

蕚綠華一名鶴羽綠一名綠蝴蝶

胎蕚俱同豆綠。千葉。大瓣。起樓。蕚花卸後始開。

奇綠

此花初開。瓣與蕚俱作深紅色。開盛。則瓣變爲淺綠。而蕚紅愈鮮。亦花之異者。

瑞蘭

胎、蕚、花、葉俱清淺似蘭。當爲逸品。然自來賞之者稀。何也。

嬈容三變

初開色綠。開盛淡紅。開久大白。薛史謂初紫。繼紅。落乃深紅。故曰嬈容三變。歐記中有添色。疑即此是。案乃袁石公記爲芙蓉三變者。目爲嬈容。誤矣。昔冀王宮花品。宋景祐。滄州觀察使配花凡五十種。以潛溪緋平頭紫居正一品。分爲三等九品。又滎陽張峋撰花譜二卷。以花有千葉多葉之不同。創例分類。凡千葉五十八種。多葉六十三種。蓋皆博備精究者之所爲。予病未能也。特分正色間色。正色黃爲中央。首列之。次淺紅、白、黑、間色粉、蕚、綠三種。又次於後。凡五十六種云。

附記七則

秋社後。重陽以前。將單葉花本如指大者。離地二三寸許。斜劈一半。取千葉花新旺嫩條。亦斜劈一半。貼於單葉花本劈處。塞以軟土。罩以蒻葉。不令見風日。唯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或歸小栽子。洛人所謂山篤子。治地爲畦。壅種之。亦至秋乃接。則皆化爲千葉。此接法之繁其族者也。有用椿樹高五七尺。或丈餘者接之。可平樓檻。唐人謂樓子牡丹者。此則不患非高花。此接法之助其長者也。又立春若是子日。茄根上亦可接。不出一月。花即爛熳。蓋試有成效。洛陽風俗記曰。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蓋其不接。則不佳也。曹州亦然。凡蓄花者。任其自長。年長纔二三寸。種異者不能以寸。雖十年所樹。立地不足四尺。過此老而不復花。又芟其枝矣。花當盛時。千葉起樓。開頭幾盈七八寸。如矮人戴高冠。了不相稱。

移花。或曰宜秋分後。如天氣尚熱。或遇陰雨。九月亦可。或曰。中秋爲牡丹生日。移栽必旺。僧仲休越中花品。亦稱八月十五日爲移花日。今曹州移花。悉於是日始。先規全根。寬以掘之。以漸至近。戒損細根。然如舊法。必將宿土洗淨。再用酒洗。每窠用糞土白蘞拌勻。又用小麥下於窠底。夫然後植。固不謂然。提牡丹與地平。使其根直。以細土覆滿。土與幹上舊痕平。戒少高低。戒勿築實。然如舊法。必以河水或雨水澆之。過三四日再澆。茲則直澆以井水。不擇河與雨也。

舊法分花。椵長成大科茂盛者一葉。或七八枝。或十數枝。持作一把。摔土去。細觀有根處擘開。今曹州養分花者。謂當辨老根細根。老根。其本根也。不可擘。擘則傷。腐敗隨之。唯細根其新生者。附於本根。而後擘之。因就問栽法。如用輕粉硫黃和黃土擦根上。方植窩內。蓋皆不須。

牡丹根甜。多引蟲食。唯白蘇能殺蟲。故歐記云。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蘇末和之。今不聞有此。豈曹州花根不甜乎。抑少食根蟲乎。然則舊法繁重。皆難盡信矣。又羣芳譜引載種花法。六月中。枝角微開。露見黑子。收留至秋分。剪後種之。剪棄養花之法。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留一二朵。開之打剝。花纔落。即翦其枝。不令結子。懼其易老也。花落則翦子。且難結。安所得子而種之。明袁宏道張園看花記云。主人每見人間花實。即採而歸種之。二年芽始茁。十五年始花。特一家言耳。

歐記。澆花亦自有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在羣芳譜。謂正月一次。二月三次。三月五次。九月三五日一次。十月十一月一次。或二次。且曰。六月暑中忌澆。王敬美云。人言牡丹性瘦。不喜蕉。此殊不然。余園中亦用蕉乃佳。予謂澆花如歐記。羣芳譜。又皆不然。蓋院中舊有牡丹。人言多年不花矣。予於去夏課園丁早暮以水澆之。至十月少止。今春皆作花。因知老圃雖小道。亦有調停操濕。當其可之謂時也。

曹州園戶種花。如種黍粟。動以頃計。東郭二十里。蓋連畦接畛也。看花之局。在三月杪。頗地多風。花天必有颱風。欲求張飲帟幕。車馬歌吹相屬。多有輕雲微雨如禪關。此月蓋所不能。此大悞事。園戶甘不解惜焉。游洛陽園。繪遍花時。復爲破垣。遭籠相望。可勝慨乎。

帝京景物略。右安門外草橋土近泉。居人以種花爲業。冬則溫火暖之。十月中。即有牡丹花。今曹州花。可以火烘開者三種。曰胡氏紅。曰何白。曰紫衣冠。羣放翁天彭風俗記云。花戶多植花以謀利。蜀書以花餉諸蜀及旁郡。蜀蒂寫筐。旁午於道。曹州自移花日後。旁午於道者。蓋亦載花車班班云。

揚州芍藥譜

王觀撰

提要

揚州芍藥譜一卷。宋王觀撰。觀字逵叟。如皋人。熙寧中。嘗以將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揚州江都縣事。在任爲揚州賦上之。大蒙褒賞。賜緋衣銀章。見嘉靖維揚志中。汪士賢刻入山居雜志。題爲江都人者誤也。揚州芍藥。自宋初名於天下。宋史藝文志載。爲之譜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劉攽。其一卽觀此譜。孔劉所述。世已無傳。僅陳振孫全芳備祖載有其略。今與此譜相較。其所謂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實卽本之於劉譜。惟劉譜有妬裙紅一品。此譜改作妬鵝黃。又略爲移易其次序。其劉譜所無者。新增八種而已。又觀後論所稱。或者謂唐張祜杜牧盧仝之徒。居揚日久。無一言及芍藥。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卽孔譜序中語。觀蓋取其義而翻駁之。至孔譜謂可紀者三十有三種。其列其名比劉譜較多二種。今嘉靖維揚志尙載其原目。亦頗有異同云。

揚州芍藥譜

宋　揚州江都縣事王　觀撰

天地之功。至大而神。非人力之所能竊勝。惟聖人惟能體法其神以成天下之化。其功蓋出其下而曾不少加以力。不然。天地固亦有間而可窮其用矣。余嘗論天下之物。悉受天地之氣以生。其小大短長辛酸甘苦。與夫顏色之異。計非人力之可容致巧於其間也。今洛陽之牡丹。維揚之芍藥。受天地之氣以生。而小大淺深。一隨人力之工拙。而移其天地所生之性。故奇容異色。間出於人間。以人而盜天地之功而成之。良可恠也。然而天地之間。事之紛紜出於其前不得而曉者。此其一也。洛陽土風之詳。已見於今歐陽公之記。而此不復論。維揚大抵土壤肥膩。於草木爲宜。馮貢曰。厥草惟夭是也。居人以治花相尙。方九月十月時。悉出其根。滌以甘泉。然後剝削老硬病腐之處。揉調沙糞以培之。易其故土。凡花大約三年或二年一分。不分。則舊根老硬。而侵蝕新芽。故花不成就。分之數。則小而不舒。不分與分之太數。皆花之病也。花之顏色之深淺。與葉蘂之繁盛。皆出於培養剝削之力。花既萎落。亟剪去其子。屈盤枝條。使不離散。故脉理不上行而皆歸於根。明年新花繁而色潤。雜花根窠多不能致遠。惟芍藥及時取根。並取本土。貯以竹席之器。雖數千里之遠。一人可負數百本而不勞。至於他州。則雜以沙糞。雖不及維揚之盛。而顏色亦非他州所有者比也。亦有踰年卽變而不成者。此亦係夫土地之宜不宜。而人力之至不至也。花品舊傳

龍興寺山子、羅漢、觀音、彌陀之四院、冠於此州。其後民間稍稍厚賂以勾其本。蹇培治半、遂過於龍興之四院。今則有朱氏之園、最爲冠絕。南北二園所種、幾於五六萬株。憲其自古種花之盛、未之有也。朱氏當其花之盛開、飾亭宇以待來游者、逾月不絕。而朱氏未嘗厭也。揚之人與西洛不異、無貴賤皆喜戴花。故開明橋之間、方春之月、拂旦有花市焉。州宅舊有芍藥廳、在都廳之後、聚一州絕品於其中、不下龍興、朱氏之盛。往歲州將召移、新守未至、監護不密、悉爲人盜去。易以凡品。自是芍藥廳徒有其名爾。今芍藥有三十四品。舊譜只取三十一種、如緋單葉、白單葉、紅單葉、不入名品之內。其花皆六出、維揚之人甚賤之。余自熙寧八年季冬守官江都、所見與夫所聞、莫不詳熟。又得八品焉、非平日三十一品之比。皆世之所難得。今悉列于左。舊譜三十一品、分上中下七等。此前人所定、今更不易。

上之上

一 冠羣芳

大旋心冠子也。深紅堆葉頂分四五旋。其英密蔟、廣可及半尺、高可及六寸。艷色絕妙、可冠羣芳。因以名之。枝條硬、葉疎大。

蓉羣芳

小旋心冠子也。漸添紅而緊小。枝條及綠葉並與大旋心一同。凡品中官大葉小葉堆葉者、皆花葉也。言綠葉者、謂枝葉也。

寶妝成

醫子也。色微紫。於上十二大葉中、密生曲葉、回環裹抱圓圓。其高八九寸、廣半尺餘。每一小葉上、絡以金線、繞以玉珠、香歎靈麟、奇不可紀。枝條硬而葉平。

奪天工

柳浦青心紅冠子也。於大葉中小葉密直、妖媚出衆、儻非造化、無能爲也。枝硬而綠葉青薄。

曉妝新

白纈子也。如小旋心狀、頂上四向、葉端點小殷紅色、每一朵上、或三點或四點或五點、象衣中之點纈也。綠葉甚柔而厚、條硬而絕低。

點妝紅

紅纈子也。色紅而小、並與白纈子同。綠葉微似瘦長。

上之下

疊香英

紫樓子也。廣五寸、高盈尺。於大葉中細葉二三十重、上又疊大葉如樓閣狀。枝條硬而高、綠葉疎、大而尖柔。

紅樓子也。色淡紅、與紫樓子不相異。

中之上

醉西施

大軟條冠子也。色淡紅。惟大葉有類大旋心狀。枝條軟細、漸以物扶助之。綠葉色深厚、疎而長以柔。

道妝成

黃樓子也。大葉中深黃、小葉數重、又上展淡黃大葉。枝條硬而絕黃。綠葉疎長而柔。與紅紫者異。此品非今日之黃樓子也。乃黃絲頭中蘂則或出四五大葉、小類黃樓子、蓋本非黃樓子也。

掬香瓊

青心玉板冠子也。本自茅山來。白英團掬、堅密平頭。枝條硬而綠葉短且光。

素妝殘

退紅茅山冠子也。初開粉紅、即漸退白。青心而素淡、稍若大軟條冠子。綠葉短厚而硬。

試梅裝

白冠子也。白纈中無點纈者是也。

淺妝勻

粉紅冠子也。是紅纈中無點纈者也。

中之下

醉嬌紅

深紅楚州冠子也。亦若小旋心狀。中心緊堆大葉。葉下亦有一重金線。枝條高、綠葉疎而柔。

擬香英

紫寶相冠子也。紫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妬嬌紅

紅寶相冠子也。紅樓子心中細葉上不堆大葉者。

縷金黃

金線冠子也。稍似細條深紅者。於大葉中細葉下、抽金線、細細相雜。條葉並同深紅冠子者。

下之上

怨春紅

硬條冠子也。色絕淡。甚類金線冠子而堆葉。條硬而綠葉疎平。稍若柔。

妒鵝黃

黃絲頭也。於大葉中一簇細葉、雜以金線。條高、綠葉疎柔。

鬬金香

顏金蕊紫單葉也。是髻子開不成者。於大葉中生小葉。小葉尖蘂一線金色是也。

試濃粧

緋多葉也。緋葉五七重。皆平頭。條赤而綠。葉硬、皆紫色。

下之中

宿粧殷

紫高多葉也。條葉花並類緋多葉。而枝葉絕高平頭。凡檻中雖多。無先後開。並齊整也。

取次粧

淡紅多葉也。色絕淡。條葉正類緋多葉。亦平頭也。

聚香綵

紫綵頭也。大葉中一叢紫綵細細是也。枝條高。綠葉疎而柔。

簇紅綵

紅綵頭也。大葉中一簇紅綵細細是也。枝葉並同紫者。

下之下

效殷粧

小矮多葉也。與紫高多葉一同。而枝條低。隨燥濕而出。有三頭者。雙頭者。鞍子者。銀綵者。俱同根。而土地肥瘠之異者也。

會三英

三頭聚一蒂而開。

合懽芳

雙頭並蒂而開。二朵相背也。

擬繡毬

鞍子也。兩邊垂下。如所乘鞍狀。地絕肥而生。

銀含稜

銀綵也。葉端一稜白色。

新收八品

御衣黃

黃色淺而葉疎。蘂差深。散出於葉間。其葉端色又微碧。高廣類黃樓子也。此種宜升絕品。

黃樓子

蘂者五七層。間以金線。其香尤甚。

袁黃冠子

宛如髻子。間以金線。色比鮑黃

峽石黃冠子

如金線冠子。其色深如鮑黃。

鮑黃冠子

大抵與大旋心同。而葉差不旋。色類鵝黃。

楊花冠子

多葉白心。色黃。漸拂淺紅。至葉端則色深紅。間以金線。

湖縹

紅色深淺相雜。類湖縹。

胭脂紅

開須並萼。或三頭者。大抵花類軟條也。

後論

維揚東南一都會也。自古號爲繁盛。自唐末亂離。幕燹據有。數經戰焚。故遺基廢迹。往往蕪沒而不可見。今天下一統。井邑田野。雖不及古之繁盛。而人皆安生樂業。不知有兵革之患。民間及春之月。惟以治花木。飾亭榭。以往來遊樂爲事。其幸矣哉。揚之芍藥甲天下。其盛不知起於何代。觀其今日之盛。古想亦不減於此矣。或者以謂自有唐若張祜、杜牧、殷仝、福涯、章孝標、李蘩、王播。皆一時名士而工於詩者也。或觀於此。或遊於此。不爲不久。而略無一言一句以及芍藥。意其古未有之。始盛於今。未爲通論也。海棠之盛。莫甚於西蜀。而杜子美詩名。又重於張祜諸公。在蜀日久。其詩傳數千篇而未嘗一言及海棠之盛。張祜聖詩之不及芍藥。不足疑也。芍藥三十一品。乃前人之所次。余不敢輒易。後八品乃得於民間而最佳者。然花之名品。時或變易。又安知止此八品而已哉。後將有出茲八品之外者。余不得而知。嘗俟來者以補之也。

菊譜

劉蒙撰

譜敍

草木之有花、浮冶而易壞。凡天下輕脆難久之物者、皆以花比之。宜非正人逸士、堅操篤行之所好也。然余嘗觀屈原之爲文、香草龍鳳以比忠正。而菊與薜荔、蘭茝、江離、同爲所取。又松者、天下歲寒堅正之木也。而陶淵明、乃以松名配菊。逸語而稱之。夫屈原、淵明、實皆正人逸士堅操篤行之流。至於菊、猶貴重之如此。是菊雖以花爲名、固與浮冶易壞之物、不可同年而語也。且菊有異於物者。凡花皆以春盛。而實者以秋成。其根柢枝葉、無物不然。而菊獨以秋花、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此其得時者異也。有花葉者、花未必可食。而蔬風子乃以食菊仙。又本草云、以九月取花久服輕身耐老。此其花異也。花可食者、根葉未必可食。而陸龜蒙云、春苗恣肥、得以採擷供左右杯。按又本草云、以正月取根。此其根葉異也。夫以一草之微、自本至末、無非可食、有功於人者。加以花色香態、纖妙閑雅、可爲丘壑燕靜之娛。然則古人取其香以比德。而屈子又以寒之操。夫豈獨然而已哉。洛陽風俗、大抵好花。菊品之數、比他州爲盛。劉元孫伯紹者、隱居伊水之濱、萃諸菊而植之。朝夕嘯詠乎其側。蓋有意譜之而未暇也。崇寧甲申九月、余得爲龍門之游。得至君居、坐於舒嘯堂上、顧玩而樂之。於是相與訂論、訪其居之未嘗有、因次第焉。夫牡丹、荔枝、香篆、茶、竹、硯、墨之類有名數者、前人皆譜錄。今菊品之盛、至於三十餘種、可以類聚而記之。故隨其名品、論敍于左、以列諸譜之次。

說疑

或謂菊與苦薏有兩種。而陶隱居日華子所記皆無千葉花。疑今譜中或有非菊者也。然余嘗讀隱居之說、以謂莖紫色者作蒿艾氣爲苦薏。今余所記菊中雖有莖青者、然而爲氣香味甘、枝葉纖少、或有味苦者。而紫色細莖、亦無蒿艾之氣。又今人間相傳爲菊、其已久矣。故未能輕取舊說而棄之也。凡植物之見取於人者、栽培灌溉、不失其宜、則枝葉華實、無不猥大。至其氣之所聚、乃有連理合穎、雙葉並蒂之瑞。而況於花有變而爲千葉者乎。日華子曰、花大者爲甘菊、花小而苦者爲野菊。若種園蔬肥沃之處、復同一體、是小可變而爲甘也。如是則單葉變而爲千葉、亦有之矣。牡丹、芍藥、皆爲藥中所用。隱居等但記花之紅白、亦不云有千葉者。今二花生于山野、類皆單葉小花。至於園圃肥沃之地、栽鉏糞養、皆爲千葉。然後大花千葉、變態百出。然則奚獨至於菊而疑之。注本草者、謂菊一名日精。按說文從鞠、而爾雅菊治蘧、月令云、鞠有黃華。疑皆傳寫之誤歟。若夫馬蘭爲紫菊、瞿麥爲大菊、烏賊苗爲鴛鴦菊、蘇敬花爲艾菊、與其他妄濫而竊菊名者、皆所不取云。

定品

或問菊奚先。曰、先色與香而後態。然則色奚先。曰、黃者中之色。土王季月、而菊以九月花。金土之應、相生而相得者也。其次莫若白。西方金氣之應。菊以秋開、則於氣爲鍾焉。陳藏器云、白菊生平澤。花紫者、白之變。紅者、紫之變也。此紫所以爲白之次、而紅所以爲紫之次云。有色矣、而又有香。有香矣、而後有態。是其爲花之尤者也。或又曰、花以艷媚爲悅、而子以態爲後歟。曰、吾嘗聞於古人矣。妍卉繁花爲小人、而松竹蘭菊爲君子。安有君子而以媚爲悅乎。至於具香與色而又有態、是猶君子而有威儀也。菊有名龍腦者、具香與色而態不足者也。菊有名都勝者、具色與態而香不足者也。菊之黃者、未必皆勝。而置于前者、正其色也。菊之白者、未必皆劣。而列于中者、次其色也。雜羅香毬玉鈴之類、則以瓌異而升焉。至於順聖楊妃之類、轉紅受色不正、故雖有芬香態度、不得與諸花爭也。然余猶以龍腦爲諸花之冠。是故君子貴其質焉。後之觀此譜者、觸類而求之、則意可見矣。

花總數三十有五品。以品視之、可以見花之高下。以花視之、可以知品之得失。具列之如左云。

龍腦第一

龍腦、一名小銀臺。出京師。開以九月末。類金萬鈴。而葉尖。譜花上葉色、類人間染鬱金。而外葉純白。夫黃菊有深淺色兩種。而是花獨得深淺之中。又其香氣芬烈、甚似龍腦。是花與香色俱可貴也。諸菊或以態度爭先者、然標致高遠、譬如大人君子、寬容雅淡、識與不識、固將見而悅之。誠未易以妖冶嬌媚爲勝也。

新羅第二

新羅、一名玉梅。一名餐菊。或云、出梅外國中。開以九月末。千葉純白。長短相次。而花葉尖薄、鮮明整徹。若

瓊瑤然。花始開時。中有青黃細葉。如花蕊之狀。蓋開之後。細葉舒展。迺始見其蕊焉。枝正紫色。葉青。支股而小。凡菊類多尖闕。而此花之葉。分爲五出。如人之有支股也。與花相映。標韻高雅。似非尋常之比也。然余觀諸菊開。頭枝葉有多少繁簡之失。如桃花菊則惧葉多。如毬子菊則惧花繁。此菊一枝多開一花。雖有旁枝。亦少雙頭並開者。正柔獨立之意。故詳紀焉。

都勝第三

都勝、出陳州。開以九月末。鵝黃千葉。葉形圓厚。有雙紋。花葉大者。每葉上皆有雙背直紋。如人手紋狀。而內外大小重疊相次。蓬蓬然。疑造物者著意爲之。凡花形千葉如金鈴則太厚。單葉如大金鈴則太薄。惟都勝、新羅、御愛、棣棠、頗得厚薄之中。而都勝又其最美者也。余嘗謂菊之爲花。皆以香色態度爲尚。而枝常恨纖。葉常恨大。凡菊無能度者。枝葉累之也。此菊纖枝少葉。婀娜有態。而俗以都勝目之。其有取于此乎。花有淺深兩色。蓋初開時色深爾。

御愛第四

御愛、出京師。開以九月末。一名笑靨。一名喜容。淡黃千葉。葉有雙紋。齊短而闊。葉端皆有兩闕。內外鱗次。亦有瑞異之形。但恨枝幹差纖。不得與都勝爭先爾。葉比諸菊最小而齊。每葉不過如指面大。或云出禁中。因此得名。

玉毬第五

玉毬、出陳州。開以九月末。多葉。白花。近蕊微有紅色。花外大葉有雙紋。瑩白齊長。而蕊中小葉如剪葺。初開時有青殼。久乃退去。殼開後。小葉舒展。皆與花外長葉相次倒垂。以玉毬目之者。以其有圓聚之形也。枝幹不甚纖。葉尖長。無刓闕。枝葉皆有浮毛。頗與諸菊異。然顏色極致。固自不凡。近年以來方有此本。好事者競求致。一二本之直。比于常菊蓋十倍焉。

玉鈴第六

玉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中。純白千葉。中有細鈴。甚類大金鈴菊。凡白花中。如玉毬、新羅。形態高雅。出於其上。而此菊與之爭勝。故余特次二菊。觀名求實。似無愧焉。

金萬鈴第七

金萬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深黃千葉。菊以黃爲正。而鈴以金爲貴。是菊正黃色。而葉有鈴形。則於名實兩無愧也。菊有花密枝褊者。人間謂之鞍子菊。實與此花一類。特以地脉肥盛。使之然爾。又有大萬鈴、大金鈴、蜂鈴之類。或形色不正。比之此花。特爲竊有其名也。

大金鈴第八

大金鈴、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深黃有鈴者皆如鈴之形。而此花之中。實皆五出細花。下有大葉承之。每葉之有雙紋枝。與常菊相似。葉大而疎。一枝不過十餘葉。俗名大金鈴。蓋以花形似狀萬鈴爾。

銀臺第九

銀臺、深黃萬銀鈴。葉有五出。而下有雙紋白葉。開之初。疑與龍腦菊一種。但花形差大。且不甚香。其俗謂龍腦菊爲小銀臺。蓋以相似故也。枝幹纖柔。葉青黃而疎。近出洛陽水北。小民家未多見也。

棣棠第十

棣棠、出西京。開以九月末。深黃雙紋多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如千葉棣棠狀。凡黃菊類多小花。如都勝、御愛、雖稍大而色皆淺黃。其最大者若大金鈴菊。則又單葉淺薄。無甚佳處。唯此花深黃多葉。大於諸菊。而又枝葉甚青。一枝聚生至十餘朶。花葉相映。顏色鮮好。甚可愛也。

蜂鈴第十一

蜂鈴、開以九月中。千葉深黃。花形圓小。而中有鈴葉。攢聚蜂起。細視若有蜂窩之狀。大抵此花似金萬鈴。獨以花形差小。而尖又有細蕊出鈴葉中。以此別爾。

鵝毛第十二

鵝毛、未詳所出。開以九月末。淡黃纖細如毛。生於花蕚上。凡菊、大率花心皆細葉。而下有大葉承之。間謂之托葉。今此毛花自內自外。葉皆一等。但長短上下有次爾。花形小於金萬鈴。亦近年新花也。

毬子第十三

毬子、未詳所出。開以九月中。深黃千葉。尖細重疊。皆有倫理。一枝之杪。聚生百餘花。若小毬。諸菊黃花最小無過此者。然枝幹葉碧。花色鮮明。相映尤好也。

夏金鈴第十四

夏金鈴、出西京。開以六月。深黃千葉。其葉與金萬鈴相類。而花頭殺小。不甚鮮茂。蓋以生非時故也。或曰。非時而花。失其正也。而可證於上乎。曰。其香是也。其色是也。若生非其時。則係於天者也。夫以生非其時。而置之諸菊之上。香色不足論矣。奚以貴質哉。

秋金鈴第十五

秋金鈴、出西京。開以九月中。深黃雙紋重葉。花中細蕊皆出小鈴蕚中。其蕚亦如鈴葉。但此花葉短闊而齊。故譜中謂鈴葉鈴蕚者以此。有如蜂鈴狀。余頃年至京師。始見此菊。戚里相傳以爲愛玩。其後菊品漸盛。香色形態。往往出此花上。而人之貴愛寖落矣。然花色正黃。未應便證諸菊之下也。

金鍍第十六

金鍍、出西京。開以九月末。深黃雙紋重葉。似大金菊。而花形圓齊。頗類滴滴花。（鍍或作鍍。亦名黃滴金。亦名金鍍子。）人未識者。或以爲棠棣菊。或以爲大金鈴。但以花葉辨之。乃可見爾。

鄧州黃第十七

鄧州黃、開以九月末。單葉雙紋。深於鵝黃。而淺於鬱金。中有細葉出鈴蕚上。形樣甚似鄧州白。但小差闊。按陶隱居云。南陽鄧縣有黃菊。而白者。以五月採。今人間相傳多以白菊爲貴。又採時乃以九月。頗與古說相異。然黃菊味甘氣香。枝幹葉形全類白菊。疑乃弘景所記爾。

薔薇第十八

薔薇、未詳所出。九月末開。深黃雙紋單葉。有黃細蘂出小鈴苞中。枝榦蹙細。葉有支股而圓。今薔薇有紅黃千葉單葉兩種。而單葉者差淡。人間謂之野薔薇。蓋以單葉者爾。

黃二色第十九

黃二色、九月末開。鵝黃雙紋多葉。一花之間。自有深淡兩色。然此花甚類薔薇菊。惟形差小。又近蘂多有亂葉。不然。亦不辨其異種也。

甘菊第二十

甘菊、生蘄州川澤。開以九月。深黃單葉。閭巷小人且能識之。固不待記而後見也。然余竊謂古菊未有類異如今者。而陶淵明、張景陽、謝希逸、潘安仁等。或愛其香。或詠其色。或採之於東籬。或泛之於酒斝。疑皆今之甘菊花也。夫以古人賦詠賞愛至於如此。而一旦以今菊之盛。遂將棄而不取。是豈仁人君子之於物哉。故余特以甘菊。置於白紫紅菊三品之上。其大意如此。

酴醾第二十一

酴醾、出相州。開以九月末。純白千葉。自中至外。長短相次。花之大小。正如酴醾。而枝榦纖柔。頗有態度。若花葉稍圓。加以框蘂。真酴醾也。

玉盆第二十二

玉盆、出滑州。開以九月末。多葉黃心。內深外淡。而下有闊白大葉連綴承之。有如盆盂中盛花狀。然人間相傳以謂玉盆菊者。大率皆黃心碎葉。初不知其得名之由。後請疑於識者。始以真菊相示。乃知物之見名於人者。必有形似之實。非講尋無倦。或有所遺爾。

鄧州白第二十三

鄧州白、九月末開。單葉雙紋。白花中有細蘂。出鈴苞中。凡菊、單葉如薔薇菊之類。大率花葉圓密相次。（謂頭上白葉。非枝葉之葉。後稱花葉做此。）而此花葉皆尖細。相去稀疎。然香比諸菊甚烈。而又正爲藥中所用。蓋鄧州菊潭所出。彌枝榦甚纖柔。葉端有支股而長。亦不甚青。

白菊第二十四

白菊單葉白花。蘂與鄧州白相類。但花葉差闊。相次間密。而枝葉蹙繁。人未識者多謂此爲鄧州白。余亦信以爲然。後鄧伯紹訪得其真菊。較見其異。故譜中別開鄧州白。而正其名曰白菊。

銀盆第二十五

銀盆、出西京。開以九月中。花中皆細鈴。此夏秋萬鈴差疎。而形色似之。鈴葉之下。別有雙紋白葉。故人間謂之銀盆者。以其下葉正白故也。此菊近出未多見。至其茂肥得地。則一花之大有若盆者焉。

順聖淺紫第二十六

順聖淺紫、出陳州。鄧州。九月中方開。多葉。葉比諸菊最大。一花不過六七葉。而每葉盤疊凡三四重。花葉

空處間有筒葉輔之。大率花形枝榦頗垂絲棣棠。但色紫花大爾。余所記菊中。惟此最大。而風流態度。又爲可貴。獨恨此花非黃白。不得與諸菊爭先也。

夏萬鈴第二十七

夏萬鈴、出鄜州。開以五月。紫色。細鈴生於雙紋大葉之上。以時別之者。以有秋時罕花故也。或以菊皆秋生花。而疑此菊獨以夏盛。按鹽寶方曰。菊花紫白。又陶隱居云。五月採。今此花紫色。而開於夏時。是其得時之正也。夫何疑哉。

秋萬鈴第二十八

秋萬鈴、出鄜州。開以九月中。千葉淺紫。其中細葉蓋爲五出。鐸形。而下有雙紋大葉承之。諸菊如棣棠。是其最大。獨此菊與順聖過焉。或云與夏花一種。但秋夏再開爾。今人間起草爲花。多作此菊。蓋以其穠美可愛故也。

綉毬第二十九

綉毬、出西京。開以九月中。千葉紫花。花葉尖闊。相次聚生。如金鈴菊中鈴葉之狀。大率此花似荔枝菊。花中無筒葉。而苞邊正平爾。花形之大。有若大金鈴菊者焉。

荔枝第三十

荔枝、枝紫。出西京。九月中開。千葉紫花。葉卷爲筒。（謂花葉也。凡菊鈴葉有五出。皆如鐸鈴之形。又有卷爲筒。無尖闊者。故謂之筒葉。他與此同。）大小相間。凡菊鈴并蘂。皆生托葉之上。葉背乃有花蒂。與枝相連。而此菊上下左右攢聚而生。故俗以爲荔枝者。以其花形正圓故也。花有紅者。與此同名。而純紫者蓋不多爾。

垂絲粉紅第三十一

垂絲粉紅、出西京。九月中開。千葉。葉細如茸。攢聚相次。而花下亦無托葉。人以垂絲目之者。蓋以枝榦纖弱故也。

楊妃第三十二

楊妃、未詳所出。九月中開。粉紅千葉。散如亂茸。而枝葉細小。嫋嫋有態。此實菊之柔媚爲悅者也。

合蟬第三十三

合蟬、未詳所出。九月末開。粉紅。筒葉花形細者。與蘂雜比。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兩翅。如飛舞狀。一枝之杪。凡三四花。然大率皆筒葉如荔枝。菊有蟬形者。蓋不多爾。

紅二色第三十四

紅二色、出西京。開以九月末。千葉。深淡紅。蘂有兩色。而花葉之中。間生筒葉。大小相映。方盛開時。筒之大者裂爲二三。與花葉相雜比。茸茸然。花心與筒葉中有青黃紅蘂。頗與諸菊相異。然余惟桃花石榴川木瓜之類。或有一株異色者。每以造物之付受有不平歟。抑將見其巧歟。今菊之變其黃白而爲粉紅深紫。固可恠。而又一株亦有異色並生者也。是亦深可恠歟。花之形度無甚佳處。特記其異爾。

桃花第三十五

桃葉粉紅。單葉中有黃蘂。其色正類桃花。俗以此名。蓋以言其色爾。花之形度雖不甚佳。而開於諸菊未有之前。故人視此菊如木中之梅焉。枝葉最繁密。或有無花者。則一葉之大。踰數寸也。

雜記

鈒道

余聞有麝香菊者。黃花千葉。以香得名。有錦菊者。粉紅碎花。以色得名。有孩兒菊者。粉紅淸蕚。以形得名。有金絲菊者。紫花黃心。以蘂得名。嘗訪於好事。求於園圃。既未之見。而說者謂孩兒菊與桃花一種。又云種花者剪插爲之。至錦菊金絲。則或有言其與別名非菊者。若麝香菊。則又出陽翟。洛人實未之見。夫既已記之。而定其品之高下。又因傳聞附會而亂其先後之次。是非余譜菊之意。故特論其名色。列於記花之後。以俟博物之君子。證其謬焉。

補意

余嘗恠古人之於菊。雖賦詠嗟嘆。嘗見於文詞。而未嘗說其花瓊異。如吾譜中所記者。疑古之品。未若今日之富也。今遂有三十五種。又嘗聞於蒔花菊亦疑所變也。余之所謂。雖自謂甚富。然搜訪所有未至。與花之變易後出。則有待於好事者焉。君子之於文。亦闕其不知者。斯可矣。若夫拔擢治療之方。栽培灌種之宜。宜觀於方册。而問於老圃。不待予言也。

拾遺

黃碧單葉兩種。生於山野籬落之間。宜若無足取者。然譜中諸菊。多以香色態度爲人愛好。剪鉏移徙。或至傷生。而是花與之均賦一性。同受一色。俱有此名。而能遠近山野。保其自然。固亦無羨於諸菊也。余嘉其大意而收之。又不敢雜置諸菊之中。故特列之於後云。

菊譜

范成大 撰

菊譜并序

宋 石湖范成大 至能撰

山林好事者。或以菊比君子。其說以詡斂華晚晚。草木變衰。乃獨輝然秀發。傲睨風露。此幽人逸士之操。雖寂寥荒寒。而味道之腴。不改其樂者也。神農書、以菊爲養性上藥。能輕身延年。南陽人飲其潭水。皆壽百歲。使夫人者有爲於當年。膺國庇民。亦猶是而已。菊於君子之道。誠有臭味哉。月令以勸植志氣候。如桃桐華。直云始華。而菊獨曰菊有黃華。豈以其正色獨立。不伍衆草。變詞而言之歟。故名勝之士。未有不愛菊者。至陶淵明尤甚愛之。而菊名益重。又其花時。秋暮始退。歲事既登。天氣高明。人情舒閒。騷人飲流。亦以菊爲時花。移檻列斛。聲致觴詠間。謂之重九節物。此雖非深知菊者。要亦不可謂不愛菊也。愛者既多。種者日廣。吳下考圃。伺春苗尺許時。掇去其頭。數日則歧出兩枝。又掇之。每掇益歧。至秋、則一莖所出。數百千朶。蔡婆團欒。如車蓋然。人力勤。土又膏沃。花亦爲之屢變。頃見東陽人家菊圃。多至七十種。淳熙丙午。范村所植。正得三十六種。悉爲譜之。明年將益訪求它品爲後譜云。

黃花

勝金黃。一名大金黃。菊以黃爲正。此品最爲疊縟而加輕盈。花蕊微尖。但條梗纖弱。難得圓簇。作大本。須留意扶植乃成。

疊金黃。一名明州黃。又名小金黃。花心極小。疊葉稠密。狀如笑靨。花有富貴氣。開早。

棣棠菊。一名金毬子。花纖穠。酷似棣棠。色深如赤金。它花色皆不及。蓋奇品也。窠株不甚高。金陵最多。

疊羅黃。狀如小金黃。花葉尖瘦。如剪羅縠。三兩花自作一高枝出叢上。意度瀟灑。

麝香黃。花心豐腴。傍短葉密承之。格極高勝。亦有白者。大略似白佛頂。而勝之遠甚。吳中比年始有。

千葉小金毬。略似明州黃。花葉中外疊疊整齊。心甚大。

太眞黃。花如小金毬。加鮮明。

單葉小金毬。花心尤大。開最早。重陽前已爛漫。

垂絲菊。花蕊深黃。莖極柔細。隨風動搖。如垂絲海棠。

鷺鷥菊。花常相偶。葉深碧。

金鈴菊。一名荔枝菊。舉體千葉細瓣。簇成小毬。如小荔枝。枝條長茂。可以攬結。江東人喜種之。有結爲浮圖樓閣高丈餘者。余頃北使過欒城。其地多菊。家家以盆養鬻門。悉爲鬱風亭蓋之狀。即此一種。

毬子菊。如金鈴而差小。二種相去不遠。其大小名字。出於栽培肥瘠之別。

小金鈴。一名夏菊花。如金鈴而極小。無大本。夏中開。

藤菊。花密條柔。以長。如藤蔓。可編作屏幛。亦名棚菊。植之坡上。則垂下纍數尺。如纓絡。尤宜池潭之濱。

十樣菊。一本開花。形模各異。或多葉。或單葉。或大或小。或如金鈴。往往有六七色。以成數。通名之曰十樣。

衢嚴間花黃杭之屬。色有白者。

甘菊。一名家菊。人家種以供蔬茹。凡菊葉皆深綠而厚。味極苦。或有毛。惟此葉淡綠柔瑩。味微甘。咀嚼香味俱勝。擷以作羹。及泛茶。極有風致。天隨子所賦。即此種花。蓋勝野菊。甚美本不繁花。

野菊。旅生田野及水濱。花單葉。極瘦細。

白花

五月菊。花心極大。每一蕊皆中空。攢成一圓毬。子紅白。單葉繞承之。每枝只一花。徑二寸。葉似同蒿。夏中開。近年院體畫草蟲。喜以此菊寫生。

金杯玉盤。中心黃。四傍淺白。大葉三數層。花頭徑三寸。菊之大者不過此。本出江東。比年稍移栽吳下。此與五月菊二品。以其花徑寸特大。故列之於前。

喜容。千葉。花初開微黃。花心極小。花中色深。外微帶淡。欣然丰艷有喜色。甚稱其名。久則變白。尤耐封殖。可以引長七八尺至一丈。亦可攬結。白花中高品也。

御衣黃。千葉。花初開。深鵝黃。大略似喜容。而差疎瘦。久則變白。

萬鈴菊。中心淡黃。餅子傍白花葉繞之。花蕾極尖。香尤清烈。

蓮花菊。如小白蓮花。多葉而無心。花頭疎。極蕭散清絕。一枝只一朶。綠葉亦甚纖巧。

芙蓉菊。開就者如小木芙蓉。尤穠盛者如樓子芍藥。俱難培植。多不能繁蕃。

茉莉菊。花葉纍縛。全似茉莉。綠葉亦似之。長大而圓淨。

木香菊。多葉。略似御衣黃。初開淺鵝黃。久則淡白。花葉尖薄。經開則微卷。芳氣最烈。一名腦子菊。

酸醬菊。細葉稠疊。全似酸醬。比茉莉差小而圓。

艾葉菊。心小、葉單。綠葉尖長似蓬艾。

白麝香。似麝香。黃花差小。亦豐腴韻勝。

白荔枝。與金鈴同。但花白耳。

銀杏菊。淡白。時有微紅花。葉尖綠。葉全似銀杏葉。

波斯菊。花頭極大。一枝只一蕊。喜倒垂下。久則微捲。如髮之鬆。

佛頂菊。亦名佛頭菊。中黃、心極大。四傍白花一層繞之。初秋先開白色。漸沁微紅。

桃花菊。多葉至四五重。粉紅色。濃淡在桃杏紅梅之間。末霜即開。最爲妍麗。中秋後便可賞。以其質如白之受霜。故附白花。

燕脂菊。類桃花菊。深紅淺紫。比燕脂色尤重。比年始有之。此品既出。桃花菊遂無顏色。蓋奇品也。姑附白花之後。

紫菊。一名孩兒菊。花如紫茸。叢苗細碎。微有菊香。或云即澤蘭也。以其與菊同時。又常及重九。故附於菊。

後序

菊有黃白二種。而二黃爲正。洛人於牡丹。獨曰花而不名。好事者於菊。亦但曰黃花。皆所以貴珍之故也。譜先黃而次白。陶隱居謂菊有二種。一種莖紫氣芳味甘葉嫩可食。花微小者爲真。其青莖細葉作蒿艾氣、味苦、花大、名苦薏。非真也。今吳下惟甘菊一種可食。花細碎。品不甚高。餘味皆苦。白花尤甚。花亦大。隱居論藥。既不以此爲真。後復云。白菊治風眩。陳藏器之說亦然。靈寶方。及抱朴子丹法文。悉用白菊。蓋與前說相抵牾。今詳此。唯甘菊一種可食。亦入藥餌。餘黃白二花雖不可茹。皆可入藥。而治頭風。則尙白者。此論堅定無疑。併附著於後。

菊譜

史正志撰

宋　吳門老圃史正志撰

菊、草屬也。以黃爲正。所以概稱黃花。漢俗九日飲菊酒以祓除不祥。蓋九月律中無射。而數九。俗尙九日而用時之草也。南陽酈縣有菊潭。飲其水者皆壽。神仙傳有康生。服其花而成仙。菊有黃華。北方用以準節令。大略黃華開時。節候不差。江南地暖。百卉造作無時。而菊獨不然。考其理。菊性介烈高潔。不與百卉同其盛衰。必待霜降草木黃落而花始開。嶺南冬至始有微霜故也。本草一名日精。一名周盈。一名傅延年。所宜貴者。苗可以菜。花可以藥。蘂可以枕。釀可以飲。所以高人隱士。籬落畦圃之間。不可一日無此花也。陶淵明植於三徑。采於東籬。蕊露掇英。汎以忘憂。鍾會賦以五美。謂圓華高懸。準天極也。純黃不雜。后土色也。早植晚登。君子德也。冒霜吐穎。象勁直也。杯中體輕。神仙食也。其爲所重如此。然品類有數十種。而白菊一二年多有變黃者。余在二水植大白菊百餘株。次年盡變爲黃花。今以色之黃白及雜色品類可見於吳門者。二十有七種。大小顏色殊異而不同。自昔好事者。爲牡丹、芍藥、海棠、竹筍作譜記者多矣。獨菊花未有爲之譜者。殆亦菊花之闕文也歟。余姑以所見爲之。若夫耳目之未接。品類之未備。更俟博雅君子與我同志者續之。今以所見具列于後。

大金黃、

心密。花瓣大如大錢。

小金黃

心微紅。花瓣鵝黃。葉翠。大如衆花。

佛頭菊

無心。中邊亦同。

小佛頭菊

同上。微小。又云盤羅黃。

金壇菊

比佛頭頗瘦。花心微窪。

金鈴菊

心微青紅。花瓣鵝黃色。葉小。又云明州黃。

深色御袍黃

心起突。色如深鵝黃。

淺色御袍黃

中深。

金錢菊

心小。花瓣稀。

毬子黃

中邊一色突起如毬子。

棣棠菊

色深黃如棣棠狀。比甘菊差大。

甘菊

色深黃。比棣棠頗小。

野菊

細瘦。枝柯凋衰。多野生。亦有白者。

白

金叢銀盞

心突起。瓣黃。四邊白。

樓子佛頂

心大突起。似佛頂。四邊單葉。

添色醉容

心微突起。瓣密且大。

鹽枝菊

花瓣薄。開過轉紅色。

玉盤菊

黃心突起。淡白緣邊。

單心菊

細花心。瓣大。

樓子菊

層層狀如樓子。

萬鈴菊

心茸茸突起。花多半開者如鈴。

腦子菊

花瓣微皺縮。如腦子狀。

蕊瓣菊

心青黃微起。如鵝黃。色淺。

雜色紅紫

十樣菊

黃白雜樣。亦有微紫花。頭小。

桃花菊

花瓣全如桃花。秋初先開。色有淺深。深秋亦有白者。

芙蓉菊

狀如芙蓉。亦紅色。

孩兒菊

紫蕚白心。茸茸然。葉上有光。與他菊異。

夏月佛頂菊

五六月開。色微紅。

後序

菊之開也。既黃白深淺之不同。而花有落者。有不落者。蓋花瓣結密者不落。盛開之後。淺黃者轉白。而白

色者漸轉紅。枯于枝上。花瓣扶疎者多落。盛開之後。漸覺離披。遇風雨摧之。則飄散滿地矣。王介甫武夷云。黃昏風雨打園林。殘菊飄零滿地金。歐陽永叔見之。戲介甫曰。秋花不落春花落。爲報詩人子細看。介甫開之笑曰。歐陽九不學之過也。豈不見楚辭云。夕餐秋菊之落英。東坡、歐公門人也。其詩亦有欲伴人賦落英。與夫却遶東籬嗅落英。亦用楚辭語耳。王彥賓言。古人之言。有不必盡循者。如楚辭言秋菊英之語。余謂詩人所以多識草木之名。蓋爲是也。歐王二公文章擅一世。而左右佩觿。彼此相笑。豈非草木之名。猶有未盡識之。而不知有落有不落者耶。王彥賓之徒。又從而爲之贊疏。蓋益遠矣。若夫可者。乃菊之初開。芳馨可愛耳。若夫衰謝而後落。豈復有可餐之味。楚辭之過。乃在於此。或云。詩之訪落。落訓始也。意落英之落。蓋謂始開之花耳。然則介甫之引證。殆亦未之思歟。或者之說。不爲無據。余學老圃而頗識草木者。因併書于菊譜之後。淳熙歲次乙未閏九月望日。吳門老圃敍。

菊譜

黃省曾撰

菊譜卷之下

吳郡五嶽山人黃省曾著
嘉禾梅墟道人周履靖校

一之貯土

凡藝菊擇肥地一方冬至之後以純糞覆之候來而乾取其土之浮鬆者置之場地之上再糞之收水之後乃收之於室中春分之後出而曬之日數次翻之去其虫蟻及其草梗草梗不去則蒸而腐焉是生紅蟲生土蠶生蚯蚓爲菊之害土淨矣乃善藏之以待登盆之需登盆也俱用此土又以待加盆之需菊之登于盆也或遭三日以上之雨土實而根露則以土加而覆之一則蔽日之曝不枯其根一則收雨之澤不爛其根

二之留種

冬初而菊殘也一衰即并英葉而去其上莖其榦留五六寸焉或附於盆或出於盆埋之圃之陽鬆土之內臘之月必濃糞澆之以數次菊之性而耐於寒故土糞多則煖而不寒可以壯菊本可以禦隆寒可以潤澤而不至於枯槁

三之分秧

春分之後是分菊秧根多鬚而土中之莖黃白色者謂之老鬚少而純白者謂之嫩老可分嫩不可分分之於新鋤之鬆地不宜太肥肥則籠菊頭而不能長發天之陰可分有日分之則枯乾而難活種之其宿土也盡去否則恐有蟲子之害既秧於土矣以越席架而覆之毋令經日經日則難醒每日晨灌之晚灌之天之陰不可傷於水秧心發芽矣可去其覆席先用半糞之水復用肥水灌之葉上不可以沾糞沾之則葉枯用河之水則純河之水用井之水則純井之水不可雜焉

四之登盆

立夏之候菊苗成矣可盆六寸許是爲上盆之期將上盆也數日不可以澆灌使苗受勞而堅老則在盆可以耐日其起秧苗也掘根之土必廣而大少則露根而傷其本用臘前所溲之土壅之其灌也視陰晴而爲增損使土壯而入根服盆而生葉則用肥水灌之久雨加臘土以渥之其種也根深則不耐水淺不耐日隨土而稍深何也菊之根其生也向上故常覆土爲加

五之理緝

菊之尺許矣是宜理緝欲長也則去其旁枝欲短也則去其正枝花之朵視其種之大小而存之大者四五葉焉次者七八葉焉又次十餘葉焉小者二十餘葉焉惟甘菊寒菊獨梗而有千花不可去也

六之護養

菊稍長也竹而縛之毋令風之得搖雨之久也直出水盆內亦然菊傷之蟻多也則以鼈甲置於傍蟻必集焉移之遠所夏至之前後有蟲焉黑色而硬殼其名曰菊虎晴暖而飛出不出於巳午未之三時宜候而除之菊之爲菊虎所傷也傷之處仍手微摘之磨去其牙蟲毒可以免秋後之生蟲如虎之多也必多栽易壯盛之菊於圃之周菊有香焉蟻上而糞之則生蟲蟲長而蟻又食之則菊籠頭而不長其蟲之狀如白虱以棕線作帚而刷之扇以承之揮之於遠所秋後而不見蟲也宜認糞跡是有象榦之蟲其色與榦無殊也生於葉底上半月在於葉根之上榦下半月在於葉根之下榦或破榦取之以紙撚縛之常以水而潤其紙條花乃無恙或用鐵線磨爲那鋒之小刃上半月於蛙眼向上而搜蟲下半月在蛙眼向下而搜蟲有菊牛焉沿之則萋種臺蔫則可以辟麻雀愛取菊之葉而爲巢取之則萋四之月雀乃爲巢時宜慎也

治菊月令

正月

立春數日將隔年酵過肥鬆淨土用濃糞再酵二三次令深二尺以伺分種之需若舊種在盆或舊地切不可移動仍用草溫護老本斯秧發早而壯大

二月

二月初旬冰雪消泮此時除去舊護穢草春分後仍將前酵之地倒鬆再用大糞酵之擇新長可分菊秧逐莖分開相去六七寸蒔一根每早汲河水澆活以待再種但奇異者必發苗少務在培植一法用朽木一塊每月凡遇修埋之際取修下頭梗將木鑽孔用梗遷入孔中木上薄加肥土木下透梗少許漂浮水缺中待其根生搬種地上緝理長成庶不斷種

三月

谷雨前數日擇前秧長壯正直者搬種築酵熟所植之地比平地高尺許相去尺餘掘穴一枚每穴加糞一杓搪拯如法方可搬秧植之四圍餘土鋤爬壅根高如饅頭樣令易瀉水周圍必留深溝洩水但雨過不拘何月務將積溝之水疏通流別處不分在地在盆即以酵熟軋土壅根如久雨盆植者可移置簷下或用篾箍瓦作盆埋地令一半入土內一半露土上使地氣相接水不停積先將肥土倒鬆填二三分于盆加濃糞一杓後搬菊秧植之再將前土填滿亦壅如饅頭樣又一法將肥鬆之土用細篩篩靜入甑用水燒蒸二三沸取起倒出晒軋入盆植菊能殺蟲無侵蝕之患其秧搬時每株根邊必帶故土周方二寸使其不知遷動或用樹葉或碎瓦蓋其根土以防雨濺泥汚青葉若失蓋俟雨歇移水至菊旁將菊葉洗去泥滓此法尤妙各月如之能遵此法則菊自頂至根青葉暢茂不至枯槁每遇澆灌瓦蓋者可除去澆過仍蓋之新種後必間日早用河水和糞澆之又用搭棚遮蔽日色以度其生遇雨露揭去但日晴燥不蓋之自始至秋皆依前法

四月

小滿前後菊嫩頭上多生小蜘蛛每早起尋殺之又生一種曰菊牛日未出時慣咬菊頭其頭日盛即垂視其咬處懸十許必掐去無害遲則中生蛀虫雖至秋結蓋若遇大風雨必折菊牛其狀如蝇背甲堅而黑亦須尋殺之又有一等細蟻侵蛀菊本用洗過鮮魚水洒于葉間或澆土上則除如不斷仍須早起尋殺爲良菊長尺四五寸每株用堅直小籬竹近插菊根以軟莎草寬縛使菊本正直不至屈曲隔數日視菊大小可掐去母頭令其分長子頭擇高大者先去瘦短者隔幾日去之每本止留四五頭多至六七頭以防損折如理寒菊必須頭多用篾作箍圍定則秋深團圞如蓋可愛若用過接必在此時用菴蘭草或雜菊摘去嫩頭擇奇菊亦摘頭將二頭以刀斜批覷相合即用鵞毛管或薄蘆管在所接之處莫令寬動外用泥密閉管口兩頭或紙條縛定置于陰處數日視有生意輕輕用刀撿去其管每一本接得四五色又一法曰過枝預於種植之際將菊如水車二柱并周圍簷柱樣種之至此月除脊菊中間正枝不動將脊菊東南枝交過簷菊亦將東南簷菊順枝扯來交過將二枝刀撿膚肉各去半邊用綿紙條紮緊引水常潤仍用搭棚蔽日遇雨露除之覷兩枝交合生意已成然後將脊菊之頭簷菊之梗相連處用刀撿斷遂成一本惟梅雨中可活餘必無生意

五月

五月夏至前用濃糞七分河水三分澆之夏至後照前法再去頭止留五六枝爲正若枝繁者多留一二以防損折每早澆灌止用榥雞鵝毛湯并繰絲湯盛缸中作腐者取其清水或洗鮮魚或菜餅屑水取其清冷者灌之不可犯酒醋并鹽物厠之菊最畏梅雨此月尤宜顧盼

六月

六月大暑中每早止用清河水澆隔三四日以鵞毛冷湯輪灌若土間生蚯蚓土蚕等看去根遠近掘出殺之近根難滅者用糞灌之必欲促死蟲斷仍用河水連澆數日大抵此月天熱土燥不可用糞糞多則頭籠青葉皆消泛如蠟板水晶盆金銀鶴翎芍藥之類尤不宜多用餘菊不妨

七月

七月初旬有等黍樣青虫與葉一色善食葉亦用早起尋殺之若被傷枝葉難爲觀賞立秋之後三五日不論其枝長短並不可損但枝有參差者將長枝以大針戳眼枝去針即將細篾絲一段插入眼內拴住待短者長齊然後取去篾絲使並長也菊之全本亦有參差高大者不用糞澆瘦短者用水和糞澆之促長以成行列用

糞之法各有次序第一次糞二分河水八分越半旬第二次糞三分河水七分再越半旬第三次用糞五分河水五分又越半旬第四次糞七河水三分第五次全用糞瘦者多澆茂者少用若太過必使蓋頭龍閉青葉愈盛開花反小

八月

八月間多有狂風驟雨每本再揀堅直籬竹挪定用莎草從根緊縛二三節勿令搖動傷殘白露後發生蓓蕾蓋頭將綻大枝上擇大蓋留一枝餘皆剔去弗可多留多則開花微薄菊蓋撇脆選時必須以左手雙指穩梗然後以右手指甲掐蓋否則連頭剔落遂爲無用既結蓋隔二三日常用濃糞澆灌則花大色艷甚至變有二色者

九月

九月蓋綻將開之際必預搭陰廠遮蔽風霜庶花開悠久色不衰褪如小開亦不可將本移動漏洩真氣花開間有不足者磨硫黃水澆根經夜即發屢試已驗遇有異色而自已無者但已覓得不可直種將來橫種地上認記根頭用肥土壓枝經月覷根生以刀斷梗則根枝兩生種可多得其原本再加肥土薄薄壅之不可過多多則根深難發矣

十月

十月上旬菊花已殘將挪縛朽竹撤去好者貯備來年之用本上枯花小枝並折去止留老幹尺許勿使折遍以被風搖本根傷殘苗裔此時悉用亂稭草蓋護以禦霜雪冰凍每本置竹牌一片寫號掛之或寫竹牌插根旁記之來春分種庶不淆亂也

十一月

十一月中旬未凍之時擇高阜淨地倒鬆深二尺許揀去瓦礫木石用糞三四次酵肥綠菊最喜新土怕宿土必須一年一換盆中亦然否則春間雖活經梅雨必死酵完用舊藁薦或亂稭草蓋地免致冰凍難鋤減糞肥力有悞來年種植之用

十二月

十二月初旬看菊本蓋少處再加厚護以蔽霜雪及天日和暖用糞搪桭菊本四邊莫令着根春氣發揚苗則群然盛長矣一法臘月內掘地埋缸積濃糞上蓋板填土密鋪至春查滓俱化土存清水名爲金糞五六月間菊爲雨揉黃萎用此糞澆之足以回生且開花肥澤甚妙

菊譜下卷終

梅譜

范成大 撰

梅譜 并序

宋 石湖范成大 至能撰

梅、天下尤物。無問智賢愚不肖。莫敢有異議。學圃之士。必先植梅。且不厭多。他花有無多少。皆不緊重輕。余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比年又於舍南買王氏園合七十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以遺好事者。

江梅。遺核野生。不經栽接者。又名直脚梅。或謂之野梅。凡山間水濱。荒寒清絕之趣。皆此本也。花稍小而疎瘦。有韻。香最清。實小而硬。

早梅。花勝直脚梅。吳中春晚二月始爛熳。獨此品於冬至前已開。故得早名。錢塘湖上亦有一種。尤開早。余嘗重陽日親折之。有橫枝對菊開之句。行都賣花者爭先爲奇。冬初折未開枝寫浴室中。薰蒸令拆。強名早梅。終瑣碎無香。余頃守桂林。立春梅已過。元夕則嚼青子。皆非風土之正。杜子美詩云。梅蕊臘前破。梅花年後多。惟冬春之交。正是花時耳。

官城梅。吳下圃人以直脚梅擇它本花肥實美者接之。花遂敷腴。實亦佳。可入煎造。唐人所稱宣梅。止謂在宣府園圃中。非此官城梅也。

消梅。花與江梅官城梅相似。其實圓小鬆脆。多液無滓。多液則不耐日乾。故不入煎造。亦不宜熟。惟堪青嚼。北梨亦有一種輕鬆者。名消梨。與此同意。

古梅。會稽最多。四明、吳興、亦間有之。其枝樛曲萬狀。蒼蘚鱗皴。封滿花身。又有苔鬚垂於枝間。或長數寸。風至、綠絲飄飄可玩。初謂古木久歷風日致然。詳考會稽所產。雖小株亦有苔痕。蓋別是一種。非必古木。余嘗從會稽移植十本。一年後花雖盛發。苔皆剝落殆盡。其自湖之武康所得者。卽不變移。風土不相宜。會稽陌一江。湖蘇接壤。故土宜或異同也。凡古梅多苔者。封固花葉之眼。惟瓣蕊間始能發花。花雖稀。而氣之所鍾。豐腴妙絕。苔剝落者則花發仍多。與常梅同。去成都二十里有臥梅。偃蹇十餘丈。相傳唐物也。謂之梅龍。好事者載酒遊之。清江酒家有大梅如數間屋。傍枝四垂。周遭可羅坐數十人。任子嚴運使買得。作凌風閣臨之。因遂進築大圃。謂之盤園。余生平所見梅之奇古者。惟此兩處爲冠。隨筆記之。附古梅後。

重葉梅。花頭甚豐。葉重數層。盛開如小白蓮。梅中之奇品。花房獨出。而結實多雙。尤爲瑰異。極梅之變。化工無餘巧矣。近年方見之。蜀海棠有重葉者。名蓮花海棠。爲天下第一。可與此梅作對。

綠萼梅。凡梅花蹙蒂。皆綠紫色。惟此純綠。枝梗亦青。特爲清高。好事者比之九疑仙人萼綠華。京師艮嶽有萼綠華堂。其下專植此本。人間亦不多有。爲時所貴重。吳下又有一種。萼亦微綠。四邊猶淺綠。亦自難得。

百葉緋梅。亦名黃香梅。亦名千葉香梅。花葉至二十餘瓣。心色微黃。花頭差小而繁密。別有一種芳香。比常梅尤纖美。不結實。

紅梅。粉紅色。標格猶是梅。而繁密則如杏。香亦類杏。詩人有北人全未識。渾作杏花看之句。與江梅同開。紅白相映。園林初春絕景也。梅聖俞詩云。認桃無綠葉。辨杏有青枝。當時以爲著題。東坡詩云。詩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綠葉與青枝。蓋謂其不韻。爲紅梅解嘲云。承平時。此花獨盛於姑蘇。癸元獻公始移植西園中。一日。貴游賂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下有二本。嘗與客飲花下。賦詩云。若更開遲三二月。北人應作杏花看。客曰。公詩固佳。待北俗何淺耶。晏笑曰。僧父安得不然。王琪君玉。時守吳郡。聞盜花種事。以詩遺公曰。館娃宮北發精神。粉瘦瓊寒露葉新。園吏無端偷折去。鳳城從此有雙身。常時罕得如此。比年展轉移接。殆不可勝數矣。世傳吳下紅梅詩甚多。惟方子通一篇絕唱。有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之句。

鴛鴦梅。多葉紅梅也。花輕盈。重葉數層。凡雙果必並蔕。惟此一蔕而結雙梅。亦尤物。

杏梅。花比紅梅色微淡。結實甚圓。有紅斑色。全似杏。味不及紅梅。

蠟梅。本非梅類。以其與梅同時。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蠟梅。凡三種。以子種出。不經接。花小香淡。其品最下。俗謂之狗蠟梅。經接花疎。雖盛開。花常半含。名磬口梅。言似僧磬之口也。最先開。色深黃。如紫檀。花密香濃。名檀香梅。此品最佳。蠟梅香極清芳。殆過梅香。初不以形狀貴也。故騷翁詠山谷簡齋但作五言小詩而已。此花多宿葉。結實如垂鈴。尖長寸餘。又如大桃奴。子在其中。

梅以韻勝。以格高。故以橫斜疎瘦。與老枝惟奇者爲貴。其新接稗木。一歲抽嫩枝直上。或三、四尺。如醲醲蓄蘊者。吳下謂之氣條。此直宜取實規利。無所謂韻與格矣。又有一種糞壤力勝者。於條上苗短橫枝。狀如棘針。花密綴之。亦非高品。近世始貴墨梅。江西有楊補之者尤有名。其徒倣之者實繁。觀楊氏畫。大略皆氣條耳。雖能法奇峭。去梅實遠。惟廉宣仲所作。差有風致。世鮮有評之者。余故附之譜後。

范村梅譜提要

范村梅譜一卷。宋范成大撰。成大有桂海虞衡志。已著錄。此乃記所居范村之梅。凡十二種。前有自序。稱於石湖玉雪坡既有梅數百本。又於舍南買玉氏僦舍七十楹。盡拆除之。治爲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吳下栽梅特盛。其品不一。今始盡得之。隨所得爲之譜。蓋記其別葉之所有。故以范村爲目也。梅之名雖見經典。然古者不重其花。故雖騷傳詠香草。獨不及梅。說苑始有越使執一枝梅遺梁王事。其重花之始歟。六朝及唐。遞相賦詠。至宋而遂爲詩家所最貴。然其裒爲譜者。則自成大是編始。其所品評。往往與後來小異。如綠萼梅今爲常產。而成大以爲極難得。是蓋古今地氣之異。故以少而見珍也。又楊无咎畫梅。後世珍爲絕作。而成大後序乃謂其畫大略皆如吳下之氣條。雖筆法奇峭。去梅實遠。與宋孝宗詆无咎爲村梅者。所論相近。至嘉熙淳祐間。趙希鵠作洞天清錄。始稱江西人得无咎一幅梅。價不下百千匹。是又貴遠賤近之證矣。通考以此書與所作菊譜。合爲一編。題曰范村梅菊譜二卷。然觀其自序。實別爲書。今故仍分著於錄焉。

海棠譜

陳思撰

海棠譜序

世之花卉。種類不一。或以色而豔。或以香而妍。是皆鍾天地之秀。爲人所欽羨也。梅花占於春前。牡丹殿於春後。騷人墨客。特注意焉。獨海棠一種。風膏豔質。固不在二花下。自杜陵入蜀。絕吟於是花。世因以此薄之。其後都官鄭谷。已爲卑似。（谷詩。說花溪上空閑數。子美無情爲發揚。）本朝列聖品題。褒章奎翰。烜耀千古。此花始得顯聞于時。盛傳於世矣。今採取諸家雜錄。及歷次唐以來諸人詩句。以爲一編。目曰海棠譜。雖纂集未能詳盡。聊預衆譜之列云。開慶改元長至日敘。

海棠譜卷上

宋 陳思撰

敘事

蜀花稱美者。有海棠焉。然記牒多所不錄。蓋恐近代有之。何者。古今獨秉此而取彼耶。洛陽眞宗皇帝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章。賜近臣唱和。則知海棠是與牡丹抗衡。而可獨步於西州矣。因搜擇前志。惟唐相賈元靖昧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誠不虛美耳。近世名偏巨賢。發乎歌詠。清辭麗句。往往而得。立庭曆中。爲縣洪雅。春多暇日。地富海棠。幸得爲東道主。惜其繁豔。爲一隅之潛芳。爲作海棠記。敘其大槩。及編次諸公詩句于右。復率鄙拙作五言百韻詩一章。附于卷末。好事者幸無誚焉。（沈立海棠記序）

棠之稱甚衆。若詩有蔽芾甘棠。又曰。有杕之杜。又爾雅釋木曰。杜、甘棠也。（郭璞注。今之杜梨。）杜、赤棠、白者棠。又呂氏春秋。果之美者棠實。又俗說有地棠棠梨沙棠。味如李無核。較是數說。俱非謂海棠也。凡今草木以海爲名者。西陽雜俎云。唐贊皇李德裕嘗言。花名中之帶海者。悉從海外來。故知海櫻、海柳、海石榴、海木瓜之類。俱無聞於記述。豈以多而爲稱耶。又非多也。誠恐近代得之于海外耳。又杜子美海櫻行云。欲栽北辰不可得。惟有西域胡僧識。若然。則贊皇之言不誣矣。海棠雖盛稱於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師汇淮尤競植之。每一本。價不下數十金。勝地名園。目爲佳致。而出江南者復稱之曰南海棠。大抵相類。而花差小。

色尤深耳。棠性多類梨。梅生者長遲。逮十數年。方有花。都下接花工。多以嫩枝附梨而賣之。則易茂矣。種宜壤膏沃之地。其根色黃而盤勁。其木堅而多節。其外白而中赤。其枝柔密而脩暢。其葉類杜。大者縹綠色。而小者淺紫色。其紅花五出。初極紅。如臙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矣。其蒂長寸餘。淡紫色。於葉間或三萼至五萼。爲叢而生。其蘂如金粟。蘂中有鬚三。如紫絲。其香清酷。不蘭不麝。其實狀如梨。大若櫻桃。至秋熟可食。其味甘而微酸。茲棠之大槩也。沈立海棠記

杜子美居蜀累年。吟詠殆遍。海棠奇麗。而詩章獨不及。何耶。鄭谷詩云。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是已。本朝名士賦海棠甚多。往往皆用此爲實事。如石延年云。杜甫句何略。薛能詩未工。錢易詩云。子美無情甚。都官著意類。李定詩云。不需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獨王荊公詩。用此作梅花詩。最爲有意。所謂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末句云。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未識詩人。不道破爲尤工也。韻語陽秋

東坡海棠詩曰。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事見太眞外傳。曰。上皇登沈香亭。召太眞妃。于時卯醉未醒。命力士使侍兒扶掖而至。妃子醉顏殘粧。鬢亂釵橫。不能再拜。上皇笑曰。豈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冷齋夜話

東坡謫黃州。居于定惠院之東。雜花滿山。而獨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東坡爲作長篇。平生喜爲人寫。人間刻石者自有五六本。云吾平生最得意詩也。古今詩話

韓持國。雖剛果特立。風節凜然。而情致風流。絕出時輩。許昌崔象之侍郎舊第。今爲杜君章所有。廳後小亭僅丈餘。有海棠兩株。持國每花開。輒載酒日飲其下。竟謝而去。蔵以爲常。至今故吏尙能言之。石林詩話

少游在黃州。飲於海橋。橋南北多海棠。有老嘗生家海棠叢開。少游醉臥宿於此。明日題其柱曰。喚起一聲人悄。衾暖夢寒窗曉。殘雨過海棠開。春色又添多少。社甕醒成微笑。半破殘瓶共舀。覺傾倒。急投床。醉鄉廣大人間小。東坡愛之。恨不得其腔。當有知之者耳。冷齋夜話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識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停。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李曰。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柰何棄之。李蹙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爲笑。墨客揮犀

前輩作花詩。多用美女比其狀。如曰。若教解語應傾國。任是無情也動人。陳俗哉。山谷作酴醾詩曰。露濕何郎試粉餅。日烘荀令炷爐香。乃用美丈夫比之。若將出類而吾叔淵材作海棠詩。又不然。曰。雨過溫泉浴妃子。露濃湯餅試何郎。蓋尤工也。冷齋夜話

仁宗朝。張冕學士賦蜀中海棠詩。沈立取以載海棠記中云。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團團。注云。大約木瓜、林檎。花初開皆與海棠相類。若冕言。則江西人正謂棠梨花耳。惟紫綿色者始謂之海棠。按沈立記。言其花五出。初極紅。如燕脂點點然。及開則漸成纈暈。至落則若宿粧淡粉。審此。則似木瓜、林檎。六花者非與海棠。明矣。姜元獻云。已定復搖春水色。似紅如白海棠花。然則元獻亦與張冕同意耶。復齋漫錄

閩中溝宇修貢堂下海棠極盛。三面共二十四叢。長條脩幹。頃所未見。每春著花。眞錦繡段。其間有如紫綿撚色者。亦有不如此者。蓋其種類不同。不可一槩論也。至其花落。則皆若宿粧淡粉矣。余三春對此觀之至熟。大率富沙多此。官舍人家往往皆種之。並是蒂子海棠。正與蜀中者相類。斯可貴耳。今江浙間。別有一種柔枝長蒂。顏色淺紅。垂英向下。如日醉者。謂之垂絲海棠。全與此不同類。蓋強名耳。苕溪漁隱

吾叔劉淵材曰。平生死無恨。所恨者五事耳。人問其故。淵材欲說。歛目不言。久之曰。吾論不入時聽。恐汝曹輕易之。問者力請。乃答曰。第一恨鱗魚多骨。二恨金橘太酸。三恨蓴菜性冷。四恨海棠無香。五恨曾子固不能詩。聞者大笑。淵材瞠目答曰。諸子果輕易吾論也。冷齋夜話

王介甫梅詩云。少陵爲爾牽詩興。可是無心賦海棠。杜默云。倚風莫怨唐工部。後脅誰知不解詩。會不若東坡柯丘海棠長篇。冠古絕今。雖不指名老杜。而補亡之意。蓋使來世自曉也。碧溪詩話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霏霏月轉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燒銀燭照紅粧。先生常作大字如掌書此詩。似是晚年筆札。與集本不同者。嫋嫋作渺渺。霏霏作空濛。故墨蹟猶藏秦少師伯陽。後歸林右司子長。今從墨蹟。吳興沈氏東坡詩

東坡謫居齊安。時以文章游戲三昧。齊安樂籍中李宜者。色藝不下他妓。他妓因燕席中有得詩曲者。宜以語訥。不能有所請。人皆咎之。坡將移臨汝。於飲餞處。宜哀鳴力請。坡半酣。笑謂之曰。東坡居士文名久。何事無言及李宜。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雖好不吟詩。詩話總龜

蜀潘炕。有嬖妾解愁。姓趙氏。其母夢吞海棠花蕊而生。頗有國色。善爲新聲。外史摘抄

黎舉常云。欲令梅聘海棠。椹子臣櫻桃。及以芥嫁笋。但恨時不同。然牡丹、酴醾、楊梅、枇杷、蓋爲執友。雲仙雜記

海棠花欲鮮而盛。於冬至日早。以糟水澆根下。玉壺雜錄

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爲名者。悉從海外來。如海棠之類是也。同前

海棠候花謝結子。剪去。來年花盛而無葉。同前

眞宗御製後苑雜花十題。以海棠爲首。近臣唱和。玉壺雜錄

唐相賈耽。著百花譜。以海棠爲花中神仙。同前

重葉海棠曰花命婦。又云。多葉海棠曰花戚里。牡丹譜

每歲冬至前後。正宜移掇窠子。隨手使肥水澆以盤過麻屑。蕞土壅培根柢。使之厚密。纔到春暖。則枝葉自然大發。著花亦繁密矣。墨客揮犀

許昌薛能。海棠詩敍。蜀海棠有開而特無聞。花木錄

南海棠。木性無異。惟枝多屈曲。數數有刺。如杜梨。花亦繁盛。開稍早。同前

黃海棠。木性類海棠。葉微圓。而色深。光滑不相類。花半開。粉黃色。盛開。漸淺黃矣。同前

海棠色紅。以木瓜頭接之。則色白。墨樂志

徐儉樂道。隱於藥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上。引客登木而飲。雲仙雜記

海棠譜卷中

詩上

海棠

御製

每至春園獨有名。天然興染半紅深。芳菲占得歌臺地。妖豔誰憐向日臨。莫道無情閑笑臉。任從折戴上冠簪。偏宜雨後看顏色。幾處金杯爲爾斟。

海棠

眞宗御製

春律行將半。繁枝忽競芳。霏霏含宿霧。灼灼豔朝陽。戲蝶棲輕蘂。遊蜂逐遠香。物華留賦詠。非獨務雕章。

又

同前

翠萼凌晨綻。清香逐處飄。高低臨曲檻。紅白間纖條。潤比揚溫玉。繁如織絳綃。畫圖難取。名筆在僧蘇。

會僚屬賞海棠偶有題詠

光宗御製

濃淡名花產蜀鄉。半含風露浥新妝。嬌姿不減春時態。誰與丹青爲發揚。

觀海棠有感

同前

東風用意施顏色。嚲嚲偏宜著雨時。朝詠暮吟看不足。羨他逸蝶宿深枝。

唐薛許昌詩海棠詩并序

蜀海棠有聞。而詩無聞。杜工部子美。於斯有之矣。得非興象不出。衰而有懷。何天之厚余。獲此遭遇。僅不敢諛。用當其無。因賦五言一章二十句。舉陳梁之紫。妍漢魏之朱。不以彼物擇其功。不以陳言蠹其趣。成其人之適。此有若韓宣子者。風雅盡在蜀矣。吾其庶幾。又花植於府之右。營因剔貞石以遺吾黨。將來君子業詩者。苟未變於道。無賦耳。咸通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彼酷烈復離披。玄功莫我知。肯苔浮落處。暮柳間開時。醉帶遊人插。迷陰彼叟移。晨前清露濕。晏後惡風吹。香少傳何計。妍多繁半遺。烏蘇連水脈。庭綻雜松枝。偶泛因沉視。閑驅欲亂蕤。遠山生玉蕊。和郡徧坤維。負笈慚休歎。承吟分失氣。明年應不見。留此贈巴兒。

又七言

鄭谷

四海應無蜀海棠。一時開處一城香。晴來使府低隨馬。雨後人家散出牆。閑地細風浮淨蕊。短亭深靄帖垂楊。從來看盡詩千首。不及懷遊興靈鄉。

海棠

鄭谷

春風用意勻顏色。銷得嬌慵與賦詩。濃麗最宜新著雨。嬌妍全在欲開時。莫愁粉試臨窗怕。笑廣丹青點筆遲。朝醉暮吟看不足。羨他蝴蝶宿深枝。

蜀中賞海棠

鄭谷

濃淡方春滿蜀鄉。半隨風雨斷盤腸。浣花溪上空惆悵。子美無情爲發揚。（杜工部旅蜀時集中無海棠之詩。）

擷第後入蜀經驛利路見海棠盛開偶題

上國休誇紅杏豔。沉溪自照綠苔磯。一枝低帶流鶯睡。數片狂和舞蝶飛。堪恨路長移不得。可無人與藉歸。手中已有新春桂。多謝烟香更入衣。

奉和眞宗御製後苑雜花海棠

晏殊相

太液波才綠。鑒和絮未飄。霞文光啓旦。珠琲密封條。積潤涵仙蘂。凝英奪海綃。九陽資造化。天意賜蕃蘇。

同和

劉內翰

遲景烘初綻。鮮風惜未飄。蝶魂迷密徑。鶯語近新條。芳蕚藏宮錦。丹蘂彙海綃。惟時奉宸唱。賡奉愧答蘇。

海棠

晏殊相

輕盈千結亂櫻裙。占得年芳近碧欄。逐處間勻高下蕚。幾番分破淺深紅。煙晴始覺香纖綻。日極猶疑蕊蕾融。數夕朱欄未飄落。再三珍重石尤風。

又

杏園何莫曰。鮮妍欲蕩魂。向人無限思。當晝不勝繁。沿露晴方浥。遊蜂晚更喧。只應春有意。留贈子山園。

又

昔聞遊客話芳菲。濯錦江頭幾萬枝。縱使許昌詩筆健。可能終古絕妍辭。

又

濯錦江頭樹。移根藥砌中。只應春有意。偏與半妝紅。

和極密侍郎因看海棠憶禁苑此花最盛　　姜樞相

青瑣曾留眄。珍叢宛未移。幸分霖雨潤。猶見監陽姿。岸幘來朱檻。燈條憶鋒鏑。能令人愛樹。不獨召南詩。

又　　郭待制祥

朱欄明媚照橫塘。芳樹交加枕短牆。傳得東君深意態。染成西蜀好風光。破紅枝上仍施粉。繁翠陰中旋撲香。應爲無詩愁工部。至今含露作啼妝。

又　　石學士延年

君看海棠格。華花品距同。嬌嬈情自富。蕭散點非窮。綺縠班吳苑。梅羅碎蜀宮。錦窠杯裏影。繡段醉前烘。心亂香無數。莖柔動滿叢。意分巫峽雨。腰繞漢臺風。盛若霞蔚日。鮮於血洒空。高低千點赤。深淺半開紅。妝指朱欄布。脣唇檀更融。色焦無可照。體瘦不成豐。枝重輕浮外。苞疎密閣中。難勝蜂不定。易入蝶能通。獨地海棠繁。媚有思加飄。殊豐條萬弱。可愛北方所未見。諸公作詩流播西人予素好玩不能自默然所道皆在前人陳迹中如國風中章亦無魏云　　宋景文公

蜀國天餘媚。珍葩地所宜。濃芳不壓葉。併豔欲然枝。雙彩分萼萼。均霞點萬蕤。回文錦成後。夾煎燦烘時。蜂蝶迎衢密。鶯梢向坐危。淺深雙絕態。嚬笑兩妍姿。絳節排煙蕊。丹虹落帶垂。豈容鄰畏雨。便面到憂遲。媚日能徐照。暄風肯遽吹。蜀少疾風。故花盡耳。惜歡當晚。留恨付離披。麗極都無比。繁多僅自持。損香饒蝶柏。黑影欠瑤池。豈要精神色。歌須巧鴨辭。舉樽頻語客。細摘玩芳期。

和晏尚書海棠　　三首並同前

嫋柯擢仄倚春暉。封植寧同北枳移。花自西蜀來種。而蜀不變。台嶺分霞爭艷萼。蜀宮裁錦鬬離枝。不憂輕露凝時潤。正恨炎風獵處危。把酒凭欄堪併賞。莫容私恨爲披離。

海棠　　張洎

西城流恨遠。中都勝賞偏。初無可並色。豈不許勝妍。薄暝霞烘頰。平明露濯鮮。長安猶作地。密幄錦爲天。吳人語謂蜀爲幄天。淺影才欹檻。柯橫欲照筵。慈心隨落蕊。醉眼著繁篇。的的誇班脫。翩翩侍笑喧。何嘗見顧盼。要是掩櫻然。豔足非他譽。香輕且近傳。所嗟名後出。遺歲楚臣篇。

又　　三首並同前

萬壽霞乾照曙空。向來心賞已多同。未如此日家園樂。數徧繁枝袞袞紅。

春春月內器書閒。前海棠花盛開。準擬七言八韻寄長卿諫議　　張洎

去歲海棠花發日。曾將詩句詠芳妍。今來花發春依舊。君已雄飛玉案前。驛隔滄溟應杳杳。地獨攀紅葉點陽天。疎枝高映銀臺月。嫩葉低含綺閣煙。花落花開愁勝賞。春來春去感流年。清辭早繼巴人唱。妙輪猶誠蜀國賢。共仰壯圖方赫耳。自嗟衰鬢轉蕭然。因愁鶯蝶傳消息。莫忘蓬萊有病仙。

海棠　　程琳

海外移根灼灼奇。風情閑冶比應稀。晶瑩寶蕚排珠琲。旖旎芳叢簇綺帷。繁極只愁隨暮雨。飄多何計駐春暉。浣花溪上年年意。霹濕煙霞拂客衣。

海棠　　學士李定

青帝行春信自專。精心知向海棠偏。不藉工部風騷力。猶占勾芒造化權。倚檻半開紅朶密。遶池初應翠枝連。誰人與拔栽培苑。看與花王鬬後先。

海棠　　著作石揚休

化工裁剪用功專。濯錦江頭價最偏。酷愛幾思濡筆手。難題渾覺挫詩權。臨凝絳縷深深染。樹鬱紅綃密密連。因想當年武平一。枝枝春賜侍臣先。

海棠　　直講范鎮

不知眞宰是誰專。生得韶光此樹偏。吟筆偶遊工部意。賦辭今職翰林權。風飄翠幕晨香入。露照危簷夕影連。移植上園如得地。芳名應在紫薇先。

又　　石揚休

閬苑妖桃落蕊梨。淺莎深草照華池。都緣西蜀盤根遠。豈是東君屬意遲。煙慘別容嗔宿酒。露凝啼臉失應脂。須知賈相風流甚。曾許神仙品格奇。

和　　學士李定

輕紅如杏素如梨。直似佳人照碧池。已是化工教豔絕。莫嫌青帝與開遲。煙滋綽約明雙臉。雨借天機入四肢。西蜀有名須得地。瓊林高壓百花奇。

和燕蒲國海棠　　推官楊諤

西漢猶虛橘。東陽愛野棠。許昌奇此遇。子美欠先揚。杜宇三春點。蚕叢一國香。燕脂點亂雨。生色蹙斜陽。宜睡東君節。暄妍白帝方。錦樓新水色。玉壘換山光。風格林檎細。腰支郁李長。天生笑容質。時樣舞衣裳。少吐深深染。全開淡淡粧。煙媒護綠蔕。風陣損朱房。旋失因臨水。閑飄弗過牆。佩亡愁殺甫。簪脫卻連姜。蝶舞菱花照。鶯啼繡幕藏。仙如弄玉少。蕚似綠珠當。不見還成悔。相思幾欲狂。春深濯錦水。日晚浣紗方。臥對移籠枕。吟看近筆牀。池清滿園倒。鳥起一枝昂。紫燕銜泥急。黃蜂趁蜜忙。化工眞用意。銷得與攜觴。

海棠　　殿丞高惟幾

故國庸眠外。孤根楚苑中。使梅休妬白。仙杏已饒紅。旋恐陽城破。蒔爰下蔡空。幾時夢巫峽。獨立怨春風。

海棠　　高觀

錦里花中色最奇。妖饒天賦本來稀。綺霞忽照迷紅障。殺露輕微設翠幃。繁朶有情粧媚姿。纖枝無力帶幾暉。好將綉向羅裙上。永作香閨楚楚衣。

海棠　　凌景陽

名園封植幾經春。露濕煙稍蕚不眞。多謝許昌傳雅什。蜀都曾求鑑詩人。

海棠

學士張寇

海棠栽植循塵寰。未必虞都欲詠難。山木瓜開千顆顆。水林檎發一攢攢。（大約木瓜、林檎、花初發皆與海棠相類，但花稀而先葉耳。懷山木瓜揚州有之，樹木叢也。）初疑紅豆爭頭綴。忽憶燕脂衆手丸。西蜀僧家根撥小。南荆官舍樹支寬。高穿蕊木無因蔽。平倚危樓最好看。十畝園林淨剗火。數方池面悉如丹。錦袍萬丈仍連地。自惜珠被齊光更合歡。楚詞風婦細腰粧正罷。楚宮露晞銅雀淚新乾。晨曦遠借彩裳暖。秋魄微侵甲帳寒。會識豈勞供幄幕。探香應見費龍檀。機燒游女青絲髮。殷染妖姬白玉冠。賓席半移隈茜綬。使車多點簇雕鞍。層層排朵纍纍飛蝶。密密交柯宿翠翰。詩客早慚於綾管。畫工難敢衒霜紈。本期相伴千場醉。可忍輕邀百卉殘。月路尚移隨迅瀨。蒼船猶折出長瀾。點零綠雪深盈尺。收拾晴霞散結團。時去獨應賢者識。色空潛有遠人觀。譜爲仙子終須美。（危藩以海棠爲神仙，王禹偁海棠仙詩序。）賞作寒梅況不酸。（寒梅亦在後園海棠林下，至今存焉。）五六年來離別恨。春宵頻夢石臺盤。（翔王石臺）

西園海棠

范純仁

丹葩翠葉競妖濃。蜂蝶蘇蘇弄暖風。濯雨正疑宮錦烟。蝸晴先奪曉霞紅。芬非劍外從來勝。艷賞天涯爲爾同。却想鄉園足塵土。只應能見盡圖中。

英韶在前徒矜下里之曲。風雅未喪豈繁繁繡之音不圖綺綺靡之辭抑將導敦厚之旨耳海棠雖盛於蜀人不甚賞因暇偶成五言百韻律詩一章四韻詩一章附于卷末知我者無加焉

沈立

嶓蜀地千里。海棠花獨妍。萬株佳麗國。二月豔陽天。靄蕚勻如布。脩莖巧似編。形雲輕點綴。赤玉碎雕鐫。瑟瑟光榆莢。猩猩血借鮮。淺深相向背。疎密遞勾牽。輕蘂重重染。丹砂細細研。蘂瓣金粟拱。蒂蠟紫絲拳。紅蠟隨英滴。明璣著顆穿。初莖爭蟲蠕。翹幹共蹁躚。絕代知無價。生香不減蘭。分蕊應桂苑。鍾粹定星躔。木帝經邦相。花王入室賢。祥飈加剪拂。卿鶴共陶甄。其宰陰推穀。勾芒與著鞭。不須夔薄命。好爲惜流年。賁翼施生柄。扶持照姬椿。主張詔令正。調燮淑威宣。和氣高低洽。芳心次第遷。金鈿人十二。珠履客三千。雲雨迷巫峽。風波怨洛川。娉婷宜佳麗。妖冶合居燕。綉被通宵展。華燈徹曙然。橫坡前檻外。半出假山巔。暗羨遊蜂採。偷輸蟻穴沿。瘦嫌蛛網織。柔怯女羅綿。蓄恨愁誰訊。無言只自憐。文君酒壚伴。楊子草堂前。品格生來別。風流到老全。繁中生恨緊。乘裏見喧闐。喧豗精神出。晴明意態便。關關鶯對語。兩兩燕高騫。天上宜封殖。人間偶停延。共櫻閑別館。與杏擁斜阡。清曉雖爭卷。黃昏暮倚裙。低籠金鏁鎖。高映畫鞦韆。忽認梁園妓。深疑閬苑仙。忽忽來蕙圃。遠遠別芝田。羞隱暝濃霧。輕如淡蕩煙。乍逢開羽扇。初喜下雲旗。髣髴向星曜。依稀帶翠鈿。五銖衣宛轉。七寶帳翩翾。獨立挾覓飾。成行列彩旃。困宜欹虎枕。步好襯金蓮。舞定休回釉。粧濃不傳鉛。蒼張松鬱鬱。黃藉草芊芊。覆郁蔚供夢。扶疎柳作眠。軀輕彌綽約。腰細更便娟。婉娩常顯若。幽柔自洒然。侍兒羅白芷。婢子列芳荃。口口濃檀注。腮腮薄粉填。解圍施葉輕。買笑有榆錢。旖旎環瑤席。婆娑匝玳筵。嬌嬈屏曲曲。泣對露涓涓。南陌輕埃蔽。東郊夕照連。幾時休縹渺。從此鎖嬋娟。

是處遺簪珥。誰家不管絃。妬姬貧恐失。賤雜惜可憐。折罔擷頭髻。聲攙約腕梢。戴鴉鬟上鳳。裝靨鬢邊蟬。沒引新懷聚。消磨宿怨纏。縱觀須倒載。命宴必加籩。鑾曲教歌妓。更詞送酒船。鄉心須暫解。病眼當時瘥。迢遞來汕壁。從容住錦韉。雅宜交讓比。穩與棣華聯。不憎參朱槿。寧甘混木綿。酴醾潛失色。躑躅敢差肩。素柰思投迹。天桃恥偏員。梧桐愧金井。芍藥濫花磚。併壓辛夷俗。潛排寶馬鞭。天恩無久恃。人寵莫長專。布影交三徑。敷榮遍一廛。凝眸方嘩嘩。迴首旋翩翩。可忍嬉遊處。挫胡煩急旋。煎。珊瑚隨手碎。絳雪繞枝旋。拂漢霞初散。當檐月自圓。飄零隨蝶蝶。散亂逐濺濺。灼灼龜城外。亭亭錦水邊。抱愁應慘澹。有淚即潺湲。午影迷蝴蝶。朝寒怨杜鵑。物情元倚伏。人意莫拘攣。擷秀高臺木。稱珍極八埏。未開獨脈脈。憂落固悁悁。別著新文紀。重尋舊譜箋。共知紅豔好。誰辨赤心堅。實事陪朱李。根宜灌醴泉。栽須憐竹柏。樹莫繞烏鳶。恥託猶膿茂。當隨富貴遷。爲多猶底滯。因遠尚迍邅。客思易成亂。心期未省愆。蠹思應詰屈。吟構薛濤牋。醉日休頻送。詩情豈易緣。薛能詩麗句。鄭谷賞佳篇。止感芳姿美。那怜託地偏。山經猶罕記。方志未多傳。巧詠憂才媛。寫投得意漁。遐陬寡真賞。僻壤忍輕捐。抽祕慚非據。探奇敢讓先。援毫敘名卉。聊用放懷焉。

又

占斷香與色。蜀花徒自開。園林無卹俗。蜂蝶落仍來。青帝若爲意。東風無限才。古今吟不盡。百韻愧空裁。

海棠譜卷下

詩下

商山海棠

王元之

錦里名雖盛。商山豔更繁。別疑天與態。不稱土生根。淺著紅鬚染。深於綠雪噴。待開先釀酒。怕落預呼魂。香裏無勍敵。花中是至尊。枝須辭月窟。桃合避仙源。浮勁疑頻側。覓裳袖忽飜。望夫臨水石。窺客出牆垣。贈別難饒柳。忘憂肯讓萱。輕輕飛燕舞。脈脈息嬌言。煮酒廬侵逕。梨凡浪占園。論心留蝶宿。低面厭鶯喧。不忝神仙品。（好事者作花品以此爲神仙。）何辜造化恩。自期栽御苑。誰使擲山村。綺季荒祠畔。仙娥古洞門。煙愁思舊夢。雨泣怨新婚。豈恐明妃恨。移同卓氏奔。秪教三月見。不得四時存。繡被堆籠勢。燕脂泡淚痕。武陵春來去。爛得伴芳樽。

別堂後海棠

同前

一堆紅雪媚青春。惜別須教淚滿巾。好在明年莫憔悴。校書兼是愛花人。（此花余去後是推官王校書移入。）

題錢塘縣羅江東手植海棠

王元之

江東遺跡在錢塘。手植庭花滿縣香。若使當年居顯位。海棠今日是甘棠。

寓居定慧院之東雜花滿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貴也

東坡

江城地僻蓬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獨。嫣然一笑竹籬間。桃李漫山總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自然富貴出天姿。不待金盤鴛華屋。朱唇得酒生臉暈。翠袖卷紗紅映肉。林深霧暗曉光遲。日暖風輕春睡足。雨中有淚亦悽愴。月下無人更清淑。先生食飽無一事。散步逍遙自捫腹。不問人家與僧舍。拄杖敲門看脩竹。忽逢絕豔照衰朽。歎息無言揩病目。陋邦何處得此花。無乃好事移西蜀。寸根千里不易到。銜子飛來定鴻鵠。天涯流落俱可念。為飲一杯歌此曲。明朝酒醒還獨來。雪落紛紛那忍觸。

前人

海棠

東風嫋嫋泛崇光。香霧雲鬟月轉廊。只怨夜深花睡去。高燒銀燭照紅妝。

邵康節

遊海棠西山示趙彥成

東風吹雨過溪門。白白朱朱亂遠村。灘石已無回棹勢。岸楓猶出繫船痕。時危不厭江山僻。客好惟知笑語溫。莫上南園看春色。海棠花下卻銷魂。

韓持國

海棠

濯錦江頭千萬枝。當來未解惜芳菲。而今得向君家見。不怕春寒雨濕衣。

元厚之

在禁林時有懷荊南舊遊

去年曾醉海棠蕚。聞說新枝發舊紅。昨夜夢回花下飲。不知身在玉堂中。

洪覺範

海棠

酒入香腮笑不知。小粧初褪醉兒癡。一株柳外牆頭見。却勝千盃著雨時。

崔德符

海棠并序

道損司門。前日過訪別。且云計程二月到郡。正看暗惡海棠。頗見太守風味。因為詩以送行。

蜀州海棠勝兩川。使君欲賞意已猛。春露洗開千萬株。燕脂點素撥細梗。朝君不足夜乘燭。何暇更尋桃與杏。青泥劍棧將度時。跨馬莫辭霜氣冷。

梅聖俞

海棠

江鄰入朱閣。海棠繁錦條。醉生燕玉頰。攢聚楚宮腰。曾不分香去。尤宜著意描。誰能共吹笛。樹下想前朝。

同前

予嘗於宋宣獄宅見圖畫明皇於海棠花下吹笛樂事王吹笛黃幡綽說。

又

要識吳同蜀。須看綠海棠。燕脂色欲滴。紫蠟蒂何長。夜雨偏宜著。春風一任狂。當時杜子美。吟弄獨相忘。

王荊公

海棠

嫌嫌隱約眉輕掃。紅嫩妖饒臉薄粧。巧筆寫傳功未盡。清才吟詠興何長。

張芸叟

移岳州去房陵道中見海棠

馬息山頭見海棠。蓬仙會處錦屏張。天寒日晚行人絕。自落自開還自香。

文與可

和何靖山人海棠

為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南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張文潛

晁二家有海棠去歲花開晁二呼杜卿家小娃歌舞花下痛飲今春花開復欲招客而杜已出守戲以詩調之

頗疑蜂蝶過鄰家。知是東牆去歲花。駿馬無因迎小妾。鵲喜何用強隨車。

陳參政與義

雨中對酒庭下海棠經雨不謝

巴陵二月客添衣。草草杯盤恨醉遲。燕子不禁連夜雨。海棠猶待老人詩。天鄰地複傷春色。齒豁頭童祝聖時。白竹籬前湖海闊。茫茫身世兩堪悲。

同上

陪粹翁舉酒於君子亭亭下海棠方開

世故驅人殊未央。即從地主借繩床。春風浩浩吹游子。暮雨霏霏濕海棠。古國衣冠無態度。隔籬花葉有輝光。使君禮數能寬否。酒味撩人我欲狂。

程金紫敦厚

和冬歲海棠

花中名品異人間。比甘棠。苞嫩相思密。紅深琥珀光。好風傳馥郁。凡卉愧芬芳。爛熳雲成塢。蔵粧女有嬙。生來先蜀國。開處始朝陽。賞即笙歌地。題稱翰墨場。煙霞容易散。蜂蝶等閑忙。誰是多情侶。欄邊重舉觴。

同前

今晨秋氣高瑟不意海棠再開因書二絕期好事者和

曾逐狂飈取意飛。一時春色便依稀。猶藏遺有香心在。却被西風管領歸。

露濕胭脂淚臉寒。獨將幽恨倚欄干。精神不比籬邊菊。莫把尋常醉眼看。

雨中海棠

玉脆紅輕不耐寒。無端風雨苦相干。曉來試卷珠簾看。蔌蔌飛香滿畫欄。

同前

惜海棠開晚

今年春色可勝嗟。二月山中未見花。長憶去年今夜月。海棠花影到窗紗。

僧如璧

海棠

賣花檐上爭桃李。頓使春工不直錢。莫怪海棠不受折。要令雲髻絕塵緣。

吳中復

江左謂海棠為川紅

靚粧濃淡桑蒙茸。高下池臺細細風。却恨韶華偏蜀土。更無顏色似川紅。尋香只恐三春暮。把酒欣逢一笑同。子美詩才猶閑雅。至今寂寞錦城中。

劉子翬

海棠

幽姿淑態弄春晴。梅借風流柳借輕。種處靜宜臨野水。開時長是近清明。幾經夜雨香猶在。染盡胭脂色不成。詩老無心為題拂。至今惆悵似含情。

海棠　郭祥

又隨桃李一時榮。不逐東風處處生。疑是四方嫌不種。教於蜀地獨垂名。

海棠　強嗣部

西蜀傳芳日。東君著意時。鮮葩猩蘂血。紫萼蠟融脂。絳闕疑流落。瓊樓合護持。無詩任工部。今有省郎知。

和東坡海棠　趙次公

露井烹微帶曉光。枝邊爍爍映回廊。細看染臉元如玉。初點胭脂駐靚粧。

和東坡定惠院海棠　同前

化工妙手開萼木。酷向海棠私意獨。殊姿豔豔雜花裏。端覺神仙在流俗。睡起胭脂懶未勻。天然風理還豐肉。繁華增麗態度遠。婀娜含嬌風韻足。豈唯婉孌彤管姝。眞同窈窕關雎淑。未能奔往白玉樓。要當貯以黃金屋。顧雖風燭欲黃昏。脈脈難禁倚惰竹。可憐俗眼不知貴。空把容光照山谷。此花本出西南地。李杜無詩恨遺蜀。高才沒世孰彫龍。後輩補亡難刻鵠。貂裘季子客齊安。相逢忽徵騷人目。當年甫白君可繼。爲花重賦陽春曲。把酒因澆磊磈胸。搜句輒傾空洞腹。多情恐作綵雲散。兒童莫信來輕觸。

海棠　康肅吳公

海棠元自有天香。底事時人故謗傷。不信請來花下坐。惱人鼻觀不尋常。

和澤民求海棠　同前

君是詩中老作家。笑翁麗句換名花。花因詩去情非淺。詩爲花來語更嘉。須好栽培承雨露。莫令憔悴困塵沙。他年爛漫如西蜀。我欲從君看綺霞。

見市上有賣海棠者悵然有感　同前

連年蹤跡滯江鄉。長憶吾廬萬海棠。想得春來增絕麗。無因歸去賞芬芳。偶然檐上逢人賣。猶記樽前爲爾狂。何日故園修舊好。膽燒銀燭照紅粧。

和陳子良海棠四首　同前

春來人物盡熙熙。紅紫無情亦滿枝。正引衰翁詩思動。舉頭那更得新詩。

花開春色麗晴空。惱我狂來只遶叢。試問妖嬈誰與比。一株勝却萬株紅。

雨後花頭頓覺肥。細看還是舊風姿。坐餘自有香浮馥。不許凡人取次知。

十年栽種滿園花。無似茲花豔麗多。已是譜中推第一。不須還更問如何。

寄朝宗　張栻

海棠已賦十分粧。細看妖嬈更異常。不得與君同勝賞。空燒銀燭照花光。

所思亭海棠初開折贈兩使者

未須比擬紅深淺。更莫平章香有無。過雨夕陽樓上看。千花容有此腴膚。

東風著物本無私。紅入花梢特地奇。想得新晴春思滿。一枝聊遣惱新詩。

黃海棠　洪适

漢宮嬌半額。雅淡稱花仙。天與溫柔態。粧成取次妍。

垂絲海棠　同前

脈脈似崔徽。朝朝長看地。誰能解倒懸。扶起雲鬟墜。

次韻陸務觀海棠　文簡程公次昌

喚回殘睡強扶持。澆破朱唇倚笛吹。千古妖妍磨不盡。長隨春色上花枝。

題苦竹寺海棠洞　相山王之道

翠袖朱唇一笑開。倚風無力競相偎。陽城豈是曾家物。端恐齊奴步障來。

海棠　陸游

誰道名花獨故宮。（開故蜀燕王宮）東城蹤跡足爭雄。橫陳錦幄圍千外。虛吸紅雲酒醆中。貪看不辭持夜燭。倚狂直欲擅春風。拾遺舊詠悲零落。瘦損腰圍擬未工。（老杜不應無海棠詩。意其失傳耳。）

又

蜀地名花擅古今。一枝氣可壓千林。鐵彈更到無香處。常恨人言太刻深。

張園觀海棠　同前

朝陽照城樓。春容極明媚。走馬蜀錦園。名花助人意。嚴妝澆宮鬢。一笑初破睡。定知夜宴歡。酒入妖骨醉。低鬟羞不語。困眼嬌欲閉。雖豔無俗姿。太息眞富貴。結束吾方歸。此別知幾歲。黃昏廉纖雨。千點蘸紅淚。

夜宴賞海棠醉書　同前

便便癡腹本來寬。不是天涯強作歡。燕子歸來新社雨。海棠開後却春寒。醉詩落紙詩千首。歌發繞頭錦百端。深院不聞傳夜漏。忽驚蠟淚已堆盤。

洞中久止酒有懷成都海棠之盛　同前

碧雞坊裏海棠時。彌月豪旬醉不知。馬上難尋前夢境。樽前誰記舊歌辭。日窮落日橫千嶂。腸斷春光把一枝。說與故人應不信。茶煙禪榻鬢成絲。

春晴懷故園海棠　楊萬里

故園今日海棠開。夢入江西錦繡堆。萬物皆春人獨老。一年過社燕方回。似青如白天濃淡。欲墮還飛絮往來。無那風光發不得。遣詩招入翠瓊杯。

張子儀太守折送秋日海棠　同前

新樣西風較劣些。重陽還放海棠花。春紅更把秋霜洗。且道精神佳不佳。

木渠離菊總無光。秋色今年付海棠。爲底夜深花不睡。翠紗籠上月和霜。

玉蘂辨證

周必大著

玉蘂辨證

唐昌玉蘂花 唐昌公主明皇女也

劇談錄 太平廣記及雞跖集所載皆本於此 康駢

長安業安坊唐昌觀舊有玉蘂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元和中春物方妍車馬尋玩者相繼忽一日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繡綠衣乘馬峨髻雙鬟無簪珥之飾容色婉娩迥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僕僕者皆丱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出自宮掖莫敢逼視竚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有玉峯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煙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天矣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詩

嚴休復二首

聞玉蘂院真人降 集作揚州唐昌觀玉蘂花所有仙人遊戲然成二絕

味道齋心禱玉宸魂消眼冷未逢真不如滿樹瓊瑤蘂笑對藏花洞裏人 攷唐詩紀事味道作終日眼冷作日斷

又

羽車潛下玉龜山塵界何由覩舞顏惟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

張籍二首

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院近有仙遊作

千枝花裏玉塵飛阿母宮中見亦稀應共諸仙鬬百草獨來偷折一枝歸

又

九色雲中紫鳳車尋仙來到洞仙家飛輪迴處無踪跡惟有斑斑滿地花

劉禹錫二首

和嚴給事聞唐昌觀玉蘂花下有遊仙

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

又

雪蘂瓊絲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記吹簫別有人

白居易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蘂花下有遊仙

瀛女偷乘鳳下時洞中潛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瑣仙郎可得知

元稹一首

酬嚴給事聞玉蘂花下有遊仙

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

武元衡一首

唐昌觀玉蘂花

琪樹年年玉蘂新洞宮長閉綠霞春日莫落英鋪地雪獻花無復九天人

王建一首

唐昌觀玉蘂花

一樹瓏鬆玉刻成驅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階前碎月明

鄭谷一首

亂前唐昌玉蘂最盛

唐昌樹已荒天意眷文昌晚入微風起春時雪滿隈

○詠集賢院玉蘂花

白居易一首

借玉蘂花有懷集賢王校書起

芳意將闌風又吹白雲離葉雪辭枝集賢僻坐無閑日落盡瑤華君不知

劉禹錫一首

題集賢閣

鳳池西畔圖書府玉樹玲瓏景物閑長聽餘風送

天樂時登高閣望人寰青山雲繞闌干外紫殿香來步武間曾是先賢翔集地每看壁記一慙顏

李德裕一首 檢校禮部尚書兼潤州刺史大夫

憶翰林院玉蘂花

招隱山觀玉蘂樹花戲書即事奉寄江西沈大夫閣老 禁林有此樹吳人不識因予賞玩乃得此名

玉蘂天中樹金閨昔共窺落英閑舞雪密葉作低帷 內署沈大夫所居閣前有此樹每花落空中回旋久之方集庭砌大夫草詔之暇常邀予同玩舊賞煙霄遠前歡歲月移今來想顏色還似憶瓊枝

沈傳師一首 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處置使洪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奉酬浙西尚書九丈招隱山觀玉蘂樹戲書即事見懷之作

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雪英飛舞近煙葉動搖深素蕚年年密衰容日日侵勞君想華髮僅欲不勝簪

王琪三首 勾書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丹陽郡

題招隱山寺

蒼崖何嶙回嘗爲隱君宅 宋戴顒善琴隱居于山

孰謂人琴亡松風正蕭瑟花閑雪英舞 衛公王蘂詳在爲

鹿去嵓泉冽 山有鹿跑泉唐將防爲之銘石

經色草堂廻天香中夜發月落山氣深清猿嘯亦絕如何人外迹輕爲世網別

玉蘂花

玉蘂生禁林地崇姿亦遺散漫溪谷中蓬茨復何異清芬信幽遠素彩非妖麗蒼煙蔽山日瓊瑤爲之晦歲久自扶疎嵓深愈幽邃請觀唐相吟俗眼無輕視

又

唐昌觀中樹曾降九天人鑾駕久何許雪英如舊春豈無遺佩者來效捧心顰

○詠瓊花

王禹偁二首

后土廟瓊花

揚州后土廟有花一株潔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何木也俗謂之瓊花云因賦詩以狀其態

誰移琪樹下仙鄉二月輕氷八月霜若使壽陽公主在自當羞見雪梅妝 一作獨倚瑤臺清玩久好風幾度送天香

又

春氷薄薄壓枝柯分與清香是月娥忽似暑天深澗底老松攀雪白婆娑

移瓊花

自淮南還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於濯纓亭此花天下獨一株尔永叔爲揚州作無雙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即此是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淮海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未覩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詠山礬

黃庭堅二首

題高節亭邊山礬花 并引

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野人謂之鄭花王荆公嘗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絕處補它山譯者以謂小白花予疑即此花爾不然何觀音老人端坐不去耶

高節亭邊竹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顏笑把斷花光水不通

又

北嶺山礬取次開清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

○附諸家小說

筆記 宋祁

維揚后土廟有花色正白日玉蘂王禹偁愛賞之更稱曰瓊花按許慎說文云瓊赤玉也王不領其義非白花名也

春明退朝錄 宋敏求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或云自唐所植即李衛公所謂玉蘂花也舊不可移徙今京師亦有之

漁隱叢話 胡仔

蔡寬夫詩話云李衛公玉蘂花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鑾昔共窺注以爲禁林有此木吳人不識自文虢賞玩始得名此爲潤州招隱山作也碑今裂爲四段在通判廳中而招隱無復此花吳詢之土人皆莫知爲何物云即今揚州后土祠瓊花是已自王元之始易其名晏元獻嘗以李善文選注質之云瓊乃赤玉與花不類也

又

曾慥端伯高齋詩話唐人題唐昌玉蘂花詩云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女冠夜覓香來處惟有堦前碎月明今場花即玉蘂花也介甫以比場謂當用此場字蓋瑒玉名取其白耳魯直又更其名爲山礬謂可以染也廬陵段謙叔多聞士也家藏異書古刻至多有楊汝仕與段二十二帖云唐昌玉蘂以少故見貴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爲玉蘂斷無疑矣傳子容見此帖乃作絕句云比瑒更攀緣未佳要須博物似張華因觀異代前賢帖知是唐昌玉蘂花余放浪林泉之日久矣屢從樵夫野叟問所謂鄭花者指其木謂余曰此鄭木也其葉如凍青高二三丈或有小者亦丈餘暮春開花如凍青花雖香而甚烈全不藹蔚但山谷云江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開極香與予所見全不類今江浙山野間別有一種其木高二三尺或五六尺初春開小白花極香而有遠韻土人謂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

韻語陽秋　葛立方

江南野中有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土人呼爲瑒花瑒玉名取其白也魯直云荊公欲作傳而陋其名予謂名曰山礬野人取其葉以染黃不借礬而成色故以名爾嘗有絕句云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是也近見曾端伯高齋詩話云此花即唐昌玉蘂花所謂一樹瓏鬆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者以予觀之恐未必然玉蘂佳名也此花自唐流傳至今當以玉蘂得名不應捨玉蘂而呼瑒魯直亦不應捨玉蘂而名山礬也豈端伯別有所據耶

又

瓊花惟揚州后土祠中有之其他皆八仙近似而非鮮于子駿詩云百萬天下多瓊花天上希結根託靈祠地著不可移八蕃冠群芳一株攢萬枝而宋次道春明退朝錄乃云瓊花一名玉蘂按唐朝唐昌觀有玉蘂花王建詩所謂女冠夜覓香來處唯見堦前碎月明是也長安觀亦有玉蘂花劉禹錫所謂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七香車是也（即唐昌觀詩此誤引）唐內苑亦有玉蘂花李德裕與沈傳師草詔之夕屢同玩賞故德裕詩云玉蘂天中樹金闕昔共窺傳師和云曾對金鑾直同依玉樹陰是也招隱山亦有玉蘂花李德裕所謂吳人初不識之白丁香花但其葉不能染黃耳未知孰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因子玩賞乃得此名是也由是論之則玉蘂花豈一處有哉其非瓊花明也東坡瑞香詞有后土祠中玉蘂花之句者非謂玉蘂花止謂瓊花如玉蘂之白爾

容齋隨筆　洪邁

物以希見爲珍不必異種也長安唐昌觀玉蘂乃今場花又名米囊黃魯直易爲山礬者在江東彌山亘野殆與榛莽相似而唐昌所產至於神女下遊折花而去以踐玉峯之期不特俗土罕見雖神仙亦不識也

○梧花出處

南史劉杳傳

杳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梧酒而作榱字昉問杳此字是否答曰非也葛洪字範作木旁希

廣韻玉篇不收梧字榱字

集韻梧榱木名汁可爲酒

禮部韻與集韻同

跋語

唐人甚重玉蘂故唐昌觀有之集賢院有之翰林院亦有之皆非凡境也予往因親舊自鎮江招隱來遠致一本條蔓如荼蘼種之軒牕冬凋春茂柘葉紫莖再歲始著花久當成樹（玉篇廣韻樹字注云木總名禹貢厥木惟條今荼蘼久則根株合抱）玉蘂花苞初甚微經月漸大暮春

方八出蕚如氷絲上綴金粟花心復有碧簡狀類膽瓶其中別抽一英出衆蕚上散爲十餘蘂猶刻玉然花名玉蘂乃在於此群芳所未有也宋子京劉原父宋次道博洽無比不知何故疑爲瓊花王元之知揚州但言未詳何木俗呼爲瓊花子京何故以誣元之蔡君又引是晏同叔之言以爲證甚無謂也劉夢得雪蘂瓊絲之句最爲中的何必拘李善赤玉爲瓊之注耶浙音陣南史劉杳傳所謂梏酒者予嘗得醞法芳烈異常山谷似不以杳傳爲據循俗訛梏作鄭而江南鄉音又呼鄭爲瑒（伎梗切在上聲三十八梗韻中）復疑未安於是創山碧之名然二詩并序初未嘗及玉蘂止因好事者爲作唐人帖故曾端伯洪景盧皆信之其實諸公偶未見花所謂信耳而不信目也慶元二年三月二十六日平園老叟周某題

○續添

楊巨源一首

唐昌觀玉蕊花

晴空素艷照霞新香酒天風不到塵持贈昔聞將白雪蕊珠宮上玉花春

瓊花玉蕊渾而爲一說（出風俗雜志見江少虞所編皇朝類苑第十五卷）

揚州后土廟有瓊花一株潔白可愛歲久木大而花繁俗目爲瓊花不知實何木也世以爲天下無之唯此一株孫晃鎮維揚使訪之山中甚多但歲若樵斧野燒故木不得大而花不能盛遂不爲人貴孫傷之以詩曰可憐遐僻地常化燎原灰近京師亦有之乃李文饒所賦玉蕊花也

晁補之一闋

下水船（和李季良見雞肋集）

百紫千紅翠惟有瓊花特異便是當年唐昌觀中玉蘂尚記得月裏仙人來賞明日喧傳都市○甚時又分與揚州本一朶氷姿難比曾向無雙亭下半酣獨倚似夢覺曉出瑶臺十里猶憶飛瓊標致

又跋

以玉蘂爲瑒起於曾端伯予與段謙叔之子元愷同里巷往還至熟其父初無揚汝仕帖小說難信類此尚有楊巨源絕句合作冠篇至於孫何晁詞差訛如前說不必再論姑附卷末慶元戊午正月丙午子充題

（以下卷末跋語略）

見物

李蘇著

見物序

見物五卷關中李子所爲書也昔者茂先著博物志其象也堯夫著觀物類其情也李子見之矣夫造物者一橐籥而萬族各得人與物二乎哉人自我而與物設樊垣始二之也是故鵬飛悲客噓唏悟已機不相涉胡爲乎然李子曰予於物蓋得我云古之學者重師資萬我者我北面焉百我者讓步若是其難也而孔子廣之曰三人行必有我師師易易矣而予猶以爲隘迺予觀物而法戒備焉夫其生死之故也何非素定榮辱之際也何非偶值變化之殊也何非氣機盛衰之異也何非土宜惟人亦然可以止分利害之生也何非感召惟人亦然可以裁情自予見物而無時無處無師資矣人謂李子予無見於人而惟物是察無乃陋與李子曰夫人古今見之矣且人而不人何人非物物而不物何物非人別有人而不物者乎夫我靈物也物小我也雜我也熟視相忘吾不知二焉先是李子論襄垣余爲令及入爲尚書從事也又與朝夕游而余好種蘭樹松柏與竹曰蘭余槐其芳松柏余槐其孤直竹余槐其節而通李子曰蘇所槐多矣乃出是編云

萬歷辛巳秋七月洛陽呂坤書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物紀

玄青子曰物之動者人爲靈秀言宜首人今蒙無所論論飛走之屬焉

禽鳥論

論曰羽禽之屬以翼翮爲足以太虛爲衢其便捷人莫及焉然亦日翛翛無時戢羽如人之奔波名利者何哉無亦糧稻之謀時飲之思伏育啄啣之不足歟乃計在一朝一飽而已可方樂天知命之高士若營營鷹鸇之利慮蠭蠆之不羨無以遂其豁壑之慾者烏則無之矣嗚呼可以人而不如烏乎當世用繡文藉服飾有取也夫

鳳凰

鳳神靈之鳥百禽之長凰其雌也論鳥宜首及以未見不敢詳焉

論曰鳳聖王之瑞世不常有如人之三皇五帝三王周孔之聖曠世而出吾豈得目擊而詳紀之乎

贊曰靈禽惟鳳鶉火之精披圖按牒羨茲美名皇風迎矣孰覩其形迄今弗見已矣吾生

鶴

鶴澤鳥也其交接伏育人罕見之師曠禽經遂言鶴以聲交而孕仙經又言鶴千歲者胎生皆非也澤禽之屬蓐尾皆在水上予嘗見鶴鷁交于潭水亦若鳧鷖鶴亮同之矣又昔人有癖于好鶴者以胎化之奇詫于客談頃鶴適至而舞展翼舒足遂墮一卵于其前客掩口而笑主人慚其言之無稽也易傳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又曰物以羣分聖訓何精也蓋化醇之屬植多而動少凡有血氣懷骨俱形化也焉得溺氣化之說而謂鶴以鳴交耶物

既羣分矣則卵生者續卵又安得少而卵老而胎育也哉

玄鶴　鶯鶊　鸛

古今注鶴二千載變玄予在閬坻驛山澗見二鶴色遍玄而冠足皆赤見人翔去意玄鶴矣大都夫馬雖雀年久毛羽易色鶴之變玄其信然也本草云有黃鶴其灰鶴俗名鶯鶊又一種鸛類鶴有五色

論曰鳥之昂挺高潔而且壽者莫如鶴談者類以爲仙靈之籍焉然弗高素遠騫乃滋意魚梁不免羅網口腹之爲害也至于鍛羽囿畜又復啄腐鼠爭臭穢以自延雖云獲壽何其溷歟若鳳鳥非竹實瑞玉不食豈聞懼是耶鳴呼士窮見節義鶴不免于議論若君子當危亂窘以免災患或茲庶幾耳

贊曰鶴鶴之羽可用爲儀昂昂之表詎弗足師在林洞美乘軒何爲蹙禍之正遠蹈爲宜

鵲

鵲猴屬一交而育人罕見之禽經云音感而孕非也每歲七月頭尾脫落俗傳塡河出于淮南之妄辭人至今踵用不過妝綴美觀爾已甚典仲秋鳥蹤毛毨是也牛女乃鳥有之說而又益以鵲橋誕斯甚矣果爾則禿鶖歲歲無毛不知往塡何處河也

論曰鵲有小慧能識喜氣而槩往往有占驗亦可怪也人嘗責其知來而不知往云能避歲避風而不知童子探其巢而毀其卵焉吁人爲萬物之靈自稱予智而不知苦獲陷阱在其前者多矣奈何責小物哉然鵲多搏狸見貓狸輒環聚而噪甚者飛搏啄之往往爲狸所得嗚呼徒知狸可害其子然不知憂未起之害而先遭搏噬之酷豈自已搏禍非外至若是則鵲眞愚也哉

贊曰趨吉靈惟乾鵲避歲宜搏狸錯

鷫斷木　鷫音列

爾雅注曰如錐長數寸常斷樹食蟲夫此鳥似雀而大有色黑而紅白文者有色灰而黑文者其首有毛冠斷樹剝剝有聲今之啄木是也三月開登木而號曰姑布穀其回音如彌猴

鵖鴀　鵖音卽鴀音毛鴀音任

爾雅註云今亦呼爲戴勝是也夫此鳥形如鳥而長喙首有冠而甚朱如戴赤勝然故名其斷木力酷于鷫常見木如臂者遭之輒如斧碎狀本草謂之啄木是矣但爾雅于戴鴀注不釋其爲啄木之鳥本草知其爲山啄木而不知其爲戴鴀何也至于詩註以鳲鳩亦名戴勝夫鳲鳩無一毫毛不應名此失復數耳

論曰鷫戴鴀能啄木中蟲故說者謂其口能書符呪蟲使自出焉夫木病則蟲生蟲生則枯槁鷫能爲之剔蠹振雛林木其有賴乎夫鷫啄不盈寸耳有發奸擿伏之風焉丈夫擅勃鬱之柄頭有奸狡暴著蔽猶伏匿而莫之誰何者反鷫啄之不如哉

贊曰有蠹在林維木之賊剝剝戴鴀孔窾孰匿王臣伐奸法此匡國犂邪儲材以補袞職

孔雀

孔雀越鳥能啖蛇虺故毛羽毒人尾有金輝分舒似扇世取用之

論曰孔雀之文彩在尾亦自愛之性喜低昂婆娑以自揮羅其尾焉尾類扇乘興因以爲扇雖脫拔亦遂也然王宮禁籞類得美桊貴其文耳文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

贊曰孔雀純德一玄一青厥尾披布爛矣如星文章可飼得齒內廷鵝鶵短後徒羨其榮

鴻鴈　鵠

易紀漸于書稱陽鳥禽經一物二義曰鴈以水言自北而南謂冬適南集於江干曰鴈以山言自南而北謂春北鶴猶集岸谷也鴻鴈二字俱音鴈取二義云爾雅蝦蟆鴈舒鴈鶩別大小耳詩注大曰鴻小曰鴈又地鴻最大婚奠鴈取不再偶

論曰鴈陽鳥人咸習其以時南北然不常南而復北世或罪之不知中原寥寥非無伏莽地也婚繳繁而生難堪也試睹南歸鴈侶北向寡徒以至警夜銜蘆呼咎嗷嗷誠可悲矣彼視華夏直慘然陷阱耳畏寒而來不得已也落膽而居寄歸候也及春遁北避水火也雖沙漠苦寒閒擢胡矢寶甘心矣嗚呼網密凝脂秦民四逸語云南走越北走胡喻人之窘迫也然則鴈不恆南果禽耶人耶

贊曰有序有智漸逵冥鴻胡不自西胡不自東人機物駭識者悲恫羽儀潔節世擬高風

雉　鷄　翟　鷩

雉種最多大都性喜鬬又一種鷩似雉每鬬至死輿服志云介鳥也翟雉長尾性自珍衛叢林不入防禦也經云介鳥也翟雉長尾性自珍衛叢林不入防禦也雨雪不下慮濡也久雨不食或至餓死周禮王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守也鷩雉俗名錦雞周禮鷩冕貴其彩也昔呂后名雉當時易名野雞夫雉性妬同類故鬬呂雉之妬殆實副其名歟

論曰雅稱雉絕有力奮宜其健鬬然性梗介有守能自惜羽翼志可尚矣今人危冠博帶奚翅雉毛而懷慝履穢曾弗自愛殆雉之不若也嗚呼

贊曰燁燁華蟲矯矯嚴義作贄作章以旌有志

鳩　布穀　黃褐　斑鳩　提葫蘆　泥滑滑

鳩古者鷙鳥之通稱左傳五鳩是矣月令七月鳩化爲鷹而俗傳鳩巢出鵲蓋鳩飛迅勁有聲類鷙屬而

氣與鷹隼逼焉故也其尾多應雨候呼噢如鴿鳴說喜而噢雨又云怒而逐婦皆臆說耳鳩種多詩曹風鳲鳩爾雅謂鶻鳩今布穀是詩註亦名戴勝非也戴勝即戴鵀耳又本草謂春分化爲黃禍候秋分化爲斑鳩非是禍侯淺紅灰色斑鳩趨有黃斑白爲二種又有小而呼油葫蘆者齊中多有之疑即提葫蘆也鳩各卵生豈蔡春秋變化哉布穀又名脫袴

論曰世每嗤拙則必曰鳩巢云咎其疏鹵也予謂鳩不拙于營巢而拙于擇木若繼長林構崇樾即風雨顛陷有幾也乃苟止市廛牢栖眇樹自便飲啄不知孩童傍觀已哂其莫逃矣此計誠拙也如胥徒溺官馳猶迷利方欣得計而憸夫切齒已籌所以傾之及罹法網貲產妻孥盡焉一鳩之毀巢覆卵而僅以身免也吁計拙矣傷哉

贊曰巢之卑計已拙鵲之居行匪深刻形玉杖貴不啞食粟而已非豪傑

鷹

爾雅鷹鳩鳩多產海外鵰鶚其類也廣志云胡鷹擾麋蓋其尤大者鷹有五色

隼鶻 鶻 鶻 鷂

隼鶻屬曰鶻負雀曰鷹風鶻曰鵰曰鵰曰鷂

鳶 鳶鳩

禽經云鳶不擊而貪今老鴟也衛風氓之鳩嚴氏云即莊子之鳶鳩爾雅云鵯鶻也似鳶而小青齊多有之不能爲巢每強入鵲巢逼其子而居多聲好淫厲人取爲淫女之譬

鴟 鬼車 訓狐 鴟 梟鵩 鴟鵂 鴟鴞 鴟鴞音格

鴟類甚多大者曰鬼車即九頭鳥曾于蜀中聞之晦暝風雨則出人畏其妖爭擊金鳴鼓以逐之曰訓狐

梟頭鵝項鶴脛齊人獲之去其翅能捕鼠其次曰雀老鴟夜飛捕鵝今鵝狐也似鳶而白首類梟其小者曰梟鴟首如猫鷹啄鳶羽大如鴿一名鵂一名鵂鶹

一名鴞鴟鴟嗤母惡鳥人聞其鳴不祥笑尤甚

論曰狐鵝鵝雀殃田害民鷹隼提之有誅奸鉏惡之風鳶老鳶襲人不備掩取孤雛甚至垂涎屠肆不恆啖腐鼠也鵰鳩貪婪淫汙每強擄鵲奪巢食子至不潔也如古之奸人賊黨伺隙欺孤盜取人國者鬼車梟鴟晝出夜號流殃唱禍所至閉戶塞耳鳴金捩犬猶強胡悍寇掩殺擄刺勢毒甚矣鷹隼鳶鴟若雖梁論而其色象相若要不容殊貽也蓋君子小人爲非異類殆毛物華藻猶人技藝之末耳操莊檜腴即武盥亦尚麗彩大奸元惡詎直推魯鄙惡人哉敎倫敗德餘無足觀已鴟鴞類又夷狄犬羊人面獸心者歟

贊曰赳赳鷹隼義士蓋臣鉏強誅暴以寧兆民鳶鴟擄奪敗類貪人鴟鵂醜祟永爲世嗔

烏 白脰烏 脰音豆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狐妖畜詩人以烏與之並言妖之也禽經白脰烏不祥張華云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今白脰者蜀中江南多有之

論曰烏鳴呼則脰翼舒蹠音響變怪見人覘窺旋即翔去性至狡黠誠可厭矣且形溷雌雄則人莫測識音流梟穢則衛陳占卜小人之厚貌深情而出言詭祕動關休咎者殆其類是也夫

贊曰坎之色稱烏之黑吁嗟乎惡聲取憎如鬼域

鷽斯 鵯鷽 鷽音頂 鵯音卑 鷽音居

朝僕云雅烏也本草慈雅今謂之寒雅是也禽經云慈烏反哺予嘗詩觀之殊不然凡烏穀雛漸能飛即不復穀但導之飛能出飛則導之覓食已而母亦休于巢焉羣雛隨歸求穀不已母栖不應羣雛或出或入張豉鼓翼向母求穀若反哺然觀之梁亂尚何疑乎故予于一中萬物篇謂之慈巢言慕其父母之巢亦慈孝之性也今觀鵯雅乳雛累巢數十不離一木故謂之慈故蜀中慈竹亦以其抽笋數十不離一根故也鵯鷽云者鵯畢也卑也畢巢一林而所栖亦甚卑也詩小弁云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所謂歸飛即慕巢之義也朱子註止用歸而不取反哺意亦有見世說反哺謂爲尚知孝況于人乎假物儆人意有取爾

論曰禽鳥之乳皆天地生機所鼓耳所乳之子于禽何益出卵解飛即漸散去于母何有乎若鵯鷽知慕巢者有幾世稱其反哺也亦宜人于物最靈秀甫離懷抱或已瞋目反脣于父母稍長而不得于親即託指他適不顧父母之養者多矣嗚呼世說慈烏反哺有感也夫

贊曰鵯鷽慕巢歸飛提提詎曰反哺伊親是思父母遐棄哀我人斯物之弗及感泣沾頤

鵯山烏 鵯音備

爾雅注云似烏而小赤嘴穴乳出西方今觀嘴爪皆赤榮陽函穀弘農山阜谷中多有嘲甚柔長性馴可愛取雛飼畜呼之輒應久之隨人飛翔不去

論曰烏不祥烏人皆惡之鵯似烏而嘴爪赤焉夫赤南方之正色也豚以出聲猶人之言爪以命步猶人之行是爲類雖小人而能言行從正克改過矣且烏木栖而鵯山栖遠聲利矣可不敬哉易曰中行獨復鵯之謂矣

贊曰烏之形言行逕庭小人悔過取重義經

鶯

黃鸝也又名倉庚商庚黎黃楚雀蒼曰黃栗留訛耳

詩云緡蠻聒聒語其聲也鵹黃之名語其色也黃鳥囀弄滑嫩媚若蕩機世擬歌喉且丹喙金衣鵹鶒鍇鑕鹽人方覩女雛物也哉性至巧絡馬尾高木頗雜以絲絮葺巢風雨飄飄訖無隕墜食生蟲冬則蟄伏崖岸窟中

論曰鳥聲之曼延曲折而婉麗者惟倉庚其同聲互答有友朋之義矣夫鶯徒能轉移喉舌更迭唱和風人重焉今人取友乃志意弗一旨趣各異或同議而退非共業而背謔淫溺是比自謂相投勢利爲依曾莫匡矯悲夫麗澤長薄切劘成德友之義也柰之何殊軌而交驅異衢而並吹求其合轍同調不亦難乎乃或致誚割席用譏下石管寧有鬼應拊掌談閑矣

觀黃鳥同聲良可惡與

贊曰朋友之義久矣淪亡同聲是暱貞孤爲狂孫麗構難嬰杵臼芳面朋欺友愧彼黔蒭

雞　山雞　馬雞

雞類最多韓非魯雞之不期獨雞之不支而雅稱雞大者蜀莊子云越雞不能伏鵠卵言小也世說雞三尺曰鶤今秦雞亦甚鉅偉山雞似母雞而小馬雞色綠

論曰雞之可貴者在司晨耳五德之倫四德之溢美也性喜鬬兩雄遇則必搏而負者類作雌聲示降以逃大抵前專黍豆後庇匹牝無鬬則前後皆他雄有矣語云兩雄不並栖詎不信夫故民無二王天子伐不庭國無二主邦君蕩強臣室無二上掌六約羣卑世傳祝翁爰雞今即稱雞以祝翁雞其丈夫也哉若明皇賜祿兒于貴妃中宗委三思于韋后彼二君之氣弗雞之力憤與夫雞猶能專其匹

贊曰司晨鵲鳥不冠不鬢知將知闕無忝丈夫將平聲

鵲鴿

格物論云鵲似鴝而有黠色紺黑金眼穴枯斷舌能人言博物志謂鵲不逾濟春秋書來巢記異也

論曰鳥能人言者白鸚鵡外無聞焉餘但語清碎亦得能者若鵲亦靈矣然世傳其多不詩無乃靈之害歟抑爲人言而耗其天耶人之自養者不思智之不及不憂力之不能故曰形太勞則敝神太勞則竭形神離則死諺言子淵肖孔而早衰長者既詩而致斃其言固不足道然眞機忌太泄可盡哂其便耶

贊曰鵲無肴肉以誌而擁天眞忌泄苦耗爲厲

鷁鵝

色五彩尾有毛如船枻臨海異物志言能食短狐故杜臺卿進賦稱其尋邪而逐害也

論曰鷁鵝毛色鮮麗已足稱矣況食短狐爲人除害功孰大焉夫其形小于鶩至微耶者而能食射工事誠可駭嘗觀陰符經有言禽之氣在制王起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蹂嚙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如是則食狐事非謬史稱汲黯寢淮南之謀夫黯一病老而聞望震懾奸雄如此故蘇子瞻謂奸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討之而不足其鷁鵝之氣能食毒狐者耶

贊曰鷁鵝小羽能食短狐臺諫一言懼奸可誅

鴛鴦　王雎

禽經鴛鴦愛其類注云匹鳥也朝奇而暮偶然則爾雅不載意薄之耶雎鳩類鴛微大首無毛冠

論曰予閱古辭人于鴛鴦辭賦類皆靡麗之思狎昵之愛以其重狎也此鳥羽質豔麗足爲珍異乃耽匹偶不俟朝夕何其淫歟自古貴冑名姬蕩心沈愛動以鴛侶自旌其以是也嗚呼倩重則節輕慾深則義淺茲鴛之自喪其美者世之繡枕圖帷以資嫁娶乃不鳴之爲而鴛之葬者無亦娛其綠焉耳乎若親迎之禮則奠厲夫鴈之尚者取其贄之反也故曰禮以防淫先王之制密哉

贊曰煌煌其文肅肅其羽乘節戢匹于人奚取

鵒鴿　鵒音伯　鴿遥　雌渠　白頭翁

大如鵲雀常行水涯沙磧食水蟲此鳥飛則鳴行則搖有急難之象詩云兄弟急難以此耳張華乃謂同母生者飛狎不相離詩人取喻兄弟相友之道但脊令野鳥同母與否何由能知白頭類鵒尾短不搖

論曰嘗觀脊令所在必雙飛行恆不相離且鳴搖相應有兄弟雌雄之意故小宛棠棣皆援以喻兄弟諒以是矣何論其同母否哉茂先以同母則同氣切兄弟耳今人兄弟同母生同胞嬰同乳孩提同眠起童非同衣食長而既成若父母方娶其友愛相睦而不知折業即爭異財則國撲耗愛子奚計傷心移兄奪食無恤犯義貴爭國賤競產莫不隱隱忌妒于同氣何有視脊令同飛止不暫舍者誠何如乎吾當三復崇棣爲之於色

贊曰原有脊令飛鳴相顧兄弟鬩牆揚者翁姬不念同生不念同乳崇棣載歌涕零如雨

鸚鵡

出隴西山中禽經云鸚鵡摩背而瘖彼其丹喙翠尾綠翼紫頸色態固奇且能人言豈不誠靈異也哉外傳海洲五色鸚鵡異苑張華有白鸚鵡則皇時亦有之後漢有黃鸚鵡南宋有赤鸚鵡

論曰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蓋惜之也夫鸚鵡小鳥耳乃知人言之善去其舌之烏而人之不亦善乎今之善道諸人宜克速自省何羣以迂腐見疑訪之諄諄聽之藐藐至耳提面命尤若罔聞是何人反難喻如此也嗚呼鳥形而人言人共駭之人形而鳥言止謂靳謔嘲笑或信讒喜譖非知屏絕吁可怪也

乃儒者又以能言不能行者譬之能言鸚鵡責人深矣

贊曰鸚鵡能言趾形亦別四爪均分恆遭羈紲互媒交讒反烏其舌胡不斯禁以儆邪說

鶯 脊鉏 青椿

飛有次序小不踰大詩以振鷺比百寮美其序也豚魚如脊鉏然首有長毛曰鬣鬣微大而色青者曰青椿

論曰鷺善竚終日淺渚立窺魚然不若鳧鷖逐流波而蹈險危也色最鮮白無少斑駁夫其養而不貪羣而不暱潔而不汙絕鷗沒矣擬之高潔之士非歟彼風人之取獨爾爾耶

贊曰有美脊鉏嚼而不滓班稱鷗鷺以旌君子

鴨 鳧 鷗

家鶩曰鴨大不能飛野鶩曰鳧小而能飛最小而隨波飛者曰鷗皆其屬也色多雜鷗白

論曰鴨鳧鷗浮波沒浪恬不知慍志在貪得而恬其不溺耳然不虞屬鷙擊其上伏獵懾其下豈卒無患哉小人嗜利乘險進而不休自謂有足恃無足慮而不知羅網之害終難逭焉夫名與身孰親利與害孰多哲人知機宜有以自權矣毋徒曰忠義之薄而淫于黃老也

贊曰鶩之沒沒嗜利勃勃忠言諷戒毋也云訥

鳳

鷃雀屬左傳述鄭子稱少昊鳥官有九扈爲九農正扈有九其竊藍嘗于夏秋閒見之竊之爲言淺也竊藍色淺藍也餘放此其桑扈竊脂則又別爲義云

論曰義軒以來其雲龍水火名官取天地靈瑞宜矣鳥官自鳳鳥氏外餘皆瑣屑小物取義無巨如九扈雖未悉貽大都所關眇矣世之雉雊鴻鵠鷃鴈

且云時事何如夫命官典治事莫重焉以民服物則治以物服民則亂乃少昊假鷃雀之名以建官輕民事矣宜其鬼物陵人而有九黎之亂也歟

贊曰少昊德衰九黎洶洶以扈官人敢齒雲龍

鶯 山鵲 鶯音渥 山麻鵲

雅注似鵲而有文彩嘴脚赤禽經云鶯惡其類今觀黔頸褐腹藍尾素襦丹足朱咮蜀中有之見類則逐焉麻鵲類鶯嘴脚黑而小齊俗謂之麻衣郎

論曰鶯之文亦可也乃弗去其妬餘無足觀也已彼瑣瑣華采遽妬同類此當驅之鸞鳳前令其自愧覓地穴入可也其小有才而自逞者乎憎人已軋則百計擿其疵見善相埒則一朝不能容嗚呼何示人淺小如此也人之自炫技能見人之長而轉相詆笑者視鶯鵲其可少戒耶

贊曰鶯妬同采堊之陋隘人妬同鶯稽此可戒

雀 山雀

禽經鷃雀啁啁下齊衆庶言多也說文云依人小鳥是也雀巢多依人山雀鷦善鳴有紅黃二種

論曰雀隨地多有狡黠擾人誠可厭矣運斗樞謂其爲瑤光所散吁瑤光之精化物多矣何此頑類乃亦鍾之耶予嘗榜其罪有四焉盜粟一也戲發花果二也穿垣巢屋三也羣聚喧聒四也此逐彼適猶盜賊然乃或以字義爲爵多方溢美豈信然乎嘗咎挾彈客及計其罪彈非慘焉又月令謂其九月入大水爲蛤夫蛤水蟲于人奚擾如此則安得四時盡入大水而俾之爲蛤也哉

贊曰赤雀銜圖吾所未曰豚我麥禾穿我垣屋帝德蕃生達天不穀宜比兇殘駢首就戮

燕 沙燕

燕鳧玄鳥龍之佐也昔神龍惡飛蟻上帝乃命危宿化玄鳥食之龍得無患奏功于帝帝錫其子孫爲天子詩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史記云秦之先女修吞燕卵而生大業是也故人食燕肉蛟龍吞之惡傷其佐也海枯江竭投燕則泛拯其佐也海商蠶燕糞則龍伏避其佐也仲春玄鳥至而後雷發聲仲秋玄鳥歸而雷即收聲依其佐也至于燕之蠶也則于水岸或云水底就龍衛也事詳玄符經中沙燕色蒼而大

論曰玄符經所載燕事似涉怪誕然據經援史亦近理焉但鳧不食五穀日飛雲路可謂清潔視鷃雀輩遠甚矣君子之高蹈而不隨俗以自潤者其燕之謂乎或指其依梁傍榭謂爲徇比而不知其擇吉以自全尤所謂明哲保身者耶

贊曰燕尾澌澌神龍之眷天錫帝祚萬邦奄甸人士清修俾厥遠見緬彼巖穴允宜褒薦

鶴 白鶴

似鶴而頂無丹項無烏帶鳴則反頸擊喙作聲多巢于樓殿物上穢遺狼藉在木則枯人取其子則銜蛇遺火以害人或云能以翅擊雲御雨作六十里旱又能取礫石助卵不鷇一謂能以喙書符作法又一種白鶴今青椿之類

論曰鶴僭禽產于名山飲豚大澤不近人而人爭羅之乃鶴亦馴伏苑囿供人清賞吁異矣哉鶴似鶴而鶴而擊喙曲吭非嘹唳之嘆栖樓據榭擅磯惡之遺恃構結于斛城貪鮪鱣于近沼乃矢將加猶虞反噬諺云鶴巢莫覩神維白虎懼其禍人也古之奸黨依憑城社莫敢誰何淫縱自恣無所顧忌者何以異此嗚呼君子以柔貞懼禍而奸雄以兇悍獲全其亦鶴遺鍛羽而鶴稱白虎者與

贊曰鶴蔵詰勢巢此岑樓城狐社鼠適遂厥謀積威劫衆莫之敢投銜蛇布火宜斷其喉

鷺鷥　白鷺今紅鶴是水鷺

即鷺鷥也喙末如鉤俗云水老鴉是也別有一種白者性甚慈一木累三四十巢如慈烏然故名舊說吐雛殊不然蜀中鷺以小環鈐項令入水銜魚出人取之食又為一種鷺類於卵飛常銜之故曰吐雛

論曰鷺食魚而不知其項之或約骨不得一厭口滿腹也人有貪財而不得一享無何更為他人有一鷺人耳悲夫貪而如此不如無貪

贊曰鷺貪魚不自養人貪財不自享茅檐蔽雨不飢寒何用臨財恣妄想

鵋天狗　鵋音立

雅注云江東呼為水狗今魚狗也似翠而小朱味丹足翠身赤脚多于水際窺魚如射得魚則咿咿作聲人彈取之以翻翠羽蜀中多有

論曰鵋毛似翠人已計之其竊魚也迅疾如矢宜免羅網乃不勝自幸而鳴彈射及焉矣人豐藻給其就曰不賢殆其射利也少獲遂意鮮不盈溢已即傲物自恣或乃中之以法人豈矜之哉豫之初六曰鳴豫凶鵋之謂與

贊曰鵋不自鳴人誰彈及彼驕且傲宜思斂戢

鵝　華眉

鵝屬本草云初生謂之羅鵝秋至謂之早秋秋後謂之白唐是也禽經鶩鵝野則戮桑則搏注謂田間則見食相呼桑之則見食相搏此語殊誤今羅者吹囮則鵝踵至強者即啄羣擊數十去得此則善鬬何義之有月令田鼠化鶉或云蛙亦化鵝蓋化者閒氣未必盡然華眉類鵝尾長好鳴嘯

論曰鵝性好鬬如雉今戲者把鵝必日夜手之則健奮至以粟十數粒布其前即爭啄而鬬矣原其意蓋就粟也非此亦安得而羅之小民爭錙銖之利輒不勝憤憤擾臂奮擊因罹非戮呼愚矣夫其事殆類鵝者

贊曰粟不盈溢鵝以鬬羅錙銖達忿縲絏如何

鴉鵶

爾雅鴉鵶訓葦注似雀青斑長尾好訓葦皮食其中蟲說苑云鴉鵶巢于葦之苕風至則枝折卵破者其所託使然也今葦中多有其聲咿吒

鵲鵲

爾雅桃蟲鷦鷯其鵲鳭詩云肇允彼桃蟲埤雅曰俗呼巧婦鵲其能取茅莠為巢刺以絲麻若紡績然今鵲中俗呼偷倉為巢僅太如桃蹙花叢卑枝閒莊子所謂鵲鵲巢林不過一枝者也鵲雄二色一赤一黃詩義疏云似黃雀而小是也禽經云鵲巧而危注乃混二鳥為一不知鵲黃而鴉青鵲巢林而鴉巢葦當自有別鵲之鳴嘖嘖

論曰鴉桃蟲巧于作巢而不巧于擇託乃依葦苕栖卑木非風雨顛墜則不免毀巢探卵矣果巧耶拙耶抑因巧而反拙耶富怪以柳宗元之才而附叔文之黨始也聞聲而投希光而赴不知彼勢之不振而吾亦鮮不及矣厥後懲咎之賦深用愧悔其懲而乞巧之文乃弗自悼其拙何歟是以明哲之士中立不倚宜取鑒于鵲云

贊曰鵲拙不陷鴉巧而危巧而反拙可為巧規

鵶　伯勞一云伯勞伯趙　鵶鳩　孤雛

鵶鶨屬伯勞也左傳云伯趙司至服虔陸佃以為即鳩是也禽經曰題鳩鵶而草衰蓋夏至鵶鳴而靡草死于夏故也狀類燕而大古詩云東飛伯勞西飛燕正言其形類而志睽也俗謂之孤雛以其聲鵶鵶如自號然且號多於午夜曉鐘時司晨亦如雞者飛甚駛能追啄鳶

論曰鵶鶨最壯厲且蚤俗以之警惰婦云離騷乃謂恐鵶鳩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世遂惑尹吉甫懷伯奇而殺後妻之誕咸以鵶為惡聲之鳥夫伯奇之怪不足辯若草衰則其候然耳于鵶鳴矣尤彼仲夏短夜之期而鵶中宵儼然起鳴達旦聒聒不已卑刈麥播穀之民相救夙興從事嘔晦雖勤勵孳人皆覺羣幼能是過歟古有言游子天所貧力子天所富鵶呼富不自來不力胡獲人之清旦酣眠日晏方起散髮刀搔槊槊曳履披衣發伺緩步而出者自非山林野老即倦游歸隱之士為可耳使韶年儒少眇齒市儈壯歲四民之傳頑弗興雖鵶踐霜露各拳拳其所業而怠肆偷安玩惕歲月乃或待鵶惡聲擾厥熟睡則允矣天窮不遇為清中瘠矣鵶之得為少吳貴臣其誰曰倖位

贊曰伯趙司至矯矯厥聲克勤令德勉旃後生

百舌

反舌也蓋身銳喙小于鴝鵒反覆其舌隨百鳥之音月令反舌無聲鏡人在側以其附衆為言隨人變易為讒邪之候今籠畜甚多

論曰聲鄙雷同言卑勦說百舌隨衆鳥為音而不成一己之語反覆其舌亦徒勞也今絺章繪句吐韓唾柳乃不能自出一機立一議非不絢爛悅目然終借衣倩冠豈一家之製哉雖敝嚳窳研盈架塡笥皆他人物耳譬之猶百舌之言

贊曰勦說非吾立言乃傑莫吐一談萬亦饒舌

鵝　天鵝

有蒼白二種性亦知鬬豢鵝法將烹前數十日作檻檻鵝俾臥其中不得轉動豐其飲啄即肥甚其天鵝最大又一種

論曰鵝聲清亮頸能伸縮嬌轉有可玩者然亦無甚

佳麗至如得正右軍之筠好也若夫檻柙束縛困縶特甚乃反增益膏腴何耶抑其性然耶無亦自謂食主人之食義無可逃惟宜自充腊膊以快主人之一臠耶忠臣事君雖事勢窮蹙知不可爲然以食君之祿難無所避鼎鑊自甘有死無二而已若是則鵝其忠義之篤歟右軍之愛其以是也

贊曰檻鵝待烹膏而不顧忠臣事君死無所避

綠雀

本草云似鳴鵒而小黑褐色食槐子今春夏甚少秋中始來羣飛啄果實槐角

論曰鳴鵒能言雖多而獲免其默足以容者歟人或咎其啄圃果何不早自藏耶誠各自掩拾彼豈少槐角野穀哉夫不盜五穀可謂廉潔食槐啄野可謂苦節其羣而不爭取而不貪者矣

贊曰鵰彼綠雀羣飛紛紛遠我禾黍尤矣令聞

鴝

鴝類甚多毛衣種種詭異有毛冠毳腳高飛反張之奇尾解懸哨性識主廬雖遠踰百里亦能來歸一云海鄉奇鴝歸自千里吁亦異哉

論曰鴝能識主雖越在數百里外猶必歸其廬不輕妄栖止詩客詠之謂其感主厚恩不敢妄歸然乎否耶鴝小鳥耳猶惓惓知慕主焉人臣荷顯寵將大寄事勢蹙蹙遂爾傍逸委身他姓視鴝其可愧歟

贊曰肅肅鴝羽盤飛戾天銜恩慈故感衆增憐彼節義明闕而旋忠不忘主名垂萬年

鶴

禽經扶老強力古今注云禿鶴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好啖蛇蝮靖戊午一止予屋首毛疏毳肩赤如禿身青白色恬不畏人揮擊數四始飛去

越二歲而有先人之喪識云野鳥入室主人將去矧鶴太沴徵此可駭

論曰詩云有鶴在梁有鶴在林夫梁魚所聚也鶴雖居之當不免爲鶴奪蓋鶴清而柔鶴貪而剛猶小人務進君子易退勢之不敵即飄然去矣富貴何有哉嗚呼小人獲進而宗社傾危士民罹禍不祥莫大矣聖哲之君宜投之四裔俾禦魑魅其勿使鶴之在梁也哉

贊曰有鶴在梁孔武而力雄悍來翔凶于家國惟彼儉夫速庸殲殛取厥惡元投界有北

蝙蝠

爾雅云蝙蝠伏翼形類鼠本非禽屬然能飛又不能作獸論笑談謂鳳臣之則曰吾獸也麟臣之則曰吾禽也以朝避險者可博一笑一名蝜蝠

論曰蝠似禽非禽似獸非獸夜飛服蟲暗中咂咂及旭日東升即竄伏無迹其譎詐誠可厭者小人依阿兩可蹤跡曖昧朋東黨西禁甲附乙乘暗射利奸狡求容者何以異此或云閉爲蝙搏食之噫小猶非大奸莫陷諺云惡竟逢惡魔宜以加之蝙蝠

贊曰晝伏夜飛惟鵝與蝠惡竟惡魔強食弱肉

禽屬總論

李子曰天生萬物有擇也哉其作止飲啄七情所錯與人無甚遠也禽之類至衆矣吾紀所目者焉耳大要山澤辯其養陰陽殊其情而其類之淑慝亦是之別矣彼其水啄者啄長而足高波浮者腳蹼而毛厚蟲食者長鉗而覓廣穀飽者短咮而近人擾田則四時飛而穀之亦或異食嗜肉則三冬蟄而強啄亦不之藏吭頸修者善鴟爪喙利者健鬬翔高者翮廣飛卑者肉多陽者巢林陰者伏窟陽者出晝陰者興宵穀食易肥肉食多瘠嗜蟲魚者川澤飽肉穀者山原以時而來以時而往者時禽應候而鳴應候而止者候鳥單媽者兼走雙覆者獨飛華彩者吉徵怪惡者殃兆聲奇而性慧者因之倡羽珍而肉旨者死之徒鸞鳳滅蹤神超羅網鵷雀羣聚庸免樊籠茲其大較也歟要之禎祥者寡而狡穢者多羽物且然而況于人乎若夫其當生遂則歡鳴值死逆則號號則又其所同然也嗚呼君子觀物性若此則夫仁民之餘可弗愛之俾其咸若也哉

見物卷一終

見物卷二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照校訂

獸部論

論曰動物之力雄性悍而足以為人之敵者豈非獸之屬乎然雖猛健恣劣往往為人所制飲食而殺處之者何哉獸以力雄而人以心雄獸以力角而人以智角焉耳故嘗謂心雄萬心人之大人之心豈獨大于物聖人之心恆大乎億兆人之心故心誠神智雖羸老懦夫坐之公宇而握之寸印即鞭笞若庶到斷象犀猶之箠牛羊而豬犬豕也何者其智誠上也所謂關智不關力語人角人也而況于禽獸乎孟氏有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而人得以加于獸君子觀此可以思幾希之理矣

麒麟　騶虞

傳稱麟麕身牛尾馬蹄騶虞曰白虎黑文皆不踐生草不殺生蟲云

論曰麒麟騶虞世所希覯而紀傳所載訓聞入貢獻則圖牒可考矣然二南所稱但謂公子之仁厚即麟而諸侯之愛物即騶虞耳非謂眞有是二物也王者能修德行仁薦賢求士俾萬姓休和百物咸若則政之瑞遠逾于物之瑞不則雖麒麟滋郊騶虞被野亦不足以頌騎士而駕敞車也何為也哉

贊曰麟與騶虞禎祥之獸踰踰舞廷盤盤文囿聖王當天仁恩四究盍歸乎來遂予一覩

象

南方之大獸也出九眞交阯象山飲食以鼻膊隨四時

論曰象信而馴大而不獷其踰踰闕庭有足敬焉世說天寶之亂祿山大宴胡酋出舞象紹之曰此自南海弄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左右教之拜象努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嗚乎象之靈異亦至是哉當時如陳希烈以宰相張垍張均以戚里貴寵而朝士紛紛無慮皆文其武冑罔不北面臣賊蹣跚舞蹈乃象以獸類反知不為賊禮耶天地正氣其存與亡果在人耶獸耶王維陷賊而徒有凝碧朝天之詠卒以免死則知當時從賊而有愧心如維者亦至鮮矣可不悲歟要之明皇以優樂播遷而亦得優樂之報如伶工雷海清及舞象者然則人君好樂可不慎哉

贊曰有獸巍巍南荒大象忠烈逾人宜嚴天仗

馬

爾雅釋畜馬名最博不悉紀

論曰仲尼有言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蓋以喻君子云故後世恆以馬喻人馬能種力能致遠易以喻才故也大要才非難遇用才者難遇而伯樂亦以此著名人有才而用不得當即憤世莫知遂致論曰伯樂伯樂云耳君子遯世無悶宜樂天知命其毋動心于名可焉嗚呼堯舜之世嘉言罔伏野無遺賢當無于金市骨驥困鹽車之喻

贊曰馬能致遠可以喻才世無伯樂驥詎悲歟

虎

山獸之君也食肉而爪牙猛厲百獸畏之

論曰虎之伏而攫人也以人為肉焉蓋出人之不意也及檻穽設而虎亦遠避之矣非能攫人于檻穽中也至法雄朱均之政又一切去檻穽謂虎在山林猶人居城市意以人不虎避虎豈避人哉而虎害亦頓息嗚呼君子密小人之防何反蹈之虞乎彼五王机肉乎三思而三思卒魚肉乎五王是豈可以徐徐乎哉苟吾力之不若也寧儉德避之可也

贊曰虎文載炳山威而神九江順化弘農避仁劓牙為患搖尾非眞縛之宜急綫則噬人

豹

皮斑而文可為美裘

論曰人亦有言人死留名豹死留皮乃莊生又謂豹以皮見災豹固非為皮死者貴有所道耳夫名非君子所務而沒世不稱亦仲尼所疾名豈可自泯乎貴而名者名之善也過情而名者名之賊也豹之有皮豈非出于致飾

贊曰南山隱豹其文孔揚君子務實闇然日章

駝

北夷之大獸力負千斤日行百里能知泉脈

論曰牛以引重馬以致遠而駝兼焉又潛識伏泉其智微矣夫任重道遠士之所難燭深照隱識之所貴君子觀駝之奇當不獨德乎驥云

贊曰北乃生駝力雄性婉測厚識深任重道遠

牛

力能引重服耕駕車帝主郊之犧也天之所享人不食之者避之耳俚俗不知遂援鬼怪為誕說

論曰牛為郊犧無故不常食重郊也殺牛服世用百端竭力即耕墾養人人當憐之矣柰何老而力衰忍加屠戮筋角皮骨靡焉嗚呼牛之死亦慘矣哉如紀信烹軀以逃漢祖介推刲股而活晉文建其功也信無延賞之恩推罹焚身之禍二人于漢晉何負哉漢晉負二人多矣屠牛之慘論者動心焉

贊曰黃犢老特水曰州留蔺犧享帝黃犢哀鳴岑其老錄功以暫僕臣效力言之涕流

羊

山有羚羊家畜二種毛可織可氈

論曰羊為少牢毛可為禦寒具非止解氈罩耳史稱泰山之高也而跛羊牧其上似多其力然牧豎之相失則豺狼噬之非人莫保宜人蚩醯之矣性狠而顯

其陵崇峻亦愚也易曰牽羊又曰羸角夫引之宜進乃不欲進羸之可退又不悟退非愚如何其愚戇僭潤自遂其不肖者歟

贊曰羊不受牽羸復莫退潤隕狼食懞懞昧昧

豕 猯

爾雅載猯名甚多其野猯類猪豢者性汙

論曰豕能多食而性不潔易稱負塗昭其汙也諺云蝕老貙亦饑之也然割剝之爲虐竊人弗吐焉今舉世一朝可屠豕萬計亦不啻刈草菅矣觀郭無擾遭烏鳶軍事事若不經然不可謂無知識也饑行多奸謀意者信乎

贊曰豕而負塗涉波莫雪爲禍招屠人仇益結

犬

爾雅載犬名甚多廣雅又稱殷虞晉熬楚茹黃韓盧宋鵲之良

論曰世計犬功則類以獵兎論然較之守夜拒奸孰重輕乎禮云蔽蓋以埋狗意酬之也人不食者以此今沿謂不潔何不卻豕炙哉至于沾焚救主項箭傳書又犬之才者吁犬畜也有僕隸之勞焉今強僕悍隸反噬其主豈及犬畜哉宜誅之如磔犬

贊曰犬知衛主敝蓋覆之強僕反噬推刃戮之

鹿 麋 麞 麤 麈

爾雅麋牡麖牝麞其子麋鹿牡麚牝麀其子麛麤牡麈牝麌其子麞麤大麈牛尾一角注謂麈即麞也麈大麤旌毛狗足本草云麤麞類也大要鹿之類多大小同異之別耳凡麋鹿多壽其皮角肉脯道流謂其益人者以此

論曰傳云鹿死不擇音言挺而急走也世輸取天下曰逐鹿掎角謂其難耳今獵者舉網鹿或越之而逃游士乃謂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夫逐鹿于原可以力獲神器至重烏容倖覬至使亂臣賊子以斯藉口如信布籍葬卒潤鑊伏鎮烹醢分裂不能得鹿而反得擂摭割剝如鹿者多矣此班彪所以作王命論也

贊曰鹿之呦呦可庸力逐周鼎賊臣必蒙顯戮

麝

爾雅麝父麝足本草云能啖蛇其香在臍

論曰美之所在忌之所萃也麝之香烈矣不免于剝剔焉是也如比干之心以忠而剖左僑之頸以直而斷此被禍尤酷者嗚呼士修則謗興德高則毀來固叔末之恠態矣若高節以絕人獨行而違衆自修標榜以厲流俗則又不可專于尤人者諺云直木先伐甘泉先竭觀麝以香剝尤信

贊曰麝有遺香草枯百步美跡招羅圭角太露

熊

熊似豕輕健有力善登高木而自顛下手足似人穴居爲藏冬多蟄于山石巖窟中而異苑云黃秀入山化熊其子覓之曰天譴若此似涉語怪

論曰熊手足有美味爲世所稱動曰熊掌熊蹯云然見人輒自高投下若有所慚于人意者有惡行天譴爲獸耶味鍾手足譴其行之不善耶若是則黃秀事似非怪夫人奇遠甚而手足近焉人與熊異特心耳苟心復不人則手足能如熊蹯仍有可珍否耶李陵曹操丁詡秦僧其詩文皆膾炙人口但作出四手論者惡焉四子之手不熊蹯若矣嗚呼手之不美耶抑心之不美耶

贊曰熊手而人世爲珍味人心而熊手不足貴

猴 猻 猿 玃 狨

猴類甚多小者曰蒙頌曰獼大者曰猱曰猴曰玃曰狨大略相類抱朴子云猴八雌曰猿曰玃食猴者曰狨大略相類抱朴子云猴八百歲變玃玃五百歲變玃玃千歲爲蟾蜍蓋其貌肖人有精爽能爲變怪或信

論曰玃猻猴形大類人毛而有尾耳一說鐵靈砂以飼猴可令人言若然則使奇侵人而奪造化不推失道亦且忤神烏乎可哉山中人言獼猴所過田園黍豆果蔬之類或塡于類或屬于腰無不殘敗是其性墮貪矣及其遇狨又皆懾惕踉蹌不得去狨乃擇其肥大者決腹擺胃食焉夫貪而致肥肥而致禍古之細類倖位恣貪如領軍輩一屋胡椒八百斛者卒不免于籍滅其獼子沒沒爲狨長口味者乎

贊曰沐猴而冠惶惑四顧濫取充膏伊狨之故貪夫徇財大彰寵賂聚而殲旃君之外庫

獅

西域有五色獅子尾端茸毛大如斗食虎豹一名狻猊

論曰狻猊產西域番人少獲畜之人貢以希厚利然兇獷悍惡非堪御玩而其來也驛站騷然飼之以羊公費甚鉅昇之以檻輿杠孔多夫役內民以石夷畜損民脂以飽惡獸何爲哉猶渾邪呼韓款塞入朝中國侈大以示榮觀而供帳錫賚動累鉅萬闕下得一番酋稽顙何益耶故明王不貴異物不臣遠民所以重內治尚實也如獅獸番王宜御朝貢

贊曰獅不狎觀耗我賦役夷酋番王朝貢何益

狼 豺 狽

爾雅云狼牡獀牝狼其子獥又云豺狗足世說老狼曰狼本草鳴則諸孔皆沸諺曰七孔以此

論曰狼貪而畏人能盜羊豕焚其筋可令盜賊筋攣縮豈非氣類之相制哉聞獵者捕狼先坎地作坑伏其中羊一人二蓋之以木中通小孔狼聞羊鳴盤旋其上試之以爪一人急持之負而起一人後斃之以杖狼無得脫焉夫不虞其機黠也垂涎而搜貪也不

能決踊而去無勇也卒以係蹶而斃自禍也始末與盜賊若符合然其筋之能制盜也固宜

贊曰跋胡疐尾沸孔奸狠保蹶自斃以貪罹殃穆猶失遠秦尚稱強焚筋制盜否臧而臧

兎

爾雅兎子媞禮曰明視世說兎者明月之精望月而孕口中吐子其月兎擣藥出于天問逃異記謂千歲則變白今觀赤白爲瑞當自有二種

論曰兎目炯趯走最迅駛亦異物也世稱狡兎三窟謂其有機智作三窟以居令有急可逃去夫舜井無旁孔永爲坎中泥矣聖哲保身有機何可以狡黠藏兎也王者建都垂統萬世宜出萬全俾盛衰進退有足恃可也都關中者以函殽爲前門以巴蜀爲後戶以襄漢爲傍徑天下無事則雄據上游建瓴下國朝貢輻湊有事則重險百二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即不幸如天寶之後亦將謂前不守則有後可規後不嚴則有傍可避豈若汴洛之拱手待人挪揄也耶常觀宋史至徽欽北狩每致歎于兎窟云

贊曰有兎爰爰三窟自保設險王公機智可考漢都周京四塞三道建瓴萬邦孰如豐鎬

貓

貓有色態多美種蜀牛韓產者善捕鼠大抵初生目齡而喜戲奸攀緣者良

論曰當觀禮祈甫貓鼠議謂貓食田鼠載在禮經若不食鼠猶法吏不動觸奸蘇長公亦謂養貓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意皆喻以法曹謂其提鼠貓誅鉏奸黨故也夫鼠之乘暗妄動擾夜豬眠盜筒穿書嚙衣穴壁何異奸徒之肆行貪婪恬如舞文也雖有狡童慧僕之手不若細爪之能搦雖有捶檄伺毒之術不若纖音之能嚇一奸人之不可以明燭不可以法羅也惟夫綉衣直指四出則貪吏望風解綬而埋輪都亭者槩然褫社鼠之魄嗚呼壯哉貞貓之足以震懼鼠輩者矣自忠厚寬大之論與蒼鷹獨鶻之喻並談則執法者似無適從然君子顧名思義宜第取崔蘇二子之論

贊曰矯捷烏圓鉗攫有法抱鼠同眠叢譏遭狎凜凜法曹去寬尚狹社鼠田鼢宜先彈壓

貂

身尾細長能捕魚漁人畜之淮南子云養池魚者不畜貂貂本草謂貂又一種世說貂亦解爲魅

論曰月令稱獺祭魚故劉禹錫有先祭不敢食捧鱗望清玄之句夫獺小獸也能臨食思報謂養軀皆帝德也火食百穀萬物而不知皆上帝之賜或乃暴殄天物甚至唾罵風雨者其智殆不如獺

贊曰獺捧鱗報上帝豈一人不知祭

鼠

鼠類甚多清濁判焉

貂鼠 銀

出遼地毛色溫美爲世所貴

鼯 鼯

碩雅鼯鼠夷由也草作鼯疑即天鼠之類

鼢

食竹笋商山有之

鼫 鼬

頭類兎即今黃鼠生田野

鼩

人家鼠小者白鼩

鼢 鼩

穴田中善盜穀爲倉多至數斗貧民冬則掘取之

鼢音布

似貂赤黃色大尾能竊雞東方多有毫可作筆

鼵

鼵鼠食郊牛今獄囚在繫紐有被鼠齧者即此

論曰貂銀在塞外而有美毛可謂清矣鼯鼠名而非亦離羣者鼯止竊竹鼬兼齧草猶可諒焉鼩類鼠竊翻盆穴壁穢簡人已憎之乃若鼢之爲倉鼬之擾雖貪尤甚矣至鼵鼠輒敢食牛與人何怙惡如此哉夫貂以飾冠信爲可尚鼯雖出類猶屬貂出保皆以盜竊致敗腊肉拔毫掘殺撲斃咸其自取又誰咎乎

嘗論王元之竹鼯詩譬之小人竊祿傷賢朝秉大權夕罹顯戮其論最當似可槩議鼠輩不獨在竹鼯者

贊曰貂迺極清鼯猶微累鼯鼬鼵齊鼢鼵鼵類罹掘遭惡懲貪誅祟鼵載犧經同箴竊位

蝟

蝟屬也狀類猬猬人物近之則頭足縮伏周身皆刺不可觸遷本草云山根鼠虎鼠山雞與蝟相類

論曰蝟小物耳乃生山林中與豹虎爲伍使非其刺能自存乎然其皮可勾紕帛中醫藥故以刺自衛亦以刺自敗猶匹夫不隸尺籍而習擊劍奪矟關弓馳射初云自備然恃此不戢將陷賊黨由惡終矣其亦蝟之有刺者歟

贊曰蝟以刺衛亦以刺戕人竊兵藝立身否臧

狐

形似黃狗鼻尖尾大妖獸也玄中記云千歲爲淫婦世之言魅能惑人者必歸之狐

論曰狐能爲魅惑人世屢紀之矣嘗聞其必戴之髑髏而行非此則弗能爲妖小人之欲惑君心也必假端言借正事以行其奸諛邪謀然後其計售眞狐魅也已今人徒以狐名加之妖冶淫婦夫一婦所妖幾何必歸之諛佞爲當

贊曰白稱美裘赤言妖類三德虛名九尾作祟布火聽冰假威爲魅宜剝宜烹用懾邪媚

獸屬總論

李子曰異獸奇畜果可以圖騶盡乎觀爾雅山海經諸書則知獸類至繁非人可得而悉睹也然寰中海外雖殊厥物宜而效貢利民則同爲人用象駝之大不免牽羈獅兕之兇難逃檻穽虎豹因皮而見剝犀瑤緣角以遭羅麝臍麋茸生即損壽獺肝熊掌取必分軀筋力資于馬牛衰德猶罹夫寢處羝獲莽乎羊豕肥腯不恕其烹爲貓犬寧家死指溝壑驢騾服用偃蹇屠垣蜀鼠與豺狼不得以狡黠而逸狐狸及獲獲終當以妖魅而誅原夫百獸之生本爲吾與迹夫百獸之死半屬杯羹孰知彼畜之泉廬乃在吾人之腸胃膺腴屬屨皮毛尚糜于煎膠骨髓充庖骨角仍沈於蠱龍此皆以強肉弱以智掩愚雖萬古之同然事非爲過若二儀之生意宜尚矜憐蓋獸以全體供人而人不以一慈貸獸何耶是故舍牛放麑以愛垂聲掩蓋埋帷以仁著典可弗思歟嗚呼自殺胎夭麋之禁頃致騶虞麒麟之罕至王風遐矣又何惑哉彼猛獸偶食人人皆知懾而人日食獸肉獸當何如苟蠢動而有知爲知其不以封豕長蛇而目乎人也故曰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誠以天物不可以暴殄口腹矣宜以縱恣此乃聖賢之論匪眞異端之談君子由斯書而觀也則于用物之際宜尚報功之仁守犬驀貓當存心于終豢耕牛戰騎宜致戒于輕屠

見物卷二終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鱗物論

論曰古有言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夫天象高遠人測之耳地之東南人所目者也今東南溟渤萬里遠莫可量盡西北之地由華及夷有是廣漠乎計天地中大較水多于陸而萬物中水產多于陸產矣四海者鱗物之鄉也世傳海畔有吞舟之魚又云鯤亦大十數丈況其他乎觀是則萬動之中惟鱗爲大耳夫其能然者由其遠適巨海不在人間能自遂其碩大耳若擾擾江湖河渚間吸唧蘋藻幸貪香餌其不罹害者鮮矣何大之能得故君子不近勢利以求高大其節不自屈挫以求舒暢其志其以是耳至于乘時遘會行其所抱乃克建曠世之績就獨成之業猶神鱗深逝潛變頭角一旦龍起蛟騰風雲雷電轟烈天衢自可以霖雨八埏霑濡萬彙茲其爲神物也哉君子觀鱗之爲物宜有得于自養之道

龍　蛟　蚪　螭

子華子云鱗蟲三百有六十震宮蒼龍爲之長廣雅曰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蚪龍無角曰螭龍升降以時升階尺木龍有五色黃龍爲瑞一云黑龍護世界白龍壞世界

論曰龍神靈之物能與巨巨能與細細能與高高能與下下斂之如蠶蠋放之彌六合驅駕風霆吹噓雲霧攫拏水雹吞吐虹霓騰拔百川滂沱下土嗚呼神哉昔仲尼稱老子猶龍今觀聃偏尚玄虛尚乖龍耳若孔子久速仕止變化莫測斯可以龍稱焉世傳劉累豢龍事雖遠莫可考然疑其或如蟒蛇之類有飲食嗜慾如飼馬牛可檻可牢方信然耳至若神化之龍更復沒沒如是烏足以言龍猶君子必遵聲利守道義然後妙道可時行若不免緣慾動念則將縶縛于權勢傾敗于利名猶在豢之龍人得而屠割烹食之矣烏足以言君子

贊曰神龍變化大聖時中卷舒道德妙運雷風甘心豢養喪志窮通鱗非靈異人豈豪雄

魚　鯨　鯢　鱷

魚之大者如古今注謂鯨長數千里其雌曰鯢亦長千里漲水燕談謂鱷大者數丈皆非中國有者又魚備五色埤雅曰鱣魚黃魴魚青鱧魚白鯉魚赤但魚名至繁多重複一物或數稱圖牒莫罄況得而悉睹之乎今紀其見者

鯉　鱣　鯉　鮪　鮒　鮋　鯉　鯉　鯢　鯢　鯢　鱣　鱣

鯉三十六鱗能爲神變水經曰鱣鯉出鞏穴三月上度龍門得度則爲龍否則點額而還鱣爾雅注無鱗肉黃長二三丈江東呼爲黃魚是鱣非鯉之類矣古今注謂鯉魚之大者鱣魚即今之赤鯉也又云鱣之大者曰鮪鮪鱣屬也大者曰王鮪小者曰鮒又一種謂之鮥子詩魚麗註又云鱣鮪也又曰鯢也爾雅云鯉大鮒小者鯢注又謂小鱣爲鯢雜俎載唐律禁市鯉不得號赤鯉公字說鱣鮪也夫此數種名既不同形當有別不宜以鯉混之而鱣魚之鱣既爲黃魚則漢書又不當亂以黃鱣爲鱣夫名亂則實淆字異則物別諸書所陳唯本草頗晰

論曰魚中如鯨鯢之類非中國所有者宜置勿論鯉之屬若因各析物其種當至殊矣世稱鯉能化龍然龍本卵生其細者如鯉鮒故醫書載人有食芹梗承霤水中（中去聲）龍子者皆至成蛟龍病如是則鯉固多龍生者矣世以鯉化喻人登科第然科第每三歲得千餘人蓋龍生之鯉爲龍者斯能如此衆耳若凡鯉化龍當譬之道流之登仙者夫鯉爲人羅猶晉釣而

剔鱗刳腸者曰宪庖廚所謂度縣水變頭角若億萬中不知僅有一二否不猶黃冠羽士駢肩慕跡栖巖游陌皆白謂煉養然背無一得而毛髓玄關齒落丹竈猶有不獲老死者昔鄉壇有道士自謂得慝有九還術愚俗敬信不數年老且病鄉人為之語曰學鍾呂病寒暑丹九還鬢髮斑聞者笑之彼擾擾雲游死塡路壑者不知其幾求其金丹九轉白日飛昇者寥寥莫睹而愚蒙不悟叢以孤終嗚呼可哀也哉

贊曰蚪螭卵生其子縷縷鯉度禹門誰窺水府俊士登龍後先為伍飛昇道流曰未及覩

鯖 鯖 鯖通 鮚 鯖石首也 甲雞 鱗 鮎 鯉 鱮 鱅 鰹 鱅 鯊 鯊 鯢 鯢過以時今為上御珍味鯖多鯁而美古稱五侯鯖為鯽一名鮒凡水皆生杜詩鮮鯽銀絲膾蓋甲雞腊之皆良鯖詩注云鮎也本草曰無鱗多涎即鯉魚也又鱮鱅即鮎爾雅鰹大鰬小者鰍注云鱮似鮎而大其鯢魚一名人魚蓋鰻鱓之屬皆彷彿類鮎云鮎音年今俗訛作鯰

論曰鯖能以時薦為上御珍饌其若時登庸者歟鯖以五侯著名亦王國之賢也鮒鯊甲雞皆以美味為人所嗜蓋才器足為世用者鮎之屬無鱗鯁而味亦不嘉弗為賓筵所尚其品凡材劣碌碌于世者哉

贊曰鯖蓋萬乘鯖膳五侯順時登用極選名流鮒屬衆好為世所求品凡材劣鮎宜自尤

玳瑁 銀 金 銀 鱸

一物三變始生黑色稍稍白點斑駁若玳瑁既而通白如銀久之渾黃為金今銀魚又自為一種又鱸色亦白故曰玉尺銀梭

論曰銀鱸有定種者不足異金鯽生而黑既而斑中而白終而如金焉夫一物也漸變漸奇如人之為德始涸流俗不免尋常少悟潛修即純駁半焉既而澄徹纖惡盡矣溫如玉粹如金先儒謂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此道耳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云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其斯之謂與

贊曰鯽生三變如玉如金惟狂作聖克念在心

鱆 鱆 鱆通 鱆今黃鱆江南齊中多有作麪糵醫書載其與蛇交者則目赤殺人其形類蛇但魚尾耳鱆鱆今泥鰍鱆鱆皆好伏泥底

論曰鱆鱆鱆雖二物其蹤泥伏汙一耳夫魚在水族非得盡望化龍能一揚鬐鬚遨游江河湖海閒亦無愧于鱗矣鱆鱆雖離風波而伏溺蟠屈無類苦顯

贊曰何以稱魚耶人生斯世豈必人人榮顯第能揚眉吐氣于衆中立一正論作一善事或俯仰可少愧耳若伏匿巖穴自謂遠害全身終身不令人知名一鱆鱆矣何以生哉

贊曰鱆鱆伏泥雖生猶死士老山林泯滅可恥

鮟鱇

鮟鱇生南海今用裝刀劍鞘見其皮焉

論曰鮟鱇皮粗錯其沙明大者熒熒如珠焉然魚類多用為鮑鮓而以皮著如鮟鱇者至罕矣史稱白魚入舟為兵象取鱗介象甲兵豈知魚類止賜鏢作弧矢鱗何益于兵械鱇無鱗而皮乃為刀劍之飾乎嗚呼善讀兵書僉以趙括為可使乃無象賢之續一軍皆驚衆以韓信為不足迄成輔漢之勳綺紈鮮實用而草澤得將材名實相戾自古為然豈獨在物類哉

贊曰鱇名無鱗實益兵械世將虛聲恆以致敗

鰕 鱆 鯀

爾邪鱆大鰕出海中長二三丈鬚長數尺又鯀鰕今鰕出江河者小出海者大雜俎載長鬚國事殆可怪論曰鰕近鱗屬滋育最蕃者而東觀漢記載馬援事有飛蝗入海化鰕語與世傳瀌則蝗子化魚之說殆符合焉夫蝗蠹食禾稼人所甚恨且竟不過冬死飽雅雀耳若化鰕則遨游江海與魚龍為伍長鬚乘風浮波萬里其形軀大小歲月修短視蝗誠何如哉人類別華夷猶物類辨水陸胡人入中國能中國其心化獷為良易黠以信閒亦位公卿著名節如漢之金日磾者尚安可以休屠人視之哉若祿山負恩肆逆卒剖腹受禍無乃鰕噴風浪與蛟龍鬬而不免于分裂者歟

贊曰鰕以蝗化鯨海崢嶸胡忠華反致位公卿

河豚 鱅 鯢 海豚

三物本草未析河豚鱅物即怒浮水上其河豚注云又名鮡魚鯢魚吹肚魚其鯢魚條又云一名鮡夷魚噴魚其鱅鱅魚又著一條蓋鱅鱅鮡夷聲訛而二當是河豚耳其鯢魚云有大毒當是海豚耳其海豚云狀如豚能噴水知風雨當是江豬所謂江豚吹浪夜還風也本草乃重複不了了如此大約河豚海豚有毒烹之失宜則殺人江豚借風浪數萬羣行能壞人舟

論曰君子恃理匹夫恃氣挾客氣者少遇拂逆即怨天尤人竊氣勢者假借名位即妄作威福豈愉樂天知命守正奉公之理哉是猶河豚之吹浪而乘機肆惡者

贊曰江豚河豚總非善類使氣作威禍成自遂

鯪鯉

形似鯉四足有尾能水能陸今穿山甲也好食蟻玄竹經謂其為蛟龍使者以其除蟻故也

論曰鯪鯉似鱗而有足能水能陸是可怪者世記其解登岸佯死令蟻入甲中已而掩甲入水接浮蟻而

食亦狡詐且惡矣夫兵家尚詭道故曰掩襲曰出其不意曰佯敗誘敵曰詐坑卒數十萬嗚呼譎詐與殘忍相爲用詐出一念而三軍隕命故孟氏謂善戰者服上刑蓋惡其譎詐且殘忍也

贊曰鰒鯉登山掩蟻溺水譎戰覆軍罪不容死

蛇 蚺 烏金 蝗 蝮虺 白花 烏稍

蛇無鱗而形類焉亦鱗屬也種類最多北方惟生山澤南中蜀中多匿人屋宇間本草記雷州蚺蛇大徑尺長數丈可作膾供賓筵又烏蛇金蛇不甚傷人餘若青蝗土蝮虺白花烏稍之屬皆毒人莫救蛇有五色

論曰史稱蝮螫手則斬手螫足則斬足言死中求生也天地生物如蛇虺何其性惡如此哉孔子謂人有下愚不移者如小人夷狄視人命如草菅獨不具五常識詩以蛇虺爲女子之祥以蛇爲陰類耳然陰性多狠惡小人夷狄女子蛇虺其性又多相近云

贊曰巴稱吞象腦號如龍蝮虺性惡宜比殘凶

鱗物總論

論曰水物視陸物大且多者也自神龍變化超出等類不俟更談若稽衆鱗則圖莫罄識文難悉究者矣跳擲鯤鮞忘蹶涔之有限奔突鯢鯨縱鯨海之無垠晴無交睫之時性爲恆動足鮮休撥之頃物屬偏陽濁產不腴于清泌穴出喜游于濤瀾大小有序倫若季昆子母相將長惟歲月逼川者膏美濟濟者瘠腥政慝高翻靈識脫網懸淙直上化慕爲龍潑潑長跳強敵人力悠悠深逝樂比賢修奈何鉤餌之貪難免割烹之害大都形攜于水府亦皆智圍于淵潛鯨巨百尋竟淪波浪鯨長千里終腐泥沙鱗爲瓦而骨爲梁構鬥海畔膚作羹而腸作鱉用徧寰中甚至驪領枕珠泅猶得者龍瘞脫骨藥每資焉矧夫瑣瑣之鱔鱓以及榛榛之蛇蝮蚺長尋丈遭鏘而烹蟒大丘隄遺符可蠲膽需治療皮用張緩若哉要之神物以潛養而稱靈妖孽以貫惡而取殛焉門伏鯉非終點額之儔幽谷騰蛇竟有乘雲之日周處悔過揮刃而誅毒蛟韓愈奉公投牒而遷暴鱷用是而推物之靈蘊遠矣是以君子不患名之不彰而懼修之未邃不憂績之困就而病行之弗臧遠投足于山林戒希光于朝市甘心鱔伏絕念鯈游期泥蟠而天飛欲鱗潛而鯉化誠希之也誠慕之也

見物卷三終

見物卷四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介物論

論曰物之可以自固而且久者宜莫若介甲者隱隱殼者巉巉匡者密密房者緝緝有生中運彼介外堅或錯如石或掩如金即曉者亦不至如鳥卵焉若是則介可固可久歷千百禩可也乃多不能衛其中而肉脫焉甲殼匡房狼藉于用何哉蓋介其外不介其中中淺則植弱肉躁則外傷耳介之儔惟靈龜乎靈龜足以不食猶識遠迹故嘗稱千歲爲君子以節自守亦以介名然持節者力矢力者志故論者不獨曰節必曰志節志不堅則力不固遷就者借口曰達節半途者中止曰改節隨偶者即汗曰敗節隨波者流蕩曰無節是故中無介則外漓外漓則內不固故曰不介其中焉介其外志之不立而欲節之堅焉者吾未之前聞也自神龜見夢而不免于豫且之網仲尼嘗歎之焉君子深思而有得可以知節矣

龜

子華子云介蟲三百有六十而坎宮伏龜爲之長史稱名龜有八曰北斗曰南辰曰五星曰八風曰二十八宿曰日月曰九州曰玉爾雅紀龜有十曰神曰靈曰攝曰寶曰文曰筮曰山曰澤曰水曰火世傳龜千歲游于蓮葉之上又曰龜曰蠵曰蠵皆龜類

論曰自神龜負書出洛者再而食頡制書大禹敘疇以故龜得與龍鳳麒麟等列稱王者之佳瑞焉性能行氣導引不食而壽道書因有龜縮之術乃不能避匿窟穴曳尾泥塗每爲人得剝腸而灼骨意者口腹之爲累乎嗚呼生不能爲靈異以免禍死乃以枯骨爲人卜而稱靈何哉馬融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豈以靈卜之名易生乎君子抱

道守貞宜可無求于世而華宮室鮮車馬美妻妾及子孫之謀重焉將不免重攖世網或履陷穽而希儌倖鮮不及之悲哉寧若貧賤者可肆志耶善乎莊生之言曰生而曳尾吾曳尾矣

贊曰見夢果異刳腸何愚完貞自守曳尾泥塗

鼈　鼈　龜　能　納　鼈

鼈生亦藉人取食之或云五月後有蛇化者誤食毒人鼈海中大鼈也列子有戴山之論鼈類鼈江中有闊一二丈者月令季夏取鼈鼈三足曰能世傳鮮化黃能無裙而頭足不縮者曰納鼈類鯪鯉而甲堅厚如鎧殆亦鼈之類焉或云似龍長丈餘

論曰世說畜魚多則乘霧飛去而陶朱公養魚經有納神守之法焉神守者鼈能守魚令不復飛也夫魚之能飛亦靈異矣不幸與一二磯物同潛則靈奇敗焉子弟之潛修而志科第也與魚之羣飛異乎苟不慎擇交游與一二不類者狎即數十俊秀皆為破壞盡人心易流于邪誘之為善千百惟不足誘之為邪一二有餘往往踰閑蕩禮損德廢業何升進之能得嗚呼有志于魚飛者宜致戒于神守之說

贊曰鼈稱神守飛魚喪靈匪人是比俊秀沈冥

璹瑁

本草云生嶺南形類龜圓背有紅點斑文雖未及睹而帶器所飾見其甲焉

論曰老氏有言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莊生亦謂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二氏言殆類矣夫為善務滋除惡務盡可以榮名顯戮之故依違于善惡間哉寧辭玉以逃名毀抑落魄而近刑賊彼璹瑁有文甲亦有湯火于刑罹矣然銙鞓皆帶器貯珍筍視蟹螺匡房塡廛糞壠抑又遠也士能惜名顧行人每貴之然以標榜貢禍者亦難枚舉君子自貴尚可少忽乎哉

贊曰玳瑁無章身不害文胡宜所諸外

蟹　蟛蜞　擁劍　彭蜞　彭越　彭蟛　蟛蜞　蟹　勞　蟹　比　蟹　蟛

蟹屬甚多蟛蜞擁劍彭蜞彭越狀不甚殊最小曰彭蟛爾雅蟛蜞小者勞本草六足曰蟹四足曰比皆有毒蔡謨誤食之穀閣黃多者曰蟹又曰蟛隨潮退穀能與虎鬬凡蟹圓腐者雌黃紫而腐夫臍者雄黃白而瘠生子如魚蝦于雌腹內

論曰蟹者解也海蟛解匡一解一匡有解之義焉其爪傍行又曰螃蟹云夫物行多順而蟹獨橫順行者多顛躓而蟹無躓者豈順理反塞而從逆顧迴耶彼橫盜黎稻羣羅囊括澂沫瑟瑟難逃漬牆豈敢發闕虎哉諺曰試睨蟹橫行能得幾時橫意有威矣是故不徑不質者謂之愚傍蹊曲徑者謂之邪君子曰吾寧順理而固窮不橫逆以徼利與其邪也寧愚

贊曰肥蠶芳紫飲客所歆有匡載禮郭索名參惠迪弗事從逆為心橫而罹禍永為世箴

蠣　牡蠣　蟛蠣　蠣山　蠣房

蠣出海中牡蠣有雌雄之分焉其魂礧相連者曰蠣矣蠣蠣以為中何能有為也拾者如瓦礫何所遯避也嗚呼淺中賜植色厲內荏古無能自表樹者中無房又曰蠣山乃海水鹵滓所結故粗厲如此其中蟲能食物漸長

論曰蠣者粗厲之義其房外崭巖粗錯故稱厲焉世說人食之反令肌膚澤膩顏色美好不聆何因也夫有厲于已可厲于人亦當理耳故曰不善人者善人之資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于蠣亦云

贊曰嶢嶢之殼磨鏃可除蠣人則得自殫何如

珠　牡　決明

珠出南海北地閒亦有之不圓者為璣其牡蛤類也今用作器飾物或云決明亦孕珠

論曰世說鯨目為夜光之珠珠固不獨蜂出者漢書稱珠為蜂之陰精故說者謂蚌有珠則夜燭拯者以故得之夫蚌無駛足健翮而乃欲以爝火之光取羅于水涯猶匹夫無一藝庇身而橫積金玉則強者奪狡者恐豪者睥睨而垂涎烏能晏然保其所有哉嗚呼蚌蛤凝珠而媚川裂之媒也匹夫贏財而誘人害之府也傳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珠牡之謂也

贊曰有珠的皪蚌以自災謾藏誨盜匹夫贏財

蛤　海蛤　魁蛤　文蛤　蚌蛤　車螯　蜃　蛤　蜊

蛤屬至繁出海者為海蛤魁蛤文蛤蚌蛤車螯及蜃蛤大世說吐氣為樓臺者則蛟蜃之蜃非蜃蛤也今本草註蜃下誤矣殼如瓦屋者曰蛤出江河者為蛤蜊大抵海中者華彩光潔而厚餘皆皦而無章月令雀化蛤雉化蜃未必盡然取其色之似耳

論曰蜂者捧也蛤者合也殼如合篋象兩手捧物而合者凡物開出者陽掩閉者陰蛤伏泥多匿純陰物也故曰月虧珠傷蓋蛤論也萬物以骨為植筋為力是故筋骨內而皮膚外主中者勝魚龍以之飛躍馬牛以之奔走鳥雀以之翱翔蛤內膚而外骨生之左右而外徒矜耳蛤之論務內者讀之

贊曰彼蛤而合淪之無堅外矜內荏矯偽非賢

貝　蜆　蚶　玄　貽　貝　蚶　泉　蛇　蜆　蜆

蛤出于海狹長而厚者為貝之屬爾雅居陸蜆在水蚶大者魰魰即書大傳所謂大貝如車渠者神渠今以飾器又玄貝貽貝即今紫貝又餘貝黃而白文餘泉白而黃文蛇博而頗蛇今海蛇滇中猶以貿易又蜆大而儉蜆小而橢即今貝子（儉薄也橢狹而長也）

論曰貝潔澤而炯然有珠之光焉說文古人貨貝而

寶龜自周始用泉秦廢貝而獨用泉焉故貨賄之文皆從貝古之重貝者貴天產也今滇南猶市鹽而西南夷惟用爲首飾夫夷俗椎魯猶存敦厖之風中國禮文繁盛習尚詭靡于貝奚有耶昔薦以鹿皮爲裘今至以爲鞍紂以象箸徵奢今且徧逮士庶嗚呼人心不古趨向咸淌豈獨用物然哉古人珍蛤貝而今賤金玉矣古人重道義而今狎德行矣古人尚名節而今鄙廉恥矣古人崇儉素而今貴姦富矣欲風俗還淳而唐虞其民胡可得歟觀貝之賤于今併有慨焉

贊曰寶龜貨貝咸賤于今古法多喪事事悼心

馬刀 蜆 蜬蜬 蠻 淡菜 海月

蛤出于江河狹長而薄者爲馬刀之屬爲蜆爲蜬蜬爲淡菜爲海月皆堪食品飫海味者甘焉人言南夷以蛤爲刀亦甚銛利彼蛤蜊馬刀之名意有取爾耶

論曰馬刀類喜陰泥吸水然前有吸後必有出腹無停飲焉以故漩溺上涌如泉流溢採者觀此則取之矣前利汙滓不顧其後而卒以取禍人之貪婪而跡敗者何以異是馬刀之葅醢智者歎之

贊曰嗜慾在前弗恤其後穢跡誰稍禍將奚救

海螺 田螺 桑螺 蛞蝓 蝸牛

螺屬海生者大如斗可爲酒杯水田生者大如桃李爲螺蝸今人採食木生者爲緣桑螺陰地生者爲蛞蝓蝸牛蝸俟陰雨而長雨後交于木石上雄出肉刺如魚肋納雌腹祇沫逾時生子土穴如菰子而白又如蚌子而黃在山巔見蝸殼甚多白而厚想古昔者

論曰螺者累也形累累連蜷也蝸者萬也形旋尚而卷也凡物多徑直昂挺蝸螺類屈曲盤旋遇物儳縮還以自閉至適緣附則又固結難脫竟致焦枯人之隱伏回獲依阿譎瑣者迹卒多露觀蝸螺類之不獲自解者殆一揆也

贊曰屈曲之房不足匿也譎瑣之謀不足測也

介物總論

論曰羣動之質多跪脆而寡堅實羽翼而薄風或化之毛麗於皮戕多敝者若夫不冠冑而凝自固之具匪衣甲而包周身之防膚媿鑄金肌同砌石揮蓮莫得割剝猶難保蟲鮮儷其長鱗品罕儔其固求厥當者惟介有焉是以自古介物之生每卜甲兵之兆也巨細雖難于一塗勒強實固于同塗龜奠坤奧載三山而匪重龜稱人用等于禮以爲齡景純稱神化之奇渤海列鼇磯之島鼇爲宣武之魄能屬伯鯨之神貨尚貝珠與金石而儕美生殘蚌蜆現鬼佛以呈靈此則介之生亦神奇未可輕以物視者矣夫何列談龍伯顧將一釣而連六朱夢叶占閎恤十朋之歲千龜專鼎而惟自甘鼈既蓋而猶怒小螺炊少女曾莫見其矜憐蚌孕老珠亦祇速乎磔裂耳至若原其蒙禍似難獨用咎人蓋龜多曳尾之蹤鼇後貪鉤之慾蟹橫行而竊黍蛤妄附以恣腥蚌何事而媚川蜆胡爲而奮水至攫拯拾之慘非其自取之災也耶是猶志不自固而後人得以摧其固節不自堅而後人得以諦其堅始知龜受灼而龜遭烹鼈見煮而鼈遂漬螺琢杯而鼈冒鼓貝糜市而珠綴鑽又誰慫恿也哉

論曰人以心爲主心曰天君天君正則榮衛順肢體堅臟腑清寧而蚌爲用精神靈祕而三尸伏疾疹不作而蟯等絕蟲孽何自而生哉如人君有道則萬民砥厲百吏承風而天下太平也人心苟不正或淫于色沈于酒七情內熾六淫外干則蟲穢潛生蝕精噬血將形傲氣索而天君者亦腐壞焉如人君失道則正士變節萬方作難而天祿永終也崔實謂爲國似鳴呼揚雄識奇字而不識奇禍之藏蔡邕務全名而不務全身之智則自古之逼患也已哉君子所以後美才而先美德鄙見利而貴見幾也哉

見物卷四終

見物卷五

明咸寧李蘇著

三原李錫齡孟熙校訂

蟲物論

論曰物至昆蟲最眇小且多矣以其細微而無濟于大用無關于大義以故論者鄙之焉然而格物之學不宜偏廢王者之澤猶必徧及則又可盡略也哉易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子思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今究物生有因生各有形形各有性則天地之小德無亦爲焉乎人徒自大而小物自人而物物豈知天地生人不異于生物生物不異于生人物顧有人道者矣人而爲物道者亦不少也故嘗曰人有物物有人君子觀昆蟲之小其思人之所以大者哉

生蟲化蟲分紀說

論曰蟲有生者有化者生者有所附而生因所生而長由生之死耳已化者則入所附而生由所附而化生之一物化之又一物紀豈可溷乎

人之生 蚘同蛔 蟯同蟯 蟯尸 蠶目 蟲蛀 蝨蟣

壁蝨

人腹皆有蚘以消食病則生長蟲寸白蟯道家謂尸蟲常以庚申日訴人罪惡于帝醫家稱尸蟲數十種如疳瘰爛緣目蟲牙蛀癬蟲疥蟲皆食人爲害載在方書人身首常生蝨其子曰蟣潛壁間人者曰壁蝨

齒類皆有蝨如雞豚之類

論曰人以心爲主心曰天君天君正則榮衛順肢體堅臟腑清寧而蚘爲用精神靈祕而三尸伏疾疹不作而蟯等絕蟲孽何自而生哉如人君有道則萬民砥厲百吏承風而天下太平也人心苟不正或淫于色沈于酒七情內熾六淫外干則蟲穢潛生蝕精噬血將形傲氣索而天君者亦腐壞焉如人君失道則正士變節萬方作難而天祿永終也崔實謂爲國似

治身觀此尤信彼蝨蟣身外之害猶夷狄外侮固易易除也

贊曰腹之有蟲從心禍福國之有民因君畔服

海之生　蛇音薰海馬海羊海狗海獺海驢海僧海產最繁其瑣細者無論如海馬海羊海狗類皆中醫藥然爲鱗屬海獺海驢皆中皮張然爲獸屬海僧魚可食然爲魚屬海蟲之大者惟蛇一名水母狀若皮無頭目蝦爲之足蝦食其沫載之浮游蛇爲人得蝦皆散去

論曰蛇有涎沫蝦共襲之乃蛇卽快其承戴恬不自顧意至狎矣及爲人得蝦皆散去又逐他蛇豈復念此蛇戕蛇懼刀砧亦不悟其誰所使也今宮室愚少日狎狡童相許膠漆誑耗其財一旦傾覆狡傍噪又逐他少棄此如遺跡焉彼惜頸亦竟不悟爲其所嗾嗚呼何異蝦蛇之相狎

贊曰蛇皮愚頑隨蝦而敗羣狡傾家胡不斯戒

水之生　黽音猛抱槍　蛭　蠅　蛆

水蟲雖多然生之屬亦少黽一名水馬有毒殺雞犬狀若蛙四足浮水上水涸卽飛去抱槍如小蛙蛻膜下有刺螫人出水能飛蛭有數種能吮人畜蠅蛆生井中易井谷射鮒疑濕生蟲也

論曰黽抱槍雖附水生然閒能飛舉爲蛭伸縮雖類終沮洳耳至蠅鮒又入坎窞莫睹陽光如窪學淺中俗雜小器窺管難盡乎豹斑齊人但知其管晏者古稱坐井不可觀天傷終身之局隘也悲夫

贊曰溺水終淪入坎永陷古喻非蛙用嗟卑暗

宝之生　守宮　蝘蜓　蠍　蛛蝥　蜘蛛

蠨蛸　蛸蠟　長蛛　蠶繭　蠅虎　夜游

蟲之晝潛而惡濕者多生宮室中守宮卵生一名蝘蜓卽石龍子也蠍一名蛛蝥生卵多剖腹子生卽蠶母蜘蛛數十種其室生好網檐外者曰蛸蠟長蛛小者曰喜作圓幕壁上者曰蠶繭能者曰蠨蛸長蛛小者曰喜作圓幕壁上者曰蠶繭能躍捕蠅曰蠅虎凡生子皆作絲卵抱之子生吮母母多斃者夜游如米蟲而澤好夜游壁上守宮名處處

論曰守宮能以尾拂蠍使自整斃因取食之有權術焉蠍捕諸蟲及蜘蛛類前鈐以爪後刺以毒亦復猛厲蜘蛛取諸蟲或網羅束縛或直前撲噬類皆以大噬細以強凌弱遞相吞併殆猶官猾吏吏漁民威權以漸相劫者

贊曰室生蠐螬蜓蛸蠟蜘蛛以強凌弱弱者何辜

壤之生　蠹　蠹　蚤

蠹好生鼠壤中形扁類鼈故一名土鼈大者寸餘有齒耳其蠹蠹狀相若而有翅爲蠹之雄常夜飛覓蠹與交蚤多匿壤中生子善跳躍能齧人及貓犬鼠等或云蠹蠹水蟲所化

論曰壤之生蠹無若于人乃童子捕之使負薪自焚奔突爲嬉笑蚤至細而齧人至難禁覓之輒逃逸無蹤令人切齒徒搔抑靡得而捕焉嗚呼愚鈍無辜而遭羅狡猾售姦而漏網如執虜馘者多俘內民勦盜賊者多擒按堵詩云有兎爰爰雉罹于羅用刑殺者宜三復于蚤蠹之說

贊曰彼蠹何辜乃遭殲殛此蚤毒人而反伏匿

糊之生　蠶蚍同　蠶　蟬　曰魚　衣魚　壁魚

糊黏楮麪也蟲食之生焉蠶今俗名打羅蟲類鼠負而微細生紙糊竹木隙中跳撞作聲合聚成帥雜俎因列子朽瓜爲魚之說遂引張補闕瓜子化白魚事然蠹實形化始生甚細多食糊瓜子想其所食者食衣中糊曰衣魚嘗見食狐皮蛾蠋等

論曰世以蠶有聲無形壁之鬼魅人因謂見之者不祥又謂蠹食書中神仙字則作環形人得服之神仙詩云寄行蛻而能飛曰蟬有孕育世說腐草化者殊然爲蠶所祟者未聞徒賂耳騷騷服蠹而仙者未見徒蝕書穢穢險壬潛伏機械固能令人畏又多倡難成異說亦能令人慕其糊生之蠶蠹也哉

贊曰蠶不昭形人指爲蜮蠹不避芸簡編之賊蠹蝕域凶潛伏莫測胡祟胡仙勿爲所惑

陰之生　蜉蝣　蜣螂　渠略　怪蟻

爾雅蜉蝣渠略注云似蛣蜣而狹長生糞中猪好食之此當是渠略非蜉蝣也今糞中多有黑而澤能漸長大其蜉蝣類鼠負而細如秕有青白二種陰雨則生于齒垣下好浮游水上跳躍不溺古謂蜉蝣出以陰以此也死則化爲白膚故詩有麻衣如雪之興朝生暮死亦謂其微耳誰適見之又秋雨累日則有蟻最亦色想黑蟻卵感陰而變亦不爲種

論曰微物視旦夕如戊年陰雨則氣陰而蜉蟻感之化爲大都陰氣所鍾豈能久也故蜉蝣朝生蟻靡種遺矣夫何陰沴生慝如盜跖之兇悖而論者乃以得壽爲長于孔顏其亦未定之天耶

贊曰蜉蟻陰出倏忽存亡彼跖而壽實盜天常

濕之生　蟋蟀　蟋蟀　蟋蟀　馬蚿　節節

蟲生于濕者最多蟋蟀爾雅蛬又蜻蛚蟋蟀以其聲急寒月又名促織其鳴乃其交候雄鳴以股繫雌雌乃緣雄背上孳尾雄育白卵若秕刺雌尾帶之而下已而復交則雌先俯啄其卵秋末生子至仲春出凡三蛻而成性喜鬬蹶大者不良蚓雅蟺蟮又蟺俗名蛐蟮以其聲似歌故名歌女夜出茹泥故有行蠖之稱性畏鹽沾之卽潰人有中其毒者解之以鹽愈甚馬類蛬而大好鳴寵傍俗云足食之兆尺蠖易稱其善屈伸又名蚓蟯蟯火雅卽照又蟯蟯蟲時曰熠燿詩云寄行蛻而能飛曰蟒有孕育世說腐草化者殊

非鼠負俗濕生蟲多匿鼠穴鼠負之出故名蠦蚍雅
觳天蝼又螘又蟻鼠五技而窮牲畏麻油油水灌之
即出其子初甚小能跳食菜根蜈蚣蚰蜒相類但蜈
頭足赤夜中有光能擾蛟龍蟒蛇莊蝍虹甘帶蟄人
大麦雅注似蝗蜈蚣嗜雞南中雞糞踰宿則燖之恐
遺子其中然雞見之輒啄食其相制如此雅蝍衝入
耳小者黄大者綠皆害人馬蛇博物志云百足蟲斷
之能各行節節蟲有二種藍者其脆赤黄者甚澤蟲
好吞之

論曰水土之會濕蒸百物如蚉有蠊蟣有警蟣之征蚓有廉
潔之稱龍馬有富家之祥尺蠖有屈伸之義螢火有
照書之奇鼠負雖瑣瑣亦無妨于人者乃若蠍世稱
人夜行遇之不祥必求斷之則吉而鯽蛆衝蛇類皆
能害人夫言直行蛟伸縮隨宜者必君子之徒反是
者非類人道類亦如此者

贊曰蚉義蚓廉蠖伸螢照蠍蠍殃人蜥之爲妙

土之生　蟻蠭　蟻蝨　赤蟻　蠶杅　紅蟻　蛇蝗
蝗蛘　合蝗　尖尾　白蝗　蛩蚳　雙尾　顛當

蟲穴土固多然所因各異惟蟻及雙尾顛當穴土即
寓無所擇耳蟻種太繁大槩赤黑之二色大中小之
三等而已楚招魂赤蝗若象似涉荒唐今赤之大者
曰蠶杅緣壁飜屋拖蟲物馱行俗名馬蝗一云玄駒
其次者曰紅蝗最靈奇凡有已蠕蟲物小者廉得疾
返穴若馳報者一入即聚衆突出中有數大者如將
領隨之爲其徒挽重捍敵大者或他適則小者急拽
之歸其得名爲蟻者以此物有君臣之義云耳在他
蝗無此也黑之大者腹若稻穀性甚狡見小蟻羣行
常匿道傍見負物至衝突奪去因其貫行若蛇故曰
蛇蝗其次者腹若黑稷世謂能負等身蛾頗遲鈍顧
愚常至穴傍而逃其小者腹若莧實性好鬬常以土

蒸即鄰穴出鬬數萬相嚙二物羣行如羊故曰蝗蛘
又一種穴木而生與小黑蟻同但尾尖能螫曰尖尾
又一種如次黑蝗而稍狹長常二蝗俯仰相抱俗者
行仰者抱遇敵則抱者下協力禦侮曰合蝗其齒木
曰白蟻不與蝗同類凡蝗穴中有翅者曰蠶蠶大于
蝗乃其雌也生卵曰蚳初白如蛆已而形具嫩者淺
色穴壞能徙不過數步世言冬居山陽夏居山陰未
必然大較赤者多負肉黑者多負穀能擾田害木每
天將雨則蠶出飛空爲燕子食人言蝗鬬蠶飛爲雨
徵者土蒸之故也詩鶺鴒于垤以此雙甲俗名甲蟲
類小蟋蟀而無羽遇物則捲尾鈐之頗當雅王蛺蝶
又螳螂有網穴而遇物則張之土蜂所食者

論曰雙尾以尾衛首有常山蛇之智蛺蝶掩襲皆一
身之計不若螳穴滋千萬大能御細有君臣之義得
名爲蟻云古夢稱南柯治郡而編竹渡救者至獲奇
報意者信歟世之亂賊背主效逆不可枚數而螳不
見有自噬其長真可愧亂賊矣嗚呼異哉

贊曰尾鈐顛網掩取鬬爭蟻知事使彼此合名

草之生　蝗　蝝蝗蝻　螽　蜥蜴　蠑螈
草蜘蛛　天蛇　火蜘蛛　草蟲

蝗非常生蟲世說腹下有梵字視之頗肖又謂旱涸
則魚蝦子化蝗故多魚兆豐年云其子曰蝝蝗蝻冬
多雪則入土深來歲茲不復出故有遺蝗千尺之詠
爾雅五螽曰蜙螽蠰今青而大者是曰草螽負蠰今
叫者是曰蝗螽蝗蝻俗呼蟴蝝股常上下動搖者是
曰蜤螽蜥蜴飛而趨股作聲者是曰土螽蠰谿今土
黑色者是蜥蜴守宮之類草生者大而駛行曰蝝蝗
蛇蝗其次者腹若黑稷世謂能負等身蛾頗遲鈍顧
愚常至穴傍而逃其小者腹若莧實性好鬬常以土
蛛蛛蛇醫蛇鼠術士作法能令誘蛇出昔人有見其
術水作電者故禱雨用之草蜘蛛種類甚繁蜂好食
之大而五彩花紋作大網者曰天蛇齒人令通身潰
爛秦皮汁解之一種赤色六足小者飛奔地上形恍
惚似蜘蛛而無絲大則不能駛行曰火蜘蛛草中蟲
有五色有能吐絲作繭者以絲自縊者曰蜺

論曰螽類但食草及小蟲物蜥蜴蜘蛛類與人皆無
妨惟蝗甚不祥嘗觀其飛若浮雲迷空蔽日逐者鳴
金投石人情恟懼無以弭之然食稼有方不亦怪哉
類說謂爲貪吏所致黑首者曰文官蝗赤首者曰武
官蝗固未必信但君子不以仁政惠民而貪墨黷貨
則其爲蝗也亦多矣爰止醞蟲孽耶

贊曰攘攘草蟲于人胡祟蝗爲天災世言吏致

畜之生　虱　蝨蝨　蠅　犬蠅　肉蟲

畜類多有蟲史稱朴牛之虱今馬驢皆有虱然有綠
黑大小不一蝨蝨生牛馬皮中蠅多出其谷道犬之
蠅先生蟣毛中漸脫爲蠅乾肉生蟲多刺

論曰蝨蝨蠅類皆生于羸病之畜如乾肉之有蟲者
夫何怪惟牛馬至強劣犬亦至狡而虱蠅足爲其害
虱必吮牛馬之腹白而蠅必伏于犬之頸上令尾不
及揮足不及撲齒吻不及齧以忿其贊噬之慘嗚呼
狡猾之徒必狡猾之尤者足以制之如邂逅老卒能
迹劇盜盡其機術詭祕憸不得相謀詐不得肆欺狠

豕亦猛不顧後者以故識者病之是以壯士奮力迎敵而不懾伏以待斃君子長慮卻顧而不見利以忘身

贊曰佯輸懦死委靡之徒螗蜋愚悍一勇之夫

蔬菜之生　黃父　蟹　金蛣蟯　芫青　亭長　叩頭　泥五色　圓甲五色　長蟲

爾雅蠸輿父守瓜俗名黃螢雅蜚蠊蟲今臭蟲金蛣青似碎金色俱喜嚙瓜瓠葉上芫青在芫花上亭長在蒿上叩頭在豆葉下一名潛伏蟲壯紛至其氣之相感如此古有憲閉舉刺叩頭蟲之何蓋爲蛛網所[illegible]則振奮作聲求以脫難俗云教之叩頭則叩頭吐血則吐血殊非泥蟲生草上者綠豆上者黑木上者紫白初如蟻漸生翼能飛菜上圓甲蟲一名蝎有紅甲黑白文者五色不一其長蟲尤多色態不一

論曰蔬類人所甘者矧蝟蠕者能無藉焉彼瑣屑無足論第叩頭俗謂解隨人威服其逕以免禍者乎蟹負盤有觸輒臭似欲令人不敢近者然叩頭多爲頑童所矜而蟹汙人手無弗捫擲恩以廉之人罹患害搖尾乞憐飼餌丐命人或有脫之者若旁撫遠附以要上而懼脅人者人即傾之矣處患難者宜是稽焉

贊曰辟刺叩首開者矜憐蟹遺臭穢自罹難全

蟲之生　蠏蠏蜂　大黃蜂　露蜂　蠸蝓

土蜂　蚍　蟢　苴蝎蟲

蜂醜甚多爾雅著土蜂木蜂然亦可槩之矣蠏蠏俗名胡蘆蜂在高木顛窠如數斗甕嘗強入蜜蜂窠食其蜜及子毒病牛馬大黃蜂俗名馬蜂有大小二種大者強悍如蠏蠏小者巢人屋下空宇甚多東人謂之閑堂巢林木者爲露蜂醫家用其房爲其得風露之氣云解取漆如草汁以固巢蒂衛水點人窗紙揭之以爲房捕槐蟲等吮汁以飼其子又一種小而青黃色則巢草間七月以後刺者不復育子出皆曰白頭而雙肉刺不螫亦不喻其何說也土蜂之醜甚多蠸蝓即螺蠃蒲盧也作窠如雙竹笞亦有如蓮實者生子囊底如粟捕蜘蛛蟲物盈囊而封其口曰作聲其上如教之然所謂聲抱也子漸長食蟲訖則翼而出詩云有子又云爾子其義本明而解詩者遂謂螺蠃以螟蛉之子爲子何太謬也其黑者曰蚍穴地直下掘土如蟻垤小者曰蟢穴牆間皆食蟲蛛等草鞭蟲有三十足雖非蜂類然亦食蟲物而生者

論曰蜂蟲類也而食蟲白滋如人食羣動固無足怪其尾之毒猶人力之足以縛羊豕也但生子不貴徒槩養惟急教之耳諸蜂任物命以膏腴所育始服食溫飽其子者螺蠃生子雖備飼而不自哺惟作聲貼之若教之使自食其力而養以正道者以故風人取焉諸蜂皆毒人而螺蠃不聞其螫其義方有舊訓耶觀蜂之說可以知養子矣

贊曰蜂儔育子徒以飽之螺蠃小物能父能師

葉之生　蜜蜂　木蜂　土蜂　蠅

諸花葉多香膩蜂醜好食之其採取先以口澤之後以兩股摩粘之而往蜂有石木二種其蜜色赤白云

亦隨所採花色其房曰脾作蠟用蜜蜂窠中一大者曰王王生二子其一必飛去蜂子亦半隨之往蓋兩雄不並栖之理故畜蜂者視其生子止留其一恐分蜂勢弱也其王類大黃蜂大抵蜂窠氣芳烈諸蜂襲之多有強入其室食之者非有此王則羣蜂力小莫禦故王死則蜂散蓋無主不能捍強敵其勢難全故也王出即羣蜂粘之如升斗槩纍不能舍世言蜂有君臣以此其穴木者曰木蜂採花葉木膠作窠其穴牆者曰土蜂色青綠好卷木葉作房採花及穢物作窠二種大小不一然皆獨蜂無儔焉一種穴地而衆數斗亦解採花云一種狀類蜂而無螫好發花蕊者曰蠅由小漸長者也

論曰蜂之從王密若膠漆堅若金石勤勤懇懇依依而不能暫舍何哉其命相依也命相依則勢相附若維繫而莫之脫者天也人之君臣如首與四肢豈得相離亦天也世乃有視主之夷險以爲去就者固已二心之賊況乘國難而即蓄異謀者乎其每遭莅臨宜矣然蜂子或螫人即尾斷而去及歸則守者不之納蓋毒人即俾之自隕意者一室一主故其法令肅飭如此耶語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言一統之盛也惟蜂子亦有焉

贊曰一君萬民一統之盛之死從王人臣之正

水之化　蚓蚪　蛙　子分　蚊蟲同　蠙　負

勞　蜻蜓　雙尾　紅蟲　水蛆

水土化生萬類而蟲之化尤繁蛙類生子胞衣細如縷帛尺餘子黑如米勺比衣中人飲蝦蟆衣水者病衣爛則子生尾而動曰蚓蚪蛙蝦猶言活動云尾其尻骨也曰後有紅穴前爪自穴出則漸漸短後爪出則尾縮爲尻骨矣世說聞雷脫尾非是蓋三月中雷嘗屢鳴何蚓蚪之尾盡無恙也居陸者曰龜鼈蟾蜍

蟾大而背有痱磊腹下有丹書八字俗名蝦蟇蝦蟇小而能跳作呷呷聲生澤中居水者黽黽曰黿背青綠者俗名青蛙黑者名蛤子南人食之曰田雞又一種蝼蛔一種蠕蝡觸之腹脹種類雖殊皆自水中蚪蚪化也蚊生子曰子分形如小黃香子初白見日則黑浮水上踰日則散為數百子分而沈有拳者有直者掉動水中旬餘則裂背而出或為豹脚或為蒼蚊晚集屋檐作聲者交也夜中生子淮南子云子分為蚊是也秋後生者雙嘴不復噆人猶露蜂秋後則雙刺然蠙子在水甚細躍躍而集蛻而為蠙趣竪迅飛能噆人蜻蜓一名虹蜓子曰負勢生潦水中如小蝦仰面而行尾有翠星如孔雀尾斑蛻而出豎翅而飛甚弱漸大翅始展齒利捕蟲物食杜詩無數蜻蜓齊上下者交也又云點水蜻蜓款款飛者尾點水中生子也其種五色雙尾即蜻生者子遇潦即水生蛻為飛蟻紅蟲之蛻為蟻蠓水蛆蛻而為蠅好浮水上大抵秋末水寒則諸蟲不育矣

論曰予嘗夏日居水鄉晝則山谷幽寂林泉清麗遠水涵空而蜻蜓上下景物太美矣夜則萬蛙爭鳴閣閣呷呷搖山震壑耳幾聾塞又蚊蠓互嚙不及捫撲終宵殆不得一交睫焉予曰嗟乎我姑暫處此是安得常晝而不夜也嗚呼一水鄉也晝景觀蜻蜓如世泰而君子出文物輝煌孰不欣觀夜景羅蚊蛙如世亂而暴戾出橫惡聲勢誰復能堪欲觀世之治亂者觀之水鄉之晝夜

贊曰蜻蜓晝飛文明之輝蛙聒蚊噬暴亂之威

糞壤之化　蛣蜣　蟬　虹　蠅　蝤蠐　蛺蝶

五穀腥味腐于人者曰糞草木灰土腐于地者曰壤是與百穀蔬草者而況蟲物無藉乎藉者曰蛣蜣曰蠅蜣生子如莧實粘母爪上已而能動如粟附母腹下飛止不離大如黍始離母匿糞下作小孔大如指則穴地深入曰蜣蜋蜣蜋摶糞丸共轉之穴漸蛻漸大首有齟齬者曰胡蛣蜣去甲而蛻為蟬蟬蟬蛻而為蟬其蛻曰蝮蜻曰蛻今醫家用蟬蛻是五月蛻者曰蜩曰蟬曰蟬聲大而直六七月蛻者曰蛁蟟曰螿曰蜻蛉俗名蟬聊曰蚱蜢靖靖好近夜吟八月後蛻者曰蠶曰蟰曰蟭曰蟭形甚小是為寒蟬九月後氣肅不能蛻作土丸地中至春而蛻曰蟪蛄曰蟪蛄之春也西北曰蜓蚨曰蜣蜣蜣然入夏則死故曰蟪蛄之春也西北冬寒土凍則不育蠅類大小不一生蛆以類而蛻閒有純綠而赤首者尤敗物藉壞者曰蠐螬曰蠐螬大如指則蛻為蛺蝶翅大如雀備五色採花卉食

論曰糞壤皆穢積所生豈善物哉螬伏壤似頗從善及化為蝶遂餐芳蘂小人而變為君子亦君子爾矣蜣蛆逐臭溺于不善雖復變化均終昇惡蟬據高木吟風露而鳴噪喧沸蜀人目之蟬蟲言能起人倦睡猶鄙俘臨官聲勢橫亂陵悔于民故詩云如蟬如蛻惡之也至于蠅則甫孵芳饌遽襲臭穢芳臭不辯惟快一飽不招而來麾之不去有一筐死羣共覆之且遺汙變白黑以故風人重疾之是蓋不恤義否而惟利是嗜羅擯斥而不羞同類顛踣忍加擄掠且利口讒譖變亂是非又佞人之尤者此憎蒼蠅之有賦也吁螬克昜舊得人欣仰蠅之怙終固不足道有易惡之志者宜純厥德其勿曰蟬亦貂侶自古以為清也

贊曰螬化而蝶淑厥身心蟬蠅怙惡貽罪古今

木之化　蠶蛾　蟻蟲　斑貓　粉蝶

雀甕蜂　天牛　皁蝶　花蝶　蠟　蛺

赤甲　木蜂　長吻蛾

食桑葉曰蠶子初生曰蚁曰蠶二眠曰蠶自死曰蛹秋生曰蝗螟蠕中曰蛾蝙蛾曰蛾公曰蠕蠕作絲噆桑曰蠶似天牛白蛾蟲食葉遺作蛾槐蟲蛻曰斑貓食葉蟲蛻曰粉蝶秋後則黃栖裹蠶曰茧曰蛹曰蠶蛄蟄曰蟄曰蛹同螂曰蚋曰蠕蠕曰蝶蠕蛻曰天牛食葉蟲蛻曰皁蝶曰花蜂樁蠶曰蝎蛄蝎蛻曰蠶者曰蝎曰蟬聲大而直六七月蛻者曰蛁蟟曰螿曰蜻蛉俗名蟬聊曰蚱蜢靖靖好近夜吟八月後蛻者曰蠶曰螓曰蟭曰蟭形甚小是為寒蟬九月後花迅飛一云偷蜜蛾

論曰木病而蠹生蠹竟盜木精蛻去且被嚙斷于木有益乎否耶而刺人也諸蠹自斑貓雀甕供醫外他皆無取矣惟蠶桑乃王政大端上備衮服下徧民庶厥績偉哉而蠟亦海內獨炬之貴夫蟲食木葉于木奚損而絲蠟之用公私仰給譬之君子自修道義無求于世而嘉言善行舉世楷式彼小夫懷私自腹所至貽害輒去而不顧者其諸蠹之謂哉

贊曰蠹生木壞惟木之殃葉成絲蠟利及萬方

穀之化　大赤甲　蝡　方頭蟲　白蛾　牛　小赤甲　圓甲　蠟蟻

米蠹曰蠱曰強曰蚤蛻曰大赤甲狀如惡實豆蠹蛻曰蝡狀如小蛣蟯而色暗大麥葉蟲蛻曰方頭頭方綠色躍而飛麥蠹蛻曰白蛾夜撲燈小麥蠹蛻曰牛翻蠹蛻曰小赤甲醬蠹曰圓甲醯蛆蛻曰蠟蟻米穀中蟲多吐絲絮

論曰五穀民之食也而蠹食之得非民命之蠹乎古之王者不貴珍禽不畜異獸恐奪民食也嗚呼穀蠹于營甕主人憲之矣倉廩蠹于充食之儔天子可無省乎至若絺黃交蕩又民間之蠹也而愚俗齊供惟恐不先其自置蠹于箱篋而不悔者耶

贊曰穀有蠹蟲篋石其災充食耗費可杜可裁

草之化　土蝶　小黑蛾　蟄蝶　藍蝶　細蜂　青蠹蟲

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蟘食節曰賊食根曰蟊秋氣肅皆伏土中春蛻曰土蝶菊蕭之蠹蛻曰小黑蛾茉蠶之蛹狀肖菩薩首而金色耳目口鼻皆具蛻曰黔蝶小青蟲伏地春蛻曰藍蝶蒿葉有房如桃蟲曰蛣蛻爲細蜂落蒂青蟲蛻爲青蠅蟲

論曰草蟲繁不可紀然亦無巨害惟螟蟊勢食禾心根害出至要雖有嘉禾無得而興焉其潛伏遺種爲害來茲猶佞人既去而儕類潛伏身雖退散乃尚教其徒以自固售欺之術者豈不誠萬世之蟊賊也哉

贊曰草蟲瑣瑣匪害之尤蠹禾至要惟此賊蟊

蟲物總論

論曰兩間者喧擾之區二儀者化生之氣自羽毛鱗介而外皆蜎蠕蚑蠆之儔大都物至細微故其用亦鮮少惟夫桑蠶成繭絺繡燦龍衮之章至于蜜蠟遺鎔刻畫明鳳燭之照緒蛛蝥而巧生結網囊蝟耀而功儷燈窗蜂蟻君臣堪維世紀螳螂勇武可厲戎威蜾蠃得教子之方辟剝解免厄之術尺蠖善屈伸而稱孔傳蟋蟀識時序而著毛詩蟬蝕可誨鑽研蝶蠆能齊眞妄蜥蜴神靈于祈禱蚪蚓勢美于篆文指爪蚴蟉石龍以龍而取象攫拏猛悍蠅虎以虎而得名螢之火蚊之雷想依稀于影響蝶之拍蛙之鼓得彷彿于形聲顯當智取于重門螽斯慈照于多子蜣螂悟轉運之械蟬蟬擅高潔之操蚊無長之可稱胡多方之見取哉若夫楚莊以蒲蛭而罹疾疾齊桓以尸蟲而損威聲蜂蠍恃尾而毒入蚤蝨逞喙而沴家食禾食萊則饑僅荐臻穴木穴提則僅決立見又豈可以微瑣而不愼察之也耶嗚呼洪鈞謬轉萬息偕生雖云微眇之昆蟲亦等性靈于人物是故蠶雖亦可以見道豈皆坎蛙不足以語天也君子覩羣動之紛雜亦可以識大造之性情矣

見物卷五終

蠕範

李元撰

序

遡範天地。天地範萬類。變幻周通。萬有不窮。如陶斯模。如冶斯鎔。惟妙惟肖。是謂大造之功。涵以日月之精華。以山川之英氣。氤氲磅礴。爰有植鈍而蠕靈。靈之最其爲人乎。爲獸蟲魚之屬。或寄而或分。寄焉者暫也。分焉者散也。要之皆範也。綜其紛紜不齊之數。亦足以苞天倪。備民務。故或俯仰而蠢之。老子猶龍。不如龍也。莊子夢蝶。不如蝶也。惠子羨魚。不如魚也。夫何故。物之就範也。能其所能。力其所力。守而勿忒。以順天則。天地無心而成化。萬類乘化而有爲。問之天地。天地不知。問之萬物。萬物不知。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蓋窈窕之門。玄牝之戶也。賅而存之。其或可思。京山李元。

本傳 載京山志

李元、字太初。號渾齋。孫家橋人。父訓讀于外。病歸。不能言。時妻有娠。索筆囑曰。少時有蠕蠕叩予門。未納。予應不絕。若生男。命之曰元。遺腹六月而生。幼孤貧力學。夜無膏火。則默誦。有遺忘。則燃香炷以照之。其苦篤如是。乾隆辛卯。舉于鄉。後從座師某公遊學。因以博乙未大挑一等。歷任四川仁壽、金堂、而充知縣。所至有循聲。嘉慶丙子。乞病歸里。惟載書數萬卷而已。元學問博洽。文筆淵雅。著述極富。官蜀時。刻有涇齋七種。一、蜀水經十六卷。二、音切譜十八卷。三、聲韻譜十卷。一以顧亭林音學五書爲勘。四、籍莹三卷。闡明河、洛、太極之學。多前儒所未發。五、乍了日程瑣記三卷。六、通俗八戒一卷。七、蠕範八卷。一時通儒皆重其書。流播都門坊肆。又宦仁壽時。手修縣志。體裁極爲謹嚴。未梓者有桑梓錄、率爾操觚錄。又著有算書。時鎮祥李雲門侍郎方著九章細草圖說。元乃以己書就質。侍郎評曰。博大精深。其詩古文未詳集名。光高祖手訂之書。共有二十餘種。甲戌歲補刊蠕範。已將舉書目錄列于卷首。吾鄉修邑乘時。予遍索他方、年餘始獲。迨是稿本。僅已付梓。不特文藝未探入志內。即書目亦多未登。即特謹錄乎。因書于傳後。以彰予與玄孫鑑藝輯跋。

蠕範總目

卷一
物理第一 凡十八章
物匹第二 凡十五章
卷二
物生第三 凡十七章
物化第四 凡二十二章
卷三
物體第五 凡二十七章
物聲第六 凡十五章
卷四
物食第七 凡二十六章
物居第八 凡十一章
卷五
物性第九 凡十七章
物制第十 凡十八章
卷六
物材第十一 凡十五章
物知第十二 凡十九章
卷七
物偏第十三 凡十九章
物候第十四 凡三十二章
卷八
物名第十五 凡二十一章
物毒第十六 凡二十章

蠕範分類備檢

禽屬
鳳理 桐花鳳食 麀鹿 鶴性 鵬食 鳥理 鶯聲 布穀聲 杜鵑聲 鵲候 雞候 竹雞 鷄聲 山鳳匹 鵂候 鵂制 蒼鷹雪 鸞現 鳩聲 鵪鶉聲 秦吉了聲 反舌候 已上林禽 鴕食 雉匹 烏鳳聲 長離匹 鵝匹 鵠匹 姑獲名 已上山禽 鷺體 鶴聲 鵝鵡聲 鸚鵡聲 青雞聲 石雞候 鷃食 么鳳鳴 孔雀性 鴟性 鴟聲 鷹化 鴟鴞聲 鸚鵡知 英雞食 鵲性

禽類 分類備檢

鷸計　鴿候　雀居　鸐聲　鶴寄　鸛鸛候　鷫鷞食　鶺鴒制　鳲鳩知　鷂化　鷸知　商羊候　兜兜聲　傷魂化　木客名

鸐聲　燕居　鷗聲　鸜鵒聲 已上原禽　鶴知　鶼匹　鷓鴣制　鵜性　鶖候　鷯生　水鳩知　鵁鶄體　傳信知　火鴉制　鳥名 已上異禽

鸐性　夜燕食　鷦鷯居　鷺候　鴨生　油鴨寄　鶉知　鷸匹　鷺候　莪莪理　梟食　瘦兒化　乾吉食

鵁理　海燕體　鵯材　雁理　鳧性　鷗候　鶚理　鸂生　鷺知　鸂鶒食 已上水禽　精衛性　歸飛食　治鳥材

二

獸類 分類備檢

獸屬

麟理　麒制　虎理　貘食　狐寄　象生　駃騠匹　駝知　牛名　犢居　羊名　獬豸知 已上羊屬　犬名　豺知

麂寄　麝生　獅制　獍食　貓匹 已上貓屬　馬名　驢騾匹　駮食　犀制　夔體　羱體　狐寄　貜居

麞偏　兕食　豹食　貓候　驢材　驘騾匹　巢下體 已上馬屬　施偏　反寄 已上牛屬　乳羊偏　貉居　猥聲

麋偏　麢制 已上鹿屬　犴食　貍生　騾匹　驪匹　犛性　羝羊聲　獮制　獺居 已上犬屬

三

獸類 分類備檢

豕材　豬名 已上豕屬　猴寄　猢匹　猿偏　兔生　鼯制　鼷生　鼴化　鼲鼦性　冰鼠偏　猾體　犀體　罔兩食　撤揀　猳斗食 已上異獸

貓知　狨性　猿偏　獼猴體　鼠生　鼯名　鼳寄　鼪食　猰特食　火鼠制　猩體　野婆材　馬腹名　彭侯化

猬知　貔食　禺理　猩猩知　鼴生　鼫體　鼬知　鼷匹　唐鼠體　香鼠寄　蠕知　賈生　變雙讒　木客名

狟體　玃匹　猨寄　狒狒知 已上猴屬　鼩食　鼱化　鼢化　鼶鼲體　石鼠食　猬食 已上鼠屬　格知　猩食　森木體　狍鴞食

四

鱗類 分類備檢

鱗屬

龍理　蜥蜴匹　蛤蚧匹　蛸偏　蟒名　枳首化　魚名　鯽化　鱣寄　鮒偏　鯛體　鱵候　鯀候

蛟體　蠑螈知　蟊候　蟒食　公蠣化　蘄蛇材　鯉體　鱒名　鰻生　鮎材　鱠體　鱸體　鱧體

弔偏　蝘蜓體　蛇寄　蝮生　蟬知　倭蛇食　鱔食　鱷知　魴體　鮐名　鰣名　鯊食　鮫候

蛟居　諾㴸匹　螣匹　蟯名　虺蛇寄　蜈蚣寄 已上蛇屬　鱧體　鯶性　鱖候　鰳候　鰻候　鰩候　鰍偏

五

鯖體 仓魚食 鯶食 鰪知 魪體 鮮族 鱅體 鱵名 鯰鯘化 鯨材 海多望 鬧胡候 已上異魚 鰛體 蟧蜍族 鰮匹

鰺生 斧魚候 鰻匹 鯖居 鮎生 鯸偏 鯕體 鮭性 帶性 已上無鱗魚 鮫體 鯱體 鮧偏 鱸食 鯛居

鯛化 高魚匹 已上有鱗魚 鰞匹 魣候 鰫體 鰱偏 鯑知 鯇名 井魚體 鱷名 蛙匹 蝌蚪族 跋偏 已上雜鱗

鰇化 鮫生 鰥生 鯛偏 鮰偏 鰹族 鯽材 燕魚體 橫公害 蝓食 鰕體

介居

龜環 蟹體 蚶化 蚵化 海䗩偏

蟲居

蜂理 蝶化 螢化 蛩聲 蠢食 蚋居 蟧名 蝶理

鱔匹 鰲匹 蟳體 蛤名 鮑體 螺蠃知 蜻蜓生 蜚蠊性 螳體 賊食 蚤化 蜉蝣害 蜈蚣知

鼈居 蚌蛤材 蝸居 螺居 螺族 螳螂性 蟬聲 蠡匹 蚊食 蠅害 蛾害 蟋蟀居 已上飛蟲 蠹知

蟲體 螺居 蜃食 貝材 蚨理 螻蛄制 蠶匹 蠍食 蚊生 蚵蠪匹 蛈害

蛔蜒制 蜻候 蟻食 鼈理 文蛤居 蠶化 石背族 蛀偏 蚑居 蟹化 蚊聲 蚬化 膠知 蠔食 鞠通食 蟲名 已上異蟲

蜥蜴名 蟠化 鞭蟹居 殼族 蟯體 蝎化 土蠱制 蚵化 蟥體 已上倮蟲 蚕體 蝸性 蠑知 蛇體 謝豹性 海參體

蜘蛛族 蟑居 蚤生 已上走蟲 蟣居 蚯害 蠍化 蚵族 蝠居 砂蜉體 傳性 螃知 已上介蟲 封體 視肉害 綠蟲體

顛當知 螯食 蜚居 蛞蝓偏 石蠶偏 水蠆化 蟫害 蠦居 蟣食 隊隊匹 沙蝨體 象浦蟲食

蠕範卷一

京山李元撰

物理第一

日月星辰。天之實也。水火土石。地之質也。處其中者。戴履之鼓行喘息。蠕蠕爾。逐逐爾。

常人物於物。聖人物其物。故唯聖人爲能生物。死物。役物。食物。養物。

草木陰也。禽獸陽也。草陰而木陽。禽陽而獸陰。人者陰陽備。

禽獸橫生。草木逆生。人順生。順者蠢。逆者蠢。橫者在不蠢不蠢之間。

禽獸自首生。陽上陰下。草木自根生。陰上陽下。

陰感陽而生。草木春榮。陽感陰而生。鳥獸秋毖。

禽羽其木之葉與。獸毛其草之英與。魚鱗其水之波與。龜甲其石之章與。居相近。氣相感也。

陽散而陰凝。春夏陽也。故介散爲鱗。鱗散爲羽。秋冬陰也。故羽凝爲毛。毛凝爲介。

春左而仁。鱗蟲情和以應春。夏前而禮。羽蟲色文以應夏。秋右而誼。毛蟲力强以應秋。冬後而智。介蟲性辨以應冬。

陽升而陰降。故禽喜風。獸喜土。禽敏於上。獸敏於下。禽睫上瞑。獸睫下瞑。

有角者觸。有齒者噬。有毒者螫。有蹶者踶。天予以自衛也。齒不勝角。角不勝毒。毒不勝蹶。蹶不勝齒。天予以相制也。

魚逆水而上。鳥逆風而飛。獸逆山而登。人逆境而安。逆則動。動則生。陽動而陰靜也。陽生而陰殺也。

毛蟲之聖者麟。羽蟲之聖者鳳。鱗蟲之聖者龍。介蟲之聖者龜。

麟。麐也。麐。麋也。天祿也。毛蟲金之精。滿三百六十。麟爲之長。運斗樞謂機星之精。保乾圖謂蒼龍星之精。蒼色謂五行之精。孔演圖謂木精。鶡冠子謂元枵之精。埤雅謂土精。毛詩生應龍。應龍生建馬。建馬生麒麟。麒麟生庶獸。凡毛者生於庶獸也。麋身牛尾。圓首一角。角端有肉。其色黃。牡麒牝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壽一千歲。麟有十德。音中黃鍾。行中規矩。遊必擇地。翔而後處。不踐生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有五色。青曰發孤。赤曰炎駒。白曰索冥。黑曰角端。黃曰麒麟。

鳳。鵬也。鸞鸞也。羽蟲火之精。滿三百六十。鳳爲之長。羽嘉生。飛龍生鳳皇。鳳皇生鸞。鸞生庶鳥。凡羽者生於庶鳥也。鳳有五德。首者戴青。戴仁。緌者白。緌抱誼。斧者赤。丹負禮。胸者石。墨向智。足者蹠黃。蹠信。有十體。鴻前軒。鶱後豐。蛇頸。宛魚尾。岐。鶴顙。椎。鴛腮張。龍文綬。龜背隆。燕頷方。雞喙銳。有六象。頭天圓。目日明。背月偃。翼風舒。足地方。尾緯五色。有九苞。口苞命。心合度。耳聰達。舌詘伸。彩色光。冠矩朱。距銳鈎。音激揚。版文戶。有五方。東青鳥發明。南赤鳥焦明。西白鳥翹粗。北黑鳥幽昌。亦曰退居。中黃鳥鳳皇。亦曰玉雀。有五色。青鵠。赤鶉。黃鸞。白鵠。紫鸞。行鳴曰鵠鵠。戚曰上翔。止鳴曰提扶。戚曰歸昌。晨鳴曰發明。戚曰賀世。晝鳴曰保長。戚曰滿昌。晉鳴曰固常。夜鳴曰善哉。戚曰保長。雄鳴曰節節。雌鳴曰足足。按少昊以鳥紀官。鳳鳥氏曆正。元鳥氏司分。卽幽昌。伯趙氏司至。伯白也。卽鵝鶂。青鳥氏司啓。卽發明。丹鳥氏司閉。卽焦明。郭璞以伯趙爲伯勞。誤矣。

龍。宛虹也。蜃蜄也。爾師也。水物也。怪物也。鱗蟲水之精。滿三百六十。龍爲之長。介鱗生蛟龍。蛟龍生鯤鯁。鯤鯁生建邪。建邪生庶魚。凡鱗者生於庶魚也。龍聲如夏銅盤。無耳。以角聽。口旁有虬髯。頷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鱗。頭上有博山。一名尺木。無尺木不能升天。其目見纖芥於百里。其血入地爲琥珀。其髯可爲拂。其角可爲釵。其膏可爲燈。其漦可爲香。其肉可爲醢。呵氣成雲。能變水火。交則變爲小蛇。生卵必雙。有三則一爲吉弔。千歲則蛻骨。方丈山之龍場。普寧縣之龍洲。鶴山之龍岡。五城縣之天門。太湖之湄。皆蛻骨所也。龍性畏蠟。畏蠶。畏楝葉。愛玉。愛空青。愛燕肉。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龍有九子。不成龍者。各有所好。贔屭。霸下也。似龜。好負重。立碑趺。蠻蟲、蟠吻也。鴟尾也。嘲風也。鰲魚也。似獸。好望。立殿脊。蒲牢似龍。好吼。立鐘紐。狴犴。憲章也。似虎。有威力。立獄門。饕餮好飲食。立鼎蓋。虺蠕好水。立橋柱。蜥蜴、蜚貅也。好殺。立刀環。金猊、狻猊也。似獅。好煙火。立香爐脚座。椒圖似螺蚌。好閉。立鋪門。

龜、大蔡也。元武也。元緒也。元夫也。昭兆也。神使也。時君也。清江使也。靈壽子也。先知君也。洞幽先生也。元衣督郵也。玉靈夫子也。介蟲水之精。滿三百六十。龜爲之長。介潭生先龍。先龍生元黿。元黿生靈龜。靈龜生庶龜。凡介者生於庶龜也。龜、蛇首龍頸。廣肩大腰。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其息以耳。卵生思抱。雌雄尾交。亦與蛇匹。夏蟄口則瘦。冬穴蟄則肥。雄龜首方足短殼圓版白。雌龜首銳足長殼長版黃。龜有五色。甲黃。足赤。眼白。尾青。腹黑。龜有六象。上隆象天。下平象地。背穹象山。文錯象星。左睛象日。右睛象月。蹠運象四時。龜有六屬。天龜靈。地龜繹。東龜果。西龜雷。南龜獵。北龜若。龜有八名。一北斗。二南辰。三五星。四八風。五二十八宿。六日月。七九州。八玉龜。龜有十狀。一神龜。二靈龜。三攝龜。四寶龜。五文龜。六筮龜。七山龜。八澤龜。九水龜。十火龜。龜能運任脈。能咽口氣。能首向東而伏氣。故壽。老則神。歲或其五色。如玉如石。至八百歲反縮。大如錢。夏遊香荷。冬藏藕節。其息有黑氣如煤煙。潛含油管噀之。即不能遁形矣。千歲者青髯。身生毛。額上骨起如角。善解人言。常有白氣冉冉而起。聲三萬六千歲。龜開鐵聲則伏。被敗體則死。香油抹眼則入水不沉。老桑煮之則易爛。其甲曰龜版。曰神屋。曰敗將。曰漏天機。可以卜卦。其尿磨墨則轉。磨墨書石。可入石數分。其別種曰鶚龜。甲長尺許。背如鸚鵡。尾長七八寸。鱗甲甈然。出象山東攝潭。曰鴞龜。水龜也。蠵龜也。旋龜也。偏頭大觜。兩目在側如鴞。長二三尺。食之可以已聾。出高山巖下。曰蠢龜。蠳龜也。陵龜也。蟕龜也。呷蛇龜也。狹小而長形。如鴟爪。腹小中心橫拆。能自開闔。頭足不能縮。大者重千斤。生海中。好食蛇。曰綠毛龜。毛生也。綠衣使者也。綠毛浮水中則毛自起。能

辟飛蟲。有養者。置缸內。飼以魚蝦。冬除水。久則生毛。長四五寸。毛中有金線。脊骨三稜。版如象牙。又數遇國能言龜。食齒犬。若江州三足龜。遐羅六足龜。吳興始豐八目龜。陽羨、欽州、盧江、容陵六眼龜。建城四目龜。安豐一角龜。崑崙四翼龜。黃河兩頭龜。又道州營陵有龜。四足各踏一龜。爲王者龜。爲塋龜福州、吳興亦有之。

飛蟲賢蜂。走蟲賢蟻。倮蟲賢蠶。

蜂、蠶也。蟜也。蠮也。蛺也。蟓蠕也。蜘蛾也。蜜蜂也。長尾爲蜇。短尾爲蠆。陰陽在尾。雄尾銳。雌尾歧。性喜合。交則黃退。居林木土穴者爲野蜂。居人家者爲家蜂。皆小而微黃。有王。有將。有相。王大如小指。青蒼色。王居壘積如臺。謂之蜂臺。誅罰微令。嚴如君臣。無王則衆蜂死。王生子復爲王。有二王則老王退位。分其蜂半族從之。擁王於中。或團如毬。或鋪如扇。飛止環衞。有隊伍行列。王之所在。蜂不敢螫人。每日兩衙。應潮上下。朝衙畢則出而采花。暮衙畢則入房而宿。其尾垂顙如錐。有毒。螫人則芒入肉不出。蜂亦死。嗅花以鬚代鼻。采花則翅挾股抱。獨采黴則拱於首而獻王。其將蜂色黑。不采花而能釀蜜。八月將蜂盡不死。則蜜被食盡。羣蜂餓死。其稱蜂黃色細腰。不能採蜜者。謂之蜂奴。亦名貞蟲。不能採花釀蜜。而能守戶察羣蜂之勤惰。每一半守房。一半分次攢發。花少者受罰。其採釀百花精者蜜。蜜味甘。粗者蠟。蠟味淡。蠟者蜜之脾也。化蜜必取匽瀦之水。注之蠟房而後蜜成。其房如脾。謂之蜜脾。北方地燥。多在土。南方地溼。多在木。其別種曰石蜂。窠大如拳。色蒼黑。曰草蜂。在草中。曰蜘笛師也。竹蜂也。黑色。大

如小指頭。結窠竹上。窠大如卵。而有鬍。長尺許。釀蜜紺色。出蜀中。曰蝬。石蜜也。蜂黑色。似牛蝱。亦有君臣。結窠石崖之間。采蜜青色或綠。崖上有鳥。正月來羣飛千數。食蜜都盡。崖石如洗。鳥去采蜜如初。其鳥名蜜雀。一名蜜母。曰蝸。蟄穿也。土蜂也。馬蜂也。亦名黑翁。穴土最大。有毒。好食蜘蛛。能預知蜘蛛藏處。壽覓無遺。曰白蜂。色白。土窠。大如卵。曰菌蜂。黑色。緊若鉦。長二三分。夜入人耳鼻。凡菌夜有光者。皆雨化蜂。出嶺南。曰獨蜂。七里蜂也。窠大如鵝卵。蒼黃色。內僅一蜂。大如石燕。一足連樹。不能飛而能螫人。中其毒者死。蓋樹小兒樹。蜈樹蟻之類也。曰胡蜂。壺蜂也。崔蜂也。元瓠也。甊甗蜂也。大如壺。黃黑色。長尺許。能螫馬牛及人。或至欲死。在屋上及木中作房。有淡黃者。窠長尺。闊二三寸。謂之牛舌蜂。有赤黃者。窠如瓠。圓圍三四斗。謂之葫蘆蜂。大者如巨鐘。其房數百層。每房可得蜂兒五六斗至一石。曰木蜂。綠摘蜂也。似蝱而小。黑色。穴木。每在人家房搖間。穿如刀鑽。能螫人。曰蛒蜂。出巴中。在褰鼻蛇穴。其毒倍常。中人手足則斷。心胸則裂。不可藥救。唯禁術制之。曰異蜂。似蜜蜂而大。飛勸疾。好裁圓葉入木窠作窠。曰火蜂。狀如螽。曰鸑蜂。大者重十餘斤。聲如鸞鳳。身被五采。毒可殺象。釀蜜碧色。服之成仙。曰橄欖蜂。生橄欖樹上。形如木葉。有手足抱枝自附。與葉無別。仆樹彫葉而後辨。曰折腰蜂。窠在沙中。岸崩則出。土人燒之爲琥珀。出寧州。又欽原似蜂。出崑崙山。則鳥也。文文似蜂。出放皋山。則獸也。

蠮、蠮螉也。蚴蝶也。蠮螉也。蝻螉也。蠮蠃也。石宮也。穴居卵生。性畏炭桐油竹雞。居有等。行有隊。能知雨候。雨則穴戶將出冬蟄。蟄土成封。謂之坻。亦謂之垤。其種類曰蚼蚍。蚍蜉也。大而黑。行遲鈍而

有羣。狀似飛蟻。力能舉等身之鐵。曰元駒。蚼駒也。馬蟻也。似蚍蜉而小。黑色。好鬭。得食則呼羣舁之。負負而來。力大善負。曰蠪。大如元駒。相負而行。出求得食。則釋負者於彼而歸。再負以來。食飽負去。不知爲雌負雄。傒負主也。曰蠪。赤蟻也。蚔蠪也。淺赤色。鹽於藩蘺。形狀最小。中有粗短者爲之主。色正黑。腰節微赤。俗名赤腰蟻。首銳足高。走最輕迅。每六七則有主間之。呼羣負物。聽主指使。主不用力。往來或翼或飛。每致生物人穴。輒堰其埋防逸也。爾雅謂大而赤色斑駁者爲蠪。曰蚍蜉。緣蠓也。淺黃色。長不踰分。小於赤蟻。力不能負。呼羣聚食。曰螱蝚。飛蟻也。穴地而居。溢水而食。初生爲蟻。色白。至夏生翼變黑。逃天熱溼。羣隊而出。飛不能高。脫翼則墮地而死。好食不甘。曰螱。白蟻也。似蚍蜉而白。腹肥有光澤。好食松柳木。穴其中。容可丈餘。初綠地生。一蟻當先。衆蟻遞至。首尾不絕。如線若有部伍行列。其穴木一線直達。仍取水飲之。木底築土爲隧。以便往來。性畏竹雞。聞其聲則化也。生粵中者能食鐵。取其蛀末鎔之。仍爲銀。但少耗耳。曰獨腳蟻。一足連樹根而生。蠕動不行。曰青腰蟻。赤色。能飛。一尾而尖。腰中青黑。似狗猲。曰膠蟻。九眞移風縣土。赤如膠。塑之以木樹其中。蟻緣而生漆。堅凝如蝉蛸。折漆以染絮。其色正赤。謂之赤絮。曰朱蟻。出崑崙之墟。

蠶、蟓也。蟥也。女兒也。龍精也。三月始生。有文小白鳥斑各色。食而不飲。蠶蛹蛹似馬。色斑斑似虎。初拂謂之蚝。三俯三起。二十七日而老。吐絲爲繭。自處其中。久則化爲蠶蛾。破繭而出。狀如小蝶。眉曲如蠶先孕後交。不交亦產子。無眉目。收采亦薄。交州、永嘉、日南、南鄭、諸處歲八蠶。三月蚖珍。四月柘蠶。蚖蠶。

五月愛珍。六月愛蠶。七月寒珍。九月四出。十月寒蠶。凡蠶再蠶爲珍。珍子爲愛也。蠶性畏溼惡水。其蛻爲蠶皮。爲馬明退。爲佛退。爲金牛兒。其蛹爲蠶。其神爲宛孫。爲馬頭娘。爲馬明菩薩。其別種曰蟹。食桑葉曰蠶。由食槐葉曰蚍。食艾葉曰蠻蠶。食棘葉曰蠻蠶。食蠻葉曰山蠶。食樹葉曰楓蠶。食楓葉曰冰蠶。長七寸。黑色。有角鱗。霜雪覆之。然後作繭。長一尺。絨錦不濕不燃。出上蔡山。曰風蠶。出橫州。曰火蠶。出炎洲。曰水蠶。出彭蠡。曰海蠶。出南海。

鶴不蹤胎。慈不蹤伏。仁也。狐小前大後。禺老前少後。禮也。雁春北秋南。爲朝晴暮雨。信也。鵲不知死。蝗忘其生。勇也。

禺、雌也。果然也。山猴也。似狖而大。青目白面。赤頰有髯。而毛彩斑爛。鼻孔上向。尾大於身。其末有岐。雨則掛木上。以尾岐塞鼻。喜羣行。自愛其類。老者前。少者後。食相讓。居相愛。生相序。死相赴。獵者捕其一。則舉羣嘯而從之。雖殺不去。

雁、鴈也。鷗也。鷖也。翁雞也。沙鷄也。鷗、鷖也。蒼鵝也。征禽也。鶉信也。陽鳥也。朱鳥也。客鳥也。似鷖。有蒼白二色。夜宿靜野。鴻內雁外。更相警備。有雁奴巡之。飛則銜蘆數寸。以防矰繳。其飛有行列。若八字一字人字之字之狀。若張其一。則行缺一位也。冬適南方。集於江干。仲春塞盡。北向燕代。性愛力。飛必從風。食粟則翼重不能舉。其毛爲褥。可以禦暑。可以渡江不沈。其大者曰鴻。寡侶不羣。高飛薄雲漢。又鴻耐好食雁。

鵓、雜也。拘雀也。山鵲也。山烏也。雜烏也。阿雜也。山鵲鳩也。赤觜烏也。如鴿。蒼羽赤足。首文如戴花勝。隊赤若傅丹砂。腮有圓點。黑白相映。尾長。不能遠飛。朝叫晴。暮叫雨。能效鷹鷂聲。性馴良。易附。而自遠其類。相值則搏。

烏之父子。鳳之君臣。鴛鴦之夫婦。鴒之兄弟。鶯之朋友。禽有五倫也。

烏、鴉也。雅也。鴉也。蒸也。卑居也。鵶斯也。疋居也。黑身白項。或烏項。小而多羣。背飛向暾。千歲者五色。或化蛤蜊。其種類曰慈烏。孝烏也。鵶烏也。寒鴉也。小而身黑。脣烏味小。羣飛作鴉鴉聲。性至孝。初生母哺六十日。長反哺其母。亦六十日。曰鴉烏。鵶也。賈烏也。似慈烏而大。味腹下白。性善聲。曰燕烏。鷰也。鵰鶚也。鬼雀也。老鴉也。楚烏也。白脰烏也。似鴉烏而大。白脰羣飛。鳴則有凶。脅。禽經以爲不祥烏。古有鴉經占吉凶。然南人喜鵲惡鴉。北人喜鴉惡鵲。曰蒼烏。白頭烏也。白頭翁也。似雀。稍長。頭有白毛。闊寸許。其飛似燕之顏頡。曰赤烏。曰白烏。曰三足烏。曰鵠鵲。似烏。白文。出小侯山。曰鴝鵒。赤足。出丞陽山。曰鵲鵲。白首青身黃足。出馬成山。曰鵲鵲。人面。宵飛晝伏。出北嶽山。曰鶺鴒。三首六尾。善笑。五采赤文。出帶山。

按今烏不過白項黑項二種。未有反哺者。其慈烏反哺則鵲也。

鶯、黃鸝也。匹鳥也。節木鳥也。相思鳥也。首紅冠。紅翅黑尾。黑頭有白長毛。垂之至尾。其質杏黃色。有文采。棲七穴中。雄鳴曰鶯。雌鳴曰莎。止相偶。飛成雙。交頸而臥。其交不再。游則雄左雌右。宿則雄翼右掩。雌翼左掩。人獲其一。則一相思而死。

鷄、鶤也。雎鳩也。王雎也。鵰雞也。魚鷹也。下窟也。沸波也。釣魚鷹也。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骨露。性好峙立不移處。多在水邊食魚。能入穴取魚。又能翔水扇魚食之。生有定偶。並遊不亂。交則雙翔。別則異處。毛傳所謂摯而有別也。然雎鳩說文以爲白鷺。韻會以爲杜鵑。章昭以爲鶚鵰。

鴒、脊令也。精列也。雎渠也。鵜渠也。章渠也。鵜鶘也。章雞也。水雞也。連錢也。錢母也。雪姑也。大如鶉。雀背灰青。雞足。長尾尖喙。頷下黑如錢文。行則搖曳。身尾相應。好食雪。鳴則天大雪。

虎爲山君。羊跪母而乳。象有別。鹿呦羣。獸有五倫也。

虎、於菟也。虦虦也。斑奴也。斑子也。伯都也。李父也。李耳也。貙兒也。戾蟲也。英獸也。波羅也。羅羅也。虞吏也。寅客也。山君也。大蟲也。嘯風子也。白額侯也。斑寅將軍也。狀如貓。大如牛。黃質黑章。鋸牙鉤爪。鬚健而尖。舌大如掌。生刺。項短。鼻闊。聲吼如雷。風從而至。有威骨如乙字。長一寸。在脇之兩旁。皮肉尾端亦有之。夜視一目放光。一目視物。被弩射目。有光墮地。掘地尺餘得之。狀如琥珀。謂之虎魄。立秋如嘯。仲冬大寒節始交。或月暈而交。生不再交。一交一乳。乳必成雙。孕七月而生。能知日之衝破。又能畫地觀奇偶。以卜食。其首尾長七尺。伏咫尺淺草中。不露也。其噬物。隨月旬上下。上旬咬頭。中旬咬腹。下旬咬足。如鼠噬鼠也。搏物三躍不中。則捨之。遇嬰兒醉人及勇士不懼者。則避之。食人男子自勢起。女子自乳起。不食婦人陰。人爲虎噬。則爲倀鬼導之行。凡虎食一人。則耳痕缺。若割裂。驗齒缺。則知食幾人。食狗則醉。聞羊角煙。則走。四指者天虎。五指者人虎。五百歲色白。千歲牙脫而角生。貙人蠻人蠻人蠻魚皆化虎。凡虎文白者曰魁。黑者曰虨。赤黑者曰彪。有角者曰貔。五指者曰貙。淺毛者曰貓。其別種曰彘虎。牛尾犬身。出浮玉山。曰獨裕。白身犬首。馬尾豕鬣。出北嶽山。曰羅羅。青色。出北海。曰倒毒。人面虎爪。毫長三尺。牙長丈餘。曰窮奇。似虎。亦似牛。猬毛。狗音。有翼能飛。是食人。出邦山。曰黑虎。毛有暗花文。或化人入市羣行。慢者食殺之。出滿刺加。曰飛虎。如貓。犬長毛。灰色。肉翅。能飛不遠。出啞魯。

青蚨、青蠅也。蚨蟬也。蠅蜀也。蠅蜀也。蟬蟬也。蒲盲也。魚父也。魚伯也。水蟲。似小蟬而長。青金色。有光。生於池澤。好集蒲葉上。春生子蒲葉上。如蠶種。八八爲行。或九九爲行。雌雄不相捨。子母不相離。得其子則母飛來。取子母各等。置甕中。埋東行垣下。三月開之。以母血塗八十一錢。子血塗八十一錢。留子用。母留母用。子仍自還歸。買金銀珍寶則不還。

附。雞有五德。首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孔雀有九德。一。行視端正。二。聲音清徹。三。行步翔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七。不分散。八。少淫。九。知反哺。雁有四德。塞南熱北。信也。飛有序。前鳴後和。禮也。失偶不再配。節也。驅奴夜警。衛盧朝飛。智也。鷄有四德。挾彈於中。巧也。負擔於外。禮也。介冑自防。不問寒暑。智也。步武慓綏。不踰規矩。仁也。鵝有三德。一。無腸肚。一。割之無血。一。頭潛不潔。蟬有五德。頭有緌。文也。含氣飲露。清也。黍稷不享。廉也。處不窠居。儉也。應候守節。信也。蠶有六德。衣被天下。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報主恩。義也。不蓄湯火厄。忠也。三

眠三起、信也、象物成繭、色尙黃素、智也、蠶而蛾、蛾而卵、卵而復蠶、神也、

物匹第二

鰻鱔雄、螺鱔雄、獺鱔雄、蝶鱔雄、貂鱔雄、鱔鱔雄、鱔鱔雌、鱔鱔雌、高魚鱔雌、精衞鱔雌、姑獲鱔雌、蛙蛤鱔雄雌、類狐兩體自爲雌雄、

鰻鱔、鯊鯠也、蛇魚也、白鱔也、似鱔無鱗、腹白而大、背盛連尾、青色多脂、善穿深穴、能緣樹食藤花、有雄無雌、以彭漫體生子、子附體譬而生、其骨燒煙熏蚊、則化爲木、亦可辟蠶蛙、背有白點四腮者不可食、

四目者殺人、其別種曰五色鰻、生歙州、曰九節鰻、生奉化縣靈濟泉、曰蓋鰻、狗魚也、體大、生東海、曰壯鰻、生江水中、多脂無刺、曰蔗鰻、生南海、身短背黑、隨潮登岸食蔗筍、潮退而不能去、往往得之、大可數十觔、家鳥聚則化爲木、木當作水、

獼、狨也、獼父也、猴獼也、馬化也、夜叉也、似猴而大、色蒼黑、七尺、能人行、健走、善攫人物、善顧盼、善攝婦女爲偶、生子以楊爲姓、產猶之黎州、

猵、猴猵也、似猴而大、體若小驢、善緣木、純牝無牡、羣居要路、執男子合之而孕、

鵜、鴉也、鵜也、獨豹也、鴻豹也、娼母也、似雁、有豹斑文、無舌、無後趾、食必齧、肥膩多脂、羣居如雁、有行列、性不棲樹、過鷙鳥則激糞射之、糞著鳥毛悉脫、性最淫、純雌無雄、逢鳥則與之交、

高魚、石鱟也、石斑也、似鱔、白鱗、有斑文如虎、長數寸、大若尺餘、常浮游水面、聞人聲則劃然深入、有雄無雌、性淫、二三月與蜥蜴交水上、其胎毒人、出建州、

鯉、靈鯉也、神鯉也、香鯉也、香髭也、香貓也、靈貓也、文似土豹、其陰如麝香、糞溺皆香、肉可食、有四外腎、

自能牝牡自孕而生、又鳥有鵪鶉鷄鶴象蛇、皆自爲牝牡也、

雞冠高雄短雌、鴨首綠雄駁雌、鷺身小雄大雌、鷺色斑雄駁雌、鷄羽褐雄斑雌、雉羽赤雄紫雌、翻羽青雄赤雌、鷄隊丹雄黑雌、鵪鶉之足高雄短雌、鴞鶚之飛前雄後雌、鴻鵠之行左雄右雌、孔雀長尾翠冠者雄、短尾無翠者雌、

鹿有角牡無角牝、麞有牙牡無牙牝、猴嘯牡瘖牝、猬毛逆牡順牝、鼠矢尖牡圓牝、象牙長牡短牝、

龍角浪四峭目深鼻豁鱗上壯下殺者牡、角麟浪平鼻直目圓鱗薄尾壯者牝、鱉浮牡沈牝、鱖左顧牡右顧牝、鰥文明牡暗牝、蚧口闊牡銳牝、蟹臍圓牡尖牝、龜版白牡黃牝、龜背黃牡黑牝、

鱟、候魚也、無鱗有殼、身廣尺餘、其甲瑩滑、青黑色、狀如使面及惠文冠及熨斗之形、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頭似蜣螂、十二足在腹兩旁、足長五六寸、尾長一二尺、可爲小如意、其血綠色、其腸直、其脂燒之可以致鼠、其腹橫紋一線、軟可屈摺、一屈一行、能飛能躍、其伏常遠行迹數步、性畏蚊、蚊小螫之則死、月暴無蟲、蟲光射之則死、牡小無目、得牝始行、大小皆牡負牝走、雖風濤不解、牝去則牡死、謂之鱟媚、羣行相積、背高尺餘、背有骨如扇、高七八寸、似石珊瑚、無風則偃、有風則舞、乘風而行、謂之鱟帆、其象如蟑筱、亦曰鱟蟑、腹中子如蠶豆、生時在石邊、周身鱗之、皸裂而生、尾中有珠如粟、色黃、性善候風、故名、

蛤蜊、蛤蜃也、仙蜯也、偶殺也、狀如蟹蜒、首似蜻蛉、細鱗如蠶子、身長四五寸、尾與身等、背綠色黃斑、煤如錦紋、雄者爲蛤、皮厚口闊、身小尾粗、雌者爲蜊、皮細口銳、身大尾小、雌雄相視、累日乃交、兩兩相抱、或自墮地、人往捕之、亦不知覺、以手分劈、雌死不開、好棲榕木上、且暮則鳴、其聲自呼、大月三聲、小月兩聲、雌雄相隨、投一獲二、最惜其尾、見人來取、往往斷斷其尾而去、

鯉、鱒也、水馬也、海馬也、水鼈也、水蚯也、水蹶蟲也、鰕抓蟲也、馬首鰕身、大腹硬背、背偃僂有竹節文、其尾刺人如蝎、雄者黃、雌者黑、長二三寸、蜻蜓交水上、附物散卵、所化復化蜻蜓、

蜥蜴五色具者雄、不具者雌、楞雞五色具者雄、黑質白斑者雌、蜻蜓綠雄碧雌、螻蛄飛雄止雌、蜂尾岐雄銳雌、蠶蛹尖小雄圓大雌、蠍螫定痛者雄、螫痛者雌、蟯螂曳者雄推者雌、

蜥蜴、蜓也、蜥蜴也、守宮也、泉龍也、石龍子也、山龍子也、豬婆蛇也、生山石間、似蛇、四足、頭扁、尾長而細、約三四寸、大者一二尺、有細鱗、金碧色、善鳴、不以日、周禮注、鳴、鄭玄謂胸鳴、馬融謂背鳴、干寶謂骨鳴、好與魚交、聞魚躍則自草出、稍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合、合竟魚還水、蜥蜴還草、

楞雞、楞鳩也、蠶雞也、紅娘子也、灰花鵝也、似蠶蛾、腹大頭方而扁、六足微黑、翅兩重、外灰內紅、雄者五色畢具、雌者青黑質白斑、

鱗、牡麒牝鱗、馬、牡騭兒牝騭、騾、草牛、牡牯特犢牛牝牸牂、羊、牡羖羝牝羠、牡羷羝牝羷、牡麋牝麋、牡麚牝麚、牡麞牝麞、

鳳、雄鳳雌凰、匹、雄鵞雌鵝、雄鵝雌鵝、雄鶉雌鶉、

蟹、雄蟹蝗雌博、蛤蜊、雄蛤雌蜊、蟹、雄玳瑁雌蟹、

長離、鱗雌、雌鳩、鱗雌、鷲、鷲鱗雌、蛤蜊、鱗雌、隊隊、鱗雌、諸龍、鱗雌、赤蝴蝶、鱗雌、斑鳩、逐雌、山鳳、殺雌、

長離、比翼鳳也、雄曰野君、雌曰觀諦、飛止飲啄不分離、而紂時常集長桐之上、

諸龍似蜥蜴、微有龍狀、求食則據石上、水族游泳過其處、輒跳躍自落、因取食之、雄死則雌至、雌死則雄至、故每獲必雙、

隊隊、同心蟲也、形似蟹蟲、身被五色、生有定偶、斯須不離、飛則接翼、鳴則同音、夷姊不得於夫者、伺枕中則情洽、

山鳳、狀似雁、鶩、鵝如鳳、其雌伏卵、則雄以木枝雜桃封巢、獨留一竅伺之、子成發封、不成即食其雌、或窒竅令餓死、

惟物無欲、是故虎不再交、雉不再交、蟻不再交、鴛鴦不再交、多欲者損其身、是故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

雉、雉也、鷄也、鷄也、華蟲也、及翟也、疏趾也、野雞也、山雞也、漢呂后諱雉、故有野雞之名、大如雞、背有黃赤斑文、翼如繡鎧、綠項紅腹、紅觜利距、好鬬、其聲曰鷕鷕、其交不再、卵褐色、將卵時、雌避雄而伏之、否則雄食其卵也、雄者尾長三四尺、性勇健、自愛其尾、不入叢林、雨雪則岩伏木棲、不敢下、往往餓死、以

鉉照之見其影則瞬而舞雌者文暗尾短季冬則勾頸而雊孟春則鼓翼而鳴孟冬入大水爲蜃或與蛇交亦生蜃其異種曰蟹渠黑身赤足六首出五人國曰當扈似雉以鬱飛曰白鵠文首白翼黃足出單張山曰竦斯人面見人則躍出溼題山曰鴟鶚長尾青喙赤毛如火出隅山曰象蛇五采出陽山曰胜遇赤色食魚曰赤鷄入面鳥喙八翼一足毛色如雉行不踐地善鳴聲如鍾磬笙竽 按少昊氏以鳥紀官雉爲五工正杜預取爾雅謂東方鶅南方鷩西方鷫北方鵠中央鷮者是也爾雅釋雉實不過五種鶅一名鷊在伊洛謂之亞鳩一名鷽卽南方之鶡秩秩一名海雉卽東方之鶅翟一名山雉卽北方之鵠韓一名鷩卽西方之鶡反覆釋雉名併釋少昊之五工正也樊光、賈逵、郭璞不取其說蓋悞以鶅鷊鷩爲四種不使摘舉耳郭謂鷊走且鳴諸雉雖非走且鳴也又李時珍分雉翟爲二謂雉尾長三四尺翟尾長五六尺然五六尺不由三四尺漸而長乎雉有五種而雉其總名也今有翟鷩鷊鷩五種不必與爾雅牽配

蟠、秦龜也、澤龜也、蠙蟠也、蠡爽也、蠡蟠也、靈龜也、員龜也、係臂也、似龜稍長背甲十二片黑白斑文邊缺如鋸齒足有四趾前長後短雄曰玳瑁雌曰蠙蟠望卵影抱謂之護卵生不再交交精爲蛟魚吞食吐出年久結物謂之撒八兒其吼聲如牛背上可負而行在山食草根竹萌每至甲子庚申日輒不食謂之玳瑁齋日大者如碑趺冬藏土中春月出遊山谷欲取甲者倒懸其身而以醋潑之逐片應手落黃多者上黑斑者次之捕者必先祭自陳所取之數則自出不爾風浪覆舟矣其別種曰蚶蟹蟹也似蟹而甲薄生海邊白沙中多育一枚剖之有三解宵夜鳴且止曰蠣蛤蟹也似瑇瑁龜甲鼈身形如笠四足縵胡無指爪甲黃點有光或有黑珠斑文似錦但薄而色淺不任作器可作貼飾謂之蠣皮

蝦與蟹交、蝦與猬交、蝨與蠶交、蜥蜴與蒿魚交、鴿與鳩交、鳩與鳥交、鱔與鼠交、蛇與鼈交、蛇與蝦蟆交、精衛與海燕交、馬與驢騾牛龍交、蛇與鼈鼈鱔孔雀野雞交

騾、本周兒也似雀而稍大色灰白項出毛角蕪常卽是穴鼠穿地入數尺與鼠同穴鼠在內騾在外共爲雌雄

鼠、兎鼠也、鼠鼠也、如家鼠而小色黃尾短缺脣似兎蹇尾似鼬與騾同穴而處

蠅有五種曰蠅、皁蠅也、蚱蜢也、蜉蝣也、青黑斑文長角脩股善跳實稼與蚯蚓交皁蠅鳴上風蚯蚓鳴下風因風而化乳於土中深埋其卵至夏始出曰負蠜常羊也茅蝦也草蠅也黑斑文似皁蠅而小曰蚱蠅蠅斯也松蟋也蟋蟀也春黍也似負蠜而大背色五月中以股切切作聲曰土蠅蠖也

土蝨也、蜣蛆也、蚍色善跳生園中曰蠶蠅蝨也似蚤蠅而細長飛翅作聲

鰌、鰍也、泥鰍也、生下田淺淖中似鱓而短首銳色黃黑無鱗有涎滑難握穴泥中與他魚牝牡性合健如勁善游蕩習濁泥之中而厭清水其種類曰刀鰍自背至尾有甲整人曰沙鰍甲不刺人身有文采曰蠻鮎尾最脆曰田蟹多剌生湖中者長三四寸生江中者長七八寸生海中者謂之海蟹高數十丈張口吞舟噴沫成雨牡鱗聚族其背而負以遊形似山岳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

米以厭之香則罹害

鶴聲交鵲音交鰕鱟交鴨鵝睛交鴛鴦足交蝶蝶鼻交駝交尾合象交腹合鴿交雌乘雄背蛇交雄入雌腹

龜思、龜望、龜聽、蚊視、蛙聽、鰻漫影、貓捲背、鴛鴦交頸、野雀傳枝、白鷳視目、烏鴉傳涎、山兎瞇毫、孔雀接影、

螣、奔蛇也、虵蛇也、飛蛇也、神蛇也、宦蛇也、雄鴉上風、雌鴉下風而化、鷄而有孕無足而飛能興雲霧而遊其中

蛙、蟾蜍也、陰蟲也、似蟾蜍、善鳴、足躍不行、躍已輒坐、謂之坐魚、其性懷土、雖遊遠處、一夕復還其所、性善補、折其足掀中養之、三五日其損復故、性畏蛇而制蛇、蝶蛇、蝶蛇亦食蛇、三物相值、彼此皆不能動、又好食蝗蟲、燒之可以制蝗、其種類曰蠻、綠蛙也、石榜也、蛤魚也、長肱也、風蛤也、山蛤也、青蛙也、土鴨也、石雞也、石蛤也、色綠背青、項短足長、指尖腹細、小而善躍、鵝鴨游越、食者連皮以爲錦襖子、其脊有一條黃者、謂之金線蛙、曰鑑蛤子也、土鴨也、水雞也、青雞也、田雞也、頭大指短、黃皮黑脊、聲壯濁、鳴哈哈然、曰蝦蟆也、青蛤也、耿鼃也、鼓造也、胡蛙也、陰蟲也、皮腹有斑點、腳短不鳴、其肪塗玉則軟、曰蝙蝠、脾肛也、似蛙而小、觸之則腹脹、曰黑虎、身小背黑、足小斑、曰蝻黃、前足大、後足小、斑色有尾、曰大約、青背黃脊、曰雨蛤、大如小指、天將雨則鳴、曰黃蟈、身黃腹下有脂、背正月出、不可食、曰蝼蠅、夜鳴、腰細口大、皮黃黑、曰蟾黃、斑頭有角、曰溪狗、似蝦蟆、尾長三四寸、出南方溪澗中、曰鉤注、赤蛙也、居竈上、蓋無故自溼、去之則止

鵝、鴨也、鵝也、似雁而小、似鴨而黃白、善鳧、能風能水、雌雄不交、相視則孕、或雌鳴下風、雄鳴上風而孕、口吐其子

鴨、鴨抱者、鵝抱者、鷄抱者、龜抱者、鼈抱者

驢交馬而騾生、馬交驢而駃騠生、牛交驢而犥犢生、驢交牛而駏驉生、馬交牛而駏駒生、牛交馬而犦犢生、馬交龍而驥生、牛交龍而騶生、家風案下注有駏驉無駏駒疑誤字

騾、閃也、牡驢交馬所生、褐色、或白似驢而健、股有頡骨、不能生育、高者可丈餘、謂之駿騾、西洋之騾能生駒、

駃騠、決驟也、牡馬交驢所生、生七日而超其母、

騊駼、騎驢也、牡牛交驢而生、

駏驉、蛩蛩也、邛邛也、牡牛交馬而生、青色似騾而小、與歷鼠相比而行、食蓬隨子則仙、

駏、駏顯也、牝狐也、駏駏也、牡驢交牛所生、似騾而小、家風案字典無駏字有狐字而非此義其類下云

牝狐顯下云駏類狐駏並誤

物相合者、蛇虎曰交、驢馬曰覃、雞鴨曰撥、水鳥曰打、豬曰付、蠶曰對、狗曰練、

物去勢者。豕曰豶。牛曰犗。羊曰羯。馬曰騸。雞曰鐓。犬曰閹。貓曰淨。
鶂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変。鶴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孕。蠡鳴上風。蚓鳴下風而化。氣相感。石鼓風而入。
故変謂之風。案風案石疑召之譌。
鶾、沙䨥也。梭雞也。莎雞也。天雞也。絡緯也。紡絲也。酸雞也。馬蜇也。蒲錯也。促塞娘也。紡績娘也。聒聒兒也。似蝗而斑。赤羽數重。飛則振羽索索作聲。其聲悽蟋。蟀更爲清越。悠長。居莎草間。
雉以雞爲妻。獺以猨爲婦。豺以狗爲舅。蛇以蜥蜴爲舅母。虎以豹爲弟。鵝以鷹爲兄。
鷂、隼也。鷂也。鷂也。鳶也。鷣也。籠脫也。茅鴟也。負雀也。題肩也。鶻鷹也。雀鷹也。齊賊也。擊征也。似鷹而小。尾如舟舵。兩翅各有複翮。左掠風右掠草。性好高翔。飛直衝天。能擊鷹鷂。遇胎不殺。嚴粲以爲鳴鳩。章昭以爲鷞。陸佃以爲鶻。

蠕範卷二

京山李元撰

物生第三

鳥生曰乳。獸生曰產。魚生曰漉。蜂生曰出。
狗三月生。豕四月生。猿五月生。鹿六月生。虎七月生。蟲八月化。人十月生。馬十二月生。象五歲生。
象、大客也。伽那也。那先也。將軍也。形體擁腫。面目醜陋。身長丈餘。肉倍數牛。目不逾豨。四足如柱。無指有爪。行則先移左足。臥則以臂著地。頭不可俯。頸不可回。其耳下嚲。鼻大如臂。垂至地。鼻端甚深。可以開合。中有小肉爪。能拾針芥。食物皆以鼻卷入口。口內有食齒。雄者兩吻出牙夾鼻。其牙外垂。不以嚙物。謂之門牙。雌者無牙。雄者鼻長六七尺。雌者尺餘。牝交水傍泥淖中。取樹葉藉之。以胸相貼。見人則羞。避起遜之。五年始產。六十年骨方足。性妬。不蓄淫子。此下闕身具十二肖肉。以斧斤刺之。牢且即合。惟鼻是其本體。傷鼻則死。耳後有穴。薄如鼓皮。刺之亦死。每蛻牙。掘地自藏。人以木牙潛易之。膽隨四時。春在前左足。夏在前右足。秋在後左足。冬在後右足。或曰。膽隨月。正月虎肉。二月兔肉。非也。性嗜酒。畏煙火。惡蠅蚋。惡犬聲。其行能浮水出沒。能別地虛實。虛則不過。耳有油。出則奔逸。牙聞雷聲則發花文。遂逃復沒。以牙作十字。貫榆木而沈之。則蛟龍罔象水怪皆死。象傷則群象扶出。向南再拜。跽三匝。

以木覆之。象死。則號吼移日。其瘞埋之。獵者襲知。登高樹伺。群過則爲犬聲。象守不復去。五六日困倒。猾下刺殺。或以馴雌誘入石室。候其饑餓狎而鞭之。可得生象。又永平二年。乾陁羅國獻白象。又安南有象能別是非曲直。鼻捲負心者擲空中數丈碎之。
凡鳥卵生而鶴胎生。凡魚卵生而鮫胎生。凡蛇卵生而蝮胎生。
蝮、反鼻也。蝮虺也。土公蛇也。胎產。白斑黃頷。頭扁口尖。頭斑身赤文。或黃黑如土。皆有錦文。如艾綬文。間有毛如豬鬣。鼻上有針。其鼻反向。行步緩鈍。觸之則噬。七八月毒盛。嚙木木枯。嚙人中手手斷。中足足斷。其涎著草木上。中人成瘡。大者曰蟒蝬。小者曰虺。
兔、謂吐生。鼺鼠飛生。蝮坼腹而生。蟬裂背而生。貔貅身而生。蛙曳腸而生。鱣吞卵而生。
兔、明視也。阿鵵也。丈人也。毛穎也。鄰扶君也。白毳子也。菊道人也。似鼠。褐色。短尾。銳耳。缺脣。無脾。長鬚。前足短。尻有九孔。趺居。善走。舐雄毫而孕。五月生子。從口中出。其子謂之娩。或無雄。則望月而孕。毛有文采者。孕玉環於左脇。百五十年則環轉於腦。而能隱形。水涂兔化爲鼠。天旱鼠亦化兔。故曰兔以涼爲鼠。鼠以旱爲兔也。其異種曰㚟。青兔也。兔首鹿足。曰白兔。曰赤兔。曰狡兔。雄黃雌白。能食丹石銅鐵。出昆吾山。曰犰狳。鳥喙鷂目蛇尾。見人則眠。出餘峩山。曰訛兔。人面能言。善欺人。出西南荒中。
鸕、鸕鷀也。慈老也。烏鬼也。水老鴉也。似鷁而小。色黑似鴉。喙長曲鉤。善沒水食魚。魚入口即爛。喉熱如湯。或畜以取魚。胎孕吐生。多至七八。相連而出。若絲緒然。日集洲渚。夜巢林木。久則糞毒而木枯。寇宗奭謂鸕鷀能交合。又有碧色卵墮地。

鼯、鼯鼠也。鸓也。鼺也。夷由也。飛生也。五技也。耳鼠也。飛鼠也。飛蟲也。狀如小狐。肉翅聯而足及尾。翅尾項脇毛紫赤色。背皆艾色。腹下黃。喙頷雜白。足短爪長。尾長三尺許。好夜行。飛且乳。子子即隨母後。聲如人呼。食火煙。能從高赴下。不能從下陞高。性喜夜鳴。
鱧、鱺也。松魚也。胖頭魚也。似鰱。頭大與身等。味美在頭。目旁有骨。雌生卵。雄吞之成魚。
鶴子哺于鳥。鴨子飼于雞。魚子銜于鱟。鴨卵伏于雞。蚊子吐于鰕。蜻蜓草棲生卵子水。蛟龍水宅剖卵于陵。鰕子附于腹外。蜣子破于丸中。雉避雄而伏子。鵝守雌而伏子。
鱷、鱷也。鱓也。鮀也。鯸也。鱖也。鱷魚也。好獨行。體似鱣而腹平。首似鰻而口大。頰似鮎而黃。鱗似鱘而細。性好啖魚。池中有鱷。則魚不可蓄矣。諸魚欲產者。鱷以頭衝其腹。則子出。其自生亦更相掩觸。世謂之衆魚生母。
鴨、鶩也。鴄也。鴏也。鷞鴨也。鶂鳴也。舒鳧也。家鳧也。短頸扁嘴。其鳴呷呷。自呼其名。性舒緩。不能飛翔。雄者綠首而瘖。雌者駁首而鳴。肉至重陽則內肥。卵過清明則內陷。雌不能伏卵。牛屎熰之。三十日而生。或令雞伏。雛成入水。雞隔岸相呼。雛輒出隨。
鵜、白鳥也。暑蚊也。蚊母也。似鵜而大。黃白雜文。大嘴。食魚。聲如人嘔。每嘔則吐蚊一二升。采其翮爲扇。可辟蚊。

蜻蜓、蟌也。蜻蛉也。青亭也。蜻虹也。虹蜓也。蝘蜓也。蝍蛉也。蒼蝖也。負勞也。紗羊也。桑桹也。白宿也。六足四翼。翼薄於蟬。露目短項長腰。遇雨則集水上。款款而飛。亭午則停。其以尾點水。卽以生卵。卵爲水蠆。蠆化蜻蜓。嘗逐蚊蝱食之。無所食則自食其尾。尾盡而死。其種類曰蠊蟥。康伊也。胡離也。狐梨也。江雞也。小而黃色曰蜻蜓。諸乘也。蝴蜓也。馬大頭也。大而色青綠。稻田中青蟲所化。其雌者腰有碧文。曰紺蠛。紺蠜也。紺幡也。董幡也。天雞也。大而色紺。大暑後羣飛蔽天。海蝦所化。曰赤足。絳騶也。赤衣使者也。赤弁丈人也。小而色赤。好集水上。

雄猨去勢生子。蠶蛾不交有子。石螺隨交產子。鼷鼠落毛成子。

鼷、鼷也。鼠母也。山鼠也。隱鼠也。小鼬也。偃牛也。大如水牛。狀似豬。灰赤色。銳口長鬣。鼠首牛身。象足驢蹶。胸尾白。多力而鈍。好偃河飲水。亦盛堰水放沫。常入人田中。振落毛衣。卽成小鼠。食人禾稼。又西陽雜俎有鼠王。一名鼠母。云鼠食死人目睛所化。尾若口銳。其精溺一滴。卽成一鼠。常伏水中。而性畏狗。或謂卽鼴鼠也。

鼃子百。鼈子百。鰐子百。蜣螂子百。蝗子八十一。

鶚生三子。一爲鵰。鳩生三子。一爲鶚。犬生三子。一爲獅。虎生三子。一爲豹。鵲生三子。一爲鴟。皁鵰生三子。一爲犬。鮎生子。三分之一爲鰻。

鮎、鰋也。鮧也。鯷也。鯰也。鰋也。無鱗。鱧身鱧尾。哆口豕頰。兩目上陳。頭大尾小。長鬣有齒有胃。性好偃伏。腹若於泥。或曰。其額平夷低偃。故以鰋名。生流水者青白。生止水者背黃。其涎粘滑。割翅下懸之。則涎自流盡。俗稱鮎魚。非也。

馬子騲駒騸騍。牛子犢犅犉。豕子豬豚豰。犬子獟獫。羊子羔羜羍羝。鹿子麛。麋子麇。麞子麌。貍子貄。貉子貆。貓子貓。狼子獥。兔子娩。烏子鷇。鶉子鴽。雉子鷚。魚子鮞鯤。蠶子蚖。

貍有五種。曰狸猍也。狉貍也。不來也。貓貍也。野貓也。圓首大尾。體具斑文。大小如貓。善竊雞。曰貔。黃貍也。似貓貍而小。黃斑色。居澤中。食蟲鼠草根。曰虎僕。虎貍也。九節貍也。方喙銳首。金眼長尾。毛文如織。黑白相間。如貓虎文。食蟲鼠果實。曰火貍。豹貍也。似豹文。歲久化豹。曰黑貍。玉面貍也。牛尾貍也。果貍也。白牙貍也。阜衣郎也。面白尾如牛。身似狐。善緣樹。食果實。畜之可伏鼠。其異種曰海貍。魚貍也。貍首魚尾。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爲弓鞬。步叉卽小雅之魚服。出登州海島間。曰讙。一目三尾。出翼望山。曰䑏䑏。白尾有鬣。出霍山。曰染巢。白首虎爪。出歷石山。曰天狗。貍身白首。出陰山。曰山貍。似鼯。臍香滿肉。囊輒病。自剔出之。又有香在尾。汗者出西洋。

鳩鵲銜母翼而飛。鮫魚入母腹而宿。卑賊隨母影而走。蟯蟧附母身而遊。獲跌則母至。緊驟則母至。

鮫、鯊也。錯也。環雷也。琵琶也。溜魚也。劍魚也。河伯健兒也。似鼈。哆口無鱗。無足有尾。胎生。大者長丈許。腹有兩洞。貯水養子。一腹容三四子。其子朝從母口出遊。暮從母口入宿。遇驚亦入母腹。須臾復出。其翅味美。亂之新婦。皆其種類。曰虎鯊。虎錯也。魚虎也。沈虎也。虎頭也。潛鹿也。挺額也。海蠡師也。頭凹如

虎。背有黃黑斑文。有刺如蝟。鼻前有物如斧。能斷物壞舟。其喙如錐。巨者二百觔。春晦陟山麓。旬日化虎。四足難成。經月乃成。虎文直而疏且長。與凡虎異。曰狗鯊。似狗。好伏泥塗中而吠。見人則驚入水。能化狐。曰鹿鯊。似鹿。亦能化鹿。曰鋸虹。鮫鯊也。似鮫。鼻長。皮可飾劍。曰黃鯊。色黃。好食魚。曰湖鯊。青色。背有沙。其鬚斑之中有絲。縈若銀絲。可以爲膾。曰時鯊。有肉無腹。其脂可燃。曰帽鯊。腮邊有皮如帽。曰秦王鯊。曰淡鯊。曰二髻鯊。

鱀、鱀也。饞魚也。海豚也。海豨也。鱘身鯆尾。大腹銳喙。齒離生。上下相銜。鼻在額上。能作聲噴水直上。肉肥骨硬。胎生。健啖細魚。大者長丈餘。百數爲羣。其子數萬。隨之取其子。繫水。則母自至。善候風潮出入。

蚓田種蚓。蝗田種蝗。乳田種蛹。礦田種羊。牛糞之中種蝎卵。

掘得地犬曰賈。掘得地豚曰邪。掘得地人曰聚。

賈、一名地狼。一名犀犬。大如常犬。有雌雄也。皆元康中吳郡人掘得之。聚、一名無傷。

土乾生蚤。地溼生蚊。積穀生蠹。腐肉生蛆。生質化也。化無異物。若其母焉。以爲所生。

蚤、蝨也。蟣也。蝎也。跳蟲也。生塵土中。黑色。小不及黍米。躍可尺餘。能入人衣袴中螫人。

蚊、蟁也。白鳥也。黍民也。草蟲也。昏蟲也。門下也。佛子也。長喙如針。善螫人。多聲。夏出。晝伏夜飛。羣飛鬨鳴如市。秋後喙破如花。不能螫人。性畏煙。以艾熏之則潰。荊葉麻葉皆可辟除。而龜鼈畏之。螢火蝙蝠食之。其花文者曰豹腳蚊。江南有打拳蟲化蚊。江東有蚊母鳥吐蚊。塞北有蚊母草。葉中血蟲化蚊。嶺南有蚊子木。葉如冬青。實如枇杷。熟則實綻出蚊。然陰溼之地。化生者多也。粵中有蟲蚊樹。葉文如篆。花有遠香。取枝逐蚊。蚊卽驚散。

卵生人者。徐偃王、秦非子、陸鴻漸、陳懿鳳、毗舍法。

物生人者。秦馬、晉豕、毘陵鹿、西京豬、江陰鹿。

物哺人者。虎乳鬭子文。鳥覆隱天后。牛羊字后稷。豬馬嘘扶餘王。貍乳鮑覆齊頃公。

人生物者。渲瓜羌婦生蛾。丁零宮女生猴。駱夏婦生貍。泥師都妻生鴻。碧陽御人生龍。長沙女生蛟。劉嶷妻生鼠。資率妻生一蛇一龜。嚴根妓生一龍一鸞。張夏婦生一虎。劉聰后生一蛇一虎。廣寧婦生一蛇一猴。

物化第四

天地一化境也。萬物一化機也。惟物之化。忽失其故。無情而有。有情而無。未不虞來。既不追往。各忽忽不自知而相消長也。

鼴爲鴽。田鼠爲鴽。鶉爲鷂。鯛爲鵝。蝦蟆爲鶴鶉。鱣魚爲鸇鵃。

鸛、鵒也。鳥鸛也。鸛鸛也。青鷀也。似鷀。短頸短腹。翅紫白色。背有綠毛。烏賊魚所化。

鶬爲鷹。鷹爲鳩。鵩爲猿。文貍爲豹。虎鯊爲虎。鱷爲狚。鰕爲鼅。

鶪、伯趙也。伯勞也。伯鷯也。博勞也。如鳩色黑。喙亦黑。性好單棲。善制蛇。鳴於樹上。蛇聞則蟠不敢動。仲

夏殺蛇而磔之于棘。則鳴於上。冬至則止。其聲嗅嗅然。所踏樹枝。鞭小兒可令速語。其血塗金揶子道。人不敢取焉。按鶪。郭璞以爲伯趙。王逸以爲鵯鵊。方言以爲鶡鴠。陳正敏以爲梟。李鶚以爲布穀。楊愼以爲架犁。皆非也。張華謂似鵯鵊而黑。許愼謂似鷦鷯而無幘。則明以爲百舌。然百舌五月無聲。鶪五月始鳴。則非也。獨顏師古以爲子規。李時珍以爲苦鳥。按苦鳥即子規。皆四五月鳴。爲近。然爾雅兩釋之。恐亦離攄。

鼢、鼹鼠也。偃鼠也。隱鼠也。犁鼠也。似鼠而肥。稍大。黑色。長鼻小目短項。其腳絕短。僅能行。尾長寸許。能穿地而行。見日月光則死。蘇頌以鼹爲化鴽之田鼠。

鼶、水鼠也。穴水岸之際。似鼠而小。食菱芡魚蝦。或云小魚小蟹所化。

鳥爲鰷。鰷爲鱒。雀爲鯯。蒼爲鰕。蛇爲鱧。蛇爲鱓。公蠣爲鱧。蚓爲枳首。

鰷、鯈也。鮝也。白鯈也。鮗也。長僅數寸。形狹扁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烏背者謂之風鱎。金黃背者謂之馬口。浮水好遊。見餌則食。故易釣也。有鳥化者。頂有細骨如鳥毛。

鯯、訓鯯也。黃雀魚也。多刺而肥。其美在頷。黃雀所化。諺云寧去累世宅。不棄鯯魚頷。

公蠣、水蛇也。大如鱓。黃黑色。有織文。常乘水而遊。噬人無毒。亦能化爲鱓。

枳首、山蚓也。弩弦也。兩頭蛇也。似蚓而大。長尺。腹下鱗紅。背有錦文。黑質白章。宛轉甚鈍。其尾如首。亦能尾行。但首有口眼。有逆鱗耳。老蚯蚓所化。

雀爲蛤。燕爲蜃。鼴爲蚶。鵰爲蛾蝶。

蚶、魁蛤也。稜蛤也。魁陸也。伏老也。復累也。瓦壟也。天臠也。蜜丁也。活東也。瓦屋子也。蜵子也。身員而厚。殼文縱橫。外眉內渠。狀似丸屋。又似大腹檳榔。兩頭有乳。殼中紫肉滿腹。伏翼所化。亦可種。浙東取蚶椎碎。沓竹杪。令其脂血滴入斥鹵中。一點成一蚶。謂之蚶田。其小而殼文如絲微黑者曰絲蚶。其極小似蓮子而扁者曰珠蚶。

蟜爲蝸。蝸爲蛾。蛹爲蚊。蟻爲蚤。蝸爲蠖。蠖爲蟬。虮爲蠅。蠅爲脈望。蝶爲蝴蝶。蝦爲蚶。蛙魚卵爲蟓。文蛤爲螟。蛆爲蜻蜓。鰕爲蜻蜓。鰍爲蜻蜓。

蛜、伊威也。溼生也。委黍也。鼠粘也。鼠姑也。鼠婦也。鼠負也。地雞也。地蝨也。狀似蟬而稍大。色如蚓而深灰。多足。背有橫文蹙起。大者長三四分。常在磚瓦甕底及下濕處。凡壁落無人掃除則生。

蝎、蛣也。蛀也。蝤蠐也。蛣蝠也。嚙蟲也。桑蠹也。木蠹也。好嚙桑樹。食木心。穿如錐刀。似蝸牛而角長。身長足短。口黑無毛。披節。至春羽化爲天牛。凡木皆有蠹。皆能化物。有桑蠹、柳蠹、桃蠹、桂蠹、柘蠹、棗蠹、竹蠹、蘆蠹、蒿蠹、茶蠹、皂莢蠹、蒼耳蠹。

蠋、蚅也。烏蠋也。食木葉。狀如蠶。有五色者。老則作繭化蛾。乳子諸草木上。在蓉者香。在槐者臭。然蝸蠖、螟蛉皆化蛾。

蜎、蠉也。蚪也。孑孓也。蛣蟩也。沙蟲也。生汙水中。色赤無足。細如縷。長二三分。穴細沙中如鍼孔。羣浮水際。遇人則沈。其行一曲一直。以腰爲力。若人無悸。日久蛻爲花蚊。

稻爲蛩。黍爲蝗。稷爲蝍。芹爲蛸。蔗爲蝦。腐草爲螢。朽葦爲蝨。芋根爲蠅。朽瓜爲魚。老木爲彭侯。

蛩、蚄也。蛣螯也。強蛘也。蛘子也。米牛也。米象也。鍼牯牛也。穀中蟲。小而色黑。有角善走。

鯽、鰿也。鱝也。鮒也。鰟鮍也。鮎鱒也。似鯉而黑。鱗細微促。腹大脊隆。吹沫如星。好偎泥。不食雜物。以相即謂之鯽。以相附謂之鮒。有荷包重脊最佳。錢唐江有五色者。東南海祖州有長八尺者。

螢、燐也。蠲也。妍也。熒火也。飛螢也。流螢也。秋螢也。熌耀也。熠燿也。熠燐也。景天也。燿天也。燿夜也。輝夜也。夜光也。夜火也。挾火也。救火也。據火也。放光也。即炤也。宵行也。宵燭也。丹鳥也。丹良也。照夜清也。夜遊女子也。狀似瓜蠅。腹下有光。夜飛如火。常以大暑前後出。茶根所化。其入人家。青光吉。紅光凶。若襲羊皮置路側。馬則卻步不行矣。其別種曰水螢。居水中。水蠶所化。亦有光。曰蠲螢。蛆也。長如蛆蠋。尾後有光。無翼不能飛。竹根所化。曰蠸。與父也。守瓜也。瓜蠐也。似螢甚飛。善食瓜葉。

彭侯、賈朏也。古木之精。狀如黑狗。人面無尾。藏古樹中。可以烹食。

鼢爲鰌。鰌復爲鼢。蝗爲蝶。蝶復爲蝗。鷹爲鳩。鳩復爲鷹。鼠爲鴽。鴽復爲鼠。魚卵爲蝗。蝗復爲魚。水蠶化蜻蛉。蜻蛉卵復爲水蠆。蝦蟆生科斗。科斗復爲蝦蟆。蠶爲繭。繭爲蛹。蛹爲蛾。蛾生卵。卵爲蚁。蚁復爲蠶。鷃爲鶉。鶉復爲鷃。

鼫、田鼠也。鼩鼠也。雀鼠也。鼸鼠也。碩鼠也。石鼠也。熒光也。鼠身兔首。尾有長毛。黃黑色。居土穴樹孔中。

善鳴。能人立。交前兩足而舞。好食禾苗。與鼢鼠俱爲田害。鼢小居田。鼫大居山也。

蠁爲蠅。蠅爲蛆。蛆爲蝱。竹爲雉。雉爲蛇。蛇爲石。蛣蜣爲轉化。轉化爲蟬。木枝爲蛸。蛸爲百合。鸛屎爲菌。菌爲蜂。猴爲猿。猿爲玃。玃爲蟾蜍。

蝥、土蝓也。地蠶也。乳蟲也。國務也。生麥野中。似蠶無首。九頭有長十丈者。

蝱、蜚也。強也。蚚也。蟣也。蝆也。蝆蝣也。蠦蜰也。醫蜚也。免騷也。大如蠅。好咂牛馬血。其種類曰木蝱。魂常也。如蟬。綠色。其身長大。自木葉中出。折葉便飛。而齧物有毒。咂牛馬或至顛仆。曰蜚蝱。蠛蠓也。蠅翁也。似蜂。腹凹而褊。微黃綠色。自呼蠅翁。曰鹿蝱。牛蝱也。如蠅而大。好集牛尾。咂牛馬血。亦猛毒。曰蜢。土蝱也。草蝱也。小蝱也。扁蝱也。生于草際。如蜻蜓。赤翼。善拂人面而嚙噬之。曰水蝱。水秀才也。寫字寒蟲也。似蚊而大。浮游水面。亦螫人。

蛇化石。蟹化石。蠶化石。魚化石。虎目化石。猫隨化石。白蟻化水。蛐蜒化水。天蝦化水。雪蛆化水。蚊蚋化水。鼓化鵕。欽䲹化鶚。東方朔化鶵。子安化鵲。丁令威化鶴。朱公化雉。朱文鷩化雉。衛女化雉。羅子鍾化雉。鈴丁化烏。竇而子化燕。李仲甫化鵠。蜀望帝化杜鵑。劉淵女化鸚鵡。帝女化精衞。產死婦化姑獲。後母化瘦兒。驅嚇婦化傷魂。

瘦兒、鳥。鳴曰兒回來。昔有繼母欲害前妻之子。授熟麻種令植。亦授己子以生麻種。而誡之曰。麻不植者毋歸。己子貪食熟麻。乞易之。乃不植。遂無歸矣。母悔死。化爲此鳥。

傷魂鳥竄身鳳毛相傳婦人爲貙虎所傷七日不死化爲此鳥。

鯀化黃熊彭生化豕如意化犬鄧艾化牛阿紫化狐彭父化鹿黃秀化熊左慈、李寄言化羊。

嫦娥化蟾蜍東郭姜化蜆齊王后化蟬鄭人化蜮書佐化蛇楊昊化蝶楚宮人化蛾。

蜆、蜃女也弔頸媳婦也黑身赤首喜自縊死頸有小絲係之或蛻爲蝶。

徐伯化魚仲明化鯖彭越化蟒庾信化龜宋母化鼈黃母化盜秦王算袋化鯛吳王鱠餘化魚。

鱠殘、銀魚也水精也龍頭也王餘也身圓如筯長二三寸白色無鱗若已脍之餘但見目有兩點耳。

清明前則肥後則瘦。

蚬化蝶蠶化蝶蜄化蝶柔蟲化蝶尺蠖蘭化蝶鴉子蟲化蝶麥化蝶蔬化蝶木葉化蝶烏足葉化蝶百合花化蝶金玉化蝶壞裙化蝶葛翁衣化蝶。

蝶、蝮也衍也蝴蝶也蟻蝶也蛺蝶也蛺蝶也蟄蛺也鳳蝶也鬼車也莽駒也野蛾也蓮末也玉腰奴也。

二角六足長鬚食草木四翅有粉好嗅花以鬚代鼻其交以鼻交則粉退大爲蝶小爲蛾以唾津抹其翅則高飛其種類曰鳳子青黑色曰粉蝶白色曰彩蝶五色曰赤蝶紅飛鼠也紅蝙蝠也身深紅翼淺黑常雙伏蘂花間變其一則一不去曰黑蝶玄武蟬也橘蠹所化橘蠹大如小指首負特角身蹙蹙如蟠螭一日凝然弗動明旦視之化蝶矣曰鬼蛺蝶大如扇四翅好飛蕩枝上曰仙蝶五色在樹葉中作蘭可織爲紬人有懷蘭而歸者得卵化蝶即有蝶來引去雖千里不爽曰媚蝶紺蝶也媚藥也生於鴉子草其草亦名媚草莖生夏月開花如鶴羽距俱全有雙蟲食其葉老蛻爲蝶赤黃色女子佩之令人媚悅又滕王蛺蝶圖五種曰江夏班、大海眼、小海眼、村裏來、菜花子。

牛哀化虎封邵化虎貙人化虎師道宣化虎黃小珠化虎爲仙翁化虎襄陽道士化虎吳道宗母化虎郝二祖化虎蘭廷雍妹化虎牛化虎烹化虎鰐化虎。

韓媼育龍張魯女孕龍燒君化龍蘇妃化龍扶風化龍夏桀宮女化龍華陽洞兒化龍梁都后化龍張路斯化龍壺公杖化龍張華劍化龍陶侃梭化龍呼子先茅狗化龍東方朔衣裳化龍拘林國珠化龍曰林國釵化龍唐明皇馬化龍唐道襲貓化龍清溪鵲化龍河津鯉化龍青城豬化龍池州狗化龍燈塘鱔化龍。

曹佐化蛇王員妻化蛇杜判官妻化蛇李孤竹妻化蛇靜明寺尼化蛇蜀宮人張氏化蟲蛇周穆王靈鼓化黃蛇。

蘭嚴山夫婦化鶴齊太子夫婦化雉陸東美夫婦化鴻雁韓憑夫婦化鴛鴦梁山伯夫婦化蝴蝶任棡與夫婦化虎。

王翊之履化犬鮑靚之履化燕盧牧之履化鶴王衍之履化鼠。

蠕範卷三

京山李元撰

物體第五

人體而禽者治鳥人體而獸者猩猩人體而魚者鯢。

鯢、人魚也鱗魚也眉目口鼻手爪頭足皆具肉白如玉無鱗有毛五色髮如馬尾長五六尺體亦長五六尺背有短鬣微紅臨海人取養池中交合與人無異亦不傷人按稽神錄謂上體人下體魚祖異記謂人肘後有紅鬣代醉編謂手指相連如鳧爪松漠紀聞謂有皮下垂如衣服所見不一皆鯢類也。

附鵜鶘獺如人手猩鼯人爪鸚鵡數斯人足在子人首蓋懷人目鶯鼯長喙蛛斯鬱鬱人面。

執湖諸犍山獸合縱窦窳蠪蛧鹿訛兔倒善花蛇赤鯊人面。

異體而合者鱉、鮒、鶉、鶉、雙雙合體而異者蛇與蝦蟆與蟹蝸與龜。

蹙、跳兔也比肩獸也頭尾如兔爪足似鼠褐色前足寸許後足近尺尾端有毛一躍數尺止即蹙仆與駏驉比而齧甘草駏驉負之一走百里。

鮒、鮐也鯫也鰈也鮛也鰜也鯛鰈也東鯀也左介也鱠葉也拖沙也婢屣也奴屩也鞋履也版魚也比目魚也似牛脾紫黑色細鱗一眼兩片相合乃行其合處平版無鱗口近腹下背越王爲胎剖而未切。

墮落於水化爲此魚故亦名王餘魚。

鶺鴒、蟲也。蟲蟲也。鶺鴒也。歸飛也。比翼鳥也。似鵲多力。一翼一目。雌青雄赤。雌雄相得乃飛。不比不能飛也。

雙雙、青蟲也。三蟲相并合爲一體。出南海。

象具十二肖肉。鼉具十二肖肉。蠅具十二肖肉。

蠅、土龍也。蛇魚也。狀如龍。守宮、鯪鯉。四足。黑色。長一二丈。背尾俱有鱗甲。性嗜睡。兩目常閉。能橫飛。不能上騰。力猛。善攻岸。身具十二肖肉。蛇肉在尾。最毒。向日吐水。日沈則沒。其聲如桴鼓。謂之蠅鼓。夜鳴題更。初更一鳴。二更再鳴。謂之蠅更。將雨則鳴。聞鼓聲則鳴。皮可作鎧。亦可冒鼓。其穴極深。漁人以篋緩繫餌探取。或掘其穴。百人掘。百人牽。一人掘。亦一人牽。不然。終不出。性難死。沸湯入口良久。乃得刺之。

蛇如血。蚓如臂。猬如毬。沙噀如臟。覩肉如肝。海蠡如勢。淡菜如陰。綠蠶如髮。謂之馮淹。

猬、塊然一物。無頭目手足。有尾。黑如漆。撫之溫煖。聲如雷。宋宣和禁中見之。

沙噀、石筍也。土笋也。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無首目皮骨。長五六寸。蠕蠕而動。觸之則縮。如桃栗。徐擁踵去。其別種六。曰海粉蟲。如蛞蝓。大如臂。食海菜。食紅則紅。食綠則綠。土人取其糞爲粉。或云以巨石壓其背。則此蟲腸胃從口中吐出爲粉。吐盡而斃。曰油筋。如筋。曰沙筋。如釵。曰土蟀。曰蠶。俱如蟲。蚓。皆海物也。

海蠡、戚車也。黑色。浮游海中。生東海者有刺。生南海者無刺。長可尺餘。得而斫之。纔數寸。像男子勢。

線蟲細如髮。長二尺許。生水中。引之不斷。或生饌肴中。經火無毒。

鼠肉味。麟肉角。牒肉蹠。鼉肉翼。蛟尾肉瑇。駝背肉較。

蛟、蝎也。馬絆也。似蛇四足。小首。交眉細頸。頸有白瘿。背前赭色。背上青斑。脇邊若錦。尾有肉環。大者數圍。長數丈。卵如一二石甕。性不能降雨。而能裂山。一淵不容兩蛟。兩則不相下矣。能率魚而飛。得雌則免。蛇雖交而生卵。遇雷入地數丈。生而爲蛇。經二三百年。蠶風雷裂地而出。然後成蛟。

附。老鶴肉翅。鵾鳴肉翅。蚩尤肉翅。武功大鳥肉翅。

麗驚影。犀惡影。蟠淫影。覆舞影。

熊牛目。壁虎鵝目。交貂目。黃鵝目。綠禺目。青。鷙目赤。鱟目在背。鱟目在額。鴟目晝盲。雀目夜盲。鮹一目。蛇無目。

鱒、鱄也。鯛也。鯆鮋也。鮔魚也。蕃蹈也。石蟹也。邵陽也。海鶴也。身似荷葉。尾似箕。齒似石版。肉翅能飛。口在腹下。目在頷上。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尾長數尺。有節。節節連比。螫人瘡腫不已。逆物以尾撥而食之。

牛脂香。豕脂臊。犬脂腥。羊脂羶。雞脂燃。鼠脂生火。熊脂在心。鹿脂在肯。鯛脂在肠。鮒脂在腹。鱘脂在鱗。

乳羊純脂。鼈鼉無脂。

龜、將軍也。元長史也。醉吾公也。癩頭龜也。河伯使者也。似鼈而大。色青黃。癩頭黃頸。腸屬於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以脂磨鐵則鳴。妻鼈卵生。龜鳴則鼈應。卵大如鴨子。每產百枚。其力猛。能攻岸。人以鉤索釣之。龜吞釣。任其曳舟而走。俟其力盡乃得之。或乘其蹶腹江岸。漁人接竹以掣之。倉卒不能自反。爲人所制。身具十二肖肉。隨月浮水。月沈則沒。性最難死。雖支分體解。猶自跳走。剔其肉盡。口猶咬物。裂肉懸之。無人垂長。惟蚊蚋嚙之。則一旦死。交千歲者能與人語。

猾海獸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齧之。其髓入油。油即沾水。水中火生。不可救止。以酒噴之即滅。

熊、能也。執夷也。消熊也。豬熊也。狗熊也。六熊將軍也。似豕。豎目。人足。黑色。亦有赤白青綠色者。輕捷善緣。見人則顛倒自投于地。冬蟄春出。其穴內見穢物及傷痕。則合穴自死。或爲棘刺所傷。出穴爪之。至骨即斃。性惡鹽。食鹽則死。常居樹孔中。呼子路則起。不呼不動也。壽至五百歲。能變化。其膽春近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可以辟塵。以淨水一器。塵霧其下。投膽米許。則凝塵豁然而開。熊行山中。雖千里必有蹤伏之所。曰熊節。春夏膽肥。皮厚筋弱。每緣木引氣。或蹲地自快。所謂跌膽者。曰熊經。當心白脂似玉。冬有夏無者。曰熊白。冬月蟄居。饑則自舐其掌。曰熊蹯。其赤者爲魋。黃者爲羆。

羆、黃熊也。馬熊也。人熊也。猳熊也。似熊而大。黃白色。長首高足。縱目。力猛可以拔樹。能緣能立。遇人則擘而擺之。其心肯之間。秋冬有脂。似熊白而粗。

鯛、黃姑也。黃骨也。似白魚。長不近尺。闊不踰寸。扁身圓尾。細鱗。腸腹多脂。

魴、鯿也。鱯也。鮭也。鯉也。鮒也。赤尾魚也。小首廣腹。縮首窄脊。細鱗。色青白。其肪在腹。

鼈、鼈、鼈也。竹鼠也。土撥鼠也。辟毒鼠也。似貓。穴土而居。肉肥無脂。皮可爲裘。雖溼不透。

鰕、鱦也。鮒也。沙虹也。長鬚公也。朱衣侯也。虎頭公也。磔鬚鐵身。背有斷節。尾有硬鱗。多足好躍。腸屬于腦。以鬚相交。子在腹外。長者二三尺。或數丈。其種類曰蟹。龍鰕也。海鰕也。鰕魁也。水馬也。頭目如龍。背利如刀。前兩足大如人指。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大者長一丈。或七八尺。鬚赤長數尺。可爲簪杖。頭殼可爲盃斗。空中置燈。望之如龍形。曰苗鰕。泥鰕也。稻花所化。在田泥中。曰蘆鰕。蘆葦所化。青色似蘆。食無腥氣。曰負朱。鯠鱦也。無足而鱗有朱點。曰鰛。長寸許。無足。大似鉸股。曰鰕狗。小而

鰕身無肉。曰鰕公。鰕姑也。管鯢也。似蜈蚣而擁楯。曰紅鰕。色如榴花。子亦紅色。曰五色鰕。五色。長尺餘。曰天鰕。狀如飛蟻。秋社後有風雨。羣墮水中。人掠取之。不取則化。又米鰕、糠鰕。以精粗分。青鰕、白鰕、紅鰕。以顏色名。謝豹鰕、梅鰕。以杜宇啼。梅雨下時出而名。又有赤尾、鎰苗、金鉤諸名。

鯉腦味甘。髓腦味辛。蚌臍月三移。象膽歲四更。熊膽春首。夏腹。秋左足。冬右足。鱷膽秋冬近下。春夏近上。

馬無膽。鼠死無膽。鱨膽秋冬無膽。

鱧、鮫也。鰱也。蠡也。鱯也。鯛也。烏魚也。文魚也。柴魚也。北斗魚也。七星魚也。火柴頭也。身圓而長。黑鱗。駮首。首尾相等。鱗細有斑文。口有舌齒。背有鬣。尾無岐。首戴有七星。夜則仰首向北斗而臥。雌雄相隨。將子。喚乘魚。其子成寸後。逐隊而行。輒自後吞之。亦與蛇通氣。

鱨、黃頰也。黃軋也。鉠軋也。黃榾也。黃蛝也。黃鼓也。燕首鮎尾。魚身無鱗。肉厚頰長。腹黃背青。腮下有二橫骨。有鬐有骨。羣遊作聲軋軋然。性最難死。有力能飛。有螺螫人。亦能爲魍鬼魅人。嚇人面目。反人手足。祈之可免。

龍脊八十一鱗。陽九之數也。鯉脊三十六鱗。陰六之數也。

鯉、鯸也。魚王也。稱龍也。李長史也。赤鱓公也。脇鱗一道。自首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每鱗有小黑點。有十字文。赤鯉曰騅。黑鯉曰鱺。白鯉曰鯪。亦有五色者。兗州人謂赤驥、青馬、玄駒、白騏、黃雉。黃者每歲季春逆流登龍門山。天火自後燒其尾。則化爲龍。不能登者。點額而還。每歲化龍不過七十二也。額上

有晝王字者。是龍所化。臨海有長百步者。小平津有重千斤者。壽皆千歲。毛萇、許愼以爲鮪。非也。其種類曰鱊。似鯉而小。曰黃尾。似鯉。尾微黃。食之有土氣。曰大姑。似鯉。身小鱗大。有脊骨。無細鯁。曰金鯉。白日映之。紅黃如金。

蟹。殼十二星。蠏螯十二剌。鰲甲十二片。兔尻九竅。蟬文九節。貓齶九坎。蝮殼九孔。羊腸九曲。鱸四腮。鱘四鬣。鱷四牙。果下兩脊。

鱸魚似鱖而四腮。巨口細鱗。白質黑章。四五月出。

果下、雙脊馬也。高不過三尺。可乘果樹下。有兩脊。骨健而善行。

夔、黽一足。鳥賁能三足。蜻蜓、蝴蝶、蝶螅六足。蟹僞八足。蚰蜒十二足。蠕蚓三十足。蚿百足。

夔、犪牛也。犩牛也。如牛而大。脊身無角。一足。能入水。吐水則生風雨。其音如雷。皮可爲鼓。聲聞五百里。肉重數千觔。出東海。

儵、章舉也。章鋸也。章魚也。章花魚也。似鯛而大。八足。身上有肉如臼。形似病瘡。小兒能以足粘石拒人。

蟠、蜞也。江瑤也。海月也。蒼葉也。盤柱也。馬頰也。馬甲也。玉珧也。屍蚝也。角帶子也。瓦楞子也。楊妃舌也。似蚌。大如鏡。色白正圓。肉腥而韌。牙長寸許。圓半之。即其柱也。形如扁牛角。雙甲薄而脆。界紫如瓦楞。向日映之。絲絲綠玉。冤人啤子。而嫩朗又過之。四月南風乍起。日三四至。可得數百枚。水沫所化。煮之化水。其小者爲沙瑤。

紂、土肉也。鹹魚也。色黑。長五寸。大者尺餘。狀如小兒臂。無口目。有腹腸。三十足如釵股。出海中。然盧王將陶璜於土穴中得之。長數丈。大十圍。是不獨海中出。亦不止尺寸之大也。

跗、鸞鳥、橐蜚、山𤟤、跂踵、畢方獨立一足。猩猩如豰。與羅平三足。人魚、鸓鳥、瞿雞四足。鵸鵌、珠鱉、從從、鱅鯛、冉遺、鮨鮨六足。窮奇、蠻蠻、狒狒、薄魚、螢螢、諸犍、黃馬一目。獻三目。珠鱉、羅平四目。酸與、鯛鮒、耆山、龜六目。獯諸長右四耳。猜三耳。猙、駮、麒麟、閭、羚羊、臟、蚼、鑽一角。蠱雕、龍魚、土螻、羊諸、獲、被被、夫諸、獚、如㺉、狪狪四角。蠪蛭三尾。猙五尾。鶻鶻六尾。蠪蛭、猼訑、灌灌、青邱狐九尾。螢螢一翼。鵸鵌三翼。鯥魚、酸與、肥遺、鳴蛇、蜚蛭四翼。鰼鰼十翼。鴩三身。何羅魚、茈魚十身。鵰、肥遺、奇肱兩首。鵸鵌、鵹鵂三首。鱅四首。鸓鵂六首。蠱蛭、阿羊九。鳳、木夫、雄虺、石𤟤、開明九首。屛蓬、命左右有首。𥏺封、茶首、𣎴前後有首。

蝗首王字。蛛額王字。虎首王字。虎威乙字。魚腹乙字。魚尾丙字。魚頭丁字。雁陣人字。蚧腹八字。鶿翼八字。蠶角八字。

蝗、蝶也。蠡也。蟿螽也。蚸蚅也。蟅蟒也。螇蚸也。赤腸也。飛蝗也。天蟲也。橫蟲也。頭方而赤。身有甲。首有王字。頷下有文。翅旁有紋。可以穰其聲。羣飛蔽天。魚卵所化。每生百卵。卵如麥門冬狀。數日而長。卵中出如黑蟻者八十一枚。鑽入地。經雪則入愈深。春卵始生。初出如蠶。五日而躍。十日而飛。若逢雨淚。仍化爲魚。其食苗無遺類。捕者鳴金擊鼓。聳然而聽。若有所待。故曰性畏金聲也。其子曰蝝。曰蝻。

鷁首有鶴膝。䲉腹有鳥臂。鯛首有鳥毛。

鱭、魛也。鮆也。鱭也。鯊也。蔑刀也。望魚也。側薄似刀。細鱗白色。吻上有二硬刺。腮下有長鬣。腹下有硬角。近尾有短鬣。飲而不食。子多而肥。大者長尺餘。腹有鳥臂二枚。鱭鳥所化。鱭鳥色白似鷗。羣飛。至夏則鳥皺而魚出矣。

象爪在鼻。鰕腸在首。鱸齒在尾。燕足在口。鱟耳通腦。猿背通肩。鱘腸通氣。魚膘通水。

鱟、海兆也。大三尺餘。左足長。右足短。口在脊旁。常以左足捉物。交右足齒內嚼之。而後納於口。此魚怪也。出南海。

燕魚、海燕也。陽遂也。大一寸。無頭尾。狀圓面圓。不知頭尾。背上青黑。腹下白脆。有文如韭齒。口在腹下。食細沙。口旁有五路正句。即其足也。有肉翅。陰雨則飛海上丈餘。生則耎。死則脆。又螺官縣石浦有海燕魚。黑色無鱗。聲如牛。長三十餘丈。皆乘潮來去。

鱝、魟也。鯠也。黃貂也。黃魟也。燕魟也。牛尾魚也。形圓似扇。亦似覆笠。亦似蝙蝠。無鱗。色紫黑。口在頷下。頭圓禿如燕。身圓扁如箕。眼後有耳竅。通于腦。尾圓長似牛尾。約一尺餘。過于身。其端有毒。末三刺甚毒。其肉翅亦螫人。有白黑二色。有虎魟、劍魟、狗魟各種。胎生。大者至如車輪。

井魚、海魚也。腦有穴如井。每吸海水。噴於腦穴。壁出如飛泉。灑落海井。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苦。經魚腦出者淡如泉。

鯨脊鬐鉾。鮫腹捆洞。鮭首負石。蝶翅傅粉。鱷鼻張斧。鶆額懸蠶。鵲尾橫帶。蜥手握版。蛇尾燃燈。鱧䗅挺鹹。

貆、豪豕也。毫豬也。豬豬也。山豬也。豪豬也。帶豬也。豲貒也。水貒也。彘鈴也。項脊有棘蒺。長近尺許。似猬。白本黑端。怒則激去如矢。好食苦參。南海泡魚所化。其毫赤者曰孟槐出謚明山。

鯢、鯊也。金鱗也。黃瓜也。黃花也。黃魚也。江魚也。洋山也。石頭也。石首也。似鮑。扁身。弱骨細鱗。色黃無血。出水能鳴。夜視有光。其鱗黃如金。可以消瓜爲水。每四月自海洋來。綿亙數里。其聲如雷。海人以竹筒探水底。截流取之。澄以淡水。則溶化無力。頭中有白石二枚。瑩潔如玉。至秋化爲野鴨。鴨頭亦有石。

蠻猴似狖而捷。樹上歘然騰躍如飛鳥。黑身白腰。若帶。手有長毛白色。若握版之狀。

龍易背。蛇易皮。鹿易角。蟹易螯。象易齒。螣易鱗。龜易殼。蜂易體。唐鼠易腸。

唐鼠、鼷鼠也。易腸鼠也。似鼠稍長。青黑色。腹邊有餘物如腸。時亦朽落。相傳仙人唐昉拔宅昇天。雞犬皆去。唯鼠墜下不死。而腸出數丈。三年易之。故名唐鼠。

鷹三變。鶉三變。鷂三變。蜚四變。

鷹、鷂也。芸鷹也。角鷹也。爽鳩也。征鳥也。將軍也。淩霄君也。決雲兒也。頂有毛角微起。苔色利爪。雄小雌大。穴居者好眠。木巢者好立。骸長者起遲。翻短者飛急。鷙鳥化鳩。小暑學習。立秋乃擊。處暑祭鳥。應時也。一歲黃曰黃鷹。二歲赤曰鵰鷹。亦曰撫鷹。三歲苔曰青鷹。其別種曰白鷹。有荊窠白、漠北白、房山白、漁陽白、東道白。因地而異其形性。曰赤鷹。紫背黑翅。白晴白毛。出代州。曰雉鷹。曰蕙鷹。各以其能獲名。曰胡鷹。可以獲麞。曰虎鷹。身大如牛。翼廣二丈。飛搬虎豹而食之。曰西洋鷹。高三尺。黃黑色。擅食羊鹿。生子視日目不瞬者留之。子受蛇毒。自蕩異石爲解。

鷩、白居也。鵝鶴也。阿濫堆也。似烏色黃。一變爲青鷂。其色蒼灰。再變爲白唐。紋細膚白。三變爲白鷂。斑點上有黑色。

蜚有四種。秋食豆花者曰斑蜚。斑貓也。斑蚝也。龍蚝也。蜚蠊也。背蜚一黃一黑斑文。烏腹尖喙。赤身丹首。尾後惡氣射出。臭不可聞。春食荛花者曰荛青。青娘子也。背尖青綠色。背有一蜚黃。又食葛花者曰葛上亭長。身黃黑。頭額上大紅一點。冬入地中者曰地鼈。地婁也。青蠹也。青蠟也。杜龍也。春虹也。黑頭赤尾。蓋一物而四變。隨四時也。

蟈以鬚嗅。蛩以耳息。牛以鼻聰。蟹以目聰。龍以角聰。蟦以背行。蛇以腹行。兔以背飛。蝨以殼飛。蠶以尾飛。飼以蠶飛。龍以雲飛。蜘蛛以絲飛。海燕以窩飛。

蟨、蛤也。蟒蜻也。肥蟒也。乳蟒也。蚤蟲也。蟦蜻也。蛭蛤也。喧蠶也。應條也。地蠶也。身短足長。背有毛筋。居蠶土中。肥白。以背滾行。捷於足。操溼相育。不母而生。久則羽化爲蟬。邵陽郡人種蟒蜻法。掘地爲窖。以粳米粉餌入其中。草蓋覆藉。候雨過氣蒸則發開。而米粉皆化蛹如蟒蜻矣。謂之乳田。

鯉、鯉也。鱣也。鱘也。地鼠也。耳鼠也。飛鼠也。甘口鼠也。兔首鹿文。其身似鼠。細小如蠶豆。足不可見。其口有毒。食物而物不登痛。莊子注以爲偃鼠。

海燕、金絲燕也。似胡燕而小。尾絲如金。育子時。啄蠶螺爲食。蠶螺背有兩筋。如楓蠶之絲。堅潔而白。蠶

食之者。肉化而筋不化。吐附石上爲窩。其燕渡海。翻倦則以窩浮海而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其窩有烏白紅三色。紅者爲血燕。最佳。春取者白。夏取者黃。

蛇以鰕爲目。蟹以蟹爲腹。虎以倀爲手。

蛇、蟦也。鮮也。水母也。鰕鮮也。海翹也。海吞也。江蜇也。海蜇也。蜇皮也。石鏡也。皆海魚也。狀如血蹈。色淡紫。或白漂漂如沫。縱廣數尺。有知識。有足無腹。臟耳目。大者如穀蹈。小者如椀。腹下有物如懸絮。即其足。以鰕爲目。溺來。羣鰕擁附。唾食其涎。若乘槎然。謂之鰕槎。汎水如飛。見人驚沈。或溺退不能自去。人剝其肉。溺來復活。

蝦蟆自爲出入。猿猴自爲伸縮。龜之腹自爲開闔。倭蛇之首自爲開闔。蚌蛤之殼自爲開闔。蘇木之腹自爲開闔。

蘇木獸前半似貍。後半似狐。人足長耳。腹下有房。可開可合。常納子其中。欲乳方出。出西洋蘇木國。又名國之貍猴即此。

獨蜂之足連樹。瓏羊之膠連土。飯魚之殼連石。羱羊之角植草。

羱、羚也。羱羊也。野羊也。山羊也。似鹿。色青。虎搏圍或至死。亦善陟峻阪。躍如飛鳥。虎豹不能追及之。角似羚而節疏。其角著土。著天齋泥。生草其上。麥蔓之。每獨處。其類莫敢近。獵人網得之。生剖心血。可化雞血爲水。

馬臥後坐。牛臥前跪。馬起前爬。牛起後蹬。陽鳥之飛頭伸足縮。陰鳥之飛頭縮足伸。

鳥長距則伏。短距則立。馬有疾則臥。無疾則立。牛無疾則臥。有疾則立。

蝮卻行。蟹側行。蟮滾行。蛇蚓紆行。雀蛙躍行。砂挼倒行。蚰蜒根首順逆行。

尺蠖、步屈也。蟻蟻也。蜘蛛也。蠅蝎也。尺蠖也。度蟲也。形小色青。多足。行則屈腰使首尾相就。食桑葉。爾絲不任用。食黃則黃。食蒼則蒼。

砂俘、砂挼也。俘囉也。睡蟲也。倒行狗也。生砂石中。作旋孔。大如大豆。背有刺。好睡。能倒行。取致枕中。夫妻相悅。

物聲第六

禽聲濟而遠。獸聲壯而濁。魚聲短而忽。蟲聲幽而緒。

鳳管。鸞笙。獅鐘。雷琴。鶴笛。蟹蛩。是謂天樂。

鳥、鷄也。雞趣也。鷄鳳也。似鳳。赤色。久則五彩變易。聞樂則蹈節而舞。其翼赤者丹鳳。青者羽翔。白者化翼。玄者陰翼。黃者土符。

鶯、皇也。黃鸝也。黃鳥也。黃池也。黃袍也。黃鸝也。雕黃也。鵹黃也。鸚鵡也。鹿庚也。商庚也。倉庚也。商倉也。

含櫻也。水鶚也。楚雀也。搏黍也。黃伯勞也。黃栗留也。金衣公子也。似鶯鶲而大。眉黑。背尖。足青。身黃。尾黑。黃相間。雌雄雙飛。鳴音圓潤。如織機之聲。冬藏蟄谷中。以泥自裹如卵。無復羽毛。二月生羽。破土而

出。

鷃、鴳也。天鷚也。天龠也。告天子也。似雀而大。似鶉而小。麻色。頭有黑毛數行。巢土中。哺子。朝晴則飛衝半空而鳴。如告天然。聲高而多韻。

附。駮馬之音如鼓。長蛇之音如柝。貜貜之音如詈。猾褢之音如斵木。旋龜之音如判木。狰獸之音如擊石。

鶯歌。燕語。鶴唳。鳩呼。虎嘯。龍吟。獅吼。狐嗥。雞叫。犬吠。馬嘶。牛哞。猶啼。蟬嘒。蛩吟。蛙噪。雉雊。鵲噪。猿嘯。蜂祝。是謂天籟。

蟬、蠘也。蜩蜺也。蜩母也。寧母也。仙蟲也。社樂也。音樂也。齊女也。玉女也。青林樂也。方首廣額。兩翼六足。無口善鳴。飲而不食。溺而不遺。乘昏夜出土。升高背坼而出。三十日而蛻。謂之枯蟬。又名復育、金牛。有不蛻者。頭上生角。黃碧色。謂之蟬花。其種類曰蚻。蜋蜩也。螇螰也。蛁蟧也。蚼蟟也。蟪蟧也。蛁蛣也。蛥蟧也。蟀蜻也。蟧蜩也。小而色紫。或身具五采。四五月先諸蟬而鳴。曰蝘。蟪蜩也。冠蟬也。胡蟬也。蟪蛦也。首方廣有一角如花冠。黃碧色。五月鳴聲清越。曰蛁。蚗蚨也。螃蟧也。馬蜩也。馬蟬也。大而色黑。五月鳴聲雄壯。始終一聲。曰蠽。蜺也。蠮也。寒螿也。寒蜩也。寒蟬也。蟪蛄也。蟂蛈也。蛥蠌也。蛚蟧也。閣蜩也。小而青赤。七八月鳴。曰蚱。蠽也。茅蠽也。啞蟬也。未得秋風不鳴。似瘖。至八月則鳴聲淒急。曰蟟。蟂蟧也。馬蜩也。虎蟁也。大而有文。額廣且方。曰蝒。蛥蚗也。螇蚗也。蛁蟧也。蟧蜓也。小而有文。四月鳴。無韻。曰蛩。蚗也。蟪

蟀也。蟋蟀也。促織也。投機也。景天也。精列也。蜻蛚也。王孫也。懶婦也。似蝗而小。黑色光澤如漆。有角翅。善跳好鬭。勝則鼓鳴。常以立秋後夜鳴。達旦。朽蘆所化。又有金鐘兒。長身岐尾。鋭前豐後。躍則以翼鼓鳴。其聲䟽䟽如小鐘。

鶚聲如呼。猴聲如㖂。䴔䴖聲如嘔。鴟聲如笑。商羊之聲如哨。竹雞之聲如嘰。

鵂、鶹也。鶹也。角鴟也。怪鴟也。鴝鵒也。鴝鵒也。鵋䳢也。老鵵也。鉤鵅也。鵋鶀也。鬼鵋也。快扛也。春哥也。穀轆鷹也。夜食鷹也。車板藏也。足有毛。長爪。黃黑斑色。頭目如貓。有毛角。晝伏夜出。鳴則後竅應之。其聲連轉。如云休留。或雌雄相喚。聲如老人。初若呼。後若笑。白日不見人。夜能拾蚤蝨。所至多不祥。鵂性不飲泉及井水。遇雨。銜翮飲之。以鵂為鬭。可聚諸鳥。其異種曰鵸人。手三耳。足如小兒。音如犢。出桓山。曰鵸。一首三身。出三危山。曰數斯。人足。出皋塗山。曰狂。夢鳥也。佪囘也。榮榮也。人面。有髮。五色。曰鶡。赤足。黃文。白首。出鍾山。

竹雞。山菌子也。雞頭鶻也。似鷓鴣而差小。黑首花面。褐身。尾禿。多斑赤文。居竹林。性好啼。其聲曰泥滑滑。見其儔必鬭。好食白蟻。諺曰。家有竹雞啼。白蟻化為泥。

附。水馬駒馬夸父之音如鴻。鹿蜀之音如謠。長右之音如吟。鴢鴜之音如號。花蛇鯈魚之音如叱。薄魚之音如謳。

又。精音如犢。胜遇駁鳥之音如錄。孟槐天狗之音如榴榴。蛉蛉之音如欽。滑魚之音如梧。

鷓鴣曰行不得也哥哥。雌曰呱呱無居住。鸇鳩曰得過且過。杜鵑曰不如歸去。蟋蟀曰春起也。鵜鶘曰提葫蘆。竹雞曰泥滑滑。布穀曰脫卻布袴。家家撥穀。

鷓鴣、楊也。山鶬也。山鷓也。越雉也。花豕也。隨陽也。懷南也。遂影也。逐隱也。內史也。珍珠斑也。小似斑鳩。雞身鵪首。臆文白圓點如珠。背文紫赤色。多對啼。每啼連轉數聲。飛數應月。正月一日飛即伏巢。十二月凡十二日飛。性畏霜。早晚稀出。夜棲以木葉蔽身。雖東西回翔。其命翮之始。必先南翥。鳴曰杜薄州。曰但南不北。曰鉤輈格磔。曰行不得也哥哥。按鷓鴣常鳥。似斑鳩。俗稱珍珠斑。以為斑鳩之一種。而別取鬬、身大如母雞者當之。誤矣。

鳩、雛也。鵓鳩也。斑鳩也。鵧鳩也。鵓鳩也。似鴿而小。灰色。有斑斑文如箏錚。俗稱箏殼斑。長尾。尾端白。性愚拙。不善為巢。才架數莖。往往墮卵。天將雨。即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故諺云。雄呼晴。雌呼雨。又云。天將雨。鳩逐婦也。其聲若云。呱呱無屋住。有青色者曰青雛。鵻鳩也。綠鳩也。黃鳩也。黃褐侯也。聲如小兒吹竽。九月黃魚所化。又有白色者曰白雛。有無斑文者曰荊鳩。楚鳩也。又青邱山有鳥如鳩曰灌灌。異種也。按揚子方言。鳩三種。大者鶻鳩。即今斑鳩也。小於鶻鳩者為鵴鳩、鴉鳩、鷂鳩、鵧鳩。即今珍珠斑也。小於鵴鳩者為鴓鳩、鵻鳩、鶻鳩、鶌鳩。即今紅窠斑鳩也。珍珠即鴻鳩。紅窠即提壺。本皆鳩種。世因其聲而別名耳。李時珍立異說。而鬬揚雄。不足據也。又按少昊以鳥紀官。五鳩鳩民。祝鳩氏司徒。雎鳩氏司馬。鳲鳩氏司空。爽鳩氏司寇。鶻鳩氏司事。論者紛紛不一。一祝鳩也。爾雅某注以為鵻鴂。鶌羅願

以為鶻鵃。一雎鳩也。郭璞以為鵰。陸璣以為鷙。揚雄以為白鷖。師曠以為白鵲。杜預以為鳩。黃氏以為杜鵑。一鳲鳩也。李巡以為鵓鴿。嚴粲以為鷙征。揚雄以為戴勝。郭璞以為布穀。一鶻鳩也。杜預以為鶻鵃。舍人以為斑鳩。鄭樵以為鵓鴣。埤雅以為鷂鳩。獨應為鶻鵃。爾雅有定論耳。謂五鳩皆鷙鳥。最大者鵰。小於鵰者鷂。小於鷂者鶻鵃。小於鶻鵃者海青。小於海青者燕隼。而斑鳩不與焉。但今人稱鳩者獨此鳥。故附論之。

鶡鴠、盍旦也。渴旦也。侃旦也。鶡旦也。旦旦也。城旦也。定甲也。倒懸也。獨春也。號寒蟲也。似雞而小。四足。肉翅不能遠飛。仲春不鳴。夏月毛生五色可愛。則鳴曰鳳凰不如我。冬月毛落如雛。則鳴曰得過且過。然冬至陽生則不甚鳴。故月令謂仲冬雖雌不鳴也。鳴聲多者五穀薄。少者五穀熟。其屎臊惡。粒大如豆。恆集一處。謂之五靈脂。

杜鵑、田鵑也。子鵑也。子規也。子嶲也。周燕也。巂燕也。鷤鴂也。鵜鴂也。怨鳥也。苦鳥也。冤禽也。陽禽也。鶗鴂也。杜宇也。秭歸也。催歸也。謝豹也。姑惡也。苦吻也。思歸樂也。狀如雀鷂而色黑。白口赤。有小冠。自項至尾一行赤黃色。春暮即鳴。鳴必向北。其聲哀而吻有血。至夏尤甚。晝夜不止。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啼苦則倒懸於樹。惟食桑蠹。不能為巢。自呼曰謝豹。或鳴曰苦苦。曰姑惡。曰不如歸去。初鳴先聞其聲者主別離。學其聲令人吐血。登廁聞之不祥。或作狗聲以厭之。取梅子塗其口。兩邊皆赤。則上天自言乞恩也。蜀王杜宇當鵑鳴時亡去。民聞鵑鳴則思之。世遂傳杜宇死化為鵑。或曰。有人欲錦城。謝女嬾

而悅之。其人聞鶯聲辭歸。女恨甚。使侍女驅鶯曰。聲若豹鳴。使人怔忡也。因名鶯爲謝豹。

鷓鴣、糠鳩也。提壺也。提葫蘆也。火葫蘆也。紅蘭子也。似斑鳩小而多蘆。頸有紅圈。雄翅有赤。鳴曰提葫蘆。吾鄉傳其聲云。築田口。農夫以爲雨候。

布穀、鶻也。鶻鶻也。秸鶻也。柔鳩也。步姑也。鶺鴒也。鋪鼓也。鋪豉也。鋪枝也。搏黍也。撥穀也。謞穀也。聲穀也。鷃鶉也。郭公也。買鏹也。似斑鳩而差小。似鶉而尾長。身長尾大。麻色。腹下黃白。牝牡飛鳴。則以翼相拂而聲。相呼不相集。穀雨後鳴。農夫下種。及至後乃止。其聲若云。割麥插禾。脫卻布裨。脫了潑袴。郭嫂打婆。一百八箇。快快插禾。家家撒穀。伴工做活。浙西人譯其聲云。刈山有火。或云。八山八火。蓋蠶至春暮。架於山上。下灼以火。烏適鳴。其時也。吾鄉傳其聲云。哥哥燒火。或云。闊桑撒果。立夏後改呼云。客來。或云。去那。彷彿人語也。常居鵲巢及樹穴中。哺子。朝自上下。暮自下上。然布穀李肇以爲鵲。張華以爲鷹。戴勝。郭璞以爲鳲鳩。陳藏器以爲鳴鳩。

附。管永康。有烏鳴曰。服留。隋大統。有烏鳴曰。萬春。郡陵。有烏鳴曰。後俟。汴洛。有烏鳴曰。瘦兒。常山。有烏鳴曰。傷魂。林邑。有烏鳴曰。鍋飛。峨眉山。有烏鳴曰。佛現。九華山。有烏鳴曰。莫損花。

附。隆多羅識豬音。楊翁仲、李南識馬音。介苟盧、詹何識牛音。沈僧照識虎音。神雞童識雞音。安息太子識燕音。陽宣、管輅識鵲音。公冶長、秦仲、楊翁偉、魏尚、張子信、孫守榮、侯瑾、陰子春、成武丁、陳國華、麥宗識烏音。神速姑識蛇音。伯益、白龜年識鳥獸之音。

鳲曰節節足足。鴟曰劌劌卜卜。鶺鴒曰架架格格。

鶺鴒、鵙鶒也。鵙鴒也。批頰也。烏鵲也。鴉貝也。鴉兢也。雀明也。喚起也。夏雞也。架梨也。榨油郎也。鐵鷂鷂也。風風皁隸也。大如燕。灰黑色者長尾。淺灰色者短尾。尾各有岐。率類過巢。必往鬬之。所集之處。其頻不得再巢。小於烏而能逐烏。鷂鷂亦畏之。每三月內五更早鳴曰。架架格格。至曙乃止。然鶺鴒、雜鷹以爲祝。鳩。楊愼以爲鷄雞。又以爲伯勞。李時珍以爲鵲勝。又以爲鷂鳩。

詩曰。喈喈。雀曰。嘖嘖。鵲曰。交交。鳩曰。苦苦。鹿曰。呦呦。蛙曰。蛤蛤。

鵲、桑鵲也。左傳曰。少皞以鳥名官。九鵲爲九農正。爾雅曰。春鵲鶪鶊。夏鵲竊玄。秋鵲竊藍。冬鵲竊黃。桑鵲竊脂。棘鵲竊丹。行鵲喈喈。宵鵲嘖嘖。老鵲鷃鷃。陸璣曰。竊脂、青雀也。好竊人脂肉脂及箭中膏。邢昺曰。竊脂、淺白也。李時珍曰。蠟嘴雀大如鳴鶯。蒼褐色。有黃斑點。好食粟稻。其嘴緣微曲而厚。壯光瑩。或淺黃淺白淺青淺黑。皆以喙色聲音別之。非謂毛色也。蠟謂青雀盜食肉之說。繆矣。桑鵲野鳥。安得肉而竊之。且郭璞既謂竊藍青色。又謂竊脂青雀。既謂諸鵲因毛色聲音爲名。又謂竊脂好盜脂膏。皆自相矛盾也。時珍謂蠟觜雀喙色各別。夫以無名微鳥。少皞安得專取以名官。竊謂即今時鳥。如方言鳩稱鶻鳩。禽經謂竊玄曰鵰。山海經有崦山竊脂鳥。喈喈是鵲聲。嘖嘖是雀聲。鷃鷃是鶉名。似可據以釋之。然雀聲在晝。何以稱青鵲。則古今稱謂各別。不必強通也。

猩猩人言。狒狒人言。鸚鵡人言。鸚鵡人言。秦壽了人言。烏鳥人言。青雞人言。海多魚人言。

鸜鵒、鴝鵒也。步鵒也。花鵒也。鴝鵒也。寒梁也。乾梁也。鷗鳥也。鴝鵒也。八哥也。鵒鵒也。鵒鵒兒也。似鵲有輔。飛成羣。多聲。身首皆黑。嫩則口黃。老則口白。兩翼各有白點。飛則見如書八字。不背爲巢。每居鵲巢。生子。交則以足相句。鼓翼如鬬。往往墮地。其性好食桑椹。周禮云。鸜鵒不踰濟。蓋濟北無之也。畜之者。五月五日翦其舌端。使圓。教令學語。能人言。亦可使之取火。取其目睛和人乳滴眼中。能見烟霧外物。

按戴勝、戴鵀也。戴鴆也。戴鵀也。鵲鵲也。服鵲也。鵲鵲也。鵲鵲也。鵲鵲也。鵲鵲也。張華言其形狀長喙短尾青色。頭上毛起。如婦人戴花。生樹穴中。不巢生。即鳲鳩也。詩云。鳲居鵲巢。鳲鳩相合。而鸜鵒雖居鵲巢。亦生樹穴。其頭幘即勝也。故爾雅釋鳥不言鸜鵒。殆以戴勝當之。李時珍因鵲鵲批頰聲相近。遂謂戴勝即架梨。然架梨何嘗降桑。又高誘呂覽注謂戴勝鷗鳩部生子桑。三月其子強。飛自桑空中來下。是以爲爲任也。與戴勝不協。

鸚鵡、翠哥也。乾皋也。鸚客也。時樂鳥也。綠朝雲也。雪衣娘也。綠衣使者也。大曰鸚母。小曰鸚哥。有紫綠赤白各種。丹咮鉤吻。翠頂金眼。玄項碧羽。頰足翠尾。上下目睫。供能睫動。舌似小兒。翦舌可使語。靡其背則搖。雄者縣變而丹。雌者縣黑不變。其白色者稍大。羽毛玉雪。以手撫之。有粉粘指。頂有角毛。墳起如延。五羽蘤華。作輕黃色。怒則羽蘤張。亦有大紅及五色者。五色難得。

秦吉了、鷯哥也。了哥也。奇鷯也。孝鷯也。情急了也。大如鸚鵡。身黑咮赤。距黃。兩眼後夾腦有黃肉冠。其舌曰如人。目下連項。有深黃文。項毛有縱。如人分髮。善效人笑語聲。聲如人言。語音雄大。其性畏煙。容州有純赤純白者。

烏鳳、山烏也。鳴鳳也。青烏也。大如鵲。形如鴝鵒。紺碧色。頸毛似雄雞。首有冠。尾垂二弱背。各長一尺四五寸。至杪始有毛羽。形略如鳳。聲音清越。能度小曲合宮商。又能爲百鳥之音。亦能人語。體黑者善鳴。

日紅者善鬬。

青雞似奇鷄而稍大。尾稍長。能語。

海多魚甚巨。而能言。亦可教之歌。宋仁宗嘉祐中漁人所獻。

附。烏解人言者。鵲鵲舍利。獸解人言者。角端。狗奇白澤訛獸。

附。張騫牛人言。路嚴馬人言。宗楚客犬人言。嚴遵羊貓人言。宋處宗雞人言。渭南豬人言。石門羊人言。荊南虎人言。晉安鼠人言。永康龜人言。嚴州鼈人言。雲湖魚人言。虎邱鵲人言。龍門蜂人言。南州鶴人言。駝坊駝人言。南唐苑鹿人言。于闐野豕人言。

貓狗自呼名。青蠅蛤蚧自呼名。鴨鵝鷄鳧自呼名。

附。異鳥自呼名者。鵲鳧後弱。鵲鷗酸與。黃鳥嬰勺。青耕。異獸自呼名者。孟極足。雪驛。辣辣。當康。異魚自呼名者在子。

蜥蜴以胸鳴。蟮蟮以胃鳴。蠭以股鳴。蛾以翼鳴。蟬以腹鳴。

蛾、蟻也。蟻蛾也。吉了也。金龜子也。金花蟲也。綠金蟬也。五六月生蔓草上。大如虎豆。四足二角。其鳴以

翼背有綠翅在甲下其甲硬如龜殼色如貼金行必成雙死則金滅

狼鳴則後竅沸鵝鳴則後竅應雞鳴則聲前鼓翼雉鳴則聲後鼓翼

狼毛狗也天狗也當路君也滄浪君也似犬銳頭白頰尖縣直腸高前廣後雜黃黑色或蒼灰性淫頗食多踐蘚起臥游戲往往藉草穢亂老則其胡如袋百年者色白三百年變化爲人或爲女子冬日長鳴鳴則後竅皆沸其聲能大能小能作兒嬰魅人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其糞煙直上可爲烽火其膽中筋大如鴨卵煎盜可令足攣口噤自行吐服其皮當戶羊不敢出衡雅謂牡狼牝狼狼自有牡牝俱與獾交媾又狼似狼前足短後足高能知食所在常駕兩狼負之而行失狼則不能動故曰狼狼相倚其異種曰獾落毛黑光潤性嗜死屍貪食不饜他則入林中夾腹令空復覓他食出西洋曰意夜納日晴能變各色亦出西洋曰狐狼日圓晴黃木食如猴猱獠人飲酗酒食鯉鯊而役之入山採寶貨來輸至死不避他姓不能奪也出遼雜

鷙蟄倉庚鳴立夏螻蟈鳴芒種鵙鳴夏至蜩鳴立秋蟬鳴小寒雉鳴

芒種兜兜無聲夏至反舌無聲立秋鶪雞無聲大雪鶡鳴無聲

兜兜似鳴鵲正月鳴五月芒種後不知所在

鶡、鷃也秧雞也似雉大如雞長距短尾白頰紅冠雄青白班雌褐班夏至後夜鳴達旦立秋無聲

呼犬曰喝喝呼豬曰咯咯呼雞曰咄咄呼鴨曰舅舅呼虎曰李耳呼熊曰子路呼蚓曰紅娘子

附鱗魚浴蛇之音如牛鳶鳥鮮魚之音如羊鵝鷖狡犬鼉力耳鼠嚙嚙何雞魚之音如犬鱸鱸之音如鵝居蟹獨狙之音如豚欽䲹鼓子之音如鵝諸懷獵獵之音如羅虎較赤鱗鱖魚鰨魚之音如鼓蒼憐魚鱠鯽之音如鵝脩群魚之音如鵝馬鼠鼠喧合鯨鯢鯨犀渠鮑鴉鯖魚鮨魚之音如嬰兒

蟲蟲範卷四

京山李元撰

物食第七

食土者靜食水者樂食肉者勇食氣者壽

飲養陽食養陰物得所養則生然而蠶不飲蟬不食蜉蝣不飲不食

鵰食雞鷂食雀鴟財食雁

鵰、山梟也土梟也梟鴟也鴟鴞也雞鵰也烏雀也鶚鳩也鵰鵰也曼狐也訓狐也幸胡也鵰鵰也蠻魂也呼時腐也鬼各哥也頭如鵰鶚目如貓身如鷹少美長醜黃黑斑文有毛角兩耳穴土而居好食桑椹不能遠飛行不出城晝午不見物夜則飛入人家捕雞鼠食之其聲彰惡以甌瓦投之則止人取其目吞之夜中見物其異種曰竊脂赤身白首出崐山曰獸三目有耳出首山曰梟巢人面一足出榆次山曰鵰人面四目有耳出令邱山曰鶚青黃色曰黃鳥白首出軒轅山

虎食羊犬食兎貓食鼠雞食蟲

蝗食蛛鵝食蝗蝻食蝨鱔食蟮蟹食蟬蜥蜴食蝎蜈蚣蜓食螟蛉

鵲鵲食蚊竹雞食蟻蝙蝠食蚊反舌食蚯蚓土蠅食蚯蚓

鸂鶒、鴨也。鷿鷉也。五采色多紫。尾有毛如枕。首有纓。能啄木穴樹巢其中。或用木罌之。則以背畫符而塞自出。性好游溪宿水渚。雄左雌右。老少羣伍。皆中式度。能食短狐。所居之處無溪毒。

鯢、水弩也。水虎也。水狐也。短狐也。射工也。射影也。抱棺也。鬼彈也。溪鬼也。溪毒也。似蟬。亦似蜣蜋。長二三寸。廣寸許。形扁。前闊後狹。闊頭尖喙。喙有二骨。有六足。二足在喙。大而一爪。四足在腹。小而岐爪。腹軟背硬如龜甲。六七月甲下有翅能飛。作鯢鯢聲。以尾爲弩。轉尾向頭爲上弩。或曰。頭有尖角如爪。長一二分。橫口前如弩擔。臨角端如上弩。或屈前抱拱其喙如橫弩上矢。四月上弩。八月卸之。冬月則蟄。蟄處無雪。氣起如蒸。其以氣因水勢射人。遠三十步則射其影。中者令人生瘡。其腹下亦有針刺螫人。

鷺、鷺鷥鷺食蛇。獺食魚。山獠食蟹。豬食蜉蝣。

麂、麞也。似麋而小。黧色。偎毛。豹腳。角不岐。毛不斑。其口兩邊有長牙。力勁好鬬。亦善躍。其行草中。俱衝一徑。山中有虎。則几几然鳴。其聲如擊鼓鈸焉。白色者銀麂。赤色者紅麂。

鱣、鮒也。子魚也。黑鱣也。鯛鱣也。浪鯉也。滑魚也。似鯉。身圓頭扁。口小目赤。鱗黑骨軟。其子滿腹。重不及兩。生江海淺水中。好食泥。性慧。不入網罟。海人以長網罩之。潮退始取。細好食之。其小者曰撥尾。

龍食燕。燕食蝨。蝨食鳥。鵰食鳥。鵰食鳥。

蜃、蛤也。車螯也。斑蜆也。紫貝也。海蛤也。魁蛤也。昌蜆也。蜃厚而白。殼紫有斑。如玉如花。可飾器。蜂殼爲灰。可杇牆勻面。海人以火炙之。則殼開。取其肉食之。肉稍西施舌。白色似乳。有舌。闊約大指。長及二寸。舌本有數肉條如絲。是其飲處。味鮮不可方物。海者爲姑勞。小者爲羊蹄。殼白有肉如舌者爲沙蛤。爲車蛤。爲土蛤。

鵲食猬。猬食蟾蜍。蟾蜍食蟲。蟲食蟹。蟹食虎。虎食鹿。鹿食蛇。蛇食鵲。蟒食鹿。鹿食龜。龜食蟒。蟒蛆食蛇。蛇食蛙。蛙食蟲蛆。

猬、蝟也。蝟鼠也。毛刺也。刺雞也。虎王也。似鼠。毛有刺。足短。似豬蹤。尾長寸餘。蒼白色。見人則藏面腹下。圓轉如栗。攢毛外刺。尿之即開。能跳入虎耳。而性畏鵲。鵲矢中之。則仰腹受咮。可發之教使對打。合節奏。其脂柔鐵。伏雄黃。其種類曰蝟。刺端有岐。曰蟄。刺如棘針。曰居蟄。赤尾。曰山枳。尾有岐。曰山豨。褐色。曰猥。赤如丹火。又唐東都有白猬。

豹、程也。失刺孫也。五豹將軍也。似虎而小。白面。赤黃。毛有花文。文黑。或圓如金錢。或長如金線。或斜如艾葉。各以形名之。性畏蛇。畏鵲。而爲獅。獅渠搜所食。其別種曰土豹。色不赤而毛無紋。曰玄豹。黑文多。曰紫豹。紫色。曰赤豹。丹豹也。朱豹也。尾赤文黑。曰文豹。出濊國。曰海豹。五色。居水涯。常以一豹護守如雁奴。出新羅。曰黑豹。出唐州。曰青豹。色如翠。出浪坂山。曰駝牛豹。豹文犀角。駝身以乘。且耕。出佛逝國。曰勃豹。文首。出隱山。曰獅豹。五尾一角。出章莪山。曰孟極。文額白身。出石者山。曰諸犍。人首牛耳。一目長尾。出單張山。曰嗷月。夜噴光照數十步。

蟒、蚺也。蟒王蛇也。鱗蛇也。長丈餘。四足。有鱗。或黃或黑。額有王字。爲諸蛇之長。春冬居山。秋夏居水。能食麋鹿。亦傷人。

虎醉狗。貓醉薄荷。雞醉馬蓐。鴉醉桑椹。蚶醉葛藤。饒醉淡水。蛇醉茱萸。蠶醉蕎花。蠅醉羊肝。魚醉菌草。鼠醉夜火。

鼉、石鱗也。石畜也。谷凍也。山蛤也。似蛙。紫斑如錦。大如雞。生高山深澗。其伏蟄中。夜蟄山石最高處。吞氣飲風。不食雜蟲。捕者不可預相告語。密以憑。齊首頂納瓮中。即措火緣石巖照之。見火輒醉。十不脫一。

蛇吞鼠而褥特牛。蛇制豹而獵豹啗蛇。蛇噬蛙而蝜蝚。蛇食鹿而蹙嚙蛇。蹙無不報也。鵰食蛇。鵰食蛇。鷙食蛇。虎食蛇。猴食蛇。麂食蛇。獺食蛇。牛食蛇。暴必有制也。

倭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口有光出射。中其光則死。有山鼠大如牛而蛇吞之。□倭國。今牆屋間黃頷蛇。亦吞鼠子雀雛。

褥特、活褥也。食蛇鼠也。似鼠。鬚尖尾赤。善食蛇。蛇螫者。嗅其尿即愈。

蝜、蝚也。田父也。飛蜈蚣也。似蛙而大。如草履。黑色。食蛇。蛇被逐不能去。因銜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肉已盡矣。常潛深淵之中。能興雲雨。

至暴者莫如虎豹。犴食虎豹。駁食虎豹。鼲食虎豹。虎磨食虎豹。會耳食虎豹。赤蟻食虎豹。

犴、豻也。貙犴也。貙貜也。貙貜也。豻犬也。野狗也。似狐。白尾赤目黑喙。身長七尺。頭生一角。老則有鱗。能食虎豹。亦能食鐵銅。

駁、茲白也。吉量也。吉良也。吉黃也。雞斯也。牛身象齒。白身黑尾一角。鋸牙。朱蹄金目。壽千歲。

鼲、鼲鼠也。虎鼠也。鳳鼠也。似猬。居木。能飛。虎過則咆哮拔毛投之。虎生瘡潰死。虎畏之。故不敢林居。

貙、貙也。獸也。唐已也。執夷也。石貙也。青腰也。黃腰也。似猴。鼬身貍首馬尾。腰以上黃。腰以下黑。長則食母。能食獼猴虎豹及牛鹿。其性獨。一鳴即止。故謂之獨。

會耳、鼲鼠也。鼲吾也。似虎。五色。尾長于身。日行千里。不食生物。惟殺虎豹。

鱸魚自食其類。蟒蛇自食其類。鼲鼠自食其類。猿猴自食其類。

鼲、鼲鼠也。穀鼠也。地猴也。鼠狼也。似鼠而大。赤黃色。長身大尾。氣臊臭。善登木。好啖鼠。亦食蛇。

獍食父。梟食母。乾吉食子。山鳳食雌。

獍、破鏡也。如貙而虎眼。自食其父。

梟、鴟也。鵂也。流離也。百勞也。生子百日則翼長。從母索食。食母而飛。或曰。梟食母眼睛乃能飛也。

蜻蜓自食其尾。狍鴞自食其軀。

狍鴞、饕餮也。羊身人面。虎齒猴爪。目在腋下。音如嬰兒。食人未盡而甘之。遂自食其軀。

蝗食死人腦。鬥兩食死人肝。蜚蠊食死人肉。

蝹似羊似豬又似猿常在地下食死人腦以松柏穿其首則死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得之

罔兩魍魎也方良也好食亡者肝而性畏虎與柏故墓上植柏木立石虎鎮之

唼膩蒼梧蟲也狀如麥有甲性嗜臭肉人將死則萃集舍中食肉都盡餘殘骨存乃去其來紛紛不可驅逐唯避梓板及豹皮耳

附鳥食人者羅羅魋雀獸食人者蟲獸猶諸物蟹蛭犀渠蠡蠡合蠡馬瓶狍鴞猓狙蜚蜚窮奇

虎豹噬人以自飽也蛇蠍螫人以自衛也蚊蚋嗜人以自養也

蠍蠍蝎也蠍蝎也杜伯也主簿蟲也形似水蛆八足長尾有節色青子負背上白如稻粒亦有鼠負所化者尾鉤螫人蜥蜴蝸牛食之蝸以跡規則不復去其螫毒取蝸涎塗之立止然有大毒螫人至死者江南舊無蠍唐大歷中有北人爲金壇主簿以竹筒盛過江遂乳育然亦未螫人其螫而小者謂之蛸蛸

蝨有九種曰衣蝨人蝨也丹鴻也瑤琶蟲也生衣褶中長身六足行必向北在身者色白在頭者色黑人將死則蝨離身將蝨置青葉上經宿粘霧則化青蟲飛去其卵謂之蠛蠓蝨水銀銀硃百部皆滿曰兩頭蝨亦生衣中曰陰蝨生人陰毛中八足而扁或紅或白痒不可當肉中挑出曰蟹蝨臭蝨也臭蝨也生蔗蓐中及蟹蟹間身扁狀如酸棗好順人頸血曰瀋蝨豕蝨也生豬蝨中曰蠻蝨牛蝨也蠅蟣也蟣蝨也生草木上身扁狀如草麻子有黑白二色好食牛馬血飲血滿腹時自墜落曰雞蝨雞游子也生雞巢中小如塵土好游人耳面曰龍蝨似蟾蜍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磨穀食之小有食味秋月暴風自海上飛曰竹蝨佛子也天厭子也蒼灰色百十爲羣初生如粉點久便能跳生竹上蟲卵所化

犬嗜穢貓嗜腥蟻嗜羶蠅嗜臭

食耳不食獸鵝鵝不食魚鵝不食生猴不食腥

鵝鵝鵝鵝也鵝頂也越王鳥也似鳧大如孔雀黃白黑色光寶如漆足長口勾腦長尺餘不食魚不啖草專啖水葉蓋似熏陸

鼠食蔗花鳳食桐花蜚蠊食稻花歸飛食桂花

桐花鳳似鳳五色大如指有冠常以春暮桐花開時來集花上飲其朝露花落則散不知所往或捕得之則死與么鳳異類

歸飛鳥八月桂花香時來集鳴聲自呼出林邑城外或曰即鵝鵝也

鼯食桑椹鵲食橡實銅食松脂鼯食棟葉夜燕食龍眼石鼠食山豆根

夜燕飛盜也好食龍眼蟲捷如風緣枝接樹暇息間萬樹蟲蝨

石鼠專食山豆根出桂海與鼯鼠同名異物

鼠食蟻蟻食鼠鼯食煙鵲斗食火鴕鳥食炭英雞食石鰲魚食沙螳螂食蜣鞠通食蟹象蒲蟲食船

鼠白色也猛豹也蜚蠊也似熊象鼻犀目獅首尉髮牛尾虎足小頭廣足力大骨節强直中實少髓雄

者蒼白色雌者黃白色毛淺而有光澤食銅鐵及竹其糞可以切玉其溺可以消鐵爲水其蒼銅鐵瓦器皆漏唯骨器盛之其齒堅鐵不能摧火不能爍惟羚羊角碎之世所傳佛牙佛骨即此物也又叶火羅大獸昆吾山狡兔亦食鐵又豹即似貘豎目尾毛皆赤出鮮山

猓斗、猗猗也似犬而食火其糞亦火能以糞噴火作蓋亦怪獸也

鴕骨托也火雞也駝鷹雞也雞身蛇足銳咮利爪青羽赤冠高七八尺食鐵石火炭

英雞密肌也鱉英也如雞而雉尾產石英間食碎石體無毛腹下毛赤不能遠飛

鯊鯊鯊也沙鯊也鮀魚也沙鯊魚也重脣魚也呵浪魚也吹沙魚也體圓鱗細大如指前半闊而扁後半方而狹色黃有黑點文其尾不岐小即有子性好沈常行沙中食沙即於沙中乳子又好張口吹沙正月出

鞠通、琴蛙也生琴中綠色琴有鞠通其絃自和好食古桐古墨可以治瘻

象浦有水蟲甚細微能鑽木食船或數十日不察則船漏矣

穀以食人而物亦食之蟲食根蟹食節螟食心蝗蝻蝗蝻食葉鼠雀食實蚌蚨食米

蟲蠹根蟲也色黑兩端尖銳尾有岐能螫人居禾之根潛泥食根則禾爲之黃

蟹蟹節蟲也有曰蔗斷禾節又有小蟲似土狗俗名蒡不肖蝨上有鉗湧地而出能食蝨賊以鉗鑷之截爲兩段

螟、橫蟲也鍼心蟲也似蚜而頭白似蠶而小食禾心盡復吐絲包之則穗苞不復出

蟦、蟦也特也蚜蚨也窩葉蟲也似蠶青色初食苗葉久則裹葉而蔽其中蛻爲蛸蠕

物之有毒者性或宜之馬食杜蘅而他能食砒霜而靈鼠食巴豆而大羊食鉤吻而肥蠶食礬石而壯物之無毒者性或反之熊食鹽而病類食酒而斃蟬吞水而僵犬食木槿而亡金魚食橄欖而死

蟬、蟬也蛇蟬也黃鰭也黃鯉也黃質黑章生泥窟中似蛇無鱗體有涎沫大者長二三尺善穿穴夏出冬蟄性畏蒜聚萃蟬於缸而以蒜投之則躍不已或曰荇芩根所化曾羲臨中琅琊有死人髮化蟬然蟬生子最多常自食不盡非化也

金魚、丹魚也赤鱗魚也春末生子草上初出黑色久則紅色或白色或紅白黑斑相間無常食橄欖渣則死間肥皁氣亦死得白楊皮則不生蟲有金鯉金鯽金鯽金鱉諸種畜者多金鯽以其耐久也

龜恣口則瘦蟄土則肥蝌吞鹿則瘦鹿化則肥

鮭過暮春則肥鵝過重陽則肥

物居第八

陸鳥曰棲水鳥曰宿獨鳥曰止衆鳥曰集

鳥居曰巢曰窠馬居曰廐曰皁牛居曰牢曰闌羊居曰羣曰圈豕居曰苙雞居曰塒曰埘

蠶有房蟻有戶虎有穴龍有門魚有梁龜有室蟹有箔兔有窟蜂有蜂鹿有場

試下鼈津。乘蝦槎。揚鰭帆。抵螺山。游蚊市。過鵝井。登蠶臺。上蜃樓。處熊館。開蜂房。發魚倉。望蠅遊。與物化矣。

蜃、蠣也。大蛤也。蛟蜃也。楠郎也。狀似螭龍。有耳有角。紅鬣。腰以下鱗盡逆。善吐氣。如樓臺城郭。將雨即見。謂之蜃樓。亦曰海市。其脂和蠟作燭。香聞百步。煙氣樓臺。正月蛇交雉而生卵。遇雷即入土數丈為蛇。二三百年後升騰入海為蛟。蜃卵不入土。但為雉。䧺又淮水黃雀秋化蛤。春化黃雀。五百年化為蜃。又車螯亦名蜃。與此異種。

蠣、蠔也。牡蠣也。玄蠣也。蠣蛤也。牡蛤也。古賁也。雲慈也。初附石生。礧砢相連。謂之蠣房。亦曰蠔團。初生如拳石。四面漸長。千百粘附。巖巖如山。有高一二丈者。謂之蠔山。每房有肉一塊。大小隨房。大者如馬蹏。小者如人指。每潮來。諸房俱開。俟小蟲入而合之。即以充腹。雄左顧。雌右顧。左顧者向南視之。口斜向東也。百歲鵰所化。或曰鹹水結成。雌者謂之石牡蠣。圓如龜殼。夾沙石形短者蠔螺。稍大者草鞋蠣。極大者黃蠣。極小者蠔崽。有蠔魚生其中。而喜食蠔。

鼈、神守也。團魚也。黑衣龍也。甲折翁也。九肋君也。裙襴夫也。河伯從事也。外骨內肉。無耳卵生。水居陸產。形圓脊穹。四周有裙。其伏卵。置卵於水濱。隔岸望之。朝首東向。夕首西向。隨日光所轉。二十一日而成。純雌無雄。蛇黿為偶。夏日孚乳。其抱以影。所在其下。必有浮沫。謂之鼈津。燒黿脂可致。呼鼈名可致。鼈鳴則伏。數可則死。裹青泥而死。得莧復生。其別種曰鼂納鼈也。無裙。頭足不縮。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引之而飛。納鼈守之則免。曰朱鼈。大如錢。腹赤如血。浮波則雨。在水中著水馬腳。能令仆倒。曰珠鼈。六足四目。狀如肺。足下生珠。其珠與月盛衰。或云亦口中吐珠。曰旱鼈。在山。蛇化。有毒。試懸一足則漸垂而長。曰能。三足鼈。有大毒。食之殺人。曰赤鼈。能曳禽獸入深淵殺其血。出嶺南。曰鮮鼈。音如羊。出招水。曰在子。人首自呼。出良夷。

蟶、蟶蚌也。蛤蟶也。馬刀也。長二三寸。大如拇指。外殼內肉。謂之蟶腸。殼薄而蒼白。頭有兩巾出殼外。閩人種之。謂之蟶田。蟶埕。蟶蕩。其長大似竹節者曰竹蟶。小而三月盛者曰麥稿蟶。圓尖生石孔中者曰石蟶。似蟶而肥者曰沙螺。

因所居而居者。燕居楣。雀居簷。鼠居椽。蛾居瓦。

雀、鶴也。黃雀也。麻雀也。鶯雀也。瓦雀也。青管也。雀豹也。家賓也。羽毛斑褐。領嘴黑。頭如顆蒜。目如擘椒。尾長二寸許。爪距黃白。善破殼。入口則啄米分吳。躍而不步。目晝而夜盲。小則黃口。老則斑毛。其卵有斑。四時有子。性常依人。宿堂簷間。鳴曰啾嘖唶唶。其屎曰青丹。曰雀蘇。曰白丁香。尖者雄屎。圓者雌屎也。海邊或化為魚。其名調鯢。百歲者化蛤。六月東南風。大海魚亦化雀。有白亦丹者瑞也。其別種曰鷃鷃雀也。草雀也。似雀而青黑。在蒿間。曰黃頭雀。似雀而黃尖。喙利爪善鬭。曰蜀雀。吐五色之氣如雲。能反形變色。在木為禽。行地為獸。出丹州。曰啾金色黃羽毛柔密。常翱翔海上。吐金屑如粟。漢明帝時。昆明國獻。

鼓、蚝也。蝀也。蛔也。蠾也。蟫也。蠵蝸也。毛盈也。瓦蛆也。生瓦屋土。有毛螫人。

非所居而居者。蟫居書。衣魚居衣。蛛居網。蜂居蠹土。蚋居醬汁。

蟫、蛃也。白魚也。蟫魚也。衣魚也。壁魚也。狀似魚。尾分二岐。初生青色。老則白而有粉。視之有銀。手觸則落。三食神仙字。化為脈望蟲。規四寸許。如環無端。夜持向天。可以隳星求丹。

蚋、蠓也。蔑也。趣也。蠛蠓也。頤轄也。蟔蠓也。蠓蠛也。醯雞也。似蚊而小。朽壤所化。望之如霧。好食醋。旋飛如礱。則天風。上下飛如春。則天雨。因雨而生。得陽則死。其別種曰蟆子。黑色。似蚋而小。不礙紗縠。夜伏晝飛。聞柏葉與麝香則去。曰黃蠅。色黃。自蛇鱗出。曰浮塵子。沒子也。微塵也。金剛鑽也。色白小不可見。與塵相浮而上下。好刺人。雖蒙絮自蔽。猶能入人肌膚。以粗茶燒之。煙如焚香狀。即可斷之。受刺者如無刺。搔之癢愈甚。

鵲架柴為巢。燕銜泥為巢。鷦鷯紩麻為巢。鼅蛛吐絲為巢。黃鶯銜漆為巢。

燕、乙也。鷾鴯也。玄鳥也。朱鳥也。鷙鳥也。游波也。天女也。神女也。如雀。身長。籋口。豐頷。布翅岐尾。背飛向宿。春社來。秋社去。來去不爽。雌雄飛鳴。一上一下。戊己日不銜泥作巢。凡人家燕不入室者。取桐為男女各一。投井中。則燕必來。若不欲燕來。則以艾置巢中。燕即去。巢有艾則不居也。蛟龍食燕肉。人食燕入水則為蛟龍所吞。或過江海枯竭。投燕其中。水立滿。蛟龍來也。狐貉皮見之則毛脫。鷹鶻食之則死。蠶可與蠶。燕能制蠶。冬蟄井底或崖穴中。千歲之燕。尾屈色白。名為肉芝。其戶北向。五百歲者生胡髯。其種類曰越燕。紫燕也。漢燕也。游波也。小而多聲。頷紫。巢門楣之上。其巢似梳。曰蛇燕。胡燕也。大而白臆。巢屋兩椽間。其巢長。曰石燕。土燕也。乳石穴中。形似蝙蝠。口方。食石乳汁。

鷦鷯、鳭鷯也。焦鷯也。鷦鸎也。鸋鴂也。句宣也。過嬴也。鶪鴂也。桃蟲也。韤爵也。蔑雀也。綠雀也。桃雀也。工雀也。布母也。巧婦也。巧女也。女匠也。桑飛也。剖葦也。蘆虎也。黃脰雀也。雄曰鵃。雌曰鶵。似雀而小。灰色背斑。長尾。聲如吹嘘。喙如利錐。巢於葦苕。係之以髮。取茅莠為巢。以麻紩之。如刺韤然。大如雞卵。至為精密。懸於樹上。或一房二房。小人階之作戲。取其窠燒煙熏手。令婦人巧蠶。其雛化為鵰。見有殼生子。輒往食之。技鶪鶬善剖葦食其蟲。時珍謂又一種。非也。

附居者。鷙巢。雀奪燕窠。蟹伏蛇鱗。鷰生鼠壤。蠅蟄犬耳。蛭蟄螺殼。蟹伺蚌腹。鯔寄龜殼。蝦巢蚊睫而生。蛔宅人腹而發。

蠼螋、沙蝨也。蓬活也。地脾也。生水中。如蟻。赤色。或在沙中。草際著人。如毛髮芒刺。初入皮裏。如針孔粟豐。四面有五色文。可以挑出。入骨則殺人。本伏毒蛇鱗中。蛇為所苦。入急水澀出之。或臥沙中碾殺入沙。

蟷、土蟷也。地螳也。蜂虎也。拖蝗也。螳蛣也。蚵蝂也。螕築蟲也。過街蟲也。形扁。無甲有鱗。翅小不能飛。翔有鳥氣生鼠壤中。狀似鼠負。與螻蟻相爭。牝牝逢中日則過街。

蚨螺、蚨也。螺螄也。海鏡也。鏡魚也。璧奴也。石筋也。蓟蛙也。瀛蛤也。果頭也。膏藥盤也。兩片相合。殼圓如

銳中甚瑩滑日照如雲母之光內有少肉似蚌胎腹有寄居蟲居之其蟲一名寄生似蟹似蜱蛛亦似
檢莢負殼而走觸之即縮饑則出求食入則螺蛤亦飽不歸則螺蛤餒死或火迫之則蟹出而螺蛤斃
或生割之蟹活腹中逡巡亦斃按圖書有合體共生者有枯殼寄生者大約螺蚌蛤蟹各介蟲枯殼未
悉皆可感氣而生物但枯殼有生肉不生肉之別耳

蝨狀如蝦生龜殼中

蝨、焦螟也蟲也攀飛而集於蚊之睫又蚊蚤小蟲曰蠛蠓細蟣也每生九卵成九子飛去常生於
春以季夏藏鹿耳中

蝨、蚘也蛔也人龍也其類有九曰伏蟲長四分翠蟲之主曰蚘蟲長五六寸曰白蟲長一寸色白頭小
曰肉蟲狀如爛杏曰肺蟲狀如蝦蟆曰弱蟲腦蟲也狀如瓜瓣曰赤蟲狀如生肉曰蟯
蟲狀如菜蟲九者傳變多為人病其蟲在腹上旬頭向上中旬頭向中下旬頭向下故月初服藥易效
又有尸蟲似犬而馬尾或如薄筋依脾而居長三寸許有頭尾與人俱生為人大害

蟲與蟲同穴　蠹與蛇同穴　貉與貉同穴

牸、犢牛也青黃色其角如玉可以製器性嗜鹽人漬手塗鹽則取之出日南海州

貉、獾也貌似狸銳頭尖鼻斑色其毛溫厚深滑可為裘與貉同穴而異處日伏夜出捕食蟲物貉則
隨之其性好睡以竹扣醒已而復睡或謂耳聾也考工記謂貉踰汶則死

貉、狗獾也天狗也似小狗而肥尖喙卑足短尾深毛褐色皮可為裘亦食蟲蟻瓜菓遼東有海貉似貉
出於海中

獸居水者獺魚居岫者鮪

獺、水狗也水貓也似狐而小毛色青黑腎如伏翼長尾四足水居食魚能知水性為穴飲酒則斃十月
正月爾祭魚知報本反始也性畏雉尾尾插其穴則不敢出亦可畜以捕魚腎藏當大水甕中在內旋
轉如風水皆成旋渦其別種曰獺獺猶也獺狙也獺狙也巨猿也赤眉鼠目犬首猴身似獺而
大好食魚亦與猨交曰山獺插翹春也性淫不擇牝獸閨婦人氣必躍就之無偶則抱木枯死曰海獺
海獺也似獺而大足下有皮如駢拇頭如馬自腰以下似蝙蝠毛入水不濡候風潮則毛起生海中

鮪、鱣也鱘也王鮪也鮥鱣也鮥鮋也鮥子也碧魚也鵝鈎也鮮龍也牛魚也尉魚也仲明魚也秦皇魚
也似鮥青色尖頭豫口長鼻等身如鐵兜鍪背無鱗甲頰有青斑紋如梅花尾岐如丙肉色純白口在
頷下甲可摩畫大可七八尺冬則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遡西河而上度龍門化龍見日則目眩小
者叔鮪大者王鮪樂浪尉仲明溺海所化

蝨、蟲木者蠹蝨蟲蝨木者蟲蛙叱螺蟲蝨木者蟲鮒文蛤

蟲、寄蟲也如螺白色老則赤黑結繭於枝上初若黍米春則漸長如卵紫赤色每包數百子立夏前後
取子裹女貞枝上半月化出芒種後延蝨樹上食汁吐絲結繭蛻化為白蛾狀如蠶蛹蟲暑後剝取蛾

之膠蜂蟻若過白露則結入樹裏不可剖下矣

紫鈿、赤膠也蟻漆也蟲似蟻蟲蝨緣枯木而生逆土木端作窠得雨露凝結而成

文蛤、五倍子也小蟲似蟻春生扇木葉背上食其汁葉卷如窠老則遺種結小毬於葉間殼堅脆而中
空久則竅穴出化為蟬子

蟲經卷五

京山李元楨

物性第九

物辨形色別大小其父子兄弟唯肖其飲食居處聲音情識唯肖故善惡緣類而判

虎狼蛇蝎之惡麟鳳龜龍之善氣相感也業相述也處相師也則習亦為性

鵲、鷃雀也鷃雞也似雉而大色黃黑似褐首有毛角如冠性愛其雛有相侵者直往赴鬬雖死不已俗
經所謂毅不知死也性復粗暴每有所擾應手摧碎其青色者曰鵲

鵲、鷩也鷩也鷩也鷩也似鷹而大嘴曲目深尾長翅短土黃色鷙悍多力盤旋空中無細不覩善搏鴻
鵠食之草有鵲羽乘鳥處之毛自落其鬬可為箭性畏燕子其別種曰青鵲青色能執犬羊食鹿豕俊
者謂之海東青曰鶬羌鵲也羌鷩也黃額赤目五色皆備曰皂鵲出西域每產三卵三鳥一犬其犬短
尾灰色尾背有羽隨母影而走逐無不獲謂之鷹背狗按禽經云鷹以腐之鵲以搏之集以尹之鵲
以周之鷙以就之鷙以搏之又云搏曰鶻瞭曰鶚展曰鵰奪曰鷂釋其性不別其物博雅家謂鷹出遼
海鵰出北地鶚出突厥鷙出西南夷然目前時鳥有鷹鶚海青即獵人養鷹來自北地亦與時鷹形狀

無殊。爲經謂善搏者鷂。竊玄者鴟。夫鷂而竊玄。則鴟也。蓋鴟亦鷹之大而鷙者。鷂雀鷹鸇。皆一物異名。或因地殊名。詩賦常用。各據所見。豈有舍目前而遠取不經見以形諸咏歌乎。少昊五鳩。卽鷹鷂鶻鶚鳶燕。皆目前物。鴟水鳥。鷄雞屬。鷲自搏其類。雖鷙不與。

鼠、鼯也。老鼠也。首鼠也。耗蟲也。家鹿也。社君也。陳二公也。似兎而小。青黑色。四齒無牙。長鬚竊眼。前爪四。後爪五。尾文如織。無毛。長如身等。五臟俱全。肝有七葉。膽在肝之短葉間。大如黃豆。正白色。貼而不垂。才死則消。腎有符篆朱文。謂之鼠印。善竊。晝伏夜動。性黠而疑。出穴不果。好自播弄其鬚。孕一月而生。多者六七子。食巴豆而肥。食鹽而身輕。食砒而死。百歲色白。三百歲善魅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歲吉凶及千里以外事。頗魅人。五百歲後。則耳白足紅眼赤。所穴處掘之得金玉。其別種曰鼯。銀鼠也。色白如銀。可爲裘。亦可緝毛爲布。曰黃鼠。短鬚無目。性狡善鬬。聞人足音輒逃匿。土人呼曰貯擔。曰松鼠。能以尾飛。其騰越樹杪。雖相隔一二丈許。但跳竪其尾。蹔然飛越。勢在尾也。曰黑鼠。魚尾。出陽羅江。曰白鼠。白毛火眼。出閩、粵。曰金鼠。金虎也。鼠身虎首。色如沈香。性靈而悍。能夜入雁鶩翅中嚙其項食之。亦躍跳廣角食其腦。曰天鼠。似雀。大如鵝。皮可爲裘。出吐蕃。曰沙鼠。大如兎。鷲鳥捕之。出高昌。曰鼹鼠。額有文。出甘棗山。曰狙。如白耳白鬚。出猗帝山。曰蠻蠻。首似鼠。音似犬。出剛山。曰寓鼠。烏翼。音如羊。出號山。曰蜚鼠。似雞。鼠尾。曰西域鼠。大者如狗。頸白色。商賈經其國必祀之。不然。齧人衣服。

烏慈雛孝。鳧愿鵲介。

鳧、鷖也。晨鳧也。沈鳧也。野鴨也。野鶩也。似鴨而小。青白色。背有文。短鬚長尾。卑脚。紅掌白尾。與足連。性謹愿。肥而耐寒。數百爲羣。晨夜蔽天而飛。聲如風雨。所至稻粱一空。黑者鵠。白者鷺。雞毛者。蒼。五色者。鵝、鶴也。鵠、鶴也。白雉也。白鷴也。閑客也。似山雞。色白。有黑文如漣漪。尾長三四尺。紅頰赤鬚丹爪。性耿介。行止閑暇。其黑者爲鷓雉。亦名黑鷴。

孔妬鴛淫。鷺悍鵲貪。

孔雀、鷄鶏也。孔鳥也。越鳥也。文禽也。南客也。孔都護也。似鳳。丹背玄目。細頸隆背。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相續。如帶千錢。戴三毛以爲冠。各長寸許。其尾謂之珠尾。五年而後成。長三尺。展開大如車輪。金翠可愛。亦復自珍。棲必擇地。雨不敢霑。晴則張翅尾盼睞而舞。南人喑伺其過。生斷其尾。若回顧則金翠頓減矣。與蛇偶。見蛇則躍。性好妬。見蟾鼠銜蠶必逐啄之。雌者尾短無金翠。音彩相接而孕。或雌鳴下風。雄鳴上風。或聞雷聲亦孕。其血最毒。見血封喉立殺人。

螳怒。蚊喧。鷙傲。狼狠。

螳螂、虾也。蜉也。髦也。兕也。羊七也。蟻常也。蟑蠰也。蝕肬也。食兒也。妬蠰也。石螂也。芋芋也。莫鍋也。不過也。天馬也。馬敖也。工蚁也。蟻蚁也。拒斧也。斫父也。乾坼也。其子曰螵蛸也。蜱蛸也。蟑蜱也。冒焦也。致神也。島漢也。野狐。鼻錦也。蹙首。奮臂。修頸大腹。二手四足。善緣面。擬以鐵代鼻。專食生蟲。亦喜食人髮。常

搖肩擾舌。翼下紅翅如裙。俗謂之織絹娘。能執蠶葉而捕蟬。得其葉可以隱形。或含螳螂之氣。可以生火。腹有二蟲。深秋乳子作房粘枝上。卽螵蛸也。房長寸許。內有隔房。每房有子如蚍。仲夏芒種始生。有百子。

鮒、鯛也。鮐鮐也。鯪鯉也。鯸鯢也。鰒鮑也。鯸鮧也。胡夷也。赤鮭也。黃規也。烏賊也。河豚也。探魚也。嗅魚也。回魚也。規魚也。鰾魚也。氣包也。吹肚也。似蚌蚌。大者長尺餘。無鱗無腮無膽。腹下白而不光。背青白有黃縷目。能開閉。率三頭相從爲一部。觸物卽嗔。脹如毬。漢武遂夾得之。故名鯸鮧。其腹腴美。謂之西施乳。暮春柳花飛時始肥。冬至後來。漁人截流爲柵。魚至自相排壓。或觸柵。則怒而鼓腹浮於水上。乃接取之。肝眼脂血子有大毒。殺人。三月以後。色淡黑。有文點者名斑魚。毒更甚。插樹立使枯乾。

鷄、鵝、鴨、鵝、鴨也。鷄雀也。寇雉也。寇雀也。突厥雀也。大如鴿。形似雌雉。短上下赤。鼠脚無後趾。岐尾。性慧急。飛則雄前雌後。隨其行止。出北方沙漠地。按常鳥無此。郭璞據突厥雀釋之。但慧急不足稱。鷙。鵰雅釋常鳥。何取乎突厥。疑卽鶺鴒異名。鶺鴒善奪鯉、鯢也。鯢也。草魚也。似鱒而大。形長身圓。肉厚而鬆。有青白二色。其性舒緩。蓄者以草飼之而肥。

杜鵑化而悲。精衛化而恨。奔蜂化而嫉。老狐化而淫。謝豹化而恥。

精衛、鳥也。志禽也。寃禽也。帝女雀也。似烏。文首白。鬚赤足。常銜西山木石以塞東海。無雄。偶海燕而生。生雌爲精衛。生雄爲海燕。炎帝女女娃溺海所化。

謝豹、忍恥蟲也。小類蝦蟆。圓如毬。潛行地中如鼢鼠。穴地頃刻深數尺。掘出之。則以兩足投面作羞狀。聽杜鵑聲。則腦裂而死。以杜鵑呼謝豹也。相傳謝豹抱恥而死所化。出虢州。

蜂好升而枯。傅好負而墜。鵲好鬬而死。蠅好營而亡。

蝸、瓜牛也。土蝸也。山蝸也。蝸蠃也。蝸蠃也。蛤蜊也。保蟲也。僕蟲也。蠟蠃也。蚍蠃也。蠶牛也。土牛也。蝦蟆也。蝦蟇也。蜒蚰蠃也。蚪蠃也。蠶牛也。土牛頭出。有兩黑角。鬱則首尾縮入殼中。常夜出。盛夏日中自懸樹葉下。往往升高涎沫枯蓋自斃。其涎粘壁如蠶。可以制蜈蚣。

傅、負版也。遇物輒取。仰首負之。雖重困不止。背甚澀。物積不散。或去其負。苟能行。持取如故。好上高。極其力。至墜地死。

雉慈。雨螺怕雪。蚊走煙。蟹躁。蟹躁。蟹畏露。鷗鳩藏精。蠶蹶死西風。

蟬、飛蹶也。蟬蟬也。蟬蟬也。飛廉也。負蠜也。石蠶也。滑生也。茶婆蟲也。香娘子也。輕小似蟲。亦似蠶蛾。腹背俱赤。兩翅能飛。夜燈火之光。生草中。清且則飛集稻上。食其花。日出則散。氣息臭惡而毒。噉稻卽敗。遇西風卽死。八九月寒則入人家。

豕愛雨。犬喜雪。鵲游煙。豹澤霧。鵲鵲兼霜。良馬乘風。

雁有羣。鵲有行。蚍有部。蛙有類。鼷鼲咬尾而行。帶魚銜尾而升。其性羣也。
鼷鼲、鼫鼠也。身小尾短。每行遞相咬尾。三五成羣。驚之則散。
帶魚身薄而長。無鱗。冬月最盛。一釣則羣帶銜尾而升。小者謂之帶柳。
獨獨鳴。猳獨宿。鸇獨尊。鷹獨行。其性獨也。
雉鷄自愛尾。狨自愛尾。豹自愛文。麝自愛臍。鵝自愛羽。鷲自愛毛。象自愛齒。鹿自愛角。
犛、象也。犛牛也。犤牛也。貓牛也。犪牛也。竹牛也。犨牛也。毛犀也。貓豬也。豬神也。如犀而小。身黑腹肘赤。足四節。角長而勁。黃黑相間。文理似竹。無衆紋。善知吉凶。卽旄牛之大者。重可千觔。
狨、猱也。獶也。金綫猴也。似猴。毛柔而長。色黃赤如金綫。輕捷善緣木。拋枝接樹。往來如飛。羣除成千。雄而小者爲狨。奴尾長。自珍中矢。卽齧斷其尾。以猴爲糧。集羣猴於野。令其跪而手按之。擇肥者石壓其頂。則羣猴皆去。肥者乃飲水濯淨腸胃。自拔其毛。臥聽狨食。
麝、麈也。土麞也。香麞也。射父也。似麞而小。黑色。好食柏葉。噉蛇。香在陰莖之前皮。別有膜裹之。夏月食蛇蟲多。至寒則香滿。入春臍內急痛。自以爪剔去。著屎溺中覆之。常在一處不移。遠近草木不生。或草色焦黃也。被人追急。卽投崖。或剔香投人。就縶且死。猶拱四足保臍。或爲猛獸捕逐。驚墜死者。破心見血亦香。又水麝臍香似水。滴一滴於斗以水灑衣物。其香至敗不歇。人以針刺臍。出其水。塗以眞雄黃。則臍復合。

鷸、翠也。逖也。翡翠也。狀如鵁鶄。碧羽鮮縟。將風則噦。將雨則鳴。常自惜其羽。日濯水中。取之可以飾冠及婦人步搖。雄曰翠。毛背黑。翮深青。有光采。好食魚。雌曰翡。毛紫赤。翮有青點。無光采。林棲不食魚。或曰前身翡。後身翠。或曰雄翡色赤。雌翠色青。又九眞郡有翡翠。青縹色。黑首赤腹。愛其子。恐墮地。每更作巢益就下。
鷩、鷩雉也。鵕鸃也。駿鸃也。山雉也。山雞也。采雞也。文雞也。金雞也。錦雞也。似翟而小。有小冠。背毛黃赤文。咮赤。腹下赤。項綠。膺前五色鮮明。性愛其羽毛。照水卽舞。目眩卽死。其雌者曰鷩文雞也。
鳲愛其類。鷃愛其類。鵁鶄惡其類。竹雞惡其類。
鷺好睡。鶩好睡。砂俘好睡。
鶴好立。鷸好立。馬好立。

物制第十

物相畏以天。相制以氣。故形無小大也。勢無强弱也。咸無生死也。
鸛鷯逐鳥。燕子擊鵰。鼯鼠穿象。鼷鼠斷猿。蝍蛆害龍。蟻蚋殺鯨。
蝟使虎申。蛇令豹止。鵲飛則蠍沈。雁鳴則蛇結。烏見鷄羽則落毛。獸聞獅聲則裂腦。
獅、狻也。狻猊也。師子也。白澤也。似虎而小。色正黃。或青。有髯。頭大尾長。耳弭鼻印。銅頭鐵額。鉤爪鋸牙。聲吼如雷。目光如電。日行五百里。怒則威在齒。喜則威在尾。牡者尾上茸毛大如斗。尾作拂。夏月蠅蟲

不敢集。其性猛悍。能拉虎吞貔。裂犀分象。食銜獸。以氣吹之。羽毛紛落。其乳以金銀寶器盛之皆漏。惟玻璃可盛。以入牛羊乳中皆化爲水。虎見伏。豹見瞑。熊見跪。一吼百獸辟易。馬皆溺血。雖死肉虎豹無敢食之者。然白狼山有鷙毅獅。伽毘邪國有天鐵獸擒獅。
鱧蟆化鏡蝸爲水。驢溺化蚰蜒爲水。獅乳化牛羊之乳爲水。獺血化雞鴨之血爲水。
蚰蜒、蚰蜓也。蝢衍也。蝢蠣也。蚨虹也。蛉窮也。蛷蜓也。斑蚰也。入耳也。草鞋蟲也。狀似蜈蚣。長二三寸。大如釵股。背黃黑。其足無數。尾禿無岐。死亦卷曲如環。鬬人髮脂香。入人耳及諸竅中。以鹽乳灌之。卽化爲水。腐草所化。或曰螺子所化。
鯇鱗化瓜爲水。獲溺化鐵爲水。醋樊化眞珠爲水。
猬見鵲則仰腹受啄。猴見狨則潛腸聽食。蚯蚓見土蠱則不復動。蠮螉見蛞蝓則不復行。
土蠱、皮古也。似督帶。長二尺餘。首如鏟。背有黑黃襴。稍觸卽斷。行吐白涎。似銀有光。善趁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之。良久蚓化。惟腹泥如涎。雞食輒死。
犀角駭雞。貓睛驚犬。螢火卻馬。獺脂集鼠。牛膽靜蛙。
貀、骨貀也。骨豽也。膃肭也。海狗也。有二種。陸生者似狗。豹文。二足。有角。長尾。水生者狐身狗足魚尾。毛背白色。腦下白。其臍腎似麝香。置睡犬頭上。犬忽驚跳若狂。
汗韈引兔。麝鐵致蛞。投飯止鳥。鎮鐵絕龍。投大蒜而駭鱓。下橄欖而毒魚。

螻蛄、螲也。蛭也。蝲也。螭也。蠶也。蝚蛔也。螻螻也。蛞螻也。天螻也。蟪蛄也。螻蝈也。蟓蟈也。螻蟈也。蟗鉤也。土狗也。社狗也。仙姑也。津姑也。蟪蛄也。蛄蛭也。炙鼠也。石鼠也。梧鼠也。杜蛤也。蟓蛉也。喧蟹也。僉火蟲也。穴土而居。短翅四足。立夏後至夜鳴。如蚯聲。雄者善飛。雌者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黃帝時有大如牛者。然螻蛄、廣雅以爲碩鼠。荀子以爲梧鼠。爾雅以爲螻蛄。又月令之螻蟈。鄭康成以爲蝦蟇。盧諶以爲螻蛄。獨高誘謂螻、螻蛄。蟈、蝦蟇。分言之近是。
附鵜巢已腸。冤鳥攀犬已風。白鶴已喧。獸鳥已贄。鶺鴒已疸。當扈已眴。鶌鶋已餓。黃鳥已妬。翟猴已衛。
數斯、羺鼠已癭。羬羊已腊。讙獸、鰼鰼已癉。耳鼠已腬。天嬰已痤。鴒鸚、蛭已䏿。貉邊、鯑魚三足鼈已蠱。
𩸄鳥、鮒魚已痔。飯胡鮨魚、文鰩已狂。鰺魚三足龜已腫。赤鱬已疥。滑魚、鱧魚已疣。朏朏、鯈魚已憂。何羅已癰。箴魚已疫。紫魚已屭。人魚已癡。䲃辟、豪魚已癬。鵸鵌、鯩魚已腫。鱃魚已瘕。肥遺、珠蟞已癘。鮨父已嘔。旋龜已聾。
犀角開水。鸛巢盛水。鮫腹貯水。象力浮水。鰻甚淡水。鯔惡清水。鮒出水則死。鱔吞水則死。
犀、姑犀也。山犀也。兕也。揭伽也。毛色黑。三毛一孔。牛身豕首。象足。腹大足短。足有三蹄。蹄有三甲。舌上有刺。好食棘刺。行過叢林不通。則露齒向之。棘林自開。食竹木則小便。覺日不蓄。自惡其影。所飲必濁。頭有二角。一額一鼻。在鼻者小而不墮。食角也。亦名胡帽犀。亦名奴角。奴角長。額角短。惟額角爲貴。謂之通天犀。亦稱雞𩑋。白綫千歲。長且銳。有白縷直上至端。出氣通天。夜露不濡。云是胎時見天上物過而生。

凡遇山川日月草木禽獸隨寓成形月下以水盆映之可知紋如魚子謂之粟紋紋中有眼謂之粟眼黑中黃花爲正透黃中黑花爲倒透花中有花爲重透此上品也椒豆紋者次之無花者下有特神者角有光耀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設之草野禽獸過之皆驚凡通天犀角可以驚雞設米飼雞雞不敢啄可以驅鳥取置屋上鳥不敢集可以分水刻爲木魚水開三尺可以制狐投置穴中狐不敢歸可以試蠱飲食有毒攪生白沫可以照妖夜然照水水族見形歲一退角必自埋之瀉易木牙不離故處若直取之則別藏難尋矣凡犀角鍋戒以薄紙裹置懷中蒸熱搗之應手如粉所謂人氣粉犀也其腳前直依木而息獵者植朽木爲棧息而仆焉久不可起因格殺之也其別種曰兕沙犀也斑犀也野犀也似牛青蒼色重千觔皮可制鎧一角長二尺餘或在頂或在鼻文理細膩斑白分明曰水犀居水中皮有珠甲出入有光水爲之開開絲竹之聲則出聽因而采之又有南海之三角九眞之獨角日南之白犀疏勒之彭犀南昌之夜明交趾之辟塵唐文宗之辟暑嶺表之辟塵南越之辟水同昌公主之獨愁皆異種也又有骨鯖犀一名骨咄則大蛇之角非犀種

火鴉食火火鼠居火鵁鶄鴉火飛蛾撲火撒蝶滅火罷火得水則熄得火則熄猪脂得油則然得酒則熄火鴉火雞也山斲木也大如鴉青黑色頭有紅毛似鶴頂堆砂毛毳毳下垂長項修足高二三尺利爪傷人服致死食火炭亦斲木

火鼠毛長丈許細如絲居火山山有野火春生秋熄鼠生其中入火赤色出火白色以水沃之則死其毛織爲火浣布則燒之而潔

鵁鶄鷗也鵝也交目也交睫也鵁鶄也鷄也交雞也冠鳧也多在交趾中似鳧足高嗜丹而長好啄項有紅毛如冠翠蓋碧斑其首有石云石首魚所化養之可以厭火災旋目曰鷸方目曰鵠交目曰鵁貧一物也巢於高樹生子穴中銜其母翼飛下飲食

撒蝶皮厚毛黑黃相間背脊黑長至尾有斑點力能滅火出西洋

附鵝竊脂衛火赤鷩鼠鈴腫疏蟾獸鱉鱠鼠火鵁鶄孟槐蘿獸天狗冉遺鍵囚寓鳥駿馬鯖魚鯉兵青耕鼠瘞耳鼠獵毒

蟾肪鞭玉貘矢切玉鹿角碎玉蠅蕊點玉

雉糞枯銀蝦蟆蝕銀鯛骨復銀羚角損銀蛤殼銷銀羊脂柔銀

鵝羽粉金鹿角碎金鵝血昏金馬脂柔金

麤羚羊也麤羊也似羊青色而大毛蠶有兩角角細如人指長四五寸或長一二尺皆有圓繞變文凡二十四節內有木脂角力可抵千牛可碎金剛石及貘骨燒煙可辟蛇虺性好居山巖夜則懸角木上以防患其角深銳緊小有縣木痕附耳聽之集集鳴

魏蕊化鐵瓶脂然鐵鵲脊鑒鐵羊頭消鐵

鵲鵲、鵲鵲也契薛也零丁也須蘇也油鴨也刁鈾也鷄鴨也水雉也水雀也似鳧而小蒼白文尾與足

連不能陸行見人則沈擊之則起禽中彈刀不繡

貙毛辟塵犀角辟塵熊象之膽辟塵獅蹤之尾辟塵

貙、粟鼠也松狗也似獅尾蹤毛深寸許紫黑色服其裘者得風更駿人水不濡過雪則消拂面如餳蹤

沙眯目以裘拂之即出近火則毛易脫其黃色者爲黃貂白色者爲銀貂

壓、槌也麋鹿也蛇鹿也似鹿而大色蒼黃無斑頭上一角大而有文璧璧如玉行則兼鹿隨之視其尾爲準其尾能辟塵以拂氈毯則不蠹能留紅以蘇酒帛則不黯

鍋蒸枯木蝮齒枯木鈍脂枯木

牛脂鞭銅羊脂磨鈸殺角縮錫豬肪制硫龜溺入鹽羊髓伏硇鴆髓爛石

鴆、鴆也雲鳥也同力也雲白也狀如鵝紫黑色脩長七八寸黃赤如銅尾有綷文背上連錢文足三距

雄者其鳴先顯雄曰蟋亦曰運日雌曰蟋亦曰陰諧運日知晏陰諧知雨各應時而鳴其聲如擊腰鼓

好食蝮蛇椽蛇入口則爛矢尿著石石爛膽沾指指斷羽瀝酒飲之殺人善禹步禁法知巨石大樹

陰有蛇虺則進退伏俾或獨爲或結羣須臾石崩樹倒而蛇虺出矣常巢木節巢下數百步草木不生

飲水百蟲吸之皆死惟犀角汁入其中則毒化

鶴膽分巵蛸血柔弓鱉血續膠孔毛聚香蠟脂化漆

煮羊以觀煮鼈以蟹煮蟹以桑煮蟹以燈心

蠕範卷六

京山李元撰

物材第十一

聖人之師萬物也觀鳥獸之文服袞冕十二章百官虎拜而朝鶯序鵠行鳳凰紀官五鳩五雉九鳳各司其政觀蝌斗而造書契聞鸞鳳之音而大樂作焉

衣其皮食其肉毒者驅之良者畜之材者用之不材者逐之亦所以成物也

馬乘牛耕雞警犬守羊裘豕肉六者家之需也驢騾駱駝馬醜鴨雞雞醜貓大醜豕豬也豶也豵也豨也豲也剛鬣也勃鬲也烏兒也烏金也參軍也黑面郎也魯津伯也烏將軍也大面王也食物寡而易肥性好觸突人趨溲喜穢孕四月而生牡曰豶曰牙牝曰豝曰豬其子曰豚曰豶曰豵

一子曰特二子曰師三子曰豬末子曰么色純黑或白或花有黃臘者肉中有米者生青兗徐淮者耳大生燕冀者皮厚生梁雍者足短生遼東者頭白生豫州者足短生江南者耳小生嶺南者身白其別種曰貍力有距音如狗出柜山曰狼狼有珠出泰山曰合獸人面黃身赤尾出剡山曰閩獸黃身白首白尾出凡山曰當康有牙出欽山曰蠻蛭有角出昆吾山曰鼈封前後有首出區陽曰貓豬大者肉至千觔曰闢豬奔闢出扶南曰大豬一腰四五甲多脊以鐵錐刺其頭入七八寸得赤肉乃動出鬱林曰

猾裏、似人髮、穿穴居、出堯光山。

雞報曉、蠶報更、驢報五更。

驢力在脾、騾力在膂、馬力在前脚。

驢、衙也、漢驢也、長耳公也、宮亭侯也、盧山公也、長頰廣額修尾、有白黑褐三色、午及五更鳴、應漏刻、其行四足迅移、無雙擲者、魏王榮好之、家畜八頭、價百金、曰落欽、遠游、鶩羽、白風、臨江、上雲、奔濤、飛星、其別種曰騾、犗也、閹也、騭也、山驢也、野驢也、驢羊也、大如鹿、狀如羊、岐蹄、馬尾、兩角或一角、曰神驢、長十丈、能行水上、兩翼能飛、出修彌國、曰大驢、日行八百里、出波斯國、曰花驢、有文、出八兒國、曰海驢、入水不濡、其皮製雨具、雨不能潤、候風潮則毛起、出海島。

牛可駕、馬可負、犬可守夜、雞可司晨、羊豕可充廚、是有用之爲用也、而民亦畜也、應使鏖、猴使舞、鸚鵡使語、鶉使鬬、蟻使戰、是無用之爲用也、而民亦畜之。

鶉、寇也、鷃也、鷃也、鶉也、鶉也、鶉鶉也、牟無也、族咏也、大如雞、雞頭細而無尾、毛色赤黃、有斑點文、雌者足卑、雄者足高、常以晨鳴、趨民收麥、其子曰鴉、初生曰雛、秋初曰蠶、秋中秋曰白唐、有斑者鶉、無斑者鶉、性畏寒、夜則羣飛、晝則草伏、竄幾草中、無常居、而有常匹、有性醋、不越橫草、遇小草即旋避之、鬬則竦翼爲勇、上飛不過尺、故曰尺鷃、曰斥鷃、曰赤鷃、尺斥赤通言也、八月化田鼠、三月田鼠復化鶉、或曰丙瓜所化、或曰蝦蟆所化、或曰黃魚所化。

附、蜀衛餞、犬踏機、羊鳴鼓、龜造塔、熊翻筋斗、驢舞柘枝、鼠躍罐、蝟舞應節、猴演戲合人歌曲、鳥衙牌協人職命、蝦蟆大小說法、螞蟻赤白排陳。

附、魏文帝鬬鴨、唐玄宗鬬雞、唐僖宗鬬蠶、賈似道鬬蟋蟀、吳人鬬蟻、閩人鬬魚。

鳩鳩布穀、黃鶯搏黍、所以勸農功也、蟋蟀紡絲、螳螂織紃、所以勸女紅也。

蠶製繭、蜜釀蜜、蜘蛛結網、鷦鷯治窠、蜣螂轉丸、極乎人工矣。

蜣螂、結蜣也、矢甲也、天社也、弄丸也、轉丸也、推丸也、麻母也、推車客也、黑牛兒也、鐵甲將軍也、深目高鼻、黑甲甲下有翅、飛鳴洪洪然、小者身黑而晴、晝飛夜伏、大者身黑而光、晝伏夜飛、又大者爲胡蜣、子負母飛、見燈光則來、五六月中、嗽糞作丸、圓正無邪角、雌雄相逐、前行者後足倒曳、後行者前足順推、作坎納丸、覆之、不數日丸自動、又一二日、有小蜣螂自丸中飛去。

蛟裂山、蛤穿地、鮫透石、通乎天力矣。

龍珠在頷、蛟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鯨珠在眼、蚌珠在腹、龜珠在殼。

鮫、鯊也、鯊、鯨也、大者長千里、小者數丈、鼓浪成雷、潰沫成雨、常穴海底、出穴則水溢溢、謂之鯨潮、每生數萬子、五月就岸生子、八月導入水、行海中者、一日逢頭、七日乃逢其尾、產則三百里爲血、其目瞚曰明珠、曰夜光、死沙上者無目、云化珠矣、海獸有蒲牢、聲如洪鐘、面性畏鯨、鯨擊之、鳴聲聞五百里。

蚌、蜃也、蜃也、含漿也、蠣蛾也、鮮鱗也、珠母也、蠣物也、甲狹而長者謂之蚌、圓而巨者謂之蛤、雉入大水爲蜃、大蛤也、雀入大水爲蛤、小蛤也、大者爲璧、爲珉、爲璆、其口開閉無定、聞雷聲則不復閉、長三五寸、聞雷聲則縮而小、無牝牡、雀蛤化成乃生珠、中秋無月、則蚌無胎、其珠以醋漿漬之、可化如水銀、以浮石鑽窠、蛇黃合之、可引長三四尺、服食可長生、其甲曰方諸、諸珠也、方石也、摩拭令熱、則照月生水、其種類曰蠣、蠣也、蜉蝣也、烟岸也、單母也、馬刀也、馬蛤也、齊蛤也、似蚌而小、形狹長、頭小銳、多在沙泥中、長三四寸、閱五六分、曰蜮、蜮蜮也、生蟹也、毛蛤也、海蟲也、似蚌、狹長而黑、有毛、曰蜣螂、蝶、蟹、麻也、鋼釘蛤也、晃郎蛤也、形厚、脣黑、殼有花文、赤色、海島食其肉、則殼浮海沙岸、爲風濤所洗、自然潔白如雪、曰文蛤、花蛤也、斑蛤也、一頭大、一頭小、紫斑文、大者圓三寸、小者圓五六分、曰天蛤、遇天雷雨、則自空而下、不取則化、曰擔羅蛤、似談棻、出新羅國、曰日月蛤、大如掌而圓扁、殼半片白、半片黃、曰萬年蛤。

附、物有珠者、瀛州之蠡珠、漢水之鱉魚、泰山之銅銅、大秦之金翅鳥、易定之水馬、劉銀之蛇羊、吠勒之鮫人、障竭之魚腦、洞庭之赤蟲。

牛有黃、馬有璽、犬有寶、龍有尺木、虎有威骨、狐有媚珠、蛇有熱黃。

兔腋有環、鹿角有璫、螺甲有貝、鵲首有玉、蛾甲有金、鸚嘴有錦、蘄蛇腹有念珠。

貝介蟲、三代以爲寶、今雲南猶用海貝、以一爲莊、四莊爲手、四手爲苗、五苗爲索、海貝、白貝也、貝齒也、大如拇指、頂長寸許、背隆、腹背白、背隆如龜、腹下兩開相向、有刺如魚齒、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又相貝經有十六種、曰文貝、蚨螺也、紫貝也、質白如玉、背深紫、有黑點爲文、行列相當、大者徑一尺七八寸、狀如赤電、黑雲、曰珠貝、素質紅章、曰綬貝、青池綠文、曰霞貝、黑文黃畫、曰浮貝、黑白各半、曰澀貝、黃唇齒有赤蹶、曰雞貝、黑鼻無皮、曰蟹貝、赤帶通脊、曰惠貝、赤蹶內殼有赤絡、曰蠶貝、青唇赤鼻、曰碧貝、脊上有襞、句脣、雨則重、霽則輕、曰委貝、赤而中圓、雨則輕、霽則重、曰壓蹶貝、曰蟬脊貝、曰南海貝、如珠碟、曰大貝、如輪、又爾雅十一種、在陸曰蹶、在水曰蝠、大曰觚、大曰鮪、黑曰玄、赤曰貽、黃質白文曰餘蹶、白質黃文曰餘泉、博而標曰貺、大而險曰蜆、小而狹曰賤。

鵲、吐綬也、天雞也、錦雞也、吐錦也、錦蠶也、避株也、孝鳥也、眞珠雞也、錦帶功曹也、大如鴿、頭頰似雉、羽色多黑、雜以黃白、圓如眞珠、斑、腦下有嗉、長闊數寸、紅碧相間、食必蓄嗉、臆前大如斗、行處觸嗉、必避草木、俗謂之錦囊、其囊內藏肉綬、常時不見、春夏晴明、向日擺之、項上先出兩翠角二寸許、乃徐舒頷下綬、長闊近尺、采色煥爛、踰時悉斂、或削視之、一無所見、此鳥生赤反哺。

靳蛇、裘鼻蛇也、白花蛇也、龍頭虎口、黑質白花、脇有二十四方勝、腹有念珠斑、尾有佛指甲、肩如連珠、好食石南藤、人以沙土撒之、則不動、劍破其腹、則自赴水、以指甲洗腸盤屈而死、生靳州者、雖死目開、生舒、靳閉者、一開一閉、他處白花蛇死無目開者。

野婆之腰有印、銅魚之首有篆、雄鼠之卵有篆、治鳥之腹有鈔。

野婆、野女也、黃髮椎髻、裸身跣足、白色、上下山谷如飛、鳥自腰以下、有皮蓋膝、腰有印、若玉文如篆、羣牝無牡、負男子以求合、健者制而殺之、弱者死於合矣、好蠱人子女、其家聚鄰里大罵、則挾道之、

鯽、印子魚也。無鱗。長三尺。身正四方如印。首象篆文。長一尺二三寸。或謂歷子魚。以地名也。扶南俗謂大魚死者。鯽魚必先封之。

治鳥、烏都也。豬都也。人都也。山獠也。山鬼也。山精也。山道也。山駱也。溷肉也。熟肉也。飛龍也。大如鴉。青色。穿樹作窠。大如五六升器。口徑數寸。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如射侯。伐木者犯之。則役虎爲害。或燒人廬舍。此物時作人形。裸身被髮。呼嘯如鬼。嘗入澗取蟹。就人家火炙食。長爆竹煽煽聲。或呼其名曰魃。則亦不爲害。相傳有人遇洪水。食楮樹皮餓死。所化。皮爲豬都。骨爲烏都。婦女爲人都。左脇下有鋭印。闊二寸一分。南人食其窠。味如木芝。其別種曰蚊。超空也。如小兒。獨足向後。呼其名則卻。曰金絮。如人衣裘褶。笠。茸毛在面。曰獺。如鼓。赤色一足。

虎目爲琥珀。龍血爲琥珀。蟹窠爲琥珀。鯖枕爲琥珀。衙名責實。則松脂貴。

鮨、鯊也。鱖也。青魚也。似鯢而背青。頭中枕骨。蒸令氣通。鱗乾。狀如琥珀。時汁注目可令夜視。其膽可明目。然膽甚薄。懸之越宿輒裂。故鮮得全者。市人以黃蘗若混之。亦可行血去翳。然去膽遠矣。

物知第十二

物知巫。灌。鵲善勅。蠑螈善咒水。烏善寫。鵲善符。虎善卜。鷂善禁。

蠑螈、土蠶也。奔蠶也。蒲盧也。蝸蛻也。蠑螈也。蝸蠕也。蝸腰蠶也。細腰黑色最小。純雄無子。負螟蛉爲子。

蚹之曰。似我似我。七日而化。其不負螟蛉者。稱雄黃蟲。陶隱居、韓保昇、寇宗奭俱謂生卵如粟。取草上青蜘蛛。或青蟲置房中塞戶爲子種。非就化也。有三種。巢壁者蠑螈。穴地者蠐螬。作巢於蓋卷及編竹蔗管者蒲盧。

物知醫。鹿別良草。蛇采方藥。蠑螈救蛇。老鶴活卵。

蠑螈、蛇醫也。蛇師也。水蜥蜴也。蛇舅母也。豬婆蛇也。生草澤間。狀如蜥蜴。有白斑者。頭大尾小而短。形蟲。赤或青黃色。蛇有傷。輒銜草傅之。俗傳蛇之舅母。龍之親家。

物知兵。豺祭方陳。獺祭圍布。

豺、豺犬也。豺狗也。似狗。黃褐色。前卑後高。長尾白頰。舌似棘。牙似錐。黃瘦而猛健。羣行虎亦畏之。喜食羊。其聲如犬。見虎睡則遶足而齧之。虎不起。則噬之。以狗爲貝。見狗輒跪。季秋取獸四面陳之。祝其先。

附。虎食淸泥解箭毒。野豬蹙蕎蔻解箭毒。矮帖地黃葉治膺傷。鼠飲泥汁解礬石毒。

物知畏。鼯見人拱揖。蝨見人叩首。蠶見人叩首。

鼯、黃鼠也。鼢鼠也。雀鼠也。拱鼠也。鼩鼱也。似鼠。色黃。足短。善走。穴有土窖如蜂巢狀。秋斂豆粟果實貯小窖。禦冬。每月晦。輒坐洞口。見人則交兩足於頸。拱立如揖。乃鼠入穴。鼠猥能入而衝之。

蝨、叩頭蟲也。打卦老也。大如蟹。狀似大豆。黑色。按其後可使叩頭有聲。亦可教之吐血。佩之令人相愛。殺之不祥。能入人耳。灌以生油則出。

物知天時。鷰鵲避風。蟻蟄避雨。

物知地脈。駝察泉源。龜盡城迹。

駝、橐也。駱也。犎牛也。駱駝也。橐駝也。封羊也。馬身羊首。長項垂耳。有蒼褐黃紫諸色。善知泉脈。過其處。輒不行。以足踏地。掘之得水。又知流沙夏日。熱風。輒豫鳴聚立。埋口沙中。風過則行。不爾必斃。性耐寒惡暑。夏則退毛至盡。背有兩峯如鞍。少則峯直。老則峯倒。力負重可千觔。日行二三百里。人欲殺。則屈足跪受所戮。未盡終不肯起。其糞煙直上如狼煙。其煙可殺蟲壁蝨。其種類曰朗駝。每臥腹不貼地。屈足露明。曰風腳駝。小鹿交駝而生。其行如風。日可千里。出于闐國。曰懶、驢也。物牛也。封牛也。封駝也。封羊也。角乘也。獨峯駝也。背有一峯。乘之如馬。出梧州。曰兩腳駝。二足。善負重而行。出沿國。

猩猩、狌狌也。狀似猿。犬二足無毛。人面人足。豕身犬腹。長髮。頭顏端正。聲似小兒啼。亦似犬吠。成羣伏行。能言。嗜酒。好著屐。取之者置酒屐山中。猩猩知誘者姓名及其祖先。詈曰。誘我也。走去。復來。染酒於指。嘗之。著屐試之。已而又去。去復來。如初。則相與迴臂號泣。同就醉。蹈屐舞而仆。每捕獲。必籠使自言血數。或惜血少。塵釜。痛捷之。乃增多。至必不言。乃殺之。所得血如所許之數。

狒狒、槃陽也。梟羊也。山都也。土螻也。人熊也。髣髴也。閬閬也。山獠也。揮揮也。野人也。山大人也。巨人也。人面赤色。高脣短尾。腳跟反向。無膝。睡則依木。毛似猫。猴。黑色。常被髮。迅走。見人則先笑而後食之。然笑則上脣掩目。獵人俟其笑時。以錐釘脣著額。俟死取之。大者長丈許。血可染緋。髮可爲氈。作人言如鳥聲。能知人生死之數。雌者以汁灑人。則病。

鵂、鶹、鮭鱅也。鵂鶹也。鵂鶹也。解東也。任法也。神羊也。似羊一角。青色四足。好食棟葉。春夏居澤。秋冬居林。能別曲直。有不直者。挺角觸之。唐蕘之時。嘗緝其皮以爲帳。

格獸。似猩猩。知人吉凶。可援而狎之。有萌機害心者。輒先去之不復來。

鶴溫。卵則探暴。雁避鷹。則銜蘆。雀逐燕。則投艾。蛛拒蠶。則擦茅。鵲避鷙。則銜木。銅鏡矢。則塗沙泥。

鵲、鵲鶹也。墮彝也。負釜也。負金也。黑尻也。背竈也。阜蜴也。阜術也。阜羣也。阜君也。老鶴也。時鶴也。鶴鶹也。鶹鶹也。烏也。灰鶴也。鶴母也。烏蜀也。瓦亭僊也。似鶴而頂無丹。項無烏帶。頸赤身灰白。緣翅尾黑。好在殿吻作窠。亦於樹上爲巢。其巢大如車輪。生卵大如杯。抱卵以影。或云以聲晤之。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暖。取礬石周卵。以助暖氣。其巢中以泥爲池。含水爲魚。有長水石。故水不涸。或以魚紐縛其巢。必作法解之。有白鳥二種。每運巨石。知有蛇。即如術士禹步。其石泐然而轉。蛇出則啖之。天將雨則長鳴。羣棲而棄。謂之鵲井。其鳴不啜。以噪相聚而已。

鋼、野豬也。野彘也。似豬而大。頭小尾長足短。褐色。牙出口外。好啖橡子松脂。亦食蛇虺。善取芃蕊材楩爲窟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又善曳沙泥塗身。以禦矢。大可二三百觔。能與虎鬬。常羣行。獵人取其最後者。羣行如故。若射中前者。則散走傷人。

螳執蟬而捕蟬。鳩寫字而取魚。鶴步罡而轉石。鷲畫印而開盜。

水鳩、沒盡也。色黑腹白。長緣細腰。以背畫水。如寫字然。一息不停。往往得魚。

鴛、緣木也。斲木也。小者如雀。大者如鵲。雄斑雌褐。口如錐。長寸許。緣足皆青。剛爪修舌。舌端有鍼。好斲木食蟲。以舌鉤出食之。善爲雷公禁法。曲爪畫地爲印。則穴窠自開。飛卽以翼墁之。巫家取其符字以收驚療瘧。或曰。雷公採藥處所化。其聲剝剝卜卜。其肉治齒痛。其舌可作穿拍板繩。

鵲下矢而伏。蝸牛規踏而止。蝍蛆蜒吐涎而制螟。

螟、蟲蛆也。蔡蓼也。天龍也。背光黑綠色。足赤腹黃。春出冬蟄。節節有足。雙鬚岐尾。性能制諸蛇蜥蜴。

而畏蜘蛛。蝦蟆蛙蝓。蛙蝓所行之路不敢過。偶過則自落地。局縮不行。蛙蝓陷腦食之。或觸其身則死。

蜘蛛溺射之卽爛。其食蛇。或嚙其腦。或食其眼。或禁蛇令開口輒入食其腸。復穴旁而出。入山者以竹管盛之。亦能以氣禁蛇立死。然螂蛆、許愼以爲蟋蟀。或以爲馬蚿。非也。大者能嚙牛皮可鞔鼓。肉可作脯。

顛當翻蓋而捕蟬。鱗魚含水而吸鳥。白鱉弭絲而取魚。

顛當、蛺蝶也。蛺母也。螳螂也。土蜘蛛也。金蠶蛇也。穴土如蚓。網絲其中。土蓋與平。常仰捍其蓋。伺蟲螫過而翻蓋捕之。縶入復閉。與地一色。無隙可尋。而土蠶復食之。秦中鬼謠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蠟蟲寇汝無處奔。

鱗、鮎也。鮎也。鰒也。鮒也。鰨也。王鮪也。人魚也。孩兒魚也。銅盆魚也。似鼈。大首長尾四足。前足如貓。後足如狗。腹重墜如囊。微紫無鱗。口在腹下。善緣木。天旱輒含水上樹。草葉覆身。鳥來飲水。因吸食之。聲如兒嚶。剖視其中有小蟹小魚小石數枚。食之者先縛樹鞭出白汁。以去其毒。其醬然燭不滅。生江湖者曰鱗。生溪澗者曰鯢。嶺表盤龍山之靈溪有魚。四足無尾。狀如守宮。人不敢捕。卽此魚也。

鱉、鼈也。白鱉也。鱉鱉也。春鯽也。獨春也。屬玉也。昆明也。帶絲也。瑤花也。絲禽也。白鳥也。雪客也。白鶴子也。碧繼翁也。篁棲叟也。風標公子也。荻塘女子也。色白如雪。頸細而長。腳青或黃。善鬬。高尺餘。解指短尾。緣長三寸。頭翅背上。俱有長翰毿毿然。長尺餘如絲。欲取魚則弭之。每涉數尺淺水。好自低昂。如春如鯽之狀。羣飛有序。以目盼受胎。至白露日。羣騰而去。其毛可爲褥襦。林棲水食。潔白如玉。或紫紺色如鴉翼。其朱者謂之朱鶴子。亦名朱鱉。

鎮張口而吞魚。蟬張口而吞蛇。蠶開房而入物。鯖露甲而誘蟻。鯛浮緣而卷鳥。蝙蝠敢緣而食蟲。

鯉、蟹也。鱸也。含光也。玉板也。黃魚也。似鯉。色灰氣腥。脫首岐尾。鼻長有鬚。口在頷下。體有邪行。背腹有甲三行。無鱗。黃肉輭骨。大者長二三丈。臨海有長六七里者。張口接物。遇魚鰕自入而食之。

蜂、大蛇也。善噀蛇毀蠆。但張其口。小蛇自入而吞之。出魏興。

鼠穴地。蠶蜀桑。蟠蟻鏟木。鶺鴒剖草。鵜鶘竭澤。魚虎竭池。

鼯、豬鼠也。鼯鼠也。其子曰鼯。似豬。體肥行鈍。矮足短尾尖緣。體毛褐灰色。頭脊一道黑色。其耳雙。見人乃走。常孔地而食。或蟻。亦食瓜果。其肉希土氣。

蠶、蜀桑也。蜀髮也。山羊也。大如蟬。甲光如漆。甲下有翅能飛。緣黑如鉗。六足在腹。角有白點。喜蜀桑孔入其中。夏出則雨。有角如八字者。名八角兒。有一角者。名獨角僊。

鵝鶬、鴨也。鷺鷥也。鵝鶬也。鵝河也。沸波也。犂湖也。犂塗也。鵝胡也。海澤也。鸊鷉也。澤鳧也。

鷄鶬、鴨也。鷺也。鷺鷥也。鵝鶬也。淘登也。淘河也。沸波也。犂湖也。犂塗也。鵝胡也。海澤也。鸊鷉也。澤鳧也。

鷺田鳥也。似鷄而大。灰色。緣長尺餘。口中正赤。頷下有胡。大如數升囊。展縮由之。胡中盛水以養魚云。

身是水沫也。胸有兩塊肉列如拳。或謂鷄肉者所化。夏至前來主水。夏至後來主旱。好羣飛。沈水中食魚。水澤有魚。其抒水滿胡而棄。水蝸魚出則食。

魚虎、蝦也。魚師也。魚獺也。天狗也。水狗也。紅翠也。翠碧也。翠奴也。似翡翠而小。喙尖而長。足紅而短。背毛翠碧。翅毛黑青。項毛白。有蒼黑色者謂之簽鶯。

虎以爪抓狗。飼以尾撥鰕。蛩以尾夾物。膠以尻納脂。蟻以股抱花。象以鼻拾芥。

蛩、蟋蟀也。蟋蟀也。蟋蟀也。蟋蟀也。搜夾子也。似蜈蚣而小。長不及寸。青黑色。二鬚六足。足在腹前。尾有岐。能夾取人物。嘗隱牆壁器物之下。以溺射影。令人生瘡如熱瘡。繞腰匝則死。

膠蟲好食松脂。夏日脂出。楓以前足傅脂。如蠶採花。後足攝脂。納入尻中而去。

鶴曰。吾其信天緣也。

鶴、春翰也。青莊也。信天緣也。長緣修項。高足禿尾。不善捕魚。終日凝立。不易其處。魚過則取之。或俟魚慾所得而墜者。拾以自食。

鵰、鷂鷹也。赤眼也。似鷹而小。赤脚黃嘴。身圓而長。鱗細。青質赤章。好食蝶蛾。

魚傳書。燕傳書。雁傳書。鴿傳書。鵲傳書。黃犬傳書。

傳信鳥似鳳。翔舞空中。呼之則下。可命投書。處士元藏機養之。

象牙有常處。鹿角有常處。麝香有常處。蠶繭有常處。鵲巢有常處。

蠶似黃狗。囿有常處。若行遠不及其家。則以草自塞其尻。

燕懷故巢。蛙懷故土。犬懷故主。猴懷故主。馬懷故主。鵝鴨懷故主。

附。鶴鳴善笑。諸鳥善叱。山雞善詈。文文善呼。青鵝善鳴。鵝鳥善鼓。犀羊善遁。猶犬善駛。孟極善伏。緊鉤善登。狌狌善走。獨猴舉父善投。鸚鵡善歌。舍利鳥善謙。倉兕善覆船。

蠕範卷七

京山李元撰

物偏第十三

犀象不地出。虎豹不日見。而一畝之宮。蠅蟻百倍人矣。巨者寡。細者衆。氣之聚散有難易也。人無衆無寡。無巨無細。無難無易。天地之中氣也。

物生于偏。氣也。大可蔽天。氣不全受。小可無覩。氣不全絕。

陰盛生毒。陽盛生毒。陰極則冰。陽極則火。而物生焉。飲冰食火。負毒含毒。以是爲生而已矣。

冰鼠、鼠也。居北方冱冰下。食草木。毛長八尺。肉重千觔。其尾可聚鼠。褥可御寒。皮可蒙鼓。

虎項不回顧。犀足不伏起。猨手不捕。鹿角不觸。麋牙不噬。雞翼不飛。雀足不行。物不知其有餘也。

麋、麝也。麟也。銀獐也。似鹿而小。無角。黃黑色。脂白而無魂。性靖怖怯。飲水見影則奔。老則牙見於外。謂之牙麋。及月毛毨皮厚。常居澤。冬月毛多皮薄。常居山。忽聚忽散無定居。性愛文章。獵人舞采則注視而獲之。大者謂之麋。

蛇鳥無足而行。魚鼈無耳而聽。蟬蚓無口而鳴。鼃蛟無翼而飛。物不知其不足也。

雞無髓。蛇無腹。蟹無腸。鳥無肺。蠶無胃。蚓無心。蟹無魂。魚無氣。兎猴無脾。蛤蜃無腦。乳羊無血肉。貓無前

趾。鵝無後趾。馬蛭空中。蛞蝓僕肉。

乳羊出廣西英州。食仙茅。聚體化脂。不復有血肉。食之宜人。又印度國山羊頂生兩乳下垂。亦名乳羊。又英州碧落洞羊飲鍾乳涸水。體白如乳。亦名乳羊。又大食勿斯離國羊高三尺餘。尾如扇。舂割脂而縫之。復合不取則脹死。又饒羊別見乳羊之屬也。

馬蛭、蚍也。蚊也。馬蟥也。馬蛾也。馬蟒也。馬蟻也。馬蚍也。雷蚓也。水蚓也。垂蕚也。生水中如蚓。蠕動如血。以物觸之。則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復如蚓。斷之寸寸。得水復活。或燒之成灰。以碗覆之。過宿復生。雖經三年。得水猶活。其別種曰草蛭。木凝也。在深山草中。形如鼻涕。聞人氣閃閃而動。著人脛股。即入肉中。產育爲害。大者可長尺許。曰泥蛭。牛駝也。似水蛭而粗大。紫黑色。生泥中。曰石蛭。石上頭尖腰粗色赤。

蛞蝓、土蝸也。附蝸也。涎牛也。涎游也。涎魚也。託胎也。蹊蠡也。鼻涕蟲也。生陰地沙石垣下。形如小螺。二角。無殼而白。能登蜈蚣首而陷其腦。

鮒無骨。鱧無骨。鱨無骨。鯊無骨。鯉無骨。鰌無骨。蛇蚓無骨。牛魚無骨。

鮒、丁香魚也。白沫魚也。梅雨時海水凝沫而成。雪色無骨。

鱧、柔魚也。似鯽而長。無螺蛸骨。

鱢魚長尺無鱗。柔骨似鱢。

鼠無牙。牛無齒。虎無項。兎無脣。龍無耳。蛇無足。馬無膽。羊無喉。猴無腎。雞無胃。犬無腸。猪無筋。不可肖也。

配十二辰者謂肖生。

貉不踰汶。鵲鴿不踰濟。

附。貓不過金山。牛不過嘉興。畫眉不過平望橋。鯖魚不過鴨欄驛。

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龍不見石。鬼不見地。處而化也。冰蠶不知寒。火鼠不知熱。蠹蟲不知苦。蟾蜍不知臭。習而化也。

旄牛謹其尾。草鈎不行。孔雀護其羽。雨降不飛。鯛魚護其鱗。罾網不動。往往以是殺身。拙而無謀也。

旄牛、犦也。犦也。狀似水牛。體長多力。髀膝背尾胡下皆有黑毛。長尺許。尾大如斗。常自愛護。草木鈎之。即止不動。迅走如飛。亦能載。西南人多畜之。

鯛、鰤也。鱨也。鱨魚也。三鰲也。鮠魚也。瘟魚也。似鯰而大。板身扁首。無尾。青脊。白鱗。哆口。體長而圓。肉中多細刺。如鍼鏃。腹下有三角。味美在鱗。鱗如甲。肋在甲中。初夏雨時而出。故名。性好浮游。魚人以絲網沈水數寸取之。一絲罣鱗。即不復動。拔出水即死。其鱗以石灰水浸過。晒乾。層起。可作花鈿。其腰鬣紅鱗一帶者。名魚皁隸。漁人得者。其年捕鯛必多。

鮒謎膽而見猜。鯛蔽身而吐舉。麟避人而蟲。麗避虎而鳴。往往以是殺身。好謀而拙也。

鮒、鬚蛇也。巴蛇也。南蛇也。理頭也。徑尺長丈。尾圓無鱗甲。有毛如鬚。斑文如暗錦。行常俯首。其膽隨月。

上旬近頭。中旬近心。下旬近尾。取還復生。牙長五六寸。土人採葛藤塞戶。蝍蟆則靡。乃發穴取之。或滿頭簪花。蝍即注視不動。投以婦人衣。呼紅娘子。則伏隨人拽而取其膽。仍以線合瘡而縱之。其後遇捕。則自見金瘡。以示無膽。長十丈者。能吞虎豹鹿豕。性好食鹿。吞鹿則瘦。鹿化則肥。歲吞一鹿以爲常。尾鈎得鹿。以毒氣呵衝。角自解脫。鹿骨在腹。繞樹三匝。則骨穿皮而出。或云。在樹上伺鹿過。垂首繞之。有頃鹿死。濡鹿身令溼。便舉口吞之。骨角鎖皮而出。其性最淫。好逐婦女而蟠身交媾。以舌入婦女口中。吐精滿腹。服藥始解。久則產小蛇。捕者取婦女弊褌投其首。即俯仰頤頤甚樂。俟其倦閉斃之。或釘繩樁數行。縛裙裾召之。蝍昂首逐入柏。蜿蜒不便。乃棍擊之。俟其俯首。以葛藤繫頸牽之。每擊有一泡。死血凝。則蜕身膽也。

鯛、烏賊也。墨魚也。黑魚也。縹魚也。花枝也。墨袋也。河伯從事也。海若白事小吏也。狀如算袋。白質黑章。無鱗而鬚長如帶。遇風則以鬚釘石如縹。漁岸糾前一鬚爲矸。近岸結前一鬚爲纜。腹下八足。聚生口旁。縮縣在腹下。懷板含墨。見人輒噴墨方數尺以自蔽。若小蝦魚過其前。則吐墨以惑之。墨即其涎也。然血與膽亦黑。如墨。江東人取其墨書契給人財物。逝如淡墨。逾年自消。只白紙耳。背正一骨。厚三四分。形如梔薄而長。色白。輕脆如通草。性嗜烏。見烏則自浮水上。候烏來啄。卷取食之。過小滿則形轉小。或言烏鷂所化。或言秦王算袋所化。或言海東墮海招文袋所化。垂白袋宛然。

鵝樊籠者。其能招之。鵝鴨鵝鵝能言。猿能舞。雉能文。象能乘。蟋蟀能鬬。困羅網者。其貪招之。禽貪囮。魚貪餌。蠶貪彩。蠟貪音。獅貪毬。

麋、澤鹿也。似鹿而大。青黑色。肉蹄。目下有二竅。能夜視。大寒解角。無兩月之久。角長重二十餘觔。堅如石。性迷惑。故其迹繩而不解。好音聲。獵人歌咏而誘之。千百爲羣。食澤草。踐處成泥。謂之麋陵。多牝少牡。一牡常交數十牝。交畢輒死。其脂墮地。經年得之。名曰道脂。酒服益人。

貔鼻過雨則倒懸。鹿角防患則倒懸。鵲啼苦則倒懸。蝸牛日中則倒懸。么鳳夜棲則倒懸。蝙蝠頭重則倒懸。

欵、綏也。雉也。猶也。似狐而小。蒼黃色。鼻端向上。尾長四五尺。其端有岐。雨則自懸樹。以尾塞鼻孔。或以兩指塞之。性好疑。見人則登樹。上下不一。甚至奔觸破頭折頸。故世稱猶豫。

么鳳、倒挂也。收香也。探花使也。遍體綠毛。腹背之毳雜五色。注距皆赤。狀如鷄。鷄尾兩翼。雄者有紅色。雌者無之。性極馴。好集美人鈒上。宴客終席不去。常以十二月來。豐閑焚香則收翼。聞夜則一爪倒挂以放香。

馥、殼附石。鯛、蠣附石。碼房附石。石鑿之蠣附石。海膽之粟附石。

馥、鮑魚也。石鮭也。石華也。石決明也。九孔螺也。千里光也。佛爭蝠也。將軍帽也。似蚌而扁。似盤而紫。附石有蠣如腕。上五指外皮甚粗。內色光耀。背側一行有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或十二。如穿成者。或曰。其孔一年一生。十二年則十二孔。生石崖上。海人乘不意取之。否則粘石。雖斧鑿難脫。其附石別種曰石

蟶、紫蛤也。紫蠣也。石鮭也。龜甲也。龜腳也。倘人掌也。生海中石上。狀似龜足。正黑。有甲有足有翼。其子如粟。春夏得雨。生苗如海藻。有花長八九寸。曰蟶老。蟶牙也。附石殼如鹿蹄。殼上肉下。大者如雀卵。曰石帆。紫黑色。生海上石穴中。

石蠣、石蠣也。沙蠣也。石下新也。附水中石。作絲繭如鼓。股長寸許。春夏化蛾飛水上。其別種曰石蠣。似草根。黑色。細小有角節。曰蠶師。似蠣有毛如兔。生石上。曰雨師。雨虎也。如蠣。長七八寸。雲雨則出。生石上。曰九香蟲。黑鬼也。狀如水龜。大不過指。青黑色。冬伏石上。曰抱石魚。背腹平大如指。常帖石上。曰石伏。常伏溪底石上。

海膽、石榴也。似蚌而殼圓。有粟粒。附石生。互相聯綴。取一帶十。若觸破其一。則皆粘石不可動。雖椎破弗脫也。肉色黃。有四瓣。

鯽子、乳魚漏而盛於玻璃。石蛇溺善浸而盛於葫蘆。弔蛇、蛇善走而盛於卵殼。貘豹、貘豹善透而盛於骨器。弔蛇、矛蛇也。子蛇也。青弔也。條鰍也。蛇頭龜身。龍卵所化。多與鹿游。遺溺水邊。著枯槎則凝如糖霰。色微青黃或灰。謂之紫梢花。

陵鯉之血。浸隄則漏。築隄則補。躲步之卵。附石則軟。離石則堅。海螺之甲。合燒則香。蜀燒則臭。

鯪、石鯪也。陵鯉也。龍鯉也。穿山甲也。似鼉而短小。鯉背鼠首。巨鱗黑色。長舌尖喙。尾與身等。尾尖有三角。四足拱立如馬。人履其背。不少蹲伏。居穴中。其甲能穿穴。能陸能水。或縈之。少頃即穿石入地丈餘。

此物穴山透石。如履平地也。日中出岸。張鱗甲。以死狀誘蟻。入甲即閉。而入水。甲開蟻浮。因啖而食之。其血浸隄隄漏。又可補漏。

蝎、鈎螫人。蜂、蠆螫人。鮫、鮫螫人。蚕、蟲之縣螫人。蚕、蟲之尾螫人。鱗、鱗之刺螫人。

鮫、吐鮫也。渡夫也。吐附也。杜父也。吐哺也。土部也。鱣、鱣也。黃鰜也。伏念也。虹、虹也。主海魚也。似鯛而黃黑有斑。似吹沙而短。闊口大頭岐尾。脊背上鬣刺螫人。見人則以喙插泥中。

蛟、含氣射人。蜮、蜮含沙射人。貆、貆激氣射人。鵜、鵜啣矢射人。鱉、鱉石投人。

蛟、蛟毋也。狀似水雎。大如豆。黑色。浮游水上。常含氣射影而使人病。然人被射工毒瘖者。用此蟲一枚含口中。即能言矣。

蠔、舉父也。似猴。黃黑色。多髯。好蹲頭舉石擲人。

物候第十四

乾爲馬。坤爲牛。震爲龍。兌爲羊。艮爲狗。巽爲雞。坎爲豬。離爲雉。

甲乙龍。丙丁雀。戊句陳。己螣蛇。庚辛虎。壬癸龜蛇。

子鼠。丑牛。寅虎。卯兎。辰龍。巳蛇。午馬。未羊。申猴。酉雞。戌犬。亥豬。

蛟角。龍亢。貉氐。兎房。狐心。虎尾。豹箕。獬斗。牛牛。蝠女。鼠虛。燕危。豬室。貐壁。狼奎。雉胃。雞昴。烏畢。猴觜。

猿參。豺井。羊鬼。獐柳。馬星。鹿張。蛇翼。蚓軫。

龍春分登天、秋分入淵、蚓立夏出泉、冬至結塊、燕春社來、秋社去、鴈及至來、冬至去、雁仲春來、仲秋去、
立春反舌鳴、雨水蓋羽、驚蟄蛇黃出、春分杜鵑北向、清明鳶肉生蟲、穀雨鞠鵒催起、立夏鮒魚陟、小滿鱣
小、芒種蠟緣木、夏至貓鼠死、小暑蚓蟄登木、大暑紺蟲飛、立秋虎嘯、處暑蛩吟、白露鶺鴒、秋分蟲豎破花、
寒露鴻雁、霜降鷹鸇雨翔、立冬蟋蟀入室、小雪螺沈、大雪脊令鳴、冬至伯勞歸、小寒雉雊、大寒蚓首下、
蝦、刺蝟也、假蠶、小暑登木食葉、大暑下樹結繭、附根或土內、春化蝶蝶而出、於枝間生子、復成刺蝟、
孟春之月、蟄蟲始振、魚陟負冰、獺祭魚、候雁北、啓蟄雉震呴、雞桴粥、
仲春之月、初後燕、昆小蟲榮、倉庚鳴、鷹化爲鳩、玄鳥至、
季春之月、鞠羊戴則鳴、田鼠化爲鴽、鳴鳩拂其羽、戴勝降於桑、
孟夏之月、螻蟈鳴、蚯蚓出、鳴蜀鳴、
仲夏之月、螳螂生、鵙始鳴、反舌無聲、浮游有殷、鹿角解、良蜩鳴、唐蜩鳴、鳩化爲鷹、
季夏之月、蟋蟀居壁、鷹始鷙、鷹乃學習、腐草爲螢、
孟秋之月、寒蟬鳴、鷹乃祭鳥、
仲秋之月、鹿人從、鴽爲鼠、鴻雁來、玄鳥歸、丹鳥羞白鳥、蟄蟲坯戶、
季秋之月、鴻雁來賓、雀入大水爲蛤、陟玄鳥、蟄熊貊、豹鼲則穴、豺乃祭獸、蟄蟲咸俯、
孟冬之月、雉入大水爲蜃、
仲冬之月、鶡鴠不鳴、虎始交、蚯蚓結、麋角解、
季冬之月、雁北向、鵲始巢、雉雊、雞乳、征鳥厲疾、
反舌、百舌也、鵲鵲也、鶯碧也、鴥起也、鴥春也、望春也、懷春也、報春也、祝鳩也、春鳥也、牛屎蜣蜋也、假雛、
鴝而小、氣臭、無冠、短尾、蒼色、喙尖黑、行則頭俯、好食蚯蚓、飛高聲壯、能反覆爲百鳥之音、圓轉如絡絲、
春初鳴曰春起也、夏初鳴曰春去也、立春則鳴、夏至無聲、十月藏蟄、然反舌、蔡邕以爲蝦蟆、服虔以爲
白脰烏、陳藏器以爲鶯、
物有月、貓虎食物應旬、馬駒從母應旬、牛犢從母應望、前望後、蟋斗生、足應大盡小盡、
蟋斗、活東也、活師也、懸鍼也、玄魚也、水仙子也、蝦蟆蛮也、狀似魚、頭圓身青黑、無足有尾、長則尾脫、足
生爲蝦蟆、月大先生前二足、月小先生後二足、二三月間、蛙蛮曳腸於水際草上、綿綴如索、日見點點、
漸至春水時、鳴以聒之、即蟋斗出、
鱖、鱖應月、獺肝應月、鳥飛應月、石背之子應月、香魚之長應月、螺肉視月盈虛、魚腦視月盈虛、蚌蛛視月
盈虛、蟹黃視月盈虛、
鱖、厨魚也、水豚也、鱖豚也、石柱也、形扁而腹闊、大口大目、細鱗有斑彩、其斑雄明雌暗、皆有鬣、鱗蓋
皆圓、黃質黑章、皮厚肉緊、味如豚、夏居石穴、冬假泥蟄、其體不能屈曲、如蹶也、鬣刺十二、鰓十二、脊
有二骨、每月一骨有毒、漁者取其雄、置於溪畔、雌雄留拽不捨、擊而取之、常得十數尾、凡魚無肚不嚼、

唯鱖有肚而能嚼也、
石背、蒲蟲也、冬伏蒲枝葉下、如核、及蒲挺花則蟲生子、每生十二粒、歲有閏即增其一、當蒲香時、輒溺
枝上、全枝脫蒂矣、
香魚、記月魚也、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冬月則長尺餘、生子後即橋、
螺有十五種、曰蠡、蠙也、螺蟈也、田嬴也、生水山岸側、形圓、殼有旋文、大者如梨橘、小者如桃李、其性畏
雪、其肉視月盈虛、望前則肥、望後漸瘦、秋冬水蛭入其臍、不可妄食、曰蝸、蝸螺也、水貝也、似蠡而小、殼
厚、肉似蝸、泥蟄數年、可以不死、曰蛾、海蜂也、馬蛔也、蛔貝也、大如蜆、皮黃肉白、大者圍九寸、細者圍七
八寸、長三四寸、老鴟入海所化、曰蠣、蜆也、扁螺也、小如蚌、黑色、能候雨以其殼飛、俗謂之蟭、有土蟭黃
蟭二種、曰蠣、細而長、可治目疾、曰蜾步、大螺也、負殼而行、冷便入殼、生卵著石、軟柔似綿、取之則堅矣、
曰蝸蛳、沙屑也、土珠也、身綠尾白、曰海螺、流螺也、豬豬螺也、大如小拳、青黃色、長四五寸、肉厚甲香、鳴
則大風、吐光則雨、大者如甌、面前一邊直撥數寸、圍殼翅蜷有刺、合兼香燒之則香、獨燒反臭、曰石螺、
長生螺也、相思子也、郎君子也、狀如杏仁、青碧色、中實如石、大如豆、置醋中、雌雄相逐、頃刻便合、即下
卵如粟、置之篋中、經歲不壞、曰叱螺、在海邊樹上、見人則叱、聲如人、曰鸚鵡螺、狀似覆杯、白質黑文、中
有蟲居之、狀如鸚鵡、曰珠螺、蟄深如珠、曰文螺、長寸有文、可爲酒杯、曰鈿螺、殼有光彩、可飾鏡背、曰青
螺、似蠡、色如靑、曰蟬螺、生海泥中、高跳丈許、或羣化爲蟬、曰梭尾螺、形如梭、曰蓼螺、蓼螺也、紫色、有
錦文、味辛如蓼、曰泥螺、狀如蠶豆、曰紅螺、似鸚鵡螺、殼薄而紅、行沙中、夜生光、曰瀾螺、螺身魚翼、出海
水、曰白螺、曰蝶螺、曰香螺、曰丹螺、曰黃螺、曰雲螺、曰花螺、曰米螺、曰竹螺、曰醋螺、曰溪螺、曰涉螺、曰油
螺、
蟹、郭索也、蟛蜞也、一品蟹也、含黃白也、夾舌蟲也、橫行介士也、無腸公子也、慢眼蝟頭、蟹腦殼足、利鉗
尖爪、八跪外刺、有爪如拳丁二螯前列、如執鉞狀、殼脆而堅、有星十二點、深膽脂色、殼中有黃、應月盈
虛、八月以後、則黃白滿殼、其性多躁、或繫諸繩縷、或投諸窖窖、則引聲噴沫、至死乃已、生流水者黃而
腥、生止水者細而香、雄曰蟹、蟹長雌曰博帶、臍圓、散子後即自枯死、其黃化漆爲水、其螯和硫黃或
黑犬血燒煙、可集鼠於庭、每歲八月、蟹殼內有稻芒長寸許、向東入海、輸與海神、漁人伺其出水而拾
之、夜火照捕、成附明而至、謂之蟹浪、或乘流而障之、謂之蟹籬、有十九種、曰蟛蜞、長四五寸、足螯有毛、
生河海中、曰蟛蝑、蝑也、蟛蜞也、蟛蜞也、蟛越也、小於蟹、足無毛、螯微有毛、生泥塗中、食土、曰蟛蜞、長卿
也、小於蝑、無毛、生陂池田港、曰石蠶、小於蜞、長不及寸、廣僅半之、曰蝑、蟻也、似蝑而大、黃色、兩螯左大右小、其大螯赤殼黑斑文有光、每取
小多黃、曰擁劍、樂步也、執火也、竭樸也、似蝑而大、黃色、兩螯左大右小、其大螯赤殼黑斑文有光、每取
物、則大螯擁月、小螯取之、每食物、則以大螯闔小螯食之、曰蟹蛳、青蟹也、擦櫛也、似蟹而大、長可尺餘、
身扁殼青、螯強、兩螯有細白毛、八足若有微毛、後足薄而闊、隨大浪退殼、一退一長、大者如升、小者如
蠏、蝶、能與虎鬬、曰蓋野、似蟹蛳而細文、曰虎蝑、虎蟹也、大於蟹蛳、有虎豹文、殼殷紅斑駁、又似瑪瑙、曰

蚶、土蚶也。蚶江也。小身綠殼白腹。腹旁有毛。十二足。堅如石。曰蜆。似蟹四足。曰蟹。似蟹六足。曰蟹。倚望也。望潮也。似蟹而青或白。常舉兩螯東西顧睨。行四五進亦如之。入穴乃止。潮將來。則出坎穎望。不失常期。其迎來謂之招潮。潮退行泥中。謂之擺塗。曰涉丸。丸蟹也。似蟹。常摶土作丸。滿三百丸則潮至。曰蟛蜞也。蟛也。石蟹也。似蟹而大。殼赤匡長。螯有稜鋸。截物如煎。二三月間滿殼。子滿臍。過是則不及。曰鮮鮅。鮅鮅也。似蟹。亦似蟹。曰蘆虎。蘆禽也。似蟹。兩螯赤色。有毒不可食。曰沙狗。似蟹而小。見人便走。壞沙土爲穴。屈折易道。不可尋覓。出南海。曰蟹奴。大如錢。腹下又有小蟹如檢莢。曰蟛奴。寄居蟹也。曰水蟹。殼內皆鹹水。可淡煮而吸其汁。曰紅蟹。殼殷紅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可裝爲酒杯。曰石蟹。小而殼堅。赤。生恩州之石山。背虛州之楠林港。土極細而氣寒。蟹入則不能運動。片時化石。置几案上。可以明目。曰飛蟹。能飛。曰蟹。出河間。懸老犬肉於水濱。以火照之。即浮。因取之。曰百足蟹。百足四螯。長九尺。漢武時。善苑圖獻。曰專車蟹。大可專車。周武王時海陽獻。曰千里蟹。出姑射國。曰大蟹。高數百丈。兩螯如山。能與山神鬬。出南海。

附。越嶲之鶴背明。洞冥之鶩喜日。胥徒之沈明雞。應時。龍鄉之伺晨雞。應時。物有日。飛燕之泥。避戊己。鴟鴞之食。齊甲庚。蝙蝠忌庚申。老鼠藏甲子。虎齒衝破。狐知狐虛。鹿逢申而過衙。鮐遇丙而出穴。

鮐、鮐魚也。嘉魚也。丙穴魚也。首有黑點。長身細鱗。肉白如玉。二三月隨水出穴。八九月逆水入穴。其出入必丙日。腹多脂。炙者蕉葉隔之。不然。脂注火。

鱟。鱟應更。鵝鳴應更。鼠鳴應更。雞鳴應五更。驢鳴應五更。

鱟、知更魚也。代漏龍也。赤色似鱟。一更一躍。

鵝、家雁也。舒雁也。荇鳧也。荇白二色。大而垂胡。綠眼黃喙紅掌。長頸義首。善鬬。伏卵隨日光所轉。朝首向東。暮首向西。或云。逆月向月取氣助卵。性能噀蛇蚓。制射工。不食生蟲。其鳴應更。其腹毳毛。可爲衣被之絮。柔暖。其涎可以化穀。見異類則差翅而鳴。見同類則拊翅而鳴。

雞、鷄也。鷄雌也。蜀夜也。翰音也。選羽也。勃公子也。無外腎小腸。好邪視。寒則縮一距。半卵二十日而化。夜鳴以丑。晝鳴以午。大者爲小者荆。其雛翳雞本朱翁所化。故呼朱朱。又祝翁善養雞。故呼祝祝。性能辟邪。蓄蠱之家。輒飛去之。焚其羽可以致風。草雞無故夜鳴者主不祥。謂之荒雞。黃昏獨啞者主天恩。謂之登鷄。牝雞鳴者。殺之。即已。閹雞鳴者。有毒不可食。有五種。曰反毛雞。翻翻雞也。松子雞也。羽反向前。曰烏骨雞。色黃白不一。骨皮俱烏。凡舌黑者骨必黑。曰倉雞。鶉雞也。高三四尺。曰矮雞。脚短二寸許。曰食雞。肥大不善鳴。其異種曰絕尾雞。長尾雞也。馬韓國尾長五尺餘。朝鮮國尾長三尺餘。曰容雞。似雞五采。出高興縣。曰神雞。色如金。見人則飛入穴。出筹都縣石室中。曰溯雞。林雞也。鳴長且清。如吹角。每潮至則鳴。出移風縣。曰天雞。玉雞也。日初出時。光照桃樹之上。則此雞鳴而天下雞皆鳴。出桃都山。曰應時雞。晝夜應十二時而鳴。出南甸。曰承露雞。雞冠四開如蓮花。鳴聲清徹。出南郡。曰長鳴雞。晝夜

鳴聲不歇。出九眞及交州。曰沈明雞。石雞也。寶雞也。虎魄燕也。大如燕。丹色。在地中。應時而鳴。漢。建安三年。胥徒國獻。曰重明雞。目有雙睛。鳴聲似鳳。時解落毛羽。肉翮能飛。出羽山。曰遠飛雞。翻明也。目羽也。大如鵝。紫色。翼下有目。朝往海外。夕復還。曰鶴。似雞。三首三目六足六翼。出基山。曰鵝。似雞人面自呼。出鹿臺山。曰蛭雀。白首鼠足虎爪。食人。曰雙頭雞。四足一尾。鳴則俱鳴。漢太初二年月氏貢。曰伺晨雞。聲與漏合。出龍鄉。曰伺夜雞。五時雞也。隨鼓節而鳴。一更一聲。五更五聲。曰鶉雞。似鷄。金頂紅背肉味。每三月來。九月去。其來以夜。羣飛之聲如雷。曰杉雞。頭有長黃毛如冠。項頸正青如垂纓。常棲杉木之下。出臨海。

鷗、鳴應潮。蜂衙應潮。蟬丸應潮。蟑行應潮。蜊羣應潮。鮒毛應潮。石雞之聲應潮。

鷗、鷗也。信鳧也。水鴨也。江鵝也。閑客也。知機鳥也。婆婆兒也。三品鳥也。碧海舍人也。色如白鶴。長喙修足。羣飛蔽日。其鳴應潮往來。善候風。風起輒飛至岸。常以三月居洲嶼生卵。江海俱有之。其微紅色者曰美蓉。荇色者曰鶴鷗。

蛤蜊。白蛤也。蘆雞也。白殼紫脣。每一潮生一彙。能以殼飛。善候風雨。其生育但以涎液隨氣而化。或曰千歲鳥所化。其殼燒成爲粉。謂之海粉。

鮒、鯽也。牛魚也。引魚也。半體魚也。其頭如牛。無鱗無骨。脂肉相間。背有斑文。腹下青色。剝皮懸之。潮至毛起。潮去毛伏。大者長丈餘。重三百觔。

石雞、潮雞也。林雞也。潮至則鳴。其聲清遠如吹角。

貓。晴應十二時。蟲色應十二時。

貓、豪貴也。烏圓也。家貍也。貍奴也。鼠將也。白老也。仙哥也。雪姑也。衙蟬奴也。崑奇翅已也。似虎而小。貓身虎面。柔毛利爪。尾長腰短。目如金色。其晴應十二時。寅申巳亥。圓如滿月。辰戌丑未。減如棗核。子午卯酉。則旋細如線。其鼻端常冷。惟夏至一日暖。性畏寒而不畏暑。口嚼有九坎者善捕鼠。能畫地卜食。其食鼠。隨月旬上下。上旬食頭。中旬食腹。下旬食足。其毛不容蚤蝨。黑者暗中逆徹其毛。即若火星。孕兩月而生。每乳數子。見寅人即自食其子。或無牡。但以竹箒搔背數次。則孕。產死貓於園。可以引竹。竹輭緊之。則隨節坼裂。殆與竹同性也。揚子江有金山。貓過之。則不捕鼠。雖者剪紙貓投水以厭之。張揖好貓。有七種。曰東守。曰白風。曰紫英。曰祛憤。曰錦帶。曰雲錦。曰萬黃。人謂搏貓精也。西洋貓有肉翅。能飛。

蟲、辟役也。蜥蜴蟲也。蠅頭蟲也。十二時蟲也。大小如指。狀似守宮。腦上連背有肉鬣如冠幘。長頸長足。身黑色。大者長尺許。尾與身等。暑月時見於籬壁間。其首之色。午赤。午黃。隨十二時變化。或化十二辰狀。傷人立死。既潛噬人。急走。潛離之上。盈親族之哭。李時珍以此爲眞守宮。又酉陽雜俎謂螃蟹一名蠅頭溺。是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時。與此同名異類也。按此似蜥蜴。蟲實非南人著發之蟲也。蟲毒不一。有金蠶蟲。馬蟥蟲。蜣螂蟲。蜈蚣蟲。蝦蟆蟲。蜥蜴蟲。挑生蟲。草蟲。蛙蟲。胥取百蟲入變。令其自相吞

食經年獨存者.能隱形與人作禍.

物有位.蛛絲右轉.鵲矢左盤.禽鳥之屬怒則左顧.喜則右顧.起則張左翼.下則斂右翼.

蜘蛛有六種.曰蠁蜘蛛也.蛛蝥也.蠿蝥也.蝃蝥也.蝔蝓也.蚰蚱也.蝥蝥也.蠾蝓也.蟰蛸也.蟢餘也.蠨蛦也.次蠶也.社公也.網公也.大腹深灰色.空中作網.如魚罾.自處其中.飛蟲觸網.輒縛食之.春暖輒吐遊絲遠颺.每遇晴日能越.可長至數丈.其絲人目傷明.其網緊挽自落.其氣吸蜥蜴.雖相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其溺射蠑螈.則節節斷爛.曰蟢.蠨蛸也.長蚑也.青蟲也.解憂也.喜母也.親客也.絡新婦也.小而微紅.長腳.抱子而行.著衣有喜.曰蠅虎.蠅虎也.蠅狐也.蠅蝗也.蠅豹也.身小足長.色灰白.兩目似虎.炯然有光.齒邊有雙肉爪.善捕蠅.踞身不動.急起攫得之.五月五日杵碎拌豆.則豆自躍而聚.蠅曰壁錢.壁繭也.壁蟢也.壁錢也.扁蟢也.形扁薄.八足斑色.作窠如繭.貼壁間.曰巴蛛.身只數寸.脚長數倍.有大毒.網羅竹柏盡死.中人生瘡而死.用雄黃苦酒塗嚙處.仍用鼠婦食其絲盡.乃愈.曰海蛛.大若丈二車輪.文具五色.網虎豹食之.其皮為履.不航而涉.曰天蛇.大而五色花文.作大網.螫人.瘡處有蛇.飲秦皮湯.皺取之.又商於有白蛛.蓬萊山有黑蚌.

鴿.鵓鴿也.人日也.飛奴也.半天嬌人也.插羽佳人也.似鳩.毛色不一.兩兩相匹.性淫易合.亦與鳩匹.交則雌乘雄背.其聲曰鵓.人家多畜之.亦有野者.

物有方.蟻行北首.燕戶北向.鵲鳴北向.鷳剖北向.鴝鵒南嚮.鴟鷂南翔.蛇蟠壬地.鵲避歲君.

闌胡.花魚也.跳魚也.彈塗也.泥猴也.似鰍而短.似鮎而細.大如拇指.鬚鬣青斑色.有細綠點.頂方.眼生頂上.生海濱泥穴中.登物捷如獼猴.夜則聯首朝北.

鴰鵽.鶻爽也.麥雞也.鶬雞也.鶬鴰也.麋鴰也.鶻鴰也.鸐落也.似雁.長頸高足.色青蒼或灰.亦有綠色者.頂無丹.兩頰紅.胎生.皮可為裘.好群飛.季秋則南翔就暖.可以候霜.故曰鴰飛則霜.鶬鴰飛則雨.

鷸.商羊也.

鵲.喜鵲也.乾鵲也.飛駁也.神女也.鵲鵲也.鴉鵲也.芻尼也.喜奈何也.大如鴉.長尾尖嘴.黑爪綠背白腹.能知氣候.疾徐.陰陽向背.風水高下.歲必一營巢.其孳生比他物最蕃.傳枝而交.音感而孕.相視而抱.小寒後五日即巢.其巢開門.常避太歲.向天乙.構取在樹杪枝.不取墮地.其銜木為巢.謂之隱巢木.令鸑鳥不見.人見之者富貴.多風則去高木.就卑枝.春二月乳子.已.含巢去.他鳥居之.涉秋首無毛者.兒好啄槐實.結玉于腦.鵲之腦玉.此鵲不鳴不卵.時棲竹上.其屎中蜡.蜡即反而受啄.其枕石.端午採之.可為媚藥.其腦焚之.令人相思.其別種曰冥鵲.鶵鵲也.山鵲也.毛色似鵲.喙赤而長.赤足.曰綠鵲.帶鳥也.壽帶也.拖白練也.雄尾長.雌尾短.頭有白毛如練帶.曰鸐鵲.赤黑色.兩首四足.出翠山.曰鵰鵲.白身赤尾.六足.出歸山.曰嬰勺.赤首赤目.赤喙白身.出支離山.曰青耕.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出堇理山.曰丹鵲.丹色.夏月輒易毛羽.出塗修國.曰鵗鵲.高七尺.解人語.漢章帝時條支國獻.

附.大兵則大鵲朱厭.鵕狠狙鼠.梁渠.鮹魚見.大旱則鵕鳥.鸀鳥.鵸鼠.獙獙.鳴蛇.鱄魚.鯈鱅.鯖魚.薄魚見.

大水則勝遇.蠻蠻.長舌.合窳.夫諸.花蛇.鱗魚見.有恐則酸與.雍和.朱獳見.多疫則跂踵.絜鉤.蜚.牛.猳見.大穰則狡.犬當康.文鰩見.訛火則畢方.移即見.大風則山𤟤.聞豨見.多土功則獙力.鵹鶘見.大繇則猾褢見.多狡客則狡狡見.多放士則鴸見.

又附.寅日虎自稱虞吏.狼自稱常路君.狸自稱令長.卯日兔自稱丈夫.麋自稱王父.鹿自稱西王母.辰日龍自稱雨師.魚自稱河伯.蟹自稱無腸公子.巳日蛇自稱寡人.龜蟲自稱時君.午日馬自稱三公.未日羊自稱主人.獐自稱吏.申日猴自稱人君.猿自稱九卿.酉日雞自稱將軍.雉自稱捕賊.戌日犬自稱人姓字.狐自稱城陽公仲.亥日豬自稱人君.子日鼠自稱社君.伏翼自稱神人.丑日牛自稱書生.山中逢之者.呼其名.不能為害.

獺.冬月落毛.鷤鵳冬月落毛.黃鶯冬月落毛.

熸.魚鴻也.似鷀鷀而有文采.蛇頭長頸.足近尾.不能行.冬月落毛.棲息溪岸.見人則沒入水.

鯊.正月出鮐.二月出鯀.三月出鯽.四月出鮆.五月出鰣.春出鱗.夏出.秋則蟄.冬.故曰魚龍以秋為夜.

鰏.麥魚也.春魚也.文魚也.跳鮏也.武陽魚也.狀似魚苗.大如鍼.一斤千頭.春月自東流縣嚴穴流出.溯流至石人灘.漸大.越此則化蜻蜓飛去.

鰳.勒魚也.肋魚也.似鰣.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常以四月至海上.漁人聽水聲取之.頭上有骨.合如鶴喙.亦有冬月出者.謂之雪映.

鰟.鮮魚也.呂鼠也.呂侯也.狗鼱鰻也.似鯿.頭上突起連背.身圓肉厚.鰹魚隨之.食其涎沫.如媚.

鰻.鯀也.春來也.圓厚而長.腹起額扁.喙長鱗細.腹白背微黃.口在頷下.亦能嚼.魚有二石如玉.

虎.嘯則風.鷗岸則風.鰷飛則風.鮮湧則風.鵲鳴則風.鳶避則風.鵲移巢則風.螂飛礎則風.

鱵.紋也.文鰩也.飛魚也.似鯉.鳥翅魚身.蒼文白首赤喙.長尺許.大者長丈.翅與尾齊.羣飛水上.海人候之.當有大風.

鮃.鮃鈽也.鈽鈽也.鰱鰫也.鰗鮃也.鯆魚也.鱄鮃也.江豚也.白鮫也.鰗鰯魚也.似豚.無鱗.黑色.雌者胸有兩乳.鼻中有聲.項上有孔通頭.氣出嚇嚇作聲.必大風.噴水直上.常起伏江中.似拜.印然.謂之拜風.重百斤.而肥不可食.大者可二千斤.其膏可以點燈.照紡績則暗.照歡舞則明.謂之饞燈.相傳懶婦所化.

鶻.鵊鳳也.海青也.似鷹而大.青色.鳴則大風.每向風展翅.迅搏鳥雀.按今海青鳥似鶻鶻而小.青色黃眼.短尾.鶻鶻生三子.則一為海青.長則食其二子.其鷙又倍於鶻鶻.殆即鵰也.又青鵰稱海東青.非此.

鶖.禿鶖也.禿鵚也.鶖鵚也.慈老也.扶老也.受居也.雜縣也.身似鷂.爪似雞.長頸赤目.青蒼色.頭頂無毛.頂皮方二寸許.紅如鶴頂.喙深黃而扁.長尺餘.嗉有胡袋.性貪惡.好啗魚蛇鳥雛.張翼廣五六尺.舉頭高七八尺.能與人鬭.海有大風則避之.有白黑花三種.其白者為胡鶩老.

鸛.仰鳴則雨.鳩夕鳴則雨.翟鳴則雨.鶻鳴則雨.猴羅則雨.蟻出則雨.蝸避則雨.商羊舞則雨.雉尾垂則雨.

鳥翅動則雨。蟻封穴則雨。蛤飛春則雨。

蜡、猥狗也。雨母也。大如筆管。長三寸。雨將至則匿草木下避之。

商羊、鵝也。獨足也。山雞也。大如鵝。文身赤口。一足。晝伏夜飛。將雨則鳴。其聲自呼。遇冬則蟄。食蟲豸不食稻粱。

鼈向日而伏卵。鼈向日而浮身。蟹逆月而吐沫。蟹逆月而乳子。

蚌蛤聞雷而縮。天蛤聞雷而下。種羊聞雷而生。蛟卵聞雷而入地。象牙聞雷而發花。蚓蚪聞雷而脫尾。

使虎父嘯風。蚯蚓興雲。鼠蜋降雨。蜥蜴吐雹。猛獸嘯霧。不謂我作天工乎。

蚯蚓、蜃也。蠙也。螳蠙也。蠶蚓也。附蚓也。寒蚓也。寒欣也。寒蟄也。蜀蠋也。蜜蠋也。土蠋也。曲蠋也。曲蟮也。

蟯蜐也。蜐蠶也。蚋蜁也。蜷蟬也。巨擘也。引無也。土龍也。地龍也。鳴砌也。歐女也。孟夏出。冬至結。大寒首下。陽動首上。雨則先出。晴則夜鳴。其身屈曲卻行。前後各一竅。而前竅中視聽嗅食歌備五用焉。與阜螽爲雌雄。老則頸白。可以興雲。其血能柔弓弩。其蹙背酒之可以起霧。仲冬蟄結如毬。化爲百合。取荅皮浸水斗半。燒石如炭狀。蠙脂入之。七日後發沼。則魚鼈聚焉。又晉景和中有白蚓。宋永嘉中有青蚓。唐太和三年廬州有步蚓。長二三丈。當項兩足如雀。能步行。又上都渾城宅外有樹蚓。長二尺餘。白頸紅斑。領數百蚓穴槐樹中。又唐荊州有蚓。長尺餘。口齒雙齒。肚下有足如蚊。行疾於常蚓。

蠕範卷八

京山李元撰

物名第十五

物之至貴者莫如馬。美其能者失其類。不類之類。能莫尚焉。是故周穆翠龍。漢文龍子紫燕。秦皇銅雀。晨兔白兔。呂布赤兔。曹洪白鶴。汾陽九花虬。

馬、騎畜。側面小耳。圓蹄散尾。項上有鬃毛。膝前有夜眼。臀中有寶。謂之璽。其齒少者。眼光能照人全身。齒愈大則光愈近。食杜衡善走。食稻穀足重。食鼠屎脹。食雞糞生骨眼。其性畏灰。馬駒過灰則死。以假寐拭脣。或取桑作末塗口。則不食草。以鼠狼皮掛櫪。則不食穀。以馬毛犬尾置朋友衣中。若夫婦衣中。則兩相憎惡。馬生子謂之駒。駒生月初者行先母。生月中者行並母。生月終者行後母。馬名之異。赫連氏馬曰白口驅。黃帝馬曰飛黃。又馬曰驪。殷馬曰騄。禹馬曰飛兔。曰腰翼。啟馬曰九代。湯馬曰青龍。曰追風。成王馬曰翔穆。王馬曰翠龍。曰腹翼。晉獻公馬曰屈產。晉惠公馬曰小駟。宋文公馬曰白顛。唐成公馬曰驪駒。衛侯馬曰縣牝。曰啓服。延陵卓子馬曰桃文。尸子馬曰蒲池。曰秀騏。曰逸駭。黃子馬曰晨風。曰黃鵠。項羽馬曰烏騅。呂后馬曰紫燕。東方朔馬曰步景。昌邑王馬曰果下。漢昭烈帝馬曰的盧。張飛馬曰玉追。曰豹月烏。呂布馬曰赤兔。魏武帝馬曰絕影。魏文帝馬曰澤馬。曰纖驪。曹洪馬曰白鶴。

曹彰馬曰白鵠。曹植馬曰紫騂。曹眞馬曰犗帆。裴果馬曰黃驄。王戎馬曰巴鎮。袁顗馬曰飛燕。河間王馬曰追風。曰狻猊。陸乂馬曰雲駒。司馬休之馬曰揚武。劉琬馬曰騏雄。陸郎馬曰斑驄。郭璵馬曰白頰駒。支遁林馬曰頻伽。齊太祖馬曰龍腰赤。梁武帝馬曰玉獅子。北齊高綽馬曰駿龍。曰儀同。慕容廆馬曰赭白。冉閔馬曰朱龍。姚襄馬曰黎眉驄。姚興馬曰青獅子。隋文帝馬曰驄騮。曰獅子驄。唐太宗馬曰黃驄驃。唐玄宗馬曰玉花驄。曰照夜白。唐代宗馬曰九花虬。唐德宗馬曰望雲騮。曰神智驄。曰如意騮。荊王馬曰碧雲騢。長孫晟馬曰閃電。秦叔寶馬曰忽雷駮。李白馬曰黃肉芝。哥舒翰馬曰赤將軍。馬會恩馬曰龍子。衛伯玉馬曰玉腕騮。郭子儀馬曰九花虬。高駢馬曰大烏。元稹馬曰銀杏。鄭馴馬曰撥豆驄。杜重威馬曰吉祥座。景延廣馬曰肉胡床。寇準卿馬曰一丈烏。劉晏馬曰自在將軍。李後主馬曰綠耳梯。宋仁宗馬曰玉逍遙。宋神宗馬曰小烏。宋徽宗馬曰龍駒。將軍。汪革馬曰惺惺驄。梅聖俞馬曰鐵獅。曰碧雲。金世祖馬曰禿耳。金主亮馬曰小將軍。西夏馬曰赤駝。夏明昇馬曰兼越峯。明尹堅馬曰撼倒山。董氏馬曰錦腳驄。白民馬曰乘黃。烏孫馬曰西極。大宛馬曰天馬。曰蒲梢。曰汗血。犬戎馬曰雞斯。白古黃。曰吉禮。鮮卑馬曰黃耳。吐谷渾馬曰青海驄。大宛馬曰吐撥。回紇馬曰綠野。于闐馬曰鳳頭驄。曰花滿川。龜茲馬曰丹毫。曰龍駒。曰天駟。曰腰翼。曲端馬曰鐵象。西域馬曰小步。佛馬曰翹陟。曰蹇特。轉輪王馬曰波羅訶。蕃馬曰獻輪。朝鮮馬曰麒麟。秦馬曰好頭赤。又周穆王駟馬曰驪。曰溫驥。曰華留。曰騄耳。又八駿曰驊騮、綠耳、赤驥、白義、渠黃、盜驪、山子。又八駿曰絕地、翻羽、奔雷、越影、踰輝、超光、騰霞、挾翼。漢文帝九逸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驃、紫燕、綠螭、龍子、驥駒、絕塵。秦始皇七名曰追風、赤兔、躡影、追電、飛翮、銅雀、晨凫。唐太宗十駟曰騰霜白、皎雪驄、凝霜驄、驃光驄、決波騮、飛霞驄、發電赤、流金騮、翔麟紫、奔虹赤。天寶六馬曰紅玉、紫玉、紫玉、平山、紫、凌雲、紫、飛霜、紫、百花、紫、王駙五馬曰金鞍使者。千里將軍。致遠侯、渥洼公、驥國公。馬之異種曰騊牛。尾白身一角。出敦頭山。曰鹿蜀。白首虎文。赤尾。出祖陽山。曰跳湖。鳥翼人面蛇尾。好舉人。出崦嵫山。曰臘蹏。一角。出崙山。曰崴崴。羊目牛尾四角。出硜山。曰乘黃。似麒。背有兩角。出曰民國。曰嗅石。不飲濁水。不食生卉。能嗅石知金玉。吠石則開。曰獨角馬。黃毛。一角。角長四五尺。解百毒。其銳能觸獅。出印度國。曰水馬。文臂牛尾。出滑水。

弄馬曰馬螢。鄭天馬。鵝掇。寇馬。瓜水馬。蟻元駒。蝶彝駒。

鵝掇、寇馬也。寇雞也。狀如促織而稍大。灰色。六足無翼。長尾。易死。好穴寇。其聲清微。如曰織織。列子謂胡蝶所化。

非牛曰牛。麋偃牛。蝸土牛。蠻天牛。賀米牛。天螺桑牛。蟯螂黑牛。蛞蝓蜒牛。

非羊曰羊。蜻蜓紗羊。草蟲蟲羊。獨足兩羊。狗地羊。蟲山羊。蠕羊。

羊、柔毛也。少牢也。胡羊也。青島也。羝根也。高山君也。長髯主簿也。角無枝。目無神。腸滑而曲。性淫而狠。惡溼喜燥。又性善羣。每羣一雄爲主。羣雄聽之。謂之歷羣。又性畏露。早出晚歸。又性嗜百草。不擇所嗽。食仙茅則肪。食鈎吻則肥。食仙靈脾則淫。食鄧蹈則死。好食鹽。瓦器砌鹽於圈內。則羊舐鹽還圈。不勞

人牧矣．盖飲母乳必跪．似知禮者．凡新羊入羣．爲諸羊所觸．火燒其尾．則定．其頭骨灰投冶則鐵自融．脛骨灰磨鏡則明．其脂可以柔銀鞕銅．羖羊角可以縮錫．懸羊頭於門．則賊盜驚不敢入．有羊肝石．白色如玉．似狗寶．附臍而生．羊死不瞑目．以其無睛也．家畜二種．曰吳羊．羱羊也．羖羊也．頭身相等．毛短而短曰夏羊．綿羊也．頭小身大．毛卷而長．綿羊有大尾者．謂之靈羊．尾方闊而肥．忽魯謨斯國所出．身重七八十觔．尾重二十餘觔．行則以車載之．其別種曰龍種羊．地生羊也．以臍肉或脛骨種土中．溉以水．聞雷則羔生於土．臍與土連．割臍則死．惟走馬擊鼓驚而斷之．便逐水草．大如兔．皮可爲褥．出西海大漠拂林．波斯諸國．曰𦍒花羊也．麂羊也．牛羊也．深褐黑脊白斑．似鹿．或似牛．曰𦍞羊．𦍓耳羊也．耳小肋細．腹黃善走．喜臥沙地．曰𦏁羊．𦍩羊也．𦍤皮至厚．可以割黍．曰水羊．皮細可織爲布．出海西．曰𦍧羊．紅羊也．體大而色赤．曰橋綠羊．迭角羊也．四角或六角．角兩相對．味劣不入鼎俎．周成王時有獻者．曰𦏲．似驢四角．馬尾有距．善旋．其名自呼．出太行山．曰羬羊．𦍞羊也．羊身馬尾．出錢來山．曰羺羪．𦏓羝也．胡羊也．九尾四耳．其目在背．其尾自胸至尾九塊．又阿丹羚羊亦有九尾．曰龍羊．似盆羊而大．其角緣上．重八九兩．黑質白章．可爲帶胯．曰青羊．尾毛如絮．出𧰼賓國．曰一角羊．角當頂上．賓龍種．食其肉者殺人．或筆之受雷震．曰大羊．食鹿豕．出脊山．曰葱聾羊．身有赤鬣．出符禺山．曰𦍩羊．𦍩子也．𦍩𦍩也．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出代州雁門．谷口．曰𪊨羊．大如犢牛．出九眞．曰𦍞羊．似羊無角．食之有毒．曰狗尾羊．似山羊．尾長二尺餘．出忽魯謨斯．曰𩣡羊．高二三尺．前體毛長委地．後體毛短似剪．角彎向土．出忽魯謨斯．曰阿丹羊．白毛無角．頂有袋如牛．毛短如犬．尾大如盤．曰白沙龍．其脊裁撒．出馮翊．曰五色羊．淡南越王尉陀所獻．曰𦍩羊．無口．不可殺．出洵山．曰土螻．似羊．有四角．食人．出昆侖山．曰阿羊．九頭而更食．國亂乃生．曰二首羊．兩首相背．隋煬帝謀嬾管并州時出．曰𦍜羊．一日百交．肺不可食．但著脉席．已自驚人．出陰夷山．曰吐珠羊．南唐劉鋹苑中所產．曰黃羊．北方產．食之不瘠．曰斥羊．善躍．上下峭巖如跌．出涼州．又金精化羊．千歲樹化羊．梓樹精化青羊．又百年而紅．又百年而黃．又五百年而蒼．又五百年而白．

非狗曰狗．獬沙狗．鴻水狗．螻蛄土狗．蝦蟆溪狗．

狗．犬也．地羊也．黃羊也．遂獄也．守門使也．性善警止禦．又性前趨．孕三月而生．豺見之跪．虎見之醉．食番木鱉則死．過臘胐臍則驚．其血辟不祥．以血灑獬燒之．可以集鼠．其皮毛燒灰止天風．其肝和土泥竈．令婦妾孝順．其腹有物似白石而青者．謂之狗寶．凡多毛者曰龐．高四尺者獒．狂者猘．長喙者獫．謂之田犬善獵．短喙者猲．謂之吠犬善守．其名之異．高辛犬曰槃瓠．殷犬曰庭．周犬曰𤟍．穆王犬曰耗．白重工徹止禪猳．徐君犬曰鵠倉．楚犬曰茹黃．晉犬曰獒．韓犬曰盧．宋犬曰鵲．南越犬曰𤞤獀．句奴犬曰狡．吳孝悟純犬曰黑龍．台楊萬年犬曰青骸．李亭犬曰修毫．盧曜白與青曹．庾翼犬曰白龍．陸機犬曰黃耳．張林犬曰阿永．陶張彪犬曰黃倉．華隆犬曰的尾．張華犬曰飛燕．齊高緯犬曰赤虎．唐楊貴妃犬曰猧子．王鐸犬曰花鴨．趙蕤民犬曰桃花．麼習之犬曰黃奴．杜光庭犬曰吠雲．朱虞經臣犬曰渠來．蘇東

坡犬曰烏嘴．裴至德犬曰青花．張翊犬曰小獵．呂本中犬曰雪兒．仙人裴真君犬曰白靈．韋善俊犬曰烏龍．又周處風土記．犬有青鵲．白雀．飛龍．虎子．渴獢五色．其別種曰𤟤．虎爪有甲．曰𤢁猫身．鹿鬣有鱗．曰猲．如犬青色．食人．曰𤝔犬．如獅犬．剛而善彎．出桂海．曰天犬．赤色．出金門山．曰天馬．似犬．白首黑身．出馬成山．曰天狗．似狸．白首．出陰山．曰豹犬．錐口赤身．高四尺．出句奴．曰狡．少狗也．巨口黑身．豹文牛角．出句奴．曰谿邊．谷遺也．席其皮者不蠱．出天帝山．曰大狗．其大如驢．赤色．搖靴於數里之外．可以呼至．出𧰼賓．曰赤小犬．色如火．元至正中昆明玉案山產．曰般爾狗．畫伏水中．夜臥旱地．咬斷樹木．利如刀．出西洋．曰𤝹林犬．垂耳拳尾．極高大．曰拂菻狗．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與馬銜燭．唐武德中高昌獻．曰從從．六足犬也．出栒狀山．曰木狗．玄豹也．似犬．黑色．能登木．皮可爲褥．出川廣．曰雙角狗．淡文帝齊雍城門外產．曰兩首犬．唐神功元年安國獻．

非雞曰雞．鴝鷈雞．羅鵲雞．𪂼沙雞．螻蛄江雞．紺蝍天雞．雛鷇竃雞．

非虎曰虎．犬赤虎．蠦蜰虎．𩵩水虎．馬腹水虎．蝦蟆虎．𩶰魚虎．鱷魚虎．𧉋蜴虎．𪆽鴟盧虎．赤獬盧虎．

馬腹．水唐也．水盧也．水虎也．人頭也．人面虎爪．有鱗如三四歲小兒．甲如鱗鯉．射不可入．常沒水中．出其頸頭示人．小兒不知而取弄之．則殺人．

鱷．鱷也．鱷也．魚虎也．忽雷也．骨雷也．泡魚也．土奴魚也．龍吻獬目．虎首蠡身．四足．喙長三尺．身長二丈．有黃黑蒼白各色．其尾長數尺．末大如箕．背皮如鉏．有芒刺成鉤刺人．有涎如膠．仍自膠粘．多於水邊潛伏．人畜近水．以尾取之．如象用鼻．鹿走崖岸之上．聞鱷鳴則鹿怖而墮水．爲所得．惟熊能制之．往往捉其背至岸裂擘而食也．鱷舉止趦趄．口森鋸齒．一生百卵．或成他形．得之者擊去其齒．齒能復生．鱷身枒齒三作也．秋化爲虎．三爪．亦化豪豬．或化鮫魚．

鳥嘴曰咮．曰喙．爪曰距．尾曰臎．曰𦜞．脽曰奥．嗉曰亢．曰員官．其畜食者曰嗉．翅曰翮．曰翎．頸毛曰翁．鳥禽也．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然曲禮猩猩稱禽．周禮羔雁稱禽．是獸亦禽矣．鳥種不一．曰黃眉．似𪀔而大．蒼褐色．兩頰有白毛斜長一寸如畫．好鬪善鳴．其聲悠揚宛轉．甚可人聽．劍閣有白者．網不能及．媒不敢引．殆千年物．曰金頭鶺．天鷚也．似雁．長頸．肉可食．皮可衣．俗以爲箭．曰白鵫．百靈也．似雀．能爲禽獸之音．元世祖樂有白鵫雀．出烏程．曰鶺．田野閒小鳥．似鵪．蒼色．長背．與翡翠異．曰松兔．似兔．入水食魚．食已則棲松間．宿必以樹．曰陽鵶．陽鳥也．似鵲而小．身黑．頸長而白．出建州．曰飛廉．神禽也．鹿首雀身．蛇尾豹文．曰非蟲．人面綠羽．紺爪．水禽．由鳥見之皆狎．其聲云非非．曰吉弔．似百舌．其聲云吉弔．曰後悔．似杜鵑．其聲云後悔．出鄂陵．曰佛現．似鴝鵒而大．出峨眉山．晴午白光發見．此鳥輒呼佛見．曰護花．每春初花發．輒鳴枝上．遊人折花．則盤旋枝上．呼莫損花．出池州九華山．曰謔山雞．惜春鳥也．大不踰燕．其聲云莫摘花果．或云勿偷花果．出峨眉山．然此鳥在處有之．黑色．似鳩而小．吾鄉譯其音云．今年花好．又有似燕而大．黑身黃臆者．鳴云今年慨惶．曰婆餅焦．出江淮間．有遠戍者．其婦思之甚．方作餅爲餉．恐焦．遣子偵之．子回．母已化鳥．鳴云婆餅焦．曰罷鳥．出羅甸深山坳中．所遺精

波。瑩潤若珠。土人得之。外裹薄銅七十二片。謂之細鈴。置案頭。旋逝不住。握之令人渾身木麻。房中術
用之。然易壞。壞即不可修矣。曰跂踵。一足彘尾。出復州。曰羅羅。食人。出萊山。曰人面鳥。雌身犬尾。出崦
嵫山。曰肥遺。似鵪。黃身赤喙。出英山。曰飛涎鳥。似鼠。兩翼赤足。每曉當棲禽未散。遠樹飛涎。沾漉枝葉
上。禽悉如網。搏而食之。如不獲。禽即逐空中。以涎灑之。無不中。出南海狗國。曰背箭鳥。似鵲。羽色黃綠
閒雜。尾生兩枝。長二尺。直而不裊。唯尾梢有毛。宛如箭羽。出嶺表。曰細鳥。候蟲也。蟬鳥也。狀似鸚鵡。大
如蠅。聲聞數里。如黃鵠之音。漢武時梁勒國貢。曰念佛鳥。大如雞。羽毛黃褐。翠碧間而成文。音韶清滑。
如誦佛聲。曰晉聲鳥。韶部也。似練雀而五色。喙紅足碧。其小者羽間玄黃。足或青或紅。高峯絕巘面
陽而巢。飛翔有序。唯暮春早秋一見之。風輕煙暖。羣聲互發。如聆簫韶。曰搗藥鳥。棲幽谷之中。形不可
見。春夏月夜獨鳴。云克丁當。宛如杵臼敲戛之聲。清亮可聽。曰白鳥。王母使者也。青足赤咮。白翼絳額。
出齊郡函山。相傳王母守藥函之鳥。曰九色鳥。九尾鳥也。錦鳳也。繡帶也。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
足。碧身緗背。玄尾。云是西王母禽。曰銅環鳥。大如白鷺。青色赤目。額上髀下有自然銅環。刻畫如人工。
出營道縣。曰懊恨鳥。白首赤足。黃腹丹翅。聲云懊恨懊恨也母兮。唐開元間棲濮州庭樹。曰楚魂。亡魂鳥也。
楚懷王囚咸陽而死。化此鳥。曰北海大鳥。高千里。首文天。膺文侯。左翼文鷃。右翼文勒。在海中。捕魚飛
則兩翼相切。如雷如風。曰武功大鳥。肉翅狐首。四足足有爪。廣四尺。狀如蝙蝠。唐大歷八年集武功。曰
狼鳥。狀似老鵰。大如駝。攫人食之。出真臘窮狼山。曰巽鳥。金翅黑身。巢蘭陵山井中。井不可窺。窺者盈

歲輒死。曰卻火雀。純黑。大小似燕。置火中。火自散去。唐順宗時拘弭國貢。盛水晶籠中。宮人夜持燭炬
燒之。不能損毛羽。曰知更雀。每夜初更有聲。五更則急鳴。唐裴鶤所養。曰報春鳥。似鸜鵒而小。蒼黃
色。每正二月鳴云春起也。三四月鳴云春去也。出顧渚山。曰師子禽。毛黃赤而光鮮。身小。鳴則地動石
裂。出南金山。曰慈慈鳥。貌獑猢。似無所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
嘗。出東海。曰思婦鳥。昔有人登山思婦。絕望愁悲而死。化此鳥。曰乞飯鳥。居彭蠡湖中。隨舟行。舟人拋
飯與之。接食不遺一粒。巫峽中亦有此鳥。謂之神鴉。曰帝江。能識歌舞之妙。出天山。曰樂鳥。黑文赤翁
似鶉。出天帝山。曰鸐鳥。狀如夸父。四翼一目。出梁渠山。曰鵁鳥。似梟。曰鵸鳥。五彩。張口噉天。曰鴢鳥。黃
身赤足。六首。出五人國。曰大鶩。曰少鶩。俱似青鳥。曰青鳥。赤首黑目。出王母山。曰畢方。似鶴。一足。赤文
青質白喙。出章莪山。曰大鶚。似鵰。黑文白首。赤喙虎爪。出鍾山。曰鸃鵜。似鴛鴦。人足。出虛其山。曰絜鉤
似鳧鼠尾。善登木。出硜山。曰鴒。似鳥。青身赤首。赤尾。出青要山。曰鴆。羣居朋飛。出夢聯山。曰碧妒。似鴞
三足人面。出隱過山。曰鷬。知人吉凶。曰背明。似鶴。止不向明。巢常向北。多肉少毛。聲音百變。聞鍾磬笙
竽聲則奮翅揺首而舞。吳黃龍元年越巂國獻。曰鴻鵝。狀似禿鶖。色似鶻鳩。無腸無皮肉。羽翮附骨而
生。雄雌相盼則生。出含明國。曰命命。共命也。兩首一身。識神各異。出西域雪山。曰藏珠鳥。似鳳。紺身丹
翼。每鳴翔則吐珠數斛。出瀛洲。曰印第鳥。其吻能解百毒。出西洋。曰厄馬。長頸高足。翼不能飛。足若牛
蹶。善走。馬不可追。出白蠻國。曰象鼻雞。大如鵝。羽毛華彩。吻上有鼻如象。可伸可縮。伸可五寸。縮只寸

餘。怒則血聚於鼻。正赤。尾開屏如孔雀。出暹羅國。曰無對鳥。無足。腹下生長皮如筋。纏樹枝而立。毛
色五采。出爪哇島。曰長吻鳥。吻與身等。空明如紙。出伯西爾國。曰鶔。似碧鶴色。曰鳩鵝。鳥喙蛇尾。曰鴞
翼生股上。翼見則孕。曰鷕。似鴈而白。曰鵞。與頸也。怪鳥曰鐵觜鳥。又有名未具形狀者。曰鶌。曰鶹。
曰鷂。曰鶹。曰鸘。曰鵜。曰鶺。曰鷭。曰鶿。曰鷉。曰鷙。曰鶻。曰鶟。曰鸇。曰鴃。曰鷙。曰鶴。曰鶤。曰鶹。曰
鷰。曰鴟。曰鵂。曰鶉。曰鸄。曰鷄。曰鷉。曰鴹。曰鷙。曰鷯。曰鶻。曰鵁。曰鵝。曰鸛。曰鶇。曰鷫。曰鷳。曰
鶠。曰鷟。曰鶬。曰鷄。曰鷲。曰鴥。曰鶼。曰鷸。曰鷸。曰鴿。曰鵰。曰鷍。曰鶾。曰鸒。曰鸆。曰鸃。曰鷀。

牛

項垂曰胡。雙肉曰躉。百葉曰膍。角胎曰觼。鼻木曰絭。嚼草復出曰齝。腹草未化曰聖齏。
牛、烏犍也。不花也。古旂也。一元大武也。大角。折觿。兩耳聳聽。必以鼻聽。豎而不橫。胃有膍有脺有蜂窠。
齒有下無上。察齒知歲。三歲二齒。四歲四齒。五歲六齒。六歲以後。歲接脊骨一節。其犢生望前者行先
母。生望後者行後母。病則耳燥。鬭則尾入兩股間。其肉飼馬。馬則馴。其膽投水則蛙不鳴。以膽塗釜則
釜鳴。凡牛眼如血。夜視有光。時復鳴吼。則角中有黃。以盆水照之。則吐墮水中。嘉興有金牛橋。牛度橋
則死。人咸涉水以避之。賣牛握角則觸人。人不敢取而弗售也。家畜二種。曰犩。州留也。水牛也。體大角
曲而壯。蒼青色。或白。力可敵虎。好狎水。曰犊。黃牛也。身小角短。各色備具。其別種曰犪。犪也。稷牛也。犦
牛也。果下牛也。似犪而小。曰犹。犏牛也。海牛也。水牛也。騂色無角。牛身虎爪。蹓足黏尾。長尺餘。見人則
奔入水。以杖擊鼻則得之。每上岸鬭角。軟則入水復堅。曰牪。山牛也。眼紅。角有枝如鹿茸。山中除行。不

投人。曰犛。神牛也。生鄒上。兩牛共鬬。即海沸。人遮捕之。即霹靂。曰野牛。白毛。青尾。似鹿。曰犣牛。似貗犢
尾有翼。毛可為氈。曰牨駞牛也。行流沙中。如橐駝。日行五百里。曰犪。似牛。三足。出乾山。曰犓牛。出歜楚
之戎。曰花犦牛。高六尺。四耳。長尾。角端有肉髻。似蓮花。善走。多力。曰兩角牛。大如象。一角在鼻。一角在
頂。皮似鎧甲。頭大尾短。能居水中數十日。逐殺象虎。百獸皆伏。出亞第國。曰騁犦牛。足似馬。犦青色。日
行三百里。曰犦犦。白身四角。毛如披蓑。出三危山。曰那父。白尾。出灌題山。曰諸懷。四角。人目。豕耳。出北
岳山。曰軨軨。虎文。出空桑山。曰精精。馬尾。出踇隅山。曰蜚。白首一目蛇尾。出泰山。曰犀渠。蒼身。音如嬰
兒。出釐山。曰領胡。赤尾。出陽山。

蠶

屎曰沙。皮曰蛻。甕曰繭。蛹曰螝。蛾曰羅。卵曰蚖。紙曰連。

魚

腦曰枕。曰丁。尾曰魩。曰丙。腸曰鯛。曰乙。骨曰鯁。曰刺。脬曰鰾。曰白。翅曰鰭。曰鬣。子曰鮞。曰鱦。
魚、鮭菜也。鮿鯧也。水梭花也。腦視月為盈虧。月滿則腦盈。月缺則腦減。食楝葉則飽。食莽草則醉。食楊
花則病。食椒粒則死。生流水者鱗白。生止水者鱗黑。生鹹水者不入江。生淡水者不入海。春夏浮而溯
流。秋冬沒而順流。立春上冰。蟄藝昂首。目不見水。勞則尾赤。若無腮鱗有汗。鬚紫色。赤口紅眼。則懷珠
五十年也。腹而白點者為蠲病。以楓皮投之則愈。漁者取猢猻毛置網四角。獲魚必多。凡魚有睫及目
合。及二目不同。及逆鱗。白鬐。腹有丹字者。不可食。食之殺人。種類至繁。曰鱘。紅鱗色黑有斑文。小頭尖
喙。曰鮎。石鮎也。似鯽而薄脊。裏腹下赤綠色。長一寸。俗呼石光皮。曰鱒。鰡父也。似鯽。有毛如彘。出黑水。

曰鯰。似鯽。黑文。出瀟水。曰鰷。白小也。白飯也。鰷條也。似膾殘而稍大。黃白色。曰鰷。火燒鯿也。似魴。黑質
白章。色如燒熏。脊骨更紅。上有赤斑。似鯿。鰜。曰鰈。似鱧鱧。尾。曰騰。似鮠。蒼文赤尾。曰鉼。似鯿。頭厚而
短。曰鰵。似鮀而肉粗。腴腴背脆。曰鱀。似鯿。背厚尾長。有足。曰鱟。似魟。鼻長。曰鰩。狼籍也。左右有三牙。如
鋸。狀似石首。曰鮯。似鮠而大。鱗細口紅。曰鯕。躍水也。似鮠而小。曰鰩。似鱗。目大鱗粗。能以鬣刺水蛇。曰
鯁。鯁也。鰧也。鰷也。鱧也。水底羊也。似鱓而鼻短。腹白似鮎。背有肉鰭。曰鱥。似鰽而大。曰鱴。似鰶而小。曰
鰍。馬鰍也。頰肉肥美。曰鰡。燒其囊可以辟蠅。出潭海。曰鰽。似鰽而小。出渭水。曰鰶。似鯽而鱗細。曰鰽鰏。
青郎也。樹鱘也。似海鯽而大。硬鱗闊骨。鰭如鋸鋸。鰕螺蛤成粉。海濱養蛤苗者必驅之。不然。吞嚼殆盡。
曰鯀。鮋也。白魚之雄者。曰鮐。似白魚稍短。味不腥。曰鮸。似白魚。赤尾。曰鮑。長尺許。額旁有一骨。生溪邊。
鰭鼻。曰鮸。鬼頭魚也。狀獰惡。味美。出樂昌縣榮溪。曰鮹。狀如馬鞭鞘。曰鰇。似鯽而大。背鱗肪理如玉。曰
鰕。二月生溪。十月歸海。香聞水上。曰鰃。似指。長七八寸。脊骨可爲笄。大者如竹竿。雖作燭光明。曰鱷。小
魚。曰鱆。竹丁魚也。出滇南。曰鯓。似蛇。長一丈。曰鰝。尾毒。螫人。出海中。曰鰣。海魚。曰鯨。似蛇。曰鮂。似蛇。曰
鱗魚。似鰱。赤鱗。曰鯭。鯭魚。頭身相半。鼻白身黑。有鬚無鱗。口在頷下。狀似鼠。長丈餘。性喜音樂。聞樂作則
出頭水上聽之。曰鰫。度魚。長三寸。似鮎。曰油魚。長二三寸。秋肥。十月則無。出雲龍州。曰橫魚。黃臘魚也。
長背金鱗。其肉煿乾。夜有光如燭。出南海。曰鉤魚。似鱣。身扁唇長。垂下數寸。曰淄魚。鱗似鯽。出罪縣。
曰七鰓魚。一曰半體。但兩眼生在一處。曰浮胡魚。身似鱘。首似鸚鵡。八足。出蘇臘。曰水蓋魚。似魟。背

差薄。夠之多水。曰黑頭魚。似鱒。白腹。修體短額。長尺許。頭黑如漆。臘有小石。每二三月出。漁人以火夜
照取之。出嘉州爾雅臺下。相傳郭璞注爾雅時墨水所染。曰子魚。黃鱗赤尾。生稻田中。可以爲醬。曰滑
魚。似鱓而赤背。出諸毗水。曰墨斗魚。似鯖管十餘相連。口吐水如墨。曰竹魚。似鯖而大。青翠如竹。鱗下
間有朱點。少刺背。出桂林。曰鰤魚。似河豚而小。背青有斑文。尾不岐。腹白有刺。曰海魚。似鯇。一目。出爲
水。曰花魚。閩魚也。丁斑魚也。長二三寸。身有斑文。赤黑色。或紅綠相間。尾鮮紅有黃點。善鬬。童兒豢之。
角勝負爲戲。曰鯛。鱵魚也。鳥賊能飛。曰青鹹。發串魚也。身長而小尾。長五六寸。青色。曰水精魚。似鱠殘。
光如水晶。曰鏡魚。圓如鏡。曰殺魚。華齊魚也。老婆魚也。形似帶殺。曰釜頭魚。大首如戴鐵釜。長數十丈。
曰髮魚。頭有毛如婦人髮。白肥無鱗。出滇池。曰金魚。腦中有麩金。出功婆寨江。曰斑魚。頭中有石如珠。
出北海。曰沙綠魚。似鯿而細。大不過五寸。有緞其文。曰綠魚。色綠。能飛。曰地青魚。似鯿而青。能飛。曰地
白魚。似鯿而白。能飛。曰緋魚。頭大尾有肉翅。色紅如緋。能掠水疾飛。大者長丈餘。每躍數十丈。曰丹魚。
浮水有赤光。上照若火。其血塗足。可以履冰。出丹水。曰毛魚。鹿角魚也。形狀最小。一觚容數百頭。曰骨
魚。無肉。以骨相連。出襄陽古井中。又西海亦有骨魚。曰印頭魚。脊鱗似鱣。額有文如印。出堯母慶都墓
前。非祀者攜而勿得。曰戴帽魚。銳首無鱗。頭有骨如插簪。曰逆鱗魚。肉芝也。可調柔物。出臨沂。曰重鱗
魚。鱗有兩重。出石門縣。曰棘鬣魚。鬣鬣而赤。味豐在首。首豐在眼。十月得時。正月以後。味拗不可食。曰
方頭魚。似棘鬣而首正方。曰短頸魚。項甚短。曰范蠡魚。相傳少伯烹食所化。出洞庭湖。曰秦皇魚。長五

六尺。腹背有胡鹿刀盤之狀。出東海。與鱘魚同名異種。曰龍魚。似鯉一角。曰鯊魚。似鯊。無尾無足。背陰
兩之日。飛高數丈。曰鴬魚。似鳥賊而肥。曰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紅。似鸚鵡。能化龍。出嘉陵江。曰鰕魚。
肉白。味似鱸而鬆。曰石髓魚。似鱖鱖而小。春出石間。曰豬魚。形似豬。曰鹿魚。首有兩角如鹿。曰鹿子魚。
頳色。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春夏化爲鹿。曰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腦中。露齒無唇。兩肉角
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六尺。出南越。曰羊頭魚。豐肉少骨。首似羊。出魚復溪。曰馬首魚。黑色。身長五丈。
伺人入水爲害。出扶南。曰馬交魚。社交魚也。似鯿。腐黑無鱗。有斑。逢春社而生。銳嘴燕尾。經宿則腐。曰
鼠鮎魚。揭尾沙際。給鼠鼠舐之。則轉首攝鼠入水以去。狼籍其肉。鬻鰕食之。曰鼠尾魚。尾長似鼠。能飛。
出象山。曰雞毛魚。不塡網罟。見燈光則上艇。須臾而滿。出東海。曰鸐鵲。鳥首魚翼魚尾。出淡水。曰鰢鰢。
似犁牛。出食水。曰莊魚。何羅魚也。一首十身。味臭。出洮水。雒水。曰赤鱬。人面。音如鴛鴦。出即嬰澤。曰冉
遺魚。身蛇首。六足馬目。出陵羊澤。曰鯈鰩。蛇身魚翼。黃色。出入有光。出末塗水。曰豪魚。似鮪。赤喙赤尾。
出渠豬水。曰鮨鮨。如鯉。六足鳥尾。出彩深澤。曰擊閭。似胎魚。大五六尺。出北海。曰環魚。仙人上藥。曰鮨
魚。魚身犬首。出諸懷水。曰修辟魚。似黽。白喙。出橐水。曰海燕魚。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聲如牛。皆乘潮
來去。出鹽官縣石浦。曰鯊州魚。長一二寸。人取烹之。千萬家取之不盡。出吐番。曰雷穴魚。聞雷則出。出
巢州。曰虬尾魚。似鵲鼓浪。即降雨。出東海。曰雞穿魚。魚身雞喙兩足。出明州。曰雞子魚。狀似鱖。色如鮎。
肉翅無鱗。尾尖長。乘風而飛。曰鰷魚。似雞。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出范湖水。曰鮭。似鶴。音如羊。出招水。曰

鱸。似鯉六首。出薔薈水。曰飛魚。似豚。赤文。出魏山。曰番車魚。長數丈。每躍聲聞里許。出昌化。曰江魚。似
鯨。赤色或白。生鹹淡水交會中。肉細皮厚。出儋耳。曰把勒亞魚。長數十丈。頂有二孔。噴水上出如懸河。
海舶投之以酒則逝。曰斯得白魚。長二十五丈。性良。能保護人。或海舟爲惡魚所困。輒往圖解。曰薄里
波魚。色隨物變。附土土色。附石石色。亦海中大魚也。曰仁魚。背負小兒登岸。墮觸傷兒死。魚亦觸石死。
故名之。西國取海豚。必此魚爲招。呼仁魚入網。海豚隨入。俟豚入盡。復呼仁魚出網。豚盡羅矣。曰劍魚。
嘴長丈許。錯列如鋸。猛而多力。與把勒魚戰。海水皆紅。曰齒魚。口在腹下。有三十二齒。齒長近尺。身長
十餘丈。曰刺瓦魚。似鱷。口中無舌。開吻上齶。長尾堅鱗。刀箭不入。喇爪鋸牙。性獰惡。入水食魚。登陸食
人畜。每吐涎于地。人畜踐仆。因食之。人見卻走。則來逐人。人返逐之。則亦卻走。其目入水則明。出水則
昏。曰狗魚。善窺飛魚之影。先至其所。俟魚飛來。開口啖吞。海舶或鉤得之。曰麻魚。形粗。食魚。魚近其身。
即麻木不能動。海舶手足近之亦麻。曰風魚。可以占風。海舶得之。晒乾掛艙內。其身首所向。即風起之
方。又有名未其形狀者。曰鮫。曰鯡。鯵也。曰鰕。鰔也。曰鰃。曰鱖。曰鱑。曰鯖。曰鮍。曰鰨。曰鱎。曰鯾。曰鱄。
曰鰻。曰鰈。曰鯩。曰鰈。鮸也。曰鮲。曰鮚。曰鮯。曰鮗。曰鮀。曰鰋。曰鯙。曰鮄。曰鯭。曰鯼。
也。曰鰈。曰鰥。曰鰨。鯛也。曰鮵。鮑也。曰鰕。曰鮭。鰹也。曰鯞。曰鯆。曰鯉。曰鯿。曰鯽。曰鯪。曰鯪。
曰鰳。曰鰻。曰鰱。曰鰟。曰鰶。曰鱥。曰鰟。曰鯙。曰鱕。曰鯨。曰鰎。曰鰛。曰鰧。曰鯸。曰鱅。曰鯖。曰鯫。曰鱗。曰鱏。曰鯒。
鯸。曰鰹。曰鰻。曰鱧。曰鱻。曰鰈。曰鯩鮈鯆鰈也。曰鰯鰍。曰鰮鰑。曰鯨鯨。曰鰢鰈。

草木而禽名者。綬盲鷸。瓜蒲鴿。薛金雀。黃金鴉。茶老鵝。蔣金鳳。橘來禽。芋蹲鴟。菌地雞。射干烏萐。石蒜老鴉。滿盧飛雉。玉枝杜鵑。山石榴杜鵑。淡竹竹雞。

附貫衆曰鳳尾。射干曰鳳翼。海藻曰鳳仙。馬鞭草曰鳳頸。蘘曰鶴頂。玉簪花曰鶴仙。芡實曰雞頭。丁香曰雞舌。青葙曰雞冠。大薊曰雞項。石蒜曰雞腸。天麻曰雞腿。枳椇曰雞距。山茱萸曰雞足。降眞香曰雞骨。茉莒曰鴨舌。地膚曰鴨舌。淡竹葉曰鴨跖。稷曰鴨爪。銀杏曰鴨脚。繁縷曰鵝腸。貫衆曰鵝頭。莎曰鵝尾。冥芟曰烏喙。附子曰烏頭。烏圍曰鳶尾。苦葵曰鴉眼。蘭曰燕尾。慈姑曰燕尾。剪眼曰燕卵。莎曰雀頭。芡曰雁啄。

草木而獸名者。東木伏牛。射干金牛。地蘚地羊。滿盧伏豬。茯苓伏兔。荊戴活鹿。黎盧鹿驪。鬱金草麝。皂莢烏犀。梓木坤鼠。地丁獨行虎。齒莧九頭獅。

附猪實曰馬首。索子曰馬耳。鬼臼曰馬目。交藤曰馬肝。蕁曰馬蹄。杜衡曰馬蹄。遶葛曰馬尾。蒺陸曰馬尾。烏韭曰馬騣。苜蓿曰牛舌。百倍曰牛膝。蘭燭曰牛筋。沙參曰羊乳。丹參曰羊乳。枸杞曰羊乳。蓑楚曰羊腸。蓄曰羊蹄。豨薟曰羊蹄。地丁曰羊角。地菘曰豕首。曰彘顱。胡桑曰豬耳。承露曰豬苓。黃芩曰豘尾。豨薟曰豬豪。旋花曰豘腸。旱蓮曰豬牙。菝葜曰狗脊。貫衆曰狗脊。支蘭曰犬牙。豨薟曰狗膏。牽牛曰狗耳。白薇曰貓卵。澤漆曰貓眼。樗木曰虎目。虎肉。沙參曰虎鬚。款冬曰虎鬚。滿盧曰虎掌。蒟蒻曰虎掌。豬茶曰虎脊。石葦曰虎耳。黃環曰猩猴。支蘭曰猴牙。山慈姑曰鹿韭。玄參曰鹿腸。敗醬曰鹿腸。猴葵曰鹿。鬼蓋曰鹿胎。藕草曰鼠尾。香茅曰鼠耳。濅草曰鼠肝。女蘿曰兔絲。卷柏曰豹足。杜葦曰獐頭。鬼目曰兕目。盧管曰象膽。旱蓮曰獼猴頭。地錦曰獼猴頭。

草木而蛇魚名者。女青威蛇。桑根伏蛇。蓼遊龍。蕙蕒木龍。茜山龍。櫻櫻魚。耐冬石鮁。烏藥鰟鮍。絲爪魚鱗。睒藍茄草鱉。漏盧木鱉。

附片腦曰龍腦。圓眼曰龍目。蛇含曰龍牙。馬鞭曰龍牙。陵遊曰龍膽。烏蘞曰龍尾。常春曰龍鱗。稷曰龍爪。櫨曰魚尾。旱蓮曰鱧腸。鏡面草曰螺靨。青黛曰蛤粉。扁豆曰蛾眉。

草木而蟲名者。菟麻蝭蟆。莛蠶知母。蝭母。檽木蛾。寄生桑蛾。胡麻狗蝨。亞麻壁蝨。菉荻寶鵝。蜜蘇蜜蜂。括樓果贏。地菘蚵蚾。淡竹碧蟬。防風百蜚。地錦馬蟥。牡丹鼠姑。惡實鼠粘。地瓜土蛸。

蟲物之微者。備羽毛鱗介。兼產水陸。其種不一。曰蠶蟲。似鼠負。四角。白色。振其頭。有聲甚響。螽之類。不可見。常居尾蹤。聞曰丹蠶。飛龍也。似鼠負。青股。赤頭。出蜀都。曰禾蟲。軟如蠶。細如箸。長三寸餘。背黃色。中有白漿。盛器中滴入鹽醋。則漿自吐。閩人云。海藻禾根長數尺。或丈許。縷縷如血絲。隨海水而出。謂至海濱。寸寸自斷爲此蟲。曰蜚蠊。生棗樹上。大如棗仁。青灰色。兩角有翅。能飛。曰天社。狀如犬。大腹。食草木葉。曰氣蟹。氣盤也。行夜也。不能遠飛。好夜行。觸之則氣出。狀如盤蟹。曰膜斷。狀如氣盤。褐色。身扁。帶之令人相愛。曰桑牛。天螺也。綠桑螺也。似蝸牛而小。黃色。雨後好緣桑。曰蚕符。無舌蟲。曰縊降。似妖。腹赤而青。在橄欖樹上。自呼其名。曰蠅蝦蛉也。桑女也。桑上小蟲。似尺蠖而青。曰飛生。天牛也。似蟲。不

鑑桑孔。曰蝎蠍。一頭數尾。長二三尺。左右有脚。似蠶可食。曰壁蟲。泥壁未乾。揮霧其上。陰雨中化爲蟲。如蚓。曰怪哉。獄蟲也。赤色。頭牙耳鼻皆具。以酒灌則消。生獄中。漢武幸甘泉。馳道中得之。曰石尤蟲。生江水中。其出必有惡風雨。曰刺蟲。似棘刺。刺上有爪。疾走如箭。或踏地蟄之。伏地如滅。細若在腸。長久復故。出夔州江岸。曰眼蟲。大尺餘。狀如黃葉。眼遍其上。眼底有物如針。嚙人不可脫。燒之則落。中者血出而死。出江州。曰蚨青。似人首。眉目宛然。生海中。曰元雜。似人足。生海中。曰砗車蟲。狀如蝍蛆。青色。巫高樹上吟嘯如人。出終南。又有名未具形狀者。曰蚊。曰蜹。曰蝝。曰蛾。曰蝰。曰蜿。曰蠮。曰蚗。曰蟨。曰蠛。曰蠈。曰蝰。曰蛟。曰蠼。曰蟆。曰蝂。曰蜂。曰蜚。曰蝭。曰蠑。曰蠻。曰蟓。曰蟈。曰蟃。曰蜙。曰蝬。曰蝳。曰蟾。曰螟。曰蝲。曰蝗。曰蛺。曰蜉。曰蝆。曰蝂。曰蛉。曰蝲。曰蟘。曰肌。曰蜾。曰蠖。曰蝶。曰螺。曰蠷。

蟜。朝菌。竹雞。山菌。蝦蟆。肉芝。蝶。蝸。蒲盧。蝆。地爪。蟠蚕。委黍。飾簪。菜蛙。淡菜。蛤白萍。犬殼瓠。胡蜂元瓠。蟪竹根。蝛桑根。蜻蜓桑根。蠛石桂。蟠盤桂。命以草木也。

蝰青蛙也。竹根蛇也。蒼綠竹。與竹同狀。寸寸有節。綠赤白三種。大者長四五尺。尾長三四寸。能于草莽中吐絲網。伺人過。出螫其目。盲不見物。

蟣赤蟣也。赤棟也。桑根蛇也。伏人屋間。食鼠子雀雛。色紅黑。節節相間。

蟜朝蟜也。朝菌也。蟲邪也。孳母也。白蠹蟲也。伏似蠶蛾。白翼雙角。朝生暮死。白露節後。水上群飛。或墜水則隨水去。常千百計。

蜸。殼菜也。淡菜也。文蛤也。海牝也。東海夫人也。似珠母。一頭小。中銜少尾。形近于牝。大者生珠。紅白二種。其似蜸極小。中無毛者烏蛤。堅中有毛者烏投。

鮨。鰺也。鰔也。鱷也。鮮也。魧也。鮑也。康郎也。白萍也。鯣鱈也。白魚也。色白。頭昂。身窄。腹扁。鱗細。頭尾俱向上。肉中有細刺。大者長七八尺。食雪乃肥。好羣浮水上。

蚶。瓦屋也。魁蛤也。黃袍也。螳螂巨斧。鐵戰刀。紋刀環。餅銅盆。賜海鏡。蛛壁鏡。鐵螺鍼。鉗鯝玉板。硨磲海扇。蝠鐵箕。螽斯。春箕。蚊春。鋤。錢背觸。觥。琵琶。鯷。火管。命以器也。

蝶螺。海扇也。海貝也。大蛤也。形似扇面。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盛乃出。肉白如玉。其殼外潸盤深大。皆縱文。如瓦溝。無橫理。以殼作盃。注酒滿過一分不溢。大者長二三尺。闊尺許。厚二三寸。

鯸鮧。鯌也。銅睨也。婁公魚也。形狀大小俱似胎殘。其喙最尖。有一細黑骨如鍼。故名。頭有紅點。兩旁自首至尾。白路如銀。身細。尾岐。長三四寸。二月出。㳄人以爲鯌鱖。

鯸。鋸魚也。火管也。無皮鱗。大者長尺餘。如灰管。

鵃。杜伯。兔少卿。蛛杜公。蝓皿父。姑獲乳母。鬼神女。蚼蹴女。蝌蛃婦。蛛新婦。蟹梅童。關稚子。猴王孫。雀家賓。蛛。親客。怪鳥。木客。命以人也。

姑獲。鬼鳥也。暗夜也。隱飛也。無辜也。鉤星也。乳母也。夜行遊女也。天帝少女也。衣毛爲飛鳥。脫衣爲女人。好取人小兒養之。產死婦所化。胸前猶有兩乳。純雌無雄。七八月夜飛。能收人魂魄。小兒夜露衣物。

此鳥飛過。以血點之。小兒病癎癖。
貗、獼姑豬也。山豬也。似豬而小。好噉田禾。以紡績之具置田所。則不復近。齒長。入海化爲豨鮮。背有婦
睚機上。姑怒逐之。投水化爲此獸。一枚得脂三四斛。然之照紡績則暗。照歌舞則明。
鰣、梅童也。梅首也。梅大頭也。黃花魚也。黃鹽魚也。似鰻而小。朱口細鱗。長五六寸。小首。首有石。以梅熟
時來。故名。
鼴、鼳也。竹鼠也。竹豚也。竹根也。稚子也。似貓。大如兔。食竹根。居土穴、資羊以驪易燗。羊性投之。
木客、怪鳥也。狀如鵲。千百爲羣。飛集有度。其黃白斑紋飛高者君長。居前正赤者五伯。正黑者鈴下。細
赤者功曹。左脇白者主簿。又木客怪獸也。頭面語言如人。而手爪有鉤利。居絕巖。死亦殯殮。能與人交
易。而其形在有無恍惚間。云是秦時造阿房宮采木者。食之而不死者。
蛇王。鮒魚王。虎獸王。鷄蚊母。青蚨魚伯。蟠鼠姑。蜥蜴蛇身。鵜魚師。貓狸奴。蜉蝣奴。貔虎僕。鰤魚婢。
鱅、鰱也。鱃鰆也。鰥歸也。婢鰤也。妾魚也。魚婢也。青衣魚也。似鮒而小。肉薄色赤黑。其行以三爲率。一前
二後。若婢妾之隨妻。鼢鼠所化。亦化鼢鼠。
附。青邱鳥。謝謝。崇吾鳥。蠻蠻。鵑鵑。鶡鶡。萊山鳥。羅羅。鳳鶚鷯。周周。足足。鴟鴞。且且。冠雉。狭狭。海雉。秩秩。
玄鳥。燕燕。鸑來來。鸀鵵。鷞鶴。素素。鵲。喈喈。鴨。甲甲。鵪鶉。兜兜。五色鳥。桀桀。回回。雙頭鳥。雙命命。招搖
獸。狌狌。姑逢獸。獙獙。空桑獸。軨軨。泰山獸。猁猁。泰獸。猍猍。霍山獸。朏朏。放皋獸。文文。北海獸。猩猩。湛
獸。琟琟。青獸。羅羅。虎。羅羅。鱗。般般。謹明獸。榴榴。狀山獸。從從。碮山獸。莜莜。晦隅獸。精精。猴。禺禺。得。銜銜。鶩
狭狭。山精。狒狒。費費。猇猇。鬼獸。南海獸。雙雙。先民山獸。猎猎。朱犬。猎猎。剛山魚。鱉鱉。洛水魚。鯆鯆。揚州
魚。禺禺。涿光魚。鰼鰼。少咸魚。鯑鯑。彩樑魚。鮑鮑。庚氏魚。堂堂。辛氏魚。策策。蝶蛸。蛸蛸。蟑螂。蛘蛘。兩首蟲。亙
亙。同心蟲。隊隊。

糞。蘇合香。兔糞。明月砂。雀糞。白丁香。蝎糞。六一泥。蝙蝠糞。夜明砂。鷦鷯糞。蜀水花。鶺鴒糞。五靈脂。蛞蝓
糞。土檳榔。馬糞。通小糞。洞豬糞。苓蠶糞砂。
鼓翅。新婦臂。蠕柱。楊妃舌。蛤肉。西施舌。鈍腹。西施乳。

物壽第十六

蚶蟧。取而復生。象皮。斫而復生。蛇皮。剝而復生。蠏螯。鱷齒。折而復生。油鴨。羧羊之脂。取而復生。反牛。視肉
之肉。割而復生。
油鴨。壓油蟲也。似鳧。每春時。自水中出。自呼其名。採得以重石壓之。油津津出油盡。皮存。投水復生。
按漢元封二年。阿薩部獻蠼蟲。剖其肉。重疊以石壓之。取汁。疑即此物也。
羧羊、胡羊也。月氏羊也。高三尺餘。尾如扇。歲取其脂。縫合復長。不取則脹死。出韭浪衛。
反牛、日及也。白皮牛也。今日割肉。明日如故。出西域大月氏。
視肉、聚肉也。封也。形如牛肝。肉塊無血。有兩目。食之無盡。尋復生如舊。

鼠死向風復生。蜒死入水復生。鼈死過莧復生。蠅死得灰復生。
貂鼠、風貍也。風母也。風生也。猪猩也。平猴也。似兔而短。如猿而小。目赤尾短。其色青黃而黑。有文如豹。自
鼻至尾一道有青毛。廣寸許。長三四分。其溺如乳汁。好食蜘蛛。薰陸。遇則拳曲如蝟。夜則棲息樹上。過
風捷躍他樹。如飛行空中。見人若慚。屈頭叩頸。擊之則死。以口向風。須臾復活。性最難死。刀斫不入。火
燒不焦。打之如皮囊。鐵鎚頭破。得風復起。惟石菖蒲塞其鼻則死。
蠅、羊也。鞁也。醜扇也。大腹鴨眼。逐臭羣趨。好交前足。亦交後足。搖翅自扇。鳴聲在翼。喜暖畏寒。夏出冬
蟄。遇水側翅而去。或溺水死。得灰復活。性畏蒼蠅。稻草以草束數條懸壁間。則蠅盡去。多涼則不能飛。
謂之凍蠅。其種類曰青蠅。綠蠅也。生糞。及臭渠中。頭赤如火。背如負金。鳴聲清嘶。腹能孕蛆。糞能敗玉。
曰麻蠅。花蠅也。麻大也。生草際。色斑聲雄。茅根所化。曰飯蠅。掠迹也。好集几案。散羞闗。唾食飯汁。黑身
赤首。曰狗蠅。金黃色。皮堅喙銳。好噉狗血。冬蟄犬耳中。春末出耳。飛宿犬項。
蠪蛻而不死。蚿斷而不死。蚓斷而不死。蛭斷而不死。脆蛇斷而不死。龜解肌而不死。蝸贏泥壁而不死。石
螺溺醋而不死。
蚿、蚐也。蛩也。蚈也。蝦也。馬蚿也。飛蚿也。馬蚰也。馬陸也。馬蠲也。馬蝬也。馬蟥也。蠛蚷也。蛆蝶也。
秦蠊也。商蚷也。百足也。百節也。千足也。蠲功也。如蚓。紫黑色。長二三寸。頭有白肉。面赤。觜銳。身如槎節。
節節有細蹙文如金線。多足比比至百。寸斷之。即寸行。中斷之。即分行而去。觸之則側臥如環。其尾後
戴火如蠶蛾。有人把之。則臭氣入頂。可以致死。其在山而大者。烏斑色。長五六寸。夏則登木葉吟。冬則
入穀。謂之山蛩。
脆蛇、片蛇也。神蛇也。長二三尺。似金微黑。性不毒人。或觸其怒。則自斷爲三四。如刀截然。怒定相續如
故。出嶺南。

熒射隙光則死。蚘得陽氣則死。蚧見日月之光則死。熊見汚穢之物則死。香鼠踰路則死。鱅魚失水則死。
香鼠。大如指。長寸許。齒聚。其穴行柱中。行地疾如激箭。有香如麝。行不過大路。踰之則死。
鯆、鯁也。鮭也。鮒也。鱵也。鷠鷗也。胡鯿也。頭小形扁。細鱗肥腹。色白。失水則死。性好迎流而行。其味不佳。
語曰。舉網得鯆。不如啖茹。
鶘死于菖蒲。魚死于橄欖。鶘鷯死于砧石。橫公魚死于烏梅。
鶬鷯、奇鵂也。逆鶬也。渠逆也。鴟鴞也。鬼車也。車板鴰也。九頭鳥也。狀如鵂鶹。赤色。足長尾散。聲哀如刀
車鳴。身員如箕。晝盲夜燉。相傳此鳥十首。犬嚙其一。今十頸環簇。有九首。其一首獨無。而滴鮮血。每頸
兩翼。飛則十八翼並進。大者翼廣丈餘。將霜則鳴。自北而南。謂之出巢。主雨。自南而北。謂之歸巢。主晴。
見火光則墮。過砧石則死。血滴人家爲凶。聞其飛鳴者。滅燈打門振狗耳而厭之。
橫公魚如鯉而赤。長七八尺。晝爲魚。夜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以烏梅煮之則爛。出北荒石湖中。
蛾死於焚。蝎死於溺。蜆死於縊。鼠死於鹵。

蛾、蟻也。飛蛾也。燈蛾也。文蛾也。秋蛾也。蠶光也。火化也。似蠶蛾而小。灰白色。好拂燈。往往爲燈所灼而死。蒙得濕氣所化。三月三日收蕎菜花。置燈檠上。則蛾不入投。又南越有古度樹生蛾。又岳陽水中生蛾。

朝蟜一日而死。蟬蟬三日而死。蠶二十七日而老。蟬三十日而蛻。

蟬蟬、渠略也。蝚蟬也。渠蟬也。似蛣蟯。身狹而長。有角。黃黑色。蛻生糞土中。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小有文采。能飛。不飲不食。三日而死。又水蟲亦有蟬蟬。似蠶蛾而小。朝生暮死。然蟬蟬、說文以爲天社。長箋以爲石蛣。淮南子注以爲朝菌。

蝨死則金滅。蟲死則綬滅。鼠死則膽滅。

魚蕁則巨。鰕蕁則巨。蛇蕁則巨。龜蕁則小。

蛇、帶也。尾如指甲。岐舌豐耳。紆行吞食。躁者雄。靜者雌。交蛇則雄入雌腹。交已退出。交雌則生蛟蜃。又與龜鼈鱧鱓石斑孔雀交。又能化龍鱓能雉。而竹根桑根亦化之。又能吞蛙鼠燕雀蝙蝠鳥雛鹿象。而鶴鶴鷹鷂鷙鳥鴆虎貘牛猴麋麝龜蜦蜈蚣亦食之。草居常饑。稍飽輒蛻。冬含土而蟄。春出蟄而吐之。圓重如石。謂之蛇黃。地種蜀黍三年者多蛇。燒鞍角及頭髮。則蛇不復來。入山佩雄黃。則蛇去。山中有冠幘者。名升卿。呼其名。則不爲害。種類不一。曰蟒。沙鱗也。雷公馬也。狀如蜥蜴。腹紫背青。頭綠。項有鬣如馬。多在樹上。螫人立死。亦有無鬣者。見人則蹙沙中。曰泥蛇。似公蠣而黑。穴居成羣。齧人有毒。曰肥遺。一首兩身。六足四翼。曰螣蛇。一首兩身。長八尺。溷水之精。曰海蠡。龍身赤色。蛟種也。曰白特。似練帶。白色。人浴水中者。往往纏其項而死。亦蛟屬。曰烏稍。烏蛇也。香蛇也。黑花蛇也。圓首高冷。赤眼。背有三稜。頭有逆毛二十一路。腹有白帶。身黑如漆。尾細而長。可穿百錢。性良不齧物。多在蔗林中。吸風嗅花。眼有赤光。雖死不閉。曰風稍蛇。似烏稍而尾粗。冷平。曰五色蛇。馴良不爲物害。出神蛇戌溪中。曰烏尾蛇。似青蠅而有點。點。最毒。曰青竹標。似竹色。瞎目。纏樹生子。小而捷。聞人咳唾聲。驟巧前噬。其毒亦烈。曰率然蛇。頭尾差大。有五采。人物觸之者。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腰則首尾並至。出會稽。曰綠蛇。長三尺餘。大如小指。好栖樹杪。視之若帶。纏柯葉間。無螫毒。見人則空中飛去。出廬渚山。曰金蛇。色黃如金。曰銀蛇。錫蛇也。白色。曰鈎蛇。狼蛇也。好食人。爲人所傷。尋追不已。雖三五里。隨身即至。乘中往取。百不失一。若非殺一蛇。百蛇俱集。將蜈蚣自防。乃免。出嶺南。曰黃喉蛇。好食蚊虻。食他蟲頭直下。滴沫地。即起變爲沙蟲。中人爲害。其額有大王字。曰雞冠蛇。頭如雞冠。有冠。身長尺餘。圍可數寸。中人必死。出會稽山。曰爆身蛇。長一二尺。灰色。聞人行聲。林中飛出。狀若枯枝。橫來擊人。中者必死。曰黃頷蛇。長一二尺。色如黃金。居石縫中。將雨時。作牛吼聲。中人亦死。曰蠚蛇。首有大毒。尾能解毒。曰長蛇。有冢毛。出大咸山。曰鳴蛇。四翼。音如磬。出鮮山。曰化蛇。人面豺身。鳥翼。出伊山。曰溶蛇。赤首白身。出溶水。曰蟲蛇。黑蛇也。曰酸蛇。如蛇。四翼六目三足。曰赤蛇。丹蛇也。赤色。出豐沛。曰兩頭蛇。馬蜨食牛血所化。曰蚺蛇。腹下橫鱗可行。曰吞蟲。毒蛇也。曰殺蛇。曰飛蛇。曰琴蛇。曰天蛇。曰拖蛇。曰响蛇。曰危干。曰水箭。

曰岐尾。曰三角。曰量人。曰默稱。曰烏肉。曰瞎目。曰蹠腦。曰人頭。曰人面。曰筍籜。曰菜花。曰黃花。曰冬瓜。曰寸白。曰水豹。曰青靈。曰犂頭。曰鐵甲。曰青蔥。曰西荒。曰鑾林。曰蟹江。曰幹壁虎。曰貫藤蛇。曰籠筆狸。曰金角帶。曰七寸子。曰過樹客。其大者若管與之蛇。大百圍。長數十丈。九眞之蛇長十丈。圍七八尺。豫章之蛇長十餘丈。朱崖之蛇長百餘仞。台州之蛇大如屋。繞孤島三帀。皇嵩之蛇長九萬里。繞山三帀。

蝍老則頭白。鷃老則口白。蟬老則粉白。

蚯老則有尾。蠶老則有絲。蚝老則有甲。猿老則有袋。鹿老則有瀉。貍老則有鱗。

蚯有三種。曰蕣蚯。生溷廁及臭水中。或屍肉上。色白。無足。首尖尾突。蠅孕而生蚯。蚯入灰中。亦蛻而爲蠅。蚯不蛻化。則老而尾生。謂之拖尾。曰水蚯。生溪澗中。長寸餘。色黑。又深化蚓。螢人有毒。曰雪蚯。雪蠶也。生陰山積雪不消之處。似蝟無刺。肥白。長五六寸。腹有水。身能伸縮。味甘可食。然須旦夕食之。久則化炎。

蚝、蠻也。姑蠻也。紅姑娘也。大小如蠶。身面背上有五色斑。無足。有毛。身扁。綠色。伏花葉背。其毛有毒刺人。老則吐汁自裹。久漸緊凝。如巴豆大。就中作繭如甕。謂之雀飯甕。亦謂之姑蠻。歷明年夏月。羽化而出。作蛾放子於葉間。如蠶子。生石榴樹者爲天漿子。生棘枝者爲棘剛子。又謂之蠶命。俗呼揚蠻子。

鶴二年毛落。三年頂赤。七年飛高。又七年舞應節。又七年鳴應律。十六年小變。六十年大變。百六十歲色白。千歲色蒼。二千歲色玄。鶴無死氣。故壽也。

鶴、鶴也。鸛也。蕭禽也。仙禽也。皋禽也。介鳥也。靈鳥也。陰羽也。素素也。紫卿也。八公也。丹哥也。仙子也。蓬葉羽士也。九轉還丹使也。高三尺餘。喙長四寸。丹項赤目。赤頰青足。修頸淵尾。粗翻纖指。白羽黑翮。雄金眼。雌豆眼。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履其迹則孕。性善警。八月白露降。滴草有聲。則鳴聲皓皓然。常以夜半鳴。聲聞八九里。骨可爲笛。蓋能化石。內典謂影生。禽經謂聲交。張華謂雄鳴上風。雌承下風相孕。相鶴經謂百六十年相視而孕。按漢黃鶴歌。因黃鶴下太液池。別鶴操稱雄鶴雌鶴。辨命論謂龜鶴千歲。琴賦鶴與曲叶。考古書所稱鶴之形色性情。咸與鶴類。則陸璣謂鵠即鶴者是也。西都、吳都、淮南子等鶴鶴並列。文人儷藻。不必格物。未可爲據。今人以金頭鵝爲鶴。非也。

龜千歲生毛。三千歲遊卷耳之上。五千歲則靈。萬歲則背生芝草。是謂神龜。龜善運。故壽也。

鹿千歲色蒼。千五百歲色白。二千歲色玄。

鹿、斑龍也。麀尼也。角仙也。茸客也。鉅鹿侯也。華山道士也。馬身羊尾。頭側足高。牡者謂之馬鹿。黃白斑。有角而岐。夏至則解其茸。月餘輒長角。尺餘。重二十餘觔。牝者謂之麀。黃白色。無斑文。亦無角。一牡常交數牝。謂之聚麀。春初羸瘦。夏初蒼蒲食之則肥。性警善走。羣居分背而食。食則相呼。行則同旅。居則環角向外。以防患。臥則口朝尾間。以通督脉。孕於仲秋。生於仲春。六十年則懷孕於角下。斑痕紫色。行則有涎。不復急走。千歲色蒼。又五百歲色白。又五百歲色玄。玄鹿骨亦黑也。鹿善別良草。所食必芗。葉鹿慧。鹿藥白蒿水芹甘草薺苨蒼耳之屬。其異種曰神鹿。五色。曰人鹿。迅走如飛。曰天鹿。野馬也。麋

蟲也。一角如茸。青色。其肉落地不沾泥沙。謂之靈獸。曰兩頭鹿。余誼也。茶首也。茶首机也。前後有首。一食一行。其藥名邪希。能食毒草。四月取其胎。可治蛇虺毒。曰駝鹿。蒼黃無斑。角大而有文。竪鑿如玉。曰山麗。山馬也。似馬。角緛續後。千百爲羣。曰辟邪鹿。角可辟邪。曰鬱。似豹。人目。出扶諸山。曰嬰胡。似麋。魚目。出尸胡山。曰鑑。似麋。角在尾。出倫山。曰夫諸。白色四角。出放岸山。曰獌如。曰尾四角。馬足人手。出泰逢山。曰飛儀。青色。背肉自飛。出翕韓國。曰神鹿。高三尺。短毛。豬腰。豬蹄三蹄。祇噬草木。不食腥。出舊海民。

鼠千歲能語。貍千歲匿卜。蛇千歲能結。虎千歲生角。蚌千歲生珠。

烏千歲化蛤蟆。蟲百歲化車螯。蜚五百歲化蜃。蝮千歲化蜃。

蜃、博叔也。本僕也。合木也。斫木也。苟斗也。望板歸也。似蜥蜴。四足。尾長數寸。居樹上。伺人齧之。齧已還樹。作聲云斫木斫木。或云博叔博叔。垂頭閉眼聲乃去。

水虺五百歲化蛟。蛟千歲化龍。龍五百歲化角龍。角龍千歲化應龍。

狐千歲化美女。貍千歲化好友。猿千歲化老人。

狐、狐也。阿紫也。伯裘也。毛狗也。黃牙狗也。元邱校尉也。似狗。尖嘴大尾。有黃黑白三種。或尾有白毀文。

日伏穴。夜出竊食。聲如嬰兒。氣極臊穢。性淫而多疑。善聽冰。水無聲則冰堅厚。然後過河。又善媚人。常禮北斗。能變化。上伏日則潛身不度阡陌。將欲爲怪。必竊窺偵。不壓則變爲人。五十歲更媚。百歲後或爲美女。或爲神巫。或爲丈夫。使人迷惑。又能擊尾以出火。千歲即與天通爲天狐。其性畏狗。雖化人。常被狗噬。以千年枯木然照之。則見真形。以犀角置於穴中。則不敢歸。其血漬黍。令人不醉。其目塗穴。可以辟鼠也。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邱首。其別種曰九尾狐。有九尾。音如嬰兒。是食人。出青邱山。曰蠪蛭。九尾九首。虎爪。出發鹿山。曰獙獙。有翼。音如雁。出姑逢山。曰狪狼。白尾長耳。出蟲山。曰朱獳。狐身魚翼。出耿山。

獨猴八百歲化猨。猨五百歲化玃。玃千歲化蟾蜍。蟾蜍千歲首有角。三千歲頷有丹書。

猴、狙也。沐猴也。馬留也。猕胡也。胡孫也。王孫也。猩猩奴也。孫供奉也。尾君子也。手面似人類。陷有嘯。尻無毛。腳能提。亦能豎行。尾短。聲嗝嗝若嗄。腹無脾。以行消食。其別種曰蒙頭。善捕鼠。曰果下豹。似猴而小。身有文彩。曰石猴。墨猴也。小如學。可使凡上磨墨。可貯筆筒中。

猨、猿也。嚙也。野黃也。臂蠻也。山公也。袁公也。參軍也。巴西侯也。似猴而大。長臂通肩。性靜而仁慈。好食果實。居多林木。能越數丈。著地即泄死。行多有羣。其鳴似嘶。每鳴必三聲。牡黃牝黑。去牡勢交亦生子。

非猴化也。或謂初生黑。老則黃。百歲則白。黑者謂之烏猿。身黑。舌黑。眼碧。齒白。體短。亦有五色。及淺黑深綠淡紅諸種。其黃色者狨也。其別種曰猺。似猨而大。多髯。色黃。曰長舌。四耳。曰足譽。牛尾馬蹄。文臂有斑。曰蠬和。赤目赤嘴黃目。曰朱厭。白首赤足。曰前兒。身似猫猴。聲似小兒。人立而行。

蟾蜍、蟾蜍也。蠑螈也。蠑螈也。蛾蚁也。去甫也。苦蠱也。蝦蟆也。似蛙。陸居。銳頭

皤腹。促眉濁聲。不鳴不躍。身大背黑。皮多疣磊。眉間有白汗。謂之蟾蘇。縛置密室中。能自解脫。千歲者頭有角。腹有丹書八字。五月五日午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左右畫地。即爲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弓矢反向。萬歲者背生芝草。

鼠百歲色白。蓄三百歲。虎兔蝙蝠五百歲色白。蓄各一千歲。

鼯、蝙蝠也。伏翼也。服翼也。蝙蝠也。蝙蝠也。天鼠也。飛鼠也。仙鼠也。蒼鼠也。夜燕也。肉芝也。琵琶翼也。似鼠而灰黑。有薄翅連合四足及尾如一。棲屋簷隙中。夏月羣飛捕蟲蚋食之。肉翅無羽。觸物輒墮。力不能起。晝伏冬蟄。庚申日伏穴不出。百歲於人口上服人精氣。三百歲化形爲人。五百歲腦重則倒懸。大如鵲。千歲色白。有冠。大如鳩。鼠化蝙。蝙蝠化蝙。蝙又化魁蛤。然亦自生育也。其屎曰鼠法。曰石肝。曰夜明沙。曰黑砂星。

蟹譜

傅肱撰

宋 恠山傳 庇子翼撰

蟹之爲物、雖非登俎之貴、然見於經、引於傳、著於子史、志於隱逸、歌詠於詩人、雜出於小說、皆有意謂焉、故因叅以今之所見聞、次而譜之、自總論而列爲上下二篇、又敍其後、聊亦以補博覽者所闕也、神宋嘉祐四年冬序、

總論

蟹、水蟲也、其字從虫、（胡買反）亦曰魚鱗、故古文從魚作蟹、以其外骨、則曰介蟲、取其橫行、目爲蟛蜞焉、骨眼蝟腹、蝗腦蝦足、其爪類拳丁、其鬐類執鍼、匡鼈又皆外剛、性復多躁、或編諸繩樓、或投諸苓笞、則引雖喫沫、必死方已、類皆鱗育、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出於江浙者、其色青白、（此舉其所產多者耳、凡有水之地、不無此味、）小者謂之蟹蚶、中者謂之蟹匡、長而銳者謂之蟹、（音錢）甚大者謂之煩蟹、雖皆有佳味、獨蟹參於樂論耳、明越谿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堅、俗呼爲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脣闊多腴、而奪之鬐、臍長多膏、而與之蝦、其於盛生夏者、無逮穗以自充、俗呼爲蘆根蟹、（即其止食蘆根、）脊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形已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芒走、江俗呼爲樂蟹、最號肥美、由江而納其芒、於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淤澱、不可

得矣、今人設啗具以案酒者、此特爲之先驅焉、江淮間尚推賞如此、況非所育之地乎、（何曾食蟹、（弘君舉）食蟹、亦未必不珍此味也、虞徐南史有傳、曾名存而書亡、此爲恨耳、）曰蟹蚶者、二月三月之蟹、出於海澨、吳俗猶所嗜尚、歲或不至、則指目禁煙、謂非佳徑也、今之通泰、其類寔繁、然有同彭蠡、差大而毛、好耕穴田畝中、謂之蟹蓋、尋不可食、晉蔡道明謀食之幾死、尤宜慎辨也、又多生於陂塘溝港、極離之地、往往因雨、則瀕海之家、列陣而上、填砌緣屋、雖驅掃之不去也、噫、蟹雖微類、至於輸芒以朝其魁、其得自然之禮歟、嗜慾已足、給陂港而之江海、其得自然之智歟、雖外則躁、而內無他腸、其得自然之正歟、豈獨以其滋味飲食、適人之口腹哉、故論其略、而冠諸二篇之首、

上篇

離象	有匡	仄行	螃蟹	走遲	蟲孽	性躁	左持
捕鼠	不喫	郭索	蟹攝	誅解系	蛙矜	龜長	侈味
瑣珞	介蟲之孽	無腸公子	天文	食經	異名	誠嗜	兵異
樂鼠	鱟類	補名	蟹	輸芒	蛤腹	同鼠孽	爲菑
玉篇	月令	圖經	罕聲	廣韻	說文	長生	食貨
斬王摠	樂證						

離象

易之離象曰、爲龜、爲蟹、爲蠃、爲蚌、爲龜、孔頴達云、取其剛在外也、

有匡

檀弓曰、成人有其兄死、而不爲衰者、聞子皋將爲成宰爲衰、成人曰、蠻則續而蟹有匡、范則冠而蟬有緌、兄則死、而子皋爲之衰、孔頴達云、蟹背殼似匡、

仄行

周禮梓人爲筍虡、別敍小蟲蟹屬、以爲雕琢、鄭康成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蟲自外骨至倒鳴、內有仄行者、釋云、蟹屬、賈公彥疏曰、今人謂之螃蟹、以其側行者也、內郤行者、蟛蜞之屬、即由延也、脰鳴者、即蝦蟆也、紆行者、即蛇也、案周禮祭器、未有以由延、旁蟹、蝦蟆、以蛇爲飾者、不知起何法制、且經文但云、以雕琢耳、康成專取爲祭器之飾、義誠未安、

螃蟹

爾雅釋魚篇云、蟛蜞、小者蝥、（蝥蜞屬、見蟛蜞、或曰即蜞也、但蟹而小、）

走遲

大司樂、樂六變、注、蛤蟹走則遲、

蟲孽

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注蟹食稻。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

性躁

荀子勸學篇云：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注：跪，足也。螯，蟹首上如鉗者。序謂蟹皆八足，此云六者，脫文。然今觀蟹行，後兩小足不着地，以其無用，所略而不言。

左持

晉春秋：華廙部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拍浮酒池中，足樂一生哉。

捕鼠

淮南子曰：使蟹捕鼠必不得。

不啖

虞預會稽典錄云：吞舟之魚，不啖鰕蟹。玉篇作鰕，長鬚蟲也。熊虎之爪，不剝狸鼠。

郭索

太玄：銳首一蟹之郭索，後蚓黃泉。范望叔云：一水也，所稱系亦爲水，所稱蟹五爲蟹，所稱蚓，有蟹之與蚓者，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知無足之蚓者，以其用心之一也。

蟹搖

晉書蔡謨字明道，初渡江見蟹搖，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謂謝尚而說之，尚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

誅解系

晉解系，字少連，與趙王倫同討叛羌，時倫信用侵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裘毅秀以謝氐羌，不從，後倫、秀以宿憾收系兄弟，梁王彤救系等，倫曰：我於水中見蟹，且惡之，況此人兄弟輕我邪，遂害之。

蛙矜

莊子秋水篇：公子牟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鼈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闌甃之窟，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音蟈，義云：井中蟲，一名蛤。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

蠹長

大戴禮云：甲蟲三百六十四，神龜爲之長，蟹亦蟲之一也。

修味

南史：何胤字子季，出繼叔父曠所，更字胤叔，初胤修於食味，前必方丈，後稍欲去甚者，猶食白魚鮑，市流反。

脯燒蟹，以爲非見生物，擬食蚶蝛，使門人識之，學生鍾旣曰：俎魚就脯，驟見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此怛，至於車螯蚶蝛，眉目內闕，嘶渾沌之奇，殼外緘，非金人之愼，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瓦礫其何殊，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

瑣珞

郭景純江賦云：瑣珞腹蟹，水母目蝦，又松駿集注云：瑣珞似蟹，常有一小蟹在腹中，爲蛣出求食，蟹或不至，珞餒死，所以淮海人呼爲蟹奴。

介蟲之孽

月令章句曰：介者甲也，謂龜蟹之屬。後漢五行志。

無腸公子

抱朴子云：山中無腸公子者，蟹也。

天文

釋典云：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食證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雖消食治胃氣，埋經絡，然腹中有毒，中之或致死，急取大黃、紫蘇、冬瓜汁，解之即差。又云：蟹目相向者，不可食，又云：以鹽漬之，甚有佳味，沃以苦酒，通利支節，去五臟煩悶。予謂亦不可與柿子同食，發霍亂。

異名

中華古今注云：蟹蚶、小蟹也，生海塗中，食土，一名長卿，其一螯偏大者，爲擁劍，一名執火。

誠嗜

混俗頤生論曰：凡人常膳之間，猪無筋，魚無氣，雞無齒，蟹無腹，皆物之棄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兵異

軍略災篇云：地忽生蟹，當急遷，窮櫚不遷，將士亡。

鼠

陶隱居云：仙方以黑犬血漬蟹，三日燒之，諸鼠畢集。

蠹類

郭景純傳山海經云：蠹形如車文，青黑色，十二足，長五六尺，似蟹，雌常負雄而行，魚者取之，必雙得，即吳都賦所謂乘蠹者也。呂延濟亦注云：似蟹。

浦名

南齊建武四年，崔慧景作亂，到都下，今之金陵。不克，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爲慧景門人，時

爲蟹浦戍。因斬鬭景頭。納蹈藍中送都下焉。

畫

唐韓晉公滉善畫。以張僧繇爲之師。善狀人物異獸水牛等外。復妙於旁蟹。

輸芒

孟詵食療本草云。蟹至八月。卽啗芒兩莖長寸許。東齎至海。輸送蟹王之所。陶隱居亦云。今開蟹腹中。猶有海水。乃是其證。予謂卽陸魯望云。執穗以朝其魁者也。與夫羔羊跪乳。蜂房會衙。俱得自然之禮。

蛤腹

唐顧況字逋翁。混胎丈人錄魔溼精符曰。螟蛉之子。蝦目蟹腹。卽卽周周。兩不相掩。此之謂體異而氣同。

同鼠壤

唐陸龜蒙字魯望。作稻鼠記。引國語曰。今吾稻蟹不遺種。豈與人之土鼠與蟹更伺其便而効其力。殲其民歟。

爲蔫

晉隱逸傳。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睦聞。初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螁以自資養。

玉篇

八足。蟹二對八足。蚚。音流反。似蟹。亦見郭璞江賦。二足。蝤蠀。上方武。下市真反。蠀蟹也。

月令

季冬行秋令。介蟲爲妖。丑爲鼈蟹。

圖經

羅處約新修蘇州圖經。鳥獸蟲魚篇。蟹居其末。

琴聲

琴譜履霜操。有蟹行聲。

唐韻

蟹蜻。戶八反。似蟹而小。予謂卽今之蟹蛸也。一名蟚螖耳。蚢。玉紹反。蠏屬。似蟹。蛤。蟹也。水蟲。蟛蜞。上音彭。下其淳反。似蟹而大。生海邊。𧍞。似蟹。生海中。予謂於食最宜。蟹。蟹大腳也。予謂古今蟹字。說文釋云。本蟹。云俗加虫字。予案因蟹而作蟹。推作旁取其横行。今字從虫。乃是俗加。用蟹字。邇作屮。明所謂蟲屬。要作由旁。單類皆從屮是也。然則旁蟹之呼名古矣。但不當加虫字耳。予謂今秀州華亭縣。濤村所出甚多。小者謂之。黄甲。越人云。和鹽泥藏之。可啗月。斷虹。下音功。江蟲也。似蟹可食。又音鴻。鱟。蠏屬也。蚶。胡安反。一名蝸蟲。蚧。劍。劍蟲形似蟹。鈞古今注。一名執火。蟛。蟹子也。以水反。又他果切。蝑。蟹腹下。於擁反。蝑。鹽藏蟹。宰在切。江蟖。寺詞反。似蝸。生海中。蟕。蟲似蟹。四足。音北。

說文

六足。許愼說文云。蟹六足二螯者也。鮠。九毀切。唐韻云。似鱠。白身赤首。蝑。相居切。蟹醢也。唐韻從虫。鹽藏蟹。

長生

陶隱居云。仙方投蟹於漆中。化爲水。飲之長生。

食貫

陶隱居云。蟹未被霜者。甚有毒。以其食水茛也。（水茛音建）人或中之。不卽療則多死。至八月。腹內有稻芒。食之無毒。（食經云。大黃紫蘇冬瓜汁等。是其所療方。見食忌。）

斬王據

晉書劉聰字玄明。卽僞位。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坐魚蟹不供。斬于東市。

藥證

本草云。蟹爛味鹹。性寒有毒。主胸中邪氣熱結痛。喎僻面腫。解結散血。愈漆瘡。養筋益氣。取黃以塗久疽瘡。無不差者。又殺莨菪毒。其爪大主破胞墮胎。陳藏器本草云。人或斷絕筋骨者。取腦中髓及腦與黃。微熬納瘡中。卽自然連續。海藥本草云。石蟹。案廣州記云。出南海。祇是尋常蟹。年深歲久。日被水沫相把。因茲化成石蟹。每遇海潮卽飄出。又有一般者。入洞穴年深。亦成石蟹。味鹹寒有毒。主消青盲眼浮翳。又主眼澁。皆細研水飛。入藥相佐。用以點耳。

下篇

孝報	蟹洲	蟹征
殊類	食品	螺化
貪化	祚狀	食珍
採捕	斷斡	蟹浪
泉比	蟹杯	酒蟹
兵證	令旨	白蟹
貢評	蟹戶	疊浦搖江
風蟲	兵標	紀賦詠

孝報

初杭俗嗜蟹。蘇而鄙食蟹。時有農夫田彥升者。家於半道。幼性至孝。其母嗜蟹。彥升慮其鄰比關笑。常遠市於蘇湖閭熟之。以布囊負歸餉。而楊行密將田頵（於倫切）兵暴至。鄉人皆竄避於山谷。糧道不接。或多餒死。獨彥升挈囊負母。竟以解免。時人以爲純孝之報焉。

殊類

嚴澤漁者陸氏子。舉網得蟹。其大如斗。以鑿剪其網。皆斷。陸氏子怒欲烹之。其侶老於漁者。遽進曰。不可。吾嘗聞龜蟹之殊類甚者。必江湖之使也。烹之不祥。乃從而釋之。蟹至水面。橫行里許方沒。

貪化

神宗朝有大臣趙氏者。（名某）肆於國功高。然其性貪墨。私門子弟苞苴。上特優容之。一日因錫宴。上召伶官使諭己意。伶者乃變易爲十五郎姓旁。因命釣者假一人持竿而至。遂於盤中引一蟹。十五郎見而驚

曰、好手脚長、我欲烹汝、又念汝是同姓、且釋汝、蟹曰、趙果出鎮近輔、

採捕

今之採捕者、於大江浦間、承峻流、環緯籬而障之、其名曰斷、音鍛於陂塘小溝港處、則皆穴沮洳而居、居人盤黑金作鈎狀、置之竿首、自探之、夜則燃火以照、咸附明而至焉、若魚以餌而釣之、

泉比

煎茶之法、視其泉若蟹目然、魚鱗然、第一法、

兵證

吳俗有蝦荒蟹亂之語、蓋取其被堅執銳、歲或暴至、則鄉人用以爲兵證也、

貢評

國家貢口實於遠方者、蛤蜊亦貢焉、獨蟹不貢、識者以爲貢不貢、固有差品、予謂非也、蛤蜊止生於海塗、邇京州郡無有也、故須上供、旁蟹盛育於濟鄆、商人盤負軌跡相隨、所衆之多、不減於江淮、奚須遠貢哉、予嘗見監御廚王染院云、御食經中、亦有蒸蟹法、但不常御、蓋命則進耳、非謂無錄、而不在貢品、

風蟲

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大發風毒、食者宜去之、

櫟洲

江淛諸郡皆出蟹、而蘇尤多、蘇之五邑、婁縣爲美、即崑山也、婁縣之中、生櫟洲吳塘者、又特肥大、櫟洲即孫恩所保之地、

食品

北人以蟹生析之、酷以蘸梅、芼以椒橙、蟹手畢、即可食、曰爲洗手蟹、

惟狀

吳沈氏子食蟹、得背殼若鬼狀者、眉目口鼻、分布明白、常寶翫之、

斷弊

蟹至秋冬之交、即自江順流而歸諸海、蘇之人、擇其江浦峻流處、編篠以障之、若犬牙焉、致水不疾歸、而歲常苦其患者、有由然也、雖州符遣卒、俾令弃毀、而吏民万端、終不可禁、蓋江東云、蛟蜃之爲害也、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鈎網、噬水之病、吳久矣、又非蛟蜃之比、絕流顧網、其才識固自有小大哉、長民者、能推而不疑、亦豐歲一助也、

蟹杯

其斗之大者、匡一名斗、漁人或用以酌酒、謂之蟹杯、亦阿魏雲螺之流也、阿魏酒杯、用鯊魚殼爲之、蓋鋒角有文者、曰雲螺、內玄外黃、松陵集、海南人目螺之赤用以酌酒、

命旨

藝祖時、嘗遣使至江表、宋齊丘送於郊次、酒行語熟、使者啓令曰、須啗二物、各取南北所尚、復以二物、仍互用南北俚語、使者曰、先喫鱔魚、又喫旁蟹、一似拈蛇弄蝎、齊丘繼聲曰、先喫乳酪、後喫喬團、一似嚼膩濃血、時朝廷方草創、用度不給、倚江表爲外府、故齊丘及之、左右以令逼使之太甚、相顧失色、使者雅歎焉、故歸朝而間行、

蟹戶

錢氏間置魚戶蟹戶、專掌捕魚蟹、若今台之藥戶畦戶睦之漆戶比也、

兵權

出師下碧之際、忽見蟹、則當呼爲橫行介士、權以安衆、

蟹征

按周禮廠人職、掌漁征、入于玉府者、貴其鱗骨之用、以飾器物也、今魚雖蝦蟹以至蝦蟹、悉立征稅之目、非若古人取鱗骨之意也、二浙運使沈公立、以歲征權奏罷之、議者謂其識體、

螺化

海中有小螺、以其味辛、謂之辣螺、可食、至二三月間、多化爲蟹蟧、今人有得蟹既半殼、而尚留殼中者、此其證也、近青龍鎮居民、於江塗中得蟹、蟹與俱殷其自若、別後爲怪、及然烹去殼、則將化爲蟧矣、蟧物之變化、其狀、與不可究詰、今觀螺之首蟧、頗與蟹相類、誠亦有是、但鄙野俗、又非予之所親見、故附錄之、

食珍

凡糟蟹、用茱萸一粒、置腹中、經歲不沙、

蟹浪

齊運居人、夜則執火於水滸、紛然而集、謂之蟹浪、

酒蟹

酒蟹、須十二月間、作於酒甕間、嶽清酒不得近糟、和鹽浸蟹、一宿卻取出、於腹中去其雪穢、重實椒鹽訖、疊淨器中、取前所浸鹽酒、更入少新嶽者、同煎一沸、以別器盛之、隔宿候冷、傾蟹中、須令滿、蟹蚶亦可依此法、二三月間、止用生乾糞酒、

白蟹

秀州華亭縣、出於三泖者最佳、生於遲陂塘者特大、故鄉人呼爲泖蟹、又亭林湖、近鎮野王宅、鄉人亦號爲泖亭林、於天壺束、忽生白蟹、即陂中所生蟹是也、但蟹不生於淡水、今紹有、固蟹白蟹、瀕江之人、以價倍常、靡有子遺、止一年而絕、

蟹浦搖江

吳人於港浦間、用篙引小舟、沉鐵脚網以取之、謂之蟹浦、於江側相對引兩舟、中間施網、搖小舟徐行、謂

之搖江。上接斷，下抵於陵。

紀賦詠

蟹志。見陸龜蒙集。

中巽外撓兮，冠帶之徂。陸龜蒙賦。

蟹奴晴上臨湘檻，燕蟀秋隨過海船。皮日休。

蟹因霜重金膏溢，橘爲風多玉膳圓。

二螯或把持。杜子美。

玄日饒蝦蟹。白樂天。

病中有人惠海蟹，轉寄魯望。皮日休。

紺甲青螢染落衣，島夷初寄北人時。離居定有石帆覺，失伴唯應海月知。族類分明連瑣珮。瑣珮似小蚌，有一小蟹在腹中。皆爲來食，故撓御之人，呼爲蟹奴。形容好箇似蜜蜆，病中無用雙螯處，寄與夫君左手持。

酬襲美見寄海蟹。陸龜蒙

蘇盃應阻蟹螯香，卻乞江邊採補郎。自是揚雄知郭索。太玄經云：蟹之郭索。且非何胤敢銀鎧。何胤修於食味，嘗決其法者，雖有鎧甲，蟹

青滑猶似含春鴨，沫白還疑帶海霜。殖作南朝風雅客，夜來偷醉早梅傍。

閩中海錯疏

屠本畯 徐燉 補疏

四庫全書提要

閩中海錯疏三卷，明屠本畯撰。本畯字田叔，鄞縣人，以門蔭入仕，官至福建鹽運司同知。是書詳誌閩海水族，凡鱗部二卷，共一百六十七種；介部一卷，共九十種，又附非閩產而閩所常有者海粉蕪窩二種，後有自跋，稱將入閩時，太常少卿余公君房曰：狀海錯來，吾徽閩越而通之，因疏以復云云。君房者，余寅之字，與本畯同里，爲前輩，書中本畯所附案語，多因四明土產以爲證，蓋即徽閩越而通之之意。中間又有註補疏二字者，則徐燉所續也。其書頗與黃衷海語相近，而敍述較備，文亦簡核，惟其詞過略，故徵引不能博贍，舛漏亦所未免。如鯊魚一條，海語謂鯊有二種，而此書列至十二種，固可稱賅具，然海語所謂海鯊虎頭鯊，常以春晦，陟於海山，旬日化而爲虎者，此書反遺之。又海鮐一條，海語謂其魚長百里，牡蠣聚族其背，曠歲之積，崇十許丈，鮐負以遊，峰屹水面如山，其形容最爲曲盡，而此但以移若山嶽一語槩之，殊未明晰，然其辨別名類，一覽了然，頗有益於多識，要亦考地產者所不廢也。

閩中海錯疏序

夫水族之多莫若魚，而名之異亦莫若魚，物之大莫若魚，而味之美亦莫若魚，多而不可算數，窮推大則難以尋常量度，是惟海客談之，波臣辨之，智者甘之，否則疑而駭，駭而棄矣。禹奠山川，魚鼈咸若，周登俎豆，飭鱻是珍，海錄江珠，虎頭龜脚，濫蝦寄蟹，綫蛤化鳧，奇形異質，總總林林，固故神仙奧區，天府之國也。並海而東，與浙通波，遵海而南，與廣接壤，其間彼有此無，十而二三耳，記目覩十而四五，不有割記，曷狀厥形，故異物異名之志，埤雅雅之書，咸蒐不律于翰軒，遠赫於房奧者也。本畯生長明州，蓋波臣之國，而海客與居，海物惟錯，類能談之，椎鹺餘暇，疏爲海錯三卷，以雜物探德，聞見荒唐，有能搜陸海之珍藪，釋龍宮之聆炎，增損醜徒，蒐政形似者，予小子憑藉寶鑒，焉斯傳遠矣。

萬歷丙申春王正月，明州屠本畯田叔撰。

閩中海錯疏卷上

明　屠本畯疏并按　　徐　煥補疏

鱗大夫曰鱗介之品山海錯雜先王以是任土作貢貿遷有無乃立冬官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辨其品物腥臊珍異以爲祭祀燕享奠其庶羞戴膳燔炙以爲鼎俎餽遺所由來遠矣峻、鹺丞也何預海錯第漢唐司農府隸于冬官山澤之禁亦所當領作海錯疏

鱗部上

鯉　黃尾　大姑魚　鱧

【鯉】穎鯉也當脇正中一行自首至尾無小大皆三十六鱗鱗上皆有黑點文

按鯉能變化飛越山海死不反白魚之健而神者也龍陽也具九九八十一鱗鯉陰也備六六三十六數魚躍龍門過而爲龍惟鯉或然是以仙人騎龍亦或騎鯉

【黃尾】似鯉而尾微黃食之微有土氣

【大姑】似鯉而差小大鱗有脊骨無細鯁冬月子肥味美生湖塘間四明謂之密姑

【金鯉】色紅黃大姑生子爲日所晒而成

【鱧】文魚也一名烏鯉圓長而斑首有七點作北斗象肉美膾甘無鱗夜則昂首北向嶺南謂之元鯉○

鱧魚毛詩注鯛也細鱗有黑花紋本草注云鱧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諸魚中唯此魚膾甘可食補疏

按鱧夜仰首北向有自然之禮制字从禮惟膾甘制字以醒惟肉美古人所重惟首藏斗象道家指以爲厭蓋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皆禁而不食夫鱧胎生逐復自食其覩梟食父猶食母鱧便食子

凡鱧一尾入人家池塘食小魚殆盡人每惡而逐之

鮰金鯽　烏魚金鯉　棘鯊赤鱗烏頰　方頭

【鮰】鮰也似鯉體促腹大脊隆肉厚色白而微黑

按西陽雜俎云東南海中鮰魚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薛陽青林湖中大者亦二尺食之可止寒熱羅願云此魚好旅行吹沫如星以其相即也謂之鮰以其相附也謂之鮰

【金鯽】能變幻可畜盆中供玩閩人呼爲盆魚

【烏魚】似鮰而大尾鬣俱黑力能破蹙

【金髓魚】三尾色如朱砂盆魚中品之佳者補疏

【棘鯊】似鮰而大其鬣如棘色紅紫嶺表異錄名吉鯊泉州謂之鬣鯊又名奇鯊

【赤鱗】似棘鯊而大鱗鬣者皆紅色

宋志云棘鯊與赤鱗味豐在首首味豐在眼蒸酒蒸之爲珍味十月此魚得時正月以後則味拗不可食補疏

【方頭】似棘鯊而頭方味美

通志云方頭似棘鯊而頭方或云方當作芳言其頭爲味芳香也

【烏頰】形與奇鯊相似二魚俱于隆冬大寒時取之然奇鯊之味在首

魴　鰟

【魴】青鯿也板身銳口縮項穹脊博腹細鱗色青白而味美不減槎頭一名貼沙又名鯿魚

按魚貼沙而行魚之弱者也漢水中常以槎斷水用漁人捕謂之槎頭

【鰟】似鯿腦上凸起連背而圓身肉白而甚厚尾如燕子只一脊骨而無他鯁

【虎魴】頭目凹而身有虎文

【鋸魴】上唇長三四尺兩傍有齒如鋸

【狗魴】頭如狗

【烏頭】頰尾黑背大有百餘斤者淺在海沙不能去人割其肉溺至復去其皮用鹽泡淨沙棲作膾鱠蘸泡去外皮存系亦用作膾色晶瑩若銀絲

【胡魴】青色背上有沙大者長丈餘小者長三五尺鼻如鋸皮可練爲膾蘸以爲脩可充物亦名鋸魴

【鮫魴】似鮫而鼻長皮可飾劍靶俗呼鮫魚

【劍魴】尾長似劍蒸煮味佳

【烏鱠】頰尾皆黑

【出入鯊】初生隨母浮遊，遇警從母口中入腹，須臾復出。

【時鮡】有肉無腹，大者剖其肉烹之，多油，可啖，亦可燃。

【帽鮡】鰓兩邊有皮，如戴帽然，又名雙髻鮡，頭如木杪，又名雙髻魚。

【黃鮡】好食百魚，大者五六百斤。

按鮡之種類不一，皮肉皆同，惟頭稍異，此外又有青鮡、淡鮡、夾鮡，而吹鮡別是一種，故列在下文，鱗類鮡，故附。

吹鮡　鱗

【吹鮡】大如指，狹圓而長，身有黑點，常張口吹沙。

按吹鮡小魚也，味甚美，故魚鼈之詩稱焉，羅願曰，非特吹沙，亦止食沙，大者不過二斤，江南小谿中每春鮡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而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罕至矣，來春復舉，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中，非畜於人。

【鱗】背有肉二斤，乾之名金絲發，形俱類鮡魚翅。

鱗魚　黃鱗　斗底鯽

【鱗】板身，口小，項縮，肥腴而少鯁。

【鮆】鱗之小者，其形扁。

【斗底鯽】鮆之小者，其形圓。

【黃蠟棹】亦鮆也，鱗金點而差厚。

按魚以鯽名，以其性善嬉，好與雌魚爲牝牡，故味美，有似乎娼，制字从昌。

鯊　鰲

【鯊】頭長而狹，腹濶而腴，多鯁，脊如刀刃，故謂之刀鯊。

按鯊，山海經云，食之可以已妬，與石首。

【鰲】形似鱘，口闊肉粗，鬐腴骨脆，而味美。

按鰲身類鱘，口類石首，大者長丈許，重百餘斤，四明諺云，寧可棄我三畝稻，不可棄我鰲魚嘴，蓋言美在腦也。

鮒　草魚　鱧　烏鱧

【鮒】似烏魚而短，身圓口小，目赤鱗黑，一名鯔，味與鮐相似，冬深脂膏滿腹，至春漸瘦，無味，一名鮐。

【草魚】似鯉，身圓而長，以其畜于池塘，飼之以艸。

【鱧】口小，鱗細，色白。

【紅鱧】似鱧而色紅。

【鯉】按草鱧二魚，俱來自江右，土人以仲春取子于江，曰魚苗，畜于小池，稍長，入蓮塘，曰蓮鯉，可尺許，徙之廣池，飼以草，九月乃取。

【烏鯉】形似草魚，頭與口差小，而黑色，食螺。

【黃鯉】鱗色黃，俱出邵武。

鮐　鯖　鰶江鯖　黃炙

【鮐】板身扁首，燕尾，青脊白鱗，大者長數尺，肥腴多鯁，春末有之，又一種春漲泝流而上，月長一寸，至十月盈尺者佳。

【鯖】似鮐而多鯁。

按鮐鯖其美在腴，鮐侈口圓脊多鯁，大者長三四尺，重七八斤，鯖狹口劍脊多鯁，大者長三四尺，重三四斤，鯖小口圓身少鯁，大者長五六尺，重二三十斤，泉志云，鮐與鯖形相似，福志云，鯖與鮐味相似，俱誤。

【鰶】如鮐而小，鱗青色，俗呼青鯖，又名青鱗。

按鰶四明奉化縣有之，鱗脊俱青，故名青鯖，冬月味甘腴，春月魚首生虫，漸瘦不可食。

【江鰶】出洪塘江，三四月方有之，味美，但小而多刺。補疏

【黃炙】似鯖而小，多鯁，細鱗，味不甚佳。

石首　黃梅　鮸

【石首】鮸也，頭大尾小，無大小，腦中俱有兩小石如玉，鰾可爲膠，鱗黃瑩，可愛，一名金鱗，朱口厚肉，極清爽，不作腥，閩中呼爲黃瓜魚，麗鯊不及四明。

【黃梅】石首之短小者也，頭大尾小，朱口細鱗，長五六寸，一名大頭魚，亦名小黃瓜魚。

按黃魚首有二白石，如棋子，醫家取以治石淋，肉能養胃，鱉能固精，醃糟食之已酒病，四明海上以四月小滿爲頭水，五月端午爲二水，六月初爲三水，其時生者名洋生魚，其麗鯊也，頭水者佳，二水勝于三水，八月出者名桂花石首，臘月出者爲雪亮，其鰶魚出此時者，名亦如牛，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寇鬼，今寇鬼頭中猶有石也。

【鮸】形如石首而差大，鱗細口紅。

鮸　土龍　地蛇　鰻狀鮸　鮸　鮎鮸魚

【鮸】似蛇無鱗，黃質黑章，體有涎沫，生水岸泥窟中，能雨水中上升，夜則昂首北向，一名泥猴。

按鮸形既似蛇，又夏月于淺水作窟，如蛇冬蟄夏出，故亦名蛇鮸，今閩中之鮸，肉濃而味不及吳中。

○漢書，鵲雀術三鱣鱣，即鮸字，或作鮸，陶隱居謂荇本根所化者，又以爲人髮所化，今腹中有子，未必盡是化生。補疏

【土龍】似鮸而小。

【地蛇】似鮸而大，多鯁，脊中有一線血，甚腥。

【鰻】似鮸而體大，有黃色，有青色，春生者，春盡海中者，相類而大，土人名慈鰻，又名鋼狗魚。○海鰻之大

者百餘斤。小者二三斤。鱧鱧之大者亦有八十餘斤。肥美無比。產在鹹淡水之介。補疏

按異化志云。鱧肉滑。鮮肉滑。鱧脊骨圓。鮮脊骨方。埤雅云。焚鱧骨可辟蠹魚。有雌無雄。以影浸雌而生子。趙辟公雜說曰。凡以唾抱者。鳧鴨鵝雀也。以影抱者。龜鼈蛋也。有鱧鱧者。以影浸於鱧魚。則其子皆附鱧之鬐鬣而生。故謂之鱧鱧也。鱧鱧善攻碕岸。便佩帀。

【狀鱧】生江水中。頭似鱧。而身似鮒。味美多油。中惟脊骨旁無他刺。補疏

【鱣】似鱧。目中亦色一道。橫貫。鱣食螺蚌。好獨行。

按鱣好獨行。鱣字从魚。鱣頭如蹄。詩九罭之魚鱣鮪。以魚美而稱之。亦有二三尾同行者。

【鮎】一名鯰。鯰頭扁。目上陳。頭大尾小。口方。背青黑無鱗。多涎。缺青子切。

【鮎】似鮎而小。遠有刺。能螫人。其聲缺缺。本草名黃頰。至能醒酒。方切。

按缺缺。四明謂之鮎。頰有三刺。一生背上。二生兩腋。其刺取以發瘡如神。一說鮎亦產鱧。蓋乳子三分之二爲鮎。魚民謂　鮎魚　田鮎

海鱧　鮎魚民謂　鮎魚　田鮎

【海鱧】最巨。能吞舟。日中閃鬐鬣若簇朱旗。

按海鱧噴沫飛酒成雨。其來也移若山岳。乍出乍沒。舟人相值。必鳴金鼓以怖之。布米以厭之。鱧仗鉞而逝。否則鮮不罹害。而有鯊沙上者。土人梯而斬之。刳其脂爲油。然船甚佳。

【鱧】似鮒而短。首尖而鯰色黃無鱗。以滋自染難溼。

按鱧好與魚爲牝牡。刺字从魚从食。蓋殺乃佳。

【泥鱧】產水田中。大如指。夏月最多。

【鰍魚】似鱧。小大鮎生。吐涎最多。補疏

【田鮎】似鰍而大。鮮食腥。蒸發味美。補疏

比目　鰈鈔

【比目】狀如牛脾。鱗細。紫黑色。一眼。須兩魚相合乃行。

按比目。閩廣謂之鞋底魚。南粵謂之板魚。又謂之箬葉。

【鰈鈔】形扁而薄。邵武名鞋底魚。又名漂沙。

按漂者捷。魚在江中行。漂漂也。左目明。右目晦。味今閩廣以此魚名比目。蓋比目只一目。必兩魚相合乃行。而此魚獨行。殊非比目也。四明謂之江箬。以形如箬。故名。又謂之箬漂。以其行漂漂。故名。

過鷹

【過鷹】頭扁。身類鰈。又類鯉魚。肉微紅。味美。尾端有肉。口中有牙如鋸。好食蚶蚌。以鷹來春去。故名過鷹。

按過鷹。四明謂之銅盆。又名鄞鯛。四時有之。好入人家田中食蚶蚌。入口殺佩碎。亦能鬼食螺。獨食螺氣之制也。

閩中海錯疏卷中

鱗部下

烏鯛　柔魚墨斗　鯊珠

【烏鯛】一名墨魚。大者名花枝。形如鞋底。肉白皮斑。無鱗。八足。前有二鬚極長。集足在口。腴脂在腹。腹中血及膽正黑。背上有骨漂白。厚三四分。形如布梭。輕虛如通草。可刻鏤。以指剔之如粉。名海蜇鮑。留家取以入藥。古稱是海若白事小吏。一名河伯從事。

按烏鯛遇風波。捉石浮身水上。見人及大魚。輒吐墨。方數尺。以混其身。人反以是得之。其墨能已心痛。小魚蝦逸其前。輒吐墨延致之。性嗜烏。每暴水上。烏見以爲死。便往啖之。乃卷而食之。月令。九月雀入水化爲烏鯛。蘇頌云。此魚乃鷁鳥所化。蓋水鳥之似雀者。今其口足并目尚存。形似且以背中之骨驗之。晒乾者。閩浙謂之明府。

【柔魚】似烏鯛而長。色紫。一名鎖管。

按柔有骨如三層紙厚。白而差細。云無骨非也。但鯛作脯。柔不作脯。而味佳。

【墨斗】似鎖管而小。亦能吐墨。補疏

【猴染】比墨斗稍大。比鎖管稍小。補疏

馬鮫　蟹魚　鯉

【馬鮫】青斑色無鱗有齒又名章魚連江志謂之章明

按閩志稱鯛魚肉理細嫩而甘馬鮫肉稍澀氣腥而不及鯛此說非也蓋鯛細口扁身而圓無鱗無腸馬鮫銳口圓身而長無鱗有腸

【嘉蘇魚】海中魚之極大者重千斤琉球人以其脊爲蘇販鬻閩中補疏

【鯉】似馬鮫而小有鱗大者僅三四寸

鯛鯛　黃雀　青鮫

【鯛鯛】板身多鯁而肥爾雅謂之當魴

【黃雀】似鯛而小冬月最盛

【青鮫】頭黃雀而不甚大

帶魚帶柳

【帶】身薄而長其形如帶銳口尖尾只一脊骨而無鯁無鱗入夜爛然有光大者長五六尺

【帶柳】帶之小者也味差不及帶

按帶冬月最盛一釣則羣帶銜尾而升故市者獨多或言帶無尾者非也蓋爲羣帶相銜而尾脫也

鮪魚　石拒　章舉　塗婆

【鮪】腹圓口在腹下多足足長環聚口旁紫色足上皆有圓文凸起腹內有黃褐色質有卵黃有黑如烏圓星有白粒如大麥味皆美明州謂之望潮

按鮪有腹無頭而俗以腹爲頭非也有名同而實異者廣南有蟹亦名望潮他日廣浙相傳慎勿以此物即彼物也

【石拒】似鮪而極大居石穴中人或取之能以足粘石拒人

【章舉】紅舉也似石拒而大

【塗婆】章舉也似石拒而足短

按明州所產章舉大有至五六斤者與鮪魚性俱寒不可多食能發宿疾

鯤

【鯤】鮭也一名胡兒一名旗鮐一名河豚狀如斛斗腹下白背上青有黃文眼能開閉頭無腮腹無膽觸物輒嗔腹張如鞠浮于水上味至美然有毒能殺人

按鯤無腮無膽故肝最毒肝血及子入口皆爛舌入腹爛腸以其味美吳浙喜食之今烹者必煲蓋蒙密忌炙灼落其中雜以荻芽或橄榄煮之方可食予在兩淮食河豚而隸卒取其子去製以市人皮肚潔白俗呼西施乳

水母

【水母】一名鮀一名鮓海中浮漚所結也色正白漾漾如沫又如凝血縱廣數尺有知識無腹臟無頭目處所不知避人隨其東西以蝦爲目無蝦則浮沈不常蝦憑之其汎水如飛蝦見人驚去鮓亦隨之而沒潮退蝦棄之于陸故爲人所獲○本草謂水母爲海蜇蒲魚北戶錄謂水母爲鮓一名石鏡南人治而食之

性熱偏療河魚疾也補疏

按物類相感志云水母大者如床小者如斗明州謂之鯛鮓其紅者名海蜇其白者名白皮子皮切作縷名水母線嶺表異錄云淡紫色大者如覆帽小者如碗腹下有物如懸絮

紅魚　鯉紅　水蓋　蓋車　黃鮐

【黑紅】形如圓扇口在腹下無鱗軟骨紫黑色尾長于身能螫人○此魚頭圓禿如燕身圓褊如簸尾圓長如牛尾其尾極毒能螫人有中之者日夜號呼不止以其首似燕名燕紅魚以其尾似牛尾故又名牛尾魚其味美在肝俗呼鯁魚補疏

【鯉紅】背厚尾長有鬐大者重二三百斤

【水蓋】背差薄于鯉刳之多水

【蓋車】背上有斑肉粗而味腴大者三四百斤其腹中有肚味更佳

【黃鮐】似燕而嘴尖土人蒸以爲餼偽作燕

按紅其種不一而骨肉同謂紅以黃鮐爲第一

彈塗　白鮸　塗虱

【彈塗】大如拇指黯黝青斑色生泥穴中夜則駢首朝北一名跳魚海物異名記云登物捷若猴然故名猴泥

【白鮸】似跳魚而鮸白

【塗虱】生于泥中如虱故名一呼塗虱有刺彈人一名彈虱田塍潭底往往有之一名田蟹

鱤魚　白鱤

【鱤】長七八寸骨柔無鱗類鯉之半有五色文

【白鱤】形圓滑類鯉一名金鯉鱤

丁斑　魴鮄　溪斑　重唇　疊甲

【丁斑】大如指長二三寸身有花文紅綠相間尾鮮紅有黃點善鬬人家盆中畜之一名鬬魚養成半載尾上起鬣長寸許

【魴鮄】大如拇指有五色

【溪斑】黃質黑斑身圓鱗細大者長五六寸

【重唇】頭大尾小無鱗長三寸許生石穴中

【疊甲】身圓長四五寸鱗有兩重無味

銀魚　麵條魚　白沫

【銀魚】口尖身銳瑩白如銀條

【麵條】似銀魚而極大一名白飯魚

【白沫】梅雨時海水凝沫而成形雪色無骨其大如筯蒸之味厚名丁香餌

鯨魚　鯨串

【鯨】狀如鯊。其喙如針。

【鯨串】身長而小。嘴長五六寸。青色。亦名青針。

海燕　飛魚

【海燕】形如飛燕。有肉翅。能奮飛海上。

【飛魚】頭大尾小。有肉翅。一躍十餘丈。

白魚　黃魚　鮸　竹魚　大面

【白魚】板身。色白。頭昂。多細鯁。大者六七尺。生江中。

【黃魚】身扁薄而多鯁。色黃。

【鮸】頭微而小扁。

【竹魚】身甚薄。

【大面】板身。闊二三寸。尾無鱗。

鯢魚　圓眼

【鯢魚】眼圓如鏡。水上翻轉如車。亦名翻車魚。

【圓眼】口尖。眼圓而赤。

黃鱗　黃鱗　耍魚　金鮐　寸金

【黃鱗】鱗細。黃赤色。

【黃鮐】鱗黃色。

【耍魚】厥狀纖細。名黃鱗耍。

【金鮐】尾脊有細鱗。金色。

【寸金】長寸許。黃色。出事德縣七都。

火魚　緋魚

【火魚】隨潮蔽江結陣而來。故名。

按興化志不載魚形色。但云結陣而來。則火字當作夥。

【緋】黃色如緋。○宋志云。緋魚色如緋。今海上有一種紅桃魚。全緋。又一種新婚魚。近緋。二者不知何指。

【鯖鯢】背青。身長。一名青魚。

【鯢】雌生卵。雄吞之成魚。青色無鱗。一名松魚。

【鱓】色微黑。一名鯢。

楓葉　琵琶　鹿角

【楓葉】海物異名記云。海樹霜葉。風飄浪翻。腐若蛻化。實爲魚。

【琵琶】身扁似琵琶。無鱗。生南越者。長二丈。異記云。海魚千歲爲鮒魚。

【鹿角】海物異名記曰。芒角持殼在鼻。小者醃爲鮓。味佳。大者長五六寸。其皮可以角鮓。

抱石　石伏

【抱石】出于山溪。背偃而腹平。大如指。常貼于石上。土人取以爲腊。

【石伏】伏于溪下。

鯩魚　土蜂

【鯩】無皮鱗。嶺南呼爲綿魚。

【土蜂】形如蚯蚓。

蟲鮐　鮸　段魚

【蟲鮐】尾有腥。多穴于田塍。或泥岸中。

【鮸】一名蚶。味不佳。

【段魚】細如米粒。可鮮。長樂所產。春月最多。卽魚苗之大者。土人名舜恩魚。

鮁魚　鬬潮

【鮁魚】海產。其類甚衆。皆可食。

【鬬潮】乘波霧集。

蝦蛄　蝦蛄　蝦姑　蝦蛄　白蝦　草蝦　梅蝦　金鈎子　蝦蛄　蝦蛄　稻蝦　蝦蛄　蝦蛄　蝦蛄　海蝦　松

【蝦魁】嶺表異錄云。前兩脚大如人指。長尺餘。上有芒刺。鉗硬。手不可觸。腦殼微有錯。身灣環亦長尺餘。熟之鮮紅色。一名蝦盆。俗呼龍蝦。

按閩部疏云。海味重于天下者。稱西施舌、江珧柱、泉漳間皆有之。而苦不稱美。其它鱗介。殊狀異態。多不可名。而最奇者。龍蝦。當盤中猶蠕動。長可一尺許。其殼四緣。長半其身。目睛凸出。上脫起二角。負介帛藏。體似小龍。尾後吐紅子。色奪榴花。異奇種也。

【蝦姑】形如蜈蚣。能食諸蝦。

【白蝦】生江浦中。郡城南有白蝦浦。

【草蝦】頭大身促。前兩足大而長。生池澤中。

【梅蝦】梅雨時出洲渚中。

【蘆蝦】是蘆葦所變。味甘美。鮮之尤妙。國初曾進貢。

【稻蝦】是稻花所變。

【對蝦】土人腹之兩兩對插以寄遠。

【赤蝦】蝦之小者即天津之滷蝦。

【塗苗】海物異名記云謂之醬蝦細如針芒海濱人醢以爲醬不及南通州出長樂港尾者佳梅花所者不及。

【金鈎子】小于赤尾晒乾淡者佳。

【海蜈蚣】狀類蝦姑產異化海中土人取之切以爲脍食補益。

按蝦其種不一而肉味同諸蝦以蝦魁爲第一此外又有涼蝦等不能盡錄。

蟹類

【鮫魁】一名穿山甲似龜而有四足鱗甲堅厚常吐舌出涎須蟻蟻滿其上乃卷而食之。

蝦蟆　蟾蜍　大約　兩蛤　石鱗

【蝦蟆】大如拇指微黃腹白。

【蟾蜍】皮皺色黑頭腹大而脚細好伏籠下。

【大約】青黃脊一路微黑腹平而色黃褐嘴尖營項兩傍有白圈。

【兩蛤】一名兩鬼形如蝦蟆大如小拇指天將雨則鳴。

按自蝦蟆至石鱗凡五種皆陸產而蟾蜍絕靈有至千歲者五月五日得之謂之辟兵古稱月中有蟾蜍也石鱗神物閩人珍以爲上品故別論。

【石鱗】生高山深澗中皮斑肉白味美壺伏竇中夜居山頭石頂最高處捕者不可預相告語密以黃蠟首一茱納諸竇中即抱松明指火而去緣崖投石以火照之見火輒醉不動十不脫一閩人飲饌以此爲佳品俗名石蟾魚又曰谷凍。

按石鱗似水鷄而巨肉嫩骨粗而脆水雞似石鱗而小肉粗骨細而軟望火投明此類性之常也而云見火輒醉不動非也往予閩閩人言石鱗靈物人往捕執炬出門禁毋相告至彼可獲否則俱匿矣炬至石鱗羣坐石上觀火不動以是壺得之何獨靈于聞聲而昧于觀火耶。

水雞　尖嘴蛤　青約　青鮮　黃鮮

【水雞】似石鱗而小色黃皮皺頭大嘴短其鳴甚壯如在甕中。

【尖嘴蛤】背黃脊一路微黑腹大聲微白色似水雞而小。

【青約】身青嘴尖一路微黑腹細而白。

【青鮮】一名蛙。

【黃鮮】類水雞。

按自水雞至黃鮮凡五種皆水產而水雞可食味不及石鱗黃鮮可食味不及水雞閩人惟食石鱗水雞而黃鮮等種則皆不食之也。

閩中海錯疏卷下

介部

龜

【龜】外背內肉腸屬于首廣肩背微坼如皺其文應八卦脇肋有文應二十四氣無雄與蛇爲牝牡卵生不啗粟菽藻又能行氣水陸皆有之。

按龜與蛇合故曰元武羅願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盤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千年之龜遊于蓍葉之上蓍今甘草也葉圓小而有刺言龜久而神靈能變形大小也今人見小龜以爲千歲非也逸禮云龜三千歲游于卷耳之上化書曰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鷄鶩相睨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與神交嵩豹古今注云龜一名黑衣督郵。

鼈

【鼈】一名團魚一名脚魚卵生形圓穹脊連脇四周有裙外肉內骨而以脫離行踏蹲以蛇爲雄頸中有軟骨與鼈相似名曰鼈食時當剔去之不可與苴同食。

按鼈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鼈之所在上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是得之與龜皆隔津窒卵而生故曰龜思鼈窒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蛟龍將魚乘去納鼈則不復去故曰神守。

蟹 蝤蛑 蜞 虎蟹 金線蟹 石蟹 蝤蛑 海蟹 金蟹 蝤蛑 虎蟹 蟹 蝤蛑 蟹 千人擘

【蟹】八跪二螯，堅殼，其行郭索，八足而容俯，故謂之跪，兩螯倨而容仰，故謂之螯，制字从解，以隨潮解甲也。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胭脂色，亦猶鯉之三十六鱗，月盛腹中肉虛，月衰肉滿，臍尖者牡，圓者牝。

【毛蟹】青黑色，螯足皆有毛。

【金線蟹】形如大蟹，中最飽，酒之味佳。補疏

【石蟹】狀如蝤蛑，而長不及寸，廣僅半之，土人治以萬酒，殼堅，味鹹寒，醫家取以治目眥。

【蝤蛑】似石蟹而小，微黃色，左螯大而無毛，其行斜傍。

【蟛蜞】似蝤蛑而大，右螯小而赤，生溝渠中。

【虎蟹】形似虎頭，有紅赤斑點，螯扁，與爪皆有毛。

【柴步】一名擁劍，橫行，螯大小不一，以大者鬬，小者食，一名執火，以其螯赤也，一名揭補子。

【海蟹】蝤蛑也，長尺餘，殼黃色，青，兩螯至強，能與虎鬬。

【金蝤】色黃。

【虎蟹】文有虎斑。

【蘆蟹】形似蝤蛑，生海畔。補疏

【塗蟹】俗呼塗蜞，產長樂。補疏

按閩部疏云，蟹之別種曰蝤蛑，寄地名黃甲，此名海蟹，特多此種，而蟹乃爲異狀，不中食，此又一種，非眞蟹也，蠣與化數里河中有蟹，形味似吳中而土人不之重，豈日厭海錯不能別味耶。

【蠣】似蟹而大，殼兩傍尖出而多黃，螯有稜，鋸利，載物如弩，故曰蠣，折其螯，隨復更生，故曰補易骨，蛇易皮，蟲蟲易角，蟹易螯，二三月應候而至，膏滿殼，子滿臍，過是則味不及矣。

【千人擘】狀如蝦姑，殼堅硬，人螯力擘之不開，海物異名記云，千人擘聚刺殺，擘不能開，酉陽雜俎謂之千人抱。

蚶 珠蚶 絲蚶

【蚶】殼厚有稜，狀如屋上瓦，擂，肉紫色，大或專車，殼可爲器。

【珠蚶】蚶之極細者，形如蓮子而扁。

按四明蚶有二種，一種人家水田中種而生者，一種海塗中不種而生者，曰野蚶，殼繡色而大，肉紐，醫書取殼入藥，名瓦壠子。

【絲蚶】殼上有文如絲，色微黑，比珠蚶稍大，產長樂縣。

蛤蜊 赤蛤 海蛤 沙風 紅蟶 紅絲 蟶 土絲 沙蛤 白蛤 紅栗 車螯 文蛤 蛤 白

【蛤蜊】殼白厚而圓，肉如車螯。○蛤蜊止消渴，開胃氣，解酒毒，以蘿蔔煮之，其柱易脫。補疏

【赤蛤】殼上有花文，赤色。

【海蛤】形類赤蛤而大。

【蟶蛸】形似蛤蜊而白，合口處色黑，俗呼爲頓嶺麻。

【蟶】似蛤蜊。

【沙蛤】土匙也，產吳杭，似蛤蜊而長大，有舌白色，名西施舌，味佳。

按閩部疏云，海錯出東四郡者，以西施舌爲第一，蠣房次之，西施舌本名車蛤，以美見證，出長樂漢中。

【紅栗】似蛤而小，色白而微紅。

【文蛤】殼有文理，唐時嘗充土貢，亦名。補疏

【海蛤】其殼久爲風濤所洗，自然圓淨。補疏

【沙風】似蟶蛸而殼差薄。

【紅絲】似蛤而小，味美。

【土蟶】一名沙屑，殼薄而綠色，有尾而白色，味佳。

【白蛤】一名空蚧，泉人呼爲江大，似蛤而小，殼薄色白，又名泥星。

按蛤，其種不一，而味皆同，南海志云，蛤一月生一暈，南越志云，凡蛤之屬，開口聞雷鳴則不復閉。

【車螯】陳藏器云，大蛤也，殼有花文，肉白色，大者如碟，小者如拳。

【螯白】車螯之最小者也。

按閩部疏云，陶方伯嘗言閩中海錯，蚶不四明，蛤不揚州，蟹不三吳，余大以爲然，蚶大而不種，故不佳，蛤乃車螯，非蛤蜊也。

蠣房　牡蠣　蠣黃　蠣

【蠣房】一名牡蠣，出海島，礁石而生，其殼磊磈相粘，如房，微表異條，謂之蠣山，地無石灰者，燒蠣殼爲之。

【草蠣】生海中，大如盞，漁者以繩繫腰，入水取之。

【黃蠣】五六月有之，大于蠣房數倍，味雖不如蠣房，而汁亦適口，但牡蠣可爲醬，此不堪醃耳。補疏

殼菜 沙蜐 烏殺 烏賊 江珧柱

【殼菜】一名淡菜，一名海夫人，生海石上，以苦爲根，殼長而堅硬，紫色，味最珍，生四明者，肉大而肥，閩中者肉瘦，其乾者，閩人呼曰幹，四明呼爲乾肉。○殼菜，形似珠母，一頭尖，中衝少毛，號東海夫人，本草云，形雖不典，而甚益人。補疏

【沙蜐】淡菜之小者。

【烏賊】似淡菜而極小，中無毛。

【烏殺】味甘，似烏賊，而殼堅，中有毛。

按殼菜生四明者，殼扁而厚，形如斧頭，形醜而味美，本草云，海中有物，其形如牝，紅者補血，白者補腎，今閩中取以煮湯治痢病。

【江珧柱】一名馬甲柱，海物異名記云，厥甲美如瑤玉，肉柱廣寸，名江珧柱。

按江珧殼色如淡菜，上銳下平，大者長尺許，肉白而韌，柱圓而脆，沙蛤之美在舌，江珧之美在柱，四明李化龍者佳。

蟶　蛤青　蜆翠

【蟶】蛤也。肉如蛤蜊。殼厚而長。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時出取食。復入殼中。一名璀蛤。生于曲岸中。故名蛤。

【蛤青】似蟶而殼薄。青色。

【蜆】似蟶而小。色黃。殼薄。俗謂之蟶。有黃蟶、土蟶之別。大江者可食。他小浦中有之。有土氣不堪用。補疏

【翠】似蟶而殼翠。

海月　石華　石帆　沙筋

【海月】形圓如月。亦謂之蠣鏡。土人多磨礪其殼。使之通明。鱗次以蓋天窗。本草云。水沫所化。蓋時猶化爲水。嶺南謂之海鏡。又曰明瓦。

按海月。嶺表錄異云。廣人呼爲膏藥。兩片合以成形。殼圓。中甚瑩滑。白照如雲母光。內有小肉如蟶。蛤。腹中有蟹子甚小。頭黃而螯足俱備。海鏡飢則蟹出拾食。蟹飽腹滿。海鏡亦滿。或近之以火。則蟹子走出離腸腹立盡。或生剖之。有蟹子活在腹中。逡巡亦盡。

【石華】附石而生。方言謂之石蓯。肉如蠣房。殼如牡蠣而大。可飾戶牖天窗。

按謝靈運詩云。挂席拾海月。揚帆採石華。其味與海月俱同蠣房。

【石帆】紫黑色。枝柯相動。連帶不絕。生海上石穴中。

【沙筋】長尺餘。其狀如蟹。故又名塗蚓。嶺表錄異云。生海岸沙中。春時吐苗。其心苦。骨白而勁。可爲酒杯。

泥筍　沙蠶　土蟲

【泥筍】其形如筍而小。生江中。形醜味甘。一名土筍。

【沙蠶】似土筍而長。

【土蟲】似沙蠶而長。

龜脚　蛾　老蟬牙　石磯

【龜脚】一名蛾。生石上。如人指甲。連枝帶肉。一名仙人掌。一名佛手甲。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生四明者肥美。

按石蛾生海中石上。如蠣房之附石也。形如龜脚。故名。近甲處有軟爪。黑色。肉白嚼佳。秋生冬盛。來年正月得春雨。軟爪開花如絲。散在甲外。郭璞江賦所稱石蛾應節而揚葩是也。

【蛾】生海中。附石殼如蠣蹄。殼在上。肉在下。大者如雀卵。

【老蟬牙】似蛾而味厚。一名牛蹄。以形似之。

【石磯】形如箬笠。殼在上。肉在下。

石決明　海膽　石檯　寄生

【石決明】附石而生。惟一殼無對。大者如手。小者如兩三指。旁有十數孔。一說鰒魚。本草圖經云。鰒魚別是一種。與決明相近。○石決明。俗名將軍帽。溫州與登州海中俱有之。即名鰒魚。溫人醃用。登人涉晒乾串入京饋遺。補疏

按閩部疏云。蠣房雖介屬。附石乃生。得潮而活。凡海濱無石、山溪無潮處皆不生。余過莆迎仙棗橘。時潮方落。兒童輩下皆就石間剔取肉去。殼逕石不可動。或留之仍能生。其生半與石俱。情在有無之間。殆非蛤蜊比也。後漢書。鰒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編孔雜雜。或七或九。即以狀蠣房。何所不可。南螺北鰒。是故造化介生別構。

【海膽】殼圓如盂。外結密刺。內有膏黃色。土人以爲醬。

按海膽。四明謂之海蘇。閩濱人取殼磨粉。合米醬中。其膏入鹽。按酒。亦名曰醬。

【石檯】形圓色黃。肉紫有刺。人觸之。則刺動搖。

【寄生】海上枯蠃殼存者。寄生其中。負殼而走。形如蟹。四足兩螯。大如榆莢。其味若蝦。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味亦脆美。

螺　竹螺　玉筯螺

【螺】生海泥中。大如指。長三寸許。肉白殼薄。兩頭稍開。

【竹螺】似螺而長大。殼厚。

【玉筯螺】似螺而小。三月麥熟時最盛。以其形如麥稿。又名麥稿螺。

蠏

【蠏】形如斛斗。如便面。如惠文冠。廣尺許。有刺。頭如蟋蟀。而骨眼。眼在背上。背青黑色。而弯。其血蔚藍。熟之純白。而肉甚甘美。當脊一行。兩旁有刺。殼覆身上。腹下十二足。長五六寸。臍口而生。尾銳而長。觸之能刺。斷而復地行。其行郭索。雌嘗負雄。捕得其雄。雌亦就斃。雄少肉。雌多子。子如綠豆大而黃色。布滿骨骼中。東浙閩廣人重之。以爲鮓。謂之蠏子醬。殼可屈爲杓。罐釜瓢盡。尾可爲如意。○蠏口足皆在覆斗之下。海中每雌負雄。漁者必雙得之。以竹編爲一甲。鬻焉。本草云。牝牡相隨。牝者背上有目。牡者無目。牡得牝始行。牝去牡死。其尾燒烟。可辟蚊蚋。韓退之云。蠏實如惠文。骨眼相附行。補疏

按便面。古扇。婦人取以障面者。惠文。秦漢以來武冠。侍中中常侍則加金璫貂蟬飾之。謂之趙惠文冠。蓋狀蠏形也。蠏產子時。先往石邊。周身擦之。罅裂而生。雌常負雄。故獲必得雙。其相負乘也。雖風濤中不解。謂之蠏編。遇海飄相負于背。高尺餘。乘風游行如帆。謂之蠏帆。其乘如漳艇。謂之蠏漳。其蓄候風。故音如候也。埤雅云。蠏性畏蚊。蚊小螫之。輒斃。未知其故。又暴之日。往往無恙。陰光射之。即死。嶺表錄云。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沈。

螺香　蟹螺　泥螺　細螺　紫背　米螺

【香螺】大如甌。長數寸。其擠雜柴香燒之。使釜芳。竭燒則臭。諸螺之中。此螺味最厚。本草謂之甲香。

【細螺】光彩如細。可飾鏡背。

【紫背】紫色。有斑點。俗謂之硏螺。

【鸚鵡螺】狀如鸚鵡。堪作酒盃。

【泥螺】一名土蠏。一名麥蠏。一名海螺。殼似螺而薄。肉如蝸牛而短。多涎有膏。

按泥螺產四明鄞縣南田者爲第一。春三月初生。極細如米。殼軟。味美。至四月初旬稍大。至五月內

大蜆膏滿腹，以梅雨中取者爲梅螺，可久藏，淘浸一兩宿，膏溢殼外，坐若水晶，秋月取者肉硬膏少，味不及春，閩中者肉礧磈無脂膏，不中食。

【米螺】小粒似米，肉可食。

【田螺】似黃螺而差小，生水田中。

【溪螺】似田螺，差小而長。

【黃螺】殼硬色黃，味美，其黑而微刺者尤佳。

【紅螺】肉可爲醬。

【蓼螺】大如拇指，有刺，味辛如蓼。

【梭尾】殼細而長，文如雌螺，味佳。

【馬蹄】形似，故名。

【指甲】以形似名之。

【江橋】指甲之大者。

【鳴鴿螺】殼小而厚，黑色，土人端午用之。

【花螺】圓而扁，殼有斑點，味勝黃螺。

【竹螺】殼文盤而尾脆，味清香。

【油螺】形如花螺，殼柔，肉之味美，產與化。補疏

【沙螺】形如竹螺，味微苦，尾極脆。補疏

按螺其種不一，而肉多同，惟殼異，此外若石螺、螺蟹、蟹、不能悉錄。

龍虱

【龍虱】似蜻蜓而小，黑色，兩翅六足，秋月暴風起，從海上飛來，落水田或池塘，海濱人撈取，油鹽製藏珍之。

按龍虱類水蟲，但龍虱來自海外，水蟲出自水中，故以爲異，閩人言是龍身上虱，或然耳，外省人皆長食。

鱔丞本陵將入閩，分陝使者曰：狀海錯來，吾徵閩越而通之，丞入閩，疏鱗介二百有奇以復，且酬客閩，分陝使者，今太常卿余君君房也，丙申歲，嵩溪三層閣上題。

附錄

按非地所產而有者，咸附錄之，徵異品也，後有見聞，冀當聯絡，屠本畯記。

海粉出廣南，亦名綠菜。

按海粉，閩志云：有物類墨魚者，吐涎而成，予往時聞閩人說，即海參吐出絲也，色有青黃不同者，以海參食海中青藻故吐絲青，食黃藻故吐絲黃，閩中鄉先生陳大參文堂公云，向時在廣南，親見此物，如竹蟲而薄殼，以足裹鞋履之，則吐絲，絲盡而此物空洞只存殼矣，二說不同，要之目覩者爲眞，其味甚清，可降痰火。

燕窩出廣南。

按燕窩，相傳冬月燕子銜小魚入海島洞中堊窩，明歲春初，燕棄窩去，人往取之，一說燕于冬月先銜鳥毛、綿絮洞中，次銜魚漿室泥封戶牖，伏氣于中，氣結而成，明春飛去，人以是得之，員如椰子，須刀去毛，劈片，水洗淨可用，閩部疏云：燕窩菜蒐不辨是何物，漳海邊已有之，蓋海燕所築，銜之飛渡，海中翻力倦，則鄉當海面浮之若杯，身坐其中，久之復銜以飛，多爲海風吹泊山澳，海人得之以貨，大奇大奇，海語載海燕大如鳩，春回巢于古巖危壁，蓋壘，乃白海菜也，島夷伺其秋去，以修竿執取而窩之，開海燕窩，隨船至廣，貴家宴品珍之，其價翔矣，據三說不同，海語所載爲遲，待彼都近海人質之而後信也。

告東坡以江珧柱爲蟹類。論者嘆博洽之難。閩故海寓也。海物惟錯。前明屠田叔以觀丞官晉邦。類族辨物。作海錯疏三卷。附錄二種。若名若味。若品若用。詳哉其言之也。周官識小。爾雅博物。二者兼之矣。往嘗見海味索隱一編。田叔因張九嶷所著贊頌銘解而訂其訛。如淡菜。黃蚶。紫蝦。無雄。蟹。郭索之類。俱爲改正。其卽是編之嚆矢歟。惜集陸不能徧登。以供同嗜。然鱗鬣龍蓋。嘗鼎已足。而謂缺盌於一臠。其然也耶。甲子秋日。琴川張海鵬識。

然犀志

李調元著

序

水族之適用惟魚。而魚之類不一。江淮河漢之魚。尚可約指。而海中之魚之衆。則尤毀屑而難名。余觀粵東。濱至其地如廣、惠、潮、高、雷、廉、瓊、半皆瀕海。以故供食饌者惟魚爲先。而其中奇奇怪怪。令人瞠目而不下箸者。指不勝屈。以是博採方言。按諸山海地誌。一一精細備載。每得一物。卽誌其形狀。考其出處。卽非魚類如介蟲之屬。亦附於魚之族。日久所得。裒然成編。以其皆鱗介之物。故以然犀名之。聊以適掛一漏萬之譏。非如溫潛之必欲照見幽潛也。余曾有南越筆記。匯不收入。而又別爲此編者。以粵中之魚較多他處也云爾。己亥季十月。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然犀志目錄

卷上

三脚鱉　銅鑼槌　虎沙　蝦蛄　花蟒　石蟹　花蝶　指甲蟹　海鯉　環珏　紅鱲　鬱魚　蒲魚　車舉　烏賊　鱟　龍鰕　海鰻鱺　比目魚　沙魚　魚虎　海豚

黃頸魚
鯖魚
鮠魚
鱔魚
西施舌
海馬
海鷂魚
六眸龜
封龜
鯢魚
鱟魚
牛魚
鯉魚
江瑤柱
海蛇
鱠魚
紅龜白龜
納鼈

卷下

朱鼈
鸚鵡螺
海膽
九孔螺
蚶
蜆
水荳芽
紅蟹
青蟹
石蟹
海狗
海鮑
翻車魚
鱉魚
馬容魚
石首魚
竹魚
鯛魚
鱖魚
瑇瑁
流螺
車螯
牡蠣
石蛙
蟶
蛤
蟹
毛蟹
弔
海獺
鮑
倒挂魚
黃齒魚
烏魚
勒魚
鮰魚
鱈魚
鱟魚
柔魚
赤鬚魚
角魚
鱠白魚
鯛魚
杏魚
民魚
銀口魚
飛魚
鯛魚
帶魚
鱅魚
附廣魚舌魚
松魚
鮭魚

然犀志卷上

綿州李調元雨村著

三脚蟾

三脚蟾魚類形如蝌斗而扁合左右兩翅視之儼如三足蟾蜍故名口大有齒細如釘密如瓷下齒長于上唇唇之內別生竅容如重唇也眼生背上左右有二孔而分岐腹下有二短足各五爪背黃黑色腹白色而無鱗

銅鑼槌

銅鑼槌魚類首體橢圓而尾脩形如銅鑼槌子故名口有齒而下齒長兩眼平視而近唇背具六刺左右勻排鰓下有小划二鰓後有大划二背色黑有斑點如鱧而無鱗

虎沙

虎沙沙魚之一種其形條長四划類蜥蜴其頭絕類虎頭身無鱗而有黑紋又類寸白蚯尾有一鬣

蝦蛄

蝦蛄形類蝦無鬚而尾扁闊類乎螳螂

花蠣

花蟹八跪二螯與諸蟹同但跪小而螯大殼與蟹等僅與螯有斑文如湘竹如貝錦其飲螯足之時又如鋸之齒六無罅隙可窺

石蠏

石蠏匡臍螯足遍體磊砢不啻黃石之縐瘦也故名然匡紋凹凸儼如怒猊大鼻睥目雖纖刻亦遜其巧

花螺

花螺橢形如巨貝而尾不尖長黃質黑章肉亦具黑花條條如彪虎之皮

指甲螺

指甲螺大可二寸圓長如指甲殼白薄亦如人爪甲有肉鬚二吐殼外觸之則攝縮入內

海鏡

海鏡蛤類也形如荷包其粘連處類口其開張處類鏡其內條條亦如褶焉而色一白一紅潮人呼爲月月殼中有紅色小蟹時出覓食蟹飽則海鏡不饑按介屬中腹藏小蟹者尚有二一爲璨珴一爲紅蘸唯此肉白如雪兩殼相合甚固故又名石鏡其中小蟹謂之蚌奴又謂之蟹奴任昉所謂筋是也

璨珴

璨珴狀如珠璫殼青黑色小者長寸大者長二三寸唯生白沙中不汙泥淖互物中之最潔者也有兩肉柱能長短又有數白蟹子在腹中狀如檢莢常爲之出取口實郭璞所謂璨珴腹蟹葛洪所謂小蟹不紅而珴敗是也一名共命蘸又名月蛄每冬大雪則肥瑩滑如玉日映如雲母味甘蓋海錯之至珍者諺曰霜蟹雪蘸珠不在多凡蘸皆以雪肥蟹則以霜

紅蘸

紅蘸腹中亦有小蟹漁人以釣取之

鮮魚

鮮魚一名海燕大者盈車頭如蝙蝠身勢如翔燕尾有鬣其岐亦類燕剪當岐之間復有偃圃之尾形等委蛇其脇各具扁孔五層疊相間大概與蒲魚相類亦無鱗甲按齊諧五行志載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有聲如牛土人呼爲海燕取食之其卻是魚 瑯琊府舊志有燕魚肖皮有沙肉白味美新志云有赤白黃三種兩翅似燕能飛翔海上故以燕名俗呼爲老鴉魚新舊二志皆不詳盡疑卽此鮮魚也

蒲魚

蒲魚大者盈丈圓扁如蒲葵葉其尾修圓若蛇長倍於身有刺能螫人尖鼻前挺形類銳犂目生於背目旁有二孔疑是其耳口開於腹口之左右各有五孔扁若刀刺背色黃黑腹背白無鱗又名鱄 瑯琊府志云海鶴一名荷魚卽蒲魚也口在腹下目在頸上味美而尾極毒昌黎詩蒲魚尾如蛇口眼不相營俗亦呼爲燕魚按海鶴之名又與文鶴同名

章舉

章舉體形橢圓如猪膀端分六足如抽花鬚而其長倍於身每足陰面起小圈子密比蜂窠錯如蓮房八足聚處有細眼如針孔其後肛也其口遷肛幸有足爲之間上下耳無皮無骨肉頗含脂黑比蟹螯膩同蚌髓非鱗非介又名章魚潮人訛稱章魚曰膠水

烏賊

烏賊非鱗非介形如算子袋有六足聚生口旁其二鬚甚長亦如帶酉陽雜俎曰昔秦皇東遊乘筭發於海化爲此魚遇風能以鬚粘岸如舟之下碇焉故又名纜魚身祗一骨骨狀若梭子廚叠可劍如剖榄仁腹中有墨遇大魚來賊則吐墨混流以自蔽一名烏鰂南越志云烏鰂愜墨而知禮崔豹古今注又名河伯度事小吏而南越行記又言烏賊魚常仰浮水面烏見而啄之反爲此魚所捲食故謂之烏賊云

蟹

蟹介蟲也大者尺餘形如覆箕殼分前後及尾爲三截其色青綠而光瑩背眼着背口藏于腹首似蟛蜞足如蟹而多其四其尾三稜雄小雌大雌失雄則死故常負雄於背而行遇風則背骨張開若帆之趁風謂之蟹帆說者曰蟹者、候也命名曰蟹職此之由生子最多而成蟹者僅二餘則爲蟹爲蝦蝦蟆蝦及諸魚族凡物之血皆赤而蟹之血獨碧色亦其異也漁得蟹必雙如單者不可食尾有刺者不可食又一種小者謂之兒蟹亦不可食昌黎南食詩云蟹形如惠文骨眼相負行惠文冠後世已失其製而蟹則千古不變猶可因蟹之形狀以想見古之冠製也

龍鰕

鰕之頭其長與尾相等而巨于尾周圍皆刺兩目上出頭生兩角彎環前向前有巨鬚二長而多刺又有細鬚二長而分岐嘴在其下近嘴有小足長短六枚其腹與蟹臍無異左右排生十足亦類于蟹尾之下每節有划水水行進退是其所賴節左右亦各有口尾末四出金縷絲絲筋絡分明絕類芙蓉之瓣生者青黑色煮則赤如塗朱傑鬚睥目不啻錢唐君之怒欲飛去故又謂之紅鰕北戶錄云大者長二尺餘頭可作杯鬚可作簪作杖嶺表錄云最大者長七八尺至一丈也水經注所謂四尺之鬚不足論矣嶺海辨記云潮州海中龍鰕長五六尺形狀與龍無二洗濯其殼可以爲燈

海鰻鱺

海鰻鱺一名慈鰻鱺一名狗魚又名狗頭鰻海語云大者長丈餘鋸嘴鋸齒遇人能鬬往往隨潮陟山人知之布灰於路鰻粘灰則澀不能行乃擊殺之

比目魚

比目魚狀如婦女鞋底細鱗背紫色腹白無鱗口近於腹兩眼並相一明一暗亦微分大小爾雅曰東方有比目魚不比不行其名曰鰈者是也北戶錄謂之鰈吳都賦謂之鮸上林賦謂之鮭鰈、鮸屬也鮭、鮸類也鮸者相介也鮭者相胜也南方異物志謂之蓽葉魚言其形如蓽撥之竹葉然也臨海志名婢鯢魚臨

海風土記名奴屬魚其有名鞋底魚者俗稱也

沙魚

沙魚古名鮫魚一名珠鮫郭璞鮫贊云珠皮毒尾匪鱗匪毛可以錯角飾劍刀又名鰭魚沈懷遠南越志云鯊魚錯魚也長丈許復有兩洞腸貯水養子一腸容二子子朝從口出暮還入腸鱗皮有珠可飾刀劍治骨角一名琵琶魚形似琵琶善鳴此沙之大者也李奉常曰種類不一形並似魚青目赤類背有鬣腹有翅大者尾長數尺皮背有沙如真珠斑其背有珠文如鹿而堅强者曰鹿沙亦曰白沙云能變鹿也背有斑文如虎而堅强者曰虎沙亦曰胡沙云虎沙魚所化也鼻前有骨如斧斤能斷物壞舟者曰鋸沙又曰挺頰魚亦曰鐇鮨鐇鮨鼻骨如鐇斧也鐇音善東南近海諸郡皆有之蘇恭謂鮫形似鱉無脚有尾者失其狀矣陳藏器謂鮫與石決明同名者以鮫又名腹魚也

魚虎

魚虎生南海頭如虎背皮如猬有刺着人如蛇咬有變爲虎者按倦遊錄云海中泡魚大如斗身有刺如猬能化爲豪猪即此魚虎也遠異記云老則變爲鮫魚臨海記又謂之七奴魚

海豚

海豚候風潮出沒形如豚鼻在腦上作聲噴水直上百數爲羣其子如蠶魚子數萬隨母而行人取子繫水中其母自來就而取之生江中者謂之江豚狀與海豚同而小出沒水上舟人候之以占風其中有油脂可點燈照樽蒲即明照讀書工作即昏俗言婦所化也李奉常曰海豚狀大如數百斤猪形色青黑如鮎魚有兩乳有雌雄類人數枚同行一浮一沒謂之拜風其骨硬其肉肥不中食其膏最多和石灰能船良魏武食制鮒之餘飾南方異物志謂之水猪又名鱊魚謂其多涎也郭璞賦海豨江豚是也

黃頰魚

古名黃鰭魚詩注名黃頰魚今人名黃鮁黃軋陸璣誤爲黃揚按頰頰以形言鰭以味言鮁軋以聲言也背青腹黃無鱗腮下有二鬚魚之有力能飛躍者陸佃云其於春夏近上秋冬近下亦一異云

鯢魚

鯢魚即山海經之人魚也聲如小兒啼故名鯢魚能緣樹謂之鮎魚以足行又謂之鰕蜀稱曰納秦稱曰鱓四足長尾遇旱則含水上山以草覆身張口伺鳥因吸食之

鰣魚

鰣魚一名人魚又名孩兒魚陶宏景曰荆州臨淮青溪多有之似鯉而有四足聲如小兒其膏然之不消耗秦始皇驪山塚中所用人魚膏是也宗奭曰鰣魚形微似鯽四足腹重墜如蠶微紫色無鱗與鮎鮠相類按孩兒魚有兩種生江湖中者形色皆如鮎鮠腹下翅形似足類頰軋軋音如兒啼即鰣魚也一種生溪澗中形色皆同但能上樹乃鯢魚也徐鉉稽神錄云謝仲玉見有婦人出沒水中腰已下爲魚乃人魚也紀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紅鬣問之曰人魚也此二者乃名同物異實非鰣

鯢

鰊魚

鰊魚古曰鰶今曰鮎北人曰鰶南人曰鮎體涎無鱗故名鮎言黏滑也鮎魚上竹竿即謂此魚大頭偃額故又名鯷爾雅翼云兩目上陳口方尾小有齒有胃有鬚生流水者色青白生止水者色青黃大者至三四十斤

鮠魚

鮠魚生江淮間無鱗亦鮒屬也頭尾身鬐俱以鮒唯鼻短耳口亦在頷下骨不柔脆腹似鮎魚背有肉鬣郭璞所謂鮠魚似鮎而大白色者是矣有鮠鯛鰥鱖等名南人呼鮠北人呼鱇並與鯛音相近邇來通稱曰鯛魚而鮠鱖之名不彰矣鰥又鱖音之轉秦人謂其發鰥故呼爲鱖魚

牛魚

牛魚生東海其頭似牛一統志云牛魚出女直混同江大者長丈餘重三百斤無鱗骨其肉脂相間食之味長又異物志云南海有牛魚一名引魚重三四百斤狀如鱧無鱗骨背有斑文腹下青色知海潮肉味頗長按此二說則牛魚鱷屬也鱷與引又聲相近

鮒魚

鮒魚出江淮黃河遼海深水處蚰居長二丈餘至春始出而浮陽見日則目眩其狀如鯉而背無甲色青碧腹下白色其鼻長與身等口在頷下食而不飲頰下有青斑文如梅花尾岐如丙字肉色純白味亞于鯉羅願云狀如鼎鼎上大下小大頭豫口似鐵兜鍪能化龍大者名王鮒小者名叔鮒更小者名鮠子李奇漢書註周洛曰鮒蜀曰鮠鮠毛詩義疏遼東登來人名尉魚言樂浪尉仲明溺海死化爲此魚飲饌正要云今遼人名乞里麻魚古又有鱷魚鮠魚碧魚等稱

鯉魚

鯉魚無鱗巨魚也狀似鮒灰白色背有骨甲三行鼻長有鬚口近頷下其尾岐出以三月逆水而上其居也在磯石湍流之間其食也張口接物聽其自入其行也潛伏不浮漁人以小鈎沉而取之一鈎着身動而護痛諸鈎皆著船遊數日待其魚而掣之小者百斤大則長二三丈重一二千斤白肉黃脂層層相間故有黃魚蝦魚玉版魚等名異物志又名含光魚言其脂肉夜有光也

西施舌

西施舌殼類珠蟞而薄張口時肩肉深白圓長而扁絕類乎舌一端又有二肉柱外伸形與蟹等色亦如玉烹之甘脆脆嚙妃子唇者以爲何如廉宙人呼爲沙螺

江瑤柱

江瑤柱萬震贊曰江瑤柱厥甲美如瑤玉肉廣寸厥名江瑤柱安南異物名記曰江瑤肉脆不中口僅四肉牙隹耳長可寸許圓半之白如珂雪一沸即起甘鮮脆美不可名狀此所謂柱也東坡嘗以江瑤柱與

鮮茲枝爲南中尤物。詩云。似聞江瑤斫玉柱。又云。海鑿江柱初股泉。其爲嘆賞如此。老學庵筆記曰。明州江瑤柱有二種。大者江瑤。小者沙瑤。沙瑤可種。逾年亦成江瑤矣。一名馬頰。一名馬甲。謂其殼一端圓大。一端尖小。如馬嘴也。一名海月。言似半月形耳。

海馬

海馬。一名水馬。其首如馬。其身如蝦。其背偃僂。有竹節紋。長二三寸。雌者黃色。雄者青色。徐表南方異物志云。海馬。有魚狀如馬頭。其喙垂下。或黃或黑。海人捕得。不以啖食。暴乾之。以備產患。凡婦人難產。割裂而生者。手持此蟲。即如羊之易生也。

海蛇

海蛇。劉恂云。閩人曰蛇。廣人曰水母。異苑曰。石鋭狀如血蹈。大者如床。小者如斗。無眼目腹胃。以蝦爲目。蝦動蛇沈。故曰水母。目蝦。亦猶蛩蛩之與駏驉也。

海鷂魚

海鷂魚。生東海。形似鷂。有肉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板。尾有大毒。逢物以尾撥而食之。其尾刺人。甚者至死。李奉官云。海中頗多。江湖亦時有之。狀如蓋及荷葉。大者圍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腹白。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節。螫人甚毒。皮色肉味。俱同鮎魚。肉內皆竹節節聯比。脆軟可食。吳人腊之。魏武食側云。番禺魚大者如箕。尾長數尺。是矣。又嶺表錄異云。鷂子魚。嘴形如鷂。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毒。即乘風飛於海上。此亦海鷂魚之類也。又陳藏器云。有鼠尾血、鮑青魚。並生南海。皆有肉翅。刺在尾中。此亦海鷂魚之類也。

鰌魚

鰌魚。錄異記。鰌魚狀如鱧。能爲魅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

六眸龜

六眸龜。宋史。太宗時萬安縣獻六眸龜。萬安縣即今萬州也。

紅龜白龜

瓊郡志云。文昌縣北石井中有紅白二龜。遇旱禱焉。紅出則雨。白則否。

封龜

封龜。瓊海中有封龜。大者如島。洋船畏之。小者亦重二三百斤。漁人得之。味甚佳。可治疥癬。

納鼈

納鼈。鼈之無裙而頭足不縮者。名納鼈。不可以食。食則令人昏塞。煎黃芪吳藍湯服之立解。

然犀志卷下

朱鼈

朱鼈。生海南。大如錢。腹赤如血。淮南子所謂朱鼈浮波必有大雨者也。

瑋瑁

瑋瑁。狀如龜。而殼稍長。背有甲十四片。黑白斑文相錯而成。

鸚鵡螺

鸚鵡螺。出清瀾海中。南州異物志云。狀如覆杯。頭如鳥頭向其腹。視之似鸚鵡。故名。土人取以爲酒器。名鸚鵡杯。

流螺

流螺。通名海螺。大如拳。其臍謂之甲香。格物論云。合衆香燒之。能發香。獨燒則臭。然則流螺猶蠣石也。可以攻玉。使玉光瑩而自不免於蹠犒。

海膽

海膽。介蟲也。形圓如膽。周身有刺如蝟毛。琢磨其殼。可以爲杯。其肉可爲鮓爲醬。

車螯

車螯。潔白如玉。俗呼車白。殼厚微黃。梁元帝以爲味高食部者。此也。其大者名蜃。能吐氣成樓臺。春夏間依約海濱常有此氣。

九孔螺

九孔螺。本草謂之石決明。形如蚌蛤之半片。其凸處作螺旋形。沿唇有孔一行。多者十餘孔也。又名鮑魚。新莽喜食鮑魚者。即此。

牡蠣

牡蠣。附石而生。不能行游。礧磥連屬如房。故一名蠣房。又名蠔山。初生海畔如拳石。四面有大至一二丈者。每房之內。各生蠣肉一塊。潮來諸房俱開。有小虫入。則閉房以充腹。肉味甚美。殼可砌牆。亦可燒灰塗壁。覆其殼。左顧者謂之牡蠣。

蚶

蚶。有數種。絲蚶紋細如絲。即魁陸。阿婆蚶似絲蚶稍長而不正。海蚶甚大。有片甲大如屋者。以治器即爲車渠。多產崖州。按蚶殼似瓦壟文。故又名瓦壟子。其肉美。名天鵝。

石蛙

石蛙。形如龜脚。得春雨則花生。郭璞江賦。石蛙應節而揚葩。

蜆

蜆殼青黃。生溪湖中。其類甚多。大小厚薄不一。瓊郡舊志云。盛夏取生蜆。以酒鹽蘇麻拌匀之。曝乾。名曰晒蜆。

蟶

蟶似馬刀而殼薄。長二三寸。大如拇指。又有竹節蟶。以夏月出。

水荳芽

水荳芽。蟶類也。鮮時殼中有一肉柱如牙箸。醃之則無。

蛤

蛤。說文云。蛤有三。皆生於水。蛤蜊。千歲鳥所化也。海蛤。百歲燕所化也。魁蛤一名復老。服翼所化。淮南子云。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高誘注。方諸。大蛤也。按呂氏春秋。月望則蚌蛤實。翠陰盈。月晦則蚌蛤虛。翠陰缺。

紅蟹

紅蟹。出儋州。殼上有十二點紅。深如臙脂。北戶錄云。其殼與虎蟹堪作盞子。

翠蟹

翠蟹。色如翡翠。出臺灣。南澳亦有之。

舊蟹

舊蟹。出萬州者大而味佳。

毛蟹

毛蟹。產瓊山淡水中。味極鮮美。

石蟹

石蟹。生崖州之檢林港。本活蟹也。竅穴甚深。掘得即於水中洗滌淨。去泥出水。見風便化而成石。取巨螯螯足全者作怪石供。甚奇。醫書云。石蟹性寒。能消腫毒。治目疾。

弔

弔。介屬也。產瓊海港中。蛇首蹙身。其脊輕利。貯以銅瓦等器皆穿。惟卵殼盛之則不漏。治腫毒功同熊膽。

海狗

海狗。形如狗。大如猫。純黃色。常羣遊背風沙中。遙見船行。則沒入海中。其腎謂之腽肭臍。漁人以技獲之。

海獺

海獺。似獺而大。生海中。脚下有皮如胼拇。其毛着水不濡。其肉亦可食。海中又有海牛、海馬、海驢等。剝其皮皆應風潮。潮來毛皆豎起。海獺亦然。

海鰌

海鰌。海魚之最偉者。故謂之鯨。猶酋長也。有大不可限量。長數百十里。望之如連山者。其小者亦千餘尺。背常負子以遊。蜑人以長繩繫鐵鎗。乘小船。叢標其子。伺其困斃。曳至岸。取油。可值數萬錢。其脊骨可作舂臼。俗名海龍翁。

鱘

鱘有江海湖池之異。海鱘生海中。極大。江鱘生江中。長七八寸。泥鱘生湖池中。最小。長三四寸。狀似鱔而小。銳首肉身。青黑色。無鱗。以涎自染。滑疾難握。與他魚牝牡。故莊子曰。鱘與魚遊也。生沙中者。微有文采。

翻車魚

翻車魚。海槎餘錄云。秋晚巡行昌化邑。俄見海洋煙水騰沸。號前觀之。有二大魚遊戲水面。各頭下尾上。決起烟波中。約長數丈。離而復合。數四。每一跳躍。聲震里許。土人曰。此翻車魚也。閒歲一至。兩魚跳躍交戚。生育之意耳。

倒挂魚

倒挂魚。鮮食醉人。宜作鮓。出萬州。

鱖魚

鱖魚。其脊若鋒刃。銳喙長嘴。大腹。鼻在頂上。能作聲。少肉多膏。大者長一二丈。

黃鰭魚

黃鰭魚。儋州志云。一名大頭。土人呼作赤魚。狀如鮎之大者。子如龍眼。春末夏初。海上疊陣而來。舉網或

不能勝。

馬脅魚

馬脅魚。即馬鮫魚也。皮上亦微有珠。然與珠鮫不同。其味甚美。出昌化。

烏魚

烏魚。似馬鮫而短小。無黑花點。

石首魚

石首魚。野鴨所化。頭中有白石二枚。瑩潔如玉。故名。石首又名黃花魚。醃而乾之。名鯊魚。陸廣微吳地記曰。閩閩思海魚而難於生致。治生魚鹽漬而日乾之。故名爲鯊。

勒魚

勒魚。一名青鱗。狀如鱗魚。小首細鱗。澄邁志云。小兒痘疹。煮以食之。

竹魚

竹魚。色青綠如篠葉。故名。鱗下有朱砂點。味甚甘。

劒魚

劒魚。一名鱗魚。又名鱣魚。即鯊魚也。其狀長而薄。形如尖刀。故名劒魚。郭璞山海經曰。鯊狹薄而長頭。其大者長尺餘。常於春三秋八之月乃出。

鯧魚

鯧魚。即鮐魚。一名鯿魚。有烏白二種。小者名鯧鰟。身正圓。無硬骨。炙味美。以其與乘魚交。故從昌。

鰟魚

鰟魚。即魴魚。小頭縮項。穹脊闊腹。扁身細鱗。其色青白。

鰥魚

鰥魚。扁形闊腹。大口細鱗。有黑斑采斑。色明者爲雄。晦者爲雌。

鱧魚

鱧魚。圓長有斑點。夜則首仰朝北。諸魚之膽味皆苦。獨鱧魚膽味甜。

柔魚

柔魚。類墨魚而長。無螵蛸骨。故名柔魚。

飛魚

飛魚。一名文鰩。生海南。大者長尺許。有翅與尾齊。羣飛海上。便有大風。吳都賦云。文鰩夜飛而觸網。

赤鬚魚

赤鬚魚。瓊府志云。鱗鬐皆淺紅色。俗謂之紅魚。可作脯。出儋州昌化者佳。

鯛魚

鯛魚。即鮒魚。閩中海錯疏云。鮒、鱸之別種。圓厚短卷。昧甃。楚詞、鯛鱸短狐。是也。

角魚

角魚。其頭三稜。有赤角白角二種。白角魚有翅能飛。

帶魚

帶魚。長二三尺。身扁狹如帶。尖嘴細尾。色白如銀。肉細滋膩。

鱭白魚

鱭白魚。瓊府志云。相傳鱭魚是鱭白魚所變。在海爲鱭白。在江爲鱭魚。鱭白於春。鱭魚於夏。其味皆美。

鱸魚

鱸魚。狀似鯉而色黑。其頭最大。一名鱸。山海經云。鱸魚似鯉大首。食之已疣。是也。瓊府志云。郡人呼爲胖頭魚。多出定安。

鯛魚

鯛魚。北戶錄云。鯛魚即鱸魚。瓊州府志云。廣之恩州出鵝毛脡。細如毛。用鹽藏之。郭義恭言。武陽小魚大如針。一斤千頭是也。

附　廣魚舌魚

二魚產高麗。形同箬葉。比目魚之類。

夸魚

夸魚。生東北海。俗名大口魚。性平味甘。食之補氣。腸與脂味尤佳。按字書有吳字。注云。魚之大口者。朝鮮人作夸。文異而義同。

松魚

松魚。味極珍異。肉肥色赤。鮮明若松節。故名松魚。東北江海中所產。

民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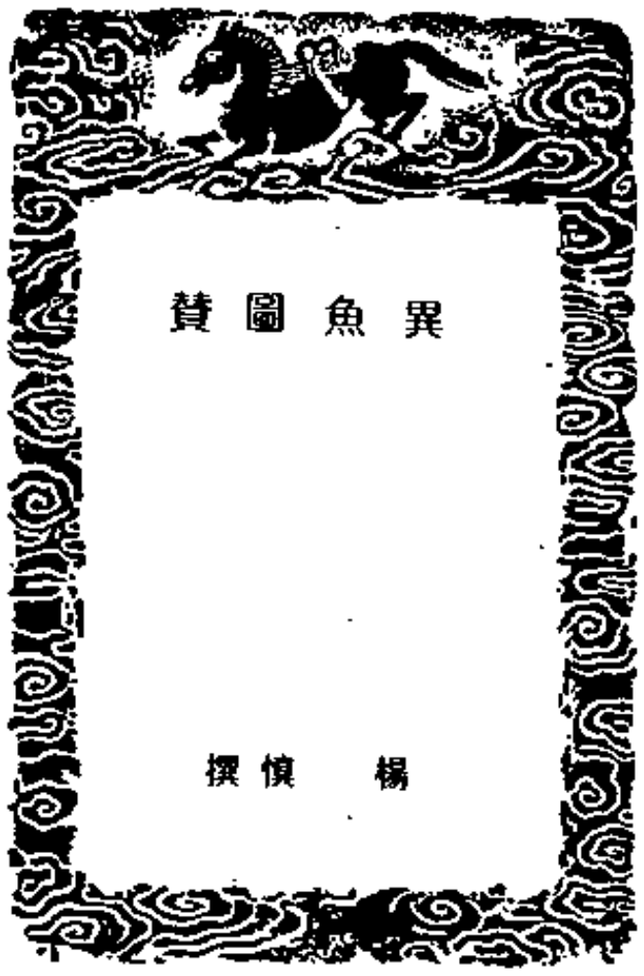
民魚。高麗人以民魚爲鯛魚。按鯛魚味美無毒。膘可作膠。一名江鰾。

鯉魚

鯉魚。味甘美。卵如眞珠。色微紅。其味尤美。產北江海中。

銀口魚

銀口魚。朝鮮國產銀口魚。性平無毒。寬中健胃。合生薑作羹最良。即中國之銀條魚也。



異魚圖賛

附閏集

光緒七年五月
重録于廣雅

異魚圖賛序

范正叔遯齋閒覽云海中異物不知名者人大抵以狀名之此升菴異魚圖賛所由作也先生博學多聞山經地志無書不窺故其賛異魚也怪怪奇奇一收之宏深肅括之筆可謂富矣然觀卷首一條引元儒南充范無隱說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鯤此寓言也以至小爲至大便是滑稽之開端後人不得其言詮鄭象之元奥沉思亦誤況司馬彪輩乎後世禪宗衲子卻得其意故有龜毛兎角石女懷胎一口汲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之偈亦可信以爲實耶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爲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者皆矮人觀場也據此則所謂異魚亦非盡實矣然則此書其殆先生有感而作乎明末安縣胡世安有異魚圖賛補三卷閏集一卷復有箋四卷採注可謂博矣余爲之刊行噫如世安者不得解而必求解亦可謂矮人觀場矣羅江李調元雨村撰

予作異魚圖賛閒出以示好事者或獻疑曰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子不見韓子之詩乎予曰韓子有爲言之也跡其焚膏繼晷之際口吟手披之餘遇蟲名魚字將刪之乎老子云美言不信而五千之言未嘗不美莊子欲絕學而莊子何嘗不學蘇子謂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人盡不識字乎如此之類古人善戲謔自掊擊之一機也雖然不可以訓若孔子則豈其然教小子以學詩終于多識則魚蟲固在其中矣孔子豈非磊落人哉近之不悅學者往往拾古人善謔之言以爲不肖護躬之符可笑且悍充類其說則伏獵弄麈之侍邱長鈴大劍之將軍一一皆磊落人也夫升菴楊慎歟

異魚圖贊目錄

卷一
總贊　　鯤
魴鯉　　赤鯉
嘉魚　　蒲魚
八魚異性色　　鱮鮒
鮒　　鱮
鰟　　鯽魚
黨魚　　鱸魚
鱏鱧　　泗魚
鰣魚　　鯕魚
鱟魚　　鮔鰭
郎君子鯗　　鯢
鯖魚　　鰸魚
又　　鮃鰤
又　　魚舅
引魚　　鯔兒
卷二
鯪魚　　勁鰭
石首魚　　石首化鳧
比目魚　　王餘
鰕魚　　鰼鰼魚
文鰩　　又
飛魚　　王鮪
丹魚　　鰌魚
鮆魚　　鮫
又　　龍魚
又　　烏魚
瑁魚　　石柱魚
橫公魚

卷三
髮魚　　琵琶
含光魚　　鮠魚
婢屣奴屣　　石斑魚
戴星魚　　鯢魚
鰲魚　　鰈魚
何羅魚　　鰢魚
鮯魚　　鮒鯀鰌鯙鰷
鯿魚　　鰸魚
烏鰂魚　　鯷鱺
青魚　　鮪魚
竹頭鯚魚　　鮬魚
鮟魚　　沙魚
鯚魚　　蘆鯚
鱉魚　　鰲魚
海鰌　　鯨
卷四
鼉鼊　　龜鼉
海月　　海鏡
又　　筏龍
山螺
山蠣
海蛤　　江珧柱
又　　紫紶
石決明　　東海夫人
海牛　　大蟹
彭蜞　　沙狗
擁劍　　招潮
倚望　　石蜐　蜂江　蘆虎
車螯　　蠣房
蚶子　　貝
蚌　　螺
鼈

異魚圖贊目錄卷四畢

異魚圖贊卷一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刊

總贊

魚之爲字燕尾相似水蟲之中實繁厥類鱗鬣風濤抑龍之次百種千名研桑莫記圖贊所取亦秖以異

鯤

鯤本魚子細如蟹茸莊周寓言鯤化爲鵬辟彼詩頌雕有桃蟲于古言詮誰發其蹤○莊子云北溟有魚其名爲鯤鯤之大不知其幾萬里此寓言也按內則卵醬亦云魚禁鯤鮞皆以鯤爲魚子至小之物也莊子乃以至小爲至大使是消稻之間端後人不得其意昏汨迫詩曰巨鰲戴蓬萊大鯤運天池倏忽雲雨興遊仰三洲接孫放詩巨細同一馬物化無常歸修鯤解長鯨鵬起扇雲飛摭翼摶積風仰凌垂天翼皆不得其言詮也蘇郭象之元奧沉思亦誤玩可馬彪崔乎後世禪宗納子却得其意故有遍毛鬼角石女懷胎一口吸盡西江水新羅日午打三更之偈亦可信以爲十事耶余嘗謂天地乃一大戲場堯舜爲古今大淨千載而下不得其解皆矮人觀場也元儒南充范無隱有是說而余推衍之

魴鯉

伊洛魴鯉天下最美伊洛鯉魴貴于牛羊洛口黃魚天下不如河洛記

赤鯉

務光憤世自投盧川盧川水伯赤鯉送旃易名琴高化形而仙至今揚光清冷之淵事見符子畫圖有水仙騎赤鯉者即其人也

嘉魚

南有嘉魚出於丙穴黃河味魚嘉味相頡最宜爲鮮焉以蕉葉不爛脂腴將滴火滅事見水經蜀都賦注羅益州記樊綽雲南記博物志○丙穴穴向丙也味魚出黃河口

蒲魚

蜀有蒲魚其形如粥出于郫縣蒲村之麓魏武帝四時食制○杜詩魚知丙穴由來美酒憶郫筒不用沽注引沔南丙穴西南去郫千里不應遠取蓋即此魚也其魚亦出于穴

八魚異性色

鱧假鯉俯鱧圓魴方鰒青鮮赤鰻白鮐黃陸農師

鱮鮒

清檢出佳鱮濁檢出好鮒美環於常味取以二月初水經注清檢濁檢俱仁國平關

鮒

洞庭之鮒出于江嶼宏腹青顱朱尾碧鱗劉邵七華節文○嶼即嶼字又作渎

鱮

緡調餌芳可獲鱮魚網魚得鱮不如嗽茹或名曰鮒其性慵如說苑子賤語又古諺云云

鮐

鮐魚

鞏洛之鮐割以爲鱐分芒析縷紛亂蠻足張平子七問節文

鯽魚

滇池鯽魚冬月可薦中含腴白號水母綠北客乍餐以爲麴糵樊綽○蠻夷志蒙舍地有鯽魚大者及滇池冬月多鯽魚

鱎魚

浮玉之山北望具區苕水出焉中多鱎魚胡蝶所化列翼長須崇侯錄異記有人泛南海泊於孤岸忽有一物如蒲性飛過泊將近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觚者盡碎墜舟上視之乃蛺蝶也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蛺之肥美如魚者也胡蝶化魚此又一證

鱸魚

鱸魚肉白如雪不腥東南佳味四腮獨稱金虀玉膾擅美甯馨

鱣鯉

鱣鯉逆流不過鎖江在敘州灘崩秭歸癸卯年事又隋巫陽魚官空設玉板不嘗黃魚一名玉板

洄魚

河豚欒人時魚多骨兼此二美而無兩毒粉紅雪白洄美堪錄西施乳涵水羊胛熟洄魚一名水底羊

時魚

時魚似魴厥味肥嫩品高江東價百鱘鮥界江而西謂之瘟魚棄而不餌

鰿魚

鰿魚假額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或名曰鮎粘滑是因爾雅翼

鱟魚

鱟形如帆與便面同厥足二六鷗常負雄漁人取之必得其雙子如麻子南海是供

鰩鮐

魚有鰩鮐一頭鼓尾有脚如鱟食之肥美

郎君子魚

郎君子魚雄雌相雜置之醋盂逡巡便合下卵如粟頃刻甘川善治產難誕生如蓬本草名郎君子元文類作郎君子魚

鯢音題

魚有名鰾匹妙切亦號爲鯢化而爲人曾謂仲尼嬉戲鱗甲由也作之陳蔡之厄大濟聖餓衛波傳

鱔魚

潛有鱔魚飛有鱔鳥同是一物互爲形表鳥藏魚出變化莫曉

鱦魚

鱦似蜥蜴一卵百子或如白虺或成君兒咳孩三尺長尾利齒岸掉渴虎人肉爲肺造化至仁胡乃育此

又

南海有魚其名爲鱦其身已朽其齒三作李清風物類相感志

鮒鮞

魚有鮒鮞或名江豚欲風則涌恒隨浪翻

又

鮒鮞之魚出淮及五湖黃肥不可食大如百斤猪數枚相隨沉浮白如魏武帝四時食制

魚尉

嘉州魚罰載新厥名鱗鱗迎朕夫豈其物其文實鰣

江圖可徵說文鰣名當互

弓魚

西河弓魚三寸其修誰書以公音是字謬又哂多子亦孔之羞弓魚見魚譜○頌中俗謬既說作公魚而今說作公○俗其有子遂綴為諱譜云大理公魚皆有子雲南却尚豈無兒

鱐兒

鱐兒極眇僅若針鈎盈尺萬尾一簊千頭漁師取之不以網收來如陣雲厥幾沉冊名曰跳鯉厥義可求

異魚圖贊卷二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鯪魚

吞舟之魚其名曰鯪背腹有刺如三角菱晉師畏之網羅莫脫臨海水土志

勁鯪

南越勁鯪揚鬐拂流洞腹蓉子朝泳暮游臍入口出貯水若抽鱗皮斑駁可飾蒯緱

石首魚

石首之魚有石在頭瑩白如玉可植酒觴石首魚一名鮸見了賦

石首化鳧

南有魚鳧國古蜀帝所都僰縣石首魚至秋化為鳧魚鳧之名義斥此可求諸張勃吳錄

比目魚

東海比目不比不行兩片得立合體相生狀如莊屧鰈實其名

王餘

王餘孤遊比目雙逝水既有之陸亦相儷鴛鴦鴦鳥匹鷺性亦相似易林鷺必匹飛鴨必單栖

鰕魚

鰕實四足而有魚名頭尾類鯢岐岐而行長生山澗出入沉浮云是懶婦怨懟自投異物志舊贊

鯛鯛魚

皷翮十運一翼翩翻厥鳴如鵲鱗在羽端郭璞鯛鱗魚贊

文鮅

彤如覆銚包玉含珠有而不積泄以尾圖圖蘊道會可謂可魚郭璞鯛鮅贊

又

海經智鱉江賦文鮅孕璆音磬鳥首魚尾出鳥鼠穴

禹貢攸紀

飛魚

飛魚身側長丈餘登雲游波形如鄧翼如胡蟬翔泳俱仙人寀封食餌諸著藻灼燦千載鈔術王子年記言類

王鮪

王鮪蛔居科斗其面性最有毒獵所不敢入饒食之肥美盈嚥

丹魚

丹水丹魚出于南陽以夜伺之浮水有光夏至十日其期不爽取血塗足水上可行抱朴子

鮐魚 音臺

海有鮐魚衆魚尊母魚欲生卵觸腹以首蛇醫鴈奴物性固有

望魚 又名刀魚

明都淫澤望魚之沼形側如刀可以刈草魏武帝四時食制

鮫 又名魚虎

天淵魚虎老化為鮫其皮朱文可飾弓刀

又

鮫之為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楊孚文州異物志舊贊

龍魚

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騖九域騎龍上升文選龍鯉一角即此也

又

龍魚之川在汧之堧河圖授義實此出焉神行九野如馬行天

烏魚

烏魚載星禁在仙經鮐鱧鱖紛其別稱其膽獨甘以是為徵

瑕魚

仙人上藥劉淵壇魚昔西王母漢武受圖銀刀尾尾今乃其餘衍漢武內傳

石桂魚

石桂之魚天仙所餌猶有桂名鱖借音衛流水桃花眞隱詠美鱖魚即石桂魚又名鱖魚仙人劉憑所食即此也唐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

橫公魚

北荒石湖有橫公魚化而爲人刺之不殊貞之不死游鑊肯肯烏梅甘七煮之乃熟約神異經元黃錄○愛尊赤魚游于露鑊乃此魚也其性自然乃嬉誣以爲瑞應

成都楊慎撰　綿州李調元校定

髮魚

髮魚帶髮形如婦人出于滇池肥白無鱗漢武帝四時食制

琵琶

海魚無鱗形類琵琶一名槳魚其鳴亦嘉聞音出聽曾識瓠巴沈懷遠南物志

含光魚

含光之魚臨海郡有南人爲炙雖美而毒煎煑已乾燿夜如燭沈懷遠

鮝魚

鮝魚長思大如竹竿爆之爲燭光明有爛脊骨又美可作美餐臨海水土志

婢屣奴屬

魚有婢屣亦有奴屬其名雙偶其形兩肖味皆堪噉出臨海輿

石斑魚

石斑媱蟲虎文形蚓蠅螢爲物水邊呼引石斑即走上岸合牝其性既惡藥不可飲

戴星魚

戴星之魚背有星文點點玢睩因之名云

鮹魚

鮹魚兩肋大內堪齎鹽之粳米其骨亦軟號狗磕睡謂無餘行○鮹魚只有一脊骨治之以置葱鹽之以餘俗號狗磕睡魚

鱢魚又作鱢

鱢魚之味其美在頷古嗜有之價蹙世宅鱢腮沙刺黃骨鮹脊南烹所珎百倍秦炙○占診云肯去屢世宅不去鱢魚頷○南中八郡志黃魚鮹魚之美在刺○南中八郡志黃魚形似鯉骨如葱可食郭義恭廣志云健爲郡僰道縣出屬骨黃魚

鮝魚

徹笥在梁其魚惟鮝其大盈車餌以豚豕鮝死以餌士死以貪子思子曰鮝貪以餌死士貪以祿死

何羅魚

何羅之魚一身十首化而爲烏其名休舊竊惜于春傷隕在白夜飛曳音閭春疾走

鯛魚

周成王時揚州獻鯛其皮有文出樂浪東漢神爵初捕輸考工

鮐魚

東方有魚其形如鯉其名爲鮐六足烏尾鱒爲之母脂育厥子

鮣魚鱣鮪鱘

樂浪翻國魚之淵府異哉鮣魚魴有兩乳鮣鱣鱘各以類聚漢獻大官叔重是取五魚皆出樂浪潘國并見說文

鯔魚

魚之美者東海之鯔伊尹說湯水羣首茲徒聞其名而形未窺

鰋魚

遼東淇水鰋狀如蝦無足長寸形如股乂茲雖微蟲其味特佳

烏鯽魚

烏鯽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鯽吸波潠墨迷射水慮萬振海物異名記

魚有烏賊狀如算囊骨間有鬢兩帶極長含水潠墨欲蓋反章

烏則之魚鶬又作鴨即鴨也今俗名山呼　烏所變海若小史懷墨帶算須與其足皆在眼眸風波稍急粘石爲纜章舉石距同狀異而食品所珍圖畫悉絢呂氏春秋注引古月令曰九月令曰烏入水化爲魚之入月令七十二候者誰烏則爾○天台智顗禪師請禁海際捕魚源陳宣帝時答曰此江既無烏則之味爲食品之珍尚矣○章舉石距烏則之別種見日華子

○今山東登萊有之名八帶魚

鰻鱺

海鰻江鱺善攻岸碕又善升木水居畏之既愈人痾復裨牛肥驅蠹如掃茲功亦奇

青魚

江有青魚其色正青沮以爲鮓曰五侯鯖枕如琥珀可以籠燈亦爲冠笄以椒麗婷（魚枕即齊魚枕骨也可爲燈罩又作女冠）

鮒魚

黃帝其鮒石鼓椒鍋查頭縮項味珍襄川詞林藻詠名播鉛牋（鮒即鯽）

竹頭鮡魚

張揖廣雅檮竹頭鮡滇池所饋亦名竹丁鯊以爲鮓案酒薦馨

鱄魚

鱄惟妾魚厥形如瓜亦名爲鯧同彼狹邪淫蟲相邇其味苦嘉（說文魚部凡一百三始鱄終鮻）

鯠魚

鯠魚味爽可非朝酲左晉虞郎獻于帝庭其方俱在食經可徵

沙魚

沙魚二族胡沙白沙譬背鮫魚其實稍差功入金匱名號口華

鱓魚（即鱔也）

上龍之腦荇莖根化而爲鱓黃白異體（抱朴子曰上龍之腦化而爲鱓有黃白二種白鱓出交趾）

蘆鱍

蘆鱍之魚產蘆陵南俗以爲醬海城所甘（鮓音鮑）

鰒魚（又作鱅）

吳楚鰒魚其文如蜀薦以上春美而多刺

鱖魚

鱖一名鱖嗽銳大腹長齒羅生上下相疊音混於鱖而不同物（鱖又作鮨）

海鱘（鱘同）

魚之最巨曰海鱘蹋舟行逢之不知幾里七日逢頭九日逢尾產子仲春赤徧海水

鯨（字一作鯨又作鯨）

海有魚王是名爲鯨噴沫雨注皷浪雷驚目作明月精爲彗星（淮南子鯨魚死而彗星出）

東海大魚鯨鯢之屬大則如山其次如屋時死岸上身長丈六膏流九頃骨充棟木明月之珠乃是其目（魏武帝四時食制）

嗟海大魚蕩而失水螻蟻制之橫岸以死轉重君海不可以徒策士之談譬其有理（說苑）

（蟲蟲 海錯附）

成都 楊慎 撰 綿州 李調元 校定

龍麻（音迷）

龍麻海鼠名曰蜃蠣形大如蟹出自沙蹄一枚剖之有三斛膏（說文名蜃蠣江賦名蠣蜃海水土志曰海鼠貫一物也）

龍鼈

龍鼈龜頭鼈身蝦尾斑似玳瑁漫無甲指蹕飾弓輔紲帙增美

海月

海物正圓名曰海月指如捶頭有緣無骨海賦江圖藻詠互發

海鏡

海鏡殼圓中甚瑩膩腹有小蟹朝出暮至或生剖之蟹子跂跂逡巡亦奇

又

海鏡蟹爲腹水母蝦爲目虛有咸受謨補不足人固有之無惑乎物

陵龍

陵龍之體黃身四足形短尾長有鱗無角南越海人嘉羞見逐（臨海水土志本贊）

山蠎

頌表蠎蠎是曰山龜人立其背可負而馳木楔其肉聲吼如牛巧匠琢之以爲梳篦

山蠎（說文蠎以會鳴其音如鼓洛神賦所云馮夷鳴鼓是也）

蠎惟水靈浯陵是育其緣中文其甲堪卜馮夷所命切和靈曲（漢郊祀歌馮夷切和注馮夷水神命靈蠎也）

海蛤

海蛤魁陸瓦瓏鑽殼外眉內渠形肇渾朴（萬震南州異物志贊○注眉高馬眉渠疏爲渠）

江珪柱

江瑤柱句厥甲美句王禹偁肉柱膚寸名江瑤柱萬震此贊加古

又

今之馬甲柱古曰玉珧厥名之珍海圖所標昔人賞之謂美無涯取類南果以配荔枝

紫絃

蘭陵紫絃江淹紫蘭是惟蚌類發華應春珠瑕錦蛤玉盤同珍荀子東海有紫絃郎石劫也江淹石蚌賦紫蘭鳴春流王維詩去問珠宮俗來經石蚌春或曰即石決明又名鰒脯

石決明

鰒步角切似蛤句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石叶音錯細孔雜雜或七或八入藥品者以七孔八孔爲佳九孔十孔不堪用也○郭璞蚨雜贊○此贊尤奇

東海夫人 淡菜

東海夫人淡菜有殼形雖不典而益惟殆求以象類堪爲一蒙

海牛

海牛魚皮潮信可卜潮至毛張潮退則伏刻像抨蘸招風斯速

大蟹

女丑大蟹其廣千里舉螯爲山身故在水海陽專車曷云其比女丑見山海經海陽見王會

彭蜞

爾雅彭蜞元經郭索均爲蟹謚蜞訛以越梁王醢化茲乃臆說

沙狗

蟹有沙狗亦似彭蜞穿沙爲穴見人則蹟曲徑易逃了不可得

擁劍

蟹有擁劍一螯偏大隨潮退殺隨退復裹力能鬥虎利甚戟剉

招潮

蟹有招潮遡月而翹背向不失與潮相招蠟物有知云誰之教

倚望

蟹有倚望常超顧睨東西其形兩翹八跂望常如此入穴乃止

石蠏 蜂江 蘆虎

蟹有石蠏蜂江蘆虎石殼鈌卵不中鬥俎好事取之充畫圖譜蜂江又作蝦江蝦音流

車螯

海有惟錯車螯蠏蚶眉目內鈌鑛殼外緘瓦礫何異庖廚是堪

蠣房 房讀作阿房之房音傍

海曲蠣房或名蠔山眉渠磊砢牡牝異斑肉曰蠣黃醃味海蠻南州志貢贊

蚶子

蚶爲蚌屬文似瓦屋殼中有肉紫色滿腹縱橫其理伍味具足盛宏之荆州記

貝

夏元周錦貨貝以市研螺蚌紙光我毫士厥有神功消霧甯水豈特把玩止娛童子盐鉄論夏后氏以元龜文如錦也俗見殷肋相貝經貝詩曰成是貝錦貝

蚌

蚌爲鷸詠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有死鷸鷸爲蚌語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必有蚌鮑兩國相爭不忘則傾兩士相鬬兵仗其後不鬥不爭鷸蚌兩生衍春秋後語

螺

香螺文蜬寶蛤珠寵覩雷開閉與月盛衰明墟無脛走于天涯淮南子曰蛤蟆須蠙蛤蚌珠胎與月虧全呂覽曰月望則蚌蛤實月虧則蚌蛤虛又淮南子明月之珠出于蠯蜯

蠣

蠣乃雉化氣成樓臺摩殼以稱始于姬部蠣從長文有自來象君農耨皆從辰以古書章蠣而蜃也

蠯

蠯式玉度蚌象寶文螺書蟠稽篆蠙蟲坴取類斯大稱名則豹何傷焉涔無損質毫蠯蚌之秋而長者見周禮○易離爲蠯寶分螺書缺三字徐楚金古篆法貴蟠圓蟠音果其字从蠯从蚌當作蟠隸變作蠯今訛作蠯見湘山野錄稍見史記秋傳

異魚圖贊卷四畢

摩竭大魚

摩竭大魚罕師莫干瀛淵角鼻可與齊觀

四分律云摩竭大魚長三百由旬極大者長七百由旬○智度論云昔有五百估客下海採寶值摩伽羅魚王開口見三日出白山羅列一是實日兩是魚眼白山是魚齒眼如日月鼻如太山口如赤谷○拾遺記瀛州之東有淵洞廣千里有魚長千丈色斑鼻有角時鼓舞羣戲噴水成雲望者見其五色如慶雲之麗

海多

海多人言山傑猩鼯躍化李池張胡莫取

玉照新志宋嘉祐末有人擕一巨魚入京師能作人言號曰海多衒耀市井間亦常入禁中自誦云海多風錯被漁人下網打住將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放我歸去龍王傳與這底思量爾千回萬度後經李氏園中躍入池不可復獲是歲黃河大決○靈怪集吳郡漁者張胡于太湖釣得一巨魚腹上有丹書云九登龍門山三飲太湖水畢竟不成龍命付張胡子

海魚選品總贊凡二十種附八種

海實魚府巨細紛游色味異系漁書是收

鰌楯

鰌之大者狀楯得名脯同嚼蠟市肆攸輕

鰌楯鰌魚大者形短而員狀類樹楯故名重可數百觔漁人不常得之間有脯而出于枯魚之肆人厭其肉老無味空負大名耳

箬魚

形同竹葉緻名貼沙佐鮑餚品幼脯並誇

箬魚狀似竹葉閩鄉名貼沙以其身貼伏沙上象形也鱗極細肉嫩無刺臨安江口時有之潮中有一種赤黑謂之幼鹽晒乾脯輕薄超儁下酒不可無此君○比目亦有箬名

帶魚

佩帶誰遺鰿如曳練奇其說者原始仙媛

帶魚生深海中濶二三寸長可數尺色白如銀無鱗刺骨中有珠者名珠帶小者名帶絲皆因其狀似而或云西王母度東海侍女飛瓊腰帶為大風所飄化此魚

竹魚

竹魚條生博二寸許色奪浮筠寒食斯取貫尖無唇疑其鱟與

竹魚條生博可二寸長二三尺嘴尖而長遍身綠色青翠可愛腹白狀似竹當寒食前後漁者以絲網取之又一種名貫尖亦名桂尖似竹魚而小一種名無唇即桂尖之類而缺上唇口中有小蝦為之取食○互詳前三卷竹頭鮮箋

烏頰　赤鮓

二魚異產形味稍同色羣可辨或釣或罾

烏頰身狹側視之則稍員厚鱗少骨多處水崖中漁人以釣得之色近黑脊上有刺數十枝長二三寸或亦借此以防患者○赤鮓一名交鬚似烏頰而稍短結陣而至大小交錯因名交鬚色淺絳故又名赤鬚味不下烏頰黑赤之分眾寡之異小者名紅翅蓋其子也

鮓魚

身長骨弱性不樂羣甘懲猖狂出處峻分

鮓魚首圓鱗細身長骨弱大者數十斤或云性健不與諸魚為羣故名鮓○雜書云鯽魚無定耦與眾魚狎

水梶　松魚　沙姜魚

豐肉鮮骨鱗判有無升之賓豆家庖是需

水梶身圓而短無鱗肉厚味甘大可五六斤莆中名為堯蔬以四五月間至鄉人以之充饌庖不以供客蓋賤之也○松魚狀似水梶頭扁尾尖身無鱗刺口有鬚九十月間至漁人以餌釣之肥甚肪而罕供賓祭與赤魚同類而異名五須者為松三須者為赤而赤殊勝云○沙姜魚身圓有鱗而白肉厚無刺呼為飼子鮓以其無骨便食但未免肉相耳

鱸魚　波郎　青鱗

聚族雖三羣游則一海若搖食結夏可必

鱸魚身圓鱗厚長數寸波郎無鱗刺五六月間多結陣而來多者一網可售數百金漁人望海為田此其一也青鱗似鱸而薄至亦結羣天若以海利私此窮人者

黃雀　白雀

飛躍貿形味隨氣革臭項乘權術衒黃白

黃雀似箬葉而薄色黃翼苑云魚以八月化為雀十月復入海化魚入惠州作膾粵人多尚之又有白色者名白雀蓋因色而名味不及黃復白白扁赤鼻二種似二雀而小皆其種也赤鼻味勝

江魚　流魚

江魚瑩玉流魚浪花宜脯宜畜收盈舟車

江魚生于海長二寸許潔白如銀其來成羣漁人以為利舟車俱滿其用甚廣或醢或脯以行四方海澄有內港出者價與銀魚等但不多得耳白丁香又小于江魚○流魚如水中花喘喘而至視之幾不辨乃魚苗也諺云正月二鱸正月收而放之池皆為鱸魚過二月則鱸小之鱸食魚畜魚者呼

爲魚虎故多于正月收種其細似海蝦如谷苗植之而大流魚正苗時也

花鮡　娘哀

花鮡身紋娘哀脊刺徑寸厥形醢供遠致

花鮡大寸許上下身薄有花紋娘哀脊上有刺漁人或受其螫痛不可忍因致母戚故名形似鮡而無花大如指皆可作醢行于四方

柔魚 海產止此

元鍾海錯爰有柔品鱸膾墨形炙薦佐飲

柔魚似墨魚而身長須脚皆相似腹亦有墨獨中軟骨爲殊生食不及脯用火炙之肉條條有紋如銀絲此海味之絕佳者而海錯雜組絕無紀載則以獨產元鍾洞山江上其他齊越海南並不產故特表而出之

紀魚

孟貢產紀夷羞是供力反變薑功配鹽漉

滇程記雲南百夷中有小孟貢江產紀魚彼夷食之曰御百婦故夷性極淫貴賤俱數妻山中亦產薑蘘餌一刀圭終其世斷絕人道士人以飼牡馬不之宦也。何春遠渚紀聞宋徽宗時將軍蕭注破南蠻得其所養鹽龍長尺餘藉以銀盤中置玉盂以玉箸撫海鹽飼之每鱗中出鹽則收用酒送一七專與陽道

鮡魚

比鮡則大膚縷玉瑩以膾諸庖無異雋永 原贊

宋邢益州方物畧云鮡魚出蜀江背鱗黑而肩理似玉蜀人以爲膾味美

沙綠魚

長不數寸有駁其文淺瀨曲隈唯泳而翠 原贊

方物畧云沙綠魚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如鮡大不五寸味美蜀人珍之

石鼈魚

鯤鱗玄質本不登俎以味見錄雖細猶捕 原贊

方物畧云石鼈魚似鮡魚而小上春時出自石間庖人取爲奇味

鮡魚 或云即蝦

有足若鯢大首長尾其啼如嬰緣木弗墜 原贊

方物畧云鮡魚出西山溪谷及雅江狀似兒有足能緣木其聲如鯢啼蜀人豢之。范鎮東齋筆錄蜀有鮡魚善緣木有聲如啼孟子言緣木求魚是亦未聞此也

江蟯

介屬根植其名江蟯殼分碧漢肉緣素毫

漁書江蟯生海泥中殼如花瓣而緣有根直植于泥白如豆芽殼軟肉遲有毛而白海味之佳者漳之詔安潮之海門皆有之郡中以爲珍羞但遠致經久則失其眞味矣。蠡史曰介屬生根柢惟此一種最奇品也昔有中貴食而美之盡盡見根笑謂海錯亦著豆芽子。此與山人認蜜子作棗豆海粉作粉線何異目不經見見其似者

蟶

漳海泥蟶生繁質小種異蚶田霜候枯槁

漁書泥蟶似蚌而小惟漳浦詔安海中產焉不種而生采之不竭大不盈寸鮮作湯佳七八月間爲盛霜降則枯矣晒肉爲米可藏久用鹽連殼醃之可致遠

沙蠶　土穿

沙蠶類蚓味甘登俎別種土穿汁凝盛暑

漁書沙蠶一名鳳鵶似蚯蚓而大生于海沙中首尾無別穴地而處發房飲霜未嘗外見取者惟認其穴荷插捕之鮮食味甘脯而中俎又一種名土穿生海泥中比沙蠶畧大其尾小六月煮之堅如凍漳浦雲霄多有之。蠡史曰沙蠶無筋骨之强爪牙之利穴沙吸露尚不免見食于人者以味美也近聞捕蟬食者廉而受殃口腹何厭之有土穿六月汁可成凍以視越中蓴菜四五月葉下有霜皆造物之至奇不隨俗炎涼者也

半體魚

廣武山麓漢高殿前有井入角三魚泳旃其一半體云昔烹鮮刳腹園園新錄攸傳

陶朱新錄河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入角井曰漢皇井中有三魚一金鱗一黑鱗一如常而半體鱗肉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游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揚鬣撥刺之勢觀者憑欄俯窺雖異之而猶未審一日有墜井者因瀉之遂得三魚鱗色如在水中時半體者五內皆無方大異之後復置井中至今三魚尚存俗傳漢高皇食膾庖人治魚及半而楚軍至倉皇棄井中而遁語雖難信肰以刳魚而游泳亦可怪也

毬魚

朱崖之濟有物鞠如貌形正號厥味雋腴

宋范正敏遯齋閒覽海中異物不知名者甚多人人抵似狀名之朱崖之旁溪有物正如鞠大小質狀無異亦有紋如線緣味極肥美土人但呼爲毬

魚

西蜀胡世安撰

異魚圖贊補

胡世安撰

異魚圖贊補引

戊午之役朕望禹門自分泥蟠畢此生矣同社多挾策走長安而余復負笈入山寺章句潘餘既所憎對覓話老衲外惟日披古函散帙以喻適志耳偶簡升菴先生異魚圖贊不避疎淺漫摭見聞詮次如卷已而老衲見之戲謂曰美淵不如結網獲鮮可以忘筌余服膺其得新輪微旨異日持青脊墨頭十數魚名與山海經所載珠鑿之類來說則又升菴先生所遺哲余因類搜其餘補之雜時陽萌寒谷氣啓負氷聊借筆墨作濡呴緣以傲簡蟬曰余將彈鋏衝泌不欲自爾分飽神仙字也稿成命兒子輩較正咎魚乃亦彷彎如左凡三卷又閒集一

萬歷戊午長至日蒲亭胡世安識

異魚圖贊補目錄

卷上

鱅魚　箋附見二種
古脊魚
香魚
墨頭魚　箋附一種
馬嘉魚
鯈鮡
鯨魚　別名鱉與鱣混
杜父魚
勒魚
流虎　潛鹿
黃魚
油魚
黃鯛魚
白魚
陽鮐
白鰒
鰿魚　苦鳴石首
鮒魚
印魚
井魚
毛魚
餞魚
鮑鮮魚
鮒魚
半湯魚
風雨魚　凡二種箋附二種
海鹽魚　有二種
湯魚　有三種

卷中

珠鱉魚
芘魚
鱘魚
赤鯬　箋附見一種
鱄魚　箋附見二種
修辟魚　箋附見一種
鯩魚
莽魚
鮮魚
鯢魚
鯨魚　箋附見一種
冉遺魚
鯈魚　青猶與蒼條然類
滑魚　鱅魚
脂魚
化魚　三種
逆鱗魚
無鱗魚
二名魚　十種
複名魚　六種
倮虫魚　十二種
區別魚　十二種
足魚　八種
色魚　十種
器形魚　八種
異同魚　十種
羽鮮　六種
飢塘魚　十種

卷下

互錯部

鼉　二贊
鼈
鼉
能　貝
多目龜
鼈
鱉
蟛蜞　互見前擁劍箋
虎蟛
彭蜞　箋附見二種古今注作小蟹與諸說小異
數丸
百足蟹
蟻　箋附見二種
蝦
蝲步
寄居　亦名寄生箋附見二種
海虾
海扇　即車渠
蛾蟻
蜆
蟶　箋附見一贊
土蜈　一作土蛛
上肉
西施舌
海參
沙蟹
石劫卒

魚類補一百五十四種贊五十七首

互錯補三十八種贊二十八首

閭集

摩竭大魚又名摩伽羅番云鯨
海豹
鱠楯　以下海魚凡二十九種箋附八種
鯊魚
帶魚
竹魚　腹似青魚色似竹味似鱖出橫州海中
烏頰　赤鯨
鮸魚
水梶　松魚　沙魚
鯽魚　波郎　青鱗
黃雀　白雀
江魚　泽魚
花鮸　娘魚
柔魚　海產止此
鮵魚
鯀魚
沙鯊魚
石鱉魚
鯽魚
江蟯　介屬
蝟
沙蠶　土穿
牛體魚
毬魚

異魚圖贊補卷上

西蜀　胡世安　撰　綿州　李調元　鶴洲　校

鯔魚

鯔魚肯鯉產淺海滴非鱗非鰭音宵混糸首區身圓骨軟肉細大者號鯔子味靡儷

雨航雜錄鯔魚似鯉生淺海中專食泥身圓口小骨軟肉細似鱔而大首曰鯔神仙傳介象與吳王共論魚以鯔為上取其益陰○張九齡頌駕青虬嗟元螭肥而癡涅而滔似烏則此黑魚不嫌入淤而食泥猶堪哺糟與暖醽○養魚經松之人于潮泥地鑿池仲春潮水中捕鯔盈寸者養之秋而盈尺腹背皆腴為池魚之最是食泥與百藥無忌其子味更佳京口錄云頭匾而骨軟惟喜食泥色緇黑故名粵人訛為子魚閩志云目赤而身圓口小而鱗黑至冬能牽被而自藏○李時珍云生東海狀如青魚長者尺餘其子滿腹有黃脂味美獺喜食之吳越人以為佳品醃作羹脂○齊諧記魏明帝見雒水白獺不可得徐遵曰獺嗜鯔魚不死及刻畫板作鯔形懸于岸獺競來一時執得○鯔魚出餘姚子鱗魚出山陰

青脊魚

青脊非鯽而有鯽名身扁鱗白腴美可鮮清明改候腦內蝨生肉變味減不中煩烹

海味索隱青鯽歌探茅穗得元鯽頷如漆味如脂

蕈白石防中啗啖蟠樓吐崑核北五寧是雞肋中間棄之殊可惜屬本畯云青脊魚身扁而鱗色俱白以背上一條青脊得名非青鯽魚也其背腴甚美出奈化縣士庶成珍之在俱魚之上過清明時候腦中生蟲名魚蝨漸大而魚亦漸瘦便不堪食交宮張將軍食此魚正在生蝨時耶但脊作鯽上

人故自訛耳○漁書黃点狀似時魚而小一名青鯽寧波出者佳鱗薄刺柔海人尚之

香魚

雁珍雜五香魚殿供丰美拔萃五斗曷庸月增一寸自春徂冬

雨航雜錄雁山五珍謂龍湫茶觀音竹金星草山樂官香魚也士人朱太守素無宦情嘗曰豈以五斗易五珍香魚鱗細不腥春初生月長一寸至冬月長盈尺則赴朝際生子生已輒稿惟雁山溪澗有之他無有也一名記月魚

墨頭魚

墨鱸類鯉出以三月魚火夜伺其來勃窣好事相傳墨瀋攸滅

墨頭魚屬嘉州出形狀類鯉子長者及尺其頭黑如墨頭上有白子二枚又名二斗魚常以二三月出漁人以火夜照又之惟郭璞臺前乃有世傳璞著書臺上魚吞洗硯之墨所化或名墨鱸○方物畧云黑頭魚形若鯉長者及尺出嘉州歲三月則至惟郭璞臺前有之里人欲怪其說則言璞著書臺下魚吞其墨故首黑餐曰黑首白腹修體短頸春則羣泳促罟斯獲嘉州又有客朗魚似鯽肉嫩而美不恒有也

馬嘉魚

福之馬嘉燕尾銀膚春夏乳子始與潮徂知進眯退見東保無

癸辛雜識姚鎮效柳河東三戒作三說其一曰福之馬嘉云海有魚曰馬嘉銀膚燕尾大者覘聚兒而火晴之可致遠常淵潛不可捕春夏乳子則隨潮出沒而上漁者用此時廉而取之簾爲疏目廣袤數十尋兩舟引張之綖以鐵下垂水底魚遇

者必鑽觸求進愈觸愈怒則頰張鬣舒鉤着其目致不可脫向使觸網而能退則攸然遠矣知進而不退用罷烹醢之酷悲夫

鯈鮴

浮陽之魚名曰鯈鮴狀如柳葉羣游發發肚沙望洋有悵莫豁省枯魚書徒增嗟咄

荀子鯈音稠鮴當作鰌者浮陽之魚也肚祉同于沙而思水則無遠矣拄于患而欲諱則無益矣○本草名鰷魚一名鯊魚一名鮴魚條其狀也粲其色也因其性也李時珍云生江湖中小魚長僅數寸形狹而扁狀如柳葉鱗細而整潔白可愛性好羣游最宜鮮殖

鯢魚

腮有三四彷彿淞鱸雖有鯊名與鯢類殊

雨航雜錄鯢魚狀似鱸而肉粗三腮曰鯢四腮曰茅鯢樂詩志所謂鯊音鯊魚是也一曰茅狂○林曰瑞魚書云鯢狀如石首而大黑色多鱗巨者鱗如海鏡眼如椀重數十斤生深海中可脯可醢其膠絕堅美工師爲几案諸器物常用之○編海鯢鱮同音愼即鯊也此魚圓如盤口在腹下尾有毒此似另種互見黃魚箋

杜父魚

溪澗小魚爰有杜父狀類吹沙口澗喙若脅雖螫渡父攸膴

杜父魚一名渡父魚一名黃鮈音么魚一名船矼魚臨海志名伏念魚古今注江東呼童子魚爲土父是也李時珍云溪澗小魚渡父所食故名見人則以喙插入泥中如船矼也陳藏器云杜父魚生溪澗中長二三寸狀如吹沙而短其尾岐大頭濶口其色黃黑有斑脊上有鬣刺螫人

勒魚

東南海中夏初謖謖漁人設網伺鮈次逐狀刺如鱗冰鮮是嚼甜瓜若生骨蒂尊熟

本草此魚腹有硬刺勒人故名出東南海中以四月至魚人設網候之聽水中有聲則魚至突有一次二次三次乃止狀如鮒魚小首細鱗腹下有硬刺如鮒刺頭上有骨合之如鴉喙形乾者謂之勒

蘇吳人嗜之甜瓜生者用勒蘇骨插蒂上一夜便蘇石首蘇骨亦然○養魚經鮈魚腹下之骨如鋸可勒出與石首同時海人以冰養之而鬻于諸郡謂之冰鮮

沉虎 潛鹿

惟海蠻師魚身虎首爰彼潛鹿亦班龍偶變化無恆孰是極紐

談乘沉虎虎頭魚也潛鹿鹿頭魚也互見前駁箋○夢溪筆談嘉祐中海中漁人獲一物魚身而首如虎亦作虎文有兩短足在肩指爪皆虎長八九尺視人輒淚下舁至郡中數日方死有父老云昔年曾見又謂之海蠻師然書傳小說未嘗載○臨海水土異物志鹿頭魚有兩角如鹿又雷州出虎鹿蓋電白海中有鹿魚梅聖俞有鹿角魚詩海中魚角蠹蠹不擬龍乃擬鹿碩表錄異鹿子魚頭色其尾鬣皆有鹿斑赤黃色羅州圖經云州南海中有洲每春夏此魚跳出洲化而爲鹿曾有人拾得一魚頭已化鹿尾猶是魚南人云魚化爲鹿肉腥不甚食

黃魚

魚曰黃魚烘身似槲葉頭尖無鱗末刺甚猛

西陽雜俎黃魚色黃無鱗頭尖身似大槲葉口在額下眼後有耳竅通于腦尾長一尺末三刺甚

毒○而觀音錄魴魚形圓似扇無鱗色紫黑口在腹下尾長于身如狸鼠其最大曰鮫其次曰錦魴曰黃魴曰鮐魴曰牛魴曰虎魴魴或作鯛文選所謂鱣魚也尾端有刺甚毒大抵海魚惟魴尤熱于諸魚不可常餐

油魚

河首石穴油魚所產三寸而修豈魴之灑肥以中秋炙食腴甚

油魚在雲南鄧川州南土有珥池又五里爲油魚穴魚長僅二寸中秋則肥孟冬則絕○沮水記云河首關有石穴八月產油魚甚肥人謂水鹹則然油魚視魴魚更小而肥美過之炙則腴甚

黃鯛魚

黃鯛小魚身扁鱗白濶不踰寸長不近尺可充鮮菹宜于煔炙黃姑黃骨呼訛南北

本草黃鯛魚生江湖中小魚也狀似白魚而頭尾不昂扁身細鱗白色濶不踰寸長不近尺可作鮮菹煎炙甚美按魚腸記曰堀此魚長腹多脂魚人煉取黃油然燈甚腥南人訛呼黃姑魚北人訛呼黃骨魚

白魚

北勝陳海白魚是青江湖類生太湖擅獨鱗鮐殊稱武舟戩殺雄詮魴名崔豹有錄

一統志白魚出雲南北勝州陳海狀如鯉而色白又淮水出白魚和州出淮白魚○遊宦錄太湖之白魚冠天下梅雨後十有五日入時白魚最盛謂之時裏白○本草亦作鮐一名鯸魚白者色也喬者頭尾向上也劉翰云生江湖中頭昂大者長六七尺李時珍云鮐形窄腹扁鱗細頭尾俱向上肉有細刺武王白魚入舟即此○古今注白魚雄者

曰鮐子好翠浮水上名白萍

陽鱎

迎釣輒吞陽鱎則爾肉燥無味質薄不美譬彼冠蓋前塵倒屣賢詰烹鮮云胡不鄙

說苑宓子賤爲單父宰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鱎也其爲魚搏而肉厚子賤曰善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鱎者至矣子是請者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

白鰱

魚之貴者爰有白鰱納池白露導時則腹養魚經曰鰱乃魚之貴者白露左右始可納之池中或前一月或後一月皆不肯漁人攜于舟若煎炙油氣觸之則目瞎京口錄云巨首細鱗池塘中多畜之

鮫魚

魚鱢類者江湖有鮫志訛石首食療混鮫其實三種稍有異同

李時珍云鮫性啖魚其目瞪視故名異物志作石首非也食療作鮫鮫生江湖中體圓厚而長似鱖魚而腹稍起扁額長喙口在頷下細鱗腹白背微黃色亦能噉魚大者二三十斤

鮒魚

閩莆有鮒鮮食柔頗剖腹子滿元冬佳時

王得臣麈史鮒魚閩中鮮食最珍者長七八寸濶二三寸剖之子滿腹冬日正其佳時莆田迎仙鎮乃其出處黃公度云莆中佳產惟子魚紫菜荔枝蠣房也○宋方勺泊宅編興化軍子魚惟通應大師廟前者最美世稱通應子魚而東坡詩通應子魚猶帶骨應作印恐誤○漁書子魚似青魚而小正二月間佳此種海上多有之性鹹淡水之交其品獨擅又有青鮫白鮫大同小異海人能辨之臨安只子魚一種大則鰡魚也生江中者勝他產類說癸檜夫人嘗春日入宮賜化太后言近日子魚大者絕少夫人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進歸告檜告其失言乃謀之客以青魚進后撫掌大笑云我道這婆子村果然

印魚

首載蒙籠注諸魚死似青而修鋪必先祀勝鵝炙者彼或疑此

雜俎印魚長一尺三寸額上四方如印有字諸大魚應死者先以印封之○明黃鐵橋海語印魚出南海中似青魚而修廣過之頭骨中折如解鹽之嬰腦後垂皮方經三寸許若道巾之披遂然上有黑文儼如篆籀島夷間有獲者必珍藏之○述異記城陽縣南有堯慶都墓前一池魚頭間有印文謂之印頰魚若非祀者捕而不得○郭詳正詩仙魚通印勝鵝炙亦猶蘇之誤也

井魚

井魚乃穴噴水濺濺經其噴吐變海而泉

雜俎井魚腦有穴每翁水輒于腦穴蹙出如飛泉散落海中舟人就以空器貯之海水鹹若經魚腦穴出反澀如泉水焉成式見梵僧善提勝說

毛魚

南海洞穴陰源下通中有毛魚眞能同宮髮並領蒙可貼屏風

拾遺記南海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能毛魚同穴而處○續博物志海州有人持一束黑物形如竹簍云海魚腮中毛可作屏風貼色似水牛角頭似猪鬃長二尺四寸廣可一寸

鰣魚

喙有鰣紋字曰鰣魚形同鱠殘疫疾用除鈎鍼所化俗說堪啖

本草作鰣臨海志作銅唬魚東山經栒狀山泲水出焉北注于湖中多鰣魚狀如儵其喙如鍤食之無疫疾○寰宇記鰣魚生江湖中大小形狀并同鱠殘但喙尖有一細黑骨如鍼是異耳俗云姜太公釣鍼所化又名姜公魚○志吳江出針口魚首載鍼芒身長五六寸土人多取充鱐

鮑鮮魚

鮑鮮之魚體薨中薄與激所饒市充瘴藥

一統志激江府河陽縣出鮑鮮魚一名康郎魚雲南諸府買作瘴藥一作漉實注漉實空貌今此魚亦乾而中空

鱯魚

鱯魚無骨膩膩如脊徒啖厥口不足以豪

雨航雜錄鱯魚身柔如脊無骨鱗細口濶齒多一作鱯海上人目人弱者曰鱯○海味索隱頌豐若無肌柔若無骨截之肋耶盡之脂耶乳沉雪山鉢底酥凝玉門關外露滴仙盤掌中其即若鮓之化身也耶四明屠本畯云水族風味眞上品也一作風鱯

半湯魚

半湯湖魚互入輒死亦如鮑魚不入江水

一統志應天府東北有半湯湖水向一壑而冷熱相半熟可瀹雞中皆有魚魚交入輒死民引熱水溉田一成兩熟○埤雅鱅鰋入江水輒死韓文公詩江魚不池活今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而味美生止水中則背黑而味惡亦一驗曹植云鹹水之魚不游于江淡水之魚不入于海

風雨魚

海鷄風使白袋雨奴姓同箕畢羽角形殊

雨航雜錄海鷄魚亦文鰩類也形似鴿有內翅能飛上石頭齒如石板出主風又有白袋魚似牛而白白海人江則兆水澤謠曰海鷄風伯使白袋雨師奴○釋名海鴿魚一名邵陽魚食鱠作少陽魚一名荷鯛魚一名鮪魚一名鮑魚一名蕃蹠魚一名白蟹陳藏器云生東海尾有大毒逆物以尾機而食之其尾刺人三刺中之者死二刺者困一刺者可以救候人溺處刺釘之令人陰腫痛拔去乃愈海人破刺毒者以魚尾竹及海獺皮解之又有鼠尾魚地青魚並生南海俱有肉翅刺在尾中食肉去刺○李時珍云海鴿魚江湖一時有之狀如鯉及荷葉大者圍七八尺無足無鱗背青復白口在腹下目在額上尾長有節整人最毒皮包肉味俱全鮎魚肉內皆骨節節聯比肥軟可食吳人措之魏武食制蕃蹠魚大者如箕尾長數尺是已即淳泉所謂鱣魚嶺表錄異雞子魚嘴形如鴿肉翅無鱗色類鮎魚尾尖而長有風濤即乘風飛于海上此亦海鷄類也○南越記天牛魚方圓三丈眼大如斗口在脇下露齒無唇兩肉角如臂兩翼長六尺尾長五尺或亦白袋類也

海燕魚

魚有海燕大小種殊聲如牛者鴆然溺驅以寸計者陰雨翔匿

廣古今五行記齊鹽官縣石鼓有海魚乘潮來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其聲如牛土人呼爲海鶩○本草海燕出東海大一寸狀扁圓背上青黑腹下白脆似海蜇蛸有紋如鞋齒口在腹下食細沙口旁有五路正勾即其足也臨海水土記陽遂

足生海中色青黑腹白有五足不知頭尾生時體爽死即乾脆正此異物志載燕魚長五寸陰雨則飛起亦即此主治陰雨發損痛亦入滋陽藥

鬬魚

有魚矯悍斑紋炫眩習訓爭長里兒競參

宋張世南遊宦紀聞三山溪中產小魚斑紋赤黑相鬬里中兒參之角勝負爲博戲昔有鬬禽未見有鬬魚亦可觀也聞永嘉亦有之○稗史波師魚俗名師婆魚其大如指鬐長具五采兩腮有小鉗如鬣性矯悍好與魚鬬○五雜組閩莆中喜鬬魚其色斕斑喜鬬纏繞終日尾盡斷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俗名錢引魚畜之盆中諸魚無不受鬬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怪也

毒魚

虎師越龜及雜頭溺人中厥毒亦孔之厥

北山經饒山歷號之水出焉東注于河中有師魚食之殺人陳藏器云魚師大者有毒殺人今無識者但唐韻即魚也及北山經所云其即此與○南越志鯖尾魚有毒一名龜名酉陽雜俎傍海大魚脊上有石十二一名雜頭溺一名螃蟹其溺甚

異魚圖贊補卷中

西蜀胡世安撰　綿州　李調元　湘鉛　校

珠蟹魚

珠蟹足六如肺有目蟹蟹迷甘酸盈匏

東山經鳥山豐水出焉東至于余澤中多珠蟹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珠酸甘食之無癘

一統志生高州海中四目六足而吐珠呂氏春秋澧水魚之美者有目珠蟹淮南子蛤蟆珠蟹與月盛衰埤雅蟹珠在足背指此也

茈魚

泚水茈魚一首十身臭越蘇蕪失氣以踈

東山經東始山泚水出焉中多茈魚狀如鮒一首而十身其臭如蘇蕪食之不蠱郭注止失氣也按朔法師混作蠏魚非

鯥魚

鯥好陵居鮭羽蛇尾音如留牛夏生冬死

南山經杻陽山之東音帶山多水有魚焉狀如牛陵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鮭赤作脊下其音如留牛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無腫疾

赤鱬

即翼赤鱬足醫疥瘙人面烏音酋質漾漾比之陵魚而無手足

篇海作鱬鱬南山經青丘山英水出焉南注即翼之澤中多赤鱬其狀如魚而人面音如鴛鴦食之不疥○海內北經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

鱄魚

鱄音圓狀似鮒音毛竊豚不利于見蠕薄之論

南山經雞山黑水出焉南注于海中有鱄魚狀如鮒而蒙毛音如豚見則天下大旱○東山經獨山末塗之水出焉東南注河中多儵蟜狀如黃蛇魚

翼出八有光見則其邑大旱又女蒸山音水出焉西注于高水中多薄魚狀如鱣而一目其音如歐謂如人嘔吐聲見則天下大旱

修辟魚

龜形鳴聲雞喙則白功擠豪魚厥名修辟

中山經家山豪水出焉北注于河中多修辟之魚狀如龜而白喙其音如鳧食之已白癬○又渠豬山之水中多豪魚狀如鮑赤豚尾赤羽可以已白癬

鱠魚

鱠魚貌鮒其文則黑希夷先生或不薦食

中山經來需之水出于半石山陽而西注于伊中多鱠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睡

莽魚

莽魚形大龜首鼈身患劇鵜猶惟最不仁

中山經槐水之河有莽魚其形至大龜首鼈身是河內所出魚盡皆食之

鮮魚

招水源禺鮮厥府藏魚尾兩足狀鼈音羊

西山經英山禺水出焉北注于招水中多鮮魚狀如鼈音如羊郭注狀如龜而魚尾二足

蠃魚

濛水注洋有蠃泳斯音鷲翼鳥陽侯是毗

西山經邽山濛水出焉南注于洋中多蠃音蟬玉為作蠃魚魚身而鳥翼見則其邑大水

鰾魚

鰾魚渭產其狀如鯔覩等朱孺休鯖代鱗

西山經鳥鼠同穴之山渭水出焉東注于河中多鰾魚動則其國有大兵○東山經耿山有獸狀如狐而魚翼名曰朱獳自叫見則其國有恐○

中山經少室之山休水出焉北注于雒中多鯑魚狀如鯉雖而長距是白而對食者無癘疾可經兵

肉遺魚

北注陵羊是曰淲水諸有肉遺曰如馬耳蛇首六足

朋鯑似鮒指鯑集因山經稱美

肉山經決決山淲水出焉北注陵羊之澤多肉遺或曰如馬耳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睡可以無因

鯑魚

鯑魚

鯑和指引臭修于愛詩詠萱草山經則鯑音圖贊

北山經帶山芘湖之水其中多鯑魚狀如鷄而赤色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已憂一云亦可以禦火○或謂萱草二句應改云霍山朋朋芘水則鯑更切按中山經霍山有獸狀如狸而白尾有鯑名曰朋朋食之可以已憂

滑魚　鱳魚

諸毗有滑泰澤有鱳已疣功並宜用充庖

北山經求如山滑水出焉西注于諸毗之水中多滑魚狀如鱓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又獄法山濊澤之水出焉東北注于泰澤中多鱳魚狀如鯉而雜足食之已疣又展水鱳魚亦已疣見前

鮨魚

鮨音諸魚

鬱水鮨魚兒音犬首琴牧而存吾以爲酒

北山經北獄山諸懷之水出焉西注于鬱水中多鮨魚魚身而犬首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化魚

鯔而毛羽黃魚化鵝泡蟲鬃鬣沙魚更虎

陵游雜記黃魚化爲鸚鵡泡魚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爲豪猪沙魚之斑者化爲虎○臨海記魚虎名土奴魚陳藏器云生南海頭如虎背皮如猫有刺

者人如蛇咬能化豪猪亦有變虎者○海語虎頭鱔化虎惟恐足難化經月乃成或曰虎文直而疎且長者鮒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逆鱗魚

魚逆鱗者仙經肉芝詭質殊育明達志之

珂碎錄魚逆水而上鳥向風而立取其鱗羽之類也按紀聞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鮑昭登雷岸與妹令暉書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芒須針尾之族逆鱗反舌之屬

無鱗魚

黃帝遊雒見鯉無鱗其長三丈赤文青身

河圖黃帝遊于雒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字○西甯衛志城西三百里外西海方數百里中有魚無鱗背負黑點

二名魚

二名之魚鮐海可坡鰒鰒鰒鱍音革結予鰣鯕鱗鱍音鮐鱍音鮐鮐音合鮐鮐音蓋蒲夷堪孑山經攸垂

以上魚皆兩字名不及特表者結予魚其生也帶子鰣鯽海魚鯕鱍魚似鱒而小北山經碣石繩水出焉東注于河中多蒲夷之魚東南經犲山其下多水中多堪孑之魚其餘形色地產未詳

複名魚

魚複名者鱍鱍鱍鮐鮐鮐鮐鱍鱍禺禺

鱍鱍鮐鮐見前東山經檀蟲山食水出焉中多鱍鱍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嬉鳴北山經少咸山敦水出焉東注于雁門之水中多鮐鮐音浦或音蒲之魚食之殺人西山經鄢山之尾雒水出焉北流注于河中多蠻蠻之魚其狀鼠身而鹿首音如吹大王曾揚州獻禺禺之魚○按相如賦禺禺魚鱍郭璞云即比目魚

保虫魚

猫人形號貴賤皆備水國塵寰易地一視

北山經龍侯山決決之水出焉東注于河中多人魚狀如鮐四足音如嬰兒食之無瘕一作疾又竹山竹水出焉熊耳之山浮濠之水出焉陽華之山楊水出焉朝歌之山淄水出焉其中皆多人魚陶弘景云人魚膏燃之不滅秦皇驪塚所用人膏是也乾道六年湖州市口弄蛇容養一魚于瓦盆狀如鮐而腹黑下出兩手皆人狀十指皆具亦人魚也○鮐釋名人魚又名孩兒魚按孩兒魚有二種生江湖中形色皆如鱣鮠腹下翅形似足其腮類軋軋音如兒啼即鮐也一種生溪澗中形聲皆同但能上樹乃鯢魚也又名納魚見范蜀公所稱按郭璞云鯢魚四脚前脚似猴後脚似狗大者長八尺宛宗奭云鱗形微似鯉四足腹重墜如蠶身微紫色無鱗常剖視之中有小魚小蟹小石數枚也○雜俎梵僧普提勝說異魚東海漁人言近獲一魚長五六尺鳴胷成胡鹿刀梨之狀號奈皇魚述異記釣州有一陂陂之中有范蠡魚昔范蠡釣得大魚烹食之小者放于陂又云和州歷陽淪爲湖今湖中有名府魚奴魚婢魚○一統志臨海出望潮魚一名海和尚○海內北經東洋大海有和尚魚狀如鱉其身紅赤色從潮水而至○志重慶東南二百五十里有魚池流台縣江岡經云嘗有神魚游此世傳巴子魚也○養魚經鯢虎之魚類土附而腮紅若虎善食鯢俗謂新婦之魚

鰾別魚

形色不一難以類求或地待顯或因地收何必淵羨

展卷與游

朝野僉載峰州有一道水從吐蕃中來夏冷如冰

雪有魚長一二寸來去有時人取烹之而食于萬家取不可盡不知所從來名峰州魚○雜郡興州有一處名雷穴水常半穴每雷聲水塞穴流魚隨流而出百姓每候雷聲繞樹布網獲魚無限井雷聲漁子聚鼓擊穴口魚亦躍出所獲半于雷時人呼雷穴魚韋行規作興州刺史書此事移親故云○晉吳隱爲魚塞于雲湖有大魚化人詣隱云曉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隱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隱因號飛魚運在九江城西二里○宋天聖中丁少連得母覩綱魚得大鯉命烹之庖人驚報魚頂生角魚已濱死少連祝曰魚若變化分當再活試以水盥盥如初遂放于滿石潭盧載作送角鯉文因以名池在醴陵縣東○東湖魚產南昌其湖水清魚美宋徐朔詩東湖春水百魚金是也又江魚此魚食金花水其味美又南川九遮山下有水潴爲池中產異魚人不敢取名九遮魚○鮭水源出凌江其流會于保水春多鮭魚在南雄西十里鯉魚灣水深碧中有異魚如鯉人取而烹食之則化水在瓊州瀅過縣南五十里又魚爺井泉極清洌相傳泉與海通中有一大魚頭白俗呼魚爺呼之輒出在文昌縣西○宋景公食善星文有淇漳之體中山經有嶋山江水之鱉

足魚

鱗鬚發浮空若跋名異形殊乳同濡沫鮪鯛鰕鮒從類槩括建洞浮湖推之愈濶

北戶錄全義嶺表異錄作金義嶺之西南有山曰盤龍山有乳洞洞有金沙龍鱉魚皆四足修尾丹腹狀如守宮游泳水濱人莫敢犯按御覽云龍蟠山有石洞洞中小水有四足魚皆如龍形人殺之即風雨也

然唐韻云鰼魚四足鯨鯢別見但未見言其可致風雨耳公路因思道書說五頭魚三足鹿皆神化所致不可以類而推也○案經水及西山溪谷出鮒魚有足能緣木聲如兒啼蜀人食之○山海經游山桃水出焉中多鱗（音骨與音滑者不同）此魚狀如蛇而四足是食魚疑即鯩○篇海鮫（音交）魚有四足○桂州放生池中多鯽魚有四足死後頭骨牙齒杓落至五月後更生骨盡乃止此疑鱗類○眞臘國出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七噴高五六丈又浮湖魚八足狀如鯉嘴如鵝鶂○宜興顧山酒虹泉幽深澄澄中有異魚四足能行率數歲一出出必有水災

色魚

洪纖匯一五色備焉豈其水府染繢有權

北戶錄歷淵潭有五色魚○中山經景山雎水出焉中多文魚○拾遺記鮫沉羽淵化元魚時揚鬐振鱗橫游波上見者謂為河精又瀛州名瓊州東有淵洞有魚長千丈色斑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為之慶雲之麗無以加也○裴晉公謂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拯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為可恨耳○元志廣州有赤魚又韶州府東南五十里溫泉中時見赤魚游泳人不敢捕○昌化縣西北千頃山有龍湫魚皆金銀色時雨多應○昆陽平定鄉小山下有三洞泉出會而為潭中有青白大魚俗呼隨龍魚人不敢獲○粵西陽朔縣西十五里有黑魚塘中有魚絲鱗而紅鬣○劍州普安廣縣浴丹池唐杜光庭浴丹之所池有魚赤鬣色如金飛躍其中或探取必觸風雨之變

器形魚

斟酌鏡以形似名斗杓爭管亦詭於北風金抱石無系別植

寰宇記鼎州出鋸魚亦名銀鑄魚身長二丈口長三尺廣三寸左右齒如鋸鋸南越志作鰐魚○漁書云鋸魚生大海中不多見其牙齒長五六尺兩傍如鋸齒故名漁人云此魚性齒齒相排十綱則身不敢動恐傷其齒齒即千金之鋸所縣一絲是也○弁魚色白如弁長尺餘又一種越王弄大如弁白色生海邊池中見即取之可得取得則入土中矣○鮹魚出江湖形如鳥頭尾有兩岐如鞭鞘因名○徐坦廣南郡東北有靜坑相傳魏東明中有人穿井得魚大如鏡其夜河水益大此坑坑中居人皆化龍又異物志南方鏡魚圓如鏡○南越志石魚形圓如七斗杯又君魚長三寸背上骨如竹管大者似日逕諸細魚及鯉皆鬣之○博物志金魚脊甲有赤金出功婆窶江○吉安龍泉縣小江出抱石魚又太原保德州出石花魚

異同魚

波食欣賜逐侶而遊形味互似豈亦貞僊

首句見關尹子○南越志眞魚如織絲魚又云織杼魚如眞魚背上正青又寄魚長三寸似白魚常附海船以濟洪波一曰寄越魚又鱗魚似鮒鱗尾上有刺如檢樹刺也○鄉魚似蛇長一丈○鯛魚似鱉無甲有尾口在腹下土人呼為定魚又謂之鏤蓋魚取其形似有蠶尾世言蠶人劉姓敏死他不皆然當是貶業所感○鮥洞魚似鯛肥美○鯪魚似鱣相如賦鮊鮥鯪鮵○齊音魚出漢水似鯉而小○鯨魚似紅色白鼻長

羽鮮

魚禽易化不隔天淵今之似者應謂羽鮮

山海經子桐山子桐之水出焉西注餘如之澤中多鱃（音同）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音如鴛鴦見則大旱○青箱雜記海有魚虬尾似鳴用以噴浪則降雨漢柏梁災越王上厭勝之法乃大起建章宮遂設魚候子屋有以厭火災即今匠鳴吻是也○惠州志黃魚常以八月化黃雀十月後仍入水化魚○廣州元志有鳳尾魚○宋南嘉興州蒙縣龍門江漢書封溪縣隄防記門水即此修有穴多青鴨鴨魚色青綠日曲而紅似鴨鴨相傳此魚能化龍云○象山縣西東鳳澧若潭中產鶴龜其甲尺許狀如鸚鵡尾長八九寸鱗甲烱然

亂墟魚

不淡毛尾王蠅形水族長惡性同無復並育

肇慶志陽江縣江中有潛牛形似魚能上岸與牛鬬角欲還人水堅則復出○廣志東海有馬鮫魚或名馬交○南越志鳳魚頭似鼠○文登志縣北海中有海鱸常以八九月上島產乳其皮水不能潤可以禦雨又海狸亦上牛島產乳逢人則化魚入于水○雜俎象浦有馬頭魚色黑長五丈餘頭如馬何人入水食之又周陵溪中有魚其頭似羊俗呼羊頭魚豐肉少骨殊美于餘魚○海豚腦上有孔噴水直上百數為雷人先取其子繫水中母自來就取之河豚無鱗無鱗觸之則怒氣滿腹江豚鼻中作聲出入水上舟人候之知風雨○南方物狀水猪魚似猪形

異魚圖贊補卷下

西蜀　胡世安　撰　綿州　李調元　洲校

互鱗部

龜

介蟲之元升沉隨月以其類求偶然雄體作梁爰周脂可爨鐵子公染指遂成鄭孽

爾雅異龜似龜而大南人亦捕食之潤至一二丈

介蟲之元也龜以爲雄故龜鳴而龍應淮南子燒龜致龍此以其類求之○一云龜大于龜朔望隨月浮水月沉則沒此屬陰也○拾遺記禹濟巨海龍擡爲梁又紀年周穆王東至九江叱龍擡爲梁而履之○埤雅龜亦思化其脂得火可以然鐵張鼎云其脂磨鐵則明○楚人獻龜于鄭靈公子公之食指動謂子家曰必嘗異味及宰夫烹龜食大夫不與子公子公染指于鼎嘗之而出○五雜組殺龜割肉縣衍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即縮龜肉刲盡而留腸屬于首數日不死烏攫之仍爲所噉

鼉

鼉狀守宮亦名土龍吐水向日鳴即雨從力攻碕岸樹鼓逢逢其枕蓋潔卵半盈胸成穴掘牽人不易蹤

說文鼉狀如守宮長一二丈丈五色背毛有鱗甲如鎧能吐雲致雨身具十二肯肉蛇肉最後在尾皮堅厚可冒鼓○本經名鮀魚一名土龍其甲黑色能換飛不能上騰夜鳴應更尖越謂之鱗音更向日吐水日沉則沒此屬陽也埤雅云欲雨即鳴傳云性嗜睡日常閉力尤倍健善攻碕岸○詩鼉鼓逢逢毛小注到鼉以鼓陶宏景云惟至難死沸湯沃口人取長久乃能剝之李斯傳樹靈鼉之鼓晉安海物記鼉晨鳴如桴鼓今江淮間諸鼉鳴爲

鼉鼓○陳藏器云人于穴中摘之百人掘須百人牽一人掘亦一人牽不肯終不可出○李時珍云穴極深漁人以麻纖繫餌探之候其吞鉤徐徐引出其枕塋潔勝于魚枕生卵甚多至百亦自食之南人亦其肉以爲嫁娶之敬

龜

元衣督郵質應離象星散瑤光前知幽貺

古今注一名元衣督郵一名洞元先生一名冥靈甲曰神屋又號先知君抱朴子山中已曰稱時君者龜也○李顯賦質應離象位定坎居按易離爲龜○春秋運斗樞瑤光星散爲龜事類賦伊尹龜之效質贊瑤光之散精○說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而負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繫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頸左睛象日右睛象月千載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

天生神物千朋之龜或游于火或游于蒼雖云類殊象一一歸疊疊致用極效益幾郭璞贊

漢書元龜距形尺二寸直一千一百六十爲尺貝十朋公龜九寸以上直五百爲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爲公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爲小貝十朋爲寶四器○孫氏瑞應圖龜生三百歲游于蓂葉之上三千歲尚在蓍叢之下爾雅千歲人龜法猶火鼠類又抱朴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頷生兩骨起似角解人語或浮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時有白雲○龜肥龜之長外骨內肉腸屬于首能運任脉廣肩大腰思抱其息以耳雖雄尾交亦與蛇匹蓋而多壽

能

能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食之已蠱癡產于從伊濆

爾雅鼈三足者曰能龜三足者曰賁山海經從水多三足鼈食之無蠱○又大若山陽注水出焉注于伊中多三足龜食之可以已腫○姚福庚已篇太倉民家得三足鼈烹食畢入卧少頃形化聊水止髮耳鄰人疑其婦謀害公之官時令貢廷宣鞫問不決乃別取三足鼈令婦如前烹治取死囚食之入獄亦化如前人遂薦其獄竊謂能之有毒不應如此然理外事亦未可臆斷也而山海經云云近亦有誤食無恙者何哉○大明會典進羅獻六足龜宋史趙霆獻兩頭龜此又前人所未知者也

彩目龜

星池神龜爰有六睟或四或八壁食獨游

拾遺記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望之煌煌如列星○江賦有鼈三足有龜六睟○劉宋太始二年八月四眼龜見會稽六年長興獻八眼龜齊永明五年六月建城獲四目龜八月延州獲六目龜唐書江州獻六眼龜

鼈

穹脊周裔目聽思化九肋稱長一足堪訝神守在池

龍誘可謝

本草鼈水居陸生穹脊連脇與龜同類四緣有肉裹裹甲無耳以目爲聽純雌無雄以蛇及鼈爲匹卵生思抱其行鼈鼈故謂之鼈俗呼團魚因形圓也鼈一鳴而鼈伏遇蚊叮則死得蚊煮則爛而熏蚊者復用鼈甲物相報復如此之異○段成式云甲蟲彰伏蟄伏于淵而卵剖于陵此思化也○九肋者勝目白腹下天字者不可食摭言袁州盧肇答人云正如沉江鼈甲九肋者稀白澤圖一足鼈池精名鼉頃○蠢魚經魚蕭三百六十則能爲之函

長而引飛出水內有鼈則魚不復去故一名神守一名東明一名河伯從事

蟹

鶴服鱉足蝗腦蝟腹流止色殊雌雄異錄敗漆集鼠菅金鼈玉執穗朝魁無賜仄行

傳肱蟹譜總論云蟹水蟲也亦曰魚屬以其外骨則介蟲取其橫行目爲蛛蝨鶴眼蝟腹蝗腦蟹足其抵類拳丁具螯類鼠鼠其蹠反背外刺性復躁或編諸繩縷或投諸荻舍則引螯螯漆至死方已類皆鮑育生于濟劉者其色紺紫出于江浙者其色青白小者謂之蟹巨長而銳者謂之蟹大者謂之蝤蛑雖皆有佳味獨蟹參于菜論具明越溪澗石穴中亦出小蟹其色赤而壓俗呼爲石蟹與生伊洛者無異蟹鬪多映而奇之蔡勝長多足其生于鹹夏者無過穗以自充其食蔡蔬根俗呼爲蘆根蟹將小而味腥至八月則蛻而形浸大秋冬之交稻粱已足各腹忙走江俗呼粱蟹長鬚肥美出江而納其芒于海中之魁遇冰雪則自伏淤泥不可得矣今人設嗜其以按酒者特先蟹塲何得食疏宏君食橄度怪食品本必不珍此味也琮南史有傳但名存而書亡此爲恨耳○陸龜蒙蟹志云執穗而朝其魁不近于義耶捨江洲之江海自微而務大不近于智耶外剛躁而無他腸不近于仁耶其見稱如此○本草蟹性多躁引聲蟹沫至死乃已生于流水者色黃而腥生于止水者色紺而馨佛書言其故子後即自枯死霜前食物故有毒霜後將盡故味美○雨航雜錄鱟即蟹也經霜則有赤膏曰赤蟹無膏曰白蟹婦穴鄉沔稻熟時及出各執一穗朝其魁或曰以愉海神人江則稻入入海益大廣雅雄曰鰥鰥雌曰搏

帶雜俎其腹毛能殺人性能敗漆燒之致鼠凡蟹漆相合則化爲水服之長生是物以解結散血得名爲婦後可食餘節食之多致疾故有蟹名孕婦猶忌獨目獨螯四足六足兩目相向皆有大毒不可食○爾雅異隨潮退殼潮退徐行泥中者名蠏淦在蠕殼中爲蠕取食者名蠕奴皆蟹之族○皮日休詩蟹因結重金皆蘊羅鄰詩臘虎未解黃金甲骨體常留白玉香○八跪二螯外骨內肉殼上多作十二點深胸脂色其腹中虛實亦應月大者箱角兩出足節屈曲行則旁橫故里語稱螃蟹陸佃云闊脐者牝尖者牡也性走明漆見之輒解名解似出乎此或曰此物之來秋初如蟬蛻故名蟹譜蟹之類隨潮解甲更生新者故字从解拖朴子山中辰日稱無腸公子者蟹也埤雅梓人注仄行

蟹屬

蟛蜞

螯有蟛蜞其力撥棹兩螯無毛隨潮退殼

扁而最大後足濶者蟛蜞雨航雜錄南人謂之撥棹子言力可撥棹隱居云以後脚形如棹也蟛乃蟛蜞之大者隨潮退殼一退一長其大者如升小者如盞楪兩螯無毛所以異于蟹埤雅蟛蜞大者螯力敵虎是也○爾雅鼠蟛蜞大者長尺餘兩螯強能與虎鬬其大而有虎斑文隨波潮淪者名虎蟛○五雜組蟛蜞大者如斗俗名曰蟛其螯至強能殺人捕之者仲于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過潮至便致淹沒即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肥大于蟹而味不及也○漁書蟛一名黃甲蟹生海岸中殼圓而滑後脚有兩葉如棹而濶其螯無毛穴處石罅中慣捕者徧尋其穴而得故名蟛足書走漁人得之即以草繫繫而藏之夏當潮至時雄

在華中亦引聲沸沫嶺南人謂之擻棹子一名蟹蚌余鄉蟹有一二尺大殼可作花盆汲冢專車之殼必此類然蟹勝蟹蟹勝蟣故陶穀云一蟹不如一蟹

虎蟹

蟹有虎蟹蹣蹣而行猙獰斑斕遂昌虎名

雨航雜錄大者有虎斑文濶足亦如蟹○嶺表錄異虎蟹殼上有虎斑可裝爲酒器與紅螺皆產瓊崖海邊雖非珍奇亦不易採得也○敬美閩部疏海中蟹有冬春間生者蟹蚌類也而色瑪瑙斗殼作猙獰斑斕盡似虎頭土人名之曰虎蟹余以配龍蝦爲的對也○五雜組殼斑如虎頭形尖方人多取作飲器而味彌不及蟹矣○漁書云蟹小者不結黃惟深海產者其黃與秋蟹冬蟹同一名爲紅蟹食品重之又有石蟹虎獅蟹狀如獅頭

彭蜞

小則有蟛大則蝤朴惟茲彭蜞與蟛混錯不辨爾雅幾死勸學因兆相如蝦魚于卓

雨航雜錄蟛似彭蜞而小蝎朴大于彭蜞黑斑有文以大螯障目以水螯食彭蜞似蟹有毛而赤性極寒○漁書二螯亞者爲彭蜞生海泥中食土大僅盈寸一名長卿○爾雅注彭蜞亦蟛類晉書蔡司徒謨初渡江見彭蜞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螯今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爲勸學死按大戴禮勸學篇二螯八足非蛇鱔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也○古今注彭蜞小蟹生海邊泥中食土一名長卿按成都古事王吉夜夢一彭蜞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而異焉使人早候兄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當橫行一事因呼彭蜞爲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彭蜞

數丸

介蟲數丸形亦似蜞丸土三百潮信與期

雜俎數丸生海邊形似彭蜞取土作丸數滿三百而潮至人以爲候因名常在海沙中一曰沙丸有青脚白脚二種○爾雅翼南海之物感經氣爲名彭蜞以螯取土作丸從潮來至潮去或三百丸

百足蟹

善苑貢蟹百足四螯煑殼成皆勝鳳喙膠

述異記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蟹煑其殼調之螯膠勝于鳳喙膠並見雜俎

蟣

行氣膠毒莫佳于蟣肉殼多黃螯最利銛

陶隱居云蟹末穀有者甚毒以食黃故也然族類最多六足名蟣四足名比皆有大毒凡殼而多黃者名蟣其螯最銳斷物如芟刈焉○五雜組殼兩端銳而螯長不毛俗名曰蟣在雲間名曰黃甲○雨航雜錄蟣肉殼多黃螯之行風氣○造化權與龍易骨蛇易皮蟹脫易角蟹皆易螯折其螯足復更生○蟣漁書作蟣云海蟣蟹屬凡廣兩角尖利螯長數寸無毛端有兩牙如剪刀遇物截之即斷故名螯有花文生時色綠熟則變紅殼有白花如繪肉白青赤味不下于蟹解甲虛實亦與蟹同名有數種各以類聚漁人網取輒盈車舟五六月間鄉人空手入水探之隨取隨得作醢爲佳螯則另聚而鬻之以爲上羞作脯亦佳有冬蟣花蟣黃蟣青脚蟣三目蟣四目蟣四時皆有形多相似惟文色羞則時候不同耳大者盈尺小者不下二三寸膾下之子宜膾

蝦

蝦代蛇蜕亦兆兵歲須可杖簾尤繁衆系

水母目蝦詳前又蟹譜吳俗有蟹荒蝦兵之語以其披堅執銳也歲或然至則鄉人以爲兵證○爾雅鰕大蝦出海中者長二三丈游行則豎其鬚盲干水面故字从高鬚長數尺可以織簾○嶺南錄異到恂自登海船入龍樓忽見蝦二巨蝦殼頭尾鉗足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身背尖利如鋒刃背上有鬚如紅飾各長二三尺雙脚有鉗鉗麤如人大指長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薔薇枝赤而鉗硬手不可觸觸殼烘逕尋環尺餘何止于盃面也○北戶錄滕循爲廣州刺史有客語循曰蝦鬚有一丈者堪作柱杖循不之信客去東海取鬚四尺以示循方伏其異交廣記吳有廣州刺史語滕修蝦長一尺不之信其人後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封以示修一事而越水異又交趾蝦巨如柱鬚長七八尺者海濱以作柱杖甚佳陳剛中詩蝦鬚作節杖○廣韻蝦蟆屬閩中有五色蝦梅蝦盧蝦泥蝦苗蝦又海中有管蝦○栖蝦數千萬尾不及斤五六月間生一日可滿數十舟色白可食泥蝦可爲醬并苗蝦皆極細不可辨○五雜組吳越王宴陶穀蝦白龍蝦至線蝦計亦不下三十餘種拔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須三尺餘可作杖○漁書云龍蝦一名蝦魁其首如龍有刺如蟹而大肩上起二角鬚長數尺兩旁共十脚脚末有爪爪上有毛徑寸黃金色負介昂藏體似小龍大可二三斤色綠碧炊熟殊紅鬚紅白相間味絕甘美鮮食尤佳出閩之元鐘銅山間海蝦名最多黃蝦兩尾相插成對有金鈎斑節沙蝦劍青尾之類又有蝦姑蝦侯各種雖不中俎皆蝦族也溪澗中亦有

多產其大者產婦食之有乳鄉人呼爲狗蝦

蝦步

螺名蝦步負殼露行卵著石歌取輒堅貞浮于海際兆世昇平

拾遺記有大螺名蝦蟆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卵若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之世則浮于海際焉

寄居

鸚鵡外遊有蟲寄居益顏美忘火炙出逋味蝦形蓋攻巴鮑魚

異苑鸚鵡螺形如鳥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蟲類蜘蛛入其殼中戴以行螺夕還則此蟲出一名賜庾闡所謂鸚鵡外遊寄居負殼也按此螺出肉爲魚所食則殼出浮人因取作杯○陶宏景云寄居蟲益顏美色心志南州異物志寄居之蟲如螺而有脚形如蟹本無殼入空螺中戴以行觸之縮足如螺閉戶也火炙乃出走又一種寄居蟹名蠣奴居蚌腹按孫愐云寄居作龜殼中者名曰媚則寄居亦非一種○王敬美閩部疏前人于海味最重鱘魚及寄生鱘魚即浙之望潮也形雖不雅而味美于烏賊寄生最奇海上枯蟲殼存者寄生其中藏之而行形味似蝦細視之有四足兩螯又似蟹類得之者不煩剔取曳之即出以肉不附也炒食之味亦脆美天地何所不有

海味

南海水族有瑰其質前足左長右齒比櫛左取右嚙乃充口實大三尺餘其聲味味

酉陽雜俎南海有水族前左脚長右脚短口在脇旁背上常以左脚提物寘于右脚右脚有齒嚙之方內于口大三尺餘其聲味味南人呼爲海味

海扇

厥物甲形類是俟花朝潮力之張輪渠與波狎製杯盤醪雖滿猶匣

即車渠韻會云海中大貝背上蹙文如車輪之渠故名車渠耳劉積霏雪錄海扇海中甲物也其形如扇背文如瓦屋三月三日潮盡乃出梵書謂之牟婆各揖拉婆○李時珍云大蛤也大者長二三尺濶尺許厚二三寸殼外滿蹙如蚶殼而深大皆縱文無橫文也殼內白皙如玉亦不甚貴番人以飾器物李珣謂玉石類西國七寶之一蓋玉石中亦有車渠而此蛤似之耳沈存中筆談車渠大者如箕背有渠蹙如蚶殼以作器緻如白玉楊升菴丹鉛錄車渠作杯注酒滿過一分不溢試之果然

蠛蠓

蠛蠓似蛤薄稍毛殼名所從庭有前無

雨坑雜錄蠛蠓似小蛤而長匾殼有毛是物行有前無却故名○宋奭云順安軍介河中亦有之與馬刀相似肉頗冷人以作鮓食不堪致遠

蜆

蜆亦蚌屬能以殼飛別呼匾螺啟視暉

陳藏器云蜆處處有之小如蚌異色能候風雨以殼飛李時珍云蜆現也殼內光耀如初出日采也隋書劉臻父嗜蜆呼爲匾螺

蟶

蟶生海泥可以田種或配淡菜細腥是供氣味甘溫補虛導壅

海味索隱贊其形如淡菜而其堅也閣閣其肉如蝦蛤而其味也泊泊即不謂之腥鯖亦可謂之肉腥固不尊之爲大嚼亦可稱之爲細鮓悠悠獨酌二嗅而作○陳藏器云蟶生海泥中長二三寸大如指兩頭開李時珍云海中小蚌其形長短大小不一與江湖中馬刀蜆蜆相似其類甚多閩粵人以田種之候潮泥壅沃謂之蟶田呼其肉爲蟶腸○漁書蟶蛤屬而大小不同殼薄而長肉中有鬚有長鼻宜鮮食亦可爲脯有名竹蟶者長一二寸如小竹管大者廣一二寸長十之生深海中有名即望者以地名二三月間最肥味淡而爽與蛤相伯仲○嘉祐本艸蟶補脾煮食去胸中邪熱煩悶飯後食之與服丹石人相宜治產後虛損

土鐵

殼如月哉生魄肉如鐵新凝液梅雨時收南產脅澤海味索隱土鐵歌土非土鐵非鐵肥如澤鮮如脣乍來產自靈波城看時却是嘉魚穴盤中箇箇瑪瑙烏鼎前一一丹砂血兒者嘗飲者敲琴林吃飯兩相宜腥腥不惜廣長舌屠本畯云土鐵一名泥螺出南田者住五月梅雨收製三吳土人醃醋士鐵者謂不但吃飯飲酒即點茶亦妙予嘗舉以爲笑

土肉

海豐土肉大如斐晉州足箏影五官不備

一統志土肉色黑大如小兒臂長四五寸石腹無口目有三十足如箏臂出海豐縣大海中

西施舌

鏈殼如蛤肉蟹蛟而化自鴟鴞久復差池既鏈女施亦方另儀惟其似之是以盛之

雨航雜錄西施舌一名沙蛤大小似車螯而肉自殼中突出長可二寸如舌溫州公常與人食此戲曰西施舌如此亦不足美其人曰非也舌長能搬弄可稱張儀舌是物海燕所化久復爲燕其性熱

○漁書云西施舌狀如蚌殼色青綠肉作銀紅似女子舌故名味清甘有致作湯佳味

海參

爰有海參產于遼海以配海螠牝牡形在功敵人微名因不改

五雜組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南子其狀如男子勢狀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名人參一名人微

沙噀

蠕蠕頑質縮如桃栗沙噀沙蒜名殊物一去涎糅卒味美無匹

雨航雜錄沙噀塊然一物如牛馬腸臟頭長五六寸無目無皮骨但能蠕動觸之則縮小如桃栗徐復擁腫土人以沙盆糅去其涎腥雜五辣煮之脆美爲上味樂清人名沙蒜

石勃卒

石屑胎來魚來形勃卒頑而隈膨腹兀兀互類奇侅雨航雜錄石勃卒形短圓三寸長四寸身赤腹泡急其形勃卒故名一名來魚或曰石屑入水所化

○周禮互物注謂有甲介者

異魚圖贊補卷下

相貝經

朱仲著

相貝經

漢 朱仲

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貞瑞靈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紫愈疾朱明目綬清氣障霞伏虺蠱雖不能延齡增壽其禦害一也復又下此者鷹喙蟬脊以迎溫去本經奇功貝大者如輪文王得大泰貝徑半尋移王得其殼懸於觀泰移公以遺燕昭可以明目遠蔡宜玉宜金南海貝如珠磔或白駮其性寒其味甘二水毒浮貝使人寐無以近婦人黑白各半是也滑貝使人善驚無以親童子黃脣黑齒有赤駮是也雖貝使病蠱黑身無皮是也鬱貝使胎消勿以示孕婦亦帶痛者是也慈貝使人善忘勿以近人赤熾內殼赤絡是也僧貝使童子愚女人淫有青脣赤鼻是也碧貝使童子溢脊上有縷句脣是也兩則重霹則輕委貝使人志強夜行伏述鬼狼豹百歟赤中間是也雨則輕霹則重

稗畧云師曠有禽經浮丘公有鶴經雖利盲亦有牛經馬經狗經下至蟲魚有蟲經魚經唯朱仲所傳貝經恠奇甚朱仲受經於琴高

促織經

賈似道編輯

促織經卷之上

宋秋壑賈似道編輯

明梅顛周履靖續增

金陵荊山書林梓行

論賦

促織論

論曰天下之物有見愛於人者君子必不棄焉何也天之生物不齊而人之所好亦異也好非外鑠吾性之情發也情發而好物焉殆有可好之實存於中矣否則匪好也豈其性之真哉況促織之爲物也煖則在郊寒則附人若有識其時者拂其首則尾應之拂其尾則首應之似有解人意者甚至合類頡頏以決勝負而英猛之態甚可觀也豈常物之微者若是班乎此君子之所以取而愛之者不爲誣也愚嘗論之天下有不容盡之物君子有獨好之理獨促織曰莎雞曰絡緯曰蛬曰蟋蟀曰寒蟲之不一其名或在壁或在戶或在宇或入床下因時而有感夫一物之微而能察乎陰陽動靜之宜備乎戰鬬攻取之義是能超乎物者也甚矣促織之可取也遠矣蓋自唐帝以來以迄於今於凡王孫公子至於庶人富足豪傑無不雅愛珍重之也又嘗考其實矣每至秋冬生於草土壘石之內諸蟲變化隔年遺種於土中及其時至方生之時小能化大也大亦能化小也若夫白露漸旺寒露漸絕出於草土者其身則軟生於磚石者其體則剛生於淺草薺土磚石深坑向陽之地者其性必劣赤黃其色也大抵物之可取者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赤小黑大可當乎對敵之勇而黃大白小難免夫侵凌之虧夫入色之蟲赤黃色者更生頭項肥脚腿長身背闊者爲首也黑白色者生之頭尖項緊脚瘦腿薄者何足論哉或有花蕨頭赤紅花牙青灰項白肋翅闊翼尾禿鬚歪線額彎尾翹翅龜背蝦脊促織身相螳蜋狀土狗形蝴蝶頭尖夾翅此數者又皆爲蟲之異象者也紫頭偏有勇有敵艷色定虛華無情則是銅頭有準却是棗核牙長色樣俱佳未嘗不勇傷殘獨腿及於欠足之蟲總爲不全却有可觀之處者也惟有四病若犯其一切不可托之何也仰頭一也捲鬚二也綠牙三也踢腿四也若兩尾高低曾經有失兩尾垂萎並是老朽者也其亾也可立而待若有熱之倦怠與夫斧之傷惶者又且不可緩其調養之法也使調養之法緩情性之欲拂則物之救死而且恐不贍矣何暇勇於戰鬬期於克捷而能超乎群物者哉故曰君子之於愛物也知所愛知所愛則知所養也知所養則何患乎物之不善哉是爲論

蟋蟀論

序屬三秋時維七月稟受肅殺之氣化爲促織之蟲述其奧妙之玄機乃作今時之賭賽千般調養皆遵昔日之規模數句言辭可教後來之子弟盆須用古器必要精如遇天炎常把窩兒水浴若交秋冷速將盆底泥填下盆須食白花草則泥瀉出然後必飼黃米飯可長精神食不宜多休要缺水嚼牙狹食暫喂帶血蚊蟲內熱慵鳴聊食荳芽尖葉落胎糞結必吃蝦婆失脚頭昏川芎茶浴如若咬傷速用童便蚯蚓糞調和點其瘡口禁齒須將擣草用蒼蠅頭血染成如是良醫敵疲休與水鬬處切傍飢遊柵沿墻藏之暗所隔盆鳴叫速使相離每至未申便當下食但臨子丑且聽呼雌渾身好似一團花紅鈴難托遍體却如三段錦白肋無成腿長有勝無輸身狹少贏多敗頭粗難壯何人與我敢爭鋒牙細翅寬必定知他難受口麻頭秀項銷金翅名播他鄉鰕蟹蛾身橄欖形聲揚別郡尾短終無力牙長必有功看來有妙必藏莫與他人頻覷矣黑白多輸青黃多勝狹長有失匾闊迷痴尾焦便可棄之毋爲後悔鈴脫休尋爭鬬免使嗟吁是蟲也白露旺生寒露漸絕草土中則軟磚石內則剛背陰必嬌向陽必劣深磚厚石其色青黃淺草薄泥其顏黑白若愛其才必相

其色得之於心用之於手雖以微蟲慎勿輕視然賭賽有千般之變化調理有萬種之功夫未盡片言再詞于後

又論

蟋蟀者秋蟲也名促織亦名孫旺虎丘人曰趙織者昔曰無名氏曾作育養蟋蟀調理方一篇子弟一生所愛其物亦作論生化之原相蟲兒之風鑑故作是言也夫促織者草土中蟲之變化或隔數年放子于土中生小化大白露旺生寒露暫絕草土中必嫩磚石中必剛淺草薄土其色黑白厚磚深坑其色赤黃背陰必嬌向陽必劣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黃黃不如青赤小黑大可對黃大白小是虧赤黃色者更生得頭大項肥腿長身闊者皆可觀也黑白更若頭尖項細脚小躰輕皆不中也既愛其才必相其色作詩一首斷句三思形相絕好者可勝言哉其餘歹者皆不足觀也

月夜聞蟲賦

太虛君幽居味道莫知物移歲改優游多暇謾觀綠苔生閣芳塵凝榭悄焉久懷不怕終夜迺清蘭路肅桂苑騰吹寒山弭蓋秋坂臨濤壑而怨遥登崇岫而傷遠於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暖空素娥流天涼飈飈秋蛩韻延連顧迺沉吟唐章殷勤幽篇抽毫進牘以命空玄空玄跪而稱曰臣東鄙幽介長自丘樊昧道懵學孤奉明恩臣聞沉潛既義高明既經寒暑相催往來弗停四運忽其代序萬物紛以迺薄覽花蒔之時有察盛衰之所托沏穆不已胡可勝嗟嗟哉秋之爲氣也愀時之可衰將無愁而不盡庭樹摵以灑落勁風戾而逐紳天晃朗以彌高日悠揚而漸遠野棲歸燕隰集翔雉堦漢玉露水泛蘆尊何微陽之短晷覺良夜之方伸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咸津引玄兎於帝臺集素娥於後宸方今氣霽地表雲歛天空木葉微脫始波洞庭鞠散芳於山楸鴻流哀於江濱斯時也野蟲入宇接光榮以將呻敗壁蹤窟附蓋軀而比鄰既侵戶扃之怯寒再窺牀下之來親或稱斯螽而動股或名促織以催紃或呼涉雞而振羽或云蟋蟀以秋吟啣焉啾焉揚清音之悠悠嘽嘽嘩嘩敷素韻之繽繽羨蜩蟋於善鳴難彷彿其斷續知鶯簧於巧好何擬狀其聲頻載聽其聲也輕清以遠將皐禽之莫例高達以宏乃陽鳥而難臻聲哀以思泣發婦於舟中聲悠以怒感羈旅而生嗔今夕何夕聆此輕音仰見列宿掩縟長河輻映柔祇雪凝圓靈水鏡袂霑露膏周除蛩賡清高哀怨曲盡人情太虛君廼厭晨惟樂宵宴收妙舞弛清懸去燭房即蟲捍芳酒登鳴琴按廼若良夜自凄風篁成韻親懿莫從羈孤遞進觀月華之夕輝聽促織之秋引於是絃桐練響音容選和徘徊房路之曲惆悵陽阿之奏林聲虛籠淪池滅波蔚結紆軫情其何托愬感蟲鳴嘯而長歌歌曰時將際兮莫聲揭消未夜兮共明月臨風羨兮將焉歇霜楓落兮音塵闕歌音未終餘景就畢滿堂變容廻遑如失又稱歌曰月既沒兮露將晞時方晏兮無與歸良期可以還微露霑人衣太虛君謂空玄子曰善廼命執事獻平原千金之壽修楚裘百隻之璧敬佩玉音服之無斁

促織歌

新蟲調理要相當殘暑盆窩須近涼漸到秋深畏風冷不宜頻浴恐防傷養時盆確須寬闊下食依時要審詳水食調勻蛩必旺看時切莫對陽光水時併盡方堪鬬不可傷飢患飽怨盆內土須蚯蚓糞相宜蓋爲接陰陽如此宿蟲無妬色仍將宿水換新漿假如草葉供蟲嚙齒軟仍知牙更僵過籠窩確安排固行動提携總不妨酒後切忌將來看壯氣冲傷走跳狂誤放橘橙克食物食之蟲腹反爲殃安頓必須清淨處油烟熏損不剛强過期未鬬頻頻看仍復收拾用意藏倘或打食口齒謾必須醫損按前方不察强弱當場鬬必是遭輸笑不良盖盆謹慎休留隙免使奔逃意下慌看取調養依斯譜蟲体無傷齒更剛堪憐一種清幽物歲歲三秋聲韻長

拜星月慢

海蓋東歸金風西起湛湛濃露於澌蟋蟀秋興識畋壁荒苑笑相尋須將玉罐金籠捧謾聽清音囀赤黃蠏殼總平生稀見○畫堂中曲養情何厭性歡奏好把情波泛展轉輕盈道健奮鷹揚對敵無雙戰經百場誰聞敗北嘆怎奈他三秋氣老英雄事方斷

濟顛和尚蹇促織鷓鴣天

促織兒王彥章一根鬚短一根長只因全勝三十六人揔呼為王鐵鎗休煩惱莫悲傷世間萬物有無常非宵忽值嚴霜降好似南柯夢一場

又把火文

這妖魔本是微物只窩在石巖泥穴時當夜靜更深叫徹風清月白直聒得天涯遊子傷心寡婦房中淚血不住地只顧催人織空費盡許多閑氣力又非是爭奪田園何故乃盡心抵敵相見便怒尾張牙揚鬚鼓翼鬬過數交趕得緊急贏者搶翅高聲輪者走之不及財物被人將去只落得些兒食喫縱有金玉雕籠都是世情虛色倏忽天降嚴霜彥章也費不得今朝歸化時臨畢竟有何奇特仗此無明烈火要判本來面目

呼　托生在功德池邊却相伴阿彌陀佛

又撒骨文

一夜青娥降曉霜東籬菊蕋似金粧昨宵穩貼莊周夢不聽蟲吟到耳傍大衆萬物有生皆有死鳥雀昆蟲亦如此今朝促織已身亾火內焚屍無些子平生健鬬勢齊休徹夜豪吟還且住將來撒在玉湖中聽取山僧分付沒究與孽皆消滅

咦　一輪明月浸波中萬里碧天光皎潔濟公念畢把灰向湖中一丟一陣清風過處現出一個青衣童子合掌當胷曰感謝我師點化弟子已得超昇言訖風息不見噫亦知微物之有感化者故併入以備觀賞

捉促織法

凡捉促織必將著竹筒過籠初秋時於綠野草萊處求之中秋時須在園圃垣墻之中側耳聽其聲音然後覓其門戶果是促織所在用手啓其門戶以尖草掾求其出若不肯出窩者或將水灌於窩中躍出然後縱目辨其雌雄好歹如果具足二尾上色體闊身全者急忙捕捉收拾過籠之中其餘三尾殘疾不入色樣者不取

收買秘訣

頭圓牙大芎腿尚長項寬毛糙芎勢要強色要憔老芎翅無跡形身闊厚芎能登場水紅花牙芎人所忌猪肝牙色芎皆不祥腿脚窮細芎非上品織鉗赤爪芎蟲之王

看法

一促織有紅白麻頭青項金翅金銀絲額上等也黃麻頭次之紫金黑色又次之促織諸般色樣易得獨有紫黃色十無一個謂之足色正當此蟲之形光滑輕凝紫帶滑色尤難得佳者如或遇之必然超乎其餘之類也有頭大腿長背闊齒強者必定好爭鬬有勇力更無商量即當收之但請色麻頭線路必須細直分明寥發爽亮不要曲并橛頭第一嫌路粗線額亦要細直不欲肥曲又為一樣發麻頭滿目如栢枝葉細布在頭上不足道路直細中發云好

早秋看法

夫養蟲者如養兵選蟲如選將看蟲者須用多畜古舊大盆早秋之時擇取頭大腿脚圓長身子闊厚生像方幅票定顏色下盆徐徐養之不可便鬬恐有出世先後元氣未足顏色未變身柔口弱或有不鬬者交鋒便走者此皆元氣未足之故也須用下盆數日身口堅硬現出顏色重色變輕色為之併打若輕色變重色便可棄之纔可對併如下口硬攔善鬬者選為上將但以一二個試之可矣切勿多鬬有傷於蟲也

中秋看法

夫中秋促織如人中年觀蟲者亦須推度須用起落三尾不可共盆恐其晝夜呼雌起翅過損蟲體更有意外疎失度之度之

晚秋看法

晚秋之時蟲將衰老喂養尤難須合食葷腥安於藏風溫煖之處勿使受冷窩用紙襯或用一木窩食用羊眼豆煮熟去殼與飯搗細喂之或用栗子煮酥喂之或用生芝麻嚼細和飯喂之或用熟菱白心和飯喂之或用生冬瓜穰瓜仁和飯喂之最後須用熟蝦併熟蟹脚中肉熟鰻魚脊上肉食之忌有油處養體助力若不吃食不可當場鬬矣此必衰老有病將亾之故也

論形

觀促織形像

鉗像蜈蚣鉗嘴像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腿像蚱蜢腿顏色要相當毛糙斯為美

頭色美者

紅頭黃麻路要細絲透頂黃頭白麻路要細絲透頂淡黃麻頭爛黃麻頭紅麻頭青金麻頭紫

麻頭白麻頭栗麻頭柏葉麻頭黑湾麻頭半紅麻頭三尖麻頭竹鳥麻頭都要麻路細絲透頂一樣生者皆正色數也

頭色惡者

如頭艷色麻路不透頂或成片者項滑如油脚腿細窮肉色班黑俱不中也却有柿子頭瑪瑙頭蟹兒頭還可觀却是不濟凡麻路半截肥路頭上併艷色似點兒一般切莫用也

各色不看

紅黃赤白黑麻路不透頂翅薄短腿脚細窮不堪用如頭不圓牙不長并不紅不白項如明晃者不可用

論頭

大頭圓結菢腦搭淺無多絲路根根透光明亮不摩 上

眥小腦搭重路粗半節兒棠梨三角額此等不須題 下

論臉

五色諸蟲臉鋤彎注地長耳如鍋底黑此物號强良 上

酒醉猫兒臉花花白路紋此般生像者棄物不須論 下

論項

項似蜻蜓樣毛丁又起班更兼形色正打遍世無雙 上

紫隘花班項無毛黑漆光縱有完顏勇終須受禍殃 下

青項堆青鈿白毛根閃青朱砂火盆底桃皮等類形白腐冬瓜大寬臉壘起星毛丁有肮脮入手不當輕 上

鱉小更短促無毛一片光這般生像者不養又何妨 下

論翅

紫翅青金翅木翅與油单黑色全如墨梅花兩瓣攢鬆闊偕長短蓑衣得更難遮身不見節蒲縐另相看 上

膏藥積不縐鬆短闊長同金紫須長翅其餘只在中 下

論腿

大腿圓長健小脚粗鉄線班白黃色真此名金不換 上

短鱉兼窮細屁勳青黑同只好留墻壁何須問主公 下

論肉

紫黑蒼黃肉青白勝鵝梨黑青肉亦白淡黃白亦宜 上

肉色欠純正腰上多紅鈴月頭紅白間百戰不能贏 下

論蝴蜂形

貌若蝴蜂腿脚纖細腰項紫兩頭尖遍身黃色金紋理百口之中一口鉗

論蝼蝈形

蝼蝈之形最難相牙長腿短頭尖亮尾豁遐肩三二分正是雌頭拖肚樣

論蜘蛛形

身材局促似蜘蛛且喜牙長六足鋪羽翼不長肩蓋畫等閑覓得夜明珠

論螳螂形 二首

首短身長何足用羽翅好是航船舸若還六足盡尖長此是螳螂最堪用

又

身狹牙尖大肚皮脚前喬立仰頭窺此蟲不問青黃色鬬到深秋必定輸

論蚱蜢形

頭大肩尖腿脚長秀釘模樣最難當側生身分高而厚鬬到秋深贏滿場

論玉蜂形

尖翅名呼是玉蜂千中難遇實難逢如君遇着須不避不比尋常是毒虫

論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左右觀來是塊磚往來千遍無辭口一秋咬敗萬千千

論竈雞形

頭尖項細肚皮拖白翅生來滿背鋪腿脚不長身懶擁當頭金線叫嘍囉

論蛀螂形

易名寬翅号蛀螂翅闊頭尖牙用長身要匾攤脚要細只許英雄三二番

論蝴蝶形

頭尖肚大象蝴蜂兩翅含開腿脚窮此蟲只好無錢鬬當真必害主人翁

論蝦脊龜形

龜形蝦脊不宜紅腿脚俱長力不庸色黑体肥毛白項金絲金線絕倫亟

論龜鶴形

頭如蚕嘴肚如琴兩翅啾啾叫不鳴識者若逢此促織這般号作大將軍

論土狗形

頭粗項闊肚低拖翼翅生來半背鋪脚腿壯肥身巨圓當頭起線叫如鑼

論土蜂形

尖翅名呼是土蜂紫黃色者實難逢這般色様如君得不比常蟲是毒蟲

土蜂解

此蟲千中難遇紫黃色者上也餘色亦好次之号爲光翅蜂無有敵手

論棗核形

身如棗核兩頭尖仔細觀來却是舡交鋒便見强中口咬退諸蟲不敢前

論蟹跟形

蛩身弓起如蟹跟不拘五色或麻頭任人觀看則不怕此是名蟲何處求

論蝦青形

龜背蝦青不宜紅腿脚俱長鬬不慵色黑貌凡非物類金絲透頂絕倫蟲

上卷終

促織經卷之下

宋秋壑賈似道編輯

明梅顛周履靖續增

論色

總論看法色様有五等

紅頭青項翅金色者一絕也

麻頭透頂青項金翅白腿頭後相應二絕也

白麻頭透頂青項毛子厚銀翅者三絕也

紫頭白露青項濃厚紫翅又帶皺紋者四絕也

黑漆頭金線或銀額青項帶毛黑金翅白肚皮白大腿脚者五絕也

大凡看法須要鉗像蜈蚣鉗嘴象獅子嘴頭像蜻蜓頭脚像蚱蜢脚頭大腿長不用商量若頭大項寬身厚又闊雖色不全此蟲能吃口使口知趣者當于言外得之

論真紅色

眼如椒子遍身紅腿脚如霜鬚尾同君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論真青色

青金頭象菩提子頭上毛青靛染成若還鉗得芝蘇白請君鬬盡莫疑生

論真黃色

翅金肉白項紅麻項慘毛青腿少瑕更有一雙牙似墨這般相貌最爲佳

論真黑色

黑者須當頭似漆仔細看來無別色於中牙肚白如銀到作將軍爲第一

論真白色

白頭白項翅如銀上手觀來一似冰裏紅牙齒如針利捻無骨肉似將軍

論真紫色

紫者須當要色濃更兼肋腿與身同頭雖腰闊陰陽翅贏盡場中獨請功

論水紅色

水紅鬚尾水紅衣白肚團身模様奇班點一些渾不染傍人号作杜公兒

論深青色

顏色深沉似污泥紫頭青項盡相宜齒長腹肚兼華白鬬到秋深花帶歸

論淡青色

頭紫葡萄項慘青正身厚闊似鵝明殼紋淡薄輕銀翅鬬着交鋒速便贏

論紫青色

紫頭青項背如龜青不青兮紫不緋仔細看來茄子色更兼腿大最爲奇

論灰青色

顏色深沉不好看灰頭灰項不新鮮只因翅皺長牙齒鬬相凶頑必搶前

論淡黃色

肉白紅頭項慘青頭粗脚壯齒如針（墨者妙）這般蟲子非容易九遍交鋒十次贏

論河蟹色

赤色却如河蟹色麻頭秀項極難得裏紅牙齒

盡相宜只恐項光頭又黑

論蝦青色

有等名爲蝦殼青比似青來翅不金不問牙鉗白不白須看項上帶毛丁

論油丹色

黑頭青項翅油丹腿脚牙長似雪霜相貌這般無覓處鬬時絶勝豈尋常

論烏鴉色

黑色明如黑漆光白牙綉項皂羅裳肚皮腿脚皆如玉内相將軍不可當

青麻頭

條青皺翅紫麻頭肚白身肥牙似鈎毛項花牙長腿脚腔雞生相鬬三秋

真青麻頭

線項麻頭紋理明蜻蜓頭翅頂渾青側生身分高而厚鬬着交鋒速便贏

白麻頭

黄色輝光耀似金棗紅牙齒利如針更有葡萄毛肉體日交三度也還贏

白牙青

紫頭銀線項青毛銀牙白脚絶倫高可奈秋風消索處自然勇力不相饒

拖肚黄

頭項焦黄身黑粗更兼腿大及臀拖若還牙齒尖而厚日鬬數番也不多

紅頭

紅如血點項硃砂入手觀來一朵花一朝二廣交鋒勝到底終須不戀家

真青 茄明

青色頭如菩提子頂上毛青靛染成牙鉗更得芝麻白任君儘鬬足歡情

青者曰解

此蟲号真青頭要青金樣白麻路細絲透頂金茄明亮翅腿圓長白是也亦有頭如官蜻蜓頭樣此二等爲上亦有紅頭青俱不桔人

紫青 明安

琥珀頭尖項紫青翅如蘇葉肉還青天生一付牙紅紫交鋒一口立黄金

黑青 明印

黑者須當黑似漆仔細看來無别色更兼牙肚白如銀名号將軍爲第一

淡青 明聲

淡青生來牙要紅頭麻項闊翅玲瓏更生肉肚如雪白贏盡秋蟲獨奏功

蝦青 明白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生來白似銀鉗更細長蘇木色此蟲名号是蝦青

蟹青 青明

此蟲名稱湖蟹青腿脚班黄翅不金不看牙鉗紅與白須觀項上有毛丁

蟹形曰解

頭如蟹殼青細絲透頂身背腕大腿腕上如血紅牙者是也

青麻 茄亞

麻頭青項有毛丁翅綉肉白腿脚長更生一付牙鉗黑三秋得勝喜非常

青金翅 聲明

麻頭青項翅如金肉腿如同銀打成牙鉗更生如漆黑贏盡諸人匣内金

真黄 天黄

天生金色遍身黄肉腿如同金箔裝更生一付鳥牙齒敵盡諸蟲不可當

黄者曰解

此蟲身黄鳴時聲啞翅如金箔黄色兩翅玲瓏牙黑灣尖此樣生來是也

紅黄 明今

頭似珊瑚項班紅翅如金箔肉帶黄腿脚圓長如玉色秋蟲見了自慌張

紫黄 輕明

頭似櫻珠項似金肉脚如同金裹成牙鉗不問何顏色諸蟲咬着便昏沉

深黄 明亞

黄者生來金箔黄腿脚班黄腰圓長若生一付鳥牙齒三秋饒大莫商量

淡黄 面明

淡黄生來腿脚白三樣頭尖如琥珀初秋鬬間最迷痴末後逢强絶口敵

狗蠅黄

麻頭黄項翅鋪金腿脚班黄肉蜜色牙鉗若是黑如灰敵盡場中爲第一

真紫 鹿鳴

紫者如同着紫袍頭濃剛性項如毛鉗更細長如血色獨占場中第一豪

紫者曰解

此蟲号紫生來頭尖項闊要生毛丁身闊厚

紅頭紫 飛天

紅頭紫身敵剛强項赤紅班腿圓長翅紫牙灣如桑剪此蟲名号促織王

純紅 青天

眼如椒核遍身紅尾項如硃腿亦同若逢敵手君休怕數番咬死又成功

深紫 厚鳴

紫者當頭要紫濃更兼翅膀與身同頭紅項闊陰陽翅羸盡場中有大功

黑紫

黑紫生來似茄皮腿脚兼黃赤肚皮鉗若生來紫黑色早秋羸到雪花飛

淡紫 明春

名爲淡紫遍身明項如青靛齒紫紅頭上三尖腰要闊戰得場中不敢逢

紫麻 聲嚴

頭麻項路透金絲項毛翅綴腿班狸四脚兼黃肉帶赤秋蟲見影不相持

紫金翅 叫一聲

紫頭青項翅如金腿脚兼黃肉帶奢必須生有紫黑鉗咬殺秋蟲人失色

純白 清花

白頭白項白絲攢翅似鋪銀肉似霜烏牙黑臉肚如粉此物正是促織王

白者曰解

此蟲号白頭白明亮細麻頭路透頂毛項身如蝶翅黑牙是也

淡白 明象

白頭白項翅鋪銀入手觀來却似冰此蟲異衆稱奇白總無顏色是將軍

白麻頭

麻頭白面白如銀細絲透頂根根明更加青項長肥腿戰鬬之時必定贏

烏青 明象

烏青生來似定墨腿脚班狸肉帶黑鉗若細長似血紅合戰交鋒如霹靂

黑者曰解

此蟲肚黑牙紅自來無敵得遇此蟲須細細詳觀依此樣者真了蟲也

烏麻 聲嚴

烏麻頭路透銀絲項闊毛班肉帶黑更若翅烏牙鉗赤得遇此蟲真是奇

黑色白

此蟲千中難遇一二翅如海蜥擔樣不宜饒大只宜兩平若落口便贏

黃麻頭

麻頭黃項翅金色腿脚班黃肉帶奢牙鉗若是炭樣烏鬬勝叫鳴聞四壁

紫麻頭

麻頭項上透金絲項毛翅綴腿班狸脚亦微黃肉帶赤秋蟲見了怎支持

烏麻頭

烏麻頭路透銀絲項闊毛腿肉帶梨更若翅烏牙鉗赤得遇此蟲真是奇

黑色白

此蟲千中難遇一二翅如海蜥擔樣不宜饒大只宜兩平若落口便贏

雜相

錦蓑衣

翅寬翅急最爲低識者當場便敢欺生得兩邊如烏翅名傳天下錦蓑衣

肉鋤頭

黑牙黑面不堪收此等蟲兒莫去求若得面肥頭脚大杜家名号玉鋤頭

金束帶

十個紅鈴九個敗脫却紅鈴休賭賽紅鈴若得滿腰生常勝号爲金束帶

齊脊翅

中秋齊脊最爲英頭項寬舒翅皺文敦厚牙長兼脚大金風純動不堪聞

梅花翅 二首

翅似梅花蜘蛛形身上如同梅花片如此之蟲

亦怪哉滿場鬬勝真堪羨

其二

翅似梅花口似刀番來覆去咬千交總然贏得他每者只好看盆無二遺

琵琶翅 三首

敲翅琵琶不用青若還紫色也相應要知鬬處開張勇頭小牙長体似金

其二

琵琶項上帶銷金又看鬚長六足明若是黑青全沒用腿長肉厚滿場贏

其三

哂哂連吽兩三聲此蟲便是鳥雞形玉腿白牙贏到底黃牙項細是輸名

長衣

長衣須養青金翅腿脚玲瓏尾要齊捻然口似青鋒劒只宜口快不宜遲

嗽色頭

黑頭紅項背身跎更兼大腿及捶拖牙齒赤紅如鉗樣連贏數陣不爲多

青黃二色 二首

黃頭青項銷金翅二色俱全便爲最若還三件一齊生鬬到秋深絕無對

其二

青黃二色翅項明此等生來何處尋初秋鬬到深秋後百度交鋒百度贏

青黃白

青黃白要金線細透頂早秋鬬澗深秋鬬口夫勝

油紙燈 二首

頭圓腿壯遍身黃翅滑如油肉帶蒼牙鉗一對如紅色此物蟲中是霸王

其二

頭混腿脚一身黃翅滑牙紅促織王易名叫做油莉撻賭花官取滿頭裝

陰陽牙

此蟲生來兩個牙一紅一白實堪誇不拘五色麻頭者一見諸蟲不怕他

真三段

紫頭青項有毛長金翅生來肉帶蒼兩腿圓長班白色紅牙一對沒人當

草三段 二首

麻頭青項白毛丁金翅縐縐肉帶青腿脚班黃牙似炭當場健戰衆皆驚

其二

滿頭白粉紫葡萄並無紋理項青毛更兼淡薄輕銀翅三段之名亦似高

三段錦

麻頭青項翅銷金体白牙長六足明更有異常腰背闊蜀川三段錦花名

兩頭鎗

鬚無尾短最堪傷蟲大終須不是强兩尾腿長還倒揷鬬名盡說兩頭鎗

綉花針

小雖敵大果然强蟲小贏多必是良累勝上肩魁大者這般蟲小也非常

紅頭額

紅頭雖然似花枝早秋雖勝未爲奇再來得勝亦不可勝少輸多何必疑

紅鈴月頭額

蟲名月額及紅鈴來往交鋒暫成高贏縱然得勝終難久贏得錢來不可行

香師脩鈴

香師紅額共脩鈴只好三番兩次贏卸却紅鈴難保久揔然贏得也無情

月頭線額

線額空紋彩更良月頭堪惜不久長應是腿寒終不耐柰何脚小便尋常

紅鈴 二首

紅肩紅脇不爲奇連連贏得也防虞今鈴落了終難復無情去鬬却成灰

其二

紅肩紅肋及紅鈴止有三場兩次贏脫下紅鈴休要鬬總然贏得也無名

鬬翅

鬬翅之蟲識亦難臀長區薄也應凡要知才貌青黃色頭小牙長兩腿班

獨脚

獨脚全憑綽蔽功助幫其拐可成功切須休要饒他大兩腿俱全力不同

殘疾

不問青黃赤白黑不拘大小與殘疾禿鬚禿尾

小無爪此物見之不足惜

呆物 二首

定知黑白全無用須信青黃不可欺若是狹長終有失身形厚闊最迷痴

其二

頭昏項緊有何奇腿脚花班黑肚皮翅上更有膏藥積只好將來去喂雞

滑紫三呼

一呼梨揵揉二呼油紙燈三呼沿盆子

淡黃白

淡黃白頭生三尖琥珀色身圓厚牙紅細長奇也

飛促織在樹者爲妙土中者不佳山中者爲山令子飛促織打下當喂帶血活物安于靜處莫與人聞又怕風透切避蛩吟有人輳合交口便贏

飛蟲能鬬體輕盈拔翅成瘡鬬負疼可用剪刀裁內翅自然百戰百番贏

促織論賦

促織鬬時人要主貪財饒大蟲辛苦總然贏得已着傷當場必悞下鋒主

論養

養法十二條

盆須用古不須新盆熱天炎色要昏養過重陽九月九舊盆不用換新盆

養到天寒霜降時附子煎湯冷浴伊常把盆中圍得密此時方用木窩兒

下食須當過日中若還不准是塲空水清無要如冰冷須要安些蜀地銅

喂食還須只一件莫信傍人教你換雞苴菱肉盡非宜不及朝朝黃米飯

配合 二尾必須白蓋前收言

呼雌之法與君知不貼之時便換雌一個不貼又一個若還呼久太非宜

蛩聲不發莫添雙呼叫連綿情性狂三尾黑頭須是小剪鬚去爪正相當

禁忌

硫黃橘氣最難當煎藥須教莫近傍頻處常教遮得暗切須休露太陽光

養胎

蟲腹懷胎号產魔落胎全仗水蝦婆切須養辦心休急鬬者之時敗者多

浴雌

喂食三尾時時鈴免使蟲兒咬失傷常將三尾頻頻浴解使呼雌有彩光

防微

朝晨出宿看蟲形須交提出鬬盆聽撚聒呼聲觀喜怒蛩喜如同虎嘯聲

養嫩子

用大盆傍日影晒之到中秋下土盆爲妙瓦見常要濕窠兒常要乾盆中休宿水天熱莫常觀

辨蟲老嫩

要知促織與蒼雛秘訣分明在兩鬚貼齒老黃生日久戀牙如玉離泥初頭高必定無心鬬理首人稱老野狐有此秘方勞記取十塲罕有一塲輸

浴蟲法

鬬勝下盆須用浮萍草搗爛絞汁浴之付水蝦三二個與蟲吃吃須隔退三尾子

三秋養蛩法

一說凡促織遇早秋截底凉盆放潤濕處養之中秋下土盆養之深秋用紙覆盆蓋及底促織畏冷不食可用帶血蚊蟲三兩個與之食之此乃三秋養促織之法也

喂養訣法

初秋懼熱盆窩要凉秋深怕冷風冷有傷盆宜古大上食宜瓢喂食有準休對日光水不可缺食不可忘蚯蚓之糞土細性凉隔宿去垢須換水漿莫上草菜齒軟牙傷賊水油飯食之不祥窩盖穩實携動無妨酒後休玩冲氣顛狂養手大忌楠麝諸香安頓之處莫近油缸比匣厨櫃水香要防未鬬之日且須閉藏謹慎安置免致逃亡秘密之法用意參詳

趙九公養法

鰍魚茭肉蘆根蟲麻根蟲胡刺毋蟲斷節蟲跳蝦蟲蚊蟲扁担蟲俱可喂之

雜人養法

椒葉研碎和飯喂之草內蜘蛛蜜和喂之

戈千公養法

用黃桑葉作末純粳米作糕晒乾浸汁又臨下食研碎和飯均喂之

蘇胡子養法

用籬落經上斷節蟲未至霜降每喂五日用匾担蟲并和之研碎喂之有益於蟲也

王主簿養法

用栗子煮熟喂之或方蒂柿子鰻雞鵝蠏魚蝦煮熟和飯喂之

積食不清化訣

積食不化甚堪嗟水畔紅蟲是可佳研細任君分兩處喂畢鬬勝是誰家

論鬬

鬬法八條

比頭比項比身材若大分毫便拆開尾短更兼鬚又充强將他鬬不擔財

其二防敵

左右不離常夾捧臨鬬之時多少變他若回身捧捍遮踢着之時必傷面

其三擇捧

捧頭要長捍要直落捧不要如弩力捧頭急落柵兒中便是青天遭霹靂把捧猶如人把舵舵若横時舟受禍捧頭須取白露前好捧就中金寶貨

其四接力

五日方容鬬一場若還頻鬬損牙關蟲兒不食因何事咬損牙關服食難

其五六不鬬法

盡胲無後茨不食又延籠嚙牙併煉齒終須落下鋒

八不鬬法

長不鬬鬬黑不鬬黄薄不鬬厚嫩不鬬蒼好不鬬異弱不鬬强小不鬬大有病不鬬尋常故云無敵會鬬蟲輪却人之過若要穩穩贏養盡莫饒大

促織三物

贏叫輸不叫一也雌上雄背二也過蚤有力三也

其六審勢

他若無情休要鬬分鬬開時向面點你若頻撚必酸牙焰頭過了形多變

其七惜才

雄師百戰百番贏不可交他出陣頻身弱難禁生力對一時托大悞蟲身

其八鬬敗

此番不比尋常敗飽食泥盆待一旬臨日帶飢將出鬬依然遂做上將軍

古云三口五口隔宵乃鬬一二十口三日方鬬一咬一口雖然勝亦須推度好安排當鬬之日須觀蟲之喜鬬方可與人比合所論一口鬬贏休道好千交輪了反爲奇也慎此以往則無前失焉有後悔乎

鬬不可頻

論曰促織鬬後可隔三五日方用登場如鬬經三二十口者可歇六七日須看下口輕重若鬬口重費力着傷者須隔去三尾二三日方可下之過十日觀蟲有性見茨不得鳴聲响亮方可合對若懶慢無情則不可鬬百口贏者不爲奇一口贏者勝百口又要知一口贏者用力反倍於數十口贏者也尤當調息若因其鬬口少便以爲不打緊即與人鬬至於有失真可惜也

交鋒論法

夫交鋒如虎爭鬬彼此投降看蛩者審察其大小細看貌色不可强也顏色兩停方可相合既已議定鼓噪聒鳴兩下蔽各存道理不許過綳如横即點正不許挑撥起鬧待其自見有一口贏者有三口咬觸者有一遞一口者有雙做口有黄頭兒滚顛番擄折腿脚有兩下口咬昏觸贏者忽上蔽之後大重太早自悞牙跟疼痛無休滿籠延走不可下蔽可將濕紙搭蓋待疼已定方可下蔽拆之不可合牙等下鋒回報纔可調熟交鋒自見鬬口無失盆中其鬬鬬有屈輪籠内輪贏有準

初對蔽法

對定議定鼓噪聒鳴各覷下蔽先討其尾次討其小脚有情方撚牙口一蔽左提右調如蟲性起再掃牙口一蔽看蟲勢旺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纔可拖領到鬧口各待回報方可提起正鬧兩架蔽不許過棚如横點正不許挑撥動各存禮法

上鋒蔽法

鬬勝當監棚手喝明下鬧分其上下勝者收提上鋒領至中鬧即將濕紙搭蓋常常調撥使其鬬性常存不宜掃牙不可失其鬬性只宜頻頻

點捕待下鋒回報總可再調不宜繁絮只宜數蔽領正起鬧兩架蔽勿容撲恐驚悞走善鬬者詳之

下鋒蔽法

促織用蔽古者存法蔽不用繁脉知有畧蔽其咭鳴掃其咭絮誘蟲知覺待其行動徐徐蔽之微微蔽其頭背共其腰尾次拂拐頭并左右背脇引誘其情如不動再討小脚併左右脇肋若蟲惹蔽即討腋抓有情就撚牙口一蔽待蟲停息再討其尾如有情即撚其牙口一蔽觀其收牙鬬閉不練無傷熟調脚腿挑撥有情鼓翼數聲待翅收閉總可再調務必取蟲性旺拖領數番絕可回報提起正鬬兩架蔽自見則鬬無失勝之妙也

鬬勝養法

鬬勝後以浮萍搗汁浴之再用河水浴過即將童便清水各半飲之用青色跳蝦蟲二個搗碎與蟲食之隔退三尾二三日自然四肢無病

交鋒策論

夫蛩有鬬口者有鬬間者鬬間者忽改爲鬬口來蟲不敵故也鬬口者改爲鬬間則來蟲之狠可知矣

比合對論

先比頭次比腿再比渾身無後悔脚長終久失便宜高厚方幅斯爲美黑白饒他大青黃不可欺鬬長終有失匾闊最痴迷頭大終爲大翅鬆未足奇銅鈴三額角三者藏些兒

論病

蛩有四病

一仰頭二練牙三捲鬚四撼腿若尾參差高下必然曾失水食兩尾並垂蟲已老朽且夕將亾四者之中有一於是便要調理精細四者皆備況可鬬乎

治蟲身熱

或身熱叫雌不着青草擂碎絞汁入沙糖水調勻浴之後以河水過之免致蟲身悚慄

醫傷損方

如鬬勝下來兩牙長短身有損傷且勿下食縱下只宜些須即取童便清水和勻將水槽盛之不可用水調養旬日自然復舊

去飛翅法

蟲生浮翅便能飛騰欲去時以手提翅放蟲水中一捧即脫蟲亦無傷過六七日仍可鬬併

用三尾貼法歌

蛩吟三尾莫添雙呼叫連綿怕性狂三尾黑頭須用小尖頭獨脚始相當喂交三尾時常飽免致蟲吟悞損傷更將三尾頻頻浴解使雌雄有彩光

下三尾法

到秋先收白露前三尾養之三五日浴一次過蛆後蟲身躰健交鋒有性鬬之必勝

白花草訣 又名旱蓮草

此草池邊出子弟皆不識尖葉開白花葉梗俱綠色連頭摘下來水淨與他吃瀉出腹中土就將飯補力必使時時飽飢傷必有失此只論炎天深秋亦不必

蝦婆訣

蝦婆河內出跳子捉不得將盆連水拿拍死喂促織性冷不宜多若過必有失消却熱與炎方始得安逸

總言三首

莫言促織正奇能養者須當耐性情只宜漫鬬無疎失不可怱怱去鬬頻交鋒一口停三日大鬬須遠隔一旬不依此法隨心好撞了齊眉必定傾

其二

其中奧妙細談推依此之中必作魁三分之中曉得一常常得勝帶花回

其三

蟲性分悲喜世人難得知嚼牙能鬬口鼓翅得贏時須識蠅頭捧傍危則自知總然蟲禁齒如病遇良醫

題促織二首

玉繩低轉過南樓人在冰壺夜色幽湛湛露華凉似洗啾啾蛩韻巧如謳絮叨高下恣情訴斷續悠揚不肯休叫徹五更尋隱處自封門戶共雌儔

玉罐金籠喂養頻王孫珍愛日相親爭雄肯負東君意決勝寧辭一芥身鼓翼有聲如唱凱洗寸生嗔大哉天地生群物羨爾區區志不倫

下卷終

禽經

師張 曠華 撰註

晉太傅張華註

子野曰鳥之屬三百六十鳳爲之長故始於此

鳳者羽族之長

鳳雄凰雌

凰鴻前麟後蛇首魚尾龍文龜身鶯頷雞喙駢翼首載德頂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挾信足履正小音鍾太音鼓不喙生草五采備舉飛則羣鳥從出則王政平國有道

亦曰瑞鷗

景純注爾雅云瑞應鳥也雞頭蛇頸鶯頤龜背魚尾五彩色高六尺許出爲王者之嘉瑞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及鳥獸則鳳鳥翔

亦曰鸞鷟

鳳之小者曰鸞鷟五彩之文三歲始備也

羽族之君長也鸞瑞鳥

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字從變省禮斗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鈴鑾鑾然也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也後改爲鑾

一曰雞趣

顧野王符瑞圖曰雞趣王者有德則見

首翼亦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

別五采而爲名也

鳳者鸞鷟舉百羽從之

鸞鳳翔止百鳥皆從也以類化

鳳麋鸞吡百鳥瘞之

鳳死曰麋鸞死曰吡禽鳥啄土以瘞藏之

慈烏反哺

慈烏曰孝鳥長則反哺其母大觜烏否

白脰烏不祥

烏之白脰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巨喙烏善警

烏之巨觜者善避矰弋彈射曰善警

哀烏吟夜

烏之失雄雌則夜啼

鷙鳥之善搏者曰鶚

鶚大人見而悚愕也

竊玄曰鵰

色淺黑而大者其羽蟲鳥毛也

鵰曰鵰

鷹色蒼黃謂之鵰廣雅曰鵰鷹二歲色也鷹生二歲如繫也

骨曰鶻瞭曰鶚

能遠視也瞭目明白音了

鶚曰鸇

晨風也向風搖翅其回迅疾狀類雞色青摶鷙雀食之左傳云若鷹鸇之逐鳥雀

奪曰雂

如鸇而小者其脰上下亦取鳥雀如攘奪也

王鴝鴝鳩魚鷹也

毛詩曰王雎摯而有別多子江表人呼以爲魚鷹雌雄相愛不同居處詩之國風始關雎也

亦曰白鷺

鷺之色白者

亦曰白鷺

狀如鷹尾上白也

雉介鳥也

善搏鬬也

亦曰鳩

爾雅曰雉絕有力奮

五采備曰翬

爾雅曰伊洛而南素質五采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采皆備成章曰鷂言其毛色光輝也周禮后六服一曰翬衣取其雉性介而守以比后德也

亦曰夏翟

書曰羽畎夏翟雉尾至夏則光鮮也

亦曰鷂雉

青質五采解見上注

朱黃曰鷩雉

背毛黃腹毛赤頸毛綠而鮮明周禮鷩冕取此

白曰鞞雉

江南呼曰白雉

玄曰海雉

羽色純黑亦善鬬生海中山島上

首有彩毛曰山雞

山雉長尾尤珍護之林木之森欝者不入恐觸其尾也雨則避於巖石之下恐濡濕也久雨亦不出而求食死者甚衆

頸有彩囊曰避株

雉屬出華嶽及盛山中晴暘則頸出彩色作囊遇樹木則避之故曰避株任昉曰亦名吐綬鳥

背有采羽曰翡翠

狀如鵁鶄而色正碧鮮縹可愛飲啄於澄瀾洄淵之側尤惜其羽日濯於水中今王公之家以爲婦人首飾其羽直千金

腹有采文曰錦雞

狀如鳩鴿膺前五色如孔雀羽出南詔越山中歲採捕之爲王者冠服之飾

鳴鳩戴勝布穀也

揚雄曰鳴鳩戴勝生樹穴中不巢生爾雅曰鳲鳩戴鵀鵀即首上勝也頭上尾起故曰戴勝而農事方起此鳥飛鳴於桑間云五穀可布種也故曰布穀月令曰戴勝降于桑一名桑鳩仲春

鷹所化也

亦曰鵲鷞

鳴自呼

亦曰穫穀

江東呼爲穫穀見揚雄方言

春耕候也

云此鳥鳴時耕事方作農人以爲候

倉鶊鸎黃黃鳥也

今謂之黃鸎黃鸝是也野民曰黃粟留語聲轉耳其色鸎黑而黃故名鸎黃詩云黃鳥以色呼也

亦曰楚雀

北人呼爲楚雀

亦曰商庚夏蠶候也

云此鳥鳴時蠶事方興蠶婦以爲候對上文也

雞鶩惡鳥路反其類

雞與山鵲惡其類相值則相搏鶩狀類鵲長尾丹觜

鴛鴦玄鳥愛其類

鴛鴦匹鳥也玄鳥鷰也二鳥朝奇而暮偶愛其類也

鴻以水言自北而南

鴻音鴈隨陽鳥也冬適南方集于江于之上故字從干

鴘以山言自南而北

鴘亦音鴈中春寒盡鴈始北嚮燕代尚寒猶集于山陸岸谷之間故字從斥

鶴以聲交而孕

雄鳴上風雌承下風則孕

鵲以音感而孕

鵲乾鵲也上下飛鳴則孕

白鷴相眡而孕

雄雌相視而孕

鳩鵲晴交而孕

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晴不眩轉孕而生鷴

鵲鴈周子規也啼必北嚮

爾雅曰鴈周甌越間曰怨鳥夜啼達旦血漬草木凡鳴皆北嚮也

江介曰子規

啼苦則倒懸於樹自呼曰謝豹

蜀右曰杜宇

望帝杜宇者蓋天精也李膺蜀志曰望帝稱王於蜀時荊州有一人化從井中出名曰鼈靈於楚身死屍反沂流上至汶山之陽忽復生乃見望帝立以爲相其後巫山龍闕壅江不流蜀民墊溺鼈靈乃鑿巫山開三峽降丘宅土民得陸居蜀久住江南羌住城北始立木柵周三十里令鼈靈爲刺史號曰西州後數歲望帝以其功高禪位於鼈靈號曰開明氏望帝修道處西山而隱化爲杜鵑鳥或云化爲杜宇鳥亦曰子規鳥至春則啼聞者悽惻

隨楊越雉鷓鴣也飛必南翥

廣志云鷓鴣似雌雉飛但徂南不北也

晉安曰懷南

異物記云鷓鴣白黑成文其鳴自呼象小雉其志懷南不北徂也

江左曰逐隱

古今注曰南方有鳥名鷓鴣向南飛畏霜露早與暮出稀有時夜棲則以樹葉覆其背燕人亦不知有此鳥也

鶡毅鳥也毅不知死

狀類雞首有冠性敢于鬬死猶不置是不知死也左傳鶡冠武士戴之象其勇也

鷗信鳥也信不知用

鷗水鳥如鶴鷗而小隨潮而翔迎浪蔽日曰信鷗鷗之別類群鳴喈喈優優隨大小潮來也食小魚鰕蝦之屬雖潮至則翔水嚮以爲信反爲鷙鳥所擊是知信而不知所以自害也

鵗有文而貪

鵗狀類鷺紺色錯出有文色水際伺蚌出啄啄食之反爲蚌所持死水中不知所食以爲害左傳曰聚鵗爲冠是也

鳶不擊有貪

鳶鴟也不善搏擊貪於攫肉也詩曰鳶飛戾天鮑昭曰寒鴟嚇鵝

鵜志在水

鵜鶘水鳥也似鶚而大喙長尺餘頷下有胡如大囊受數外湖中取水以聚群魚候其竭涸奄取食之一名淘河詩曰維鵜在梁志在水也

鴛志在木

爾雅曰鴛斷木鳥巢木中觜如雞長數寸常斷樹食蠹虫喙振木虫皆動也

鳩拙而安

鳩鳲鳩也方言云蜀謂之拙鳥不善營巢取鳥巢居之雖拙而安處也雄呼晴雌鳴陰

鷦巧而危

鷦鷯桃雀也狀類黃雀而小燕人謂之巧婦亦謂之女鴟關東人呼曰巧雀亦謂之巧女喙尖取茅秀爲巢刻以縑麻若紡績爲巢或一房或二房懸於蒲葦之上枝折巢敗巧而不知所託

鳧鷖之雜

鳧鷖鴨屬色不純正故曰雜矣

鵰鶚之絜

鵰白鵰似山雞而色白行止閑暇

題鴀鳴而草衰

爾雅謂之鵙鵙伯勞也狀類鶉鶉而大左傳謂之伯趙方言曰孤雞鳴則草衰

澤雉啼而麥齊

澤雉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隴也

風翔則風

風禽類越人謂之風伯飛翔則天大風

雨舞則雨

一足鳥一名商羊宇統曰商羊一名雨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辯之於齊庭也

霜蜚則霜

鸛鶴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鸛鶴飛則隕霜

露蓄則露

露蓄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

謂玄鶴也子野鼓琴玄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
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林鳥朝嘲
林鳥朝之將翔也聚而噍啁

水鳥夜啾山鳥巖棲
山巖之鳥多不巢

原鳥地處
鷓鴣鳥之屬是

靈鵲兆喜
鵲噪則喜生

怪鵬塞耳
一名休鵂廣雅曰江東呼爲怪鳥聞之多禍人惡之掩塞耳矣

鴛鴦野則義豢則搏
月令曰田鼠化爲鴛關東謂之鴛蜀隴謂之循在田得食鳴相呼夜則群飛晝則草伏馴養之久見食相搏鬬也

水鶩澤則群擾則逐
鶩野鴨也飛止大澤之中群處既豢擾之惡其族類而相逼逐也

鸚鵡摩背而瘖
鸚鵡出隴西能言鳥也人以手撫拭其背則瘖瘂矣

鴝鵒剔舌而語
山海經謂之視鴝今人育其雛以竹刀剔舌本教之言語謝尚能作鴝鵒舞之

扶老強力
古今注云扶老禿鶖也狀如鶴大者高七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脯蓋（一作炙）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也

鷗鴨友悌
雀屬也爾雅曰鷗鴨雝渠毛詩曰水鳥也大雀高尺尖尾長喙頸黑青灰色腹下正白飛則鳴行則搖又曰鶴鴨在原兄弟急難鶴鴨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案審雝雝鴻儀鶯序

鴻鴈屬大曰鴻小曰鴈飛有行列也鷺白鷺也小不踰大飛有次序百官縉紳之象詩以振鷺比百寮雍容喻朝美易曰鴻漸于干干盤聖人皆以鴻鷺之群擬官師也

鷃雀啁啁下齊衆庶
鷃籬鷃也雀屬衆人之象言多也

鶉鶉雄鵲牝庳
鶉雀也鶉也二鳥皆雄者足高雌者足短

鳩鷄雌前雄後
鳩鳩也鷄大如鴿生關西爲鳥憨急二鳥雌飛則隨雌止則止雌常在前也

鷇將生子呼母應
鳥伏卵將成子鳴于鷇母應之

鷄既生母呼子應
鳥既鷄母呼則子應之

班鳩拼鳩
班次序也凡哺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他鳥皆否

梟鴟害母
梟在巢母哺之羽翼成啄母目翔去也

舒鴈鳴前後和
舒鴈飛成行也雌前呼雄後應也

群棲獨警
夜棲川澤中千百爲群有一鴈不瞑以警衆也

覆卵則鶴入水
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冷則不緘取礬石周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鶴巢中礬石爲真物也

鷙鳥月
伏月卵則向月取其氣助卵也

霄爲司夜行爲主晝雄翼掩左雌羽掩右
爾雅曰鳥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

物食長喙
食物之生者皆長喙水鳥之屬也

穀食短喙
鳥食五穀者喙皆短

搏則利觜
鳥善搏鬬者利觜

鳴則引吭
善啼鳴頸長也

毛協四時
春則毛弱夏則稀少而改易秋則刷理冬則更生細毛自溫

色合五方
倉鷹之屬以象東方木行朱鳥之屬以象南方火行黃鳥之屬應土行以象季夏白鷺之屬以象西方金行玄鳥以象北方水行

羽物變化轉於時令
仲春之節鷹化爲鳩季春之節田鼠化爲鴽仲秋之節鳩復化爲鷹季秋之節雀入大水化爲蛤孟冬之節雉入水化爲蜃淮南子曰鼃化爲鶉鶉化爲布穀布穀復爲鷃順節令以變形也

乾道始終以成物性
生物者乾之始成物者乾之終隨時變化成就萬物之性也

師曠禽經

附宋王楙補禽經說

章茂深嘗得其婦翁石林所書賀新郎詞首曰雎起鳥語章疑其誤顏詩之石林曰老夫嘗得之吳流書不解語啼鳥解語見禽經余因求之禽經止一卷不載所著人名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本朝崇文書亦皆不載觀其詞究物理殆非常人所為觀埤雅及諸書述禽經所載而今禽經無之尚數十條如鶴以怨望鵝以貪頑雞以與視鴨以怒脫雀以猜擢燕以狂斯鶯以喜嘯鳥以悲啼鴿以饑鳴鶴以深喉梟以凶吁鳩以愁沉鵲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雌生之鳥咮多銳而善啄水生之鳥咮多圓而善嗛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此在今書多所不聞疑禽經非全本此語得之鮑夷白余又觀之如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此見變化論鶴以羣交鵲以意交鵲以鵲交而孕此見爾雅疏魚鷹雞脫鳥無脚冒暦無臟見崇有論此類甚多皆禽經所當收者鮑夷白謂禽經非後人作

右師曠禽經一卷自漢七略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宋崇文書目皆不載陳氏書錄解題始列其目稱晉張華注馬氏文獻通考因之而陸氏埤雅亦引其說則是書蓋唐宋間人所作而託名師曠豈以其為天下之至聰必能洞察物理而于禽鳥尤為得氣之先者耶如說苑博物篇載師曠告晉平公東方有烏名諫珂其為烏也文身而朱足愛狐又說文鵝字下引師曠曰南方有烏名曰羌鵝黃頭赤目五色皆備豈即是經遺文許氏蓋及見之書已久亡而後人乃附會為之耶今考禽經又無所謂鵝與諫珂者但引子野說鳳云云以冠篇首而其文實見大戴禮記易本命篇以家語參之則又子夏所聞由書之說也以是而託之師曠亦大無稽矣然則張華之注其可信歟亦非也華死事在惠帝初年而此引郭景純注爾雅則東晉時人也至引李膺蜀志楊野王符瑞圖皆梁陳間人時代尤懸絕足知此經注皆膺作以行世久故仍從唐宋叢書中采出以附于漢魏作者之後焉汝上王謨識

禽經一卷

舊本題師曠撰晉張華註漢隋唐諸志及宋崇文總目皆不著錄其引用自陸佃埤雅始其稱師曠亦自佃始其稱張華註則見於左圭百川學海所刻考書中鵰鳩一條稱晉安曰懷南江右曰逐隱春秋時安有是地名其偽不待辨張華晉人而註引顧野王瑞應圖任昉述異記乃及見梁代之書則註之偽亦不待辨然其中又有偽中之偽考王楙野客叢書載埤雅諸書所引而楙時之本無之者如鵲以怨望鵲以貪顧鷄以頓眠鴨以終曉雀以猜嫌燕以狂所鷺以喜鳴烏以悲鳴鳶以飢鳴鶴以深唳梟以凶叫鴟以愁鵰鶚飛則蜮沈鵲鳴則蚓結鵲俯鳴則陰仰鳴則晴陸生之鳥味多鈍而善啄水生之鳥味多圓而善唼短脚者多伏長脚者多立凡數十條是楙所見者非北宋之本又楙書中辨鶯遷一條引禽經鶯鳴喓喓辨杜詩白鷗沒浩蕩一條引禽經鳧善沒鷗善浮辨葉夢得詞睡起啼鶯語一條引禽經啼鶯解語流鶯不解語今本又無之馬驌繹史全錄此書而別取埤雅所載羅願所引今本不載者附錄於末謂之古禽經今考所載楙已稱禽經無其文者凡三條其餘尚有青鳳謂之鵰赤鳳謂之鶚黃鳳謂之鳶白鳳謂之鵠紫鳳謂之鶯鶴多陰而惡陽雁愛陽而惡陰鶴老則聳下而不能高近而不能聚旋目其名鵲方目其名鳩交目其名鴉烏之小而黯者皆曰雀大而黯者皆曰鳩烏鳴啞啞鷽鳴嘛嘛鳳鳴啾啾雉鳴喈喈鷄鳴咿咿鶚鳴嚶嚶鵲鳴喈喈鳴鳴唧唧

鴿鳴咕咕鶉鳴唄唄鄧近翠者能步卻近蒲者能擲朱鳶不攫肉朱鷺不吞腥摯好風鵰好雨鵲好霜鶯好露陸烏曰棲水烏曰宿獨烏曰止衆烏曰集鷺見異類差翅鳴鵝見同類拘翅鳴雛上無尋鵰上無常雉上有文鷄上有赤暮鳩鳴卽小雨朝鳶鳴卽大風鷗鷺之信不如鷹鳶之智不如鴻鴈河在岸則魚沒沸河在岸則魚涌雖以周之鷙以就之鷹以膺之鵰以搏之隼以尹之鴻雁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雁曰豹鷄曰鶯鷄曰鷹鷹不擊伏鵠不擊妊一烏曰隹二烏曰雠三烏曰朋四烏曰乘五烏曰羣六烏曰鳩七烏曰鳴八烏曰鶉九烏曰鳩十烏曰鵲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鵲見蛇則噪而賁孔見蛇則宛而躍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脩水禽之尾多促衡爲雀虛爲燕火爲鶉亢爲鷄鶴生三子一爲鶴鳩生三子一爲鷄鷹好時隼好物鬼好溼鷗好浮乾車斷舌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鶯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勝之也雷傳強枝烏以武生者少雪封枯原烏以文死者多雀交不一雉交不再冠烏性勇帶烏性仁纓烏性樂鴉烏不登山鵲烏不踏土諸條其中有兩條爲楙所摘引餘亦不云無其文則今所見者又非楙所見之本矣觀雕以周之諸語全類字說疑卽傳王氏學者所偽作故陸佃取之此本爲左圭百川學海所載則其偽當在南宋之末流傳已數百年文士往往引用姑存備考固亦無不可也

相鶴經

周履靖校梓

相鶴經

嘉禾梅墟周履靖校梓

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金數九火數七故稟其純陽也生二年子毛落而黑毛易三年頂赤爲羽翮其七年小變而飛薄雲漢復七年聲應節而晝夜十二時鳴鳴則中律百六十年大變而不食生物故大毛落而茸毛生乃潔白如雪故泥水不能汚或即純黑而緇盡成青矣復百六十年變止而雌雄相視目睛不轉則有孕千六百年形定飲而不食與鸞鳳同羣胎化而產爲仙人之騏驥矣夫聲聞于天故頂赤食於水故啄長軒於前故後指短棲於陸故足高而尾周翔於雲故毛豐而肉踈且大喉以吐故脩頸以納新故天壽不可量所以體無青黃二色者土木之氣內養故不表於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清崇者也王策紀曰千載之鶴隨時而鳴能翔于霄漢其未千載者終不及於漢也其相曰瘦頭朱頂則冲霄露眼黑睛則視遠腰阜短啄則少瞑雖 故鄭反又青蠅 頰輪 得屯反 耳則知時長頸竦身則能鳴鴻翅鴿膺則體輕鳳翼雀尾則善飛龜背鱉腹則伏產軒萬壽後則會舞高脛廣節則足力洪髀纖指則好翹聖人在位則與鳳皇翔于郊甸

其經一通乃浮丘伯授王子晉之書也崔文子學道於子晉得其文藏萬山石室中淮南八公採藥得之遂傳于世

相鶴訣

鶴不難相人必清於鶴而後可以相鶴矣夫頂丹脛碧毛羽瑩潔頸纖而脩身聳而正足雁而節高頗類不食烟火人可謂之鶴望之如鴛鴦鵠然斯爲下矣養以屋必近水竹給以料必備魚稻蓄以籠飼以熟之食則塵濁而乏精采豈鶴俗也人俗之耳欲教以舞候其飯寘食於閑遠處拊掌誘之則奮翼而來若舞狀久則聞拊掌而必起此食豈若仙家和氣自然之感召哉今仙種恐未易得惟華亭種差强耳

續詩傳鳥名卷目
卷一 國風
卷二 國風 小雅 大雅
卷三 小雅 大雅 三頌

續詩傳鳥名

毛奇齡稿

續詩傳鳥名卷一

蕭山毛奇齡宇老晴稿 又名甡 達九海校 詩楊萇輯

奠春國晴川 張文藝風林 輯

弱冠從伯氏論詩作毛詩續傳成值順治五年王師下西陵亂兵掠書倉作紙甲衣去傳失其半越六年而怨家發墨篋則盡櫝之出走所記祇得國風省篇毛詩爲官記詩札三種餘沉沉矣康熙乙酉相距六十年予東歸草堂隣人吳氏曾錄予傳末鳥名卷而其人已死有子儒者也懷殘卷返予而紙澀蠹絕文亦脫落無所用會錢唐姚彥暉揭所著詩識名解請予爲序其書甚審博讀而有感予乃追前事藉及門之近居者吳子晴川張子風林各爲予捉筆取殘卷而重理之并刻宋註于行間且辨且正名之曰續詩傳鳥名卷夫少續詩傳暨老而傳續夫傳末之鳥名以爲卷雖鳥名難知然茲以見夫少當學詩恐遲暮而反不足焉

二南

關雎關關雎鳩

箋註 關關雌雄相應之和聲也雎鳩水鳥一名王雎狀類鳧鷖今江浙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爲摯而有別列女傳以爲人未嘗見其巢居而匹處者也

論語小子學詩可以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而朱氏解大學格物又謂當窮致物理則凡經中名物何一可忽況顯作詩註豈有闕卷一物而依倫觸突越數千百年究不能指定爲何物者此雎鳩是鷙鳥毛傳所謂摯而有別者摯即鷙也謂鷙鷙之鳥也但鷙鳥

不一而此鳥名鶚爾雅雎鳩王雎而郭璞註云雎類今江東呼之爲鶚好在江渚邊食魚徐鉉又云鶚性好將雛特立不移謂之鶚立又云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傳所云鷙鳥不雙者是詩稱在河洲以好立水邊而又稱好逑則以其善匹配不狎處也此則江東人皆見之且皆能言之者至又名鷹則即鶚而異其名說文白鷹王雎也顏氏玉篇與廣韻皆謂白鷹揭鳥以鷹揭爲義即是鷙鳥而陸璣疏云雎鳩如鴟深目上尚黑幽州人謂之鶚揚雄許慎皆謂似鷹而尾白故名白鷹則是南人稱鶚北人稱鷹總是一物爾雅既出王雎又出白鷹徒以兩名故兩見焉之黃鳥倉庚一物而兩出無他義也

乃不學之徒少見多怪謂淑女好逑必不當以摯擊之鳥相爲比擬因之作風土記者謂雎鳩是蒼鳩考蒼鳩即玉篇鵂鶹莊子所云尺鷃若然是鶹屬內則以鶉鷃爲醫爵鶹爲羞實鶹雀之類非鳩類也

錢氏詩詁謂王雎即子鵝今之杜鵑引杜詩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喚語謂杜鵑至尊奉之如王故名王雎此臆解之最可笑者乃又附會鷙鳥謂杜鵑以春暮始鳴至仲秋鳩化爲鷹之時乃能搏擊他鳥所謂鷙也殊不知鳩類不一王制之鳩化爲鷹月令之鷹化爲鳩皆是鳩鳩亦謂之布穀與雎鳩何與夫鷙之名雎鳩與鷙之名鳩鳩皆是鷙鳥而被以鳩名並非化爲鳩而始名鳩且雎鳩亦不化鷹也若杜鵑則更無化鷹事也

乃鄭樵通志則曰雎是鳧類多在水邊從來無鳧類而稱爲鳩者且又云尾邊有一點白以陰附合于白

鷹尾白之說試問此類鳧而尾白者今何名也至羅願作爾雅翼更引思玄賦雎鳩相和歸田賦交頸頡頏以爲不擊不特立之辨此無論詞賦鋪張不尚檢覈且安見擊而有別者不仍相和頡頏也關關應和聲則其相和猶在也

若集註云狀類鳧鷖此襲鄭樵鳧類語然究不知何物云詢之淮人有之則予嘗客淮淮人從無能舉似之者且其言亦難通既云有偶云並遊而又云不見其兼居匹處是自矛盾也且鳧鷖之類則未有不見其兼居匹處者也

人不讀他書仍當讀經且讀經有法如此經不識雎鳩當急貪一經之有雎鳩者証之春秋傳昭十七年剡子來朝叔孫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剡子舉五鳩之紀五官者有曰雎鳩氏司馬也去雎鳩何以紀司馬杜預註曰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故爲司馬主法制乃旋考周禮則夏官司馬之職設儀辨位且專建司士一官使之正朝刻之位辨貴賤之等一如雎鳩之特立不移步位儼然將所謂摯而有別者在周官以之定法制而在毛詩則即以之正匹配其義同也據此則雎鳩是鷙鳥周秦以來無異詞矣名物雖難識然有爲毛詩周禮春秋傳三經所指定者而猶侲侲無所適讀書之未易如此

【葛覃】黃鳥于飛

黃鳥鸝也

黃鳥黃鸝也原作黧黃以鳥本黃色而間以黑色爲緣飾因兩舉其色而統名之曰黧黃舊註所云黧黃以色名是也乃作字書者每遇鳥部必加以鳥文因之有鶯黃諸名而古字通見說文遂通作離黃文選東京賦又通作麗黃乃麗又加鳥則直作鸝字顧野王玉篇始出鸝字註鸝黃而俗亦呼之曰黃鸝則是鸝者其色黃鸝兼兩色安得單以鸝字稱之且字書無兩文故出一字黃鸝非一字鳥也集註非也

卷一

之有鶯黃鸝黃諸名而古字通見說文遂通作離黃文選東京賦又通作麗黃乃麗又加鳥則直作鸝字顧野王玉篇始出鸝字註鸝黃而俗亦呼之曰黃鸝則是鸝者其色黃鸝兼兩色安得單以鸝字稱之且字書無兩文故出一字黃鸝非一字鳥也集註非也

召南

鵲巢　維鵲有巢惟鳩居之

鵲鳩皆鳥名鵲巢爲巢其巢爲完固鳩性拙不能爲巢或有居鵲之成巢者

此以鳩之居鵲巢比夫人之處君室以他國之子而坐享此國之成業實有類于鳩之占鵲巢者詩人六義原是如此並不必以居巢非占巢作忌諱也乃不學之徒過作嫌猜謂占巢不得比百兩之御但曰居之已爾夫鳩鵲殊族鳩何以得居鵲巢則人皆相視而不能應然且巧爲說者謂鵲生子既成旋即徙去而鳩來居之夫杜撰解經何所不得誣鵲徙去鵲不能辨窠也然經既不明物又不格亦何爲矣此鵲是鴉鵲亦作乾鵲說文玉篇皆作鵲即俗所謂喜鵲者鄭氏謂鵲之爲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月令十二月鵲始巢記始事也此或未然然尚書鳥獸孳尾皆在春則春必巢成耳

若居巢之鳩則鳴鳩也埤倉稱鶻鳩郭璞謂今之布穀江東呼爲獲穀陸璣又謂之擊穀其形似山鵲而短尾首戴冠如勝故方言又謂之戴勝窟則春秋鷃鳩月令鳴鳩拂其羽制鳩化鷹月令鷹化鳩曹風鳲鳩在桑月令戴勝降桑皆此物則亦一名鳥矣但其性頗拙巢而不巢多在敗墻朽樹間穿穴棲處間或占鵲巢生子生訖移去不惟不能巢兼亦不好巢者故春秋以鷃鴁來巢爲昭公出亡之妖謂巢其常巢則其變也說文鳥出木上爲巢在穴曰窠

乃鳩之占巢則實有其事者鄭埘灌木當二三月間鳩將生子或率羣鳩爭鵲巢鵲亦多勢各飛揚喧鬨呼噪震林落及既散而鳩居敘然凡有目者皆得見之此正詩人之博于覽觀處而反以猜嫌而置之不問然則鳩何以居鵲巢能解之乎

【行露】誰謂雀無角

雀雖能穿屋而實未嘗有角

雀說文謂依人小鳥故从小作即麻雀也然又稱爵以爵者通字禮雀弁稱爵弁雀章稱爵章是也爵者鳥喝之銳出者也雀有喝而不銳出故曰無角與鳳之無牡齒同

【燕燕】于飛

燕燕乙也謂之燕燕者重言之也

燕一名而有兩鳥一且今燕子說文作玄鳥玉篇作乙爾雅作乾埤雅謂起鴟鴉亞子所謂烏莫翟丁鶉鴉者雖復有漢燕越燕胡燕之分然故燕也若其一是白脰烏小爾雅所云燕烏者不知爾雅何故定研作燕而顧野王作玉篇亦因之曰燕乙也又曰燕烏也然遂者他書自六經諸子史後凡有記述蹟無有稱燕作白脰烏者則安有此矣

乃燕燕一字其曰燕燕者兩燕也何兩燕一于歸者一送者送者妻氏于歸者仲嬀氏也所謂頡頏也此詩之本文也若謂重言之則魚魚雅雅或以魚雅爲他物則借此物重言之未有稱本物而可重稱者漢

章句云燕燕尾涎涎謂燕燕尾涎涎也后傅所云帝見
燕燕而召之復召之弟立兩燕也若爾雅之名燕燕
則就詩文而承釋之謂詩文之栖燕燕者是此物也
亦兩燕也非一燕而重言之也

（凱睍睆黃鳥 睍睆猶和鳴之意）

黃鳥見前但其鳥以色名又以目名舊云黃鳥好視
善覘人凡覘伺人者多名鶯覘故詩人以睍睆稱之
睍睆者好視也又出目貌謂視之附露者也若好音
則在下文載好其音另出一句如云此好鳥之
能好音故曰載好與此句無涉乃解睍睆作黃鳥聲
且以清和圓轉釋之此是何據按黃鳥鄭註作黃離
留陸璣作黃栗留鶯甚熟時每來伺桑間故里語有
云黃栗留看我麥黃甚熟者謂其善看視也且黃鳥
本名黃鶯集韻廣韻俱作黃鸝以兩目出鳥上為名
正所謂睍睆出目者其又作鶯以易傳離為目目本
離火而尚書洪範伏傳用又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
火謂火之外光如目之視物故鶯首之戴兩火即鳥
首之戴兩目（其字從二日一八二日一八者以鳥亦時屬即見人也此固合尚書周易毛詩解一物者乃以目部字而解作音
聲且使南宋以後凡作字書者皆以睍睆鳥聲註目
部閒不惟六經亡世閒尚復有識字者乎

雉雉雄雉于飛（雉野雞雄者有冠長尾身有文采善鬬）

雉名不一左傳以五雉為五官正而不著其名惟爾
雅說文則皆有十四雉名分列頗悉然鷃雉鷄雉似
乎複出而鷄鳩寇雉則反有出其外者要之詩所言

雉則第舉山雉之可見者釋之其曰雄雉以雄則聲
著然華而可觀而雌並無一如家雞之疏弊少
文者故以雄雉比德行君子非無說也

（雉有華美有文采者 鳴雌雄聲 雉雄走曰牝牡 飛曰）

有鷕雉鳴 雉鳴求其牡

雉見前雄鳴曰雉雌鳴曰鷕此舊註如是然亦本詩
句朝雉求雌有鷕求牡非有他也君以牝牡雌雄分
飛走則不然詩有雄狐尚書泰誓篇曰牝雞之晨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

（雝雝名鴈鵝畏寒秋南春北 婚禮納采用鴈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歸妻以朱泮而納采請期迫冰未泮之時）

鴈名鴻鴈又名鶴鴻行隨日南北以為往來之候月
令所云仲秋鴈來孟春鴈去者禹貢謂之陽鳥揚子
法言又謂之朱鳥徐氏日記云燕歸從陰稱玄鳥鴈
來從陽稱朱鳥朱者陽色玄者陰色也則是鴈之為
性其為物陽則有之未聞惡寒也世有惡寒鳥別名
鴈鴨此非是也

且其云婚禮納采用雁亦非也婚禮有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請期五禮公羊所云婚禮成于五者皆屬用
鴈故孝經鉤命決曰五禮用鴈未聞納采用鴈也
若又云親迎以昏而納采請期以旦故鳴鴈在旦則
大不然詩所謂鳴鴈在旦者非用鴈之鴈也鴈集洲
渚以一鴈鳴更迫始旦而羣鳴以興謂之雍雍此以
鴈鳴之迫旦興起歸妻之迫冰泮原非指所用之雁
乃即以用鴈論則親迎者必奠雁郊特牲所云執贄
以相見正指壻親迎之鴈捧以為贄鄭註執贄者即
贄所奠鴈是也是親迎在昏昏亦用鴈而乃以鳴旦

之故謂納采在旦故必旦而始用鴈此可謂知禮者
乎

且亦知婚禮用鴈之何說乎古納徵用幣祇純帛五
兩並無以雁作納徵之物祇因五禮往復必用士人
為主賓而主賓相見必先以贄禮大夫贄鴈士贄雉
雉贄必死婚禮忌死物不用又且古人重婚惟婚有
攝盛之例凡所用禮皆可越一等行之故士婚所贄
直得用大夫之鴈此原屬假借者乃鴈以時至苟非
其時則或以鶩鴨鵝之類代之李浩刊誤所云或
代以他物者而宋人無賴且刻木鴈以行事故古凡
假借之物以偽亂真者皆名曰鴈如韓非子齊伐魯
齊饋鼎魯人以其鴈往齊人曰雁魯人曰真而陸機
為文猶尚有人莫分于真鴈何相傳宋華願兒稱廢
帝為質天子宋書始出質字則是婚禮用鴈原已是
鴈乃以洲渚鳴鴈而強指之為捧贄之物是鴈之又
鴈也

然且說詩說禮無一不誤向見朱氏家禮誤讀禮記
以三月廟見作三日廟見以不廟見不成婦作不成
婦不廟見因之以子婦為夫婦以生舅姑為死舅姑
不祖而配不告廟而苟合至今七百年閒貽患不已
（詳見婚禮所引）今詩文本明白而又誤解之詩所云迨冰未
泮承上歸妻句謂歸妻之期應及冰未判之時非謂
歸妻須冰判納采請期當迨冰未泮也古無有以納
采請期立定候者古無此禮詩亦無此文也且冰泮
二字是禮文典要字未可以憑臆杜撰彼此亂屬者
禮霜降而逆女冰泮而殺家語霜降而逆女冰泮而
故荀子云霜降逆女冰泮而殺

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于此是冰泮二字本止婚之限苟欲歸妻必及其未泮泮無及矣是以周禮媒氏以仲春大會男女孤者不禁謂冬月不娶入春而即已踰時因任其私奔詩註東門之楊所云春盛不嫁不待秋冬者也乃說詩詩反說禮禮反猶且堅執已說如桃夭集註既已引周禮仲春令會男女爲解則失時矣然又曰桃之有華正婚姻之時夫讀詩當讀全篇有華爲婚姻之時則下文其葉蓁蓁已葉盛幾四月矣況有蕡其實則桃實蕡然夏實者五月秋實者七月而婚姻時乎

（旄邱）瑣兮尾兮流離之子

（明細尾末也流離漂散也）

流離惡鳥名即梟名之別出者也詩註梟一名流離爾雅作鵂鶹郭註云即留離詩留離之子陸璣疏云自關以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適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鵂鶹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案此引比以爲狄雖微末終當爲患未可道之不聞也後衛垠爲狄所滅此引喻之最切者若以流離釋漂散則謂微末是漂散之子已自難逭況漂散何云之子耶但流離是梟不是鵂鶹顧氏玉篇鵂鶹鶹鶹鳥也一名鵂離與鵂鶹之名鳩鴟鴟鶹不同

（北風）莫黑匪烏

（烏鴉黑色皆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

烏本鵲屬但鵲非一色而烏專以黑爲名烏即黑也惟燕烏白頂稱白烏雅烏則腹下多白其他鮮白色故古以烏頭白爲難事未聞名之曰烏而反以黑色爲不祥者赤烏雖是瑞然黑烏未可災也況烏鴉

不連聚廣韻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小雜白而不反哺者則謂之鴉今純黑不白而并稱鴉已是錯誤況純黑能反哺則孝烏也孝烏何惡乎或曰烏有不祥者名曰訓狐韓詩所云訓狐夜飛者然虞五行志以訓狐爲鵂鶹則直是鴟類非烏也然則莫黑匪烏者謂物莫不以類行狐行從赤烏行從黑好我者所當同此車耳

（匪鴻則離之）

鴻雁之大者

鴻鴈本一族故大曰鴻小曰鴈若皆以此爲鴻鴈之辨然鴻亦自有大小陸璣曰鴻羽毛純白似鵝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徐氏日記云世稱鴻鵠然鵠不是鴻亦稱鴻鴈然鴻不是鴈蓋鴻鴈雖一類而自分大小小鴻不是鴈則大鴈之必非鴻更可驗也

（鄘風）鶉之奔奔鵲之彊彊

（鶉鵲屬奔奔彊彊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

鶉鵲屬非鵲屬詩但與鶉連言之耳其鳥銳首無尾青褐有斑色顧性好鬬遇他鶉有不鄉者輒憤奮而前故詩人以奔奔目之奔與賁通言憤奮也乃解者以刺淫之故謂淫必亂匹亂匹則行不相隨因之以奔奔彊彊與所作起有常匹行則相隨之貌按鶉本無居不巢不穴每隨所過但偃伏草間一如上古之茅茨不揜者故尸子曰堯鶉居莊子亦曰聖人鶉居是居且不定安問居匹若行則鶉每夜飛亦不一以鼠伏無定之窩而誣以行隨非其實矣且詩言刺淫但當舉一反乎淫者以刺之奔奔與淫比正相反也且六經措詞自有經解未可援儒說以妄斷者表記曾引此詩矣子曰君行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鶉之彊彊鶉之奔奔謂上下行逆有如奔彊之亢不用命者未聞曰居常匹行相隨也且其以居匹行隨爲奔者謂兩鶉也即夫婦鶉也乃有不夫不婦無一鶉而猶奔奔者春秋僖五年晉獻公滅虢在鶉火鶉見之際而童謠曰鶉之奔奔夫此鶉爲南方之辰一鶉也一鶉有何匹有何相隨而亦曰奔奔此可悟矣

鶉見前節此名乾鶉世每以乾燥解之謂鶉性彊燥故名然顧氏舊註原有乾本虔音作乾健之解謂此是健鶉而朱王安石力持其說故其說反廢今以彊較之則彊者強也即健也彊與彊相通字也鶉以橋檢爲性而詩以彊梁目之則健鶉非過矣或曰鶉之名乾以知天時言易緯鶉陽鳥先物而動先事而應小寒又五日始巢巢則戶必背太歲而向太乙背隨天時爲驗者此亦一說要之以彊彊爲居匹行隨則不可彊彊猶奔奔縱不必如表記作行逆解然必非柔順之義柳子厚憎王孫曰德躁以羣喈喈彊彊言雖羣不相善也古諺亦曰鶉行姜姜性行勿良

（衛風）于嗟鳩兮無食桑葚

（鳲鳩鳩也似山鵲而小黑色多蓋鳩食桑葚多則致醉）

此鳲鳩非鶻鳩也鶻鳩爲鳴鳩月令以鳴鳩拂羽戴勝降桑分爲二物今鳴鳩即鵓鳩布穀亦即戴勝則正是降桑非拂羽者故曹風在桑月令降桑與此食桑葚皆此鳲鳩正俗所謂桑鳩者于此尚可混則無

勿況矣若云似山鵲青黑短尾多聲皆冀舊註然亦是鳲鳩鶻鳩不如是耳

三風

兎爰雉罹于羅

雉見前

鄭風

女曰雞鳴

雞知時鳥也徐鉉謂雞能稽時故雞與稽同音然自夜至晝分時不一而所重在晨故又名晨雞昧旦者晨之尚未明者也春秋運斗樞謂玉衡星精散而為雞說者謂與太陽之氣相感召故曰初出地而雞為之鳴乃自暘谷至扶桑日凡三次則雞凡三鳴在昧旦前

弋鳧與雁

鳧水鳥如鴨青色皆上有文

鳧水鳥一名沉鳧鳧者浮也嘗浮水面弟見人則沒入水中故曰沉與鴈鶩鷖皆駢蹠善浮沉之鳥頡大于鶩鷖而小于鴈鶩鷖稱鳧鴈則兄鴈而逆弋鳧與鴈是也稱鳧鶩則弟鶩而順鳧鶩在經是也落呼鴈野鵝鳧野鴨

鴈見前

風雞鳴喈喈雞鳴膠膠雞鳴不已雞見前雞鳴不已非鳴之不已言不已其鳴也鳴如故也說者謂此比君子無變節風雨如此雖向晨如晦而雞鳴不輟君子有常所由處亂世而不改其度也南史袁粲傳粲峻于儀範廢帝裸之逼之使走粲雅步如常顧而曰風雨如此雞鳴不已

齊風

雞雞既鳴矣

雞見前此所賢妃之告旦者據禮在列原有告時之官如周官宮正北鼓榛摯壺氏定刻漏而雞人一官則專主告時如所云夜鳴旦以候百官者似不必后夫人親為告旦故前時說夜如何其詩謂世衰禮廢因有自相問夜之事其說固善特古禮闕失即周禮多不可據間揣禮文似雞人供職皆于大喪大祭及賓客軍旅之事行之故曰大祭祀鳴旦而不及常日意者宮禁幽深或亦廣士所不及與若書傳謂夫人御君太史奏雞鳴于階下少師奏質明于陛下則妙無證據然且舍雞人而別責之太史少師此皆不可解者至兩漢以後則專設雞人一官蘇氏志林謂漢宮後宮中不畜雞舊謂但取善作雞鳴者以代之謂之雞人唐詩絳幘雞人言首戴絳幘如雞冠也然或不作雞聲間有代之以歌者如晉太康地志云後漢固始公安細陽鮒陽四縣衛士習雞鳴曲于闕下歌之即明制升殿有雞人于東廊下唱日出曉之歌

唐風

鴇羽肅肅鴇羽集于苞栩

鴇鳥名似鴈而大無後趾

鴇水鳥鴈屬陸佃曰以毛有虎文故又曰鴻豹易林文山鴻豹即此物弟水鳥原不棲木孔穎達又曰鴇性不樹止今乃集苞栩是為失所王事于役君子所由呼蒼天也六書本義鴇字單作丰謂象鳥立于樹梯上此故杜撰以翻舊人不樹止之說者許氏說文

顧氏玉篇諸書皆別出丰字鴇不是丰且並無鳥立木上之訓

續詩傳鳥名卷二　黃奇圖 鶴川 玄汶 纂 風林 全輯

秦風

黃鳥　交交黃鳥　女交飛而往來之貌

黃鳥見前但此交交正黃鳥之以聲見者徒以交字無口傍而註作往來梭集韻交通作膠鳥弊詩雞鳴膠膠是也又通作咬稽康詩咬咬黃鳥則直用此句

晨風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　鴥疾飛貌晨風鷐也

晨風亦作鷐風是鷐名以其搖翅疾飛如朝風之發故名晨風鴥彼者鳥飛疾也鬱彼北林者謂鳥飛鴥然過當彼北林之鬱然也此在爾雅說文玉篇後無異解者惟六書故云晨風即朝風非鷐也李陵別蘇武詩願因晨風發送子以雙鯉豈亦鷐耶徐氏日記辨之曰此正鷐也鳥以發爲舉魚以舉爲發舉與發字義並同此鷐發即是鷐舉若曰願因鷐舉時託賤軀以送子耳若是朝風則古詩亮無晨風翼焉能凌風飛朝風無翼矣若曾子清河之作則直下鳥字曰願爲晨風鳥雙飛翔北林夫明指爲鳥何朝風乎

陳風

[邱]值其鷺羽　值其鷺羽　值植也鷺舊作今鷺鷥好而潔白頭上有白毛十數枚羽以其羽爲鷺舞者持以指麾也

鷺水鳥亦名白鷺通體潔白翅背上皆有長翰毛可爲飾用不止頂上戴羽絲也其又名舂鉏者陸佃曰鷺好沙淺水以頂作低仰而行如舂如鉏故以云非有他也

鷺羽即鷺翿以其羽爲翿耳舊謂羽爲舞者之翳翿爲舞者之導則不盡爾雅翿謂之纛纛謂之翳翳謂之翿孫炎皆謂是舞者所執之羽但有與名者以羽舞所用原有翟羽其名翟者是知羽但執之以舞而名翿者是鷺羽則以之爲纛而執之以指麾于舞者之列使舞者或坐或伏皆低仰有節一如周禮行匰時鄉師執纛指麾使匠氏梡隨者得正其行列進退故謂之纛纛者導也即翿也是猶是鷺羽而在未舞時可以自蔽及既舞而起而導之翿與翳又何異焉蓋翿用鷺羽雖以羽自易觀見然亦以鷺行立有序故正朝位者名鷺立亦名鷺序又且指麾高下有以乎鷺行之作低仰者故鄉師所用纛未知何羽然自羽與喪導正合定不出此若蔡邕獨斷謂乘輿以旄牛尾爲纛此是漢制所云黃屋左纛者豈可爲據邶風簡分右手秉翟此舞者所執王風君子陽陽左執翿此導舞者所執各不同

墓門　有鴞萃止　鴞鴞惡聲之鳥也

鴞即鴟鴞舊作梟又作山鴞即土梟俱非其鳥狀如母雞猶首而鬼趾一名鴟鴞鴞聲轉其又名鵂鶹則又以聲似休留稱之但一名禍鳥每至人家多不祥周官硩氏呼爲妖鳥專設一官覆其巢殺其肉爲炙一如漢制之絕梟鳥者故曰禍鳥可爲炙莊子見彈而思鴞炙惟胖不可食內則所云鴞鴞胖者凡食炙必舍胖而食其餘漢時供御膳各隨其時獻鴞炙冬夏常施欲絕其類也詩序以墓門爲刺陳佗不良故以鴞比之若舊傳以爲即是鵂則有鵂似鴞至賈生舍言似鴞則鴞豈鵂乎

天問何繁鳥萃蔚而婦子肆情註繁鳥繁鳥也顧野王玉篇及集韻廣韻皆以繁鳥爲鴟鴞別名其云萃蔚即用此詩句

曹風

候人　維鵜在梁　鵜洿澤水鳥俗所謂淘河也

鵜即鵜鶘水鳥別名洿澤又呼爲淘河見郭註但其名淘河似鵜淘鶘河一聲轉耳枯洿澤則又以潤澤取魚爲義陸璣曰鵜形如鴨而大喙長尺餘口中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小澤有魚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水竭魚出乃食魚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鵜鶘或云以其能竭澤也鵜鶘本水鳥且善捕魚而在梁又且不濡其翼與其咮似刺賢人不用與下文手足雖指能竭澤言然亦寓會得意

鳲鳩　鳲鳩也亦名戴勝今之布穀也飼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鳲鳩見前此名鳲鳩即禽經拙鳩召南所云居鵲巢者原有戴勝鵲鶻布穀諸名然總名鳩鴿春秋傳以鳲鳩氏爲司空正以鳩鴿無定居或穴或巢有似乎司空之平民居不一其地者其曰在桑非巢于桑以春月萑熟值生子之候多集于桑氓詩所云無食桑葚月令所云戴勝降于桑與此在桑正合故楊雄謂鳲鳩即戴勝而孔穎達非之此孔氏誤也

若其云于七則祇以一與七韻原非限數鳩于不限

七也乃毛傳又增其說云鳩之養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夫詩並不云養子徒揣下文有儀一句謂養子平一可與其儀之一相比較耳實則七一異數數以異相較鳩子有七而君子之儀則一相形咏嘆不必相等下章鳩子在棘未嘗曰君子之儀亦在棘也且鴟鴞生子世嘗取養之兒童習見並無安排上下朝暮異飼之事徐仲山日記云說詩使可安鳴鳩穴居且不定間占鵲巢居之乃曰養子有上下朝下飼而暮上飼使穴居耶穴無有七重土隔可容蠶居者巢居耶世亦安得有步階之木分七橫枝如拾級而使子住之

豳風

七月有鳴倉庚 倉庚黃鳥也

黃鳥見前但此鳥有十餘名而總以其色稱如鶊黃黃鸝皆以一黃一黑為名惟此倉庚不可解舊註倉為穀藏倉黃者穀熟之色則倉本黃色而又與蒼通月令駕倉龍漢陳勝傳倉頭軍蕭望之傳倉頭虛見皆以蒼為倉而蒼即是黃則稱黃也庚者更時之鳥也若其又作商庚商倉音訛亦作鶬鶊此正以鳥部字增鳥傍者說見前

七月鳴鵙 鵙伯勞也

鵙爾雅作伯勞說文作博勞春秋傳作伯趙其又名鵙以其聲鵙鵙然也然又作鶪鴂以鵙鴂通字也特鵙以鳴顯曰鳴鵙則其鳴有時而此云七月與月令仲夏鵙始鳴不合因之有謂周正七月即夏正五月者然而詩文多用夏正豳風亦然不應此一物獨改周正鄭玄謂豳地晚寒故物候較晚則豳在雍岐之北早寒有之焉得晚寒于是王肅直斷曰七月是五月之誤殊不知鵙鳴之時諸書顯然春秋傳以伯趙氏為司至之鳥謂其夏至鳴冬至止故名司至則夏至原是仲夏亦正是五月故易通卦驗云博勞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帝少皞以為司至之官而樊光爾雅註亦云伯趙司空以夏至來冬至去是以大戴禮五月鵙鳴逸周書芒種又五日鵙始鳴則鵙鳴始于五月而終于十一月此先後一詞者其云七月非謂至是始鳴特以七月之鳴起下文八月之績謂鵙是陰鳥鳴則陰生所當戒陰寒而與女工故特以七八月為戒寒之候蔡邕所云鵙應時而鳴是為陰候楚詞恐鴟鴞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是也但此鳥罕見世多妄指即顏師古註漢書猶以鵙訛鴟曰為子規況其他紛紛總不可憑而近作字書者乃引通雅邪說謂即姑惡苦吻鳥且謂蘇軾稱姑惡水鳥為并侃侃然辨之夫蘇軾原非博雅即鶴且不識賦稱玄裝何況他鳥但姑惡實非鵙曹植惡鳥論明云鵙鳴鵙鵙孔氏疏亦然故云鵙以鳴為名鵙鵙與苦苦猶大不類若姑惡則相去遠矣況張華註禽經謂伯勞似鴝鵒祇鴝鵒喙黃伯勞喙黑今姑惡項有細毛羽不純黑不類鴝鵒又且古詞以伯勞與燕相較有云東飛伯勞西飛燕謂燕以仲春來仲秋去而鵙以仲夏來仲冬去來去相背故曰東西飛今姑惡實水鳥長見水裔于冬春未嘗去也即姑惡之鳴亦多在夏不過以芒種水田喜于鳴游實則姑惡在水裔

亦鳴有冬春時一發聲者安得以鳴鵙混之

鶪鴂鵙鶪鵙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鶪鴂鵙鶪惡鳥搏鷙子而食者也

鵙鶪見前一名怪鴟晝常伏處至夜每出攫他鳥子以為食莊子所謂晝則瞑目夜能撮蚤察毫末者以其警敏故楚詞稱鷙鳥是也此詩係周公所作見尚書金縢為其云取子云毀室必于物理無少忤者爾雅以鵙鶪為鶯鳩而郭璞陸璣輩爭以鶪鶪小鳥當之其可通乎

尚書居東豳風東征尚千古聚訟祇鵙鶪一鳥一以為鷙鳥則比滕父及殷頑一以為鶪鶪則周自比亦複聚訟不輟夫以殷小腆叛大邑周在尚書大誥已明言之今自比小鳥已是難通況解經須讀經鵙鶪之名見于金縢金縢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據舊傳是時滕父已受誅所謂罪人者指滕父也因而貽之以鴟鴞之詩則此鴟鴞者正承罪人滕父言謂罪人雖得而其所為可憐者尚未已也乃于是更詰讀詩詩曰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繹其詞則謂彼滕父者既誘我二叔而殺之矣得無再毀我室耶夫有子已可閔況毀室耶此正告之以殷頑當遷淮夷商奄當預防也則是取子者鴟鴞也恐其毀室者亦鴟鴞也呼名相告詩文歷然乃以之自比則自呼其名而忽接之曰取子曰毀室將所謂取者誰取之而所謂毀者又誰毀之況讀詩須讀全詩鴟鴞之詩周公貽王所作也謂殷頑可患也周頌小毖之詩則王已悔悟而作之以自毖者謂滕父固可懲殷頑更當毖也所

謂懲而毖後患也惟然則公以鴟鴞爲警而王又即以鶻鶉毖之謂大固當慮小亦不可忽兩詩前後比與俱得向使周公以鴟鴞自比貽之成王而成王之因此而悔悟者乃翻以鴟鴞之自比者推而比之祿父殷頑天下亦何物不可取譬而一君一臣必取此小物之健兼其倫者既以自指又復指他既曰罔又曰可懲復可患于彼于此展轉眩亂天下安有此經文矣

張風林曰自爾雅有鴟鴞鶻鴟之文而註之者曰鶻鴟即鶻鶉也因之詩傳詩疏亦假以鴟鴞爲小鳥文選張士烈爲諸孫置守冢人表曰鴟鴞恤功愛子及室劉良註云鴟鴞鳥名言此鳥愛毀其室則自哀思後其以鴟鴞爲鶻鶉比比然矣按鴟鴞即快降鳥鶻鶉即黃脰鳥詩鳥名不易識惟此二鳥則老稚男女無不共見共識之而猶迷惑不自信是非援經以正之不可矣經解例曰解經者必以經証經雖小物亦然

東鶴鳴于垤

鶴水鳥似鶴者也垤蟻塚也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故蟻出垤而鶴就食遂鳴于其上也

鶴似鴿而頂不赤項無烏帶惟尾翼俱黑善食魚禽經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雨今第鳴垤不辨俯仰其爲晴爲雨不必問也但鳴垤爲蟻穴知雨雨必出垤而鶴就食之則不然禽凡短喙者能啄蟲豸謂之啗食豈有太鳥長喙而能啗及蚍蟻者誤矣若又名鶴雀以舊註鶴鶴屬故莊子稱觀雀後漢楊震傳稱冠雀皆即此物以古多通字冠觀與鶴但取音同不必有義也乃近作字書者反槩從非之又不能實指其所

以非字學從此反貿亂矣按楊震傳有冠雀銜三鱣集講堂考所謂鱣即今之鱣魚一名蛇魚荀子所云魚鼈鰍鱣者身長尺餘其形如蛇故當時都講生亦以蛇鱣名之此雖十有頂之雀不能銜一鱣況三鱣乎且天下未聞有食魚雀也若觀雀則不惟音同兼且有義矣氏曰記曰鶴凡食魚必且觀且行因名爲鶴朝野僉載記魏光乘授左拾遺議訕姚元之身長而行急人目之爲趂地鶴謂不殺而但趂地也則鶴名觀雀莊子非妄稱者詩貴識名安可以顯然有據之名而反排棄之

九章 鴻飛遵渚 鴻見前

小雅

四牡 翩翩者鵻

鵻夫不也今鶉鳩也凡鳥之短尾者皆鵻屬鵻與隹同毛傳作夫不爾雅作鳩鳲總是一名特此是鳩屬郭璞作鶉鳩李巡作楚鳩其餘鳩名尚多惟春秋傳以鵻爲祝鳩作司徒官而杜預謂祝鳩即鶻鳩鳩孝鳥也司徒以教孝爲職與此詩比將父將母恰合則此祝鳩是正名若又云凡鳥短尾皆鵻屬鵻本說文然反屬汎指非詩意矣但說文既出鵻字爲祝鳩而又特註曰思允切則此祝鳩之鵻非凡短尾鳥之鵻不讀鵻而讀筍與隼同音故下即出隼字旋註曰鵻或从隹一以爲鵻鵻同隼故即从鵻下加一以造此隼字非謂鵻即是隼也其又曰一曰鶉字者以鶉與鶉同字而鶉鳥名鵻與隼爲類因之鶉本讀鶉而當且書鶉則問一讀隼故一曰鶉字以爲鶉與隼不類而亦有隼音非謂鶉即是隼也此但註祝鳩而連出隼字轉見鶉字並不謂隼鶉祝鳩合作一物而唐孫強補顧氏玉篇于鶉隼二字下皆註曰祝鳩而朱時作廣韻者且謂祝鳩與隼同是鶉鳩此本後來字書之誤而或舉以答說文且謂杜氏鶉鳩祝鳩由說文作一二字而誤併焦字則展轉寃誣矣若朱註作鶉鳩又一本作鶉鳩則在祝鳩鶉鳩十數名外並無此二名此必有誤者至于鶉之非雖并非隼見後雖

四牡 春令在原

春令鶺鴒水鳥也

春令即鶺鴒爾雅玉篇諸書亦作鶺鴒禽經曰鶺鴒友悌此以春令凡共母者飛鳴不相離又且飛則鳴行則搖有似兄弟急難故也但並非水鳥陸璣謂鶺鴒大如鷃雀背青赤色腹下白頭下有黑如連錢廣韻亦云頭下有錢文名爲錢母然往往于原隰中見之而水際則絕無有不知毛傳爾雅郭註何以俱指之爲鶺鴒水鳥亦不可解若而史直以爲鷺則從水鳥之誤而又誤者詩明云在原何不就詩本文求之

南有嘉魚 翩翩者鵻 鵻見前

采芑 鴥彼飛隼

隼者鷂屬急疾之鳥也

隼鷙鳥也即鷹之小者陸璣云鷹搏噬不能無失獲隼爲有準每發必中故準字從隼齊人謂之擊征或

鴻雁于飛

大曰鴻小曰雁

鴻雁見前皆水鳥雖同族而自爲一類說文大曰鴻小曰雁謂鴻類較雁大雁類較鴻小耳特是經傳所稱每連出二字如月令鴻以八月至稱鴻雁月至亦稱鴻雁類有時以鴻稱鴻雁雁仍稱雁如淮南子仲秋來者是鴻稱鴻雁季秋來者是雁則稱候雁類

肅肅鴇羽

水鳥彼飛隼

隼見前

鶴鳴于九皐

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俱黑其鳴聲遠聞雖鳴亦稱唳會經所云以潔唳史云華亭鶴唳猶易稱鳴鶴在陰與此鶴鳴同皐者澤也九皐即九澤禹貢九澤既陂大槃樂多澤言之如九川九淵類祇其云澤以鶴好食魚漢書亭皐千里顏註爲亭埸于皐陽中謂水涯地也

張風林曰王逸楚詞註澤曲曰皐李善文選註水田曰皐若五臣呂向註皐澤也

集註凡鳥獸草木畫禽書註而一往多談惟此鶴則時所習見疑翼青尾白爲非是遂奮改曰頸尾黑以其所見者是立鶴立則斂翼垂尾其皎然實未嘗揭兩翩而見其尾也明儒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調笑之曰其黑者尾耶

黃鳥黃鳥

黃鳥見前

誰知鳥之雌雄

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

鳥之雌雄皆相似難辨何止于鳥但鳥或以首尾毛色稍爲分別鳥則黑然矣故爾雅特著一辨雌雄法謂凡鳥雌雄皆辨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今既黑然則雖相掩亦誰辨之餘見前

宛彼鳴鳩翰飛戾天

鳴鳩班鳩也

鳴鳩毛傳作鶻鳩其稱鳴鳩者以此鳩多聲每呼則必戛其羽即月令所云鳴鳩拂其羽者若其稱鶻鳩則世故不解往講學龍山或謂鳴鳩非鶻鳩且謂鳩飛必不能戾天況今鳴鳩即其飛世皆見之雖不必如鶻鳩直于所云決起即拯地者然故鳩也鳩飛安能戾天乎張南士曰戾天有二蓋之戾天則迴翔天際負青雲而過此一戾也鳩之戾天則不能扶搖偶一篇八于青霄之內決皆不及有如鶻然不見唐人試士題有出籠鶻乎其取中之詩有云一點青青意于聲碧落中此又一戾也此鳩名鶻鳩則所謂鶻者正如是矣舉坐稱嘆則是鶻鳩之名因此詩而見今註此詩而但取班鳩反舍鶻鳩何其疎也若許叔重註說文有云鳴鳩奮迅其羽直刺上飛數千丈入雲中此亦精于釋鳥者又江東習俗辦鳩鈴取薄衿貫縛鶻鳩足放之傍雲而飛則其聲泠然亦戾天之驗

題彼脊令

題視也脊令飛則鳴行則搖

脊令見前第以下文毋忝所生觀之則爲經鶺鴒友悌舊註鶺鴒其母者必飛鳴相隨當據其說不止飛鳴行搖已也唐玄宗時有脊令數十集麟德殿頌者以爲此天子友悌之瑞此正已事可証者

小雅 交交桑扈率場啄粟

桑扈竊脂也俗呼青雀食肉不食粟

桑扈竊名一名竊脂按春秋傳農正九扈其鳩八扈桑扈亦名竊脂但此桑扈有兩鳥即竊脂亦有兩義此竊脂是盜竊之竊脂者肥也箋疏謂此鳥青色又名青雀好竊人脯肉及篝中膏故以名淮南子所云桑扈不食粟者此一竊脂也若後桑扈篇則又一竊脂少皞九扈有夏扈竊玄秋扈竊黃冬扈竊黃鞠扈竊丹與桑扈竊脂同作農正則此竊字讀作淺猶釋獸虎竊毛名號是虎之淺毛者故竊玄竊黃謂淺玄色淺黃色其云脂者以脂色正白竊脂者淺白色也若又云有鶯其羽以身雖淺白而翅與頸領又別有文章故曰鶯青猶鶯之明絢然也此又一竊脂也此則農正之第八扈也青雀非是也夫以青雀之好食肉而循場以啄粟失其宜矣

舊註竊脂俗謂之青雀鵲脂食肉而他註引之或失雀字竟以鵲曲之鵲字連上曰青鵲亦誤

小雅 弁彼鸒斯

弁飛拊翼貌鸒雅烏也小而多羣腹下白江東呼為鵯烏斯語詞也

鸒斯一名鵯鵊亦作鴷居即雅烏也其又名鵯烏祇鵯居之別出者雖鵯本首匹然非鵯也集註作鵯烏誤矣且此是鸒斯與詩序稱鸒斯同從來並無稱鸒一字為烏名者雖斯字或本詩文然久已稱之不得援鹿斯柳斯強爭作助詞也猶之呼天為彼蒼即不得援陟彼崔嵬謂彼不是山嘒彼小星謂彼不是星

也向使以柳為柳斯則亦柳斯矣況鸒斯之名久無同異師曠為經早稱鸒斯爾雅鸒斯鵯鵊楊子頻頻之鸒且于鸒斯即劉孝標類苑鳥部亦立鸒斯之目下此顧野王玉篇孔氏小爾雅註丁度集韻皆以鸒斯連稱而諸凡字書及較定六書者皆并以斯加烏旁另出鵯字則以假此識字之人而思合諸書而盡變之不亦難乎

弁與卞通漢杜欽傳以小弁作小卞而卞訓躁疾春秋傳郤莊卞急故弁者急疾之貌禮記弁行刻刻趨註急疾也鸒斯如彼急疾者以歸飛故也集註總誤解

雉之朝雊

雉見前

月令 鶉鴟匪鳶

鶉鴟也鳶亦鷙鳥也

以鶉為鴟本襲舊註然不著所自則直誤註耳豈可為訓按鶉有三音分作三鳥一音淳如陳切則鶉鶉也一音荀思允切則隼也一音團徒官切則鴟也故以鶉作鴟當云鶉本作鶉音徒官切與鳶一類其飛皆能戾天者特鶉與鶉通字故詩亦作鶉此在毛傳爾雅廣雅說文玉篇廣韻集韻韻會諸書引釋甚明近作字書者反變亂字學謂以鶉作鶉是改經字相沿致誤殊不知此通字非改字也說文引詩文直作匪鶉集韻云鶉今本詩作鶉然亦有仍書鶉字者是鶉之與鶉總是詩字與鴟鴞之改鴟鴞不同

爾雅鳥屬郭氏謂鴟類倉頡字詁謂鳶即是鴟實則鳶鴟本一類而鳶較鴟小每專擊衆鳥必翱翔審視而後下之故常見其戾天舒翮相羊不搖捩而乘風以行爾雅曰其飛也翎抱珠子謂鳶在下無力及至乎上則聳身直翅飛鳶摔所云六翮不動凝飛烟皆是也

桑扈見前小宛詩

交交桑扈

鴛鴦匹鳥古今註云鴛鴦在梁戢其左翼

戢左翼謂並棲而相依也

鴛鴦屬然以其有匹又名匹鳥埤雅雄鳴曰鴛雌鳴曰鴦今人家多豢之身具五彩而首戴碧綬爾雅翼反指此為鴛鴦此謬誤者但其名匹鳥古今註云雌雄未嘗離止相依而飛則雙此曰于飛正言兩鳥之共飛也與黃鳥于飛不同

戢左翼不可解據正義謂舉雄者言此襲爾雅辨雌雄法以右翼掩左翼者為雄左翼掩右翼者為雌故云然此是戢非掩也且戢左翼非掩右翼也乃後人承其誤者如西史諸書且謂雄以右翼掩雌左翼謂之戢左翼則以掩雌翼而曰戢雌翼已自難通況雌翼而曰其翼可乎且未聞禽鳥之宿有以彼翼掩此翼者若集註並棲相依則茫然無謂胡奕甚矣雅宋人張載有云禽鳥並棲一正一倒戢左翼以相依于內舒右翼以防患于外世多稱之第鳥棲正倒在枝枒者不可見鴛鴦連蹠場地而宿皆首尾相並有何正倒況正倒亦安必左翼內而右翼外假使西首者棲南東首者棲北則已右翼內而左翼外矣可曰右相依左防患乎且猶是兩翼何以右翼可防患又曰鳥雁之類參商甚多豈有當棲宿而一翼斂一翼舒

者此直采人無稽杜撰不考驗之言此惟韓詩所解稍可通証戢者捷也謂捷其喙於左也凡禽鳥止息毋論長頸短喙必捷其喙于左翼此明可按者而戢音通捷又通唼楚詞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又通插周禮鷹人矜所捷註捷爲插則止一戢字而連插唼以爲文此庶于經義物理兩不相悖當世多學人盍亦正之

張風林曰廣雅戢捕也原是明白

【重】有集維鵜

鵜鳥名

鵜雉類而小于雉走而且鳴其鳴鵜鵜然故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鵜尾長六尺漢乘輿常用之或曰詩序以車攻爲刺幽王必以鵜之矯健作哲婦之刺而實不然文王雄盛正方頃女覯春秋傳叔孫昭子聘宋爲賦車舝時將爲季孫迎宋公女而所賦及此則鵜可知矣

【自】有鷺在梁有鵜在林

【準】鷺飛鷺也鷺鵜皆以魚爲食然鵜之與鷺清濁則間矣今鷺在梁鵜在林鷺則飽而鵜則饑矣

鷺水鳥長頸赤目身青黑色魯都賦以葱鷺名之但頭頸無毛故又名禿鷺若又名鵗則舊字書凡鳥部單名槩加以鳥傍此無足怪蓋獨其與鶴較則靈頑懸絕何止淸濁有間祇二鳥同好食魚而鶴廉鷺貪亦且乖反如此此可嘆耳北魏崔光指鷺爲蓑餐之食

鵜見前

鵜與鶴通字國策魏文侯使獻鵜于齊一作獻鶴漢時黃鵠下太液池一作黃鶴故別鶴操亦名別鵠操樂府飛來雙白鶴亦稱雙白鵠甚至劉孝標辨命論直稱鶴千秋曹景擣衣詩亦云開緰衒鶴因有疑此鶴字是鵠字以爲鷺鶴不倫惟鴻鵠鷺鶴一類不知鶴亦水鳥生淮之海州淮南子鴻鵠鶴吳都賦鵠鶴未嘗不並稱也鶴鵠本兩鳥但古字相通且今作字書者必彼此交訐謂鶴必不是鵠皆拘墟眇通之言

鴛鴦在梁

鴛鴦見前

【重】鵠鵠在梁

黃鳥見前

大雅

【明】大時維鷹揚

鷹見前

【重】鳶飛戾天

鳶見前

【重】白鳥翯翯

翯翯潔白貌

白鳥鶴也鶴古確字說文謂鳥之白者曰確故孟子白鳥翯翯孟子作白鳥鶴鶴是也然則白鶴鶴白鳥鶴鶴何晏景福殿賦作白鳥確確是也又鶴古鵠字史秦始紀屯蒲鵠卽蒲鵠二邑名而鵠卽翯字故詩白鳥翯翯孟子作白鳥鶴鶴是也然則白鶴鶴鶴可乎曰鶴之名鶴以其色猶鵠之名鵠以其聲也白鶴鶴鶴猶頑師古註漢書曰鵠聲鵠鵠也禽經曰鵠以鳴爲音故聲鵠鵠則鶴以翯爲色不可曰其色

鶴鶴乎則白鳥非鶴乎

【重】鷺鷥在涇

鷺水鳥如鴨鷥鷗也

鳧見前

鷥與鳧一類一名水鴨惟蒼頡解詁謂鷥卽是鷗鷥鷗聲轉若漢書相如傳則又作鵔鸃鷥同

鳧鷥偶與公尸耳何楷作世本古義謂逸周書有鳧雄男子所執周禮有鷥總王后所用故以之與考妣雖不無太鑿然猶勝杜撰之言

涇非水名若然則下沙渚何解涇涇者直流之水也

【老】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亦偁于天

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翽翽羽聲鄭氏以爲因時鳳凰至故以爲喻理或然也

鳳凰舊以爲神鳥亦爲靈鳥則凡諸瑞應圖錄所云身備五彩質具五德合九苞而展六象容有其事況韓詩外傳載黃帝問天老歷言其狀似非無據但古以鳳鳥氏爲歷正非時不至故尚書舜時鳳凰來儀春秋傳我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世紀白虎通皆云黃帝時鳳凰止于東園恐周成時未必有此且亦瓶鄭箋言之不見他書則其所云亦集爰止第泛舉如是耳唯徐仲山日記云韓詩載天老語謂鳳生于東方之國君夫子嘆鳳鳥不至則亦時可至者故漢宣之世鳳亦屢見雖黃霸傳以鵰雀爲神爵光武時茲農上言鳳至班之是鵰鳥然漢宣諸詔皆謂鳳文章五色羣鳥四面行列鵰鳳立以萬數而光武時五鳳並集東觀記謂鳳高八尺五彩羣鳥並從行列蓋地數頃停一十七日卽後周廣順二年史稱帝在苑

德殿忽報有大鳥身高八九尺朱冠彩羽煜然五色瑞璨羣鳥隨之蔽天而至集西苑帝往觀之隨即飛去此是真鳳與京房易傳所云鳳高丈二尺山海經所云鳳備五彩五文爾雅疏所云鳳飛則羣鳥隨以萬數蔽天而至無一不合此要非他鳥所能託者觀此則亦何疑于周成矣

蔡邕琴操有神鳳操謝希逸琴論謂是周成王時鳳舞于紫庭而作其詞曰鳳凰翔分于紫庭我何德分以感靈豈周時鳳來原不止鳴岐山耶尚書周公曰我則鳴鳥不問豈周公在時鳳未至耶

張風林曰竹書周成王三十三年游于參卷阿召康公作詩與詩序合則鳳至在周公亡後耳

亦傳于天不必謂羣鳥從者亦傳天也謂鳳雖爰止然亦翔翔耳宋玉對楚王問鳳凰上摩九千里絕雲霓覽冀北

鳳凰鳴矣

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

鳳凰鳴與梧桐生兩物並興故下以羣萋雝喈雙承之乃又襲舊註謂鳳凰非梧桐不棲以梧桐為鳳凰而生必梧桐生高岡而鳳則鳴之則高岡與朝陽復出且鳳當鳴梧桐不當鳴高岡矣此與秦符堅時長安謠曰鳳凰止阿房堅乃植桐梧并竹數十萬于阿城以待之不同一艾子乎

鴟鴞為梟為鴟

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鳥又名不孝鳥舊稱梟生子以百日及子長生羽翼則食母而飛故古以春祠用梟祀黃帝遇至日則磔梟懸首于木說文謂古制梟字即以鳥頭縫木上為義懲其惡也則此哲婦為梟是惡鳥非惡聲之鳥惡聲鳥是鴞即鴟鴞不是梟鴞與梟兩物不得錯認下文長舌字以婦之長舌誣坐鳥也且梟與鴟不連名梟鴟自舊儒作釋鳥書者多鶻突不能分別每以梟鴞鴟三物混立名色因有茅鴟怪鴟梟鴟鴞鴟諸名致名此梟為梟鴞別名土梟土鴟與下文為鴟文相亂而註者亦遂朦朧曰梟鴟不知鴟鳶屬另一鳥也祇梟本惡鳥欲絕其類故漢儀以夏日至賜百官梟羹且解者云夏至微陰始起長養萬物而梟害其母因以是日殺之乃說文又云梟食母不孝故冬至搏殺梟首絕其類許慎漢人不應與漢儀反豈漢制亟至皆殺梟而說不厭煩故兩書各記其一與若史記留侯世家稱楚梟將前高帝紀北貉燕人來致梟騎則以將兵本凶事但執法令不顧親戚有如梟然此與哲婦之貽禍君親同一比類而用意不同

鴟鴞似鷹稍小尾如舟舵善高翔陸佃云古人觀鳥翼利相視鴟尾制舵每呼嘯能致雨并聚衆鳥故詩經曰鴟以貪鄙以愁嘯其嘯聲則每以丁字始而連作侯倏聲以終之亦惡鳥也但梟與鴟本一類同惡故連言之如楚詞斥逐鴻鵠近習鴟梟賈誼賦鸞鳳竄伏鴟梟翱翔類然實是二物唐光啟二年慈州梟與鴟鬬相殺則其為二物公然可知

周頌

鷺振鷺于飛

振鷺飛貌

鷺見頭既曰振又曰飛似乎雜出故舊儒皆以振鷺為鷺名加以鳥傍如左思蜀都賦鴻儔鵠侶振鷺鵠而顧野王作玉篇直出鷺字曰鷺鷺名因之切韻集韻諸字書皆有鷺字然予謂振鷺也凡鳥將飛必先鬐其翎翼與飛字無涉況魯頌有駜振振鷺鷺于飛則振鷺于飛五字依然複出註經不信經而信儒說不可矣特振鷺是舊起之振乃解作羣飛則翥飛鷺于飛愁詩又無是語耳

[十九]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桃蟲鷦鷯小鳥也拚飛貌鳥大鳥也鷦鷯之雛化而為雕故古語曰鷦鷯生雕言始小而終大也

桃蟲一名桃雀即鷦鷯又作鷦鷯俗呼黃脰鳥鳥中之最小者爾雅鴱鷞桃蟲鷦鷯皆即此物其或稱鷦鷯也第此鳥工于為巢莊子所云鷦鷯巢于一枝稱鴱也說苑謂鷦鷯巢葦若問繫之以髮取茅秀為窩以麻紉之如刺襪然故又名襪雀郭璞謂之巧婦祇其所僂所食俱不在桃而名桃蟲者以喙銳如錐專刮蕊中蟲食之謂之掏蟲掏桃通字耳若毛傳云桃蟲始小終大之鳥此就詩意言之乃陸璣謂桃蟲之鷦能化為雕而人多不信謂物無以小化大者且世亦罕見則造物變化安問大小鴱化為鷹鷹未嘗小于鴱也若以罕見為辭則誰曾見雀為蛤田鼠為鳥者此實少所見多所怪也特集註謂桃蟲小鳥鳥是大鳥則詩祇一鳥字何得增字以立說且拚飛與物化亦不合張氏詩紀有云微物不可忽動即可觀初聞桃蟲名以為蟲耳及拚飛而始信為鳥蓋初視為鼠不

知其爲虎也此深懲乎般遺之可患也此又一說也

魯頌

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

（有）（取）振振鷺飛貌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

鷺見前此以鷺之振振興鼓之咽咽振即前振鷺之振言振之又振非羣飛也且祇一鷺字明是鳥名乃又因下文有醉言舞句謂是鷺羽即舞者所執之物則下文又有醉言歸句醉並不舞此鷺將作何物耶說詩患牙鑿如此詩集註以舞解鷺舊又有以鼓解鷺者因此詩振鷺下適有鼓咽咽句即陳詩值其鷺羽亦適有坎坎擊鼓句于是作樂府者謂楚威王有朱鷺飛翔遂以朱鷺作鼓吹曲而漢作鐃歌亦云漢初有朱鷺之瑞始以鷺飾鼓至隋書樂志且謂建鼓殷時所作不知何代又加翔鷺于建鼓之上因之作詩說者謂鷺是鼓精越王句踐曾作大鼓以厭吳及晉時移鼓建康有雙鷺破鼓飛去此皆鼓與鷺有感召者故擊鼓必值鷺鼓咽咽必舞鷺其爲說非不新異但無實証據祇以後世小說家說詩詩不受也天以朱鷺作鼓吹曲此是橫吹又名鐃吹係行軍時馬上所作第有吹並無鼓也若以鷺飾鼓或飾鼓柱則古凡飾器何所取應褕翟不必感雉雊犧尊未嘗名生飲也至鼓出雙鷺則無稽之談彼此不一舊會稽志又謂會稽雙鶴會飛入雷門鼓中于是鼓聲闇洛陽及雙鶴飛去而鼓聲寂然則又是鶴不是鷺將詩應焉

乃羅願無學妄作爾雅翼謂陳詩值其鷺羽不是舞羽考工記梓人爲筍虡當刻鱗者羽者鱗者于其上此既坎坎擊鼓則懸鼓之簴必刻鷺羽故云值其鷺羽謂植懸鼓之筍簴也非植羽也據此則下文坎坎擊缶值其鷺翻已不可通缶器非可懸之樂翻藤非刻飾之物況筍簴但懸鐘磬並不懸鼓若刻羽之虡則但懸磬即鐘亦不懸者又且所刻之羽是決吻鶴脰小體篤腹一短喙后足之鳥並不是鷺鷥頌明是鷺而改作舞羽陳詩明是舞羽又改作筍虡之羽徒知改前說而不知陳陋之胸無一不錯六經何不幸而展轉遭厄遂至如此

（沣）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黮懷我好音

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

鴞即鴟鴞見前本惡聲之鳥周官司寇蔡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惡其惡聲惟春晚食桑黮則變其音故毛傳云食黮而音美大抵鴞好夜鳴每倚樹作擊刺之聲似呼快降者有時嘯嘯作咻嘷之聲似呼休留者故一名快降鳥一名休留鳥至變音則咿唈綿長如夢中囈語然故又名呼春鳥又名春哥兒哥者歌也謂音如歌也世說張天錫爲孝武所器有妖之者於坐間張北方何物可貴張云桑黮甘香鴟鴞革經長醇酷蕃性人無嫉心正用此詩句若劉勰云鴞音之醜量有泮林而變好則以已不識物理而反憎詩句詩焉受之

商頌

鼎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妃有娀氏女簡狄祈于郊禖鳦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事見

續詩傳鳥名三卷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作毛詩續傳以遭亂避仇佚之後從鄉人吳氏子得卷末鳥名一卷與其門人莫春園張文燦共編綴之衍爲三卷大意在續毛詩而正朱傳毋條皆先列集傳之文於前而一一辨其得失考訓釋毛詩草木蟲魚者自吳陸璣以後作者實繁朱子作詩集傳大旨在發明美刺之旨而名物訓詁則其所略奇齡此書則惟以考證爲主故其說較詳惟恃其博辨往往於朱傳多所吹求而所言亦不免於疎舛如奇齡所作毛詩省箋既以齊風雞鳴爲疑人此書又用舊說爲賢妃之告旦前後時相矛盾鶴鴉之名桃蟲猶竊脂之名桑扈原不因木而名乃謂所棲所食俱不在桃以喙銳如錐專剖蟲中蟲食之謂之桃蟲桃字通尤杜撰無理至於解皖皖蕭鳥用毛萇舊訓於義本長乃謂皖字從二目一八其二目離之二目一八者艮八之喙又謂鶯字從二火離爲目目本離火尚書洪範伏傳以五事之目屬五行之火鶯首之戴兩火即鶯之戴兩目此雖王安石之字說不穿鑿至此矣然大致引證賅洽頗多有據綴而存之以廣考訂固不害于多識之義焉

獸經

黃周
省曾撰
復靖增補

吳郡黃省曾撰　嘉禾周履靖增補

麒牡麟牝

爾雅曰、麐、麕身、牛尾、一角、漢京房易傳曰、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吳陸機草木鳥獸魚蟲疏曰、黃色、圓蹄、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遊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蟲、不殘生草、不羣居於呂行、不入陷阱、不罹羅網、王者至仁則出、

亦曰瑞獸

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助、夏鳴曰養綏、□尚書中候握河紀云、帝軒題象、麒麟在囿、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唐傳云、堯時麒麟在郊藪、春秋感精符曰、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漢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鶡冠子曰、麟者、玄枵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必至、

毛族之君長也

大戴禮記曰、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王嘉晉書曰、太始元年、白麟見、羣獸皆從、

騊駼義獸

山海經曰、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騊駼、乘之日行千里、漢許慎說文曰、食自死之肉、名曰騊駼、草木鳥獸魚蟲疏曰、騊駼、白虎黑文、不食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蓋白虎西方毛蟲、故云義獸、孫柔之瑞應圖記曰、王者不暴虐及行草則見、孝經援神契曰、德至鳥獸、白虎見、河圖括地象曰、令嘗野中有玉虎、晨鳴雷聲、聖人感期之興、

羔羊跪乳

說文曰、羔、羊子也、春秋繁露曰、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公羊傳何休注云、乳必跪而受之、

羵羊善鬬

爾雅曰、羵如羊、郭璞注曰、羵羊似吳羊而大角、角楕出西方、晉呂忱字林曰、野羊有角者也、宋陸佃埤雅曰、善鬬至死、廣志曰、羵羊角重於肉、

羚羊防患

爾雅曰、羱夫羊、郭璞注曰、似羊而大角、圓銳、好在崖間、陶隱居云、角甚多節、蹙蹙圓繞、唐陳藏器本草拾遺曰、羚羊角有神、夜宿以角挂樹、不着地、蓋防患也、字說云、鹿比其類、環其角外向以自防、罄獨棲其角木上、是所謂罄、

夷羊不祥

急就篇顏氏注曰、羭羊、未卒歲也、一曰、夷羊重百觔者、爲羭、王應麟補注曰、夷羊怪獸、殷之衰、夷羊在牧、

馬之良者曰騊駼曰駿

字林云、騊駼、北秋良馬也、一曰野馬、史記曰、匈奴奇畜則騊駼、瑞應圖記曰、幽隱之獸、有明王在位、則至、穆天子傳曰、野馬走五百里、說文解字曰、駿、千里馬也、回鶻傳曰、唐時東骨利幹國產良馬、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獻、帝取其異者、號十駿、

蹄趼曰駿

爾雅曰、駹蹄趼、善陞甗、郭璞注曰、駹蹄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駹蹄苑、

小領曰盜驪

邢昺爾雅疏曰、駿馬小頸□□盜驪、穆天子傳曰、天子命盜八駿之乘、右服盜驪、而左綠耳、

青曰馱

急就篇顏氏注曰、青驪之馬、文如綦也、說文解字曰、文如博綦、尸子曰、馬有秀騏、

赤曰騮

說文解字曰、赤馬黑毛尾也、荀子曰、騂、騮、騏、驥、纖羅、綠耳、古之良馬也、

紫曰紫燕

爲洪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故曰紫燕騮尸子曰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騮謝池

白曰白

穆天子傳曰天子八駿三曰白義王粲漢末英雄記曰公孫瓚常常乘白馬又揀白馬數十匹選射之士號爲白義從以爲右左翼胡甚異之

非龍曰龍

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爲龍月令曰駕蒼龍尚書中候曰龍馬赤文綠色

非魚曰魚

爾雅曰二目白魚郭璞注曰倡魚目也詩曰有鶖魚

回毛在腎曰宜乘

邢昺爾雅疏曰旋施也腎胃也旋毛在胃者名宜乘漢樊光爾雅注曰俗呼之官府馬李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

在肘後曰減陽在幹曰弗方背曰闕虞

邢昺爾雅疏曰此別馬旋毛所在之名也幹脅□□馬火畜也其蹄圓其疾臥起先前足牛土□□畜也其蹄圻其疾立臥先前足□□□□造化權輿云夫乾爲馬坤爲牛乾陽物也馬故蹄圓坤陰物也牛故蹄圻陽病則陰勝故馬疾則臥陰病則陽勝故牛疾則立馬陽物故起先前足臥先後足牛陰物故起先後足臥先前足

觺獅子也無角而善走

司馬彪續漢書曰章和元年安息國獻獅子形倡麟而無角後漢順帝紀陽嘉二年疏勒國獻獅子封牛漢劉珍東觀漢記曰疏勒王盤遣使文時詣闕獻獅子倡虎正黃顏頰彩尾端茸毛大如斗張華博物志曰魏武伐冒頓得獅子還至四十里雞犬皆無鳴吠

亦曰狻麑

爾雅曰狻麑如虦貓猫食虎豹璞注曰即獅子也穆天子傳云狻麑日走五百里

亦曰白澤

說文曰一名白澤瑞應圖記曰黃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賢君德及幽遠則出

虎於題也無角而善卜

說文曰虎山獸之君也楚辭之於題能食地卜食狐狸子威應頌從諸曰虎行以爪拆地□□綱而行

亦曰李耳

漢揚雄絕代語釋別國方言曰虎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注曰虎食物值耳

即止以觸其諱故也

亦曰伯都

方言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黃黑白蜼

爾雅曰蜼卬鼻而長尾郭璞注曰蜼倡獼猴而大黃黑色尾長數尺似獺尾末有岐鼻露向上南郎自驛於樹以尾塞鼻或以兩指江東人亦取發之爲物捷健

蒼白曰貊

廣志曰貊色蒼白其皮溫煖南中八郡志曰貊大如驢狀似熊多力食鐵所觸無不拉

獬豸任法

漢東方朔神異經曰獬豸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一名任法獸

獺婦惡織

異物志云昔有婦獺織姑過之死爲此獸其□以照讀書織紡則暗若宴會歌舞則明

麋麑短脰

邢昺爾雅疏曰脰項也麋麑之獸皆短項

威夷長脊

爾雅曰威夷長脊而泥邢昺爾雅疏曰威夷之獸長脊而劣弱少力也

豺祭以獸其陳也方秋獵候也

爾雅曰豺狗足說文曰狼屬狗聲邢昺爾雅疏曰貪殘之獸月令曰季秋之月豺祭獸戮禽又曰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獵埤雅曰豺獺之祭皆四面陳之而獺圓布豺方布

獺祭以魚其陳也圓春漁候也

埤雅曰獺獸西方白虎之屬似狐而小青黑色脣如伏翼水居食魚說文曰獺屬月令云孟春之月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本草圖經曰江湖間多有之北土人亦馴養以爲翫魏張揖廣雅曰一名水狗然有兩種有猯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淮南子曰養池魚者不畜猯獺

麈統其類

獸倡鹿而大名菟曰鹿之大者曰麈華鹿隨之皆視麈所往麈尾所轉爲準

果然號其類

僞唐徐鉉吳錄曰九眞晉浦縣有獸名果然猨狖類也色青赤有文居樹上吳萬震南州異物志曰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名自呼身如猨犬面唐李肇國史補曰揭州人取一果然而數十果然可得蓋果然不

恐傷其類。衆族而啼。雖殺之。不去也。此禽獸狀而人心。薄俗有不如者。果然大類猩猩。

狐惡其類鬼所乘也一名玄丘校尉千年變淫婦

埤雅曰。狐性疑。則不可以合類。故字從孤省也。說文曰。狐、妖獸。鬼所乘也。海錄碎事曰。玄丘校尉。狐也。郭氏玄中記曰。千歲之狐爲淫婦。百歲之狐爲美女。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爲狐。故其性多自稱阿紫。于寶搜神記曰。狐娼人。自稱阿紫。唐段成式酉陽雜俎曰。野狐名紫。夜擊尾出火。將爲崔。必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爲人矣。

鹿愛其類仙所乘也一名鉅鹿侯千年變蒼白

爾雅曰。鹿牡麚牝麀。其子麝。鳥獸草木魚蟲疏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忘也。埤雅曰。鹿愛其類。出於天性。舊說鹿者仙獸。嘗自能樂性。從其雲泉。至六十年。必懷於角下。角有班痕。紫色如點。行或有延出於口。不復能急走也。葛洪神仙傳曰。魯女生者。餌朮絕穀。入華山。後故人逢女生乘白鹿。從玉女數十人。海錄碎事曰。鉅鹿侯鹿曰。抱朴子曰。鹿壽千歲。蒲五百歲。則色白。劉向列仙傳曰。鹿一千年爲蒼鹿。又百年化爲白鹿。又五百年化爲玄鹿。

熊子路也自樹而投地

說文云。熊似豕。山居冬蟄春出。祖冲之述異記曰。東土呼熊爲子路。劉敬叔異苑曰。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詩義疏曰。熊能攀緣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

猶犬子也自地而升樹

爾雅曰。猶如麂。善登木。說文云。隴西謂犬子爲猶。猩屬也。海錄碎事曰。聞人聲乃豫升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

狒狒人面而善笑

爾雅曰。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郭璞注曰。梟羊也。山海經曰。梟羊在此隅之西。其狀人面長脣。有毛反踵。見人笑亦笑。左手操管。

猩猩人面而善啼

爾雅曰。猩猩小而好啼。山海經曰。人面豕身。能言語。郭璞注曰。今交趾封谿縣出。狀如獼猴。聲倨小兒啼。蜀志曰。音作小兒啼聲。既能人語。又知人名。酈元水經注曰。猩猩形若狗而人面。頭顏端正。善與人言。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南中志曰。土人執還內牢中。人欲取者。到牢邊語云。猩猩可自相推肥者出之。既擇肥。竟相對而泣。

文文善呼

山海經曰。放皋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

雙雙善行

山海經曰。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東。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

羊羒牂也亦曰羭羖

爾雅曰。羊、牡羒牝牂。夏羊、牡羯牝羖。郭璞注曰。羒、吳羊。白羝。夏羊、黑羖。羝羯、黑羝也。歸藏曰。兩壺兩羯。

亦曰髯鬚主簿其聲羊羊非佳草不悅

崔豹古今注曰。羊一名髯鬚主簿。說文解字曰。羊、鳴也。從羊。象聲氣上出。其性嗜草。

豬豘豵也亦曰豨豶

方言曰。豬、北燕朝鮮之間謂之豵。關東西或謂之豵。或謂之豕。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豶。吳揚之間謂之豬子。

亦曰長鬛參軍其聲嗷嗷非人便不珍

古今注曰。豬一名長鬛參軍。漢趙岐二輔決錄曰。馬氏兄弟五人。共作客舍。養豬數豚。故民謂之曰。苑中三分。鉅下二卿。五門嗷嗷。但聞傲聲。符子曰。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曰。饗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國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

豹廉獸也廉而有文

豹一名程。列子曰。程生馬。古詩云。餓狼食不足。餓豹食有餘。言狼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埤雅曰。豹花如錢。黑而小於虎文。豹有赤白玄數種。草木鳥獸魚蟲疏曰。尾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爾雅曰。貘、白豹。郭璞注曰。倡熊小。頭痺脚黑曰駁。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玄豹。

狼貪獸也貪而有靈

說文曰。狼似犬。銳頭而白頰。埤雅云。狼青色。作聲諸竅皆沸。里語曰。狼卜食。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塞。蓋狼之所嚮。獸之所在也。其靈智若此。故古之造式者。不用槐瘿。衆瘤。而以狼牙爲枉。取其靈智也。

麝父剔香

爾雅曰。麝父麝足。字林云。小鹿有香。其足似麞。故曰麝足。陶隱居云。麝夏月食蟲蛇。多至蹇。則香滿。入春急痛。自以爪剔出之。著屎溺中。覆之。皆有常。本草圖經曰。趙蹠公雜說云。西北之麝。噬虺而食栢。故香結東南山海。谿有松而無栢。故麝不結也。

舍利吐金

文選東京賦注云。舍利、獸名。性吐金。故名舍利。

麞性喜山

埤雅曰。麋性喜山。抱朴子曰。山中未日稱赤吏者。麋也。說文曰。麋、麤也。爾雅曰。麤牡麋牝麋。其子麇。

麋性喜澤

埤雅曰。鹿、林獸也。麋、澤獸也。又曰。麋性喜澤。博物志曰。麋掘澤草而食。其場成泥。名曰煖。民隨此煖種稻。其收百倍。爾雅曰。麋牡麋牝麋。其子麇。

駝智而安

漢書月氏注曰。橐駝背上若封土。然晉陸翽鄴中記曰。狀如馬鞍。博物志曰。燉煌西渡流沙。往外國千里餘中。無水時。有伏流處。人不能知。橐駝知水脉。過其處。輒停不行。以足踏地。人於所踏處掘之。則得水。後周四夷傳曰。流沙四百里。夏日多熱風。其風欲至。唯老駝知之。即預鳴而驟之。埋其口於沙中。是謂智而安。

蝟鈍而豨

爾雅曰。彙毛刺。邢昺疏曰。蝟、即蝟也。其毛如針。埤雅曰。蝟狀侶鼠。性極猝鈍。物小犯近。則毛刺攢起如矢。見鵲便仰腹受啄。其矢輒墮。淮南子曰。鵲矢中蝟。此理之不可推也。是謂鈍而豨。

貉愚而全

字林曰。貉似狸。善睡。然其營窟。與貍皆爲曲穴。以避雨晴。亦以防患。淮南子曰。貍貉爲曲穴。

狙巧而危

廣雅曰。猴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莊子曰。吳王浮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有一狙焉。委蛇擺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其友顏不疑曰。狙之伐巧。持其便以傲乎。以至此極也。吳筠玄猿賦曰。狙伐巧而招射。

蒼兕覆舟

爾雅曰。兕似牛。說文曰。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製鎧。漢王充論衡曰。太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蒼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

黃熊拔木

爾雅曰。熊如熊。黃白文。郭璞注曰。長頭高脚。猛敢多力。能拔樹木。

黑犀駮蘭

爾雅曰。犀。似豕。郭璞注曰。形似水牛。豬頭大口。庳脚。脚有三蹄。黑色。三角。在頂額鼻上。鼻上口。食角也。別恂嶺表錄異曰。犀有三角。一在頭上。爲兕犀。一在鼻上。爲胡帽犀。枯犀。亦有二角。皆爲毛犀。而今人多傳一角之說。韓詩外傳曰。太公使南宮适至羲羲。得駮犀。抱中有雞。欲往糶米。至糶雞卻。故南人名爲駮犀也。

玉面悬鼠

廣雅曰。鼠一種面白而似牛。故名玉面。又名牛鼠。人家捕畜之。鼠皆粘伏。不復出穴矣。

獨一鳴而猿絕影

咸應類從錄曰。獨一叫而猿散。蓋獨、猿類也。似猿而大。食猿。俗謂之獨猿。其一鳴。猿皆騰木拔林。振動倬傑而避匿之矣。

猿三鳴而人下淚

說文曰。猿、猨屬。或黃。或黑。春秋繁露。猿似猴。大。黑色。長前臂。郭仲產荊州記曰。巴東三峽。猿常鳴至三聲。聞者莫不垂淚。宜都山川記曰。峽中猿。至清。響山谷傳其響。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烏龍喜雪

十賢搜神記曰。張然大名烏龍。埤雅曰。大喜雪。蓋云。雪落狗喜。

丈人喜月

抱朴子曰。山中卯曰。稱丈人者。兎也。古今注曰。兎口有缺。論衡曰。生子從口中出。埤雅曰。吐而生子。故謂之兎。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而爲兎。魏魚豢典略曰。兎者。明月之精。博物志曰。兎氣月而孕。

風獸兆風

山海經曰。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尾。名曰閼蠅。見則天下大風。易曰。風從虎。

火獸兆火

山海經曰。鮮山有獸焉。其狀如貍。大。赤豚。赤口。白尾。見則其邑有火。名曰移即。

水獸兆水

山海經曰。空桑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虎文。其音如歐。名曰軨軨。見則天下大水。

旱獸兆旱

山海經曰。拒山有獸焉。其狀如豚。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見則其邑多上功。

山丈求金繒

海錄雜事曰。嶺南皆有一足反踵。手足皆三指。雄曰山丈。雌曰山姑。夜扣人門。雄求金繒。雌求脂粉。

山姑求脂粉

注見上。

象之牆春觜左而夏齒右

說文曰。象長鼻牙。南越之大獸。三歲一乳。異物志曰。象身數倍牛。而口不如豕。鼻長六七尺。大如臂。其所

食物皆以鼻取之。沈懷遠南越志曰。象牙長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前木代之可得。圖經曰。象有十二種。肉配十二辰屬。惟鼻是其肉。又膽不附肝。隨月在膽肉間淳化中。上苑一駒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使問徐鉉。鉉曰。當在前左足。既而剖足。果得。又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今其斃在春。故知在是也。

貓之目晝則豎而暮則圓

酉陽雜俎曰。貓目晝旦暮圓。及午豎斂如線。其鼻端嘗冷。唯夏至一日暖。一名蒙貴。一名烏圓。

在子其鳴也在子

酉陽雜俎曰。在子者。髦身人首。炙之以蓋。則鳴曰在子。

孟極其鳴曰孟極

山海經曰。石者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題白身。名曰孟極。是善伏其名自呼。

窮奇之音猼狗

山海經曰。邽山其上有獸焉。其狀如牛。蝟毛。名曰窮奇。其音如猼狗。

諸懷之音鳴鴈

山海經曰。北嶽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牛而四角。人目彘耳。其名曰諸懷。音如鳴鴈。

辣辣一目

山海經曰。泰戲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羊。一角一目。目在耳後。其名曰辣辣。

從從六足

山海經曰。枸狀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六足。其名曰從從。

蹙則比肩

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距虛比爲邛邛。蹙。蓄甘草。即有難。邛邛距虛負而走。其名曰蹙。呂覽曰。蹙鼠前而兔後。趣則頭。走則顛。

䝉則無口

山海經曰。洵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無口。不可殺也。其名曰䝉。郭璞注曰。稟氣自然。

風狸長眉

酉陽雜俎曰。南山有獸名風狸。如狙。眉長好。差見人。輒低頭。無人至。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折之。長尺許。寬樹上有鳴鳩。指之。隨指而墮。因取而食之。

足訾文臂

山海經曰。蓋聯之山。有獸焉。狀其與而有髦。牛尾。文臂。馬蹄。見人則鳴。名曰足訾。

驢父馬母曰贏

崔豹古今注曰。驢爲牡。馬爲牝。則生贏。

馬父驢母曰駃騠

說文曰。駃騠。馬父驢母也。

山都見人則走

異物志曰。盧陵太山之間。有山都。但人脛身。見人便走。自有男女。長四五尺。

狖狶見人則眠

山海經曰。餘峩之山有獸焉。其狀如菟而烏喙。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狖狶。郭璞傳云。猝死也。

遇畏則畏

獸各遇其所畏則畏。如龍畏虎。畏熊之類。

遇食則食

獸各遇其所食則食之。如豹食豺。豺食蝟之類。

有所制有所醉

如謂制虎猫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之類。

無角者膏有角者脂肉食者悍草食者悉

酉陽雜俎曰。草食者多力悉。如牛馬之屬。食肉者勇敢而悍。如虎狼之屬。

羣三曰羣偶二曰友

小雅曰。或羣或友。周語曰。獸三爲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在數宜少。

生子曰產翳草曰薦

說文曰。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獸之所食草爲薦。古者神人以薦獸遺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

土處曰穴木處曰寓

穴處如熊類。爾雅釋獸以關洩以上爲寓屬。邢昺爾雅疏曰。寓奇也。言此上獸屬多寄寓木上。故題云寓屬。

色隨五行

青龍之屬木行。赤豹之屬火行。黃熊之屬土行。白虎之屬金。黑豬之屬水行。

毛應四氣

春則毛盛。夏則毛希少而革易。秋則更生而整理。冬則生而毛細。毛以自溫焉。

或變化或各歷年歲

如熊五百歲。能化爲狐狸。兎五百歲。色變白。狼三百歲。善變人形之類。

獸 類

異類殊形同歸地理

獸之種類不齊，形狀各殊，然獸實行地之物，同曷曰，牝牡為地類。

蠙衣生馬記

郭子章輯

馬記序

韓退之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予不謂然。馬之千里。人之聖也。攬轡舒節。凌雲光蟠。歷塊過都。瞬息八極者。千里馬也。智能二儀。才擅萬物。見本知末。觀指覩歸者。聖人也。如曰。千里馬常有。伯樂不常有。是云聖人常有。識聖人者不常有也。千里一士。百世一聖。聖人果常有乎。知聖人則知馬矣。周穆王時。天子主車則造父爲御。太丙爲右。稻夭主車則參伯爲御。奔戎爲右。僅得八駿。東漢之末。等初馬者有西河子輿。子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成紀楊子阿。子阿傳馬伏波文淵。然有鼓銅鑄馬。未覩實駿。由是言之。伯樂千里馬孰爲常有。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夫馬何患伯樂之不知哉。患不千里耳。於是采古今名馬。爲記二卷。上卷自伏羲至我國朝帝王公侯所馭者。得一百六十條。下卷錄傳記載者。得四十條。秦和郭子章記。

蠙衣生馬記

秦和郭子章　輯

馬記上

龍馬澤馬吉良朱髦

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瑞應圖曰。龍馬仁馬。河水之精也。高八尺五寸。長頸。髆上有翼。旁垂毛。鳴聲九音。有明主則見。一本曰。王者不誅馬。則龍馬乘黃。澤馬朱髦並集。澤馬一曰吉良。山海經曰。大封國有文馬。縞身朱鬣。名曰吉良。乘之壽千歲。神異記西海有白馬朱鬣。河伯使者乘之如飛。所至之國。雨水滂沱。

飛黃乘黃

淮南子曰。黃帝治天下。飛黃服皂。高誘曰。飛黃如狐。背上有角。日行萬里。乘之壽三千歲。韓愈曰。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應劭曰。乘黃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瑞應圖曰。乘黃者王者輿服有度則出。司馬相如封禪文招翠黃乘龍於招注。翠黃乘黃也。漢書禮樂志紫黃何其不祿下。紫黃卽翠黃也。呂氏春秋曰。乘雅作駕。塞袁作御。

唐龍

尚書中候曰。堯時龍馬銜甲赤文綠。臨壇上甲似龜。廣袤九尺。圓理平。上五色文。有列星之分。斗政之度。帝王興亡之數。

虞乘黃

漢禮樂志。舜時景星出。房地出乘黃之馬。

神馬騰黃吉光驤裏飛兎馱蹄

孝經援神契曰。德至山林則澤出神馬。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此馬無死時。驤裏與飛兎同。以明君有德則至。飛兎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土勤勞。天應其德至。馱蹄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至漢書音義曰。驤裏神馬也。赤喙黑身。宋志曰。漢元和中騰黃見邵國。

方澤

隨巢子云。夏后氏興。方澤馬出。

九代雨龍

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雨龍。文選王元長序夏后雨龍。載驅薄薄之上。注曰。夏后啓有馬號爲雨龍。乘游璿臺。以樂諸侯。

驥騮騄駬蕃蹤

記曰。夏戒。乘驥。殷乘騮。周乘駬。夏駱馬黑鬣。殷白馬黑首。周黃馬蕃鬣。疏曰。魯有三代之馬。驥騮馬。而白腹者也。武王伐紂用之。詩曰。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蓋武王常以是勝紂。赤色黑鬣騮。騮馬白腹騮。

青龍遺風

伊尹說湯曰。青龍之匹。遺風之乘。

野馬騊駼駃騠

汲冢書曰。伊尹爲四正。令正北謂令以野馬騊駼駃騠爲獻。爾雅曰。野馬如馬而小。出塞外。山海經曰。北海內有獸狀如馬。名騊駼。色青。故馬之良者取以爲名。說文曰。駃騠馬父驢母也。故傳稱駃騠生三日而超其母。桑御史言武帝平伯越以爲囿圃。騊駼駃騠實於外廐。

雄目

尚書大傳曰。散宜生之犬戎氏。取美馬騶身朱鬣雄目者。取九六焉。陳於紂之庭。紂出見之。還而觀之曰。此何人也。散宜生遂趨而進曰。五蓄之臣。昌之使者。

騊駼疎斯

淮南子。散宜生得騊駼疎斯之乘。○騊駼馬之似騊駼者。

吉黃

周書曰。犬戎之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燭吉。黃之乘。成王時來獻。或曰文王時獻之。

宗馬

晉輿服志。成王之會。壇垂陰羽。五方之盛。有貢八十物。宗馬烏旌。奚往不格。

雖馬

汲冢周書王會解。會人雖馬注。會東北夷。雖馬猶如馬一角。

八駿

拾遺記曰。周穆王駕八龍之駿。一名絕地。足不履土。二名翻羽。行越飛禽。三名奔宵。夜行萬里。四名越影。逐日而行。五名踰輝。毛色炳煜。六名超光。一形十影。七名騰霧。乘霧而奔。八名挾翼。身有肉翅。遂而飛焉。按穆傳。以匝天地之域。穆天子傳天子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驥騮。而左驂騄駬。右驂赤電。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爲御。奮孟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輸翰。右驂盜驪。而左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至于黃澤。官梁謠曰。黃之池。其馬歡沙。皇人威儀。皇之澤。其馬歡玉。皇人蒞穀。○驥音冀。騄音祿。驥音冀。蓋音泰。孟音丙。

驊騮綠耳盜驪騏驥纖離

水經注。湖水出桃林塞之夸父山。其中多野馬。造父于此得驊騮綠耳盜驪騏驥。乘以獻周穆王。使之馭以見西王母。荀子曰。驊騮騏驥纖離綠耳古之良馬也。魏文帝以纖離馬遺吳。○騏驥馬文如博棊。

雷首良馬

穆天子傳。壬戌天子至於雷首。犬戎觴天子雷首之阿。乃獻良馬四六。

翠龍

楊雄河東賦注師古曰。翠龍穆天子所乘馬也。

駒馬

魯頌駉篇頌僖公也。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騭有瑲。有驒有黃。有騅有駓。有騂有騮。有駱有雒。有駰有騢。有驔有魚。

玉馬玉澤

瑞應圖曰。玉馬者。王者清明尊賢則至。一本曰。玉澤馬者。師曠時來。

屈乘

左傳晉獻將伐虢。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于虞。公曰。此晉寶也。荀息曰。是取中府藏外府。取中廐藏外廐也。晉與虞。荀息牽馬操璧前曰。璧則猶是。馬齒加長矣。

闕筋

晉柳閎曰。晉國名馬堅骨闕筋。注。一筋從支中出。筋之闕筋。支中間目上爽如井字。闕筋堅者千里。黃春仁龍馬賦曰。闕筋參情。

駁

爾雅曰駵白駁。徐鉉曰。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服。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赤馬之上色。故古者圉人乘之。詩所謂隰有六駁者。字从交作字說曰。駁類馬食虎。而虎食馬。凡類己也。而能除害己者。在所交也。則駁非此駁也。

小駟六騏

左傳。晉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今鄭異產。以從我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氣。外強內乾。進退不能。周旋不能。又皆程鄭爲乘馬御。六騏騏馬。使訓練騏知禮。

驌驦

左傳。唐成公有兩驌驦馬。一云肅霜馬色如霜紈。

文馬

左傳。宋人以文馬百駟贖華元於鄭。

朱鬣

左傳。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知其尾鬣以與之。

啓服

左傳。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

騏驥驊騮

秦風。小戎文茵暢轂。駕我騏馵。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驥是中。驊騮是驂。佞駟孔羣。厹矛鋈錞。黃馬黑喙曰騮。今之淺黃色馬也。宋明帝以騮字旁似禍改作騧。史稱文帝騧馬脅有肉鞍。行則先作弄四足。

代馬

史記蘇秦傳。燕車六百乘。騎六千匹。趙車千乘。騎萬匹。魏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楚車千乘。騎萬匹。秦北有代馬。戰國策蘇厲說趙曰。代馬胡駒。

騎騎

韓非子曰。秦穆公起卒革車五百乘。騎騎二千。步卒五百萬。補重耳入於晉。○騎等也。言齊等。

沙丘

伯樂對秦穆公曰。臣有所與九方皋。其於馬非臣之比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牝而黃。公使人往取之。牡而驪。公召伯樂曰。子之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尙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曰。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秦七馬

古今注曰。秦始皇有七名馬。一曰追風。二曰白兎。三曰騄駬。四曰追電。五曰飛翮。六曰銅爵。七曰晨鳧。

秦鳧

搜神記。昔秦人築武州城。將成而崩者數焉。忽有馬馳走。周旋反覆。人異之。依以築成。遂名馬邑。

生角

游歷記。燕太子丹質於秦求歸。秦曰。待烏頭白馬生角乃歸。太子仰天哭。感烏頭白馬生角。王大驚遣歸。

楚雖

史記。項王駿馬名騅。常騎日行千里。及敗至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不忍殺。以賜公。

烏騎

帝紀。高祖五年。漢北燕人來致烏騎助漢。

九逸

西京雜記。漢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駿足也。名曰浮雲赤電絕羣逸驥紫燕騮綠蛾驪龍子騏駒絕塵。號九逸。有來宜能御還注紫燕騮一名紫燕騮。

漢千里

賈捐之傳。孝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朕乘馬獨先安之。還馬與道里費。詔曰。朕不受獻也。令四方毋獻。

建武十三年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

烏孫天西極汗血

張騫傳。元狩中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蹈石。汗從馬前肩轉出如血。一日千里。武紀。太初四年。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

宛天

宛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孟康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云。

漢余吾水溼洼水

武紀。元狩二年夏。馬生余吾水中。在朔方北。元鼎四年秋。馬生溼洼水中。注南陽新野有暴利長。當武帝時遣刑屯田敦煌。鳳數於此水旁見羣野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人持勒絆於水旁。後馬既玩習之。遂持勒絆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箭稍

神異經。大宛有良馬。鬣至膝。尾垂於地。名曰箭稍。謂尾之長者。箭稍然搖動。可起朔風。

駱駒

郊祀志。往用駱駒。師古曰。駱赤馬黑鬣尾也。

龍友龍媒龍秋鋼雲

漢書禮樂志。龍爲友。師古曰。唯龍可爲之友耳。又曰。天馬來龍之媒。應劭曰。言天馬者。乃神龍之類。今天

馬已來。此龍必至之效也。又曰。飛龍秋。蘇林曰。秋飛稅也。師古曰。莊子有秋駕之法者。亦言御馬騰驤秋然也。又曰。霄浮雲。蘇林曰。霄音蹈。言天馬上蹈浮雲也。

騊駼

食貨志。自天子不能具騊駼。師古曰。騊不雜也。騊一作駒。

昆蹏

漢百官表。昆蹏令丞。應劭曰。昆蹏好馬名也。爾雅曰。蹏跡趼善陞甑。注甑山形似甑。上大下小。蹏跡如趼而健上山。秦時有蹏跡苑。甑音饒。

游騏

子虛賦。射游騏。張揖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曰騏。毛詩傳曰。青黑曰騏。蒼艾色。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

象龍

馮奉世傳。宣帝時至大宛。得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

步景

洞冥記曰。東方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高九尺。股有旋毛如日月之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毛色隨四時之變。西王母稅此于芝田。因食芝田之草。東王公乘之滑津。因騎而返。繞且匝入漢關。馬上睡眠不覺而至。名步景。

留鄧

王褒傳。倔留鄧。孟康曰。良馬低頭口至鄧。故曰留鄧。

鮑氏驄

漢鮑宣與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乘驄馬。歌曰。鮑氏驄。三入司隸再入公。

騂奚

前何奴傳。其奇畜則橐佗騂奚。韻府曰。駒駼騂奚皆良馬也。騂音蹈。

小步

西域傳。西域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小細也。細步言其舞蹈足。即今所謂百步千跡也。豈謂其小種乎。

黃門四駿

西域贊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克於黃門。注。孟康曰。四駿馬名。

大驄

光武以所乘大驄賜岑忠。

中盧

後郡國志。南郡中盧良馬。注。襄陽耆舊傳曰。縣西山中有一道。漢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

桓驄

後漢桓典爲御史。是時宦者執政。典無所迴避。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詩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游龍

後漢書明德馬后過蹈龍門。上見外家起居者。車如流水。馬如游龍。

樓蘭果下

魏志曰。樓蘭出果下馬。漢時獻之。高三尺。

赤兔

曹操傳。呂布有駿馬名赤兔。常騎乘之。時人爲之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

月題的顙白顛的盧白駒

皆白顛馬也。韻注月題當顛如月形者。莊子曰。齊之以月題。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詩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一也。俗曰。戴星馬也。馬政論曰。顙上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盧非也。劉備避樊城之難過檀溪。謂所乘馬的盧曰。今日急。不可不努力。馬遂備宜。一躍三丈。又庾亮所乘馬名的盧。殷浩以爲不利主。勸市之。亮曰。豈有己之不利移之人者。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

絕影

後漢書曹公所乘馬名絕影。

白鶴

拾遺記。曹洪與魏武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謠曰。遡空虛躍曹家白鶴。

絕足

魏志文帝與孫權書曰。國雖能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耳。

紫騂

魏志陳思王表文帝曰。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匹。教令習拜。

驚帆

古今注曰。曹眞有駃馬名驚帆。言其馳騁烈風舉帆之疾也。古飄字從馬從風。眞之名馬亦有義焉。

大宛馬

晉武帝泰始六年九月。大宛獻汗血馬。

神馬

晉孝武帝太元十四年。寧州刺史費統言晉寧郡漢池縣有神馬。一黑一白。盤戲河水之上。水經注漢池中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典略曰。神馬河水之精。

揚武

晉安帝紀。司馬休奔廣。所乘騅馬奔而馳之。後逕荊州。加騅馬揚武之號。

巴驥

竹林七賢論曰。王戎好乘巴驥馬。雖爲總三司。率爾私行。

元馬

華陽國志。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冢是也。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滇池神馬

華陽國志曰。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又南蠻傳。唐元和中。王嵯爲嶲州太守。政化尤異。有神馬四匹出滇池中。

支遁神駿

世說曰。支遁字道林。常養馬。人有譏之。答曰。愛其神駿。聊復畜耳。故唐人詩曰。櫪嘶支遁馬。池養右軍鵝。

千里駒

晉載記。苻堅遣使西域。於是大宛獻千里馬。皆汗血。朱鬣五色。鳳脅麟身。堅命羣臣作止馬詩而遣之。高麗獻千里馬一。又兗州獻千里馬一。半蹶去地九尺。

督驛

晉王濟有馬。與叔王涵乘之。馬姿容既妙。回策如蔡。濟曰。此馬雖快。力薄不堪遠行。近見督驛。常騰平路無以別。當蟻封內試之。濟馬果蹶。而督驛馬如常。濟益歎其異。

赭白

載記。慕容廆有駿馬曰赭白。有奇相。逸力駕比之於鮑氏驄。命銅鑄以隔其象。親爲銘贊。鐫勒其旁。置之薊城東掖門。

天騏龍麟一丹髦

崔鴻春秋。驍騎將軍呂光討西域。人曰。惟龜茲據三十六國之中。天騏龍麟腰裂丹髦萬計盈廄。

赤蛇

靈鬼志。陳安爲河間王顒給使。常乘一駿馬非常。後馬死。雙赤蛇出其鼻。

上黨澤馬

宋志。魏王初中上黨得澤馬。

乘輿赭白

文選。宋元嘉二十二年。上有乘輿赭白馬。顏延之作賦。實狡星纏。鏤韋覆布。款蹬攜以鴻鵠。時漢略而龍

大明舞馬

宋書曰。宋大明五年。吐谷渾拾寅遣使獻舞馬。謝莊賦曰。舞大馭於國皂。賓上襄於帝閒。雙璧懸範。二封中圃。

牛駿

宋書曰。何偃乘在前。劉瑀居後。瑀謂偃曰。君轡何疾。曰。牛駿馭精故疾。

龍駿

齊書。齊太祖常乘所騎赤馬入殿。及踐祚。號此馬爲龍駿將軍。

赤馬駒

梁武帝天監四年。禊飲華光殿。河南國獻赤龍駒。能拜伏善舞。詔張率周興嗣爲賦。帝以爲工。

馬寶

文苑英華。梁簡文馬寶頌。詔示羣臣。其文曰。驚盼善鳴。龍儀美稱。

黃驄

魏志。周裴果從軍征討。乘黃驄馬。衣青袍。每先登陷陳。時人謂之黃驄年少。

閃電

魏志。突厥大畏長孫總管。見其馬稱爲閃電。王曰。將軍威行域外。遂名其馬爲閃電。一何壯哉。

虎豹騎

魏志。賈純所督虎豹騎。皆天下驍銳。正韻。驍。良馬武猛也。又健也。

青海驄

隋書。吐谷渾有青海。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牝馬於其上。言其龍種。皆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駒。日行千里。故世稱青海驄。

師子驄

朝野僉載。隋文帝時。大宛獻千里馬。其騣曳地。號曰師子驄。惟郎將裴仁基能馭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後不知所在。

七百里馬

唐史北齊平秦王有七百里馬。爾朱榮以好婢換取之。

忽雷駁

唐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於酒。每於月中試。能背超三領里甃。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行雨青驄

李靖射獵山中。宿一朱衣家。夜半扣門急。一婦人謂靖曰。此龍宮也。天符命行雨。二子皆不在。欲煩命取青驄馬一。水瓶戒曰。馬蹶地嘶鳴。取水一滿馬壁上。此一滿乃地三尺。慎勿多也。既而雷裂雲開。下三

十餘滴。夜半不平地三尺。

武德騄耳

武德元年十二月乙亥。豐州總管張長縣獻騄耳馬二匹。

康國名馬

玉海。武德七年。康國王屈木支獻名馬。注爲大宛馬種。形容極大。會要。武德中。康國獻四千匹。今官馬猶是其種。

甘州異馬

玉海。貞觀二年。甘州獻白馬朱鬣。

十驥

唐書。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唐太宗爲之制名。號爲十驥。一曰騰霜白。二曰皎雪驄。三曰凝露驄。四曰縣光驄。五曰決波驄。六曰飛霞驄。七曰發電赤。八曰流星驃。九曰翔麟紫。十曰奔虹赤。乃序其事曰。噴沫則千里非紅。流汗則三條振血。塵不及起。影不及生。回鶻傳。骨利幹處海北。近日出處也。

飛騎

姜行本傳。唐太宗選趙才。乘六閑馬。號飛騎。

昭陵六馬

太宗平竇建德諸人。及東都所乘六馬曰青騅。曰什伐赤。曰特勒驄。曰颯露紫。曰拳毛騧。曰白蹄烏。乃琢石爲象。并贊刻昭陵。金石錄有唐昭陵六馬贊。歐陽詢書。殷仲容書。降王名。蘇東坡詩。維時六驥足。繽與英衛陪。功成鏘八鸞。玉輅行天街。荒涼昭陽闕。古石埋蒼苔。

決波驄

酉陽雜俎。曰決波驄走歷門三限不蹶。太宗尤惜之。隋內庫有交臂玉猊。二臂相貫如連環。特表其異。

拳毛騧師子花

唐太宗有拳毛騧。杜甫觀曹將軍畫馬圖曰。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師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嗟嗟。

獅子驄

唐太宗有駿馬。名獅子驄。極猛悍。太宗親控御之不能馴。則天時在側曰。惟委館制之。太宗問其術。曰。始則箠以鐵鞭。不服則擊以鐵撾。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爾。

黃驄驄

樂志。唐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驄。命樂工製黃驄疊曲。宮商也。

波斯馬

吐谷渾傳。得波斯馬。牧於海生驄駒。日步千里。

蹀馬

通典。唐翔麟鳳苑廐蹀馬。俯仰騰躍。皆合節。朝會用樂。則奏之。

吐谷渾駿

永徽二年閏八月。吐谷渾獻駿馬。命遊之。

玉面花驄

異聞錄。唐寧王善畫馬。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明王最愛玉面花驄。風鬃雲鬣。纖悉備具。後失去。止存五馬。

河龍天駟

唐史。開元皇帝既登大寶。水瑞咸而河龍出。星精應而天駟下。

涼州異馬

玉海。開元二年。涼州進朱騣尾白馬。

太原異馬滑州龍子

唐開元十二年太原獻異馬駒。其耳如筒。左右各十六肋肉。尾無毛。二十九年滑州刺史李邕獻馬一匹。肉鬣麟腮。嘶不類馬聲。日行三百里。名曰龍子。

開元果下馬

開元十二年。新羅獻果下馬二。

紅玉紫玉平山凌雲飛香百花鬣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紅紫青黃丁香桃花叱撥。上乃改名紅玉紫玉平山凌雲飛香百花鬣。命圖於瑤光殿。

龍支馬

天寶中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身有麟而不生毛。時有蹙雲五色覆馬上。久而不散。

唐舞馬

明皇雜錄曰。玄宗教舞馬四百蹄。分爲左右部。有名稱曰。某家綱。其曲曰。傾杯樂。數十馬皆衣以錦繡。絡以金鐸。每樂作。奮首皷尾。縱橫應節。

赤驃

岑參赤驃歌曰。君家紫驃蹔不得。一關俗風桃花色。紅纓紫鞍珊瑚鞭。玉鞍錦韉黃金勒。

靈昌異馬

明皇時。靈昌郡得異馬於河。帝西幸入渭水。化爲龍泳去。柳宗元圖注。龍麟鳳尾拳毛。瑣目肉鬣。居帝閑二十年。

小領遠志

六曲張說爲隴右都牧使頒序別其種類則妍蹄紫鬣小領遠志龍脉戎駿。

九花虬

伽藍記代宗時李懷仙貢名馬額高九尺毛彩如畫身被九花故號九花虬帝以賜郭子儀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并紫玉鞭轡賜之。

九馬毛龍

蘇子瞻曰薛紹彭家九馬圖曹將軍霸所紀杜甫作詩爭毛師子二駿在焉贊曰姚宋廟堂李郭兵治帝下毛龍以馭羣英。

良馬

藝文志商州刺史呂述點戛斯朝貢圖傳李德裕序曰中寓既安四夷來庭龍荒君長遣使獻良馬二匹絕大漠而貢赤城涉流沙而霑赭汗。

照夜白

杜甫畫馬圖歌台觀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

天育驃騎

杜甫天育驃騎圖歌伊昔太僕張景順挾牧攻駒閑情峻途令大奴守天育別養駿子憐神俊。

胡驄

出鄂縣杜甫歌自矜胡驄奇絕代乘出千人萬人愛。

龍文

杜甫畫馬贊云韓幹畫馬毫端有神驊騮老大腰裁清新魚目瘦腦龍文長身雪垂白肉風蹙闊筋。

寧遠馬

續博物志千里馬寧遠所獻髮鬃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衣裘冒絮似胡兒抱持初馳三十里則皆旁側難馴又馭三十里外乃駛然而去唯聞耳旁風聲如飛箭唐肅宗時令李泌乘之往按保定早發扶風辰逢保定申歸奏事。

紫倫馬

唐貞元中南紹獻。

駛足

唐劉宴募駛足從驛欲知四方貨殖低昂。

駱馬

東坡詩注白樂天去位錄家事無長物有駱馬籍在長物中。

三花蠶馬

白樂天詩馬鬣剪三花詩話唐御馬皆剪鬣三花又有剪鬣五花者。

玉花驄

萬花谷玉花驄唐德宗馬名杜甫詩先帝天馬玉花驄畫工如山貌不同。

望雲騅

國史補曰德宗幸梁唯御騅馬號曰望雲騅德遐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必常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貴威畫爲圖。

吐珠馬

五行志太和九年易定馬飲水因吐珠一以獻。

健馬

杜牧傳山東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常當天下。

飛電流雲

宋蘇軾題申生畫馬圖當時不獨玉花驄飛電流雲絕瀧瀧。

岳滿

蘇軾題韓幹畫馬圖赭白紫騮俱絕比馬宋岳滿有妍姿。

如意騮神智駿

杜陽雜錄唐德宗二馬曰如意騮曰神智駿耳中有毛引之一尺又謂之二絕舍人韓翃詩曰晚日苑中散碧蹄金鞭欲下不成嘶咏此二馬。

棗騮馬

回鶻傳骨利羣處海北地產良馬似棗騮筋絡壯大日馳數千里。

津梁種

李萬江于潞州牧津梁寺地美水草馬健如鶴世號津梁種。

黑馬

五代史黑訖支部地多黑馬善走其登山逐獸下上飛蹙獻以爲常。

白額駒

郭譽謂李嵩曰君終當有國家有駿馬生白額此其時也後果生白額駒嵩稱西涼公。

黃騮

五代史漢王劉旻與周世宗戰北乘黃騮馳歸以金銀飾厩食以三品號自在將軍。

叱撥綠宗騮

宋志凡馬羣號十七左右字至退字毛物九十一種叱撥青白紫純色及綠宗騮爲上。

龍駒

祥符九年大名監產赤馬肉尾無鬣是龍駒。

玉逍遙

聞見錄仁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乘之如輿盤也圉人云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欄之一日燕王借乘即常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死。

碧雲騮

聞見錄梅聖俞序曰碧雲騮者廐馬也莊惠太后臨朝以賜荊王王惡其旋毛太后知之曰旋毛能害人耶吾不信留以備上閑遂爲御馬第一以其吻肉色碧如餅片故號之。

元祐三馬

宋元祐初衞鬼章青宜結百官皆賀時西域貢馬首高八尺龍顱而鳳膺虎脊而豹章出東華門入天駟監振鬣常鳴萬馬皆瘖父老從觀以爲未始見也蘇軾請於李公麟畫三駿馬之狀而使鬼章青宜結效之爲贊曰八尺神龍超遙若將西燕昆瑤帝念民乃下招爾歸寘逝房妖三馬者西域黃馬充溫溪心良馬西番駿馬。

肉騮馬

宋蘇軾云見秦州進馬項下重胡毳毛生肉瘤此肉騮也杜有詩肉騮魂磊落錢動。

于闐花驄西河驄

黃山谷詩于闐花驄龍八尺看雲不受絡頭絲西河驄作蒲萄錦雙瞳夾鏡耳卓錐。

西蕃汗血馬

蔣之奇爲熙河帥西蕃有貢駿馬汗血者有司以非貢歲月留其馬于邊。

好頭赤

蘇軾題李伯時畫御馬好頭赤歌豈如廐馬好頭赤立仗歸來臥斜日。

出格馬

紹興七年五月廣右進出格馬十四上留其一餘付殿前司上曰馬之良者不必西北。

疫驗

程史宋開寶間九江戍校王成見病驗收秣之嗣寇李元礪犯潯泉成出戰死驗屹立不去悲鳴成側寇顧曰良馬取獻之元礪弟乘犯永新驗識我軍旗幟馳歸元弟就禽驗病傷不秣。

小騅

程史金主亮小馳名小將軍常所御亮忽夜夢騎應上帝召行覺雲霧勃鬱起馬歸間下如海濤洶湧既而見瘡遣內侍至廐視小將軍喘汗雨浹。

六蹄

方洲雜錄西域馬段九成所記松雪翁所圖六蹄此類也。

飛越峯

一統志貴州飛龍坑有靈物藏其下當春初夷人立柳坑畔擇牝馬繫之已而雲霧晦冥類有物與接其產必龍駒洪武四年于此獲正白色馬爲獻首高九尺長丈餘不可控馭詔典牧者囊沙使負行苑中乃駒時行夕月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踊雲一廢不動賜名飛越峯且命繪形藏焉學士宋濂爲贊。

龍馬

明永樂庚子冬十月山東諸城縣民崔友諒以龍馬來獻其色青蒼肉騮隱起背有奇文交互錯綜若龍鱗然赤鬣肉尾鱗鬣鳳臀敷腴潤澤狀甚奇異詢諸其民云所居之地有瀕海深不可測時有神物蜿蜒雲霧之中隱見潭上家有牝馬恆牧于茲忽一夕風雲驟作遂產此馬若有神異攜呵光彩照耀上燭霄漢遠邇嗟異咸曰此龍馬也宜聞于朝以彰天庥爲千萬世太平之光。

西域馬

方洲雜錄先朝西域貢馬高九尺頸與身等昂舉若鳳景泰末西域進白馬高如之頸亦類焉後足脛節間有二距毛中隱若鱗甲天順中復見之御馬監坊河道上俱不受縛馱不知日行幾何也。

馬記下

蒼龍赤騂白駱鐵驪

禮曰春駕蒼龍夏駕赤騂秋駕白駱冬駕鐵驪爾雅翼曰騂赤馬黑鬣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騂處其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騂中央用黃騮中央寓于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別也爾雅曰白馬黑鬣駱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廣雅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于黃白皆謂之駱說文曰馬深黑色驪馬赤黑色鐵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于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鐵魏書曹公列鐵騎五千爲十重陣。

南海駿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者其政頗平則南海輸以駿馬。

國馬田馬

考工記曰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輈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

駿

爾雅曰馬八尺爲駿駿即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尚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駿也校人云種馬一物駿馬一物戎即駿馬也種馬即龍馬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于此。

駿驗

爾雅曰枝歸駢善盤漣駿驗亦言馬而牛蹄。

惟騂駱首騂駒啓踦騽騂驎驒騱騽騱惟駭

爾雅。膝上皆白。惟騂。四骹皆白。駱。骹膝下也。四驎皆白。首。俗呼爲踏雪馬。前足皆白。騱。後足皆白。駒。前右足白。啓。左傳曰。啓服也。左白踦。前左脚白。後右足白。騽。左白。騂。後左脚白也。易曰。震爲騂足。驪馬白跨驎。驪黑色。跨牌間白。州驒。州竅尼本白。騱。尼林白。尾白。騽。供尾毛白。白逐素。縣。素鼻莖也。俗所謂浸盧。彼面顙皆白。惟驢。上騂音思。下騂音住。駱音情。騱音奚。駒音渠。踦音欺。騽音狼。騱音安。驢音忙。

駒駓駰騅騢

爾雅曰。驪白雜毛駒。今之花驄也。詩曰。乘乘馬。乘乘黃。乘乘駒。陰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華馬。陰白雜毛駰。陰淺黑。今之泥驄。詩曰。我馬維駰。蒼白雜毛騅。詩曰。有騅有駓。形白雜毛騢。卽今之豬白馬。形赤白馬黑唇駩。

鯛魚

一目曰鯛。二目曰魚。似魚目也。詩曰。有鱮有魚。

六駮玆白

爾雅翼曰。六駮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鋸牙虎爪。其音如鼓。喜食虎豹。蓋駮毛物既可觀。又似馬。故馬之色相類者以駮名之。子虛賦曰。楚王乃懲咮駮之駰。西京賦曰。六駮駮甚。吳都賦曰。蕃六駮駕乘也。蕃上馬之名也。一名玆白。周書王會篇曰。正北方義渠以玆白。玆白者若白馬。鋸牙食虎豹。卽此物也。古之名馬有曰六駮者。曰騊駼者。曰騰黃者。曰飛兎者。曰麒麟者。六駮者必其白身黑尾。如獸之六駮者也。騊駼者。必其白質黑文。如獸之騊駼者也。騰黃者必其縞身朱鬣。如獸之騰黃者也。飛兎者必其麤然而蒼者也。麒麟者必其粹然而黃者也。非馬之有六駮騊駼飛兎騰黃麒麟也。乃馬之似六駮騊駼騰黃飛兎麒麟也。駮音博。

飛鴻野麋娥鹿騊吾走狐桃騄金騎

廣雅曰。皆馬屬也。

驒騱驪

黃白驒詩曰。驒駮其馬。騱馬黃脊。驒馬黃脊驪。皆背脊毛黃。

駰驎騂騄

青驪駰今之鐵驄也。詩曰。駰彼乘駰。青驪驎騂。色有深淺。斑駮隱驎。今之連錢驄也。青驪紫鬣騂。禮記曰。周人黃馬紫鬣兩被毛。或云美毛鬣。駰音茵。驎音藺。

匹紬

家語。顏回望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馬之光景長一匹耳。

驪北馬

天文志。驥之北土。馬牧之所蕃庶。故天苑之象有駑。

雈馬冀

史記。巴蜀沃野。西近邛雈。有雈馬旄毛。

盐鴻

東方朔傳。騏驥騄耳。盐鴻華騮。天下良馬也。

騱爲馬

蜀志。馬鳴溪。昔土人鄭氏牧溪上。馬產龍駒。四蹄利爪。朱鬣赬尾。高七尺。振鬣長鳴。躍于水。故名。

國馬天下馬

莊子曰。吾相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者。若亡若失。若喪若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百八十歲

抱朴子曰。韓子治宮以地黃甘草哺五十歲馬。以生三駒。又百三十歲乃死。

騄駬玄駒裘驂

說文曰。馬一歲曰駒。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駬。高六尺曰騄。七尺曰駿。八尺曰龍。爾雅翼曰。騄宜於牧。故釋獸稱騄牝驪牡玄駒裘驂。蓋言以騄爲牝。以驪爲牡。而生玄駒則爲裘驂也。騄裘良馬名。裘驂取名于此。詩稱衛文公乘心塞淵。騋牝三千。

紫鶴

文選。將使紫紫鶴衡。紫鶴駿馬名。

飛燕天驥

張景陽七命。駕紅陽之飛燕。又曰。天驥之態。超越逸羣。

騏雄

劉琬馬賦曰。吾有駿馬。名曰騏雄。龍頭烏目。麟腹虎胸。尾如雪彗。耳如插筒。

九龍

玉海。景德中。郡牧判官王叔晦上言。九龍十駒之名稱。

駿馬天下之馬

相馬經曰。前視見目。旁視見腹。後視見足。駿馬也。毛束皮。皮束筋。筋束肉。肉束骨。五者兼備。天下之馬也。

雈鐵

馬經。駿馬之別。七曰雈鐵。

虎文馬

山海經。一臂國有青馬。虎文一目而一耳。

滑水馬

山海經曰滑水中多生馬而文臂牛毛其音如呼。

騄馬

寰宇記電白海中出騄馬似馬而牛尾。

頗梨馬

吐火羅國頗梨山南崖火中有神馬國人每牧牝馬于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

銅父

地境圖曰銅父之精皆爲馬。

龍孫

酉府續編青海之傍馬多龍種號龍孫。

如龍

洞冥記須彌國有馬如龍騰雲逐日兩足倚行蹤形于空中惟聞聲耳。

小馬

洞冥記曰畢勒國有小馬如駒日行千里毛垂至地東王公常騎此馬朝發陽池夕飲虞淵一日一夕往返七八度亦良馬也長于空中自放則風飛之或東或西。

駒駿

異聞錄鮑生謂韋生曰春生獲駒駿數匹龍形鳳頸兎脛鹿腹。

紫叱撥

異聞錄韋生好乘駿馬游行四方鮑生以女妓善四絃者換紫叱撥。

雙脊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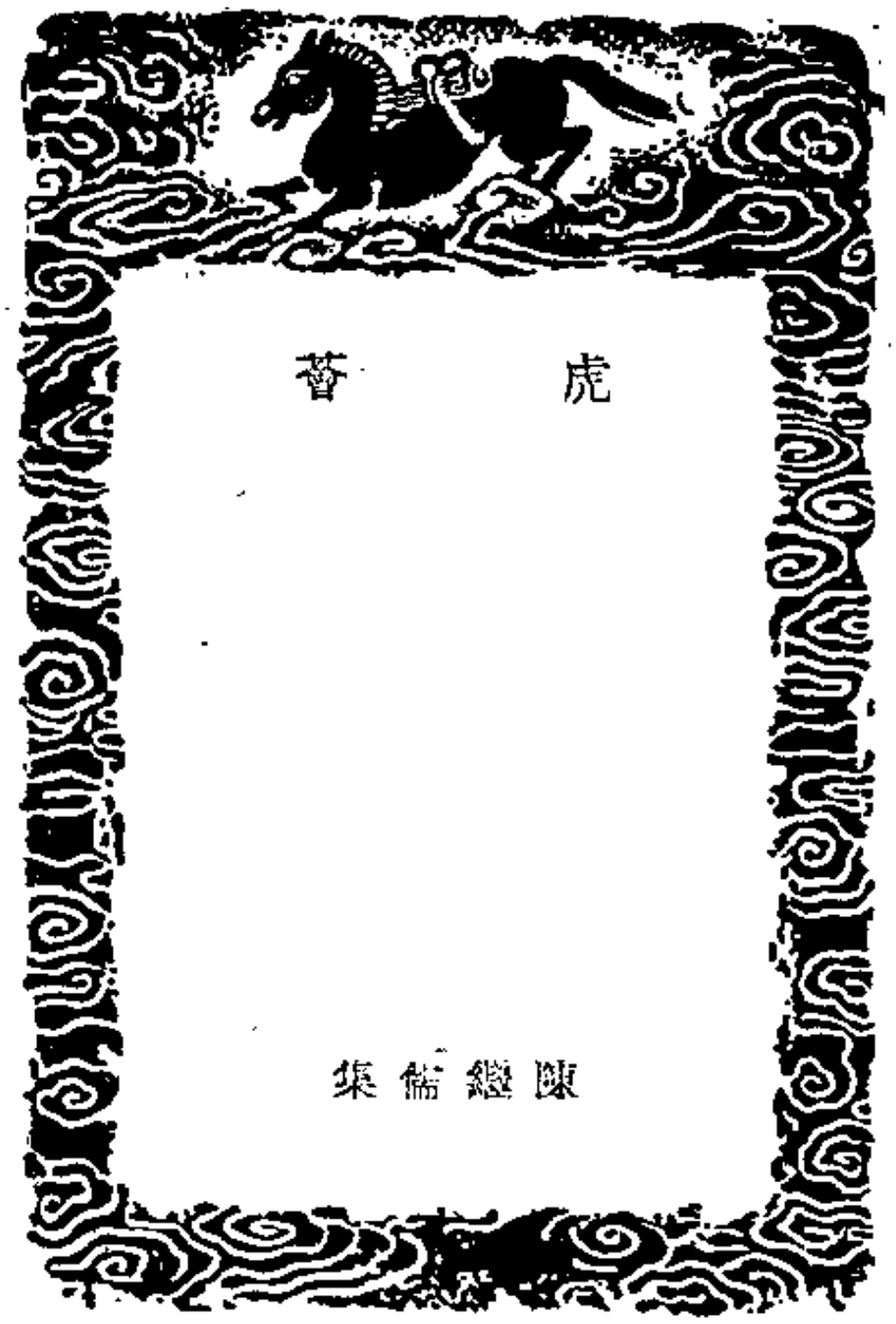
一統志肇慶瀧水出果下馬駿者有雙脊健而能行。

西河龍馬金龍池馬瀘川龍馬峨眉池龍馬嶓塚淵龍馬

一統志龍馬泉在西和縣每春夜牝馬飲泉自然懷駒初無毛色以氈裹之經數月生毛不三歲與大宛馬同又金龍池在馬邑縣後魏時池有二龍化馬一驪一黃遇天陰晦輒出民間牝馬遇之生駒神駿或有角如鹿茸然又唐王昌遇落魄仙授以道術歸呼馬逢之瞬息至家馬化爲龍入瀘川澤中又峨眉縣昔有一馬馳走如飛村民援捕傷足投之池中一夕雷雨大作劈山而去又嶓塚有神馬山下有淵池神馬所生昔人嘗于此得馬頭高三尺。

竹批

房兵曹胡馬詩云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輕舊說相馬者耳欲如劈竹睛欲如懸鈴此竹批之義也。



虎菑序

余丁酉六月二十三日始困瘧。垂戊戌之六月二十二日而瘧良已。蓋首尾屈指凡一期焉。先是百穀王丈訪余於寶顏堂。授以虎苑。可以辟瘧。讀之而魘鬼如故。然其書所徵不及百事。余乃搜諸逸籍。及山林湖海之故聞。著撮成卷。題曰虎菑。昔范文穆榜其軒爲說虎。余嘗笑此老何所專嗜。而獨壑癖好談不休。客曰。虎不足談。而仙釋可以馴虎。循良可以驅虎。孝義可以格虎。猛悍可以殺虎。虎不足談。而其人故多識喜怪者之所不廢也。乃書而命典籤者藏之。

陳繼儒撰

虎菑卷之一

華亭 陳繼儒 集

虎大寒之日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咆哮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岩坐倚木而死。終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

秦昭襄王時。白虎爲害。自秦蜀巴漢患之。昭王乃重募國中有能殺虎者。邑萬家。金帛購之。於是夷朐脛仲樂何謝虎秦精等。乃坐白竹弩如高樓上。射白虎中頭三節。白虎常從羣虎。瞋恚靈搏殺羣虎。大吼而死。昭王嘉之曰。虎歷四郡。害千二百人。一朝患除。功莫大焉。欲如要且嫌其夷人。乃刻石爲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併。傷人不論。殺人顧死。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

狻麑如虦貓。食虎豹。卽獅子也。蓋虎斑色。謂之虦貓。而西域傳註稱獅子似虎。正黃而有頰。尾端毛大如斗。又詩稱韓土之樂。有貓有虎。周書記武王之狩。禽虎二十有二。貓二。則是虎之類也。穆天子傳狻麑日走五百里。其爲物最猛。虎豹猶畏之。

宗正卿李可大常至滄州。州之饒安縣有人野行。爲虎所逐。既及。仰其左手視之。有大竹刺貫其臂。虎俯伏貼耳。若請去之者。其人爲拔之。虎甚悅。宛轉搖尾。隨其人至家。乃去。是夜投一鹿於庭。如此歲餘。投野豕。曆月月不絕。或野外逢之。則隨行。其人家漸豐。因潔其衣服。虎後見故服不識。遂嚙殺之。家人收葬已。虎復來。其家母罵之曰。吾子爲汝去刺。不知報德。反見殺傷。今更來吾舍。豈不愧乎。虎奮慚而出。然數日

常傍其人既不見。後知其悞殺。乃號呼甚悲。因入至庭前。奮躍折脊而死。見者咸異之。

蠻族爲不其令。戶人皆爲虎害。迺設阱擒之。生獲二虎。桉咒曰。天生萬物。惟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傷人抵罪。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一虎閉目如懼狀。卽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漢景帝好遊獵。見虎不便得之。乃爲珍饌祭所見之虎。帝乃夢虎曰。爾祭我。欲得我牙皮耶。我自殺。從汝取之。明日帝入山。果見此虎死在祭所。乃命網取牙皮。餘肉復化爲虎焉。

虎嘗傷人者。耳輒有缺若鋸。

龍湖普圓禪師。僖宗第三子也。入山墾種。後谷口之人相謂曰。僧入山經今不出。必爲虎所啖。往視之。見茅廬一所。行者數人。指呼百諾。而重岡複嶺。榮已青矣。蓋耕地播種者乃山神所役。行者乃虎也。

秦嗣夏禮祼用雞彝鳥彝。冬蒸祼用斝彝黃彝。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祼用虎彝蜼彝。

開元末。渝州多虎暴。設機穽恒失其猪。月夕人有登樹候望。見一假鬼如七八歲小兒。無衣輕行。通身碧色。來發其機。及過。人又下樹正之。須臾一虎來。如陷機所中死。久之小兒行哭而返。因入虎口。及明開視。有碧石大如雞子在喉中。

波斯國其人矮小極黑。以金花布殺身。無城郭。王以虎皮蒙勢。出則乘軟兜。或騎象。

吉陽治在涪州南。泝黔江三十里得之。有寺像設古碑猶在。物業甚多。人莫敢犯。涪州裨將閻庭雍妹因過化中。盜取常取物。因卽迷路。數日之內身變爲虎。其前足之上銀鐶金釧。宛然猶存。每見鄉人隔村與語云。我盜化中之物。變身如此。求見其母。託人爲言之。母畏之不敢往。虎來往郭外。經年漸去。

古者胎教。欲見虎豹勇擊之物。虎子纔生三日。卽有食牛之氣。其不能搏噬者。輒殺之。爲墮武也。

魏世祖時有獻虎者。問虎何食。曰食肉。詔曰。下民髮精糠。何忍以肉飼虎。命虎賁射殺之。

劉陵爲長沙安成長。先時多虎。百姓患之。皆徙他縣。陵之官。修德政。踰月虎皆出境。百姓復還。

海陵人王太者。與其徒十五六人野行。忽逢一虎當路。其徒相云。十五六人。決不盡死。當各出一衣以試之。至太衣吼而隈者數四。海陵多虎。行者悉持大棒。太選一棒。脫衣獨立。謂十四人卿宜速去。料其已遠。乃持棒直前擊虎中耳。故悶倒。蘇復起去。太背走惶懼。不得故道。但草中行可十餘里。有一神廟。宿於梁上。其夕月明。夜後聞草中虎行。尋而虎至廟庭。跳躍跳變成男子。衣冠甚麗。堂中有人問云。今夕何爾蹶悴。神曰。猝遇一人。不意勁勇。中其健棒。困極迫死。言訖入坐上木形中。忽舉頭見太。問是何客。太懼墮地。具陳始末。神云。汝業爲所食。然後十餘日方可死。我取爾早。故中爾棒。今以相遇。理當佑之。後數日宜持猪來。以己血塗之。指庭中大樹可繫此下。速上樹當免。太後如言。神從堂中面出。爲虎。勁躍太高不可得。乃俯食猪畢。入堂爲人形。太下樹再拜。乃還。爾後更無患。

漢書儀乘輿帶七尺斬蛇劍。履虎尾絇履。

神僖爲鄱令。常有虎害人。僖令設檻得二虎。僖曰。害人者低頭。一虎低頭。僖取一虎放之。自是猛獸皆出

境。吏目之爲神君。

貙虎一物也。以色別之。則黃質黑章者無異名。斑毛者謂之貙。毛白者謂之貔。黑者謂之貙。此物同而別者也。貙亦有斑。但以淺色爲質。深色而章耳。海內東北經幽都之山。黑水出焉。其上有黑鳥黑蛇黑豹黑虎黑狐蓬尾。此貙之所聚。而孟山之獸多白狼白虎白雉白翟。兩山之間而鳥獸各以其毛色相從。理之不可曉者。然貙尤猛。今野人言三虎之別。黃虎竊人羊豕。多方窺伺得之。黑虎所見無所不取。白虎坐食而已。不甚搏殺。或云黃是其幼弱者。黑適壯。白者則老矣。此亦理之近者也。郭氏稱晉永嘉中秭歸縣檻黑虎。狀如小虎而黑色深者爲斑。此豈得其小者爾。未可全據也。

荊州有人山行。忽遇假鬼。以虎皮冒己。因化爲虎。受假鬼指揮。凡三四年。搏食人畜。及諸野獸。不可勝數。身雖虎而心不願。無如之何。所求卽爲欲食人。爲狀獸身。後假引虎經一寺門過。因遽走入寺廊。伏庑僧房下。道人驚怒。以白有德者。時有禪師能伏諸橫獸。因至虎所。頓錫問弟子何所求耶。虎弭耳流涕。禪師手巾繫頸。還本房。恒以衆生食及他味哺之。半年毛落變人形。具說始末。二年不敢離寺。後暫出門。忽復遇假以皮冒己。遽走入寺。皮及其腰下。遂復成虎。駕志誦經。歲餘方變。自爾不敢出寺門。竟至死。

楊香。楊豐女也。隨父刈稻。豐爲虎所噬。香年纔十四。身無寸兵。遽搤虎頸。虎奔逸。得免。太守孟肇之上其事。詔旌門閭。

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生。

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忽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故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長。

魏文帝將受禪。郡國奏白虎二十七見。

海內西北經曰。窮奇狀如虎有翼。食之從首始。在蜪犬北。又東北經曰。邽山上有獸狀如蝟毛。名曰窮奇。註云。或云似虎。蝟毛有翼。海上所謂窮奇者。千歲聰耳。虎一名神狗也。

漢齊儀銅虎符發兵。長六寸。竹使符出入徵發。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張安云。銅取其同心也。呂后之前年。齊王中尉紿齊相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東萊曰。文帝以前蓋有虎符矣。此謂初作者。豈非用銅於此始乎。

鱘魚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之狀。今虎食人後。亦復肉醉。蓋其類也。土人伺其醉殺之。

長沙有民常作檻捕虎。忽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因問其故。亭長怒曰。昨被縣召。悞入此中耳。於是出之。乃化爲虎而去。

景定間。鄂州村民一姊一弟偕樵。常日姊樵歸。弟樵闕薪。爲母。一日負薪歸。虎逐弟登木。爪其裾。姊拳虎尾呼曰。虎食我。無食弟。弟死母誰養。虎回視。留之而去。

古旂旗旗費升龍降龍亦二。畫朱雀與隼亦二。畫熊與虎亦二。天地之間。無獨必有對。嗅二鼻孔二耳竅二口之食喉氣喉二。小腸爲心之腑。大腸爲肺之腑。膽爲肝之腑。胃爲脾之腑。膀胱爲腎之腑。而腎分其

一爲命門。故曰五臟六腑。

山獔一名山羷。一名山獠。永嘉郡記作山魅。一名山駱。一名蛟。一名溜肉。一名黐肉。一名蟲。飛龍。如鳩背色。其大如五斗器。飾以土堊。赤白相間。狀若射侯。犯者能役虎害人。

嚴猛婦出採薪。爲虎所害。亡後猛行至蒿中。忽見婦云。君今日行。必遭不善。我當相免也。既而俱前。忽逢一虎。跳梁向猛。婦舉手指麾。狀如遮護。須臾有一胡人荷戟而過。婦因指之。虎卽擊胡。猛得免也。猛昏時會稽人。

王暉種黃精。虎爲之耕。豹爲之耘。出入亦乘虎豹。具韉轡。行鞭策。如乘馬。

西域進方圓二美玉。尹祁玄解曰。此龍虎玉也。圓生於水。龍寶之。方生於山。虎寶之。詢使人。果得之漁獵者。

淳浦人勤自勵者。以天寶末充健兒。隨軍安南。及擊吐蕃。十年不還。自勵妻林氏爲父母奪志。將改嫁同縣陳氏。其婚夕而自勵還。父母俱言其婦重嫁始末。自勵聞之不勝忿怒。宅去家十餘里。常破吐蕃得利劍。會日暮。因仗劍而行。以詣林氏家。八九里。屬暮雨天晦。進退不可。忽而電明。見道左大樹有旁孔。自勵避雨孔中。有三虎子。自勵並殺之。久之。大虎將一物內孔中。須臾復去。自勵聞其人呻吟。徑前捫之。卽婦人也。自勵問其爲誰。婦人云。己是鄰家女。先嫁勤自勵爲妻。自勵從軍未還。父母無狀。見逼改嫁六合和戎。以今夕成親。我心念苦。不能再見。適持手巾宅後桑林自縊。爲虎所取。幸而遇君。今猶未損。倘能相救。當有後報。自勵謂曰。我卽自勵也。曉還至舍。父母言君適人。故仗劍而來相訪。何期於此相遇。乃相持而泣。頃之虎至。初大吼叫。然後倒入孔。自勵以劍揮之。虎腰中斷。有一虎故未敢出。尋而月明。後虎亦至。視其偶斃。吼叫愈甚。自爾後倒入。又爲自勵所殺。乃負妻還家。今尚無恙。

竺曇猷赤城山石室坐禪。有羣虎蹲於前。猷因誦經。一虎獨睡。猷以如意扣其頭云。何不聽經。經畢而虎皆去。

抱朴子曰。羅衛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牛善角虎。環其首外觸。則虎雖猛。巧不能制也。

前有水則載苛旌。卽旗之類。禮家謂以施揭幡。畫三青龍雀於上。知水也。前有盧埃則載鳴鳶。畫三鳶於幡。鳶知風。盧埃風所爲也。前有車騎則載飛鴻。畫三鴻於幡。鴻有行列。警衆使知備也。前有士師則載虎皮。以旌曬。眞虎。兵衆將接。則當如虎之威猛以敵之也。前有勢獸。則載麤獸皮以警衆。獸之尤勢者可以相服。猶柳子厚熊說也。

利貞賣飯人。其子之婦山園採菜。爲虎所取。經十二載而後還。自說入深山石窟中。本謂遇食。久之相與親處。窟中都有四虎。妻婦人者最老老虎。恒持麋鹿等肉還以哺妻。或時含水吐其口中。婦人欲出。輒爲所怒。驅以入窟。積六七年後。數歲漸失餘虎。老者獨在。其虎自有婦人來常外宿。後一日忽夜還。婦人心怪之。欲出而不敢。如是又一日。乃徐出窟行數十步。不復見虎。乃極力行五六里。聞山中伐木聲。徑往就之。伐木人謂是鬼魅。以礫石投之。婦人大言其故。乃相率詣問。婦人云。己是某家新婦。諸人亦有是鄰里

者。先知婦人爲虎所取。衆人方信之。鄰人因脫衣被之。將還。會其夫已死。翁姥憫而收養之。婦人亦悲戀之精神。恆爲往來之所狎。劉全白親見婦人說其事云。

渠搜國有犬名曰貝犬。一名露犬。高三尺。能飛食虎豹。

虎搏兎。先於四圍遶溺。兎不能出。坐受其搏。

於魋於檡伯郁李父山君虎也。毛淺者謂之虓貓。有角者謂之委虒。大而長尾曰酋耳。長尾而五采曰騶吾。九尾而人面曰開明。虎而翼曰辟奇。虎而人面曰馬復。青虎謂之羅維。

晉孝武太元五年。譙郡譙縣袁雙家貧客作。暮還家。道逢一女。年十五六。姿容端正。卽與雙爲婦。五六年後。家資甚豐。後生二男。至十歲。家乃巨富。後里有新死者葬埋。婦往墓所。脫衣及脫鈿掛樹。便變形作虎。發塚曳棺出墓外。取死人食之。食飽之後。還變作人。有見之者。語其壻。壻婦非人。恐將相害。雙聞之不信。如此經時。復有死者輒復如此。人後將其壻共看。遂見此事。後乃越縣過城還食死人。驢鳴亦能駭虎。顧久習其技。則殺之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唇。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害無謂。且生未誌虎。乃命工圖形戲聲之。便患手腫而崩。

穀似鼠而大。似豹而小。犬尾。腰以上黃。腰以後黑。小者名曰背腰。亦能食虎。

破獍食父。破獍如貓者而虎眼。一曰獍如虎豹而小。始生還食其母。故曰梟獍。

荊州有一商賈。殷姓。趙名倜。多南泛江湖。忽經歲餘未歸。有一人先至其家。報趙倜妻云。趙倜物貨俱沒於湖中。倜僅免一死。甚貧乏在路。卽當至矣。其妻驚哭不已。後三日有一人一如趙倜儀貌。來及門外。大哭。其妻還引入家內。問其故。安存。經百餘日。欲再商販。謂趙倜妻曰。我慣爲商在外。在家不樂。我心只野。勿以我不顧戀。當容我卻出投交友。餓而倜益貨物自遠而至。及人門。其妻反乃驚疑。走出以投鄰家。其趙倜良久問其故。知其事。遂令人喚其人。其人至。既見趙倜。奔突南走。趙倜與同伴十餘人共趁之。直入南山。其人回顧謂倜曰。我通靈虎也。勿逐我。我必傷爾。靈。遂躍身化爲一赤虎。吼叫而去。

周象好獵。爲汾陽令。夢乳虎相逼。驚寤。得疾。僧海宿過其門。謂鄰父曰。此有妖氣。當爲禳之。象聞召僧。僧使劍禹步誦咒。入門直至寢所。遶牀數匝。叱之。忽聞牀下虎吼。家人奔駭。象不覺投牀下死。僧命水噀之。須臾如故。

玉灑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明以武猛衛主如此。

蠶之狀。喙喟喟類馬。色斑斑似虎。

土蠶本草謂之蠱蟲。俗呼蚌虎。蚌者蜃蠏也。此物氣能蠱蠱。令蠱蟲死。故曰蚌虎。

晉義熙四年。東陽郡太末縣吳道宗少失父。與母居。未娶婦。一日道宗他適。鄰人聞屋中碎磕之聲。闚不見其母。但有烏斑虎在屋中。鄰人恐虎食道宗母。遽鳴鼓會里人共救之。圍宅突進。不見有虎。但見其母

語如平常。不解其意。兒還。母語之曰。其非見追。當有變化事。後一月忽失母。縣界內虎災屢起。皆云烏斑虎。百姓患之。發卒格之。殺數人。後人射虎箭當臍。並戟刺中其腹。然不能即死。經數日後。虎還其家。故牀上。不能復人形。伏牀上而死。其兒號泣如葬其母法焉。朝夕以哭隨之。

唐子西語錄曰。惠州有潭。虎飲水其上。蛟尾而食之。故東坡詩曰。潛鱗有鐵蛟。掉尾取渴虎。

虎五指爲貙。

大德中。荊南九人山行。避雨入土洞中。虎來踞洞口。覷吡吡。八人密議排一人。急者出喫虎。虎當去。虎得人銜。置他所。坐如故。須臾洞崩。八人死。愚者甦生。

周義者鄭人也。性倜儻。好急人之患難。忽有一人年可弱冠。已未衣。故錦衣。策杖而詣周義。謂義曰。我是孟州使君之子也。偶出獵於郊垧。既獲兎後。其鷹犬與所從我十餘少年。與所乘馬皆無故而死。我亦有一流矢。不知自何至。傷我右足。我是以不敢返歸。恐少年家父母不捨我。今聞君急人之患難。故特來投君。幸且容我。我他日必厚報君之恩也。義遂藏之於家。經百餘日。義既不聞孟州有此事。乃夜與少年對酌。問之曰。君子始投我。言是使君之子。因出獵有損傷。不敢返歸。今何不傳聞此事。我疑君子。君子必以實告我。我必無二。少年沉吟移時。方起拜而言曰。我始設此異詞。蓋欲憫念納我。今若必問我實。我不敢更設詐也。君當不移急人之心。我即以實告君。義曰。我終無二。但言之。少年曰。我孟州境內虎也。傷人多矣。刺史發州兵搜求我。欲殺我。聞君廣義。因變形質以投君。君憐恤我。待之如賓。但我以暫報君之恩不忘。今夜既言誠實事。我不可住。遂叫吼數聲。化爲一虎。走去。後月餘。夜有一少年踰垣入義家。拋下一金枕。高聲告周義。我是昔受恩人也。今將此枕答君之惠。言訖。復化一虎去。

婁氏新書曰。虎豹無事。行步若將不勝其軀。應在桑烏間若睡。然故稽怒而全鬬生焉。

南詔國呼虎爲波盧。

沈佺期書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曰向聞南山虎嘯。俄而使至。

松陽人入山採薪。會暮。爲二虎所圍。遂得上樹。樹不甚高。二虎迭躍之。終不能及。忽相語云。若得朱都事。必捷。留一虎守之。一虎乃去。俄而又一虎細長善攀。時夜月正明。備見所以。小虎頻躍。乃人也。衣其衣。刀猶在腰下。伺其復攀。因以刀砍之。斷其前爪。大吼相隨。乃去。至明人始得還。會村人相問。因說其事。村人云。今縣東有朱都事候之。得無是乎。數人同往問訊。答曰。昨夜曾出傷手。今見頓臥。乃驗其真虎矣。遂以白縣令。命率吏持刀圍其所而燒之。朱都事忽起。奮迅成虎。突人而出。不知所之。

李廣在北平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射之中石。飲羽。視之石也。明日更射不復入。

元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臣李彧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試之。於是詔近山郡縣捕虎以進。東郡山陽並進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目不敢仰視。

南岳思大禪師有二虎。引師登嶺。跑地哮吼。泉水流迸。今虎跑泉是也。

彭殤吉州人。才辯滑稽。無與爲對。未第時嘗謁南豐宰。而宰不喜士。平居未嘗展禮。一夕虎入縣廨。所畜羊。棄殘而去。宰即以會客。彭亦預召。翼日彭獻詩謝之曰。昨夜黃斑入縣來。分明蹤跡印苔苔。幾多道德馴難去。些子猪羊引便來。令尹聲聲言有禍。錄公口口道無災。思量也解開東閣。留得頭顱愧秀才。南方謂押司錄事爲錄公。覽者無不絕倒。

近世有一人寓居南陽山。忽患熱疾。旬日不瘳。時夏夜月明。暫於庭前偃息。忽聞扣門聲。審聽之。忽如睡夢。家人即無聞者。但於恍惚中自起看之。隔門有一人云。君合成虎。今有文牒。此人驚異。不覺引手受之。見送牒者手是虎爪。留牒而去。開牒視之。排印於空紙耳。心甚惡之。發牒席下。復寢。明旦少異。與家人言之。取牒猶在。密以爲怪。疾似愈。忽憶出門散道。遂策杖閒步。諸子無從者。行一里餘。山下有澗。沿澗徐步。忽於水中自見其頭已變爲虎。又觀手足皆虎矣。而甚分明。自度歸家必多爲妻兒所驚。但懷憤恥。緣路入山。經一日餘。家人莫知所往。四散尋覓。比鄰皆謂虎狼所食矣。一家號哭而已。此人爲虎。入山兩日。覺飢餒。忽於水邊躑躅。見水中科斗虫數升。自念常聞虎亦食泥。遂掬食之。殊覺有味。又復徐行。見一兎。遂擒之。應時而獲。即噉之。覺身輕轉彊。壑於榛莽中伏。晚即出行求食。亦數得麋兎等。遂轉爲害物之心。忽尋樹上見採桑婦人。草間窺之。又私度吾聞虎食人。試擬之果獲焉。食之甚美。常近小路伺接行人。日暮有一荷柴人過。即欲捕之。忽聞後有人云。莫取莫取。驚顧見一老人黯眉皓白。知是神人。此人雖變。然心猶思家。遂哀告。老人曰。汝曾爲天神所使作此身。若殺負薪者。永不變矣。汝明日合食一王評事。後當爲人。言訖不見。此老人。此虎又尋草潛行。至明日日晚。近官路伺候。忽聽鈴聲。於草間匿。又聞空中人曰。此誰角馱。空中答曰。王評事角馱。又問王評事何在。答曰。在郭外。縣官相送。飯會方散。此虎即之。沿路伺之。一更已後。時有微月。聞人馬行聲。空中又曰。王評事來也。須臾見一人朱衣乘馬。半醉。可四十餘。亦有導從數人。相去猶遠。遂以馬上擒之。曳入深榛食之。其從迸散而走。食訖。心稍醒。卻憶歸路。去家百里餘。來尋山御歸。又至澗邊。卻照其身。已爲人矣。遂歸其家。家人驚怪。失之已七八月日矣。言語頗倒。似沉醉人。漸稍進粥食。月餘平復。後五六年遊陳許。長葛縣時。縣令席上坐客約三十餘人。主人因話人變化之事。遂云牛哀之類。多爲妄說。此人遂以己之事以明變化之不妄。主人驚異。乃王評事之子也。自說先父爲虎所殺。今既逢讐。當殺虎矣。既知其實官。勉免罪焉。

樞星散而爲虎。

歷陽謝允字道通。少爲賊所掠。爲奴於蔣鳳家。常於山中。見穿中虎機。因出之。後詣縣自白。令長不爲申理。考訊無不至。允夜夢人曰。此中易入難出。汝自有慈惠。當相拯拔。覺見一少年。通身黃衣。遙在柵外與允語。獄吏以告令長。令長由是不敢陵辱。既遇。乃上武當山。時庾公亮聞而愍之。給以資屨。遂於襄陽見道士曰。吾師戴先生。孟威又君子。常言有士者與之俱來。得非爾耶。隨入山。奮三日。遇見之。乃昔日所夢人也。問允復見黃童否。賜以神藥三丸。服之不飢渴。無所思欲。先生亦無常處。時有辭瑞紫雲蔭其上。芬馥之氣溢於山谷。

虎舌大於掌。

李禹有勇。帝使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禹以劍斫絕繩欲刺虎。上壯之。

鳳翔府李將軍者。爲虎所取。蹲據其上。李頻呼大王乞一生命。虎乃垂耳如喜。須臾負李行十餘里。投其窟中。二三子見人喜躍。虎於窟中俯視之方去。其後入窟。恒分所得之肉及李。積十餘日。子大如大虎。悉能陸梁。乳虎因負出窟。至第三子。李恐去盡則己死窟中。乃因抱之云。大王獨不相引。虎因垂尾。李持之遂得出窟。李復云。幸以相佑。豈不送至某家。又負李至所取處而訣。每三日至李舍如相看。經三十日。前後五六度。村人懼怕。其後又來。李遂白云。大王相善甚。然村人大懼。更願不來。經月餘復一來。自爾乃絕焉。

虎一生一乳。一乳必雙。

虎丘初名海湧。吳王闔閭葬其下。發卒六十萬人治之。葬三日。白虎蹲其上。因名。

虎苛卷之二

清源人陳褒。隱居別業。臨窗夜坐。外即曠野。忽聞有人馬聲。視之見婦人騎虎自窗下過。徑自西屋內壁下。先有一婢臥。婦人即取細竹枝從壁隙中刺之。婢忽腹痛。開戶去如廁。褒方駭愕未及言。始婢出。已爲虎所搏。遽救之僅免。鄉人云村中恒有此怪。所謂鬼虎也。

彭城劉廣雅以太元元年爲京府佐。被使過路經竹里亭。多虎。劉防衛甚至。牛馬繫於前。手戟布於地上。宵中士庶同睡。虎乘間跳入。獨取劉而去。

長廣中。處士馬拯馬沼約遊衡山。拯先至。見龐眉僧舉動樸野。遲迎歡甚。倩拯僕隨下山市鹽酪。俄頃沼至。云山下見虎食人訖化爲僧。拯詢知是己僕。方駭顧僧亦來。口血尚殷。二人給僧云。井有怪物。因共窺井。推僧墜井中。乃虎也。下石厭殺之。急趨歸。日已暝。見獵者張機道旁。召二人宿棚上。曰。虎方暴。不可歸。二人從之。薄暮猛虎觸機。矢貫心死。忽見僧道男女舉羣至號哭云。殺我禪師。讐未復。復殺我將軍耶。二人叱之曰。爾倀無知。生爲虎食。死爲虎役。今幸虎死。又哀哭之。何故哉。於是詰倀奔散。終不知禪師將軍者虎也。

唐名虎曰武。諱高祖父名也。

涪陵里正范端者。爲性幹了。州縣尤任使。久之化爲虎。村鄰苦之。遂以白縣云。恒引外虎入村。盜食牛畜。

縣令云。此相惡之詞。天下豈有如此事。遂召端問。對如令言。久之有虎夜入倉內盜肉。遇隱不得出。更遞圍之。虎傷數人。逸者老又以爲言。縣令嚴詰端所由。端乃具伏云。常思生肉。不能自致。夜中嘗出於東家欄內。竊食一猪。覺有滋味。是故見人肥者便欲噉之。但苦無伍耳。夜每東西求覓。得二虎見隨。所有得者皆共分之。亦不知身之將變。然察其舉措如醉也。縣令以理喻遣之。是夜端去。凡數日而歸。衣服如故。家居三四日。昏後野虎輒來村外鳴吼。村人恐懼。又欲殺之。其母告喻去之。端垂涕辭母而行。數日或見三虎。其一者後左足是靴。端母乃徧求於山谷復見之。母號哭。二虎走去。有靴者獨留。前就之。虎俯伏閉目。乃爲脫靴。猶是人足。母持之而去。是後鄉人頻見。或呼范里公。二虎驚走。一虎回視。有似悲愴。自是不知所之。

華玉云。有角之虎曰虒。能行水中。

晉豫章郡吏易拔。義熙中受番還家。違道不返。郡遣追。見拔言語如常。亦爲施設。使者催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色。便豎一足。徑出門去。家先依山爲居。至麓即變成三足大虎。豎腳即成其尾。

建炎間。荆南多虎。郭外人多移家入城避虎。張四者。移未畢而虎至。急竄於梁。虎升堂蛻皮。化爲丈夫。出門尋張。張下取皮置梁上。虎遂失皮甚窘。探懷中丹符。陳於地曰。吾奉天符取若等。姓名都除。惟若在耳。能還我皮。當捨若。張曰。除我名。還汝皮。虎出筆除之。張擲皮下。虎蒙皮復故形。咆哮大躍。張震駭幾斃。虎去。明日六十里外雷震殺虎。

梁衡山侯蕭泰爲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村告乞還。誤落檻中。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

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發蹤搏人。人有勇不爲之動。虎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

有石井崖。初爲里正。不之好也。遂服備號。嘗生。因向郭買衣。至一溪。溪南石有一道士。衣朱衣。有二童子侍側。道士曰。我明日日中。得嘗生石蜜。崖充食。天符已下。可令除出去。刀杖勿有損傷。二童子曰。去訖。石井崖見道士。道士不登。見石井崖。井崖即此言。蕭縣。行至店宿。留連數宿。忽有軍人來問嘗生。莫携軍器去否。嘗生素聞道士言。乃出刀拔鎗。頭懷中藏之。軍人將刀去。嘗生盤桓未去。店人逐之。嘗生不得已。遂以竹盛卻。鎗頭而行。至路口見一虎。當路。徑前齧取嘗生。嘗生遂以刀刺。適中其心。遂斃。二童審觀虎死。乃謳歌喜躍。

侯鯖錄云。虎變爲人。惟尾不化。須爲焚除。乃得成人。

梁末始興人黃乾。有妹小珠。聘同縣人李蕭。小珠共嫂入山採木實。過神廟。而小珠在廟戀慕不肯歸。及將還。復獨走上廟。見人即入草中。乾妻來告蕭。蕭以爲更有他意。蕭被縣召將一伴夜。還值風雨。見廟屋有火。二人向火炙衣。見神床上故衣。少間聞外有行聲。二人恒怖。入神床屏風後。須臾。見一虎振尾奮迅。直至火邊。自脫牙爪卷皮置床上。著衣向火坐。蕭看乃小珠也。蕭徑抱小珠。共語不應。明日將歸。送向乾

家。乃閉置一室。餧生肉則接食之。其欸恒看守之。惟祝豬少日又成虎。村人乃將弓弩上舍發屋射殺之。明年有虎暴。百姓白日閉門。太守熊甚表以聞之。

二廣俗好於門畫虎頭。書聻字。

寘陵間多鷙獸。州有採捕將散。設檻穽取之。以爲職業。忽一日報官言昨夜檻發。請主帥移廚。命賓席將校往臨之。至則虎在深穽中。官寮宅院。民間婦女。皆設幄幕而看之。其獵人先造一大枷。仍具釘鐵四角。系紅施於穽中。卽徐徐以土塡之。鷙獸漸出。則戚而釘之。四面以索趍之而行。看者隨而笑之。此物若不設機械。因而取之。則千夫之力。百夫之勇。曷以制之。勢窮力竭而取之。則如牽羊曳犬。雖有鐵牙利爪。焉能害人哉。夫欲制强敵者。亦當如是乎。

建安山中種粟。人皆構棚高樹防虎。一人升棚。見一虎垂頭榻耳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稍小。躡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息。明日往視。其虎過食殆盡。但存少骨。

隴西李徵。皇族子。家於虢略。徵少博學。善屬文。弱冠從州府貢焉。時號名士。天寶十五年春。於尚書右丞楊浚同登進士第。後數年調選補尉江南。徵性疎逸。恃才踞傲。不能屈跡卑僚。嘗鬱鬱不樂。每同舍會旣酣。顧謂其羣官曰。生乃與君等爲伍耶。其僚友咸目之。及謝秩。則退歸閉關。不與人通者近歲餘。後迫以衣食。乃東遊吳楚間。其欲於郡國長吏。吳楚人聞其聲固久矣。及至皆開館以俟之。留宴遊極歡。將去悉厚餽以實其囊橐。徵在吳楚且周歲。所獲饋遺甚多。西歸虢略。未至舍。於汝墳逆旅中。忽被疾發狂。鞭捶僕者。僕者不勝其苦。如是旬餘。疾益甚。無何夜狂走。莫知其所適。家僮跡其去而伺之。盡一月而徵竟

不廻。於是僕者驅其乘馬。挈其囊橐而遠遁去。至明年。陳郡袁傪以監察御史奉詔使嶺南。乘傳至商于界。晨將去。其驛吏白曰。道有虎暴而食人。故途於此者。非晝而莫敢進。今尚早。願且駐車。固不可前。傪怒曰。我天子使。後騎極多。山澤之獸。能爲害耶。遂命駕去。行未盡一里。果有虎自草中突而出。傪驚甚。俄而虎匿身草中。人聲而言曰。異乎哉。幾傷我故人也。傪聆其音似李徵者。傪昔與徵同登進士第。分極深。別有年矣。忽聞其說。旣驚且異。而莫測焉。遂問曰。子爲誰。豈非故人隴西子乎。虎呼吟數聲。若嗟泣之狀。已而謂傪曰。我李徵也。君幸少留與我一語。傪卽降騎。問因曰。李君李君。何爲而至是也。虎曰。我自與足下別。音耗曠阻且久矣。德人得無恙乎。今又去何適。向者見君有二吏驅而前。驛隸挈印囊以導。庸非爲御史而去使乎。傪曰。近者幸得備御史之列。今奉使嶺南。虎曰。君子以學文立身。位登朝序。可謂盛矣。況憲臺淸峻。分紀百揆。聖明愼擇。尤異於人。心喜故人居此地。甚可賀。傪曰。吾與執事同年成名。交契深密。異於常友。自聲容間阻。時去如流。想望風儀。心目俱斷。不意今日獲君念舊之言。雖然執事何爲不我見。而自匿於草木中。故人之分。豈當如是耶。虎曰。我今不爲人矣。安得見君乎。傪卽詰其事。虎曰。我前身客吳楚。去歲方還。道次汝墳。忽嬰疾發狂。走山谷中。俄左右手攫地而步。自是覺心愈狠。力愈倍。及伺其肱髀。則有釐毛生焉。又見冕衣而行於道。去負而奔者。翼而翔者。毳而馳者。則思將而嚼之。旣至漢陰南。以饑腸所迫。値一人腯然其饑。因擒以咀之立盡。由此率以爲常。非不念妻孥。思朋友。直以行負神祇。一日化爲

異獸。有靦於人。故分不見矣。嗟夫。我與君同年登第。交契素厚。今日執天憲。耀親友。而我匿身林藪。永謝人寰。躍而吁天。俛而泣地。身毀不用。是果命乎。因呼吟咨嗟。殆不自勝。遂泣。傪且問曰。君今旣爲異類。何尙能人言耶。虎曰。我今形化而心甚悟。故有撓撩。以悚以恨。難盡道耳。幸故人念我。深恕我無狀之咎。亦甚願也。然君自南方廻車。我再値君。必當昧其生平耳。此時伺君之軀。猶吾杌上一物。君亦宜嚴其勢從以備之。無使成我之罪。取笑於士君子。又曰。我與君眞忘形之交也。而我將有所託。其可乎。傪曰。平昔故人。安有不可哉。恨未知何如事。願盡敎之。虎曰。君不許我。我何敢言。今旣許我。豈我望耶。初我於逆旅中爲疾發狂。旣入荒山。而僕者驅我乘馬衣囊悉逃去。吾妻孥尙在虢略。豈念我化爲異類乎。君自是南廻。爲齎書訪妻子。但云我已死。無言今日事。志之。乃曰。我於人世且無資業。有子尙稚。固難自謀。君位列周行。素秉風義。昔日之分。豈他人能右哉。必望念其孤弱。時賑其乏。無使殍死於道途。亦恩之大者。言已又悲泣。傪亦泣曰。傪與足下休戚同焉。然則足下子亦傪子也。當力副厚命。又何虞其不至哉。虎曰。我有舊文數十篇。未行於世。雖有遺藁。當盡散落。君爲我傳錄。誠不能列人之閫。然亦貴傳與子孫也。傪卽呼僕命筆。隨其口書。近二十章。文甚高。理甚遠。傪閱而歎者至於再三。虎曰。此吾平生之業也。又安得寢而傳歟。又曰。君銜命乘傳。當甚奔迫。久留之驛騎。兢悚萬端。今則與君永訣。異途之恨。何可言哉。傪亦與之敍別。久而方去。傪自南迴。遂專命持書及賵賻之禮。訃於徵子。月餘。徵子自虢略來京。詣傪門求先人之柩。傪不得已。具疏其事。自是傪以己俸均給徵妻子。免饑凍焉。傪後官至兵部侍郎。

天寶中。緱氏縣太子陵仙鶴觀。每年九月三日夜。卽有道士一人上仙。張竭忠爲令不信。命勇士執兵夜覘之。三更後。見黑虎入觀。啣一道士。射之不死。乃棄道士而去。遂無上仙者。明日令大獵石穴中。格殺數虎。得金簡玉籙冠帔骨髮甚多。皆前時上仙者。觀遂廢爲陵使之居。

大中間。甯菡秀才假大傑莊於南山下。月夜有斑寅將軍來謁。氣貌雄武。自陳斑氏。出於鬬穀於菟。有文斑之象。因以爲姓。後漢斑超生而虎頭。封侯萬里。某故將種。官虎賁中郎將。比因得罪。竄伏山林耳。遂朗吟一章曰。但得居林嘯。焉能當路蹲。渡河何所怯。終是怯劉琨。甯甚疑之。遜辭去。及明視門外。惟虎蹤而已。

許坦十歲。隨父入山採藥。父爲虎所噬。卽號叫以杖擊之。[illegible]去。父得全。唐太宗聞之。謂侍臣曰。坦雖幼童。能致命救親。至孝可嘉。授文林郎。賜帛五十疋。

唐大順景福已後。蜀路劍利之間。白衛嶺石筒溪虎豹尤甚。號稅人場。商旅結伴而行。軍人帶甲列隊而過。亦遭搜捕。時遞鋪卒周雄者。膂力心膽有異於常。日夜行倦。不可規避。乃持枆杈利劍。前後於稅人場連斃數虎。行旅賴之。西川書記作長歌以賞之。蜀帥補軍職以壯之。凡死於虎溺於水之鬼號爲倀。須得一人代之。雖聞泛言。往往而有。先是西川監軍使魚全護特進。自京搬家。赴於漢源驛。其孀嫂方稅駕。遂嚴裝倚驛門而看。爲虎搏去。雖嗁奪得之。已傷鉤爪。僕常行亦自衛嶺。時屬炎蒸。夜凉而進。一馬二僕與他人三五輩偕行。或前或後。而民家豚犬交橫道周。山林依然。居人如昔。虎豹之屬。又復向之。禁禍乾甯

之時。三川兵革。虎豹盡行。任士賀輸。梗於蕭遇。西川奏章。多取巫峽。人蠱僧暴。得非保國家之盛衰乎。

龍編功曹左飛曾化虎數月。遂作吏。

劉蕡得守連州替高蔚寫。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承睿顧。附奏蕡得。欲諸自代。劉答書云。昔有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去之。虎感而去。及歸。掷麋鹿狐兎於嫗家。日無虛焉。一旦忽掷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更不拋人來也。

扶南王范蔓。常畜生虎。人有訟未知曲直。輒投虎。虎不噬。則爲直。於是蠻貊之人。祀虎爲神。

三九者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尾長七尺。殺文者陰陽雜也。

虎騰能飛捕虎豹。身大如牛。雲廣二丈。

世說曹爽將誅。夢二虎咬雷公若二升椀。放著中庭。

遼興宗獵於秋山。遇三虎。縱犬獲之。犬而能獲虎三。是亦奇矣。

東坡言人不怕虎者。虎不噬得其人何。朱子以爲有此理。余聞山中人云。人先見虎。卽不怕虎。虎先爲人所見。卽怕人也。如小兒有不怕虎者。由不識虎。心不動也。朱子言有一鄉人賣文字。中途遇虎。更無避處。曾聞人言虎識字。遂以文字與虎看。而虎自去。然虎當有識文字理哉。此恐偶值所囚。亦自心不動故也。

青瑣高議。鄆州有追虎碑。父老云。昔張侍郎守鄆。境內有虎害物。公令直吏執符追虎。不往且斬。吏別其家。痛飲而行。果見巨虎。致符於地。虎熟視銜符。隨吏至府。然則謂虎識字。亦或有之耶。

又宋史載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遼。條奏桓車迹。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汝爲樊賓之避。桓跣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皆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餉於使館。且曰。若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輒送二虎。以備縱觀。皆卻之。

張文潛虎圖詩云。頗君衝吾寢。起此驚夢陋。坐令盜肉鼠。不敢窺白晝。譏其似貓也。

自鄂渚至襄陽七百里。經亂離之後。長途莽莽。杳無居民。惟屯駐諸軍。每二十里。置流星馬鋪。傳達文書。七八十里間。則治驛舍。以爲兵帥往來宿頓處。士大夫過之者。亦寓託焉。乾道六年。江同祖爲湖廣總領所幹官。自鄂如襄。由漢川抵陽臺驛。夜爲數所撓。不得寢。戒從卒雞初鳴卽起。驛吏白曰。此方最荒寂。多猛虎。而虎精者素爲人害。比有武官乘馬未曉行。並馬皆遭喫。今須辨色上道爲佳耳。江如其言。歸途過鄂州。復當投宿於彼。與皂隸共三騎。及兩卒前行。起差早。覺人馬辟易。遙望一黃物馳草間。中心絕怖。漸近。蓋巨鹿。其大如牯牛。固已悚然。行半程。忽見一婦人在馬前。年可四十五。綰獨角髻。面色微青。不施朱粉。雙目絕赤。殊躭躭可畏。着揭衫。繫青裙。曳草履。抱小貍貓。乍後乍前。相隨逐不舍。將弛擔乃不見。江心念豈非所謂虎精者乎。秘不語人。拂旦欲東。鋪卒云。昨於道左得二虎雛。尚未能動步。吾官欲之否。願以獻。江笑曰。吾豈應養虎自遺患。卻弗取。又信宿從漢陽濟江。同載數十人。彼婦在焉。容貌衣服一切如初。江謂女子獨行如能及奔馬。益懼。坐轎中下簾閉沓。不敢正視。遂舍且一月。聞門外金鼓叫譟聲。士庶環集者幾千數。若捕押凶盜然。出觀之。則又彼婦也。問其故。皆言南市人家逃夕失豬狗。並小兒甚多。物色

蠡竊無有也。獨小客店內此婦人單身儻止。三極旬矣。而未嘗煙爨。蓋無一錢。但偕育一貓。望其吻時有毛血沾汚。疑必怪物。是以訟於官。今或遞執送府。婦人氣概洋洋無怖色。既入郡。郡守李壽卿傳卽使至簽廳供狀。婦自能把筆作字。云姓屠氏。是士大夫家女。父嘗任遠安知縣。嫁夫不稱意。亦已死。無嗣續。孤子一身。客游苟活。市上惡少年交相侮困。嗣抵爲異類。冤苦情極。願侍郎做主。壽翁不忍窮治。姑令責戒勵。默押出境。遂入咸甯茶山。與採茶寮戶雜處。久之。又因搏食畜犬。爲人所見。籠而逐之。後不知所在。

唐傳黃中爲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夜中山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卽落崖。腰胯下。遂爲人所得。

孔公文韶爲廣西按察使。艤舟江口。鄰舟有占城人進虎京師。延公過舟。虎在圈中。毛色炳煥。一夷人能馴虎。開圈弄虎。手探口中。略無所損。戲其足。輒退縮。夷人言虎惜爪距故也。又呼其名。卽長吼。孔駭然而退。

宋時房州人李政爲保正。頗猾健。誣。交結吏胥。巧爲囑托。官司莫能治。淳熙四年暴亡。其家牝牛當生一犢。腹下白毛成保正李政四字。每見妻子便流淚。後復爲虎所食。骨肉皆盡。

寶雞有尹喜故宅。張三丰丘長春馬丹陽王重陽劉蒲梨夫人秦弄玉仙跡。往往而在。第虎豹熊羆。時出伺人。有獨角獸。樵者見其臥林間。或搏虎食之。食輒餘其半。山家每得殘虎以飽。

裴炎爲淮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炎善射。常一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於山下四顧自若。有父老至曰。此皆虎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爲也。炎問真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炎躍馬而往。次遇薄中。果有一虎躍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炎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慚懼。不復射虎。

空如禪師以刀割勢。以麻蠟裹臂燕之。入陸渾山坐圖若。虎不爲暴。山中偶見野猪與虎鬬。以黎杖揮之曰。檀越不須相爭。

張俊者。宣州溧水縣尉元瀧莊客也。其妻爲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爲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其衣。裸而復偃。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逆射斃之。截虎頭。並殺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五代時歐寶主死。寶妻事紡織供幼主。極悲。貧不能葬。寶鬻己子以築墓。構茅屋墓傍。獨守三年。旦暮號泣。後寶四時祭墓。每有虎啣時物及麋鹿來助其祭。時人咸謂孝義格獸之報。

張昭成每端坐室中。出神數百里外。能馴虎豹。年百十九歲卒。既葬。塚上生菌數千。一日居人見鵠穿墓而出。

巴丘南百折山中。有道士善檻虎。兩函桁之以鐵。中不通也。左關羊而開右以入虎。懸機下焉。餓之。抽其桁。出其爪爪。楔而鏁之。縮其舌已。重餓之。飼以十銖之肉。而已久則羸然弱然。始飼以飯一杯。菜一盂。未嘗不食也。亦不復有一銖之肉矣。以至童子皆得飼之。已而出諸囚。都無雄心。道士時與撲跌爲戲。因而

賈與人守門以爲常。率虎千餘。大者千五百餘。初猶能動爲牛。後反見大牛而蹲矣。或時伸腰振首。輒受呵叱。畜庭中以娛賓。道士診其口爪。鏇剔擾洗各有期。道士死。其業廢。

任成王彭武帝之子也。少而剛毅。學陰陽緯候之術。誦六經洪範之書數千言。武帝謀伐吳蜀。問彭取便利行師之缺。王善左右射。學擊劍百步中毫髮。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爲檻。梟殷之徒莫敢親。彭曳虎尾以繞臂。虎弭耳無聲。莫不服其神勇。

潯陽有一獵人。常取虎爲業。於徑施弩焉。每日視之。見虎跡而箭已發。未曾得虎。舊說云。人爲虎所食。即作侵鬼之事。即於其側樹下密伺。二更後見一小鬼。青衣髡髮齊眉。蹴蹴而來。弓所擬箭發而去。後食頃。有一虎來。腹弓而過。既知之。更擬一隻箭而去。復如前狀。此人速下樹架箭。登樹覘之。少頃虎至。腹弓箭發。其虎負脅而死。其假鬼良久卻回。見虎死。鼓舞而去。

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殿中王旭。京師號爲三豹。被追者皆相謂曰。鼠與貓。終難脫日。牽羊付虎。未有出期。

詞學人姓李不得名。寄居宣州山中。常使一奴。奴頗怖惰。李數鞭笞。多有忿恨。元和九年。李與二友人會於別墅。時呼奴。奴已歷。李大怒。鞭之數十。奴懷恚恨出。謂同儕曰。今是閏年。人傳多虎。何不食我。言訖。少頃漸出門。多聞叫聲。奴已尋逐無所。且尋虎跡。十餘里溪邊。奴已食乞一半。其衣服乃至巾鞋。皆疊摺置於草上。蓋虎能殺使所殺者。魂神所爲也。

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老人以神樹止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羣虎出噬巴人。又嶺南山獠。亦呼虎爲斑子。

東海黃公能御虎。佩赤金刀。以絳綃束髮。乃衰老力憊。飲酒過度。不能復行其術。秦末有白虎。見於東海。黃公乃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行。遂爲虎所殺。三輔人俗用爲戲。漢帝亦取以爲角抵之戲焉。

虎薈卷之三

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令我管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爲不信。我爲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其能無走乎。虎以爲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反以爲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五萬。而甚之於昭奚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耳。

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崑崙之丘。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

周禮云。狐執皮帛。註云。束帛而加以皮。天子之狐以虎皮。取其文炳也。公之狐以豹皮。取其文蔚也。

貞元十四年。申先虎暴。白晝噬人。時淮上阻兵。因以武將王徵牧申州焉。徵至則大修擒虎之術。兵備坑穽。靡不備設。乃重賂購得一虎。而飼十樣焉。有老卒丁曾者。善爲陷穽。隨列於太守。請於山門徑路張設以圖之。徵後不數日而獲一虎焉。虎在深坑。無施勇力。仰途俯而下視。可以侮謔。虎則跳躍哮吼。怒聲如雷。而聚觀之徒千百其衆。曾衒其術。得踏喜異常。時方被酒。因爲衣襟掛跙而墜穽中。衆共墜駭。謂靡粉於暴虎之牙爪矣。及坐就獄。曾則端坐。而虎但瞪視耳。曾之親愛憂曾。則共議計以繞轆下巨索。伺曾自

縛。當遽引上。或希十一之全。豁得索即縛束腰股。揮手外人。則其汲之。去地三二尺。其虎則以兩足捉其索而留焉。意態極仁。如此數四。豁因即謂之曰。爾盤縱橫入郭犯人。事須剪除。理宜及此。顧爾之命。且在頃刻。吾沉醉誤落此中。衆所未便居爾者。蓋以我故也。倘若損我。固激怒衆人。我氣未絕。即當薪火亂投。爾爲煨燼矣。爾不若從我。當啟白太守。捨爾之命。蓋爾率領羣盜。遠離此土。斯亦渡河他適。爾所知者矣。我當質之天日。不渝此約。其虎諦聽。若有知解。豁則引繩。衆共出之。虎乃弭耳闔目。不復留。豁既得出。遽以其事白於邦伯曰。今殺一虎。不足禳羣盜之暴。咒語誠約。乞捨之。蓋其命侶四出。管界獲安耳。微許之。豁遂以太守之意叮嚀告戒。虎於陷中踴躍盤旋。如荷怒施。豁即積覆土坑。則稍益淺。尤深丈許。虎乃躍而出。奮迅騰騫。蕭風而逝。自是旬朔之內。羣虎屏跡。而山野晏然矣。吁保身全軀之計。雖在異類。亦有可觀者焉。若暴虎之猛悍。況厄陷穽。得人固當恣其狂怒。決裂噬齧。以豁其情歟。斯虎乃因豁以闔全。而果諧焉。何其智哉。而豁能以言詞誘諭。通於強戾。果致旅行出境之異。況免掛背之害。又何智哉。斯乃誠信交感之致耳。於戲。信誠之爲物也。何其神歟。

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

士子初登選及遷除。朋僚歡燕。謂之燒尾。說者謂虎欲爲人。惟尾不變。須焚之乃變。故燕以名。

唐乾元初。吏部尚書張鎬貶辰州司戶。先是鎬在京。以次女德容。與僕射裴冕第三子前監田尉趣客結婚焉。已就迎日。而鎬左遷。遂改期來歲之春季。其年趣客則速裝而邁。以鎬嘉禮。春仲拒辰百里。鎬知其將至矣。張斥在遠。方抱憂惕。深喜趣客遵約而至。因命家族宴於花園。而德容亦隨姑妹姊遊焉。山郡邇僅。竹樹荒密。日暮衆將歸。或後或先。紛紜笑語。忽有猛虎出自竹間。遂擒德容。跳入翳蓊。衆皆驚駭奔告張。夜色已昏。計力俱盡。舉家號哭。莫知所爲。及曉。則大發人徒。求骸骨山野。周圍遠近。曾無蹤由。是夕之明夜。趣客行舟去郡三十二里。尚未知擬妻之爲虎暴。則召僕夫十數輩登岸徐行。其舡亦隨焉。不二三里。遇水次板屋。屋內有榻。因拂榻即之憩焉。僕從羅列於前後。俄聞有物來自林木之間。衆則靜伺。微月之下。忽見猛虎負一物至。衆皆惶撓。則共闚喝之。乃大發屋板以驚逐之。其虎徐行。俯於板屋側。留下所負物。遂山間。共窺看。皆云是人。尚有餘喘。趣客即令舁之。發舡。因促解纜。然於舡中列燭爇觀。乃見十六七美女也。容貌衣服非村中之所有。趣客深異之。則遣羣婢看診之。雖髻髮披散。衣服破裂。而身膚無少損。羣婢以湯飲灌之。即微微入口。久之神爽安集。俄復開目。與之言語。莫有應。夜久。即有自郡至者。皆云。張尚書次女。昨夜在園爲暴虎所食。至今求其殘骸未獲。聞者遽以之告於趣客。即遣羣婢具詢。然而德容因嗚號不止。趣客即上岸。具以其事告於鎬。鎬凌晨躍馬而至。既懼且喜。則與同歸。而婚媾果就其期。自是黔峽往往建立虎媒之祠焉。今尚有存者。

縣虎鼻門上。宜官子孫帶印綬。縣虎鼻門中。周歲取作屑。與婦飲之。生貴子。勿令人知。知即不驗。亦勿令婦見之。

鄭思遠所住虎生二子。山下人格得虎母。虎父驚逸。虎子未能得食。思遠見之。將還山舍養飼。虎父尋還依思遠。後思遠每出行。棄此虎父二虎子負經書依樂以從。永康橫江橋逢相識許隱。具設藥酒。虎即拾柴然火。

正月勿食虎肉。

羅羅。雲南蠻人呼虎爲羅羅。老則化爲虎。有羅藏山。

河東柳並爲御史。入蜀推復。將一書吏從行。宗所委任。至蜀下宿孤館中。從吏皆在廳內席地而寢。時將半夜。月初上。衆皆臥。並獨覺。忽見一小鬼長尺餘。狀若獼猴。手持一紙幡子。步上階。以幡插書吏頭邊而去。並乃潛起拔去之。復臥伺焉。少頃一虎人。虎逼嗅諸人而去。須臾小鬼又來。別以幡子插之。復又去之。少頃虎又來逼嗅而去。如此者三度。而天向明。乃至旦日。召吏言其事。而旦日汝當難免。自須爲計。不可隨我。並有劍取與之。乃令逃難。此吏有勝勇。攜劍入山尋逐。虎穴行二十里至一茅庵。入其中不見有人。惟見席上案視殊筆。有一卷文書。皆是人名。或有勾者。未勾者。己名在焉。屋上見一領虎皮。吏懷其書。並取虎皮杖劍而去。行未數里。見一胡僧從來後趕。呼之曰。且住。君不如告某爲計。即可免矣。吏即止與之言。見其人狀亦不敢殺之。吾非强害君者。是天配合食之。豈不見適來文簿。昨日已盈數期。今强脫終恐無益。不如以小術祇之。吏問其術。僧曰。登一樹以帶自縛。用劍自刺少血。塗一單衣投之。我以衣爲纏之耳。吏如言登樹。投皮與僧衣之。便作虎狀。哮吼怒目。光如電掣。吏懼將欲墮者數過。即取單衣刺血塗之投於地。虎得衣跳躍。壁搖而吞之。良久復爲人。行曰。子免矣。乃遣去。竟無患焉。

小兒齒生未足。未可與食虎肉。恐齒不生。

四川有小犬。狀類蟹班。名曰韃狗。虎豹皆畏之。每遇獸人。輒終夜坐護。周圍施網以衛之。虎間網遠避不敢近。蹋一濺毛肉爛矣。

費州蠻人族。族姓費氏。境多虎暴。俗皆樓居以避之。開元中。秋光嗣爲刺史。其孫博望生於官舍。博望乳母壻費忠。勁勇能射。嘗自州負米還家。山見阻。不覺日暮。前程尚三十餘里。忠懼不免。所以持刀刈薪十束。敲石取火。焚之自守。須臾聞羣虎之聲。震動林藪。忠以頭巾冒米袋。腰帶束之於火光之下。挺身上大櫟樹。頃之。四虎同至。望見米袋。大虎前躍。既知非人。相顧默然。坐來。虎引二子去。大虎獨留火所。忽聞殿皮。是一老人。枕手而寐。忠素勁健。心頗輕之。乃徐下樹。扼其喉。以刀擬頸。老人乞命。忠縛其手而詰問之。云是北村叟老。被圍爲虎。天曹爲有律令食人。今夜合食費忠。即其人。適來相候。正值米袋。意甚鬱快。留此須復來耳。不意爲君所執。如不信。可於我腰邊看來曆。當知之。忠觀曆畢。問何以救我。答曰。若有同姓名亦可相代。翼日事覺。我當爲受罰。不過十日饑餓耳。忠云。今有南村費忠。誠不可代我。因相言許。忠先持其皮上樹杪。然後下解老人。老人曰。君第牢縛君身附樹。我若入皮。則不相識。君脫聞叫落地。必當被食。事理則然。非負約也。忠與缺上樹。鄉皮還之。老人得皮。從後腳入。復形之後。大吼數十聲乃去。忠得還家。數日南村費忠鋤地遇之。

歷陽有彭祖仙室。前世禱請風雨莫不報應。常有兩虎在祠左右。祠訖地即有虎迹云。

景雲元年。蕭志忠爲衡州刺史。臘日將畋。先期檄人薪於嶽山。夜半月白。見長人衣豹皮角而光芒。虎兕狐狸千百從行。自稱玄冥使者。奉帝命以若屬充薪。使君畋獵。羣獸哀號不起。使者曰。當求解於嶽四。檄人施從至東谷中。黃冠坐虎皮上。使者告之故。黃冠曰。蕭公仁者。本順時令。若滕六降雪。巽二起風。當能出矣。命狐狸求美女醇醪。書朱符分餉之。羣獸皆懷鳴。黃冠驗曰。昔爲仙子今爲虎。流落陰崖足風雨。更將斑毳被余身。千載青山萬般苦。檄人歸。未明而風雪暴至。蕭公能畋矣。讀其詩。知嶽四爲虎也。

天寶年中。有選人入京。路行日暮。投一村僧房求宿。僧不在。時已昏黑。他去不得。遂就榻上宿。鞍馬置於別室。遲明將發。偶巡行院內。至院後破屋中。見一女子年十七八。容色美麗。蓋虎皮。熟寢之次。此人乃徐行掌虎皮。蹤之。女子覺甚懼。因而爲妻。問其所以。乃言逃難至此。藏伏。去家已遠。載之別乘赴選。選官既就。又與同之官。數年秩滿。生子數人。一日俱行。復至前宿處。僧有在者。延內而宿。明日未發。因笑問妻曰。君豈不記余與君初相見處耶。妻怒曰。某本非人類。偶爾爲君所收。有子數人。能不見嫌。敢且同處。今如見恥。豈徒爲語耳。還我故衣。從我所適。此人方謝以過言。然妻怒不已。索故衣轉急。此人度不自制。乃曰。君衣在北屋間。往自取。女人大怒。目如電光。猖狂入北屋間。蓬覓虎皮。披之於體。跳躍數步。以成巨虎。哮咆回顧。望林而直往。此人大懼。收子而行。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潼關失守。京師之人於是鳥散。梨園子弟有笛師者。亦竄於終南山谷。谷中有茹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喪亂多年。乃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散漫山谷。俄而有物。虎頭人形。著白袷單衫。自外而入。笛師大懼。下堦踞跱。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久之忽寐。乃哈嗒大鼾。師懼傷。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嘆云。不早食之。放其逸也。乃立而長笑。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人云。適有吹笛小兒。幸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皆人語云。各行四五里。求之不獲。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樹上。虎頭笑曰。謂汝裹行電滅。而獨在茲。乃率諸虎使皆攀。既不可及。虎頭復自跳身亦不至。遂各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至。笛師乃得隨還。

介象入山求神仙。臥石上。有虎舐象額。象厲聲叱虎曰。天使汝衜。我者汝留。若山神使試我者汝去。虎乃去。

陳郡謝玉爲珊瑚內史。在金城。其年多虎暴。有一人乘小舸載少婦。插刀著船舷。婦登岸便爲虎銜去。其人拔刀逐之。口呼鍾山蔣侯求助。即有黑衣來導行入虎穴。虎子聞聲。謂母虎至。皆走出。即刺殺之。隱樹間。良久虎來。倒拖婦入穴中。其人以刀斫斷虎頸。虎死。婦故活。衣莎黑衣人云。蔣侯生汝知否。還家殺猪祠焉。

沙門嘉始。值魏滅法。始乃隱。至是振錫至宮門。吏白太武。武曰。趣斬之。不能傷。時北園養虎於檻。武令以始投之。虎皆怖伏不敢吽。左右請以天師試之。虎即嘘吼。太武大驚。延始上殿再拜。許之復教。

唐建中初。青州北海縣北有秦始皇望海臺。臺側有別澤。泊。泊邊有取魚人張魚舟。早夜庵止其中。常有

一虎夜突入庵中。值魚舟方睡。至欲曉。魚舟乃覺有人。初不知是虎。纔至明方見是虎。魚舟惶恐不敢動。虎徐以手捫魚舟。魚舟心疑有疾。因起坐。虎舉前左足示魚舟觀之。見掌有刺。可長五六寸。乃爲除之。虎蹶然出庵。若拜伏之狀。因以身劘魚舟良久。迴顧而去。至半夜忽聞庵前墜一大物。魚舟走出見一野豕腯甚。幾三百斤在庵前。其虎見魚舟。以身劘之良久。乃去。自後每夜送物來。或豕或鹿。村人以爲妖。送縣。魚舟陳始末。縣使一吏隨而伺之。至二更又送麋來。魚舟遂釋罪。魚舟爲虎殺一百一齋功德。其夜又啣絹一疋而來。一日其庵忽被虎折之。意者不欲魚舟居此。魚舟遂別卜居焉。自後其虎亦不復來。

天寶末。初來交廣。既達襄陽。欲寄載過江。舟人見是胡僧。輕而不載。及舡達岸。城已前行。路見兩虎。弭耳掉尾。域以手靡其頭。虎下道而去。見者皆敬。

鄰中居人楊眞者。家富。平生好畫虎。家由是甚多畫虎。每坐臥必徐見之。後至老年。盡令家人毀去所畫之物。至年九十。忽臥疾。召兒孫謂之曰。我平生不合僻好畫虎。我好之時。見畫虎則喜。不見則不樂。我每夢中多與羣虎遊。我不欲言於兒孫輩。至晚年太甚。至於縱步遊賞之處。往往見虎。及問同遊人。又不見。我方恐怪。尋乃盡毀去。今臥疾。復又夢化身爲虎。夢覺既久。而方復人身。我死之後。恐必化爲虎。跳躍而出。其一子遂出觀之。其虎迴趕其子。食之而去。數日後。忽家人夢眞歸。謂家人曰。我已爲虎。甚安健。但離家時。便得一人食之。遞於鄰里。有識者曰。夫爲人即識之父子。既化虎又何記爲人之父也。人與獸豈不殊耶。君爲虎尚食前生之事。人奚不記前生之事也。人尚不記前生。是知獸不靈於人也。

成應元事統云。劉牧字子仁。常居南沙野中。樂山鳥之啼。愛風松之韻。植菓種蔬。野人欺之。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負人。人何負我。有一虎近其居作穴。見牧則搖尾。牧曰。汝護我也。虎輒俛首。歷數年。野人不敢侵。後牧卒。虎乃去。

博物志有獸綠文似豹。名虎僕。毛可爲筆。

貌州王威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谷中有水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遊水上。用伐木饑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是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死。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髮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脫衣嘷跳。變爲虎。徑入山。時時殺獐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譴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笞我一百。令免杖。傷遍體。汝第視余無疑也。弟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呼奔避。竟爲村人格殺。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耳。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長谷中。見村人說之焉。

竺僧朗於太山金輿谷崑崙山別立精舍。此谷舊多虎。及朗居之。猛獸皆遁。至今人呼爲朗公谷。

巴人好羣行。伐木作板。開元初。巴人百餘輩。自後中隨山伐木。至太白廟。廟前松樹百餘株。各大數十圍。羣巴喜曰。天贊我也。止而伐之。已倒二十餘株。有老人戴帽挂杖至其所。謂巴人曰。此神樹。何故伐之。羣巴初不輟作。老人曰。我是太白神。已倒者休。乞君未倒者無宜作。意巴等不止。老人曰。君若不止。汝當俱死無益也。又不止。老人乃登山呼斑子。倏爾有虎數百頭相繼而至。嘘巴殆盡。惟五六人獲免。神謂之曰。

以汝奸心。故不令殺。宜速去也。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有詔修理內殿。楊國忠令人至山所。宣勅取樹作板以用焉。神竟與之。

蔡商山路多有豺獸。害其行旅。適有羣騾早行。天未平曉。羣騾或驚駭。俄有一虎自叢薄中躍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羣者莫敢回頭。殆至食時。聞遭攫之者卻趨之相及。乘謂其已破碎於齒牙。莫不驚異。問其由。徐曰。其初啣至路左崖巖之上。前有萬仞青溪。溪南有洞。洞口有小虎兒數箇。顧其母忻然若有所待。其虎置余崖側。略不損傷。而面於溪洞呀吼呼其諸子。余遂潛伸脚取虎脊。盡力一踏。其虎失脚墮於溪中。不復再登。是以脫身而至此。其獸蓋欲生而致此人。按該其諸子。是以不傷之。可謂脫身於虎口。危哉危哉。

嘗見人云。海中虎皮白皮料影三種。鯊魚皆能變虎。

吳猛有道術。同縣鄰惠致迎猛。夜於中庭燒香。虎來抱致兒超籬去。猛語云。無所苦。須臾當還。虎去數步。忽送兒歸。

秦召公子舞忌不行。使朱亥率璧一雙。秦王怒。令朱亥虎圈中。亥瞋目視虎。皆裂血濺。虎不敢動。

許州。近州三四十里有雌虎暴。損人不一。裁軍李琢愛人。驚怪甚。視事日按聲曰。忠武軍十萬。豈無勇士。有壯夫跳躍曰。某能除琢。壯其言。給利器。壯夫請不用弓刀。只要一大白棒。壯夫徑詣榛塢尋之。果得其穴也。其虎已出矣。有三子眠欲開。壯士初不見其母。欲回。度琢必不信。遂抱持而不曉三子。至其家藏之。先令人白於琢。琢見空手來。訝之曰。已取伊三兒。琢即驚。果取到。大賞賚。給原衣采加。職琢。曰常聞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此夫是也。壯夫竟除其巨害。不復更有虎暴。

猶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之。今云發爽猶夏取此義。

唐開元中。有虎取人家女爲妻。於深山結室而居。結二載。其婦不覺。忽有二客攜酒而至。於室中羣飲。誠其婦云。此客稍異。慎無窺處。須臾盡醉。婦往視之。悉虎也。心大懼。駭而不敢言。久之虎復爲人形。遽謂婦曰。得無窺乎。婦言初不敢離。後忽云思家。願一歸覲。經十日矣。將酒肉與婦偕行。漸到妻氏家。遇深水。婦人先渡。虎方褰衣。婦即戲云。卿背後何得有虎尾出。虎大慚。見不渡水。因爾絕馳不返。

葬誤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鱠魚十頭。若有訟未知曲直。使投與魚。虎不噬則爲有理。蠻貊之人祭虎爲神。將有以也。

元德秀爲魯山令。虎爲暴。登請格虎自贖。許之。明日登尸虎還。

張眞人道陵。按方煉龍虎大丹。一年有紅光照室。二年有五雲覆鼎。夜不假燭。髣髴有青龍白虎各一。常遊丹鼎。三年丹成。

漢山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年則牙脫而角生。

始皇元年。蕭霄國獻剡玉善畫工名翳。使含丹青。以漱地即成魑魅及詭怪奉物之象。剡玉爲百獸之形。毛髮宛若眞矣。皆銘其脚爪。記以日月。工人以指畫地長百丈。直如繩墨。方寸之內畫以四瀆五岳列國

之圖。又畫爲龍鳳鸞雀若飛。皆不可點睛。或點之必飛走也。始皇嗟曰。剡玉之形。何得飛走。使以淳漆各點兩玉虎一眼睛。旬日則失之。不知所在。山澤之人云。見二白虎各無一目。相隨而行。毛色相似。異於常見者。至明年西方獻兩白虎。各無一目。始皇發檻視之。疑是先所失者。乃刺殺之。檢其胸前。果是元年所刻玉虎。

有神巫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無罪者不顧。名虎巫。

上官紹有神術。能捕虎。長樂謝士元守建昌。虎近郭噬人。士元自往捕之。兵衛甚盛。紹過見之。笑曰。捕一虎。何轉張耶。守知其神。召問之。曰第令衆人毋呼我姓名。聽我指使。虎易制耳。乃令束芻燃火先行。毋伐金鼓。既至虎所。虎踞竹林中。紹被髮而進。以袖拂虎頭。虎不動。遂乘之以行。觀者塞道。及郭門。一人呼曰。官先生騎虎來矣。虎遂回首。齧紹足。紹頭呼獵徒。叢矛刺殺虎。人問紹何術。曰玄壇法也。蓋道家謂玄壇神能伏虎耳。

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

定襄公李宏毓王之子。身長八尺。曾獵有虎搏之路。面臥虎坐其上。奴走馬傍過。虎跳據奴後鞍。宏起引弓射之。中臂而死。宏及奴一無所傷。

劍州永歸縣萌劍門蓋昌界。嘉陵江側。有婦人年五十已來。自稱十八娘。往往來民家。不飲食。每教論於人曰。但作好事。莫遠負神理。居家和順孝行爲上。若爲惡事者。我常令毛兒三五箇巡檢汝。語未畢。遂去。或奄忽不見。每歲約三五度。有人遇之民間。知其虎化也。皆敬懼之焉。

漢哀帝元壽二年。五帝各乘方面車。受大帝之命。授毛登爲東岳上卿司命神君。文以紫玉爲板。黃金刻之。其文曰。眞君步驟深藪。足履危仄。心耽志尚。曾不憚憚。今故報登以斑龍之輿。素虎之軿。

西王母者。太陰之精。天帝之女也。人身虎首。山海經曰。虎顏。一云虎色。

法聰禪師。堂內繩床邊有二虎。聰按伏其頭。閉其目。召梁晉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多虎災。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虎至。便與受戒。歸。勅勿復犯。

明經王居眞者。下第歸洛陽。出京與一道士同行。道士盡日不食。云我氣病也。每至居眞睡後。燈滅。即聞一布囊。取一皮披之而去。五更復來。他日居眞佯寢。急奪其皮。道士叩頭乞。居眞曰。言之即還汝。遂言吾非人。衣者虎皮也。夜即求食於村塢中。衣其皮即可馳五百里。眞以離家久思歸。曰吾可披乎。曰可。此夕居眞去家猶百餘里。遂披之。暫歸。夜深不可入其門。乃見一人立於門外。擒而食之。遂巡迴。乃還道士虎皮。及至家。云居眞之次子夜出。爲虎所食。問其日。乃居眞回日。自後一兩日。其人飽並不食他物。

虎薈卷之四

沈義學道於蜀中，一日與妻賈氏共載，留子婿卓孔事家。道逢龍車虎車白鹿車各一乘，從騎數十人，皆朱衣仗矛帶劍，輝赫滿道。問曰，君是道士沈義，愕然答曰是也。騎曰，黃老今遣仙官相迎之。侍郎薛延白鹿車是也，度世君司馬生青龍車是也，從迎使者徐福白虎車是也，領與三仙羽衣持節，以白玉册，青玉舄，丹玉字，授義碧落侍郎。義不能讀，遂載昇天。

紙錢貨幣麗於鄱湖禪院之前山，見餓虎乃棄身以飼焉。

南海小鹿山中有鬼母，一產千鬼，朝產之，暮食之。今蒼梧神有鬼姑神是也。虎頭龍足，躡目鮫眉。

金文榮上海人，晚年登第，後夢王十朋以侍生帖來謁，時與其弟私語曰，吾年老矣，夢十朋定得鼎甲耶。時金公年已六旬，後列三甲，廉得縣令，除補蘭[illegible]，夕復夢十朋以治生帖來拜，亦不解。明日補蘭清，始悟前夢，遂辭官其墓隧，而訪其子孫，復夢十朋謁而謝之，何以爲報，明日獵者以虎皮送入堂下，謂此十朋墓所也。

崑山東林寺結律師，有猛虎蹲踞，能求教於師，師指鹿入房，虎遂卻去。

永樂二年正月，虎兕入城，民忽驚亂，莫能禁止。時王戎知相位，嘉帝嘗之曰，卿任輔弼之重，何致此物擾亂生靈，今降詔召眞人勦治，俟大驅二人於炎崗是也。對戎曰，某有術可禁，戎奏帝，依混元法旨召虎兕，自空飛至，帝愕然，眞人咒水噀之，化爲蠅蚋，布氣吞之，一城安靜。

梁王徐知誥嘗遊稚山，除地爲廣場，蒙虎皮爲大帷，率僚屬會其下，號曰虎帳，忽暴風飄帳，碎如飛蝶，知誥心惡之，歸數日病卒。

唐天后中，改王千里將一虎子來宮中養，損一宮人，遂令生餓數日而死，天后令瘞之，其上起塔，設千人供，勒碑號爲虎塔，至今猶存。

大觀間，昌化山中居民夜聞虎鬬聲甚厲，已而寂然，迨曉視之，見二虎頭八蹄而已，意方鬬時，別有猛獸過而兩食之，後有見異獸於山中，金毛五文，狀類獅子，是必食虎者也，然不知其何名。

魏明帝於宣武場上斷虎爪，縱百姓觀之，王戎方七歲，亦往，虎乘間攀柵而吼，其聲震地，觀者無不辟易顛仆，戎泰然無恐色。

湖南觀察使裴休謁華林覺禪師，休問師有侍者否，曰有一兩箇，休云在什麼處，覺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座後而出，休大驚，覺語虎曰，且去，有客在，二虎哮吼而去，休問師作何行業，感得如斯，覺云會麼，休云不會，覺云山僧常念觀音。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獲出虎搏之，獲殲，虎怒拔獲之首，而虎猶甚亦死。

何仔云，予少遊松江干山，宿李昇郎中宅，近山有虎噬一人，時二十一日，予聞之，咬何處，云咬下腿，十五六時，纔洗寃錄云，虎之咬人如貓之咬鼠，初一至十五，咬上身，十六至月終，咬下身，果然。

僞蜀明德四年十月，百姓聽本寫母，忽然化虎上城，趙廷隱射殺之，因見親言曰，虎山林之獸，而人化之，入於城市，疑虎旅有不軌之士，其夜張洪謀叛，翼日爲其黨所告伏誅，洪太原人，剛勇猛厲，軍中號爲張大蟲，卽其驗也。十二月，親率兵大玄門，翼日大赦，改元廣政。

韓魏公知揚州，王荆公爲僉判，以魏公非知我者，每曰韓公倜形相好耳，作畫虎圖詩詆之。

釋法安遠公弟子也，新豐縣虎災，縣有社樹下，鎮神廟，安遊其村，民以畏虎，早閉門閭，安至樹下坐禪，向晚虎負人至，投之樹北，跳伏安前，安爲說法授戒，虎有頃而去，村人追虎至樹下，見安大驚，謂是神人，虎之食人也，以其爲禽獸而食之，食至足方省是人類，輒泣不復食，蓋食人之虎，未有不見捕而死者，彼亦知帝爵之罔赦耳。

正懿先生陳寶燈隱大洞經，久之通感，每朝老子祠，則白虎馴遶左右，導從往來，人或有惡意，則咆哮奮鬣觀左之槐，使敢惡者驚畏自匿，人因號曰老虎木。

成都章惠仲與妹壻邱生偕赴試，出峽舟覆，邱死焉，章登第，調并研主簿，還及峽，聞弟死，舍舟乘馬疾行，過萬州日縣，馬仆墜崖下，虎來銜章髮，章謂虎曰，汝靈物，當趨吾語，吾母八十，生子二人，女一人，往年妹婿死於江，今年弟死於宦，弱吾一身存，將竊升斗祿養母，汝食我，奈母老何，虎聞遂捨之，天明章攀木而上，適得歸，章赴官，母卒，未幾亦卒，乃知一念之善，脫於虎口，爲母故也。

韓蘄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賀朝，見虎踞臥廊間，駭甚，趨出不敢言，已而乘至，復往視之，迺睡卒

也。獻之起問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歸告其母。具酒邀韓。約爲伉儷。斯王後貴。遂封兩國夫人。

朱泰家貧養母。百里負薪。親極滋味。戴星伐木。虎負之去。朱厲聲曰。食我不惜。母無托耳。虎乘泰於地去。泰竟不死。里人以爲孝感。醵金遺之。目爲虎殘。

開元中。章知微爲鄠山令。縣多山魈。變幻爲害。廟後官吏多被其禍。知微至。究其窟宅。烈火焚之。邑中寂然。一日有客稱關陵蕭懿來訪知微。談鋒捷麗。辨敏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客出懷中小合。有獼猴大才如栗。謂知微曰。此猴雖出峽所得。宛轉可翫。輒當相贈。知微奇之。誇示於內。猴忽騰躍。化爲猛虎。兵仗無施。關門遭噬。子遺無有矣。

董奉爲醫術甚神。謝杏成林。人來謝者。使登種杏。杏實時。虎守杏不去。

勝國時。張興祖萬戶善射虎。平生射殺十數虎。他日遇虎。一發而斃。論人曰。聞生虎鬚可療齒。因拔之。虎氣垂絕。猶爪裂其韓。人遂目之爲殺虎張。

乾道五年。趙生妻李氏病羸。風。家人聞虎吼。走視之。化爲虎頭。問之不能言。但隕淚。撫其幼子。與飲食不復食。但食生肉。日飼數斤。久之遂死。李生時凶悍。人謂惡報云。

神荼鬱壘兄弟。黃帝時人。能執鬼。鬼有禍人者。以葦索縛之投食虎。於是官常以臘除夜殺虎懸人於門。

百醫書中有虎。召奏用虎爪書不可學。以防詐僞。

佛圖澄爲師。有人當隨調山行數十里。天暮大雪。下。調入石穴。虎窟中宿。虎返其臥窟前。調謂虎曰。我奪汝處。有愧如何。虎乃弭耳下山。從者駭懼。

東坡知揚州。一夕夢在山林間。忽見一虎來噬。公方驚怖。有一紫袍黃冠人以袖障公。叱虎使去。及旦有道士投謁曰。昨夜不驚畏否。公叱曰。鼠子敢爾。本欲杖汝脊。吾豈不知子夜來術也。道士慙懼而退。

任實叔言。近歲四明有人於地中得一陶器。作虎形。仰首張口。其人疑其爲酒尊。蓋古之溺器。所謂虎子是也。

包山舊無三班。蛇虎雉也。侯景之亂。乃有蛇虎。或問雉亦文鳥。何以與虎蛇爲伍。曰雉與蛇交。有雉之地必有蛇也。

仁宗時。光祿卿呂璹少爲淳州浦令。爲政得人心。既去。邑人爲立生祠。方在邑時。民有死於虎者。璹哀之。於其死處施一穽。立其榜曰。害民者遠陷此中。明日穽有虎陷焉。

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鄠州刺史穆彥璋。以愛子死不顧生。挺身入山林伺餓虎。異哉。喪明尤天。古雖有之。此則世未嘗有也。見太宗實錄。清波雜志

宋朝延平吳氏姊妹六人。皆妬悍。時號六虎。其中五虎尤甚。平生手殺婢十餘人。凡三適人。皆不終。夜分常聞堂廡間喧呼聲。同室皆懼。五虎怒曰。狂鬼敢爾耶。闢戶移榻中庭。持刀獨寢。徹旦寂然。人謂五虎之威。鬼猶畏也。聞書聞見

山林中出一等飛虎。如貓之大。遍身毛灰色。有肉翅如蝙蝠翅一般。前足肉翅生連後足。能飛不遠。人或

有裝得者。不服家食即死。出經異圖

良逸常日負兩束薪以奉母。或自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衆晨起見一虎在田塍門外。走以告媼。媼曰毋怪。應是小師使致柴耳。見塔林

元和初。洪崖治有役者將化爲虎。輩衆呼以水沃之。乃不得化。或問苕溪子。是何謂也。答曰。陽極而陰。晦極而明。爲雷爲龜。爲雪爲霜。形之老之死之。八竅者卵。九竅者胎。推遷之變化也。燕雀爲蛤。野雞爲蜃。蝦蟆爲鶉。蠶蛹爲蛾。蚯蚓爲百合。腐草爲螢。火烏足之根爲蟑蟾。久竹生青蠅。田鼠爲鴽。老羯爲猿。陶蒸之變化也。仁而爲暴。聖而爲狂。雌雞爲雄。男子爲女。人爲蛇爲虎。耗亂之變化也。是必生化而後氣化。而後形化。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老人虎也。惟道德者窮焉。出唐國史補

外臺祕要載制虎方云。到山下先閉氣三十五息。所在山神將虎來到吾前。乃存吾肺中。有白帝出收取虎兩目。塞吾下部中。乃吐肺氣。上自通冠。一山林之上。於是良久。又閉氣三十五息。兩手捻都監目作三步。皆以右足在前。乃止。祝曰。李耳李耳。圖汝非李耳耶。汝盜黃帝之犬。黃帝教我問汝。云詞畢便行。一山虎不可得見。若卒逢之者。因正面立。大張左手五指側之。極勢跳手上下三度。於跳中大喚曰。咄虎。北斗君使汝。云虎即走。予謂人卒逢虎。魂魄驚怖。竄伏之不暇。豈能雍容步趨。仗咒語七字而脫耶。因讀此方。聊書之以發一笑。此書乃唐王珪之孫縝所作。本傳云。縝視母疾。歎從高醫遊。遂窮其術。因以所學作書。討繹精明。世寶焉。蓋不深考也。

枝江縣有陳留王子香廟。頗子香於漢和帝之時出爲荊州刺史。有惠政。天子徵之。道卒枝江亭中。常有三白虎出入。人間送喪踰境。百姓追奠甘棠。以永元十八年立廟設祠。刻石銘德。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世猶謂白虎王。水經注

子華少學公羊。十四舉孝廉。到洛陽。遇虎爭一羊。乃瞋目按劍斬羊腹。虎各以其半去。

周處年少時。因彊俠氣。爲鄉里所患。又義興山中虎。長橋下蛟。並皆暴犯。人謂三橫。而虎尤劇。處聞有自新意。便射殺蛟及虎。虎名遺跡。乃白額虎也。

鬬伯比淫於郧女。生子文焉。郧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郧子田見之。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鬬穀於菟。

申屠澄者。貞元九年自黃衣調補濮州什邡尉之官。至貞符縣東十里許。遇風雪大寒。馬不能進。路傍有茅舍中有烟火甚溫暖。澄往就之。有老父嫗及處女環火而坐。其女年方十四五。雖蓬髮垢衣。而雪膚花臉。舉止妍媚。父嫗見澄來。遽起曰。客甚衝寒雪。請前就火。澄坐良久。天色已暝。風雪又至。澄曰。西去縣尚遠。請宿於此。父嫗曰。苟不以蓬室爲陋。敢不承命。澄隨解鞍施食。憐焉。其女見客。方止修華飾翠。自帷箔間復出。而閑麗之態。尤過留時。有頃。嫗自外挈酒壺至。於火前煖飲。謂澄曰。以君冒寒。且進一杯以禦凝冽。因拊膺曰。始自主人翁當遷。澄當婺尾。澄因曰。坐上尚欠小娘子。父嫗皆笑曰。田舍家所育。豈可備賓主。女即迴眸斜睨曰。酒豈足貴。聞人不宜預飲也。母即牽衣使坐於側。澄始欲偵其所能。乃舉令以觀其

意。澄執盞曰。請假書語意。屬因前事。澄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女低聲微笑曰。天色已晚。此歸亦何往哉。俄然逕至女。女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澄愕然歎曰。小娘子明慧若此。某幸未婚。敢請自媒如何。翁曰。是雖寒賤。亦常媒保之。頃有過客。以金帛爲聘。某先未忍別。未許。不期貴客又欲受拾。豈是分耶。願以爲託。澄隨修子壻之禮。祛裝以遣之。嫗悉無所取。曰。但不棄寒賤。何事資貨。明日又謂澄曰。此孤遠無鄰。又復湫隘。不足以久留。女既事人。便可行矣。又一日從容爲別。澄乃以所乘馬裁之而行。既至官。俸祿甚薄。妻力以成其家。交結賓客。旬日之內。大獲名譽。而夫妻情義益洽。至於厚親族。拯恤僕。廢養無不歡心。後秩滿將歸。已生一男一女。亦甚明慧。澄尤加敬焉。常作贈內詩一篇曰。一官甄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鴛鴦。其妻終日吟諷。似默有和者。然未嘗出口。每謂澄曰。爲婦之道。不可不知。倘更作詩。反似嫗妾耳。澄能官。即罷宦歸秦。過利州至嘉陵江畔。臨泉石。藉草憩息。其妻忽悵然謂澄曰。前日見贈一篇。詩即有和。初不擬奉示。今遇此景物。終不能默之。乃吟曰。琴瑟情雖重。山林志自深。常疑時節變。寡負百年心。吟罷清然。良久若有慕焉。澄曰。詩則麗矣。然山林非婦人所思。倘憶賢尊。今則至矣。何忽悲泣乎。人生因緣業相之事。何由可定。後二十餘日。復至妻本家。草舍依然。但不復有人矣。澄與妻即止其舍。妻思慕之深。晝日涕泣。忽於壁角放衣之下見一虎皮。塵埃盡滿。妻見之。忽大笑曰。不知此物尚在耶。披之即化爲虎。哮吼拏攫。突門而去。澄驚走避之。攜二子尋其路。望林大哭。數日竟不知所之。

大曆中有馮希樂荊州人。善諛。嘗到長林縣。縣令。語令曰。昨入縣境。見虎狼相尾而西。應是仁風所暨。有頃村里報虎食人。馮遽曰。掠人便去。令戲曰。所食者惡。虎不妨留。

南岳大禪道風既盛。有道士生妬害心。密告陳主。經師乃北僧。受齊國劵。斷斷岳心釘石與妖。帝遂遣使追師。使至石橋。忽見二虎跑憤。大蟲當路。使驚。乃誓曰。我見思禪師當如佛想。若起惡心。任汝所傷。蛇虎乃退。

貴州僧結庵龍虎山下。嘗赴齋市人家。僧四僕肩輿以行。至即從主人求密室。閉僕其內。加扃鑰。戒勿與食。主人念僕遠來。不當令褐腹。俄聞咆哮。走視之。皆虎也。蓬鬢毛竦。爭來言。僧但微笑。齋罷啓鑰。喚出。依然僕也。遂舉輿去。蓋始以法戮制山中虎耳。

唐長慶中。有處士馬拯。性冲淡。好尋山水。不擇險峭。盡能躋攀。一日居湘中。因之衡山。觀融峯。詣伏虎師佛寶內。道場嚴潔。果食馨香。列白金四於佛榻上。見一老僧眉毫雪色。朴野魁梧。甚喜拯來。使僕掣蓋。僧曰。假君僕使近縣市少鹽豉。孫許之。僕乃攜金下山去。僧亦不知所向。俄有一馬沼山人。亦獨登此來。見拯甚相慰悅。沼告拯曰。適來道中。遇一虎食一夫。不知誰氏之子。說其服飾。乃拯之僕也。拯大駭。沿又云。遙見虎食人盡。乃脫鞾改服。解衣。爲一老僧也。拯甚怖懼。及沼見僧曰。只此是也。拯白僧曰。馬山人來云。某僕使至半山路。已被虎傷。如何僧怒曰。貧此道境。山無虎狼。草無毒螫。路絕蛇虺。林絕鴟鴞。無信妄語耳。拯細窺僧吻。猶帶殷血。向夜二人宿其食堂。牢扃其戶。明燭伺之。夜已深。聞庭中有虎怒。首觸其扉者三四。牖戶壯而不壞。二子懼而焚香虔誠。叩首於堂內土偶。資頭盧者良久。聞土偶吟詩曰。寅人但滿欄中水。牛子須分艮伴金。若教特進重張弩。過去將軍心損心。二子聆之而解其意曰。寅人虎也。欄中即井耳。牛子即我耳。艮伴金即銀耳。其下兩句即不解。及明。僧叩門云。郎君起來食粥。二子方敢啓關。食粥畢。二子計之曰。此僧且在。我等無已下山。遂計云。井中有異。召僧窺之。有頃。二子推僧墮井。其僧乃化爲虎。二子以巨石鎮之。而虎斃矣。二子遂取皿銀下山。近昏黑而遇一獵人於道。傍張彎弓。上樹而爲柵居。語二子曰。去山下又遠。諸虎方暴。何不且上柵來。二子悸慄。遂攀緣而去。將欲人定。忽三五十人過。或付道。或丈夫。或婦女。嘔吟者。戲舞者。忽至弓所。衆怒曰。朝來被二賊殺我將軍。尚方今追捕去。又敢有人張我將軍。遂發其機而去。二子聞其聲。遂詰獵者曰。此是假鬼。被虎所食之人也。爲虎前呵道耳。二子因徵獵者之姓氏曰。名進。姓牛。二子大喜曰。土偶詩下句有驗矣。特進乃牛進也。將軍即此虎也。遂勸獵者重張其箭。獵者然之。卻登柵。果有一虎哮吼而至。前足觸機。箭乃中其三斑。貫心而暫。逡巡諸假。奔走卻迴。伏其虎哭甚哀。曰。誰人又殺我將軍。二子怒而叱之曰。汝輩無知。下鬼。遣虎齧死。吾今爲汝報讎。不能慚謝。尤敢慟哭。豈有爲虎不靈如是。遂悄然。忽有一鬼答曰。都不知將軍是虎也。聆郎君之說。方大醒悟。就其虎而罵之。威謝而去。及明。二子分銀與獵者而歸耳。

中曲之山。其陰有獸。狀如馬。而白身黑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音。其名曰駮。是食虎豹。

白岑唐人。異人傳發背方。治無不驗。岑祕之。不以示人。病者多斃死。淮南小將軍高適。得取其方。猶不效。後岑至九江。爲虎所食。遺方於囊中。其所與高適者。亦假方也。

上清眞人謂呂紹先云。所居在終南山。鵠頂有洞。子可予此行。眞人乃神示變化。頃刻輒到一峰。洞門霞彩。三虎踞門。眞人叱之。虎下絕澗。遂飲紹先以元和之酒。坐石談玄。

漢武帝時。大宛之北胡人有獸一物。大如狗。然聲能驚人。雖犬聞之皆走。名曰猛獸。帝見之。怪其細小。及出苑中。欲使虎狼食之。虎見此獸。即低頭着地。帝爲反觀。見虎如此物。謂下頭作勢。起搏殺之。而此獸見虎甚喜。弛脣搖尾。徑往虎頭上立。困弱虎。而虎乃閉目低頭。匍匐不敢動。嚮鼻不去之。後虎尾下頭去。此獸顧之。虎輒閉目。

虎所至。假鬼先驅。獵人以烏梅楊梅布地。鬼嚙酸。不顧虎。虎乃可擒。

蠅虎一名蠅豹。似蜘蛛而無網絡。身黑色。嘴邊有雙肉爪。擒蠅而食之。兩目似虎。爛然有光。說文謂之蠅蝗蟷蛸。

風俗通曰。人卒得病。燒虎皮飲之。繫之衣服亦避惡。

袁州山中有一村院僧。忘其法名。偶得一虎皮。戲披於身。搖尾掉頭。頗克肖之。或於道傍戲鄉人。皆懼而返走。至有遺其所攜之物者。僧得之喜。潛於要衝伺往來。有負販者。竄自草中躍出。昂然虎也。皆棄所賫而奔。每蒙皮而出。常有所獲。自以得計。時時爲之。忽一日披之。覺其衣着於體。及伏草中良久。試暫脫之。萬萬不能脫。自視其手足。虎也。爪牙虎也。乃近水照之。頭耳眉目口鼻毛尾皆虎矣。非人也。心又樂於草間。遂捕狐兔以食之。擎攫飲啖。皆虎也。是後常與同類遊處。復爲鬼神所役使。則往來於山中。寒暑雨雪

不得休息。甚厭苦之。形骸雖變。而心靈靈然人也。但不能言耳。周歲餘。一旦餒甚。求無所得也。潛伏道傍。欲一人過於前。遂躍而噬之。既死。將分裂而食。細視之。一衲僧也。心自惟曰。我本人。幸而爲僧。不能守近瓶。求出輪迴。自爲不善。活變爲虎。業力之大。無有是者。今又殺僧以充腸。地獄安容我哉。我寧餒死。弗重其罪也。因仰天號。聲未絕。忽然皮落如脫衣狀。自視其身。一裸僧也。奔舊院。院已荒廢。乃用草遮身。投於他家。得破衣數件。走於鄰境佛寺。因遊方止臨川崇壽院衆堂中。是時圓超上人居看經堂。其僧侍立不甚。上人念其恭勤。乃問爾何處人。出家幾夏臘。修習何法。而勤勤若此。對曰。某心有悔行。願因上人決之。但不欲他僧聞耳。乃屏侍者問之。某言爲虎之事。叩頭作禮。求懺罪業。上人謂曰。生死罪福。皆由念作。剎那之間。即分天堂地獄。豈在前生後世耶。爾惡念爲虎。善念爲人。豈非證哉。苟有志乎脫離者。趣無上菩提。還元返本。念不著則人不爲虎。虎不爲人矣。方今閻中大善知識比肩。爾其往哉。僧乃率教。上人尋話於智作長老。長老往見之。以上人向者事問。皆無異同。雙目猶赤。既然可畏也。後入嶺不知所適。

臯橋經世曰。鷹鸇之類食生物。陽也。而雞鬼之類。不專食生。陽中之陰也。虎豹食生物。剛也。而貓犬之類食生又食穀。剛中之柔也。

虎之小胃名曰貫。胃中儲肉皆化。而惟爪甲不化。爪甲入胃中。則盤貫滿矣。故圃圃名曰貫城云。

晉郭文舉與虎探去餌。虎送鹿來報以爲異。今長興縣有邸嫗採桑次。被虎銜入深谷中。虎蹲嫗前。自旦至午不食。嫗告曰。某之年邁。莫有宿業否。今困於此。乞大聖念之。遂伸一脚於嫗前看之。有一竹鍼在爪下。嫗又曰。真要去邪否。掉尾點頭。似想感之狀。嫗乃爲拔之。迅躍數四。卻銜至舊所。並無損。至夜。虎一鹿於門首去。

唐顧傳少醉遇虎。與鬬搏其肩。傳亦持虎不置。會人斬虎得免。既貴。悔之。戒諸子曰。士尚智與謀。勿效吾暴虎也。

周禮方相氏掌蒙熊皮。黃金四目。以驅疫鬼。故墓上列植樹。路口置石虎爲此。

唐咸通中。荆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常謂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爲蝗蟲。謂食莊而食也。第二變爲蓋魚。謂粥寄而食也。第三變爲大蟲。謂賣奴婢而食也。

南陽張逢。貞元末。商遊嶺表。行次福唐縣。橫山。時南初霽。日將暮。山色鮮妍。烟嵐鬱然。策杖尋勝。不覺極遠。忽有一段細草。縱廣百餘步。碧鮮可愛。其傍有一小樹。脫衣掛樹。以杖倚之。投身草上。左右翻轉。既而酣甚。若歌鼾然。意足而起。其身已成虎也。文彩爛然。自視其爪牙之利。驅爵之力。天下無敵。遂騰躍而起。超山越壑。其疾如電。夜久顧飢。因傍村落徐行。犬彘駒犢之類。無可取。宜中恍惚。自謂當得福州鄭錄事。乃傍道淺伏。未幾有人自南行。若候吏迎鄭者。見人問曰。福州鄭錄事名璠。計程當宿前店。見說何時發來。人曰。吾之主人也。問其飾裝。亦到非久。候吏曰。只一人且復有同行。吾當迎拜。時虛其誤也。曰三人之中。綾絲者是。其時逢方伺之。而彼詳問。若爲逢而問者。逢既知之。潛身以伺之。俄而鄭到。隨從甚衆。衣綾絲甚肥。崑崙而來。適到逢。衝之走。而上山。時未天曙。人知之莫敢逐。得恣食之。殘其腸髮。既而行於山林。

單然無侶。乃忽思我本人也。何樂爲虎。自因放深山。查求初化之地而復耶。乃步步尋求。日暮方到其所。衣服尤掛。杖亦倚。樹草依然。翻復轉身於其上。意足而起。即復人形。於是衣衣策杖而歸。昨往今來一復時矣。初其僕夫驚其失逢也。訪之於鄰。或云策杖登山。多岐蹄之。杳無行處。及其來也。驚喜問其故。逢結之曰。偶尋山泉到一山院。共談釋教。不覺移時。僕夫曰。今且側近有虎食福州鄭錄事。求餘不得。山林放多猛獸。不易獨行。即之未迴。疑負亦極。且喜平安無他。逢遂行。元和六年。旅次淮陽。舍于公館。館吏宴客。坐客有爲命者曰。巡若到。各言己之奇異。事不奇者。罰。巡到逢。逢言橫山之事。末坐有進士鄭遐者。乃鄭紀之子也。怒目而起。復刀將殺逢。言復父讐。衆共革之。遐怒不已。遂入白郡將。於是遐非南敕津吏勿復渡西遐。且觀遐之名以避。以識曰。周父之讐不可以不報。然此讐非故殺。曰必死殺逢。遐亦當坐。遂遁而去。不復其讐。

虎有化爲人者。足無跡。

周幽王時。羊化爲狼。牛化爲虎。

虎書卷之五

唐開元間。稠錫禪師卓錫義興南嶽。忽聚間聞嬰兒聲。師曰。有是緣哉。即卓錫而庵前樹木自開。遂納衣服數種於內。復卓錫而木合。人號爲稠錫和尚。因下山得一嬰孩。遂留爲偶。生二子。一日晨炊。進藝。奏辭以藝盡。師笑曰。非藝盡。乃緣盡也。復取衣錫歸寺。衆請不納。一日借一虎至。僧衆怖走。師招之曰。勿怖。今欲與汝辭決去留耳。吾果不能住此。虎當噉我。如可再居此。虎即繞身三匝。言未已。虎行如數。衆俱請止。庵前有池。師遂剖腹洗腸而入。演法集衆。遂成大剎。後飛錫至黃嵐白龍山。有神侍立其左右。黃嵐誌云。師名清寂。

黃嵐子善氣禁之道。禁虎狼百蟲。皆不得動。

虎將至則鵲噪。

漢中嶺山蒙柚。有蛇見人自斷。有虎能飛。狀如蝙蝠。

開元末。峽口多虎。往來舟船。皆被傷害。自後但是有船將下峽之時。即預備一人充飼虎。方舉船無忌。不然則船中被害者衆矣。自此成例。船留一人上岸飼虎。經數年。其後有一船內皆豪強數內有一人罪窮。被衆推出。令上岸飼虎。其人自度力不能拒。乃爲出船而謂諸人曰。某貧窮。合爲諸公代死。然人各有分定。苟不便爲其所害。某豈有怨。誠諸公能尤否。衆人聞其語。哀言甚切。爲之愴然而問曰。爾有何事。其人

曰。某今便上岸。尋其虎蹤。當別自有計較。如何爲某留船灘下。至日午時若不來。當任船去也。衆人曰。我等如今便泊船灘下。不止住今日午時。豈爲爾留宿。伺明日若不來。船及去也。言訖。船乃下灘。其人乃執一長柯斧。便上岸入山尋覓。並不見有人蹤。但見有虎跡。林木深邃。其人乃見一路虎蹤甚稠。乃便尋之。至一山陸。泥極甚。虎蹤轉多。更行半里。卽見一大石室。又有一石牀。見道士在石牀上熟寐。架上有一張虎皮。其人意是虎之所變。乃躡足於架上取皮。執斧而立。道士驚覺。已失架上虎皮。乃曰。吾合食汝。何竊吾皮。其人曰。我合食爾。爾何反是而言。二人爭競。移時不已。道士詘屈。乃曰。吾有罪於上帝。被謫在此爲虎。合食一千人。吾今已食九百九十九人。惟欠汝一人。其數當足。吾今不幸爲汝竊皮。若不歸吾。必須央更別爲虎。又食一千人矣。今有一計。吾與汝俱獲兩全可乎。其人曰。可也。道士曰。汝今但執皮歸船中。剪髮及鬚髯少許。並剪指爪甲。及頭面並脚手及身上各灑少血二三升。故衣三兩事裹之。待吾過岸上。汝可拋皮與吾。吾取皮自化一虎。卽將此物拋與吾。取而食之。卽與食汝無異也。其人遂執皮執斧而歸船中。踏人驚訝。乃備述其由。遂於船中依虎所教待之。遲明。道士已在岸上。遂拋皮與之。道士取皮振迅。俄變一虎。哮吼跳躑。又拋衣與之。虎乃嚙食而去。自後更不聞有虎傷人。衆言食人數足。自當歸天去矣。

禽蟲之善搏生者多矣。虎如鼠曰。蠅虎。鳶曰。魚虎。守宮曰。蟲虎。士附曰。蝦虎。鳥鴉剖葦食蟲曰。蘆虎。皆以其善食是物而有是名。

李陽冰善小篆。自謂蒼頡後身。時謂之虎筆。

聶耳國其人與獸相類。在無腹國東。其人虎文。耳長過腰。手搏耳而行。

宋鹿道人結廬佘山之東峰。二虎大青小青侍焉。咸平中天旱人饑。盜且作矣。室廬四面竹木實繁。潛有取者。而二虎銜之。不可得也。

凡虎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弩箭纔及。目光隨墮地。得之者如白石是也。

會稽釋弘明。每旦水瓶自滿。天竺爲其給使。虎嘗入室伏其牀前。久之乃去。

趙不易爲江陰軍僉判。妻病。火食絕不食。惟啖生肉。與趙隔幾。婢媵侍疾者輒病死。不朞月更三人皆死。老兵持肉自戟門入。怒不食。自後圖卽食之。趙後待闕衡州。妻白晝化虎而去。人謂戟門有神。而三婢者遭其乘夜吮血。故殞焉。

孫權好畋。長乘馬射虎。虎突前攀馬鞍。張昭變色諫。權謝曰。年少不能慮事。然猶不能已。命作射虎車。

汝州葉縣令盧澄者。有幼女。大屑中。許邑客鄭楚曰。及長。以嫁君之子元方。楚拜之。俄而楚餘渾州軍事。澄亦辭之寓葉。後楚卒。元方謹喪居江陵。數年間音問兩絕。縣令章計爲子娶焉。其吉辰元方適到。會武昌戍邊亦止其縣。縣陸天雨甚。元方無所容。徑往縣東十餘里佛舍。舍西北隅有若小獸號鳴者。出火視之。乃見三虎。雖目未開。以其小未能害人。且不忍殺。閉門堅拒而已。約三更初。虎來觸其門。不得入。其西有窗亦甚堅。虎怒搏之。裂折格頭於中。爲左右所轉。進退不得。元方取佛塔塼擊之。虎吼怒奪擢。終莫能去。連擊之。俄頃而死。既而開門外若女子呻吟。氣甚困。元方徐問曰。門外呻吟者人耶鬼耶。曰人也。曰何

以到此。曰妾前盧令女也。夕將適章氏。親迎方登車。爲虎所執。負荷而來投此。今卽無損。兩甚畏其復來。能救乎。元方奇之。執燭出視。其衣縷也。年十七八。襆服儼然。泥水皆徹。既扶入。復固其門。拾佛塔毀像以繼其明。女曰。此何處也。曰縣東佛舍耳。元方言姓名。且語備諸。女亦前配之曰。妾父曾許妻君。一旦以君之絕耗也。將嫁章氏。天命難改。虎送歸君。莊去此甚近。君能送歸。請絕章氏而率巾櫛。及明送歸。其家以虎攫而去。方坐且制服。適見其來。喜若天降。元方致虎於縣。具言其事。縣宰異之。以盧氏歸於鄭焉。

或問世傳有人化虎。理有之乎。程子曰。有之。昔在涪村。見民瓜田。漸變如虎。毛斑斑然。通身。夜開關延虎食其牢中之豕。化雖未成。而氣類相感。其情已通矣。

慈州稽胡者。以弋獵爲業。唐開元末。逐鹿深山。鹿急走投一室。室中有一道士。朱衣凭案而坐。見胡慈懼。問其由來。胡言其姓名。云適逐一鹿。不覺入深。辭謝衝突。道士謂胡曰。我是虎王也。天帝有命。令我主施諸虎之食也。一切獸各有對。無枉也。道士爾稱其姓名。合爲近食。案頭有朱筆及盃。盛簿籍。因開其簿以示胡名。胡戰懼良久。固求釋放。道士云。吾不惜放汝。天有命如此。如之奈何也。若放汝便失我一食。然汝相遇。百方取免。久之乃云。明日可作草木人。以己衣服之。及猪血三斗。絹一匹。將與俱來。或當得免。胡遂回。未去。忽見華虎來朝。道士處分所食。遂各散去。胡尋再拜而返。翼日乃持物以詣。道士笑曰。爾能有信。故爲佳士。因令胡立草人庭中。致猪血於其側。然後令胡上樹。以下望之。高十餘丈。云止此得矣。可以絹縛身若樹。不爾恐有殞落。尋返房中。變作一虎。出庭仰視胡人。嘷吼數四。向樹跳躍。知胡不可得。乃蹲草擲高數丈。往食猪血盡。入房復爲道士。謂胡曰。可遠下來。胡下再拜。使以朱筆勾胡名。於是免難。

占城國虎黑色而小。能化人。雜市里間。誘人食之。

虎交而月孕。

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謐齒痛求治。鄭曰。惟得虎鬚熱揷齒間卽愈。卽爲拔數莖與之。

蔡條云。嶺右俗淳物賤。始吾以靖康丙午來博白時。虎未始傷人。獨村落中竊羊豕。或婦人小兒。呼噪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嘗過墟井。繫馬民舍籬下。虎來瞰籬。客懼。民曰。此何足畏。從籬旁一叱。而虎已去。村人視猶犬然。十年之後。流寓者日衆。風聲日變。百物湧貴。而虎浸傷人。今則噤人。與內地弗殊。風俗澆厚亦及禽獸耶。先王中孚之道。信及豚魚。知必不誣。

龍湖普卽禪師。一日集徒曰。吾將他適。衆凄然堅請。師曰。汝等豈不知遠磨雙屨西歸。普化全身脫去。旣而跨虎。凌晨抵信州。

天虎人虎。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桀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奮駭。

崔韜。浦州人。旅遊滁州。南抵歷陽。驟發滁州。至仁義館宿。館吏曰。此館凶惡。幸勿宿也。韜不聽。負笈昇廳。館吏備燈燭訖。而韜至二更展衾。方欲就寢。忽見館門有一大足如獸。俄然其門豁開。見一虎自門而入。韜驚走於睹處。淺伏視之。見獸於中庭脫去獸皮。見一女奇服嚴飾。昇廳而上。乃就金箱出剔之曰。何故

宿余家而疑。韜適見汝爲獸入來何也。女子起謂韜曰。願君子無所怪。妾父兄以畋獵爲事。家貧欲求良匹。無從自達。乃夜潛將虎皮爲衣。知君子宿於是館。故欲托身以備灑掃。前後賓旅皆自怖而擯妾。今夜幸逢達人。願察斯志。韜曰。誠如此意。願率懽好。來日韜取獸皮衣。棄廳後枯井中。乃挈女子而去。後韜明經擢第。任宣城時。韜妻及男將赴任。與不月餘。復往宿仁義館。韜笑曰。此館乃與子始會之地也。韜往視井中。獸皮依然如故。韜又笑謂其妻曰。往日卿所著之衣猶在。妻曰。可令人取之。既得。妻笑謂韜曰。妾試更着之。依請。妻乃下階。將獸皮衣着之。纔畢。乃化虎哮吼。奮於上廳。食子及韜而去。

榜葛剌國。有黑衣白花彩綵帔。佩瑠璃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鐲鈿。歌舞佈酒者。根肯遠魯柰柰。蓋優人也。能作百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人家。解索坐虎於庭。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沒入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勞戲者錢。

泰民王行言。商賈爲業。常販鹽鬻於邑渠之境。路由冀元之南曰大巴路。小巴路。危峰峻壑。猿徑鳥道。路眠野宿。杜絕人烟。鹽獸成羣。食啖行旅。行言結十餘少壯同行。人持一拄杖。長丈餘。銛鋼鐵以刃之。即其短鎗也。纔登細徑。爲虎猛逐之。及露宿於道左。虎忽自人衆中攫行言而去。同行持刃杖逐而救之。呼喊連山。於數十步外奪下。數上拏攫之蹤。已有損傷。平旦前行。虎又逐至。其野宿衆持鎗圍。使行言居於當心。至深夜虎又躍入衆。攫行言而去。衆人又逐而奪下。則傷愈甚。行旅復衛而前進。白晝逐人。略不暫捨。或跳於前。或躍於後。時自於道左而出。於樹人叢中提行言而去。竟救不獲。終不傷其同侶。須得此人充其腹。不知是何冤報。逃之不獲。

雲南蠻能化形爲虎。以人爲糧。

漢州西四十里。有富叟王瑤所居。水竹圍林。占一川之勝境。而往來人多迸道以經焉。既至。瑤必盡誠接待。有賣瓦金石生者。常言住西山。每來必休於此。積十數年。率三日一至。瑤密異之。外視其所買。又非山中所用者。一日瑤伺其來。因竭力奉之。石亦無愧。近晚將去。瑤曰。思至生居爲日久矣。幸願階焉。石生曰。吾敝土窮山。不足爲訪。瑤即隨行十數里。暝色將起。石生曰。爾可返矣。瑤曰。竊慕高躅。願效誠力。但生所欲。皆可以率。所以求之其居焉。石生固辭。瑤追從不已。石生忽以拄杖畫地。登爲巨壑。而身亦躍爲白虎。哮吼顧瞻。瑤驚駭惶怖。因蒙面匍匐而走。明日再往。曾無人跡。自是石生不復經過矣。

山魈者。嶺南所在有之。獨足反踵。手足三肢。其牝好傅脂粉。於大樹空中作窠。有木屏風帳幔食物甚備。南人山行者。多持黃脂鉛粉及鐵等以自隨。遇雄者謂之山丈。遇雌者謂之山姑。必求脂粉。與者能相護。唐天寶中。北客有嶺南山行者。屬夜懼虎。欲上樹宿。忽遇雌山魈。其人素有輕齋。因下樹再拜呼山姑。樹中遙問有何貨物。人以脂粉與之。甚喜。謂人曰。安臥無虞也。人宿樹下。夜中有二虎欲至其所。山魈下樹以手撫虎頭曰。斑子。我客在。宜速去也。二虎遂去。明日辭別。謝客甚謹。其雖緻者尤火。歲中每與人營田。人出田及種餘。耕地種植並是山魈。穀熟則來喚人平分之。性實直。與人分不取其多。人亦不敢取多。取多者遇天疫病。

釋道穆初入荊州神山。忽風雷震吼。蛇虎亂圍。穆心泰然。一定七日。蛇虎方隱。山神變形謝過云。是田伯王也。來請受戒。

邵都梁馮翊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以手撫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苟有宿命。非智力所知也。

天寶末。劉鹿者爲嶺南判官。山行。忽遇山魈。呼爲妖鬼。山魈怒曰。劉判官我遂遊戲。何累於君。乃爾鬼我。遂於最下樹枝上立呼斑子。有頃虎至。令收劉判官。鹿大懼。策馬而走。須臾爲虎所攫坐腳下。鬼乃笑曰。劉判官更罵我否。左右再拜乞命。徐曰可去。虎乃捨鹿。鹿惶懼氣絕。自是病數日方愈。鹿每向人說其事。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齊謂虎爲拚予。因以守之。

天寶末。宣州有小兒。其居近山。每至放牧。恒見一鬼引虎逐己。如是已十數度。小兒謂父母云。鬼引虎來。我則必死。世人云爲虎所食。其鬼爲倀。我死爲倀必矣。若虎使我。則引來村中。村中宜設穽於要路以待。虎可得也。數日後果死於虎。久之謂父云。身已爲倀。明日引虎來。宜於西偏速修一穽。父乃與村中作穽。穽成之日。果得此虎焉。

竺佛調山行值雪。調入虎窟中宿。虎還其臥。後自剄亡日。適近皆至。調曰。人身無常。能專心眞淨。形類雖異。而必同契。端坐而逝。

僧樹禪師。王屋山修定。聞兩虎交鬬。乃以錫杖中解。各散而去。

古松大士。曾於松間顧度衆生。飼虎之餘飯。棄鄰林間。化而爲石。青白錯雜。可作數珠。謂之飯石。

陽朔蘇太玄妻徐氏卒。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其司不錄。經旬月知占卜吉凶。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舍屬請往卜之。俄頃云。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形狀。卜者始信服。

釋法齋止江北海陵寺。嘗有虎搏人。齋喚住令放。虎即放之。爲諸虎說法。相隨而去。

桂陽之山。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白金。有獸焉。其狀如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謠。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孫。

釋曇詢嘗山行。遇虎鬬。詢執錫杖分之。虎妥尾而散。屢逢熊虎交爭。皆解之。

唐吏部員外張昇。隨僧宗幸蜀。以少年未舉。遂就攝涪州。衙州司差里正游章當直。他日遂告辭。問何往。章不答。但云老母及妻兒乞時恤。言訖而去。所居近昇。夜聞章家大哭。明日專問其由。章昨夜辭其家入山。變爲虎矣。二三日又聞章家大號叫。翌日又問其故。曰章昨夜思家而歸。自上半身已變而尚能語。

西域房陵間有白虎神。好飲人血。每歲其民殺人祭之。

有僧問諸弟子曰。虎項金圈。誰能解之。衆莫酬對。一人突出曰。此金圈何不令結者解之。

老君宮殿鬱鬱如雲氣。五色玄黃。不可名字。侍從多女少男。庭中有珠玉樹。衆芝叢土。龍虎避邪遊戲其間。但聞琅琅如銅鐵聲。不可知測。

弘文學士歸生。偶後寓家巴州。道使入蜀。早行遇虎於道。遂升木而避。數虎迭來攫齧。取之不及。虎相謂曰。無過巴西縣黃二郎也。一虎乃去。俄有白狙者至。視其人而哮吼攫齧。使人升木愈高。既皆不得逞而守之。移時有羣縣械鈴聲。遂各散。使人至巴西。果有黃二郎者。乃巴西吏人。爲虎所食也。

荆公嘗在歐公坐上。賦虎圖。衆客未落筆。荆公已就。歐公讀之。爲之擊節。坐客擱筆不敢作。

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蹄伏之所。必在石嵓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惟虎出百里外。則迷其所出之道路。

唐長安年中。彬州佐史因病而爲虎。將噉其嫂。村人擒獲。乃佐史也。形雖未全改。而尾實虎矣。因縶樹數十日。還復爲人。長史崔玄簡親問其故。佐史云。初被一虎引見一婦人。盛服。諸虎恒參集。各令取當日之食。時某所預虎列。形質未全。不能別覓他人。將取嫂以供。遂爲所擒。今雖作虎未得。尚能其聲矣。簡試之。佐史乃作虎聲。震駭左右。簷瓦皆振落焉。

人或問云。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剛。焉得不從。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聲急屈伸不得走。乃此義爾。

晉復陽縣里民家兒常牧牛。牛忽舐此兒。舐處肉悉白。兒俄而死。其家葬此兒。殺牛以供賓客。凡食此牛肉。男女二十餘人悉變作虎。

草木子曰。物之牝牡。一生不再交者。虎也。鴛鴦也。玳瑁也。

有一中朝子弟。性頗落拓。少孤。依於外家。外家居在亳州永城界。有莊。鳥氏一女甚有才色。此子求娶焉。鳥曰。汝且勵志求名。名成我不違汝。此子遂發憤篤學。營名京邑。白於鳥曰。請三年以女見侍。如違此期。任別適人。鳥許之。此子入京四年未歸。乃別求乃婚。行有日矣。而生亦已成名歸。去鳥莊六七十里。夜宿時暑熱。此子從舟中起登岸而望。去舟半里餘。有一空屋。遂領一奴持刀棒居宿焉。此乃一廢佛屋。土塌肉存。此子遂寢焉。奴人於地持刀棒衛之。忽覺塌下有物動聲。謂是蟲鼠。亦無所疑。夜至三更月漸明。忽一虎背負一物。擲於門外草內。將欲入屋。此人遂持刀棒叫呼。便驚走。呼舟人持火來照。草間所墮。乃一女。妝梳俱華。但所著持故衣耳。亦無所損傷。熟視之。乃鳥妹也。許嫁之者。爲虎驚。語猶未得。遂扶入屋。又照其塌後。有虎子數頭。皆殺之。扶女。卻舟中。明日至鳥莊。遙聞哭聲。此子遂推船莊外百餘步。入莊先慰。鳥因故。鳥曰。吾以汝來過期。許嫁此女於人。吉期本在昨夜。一更後因如厠。爲虎所搏。求屍不得。生乃白其事。鳥聞悲喜驚歎。遂嫁此生也。

虎窟山。相傳燕濟南太守胡諦。於此山塌得白虎。因名焉。

晉太元元年。江夏郡安陸縣師道宣。年二十有二。少來了了。得時病愈後。忽發狂。變爲虎。食人不可復數。有女子樹上採桑。虎取食之。覓。乃覩其釵鈿。著山石間。後還作人。皆知取之。經年還家爲人。遂出仕官。爲殿中令史。夜共人語。忽道天地變怪之事。道宣自云。吾常得病發狂。遂化作虎噉人。言其姓名。同坐人或有食其父子兄弟者。於是號哭捉送付官。遂餓死。建康獄。

李岐與兄弟獵於宜人。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頭爲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爲溲器。示辱之也。今人作虎枕自岐始。又謂溲器曰虎子。

穆天子傳。有虎在葭中。北萃之士曰高奔戎。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柙而蓄之東虞。是曰虎牢。

乾道中。江西水災。豐城農夫挈其母及妻子就食他所。過小溪。審語妻曰。殺貧難食。豈能俱生。我攜兒先渡。母老不能來。可棄之。歸不忍。掖姑以行。足陷泥淖。方取履。見白金爛然在水中。拾得之。語姑曰。本爲貧徙。今幸天賜。可歸矣。登岸望其夫不見。兒戲沙上。問之云。被黑牛銜入林中。入林視之。流血丹地。已爲虎食矣。

蜀州李忠。因病化爲虎。初忠病久。其子買藥歸。而省父。忠視子朶頤涎流。子驚視。父已作虎形。出外扃其室。穴壁窺之。迺眞虎矣。

方言虎陳魏之間曰李父。淮楚之間曰李耳。注謂虎食物值耳而止。以觸其諱。

釋明恭住鄭州會善寺。山行猪虎交鬬。猪漸不如。語虎曰。可放令去。虎不肯。恭便一手提頭。一手撮尾。拋之深谷。

裴煜臨川人。少時讀書於金谿縣疎山佛屋。嘗夜聞虎嘯於窗外。煜撫几大言曰。裴君終不貧賤乎。可更三嘯也。言訖。虎復三嘯而去。歷曆六年。煜試禮部第一。熙寧初。煜知揚州。以老而死。郡人黃醇與煜故舊。常爲裴誦之曰。當煜在疎山間。以虎嘯事語人。人之不誚煜者鮮矣。

鮮卑使十數輩。從者皆百餘人。皆蓬髮黑面。狀如獺猱。使者衣虎皮氊裘。以虎尾加於首爲上飾。他悉類此。出遼史輯志

宜城包鼎所作絹素。雖破而毛色精潤如新。包氏以虎世其家。而鼎之所畫居最。

虎天下之至猛。於牽制父子牝牡之情。則雖威而不怒。荒榛赤草。鳥噪其上。兩虎引子而行。意甚安佚。其雄前行。觀其意中。亦有衛衛之意。小虎爪牙未備。已有食牛之氣。但吞噬之獸。夫婦父子相從而羣行。人或遇之。誠可懼也。出華夷珍玩考

山出星虎。如中國之虎。路大。其毛異色。亦有黯色花紋。黃虎亦內有虎變人。入市混人而行。自有識者擒而殺之。出遼史輯志

建安人山中種粟者。皆構棚於高樹以防虎。嘗有一人方升棚。見一虎垂頭過去甚速。俄有一獸如虎而稍小。臨前虎而去。遂聞竹林中哮吼震地。久之。乃其明日往視。其虎遇食略盡。但存少骨。出徐鉉稽神錄

宜德間。程寶南爲尚寶。一日被召至虎城榜門。啓虎突出。程驚呼不已。上大笑。蓋虎去爪牙。上特用戲之耳。

國朝劉馬太監從西番得一黑驢。進上。能一日千里。又善鬬虎。上取虎城牝虎與鬬。一蹄而斃。又鬬牡虎。三蹄而斃。後取鬬獅。獅折其脊。劉大慟。蓋龍種也。

宋某者。身小而勇健。善手搏。以便捷取勝。吳下目爲小虎。自言遇灌口二郎授以法。文皇時外國進長人

曰海寇。膂力絕倫。詔募能制之者。或以小虎薦召。見令與角技。上臨觀焉。海寇身長數丈。聲如鐘。仗下見者皆辟易。顧小虎眈然一夫耳。海寇固弱視之。前提其髻。去地數尺曰。爾欲何等死。小虎伥作呻嚶狀曰。任公死生。乘其不意。徑挺其臂。攘力捭之。海寇不勝痛。倏於地。爲小虎拳蹴至死。上喜厚賞之。

解學士紹應制題虎顧乘彪圖云。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文皇素不悅仁宗。聞此惻然。即遣夏原吉迎於南京。可謂善諷者矣。

有見人而不搏者。俗謂神虎。非也。此生來未食人。不知其味耳。若人血蓄齒。無不搏噬者。

義興陳氏婿。黠而孀居。家鄰木客。客悅其姿。莫能犯。乘夜登垣。舁木寘其庭。詰旦。指爲竊。詣於官。婦事玄境神素虔。懺告神。夢神曰。令吾虎報爾仇。未幾客偕侶山中伐木。黑虎躍出。遮竹。噬客去。

寧波陳十三老人者。嘗病瘧。經年不瘥。有人教以畫虎皮鎮之。乃坐臥一虎皮。十載而病如故。後忽蒙虎皮夜出。化虎食物。每銜畜豕至家。家人利其所有不問也。一日自外負一人殷至。其姪懼曰。老賊作怪矣。操梏伏門外俟焉。見其蒙虎皮欲化。即出擊之。時一手尚未變。遂躍去。竟不復還。自後山行者往往見一虎。前一足尚是人手。有知者則呼曰。陳十三老人。吾汝鄰也。莫作惡。虎聞之弭耳垂尾而去。其不識者乃食之。如是者數年。一夕暴雷。山中震死一虎。衆視之。即人手老人也。

王百穀云。陸丈外舅先隱在花山竹塢中。林壑幽邃。往年多虎。墳鄰人帶月採茶。見白袍丈人謂曰。去去。虎且至。倉皇升木。見一羣流血人來。繞樹數匝云。卻走也。當是茶中人魂之矣。悵惘而去。須臾虎至。過罔皮前嗅。其人趨歸語其妻。但不解茶中人何謂。傾笥視之。乃龕中木偶也。先是。此偶在山廟中拾得之。龕事於梁中。夜鼠鬬墜笥中不之知。及是乃悟。蓋金身石屋虔奉焉。

虎薈卷之六

參議胡公琮知江陵縣。縣有國人呂么兒者。與其弟皆有膂力。家瀕江多蒲葦。嘗有虎患。嘗中夜聞犬聲甚急。兄促弟起視。弟手一鐵鏁而出。有虎蹲踞噉其居。弟不覺也。虎見人來。遽撲之。弟舍鏁。徑前抱虎身。因以頭支住其下頷。極力挾之。疾呼其兄曰。哥我擒一虎矣。兄出倉卒無他器械。顧鐵鏁在旁。取以痛鞭虎。虎大吼。聲振林落。弟持之不舍。竟擊殺之。明日兄弟負虎送縣。公嘉其勇。勞而遣之。

黃埭阮某有膂力。溪行遇虎。突入其舟。阮前抱虎頸。相持入水。踰時迺出。虎逸去。阮歸書寢。貓登其榻。夢中驚呼虎至。融汗死。

貴州平越山寨苗民。有婦年可六十餘。生數子矣。丙戌秋日入山。迷不能歸。掇食水中蒲蓼充饑。不覺遍體生毛。變形如野人。與虎交合。夜則引虎至民舍。爲虎啓門。握食人畜。或時化爲美婦。不知者近之。輒爲所抱持。以爪破胸飲血。人呼爲變藝。歲庚寅。先君寓其地。聞之從游諸生云。

李更家湖濱。霜月出條桑。幼孫守室。虎渡湖。饑甚。入室見孫不食。登豕牢食豕去。更歸尋豕甚怪。夜聞牢中虎嘯及豕鳴。天明視之。豕故在。而大過前豕。蓋虎銜來報之也。

蘇子由傳孟德事。謂虎不食不畏己者。其說信然。義興山有人出行。其妻女擁爐夜坐。妻先就枕。女鼾睡爐側。虎突入。踰其旁。就視其女。而不搏。已而女昏瞀欲仆。虎輒以頭觸止之。若爲護持者。其母僵。且不敢

呼。女亦不覺。相守達明。其鄰媼過之。訝其門闢入視。虎遂跳起攫之而去。女竟夕而不傷。媼過門而罹禍。似有數存焉者。亦異矣。

義興多虎。成化間。邵某設機於路。虎過中箭。跡之不獲。明日行山廟。見土偶股間箭在焉。令毀而毀其廟。又總兵趙輔征廣西蠻。見羣虎飲溪中。趙引弓射之。中其魁。帶箭去。明日邏者於古廟中見神被箭。集脇間。趙神之。新其廟。不若前令之毀焉得云。

葑門陳一解軍如雲南。道經某山。憩崖下。有虎躍下。負軍人登崖。時陳與軍人聯榻不可解。隨之而上。舊恒幾絕。既而竊睨之。見其啖自胸始。頃間食盡。惟餘其首。大嗥者三而去。時軍有一練囊。藏白金二兩。公文一紙。皆爲虎所吞。陳裹殘骨詣縣自陳。縣令以其詐。設不爲理。陳懇言虎去不遠。請即遣壯士擒之。儻得虎。當剖出公文。不爾。某甘伏罪。縣令亦患虎害。召獵徒三十人。使陳導往。及山虎。他臥崖上。遂合圍刺之而斃。剖其腹。果得練囊白金。公文尚在。遂爲陳申白上官而遣之。

義興王昌六。絕有力。能拔樹。嘗之野。見人持鎗逐虎。王取鎗屈折之。笑曰。鎗柔若此。虎烏能死哉。拔道旁巨竹。剝其末。未竟而虎來。張顏向王。王以竹貫其喉。更持兩足擲林中。則已僵矣。

牟俸廉察江西。夢虎身被三矢而登舟。遂驚寤以告僚佐。僉事胡某見牟性行躁。謂曰。得無獄寃耶。牟曉然能。先是牟斷吉安女子殺夫獄有疑。女許嫁貧士。親迎時盜殺貧士塗中。士之父疑婦家嫉其貧而殺之。訟於牟。牟怒不察。因按女奸而謀殺其夫論死。胡逮問女奸夫無所得。使媼驗其女又處子。問士與誰變密。云同舍生周彪。胡沈思曰。虎三矢登舟。彪也。因檄彪。彪慫志。既至。召彪密室。引其手曰。牟公廉知若事。欲論極典。吾憐若材。止牟公。第吐實。當相援耳。彪錯愕。即跪陳。聞女艷。故謀殺貧士圖妻女。胡錄其辭白牟。遂出其女。而論彪死焉。

慈谿張昺。成化間爲鉛山令。虎食寡婦子。訟於張。張令去五日來。迺齋戒爲文祭城隍神。約五日內必斃虎伏辜。不然廟當毀。後五日天未明。夢神告虎來。張挾矢升堂。二虎伏庭中不動。張曰。爾食吾民罪當死。二虎有不傷人者出。一虎出。一伏如故。張善射。引滿三中其首。命卒亂鞭殺之。召婦人歸其虎。昺字仲明。御史大夫楷之子。所至有政聲。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盜之。詩以爲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去後行仁政。虎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爲口實。

國朝于梓人楚產。洪武中進士。有異術。歷官知登州。有訴其親傷於虎者。梓人命卒焚牒山中。方燼而虎至。帖耳隨行。觀者如堵。走伏庭下。梓人數其罪。百笞之。許其改過。叱之出。虎遂循故道而去。

山西有人善搏虎。嘗一弓極勁。出必自隨。一日官命捕虎山中。使其侶將弓以從。道語間。虎出於薄。函呼弓來。其侶倉皇。誤以他弓與之。而將弓者適矣。柔不堪用。縣手折。其人以手把虎足。虎人立而吼。虎頷骨極堅。抵擊不已。賴有鐵幘可禦。不然碎首矣。日且黑。道無一人。其人恐更有他虎。當不可禦。遽伸臂與虎一咥。而虎死焉。蓋虎性甚耿。有不如意。即憤極。須嚙人乃死。其人識虎性。故假手殺之。吾吳中人官山西

親見之。召至啓其臂。傷痕尚新也。

孔公文韶宰都昌時。一卒長身多力。夜行遇虎。乃登木。木無巨幹。虎盤踞之欲仆。卒躍下持虎。久不解。道無行人。語虎曰。吾與若俱力竭。捨之恐見食。即不食。我當三號。虎便三號。卒縱之。掉尾而去。

包生家龍丘山中。地多虎。與妻家隔嶺居。妻弟某生素剛愎。夜飲包家。昏黑欲歸。不能止。登嶺月出。一虎蹲石上。見人方張顏。未及踴躍。生遽以韓超之。趨歸視韓已裂矣。明日嶺上行人言虎脫頤死。

吳興人有客至山中。欲月夜翫虎。其法以羊懸高樹頭。虎聞羊聲輒來。跳吼不得上。嚙樹根至折齒乃去。其樹如斗大。已斷七八矣。此臧晉叔爲宋彥言。

蘭山木匠邱大本。造海船。因帶器械趁海船欲往海東。忽下船病瘧。且急。舟人懼其傳染。裹以草薦。並斧鋸投之荒山。半晌有虎來。嗅大本不食之。大本曰。虎哥哥。我久病之人。身無飢肉。饒我能。虎去。傍晚將大本銜入虎穴。並其斧鋸銜歸。日銜生獸與大本食。大本以石擊火。撥朽枝煨食得活。且強健。一日虎忽以後示大本。如欲其交媾者。大本思曰。我命賴虎救。何惜一死。只索與之交。不意此乃雌虎。有娠十月生一孩。人也。非虎也。大本謂虎曰。虎妻虎妻。我與汝遇此荒山。汝以寡而得夫。我雖生而猶死。海外遠遠望見。想是舟山。此地可居。但無船可渡。汝識水性否。虎躍入海。如履地。尾如檣。已而登岸。大本左挾子。右持斧鋸。騎虎入海。尾後風生。俄頃間已到舟山。衆皆奔竄。本曰。不必逃避。此虎不傷人。本伐木。結茆屋。囑其虎曰。汝勿齎出。虎銜其語。夜拖獸鹿。還本。賣獸肉。人呼爲邱虎肉。居三四年。虎死。本以人禮葬之。遣其子名虎孫。七八齡。力持數百斤重。虎頂獨臂骨。十四歲。聞胡督府從軍。爲親兵。父大本死。亦與虎合葬。梅林知其事。欲爲表揚。會胡以讒去。遂寢。此李惕庵曾効勞軍門。親所知見。拾爲奇談。

晉州趙媼業乳醫。夜聞扣門。方出應。爲人負去。行如風。至石崖下。語趙曰。爾無畏。吾虎也。吾妻方產。能全吾妻。當謝爾黃金。入穴見牝虎坐蓐。趙爲收得虎子。即負趙歸。明夜聞人呼曰。謝捄妻子。五里外虎殺一僧。衣下黃金。汝取之。平旦如言往。果得金。

龍邱山農家雞甚黑。嘗至欲烹。抱雛母雞爲供具。嘗恍惚見黃衫女前拜乞命。俄失所在。入屋見其家縛雞。嘗不許。去數日復來。雞已抱出一羣雛。見嘗飛鳴作相威狀。嘗出門。遇虎。幾欲近。忽一雛飛撲虎眼。嘗得逸去。卻還其家。已失雞。問之云。朝來飛去。嘗具述虎事。共往尋之。雞已折翮斃草間。自是山中不復食雞。

荊州陟屹寺僧郝照善射。言夜格虎時。必見三虎並來。挾者虎威。在中者虎。虎死威入地。得之可卻百邪。虎初死時。記其頭枕處。月黑夜掘之。掘時有虎吼。不足畏。此虎之鬼耳。掘三尺。當得物如琥珀。蓋虎目光淪入地之所爲也。

義興某人攜妻往歷陽。附一舟。長年悅其妻。欲圖之。方艤舟。紿其人曰。吾此地多相識。留若妻舟中。吾與若先登陸。同行至山下。被毆死。長年即還舟。紿其妻曰。而夫死於虎。而無苦。當與吾偶。妻哭。覓尋得遺骸。當從汝。長年不得已。漫挈之往。途間遇虎。徑攫長年而去。婦見虎。謂夫果死。慟哭於途。人問得其故。云適

自邑中來。見人慰爲舟人毆死復甦。豈爾夫耶。婦詣尋之。果其夫更生云。

龜山趙氏乳犬引雛行。虎來攫母犬。趙持矛呼衆逐虎。虎遁捷莫能及。雛大悲鳴銜虎尾。虎憚追莫敢回顧。帶之而走。骨挂棘刺。灑血殷地。終不肯釋。虎爲犬係累。莽逸稍遲。遂遭追及。死於刃下矣。

吳俗好鬬蟋蟀。用黃金花馬爲注。里人張生爲之。負騎於玄壇。玄壇張所素奉。夜夢神云。遣吾虎助爾。在北寺門下。張覺往尋之。獲黑蟋蟀甚大。每鬬輒勝。獲利甚豐。久之乃死。

陳氏家義興山中。夜聞虎當門大號。闢門視之。乃一少艾。雖衣裙凋損。而妍姿不僞。問知是商女。隨母上塚作寒食。爲虎所搏至此。陳婦見其端麗。諷之曰。能爲吾子婦乎。女謝惟命。乃遂配其季子。踰月。其父母蹤踪得之。喜甚。遂爲婚姻。目曰虎媒。

趙南仲丞相居溧陽私第。作圈養四虎。圈近火藥庫。藥焰遂火。飛炮倏發。地震屋傾。四虎悉斃。人以爲駭。江口孫御史夫人養一乳虎甚馴。著牀屏間。玩弄如意。後虎漸大。夫人歸寧。扃虎室中。五日方返。虎拷甚。見夫人便作搏噬狀。夫人大驚。命格殺之。

定海有小兒從山中拾薪。遇一雄虎銜之而歸。寘之穴中。若令二乳虎與之爲戲者。以漸馴熟。爲虎撫腰背。略無忤意。兒拾薪時。腰間有繩。即解繩一頭繫虎尾上。一間繫傍樹。直跳而出。虎怒起逐之。以痛而止。數日稿於樹間。獵戶隨獻之官。因知其事。而童亦被賞贊。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陽明先生至錢塘。劉瑾遣人隨偵。先生度不免。乃托言投江以脫之。因附商船遊舟山。偶遇颶風大作。一日夜至閩界。比登岸。奔山徑數十里。夜扣一寺求宿。僧故不納。趨野廟倚香案臥。蓋虎穴也。夜半虎遶廊大吼。不敢入。黎明僧意必斃於虎。將收其蜕。見先生方熟睡。呼始醒。僧曰。公非常人也。不然得無恙乎。遂至寺。寺有異人嘗識於鐵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之句。與論出處。且將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瑾怒逮問父。誣以北走胡。南走粵。何以應之。因爲蓍得明夷。遂決策返。

周郁山東濟南人。由監生。洪武三十一年除襄陵知縣。滿考以續最陞渾源知州。時大蝗。郁度蝗飛他境。州南有虎嚙人。郁牒於神。設龍山下。榜曰。傷人虎入此。是夜果入龍。兩治人至今思之。後陞荊州知府。

予聞古有黃犬能救主者。又近聞人云水牛能搏虎。及詢曰。汝親見乎。則又曰。聞之人。或曰。某人親見也。竟不得其實。昨誦高皇帝文集中。有記載天長縣羣牧監奏本。縣民人戴某朝出。其妻牧牛於野。平昔豢犬隨之。至是俄而入草莽不出。戴氏之妻牽牛覓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之。虎見人至。乘犬趨人。而妻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怒然而前。虎乃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而弄爪牙者虎。側二角而奔擊者牛。不遑時而虎負牛勝。人難消矣。因是朝廷賜一牛以代前牛力耕。待其自終。

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即斷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時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或曰。此詩太激。禹山曰。我性然也。楊升庵戲之云。東坡嬉笑怒罵皆成詩。公詩無嬉笑。但有怒罵耳。禹山大笑。

文宣朝祥瑞。無間遠邇。永樂甲申八月。驪虞出周郊。二虎隨之。甲午。榜葛剌國。乙未。麻林國。俱貢麒麟。宣德己酉。來安縣石固山獲驪虞二。是關雎鵲巢之應。華備於一時也。癸丑閏八月。編修許彬進麒麟獅子。

福藤玄虎四祥詩。

淨圓和尚說湖州金山下。一村。名某家。一兒名某。年十五六。被虎食。其母不忍。疑思成病。病日重。一日將夜。忽起坐。作其子聲。連連叫痛不已。且曰。吾母勿過悲傷。此是兒大數也。其父驚問曰。爾爲誰。笑云。父何爲不認兒耶。父曰。既是吾兒。何爲憑其母作祟。答云。不敢。但念母思兒不置。適大某他去。得間歸一慰母耳。大某者。衆倀稱虎之號。不敢直云虎也。父因問其故。答云。初被傷後。痛不可忍。且即有一重役。父問何役。答云。新倀至。令與一倀舁一大網。即脫一倀矣。舁稱倀見新倀至。喜不勝。其網甚重。父問何爲。答云。用以羅人而食者。且言此方之人被其食者。皆不得解脫。俱受役於彼。彼若他往。則送之界上。來則輩而迎之。其來則衆倀亦不寂寞矣。又言被傷者切不可用棺焚之。不然。既欲負棺。又欲舁網甚苦。故山中人亦有禁例。不得用棺云。又言某某某俱在。俱欲見其家人。父幸呼來。其父執草燎遍村中人。村中被害者自熟靖時至今。約有五十餘。其家人聞之。俱來會。則其母各作其人之言。相泣告如此語。一日夜始甦。此嫗病尋愈。卒無恙。至今在。此是萬歷戊戌春事也。再問米子華更詳。

山中人言凡鹿羣出。則十數老雄當先。衆雌從中行。又十數雄殿之。其行止一視在前之雄豎尾所向。一遇虎則當先者皆挺其角當之。以俟衆雌逸去。然後去。虎亦瞪視。無如之何。夜臥則一鼻抵一谷道環而臥。或云鹿接臥。其氣貫通不絕。故其壽極久。帥府茶會言及殺虎云。虎背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虓然作聲。則巍然大矣。殺虎法當用三支鎗。虎撲人性勁。必及中鎗。即殺者上。格退次之。左右鎗既接可殺也。

喬白巖家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圖其形。公一日登某山絕頂。遇虎伏林莽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覷公久而從容引去。又登某山石洞。甚古。梁木攀緣而上。及洞口。迴視其下。澗流萬丈。戰慄不能下。失措者久之。一承差碩腐有膂力。負公而濟。此與韓退之登華山叫譯幾失墜者類也。公之好奇如此。近舉聞略

鯊有二種。魚麗之鯊。蓋閩廣江漢之常產。海鯊虎頭鯊。體黑紋鑿。是巨者。餘二百斤。常以春晦陟於海山之麓。旬日而化爲虎。惟四足難化。經月乃成矣。或曰。虎紋直而疎。且長者。鯊化也。炳炳成章者。常虎也。

至元甲申。溫州城外有老娘。姓吳。夜二更有荷擔者立於門首。敲門曰。請老娘收生。老娘開門。喜而入轎。但見輿夫二人行步甚速。雖荊棘亦不顧。舁到一所。屋宇高敞。燈燭明麗。一女子坐蓐。老娘與之收生。得一男子。洗畢而歸家。則夜已中矣。其家問之。老娘如夢。亦不知爲何人之家。忽二虎急哮於門。驚甚。次日見門籬上有豬肉一邊。牛肉一脚。左右鄰里莫不怪之。蓋虎以此謝老娘。誰謂禽獸無人心哉。夷堅志

今懷來城東南猫石橋遺址。壞柱猶存。問之故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虎形。俗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帝兵北出道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甃築。然皆是物也。本草日記

王充論衡多篇引魯公病而化虎之說。及漁樵閒話載劍州李忠因病化虎。其子驚懼。虎將食事。予意世之變化者多矣。有情無情皆物也。人之一變。遂失本性。哀哉。昨聞表兄諸二云。成化間。餘姚通德里有王三者。每與孫臥至半夜去。將曉方回。冬月則半體冷濕。孫甚不堪。因語其父。父疑其從盜也。俟其去時。踪跡之。忽一夜開窗將出。啓燈視之。已變爲虎。而足尚未全。把其足則逸而去矣。遂不復回。後人於山中每遇傷足之虎。遂哀求曰。三老官。莫咆哮去。此與夷堅志載道人殺變狗婦人相類。不知一晝夜時。倏忽爲人獸者。此何理也。

嘉靖丙午。杭之屬縣有山處虎成羣。白日入民家傷人。道路獨不敢行。雖附城之市井亦至也。死者不可記。且不可獵。餘杭尤盛。地名上皐。有土神徐令公。每附人言禍福最靈。縣尉許發猪羊捕之。旬日得六虎焉。遂宰牲以祭。然牲既殺而毛不能去。衆方駭之。巫忽作神語曰。上天降災。吾爲民逆天。遭譴本所甘心。部下壯士。事不使一飽耶。牲禮非數百斤不可也。於是復益而後享。予意迎荒二年。丙午秋少熟。又多虎災。觀令公之言。豈非其數乎。二觀七修類藁

仁和七都地名葛墩。有土神廟。荒落無主。而敗甓四達。正德時。王姓者。設鄉校於此。夜即寄宿。一夕見虎入廟。叩首於神前。若拜跪然。久之而去。明晨語人。予適在其地也。意傳記云。虎傷人必先於土神求之。或此之謂歟。否則王姓者臥側。胡不一噬而去也。

嘗聞丹徒縣民周錦善搏虎。身無完膚。嘉靖壬辰。予過丹徒而見焉。觀其人乃無懼者也。自言曾殺大小三十餘虎。惟一虎常走而不歸者。不能搏焉。問其虎威。曰在頸下二肘間。如乙字三寸許。虎銳在當心皮裏膜外。若脆骨然。取而佩之。則無惛疾者。虎帶在胸。而通前左右二足。乃大勇也。可爲帶底故名。前頸骨三稜。後頸骨圓直。色皆桃紅。而不空虛。有微眼。以唾濕其一頭吹之。少有沫焉。其腸爲焉。雖劣者可御。七修類藁

虎倀。凡虎之出入。則引導以避其兒。故獵者捕虎。先設湯飯衣鞋於前。以爲使之少滯。則虎不知以落機穽。及虎爲人所捕。又哀號於其所在。若爲其復讐然者焉。七修類藁

山東無虎。浙江無狼。廣東無兎。蜀無鴿。出華夷續考

南武遡楊次泉嘗云。安陸陂澤中多巨林叢莽。水漲則虎豹處其中。一日。鄉人遙見一虎。倒懸於樹。蹤跡林木。集衆視之。遙一巨蟹。曝日於樹。虎不知以尾掉之。爲蟹所含。搖擺不能脫。遂爲衆所得。見夷心類見

錄

劉瀚者浩弟也。平生未嘗素食。嘗夜夢一虎。毛色深青來逐己。被嚙腰間痛而寤。汗流徹體。及明視腰間有五齒痕。青紫出血成瘡。因持齋設醮。三年乃瘥。出夷巳編

圖經曰。虎骨並睛爪。本經不載所出州土。今有山林處皆有之。骨用頭及脛。色質者佳。睛亦多僞。須自獲乃眞。

凡鹿虎之類。多是藥箭射殺者。不可入藥。蓋藥毒浸漬骨血間。猶能傷人也。

張文仲治痢久下。經時不愈者。此名休息。取大蟲骨炙令黃焦。擣末飲服方寸匕。日三即愈。

李絳兵部手集方。有虎骨酒法。治臂脛痛。不計深淺皆效。用虎脛骨二大兩。麻擣熬黃。羚羊角一大兩屑。新芎藭二大兩切細。三物以無灰酒浸之。春夏七日。秋冬倍日。每旦空腹飲一盃。冬中速要服。即以銀器物盛火煨中煖養之。三兩日即可服也。

陶隱居云。俗方熱食虎肉壞人齒。信自如此。

唐本註云。別錄云屎主惡瘡。其眼睛主癲。其屎中骨爲屑主火瘡。牙主丈夫陰頭瘡及疽瘻。鼻主癲疾。小兒驚癇。

雷公云。虎睛凡使須知探人問其源。有雌有雄。有老有嫩。有殺得者。惟有中毒自死者勿使。卻有傷人之患。夫用虎睛。先於生羊血中浸一宿漉出。微火上焙之乾。搗成粉。候衆藥出。取合用之。

或問曰。風從虎何也。風木也。虎金也。木受金制。焉得不從。故呼嘯則風生。自然之道也。所以治風變急屈伸不得走痓癲疾驚癇骨節風毒等。乃此義爾。

萬曆十六年間。閩中有雷法振居深山中。以燒炭爲業。家有鴨欄木頗佳。法振偶念欲刻觀音大士像未果。一日入山燒炭。道遇猛虎。勢將搏噬。忽有美婦人當前叱虎。虎即懾伏。叩首而退。法振再拜稱謝。因詢婦人姓名。婦人曰。身是君家鴨欄木耳。法振大悟。遂如法雕刻。終身奉祀。不敢茹葷。

仲醇道兄昨歲值瘧病。君子客有貽之虎苑。止數十則。曰佩之可當玉辟邪也。仲醇益廣之爲數百則。敗冠廢遺。一時於菟李耳。欲免繁弱不能。未幾霍然起。可謂草檄愈頭風矣。范文穆之談虎軒。意有所寓也。仲醇以風德談虎。無含意不吐者。取遊戲三昧耳。昔王儉令。博洽之士。隸事爲勝負。王摘管得五花簟白團扇。仲醇而在。不云大力者負之而趨乎。且也仲醇臥數月。以簡策爲刀圭。浸成書淫。太公呵之止不止。所著安石碎金百數。書成輒眎予。王朗爲會稽還許下。時賞其奇。進曰。不見異人。則得異書。仲醇與不佞炊汲在望。頭攢耳靡。異人異書。稔見之矣。而鈍不加進何也。書之以志吾愧。戊戌七夕。閱虎薈偶跋。是夕久旱。忽大風雨。梧竹驚吼。赫爍傾解。豈爲我兩人之談虎耶。黃廷鳳益威甫。

黃帝內經

光緒十辰浙江書局據明武陵顧氏影宋嘉祐本刻

黃帝內經素問

撰人不詳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序

臣聞安不忘危存不忘亡者往聖之先務求民之瘼恤民之隱者上主之深仁在昔黃帝之御極也以理身緒餘治天下坐於明堂之上臨觀八極考建五常以謂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食味而被色外有寒暑之相薄內有喜怒之交侵天昏札瘥國家代有將欲敘時五福以敷錫厥庶民乃與岐伯上窮天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更相問難垂法以福萬世於是雷公之倫授業傳之而內經作矣歷代寶之未有失墜蒼周之興秦和述六氣之論具明於左史厥後越人得其二演而述難經西漢倉公傳其舊學東漢仲景誦其遺論晉皇甫謐刺而爲甲乙及隋楊上善纂而爲太素時則有全元起者始爲之訓解闕第七一通迄唐寶應中太僕王冰篤好之得先師所藏之卷大爲次注猶是三皇遺文爛然可觀惜乎唐令列之醫學付之執技之流而薦紳先生罕言之去聖已遠其術晻昧是以文注紛錯義理混淆殊不知三墳之餘帝王之高致聖賢之能事唐堯之授四時虞舜之齊七政神禹修六府以興帝功文王推六子以敘卦氣伊尹調五味以致君箕子陳五行以佐世其致一也柰何以至精至微之道傳之以至下至淺之人其不廢絕爲已幸矣頃在嘉祐中仁宗念聖祖之遺事將墜于地迺詔通知其學者俾之是正臣等承乏典校伏念旬歲遂乃搜訪中外裒集眾本窮尋其義正其訛舛十得其三四餘不能具竊謂未足以稱明詔副聖意而又採漢唐書錄古醫經之存於世者得數十家敘而考正焉貫穿錯綜磅礴會通或端本以求支或泝流而討源定其可知次以舊目正繆誤者六千餘字

增注義者二千餘條一言去取必有稽考舛文疑義於是詳明以之治身可以消患於未兆施於有政可以廣生於無窮恭惟皇帝撫大同之運擁無疆之休迹先志以奉成興微學而永正則和氣可召災害不生陶一世之民同躋于壽域矣國子博士臣高保衡光祿卿直秘閣臣林億等謹上

黃帝內經素問序

啟玄子王冰譔新校正云按唐人物志冰仕唐爲太僕令年八十餘以壽終

夫釋縛脫艱全眞導氣拯黎元於仁壽濟羸劣以獲安者非三聖道則不能致之矣孔安國序尚書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班固漢書藝文志曰黃帝內經十八卷素問即其經之九卷也兼靈樞九卷通其數焉新校正云詳王氏此說蓋本皇甫士安甲乙經之序彼云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今有減經九卷素問九卷其十八卷即內經也故王氏遂而別之又素問外九卷減張仲景及西晉王叔和脈經只爲之九卷皇甫士安名爲鍼經亦尊名九卷楊玄操云黃帝內經二帙帙各九卷按隋書經籍志謂之九靈王冰名爲靈樞雖復年移代革而授學猶存懼非其人而時有所隱故第七一卷師氏藏之今之奉行惟八卷爾然而其文簡其意博其理奧其趣深天地之象分陰陽之候列變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不謀而遐邇自同勿約而幽明斯契稽其言有徵驗之事不試誠可謂至道之宗奉生之始矣假若天機迅發妙識玄通蔵謀雖局乎生知標格亦資於詁訓未嘗有行不由逕出不由戶者也然刻意研精探微索隱或識契眞要則目牛無全故動則有成猶鬼神幽贊而命世奇傑時時間出焉則別

有秦公（新校正云按別本一作和緩）漢有淳于公魏有張公華公皆得斯妙道者也咸日新其用大濟蒸人華葉遞榮聲實相副蓋教之著矣亦天之假也冰崩齡慕道夙好養生幸遇眞經式爲龜鏡而世本紕繆篇目重疊前後不倫文義懸隔施行不易披會亦難歲月既淹蠹以成弊或一篇重出而別立二名或兩論併吞而都爲一目或問荅未已別樹篇題或脫簡不書而云世闕重合繆而冠鍼服併方直而爲玄篇隔虛實而爲逆從合經絡而爲論要節皮部爲經絡退至教以先鍼諸如此流不可勝數且將升岱嶽井逕奚爲欲詣扶桑無舟莫適乃精勒博訪而并有其人歷十二年方臻埋要詢謀得失深遂夙心時於先生郭子齊堂受得先師張公秘本文字昭晰義理環周一以參詳疑冰釋恐散於未學絕彼師資因而譔註用傳不朽兼舊藏之卷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勒成一部（新校正云詳素問第七卷亡已久矣按皇甫士安晉人進序甲乙經云亦有亡失隋書經籍志載梁七錄亦云止存八卷全元起隋人所注本乃無第七王冰唐寶應中人上至晉皇甫謐甘露中已六百餘年而冰自爲得舊藏之卷今猶疑之仍觀天元紀大論五運行論六微旨論氣交變論五常政論六元正紀論至眞要論七篇居今素問門卷篇卷結大不與素問前後篇卷等又且所藏之本與素問篇略不相通竊疑此七篇乃陰陽大論之文王氏取以補所亡之卷猶周官亡冬官以考工記補之之類也又按漢張仲景傷寒論序云譔用素問九卷八十一難經陰陽大論是素問與陰陽大論兩書甚明乃王氏并陰陽大論於素問中也要之陰陽大論亦古醫經經非素問第七矣）冀平究尾明首尋註會經開發童蒙宣揚至理而已其中簡脫文斷義不相接者搜求經論所有遷移以補其處篇目闕缺指事不明者量其意趣加字以昭其義篇論吞并載不相涉闕漏名目者區分事類別目以冠篇首君臣請問禮儀乖失者考校尊卑增益以光其意錯簡碎文前後重疊者詳其指趣削去繁雜以存其要辭理玄密難粗論述者別

譔玄珠以陳其道（新校正云詳王氏玄珠世無傳者今有玄珠十卷昭明隱旨三卷蓋後人附託之文也雖非王氏之書亦於素問第十九卷至二十二四卷頗有發明其隱旨三卷與今世所謂天元玉冊者正相表裏而與王冰之義多不同）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庶厥昭彰聖旨敷暢玄言有如列宿高懸奎張不亂深泉淨澄鱗介成分君臣無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齡之望俾工徒勿誤學者惟明至道流行徽音累屬千載之後方知大聖之慈惠無窮時大唐寶應元年歲次壬寅序

將仕郎守殿中丞孫兆重改誤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同校正醫事上騎都尉賜緋魚袋高保衡

朝奉郎守尚書屯田郎中同校正醫事騎都尉賜緋魚袋孫奇

朝散大夫守光祿卿直秘閣判登聞檢院上護軍林億

第一卷

上古天眞論一　四氣調神大論二

生氣通天論三　金匱眞言論四

第二卷

陰陽應象大論五　陰陽離合論六

陰陽別論七

第三卷

靈蘭秘典論八　六節藏象論九

五藏生成篇十　五藏別論十一

第四卷

異法方宜論十二　移精變氣論十三

湯液醪醴論十四　玉板論要篇十五

診要經終論十六

第五卷

脈要精微論十七　平人氣象論十八

第六卷

玉機眞藏論十九　三部九候論二十

第七卷

經脈別論二十一　藏氣法時論二十二

宣明五氣篇二十三　血氣形志篇二十四

第八卷

寶命全形論二十五　八正神明論二十六

離合眞邪論二十七　通評虛實論二十八

太陰陽明論二十九　陽明脈解三十

第九卷

熱論三十一　刺熱論三十二

評熱病論三十三　逆調論三十四

第十卷

瘧論三十五　刺瘧篇三十六

氣厥論三十七　狂論三十八

第十一卷

舉痛論三十九　腹中論四十

刺腰痛論四十一

第十二卷

風論四十二　痹論四十三

痿論四十四　厥論四十五

第十三卷

病能論四十六　奇病論四十七

大奇論四十八　脈解篇四十九

第十四卷

刺要論五十　刺齊論五十一

刺禁論五十二　刺志論五十三

鍼解五十四　長刺節論五十五

第十五卷

第十五卷

皮部論五十六　經絡論五十七

氣穴論五十八　氣府論五十九

第十六卷

骨空論六十　水熱穴論六十一

第十七卷

調經論六十二

第十八卷

繆刺論六十三　四時刺逆從論六十四

標本病傳論六十五

第十九卷

天元紀大論六十六　五運行大論六十七

六微旨大論六十八

第二十卷

氣交變大論六十九　五常政大論七十

第二十一卷

六元正紀大論七十一　刺法論七十二

本病論七十三

第二十二卷

至眞要大論七十四

第二十三卷

著至教論七十五　示從容論七十六

疏五過論七十七　徵四失論七十八

第二十四卷

陰陽類論七十九　方盛衰論八十一

解精微論八十一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一

新校正云按王氏不解所以名素問之義及素問之名素問之名甲乙經序晉皇甫謐之文已云素問論病精辨王叔和西晉人撰脈經云出素問鍼經漢張仲景撰傷寒卒病論集云撰用素問是則素問之名著於隋志上見於漢代也自仲景已前無文可見莫得而知據今世所存之書則素問之名起漢世也所以名素問之義全元起有說云素白本也問者黃帝問岐伯也方陳性情之源五行之本故曰素問元起雖有此解義未甚明按乾鑿度云天有形者始於無形故有太易有大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本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具而病察由是萌生故黃帝問此太素之名義或由此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上古天眞論　四氣調神大論

生氣通天論　金匱眞言論

上古天眞論篇第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九卷王氏重次篇第移冠篇首今注遂篇必具全元起本之卷第者欲存素問舊第目見今之篇次皆王氏之所移也

昔在黃帝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長而敦敏成而登天有熊國君少典之子姓公孫徇疾也敦信也敏達也習用干戈以征不享平定天下殄滅蚩尤以上德王都軒轅之邱故號之曰軒轅黃帝後鑄鼎於鼎湖山鼎成而白日升天羣臣葬衣冠於橋山墓今猶在

迺問於天師曰余聞上古之人春秋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今時之人年半百而動作皆衰者時世異邪人將失之邪天師岐伯也岐伯對曰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於陰陽和於術數上古謂玄古也知道謂知修養之道也陰陽者天地之常道術數者保生之大倫故修養者必謹先之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四氣調神大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死生之本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此之謂也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食飲者充虛之滋味起居者動止之綱紀故修養者謹而行之痹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生氣通天論曰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是惡妄動也廣成子曰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故聖人先之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飲食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楊上善云以理而取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太素同楊上善云以理而取聲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循理而動不爲分外之事故能形與神俱而盡終其天年度百歲乃去形與神俱同蘇壽分謹於修養以奉天眞故盡得終其天年去謂去離於形骸

也靈樞經曰人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以其知道故能長壽延年度百歲謂至一百二十歲也尚書洪範曰一曰壽百二十歲也 今時之人不然也 動之死地離於道也 以酒為漿 溺於飲也 以妄為常 寡於信也 醉以入房 過於色也 以欲竭其精 以耗散其真 樂色曰欲輕用曰耗樂色不節則精竭輕用不止則真散是以聖人愛精重施髓滿骨堅老子曰弱其志強其骨河上公曰有欲者亡身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耗作好 不知持滿不時御神 言輕用而縱欲也老子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言愛精保神如持盈滿之器不慎而動則傾竭天真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別本時作 務快其心逆於生樂 快於心欲之用則逆養生之樂矣老子曰甚愛必大費此之類歟夫甚愛而不能救議道之大患也 起居無節故半百而衰也 亦耗散而致是也夫道者不可斯須離於道則壽不能終盡於天年矣老子曰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此之謂離道也 夫上古聖人之教下也皆謂之虛邪賊風避之有時 邪乘虛入是謂虛邪竊害中和謂之賊風避之有時謂八節之日及太一入從於中宮朝八風之日也靈樞經曰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明虛乃邪勝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云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為之太素千金同楊上善云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為不言之教不言之教勝有言之教故下百姓倣行者眾故曰下皆為之 恬惔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 恬惔虛無靜也法道清淨精氣內持故其氣從邪不能為害 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內機息故少欲外紛靜故心安然情欲兩亡是非一貫起居皆適故不倦也 氣從以順各從其欲皆得所願 志不貪故所欲皆順心易足故所願必從以不異求故無難得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故美其食任其服樂其俗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順精粗也新校正云按別本精粗作精 隨美惡也 去倾慕也 高下不相慕其民故曰朴 至無求也是所謂心足也老子曰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蓋非謂物足者為知足心足者乃為知足矣不恣於欲是則朴同 新校正云按別本云作日 是以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 目不妄視故嗜欲不能勞心與玄同故淫邪不能惑 愚智賢不肖不懼於物故合於道 情計兩亡不為謀府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故心志保安合同於道庚桑楚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云合於道數 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

者以其德全不危也 不涉於危故德全也莊子曰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聖人之道也又曰無為而性命不全者未之有也 帝曰人年老而無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也 材謂材幹可以立身者 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 老陽之數極於九少陽之數次於七女子為少陰之氣故以少陽數偶之明陰陽氣和乃能生成其形體故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 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 癸謂壬癸北方水干名也任脈衝脈皆奇經脈也腎氣全盛衝任流通經血漸盈應時而下天真之氣降與之從事故云天癸也然衝為血海任主胞胎二者相資故能有子所以謂之月事者平和之氣常以三旬而一見也故愆期者謂之有病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及太素甲乙經俱作伏衝下太衝同 三七腎氣平均故真牙生而長極 真牙謂牙之最後生者腎氣平而真牙生者表牙齒為骨之餘也 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 女子天癸之數七七而終年居四七材力之半故身體盛壯長極於斯 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 陽明之脈氣營於面故其衰也髮墮面焦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手陽明之脈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俠口故面焦髮墮也 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始白 三陽之脈盡上於頭故三陽衰則面皆焦髮始白所以衰者婦人之生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經月數泄脫之故 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也 經水絕止是為地道不通衝任衰微故云形壞無子 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 老陰之數極於十少陰之數次於八男子為少陽之氣故以少陰數合之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數也 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寫陰陽和故能有子 男女有陰陽之質不同天癸則精血之形亦異陰靜海滿而去血陽動應合而泄精二者通和故能有子易繫辭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之謂也 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真牙生而長極 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壯 丈夫天癸八八而終年居四八亦材之半也 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 腎主於骨齒為骨餘腎氣既衰精無所養故令髮墮齒復乾枯 六八陽氣衰竭於上面焦髮鬢頒白 陽氣亦陽明之氣也靈樞經曰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衰於上則面焦髮鬢白也 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

極 肝氣養筋肝衰故筋不能動腎氣養骨腎衰故形體疲極天癸已竭故精少也匪惟材力衰謝固當天數使然 八八則齒髮去 陽氣竭精氣衰故齒髮不堅離形骸矣 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 五藏六府精氣淫溢而滲灌於腎腎藏乃受而藏之何以明之靈樞經曰五藏主藏精藏精者不可傷由是則五藏各有精隨用而灌注於腎此乃腎為都會關司之所非腎一藏而獨有精故曰五藏盛乃能寫也 今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 所謂物壯則老謂之天道者也 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 言似非天癸之數也 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 所稟天真之氣本自有餘也 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 雖老而生子子壽亦不能過天癸之數 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 岐伯曰夫道者能卻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 是所謂得道之人也道成之證如下章云 黃帝曰余聞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 真人謂成道之人也夫真人之身隱見莫測其為小也入於無間其為大也遍於空境其變化也出入天地內外莫見迹順至真以表道成之證 提挈天地把握陰陽者真人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故能把握陰陽呼吸精氣如神如氣若一宗同於太一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云身肌宗一太素同 故能壽敝天地無有終時此其道生 體同於道壽與道同故能無有終時而壽盡天地也 中古之時有至人者淳德全道 全其至道故曰至人楊上善云積精全神能至於德故稱至人 和於陰陽調於四時 和謂同和調謂調適言至人動靜必適中於四時生長收藏之令參同於陰陽寒暑升降之宜 去世離俗積精全神 心遠世紛身離俗染故能積精而復全神 游行天地之間視聽八達之外 神全故也庚桑楚曰神全之人不慮而通不謀而當精照無外志凝宇宙若天地然又曰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有唯然之音雖遠際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吾必盡知之夫如是者神全故所以能矣 此蓋益其壽命而強者也亦歸於真人 同歸於道也 其次有聖人者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 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故曰聖人所以處天地之

之清和順八風之正理者欲其養正避彼虛邪適嗜欲於世俗之間无恚嗔之心聖人志深於道故適於嗜欲心至廣愛故不有恚嗔是以常德不離殁身不殆行不欲離於世被服章新校正云詳被服章三字疑衍此三字上下文不屬舉不欲觀於俗人聖舉事行止離常在時俗之間然其見爲則與時俗有異爾何者貴法道之清靜也老子曰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母亦論道也外不勞形於事內无思想之患聖人爲无爲無事是以內无思想外不勞形以恬愉爲務以自得爲功恬靜也愉悅也法道清靜適性而動故悅而形體不敝精神不散亦可以百數外不勞形內无思想故形體不敝精神保全神守不離故年登百數此蓋全性之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此全性之道也敝疲敝也其次有賢人者法則天地象似日月天聖人者謂之賢人然自強不息精了百端不慮而通發謀必當志同於天地心獨於法幽微故云法則天地象似日月也辯列星辰逆從陰陽分別四時星眾星也辰北辰也辯列者謂定內外星官座位之所於天三百六十五度遠近之分矣也逆從陰陽者謂以六甲等法逆順數而推步吉凶之徵兆也陰陽書曰人中甲子從甲子起以乙丑爲次順數之地下甲子從甲戌起以癸酉爲次逆數之謂逆從也分別四時者謂分其氣序也春溫夏暑熱秋清涼冬冰列此四時之氣序也將從上古合同於道亦可使益壽而有極時將從上古合同於道謂如上古之人法於陰陽和於術數食飲有節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也上古如道之人年度百歲而去故可使益壽而有極時也

四氣調神大論篇第二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春三月此謂發陳春陽生升氣潛發散生育庶物陳其姿容故曰發陳也所謂春三月者皆因節候而命之夏秋冬亦然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氣溫地氣發相合故萬物滋榮夜臥早起廣步於庭溫氣生寒氣散故夜臥早起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法象也春氣發生於萬物之首故被髮緩形以使志意發生也生而勿殺予養生者必順於時也此春氣之應養生之道也所謂因時之序也然立春之節初五日東風解凍次五日蟄蟲始振後五日魚上冰次雨水氣初五日獺祭魚次五日鴻鴈來後五日草木萌動次仲春驚蟄之節初五日桃華新校正云詳小桃華月令作桃始華次五日倉庚鳴後五日鷹化爲鳩次春分氣初五日玄鳥至次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次季春清明之節初五日桐始華次五日田鼠化爲鴽後五日牡丹華後五日虹始見次穀雨氣初五日

萍始生次五日鳴鳩拂其羽後五日戴勝降于桑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春陽布發生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新校正云詳今月令無牡丹華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逆謂反行秋令也肝象木王於春故行秋令則肝氣傷夏火王而木廢故病生於夏然四時之氣春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生夏長逆春傷肝故少也夏三月此謂蕃秀陽自春生至夏洪盛物生以長故蕃秀也蕃茂也秀華也美也天地氣交萬物華實卑夏至也脈要精微論曰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也陽氣施化陰氣結成成化相合故萬物華實也陰陽庶象大論曰成形夜臥早起無厭於日使志無怒使華英成秀使氣得泄若所愛在外緩陽氣則物化氣泄物化則華英成秀氣泄則肩膝宣通時令發陽故所愛亦順陽而在外也此夏氣之應養長之道也夏立之節初五日蠼螋鳴次五日蚯蚓出後五日反舌無聲次五日小暑至次仲夏芒種之節初五日螳螂生次五日鹿角解次五日蜩始鳴後五日半夏生次五日蟋蟀居壁後五日鷹乃學習次五日土潤溽暑後五日大雨時行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夏氣揚蕃秀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冬至重病逆謂反行冬令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也痎瘧瘧也心象火王於夏故行冬令則心氣傷秋金王而火廢故病發於秋而爲痎瘧也然四時之氣收冬藏逆夏傷心故少氣以奉於秋收之令也冬水勝火故重病於冬至之時也秋三月此謂容平萬物夏長華實已成容狀至秋平而定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天氣以肅切也地氣以明物色變也早臥早起與雞俱興雞中寒露故早臥欲使安寧故早起使志安寧以緩秋刑志氣躁則不慎其動不慎其動則助秋刑急順殺伐生故使志安寧緩秋刑也收斂神氣使秋氣平神傷則欲斂欲斂則傷和氣和氣既傷則秋氣不平調也故收斂神氣使秋氣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清亦順秋氣之收斂也此秋氣之應養收之道也立秋之節初五日涼風至次五日白露降後五日寒蟬鳴次五日天地始肅後五日不聞雷乃登次仲秋白露之節初五日白露降後五日玄鳥歸後五日雁來次五日鴻鴈來次五日雀入大水爲蛤後五日菊有黃華後五日草木黃落後五日蟄蟲咸俯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秋氣正收斂之氣也新校正云詳景天華

三字今月令無逆之則傷肺冬爲飧泄奉藏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肺象金王于秋故行夏令則氣傷冬水王而金廢故病發于冬飧泄者食不化而泄出也逆秋傷肺故少氣以奉於冬藏之令也冬三月此謂閉藏草木凋落蟄蟲去地戶閉塞陽氣伏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陽氣下沈水冰地坼故宜周密不欲煩勞擾謂煩也勞也早臥晚起必待日光避于寒也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皆謂不欲出於外匿冒寒氣也故下文云去寒就溫無泄皮膚使氣亟奪去寒就溫奪之亟也此冬氣之應養藏之道也立冬之節初五日地始冰次五日地始凍後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次小雪氣初五日虹藏不見次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後五日閉塞而成冬次仲冬大雪之節初五日冰益壯地始拆鶡鳥不鳴次五日虎始交後五日芸始生荔挺出次冬至氣初五日蚯蚓結次五日麋角解後五日水泉動次季冬小寒之節初五日雁北鄉次五日鵲始巢後五日雉始雊次大寒之初五日雞始乳次五日鷙鳥厲疾後五日水澤腹堅凡此六氣一十八候皆冬氣正養藏之令故養生者必謹奉天時也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逆謂反行夏令也腎象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發於春也逆冬傷腎故少氣以奉於春生之令也天氣清淨光明者也言天明不竭以清淨故致人之壽延長藏德不止新校正云按別大止一作上故不下也四時成序七曜周行天不形言是藏德也德噫則應用不屈故不下也老子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也言天至尊高德猶見隱也況全生之道而不順乎天天明則日月不明邪害空竅天所以藏德者爲其欲明滅故大明之德不可不藏天若自明則日月之明陰陽所論者何言人之眞氣亦不可泄露當清淨法道以保天眞苟離於道則虛邪入於空竅陽氣者閉塞地氣者冒明陽氣亦冒蔽也則地氣謂陰亦雲霧也風熱之害人則九竅閉塞霧露之害人則目蔽晦也蓋樞經曰天有日月人有眼目易曰喪明于易豈非失養正之道邪雲霧不精則上應白露不下上應陰虛則天不下交故雲霧不能精微霧露者雨之類夫陽盛則地不之氣上應於天而爲白露不下之等矣陰陽應象大論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明二氣交合乃成雨露方盛衰論曰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明氣不相召亦不能交合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不施則名木多死夫陽不化其精澤是爲天氣不降地氣不騰變化之道既虧生育之源斯泯故萬物之命凜稟而生然其死者則名木先應故

云名木多死也名謂名果珍木表謂表陳其狀也易繫辭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然不表交通則爲否也易曰天地不交否惡氣不發風雨不節白露不下則苑稾不榮惡謂枯害氣也發謂散發也節謂節度也苑謂藉積也稾謂枯藉積春不榮也豈惟其物獨遇是而有之哉人離於道亦有之矣故下文曰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不順四時之和數犯八風之害與道相失則天眞之氣未期久遠而乖逆已央久也遠也唯聖人從之故身無奇病萬物不失生氣不竭道非遠於人人心遠於道故壽命惟聖人心合於道故壽命无窮從順也謂順四時之令也然四時之令不可逆之逆之則五藏內傷而他疾起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鬱生謂動出也陽氣不出內鬱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長謂外茂也洞謂中空也陽不外茂內薄於心煎於心謂心中空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收謂收斂焦謂焦枯太陰行氣主化上焦故肺氣不收上焦滿也新校正云按焦滿全元起本作進滿甲乙太素作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沈沈謂沈伏也少陰之氣內通於腎故少陰不伏腎氣獨沈新校正云詳獨沈太素作沈濁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行陰陽變化天地合氣生育萬物故萬物之根悉歸於此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全陰則陽氣不能全陽則陰氣不能全春食涼夏食寒以養於陽以食溫冬食熱以養於陰陰滋苗者必固其根伐下者必枯其上故以斯調節從順其根二氣常存蓋由根固百刻曉暮食亦空然故與萬物沈浮於生長之門聖人所以身無奇病生氣不竭者以順其根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眞矣是則失四時陰陽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從之則苛疾不起是謂得道謂得養生之道苛者重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心合於道故勤修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失亦得之愚者未同於道德則可謂失道者也從陰陽則生逆之則死從之則治逆之則亂反順爲逆是謂內格格拒也謂內性格拒於天道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鬬而鑄錐不亦晚乎知不及時也備禦虛邪事御握虎噬而後藥雖悔何爲

生氣通天論篇第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四卷

黃帝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乎天氣六合謂四方上下也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外布九州而內應九竅故云九州九竅也五藏謂五神藏也五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而此成形矣十二節者十二氣也天之十二節氣人之十二經脈而外應之咸同天紀故云皆通乎天氣也十二經脈者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也 新校正云詳通天者生之本六節藏象注甚詳又按鄭康成云九竅者謂陽竅七陰竅二也其生五其氣三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命之本也言人生之所運爲則內依五氣以立然其鍾塞天地之內則氣應三元以成三謂天氣地氣運氣也犯謂邪氣屬犯於生氣也邪氣數犯則生氣傾危故寶養天眞以爲壽命之本也庚桑楚曰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天全則神全矣靈樞經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此之謂也蒼天之氣清淨則志意治順之則陽氣固蒼天發生之主也陽氣者天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爲天則其義也木天全神全之理全則形亦全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以因天四時之序故賊邪之氣弗能害也故聖人傳精神服天氣而通神明夫精神可傳聖人得道者乃能爾久服天眞之氣則妙用自通於神明也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失謂逆蒼天清淨之理也然衛氣合天之陽氣也上篇曰陽氣者閉塞謂陽氣之病人則竅寫閉塞也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失其度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以衛不營運故言蒼前解也此謂自傷氣之削也天通蒼天之氣清淨之理使正眞之氣如削去之者非天降之人自爲之爾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此明前陽氣之用也諭人之有陽若天之有日天失其所則日不明人失其所則陽不固日不明則天境暝昧陽不固則人壽夭折故天運當以日光明言人之主固立是藉其陽氣也故陽因而上衛外者也此所以明陽氣運行之部分輔衛人身之正用也因於寒欲如運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欲如運樞謂內動也起居如驚謂暴卒也言因天之寒當深居周密如樞紐之內動乃當煖室靜處防其卒驚使陽氣發泄於皮膚而傷於氣壽也若起居暴卒驚駭防則神氣奔越天眞要精微論曰冬在骨髓周密君子居室四氣調神大論曰冬三月此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又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无泄皮膚使氣亟奪此之謂也

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連樞 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此則不能靜煩傷於寒毒至夏而發暑病也煩謂煩躁靜謂安靜喝謂大呵出聲也言病因於暑則當汗泄不爲發表邪熱內攻中外俱熱故煩躁喘鬱大呵而出其聲也若不煩躁內熱外涼熱盛不大也喝一爲喝體若燔炭汗出而散此重明可汗之熱攻中故多言而理也爲體若燔炭之炎熱者何以救之必以汗出乃熱氣施散燔一爲燥非也因於溼首如裹溼熱不攘大筋緛短小筋弛長緛短爲拘弛長爲痿表熱爲病當汗泄之反溼其首若溼物裹之望除其熱熱氣不釋兼溼內攻大筋受熱則縮而短小筋得溼則引而長縮短故拘攣而不伸引長故痿弱而無力攘除也緛縮也弛引也因於氣爲腫四維相代陽氣乃竭素常氣疾溼熱加之氣溼熱爭故爲腫也然邪氣盛正氣漫微筋骨血肉互相代負故云四維相代也致邪代正氣不宣通衛無所從使至衰竭故言陽氣乃竭也衛者陽氣也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煩厥此又誡起居暴卒煩擾陽和也然煩擾陽和勞疲筋骨動傷神氣耗竭天眞則筋脈隳脈精氣竭絕既傷腎氣又損腸胃故當於夏時使人煩厥以煩迫而氣逆因以煩厥爲名厥謂氣逆也煩厥之狀當如下說 新校正云按脈解云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不治陽氣不治則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故善怒善怒者名曰煩厥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潰潰乎若壞都汨汨乎不可止既且傷腎又竭腸胃腎經內屬於耳中腦髓派生於目故目盲所視耳閉厥聽大矣哉斯乃厥之患也既盲目視又閉耳聰則志意心神筋骨腸胃潰潰乎若壞都汨乎煩悶而不可止也陽氣者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此又誡喜怒不節過用病生也然怒則傷腎甚則氣絕大怒則氣逆而陽不下行陽逆故血積於心胸之內矣上謂心胸也然陰陽相薄氣血奔并四薄厥生故名薄厥舉痛論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陰陽應象大論曰喜怒傷氣由此則怒甚氣逆血積於心胸之內矣菀積也有傷於筋縱其若不容怒而過用氣或迫筋筋絡內傷機關緩緩形容不維持若汗出偏沮使人偏枯新校正云按沮干金作祖全元起本作恆夫人之身常偏汗出而溼熱佛內餘鬱於皮裏甚爲痤病微作痱癤痱風疹也高粱之變足生大丁受如持虛高粱也粱粱也不忍之人汗出淋洗則結爲痤癤膏粱之人內多滯熱皮厚肉密故內變爲丁矣外澄既侵中熱相感如持虛器受此邪毒故曰受如持虛所以生於足者四支爲諸陽之本也以其貴於下邪毒藪虛故爾 新校正云按丁生之處不常於足蓋謂膏粱之變饒生大丁非偏著足也勞汗當風

寒薄爲皮痿乃痹時月寒涼形勞汗發淒風外薄清脾居寒脂液遂凝積於玄府依空滲泄色白黃而憊於皮中形如米或如鐵久者上黑長一分餘色白黃而憊於玄府中俗曰粉刺解表已玄府謂汗空也痹謂色赤瞤瞤內蘊血膽形小而大如酸棗或如按陽豆此皆陽氣內鬱所爲待奧而攻之大甚搗出之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此又明陽氣之運養也然陽氣者內化精微養於神氣外爲柔奧以固於筋動靜失宜則生諸疾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謂開闔失宜爲寒所襲內深皮膚發薄閉謂玄府閉封然開闔失宜爲寒所襲內深筋絡結固虛寒則筋絡拘緩形容僂俛矣靈樞經曰寒則筋急此則筋急陷脈爲瘻留連肉腠陷脈謂寒氣陷缺其脈也積寒留舍經血積凝其類也久寒內攻結於肉理故發爲瘻瘻肉腠相連俞氣化薄傳爲善畏及爲驚駭言若寒中於背俞之氣變化入深而薄於藏府者則善爲恐畏及發爲驚駭也營氣不從逆於肉理乃生癰腫營逆則血鬱血鬱則熱聚爲腫故爲癰腫也正理論云熱之所過則爲癰腫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汗出未止形弱氣衰風寒薄之穴俞隨閉熱藏不出以主於秋秋陽復收兩熱相合故令振慄寒熱相移以所起爲風故名風瘧也金匱眞言論曰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蓋論從風而爲是也故下文曰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夫喜欲不能勞其目淫邪不能惑其心不妄作勞是爲清靜以其清靜故能肉腠閉皮膚密眞正內拒虛邪不侵然大風苛毒不必常求於人蓋由人之冒犯爾故湯液則肉腠閉陽氣拒大風苛毒弗能害之清靜者但因循四時氣序養生調節之宜不妄作勞起居有度則生氣不竭永保康寧故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爲并謂氣交通也然病之深久變化相傳上下不通陰陽否隔雖醫良法妙亦何以爲之陰陽應象大論曰夫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若是氣相格拒故良醫弗可爲也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粗乃敗之言三陽畜積佛結不通不急寫之亦病而死何者畜積不已亦上下不并矣何以驗之隔塞不便則其證也若不急寫粗工輕侮必見敗亡也陰陽別論曰三陽結謂之隔又曰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淖則剛柔不和經氣乃絕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晝則陽氣在外周身行二十五度靈樞經曰目開則氣上行於頭衛氣行於陽二十五度也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蓋猶老也夫氣盛也夫氣之有者皆自少而之壯積暖以成炎炎極又涼物之理也故陽氣平旦生日中盛日西而已減虛也氣門謂立府也所以發泄經脈營衛之氣故謂之氣門也是故暮而收拒無擾筋骨無見

霧露反此三時形乃困薄皆所以順陽氣也陽出則出陽藏則藏暮陽氣衰內行陰分故宜收斂以拒虛邪擾筋骨則逆陽精耗見霧露則寒溼其侵故順此三時乃天眞久遠也岐伯曰新校正云詳篇首云帝曰岐伯曰非相對問也陰者藏精而起亟也陽者衛外而爲固也言在人之用也亟數也陰不勝其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薄疾謂極虛而急數也并謂營竇也狂謂狂走或妄舉登也陽并於四支則行陽明脈解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而歌也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夫如是者皆爲陰不勝其陽也陽不勝其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九竅外設爲官故五藏氣爭則九竅不通也言九竅胃前陰後陰不通兼言上七竅也若兼則目爲肝之官鼻爲肺之官口爲脾之官耳爲腎之官舌爲心之官舌非通竅也金匱眞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故也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從順也言循陰陽法近養生道則筋脈骨髓各得其宜故氣血皆能順時和氣也如是則內外調和邪不能害耳目聰明氣立如故若失聖人之道則致疾於身故下文引曰風客淫氣精乃亾邪傷肝也風客淫精謂失聖人之道也風氣應肝故風因科並謂失聖人之道也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於盛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也風薄則熱起於盛則水乾水乾則腎氣不營故精乃亾也亾無也熱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淫氣者陰陽之亂氣因其相亂而風客之則傷精傷精則邪入於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則腸澼而爲痔也痔論曰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傷之信也因而大醉胃橫滿腸胃滿則筋脈解而不屬故腸澼飲則氣逆飲多則脾布穀舉故氣逆而上奔也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強力謂強力入房也高骨謂腰高之骨也然強力入房則精耗精耗則腎傷腎傷則髓氣內枯故高骨壞而不用也聖人交會則不如此當如下句云凡陰陽之要陽密乃固陰陽交會之要者正在於陽氣閉密而不妄泄爾密不妄泄乃生氣強固而能久長此聖人之道也兩者不和若春無秋若冬無夏兩謂陰陽和謂和合之道者如天如此言絕陰陽和合之道者如天四時有春無秋有冬無夏也所以然者絕靡於生成也故聖人不絕和合之道但貴於閉密以守固天眞法也因而和之是謂聖度因陽氣盛發中外相應乃相交合則聖人交會之制度也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湊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故陽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陽自強而不能閉密則陰氣和平陽氣閉密則陰陽祕精神乃治陰氣和平陽氣閉密則精神之用日益治也陰陽離決精氣乃絕若陰不和平陽不閉密強用施寫損耗天眞二因氣分離經絡決竭則精氣不化乃絕流通也

於露風乃生寒熱因於露體觸冒風邪風氣外侵陽氣內拒風陽相薄故寒熱由生是以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風氣通肝春肝木王木勝脾土故洞泄生也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曰春傷於風夏生飧泄秋陽復收陽熱相攻則爲痎瘧痎瘧老也亦曰瘦也夏傷於暑秋爲痎瘧夏已暑熱秋淫溢勝冬小復王水來乘肺故欬逆病生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秋傷於濕冬生欬嗽發爲痿厥陰陽應象大論曰陰陽復收陽熱相攻則飧泄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冬寒且數春陽氣之實發爲痿冬氣發寒不爲煇氣之實發爲痿厥氣逆氣也陽佛干中寒佛相持故爲溫病新校正云按此與陰陽應象大論重複注甚詳四時之氣更傷五藏時之氣更傷五藏之和也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所謂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之舍也言五藏所生本資於五味五味宣化各湊於本宮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損正爲好而過節乃見傷也故下文曰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酸多食之令人癃小便不利則肝多津液津液內溢則肝葉舉肝葉舉則脾經之氣絕而不行何者木制土也味過於鹹大骨氣勞短肌心氣抑鹹多食之令人肌膚緘短又令心氣抑滯而不行何者鹹走血也大骨氣勞鹹歸腎也味過於甘心氣喘滿色黑腎氣不衡甘多食之令人心悶甘性滿緩故令氣喘滿而不平何者土抑木也衡平也味過於苦脾氣不濡胃氣乃厚苦性燥濕故令胃氣不濡潤胃氣強厚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夭辛性散潤故令筋脈沮弛精神長久何者辛補肝也藏新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用辛補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久之解夭乃殃也古文通用如書梁之作高梁草湯之作草茲之類蓋古文簡略字多假借用者也是故謹和五味骨正筋柔氣血以流湊理以密如是則骨氣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是所謂修養天眞之至道也

金匱眞言論篇第四新校正云按此論味過所傷經作精神長起注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何謂經謂經脈所以流通營衛血氣者也八風邪氣之所起也岐伯對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所起也則謂八風發邪經脈受之則循經而觸於五藏以邪干正故發病也所謂得四時之勝者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四時

之勝也春木夏火長夏土秋金冬水皆以所剋殺而爲勝也言五時之相勝者不謂入風中人則病名謂䟽其不勝則發病也勝謂制剋之也東風生於春病在肝俞在頸項春氣發榮於萬物之上故俞在頸項肝忌日甲乙不治頭此之謂也南風生於夏病在心俞在胸脅心少陰脈循胸出脅故俞在焉西風生於秋病在肺俞在肩背肺處上焦背爲胸府肩背相次故俞在焉北風生於冬病在腎俞在腰股腰爲腎府股接次之以氣相連故兼言也中央爲土病在脾俞在脊以脊應土言居中爾故春氣者病在頭春氣謂肝氣也各隨其藏氣之所應新校正云按周禮云春時有痟首疾夏氣者病在藏心之應也秋氣者病在肩背肺之應也冬氣者病在四支四支氣少寒毒善傷隨所受邪則爲病處故春善病鼽衄以氣在頭也禮記月令曰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仲夏善病胸脅心之脈循胸脅故也長夏善病洞泄寒中土主於中是爲倉廩糟粕水穀故爲洞泄寒中也秋善病風瘧以涼折暑乃爲是病生氣通天論曰魄汗未盡形弱而氣爍穴俞以閉發爲風瘧此所謂以涼折暑之義也禮記月令曰孟秋行夏令則民多瘧疾也冬善病痹厥血象於水寒則水凝以氣衛流故爲痹厥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按謂按摩蹻謂如蹻捷者之舉動手足是所謂導引也然擾動筋骨則陽氣不藏春陽氣上升重熱熏肺肺通於鼻病則形之故冬不按蹻春不鼽衄鼽謂鼻中水出衄謂鼻中血出春不病頸項仲夏不病胸脅長夏不病洞泄寒中秋不病風瘧冬不病痹厥飧泄而汗出也此上五句並爲冬不按蹻之所致也新校正云詳飧泄而汗出也六字上文疑剩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此正謂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以陽不妄升故春無溫病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此正謂以風涼之氣折暑汗也新校正云詳此下義與上文不相扶此平人脈法也謂平病人之脈法也故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言其初起與其主也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日中陽盛故曰陽中之陽黃昏陰甚故曰陽中之陰陽氣主晝故平旦至黃昏皆爲天之陽而中復有陰陽之昧耳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雞鳴陽氣未出故曰天之陰平旦陽氣已升故曰陰中之陽故人亦應之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人身之藏府中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爲陽藏謂五神藏府謂六化府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膀胱三焦六府皆爲陽靈樞經曰三焦者上合於手心主又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名也正理論曰三焦者有名无形上合於手心主下合右腎主謁道諸氣名爲使者也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者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心爲陽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故爲陽中之陽也靈樞經曰心爲牡藏牡陽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肺爲陰藏位處上焦以陰居陽故謂陽中之陰也靈樞經曰肺爲牝藏牝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腎爲陰藏位處下焦以陰居陰故謂陰中之陰也靈樞經曰腎爲牝藏牝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肝爲陽藏位處中焦以陽居陰故謂陰中之陽也靈樞經曰肝爲牡藏牡陽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脾爲陰藏位處中焦以至陰居陰故謂陰中之至陰也靈樞經曰脾爲牝藏牝陰也此皆陰陽表裏內外雌雄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以其氣象參合故能上應於天帝曰五藏應四時各有收受乎岐伯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精謂精氣也木精之氣其神魂陽升之方以目爲用故開竅於目其病發驚駭象木屈伸有驚動也新校正云詳東方云病發驚駭餘方各闕者按五常政大論委和之紀其發驚駭疑此文爲衍其味酸其類草木性柔脆而曲直其畜雞以雞爲畜取巽言之易曰巽爲雞其穀麥五穀之長者麥故東方用之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畜犬其穀麻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木之精氣上爲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是以春氣在頭也萬物發榮於上故春氣在頭新校正云詳東方言春氣在頭不言故病在頭餘方言故病在某不言某氣在某者互文也其音角角木聲也孟春之月律中太蔟林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八寸仲春之月律中夾鍾夷則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五分新校正云按鄭康成云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季春之月律中姑洗南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七寸又二十分寸之一新校正云按鄭康成云九分寸之一凡是三管皆木氣應之其數八木生數三成數八尚書洪範曰三曰木是以知病之在筋也木之堅柔類筋氣故其臭臊凡氣因木變則爲臊新校正云詳臊月令作羶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藏精於心火精之氣其神神舌爲心之宮當言於舌舌用非竅故云耳也繆刺論曰手少陰之絡會於耳中義取此也故病在五藏以夏氣在藏也

其味苦其類火性炎上而燔灼其畜羊以羊爲畜言其未也土同王故通而言之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畜馬其穀黍黍赤色其應四時上爲熒惑星火之精氣上爲熒惑七百四十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脈也火之躁動類於脈氣其音徵徵火聲也孟夏之月律中仲呂無射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七分新校正云按鄭康成云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仲夏之月律中蕤賓應鍾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六寸二十六分新校正云按鄭康成云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季夏之月律中林鍾黃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六寸凡是三管皆火氣之應其數七火生數二成數七尚書洪範曰二曰火其臭焦凡氣因火變則爲焦中央黃色入通於脾開竅於口藏精於脾其神意脾爲化穀口主迎糧故開竅於口故病在舌本脾脈上連於舌本故病氣居之其味甘其類土性安靜而化造其畜牛土王四季故畜取丑牛又以牛色黃也其穀稷色黃而味甘也其應四時上爲鎮星土之精氣上爲鎮星二十八年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肉也土之柔厚類肉氣故其音宮宮土聲也律書以黃鍾爲濁宮林鍾爲清宮蓋以林鍾當六月管也五音以宮爲主律呂初起於黃鍾爲濁宮林鍾爲清宮也其數五土數五尚書洪範曰五曰土其臭香凡氣因土變則爲香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金精之氣其神魄肺藏氣鼻通息故開竅於鼻故病在背以肺在胸中背爲胸中之府也其味辛其類金性音聲而堅勁其畜馬畜馬者取乾也易曰乾爲馬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畜雞其穀稻稻堅白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金之精氣上爲太白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金之堅密類皮毛也其音商商金聲也孟秋之月律中夷則大呂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七分仲秋之月律中南呂大蔟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五寸三分寸之一季秋之月律中無射夾鍾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九分管皆金氣之應其數九金生數四成數九尚書洪範曰四曰金其臭腥凡氣因金變則爲腥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藏精於腎其神志腎藏精陰泄注故開竅於二陰也故病在谿谿謂肉之小會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其味鹹其類水性潤下而滲灌其畜彘彘豕也其穀豆豆黑色其應四時上爲辰星水之精氣上爲辰星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是以知病之在骨也腎主幽暗骨體內藏以類相同故病居骨也其音羽羽水聲也孟冬之月律中應鍾姑洗所生三分減一管率長四寸七分半冬之月律中黃鍾律呂所生三分益一管率長九寸季

20B

冬之月律中大呂黃鍾所生三分益一管其數六水生數一率長八寸四分凡是三管皆水氣應之成數六尚書洪範曰一曰水其臭腐爲腐朽之氣也故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一逆一從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萬變之心意合心於精心合精微則深知通變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是謂得道隨其所能而與之是謂得師資教授之道也靈樞經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耳聰者可使聽音口利者可使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針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論絡節求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病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摩抑痹由是則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故曰非其人勿教非其眞勿授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一

序 迺其上音乃藏救葢切糅女救切禜音瑩上古天眞論徇徐閏切疾也痹必至切更齒上古行切下齒更同恬憺上啼廉切下音淡頰於葛切俠口胡夾切下同頷顱落胡切滲灌上所禁切解墮上上音壽蔽祭切猖睫音接恚嗔上於桂切愉俞四氣調神大論予而與上音獺他達切鷙音如鷙鶚也薯秀上音蠼蜠上音樓下古獲切蛙也蚯蚓上音丘下也鵰古閔切搏以忍切蜩音條溽暑上音疫音皆瘧也欲熾尺志切坏戶上步回切始涸胡各切豺音柴亟奪上去吏切鶡苦割切荔挺上力計切下大頂切北鄉音向雊古豆切雉鳴爲否符鄙切下不交否同燠熱上於六切生氣通天論分上音聲暴卒倉沒切荒怯音遽則到切喝呼葛切於裹擐汝陽切緛音軟緛也潰潰古浸切頃切皆在計切又前計切奔下去聲偏沮子魚切痤昨禾切痱方味切怫符弗切皰薄交切瘙尺制切痿而劣切大僂力主切瘻力鬬切瘍音陽下瘍同瘍音庶否隔符鄙切塞也粗胡下奴致切鴟音脂切淖音鬧切音脂決蒲拜切僉音陽下瘍同瘍音隆金匱眞言論鼽音求按蹻音脚爝灼上音頃銳直和切

序 酒其上音乃藏救葢切糅女救切瀅音瑩上古天眞論徇徐閏切疾也痹必至切更齒上古行切下齒更同恬憺上啼廉切下音淡頰於葛切俠口胡夾切下同頷顱落胡切滲灌上所禁切解墮上上音壽蔽祭切猖睫音接恚嗔上於桂切愉俞四氣調神大論予而與上音獺他達切鷙音如鷙鶚也薯秀上音蠼蜠上音樓下古獲切蛙也蚯蚓上音丘下也鵰古閔切搏以忍切蜩音條溽暑上音疫音皆瘧也欲熾尺志切坏戶上步回切始涸胡各切豺音柴亟奪上去吏切鶡苦割切荔挺上力計切下大頂切北鄉音向雊古豆切雉鳴爲否符鄙切下不交否同燠熱上於六切生氣通天論分上音聲暴卒倉沒切荒怯音遽則到切喝呼葛切於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成

陰陽應象大論　陰陽離合論

陰陽別論

陰陽應象大論篇第五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謂變化生成之道也老子曰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爲和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萬物之綱紀故生之用也陽與之主持以立故爲萬物之綱紀也陰陽離合論曰陽與之正陰爲之主則謂乳也變化之父母異類之用也何者然鷹化爲鳩田鼠化爲駕腐草化爲螢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如此皆異類因變化而成者也生殺之本始寒暑之用也萬物假陽氣溫而生因陰氣寒而死故知生殺本始是陰陽之所運也言所以生殺變化之多爲也神明之府也府宮府也言所以神明居其中也下文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故易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亦謂居其中也新校正云詳陰陽至神明之府與天元紀大論同注頗異治病必求於本猶然在於人身同相參合故治病之道必先求之故積陽爲天積陰爲地言陰陽爲天地之道者何以此陰靜陽躁言應物類運用之標格也陽生陰長陽殺陰藏明前天地殺生之殊用也神農曰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新校正云詳陰長陽殺之義或者疑之按周易八卦布四方之義則可見矣坤者陰也位西南隅時在六月七月之交萬物之所盛長也安謂躁無長之理乾者陽也位戌亥之分時在九月十月之交萬物之所收殺也孰謂陽無殺之理以是明之陰長陽殺之理可見矣此語又見天元紀大論其說自異陽化氣陰成形明前萬物滋生之綱紀也寒極生熱熱極生寒明前之大體也寒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氣也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膜脹熱氣在下則穀不化故飧泄寒氣在上則氣不散故膜脹何者以陰靜而陽躁也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反謂反覆作謂作務反覆作務則病如是故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陰疑上結則合以成雲陽散下流則注而爲雨雨從雲以施化故言雨出地雲出天氣以交合故言雲出天地之理且然人身清濁亦如是也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氣本乎天者親上氣本乎地者親下各從其類也上竅謂耳目鼻口下竅謂前陰後陰腠理謂滲泄之門故清陽則腠理發泄而散發五藏爲包藏之所故

屬陰可以走之。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四支外動，故清陽實之；六府內化，故濁陰歸之。水為陰，火為陽。水寒而靜，故為陰；火熱而躁，故為陽。陽為氣，陰為味。氣惟散布，故陽為之；味曰從形，故陰為之。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形食味，故味歸形；氣養形，故形歸氣；精食氣，故氣歸精；化生精，故精歸化。故下文曰：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故云食之也。化生精，氣生形。精微之液，惟血化而成；形質之有，資氣行而立。故斯二者，各奉生乎。味傷形，氣傷精。過其節也。精化為氣，氣傷於味。精承化養則食氣，精若化生則不食氣。精血內結，鬱為穢腐攻胃，則五味倨然不得入也。女人重身，精化百日，皆傷於味也。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有質，故下流於便寫之竅；氣無形，故上出於呼吸之門。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

陽為氣，氣厚者為純陽；陰為味，味厚者為純陰。故味薄者為陰中之陽，氣薄者為陽中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陰氣潤下，故味厚則泄利；陽氣炎上，故氣厚則發熱。味薄為陰少，故通泄；氣薄為陽少，故汗出。發泄，謂汗出也。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火之壯者，壯已必衰；火之少者，少已則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生壯火，故云壯火食氣；少火滋氣，故云氣食少火。以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散；以少火益氣，故氣得少火則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然。氣味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非惟氣味分正陰陽，然辛甘酸苦之中，復有陰陽之殊氣爾。何者？辛散甘緩，故發散為陽；酸收苦泄，故涌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熱，陰勝則寒。是則太過而致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陰病則熱，陽病則寒。文異意同。重寒則熱，重熱則寒。物極則反，亦猶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也。寒傷形，熱傷氣。寒則衛氣不利，故傷形；熱則榮氣內消，故傷氣。雖陰成形，陽化氣，一過其節，則形氣被傷。氣傷痛，形傷腫。氣傷則熱結於肉分，故痛；形傷則寒薄於皮腠，故腫。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先氣證而病形，故曰氣傷形；先形證而病氣，故曰形傷氣。風勝則動，風勝則庶物皆搖，故為動。新校正云：按左傳曰：風淫末疾，即此義也。熱勝則腫，熱勝則陽氣內鬱，故洪腫暴作，甚則榮氣逆於肉理，聚為癰膿之腫。燥勝則乾，燥勝則津液竭涸，故皮膚乾燥。寒勝則浮，寒勝則陰氣結於玄府，玄府閉密，陽氣內攻，故為浮。溼勝則濡寫。溼勝則內攻於脾胃，脾胃受溼，則水穀不分，水穀相和，故大腸傳道而注寫也。以溼內盛而寫，故謂之濡寫。新校正云：按左傳曰：雨淫腹疾，則其義也。風勝則動至此五句，與天元紀

大論文重，彼注頗詳矣。天有四時五行，以生長收藏，以生寒暑燥溼風。春生夏長，秋收冬藏，謂四時之生長收藏。冬水寒，夏火暑，秋金燥，春木風，長夏土溼，謂五行之寒暑溼燥風也。然四時之氣，土雖寄王，原其所主，則溼屬中央，故云五行以生寒暑燥溼風五氣也。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五藏，謂肝心脾肺腎。五氣，謂喜怒悲憂恐。然是五氣更傷五藏之和氣矣。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悲作思。又本篇下文肝在志為怒，心在志為喜，脾在志為思，肺在志為憂，腎在志為恐。玉機真藏論作悲，諸論不同。皇甫士安甲乙經精神五藏篇具有其說。蓋言悲者，以悲能勝怒，取五志迭相勝而為言也；舉思者，以思為脾之志也。各舉一，則義俱不足；兩見之，則互相成義也。故喜怒傷氣，寒暑傷形。凡喜怒之所生，皆生於氣，故云喜怒傷氣；寒暑之所勝，皆勝於形，故云寒暑傷形。近取舉凡，則如斯矣。細而言者，則熱傷於氣，寒傷於形。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上，喜則氣下，故暴卒氣上則傷陰，暴卒氣下則傷陽。厥氣上行，滿脈去形。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

厥，氣逆也。逆氣上行，滿於經絡，則神氣浮越，去離形骸矣。不固。靈樞經曰：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然喜怒不恆，寒暑過度，天真之氣，何可久長。故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傷寒傷暑亦如是。故曰：冬傷於寒，春必溫病。夫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最為殺厲之氣，中而即病，故曰傷寒；不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故養生者必慎傷於邪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風中於表，則內應於肝，肝氣乘脾，故飧泄。新校正云：按生氣通天論云：春傷於風，邪氣留連，乃為洞泄。夏傷於暑，秋必痎瘧。夏暑已甚，秋熱復壯，兩熱相攻，故為痎瘧。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秋溼既多，冬水復王，水溼相得，肺氣又衰，故冬寒甚則為嗽。新校正云：按生氣通天論云：秋傷於溼，上逆而欬，發為痿厥。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所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盡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六合，謂十二經脈之合也。靈樞經曰：太陰陽明為一合，少陰太陽為一合，厥陰少陽為一合，手足之脈各三，則為六合也。手厥陰，則心包絡脈也。氣穴論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屬骨者，為骨相連屬處。表裏者，諸陽經脈皆為表，諸陰經脈皆為裏。新校正云：詳帝曰至信然乎，全元起本及太素在上古聖人之教也上。岐伯對曰：東方生風，陽氣上騰，散為風也。風者天之號令，風為教始，故生自東方。風生木，風鼓木榮，則風生木也。木生酸，凡物之味酸者，皆木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曲直作酸。酸生肝。生，謂生長也。凡味之酸者，皆先生長於肝。肝生筋。肝之精氣，生養筋也。筋生心。陰陽書曰：木生火。然肝之木氣，內養筋已，乃生心也。肝主目。目見曰明，類齊同也。其在天為玄，玄謂玄冥，言天色高遠，尚未盛明也。在人為道，道謂道化，以道而化，人則歸從。在地為化。化謂造化也，庶類時育，皆造化者也。化生五味，萬物生，五味具，皆變化為母，而使生成也。道生智，智從正化而有，故曰道生智。玄生神，玄冥之內，神處其中，故曰玄生神。神在天為風，飛揚鼓坼，風之用也。然發而周遠，无所不通，信乎神化而能爾。在地為木，柔軟曲直，木之性也。新校正云：詳其在天至為木，與天元紀大論同，注頗異。在體為筋，束絡連綴，而為力也。在藏為肝，其神魂也。道經義曰：魂居肝，魂靜則至道不亂。在色為蒼，蒼謂薄青色，象木色也。在音為角，角謂木音，調而直也。樂記曰：角亂則憂，其民怨。在聲為

呼，呼謂叫呼，亦謂之嘯。在變動為握，握所以牽執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握、憂、噦、欬、便，五者改志而有名，曰變動也。在竅為目，目所以司見形色。在味為酸，可用收斂也。在志為怒，怒所以禁非也。怒傷肝，雖志為怒，甚則自傷。悲勝怒，悲則肺金并於肝木，故勝怒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新校正云：詳五志云怒喜思憂恐，悲當云憂。今變憂為悲者，蓋以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悲哀而動中則傷魂，故不云憂也。風傷筋，風勝則筋縮拘急。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曰：風傷肝。燥勝風，燥為金氣，故勝木風。酸傷筋，過節也。辛勝酸，辛，金味，故勝木酸。南方生熱，陽氣炎燥，故生熱。熱生火，鑽燧改火，惟熱是生。火生苦，凡物之味苦者，皆火氣之所生也。尚書洪範曰：炎上作苦。苦生心，凡味之苦者，皆先生長於心。心生血，心之精氣，生養血也。血生脾，陰陽書曰：火生土。然心火之氣，內養血已，乃生脾土。新校正云：按太素血作脈。心主舌，心別是非，舌以言事，故主舌。其在天為熱，暄暑熾燠，熱之用也。在地為火，炎上翕赩，火之性也。在體為脈，通行榮衛而養血也。在藏為心，其神神也。道經義曰：神處心，神守則血氣流通。在色為赤，象火色。在音為徵，徵謂火音，和而美也。樂記曰：徵亂則哀，其事勤。在聲為笑，笑，喜聲也。在變動為憂，憂可以成務。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心之憂在心變動，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於秋，憂為正也；心主於夏，變而生憂也。在竅為舌，舌所以司辨五味也。金匱真言論曰：南方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尋其為竅，則舌義便乖，以其主味，故云舌也。在味為苦，苦可用燥泄也。在志為喜，喜所以和樂也。喜傷心，雖志為喜，甚則自傷。恐勝喜，恐則腎水并於心火，故勝喜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熱傷氣，熱勝則喘息促急。寒勝熱，寒為水氣，故勝火熱。苦傷氣，以火生也。新校正云：詳此篇

論所傷之旨其例有三東方云風傷筋酸傷氣中央云濕傷肉甘傷肉是自傷者也南方云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已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凡此五方所傷有此三例不同太素則俱云自傷 鹹勝苦鹹水味故勝火苦升薄相合故生溼也易義曰陽上薄陰陰能固之然後升薄相合故生溼也易義曰陽上薄陰陰能蒸而爲雨明溼生於因陰之氣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六月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溼氣也 溼生土土溼則固明溼生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四陽二陰合而爲溼蒸萬物成土也 土生甘凡物之味甘者皆上氣之所生也向書洪範曰稼穡作甘 甘生脾凡味之甘者皆先生長於脾 脾生肉脾之精氣養肉也 肉生肺陰陽書曰土生金然脾土之氣內養肉已乃生肺金 脾主口脾受水穀口納五味故主口 其在天爲溼溼霧露雲雨之用也 在地爲土安靜稼穡土之德也 在體爲肉覆裹筋骨充其形也 在藏爲脾其神意也道經義曰意託脾意宮則智无散越 在色爲黃象土色也 在音爲宮宮謂土音大而和也樂記曰宮亂則荒其君驕 在聲爲歌歌數聲也 在變動爲噦噦謂噦噫胃寒所生 新校正云詳王冰噦爲噦噫噫也按楊上善云噦氣逆也噦也 在竅爲口口所以司納水穀 在味爲甘甘可明 在志爲思思所以思慮也 思傷脾雖志爲思甚則自傷 怒勝思怒則不思勝可知矣 溼傷肉故溼勝土溼 風傷筋風爲木氣故勝土溼 甘傷肉亦過節也 新校正云詳王冰論云甘傷脾五運行大論云甘傷脾 酸勝甘酸木味故勝土甘 西方生燥天氣急切故生燥 燥生金燥則生金也 金生辛凡物之味辛者皆金氣之所生也向書洪範曰從革作辛 辛生肺凡味之辛者皆先生長於肺之精氣生舊皮毛 肺生皮毛肺藏氣鼻通皮毛 皮毛生腎陰陽書曰金生水腎主骨水 肺主鼻肺藏氣鼻通息故主鼻 其在天爲燥輕急勁強燥之用也 在地爲金堅勁從革金之性也 在體爲皮毛包藏膚腠扞其邪也 在藏爲肺其神魄也道經義曰魄在肺魄安則德修壽延 在色爲白象金色 在音爲商商謂金聲輕而勁也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在聲爲哭哭哀聲也 在變動爲欬所以利咽喉也樂記曰商亂則陂其官壞 在竅爲鼻鼻所以司嗅吸也 在味爲辛辛可用散潤也 在志爲憂憂深慮也 憂傷肺雖志爲憂過則損也 喜勝憂喜則心火并於肺金故勝憂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心則喜 熱傷皮毛熱從火生耗津液故 寒勝熱陰制陽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作暴傷皮毛過而不及云火有二別故此再舉熱傷之形證 辛傷皮毛招損苦火味故勝金辛 北方生寒陰氣凝列故生寒也 寒生水寒氣盛凝變爲

水 水生鹹凡物之味鹹者皆水氣之所生也向書洪範曰潤下作鹹 鹹生腎凡味之鹹者皆水之所生長於腎 腎生骨髓腎之精氣生養骨髓髓生肝陰陽書曰水生木木乃生肝 腎主耳腎屬北方位居幽暗聲入故主耳 其在天爲寒寒疑清慘列寒之用也 在地爲水清象司下之附也 在體爲骨骨以立身也 在藏爲腎其神志也道經義曰志藏腎志藏則骨髓滿實 在色爲黑黑象水色 在音爲羽羽謂水音沈而深也樂記曰羽亂則危其財匱 在聲爲呻呻吟聲也 在變動爲慄慄戰慄其恐人恐而悉有之 在竅爲耳耳所以司聽五音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眞言論云開竅於二陰蓋以心竅於耳故與此不同 在味爲鹹鹹可用柔耎也 在志爲恐恐所以心竅於耳故與此不同 在味爲鹹鹹可用柔耎也 在志爲恐恐所以心竅於耳故與此不同 思勝恐思深慮也恐懼也 恐傷氣恐則氣下 恐傷精恐則精下 恐傷骨恐則骨下 恐傷血恐則血凝 傷可知也 寒傷血寒則血凝 傷可知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血作骨 新燥勝寒燥能生寒故勝寒也 甘勝鹹新校正云按太素作溼 鹹傷血食鹹而渴傷血可知 新校正云按太素血作骨 新校正云詳王冰注云前岐伯對甘上味故勝水鹹 故曰鹹曰至此與五運行論同兩注頗異當並用之 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觀其覆載而萬物之上下可見矣 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陰主血陽主氣陰生女陽生男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左右猶道路也故左右爲陰陽之道路也 新校正云詳白前岐伯對左右之說其六微旨大論中楊上善云陰氣右行陽氣左行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觀水火之氣則陰陽徵兆可明矣 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謂能爲變化之生成之元始 新校正云詳天地者至萬物之能始與天元紀大論同注頗異彼无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一句又以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代陰陽者萬物之能始 故曰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陰靜故爲陽之守陽動故爲陰之役使 帝曰法陰陽奈何岐伯曰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爲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齒乾以煩寃腹滿死能冬不能夏 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厥則腹滿死厥謂氣逆 能夏不能冬陰勝故能夏甚故不能冬 此陰陽更勝之變病之形能也帝曰調此二者奈何調謂順天癸性而治身之血氣精氣也 岐伯曰能知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不知用此則早衰之節也用謂房色也女子以七七爲天癸之終丈夫以八八爲天癸之終其損則各隨氣分脩養天眞終其天年以度百歲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天癸至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寫皆滿而血自下陽八益益交會而泄精由此則七損八益可知矣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乾故氣力始減中盛衰華稍落之文也 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衰之漸也 年六十陰痿氣大衰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矣宣之甚矣 故曰知之則強不知則老謂知七損八益全形保性之道也 故同出而名異耳同謂異其老壯之名實智者察同愚者察異智者察同欲之同而能性道愚者見形容別異乃茲之自性則道益自餘故效則治生不足故下文曰 愚者不足智者有餘後學故不足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老者復壯壯者益治夫保性益由知道之所致也故曰道者不可斯須離可離非道此之謂也 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樂恬憺之能從欲快志於虛无之守故壽命无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聖人不爲无益以害有益不爲害性而順性故壽命長遠與天地終庚桑楚曰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損之此全性之道也書曰不作无益害有益也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 故曰陰在上故法天 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在下故法地 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於上并於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於下并於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夫陰陽之應天地猶水之在器也器圓則水圓器曲則水曲人之血氣亦如是故隨不足則邪氣留居之 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八紀地有五里陽爲天陰爲地布和氣以成形五行爲生育之井里八風爲變化陰陽之綱紀八紀謂八節之紀五里謂五行化育之里 故能爲萬物之父母陽天化氣陰地成形五里通行八風鼓坎收藏生長无替昭宣夫如是故能爲萬物變化之父母也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者何以有是之升降也 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綱紀清陽上天濁陰歸地然其動靜誰所主司蓋由神明之綱紀爾上文曰神明之府此之謂也 故能以生長收藏終而

復始神明之運爲乃能如是惟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傍人事以養五藏頭圓故配天足方故象地人事更易五藏遞遷故從而養也天氣通於肺居高故地氣通於嗌次下故風氣通於肝風生木故雷氣通於心雷象火之有聲故谷氣通於脾谷空虛脾受納故雨氣通於腎腎主水故新校正云按千金方云風氣應於肝雷氣動於心穀氣感於脾雨氣潤於腎六經爲川流注不息故腸胃爲海以皆受納也靈樞經曰胃爲水穀之海九竅爲水注之氣清明者象水之內明流注者象水之流注以天地爲之陰陽以人事配象則近指天地以爲陰陽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夫人汗泄於皮膚者是陽氣之發泄爾然其取類於天地之間則雲騰雨降而相似也故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陽氣散發疾風飛揚故以應之舊經無名之二字尋前類例故加之暴氣象雷暴氣鼓擊鳴轟有聲故逆氣象陽逆氣陵上陽氣亦然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害至矣背天之紀違地之理則六經反作五氣更傷眞氣既傷則災害之至可知矣新校正云按上文天有八紀地有五里此文注中理字當作里故邪風之至疾如風雨至謂至於身形故善治者治皮毛止於萌也其次治肌膚救其已生其次治筋脈攻其已病其次治六府治其已甚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半生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然初成者獲愈固久者伐形故治五藏者半生半死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四時之氣八正之風皆天邪也金匱眞言論曰八風發邪以爲經風觸五藏邪氣發病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於六府熱傷胃及膀胱寒傷腸及膽氣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濕氣勝則榮衛之氣不行故感則害於皮肉筋脈故善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以我知彼以表知裏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深明故也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別於陽者則知病處別於陰者則知死生之期審清濁而知部分謂察色之青赤黃白黑也部分謂藏府之位可占候處也視喘息聽音聲而知所苦謂聽聲之宮商角徵羽也視喘息謂候呼吸之長短也觀權衡規矩而知病所主權謂秤權衡謂星衡規謂圓形矩謂方象然權也者所以察中外衡也者所以定高卑規也者所以表柔虛矩也者所以明強盛脈要精微論曰以春應中規言陽氣柔軟以夏應中矩言陽氣盛強以秋應中衡言陰升陽降氣有高下以冬應中權言陽氣居下也故善診之用必備見焉所主者謂應四時之氣所主生病之在高下中外也按尺寸觀浮沈滑濇而知病所生以治浮沈滑濇皆脈象也浮脈者浮於手下也沈脈者按之乃得也滑脈者往來易濇脈者往來難也故審尺寸觀浮沈而知病之所生以治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知病所在以治則无過下无過二字續此爲句無過以診則不失矣有過无過皆以診如則所主治无誅失也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以輕微也其盛可待衰而已病盛取之毀眞氣故其盛者必可待衰故因其輕而揚之輕者發揚則邪去因其重而減之重者節減因其衰而彰之因病氣衰攻令邪去則眞氣堅固血色彰明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氣謂衛氣味謂五藏之味也靈樞經曰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衛氣溫則形分足矣上古天眞論曰腎者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能寫由此則精不足者補五藏之味也其高者因而越之越謂越揚也其下者引而竭之引謂泄引也中滿者寫之於內內謂腹內其有邪者漬形以爲汗邪謂風邪之氣風中於表則汗而發之其在皮者汗而發之在外故汗發泄也其慓悍者按而收之慓疾也悍利也氣候疾利則按之以收斂也其實者散而寫之陽實則發散陰實則宜寫故下文云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陰曰柔陽曰剛陽病治陰陰病治陽所謂從陰引陽從陽引陰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者也定其血氣各守其鄉鄉謂本經之氣位血實宜決之決謂決破其血氣虛宜掣引之掣讀爲導導引則氣行條暢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掣作挈

陰陽離合論篇第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大小月三百六十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以四時五行運用於內故人亦應之新校正云詳天爲陽至成一歲與六節藏象論重今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然其要一也一謂離合也雖不可勝數然其要妙以離合推步悉可知之天覆地載萬物方生未出地者命曰陰處名曰陰中之陰處陰之中故曰陰處形未動出亦是爲陰以陰居陰故曰陰中之陰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形動出者是則爲陽以陽居陰故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爲之主陽施正氣萬物方生陰爲主持羣形乃立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春夏爲陽故生長也秋冬爲陰故收藏也若失常道則春不生夏不長秋不收冬不藏夫如是則四時之氣閉塞陰陽之氣无所運行矣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數天地陰陽雖不可勝數在於人形之用者則數可如之帝曰願聞三陰三陽之離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廣大也南方丙丁火位主之陽氣盛明故曰大明也嚮明治物故聖人南面而立易曰相見乎離蓋謂此也然在人身中則心藏在南故謂前曰廣明衝脈在北故謂後曰太衝然太衝者腎脈與衝脈合而盛大故曰太衝是以下文云太衝之地名曰少陰此正明兩脈相合而爲表裏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腎藏爲陰膀胱府爲陽陰氣在下陽氣在上此爲一合之經氣也靈樞經曰足少陰之脈者腎脈也起於小指之下邪趨足心又經曰足太陽之脈者膀胱脈也循京骨至小指外側由此故少陰之上名太陽也是以下文曰太陽根起於至陰結於命門名曰陰中之陽至陰穴名在足小指外側命門者藏精光照之所則兩目也太陽之脈起於目而下至於足故根於指端結於目也靈樞經曰命門者目也此與靈樞義合以太陽居少陰之地故曰陰中之陽新校正云按素問太陽言根結餘經不言結甲乙今具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靈樞經曰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分身之旨則中身之上屬於廣明廣明之下屬太陰也又心廣明藏下則太陰脾藏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人身之中胃爲陽明脈行在脾脈之前脾爲太陰脈行於胃脈之後靈樞經曰足太陰之脈者脾脈也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胻骨之後足陽明之脈者胃脈也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由此故太陰之前名陽明也是以下文曰陽明根起於厲兌名曰陰中之陽厲兌穴名在足大指次指之端以陽明居太陰之前故曰陰中之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入身之中膽少陽脈行肝脈之分外所厥陰脈行膽脈之位內靈樞經曰足厥陰之脈者肝脈也起於足大指聚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足少陽之脈者膽脈也循足跗上出小指次指之端由亂則厥陰之表名陽也故下文曰少陽根起於竅陰名曰陰中之少陽竅陰穴名在足小指次指之端以少陽居厥陰之表故曰陰中之少陽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離謂別離應用合謂配合於陰別離則正位於三陽配合則表裏而爲藏府矣開闔樞者言三陽之氣多少不等動用殊也夫開者所以司動靜之基闔者所以執禁固之權樞者所以主動轉之微由斯殊氣之用故此三變之也新校正云按九墟太陽爲開陽

明為闔少陽為樞故開折則肉節潰緩而暴病起矣故候暴病者取之太陽闔折則氣无所止息而痿病起故痿者皆取之陽明樞折則骨搖而不能安於地故骨搖者取之少陽甲乙經同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浮命曰一陽三經之至搏擊於手而无輕重之異則正可謂一陽之氣无復有三陽差降之為用也帝曰願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為陽內者為陰言三陽為外運之離合三陰為內用之離合也然則中為陰其衝在下名曰太陰衝脈在脾之下故言其衝在下也靈樞經曰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皆起於腎下上行者過於胞中由此則其衝之上太陰位也太陰根起於隱白名曰陰中之陰隱白穴名在足大指端以太陰居陰故曰陰中之陰太陰之後名曰少陰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太陰脾也少陰腎也脾藏之下近後則腎之位也靈樞經曰足太陰之脈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䯒骨之後足少陰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趣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以上腨內由此則太陰之下名少陰也少陰根起於涌泉名曰陰中之少陰涌泉穴名在足心下踡指宛宛中少陰之前名曰厥陰亦藏位及經脈之次也少陰腎也厥陰肝也腎藏之前近上則肝之位也靈樞經曰足少陰脈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廉足厥陰脈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由此故少陰之前名厥陰也厥陰根起於大敦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大敦穴名在足大指之端三毛之中也兩陰相合故曰陰之絕陽厥盡也陰氣至此而盡故名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亦氣之不等也新校正云按九墟云關折則倉廩無所輸隔洞者取之太陰闔折則氣弛而善悲悲者取之厥陰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甲乙經同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沈言殊見也[illegible]無沈浮之異則悉可謂一陰之氣非復有三陰差降之殊用也陰陽䮐䮐積傳為一周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䮐䮐言氣之往來也積謂積脈之動也傳謂陰陽之氣流傳也夫脈氣往來動而不止積其所動氣血循環水下二刻而一周於身故曰積傳為一周也然榮衛之氣因息遊布周流形表拒捍虛邪中外主司互相成立故言氣裏形表而為相成也新校正云按別本[illegible]

陰陽別論篇第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人有四經十二從何謂經謂經脈從謂順從岐伯對曰四經應四時十二從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春脈弦夏脈洪秋脈浮冬脈沈謂四時之經脈也從謂天氣順行十二辰之分故應十二月也十二月謂春建寅卯辰夏建巳午未秋建申酉戌冬建亥子丑之月也十二脈謂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之脈也以氣數相應故參合之脈有陰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深知則備識其變易凡陽有五五五二十五陽五陽謂五藏之陽氣也五藏應時各形一脈一脈之內包總五藏之陽五五相乘故二十五陽也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義與此通所謂陰者眞藏也見則為敗敗必死也五藏為陰故曰陰者眞藏也然見者謂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腎脈至搏而絕如以指彈石辟辟然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夫如是脈見者皆為藏敗神去故必死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陽也胃脘之陽謂人迎之氣也察其氣脈動靜小大與脈口應否也胃為水穀之海故候其氣而知病處人迎在結喉兩傍脈動應手其脈之動常左小而右大左小常以候藏右大常以候府一云胃脘之陽非也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陽者衛外而為固然外邪所中別於陽則知病處陰者藏神而內守若考眞正成敗別於陰則知病者死生之期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所謂一也頭謂人迎手謂氣口兩者相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名曰平人故言所謂一也氣口在手魚際之後一寸人迎在結喉兩傍一寸五分皆可以候藏府之氣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illegible]成敗故知死生之期謹熟陰陽無與眾謀謹量氣候精熟陰陽[illegible]自決正行無惑何用眾謀議也所謂陰陽者去者為陰至者為陽靜者為陰動者為陽遲者為陰數者為陽言脈動之中也凡持眞脈之藏脈者肝至懸絕急十八日死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二日死腎至懸絕七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眞脈之藏脈者謂眞藏之脈也十八日者金木成數之餘也九日者水火生成數之餘也十二日者金火生成數之餘也七日者水土生數之餘也四日者木生數之餘也故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肺見[illegible]曰二陽之病發心脾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二陽謂陽明大腸及胃之脈也隱曲謂隱蔽委曲之事也夫腸胃發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精是以隱蔽委曲之事不能為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是則味不化而精氣少也奇病論曰胞絡者繫於腎又評熱病論曰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屬於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則其發也又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二七天癸至任脈通太衝脈盛月事以時下丈夫二八天癸至精氣溢瀉由此則在女子為不月在男子為少精其傳為風消其傳為息賁者死不治言其深久者也胃病深久傳入於脾故為風熱以消削大腸病甚傳入於肺為喘息而上賁然腸胃脾肺兼及於心三藏二府互相剋薄故死不治曰三陽為病發寒熱下為癰腫及為痿厥腨痟三陽謂太陽小腸及膀胱之脈也小腸之脈起於手循臂繞肩髆上頭膀胱之脈從頭別下背貫臀入膕中循腨故在上為病則發寒熱在下為病則為癰腫腨痟及為痿厥痿厥痟痠疼也痿無力也厥足冷即氣逆也其傳為索澤其傳為頹疝血枯涸故皮膚潤澤之氣皆散盡也然陽氣下墜陰脈上爭上爭則寒多下墜則筋緩故睾垂縱緩內作頹疝曰一陽發病少氣善欬善泄一陽謂少陽膽及三焦之脈也膽氣乘胃故善泄三焦內病故少氣陽上熏肺故善欬何故心火內應也其傳為心掣其傳為隔隔氣來心心熱故陽氣內掣三焦內結中熱故隔塞不便二陽一陰發病主驚駭背痛善噫善欠名曰風厥一陰謂厥陰心主及肝之脈也心主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經云心病背肩胛間痛又在氣為噫故背痛善噫心氣不足則腎氣乘之肝主驚駭故驚駭善欠夫肝氣為風腎氣陵逆既風又厥故名風厥二陰一陽發病善脹心滿善氣二陰謂少陰心腎之脈也腎膽同逆三焦不行氣稸於上故心滿下虛上盛故氣泄出也三陽三陰發病為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陰不足則發偏枯三陽有餘則為痿易易謂變易常用而痿弱無力也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言何以知陰陽之病脈邪一陽鼓動脈見鉤也何以然一陽謂三焦心脈之府然一陽鼓動者則鉤脈當之鉤脈則心脈也此言正見者也一陰厥陰肝木氣也毛肺金脈也金來鼓木其脈則毛金氣內乘木陽尚勝急而內見脈則為弦也若陽氣至而急脈名曰弦屬肝陽氣至而或如斷絕其名曰石屬腎陰陽之氣相過无能勝負則脈如水濇也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熏肺使人喘鳴若金鼓不已陽氣大勝兩氣相持內爭外擾則流汗不止手足反寒甚則汗不藏則熱攻於肺故起則熏肺使人[illegible]所生和本曰和陰謂五神藏也言五藏之所以能生而全天眞和氣者以各得自從其和性而安靜爾苟乖所適則為他氣所乘百之病由斯而起奉生之道可不慎哉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剛謂陽也言陽氣內蒸外為滲灼而不已則陽勝又陽故盛不久存而陽氣自散陽已破敗陰不獨存故陽氣破散陰氣亦消亡此乃爭勝招哉亡淖則剛柔不

和經氣乃絕血淖者陽常勝親人之血淖者宜謹和其衰陽爲重陽內燔藏府則氣常使流通若不能深思寡欲使氣序乖且可待生其能久乎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木乘火也全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木乘火也別本作四日而生全元起注本作四日而已俱通詳上下文義作死者非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母來親子故曰生陽匪惟以木生火亦自陽氣主生爾心之肺謂之死陰主刑殺火復乘金金得火亡故云死肺之腎謂之重陰陰氣故曰重陰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土氣辟併水乃可升故云辟陰結陽者腫四支以四支爲諸陽之本故結陰者便血一升陰主血故再結二升三結三升二盛謂之再結三盛謂之三結陰陽結斜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脹所謂失也二陽結謂之消二陽結謂胃及大腸俱熱結也腸胃藏熱則喜消水穀新校正云詳此少二陰結三陽結謂之隔三陽結也小腸結謂小腸胞胎熱則血脈壅脹氣熱則津液涸故腸塞而不便寫三陰結謂之水三陰結謂脾肺之脈俱寒結也脾肺寒結則氣化爲水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痹一陰謂心主之脈一陽謂三焦之脈也三焦心主脈並絡喉氣結內結故爲喉痹陰搏陽別謂之有子搏謂搏觸於手也尺脈搏擊與寸口殊別陽氣挺然則爲有妊之兆何者陰中有別陽故陰陽俱盛而不衰寫則陰中不虛是眞陽加於陰也然胃氣不留腸間勿禁陰中不虛是眞陽加於氣竭絕故死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辟作脾陰謂之汗陽在下陰在上陽氣上搏陰虛陽搏謂之崩陽在下陰在上陽氣上搏陰能固之則蒸而爲汗陰虛陽搏謂之崩陰脈不足陽脈盛搏則內崩而血流下三陰俱搏二十日夜半死脾胞腸數之餘也搏謂伏鼓異於常候也陰氣盛極故夜半死二陰俱搏十三日夕時死心腎數也陰氣未極故死在夕時一陰俱搏十日死肝心生成之數也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陽氣急故三陰三陽俱搏心腹滿發蠱不得隱曲五日死兼陰氣也隱曲謂便寫也二陽俱搏其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陽胃之生數也新校正云詳此闕一陽搏

陰陽應象大論 脹上昌眞切滲泄上所翕絕下許戟切極切 脹肉脹起也 下能放效上如切下能放效上去聲 乖於上去聲 噫土乙劣切下烏界切能冬上如代切下能茲同 鹽伊昔切 滑濇下音澀色 清卽賜切 陰陽別論 腑音踈腸也 痛音滿疼也 淖同潮水朝宗于海 陰陽離合論 予猶與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三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靈蘭祕典論 六節藏象論

五藏生成篇 五藏別論

靈蘭祕典論篇第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名十二藏相使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願聞十二藏之相使貴賤何如 藏藏也言腹中之所藏者非復有十二形神之藏也 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任治於物故爲君主之官 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 位高非君故官爲相傅 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 主行榮衛故治節由之 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 剛正果決故官爲中正 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 膻中者在胷中兩乳間爲氣之海然心主爲君以氣布陰陽氣和志適則喜樂由生分布陰陽故官爲臣使也 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 包容五穀是爲倉廩之官營養四傍故云五味出焉 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傳道謂傳不潔之道變化謂變化物之形故云傳道之官變化出焉 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 受已復化傳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物出焉 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 強於作用故曰作強伎巧在男則正曰作強在女則當其伎巧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 引導陰陽開通關竅故官司決瀆水道出焉 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 位當孤府故謂都官居下內空故藏津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溲便注泄氣海之氣不及則閉癃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 靈樞經曰腎上連肺故將兩藏腑膀胱是孤府則此之謂也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 失則災害至故不得相失新校正云詳此乃十一官脾胃二藏共一官故也 故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歿世不殆以爲天下則大昌 主謂君主心之官也夫主賢明則刑賞一刑賞天下安也夫心內明則銓善惡銓善惡則察安危察安危則身不夭傷於非道矣故以此養生則壽沒世不至於危殆矣然施之於養生沒世不殆施之於君主天下猶安以其爲天下主則國祚昌盛矣 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而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爲天下者其宗大危戒

之戒之使道謂神氣行使之道也夫心不明則邪正一邪正一則損益不分損益不分則動之凶咎陷身於羸瘠矣故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也夫主不明則委於左右委於左右則權勢妄行權勢妄行則吏不得奉法吏不得奉法則人民失所而皆受枉曲矣且人惟邦本本固邦寧本不獲安國將何有宗廟之主安有不至於傾危乎故曰戒之戒之者言深慎也至道在微變化無窮孰知其原言至道之用也小之則微妙而細無不入大之則廣遠而變化無窮然其淵原誰所知察窘乎哉消者瞿瞿新校正云按太素作肖者濯濯孰知其要閔閔之當孰者為良窘要也瞿瞿勤勤也人身之要者道也然以消息異同求諸物理而欲以此知變化之原本者雖瞿瞿勤勤以求明悟然其要妙誰得知乎既未得知轉成深遠閔閔玄妙復不知誰者為善知要妙哉玄妙深遠固不以理求而可得近取諸身則十二官粗可探尋而為治身之道爾閔閔深遠也良善也新校正云按太素良作美此四句與氣交變大論文重彼消字作肖恍惚之數生於毫氂恍惚者謂似有似無也忽亦數也似無而有似有而無其中有物此之謂也算書曰似有似無為忽毫氂之數起於度量千之萬之可以益大推之大之其形乃制毫氂雖小積而不已命數乘之則起至於尺度斗量之繩準千之萬之亦可增益而至載之大數推引其大則應通人形之制度也黃帝曰善哉余聞精光之道大聖之業而宣明大道非齋戒擇吉日不敢受也深敬故也韓康伯曰洗心曰齋防患曰戒黃帝乃擇吉日良兆而藏靈蘭之室以傳保焉祕之至也

六節藏象論篇第九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注本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余聞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新校正云詳下文云地以九九制會計人亦有三百六十五節以為天地久矣不知其所謂也六六之節謂六竟於六甲之日以成一歲之節限九九制會謂九周於九野之數以制人形之會通也言人之三百六十五節以應天之六六之節久矣若復以九九為紀法則兩歲大半乃日一周不知其法真原安謂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云兩歲大半乃日一周按九九制會當云兩歲四分歲之一乃日一周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請遂言之夫六六之節九九制會者所以正天之度氣之數也六六之節天之度也九九制會氣之數也所謂氣數者生成之氣也周天之分凡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十二節氣均之則歲有三百六十日而終兼之小月日又不足其數矣是以六十四氣而常置閏焉何者以其積差分故也

天地之生育本地於陰陽人神之運為始終於九氣然九之為用豈不大哉律書曰黃鍾之律管長九寸冬至之日氣應灰飛由此則萬物之生咸因於九氣矣古之九寸即今之七寸三分大小不同以其先秦之時古今別有異也新校正云按別本三分作二分天度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氣數者所以紀化生之用也制謂準度紀謂綱紀準日月之行度者所以明日月之行遲速也紀化生之為用者所以彰氣至而斯應也氣應無差則生成之理不替遲速以度而大小之月生焉故日異長短月移寒暑收藏生長無失時宜也天為陽地為陰日為陽月為陰行有分紀周有道理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日行遲故晝夜行天之一度而三百六十五日一周天而猶有度之奇分矣月行速故晝夜行天之十三度餘而二十九日一周天也言有奇者謂十三度外復行十九分度之七故云月行十三度而有奇也禮義及漢律曆志云二十八宿及諸星皆從東而循天西行日月及五星皆從西而循天東行今太史說云並循天而東行從東而西轉也諸曆家說月一日至四日月行最疾日夜行十四度餘自五日至八日行次疾日夜行十三度餘自九日至十九日其行遲日夜行十二度餘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行又小疾日夜行十三度餘二十四日至晦行又大疾日夜行十四度餘今太史說月行之率不如此矣月行有十五日前疾有十五日後遲者有十五日前遲有十五日後疾者大率一月四分而一分疾一分遲二分平行十日一周天凡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至二十七日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三度二十九日又行二十七度小半強三十日及日所謂其奉至奉二十九日三十分日之十六為一月是為月之終數也故大小月三百六十五日而成歲積氣餘而盈閏矣以六為法則一歲之中止有三百五十四日歲少十一日二分日之一乃取月所少之辰加之為一歲所為餘者六日外又有十二日之奇而餘分為閏也故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之謂也立端於始表正於中推餘於終而天度畢矣端首也始初也表彰示也正斗建也中月半也推退位也言立首氣於初節之日示斗建於月半之辰退餘閏於相望之後是以閏之前則氣不及月閏之後則月不及氣故常月之制建初立中閏月之紀無初無中縱曆有之皆他節氣也故曆無云其月中氣斗建於月半之辰也由斯推日成閏故能令天度畢焉帝曰余已聞天度矣願聞氣數何以合之岐伯曰天以六六為節地以九九制會新校正云詳篇首云人以九九制會天有十日日六竟而周

甲甲六復而終歲三百六十日法也十日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之日也十者天地之至數也易繫辭曰天九地十則其義也六十日而周甲子之數甲子六周而復始則終一歲之日是三百六十日之歲法非天度之數也此蓋十二月各三十日者若除小月其日又差也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於陰陽其氣九州九竅皆通乎天氣通天謂元氣即天真也然形假地生命惟天賦故奉生之氣通繫於天稟於陰陽而為根本也寶命全形論曰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四氣調神大論曰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又曰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此其義也九州謂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也然地列九州人施九竅精神往復氣與參同故曰九州九竅也靈樞經曰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則其義也先言其氣者謂天真之氣常繫屬於中也天氣不絕真靈內屬行藏動靜悉與天通故曰皆通乎天氣也故其生五其氣三形之所存假五行而運用徵其本始從三氣以生成故云其生五其氣三也氣之三者亦副三元故下文曰新校正云詳夫自古通天者至此與生氣通天論同注頗異當兩觀之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非唯人獨由三氣以生天地之道亦如是矣故易乾坤諸卦皆必三矣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九野者應九藏而為義也爾雅曰邑外為郊郊外為甸甸外為牧牧外為林林外為坰坰外為野新校正云按今爾雅云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與王氏所引有異故形藏四神藏五合為九藏以應之也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形分為藏故以名焉神藏五者一肝二心三脾四肺五腎也神藏於內故以名也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故此二別爾新校正云詳此乃宣明五氣篇文與生氣通天論注重又與三部九候論注重所以名神藏形藏之說具三部九候論注帝曰余已聞六六九九之會也夫子言積氣盈閏願聞何謂氣請夫子發蒙解惑焉請宣揚旨要啟所未聞解疑惑者之心開蒙昧者之耳令其曉達咸使深明岐伯曰此上帝所祕先師傳之也上帝謂上古帝君也先師岐伯祖之師僦貸季上古之理色脈而通神明者也移精變氣論曰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八素之三世矣言可知乎新校正云詳素一作索或以八為太素作索者八為太無此文帝曰請遂聞之遂盡也岐伯曰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日行天之五度則五日也三候正十五日也六氣凡九十日正三月也設其多之矣故十八候為六氣六氣謂之時也四時凡三百六十日故曰四時謂之歲也各從主治謂一歲之日各從五行之一氣

而爲之主以王池被阼支曰

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朞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候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爲工矣

五運謂五行之氣應天之運而主化者也襲謂承襲如嫡之承襲也言五行之氣父子相承主統一周之日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也時謂立春之前當至時也氣謂當王之脈氣也春前氣至脈氣亦至故曰時立氣布也候謂日行五度之候也言一候之日亦五氣相生而直之差則病矣移精變氣論曰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此之謂也工謂工於脩養者也言必明於此乃可橫行天下矣新校正云詳王注言時立氣布謂立春前當至時當王之脈氣也按此正謂立四時時布六氣如環之無端故又曰候亦同法

帝曰五運之始如環無端其太過不及何如岐伯曰五氣更立各有所勝盛虛之變此其常也

言盛虛之變見此乃天之常道爾

帝曰平氣何如岐伯曰無過者也

不愆常候則無過也

帝曰太過不及奈何岐伯曰在經有也

言玉機真藏論篇已具言五氣平和太過不及之旨也新校正云詳王注言玉機真藏論已具按本篇言脈之太過不及即不論運氣之太過不及與平氣當云氣交變大論五常政大論篇已具言也

帝曰何謂所勝岐伯曰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五行時之勝各以氣命其藏

春應木木勝土長夏應土土勝水冬應水水勝火夏應火火勝金秋應金金勝木常如是矣四時之中加之長夏故謂得五行時之勝也所謂長夏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云長夏也以氣命藏者春之木內合肝長夏土內合脾冬之水內合腎夏之火內合心秋之金內合肺故曰各以氣命其藏也命名也

帝曰何以知其勝岐伯曰求其至也皆歸始春

謂立春之日也春爲四時之長故候氣皆歸於立春前之日也

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曰氣淫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

此上十字文義不倫應古人錯簡次後五治下乃其義也今朱書之

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命曰氣迫所謂求其至者氣至之時也

凡氣之至皆謂立春前十五日乃候之初也未至而至謂所直之氣未應至而先期至也先期而至是氣有餘故曰太過至而不至謂所直之氣應至不至而後期至後期而至是氣不足故曰不及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者凡五行之氣我剋者爲所勝剋我者爲所不勝生我者爲所生假令肝木有餘是肺金不足金不制木故木太過木氣既餘則反薄肺金而乘於脾土矣故曰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此皆五藏之氣內相淫併爲疾故命曰氣淫也餘太過例同之乃如肝木氣少不能制土土氣無畏而遂妄行水被土凌故云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也肝木之氣不平肺金之氣自薄故曰所不勝薄之也然木氣不平土金交薄相迫爲疾故曰氣迫也餘不及例皆同

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失時反候五治不分邪僻內生工不能禁也

時謂氣至時也候其年則始於立春之日候其氣則始於四氣定期候其日則隨於候日故曰謹候其時氣可與期也反謂反背也五治謂五行所治主統一歲之氣也然不分五治謬引入邪天真氣運尚未該通人病之由安能精達故曰工不能禁也

帝曰有不襲乎

言五行之氣有不相承襲者乎

岐伯曰蒼天之氣不得無常也氣之不襲是謂非常非常則變矣

變謂變易天常也

帝曰非常而變奈何岐伯曰變至則病所勝則微所不勝則甚因而重感於邪則死矣故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

言蒼天布氣尚不越於五行人在氣中豈不應於天道夫人之氣亂不順天常故有病死之徵矣左傳曰違天不祥此之類也假令木直之年有火氣至後二歲病矣土氣至後三歲病矣金氣至後四歲病矣水氣至後五歲病矣真氣不足復重感邪真氣內微故重感於邪則死也假令非主直年而氣相干者且爲微病不必內傷於神藏故非其時則微而且持也若當所直之歲則易中邪氣故當其直時則病疾甚也諸氣當其王者皆必受邪故曰非其時則微當其時則甚也通評虛實論曰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當謂正直之年也

帝曰善余聞氣合而有形因變以正名天地之運陰陽之化其於萬物孰少孰多可得聞乎

新校正云詳從前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至此全元起注本及太素並無疑王氏之所補也

岐伯曰悉哉問也天至廣不可度地至大不可量大神靈問請陳其方

言天地廣大不可度量而得之造化玄微豈可以人心而遍悉大神靈問讚聖深明舉大說凡麤言綱紀故曰請陳其方

草生五色五色之變不可勝視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勝極

言物生之眾稟化各殊目覩口味尚無能盡之況於人心乃能包括邪

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言色味之眾雖不可遍盡然人所嗜所欲則自隨己心之所愛故曰嗜欲不同各有所通

天食人以五氣地食人以五味

天以五氣食人者臊氣湊肝焦氣湊心香氣湊脾腥氣湊肺腐氣湊腎也地以五味食人者酸味入肝苦味入心甘味入脾辛味入肺鹹味入腎也清陽化氣而上爲天濁陰成味而下爲地故天食人以氣地食人以味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清陽爲天濁陰爲地又曰陽爲氣陰爲味

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音聲能彰五味入口藏於腸胃味有所藏以養五氣氣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

心榮面色肺主音聲故氣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潔分明音聲彰著氣爲水母故味藏於腸胃內養五氣五氣和化津液方生津液與氣相副化成神氣乃能生而宣化也

帝曰藏象何如

象謂所見於外可閱者也

岐伯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其華在面其充在血脈爲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然君主者萬物繫之以興亡故曰心者生之本神之變也火氣炎上故華在面也心養血其主脈故充在血脈也心王於夏氣合太陽以太陽居夏火之中故曰陽中之太陽通於夏氣也金匱真言論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新校正云詳神之變全元起本并太素作神之處

肺者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爲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

肺藏氣其神魄其養皮毛故曰肺者氣之本魄之處華在毛充在皮也肺藏爲太陰之氣主王於秋晝日爲陽氣所行位非陰處以太陰居於陽分故曰陽中之太陰通於秋氣也金匱真言論曰日中至黃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新校正云按太陰甲乙經并太素作少陰當作少陰肺在十二經雖爲太陰然在陽分之中當爲少陰也

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其華在髮其充在骨爲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

地戶封閉蟄蟲深藏腎又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曰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腦者髓之海腎主骨髓髮者腦之所養故華在髮充在骨也以盛陰居冬陰之分故曰陰中之少陰通於冬氣也金匱真言論曰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太素少陰作太陰當作太陰腎在十二經雖爲少陰然在陰分之中當爲太陰

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其華在爪其充在筋以生血氣其味酸其色蒼

新校正云詳此六字當去按太素心其味苦其色赤肺其味辛其色白腎其味鹹其色黑今惟肝脾二藏載其味其色據陰陽應象大論已著色味詳矣此不當出之今更不添心肺腎三藏之色味只去肝脾二藏之色味可矣其注中所引陰陽應象大論文四十一字亦當去之

此爲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

夫人之運動者皆筋力之所爲也肝主筋其神魂故曰肝者罷極之本魂之居也爪者筋之餘筋者肝之養故華在爪充在筋也東方爲發生之始故以生血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其味酸也又曰神在藏爲肝在色爲蒼故其色蒼以少陽居於陽位而王於春故曰陽中之少陽通於春氣也金匱真言論曰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太素作陰中之少陽當作陰中之少陽詳王氏引金匱真言論云平旦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以爲證則王意以爲陽中之

少陽也再詳上文心藏爲陽中之太陽王氏以引平旦至日中之說爲證今肝藏又引爲證反不引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爲證則王注之失可見當從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作陰中之少陽爲得

脾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者倉廩之本營之居也名曰器能化糟粕轉味而入出者也皆可受盛轉運不息故爲倉廩之本名曰器也營起於中焦中焦爲脾胃之位故云營之居也然水穀滋味入於脾胃糟粕轉化其味出於三焦膀胱故曰轉味而入出者也其華在脣四白其充在肌其味甘其色黃新校正云此六字當去并注中引陰陽應象大論文四十字亦當去已解在前條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口爲脾官脾主肌肉故曰華在脣四白充在肌也四白謂脣四際之白色肉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在藏爲脾在色爲黃故其色黃也脾藏土氣土合至陰故曰此至陰之類通於土氣也金匱眞言論曰陰中之至陰脾也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上從心藏下至於膽爲十一也然膽者中正剛斷無私偏故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故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四盛已上爲格陽陽脈法也少陽膽脈也太陽膀胱脈也陽明胃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少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三盛而躁在手陽明手少陽三焦脈手太陽小腸脈手陽明大腸脈一盛者謂人迎之脈大於寸口一倍也餘盛同法四倍已上陽盛之極故格拒而食不得入也正理論曰格則吐逆寸口一盛病在厥陰二盛病在少陰三盛病在太陰四盛已上爲關陰陰脈法也厥陰肝脈也少陰腎脈也太陰脾脈也靈樞經曰一盛而躁在手厥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手厥陰心包脈也手少陰心脈也手太陰肺脈也盛法同陽四倍已上陰盛之極故關閉而溲不得通也正理論曰閉則不得溺人迎與寸口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關格之脈羸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俱盛謂俱大於平常之脈四倍也物不可以久盛極則衰敗故不能極於天地之精氣則死矣靈樞經曰陰陽俱盛不得相營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此之謂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以格爲吐逆以關爲不得溺然此篇以陰陽俱盛爲關格與靈樞經文同

五藏生成篇第十此篇直記五藏生成之事而無問答論議之辭故不云論後不言論者義皆倣此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心之合脈也火氣動躁脈類齊同心藏應火故合脈也其榮色也火炎上而色赤故榮美於面而赤色新校正云詳王以赤色爲面榮美未通大抵發見於面之色皆心之榮也豈專爲赤哉其主腎也主謂主與腎相畏也火畏於水水與爲官故畏於腎肺之合皮也金氣堅定皮象亦然肺藏應金故合皮也其榮毛也毛附皮革故外榮其主心也金畏於火火與爲官故主畏於心也肝之合筋也木性曲直筋體亦然肝藏應木故合筋也其榮爪也爪者筋之餘故外榮也其主肺也木畏於金金與爲官故主畏於肺也脾之合肉也土性柔厚肉體亦然脾藏應土故合肉也其榮脣也口爲脾之官故榮於脣脣四際之白色也非赤色也其主肝也土畏於木木與爲官故主畏於肝也腎之合骨也水性流濕精氣亦然骨通精髓故合骨也其榮髮也腦爲髓海腎氣主之故外榮髮也其主脾也水畏於土土與爲官故主畏於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泣而變色心合脈其榮色鹹益腎勝於心心不勝故脈凝泣而顏色變易也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肺合皮其榮毛苦益心勝於肺肺不勝故皮枯槁而毛拔去也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肝合筋其榮爪辛益肺勝於肝肝不勝故筋急而爪乾枯也多食酸則肉胝腐而脣揭脾合肉其榮脣酸益肝勝於脾脾不勝故肉胝腐而脣皮揭舉也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腎合骨其榮髮甘益脾勝於腎腎不勝故骨痛而髮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五味入口輸於腸胃而內養五藏各有所欲欲則互有所傷故下文曰故心欲苦合火也肺欲辛合金也肝欲酸合木也脾欲甘合土也腎欲鹹合水也此五味之所合也各隨其欲而歸湊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此五味之合五藏之氣也五藏之氣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茲滋也言如草初生之青色也黃如枳實者死色青黃也黑如炲者死炲謂炲煤也赤如衃血者死衃血謂敗惡凝聚之血色赤黑也白如枯骨者死白而枯槁如乾骨之白也此五色之見死也藏敗故見死色也三部九候論曰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此之謂也青如翠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黑如烏羽者生此五色之見生也此謂光潤也色雖可愛若見朦朧尤善矣故下文曰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樓實生於腎如以縞裹紫縞白色也是乃眞見生色也此五藏所生之外榮也榮美色也色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各當其所應而爲色味也故白當皮赤當脈青當筋黃當肉黑當骨各歸其所養之藏氣也

諸脈者皆屬於目脈者血之府宣明五氣篇曰久視傷血由此明諸脈皆屬於目也新校正云按皇甫士安云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腦爲髓海故諸髓屬之諸筋者皆屬於節筋氣之堅結者皆絡於骨節之間也新校正云按此明云諸脈皆屬於目諸髓皆屬於腦諸筋皆屬於節諸血者皆屬於心血居脈內屬於心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然神者心之主由此故諸血皆屬於心也諸氣者皆屬於肺肺藏主氣故也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谿者肉之小會名也八谿謂肘膝腕也如是筋脈髓血氣互有盛衰故爲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故人臥血歸於肝肝藏血心行之人動則血運於諸經人靜則血歸於肝藏何者肝主血海故也肝受血而能視言其用也足受血而能步氣行乃血流故足受血而能行步也掌受血而能握以當把握之用指受血而能攝以當攝受之用也血氣者人之神故所以受血者皆能運用

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爲痺痺謂瘰痺也凝於脈者爲泣泣謂血行不利凝於足者爲厥厥謂足逆冷也此三者血行而不得反其空故爲痺厥也空者血流之道大經隧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大經所會謂之大谷也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脈之部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少十二俞小絡所會謂之小谿也然以三百六十五小絡言之者除十二俞外則當三百五十三名經言三百五十四者傳寫行書誤以三爲四也新校正云按別本及全元起本太素俞作關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衛氣滿填以行邪氣不得居止衛氣虧缺留止則爲邪氣所客故言邪氣所客也鍼石緣而去之言邪氣所客衛氣留止鍼其谿谷則邪氣寫去也診病之始五決爲紀五決謂以五藏之脈爲決生死之綱紀也欲知其始先建其母建立也母謂應時之王氣也先立應時王氣而後乃求邪正之氣也所謂五決者五脈也謂五藏脈也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甚則入腎足少陰腎脈足太陽膀胱脈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故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足少陰巨陽也甚則入腎矣徇蒙招尤目冥耳聾下實上虛過在足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徇疾也蒙不明也招謂掉搖也尤甚也目冥耳聾皆病也足厥陰肝脈也其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足少陽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

又支別者別目銳眥下顴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貫鬲絡肝屬脈今氣不足故為是病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下王注徇蒙言目暴疾而不明義未甚顯徇蒙者蓋謂視瞬瞤動疾數而蒙暗也又少陽之脈下耳後甲乙經作下

頰腹滿膨脹支鬲胠脇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

脇上也下厥上冒者謂氣從下逆上而冒於目也足太陰脈陽明胃脈也足太陰脈自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足陽明脈起於鼻交於頞下絡頭額從喉嚨入缺盆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衝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故為是病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胃中病在鬲中也

嗌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

手陽明太陽脈太陰肺脈手陽明脈自肩髃前廉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手太陰脈出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按下故為厥嗌上氣厥在胸中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厥作病

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

手巨陽小腸脈少陰心脈也巨陽之脈從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斜入耳中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故心煩頭痛病在鬲中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胃中痛支滿腰背相引而痛過在手少陰太陽也

夫脈之小者細小大者滿大者

大滑者浮沈可以指別夫脈小者細小大者滿大者浮者往來疾雖浮者浮於手下沈者按之乃得也如是雖眾狀不同然手巧心諦而指可分別也

五藏之象可以類推

象謂氣象也言五藏雖隱而不見然其氣象猶可以物類推之何者肝象木而曲直心象火而炎上脾象土而安靜肺象金而剛決腎象水而潤下夫如是皆大舉示兆其中隱事變化象法傷通者可以同類而推之爾

五藏相音可以意識

音謂五音也夫肝音角心音徵脾音宮肺音商腎音羽此其常應也然其互相勝負聲見否臧則耳聽心敏者猶可以意識而知之

五色微診可以目察

色謂顏色也夫肝色青心色赤脾色黃肺色白腎色黑此其常色也然其氣象交互微見吉凶則目明智遠者可以占視而知之

能合脈色可以萬全

色青者其脈弦色赤者其脈鉤色黃者其脈代色白者其脈毛色黑者其脈堅此其常色脈也然其終按異同斷言成敗則審而不敗萬舉萬全色脈之病如下說

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曰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痹

喘謂脈至如卒喘狀也藏居高宿則脈為喘狀故心肺二藏而獨言之而喘從心氣有餘心脈起於心胃之中故積氣在中時害於食也積謂病氣積聚痹謂藏氣不宣行也

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

思慮心虛故外邪因之而居止矣

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痹寒熱

喘為不足浮者肺虛肺不足是謂心虛上虛則下實滿實矣以其不足故為寒熱

而氣積胸中矣然喘而浮是肺自不足喘而虛者是心氣上乘肺受熱而氣不得營故名肺痹而外為寒熱也

得之醉而使內也

酒味苦燥內蓄於心醉甚心虛入房故心氣上勝於肺矣

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肋名曰肝痹

脈長而彈是為弦緊緊為寒氣中溫乃弦緊主脾略近於心故氣積心下及支肋也正理論脈名例曰緊脈者如切繩狀言左右彈人手也

得之寒溼與病同法

寒溼所生故言與病同法也寒氣傷下故腰痛也肝脈者起於足上行至頭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則足冷而頭痛也清涕冷也

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病

脈大為氣脈虛為血既氣血俱虛故脾氣積於腹中也若腎氣逆上則是厥病腎氣不上則但虛而脾氣積也

女子同法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

女子同法言同其候也風氣通於肝故汗出當風則脾氣積滿於腹中

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小腹與陰名曰腎痹

上謂中已也腎上下焦系於小腹與陰也

得之沐浴清水而臥

溼氣傷下自歸於腎沐浴而臥得無病乎虛邪聚於腎溼氣傷下故腰痛也

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而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也

奇脈謂異色不相偶合也凡色見黃者為有胃氣故不死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之奇脈三字

面青目赤面赤目白面青目黑面黑目白面赤目青皆死也

無黃色而皆死者以無胃氣也五藏以胃氣為本故無黃色皆曰死焉

五藏別論篇第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

謂明悟方術之士也言互為藏府之差異者若中猶有之矣靈樞經與論以腸胃為十二藏相使之象論云十一藏取決於膽五藏生成篇云五藏之象可以類推五藏相音可以意識此則互相子藏母藏者則經脈者

岐伯對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府

腦者骨髓之海名曰府不上與神氣為天也而不同六府之傳寫胞雖居納精氣出則化出形容之自謂化形而生焉也名曰奇恒之府故言藏而不瀉名曰奇恒之府也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

靈蘭秘典論（腑徒早廉切）　六節藏象論（府音腑）　五藏生成篇（胝脂下側救切）　五藏別論（脬音泡）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異法方宜論　脈精機論

湯液醪醴論　玉板論要篇

診要經終論

異法方宜論篇第十二（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對曰地勢使然（問曰天地生其藥當引按歸也）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始生也（法木氣也）魚鹽之地海之利也（海經謂鹹石炙病毒藥當引按歸也）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濱傍水（魚鹽之地海之利也濱水際也隨業近之）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豐其利故居安飡其味故食美）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魚發瘡疥則熱中之信鹽發渴則勝血之徵）故其民皆黑色疏理其病皆為癰瘍（血弱而熱故喜為癰瘍）其治宜砭石（砭石謂以石為鍼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為鍼則砭石也新校正云按氏一作伐）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東人今用之）西方者金王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也（法秋氣也引謂牽引使收斂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新校正云詳大抵西方地高民居高陵故多風也不必室如陵矣）其民不衣而褐薦（不衣絲麻故曰不衣褐謂細草也革謂鮮美獸皮也）其民華食而脂肥（不衣絲麻故曰不衣褐謂毛布也革謂鮮美獸皮也）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水土剛強飲食也以食鮮美故人體脂肥）故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居室如陵故曰陵居金氣肅殺故水土剛強也）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醪象大論注中）其治宜毒藥（能攻其病則謂之毒藥以其血氣盛肌肉堅飲食華水土強故病宜毒藥方制御之藥謂草木蟲魚鳥獸之類皆能除病者也）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西人方術今奉之）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法冬氣也）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滿病（水寒冰冽故生病於藏寒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滿字）其治宜灸焫（火炙燒灼謂之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北人正行其法）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也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法夏氣也地下則水流歸之水多故土弱而霧露聚）其民嗜酸而食胕（言其所食不芬香勤校正云按全元起云食魚也）故其民皆緻理而赤色其病攣痙（酸味收斂故人皆處故色赤陰氣內滿熱氣外薄故筋攣脈廣也）其治宜微鍼（微細小也細小之鍼謂脈衰盛也）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人盛蒙之）中央者其地平以濕天地所以生萬物也眾（法土德之用故生物眾然東方海南方下西方北方高中央之地平以濕則地形斯異生病殊焉）其民食雜而不勞（四方輻輳而萬物交歸故人食紛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陰氣在下故多病痿弱氣逆及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居近於濕故爾）其治宜導引按蹻（導引謂搖動支節按謂抑按皮肉蹻謂提舉手足）故導引按蹻者亦從中央出也（中人用為養神謂氣之正道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宜（隨方而用各得其宜唯聖人法乃能然矣）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也（達性懷故然）

移精變氣論篇第十三（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古之治病惟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移謂移易變謂變改皆使邪不傷正精神復強而內守也生氣通天論曰聖人傳精神服天氣上古天眞論曰精神內守病安從來）岐伯對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伸官之形（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伸作吏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能治其內鍼石不能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古者穴居夕陽朝游禽獸之間斷可知矣然動躁陽盛故身熱足以禦寒涼氣生寒故陰居可以避暑矣夫志捐思想則內無眷慕之累心亾願欲故外無伸官之形靜侯天眞自無邪勝是以移精變氣無假毒藥祝說而不勞鍼石而已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祝由南方神）當今之世不然（情慕云為遠於道也）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又失四時之從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帝曰善余欲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光可得聞乎岐伯曰色脈

者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帝謂上古之帝，先師謂岐伯祖世之師僦貸季也。上古使僦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八風六合，不離其常，先師以色白脈毛而合金應秋，以色青脈弦而合木應春，以色黑脈石而合水應冬，以色赤脈洪而合火應夏，以色黃脈代而合土應長夏及四季。然以是色脈下合五行之休王，上副四時之往來，故六合之間，八風鼓坼，不離常候，盡可與期，何者？以見其變化而知之也。故下文曰：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言所以知四時五行之氣變化相移之要妙者何？以色脈故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常求其要，則其要也。言脈應月，色應日者，占候之期準也。常求色脈之差忒，是則平人之診要也。夫色之變化，以應四時之脈，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觀色脈之臧否，曉死生之兆，故能常遠於死而近於生也。生道以長，命曰聖王。上帝得道勤而行之，生道以長，命聖王乃謂常用。中古之治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謂八方之風，五痺謂皮肉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內舍於肝。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內舍於胃。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脈，內舍於心。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脾。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皮，內舍於肺。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手太陽之脈，內舍於小腸。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內舍於腎。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外在於掖脅，內舍於大腸。又痺論曰：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筋痺，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脈痺，以秋庚辛傷於風者為皮痺，以冬壬癸傷於風者為骨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肉痺，是所謂八風五痺之病也。新校正云：按此注引痺論，今經中痺論不如此，當云風論：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為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為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為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為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為腎風。痺論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為痺，以冬遇此者為骨痺，以春遇此者為筋痺，以夏遇此者為脈痺，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痺，以秋遇此者為皮痺。十日不已，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為助，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草蘇謂藥煎也，草荄謂草根也，枝謂莖也。言以諸藥根苗合成其煎，俾相佐助而以服之。凡藥有用根者，有用莖者，有用枝者，有用華實者，有用根莖枝華實者，湯液不去則盡用之，故云本末為助也。標本已得邪氣乃服者，言工人與病主療相應，則邪氣率服而隨時順也。湯液醪醴論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主療不相應也。或謂取得標本，論末云鍼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又云：得其標本，邪氣乃散矣。暮世之治病也則

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從，四時之氣各有所在，不本其處而即妄攻，是反古也。四時刺逆從論曰：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工當各隨所在而辟伏其邪爾。不知日月者，謂日有寒溫明暗，月有空滿虧盈也。八正神明論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沉。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天溫無凝，月生無瀉，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故曰月生而瀉，是謂藏虛；月滿而補，血氣盈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實；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沉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此之謂也。不審逆從者，謂不審量其病可治與不可治也。故下文曰：病形已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言心意粗略，不精審也。麤工兇兇，以為可攻，故病未已，新病復起。言麤略之工，兇兇然謂不料事宜之可否也。何以言之？假令飢人形氣羸劣，食令極飽，能不霍乎？豈其與食而為惡邪，蓋為失時復過節也。非病逆鍼石湯液失時過節，則其害反增矣。新校正云：按別本霍一作害。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色脈，用之不惑，治之大則。惑謂惑亂，則謂法則也。言色脈之應，昭然不欺，但順用而不亂紀綱，則治病審當之大法也。逆從到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逆從到行謂反順為逆。標本不得謂工病失宜。夫以反理到行，所為非順，豈唯治人，而神氣受害，若使之輔佐君主，亦令國祚不保康寧矣。去故就新，乃得真人。標本不得，工病失宜，則當去故逆理之人，就新明悟之士，乃得至真精曉之人以全己也。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矣，夫子言不離色脈，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因問而得之也。帝曰：柰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從其意，問其所欲而察是非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亡。帝曰：善。

湯液醪醴論篇第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柰何？液謂清液，醪醴謂酒之屬也。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堅謂取其堅勁，完謂取其完全，完全則酒清冷，堅勁則氣迅疾而效也。帝曰：何以然？言何以能完堅邪。岐伯曰：此得天地之和，高下之宜，故能至完；伐取得時，故能至堅也。夫稻者生於陰水之精，首戴天陽之氣，二者和合，然乃化成，故云得天地之和而能至完。秋氣勁切，霜露凝結，稻以冬採，故云伐取得時而能至堅。帝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岐伯曰：自古聖人之作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言聖人愍念生靈，先防萌漸，陳其法制，以備不虞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也。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故但為備用而不服也。中古之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服之萬全。雖道德稍衰，邪氣時至，以心猶近道，故服用萬全也。帝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言不必如中古之世何也。岐伯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也。言法殊於往古也。帝曰：形弊血盡而功不立者何？岐伯曰：神不使也。帝曰：何謂神不使？岐伯曰：鍼石，道也。言神不能使鍼石之妙用也。何者？志意違背於師示故也。精神不進，志意不治，故病不可愈。動離於道，耗散天真故爾。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精神進，志意定，故病可愈。太素云：精神越，志意散，故病不可愈。今精壞神去，榮衛不可復收。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精氣弛壞，榮泣衛除，故神去之而病不愈也。精神者生之源，榮衛者氣之主，氣主不輔，生源復消，神不內居，病何能愈哉。帝曰：夫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入結於皮膚。今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得其法，守其數，親戚兄弟遠近，音聲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何暇不早乎？新校正云：按別本暇一作謂。岐伯曰：病為本，工為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言醫與病不相得也。然工人或親戚兄弟該明，情疑勿用，工先備識，不謂知方，鍼艾之妙靡容，藥石之攻匪預，如是則道雖昭著，萬舉萬全，病不許治，欲奚為療？五藏別論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惡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必不治，治之無功矣。此皆謂工病不相得，邪氣不賓服也。豈惟鍼艾之有惡哉，藥石亦有之矣。新校正云：按移精變氣論曰：標本已得，邪氣乃服。帝曰：其有不從毫毛而生，五藏陽以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陽作傷，義亦通。津液充郭，其魄獨居，孤精於內，氣耗於外，形不可與衣相保，此四極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柰何？不從毫毛，言生於內也。陰氣內盛，陽氣竭絕，不得入於腹中，故言五藏陽以竭也。

也注液者水也充滿也鄭皮也陰陽於中水氣脹滿上攻於肺肺氣孤危魄者肺神腎爲水害子不救母故云其魄獨居也夫陰精損削於內陽氣耗減於外陽三焦閉溢水道不通水滿皮膚身體浮腫故云形不可與衣焦相保也凡此之類皆四支脈數急而肉鼓動於肺中也肺動者謂氣急而欬也言如是者皆水氣格拒於腹膜之內浮腫施張於身形之外欲窮標本其可得平四極言四末則四支也左傳曰風淫末疾靈樞經曰陽受氣於四末 新校正云詳形施於外施字疑誤 岐伯曰平治於權衡去宛陳莝 新校正云按太素莝作莖 微動四極溫衣繆刺其處以復其形開鬼門潔淨府精以時服五陽已布疏滌五藏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乃平 平治權衡謂察脈浮沈也脈浮爲在表脈沈爲在裏在裏者泄之在外者汗之故下文云開鬼門潔淨府也去宛陳莝謂去積聚之水物猶如草莖之不可久留於身中也全本作草莖微動四極謂微動四支合陽氣衝行故又曰溫衣也經脈滿則絡脈溢絡脈溢則繆刺之宣以調其絡脈使形容如舊而不腫故云繆刺其處以其形也開鬼門是啟玄府邊氣也五陽是五藏之陽也潔淨府謂寫腸胃水去也脈和則五精之氣以陽氣復服於皆藏也然五藏之陽漸而宣布五藏之外氣復復除也如是故精髓自生形肉自盛藏府既和則骨肉之氣更相保抱大經脈氣然乃平復爾 帝曰善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柰何岐伯對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病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 一謂色脈之應也如色脈之應則可以揆度奇恒矣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請作謂 神轉不回回則不轉乃失其機 血氣者神氣也八正神明論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也夫血氣應順四時遷遷因王循環五氣無相奪倫是則神轉不回也回謂卻行也然血氣隨王不合卻行卻行則反常反常則回而不轉也回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何以明之夫木衰則火王火衰則土王土衰則金王金衰則水王水衰則木王終而復始循環此之謂神轉不回也若木衰水王水衰金王金衰土王土衰火王火衰木王此之謂回而不轉也然反天常軌生之何有邪 至數之要迫近以微 言五色五脈變化之要道迫近於天常而又微妙 機 新校正云詳道之至數至此與玉機眞藏論文相重注頗不同 容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 容色者他氣也如肝木部內見赤黃白黑色皆謂他氣也餘藏率如此例所見皆在明堂上下左右要察候處故云各在其要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容作容觀色之法具甲乙經中 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 色淺則病輕故十日乃已 其見深者必齊主治二十一日已 色深則病甚故必終齊乃已 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已 病深甚故日多 色天面脫不治 色見天面肉又脫不可治也百日盡可已 新校正云脈 盡已 諸色天面脫雖不治然期當百日乃已盡也 脈 短氣絕死 脈短已虛加之澌絕病溫虛甚死 其寸面病溫溫氣內涸其精血故死 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從 色見於下者病生之氣也故從色見於上者爲脾之兆也故逆 女子右爲從男子左爲從 左爲陽故男子右爲陰故女子右爲逆而左爲從易車陽右爲逆而左爲從也男子色見於右是陰易也男子色見於右是重陽女子色見於左是重陰 死重陰死 女子色見於左男子色見於右是重陰氣極則反故皆死也 陰陽反他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作治 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 權衡謂陰陽反作高下之宜是奇於恒常之事 新校正云當揆度其氣隨搏脈瘈蹙寒熱之交瘈瘲及瘈蹙者皆寒熱之氣交合所爲非脈孤爲消氣虛泄爲奪血夫脈有表有裏有裏無表皆曰孤凶之氣也若有表有裏而氣不足者皆曰虛衰之氣也 孤爲逆虛爲從邪氣虛實之所生也 孤無所依故曰逆 虛衰可復故曰從 行奇恒之法以太陰始之法先以氣口太陰之脈定四時之正 凡揆度奇恒氣然後度量奇恒之氣也 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 木見金脈 金見火脈火見水脈水見土脈土見木脈如是皆行所不勝也故曰逆賊勝不已故逆則死焉 行所勝曰從從則活 木見水火土脈火見金土木脈土見金水火脈金見土木水脈水見金火木脈如是者皆可勝之脈故曰從從則無所刑殺傷敗故從則活也 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以不越於五行故雖相勝猶循環終而復始也 逆行一過不復可數論要畢矣 過謂偏也然逆行一過偏於五氣者不復可數爲平和矣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診要何如岐伯對曰正月二月天氣始方地氣始發人氣在肝 方正也言天地氣正發生其萬物也木治東方王七十二日猶當三月節 三月四月天氣正方地氣定發人氣在脾 天氣正方以陽氣明盛地氣定發乃萬物華而欲實也然季終土旺而王土又生於丙故人氣在脾 五月六月天氣盛地氣高人氣在頭 天陽盛地氣高升故言天氣盛地氣高火性炎上故人氣在頭也 七月八月陰氣始殺人氣在肺 七月三月反交生八月陰始肅殺陰氣漸殺類合於金肺氣象金故人氣在肺也 九月十月陰氣始冰地氣始閉人氣在心 陰氣始閉地氣始凝地陽氣而入故人氣在心 十一月十二月冰復地氣合人氣在腎 陽氣復生故氣在腎也天氣之變也故發生於木長茂於土盛高而上肅殺於金避寒於火伏藏於水斯皆隨順陰陽氣之升沈也五藏生成篇曰五藏之象可以類推此之謂氣類也 故春刺散俞及與分理血出而止 散俞謂閒穴分理謂肌肉分理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春氣在經脈血散俞卽經脈之俞也又水熱穴論云春取絡脈分肉 甚者傳氣閒者環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取絡脈分肉謂相傳環謂循環也相傳則傳所不勝循環則歷逆於五氣也 夏刺絡俞見血而止盡氣閉環痛病必下 盡氣謂出血而盡邪之氣也邪氣盡已穴俞閉密則經脈循環而痛病必下氣必下去矣以陽氣大盛故爲是法刺之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秋氣在皮膚氣與此合又水熱穴論云夏取絡脈分肉孫絡之俞也又水熱穴論云夏取絡脈分肉孫絡之俞卽秋刺皮膚循理上下同法神變而止 循理謂循肌肉之分理也上謂手脈下謂足脈神變謂脈氣變易與未刺時異也脈者神之用故爲言之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秋氣在皮膚氣與此合又水熱穴論云取俞以寫陰邪取合以寫陽邪皇甫士安云是始秋之治變也 冬刺俞竅於分理甚者直下閒者散下 直下謂直兩下之脈下謂散布下之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冬氣在骨髓此俞竅卽骨髓之俞竅也又水熱穴論云冬取井榮皇甫士安云是未冬之治變也 春夏秋冬各有所刺法其所在春刺夏分脈飢氣微入淫骨髓病不能愈令人不嗜食又且少氣 少氣也心主脈衰尸角矣而少氣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少氣 春刺秋分筋攣逆氣環爲欬喘病不愈令人時驚又且哭 才受氣於秋肝主筋故刺秋分則筋攣也主氣故氣逆又且哭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少氣也 春刺冬分邪氣著藏令人脹病不愈又且欲言語 冬主陽氣伏藏故邪氣著藏故刺冬分則令人脹也火受氣於冬心主言故欲言語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脹脹 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 肝養筋肝氣不足故筋力解墮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春分病不愈令人解墮 夏刺秋分病不愈

令人心中欲無言惕惕如人將捕之肝木爲謀傷秋分人將捕之肝不足故欲無言而復恐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肌肉血氣內卻令人善恐甲乙經作閉 夏刺冬分病不愈令人少氣時欲怒夏傷於腎肝肺勃之志內不足故令人少氣時欲怒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秋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惕然欲有所爲起而忘之肝虛故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 秋刺夏分病不已令人益嗜臥又且善夢心氣少則脾氣孤故令嗜臥心主夢神爲之故令善夢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絡脈氣不外行令人臥不能動 秋刺冬分病不已令人洒洒時寒陰氣上干故時寒也洒洒寒貌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冬刺春分病不已令人欲臥不能眠眠而有見肝氣少故令欲臥不能眠肝主目故眠而如見有物之形狀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 冬刺夏分病不愈氣上發爲諸痺泄脈氣故也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絡脈血氣外泄留爲大痹 冬刺秋分病不已令人善渴肺氣不足故發渴 新校正云按四時刺逆從論云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渴 凡刺留腹者必避五藏心肺在鬲上腎肝在鬲下脾象土而居中故刺留腹必避之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意志損之則五神去神去則死至去則不可不慎也 中心者環死氣行如環之一周則死也故不可不慎也 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一日死其動爲噫四時刺逆從論正謂周十二辰也 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此經闕刺中肝死日刺禁論云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四時刺逆從論同也 中脾者五日死土數五也 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四時刺逆從論同 中腎者七日死水成數六水數畢當至七日而死一云十日死字之誤也 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嗌四時刺逆從論云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嗌欠 中肺者五日死金生數四金數畢當至五日而死一云三日死亦字誤也 新校正云按刺禁論云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四時刺逆從論同王注四時刺逆從論云此三論皆岐伯之言而不同者傳之誤也 中鬲者皆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必死五藏之氣同主一年鬲傷則五藏之氣互相賊伐故不過一歲必死 刺避五藏者知逆從也所謂從者鬲與脾腎之處不知者反之腎著於脊脾藏居中鬲連於脊際知者爲順不知者反傷其藏 刺智腹者必以布慘著之乃從單布上刺形定則不誤中於五藏也 新校正云按別本慘一作慘又作擦 刺之不愈復刺經曰刺之氣不至無問其數刺之氣至去之勿復鍼此之謂也 刺鍼必肅肅謂靜肅所以候氣之存亡以出大膿血故 經刺勿搖經氣不欲泄故 此刺之道也帝曰願聞十二經脈之終奈何終謂盡也 岐伯曰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汗乃出出則死矣戴眼謂睛不轉而仰視也然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下循足至小指外側手太陽脈起於手小指之端循臂上肩入缺盆其支別者上頰至目內眥抵足太陽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斜絡於顴 又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外作兌 故戴眼反折瘛瘲色白絕汗乃出也絕汗謂汗暴出如珠而不流旋復乾也太陽極則汗出故出則死 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皆縱目睛絕系絕系一日半死其死也色先青白乃死矣足少陽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別者從耳後亦入耳中出走耳前故終則目睛絕系也少陽主骨故氣絕則百節縱縱色青白者金木相薄也故見死矣 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善驚妄言色黃其上下經盛不仁則終矣足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縫中還出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屬脾屬心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其支別者從缺盆而動也不仁謂不知善惡如是者皆氣竭之徵也故終矣 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上下不通而終矣手少陰氣絕則血不流足少陰氣絕則骨不熏骨枯髓上宣故齒長而積垢汗血瘕則皮色死故面色如漆而不赤也足少陰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手少陰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屬絡小腸故其終則腹脹閉上下不通也 新校正云詳王注云骨不熏骨硬按難經及甲乙經云骨不濡則肉弗能著當作骨不濡手少陰脈絡少腹甲乙經作脈絡小腸 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善噫善嘔定太陰脈行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終則如是也 發樞經曰足太陰之脈動則病食則嘔腹脹善噫也 嘔則逆逆則面赤嘔則氣逆故面赤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善噦噦則嘔嘔則逆 不逆則上下不通不通則面黑皮毛焦而終矣嘔則上通故但面赤不逆則上下已閉上復不通心氣外爛故皮毛焦而終矣皮毛焦乃心氣外爛而生也 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善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足厥陰絡循脛上鼻結於莖其正經循喉嚨之後人頏額手厥陰脈起於胸中出循喉嚨乾善溺心煩矣靈樞經曰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於陰器而脈絡於舌本故甚則舌卷卵上縮矣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睪 又以厥陰之脈過陰器故爾作睪適作環 此十二經之所敗也手三陰三陽足三陰三陽則十二經也敗謂氣終盡而敗壞也 新校正云詳十二經終又出靈樞經與素問重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四

異法方宜論躊巨嬌切砭普廉切 鍼直利切 標必堯切 移精變氣論芰古哀切草根也 湯液醪醴論醪音勞藝音判滌音迪臧音畏玉版論要篇度徒各切 璧必益切 瘕音賈 瘿音瓊 瞬音舜 附音附 診要經終論懈古堯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五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脈要精微論 平人氣象論

脈要精微論篇第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診法何如岐伯對曰診法常以平旦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絡脈調勻氣血未亂故乃可診有過之脈動謂動而脈卑散謂散布而出也過謂異於常候也 新校正云按脈經及千金方有過之脈作過此非也王注陰氣未動謂動而脈卑按金匱真言論云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則平旦為一日之中純陽之時陰氣未動耳何有脈卑之義 切脈動靜而視精明察五色觀五藏有餘不足六府強弱形之盛衰以此參伍決死生之分切謂以指切近於脈也精明穴名也在明堂左右兩目內眥也以近於目故曰精明言以形氣盛衰脈之多少視精明之間氣色觀藏府不足有餘參其類伍以決死生之分 夫脈者血之府也府聚也言血之多少皆宗見於經脈之中也故刺志論曰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由是故也 長則氣治短則氣病數則煩心大則病進夫脈長為氣和故治短為不足故病數急為熱故煩心大為邪盛故病進也長脈者往來長短脈者往來短數脈者往來急速大脈者往來滿大也 上盛則氣高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高作鬲下盛則氣脹代則氣衰細則氣少新校正云按太素細作滑濇則心痛上謂寸口下謂尺中盛謂盛滿代脈者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細脈者動如莠蓬濇脈者往來時不利而蹇濇也 渾渾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絲絲其去如弦絕死渾渾言脈氣濁亂也革至者謂脈來弦而大實而長也如涌泉者言脈汩汩但出而不返也絲絲言微微似有而不甚應手也如弦絕者言脈卒斷如弦之絕去也若病候日進而色弊惡如此之脈皆必死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脈經作渾渾革革至如涌泉病進而色弊弊綽綽其去如弦絕者死 夫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五氣之精華者上見為五色變化於精明之間也六節藏象論曰天食人以五氣五氣入鼻藏於心肺上使五色脩明此則明察五色也 赤欲如白裹朱不欲如鵫白欲如鵝羽不欲如鹽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白欲如白 青欲如蒼璧之澤不欲如藍黃欲如羅裹雄黃不欲如黃土黑欲如重漆色不欲如地蒼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崇色 五色精微色

見矣其壽不久也赭色鹽色黃土色地蒼色見者皆精微之敗象故其壽不久 夫精明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短長以長為短以白為黑如是則精衰矣誠其誤也夫如是者皆精明衰乃誤也 五藏者中之守也身形之中五神安守之所也此則明觀五藏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守作府 中盛藏滿氣勝傷恐者聲如從室中言是中氣之淫也中謂腹中盛謂氣盛藏謂肺藏氣勝謂勝於呼吸而喘息變易也夫腹中氣盛肺藏充滿氣勝息變善傷於恐言聲不發如在室中者皆腹中有淫氣乃爾也 言而微終日乃復言者此奪氣也若言音微細聲斷不續甚奪其氣乃如是也 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疏者此神明之亂也倉廩不藏者是門戶不要也倉廩謂脾胃門戶謂魄門靈蘭秘典論曰脾胃者倉廩之官也五藏別論曰魄門亦為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也魄門則肛門也要謂禁要 水泉不止者是腸胱不藏也水泉謂前陰之流注也 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夫如是倉廩不藏氣勝傷恐衣被不斂水泉不止者皆神氣得居而守則生失其所守則死也夫何以知神氣之不守耶衣被不斂言語善惡不避親疏則亂之證也亂甚則不守於藏也 夫五藏者身之強也藏安則神守則身強故曰身之強也 頭者精明之府頭傾視深精神將奪矣背者胷中之府背曲肩隨府將壞矣膂者腎之府轉搖不能腎將憊矣膝者筋之府屈伸不能行則僂附新校正云按別本附一作俯太素作拊 筋將憊矣骨者髓之府不能久立行則振掉骨將憊矣而為之府也 得強則生失強則死強謂中氣強固以鎮守也 岐伯曰新校正云詳此岐伯曰前無問反四時者有餘為精不足為消應太過不足為精應不足有餘為消陰陽不相應病名曰關格廣陳其脈應也夫反四時者諸不足皆為血氣消損諸有餘皆為邪氣勝精也陰陽之氣不相應合不得相營故曰關格也 帝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之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請問此五者可得聞乎言欲順四時及陰陽相應之狀候也 岐伯曰新校正云詳此岐伯曰前無問在病之所變按文頗對病在內在外之說後文殊不相當請言其與天運轉大也按可見陰陽之運轉以明陰陽之不可見也 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應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六合謂四方上下也春暖為夏暑言陽生而至盛秋忿而冬怒言陰少而之壯也忿一為急言秋氣勁急也 以春應中規春脈弦而滑如規之象中外皆然故以春應中規 夏應中矩夏脈洪大兼之滑數如夏應中矩矩之象可正平之故以夏應中矩 秋應中衡秋脈浮毛輕濇而散如秤衡之象高下必平故以秋應中衡 冬應中權冬脈如石兼沈而滑如秤權之象下遠於衡故以冬應中權也以秋中衡冬中權者言脈之高下異處如此爾此則隨陰陽之氣故有斯四應不同也 是故冬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為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察陰陽升降之準則知經脈遞遷之象審氣候遞遷之失則知氣血分合之期分期不差故知人死之時節 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始則陰陽升降精微妙用皆在經脈之氣候是以不可不察始以陰陽為察候之綱紀 始之有經從五行生生之有度四時為宜言始所以知有經脈之察候司應者何哉蓋從五行衰王而為準度也微求太過不及之形診皆以應四時者為生 補寫勿失與氣所宜也 新校正云按大素宜作數 天地如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是則應天地之常道也然天地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是法天地之道也寫補之宜工切審之其治氣亦然 得一之情以知死生曉天地之道補寫不差既得一情亦可知生死之準的 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聲表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白黑故合五行脈彰寒暑之休王故合陰陽之氣也 是知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陰為水故夢涉水而恐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水為陰 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陽為火故夢大火而燔灼也陰陽應象大論曰火為陽 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亦類交爭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氣上則夢上故飛氣下則夢下故墮 甚飽則夢予內有餘故 甚飢則夢取內不足故 肝氣盛則夢怒肝在志為怒 肺氣盛則夢哭肺聲哀故為哭 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至此乃靈樞之文誤置於斯仍少心脾腎氣盛所夢今具甲乙經中 短蟲多則夢聚眾身中短蟲多則夢聚眾 長蟲多則夢相擊毀傷長蟲動則內不安內不安則神躁擾故夢是矣 新校正云詳此二句亦不當出此應他經脫簡文也 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為保前明脈應此舉持脈所由也然持脈之道必虛其心靜其志乃保定益虛而不

失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保作實春日浮如魚之游在波雖出猶未全浮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泛泛平貌陽氣大盛脈氣亦象萬物之有餘易取而洪大也秋日下膚蟄蟲將去隨陽氣之漸降故曰下膚何以明陽氣之漸降蟄蟲將欲藏去也冬日在骨蟄蟲周密君子居室在骨言脈深沈也蟄蟲周密言陽氣伏藏君子居室此人事也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內者謂知脈氣也故按而為之綱紀外者終而始之知外者謂知色象故以五色終而復始此六者持脈之大法見是六者然後可以知脈之遷變也新校正云詳此前對帝問脈其四時動柰何之事心脈搏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搏謂搏擊於手也諸脈搏堅而長皆為勞心而藏脈氣虛極也心手少陰脈從心系上俠咽喉故令舌卷短而不能言也其耎而散者當消環環謂環周自已諸脈耎散皆為氣實血虛也消謂消散環謂環周言其經氣如環之周當其火王自消散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環作渴肺脈搏堅而長當病唾血肺虛極則絡逆則血泄故唾出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汗泄玄府津液奔湊寒水灌洗皮密汗藏因灌汗藏故言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也灌謂灌洗盛暑多為此也新校正云詳下文諸藏各言色而心肺二藏不言色者疑闕文也肝脈搏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脅下令人喘逆諸脈見本經之氣而色不應者皆非病從內生是外病來勝也夫肝藏之脈端直以長故言曰色不青當病墜若搏也肝主而脅故曰因血在脅下也肝脈陰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其支別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今血在脅下則血氣上熏於肺故令人喘逆也其耎而散色澤者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也面色浮澤是為中經血虛中經水液不消故言當病溢飲也以水飲滿溢故滲溢易而入肌皮腸胃之外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易作溢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虛色赤火氣救之心象於火故色赤也胃陽明脈從氣衝下髀抵伏兔故病則髀如折也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痹痹痛也胃陽明脈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故食則痛閉而氣不散也新校正云詳謂痹為痛義則未通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脾虛則肺無所養肺主氣故少氣也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脛腫若水狀也色氣浮澤為水之候色不澤故言若水狀也脾太陰脈自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故病足脛腫也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者當病折髀色氣黃赤是心脾干腎腎受客陽故髀如折也

腎為腎府故病發於中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腎主水以生化津液今腎氣不化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也帝曰新校正云詳帝曰至其勝治之愈全元起本在腸澤篇診得心脈而急此為何病病形何如岐伯曰病名心疝少腹當有形也心為牡藏其氣應陽今脈反寒故為疝也諸脈勁急者皆為寒形謂病形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心為牡藏小腸為之使故曰少腹當有形也少腹小腸也靈蘭秘典論曰小腸者受盛之官以其受盛故形居干內也帝曰診得胃脈病形何如岐伯曰胃脈實則脹虛則泄脈實者氣有餘故脹滿脈虛者氣不足故泄利新校正云詳此前對帝問知病之所在帝曰病成而變何謂岐伯曰風成為寒熱風乃生寒熱故風成為寒熱也熱積於內故變為消中癉成為消中癉謂溼熱也消中之證善食而瘦詳注以善食而瘦為消中按本經多食數溲為之厥消中善食而瘦乃是食倍之證當云善食而溲數成為巔疾厥謂氣逆也氣逆上而不已則變為上巔之疾也久風為飱泄久風不變但在胃中則食不化而泄利也以肝氣內合而乘胃故為是病焉陰陽應象大論曰風氣通於肝故內應於肝也久風為巔疾經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又曰癘者有榮氣熱附其氣不時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潰然此則為病之變化不可測也大如是者皆脈風成結變而為也脈風成為癘風成為癘經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皆安生安何也言何以生之岐伯曰此寒氣之腫八風之變也八風八方之風也然寒腫者傷東南西南風之變也筋攣骨痛者傷東風北風之變也骨痛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筋紐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肌風從西南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外在於骨由此四風之變而三病乃生故下問對是也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此四時之病以其勝治之愈也勝謂勝剋也如金勝木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此則相勝也帝曰有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脈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藏堅長之脈有自病故病及因傷候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微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氣之而神猶強也微其脈不奪其色奪者此久病也神與氣俱衰也微其脈凌其氣也微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神與氣俱強也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毀傷不見血已見血溼若中水也肝色蒼心色赤赤色見當脈洪腎脈見當色黑今腎脈來反見心色故當因傷而血不見也若已見血則是溼氣及水在腹中也何者以心腎脈色中外之候不相應也尺內兩傷則季脅也尺內謂尺澤之內也兩傷各謂尺外以候腎尺裏以候腹尺之外側也季脅近腎尺主之故尺內兩傷則季脅也尺外謂尺之外側尺裏謂尺之內側也次尺外下兩中尺外兩傷則季脅之內則腹之上腎之分季脅之內則腹之分也附上左外以候肝內以候膈肝主膏肓膈也右外以候胃內以候脾脾居中故以內候之上附上右外以候肺內以候胃胃為市故以外候之智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腎中脈葉垂外故以外候之智左外以候心內以候膻中心主膻中主氣管故以內候之膻中也膻中則氣海也嗌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以膻中為嗌也疑誤前以候前後以候後上前謂左寸口下前謂智之前膺及氣海也上後謂右寸口下後謂智之後背及氣管也上竟上者胷喉中事也下竟下者少腹腎股膝脛足中事也胷胞氣海在腹脈著股膝脛足中之氣動靜皆分其近遠及連接處所名也以候之知其善惡也癘大者陰不足陽有餘為熱中也癘大謂脈洪大也脈洪為熱故曰熱中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為厥巔疾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為惡風也亦脈狀也故中惡風者陽氣受也以上虛故陽氣受也有脈俱沈細數者少陰厥也尺中之脈沈細數故言脈也俱沈細數者少陰氣逆也何者尺脈不當見數有者是肾少陰氣逆也尺中之有者是肾少陰氣逆也何者尺脈不當見數有者寒熱也陽干於陰陰氣不足故寒熱也正理論曰數為陽浮而散者為眩仆脈浮為虛散為不足氣虛而血不足故為眩仆倒也諸浮不躁者皆在陽則為熱其有躁者在手言大法也但浮不躁則病在互陽脈之中躁者病在手陽脈之中也故又曰其有躁者在手也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為骨痛其陽為火氣故為熱有靜者在足細沈而躁則病生於手陰脈之中靜者病生於足陰脈之中也故又曰其有靜者在足也陰主骨故骨痛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也洩及便膿血也代數動一代是陽氣之生病故言病在陽諸過者切之之脈所以然者以洩利及膿血脈乃陽有餘則血少故脈滿陰有餘則氣多故脈滑也新校正云詳氣多疑誤當是血多也陽有餘為多汗身寒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陽餘斯可知也陰陽有餘則無汗而寒陽

無汗陰餘身寒若陰陽有餘則當無汗而寒也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也脈附臂筋取之不審推筋令遠使脈外行內而不出外者心腹中有積乃然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身有熱也脈遠臂筋推之令近遠而不近是陽氣有餘故身有熱也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上脈上涌盛是陽氣有餘故腰足冷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上而不下作下而不上推而下之下而不上頭項痛也推筋按之尋之而下脈沈下掣是陽氣有餘故頭項痛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下而不上作上而不下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有痹也陰氣大過故爾

平人氣象論篇第十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黃帝問曰平人何如平人謂氣候平調之人也岐伯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定息脈五動閏以太息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經脈一周於身凡長十六丈二尺呼吸脈各再動定息脈又一動則五動也計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然盡五十營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則氣都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常度脈氣無不及太過氣象平調故曰平人也常以不病調病人醫不病故為病人平息以調之為法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曰少氣呼吸脈各一動準候減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定息氣凡行八丈一尺以一萬三千五百定息氣都行四百五丈少氣之理從此可知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病風脈濇曰痹呼吸脈各三動準過平人之半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二十四丈三尺病生之兆由斯著矣夫尺者陰分位也寸者陽分位也然陰陽俱熱是則為溫陽獨躁盛則風中陽也脈要精微論曰中惡風者陽氣受也滑為陽盛故病為風濇為無血故為痹痛也躁謂煩躁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脈濇曰痹一句下文亦連人一呼脈四動以上曰死脈絕不至曰死乍疏乍數曰死呼吸脈各四動準候過平人之倍計二百七十息氣凡行三十二丈四尺況其以上耶脈法曰脈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然四至以上亦近五至也故死矣然脈絕不至天真之氣已無乍數乍疏胃穀之精亦敗故皆死之候是以下文曰新校正云按別本作一作敗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常平之氣胃海致之靈樞經曰胃為水穀之海也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逆謂反平人之候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人常稟氣於胃脈以胃氣為本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春胃微弦曰平言微似弦不謂微弦也鉤及耎弱毛石義並同弦多胃少曰

肝病但弦無胃曰死謂急而益勁如新張弓弦也胃而有毛曰秋病毛秋脈金氣也毛甚曰今病木受金邪故今病藏真散於肝肝藏筋膜之氣也象陽氣之散發故藏真散也藏氣法時論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取其順氣夏胃微鉤曰平鉤多胃少曰心病但鉤無胃曰死謂前曲後居如操帶鉤也胃而有石曰冬病石冬脈水氣也石甚曰今病火被水侵故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也象陽氣之炎盛也藏氣法時論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取其順氣長夏胃微耎弱曰平弱多胃少曰脾病但代無胃曰死謂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也耎弱有石曰冬病石冬脈水氣也次其勝剋石當為弦長夏土絕故云石也弱甚曰今病弱甚為土氣不足故今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弱作石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也以含藏水穀故藏真濡也秋胃微毛曰平毛多胃少曰肺病但毛無胃曰死謂如物之浮如風吹毛也毛而有弦曰春病弦春脈木氣也次其乘剋弦當為鉤金氣逼肝則脈弦來見故不鉤而反弦也弦甚曰今病木氣逆來乘金則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也肺處上焦故藏真高也靈樞經曰榮氣之道內穀為寶穀入於胃氣傳與肺流溢於中布散於外精專者行於經隧以其自肺宣布故云以行榮衛陰陽也新校正云按別本寶一作實冬胃微石曰平石多胃少曰腎病但石無胃曰死謂如奪索辟如彈石石而有鉤曰夏病鉤夏脈火氣也次其乘剋鉤當云弱土王長夏不見正形故石而有鉤兼其土也鉤甚曰今病水受火土之邪故今病藏真下於腎腎藏骨髓之氣也腎居下焦故云藏真下也化骨髓故藏骨髓之氣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脈宗氣也宗尊也主也謂十二經脈之尊主也者自鬲而出於乳下乃絡於肺也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絕謂暫斷絕也結而橫有積矣絕不至曰死皆左乳下脈動也中謂腹中乳之下其動應衣宗氣泄也泄謂發泄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無此十一字甲乙經亦無詳上下文義多此十一字當去欲知寸口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寸口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短為陽氣不及故病於頭長為陰氣太過故病於足寸口脈中手促上擊者曰肩背痛陽盛於上故肩背痛寸口脈沈而堅者曰病在中寸口脈浮而盛

者曰病在外沈堅為陰故病在中浮盛為陽故病在外也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沈為寒弱為熱故曰寒熱也又沈為陰盛弱為陽餘餘盛相薄正當寒熱不當為疝瘕而少腹痛應古之錯簡爾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此十五字況下文已有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此文衍當去寸口脈沈而橫曰脅下有積腹中有橫積痛亦陰氣內結也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喘為陽吸沈為陰爭爭吸相薄故寒熱也脈盛滑堅者曰病在外脈小實而堅者病在內盛滑為陽小實為陰陰病在內陽病在外也脈小弱以濇謂之久病小為氣虛濇為無血血氣虛弱故云久遠之病也脈滑浮而疾者謂之新病滑浮為陽足脈疾為氣全陽足氣全故云新淺之病也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此言前疝瘕少腹痛之脈也言沈弱不必為疝瘕沈急乃與診相應脈滑曰風脈濇曰痹滑為陽陽受病則為風濇為陰陰受病則為痹緩而滑曰熱中盛而緊曰脹緩謂縱緩之狀非動之遲緩也陽盛於中故脈滑緩寒氣否滿故脈盛緊也盛緊盛滿也脈從陰陽病易已脈逆陰陽病難已脈病相應謂之從脈病相反謂之逆脈得四時之順曰病無他脈反四時及不閒藏曰難已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秋得夏脈冬得四季脈皆謂反四時氣不相應故難已也臂多青脈曰脫血血少脈空客寒因入血凝泣故脈色青也尺脈緩濇謂之解㑊尺為陰部腹腎主之緩為熱中濇為無血熱而無血故解㑊并不可名之然寒不寒熱不熱弱不弱壯不壯㑊不可名謂之解㑊也尺候腹中則腹主尺之義也安臥脈盛謂之脫血臥久傷氣氣傷則脈診應微今脈盛而不微則血去而氣失所主乃爾盛謂數急而大故也尺濇脈滑謂之多汗謂尺膚濇而尺脈滑也膚濇者榮血內涸脈滑為陽氣內餘血涸而陽氣盛故多汗而脈乃如是也尺寒脈細謂之後泄尺主下焦診應腸腹故膚寒脈細泄利乃然脈法曰陰微即下言尺氣虛少脈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謂下焦中也肝見庚辛死庚辛為金伐肝木也心見壬癸死壬癸為水滅心火也脾見甲乙死甲乙為木剋脾土也肺見丙丁死丙丁為火鑠肺金也腎見戊己死戊己為土刑腎水也是謂真藏見皆死此亦通明三部九候論中真藏見者勝死也尺麤而藏見亦然頸脈動喘疾欬曰水水氣上溢則肺被熱熏陽氣上逆故頸脈盛鼓而欬喘也頸脈謂耳下及結喉傍人迎脈者也目裹微腫如臥蠶起之狀曰水評熱論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

在腹中者必溺黃赤妄臥者黃疸（疸勞也腎勞胞熱故謂之勞癉以女勞得之也 新校正云詳王注以疸已為勞非矣）食如飢者胃疸（是則胃熱也熱則消穀故食已如飢也）面腫曰風（加之面則胃風之診也何者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故鼽）足脛腫曰水（是謂下焦有水也腎少陰脈於足心上貫腎故足過陰股後腎上貫肝高故丈夫有水足脛腫也）目黃者曰黃疸（於上焦有水上播故目黃也靈樞經曰目黃者病在胃）婦人手少陰（新校正云按上文兄起本作小作陰脈起於小指之內出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寓取少陰無輸心不病又伯云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寓取少陰經於掌後銳骨之端此之謂也動謂動脈也動脈者大如豆厥厥動搖也正理論曰脈陰陽相薄名曰動脈也動脈者經脈別論曰陰薄為別別者之有子 新校正云按經玉機眞藏論殘作沈論）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春夏脈沈細也秋冬浮大不應時也大法春夏當浮大而反沈細秋冬當沈細而反浮大故曰不應時也風云按玉機眞藏論殘作沈論）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作泄而脫血大脫血而脈實堅病在外 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作脈不實堅者皆難治風熱當脈緊而脈實堅病在外）病在中脈虛病在外（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作脈不實堅者皆難治風熱當脈緊而脈實堅病在外當脈虛而反實邪氣在內當脈實而反虛病氣在外當脈虛滑而反堅滿故皆難治也）命曰反四時（皆反四時之氣乃如是矣 新校正云詳命曰反也時也此六字應古錯簡當去自前未有藏形春夏至此五十三字與後王機眞藏論文相重）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別論中無此文）脈有逆從四時未有藏形春夏而脈瘦（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殘作沈論）秋冬而脈浮大命曰逆四時也（春夏脈沈細也秋冬浮大不應時也大法春夏當浮大而反沈細秋冬當沈細而反浮大故曰不應時也風云按玉機眞藏論殘作沈論）熱而脈靜泄而脫血脈實（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殘作沈論）病在中脈虛病在外（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作脈不實堅者皆難治風熱當脈緊而脈實堅病在外）滑堅者（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作脈不實堅者皆難治風熱當脈緊而脈實堅病在外）皆難治（靜泄而脫血當脈虛而反實邪氣在內當脈實而反虛病氣在外當脈虛滑而反堅滿故皆難治也）命曰反四時（皆反四時之氣乃如是矣 新校正云詳命曰反也時也此六字應古錯簡當去自前未有藏形春夏至此五十三字與後王機眞藏論文相重）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眞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脈不得胃氣者肝不弦腎不石也（不弦不石皆謂不後似也）太陽脈至洪大以長（氣盛故能爾 新校正云按篇末以長脈法云太陽之脈洪大以長謂氣盛故也）其來浮於筋上動搖九分三月四月甲子王呂廣云太陽王五月六月其氣大盛故其脈洪大而長也）陽脈至年數乍疏乍短乍長（以氣有暢不暢者也 新校正云按厥論陰陽法云少陽之脈乍小乍大乍長乍短動搖六分王十一月子夜半正月二月甲子王呂廣云少陽王正月二月其氣尚微故其脈來進退無常）陽明脈至浮大而短（新校正云詳無三陰三陽脈應古文闕也按難經云太陰之至緊大而長少陰之至緊細而微厥陰之至沈短以敦呂廣云陽明王三月四月其氣始萌未盛故其脈來浮大而短篇說陰法云少陰之脈緊細動搖六分王五月甲子日中七陽八月王太陰之脈緊細以長乘於筋上動搖九分九十月十月甲子王厥陰之脈沈短以緊動搖三分十一月十二月甲子王）夫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言脈滿而盛微似珠形之中滿而盛微似珠形之類也）夏以胃氣為本（脈有胃氣則累累而微似連珠也 新校正云詳中平而微曲謂中平而微曲也）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新校正云詳越人云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胃病與素問異）死心脈來前大後小如操帶鉤曰心死（尾不動也操執持鉤謂革帶之鉤也）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葉曰肺平（浮萬而虛者也 新校正云詳越人云脈平脈聶聶如衛檢案曰春平脈萬萬如衛檢案曰夏平脈如水之益大曰秋平脈與素問之說不同張仲景云秋脈萬如車蓋者名曰陽結春脈弦而如蓋者名曰陽結脈有胃氣則微似輕虛也）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謂中央堅而周衛堅也）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吹毛曰肺死（如物之浮皆然如風吹毛紛紛然也 新校正云詳越人云按之消索如風吹毛曰死）平肝脈來耎弱招招如揭長竿末梢曰平（如竿末梢言長耎也）春以胃氣為本（脈有胃氣乃長耎如竿之末梢矣）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故若循竿）死肝脈來急益勁如新張弓弦曰肝死（勁謂勁強急之甚也）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言脈來動數相離緩急和而調）長夏以胃氣為本（胃少則脈實數）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胃少故脈實急矣舉足謂如雞走之舉足也 新校正云詳越人以為心病）死脾脈來銳堅如烏之喙（新校正云按千金方作如雞之喙）如烏之距如屋之漏如水之流曰脾死（烏喙烏距言銳堅也水流屋漏言其至平脈也水流謂平至不鼓屋漏謂時動復住）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請如心脈而鉤按止云按越人云其來上大下兌濡滑如雀之啄曰平呂廣云上大者足太陽下兌者足少陰陰陽得所為胃氣 新校正云詳王注云上大者足太陽下兌者足少陰陰陽得所為胃氣故謂之平雀啄之平雀啄本大而末兌也）冬以胃氣為本（胃少則不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腎病（形如引葛言不按且堅也）死腎脈來發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發如奪索猶蛇之走脈辟辟如彈石言促又堅也）

脈要精微論第十汨古沒切癉都賀切眴音荀又音殉平人氣象論疝音訕山瘕音賈侊音僵女耕切豫虛畏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六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玉機真藏論　三部九候論

玉機真藏論篇第十九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對曰春脈者�final也東方木也萬物之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耎弱輕虛而端直以長故曰弦 言端直而長狀如弦也 新校正云按越人云春脈弦者東方木也萬物始生未有枝葉故其脈來濡弱而長四時經輕作寬 反此者病 反為反常平之僞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 氣餘則病形於外氣少則病在於中也 新校正云按呂廣云實強者陽氣盛也少陽當微弱今更實強謂之太過陽虛表故令病在外厥陰之氣養於筋其脈弦今更虛微故曰不及陰虛中故令病在內 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顛疾其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則雨霧胠滿 忽忽不爽也眩謂目眩視如轉謂目眩也胠謂脇下脅也忽當為怒字之誤也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肝厥陰脈自足而上入毛中又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病如是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木太過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則忽當作怒 帝曰善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曰夏脈者心也南方火也萬物之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 言其脈來盛去衰如鉤之曲也 新校正云按越人云夏脈鉤者南方火也萬物之所盛垂枝布葉皆下曲如鉤故其脈來疾去遲呂廣云陽盛故來疾陰虛故去遲脈從下上至寸口疾還尺中遲也 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 其脈來盛去盛是陽之盛其氣也心氣有餘是為太過 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 新校正云詳越人肝心肺腎四藏脈俱以

強實為太過虛微為不及與素問不同 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膚痛為浸淫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欬唾下為氣泄心少陰脈起於心中出從心系卻上肺故心大過則身熱膚痛而浸淫 帝曰善 流布於形分不及則心煩上見欬唾下為氣泄

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曰秋脈者肺也西方金也萬物之所以收成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散曰浮 脈來輕虛故名浮也來急以陽未沈下去散以陰氣上升也 新校正云按越人云秋脈毛者西方金也萬物之所終草木華葉皆秋而落其枝獨在若毫毛也故其脈來輕虛以浮故曰毛 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 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逆氣而背痛愠愠然其不及則令人喘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 肺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食藏氣為欬主喘息故氣盛則肩背痛氣逆不及則喘息變易呼吸少氣而欬上氣見血也下聞病音謂有聲也 帝曰善冬脈如營何如而營 脈沈而深如營動也 新校正云詳深一作濡又作搏按本經下文云其氣來沈以搏則深字當為搏又按甲乙經搏字為濡當從甲乙經為濡何以言之脈沈而濡濡古軟字乃冬脈之平調脈若沈而搏岐之聲於手則冬脈之太過脈也故言當從甲乙經濡字 伯曰冬脈者腎也北方水也萬物之所以合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 言沈而搏擊於手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搏當作濡義如前說又越人云冬脈石者北方水也萬物之所藏盛冬之時水凝如石故其脈來沈濡而滑故曰石也 反此者病 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此謂不及病在中 帝曰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 新校正云按解㑊之義具第五卷注 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其不及則令人心懸如病飢胷中滿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 腎少陰脈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病如是也胸者季脇之下俠脊兩傍空軟處也腎外當胷故胷中滿冷也 帝曰善帝曰四時之序逆從之變異也 脈春弦夏鉤秋浮冬營為逆順之變見異狀也然脾脈獨何主主謂主時 岐伯曰脾脈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 納水穀化津液灌於肝心肺腎也以不正主四時故謂之孤藏 帝曰然則脾善惡可得見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得見惡者可見 不正主時寄王於四季故善不可見

惡可見也 帝曰惡者何如可見岐伯曰其來如水之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 新校正云按平人氣象論云如鳥之喙又別本喙作啄 帝曰夫子言脾為孤藏中央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 以主四支故病不舉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擅強 脾之孤藏以灌四傍今病則五藏不和故九竅不通也八十一難經曰五藏不和則九竅不通動謂氣重壘強藏氣不和順 帝瞿然而起再拜而稽首曰善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 瞿然驚也言以太過不及而一貫之揆度奇恒皆通也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氣五循環不息時敎是為神氣流轉不迴若卻行表王反入之常氣是則卻迴而不轉乃失生氣之機矣 至數之要迫近以微 得至數之要道則應用者之玉版故可為石切近以微妙也迫近謂也 藏之藏府旬日讀之名曰玉機 言是玉版生氣之機 新校正云詳至數至名曰玉機與前玉版論要文相重彼注頗詳 五藏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病乃死 受氣所生者謂受病傳所勝者謂傳於己之所剋者也氣舍所生者謂舍於生己者也死所不勝者謂死於剋己者之分位也所傳必死 所為逆者必死焉 此言氣之逆行也故死矣如下說肝受氣於心傳之於脾氣舍於腎至肺而死心受氣於脾傳之於肺氣舍於肝至腎而死脾受氣於肺傳之於腎氣舍於心至肝而死肺受氣於腎傳之於肝氣舍於脾至心而死腎受氣於肝傳之於心氣舍於肺至脾而死此皆逆死也一日一夜五分之此所以占死生之早暮也 所死於時位秋庚辛餘四倣此然朝主甲乙晝主丙丁四季主戊己晡主庚辛夜主壬癸由此則死生之校正云按甲乙經生作者字云占死者之早暮可知也 新校正云詳此經文專為言氣之逆行也故死則不言生之早暮王氏或經者作生義不若甲乙經中素問本文 黃帝曰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五藏有病則各傳其所勝以上文逆傳而死故言是逆傳所勝之次也 新校正云詳逆傳所勝之次逆當作順上文既言逆傳下文所言乃順傳之次也 不治法三月若六月若三

曰若六日傳五藏而當死是順傳所勝之次三月者謂藏氣之一藏以合之數以合遷移六月者謂至其所勝之位三日者三陽之數以合日也六日者謂兼三陰以數之而熱論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則終也新校正云詳上文是順傳所勝之次七字乃是次前注誤在此經文之下不惟無義兼校之全元起本素問及甲乙經並無此七字直去之處未達者致就今存于注故曰別於陽者知病從來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主辨三陰三陽之候則知中風邪氣之所不勝矣故下曰新校正云詳舊此段注寫作經合改爲注又按陰陽別論云別於陽者知病處也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又云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言知至其所困而死文曰死於其所不勝也上是義同此新校正云按

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言先百病而有之生氣通天論云風者百病之始生氣通天論云風者百病之始

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而爲熱客謂客邪在皮毛故可汗泄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善治者治皮毛此之謂也或痹不仁腫痛病生而變故爲腫痛故如是也熱中血氣則痛痹不仁寒氣傷形故爲腫痛陰陽應象大論云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傷腫當是之時可湯熨及火灸刺而去之邪宣揚正氣皆謂釋散寒邪入諸陰則病而爲痹故入於肺名曰痹焉宣明五氣論曰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痹肺在變動爲欬故欬則氣上故上氣也弗治肺即傳而行之肝病名曰肝痹一名曰厥霝痛出食肺金伐木氣下入肝故曰弗治行之肝也肝氣通膽膽善爲怒怒者氣逆故一名厥也肝厥陰脈從少腹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脇痛而食入腹則出故曰出食當是之時可按若刺耳弗治肝傳之脾病名曰脾風發癉腹中熱煩心出黃肝氣應風木勝脾土土受風氣故曰脾風蓋爲風氣通肝而爲名也脾之爲病善發黃癉故發癉也脾太陰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腹中熱而煩心出黃色於便寫之所也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可浴弗治脾傳之腎病名曰疝瘕少腹冤熱而痛出白一名曰蠱腎少陰脈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少腹冤熱而痛溲出白液也冤熱內結消鑠脂肉如蠱之食日內損削故一名曰蠱當此之時可按可藥弗治腎傳之心病筋脈相引而急病名曰瘛腎不足則水不生水不生則筋槁急故相引也陰氣內弱陽氣外壅筋脈受熱而自跳擊故名曰瘛當此之時可灸可藥弗治滿十日法當死至心而氣極則如是說

腎因傳之心心即復反傳而行之肺發寒熱法當三歲死因腎傳心心不受病即再後反傳與肺金肺已再傷故寒熱也三歲者肺至腎一歲腎至肝一歲肝至心一歲火又乘肺故云三歲死此病之次也謂傳勝之次第然其卒發者不必治於傳不必依傳之次故或其間化有不以次不以次入者憂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憂恐悲喜怒發無常分腎過則發故令病氣亦不次而生因而喜大虛則腎氣乘矣喜則心氣移於肺心氣不守故腎氣乘矣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心則喜怒則肝氣乘矣怒則肝氣移於肝肝氣受邪故肺氣乘矣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肺則悲恐則脾氣乘矣恐則脾氣移於心腎氣不守故脾氣乘矣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憂則心氣乘矣憂則肝氣移於脾肝氣不守故心氣乘矣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肝則憂此其道也此其不次之常道故病有五五五二十五變及其傳化五藏相并而各五之五而乘之則二十五變也然其變化以勝相傳傳而不次變化多端新校正云按陰陽別論云凡陽有五五二十五陽義與此通傳乘之名也傳者何相乘之異名爾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眞藏脈見乃子之期曰皮膚乾著骨間肉陷謂大骨枯槁大肉陷下也諸附骨際及皮膚處亦同其類也胷中氣滿喘息不便是肺無主也肺司治節氣息由之其氣動形爲無氣相接故聳舉肩背以遠求報氣矣夫如是皆形藏已敗神藏亦傷見是證者期後一百八十日肉死矣候見眞藏之脈乃與死日之期爲眞藏脈診下經備矣此肺之藏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眞藏見乃子之期曰火精外出陽氣上燔金受火災故內痛肩項如是者期後三十日內死此心之藏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脈眞藏見十月之內死陰氣微弱陽氣內燔故身熱也脈者肉之標脾主肉故肉如脫盡脈如破敗也見斯證者期後三百日內死脈謂肘膝後肉如塊者此脾之藏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髓內消動作益衰眞藏來見期一歲死見其眞藏乃子之期曰肩髓內消謂缺盆深也衰於動作謂交接漸微以餘藏尚全故期後三百六十五日內死此腎之藏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眞藏未見作

來見來當作未字之誤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胷中氣滿腹內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脈脫肉目匡陷眞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木生其火肝氣通心脈抵少腹上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腹痛心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脈脫肉也肝主目故目匡陷及不見人立死也不勝之時謂於庚辛之月此肝之藏也急虛身中卒至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溺不可爲期言五藏相移傳其不勝則可待眞藏脈見乃與死日之期卒急虛邪中於身內則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譬於墮墜沒溺不可與爲死日之期也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眞藏雖不見猶死也是則急虛卒至之脈新校正云按人一息脈五六至何得爲死必息字誤息當作呼乃是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眞心脈至堅而搏如循薏苡子累累然色赤黑不澤毛折乃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如以毛羽中人膚色白赤不澤毛折乃死眞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色黑黃不澤毛折乃死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疏色黃青不澤毛折乃死諸眞藏脈見者皆死不治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無餘物和煖故名眞也五藏之氣皆胃氣初之不得獨用獨則折和柔用之即固也五藏之氣和於胃氣即得長生若眞獨見必死欲知五藏眞見爲死和胃爲生者於寸口診即可知見者如弦是肝脈也緊是心脈也浮是肺脈也沉是腎脈也緩是脾脈也緩而無胃氣爲見眞藏餘四藏準此黃帝曰見眞藏曰死何也岐伯曰五藏者皆稟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胃爲水穀之海故五藏稟焉藏氣者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至於手太陰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氣者平人之常氣故稟氣曰胃乃能至於手太陰也新校正云詳平人之常至下平人之常氣本平人氣象論文王氏引此經按甲乙經云人常稟氣於胃脈以胃氣爲本與此小異然即乙之義爲得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於手太陰也自爲其狀至於手太陰也故邪氣勝者精氣衰也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病勝藏也故曰死是所謂脈無胃氣也平人氣象論曰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帝曰善云詳白

黃帝問至此一段全元起本在第四卷太陰陽明表裏篇中王冰移於此處必言此者欲明王氏之功於素問多矣 黃帝曰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 欲必先時而取之 形氣相得謂之可治 氣盛形盛氣虛形虛是相得也 色澤以浮謂之易已 氣色浮潤血氣相營故易已 脈從四時謂之可治 脈春弦夏鉤秋浮冬營謂順四時從順也 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取之以時 候可取之時而取之則萬舉萬全當以四時血氣所在而為療爾 新校正云詳取之以時與王氏之義兩通之趣之無後其時甲乙經作 形氣相失謂之難治 形盛氣虛形虛氣盛皆相失也 色夭不澤謂之難已 天謂不明而惡不澤謂枯燥也 脈實以堅謂之益甚 脈實以堅是邪氣盛故益甚也 脈逆四時為不可治 以氣逆故疾上四句謂四難所以下文曰 是必察四難而明告之 此四者之所易 謂工之所難為 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者命曰逆四時 春得肺脈秋來見也 夏得腎脈冬來見也秋得心脈夏來見也冬得脾脈春來見也懸絕謂如懸物之絕去也 未有藏形於春夏而脈沈濇 新校正云按平人氣象論云而脈瘦義與此同 秋冬而脈浮大名曰逆四時也 未有謂未有藏脈之形狀也 病熱脈靜泄而脈大脫血而脈實病在中脈實堅病在外脈不實堅者皆難治 皆難治者以其與證不相應也新校正云按平人氣象論云病在中脈虛病在外脈濇堅與此相反此經誤彼論為得自未有藏形春夏至此與平人氣象論相重注義備於彼 黃帝曰余聞虛實以決死生願聞其情歧伯曰五實死五虛死 五實謂五藏之實五虛謂五藏之虛 帝曰願聞五實五虛歧伯曰脈盛皮熱腹脹前後不通悶瞀此謂五實 實謂邪氣盛實然脈盛心也皮熱肺也腹脹脾也前後不通腎也悶瞀肝也 脈細皮寒氣少泄利前後飲食不入此謂五虛 虛謂真氣不足也然脈細心也皮寒肺也氣少肝也泄利前後腎也飲食不入脾也 帝曰其時有生者何也歧伯曰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身汗得後利則實者活此其候也 全注飲粥得入於胃胃氣和調其利漸止胃氣得實虛者得活言實者得汗外通後得便利自然調平

三部九候論篇第二十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篇名決死生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眾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屬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 歃血飲血也 令合天道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令合天地 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互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 天光謂日月星也歷紀謂日月行歷於天二十八宿三百六十五度之分紀也言以人形血氣榮衛周流合時候之遷移應日月之行道然斗極旋運黃赤道差冬時日依黃道近南故陰多夏時日依黃道近北故陽盛也夫四時五行之氣以王者為貴相者為賤也 歧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 道貴精故云妙問 至數謂至極之數也 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歧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 九奇數也故天地之數斯為極矣 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 爾雅曰邑外為郊郊外為甸甸外為牧牧外為林林外為坰坰外為野言其遠也 新校正云詳王引爾雅為證與今爾雅或不同已具前六節藏象論注中 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 所謂三部者言身之上中下部非謂寸關尺也三部之內經隧由之故察候存亡悉因於是鍼之補瀉邪疾可除也 帝曰何謂三部歧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 言必當諮受於師也徵四失論曰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其誡也禮曰疑事無質質成也 上部天兩額之動脈 在額兩傍動應於手足少陽脈氣所行也 上部地兩頰之動脈 在鼻孔下兩傍近於巨髎之分動應於手足陽明脈氣之所行也 上部人耳前之動脈 在耳前陷者中動應於手手少陽脈氣之所行也 中部天手太陰也 謂肺脈也在掌後寸口中是謂經渠動應於手 中部地手陽明也 謂大腸脈也在手大指次指歧骨間合谷之分動應於手也 中部人手少陰也 謂心脈也在掌後銳骨之端神門之分動應於手也靈樞經持鍼縱舍論問曰少陰無輸心不病乎對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也 下部天足厥陰也 謂肝脈也在毛際外羊矢下一寸半陷中五里之分臥而取之動應於手也女子取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中是 下部地足少陰也 謂腎脈也在足內踝後跟骨上陷中太谿之分動應手 下部人足太陰也 謂脾脈也在魚腹上趨筋間直五里下箕門之分寬鞏足單衣沈取乃得之而動應於手也候胃氣者當取足跗之上衝陽之分穴中脈動乃應手也 新校正云詳自上部天至此一段舊在當篇之末義不相接此正宜處於斯今依皇甫謐甲乙經編次例自篇末移置此也 故下部之天以候肝 足厥陰脈行其中也 地以候腎 足少陰脈行其中也 人以候脾胃之氣 足太陰脈行其中也脾藏與胃以膜相連故以候脾兼候胃也 帝曰中部之候奈何歧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 手太陰脈當其處也 地以候胸中之氣 手陽明脈當其處也經云腸胃同候故以候胸中也 人以候心 手少陰脈當其處也 帝曰上部以何候之歧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 位在頭角之分故以候頭角之氣也 地以候口齒之氣 位近口齒故以候口齒之候 人以候耳目之氣 以位當耳前脈抵於目外眥故以候耳目之氣 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 新校正云詳三而成天至九藏與六節藏象論文重彼注甚詳 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為九九分為九野九野為九藏 以是故應天地之至數 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為九藏 所謂神藏者肝藏魂心藏神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也以其皆神氣居之故云神藏五也所謂形藏者皆如器外張虛而不屈含藏於物故云形藏四也所謂形藏四者一頭角二耳目三口齒四胸中也 新校正云詳注說神藏宣明五氣篇文又與生氣通天論注重 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 夭謂死色異常之候也色者神之旗藏者神之舍故神去則藏敗藏敗則色見異常之候死也 帝曰以候奈何歧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 度謂量也實寫虛補此所謂順天之道也老子曰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也 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為期 血脈滿堅謂邪留止故先刺去血而後乃調之不當詢問病者盛虛要以脈氣平調為之期準爾 帝曰決死生奈何 度形肥瘦測候[illegible]不附病人以平為準死生之至以決之也 歧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 玉機真藏論曰形氣相得謂之可治今脈氣不足形盛有餘證不相扶故當危也危者言其近死猶有生者也刺志論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今脈細少氣是為氣弱體壯盛是為形盛形盛氣弱故生氣傾危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注及甲乙經脈經危作死 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 是則形氣不足脈氣有餘也故死形瘦脈大胸中氣多形藏已傷故云死也凡如是類皆形氣不相得也

形氣相得者生參伍不調者病參謂參校伍謂類伍參校類伍而有不調謂不牽其常病也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失謂氣候不相類也相失之候診凡有七七診之狀如下文云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春者病甚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三部九候上下左右凡十八診也如參春者之上參春者謂大數而改如參春者謂大數而改甚也不可數者謂下也脈要精微論曰大則病進故病甚也不可數者謂一息十至已上也脈法曰人一呼而脈再至一吸脈亦再至曰平三至曰離經四至曰脫精五至曰死六至曰命盡今相失而不可數者是過十至之外也至五尚死況至十者乎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中部之候雖獨調與眾藏相失者死中部左右凡六診也上部下部已不相應中部獨調因非其久滅於上下是亦氣衰故皆相滅者死也滅謂偏少也臣億等詳舊無中部之候相滅者死八字按全元起注本及甲乙經添之且注有解滅之說而經闕其文也目內陷者死言太陽也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目內陷者太陽絕也故死所以言太陽者太陽主諸陽之氣故獨言之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岐伯曰察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獨陷下者病相失之候診凡有七者此之謂也然脈見七診謂參伍不調隨其獨異以言其病爾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按之庶右手足當踝而彈之手足皆取之然手踝之上手太陰脈足踝之上足太陰脈足太陰脈主內應於下部手太陰脈主氣應於中部是以下文云脫肉身不去者死中部乍疏乍數者死臣億等按甲乙經及全元起注本並云以左手足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全元起注云內踝之上陰交之出通於脈脈繫於腎腎為命門是以取之以明吉凶今文少一脈字多一庶字及足字王注以手足皆取為解殊為穿鑿當從全元起注舊本及甲乙經為正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氣和故也其應病中手渾渾然者病中手徐徐然者病渾渾亂也徐徐緩也其應上不能至五寸彈之不應者死氣絕故不應也是以脫肉身不去者死穀氣外衰則肉如脫盡天真內竭故身不能行真穀並衰故死之至矣去猶行去也中部乍疏乍數者死乍疏乍數氣之喪亂也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鉤為夏脈又夏氣在絡故病在絡脈也絡脈受邪則經脈濡否故代止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上下若一言遲一候後速小大等也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後者應不俱也俱猶同也一也察其府藏以知死生之期夫病入府則愈入藏則死故死生期準察以知之矣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經脈四時五藏之脈見眞藏脈見者勝死所謂眞藏脈者眞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責責然如按琴瑟絃眞心脈至堅而搏如揺葱管眞肺脈至大而虛如毛羽中人膚眞腎脈至搏而絕如指彈石辟辟然此五者皆謂得眞藏脈而無胃氣也平人氣象論曰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者死此之謂也勝者謂勝剋於己之時則死也平人氣象論曰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勝死也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別下貫臀過髀枢下合膕中貫腨循踵至足外側太陽氣絕死如是矣新校正云按診要經終論載三陽三陰脈終之證此獨犯足太陽氣絕一證餘應闕文也又注貫臀甲乙經作貫脾王氏注厥論刺瘧論各作貫脾又注刺腰論作貫腨王氏注厥論刺瘧論各作貫脾又注刺腰論作貫腨帝曰冬陰夏陽奈何言死時也岐伯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為陰主冬故以夜半死盛躁喘數者為陽主夏故以日中死位元常居物極則反也乾坤之義陰極則龍戰于野陽極則極脈死於夜半日中也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亦物極則反也乾坤變也平曉木王木氣為風故木王之時寒熱病死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由此測寒熱之病風滿所為也熱中及熱病者以日中死陽之極也病風者以日夕死卯酉也病水者以夜半死水王故也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者日乘四季死辰戌丑未上寄王之脾氣內絕故日乘四季而死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亦謂形氣不相得也證前脫肉身不去者九候雖平調亦死也七診雖見九候皆從者不死但九候順四時之令雖七診互見亦生矣從謂順從也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月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風病之脈診大而數月經之病脈小以微雖候與七診之狀略同而死生之證乃異故不死也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言雖七診見九候從之狀而脈應敗亂雖九候皆順猶不得生也必發噦噫故死之時發斯噦噫宣明五氣篇曰心為噫胃為噦也必審問其所始病與今之所方病方正也言必當原其始而要終也而後各切循其脈視其經絡浮沈以上下逆從循之其脈疾者不病氣強盛故其脈遲者病氣不足故脈不往來者死精神去也皮膚著者死枯也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岐伯曰經病者治其經求有過者孫絡病者治其孫絡血有血留止刺而去之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絡病者治其絡血無二孫字血病身有痛者治其經絡靈樞經曰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絡由是孫絡則經之別支而橫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血病二字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奇謂奇繆不偶之氣而與經脈繆處也由是故繆刺之繆刺者刺絡脈左取右右取左也留瘦不移節而刺之病氣淹留形容減瘦證不移易則消息節級養而刺之此又重明前經無問其病以平為期者也上實下虛切而從之索其結絡脈刺出其血以見通之結謂血結於絡中也血去則經隧通矣前經云先去血脈而後調之明其結絡乃先去也新校正云詳經文以見通之甲乙經作以通其氣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已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此復明前太陽氣欲絕及已絕之候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指留鍼錯簡文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六

玉機眞藏論概古代切窳音渠殞莫候切瞀莫侯切三部九候論猷所甲切胡古切蠕而勻切飲血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七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經脈別論　藏氣法時論

宣明五氣篇　血氣形志篇

經脈別論篇第二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中

黃帝問曰人之居處動靜勇怯脈亦為之變乎岐伯對曰凡人之驚恐恚勞動靜皆為變也變謂變易常候是以夜行則喘出於腎腎主於夜氣合幽冥故夜行則喘息內從腎出也淫氣病肺夜行腎勞因而喘息氣淫不次則病肺也有所墮恐喘出於肝恐生於肝墮損筋血因而奔喘故出於肝淫氣害脾肝木妄淫害脾土也有所驚恐喘出於肺驚則心神無所歸氣亂胃中故喘出於肺也淫氣傷心驚則神越故氣淫反傷心矣度水跌仆喘出於腎與骨淫氣通骨腎主之故度水跌仆喘當出腎骨矣度謂足跌仆謂身倒也是之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為病也氣有強弱神有壯懦故殊狀也故曰診病之道觀人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為診法也通達經絡得其情狀乃通達經絡為深識診契物宜也故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飽甚胃滿故汗出於胃也驚而奪精汗出於心驚奪心精神氣越腎復遇疲故汗出於心也持重遠行汗出於骨骨勞氣越腎復遇疲故汗出於骨也持重遠行汗出於腎持重遠行汗出於腎也疾走恐懼汗出於肝暴役於筋肝氣罷極故疾走恐懼汗出於肝也搖體勞苦汗出於脾搖體勞苦謂動作施力非疾走遠行也然動作用力則穀稽四布脾化水穀故汗出於脾也故春秋冬夏四時陰陽生病起於過用此為常也不適其性而強用之謂過用云為過即病生此其常理五藏受氣甚有常分用而過耗是以病生故下文曰食氣入胃散精於肝淫氣於筋肝養筋故胃散穀精之氣入於肝則浸淫滋養於筋絡矣食氣入胃濁氣歸心淫精於脈濁氣穀氣也心居胃上故穀氣歸心淫溢精微入於脈也何者心主言脈故脈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氣流經經氣歸於肺肺為華蓋位復居高連乃為大經經氣歸宗上朝於肺肺為華蓋位復居高治節由之故受百脈之朝會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真高於肺以行榮衛陰陽由此故肺朝百脈然乃布化精氣輸於皮毛矣毛脈合精行氣於府謂氣之所聚處也是謂氣府精神明留於四藏氣歸海在兩乳間名曰膻中也

於權衡膻中之布氣者分為三隧其下者走於氣街上者走於息道宗氣留於海積於胸中命曰氣海也如是分化乃四藏安定三焦平均中外上下各得其所也權衡以平氣口成寸以決死生三部脈法皆以三寸為寸關尺之分故中外高下氣熱均平則氣日之脈而成寸也夫氣口者脈之大要會也百脈盡飲入於胃游溢精氣上輸於脾朝故以其分流散生也水飲流下至於中焦水化精微上為雲霧散變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上合化上滋乃注於脾露稽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此之謂也故謂水道轉注下焦膀胱稟化乃為溲矣靈樞經曰下焦如瀆此之謂也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藏陰陽揆度以為常也從是水精布經氣行筋骨成血氣順配合四時寒暑證符五藏陰陽揆度至虛用為常道度量也以用也 新校正云按一本云陰陽動靜太陽藏獨至厥喘虛氣逆是陰不足陽有餘也陰謂腎脈陽謂脈下文曰表裏當俱寫取之下俞陽獨至謂陽氣盛至也為陽有餘陰不足則陽躁入故表裏俱寫取足六俞也下俞足俞也新校正云詳六當為穴字之誤也按府有六俞藏止五俞今藏府俱寫不當言六俞六俞則不能兼藏言穴俞則藏府兼舉陽明藏獨至是陽氣重并也當寫陽補陰取之下俞陽氣重并故寫陽補陰至是厥氣也蹻前卒大取之下俞蹻謂陽蹻脈在足外踝下足少陽脈行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然蹻前卒大則少陽之氣盛也故取足俞少陽也少陽獨至者一陽之過也一陽少陽也過謂太過也以其太過故蹻前卒大焉太陰藏搏者用心省真察之若是真藏之脈不當治也五脈氣少胃氣不平三陰也三陰太陰脾之脈也五藏脈少胃氣不調是亦太陰之過也宜治其下俞補陽寫陰以陰氣太過故一陽獨嘯少陽厥也嘯謂耳中鳴如嘯聲也脈及三焦脈皆入耳故氣逆上則耳中鳴 新校正云詳此上明三陽此言三陰今此再言少陽而不及少陰者疑此一陽乃二陰之誤也又按全元起本此為少陰厥顯知此即二陰也陽并於上四脈爭張氣歸於腎心脾肝肺五藏爭張陽并於上者是腎氣不足故氣歸於腎也宜治其經絡寫陽補陰陰氣足則陽氣不復并於上矣一陰至厥陰之治也真虛病心厥氣留薄發為白汗調食和藥治在下俞一或作二誤也厥陰一陰也上言二陰至則當少陰治下言厥陰治則當一陰至也然三墳之經脈久論學人少找習字多傳寫帝曰太陽藏何象岐伯曰象三陽而浮也帝曰少陽

藏何象岐伯曰象一陽也一陽藏者滑而不實也帝曰陽明藏何象岐伯曰象大浮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及全元起本云象心之太浮也明前獨出 至之脈也太陰藏搏言伏鼓也二陰搏至腎沈不浮也 新校正云詳前脫狀也 新校正云詳前脫二陰此無一陰闕文可知

藏氣法時論篇第二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又於第六卷脈要篇末重出

黃帝問曰合人形以法四時五行而治何如而從何如而逆得失之意願聞其事岐伯對曰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更貴更賤以知死生以決成敗而定五藏之氣別甚之時死生之期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肝主春木足厥陰少陽主治厥陰肝脈少陽膽脈肝與膽合故治同其日甲乙甲乙木東方干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性和緩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肝苦急是其氣有餘心主夏火也以應故治同其日丙丁丙丁為火南方干也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酸性收斂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心苦緩是心氣虛而治故云長夏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脾主長夏土母土長于中以長月是火王之處蓋以脾主中央六月是十二月之中一年之半故脾足太陰陽明主治太陰脾脈陽明胃脈脾與胃合故治同其日戊己戊己為土中央干也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苦性乾燥肺主秋以應金也手太陰陽明主治太陰肺脈陽明大腸脈肺與大腸合故治同其日庚辛庚辛為金西方干也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苦泄氣用之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肺氣上逆是其氣有餘腎主冬以應水也足少陰太陽主治少陰腎脈太陽膀胱脈腎與膀胱合故治同其日壬癸壬癸為水北方干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下流腎與肺通故云通氣也病在肝愈於夏子制其鬼頭不愈其於秋子休鬼復王也餘甚同秋不死持於冬鬼休而母養故氣扶持於父母之鄉也餘持同起於春自得其位故復起餘起同禁當風以風氣通於肝肝病者愈在丙丁丙丁不愈加於庚辛庚辛應秋庚辛不死持於

壬癸壬癸應冬起於甲乙應春木也肝病者平旦慧下晡甚夜半靜木王之時故爽慧也金王之時故加甚也水王之時故靜退也餘慧甚同其靜小異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藏氣當散故以辛發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辛甘發散爲陽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散於肝言其常發散也用辛補之酸寫之辛味散故補酸味收故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用酸補之辛寫之自爲一義病在心愈在長夏長夏不愈甚於冬冬不死持於春起於夏如肝例也禁溫食熱衣熱則心躁故禁止之心病者愈在戊己戊己應長夏也戊己不愈加於壬癸壬癸應冬壬癸不死持於甲乙甲乙應春起於丙丁應夏火也心病者日中慧夜半甚平旦靜亦休王之義也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以執氣好耎故以鹹柔耎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通於心言其常欲柔耎也用鹹補之甘寫之鹹補取其柔耎甘寫取其舒緩病在脾愈在秋秋不愈甚於春春不死持於夏起於長夏禁溫食飽食溼地濡衣溫溼及飽食傷脾氣故禁止之脾病者愈在庚辛應秋氣也庚辛不愈加於甲乙應春氣也甲乙不死持於丙丁應夏氣也起於戊己應長夏也脾病者日昳慧日出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日出作平旦雖日出與平旦時等按前文言木王之時皆云平旦而不云日出蓋日出於冬夏之期有早晚不若平旦之爲得也下晡靜土王則爽慧木剋則增甚金扶則靜退亦休王之義也一本或云日中持者謬也凡五藏之病皆以勝相加至其所生而愈至其所不勝而甚至於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由是故皆有閒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甘性和緩順其性也用苦寫之甘補之苦寫取其堅燥甘補取其安緩病在肺愈在冬冬不愈甚於夏夏不死持於長夏起於秋如肝例也禁寒飲食寒衣肺惡寒氣故衣食禁之靈樞經曰形寒寒飲則傷肺飲尙傷肺其食甚焉肺不獨惡寒亦畏熱也肺病者愈在壬癸應冬水也壬癸不愈加於丙丁應夏火也丙丁不死持於戊己長夏土也起於庚辛應秋金也肺病者下晡慧日中甚夜半靜金王則慧水王則靜火王則甚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性收故也用酸補之辛寫之酸收斂故補辛發散故寫病在腎愈在春春不愈甚於長夏長夏不死持於秋起於冬如肝例也禁犯焠埃熱食溫炙衣腎性惡燥故此禁之新校正云按別本焠作焠腎病者愈

在甲乙應春木也甲乙不愈甚於戊己長夏土也戊己不死持於庚辛應秋金也起於壬癸應冬水也腎病者夜半慧四季甚下晡靜水王則慧土王則甚金王則靜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以苦性堅燥也用苦補之鹹寫之苦補取其堅也鹹寫取其耎也耎邪上制也故焉寫之夫邪氣之客於身也以勝相加邪者不正之目風寒暑溼飢飽勞逸皆是邪也非唯鬼毒疫癘也至其所生而愈謂至己所生也至其所不勝而甚謂至剋己之氣也至於所生而持謂至生己之氣也自得其位而起自得其位謂己所王處也必先定五藏之脈乃可言閒甚之時死生之期也五藏之脈者謂肝弦心鉤肺浮腎營脾代知是則可言死生明甚矣三部九候論曰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此之謂也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腹令人善怒肝厥陰脈自足而上環陰器抵少腹又上貫肝鬲布脅肋故兩脅下痛引少腹也其氣實則善怒靈樞經曰肝氣實則怒虛則目䀮䀮無所見耳無所聞善恐如人將捕之肝厥陰脈自脅肋循喉嚨入頏顙連目系膽少陽脈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故病如是也恐謂恐懼魂不安也取其經厥陰與少陽經謂經脈也非其絡病故取其經也取厥陰以治肝氣取少陽以調氣逆也故下文曰氣逆則頭痛耳聾不聰頰腫肝厥陰脈自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膽少陽脈支別者從耳中出走耳前又支別者加頰車又厥陰之脈支別者從目系下頰裏故耳聾不聰頰腫也取血者是以上文兼取少陽也脈中血滿獨異於常乃氣逆之診隨其左右有則刺之心病者胸中痛脅支滿脅下痛膺背肩甲閒痛兩臂內痛心少陰脈支別者循胸出脅又手心主厥陰之脈起於胸中其支別者亦循胸出脅下掖三寸上抵掖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閒入肘中下循臂行兩筋之閒又心少陰之脈直行者復從心系卻上肺上出掖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又小腸太陽之脈自臂臑上繞肩甲交肩上故病如是虛則胸腹大脅下與腰相引而痛手心主厥陰之脈從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三焦其支別者循胸出脅心少陰之脈自心系下鬲絡小腸故病如是也取其經少陰太陽舌下血者少陰之脈從心系上俠咽故取舌本下及經脈血也其變病刺郄中血者其或嘔變則刺少陰之郄血滿者也手少陰之郄在掌後脈中去腕半寸當小指之後脾病者身重善肌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脾象土而主肉故身重肉痿也痿謂痿無力也脾太陰之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腎少陰之

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趣足心上腨內出膕內廉故病則足不收行善瘈腳下痛也故下取少陰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善飢肌肉痿千金方云善飢足痿不收氣交變大論云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脾太陰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故病如是靈樞經曰中氣不足則腹爲之善滿腸爲之善鳴取其經太陰陽明少陰血者少陰腎脈也以前病行善瘈腳下痛故取之而出血血滿者出之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新校正云按千金方作肩息背痛汗出尻陰股膝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脈善作膝攣髀腨胻足皆痛肺藏氣而主喘息在變動爲欬故病則喘欬逆氣也背爲胸中之府肩接近之故肩背痛也肺養皮毛邪盛則心液外泄故汗出也腎少陰之脈從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今肺病則腎脈受邪故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故下取少陰也虛則少氣不能報息耳聾嗌乾氣虛少故不足以報入息也肺太陰之絡會於耳中故聾也腎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今腎虛則腎氣不足上潤於嗌故嗌乾也是以下文兼取少陰也取其經太陰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血者足太陽之外厥陰內者正謂腨內側內踝後之直上則少陰脈也視左右足脈少陰部分有血滿異於常者卽而取之腎病者腹大脛腫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脛腫痛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腎少陰脈起於足而上循腨復從橫骨中俠齊循腹裏上行而入肺故腹大脛腫而喘欬也腎病則骨不能用故身重也腎邪攻肺心氣內微心液爲汗故寢汗出也胻既腫矣汗復津泄陰凝玄府陽爍上焦內熱外寒故憎風也憎風謂深惡之也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腎少陰脈從肺出絡心注胸中然腎氣既虛心無所制心氣熏肺故痛聚胸中也足太陽脈從項下行而至足腎虛則太陽之氣不能盛行於足故足冷而氣逆也清謂氣清冷厥謂氣逆也以清冷氣逆故大腹小腹痛志不足則神躁擾故不樂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大腹小腹作大腸小腸取其經少陰太陽血者凡刺之道虛則補之實則寫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得道經絡有血刺而去之是謂守法猶當揣形定氣先去血脈而後乃平有餘不足弓三部九候論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刺之此之謂也肝色青宜食甘粳米牛肉棗葵皆甘肝性喜急故食甘物而取其寬緩也新校正云詳肝色青至篇末全元起本在第六卷王氏移於此心色赤宜食酸小豆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小豆作麻犬肉李韭皆酸心性喜緩故食酸物而取其收斂也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苦氣逆故食苦物而取其宣泄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究斯宜食乃調利關機之義也腎爲

胃屬脾與胃合故假鹹柔耎以利其隧隧利而胃氣乃行胃行而脾氣方化故應脾宜味與眾不同也 新校正云按上文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心苦緩急食以酸泄之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此用心肺腎食宜皆與前文合獨脾食鹹宜不用苦故王氏特注其義

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腎性喜燥故食辛物而取其津潤也

酸收甘緩苦堅鹹耎皆自然之氣也然辛味苦咸唯堅散而已辛亦能潤能散苦亦能上逆上文曰脾苦濕急食苦以燥之脾苦燥急食以潤之則其謂苦之燥泄也又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則其謂辛之濡潤也

毒藥攻邪藥謂金玉土石草木菜果蟲獸之類皆可以祛邪養正者也然辟邪安正惟毒乃能以其能然故通謂之毒藥也 新校正云按本草云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多毒不可久服欲除寒熱邪氣破積聚愈疾者本下經故云毒藥攻邪

五穀為養謂粳米小豆麥大豆黃黍也

五果為助謂桃李杏栗棗也

五畜為益謂牛羊豕犬雞也

五菜為充謂葵薤葷韮也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氣為陽化味曰陰施氣味合和則補益精氣矣陰湯應象大論曰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又曰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由是則補精益氣其義可知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精以食氣氣養精以榮色形以食味味養形以生力精順五氣以為靈也若食氣相惡則傷精也形受味以成也若食味不調則損形也是以聖人先用食禁以存性後制藥以防命氣味溫補以存精形此之謂氣味合而服之以補精益氣也

此五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用五味而調五藏配肝以甘心以酸脾以鹹肺以苦腎以辛者各隨其宜欲緩欲收欲耎欲泄欲散欲堅而為用非以相生相養而為義也

宣明五氣篇第二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五味所入酸入肝肝合木而味酸也 **辛入肺**肺合金而味辛也 **苦入心**心合火而味苦也 **鹹入腎**腎合水而味鹹也 **甘入脾**脾合土而味甘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又云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故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是謂五入**

五氣所病心為噫象火炎上焰隨出心不受穢故噫出肺為欬象金堅勁扣之有聲之邪擊於肺故為欬也 **肝為語**象木枝條而形支別語言出焉故出肝 **脾為吞**象土包容物歸於內於脾為吞象如若受物為吞也 **腎為欠為嚏**象水下生上

雲霧氣隱於胃故欠生焉太陽之氣和利而滿於心出於鼻則生嚏也 **胃為氣逆為噦為恐**以為水穀之海腎與為關關閉不利則氣逆而上行恐也以包容水穀之海腎喜受寒寒穀相薄故為噦也寒盛胃熱則腎氣微大腸小腸為泄下焦益為水盛之氣既虛傳道之府不禁故為泄利 **泄下焦益為水**大腸為傳道之府受下文曰精氣并於腎則恐也下焦為分注之所氣腑脫不利為癃不約為遺溺腑空不寫則溢而為水注由之然足三焦脈實約下焦而不通為津液之府水注由之則不得小便足三焦脈虛不約下焦則道弱也靈樞經曰足三焦者太陽之別也並太陽之正決陰之表入絡腑腑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 **膽為怒**中正決斷無私無偏其性剛決故為怒也六節藏象論曰凡十一藏取決於膽也 **是謂五病**

五精所并精氣并於心則喜精氣謂火之精氣也脾虛而心精并之則為喜夢樞經曰喜樂無極則傷魄喜為并於脾則悲肝虛而肺氣并之則為悲悲則傷魂魂為并於肺則憂肺虛而肝氣并之則為憂憂則傷魄憂為并於肝則恐腎虛而脾氣并之則為恐恐則傷意意為并於脾則畏畏則傷志畏懼也靈樞經曰恐畏不解則傷志志傷則脾不化脾不化則肝木并於脾土也 **意為并於腎則恐**心虛而腎氣并之則為恐靈樞經曰怒不解則傷意意傷則腎不化腎不化則肝木并於腎水也 **是謂五并虛而相并者也**

五藏所惡心惡熱熱則脈溢溢則肉腐腐則惡寒寒則氣閉澀 **肺惡寒**寒則氣閉澀則肝惡風風則筋緩緩則精竭竭則骨枯 **肝惡風**風則筋緩緩則精竭竭則骨枯 新校正云按今此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在於秋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腎惡不甚故言其始也 **是謂五惡**

五藏化液心為汗泄於皮腠也 **肺為涕**泄於鼻干竅也 **脾為涎**泄於口也 **腎為唾**生於牙齒也 **是謂五液**

五味所禁辛走氣氣病無多食鹹走血血病無多食苦走骨骨病無多食辛病謂力少不自勝也 **鹹走血血病無多食苦**新校正云按皇甫上安云鹹先走腎故鹹入而走血也苦走心此云走骨者水火相濟骨氣通於心也 **甘走肉肉病無多食甘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皆是此云走血者腎合三焦血脈難屬肝心而為中焦之道 **是謂五禁無令多食**新校正云按大素五藏云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名此為五裁揚上善云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

五病所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骨肉陰靜故陽氣從之血脈陽動故陰氣乘之 **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夏陽氣盛故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夏冬陰氣盛故陽病發於冬各隨其少也 **是謂五發**

五邪所亂邪入於陽則狂邪入於陰則狂邪居於陽脈之中則四支熱盛故為狂邪入於陰脈之內則六經受盛而不通故為病 **搏陽則為巔疾**邪內搏於陽則為巔疾邪內搏於陰則脈不滿故令脈滿薄疾故為上巔之疾 **搏陰則為瘖**邪內搏於陰則為瘖邪內搏於陽則為狂 新校正云按難經云重陽者狂重陰者癡巢元方云脈經云陰附陽則狂陽附陰則癡孫思邈云邪入於陽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血痹邪入於陽傳則為狂邪入於陰則為痛瘖巢元起云邪已入陰復傳於陽邪氣盛府藏受邪使其氣不朝榮氣不復周身邪與正氣相擊發軫為癲疾邪已入陽陽今復傳於陰藏府受邪故下能言是謬正也諸家之論不同今具載之 **陽入之陰則靜陰出之陽則怒**隨所之而為疾也之往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陽入陰則為靜出則為怒千金方云陽入於陰病靜陰出入於陽病怒 **是謂五亂**

五邪所見春得秋脈夏得冬脈長夏得春脈秋得夏脈冬得長夏脈名曰陰出之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 新校正云按陰出之陽病善怒已見前條此再言之文義不倫必古文錯簡也

五藏所藏心藏神精氣之化成也靈樞經曰 **肺藏魄**精氣之神也靈樞經曰 **肝藏魂**精氣之輔弼也靈樞經曰 **脾藏意**記而不忘者也靈樞經曰心有所憶謂之意 **腎藏志**專意而不移者也靈樞經曰意志之所存謂之志腎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精元氣之本生成之根為胃之關是以志能則命通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腎有兩校左為腎藏志右為命門藏精也 **是謂五藏所藏**

五藏所主心主脈壅遏榮氣應息而動也 **肺主皮**包裹筋肉開闔諸邪也 **肝主筋**束絡機關隨神而運也 **脾主肉**覆藏筋骨通行衛氣也 **腎主骨**張筋化髓幹以立身也 **是謂五主**

五勞所傷久視傷血勞於心也久臥傷氣勞於肺也久坐傷肉勞於脾也 **久立傷骨**勞於腎也 **久行傷筋**勞於肝也 **是謂五勞所傷**

五脈應象肝脈弦頭虛而滑端直以長也 **心脈鉤**如鉤之假來盛去衰也 **脾**

脈代奥而弱也肺脈毛如毛羽也腎脈石石之投也是謂五藏之脈

血氣形志篇第二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此篇併在前篇王氏分出爲別篇

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少血多氣陽明常多氣多血少陰常少血多氣厥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氣少血此天之常數 血氣多少此天之常數故用鍼之道常寫其多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十二經水篇云陽明多血多氣刺深五分留七呼少陽少血多氣刺深六分留四呼太陽多血多氣刺深四分留五呼太陰多血少氣刺深三分留三呼厥陰多血少氣刺深二分留二呼太陽太陰血氣多少與素問不同又陰陽二十五人形性血氣不同篇與素問同同蓋皇甫謐兩存之也 足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厥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足陰陽也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少陽與心主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是爲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苦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 先去其血謂見血脈盛滿獨異於常者乃去之不謂常刺則先去其血也 欲知背俞先度其兩乳閒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半已即以兩隅相拄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齊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俞也 度謂度量也言以草量其乳閒四分去一使斜與橫等折爲三隅以上隅齊脊脊大椎則兩隅下當肺俞也 復下一度心之俞也 謂以上隅齊脊三椎也 復下一度左角肝之俞也右角脾之俞也復下一度腎之俞也是謂五藏之俞 靈樞經及中誥減云肺俞在三椎之傍心俞在五椎之傍肝俞在九椎之傍脾俞在十一椎之傍腎俞在十四椎之傍尋此經草量之法則合度之人其初度兩隅之下約當肺俞再度兩隅之下約當心俞三度兩隅之下約當七椎七椎之傍乃肝俞之位此經云左角肝之俞右角脾之俞與中誥等經不同又四度則兩隅之下約當九椎九椎之傍乃腎俞也經云腎俞未究其源 形樂志苦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形謂身形志謂心志細而言之則七神殊守通而論之則約形志以鍼寫之結慮深思不甚勞役志苦謂結慮深思不甚勞役則筋骨平調結慮深思則榮衛乖否氣血不順故病生於脈焉夫盛寫虛補是灸刺之道皆當去其血而後調之故上文曰凡治病必先去其血乃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則其義也 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 志樂謂悅懌怡悅則肉理相比氣道滿壅衛氣沸結故病生於肉也大衛氣沸滿以鍼寫之結聚膿血石而破之石謂石鍼則砭石也今亦以鉄鍼代之 形苦志苦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 形苦謂修業就役也然修業以爲煎役而傷勞用以傷故病生於筋熨謂藥熨引謂導引 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嗌治之以百藥 修業就役病結慮深思憂則肝氣并於脾肝與膽合嗌爲之使故病生於嗌也宣明五氣篇曰精氣并於肝則憂寒病論曰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爲之使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咽嗌作因渴百藥作甘藥 形數驚恐經絡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 驚則脈氣俱脈併神游故經絡不通而爲不仁之病矣夫按摩者所以養正祛邪調中理氣故方之爲用宜以此焉醪藥謂酒藥也不仁謂不應其用則痿痹矣 是謂五形志也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 前明三陽三陰血氣多少之刺約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云陽明太陰上善注云陽明出血氣刺太陰出血氣刺陽明出血氣如是則太陰與陽明等俱爲多血多氣前文太陰一云多血少氣二云多氣少血莫可的知詳太素血氣並寫之旨則二說俱未能爲得自與陽明同爾又此刺陽明一節宜移前寫有餘補不足下不當隔在草度法五形志後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七

經脈別論 跌仆 音赴 罷極 疲 上音 如漚 下音 藏氣法時論 慧 音惠 焠 七內切 矮 烏蠟切 晦晦 音荒 臑內 人朱切 宣明五氣論 翕 音吸 嚏 音帝 窒 陟栗切 凝泣 音澁 瘖 讀作音 血氣形志論 相拄 知庚切 鉄 音鉄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八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寶命全形論　八正神明論
離合眞邪論　通評虛實論
太陰陽明論　陽明脈解

寶命全形論篇第二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名刺禁

黃帝問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 天以德流地以氣化德氣相合而乃生焉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之謂也則假以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四時運行而方成立 君王眾庶盡欲全形 貴賤雖殊然其寶命一矣故好生惡死者貴賤之常情也 形之疾病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慮之 新校正云按太素慮作患 余欲鍼除其疾病為之奈何 虛邪之中人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有形無形故莫知其情也留而不去淫衍日深邪氣襲虛故著於骨髓帝矜不度故請行其鍼 新校正云按別本不度作不庶

岐伯對曰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 鹹謂鹽之味苦浸淫而潤物者也夫鹹為苦而生鹹從水而有水也潤下而苦泄故能令器中水津液潤滲泄焉凡虛中而受物者皆謂之器其於體外則謂陰囊其於身中所謂膀胱矣然以病配於五藏則心氣伏於腎中而不去乃為是矣何者腎象水而味鹹心合火而味苦苦流汗液鹹走胞囊火為水持故陰囊之外津潤如汗而滲泄不止也凡鹹之為氣天陰則潤在土則浮在人則囊濕而皮膚剝起 絃絕者其音嘶敗 陰囊津泄而脈絃絕者診當言音嘶嗄敗易舊聲爾何者肝氣傷也肝氣傷則金本缺金本缺則肺氣不全肺主音聲故言音嘶嗄 木敷者其葉發 敷布也言木氣散布外榮於所部者其病當發於肺葉之中也何者以木氣發散故也平人氣象論曰藏眞散於肝肝又合木也 病深者其聲噦 噦謂聲濁惡也肺藏惡血故如是也 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 府謂胸也以肺處胸中故也壞謂損壞其府而取病也抱朴子云仲景開胸以納赤餅由此則胸可啟之而取病矣三者謂脈絃絕肺葉發聲濁噦也 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 病內潰於肺中故毒藥無治外不在於經絡故短鍼無取是以絕皮傷肉乃可攻之以惡血久與肺氣交爭故當血見而色黑也 新校正云詳岐伯之對與黃帝所問不相當別按太素云夫鹽之味鹹者其氣令器津泄絃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無治短鍼無取此皆絕皮傷肉血氣爭黑三字與此經不同而注意大異楊上善注云言欲知病徵者須知其候鹽之在於器中津液洩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鹹也聲嘶知琴瑟之絃將絕葉落者知陳木之已盡此三物衰壞之徵以比聲噦識病深之候人有聲噦同三譬者是為府壞之候中府皆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再詳上善作此義與黃帝上下問答義相道穿王氏解醎器津義雖淵微至於注絃絕音嘶木數葉發殊不與問相協考之不若楊義之得多也

帝曰余念其痛心為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以為殘賊為之奈何 殘謂殘害賊謂損劫言恐涉於不仁致慊於黎庶也 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 形假物成故生於地命惟天賦故懸於天德氣同歸故謂之人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然德者道之用氣者生之母也 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為之父母 人能應四時和氣而養生者天地恆畜養之故為父母四氣調神大論曰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也 知萬物者謂之天子 根本者天地常育養之故謂曰天之子 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 節謂節氣外所以應十二月內所以主十二經脈也 天有寒暑人有虛實 寒暑有盛衰之紀虛實表多少之殊 故人以虛實應天寒暑也 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也 經常也言能常應順天地陰陽之道而修養者則合四時生長之宜能知十二節氣之所遷至者雖聖智亦不欺侮而奉行之也 能存八動之變五勝更立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毫在目 存謂心存達謂明達呿謂欠呿吟謂吟歎秋毫在目言細必察也八動謂八節之風變動五勝謂五行之氣相勝立謂當其王時變謂氣至而變易知是三者則應効明著速猶影響皆神之獨出獨入亦非鬼靈能召遣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呿謂露齒出氣

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天地合氣別為九野分為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 請說用鍼之意 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木而達金得火而缺水得土而絕萬物盡然不可勝竭 達通也言物類雖不可竭盡而數要之皆如五行之氣而有勝負之性分爾 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黔首共餘食莫知之也 言鍼之道有若高懸示人彰布於天下者五矣而百姓共知餘食咸棄蔑之不務於本而崇乎末莫知眞要深在其中所謂五者次如下句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餘食作飽食注云人愚不解陰陽不知減之妙飽食終日莫能知其妙益又太素作飲食楊上善注云黔首共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

一曰治神 專精其心不妄動亂也所以云手如握虎神無營於眾物蓋欲調治精神專其心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為攝養可得長生也魂神意魄志以神為主故皆名神欲為鍼者先須治神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秋無難也無怵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難也無愁憂不解則意不傷脾得無病春無難也無喜樂不極則魄不傷肺得無病夏無難也無盛怒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難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則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藏則壽延遐算也 二曰知養身 知養己身之法亦如養人之道矣陰陽應象大論曰用鍼者以我知彼用之不殆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身作形楊上善云飢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淫攝之以時有異單豹外凋之害即內養形也實慈恕以愛人和塵勞而不迹有殊張毅高門之傷即外養形也內外之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長壽此則鍼布養形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養神其次養形詳王氏之注專治神以養身於用鍼之際其說甚狹不若上善之說為優若必以此五者解為用鍼之際則下文知毒藥為眞王氏亦不專用鍼為解也 三曰知毒藥為眞 毒藥攻邪順宜而用正眞之道其在茲乎 四曰制砭石小大 古者以砭石為鍼故不舉九鍼但言砭石爾當制其小大者隨病所宜而用之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砭石者是古外治之法有三名一鍼石二砭石三鑱石其實一也古來未能鑄鐵故用石為鍼故名之鍼石言工必砥礪鋒利制其小大之形與病相當黃帝造九鍼以代鑱石上古之治者各隨方所宜東方之人多癰腫聚結故砭石生於東方 五曰知府藏血氣之診 諸陽為府諸陰為藏故血氣形志篇曰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少陰少血多氣厥陰多血少氣太陰多氣少血是以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氣惡血刺少陰出氣惡血刺厥陰出血惡氣也精知多少則補寫萬全 五法俱立各有所先 事宜則應者先用 今末世之刺也虛者實之滿者泄之此皆眾工所共知也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和之者若響隨之者若影道無鬼神獨來獨往 隨應而動言其効也若影若響言其近也夫如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豈復有鬼神之召遣耶蓋由隨應而動之自得爾 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眞必先治神 專其精神寂無動亂刺之眞要其在斯焉 五藏已定九候已備後乃存鍼 先定五藏之脈備循九候之診而有太過不及者然後乃存意於用鍼之法 眾脈不見眾凶弗聞外內相得無以形先 眾脈謂七診之脈眾凶謂五藏相乘外內相得言形氣相得也無以形先言不以已形之衰盛寒溫料病人之形氣使同於已也故下文曰 可玩往來乃施於人 玩謂玩弄言精熟也標本病傳

論曰謹熟陰陽無與衆謀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按此文出陰陽別論此云標本病傳論者誤也

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至其當發間不容瞬

遠近而有之蓋由血氣一時之盈縮爾然其未發則如雲垂而視之可久至其發也則如電滅而指所不及遠之殊有如此矣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瞑作瞑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瞬

手動若務鍼耀而勻手動用鍼心如專務於一事也鍼經曰一其形聽其形光淨而動靜而知邪正此之謂也鍼耀而勻謂鍼形光淨而勻平靜

上下靜意視義觀適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

冥冥言血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上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盛衰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

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知其誰烏烏數其氣鍼得失加從空中見飛鳥之往來烏烏數其已應言所主耶是但見經脈盈虛而爲信亦不知其誰之所召遭爾

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安靜其應鍼也則起如發機發之迅疾

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言血氣既伏如橫弩之起如發機然其虛實豈當呼而可爲準定耶虛實之形何如而約之

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刺實者須其虛言要以氣至有效而爲約不必守息數而爲定法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無變決而失經氣也

深淺在志遠近若一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無營於衆物言精心專一也所鍼經脈雖深淺不同然且補瀉皆如一俞之專意故手如握虎神不外營新校正云按鍼解論云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遠近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如臨深淵者不敢懷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神無營其衆物者靜志觀病人无左右視也

入正神明論篇第二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又與太素知官能篇大意同文勢小異

黃帝問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服事也法象也則準也

岐伯對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　謂合日月星辰之行度

日月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紀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候日月者謂候日之寒溫月之空滿也星辰者謂先知二十八宿之分度未滿刻者也略而言之常以日加之於病上則知人氣在太陽否日行一舍人氣在三陽與陰分矣細而

言之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畢者爲陽從昴至心者爲陰陽主晝陰主夜也凡日行一舍故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入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止氣行亦爾又日行一舍人氣行於身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於身三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然日行二十八舍人氣亦行於身五十周與十分身之四由是故必候日月星辰也四時八正之氣者謂四時正氣八節之風來朝於太一者也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氣定乃可以刺經脈調虛實乃刺之者謂八節之風氣靜定乃可刺之也故曆忌云八節前後各五日不可刺灸凶是則謂氣未定故不可矣刺也

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瀉氣易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泣謂如水中居雪也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月郭滿則血氣實肌肉堅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以因天時而調血氣也是以天寒無刺血凝泣而衛氣沈也天溫無疑血淖液而氣易行也

月生無烏月滿無補月郭空無治是謂得時而調之謂得天時也

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候日遷移定氣所在南面正立尚氣至而調之也

故日月生而寫是謂藏虛血氣弱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藏作減

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絡有留血命曰重寶絡一爲經誤血氣盛也留一爲滯非也

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經陰陽相錯眞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氣失紀故淫邪起

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制謂制度定星辰則可知日月行之制度矣略而言之周天二十八宿三十六分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一日一夜二十八宿合漏水百刻都行八百一十丈以分晝夜也故人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一周於身水下二刻日行二十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於身水下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水下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周於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也細而言之則常以一十周加之一分又十分分之六乃奇分盡矣是故星辰所以制日月之行度也　新校正云詳周天二十八宿至日行二十八宿也本靈樞文今具甲乙經中

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也八正謂八節之正氣也八風者東方嬰兒風南方大弱風西方剛風北方大剛風東北方凶風東南方弱風西南方謀風西北方折風也虛邪謂乘人之虛而爲病者也以時至者謂天應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而至者也新校正云詳太一移居以八節之前後風朝中宮義具天元玉冊

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四時之氣所在者謂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也然腠間虛邪時傷眞氣避而勿犯乃不病焉靈樞經曰聖人避風如避矢石蓋以其能傷人氣也

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以虛感虛同氣而相應也

工候救之弗能傷也候知而止故弗能傷之我止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人忌於天故云天忌犯之則病故不可不知也

帝曰善其法星辰者余聞之矣願聞法往古者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鍼經也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候氣不差故立有驗

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明前篇靜意視義觀過之變是謂冥冥莫知其形也雖形氣榮衛不形見於外而工以心神悟獨得知其衰盛焉者以日惡恐可明之　新校正云按前篇乃論命全形論

之寒溫月之虛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所以常先見者何哉以守法而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法著故可傳後世後世不絕則應用通於無窮矣以獨見知故工所以異於人也

而不形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也工異於蠹者以視之無蠹俱不能見也

形嘗之無味故謂冥冥若神髣髴言形氣榮衛不形於外以不可見故視无形嘗无味伏如橫弩起如發機窈窈冥冥莫知元主謂如神運髣髴焉若如也

虛邪氣也八正之虛邪謂八節之虛邪也以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虛邪者身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人也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正邪者不從虛之鄉來也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意莫見其形狀

上工救其萌牙必先見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而救之故曰上工下工救其已成救其已敗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相失因病而敗之也義倫離合眞邪論中知其

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邪形也三部九候爲候邪之門戶也守門戶故見邪形以中人微故莫知其情狀也帝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而內鍼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乃復候其方呼而徐引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而行焉方猶正也寫邪氣出則眞氣流行矣補必用員員者行也行者移也行謂宣不行之氣令必宣行移謂移未復之脈俾其平復刺必中其榮復以吸排鍼也鍼入至血謂之中榮故員與方非鍼也所言方員者非謂鍼形正謂行移之義也故養神者必知形之肥瘦榮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神安則壽延神去則形弊故不可不謹養也帝曰妙乎哉論也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然夫子數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神謂神智通悟形謂形診可觀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目冥冥問其所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捫其所痛義亦通索之於經慧然在前按之不得不知其情故曰形外隱其無形故目冥冥而不見內藏其有象故以診而可索於經也慧然在前按之不得言三部九候之中卒然逢之不可爲之期準也離合眞邪論曰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此其義也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耳不聞目明心開而志先慧然獨悟口弗能言俱視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耳不聞言神用之微密也目明心開而志先者言心之通如昏昧開卷目之見如氣翳闢明神雖內融志已先往矣慧然謂清爽也悟猶了達也慧然獨悟口弗能言者謂心中清爽而了達口不能宣吐以寫心也俱視獨見適若昏者歎見之異速也言與衆俱視我忽獨見了心眼昭然獨能明察若雲隨風卷日麗天明至哉神乎妙用如是不可得而言也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以三部九候經脈爲之本原則可通神悟之妙用若以九鍼之論僉議則其旨惟博其知彌遠矣故曰三部九候爲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也

離合眞邪論篇第二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名經合第二卷重出名眞邪論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通其意矣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知之矣此皆榮衛之傾移虛實之所生非邪氣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必應於天地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宿謂二十八宿度謂天之三百六十五度也經水者謂海水清水渭水湖水沔水汝水江水淮水漯水河水漳水濟水也以其內合經脈故名之經水焉經脈者謂手足三陰三陽之脈所以言者以內外參合人氣應通故言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天地溫和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泣天暑地熱則經水沸溢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人經脈亦應之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泣暑則氣淖澤虛邪因而入客亦如經水之得風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其行於脈中循循然循循然順動貌言隨順經脈之動息因循呼吸之往來但形狀或異耳循循一爲輴輴其至寸口中手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大謂大常平之形診小者非細小之謂也以其比大則謂之小若無大者自是平常之經氣爾然邪氣者因其陰氣則入陰經因其陽氣則入陽脈故其行無常處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以隨經脈之流運也從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早遏其路逢謂逢遇遏謂遏絕三部之中九候之位卒然逢遇當按而止之卽而寫之徑路既絕則大邪之氣無能爲也所謂寫者如下文云吸則內鍼無令氣忤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按經之旨先補眞氣乃寫其邪也何以言之下文補法呼盡內鍼靜以久留此段寫法吸則內鍼又靜以久留然呼盡則次其吸吸至則不兼呼內鍼之候既同久留之理復一則先補之義昭然可知鍼經云寫曰迎之迎之意必持而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出鍼疾氣得泄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忘之若行若悔如蚊虻止如留如還則補之必久留也所以先補者眞氣不足鍼乃寫之則經脈不滿邪氣無所排遣故先補眞氣令足後乃寫出其邪矣引鍼而出謂候呼而引至其門呼盡乃離穴戶則經氣審以平定邪氣無所勾留大邪之氣隨鍼而出也呼謂氣出大氣謂大邪之氣錯亂陰陽者也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切而散之推而按之彈而怒之抓而下之通而取之外引其門以閉其神捫循謂手摸切謂指按也捫而循之欲氣舒緩切而散之使經脈宣散推而按之排蹙其皮也彈而怒之使脈氣䐜滿也抓而下之置鍼準也通而取之以常法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則推而按之者也謂蹙按穴外之皮令當應鍼之處鍼已放去則不破之皮蓋其所刺之門門不開則神氣內守故云以閉其神也調經論曰外引其皮令當其門戶又曰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王引調經論文今詳非本論之文傍見甲乙經鍼道篇又曰已下乃當篇之文也呼盡內鍼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言刺之而氣不至無問息數以爲遲速之約要當以氣至而鍼去不當以息數而便去鍼也如待所貴不知日暮謂候氣之至如待所貴之人不知日暮晚也其氣以至適而自護適調適也護慎守也言氣已平調則當慎守勿令改變使疾更生也鍼經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其義也所謂慎守當如下說新校正云詳王引鍼經之言乃素問寶命全形論文兼見鍼解論耳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大氣留止故命曰補正言也外門已閉神氣復存候吸引鍼大氣不泄補之爲義斷可知焉然此大氣謂大經之氣流行榮衛者帝曰候氣奈何謂候可取之氣也岐伯曰夫邪去絡入於經也舍於血脈之中繆刺論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故云去絡入於經也其寒溫未相得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以周遊於十六丈二尺經脈之分故不常在所候之處故曰方其來也必按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衝謂應水刻數之平氣也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然氣在太陽則太陽獨盛氣在少陽則少陽獨盛夫見獨盛者便謂邪來以鍼寫之則反傷眞氣故下文曰眞氣者經氣也經氣太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應刻乃謂爲邪

工若焉之則深誤也故曰其來不可逢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焉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蓄不悟其邪反誤無罪則眞氣漸脫邪氣復侵經氣大虛故病彌蓄積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也已隨經脈之流去不可復追召使還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焉矣言輕微而有尚且知之況若涌波不知其至也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可下言不可取而取失時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血氣已虛盡字當作虛字此字之誤也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取如扣椎故曰知機道者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扣之不發此之謂也機者動之微言貴知其微也帝曰補焉柰何岐伯曰此攻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視有血者乃取之此邪新客溶溶未有定處也推之則前引之則止迎而刺之溫血也言邪之新客未有定居推鍼補之則隨補而前進若引鍼致之則隨引而留止也若不出盛血而反泄之則邪氣內勝反增其害故下文曰刺出其血其病立已帝曰善然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柰何岐伯曰審捫循三部九候之盛虛而調之盛者焉之虛者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則其法也察其左右上下相失及相減者審其病藏以期之氣之在陰則候其氣之在於陰分而刺之是謂逢時靈樞經曰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也積刻不已氣亦隨在周而復始故審其病藏以期其氣而刺之不知三部者陰陽不別天地不分地以假地天以候天人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禁也禁謂禁止也然候邪之處尚未能知豈復能禁止其邪氣耶詠曰無過命曰大惑反亂大經眞不可復用實爲虛以邪爲眞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以從爲逆榮衛散亂眞氣已失邪獨內著絕人長命予人夭殃不知三部九候故不能久長謂非楊罕未辨該明且亂大經又爲氣賊動寫殘害安可久乎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因加相勝釋邪攻正絕人長命非但昧三部九候之爲弊若不知四時五行之氣序亦足以殘絕其生靈也邪之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再言之者其法必然

通評虛實論篇第二十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何謂虛實岐伯對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奪謂精氣減少如奪去也帝曰虛實何如言五藏虛實之大證也岐伯曰氣虛者肺虛也氣逆者足寒也非其時則生當其時則死非時謂年直之前後也當時謂正直之年也餘藏皆如此五藏同帝曰何謂重實岐伯曰所謂重實者言大熱病氣熱脈滿是謂重實帝曰經絡俱實何如何以治之岐伯曰經絡皆實是寸脈急而尺緩也皆當治之故曰滑則從濇則逆也脈急謂脈口也夫虛實者皆從其物類始故五藏骨肉滑利可以長久也物之生則滑利物之死則枯濇故濇爲逆滑爲順從謂順也帝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何如岐伯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者脈口熱而尺寒也秋冬爲逆春夏爲從治主病者春夏陽氣高故脈口熱尺中寒爲順也十二經十五絡各隨左右而有大過不足工當詳其至應以施鍼艾故云治主其病者也帝曰經虛絡滿何如岐伯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也此春夏死秋冬生也秋冬陽氣下故尺中熱脈口寒爲順也帝曰治此者柰何岐伯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以陰分主絡陽分主經故陽帝曰何謂重虛此反問前岐伯曰脈重實也新校正云按氣上虛尺虛是謂重虛言尺寸脈俱虛甲乙經作脈虛氣虛尺虛是謂重虛此少一虛字多一上字王注言尺寸脈俱虛則不兼氣虛也詳前熱病氣熱脈滿爲重實此脈虛氣虛尺虛爲重虛是脈與氣俱實爲重實俱虛爲重虛不但尺寸俱虛爲重虛也帝曰何以治之岐伯曰所謂氣虛者言無常也尺虛者行步恍然寸虛則脈動無常非也脈常尺虛則行步恍然不足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氣虛者廁中氣不定也王謂寸虛則脈動無常非也脈虛者不象陰也不象太陰之候也何以言之氣口者脈之要會手太陰之動也如此者滑則生濇則死也帝曰寒氣暴上脈滿而實何如言氣熱脈滿已謂重實滑則從濇則逆今氣寒脈滿亦可謂重實予其於滑濇生死逆從何如岐伯曰實而滑則生實而逆則死逆謂濇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以逆爲濇大非古文濇澀多互文

上言滑而下言逆舉滑則從可知言逆則濇可見非謂逆爲濇也帝曰脈實滿手足寒頭熱何如岐伯曰春秋則生冬夏則死大略言之夏手足寒非病也是冬夏行冬令夏得則冬死冬脈實滿頭熱亦非病也是冬行夏令冬得則夏亡反冬夏以言之則皆不死春秋得之是病故生死皆在時之孟月也脈浮而濇濇而身有熱者死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移續於此舊在後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下對問義不相類王氏頗知其錯簡而不知皇甫士安誓移附此也今去後條移從於此帝曰其形盡滿何如岐伯曰其形盡滿者脈急大堅尺濇而不應也形盡滿謂四形藏盡滿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濇作滿如是者故從則生逆則死岐伯曰所謂從者手足溫也所謂逆者手足寒也帝曰乳子而病熱脈懸小者何如懸謂如懸物之動也岐伯曰手足溫則生寒則死新校正云按太素无手字楊上善云足溫氣下故但足寒氣不下者而逆致死帝曰乳子中風熱喘鳴肩息者脈何如岐伯曰喘鳴肩息者脈實大也緩則生急則死緩謂如絃緩急謂如絃張之急非往來之緩急也正理傷寒論曰緩則生急則死帝曰腸澼便血何如岐伯曰身熱則死寒則生熱爲血敗故死寒爲榮氣在故生也帝曰腸澼下白沫何如岐伯曰脈沈則生脈浮則死陰病而見陽脈與證相反故死帝曰腸澼下膿血何如岐伯曰脈懸絕則死滑大則生帝曰腸澼之屬身不熱脈不懸絕何如岐伯曰滑大者曰生懸濇者曰死以藏期之期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脾見甲乙死是謂以藏期之帝曰癲疾何如岐伯曰脈搏大滑久自已脈小堅急死不治脈小堅急爲陰陽病而見陰脈故死不治新校正云按巢元方云脈沈小急實死不治小牢急亦不可治帝曰癲疾之脈虛實何如岐伯曰虛則可治實則死以反證故帝曰消癉虛實何如岐伯曰脈實大病久可治脈懸小堅病久不可治久病血氣衰脈不當實大故不可治新校正云詳經言實大病久可治注意以爲不可治按甲乙經大素全元起本並云可治又按巢元方云脈數大者生細小者死又云沈小者生實牢大者死帝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其度也形度具三備骨度骨度並見在靈樞經中此問亦合意

彼經篇首錯簡也一經以此問爲逆從論首非也帝曰春亟治經絡夏亟治經俞秋亟治六府冬則閉塞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也亟猶急也閉塞謂氣之門戶閉塞也所謂少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冬月氣門閉藏塞然癰疽氣烈內作大膿不急寫之則爛筋腐骨故雖冬月亦宜鍼石以開除之癰疽不得頃時回所以癰疽之病冬月猶得用鍼石者何此病頃時回轉之間過而不寫則內爛筋骨穿通藏府癰不知所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痏與纓脈各二但疑似有癰疽之候不的知發在何處故按之不應手也乍來乍已言不定痛於一處也手太陰傍足陽明脈謂胃部氣戶等六穴之分也纓脈亦足陽明脈也近纓之脈故曰纓脈纓謂冠帶也以有左右故云各二掖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而熱不止刺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大骨會肩也謂肩貞穴在肩髃後骨解間陷者中暴癰筋緛隨分而痛魄汗不盡胞氣不足治在經俞緛若發隨脈所過筋怒急內分中痛汗液滲泄如不盡胞氣不足者悉可以本經脈穴俞補寫之新校正云按此二條舊散在篇中今移使相從腹暴滿按之不下取手太陽經絡者胃之募也太陽爲手太陽也手太陽經絡之所生故取中脘穴即胃之募也[illegible]少陰俞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illegible]霍亂刺俞傍五[illegible]足陽明及上傍三[illegible]刺癇驚脈五[illegible]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陰經絡傍者一足陽明一上踝五寸刺三鍼[illegible]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高梁之疾也隔塞閉絕上下不通則暴憂之病也暴厥而聾偏塞閉不通內氣暴薄也不從內外中風之病故瘦留著也蹠跛寒風濕之病也消謂內消癉謂伏熱[illegible]高膏也梁粱字也蹠謂足也夫肥者令人熱中甘者令人中滿故熱氣內薄發爲消渴偏枯氣滿逆也逆者謂違背常候與平人異也然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故隔塞否閉氣脈斷絕而上下不通也氣固於內則大小便道偏不通泄也何者藏府氣不化禁固而不宣散故爾也外風中人伏藏不去則陽氣內受爲熱外燔肌肉消爍故留薄肉分消瘦而皮膚著於筋骨也濕勝於足則筋不利寒勝於足則攣急風濕寒勝則衛氣結聚衛氣結聚則肉痛故足跛而不可履也黃帝曰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也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也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然久厥逆而不下行則氣鬱積於上焦故爲黃疸暴痛癲狂氣逆矣食飲失宜吐利過節故六府閉塞而令五藏之氣不和平也腸胃否塞則氣不順序氣不順序則上下中外互相勝負故頭痛耳鳴九竅不利也

太陰陽明論篇第二十九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脾胃脈也生病而異者何也脾胃藏府皆合於土病生而異故問不同岐伯對曰陰陽異位更虛更實更逆更從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也脾藏爲陰胃府爲陽陽脈下行陰脈上行陽脈從外陰脈從內故言所從不同病異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即更實更虛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從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從即更逆更從也帝曰願聞其異狀也岐伯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是所謂陰陽異位也故陽道實陰道虛是所謂更實更虛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是所謂或從內或從外也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是所謂所從不同病異名也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故陽受風氣陰受濕氣同氣相求爾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行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行至足是所謂更逆更從也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行而異故更逆更從也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此言其大凡爾然足少陰脈下行則不同諸陰之氣也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濕者下先受之陽氣炎上故受風陰氣潤下故受濕蓋同氣相合爾帝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岐伯曰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新校正云按太素至經作徑至楊上善云胃以水穀資四支不能徑至四支要因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於四支必因於脾乃得稟也脾氣布化水穀精液四支乃得以稟受也今脾病不能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帝曰脾不主時何也肝主春心主夏肺主秋腎主冬四藏皆有正應而脾無正主也岐伯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於時也脾藏者常著胃土之精也土者生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也治主也著謂常約著於胃也土氣於四時之中各於季終寄王十八日則五行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以終一歲之日矣外主四季則在人內應於手足也帝曰脾與胃以膜相連耳新校正云按太素作以募相逆楊上善云脾陰胃陽脾內胃外其位各異故相逆也而能爲之行其津液何也岐伯曰足太陰者三陰也其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陽明者表也胃是脾之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稟水穀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焉又復明脾主四支之義也

陽明脈解篇第三十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黃帝問曰足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鍾鼓不爲動聞木音而驚何也願聞其故前篇言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然陽明者胃脈也今病不如前篇之旨而反聞木音而驚故聞其異也岐伯對曰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陰陽書曰木剋土故土惡木也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脈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脈作肌血氣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

火帝曰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而惋惋則惡人（惋惋內鬱故惡人耳 新校正云按脈解云客病門戶牖而處何也陰陽相搏陽盡陰盛故獨處）帝曰或喘而死者或喘而生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則死連經則生（經謂經脈藏謂五神藏所舍也連藏則死者神夫故也）帝曰善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之處皆非其素所能也病反能者何也（素本也踰越也怪謂登視也其猶其於常）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陽受氣於四支故四支為諸陽之本也 新校正云按脈解云陰陽爭而外於陽則能登高也）帝曰其棄衣而走者何也（棄不用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欲走也帝曰其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妄言罵詈不避親疏而不欲食不欲食故妄走也（足陽明胃脈下膈屬胃絡脾足太陰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故病如是）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八

寶命全形論 嗔（所嫁切）吟（上班加切）黔（音鉗）羸（音成）容膚（音膚）寄八（音寄）王神明論 髣髴（上音倣下音弗）離合眞邪論 轆轆（徐倫切）鬚鬚（式庚切）捫（音門）抓（側交切）溶（音容）通評虛實論 怪（去王切）疥（音介）癬（音之）太陰陽明論 閉塞（蘇則切）陰陽脈解論 惋（烏貫切）跣（音銑）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熱論 刺熱篇

評熱病論 逆調論

熱論篇第三十一（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之間其愈皆以十日以上者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寒者冬氣也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不傷於寒腠肓之者乃名傷寒其傷於四時之氣皆能為病以傷寒為毒者最乘殺厲之氣中而即病名曰傷寒次即病者寒毒藏於肌膚至夏至前變為溫病夏至後變為熱病然其發起皆為傷寒致之故曰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 新校正云按傷寒論云至春變為溫病至夏變為暑病與王注異王注本素問為說傷寒論本陰陽大論為說故此不同）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太陽之氣榮衛於身故諸陽氣皆屬於太陽）其脈連於風府（風府穴名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宛宛中是）故為諸陽主氣也（足太陰脈脊氣之在頭中者凡五行故統主諸陽之氣）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寒毒薄於皮膚陽氣不得散發而內爍結故傷寒者反為病甚）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兩感府相應而俱受寒謂之兩感）帝曰願聞其狀（謂其兩感者之形證）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巨陽受之之氣入太陽脈脊脈脊者外在於皮毛故傷寒一日太陽先受之）故頭項痛腰脊強（頭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髃內俠脊抵腰中故頭項痛腰脊強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作頭項與腰脊皆痛）二日陽明受之（以陽感熱同氣相求故太陽入陽明也）陽明主肉其脈挾鼻絡於目故身熱目疼而鼻乾不得臥也（身熱者以肉受邪胃中熱煩故不得臥餘隨脈絡之所生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膽（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膽作骨元起注云少陽者肝之表肝傳筋筋會於骨是少陽之氣所榮故言主於骨骨甲乙經太素等並作骨）其脈循脅絡於耳故骨脅痛而耳聾三陽經絡皆受其病而未入於藏者故可汗而已（以病在表故可汗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藏作府元起注云傷寒之病始入於皮膚之腠理漸陽於諸陽而未入府故須汗發其寒熱而散之太素亦作府）四日太陰受之（陰受也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於肺繫舌本故口燥舌乾而渴）六日厥陰受之（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死猶也言精氣皆絕也是故其死皆為六七日間者以此也其不傳經而病衰頭痛少愈乃復發熱而脈和故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十日太陰病衰腹滅如故則思飲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嚏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大氣皆去病日已矣（人氣皆大邪之氣也是故其愈皆病十日以上者以此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此言表裏之大體也五臟傳變論曰脈大浮數病在表可下之由此則雖日過多但有表證而脈細沈數病在裏可下之由此則雖日過多但有表證而脈大浮數猶宜發汗日數雖少即有裏證而脈沈細數猶宜下之正應隨脈證以汗下之）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謂其邪氣已去不盡如遺之在人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爭而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柰何時（時謂其逆從可使必已矣）岐伯曰腫甚而復寫之則必已（腫甚而復寫之則必已 帝曰病熱當何禁之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是所謂戒食勞也熱雖少愈猶未盡除脾胃氣虛故未能消化肉堅食則故熱復生復謂復舊病也）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新校正云按傷寒論云煩滿而渴）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譫言謂妄謬而不次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多言也）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巨陽與少陰為表裏陽明與太陰為表裏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兩感寒氣同受其邪）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

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脈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矣以上承氣海故三日氣盡乃死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為病溫後夏至日者為病暑當與汗皆出勿止此以熱多少盛衰而為義也陽熱未盛為寒所制故為病曰溫陽熱大盛寒不能制故為病曰暑然暑病者當與汗出之令愈勿反止之令其甚也　新校正云按凡病傷寒已下全元起本在奇病論中王氏移於此楊上善云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為溫病冬傷於寒甚者夏至以後發為暑病

刺熱篇第三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肝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而上故小便不通先黃腹痛多臥也寒薄生熱身故熱焉熱爭則狂言及驚脅滿痛手足躁不得安臥經絡雖已受熱而神藏猶未納邪邪正相薄故云爭也餘爭同之又肝之脈從少腹上俠胃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狂言脅滿痛也肝性靜而主驚駭故病則驚手足騷擾臥不得安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肝主木庚辛為金金剋木故甚死於庚辛也甲乙為木故大汗於甲乙刺足厥陰少陽厥陰肝脈少陽膽脈其逆則頭痛員員脈引衝頭也肝之脈自舌本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故頭痛員員然脈引衝於頭中也員謂似急也

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夫所以任治於物者謂心熱氣入於經絡則神不安治故先不樂數日乃熱也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無汗心手少陰脈起於心中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小腸之脈直行者循咽下鬲抵胃其支別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外眥故卒心痛煩悶善嘔頭痛面赤也心在液為汗今病熱故無汗以出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外眥作兌眥王注脈論亦作兌眥外當作兌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心主火壬癸為水水滅火故甚死於壬癸也丙丁為火故大汗於丙丁氣逆之證經闕其文刺手少陰太陽少陰心脈太陽小腸脈

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煩心顏青欲嘔身熱胃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故先頭重頰痛顏青也脾之脈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其直行者上鬲俠咽故煩心欲嘔而身熱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云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無顏青二字也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泄兩頷痛胃之脈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氣街者腰之前故腰痛也脾之脈入腹屬脾絡胃又胃之脈自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故腹滿泄而兩頷痛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脾主土甲乙為木木伐土故甚死於甲乙也戊己為土故大汗於戊己氣逆之證經所未論刺足太陰陽明太陰脾脈陽明胃脈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熱病下篇云病先頭重頷痛煩心身熱熱爭則腰痛不可用俛仰腹滿兩頷痛甚暴泄善飢而不欲食善噫熱中足清腹脹食不化善嘔泄有膿血苦嘔無所出先取三里後取太白章門

肺熱病者先淅然厥起毫毛惡風寒舌上黃身熱肺主皮膚外養於毛故熱中之則先淅然惡風寒起毫毛也肺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今肺熱入胃胃熱上升故舌上黃而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肺居鬲上氣主胸膺復在變動為欬又藏氣而主呼吸背復為胸中之府故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大息也肺之絡脈上會耳中今熱氣上薰故頭痛不堪汗出而寒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肺主金丙丁為火火爍金故甚死於丙丁也庚辛為金故大汗於庚辛也氣逆之證經闕其書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太陰肺脈陽明大腸脈當視其絡脈盛者乃刺而出之

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膀胱之脈從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又腰為腎之府故先腰痛也又腎之脈自循內踝之後上腨內出膕內廉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膀胱之脈從腦出別下項又腎之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又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然骨作然谷其逆則項痛員員澹澹然腎之筋循脊內俠膂上至項結于枕骨與膀胱之筋合膀胱之脈又並下于項故項痛員員然也澹澹為似欲不定也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腎主水戊己為土土刑水故甚死於戊己也壬癸為水故大汗於壬癸也刺足少陰太陽少陰腎脈太陽膀胱脈

諸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出也氣王日為所勝王則勝邪故各當其王日汗

肝熱病者左頰先赤肝氣合木木氣應春南面正理之則其左頰也心熱病者顏先赤心氣合火火氣炎上故候於顏顏額也脾熱病者鼻先赤脾氣合土土王於中鼻處面中故候鼻也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肺氣合金金氣應秋南面正理之則其右頰也腎熱病者頤先赤腎氣合水水惟潤下象明候故候於頤也病雖未發見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熱病從部所起者至期而已期為大汗日也如肝甲乙心丙丁脾戊己肺庚辛腎壬癸是為期日也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反謂反取其氣也如肝病刺脾脾病刺腎腎病刺心心病刺肺肺病刺肝者皆是反刺五藏之氣也三周謂三周於三陰三陽之脈狀也又太陽病而刺寫陽明陽明病而刺寫少陽少陽病而刺寫太陰太陰病而刺寫少陰少陰病而刺寫厥陰如此皆為反取三陰三陽之脈氣也重逆則死先刺已反病氣流傳又反刺之是為重逆一逆刺之尚至三周乃已況其重逆而得生邪

諸當汗者至其所勝日汗大出也王則勝邪故各當其王日汗　新校正云按此條文注二十四字與前文重複當從刪去甲乙經太素亦不重出

諸治熱病以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止寒處身寒而止也寒水在胃陽氣外盛故飲寒乃刺熱退則涼生故身寒而止也

熱病先胸脅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足太陰此則舉正取之例然足少陽木病而寫足少陽之木氣補足太陰之土氣者恐木傳於土也胸脅痛丘墟主之丘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熱病手足躁經無所主治之旨然補足太陰之脈當於井滎取之也　新校正云詳足太陰全元起本及太素作手太陰楊上善云手太陰上屬肺從肺出腋下故胸脅痛又按靈樞經云熱病而胸脅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索筋於肝不得索之於金金肺也以此法知作手太陰者為是病甚者為五十九刺五十九刺者謂頭上五行行五者以越諸陽之熱逆也大杼膺俞缺盆背俞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也氣街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也雲門髃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也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故病甚則兩刺之然頭上五行者當中行謂上星顖會前頂百會後頂次兩傍謂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又次兩傍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也上星在顱上直鼻中央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容豆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四分作二分水熱穴論注亦作三分詳此注下文云刺如上星注又云刺如顖會法既有二法則當依甲乙經及水熱穴論注上星刺入三分顖會刺入四分　顖會在上星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刺如上星法前頂在顖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骨間陷者中刺如顖會法百會在前頂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頂中央旋毛中陷容指督脈足太陽脈之交會刺如上星法後頂在百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枕骨上刺如顖會法然是五者皆督脈氣所發也上星留六呼若灸者並灸五壯次兩傍穴五處在上星兩傍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承光在五處後同身寸之一寸通天在承光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絡卻在通天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玉枕在絡卻後同身寸之七分然是五者並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五處通天各留七呼絡卻留五呼玉枕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承光不可灸玉枕刺入二分　又次兩傍臨泣在顱

直目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五分足太陽少陽陽維三脈之會目窻正營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承靈腦空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然是五者並足少陽陽維二脈之會腦空一穴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餘並可刺入同身寸之三分臨泣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督脈別絡足太陽手太陽三脈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七壯氣穴注作七壯刺瘧注熱穴注作五壯　膺俞者膺中俞也正名中府在膺中行兩傍相去同身寸之六寸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仰而取之手足太陰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五壯缺盆在肩上橫骨陷者中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背俞當是風門熱府在第二椎下兩傍各同身寸之一寸半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驗今明堂中誥圖經不言背俞未詳果何處也　新校正云按王注水熱穴論以風門熱府爲背俞又注氣穴論以大杼爲背俞此注云未詳三注不同蓋疑之也　氣衝在腹齊下橫骨兩端鼠鼷上同身寸之一寸動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胻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在三里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在上廉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雲門在巨骨下胸中行兩傍　新校正云按氣穴論注云胸中行兩傍作俠任脈傍橫去任脈文雖異穴之處所則同　相去同身寸之六寸動脈應手中府當其下同身寸之一寸雲門手太陰脈氣所發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驗今明堂中誥圖經不載髃骨穴尋其穴以寫四支之熱恐是肩髃穴穴在肩端兩骨間手陽明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中在足膝後屈處膕中央約文中動脈　新校正云詳委中穴與氣穴注骨空注刺瘧論注并此王氏四處注之彼三注無足膝後屈處五字與此注異者非實有異蓋注有詳略爾　足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髓空者正名腰俞在脊中第二十一椎節下間督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寸氣府論注骨空論注作一分　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五藏俞傍五者謂魄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五穴也在俠脊兩傍各相去同身寸之三寸並足太陽脈氣所發也魄戶在第三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神堂在第五椎下兩傍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魂門在第九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意舍在第十一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是所謂此經之五十九刺法也若鍼經所指五十九刺則殊與此經不同雖俱治熱病之要穴然合用之理全向背猶當以病候形證所應經法即隨所證而刺之

熱病始手臂痛者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手臂痛列缺主之列缺者手太陰之絡去腕上同身寸之一寸半別走陽明者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欲出汗商陽主之商陽者手陽明脈之井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天柱主之天柱在俠項後髮際大筋外廉陷者中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熱病始於足脛者刺足陽明而汗出止（新校正云按此條素問本無太素亦無今按甲乙經添入）熱病先身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腎經無正主穴當補竅井榮爾　新校正云按靈樞經云熱病而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脾也）病甚爲五十九刺（如古法）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亦井榮也）太陽之脈色榮顴骨熱病也（榮飾也謂赤色見於顴骨如榮飾也顴骨謂目下當外眥也太陽合火故見色赤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赤色榮顴者骨熱病也與王氏之注不同）榮未交（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作榮未夭下文榮未交亦作夭）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榮一爲營字之誤也曰者引古經法之端由也言色雖明盛但陰陽之氣不交錯者故時者謂肝病待甲乙心病待庚辛腎病待壬癸是謂待時而已所謂交者次如下句）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外見太陽之赤色內應厥陰之弦脈然太陽受病當傳入陽明今反厥陰之脈來見者是土敗而木賊之也故死然土氣已敗木復狂行木生數三故期不過三日）其熱病內連腎少陽之脈色也（病或爲氣恐字誤也若赤色氣內連鼻兩傍者是少陽之脈色非厥陰色何者腎部近於鼻也　新校正云詳或者欲改腎作鼻按甲乙經太素並作腎楊上善云太陽水也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衰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爲熱傷故死本舊無少陽之脈色也六字乃王氏所添王注非當從楊上善之義）少陽之脈色榮頰前熱病也（頰前即顴骨下近鼻兩傍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前字作筋楊上善云足少陽部在頰赤色榮之即知膽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而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少陽受病當傳入於太陰今反少陰脈來見亦土敗而木賊之也故死不過三日亦木之數然　新校正云詳或者欲改少陰作厥陰按甲乙經太素作少陰楊上善云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色見之時有少陰爭見者是母勝子故木死王作此注亦非舊本及甲乙經太素並無死期不過三日六字此是王氏成足此文也）熱病氣穴三椎下間主胸中熱四椎下間主鬲中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榮在骶也（脊節之謂椎脊窮之謂骶言腎熱之氣外通尾骶也尋此文椎間所主神藏之熱又不正當其藏俞而云主療在理未詳）項上三椎陷者中也（此舉數脊椎大法也言三椎下間主胸中熱者何以數之言皆當以陷者中爲氣發之所）頰下逆顴爲大瘕下牙車爲腹滿顴後爲脅痛頰上者鬲上也（此所以候面部之色發明腹中之病診）

評熱病論篇第三十三（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爲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爲何岐伯對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也（交謂交合陰陽之氣不分別也）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言穀氣化爲精精氣勝乃爲汗）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也（言初汗也）精勝則當能食而不復熱復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不能食者精無俾也（無俾言無可使爲汗也穀不化則精不生精不化流故無可使）病而留者其壽可立而傾也（如是者若汗出疾速留著而不去則其人壽命立至傾危也　新校正云病而留者按王注病當作疾又按甲乙經作而熱留者）且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熱論謂上古熱論也凡汗後脈當遲靜而反躁急以盛滿者是真氣竭而邪盛故知必死也）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脈不靜而躁盛是不相應）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志舍於精今精無可使是志無所居志不留居則失志也）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愈必死也（汗出脈躁盛一死不勝其病二死狂言失志者三死也）帝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爲汗解此爲何病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厥也病名曰風厥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爲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厥也（上從之謂少陰隨從於太陽而上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表裏刺之飲之服湯（謂寫太陽補少陰也飲之湯者）

謂止道上帝曰勞風爲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之腎氣也故曰勞風勞謂腎勞也腎氣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腎勞風生上居肺下也其爲病也使人强上冥視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强上好仰也冥視謂合眼視不明也又千金方作視作目眩唾出若涕惡風而振寒此爲勞風之病於目眩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髃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今腎精不足外吸膀胱氣不能上營故使人頭項强而視不明也肺被風薄發氣上逆故唾出若鼻涕狀腎氣不足陽氣內攻勞氣相合也言正傳也言正傳也風而振寒屈伸於動作不使勞氣滋蔓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敝俛仰拔腎氣也言正傳也言正傳也屈伸也言正傳也七日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三日中若五日千金方作候之三日及五日中不精明者是也此不同欬出青黃涕其狀如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也巨陽者膀胱之脈也膀胱與腎爲表裏故巨陽引精也巨大也爲表裏故巨陽引精也巨大也然太陽之脈吸引精氣上攻於肺者三日中年者五日欬出稠涕其色青黃如膿狀平調欬者從咽而上出於口暴卒欬者氣衝突於素不以精氣用事者七日當欬出稠涕其色青黃如膿狀平調欬者從咽而上出於口暴卒欬者氣衝突於蓄門而出於鼻夫如是者皆腎氣勞竭肺氣內虛陽氣奔迫之所爲故不出則傷肺也肺傷則榮衛散解魄不內治故死新校正云按王氏云卒暴欬者氣衝突於蓄門而出於鼻按難經七衝門無蓄門之名疑是賁門之名疑是賁門也胃氣之所出胃出穀氣以傳於肺肺在鬲上故胃爲賁門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痝然壅害於言可刺不疽如壅謂目下壅如臥蠶形也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妨害於言語言至謂氣岐伯曰虛不當刺不當刺而刺後五日其氣必至病氣來至迫然謂藏配一日而五日至腎夫腎已不足風內薄之謂腫爲實以鍼大泄反傷藏氣眞氣不足不可復故刺後五日其氣必至也帝曰其至何如岐伯曰至必少氣時熱時熱從胷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論在刺法中刺法篇名今經亡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少氣時熱而汗出也小便黃者少腹中有熱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諸有水氣者微腫先見於目下也帝曰何以言岐伯曰水者陰也

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也眞氣上逆故口苦舌乾臥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也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驚則欬甚也腹中鳴者病本於胃也薄脾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脘隔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也胞脈者濁心而絡於胞中今氣上迫肺心氣不得下通故月事不來也考上文所釋之義本解熱從胷背上至頭汗出手熱口乾苦渴之義庶古論篇脫而此差謬之爾如是者何腎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又膀胱太陽之脈從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髃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今陰不足而陽有餘故熱從胷背上至頭而汗出口乾苦渴也然心者陽藏也其脈行於臂手腎者陰藏也其脈循於胷胷有足胃不足則心氣有餘故手熱矣又以心腎之脈俱是少陰脈也帝曰善

逆調論篇第三十四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黃帝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爲之熱而煩滿者何也異於常候故曰非常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爲之熱三字岐伯對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帝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氣也寒從中生者何言不知諸言元生邪岐伯曰是人多痺氣也陽氣少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言自由形氣陰陽之爲是非衣寒而中有寒也帝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炙如火者何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無如火二字太素云如炙於火當從太素之文岐伯曰是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而陰氣虛少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水爲陰火爲陽今陽氣有餘陰氣不足故云少水不能滅盛火也治者王也陽者器也故云獨勝而止耳逢風而如炙如火者是人當肉爍也爍言消也已久久乾而消削也校正云詳如炙如火當從太素作如炙於火帝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厚衣不能溫然不凍慄是爲何病岐伯曰是人者素腎氣勝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生於骨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骨乾也骨乾則髓不滿髓不滿則胞乾癟故節痛也以水爲事言盛欲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痹是人當繇節也腎不生則髓不滿髓不滿則胞乾癟故節痛也帝曰人之肉苛者雖近衣裂猶尚苛也苛謂何疾痛重岐伯曰榮氣虛衛氣實也榮氣虛則不仁衛氣虛則不用榮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故也人身與志不相有曰死身用志不專志爲身不親兩者似不相有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曰死作三十日死也帝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者者有不得臥而息無音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不得臥而息有音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音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水穀之海也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也下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下經上古經也夫起居如故而息有音者此肺之絡脈逆也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音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也腎者水藏主津液主臥與喘也帝曰善寄經此有不得臥行而喘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此三義悉闕而未論亦古之規矩也

熱論譫之閻切佛音弗刺熱論頷胡感切酒浙上先禮切下先厲切瘦音骰音頸音酸骰玄跟根評熱病論胕瘍下莫音博江切髆音博逆調論苛胡歌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痿論　刺痿論

氣厥論　軟論

痿論篇第三十五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夫痿痿皆生於風其著作有時者何也老也猶亦痿也所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夫痿疾皆生於風其以日作以時發何也與此文異太素同今文楊上善云痿有云二日一發名瘧痿此經但夏傷於暑至秋為病或云瘧痿或但云痿不必以日發間日以定瘧也但應四時其形有異以為瘧間岐伯對曰痿之始發也先起於毫毛伸欠乃作寒慄鼓頷慄謂戰慄鼓謂振動腰脊俱痛筋骨去則內外皆熱頭痛如破渴欲冷飲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氣者下行極而上陰氣者上行極而下故曰陰陽上下交爭也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虛實去熱生則虛實更作陰陽之氣相移易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也陽并於陰言陽氣入於陰分也陽明胃脈也胃之脈自交承漿卻分行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故氣不足則寒戰慄而頤頷振動也巨陽虛則腰背頭項痛巨陽者膀胱脈其脈從頭別下項循肩髆內侠脊抵腰中故氣不足則腰背頭項痛也三陽俱虛則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故欲冷飲也熱傷氣故內外皆熱熱則喘而渴此皆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此榮氣之所舍也腸胃之外榮氣所主故云榮氣所舍猶居也此令人汗空疏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汗出空疏甲乙經太素並同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及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衞氣并居衞氣者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此氣得陽而外出得陰而內薄內外相薄是以日作作伏也帝曰其間日而作者何也間日謂隔日也岐伯曰其氣之舍深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

以間日而作也不與衞氣相逢會故隔日發也帝曰善其作日寧與其日早者何氣使然晏猶暮也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舊而下風府穴名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衞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旦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以此日作稍益晏也節謂脊骨之節然邪氣遲則逢會遲故發暮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兎之脈項已下至尾骶凡二十四下至骶骨二十六日入於脊內注於伏兎之脈節故日下一節二十五日之脈者謂膂筋之間腎脈之伏行者也腎之脈循股內後廉貫脊又不正應行穴但循兎伏行故謂之伏兎脈按正云按全元起本二十五日作二十一日二十六日作二十二日甲乙經太素並同伏兎之脈甲乙經作大衝之脈巢元方作伏衝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缺盆之中其間日發者出邪氣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衞氣俱行不得皆出故間日乃作也募原謂鬲募之原系起本募作膜太素巢元方亦同與病論小原作膜帝曰夫子言衞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氣入入則病作今衞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者奈何岐伯曰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自此邪氣客於頭項至下則病作故八十八字並無此邪氣客於頭項循舊而下者也故虛實不同邪中異所則不得當其風府也故邪中於頭項者氣至頭項而病中於背者氣至背而病中於腰脊者氣至腰脊而病中於手足者氣至手足而病故下篇各以屈邪之所而刺之衞氣之所在與邪氣相合則病作故風無當府衞氣之所發必開其腠理邪氣之所合則其府也虛實不同邪中異所衞邪相合病則發焉不必悉當風府而發作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巢元方則其府也作其病作帝曰善夫風之與痿也相似同類而風獨當在痿得有

時而休者何也風瘧皆有盛衰故云相似同類岐伯曰風氣留其處故常在瘧氣隨經絡沈以內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次以內傳故鬲氣應乃作留謂留止隨謂隨從帝曰瘧先寒而後熱者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其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風氣涼飲之水寒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素水寒作小寒迫之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則病成矣暑爲陽氣中風者陽氣受之故秋傷於風則病成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也病以時作名曰寒瘧露形獨言則寒傷之帝曰先熱而後寒者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後寒也亦以時作名曰溫瘧以其先熱故謂之溫其但熱而不寒者陰氣先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癉熱也極熱爲之也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瘧熱爲有餘寒爲不足夫瘧者之寒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氷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當此之時良工不能止必須其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言而明不早使其盛極而自止乎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熱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熱作氣無刺渾渾之脈無刺漉漉之汗故爲其疾逆未可治也熇熇盛熱也渾渾言無端緒也漉漉言汗大出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也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先熱而渴陰盛則胃寒故先寒戰慄陽盛則胃熱故先熱欲飲也夫瘧氣者并於陽則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者風寒之氣不常也病極則復復謂復舊也言其氣發至極還復如舊至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瘧者風寒之暴氣不常病極則復至全元起本及太素作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至字連上句與王氏之意異病之發也如火之熱如風雨不可當也以盛熾故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必毀新校正云按太素云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方正也正盛寫之或傷正氣故必毀病氣衰已補其

經氣則邪氣弭退正氣安平故必大昌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眞氣得安邪氣乃亡所寫必中所補必當故眞氣得安邪氣乃亡眞氣設息邪氣大行眞不勝邪是爲亡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爲其氣逆也帝曰善攻之奈何早晏何如岐伯曰瘧之且發也陰陽之且移也必從四末始也陽已傷陰從之故先其時堅束其處令邪氣不得入陰氣不得出審候見之在孫絡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眞往而未得并者也言牢縛四支令氣各在其處則邪所居處必自見之既見之則刺出其血而病往猶去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眞往作其往太素作直往帝曰瘧不發其應何如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當氣之所在也病在陽則熱而脈躁在陰則寒而脈靜陰靜陽躁故脈亦隨之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故病得休衛氣集則復病也相薄至極物極則反故極則陰陽俱衰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其故何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客於六府而有時相失不能相得故休數日乃作也氣不相會故數日不能發也瘧者陰陽更勝也或甚或不甚故或渴或不渴陽勝陰甚則渴陽勝陰不甚則不渴也勝謂強盛於彼之氣也帝曰論言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新校正云按生氣通天論并陰陽應象大論二論俱云夏傷於暑秋必痎瘧今瘧不必應者何也言不必者然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異形者反四時也其以秋病者寒甚秋氣盛則陽氣伏藏陽氣下降熱藏肌肉故寒甚也以冬病者寒不甚冬氣嚴則陽氣伏藏不與寒爭故不甚以春病者惡風春氣溫和陽氣外泄肉腠開發故惡於風以夏病者多汗夏暑熱津液充盈外泄皮膚故多汗也帝曰夫病溫瘧與寒瘧而皆安舍舍於何藏安何也舍居止也藏謂五神藏也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能自出因遇大暑腦髓爍肌肉消膝理發泄或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也腎主於冬冬主骨髓腎爲髓海上下相應厥陰上熏故嘔銷鑠銷除則熱氣則薄故肌肉減別而病藏於腎也

如是者陰虛而陽盛陽盛則熱矣陰虛謂腎藏氣虛陽盛謂膀胱太陽氣盛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衰謂病衰退也復反入謂入腎陰脈中帝曰癉瘧何如岐伯曰癉瘧者肺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衝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陽氣盛而不衰則病矣其氣不及於陰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作不反之陰巢元方作不及之陰故但熱而不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於分肉之間令人消樂脫肉故命曰癉瘧帝曰善

刺瘧篇第三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足太陽之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足太陽脈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腎過膀胱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新校正云按三部九候論注貫肺作貫腎動腰痛注作貫腎厥論注作貫肺甲乙經作貫腎先寒後熱熇熇喝喝然熇熇甚熱狀喝喝亦熱盛也太陽不熱止汗足故先寒寒極則生熱故後熱也此爲邪氣盛而眞不勝故難已新校正云按太陽出難已熱生足爲氣虛熱止則爲氣復氣復而汗反出此爲邪氣盛而眞不勝故令腰痛頭重寒從背起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經太素巢元方並無此文異刺郄中出血之郄作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與此文異刺郄中出血太陽是謂金門在足外踝下一名日關案陽維所別屬金門金門在足外踝下一名日關案陽維所別屬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黃帝中誥圖經云委中主之則古法以委中爲郄中在腘中央約文中動脈足大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詳刺郄中甲乙經作腘中今王氏兩注之當以腘中爲正足少陽之瘧令人身體解体身體解体如下句寒不甚熱不甚氣未盛故令其然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惕與肝合肝虛則恐惕心惕惕然也熱多汗出甚邪盛則熱多汗出熱名刺足少陽俠谿主之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少陽之榮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足陽明之瘧令人先寒洒洒然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陽虛則外先寒陽虛極則復盛故寒甚久乃熱也熱去汗已復又內強陽不勝陰故喜見日刺足陽明跗上衝陽穴也在足跗上同身寸之三寸陽明之原月光火氣乃快然也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谷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足

太陰之瘧令人不樂好太息 心氣流於肺則喜今脾藏受病心母救之火氣下入於脾不上行於肺又太陰脈支別者復從胃上鬲注心中故令人不樂好大息也 不嗜食多寒熱汗出 脾主化穀營助四傍今邪薄之諸藏无稟土寄四季王則邪氣交爭故不嗜食多寒熱而汗出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多寒少熱 病至則善嘔嘔已乃衰 足太陰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病氣來至則嘔嘔已乃衰退也 卽取之 待病衰去內而取之其言衰卽取之井俞及公孫也公孫在足大指本節後同身寸之一寸太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足少陰之瘧令人嘔吐甚多寒熱熱多寒少 足少陰脈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嘔吐甚多寒熱也腎爲陰藏陰氣生寒今陰氣不足故熱多寒少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嘔吐甚多寒少熱 欲閉戶牖而處其病難已 胃陽明脈病欲獨閉戶牖而處今謂胃土病證反見腎水之中土刑於水故其病難已也太鍾太谿悉主之太鍾在足內踝後衝中少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少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其病難已取太谿又按太鍾穴甲乙經作跟後衝中刺腰痛篇注作跟後衝中動脈本穴注云在內踝後此注云內踝後衝中諸注不同當以甲乙經爲正

足厥陰之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便意恐懼氣不足腹中悒悒 足厥陰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故病如是癃謂不得小便也悒悒不暢之貌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數便意三字作數噫二字 刺足厥陰 太衝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厥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也 新校正云按刺腰痛篇注云在本節後內間動脈應手

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熱間善驚如有所見者刺手太陰陽明 列缺主之列缺在手腕後同身寸之一寸半手太陰絡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陽明穴合谷主之合谷在手大指次指岐骨間手陽明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反寒多不甚熱刺手少陰 神門主之神門在掌後銳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陰俞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太素云欲得清水及寒多寒不甚熱甚也

肝瘧者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 中封主之中封在足內踝前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仰足而取之伸足乃得之足厥陰經也刺出血止常刺者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脾瘧者令人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鳴已汗出刺足太陰 商丘主之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陷者中足太陰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腎瘧者令人洒洒然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眴眴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 太鍾主之取如前足少陰瘧中法

胃瘧者令人且病也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 胃熱脾虛故善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也是以下文兼刺太陰 新校正云按太素且病作瘧病 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 厲兌解谿三里主之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陽明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解谿在衝陽後同身寸之三寸半腕上陷者中陽明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骭骨外廉兩筋肉分間陽明合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然足陽明取此三穴足太陰刺其橫脈出血也橫脈謂足內踝前斜過大脈則太陰之經脈也 新校正云詳解谿在衝陽後三寸半按甲乙經一寸半氣穴論注二寸半

瘧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 則陽明之脈也 開其空出其血立寒 陽明之脈多血多氣熱盛氣壯故出其血而立可寒也

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 亦謂開穴而出其血也當隨井俞而刺之也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中鍼傍伍胠俞各一適肥瘦出其血也 瘦者淺刺少出血肥者深刺多出血背俞謂大杼五胠俞謂譩譆

瘧脈小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 灸脛少陰是謂復溜復溜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足少陰經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刺指井謂刺至陰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陽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瘧脈滿大急刺背俞用五胠俞背俞各一適行至於血也 謂調適肥瘦穴度深淺循三備法而行鍼令至於血脈也背俞謂大杼五胠俞謂譩譆主之 新校正云詳此條從瘧脈滿大至此注終文注共五十五字當從刪去經文與次前經文重複王氏隨而注之別無義例不若士安之精審不複出也

瘧脈緩大虛便宜用藥不宜用鍼 緩者中風大爲氣實虛者血虛血虛氣實風又攻之故宜藥治以遣其邪不宜鍼寫而出血也

凡治瘧先發如食頃乃可以治過之則失時也 先其發時真邪異居波隴不起故可治過時則真邪相合攻之則反傷真氣故曰失時 新校正云詳從前瘧脈滿大至此全元起本在第四卷中王氏移續於此也

諸瘧而脈不見刺十指間出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赤如小豆者盡取之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 隨其形證而病脈可知 先其發時如食頃而刺之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 釋具下文 不已刺郄中盛經出血又刺項已下俠脊者必已 並足太陽之脈氣也郄中則委中也俠脊者謂大杼風門熱府穴也大杼在項第一椎下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風門熱府在第二椎下兩傍各同身寸之一寸半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詳大杼穴灸五壯按甲乙經作七壯氣穴論注作七壯刺熱論及熱穴注並作五壯 舌下兩脈者廉泉也 廉泉穴名在頷下結喉上舌本下陰維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刺瘧者必先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頭痛及重者先刺頭上及兩額兩眉間出血 頭上謂上星百會兩額謂懸顱兩眉間攢竹等穴也 先項背痛者先刺之 項風池風府主之背大杼神道主之 先腰脊痛者先刺郄中出血先手臂痛者先刺手少陰陽明十指間 新校正云按別本作手陰陽全本亦作手陰陽 先足脛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 各以邪居之所而脫寫之

風瘧瘧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俞之血者 三陽太陽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足三陽 䯒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胕髓病以鑱鍼鍼絕骨出血立已 陽輔穴也取如氣穴論中府俞法 身體小痛刺至陰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至陰二字 諸陰之井無出血間日一刺 諸井在指端足少陰井在足心宛宛中 瘧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 新校正云按九卷云足陽明太素同 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 新校正云按九卷云手少陽太素同 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 自胃瘧下至此尋黃帝中誥圖經所主或有不與此文同應古之別法也

氣厥論篇第三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與厥論相併

黃帝問曰五藏六府寒熱相移者何岐伯曰腎移寒於肝癰腫少氣 肝藏血然寒入則陽氣不散陽氣不散則血聚氣澀故爲癰腫又爲少氣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腎移寒於脾元起注云腎傷於寒而傳於脾脾主肉寒生於肉則結爲堅堅化爲膿故爲癰也血傷氣少故曰少氣甲乙經亦作移寒於脾王因誤本遂解爲肝亦智者之一失也 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 脾藏主肉肝藏主筋肉溫則筋舒肉冷則筋急故筋攣也肉寒則衛氣結聚故爲癰腫 肝移寒於心狂隔中 心爲陽藏神處其中寒薄之則神亂離故狂也陽氣與寒相薄

故隔塞而中不通也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爲陽藏反受諸寒寒氣不消乃移於肺寒隨心火內鑠金精金受火邪故中消也然肺藏消鑠氣無所持故令飲一而溲二也金火相賊故死不能治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不堅水氣客於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水之病也肺藏氣腎主水大肺寒入腎腎氣有餘則上奔於肺故云涌水也大腸爲肺之府然肺腎俱爲寒薄上下皆無所之故水氣客於大腸也腎受寒不能化液大腸積水而不流通故其疾行則腸鳴而濯濯有聲如囊裹漿而爲水病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水之病也作治主肺者 脾移熱於肝則爲鷄衄肝藏血又主驚故熱薄肝移熱於心則死兩陽火木相煽故肝熱入心則當死也陰陽別論曰肝之心謂之牛陽生陽之篇不過四日而死 新校正云按陰陽別論之文義與此殊王氏不當引彼誤文附會此義 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肺心兩間中有斜鬲膜鬲膜下際內連於橫鬲膜故心熱入肺久久傳化內爲消渴熱消渴而多飲也 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柔謂筋柔而無力痓謂骨痓而不能不隨氣骨皆熱髓不內充故骨痓強而不屈柔緩而無力也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辭死不可治腎反移熱以與之是脾上不能制水而受病故久久傳爲虛腸辭死者腎主下焦象水而冷今乃移熱是精氣內消腸辭除而氣不禁止 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津液之府胞爲受納之司故熱入膀胱胞中外熱陰絡內溢故不得小便而溺血也正理論曰熱在下焦則濁血此之謂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小腸脈絡心循咽下鬲抵謂也腸小腸故受熱以下令腸鬲塞而不便上則口生瘡而糜爛也糜謂爛也 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虛瘕爲沈小腸熱已移入大腸而熱相薄則血溢而爲伏瘕也血溢不利則月事沈滯而不行故云爲虛瘕爲沈也虛與伏同瘕一爲痼傳寫誤也 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胃爲水穀之海其氣外養肌肉熱消水穀又樂肌肉故善食而瘦人也食亦者謂食人移易而過不生肌膚也亦易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不生肌膚也亦易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又王氏注云善食而瘦人也殊爲無義不當甲乙經作又讀連下文 胃移熱於膽亦曰食亦 義同上 膽移熱於脳則爲濕涕濕涕下滲則爲濕涕 脳移熱於膀胱則爲遺溺 隔液下滲不上加膀水泉 脳移熱於小腸爲泄 脳移熱於大腸爲鶩溏 脳移熱於脳則爲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也故曰鼻淵也鼻淵謂鼻頞也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交巔上入絡腦足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傍約太陽之脈俱盛溢脈中故鼻頞辛也辛謂酸痛故下文曰傳爲鼽衄於頞中傍約太陽之脈故耳熱盛則目內眥上赤目瞑目瞑絡盜陽絡盜則衄出汗血也血出

甚陽明太陽脈衰不能榮養於目故目瞑瞑晦也 故得之氣厥也厥者氣逆也皆由氣逆而得之

欬論篇第三十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肺之合人欬何也岐伯對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皮毛先受邪氣邪氣以從其合也邪謂寒氣其寒飲食入胃從肺脈上至於肺則肺寒肺寒則外內合邪因而客之則爲肺欬肺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云從肺脈上至於肺也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時謂王月也非王月則不受邪故各傳以與之人與天地相參故五藏各以治時感於寒則受病微則爲欬甚者爲泄爲痛寒氣微則外應皮毛內通肺故欬寒氣甚則入於內內裂則痛入於腸則泄痢 乘秋則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先受之乘至陰則脾先受之乘冬則腎先受之當以用事之時故先受邪氣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无乘欬則三字疑此文誤多也 帝曰何以異之欲明其證也 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肺藏氣而應息故欬則喘息而欬中有聲甚則肺絡逆故唾血也 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腫喉痹手心主脈起於胸中出屬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介介如梗狀作喉閉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故病如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介介如梗狀作喉閉又少陰之脈上俠咽不言俠喉 肝欬之狀欬則兩脅下滿足厥陰脈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故如是脅亦脅也 脾欬之狀欬則右脅下痛陰陰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劇足太陰脈上貫鬲俠咽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故病如是也脾氣連肺故痛引肩背也脾氣主右故右脅下陰陰然 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深陰痛也 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又別下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故病如是 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 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六府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脾與胃合又胃之脈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故脾欬不已胃受之也胃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欬而呕苦汁肝與膽合又膽之脈從缺盆以下貫鬲絡肝故肝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狀欬而遺失 脈與大腸合又大腸脈入缺盆絡肺故肺欬不已大腸受之大腸爲傳送之府故寒入則氣不禁焉 甲乙經遺失作遺矢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遺失作遺矢 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狀欬而失氣氣與欬俱失 心與小腸合又小腸脈入缺盆絡心故也欬不已小腸受之小腸寒盛氣入大腸欬則小腸氣下奔故失氣也 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狀欬而遺溺腎與膀胱合又膀胱脈從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腎欬不已膀胱受之膀胱爲津液之府是故遺溺 久欬不已則三焦受之三焦欬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也 三焦者非謂手少陽也正謂上焦中焦下焦者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鬲布胸中走腋中焦者出於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故言皆聚於胃關於肺也兩焦受病則邪氣熏肺而肺氣滿故使人多涕唾而浮腫氣逆也腹滿不欲食者胃寒故也曰腸者後飲食入胃下腸者後飲食入胃下腸也氣衝其支者復從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衝中而合今胃受邪故病如是也何以明其不謂下焦然下焦者別於回腸注於膀胱故水穀者常并居於胃中盛糟粕而俱下於大腸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尋此行化乃與胃口懸遠故不謂此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胃脈下循腹作下俠臍 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俞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 諸藏俞者皆脈之所起第四穴府脈之所起第五穴靈樞經者藏脈之所起第四穴府脈之所起第五穴靈樞經曰脈之所注爲俞所行爲經所入爲合此之謂也 帝曰善

痿論焫火沃切漉音鹿弭絲婢切　刺瘧論暍音於謁切恨切喝音舞
氣厥論痒音武浪切厥音虞復暖莫結切　痿論蚘音回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一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舉痛論　腹中論

刺瘧篇

舉痛論篇第三十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名五藏舉痛所以名舉痛之義未詳按本篇乃黃帝問五藏卒痛之疾疑舉乃卒字之誤也

黃帝問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善言人者必有厭於己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也善言天者言天門時之氣溫涼寒暑生長收藏在人形氣五藏參應可驗而指示善惡故曰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謂言上古聖人養生損益之道與今養生損益之理可合而與論成敗故曰必有合於今也善言人者謂言形骸骨節更相技挂筋脈束絡皮肉包裹面五藏六府次居其中假七神五藏而通用之氣經神去則之於死是以知彼淨形不能堅久靜慮於己亦與彼同故曰必有厭於己也夫如此者是知道要數之極悉無疑惑深明至理而乃能然矣今余問於夫子令言而可知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令驗於己而發蒙解惑可得而聞乎言如發開童蒙之耳解於疑惑者之心令一一條理而目視手循驗之可得捫猶循也岐伯再拜稽首對曰何道之問也請示問端也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對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經而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然而痛帝曰其痛或卒然而止者或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留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腹痛引陰股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而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少間復生者或痛而嘔者或腹痛而後泄者或痛而閉不通者凡此諸痛各不同形別之柰何欲明異候之所起岐伯曰寒氣客於脈外則脈寒脈寒則縮蹇縮蹇則脈絀急絀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而痛得熱則脈絀急則衛氣不得通流故外引於小絡脈也衛氣不入寒內薄之脈急不緩故痛生也因得熱則衛氣復行寒氣退辟故痛止及熱也止已也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重寒雜釋故痛久不消寒氣客於經脈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按之痛甚者其義具下文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甚不可按也脈既滿大血氣復亂按之則邪氣攻內故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血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血氣散故按之痛亡膜謂膈間之膜原謂膈肓之原血不得散謂膈生也手按之則寒氣散小絡緩故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深按之不能及故按之無益也俠脊之脈者當中督脈也夾兩傍足太陽脈也指脈者衝脊裏太陽者貫膂筋故深按之不能及也若按當中則脊節曲按兩傍則膂筋蹙合曲與蹙合皆衝氣不得行過隙氣益聚而內高故按之無益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寒氣客則脈不通脈不通則氣因之故喘動應手矣衝脈者謂關元穴名在齊下三寸言起自此穴即隨腹而上非生出於此也其本生出乃起於腎下也直上者謂上行會於咽喉也氣因之謂衝脈不通足少陰氣因之上滿循脈與少陰並行故喘動應於手也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血脈澀脈澀則血虛血虛則痛其俞注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熱氣至則痛止矣背俞謂心俞脈亦足太陽脈也夫俞者皆內通於脈故曰其俞注於心相引而痛也按之則溫氣入溫氣入則心氣外發故痛止寒氣客於厥陰之脈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澀脈急故脅肋與少腹相引痛矣厥陰者肝之脈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肝膈絡陰器繫於肝脈急引脅與少腹痛也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澀在下相引故腹痛引陰股亦厥陰肝脈之氣也以其脈循陰股入髦中環陰器上抵少腹故曰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於少腹也寒氣客於小腸膜原之間絡血之中血澀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宿昔而成積矣言血為寒氣之所凝結而乃成積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言藏氣被寒擁胃而不行氣復得通則已也新校正云詳注中擁胃疑作擁胃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

而嘔也（腸胃客寒留止則陽氣不得下流而反上行寒不去則痛生陽上行則嘔逆故痛而嘔也）寒氣客於小腸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小腸為受盛之府中滿則寒邪不居故不得結聚而傳下入於迴腸迴腸廣腸也為傳導之府物不得停留故後泄而痛）熱氣留於小腸腸中痛癉熱焦渴則堅乾不得出故痛而閉不通矣（熱滲津液故便堅也）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謂候色也）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謂面上之分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中熱則色黃赤）白為寒（陽氣少血不上榮於色故白）青黑為痛（血凝泣則變惡色青黑則痛故）此所謂視而可見者也帝曰捫而可得奈何（手捫摸也）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及陷下者皆可捫而得也帝曰善余知百病生於氣也（夫氣之為用虛實逆順緩急皆能為病故發此問端）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炅則氣泄驚則氣亂（新校正云按太素炅作熱）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嘔血及飧泄（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飧泄作食而氣逆）故氣上矣（怒則陽氣逆上而肝氣乘脾故甚則嘔血及飧泄也何以明其然怒則面赤甚則色蒼靈樞經曰盛怒而不止則傷志明怒則氣逆上而不下也）喜則氣和志達榮衛通利故氣緩矣（氣脈和調故志達暢榮衛通利故氣徐緩）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而上焦不通作兩焦不通又王注肺布葉舉謂布蓋之大葉疑非全元起云悲則損於心心系急則動於肺肺氣繫諸經逆故肺布而葉舉安得謂肺布為肺布蓋之大葉）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矣（恐則陽精卻上而不下流下焦陰氣亦還迴不散而聚為脹也然上焦固禁下焦氣還各守一處故氣不行也新校正云詳氣不行當作氣下行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矣（腠謂津液滲泄之所理謂文理逢會之中閉謂密閉氣謂衛氣行謂流行收謂收斂也身寒則衛氣沈故皮膚文理及滲泄之處皆閉密而氣不流行衛氣收斂於中而不發散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氣不行作營衛不行）炅則腠理開榮衛通汗大泄故氣泄（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故熱則膚腠開發榮衛大通津液外滲而汗大泄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矣（氣奔越故不調理新校正云按太素驚作憂）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矣（疲力役則氣奔速故喘息氣奔速則陽外發故汗出然喘且汗出內外皆踰越於常紀故氣耗損也）思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繫心不散故氣亦停留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歸正二字作止）

腹中論篇第四十（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為何病岐伯對曰名為鼓脹（心腹脹滿不能再食形如鼓脹故名鼓脹也新校正云按太素鼓脹作穀脹）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以雞矢醴一劑知二劑已（按古本草雞矢並不治鼓脹惟大利小便微寒今方制法當取用處湯漬服之）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言復有再發者如舊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有病也雖然其病且已時故當病氣聚於腹也（飲食不節則傷胃胃脈者循腹裏而下行故飲食不節時有病復病氣聚於腹中也）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清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清液清水也亦謂之清涕清涕者謂從窈漏中漫液而下水出清冷也眩謂目視眩轉也前後血謂前陰後陰出血也）岐伯曰病名血枯此得之年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肝傷故月事衰少不來也（出血多者謂之脫血漏下鼻衄嘔吐出血皆同焉夫醉則血脈盛血脈盛則內熱因而入房髓液皆下故腎中氣竭也肝藏血以少大脫血故肝傷也然於丈夫則精液衰乏女子則月事衰少而不來）帝曰治之奈何復以何術岐伯曰以四烏鰂骨一藘茹二物并合之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飯飲以鮑魚汁利腸中及傷肝也（新校正云按別本一作傷中）（飯後藥先謂之後飯按古本草經烏鰂魚骨藘茹等並不治血枯然經法用之是攻其所生所起爾夫醉勞力以入房則腎中精氣耗竭月事衰少不至則中有惡血淹留精氣耗竭則陰痿不起而無精惡血淹留則血痹著中而不散故先兹四藥用入方焉古本草經云烏鰂魚骨味鹹冷平無毒主治女子血閉藘茹味辛寒平有小毒主散惡血雀卵味甘溫平無毒主治男子陰痿不起強之令熱多精有子鮑魚味辛臭溫平無毒主治瘀血血痹在四支不散者尋文會意方義如此而處治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藘茹作蕳茹又按本草烏鰂魚骨藘茹甘作酸溫雀卵甘作酸與王注異）帝曰病有少腹盛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為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曰伏梁（伏梁心之積也新校正云詳此伏梁與心積之伏梁大異病有名同而實異者非一如此之類是也）帝曰伏梁何因而得之岐伯曰裹大膿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帝曰何以然岐伯曰此下則因陰必下膿血上則迫胃脘生鬲俠胃脘內癰（衝脈帶脈之部分也帶脈者起於季脇迴身一周橫於齊下衝脈者與足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胻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齊下同身寸之三寸關元之分俠齊直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病當其分則裏膿血也若裏大膿血居腸胃之外按之痛悶不堪故每切按之致死也以衝脈下行者絡陰上行者循腹故也上則迫近於胃脘下則因薄於陰器也若因薄於陰則便下膿血若迫近於胃則病氣上出於鬲復俠胃脘內長其癰也何以然哉以本有大膿血在腸胃之外故也生當為出傳文誤也新校正云按太素生作出俠胃作使胃）此久病也難治居齊上為逆居齊下為從勿動亟奪（若裏大膿血居齊上則漸傷心藏故為逆居齊下則去心稍遠猶得漸攻故為從從者順也亟數也奪去也言不可移動但數數去之則可矣）論在刺法中（今經亡）帝曰人有身體髀股胻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伏梁（此二十六字錯簡在奇病論中若不有此二十六字則下文無據也）此風根也（新校正云詳此並無注在下卷奇病論中）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濇之病（此亦衝脈也肓謂齊下脖胦也下同身寸之二寸半靈樞經曰肓之原名曰脖胦）帝曰夫子數言熱中消中不可服高梁芳草石藥石藥發瘨芳草發狂（多飲數溲謂之熱中多食數溲謂之消中多喜曰瘨多怒曰狂芳美味也）夫熱中消中者皆富貴人也今禁高梁是不合其心禁芳草石藥是病不愈願聞其說（熱中消中者脾氣之上溢甘肥之所致故禁食高梁芳美之草也論曰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此肥美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高謂膏梁謂米也石藥英乳也芳草濃美也然此五者富貴人常服之難禁也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岐伯曰夫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二者其

氣急疾堅勁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脾氣溢而生病氣美則重盛於脾消熱之氣躁疾氣悍則又滋其熱若人性和心緩氣候舒勻不與物爭釋然寬泰則神不躁迫無懼內傷故非緩心和人不可以服此二者悍利也堅定也固也勁剛也言其芳草石藥之氣堅定固久剛烈而卒不歇滅此二者是也帝曰不可以服此二者何以然岐伯曰夫熱氣慓悍藥氣亦然二者相遇恐內傷脾慓疾也脾者土也而惡木服此藥者至甲乙日更論熱氣慓盛則木氣內餘故心非和緩則躁怒數起躁怒數起則熱氣因木以傷脾甲乙為木故至甲乙日更論脾病之增減也

有病膺腫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癰腫頸痛胷滿腹脹此為何病何以得之膺胷傍也頸項前也胷膺閒也岐伯曰名厥逆氣逆所作故名厥逆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也石謂以石鍼開破之帝曰何以然岐伯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入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灸之則火氣助陽陽盛故入陰石之則陽氣出陽氣出則內不足故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也并謂并合也待自并合則兩氣俱全故可治若不爾而灸石之則偏致勝負故不得全而[illegible]也

帝曰善何以知懷子之且生也岐伯曰身有病而無邪脈也病謂經閉也脈法曰尺中之脈來而斷絕者經閉也月水不利若尺中脈絕者經閉也今病經閉脈反如常者婦人姙娠之證故云身有病而無邪脈帝曰病熱而有所痛者何也岐伯曰病熱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入陰也夫陽入於陰故病在頭與腹乃䐜脹而頭痛也帝曰善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人迎一盛病在少陽二盛病在太陽三盛病在陽明與此論同又按甲乙經三盛陽明無入陰也三字

刺腰痛篇第四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足太陽脈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別下貫臀故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貫臀作貫胂刺瘧注亦作貫胂三部九候注作貫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委中也在膝後屈處膕中央約文中動脈足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陽合腎腎王於冬水衰於春故春無見血也

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以顧足少陽脈遶髦際橫入髀厭中故令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俛仰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陽明之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其支別者目銳眥下入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故不可以顧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行手陽明之前作行手少陽之前也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者夏無見血成骨謂膝外近下胻骨上端兩起骨相並間陷容指者也胻骨所成柱膝髀骨故謂之成骨也少陽合肝肝王於春木衰於夏故無見血也

陽明令人腰痛不可以顧顧如有見者善悲足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又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故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者陽虛故悲也刺陽明於䯒前三痏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按內經中誥流注圖經陽明脈穴俞之所主此腰痛者悉刺䯒前三痏則正三里穴也三里穴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䯒骨外廉兩筋肉分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明合脾脾王長夏土衰於秋故秋無見血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䯒作骭

足少陰令人腰痛引脊內廉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故令人腰痛引脊內廉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脊內廉作脊內痛太素亦同此前少足太陰腰痛證并刺足太陰法應古文脫簡也刺少陰於內踝上二痏春無見血出血太多不可復也按內經中誥流注圖經少陰脈穴俞所主此腰痛者當刺內踝上則正復溜穴也復溜在內踝後上同身寸之二寸動脈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

厥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弓弩弦足厥陰脈自陰股環陰器抵少腹其支別者與太陰少陽結於腰髁下俠脊第三第四骨空中其穴即中髎下髎故腰痛則中如張弓弩之弦也如張弦者言強急之甚刺厥陰之脈在腨踵魚腹之外循之纍纍然乃刺之腨踵者言脈在腨外側下當足踝也腨形勢如卧魚之腹故曰魚腹之外也循其分肉有血絡纍纍然乃刺出之此正當蠡溝穴分足厥陰之絡在內踝上五寸別走少陽者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厥陰一經作居陰是傳寫草書厥字爲居也新校正云按經云厥陰之脈令人腰痛次言刺厥陰之脈注言刺厥陰之絡經注相違疑經中脈字乃絡字之誤也其病令人善言默默然不慧刺之三痏厥陰之脈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絡於舌本故病則善言風盛則昏冒故不爽慧也三刺其處腰痛乃除新校正云按經云善言默默然不慧詳善言與默默二病難相兼全元起本無善字於義爲允又按甲乙經厥陰之脈不絡舌本王氏於素問之中五處引注而注厥論與刺熱及此三篇皆云絡舌本注風論注痺論二篇不言絡舌本蓋王氏亦疑而兩言之也

解脈令人腰痛痛而引肩目䀮䀮然時遺溲解脈散行脈也言不合而別行也此足太陽之經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循肩髆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下入膕中故病斯候也又其支別者從髆內別下貫胂循髀外後廉而下合於膕中兩脈如繩之解股故名解脈也刺解脈在膝筋肉分間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而止膝後兩傍大筋雙上股之後兩筋之間橫文之處努肉高起則郄中之分也古中誥以膕中爲太陽之郄當取郄外廉有血絡橫見迢然紫黑而盛滿者乃刺之當見黑血必候其血色變赤乃止血不變赤極而寫之必行血色變赤乃止此太陽中經之爲腰痛也

解脈令人腰痛如引帶常如折腰狀善恐足太陽之別脈自肩而別下循背脊至腰而橫入髀外後廉而下合膕中故若引帶如折腰之狀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如引帶作如裂善恐作善怒也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以黑見赤血而已郄中則委中穴足太陽合也在膝後屈處膕中央約文中動脈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此經刺法也今則取其結絡大如黍米者當黑血箭射而出見血變赤然可止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有兩解脈病源各異恐誤未詳

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錘居其中怫然腫足少陽之別絡也並少陽經上行去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五寸乃別走厥陰並經下絡足跗故曰同陰脈也怫怒也言腫如嗔怒也新校正云按太素小錘作小鍼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為三痏絕骨之端如前同身寸之三分陽輔穴也足少陽脈所行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腫陽維起於陽則太陽之所生奇經八脈此其一也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去地一尺所太陽所主與正經並行而上至腨下復與太陽合而上也腨下去地正同身寸之一尺是則承光穴在銳腨腸下肉分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以其取腨腸下肉分間故云合腨下間新校正云按穴之所在乃承山穴非承光也山字誤為光

衡絡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俛仰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衡絡絕惡血歸之衡橫也謂太陽之外絡自腰中橫入髀外後廉而下與中經合於膕中者今舉重傷腰則橫絡絕中經獨盛故腰痛不可以俛仰矣一經作衡絕之絡傳寫魚魯之誤也若是衡脈中誥不應取太陽脈委陽殷門之穴也刺之在郄陽筋之間上郄數寸衡居為二痏出血橫居二穴謂委陽殷門平視橫相當也郄陽謂浮郄穴上側委陽穴也筋之閒謂膝後膕上兩筋之閒殷門穴也二穴各去臏下橫文同身寸之六寸故曰上郄數寸也

委陽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殷門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故曰衡居為二痏　新校正云詳王氏云浮郄穴上側委陽穴也按甲乙經委陽在浮郄穴下一寸不得言上側也

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漯漯然汗出汗乾令人欲飲飲已欲走

足太陽之中經也其脈循脊下會於後陰故曰會陰之脈其絡自腎下行至足今陽氣太盛故痛上漯然汗出汗液既出則腎燥陰虛故汗乾令人欲飲水以救腎也水入腹已腎氣復生陰氣流行太陽火盛故飲水已反欲走也

刺直陽之脈上三痏在蹻上郄下五寸橫居視其盛者出血

直陽之脈則太陽之脈俠脊下行貫臀下至膕中下循腨過外踝之後條直而行者故曰直陽之脈也蹻為陽蹻所生申脈穴在外踝下也郄下則膕下也言此刺處在郄下同身寸之五寸上承郄中之穴下當申脈之位是謂承筋穴即腨中央如外陷者中也太陽脈氣所發禁不可刺可灸三壯今云刺者謂刺其血絡之盛滿者也兩脈皆有太陽經氣下行當視兩腨中央有血絡盛滿者乃刺出之故曰視其盛者出血　新校正云詳上云會陰之脈令人腰痛此云刺直陽之脈者詳此直陽之脈即會陰之脈也文變而事實不殊又承筋穴注云腨中央如外按甲乙經及骨空論注無如外二字

飛陽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

是陰維之脈也去內踝上同身寸之五寸腨分中並少陰經而上也少陰之脈前則陰維脈所行也足少陰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甚則悲以恐也恐者生於腎悲者生於心

刺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五寸臣億等按甲乙經作二寸少陰之前與陰維之會

內踝後上同身寸之五寸復溜穴少陰脈所行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內踝之後築賓穴陰維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少陰之前陰維之會以三脈會在此穴位分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若灸者可灸五壯今中誥經文正同此法　臣億等按甲乙經足太陽之絡別走少陰者名曰飛揚在外踝上七寸又云築賓陰維之郄在內踝上腨分中復溜穴在內踝上二寸今此經並都與甲乙不合者疑經注中五寸字當作三寸則素問與甲乙相應矣

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膺目䀮䀮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

陰蹻脈也陰蹻者足少陰之別也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而循腹上入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內廉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故腰痛之狀如此

刺內筋為二痏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二寸所

內筋謂大筋之前分肉也太陰後大筋前即陰蹻之郄交信穴也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之閒陷者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今中誥經文正主此

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

散脈足太陰之別也散行而上故以名焉其脈循股內入腹中與少陰少陽結於腰髁下骨空中故病則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乃遺溲也

刺散脈在膝前骨肉分閒絡外廉束脈為三痏

謂膝前內側也骨肉分謂膝內輔骨之下下廉腨肉之兩閒也絡外廉則太陰之絡色青而見者也輔骨之下後有大筋擷束腨所之骨令其連屬取此筋骨豎束之處脈以去其病是曰地機三刺而已故曰束脈為之三痏也

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縮急

肉里之脈少陽所生則陽維之脈氣所發也里裏也

刺肉里之脈為二痏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

分肉主之一經云少陽絕骨之前傳寫誤也絕骨之前足少陽脈所行絕骨之後陽維脈所過故指曰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也分肉穴在足外踝直上絕骨之端如後同身寸之二分筋肉分閒陽維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分肉之穴甲乙經不見與氣穴注兩出而分寸不同氣穴注二分作三分五分作三分十呼作七呼

腰痛俠脊而痛至頭几几然目䀮䀮欲僵仆刺足太陽郄中出血

郄中委中　新校正云按大素作頭沈沈然

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而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

此法玄妙中誥不同莫可為測當用知其應不爾皆應先去血絡乃調之也

腰痛上寒不可顧刺足陽明

上寒陰市主之陰市在膝上同身寸之三寸伏兔下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不可顧三里主之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二寸胻外廉兩筋肉分閒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上熱刺足太陰

地機主之地機在膝下同身寸之五寸足太陰之郄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五壯

中熱而喘刺足少陰

涌泉太鍾悉主之涌泉在足心陷者中屈足捲指宛宛中足少陰脈之所出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鍾在足跟後衝中動脈足少陰之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刺瘧注太鍾在內踝後衝中水穴論注在內踝後此注在跟後衝中動脈三注不同甲乙經亦云跟後衝中當從甲乙經為正

大便難刺足少陰

涌泉主之

少腹滿刺足厥陰

太衝主之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閒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脈動應手足厥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如折不可以俛仰不可舉刺足太陽

如折束骨主之不可以俛仰京骨崑崙悉主之不可舉申脈僕參悉主之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者中足太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申脈在外踝下同身寸之五分容爪甲陽蹻之所生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二壯僕參在跟骨下陷者中足太陽陽蹻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申脈在外踝下陷者中無五分字刺入六分作三分留十呼作留六呼氣穴注作七呼僕參留七呼甲乙經作六呼

引脊內廉刺足少陰

復溜主之取同飛陽注從腰痛上寒不可顧至此件經語除注並合朱書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并太素自腰痛上寒至此並無乃王氏所添也今注云從腰痛上寒至並合朱書十九字非王冰之語蓋後人所加也

腰痛引少腹控䏚不可以仰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不可以俛仰

刺腰尻交者兩髁胂上以月生死為痏數發鍼立已

此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也控通引也胂謂季脊下之空軟處也腰尻交者兩髁下尻骨兩傍四骨空左右八穴俗呼此骨為八髎骨也此腰痛取腰髎下第四髎即下髎穴也足太陰厥陰少陽三脈左右交結於中故曰腰尻交者也兩髁胂謂兩髁骨下堅起肉也胂上非胂之上巔正當刺胂肉矣直刺胂肉即胂上也何者胂之上巔別有中膂肉俞白環俞雖並主腰痛考其形證經不相應矣髁者腰監骨兩傍起骨也俠脊兩傍腰髁之下各有胂肉隴起而斜趣於髁骨之後內承其髁故曰兩髁胂也下亦取胂內左右兩胂各有四骨空故曰上髎次髎中髎下髎上髎當髁骨下陷者中餘三髎少斜下按之所中是也四髎悉主腰痛惟下髎所主文與經同即太陰厥陰少陽所結者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以月生死為痏數者月初向圓為月生月半向空為月死死月刺少生月刺多繆刺論曰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漸少之其痏數多少如此即知也

左取右右取左

痛在左鍼取右痛在右鍼取左所以然者以其脈左右交結於尻骨之中故也　新校正云詳此腰痛引少腹一節與繆刺論重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一

舉痛論泣而出音澀細急骨切 腹中論鯛昨則切 薤茹上力居切 鹽鹹苦瓦切 合他深切

脅肋下音如上蒲沒切下烏郎切 痞音陰 刺腎痛論厭於豔切 小腫重腫丑用切 鑿溝上盧敗切又落戈切 嚘音黑 髂苦嫁切 頞虎結切 眇亡表切

神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二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風論　痹論　厥論

痿論

風論篇第四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黃帝問曰風之傷人也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風或爲偏枯或爲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傷謂人自中之岐伯對曰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泄腠理開疏則邪風入風氣入已玄府閉封故內不得通外不得泄也風者善行而數變腠理開則酒然寒閉則熱而悶酒然寒貌悶不爽貌腠理閉則風混亂故悶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則消肌肉故使人怫懘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寒風入胃故食飲衰熱氣內藏故消肌肉寒熱相合故怫懘而不能食名曰寒熱也怫懘卒振寒貌 新校正云詳怫懘全元起本作失呀甲乙經作解仰 風氣與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外泄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陽明者胃脈也胃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故風氣陽明入胃循脈而上至目內眥也人肥則腠理密緻故不得外泄則爲熱中而目黃人瘦則腠理開疏風得外泄則寒中而泣出也風氣與太陽俱入行諸脈俞散於分肉之間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憤膜而有瘍衛氣有所疑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也肉分之間衛氣行處風與衛氣相薄但行於肉分之間故氣道澀而不利也氣道不利風氣內攻衛氣相薄故肉壞膜而瘍出也瘍瘡也若衛氣被風吹之不得流暢所在偏併疑而不行則肉有不仁之處也不仁謂瘡而不知寒熱痛癢癘者有榮氣熱胕其氣不清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瘙潰此則因入於經脈之中也榮行脈中故風入脈中內攻於血與榮氣合合熱而血腐壞也其氣不清言濁經也然血脈濁氣有復挾風陽脈盛上於頭鼻爲呼吸之所故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瘙潰也風盛爲熱熱色惡皮膚破而潰爛也脈要精微論曰脈始爲寒熱成曰癘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風或名曰寒熱成曰癘風

新校正云按別本成一作盛 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春甲乙木肝主之夏丙丁火心主之季夏戊己土脾主之秋庚辛金肺主之冬壬癸水腎主之風中五藏六府之俞亦爲藏府之風各入其門戶所中則爲偏風隨俞左右而偏中之則爲偏風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風府穴名正入項髮際一寸大筋內宛中督脈陽維之會自風府而上則爲腦戶也腦戶者督脈足太陽之會故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也足太陽之脈者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故風入係頭則爲目風眼寒也飲酒中風則爲漏風熱鬱腠疏汗出多如漏汗出故曰漏風經其名曰酒風經故曰內風經其名曰勞風新沐中風則爲首風沐髮中風舍於頭故曰首風久風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內耗其精外聞腠理因內風襲人中則爲腸風飧泄風在腸中上熏於胃故食不化而下出焉飧泄者食不化而出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飧泄者水穀不分爲利外在腠理則爲泄風風居腠理則玄府開通風雨汗泄故云泄風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乃爲他病也無常方然致有風氣也長先也先百病而有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致字作攻 帝曰五藏風之形狀不同者何願聞其診及其病能診謂可言之證能謂內作病形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晝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皏白色也肺色白在變動爲欬生藏氣風多風氣則熱有餘熱則腠理開故多汗也風薄於內故惡風焉皏謂淺白色也皏然白時欬短氣也晝則陽氣在表故晝日則差暮則陽氣入裏風內應之故暮則甚也眉上謂兩眉間之上閒庭之部所以外司肺候故診在焉白肺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善怒嚇赤色病甚則言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焦絕謂唇焦而文理斷絕也何者熱則皮剝故也風薄於心則神亂故善怒而嚇人也心脈支別者從心係上俠咽喉而主舌故病甚則言不可快也口唇色赤故診在焉赤者心色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嚇字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善悲色微蒼嗌乾善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病則心藏無養心氣虛故善悲肝合木木色蒼故色微蒼也肝脈者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入頏顙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別者從目系下故嗌乾善怒時

嗌女子診在目下也青肝色也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脾脈起於足上循胻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心脈出於手循臂故身體怠墮四支不欲動而不嗜食脾氣合土主中央鼻於面部亦居中故診在焉黃脾色也 新校正云按王注脾風不當引心脈出於手循臂七字於義無取脾主四支脾風則四支不欲動矣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痝然浮腫脊痛不能正立其色炲隱曲不利診在肌上其色黑痝然言腫起也炲黑色也腎者陰也目下亦陰也故腎藏受風則面痝然而浮腎脈者起於足下上循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故脊痛不能正立也隱曲者謂隱蔽委曲之處也腎藏精外應交接今藏被風薄精氣內微故隱蔽委曲之事不通利所為也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精不足則氣內歸精氣不注皮故肌皮上黑也黑腎色也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失衣則䐜脹食寒則泄診形瘦而腹大胃之脈支別者從頤後下廉過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其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故頸多汗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善滿也然失衣則外寒而中熱故腹䐜脹食寒則寒物薄胃而陽不內消故泄利胃合脾而主肉胃氣不足則肉不長故瘦也胃中風氣稽留故腹大也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新食竟取風為胃風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當先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以出內至其風日則病少愈頭者諸陽之會風客之則皮腠疏故頭面多汗也夫人陽氣外合於風故當先風一日則病甚以先風甚故亦先衰退以至其風日則病少愈內謂室屋之內也不可以出室屋之內者以頭痛甚而不喜外風故也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新沐浴竟取風為首風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喘息惡風衣常濡口乾善渴不能勞事脾胃風熱故不可單衣腠理開疏故食則汗出甚則風薄於肺故身汗喘息惡風衣裳濡口乾善渴也形勞則喘息故不能勞事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因醉取風為漏風其狀惡風多汗少氣口乾善渴近衣則身熱如火臨食則汗流如雨骨節懈惰不欲自勞泄風之狀多汗汗出泄衣上口中乾上漬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上漬謂皮上溼如水漬也以多汗出故爾汗多則津液涸故口中乾形勞則汗出甚故不能勞事身體盡痛以其汗多汗多則亡陽故寒也 新校正云按孫思邈云新房室竟取風為內風其狀惡風汗流沾衣裳疑此泄風乃內風也按本論前文先云漏風內風首風又言入中為腸風在外為泄風今有泄風而無內風孫思邈載內風乃此泄風之狀故疑此泄字內之誤也帝曰善

痹論篇第四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黃帝問曰痹之安生安猶何也言何以生岐伯對曰風寒溼三氣雜至合而為痹也雖合而為痹發起亦殊矣其風氣勝者為行痹寒氣勝者為痛痹溼氣勝者為著痹也風則陽受之故為痹行寒則陰受之故為痹痛溼則皮肉筋脈受之故為痹著而不去也故乃痹從風寒溼之所生也帝曰其有五者何也言風寒溼氣各異則三痹生有五何氣之勝也岐伯曰以冬遇此者為骨痹以春遇此者為筋痹以夏遇此者為脈痹以至陰遇此者為肌痹以秋遇此者為皮痹冬主骨春主筋夏主脈秋主皮至陰主肌肉故各為其痹也至陰謂戊己月及土寄王月也帝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言皮肉筋脈痹以五時之外遇然內居藏府何以致之岐伯曰五藏皆有合病久而不去者內舍於其合也肝合筋心合脈脾合肉肺合皮腎合骨久病不去則入於是故骨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痹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所謂痹者各以其時重感於風寒溼之氣也時謂氣王之月也肝王春心王夏肺王秋腎王冬脾王四季之月感謂感應也凡痹之客五藏者肺痹者煩滿喘而嘔以藏氣應息又其脈還循胃口故使煩滿喘而嘔心痹者脈不通煩則心下鼓暴上氣而喘嗌乾善噫厥氣上則恐心合脈受邪則脈不通利也邪氣內擾故煩也手心主心包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手少陰心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鬲絡小腸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故煩則心下鼓滿暴上氣而喘嗌乾也心主為噫以下鼓滿故噫之以出氣也若是逆氣上乘於心則恐畏也神懼凌弱故爾肝痹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為引如懷肝主驚駭氣相應故中夜臥則驚也肝之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故多飲水數小便上引少腹如懷姙之狀腎痹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頭腎者胃之關關不利則胃氣不轉故善脹也尻以代踵謂足攣急也脊以代頭謂身蜷屈也踵足跟也腎之脈起於足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於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腨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氣不足而受邪故不伸展 新校正云詳然骨一作然谷脾痹者四支解惰發欬嘔汁上為大塞土王四季外主四支故四支解墮又以其脈起於足循胻上膝股也然脾脈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故發欬嘔汁脾氣養肺胃復連咽故上為大塞也腸痹者數飲而出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大腸之脈入缺盆絡肺下鬲屬大腸小腸之脈又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今小腸有邪則脈不下鬲脈不下鬲則腸不行化而胃氣蓄熱故多飲水而不得下出也腸胃中陽氣與邪氣奔喘交爭得時通利以腸氣不化故時或得通則為飧泄胞痹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上為清涕膀胱為津液之府胞內居之少腹處關元之中內藏胞器然膀胱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今胞受風寒溼氣則膀胱太陽之脈不得下流於足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若沃以湯澀於小便也小便既澀太陽之脈不得下行故上燥其腦而為清涕出於鼻竅矣沃猶灌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內痛二字作兩髀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陰謂五神藏也所以說神藏與消亡者言人安靜不涉邪氣則神氣寧以內藏人躁動觸冒邪氣則神被害而離散藏無所守故曰消亡此言五藏受邪之為痹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藏以躁動致傷府以飲食見損皆謂適用越性則受其邪此言六府受邪之為痹也淫氣喘息痹聚在肺淫氣憂思痹聚在心淫氣遺溺痹聚在腎淫氣乏竭痹聚在肝淫氣肌絕痹聚在脾淫氣謂氣之妄行者各隨藏之所主而入為痹也 新校正云詳從上凡痹之客五藏者至此全元起本在陰陽別論中此王氏之所移也諸痹不已亦益內也從外不去則益深至於身內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帝曰痹其時有死者或疼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其入藏者死其留連筋骨間者疼久其留皮膚間者易已入藏者死以神去也筋骨疼久以其定也皮膚易已以浮淺也由斯深淺故有是不同帝曰其客於六府者何也岐伯曰此亦其食飲居處為其病本也[illegible]居不異但動過其分則六府致傷[illegible]殺之寒熱感則害六府 新校正云按[illegible]剛柔食居亦異六府亦各有俞風寒溼氣中其俞而食飲應之循俞而入各舍其府也六府俞亦謂背俞也膽俞在十椎之傍胃俞在十二椎之傍三焦俞在十三椎之傍大腸俞在十六椎之傍小腸俞在十八椎之傍膀胱俞在十九椎之傍隨形分長短而取

之如是各去寸同身寸之一寸五分並足太陽脈氣之所發也 新校正云詳六府俞並在本椎下兩傍此注言在椎之傍者文略也 帝曰以鍼治之柰何岐伯曰五藏有俞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隨作治則病瘳也 肝之俞曰太衝心之俞曰太陵脾之俞曰太白肺之俞曰太淵腎之俞曰太溪皆經脈之所注也太衝在足大指間本節後二寸陷者中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內間二寸陷者中動脈應手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陵在手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溪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也胃合入于陽陵泉大腸合入于曲池小腸合入于小海三焦合入于天井穴為合也 帝曰合入于委中三里在膝下三寸脈外廉兩筋間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陽在足腘中下一寸脈外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小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曲骨之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一寸外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伸而取之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委陽為三焦之合按甲乙經云按刺熱注委中在足膝後屈處餘並同此 故經言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隨其過則病瘳也過謂脈所經過處 新校正云詳王氏以委陽為三焦之別絡三焦之合自經云委陽三焦下輔俞也足太陽之別絡三焦之合自在手少陽經天井穴為少陽脈之所入為合詳此六府之合俱引本經所入之穴獨三焦不引本經所入之穴者王氏之誤也王氏但見甲乙經云三焦合于委陽彼說自異彼又以大腸合于巨虛上廉小腸合于下廉此以曲池小海易之故知當以天井穴為合也 帝曰榮衛之氣亦令人瘠乎岐伯曰榮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灑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也 正理論曰穀入於胃脈道乃行 新校正云按別本實作實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此故水穀精氣合榮氣運行而入於脈也 故循脈上下貫五藏絡六府也 榮行脈內故衛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也 悍氣謂浮盛之氣也以其浮盛之氣故慓疾滑利不能入於脈中也 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 皮膚之中分肉之間謂脈外也肓膜謂五藏之間鬲中膜也以其浮盛故能布散於胸腹之中空虛之處熏其肓膜令氣宣通也 逆其氣則病從其氣則愈不與風寒溼氣合故不為病 帝曰善瘧或病或不病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溼其故何也 岐伯曰瘧者寒氣多也有寒故瘧也 風寒客於肉分之間迫切而為瘧得寒則瑟瑟然而振寒陰陽交爭則熱而汗出也 其不病者風寒溼氣合而未發也 或病或不仁者病久入分肉間則痛故有寒則痛也 其不痛不仁者病久入深榮衛之行濇經絡時疎故不通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通作不仁詳甲乙經此條論不痛與不仁兩事後言不痛是再明不痛之為重也 皮膚不營故為不仁 仁謂不知痛癢也 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也 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氣陰陽氣盛故為熱 其多汗者皮頑不知有無也 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氣陰陽氣盛故為寒 其多汗者風寒溼氣生於風寒溼氣故陰氣益之也 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氣陰陽氣盛故為熱 其多汗者陰氣不服熱為熱遇也言遇於陰氣陰氣不服熱為熱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遇作乘 而濡者此其逢極甚也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汗出而濡也 中表相應則相感也 帝曰夫痹之為病不痛何也岐伯曰痹在於骨則重在於脈則血凝而不流在於筋則屈不伸在於肉則不仁在於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也凡痹之類逢寒則蟲逢熱則縱 帝曰善 蟲謂皮中如蟲行縱謂緩緩不相就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蟲作急

瘧論篇第四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四卷 瘧謂瘧弱無力以運動 岐伯對曰肺

黃帝問曰五藏使人瘧何也

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脈者人皮下肉上筋膜也 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 所主不同瘧生亦各歸其所主 故肺熱葉焦則皮毛虛弱急薄著則生瘧蹇也 蹇謂拳蹇足不得伸以行也 肺熱則腎受熱氣故爾 心氣熱則下下脈虛虛則生脈瘧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也 心熱盛則火獨光火獨光則內炎上腎之脈常下行今火盛而上炎用事故腎脈亦隨火炎爍而逆上行也陰氣厥逆火復內搏陰上隔陽下不守位心氣通脈故生脈瘧樞紐如折去而不相提挈脛筋縱而不能任用於地也 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筋膜乾則筋急而變發為筋瘧 膽約肝葉而汁味至苦故肝熱則膽溢膽病則口苦今膽液滲泄故口苦也肝主筋膜故熱則筋膜乾而攣急發為筋瘧也凡十一難經曰膽在肝短葉附下脾氣熱則胃乾而

渴肌肉不仁發為肉瘧 脾與胃以膜相連脾氣熱則胃液滲泄故乾而且渴也脾主肌肉今熱薄於肉故肌肉不仁而發為肉瘧 腎氣熱則腰脊不堅骨枯而髓減發為骨瘧 腰為腎府又腎脈上股內貫脊屬腎故腎氣熱則腰脊不堅也腎主骨髓故熱則骨枯而髓減發則為骨瘧 帝曰何以得之岐伯曰肺者藏之長也為心之蓋也 位高而布葉於胸中是故為藏之長心之蓋 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則發為肺鳴鳴則肺熱葉焦 志苦不暢氣鬱故也肺藏氣鬱不利故喘息有聲而肺熱葉焦鬱不利 故曰五藏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此之謂也 肺者所以行榮衛治陰陽故引曰五藏因肺熱而發為痿躄也 悲哀太甚則胞絡絕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 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榮衛不散熱氣在中故胞絡絕而陽氣內鼓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也心下崩謂心包內崩而下血也溲謂溺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胞絡者心上胞絡之脈也故本病甲乙經注中胞字俱當作包全本胞又作脬也故本病古經論篇名也 曰大經空虛發為脈痹 本病古經論篇名也 大經謂大經脈也以心崩溲血故大經空虛脈空則熱內薄衛氣益榮氣微故發為脈痹也先見肌痹後傳脈痹故曰傳為脈痹也 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為筋瘧及為白淫 思想所願為所欲也施寫勞損故為筋瘧及白淫謂白物淫衍如精之狀男子因溲而下女子陰器中緩而下也 故下經曰筋瘧者生於肝使內也 下經上古之經名也使內謂勞役陰力費竭精氣也 有所留居處相溼肌肉濡漬痹而不仁發為肉瘧 業惟居處溼下皆水為事也平者久而猶息感之者尤甚久而肉屬於脾脾氣惡溼溼著於內則衛氣不榮故因為瘧也 故下經曰肉瘧者得之溼地也 陰陽應象大論曰地之濕氣感則害皮肉筋脈此之謂害肉也 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為骨瘧 陽氣內伐謂伐腹中之陽氣也水不勝火以熱食於腎中也 故下經曰骨瘧者生於大熱也 腎性惡燥熱反居中熱薄骨乾故骨瘧無力也 帝曰何以別之岐伯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脾熱者色黃而肉蠕動腎熱者色黑而齒槁 各求藏色及防主義而命之則其應也 帝曰

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岐伯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陽明胃脈也胃為水穀之海也主閏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宗筋謂陰莖中橫骨上下之豎筋也上絡胃腹下貫髀尻又經於背腹上頭項故云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然腰者身之大關節所以司屈伸故曰機關衝脈者經脈之海也靈樞經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宗筋尋此則橫骨上下齊兩傍豎筋正宗筋也衝脈循腹俠齊傍各同身寸之五分而上陽明脈亦俠齊傍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而上宗筋脈於中故云與陽明合於宗筋也以為十二經海故主滲灌谿谷也肉之大會為谷小會為谿 新校正云詳宗筋脈於中一作宗筋縱於中陰陽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宗筋脈會於橫骨之中衝上而下故云陰陽總宗筋之會也宗筋俠齊下合於橫骨陽明輔其外衝脈居其中故云會於氣街而陽明為之長也氣街則陰髀而衝脈動處也帶脈者起於閏元上於季脅回身一周而終於督脈也督脈者起於閏元下入脊內上行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目系下絡目中下循胸腹故云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也督脈任脈衝脈三脈者同起而異行故經文或參差而引之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從砂盆下乳內廉下俠齊至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至氣街中與合以下髀抵伏兔下入膝臏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側其支別者下時三寸而別以下口循胸裏下入中指外間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而足痿不可用也引謂牽引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各補其榮而通其俞調其虛實和其逆順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胃則病已矣帝曰善時受月謂受氣時月也如所王甲乙心王丙丁脾王戊己肺王庚辛腎王壬癸肾王氣法也時受月則正謂五常受氣月也

厥論篇第四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厥謂氣逆上也世醫傳為腳氣厥病方論為岐伯對曰陽氣衰於下則為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為熱厥陽謂足之三陽脈陰謂足之三陰脈下謂足也帝曰熱厥之為熱也必起於足下者何也陽主外而厥在內故問之岐伯曰陽氣起於足五指之表陰脈者集於足下而聚於足心故陽氣勝則足下熱也大約而言之足太陽脈出於足小指之端外側足少陽脈出於足小指次指之端足陽明脈出於足中指及大指之端並循足陽而上肝脾腎脈集於足下聚於足心陰弱故足下熱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陽氣起於足

作走於足起當作走帝曰寒厥之為寒也必從五指而上於膝者何也陰主內而厥在外故問之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也亦大約而言之也足太陰脈起於足大指之端內側足厥陰脈起於足大指之下斜趨足心上踝上出內踝上腨內廉入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脅循喉嚨之後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別者復從巔下出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廉行脊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髀內左右別下貫臀過髀樞中下行髀外後廉下合腨中以下貫踝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端外側由是厥陰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陰者脾之所合也陽明者胃脈皆輔近宗筋故云前陰者宗筋之所聚在元起云前陰者厥陰也與王注義異亦自一說 春夏則陽氣多而陰氣少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此乃天之常道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不能復精氣溢下邪氣因從之而上也質謂形質也奪於所用謂多欲而奪其精氣也氣因於中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氣因於中作所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為之寒也帝曰熱厥何如而然也源其所由爾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為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也前陰為太陰陽明之所合故胃不和則精氣竭也內精不足故四支無氣以營之此人必數醉若飽以入房氣盛於脾中不得散酒氣與穀氣相薄熱盛於中故熱徧於身內熱而溺赤也夫酒氣盛而慓悍腎氣有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為之熱也酒飽入房內亂精氣中虛熱入由是腎衰陽盛陰虛故熱主於手足也帝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暴猝卒也言卒然冒悶不醒覺也不知人謂悶甚不知識人也或謂尸厥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滿陽氣盛於上則下虛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也陰謂足太陰氣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陽氣盛於上五字作腹滿二字當從甲乙經之說何以言之別按甲乙經云陽厥下陰厥上爭發尸厥焉有陰氣盛於上而又言陽氣盛於上又按喉伸

云少陰脈不至腎氣微少精血奔氣促迫上入胷肺宗氣反聚血結心下陽氣退下熱歸陰脈與陰相動命曰尸厥不仁此為尸厥伸景言陽氣退下則是陽氣不得盛於上故知當從甲乙經也又王注陰謂足太陰亦為未盡按經刺論云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其狀若尸或曰尸厥焉得專解陰為太陰也 帝曰善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也為前問解故請備聞諸經厥也岐伯曰巨陽之厥則腫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為眴仆巨陽太陽也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髀內左右別下貫臀過髀樞中下行髀外後廉下合腨中以下貫踝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之端外側由是厥逆外形斯證也腫或作踵非陽明之厥則癰疾欲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而妄言足陽明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別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屬屬胃絡脾其直行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兔下入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別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別者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故厥如是也癰一為頸非少陽之少陽足少陽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別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別者目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頤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鬲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遶毛際橫入髀厥中其直行者從缺盆下掖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厥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出小指次指之端故厥如是太陰之厥則腹滿膨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足太陰脈起於大指之端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厥如是少陰之厥則口乾溺赤腹滿心痛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其支別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厥如是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腹脹涇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脈內絡足陰脈去內踝一寸上踝入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腨內廉故厥如是矣厥內熱一本云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不盛不虛謂邪氣未盛如是則以穴俞經法留呼多少而取之

太陰厥逆胻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足大指之端名曰少商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上內踝前廉上腨內循胻骨後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胻急攣心痛引腹也太陰之脈行有左右候其有過者當發取之故言治主病者 新校正云詳從太陰厥逆至篇末全元起本在第九卷王氏移於此少陰厥逆虛滿嘔變下泄清治主病者其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如是厥陰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遺溺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謝言者氣虛獨言也治主病者以其脈循股陰入髕中環陰器復上循喉嚨之後絡舌本故如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厥陰之經不絡舌本王氏注刺熱篇刺腰痛篇并此三注俱云絡舌本又注風論痹論各不云絡舌本王注自有異同當以甲乙經為正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三陰絕故三日死太陽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以其脈起目內眥又循脊絡腦故如是少陽厥逆發狂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以其脈循下繞髀膝橫入髀厥中故如是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足少陽脈貫髀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發腸癰則經氣絕故不可治驚者死也陽明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以其脈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故如是手太陰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故如是手心主少陰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可治手心主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手少陰脈其支別者從心系上俠咽喉故如是手太陽厥逆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陽脈支別者從頰上頤抵鼻至目內眥故耳聾泣出項不可以顧也腰不可以俛仰脈不相應恐古錯簡文手陽明少陽厥逆發喉痹嗌腫痓治主病者手陽明脈支別者從缺盆上項手少陽脈支別者從耳中出缺盆上項故如是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痓作痙

風論癘音胡對切腦奴皓切病論肓音荒癃論璧必亦切尻音枯蒙總音揔膜音北厥論顒於交切譫音尼亶僵居良切仆音赴髦音毛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二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病能論

大奇論 脈解

病能論篇第四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人病胃脘癰者診當何如岐伯對曰診此者當候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胃者水穀之海其氣亦逆逆者人迎甚盛甚盛者是逆常平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沈細作沈滿太素作沈細 沈細為寒寒氣格陽故人迎脈盛人迎者陽明也盛則熱也人迎脈盛則熱之脈故盛則熱也人迎謂結喉傍動脈動應手者人迎者胃脈也胃脈循喉嚨而入缺盆故云人迎者胃脈也血氣壯盛而熱肉藉之間氣合熱故結為癰也於胃口而不行故胃脘為癰也

帝曰善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之寄則安故人不能懸其病也五藏有所傷損及之水穀精氣有所之寄扶其下則臥安以身及於藏故人不能懸其病處於空中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精有所倚則不安寄則安作病有所倚則臥不安太素作精有所倚則不安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居肺葉四藏下之故言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偃臥則氣盛滿偃臥則氣道不得偃臥也

帝曰有病厥者診右脈沈而緊左脈浮而遲不然病主安在不然言不沈不然作不知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岐伯曰冬診之右脈固當沈緊此應四時左脈浮而遲此逆四時在左當主病在腎頗關在肺當腰痛也以冬左脈浮而遲浮為肺脈故言頗關在肺也腰者腎之府故腎受病則著中病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少陰脈貫腎絡肺今得肺脈腎為之病故腎為腰痛之病也左脈浮足而脈不能沈故得肺脈腎為病也帝曰善有病頸癰者或石治之或鍼灸治之而皆已其真安在言所攻則異所愈則同欲聞其真何所在也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言雖同曰頸癰然其皮中別異不一等也故下云夫癰氣之息者立以鍼

開除去之夫氣盛血聚者宜石而寫之此所謂同病異治也皮癰也死肉也石砭石也可以宜曰有病怒狂者被大癰出膿今以鍼代之新校正云按大素怒狂作喜怒此病安生岐伯曰生於陽也帝曰陽何以使人狂怒不應鳴故鼎之狂岐伯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善怒也病名曰陽厥言陽氣被折暴不散也此人多怒亦會因暴折而心不疏暢故爾如是者言陽逆躁極所生故病名陽厥帝曰何以知之岐伯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不動而動大疾此其傍也言皆動不止也陽明常動者動於結喉傍是謂人迎氣舍之分位也若以少陽之動動於曲頰下是謂天窗天牖之分位也若巨陽之動動於項兩傍大筋前陷者中是謂天柱天容之分位也不應常動而反動甚者動當病也新校正云詳王冰以天窗為少陽之分位天容為太陽之分位也按甲乙經天窗乃太陽脈氣所發天容乃少陽脈氣所發二位交互當以甲乙經為正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奪其食即已食少則氣衰故夫食人於陰長氣於陽故奪其食即已節其食即自止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奪作衰大素同也使之服以生鐵洛為飲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鐵洛作鐵落為飲作為後飯夫生鐵洛者下氣疾也之或為人傳之或生鐵落味辛微溫今主治下氣方俗或呼為鐵漿非是生氣飲也帝曰善有病身熱解墮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酒風飲酒中風則腠理開酒入於胃則胃熱胃熱則生濕濕熱相搏則為酒風也風論曰飲酒中風則腠理開風邪入之故名曰酒風故曰酒風論曰飲酒中風則腠理開風邪入之故名曰酒風也大素曰陽氣盛而腠理開發陽盛則筋骨緩肉消故汗出惡風也腠理開則氣內攻支府發則氣外泄故汗出如浴也風氣外淫則為腠理開汗多內虛靡結決肺故惡風少氣與酒風病故曰酒風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瀉朮各十分麋銜五分合以三指撮為後飯朮味苦溫平主治大風在皮膚中如蟲蟲行皮中淫淫痒痛出汗出風寒濕痹死肌久服輕身長年注云按楊倉本草云朮主治大風風溶筋痿澤瀉味甘寒平主治風寒溫氣由此功用方故先之飯後藥先調之後飯即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也厚之切之聚者肿也則者大也言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授度者切度之也奇恒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也恒者得以四時死也恒者云按楊上善云得病傳之至於時而死此為恒中生喜怒合病次傳者此為奇所謂授者為切求之也言切求其脈理也度者得其病處以四時度之也凡言所謂者皆釋未了義今此所謂尋前後經文悉不與此篇義相接似今數句少成文義者終是別釋經文世本既闕第七二篇應彼闕經錯亂文也古文斷裂繆續於此

奇病論篇第四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五卷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瘖此為何也重身謂身中有身則宜任者也瘖謂不得言語也任脈九月足少陰脈養胎約氣斷則瘖不能言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絕謂脈斷絕而不通流而不能言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脈上當故復舊而言也則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疹謂久病反法而治則胎死不去遂成久固之疹病乙經及太素無此四字按全元起注云所謂不治者其身九月而瘖身重不得為治須十月滿生後復如常也然後調之則此四字本全元起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任脈九月筋骨瘦勞力少身重又拒於穀故身形羸瘦不可以鑱石傷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胎約胞絡腎氣不通因而泄之腎精隨出精液內竭胎則不全胎死腹中者而不去由此獨擅故疹成焉帝曰病脅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逆息離故名息積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腹中無形脅下滿滿歲不愈息且形之氣逆息離故名息積也氣不在胃故不妨食也灸之則火熱內攻氣化為風刺之則必寫其經轉成虛敗故不可灸刺是可知矣若獨引使氣流行又以藥攻內消疾積則可灸若獨憑其藥而不積為奇引則藥亦不能獨治之也帝曰有病口甚臭病名曰何病名曰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以衝脈病故名曰伏梁然衝脈者與足少陰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之三寸關元之分依齊而上循腹各行會於咽喉故身體髀股環齊而痛名曰伏梁環謂圍繞如環也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原在齊下故環齊而痛也大腸也經說大腸當言迴腸也何者靈樞經曰迴腸當脊右環迴周業積而下廣腸別脊以受迴腸左環業積上下屈大尋此則是迴腸非直腸也然大腸迴腸俱與肺合從合而命故通曰大腸也不可動之動之為水溺濇之病也其上行者起於腎下出於氣衝脈起於腎下出於氣衝其上行者起於胞中上出於齊而溺濇也動謂齊其高卑以問苔之義與腹中論同以下關元之分故動之則為水而溺濇而聲動之使其大下也此一問苔為奇病故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見此為何病病急筋重出於此帝曰人有尺脈數甚筋急而瘖此為何也重身謂身中有身則宜任者也瘖謂不得言語也任脈九月足少陰脈養胎約氣斷則瘖不能言也岐伯對曰胞之絡脈絕也絕謂脈斷絕而不通流而不能言也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胞絡者繫於腎少陰之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帝曰何以言之岐伯曰無治也當十月復脈上當故復舊而言也則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其疹疹謂久病反法而治則胎死不去遂成久固之疹病乙經及太素無此四字按全元起注云所謂不治者其身九月而瘖身重不得為治須十月滿生後復如常也然後調之則此四字本全元起所謂無損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鑱石也任脈九月筋骨瘦勞力少身重又拒於穀故身形羸瘦不可以鑱石傷也無益其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泄之泄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故曰疹成也胎約胞絡腎氣不通因而泄之腎精隨出精液內竭胎則不全胎死腹中者而不去由此獨擅故疹成焉帝曰病脅下滿氣逆二三歲不已是為何病岐伯曰病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積為逆息離故名息積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腹中無形脅下滿滿歲不愈息且形之氣逆息離故名息積也氣不在胃故不妨食也灸之則火熱內攻氣化為風刺之則必寫其經轉成虛敗故不可灸刺是可知矣若獨引使氣流行又以藥攻內消疾積則可灸若獨憑其藥而不積為奇引則藥亦不能獨治之也帝曰有病口甚臭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癉謂熱也五氣上溢也生因脾熱故曰脾癉夫五味入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精氣津液在脾故令人口甘也脾熱內滲津液在脾胃穀化餘粕氣溢口通脾氣故口甘津液在脾是脾之產此肥美之所發也新校正云按大素發作致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中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食肥則膀胱密陽氣不得外泄故肥令人內熱甘者性氣和緩而發散逆故甘令人中滿然內熱則陽氣炎上炎上則欲飲而隘就中滿則陳氣有餘有餘則脾氣上溢故曰其氣上溢轉為消渴也陰陽應象大論曰辛甘發散為陽蠱樞經曰甘多食之令人悶然中滿以生之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消渴作消癉治之以蘭除陳氣也蘭謂蘭草也脾農曰蘭草味辛熱平利水道脾不加智中痰滯也除謂去也陳謂久也言蘭除陳久甘肥不化之氣者以辛能發散故也藏氣法時論曰辛者散也新校正云按本草蘭性平不言熱也帝曰有病口苦取陽陵泉口苦者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膽癉亦謂熱也膽汁味苦故口苦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無口苦取陽陵泉六字詳前後文勢疑此為誤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靈樞經與論曰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肝與膽合為表裏相通故諸謀慮取決於膽咽膽相應故咽為使焉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曰膽者中精之府五藏取決於

膽例為之使疑此文誤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治之以膽募俞胸腹曰募背脊曰俞膽募在乳下二肋外期門下同身寸之五分俞在脊第十椎下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治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言治法具於彼篇今經已亡帝曰有癃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是陽氣太盛於外陰氣不足故有餘也新校正云詳此十五字乃是全元起注後人誤書於此按甲乙經太素並無此文今作注書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為何病癃小便不得也溲小便也頸膺如格言頸與胸膺如相格拒不順也人迎躁盛謂結喉兩傍脈動盛滿急數非常躁速也胃脈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謂手大指後同身寸之一寸骨高脈動處脈則肺脈也此正手太陰脈氣之所流可以候五藏也岐伯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病癃數溲身熱如炭頸膺如格息氣逆者皆手太陰脈當洪大而數今太陰脈反微細如髮者是病與脈相反也何以致之肺氣逆陵於胃而為是上使人迎躁盛也故曰病在太陰其盛在胃也以喘息氣逆故云頗亦在肺也病因氣逆證不相應故病名曰厥死不治也此所謂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帝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岐伯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病氣之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外五有餘者一身熱如炭二頸膺如格三人迎躁盛四喘息五氣逆也內二不足者一病癃一日數十溲二太陰脈微細如髮夫如是者謂其病在表則內有二不足謂其病在裏則外有五有餘表裏既不可馮補寫固難為故曰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正死明矣帝曰人生而有病巔疾者病名曰何安所得之百病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也然始生有形未犯邪氣已有巔疾豈邪氣素傷邪故問之巔謂上巔則頭首也岐伯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母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而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巔疾也精氣謂陽之精氣也帝曰有病痝然如有水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痝然謂面目浮起而色雜也大緊謂如弓弦也大即為氣緊即為寒寒氣內薄而反無痛與眾別異故問之也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脈如弓弦大而且緊勞氣內蓄寒復內爭勞氣薄寒故化為風風勝於腎故曰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善驚驚已心氣痿者死腎水受風心火痿弱火水俱困故必死帝曰善

大奇論篇第四十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九卷

肝滿腎滿肺滿皆實即為腫滿謂脈氣滿實也腫謂癰腫也藏氣滿乃如是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肺藏氣而外主息其脈支別者從肺系橫出腋下故喘而兩胠滿也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新校正云詳肝雍甲乙經俱作肝癰肝之脈循股陰入髦中環陰器抵少腹上貫肝鬲布脅肋故胠滿不得小便也肝主驚故臥則驚腎雍腳下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胻大跛易偏枯腳當作胠不得言腳下至少腹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胠下衝脈者經脈之海與少陰之絡俱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膕中循胻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上行者出齊下同身寸之三寸故如是若血氣變易為偏枯也心脈滿大癇瘛筋攣心脈滿大則肝氣下流熱氣內薄筋乾血涸故癇瘛而筋攣肝脈小急癇瘛筋攣肝養筋內藏血肝氣受寒故癇瘛而筋攣也脈小急者寒也肝脈騖暴有所驚駭騖謂馳騖言其迅急也陽氣內薄故發為驚也肝主驚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肝氣若厥厥則脈不通厥退則脈復通矣又其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故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為瘕小急為寒甚不鼓則血不流血不流而凝故為瘕也腎肝并沈為石水肝脈入陰內貫少腹腎脈貫脊中絡膀胱兩藏并藏氣熏衝脈自腎下絡於胞今水不行化故堅而結然腎主水冬脈沈故氣并而沈名為石水新校正云詳肝腎并沈為石水全元起本在厥論中王氏移於此并浮為風水脈浮為風下焦主水風薄於下故名風水并虛為死腎為五藏之根肝為發生之主二者不足是生主俱微故死并小弦欲驚小弦為肝腎俱不足故為驚也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為疝疝者寒氣結聚之所為也夫脈沈為實脈急為痛氣實寒薄聚故為絞痛為疝心脈搏滑急為心疝肺脈沈搏為肺疝皆寒薄於藏故也三陽急為瘕三陰急為疝太陽受寒血凝為瘕太陰受寒氣聚為疝二陰急為癇厥二陽急為驚二陰少陰也二陽陽明也新校正云詳三陽急為瘕至此全元起本在厥論中王氏移於此脾脈外鼓沈為腸澼久自已外鼓謂鼓動於臂外也肝脈小緩為腸澼易治肝脈小緩為脾乘肝故易治腎脈小搏沈為腸澼下血小為陰氣不足搏為陽氣乘之熱在下焦故下血也血溫身熱者死血溫身熱是陰氣喪敗故死心肝澼亦下血肝藏血心養血故澼皆下血也二藏同病者可治心火肝木木火相生故可治之其脈小沈濇為腸澼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腸澼下血而身熱者是火氣內絕去心而歸於外也故死火成數七故七日死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外鼓謂不當尺寸而鼓擊於臂外側也男子發左女子發右左右者陰陽之道路陽主左陰主右故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也不瘖舌轉可治三十日起偏枯之病瘖不能言腎與胞脈內絕也胞脈系於腎腎之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瘖不能言舌轉乃能言也其從者瘖三歲起從謂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也年不滿二十者三歲死以其五藏始定血氣方剛藏始定則易傷氣方剛則甚費易傷甚費故三歲死也脈至而搏血衄身熱者死血衄為虛脈不應搏今反脈搏是氣極乃然故死脈來懸鉤浮為常脈以為血衄者之常脈也脈至如喘名曰暴厥暴厥者不知與人言喘謂卒來盛急去而便衰如人之喘狀也所謂暴厥之候如此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脈數為熱熱則內動肝心故驚數為心脈木被火王非邪入也三日後四日自除所以爾者木生數三也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也微見九十日死浮合如浮波之合後至者凌前速疾而動無常候也脈至如火薪然是心精之予奪也草乾而死薪然之火焱瞥瞥不定其形而便絕也脈至如散葉是肝氣予虛也木葉落而死如散葉之隨風不常其狀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散葉作叢棘脈至如省客省客者脈塞而鼓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而死脈塞謂不行旋復去也懸去謂如懸物物絕去也脈至如丸泥是胃精予不足也榆莢落而死謂如丸泥之轉動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脈長而堅如橫木之在指下也脈至如弦縷是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胞之脈繫於腎腎之脈俠舌本今反善言是真氣內絕去於舌也故死不言者則胞之脈緊於腎氣不足當不能言今反善言故死脈至如交漆交漆者左右傍至也微見三十日死左右傍至言如瀝漆之交左右反戾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交漆作交棘脈至如涌泉浮鼓肌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韭英而死如水泉之動但出而不入脈至如頹土之狀按之不得是肌氣予不

足也五色先見黑白壅發死（頰土之狀謂浮之大而虛按之則無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頰土作委土）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揣切之益大是十二俞之予不足也水凝而死（如頰中之懸雍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懸雍作懸壅元起注云懸壅者言脈與肉不相得也）脈至如偃刀偃刀者浮之小緊按之堅大急五藏菀熱寒熱獨并於腎也如此其人不得坐立春而死（菀積也熱熱也）脈至如丸滑不直手不直手者按之不可得也是大腸氣予不足也春木生而死脈至如華者令人善恐不欲坐臥行立常聽是小腸氣予不足也季秋而死（脈至如華謂似華虛弱不可正取也小腸之脈上入耳中故常聽也）

脈解篇第四十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卷第九卷）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寅太陽也（脽謂臀肉也正月三陽生主建寅三陽謂之太陽故曰寅太陽也　正月陽氣出在上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　正月雖三陽生而天氣尚寒以其尚寒故曰陰氣盛陽未得自次次謂立王之次也）故腫腰脽痛也（以其脈抵髀中入貫臀過髀樞故腫腰脽痛也）月陽氣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不足者故偏虛為跛也（以其脈循股內後廉合腘中下循腨過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故也　新校正云詳王氏云其脈循股內殊非按甲乙經太陽流注不到股內股內乃髀外之誤當云髀外後廉）所謂強上引背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也（項強上謂頸項強也）其脈從腦出別下項背故也（以其脈支別者從所謂甚則狂顛疾甚則引背矣所以別者以其所謂耳鳴者陽氣萬物盛上而躍故耳鳴也（以其脈支別者從頸至耳上角故爾）所謂甚則狂顛疾也（以其脈上在氣也（亦以其脈至耳故也）所謂入中為病者陽盛已衰故為病也（陽氣盛入中而薄於胞腎則胞絡腎絡氣不通故病也胞之脈繫於腎腎之脈挾舌本故病不能言也）內奪而厥則為寒傳此腎虛也（傳傳也腎之脈與衝脈並出於氣衝循陰股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寒病是廢故云此腎虛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是腎之絡非腎之脈況王注云腎之脈與衝脈並出按甲乙經是腎之絡則詳王注云腎之脈與衝脈並出按甲乙經是腎之絡非腎之脈況王注處論并奇病論大奇論皆云腎之絡則

此脈字當為絡）少陰不至者厥也（少陰腎脈也若腎氣內脫則少陰脈不至也少陰之脈不至是則太陰之氣逆上而行也）少陽所謂心脅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心氣逆則少陽盛心氣宜木外九月陽氣盛而陰氣盛故心脅痛也（足少陽脈循脅裏出氣街心繫肺金故盛者心之所表也　王脈循胃出脅故陽火草於戌故九月陽氣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躍謂跳躍也）九月草物盡褒草木墮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亦以其脈循腨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踝之前循足跗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故氣盛則合入跳躍也）陽明所謂濯濯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以明故云午也五月夏至一陰氣上陽氣降下故云盛陽之陰也）所謂腔陰氣加之故濯濯振寒也（陽氣下陰氣升故云陽盛而陰氣加之也）所謂腔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腔腫而股不收也（以其脈下髀膝髕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所謂上支別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故爾）所謂上喘而為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閉故為水也（藏脾也府胃也足太陰脈從足走腹足陽明脈從頭走足今陰氣微下而太陰上行故云陰氣下而復上也復上則所下之陰氣不散客於脾胃之間化為水也）所謂胃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胃痛少氣也（水停於下則氣鬱於上氣鬱於上則脈滿故胃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惡故惕然而驚也所謂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盡而陰盛故欲獨閉戶牖而居（惡喧故爾）所謂病至則欲乘高而歌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故使之乘衣而走也（新校正云詳所謂甚則厥至此與前陽明脈解論相通）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脹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其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脹也太陰所謂病脈者太陰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脈（陰氣大盛太陰始於子故云子也以其脈入腹屬脾絡胃故病脈所謂上走心為噫者陰盛而上走於陽明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為噫也（按靈樞經說足陽明流注並無至心者太陰脈說云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法應以此絡為陽明絡也　新校正云詳王氏以足陽明之脈上通於心循咽出於口宜其經言陽明絡屬心為噫王氏安得謂之無）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溢故嘔也（上高俠咽故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少陰所謂腎痛者少陰者腎脈也腎為腎府故腎痛也）少陰者腎脈也腎氣內脫則少陰脈不至也少陰之脈不至是則太陰之氣逆上而行也）少陽所謂心脅痛者言少陽盛也盛者心之所表也（心氣逆則少陽盛心氣宜木外九月陽氣盛故心脅痛也（足少陽脈循脅裏出氣街心繫肺金故盛者心之所表也　王脈循胃出脅故陽火草於戌故九月陽氣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不可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躍謂跳躍也）九月草物盡褒草木墮落而墮則氣去陽而之陰氣盛而陽之下長故謂躍（亦以其脈循腨陽出膝外廉下入外踝之前循足跗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故氣盛則合入跳躍也）陽明所謂濯濯振寒者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之陰也（陽盛以明故云午也五月夏至一陰氣上陽氣降下故云盛陽之陰也）所謂腔陰氣加之故濯濯振寒也（陽氣下陰氣升故云陽盛而陰氣加之也）所謂腔腫而股不收者是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一陰氣上與陽始爭故腔腫而股不收也（以其脈下髀膝髕中下循胻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又其所謂上支別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故爾）所謂上喘而為水者陰氣下而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閉故為水也（藏脾也府胃也足太陰脈從足走腹足陽明脈從頭走足今陰氣微下而太陰上行故云陰氣下而復上也復上則所下之陰氣不散客於脾胃之間化為水也）所謂胃痛少氣者水氣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胃痛少氣也（水停於下則氣鬱於上氣鬱於上則脈滿故胃痛少氣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者陽氣與陰氣相惡故惕然而驚也陽氣未盛於上而脈滿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厥陰所謂癲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癲疝少腹腫也（以其脈循股陰入髮中環陰器抵少腹故腫）所謂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所謂癲癃疝虐脹者曰陰亦盛而脈脈不通故曰癲癃疝也所謂甚則嗌乾也（此一篇殊與前後經文不相連接別釋經脈發病之源與熱瘧經流注略同所指殊異　新校正云詳此篇所解多甲乙經是動所生之病雖復少有異處大槩則不殊矣）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三

病能論解音介 瘡徒臥切 撮子括切 奇病論鏗鏘衡切 疹丑刃切 稽音耆 大奇論燄弋念切 醫滿藏切 揣初委切 脈解脽音蛙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四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刺要論　刺齊論

刺禁論　刺志論

臧解　長刺節論

刺要論篇第五十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刺齊篇中

黃帝問曰願聞刺要岐伯對曰病有浮沈刺有淺深各至其理無過其道 道謂氣所行之道也 過之則內傷不及則生外壅壅則邪從之 過之內傷以大深也不及外壅以妄益他分之氣也氣益而外壅故邪氣隨處而從之也 淺深不得反為大賊內動五藏後生大病 賊謂氣隨處動亂然不及則外壅過之則內傷既且外壅故邪氣隨處內傷 賊為大病之階漸漸故曰後生大病也 故曰病有在毫毛腠理者有在皮膚者有在肌肉者有在脈者有在筋者有在骨者有在髓者 毛之長者曰毫皮之文理曰腠理然二者皆皮之可見者 是故刺毫毛腠理無傷皮皮傷則內動肺肺動則秋病溫瘧汗沸然寒慄 鍼經曰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合鍼傷多如拔髮狀以取皮氣此肺之應也然此其淺以應於肺腠理毫毛猶應更淺當取髮根淺深之半爾肺之合皮王於秋氣故肺動則秋病溫瘧汗沸然寒慄也 刺皮無傷肉肉傷則內動脾脾動則七十二日四季之月病腹脹煩不嗜食 脾之合內寄王四季又其脈從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鬲侯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別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故傷肉則動脾脾動則四季之月病腹脹煩而不嗜食也七十二日四季之月者謂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各十二日後土寄王十八日也 刺肉無傷脈脈傷則內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心之合脈王於夏氣眞心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心包心主之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平人氣象論曰藏眞通於心故脈傷則動心心動則夏病心痛 刺肉無傷筋筋傷則內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 肝之合筋王於春氣鍼經曰熱則筋緩故筋傷則動肝肝動則春病熱而筋弛弛猶緩緩也 刺筋無傷骨骨傷則內動腎腎動則冬病脈瘠痛 腎亦合骨王於冬氣脈為腎府故骨傷則動腎腎動則冬病瘠痛也腎之脈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故脈也 刺骨無傷髓髓傷則銷鑠胫酸體解㑊然不去矣 髓者骨之充鍼經曰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胫酸眩冒故髓傷則腦髓銷鑠胫酸體解㑊然不去也銷鑠謂髓腦銷鑠解㑊謂強不強弱不弱熱不熱寒不寒體解㑊然不可名之也腦髓銷鑠骨空之所致也

刺齊論篇第五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刺淺深之分 謂皮肉筋脈骨之分位也 岐伯對曰刺骨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脈刺脈者無傷皮刺皮者無傷肉刺肉者無傷筋刺筋者無傷骨帝曰余未知其所謂願聞其解岐伯曰刺骨無傷筋者鍼至筋而去不及骨也刺筋無傷肉者至肉而去不及筋也刺肉無傷脈者至脈而去不及肉也刺脈無傷皮者至皮而去不及脈也 是皆謂邪也然筋有寒邪肉有風邪脈有溼邪皮有熱邪則如是 遠之所謂邪者皆言其非順正氣而相干犯也 新校正云詳此謂刺淺不至所當刺之處也下文則誠其大深也所謂刺皮無傷肉者病在皮中鍼入皮中無傷肉也刺肉無傷筋者過肉中筋也刺筋無傷骨者過筋中骨也此之謂反也 此則誠過分太深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刺如此者是謂傷此皆過過必損其血氣是謂逆也邪必因而入也

刺禁論篇第五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禁數岐伯對曰藏有要害不可不察肝生於左 肝象木王於春春陽發生故生於左也 肺藏於右 肺象金王於秋秋陰收殺故藏於右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肝為少陽陽長之始故曰生肺為少陰陰藏之初故曰藏 心部於表 心象火也 腎治於裏 陰氣主內腎象水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心為五藏部主表陽氣主外故得稱部腎閒動氣內治五藏故曰治 脾為之使 營動不已糟粕水穀故使者也 胃為之市 水穀所歸五味皆入如市糴故為市也 鬲肓之上中有父母 鬲肓之上氣海居中氣者生之原生者命之主故氣海為人之父母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心下鬲上為肓心為陽父也肺為陰母也肺主於氣心主於血其榮衛於身故為父母 七節之傍中有小心 小心謂眞心神 新校正云按太素小心作志心楊上善云有三七二十一節腎在下七節之傍腎神曰志五藏之靈皆名為神神之所以在得名為志者心之神也 從之有福逆之有咎 從謂隨順也人之所以生形之所以成故順之則福延逆之則咎 至刺中心一日死其動為噫

心在氣爲噫刺中肝五日死其動爲語肝在氣爲語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并甲乙經語作欠元起云腎傷則欠子母相感也王氏改欠作語刺中腎六日死其動爲嚏腎在氣爲嚏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六日作三日刺中肺三日死其動爲欬肺在氣爲欬刺中脾十日死其動爲吞脾在氣爲吞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十日作十五日刺中五藏與診要經終論并四時刺逆從論相重此敘五藏相次之法以所生爲次甲乙經以心肺肝脾腎爲次是以所剋爲次全元起本舊文則錯亂無次矣刺中膽一日半死其動爲嘔膽氣勇故爲嘔新校正云按診要經終論刺中膽下又云刺中鬲者爲傷中其病雖愈不過一歲死刺跗上中大脈血出不止死跗爲足跗大脈動而不止者則胃之大經也胃爲水穀之海然血出不止則胃氣將傾海竭氣亡故死刺面中溜脈不幸爲盲面中溜脈者手太陽任脈之交會手太陽脈自顴而斜行至目內眥任脈自鼻鼽兩傍上行至瞳子下故刺面中溜脈不幸爲盲刺頭中腦戶入腦立死腦戶穴名也在枕骨上通於腦中然腦爲髓之海眞氣之所聚鍼入腦則眞氣洩故立死刺舌下中脈太過血出不止爲瘖舌下脈脾之脈也脾脈者循咽連舌本散舌下血出不止則脾氣不能營運於舌故瘖不能言語刺足下布絡中脈血不出爲腫布絡謂當內踝前足下空處布散之絡正當然谷穴分也絡中脈則衝脈也衝脈者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也然刺之而血不出則腎脈與衝脈氣并歸於然谷之中故爲腫刺郄中大脈令人仆脫色尋此經郄中主治與中誥流注經委中穴正同應郄中者以經穴爲名委中處所爲名亦猶寸口脈口氣口皆同一處爾然郄中大脈者足太陽經脈也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合手太陽手太陽脈自目內眥斜絡於顴足太陽脈上頭下項又循於足故刺之過禁則令人仆倒而面色如脫去也刺氣街中脈血不出爲腫鼠僕氣街之中膽胃脈也膽之脈循脅裏出氣街胃之脈俠齊入氣街中其支別者起胃下口循腹裏至氣街中而合今刺之而血不出則血脈氣并聚於中故內結爲腫如伏鼠之形也氣街在腹下俠齊兩傍相去四寸鼠僕上一寸動脈應手也新校正云按別本僕一作起氣府論注氣街在齊下橫骨兩端鼠鼷上一寸也刺脊間中髓爲傴傴謂傴僂身踡屈也脊閒謂脊骨節閒也刺中髓則骨精氣泄故傴僂也刺乳上中乳房爲腫根蝕乳之上下皆足陽明之脈也乳房之中乳液滲泄胷中氣血皆外湊之然刺中乳房則氣更交湊故爲大腫中有膿根內蝕肌膚化爲膿水而久不愈也刺缺盆中內陷氣泄令人喘欬逆五藏者肺爲之蓋缺盆爲之道肺藏氣而主息又在氣爲欬刺缺盆中內陷則肺氣外泄故令人喘欬逆也刺手魚腹內陷爲腫

手魚腹內肺脈所流故刺之內陷則爲腫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肺脈所流當作留字無刺大醉令人氣亂脈數過度故因刺而亂也新校正云按靈樞經氣亂當作脈亂無刺大怒令人氣逆怒者氣逆故刺之益甚無刺大勞人經氣越也無刺新飽人氣盛滿也無刺大饑人氣不足也無刺大渴人血脈乾也無刺大驚人神蕩越而氣不治也新校正云詳無刺大醉至此七條與靈樞經相出入靈樞經云新內無刺已刺無內大怒無刺已刺無怒大勞無刺已刺無勞大醉無刺已刺無醉大飽無刺已刺無飽大飢無刺已刺無飢大渴無刺已刺無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也刺陰股中大脈血出不止死之中脾之脈也脾者中央土孤藏以灌四傍今血出不止脾氣將竭故死新校正云按刺陰股中大脈條皇甫士安移在前刺跗上中大脈下相續自後至篇末逐條與前條相閒也刺客主人內陷中脈爲內漏爲聾客主人穴名也今名上關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手少陽足陽明脈交會於中陷脈言刺太深也刺太深則交脈破決故爲耳內之漏脈內漏則氣不營故聾新校正云詳客主人穴與氣穴論注同按甲乙經及氣府論注云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疑此脫足少陽一脈也刺膝髕出液爲跛膝爲筋府筋會於中液出筋乾故跛刺臂太陰脈出血多立死臂太陰者肺脈也肺者主行榮衛陰陽治節由之血出多則榮衛絕故立死刺足少陰脈重虛出血爲舌難以言足少陰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腎絡肺繫舌本故重虛出血則舌難言也刺膺中陷中肺爲喘逆仰息肺氣上泄逆所致也刺肘中內陷氣歸之爲不屈伸肘中謂肘屈折之中尺澤穴中也刺過陷脈惡氣歸之氣固關節故不屈伸也刺陰股下三寸內陷令人遺溺股下三寸腎之絡也衝脈與少陰之絡皆起於腎下出於氣街並循於陰股其上行者出胞中故刺陷脈則令人遺溺也刺掖下脅間內陷令人欬掖下肺脈也肺之脈從肺系橫出掖下眞心脈直行者從心系卻上掖下刺陷脈則心肺俱動故欬也刺少腹中膀胱溺出令人少腹滿胞氣外泄穀氣歸之故少腹滿也少腹謂齊下也刺腨腸內陷爲腫腨腸之中足太陽脈也太陽氣泄故爲腫刺匡上陷骨中脈爲漏爲盲匡目匡也骨中謂目匡骨中也匡骨中脈目之系肝之脈也刺內陷則眼系絕故爲目漏目盲刺關節中液出不得屈伸諸筋者皆屬於節津液滲潤之液出則筋膜乾故不得屈伸也

刺志論篇第五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虛實之要岐伯對曰氣實形實氣虛形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陰陽應象大論曰形歸氣由是故虛實同焉反謂不相合應失常平之候也形氣相反故病生氣謂脈氣形謂身形也穀盛氣盛穀虛氣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靈樞經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於胃氣傳與肺精專者上行經隧由是故穀氣虛實占必同焉候不相應則爲病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實作寶脈實血實脈虛血虛此其常也反此者病脈者血之府故虛實同焉反不相應則爲病也帝曰如何而反岐伯曰氣虛身熱此謂反也氣虛爲陽氣不足陽氣不足當身寒反身熱者脈氣當盛脈不盛而身熱證不相符故謂反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氣盛身寒氣虛身熱此謂反也當補此四字穀入多而氣少此謂反也胃之所出者穀氣而布於經脈也穀入於胃脈道乃散今穀入多而氣少者是胃氣不散故謂反也穀不入而氣多此謂反也胃氣外散肺并之也脈盛血少此謂反也脈少血多此謂反也經脈行氣絡脈受血經氣入絡絡受經氣候不相合故皆反常也氣盛身寒得之傷寒氣虛身熱得之傷暑傷謂觸冒也寒傷形故氣盛身寒熱傷氣故氣虛身熱穀入多而氣少者得之有所脫血濕居下也脫血則血虛血虛則氣盛內鬱化成津液流入下焦故云溼居下也穀入少而氣多者邪在胃及與肺也胃氣不足肺氣下流於胃中故邪在胃然肺氣入胃則肺氣不自守氣不自守則邪氣從之故云邪在胃及與肺也脈小血多者飲中熱也飲謂留飲也飲留脾胃之中則脾氣溢脾氣溢則發熱中脈大血少者脈有風氣水漿不入此之謂也風氣盛滿則水漿不入於脈夫實者氣入也虛者氣出也入爲陽出爲陰陰生於內故出陽生於外故入氣實者熱也氣虛者寒也陽盛而陰內拒故熱陰盛而陽外微故寒入實者左手開鍼空也入虛者左手閉鍼空也言用鍼之補寫也右手持鍼左手捻穴故實者左手開鍼空以寫之虛者左手閉鍼空以補之也

鍼解篇第五十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六卷

黃帝問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岐伯對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氣實乃熱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氣虛乃寒也菀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菀積也陳久也除去也言絡脈之中血積而久者鍼刺而除去之也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邪者不正之目非本經氣是則謂邪非言鬼毒精邪之所勝也出鍼勿按穴俞且開故得經虛邪氣發泄也徐而疾則

23A

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之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徐出謂得經氣已久乃出之疾按謂鍼出穴已速疾按之則冥氣不泄經脈氣全故徐而疾乃實也疾出鍼謂鍼入穴已至於經脈即疾出之徐按謂鍼出穴已徐緩按之則邪氣得泄精氣復固故疾而徐乃虛也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寒溫謂經脈陰陽之氣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知也言其冥昧不可即而知也夫不可即知故若無慧然神悟故若有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也知病先後乃補寫之為虛與實者工勿失其法鍼經曰經氣已至慎守勿失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若存若亡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離其法也妄為補寫離亂大經誤補實者轉令若得誤寫虛者轉令若失故曰若得若失也鍼經曰無實實無虛虛此其誡也新校正云詳自篇首至此與太素九鍼解篇經同而解異二經互相發明也

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為其各有所宜也熱在頭身宜鑱鍼內分氣宜鋒鍼滿宜員鍼脈氣虛少宜鍉鍼寫熱出血發泄固病宜鋒鍼破癰腫出膿血宜鋒鍼調陰陽大暴痺宜員利鍼治經絡中痛痹宜毫鍼痹深居骨解腐脊節腠之間者宜長鍼虛風舍於骨解皮膚之間宜大鍼此之謂各有所宜也新校正云按別本鋒一作鍼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闔相合也時刻氣當謂之開已過未至謂之闔時刻者然水下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不已氣行不已如是則當刻者謂之開過刻及未至者謂之闔也鍼經曰謹候其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此所謂補寫之時也新校正云詳自篇首至此文出靈樞經素問解之互相發明也甲乙經補寫之時以鍼為之者此脫此四字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窮其所當補寫也各不同形謂長短鋒穎不等窮其補寫各隨其療而用之也新校正云按九鍼謂之形今具甲乙經刺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隆至乃去鍼也刺虛須其實者陽氣隆至鍼下熱乃去鍼也言要以氣至而有效也經氣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也變謂變易更謂改更背變法也言得氣至必宜謹守无變其法反招損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也志意皆行志一為意其鍼之用也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言氣雖近遠不同然其刺候皆以氣至而有效也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言氣候補寫如臨深淵不敢墮慢失補寫之法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壯謂持鍼堅定也鍼經曰持鍼之道堅者為實則其義也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言氣實字作實神無營於眾物者靜志觀病人無左右視也日經妄視心專一務則用之必審既或誤也新校正云詳從刺實須其虛至此文見實命今形詳

此又為之解亦互相發明也義無邪下者欲端以正也正指直刺鍼无左右必正其神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檢彼精神令无散越則氣為神使中外易調也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跗之者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跗之作低脈太素作付之按骨空論跗之疑作跗上舉膝分易見也三里穴名正在膝下三寸脛外兩筋肉分間極重舉膝分易見巨虛者蹻足脛獨陷者巨虛穴名也蹻謂舉也取巨虛下廉當舉足取之則脛外兩筋之間陷下也下廉者陷下者也欲知下廉穴者脛外兩筋之間獨陷下者則其處也帝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令可傳於後世以為常也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身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新校正云詳此文與靈樞經相出入人皮應天覆蓋於物天之象也人肉應地柔厚安靜地之象也人脈應人盛衰變易人之象也人筋應時堅固真為時之象也人聲應音備五音故人陰陽合氣應律交會氣通相生无替則律之象新校正云按別本氣一作度人齒面目應星人面應七星者所謂面有七孔應之也新校正云詳此注乃全元起之辭也人出入氣應風動出往來風之象也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身形之外野之象也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各有所主也一鑱鍼二員鍼三鋒鍼四鋒鍼五鋒鍼六員利鍼七毫鍼八長鍼九大鍼新校正云按別本鋒一作鍼人心意應八風動靜不形應之象也人氣應天運行不息天之象也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髮齒生長耳目清通五聲應同故應五音及六律也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陰陽有交會生盛衰故應地也人肝目應之九肝氣通目木生數三三而三之則應之九也九竅三百六十五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无此七字人一以觀動靜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六律有餘不足應之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九野一節餘應之以候閉節三人變一分人候齒泄多血少十分角之變五分以候緩急六分不足三分寒關節第九分

四時人寒溫燥濕四時一應之以候相反一四方各作解此一百二十四字蠹簡爛文義理殘缺莫可尋究而上古書故且載之以俟後之具本也新校正云詳王氏云一百二十四字今有一百二十三字又凶一字

長刺節論篇第五十五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三卷

刺家不診聽病者言在頭頭痛為藏鍼之藏猶深也言深刺之故下文曰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為鍼之無藏字刺至骨病已上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皮者鍼之道故刺骨陰刺入一傷四處氣傷骨肉及皮也治寒熱頭有寒熱則用陰刺法治之陰刺謂卒刺之如此數也新校正云按別本卒刺一作平刺按甲乙經陽刺者正內一傷內四陰者左右卒刺之此陰刺疑是陽刺深專者刺大藏寒熱病氣深專攻中者當刺五藏以拒之迫藏刺背背俞也則刺背五藏之俞也刺之迫藏藏會言刺近於藏者何也以是藏氣之會發也腹中寒熱去而止言刺背俞者無問其數要以寒熱去乃止鍼與刺之要發鍼而淺出血若諸俞刺之則如此治腐腫者刺腐上視癰小大深淺刺腐腫謂腐敗為膿血者癰小者淺刺之癰大者深刺之刺大者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腐作癰多血小者深之必端內鍼為故正癰之大者多出血癰之小者但直鍼之而已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大者多血深之必端內鍼為故正也此文云小者深之疑此誤病在少腹有積刺皮髓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兩傍四椎閒髓謂脊下同身寸之五寸橫約文審刺而勿過深之刺禁論曰刺少腹中腸胱溺出令人少腹滿由此故不可深之矣俠脊四椎之閒據經无俞恐當云五椎閒五椎之下兩傍正心之俞心應少腹故當言椎閒也髓為署骨髓一為髓字形相近之誤也髓謂居髓署側穴也季脅肋閒當是刺季肋之閒京門穴也新校正云按釋音皮慄作皮髓古未反是髓誤作慄也及徧尋篇韻中無慄字只有髓骨端也皮髓者蓋謂脊下橫骨之端也全元起本作骨髓元起注舊傷墮起也亦未為得病在少腹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閒刺髕骨閒刺而多之盡見病已厥陰之脈環陰器抵少腹衝脈與少陰之結皆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其後行者自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絡循陰器合少陰上繞臍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纍與女子等故刺少腹及兩股閒又刺髕骨閒也髕骨者髕房俠

脈平立陽者中按之有骨處也痛爲寒生故多刺之少則盡熱乃止鍼炅熱也　新校正云按別本篇一節其病在筋筋攣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痹刺筋上爲故刺分肉間不可中骨也分謂肉分間有筋絡處也刺筋无傷骨故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筋寒痹生故得筋熱病已乃止病在肌膚肌膚盡痛名曰肌痹傷於寒溼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以熱爲故大分謂大肉之分小分謂小肉之分無傷筋骨傷筋骨癃發若變　鍼經曰淺刺傷良肉皮膚爲癰又曰鍼太深則邪氣反沈病益甚傷筋骨則鍼太深故癃發若變也　諸分盡熱病已止熱可消寒故病已則止　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酸痛寒氣至名曰骨痹深者刺無傷脈肉爲故其道大分小分骨熱病已止骨痹刺無傷脈肉者何自刺其氣通分三小分中也　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氣狂亂也刺之虛脈視分盡熱病已止病初發歲一發不治月一發不治月四五發名曰癲病刺諸分諸脈其無寒者以鍼調之病已止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諸分其脈尤寒以鍼補之　病風且寒且熱炅汗出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汗出且寒且熱三日一刺百日而已病大風骨節重鬚眉墮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泄衛氣之怫熱刺骨髓汗出百日泄榮氣之怫熱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鍼怫熱肝退陰氣內復故多汗出鬚眉生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五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皮部論　經絡論

氣穴論　氣府論

皮部論篇第五十六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有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皮有分部脈有經紀筋有結絡骨有度量其所生病各異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病之始終願聞其道岐伯對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者諸經皆然循經脈行止所主則皮部可知諸陽明之陽名曰害蠶蠶生化也害殺氣也殺氣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謂足陽明也　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痹黃赤則熱多白則寒五色皆見則寒熱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陽主外陰主內陽謂陽絡陰謂陰絡此通言之也手足身分所見經絡皆然　少陽之陽名曰樞持樞謂樞要持謂執持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故在陽者主內在陰者主出以滲於內諸經皆然太陽之陽名曰關樞關司外動以節鍼爲事如樞之運則氣和平也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少陰之陰名曰樞儒順也守要而順陰陽開闔之用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傷作患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經也從陽部注於經其出者從陰內注於骨心主之陰名曰害肩心主脈入掖下氣不和則妨害肩掖之動轉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關閉蟄類使順行蟄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蟄作執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部皆謂本經絡之所部分浮謂浮見也　凡十二經絡脈者皮之部也列陰陽俞部主於皮故曰皮之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必先於皮毛邪中之

刺要論厥音蹶施是鑠詩爲脇蘇音刺齊論解胡買切低音鍼解鍼音

刺禁論禨音祈刺志論脫切上恬捻音湿

長刺節論骨古末切篡初患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四

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經留而不去傳入於府廩於腸胃 廩積也 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 泝然惡寒也起謂毛起竪也腠理皆謂皮空及文理也 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 盛謂盛滿變謂易其常也 其入客於經也則感虛乃陷下 經虛邪入故曰感虛脈虛氣少故陷下也 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弛骨消肉爍䐃破毛直而敗 攣急也弛緩也消爍也鍼經曰寒則筋急熱則筋緩寒勝為痛熱勝為氣消䐃者肉之標故肉消則䐃破毛直而敗 也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皆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 脈氣留行各有陰陽氣隨經所過而部主之故云脈之部 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脈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也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也 脈行皮中各有部分脈受邪氣隨則病生非由皮氣而能生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與作不愈全元起本作不與元起云氣不與絡脈和調則氣傷於外邪流入於內必生大病也 帝曰善

經絡論篇第五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皮部論末王氏分

黃帝問曰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對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也 經行氣故色見常應於時絡主血故受邪則變而不一矣 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也帝曰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四時而行也 順四時氣化之行止 寒多則凝泣凝泣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皆常色謂之無病五色具見者謂之寒熱 淖溼也澤潤液也謂微溼潤也 帝曰善

氣穴論篇第五十八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願卒聞之岐伯稽首再拜對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因請溢意盡言其處 孰誰也 帝捧手逡巡而卻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

目以明耳以聰矣 目以明耳以聽言心志通明迥如意也 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也帝曰余非聖人之易語也世言真數開人意今余所訪問者真數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 開氣穴真數庶將解彼蒙昧之疑惑未足以論述深微之意也 然余願聞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令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 言其處所謂穴俞處所 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言之背與心相控而痛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 天突在頸結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宛中陰維任脈之會低鍼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按今甲乙經經脈流注孔穴圖經當脊十椎下並無穴目恐是七椎也此則督脈氣所主之上紀之處如下說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天突在結喉下五寸 上紀者胃脘也 謂中脘也中脘者胃募也在上脘下同身寸之一寸居心蔽骨與臍之中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三脈所生任脈氣所發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二分若灸者可灸七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任脈之會也 下紀者關元也 關元者少陽募也在臍下同身寸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 背胸邪繫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濇胸脅痛而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 新校正云按別本偏一作滿 脈滿起斜出尻脈絡胸脅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斜下肩交十椎下 尋此支絡脈流注病形證悉是督脈支絡自尾骶出各上行斜絡胸支心貫鬲上加天突斜之肩而下交於十椎 新校正云詳自背與心相控而痛至此疑是骨空論文簡脫誤於此 藏俞五十穴 藏謂五藏肝心脾肺腎非兼四形藏也俞謂井滎俞經合非背俞也然其滎俞經合者肝之井者大敦也滎行間也俞太衝也經中封也合曲泉也大敦在足大指端去爪甲角如韭葉及三毛之中足厥陰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行間在足大指之間脈動應手陷者中足厥陰脈之所流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留作流餘所流並作留 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 新校正云按刺腰痛注云本節後內間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動脈應手 足厥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中封在足內踝前同身寸之一寸半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一寸 陷者中仰足而取之伸足乃得之足厥陰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曲泉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者中屈膝而得之足厥陰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包之井者中衝也滎勞宮也俞大陵也經間使也合曲澤也中衝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陷者中手心主脈之所出也刺可

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勞宮在掌中央動脈手心主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陵在掌後骨兩筋間陷者中手心主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間使在掌後同身寸之三寸兩筋間陷者中手心主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灸三壯 曲澤在肘內廉下陷者中屈肘而得之手心主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脾之井者隱白也滎大都也俞太白也經商丘也合陰陵泉也隱白在足大指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陰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者中足太陰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足太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商丘在足內踝下微前陷者中足太陰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陰陵泉在膝下內側輔骨下陷者中伸足乃得之足太陰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肺之井者少商也滎魚際也俞太淵也經經渠也合尺澤也少商在手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太陰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一壯 魚際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手太陰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淵在掌後陷者中手太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經渠在寸口陷者中手太陰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不可灸傷人神明尺澤在肘中約上動脈手太陰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腎之井者涌泉也滎然谷也俞太谿也經復溜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溜作留骨復溜字並同 合陰谷也涌泉在足心陷者中屈足卷指宛宛中足少陰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陰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此多見血令人立饑欲食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陷者中足少陰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復溜在足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 新校正云按刺腰痛篇注云在內踝後上二寸動脈 足少陰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陰谷在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足少陰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如是五藏之俞藏各五穴則二十五俞以左右脈具而言之則五十穴 府俞七十二穴 府謂六府非兼九形府也俞亦謂井滎俞原經合非背俞也肝之府膽膽之井者竅陰也滎俠谿也俞臨泣也原丘墟也經陽輔也合陽陵泉也竅陰在足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少陽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三呼 若灸者可灸三壯俠谿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流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

灸三壯臨泣在足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者中去俠谿同身寸之一寸半足少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邱虛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同身寸之三寸足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輔在足外踝上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外踝上四寸輔骨前絕骨之端如前同身寸之三分所去邱虛同身寸之七寸足少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陵泉在膝下同身寸之一寸胻外廉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脾之府胃胃之井者厲兌也榮內庭也俞陷谷也原衝陽也經解谿也合三里也厲兌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足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內庭在足大指次指外間陷者中足陽明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作二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陷谷在足大指次指外間本節後陷者中去內庭同身寸之二寸足陽明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衝陽在足跗上同身寸之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谷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解谿在衝陽後同身寸之二寸半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一寸半刺瘧注作三寸半素問二注不同當從甲乙經之說腕上陷者中足陽明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里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胻骨外廉兩筋肉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肺之府大腸大腸之井者商陽也榮二閒也俞三閒也原合谷也經陽谿也合曲池也商陽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手陽明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二閒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前內側陷者中手陽明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三閒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後內側陷者中手陽明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

可灸三壯合谷在手大指次指歧骨之閒手陽明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谿在腕中上側兩筋閒陷者中手陽明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曲池在肘外輔屈肘兩骨之中手陽明脈之所入也以手拱胸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之府小腸小腸之井者少澤也榮前谷也俞後谿也原腕骨也經陽谷也合少海也少澤在手小指之端去爪甲下同身寸之一分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一壯前谷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後谿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若灸者可灸一壯腕骨在手外側腕前起骨下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谷在手外側腕中銳骨之下陷者中手太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

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少海在肘內大骨外去肘端同身寸之五分陷者中屈肘乃得之手太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心包之府三焦三焦之井者關衝也榮液門也俞中渚也原陽池也經支溝也合天井也關衝在手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手少陽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液門在手小指次指間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中渚在手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池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支溝在腕後同身寸之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天井在肘外大骨之後同身寸之一寸兩筋間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少陽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腎之府膀胱膀胱之井者至陰也榮通谷也俞束骨也原京骨也經崑崙也合委中也至陰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足太陽脈之所出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通谷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束骨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赤白肉際陷者中足太陽脈之所注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按而得之足太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崑崙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委中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新校正云詳委中穴與甲乙經及刺瘧篇注痹論注同又骨空論云在膝解之後曲腳之中背面取之又熱穴論注刺熱篇注云在足膝後屈處足太陽脈之所入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如是六府之俞府各六穴則三十六俞以左右脈具而言之則七十二穴

熱俞五十九穴水俞五十七穴

並具水熱論中新校正云按熱俞又見刺熱篇注

頭上五行行五五二十五穴

此亦熱俞之五十九穴也

中膂兩傍各五凡十穴

謂五藏之背俞也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心俞在第五椎下兩傍肝俞在第九椎下兩傍脾俞在第十一椎下兩傍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傍此五藏俞者各俠脊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半並足太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肝俞留六呼餘並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俠脊數之則十穴也

大椎上兩傍各一凡二穴

今甲乙經經脈流注孔穴圖經所不載未詳何俞也新校正云按大椎上傍無穴大椎下傍穴名大杼後有故王氏云未詳

目瞳子浮白二穴

瞳子髎在目外去眥同身寸之五分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浮白在耳後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足太陽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言之各二為四也

兩髀厭分中二穴

謂環跳穴也在髀樞後足少陽太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二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按王氏云在髀樞後按甲乙經云在髀樞中後當作中灸三壯甲乙經作五壯

犢鼻二穴

在膝臏下胻上俠解大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耳中多所聞二穴

聽宮穴也在耳中珠子大如赤小豆手足少陽手太陽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可入三分

眉本二穴

攢竹穴也在眉頭陷者中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完骨二穴

在耳後入髮際同身寸之四分足太陽少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可入二分灸七壯

項中央一穴

風府穴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大筋內宛宛中督脈陽維二經之會疾言其肉立起言休其肉立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灸之不幸使人瘖

枕骨二穴

竅陰穴也在完骨上枕骨下搖動應手足太陽

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並刺熱篇注水熱穴注上廉在三里下三寸此云犢鼻下六寸者蓋三里在犢鼻下三寸上廉又在三里下三寸故云六寸也

曲牙二穴

頰車穴也在耳下曲頰端陷者中開口有空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也

天突一穴

已前釋也

天府二穴

在腋下同身寸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手太陰脈氣所發禁不可灸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

天牖二穴

在頸筋間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手少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扶突二穴

穴在頸當曲頰下同身寸之一寸人迎後手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天窗二穴

在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肩解二穴

謂肩井也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手足少陽陽維之會刺可入同

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灸五壯 關元一穴 新校正云詳此已前釋舊當篇再出今去之 委陽二穴 三焦下輔俞也在膕中外廉兩筋間此足太陽之別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屈身而取之 肩貞二穴 在肩曲甲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瘖門一穴 在項髮際宛宛中入繫舌本督脈陽維二經之會仰頭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不可灸灸之令人瘖 新校正云按氣府注云去風府一寸 齊一穴 齊中也禁不可刺刺之使人齊中惡瘍潰矢出者死不可治若灸者可灸三壯 胸俞十二穴 謂俞府彧中神藏靈墟神封步廊左右則十二穴也俞府在巨骨下俠任脈兩傍橫去任脈各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下五穴遞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足少陰脈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背俞二穴 大杼穴也在脊第一椎下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陷者中督脈別絡手足太陽三脈氣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 膺俞十二穴 謂雲門中府周榮胷鄉天谿食竇左右則十二穴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周榮胷鄉 雲門在巨骨下俠任脈傍橫去任脈各同身寸之六寸 新校正云按水熱穴注作胷中行兩傍與此文雖異處所無別 陷者中動脈應手雲門中府相去同身寸之一寸餘五穴遞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手太陰脈氣所發雲門食竇舉臂取之餘並仰而取之雲門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太深令人逆息中府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五呼餘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詳王氏以此十二穴并手太陰按甲乙經雲門乃手太陰中府乃手足太陰之會周榮已下乃足太陰非十二穴並手太陰也 分肉二穴 在足外踝上絕骨之端同身寸之三分筋肉分間陽維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分肉穴詳處所疑是陽輔在足外踝上輔骨前絕骨端如前三分所又按刺腰痛注作絕骨之端如後二分刺入五分留十呼與此注小異 踝上橫二穴 內踝上者交信穴也交信去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足陰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上附陽穴也附陽去外踝上同身寸之三寸太陽前少陰後筋骨間陽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附陽作付陽 陰陽蹻四穴 陰蹻穴在足內踝下是謂照海陰蹻所生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蹻穴是謂申脈陽蹻所生在外踝下陷者中 新校正云按刺腰痛篇注作在外踝下五分繆刺論注云外踝下半寸容爪甲 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留七呼作六呼刺腰痛篇注作十呼 水俞在諸分 分謂肉之分理間治水取之 熱俞在氣穴 寫熱取之 寒熱俞在兩骸厭中二穴 骸厭謂膝外俠膝之骨厭中也 大禁二十五在天府下五寸 謂五里穴也所以謂之大禁者謂其禁不可刺也鍼經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俞矣蓋謂此也又曰五里者尺澤之後五里與此文同 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 新校正云詳自藏俞五十至此并重復共得三百六十一穴通前天突十椎上紀下紀共三百六十五穴除重複實有三百一十三穴

帝曰余已知氣穴之處遊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 孫絡小絡也謂絡之支別者 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亦以應一歲以溢奇邪以通榮衛榮衛稽留衛散榮溢氣竭血著外為發熱內為少氣疾寫無怠以通榮衛見而寫之無問所會 榮積衛留內外相薄者是其血絡當即寫之亦無問其脈之俞會 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也岐伯曰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以舍大氣 邪溢氣壅脈熱肉敗榮衛不行必將為膿內銷骨髓外破大膕 熱過故致是 留於節湊必將為敗 若留於骨節之間津液所湊之處則骨節之間髓液皆潰為膿故必敗爛筋骨而不得屈伸矣 積寒留舍榮衛不居卷肉縮筋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寒肉縮筋 肋肘不得伸內為骨痺外為不仁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也 邪氣盛甚真氣不榮髓溢內消故為是也不足謂陽氣不足也寒邪外薄久積淹留陽不外勝內消筋髓故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之中也 谿谷三百六十五穴會亦應一歲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同 若小寒之氣流行淫溢隨脈往來為痺病用鍼調者與常法相同 帝乃辟左右而起再拜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曰氣穴所在岐伯曰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脈非獨十四絡脈也 十四絡者謂十二經絡兼任脈督脈之絡也脾之大絡起自於脾故不并言之也 內解寫於中者十脈 解謂骨解之中經絡也雖則別行然所受邪亦隨注寫於五藏之脈左右各五故十脈也

氣府論篇第五十九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 兼氣浮薄相通者言之當言九十三穴非七十八穴也正經脈會發者七十八穴浮薄相通者一十五穴則其數也 兩眉頭各一 謂攢竹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入髮至項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 謂大杼風門各二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別本云入髮至項三寸又注云寸同身寸也諸寸同法與此注全別此注謂大杼風門各二穴所在灸刺分壯與此氣穴同法今氣穴篇中無風門穴而注言與同法此注之非可見此非王氏之誤誤在後人詳此入髮至項三寸半傍五相去三寸蓋是說下文浮氣之在皮中五行行五之穴故王都不解釋直云寸為同身寸也但以頂誤作項剩半字耳所以言入髮至頂者自入髮顖會穴至頂百會凡三寸自百會後至後頂又三寸故云入髮至頂三寸傍五者為兼四行傍數有五行也相去三寸者蓋謂自百會頂中數左右前後各三寸有五行行五其二十五穴也後人誤認將頂為項以為大杼風門此甚誤也況大杼在第一椎下兩傍風門又在第二椎下上云髮際非止三寸半也其誤甚明 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行五五五二十五 浮氣謂氣浮而通之可以去熱者也五行謂頭上自髮際中同身寸之二寸後至頂之後者也二十五者其中行則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強間五督脈氣也次俠傍兩行則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各五本經氣也又次傍兩行則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各五足少陽氣也兩傍四行各五則二十穴中行五則二十五也其刺灸分壯與水熱穴同法 項中大筋兩傍各一 謂天柱二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風府兩傍各一 謂風池二穴也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風池足少陽陽維之會非太陽之所發也經言風府兩傍乃天柱穴之分位此亦復明上項中大筋兩傍穴也此注剩出風池二穴於九十三數外更剩前大杼風門及此風池六穴也 俠背以下至尻尾二十一節十五間各一 十五間各一者今中誥孔穴圖經所存者十三穴左右其二十六謂附分魄戶神堂譩譆鬲關魂門陽綱意舍胃倉肓門志室胞肓秩邊十三也附分在第二椎下附項內廉兩傍各相去俠脊同身寸之三寸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魄戶在第三椎下兩傍上直附分足太陽脈氣所發下十二穴並同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如附分法神堂在第五椎下兩傍上直魄戶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灸同附分法譩譆在第六椎下兩傍上直神堂 新校正云按骨空論注云以手厭之令病人呼譩譆之聲則指下動矣 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灸如附分法鬲關在第七椎下兩傍上直譩譆正坐開肩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可灸五壯 魂門在第九椎下兩傍上直鬲關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鬲關法陽綱在第十椎下兩傍上直魂門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魂門法意舍在第十一椎下兩傍上直陽綱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陽綱法胃倉在第十二椎下兩傍上直意舍刺灸分壯如意舍法肓門在第十三椎下兩傍上直胃倉刺同胃倉可灸三十壯 新校正云按肓門灸三十壯與甲乙經同水穴注

作灸三壯　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傍上直肓門正坐取之刺灸分壯如魄戶法胞肓在第十九椎下兩傍上直志室伏而取之刺灸分壯如魄戶法　新校正云按志室胞肓灸如魄戶法[illegible]甲乙經作三壯水穴注亦作三壯熱穴注志室亦作三壯　秩邊在第二十一椎下兩傍上直胞肓伏而取之刺灸分壯如魄戶法**五藏之俞各五六府之俞各六**肺俞在第三椎下兩傍傍在相去各同身寸之一寸半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心俞在第五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七呼肝俞在第九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心俞法留六呼脾俞在第十一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七呼腎俞在第十四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肺俞法留七呼膽俞在第十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肺俞法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胃俞在第十二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脾俞法留七呼三焦俞在第十三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脾俞法大腸俞在第十六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腎俞法留六呼小腸俞在第十八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心俞法留六呼膀胱俞在第十九椎下兩傍相去及刺如腎俞法留六呼五藏六府之俞若灸者並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或者疑釋中各五各六以各字爲謬者非也所以言各者謂左右各五各六非謂每藏府而各五各六也**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俞**謂委中昆崙京骨束骨通谷至陰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如氣穴法經言脈氣所發者七十八穴今此所有兼亡者九十二穴由此則大數差錯傳寫有誤也　新校正云詳王氏云兼亡者九十三穴今兼大杼風門風府爲九十九穴以此三氏總數考之明知此三穴後之所增也**足少陽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兩角上各二**謂天衝曲鬢左右各二也天衝在耳上如前同身寸之三分足太陽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曲鬢在耳上入髮際曲隅陷者中鼓頷有空足太陽少陽二脈之會刺灸分壯如天衝法**直目上髮際內各五**謂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足也臨泣在直目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五分足太陽少陽陽維三脈之會留七呼目窗在臨泣後同身寸之一寸正營在目窗後同身寸之一寸承靈在正營後同身寸之一寸半腦空在承靈後同身寸之一寸半俠枕骨後枕骨上並足少陽陽維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餘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並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按腦空在枕骨上枕骨上甲乙經作玉枕骨下**耳前角上各一**謂頷厭二穴也在曲角下顳顬之上上廉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深令人耳無所聞**耳前角下各一**謂懸顱二穴也在曲角上顳顬之下廉手足少陽陽明四脈之交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後手少陽中云角上此云角下必有一誤**銳髮下各一**謂和髎二穴也在耳前銳髮下橫動脈手足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手足少陽手太陽之會**客主人各一**客主人穴名也

在耳前上廉骨開口有空手足少陽足陽明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氣穴注刺禁注並云手少陽足陽明之會與此異**耳後陷中各一**謂翳風二穴也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耳中手足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下關各一**下關穴名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耳下牙車之後各一**謂頰車二穴也氣穴同壯**缺盆各一**缺盆穴名也在肩上橫骨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太深令人逆息　新校正云按骨空論作手陽明**掖下三寸脅下至胠八間各一**下三寸同身寸也掖下謂淵掖輒筋天池脅下日月章門五樞維道居髎九穴也左右共十八穴也淵掖在掖下同身寸之三寸足少陽脈氣所發舉臂得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禁不可灸輒筋在掖下同身寸之三寸復前行同身寸之一寸著脅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輒作著下同　足少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天池在乳後同身寸之二寸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一寸　掖下三寸著脅直掖撅肋間手心主足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七分　若灸者可灸三壯日月膽募也在第三肋端橫直心蔽骨傍各同身寸之二寸五分上直兩乳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日月在期門下五分　足太陰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章門脾募也在季肋端足厥陰少陽二脈之會側臥屈上足伸下足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帶脈在季肋下同身寸之一寸八分足少陽帶脈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五壯五樞在帶脈下同身寸之三寸足少陽帶脈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維道在章門下同身寸之五寸三分足少陽帶脈二經之會刺灸分壯如章門法居髎在章門下同身寸之四寸三分監骨上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監骨上　陷者中陽蹻足少陽二脈之會刺灸分壯如維道法所以謂之八間者自按下云寸季季肋凡入肋骨**髀樞中傍各一**謂環銚二穴也刺灸分壯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氣穴論云兩髀厭分中主法爲環銚穴又甲乙經注環銚在髀樞中今云髀樞中傍各一者蓋謂此穴在髀樞中也傍各一者謂左右各一穴也非謂環銚在髀樞中傍也**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俞**謂陽陵泉陽輔丘墟臨泣俠谿竅陰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分壯氣穴同法**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八穴額顱髮際傍各三**謂懸顱陽白頭維左右共六穴也正面髮際橫行數之懸顱在曲角上顳顬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白在眉上同身寸之一寸直瞳子足陽明陰維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灸三壯頭維在額角髮際俠本神兩傍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足少陽陽明二脈之交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禁不可灸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陽白足少陽陽維之會今王氏

注云足陽明陰維之會詳此在足陽明脈氣所發中刺足陽明近是然陽明經不到此又不與陰維會疑王注非甲乙經爲得矣**面鼽骨空各一**謂四白穴也在目下同身寸之一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不可灸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刺入三分灸七壯**大迎之骨空各一**大迎穴名也在曲頷前同身寸之一寸三分骨陷者中動脈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人迎各一**人迎穴名也在頸俠結喉傍大脈動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過深殺人禁不可灸**缺盆外骨空各一**謂天髎二穴也在肩缺盆中上毖骨之陬陷者中手足少陽陽維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俠骨作並骨**膺中骨間各一**謂膺窗等六穴也膺窗在膺兩傍俠中行各相去同身寸之四寸巨骨下同身寸之四寸八分陷者中足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此穴之上又有氣戶庫房屋翳下又有乳中乳根氣戶在巨骨下下直膺窗去膺窗上同身寸之四寸六分庫房在氣戶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屋翳在氣戶下同身寸之三寸二分下即膺窗也膺窗之下即乳中也乳中穴下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則乳根穴也盡足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乳中禁不可灸刺灸刺之不幸生蝕瘡瘡中有清汁膿血者可治瘡中有瘜肉若蝕瘡者死餘五穴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灸五壯**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謂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太一五穴也左右共十穴也俠腹中行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四寸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各二寸疑此注剌各字　不容在第四肋端下至太一各上下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並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容刺入五分此云並入八分疑此存誤**俠齊廣三寸各三**廣謂去齊橫廣也廣三寸者令如太一之遠近也各三者謂滑肉門天樞外陵也滑肉門在太一下同身寸之一寸天樞在滑肉門下同身寸之一寸正當於齊外陵在天樞下同身寸之一寸並足陽明脈氣所發天樞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滑肉門外陵各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並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天樞在齊傍各二寸上曰滑肉門下曰外陵是三穴者去齊各一寸也今此經注云廣三寸素問甲乙經不同然甲乙經分寸與諸書同特此經爲異也**下齊二寸俠之各三**下齊二寸則外陵下同身寸之一寸大巨穴也各三者謂大巨水道歸來也大巨在外陵下同身寸之一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水道在大巨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半若灸者可灸五壯歸來在水道下同身寸之二寸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也**氣街動脈各一**氣街穴名也在歸來下鼠鼷上同身寸之一寸脈動應手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此注與甲乙經同刺

熱注及熱穴注云氣街在腹脍下橫骨兩端鼠蹊上刺禁論注在腹下俠齊兩傍相去四寸鼠蹊上骨空注云在脛骨在毛際兩傍鼠蹊上諸注不同今備錄之 伏菟上各一 謂髀關二穴也在膝上伏菟後交分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俞分之所在穴空 謂三里上廉下廉解谿衝陽陷谷內庭厲兌八穴也左右言之則十六俞也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也其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所謂分之所在穴空者足陽明脈自三里穴分而下行其直者循胻過跗入中指出其端則厲兌也其支者與直俱行至足跗上入中指次間故云分之所在穴空也之往也言分而各行往指間穴空處也 手太陽脈氣所發者三十六穴目內眥各一 謂睛明二穴也在目內眥手足太陽足陽明脈下蹻陽蹻五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諸穴有云數脈會發而不於所會刺脈下言之者出從其正者也 目外各一 謂瞳子髎二穴也在目外去眥同身寸之五分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鼽骨下各一 謂顴髎二穴也鼽頄也頄面太陽少陽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耳郭上各一 耳上郭表之中間上髮際之下開口有空手太陽手足少陽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手太陽作手陽明 耳中各一 謂聽宮三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巨骨穴各一 巨骨穴名也在肩端上行兩叉骨間陷者中手陽明蹻脈二經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半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五壯 曲掖上骨穴各一 謂肩髃二穴也在肩髃後大骨下胛上廉陷者中手太陽陽維蹻脈三經之會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手足太陽 桂骨上陷者各一 謂肩井二穴也在肩上陷解中缺盆上大骨前手足少陽陽維三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上天窗四寸各一 謂天窗巨陰四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肩解各一 謂秉風二穴也在肩上小骨後臂有空手太陽陽明手足少陽四脈之會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 肩解下三寸各一 謂天宗二穴也在秉風後大骨下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灸五壯 肘以下至手小指本各六俞 六俞所起於指端經言至小指本則以端為本言上之本也下文陽明少陽同也六俞謂小海陽谷腕骨後溪前谷少澤六穴也左右言之則十二俞也其所在刺灸分壯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此手太陽陽明少陽三經各言至手某指本王注以端為本者非也詳手三陽之井穴盡出手某指之端爪甲下際广言本者去逐指爪甲之本也安得以端為本哉 手陽明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二 謂迎香扶突各二穴也迎香在鼻下孔傍手足陽明二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扶突在曲頰下同身寸之一寸人迎後手陽明脈氣所發仰而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大迎骨空各一 大迎穴名也在曲頷前同身寸之一寸三分骨陷者中動脈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大迎穴已見前足陽甲經中今又見於此王氏不注所以當如顴髎穴兩出之義 柱骨之會各一 謂天鼎二穴也在氣舍後同身寸之半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一寸 髑骨之會各一 謂肩髃二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髑骨氣穴同法 巨骨之會各一 謂巨骨穴也所在刺灸分壯與氣穴同法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一寸半 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 謂風池二穴也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在頸髮後髮際足少陽陽維之會刺可入三分 俠扶突各一 謂扶突後動脈應手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上天窗四寸各一 穴名也在肩曲胛下兩骨解間肩髃後陷者中手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一 謂肩髃臑會消濼各二穴也其穴各在肉分間也肩髃在肩端臑會在臂有空手太陽陽明手足少陽四脈之會舉臂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寸水穴論注作二分腰俞穴繆刺論注作二寸熱穴注作二寸刺熱注作二分諸注不同雖甲乙經作二寸疑大深與其失之深不若失之淺宜從二分之說 肩貞各一 穴名也左右斜舉臂取之手少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灸五壯 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俞 謂天井支溝陽池中渚液門關衝六穴也左右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靈臺中樞陽關三穴 至髓下凡二十一節各留五呼陶道身柱神道筋縮可灸五壯大椎可九壯 肩貞下三寸分間各二十八穴 今少一穴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十九穴乃刺一穴 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 陽二穴為二十九穴也悉在項中 新校正云按會陽刺可入少當作刺 項中央二 是謂風府瘖門二穴也悉在項上入髮際 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 謂風池二穴也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足少陽留六呼不可灸灸之不幸令人瘖瘖以是二脈之會也 新校正云按足少陽脈中言角下此云角上疑此誤 下完骨後各一 謂風池二穴也在耳後陷者中按之引於耳中手足少陽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足少陽留六呼作三呼 角上各一 謂懸釐二穴也此與足少陽脈中同在頭髮後髮際足少陽陽維之會刺可入三分 俠扶突各一 謂天窗二穴也在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氣所發也上星百會強間腦戶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上星留六呼腦戶留三呼餘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不可灸骨空論注云不可灸骨空論注云不可灸 面中三 謂素髎水溝龈交三穴也素髎在鼻柱上端督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水溝在鼻柱下人中直唇取之督脈手陽明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龈交在唇內齒上齦縫督脈任脈二經之會可逆刺之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此三者正居面左右之中也 大椎以下至尻尾及傍十五穴 脊椎之間有大椎陶道身柱神道靈臺至陽筋縮中樞脊中懸樞命門陽關腰俞長強會陽十五俞也大椎在第一椎上陷者中三陽督脈之會陶道在項大椎節下間督脈足太陽之會綏而取之身柱在第三椎節下間俠而取之神道在第五椎節下間俠而取之靈臺在第六椎節下間俠而取之至陽在第七椎節下間俠而取之筋縮在第九椎節下間俠而取之脊中在第十一椎節下間長強在脊骶端督脈別絡少陰二脈所結會陽穴在陰尾骨兩傍凡此十五者並督脈氣所發腰俞長強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寸水穴論注作二分腰俞穴繆刺論注作二寸熱穴注作二寸刺熱注作二分諸注不同雖甲乙經作二寸疑大深與其失之深不若失之淺宜從二分之說 留七呼懸樞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會陽刺可入同身寸之八分餘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陶道神道筋縮可灸五壯大椎可九壯各留五呼陶道身柱神道筋縮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靈臺中樞陽關三穴 至髓下凡二十一節各留七呼懸樞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餘並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二十四節 任脈之氣所發者二十八穴 今少一穴 督脈氣所發者二十八穴 陽二穴為二十九穴也悉在項中 新校正云按會陽刺可入少當作刺 項中央二 是謂風府瘖門二穴也悉在項上入髮際 廉泉天突二穴也廉泉在頷下結喉上毛際中央二 本下陰維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

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天突在頸結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宛中陰維任脈之會低鍼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膺中骨陷中各一 謂旋機華蓋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六穴也旋機在天突下同身寸之一寸華蓋在旋機下同身寸之一寸紫宮玉堂膻中中庭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六分陷者中並任脈氣所發仰而取之 鳩尾下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至橫骨六寸半一 新校正云詳一字疑誤 腹脈法也 鳩尾心前穴名也其正當心蔽骨之端言其骨垂下如鳩鳥尾形故以為名也鳩尾下有鳩尾巨闕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齊中陰交脖脘丹田關元中極曲骨十四俞也鳩尾在膻前蔽骨下同身寸之五分任脈之別不可灸刺人無蔽骨者從歧骨際下行同身寸之一寸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一寸半 為鳩尾處也下次巨闕上脘中脘建里下脘水分遞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上脘則足陽明手太陽之會中脘則手太陽少陽足陽明二脈所生也齊中禁不可刺若刺之使人齊中惡瘍潰矢出者死不治陰交在齊下同身寸之一寸半丹田三焦募也在齊下同身寸之二寸關元小腸募也在齊下同身寸之三寸足三陰任脈之會也中極在關元下一寸足三陰之會也曲骨在橫骨上中極下同身寸之一寸足厥陰之會凡此十四者並任脈氣所發建里丹田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五分十呼 上脘陰交並刺可入同身寸之入分下脘水分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中脘脖胱並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二分曲骨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二分若灸者關元中脘各可灸七壯齊中中極曲骨各三壯餘並可五壯自鳩尾下至陰閉並任脈主之腹脈法也 新校正云據此注云餘並刺入一寸在中與甲乙經及氣穴骨空注刺入二寸不同當從甲乙經之 下陰別一 謂會陰一穴也自曲骨下至陰陰之寸數 下兩陰之間則此穴也是任脈別絡依督脈者衝脈之會故曰下陰別一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七呼作留三呼 目下各一 謂承泣二穴也在目下同身寸之三寸足陽明脈任脈足少陰二經之會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並衝脈足少陰二經之會 目下膺一 謂承漿穴也在頤前下唇開口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留六呼若灸齒交一齗交穴名也所在刺灸分壯與督脈同法 衝脈氣所發者二十二穴 俠鳩尾外各半寸至齊寸一 謂幽門通谷陰都石關商曲肓俞陽關兩傍相去各同身寸之半寸陷者中下五穴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並衝脈足少陰二經之會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按此穴名俠齊云各刺入一寸按甲乙經云幽門通谷刺入五分 俠齊下傍各五分至橫骨寸一 腹脈法也 謂中注關府肓門陰關下極五穴左右則十穴也中注在肓俞下同身寸之五分上直幽門下四穴各相去同身寸之一寸並衝脈足少陰二經之會各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足少陰舌下脈陰毛中急脈各一 足少陰舌下二穴在人迎前陷中動脈前是日月本左右二也足少陰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急脈在陰毛中陰上兩傍相去同身寸之二寸半按之隱指堅然甚按則痛引上下也其左者中寒此兩脈皆厥陰之氣也可灸而不可刺病疝少腹痛即可灸 新校正云詳舌下毛中之穴甲乙經無 手少陰各一 陰郄穴也在腕後同身寸之半寸手少陰郄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二也 陰陽蹻各一 陰蹻一請交信穴也交信在足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少陰前太陰後筋骨間陰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陽蹻一謂陽蹻穴也附陽在足外踝上同身寸之三寸太陽前少陽後筋骨間謹取之陽蹻之郄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四也 手足諸魚際脈氣所發者凡三百六十五穴也 經之所存者多凡一十九穴此所謂氣府也然散穴命諸經脈郄分各有之故經或不言而甲乙經經脈流注多少不同者以此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五

皮部論 甲 扶沸切 膚渠殞切 氣穴論 甲 必寮切 摘 晉嬌奴到切 氣府論 甲 顙音信 諻諻上音衣顙上如輒切下音喜 頤音怠 髀音頃 髀必加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六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骨空論 水熱穴論

骨空論篇第六十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自灸寒熱之法已下在第六卷刺齊篇末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 始初也 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 風中身形則腠理開密陽氣內拒寒復外勝勝拒相薄榮衛失所故如是 治在風府 風府穴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宛宛中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新校正云按風府注云督脈足太陽之會可灸五壯者乃是風門熱府穴也當云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注氣穴論氣府論中各已注與甲乙經同此注云督脈足太陽之會可灸五壯者乃是風門熱府穴也當云督脈足太陽之會刺可入 腦戶 腦戶穴也在項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 上推 上推謂大椎上入髮際同身寸之一寸 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 上推謂大椎下兩傍各同身寸之三寸以手厭之合病人呼諻諻應手諻諻穴也在肩髃內廉俠第六椎之聲則指下動矣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五壯諻諻者猶取為名爾 從風憎風刺眉頭 謂攢竹穴也在眉頭陷者中脈動應手足太陽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失枕在肩上橫骨間 謂缺盆穴也在肩上橫骨陷者中手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入深令人並息 新校正云按氣府注作足陽明此云手陽明詳二經俱發於此故王注兩言之 折使揄臂齊肘正灸脊中 揄讀為搖搖謂搖動也然失枕非獨取肩上橫骨間乃當正形灸脊中也欲而揄之則使搖動其臂屈折其肘自項之下橫齊肘端當其中間則其處也是曰陽關在第十六椎節下間督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陽關穴甲乙經無 肘絡手為引少腹而痛脈刺諻諻 肘謂俠脊兩傍空軟處也少腹齊下也 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間 八或為九驗填骨及中諸孔穴經止有八髎無九髎也分謂腰尻筋肉分間陷下處 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 膝外骨間也屈伸之處解謂骨解營謂深刺而必中其營也 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

跪拜而取者使膝穴空開也跪而取之者令足心宛宛處深定也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新校正云按難經甲乙經無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上頤循面入目六字衝脈者起於氣街並少陰之經新校正云按難經甲乙經作陽明俠齊上行至胷中而散任脈衝脈皆奇經也任脈當齊中而上行衝脈俠齊兩傍而上行然中極者謂齊下同身寸之四寸也言中極之下者言中極從少腹之內上行而外出於毛際而上非謂本起於此也關元者謂齊下同身寸之三寸也氣街者穴名也在毛際兩傍鼠蹊上同身寸之一寸也言衝脈起於氣街者亦從少腹之內與任脈並行而至於是乃循腹也何以言之鍼經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與少陰之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又曰衝脈任脈者皆起於胞中上循脊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各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皮膚熱血濇盛則膚皮膚生毫毛由此言之則任脈衝脈從少腹之內上行至中極之下氣街之內明矣新校正云按氣街與氣府論刺熱篇水熱穴篇刺禁論等注重文雖不同處所無別備注氣府論中任脈為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為病逆氣裏急督脈為病脊強反折督脈亦奇經也然任脈衝脈督脈者一源而三歧也故經或謂衝脈為督脈也何以明之今甲乙及古經脈流注圖經以任脈循背者謂之督脈自少腹直上者謂之任脈亦謂之督脈是則以背腹陰陽別為名目爾以任脈自胞上過帶脈貫齊而上故男子為病內結七疝女子為病則帶下瘕聚也以衝脈俠齊而上並少陰之經上至胷中故衝脈為病則逆氣裏急也以督脈上循脊裏故督脈為病則脊強反折也督脈者起於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起非初起亦猶任脈衝脈起於胞中也其實乃起於腎下至於少腹則下行於股橫骨間之中央也繫廷孔者謂窮漏伍所謂前陰穴也以其陰廷在繫屬於中故名之其孔溺孔之端也孔則窮漏也窮漏之中其上有溺孔焉端謂陰廷在此窮孔之上端也而督脈自骨間中央則至於是其絡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督脈別絡自溺孔之端分而各行下循陰器乃合篡間也所謂間者謂在前陰後陰之兩間也自兩間之後已復分而行繞篡之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別謂別絡分而各行之於焦也足少陰之絡者自股內後廉貫脊屬腎太陽絡之外行者循髀樞絡股陽而下其中行者下貫臀至腘中與外行絡合故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也新校正云詳各行於焦疑焦字誤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頭循肩髃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接繞臀而上行也其男子循莖下至篡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並督脈之別絡也其直行者目尻上循脊裏而至於鼻入也自其少腹直上至兩目之下中央並任脈之行而云是督脈所繫由此言之則任脈衝脈督脈名異而同體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為衝疝尋此生病正是任脈經云為衝疝者正明督脈以主則此生病者當心背俱痛豈獨衝心而為疝乎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嗌乾亦以衝脈任脈並自少腹上至於咽喉又以督脈循陰器合篡間繞篡後別繞臀故不孕癃痔遺溺嗌乾也所以謂之任脈者女子得之以任養也故經云此病其女子不孕也所以謂之衝脈者以其氣上衝也故經云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也所以謂之督脈者以其督領經脈之海也由此三用故一源三歧經或通呼創相謬引故下文曰督脈生病治督脈治在骨上甚者在齊下營亦此正任脈之分也衝任督三脈異名同體亦明矣像上謂腰橫骨上髦際中曲骨穴也任脈足厥陰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半若灸者可灸三壯齊下謂齊直下同身寸之一寸陰交穴任脈陰衝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八分若灸者可灸五壯其上氣有音者治其喉中央在缺盆中者中謂缺盆兩間之中天突穴在頸結喉下同身寸之四寸中央宛宛中陰維任脈之會低鍼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也陽明之脈漸上頤而環唇故以俠頤名為漸也是謂大迎大迎在曲頷前骨同身寸之一寸三分陷中動脈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蹇膝伸不屈治其楗蹇膝謂膝痛屈伸蹇難也楗謂髀輔骨上骨下股外之中側立搖動取之筋動應手治其機髀骨兩傍相接處立而暑解治其骸關暑熱也若膝痛熱者治其骸關骸關謂膝解也一經云起而引解言膝痛起立痛引膝骨解之中也暑引二字其義則異起立二字其意頗同膝痛痛及拇指治其腦腦謂膝解之後曲解之中委中穴背面取之脈動應手足大陽脈之所入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關在腘上當楗之後背立按之以動搖筋應手膝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謂大杼穴也所在灸鍼法鍼脈若折治陽明中俞髎若膝痛不可屈伸連脈痛如折者則鍼陽明則脈中俞髎也是則正取三里穴也若別治巨陽少陰榮若痛兩膝如別離者則治足太陽少陰榮太陽榮通谷也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前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足少陰榮然谷也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涇溪脛痠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外踝上五寸及足少陽之絡此云維者字之誤也在外上五寸涇溪謂側酸痛而無力也五寸一云四寸中誥圖經外踝上四寸無穴五寸是光明穴也足少陽之絡刺可入同身寸之七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五壯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入六分留七呼輔骨上橫骨下為楗俠髓為機膝解為骸關俠膝之骨為連骸骸下為輔輔上為腿腨上為關頭橫骨為枕由是則謂膝輔骨上為機膝外為骸關楗後為關關下為腨腨下為輔骨輔骨上為連骸連骸者是骸骨相連接處也頭上之橫骨為枕骨水俞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兩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所在刺灸分壯具水熱穴論中此皆是骨空故氣髓空在腦後三分在顱際銳骨穴篇內與此重言爾髓空在項後中復骨下謂瘖門穴也在項髮宛宛中入系舌本督脈陽維之會仰頭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禁不可灸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上謂腦戶穴也在枕骨上大筋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宛宛中督脈足太陽之會也別腦之戶不可妄灸灸之不幸令人瘖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大羽者強間之別名氣府注云若灸者可灸五壯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不應主療經闕其名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長強在脊骶端正在尻骨下王氏云不應主療經闕其名得非誤乎數髓空在面俠鼻謂顴髎等穴緩不二指陳其處小小者爾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謂大迎穴也所在刺灸與前俠頤同法兩髓空在髆中之陽近肩髃穴經無名臂骨空在臂陽去踝四寸兩骨空之間在支溝上同身寸之一寸是謂通閭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支溝上一寸名三陽絡通閭豈其別名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在陰市上伏菟穴下在承樓也脈骨空在輔骨之上端謂懸鼻穴也在膝髕下脈骨上俠解大筋中足陽明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若灸者可灸三壯耳股際骨空在毛中動下經闕其名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是謂尻骨上八髎穴也扁骨有滲理溪無髓孔易髓無空扁骨謂尻間扁尻骨也其骨上有滲理溪灌文理歸湊之無別髓孔也易亦也骨有孔則髓有孔骨若無孔髓亦無孔也灸寒熱之法先灸項大椎以年為壯數如患人之年數次灸橛骨以年為壯數尾窮謂之橛骨視背俞陷

者灸之背肺骨際有陷處也舉臂肩上陷者灸之肩髃穴也在肩端兩骨間手陽明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六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兩季脅之間灸之京門穴腎募也在髂骨與腰中季脅本俠脊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外踝上絕骨之端如陽輔穴也在足外踝上輔骨前絕骨之端如前同身寸之三分所去丘虛七寸足少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在外踝上四寸小指次指間灸之俠谿穴也在足小指次指岐骨間本節前陷者中足少陽脈之所流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當作留字踹下陷脈灸之承筋穴也在腨中央陷者中足太陽脈氣所發也禁不可刺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刺腓痛篇注云腨中央如陽脈之所行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崑崙穴也在足外踝後跟骨上陷者中細脈動應手足太陽脈氣所發也禁不可刺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在外踝後如外陷者中 鉄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經闕其名當髓其所有而灸之 膺中陷骨間灸之天突穴也所在鉄盆中者同法 掌束骨下灸之陽池穴也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齊下關元三寸灸之正在臍下同身寸之三寸也足三陰任脈之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七壯 新校正云按氣府注云刺可入一寸二分者非 毛際動脈灸之以脈動應手為膝下三寸處即氣街穴也 分間灸之三里穴也在膝下同身寸之三寸脛骨外廉兩筋內分間足陽明脈之所入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足陽明踝上動脈灸之衝陽穴也在足踝上同身寸之五寸骨間動脈足陽明脈之所過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全元起本足陽明下有灸之二字并踝上動脈是二穴今王氏去灸之二字則見二穴今於注中卻存灸之二字以闕疑之 鱭上一灸之百會穴也在頂中央旋毛中陷容指督脈足太陽脈之交會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五壯 犬所嚙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病法灸之以犬傷而發寒熱者即以犬傷法三壯灸之凡當灸二十九處傷食灸之傷食為病亦發寒熱故灸明不別灸則有二十八處疑王氏去上文灸之三字者非 新校正云詳足陽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其俞而藥之

水熱穴論篇第六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黃帝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岐伯對曰腎者至陰也至陰者盛水也肺者太陰也少陰者冬脈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陰者謂寒也冬月至寒陰也水王於冬故云至陰者盛水也腎少陰脈從腎上貫肝肈入肺中故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也腎氣上逆則水氣客於肺中故云皆積水也 帝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岐伯曰腎之關也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也關者所以司出入也腎主下焦膀胱為府主其分注關竅二陰故腎氣化則二陰通二陰閉則胃塊滿故云腎者胃之關也關閉則水積氣溢氣水同類故云關閉不利聚水而從其類也靈樞經曰下焦溢為水水積則氣停氣停則水生水生積則氣溢氣水同類故此之上下溢於皮膚故為附腫附腫者聚水而生病也上謂肺下謂腎肺腎俱盜故聚水於腹中而生病也 帝曰諸水皆生於腎乎岐伯曰腎者牝藏也牝陰也亦主陰位故云牝藏 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也故曰至陰勇而勢甚則腎汗出腎汗出逢於風丙不得入於藏府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玄府行於皮裏傳為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勇而勞甚謂力房也勇汗出則玄府開玄府開已則餘汗未出逢風則玄府復閉玄府閉已則餘汗出內伏皮膚傳化為水從風而水故名風水 所謂玄府者汗空也汗液色玄從空而出以汗聚於裏故謂之玄府府聚也 帝曰水俞五十七穴積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腎俞背部之俞凡有五行當其中者督脈氣所發次兩傍四行皆足太陽脈氣也 故水病下為脛腫大腹上為喘呼水下居於腎則腹至足而跗腫上入於肺則喘息賁急而大呼也 不得臥者標本俱病標本者肺為標腎為本如此者是肺腎俱水為病也故肺為喘呼腎為水腫肺為逆不得臥者以其上呼吸故也腎為水腫者以其主水故也分為相輸俱受者水氣之所留也分其居處以名之則是氣相輸應木其俱受病氣則皆是水所留也 伏菟上各二行行五者此腎之街也道也謂腹部正俞凡有五行俠齊兩傍則腎藏足少陰脈氣所發次兩傍則胃府足陽明脈氣所發此四行穴則伏菟之上也 三陰之所交結於腳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此腎脈之下行也名曰大衝腎脈與衝脈並下行循足合而盛大故曰大衝 凡五十七穴者皆藏之陰絡水之所客也經所謂五十七者然尻上五行腎脈氣所發者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則背脊高中行督脈氣所發者脊中懸樞命門腰俞長當其處也次俠督脈兩傍足太陽脈氣所發者有大

水道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半若灸者可灸五壯氣衝三壯餘會在上星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容豆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顖會在頂後同身寸之一寸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前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按今中誥孔穴圖經云骨間陷者中刺如顖會法百會在前頂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骨間陷者中刺如顖會法百會後同身寸之一寸五分髓空在脊中第二十一椎節下主汗不出腰俞穴一名髓空在脊中第二十一椎節下主汗不出足清不仁督脈氣所發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七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腰俞刺入二寸當作二分已具前水穴注中五藏俞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也俞傍五者謂魂戶神堂魂門意舍志室五穴俠脊兩傍各相去同身寸之三寸並足太陽脈氣所發也魂戶在第三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神堂在第五椎下兩傍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五壯魂門在第九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意舍在第十一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志室在第十四椎下兩傍正坐取之刺可入同身寸之五分若灸者可灸三壯也　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帝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岐伯曰夫寒盛則生熱也寒氣外凝腠理堅緻亥府閉封緻則氣不宣通封則溽氣內結中外相薄寒盛熱生故人傷於寒轉而為熱汗之而愈則外凝內鬱之理可知斯乃新病數日者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六終

骨空論 傅音 傅健音 若結切 水熱穴論 蒐音 蒐閭音力 發 脈溜 按 切 蹻音 蹻二 奚緻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七　宋嘉校原校本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調經論篇第六十二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黃帝問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帝欲何問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神屬心氣屬肺血屬肝形屬脾志屬腎以各有所宗故不等也帝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鍼經曰兩神相薄合而成形先身生是謂精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腠理發泄汗出溱溱是謂津液之滲於空竅留而不行者為液也十六部者謂手足二九竅九五藏五合為十六部也三百六十五節者非謂骨節是神氣出入之處也鍼經曰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言人身所有則多所舉則少病生之數何以論之岐伯曰皆生於五藏也謂五神藏也夫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而此成形言所以病皆生於五藏者何哉以內藏五神而成形也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志意者通言五神之大凡也骨髓者通言表裏之成化也言五神通泰骨髓化成身形既立乃五藏互相為有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五藏二字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以行血氣血氣不和百病乃變化而生是故守經隧焉隧潛道也經脈伏行而不見故謂之經隧焉血氣者人之神邪侵之則血氣不正血氣不正故變化而百病乃生矣然經脈者所以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故守經隧焉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經隧作經渠義各通

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悲心之藏也鍼經曰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云悲一為憂誤也按甲乙經及太素并全元起注本並作憂皇甫士安云心虛則悲悲則憂心實則笑笑則喜夫心之與肺脾之與心互相成也故喜發於心而成於肺思發於脾而成於心一過其節則二藏俱傷楊上善云心之憂在心變動也肺之憂在肺之志是則肺主秋憂為正也心主於夏變而生憂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邪客於形洒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并謂并合也未與邪合故曰未并也洒淅寒貌也始起於毫毛尚在於小絡神之微病故命曰神之微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洒淅作悽厥太素作洫淅楊上善云洫毛孔也水逆流曰洫謂邪氣入於腠理如水逆流於洫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無中其大經神氣乃平邪入小絡故可寫其小絡之脈出其血勿深推鍼鍼深則傷肉也以邪居小絡故不欲令鍼中大經也絡血既出神氣自平斥推也新校正云詳此注引鍼經曰與三部九候論注兩引之在彼云靈樞而此曰鍼經則王氏之意指靈樞為鍼經也按今素問注中引鍼經者多靈樞之文但以靈樞今不全故未得盡知也神不足者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刺而利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但通經脈令其和利抑按虛絡令其氣致以神不足故不欲出血及泄氣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按作切利作和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移氣於不足神氣乃得復覆前初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者按摩其病處手不釋散著鍼於病處亦不推之使其人神氣內朝於鍼移其人神氣令自充足則微病自去神氣乃得復常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云移氣於足無不字楊上善云按摩使氣至於踵也

帝曰善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肺之藏也肺藏氣息不利則喘鍼經曰肺氣虛則鼻息利少氣實則喘喝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肺合皮其色白故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無傷其經無出其血無泄其氣不足則補其經隧無出其氣氣謂榮氣也鍼寫若傷其經則血出而榮氣泄脫故不欲出血泄氣但寫其衞氣而已鍼補則又宜謹閉穴俞然其衞氣亦不欲泄之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經隧者手太陰之別從手太陰走手陽明乃是手太陰向手陽明之道欲通藏府陰陽故補寫皆從正經別走之絡寫其陰經別走之路不得傷其正經也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氣自伏邪氣散亂無所休息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亦謂按摩其病處也革皮也從謂深之適人必革者謂其深而淺刺之也如是脅從則人懷懼色故精氣潛伏也以其調適於皮精氣潛伏邪無所據故亂散而無所休息發泄於腠理也邪氣既泄真氣乃與皮腠相得矣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革改也夫人聞樂至則身心忻悅聞痛及體情必改異則所說則百體俱縱改革則情志必拒拒則邪氣消伏

帝曰善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恐肝之藏也鍼經曰肝藏血肝氣虛則恐實則怒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恐作悲甲乙經及太素並同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絡有邪盛則入於經故云孫絡水溢則經有留血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視其虛經內鍼其脈中久留而視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久留之血至太素同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泄脈盛滿則血有餘故出之經氣虛則血不足故無令血泄也久留疾出是謂補之鍼解論曰徐而疾則實義與此同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疾血絡滿者刺按出之則惡色之血不得入於經脈帝曰善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腹脹涇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脾之藏也鍼經曰脾藏肉脾氣虛則四支不用實則腹脹涇溲不利涇大便溲小便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涇作經婦人月經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邪薄肉分衛氣不通陽氣內鼓故肉蠕動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蠕作溢太素作濡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並胃之經絡帝曰刺微奈何岐伯曰取分肉間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得復邪氣乃索衛氣者所以溫分肉而充皮膚肥腠理而司開闔故肉蠕動即取分肉間但開肉分以出其邪故無中其經無傷其絡衛氣復舊而邪氣盡索散

帝曰善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不足則厥腎之藏也鍼經曰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脹謂脹起厥謂逆行上衝也足少陰脈下行今氣不足故隨衝脈逆行而上衝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腎合骨故骨節之中如有物鼓動之也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志有餘則寫然筋血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及太素云寫然筋血者出其血楊上善云然筋當是然谷下筋再詳諸處引然谷者多云然骨之前血者疑少陰之二字前字誤作筋字不足則補其復溜然謂然谷足少陰滎也在內踝之前大骨之下陷者中血絡盛則刺之復溜足少陰經也在內踝上同身寸之二寸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五壯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曰即取之

無中其經邪所乃能立虛不求穴俞而直取邪之虛故云即取之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邪所作以去其邪帝曰善余已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岐伯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衞血逆於經血氣離居離居一實一虛衞行脈外故氣亂於衞血行經內故血逆於經血氣不和故一虛一實血并於陰氣并於陽故為驚狂氣并於陽則陽氣外盛故為驚狂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炅中氣并於陰則陽氣內盛故為熱中炅熱也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喜忘上謂鬲上下謂鬲下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岐伯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泣謂如雲在水中凝住而不行去也是故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氣并於血則血少故血虛血并於氣則氣少故氣虛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虛氣并為實乎岐伯曰有者為實無者為虛氣并於血則血有無血并則無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氣血并於氣則氣无故氣并則無血故為虛焉氣并於血則血失其氣血并於氣則氣失其血故曰血與氣相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之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則死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岐伯曰夫陰與陽皆有俞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陰陽勻平以充其形九候若一命曰平人平人謂平和之人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帝曰風雨之傷人奈何岐伯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則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間其脈堅大故曰實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帝曰寒淫之傷人奈何岐伯曰寒淫之中人也皮膚不收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不收不仁也甲乙經及太素云皮膚收無不字肌肉堅緊榮血泣衞氣去故曰虛虛者聶辟氣不足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聶謂弱皺辟謂肌肉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攝辟攝辟太素作攝辟帝曰善陰之生實奈何實謂邪氣盛也岐伯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矣新校正云按經云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經剩喜字帝曰陰之生虛奈何虛謂精氣奪也岐伯曰喜則氣下悲則氣消消則脈虛空因寒飲食寒氣熏滿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動藏則血泣氣去故曰虛矣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已聞之矣不知其所出然也經言謂古經言也岐伯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間令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氣獨留於外故寒慄慄謂振慄也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脈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下焦不通胃氣熱熱氣熏胸中故內熱甚用其力致勞倦也食穀不盛也帝曰陽盛生外熱奈何岐伯曰上焦不通利則皮膚緻密腠理閉塞玄府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衞氣不得泄越故外及太素元玄府三字熱外傷寒毒內薄諸陽與外盛則皮膚收皮膚收則腠理密故衞氣給聚無所流行矣寒氣外薄陽氣內爭積火內燔故主外熱也帝曰陰盛生內寒奈何岐伯曰厥氣上逆寒氣積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泣凝則脈不通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脈理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溫氣謂陽氣也陰逆內滿則陽氣去於皮外也帝曰陰與陽并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岐伯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衞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營主血陰氣也衞主氣陽氣也夫行鍼之道必先知形之長短骨之廣狹循三備法通計身形以施分寸故曰用形也四時多少高下其在下條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疾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言欲開其穴而泄其氣也切謂急也言急出其鍼也鍼解論曰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大氣謂大邪氣也屈謂退屈也帝曰補虛奈何岐伯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候呼內鍼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熱不得還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留久動氣候時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動無後時近氣不失遠氣乃來以血追之言也密閉穴俞勿令其氣散泄也近氣謂已針之氣遠氣謂未至之氣也漸動經氣而待補者也必候水刻氣之所在而刺之足謂得時而調之追言補也鍼經曰追而濟之安得無實則血耗也帝曰夫子言虛實者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脈五十二經脈皆生其病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皆生百病太素同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岐伯曰五藏者故得六府與為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其病所居隨而調之從其左右經氣支節而調之病在脈調之血脈者血之府脈實血實脈虛血虛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云病在血調之脈病在血調之絡血絡脈易故調之病在氣調之衞衞主氣故氣病於絡也病在肉調之分肉候寒熱而取之病在筋調之筋過緩急而刺與之病在骨調之骨輕察而取之燔鍼劫刺其下及與急者調筋法也筋急則陰鍼而劫刺之病在骨焠鍼藥熨調骨法也焠鍼火鍼也病不知所痛兩蹻為上兩蹻陰陽蹻脈陰蹻之脈出於照海陽蹻之脈出於照海陽蹻之脈出於申脈申脈在足外踝下陷者中容爪甲邪按正云按甲乙經云在踝下五分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照海在足內踝下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留六呼若灸者身形有痛九候莫病則繆刺之莫病謂無病也繆刺者刺絡脈左痛刺右右痛刺左痛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巨刺之巨刺者刺左痛刺右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

調經論 隧音遂 殃音央 熵音殤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八　宋嘉祐原校本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繆刺論　四時刺逆從論

標本病傳論

繆刺論篇第六十三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

黃帝問曰余聞繆刺未得其意何謂繆刺 繆刺言所刺紀也 繆綢 岐伯對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俱感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爲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也 病在血絡是謂奇邪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大絡十五絡也 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左右與經相干而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命曰繆刺 四末謂四支也 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 岐伯曰邪客於經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亦有移易者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病易且移 左痛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經非絡脈也 先病謂彼痛未止而此先病以承之 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命曰繆刺 絡謂正經之旁支非正別也亦兼公孫飛揚等之別絡也 新校正云按王氏云非正別也按本論邪客足太陰絡令人臂痛注引從鼻命陽明上絡喘貫舌中乃太陰之正也亦是兼脈之正安得謂之非正別也 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 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脈胃脅支滿 以其絡支別者並正經從脅上貫肝鬲走於心包故邪客無積者刺然骨之前出血如食頃而已之則病如是 然骨之前謂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足少陰榮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刺此多見血 不已左取右右取左 言病在左取之令人立仆欲食 左僕如此例 病新發者取五日已 素有此病而新發先刺之五日乃盡已 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喉痹舌卷口乾心煩臂外廉痛手不及頭 以其脈循手表出臂外上肩入缺盆布膻中散絡心包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又心主病如是 刺手中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 謂關衝穴少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左右手皆刺之故言各一痏痏瘡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關衝穴出手小指次指之端今言中指者誤也 壯者立已老者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此新病數日已 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 以其絡去內踝上同身寸之五寸別走少陽其支別者循脛上睪結於莖故令人卒疝暴痛睪陰丸也 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 謂大敦穴足大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脈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男子立已女子有頃已左取右右取左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肩痛 以其經之正者從腦出別下項支別者從頸故項頸肩痛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其支別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王氏云經之正者正當作支 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 謂至陰穴大陽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其絡自足上行循背上項支別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王氏云經之正者正當作支 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謂商陽穴手陽明之井也在外踝下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胷中熱 以其經自肩端入缺盆絡膺其支別者從缺盆中直而上頸故病如是 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 謂商陽穴手陽明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五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商陽在手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 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 是人手之本節踝也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云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爲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 隨日數也月生月半以後謂之死 刺滿而異也 邪客於足陽蹻之脈令人目痛從內眥始 以其脈起於足上行至頭而屬目內眥故病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也何以明之八十一難經曰陽蹻脈入脈者起於跟中循外踝上行入風池經曰陰蹻脈入頭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尋且則至於目內眥也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 謂申脈穴陽蹻之所生也在外踝下陷者中容也

爪甲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詳刺胷痛注云外踝下五分 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人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 此少陰之絡也 新校正云詳血脈也 刺足跗上動脈 謂衝陽穴胃之原也 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上腹大不嗜食以腹脹滿故爾取之 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病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謂大敦穴厥陰之井也 善悲驚不樂刺如右方 善悲驚不樂亦如上法刺之 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音 以其經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又其絡支別者入耳會於宗脈故病令人耳聾而聞聲 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病立聞 亦同前商陽穴 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 謂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在手中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陷者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古經說無絡可尋之恐是刺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何以言之下文云手少陰絡會於耳中也若小指之端是謂少衝手少陰之井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 新校正云按王氏云恐是小指爪甲上少衝穴按甲乙經手心主之正上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如是則安得不刺中衝而疑為少衝也 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 不時聞者絡氣已絕故不可刺 耳中生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凡病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為數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病數鍼過其日數則脫氣不及日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之如法 詳所以約月死生為數者何以隨氣之盛衰也 月生一日一病二日二病漸多之十五日十五病十六日十四病漸少之 如是刺之則無過數無不及也 邪客於足陽明之經令人鼽衄上齒寒 以其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卻循面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故病令人鼽衄上齒寒也復以其脈左右交於面部故舉經脈之病以明繆處之類故下文云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與甲乙經陽明之經作陽明之絡 刺足中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病左刺右右刺左 中衝為大亦厥陰之經孔穴圖經中指次指爪甲上無穴當言刺次指爪甲上乃厥陰穴陽明之井不當更有次

指二字也厥陰者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一呼若灸者可灸一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刺足中指爪甲上無次指二字蓋以大指次指為中指義與王注同下文云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亦謂此穴也厥陰在足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脅痛不得息 以其經從腋下入脅貫心肺出絡心注胸中又其正經從肩髃下入缺盆下胸中循喉嚨挾舌本故病令人脅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也賁謂氣奔也 新校正云詳王注以賁上為氣奔者非按難經胃為賁門楊立操云賁扇也是氣上走扇上也經既云氣上走安得更以賁為奔上之解邪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病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謂涌泉穴少陰之井也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 亦足少陰之絡也以其絡並太陰喉嚨故爾刺之此二十九字本錯簡在邪客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前今還於此 新校正云詳王注以其絡並太陰喉嚨故爾刺手陽明不已也在足心陷者中屈足蹠指宛宛中刺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嗌腫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手陽明謂前手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者也是謂商陽據中諸經與經同中諸孔穴經云左脈右右取左左穴當中不應爾是足太陰少陽所結刺可入同身寸之二寸留十呼若灸三壯脚謂涌泉穴足少陰之井也 新校正云按此邪客足太陰之絡并刺法一項

已見刺腰痛篇中彼注甚詳此特多是厥俞三字耳別 按全元起本舊無此三字王氏頗知腰俞無左右取之理而注之而不知全元起本舊無 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掖痛背急引脅而痛 以其經從腋內左右別下貫脚合膕中故病令人掖痛背急引脅而痛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引脅而痛下更云內引心而痛 刺之從項始數脊椎傍脊疾按之應手如痛刺之傍三病立已 從項始數脊椎者直從大椎數之手第二椎兩傍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內傍脊疾按之應手即邪客之處也隨痛應手深淺內傍刺之邪客在脊椎兩傍故 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髀中痛髀不可舉 以其經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厥中故痛令不可舉也髀謂髀樞也 刺之從髀樞後痛解不可舉也謂髀樞之後與環 刺髀樞後也環跳者足少陽經穴也正在髀樞後故言刺髀樞後也 鍼以月死生為數立已 後與環跳脈氣所發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寸留二十呼若灸者可灸三壯毫鍼者第七鍼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環跳在髀樞中氣穴論云在兩髀樞分中此經云刺髀樞中而王氏以謂髀樞之後者誤也 治諸經刺之所過者不病則繆刺之言此經不病則邪在絡故繆刺之若經病不當繆刺矣 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 手陽明謂前手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者也是謂商陽據中諸孔穴圖經手陽明脈中商陽合谷陽溪偏歷四穴並手陽明脈手陽明脈正當聽會之分刺入同身寸之四分若灸者可灸三壯 齒痛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立已 據甲乙經手陽明脈中商陽二間三間合谷陽溪偏歷溫溜留七穴並主齒痛手陽明脈貫頰入下齒中足陽明脈循鼻外入上齒中也 邪客於五藏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各刺其井左取右右取左視其脈出其血聞曰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有血脈者則繆傳引上齒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 若病繆傳而引上齒齒脣寒痛者刺手背明絡也 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病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病立已左取右右取左 謂第二指厥兌穴也手大指次指謂商陽穴手陽明井也鍼經曰盜病不惡寒飲取足陽明惡寒飲取手陽明 新校正云詳前文邪客足陽明刺中指次指爪甲上是誤刺次指一字當如此只言中指爪甲上乃是 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之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 手少陰脈足少陰腎脈手太陰肺脈足太陰脾脈足陽明胃脈此五

絡音會於耳中而出絡左額角也 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或曰尸厥言其卒昏如尸厥人而動也然陰氣盛於上則下氣虛上而邪氣逆邪氣逆則陽氣亂則五絡閉結而不通故其狀若尸也曰是從風而生故曰尸厥刺其足大指內側爪甲上去端如韭葉許陰之井也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後刺足心謂涌泉穴足少陰之井也刺同前取涌泉穴法 後刺足中指爪甲上各一病謂第二指足陽明之井也刺同前取厲兌穴法 後刺手大指內側去端如韭葉許少商穴手太陰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後刺手心主謂中衝穴手心主之井也刺可入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為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一壯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為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後刺手心主詳此五絡之數亦不及手心主而此刺之足有六絡未會王冰相隨注之不為明辨之旨也 少陰銳骨之端各一病立已謂神門穴在掌後銳骨之端陷者中手少陰之俞也刺不已可入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若灸者可灸三壯 以竹管吹其耳耳言使氣入耳中內助五絡令氣復通也當內吾人耳以手密撮之勿令氣泄而極吹之氣盛然從絡脈通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不為陶隱居云吹其左耳極三度復吹其右耳一度也 多其左角之髮方一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已左角之髮是五絡血之餘故燔之燔治飲之以美酒也酒者所以行藥勢又炙上而內走於心心主脈故以美酒服之 凡刺之數先視其經脈切而從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數也其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繆刺之數也

四時刺逆從論篇第六十四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第六卷 全元起本在第一卷

厥陰有餘病陰痹 痹謂痛也陰謂寒也有餘謂厥陰氣盛故陰氣於外而為寒痹 新校正云詳王氏以痹為痛未通 不足病生熱痹 陰不足則陽有餘故為熱痹 滑則病狐疝風 厥陰脈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又其絡支別者循脅上挾胃故為狐疝少腹積氣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詳王氏以為痛未通 少陰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 腎水逆遮於肺母故也足少陰脈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有餘病皮痹隱軫不足病肺痹也 滑則病狐疝風 滑則病積泄血 脫故為肺痹及積泄血也

太陰有餘病肉痹寒中不足病脾痹 脾主肉故如是 滑則病脾風 故為脾痹心腹時滿也 陽明有餘病脈痹身時熱不足病心痹 有餘則上歸於心不足則心下痹故為是 滑則病心風 痹滿則病積時善驚 心主之脈起於胃中出屬心包下屬三焦故為心痹時善驚 太陽有餘病昏痹身重不足病腎痹 太陽與少陰為表裏故有餘不足皆病歸於腎也 滑則病腎風 痹滿則病積時善巔疾 太陽之脈交於巔上入絡腦下循肩髆及貫膂故為腎風及巔疾也 少陽有餘病筋痹脅滿不足病肝痹 少陽與厥陰為表裏故病歸於肝肝主筋故時筋急厥陰之脈上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別者復自額下頰裏故目病 滑則病肝風 痹滿則病積時筋急目痛 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東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絡皆盛肉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肉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 引謂牽引以緊急也 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邪除其邪則飲氣不生 得氣而調故不亂 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 血氣溢於外則中不足故少氣 新校正云按自春刺絡脈至令人目不明與診要經論義同文異彼注甚詳於此彼分四時此分五時然此有長夏刺肌肉之分而逐時各闕刺秋分之事疑此肌肉之分即彼秋皮膚之分也 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 血逆氣上故上氣 新校正云按經閣春刺秋分也 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內著不散故脹 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 血氣竭少故解㑊然不可名之也解㑊謂寒不寒熱不熱壯不壯弱不弱故不可名之也 夏刺肌肉血氣內卻令人善恐 卻謂陽氣不足故善恐也血氣內卻則怒氣相乘故善恐 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血氣上逆則怒氣不足故善怒 新校正云按結門 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 血氣上逆消於肺中故忘也

刺絡脈氣不外行 新校正云按別本作血氣不行全元起本作氣不衛外太素同 令人卧不欲動 以虛甚故 新校正云按經閣秋刺長夏分 秋刺筋骨血氣內散令人寒慄 血氣內散則中氣虛故寒慄 冬刺經脈血氣皆脫令人目不明 以血氣無所營故也 冬刺絡脈內氣外泄留為大痹冬刺肌肉陽氣竭絕令人善忘 陽氣不壯至春而竭故善忘 新校正云按經閣冬刺林分 凡此四時刺者大逆之病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六經之病 不可不從也反之則生亂氣相淫病焉淫不次也不次而行如淫淫相染而生病也 故刺不知四時之經病之所生以從為逆正氣內亂與精相薄必審九候正氣不亂精氣不轉 不轉謂不逆轉也 帝曰善其動為噫中肝五日死其動為語 診要經終論曰中心者為噫環死刺禁論曰一日死者寫目系下頰裏故目病 是故春氣在經脈夏氣在孫絡長夏氣在肌肉秋氣在皮膚冬氣在骨髓中帝曰余願聞其故岐伯曰春者天氣始開地氣始泄東解冰釋水行經通故人氣在脈夏者經絡皆盛肉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皮膚充實長夏者經絡皆盛肉溢肌中秋者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 引謂牽引以緊急也 冬者蓋藏血氣在中內著骨髓通於五藏是故邪氣者常隨四時之氣血而入客也至其變化不可為度然必從其經氣辟除其邪邪除其邪則飲氣不生 得氣而調故不亂 帝曰逆四時而生亂氣奈何岐伯曰春刺絡脈血氣外溢令人少氣 血氣溢於外則中不足故少氣 新校正云按自春刺絡脈至令人目不明與診要經終論義同文異彼注甚詳於此彼分四時此分五時然此有長夏刺肌肉之分而逐時各闕刺秋分之事疑此肌肉之分即彼秋皮膚之分也 春刺肌肉血氣環逆令人上氣 血逆氣上故上氣 新校正云按經閣春刺秋分 春刺筋骨血氣內著令人腹脹 內著不散故脹 夏刺經脈血氣乃竭令人解㑊 血氣竭少故解㑊然不可名之也解㑊謂寒不寒熱不熱壯不壯弱不弱故不可名之也 夏刺肌肉血氣內卻令人善恐 卻謂陽氣不足故善恐也血氣內卻則怒氣相乘故善恐 夏刺筋骨血氣上逆令人善怒 血氣上逆則怒氣不足故善怒 新校正云按結門 秋刺經脈血氣上逆令人善忘 血氣上逆消於肺中故忘也

標本病傳論篇第六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二卷皮部論篇前

黃帝問曰病有標本刺有逆從奈何岐伯對曰凡刺之方必別陰陽前後相應逆從得施標本相移故曰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 得病之情知治可施必中焉 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 道不疑或識既深明則無問於人正行皆當 不知標本是謂妄行 識猶福淺道未高深舉且見違故行多妄 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

一而知百病之害著之至也言別陰陽知逆順法明著見精微觀其所聚則小尋其所利則大以斯明著故言一而知百病之害少而多淺而博可以言一而知百也言少可以貫多舉淺可以料大者何法之明故非聖人之道孰能至於是耶故學之者猶可以言一而知百病雖也博大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雖極深玄人非思只略以淺近而悉貫之然標本之道雖易可為言商世人識見無能及者治反為逆治得為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同作固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本先病標後病必謹察之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本而標之謂有先病復有後病也以其有餘故先治其本後病也以其有餘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謹察其本後治其標也標而本之謂先發輕微緩者後發重大急者以其不足故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也謹察閒甚以意調之閒謂多也甚謂少也多謂多形證而輕少謂少形證而重難也以意調之謂審量標本不足有餘非謂捨法而以意妄為也閒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并謂他脈其受邪氣而合病也并甚則相傳也并甚則相傳謂一經受病而无異氣相參傳急則亦死夫病傳者心病先心痛病傳心先病心一故心先病傳心病傳心為相勝而次傳也故心先病傳心病傳心為相勝而次傳也一日而欬心火勝金傳於肺也三日脅支痛肺金勝本傳於肝也以其肺在變動為欬故爾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肝木勝土傳於脾脈循脅肋故如是五日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也脾性安靜木氣乘之故閉塞不通身痛體重三日不已死以勝相伐唯弱是從五藏四傷豈其能久故為期死冬夜半夏日中謂正子午之時也或言冬夏有異非也夏日中謂晝夜之半事甚昭然新校正云按靈樞經大氣入藏病先發於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甲乙經口病先發於心心痛一日之肺而欬三日之肝胁支痛五日之脾閉塞不通身病體重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詳素問言其病靈樞言其藏甲乙經及并素問靈樞二經之文而病與藏兼舉之肺病喘欬真藏高於肺而主息故喘欬也三日而脅支滿痛肺傳肝一日身重體痛傳肝

於五日而脹自傳於府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孟冬之中日入於申之八刻三分仲冬之中日入於申之七刻三分季冬之中日入於申與孟月等孟夏之中日出於寅之八刻一分仲夏之中日出於寅七刻三分季夏之中日出於寅與孟月等也肝病頭目眩脅支滿藏真故於肝脈內連目脅故加是三日體重身痛肌傳於脾五日而脹傳於府三日腰脊少腹痛脛痠謂胃傳於腎以其脈起於足循腹內出關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如是也腰為腎之府故腰痛三日不已死冬日入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作日中夏早食日入早晏如冬法也早食謂日中則卯正之時也脾病身痛體重藏真論於脾而主肌肉故爾一日而脹自傳於府二日少腹腰脊痛脛痠胃傳於腎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及之胭也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人定謂中後二十五刻晏食謂寅後二十五刻腎病少腹腰脊痛胭痠藏真下於腎故如是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自傳於府新校正云按靈樞經云之胭膀胱是自傳於府及之胭也三日腹脹膀胱傳於小腸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三日上之心心脹三日兩脅支痛是府傳於藏新校正云按靈樞經云三日之小腸三日上之心今云兩脅支痛是小腸府傳心藏而發痛也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晏晡大晨謂寅後九刻大明之時也晡晏晡謂申後九刻向昏之時也胃病脹滿以其脈循腹故如是五日少腹腰脊痛胭痠胃傳於腎三日背胭筋痛小便閉自傳於府及水府傳於脾也五日身體重膀胱水府傳於脾也按靈樞經云及甲乙經各云五日之胭也五日身體重膀胱傳心為相勝而上之心是膀胱傳心為相勝而身體重今王氏言傳脾者誤也六日不已死冬夜半後夏日晡夜半後謂子後八刻丑正時也晡午後八刻未正時也膀胱病小便閉以其為津液之府故爾五日少腹脹腰脊痛胭痠自傳於藏一日腹脹腎復傳小腸一日身體痛小腸傳於脾新校正云按靈樞經云一日上之心是府傳於藏也甲乙經作之心是府傳於小腸也下晡謂日下於晡也下晡之後五刻也二日不已死冬雞鳴夏下晡雞鳴謂早雞鳴丑正之分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五藏相移皆如此有緩傳者有急傳者緩者一歲二歲三歲而死其次或三月若六月而死急者一日二日三日四日或五六日而死則此類也寄此病傳之法皆五行之氣考其日數理不相應夫以五行為紀以不勝之數傳於所勝者謂火傳於金當云四日土傳於水當云三日水傳於火當云五日也若以已勝之數傳於不勝者則木三日傳於土土五日傳於水水一日傳於火火二日傳於金金四日傳於水經之傳日例法日五藏相通移皆有次不三陰三陽之氣玉機真藏論日傳而當死此與閒一藏同也雖爾猶當歸病詳視日數方悉是非爾閒一藏止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无止字及至三四藏者乃可刺也閒一藏止前一一藏而不更傳也則謂木傳土土傳水水傳火火傳金金傳木而止皆隔一藏也及至三四藏者皆謂至前第三第四藏也諸至三藏者皆是其已不勝之氣也至四藏者皆至已所生之父母也不勝則不能為害於彼所生則父子無尅伐之期氣順以行故刺之可矣

重廣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八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九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天元紀大論　五運行大論

六微旨大論

天元紀大論篇第六十六

黃帝問曰：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濕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思憂恐。御謂臨御化謂生化也天真之氣無所不周器象雖殊參應一也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喜怒悲憂恐二論不同者思者脾也四藏皆受成焉悲者勝怒也二論所以互相成也

論言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余已知之矣。願聞其與三陰三陽之候奈何合之？論謂六節藏象論也運謂五行應天之五運各周三百六十五日而為紀者也故曰終期之日周而復始也以六合五數未參同故問之也

鬼臾區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夫五運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可不通乎！道謂化生之道綱紀謂生長化成收藏之綱紀也父母謂萬物形之先也本始謂生殺皆因而有之也夫有形稟氣而不為五運陰陽之所攝者未之有也所以造化不極能為萬物生化之元始者何哉以其是神明之府故也然合散不測生化無窮非神明運為無能爾也 新校正云詳陰陽者至神明之府也與陰陽應象大論同而兩論之注頗異

故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所謂化變聖神之道也化施化也變散易也神無期也聖無思也氣之施化故曰生氣之散易故曰極無期稟候故曰神無思測量故曰聖由化與變故萬物無能逃五運陰陽由聖與神故眾妙無能出幽玄之理深乎妙用不可得而稱之 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又五常政大論云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

夫變化之為用也，應萬化之用也 在天為玄，玄遠也天道玄遠變化無窮傳曰天道遠人道邇 在人為道，道謂妙用之道也經術政化非道不成 在地為化，化謂生化也生萬物者地非土氣孕育則形質不成 化生五味，金石草木根葉華實酸苦甘淡辛鹹皆化氣所生隨時而有 道生智，智通妙用唯道所生 玄生神。玄遠幽深故生神也神之為用觸遇玄通契物化成無不應也 在天為風，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天之號令也 在地為木，東方之化 在天為熱，

應火為用 在地為火，南方之化 在天為濕，應土為用 在地為土，中央之化 在天為燥，應金為用 在地為金，西方之化 在天為寒，應水為用 在地為水。北方之化 神之為用如上五化木為風所生火為熱所熾金為燥所發水為寒所資土為溼所全蓋初因而成立也雖初因之以化成卒因之以敗散爾豈五行之獨有是哉凡因所因而成立者悉因所因而散落爾 新校正云詳在天為玄至此則與陰陽應象大論及五運行大論文重注頗異

故在天為氣，在地成形，形氣相感而化生萬物矣。氣謂風熱溼燥寒形謂木火土金水

然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天覆地載上下相臨萬物化生無遺略也由是故萬物自生自長自化自成自盈自虛自復自變也夫變者何謂生之氣極本而更始化也孔子曰曲成萬物而不遺

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天有六氣御下地有五行奉上當歲者為上主司天承歲者為下主司地不當歲者二氣居右北行轉之二氣居左南行轉之金木水火運北面正之常左為右右為左則左者南行右者北行而反也 新校正云詳上下左右之說義具五運行大論中

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徵信也驗也兆先也以水火之寒熱彰信陰陽之先兆也

金木者，生成之終始也。木主發生應春春為生化之始金主收斂應秋秋為成實之終終始不息其化常行故萬物生長化成收藏自久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也陰陽者血氣之男女也左右者陰陽之道路也水火者陰陽之徵兆也陰陽者萬物之能始也與此論相出入也

氣有多少，形有盛衰，上下相召，而損益彰矣。氣有多少謂天之陰陽三等多少不同秩也形有盛衰謂五運之氣有太過不及也由是少多衰盛天地相召而陰陽損益昭然彰著可見也 新校正云詳陰陽三等之義具下文注中

帝曰：願聞五運之主時也何如？鬼臾區曰：五氣運行，各終期日，非獨主時也。一運之日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乃易之非主一時當其王相囚死而為絕法也氣交之內迢然而別有之也

帝曰：請聞其所謂也。鬼臾區曰：臣積考太始天元冊文曰：天元冊所以記天真元氣運行之紀也自神農之世鬼臾區十世祖始誦而行之此太古占候靈文洎乎伏羲之時已鐫諸玉版命曰冊文太古靈文故命曰太始天元冊也 新校正云詳今世有天元玉冊或者以謂即此太始天元玉冊文非是

太虛寥廓，肇基化元，太虛謂空玄之境真氣之所充神明之宮府也真氣精微無遠不至故能為生化之本始運氣之真元矣

萬物資始，五運終天，五運謂木火土金水運也終天謂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度之一也終始更代周而復始也言五運更統於太虛四時隨部而遷復六氣分居而異主萬物因之以化生非曰自然其誰能始故曰萬物資始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雲行雨施品物流形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其義也

布氣真靈，總統坤元，太虛真氣無所不至也氣齊生有故稟氣含靈者抱真氣以生焉總統坤元言天元氣常司地氣化生之道也易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也

九星懸朗，七曜周旋，九星上古之時也上古世質人淳歸真反樸九星懸朗五運齊宣中古道德稍衰標星藏曜故計星之見者七焉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心天任天柱天英此蓋從標而為始遁甲式法今猶用焉七曜謂日月五星今外蕃具以此歷為舉動吉凶之信也周謂周天之度旋謂左循天度而行五星之行猶各有進退高下小大矣

曰陰曰陽，曰柔曰剛，陰陽天道也柔剛地道也天以陽生陰長地以柔化剛成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此之謂也

幽顯既位，寒暑弛張，幽顯既位言人神各得其序寒暑弛張言陰陽不失其宜也人神各守所居無相干犯陰陽不失其序物得其宜天地之道且然人神之理亦猶也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

生生化化，品物咸章。上生謂生之有情有識之類也下生謂生之無情無識之類也上化謂形容彰顯者也下化謂蔽匿形容者也有情有識彰顯形容天氣主之無情無識蔽匿形質地氣主之稟元靈氣之所化育爾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斯之謂歟

臣斯十世，此之謂也。傳習斯文至鬼臾區十世於茲不敢失墜

帝曰：善。何謂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由氣有多少故隨其升降分為三別也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

形有盛衰，謂五行之治，各有太過不及也。太過有餘也不及不足也氣至不足太過迎之氣至太過不足隨之天地之氣虧盈如此故云形有盛衰也

故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知迎知隨，氣可與期。言盈虛無常互有勝負爾始謂甲子歲也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此之謂也則始甲子之歲三百六十五日所稟之氣當不足也次而推之終六甲也故有餘已則不足不足已則有餘亦有歲運非有餘非不足者蓋以同天地之化也若餘已復餘少已復少則天地之道變常而災害作苛疾生矣 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又按五常政大論云委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上商與正商同伏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上角與正角同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上角與正角同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又六元正紀大論云不及而加同歲會已前諸歲並為

正歲氣之平也今王注以同天之化為非有的不定者非也應天為天符承歲為歲直三合為治應天謂木運之歲上見厥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此五者天氣下降如合符運故曰應天為天符也承歲謂木運之歲歲當于午土運之歲歲當于子此五者歲之所主故曰承歲為歲直也三合謂火運之歲上見少陰年辰臨丑未金運之歲上見太陰年辰臨丑未此三者天氣與年辰俱會故云三合為治也按面亦曰歲位三合亦為天符六微旨大論曰太一天符謂天運與歲俱會也新校正云按天符歲會之詳具六微旨大論中又詳火運上少陰年辰臨午即戌午歲也土運上太陰年辰臨丑未即己丑己未歲也金運上陽明年辰臨酉即乙酉歲也

帝曰上下相召奈何鬼臾區曰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天陽為寒少陽為暑陽明為燥太陰為濕厥陰為風少陰為火皆其元在天故曰天之陰陽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木初氣也火二氣也相火三氣也土四氣也金五氣也水終氣也以其在地應天故云下應也氣在地故曰地之陰陽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曰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退行一步相火治之復行一步土氣治之復行一步金氣治之復行一步水氣治之復行一步木氣治之此即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之義也天以陽生陰長地以陽殺陰藏生者天之道藏殺者地之道天陽主生故以陽生陰長地陰主殺故以陽殺陰藏天地雖高下不同而各有陰陽之運用也新校正云詳此經與陰陽應象大論文重注頗異天有陰陽故能下降地有陽故能上騰是以各有陰陽也陰陽交泰故化變出之成也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故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陰陽應象大論曰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又曰重陰必陽重陽必陰言氣極則變也故陽中兼陰陰中兼陽易之卦爻中虛坎中實此其義象也所以欲知天地之陰陽者應天之氣動而不息故五歲而右遷應地之氣靜而守位故六朞而環會天有六氣地有五位天以六氣臨地地以五位承天蓋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以六加五則五歲而除一氣故遷一位若以五承六則常六歲乃備盡天元之氣故六年而環會所謂周而復始也地氣左行往而不返天氣東轉將自火運數五歲已其火氣正當君火氣之上法不如臨則右遷君火氣上以臨相火之上故曰五歲而右遷也由斯動靜上下相臨而天地萬物之情變化之機可見矣動靜相召上下相臨陰陽相錯而變由生也天地之道變化之微其由是矣孔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上下相遷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又云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

帝曰上下周紀其有數乎鬼臾區曰天以六為節地以五為制周天氣者六朞為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為一周六節謂六氣之分位應制謂五位之分位應備謂備歷一歲氣統一年故五歲為一周六年為一備備謂備歷天氣周謂周行地位所以地位六而言五者天氣不臨君火故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火在相火之右但方名於君位不立歲氣故天之六氣不備其氣以行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而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云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一歷法一歲氣統一年故五歲為一周六年為一備備謂備歷天氣周謂周行地位所以地位六而言五者天氣不臨君火故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火在相火之右但方名於君位不立歲氣故天之六氣不備其氣以行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而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云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一歷法一歲氣統一年故五歲為一周六年為一備備謂備歷天氣周謂周行地位所以地位六而言五者天氣不臨君火故也君火以明相火以位君火在相火之右但方名於君位不立歲氣故天之六氣不備其氣以行君火之政守位而奉天之命以宣行火令而以名奉天故曰君火以名守位禀命故云相火以位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為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五日因而乘之積七百二十氣即三十年積千四百四十氣即六十年也經云有餘而往不足隨之又足而往有餘從之故六十年中不及太過斯皆見矣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謂之歲而各從其主治焉五運相襲而治之終始之日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使亦同法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與言工矣

帝曰夫子之言上終天氣下畢地紀可謂悉矣余願聞而藏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昭著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之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大聖之至教也求民之疾恤民之隱大聖之深仁也鬼臾區曰至數之機迫迫以微其來可見其往可追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謂傳非其人授於猜狠及奇求名利者也謹奉天道請言眞要申誓戒於君王乃明言天道至氣之要旨也

帝曰善言始者必會於終善言近者必知其遠數徵應用不差故遠近於言始終無謬是則至數極而道不惑所謂明矣願夫子推而次之令有條理簡而不煩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為之綱紀至數之要願盡問之簡省要也煩乏也久遠也要樞紐也鬼臾區曰昭乎哉問明乎哉道如鼓之應桴響之應聲也桴鼓椎也臣聞之甲己之歲土運統之乙庚之歲金運統之丙辛之歲水運統之丁壬之歲木運統之戊癸之歲火運統之太始天地初分之時陰陽析位之際天分五氣地列五行五行定位布政於四方五

氣分流散支於十干當是黃氣橫於甲己白氣橫於乙庚黑氣橫於丙辛青氣橫於丁壬赤氣橫於戊癸故甲己應土運乙庚應金運丙辛應水運丁壬應木運戊癸應火運大古聖人望氣以審天冊賢者謹奉以紀天元下論支義備矣新校正云詳運有太過不及平氣甲庚丙壬戊甲十運乙辛丁癸己主不及大法如此取平氣之法其說不一具如諸篇

帝曰其於三陽三陽合之奈何鬼臾區曰子午之歲上見少陰丑未之歲上見太陰寅申之歲上見少陽卯酉之歲上見陽明辰戌之歲上見太陽巳亥之歲上見厥陰少陰所謂標也厥陰所謂終也標謂上首也終謂當三甲六甲之終新校正云詳午本申酉戌亥之歲為正化正司化令之責子丑寅卯辰巳之歲為對化對司化令之盛此其大法也厥陰之上風氣主之少陰之上熱氣主之太陰之上濕氣主之少陽之上相火主之陽明之上燥氣主之太陽之上寒氣主之所謂本也是謂六元三陰三陽為標寒暑燥濕風火為本故云所謂本也天眞元氣分為六化以統坤元生成之用隨其應用則六化不同本其所生則正是眞元之一氣故曰六元也新校正云按別本六元作天元也

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藏之金匱署曰天元紀

五運行大論篇第六十七

黃帝坐明堂始正天紀臨觀八極考建五常明堂布政宮也八極八方目極之所也考謂考校建謂建立也五常謂五氣行天地之中者也端居正氣以候天和請天師而問之曰論言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變大論但彼云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余聞五運之數於夫子夫子之所言正五氣之各主歲爾首甲定運余因論之鬼臾區曰土主甲己金主乙庚水主丙辛木主丁壬火主戊癸子午之上少陰主之丑未之上太陰主之寅申之上少陽主之卯酉之上陽明主之辰戌之上太陽主之巳亥之上厥陰主之不合陰陽其故何也首甲謂六甲之始初則甲子年也岐伯曰是明道也此天地之陰陽也上古聖人仰觀天象以正陰陽夫陰陽之道非不昭然而人味宗源迷其本始則再論疑議從是而生黃帝恐至理眞宗便因迷惑愍念黎庶故發問曰天師知道出從眞必非謬迷故對上曰是明道

（也此天地之陰陽也陰陽法曰甲己合乙庚合丙辛合丁壬合戊癸合蓋取聖人仰觀天象之義不然則十干之位各在一方徵其離合事亦參錯嗚呼遠哉百姓日用而不知爾故太上立言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詳金土乙庚者乙者庚之柔庚者乙之剛大而言之陰與陽小而言之夫與婦是剛柔之事也餘並如此）夫數之可數者人中之陰陽也然所合數之可得者也夫陰陽者數之可十推之可百數之可千推之可萬天地陰陽者不以數推以象之謂也（言智識褊淺不見原由雖所指彌遠其知彌近得其元始桴鼓非遙）帝曰願聞其所始也岐伯曰昭乎哉問也臣覽太始天元冊文丹天之氣經于牛女戊分黅天之氣經于心尾己分蒼天之氣經于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于亢氐昴畢玄天之氣經于張翼婁胃所謂戊己分者奎壁角軫則天地之門戶也（戊土屬乾己土屬巽遁甲經曰六戊為天門六己為地戶晨暮占雨以西北東南義取此雨為土用濕氣生之故此占焉）夫候之所始道之所生不可不通也帝曰善論言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未知其所謂也（論謂天元紀及陰陽應象論也）岐伯曰所謂上下者歲上下見陰陽之所在也左右者諸上見厥陰左少陰右太陽見少陰左太陰右厥陰見太陰左少陽右少陰見少陽左陽明右太陰見陽明左太陽右少陽見太陽左厥陰右陽明所謂面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面向北而言之也上南也下北也左西也右東也）帝曰何謂下岐伯曰厥陰在上則少陽在下左陽明右太陰少陰在上則陽明在下左太陽右少陽太陰在上則太陽在下左厥陰右陽明少陽在上則厥陰在下左少陰右太陽陽明在上則少陰在下左太陰右厥陰太陽在上則太陰在下左少陽右少陰所謂面南而命其位言其見也（主歲者位在南故面北而言其左右在下者位在北故面南而言其左右也上天位也下地位也面南左東也右西也上下異而左右殊也）上下相遘寒暑相臨氣相得則和不相得則病（木火相臨金水相臨水木相臨火土相臨土金相臨為相得也木土相臨土水相臨水火相臨火金相臨金木相臨為不相得也上臨下為順下臨上為逆逆亦鬱抑而病生土臨相火君火之類者也）帝曰氣相得而病者何也岐伯曰以下臨上不當位也（六位相臨假令土臨火火臨木木臨水水臨金金臨土皆為以下臨上不當位也父子之義子為下父為上以子臨父不亦逆乎）帝曰動靜何如（言天地之行左右也）岐伯曰上者右行下者左行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上天也下地也周天謂天周地五行之位也天垂六氣地布五行天順地而左迴地承天而東轉木運之後天氣常餘餘氣不加君火卻退一步加臨相火之上是以每五歲已退一位而右遷故曰左右周天餘而復會也會遇也合也言天地之道常五歲畢則以餘氣遷加復與五行座位再相會合而為歲法也周天謂天周地位非周天之六氣也）帝曰余聞鬼臾區曰應地者靜今夫子乃言下者左行不知其所謂也願聞何以生之乎（詰問也　新校正云按鬼臾區言應地者靜見天元紀大論中）岐伯曰天地動靜五行遷復雖鬼臾區其上候而已猶不能徧明（不能徧明無求備也）夫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也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也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也仰觀其象雖遠可知也（觀五星之東轉則地體左行之理昭然可知也然者也有形之物未有不依據物而得全者也）帝曰地之為下否乎（言輒不居為下可為否乎）岐伯曰地為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言人之所居可謂下矣徵其至理則是太虛之中一物爾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此之謂也）帝曰馮乎（言太虛無礙地體何馮而止住）岐伯曰大氣舉之也（大氣謂造化之氣任持太虛者也所以太虛不屈地久天長者蓋由造化之氣任持之也氣化而變不任持則太虛之器亦敗壞矣夫落葉飛空不疾而下為其乘氣故勢不得速焉凡之有形處地之上者皆有生化之氣任持之也然器有大小不同壞有遲速之異及至氣不任持則大小之壞一也）燥以乾之暑以蒸之風以動之溼以潤之寒以堅之火以溫之故風寒在下燥熱在上溼氣在中火遊行其間寒暑六入故令虛而化生也（地體之中凡有六入一曰燥二曰暑三曰風四曰溼五曰寒六曰火受燥故乾性生焉受暑故蒸性生焉受風故動性生焉受溼故潤性生焉受寒故堅性生焉受火故溫性生焉此謂天之六氣也）故燥勝則地乾暑勝則地熱風勝則地動溼勝則地泥寒勝則地裂火勝則地固矣（六氣之用）帝曰天地之氣何以候之岐伯曰天地之氣勝復之作不形於診也（言平氣及勝復皆以形證觀察不以診知也）脈法曰天地之變無以脈診此之謂也（天地以氣不以位故不當以脈知之）帝曰間氣何如岐伯曰隨氣所在期於左右（於左右尺寸四部分位承之以知應與不應過與不過）帝曰期之奈何岐伯曰從其氣則和違其氣則病（謂當沈不沈當浮不浮當濇不濇當鉤不鉤當弦不弦當大不大之類也　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厥陰之至其脈弦少陰之至其脈鉤太陰之至其脈沈少陽之至大而浮陽明之至短而濇太陽之至大而長至而和則平至而甚則病至而反者病至而不至者病未至而至者病陰陽易者危）不當其位者病（見於他位也）迭移其位者病（謂左見右脈右見左脈氣法錯故爾）失守其位者危（已見於他鄉本宮見賊殺之氣故病危）尺寸反者死（子午卯酉四歲有之反謂歲當陰在寸脈而反見於尺歲當陽在尺而脈反見於寸尺寸俱乃謂反也若尺獨然或寸獨然是不應氣非反也）陰陽交者死（寅申巳亥丑未辰戌八年有之交謂歲當陰在右脈反見左歲當陽在左脈反見右左右交見是謂交若左獨然或右獨然是不應氣非交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左右應見然後乃可以言死生之逆順（經言歲氣備矣　新校正云詳此備六元正紀大論中）帝曰寒暑燥溼風火在人合之奈何其於萬物何以生化（合謂中外相應生謂承化而生化謂成立眾象也）岐伯曰東方生風（東者日之初風者教之始天之使也所以發號施令故生自東方也景霽山昏蒼埃際合崖谷若一巖岫之風也黃白昏埃晚空如堵獨見天垂川澤之風也加以黃黑白埃承下山澤之猛風也）風生木（陽升風鼓草木敷榮故曰風生木也此和氣之生化也若風氣施化則飄揚鼓坼其為變極則木拔草除也運乘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之歲則風化不足若乘壬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之歲則風化有餘於萬物也　新校正云詳王注以丁壬分運之有餘不足或者以丁卯丁亥丁巳壬申壬寅五歲為天符何天符正歲會非有餘不定為平木運以壬歲為非是不知大統也必欲細分斷除此五歲亦未為盡下文火土金水運等並同此）木生酸（萬物味酸者皆始自木氣之生化也）酸生肝（酸味入胃生養於肝藏）肝生筋（酸味入肝自肝藏布化生成於筋膜也）筋生心（酸氣榮養筋膜畢已自筋流化乃入於心）其在天為玄（玄謂玄冥也丑之終東方白寅之初天色反黑太虛皆闇在天為玄象可見　新校正云詳在天為玄至化生氣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東方獨有之也而王注玄謂丑之終寅之初天色黑則專言在東方不兼諸方此注未通）在人為道（正理之道生道之政化也）在地為化（化生）

化也有生化而後有萬物萬物無非化氣以生成者也**化生五味**金玉土石草木菜果根莖枝葉花殼實核無識之類皆地化生也**道生智**智正知也慮遠也知[illegible][illegible]不[illegible][illegible]事是遠則不凶居危以道慮之理符於智數[illegible][illegible]曰因慮而處物謂之智**玄生神**神用無方深微見測[illegible]見形[illegible]物[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由是則玄冥之中神明棲據隱而不見玄生神明也**化生氣**飛走蚑行鱗介毛倮羽五類變化生氣神機雜為五味所該然其生象則異故又曰化生氣也此上七句通言六氣五行生化之大法非東方獨有之也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及天元紀大論無化生氣一句**神在天為風**鳴紊啟坼風之使也振拉摧拔風之用也歲屬厥陰在上則風化於天厥陰在下則風行於地**在地為木**長短曲直木之體也幹舉機發木之用也**在體為筋**維結束絡筋之體也縱緩卷舒筋之用也**在氣為柔**木化宣發風化所行則物體柔耎**在藏為肝**肝有二布葉一小葉如木甲拆之象也各有支絡脈

遂中以宣發陽和之氣魂之宮也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乘丁歲則肝藏及經絡先受邪而為病也膽府同**其性為暄**暄溫也肝木之性也**其德為和**敷布和氣於萬物木之德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敷和**其用為動**風搖而動無風則萬類皆靜新校正云按木之用為動火太過之政亦為動蓋火木之主暴速故俱為動**其色為蒼**有形之類乘木之化則外色皆見薄青之色今東方之地草木之上色皆蒼遇丁歲則蒼物乘白及黃色不純也**其化為榮**榮美色也四時之中物見華榮顏色鮮麗者皆木化之所生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生榮**其蟲毛**萬物發生如毛在皮**其政為散**發散生氣於萬物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舒啟詳木之政散平木之政發啟木太過之政散土不及之氣散金之用散落木之災散落所以為散之異有六而散之義惟二一謂發散之散是木之氣也二謂散落之散是金之氣所為也**其令宣發**陽和之氣舒而散也**其**

變摧拉摧拔成者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振發**其眚為隕**隕墜也大風暴起草凋木墜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散落**其味為酸**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酸味者皆木氣之所成敗也今木方之生味多酸**其志為怒**怒直聲也怒所以威物**怒傷肝**凡物之用極皆自傷也怒發於肝而反傷肝藏**悲勝怒**悲發而怒止勝之信也新校正云詳五志云悲當云憂靈憂傷意悲傷魂故云悲勝怒也**風傷肝**亦猶風之折木也風生於木而反折之用極而舒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風傷筋**燥勝風**風自木生燥為金化風餘則制之以燥肝盛則治之以涼涼清所行金之氣也**酸傷筋**能寫肝氣寫甚則傷其氣靈樞經曰酸走筋筋病無多食酸以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謂宣行其氣速疾也氣血肉骨同 新校正云詳注云靈樞經云乃是素問宣明五氣篇之文按甲乙經以[illegible]為素問王云靈樞經者誤也**辛勝酸**辛金味故勝木之酸酸餘則勝之以辛也**南方生熱**

陽盛所生相火君火之政也太虛昏翳其若輕塵山川悉然熱之氣也大明不彰其色加丹鬱熱之氣也若行雲暴升嵸然葉積乍盈乍縮崖谷之熱也**熱生火**熱甚之氣火運盛明故曰熱生火火之盛陽之生化也熱氣施化則炎暑鬱燠其為變極則燔灼銷融[illegible][illegible]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歲則熱化不足若乘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戊午歲則熱化有餘火有君火相火故曰熱生火又云火也**火生苦**物之味苦者皆始自火之生化也甘物遇火體焦則苦苦從火化其可徵也**苦生心**苦物入胃化入於心故諸癸歲則苦化少諸戊歲則苦化多**心生血**苦味自心化已則布化生血脈**血生脾**苦味營血已自血流化生養脾也**其在天為熱**亦神化氣也暄暑鬱蒸熱之化也炎赫沸騰熱之用也歲屬少陰少陽在上則熱化於天在下則熱行於地**在地為火**光顯炳明火之體也燔燎焦然火之用也**在體為脈**流行血氣脈之體也壅虛實脈之用也絡脈同泄**在氣為息**息長也

在藏為心心形如未敷蓮花中有九空以導引天真之氣神之宇也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乘癸歲則心與經絡受邪而為病小腸府亦然**其性為暑**暑熱也心之氣性也**其德為顯**則顯見象定而可取火之德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彰顯**其用為躁**火性躁動不專定也**其色為赤**生化之物乘火化者悉表備赫赤之色今南方之地草木之上皆兼赤色乘癸歲則赤色之物兼黑及白也**其化為茂**茂蕃盛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蕃茂**其蟲羽**參差長短象火之形**其政為明**明曜彰見無所蔽匿火之政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明曜又按火之政明水之氣明水火異而明同者火之明明于外水之明明于內明雖同而實異也**其令鬱蒸**鬱盛也蒸熱也言盛熱氣如蒸也 新校正云詳注謂鬱為盛其義未安按王注五常政大論云鬱謂鬱燠不舒也當如此解**其變炎爍**熱甚炎赫爍石流金火之極變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

大論云其變銷爍**其眚燔焫**燔焫山川旋及屋舍火之災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燔焫**其味為苦**物之化之變而有苦味者皆火氣之所合散也今南方之野生物多苦**其志為喜**喜悅樂也悅以和志**喜傷心**言其過也喜發於心而反傷心亦由風之折木也遇則象以故見傷也**恐勝喜**恐至則喜樂皆振勝喜之理目擊道存恐則水之氣也**熱傷氣**火熱氣伏不見人熱則氣促喘急熱之傷氣理亦可徵此皆謂大熱也小熱之氣猶生諸氣也陰陽應象大論曰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此其養也**寒勝熱**寒勝則熱退陰盛則陽衰制熱以寒是求勝也**苦傷氣**大凡如此爾苦之傷氣以其燥也苦加以熱則傷尤甚也何以明之飲酒氣從多則喘急此其信也苦寒之物偏服歲久益火溢甚亦傷氣也皆以方治乃同少火反生氣也 新校正云詳此論所傷之旨有三東方曰風傷肝酸傷筋中央曰濕傷肉甘傷脾西方曰辛傷皮毛是自傷者也南方曰熱傷氣苦傷氣北方曰寒傷血鹹傷血

是傷已所勝也西方曰熱傷皮毛是被勝傷已也凡此五方所傷之例有三若太素則俱云自傷焉**鹹勝苦**酒得鹹而解物理昭然火苦之勝制以水鹹**中央生溼**中央土也高山土溼泉出地中水源山腹雲生巖谷則其象也雲騰中央生溼不遁信矣夫性內蘊動而為用則雨降故歷候記土潤溽暑於六月謂是也**溼生土**淫氣內蘊土體乃全溼則土生乾則土死死則庶類凋喪生則萬物遊榮此溼氣之化[illegible]溼氣施化則土宅而雲騰雨降其為變極則驟注土崩也運乘己巳己卯己丑己亥己酉己未之歲則溼化不足乘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之歲則溼化有餘也**土生甘**物之味甘者皆始自土之生化也**甘生脾**甘物入胃先入於脾故諸己歲則甘少化諸甲歲甘多化**脾生肉**甘味入脾自脾藏布化長生脂肉**肉生肺**甘氣營肉已自肉流化乃生養肺藏也**其在天為溼**言神化也柔潤重澤溼之化也埃鬱雲雨溼之用也歲屬太陰在上則溼化於天太陰在下則溼化於地**在地**

為土敦靜安鎮聚散復形羣品以生土之體也[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靜而下民為變化母土之德也 新校正云詳注云靜而下民為土之德下民之義恐字誤也**在體為肉**覆藝筋骨氣發其偏肉之用也疏容不時中外否閉內之動也**在氣為充**土氣施化則萬象盈**在藏為脾**形象馬蹄內包胃脘象土形也經絡之氣交歸於中以營運真靈之氣意之舍也為倉廩之官化物出焉乘己歲則脾及經絡受邪而為病 新校正云詳肝心肺腎四藏注各言府同獨此注不言胃府同君闕文也**其性靜兼**非謂兼寒熱暄涼之氣也白虎通曰脾之為言并也謂四氣并之也**其德為濡**濡溼潤澤土之德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濡蒸**其用為化**化謂兼諸四化并已為五化所謂風化熱化溼化燥化周萬物而為生長化成收藏也**其色為黃**物乘土化則表見黅黃之色今中央之地草木之上皆兼黃色乘己歲則黃色之物兼蒼及黑**其化為盈**盈滿也土化所及則萬物盈滿 新校正云按氣交

變大論云其化豐備**其蟲倮**倮露皮革無毛介也**其政為謐**謐靜也土性安靜 新[illegible]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安靜詳土之政謐水太安其政謐者蓋水太過而土下承之故其政亦謐過**其令雲雨**之氣布化所成**其變動注**動反靜也地之動則土失性風搖不安注雨久下久則垣岸復為土矣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驟注**其眚淫潰**淫久雨也潰土崩潰也 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霖潰**其味為甘**物之化之變而有甘味者皆土化之所終節也今中原之地物味多甘淡**其志為思**思以成務 新校正云按靈樞經曰因志而存變謂之思**思傷脾**思勞於智過則傷脾**怒勝思**怒則不思念而忘禍則勝可知矣思甚不解以怒制之調性之道也**溼傷肉**溼甚為水水盈則腫水下去已形肉已消傷肉之驗近可知矣**風勝溼**風木氣故勝土溼溼甚則制之以風**甘傷脾**過節也 新校正云按陰陽應象大論云甘傷肉**酸勝甘**甘[illegible]

則制之以酸所以救脾氣也**西方生燥**陽氣已降陰氣復升氣爽風勁故生燥也夫巖谷青埃川源蒼翠煙浮草木遠望氤氳此金氣所生燥之化也夜起白曚輕加微霧遏遠一色星月皎如此萬物陰成亦金氣所生白露之氣也太虛埃昏氣鬱黃黑視不見遠無風自行從陰之陽如雲如霧此殺氣也亦金氣所生霜之氣也山谷川澤濁昏如霧氣鬱蓬勃慘然戚然咫尺不分此殺氣將用亦金氣所生運之氣也天雨大霖和氣西起雲卷陽曜太虛廓清燥生西方義可徵也若西風大起木偃雲騰是爲燥與溼爭氣不勝也故當復雨然西風雨晴天之常氣假有東風雨止必有西風復雨因雨而乃自晴觀是之爲則氣行往復動有燥溼變化之象不同其用矣由此則天地之氣以和爲勝暴發奔驟氣所不勝則多爲復也**燥生金**氣勁風切金鳴聲遠燥生之信視聽可知此則燥化能令庶物堅定也燥之施化於物如是其爲變極則天地悽慘肅殺氣行人悉畏之草木凋落運乘乙丑乙卯乙巳乙未乙酉乙亥之歲則燥化不足乘庚子庚寅庚辰庚午庚申庚戌之歲則燥化有餘歲氣不同生化異也**金生辛**物之有辛味者皆始自金化之所成也**辛生肺**辛物入胃先入於肺故諸乙歲則辛少化諸庚歲則辛多化**肺生皮毛**辛味入肺自肺藏布化生養皮毛也**皮毛生腎**辛氣自入皮毛乃流化生氣入腎藏也**其在天爲燥**神化也霧露淸勁燥之化也肅殺凋零燥之用也歲屬陽明在上則燥化於天陽明在下則燥行於地者也**在地爲金**從革堅剛金之體也鋒刃銛利金之用也新校正云按別本銛作括**在體爲皮毛**柔韌包裹皮毛之體也滲泄津液皮毛之用也**在氣爲成**物乘金化則堅成**在藏爲肺**肺之形似人肩二布葉數小葉中有二十四空行列以分布諸藏清濁之氣主藏魄也爲相傅之官治節出焉乘乙歲則肺與經絡受邪而爲病也大腸府亦然**其性爲涼**涼清也肺之性也**其德爲清**金以清涼爲德化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德清潔**其用爲固**固堅定也**其色爲白**物乘金化則表彰縞素之色今西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白乘乙歲則白色之物兼赤及蒼也**其化爲斂**斂收也金化流行則物體堅斂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緊斂詳金之化爲斂而木不及之氣亦斂者蓋木不及而金勝之故爲斂也**其蟲介**介甲也外被介甲金堅之象也**其政爲勁**勁前鋭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勁切**其令霧露**涼氣化生**其變肅殺**天地慘悽人所不喜則其氣也**其眚蒼落**青乾而凋落**其味爲辛**夫物之化之變而有辛味者皆金氣之所離合也今西方之野草木多辛**其志爲憂**憂慮也思也新校正云詳王注以憂爲思有害於義按本論思爲脾之志憂爲肺之志是憂非思明矣又靈樞經曰愁憂則閉塞而不行又云愁憂而不解則傷意若是則憂者愁也非思也**憂傷肺**愁憂則氣閉塞而不行肺藏氣故憂傷肺**喜勝憂**神悅則害故喜勝憂**熱傷皮毛**火有二剋故此再舉熱傷之形證也

火氣薄燥則物焦乾故熱氣盛則皮毛傷也**寒勝熱**以陰消陽故寒勝熱新校正云按太素作燥傷皮毛熱勝燥**辛傷皮毛**過節也辛熱又甚焉**苦勝辛**苦火味故勝金之辛**北方生寒**陽氣伏陰氣升政布而大行故寒生也太虛澄淨黑氣浮空天色黯然高空之寒氣也若氣似散麻本末皆黑微見川澤之寒氣也太虛清白空猶雪映遷遏一色山谷之寒氣也太虛白昏火明不翳如霧雨氣趕遍肅然北望色立凝雰夜落此水氣所生寒之化也太虛凝陰白埃昏黔天地一色連覩不分此寒寇凝結雪之將至也地裂水氷河渠乾涸枯澤浮鹹木斂土堅是土勝水水不得自清水所生寒之用也**寒生水**寒資陰化水所由生此寒氣之生化爾寒氣施化則水氷雪雰其爲變極則水涸氷堅運乘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之歲則寒化大行乘辛未辛巳辛卯辛丑辛亥辛酉之歲則寒化少**水生鹹**物之有鹹味者皆始自水化之所成結也水澤枯涸鹵鹹乃蕃滄海味鹹鹽從水化則鹹因水產其事炳然煎水味鹹近而可見**鹹生腎**鹹物入胃先歸於腎故諸丙歲鹹物多化諸辛歲鹹物少化**腎生骨髓**鹹味入腎自腎藏布化生養骨髓也**髓生肝**鹹氣自生骨髓乃流化生氣入肝藏也**其在天爲寒**神化也凝慘氷雪寒之化也凜冽霜雹寒之用也歲屬太陽在上則寒化於天太陽在下則寒行於地**在地爲水**陰氣布化流於地中則爲水泉澄澈流衍水之體也漂蕩沒溺水之用也**在體爲骨**強幹堅勁骨之體也包裹髓腦骨之用也**在氣爲堅**柔耎之物遇寒則堅寒之化也**在藏爲腎**腎藏有二形如豇豆相並而曲附於膂筋外有脂裹裏白表黑主藏精也爲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乘辛歲則腎藏及經絡受邪而爲病膀胱府同**其性爲凜**凜寒也腎之性也**其德爲寒**水以寒爲德化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其德淒滄**其用爲**本闕**其色爲黑**物乘水化則表駭玄黑之色今北方之野草木之上色皆兼黑乘辛歲則黑色之物兼黃及赤也**其化爲肅**肅靜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化清謐詳水之化爲肅而金之政太過者爲肅平金之政勁切金之變肅殺者何也蓋水之化肅者肅靜也金之政肅者肅殺也文雖同而事異也**其蟲鱗**鱗謂魚蛇之族類**其政爲靜**水性澄澈而清靜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政凝肅詳水之政爲靜而平土之政安靜土太過之政亦爲靜土不及之政亦爲靜定水土異而靜同者非同也水之靜清淨也土之靜安靜也**其令**本闕**其變凝冽**凝甚故致是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變凜冽**其眚氷雹**非時而有及暴過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其災氷雪霜雹**其味爲鹹**夫物之化之變而有鹹味者皆水化之所凝散也今北方川澤地多鹹鹵**其志爲恐**恐刃遽謂**恐傷腎**恐甚動中則傷腎靈樞經曰恐懼而不解則傷精腎藏精故精傷而傷及於腎也**思勝恐**思見禍機故無懼恐思一作凝非也**寒傷血**明勝心也寒甚血凝故傷血也**燥勝寒**寒化則水積燥

用則物堅燥與寒兼故相勝也天地之化物理之常也**鹹傷血**味過於鹹則咽乾引飲傷血之義也**甘勝鹹**可知矣渴飲甘泉咽乾自已甘爲土味故勝水鹹新校正云詳自上岐伯曰至此與陰陽應象大論同小有增損而注頗異**五氣更立各有所先**當其歲時氣乃先也**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先立運然後知非位與當位者也

帝曰病之生變何如岐伯曰氣相得則微不相得則甚木居火位火居土位土居金位金居水位水居木位木居君位如是者爲相得又木居水位水居金位金居土位土居火位火居木位如是者雖爲相得終以子僭居父母之位下陵其上猶爲小逆也木居金土位火居金水位土居水木位金居火木位水居火土位如是者爲不相得故病甚也皆先立運氣及司天之氣則氣之所在相得與不相得可知矣

帝曰主歲何如岐伯曰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侮所不勝其不及則己所不勝侮而乘之己所勝輕而侮之木餘則制土輕忽於金以金氣不爭故木恃其餘而欺侮也又木少金勝土反侮木以木不及故土妄凌之也四氣卒同侮謂侮慢而凌忽之也**侮反受邪**或以己強盛或遇彼衰微不度卑弱妄行凌忽雖侮而求勝故終必受邪**侮而受邪寡於畏也**受邪各謂受己不勝之邪也然捨己宮觀適他鄉邦外強中乾邪盛眞弱寡於敬畏由是納邪故曰寡於畏也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曰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命曰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而薄之命曰氣迫即此之義也

帝曰善

六微旨大論篇第六十八

黃帝問曰嗚呼遠哉天之道也如迎浮雲若視深淵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極深淵靜瀅而澈故視之可測其深淺浮雲泊而合散故迎之莫詣其邊涯言蒼天之象如淵可視乎默介運化之道猶雲莫測其去留六氣深微其於運化當如是喻矣新校正云詳此文與五運行論文重**夫子數言謹奉天道余聞而藏之心私異之不知其所謂也願夫子溢志盡言其事令終不滅久而不絕天之道可得聞乎**遷化生成之道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明乎哉問天之道也此因天之序盛衰之時也帝曰願聞天道六六之節盛衰何也**六六之節經已答問天師未敷其旨故重問之**岐伯曰上下有位左右有紀**上下謂司天地之氣二也餘左右四氣在歲之左右也**故少陽之右陽明治之陽明之右太**

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厥陰之右少陰治之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此所謂氣之標蓋南面而待之也
標末也聖人南面而立以閱氣之至也
故曰因天之序盛衰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此之謂也
移光謂日移光定位謂面南觀氣正立觀歲數氣之至則氣可待之也
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厥陰
少陽南方火故上火氣治之與厥陰合故中見厥陰也
陽明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太陰
陽明西方金故上燥氣治之與太陰合故燥氣之下中見太陰也
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
太陽北方水故上寒氣治之與少陰合故寒氣之下中見少陰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生中為溫與此義同
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
厥陰東方木故上風氣治之與少陽合故風氣之下中見少陽也
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
少陰東南方君火故上熱氣治之與太陽合故熱氣之下中見太陽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與此義同
太陰之上溼氣治之中見陽明
太陰西南方土故上溼氣治之與陽明合故溼氣之下中見陽明也
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
本謂元氣也氣則為主則文言著矣新校正云詳注云文言著矣疑誤
本標不同氣應異象
本者應之元標者病之始病生形用求之標方施其用求之本標本不同求之中見法萬全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六氣標本不同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
帝曰其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
皆謂天之六氣也初之氣起於立春前十五日餘二三四五終氣次至而分治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
岐伯曰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
時至而氣至和平之應此則為平歲也假令甲子歲氣有餘於癸亥歲未當至之期先時而至也乙丑歲氣不足於甲子歲當至之期後時而至也故曰來氣不及來氣有餘也言初氣之至期如此歲氣有餘六氣之至皆先時歲氣不及六氣之至皆後時先時後至後時先至各差十三日而應也新校正云按金匱要略云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冬至之後得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此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此亦論氣應之一端也
帝曰至而不至未至而至如何
言大過不及歲當至晚至早之時應也
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
當期為應愆時為否天地之氣生化不息无止礙也不應有而有應有而不有是造化之氣失常失常則氣變變常則氣血紛撓而為病也天地變而失常則萬物皆病
帝曰善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氣脈其應也
物之生榮有常時脈之至有常期有餘歲早不及歲晚皆依期至也
帝曰善願聞地理之應六節氣位何如岐伯曰顯明之右君火之位也君火之右退行一步相火治之
日出謂之顯明則卯地氣分春也自春分後六十日有奇斗建卯正至于巳正君火位也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三之氣分相火治之所謂少陽也君火之位所謂少陰熱之分也天度至此暄淑大行居熱之分不行炎暑君之德也少陽居之為僭逆大熱早行疫癘乃生陽明居之為溫涼不時太陽居之為寒雨間熱厥陰居之為風搖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天下疵疫以其得位君令宜行故也太陰居之為時雨火有二位故以君火為六氣之始也相火則夏至日前後各三十日也少陽之分火之位也天度至此炎熱大行少陽居之為熱暴至草萎河乾炎亢溼化晚布陽明居之為涼氣間發太陽居之為寒氣間至熱爭冰雹厥陰居之為風熱大行雨生羽蟲少陰居之為大暑炎亢太陰居之為雲雨雷雹退謂南面視之在位之右也一步凡六十日又八十七刻半餘氣同法
復行一步土氣治之
雨之分也即秋分前六十日而有奇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四之氣也天度至此雲雨大行溼蒸乃作少陽居之為炎熱沸騰雲雨雷雹陽明居之為清雨霧露太陽居之為寒雨害物厥陰居之為暴風雨摧拉雨生倮蟲少陰居之為寒熱氣反用山澤浮雲暴雨溽蒸太陰居之為大雨霪霖
復行一步金氣治之
燥之分也即秋分後六十日而有奇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五之氣也天度至此萬物皆燥少陽居之為溫清更正萬物乃榮陽明居之為大涼燥疾太陽居之為早寒厥陰居之為涼風大行雨生介蟲少陰居之為秋溼熱病時行太陰居之為時雨沈陰
復行一步水氣治之
寒之分也即冬至日前後各三十日自斗建亥至丑之中六之氣也天度至此寒氣大行少陽居之為冬溫蟄蟲不藏流水不冰陽明居之為嚴寒勁切太陽居之為大寒凝冽厥陰居之為寒風飄揚雨生鱗蟲少陰居之為蟄蟲出見流水不冰太陰居之為凝陰寒雪地氣溼也
復行一步木氣治之
風之分也即春分前六十日而有奇也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初之氣也天度至此風氣乃行天地神明號令之始也天之使也少陽居之為溫疫至陽明居之為清風霧露朦昧太陽居之為寒風切冽霜雪水冰厥陰居之為大風發榮雨生毛蟲少陰居之為熱風傷人時氣流行太陰居之為風雨凝陰不散
復行一步君火治之
熱之分也復春分始也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二之氣也凡此六位終紀一年六六三百六十日六八四百八十刻六七四十二刻其餘半刻積而為三約終三百六十五度也餘奇細率分之可也
相火之下水氣承之
熱盛水承條蔓柔弱湊潤衍溢水象可見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陽所至為火生終為蒸溽則水承之義可見又云少陽所至為飄風燔燎霜凝亦下承之水氣也
水位之下土氣承之
寒甚物堅水冰流涸土象斯見承下明矣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所至為寒雪冰雹白埃則土氣承之之義也
土位之下風氣承之
飄風之後時雨乃零是則溼為風吹化而為雨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陰所至為溼生終為注雨則土位之下風氣承之而為雨也又云太陰所至為雷霆驟注烈風則風承之義也
風位之下金氣承之
風動氣清萬物皆燥金承木下其象昭然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厥陰所至為風生終為肅則金承之義可見又云厥陰所至為飄怒大涼亦金承之義也
金位之下火氣承之
鑠金生熱則火流金乘火之上理無妄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陽明所至為散落溫則火乘之義也
君火之下陰精承之
君火之位大熱不行蓋為陰精制承其下也諸以所勝之氣乘於下者皆折其摽盛此天地造化之大體爾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少陰所至為熱生中為寒則陰承之義可知又云少陰所至為大暄寒又按六元正紀云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曛昧何氣使然曰氣有多少發有微甚微者當其氣甚者兼其下徵其下氣而見可知也所謂徵其下者即此六承氣也
帝曰何也岐伯曰亢則害承迺制制則生化外列盛衰害則敗亂生化大病
亢過極也物惡其極
帝曰盛衰何如岐伯曰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邪則變甚正則微帝曰何謂當位岐伯曰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
非太過非不及是謂平運主歲也平歲之氣物生脈應皆必合期無先後也新校正云詳木運臨卯丁卯歲也火運臨午戊午歲也土運臨四季甲辰甲戌己丑己未歲也金運臨酉乙酉歲也水運臨子丙子歲也內戊午己丑己未乙酉又為太一天符
帝曰非位何如岐伯曰歲不與會也
不與本辰相逢會也
帝曰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
少陰少陽皆火氣
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奈何岐伯曰天之與會也
與運氣相逢會也新校正云詳土運之歲上見太陰己丑己未也火運之歲上見少陽戊寅戊申也上見少陰戊子戊午也金運之歲上見陽明乙卯乙酉也木運之歲上見厥陰丁巳丁亥也水運之歲上見太陽丙辰丙戌也己丑己未戊午乙酉又為太一天符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

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己丑己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故天元冊曰天符天符歲會何如岐伯曰太一天符之會也是謂三合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也天元紀大論曰三合爲治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太一天符之詳具天元紀大論注中 帝曰其貴賤何如岐伯曰天符爲執法歲位爲行令太一天符爲貴人執法猶相輔行令猶方伯貴人猶君主 帝曰邪之中也柰何岐伯曰中執法者其病速而危執法官人之繩準自爲邪僻故病速而危 中行令者其病徐而持方伯無執法之權故無速害病但執持而已 中貴人者其病暴而死義無淩犯故病則暴而死 帝曰位之易也何如岐伯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病近其害速順則其病遠其害微所謂二火也相火居君火是臣居君位故逆也君火居相火是君居臣位故順也遠謂里遠近謂里近也 帝曰善願聞其步何如岐伯曰所謂步者六十度而有奇奇謂八十七刻又十分刻之五也 故二十四步積盈百刻而成日也此言天度之餘也夫言周天之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二十四步正四歲也四分度之一二十五刻也四歲氣乘積已盈百刻故成一日也 帝曰六氣應五行之變何如岐伯曰位有終始氣有初中上下不同求之亦異也位地位也氣天氣也氣與位互有差移故氣之初天用事氣之中地主之地主則氣流于地天用則氣騰於天初與中皆分天步而率刻爾初中各三十日餘四十三刻四分刻之三也 帝曰求之柰何岐伯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謹候其時氣可與期子甲相合命曰歲立則甲子歲也謹候水刻早晏則六氣悉可與期爾 帝曰願聞其歲六氣始終早晏何如岐伯曰明乎哉問也甲子之歲初之氣天數始於水下一刻常起於平明寅初一刻艮中之南也 新校正云按戊辰壬申丙子庚辰甲申戊子壬辰丙申庚子甲辰戊申壬子丙辰庚申甲子歲氣會同陰陽法以是爲三合 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夜之半也外十二刻半入二氣之初諸餘刻同入也 二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也 終於七十五刻戌之後四刻也外二十五刻入次三氣之初率 三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 終於六

十二刻半酉正之中也外三十七刻半差入後 四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 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也外五十刻差入後 五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 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晝之半也外六十二刻半差入後 六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南 終於二十五刻辰正之後四刻外七十五刻差入後 所謂初六天之數也天地之數二十四氣乃大會而同故命此曰初元天數也 乙丑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己巳癸酉丁丑辛巳乙酉己丑癸巳丁酉辛丑乙巳己酉癸丑丁巳辛酉歲同所謂巳酉丑歲氣會同也 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 二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 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 三之氣始於一刻亥寅初之一刻 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 四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正東 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 五之氣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 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 六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 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 所謂六二天之數也一六爲初六二六爲六二名次也 丙寅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庚午甲戌戊寅壬午丙戌庚寅甲午戊戌壬寅丙午庚戌甲寅戊午壬戌歲同此所謂寅午戌歲氣會同 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 二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 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 三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 終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 四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 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 五之氣始於一刻寅初之一刻 終於八十七刻半子正之中 六之氣始於八十七刻六分子中之左 終於七十五刻戌後之四刻 所謂六三天之數也 丁卯歲初之氣天數始於七十六刻亥初之一刻新校正云按辛未乙亥己卯癸未丁亥辛卯乙未己亥癸卯丁未辛亥乙卯己未癸亥歲同此所謂卯未亥歲氣會同 終於六十二刻半酉正之中 二之氣始於六十二刻六分酉中之北 終於五十刻未後之四刻 三之氣始於五十一刻申初之一刻 終於三十七刻半午正之中 四之氣始於三十七刻六分午中之西 終於二十五刻辰後之四刻 五之氣始於二十六刻巳初之一刻 終

於一十二刻半卯正之中 六之氣始於一十二刻六分卯中之南 終於水下百刻丑後之四刻 所謂六四天之數也次戊辰歲初之氣復始於一刻常如是無已周而復始始自甲子年至於癸亥歲常以四歲爲一小周一十五周爲一大周以辰命歲則氣可與期 帝曰願聞其歲候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日行一周天氣始於一刻甲子歲也 日行再周天氣始於二十六刻乙丑歲也 日行三周天氣始於五十一刻丙寅歲也 日行四周天氣始於七十六刻丁卯歲也 日行五周天氣復始於一刻戊辰歲也餘五十五歲術環周而復始矣 所謂一紀也法以四年爲一紀循環不已餘三歲一會同故有三合也 是故寅午戌歲氣會同卯未亥歲氣會同辰申子歲氣會同巳酉丑歲氣會同終而復始陰陽法以是爲三合者緣其氣會同也不爾則各在一方義無由合 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言天者求之本言地者求之位言人者求之氣交本謂天六氣寒暑燥溼風火也三陰三陽由是生化故云本所謂六元者也位謂金木火土水君火也天地之氣上下相交人之所處者也 帝曰何謂氣交岐伯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自天之下地之上則二氣交合之分也人居地上故氣交合之中人之居也是以化生變易皆在氣交之中也 故曰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此之謂也天樞當齊之兩傍也所謂身半矣伸臂指天則天樞正當身之半也三分析之上分應天下分應地中分應氣交天地之氣交合之際所遇寒暑燥溼風火勝復之變之化故人氣從之萬物生化悉由而合散也 帝曰何謂初中岐伯曰初凡三十度而有奇中氣同法奇謂三十日餘四十三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也初中相合則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以各餘四十分刻之三十故云中氣同法也 帝曰初中何也岐伯曰所以分天地也以是知氣高下生人病主之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初者地氣也中者天氣也氣之初天用事天用事則地氣上騰於太虛之內氣之中地氣主之地氣主則天氣下降於有質之中 帝曰其升降何如岐伯曰氣之升降天地之更用也升謂上升降謂下降升極則降降極則升升降不已故彰天地之更用也 帝曰願聞其用何如岐伯曰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

者謂地氣之初地氣升氣之中天氣降升已而降以下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交合泰之象也易曰天地交泰是以天地之氣升降常以三十日半下上下上不已故萬物生化無有休息而各得其所也 天氣下降氣流于地地氣上升氣騰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氣有勝復故變生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天地之氣盈虛何如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惡所不勝歸所和同隨運歸從而生其病也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多少而差其分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 帝曰善寒溼相遭燥熱相臨風火相值其有聞乎岐伯曰氣有勝復勝復之作有德有化有用有變變則邪氣居之 夫撫掌成聲沃火生沸物之交合象出其間萬類交合亦由是矣天地交合則八風動坼六氣交馳於其間故氣不能正者反成邪氣 帝曰何謂邪乎 邪者不正之目也天地勝復則寒暑燥溼風火六氣互爲邪也 岐伯曰夫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之相薄成敗之所由也 夫氣之有生化也不見其形不知其情莫測其所起莫究其所止而萬物自生自化近成無極是謂天和見其象彰其動震烈剛暴飄泊猝卒拉堅摧發摐折鼓樑是謂邪氣故物之生也靜而化成其毀也躁而變革是以生從於化極由乎變變化不息則成敗之由常在生有涯分者言有終始爾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也 故氣有往復用有遲速四者之有而化而變風之來也 天地易位寒暑移方水火易處當動用時氣之遲速往復故不常在雖不可究識意端緒微甚之用而爲化爲變風所由來也人氣不勝因而感之故病生焉風匪求勝於人也 帝曰遲速往復風所由生而化而變故因盛衰之變耳成敗倚伏遊乎中何也 夫倚伏者禍福之萌也有福者禍之所伏也由是故禍福互爲倚伏物盛則衰極極則衰是福之極故爲禍所倚否極之泰未濟之濟是禍之極故爲福所伏然吉凶成敗目擊道存不可以終自然之理故無尤也 岐伯曰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 動靜之理氣有常運其微也爲物之化其甚也爲物之變化流於物故物得之以生變行於物故物得之以死由是成敗倚伏生焉動之微甚遲速豈惟氣獨有是哉人在氣中養生之道進退之用當皆然也 新校正云按至眞要大論云陰陽之氣清靜則化生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 帝曰有期乎岐伯曰不生不化靜之期也 人之期可見者二也天地之期不可見也夫二可見者一曰生之終也其二曰變易與上同體然後能小生化歸於大化以死後猶化變未已故可見者二也天地終極人有分長短不相及敝人見之者謂矣 帝曰不生化乎亦有不生不化者乎 岐伯曰出入廢則神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 出入謂喘息也升降謂化氣也夫毛羽倮鱗介及飛走蚑行皆生氣根於身中以神爲動靜之主故曰神機也然金玉土石鎔埏草本皆生氣根於外假氣以成立主持故曰氣立也五常政大論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此之謂也故無是四者則神機與氣立者生死皆絕 新校正云按易云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周禮大宗伯有天產地產大司徒云土之產謂也 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 夫自東自西自南自北者假出入息以爲化生因物以全質者蓋陽升降之氣以作生源若非此道則無能致是生者也 是以升降出入無器不有 包藏生氣者皆謂生化之器觸物然矣夫縱橫者皆有出入去來之氣竅竅者皆有陰陽升降之氣往復於中何以明之則璧窺戶牖雨面伺之皆承來氣衝擊於人是則出入氣也夫竭井及葉隆空中鬧鬧不英皆升氣所爲也虛管滿於上憑而不能降也空瓶小口頓瀉不入爲氣不出而不能入也由是觀之升無所不降降無所不升無出則不入無入則不出夫羣品之中皆出入升降不失常守而云非化者未之有也有識無識有情無情去出入已升降而云存者未之有也故曰升降出入無器不有故器者生化之宇器散則分之生化息矣 器謂天地及諸身也宇謂屋宇也以其身形包藏府藏受納神靈與天地同故曾名器也諸器自有小大無不散也夫小大器皆生有涯分散有遠近也 故無不出入無不升降無常見近而嘆有其涯矣既近遠不同期合散殊時節即有無交競異見常乖及至分散之時則近遠同歸於一 四者之有而貴常守 四者謂出入升降也有出入升降則爲常守有出無入有入無變出有升無降有降無升則非生之氣也若非晦息道成居常而生則未之有屏出入息滅升降氣而能存其生化者故貴常守 反常則災害至矣 出入升降生化之元主故不可無之反常之道則神去其室生化微絕災害而何哉 故曰無形無患此之謂也 夫喜於遂悅色貴於難懼於鬼外惡風寒暑溼內緊飢飽憂欲皆以形無所隱故常罹患累於人間也若使想慕滋憂嗜慾無厭外附權門內豐饒偽則動以牢網坐招燔燎欲思釋縛其可得乎是以身爲患階爾老子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此之謂也夫身形與太虛釋然消散復未知生化之氣爲有而聚耶爲無而滅乎 帝曰善有不生不化乎 言人有進陽免生化而不生不化無始無終同太虛自然者乎 岐伯曰悉乎哉問也與道合同惟眞人也 眞人之發隱見莫測出入天地內外順道至眞以生其爲小也入於無間其爲大也通虛空界不與道如一其孰能爾乎 帝曰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十九

天元紀大論 鐫子泉切 五運行大論 馮氏冰碰音艾傑果 眥所景切 樅音揔 蹔音慚切 溽音辱 鈐音括 欻音忽 論 釐音注 注 潤胡各切 蚑音祁 蜒式連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氣交變大論　五常政大論

氣交變大論篇第六十九 新校正云詳此論專明氣交之變乃五運太過不及德化政令災變勝復為病之事

黃帝問曰五運更治上應天綦陰陽往復寒暑迎隨眞邪相薄內外分離六經波蕩五氣傾移太過不及專勝兼并願言其始而有常名可得聞乎 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專勝謂五運主歲太過也兼并謂主歲之不及也常名謂化於大虛人身診應病之形診也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五運相襲而皆治之終始之日周而復始又云五氣運行各終period日太始天元冊文曰萬物資始五運終天即五運更治上應天綦之義也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此上帝所貴先師傳之臣雖不敏往聞其旨言非己心之生知備聞先人往古受傳之過旨也 帝曰余聞得其人不教是謂失道傳非其人慢泄天寶余誠非德未足以受至道然而眾子哀其不終願夫子保於無窮流於無極余司其事則而行之柰何至道者非傳之難非知之艱行之難志請受於天師太上貴德故後己先人苟非其人則道無虛授黃帝欲仁恕惠遠博愛流行尊道下身拯乎黎庶乃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也岐伯曰請遂言之也上經曰夫道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此之謂也夫道大無不包細無不入故天文地理人事咸通 新校正云詳夫道者一節與著至教論文重 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本氣位也位天者天文也位地者地理也通於人氣之變化者人事也故太過者先天不及者後天所謂治化而人應之也 三陰三陽司天司地以表定陰陽生化之紀是謂位天位地也五運居中司人氣之變化故曰通於人氣也先天後天謂生化氣之變化所主時也太過歲化先時至不及歲化後時至 帝曰五運之化太過何如 新校正云詳太過謂歲氣有餘也具五常政大論中 岐伯曰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木餘土抑故不能布政於氣卑民病飧泄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也歲木氣太盛歲星光明逆守星屬分皆災也 新校正云詳此論時論云甚則忽忽善怒眩冒巔疾 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 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肝脈太過則令人喜怒忽眩冒巔疾為肝實而然則此病不獨木太過也 化氣不政生氣獨治雲物飛動草木不寧甚而搖落反鬱痛而吐甚衝陽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 諸壬歲也木餘土抑故不能布政於萬物也生氣木氣也太過故獨治而生化也風不務德非分而動則太虛之中雲物飛動草木不寧動而不止金則勝之故甚則草木搖落也鬱反痛木乘土也衝陽胃脈也木氣勝而土氣乃絕故死也金復而太白逆守屬星者危也其災之發害於東方人之內應則先害於脾後傷肝也書曰滿招損此其類也 新校正云詳此太過五化言星之例有三木與土運先言歲後言勝已之星火與金運先言熒惑太白次言勝已之星後再言辰星次言鎮星後再言辰星兼見已勝之星也 歲火太過炎暑流行金肺受邪火不德則邪害於金若以德行則政和平也 民病瘧少氣欬喘血溢血泄注下嗌燥耳聾中熱肩背熱上應熒惑星 少氣謂氣少不足以息也血泄謂血利也中熱謂胷中熱也火氣太盛則熒惑光芒逆臨宿屬分皆災也 新校正云詳火盛而剋金寒熱交爭故為瘧按藏氣法時論云肺病者欬喘肺虛少氣不能報息耳聾鼽乾膺背肩胛間痛兩臂內痛 甲間痛背肩甲間痛兩臂內痛 新校正云按玉機眞藏論云心脈太過收氣不自病則令人自熱而膺痛為侵淫此云骨痛者誤也 身熱骨痛而為浸淫金水為復鬱故火行長氣獨明雨水霜寒 今詳水字當作水 上應辰星 金氣退避火氣獨行水氣祈之故雨零水雹及偏降霜寒而殺物也水復於火天象應之辰星逆陵乃寒災於物也占辰星者常在日之前後三十度其災發之先傷肺後反傷心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雨水霜寒作雨水霜雹 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物焦槁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赫曦之紀上徵而收氣後又六元正紀大論云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 病反譫妄狂越欬喘息鳴下甚血溢泄不已太淵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星 諸戊歲也戊午戊子歲少陰上臨戊寅戊申歲少陽上臨是謂天符之歲也太淵肺脈也火勝而金絕故死火既太過又火熱上臨兩火相合故形飧泄謂食不化而下出也脾虛故食減體重煩冤腸鳴腹支滿也歲木氣太盛歲星光明逆守星屬分皆災也 新校正云詳戊辰戊戌歲盛而不得盛則火化歲半非太過又非不及也 歲土太過雨溼流行腎水受邪土無德乃甚 民病腹痛清厥意不樂體重煩冤上應鎮星 腹痛謂大腹小腹痛也清厥謂足逆冷也意不樂如有隱憂也土來刑水天象應之鎮星逆犯宿屬則災者身重腎虛者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腎病甚則肌肉萎足痿不收行善瘈脚下痛飲發中滿食減四支不舉 脾主肌肉外應四支又其脈起於足中指之端如是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脾病者身重善飢肉痿足不收行善瘈脚下痛又玉機眞藏論云脾太過則令人四支不舉 變生得位 新校正云詳太過五者舉一而四氣可知也又以土王時月難知故此詳言之也 藏氣伏化氣獨治之泉涌河衍澤生魚風雨大至土崩潰鱗見于陸病腹滿泄腸鳴反下甚而太谿絕者死不治上應歲星 歲也 得位謂季月也藏水氣也化土氣也化太過故水藏伏匿而化氣獨治土勝水復故風雨大至水泉涌河衍溢乾澤生魚陸既甚矣風又鼓之故土崩潰謂垣岸仆山落地入也河溢泉涌枯澤水盛鱗物豐盛故見于陸地也太谿腎脈也土勝而水絕故死木來折土天象逆臨加其宿屬正可憂也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也 歲金太過燥氣流行肝木受邪金氣已過庚殺又甚水氣內畏感而病生命乃虛 民病兩脅下少腹痛目赤痛眥瘍耳無所聞 兩脅兩脅之下脅之下也少腹謂臍下兩傍髎骨內也目赤謂白睛色赤也痛謂鬱痛也眥謂四眥瞼眥之本也蕭蕭殺而甚則體重煩冤胷痛引背兩脅滿且痛引少腹上應太白星 金氣已過庚殺又甚水氣內畏感而病生命盛應天太白明大加臨宿屬心受災害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肝病者兩脅下痛引少腹目赤痛眥虛則目脈脈無所見耳無所聞又玉機眞藏論云肝脈不及則令人胷痛引背下則兩脅滿也 甚則喘欬逆氣肩背痛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病上應熒惑星 火氣復之自生病也天象示應在熒惑逆加守宿屬則可憂也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肺病者喘欬逆氣肩背痛汗出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皆痛 收氣峻生氣下草木斂蒼乾殞隕病反暴痛胠脅不可反側 新校正云詳此云反暴痛不言何所痛者按至眞要論云兩脅暴痛不可反側則此乃心脅暴痛也 欬逆甚而血溢太衝絕者死不治上應太白星 諸庚戌也金氣峻虐木氣被刑火未來復則如是也斂謂已生枝葉斂附其身也太衝肝脈也金勝而木絕故死當是之候太白應

乙逆守星屬病皆危也。新校正云：按庚子、庚午、庚寅、庚申歲，上見少陰少陽司天，是謂天刑運，金化減半，故當盛而不得盛，非太過又非不及也。

歲水太過，寒氣流行，邪害心火。水不務德，暴虐乃然。民病身熱煩心躁悸，陰厥上下中寒，譫妄心痛，寒氣早至，上應辰星。悸，心跳動也。譫，亂語也。妄，妄見聞也。天氣水盛，辰星瑩明，加其宿屬，災乃至。新校正云：按陰厥在後金不及復則陰厥有汁。甚則腹大脛腫，喘欬，寢汗出，憎風。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腎病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寢汗出，憎風。再詳太過五化，木言化氣不政，生氣獨治；火言化氣不行，長氣獨明；土言藏氣伏，長氣獨治；金言收氣不行，生氣下；水當言藏氣乃盛，長氣失政，令獨亾者，闕文也。大雨至，埃霧朦鬱，上應鎮星。水盛不已，為土所乘，故彰斯候。土之氣，腎之脈從足下上行入腹，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循喉嚨，故生是病。腎為陰，故寢則汗出而憎風也。風寒汗出，腠理開，其病也。夫土氣上臨，太陽雨冰雪，霜不時降，溼氣變物。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流衍之紀，上羽而長氣不化。又六元正紀大論云：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太陽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病反腹滿腸鳴，溏泄食不化，藏氣法時論云：脾虛則腹滿腸鳴，飧泄食不化。渴而妄冒，神門絕者，死不治，上應熒惑辰星。諸丙歲也。丙辰丙戌，太陽上臨，是謂天符之歲也。寒氣太甚，故雨化為冰雪，雨冰則雹也。霜不時降，彰其寒也。土復其水，則大雨霖霪，溼氣內深，故物皆溼變。神門，心脈也。水勝而火絕，故死。火衰，則熒惑減曜；辰星明瑩，加其宿屬，則危亡也。新校正云：詳太過五歲，獨記火水之上臨者，火臨火，水臨水，為天符故也。火臨水為逆，水臨土為順，火臨土為順，水臨金為順，天刑運金為逆，更不詳出也。又此獨言熒惑辰星，舉此一例，餘從而可知也。帝曰：善。其不及何如？謂政化少也。新校正云：詳不及五化，具五常政大論中。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歲木不及，燥乃大行，清冷時至，加之肅寒，是謂燥氣。燥，金氣也。生氣失應，後時之謂失應也。草木晚榮，肅殺而甚，則剛木辟著，柔萎蒼乾，上應太白星。天地淒滄，日見朦昧，謂雨非雨，謂晴非晴，人意慘然，氣象蕭殺，是為肅殺甚也。剛，勁硬也。辟著，謂辟著枝莖，乾而不落也。柔，耎也。蒼，青也。柔木之葉，青色不變而乾卷也。木氣不及，金氣乘之，太白之明，光芒而照其空也。民病中清，胠脇痛，少腹痛，腸鳴溏泄，涼雨時至，上應太白星，新校正云：按不及五化，民病證中上應之星，皆言運星失色，畏星加臨宿屬為災。此獨言畏星，不言運星者，經文闕也。當云上應太白星、歲星。其穀蒼。金氣乘木，肝之病也。乘此氣者，腸中自鳴而溏泄者，飢無胠脇少腹之病疾也。微者善之，甚者止之，遇夏之氣，亦自止也；遇秋之氣而復有之。涼雨時至，謂應時而至也。金土齊化，故涼雨俱行。火氣來復，則夏雨少。金氣勝木，太白臨之，加其宿屬分，皆災也。金勝畢歲，火氣不復，則蒼色之穀不成實也。新校正云：詳中清胠脇痛少腹痛乃肝病之證也。腸鳴溏泄乃脾病之證，蓋以木少，脾土無畏，侮反受邪之故也。上臨陽明，生氣失政，草木再榮，化氣乃急，上應太白鎮星，其主蒼早。丁卯丁酉歲也。陽明上臨，是謂天刑之歲也。金氣承天，下勝於木，故生氣失政，故草木再榮。生氣失政，故木華晚啟，化氣急速，故晚結成實。以化氣急速，故晚結成就也。金氣抑木，故秋夏始榮，結實成熟，以化氣既少，土氣無制，故化氣生長急速。木少金勝，天氣應之，故太白之見，光芒明盛；木之氣少，故鎮星太白潤而明也。蒼色之物，又早凋落，木少金乘故也。新校正云：按不及五化，獨紀木上臨陽明，土上臨厥陰，水上臨太陰者，經之所記，其甚者也。故於太過運中只言火臨火、水臨水，此不及運中只言木臨金、土臨木、金臨火、水臨土。復則炎暑流火，溼性燥，柔脆草木焦槁，下體再生，華實齊化，病寒熱瘡瘍疿胗癰痤，上應熒惑太白，其穀白堅。火氣復金，夏生大熱，故萬物溼性時變為燥，流火爍物，故柔脆草木及蔓延之類皆上乾死而下體再生。若辛熱之草，死不再生也。小熱者死少，大熱者死多。火大復已，土氣間至，則涼雨降，其酸苦甘鹹性寒之物乃再發生，新開之與先結者，齊承化而成熟。火復其金，太白減曜，熒惑上應則益光芒，加其宿屬則皆災也。白堅之穀，秀而不實。新校正云：詳此當云其穀白堅也。以火反復，故曰白堅之穀秀而不實。白露早降，收殺氣行，寒雨害物，蟲食甘黃，脾土受邪，赤氣後化，心氣晚治，上勝肺金，白氣乃屈，其穀不成，欬而鼽，上應熒惑太白星。陽明上臨，金自用事，故白露早降，寒涼大至，則收殺氣行。以太陽居土溼之位，寒溼相合，故寒雨害物。少於成實，金行伐木，假途於土，子居母內，蟲之象也，故甘物黃物蟲蠹食之。清氣先勝，熱氣後復，復已乃勝，故火赤之氣後生化也。謂草木赤華及赤實者，皆後時而再榮秀也。其五藏則心氣晚王，勝於肺金之白氣，乃屈退也。金穀，稻也。鼽，鼻中水出也。金為火勝，天象應同，故太白芒減，熒惑益明。歲火不及，寒乃大行，長政不用，物榮而下，凝慘而甚，則陽氣不化，乃折榮美，上應辰星。火少水勝，故寒乃大行。長政不用，則物容卑下。火氣既少，水氣洪盛，天象出見，辰星益明。民病胸中痛，脅支滿，兩脅痛，膺背肩胛間及兩臂內痛，新校正云：詳此證與火太過甚則反病之狀同，傍見藏氣法時論。鬱冒朦昧，心痛暴瘖，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屈不能伸，髖髀如別，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心虛則胸腹大，脅下與腰背相引而痛。上

應熒惑辰星，其穀丹。諸癸歲也。心以其脈行於是也。火氣不行，寒氣禁固，髖髀如別，屈不得伸。水行乘火，故熒惑芒減，丹穀不成，辰星臨其宿屬之分，則皆災也。復則埃鬱，大雨且至，黑氣乃辱，病鶩溏腹滿，食飲不下，寒中腸鳴，泄注腹痛，暴攣痿痹，足不任身，上應鎮星辰星，玄穀不成。埃鬱雲雨，土之用也。復寒之氣，必以濕淫，溼氣內淫，則生腹疾身重，故如是也。黑氣，水氣也。辱，屈辱也。鶩，鴨也。土復於水，故鎮星明潤，臨犯宿屬，則民受病災矣。歲土不及，風乃大行，化氣不令，草木茂榮，飄揚而甚，秀而不實，上應歲星。木無德也。木氣專行，故化氣不令，生氣獨擅，故草木茂榮。飄揚而甚，是木不以德；土氣薄少，故物實不成。不實，謂粃惡也。土不及，木乘之，故歲星之見潤而明也。民病飧泄霍亂，體重腹痛，筋骨繇復，肌肉瞤酸，善怒，藏氣舉事，蟄蟲早附，咸病寒中，上應歲星鎮星，其穀黅。諸己歲也。風客於胃，故病如是。土氣不及，水與齊化，故藏氣舉事，蟄蟲早附於陽氣之所，人皆病中寒之疾也。繇，搖也。筋骨搖動，已復常則已。新校正云：詳此文云筋骨繇復，王氏雖注，義不可解。按至真要大論云：筋骨繇併。疑此復字，併字之誤也。復則收政嚴峻，名木蒼凋，胸脅暴痛，下引少腹，善大息，蟲食甘黃，氣客於脾，黅穀乃減，民食少失味，蒼穀乃損。金氣復木，故名木蒼凋。金入土中，故氣客於脾。入於土，毋懷于也，故甘物黃物蟲食其中。金氣大來，與土仇復，故黅穀減實，蒼穀不成也。上應太白歲星。太白芒盛，歲星減明也。新校正云：詳此經少此六字，缺文耳。上臨厥陰，流水不冰，蟄蟲來見，藏氣不用，白乃不復，上應歲星，民乃康。己亥己巳歲，厥陰上臨，其歲少陽在泉，火司於地，故蟄蟲來見，流水不冰也。金不得復，故歲星之象如常，民康不病。新校正云：詳木不及上臨陽明，水不及上臨太陰，此先言復，而後舉上臨之候者，蓋白乃不復，以此年有復也。歲金不及，炎火乃行，生氣乃用，長氣專勝，庶物以茂，燥爍以行，上應熒惑星。火不務德，而襲金危。火既流，則夏生大熱。生氣舉用，故庶物蕃茂。燥爍氣至，物不勝之，爍石流金，涸泉焦草，山澤燔燎，雨乃不降，炎火大盛，天象應之，熒惑之見大而明也。民病肩背瞀重，鼽嚏血便注下，收氣乃後，上應太白星，其穀堅芒。諸乙歲也。瞀，謂悶也。受熱邪，故生是病。收，金氣也。火先勝，故收氣後。新校正云：詳其穀堅芒，白色可見，故不云其穀白。太白以前後例相照，經脫熒惑二字。及詳王注言熒惑逆守之事，益知經中之闕也。復則

黃帝內經素問

寒雨暴至酒雪冰雹霜雪殺物陰厥且格陽反上行頭腦戶痛延及囟頂發熱上應辰星新校正云詳不及之遷剋我者行勝我者之子來復當來復之後勝星滅曜復星明大此只言上應辰星而不言熒惑者闕文也當云上應辰星熒惑丹穀不成民病口瘡甚則心痛寒氣折火則見水雪冰雹先傷而霜雪後損皆寒氣之常也其災害酒傷於赤化也諸不及而勝所犯子氣復之者皆歸其方也陰厥謂寒逆也格至也亦拒也水行折火以救困金大象應之辰星明瑩赤色之穀為霜雹損之 歲水不及溼酒大行長氣反用其化酒速暑雨數至上應鎮星溼大行霖數雨也化速謂物早成也火溼蒸化故暑雨數至乘水不及而土勝之鎮星之象增益光明逆凌留犯其又其災民病腹滿身重濡泄寒瘧流水醫殷痛發臑腨股膝不便煩冤足痿清厥腳下痛甚則跗腫藏氣不政腎氣不衡上應辰星其穀秬藏氣不能申其政令故腎氣不能其明或遇鎮星臨屬宿者乃災 新校正云詳經云上應辰星注言鎮星以前後例相校此經闕鎮星二字上臨太陰則大寒數舉蟄蟲早藏地積堅冰陽光不治民病寒疾於下甚則腹滿浮腫上應鎮星新校正云詳木不及上臨陽明上應太白鎮星此獨言鎮星而不言熒惑者文闕也蓋水不及而又上臨太陰則鎮星明盛以應于氣勝盛水既益弱則熒惑無災而明大 其主齡穀諸辛歲也辛丑辛未歲上臨太陰在泉故大寒數舉也土氣專盛故鎮星益明齡穀應天歲成也 復則大風暴發草偃木零生長不鮮面色時變筋骨併辟肉瞤瘛目視眩眩物疏璧肌肉胗發氣并鬲中痛於心腹黃氣迺損其穀不登上應歲星木復其上故黃氣反損而齡穀不登也謂實不成無以登祭器也木氣暴復歲星下臨病屬分者災 新校正云詳此當云上應歲星鎮星爾帝曰善願聞其時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木不及春有鳴條律暢之化則秋有霧露清涼之政春有慘淒殘賊之勝則夏有炎暑燔爍之復其貴東化和氣也勝金氣也復火氣也火復於金悉因木故災告之作皆在東方餘皆同 新校正云按木火不及先言春夏之化秋冬之政者先言木火之政化次言勝復之變也 其藏肝其病內舍胠脅外在關節東方用之主也火不及夏有炳明光顯之化則冬有嚴肅霜寒之政夏有慘淒凝列之勝則不時有埃昏大雨之復其貴南化火德也勝水虐也復土變也南方火也其藏心其病內舍膺脅外在經絡南方心之主也土不及四維有埃雲潤澤之化則春有鳴條鼓拆之政四維發振拉飄騰之變則秋有肅殺霖霪之復其貴四維東南東北西南西北方也維隅也謂口在四隅月也 新校正云詳土不及亦先言政化次言勝復其藏脾其病內舍心腹外在肌肉四支四維中央脾之主也金不及夏有光顯鬱蒸之令則冬有嚴凝整肅之應夏有炎燥燔燎之變則秋有冰雹霜雪之復其貴西其藏肺其病內舍膺脅肩背外在皮毛西方肺之主也水不及四維有湍潤埃雲之化則不時有和風生發之應四維發埃昏驟注之變則不時有飄蕩振拉之復其貴北飄蕩振拉大風所作 新校正云詳金水不及先言火土之化令與應故不當秋冬而言也次言者火土勝復之變也與木火土之例不同者互文也 其藏腎其病內舍腎骨髓外在谿谷踹膝肉之大會為谿谷肉之小會為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以行榮衛以會大氣夫五運之政猶權衡也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變者復之此生長化成收藏之理氣之常也失常則天地四塞矣失常之理則天地四時之氣即塞而無所通行故動必有靜勝必有復乃天地陰陽之道故曰天地之動靜神明為之紀陰陽之往復寒暑彰其兆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故曰已下與五運行太論同上兩句又與陰陽應象大論文重彼云陰陽之升降寒暑彰其兆也 帝曰夫子之言五氣之變四時之應可謂悉矣夫氣之動亂觸遇而作發無常會卒然災合何以期之岐伯曰夫氣之動變固不常在而德化政令災變不同其候也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東方生風風生木其德敷和其化生榮其政舒啟其令風其變振發其災散落敷布也和和氣也榮滋榮也舒展也啟開也振怒也發出也散謂物飄零而散落也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和其化為榮政為散其令宣發其變振拉其貴為順其與此通 南方生熱熱生火其德彰顯其化蕃茂其政明曜其令熱其變銷爍其災燔焫新校正云詳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顯其化為茂其政為明其令鬱蒸其變炎烈其貴暄暖其中央生濕濕生土其德溽蒸其化豐備其政安靜其令濕其變驟注其災霖潰溽濕也蒸熱也驟注急雨也霖久雨也潰潰決也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濕其化為盈其政為謹其令雲雨其變動注其貴淫潰 西方生燥燥生金其德情潔其化緊斂其政勁切其令燥其變肅殺其災蒼隕緊縮也斂收也勁銳也切急也燥乾也肅殺謂風動草樹聲若乾也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清其化為斂其政為肅其令雰霧其變肅殺其貴蒼落 北方生寒寒生水其德清謐其政凝肅其令寒其變栗冽其災冰雪霜雹寒氣凝結也冰雪霜雹寒氣凝結而有也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其德為凝其政為靜其令沍其變凝冽其貴冰雹是以察其動也有德有化有政有令有變有災而後由之而人應之也夫德化政令和氣也其動靜勝復施於萬物皆悉生成變與災殺氣也其出暴速其動驟急其行損傷雖皆天地自為動靜之用然物有不勝其動者且損且死焉帝曰夫子之言歲候不及其太過而上應五星今夫德化政令災眚變易非常而有也卒然而動其亦為之變平岐伯曰承天而行之故無妄動無不應也卒然而動者氣之交變也其不應焉故曰應常不應卒此之謂也 新校正云按化政令氣之常也災眚變易氣卒交會而有勝負者也常謂歲四時之氣不差晷刻者不常不久 帝曰其應奈何岐伯曰各從其氣化也歲星之化以風應之熒惑之化以熱應之鎮星之化以濕應之太白之化以燥應之辰星之化以寒應之氣變則應故各從其氣化也上文言復勝皆上應之今經言應常不應卒所謂無大變易而不應然其勝復當色有彰燥潤澤之異無見小大以應之 帝曰其行之徐疾逆順何如岐伯曰以道留久逆守而小是謂省下以道謂順行留久謂過應留之日數也省下謂察天下人君之有德者也以道而去去而速來曲而過之是謂省遺過也順行已去已去顛逆行而速委曲而經過是謂遺其過而輒省察之也行急行緩往多往少蓋謂罪之有大有小按其道而斷之 久留而漿或離或附是謂議災與其德也如環謂之透盪迴而不去也火議罪金議殺土木水議德也應近則小應遠則大近謂犯星常在遠謂犯星去久大小謂喜震及罰罪事 苾而大倍常之一其化甚大常之

二其眚即也甚謂政令大行也發謂起也即至也金火有之小常之一其化減小常之二是謂臨視省下之過與其德也省謂省察萬國人吏侯王有德有過者也故侯王人吏安可不深思誡慎邪德者福之過者伐之有德則天降福以應之有過者天降禍以淫之則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爾是以象之見也高而遠則小下而近則大見物之理也故大則喜怒邇小則禍福遠象見高而小既未即禍亦未即福象見下而大既不遠禍亦未遂但當脩德省過以候厥終苟未能慎禍而務求福豈有是者哉歲運太過則運星北越火運火星木運木星之類也北越謂北而行也運氣相得則各行以道無剋伐之嫌故守常而各行於中道故歲運太過畏星失色而兼其母木失色而兼玄火失色而兼青土失色而兼赤金失色而兼黃水失色而兼白是謂兼其母也不及則色兼其所不勝木兼白色火兼玄色土兼青色金兼赤色水兼黃色是謂兼不勝也肖者瞿瞿莫知其妙閔閔之當孰者為良新校正云詳肖者至為良與靈蘭祕典論重彼有注妄行無徵示畏侯王不識天意心私度之妄言災咎卒無徵驗適足以示畏之兆於侯王熒惑於庶民矣帝曰其災應何如岐伯曰亦各從其化也故時至有盛衰凌犯有逆順留守有多少形見有善惡宿屬有勝負徵應有吉凶矣五星之至相王為時盛囚死為時衰東行凌犯為順災輕西行凌犯為逆災重留守日多則災深留守日少則災淺星喜潤則為見善星怒操憂喪則為見惡宿屬謂所生月之屬二十八宿及十二辰相分所屬之位也命勝星不災不害不勝星為災小重命與星相得雖災無害災者獄訟疾病之謂也雖五星凌犯之事時遇星之囚死時月雖災不成然火犯留守逆臨則有誣譖獄訟之憂金犯則有刑殺氣鬱之憂木犯則有震驚風鼓之憂土犯則有中滿下利胕腫之憂水犯則有寒氣衝稸之憂故曰徵應有吉凶也帝曰其善惡何謂也岐伯曰有喜有怒有憂有喪有澤有燥此象之常也必謹察之夫五星之見也從夜深見之人見之喜星之喜也見之畏星之怒也光色微曜乍明乍暗星之憂也光色迥然不彰不瑩不與衆同星之喪也光色圓明不盈不縮怡然瑩然星之喜也光色勃然臨人芒彩滿溢其象懍然星之怒也澤洪潤也燥乾枯也帝曰六者高下異乎岐伯曰象見高下其應一也故人亦應之觀象覩色則中外之應人天咸一矣帝曰善其德化政令之動靜損益皆何如岐伯曰夫德化政令災變不能相加也天地動靜陰陽往復以德報德以化報化政令災眚

及動復亦然故曰不能相加也勝復盛衰不能相多也勝盛復盛勝微復微不應以盛報微以化報變故曰不能相多也往來小大不能相過也勝復日數多少皆同故曰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木之勝金必報火土金水皆然未有勝而無報者故氣不能相使無也各從其動而復之耳動必有復察動以言復也易曰吉凶悔吝者生乎動此之謂歟天雖高不可度地雖廣不可量以氣動復言之其猶視其掌矣帝曰其病生何如岐伯曰德化者氣之祥政令者氣之章變易者復之紀災眚者傷之始氣相勝者和不相勝者病重感於邪則甚也祥善應也章程也式也復紀謂報復之綱紀也重感謂年氣已不及天氣又見剋殺之氣是為重感重謂重累也帝曰善所謂精光之論大聖之業宣明大道通於無窮究於無極也余聞之善言天者必應於人善言古者必驗於今善言氣者必彰於物善言應者同天地之化善言化言變者通神明之理非夫子孰能言至道歟太過不及歲化無窮氣交遷變流於無極然天垂象聖人則之以知吉凶何者歲太過而星大或明瑩歲不及而星小或失色故吉凶可指而見也吉凶者何謂物稟五常之氣以生成莫不上參應之有否有宜故曰吉凶斯至矣故曰善言天者必應於人也言古之道而今必應之故曰善言古者必驗於今也化氣生成萬物皆稟故言氣應者以物明之故曰善言氣者必彰於物也彰明也氣化之應如四時行萬物備故善言應者必同天地之造化也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言萬物化變終始必契於神明運為故言化變者通於神明之理聖人智周萬物無所不通故言必有發動無不應之也迺擇良兆而藏之靈室每旦讀之命曰氣交變非齋戒不敢發慎傳也靈室謂靈蘭室黃帝之書府也新校正云詳此文與六元正紀大論末同

五常政大論篇第七十新校正云詳此篇統論五運有平氣不及太過之事次言地理有四方高下陰陽之異又言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為天氣制之而氣有所從之說仍言六氣五類相制勝而歲有胎孕不育之理而後明在泉六化五味有薄厚之異而以治法終之此篇之大槩如此而專名五常政大論者舉其所先者言也

黃帝問曰太虛寥廓五運迴薄衰盛不同損益相從願聞平氣何如而名何如而紀也岐伯對曰昭乎哉問也木曰敷和敷布和氣物以生榮火曰升明火氣高明土曰備化廣被化氣於

羣品金曰審平金氣清審平而定水曰靜順水體清靜順於物也帝曰其不及奈何岐伯曰木曰委和陽和之氣委屈而少用也火曰伏明明曜之氣屈伏不申土曰卑監土雖卑少猶監萬物之生化也金曰從革從順革易堅成萬物水曰涸流水少故流注乾涸帝曰太過何謂岐伯曰木曰發生宣發生氣萬物以榮火曰赫曦盛明也土曰敦阜敦厚也阜高也土餘故高而厚金曰堅成氣爽風勁堅成庶物水曰流衍衍泮衍也溢也帝曰三氣之紀願聞其候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新校正云按此論與五運行大論及陰陽應象大論金匱眞言論相通敷和之紀木德周行陽舒陰布五化宣平自當其位不與物爭故五氣之化各布政令於四方无相干犯新校正云按王注太過不及各紀年辰此平木運注不紀年辰者平氣之歲不可以定紀也或者欲補注云謂丁巳丁亥壬寅壬申歲者是未達也其氣端端直也麗也其性隨順於物化其用曲直曲直材幹皆應用也其化生榮木化宣行則物生榮而美其類草木木體堅高草形卑下然各有堅脆剛柔蔓結條屈者其政發散春氣發散物稟以生木之化也其候溫和和春之氣也其令風木之令行以和風其藏肝五藏之氣與肝同肝其畏清清金令也木性暄故畏清五運行大論曰木其性暄又曰燥勝風其主目陽升明見目與同也其穀麻色蒼也新校正云按金匱眞言論云其穀麥與此不同其果李味酸也其實核中有堅核者其應春四時之中春化同其蟲毛木化宣行則毛蟲生其畜犬如草木之生无所避也新校正云按金匱眞言論云其畜雞其色蒼木化宣行則物淨蒼翠其養筋酸入筋其病裏急支滿木氣所生新校正云按金匱眞言論云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味酸木化敷和則物酸味厚其音角調而直也其物中堅象土中之有木也其數八成數也升明之紀正陽而治德施周普五化均衡均等也衡平也其氣高火炎上其性速火性躁疾其用燔灼灼燒也燔之與灼皆火之用其化蕃茂長氣盛故物大其類火五行之氣與火類同其政明曜德合高明火之政也其候炎暑氣之至也以是[illegible]之其令熱熱至乃令行其藏心心氣應之心其畏寒寒水令也心性暑熱故畏寒五運行大論曰心其性暑又曰寒勝熱其主舌火以燭幽舌申明也其穀麥色赤也新校正云按金匱眞言論云其穀黍又藏氣法時論云麥也其果杏味苦也其實絡中有支絡者其應夏四時之氣夏氣同其蟲羽羽火象也火化宣行則羽蟲生其畜馬健決

躁速火類同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其畜羊 其色赤 色同火明 其養血 其病瞤瘛 火之性動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是以知病之在脈也 其味苦 升明則物苦味化 其音徵 和而美 其物脈 火之化也脈中多支脈也 其數七 成數也

備化之紀 氣協天休 德流四政 五化齊修 土之德靜分助四方贊成金木水火之政土之氣厚應天休和之氣以生長收藏終而復始故五化齊修 其氣平 土之生也平而正 其性順 應順羣品悉化成也 其用高下 田土高下皆應用也 其化豐滿 豐滿萬物非土化不可 其類土 五行之化土類同 其政安靜 土體厚土德靜故政化亦然 其候溽蒸 溽濕也蒸熱也 其令濕 濕化不絕竭則土令延長 其藏脾 脾其畏風 風木合也脾性雖四氣兼并然其所主藏畏木也五運行大論云脾其性靜兼又曰風勝濕 其主口 土體包容口主受納 其穀稷 色黃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作稷藏氣法時論作粳 其果棗 味甘也 其實肉 中有肌 其應長夏 長夏謂長養之夏也 新校正云按王注藏氣法時論云夏為土母土長于中以長而治故云長夏又注六節藏象論云所謂長夏者六月也土生於火長在夏中既長而王故云長夏 其蟲倮 無毛羽鱗甲土形同 其畜牛 成彼土用 新校正云 其色黃 土同 其養肉 厚而靜所養者 其病否 土性擁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病在舌本是以知病之在肉也 其味甘 備化氣豐則 其音宮 大而重 其物膚 物禀備化之氣則多肌肉 其數五 土數也生數五不虛加故也

審平之紀 收而不爭 殺而無犯 五化宣明 犯謂刑犯於物也收而不爭殺而無犯審平之德何以能為是哉 其氣潔 金氣以潔白瑩明為事 其性剛 性剛故摧缺於物 其用散落 金用則萬物散落 其化堅斂 收斂堅強金之化也 其類金 化金之類 其政勁肅 化急速而整肅也勁銳也 其候清切 清大涼也切急也 其令燥 燥乾也 其藏肺 肺同金化之用也 肺其畏熱 熱火令也肺性涼故畏火熱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肺其性涼 其主鼻 肺藏氣鼻通息也 其穀稻 色白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作稻藏氣法時論作黃黍 其果桃 味辛也 其實殼 外有堅殼 其應秋 四時之化秋氣同 其蟲介 甲外被也 其畜雞 性善鬬傷象金用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其畜馬 其色白 色同 其養皮毛 堅同 其病欬 有聲之病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病在背是以知病之在皮毛也 其味辛 審平化治則物辛味正 其音商 和利而揚 其物外堅 金化宣行則物體外堅 其數九 成數也

靜順之紀 藏而勿害 治而善下 五化咸整 水之性下所以治化也 谷王者以其善下之也 其氣明 水氣清淨明照所以 其性下 就下流 其用沃衍 用非淨事故沃沫生而流溢也沃沫也衍溢也 其化凝堅 水寒物化則凝堅 其類水 同 其政流演 井泉不竭河流不息則流演之義也 其候凝肅 寒也凝肅 其令寒 水令宜行則寒司化 其藏腎 腎之用也同水化 腎其畏濕 溼土氣也腎性凝寒故畏其溼 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曰腎其性凜 其主二陰 五運行大論曰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 其穀豆 色黑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及藏氣法時論同 其果栗 味鹹 其實濡 中有津液也 其應冬 四時之化冬氣同 其蟲鱗 生水 其畜彘 善下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其畜彘 其色黑 色同 其養骨髓 骨髓同 其病厥 厥氣逆也 新校正云按金匱真言論云病在谿是以知病之在骨也 其味鹹 味同 其音羽 深而和也 其物濡 水化豐洽則物濡潤 其數六 成數也 故生而勿殺 長而勿罰 化而勿制 收而勿害 藏而勿抑 是謂平氣 生氣主歲收氣不能縱其殺長氣主歲藏氣不能縱其罰化氣主歲生氣不能縱其制收氣主歲長氣不能縱其害藏氣主歲化氣不能縱其抑夫如是者皆天氣平地氣正五化之氣不以勝剋為用故謂曰平和氣也

委和之紀 是謂勝生 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之歲也 生氣不政 化氣乃揚 木少故生氣不政土寬故化氣乃揚 長氣自平 收令乃早 火無忤犯故長氣自平木氣既少故收令乃早 涼雨時降 風雲並興 金氣有餘木不能勝也 新校正云詳 草木晚榮 蒼乾凋落 故草木晚榮 物秀而實 膚肉內充 委和之紀木不及而金氣乘之故蒼乾凋落也金不能勝木 土化氣速故如是也 其氣斂 金收斂兼 其用聚 不布散也 其動緛戾拘緩 緛縮短也戾了戾也拘拘急也緩不收也 其發驚駭 大風卒發象也 其藏肝 肝內應 其果棗李 棗土李木實也 新校正云詳李不實 其實核殼 核木殼金 其穀稷稻 稷土稻金 按火土金水不及之年 其味酸辛 酸木辛金 其色白蒼 蒼色之物白色之物 其畜犬雞 犬木雞金 其蟲毛介 毛從木介從金 其主霧露淒滄 金之化也 其聲角商 角從商 其病搖動注恐 木受邪也 從金化也 木不自政故化從金 少角與判商同 新校正云少角木不及故半與商金化同判作少則此當云少角與少商同云按火土金水之文

上角與正角同 丁卯丁亥丁巳之歲上見厥陰與平木運同化上見者也 上商與正商同 少商只大約而言半從商化也 丁丑丁未之歲也上見太陰 其病支廢癰腫瘡瘍 其甘蟲 子在母中 邪傷肝也 金刑木也 上宮與正宮同 丁丑丁未之歲上見太陰 所謂太陰上見雖化悉與金同然其金木出則歸於肝木也 蕭飋肅殺 則炎赫沸騰 蕭飋肅殺金無德也炎赫沸騰火之復也 眚於三 三東方也 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災三宮 所謂復也 復報也 其主飛蠹蛆雉 飛羽蟲也 內生蟲也 乃為雷霆 雷謂大聲生於太虛雲暴之中也霆謂迅雷卒如火之爆者生 此則物內鬱火化生者也

伏明之紀 是謂勝長 癸酉癸未癸巳癸卯癸丑癸亥之歲也 長氣不宣 藏氣反布 火之長氣不能施化故水之藏氣反布於時 收氣自政 化令乃衡 金土之義與歲氣素無干犯故自行其政也 寒清數舉 暑令乃薄 火氣不用故 承化物生 生而不長 承化火合故承化不振 成實而稚 遇化已老 物實成熟苟未長成遇化氣已老矣 陽氣屈伏 蟄蟲早藏 陽不用而陰勝也若上臨癸卯癸酉歲則不藏 其氣鬱 鬱燠不舒暢 其用暴 其動彰伏變易 其發痛 所痛由心生 其藏心 歲運之氣通於心 其果栗桃 栗水桃金 其實絡濡 絡支脈也濡有汁也 其穀豆稻 豆水稻金 其味苦鹹 苦火鹹水 其色玄丹 丹之物玄也 其畜馬彘 馬火彘水 其蟲羽鱗 羽從火鱗從水 其主冰雪霜寒 水之氣也 其聲徵羽 徵從羽 其病昏惑悲忘 火之躁動不拘常律陰冒陽火故然 從水化也 火弱水強故伏明之紀半從水之政化 新校正云詳少徵運六年內癸卯癸酉同正商癸巳癸亥同歲會外癸未癸丑二年少徵與少羽同 少徵與少羽同 火少故半同水化 上商與正商同 癸卯癸酉歲上見陽明則與平金歲化同 新校正云同云上商與正商同 不言上宮者以上宮與正宮同及癸丑癸未歲上見太陰 邪傷心也 受病者心也 凝慘凓冽 則暴雨霖霪 凝慘凓冽水無德也暴雨霖霪土之復也 眚於九 九南方也 新校正云按

六元正紀大論云炎九宮其主驟注雷霆震驚天地氣爭而生是變及傷沈霖淫雨沈陰淫雨淫變卑監之紀是謂減化謂氣減少已巳卯已丑已亥已酉已未之歲也化氣不令生政獨彰土少而木長氣整雨迺徐收氣平不相干犯則平整風寒並興草木榮美風木也寒水也土少故寒氣得行秀而不實成而粃也榮秀而美氣生於木化氣不滿故物實中空是以粃惡其氣散水且乘之從木之風故施散也其用靜定雖不能專政於時物然或運用則終歸土德而靜定其動躁涌分潰癰腫瘍瘡也涌嘔吐也分裂也潰潰也瘍腫膿瘡也其發濡濡土性也其藏脾主藏其果李栗李水栗水果也其實濡核濡中有汁者核中堅者新校正云詳前後調實主水此濡字當作肉王注亦非其穀豆麻豆水疏木穀也其味酸甘味之物熟兼穀也其色蒼黃色黃之物外兼蒼也其畜牛犬土從木畜其蟲倮毛倮從毛其主飄怒振發木之氣用也其聲宮角宮從角其病眩滿否塞土氣擁滯故寒從木化也不勝故從木化少宮與少角同少士故半從木化也新校正云詳少宮之運六年內除已丑已未與正宮同已巳已亥與正角同外有已卯已酉二年少宮與少角同故不云判角也上宮與正宮同上見太陰則與平土運生化同也已丑已未其歲見也上角與正角同上見厥陰則悉是敗和之紀也已亥已巳其歲見也其病飧泄風之邪傷脾也縱諸氣金病即自傷脾云詳此不言土而者土與金和相克罰故經不紀之也又注云縱諸氣金病即自傷脾也金字疑誤振拉飄揚則蒼乾散落振拉飄揚木無德也蒼乾散落金之後也其告四維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炎五宮其主敗折虎狼虎狼豺狼鹿馬猩猩四足之獸害於家盛及生命也清氣迺用生政迺辱金氣行則木氣屈從革之紀是謂折收火折金收之氣也謂乙丑乙亥乙酉乙未乙巳乙卯之歲也收氣迺後生氣迺揚後不及時也收氣不能以時而行則生氣自應布揚而用之也長化合德火政迺宣庶類以蕃火土之氣同生化也宣行也其氣揚揚火其用躁切少躁後切急陸火躁也其動鏗禁脅厥鏗鏗然聲也禁謂二陰禁止也脅兩也厥陰氣上逆也其發欬嗌欬金之有聲嗌喉嚨氣也其藏肺主藏肺主病其果李杏李木杏火果也其實殼略外有殼內有殼略之實也其穀麻麥麻木麥火穀也麥色赤也其味苦辛勝辛辛兼苦也其色白丹赤加白也其畜雞羊金從火土之兼化新校正云詳火畜馬土畜牛今言羊故王注云從火上之兼化為羊也或者當去注中之土字甚非其蟲介介從其主明曜炎爍火之勝也其聲商徵商從徵其病堅敛堅也病從火化也火氣來勝故屈己以從之少商與少徵同金火化也校正云詳少商運六年內除乙卯乙酉二年為少商同少徵故不云判亥同正角外乙未乙丑二年為少商同少徵故不云判也上商與正商同上見陽則與平木運生化同乙卯乙酉其歲上見也正角同上見厥陰則與平木運生化同乙巳乙亥其歲上見也新校正云詳二年金土無相勝剋故移不言上宮與正宮同也鄭傷肺也則鳴肺有邪之勝炎光赫烈則冰雪霜雹炎光赫烈火無德也冰雪霜雹水之復也水復之作雹形如半珠半字疑衍新校正云詳注云雹形如半珠半字疑衍當於七七西方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炎七宮其主鱗伏羲鼠窫虎況歲主縱之以傷赤實及羽類也歲氣早至迺生大寒水之涸流也其動掉眩巔謂反陽辛巳辛卯辛酉辛亥辛丑之歲也藏令不舉化氣滯從土其用滲泄不能流也其動堅止謂便寫也水少不氣不能固則注下而弃速其發燥槁陰少而陽盛故稱其藏腎主藏病也其果棗杏棗土杏火果也其實濡肉濡水肉土化也其穀黍稷黍火稷土穀也新校正云按本論上文麥為火之穀今言黍者疑麥字誤為黍也黍疑為麥也麥字誤作黍然本論作麥當從本篇之文也其味甘鹹甘美也其色黔玄黃加黑也其畜彘牛水從土畜其蟲鱗倮鱗從倮其主埃蒙昏翳土之勝也其聲羽宮羽從宮其病瘙厥堅下水土參并故如是從土化也不勝於土故從他化少羽與少宮同水土各半化也新校正云詳少羽之運六年內除辛丑辛未與正宮同外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四歲為同少宮故不言上宮與正宮同上見太陰則與平土運生化同辛丑辛未歲上見之列宮也校正云詳此不言上角上商者蓋水於金本無相剋而故也其病癃閉癃小便不通不利邪傷腎也邪勝則歸腎埃昏翳雨則振拉摧拔雨土之虐也振拉摧拔木之復也賓於一一北方也諸謂方者國郡州縣境界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炎一宮其主毛顯狐狢變化不藏毛顯謂毛蟲麋鹿麋鹿獸兔虎狐狸狐狸當之不藏也故

於黃實兼害倮蟲之長也變化謂為魅狐狸當之不藏謂害菜盛鼠獾兔狸狢當之所謂主顯不藏也故乘危而行不速而至暴虐無德災反及之微者復微甚者復甚氣之常也逆言不行氣少而有勝復之大凡也乘彼孤危恃乎強盛不召而往專肆威刑怨禍自招又誰咎也假令木弱金氣乘乘暴虐倉卒是無德也木被金害火必復之金受火燔燒災及也夫如是者刑甚則復甚刑微則復微氣動之常固其宜也五行之理咸迭然乎新校正云按五運不及之詳具氣交變大論中發生之紀是謂啟敷物乘木氣以發生而啟陳其容質也是謂王申壬午壬辰壬寅壬子壬戌之歲化也敷布陳宇土疏泄蒼氣達生氣上發故七蘊疏泄木氣之專政故蒼氣上達通也出也行也陽和布化陰氣迺隨少陽先生發於萬物之表厥陰次隨營運於萬象之中也生氣滔化萬物以榮歲木有餘金不來勝生合布化故物以舒榮其化生其氣美木化宣行則物容端美其政散布散生蕃無所不至其令條舒條直也理也舒啟也端直舒啟萬物隨之發生之化無非順理者也其動掉眩巔掉搖動也眩旋轉也巔上首也疾病氣也新校正云詳王不解其動之義按後敦阜之紀其動濡積并稿王注云動以生病蓋謂氣滯也又按王注脈要精微論云巔疾上巔則頭首也此注云巔上巔疾也又注奇病論云巔謂上巔則頭首也氣字為衍其德鳴靡敗坼風氣所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其化鳴首也疾病氣也氣字為衍其變振拉摧拔振謂振怒拉謂中折摧謂伐落拔謂出本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李齊桃實也其穀麻稻水化穀金其畜雞犬齊雞孕也其果李桃李齊桃實也其色青黃白青加於黃白自正也其味酸甘辛酸入於甘辛齊化也其象春如春之氣布散陽和其經足厥陰少陽厥陰肝脈少陽膽脈其藏肝脾肝脾其蟲毛介木餘故毛介齊介青其物中堅外堅中堅有核之物齊等於皮殼之類也其病怒木餘故太角與上商同太過之木氣與金化齊等新校正云按太過五運獨太角言與上商同餘四運並不言者疑此文為衍上徵則其氣逆其病吐利見少陰少陽則其氣逆行壬子壬午歲上見少陰壬寅壬申歲上見少陽木餘遇火故氣不順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大論云氣相得而病者以下臨上不當位也不云上羽者水臨木為相得故也不務其德則收氣復秋氣勁切甚則肅殺清氣大至草木凋零邪迺傷肝恃已太過變犯於土土氣屯極金赫曦之紀是謂蕃茂物遇太陽則蕃而茂是謂戊辰戊寅戊子戊戌戊申戊午之歲也新校正云按或者云注中太陽

當作太徵詳木土金水之太過注俱不言角宮商羽等運而水太過注云陰氣大行此火太過是物過大陽也安得謂之太徵乎陰氣內化陽氣外榮陰陽之氣得其序也炎暑施化物得以昌長氣多故爾其化長其氣高長化行則物容大高氣達則物色明其政動革易其象不常也其令鳴顯火之用而有聲火之燔而有餘象無所隱則其信也顯露也其動炎灼妄擾妄謬也擾撓也其德暄暑鬱蒸熱化所生長於物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其化暄暑鬱燠又作暄曜其變炎烈沸騰勝復之有極於是也其穀麥豆火齊水化也其畜羊氣齊孕育也新校正云按本論上文馬屬火之畜今言羊者疑馬字誤為羊全篇與言論及藏氣法時論俱作羊然本論作馬當從本論之文也其果杏栗赤色加白等皆也其色赤白玄黑白正也其味苦辛鹹辛物辛苦與鹹化齊成也其象夏如夏氣之熱也其經手少陰太陽少陰心脈太陽小腸脈手厥陰少陽厥陰心包脈少陽三焦脈其藏心肺心肺其蟲羽鱗火餘故鱗羽齊化其物脈濡脈火物濡水物水火齊也新校正云詳脈即絡也文雖殊而義同其病笑瘡瘡血流狂妄目赤火盛故上羽與正徵同其收齊其病痤上見太陽則天氣且制故太過之火反與平火運生化同也戊辰戊戌上見之若平火運同則五常之氣無相凌犯故金上徵而收氣後也上見少陰少陽則收之氣生化同等其生化自政金氣不能與之齊化戊寅戊申歲上見少陽火盛故收氣後化新校正云按六交變大論云歲火太過上臨少陰少陽火燔焫水泉涸初焦槁暴烈其政藏氣迺復時見疑慘甚則雨水霜雹切寒邪傷心也不務其德輕侮致之故氣化氣廢也新校正云按氣

交變大論云雨水霜寒與此互文也敦阜之紀是謂廣化土餘故化氣廢被於物也是謂甲子甲戌甲申甲午厚德清靜順長以益土性順用無物爭故德厚而不躁順火之長有與物爭故德厚而不躁順火之長有至陰內實物化充成氣也天地萬物化氣盈滿也至陰內實物化充成彼萬物化氣盈滿也厚土山也煙埃朦鬱見於厚土物所以化成者皆以至陰之靈氣生化於中也煙埃土氣也大雨時行濕氣迺用燥政迺辟濕氣用則燥政辟自然之理爾其化也圓其氣豐化氣豐圓以其清靜故也其政靜靜而能久其政常存其令周備氣化周備故周其動濡積并積變動其德柔潤重沖重沖厚德宮有備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其變震驚震驚崩潰之作也震雷大論云其化上動重澤其變霧露霧露之作也其穀稻麻稻麻厚德宮有其畜牛犬牛犬厚德宮有其果桃李土齊木化其色蒼黃色加黑白正也其味甘鹹酸甘入於鹹酸齊化也其象長夏六月之氣生化同其經足太陰陽明太陰脾脈足陽明胃脈其藏脾腎脾腎其蟲倮毛土餘故倮齊化核木化也其病腹滿四支不舉土甘緩故病如是云詳此不云上羽上徵者徵羽不能彰登於上故無他候也大風迅至邪傷脾也木盛怒故堅成之紀是謂收引引斂也陽氣收斂用故萬物收斂謂天氣潔地氣明秋氣高潔金氣同陽氣隨陰治化而生化燥行其政物以司成燥氣行化萬物專司其成熟無遺略也收氣繁布化洽不終收殺氣早土之化不得終其用也新校正云詳繁字疑誤其化成其氣削減削其政肅肅清也其令鋭切氣用不屈勁而急其動暴折瘁疾以病生其德霧露肅殺燥之化也蕭殺風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作其變肅殺殞零隕墜於物其穀稻黍金火齊化作其變肅殺殞零金火齊化也新校正云按本論上文黍為火之穀當言其穀稻黍其畜雞馬齊孕育也其果桃杏金火齊實其色白青丹白加於青正也其味辛酸苦辛人酸苦齊化其象秋如秋氣爽清深其經手太陰陽明太陰肺脈陽明大腸脈其藏肺肝肺肝勝其蟲介羽金餘故介羽齊育其物殼絡殼金絡火化也其病喘嗽胷滿憑仰息金氣餘故上徵與正商同其生齊其病欬上見少陰少陽則大氣欬其生化與手金火制金故生氣與之齊化火乘金肺故病欬新校正云詳此不言上羽者水與金非相勝制故也政暴變則名木不榮柔脆焦首長氣斯救大火流炎燥且至蔓將槁邪傷肺也變謂太甚也政太甚則生氣鄰故木不榮草首焦死政暴不已則火氣發怒故火流炎燥至柔條蔓草脆之類皆乾死也火乘金氣故肺傷也流衍之紀是謂封藏化也謂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之歲寒司物化天地嚴凝陰之氣也藏政以布長令不揚藏氣用則長化止故令不發揚其化凜其氣堅寒氣及物則堅定其政謹謹靜其令周備氣化周備故也其動濡積并積動濡沃沫也其德凝慘寒沃沫涌溢也其德凝慘寒非時寒之化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作其化凝慘凜冽其變冰雪霜雹而有雰寒之化也其穀豆豆水齊土化其畜彘牛齊孕育也其果栗栗水土齊育也其味鹹苦鹹人於苦甘化齊焉其象冬氣所藏冬氣微冬丹齒馬加於丹黃白正也其味鹹苦甘鹹人於苦甘化齊焉其經足少陰太陽少陰腎脈太陽膀胱脈也其藏腎心腎心腎脈也其蟲鱗倮水餘故鱗倮齊育其物濡滿濡水滿土化也新校正云按土不及作內土太過作風土化之其經足少陰太陽少陰腎脈太陽膀胱脈也其病脈水餘此作滿互相成也其病上羽而長氣不化也上見太陽則火不能制化以長養也丙辰丙戌之歲上見天符水運也新校正云按氣交變大論云上臨太陽則雨冰雪霜不時降陰氣變物不云上徵者運所勝也政過則化氣大舉而埃昏氣交大雨時降邪傷腎也暴寒數舉是謂政過火被水凌土來伐傷腎故天地晉蔚上水氣交人雨時降而邪傷也故曰不恆其德則所勝來復政恆其理則所勝同化此之謂也不恆謂情已有餘凌犯下勝所謂守常之化不肆威刑如是則刻已之氣歲同治化也帝曰天不足西北左寒而右涼之氣高下之理太少之異也高下謂地形太少謂陰陽之氣盛衰之異今中原地形西北方高東南方下西方涼北東南方陽也陽者其南方溫而南方熱氣之多少明矣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奉於上故左寒而右涼陰精奉上故地以寒而和之於上矣陰氣生於西而盛於北故西方涼北方寒君面而對也新校正云詳天地不足陰陽之說亦具陰陽氣象大論中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至高之地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故適寒涼者脹之溫熱者瘡下之則脹已汗之則瘡已此湊理開閉之常太少之異耳西北東南言其大也天以氣候驗之虛下則熱當試觀之高山多雪平川多雨高山多夭平川多熱則高下寒熱可徵見矣中華之地凡有高下之一者自祺蜀江南至海也二者東西南北各二分也其二者自漢江北至平遙縣也三者自平遙北山北至著界北濟也故南分大熱中分寒熱兼半北分大寒南北分外寒熱尤極大熱之分其寒微大寒之分其熱微然其登陟極高山頂則南面北面寒熱懸殊柔枯倍異也又東西高下之別亦三矣其一者自沂源縣西至沙洲二者自開封縣西至汴源縣三者自開封縣東至益海也故東分大溫中分溫涼兼半西分大涼大溫之分其寒五分之二大涼之分其熱五分之二溫涼分外溫涼尤極變為大暄大寒也約其大凡如此然九分之地寒熱極於西南九分之地寒熱極於東北其中有高下不同地

高處則燥下處則濕此寒熱之中小異也若大而言之是則高下之有一也何者中原地形西高北高東下南下今百川滿湊東之滄海則東南西北高下可知一為地形高下故寒熱不同二則陰陽之氣有少有多故表溫涼之異爾今以氣候驗之乃春氣西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夏氣北行以中分校之自開封至汧源氣候正與曆候同以東行校之自開封至滄海每一百里秋氣至晚一日春氣發早一日西行校之自汧源縣西至蕃界磧石其以南向及西北東南者每四十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一十五里春氣發晚一日秋氣至早一日南行校之川形有北向及東北西南者每五百里 新校正云按別本作十五里 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南向及東南西北川每一十五里熱氣至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五十里陽氣發早一日寒氣至晚一日北行校之川形有南向及東南西北者每二十五里陽氣行晚一日陰氣行早一日北向及東北西南川每一十五里寒氣至早一日熱氣至晚一日廣平之地則每二十里熱氣至晚一日寒氣至早一日大率如此然高處峻處冬氣常在平處下處夏氣常在觀其雪霜草木則可知矣然地土同有弓形川蛇行川月形川地勢不同生殺榮枯地同而天異凡此之類有離向丙向巽向乙向震向處則春氣早至秋氣晚至早晚校十五日有丁向坤向庚向兌向辛向乾向坎向艮向處則秋氣早至春氣晚至早晚亦校二十日是所謂帶山之地也審觀向背氣候可知寒涼之地腠理開少而閉多閉多則陽氣不散故適寒涼腹必脹也溼熱之地腠理開多而閉少開多則陽發散故往溫熱皮必瘡也下之則中氣不餘故脹已汗之則陽氣外泄故瘡已

帝曰其於壽夭何如言土地居人之壽夭岐伯曰陰精所奉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陰精所奉高之地也陽精所降下之地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耗散發泄無度風溼數中真氣傾竭故夭折即事驗之今中原之境西北方眾人壽東南方眾人夭其中猶各有微甚爾此壽夭之大異也方者審之乎帝曰善其病也治之奈何岐伯曰西北之氣散西方北方人皮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所謂同病異治也膚腠理密人皆食熱故宜散宜寒東方南方人皮膚疏腠理開人皆食冷故宜收宜溫散謂溫浴使中外條達收謂溫中不解表也今土俗皆反之依而療之則反甚矣 新校正云詳分方為治亦具異法方宜論中故曰氣寒氣涼治以寒涼行水漬之氣溫氣熱治以溫熱強其內守必同其氣可使平也假者反之寒方以寒熱方以熱溫方以溫涼方以涼是正法也是同氣也行水漬之是湯漫漬也平謂平調也若西方北方有冷病假熱方溫方以除之東方南方有熱疾須涼方寒方以除之者則反上正法以取之帝曰善一州之氣生化壽夭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高下之理地勢使然也

崇高則陰氣治之污下則陽氣治之陽勝者先天陰勝者後天先天謂先天時也後天謂後天時也悉言土地生榮枯落之先後也物既有之人亦如然此地理之常生化之道也帝曰其有壽夭乎岐伯曰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地之小大異也小者小異大者大異大謂東南西北相遠萬里許也小謂居所高下相近二十三十里或百里許也地形高下悬倍不相計者以近為小則十里二十里高下平慢氣相接者以遠為小則三百里二百里地氣不同乃異也故治病者必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壽夭生化之期乃可以知人之形氣矣不明天地之氣又昧陰陽之候則以壽為夭以夭為壽雖盡上聖救生之道畢經脈藥石之妙猶未免世中之誣斥也帝曰善其歲有不病而藏氣不應不用者何也岐伯曰天氣制之氣有所從也從謂從事於彼不及營於私應用之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司天火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火見燔焫革金且耗大暑以行欬嚏鼽衄鼻窒曰瘍寒熱胕腫寅申之歲候也臨謂御於下從謂從事於上起謂價高於市用謂用行刑罰也臨從起用同之革謂皮革亦謂革易也金之用器也耗謂費用也火氣燔焫故曰生瘡身瘡也瘍頭瘡也寒熱謂先寒而後熱則瘧疾也金為火害水且守之水守肺中故為胕腫胕腫謂膚腫為之不起此大氣之所生也 新校正云詳注云收口尸瘍瘡身瘡泄瘍頭瘡也今經只言曰瘍疑經脫一瘡字別本曰字作口風行于地塵沙飛揚心痛胃脘痛厥逆鬲不通其主暴速厥陰在泉故風行于地風淫所勝故是病生焉少陽厥陰其化急速故病氣起發疾速而為故云其主暴速此地氣不順而生是也 新校正云詳厥陰與少陽在泉言其主暴速其發機速故不言甚則某病也陽明司天燥氣下臨肝氣上從蒼起木用而立土迺眚淒滄數至木伐草萎脅痛目赤掉振鼓慄筋痿不能久立卯酉之歲候也木用亦謂木功也淒滄大涼也此病之起天氣生焉暴熱至土迺暑陽氣鬱發小便變寒熱如瘧甚則心痛火行于槁流水不冰蟄蟲迺見少陰在泉熱監于地而為是也病之所有地氣生焉太陽司天寒氣下臨心氣上從而火且明新校正云詳火且明三字當作火用二字丹起金迺眚寒清時舉勝則水冰火氣高明心熱煩嗌乾善渴鼽嚏喜悲數欠熱氣妄行寒

迺復霜不時降善忘甚則心痛辰戌之歲候也寒清時舉太陽之令也火氣高明謂燔焫於物也不時謂太早及偏害不循時令不普及於物也病之所起天氣生焉土迺潤水豐衍寒客至沈陰化溼氣變物水飲內稸中滿不食皮𤸷肉苛筋脈不利甚則胕腫身後癰太陰在泉溼監于地而為是也病之源始地氣生焉 新校正云詳身後癰當作身後難厥陰司天風氣下臨脾氣上從而土且隆黃起水迺眚土用革體重肌肉萎食減口爽風行太虛雲物搖動目轉耳鳴巳亥之歲候也土隆土用革謂土氣有用而革易其體亦謂土功事也雲物搖動是謂風高此病所生天之氣也火縱其暴地迺暑大熱消爍赤沃下蟄蟲數見流水不冰少陽在泉火監于地而為是也病之宗兆地氣生焉其發機速少陽厥陰之氣變化卒急其為疾病速若發機故曰其發機速少陰司天熱氣下臨肺氣上從白起金用草木眚喘嘔寒熱嚏鼽衄鼻窒大暑流行子午之歲候也熱司天氣故是病生天氣之作也甚則瘡瘍燔灼金爍石流天之變也地迺燥清淒滄數至脅痛善太息肅殺行草木變變謂變易容質也痛太息地氣生也太陰司天溼氣下臨腎氣上從黑起水變新校正云詳前後文此少火迺眚二字埃冒雲雨胸中不利陰痿氣大衰而不起不用新校正云詳不用二字當作水用當其時反腰脽痛動轉不便也丑未之歲候也水變謂甘泉變鹹也埃土霧也冒不分遠也雲雨土化也脽謂臀肉也病之有者天氣生焉厥逆新校正云詳厥逆二字當連上文地迺藏陰大寒且至蟄蟲早附心下否痛地裂冰堅少腹痛時害於食乘金則止水增味迺鹹行水減也止水井泉也行水河渠流注者也止水雖長迺變常甘美而為鹹味也病之有者地氣生焉 新校正云詳太陰司天之化不言甚則病某而云當其時又云乘金則云云者與前條互相發明也帝曰歲有胎孕不育治之不全何氣使然岐伯曰六氣五類有相勝制也同者盛之異者衰之此天地之道生化之常也故厥陰司天毛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謂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之歲也靜無聲也亦謂靜退不先用事也羽為火蟲氣同地也火制金化故介蟲不成謂白色有甲之蟲少孕育也在泉毛蟲育倮蟲耗羽蟲不育地氣制土黃倮

耗損歲乘木運其又甚也羽蟲不育少陽在泉抑之是少則五寅五申歲也凡稱不育不成皆謂少广惡無也少陰司天羽蟲靜介蟲育毛蟲不成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之歲也靜謂胡越鷰百舌鳥之類也是歲黑色毛蟲孕育少成在泉羽蟲育介蟲耗不育地氣制金白介蟲不育歲乘火運斯復甚焉新校正云詳介蟲耗以少陰在泉火尅金也介蟲不育以陽明在天自抑之也太陰司天倮蟲靜鱗蟲育羽蟲不成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之歲也倮蟲謂人及蝦蟹之類也羽蟲謂青綠色者則鸚鵡鸜鵒翠碧鳥之類諸皆綠色之有羽者也歲乘金運其復甚焉在泉倮蟲育鱗蟲新校正云詳此少一耗字不成地氣制水黑鱗不育歲乘土運而又甚乎是則五辰五戌歲也少陽司天羽蟲靜毛蟲育倮蟲不成謂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之歲也倮蟲謂青綠色者也羽蟲謂黑色諸有羽翼者則越鷰百舌鳥之類是也在泉羽蟲育介蟲耗毛蟲不育地氣制金白介耗損歲乘火運其又甚也毛蟲不育天氣制之是則五巳五亥歲也陽明司天介蟲靜羽蟲育介蟲不成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羽為火蟲故蕃育也介蟲諸有赤色甲殼者也赤介不育天氣制之也在泉介蟲育毛蟲耗羽蟲不成地氣制木黑毛蟲耗歲乘金運損復甚焉是則五子五午歲也羽蟲不就以上見少陰也太陽司天鱗蟲靜倮蟲育謂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之歲也倮蟲育地氣同也鱗蟲靜謂黃鱗不用也是歲當運少衆以天氣抑之也新校正云詳此當云鱗蟲不成在泉鱗蟲耗倮蟲不育天氣制勝黃黑鱗耗是則五丑五未歲也新校正云詳此當為鱗蟲育羽蟲耗倮蟲不育注中鱗字亦當作止云

羽諸乘所不成之運則甚也乘水之運介蟲不成乘土之運鱗蟲不成乘金之運毛蟲不成乘水之運羽蟲不成當運是歲者與上文同恐少能孕育也斯皆運與氣同者乘其勝復遇天符及歲會者十孕不全一二也故氣主有所制歲立有所生地氣制己勝天氣制勝己天制色地制形天氣隨己不勝者制之謂制其形也故又曰天制色也地氣隨己所勝者制之謂制其形也故又曰天制色地制形焉是以天地之間五類生化互有所勝互有所生互有所制矣五類衰盛各隨其氣之所宜也番息則故行胎孕不育治之不全此氣之常也天地之間有生之物凡此五類也五之謂毛羽倮鱗介也故曰毛蟲三百六十鱗為之長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倮蟲三百六十人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凡此有形百六十龍為之長介蟲三百六十龜為之長凡此有形跂行喙息胎息大小高下青黃赤白黑身被毛羽鱗介者通而言之皆謂之蟲矣不具是四者皆為倮蟲凡此五物皆有胎生卵生溼生化生也因人致問言及五類所謂中根也生氣之根本發自身形之中中根也五類則生氣根矣悉因外物以成立去之則生氣絕矣根于外者亦五謂五味五色類也然木火土金水之形類悉假外物包藏乃能生化外物既去則生氣絕故皆是根也故生化之別有五氣五味五色五類五宜也根中根外悉有之五氣謂膻焦香腥腐也五味謂酸苦辛鹹甘也五色謂青黃赤白黑也五類有二矣其一者謂毛羽倮鱗介其二者謂澡溼液堅柔也夫如是等於萬物之中互有所宜帝曰何謂也岐伯曰根于中者命曰神機神去則機息根于外者命曰氣立氣止則化絕諸有形之類根於中者生源繫天其所動靜發之主故其所為也物莫之知是以神捨去則機發動用之道息矣根于外者失源繫地故其所生長化成收藏皆為造化之氣所成立故其所出也亦物莫之知是以氣止息則生化結成之道絕滅矣其木火土金水澡溼液堅柔雖常性不易及乎外物去生氣離根化絕止則其常體性顏色皆必小變移其舊也新校正云按六元微旨大論云出入廢則神俟化滅升降息則氣立孤危故非出入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故各有制以生長壯老已非升降則無以生長化收藏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悉如是故曰不知年之所加氣之同異不足以言生化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六節藏象論云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矣帝曰氣始而生化氣散而有形氣布而蕃育氣終而象變其致一也始謂始發動散謂布化於結成之形所終而收藏之用也故始動而生化流散而有形布化而成結終極而萬象皆變也即事駭之天地之間有形之類其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凡如此類皆謂變易生死之時形質是謂氣之終極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又六微旨大論云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變化相薄成敗之所由也然而五味所資生化有薄厚成熟有少多終始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地氣制之也非天不生地不長也天地雖無情於生化而生化之氣自有異同爾何者以地體之中有六入故也氣有同異故有生有化有不生有不化有少生少化有廣生廣化矣故天地之間無必生必化必不生必不化必少生少化必廣生廣化也各隨其氣分所好所惡所異所同也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寒熱燥溼四氣不同溼不同其化也專寒熱燥溼化可知之矣故少陽在泉寒則溫清異化也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毒不生其味辛其治苦酸其穀荞丹毒者皆五行標盛暴烈之氣所為也今火在地中其氣正熱寒毒之物氣與地味生死不同故生少陽之氣上奉厥陰故其歲化苦與酸也六氣主歲唯此歲通和木火相承故無間氣也苦丹地氣所化酸蒼天氣所生矣餘所生化悉有上下勝尅故皆有間氣矣陽明在泉溼毒不生其味酸其氣溼新校正云詳在泉云唯陽明與太陰在泉之歲云其氣溼其氣熱蓋以溼燥未見寒溫之氣故再云其氣也其治辛苦甘其穀丹素子午歲氣化也燥在溫毒藥少生化也金木相制故味酸者少化也陽明之氣上奉少陰故其歲化辛與苦也辛素地氣也苦丹天氣也甘間氣也所以間金火之勝尅故兼治甘太陽在泉熱毒不生其味苦其治淡鹹其穀豁秬丑未歲故其歲物熱毒不生木勝火味苦故當苦也太陽之氣上奉太陰故其歲化生淡鹹也太陰土氣上生於天氣遠而高故甘之化薄而為淡也所以淡亦屬甘甘之類也淡豁天化也鹹秬地化也豁黃也新校正云詳注云味故當苦當作故味苦者不化傳寫誤也厥陰在泉清毒不生其味甘其治酸苦其穀荞赤歲氣化也溫在地中與清殊性故其歲物清毒不生木勝其土故味甘少化也厥陰之氣上合少陽所合之氣化也熱在地中與寒殊化故其歲藥寒毒甚微火氣燥金故味辛少化也故少陰陽明主天主地故其所治苦與辛甘苦丹為地氣所育辛白為天氣所生甘間氣也所以間止剋伐也太陰在泉燥毒不生其味鹹其氣熱其治甘苦其穀豁秬歲氣化也地中有溼與燥不同故乾毒之物不生化也土制於木故味鹹少化也鹹秬天化也寒溼不為大化而俱治清和也化清謂少陽在泉之歲也火來居水故間氣同而氣熱者應之化清和也化清謂少陽在泉之歲也火來居水是水鹹自守不與火爭化也氣而反能化育是水鹹自守不與火爭化也氣專謂厥陰在泉之歲也木居于水而復下化金不受害故辛復生化與鹹俱王也唯此兩歲上下之氣無剋伐之鋒故辛得與鹹同應王而生化也餘歲皆上下有勝剋之變故其中間甘味兼化以緩其制抑餘苦鹹酸三味不同其生化也故天地之間藥物辛甘者多也故曰補上下者從之治上下者逆之以所在寒熱盛衰而調之上謂司天下謂在泉也司天地氣太過則逆其味以治之司天地氣不及則順其味以和之從順也故曰上取下取內取外取以求其過能毒者以厚藥不勝毒者以薄藥此之謂也

上取謂以藥制有過之氣也制而不順則吐之下取謂以迅疾之藥除下病攻之不去則下之內取謂食及以藥內之審其寒熱而調之外取謂藥製令所病氣調適也當寒反熱以冷調之當熱反寒以溫和之上盛不已吐而脫之下盛不已下而奪之謂求得氣過之道也藥厚薄謂氣味厚薄者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云胃厚色黑大骨肉肥者皆勝毒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又按異法方宜論云西方之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 氣反者病在上取之下病在下取之上病在中傷取之下取謂寒逆於上而熱攻於下氣盈於上則溫下以調之上取謂寒積於下溫之而熱攻於上不利於下氣不去陽藏不足則補其陽也傷取謂氣并於左則藥財其右氣併于右則製其左以和之必隨寒熱驚駭適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 氣性有剛柔形證有輕重方用有大小調制有寒溫盛衰則順氣性以取之小便則逆氣性以伐之氣殊則主必不客力倍則攻之必勝是則謂湯飲調氣之制也 新校正云按至眞要大論云熱因寒用寒因熱用熱必代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溃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者也 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補之寫之久新同法 量氣盛虛而行其法病之新久無異適也 帝曰病在中而不竄不堅且聚且散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無積者求其藏虛則補之 隨病所在命其藏以補之 藥以祛之食以隨之 食以無毒之藥隨湯丸以迫逐之使盡也 行水漬之和其中外可使畢已 中外通和氣無滯則稱然消散眞氣自平 帝曰有毒無毒服有約乎岐伯曰病有久新力有大小有毒無毒固宜常制矣大毒治病十去其六 下品藥毒毒之大也 常毒治病十去其七 中品藥毒毒之次於下也 小毒治病十去其八 上品藥毒毒之小也 無毒治病十去其九 上品中品下品無毒藥悉謂之平 大毒之性其爲傷也多 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 大毒之性少毒之性和其爲傷也少 常毒之性減大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加小毒之性一等所傷可知也故至約必止之以待來證爾然無毒之藥性雖平和久而多之則氣有偏勝有偏絕久攻之則藏氣偏弱既弱且困不可長也故去其九而止服至約已則以五穀五肉五果五菜隨五十藏安者食之已盡其餘病藥食兼行亦通也 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毒藥攻邪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不盡行復如法謂前四約也餘病不盡然再行之毒之大小平約而止必無過也 必先歲氣無伐天和 六氣分主有兩面北面之政先如此六氣所在人脈至尺寸應之大陰所在其脈沈少陰所在其脈鈞厥陰所在其脈弦太陽所在其脈大而長陽明所在其脈短而澁少陽所在其脈大而浮如是六脈則謂天和不識不知呼爲寒熱攻寒令熱脈不變而熱疾已生制熱令寒脈如故而寒病又起欲求其適安可得乎天和之來率由於無盛盛無虛虛而遭人天殃不察虛實但思攻擊而盛者轉盛虛者轉虛萬端之病從茲而甚眞氣日消病勢日侵殃咎之來若天之與雖可逃也悲夫 無致邪無失正絕人長命 所謂伐天和也攻虛謂實是則致邪不識藏之虛斯爲失正氣既失則爲死之由矣 帝曰其久病者有氣從不康病去而瘠奈何 從謂順也 岐伯曰昭乎哉聖人之問也化不可代時不可違 化謂造化也代大匠斲猶傷其手況造化之氣人能以力代之乎夫生長收藏各應四時之化雖巧智者亦無能先時而致之明非人力所及由是觀之則物之生長收藏化必待其時也物之成敗理亂亦待其時也物既有之人亦宜然或言力必可致而能代造化違四時者妄也 夫經絡以通血氣以從復其不足與衆齊同養之和之靜以待時謹守其氣無使傾移其形迺彰生氣以長命曰聖王故大要曰無代化無違時必養必和待其來復此之謂也帝曰善 大要上古經法也引古之要旨以明時化之不可違不可以力代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

氣交變大論槁 苦老切 瞼 音檢 睺 音侯 蠹 音妒 鶩 音木 鑿 音謚 問 音霍 五常政大論 曷 如勻切 凋 音周 婁 音遲 飂 音飂 露 音露 奈 音奈 麂 音几 鑿 音坑 麥 音冒 拉 音他 蠟 音蠟 蹤 音列 積 音力 切 鶩 音列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一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刺法論篇第七十二亡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亡(新校正云詳此二篇亡在王注之前按病能論篇末王冰注云世本既闕第七二篇謂此二篇也而今世有素問亡篇及昭明隱旨論以謂此三篇仍託名王冰為注辭理鄙陋无足取者舊本此篇名在六元正紀篇後列之為後人移於此若以尚書亡篇之名皆在前篇之末則舊本為得)

六元正紀大論篇第七十一

黃帝問曰六化六變勝復淫治甘苦辛鹹酸淡先後余知之矣夫五運之化或從五氣(新校正云詳五氣疑作天氣則與下文相協)或逆天氣或從天氣而逆地氣或從地氣而逆天氣或相得或不相得余未能明其事欲通天之紀從地之理和其運調其化使上下合德無相奪倫天地升降不失其宜五運宣行勿乖其政調之正味從逆奈何(氣同謂之從氣異謂之逆勝制為不相得相生為相得司天地之氣更淫勝復各有主治法則欲令平調氣性不違忤天地之氣以致清和平也)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也此天地之綱紀變化之淵源非聖帝孰能窮其至理歟臣雖不敏請陳其道令終不滅久而不易(氣主循環同於天地太過不及氣序常然不言永定之制則久而更易去聖遼遠何以明之) 帝曰願夫子推而次之從其類序分其部主別其宗司昭其氣數明其正化可得聞乎(部主謂分六氣所部主者也宗司謂配五氣運行之位也氣數謂天地五運氣更用之正數也正化謂歲直氣味所宜酸苦甘辛鹹寒溫冷熱也) 岐伯曰先立其年以明其氣金木水火土運行之數寒暑燥溼風火臨御之化則天道可見民氣可調陰陽卷舒近而無惑數之可數者請遂言之(遂盡也) 帝曰太陽之政奈何 岐伯曰辰戌之紀也

太陽　太角　太陰　壬辰　壬戌　其運風　其化鳴紊啟拆(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靡啟拆)　其變振拉摧拔(新校正云詳此其運其化其變從太角等運起)　其病眩掉目瞑(新校正云詳此病證以運加司天地為言)

太角(初正)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陽　太徵　太陰　戊辰　戊戌　同正徵(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赫曦之紀上羽與正徵同)　其運熱　其化暄暑鬱燠(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燠作蒸)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熱鬱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陽　太宮　太陰　甲辰歲會(同天符)　甲戌歲會(同天符)(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承歲為歲直又六微旨大論云木運臨卯火運臨午土運臨四季金運臨酉水運臨子所謂歲會氣之平也王冰云歲直亦曰歲會此甲為太宮辰戌為四季故曰歲會又云同天符者按本篇下文云太過而加同天符是此歲一為歲會又為同天符也)　其運陰埃(新校正云詳太宮三運兩曰陰雨獨此曰陰埃埃疑作雨)　其化柔潤重澤(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澤作溽)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溼下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陽　太商　太陰　庚辰　庚戌　其運涼　其化霧露蕭飋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燥背瞀胸滿

太商　少羽(終)　少角(初)　太徵　少宮

太陽　太羽(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上羽而長氣不化)　太陰　丙辰天符　丙戌天符(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應天為天符又六微旨大論云土運之歲上見太陰火運之歲上見少陽少陰金運之歲上見陽明木運之歲上見厥陰水運之歲上見太陽曰天與之會故曰天符又本論下文云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又云臨者太過不及皆曰天符)　其運寒(新校正云詳太羽三運此為上羽少陽少陰司天為太徵而少陽司天運言寒肅此與少陰司天運言其運寒者疑此太陽司天運合太羽當言其運寒肅少陽少陰司天運當云其運寒也)　其化凝慘凓洌(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作凝慘寒雰)　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大寒留於谿谷

太羽(終)　太角(初)　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太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六步之氣生長化成收藏皆先天時而應至也餘歲先天同之也)天氣肅地氣靜寒臨太虛陽氣不令水土合德上應辰星鎮星(明而大也)其穀玄黅(天地正氣之所生長化成也黅黃也)其政肅其令徐寒政大舉澤無陽燄則火發待時(寒甚則火鬱待四氣乃發暴為炎熱也)少陽中治時雨迺涯止極雨散還於太陰雲朝北極溼化迺布(北極雨府也)澤流萬物寒敷于上雷動于下寒溼之氣持於氣交(歲氣之大體也)民病寒溼發肌肉萎足痿不收濡寫血溢(新校正云詳血溢者火發待時所為之病也)初之氣地氣遷氣迺大溫(畏火致之)草迺早榮民迺厲溫病迺作身熱頭痛嘔吐肌腠瘡瘍(赤斑也是為膚腠中瘡在皮內也)二之氣大涼反至民迺慘草迺遇寒火氣遂抑民病氣鬱中滿寒迺始(因涼而反之於寒氣故寒氣始來近人也)三之氣天政布寒氣行雨迺降民病寒反熱中癰疽注下心熱瞀悶不治者死(當寒反熱是反天常熱起於心則神之危亟不急扶救神必消亡故治者則生不治則死)四之氣風溼交爭風化為雨迺長迺化迺成民病大熱少氣肌肉萎足痿注下赤白　五之氣陽復化草迺長迺化迺成民迺舒(大火臨御故萬物舒榮)　終之氣地氣正溼令行陰凝太虛埃昏郊野民迺慘淒寒風以至反者孕迺死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新校正云詳故歲宜苦以燥之溫之九字當在避虛邪以安其正下錯簡在此)必折其鬱氣先資其化源(化源謂九月迎而取之以補心火新校正云詳水將勝也先於九月迎取其化源先寫腎之源也蓋以水王十月故先於九月迎而取之寫水所以補火也)抑其運氣扶其不勝(太角歲脾不勝太徵歲肺不勝太宮歲腎不勝太商歲肝不勝太羽歲心不勝歲之宜也如此然太陽司天五歲之氣通宜先助心後扶腎氣)無使暴過而生其疾食歲穀以全其真避虛邪以安其正(木過則脾病生火過則肺病生土過則腎病生金過則肝病生水過則心病生天地之氣過亦然也歲穀謂黃色黑色虛邪謂從衝後來之風也)適氣同異多少制之同寒溼者燥熱化異寒溼者燥溼化(太宮太商太羽歲同寒溼宜治以燥熱化太角太徵歲異寒溼宜治以燥溼化也)故同者多之異者少之(多謂燥熱少謂燥溼氣用少多隨其歲也)用寒遠寒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

熱遠熱食宜同法有假者反常反是者病所謂時也時春夏秋冬及閒氣所在同則遠之即雖其時若六氣御假寒勢溫涼以除疾病者則勿遠之如太陽司天寒爲病者假熱以療則熱用不遠夏餘氣例同故曰有假反常也食同乘法則若無假反法則爲病之媒非方制養生之道 新校正云按用寒遠寒及有假者反常等事下文備矣 帝曰善陽明之政柰何岐伯曰卯酉之紀也

陽明 少角 少陰 清熱勝復同 同正商 清勝少角熱復清氣故曰清熱勝復同也餘少運皆同也同正商者上見陽明上商與正商同言歲木不及也餘準此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 丁卯歲會 丁酉 其新校正云按伏羲和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運風清熱 不及之運常兼勝復之氣言之風運氣也清勝氣也熱復氣也餘少運悉同

少角 初 正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陽明 少徵 少陰 寒雨勝復同 同正商 新校正云按明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癸卯 同歲會 癸酉 同歲會 新校正云按本論下文云不及而加同歲會此運少徵爲不及下加少陰故云同歲會 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陽明 少宮 少陰 風涼勝復同 己卯 己酉

其運雨風涼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陽明 少商 少陰 熱寒勝復同 同正商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從革之紀上商與正商同 乙卯天符 乙酉歲會太一天符 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三合爲治又六微旨大論云天符歲會曰太一天符至氣云是謂三合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或是此歲三合曰太一天符不當更曰歲會者甚不然也乙酉本爲歲會又爲太一天符歲會之名不可去也或云已丑已未戊午何以不連言歲會而單言太一天符曰埤一隅不以三隅反舉一則三者可知去之則亦太一天符不爲歲會故曰不可去也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太宮

陽明 少羽 少陰 雨風勝復同 辛卯少宮同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五運不及除同正角正商正宮外癸丑癸未當云少徵與少羽同己卯己酉少宮同少角同乙丑乙未戊商與少徵同辛卯辛酉辛巳辛亥少羽與少宮同合有十年今此論獨於此言少宮同者蓋以癸丑癸未丑未爲土故不更同少羽己卯己酉爲金故不更同少徵乙丑乙未下見太陽爲水故不更同少徵又除此八年外只有辛卯辛酉二年爲少羽同少宮也

辛酉 辛卯 其運寒雨風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太宮 太商

凡此陽明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 六步之氣生長化成應務動靜皆後天時而應 餘少歲同 天氣急地氣明陽專其令炎暑大行物燥以堅濇風迺治風燥橫運流於氣交多陽少陰雲趨雨府澤化迺敷 雨府太陰之所在也 燥極而澤 燥氣欲終則化爲雨澤是謂三氣之分也 其穀白丹 天地正氣所化生也 閉穀命太者 命太者謂前文太角商等氣之化者閉氣化生故云閉穀也 新校正云按玄珠云歲穀與閉穀者何即在泉爲歲穀及在泉之在右間者皆爲減穀其司天及運間而化者名閉穀又別有一名閉穀者是也化不及即反有所勝而生者故名閉穀即邪氣之化又名菑化之穀也亦名閉穀與王注頗異 其耗白甲 品羽白色甲蟲多品羽類有羽翼者耗散蒸盛蟲鳥甲兵歲爲災以耗喪物類 金火合德上應太白熒惑 見大而明 其政切柔癰閉清先而動毛蟲迺死熱後而暴介蟲迺殃其發躁勝復之作擾而大亂 金克勝木已歲害故毛蟲死火後勝金不勝故介蟲復狀勝而行殺羽者已亡復者後來強者又死非大亂氣其何謂也 清熱之氣持於氣交初之氣地氣遲陰始凝氣始肅水迺冰寒雨化其病中熱脹面目浮腫善眠鼽衄嚏欠嘔小便黃赤甚則淋 太陰之化新校正云詳氣肅水凝非太陰之化 二之氣陽迺布民迺舒物迺生榮鳴冰凝大至民善暴死 臣位君故爾 三之氣天政布涼迺行燥熱交合燥極而澤民病寒熱 寒熱瘧也 四之氣寒雨降病暴仆振慄謫妄少氣嗌乾引飲及爲心痛癰腫瘡瘍痤寒之疾骨痿血便 骨痿無力 五之氣春令反行草迺生榮民氣和終之氣陽氣布候反溫蟄蟲來見流水不冰民迺康平其病溫 君之化也 故食歲穀以安其氣食間穀以去其邪歲宜以鹹以苦以辛汗之清之散之安其運氣無使受邪折其鬱氣資其化源 化源謂六月迎而取之也 新校正云按金王七月故逆於六月寫金氣以寒熱輕重少多其制同熱者多天化同清者多地化少角少徵歲同熱用方多以天清之化治之少宮少商少羽歲同清用方多以地熱之化治之火在地故同清者多地化金在天故同熱者多天化 用涼遠涼用熱遠熱用寒遠寒用溫遠溫食宜同法有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亂天地之經擾陰陽之紀也 帝曰善少陽之政柰何岐伯曰寅申之紀也

少陽 太角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上徵則其氣逆 厥陰 壬寅 同天符 王申 同天符 其運風鼓 新校正云詳風火合勢故其運風鼓少陰可天太角運亦同 其化鳴紊 鳴紊啟坼論云其化鳴紊啟坼 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掉眩支脅驚駭

太角 初 正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少陽 太徵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 厥陰 戊寅 天符 戊申 天符 其運暑 其化暄鬱 暄鬱燠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燠此變暑爲鬱者以上臨少陽故也 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鬱血泄心痛

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少陽 太宮 厥陰 甲寅 甲申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重澤 其變震驚飄驟 其病體重附腫痞飲

太宮 少商 太羽 終 太角 初 少徵

少陽 太商 厥陰 庚寅 庚申 同正商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 其運涼 其化霧露清切 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霧露蕭殺又太商三運兩言蕭殺獨此言清切者此下如厥陰當此蕭殺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肩背胷中

太商 少羽 終 少角 初 太徵 少宮

少陽 太羽 厥陰 丙寅 丙申 其運寒肅 新校正云

詳此運不當言寒肅以注太陽司天太羽運中其化凝慘凓列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作凝慘凓雰其變冰雪霜雹其病寒浮腫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太宮少商

凡此少陽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天氣正新校正云詳少陽司天太陰司地正得天地之正又厥陰少陽司地各云得其正者以地主生榮為言也本或作天氣止者少陽火之性用動躁云止義不通也地氣擾風迺暴舉木偃沙飛炎火迺流陰行陽化雨迺時應火木同德上應熒惑歲星見明而大新校正云詳六氣惟少陽厥陰司天司地為上下通和無相勝剋故言火木同德餘氣皆有勝剋故言合德其穀丹蒼其政嚴其令擾故風熱參布雲物沸騰太陰橫流寒迺時至涼雨並起民病寒中外發瘡痏內為泄滿故聖人遇之和而不爭往復之作民病寒熱瘧泄頸腫嘔吐上怫腫色變初之氣地氣遷風勝迺搖寒迺去候迺大溫草木早榮寒來不殺沉病迺起其病氣怫於上血溢目赤欬逆頭痛血崩今詳崩字當作崩脅滿虐勝中瘧陰之化二之氣火反鬱太陰分故爾白埃四起雲趨雨府風不勝溼雨迺零民迺康其病熱鬱於上欬逆嘔吐瘡發於中胷嗌不利頭痛身熱昏憒膿瘡三之氣天政布炎暑至少陽臨上雨迺涯民病熱中聾瞑血溢膿瘡欬嘔鼽衄渴嗌欠嗌痛目赤善暴死四之氣涼迺至炎暑間化白露降民氣和平其病滿身重五之氣陽迺去寒迺來雨迺降氣門迺閉新校正云按王注生氣通天論氣門玄府也所以發泄經脈榮衛之氣故謂之氣門剛木早凋民避寒邪君子周密終之氣地氣正風迺至萬物反生霧露以行其病關閉不禁心痛陽氣不藏而欬抑其運氣贊所不勝必折其鬱氣先取化源化源俱前十二月迎而取之新校正云詳王注資取化源年之注云取其意有四等太陽司天取九月陽明司天取十二月是二者先取在天之氣也少陽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太陰司天取九月是二者乃先時取在地之氣也少陰司天取年前十二月厥陰司天取四月義不可解按支殊之說則不然太陽陽明之月與王注合少陽少陰俱取三月太陰取五月厥陰取年前十二月玄殊之義可解王注之月疑有誤也暴過不生苛疾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故歲穀閒穀故不言也不起苛重也新校正云詳此不言食歲穀者蓋此歲天地氣正上下通和故不言也宜鹹辛宜酸滲之泄之漬之發之觀氣寒溫以調其過同風熱者多寒化異風熱者少寒化大角太徵少角同風熱以寒化多之太宮太商太羽歲異風熱以涼調其過也用熱遠熱用溫遠溫用寒遠寒用涼遠涼食宜同法此其道也有假者反之反是者病之階也帝曰善太陰之政柔何歧伯曰丑未之紀也

太陰少角太陽清熱勝復同同正宮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委和之紀太宮與正宮同

少角初正太徵少宮太商少羽終

太陰少徵太陽寒雨勝復同癸丑癸未

其運熱寒雨

少徵太宮少商太羽終大角

太陰少宮太陽風清勝復同同正宮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卑監之紀上宮與正宮同

己丑太一天符己未太一天符其運雨風清

少宮太商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太陰少商太陽熱寒勝復同乙丑乙未

其運涼熱寒

少商大羽終太角初少徵太宮

太陰少羽太陽雨風勝復同同正宮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涸流之紀上宮與正宮同為同歲會為平水運欲去同正宮三字者非也蓋此歲有二義而輒去其一甚不可也辛丑同歲會辛未同歲會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少宮太商

凡此太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萬物生長化成皆後天時而生成也陰專其政陽氣退辟大風時起新校正云詳此太陰之政但以言大風時起蓋厥陰為初氣居木位春氣正風迺來故言大風時起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原野昏霧白埃四起雲奔南極寒雨數至物成於差夏南極南方也差夏謂立秋之後一十日也民病寒溼腹滿身腫憤脹腫痛逆寒厥拘急溼寒合德黃黑埃昏流行氣交上應鎮星辰星見而大明其政肅其令寂其穀薺玄正氣所生成也故陰凝於上寒積於下寒水勝火則為冰雹陽光不治殺氣迺行黃黑昏埃是謂殺氣自北及西流行於東及南也故有餘宜高不及宜下有餘宜晚不及宜早土之利氣之化也民氣亦從之閒穀命其太也以明氣之大者言其穀也初之氣地氣遷寒迺去春氣正風迺來生布萬物以榮民氣條舒風溼相薄雨迺後民病血溢筋絡拘強關節不利身重筋痿二之氣大火正物承化民迺和其病溫厲大行遠近咸若溼蒸相薄雨迺時降應順天常不愆時候謂之時雨新校正云詳此以少陰居君火之位故言大火正也三之氣天政布溼氣降地氣騰雨迺時降寒迺隨之感於寒溼則民病身重腑胃腹滿四之氣畏火臨溽蒸化地氣騰天氣否隔寒風曉暮蒸熱相薄草木凝煙溼化不流則白露陰布以成秋令萬物得之以成民病膀理熱血暴溢瘡心腹滿熱膿脹甚則腑腫五之氣慘令已行寒露下霜迺早降草木黃落寒氣及體君子周密民病皮膚終之氣寒大舉溼大化霜迺積陰迺凝水堅冰陽光不治感於寒則病人關節禁固腎脂痛寒溼推於氣交而為疾也必折其鬱氣而取化源九月化源迎而取之以補益也益其歲氣無使邪勝食歲穀以全其真食閒穀以保其精故歲宜以苦燥之溫之甚者發之泄之不發不泄則溼氣外溢肉潰皮拆而水血交流必贊其陽火令鬱甚寒冬之分其用五步暑氣用之也從氣異同少多其判也通言歲運同寒者以熱化同溼者以燥化少宮少商少羽歲同寒少宮歲又同溼溼過故宜燥寒過故宜熱少角少徵歲平和遠之也異者少之同者多之用涼遠涼用寒遠寒用溫遠溫用

熱遠熱食宜同法假者反之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也帝曰善少陰之政柰何岐伯曰子午之紀也

少陰　太角（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上徵則其氣逆）陽明　壬子　壬午　其運風鼓　其化鳴蟄啟拆（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德鳴蟄啟拆）其變振拉摧拔　其病支滿

太角（初正）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

少陰　太徵（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上徵而收氣後）陽明　戊子　戊午　太一天符　其運炎暑（新校正云詳太徵運太陽司天曰熱少陽司天曰暑兼司天之氣而言運也）其化暄曜鬱爍（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作暄暑鬱蒸此變爲暑者以上臨少陰故也）其變炎烈沸騰　其病上熱血溢

太徵　少宮　陽明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

少陰　太宮　陽明　甲子　甲午　其運陰雨　其化柔潤時雨（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柔潤重淖又太宮三運兩什柔潤重澤此時雨二字疑誤）其變震驚飄騰　其病中滿身重

太宮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少陰　太商　陽明　庚子（同天符）庚午（同天符）同正商（新校正云詳此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堅成之紀上徵與正商同）其運涼勁（新校正云詳此以運合在泉故云涼勁）其化雰露蕭殺　其變肅殺凋零　其病下清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少宮

少陰　太羽　陽明　丙子歲會　丙午　其運寒　其化凝慘凓冽（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作凝慘寒冽）其變冰雪霜雹　其病寒下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太宮　少商

凡此少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先天地氣肅天氣明寒交暑熱加燥（新校正云詳此云寒交暑者謂前歲終之氣少陽今歲初之氣太陽太陽寒交前歲少陽之暑也熱加燥者少陰在上而暑明在下也）雲馳雨府溼化迺行時雨迺降金火合德上應熒惑太白（見而明大）其政明其令切其殺丹白水火寒熱待於氣交而爲病始也熱病生於上清病生於下寒熱交犯而爭於中民病欬喘血溢血泄嘔吐赤眥瘍寒厥入胃心痛胥痛腹大嗌乾甚上初之氣地氣遷燥將去（新校正云按陽明在泉之前燥爲少陽少陽者暑暑往而陽明在地太陽初之氣故上文寒交暑是暑去而陽明在地太陽寒始也此燥字乃是暑字之誤也）寒迺始盛復濕水迺水霜復降風迺至（新校正云按王注六徵旨大論云太陽居末位爲寒風切列此風迺至當作風迺列陽氣鬱民反周密關節禁固醫雖痛炎暑將起中外瘡瘍二之氣陽氣布風迺行春氣以正萬物應榮寒氣時至民迺和其病淋目瞑目赤氣鬱於上而熱三之氣天政布大火行庶類蕃鮮寒氣時至民病氣厥心痛寒熱更作欬喘目赤四之氣溽暑至大雨時行寒熱互至民病寒熱嗌乾黃癉瘧嘔飲發五之氣畏火臨暑反至陽迺化萬物迺生迺長柴民迺康其病溫然之氣燥令行餘火內格腫於上欬喘甚則血溢寒氣數舉則霧露病生皮膚內舍於胃下連少腹而作寒中地將易也（氣終則遷何可長也）必抑其運氣資其歲勝折其鬱發先取化源（先於年前十二月迎而取之）無使暴過而生其病也食歲穀以全眞氣食閒穀以辟虛邪歲宜鹹以耎之而調其上甚則以苦發之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適氣同異而多少之同天氣者以寒清化同地氣者以溫熱化（太角太徵歲同天氣宜以寒清治之太宮太商太羽歲同地氣宜以溫熱治之化治也）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溫遠溫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則反此其道也反是者病作矣帝曰善厥陰之政柰何岐伯曰

己亥之紀也

厥陰　少角　少陽　清熱勝復同　同正角（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變和之紀上角與正角同）丁巳天符　丁亥天符　其運風清熱

風清熱

少角（初正）太徵　少宮　太商　少羽（終）

厥陰　少徵　少陽　寒雨勝復同　癸巳（同歲會）癸亥（同歲會）其運熱寒雨

少徵　太宮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

厥陰　少宮　少陽　風清勝復同　同正角（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卑監之紀上角與正角同）己巳　己亥　其運雨風清

少宮　太商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厥陰　少商　少陽　熱寒勝復同　同正角（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從革之紀上角與正角同）乙巳　乙亥　其運涼熱寒

少商　太羽（終）太角（初）少徵　太宮

厥陰　少羽　少陽　雨風勝復同　辛巳　辛亥　其運寒雨風

少羽（終）少角（初）太徵　少宮　太商

凡此厥陰司天之政氣化運行後天諸同正歲氣化運行同天（太過歲運化氣行先天時不及歲化生成後天時同正歲化生成與天二十四氣遲速同無先後先新校正云詳此注云同正歲與二十四氣同疑非恐是與大寒日交同氣候同）天氣援地氣正風生高遠炎熱從之雲趨雨府溼化迺行風火同德上應歲星熒惑其政摧其令速其穀蒼丹閒穀言太者其耗文角品物風燥火熱勝復更作蟲蟲來見流水不冰熱病行於下風病行於上風燥勝復形於中初之氣寒始肅殺氣方至民病寒於右之下二之氣寒不去華露水冰殺氣施化霜迺降名草上焦寒雨數至陽復化民病熱於中三之氣天政布風迺時舉民病泣出耳鳴掉眩四之氣溽暑溽熱相薄爭於左之上民病黃癉而爲附膊五之氣燥溼更勝沈陰迺布寒氣及體風雨迺行終之氣畏火司令陽迺大化蟄蟲出見流水不冰

地氣大發草迺生人迺爭其病溫厲必折其鬱氣資其化源化源四月也迺而取之 特其運氣無使邪勝歲安以辛涼上以鹹調下其火之氣無妄犯之新校正云詳此運有以不言適氣同異少多之制者蓋厥陰之政與少陽之政同大氣分政惟厥陰與少陽之政上下無別同之中治化惟一故不再言別風熱者多寒化也熱者少寒化也 用溫遠溫用熱遠熱用涼遠涼用寒遠寒食宜同法有假反常此之道也反是者病帝曰善夫子言可謂悉矣然何以明其應乎岐伯曰昭乎哉問也夫六氣者行有次止有位故常以正月朔日平旦視之觀其位而知其所在矣陰之所在天應以雲陽之所在天應以精淨自然分布象見不差 運有餘其至先運不及其至後先後昔寅時之先則丑後後也先則卯初 此天之道氣之常也天道昭然當期必應見無差失是氣之常運非有餘非不足是謂正歲其至當其時也當時謂當寅之正也帝曰勝復之氣其常在也災眚時至候也奈何岐伯曰非氣化者是謂災也十二變備矣帝曰天地之數終始奈何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是明道也數之始起於上而終於下歲半之前天氣主之歲半之後地氣主之歲半謂立秋之日也新校正云詳初氣交司在前歲大寒日歲半當在立秋前一氣十五日不得云立秋日也 上下交互氣交主之歲紀畢矣交互互體也上體下體之中有二互體也故曰位明氣月可知乎所謂氣也大凡一氣主六十日而有奇以立位數之位同一氣則月之節氣中氣可知也故言天地氣者以上下體言勝復者以氣交言橫運者以上下互者以節氣準之候之災眚變復可期矣帝曰余司其事則而行之不合其數何也岐伯曰氣用有多少化治有盛衰衰盛多少同其化也帝曰願聞同化何如岐伯曰風溫春化同熱曛昏火夏化同勝與復同燥清煙露秋化同雲雨昏瞑埃霧長夏化同寒氣霜雪冰冬化同此天地五運六氣之化更用盛衰之常也帝曰五運行同天化者命曰天符余知之矣願聞同地化者何謂也岐伯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此凡二十四歲也六十年中同天地之化者凡二十四歲餘悉隨已多少 帝曰願聞其所謂也岐伯曰甲辰甲戌太宮下加太陰壬寅壬申太角下加厥陰庚子庚午太商下加陽明如是者三癸巳癸亥少徵下加少陽辛丑辛未少羽下加太陽癸卯癸酉少徵下加少陰如是者三戊子戊午太徵上臨少陰戊寅戊申太徵上臨少陽丙辰丙戌太羽上臨太陽如是者三丁巳丁亥少角上臨厥陰乙卯乙酉少商上臨陽明已丑已未少宮上臨太陰如是者三除此二十四歲則不加不臨也帝曰加者何謂岐伯曰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也帝曰臨者何謂岐伯曰太過不及皆曰天符而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死有早晚耳帝曰夫子言用寒遠寒用熱遠熱余未知其然也願聞何謂遠岐伯曰熱無犯熱寒無犯寒從者和逆者病不可不敬畏而遠之所謂時興六位也四時氣王之月藥及食衣寒熱溫涼同者皆宜避之差四時同犯則以水濟水以火助火病必生也帝曰溫涼何如溫涼減於寒熱可輕犯之乎 岐伯曰司氣以熱用熱無犯司氣以寒用寒無犯司氣以涼用涼無犯司氣以溫用溫無犯開氣同其主無犯異其主則小犯之是謂四畏必謹察之帝曰善其犯者何如須犯者 岐伯曰天氣反時則可依時反甚為病則可依時 及勝其主則可犯夏熱甚則可以熱犯熱寒氣不甚則不可犯之以平為期而不可過氣平則止過則病生過而病生與犯同也是謂邪氣反勝者氣動有勝是謂邪客勝於主不可不禦也六步之氣於六位中應寒反熱應熱反寒應溫反涼應涼反溫是謂六步之邪勝也差冬反溫差夏反冷差秋反熱差春反涼是謂四時之邪勝也勝則反其氣以平之故曰無失天信無逆氣宜無翼其勝無贊其復是謂至治天信謂至時必定翼贊皆佐之謹守天信是謂至真妙理也 帝曰善五運氣行主客之紀其有常數乎岐伯曰臣請次之

甲子 甲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宮土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新校正云詳對化從標成數正化從本生數甲子之年熱化七燥化九甲午之年熱化二燥化四 雨化五新校正云按本論正文云太過不及其數何始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甲年太宮土運太過故言雨化五土數也 燥化四所謂正化日也正氣化也 其化上鹹寒中苦熱下酸熱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苦熱又按至真要大論云熱淫所勝平以鹹寒燥淫于內治以苦溫甘辛涼潤以酸平之云下酸熱疑誤也

乙丑 乙未歲

上太陰土 中少商金運 下太陽水 熱化寒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七宮新校正云詳七宮西室兌位天任司也災之方以運之當方言 淫化五丑其化皆五以生數也不以成數者土王四季不得正方又天有九宮不可至十 清化四云不及者其數生乙年少商金運不及故言清化四金生數也 寒化六新校正云詳乙丑寒化一乙未寒化一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中酸和下甘熱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酸平下甘溫又按至真要大論云淫淫所勝平以苦熱寒淫于內治以甘熱辛涼潤以酸平之云淫淫所勝平以苦熱寒淫于內治以辛涼風淫于內治以辛涼

丙寅 丙申歲新校正云詳丙申之歲申金生木水化之令蓄盛司天相火為病減半 上少陽相火 中太羽水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新校正云詳丙寅風化三丙申火化七 寒化六風化三新校正云詳丙寅風化八丙申風化三

丁卯 歲會丁酉歲新校正云詳丁年正月壬寅為干德行便為平氣勝復不至運同正角金不勝木木亦不災土又丁卯年得卯木佐之即上陽明不能災之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苦溫下辛溫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辛涼又按至真要大論云火淫所勝平以鹹冷風淫于內治以辛涼

上陽明金 中少角木運 下少陰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災三宮新校正云詳三宮東室震位天衝司燥化九新校正云詳丁卯燥化九丁酉燥化四 風化三熱化七新校正云詳丁卯熱化二丁酉熱化七 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辛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至真要大論云燥淫所勝平以苦溫熱淫于內治以鹹寒又

玄珠云上苦熱也

戊辰　戊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徵火運新校正云詳此上見太陽火化減半下太陰土寒化六新校正云詳戊辰寒化六戊戌寒化一熱化七溼化五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溫中甘和下甘溫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溼淫于內治以苦熱又玄珠云上甘溫下酸平

己巳　己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宮土運新校正云詳至九月甲戌月已得甲戌方還正宮下少陽相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溼

五宮新校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其眚四維又按天元玉冊云中室天禽司非雄宮同正宮寄位二宮坤位風化三新校正云詳己巳風化八已亥風化三溼化五火化七新校正云詳已巳熱化七己亥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辛涼中甘和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至眞要大論云風溼所勝平以辛涼火淫于內治以鹹冷

庚午同天符　庚子歲同天符

上少陰火　中太商金運新校正云詳庚午年金令減半以上見少陰君火年午水宮火故也庚子年子是水金氣相得與庚午年又異下陽明金　熱化七新校正云詳庚午年熱化二燥化四庚子年熱化七燥化九清化九燥化九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酸溫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苦熱又按至眞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苦熱

辛未同歲會　辛丑歲同歲會

上太陰土　中少羽水運新校正云詳此至七月丙申月水還正羽下太陽水　雨化風化勝復同所謂邪氣化日也　炎一宮新校正云詳一宮北室坎位天玄司雨化五寒化一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水故只言寒化一寒化一者少羽之化氣也若太陽在泉之化則辛未寒化一辛丑寒化六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中苦和下苦熱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酸和下甘溫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溼淫所勝平以苦熱寒淫于內治以甘熱

壬申同天符　壬寅歲同天符

上少陽相火　中太角木運　下厥陰木　火化二新校正云詳壬申熱化七壬寅熱化二風化八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木故只言風化八乃太角之運化也若厥陰在泉之化則壬申風化三壬寅風化八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鹹寒中酸和下辛涼所謂藥食宜也

癸酉同歲會　癸卯歲同歲會

上陽明金　中少徵火運新校正云詳此五月遇戊午月火還正徵下少陰火九宮新校正云詳九宮離位南室天英司也燥化九熱化二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火故只言熱化二者少徵之運化也若少陰在泉之化癸酉燥化九熱化二所謂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鹹溫下鹹寒所謂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鹹寒化六

甲戌歲會同天符　甲辰歲歲會同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宮土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新校正云詳甲戌寒化一溼化五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在泉俱土故只言溼化五正化日也　其化上苦熱中苦溫下苦溫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甘溫下酸平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溼淫所勝平以辛熱溼淫于內治以苦熱

乙亥　乙巳歲

上厥陰木　中少商金運新校正云詳乙亥年三月得庚辰月早見干德符即氣還正商火未得王而先平火不勝則水不復又亥是水得力年故火不勝也乙巳歲火來小勝已爲火佐於勝也即於二月中氣君火時化日火來行勝不待水復還三月庚辰月乙見庚而氣自全金還正商下少陽相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邪氣化日也　炎七宮　風化八新校正云詳乙亥風化八清化四火化二新校正云詳乙亥熱化二乙巳風化三乙巳熱化七正化度也度謂日也其化上辛涼中酸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子歲會　丙午歲

上少陰火　中太羽水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新校正云詳丙子歲熱化七金之炎得其半以運水太過勝於天令天令減半丙午熱化二午爲火少陰君火司天運雖水一水不能勝二火故異於丙子歲寒化六清化四新校正云詳丙子燥化九丙午燥化四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熱下酸溫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苦熱又按至眞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酸溫

丁丑　丁未歲

上太陰土新校正云詳此木運平氣上刑天令減半中少角木運新校正云詳丁年正月壬寅爲天德符爲正角下太陽水　清化熱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炎三宮　雨化五風化三寒化一新校正云詳丁丑寒化六丁未寒化一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酸平下甘溫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溼淫所勝平以辛熱寒淫于內治以甘熱

戊寅　戊申歲天符　新校正云詳戊寅年與戊寅年小異申爲金佐於肺肺受火刑其氣稍貧民病得半

上少陽相火　中太徵火運　下厥陰木　火化七新校正云詳天符司天與運合故只言火化七火化七者太徵之運氣也若少陽司天之氣則戊寅火化二戊申火化三風化三新校正云詳戊寅風化三化八戊申風化三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甘和下辛涼藥食宜也新校正云詳戊申年與戊寅年

己卯熱校正云詳己卯金與運土相得子臨父位爲逆　己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宮土運新校正云詳復羅土氣未正酉之年木勝火微下少陰火　風化清化勝復同邪氣化度也

炎五宮　清化九新校正云詳己卯燥化九己酉燥化四雨化五熱化七新校正云詳己卯熱化二己酉熱化七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甘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庚辰　庚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商金運　下太陰土　寒化一新校正云詳庚辰寒化六庚戌寒化一清化九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辛溫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甘溫下酸平又按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寒淫于內治以苦熱

辛巳　辛亥歲

上厥陰木　中少羽水運新校正云詳辛巳年木復土罷至七月丙申月水還正羽辛亥年爲水平氣以亥爲水相佐爲正羽與辛巳年小異下少陽相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一宮　風化三新校正云詳辛巳風化八辛亥風化三　寒化一火化七新校正云詳辛巳熱化七辛亥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壬午　壬子歲

上少陰火　中太角木運　下陽明金　熱化二新校正云詳壬午熱化二壬子熱化七　風化八淸化四新校正云詳壬午燥化四壬子燥化九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酸涼下酸溫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苦熱又按至眞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苦熱

癸未　癸丑歲

上太陰土　中少徵火運新校正云詳癸未癸丑左右二火爲開相佐又五月戊午子德符癸見戊而氣全水未行勝爲正徵下太陽水　寒化雨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九宮　雨化五火化二寒化一新校正云詳癸未寒化一癸丑寒化六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酸和下甘溫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淫淫所勝平以苦熱寒淫于內治以甘熱

甲申　甲寅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宮土運新校正云詳甲寅之歲小異於甲申以寅未可刑土氣之平也下厥陰木　火化二新校正云詳甲申火化七甲寅火化二　雨化五風化八新校正云詳甲申風化三甲寅風化八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鹹和下辛涼藥食宜也

乙酉　太一天符　乙卯歲天符

上陽明金　中少商金運新校正云按乙酉爲正商以酉金相佐故得平氣乙卯之年二之氣君火分中火來行勝水未行復其氣以平以三月庚辰乙得庚合金運正商其氣乃平　下少陰火　熱化寒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七宮　燥化四新校正云詳乙酉燥化四乙卯燥化九　清化四熱化二新校正云詳乙酉熱化七乙卯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丙戌　天符　丙辰歲天符

上太陽水　中太羽水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新校正云詳此以運與司天俱水運故只言寒化六寒化六者太羽之運化也若太陽司天之化則丙戌寒化一丙辰寒化六　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鹹溫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甘溫下酸平又按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淫于內治以苦熱

丁亥　天符　丁巳歲天符

上厥陰木　中少角木運新校正云詳丁年正月壬寅丁得壬合爲干德符爲正角平氣　下少陽相火　清化熱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三宮　風化三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司天俱木故只言風化三風化三者少角之運化也若厥陰司天之化則丁亥風化三丁巳風化八　火化七新校正云詳丁亥熱化七新校正云詳丁巳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中辛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戊子　天符　戊午歲太一天符

上少陰火　中少徵火運　下陽明金　熱化七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司天俱火故只言熱化七者太徵之運化也若少陰司天之化則戊子熱化七戊午熱化二清化九新校正云詳戊子清化九戊午清化四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苦和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下苦熱又按至眞要大論云燥淫于內治以苦溫

己丑　太一天符　己未歲太一天符

上太陰土　中少宮土運新校正云詳是歲木得初氣而來勝脾乃病久土至危金乃來復至九月甲戌月己得甲合土運正宮　下太陽水　風化清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五宮　雨化五新校正云詳己丑司天俱土故只言雨化五　寒化一新校正云詳己丑寒化一化六己未寒化一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熱中甘和下甘熱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酸平又按至眞要大論云淫淫所勝平以辛熱淫于內治以苦熱

庚寅　庚申歲

上少陽相火　中太商金運新校正云詳庚寅歲爲正商得平氣以上見少陽相火下厥陰木　火化七新校正云詳庚申之歲申金佐之乃爲太商詳庚寅熱化七庚申熱化二　清化九風化三新校正云詳庚申風化三庚申風化八　正化度也　其化上鹹寒中辛溫下辛涼藥食宜也

辛卯　辛酉歲

上陽明金　中少羽水運新校正云詳此歲七月丙申水還正羽　下少陰火　雨化風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一宮　清化九化九新校正云詳辛卯燥化九辛酉燥化四　寒化一熱化七新校正云詳辛卯熱化二辛酉熱化七　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小溫中苦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壬辰　壬戌歲

上太陽水　中太角木運　下太陰土　寒化六新校正云詳壬辰寒化六壬戌寒化一　風化八雨化五正化度也　其化上苦溫中酸和下甘溫藥食宜也新校正云按玄珠云上甘溫下酸平又按至眞要大論云寒淫所勝平以辛熱淫于內治以苦熱

癸巳　同歲會　癸亥同歲會

上厥陰木　中少徵火運新校正云詳癸巳正徵火氣平一謂巳爲火亦名歲會二清水未得化三謂五月戊午月癸得戊合故得平氣癸亥之歲亥爲水水得年力便來行勝至五月戊午火還正徵其氣始平　下少陽相火　寒化雨化勝復同卯氣化度也　災九宮　風化八新校正云詳癸巳風化三癸亥風化三　火化二新校正云詳此運與在泉俱火故只言火化二者少徵火運之化也若少陽在泉之化則癸巳熱化七癸亥熱化二　正化度也　其化上辛涼中鹹和下鹹寒藥食宜也

凡此定期之紀勝復正化皆有常數不可不察故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帝曰善五運之氣亦復歲乎復報也先有歲岐伯曰鬱極迺發制則復必復也

待時而作也待謂五及差分位也大過發於辰巳大熱發於申未大涼發於戌亥大寒發於丑寅土伴所勝臨之亦待間氣而發故曰待時也 新校正云詳注及字疑作氣 帝曰請問其所謂也岐伯曰五常之氣太過不及其發異也歲太過其發早歲不及其發晚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太過者暴不及者徐暴者為病甚徐者為病持謂相執持也 帝曰太過不及其數何如岐伯曰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土常以生也數謂五常化行之數也水數一火數二木數三金數四土數五成數謂水數六火數七木數八金數九土數五也故曰土常以生也數生者各取其生數多少以占故政令德化勝復之休作曰及尺寸分毫皆以準之此蓋都明諸用者也 帝曰其發也何如岐伯曰土鬱之發崑谷震驚雷殷謂鬱抑天氣之氣交埃昏黃黑化為白氣飄驟高深鬱謂鬱抑天氣亦甚也故雖天氣之有涯也分終則衰故雖燃者怒發也土化不行炎亢鄉雨木盛過極故發怒發焉土性靜定至動也雷雨大作而木土相持之氣乃休解也易曰雷雨作解此之謂也上暴烈怒木尚制之故但震驚於氣交之中而聲尚不能高遠也故曰雷殷氣交氣交謂土之上盡山之高也詩云殷其雷也所謂雷霆生於山中者土既鬱抑天制之平川土薄氣常乾燥故不能先發也山原寸厚溼化豐深土厚氣深故先怒發也 擊石飛空洪水迺從川流漫衍田牧土駒疾氣驟雨岸落山化大水橫流石迸勢急高山望谷擊石先飛而洪水隨至也洪大也巨川衍溢流漫平陸漂蕩崖沒於桑盛大水去已石土危然若羣駒散牧於田野凡言土者沙石同也 化氣迺敷善為時雨始生始長始化始成化土化也土被制化氣不敷否極則泰屈極則伸處悚之時化氣因之乃能敷布於應類以時而雨微澤草木而成也善調應時也化氣既少長氣已過故萬物始生始長始化始成言是四始者明萬物化成之晚也 故民病心腹脹腸鳴而為數後甚則心痛脅膈嘔吐霍亂飲發注下腫腫身重脾熱之生雲奔雨府雲擁朝陽山澤埃昏其迺發也以其四氣雨府太陰之所在也埃白氣似雲而薄也埃因有微甚微者如紗縠之勝甚者如薄雲霧也甚者發近微者發遠四氣謂夏至後三十一日起盡至秋分日也 蜃橫天山浮游生滅髣髴之先兆天際雲橫山巔冠帶巖谷氣薄乍滅乍生有土之見髣髴兆已彰皆平明占之浮游以午前候望也 金鬱之發天潔地明風清氣切大涼迺舉草樹浮煙燥氣以行霜雾數起殺氣來至草木青乾金迺有聲大涼次寒也舉用事也浮煙燥氣也殺氣霜雾正殺氣者以丑時至長者亦如

時辰時也其氣之來色黃赤黑襍而至也物不一殺故草木皆乾蒼薄青色也 故民病欬逆心脅滿引少腹善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色惡金勝而木病也山澤焦枯土疑霜鹵髣髴迺發也其氣五夏火炎亢時雨既愆故山澤焦粘土上凝白鹹鹵狀如霜也五氣謂秋分後至立冬後十五日內也 夜零白露林莽聲傳髣髴之兆也夜滿白露曉聲風傳有是乃為金發微也 水鬱之發陽氣迺辟陰氣暴舉大寒迺至川澤嚴凝寒雾結為霜雪雾音紛寒雾白氣也其狀如霧而不流行陰甚則黃黑昏翳流行氣交迺為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暴雷雹霜殺水迺見祥黃黑亦濁惡氣水氣也謂泉出平地 故民病寒客心痛胥胥猶在太虛之間而狀異於常乃其候也 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髣髴之先兆也草偃謂無風而自偃柔葉謂白土呈陰如是皆通微甚甚者發速微者發徐也山行之候則見松虎期之原行亦以麻黃為候秋冬則見枯桐蓮葉候之 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陰翳謂赤氣也大云詳經注中腫字疑誤 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厦騰煙上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溼化迺後太陰太陽在上溼流於太虛心火應天鬱抑而莫能彰顯寒溼盛已火迺與行陽氣火光故山澤燔燎升水減少妄作訛言雨已德期也溼化迺後謂陽亢主時氣不爭長故先旱而後雨也 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脅腹胷背面首四支頭憤臚脹瘍痱嘔逆

瘛瘲骨痛節迺有動注下溫瘧腹中暴痛血溢流注精液迺少 曰赤心熱甚則瞀悶懊憹善暴死火鬱而怒為土水相持客土皆然悉無深犯則無咎也但熱已勝寒則為摧敵而熱從心起是神氣孤危不速救之天眞將竭故死火之用速故暴死刻終大溫汗濡玄府其迺發也其氣四刻終謂晝夜水刻終盡之時也大溫次熱也玄府汗空也汗濡玄府謂卑行而身蒸熱也刻盡之時陰盛於此反無涼氣是陰不勝陽熱既已萌故當怒發也 新校正云詳二火俱發回氣者何蓋火有二位為水發之所又火熱發於申未故火鬱之動復則靜陽極反陰溼令迺化迺成火怒發在四氣也火鬱陽極過亢長火來救土中土救熱金發為飄驟權為時雨氣迺和平故萬物曲是迺生長化成壯極則反盛亦何長也 華發水凝山川冰雪餓陽午澤拂之先兆也謂君火王時有寒至也故歲君火發亦待時也 有拂之應而後報也皆觀其拂極則拂氣作為有鬱則發氣之常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於五氣不行生化收藏政無恆也人失其時則傷無期準也 帝曰水發而雹雪土發而飄驟木發而毀折金發而清明火發而暴雷雹霜殺水發而毀折木木有變屋發謂發鵝吻折木謂大樹折拔搖落鬱竿中拉也變崩土生異木奇狀也 故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鳥喙咽不通食飲不下甚則耳鳴眩轉目不識人善暴僵仆觸骨強直而不用卒倒而無所知也 太虛蒼埃天山一色或氣濁色黃黑鬱鬱若橫雲不起雨而迺發也其氣無常氣如塵如雲或黃黑鬱鬱猶在太虛之間而特異於常乃其候也 長川草偃柔葉呈陰松吟高山虎嘯巖岫髣髴之先兆也草偃謂無風而自偃柔葉謂白土呈陰如是皆通微甚甚者發速微者發徐也山行之候則見松虎期之原行亦以麻黃為候秋冬則見枯桐蓮葉候之 火鬱之發太虛腫翳大明不彰陰翳謂赤氣也大云詳經注中腫字疑誤 炎火行大暑至山澤燔燎材木流津廣厦騰煙上浮霜鹵止水迺減蔓草焦黃風行惑言溼化迺後太陰太陽在上溼流於太虛心火應天鬱抑而莫能彰顯寒溼盛已火迺與行陽氣火光故山澤燔燎升水減少妄作訛言雨已德期也溼化迺後謂陽亢主時氣不爭長故先旱而後雨也 故民病少氣瘡瘍癰腫脅腹胷背面首四支頭憤臚脹瘍痱嘔逆

按至真要大論云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故後時而至其故何也岐伯曰夫氣之生化與其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故大要曰狀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謹按四維所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彼論勝復之不當位此論五氣之發不當位所論勝復五發之事則異而命其差之義則同也 帝曰差有數乎數也岐伯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後謂四時之後也差三十日餘入十七刻半氣猶未去而甚盛也度日也四時之後令當爾 新校正云詳注云入十七刻半當作四十三刻又四十分刻之三十 帝曰氣至而先後者何謂未應至而至太早應至而至前後 岐伯曰運太過則其至先運不及則其至後此候之

帝也帝曰當時而至者何也岐伯曰非太過非不及則至當時非是者眚也當時謂應日刻之期也非應先後至而有先後生者皆爲災眚災也帝曰善氣有非時而化者何也岐伯曰太過者當其時不及者歸其已勝也冬雨春涼秋熱冬寒之類皆爲歸已勝也帝曰四時之氣至有早晏高下左右其候何如岐伯曰行有逆順至有遲速故太過者化先天不及者化後天氣有餘故化先氣不足故化後帝曰願聞其行何謂也岐伯曰春氣西行夏氣北行秋氣東行冬氣南行觀萬物生長收藏如斯言故春氣始於下秋氣始於上夏氣始於中冬氣始於標春氣始於左秋氣始於右冬氣始於後夏氣始於前此四時正化之常察物以明之可知也故至高之地冬氣常在至下之地春氣常在高山之巔盛夏冰雪沍下川澤嚴冬草生長孕之義足明矣按正云按五常政大論云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暑而無所得耶必謹察之帝曰善天地陰陽視而可見何必思氣暑而無所得耶黃帝問曰五運六氣之應見六化之正六變之紀何如岐伯對曰夫六氣正紀有化有變有勝有復有用有病不同其候帝欲何乎帝曰願盡聞之岐伯曰請遂言之遂盡也夫氣之所至也厥陰所至爲和平初之氣木之化少陰所至爲暄二之氣君火也太陰所至爲埃溽四之氣土之化少陽所至爲炎暑三之氣相火也陽明所至爲清勁五之氣金之化太陽所至爲寒雰終之氣水之化時化之常也四時氣正化之常厥陰所至爲風府爲璺啟璺微裂也啟開坼也少陰所至爲火府爲行華太陰所至爲雨府爲員盈物承土化質員盈滿又爲器地緣文見如環爲員化明在少陽所至爲熱府爲行出蘊熱者出行也陽明所至爲司殺府爲庚蒼庚更也更代也易也太陽所至爲寒府爲歸藏物寒收歸藏也司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生爲風搖木之化也少陰所至爲榮爲形見火之化也太陰所至爲化爲雲雨土之化也少陽所至爲長爲蕃鮮火之化也陽明所至爲收爲雰露金之化也太陽所至爲藏

爲周密水之化也氣化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生終爲肅風化以生則風生也肅靜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風位之下金氣承之故厥陰爲風生而終爲肅也少陰所至爲熱生中爲寒熱化以生則熱生也陰精承上故中爲寒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故爲熱生而中爲寒也又云君位之下陰精承之亦爲寒之義也太陰所至爲濕生終爲注雨濕化以生則濕生也太陰在上故終爲注雨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土位之下風氣承之王注云疾風之後雨乃零濕爲風吹化而爲雨故太陰爲濕生而終爲注少陽所至爲火生終爲蒸溽火化以生則火生也陽在上故終爲雨也矣蒸溽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君火之下陽明所水氣承之故少陽爲火生而終爲蒸溽也矣至爲燥生終爲涼燥化以生則燥生也陰在上故終爲涼新校正云詳此六氣俱先言本化次言所反之氣而獨陽明之化言燥生終爲涼所反之氣再舉上下文義當云陽明所至爲涼生終爲燥方與諸氣之敘同貫蓋以金位之下火氣承之故陽明爲清生而終爲燥也太陽所至爲寒生中爲溫寒化以生則寒生也陽在內故中爲溫新校正云按五運行天論云太陽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故爲寒生而中爲溫德化之常也風生毛形蟲生倮形火生羽形水生介形寒生鱗形六化皆爲主歲及間氣所在而各化生常無替也非德化則無能化生也厥陰所至爲毛化形之有毛者少陰所至爲羽化有羽翼飛行之類也太陰所至爲倮化無毛羽鱗甲之類也少陽所至爲羽化蒲明羽翼蜂蝶之類非翎羽之羽也陽明所至爲介化有甲之類也太陽所至爲鱗化身有德化之鱗也常也厥陰所至爲生化溫化也少陰所至爲榮化暄化也太陰所至爲濕化溼化也少陽所至爲茂化熱化也陽明所至爲堅化涼化也太陽所至爲藏化寒化也布政之常也厥陰所至爲風怒大涼飄怒木也大涼下承之金氣也少陰所至爲大暗寒太暗君火也寒下承之陰精也太陰所至爲雷霆驟注烈風雷霆驟注烈風下承之水氣也少陽所至爲飄風燔燎霜凝飄風旋轉風也燔燎下承之木氣也陽明所至爲散落溫散落金也溫下承之火氣也太陽所至爲寒雪冰雹白埃霜雪冰雹水也白埃下承之土氣也氣變之常也變謂變常不用也用甚不已則下承之氣兼行故皆非本氣也厥陰所至爲震動爲鼓舞風之性也少陰所至爲高明鼽爲嚏鼽鼽陽鼽也嚏赤黃色也太陰所至爲

沈陰爲白埃爲晦暝暗蔽不明也少陽所至爲光耀爲形雲爲曀光熱雷也流形赤色也少陽氣向明也陽明所至爲煙埃爲雨爲動切爲悽鳴殺氣太陽所至爲剛固爲堅芒爲芒芒化也令行之常也令行則應物無違厥陰所至爲裏急筋縮急故急少陰所至爲膿血火氣生也太陰所至爲積飲否隔土勝也少陽所至爲嚏嘔爲瘡瘍火氣生也陽明所至爲浮虛浮虛萬物拔之復起也太陽所至爲屈伸不利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支痛支柱妨也少陰所至爲驚惑惡寒戰慄謫妄謫亂言也今詩愴字當作慄字太陰所至爲稽滿少陽所至爲驚躁瞀昧暴病陽明所至爲鼽尻陰股膝髀腨胻足病太陽所至爲腎痛病脂也太陰所至爲中滿霍亂吐下少陽所至爲喉痹耳鳴嘔涌謂溢食不下也陽明所至皺揭身皮皺揭象太陽所至爲寢汗寢汗謂睡中汗發於智監頸被之間也俗謂呼爲盜汗病之常也厥陰所至爲脹腫脹腫謂肉泥按之不起也少陽所至爲暴注瞤瘛暴死陽明所至爲鼽衄太陽所至爲流泄禁止病之常也凡此十二變者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氣高則高氣下則下氣後則後氣前則前氣中則中氣外則外位之當也氣報德報化謂天地氣也高下前後中外謂生病所也于之陰陽其氣高足之陰陽其氣下足太陽氣在身後足陽明氣在身前足太陰少陰厥陰氣在身中足少陽氣在身側各隨所在言之氣變生病象也故風勝則動動不寧也新校正云詳風勝則動至濕下同注熱勝則腫腫熱勝氣則爲丹熏膝胫腫脹血則爲脹腫脹按之不起濕勝骨肉則爲脹腫脹按之不起也故風勝則動濕勝則濡泄五句與陰陽應象大論文重而注乾於外則皮膚皺揭乾於內則精血枯槁而皮著於骨寒勝則浮浮而不起也水閉則附腫附腫孟也水相也附腫腫脹泥按之陷而不起也水閉則逆於皮中也隨氣所在以言其變耳帝曰願聞其用也岐伯曰天六氣之用各歸不勝而爲化用謂施其化氣故太

陰雨化施於太陽太陽寒化施於少陰新校正云詳此當云少陰少陽少陰熱化施於陽明陽明燥化施於厥陰厥陰風化施於太陰各命其所在以徵之也帝曰自得其位何如岐伯曰自得其位常化也帝曰願聞所在也岐伯曰命其位而方月可知也隨氣所在以定其方六分占之則日及地分无差矣帝曰六位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太少異也太者之至徐而常少者暴而亾力强而作不能久長故暴而无也亾無也帝曰天地之氣盈虛何如岐伯曰天氣不足地氣隨之地氣不足天氣從之運居其中而常先也運謂木火土金水各主歲者也地氣勝則歲運上升天氣勝則歲氣下降上升下降運氣常先遷降也非其位則變生則病作故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勝謂多也上多則自降下多則自遷多少相移氣之謂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升已而降降者謂天降已而升升者謂地天氣下降流于地地氣上升氣薄于天故高下相召升降相因而變作矣此亦升降之義也矣多少而差其分多則遷降多少則運少多少之應有從有違異之也微者小差甚者大差甚則位易氣交易則大變生而病作矣大要曰甚紀五分微紀七分其差可見此之謂也以其五分七分之所以知天地陰陽過差矣帝曰善論言熱無犯熱寒無犯寒余欲不遠寒不遠熱柰何岐伯曰悲乎哉問也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汗泄故用熱不遠熱下利故用寒不遠寒皆以其不自外中也如是則夏可用熱冬可用寒不發不泄而無異氣是謂妄遠法所禁也皆謂不獲已而用之也秋冬亦論云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帝曰不發不攻而犯寒犯熱何如岐伯曰寒熱內賊其病益甚以水濟水以火濟火本病之益甚乎帝曰願聞無病者何如岐伯曰無者生之有者甚之無病者犯禁猶能生病況有病者而求輕減不亦難乎帝曰生者何如岐伯曰不遠熱則熱至不遠寒則寒至寒至則堅否腹滿痛急下利之病生矣食已不能吐利腹熱至則身熱吐下霍亂癰疽瘡瘍膿血變注下閉痞腫脹呼躒衄頭痛骨節變肉病血溢血泄淋閉之病生矣暴病曰聚謂不識人易發狂越妄見妄聞妄言亦熱之病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時必順之犯者治以勝也春宜涼夏宜寒秋宜溫冬宜熱此時之宜不可不順然犯熱治以寒犯寒治以熱犯春宜用涼犯秋宜用溫是以勝也犯熱治以鹹涼犯寒治以甘熱犯涼治以苦溫犯溫治以辛涼亦勝之道也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謂有大堅癥瘕痛甚不堪則治以破積愈癥之藥是謂不救必過盡死救之盡存其大也雖服毒不死也上無殞言毋必全亦无殞亦不死也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太半而止過者死衰其太半不足以害生故衰太半則止其藥若過禁待氣衰而除无病可攻以富毒藥毒攻不已則敗損中和故過則死新校正云詳此編人身重一節與上下文義不接疑他卷脫簡於此帝曰善鬱之甚者治之柰何天地五行應運有鬱抑不申甚者也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泄之水鬱折之然調其氣達謂吐之令其條達也發謂汗之令其疏散也奪謂下之令无擁凝也泄謂滲泄之解表利小便也折謂抑之制其前進也通是五法乃氣可平焉後乃調理之也過者折之以其畏也所謂寫之過太過者以其味寫之以鹹寫腎酸寫肝辛寫肺甘寫脾苦寫心通者畏寫故謂寫寫畏也帝曰假者何如岐伯曰有假其氣則無禁也正氣不足臨氣勝之假寒熱溫涼以資四正之氣則可以熱犯熱以寒犯寒以溫犯溫以涼犯涼也所謂主氣不足客氣勝也客氣謂六氣更臨之氣主氣謂五藏應四時正王春夏秋冬也帝曰至哉聖人之法天地大化運行之節應御之紀陰陽之政寒暑之令非夫子孰能通之請藏之靈蘭之室署曰六元正紀非齋戒不敢示傳也新校正云詳此與氣交變大論末文同

六元正紀大論 憤音奮 瞢音蒙 懣奴鈍切 鼽巨鞠切 嚏他計切

補註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二

啓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至眞要大論篇第七十四

黃帝問曰五氣交合盈虛更作余知之矣六氣分治司天地者其至何如五行主歲歲有少多故曰盈虛更作也天元紀大論曰其始也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則其義也天分六氣散主太虛三之氣司天終之氣監地天地生化是爲大紀故言司天地者餘四可知矣岐伯再拜對曰明乎哉問也天地之大紀人神之通應也天地變化人神運爲中外雖殊然其通應則一也帝曰願聞上合昭昭下合冥冥奈何岐伯曰此道之所主工之所疑也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厥陰司天其化以風飛揚鼓拆和氣發生萬物榮枯皆因而化變成敗也少陰司天其化以熱炎蒸鬱燠故庶類蕃茂太陰司天其化以溼雲雨潤澤津液生成少陽司天其化以火炎熾赫烈以爍寒災陽明司天其化以燥乾化以行物無潤澤太陽司天其化以寒對陽之化也新校正云詳註云對陽之化疑誤以所臨藏位命其病者也肝木位東方心火位南方脾土位西南方及四維肺金位西方腎水位北方是五藏定位然六氣御五運所至氣不相得則病相得則和故先以六氣所臨後言五藏之病也帝曰地化奈何岐伯曰司天同候間氣皆然六氣之本自有常位故不易也帝曰間氣何謂岐伯曰司左右者是謂間氣也六氣分化常以二氣司天地爲上下吉凶勝復客主之事歲中悔吝從而明之餘四氣散居左右也故陰陽大論曰天地者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此之謂也帝曰何以異之岐伯曰主歲者紀歲間氣者紀步也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步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積步之日而成歲也帝曰善歲主奈何岐伯曰厥陰司天爲風化風高氣遠雲飛物揚風之化也在泉爲酸化寅申之歲木司地氣故物化從酸司氣爲蒼化木運之化也新校正云詳丁壬歲也間氣爲動化七刻半也新校正云詳午之歲初之氣陽光熠燿暄暑流行熱之化也少陰司天爲熱化暄曜燠熱化流行也在泉爲苦化卯酉之歲火司地氣故物以苦生不司氣化君不主運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君火以名相火以位謂君火不主運也居氣爲灼化君火無所不居不當間之也新校正云詳少陰不曰間氣而云居氣者六十日餘八十七刻半也丑未之歲爲二之氣巳亥之歲爲四之氣太陰司天爲溼化雲雨潤溼之化也在泉爲甘化辰戌之歲土司地氣故甘化先焉司氣爲黅化甲己之歲土運之化也間氣爲柔化溼化行則庶物柔耎新校正云詳太陰爲間氣寅申之歲爲二之氣巳亥之歲爲初之氣少陽司天爲火化炎光赫烈燔灼焦然火之化也在泉爲苦化巳亥之歲火司地氣故苦化先焉司氣爲丹化戊癸之歲火運之化也間氣爲明化明炳明也亦謂霞燒新校正云詳少陽爲間氣辰戌之歲爲初之氣卯酉之歲爲二之氣陽明司天爲燥化清切高明霧露蕭瑟之化也在泉爲辛化卯酉之歲金司地氣故辛化先焉司氣爲素化乙庚之歲金運之化也間氣爲清化風生高勁草木清冷清之化也新校正云詳陽明爲間氣巳亥之歲爲五之氣太陽司天爲寒化凝肅慘慄寒之化也在泉爲鹹化丑未之歲水司地氣故鹹化先焉司氣爲玄化丙辛之歲水運之化也間氣爲藏化陰凝而冷庶物斂藏新校正云詳太陽爲間氣卯酉之歲爲初之氣巳亥之歲爲二之氣故治病者必明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藏所宜乃可以言盈虛病生之緒也學不備習也帝曰厥陰在泉而酸化先余知之矣風化之行也何如岐伯曰風行于地所謂本也餘氣同法厥陰在泉風行于地少陰在泉熱行于地太陰在泉溼行于地少陽在泉火行于地陽明在泉燥行于地太陽在泉寒行于地故曰餘氣同法也本乎天者天之氣也本乎地者地之氣也化於天者爲天氣化於地者爲地氣新校正云按易曰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此之謂也天地合氣六節分而萬物化生矣萬物居天地之間悉爲六氣所生化陰陽之用未嘗有逃生化出陰陽也故曰謹候氣宜無失病機此之謂也病機下文具矣帝曰其主病何如岐伯曰司歲備物則無遺主矣謹候司天地所生化者則其味正當其歲也故彼藥工專司其歲氣所收藥物則一歲二歲其所主用無遺略也今詳前二字當作則帝曰先歲物何也岐伯曰天地之專精也專精之氣藥物肥膿又於使用當其正氣味也新校正云詳先歲疑作司歲帝曰司氣者何如岐伯曰司氣者主歲同然有餘不足也五運主歲者有餘不足比之歲物恐有薄有餘之物精不足之物散也帝曰非司歲物何謂也岐伯曰散也非專精則散氣散氣則物不純也故質同而異等也形質雖同力用則異故不尚之氣味有薄厚性用有躁靜治保有多少力化有淺深此之謂也物與歲不同者何以此帝曰歲主藏害何謂岐伯曰以所不勝命之則其要也木不勝金金不勝火之類是也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淫謂行所不勝己者也上淫于下天之氣也外淫于內地之氣也隨所制勝而以平治之也帝曰善平氣何如岐伯曰謹察陰陽所在而調之以平爲期正者正治反者反治以平治之新校正云詳五味寒熱溫涼隨勝用之但當平調之不謂診和之氣也陰病陽不病陽病陰不病是爲正病則正治之謂以寒治熱以熱治寒也陰位已見陽脈陽位已見陰脈是爲反病則反治之謂以寒治寒以熱治熱也帝曰夫子言察陰陽所在而調之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命曰平新校正云詳論言人迎與寸口相應若引繩小大齊等者出靈樞經又大論云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故名曰平也陰之所在寸口何如陰之所在脈沈不應引繩齊等其候頗乖故問以明之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北政之歲少陰在泉則寸口不應木火金水及土之氣在泉凡其脈沈不見可見者惟少陰右之氣在泉則右不應其左可見以少陰在厥陰在泉則右不應少陰在右故太陰在泉則左不應少陰在左故南政之歲少陰司天則寸口不應厥陰司天則右不應少陰在右故太陰司天則左不應少陰在左故諸不應者反其診則見矣司天則然者手于南面上則沈不應手面下則浮也帝曰尺候何如岐伯曰北政之歲三陰在下則寸不應三陰在上則尺不應司天曰上

在泉日下南政之歲三陰在天則寸不應三陰在泉則尺不應左右同天不應寸左右悉與寸不應義同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此之謂也要謂知陰陽所在也知則用之不惑不知則尺寸之氣沈浮小大常三歲一差欲求其意猶遠樹問枝雖白首區區尚未知所詣況其旬月而可知乎帝曰善天地之氣內淫而病何如岐伯曰歲厥陰在泉風淫所勝則地氣不明平野昧草廷早秀民病洒洒振寒善伸數欠心痛支滿兩脇裹急飲食不下高咽不通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謂甲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歲也氣不明謂天圍之際氣色昏暗風行地上故平野皆然昧謂暗也脅謂兩乳之下及胠旁也伸謂以欲伸數欠為胃病食則嘔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為脾病飲食不下高咽不通邪在胃脘也蓋厥陰在泉之歲木王而抱脾胃故病如是又按脈解云所謂食則嘔者物盛滿而上逆故嘔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十二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也歲少陰在泉熱淫所勝則欬浮川澤陰處反明民病腹中常鳴氣上衝喘不能久立寒熱皮膚痛目瞑齒痛頰腫惡寒發熱如瘧少腹中痛腹大蟄蟲不藏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陰處北方也不能久立足無力也腹大謂心氣不足也金火相薄而為是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齒痛頰腫為大腸病腹中雷鳴氣常衝胷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也蓋少陰在泉之歲火刻金故大腸病也歲太陰在泉草乃早榮新校正云詳此四字疑衍溼淫所勝則埃昏巖谷黃反見黑至陰之交民病飲積心痛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陰病血見少腹痛腫不得小便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腘如結臑如別謂甲辰丙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歲也太陰為土色見應黃於天中而反見於北方無處也水土同見故曰至陰之交合其氣色也衝頭痛謂腦後居間痛也腘膝後曲脛之中也臑肘後軟肉處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耳聾渾渾焞焞嗌腫喉痹為三焦病乃衝頭痛曰似脫項似拔腰似折髀不可以回腘如結臑如別為勝號足太陽病又少腹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蓋太陰在泉之歲土正刻太陽故病如是也歲少陽在泉火淫所勝則欬明郊野寒熱更至民病注泄赤白少腹痛溺赤甚則血便少陰同候謂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歲也處寒之時熱更其氣熱氣既召寒氣後來故云更至也餘候與少陰在泉正同歲陽明在泉燥淫所勝則霧霧清暝民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甚則嗌乾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歲也霧霧謂霧暗不分似霧也清霧寒也言霧起霧暗不辨物形而薄寒也心脅痛謂心之傍脅中痛也面塵謂面上如有觸冒塵土之色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病喜嘔嘔有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甚則面塵身無膏澤足外反熱為膀胱嗌乾面塵為肝病蓋陽明在泉之歲金王剋木故病如是又按脈解云少陽所謂心脅痛者言少陽當色盛者心之所表也九月陽氣盡而陰氣盛故心脅痛所謂不可反側者也歲太陽在泉寒淫所勝則凝肅慘慄民病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血見嗌痛頷腫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歲也凝肅謂寒氣也慘慄寒甚也控引也睾陰丸也頷頰車前牙之下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控睾引腰脊上衝心痛頷腫為小腸病又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肺和在小腸也蓋太陽在泉之歲水刻火故病如是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諸氣在泉風淫于內治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辛散之風甘喜溫而惡清故治之以涼是以勝氣治之也佐以苦藏氣法時論曰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苦抑則以辛散之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此之謂也食亦音飼已曰食他曰飼也大法正味如此諸為方者不必盡用之但一佐二佐病已則止餘氣皆然熱淫于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熱性惡寒故治以寒也熱之大盛甚於表者以治後之不盡復寒制之寒制不盡復苦發之以陰收之甚者再方微者一方可使必已時發時止亦以酸收之溼淫于內治以苦熱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溼與燥反故治以苦熱佐以酸淡利竅故以淡滲泄也藏氣法時論曰脾苦溼急食苦以燥之霖雨經曰淡利竅也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苦腎氣不滿胃氣乃厚明苦燥也新校正云按天元正紀大論曰下太陰其化下甘溫火淫于內治以鹹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發之火氣大行心腹心怒之所表也以鹹性柔耎故以治之以酸收之大法候其須汗者以辛佐之不必要資苦味合其汗也欲柔耎者以孔竅之義氣法時論曰心欲耎急食鹹以耎之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此之謂也燥淫于內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苦下之溫利涼性故以苦治之下謂之利之使不得也新校正云按蘊氣法時論曰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用辛辛者甘字疑當作酸天元正紀大論云下酸熱與苦溫之治又異又云以酸收之而安其下甚則以苦泄之也溼淫所勝則苦泄之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寫之以辛潤之以苦堅之以熱治寒是為損抑其氣用令不滋繁也苦辛之佐通事行之新校正云按蘊氣法時論曰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腎欲堅急食苦以堅之用苦補之鹹寫之舊注引此在溼淫于內之下無義今移於此帝曰善天氣之變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風淫所勝則太虛虛昏雲物以擾寒生春氣流水不冰民病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鬲咽不通飲食不下舌本強食則嘔冷泄腹脹溏泄瘕水閉蟄蟲不去病本于脾謂乙巳丁巳己巳辛巳癸巳乙亥丁亥己亥辛亥癸亥歲也是歲民病集於中也風自天行故太虛埃起風動雲蕩故雲物擾也埃青塵也不分遠物是為埃昏土之為病其藏泄利若病水則小便閉而不下若大泄利則經水亦多閉絕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舌本強食則嘔腹脹溏泄瘕水閉為脾病又胃病者食則嘔脹胃氣當心而痛上支兩脅隔咽不通食飲不下蓋厥陰司天之歲木勝土故病如是也衝陽絕死不治衝陽在足跗上動脈應手胃之氣也衝陽脈絕則食飲減少經則英食不入亦下嗌還出也攻之不入養之不生邪氣日強真氣內絕故其必死不可復也少陰司天熱淫所勝恍熱至火行其政民病胃中煩熱嗌乾右胠滿皮膚痛寒熱欬喘大而且至唾血血泄鼽衄嗌嗌溺色變甚則瘡腫附腫肩背臂臑及缺盆中痛心痛肺膜大滿膨膨而喘欬病本于肺謂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甲午丙午戊午庚午壬午歲也佛熱至是火行其政乃應是歲民病集於右盛以小腸通心故也病自肺生故曰病本于肺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溺色變肩背臂痛及缺盆中痛肌脈滿膨膨而喘欬為肺病鼽衄為大腸病蓋少陰司天之歲木剋金故病如是又王注民病集於右以小腸通心故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小腸附脊右左環回腸附脊右故按甲乙經小腸附脊左環回腸附脊右尺澤絕死不暇所說不應得非火勝剋金而大腸病與尺澤在肘內廉大文中動脈應手肺之氣也火燥於治尺澤在肘內廉大文中動脈應手肺之氣也火燥於金承天之命金氣內絕故必危亡尺澤不至肺氣已絕榮衛之氣宣行無主太陰司天溼淫所勝則沈陰且真氣內凋生之何有哉太陰在泉雨變枯槁附腫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不得腰脊頭項痛時眩大便難陰氣不用飢不欲食欬唾則有血心如懸病本于腎謂乙丑丁丑己丑辛丑癸丑乙未丁未己未辛未癸未歲也沈久氣受邪

水無能潤下焦枯涸故大便難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飢不用食欬唾則有血心懸如飢狀為腎病又邪在腎則骨痛陰痺陰痺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強痛時眩蓋太陰司天之歲土剋水故病如是矣太谿絕死不治太谿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脈應手腎之氣也土邪勝水而腎氣內絕邪甚正微故方無所用矣少陽司天火淫所勝則溫氣流行金政不平民病頭痛發熱惡寒而瘧熱上皮膚痛色變黃赤傳而為水身面胕腫腹滿仰息泄注赤白瘡瘍欬唾血煩心胸中熱甚則鼽衄病本于肺謂甲寅丙寅戊寅庚寅壬寅甲申丙申戊申庚申壬申歲也火來用事則金氣受邪故曰金政不平也火炎於上金肺受邪客熱內燔水無能救故化生諸病也制火之客則已矣新校正云按甲乙經邪在肺則皮膚痛發寒熱蓋少陽司天之歲火剋金故病如是也天府絕死不治天府在肘後內側上掖下同身寸之三寸動脈應手肺之氣也火勝而金脈絕故死陽明司天燥淫所勝則木迺晚榮草迺晚生筋骨內變民病左胠脅痛寒清于中感而瘧大涼革候欬腹中鳴注泄鶩溏名木斂生菀于下草焦上首心脅暴痛不可反側嗌乾面塵腰痛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目眛眥瘍瘡痤癰蟄蟲來見病本于肝謂乙卯丁卯己卯辛卯癸卯乙酉丁酉己酉辛酉癸酉歲也金勝故草木晚生榮也配於人身則筋骨內應而不用也大涼之氣變易時候則人寒清發於中內感寒氣則為瘧也大腸居右肺氣通之今肺氣於內淫肝居于左故左胠脅痛如刺割也其歲民自注泄俱無淫勝之疾也大涼大寒也大涼且甚陽氣不行故木容收斂草榮悉晚生氣已升陽不布令故閉積生氣而稸於下也在人之應則少腹之內痛氣居之發疾於仲夏藏之疾猶及秋中瘡痤之類生於上癰腫之患生於下瘡色雖赤中心正白物氣之常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㿗疝婦人少腹痛甚則嗌乾面塵為肝病又胷滿洞泄為肝病又心脅痛不能反側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掖下腫馬刀挾癭汗出振寒瘧為膽病蓋陽明司天之歲金剋木故病如是又按脈解云厥陰所謂㿗疝婦人少腹腫者厥陰者辰也三月陽中之陰邪在中故曰㿗疝少腹腫也太衝絕死不治太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動脈應手肝之氣也金來伐木肝氣內絕真不勝邪死其宜也太陽司天寒淫所勝則寒氣反至水且冰血變于中發為癰瘍民病厥心痛嘔血血泄鼽衄善悲時眩仆運火炎烈雨暴迺雹胷腹滿手熱肘攣掖腫心澹澹大動胷脅胃脘不安面赤目黃善

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病本于心謂甲辰丙辰戊辰庚辰壬辰甲戌丙戌戊戌庚戌壬戌歲也太陽司天寒氣布化故水且冰而血凝皮膚之間衛氣結聚故為癰也若乘火運而火熱炎烈與水交戰故雹下也心氣為熱故善悲時眩仆也寒氣勝陽水行凌火故心痛嘔血血泄也火氣內鬱故胷腹滿面赤目黃善噫嗌乾甚則色炲渴而欲飲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心痛甚則嗌乾渴而欲飲為手心主病又邪在心則病心痛善悲時眩仆為手少陰病又手太陽為病嗌痛頷腫蓋太陽司天之歲水剋火故病如是也神門絕死不治神門在手之掌後銳骨之端動脈應手真心氣也水行乘火而心氣內絕神氣已亡故死不待時也所謂動氣知其藏也所以診神門之脈者何以知死生也其死何待經脈動氣知神藏之存亡爾帝曰善治之柰何謂可攻治者岐伯曰司天之氣風淫所勝平以辛涼佐以苦甘以甘緩之以酸寫之厥陰之氣未為盛熱故曰涼藥平之夫氣之用也積涼為寒積溫為熱以熱少之其則溫也以寒少之其則涼也以溫多之其則熱也以涼多之其則寒也各當其分則寒寒也溫溫也熱熱也涼涼也方書之用可不務乎故寒熱溫涼遞降多少善為方者意必精通餘氣皆然從其制也新校正云按本論上文云上淫于下所勝平之外淫于內所勝治之故在泉曰治司天曰平也熱淫所勝平以鹹寒佐以苦甘以酸收之熱氣已退時發動者是為心虛氣散不斂以酸收之仍兼寒助乃能殄除其源本矣熱見太甚則以苦發之汗已便涼是邪氣盡勿寒水之汗已猶熱是邪氣未盡則以酸收之已又熱則復汗之已汗復熱是藏虛也則補其心可矣法則合爾諸治熱者亦未必得再三發三治況其一再而反覆者濕淫所勝平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燥之以淡泄之濕氣所淫皆為腫滿但除其濕腫滿自衰因濕生病不腫不滿者亦爾治之濕氣在上以苦吐之濕氣在下以苦泄之以淡滲之則皆燥也泄謂滲泄以利水道下小便為法然酸雖熱亦用利小便去伏水也治濕之病不下小便非其法也新校正云按濕淫于內佐以酸淡此云酸辛者疑當作酸淡濕上甚而熱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為故而止身半以上濕氣有餘火氣復鬱所以濕熱相薄則以苦溫甘辛之藥解表流汗而祛之故云以汗為除病之故而已也火淫所勝平以酸冷佐以苦甘以酸收之以苦發之以酸復之熱淫同同熱淫義熱亦如此法以酸復其本氣也不復其氣則淫氣空虛招其損燥淫所勝平以苦溫佐以酸辛以苦下之制燥之勝必以苦溫是以火之氣味也宜下必以苦宜補必以酸宜寫必以辛清甚生寒留而不去則以苦溫下之氣有餘則以辛寫之諸氣同新校正云按上文燥淫于

內治以苦溫此云苦溫者疑當為溫又注中溫當作苦溫又按天元正紀大論亦作苦小溫寒淫所勝平以辛熱佐以甘苦以鹹寫之散之不可新校正云按上文寒淫于內治以甘熱佐以苦辛此文為誤又按六元正紀大論云太陽之政歲宜苦以燥之溫之帝曰善邪氣反勝治之柰何不能淫勝於他氣反為不勝之氣為邪以勝之岐伯曰風司于地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苦甘以辛平之謂五寅五申歲也厥陰在泉則風司于地燥氣勝故先以酸寫佐以苦甘邪氣退則正氣虛故以辛補養而平之熱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謂五卯五酉歲也少陰在泉則熱司于地先寫其邪而後平其正氣也濕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苦冷佐以鹹甘以苦平之太陰在泉則濕司于地謂五辰五戌歲也火司于地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以鹹平之少陽在泉則火司于地謂五巳五亥歲也燥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平寒佐以苦甘以酸平之以和為利陽明在泉則燥司于地謂五子五午歲也燥之性惡熱亦畏寒故以冷熱和平為方制也寒司于地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甘辛以苦平之太陽在泉則寒司于地謂五丑五未歲也此六氣方治與前淫勝法殊貫云治者寫客邪之勝氣也云佐者皆所利所宜也云平者補已弱之正氣也帝曰其司天邪勝何如岐伯曰風化於天清反勝之治以酸溫佐以甘苦巳亥歲也熱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溫佐以苦酸辛子午歲也濕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苦寒佐以苦酸丑未歲也火化於天寒反勝之治以甘熱佐以苦辛寅申歲也燥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辛寒佐以苦甘卯酉歲也寒化於天熱反勝之治以鹹冷佐以苦辛辰戌歲也帝曰六氣相勝柰何先舉其用為勝岐伯曰厥陰之勝耳鳴頭眩憒憒欲吐胃鬲如寒大風數舉倮蟲不滋胠脅氣并化而為熱小便黃赤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腸鳴飧泄少腹痛注下赤白甚則嘔吐鬲咽不通五巳五亥歲也心下齊上胃之分胃鬲謂胃脘之上及大腸之下風寒氣生也氣并謂偏著一邊鬲咽謂食飲入而復出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胃病者腹䐜脹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脅鬲咽不通少陰之勝心下熱善飢齊下反動氣

遊三焦炎暑至木迺津草迺萎嘔逆躁煩腹滿痛溏泄傳爲赤沃五子五午歲也沃沃也太陰之勝火氣內鬱瘡瘍於中流散於外病在胠脅甚則心痛熱格頭痛喉痹項強獨勝則溼氣內鬱寒迫下焦痛留頂互引眉間胃滿兩數至燥化迺見少腹滿腫脛重強內不便善注泄足下濕頭重足脛胕腫飲發於中胕腫於土五丑五未歲也勝於土則火氣鬱勝於中則寒迫下焦水溢河渠則鱗蟲游水也土性濕鬱內也不便謂腫重內強直屈伸不利也內勝則濕鬱火也胕腫於上謂首面也足脛胕腫火鬱所生也新校正云詳注云水溢河渠則鱗蟲離水也王注此注於經文無所解又按太陰之復云天雨時行鱗見於陸四字不然謂王注無因爲解也少陽之勝熱客於胃煩心心痛目赤欲嘔嘔酸善飢耳痛溺赤善驚譫妄暴熱消爍草萎水涸介蟲乘屈少腹痛下沃赤白五寅五申歲也熱暴甚故草萎水涸陰氣消爍介蟲金化也火氣太勝故介蟲屈伏酸醋水也陽明之勝淸發於中左胠脅痛溏泄內爲嗌塞外發瘧疝大涼肅殺華英改容毛蟲迺殃胃中不便嗌塞而欬五卯五酉歲也大涼肅殺金氣勝木故草木華英爲殺氣損削改易形容而失其上首也毛蟲木化氣不宜金故金政大行而毛蟲死杜也肝木之氣下主於陰故大涼行而瘡疝發也胃中不便謂呼吸巨鞕或痛或緩急而不利便也氣太盛故窒塞而欬也嗌謂喉之下接連胃中肺兩葉之間者也太陽之勝凝慄且至非時水冰羽迺後化痔瘡發寒厥入胃則內生心痛陰中迺瘍隱曲不利互引陰股筋內拘苛血脈凝泣絡滿色變或爲血泄皮膚否腫腹滿食減熱反上行頭項內項腦戶中痛目如脫寒入下焦傳爲濇寫五辰五戌歲也寒氣淩遏陽不勝之故非寒時而止水冰結也水氣大勝陽火不行故諸羽蟲生化而多也拘急也苛重也絡絡脈也太陽之氣掉在於頭故熱反上行於頭也以其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故內項及腦戶中痛目如欲脫也濇謂水利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痔瘡頭項內項腦戶中痛目如脫爲太陽經病帝曰治之柰何岐伯曰厥陰之勝治以甘寒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甘淸佐以苦辛以酸寫之少陰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以鹹寫之太陰之勝治以鹹熱佐以辛甘以苦寫之少陽之勝治以辛寒佐以甘鹹以甘寫之陽明之勝治以辛寒佐以苦甘以酸溫佐以辛甘以苦泄之太陽之勝治以甘熱佐以辛酸以鹹寫之六勝之至皆先歸其不勝己者之故不氣令其退釋也治諸勝而不寫遣之則勝氣生諸病也新校正云詳此爲治皆先寫其不勝而後寫其來勝獨太陽之勝治以苦熱則六勝之治皆一貫也帝曰之訣也若云治以甘熱爲異疑甘字乙帝曰六氣之復何如復謂報復報其勝也凡先有勝後必有不復此注云凡先有勝後必有復似未然岐伯曰惡平哉問也厥陰之復少陰之復溼變迺舉體重中滿食飲不化陰氣上厥胃中不便飲發於中欬喘有聲大雨時行鱗見於陸頭項痛重而掉慄尤甚嘔而密默唾吐清液甚則入腎欬寫無度溼氣內逆寒氣不行太陽上流故爲是病頭項痛重腦中掉慄尤甚陽明寒溼熱無所行悉聚胃府故胃中不使食飲不化嘔而密默唾吐冷水也寒氣易位上入肺喉則急道不利故欬喘而喉中有聲也水居平澤則魚遊於市頭項內痛女人亦兼痛於眉間也新校正云按上文太陰有泉頭項痛項似拔又太陰司天云頭項痛此云頭項痛項疑當作項太陰絕死不治太陰脈氣也少陽之復大熱將至枯燥燔焚介蟲迺耗鬱瘧欬血心熱煩躁便數僧風厥氣上行面如浮埃目乃瞤瘧火氣內發上爲口糜嘔逆血溢血泄發而爲瘧惡寒鼓慄寒極反熱嗌格焦槁渴引水漿色變黃赤少氣脈萎化而爲水傳爲附腫甚則入肺欬而血泄火氣專勝枯燥草木燔燒自生枯槁燒也焚首燒火內熾故鬱瘧欬血心熱煩躁便數僧風也火炎於上則庶物失色故如塵埃浮於面而目瞤動也火燥於內則口舌糜爛嘔逆及爲血溢血泄風火相搏則爲溫瘧氣蒸熱化則爲水病傳爲附腫則謂皮肉間按之陷下泥而不起也如是之證皆火氣所生也尺澤絕死不治尺澤肺脈氣也陽明之復清氣大舉森木蒼乾毛蟲迺厲病生胠脅氣歸於左善太息甚則心痛否滿腹脹而泄嘔苦欬嗽煩心病在肩中頭痛甚則入肝驚駭筋攣殺氣大舉木不勝之而乾燥也厲謂疫疾疫死也清甚於內熱鬱於外故也太衝絕死不治太衝脈氣也太陽之復厥氣上行水凝雨冰羽蟲迺死心胃生寒胃脘不利心痛否滿頭痛善悲時眩仆食減腰脽反痛屈伸不便地裂冰堅陽光不治少腹控睾引腰脊上衝心喉出清水及爲嗌噎甚則入心善忘善悲雨冰冱寒也寒宜寒化於地其上復士故地體分裂才積冰堅久而不釋是陽光之氣不治寒凝之物也太陽之復與不相持上蓋下寒火無所性心氣內鬱熱由是生火熱內爲燔故生厥病新校正云詳注云與不相持不字衍士岐伯曰厥陰之復治以酸寒佐以甘辛以酸寫之以甘

緩之不太緩之夏猶不已復重於勝故治以辛寒也新校正云按別本治以酸寒作治以辛寒也少陰之復治以鹹寒佐以苦辛以甘寫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以鹹耎之不大發汗以寒攻之持至仲秋熱內代結而為心熱少氣少力而不能起矣熱伏不散歸於骨矣太陰之復治以苦熱佐以酸辛以苦寫之燥之泄之不燥泄之久而骨身腫脾滿關節不利腸及伏兔拂鬲內作膝腰脛內側腫腫病少陽之復治以鹹冷佐以苦辛以鹹耎之以酸收之辛苦發之發不遠熱無犯溫涼少陰同法不發汗以奪盛陽則熱內至於四支而為解倦不可名也謂熱不甚謂寒不甚謂強不甚謂弱不甚不可以名言故謂之解倦相醫呼為鬼氣惡病也久久不已則骨熱髓酮齒乾乃為骨熱病也發汗奪陽故無留熱故發汗者雖熱生病夏月及春亦用熱藥以發之當春秋時繼火熱勝亦不得以熱藥發汗汗不發藥熱內甚則病為遠逆伏神薯蕷故曰無犯溫涼少陰熱為燎則同故云與少陰同法也軟奪其汗則津竭故以酸收以鹹潤也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發表不遠熱陽明之復治以辛溫佐以苦甘以苦泄之以苦下之以酸補之泄謂滲泄汗及小便湯浴皆是也民分前後則亦發之春育勝則依勝法或不已亦湯潰和其中外也怒復之後其氣皆虛故補之以安全其氣餘復治同太陽之復治以鹹熱佐以甘辛以苦堅之不堅則寒氣內變止而復發發而復止綿歷年歲生大熱疾治諸勝復寒者熱之熱者寒之溫者清之清者溫之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潤之急者緩之堅者耎之脆者堅之衰者補之強者寫之各安其氣必清必靜則病氣衰去歸其所宗此治之大體也太陽氣寒少陰少陽氣熱厥陰氣溫陽明氣清太陰氣涼有勝復則各倍其氣以調之故可使平也宗屬也調不失理則餘之氣自歸其所屬少之氣自安其所居勝復衰已則各稱養而平定之必清必靜無妄撓之則六氣循環五神安泰若邇氣之寒熱治之亦各歸司天地氣也帝曰善氣之上下何謂也岐伯曰身半以上其氣三矣天之分也天氣主之身半以下其氣三矣地之分也地氣主之以名命氣以氣命處而言其病半所謂天樞也身之半正謂齊中也或以腰為身半足以當伸腎指天舒足指地以繩量之中正當齊也故又曰半所謂天樞也天樞正當齊兩傍同身寸之二寸也其氣三者假如少陰司天則上有熱中有太陽兼之三也其六氣皆然司天者其氣三故身半以上也

三氣身半以下三氣也以名言其處以氣言其處以名言其氣以氣言其處寒熱而言其病之形證也則如足厥陰氣居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於少腹循脅足陽明氣在足之上跗之外股之前上行腹齊之傍過胃乳上面足太陽氣起於目上額絡頭下項背過股橫過髀樞股後下行入腘貫出外踝之後足小指外側足太陰氣循足及股脛之內側上行腹齊之前足少陰同之足少陽氣循足及股脛之外側上行腹齊之側循頰耳至目銳眥在前之別此足六氣之部主也手厥陰少陰太陰氣從心肺出腋臂內側至中指小指大指之端手陽明少陽太陽氣從手指之端上臂及甲上頭此手六氣之部主也欲知病診當隨氣所在以言之當陰之分陰病歸之當陽之分陽病歸之故勝復之作先言病生寒熱者必依此物理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天樞之上天氣主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也故上勝而下俱病者以地名之下勝而上俱病者以天名之彼氣既勝此未能復抑鬱不暢而無所行進則固於鬱嫌遲則窮於佛戾故上勝至則下與俱病下勝至則上與俱病上勝下病地氣鬱也故從地鬱以名地病下勝上病天氣塞也故從天塞以名天病夫以天名者方順天氣為制逆地氣而攻之以地名者方從天氣為制則可假如陽明司天少陰在泉上勝而下俱病者是懦於下而生也天氣正勝天可逆之故順天之氣方同清也少陰等司天上下勝同法新校正云按六元正紀大論云上勝則天氣降而下下勝則地氣遷而上此之謂也所謂勝至報氣屈伏而未發也復至則不以天地異名皆如復氣為法也勝至未復而病生以天地異名為式復氣已發則所生無問上勝下勝悉皆依復氣為病寒熱之主也帝曰勝復之動時有常乎氣有必乎岐伯曰時有常位而氣無必也雖位有常而發動有無不必定之也帝曰願聞其道也岐伯曰初氣終三氣天氣主之勝之常也四氣盡終氣地氣主之復之常也有勝則復無勝則否帝曰善復已而勝何如岐伯曰勝至則復無常數也衰趨止耳勝微則復微故復已而又勝勝甚則復甚故復已則少有再勝者也假有勝者亦隨微甚而復之爾然勝復之道雖無常數至其衰謝則勝復皆自止也復已而勝不復則害此傷生也有勝無復是復氣已衰衰不能復是天真之氣已傷敗甚而生意盡帝曰復而反病何也岐伯曰居非其位不相得也大復其勝則主勝之故反病也捨已宮觀適於他邦己力已衰主不相得怨隨其後唯便是求故力極而復主反衰之反自病所謂火燥熱也少陽火也陽明燥也少陰者也所謂火燥熱也陰少陽熱也少陽在泉為火居水位陽明司天為金居火位金復其勝則火主勝之火復其勝則水主勝之餘氣勝復則無主勝之病氣也故又曰所謂大燥熱也帝曰治之何如岐伯曰夫氣之勝也微者隨之甚者制之氣之復也和者平之暴者奪之皆隨勝氣安其居伏無問其數以平為期此其道也隨謂隨之安謂順勝氣以和之也制謂制止平謂平調奪謂奪其盛氣也治此者不以數之多少但以氣平和為準度耳帝曰善客主之勝復奈何客謂天之六氣主謂五行之位也氣有宜否故名有勝復之者岐伯曰客主之氣勝而無復也客主自有多少以其為勝與常勝殊帝曰其逆從何如岐伯曰主勝逆客勝從天之道也客承天命部統其方主為之下固宜祗奉天命不順而勝則天命不行故為逆也客勝於主承天而行理之道故為順也帝曰其生病何如岐伯曰厥陰司天客勝則耳鳴掉眩甚則欬主勝則胷脅痛舌難以言五巳五亥歲也少陰司天客勝則鼽嚏頸項強肩背膂熱頭痛少氣發熱耳聾目瞑甚則附腫血溢瘡瘍欬喘主勝則心熱煩躁甚則胷痛支滿五子五午歲也太陰司天客勝則首面附腫呼吸氣喘主勝則胷腹滿食已而膏五丑五未歲也少陽司天客勝則丹胗外發及為丹熛瘡瘍嘔逆喉痹頭痛嗌腫耳聾血溢內為癰癤主勝則胷滿欬仰息甚而有血手熱五寅五申歲也陽明司天清復內餘則欬衄嗌塞心鬲中熱欬不止而白血出者死復復謂復舊居也白血謂欬出淺紅色血似肉似肺者五卯五酉歲也新校正云詳此不言客勝主勝者以金居火位無故不言也太陽司天客勝則胷中不利出清涕咸寒則欬主勝則喉嗌中鳴五辰五戌歲也厥陰在泉客勝則大門節不利內為痿強拘急外為不便主勝則筋骨繇併腰脊時痛五寅五申歲也少陰在泉客勝則腰痛足股膝髀腨腓足病膏熱以酸附腫不能久立溲便變主勝則厥氣上行心痛發熱鬲中雷鳴皆作發於肛脅魄汗不藏四逆而起五卯五酉歲也太陰在泉客勝則足痿下重便溲不時溏泄下焦發而濡寫及為厲隱曲之疾主勝則惡氣逆滿食飲不下甚則為痈五辰五戌歲也隱曲之疾少

陽在泉客勝則腹脹而反惡寒甚則下白溺白主勝則熱反上行而客於心心痛發熱格中而嘔少陰同候五巳五亥歲也陽明在泉客勝則清氣動下少腹堅滿而數便寫主勝則腰重腹痛少腹生寒下為濕濕則寒厥於腸上衝胃中甚則喘不能久立五子五午歲也寫鴨也言如鴨之後也太陽在泉寒復內餘則腰尻痛屈伸不利股膝足膝中痛五丑五未歲也新校正云詳此不言客主勝者蓋太陽以水居水位故不言也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曰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折之不足補之佐以所利和以所宜必去其主客適其寒溫同者逆之異者從之高者抑之制其勝也下者舉之濟其弱也有餘折之屈其銳也不足補之全其氣也雖制勝其弱而客主須安一氣失所則子盾更作棒棘互與各何為溫清氣相比和者異謂水大金木土不比和者氣相得者則逆所勝之氣以治之不相得者則順所不勝氣亦治之治火勝負欲益者以其味益焉者亦以其味勝焉者以其性躁動也治燥以柔治寒以熱治濕以寒氣相得者逆之不相得者從之余以知之矣其於正味何如岐伯曰木位之主其寫以酸其補以辛木位春分前六十一日初之氣也火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酸火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三之氣也二火之氣相火補以鹹君火之位夏至前後各三十日三之氣也二火之氣則殊然其氣用則一矣土位之主其寫以苦其補以甘土之位秋分前六十一日四之氣也金位之主其寫以辛其補以酸金之位秋分後六十一日五之氣也水位之主其寫以鹹其補以苦水之位冬至前後各三十日終之氣也厥陰之客以辛補之以酸寫之以甘緩之少陰之客以鹹補之以甘寫之以鹹耎之陽明之客以酸補之以辛寫之以苦泄之太陽之客以苦補之以鹹寫之以苦堅之以辛潤之開發腠理致津液通氣也各之部主各六十一日居無常所隨歲遷移客勝則寫客而補主主勝則寫主而補客隨時高

緩當急以治之帝曰善願聞陰陽之三也何謂岐伯曰氣有多少異用也太陰為正陰太陽為正陽次少者為少陽又次為厥陰厥陰為盡數其靈樞繫日月論中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云何謂氣有多少鬼臾區曰陰陽之氣各有多少故曰三陰三陽也帝曰陽明何謂也岐伯曰兩陽合明也日月論曰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也帝曰厥陰何謂也岐伯曰兩陰交盡也靈樞繫日月論曰戌者九月主左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兩陰交盡故曰厥陰也帝曰氣有多少病有盛衰新校正云按天元紀大論曰形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願聞其約奈何岐伯曰氣有高下病有遠近證有中外治有輕重適其至所為故藏位有高下府氣有遠近病證有表裏藥用有輕重調其多少和其緊緩令藥氣至病所為故勿太過與不及也大要曰君一臣二奇之制也君二臣四偶之制也君二臣三奇之制也君三臣六偶之制也奇謂古之單方偶謂古之複方也單複一制皆有小大故奇方云君一臣二君二臣四君三臣六也病有小大氣有遠近治有輕重所宜故云之制也故曰近者奇之遠者偶之汙者不以奇下者不以偶補上治上制以緩補下治下制以急急者下藥不以奇制藥毒攻而致過治上補下方緩慢則遊道路而力不尚氣味厚薄則氣味薄適其至所此之謂也汙藥氣不足以偶急則止不任而迫下治下補下方緩慢則遊道路而力不尚氣味厚薄則力與緩等制緩方而氣味薄則勢與急制如是為緩不能緩急不能急以防不虞事而不尚則大小非制輕重無度則虛實寒熱藏府紛撓揮由政理豈神靈而可望安哉病所遠而中道氣味之者食而過之無越其制度也假如病在腎而心之氣味飼而治足乃急過之不飼以氣味腎藥後心心復益衰餘上下遠近例同是故平氣之道近而奇偶制小其服也遠而奇偶制大其服也大則數少小則數多多則九之少則二之陽九多少凡如此也近為近腎肝為遠脾胃居中三陽胞胞屬亦有遠近身三分之上為近下為遠也或減見尚遠權以合直方奇而分兩偶方偶而分兩奇如是者近而偶制多數服之遠而奇制少數服之則肺服九心服七脾服五肝服二為常制矣故曰小則數多大則數少詳注云三陽胞胞一本作三陽胞胞再詳三陽無義三陽亦未為得陽有大小并隨陽為三今已云胞胞則不得云三陽三當作二奇之不去則偶之是謂重方偶之不去則反佐以取之所謂寒熱溫涼反從其病也方與其重也寧輕與其毒也寧善與其大也寧小是以奇方不去偶方士之偶方病在則反一佐以同病之氣而取之也夫熱與寒背寒與熱違微小之熱為寒所折微小之冷為熱所消甚大寒熱則必能與違性者爭雄能與異氣者相格者不同不相應氣不同不相合如是則且僅而不敢攻之攻之則病氣與藥氣抗衡而自為寒熱已開陰陽守矣是以聖人反其佐以同其氣令聲氣應合復合寒熱參合使其終異始同燥潤而敗堅剛必折柔脆自消爾帝曰善病生於本余知之矣生於標者治之奈何岐伯曰病反其本得標之病治反其本得標之方言少陰太陽之二氣鬱四氣標本同帝曰善大氣之勝何以候之岐伯曰乘其至也清氣大來燥之勝也風木受邪肝病生焉流於膽也熱氣大來火之勝也金燥受邪肺病生焉流於迴腸大腸新校正云詳注云寒氣大來水之勝也火熱受邪心病生焉流於三焦小腸濕氣大來土之勝也寒水受邪腎病生焉流於膀胱風氣大來木之勝也土濕受邪脾病生焉流於胃所謂感邪而生病也外有其氣而內藏相應邪復甚也遇月之空亦邪甚也後謂上弦前下弦月輪中空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不喜因而遂病是謂感也乘年之虛則邪甚也年水不足外有熱邪年火不足外有寒邪年土不足外有風邪年金不足外有濕邪足外有淫邪是年之虛也歲氣不足外邪乘之和亦邪甚也六氣臨統與直氣相剋感之而病亦遇隨所不勝而與內藏相應邪復甚也月之空亦邪甚也後謂上弦前下弦月輪中空也重感於邪則病危矣年己不足邪氣大至是一感也年己不足天氣剋之此時感邪是重感也內氣召邪天氣不能相無故不為病可乎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天地之氣不能相無故有勝之氣其必來復也帝曰其脈至何如岐伯曰厥陰之至其脈弦要虛而滑端直以長是謂弦實而強則病不實而微亦病不端直長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弦亦病少陰之至其脈鈎盛來去衰如偃帶鈎是謂鈎來不盛去反盛則病來盛去盛亦病來不盛去不盛亦病不偃帶鈎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鈎亦病太陰之至其脈沈沈下也按之乃得下諸位脈也沈甚則病不沉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沈亦病少陽之至大而浮位脈也大浮甚則病浮而不大亦病大而不浮亦病不大不浮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能大浮亦病而濇往來不利是謂濇也往來不達是謂狂也短甚則病濇甚則病不短不濇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位不

能短濇太陽之至大而長往來遠是謂長大其則病長而不大亦病大而謂大亦病不長亦病不當其位亦病不能長大亦病也至而甚則病於皮濇而止往如如麻索大如帶脈沈而附骨長如引繩皆謂至而太甚也至而反者病應沒反濇應大反細應沈反濇反長滑應與虛反強實應細反大是皆為氣反常平之候有病乃如此見也至而不至者病氣位而脈氣不應也未至而至者病按歷占之凡得節氣當年太位之分當如南北之歲脈象改易不應天常氣見而應之氣序未移而脈先變易是先天而至故病陰陽易者危不應天交錯失其恒位更易見之陰位見陽脈陽位見陰脈是易位而見也二氣之亂故氣危一注按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帝曰其有至而至而不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何也岐伯曰至而不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帝曰至而不至至而何如岐伯曰應則順否則逆逆則變生變生則病帝曰請言其應岐伯曰物生其應也脈應即此脈熊也帝曰六氣標本所從不同奈何岐伯曰氣有從本者有從標本者有不從標本者也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少陽太陰從本少陰太陽從本從標陽明厥陰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少陽之本火太陰之本濕少陽之標相火太陰之標濕陽明之標燥厥陰之標風少陽太陽從本也少陰太陽從標本也太陰少陽陽明從中也從本從標不從標本從乎中也從本從標從中皆以其為化主之用也故從本者化生於本從標本者有標本之化從中者以中氣為化也化謂氣化之元主也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少陽之上火氣治之中見陽明厥陰之上燥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寒氣治之中見少陰厥陰之上風氣治之中見少陽少陰之上熱氣治之中見太陽太陰之上濕氣治之中見陽明所謂本也本之下中之見也見之下氣之標也本標不同氣應異象此之謂也帝曰脈從而病反者其診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不鼓諸陽皆然言病熱而脈數按之不動乃寒盛格陽而致之非熱也帝曰諸陰之反其脈何如岐伯曰脈至而從按之鼓甚而躁也躁形是寒按之而脈氣鼓擊於手下盛者此為熱盛拒陰而生病非寒也是故百病之起有生於本者有生於標者有生於中氣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標而得者有取中氣而得者有取標本而得者有逆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反佐取之是為逆取奇偶取之是為從取寒病治以寒熱病治以熱是為逆取從順也逆正順也若順逆也寒盛格陽治熱以熱熱盛拒陰治寒以寒之類皆時謂之逆外雖用辛中乃順也此逆乃正順也若寒格陽而治以寒熱拒寒而治以熱外則雖順中氣乃逆故方若順是逆也故曰知標與本用之不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此之謂也不知是者不足以言診足以觀經故大要曰粗工嘻嘻以為可知言熱未已寒病復始同氣異形迷診亂經此之謂也嘻嘻悅也言心意怡悅以為知道終無也大氣之用粗工之與工以為熱其乃厥陰之化粗以為寒其乃是溫太陽之化粗得其半也厥陰之化粗以為寒由此差互用失其道故其學問無用不達工之道半矣夫太陽少陰各有寒化熱化其標本應用則正反矣何以言之太陽本為寒標為熱少陰本為熱標為寒方之用亦如是也厥陰陽明中氣亦爾厥陰之中氣為熱陽明之中氣為寒方之用亦如是也厥陰陽明中氣亦爾厥陰之中氣為溼此二氣亦反其類太陽少陰也然太陽與少陰有標本用與諸氣不同故口同氣異形也夫一經之標本寒熱既殊言本當究其標論標合尋其本言氣不窮其標本論病未辨其陰陽雖同一氣而生且阻寒溫之候故心迷正理治益亂經呼曰粗工允擅其稱稱夫標本之道要而博小而大可以言一而知百病之害言標與本易而勿損察本與標氣可令調明知勝復為萬民式天之道畢矣天地變化尚可盡知況人之診而云冥昧得經之要持法之宗為天下師尚卑其道萬民之式豈曰大哉 新校正云按標本病傳論云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有其在本而求之於標有其在標而求之於本故治有取標而得者有取本而得者有取而得者有從取而得者故知逆與從正行無問知標本者萬舉萬當不知標本是為妄行夫陰陽逆從標本之為道也小而大言一而知百也以淺而知深察近而知遠言標與本易而勿及治反為逆治得為從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生中滿者治其標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氣有同氣小大不利治其標小大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其本謹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者獨行先小大不利而後生病者治其本此經論標本尤詳帝曰勝復之變早晏何如岐伯曰夫所勝者勝至已病病已慍慍而復已萌也復心之慍不遠而有夫所復者勝盡而起得位而甚勝有微甚復有少多勝和而和勝虛而虛天之常也帝曰勝復之作動不當位或後時而至其故何也言陽盛於夏陰盛於冬清盛於秋溫盛於春天之常候然其勝復氣用四序不淆其何由哉岐伯曰夫氣之生與其化衰盛異也寒暑溫涼盛衰之用其在四維故陽之動始於溫盛於暑陰之動始於清盛於寒春夏秋冬各差其分言春夏秋冬四正之氣在於四維之分也即事驗之春之溫正在辰巳之月夏之暑正在午未之月秋之涼正在戌亥之月冬之寒正在寅丑之月春始於仲春夏始於仲夏秋始於仲秋冬始於仲冬故丑之月陰結屑冰於厚地未之月陽發電擊於天垂戌之月雷鳴肅殺而應物巳之月風和舒而陳柯柔秀此則氣差其分昭然而不可紊也然陰陽之氣生發收藏與常法相違從差法乃正常之也故大要曰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謹按四維斥候皆歸其終可見其始可知此之謂也言氣之少壯也為暑陰之少為忿其壯也為怒此悉謂少壯之異氣證用之盛衰但立盛衰於四維之位則陰陽終始應用皆可知矣帝曰差有數乎岐伯曰又凡三十度也云按六元正紀大論曰差有數乎曰後皆三十度而有奇也此云三十度也者此文為略帝曰其脈應皆何如岐伯曰差同正法待時而去也 新校正云按標本病傳論亦差以隨氣應也待差日足應王氣至而乃去脈要曰春不沈夏不弦冬不濇秋不數是謂四塞地天四時之氣閉塞而無所運行也沈甚曰病弦甚曰病濇甚曰病數甚曰病但應天和氣是則為平形見太甚則為病力致以力而致安能久乎故甚皆病參見曰病復見曰病未去而去曰病去而不去曰病參謂參和諸氣參見復見謂再來見已衰已死之氣也去謂王已而去者也日行之度未出於差是為天氣未出日度過差是謂天氣已去尚在既非得反者死夏見沈秋見數冬見緩春見濇是謂反也犯違天命生其能久乎 新校正云詳上文狀不數是謂四塞此注云狀見數是謂反蓋以脈差只在仲月差之度盡而數不去謂秋之季月而脈尚數則為反也故曰氣之相守司也如權衡之不得相失也權衡衡秤也天地之氣寒暑相對溫涼相望如持秤也高者否下者否兩者齊等無相奪倫則清靜而生化各得分也夫陰陽之氣清靜則生化治動則苛疾起此之謂也動謂變動常平之候而為災青也苛重也 新校正云按六微旨大論云成敗倚伏生乎動動而不已則變作矣帝曰幽明何如岐伯曰兩陰交盡故曰幽兩陽合明故曰明幽明之配寒暑之異也兩陰交盡於戌亥兩陽合明於辰巳

靈樞繫日月論云亥十月左足之厥陰戌九月右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辰三月左足之陽明巳四月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於前故曰陽明然陰交則幽陽合則明幽明之象當由是也寒暑位西南東北幽明位西北東南幽明之配寒暑之位誠斯異也新校正云按太始天元冊文云幽明既位寒暑弛張帝曰分至何如岐伯曰氣至之謂至氣分之謂分至則氣同分則氣異所謂天地之正紀也因幽明之間而形斯義也言冬夏二至是天地氣主歲至其所在也春秋二分是間氣初二四五四氣各分其政於主歲左右也故曰至則氣同分則氣異也所言二至二分之氣配者此所謂是天地氣之正紀也帝曰夫子言春秋氣始於前冬夏氣始于後余已知之矣然六氣往復主歲不常也其補寫奈何以分至明六氣分位則初氣四氣始於立春立秋前各一十五日為紀法三氣六氣始於立夏立冬後各一十五日為紀法由是四氣前後之紀則三氣六氣之中正當二至日也故曰春秋氣始于前冬夏氣始于後也然以三百六十五日易一氣一歲已往氣則改新新氣既來舊氣復去所宜之味天地不同補寫之方應知先後故復以謂之也岐伯曰上下所主隨其攸利正其味則其要也左右同法大要曰少陽之主先甘後鹹陽明之主先辛後酸太陽之主先鹹後苦厥陰之主先酸後辛少陰之主先甘後鹹太陰之主先苦後甘佐以所利資以所生是謂得氣主謂主歲得謂得其性用也得其性用則舒卷由人不得性用則動生乖忤豈祗邪之可望乎適足以伐天真之妙氣爾如是先後之味皆謂有病先寫之而後補之也帝曰善夫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濕燥火以之化之變也風寒暑濕燥火天之六氣也靜而順者為化動而變者為變故曰之化之變也經言盛者寫之虛者補之余錫以方士而方士用之尚未能十全余欲令要道必行桴鼓相應猶拔刺雪汙工巧神聖可得聞乎鍼曰工巧藥曰神聖新校正云按難經云望而知之謂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切脈而知之謂之巧以外知之曰聖以內知之曰神岐伯曰審察病機無失氣宜此之謂也得其機要則動小而功大用淺而功深也帝曰願聞病機何如岐伯曰諸風掉眩皆屬於肝風性動木氣同之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收謂斂也引謂急也寒物收縮水氣同也諸氣膹鬱皆屬於肺高秋氣涼霧氣煙集涼至則氣熱復甚則氣殫徵其物象屬可知也膹謂膹滿鬱謂奔迫也氣之為用金氣同之諸

濕腫滿皆屬於脾土薄則水淺土厚則水深土平則乾土高則濕濕氣之有土氣同之諸熱瞀瘛皆屬於火火象徵諸痛癢瘡皆屬於心心寂則痛微心躁則痛甚百端之起皆自心生痛癢瘡瘍生於心也諸厥固泄皆屬於下下謂下焦肝腎氣也夫守司於下腎之氣也門戶束要肝之氣也故厥固泄皆屬下也厥謂氣逆也固謂禁固也諸有氣逆上行及固不禁出入無度燥濕不恆皆由下焦之主守也諸痿喘嘔皆屬於上上謂上焦心肺氣也炎熱薄爍心之氣也承熱分化肺之氣也熱鬱化上故病屬上也新校正云詳痿之為病似非上病王注不解所以屬上之由使後人疑議今按痿論云五藏使人痿者因肺熱葉焦發為痿躄故云屬於上也痿又謂肺痿也諸禁鼓慄如喪神守皆屬於火熱之內作諸痙項強皆屬於濕太陽傷濕諸逆衝上皆屬於火炎上之性用也諸脹腹大皆屬於熱熱鬱於內肺脹所生諸躁狂越皆屬於火熱盛於胃及四末也諸暴強直皆屬於風陽內鬱而陰行於外諸病有聲鼓之如鼓皆屬於熱謂有聲也諸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屬於火熱氣多也諸轉反戾水液渾濁皆屬於熱反戾筋轉也水液小便也諸病水液澄澈清冷皆屬於寒諸嘔吐酸暴注下迫皆屬於熱上下所出及吐出溺出也酸水及酸味也故大要曰謹守病機各司其屬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必先五勝疏其血氣令其調達而致和平此之謂也深乎聖人之言理宜然也有無求之虛盛責之言悉由也夫如大寒而甚熱之不熱是無火也熱來復去晝見夜伏夜發晝止時節而動是無火也當助其心又如大熱而甚寒之不寒是無水也熱動復止倏忽往來時動時止是無水也當助其腎內格嘔逆食不得入是有火也病嘔而吐食久反出是無火也暴速注下食不及化是無水也溏泄而久止發無恆是無水也故心盛則生熱腎盛則生寒腎虛則寒動於中心虛則熱收於內又熱不得寒是無火也寒不得熱是無水也夫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熱之不久責心之虛寒之不久責腎之少有者寫之無者補之虛者補之盛者寫之居其中間疏者壅塞令上下無礙氣血通調則寒熱自和陰陽調達矣是以方有治熱以寒寒之而水食不入攻寒以熱熱之而昏躁以生此則氣不疏通壅而為是也紀於水火餘氣可知故曰有者求之無者求之盛者責之虛者責之令氣通調妙之道也五勝謂五行更勝也先以五行寒暑溫涼濕酸鹹甘辛苦相勝為法也帝曰善五味陰陽之用何如岐伯曰辛甘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鹹味涌泄為陰淡味滲泄為陽六者或收或

散或緩或急或燥或潤或耎或堅以所利而行之調其氣使其平也涌吐也泄利也滲泄小便也言水液自回腸泌別汁滲入膀胱之中自胞氣化之而為溺以泄出也新校正云按藏氣法時論云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又云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急或堅或耎四時五藏病隨五味所宜也帝曰非調氣而得者治之奈何有毒無毒何先何後願聞其道夫病生之類其有四焉一者始因氣動而內有所成二者始因氣動而外有所成三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內四者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外夫因氣動而內成者謂積聚癥瘕瘤氣癭起結核癲癇之類也外成者謂癰腫瘡瘍痂疥疽痔掉瘛浮腫目赤瘭胗胕腫痛癢之類也不因氣動而病生於內者謂留飲澼食飢飽勞損宿食霍亂悲恐喜怒想慕憂結之類也生於外者謂瘴氣賊魅蟲蛇蠱毒蜚尸鬼擊衝薄墜墮風寒暑濕斫射刺割捶朴之類也如是四類有獨治內而愈者有兼治內而愈者有獨治外而愈者有兼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內後治外而愈者有先治外後治內而愈者有須齊毒而攻擊者有須無毒而調引者凡此之類方法所施或重或輕或緩或急或收或散或潤或燥或耎或堅方士之用見解不同各擅己心好丹非素故復問之者也岐伯曰有毒無毒所治為主言但能破積愈疾解急脫死則為良方非必要言以先毒為是後毒為非無毒為非有毒為是必量病輕重大小制之者也適大小為制也帝曰請言其制岐伯曰君一臣二制之小也君一臣三佐五制之中也君一臣三佐九制之大也寒者熱之熱者寒之微者逆之甚者從之夫病之微小者猶人火也遇草而焫得木而燔可以濕伏可以水滅故逆其性氣以折之攻之病之大甚者猶龍火也得濕而焰遇水而燔不知其性以水濕折之適足以光焰詣天物窮方止矣識其性者反常之理以火逐之則燔灼自消焰光撲滅然逆之謂以寒攻熱以熱攻寒從之謂攻以寒熱雖從其性用不必皆同是以下文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此之謂乎新校正云按神農云藥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攝合和宜用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又可一君二臣九佐使也堅者削之客者除之勞者溫之結者散之留者攻之燥者濡之急者緩之散者收之損者溫之逸者行之驚者平之上之下之摩之浴之薄之劫之開之發之適事為故量病證候適事用之帝曰何謂逆從岐伯曰逆者正治從者反治從少從多觀其事也言逆者正治也從者反治也逆病氣而正治則以寒攻熱以熱攻寒惟從順病氣乃反治法也從少謂一同而二異從多謂二同而三異也言盡同者是奇制也帝曰反治何謂岐伯曰熱因寒

用寒因熱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其始則同其終則異可使破積可使潰堅可使氣和可使必已夫大寒內結積聚痼瘕以熱攻除除寒格熱反從反從之則痛發尤甚攻之則熱不得前方以塞熱烏頭佐之以熱蜜多其藥服已復消是則張公從此而以熱因寒用也有人氣甚服冷已過熱為寒格而身冷嘔噦鹽乾口苦惡熱好寒眾議故同咸呼為熱冷治則甚其如之何也其好則拒治順其心則加病若調寒熱逆冷熱必行則熱冷貯下臨之後冷體既消熱性便發由是病氣隨愈當時皆除情且不違而致大益醋酒冷飲則其勢矣是則以熱因寒用也所謂惡熱者凡諸食餘氣生於生者 新校正云詳王字疑誤 上見之已嘔也又病熱者寒攻不入驅其寒勝熱乃消除從其氣則熱增寒攻之則不入以豉豆諸冷藥酒漬或溫而服之酒熱氣同固無違忤酒熱飲盡寒藥已行從其服食熱便隨散此則寒因熱用也或以諸冷物熱齊和之服之食之熱復團解是亦寒因熱用也又熱食猪肉及粉葵乳以椒薑橘熱齊和之亦其類也又熱在下焦治亦然假如下氣虛乏中焦氣廢胸膈滿甚食已轉增粗工之見無能斷也欲散滿則弱虛其下補下則滿甚於中散氣則下焦轉虛補虛則中滿甚醫病參議言意皆同不救其虛且攻其滿藥入則減藥過依然故中滿下虛其病常在乃不知疎啟其中自愛補於下少服則資壅多服則宣通由是而療中滿不止除下虛斯實此則塞因塞用也又大熱內結注泄不熱宜寒療結復須除以寒下之待散利止此則通因通用也又大寒凝內久利溏泄愈而復發經歷歲年以熱下之寒去利止亦其類也投寒以熱涼而行之投熱以寒溫而行之始同終異斯之謂也諸如此等其徒寔繁 新校正云按五略舉宗兆猶是反治之道斯其類也 帝曰善氣常政大論云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亦熱因寒用寒因熱用之義也 帝曰善氣調而得者何如岐伯曰逆之從之逆而從之從而逆之疎氣令調則其道也逆謂逆病氣以正治從謂從病氣而反療逆其氣以正治使其從順從其病以反取令彼和調故曰逆從也不失其氣令道路開通則氣感寒熱而為變始生化多端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岐伯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從外之內者治其外名經其源從內之外而盛於外者先調其內而後治其外從外之內而盛於內者先治其外而後調其內皆謂先除其根屬後削其枝條也 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中外不相及自名一病 帝曰善火熱復惡寒發熱有如瘧狀或一日發或間數日發其故何也岐伯曰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少也陰氣多而陽氣少則其發日遠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陰陽齊等中寒熱相半陽多陰少則一日一發而但熱不寒陽少陰多則一日之後六七日乃發時謂之愈而復發或頻三日發而六七日止或隔十日發而四五日止者皆由氣之多少會遇與不會遇也俗見不遠乃謂鬼神暴疾而又神藥已過旋至其甦病者殂殁自謂其分致令魂魄蹇於冥路天死益於曠野仁愛鑒茲能不傷楚習俗既久難卒釐革非復可改末如之何悲哉悲哉 帝曰論言治寒以熱治熱以寒而方士不能廢繩墨而更其道也有病熱者寒之而熱有病寒者熱之而寒二者皆在新病復起奈何治 謂治之而病不衰退反以藥為熱而隨生寒熱病之新者也亦有全不息者止而復發者亦有藥在而除藥去而發者亦有方士若廢此繩墨則無更新之法欲依標格則病勢不除捨之則阻彼凡情治之則藥無能驗心迷意惑無由通悟不知其道何情而為因藥病生新舊相對欲求其愈安可奈何 岐伯曰諸寒之而熱者取之陰熱之而寒者取之陽所謂求其屬也 言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壯水之生以制陽光故曰求其屬也六經工醫淺學未精深以熱攻寒以寒療熱治熱未已而冷疾生而已生攻寒日深而熱病更起熱起而中美尚在中美已而外熱不除欲攻寒則懼熱不前欲療熱則思寒又止進退交戰危亟已臻豈知藏府之源有寒熱溫涼之主哉取心者不必齊以熱取腎者不必齊以寒但益心之陽寒亦通行強腎之陰熱之猶可觀斯之故或治熱以熱治寒以寒萬舉萬全孰知其意思方智極理蓋辭窮嗚呼人之死者豈謂命不謂方士愚昧而殺之耶 帝曰善服寒而反熱服熱而反寒其故何也岐伯曰治其王氣是以反也 物體有寒熱氣性有陰陽屬王之氣則強其用也夫肝氣溫和心氣暑熱肺氣清涼腎氣寒冽脾氣兼并之故也春以清治肝而反溫夏以治治心而反熱秋以溫治肺而反清冬以熱治腎而反寒蓋由補益王氣太甚也補王太甚則藏之寒熱氣自多矣 帝曰不治王而然者何也岐伯曰悉乎哉問也不治五味屬也夫五味入胃各歸所喜攻酸先入肝苦先入心甘先入脾辛先入肺鹹先入腎 新校正云按宜明五氣篇云五味所入酸入肝入脾是謂五入夫入肝辛入肺苦入心鹹入腎甘入脾是謂五入而四氣兼之而故久留不已益虛也 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而久夫之由也為溫入心為熱入肺為清入腎為寒入脾為至陰而四氣皆為增其味而益其氣故各從本藏之氣用而久留不已益虛也黃連苦參而反熱者此其類也餘味皆然但人疎忽不能精候矣故曰久而增氣物化之常也氣增不已益虛年則藏氣偏勝氣有偏勝則有偏絕藏有偏絕則有暴天者故曰氣增而久夫之由也是以正理觀化藥集南

較服餌曰藥不具五味不備四氣而久服之雖且獲勝益久必致暴夭此之謂也絕粒服餌則不暴亡斯何由哉無五穀味資助故也復令食穀其亦夭焉 帝曰善方制君臣何謂也岐伯曰主病之謂君佐君之謂臣應臣之謂使非上下三品之謂也 上藥為君中藥為臣下藥為佐使所以異善惡之名位服餌之道當從此為法治病之道不必皆然以主病者為君佐君者為臣應臣者為使皆所以贊成方用也 帝曰三品何謂岐伯曰所以明善惡之味貿也 三品上中下品此明藥善惡不同性用也 新校正云按神農云上藥為君主養命以應天中藥為臣養性以應人下藥為佐使主治病以應地也 帝曰善病之中外何如 而問病之中外謂調氣之法今此未盡故復問之此下對當次前求其屬也之下應古之錯簡也 岐伯曰調氣之方必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內者內治外者外治微者調之其次平之盛者奪之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 病者中外有表裏在內者以內治法和之在外者以外治法和之氣微不和以調氣法調之其次大者以平氣法平之盛甚不已則奪其氣令其衰也假如小寒之氣溫以和之大寒之氣熱以取之甚寒之氣則下奪之不已則逆折之拆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小熱之氣涼以和之大熱之氣寒以取之甚熱之氣則汗發之發不盡則逆制之制之不盡則求其屬以衰之故曰汗之下之寒熱溫涼衰之以屬隨其攸利攸所也 帝曰善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二 普百切 殛禾如倪切 熛七渾切 膨普百切 痤弘禾切 藝如倪切 熛匹搖切 膇之力須醉切 脆切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三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著至教論　示從容論

疏五過論　徵四失論

著至教論篇第七十五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四時病類論篇末

黃帝坐明堂召雷公而問之曰子知醫之道乎明堂布政之宮也八窗四闥上圓下方在國之南故稱明堂夫求民之瘼恤民之隱大聖之用心故召引雷公問拯濟生靈之道也雷公對曰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言所知解但得法守數而已猶未能深盡精微之妙用也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習道有五一誦二解三別四明五彰足以治群僚不足至侯王公不敢自高其道然則布衣與血食主療亦殊矣願得受樹天之度四時陰陽合之別星辰與日月光以彰經術後世益明樹天之度言高遠不極四時陰陽合之言順氣序也別星辰與日月光言別學者二明大小異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別作列字上通神農著至教疑於二皇公欲其經法明著通於神農使後世見之疑是二皇並行之教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疑作擬帝曰善無失之此皆陰陽表裏上下雌雄相輸應也而道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可以長久以教衆庶亦不疑殆醫道論篇可傳後世可以為寶以明著故雷公曰請受道諷誦用解諷誦亦諭也諭者所以比切近而令解也帝曰子不聞陰陽傳乎曰不知曰夫三陽天為業天為業言三陽之氣在人身形所行居上也陰陽傳上古書名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天作太上下無常合而病至偏害陰陽上下無常言氣乖通不定在上下也合而為病至謂手足三陽氣相合而為病至也陽并至則精氣微故偏損害陰陽之用也雷公曰三陽莫當請聞其解莫當言氣并至而不可當帝曰三陽獨至者是三陽并至并至如風雨上為巔疾下為漏病并至謂手三陽足三陽氣并合而至也足太陽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從肩髆內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手太陽脈起於手循臂上行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鬲抵胃屬小腸故上為巔疾下為漏病也漏血膿出所謂并至如風雨者言無常準也故下文曰漏血不禁 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漏病謂膀胱漏泄大小便數不禁

守也外無期內無正不中經紀診無上下以書別言三陽并至上下無常外無色氣可期內無正經常爾所至之時皆不中經脈綱紀所病之證又復上下無常以書記銓量乃應分別爾雷公曰臣治疏愈說意而已雷公言臣之所治稀得痊愈請言深意而已疑心已止也謂得說則心疑乃止帝曰三陽者至陽也六陽并合故曰至盛之陽也積并則為驚病起疾風至如礔礰九竅皆塞陽氣滂溢乾嗌喉塞積謂重也言六陽重并洪盛莫當陽憤鬱惟盛是為滂溢無涯故乾嗌喉塞也并於陰則上下無常薄為腸澼陰謂藏也然陽薄於藏為病亦上下無常定之診若在下為病便數赤白此謂三陽直心坐不得起臥者便身全三陽之病足太陽脈循肩下至腰故坐不得起臥便身全也所以然者起則陽盛鼓故常欲得臥臥則經氣均故身安全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便身全作身重也且以知天下何以別陰陽應四時合之五行言知未備也雷公曰新校正云按自此至篇末全元起本別為一篇名方盛衰也陽言不別陰言不理請起受解以為至道帝未許為深知故重請也帝曰子若受傳不知合至道以惑師教語子至道之要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後世相習去聖久遠而學者各自是其法則或離於師氏之教旨矣病傷五藏筋骨以消子言不明不別是世主學盡矣言病之深重尚不明別然輕微亦何開愈今得偏知耶然由是不知明世主學教之道從斯盡矣腎且絕惋惋日暮從容不出人事不殷鼻藏之易知者也然腎脈且絕則心神內爍筋骨脈肉日晚酸空也暮晚也若以此之類諸藏氣俱少不出者當人事羸弱不復殷多所以爾者是則腎不足非傷損故也 新校正云按太素作腎且絕死死日暮也

示從容論篇第七十六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從容別白黑

黃帝燕坐召雷公而問之曰汝受術誦書者若能覽觀雜學及於比類通合道理為余言子所長五藏六府膽胃大小腸脾胞膀胱腦髓涕唾哭泣悲哀水所從行此皆人之所生治之過失五藏別論黃帝問曰余聞方士或以腦髓為藏或以腸胃為藏或以為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其道願聞其說岐伯曰腦髓骨脈膽女子胞此六者地氣之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是以古之治病者以為過失也子務明之可以十

全即不能知為世所惑不能知之動傷生者故人問議論多有得失之心焉雷公曰臣請誦脈經上下篇甚衆多矣別異比類猶未能以十全又安足以明之言臣所請誦脈經兩篇衆多別異比類例猶未能以義而自見十全又何足以心明至理乎安猶何也帝曰子別試通五藏之過六府之所不和鍼石之敗毒藥所宜湯液醪味具言其狀悉言以對請問不知過謂過失所謂不率常候而生病者也毒藥攻邪滋味充養試公之問知與不知爾別試作誠別而已新校正云按太素雷公曰肝虛腎虛脾虛皆令人體重煩寃當投毒藥刺灸砭石湯液或已或不已願聞其解公以帝問使言五藏之過毒藥湯液滋味故問此病也帝曰公何年之長而問之少余貞問以自謬也言問之不相應也以問不相應故言余貞發問以自謬也對吾問子窈冥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窈冥者則形氣榮衛也入正神明論岐伯對黃帝曰觀其冥冥者言形氣榮衛之不形於外而工獨知之以日之寒溫月之虛盛因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由此帝故曰吾以子窈冥也然於冥冥焉也然肝虛腎虛脾虛則上下篇之旨故曰子言上下篇以對何也耳帝夫脾虛浮似肺腎小浮似脾肝急沈散似腎此皆工之所時亂也然從容得之脾虛脈浮候則似肺腎小浮上候則似脾肝急沈散候則似腎者何以然以三藏相近故脈象多差而相類也是以工戒亂之為治之過失矣奚謂爾乎預宜從容安緩審此類之而得三藏之形候矣何以取之然浮而緩曰脾浮而短曰肺小浮而滑曰心急緊而散曰肝搏沈而滑曰腎不能比類則疑亂彌甚若夫三藏土木水參居此重子之所知問之何也脾合土肝合木腎合水三藏皆在鬲下居止相近也雷公曰於此有人頭痛筋骨重怠然少氣嗌噫腹滿時驚不嗜卧此何藏之發也脈浮而弦切之石堅不知其解復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有脈浮弦石堅故云問所以三藏者以知其比類也帝曰夫從容之謂也言比類也夫年長則求之於府年少則求之於經年壯則求之於藏年甚者甚於味年之少者勞於使年之壯者過於內過於府內則耗傷精氣勞於使則經中風邪客於求則傷邪相受故求之異也今子所言皆失八風苑熱五藏消爍傳邪相受夫浮而弦者是腎不足也脈浮為虛弦為肝氣以沈而

石者是腎氣內著也石之言堅也著謂腎氣內著而不行也然少氣者是水道不行形氣消索也腎氣不足故水道不行肺氣被衝故形氣消散索盡也嗌噫煩寃者是腎氣之逆也腎氣內著上歸於母也一人之氣病在一藏也若言三藏俱行不在法也經不然也雷公曰於此有人四支解隨喘欬血泄而愚診之以為傷脈切脈浮大而緊愚不敢治粗工下砭石病愈多出血血止身輕此何物也帝曰子所能治知亦衆多與此病失矣以為而不敢治是乃狂見法所失也譬以鴻飛亦沖於天鴻飛沖天鴻然而能哉粗工下砭石亦猶是矣夫聖人之治病循法守度援物比類化之冥冥循上及下何必守經經謂經脈非經法也今夫脈浮大虛者是脾氣之外絕去胃外歸陽明也足太陰絡支別者入絡陽明是胃外氣外絕不至胃外歸陽明也夫二火不勝三水是以脈亂而無常也二火謂二陽藏三水謂三陰藏二陽藏者心與小腸也以在鬲下故為一陰之氣鬲上故三陰藏者肺脾腎也以在鬲下故為一陰之氣上勝二陽陽不勝陰故脈亂而無常也四支解惰此脾精之不行也土主四支故四支解惰脾精不化故使之然喘欬者是水氣并陽明也腎氣逆人於胃故水氣并陽明故喘欬也血泄者脈急血無所行也泄謂泄出也然脈氣數急血溢於中血不入經故為血泄以脈氣急而血溢故曰血無所行也若夫以為傷肺者由失以狂言病之初也病由想慮所為以為傷肺猶失狂言且夫傷肺者脾氣不守胃氣不清經氣不為使真藏壞決經脈傍絕五藏漏泄不衄則嘔此二者不相類也肺氣傷則不清肺者土行榮衛陰陽故肺傷則經脈不能為之行使也真藏謂肺藏也若肺藏損壞皮膜決破經脈傍絕而不流行五藏之氣上溢而漏泄者不衄血則嘔血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也今肺藏何者肺主鼻胃應口也然口鼻者氣之門戶也今肺藏已損胃無不清不上衄則血下流於胃中故不血出則嘔出也然傷肺傷脾血泄血標出譬如天之無形地且異本歸亦殊故此二者不相類也故不變軀形醫不悉之故診而疑也身體曰減氣虛無精血相通形肉消瘦故身體日減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言病之深也病氣深絕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洒洒寒貌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奪於榮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病深者何以此耗奪故爾也新校正云按太素病深者以其作病深以甚也一過也其失謂失問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飲食處居其有不同故問之也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先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荒其民華食而

素輕作輕是謂至道也明引形證比量類例今從容之旨則輕微之者亦不失矣所以然者何哉以道之至妙而能爾也從容上古經篇名也何以明之陰陽類論雷公曰臣悉盡意受傳經脈頗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明古文有從容矣

疏五過論篇第七十七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論過失

黃帝曰嗚呼遠哉閎閎乎若視深淵若迎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迎浮雲莫知其際嗚呼遠哉欬至道之不極也閎閎乎言妙用之不窮也深淵浮雲深寓際不守常也測可測故莫知新校正云詳此文與六微旨論文重聖人之術為萬民式論裁志意必有法則循經守度按循醫事為萬民副故事有五過四德汝知之乎四時之德氣矣然德者道之用生之主故不同不敬順之也上古天真論曰所以能年皆度百歲而動作不衰者以其德全不危故也靈樞經曰天之在我者德也由此則天降德氣人稟而生主氣抱神上通於天生氣通天論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此之謂也新校正云別助也雷公避席再拜曰臣年幼小蒙愚以惑不聞五過與四德比類形名願聞其經心無所對經未師受心匪生知功業微薄故卑辭也帝曰尸未診病者必問嘗貴後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營脫神屈故也貴之尊榮賤之留辱心煩脊苦志結憂慮故雖不中邪而病從內生血脈虛泡故曰脫營富富後貧名曰失精五氣留連病有所并憂煩外悲過物然則心從以道留氣血不行橫并為病醫工診之不在藏府不變軀形診之而疑不知病名言病之初也病由想慮所為故未居藏府事因情念所越悉之故診而疑也身體曰減氣虛無精血相通形肉消瘦故身體日減陰陽應象大論曰氣歸精精食氣今氣虛不化精無所滋故也病深無氣洒洒然時驚言病之深也病氣深絕氣盡陽氣內薄故惡寒而驚洒洒寒貌病深者以其外耗於衛內奪於榮奪於榮病深者以其作病深以甚也新校正云按太素病深者何以此耗奪故爾也一過也其失謂失問凡欲診病者必問飲食居處飲食處居其有不同故問之也異法方宜論曰東方之域天地之所先生魚鹽之地海濱傍水其民食魚而嗜鹹皆安其處美其食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天地之所收引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荒其民華食而

脂肥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冽其民樂野處而乳食南方者天地所長養陽之所盛處其地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其民嗜酸而食附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以生萬物也衆其民食雜而不勞由此則診病之道當先問焉故聖人雜合以法各得其所宜此之謂矣

暴樂暴苦始樂後苦新校正云按太素作始苦皆傷精氣精氣竭絕形體毀沮氣消然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故精氣竭絕形體殘毀心神沮喪矣

暴怒傷陰暴喜傷陽怒則氣逆故傷陰喜則氣緩故傷陽

煩氣上行滿胸去形無氣上行滿於胸絡則神氣偏散去離形骸矣

愚醫治之不知補寫不知病情精華日脫邪氣乃并此治之二過也不知喜怒哀樂之殊情緊緩之異日脫邪氣薄蝕而乃并於正真之氣矣

善為脈者必以比類奇恒從容知之為工而不知道此診之不足貴此治之三過也奇恒氣候奇異於恒常之候也從容謂分別藏氣虛實脈見高下幾相似也示從容論曰脾虛浮似肺肾小浮似時亂然從容分別而得之矣

診有三常必問貴賤封君敗傷及欲侯王貴則形樂志驕賤則形苦志苦若樂封公卿也及欲侯王謂情慕尊貴而莫為不已也新校正云按太素欲作公

故貴脫勢雖不傷中邪精神內傷身必敗亡憂煩迫始富後貧雖不傷邪皮焦筋屈寒熱為攣以五藏氣留連病有所并而為是也

醫不能離絕菀結憂恐喜怒五藏順女子陰氣多而右脈大為順故宜以候常先治之也

空虛血氣離守工不能知何術之語離謂離間親愛絕謂絕念所懷菀謂菀結謂結固餘怨夫間親愛者魂魄遊絕所懷菀結憂恐祟祟所慮者神勞結餘怨者志苦憂愁者閉塞行恐懼者蕩憚而失守盛怒者迷惑而不治喜樂者慢而不藏由是八者故五藏空虛血氣離守工下思慮又何言哉新校正云按蕩憚而失守甲乙經作不收

營衛大傷斷筋絕脈身體盡以復行令澤不息斷筋絕脈言非分之過損也身體盡以復謂而行且令津液不為滋息也何者精氣耗減也

故傷敗結留薄歸陽膈積寒炅陽謂諸陽也炅謂熱也言非分傷敗筋脈之氣血衆內結留而不去薄於陽脈則化為膿久積腹中則外為寒熱也粗工不治之亟刺陰陽身體解散四支轉筋死日有期不知寒熱為膿積所生以為常熱之疾乘施其法數刺陰陽經脈氣奪病甚故身體解散而不用四支廢運而轉筋知是故知死日有期豈謂命不謂醫耶

醫不能明不問所發唯言死日亦為粗工此治之五過也言粗工不必謂解不備學者縱備五過不求餘緒不周持身亦足為粗鄙之醫爾凡此五者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言是五者但名受術之徒未足以通悟精微之理人間之事尚猶惰然

故曰聖人之治病也必知天地陰陽四時經紀五藏六府雌雄表裏刺灸砭石毒藥所主從容入事以明經道貴賤貧富各異品理問年少長勇怯之理審於分部知病本始八正九候診必副矣聖人之備識也如此工宜勉之

治病之道氣內為寶循求其理求之不得過在表裏內求有過者是為聖人之治病必在於形氣之寶也求之不得則以藏府之氣陰陽表裏而察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太素作氣內為實楊上善云天地間氣為外氣入身中氣為內氣外氣裁成萬物是為聖人之外寶內氣榮衛裁生故為內寶治病能求內外寶治病之要也

守數據治無失俞理能行此術終身不殆守數謂血氣有壯弱也觀其貧賤富貴之義則坐之薄厚形之寒溫飲食之宜理可知矣不知此類用必乖戾

氣多少及刺深淺之數也據治謂據穴俞所治之旨而用之也但守數據治而用之則不失穴俞之理矣殆者危也

不知俞理五藏菀熱癰發六府菀積也熱熱也五藏積熱六府受之陽癰相薄癰之所過則為癰疽

診病不審是謂失常謂失常經術正用之道也謹守此治與經相明謂前氣內循求俞會之理也

上經下經揆度陰陽奇恒五中決以明堂審於終始可以橫行所謂上經者言氣之變化也言此二經揆度陰陽之氣奇恒五中皆決於明堂之部分也揆度者度病之深淺也奇恒者言病也五中者謂五藏之氣色也夫明堂者所以視萬物別白黑審長短故曰決以明堂也審於終始者謂審察五色四王終而復始也夫道循如是應用不窮日月無全萬舉萬當由斯高遠故可以橫行於世間矣

徵四失論篇第七十八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方論得失明著

黃帝在明堂雷公侍坐黃帝曰夫子所通書受事衆多矣試言得失之意所以得之所以失之雷公對曰循經

受業皆言十全其時有過失者請聞其事解也言循學經師受傳事業皆謂十全於人庶及乎施用正術宜行至道或得失之於世中故請聞其解說也

帝曰子年少智未及邪將言以雜合耶言謂年少智未及而不得十全耶為復且以言而雜合衆人之用耶帝疑先知而反問也

夫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謂循學而用也所以不十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外內相失故時疑殆外謂色內謂脈於循用志意不從於條理所謂相略擬度失常故色脈相失而時自疑殆也然精神不專

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此治之一失矣脈要精微論曰冬至四十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夏至四十五日陰氣微上陽氣微下陰陽有時與脈為期又曰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由此故診不知陰陽逆從之理為一失矣

受師不卒妄作雜術謬言為道更名自功太素功作巧妄用砭石後遺身咎此治之二失也不終師術惟妄是為易古聖常自功徇已遺身之咎不亦宜乎故謂聖常翻嫌其妄也

不適貧富貴賤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溫不適飲食之宜不別人之勇怯不知比類足以自亂不足以自明此治之三失也貧賤者勞富貴者佚佚則邪不能傷易傷以邪其於勞也則富者處貴者之半其於邪也則貧者居賤者之半例牽如此然世祿之家或此殊矣夫勇者難恐怯者易傷二者不同蓋以其神氣有壯弱也觀其貧賤富貴之義則坐之薄厚形之寒溫飲食之宜理可知矣不知此類用必乖戾則適足以汨亂心緒豈通明之可望乎救為失三也

診病不問其始憂患飲食之失節起居之過度或傷於毒不先言此卒持寸口何病能中妄言作名為粗所窮此治之四失也憂謂憂懼也患謂患難也或傷於毒謂病不可拘於藥毒相乘之法而為療也卒持寸口謂不先持寸口之脈和平與不和平也然工巧微妙四術猶疑故診不能中病之形名言不能合經而妄作粗略醫者見而不謂非乎故為失四也

是以世人之語者馳千里之外不明尺寸之論診無人事言工之得失毀譽在世人之言語皆可至千里之外然其不明尺寸之治數之道從容之禄也治王道禄診論當以何事知見於人耶平也言診數當王之氣皆以氣高下而為比類之原本也故下文曰飲食失節言甚飽也起居過度言淫耗也

脈下病所起始以自惑遺師其咎致診差違始上中惑

謝之詞遭過咎於師氏者未之有也是故治不能循理棄術於市妄治時愈愚心自得不能修學至理乃衒賣於市要人不信之虛而一得何自功之有耶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作自巧太素作自功嗚呼窈窈冥冥孰知其道今詳熟當作孰道之大者擬於天地配於四海汝不知道之論受以明爲晦嗚呼歎也窈窈冥冥言玄遠也至玄遠誰得知之孰誰也擬於天地言高下之不可量也配於四海言深廣之不可測也然不能晓諭於道則授明道而成昏昧也晦暗也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三

著至教論恤嬉示從容論砭方驗切疏五過論沮七余反燿音徼四失論徇與殉通從音疾遂葆音保

啟玄子次注林億孫奇高保衡等奉敕校正孫兆重改誤

陰陽類論　方盛衰論　解精微論

陰陽類論篇第七十九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

孟春始至黃帝燕坐臨觀八極正八風之氣而問雷公曰陰陽之類經脈之道五中所主何藏最貴孟春始至謂立春之日也燕安也觀八極謂視八方遠際之色正八風謂候八方所至之風朝會於太一者也五中謂五藏新校正云詳八風朝太一具天元玉冊中又按楊上善云夫正云詳八風朝太一具天元玉冊中又按楊上善云夫天爲陽地爲陰人爲和陰無其陽衰殺無已陽無其陰生長不止生長不止則傷陰陰傷則陽消生矣故須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之道謂先修身爲德則陰陽已則傷於陽陽傷則陽消生矣故須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之道謂先修身爲德則陰陽氣和陰陽氣和則八節風調八節風調則八虛風止於是藏篇不起嘉祥竟集此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故黃帝問身之經脈貴賤依之調攝修德於身以正八風之氣

雷公對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脈之主時臣以其藏最貴東方甲乙春氣主之自然青色內通肝也金匱真言論曰東方青色入通於肝故日青中主肝也然五行之氣各王七十二日五積而乘之則終一歲之數三百六十日故云治七十二日也夫四時之氣以春爲始五藏之應肝藏合之公故以其藏爲最貴藏或爲道非也帝曰卻念上下無陰陽從容于所言貴最其下也從容謂安緩比類也帝念脈經上下無陰陽比類形氣不以肝爲貴故謂公之所貴殿其下也雷公致齋七日旦復侍坐悟非故齋以洗心頭益故坐而復請帝曰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經謂經絡所以濟成務維謂維持所以繫天真游謂游行部謂身形部分也故主氣者濟成務化敷者繫天真主色者散布精微游行諸部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三陽足太陽脈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爲經二陽足陽明脈也從鼻而起下咽分爲四道并正別脈六道上下生經營百絡顺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腰綱雜於身一陽足少陽脈也起目外眥下頸繫游部之義故曰游部此知五藏終始明五藏之終始可謂知矣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三陽太陽陽明少陽也太陽二陰少陰也少陰與太陽爲表裏故曰三陽爲表二陰爲裏一陰厥陰也厥猶爲左足之厥陰戊爲右足之厥陰兩陰俱盡故曰厥陰夫陰盡爲晦陰生爲朔厥陰者以陰盡爲義也徵其氣一陰至絕作朔晦御具合以正其理一陰厥陰也靈樞經曰亥盡也

王則朔適言其氣盡則晦既見其朔又當其晦故曰一陰至絕作朔晦也然徵彼俱盡之陰合此發生之本以正爲五行之理而無營衛環故云御具合以正其理也新校正云按甘言陰盡爲晦陰生爲朔疑是陽生爲朔

雷公曰受業未能明言未明氣候之應見帝曰所謂三陽者太陽爲經陽氣盛大故曰太陽三陽脈至手太陰弦浮而不沈決以度察以心合之陰陽之論太陰爲寸口也寸口者手太陰也脈氣之所行故脈皆至於寸口也太陽之脈洪大以長今弦浮不沈則當約以四時高下之度而斷決之察以五藏異同之候而參合之以應陰陽之論知其藏否耳所謂二陽者陽明也重複之陽明已爲右足之陽明兩陽合明故曰二陽者陽明也至手太陰弦而沈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鼓謂鼓動炅熱也陽明之脈浮大而短今弦而沈急不鼓者是陰氣勝陽木來乘土也然陰氣勝陽木來乘土而反熱病至者是陽氣之衰敗也猶經之鼓欲盛反衰敗皆死也一陽者少陽也陽氣未大故曰少陽至手太陰上連人迎弦急懸不絕此少陽之病也者人迎謂結喉兩傍同身寸之一寸五分脈動應手者也弦爲少陽之脈今急懸不絕是經氣不足故曰少陽之病也懸者謂如懸物之動搖也專陰則死專獨也言其獨有陰而無陽氣則死三陰者太陰也言所以諸脈皆至陰者六經謂三陰三陽之經脈也別以何以肺朝百脈之氣皆交會於氣口也故下文曰交於太陰也經脈別論曰肺朝百脈之義此正發明肺朝百脈之義伏鼓而不上浮者是心氣不足故上挈引於心而爲病也志心謂小心也刺禁論曰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此之謂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肺脈伏鼓是腎脈也足少陰脈貫脊屬腎上入肺中從肺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神也王氏謂志心爲小心義未通二陰至肺其氣歸膀胱外連脾胃二陰爲足少陰腎之脈少陰之脈別行者入腎中以上至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行者從腎上貫肝鬲入肺中故上至於肺其氣歸於膀胱外連於脾胃一陰獨至經絕氣浮不鼓鈎而滑若一陰獨至肺經氣內絕則氣浮不鼓於手若經不內絕則鈎而滑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一陰厥陰也此六脉者乍陰乍陽交屬相并繆通五藏合於陰陽也或陰見陽脈陽見陰脈故云乍陰乍陽也所以然者以氣交會故爾當審比類以知陰先至爲主後至爲客脈氣乍陰乍陽見陽乍陽見陰何以別之當以先至爲主後至爲客也至謂至寸口也雷公曰臣悉意受傳經脈頌得從容之道以合從容不知陰陽不知雌雄臣所頌誦今從容頌今爲誦也公言

之妙道以合上古從容而比類形名猶不知陰陽尊卑之次不知雌雄孤目之義請言其旨以明著至教陰陽雌雄相輸應也帝曰三陽為父二陽為德為所以習齊輩小言高尊也三陰為母母所以綜紀形容諸邪言一陽為紀紀所以綜紀形容其平也扶生也子言滋生也二陰為雌雌者陰之目也一陰為獨獨者三陰三陰主調一陰之孤陰獨使三陽主調尊諸氣名為使也二陽一陰陽明主病大勝一陰獨使者故云獨使也九竅皆沈一陰脈陰肝木氣也二陽陽明胃土氣也木土相補故陽明主病也木伐其土土不勝木故云不勝一陰脈與而動者與為胃氣動謂木形滯而不通利也三陽一陰太陽脈勝一陰不能止內亂五藏外為驚駭三陽足大陽之氣故曰太陽勝也木生火今盛陽燔木木復受之陽氣供盛內為狂熱故內亂五藏也肝主驚駭故外形驚駭狀也二陰二陽病在肺少陰脈沈勝肺傷脾外傷四支二陰謂手少陰心之脈也二陽亦胃脈也心胃合病邪上下并故內傷脾外勝肺也所以然者胃為脾府心火勝金故爾脾主四支故脾傷則外傷於四支矣少陰脈溜手掌後同身寸之五分當小指神門之脈也新校正云詳此二陽乃手陽明大腸肺之府也少陰心火勝金之府故云病在肺王氏以二陽為胃義未甚通況又以見胃病腎之說此乃是心病肺也又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等並云二陰二陽皆交至病在腎驚言妄行巔疾為狂二陰為腎水之藏府也土氣利水故交至而病在腎也以腎水不勝故胃盛而顛為狂二陰一陽病出於腎陰氣客遊於心脘下空竅堤閉塞不通四支別離謂手陽循足按此二陰一陽病出於腎胃當作腎一陰一陽代絕此陰氣至心上下無常出入不知喉咽乾燥病在土脾一陰厥陰脈一陽少陽脈並木之氣生火也代絕者動而中止也以其代絕故為病也木氣上至頭首下至腰故病生而陰氣至心也夫肝脾之氣上至中主腹脅故病發上下無常處也若受物不加其味厥寒不知其度而喉咽乾燥者喉嚨之後屬咽為膽之使故病則咽喉乾燥雖病在脾土之中蓋由肝勝之所為爾二陽三陰至陰皆在陰不過陽陽氣不能止陰陰陽並絕浮為血寢沉為臘附二陽陽明三陰手太陰至陰脾也故曰至陰皆在也然陰氣不能過越於陽陽氣不能制心今陰陽相薄故脈

並絕斷而不相連續也脈浮為陽氣薄陰故為血寢脈沉為陰氣薄陽故為臘聚而腑爛也陰陽皆壯下至陰陽若陰陽皆壯而相薄不已者漸下至於陰陽者男子為陽道女子為陰器皆以其能盛受故爾也上合昭昭下合冥冥昭昭謂陽明之上冥冥謂至陰之內幽暗之所也診決死生之期遂合歲首謂下期之旨雷公曰請問短期黃帝不應欲其復問而實之也雷公復問黃帝曰在經論中上古經之中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自雷公已下別為一篇名四時病類雷公曰請聞短期黃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於陽者至春正月脈有死徵皆歸出春病合於陽謂前陰合陽而為病者也雖正月脈有死徵陽已發生至王不死故出春三月而至夏物也冬三月之病在理已盡草與柳葉皆殺裏謂二陰腎之氣也然腎病而正月脈有死徵者以枯草盡青物葉生出而皆死也理裏也已以也古用同春春立春之後而脈陰陽皆絕期在孟春死不出正月春三月之病日陽殺陽病不謂傷寒溫熱之病謂非時病熱脈洪盛數也然春三月中陽氣尚少未當全盛而反病熱脈不再見夏脈當洪數無陽外應故必死於夏至也以死於夏至陽氣殺物之時故云陽殺也陰陽皆絕期在草乾若不陽病但陰陽之脈皆懸絕者期謂熱病也脾氣病則脈懸絕期謂死在於霜降草乾之時也夏三月之病至陰不過十日謂熱病論曰溫病五藏危土成數十故不過十日也陰陽交期在濂水評熱病論曰溫病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者病名曰陰陽交二氣相持故乃死於立秋之候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濂水者七月也建申水生於申陰陽並也陽上善云濂廉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秋三月之病三陽俱起不治自已秋陽氣衰陰氣漸出陽不勝陰故自已也陰陽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正用故謂以氣不由其三陽獨至期在石水有為無陰故云獨至也著至教論曰三陽并至由此則但有陽而無陰也石水者謂冬月水冰如石之時故云石水也火墓於戌冬陽氣微故石水而死也新校正云詳石水也火墓解本全元起之二陰獨至期在盛水亦所謂并至而無該王氏取之皆解為水之時則止謂正月中氣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二陰作三陰方盛衰論篇第八十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面公請問氣之多少何者為逆何者為從黃帝荅曰陽從左陰從右陽氣之多少皆從左陰氣之多少皆從右從者為順反者為逆陽應象大論曰左

右者陰陽之道路也老從上少從下老者氣衰故從上為順少者欲甚故從下為順是以春夏歸陽為生歸秋冬為死歸秋冬謂反歸陰也歸陰則順殺伐之氣故也反之則歸陽為生也是以氣多少皆為厥陽氣之多少反從右陰氣之多少反從左是為不厥厥謂氣逆故曰氣少多逆也如是從左從右之不順者皆為厥厥也問曰有餘者厥耶言少之不順者為逆有餘者則成厥逆之病平荅曰一上不下寒厥到膝少者秋冬死老者秋冬生一經之氣厥逆上而陽氣不下者何以別之寒厥到膝是也四支者諸陽之本當溫而反寒上故曰寒厥也秋冬謂歸陰歸陰則從右發生其病也少者以陽氣用事故秋冬生新校正云按陰氣用事故秋冬死老者以陰氣從左發生其病也少者以陽氣用事故秋冬生新校正云按楊上善云虛者厥也陽氣一上於頭不下於足足逆虛故寒厥至膝氣上不下頭痛巔疾巔謂身之上巔疾則頭首之也少陽不得求陰不審五部隔無徵若居曠野若伏空室謂之陽乃脈似陰謂之陰又脈似陽盛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也五部謂五藏之部隔遠無徵無徵猶無可信驗也然求陽不得其熱求陰不得其寒五藏部分又隔遠而無可信驗故曰求陽不得求陰不審無部隔無徵也夫如是者乃從氣久逆所作非由陰陽寒熱之氣所為也若居曠野言心神放越若伏空室謂志意沈潛散越以氣逆而痛甚未止沈潛以痛定而復恐再來也懸懸乎謂動息微也身翹懸懸乎且存然其心所屬望將不得終其盡日也故曰懸懸乎屬不滿日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若一有此五字疑此脫漏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為夢寐伏空室謂志意沈潛散越以氣逆而痛甚未止沈潛以痛定而復恐再來也懸懸乎謂動息微也身翹懸懸乎屬不滿日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若一有此五字疑此脫漏是以少氣之厥令人妄為夢寐其厥之盛極則令人夢至迷亂三陽絕三陰微是為少氣三陽之脈懸絕三陰之診細微是為少氣之候也新校正云按太素云至陽絕陰是為少氣是以肺氣虛則使人夢見白物見人斬血藉藉白物是象金之色也斬者藉藉夢死狀也得其時則夢見兵戰得時謂秋三月也金為兵革故夢見兵戰也腎氣虛則使人夢見舟舟溺人皆水之用也人腎象水故夢形之得其時則夢伏水中若有畏恐冬三月也肝氣虛則夢見菌香生草菌香草生草木之類也肝合草木故夢見之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云菌香是桂得其時則夢伏樹下不敢起春三月也心氣虛則夢救火陽物心合火故夢之陽物亦火之類得其時則夢燔灼夏三月也脾氣虛則夢飲食不足脾納水穀故夢飲食不足得其時則夢築垣蓋屋得其時謂辰戌丑未之月各王十八日築垣蓋屋皆土之用也此皆五藏氣

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府者陽氣藏者陰氣合之五診調之陰陽以在經脈血脈經脈有調陰陽合五診故引之曰診有十度度人脈度藏度肉度筋度骨度度各有其二故為十度也陰陽氣盡人病自具診備盡陰陽虛盛之理則人病自具知之脈動無常散陰頗陽脈脫不具診無常行診必上下度民君卿脈動無常數者是陰散而陽頗調理也若脈診脫略而不具備者無以常行之診也察候之則當度量民及君卿三者調養之殊異固何者憂樂苦分不同其狀故也受師不卒使術不明不察逆從是為妄行持雌失雄棄陰附陽不知并合診故不明皆謂學不詣術傳之後世反論自章章著也以不明而授與人反古之迹自然章著也至陰虛天氣絕至陽盛地氣不足至陰虛天氣絕而不降至陽盛地氣微而不升是所謂不交通也惟至盛也陰陽並交至人之所行交謂交通也惟人乃能調理使行也陰陽並交者陽氣先至陰氣後至陰陽之氣並行而交通於一處者則當陽氣先至陰氣後至何者陽速而陰遲也孟子曰所謂交通者並行一數也由此則二氣亦交會於一處也是以聖人持診之道先後陰陽而持之奇恒之勢乃六十首診合微之事追陰陽之變章五中之情其中之論取虛實之要定五度之事知此乃足以診奇恒勢六十首今世不傳是以切陰不得陽診消亡得陽不得陰守學不湛知左不知右知右不知左知上不知下知先不知後故治不久知醜知善知病知不病知高知下知坐知起知行知止用之有紀診道乃具萬世不殆聖人持診之明誠也起所有餘知所不足寶命全形論曰內外相得無以形先言起己身之有餘則當知病人之不足也度事上下脈事因格度事上下之宜脈事因而至於微妙矣格至也是以形弱氣虛死中外俱不足也形氣有餘脈氣不足死藏衰故脈不足也脈氣有餘形氣不足生藏盛故脈氣有餘是以診有大方坐起有常坐起有常則息力調適故診之方法必先用之出入有行以轉神明言所以貴坐起有常者何以出入行運皆神明隨轉也必清必淨上觀下觀司八正邪別五中部按脈動靜上觀謂氣色下觀謂形氣也八正謂八節之正候五中謂五藏之部分然後按寸尺之動靜而定死生矣循尺滑濇寒溫之意視其大小合之病能道從以得復知病名診可十全不失人情故診之或視息視息故不失條理數息之長短候脈之至數故診之法或觀喘息也知息合脈病處必知聖人察候條理其皆合也道甚明察故能長久不知此道失經絕理亡言妄期此謂失道謂失精微至妙之道也

靈精微論篇第八十一

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在第八卷名方論解

黃帝在明堂雷公請曰臣授業傳之行教以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藥所滋行治有賢不肖未必能十全言所自授用可十全然傳所教習未能必爾也賢謂心明智遠不肖謂拙造不法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溼寒暑陰陽婦女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當貴人之形體所從羣下通使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以先聞聖旨猶未究其意竭請問有愚愚亦漏之問不在經者欲聞其狀言不智狂愚頓問多也漏脫漏也謂經有所未載者也發狂也愚不智見也仆猶頓也猶不淨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仆作朴帝曰大矣人之所大要也公請問奚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言何意之所為而致是乎帝曰在經有也經有悲哀涕泣之義復問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也復問問請重問也欲知水涕所生之由也帝曰若問此者無益於治也王之所知道之所生也言涕水者皆道氣之所生問之何也夫心者五藏之專精也專任也言五藏精氣任心之所使以為神明之府是故能焉目者其竅也神明之外飾華色其神明之外飾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德也則氣和於目有亡憂知於色德者道之用人之生也老子曰道生之德者畜之氣者生之主神之舍也天布德地化氣故人因之以生也氣和則神安神安則外鑒明矣氣不和則神不守神不守則外榮減矣故曰人有德也氣和於目有亡也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水宗者積水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水宗作眾精積水者至陰也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以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輔之裹之故水不行也夫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是以目之水生也目為上液之道故水火相感神志俱悲水液上行方生於目故諺言曰心悲名曰志悲志與心精其奔湊於目是以俱其湊於目也水火相感故曰心悲名曰志悲神志俱升故志與心神其奔湊於目悲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而志獨悲故泣出也泣涕者腦也腦者陰也五藏別論以腦為地氣所生皆濁於陰而象於地故言腦者陰陽上繇也繇則清也新校正云按全元起本及甲乙經太素陰作陽髓者骨之充也髓充骨髓也言髓滿於骨充而滿也故腦滲為涕鼻竅通腦故腦滲為涕流於鼻中矣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而涕從之者其行類也同類謂夫涕之與泣者譬如人之兄弟急則俱死生則俱生同源故生死俱生新校正云按太素生則俱生作出則俱亡其志以早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也行恐當為流夫人涕泣俱出而相從者所屬之類也所屬謂於腦也何者上文云涕泣者腦也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之何也怪其所屬同而行出異也帝曰夫泣不出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也神不慈則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泣不出者謂淚也不泣者泣謂哭也水之精為志火之精為神水為陰火為陽故曰陰陽相持安能獨來也夫志悲者惋惋則沖陰沖陰則志去自志去則神不守精精神去目涕泣出也惋謂內燥也沖猶升也神志相感泣由是生故內燥則陽氣升於陰也陰腦也去目謂陰陽不守目也志去於目故神亦浮游夫志去目則光無內照神失守則精不外明故曰精神去目涕泣出也且子獨不誦不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并謂各并於本位也陽并於上則火獨光也陰并於下則足寒足寒則脹也夫一水不勝五火故目皆盲皆視也一水目也五火謂五藏之厥陽也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肯字是以氣衝風泣下而不止夫風之中目也陽氣內守於精是火氣燔目故見風則泣下也風迫陽伏不發故內燔也有以比之夫火疾風生乃能雨此之類也所生系於藏故陰陽和則精明也陽厥則光不上陰厥則足冷而脹也言一水不可勝五火者是手足之陽為五火下一陰者肝之氣也衝風泣下而不止者言風之中於目也是陽氣內守於精故陽氣鬱而火氣燔於目風與熱交故泣下是故火疾而風生乃能雨以陽火

之熱而風生於泣以此觀之類也 新校正云按甲乙經無火字太素云天之疾風乃能雨無生字

補注黃帝內經素問卷第二十四

陰陽類論 謙音廉 方盛衰論 菌祛倫切 解精微論 羣士衡切 湊龠勾切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

宋 啓玄子 太醫令臣王冰 次注 同業劉温舒 原本

刺法論第七十二

黃帝問曰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奈已知之如何預救生靈可得御乎 御之言去也 何以去之 岐伯稽首再拜對曰昭乎哉問臣聞夫子言既明天元須窮法刺可以折鬱扶運補弱全眞瀉盛調餘令除斯苦 夫子者前師紀公季折謂折伏也扶謂扶持也調除也斯此也令除此苦也 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升之不前無氣者也降而鬱發暴如天開之待時也降而不下前師有甚凶也本欲升而天柱窒抑之本欲發鬱亦須待時 本發待開氣也至天作開氣之時作也欲發可刺之也 當刺足厥陰之井 足厥陰之井即大敦穴在足大指端去爪甲上如韭葉三毛中乃足厥陰之所出也於平旦水下一刻時以手按穴得動脈下脈可及三分留六呼如得氣急出之先刺左後刺右又可春分日吐之無此管也 火欲升而天蓬窒抑之火欲發鬱亦須待時 火鬱待時至天作左開氣之時也故 君火相火同刺包絡之業 心包絡之業在手寸中勞宮穴也水下之三分留六呼得氣而急出之先左後右又法當春三泄汗也 土欲升而天衝窒抑之土欲發鬱亦須待時 土鬱待時至天作左開氣之時也故 金欲升而天英窒抑之金欲發鬱亦須待時 金鬱待時至天作左開氣之日也夏至之後金欲發鬱之時在火王後作可預刺也 當刺手太陰之經 手太陰之經者經渠穴也在兩手寸口脈陷者中手太陰之所行也動脈應手於水下四刻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氣至急出之先左後右 水欲降而地嶽窒抑之降而不下 水鬱待時至天作左開氣之時水可作也可以預用鍼刺之也 當刺足少陰之合 足少陰之合陰谷穴也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足少陰之所入也刺可同身寸之四分留三呼動氣應手可刺急出之先刺左後刺右 帝曰升之不前可以預備願聞其降可以先防 防謂備也 岐伯曰既明其升必達其降也升降之道皆可先治也 亦可以升而先刺也 木欲降而地嶽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得位 三日不降八日欲降而鬱先散而然後作越鬱氣者也 降而鬱發暴如天開之待時也降而不下鬱可速矣 降之不下急速如天鬱也便可刺之 降可折其所勝也 折勝其標而虛其本也故 當刺手太陰之所出刺手陽明之所入 手太陰之所出少商穴也在手大指之端內側去爪甲如韭葉手太陰之井也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而急出之手陽明之所入曲池穴也在肘外輔屈肘兩骨之間陷中手陽明之合刺可同身寸之一寸五分留七呼動氣應手至而急出之 火欲降而地玄窒抑之降而不入抑之鬱發散而可矣 二日不降七日降欲下而鬱散之速可刺之也 當折其所勝可散其鬱 火鬱折水可以除之 當刺足少陰之所出刺足太陽之所入 足少陰之井即涌泉穴也在足心陷者中屈足捲指宛宛中足少陰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三呼神氣至急出之先左後右足太陽之所入委中穴在膕中央約文中動脈應手足太陽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如至而急出之先左後右又可春分日吐之無此管也 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 二次同其法刺也 土欲降而地蒼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五日不降十日降欲降而鬱散而可速刺之 當折其勝可散其鬱 土鬱折水可除其苦 當刺足厥陰之所出刺足少陽之所入 足厥陰之所出太敦穴也在足大指端去爪甲上如韭葉及三毛之中足厥陰井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動氣急出之足少陽之所入陽陵泉穴在膝下一寸銜骨外廉陷者中是足少陽之合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十呼動氣至急出之 金欲降而地彭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 四日不降九日降欲下而鬱散可速刺也 當折其勝可散其鬱 金鬱折火可以除之 當刺心包絡所出刺手少陽所入也 心包絡所出中衝穴也在中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手心主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二呼動氣至急出之手少陽之所入天井穴也在肘外大骨之後肘後同身寸之一寸兩筋間陷者中屈肘得之手少陽合刺可同身寸之一寸留十呼動氣應手至而急出之 水欲降而地阜窒抑之降而不下抑之鬱發散而可入 一日不降六日降欲下而鬱散先可刺之也 當折其土可散其鬱 折其所勝可以散之也 當刺足太陰之所出刺足陽明之所入 足太陰之所出隱白穴也在足大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足太陰之井刺可同身寸之一分留三呼得氣至乃出之足陽明之所入三里穴在膝下三寸脛骨外廉兩筋間足陽明之所合刺可同身寸之五分留十呼得氣至而急出之 帝曰五運之至有前後與升降往來有所承抑之可得聞乎刺法岐伯曰當取其化源也是故太過取之不及資之太過取之次抑其鬱取其運之化源令折鬱氣不及扶資以扶運氣以避虛邪也 不及者當資其化源以補其所虧令不勝 資取之法令出密語 資取化源法方明於玄珠密語第一卷中 黃帝問曰升降之刺以知要願聞司天未得遷正使司化之失其常政即萬化之或其皆妄然與民為病可得先除欲濟羣生願聞其說 明其遷正故可預防 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言其至理聖念慈憫欲濟羣生臣乃盡陳斯道可申洞微 申顯也洞深也微妙也言可盡顯深妙 太陽復布即厥

陰不遷正即天運不和順因序失合而作疫也不遷正氣塞於上當寫足厥陰之所流氣舒而復塞之故寫之當寫足厥陰之所流流行開穴也在足大趾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足厥陰之榮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之厥陰復布少陰不遷正天失時令即氣令不正也不遷正即氣塞於上熱欲化而風乃布外也當刺心包絡脈之所流心包絡脈之所流勞宮穴也在掌中央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六呼動氣至而急出也少陰復布太陰不遷正子午天數有餘丑不得中正也不遷正即氣留於上雨欲化而熱布於天當刺足太陰之所流足太陰之所流大都穴也在足大趾本節後陷者中足太陰脈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動氣至而出之太陰復布少陽不遷正丑未天數有餘寅申未得中正不遷正則氣塞未通熱欲化而雨復布天當刺手少陽之所流手少陽之所流液門穴也在手小指次指間陷者中手少陽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動氣至而急出也少陽復布則陽明不遷正卯酉未得司天不遷正則氣未通上燥欲治天熱化復布天當刺足少陽之所入足少陽之所入天井穴也在肘外大骨後肘尖上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手少陽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動氣至而急出也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也刺手太陰之所流手太陰之所流本節後內側散脈交中手太陰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動氣至而急出之陽明復布太陽不遷正天數未終辰戌未得司正不遷正則復塞其氣寒欲行大而燥復化當刺足少陰之所流足少陰之所流然谷穴也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足少陰之榮也刺可同身寸之二分留三呼動氣至而出之帝曰遷正不前以通其要願聞不退欲折其餘無令過失可得明乎岐伯曰氣過有餘復作布正是名不過位也即名布正再治天而不能退位使地氣不得後化新司天未得中司去未可遷正故復布化令如故也新歲司天未得中司去歲司天仍舊治天是故氣過天令失常故興民作災之病也已亥之歲天數有餘故厥陰不退位也至子午之年猶尚治天風行於上木化布天雨經之化不令風化至酸作災當刺足厥陰之所入足厥陰之所入曲泉穴也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後陷者中屈膝而得之足厥陰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六分留七呼動氣至急出其鍼也子午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陰不退位也猶尚治天熱行於上火餘化布天熱清之虧雨化不令熱化復行天令也當刺手厥陰之所入心包之所入曲澤穴也在肘內廉下陷者中屈肘而取之手厥陰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之丑未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陰不退位也至寅申之年猶尚治天也經行於上雨化布天寒化虧熱化不令當刺足太陰之所入太陰陵泉穴也在內側輔骨下陷者中足陰之所入太陰陵泉穴也在內側輔骨下陷者中足陰之合刺可同身寸之五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也寅申之歲天數有餘故少陽不退位也猶尚治天熱行於上火化布天燥清令虧熱化復治布行天令當刺手少陽之所入手少陽之所入天井穴也在肘外大骨後肘尖上一寸兩筋間陷中屈肘得之手少陽之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分動氣至而急出之也卯酉之歲天數有餘故陽明不退位也至辰戌之年猶尚治天也金行於上燥化布天風化虧而寒化不令當刺手太陰之所入手太陰之所入尺澤穴也在肘約文中動脈應手手太陰之所合也刺可同身寸之三寸留三呼動氣至而急出之辰戌之歲天數有餘故太陽不退位也至巳亥之年猶尚治天也寒行於上寒水化布天風化不令寒化復治布行天令當刺足少陰之所入足少陰之所入陰谷穴也在膝下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外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足少陰之合刺可同身寸之四分動氣至而急出之故天地氣逆化成民病以法刺之預可平痾也氣交有變前後餘退可按天元刺其餘源始終可平也黃帝問曰剛柔二干失守其位使天運之氣皆虛乎與民為病可得平乎天運如虛可以法刺可得平也岐伯曰深乎哉問明其奧旨天地迭移三年化疫是謂根之可見必有逆門是謂根究天地之災必有逆危孤生之門戶假令甲子剛柔失守柔得其位上失其剛強得交司數可未至甲子上未終司己卯下雖還正是謂柔平孤虛其下也剛未正之己不得其甲即土運反虛而木逆勝剛未正柔孤而有虧甲不正於己也土運不令正失少陰不化是故天與皆虛而使邪化疫者也時序不令即音律非從司天猶布而中運有勝至矣甲未至而己音而呂有聲即黃鍾大宮不應夾鍾少宮即應夷表己卯下位孤主土運者也如此三年變大疫也甚則逆首詳其微甚察其淺深大虛而布政日久即深也深即其矣運未正即深甚也甚即深首尾二年至者即勝至久即深甚也甚即深首尾二年至者也欲至而可刺刺之則以明其刺法者即是布正而未知者是以三年中有大疫至刺補其天之正者可刺其即令之病也只言即其細詳微甚知其所至之期可先齊之者也當先補腎俞土疫至而腎虛者先補之腎俞在骨第十四椎下兩傍各同身寸之一寸五分未刺時先口嚙鍼暖而用之用圓利鍼臨刺時呪曰五帝上眞六甲玄靈氣符至陰百邪閉理念三徧自口中取鍼先刺二分留六呼次入鍼至三分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次三日手捫之令受鍼人胸氣三次又可定神魂者也次三日可刺足太陰之所注足太陰之所注太白穴也在內踝下陷者中足太陰脈之所注也先以口銜鍼令溫欲下鍼時呪曰帝扶天形護命成靈隨之三徧酒刺三分留七呼動氣至而急出其鍼也又有下位已卯不至而甲子孤立者次三年作土癘其法補瀉一如甲子同法也即甲子甲戌甲申甲午甲辰甲寅并及己丑己亥己酉己未己巳己卯凡甲己上下失守皆此一法而已其刺以畢又不須夜行及遠行令七日潔清淨齊戒所有自來賢有久病者可以寅時面向南淨神不亂思閉氣不息七徧以引頸嚥氣順之如嚥甚硬物如此七徧後餌舌下津令無數他家嚥氣可以深根固蔕以子受母氣也嚥下氣令腹中鳴至臍下子氣見母元氣故曰反本還元也久餌之令深根以氣固蔕也故嚥氣津者此名天池之水可久餌之資精氣血蕩滌五藏先滅元海一名離宮之水一名玉池一名神水不可唾之但可餌之以補精血可益元海也假令丙寅剛柔失守柔得其位上得其交歲而丙未運正治天下辛已獨治其泉上位丙失其剛干故中水運不得運太過也反受土勝之上運非太過不可執法而定之不以諸丙年作其水太過也當推之天數而知有虧也布天有餘而失守上正天鄰主治之此即布正之化正司主歲未得正位也天地不合即律呂音異柔干至而呂有音應剛干未至而律管無聲即少羽鳴聲而大羽無聲如此即天運失序雖有化而非常化也後三年變疫變有微甚故有遲速也當推其天數之淺深也詳其微甚差有大小大差七分小差五分每一分一十五日大差遲至小差徐徐而至之也徐至即後三年至甚即首三年推數差速即知運當先補心俞心俞在背第五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其氣動酒呪曰太始上清丹元守靈隨之三徧先想火光於穴下鍼後刺可同身寸之一寸半留七呼得氣至而徐徐出鍼次以手捫其穴令受鍼人閉氣三息而瀉氣也次五日可刺腎之所入腎之所入陰谷穴也在膝內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用圓利鍼令口中溫暖先以手按穴酒呪曰太微帝君五氣及眞六辛都司符扶晨雲誦之一徧刺可入同身寸之四分得動氣至而急出之又有下位地甲子辛已柔不

附剛亦名失守即地運皆虛後三年變水癘即刺法皆如此矣即丙寅丙子丙戌丙申丙午丙辰辛丑辛亥辛酉辛未辛巳辛卯如此上下失守皆指大少差而刺之其刺如畢慎其大喜欲情於中如不忌即其氣復散也合靜七日七日後神氣實而水穀不傷心欲實合少思思即傷澄心而神守中即道自降而其氣復上人飢想勞神居富陰中鬼王勞神即神役苦志心亂故天人命實即神和志安心靜即中也假令庚辰剛柔失守乙得其位上火其用也雖得其歲即庚未得中位也乙得下位以治其地上位庚失其剛干故中金運不得太過反受火勝之也上位失守下位無合乙未在下主地孤立也上無剛干正之天遭虛乙庚金運故非相招上下相招陰陽相合也天與運各得其化布天未退中運勝來不以年元勝復支干不合有上下相錯謂之失守庚不與乙相對合也姑洗林鍾商音不應也失守即同聲不相應也姑洗上管庚辰太商不如應林鍾下管乙未少商獨應矣此則天運化易故四序非常也三年變大疫名氣疫又詳其天數差有微甚大差七分即氣過一百五日即甚矣小差五分即氣過七十五日即微也微即三年至微即徐也甚即甚三年至甚即速也當先補肝當即第九肝俞補下兩傍各一寸半用圓利鍼以口溫暖先以丁按穴得動氣欲下鍼而呪曰氣發於右入黃庭誦之三過先想青氣於穴下然後刺之三分得氣而進鍼鍼入五分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令受鍼次三日可刺肺之所行肺之所行經渠穴也在手寸口脈中手太陰經也用圓利鍼於口內溫令暖先以左手按穴而呪曰太始上氣五符帝君元和氣合司入其神神之三徧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留二吁動氣至而出其鍼也刺畢可靜神七日慎勿大怒怒必眞氣卻散之又或在下地甲子乙未失守者即乙柔干即上庚獨治之亦名失守者即□□孤主之三年變癘名曰金癘亦名殺癘其至待時也詳其地數之等差亦推其微甚可知遲速爾遲至其三年遲即後三年諸其至如金疫刺法同前也諸位乙庚失守刺法同即天運各異金殺木之災也代民病也同刺而卻之也肝欲平即勿怒怒即陰生肝爲陽神也陰生即陽天後即臥念安其志勿誦惡語即陽神魂守中假令壬午剛柔失守下得其位上失其主即司天布正木運反虛也雖交歲而天未遷正中運勝即地見下酉獨主其運故行陰勝天未勝化是名二虛者已上壬未遷正下丁獨然即雖陽

年虧及不同災亦然三日肝自病風化不令運失其王木得其位天如布退可得遷正不假復而正角上下失守相招其有期指者也差之微甚各有其數也差七分計一百五日即大差之期也差五分即七十五日其下者又微也律呂二角失而不和同音有日上律羶實下呂南呂上大角不應下少角應故二角失而不和也後壬午遷正之日即上下角同聲相應微甚如見三年大疫微即至乙酉其即至甲申當刺脾之俞脾之俞在背第十一椎下甚遲發陰也用圓利鍼令口中溫暖而刺之即呪曰五精智精六甲玄靈帝符元首大始受眞誦之三徧先想黃氣於穴下然後刺之二分得氣至而次進之又得動氣次進之二進各一分留五呼即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令其人不息三徧而發津也次三日可刺肝之所出也在足大趾端去爪甲如韭葉及三毛之中足厥陰之井也用圓利鍼令口中溫暖而刺之即呪曰眞靈至玄大道冥然五神各位氣守三田誦之然後可刺入同身寸之三分留十呼動氣至而出其鍼刺畢靜神七日勿大醉歌樂其氣復散又勿飽食勿食生物動而氣散也醉即性亂飽即食脹故慎忌之食生物即傷脾氣也欲令脾實氣無滯飽無久飢故養脾也食無太酸無食一切生物宜甘宜淡淡入胃也宜益府生無久飢而又次於甘者無閒故養脾也又或地下甲子丁酉失守其位未得中司即氣不當位下不與壬奉合者亦名失守非名合德故柔不附剛天地二甲子上下不相招故陰陽有錯即中運失其歲合之常政也即地運不合三年變癘故名木癘又名風癘其至有即亦推其微甚其刺法一如木疫之法即諸丁壬上下失守皆同一法刺之假令戊申剛柔失守戊與癸合也天地二甲子即戊申合癸亥也下位癸亥至地其主地正司也上下位戊申過丁未天數未退而復布天故失守戊癸不合也戊癸雖火運陽年不太過也戊未正司癸下獨治故非太過反受水勝之也上失其剛柔地獨主其氣不正故有邪干運猶主之中見火運水來犯之故曰邪干迭移其位差有淺深天數過差亦有多少卻得奉合合要在日數也欲至將合音律先同中火運微也上下二律呂上察太少二徵合音同如此天運失時三年之中火疫至矣遲至辛亥所作也稽當刺脾之俞脾俞在背第三椎下各一寸半動脈應手用圓利鍼令口中溫暖先以手按穴過刺之呪曰眞陽用博氣灌元神帝符反本位合其類誦之三徧刺之二分飯氣欲至想白氣於穴下次進一分得氣至而徐徐出其鍼以手捫之於其穴也然可立愈也刺畢靜神七日勿大悲傷也悲傷即肺動而眞氣復散也凡喜怒悲樂恐皆不可過矣此五者皆可動天地眞神也故聖人恬淡虛無念可存神也故神能主形神在形道常長存也人欲實肺者要在息氣也無太過息慎勿多氣喘及言語多及飲冷形寒食過多大忌悲傷喜怒冷傷其肺神也又或地下甲子癸亥失守者即柔失守位也即上失其剛也即亦名戊癸不相合德者也即運與地虛後三年變癘即名火癘與火疫同也即法刺一體即諸戊諸癸上下同一體是故立地五年以明失守以證法刺於是疫之與癘即是上下剛柔之名也窮歸一體也即刺疫法只有五法即總其諸位失守故只歸五行而統之也此皆五疫癘歸天地不相和之氣化爲疫癘大傷人之命也故逢天元可通法刺復清生民也黃帝曰余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其病相染著如何得不相染也岐伯曰不相移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避其青氣天牝從來復得其往邪毒之氣在於淫汗反下取之其氣入於矣如人嗅得此氣入鼻至腦中流入諸經之中令人染病投鼻中令嚏之即出附如此即不相染也氣出於腦即不邪干復出即無相染也氣出於腦即生先想心如日即正氣存中而神守其本即邪疫之氣不犯之欲將入於疫室先想青氣自肝而出左行於西化作木如春柏之蒼澤次想白氣自肺而出右行於上化作金如劍戟之次想赤氣自心而出南行於上化作火如赫赫之炎爆次想黑氣自腎而出北行於下化作水如波浪之黑色次想黃氣自脾而出存於中央化作土如天地之黃色五氣護身之畢以想頭上如北斗之煌煌然後可入於疫室即正氣存中邪疫不干又一法於春分之日日未出而吐之用遠志去心以水煎之飲二盞吐之不疫者也又一法於雨水日後三浴以藥泄汗注汗出臭者無疫也又一法小金丹方辰砂二兩水磨雄黃一兩葉子雌黃二兩紫金半兩粉作末令細之同

入合中外固了地一尺築地實不用爐不須藥制用火二十斤煅之也七日終常令火及二十斤候冷七日取次日出合子埋藥地中七日亦須吉地者佳也取出順日研之三日煉白沙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日望東吸日華氣一口冰水下一丸和氣嚥之服十粒無疫干也黃帝問曰人虛即神游失守位使鬼神外干是致夭亡何以全眞願聞刺法岐伯稽首再拜曰昭乎哉問謂神移失守雖在其體然不致死或有邪干故令夭壽邪未干而不病邪干而有卒亡也只如厥陰失守天以虛人氣肝虛感天重虛即魂游於上肝虛天虛又遇出汗於肝而三虛散神游上位左無英君下即神光不聚而白尸鬼至令人卒亡者也邪干厥大氣身溫猶可刺之目中神彩有四股雖冷心腹尚溫如口中無涎舌卵不縮者非感厥也即名尸厥故可救之復甦刺其足少陽之所過足少陽之所過丘墟穴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同身寸之五寸足少陽之原也用毫鍼於人近體撚鍼至溫以左手按穴呪曰太上元君常居其左制之三魂誦之三徧次呼三魂名爽靈胎光幽精誦之三徧次想青龍於穴下刺之可以同身寸之三分畱三呼可徐徐出鍼親令人按氣於口中腹中鳴者可治之次刺肝之俞在背第九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者身畱之左手按穴呪曰太微帝君元英制魂眞元及本令入青龍又呼三魂各如前三徧刺入同身寸之三分畱三呼次進二分畱三呼復取鍼至三分畱一呼徐徐出即氣及而復活

人病心虛又遇君相二火司天失守感而三虛又致汗出於心即致神魂遊於上入泥丸遇火不及黑尸鬼犯之令人暴亡不出一時可救之四股冷氣雖閉絕不變色舌卵如不縮者可救目中神彩不變者可刺之也可刺手少陽之所過手少陽之所過陽池穴也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之原也用毫鍼人身溫撚以手按穴呪曰太一帝君泥丸總神丹無黑氣來復其眞誦之三徧想赤鳳於穴下刺入二分畱七呼次進一分畱三呼復退畱一呼徐徐手捫其穴即令復活也復刺心俞在背第五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著身溫房以手按穴呪曰丹房守靈五帝上青陽和布體來復黃庭誦之三徧刺可同身寸之七分畱一分次進一分畱一呼退至二分畱一呼徐徐而出鍼以手捫其穴也人脾病又遇太陰司天失守感而三虛重虛而汗出於脾因而三虛智意二神遊於上位故曰失守又遇土不及青尸鬼邪犯之於人令人暴亡不出一時可救之也四股冷而身溫肩溫者可

活之矣口中無涎即名尸厥可刺足陽明之所過足陽明之所過衝陽穴也在足跗上骨間動脈去陷谷三寸足陽明之原也用毫鍼於人身溫煖以手按穴呪曰常在魂庭始清太室元和布氣六甲及眞誦之三徧先想黃庭於穴下刺入三分畱三呼次進二分畱一呼徐徐退而以手捫之者也復刺脾之俞在背第十一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以手按之呪曰太始乾位總統坤元黃庭眞氣來復游全誦之三徧刺之三分畱二呼進至五分動氣至徐徐出鍼人肺病遇陽明司天失守感而三虛人虛天虛又汗出於肺因而三虛即魂遊於上故曰失守之也又遇金不及有赤尸鬼干人令人暴亡不出一時可救之雖無氣手足冷者心腹溫鼻微溫目中神彩不轉口中無涎舌卵不縮者皆可刺之也可刺手陽明之所過手陽明之所過合谷穴也在手大指次指閒手陽明之原也用毫鍼者入髓道幾洗以手按穴呪曰青氣眞全帝符日元七竅歸右令復本田誦之三徧想白氣於穴下刺入三分畱三呼次進鍼至五分畱三呼復退一分畱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復活也復刺肺俞肺俞在背第三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著體溫煖先以手按穴呪曰左元眞人六合氣實天符帝力來入其司誦之三徧鍼入一寸半畱三呼次進二分畱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人腎病又遇太陽司天失守感而三虛人虛天虛又感出汗於腎感而三虛即腎神遐遊於黃庭雖不離體神光不聚故失守也又遇水運不及之年有黃尸鬼干犯人正氣吸人神魂致暴亡氣絕四肢厥冷心腹微溫眼色不易眉口及舌不變口中無涎即可救也可刺足太陽之所過足太陽之所過京骨穴也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是足太陽之原也用毫鍼著人身溫煖以手按穴呪曰元陽育嬰五老反眞泥丸玄華補精長存想黑氣於穴下刺入一分半畱三呼次進至三分畱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刺足少陽之俞在背第十椎下兩傍各一寸半用毫鍼先以手按穴呪曰天玄日晶太和昆靈眞元內守持入始清誦之三徧刺之三分畱三呼次又進五分畱三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

黃帝問曰十二藏之相使神失位使神彩之不圓恐邪干犯治之可刺願聞其要五神失守以明刺法又言十二神之妙用也岐伯稽首再拜曰悉乎哉問至理道眞宗此非聖帝焉究斯源是謂氣神合道契符上天人氣動合司天神氣相合出乎盛衰也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任治於物故爲君主之官故心從形有神託心斯存是故心者神之舍也即眞心失守虛而神不守位即姿游諸室五神不安而乃令虛也可刺手少陰之源手少陰之源者即是兌骨穴也此是眞心之源在掌後兌骨之端陷者中一名中都用長鍼口中溫煖刺入三

分畱三呼進一分畱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復蘇也肺者相傳之官治節出焉位高爲君故官爲相傳主行榮衛故治節由之喘息而自然有多語失節飲冷形寒悲愴是以肺神不守位即虛也可刺手太陰之源肺之源出於太淵在掌後大筋一寸五分間陷者中手太陰之所過用長鍼以口中溫鍼以手按穴刺入同身寸之三分畱三呼動氣至而徐徐出鍼以手捫穴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勇而能斷故曰將軍窮盛未前故日謀慮出皆怒而氣上過針交不前因而神失守神光不聚可用前法刺之全神守者也可刺足厥陰之源足厥陰之源太衝穴也在足大趾本節後二寸陷者中乃肝脈所過爲源用長鍼便於口中先溫鍼以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畱三呼進二分畱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也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剛正果決故官爲中正直而不疑故決斷出焉交勤而卒怒怒而不息氣上而不守位使人中正不利欲成膈暴神光不聚未

有邪干先可以刺治之者也可刺足少陽之源足少陽之源邱墟穴也在足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穴五寸足少陽之所過也用長鍼於口內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畱三呼進至五分畱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之也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膻中者在臂兩乳閒爲氣游手厥陰包絡之所居此作相火位故言臣使主其喜樂中及驚喜怒思恐如神失守位使人如失志恍恍然神光不聚邪來于之可用刺法治之正神和也可刺心包絡所流勞宮穴也在手掌中央動脈手心主之所流也用長鍼於口中溫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同身寸之三分畱二呼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也脾爲諫議之官知周出焉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中出焉謂之智智周慮事指從意智也故知周出焉意有所著欲念生他想勞意不已智有所存神於失守則神元不聚可預於之者也可刺脾之源脾之源在足內側核骨下陷者中是足太陰之所過爲源用長鍼於口內溫鍼

先以左手撚穴刺可入三分畱五呼進至三分畱五呼即可徐徐而退鍼以手捫之胃爲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包容五穀是補倉廩之官勞囊西傷故云五味出焉飲食飽甚汗出食飽房室即氣畱滯在神游失守邪干未至可以預治全眞可刺胃之源胃之源衝陽穴也在足附上如同身寸之五分骨間動脈上去陷谷穴五寸是足陽明之所過用長鍼旅口中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畱三呼進至二分徐徐出鍼以手捫其穴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傳道爲傳不裸之道變化請變化物之形故云傳道之盲變化出焉男子有反之過故失守位邪非干之以刺祇刺之卻合反卻蘇也可刺大腸之源大腸之源合谷穴也在手大指大指曲骨閒手腸明之所過也用長鍼口中溫鍼刺入三分畱三呼進至二分畱一呼徐徐出之也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元復化傳入大腸故云受盛之官化物出焉受而有異非合不合神失

守可刺全眞者可刺小腸之源小腸之源脘骨穴也在手外側脘前起骨下陷者中手太陽之所過也用長鍼於口中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一呼徐徐出鍼次以手摑其穴也三呼進二分留一呼徐徐出鍼

醫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強於作用故曰作強巧在女則當伎巧化形容故曰伎巧在男正曰作強人強作過失動合於三元八正故神失守位也故預刺而可全眞者也

刺其腎之源腎之源出於大谿在足內踝下跟骨之前陷者中足少陰之所過爲源用長鍼於口中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人三分留一呼進一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摑其穴也

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引道陰陽開通閉塞故曰決瀆水道出焉決者如四瀆入海不變其道故曰四瀆也三焦決瀆即精與水道不相合也故曰三焦者上中下上焦者主內而不出或非內而即內故不守中焦者主腐熟水穀或博動於中人或非動而動是謂振動者神失守位下焦者主出而不內或當出而不出者故曰神失守位

刺三焦之源三焦之源出在手表腕上陷者中手少陽脈之所過也用長鍼於口內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一呼徐徐出鍼以手摑腸胱者州都之官精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當位孤府故曰都官居下內空故藏精液若得氣海之氣施化則液便注泄氣海之不足則閉隱不通故曰氣化則能出矣人若滿便而合氣注腸胱故精泄氣動水道不通故曰州都官通故神失守位即可以刺法全眞者方知此法大妙也

刺腸胱之源腸胱之源京骨穴也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者中足太陽之所過用長鍼於口中溫鍼先以左手按穴刺可入三分留三呼徐徐而出鍼以手摑其穴也

凡此十二官者不得相失也失則災害至故不得相失之即則神光不聚故有鄰干犯之害天命左先刺以全眞也是故刺法有全神養眞之旨亦法有修眞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神爲主養之宗故作先也

道貴常存神神固根精氣不散神守不分內三寶即神氣精一失其位三者皆傷三者皆守故曰元和也然即神守而雖不去亦全眞神如去即死矣然則在其體身中而未去者亦非守位而全眞也

人神不守非達至眞神不守即光明不足故要守眞人在母腹中靜聚神光而可以修眞眞初合濕人爲知道

至眞之要在乎天玄先通天玄之息是謂玄牝名人中之居一名脘一名谷神之門一名神頭一名上部之息是謂玄牝之門一名脘息之門一名通天之要人能忘嗜欲定書卷又所動隨天玄牝之息絕其想念如在母腹中之時命曰返天息而歸命遇入寂滅反太初之道者也神守天息復入本元命曰歸宗位之神可入有諸疾守之道非治疾也故要修養和神也

本病論篇第七十三

黃帝問曰天元九紀余已知之願聞氣交何名失守六氣升降上下交位以五藏配天地之常岐伯曰謂其上下升降遷正遷位各有經論上下各有不前故名失守也天元玉冊云六氣常有三氣在天三氣在地作右關氣一氣入地作右關氣一氣遷正作司天一氣遷正作在泉一氣遷位作天左間氣一氣遷位作地右間氣氣交有合常得位所在至當時即天地交遷變而方泰也天地不交遷作病也

是故氣交失易位氣交遷變變易非常即四時失序萬化不安變民病也於是六氣有升不得其升者欲降而不得其降者有當遷正而不得遷正者自當其位而不得位故有如此之分則天地失其常政故萬民不安也帝曰升降不前願聞其故氣交有變何以明知再問窮源用也岐伯曰昭乎問哉

明乎道矣氣交有變是謂天地機木欲升上見天柱芳二火欲升上見天衡窒土欲升上見天內窒金欲升上見天英窒水欲升上見天玄窒所勝而不前者

但欲降而不得降者地窒刑之木欲降而地玄窒刑之土欲降而地黃窒刑之金欲降而地形窒刑之水欲降而地蟄窒刑之地九窒法天之象本勝之氣故不降也

又有五運太過而先天而至者即交不前運遲陽年於有司之主也至後交勝而不前者

但欲降而不得降者中運抑之木欲降而中見金運過

但欲升而不得其升中運抑之木欲升而中見土運勝之水欲升而中見木運勝之土欲升而中見水運勝之金欲升而中見火運勝之水欲升而中見土運勝之者皆遇運太過早至其中而先於氣交而抑之不前者也

但欲降而不得其降中運抑之木欲運太過而先至其中或降而不下中運刑之抑之不前也

於是有升之不前降之不下者有降之不下升而至天者有升降俱不前作如此之分別即氣交之變變之有異常各各不同災有微甚者也是故上下天地之升降交氣有天窒地窒之勝負故民病微甚異爾也

帝曰願聞氣交遇會勝抑之由變成民病輕重何如欲明其變病本源之證也岐伯曰勝相會抑伏使然六氣升降乃輕論之道也氣交之常也遇會之不常而相投之勝伏抑之成變者也

是故辰戌之歲本氣升之主運天柱勝而不前辰戌之歲太陽運正作司天也即厥陰正作在泉也地而作右間至此歲而升天作左間也又遇司天深計算位至天柱窒也木欲升天柱金司天土勝之不前也又遇庚戌金運先天

中運勝之忽然不前庚年金運先天至次後十三日始交司天欲升而金運抑之也木運升天金運抑之或上見天柱窒或中見金運也升而不前即清生風少肅殺於春露霜復降草木乃萎民病溫疫早發咽嗌遂乾四肢滿肢節皆痛久而化鬱至天得左間日遇發作也即大風摧拉折順鳴蓁民病卒中偏痺手足不仁青埃見時風疫乃作民反張股體直強治之逢三餘也

是故己亥之歲君火升天主窒天遂勝之不前君火以在地三年至己亥之歲少陰升天作左間也此可定之也天遂水司水天元冊用除算至坎宮除其數者即天遂窒作主司故水窒勝也

又厥陰木運正則少陰水得升天水運以至其中者君火欲升而中水運抑之即天遂水司勝即或水運抑之

升之不前即清寒復作冷生旦暮民病伏陽而內生煩熱心神驚悸寒熱間作日久成鬱二七日不解以爲日久即暴熱迫至赤風腫翳化疫溫癘暖作至天作左間日遇作也民病伏熱內煩痹而生厥甚則血溢也

赤氣瘴而化火疫皆煩而躁渴渴甚治之以泄之可止是故子午之歲太陰升天主窒天沖勝之不前太陰在地二年暴一年遇升天作少陰之左間也此即定矣其天衝窒至有法即不可前定之也如會天衝窒便升之也故曰升之不前也

又或遇壬子木運先天而至者中水運抑之也木升於大寒之日也木早至十三日上故升或遇此二不抑之者土運抑其而病深之也

升天不前即風埃四起時舉埃昏雨淫不化民病風厥逆潮徧痹不隨脹滿久而伏鬱即十日不升者至以爲日久即黃埃化疫也開氣上鬱之民病天凶臉肢肩黃疽滿閉淫令弗布而化迺微黃埃起而黃風化疫皆肢體痛而口苦者

是故丑未之年少陽升天主窒天遂勝之不前少陰在地三年畢至此歲升天作太陰左間也此可前定之也天遂失算位取之法不定也或遇之者即水運之可升之於火故不可便升也

又或遇太陰未運正者即少陰未升天也水運以至者即升天不前者有此二抑之者也

升天不前即寒雰反布凜冽如冬水復涸冰再結暖乍作冷復布之寒暖不時民病伏陽在內煩熱生中心神驚駭寒熱間爭以久成鬱二七不解以爲日久

也即暴熱迺生赤風氣瞳翳至天得位之日迺作化成鬱癘迺化作伏熱內煩痹而生厥甚則血溢疮氣生而化大疫皆煩而大熱涼藥不可制於火之鬱甚於君火故厥乃血溢也是故寅申之年陽明升天主窒天英勝之不前陽明在地三年畢至此年升天作少陽左間也即經論中乃定矣九窒隱天數不足金遇火窒之可勝之不可升天又或遇戊申戊寅火運先天而至歲未交司運先至一十三日金欲升天火運抑之此指遇一陰不可升也或二者同會其抑大升之不前即時雨不降西風數舉鹹鹵燥生地南鹵生白見鹹而燥生也民病上熱喘嗽血溢久而化鬱四九不升火即鬱爲日久也白埃翳霧清生殺氣民病脅滿悲傷寒鼽嚏嗌乾手拆皮膚燥白埃起時殺疫火生民病皆燥而明乾治可刺之也是故卯酉之年太陽升天主窒天內勝之不前太陽在地三年畢此年升天作陽明之左間也即經論定矣升天即天內從之數法推之也水遇土窒之司勝之不可升之抑而復鮮又遇陽明未運正者即太陽未升天也土運以至己酉己卯水欲升天土運抑之或見天內窒土刑勝之或見土運抑之有一不勝也升之不前即溼而熱蒸寒生雨閉民病注不食不及化久而成鬱十二日不降爲日久也冷來客熱水窖卒至民病厥逆而嗽熱生於內氣痹於外足脛痠疼反生心悸悗熱暴煩而復厥黑埃起至寒疫至皆煩而悸厥治之可溢也黃帝曰升之不前余已盡知其旨願聞降之不下可得明乎再欲細明其道也岐伯曰悉乎哉問是之謂天地微旨可以盡陳斯道所謂升已必降也一升至天作左間一年二年是正作司天三年遷位作右間四年後降也至天三年次歲必降降而入地入地作左間一年次歲作遷正如此升降始爲左間也司地又次歲乃退作右間也三而在天三而在地一歲兼從命往來命之六紀者矣乎矣害先明其升次歲共降也是故丑未之歲厥陰降地主窒地晶勝而不前又厥陰在天三年必降又遇地九窒中地晶西方兌塞金司勝之不可使入其地也抑之不入乃化成民病也又或遇少陰未退位少陰天數有餘作布即厥陰未降下金運以至中或遇乙丑乙未中央見金抑之也金運承之降之未下抑之變鬱鬱伏之氣降而不下成其民病木欲降下金承之降而不下蒼埃遠見白氣乎之風舉埃昏清躁行殺霜露復下肅殺布令久而不降抑之化鬱三日不降八日降不降化風疫也即作風躁相伏暄而反清草木萌動殺霜乃鬱未見懼清傷藏喧和令節大清殺之後布殺霜蒼埃見時風疫至治之吐而得復不可下是故寅申之歲少陰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少陰在天三年四年即降又遇地窒主司地玄窒水司降而不入抑伏化爲民病也又或遇丙申丙寅水運太過先天而至歲水運太過至其中即少陰降而不下迺成其鬱與民爲其災也君火欲降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形雲纖見黑氣反生暄暖如釘寒常布雪稟列復作天雲慘慄久而不降伏之化鬱二日不降七日降不降即鬱其發也寒勝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溫病欲作也民皆夜臥不安黃風化疫解可泄也是故卯酉之歲太陰降地主窒地蒼勝之不入太陰在天三年至此年降入地作少陰左間也又遇主窒地蒼窒木司勝之不入也又或少陽未退位者即太陰未得降也或水運以至丁酉丁卯水運承之降而不下即黃雲見而青霞彰鬱蒸作而大風霧翳埃勝折損迺作久而不降也伏之化鬱十日不降爲日久也天埃黃氣地布鬱蒸民病四肢不舉昏眩肢節痛腹滿塡臆黃風三舉民病溫淫皆痞滿治可大下愈是故辰戌之歲少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不入少陽下降天三年畢次年地作太陰左間丙辰丙戌主地玄窒水司勝不入而化民病也又或遇水運太過少天而至也水運承之水降不下即形雲纖見黑氣反生暄暖者也水運承之水降不下即形雲纖見黑氣反生暄暖欲生冷氣卒至甚即冰雹也久而不降伏之化鬱二日不降七日降不降即鬱發也冷氣復熱赤風化疫民病面赤心煩頭痛目眩也赤氣彰而熱病欲作也民病夜臥不安黃風化疫解可泄之而愈也是故己亥之歲陽明降地主窒地彤勝而不入陽明在天三年次年下降入地作少陽左間也又遇主窒地彤窒火司勝之不入即化成病也又或遇太陰未退位即少陽未得降即火運以至之發巳發亥火運承之不下即天清而肅赤氣迺彰暄熱反作民皆昏倦夜臥不安咽乾引飲懊熱內煩大清朝暮暄還復作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四日不降九日降不降即鬱發也天清清寒遠生白氣民病掉眩手足直而不仁兩脅作痛滿目怔怔白氣雲而鈍疫至民皆癘而咽乾鼽衄治可制之是故子午之年太陽降地主窒地玄勝之降而不入太陽在天三年次年復降入地作陽明左間又遇地阜土司勝之不入者也又或遇土運太過先天而至甲子甲午土運承之降而不入即天彰黑氣暗慘慘纖施黃埃而布溼雹化令氣蒸溼復令久而不降伏之化鬱十二日不降者即鬱其發也民病大厥四肢重怠陰痿少力天布沈陰蒸溼間作黑氣彰而失疫至治可益之也民病皆厥而體重帝曰升降不前晰知其宗願聞遷正可得明乎晰明也岐伯曰正司中位是謂遷正位司天不得其遷正者即前司天以過交司之日以過大寒日別氣正之初氣未至也即遇司天太過有餘日也即仍舊治天數新司天未得遷正也年即以交即司天之氣未交司故也厥陰不遷正即風暄不時花卉萎瘁民病淋溲目系轉轉筋害怒小便赤太陽司天天數有餘如退位之日厥陰得治遷正也風欲令而寒由不去溫暄不正春正失時雖得初氣天令不傳木氣不仲民迺病肝少陰不遷正即冷氣不退春冷後寒暄暖不時民病寒熱四肢煩痛鬱脊強直厥陰司天天數有餘厥陰雖有餘日別位司天皆天數終日始遷正如少陰至二月春分得位正之時乃遷化變便可遷正乃合司天也木氣雖有餘位不過於君火也木氣有餘數不盡有餘日得時化春分日便可遷正木猶未退即可同治於天也其餘氣皆無此也復治天治數未終遇君火雨失令萬物枯槁當生不發民病手足痠痛腫大腹水腫塡臆不食殞泄鶩溏巳戌不舉少陰司天天數未遷正少陰數終可得遷正也雨化欲令熱猶治之血煦於氣亢而不澤少陰有餘未盡天數故不遷位即太陰未得遷正即土氣不申而民病於脅也少陽不遷正即炎灼弗令苗秀不榮酷暑於秋肅殺晚至霜露不時

民病痟瘧骨熱心悸驚駭甚時血溢（雖有寅申之年上尚治之退位之日火行酷暑於後故涉暑於秋也）陽明不遷正則暑化於前繼於後草木反榮民病寒熱鼽嚏皮毛折爪甲枯燥甚則喘嗽息高悲傷不樂（少陽司天天數有餘如退位日陽明不遷正也）熱化乃布燥化未令即清勁末行肺金復病（雖得卯酉之年猶火化熱之令也故肺重復受病）太陽不遷正即冬清反寒易令於春殺霜在前寒冰於後陽光復治發烈不作雰雲待時民病溫爲至喉閉溢乾煩燥而渴喘息而有音也（陽明司天天數有餘退位日太陽遷正故多煩燥渴喘者也）寒化待燥猶治天氣過失序與民作災（雖得辰戌之年猶尚清化治天故失序也）帝曰遷正早晚以命其旨願聞退位可得明哉岐伯曰所謂不退者即天數未終（天數未終其氣仍治雖遇交司由未退位也）即天數有餘名曰復布政故名曰再治天氣即天令如故而不退位也（此治天下過而不退位猶主天厥陰不退位即天風早舉時雨不降陰令不化民病溫疫流廢風生民病皆肢節痛頭目痛伏熱內煩咽喉乾引飲（厥陰天數有餘在本數之上司天氣高而災化善也合作布政而復下災故反甚之者也）少陰不退位即溫生春冬蟄蟲早至草木發生民病腸熱咽乾血溢驚駭小便赤澀丹瘤瘮瘡蔓毒（少陰天下有餘過歲而復作布政大令酷災矣）太陰不退位而取寒暑不時埃昏布作溫令不去民病四肢少力食飲不下泄注淋漏足脛寒陰痿閉塞失溺小便數（太陰有餘過歲而猶尚治天其氣復下矣病至胃也）少陽不退位即熱生於春暑過後化冬溫不凍流水不冰蟄蟲出見民病少氣寒熱更作便血上熱小腹堅滿小便赤沃甚則血溢（少陽天數有餘至過歲猶治天甚則氣復下其災至脾肺藏也）陽明不退位即春生清冷草木晚榮寒熱閉作民病嘔吐暴注食飲不下大便乾燥四肢不舉目瞑掉眩（陽明天數太過至交歲而猶尚治天氣復降其災至甚於肝藏也）帝曰天歲早晚余以知之願聞地數可得聞乎岐伯曰地下

遷正升及退位不前之法即地土產化萬物失時之化也（即應之生萬物之不時數無次序天令與民作災今乃於上下二干失移之中者也）帝曰余聞天地二甲子十干十二支上下經緯天地數有迭移失守其位可得昭乎（同天地二甲子有上下不合其德者爲失守也）岐伯曰失之迭位者謂雖得歲正未得正位之司即四時不節即生大疫（天地不合德即名天地失節即上下二管音不相應即大不主與天主失節上下失音萬物不安也）汪玄珠密語云陽年三十年除六年天刑計有太過二十四年（除庚子庚午君火刑金運庚寅庚申相火刑金運庚戌戊辰太陽刑火運也此爲與其天地氣上臨中運不得太過者也）除此六年皆作太過之用令不然之旨（即太過作陽年中運餘也忽有上下失支迭位故不爲者也）今言迭支迭位皆可作其不及也（陽年者運太過也五音皆定矣太音也運自勝有餘而無邪傷故名正化疫也其剛干不相對柔干即上下不相招即陰陽相錯天地不合德中運雖陽多而作太過故有勝復乃至者也）假令甲子陽年土運太室（土太過即運傷蟲蟲勝及腎藏氣不及土勝於水也即黃鍾之管音高故曰太室也依甲子之氣應者上應鍾屋大而明也）如癸亥天數有餘者年雖交得甲子（甲雖臨子末得運正）厥陰猶尚治天（年雖甲子司天尚化風冷厥陰猶復而正於天也）地已遷正陽明在泉（或名司地即數高者）去歲少陽以作右間（癸亥司地少陽退位以即厥陰之地陽明作地下之右間氣者也）奉者也（故曰上下不相招陰陽有相錯即癸與己相對故天地不合德即以不合甲地）會土運太過虛反受木勝故非太過也何以言土運太過況黃鍾不應太室木既勝而金還復金既復而少陰如至即木勝如火而金復微（謂少陰見厥陰退位而少陰立至故金欲復而火至故復有少也）如此則甲己失守復三年化成土疫晚至於卯（甲子至丁卯四年至早至丙寅甲子至丙寅三年至）士疫至也（至於四維時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詳乎太一又只如甲子年如甲至子而合應交司而治天（少陰至甲子年司天天遷正應時也）即下已卯未遷正而戊寅少陽未退位者亦甲己下有合也（即甲與戊相對子與寅配位即土運非太過而木乃乘虛而勝土也金火又行復

勝之即反邪化也（即勝之小而或不復後三年化爲名曰士爲其狀如士疫者本是自天來爲從地至故反化邪生也）陰陽天地殊異爾故其大小善惡一如天地之法旨也假令丙寅陽年太過如乙丑天數有餘者雖交得丙寅（雖丙得寅猶未遷正而作司天）太陰尚治天也地已遷正厥陰司地（或作在泉）去歲太陽以作右間（乙丑司地庚辰以退位而作右間即上下不相招陰陽有相錯即辛與乙不相合故不合也）即天太陰而地厥故地不奉天化也乙辛相會水運太虛反受土勝故非太過即太簇之管太羽不應土勝而雨化水復即風（即天地而有其氣有化大疫即與陰陽復不同也）此者丙辛失守其會後三年化成水疫晚至己巳（丙寅至己巳四年）早至戊辰（丙寅至戊辰三年）甚即速微即徐（徐至己巳）水疫至也大小善惡推其天地數乃太乙游宮又只如丙寅年丙至寅且合應交司而治天（少陽至而作司天應時遷正）即辛巳未得遷正而庚辰太陽未退位者亦丙辛不合德也（即丙與庚相對辰與寅相配位也即水運非太過也）即水運亦小虛而小勝或有復（丙寅至也即無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水癘其狀如水疫（一名疫治法如前假令庚辰陽年太過如己卯天數有餘者雖交得庚辰年也（雖庚臨辰猶未遷正陽明猶尚治天地以遷正太陰司地（即是在泉）去歲少陰以作右間（己卯年地甲子以遷少陰作右間也）即天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陰作右間也即天陽明而地太陰也故地下奉天也乙已相會金運太虛反受火勝故非太過也即姑洗之管太商不應火勝熱化水復寒刑（此天地非時行不節之令即三年始成大疫行天下也）此乙庚失守其後三年化成金疫也速至壬午（庚辰至壬午三年是其速至）徐至癸未金疫至也大小善惡推本年天數及太一也（疫至之年又遇失守其災大也不見五福及其太一且惡死人太半也如卻會合德者災小猶如見五福與其太一者其災且小善減其半也）又只如庚辰如庚至辰且應交司而治天（太陽至庚辰年司天天應時遷正而治天也）即下乙未未得遷正者即地甲午少陰未退位者且乙庚不合德也（即甲與庚相

對辰午相配此名失守非配太過即下乙未干失剛亦金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太陰至未即不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金癘其狀如金疫也金疫又名殺疫金癘又名殺癘治法如前假令壬午陽年太過如辛巳天數有餘者雖交後壬午年也雖壬與午剛陰猶未遷正猶尚治天地已遷正陽明在泉丁酉治地去歲丙申少陽以作右間壬午年丁酉遷正辛巳年丙申退位也即天厥陰而地陽明故地不奉天者也即陽明當上奉少陰不與厥陰奉合也故丁酉與辛巳不相合得也丁辛相合會木運太虛反受金勝故非太過也即藏賓之管太角不應金行燥勝火化熱復此天地非時行不節之氣即三年始成大疫即遠微即徐遠即首尾三年徐即後三年作疫至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壬至午且應交司而治之少陰壬至午年司天應時而遷正得位者即下丁酉未得遷正者即地下丙申少陽未得退位者見丁壬不合德也即壬丙相對午申相配此失守非合德見非太過也即丁柔干失剛亦木運小虛也有小勝小復如陽明至復即不復也後三年化癘名曰木癘其狀如風疫法治如前大可吐而治之假令戊申陽年太過如丁未天數太過者雖交得戊申年也雖戊與申猶未遷正也太陰猶尚治天地已遷正厥陰在泉癸亥治地去歲壬戌太陽以退位作右間即天厥陰而地太陽故地癸亥與壬戌相合也故火運不應其夷則未應其徵也下管癸亥少徵應之即下見癸亥主司地故同管之不相應即上下天地不相合德故不相應也此戊癸失守其會後三年化疫也運至庚戌首尾三年大小善惡推疫至之年天數及太一又只如戊申如戊至申且應交司而治天少陽主戊申年司天應時遷正而治天也即下癸亥未得遷正者即地下壬戌太陽未退位者見戊癸未合德也即壬戊相對申戊相配此失守非合德又過即下癸柔干失剛見火運小虛也有小勝或無復厥陰至復即無復後三年化癘名曰火癘也治法如前治之法可寒之泄之已上五失守變五疫下五失守變五癘也即上剛柔二干其主運有失支不守之者以此五法即諸陽年也黃帝曰人氣不足天氣如虛人神失守神光不聚鄉鬼干人致有天亾可得聞乎人氣與天氣同失守即鬼鄉干人致死也岐伯曰人之五藏一藏不足又會天虛感邪之至也其不足之藏與天氣同聲虛也人憂愁思慮即傷心又或遇少陰司天天數不及太陰作接閒至即謂天虛也此即人氣天氣同虛也又遇驚而奪精汗出於心大驚汗出於心即心中靖脈或少陰故神失守也因而三虛神明失守先有病又遇心也先有勞神之病又遇少陰天數不及也又更驚而奪精此三會而神明失守也心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心者任治於物故為君主之官清靜樓臺故曰神明出焉神失守位即神游上丹田在帝太一帝君泥丸君下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君總眾神地君主之官神明失守其位游於神既失守神光不聚神地君主之官神明失守其位游於此處不守心位神光即聚圓光不潔即圓光缺矣即鬼鄉卻遇火不及之歲有黑尸鬼見之令人暴亾陰尸干人其火運不及非只癸年戊年失守亦然火司天數不及亾及本然也黑尸鬼形如黑犬頭似蟲人髮逢不髻目大人見之吸人神魂人飲食勞倦即傷脾即飲食飽暴者作犬聲卒然而亾人飲食勞倦即傷脾房事即氣滿於脾以勞役氣滿於脾脾傷有病也又或遇太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陽作接閒至即謂之虛也人氣與天氣不及即虛天人氣虛及又虛也此即人氣虛而天氣虛也又遇飲食飽甚汗出於胃醉飽行房汗出於脾脾腎汗出即精血減少感天虛而作三虛脾神失守其位因而三虛脾神失守先有病於脾次遇天虛脾感天重虛又遇汗出而減其精血乃故名三虛也脾為諫議之官智周出焉脾者心之子心在所使謂之意意出謂之智智周萬物謂之神即脾附神意智乃故失神既失守神光失位而不聚也鬼乃干之卻遇土不及之年或已年或甲年失守或太陰天虛青尸鬼見之令人卒亾人久坐濕地強力入水即傷腎汗出於腎即精血減少故作三虛即精亾心神失守其位也腎為作強之官伎巧出焉因而三虛腎神失守神志失位神光不聚神精志三神虛失位游於

黃帝內經素問遺篇終

黃庭司命君之下乃即圓光歛矣卻遇水不及之年或辛不會符或丙年失守或太陽司天虛有黃尸鬼至見之令人暴亾此有三虛又遇水不及即黃尸鬼干人牛頭身黃見之時咳人神魂皆暴亾也人或憂怒氣逆上而不下即傷肝也又遇厥陰司天天數不及即少陰作接閒至是謂天虛也肝先病又遇天虛而感乘虛也此謂天虛人虛也又遇疾走恐懼汗出於肝肝為將軍之官謀慮出焉神位失守神光不聚神光不聚即圓光歛而不周尸鬼乃干人也又遇木不及年或丁年不符或壬年失守或厥陰司天虛也有白尸鬼見之令人暴亾也有此三虛者即神游失守白尸鬼即如雞身白有白毛見之咳人神魂皆卒然而亾也已上五失守者天虛而人虛也神游失守其位即有五尸鬼干人令人暴亾也謂之曰尸厥卒而亾口中無涎者舌卷卵縮者尸厥若出涎而舌卷者蠱厥也人犯五神易位即虛光不圓也非但尸鬼即一切邪犯者皆是神失守位故也神失守位雖其體中而二氣失位也即神光不聚而邪犯之有妖魅交通往來皆是五神失守乃邪所至也此謂得守者生失守者死得守者本位而五神各得其居即神光乃圓明而聚矣故一切邪不犯之乃生也得神者昌失神者亾老子云氣來入身謂之生神去於身謂之死故曰命由神生命生神在若命生神去即命天矣所謂神游失守即不離身故不可便死也其主管在頭上三尊高位靈主言也即太一帝君在頭曰泥丸總神也無英君左制三魂也白元君右俱七魄也即魂為魯神也魂為陵魄也若無上三虛主之神離位者死今五神失守亦有主焉即神光不聚圓光亦缺故邪干犯之若神失守其位即人生神昌

黃帝素問靈樞經

撰人不詳

黃帝內經靈樞目錄

第一卷
九鍼十二原第一　本輸第二
小鍼解第三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第二卷
根結第五　壽夭剛柔第六
官鍼第七　本神第八
終始第九
第三卷
經脈第十　經別第十一
經水第十二
第四卷
經筋第十三　骨度第十四
五十營第十五　營氣第十六
脈度第十七　營衛生會第十八
四時氣第十九
第五卷
五邪第二十　寒熱病第二十一
癲狂病第二十二　熱病第二十三
厥病第二十四　病本第二十五
雜病第二十六　周痺第二十七
口問第二十八
第六卷
師傳第二十九　決氣第三十
腸胃第三十一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海論第三十三　五亂第三十四
脈論第三十五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血絡第三十九　陰陽清濁第四十
第七卷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病傳第四十二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外揣第四十五　五變第四十六
本藏第四十七
第八卷
禁服第四十八　五色第四十九
論勇第五十　背腧第五十一
衛氣第五十二　論痛第五十三
天年第五十四　逆順第五十五
五味第五十六
第九卷
水脹第五十七　賊風第五十八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玉版第六十
五禁第六十一　動輸第六十二
五味論第六十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第十卷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行鍼第六十七　上膈第六十八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寒熱第七十
邪客第七十一　通天第七十二
第十一卷
官能第七十三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禍氣行第七十六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第十二卷
九鍼論第七十八　歲露論第七十九
大惑論第八十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內經靈樞卷一

九鍼十二原第一 法天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子萬民養百姓而收租稅余哀其不給而屬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藥無用砭石欲以微鍼通其經脈調其血氣營其逆順出入之會令可傳於後世必明爲之法令終而不滅久而不絕易用難忘爲之經紀異其章別其表裏爲之終始令各有形先立鍼經願聞其情岐伯答曰臣請推而次之令有綱紀始於一終於九焉請言其道小鍼之要易陳而難入麤守形上守神神乎神客在門未覩其疾惡知其原刺之微在迫近巖守關上守機機之動不離其空空中之機清靜而微其來不可逢其往不可追知機之道者不可掛以髮不知機道叩之不發知其往來要與之期籥之間乎妙哉工獨有之往者爲逆來者爲順明知逆順正行無問逆而奪之惡得無虛追而濟之惡得無實迎之隨之以意和之鍼道畢矣凡用鍼者虛則實之滿則泄之宛音鬱又蓄陳則除之邪勝則虛之大要曰徐而疾則實疾而徐則虛言實與虛若有若無察後與先若存若亡爲虛與實若得若失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補寫之時以鍼爲之寫曰必持內之放而出之排陽得鍼邪氣得泄按而引鍼是謂內溫血不得敬氣不得出也補曰隨之隨之意若妄之若行若按如蹈薄如履薄如履薄如履薄如留如還去如弦絕令左屬右其氣故止外門以閉中氣乃實必無留血急取誅之持鍼之道堅者爲寶正指直刺無鍼左右神在秋毫屬意病者審視血脈首刺之無殆方刺之時必在懸陽及與兩衞神屬勿去知病存亡血脈者在脉春遇橫切居視之獨澄切之獨堅九鍼之名各不同形一曰鑱鍼長一寸六分二曰員鍼長一寸六分三曰鍉音鍼長三寸半四曰鋒鍼長一寸六分五曰鈹鍼長四寸廣二分半六曰員利鍼長一寸六分七曰毫鍼長三寸六分八曰長鍼長七寸九曰大鍼長四寸鑱鍼者頭大末銳去寫陽氣員鍼者鍼如卵形揩摩分間不得傷肌肉以寫分氣鍉鍼者鋒如黍粟之銳主按脈勿陷以致其氣鋒鍼者刃三隅以發痼疾鈹鍼者末如劒鋒以取大膿員利鍼者大如氂音毫且員且銳中身微大以取暴氣毫鍼者尖如蚊蝱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之而養以取痛痹長鍼者鋒利身薄可以取遠痹大鍼者尖如挺其鋒微員以寫機關之水也九鍼畢矣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濁氣在中清氣在下故鍼陷脈則邪氣出鍼中脈則濁氣出鍼大深則邪氣反沈病益故曰皮肉筋脈各有所處病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以任其所宜無害無虛損不足而益有餘是謂甚病病益甚取五脈者死取三脈者恇奪陰者死奪陽者狂鍼害畢矣刺之而氣不至乃去之勿復鍼鍼各有所宜各不同形各任其所爲刺之要氣至而有効効之信若風之吹雲明乎若見蒼天刺之道畢矣黃帝曰願聞五藏六府所出之處岐伯曰五藏五脈五五二十五脈六府六脈六六三十六脈經脈十二絡脈十五凡二十七氣以上下所出爲井所溜爲滎所注爲脈所行爲經所入爲合二十七氣所行皆在五脈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所言節者神氣之所遊行出入也非皮肉筋骨也觀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知其邪正右主推之左持而紒之氣至而去之凡將用鍼必先診脈視氣之刺易乃可以治也五藏之氣已絕於內而用鍼者反實其外是謂重竭重竭必死其死也靜治之者輒反其氣取腋與膺五藏之氣已絕於外而用鍼者反實其內是謂逆厥逆厥則必死其死也躁治之者反取四末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害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益甚而恇致氣則生爲癰腫五藏有六府六府有十二原十二原出於四關四關主治五藏五藏有疾當取之十二原十二原者五藏之所以稟三百六十五節氣味也五藏有疾也應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觀其應而知五藏之害矣陽中之少陰肺也其原出於大淵大淵二陽中之太陽心也其原出於大陵大陵二陰中之少陽肝也其原出於太衝太衝二陰中之至陰脾也其原出於太白太白二陰中之太陰腎也其原出於太谿太谿二陰之原出於鳩尾鳩尾一陰之原出於脖胦音沒胦於桑切脖胦一凡此十二原者主治五藏六府之有疾者也脈取三陽飧泄取三陰今夫五藏之有疾也譬猶刺也猶汚也猶結也猶閉也刺雖久猶可拔也汚雖久猶可雪也結雖久猶可解也閉雖久猶可決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說也夫善用鍼者取其疾也猶拔刺也猶雪汚也猶解結也猶決閉也疾雖久猶可畢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術也刺諸熱者如以手探湯刺寒清者如入不欲行陰有陽疾者取之下陵三里正往無殆氣下乃止不下復始也疾高而內者取之陰之陵泉疾高而外者取之陽之陵泉也

本輸第二 法地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絡之所終始絡脈之所別處五輸之所留六府之所與合四時之所

出入五藏之所溜處闊數之度淺深之狀高下所至願聞其解岐伯曰請言其次也肺出於少商少商者手大指端內側也爲井木溜于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滎音營絕小注于大淵大淵魚後一寸陷者中也爲腧行於經渠經渠寸口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入于尺澤尺澤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心出於中衝中衝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木溜於勞宮勞宮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注于大陵大陵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腧行於間使間使之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無過則止爲經入于曲澤曲澤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少陰也肝出於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木溜于行間行間足大指間也爲滎注于大衝大衝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腧行於中封中封內踝之前一寸半陷者之中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入于曲泉曲泉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也脾出於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木溜於大都大都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滎注于太白太白腕骨之下也爲腧行於商丘商丘內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經入于陰之陵泉陰之陵泉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也腎出於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木溜于然谷然谷然骨之下者也爲滎注于大谿大谿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中者也爲腧行于復留復留上內踝二寸動而不休爲經入于陰谷陰谷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者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通谷通谷本節之前外側也爲滎注于束骨束骨本節之後陷者中也爲腧過于京骨京骨足外側大骨之下爲原行於崑崙崑崙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爲經入於委中委中腘中央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也膽出於竅陰竅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俠谿俠谿足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臨泣臨泣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腧過于丘墟丘墟外踝之前下陷者中也爲原行於陽輔陽輔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入於陽之陵泉陽之陵泉在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而得之足少陽也胃出于厲兌厲兌者足大指內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內庭內庭次指外間也爲滎注于陷谷陷谷者上中指內間上行二寸陷者中也爲原行于衝陽衝陽足跗上五寸陷者中也爲經入于下陵下陵膝下三寸所骨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里三寸爲巨虛上廉復下上廉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脈也大腸小腸皆屬于胃是足陽明也三焦者上合手少陽出于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液門液門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注于中渚中渚本節之後陷中者也爲腧過于陽池陽池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行于支溝支溝上腕三寸兩骨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天井天井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乃得之三焦下腧在于足大指之前少陽之後出于腘中外廉名曰委陽是太陽絡也手少陽經也三焦者足少陽太陰一本作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時兖切腸出于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實則閉癃虛則遺溺則補之閉癃則寫之手太陽小腸者上合於太陽出於少澤少澤小指之端也爲井金溜於前谷前谷在

手外廉本節前陷者中也爲滎注于後谿後谿者在手外側本節之後也爲腧過于腕骨腕骨在手外側腕骨之前爲原行于陽谷陽谷在銳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入於小海小海在肘內大骨之外去端半寸陷者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大腸上合手陽明出于商陽商陽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金溜于本節之前二間爲滎注于本節之後三間爲腧過于合谷合谷在大指岐骨之間爲原行于陽谿陽谿在兩筋間陷者中也爲經入于曲池在肘外輔骨陷者中也屈臂而得之爲合手陽明也是謂五藏六府之腧五五二十五腧六六三十六腧也六府皆出足之三陽上合于手者也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側之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大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也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刺上關者呿丘遮切不能欠刺下關者欠不能呿刺犢鼻者屈不能伸刺兩關者伸不能屈足陽明挾喉之動脈也其腧在膺中手陽明次在其腧外不至曲頰一寸手太陽當曲頰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足太陽挾項大筋之中髮際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腧之禁也肺合大腸大腸者傳道之府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少陽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三焦者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屬膀胱是孤之府

也是六府之所與合者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夏取諸腧孫絡肌肉皮膚之上秋取諸合餘如春法冬取諸井諸腧之分欲深而留之此四時之序氣之所處病之所舍藏之所宜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也

小鍼解第三 法人

所謂易陳者易言也難入者難著于人也蘊守形者守刺法也上守神者守人之血氣有餘不足可補寫也神客者正邪其會也神者正氣也客者邪氣也在門者邪循正氣之所出入也未覩其疾者先知邪正何經之疾也惡知其原者先知何經之病所取之處也刺之微在數遲者徐疾之意也蘊守關者守四肢而不知血氣正邪之往來也上守機者知守氣也機之動不離其空中者知氣之虛實用鍼之徐疾也空中之機清淨以微者鍼以得氣密意守氣勿失也其來不可逢者氣盛不可補也其往不可追者氣虛不可寫也不可掛以髮者言氣易失也扣之不發者言不知補寫之意也血氣已盡而氣不下也知其往來者知氣之逆順盛虛也要與之期者知氣之可取之時也蘊之閉者其不知氣之微密也妙哉工獨有之者盡知鍼意也往者為逆者言氣之虛而小小者逆也來者為順者言形氣之平平者順也明知逆順正行無問者言知所取之處也迎而奪之者寫也追而濟之者補也所謂虛則實之者氣口虛而當補之也滿則泄之者氣口盛而當寫之也宛陳則除之者去血脈也邪勝則虛之者言諸經有盛者皆寫其邪也徐而疾則實者言徐內而疾出也疾而徐則虛者言疾內而徐出也言實與虛若有若無者言實者有氣

虛者無氣也察後與先若亡若存者言氣之虛實補寫之先後也察其氣之已下與常存也為虛與實若得若失者言補者必言必然若有得也寫則恍恍然若狂見有失也夫氣之在脈也邪氣在上者言邪氣之中人也高故邪氣在上也濁氣在中者言水穀皆入于胃其精氣上注于肺濁溜于腸胃言寒溫不適飲食不絕而病生于腸胃故命曰濁氣在中也清氣在下者言清涇地氣之中人也必從足始故曰清氣在下也鍼陷脈則邪氣出者起之上鍼中脈則邪氣出者取之陽明合也鍼大深則邪氣反沈者言淺淨之病不欲深刺也深則邪氣從之入故曰反沈也皮肉筋脈各有所處者言經絡各有所主也取五脈者死言病在中氣不足但用鍼盡大寫其諸陰之脈也取三陽之脈者唯言盡寫三陽之氣令病人恍然不復也奪陰者死言取尺之五里五往者也奪陽者狂正言也視其色察其目知其散復一其形聽其動靜者言上工知相五色于目有知調尺寸小大緩急滑濇以言所病也知其邪正者知論虛邪與正邪之風也右主推之左持而御之者言持鍼而出入也氣至而去之者言補寫氣調而去之也調氣在于終始一者持心也節之交三百六十五會者絡脈之滲灌諸節者也所謂五藏之氣已絕于內者脈口氣內絕不至反取其外之病處與陽經之合有留鍼以致陽氣陽氣至則內重竭重竭則死矣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所謂五藏之氣已絕于外者脈口氣外絕不至反取其四末之輸有留鍼以致其陰氣陰氣至則陽氣反入入則逆逆則死矣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所以察其目者五藏使五色循明循明則聲音聲音者則言聲與平生異也

邪氣藏府病形第四 法時

黃帝問於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答曰邪氣之中人高也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以下者溼中之也欲曰邪之中人也無有常中于陰則溜于府中于陽則溜于經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無端邪之中人或中于陰或中于陽上下左右無有恆常其故何也岐伯曰諸陽之會皆在于面中人也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飲食汗出浴理開而中于邪中于面則下陽明中于頸則下太陽中于頸則下少陽其中于膺背一作肩背兩脅亦中一作下其經黃帝曰其中于陰奈何岐伯答曰中于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受于風獨傷其陰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答曰身之中于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于陰經則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客一作客故還之於府故中陽則溜于經中陰則溜于府黃帝曰邪之中人藏奈何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形寒寒飲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或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有所墮墜惡血留內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于脅下則傷肝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首面與身形也屬骨連筋同血合於氣耳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而其面不衣何也岐伯答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其精陽氣上走於目而為睛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其濁氣出於胃走唇舌而為味其氣之津液皆

上煙于面而皮又厚其肉堅故天熱甚寒不能勝之也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曰虛邪之中身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哉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柰何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也赤者其脈鉤也黃者其脈代也白者其脈毛黑者其脈石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黃帝問於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黃帝曰色脈已定別之柰何岐伯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濇而病變定矣黃帝曰調之柰何岐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脈濇者尺之皮膚亦濇凡此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善調脈者不待於色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十全六黃帝曰請問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病變也心脈急甚者爲瘛瘲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緩甚爲狂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大甚爲喉吟音戒微大爲心痹引背善淚出小甚爲善噦微小爲消癉滑甚爲善渴微滑爲心疝引脾小腹鳴濇甚爲精微濇爲血溢維經絡有陽維陰維脈緩甚爲顛疾微急爲肺寒熱急惰欬唾血引腰背胷若鼻息肉不通緩甚爲多汗微緩爲痿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大甚爲脛腫微大爲肺痹引胷背起惡日光小甚爲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息賁上氣微滑爲上下出血濇甚爲嘔血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應善瘦音酸矣肝脈急甚者爲惡言微急爲肥氣在脅下若覆杯緩甚爲善嘔微緩爲水瘕音賈痹也大甚爲內癰善嘔衄微大爲肝痹陰縮欬引小腹小甚爲多飲微小爲消癉滑甚爲賁疝微滑爲遺溺濇甚爲溢飲微濇爲瘕音治攣筋痹脾脈急甚爲瘛瘲音從微急爲膈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緩甚爲痿痹微緩爲風痿四肢不用心憂然若無病大甚爲擊仆微大爲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小甚爲寒熱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癰癤微滑爲蟲毒蛕胡埋切腹中長蟲蟲腹熱濇甚爲腸澼微濇爲內癤多下膿血腎脈急甚爲骨癉疾微急爲沈厥奔豚足不收不得前後緩甚爲折脊微緩爲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大甚爲陰痿微大爲石水起臍已下至小腹腫竹垂切腫然上至胃脘死不治小甚爲洞泄微小爲消癉滑甚爲瘕癤微滑爲骨痿坐不能起起則目無所見濇甚爲大癃微濇爲不月沈痔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柰何岐伯答曰諸急者多寒緩者多熱大者多氣少血小者血氣皆少滑者陽氣盛微有熱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刺大者微寫其氣無出其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按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病榮美切無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而調以甘藥也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榮輸所入爲合令何道從入入安連過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於府者也黃帝曰榮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榮輸治外經合治內府黃帝曰治內府柰何岐伯曰取之于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於三里大腸合入于巨虛上廉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三焦合入于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央膽合入于陽陵泉黃帝曰取之柰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豎膝予之齊下至委陽之陽取之取諸外經者腧申而從之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鼻絡血者手陽明病兩跗之上脈豎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濯濯冬日重感于寒即泄當磨而病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胃病者腹脹腸脹胃脘當心而痛上肢兩脅脘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也小腸病者小腹痛腰脊控睪音高而痛時窘之後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肩上熱甚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也手太陽病也取之巨虛下廉三焦病者腹氣滿小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溢則水留即爲脈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大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于脈取委陽膀胱病者小腹偏腫而痛以手按之即欲小便而不得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廉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委中央膽病者善太息口苦嘔宿汁心下澹澹恐人將捕之嗌中吟吟然數唾在足少陽之本末亦視其

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者取陽陵泉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答曰刺此者必中氣穴無中肉節中氣穴則鍼染一作遊于巷中肉節即皮膚痛補寫反則病益篡中筋則筋緩邪氣不出與其眞相搏筋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一

黃帝內經靈樞卷二

根結第五 法音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陰道偶陽道奇發于春夏陰氣少陽氣多陰陽不調何補何寫發于秋冬陽氣少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故草葉枯槁涇雨下歸陰陽相移何寫何補奇邪離經不可勝數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極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九鍼之玄要在終始故能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咸絕太陽根于至陰結于命門命門者目也陽明根于厲兌結于頞大頞大者鼻也少陽根于竅陰結于窗籠窗籠者耳中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故開折則內節滇而暴病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潤者皮肉宛膲音焦而弱也闔折則氣無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無所止息者眞氣稽留邪氣居之也樞折即骨繇音搖而不安於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骨繇者節緩而不收也所謂骨繇者搖故也當窮其本也太陰根于隱白結于大倉少陰根于湧泉結于廉泉厥陰根于大敦結于玉英絡于膻中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故開折則倉廩無所輸膈洞膈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即氣絕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不足足太陽根于至陰溜于京骨注于崑崙入于天柱飛揚也足少陽根于竅陰溜于臨泣注于陽輔入于天容光明也足陽明根于厲兌溜于衝陽注于下陵入于人迎豐隆也手太陽根于少澤溜于陽谷注于少海入于天窗支正也手少陽根于關衝溜于陽池注于支溝八于大臑外關也手陽明根于商陽溜于合谷注于陽谿入于扶突偏歷也此所謂十二經者盛絡皆當取之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開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四十動一代者一藏無氣三十動一代者二藏無氣二十動一代者三藏無氣十動一代者四藏無氣不滿十動一代者五藏無氣予之短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以爲常也以知五藏之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黃帝曰逆順五體者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厚薄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軟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之乎岐伯答曰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即出疾其氣濇則出遲氣悍則鍼小而入淺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淺以留之刺大人者微以徐之此皆因氣慓悍滑利也黃帝曰形氣之逆順柰何岐伯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寫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寫其邪調其虛寫故曰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眞邪相搏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膜充人反陰陽相錯虛而寫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僵辟皮膚薄著毛腠

天應予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于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慎也必審五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靡而後取之也

壽夭剛柔第六 法律

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人之生也有剛有柔有弱有強有短有長有陰有陽願聞其方少師答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審知陰陽刺之有方得病所始刺之有理謹度病端與時相應內合于五藏六府外合于筋骨皮膚是故內有陰陽外亦有陰陽在內者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在外者筋骨為陰皮膚為陽故曰病在陰之陰者刺陰之滎輸病在陽之陽者刺陽之合病在陽之陰者刺陰之經病在陰之陽者刺絡脈故曰病在陽者命曰風病在陰者命曰痹陰陽俱病命曰風痹病有形而不痛者陽之類也無形而痛者陰之類也無形而痛者其陽完而陰傷之也急治其陰無攻其陽有形而不痛者其陰完而陽傷之也急治其陽無攻其陰陰陽俱動乍有形乍無形加以煩心命曰陰勝其陽此謂不表不裏其形不久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氣病之先後外內之應奈何伯高答曰風寒傷形憂恐怒傷氣氣傷藏乃病藏寒傷形乃應形風傷筋脈筋脈乃應此形氣外內之相應也黃帝曰刺之奈何伯高答曰病九日者三刺而已病一月者十刺而已多少遠近以此衰之久痹不去身者視其血絡盡出其血黃帝曰外內之病難易之治奈何伯高答曰形先病而未入藏者刺之半其日藏先病而形乃應者刺之倍其日此外內難易之應也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形有緩急氣有盛衰骨有大小肉有堅脆皮有厚薄其以立壽夭奈何伯高曰形與氣相任則壽不相任則夭皮與肉相果則壽不相果則夭血氣經絡勝形則壽不勝形則夭黃帝曰何謂形之緩急伯高答曰形充而皮膚緩者則壽形充而皮膚急者則夭形充而脈堅大者順也形充而脈小以弱者氣衰衰則危矣若形充而顴不起者骨小骨小而天矣形充而大肉脂(渠永切)腹脂堅而有分者肉堅肉堅則壽矣形充而大肉無分理不堅者肉脆肉脆則夭矣此夭之生命所以立形定氣而視壽夭者必明乎此立形定氣而後以臨病人決死生黃帝曰余聞壽夭無以度之伯高答曰膏粱高不及其地者不滿三十而死其有因加疾者不及二十而死也黃帝曰形氣之相勝以立壽夭奈何伯高答曰平人而氣勝形者壽病而形肉脫氣勝形者死形勝氣者危矣黃帝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痹之留經者黃帝曰刺三變者奈何伯高答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痹者內熱黃帝曰營衛寒痹之為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通時來時去佛憤賁響風寒客于腸胃之中寒痹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仁黃帝曰刺寒痹內熱奈何伯高答曰刺布衣者以火焠之刺大人者以藥熨奈何伯高答曰用淳酒二十斤蜀椒一升乾薑一斤桂心一斤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并內酒中置酒馬矢�keep中蓋封塗勿使泄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之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暴(音醉)其日乃出乾乾并用滓與綿絮復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則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痹所刺之處令熱入至于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三十遍而止汗出以巾拭身亦三十遍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病已矣此所謂內熱也

官鍼第七 法星

凡刺之要官鍼最妙九鍼之宜各有所為長短大小各有所施也不得其用病弗能移疾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支為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甚疾必為害病大鍼小氣不寫泄亦復為敗失鍼之宜大者寫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于病所膚白勿取病在分肉間取以員鍼于病所病在經絡痼痹者取以鋒鍼病在脈氣少當補之者取之鍉鍼于井滎分輸病為大膿者取以鍛鍼病為寒氣暴發者取以員利鍼病痹氣痛而不去者取以毫鍼病在中者取以長鍼病水腫不能通關節者取以大鍼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于井滎分輸取以四時凡刺有九日應九變一曰輸刺輸刺者刺諸經滎輸藏腧也二曰遠道刺遠道刺者病在上取之下刺府腧也三曰經刺經刺者刺大經之結絡經分也四曰絡刺絡刺者刺小絡之血脈也五曰分刺分刺者刺分肉之間也六曰大寫刺大寫刺者刺大膿以鈹鍼也七曰毛刺毛刺者刺浮痹皮膚也八曰巨刺巨刺者左取右右取左九曰焠刺焠刺者刺燔鍼則取痹也凡刺有十二節以應十二經一曰偶刺偶刺者以手直心若背直痛所一刺前一刺後以治心痹刺此者傍鍼之也二曰報刺報刺者刺痛無常處也上下行者直內無傍鍼以左手隨病所按之乃出鍼復刺之也三曰按(一作經)

刺恢刺直刺傍之舉之前後恢筋急以治筋痹也四曰齊刺齊刺者直入一傍入二以治寒氣小深者或曰三刺三刺者治痹氣小深者也五曰揚刺揚刺者正內一傍內四而浮之以治寒氣之博大者也六曰直鍼刺直鍼刺者引皮乃刺之以治寒氣之淺者也七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稀發鍼而深之以治氣盛而熱者也八曰短刺短刺者刺骨痹稍搖而深之致鍼骨所以上下摩骨也九曰浮刺浮刺者傍入而浮之以治肌急而寒者也十曰陰刺陰刺者左右率刺之以治寒厥中寒厥足踝後少陰也十一曰傍鍼刺傍鍼刺者直刺傍刺各一以治留痹久居者也十二曰贊刺贊刺者直入直出數發鍼而淺之出血是謂治癰腫也脈之所居深不見者刺之微內鍼而久留之以致其空脈氣也脈淺者勿刺按絕其脈乃刺之無令精出獨出其邪氣耳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肉間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邪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氣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也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無鍼傷肉如拔毛狀取皮氣此肺之應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痹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淵刺一曰豈刺四曰合谷刺合谷刺者左右鷄足鍼于分肉之間以取肌痹此脾之應也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痹此腎之應也

本神第八 法風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先必本于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論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謂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怵惕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喜樂者神憚散而不藏愁憂者氣閉塞而不行盛怒者迷惑而不治恐懼者神蕩憚而不收心怵惕思慮則傷神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腕脫肉毛悴色天死於冬脾憂愁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悅音問亂四支不舉毛悴色天死於春肝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不精不精則不正當人陰縮而變筋兩脅骨不舉毛悴色天死于秋肺喜樂無極則傷魄傷魄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毛悴色天死于夏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志傷則喜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毛悴色天死于季夏恐懼而不解則傷精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不可傷傷則失守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態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者以傷鍼不可以治之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肢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腹脹經溲不利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肺藏氣氣舍魄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實則喘喝胷盈仰息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必審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謹而調之也

終始第九 法野

凡刺之道畢于終始明知終始五藏為紀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陽受氣于四末陰受氣于五藏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世以血為盟敬之者冒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謹奉天道請言終始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來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木末之寒溫之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少氣者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者則陰陽俱不足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可飲以至劑如此者弗灸不已者因而寫之則五藏氣壞矣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病在手少陽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病在手陽明人迎四盛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

厥陰二寫一補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疏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寫足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疏而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陽明主胃大富于穀氣故可日二取之也人迎與脈口俱盛三倍已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流淫于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病矣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音氣益彰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所謂氣至而有効者寫則益虛虛者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故病未去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夫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病雖不隨鍼病必衰去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于終始矣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傾取之其經凡刺之屬三刺至穀氣邪僻妄合陰陽易居逆順相反沈浮異處四時不得稽留淫泆須鍼而去故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病雖不隨鍼病必衰去矣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三脈動于足大指之間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虛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動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少陰在下膺腧中背肩膊虛者取之上重舌刺舌柱以鈹鍼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補須一方實深取之稀按其痏以極出其邪氣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痏無使邪氣得入邪氣來也緊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脈實者深刺之以泄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刺諸痛者其脈皆實故曰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腘病生于頭者頭重生於手者臂重生于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也春氣在毛夏氣在皮膚秋氣在分肉冬氣在筋骨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爲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病在上者陽也病在下者陰也癢者陽也淺刺之病先起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刺熱厥狂留鍼反爲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爲熱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久病者邪氣入深刺此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間日而復刺之必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甲矣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爲繆刺之散氣可收聚氣可布深居靜處占神往來閉戶塞牖寇鬼不散專意一神精氣之分明開人聲以收其精必一其神令志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以移其神氣至乃休男內女外有作男外女內堅拒勿出謹守勿內是謂得氣凡刺之禁新內勿刺新刺勿內已醉勿刺已刺勿醉新怒勿刺已刺勿怒新勞勿刺已刺勿勞已飽勿刺已刺勿飽已饑勿刺已刺勿饑已渴勿刺已刺勿渴大驚大恐必定其氣乃刺之乘車來者卧而休之如食頃乃刺之出行來者坐而休之如行十里頃乃刺之凡此十二禁者其脈亂氣散逆其營衛經氣不次因而刺之則陽病入於陰陰病出爲陽則邪氣復生變工勿察是謂伐身形體淫泆乃消腦髓津液不化脫其五味是謂失氣也太陽之脈其終也戴眼反折瘛瘲其色白絕皮乃絕汗絕汗則終矣少陽終者耳聾百節盡縱目系絕目系絕一日半則死矣其死也色青白乃死陽明終者口目動作喜驚妄言色黃其上下之經盛而不行則終矣少陰終者面黑齒長而垢腹脹閉塞上下不通而終矣厥陰終者中熱嗌乾喜溺心煩甚則舌卷卵上縮而終矣太陰終者腹脹閉不得息氣噫善嘔嘔則逆逆則面赤不逆則上下不通上下不通則面黑皮毛燋而終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三

經脈第十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脈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臑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上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胷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則肩背痛風寒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氣虛則肩背痛寒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大腸手陽明之脈起于大指次指之端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上肩出髃骨之前廉上出于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絡肺下膈屬大腸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挾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是動則病齒痛頸腫是主津液所生病者目黃口乾鼽衄喉痹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氣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虛則寒慄不復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

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之交頞中旁納太陽之脈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脣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街中其支者起于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是動則病洒洒振寒善呻數欠顏黑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聲則惕然而驚心欲動獨閉戶塞牖而處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賁響腹脹是謂骭厥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痹大腹水腫膝臏腫痛循脛乳氣街股伏兔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氣盛則身以前皆熱其有餘于胃則消穀善饑溺色黃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腹滿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三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於寸口也脾足太陰之脈起于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核骨後上內踝前廉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其支者復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是動則病舌本強食則嘔胃脘痛腹脹善噫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身體皆重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體不能動搖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溏瘕泄水閉黃疸不能臥強立股膝內腫厥足大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

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三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心手少陰之脈起于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其支者從心系上挾咽繫目系其直者復從心系却上肺下出腋下循臑內後廉行手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銳骨之端入掌內後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而欲飲是爲臂厥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小腸手太陽之脈起于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直上循臂骨下廉出肘內側兩筋之間上循臑外後廉出肩解繞肩胛交肩上入缺盆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銳眥却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頗音拙面骨也抵鼻至目內眥斜絡于顴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膀胱足太陽之脈起于目內眥上額交巔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挾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挾脊貫臀入腘中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挾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後廉下合腘中以下貫踹踹市玩切足跟也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如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曲腘如結踹如裂是爲踝厥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

癲疾頭頸頷信頂門也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腘踹腳皆痛小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再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腎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邪走足心出于然谷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踹內出腘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是動則病饑不欲食面如漆柴欬唾則有血喝喝而喘坐而欲起目䀮䀮如無所見心如懸若饑狀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爲骨厥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卧足下熱而痛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緩帶被髮大杖重履而步盛者寸口大再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心主手厥陰心包絡之脈起于胸中出屬心包絡下膈歷絡三焦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是動則病手心熱臂肘攣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徒濫切又音淡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三焦手少陽之脈起于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腕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布

膻中散落心包下膈循屬三焦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繫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頗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銳眥是動則病耳聾渾渾焞焞上渾切嗌腫喉痹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銳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寸口虛者人迎反小于寸口也膽足少陽之脈起于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于手少陽抵于頗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脅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以下循髀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轉側甚則面微有塵體無澤足外反熱是爲陽厥是主骨所生病者頭痛頷痛目銳眥痛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胸脅急腋腫甚則胸脅支滿心中憺憺大動面赤目黃喜笑不休是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人迎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寸口也肝足厥陰之脈起于大指叢毛之際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廉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腘內廉循股陰入毛中過陰器抵小腹挾胃屬肝絡膽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

頤顴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于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癀疝婦人少腹腫甚則嗌乾面塵脫色是肝所生病者胷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寸口大一倍于人迎虛者寸口反小于人迎也手太陰氣絕則皮毛焦太陰者行氣溫于皮毛者也故氣不榮則皮毛焦皮毛焦則津液去皮節津液去皮節者則爪枯毛折毛折者則毛先死丙篤丁死火勝金也手少陰氣絕則脈不通脈不通則血不流血不流則髦色不澤故其面黑如漆柴者血先死壬篤癸死水勝火也足太陰氣絕者則脈不榮肌肉脣舌者肌肉之本也脈不榮則肌肉軟肌肉軟則舌萎人中滿人中滿則脣反脣反者肉先死甲篤乙死木勝土也足少陰氣絕則骨枯少陰者冬脈也伏行而濇骨髓者也故骨不濇則肉不能著也骨肉不相親則肉軟卻肉軟卻故齒長而垢髮無澤髮無澤者骨先死戊篤己死土勝水也足厥陰氣絕則筋絕厥陰者肝脈也肝者筋之合也筋者聚于陰氣而脈絡于舌本也故脈弗榮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脣青舌卷卵縮則筋先死庚篤辛死金勝木也五陰氣俱絕則目系轉轉則目運目運者爲志先死志先死則遠一日半死矣六陽氣絕則陰與陽相離離則腠理發泄絕汗乃出故曰占夕死夕占旦死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于外踝之上無所隱故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起于五指間上合肘中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于本末不動則熱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其何脈之動也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也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也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于皮中其會皆見于外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無結急取之以寫起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爲痹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際絡赤其暴黑者留久痹也其有赤有黑有青者寒熱氣也其青短者少氣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乃止乃調其虛實其小而短者少氣甚者寫之則悶悶甚則仆不得言悶則急坐之也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起于腕上分間並太陰之經直入掌中散入于魚際其病實則手銳掌熱虛則欠款音去聞口也小便遺數取之去腕半寸別走陽明也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半別而上行循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膈虛則不能言取之掌後一寸別走太陽也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去腕二寸出于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于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爲頭強取之兩筋間也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上腕五寸內注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弛肘廢虛則生肬音由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也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去腕三寸別入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合于宗脉實則齲聾虛則齒寒痹隔取之所別也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胷中合心主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鼽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也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也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項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嚨其病氣逆則喉痹瘁瘖實則狂癲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也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腸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也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并經上走于心包下外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者也足厥陰之別名曰蠡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經脛上睪音高結于莖其病氣逆則睪腫卒痛實則挺長虛則暴癢取之所別也任脉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于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癢搔取之所別也督脉之別名曰長強挾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胛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膂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挾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也脾之大絡名曰大包出淵腋下三寸布胷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盡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脾之大絡脈也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別也

經別第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人之合于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六律建陰陽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夫

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學之所始工之所止也麤之所易上之所難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岐伯稽首再拜曰明乎哉問也此麤之所過上之所息也請卒言之足太陽之正別入于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于肛屬于膀胱散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于項復屬于太陽此爲一經也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顫（音椎脊上高骨）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于項合于太陽此爲一合成以諸陰之別皆爲正也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于厥陰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胷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以上挾咽出頤頷中散于面繫目系合少陽于外眥也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合于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也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于腹裏屬胃散之脾上通于心上循咽出于口上頰顪遶繫目系合于陽明也足太陰之正上至髀合于陽明與別俱行上結于咽貫舌中此爲三合也手太陽之正指地別于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也手少陰之正別入于淵腋兩筋之間屬于心上走喉嚨出于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也手少陽之正指天別于巔入缺盆下走三焦散于胷中也手心主之正別下淵腋三寸入胷中別屬三焦出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也手陽明之正從手循臂乾別于肩髃入柱骨下走大腸屬于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于陽明也手太陰之正別入淵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太陽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六合也

經水第十二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于十二經水而內

屬于五藏六府夫十二經水者其有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深淺灸之壯數可得聞乎岐伯答曰善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于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也非人力之所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視之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黃帝曰余聞之快于耳不解于心願卒聞之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也不可不察足太陽外合于清水內屬于膀胱而通水道焉足少陽外合于渭水內屬于膽足陽明外合于海水內屬于胃足太陰外合于湖水內屬于脾足少陰外合于汝水內屬于腎足厥陰外合于漏水內屬于肝手太陽外合于淮水內屬于小腸而水道出焉手少陽外合于漯水內屬于三焦手陽明外合于江水內屬于大腸手太陰外合于河水內屬于肺手少陰外合于濟水內屬于心手心主外合于漳水內屬于心包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內外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故天爲陽地爲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海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此一隅之陰陽也所以人與天地相參也

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岐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刺此者不深弗散不留不寫也足陽明刺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刺深者皆無過二分其留皆無過一呼其少長大小肥瘦以心（一本作意）撩（一本作料）之命曰法天之常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濇刺而過此者則脫氣黃帝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多少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腸之大小可爲量度乎岐伯答曰其可爲量度者取其中度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也若夫度之人瘠（音消渴病）瘦而形肉脫者惡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爲之眞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四

經筋第十三

足太陽之筋起于足小指上結于踝邪上結于膝其下循足外側結于踵上循跟結于膕其別者結于踹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于臀上挾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于舌本其直者結于枕骨上頭下顏結于鼻其支者爲目上網下結于頄音求其支者從腋後外廉結于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于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于頄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膕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中紐痛不可左右搖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春痹也足少陽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上結外踝上循脛外廉結于膝外廉其支者別起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于伏兎之上後者結于尻其直者上乘肋季脅上走腋前廉繫于膺乳結于缺盆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頷上結于頄支者結于目眥爲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腘筋急前引髀後引尻即上乘肋季脅痛上引缺盆膺乳頸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開上過右角並齶脈而行左絡于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痹也足陽明之筋起于中三指結于跗上邪外上加于輔骨上結于膝外廉直上結于髀樞上循脅屬脊其直者上循骭結于缺其支者結于外輔骨合少陽其直者上循伏兎上結于髀聚于陰器上腹而布至缺盆而結上頸上挾口合于頄下結于鼻上合于太陽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其支者從頰結于耳前其病足中指支脛轉筋腳跳堅伏兎轉筋髀前腫癰痂腹筋急引缺盆及頰卒口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縱目不開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收故僻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灰置之坎中高下以坐等以膏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肉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春痹也足太陰之筋起于大指之端內側上結于內踝其直者絡于膝內輔骨上循陰股結于髀聚于陰器上腹結于齊循腹裏結于肋散于胷中其內者著于脊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骨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紐痛下引齊兩脅痛引膺中脊內痛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命曰孟秋痹也足少陰之筋起于小指之下並足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于踵與太陽之筋合而上結于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于陰器循脊內挾脊上至項結于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癃瘧及痔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在內者熨引飲藥此筋折紐紐發數甚者死不治名曰仲秋痹也足厥陰之筋起于大指之上上結于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于陰器絡諸筋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挺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轉筋者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命曰季秋痹也手太陽之筋起于小指之上結于腕上循臂內廉結于肘內銳骨之後彈之應小指之上入結于腋下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胛循頸出走太陽之前結于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直者出耳上下結于頷上屬目外眥其病小指支肘內銳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胛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瞤良久乃得視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刼刺之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爲腫者復而銳之本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頷結于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痹也手少陽之筋起于小指次指之端結于腕上循臂結于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牙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于角其病當所過者即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夏痹也手陽明之筋起于大指次指之端結于腕上循臂上結于肘外上臑結于髃其支者繞肩胛挾脊直者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于頄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頷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夏痹也手太陰之筋起于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于魚後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肘中上臑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下結胷裏散貫賁合賁下抵季脅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甚成息賁脅急吐血治在燔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冬痹也手心主之筋起于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于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挾脅其支者入腋散胷中結于臂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前及胷痛息賁治在腘鍼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痹也手少

陰之筋起于小指之內側結于銳骨上結附內廉上八腨交太陰挾乳裏結于胷中循臂下繫于脾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網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血膿者死

不治經筋之病寒則反折筋急熱則筋弛縱不收陰痿不用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伸焫刺者刺寒急也熱則筋縱不收無用燔鍼名曰季冬殞也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噼喎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也

骨度第十四

黃帝問于伯高曰脈度言經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伯高曰先度其骨節之大小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黃帝曰願聞衆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伯高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胷圍四尺五寸腰圍四尺二寸髮所覆者顱至項尺二寸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終折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缺盆以下至髑骬（音曷于肩骨也）長九寸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髑骬以下至天樞長八寸過則胃大不及則胃小天樞以下至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迴腸廣長不滿則狹短橫骨長六寸半橫骨上廉以下以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下廉下至內踝長一尺三寸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膝腘以下至跗屬長一尺六寸跗屬以下至地長三寸故骨圍大則太過小則不及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行腋中不見者長四寸腋以下至季脅長一尺二寸季脅以下至髀樞長六寸髀樞以下至膝中長一尺九寸膝以下至外踝長一尺六寸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一寸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一尺三寸兩顴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六寸半足長一尺二寸廣四寸半肩至肘長一尺七寸肘至腕長一尺二寸半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項髮以下至背骨長二寸半脊骨以下至尾骶二十一節長三尺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故上七節至于脊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衆人骨之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是故視其經脈之在于身也其見浮而堅其見弱而大者多血細而沈者多氣也

五十營第十五

黃帝曰余聞五十營奈何岐伯荅曰天周二十八宿宿三十六分人氣行一周千八分日行二十八宿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二十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以應二十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于中一周于身下水二刻日行二十五分五百四十息氣行再周于身下水四刻日行四十分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于身下水二十刻日行五宿二十分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于身水下百刻日行二十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凡行八百一十丈也

營氣第十六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穀爲寶穀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精專者行于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故氣從太陰出注手陽明上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上行抵髀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頏內注目內眥上巔下項合足太陽循脊下尻下行注小指之端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于胷中循心主脈出腋下臂出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于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于畜門其支別者上額循巔下項中循脊入骶（音氏）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所行也逆順之常也

脈度第十七

黃帝曰願聞脈度岐伯荅曰手之六陽從手至頭長五尺五寸三丈手之六陰從手至胷中三尺五寸三六一丈八尺五寸三尺合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上至頭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胷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寸六三尺合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七一丈四尺二五一尺合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合九尺凡都合一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經脈爲裏支而橫者爲絡絡之別者爲孫盛而血者疾誅之盛者寫之虛者飲藥以補之五藏常內閱于上七竅也故肺氣通於鼻肺和則鼻能知臭香矣心氣通于舌心和則舌能知五味矣肝氣通于目肝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脾氣通于口脾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腎氣通于耳腎和則耳能聞五音矣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和陽脈不和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

盛矣陽氣太盛則陰不利陰脈不利則血留之血留之血留之則陰氣盛矣陰氣太盛則陽氣不能榮也故曰關陽氣太盛則陰氣弗能榮也故曰格陰陽俱盛不得相榮故曰關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也黃帝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榮水岐伯答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于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胷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頄屬目內眥合于太陽陽蹻而上行氣并相還則爲滿目氣不榮則目不合黃帝曰氣獨行五藏不榮六府何也岐伯答曰氣之不得無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榮其藏陽脈榮其府如環之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其流溢之氣內漑藏府外濡腠理黃帝曰蹻脈有陰陽何脈當其數岐伯答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也

營衛生會第十八

黃帝問于岐伯曰人焉受氣陰陽焉會何氣爲營何氣爲衛營安從生衛于焉會老壯不同氣陰陽異位願聞其會岐伯答曰人受氣于穀穀入于胃以傳與肺五藏六府皆以受氣其淸者爲營濁者爲衛營在脈中衛在脈外營周不休五十而復大會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衛氣行于陰二十五度行于陽二十五度分爲晝夜故氣至陽而起至陰而止故曰日中而陽隴爲重陽夜半而陰隴爲重陰故太陰主內太陽主外各行二十五度分爲晝夜夜半爲陰隴夜半後而爲陰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矣日中而陽隴日西而陽衰日入陽盡而陰受氣矣夜半而大會萬民皆臥命曰合陰平旦陰盡而陽受氣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黃帝曰老人之不夜瞑者何

氣使然少壯之人不晝瞑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壯者之氣血盛其肌肉滑氣道通營衛之行不失其常故晝精而夜瞑老者之氣血衰其肌肉枯氣道澀五藏之氣相搏其營氣衰少而衛氣內伐故晝不精夜不瞑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來岐伯答曰營出于中焦衛出于下焦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上焦出于胃上口竅咽以上貫膈而布胷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還至陽明上至舌下足陽明常與營俱行于陽二十五度行于陰亦二十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度而復大會于手太陰矣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于面或出于背或出于身半其不循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于風內開腠理毛蓋理泄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命曰漏泄黃帝曰願聞中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中焦亦並胃中出上焦之後此所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于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莫貴于此故獨得行于經隧命曰營氣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謂也岐伯答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無兩生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別迴腸注于膀胱而滲入焉故水穀者常并居于胃中成糟粕而俱下于大腸而成下焦滲而俱下淸泌別汁循下焦而滲入膀胱焉黃帝曰人飲酒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獨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淸故穀而入先穀而液出焉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

四時氣第十九

黃帝問于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爲定一本作實岐伯答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定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刺之間者淺刺之夏取盛經孫絡取分間絕皮膚秋取經腧邪在府取之合冬取井榮必深以留之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痏風疿音水病貌膚脹爲五十七痏取皮膚之血者盡取之飧泄補三陰之上補陰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轉筋于陽治其陽轉筋于陰治其陰皆卒刺之徒疿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鍼鍼之已刺而簡之而內之入而復之以盡其疿必堅來緩則煩悗來急則安靜間日一刺之疿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三十五日著直畧切痺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三里骨爲幹腸中不便取三里盛寫之虛補之癘風者素刺其腫上已刺以銳鍼鍼其處按出其惡氣腫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腹中常鳴氣上衝胷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肓之原巨虛上廉三里小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睪系屬于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熏肝散于肓結于膂故取之肓原以散之刺太陰以子之取厥陰以下之取巨虛下廉以去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善嘔嘔有苦長太息心中憺憺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嘔苦欬曰嘔膽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則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逆卻調其虛實以去其邪飲食不下膈塞不通邪在胃脘在上脘則刺抑而下之在下脘則散而去之小腹病腫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取之太陽大絡視其絡脈與厥陰小絡

結而血者應上及胃脘取三里視其色察其以知其散復者視其目色以知病之存亡也一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以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軟者病將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四

黃帝內經靈樞卷五

五邪第二十

邪在肺則病皮膚痛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取之膺中外腧背三節五藏一本作五傍頓交五節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缺盆中以越之邪在肝則兩脅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善掣節時腫取之行間以引脅下補三里以溫胃中取血脈以散惡血取耳間青脈以去其掣邪在脾胃則病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饑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于三里邪在腎則病骨痛陰痹陰痹者按之而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涌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也

寒熱病第二十一

皮寒熱者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以補手太陰肌寒熱者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于下以去其血者補足太陰以出其汗骨寒熱者病無所安汗注不休齒未槁取其少陰于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骨痹舉節不用而病汗注煩心取三陰一本作三陽之經補之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懈惰不收名曰體惰取其小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臍下三寸關元也厥痹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也寫陽補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與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足少陽脈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腋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陽迎頭痛胷滿不得息取之人迎暴瘖氣鞕硬而取扶突與舌本出血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暴挛癲眩足不任身取天柱暴瘖內逆肝肺相搏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為天牖五部臂陽明有入頰徧齒者名曰大迎下齒龋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寫之足太陽有入頰徧齒者多曰角孫上齒龋取之在鼻與頰前方病之時其脈盛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鼻外足陽明有挾鼻入于面者名曰懸顱厥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其足太陽有通項入于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苦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于目銳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熱厥取足太陰少陽皆留之寒厥取足陽明少陰于足皆留之舌縱涎下煩悗音閟取足少陰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刺虛者刺其去也刺實者刺其來也春取絡脈夏取分腠秋取氣口冬取經輸凡此四時各以時為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五藏身有五部伏兎一胼二胼者腨也背三五藏之腧四項五此五部有癰疽者死病始手臂者先取手陽明太陰而汗出病始頭首者先取項太陽而汗出病始足脛者先取足陽明而汗出臂太陰可汗出足陽明可汗出故取陰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陽取陽而汗出甚者止之于陰凡刺之害中而不去則精泄不中而去則致氣精泄則病甚而恇致氣則生為癰疽也

癲狂第二十二

目眥外決于面者為銳眥在內近鼻者為內眥上為外眥下為內眥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甚作極已而煩心候之于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

癇疾始作而引口喘呼喘悸者候之手陽明太陽左強者攻其右右強者攻其左血變而止癇疾始作先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太陰手太陰血變而止治癇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寫之置其血于瓠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矣窮骨二十肚窮骨者骶骨也骨癇疾者厥音九虛諸腧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悅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筋癇疾者身倦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脈癇疾者暴仆四肢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盛刺之出血不滿炎之挾項太陽炎帶脈于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嘔多沃沫氣下泄不治癇疾者疾發如狂者炎不治狂始生先自悲怒善忘苦怒善恐者得之憂饑治之取手太陰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陰陽明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辯智也自尊貴也善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釋之也狂言驚善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狂目妄見耳妄聞善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顛狂者多食善見鬼神善笑而不發于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太陽陽明後取手太陰太陽陽明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有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骨骶二十壯風逆氣四肢腫身漯漯晞然時寒饑則煩飽則善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滎骨滿取井經也厥逆為病也足暴清胃若將裂腸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大小皆濇煖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補之溫則寫之厥逆腹脹滿腸鳴胃滿不得息取之下俞

二脊欬而動手者與背腧以手按之立快者是也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氣逆則取其太陰陽明厥陰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經也少氣身漯漯也言吸吸也骨痿體重懈惰不能動補足少陰短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足少陰去血絡也

熱病第二十三

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志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痹音肥之為病也身無病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病先起于陽後入于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實其陰以補其不足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出則泄所謂勿刺者有炎微也熱病七日八日脈口動喘而短者急刺之汗且自出淺刺手大指間熱病七日八日脈微小病者沒血口中乾一日半而炎脈代者一日炎熱病已得汗出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刺膺喘甚者炎熱病七日八日脈不躁躁不散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炎未曾汗者勿膝刺之熱病先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九苛軫鼻索皮于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熱病先身濇倚而熱煩悅乾脣口嗌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膚脹口乾寒汗出索脈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起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目背青索肉于脾不得索之木木者肝也熱病面青脈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于四逆筋躄目浸索筋于肝不得索之金金者肺也熱病數驚瘛音擊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癲疾毛髮去索血于心不得索之水水者腎也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刺骨病不食齒齒耳青索骨于腎不得索之土土者脾也熱病不知所痛耳聾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炎不可治熱病頭痛顳音而沙顬音儒目痛音擊脈痛善衄厥熱病也取之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瘧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腧及下諸指間索氣于胃胳得氣也熱病挾脊急痛胃脘滿取之湧泉與陰陵泉取以第四鍼鍼嗌裏熱病而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大淵大都大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大甚取內踝上橫脈以止之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盛此陰脈之極也炎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脈尚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炎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殘者炎二曰泄而腹滿甚者炎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炎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炎五曰汗不出嘔下血者炎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炎七曰鼓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炎八曰齒熱者炎九曰熱而痙巨郢者炎腰折瘛瘲齒槁齗音介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病五指間各一凡八病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病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病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病鼽上一頗會一髮際一廉泉一風池二天柱二氣滿胷中喘息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甲如韮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心痛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喉痹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頭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韮葉目中赤痛從內

皆始取之陰蹻風痓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腘中及血絡出血中有寒取三里癰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男子如蠱女子如妊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飲食先取湧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也

厥病第二十四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之足陽明太陰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厥頭痛惡善忘按之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湧有熱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不可取于腧者有所擊墮惡血在于內若肉傷痛未已可則刺不可遠取也頭痛不可刺者大痹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已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厥心痛與背相控善瘈如從後觸其心偃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厥心痛腹脹胷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太白厥心痛痛如以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谿厥心痛色蒼蒼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大衝厥心痛臥若徒居心痛間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大淵真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且發夕死夕發旦死心痛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于腧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以小鍼心腸痛懊音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無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惡音烏腹懊痛

形中上者耳聾無聞取耳中耳鳴取耳前動脈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耵音丁頂聽乃頂切耳無聞也耳聾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耳鳴取手中指爪甲上左取右右取左先取手後取足足痠不可舉側而取之在樞合中以員利鍼大鍼不可刺病注下血取曲泉風痹淫泺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入深中股脛淫泺煩心頭痛時嘔時悅眩已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出三年死也

病本第二十五

先病而後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後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後生寒者治其本先熱而後生病者治其本先泄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調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後中滿者治其標先病後泄者治其本先中滿而後煩心者治其本有客氣有同氣大小便不利治其標大小便利治其本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後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謹詳察間甚以意調之間者并行甚爲獨行先小大便不利而後生他病者治其本也

雜病第二十六

厥挾脊而痛者至頂頭沈沈然目眩眩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腘中血絡厥胷滿面腫脣漯漯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滿大便不利取足少陰厥而腹滿滿然多寒氣腹中穀穀便溲難取足太陰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發而間之鍼大如氂刺膝無疑喉痹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瘧不渴間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

陽明龈而不痛者取足少陽龈而痛者取手陽明衄而不止衄血流取足太陽衄血取手太陽不已刺宛骨不已刺腘中出血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陽明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少陽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腘中血絡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小刺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頗痛刺手陽明與頗之盛脈出血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以顧刺手太陽也小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淅淅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亦上走胃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腹滿食不化腹鬲鬲然不能大便取足太陰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心痛腹脹鬲鬲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心痛引小腹滿上下無常處便溲難刺足厥陰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心痛當九節刺之按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求之得之立已頗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于經立已氣逆上刺廉中陷者與下胷動脈腹痛刺脅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痿厥爲四末束悅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無休病已止歲以草刺鼻嚏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已

周痹第二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周痹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其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在血脈之中邪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鍼其橋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岐伯答曰此衆痹也非周痹也黃帝曰願聞衆痹岐伯對曰此各在其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

右非能周也頭發更休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帝曰善願聞周痹何如岐伯對曰周痹者在于血脈之中隨脈以上隨脈以下不能左右各當其所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過一作過之後刺其上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過之後刺其下以脫之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對曰風寒溼氣客于外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則排分肉而分裂也分裂則痛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痹發發則如是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肉不在藏而外未發于皮獨居分肉之間真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痹故刺痹者必先切循其下之六經視其虛實及大絡之血結而不通及虛而脈陷空者而調之熨而通之其應堅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亦得其事也九者經巽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

卫問第二十八

黃帝閑居辟左右而問于岐伯曰余已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答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于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飲食居處大驚卒恐則血氣分離陰陽破散經絡厥絕脈道不通陰陽相逆衛氣稽留經脈虛空血氣不次乃失其常論不在經者請道其方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答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半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積于下陽氣未盡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盡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寫足少陰補足太陽黃帝曰人之噦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于胃胃氣上注于肺今有故寒氣與新谷氣俱還入于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于胃故爲噦補手太陰寫足少陰黃帝曰人之唏音喜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而陽氣絕故爲唏補足太陽寫足少陰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爲振寒寒慄補諸陽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于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于胃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也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故爲嚏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也黃帝曰人之鼾音安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諸脈虛則筋脈懈惰筋脈懈惰則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鼾因其所在補分肉間黃帝曰人之哀而泣涕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也上液之道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液道開故泣涕出焉液者所以灌精滿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則泣泣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補天柱經俠頸黃帝曰人之太息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約則不利故太息以伸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也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于胃胃中有熱則蒸動蒸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補足少陰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也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此厥逆走上脈氣薄疑誤至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不足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苦鳴頭爲之苦傾目爲之眩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苦鳴下氣不足則乃爲痿厥心悅補足外踝下留之黃帝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噦取手太陰足少陰唏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者補諸陽噫者補足太陰陽明嚏者補足太陽鼾本鼾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頸俠頸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舌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眩頭傾補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悅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

黃帝內經靈樞卷六

師傳第二十九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弗著于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使百姓無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子孫無憂傳于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岐伯曰遠乎哉問也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之也夫惟順而已矣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黃帝曰願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平聲下同）黃帝曰便病人奈何岐伯曰夫中熱消癉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饑膺以上皮熱腸中熱則出黃如糜膿以下皮寒胃中寒則腹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胃中寒腸中熱則脹而且泄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饑小腹痛脹黃帝曰胃欲寒饑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驕恣從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者乎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懷愴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黃帝曰本藏以身形支節腘肉候五藏六府之小大焉今夫王公大人臨朝即位之君而問焉誰可捫循之而後答乎岐伯曰身形支節者藏府之蓋也非面部之閱也黃帝曰五藏之氣閱于面者余已知之矣以肢節知而閱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者肺為之蓋巨肩陷咽候見其外黃帝曰善岐伯曰五藏六府心為之主缺盆為之道骸骨有餘以候關節黃帝曰善岐伯曰肝者主為將使之候外欲知堅固視目小大黃帝曰善岐伯曰脾者主為衛使之迎糧視脣舌好惡以知吉凶黃帝曰善岐伯曰腎者主為外使之遠聽視耳好惡以知其性黃帝曰善願聞六府之候岐伯曰六府者胃為之海廣骸大頸張胃五穀乃容鼻隧以長以候大腸脣厚人中長以候小腸目下果大其瞻乃橫鼻孔在外膀胱漏泄鼻柱中央起三焦乃約此所以候六府者也上下三等藏安且貞矣

決氣第三十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辨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然岐伯曰兩神相搏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何謂氣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泄汗出漆漆是謂津何謂液岐伯曰穀入氣滿淖（音鬧）澤注于骨骨屬屈伸洩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無所避是謂脈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岐伯曰精脫者耳聾氣脫者目不明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泄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脂（音酸）耳數鳴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其脈空虛此其候也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為常主然五谷與胃為大海也

腸胃第三十一

黃帝問于伯高曰余願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伯高曰請盡言之穀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舌重十兩長七寸廣二寸半咽門重十兩廣一寸半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一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二斗五升小腸後附脊左環迴周疊積其注于迴腸者外附于脐上迴運環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三尺迴腸當脐左環迴周棄積而下迴運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脊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迴曲環反三十二曲也

平人絕穀第三十二

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何也伯高曰臣請言其故胃大一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水穀三斗五升其中之穀常留二斗水一斗五升而滿上焦泄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下焦下溉諸腸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穀二斗四升水六升三合合之大半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寸之少半長二丈一尺受穀一斗水七升半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寸之大半長二尺八寸受穀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腸胃之長凡五丈八尺四寸受水穀九斗二升一合合之大半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虛更滿故氣得上下五藏安定血脈和利精神乃居故神者水穀之精氣也故腸胃之中當留穀二斗水一斗五升故平人日再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

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故平人不食飲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故也

海論第三十三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于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于營衞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于府藏外絡于肢節夫子乃合之于四海乎岐伯答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經水者皆注于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以應四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答曰必先明知營腸表裏榮輸所在四海定矣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衝下至三里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于大杼下出于巨虛之上下廉膻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于柱骨之上下前在于人迎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于其蓋下在風府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胷中悗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血海有餘則常想其身大佛然不知其所病血海不足亦常想其身小狹然不知其所病水穀之海有餘則腹滿水穀之海不足則饑不受穀食髓海有餘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脛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黃帝曰余已聞逆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無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

五亂第三十四

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爲五行分爲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爲四時四時者春秋冬夏其氣各異營衞相隨陰陽已和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之而治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順脈衞氣逆行清濁相干亂于胷中是謂大惑故氣亂于心則煩心密嘿�varia首靜伏亂于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亂于腸胃則爲霍亂亂于臂脛則爲四厥亂于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黃帝曰善願聞其道岐伯曰氣在于心者取之手少陰心主之輸氣在于肺者取之手太陰滎足少陰輸氣在于腸胃者取之足太陰陽明不下者取之三里氣在于頭者取之天柱大杼不知取足太陽滎輸氣在于臂足取之先去血脈後取其陽明少陽之滎輸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寫無形謂之同精是非有餘不足也亂氣之相逆也黃帝曰允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版命曰治亂也

脈論第三十五

黃帝曰脈之應于寸口如何而脈岐伯曰其脈大堅以濇者脈也黃帝曰何以知藏府之脈也岐伯曰陰爲藏陽爲府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脈也在於血脈之中邪藏府之內乎岐伯曰三一作二者皆存焉然非脈之舍也黃帝曰願聞脈之舍岐伯曰夫脈者皆在于藏府之外排藏府而郭胷脅脈皮膚故命曰脈黃帝曰藏府之在胷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域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黃帝曰未解其意再問岐伯曰夫胷腹藏府之郭也膻中者心主之宮城也胃者太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送也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者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營氣循脈衞氣逆爲脈脈衞氣並脈循分爲膚脈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無問虛實工在疾寫黃帝曰願聞脈形岐伯曰夫心脈者煩心短氣臥不安肺脈者虛滿而喘欬肝脈者脅下滿而痛引小腹脾脈者善噦四肢煩悗體重不能勝衣臥不安腎脈者腹滿引背央央然腰髀痛六府脈胷脈者腹滿胷脹痛鼻聞焦臭妨于食大腸脈者腸鳴而痛濇濇冬日重感于寒則飧泄不化小腸脈者少腹膜脈引腰而痛膀胱脈者小腹滿而氣癃三焦脈者氣滿于皮膚中輕輕然而不堅膽脈者脅下痛脈口中苦善太息凡此諸脈者其道在一明知逆順鍼數不失寫虛補實神去其室致邪失正眞不可定靡之所敗謂之天命補虛寫實神歸其室久塞其空謂之良工黃帝曰脈者焉生何因而有岐伯曰衞氣之在身也常然並脈循分肉行有逆順陰陽相隨乃得天和五藏更始四時循序五穀乃化然後厥氣在下營衞留止寒氣逆上眞邪相攻兩氣相搏乃合爲脈也黃帝曰善何以解惑岐伯曰合之于眞三合而得帝曰善黃帝問于岐伯曰脈論言無問虛實工在疾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今有其三而不下者其過焉在岐伯對曰此言陷于肉肓而中氣穴者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上越中肉則衞氣相亂陰陽相逐其于脈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焉有殆者乎其于脈也必審其脉音診當寫則寫當補則

補加鼓應桴聲有不下者乎

五癃津液別第三十六

黃帝問于岐伯曰水穀入于口輸于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腹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生願聞其道岐伯曰水穀皆入于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津液各走其道故三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其津其流而不行者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矣酒入于分肉之間聚沫則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澀不行水下留于膀胱則爲溺與氣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外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于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心系急則肺舉肺舉則液上溢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欬而泣出矣中熱則胃中消穀消穀則蒸上下作腸胃充郭故胃緩胃緩則氣逆故唾出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于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于陰股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于陰髓液皆減而下下竅度則虛虛故腰背痛而脛痠陰陽氣道不通四海塞閉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行腸胃之中別于迴腸留于下焦不得滲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此津液五別之逆順也

五閱五使第三十七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官五閱以觀五氣五氣者五藏之使也五時之副也願聞其五使當安出岐伯曰五官者五藏之閱也黃帝曰願聞其所出令可爲常岐伯曰脈出于氣口色見于明堂五色更出以應五時各如其常經氣入藏必當治裏帝曰善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岐伯曰五官以辨闕庭必張乃立明堂明堂廣大蕃蔽見外方壁高基引垂居外五色乃治平博廣大壽中百歲見此者刺之必已如是之人者血氣有餘肌肉堅緻故可苦以鍼黃帝曰願聞五官岐伯曰鼻者肺之官也目者肝之官也口脣者脾之官也舌者心之官也耳者腎之官也黃帝曰以官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故肺病者喘息鼻張肝病者眥青脾病者脣黃心病者舌卷短顴赤腎病者顴與顏黑黃帝曰五脈安出五色安見其常色殆者如何岐伯曰五官不辨闕庭不張小其明堂蕃蔽不見又埤其墻墻下無基垂角去外如是者雖平常殆況加疾哉黃帝曰五色之見于明堂以觀五藏之氣左右高下各有形乎岐伯曰府藏之在中也各以次舍左右上下各如其度也

逆順肥瘦第三十八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鍼道于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也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察于物而心生之乎岐伯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于天下合于地中合于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平水也工人不能置規而爲員去矩而爲方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掘決衝而經可通也此言氣之滑澤血之清濁行之逆順也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小長各有數乎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益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肥人也廣肩腋項肉薄厚皮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以濁其氣濇以遲其爲人也貪于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也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瘦人者皮薄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于氣易損于血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敦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黃帝曰刺壯士真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真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牆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豪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濁疾寫之則氣竭焉黃帝曰循掘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牆疾寫之則經可通也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岐伯曰不然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焉其上者出於頭額滲諸陽灌諸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于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腘中伏行骨內下至內踝之後屬而別其下者並于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上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黃帝曰何以明之岐伯曰五官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明逆順之行也黃帝曰睿乎哉聖人之爲道也明于日月微于毫釐其非夫子孰能道之也

血絡論第二十九

黃帝曰願聞其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少黑而

濁者何也血出清而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腫者何也血出若多若少而面色蒼蒼者何也發鍼而面色不變而煩悗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問其故岐伯曰脈氣甚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什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陽氣奇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新飲而液滲于絡而未合和于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陰氣積于陽其氣因于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其新相得而未和合因而寫之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蒼蒼然刺之血出多色不變而煩悗者刺絡而虛經虛經之屬于陰者陰脫故煩悗陰陽相得而合爲痹者此爲內溢于經外注于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而弗能虛也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者盛堅橫以赤上下無常處小者如鍼大者如筋則而寫之萬全也故無失數矣失數而反各如其度黃帝曰鍼入而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于鍼則鍼熱熱則肉著于鍼故堅焉

陰陽清濁第四十

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爲一矣惡有亂者乎黃帝曰余聞一人非問天下之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衆亦有亂人其合爲一耳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者注陰濁者注陽濁而清者上出于咽清而濁者則下行清濁相干命曰亂氣黃帝曰夫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清濁別之奈何岐伯曰氣之大別清者上注於肺濁者下走於胃胃之清氣上出于口肺之濁氣下注于經內積于海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濁甚乎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其濁者下行諸經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陰者深而留之刺陽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六

陰陽繫日月第四十一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于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故足之十二經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主火故在上者爲陽黃帝曰合之于脈奈何岐伯曰寅者正月之生陽也主左足之少陽未者六月主右足之少陽卯者二月主左足之太陽午者五月主右足之太陽辰者三月主左足之陽明巳者四月主右足之陽明此兩陽合于前故曰陽明申者七月之生陰也主右足之少陰丑者十二月主左足之少陰酉者八月主右足之太陰子者十一月主左足之太陰戌者九月主右足之厥陰亥者十月主左足之厥陰此兩陰交盡故曰厥陰甲主左手之少陽己主右手之少陽乙主左手之太陽戊主右手之太陽丙主左手之陽明丁主右手之陽明此兩火并合故爲陽明庚主右手之少陰癸主左手之少陰辛主右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故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也足之陰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陽者陽中之太陽也手之陰者陽中之少陰也腰以上者爲陽腰以下者爲陰其於五藏也心爲陽中之太陽肺爲陽中之少陰肝爲陰中之少陽脾爲陰中之至陰腎爲陰中之太陰黃帝曰以治奈何岐伯曰正月二月三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陽四月五月六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陽七月八月九月人氣在右無刺右足之陰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人氣在左無刺左足之陰黃帝曰五行以東方甲乙木王春春者蒼色主肝肝者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之

少陽不合于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

病傳第四十二

黃帝曰余受九鍼于夫子而私覽於諸方或有導引氣喬摩灸熨刺焫飲藥之一者可獨守耶將盡行之乎岐伯曰諸方者衆人之方也非一人之所盡行也黃帝曰此乃所謂守一勿失萬物畢者也今余已聞陰陽之要虛實之理傾移之過可治之屬願聞病之變化淫傳絕敗而不可治者可得聞乎岐伯曰要乎哉問道昭乎其如日醒窘乎其如夜瞑能被而服之神與俱成畢將服之神自得之生神之理可著于竹帛不可傳于子孫黃帝曰何謂日醒岐伯曰明於陰陽如惑之解如醉之醒黃帝曰何謂夜瞑岐伯曰精乎其無聲漠乎其無形折毛發理正氣橫傾淫邪泮衍血脈傳漏大氣入藏腹痛下淫可以致死不可以致生黃帝曰大氣入藏奈何岐伯曰病先發于心一日而之肺三日而之肝五日而之脾三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中病先發于肺三日而之肝一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腎十日不已死冬日入夏日出病先發于肝三日而之脾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胃三日不已死冬日入夏蚤食病先發于脾一日而之胃二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膀胱十日不已死冬人定夏晏食病先發于胃五日而之腎三日而之膀胱五日而上之心二日不已死冬夜半夏日昳病先發于腎三日而之膀胱三日而上之心三日而之小腸三日不已死冬大晨夏早晡病先發于膀胱五日而之腎一日而之小腸一日而之心二日不已死冬鷄鳴夏下晡諸病以次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也間一藏及二三四藏者乃可刺

淫邪發夢第四十三

黃帝曰願聞淫邪泮衍奈何岐伯曰正邪從外襲內而未有定舍反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藏不得定處與營衛俱行而與魂魄飛揚使人臥不得安而喜夢氣淫于府則有餘于外不足于內氣淫于藏則有餘于內不足于外黃帝曰有餘不足有形乎岐伯曰陰氣盛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盛則夢大火而燔焫陰陽俱盛則夢相殺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取甚饑則夢予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盛則夢恐懼哭泣飛揚心氣盛則夢善笑恐畏脾氣盛則夢歌樂身體重不舉腎氣盛則夢腰脊兩解不屬凡此十二盛者至而寫之立已厥氣客于心則夢見邱山煙火客于肺則夢飛揚見金鐵之奇物客于肝則夢山林樹木客于脾則夢見邱陵大澤壞屋風雨客于腎則夢臨淵沒居水中客于膀胱則夢遊行客于胃則夢飲食客于大腸則夢田野客于小腸則夢聚邑衢衢客于膽則夢鬬訟自刳客于陰器則夢接內客于項則夢斬首客于脛則夢行走而不能前及居深地窞力交切苑中客于股肱則夢擔負拜起客于胞廁則夢溲便凡此十五不足者至而補之立已也

順氣一日分為四時第四十四

黃帝曰夫百病之所始生者必起于燥溼寒暑風雨陰陽喜怒飲食居處氣合而有形得藏而有名余知其然也夫百病者多以旦慧晝安夕加夜甚何也岐伯曰四時之氣使然黃帝曰願聞四時之氣岐伯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是氣之常也人亦應之以一日分為四時朝則為春日中為夏日入為秋夜半為冬朝則人氣始生病氣衰故旦慧日中人氣長長則勝邪故安夕則人氣始衰邪氣始生故加夜半人氣入藏邪氣獨居於身故甚也黃帝曰其時有反者何也岐伯曰是不應四時之氣藏獨主其病者是必以藏氣之所不勝時者甚以其所勝時者起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順天之時而病可與期順者為工逆者為粗黃帝曰善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五藏有五變五變有五輸故五五二十五輸以應五時黃帝曰願聞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為五變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藏主冬冬刺井色主春春刺滎時主夏夏刺輸音主長夏長夏刺經味主秋秋刺合是謂五變以主五輸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岐伯曰原獨不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三十六輸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病變于色者取之滎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病變于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故命曰味主合是謂五變也

外揣第四十五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授其調願得其意夫九鍼者始于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大之則無外深不可為益恍惚無

窮流溢無極余知其合于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然余願聞之毫毛渾束爲一可乎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道焉夫治國亦然黃帝曰余願聞鍼道非國事也岐伯曰夫治國者夫惟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稠合爲一乎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動搖則應和盡得其情黃帝曰善乎哉昭昭之明不可蔽其不可蔽不失陰陽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清水明鏡之不失其形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之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也

五變第四十六

黃帝問於少俞曰余聞百疾之始期也必生於風雨寒暑循毫毛而入腠理或復還或留止或爲風厲汗出或爲消癉或爲寒熱或爲留痺或爲積聚奇邪淫溢不可勝數願聞其故夫同時得病或病此或病彼意者天之爲人生風乎何其異也少俞曰夫天之風者非以私百姓也其行公平正直犯者得之避者得無殃非求人而人自犯之黃帝曰一時遇風同時得病其病各異願聞其故少俞曰善乎哉問請論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礪刀削斲材木之陰陽尚有堅脆堅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夜飾而鈌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堅脆不同堅者則剛脆者易傷況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異邪夫木之蚤花先生葉者遇春霜烈風則花落而葉蕊久曝大旱則脆木薄皮者枝條汁少而葉萎久陰淫雨則薄皮多汁者皮漬而漉卒風暴起則剛脆之木枝折杌傷秋霜疾風則剛脆之木根搖而葉落凡此五者各有所傷況於人乎黃帝曰以人應木奈何少俞答曰木之所傷也皆傷其枝枝之剛脆而堅未成傷也人之有常病也亦因其骨飾皮膚腠理之不堅固者邪之所舍也故常爲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風厥漉汗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肉不堅腠理疏則善病風黃帝曰何以候肉之不堅也少俞答曰腘肉不堅而無分理理者粗理粗理而皮不緻者腠理疏此言其渾然者黃帝曰人之善病消癉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五藏皆柔弱者善病消癉黃帝曰何以知五藏之柔弱也少俞答曰夫柔弱者必有剛強剛強多怒柔者易傷也黃帝曰何以候柔弱之與剛強少俞答曰此人薄皮膚而目堅固以深者長衝直揚其心剛剛則多怒怒則氣上逆胷中積血氣逆留膈皮充肌血脈不行轉而爲熱熱則消肌膚故爲消癉此言其人暴剛而肌肉弱者也黃帝曰人之善病寒熱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小骨弱肉者善病寒熱黃帝曰何以候骨之小大肉之堅脆色之不一也少俞答曰顴骨者骨之本也顴大則骨大顴小則骨小皮膚薄而其肉無胭其臂孺孺然其地色殆然不與其天同色汚然獨異此其候也然後臂薄者其髓不滿故善病寒熱也黃帝曰何以候人之善病痹者少俞答曰粗理而肉不堅者善病痹黃帝曰痹之高下有處乎少俞答曰欲知其高下者各視其部黃帝曰人之善病腸中積聚者何以候之少俞答曰皮膚薄而不澤肉不堅而薄音閒澤如此腸胃惡惡則邪氣留止積聚乃傷脾胃之間寒溫不次邪氣稍至稽積留止大聚乃起黃帝曰余聞病形已知之矣願聞其時少俞答曰先立其年以知其時時高則起時下則殆雖不陷下當年有衝通其病必起是謂因形而生病五變之紀也

本藏第四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生而周于性命者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衞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關闔者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和喜怒者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覆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清利矣衞氣和則分肉解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起五藏不受邪矣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痹不作經脈通利肢節得安矣此人之常平也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水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于天也無愚智賢不肖無以相倚也然有其獨盡天壽而無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有弗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無怵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窘乎哉問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也五藏者故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者六府亦有小大長短厚薄結直緩急凡此二十五者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于邪心高則滿于肺中悗而善忘難聞以言心下則藏外易傷于寒易恐以言心堅則藏安守固心脆則善病消癉熱中心端正則和利難傷心偏傾則操持不一無守司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肺大則多飲善病胷痹喉痹逆氣肺高則上氣肩息欬肺下則居賁迫肺善脹下痛

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偏傾則胷偏痛也肝小則藏安無脅下之病肝大則逼胃迫咽則苦膈中且脅下痛肝高則上支賁切脅悅爲息賁肝下則逼胃脅下空則易受邪肝堅則藏安難傷肝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肝端正則和利難傷肝偏傾則脅下痛也脾小則藏安難傷於邪也脾大則苦濕胗而痛不能疾行脾高則胗引季脅而痛脾下則下加于大腸下加于大腸則藏苦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脾脆則善病消癉易傷脾端正則和利難傷脾偏傾則善滿善脹也腎小則藏安難傷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腎高則苦背脊痛不可以俛仰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爲狐疝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脆則苦病消癉易傷腎端正則和利難傷腎偏傾則苦腰尻痛也凡此二十五變者人之所苦常病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無鬲音膈音于者心高鬲骨小短舉者心下鬲骨長者心下堅鬲骨弱小以薄者心脆鬲骨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鬲骨倚一方者心偏傾也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膺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背膂厚者肺端正脅偏疎者肺偏傾也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胷反骸音敲者肝高合脅兔骸者肝下胷脅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膺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寒者肝偏傾也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綴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寒者脾偏傾也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也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也帝曰善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盡天壽雖有深憂大恐怵惕之志猶不能減也甚寒大熱不能傷也其行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怵惕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五藏六府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皆小者少病苦燥心大愁憂五藏皆大者緩于事難使以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于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心五藏皆偏傾者邪心而善益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應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肝合膽膽者筋其應脾合胃胃者肉其應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皮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脾應肉肉胴渠承反堅大者胃厚肉胴庶者胃薄肉胴小而庶者胃不堅肉胴不稱身者胃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胴不堅者胃緩肉胴無小裹累者胃急肉胴多少裹累者胃結胃結者上管約不利也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厚爪薄色紅者膽薄爪堅色青者膽急爪濡色赤者膽緩爪直色白無約者膽直爪惡色黑多紋者膽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疏腠理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毫毛者三焦膀胱急毫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稀毫毛者三焦膀胱結也黃帝曰厚薄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岐伯答曰視其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所病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七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禁服第四十八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受業通於九鍼六十篇且尊勤服之近者編絕久者簡坼然尚諷誦弗覺未盡解於意矣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所謂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東之奈何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于學若細子細子恐其散于後世絕于子孫敢問約之奈何黃帝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之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于是也乃齋禀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經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有敢背此言者反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內刺五藏外刺六府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諸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盡不殆矣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而弗約則輸泄方成弗約則神與弗俱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爲天下師雷公曰願聞爲工黃帝曰寸口主中人迎主外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大小齊等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是者名曰平人人迎大一倍于寸口病在足少陽一倍而躁在手少陽人迎二倍病在足太陽二倍而躁病在手太陽人迎三倍病在足陽明三倍而躁病在手陽明盛則爲熱虛則爲寒緊則爲痛痹代則乍甚乍間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病則取之分肉代則取

血絡具飲藥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溢陽溢陽爲外格死不治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寸口大于人迎一倍病在足厥陰一倍而躁在手少陰寸口三倍病在足太陰三倍而躁在手太陰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緊則痛痹代則乍痛乍止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緊則先刺而後灸之代則取血絡而後調之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于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寸口四倍者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通其營輸乃可傳于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之虛則徒補之緊則灸刺且飲藥陷下則徒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脈急則引脈大以弱則欲安靜用力無勞也

五色第四十九

雷公問於黃帝曰五色獨決于明堂乎小子未知其所謂也黃帝曰明堂者鼻也闕者眉間也庭者顏也蕃者頰側也蔽者耳門也其間欲方大去之十步皆見于外如是者壽必中百歲雷公曰五官之辨奈何黃帝曰明堂骨高以起平以直五藏次于中央六府挾其兩側首面上于闕庭王宮在于下極五藏安于胷中眞色以致病色不見明堂潤澤以清五官惡得無辨乎雷公曰其不辨者可得聞乎黃帝曰五色之見也各出其色部部骨陷者必不免於病矣其色部秉襲者雖病甚不死矣雷公曰官五色奈何黃帝曰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是謂五官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如何黃帝曰

外內皆在焉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病益甚在中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其脈口浮滑者病日進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其脈口滑以沈者病日進在內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病難已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病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人迎盛堅者傷於寒氣口甚堅者傷於食雷公曰以色言病之間甚奈何黃帝曰其色麤以明沈夭者爲甚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也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其色從內走外者其病從內走外病生於內者先治其陰後治其陽反者益甚其病生於陽者先治其外後治其內反者益甚其脈滑大以代而長者病從外來目有所見志有所惡此陽氣之并也可變而已雷公曰小子聞風者百病之始也厥逆者寒淫之起也別之奈何黃帝曰常候闕中薄澤爲風沖濁爲痹在地爲厥此其常也名以其色言其病雷公曰人不病卒死何以知之黃帝曰大氣入于藏府者不病而卒死矣雷公曰病小愈而卒死者何以知之黃帝曰赤色出兩顴大如母指者病雖小愈必卒死黑色出於庭大如母指必不病而卒死雷公再拜曰善哉其死有期乎黃帝曰察色以言其時雷公曰善乎願卒聞之黃帝曰庭者首面也闕上者咽喉也闕中者肺也下極者心也直下者肝也肝左者膽也下者脾也方上者胃也中央者大腸也挾大腸者腎也當腎者膀胱也面王以上者小腸也面王以下者膀胱子處也顴疑有落字者肩也顴後者臂也臂下者手也目內眥上者膺乳也挾繩而上者背也循牙車以下者股也

中央者膝也膝以下者脛也當脛以下者足也巨分者股裏也巨屈者腘腨也此五藏六府肢節之部也各有部分有部分用陰和陽用陽和陰當明部分萬舉萬當能別左右是謂大道男女異位故曰陰陽審察澤夭謂之良工沈澤爲內浮澤爲外黃赤爲風青黑爲痛白爲寒黃而膏潤爲膿赤甚者爲血痛甚爲鋒寒甚爲皮不仁五色各見其部察其浮沈以知淺深察其澤夭以觀成敗察其散摶以知遠近視色上下以知病處積神於心以知往今故相氣不微不知是非屬意勿去乃知新故色明不麤沈夭爲甚不明不澤其病不甚其色散駒駒然未有聚其病散而氣痛聚未成也腎乘心心先病腎爲應色皆如是男子色在于面王爲小腹痛下爲卵痛其圓直爲莖痛高爲本下爲首狐疝瘙陰之屬也女子在于面王爲膀胱子處之病散爲痛摶爲聚方員左右各如其色形其隨而下至脈爲挺有潤如膏狀爲暴食不禦左爲左右爲右其色有邪聚散而不端面色所指者也色者青黑赤白黃皆端滿有別鄉別鄉赤者其色亦大如榆莢在面王爲不日其色上銳首空上向下銳下向在左右如法以五色命藏青爲肝赤爲心白爲肺黃爲脾黑爲腎肝合筋心合脈肺合皮脾合肉腎合骨也

論勇第五十

黃帝問於少俞曰有人於此竝行竝立其年之長少等也衣之厚薄均也卒然遇烈風暴雨或病或不病或皆病或皆不病其故何也少俞曰帝問何急黃帝曰願盡聞之少俞曰春青風夏陽風秋涼風冬寒風凡此四時之風者其所病各不同形黃帝曰四時之風病人如何少俞曰黃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之虛風白色薄皮弱肉者不勝夏之虛風青色薄皮弱肉不勝秋之虛風赤色薄皮弱肉不勝冬之虛風也黃帝曰黑色不病乎少俞曰黑色而皮厚肉堅固不傷於四時之風其皮薄而肉不堅色不一者長夏至而有虛風者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長夏至而有虛風不病矣其皮厚而肌肉堅者必重感于寒外內皆然乃病黃帝曰善黃帝曰夫人之忍痛與不忍痛者非勇怯之分也夫勇士之不忍痛者見難則前身痛則止夫怯士之忍痛者聞難則恐遇痛不動夫勇士之忍痛者見難不恐遇痛不動夫怯士之不忍痛者見難與痛目轉面眄恐不能言失氣驚顏色變化乍死乍生余見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曰夫忍痛與不忍痛者皮膚之薄厚肌肉之堅脆緩急之分也非勇怯之謂也黃帝曰願聞勇怯之所由然少俞曰勇士者目深以固長衝直揚三焦理橫其心端直其肝大以堅其膽滿以傍怒則氣盛而胷張肝舉而膽橫皆裂而目揚毛起而面蒼此勇士之由然者也黃帝曰願聞怯士之所由然少俞曰怯士者目大而不減陰陽相失其焦理縱緻骫骳短而小肝系緩其膽不滿而縱腸胃挺脩下空雖方大怒氣不能滿其胷肝肺雖舉氣衰復下故不能久怒此怯士之所由然者也黃帝曰怯士之得酒怒不避勇上者何藏使然少俞曰酒者水穀之精熟穀之液也其氣慓悍其入于胃中則胃脹氣上逆滿於胷中肝浮膽橫當是之時固比于勇士氣衰則悔與勇士同類不知避之名曰酒悖也

背腧第五十一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腧出於背者岐伯曰胷中大腧在杼骨之端肺腧在三焦之間心腧在五焦之間膈腧在七焦之間肝腧在九焦之間脾腧在十一焦之間腎腧在十四焦之間皆挾脊相去三寸所則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在中而痛解乃其腧也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

衛氣第五十二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化行物者也其氣內干五藏而外絡肢節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爲衛氣其精氣之行于經者爲營氣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無端亭亭淳淳乎孰能窮之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離之處能別陰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知六府之氣街者能知解結契紹于門戶能知虛石之堅軟者知補寫之所在能知六經之標本者可以無惑于天下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請盡意悉言之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絡命門命門者目也足少陽之本在竅陰之間標在窗籠之前窗籠者耳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上三寸中標在背腧與舌下兩脈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腧也足陽明之本在厲兌標在人迎頰挾頏顙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腧與舌本也手太陽之本在外踝之後標在命門之上一寸也手少陽之本在小指次指之間上二寸標在耳後上角下外眥也手陽明之本在肘骨中上至別陽標在頤下合鉗上也手太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也手少陰之本在銳骨之端標在背腧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

中標在腋下三寸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故石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請言氣街胷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脛氣有街故氣在頭者止之于腦氣在胷者止之膺與背腧氣在腹者止之背腧與衝脈于臍左右之動脈者氣在脛者止之于氣街與承山踝上以下取此者用毫鍼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予之所治者頭痛眩仆腹痛中滿暴脹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難已也

論痛第五十三

黃帝問於少俞曰筋骨之強弱肌肉之堅脆皮膚之厚薄腠理之疏密各不同其于鍼石火熨之痛何如腸胃之厚薄堅脆亦不等其於毒藥何如願盡聞之少俞曰人之骨強筋弱肉緩皮膚厚者耐痛其于鍼石之痛火病亦然黃帝曰其耐火熨者何以知之少俞答曰加以黑色而美骨者耐火熨黃帝曰其不耐鍼石之痛者何以知之少俞曰堅肉薄皮者不耐鍼石之痛于火熨亦然黃帝曰人之病或同時而傷或易已或難已其故何如少俞曰同時而傷其身多熱者易已多寒者難已黃帝曰人之勝毒何以知之少俞曰胃厚色黑大骨及肥者皆勝毒故其瘦而薄胃者皆不勝毒也

天年第五十四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人之始生何氣築爲基何立而爲楯何失而死何得而生岐伯曰以母爲基以父爲楯失神者死得神者生也黃帝曰何者爲神岐伯曰血氣已和榮衛已通五藏已成神氣舍心魂魄畢具乃成爲人黃帝曰人之壽夭各不同或夭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岐伯曰五藏堅固血脈和調肌肉解利皮膚緻密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呼吸微徐氣以度行六府化穀津液布揚各如其常故能長久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基牆高以方通調營衛三部三里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二十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三十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頗班白平盛不搖故好坐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苦憂悲血氣衰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故言善忘九十歲腎氣焦四藏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使道不長空外以張喘息暴疾又卑基牆薄脈少血其肉不石數中風寒血氣虛脈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故中壽而盡也

逆順第五十五

黃帝問於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伯高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曰無迎逢逢之氣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無刺漉漉之汗無刺渾渾之脈無刺病與脈相逆者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也下工刺其方袭者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故曰上工治未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

五味第五十六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于胃五藏六府皆稟氣于胃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伯高曰穀始入于胃其精微者先出于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于胷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咽故呼則出吸則入天地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五穀秫音虎米甘麻酸大豆鹹麥苦黃黍辛五果棗甘李酸栗鹹杏苦桃辛五畜牛甘犬酸豬鹹羊苦雞辛五菜葵甘韭酸藿鹹薤苦葱辛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凡此五者各有所宜五宜所言五色者脾病者宜食秫米飯牛肉棗葵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葱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肝色青宜食甘秫米飯牛肉棗葵皆甘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葱皆辛

黃帝內經靈樞卷八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水脹第五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脹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之岐伯答曰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腫如新臥起之狀其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瘮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裹水之狀此其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于皮膚之間蹇音空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蒼黃脈筋起此其候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于腸外與衛氣相搏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癖而內著惡氣乃起瘕內乃生其始生也大如雞卵稍以益大至其成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石瘕生于胞中寒氣客于子門子門閉塞氣不得通惡血當寫不寫衄音坏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皆生于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膚脹鼓脹可刺邪岐伯曰先寫其脹之血絡後調其經刺去其血絡也

賊風第五十八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合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宄之中卒然病者非不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于淫氣藏于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匿壅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則血氣凝結與故邪相襲則爲寒痹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毋所遇邪氣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慕血氣內亂兩氣相搏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黃帝曰其祝音咒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祝而已也

衛氣失常第五十九

黃帝曰衛氣之留於腹中稽積不行苑蘊不得常所使人肢節胃中滿喘呼逆息者何以去之伯高曰其氣積于胃中者上取之積于腹中者下取之上下皆滿者傍取之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對曰積于上寫大迎天突喉中積于下者寫三里與氣街上下皆滿者上下取之與季脅之下一寸一本云季脅之下深一寸重者雖足取之診視其脈大而弦急及絕不至者及腹皮急甚者不可刺也黃帝曰善黃帝問於伯高曰何以知皮肉氣血筋骨之病也伯高曰色起而眉薄澤者病在皮脣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肌肉營氣濡然者病在血氣目色青黃赤白黑者病在筋耳焦枯受塵垢病在骨黃帝曰病形何如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百病變化不可勝數然皮有部肉有柱血氣有輸骨有屬黃帝曰願聞其故伯高曰皮之部輸于四末肉之柱在臂脛諸陽分肉之間與足少陰分間血氣之輸輸于諸絡氣血留居則盛而起筋骨無陰無陽無左無右候病所在骨之屬者骨空之所以受益而益腦髓者也黃帝曰取之奈何伯高曰夫病變化浮沈深淺不可勝窮各在其處病間者淺之甚者深之間者小之甚者眾之隨變而調氣故曰上工黃帝問于伯高曰人之肥瘦大小寒溫有老壯少小別之奈何伯高

對曰人年五十已上爲老二十已上爲壯十八已上爲少六歲已上爲小黃帝曰何以度知其肥瘦伯高曰人有肥有膏有肉黃帝曰別此奈何伯高曰腘肉堅（一本云腘肉皮滿者肥腘肉不堅皮緩者膏皮肉不相離者肉黃）帝曰身之寒溫何如伯高曰膏者其肉淖而粗理者身寒細理者身熱脂者其肉堅細理者熱粗理者寒黃帝曰其肥瘦大小奈何伯高曰膏者多氣而皮緩故能縱腹垂腴肉者身體容大脂者其身收小黃帝曰三者之氣血多少何如伯高曰膏者多氣多氣者熱熱者耐寒肉者多血則充形充形則平脂者其血清氣滑少故不能大此別于衆人者也黃帝曰衆人奈何伯高曰衆人皮肉脂膏不相加也血與氣不能相多故其形不小不大各自稱其身命曰衆人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必先別其三形血之多少氣之清濁而後調之治經失常經是故膏人縱腹垂腴肉人者上下容大脂人者雖脂不能大者

玉版第六十

黃帝曰余以小鍼爲細物也夫子乃言上合之于天下合之于地中合之于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故岐伯曰何物大於天乎夫大于鍼者惟五兵者焉五兵者死之備也非生之具且夫人者天地之鎮也其不可不參乎夫治民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黃帝曰病之生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癰疽陰陽不通兩熱相搏乃化爲膿小鍼能取之乎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之邪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于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民令行禁止士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教也須臾之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聚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自治于未有形也愚者遭其已成也黃帝曰其已形不予遭膿已成不予見爲之奈何岐伯曰膿已成十死一生故聖人弗使已成而明爲良方著之竹帛使能者踵而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予遭也黃帝曰其已有膿血而後遭乎不導之以小鍼治乎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已成膿血者其唯砭石鈹（音披大鋒鍼也）之所取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黃帝曰願聞逆順岐伯曰以爲傷者其白眼青黑眼小是一逆也內藥而嘔者是二逆也腹痛渴甚是三逆也肩項中不便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五者爲順矣黃帝曰諸病皆有逆順可得聞乎岐伯曰腹脹身熱脈大是一逆也腹鳴而滿四肢清泄其脈大是二逆也衄而不止脈大是三逆也咳且溲血脫形其脈小勁是四逆也欬脫形身熱脈小以疾是謂五逆也如是者不過十五日而死矣其腹大脹四末清脫形泄甚是一逆也腹脹便（平聲）血其脈大時絕是二逆也欬溲血形內脫脈搏是三逆也嘔血胷滿引背脈小而疾是四逆也欬嘔腹脹且飧泄其脈絕是五逆也如是者不及一時而死矣工不察此者而刺之是謂逆治黃帝曰夫子之言鍼甚駿以配天地上數天文下度地紀內別五藏外次六府經脈二十八會盡有周紀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子能反之乎岐伯曰能殺生人不能起死者也黃帝曰余聞之則爲不仁然願聞其道弗行於人岐伯曰是明道也其必然也其如刀鋸之可以殺人如飲酒使人醉也雖勿診猶可知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人之所受氣者穀也穀之所注者胃也胃者水穀氣血之海也海之所行雲氣者天下也胃之所出氣血者經隧也經隧者五藏六府之大絡也迎而奪之而已矣黃帝曰上下有數乎岐伯曰迎之五里中道而止五至而已五往而藏之氣盡矣故五五二十五而竭其輸矣此所謂奪其天氣者也非能絕其命而傾其壽者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闔門而刺之者死于家中入門而刺之者死于堂上黃帝曰善乎方明哉道請著之玉版以爲重寶傳之後世以爲刺禁令民勿敢犯也

五禁第六十一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禁何謂五禁岐伯曰禁其不可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奪岐伯曰無寫其不可奪者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過岐伯曰補寫無過其度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逆岐伯曰病與脈相逆命曰五逆黃帝曰余聞刺有九宜岐伯曰明知九鍼之論是謂九宜黃帝曰何謂五禁願聞其不可刺之時岐伯曰甲乙日自乘無刺頭無髮髕于耳內丙丁日自乘無振埃于肩喉廉泉戊己日自乘四季無刺腹去爪寫水庚辛日自乘無刺關節于股膝壬癸日自乘無刺足脛足謂五禁黃帝曰何謂五奪岐伯曰形肉已奪是一奪也大奪血之後是二奪也大汗出之後是三奪也大泄之後是四奪也新產及大血之後是五奪也此皆不可寫黃帝曰何謂五逆岐伯曰熱病脈靜汗已出脈盛躁是一逆也病泄脈洪大是二逆也著痹不移腘肉破身熱脈偏絕是三逆也淫而奪形身熱色夭然白及後下血衄

血衄篤重是謂四逆也寒熱奪形脈堅搏是謂五逆也

動輸第六十二

黃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岐伯曰是明胃脉也胃爲五藏六府之海其清氣上注于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其行也以息往來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黃帝曰氣之過于寸口也上十焉息下八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岐伯曰氣之離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岸上于魚以反衰其餘氣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黃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岐伯曰胃氣上注于肺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循眼系入絡腦出頏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于陽明者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故陰陽俱靜俱動若引繩相傾者病黃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岐伯曰衝脉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于腎下出于氣衝循陰股內廉邪入腘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黃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無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獨情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還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經路也故絡絕則經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黃帝曰善此所謂如環無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此之謂也

五味論第六十三

黃帝問于少俞曰五味入于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少俞答曰酸入于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不出即留于胃中胃中和溫則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濡得酸則縮絡約而不通水道不行故癃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而走筋矣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于胃其氣上走中焦注于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凝凝則胃中汁注之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本乾而善渴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于胃其氣走于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薤韭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辛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于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脘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于胃其氣弱小不能上至于上焦而與穀留于胃中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其氣外通於肉故甘走肉

陰陽二十五人第六十四

黃帝曰余聞陰陽之人何如伯高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于五人亦應之故五五二十五人之政而陰陽之人不與焉其態又不合于衆者五余已知之矣願聞二十五人之形血氣之所生別而以候從外知內何如岐伯曰悉乎哉問也此先師之祕也雖伯高猶不能明之也黃帝避席遵循而卻曰余聞之得其人弗教是謂重失得而洩之天將厭之余願得而明之金匱藏之不敢揚之岐伯曰先立五形金木水火土別其五色異其五形之人而二十五人具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慎之慎之臣請言之木形之人比於上角似於蒼帝其爲人蒼色小頭長面大肩背直身小手足好有才勞心少力多憂勞於事能苦耐下同春夏不能秋冬感而病生足厥陰佗佗然大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上遺遺然左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下隨隨然二日少角欽音第角之人比於右足少陽少陽之上推推然一日右角判角之人比於左足少陽少陽之下括括然火形之人比於上徵似於赤帝其爲人赤色廣肩引脫面小頭好肩背髀腹小手足行安地疾心行搖肩背肉滿有氣輕財少信多慮見事明好顏急心不壽暴死能春夏不能秋冬秋冬感而病生手少陰核核然質徵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上肌肌然一日質之人一日大徵少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下慎慎然右徵之人比於右手太陽太陽之上鮫鮫然一日熊然質判之人比於左手太陽太陽之下支支頤頤然一日質徵土形之人比於上宮似於上古黃帝其爲人黃色圓面大頭美肩背大腹美股脛小手足多肉上下相稱行安地舉足浮安心好利人不喜權勢善附人也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太陰敦敦然大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上婉婉然加宮之人比於左足陽明陽明之下坎坎然一日羣少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上樞樞然左宮之人比於右足陽明陽明之下兀兀然一日衆之人一日陽明之上金形之人比於上商似於白帝其爲人方面白色小頭小肩背小腹

小手足如骨發踵外骨輕身清廉急心靜悍善爲吏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手太陰敦敦然欲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上廉廉然右商之人比於左手陽明陽明之下脫脫然左角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上監監然少商之人比於右手陽明陽明之下嚴嚴然水形之人比於上羽似於黑帝其爲人黑色面不平大頭廉頤小肩大腹動手足發行搖身下尻長背延延然不敬畏善欺紿人戮死能秋冬不能春夏春夏感而病生足少陰汗汗然大羽之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上頰頰然小羽之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下紆紆然衆之爲人比於右足太陽太陽之下絜絜然一曰加之人桎之爲人比於左足太陽太陽之上安安然是故五形之人二十五變者衆之所以相欺者是也黃帝曰得其形不得其色何如岐伯曰形勝色色勝形者至其勝時年加感則病行失則憂矣形色相得者富貴大樂黃帝曰其形色相勝之時年加可知乎岐伯曰凡年忌下上之人大忌常加七歲十六歲二十五歲三十四歲四十三歲五十二歲六十一歲皆人之大忌不可不自安也感則病行失則憂矣當此之時無爲姦事是謂年忌黃帝曰夫子之言脈之上下血氣之候以知形氣奈何岐伯曰足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髯美長血少氣多則髯拔少血多則髯少血氣皆少則無髯而喜多書足陽明之下血氣盛則下毛美長至胥血多氣少則下毛美短至腐行則善高舉足足指少肉足善寒血少氣多則肉而善瘙音竹手足寒血氣皆少則無毛有則爲枯悴善痠厥足痹足少陽之上氣血盛則通髯美長血多氣少則通髯美短血少氣多則少髯血氣皆少則無鬚咸於寒

溼則善痹骨痛爪枯也足少陽之下血氣盛則脛毛美長外踝肥血多氣少則脛毛美短外踝皮堅而厚血少氣多則胻音杭又下孟切脛也毛少外踝皮薄而軟血氣皆少則無毛外踝瘦無肉足太陽之上血氣盛則美眉眉有毫毛血多氣少則惡眉面多少理血少氣多則面多肉血氣和則美色足太陽之下血氣盛則跟肉滿踵堅氣少血多則瘦跟空血氣皆少則喜轉筋踵下痛手陽明之上血氣盛則髭美血少氣多則髭惡血氣皆少則無髭手陽明之下血氣盛則腋下毛美手魚肉以溫氣血皆少則手瘦以寒手少陽之上血氣盛則肩美以長耳色美血氣皆少則耳焦惡色手少陽之下血氣盛則手捲多肉以溫血氣皆少則寒以瘦氣少血多則瘦以多脈手太陽之上血氣盛則口多鬚面多肉以平血氣皆少則面瘦惡色手太陽之下血氣盛則掌肉充滿血氣皆少則掌瘦以寒黃帝曰二十五人者刺之有約乎岐伯曰美眉者足太陽之脈氣血多惡眉者血氣少其肥而澤者血氣有餘肥而不澤者氣有餘血不足瘦而無澤者氣血俱不足審察其形氣有餘不足而調之可以知逆順矣黃帝曰刺其諸陰陽奈何岐伯曰按其寸口人迎以調陰陽切循其經絡之凝濇結而不通者此於身皆爲痛痹甚則不行故凝濇凝濇者致氣以溫之血和乃止其結絡者脈結血不和決之乃行故曰氣有餘於上者導而下之氣不足於上者推而休之其稽留不至者因而迎之必明於經隧乃能持之寒與熱爭者導而行之其宛陳血不結者側而予之必先明知二十五人則血氣之所在左右上下刺約畢也

黃帝內經靈樞卷九

五音五味第六十五

右徵與少徵調右手太陽上左商與左徵調左手陽明上少徵與大宮調左手陽明上右角與大角調右足少陽下大徵與少徵調左手太陽上眾羽與少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商與右商調右手太陽下桎羽與眾羽調右足太陽下少宮與大宮調右足陽明下判角與少角調右足少陽下鈦商與上商調右足陽明下鈦商與上角調左足太陽下上徵與右徵同穀麥畜羊果杏手少陰藏心色赤味苦時夏上羽與大羽同穀大豆畜彘果栗足少陰藏腎色黑味鹹時冬上宮與大宮同穀稷畜牛果棗足太陰藏脾色黃味甘時季夏上商與右商同穀黍畜雞果桃手太陰藏肺色白味辛時秋上角與大角同穀麻畜犬果李足厥陰藏肝色青味酸時春大宮與上角同右足陽明上左角與大角同左足陽明上少羽與大羽同右足太陽下左商與右商同左手陽明上加宮與大宮同左足少陽上質判與大宮同左手太陽下判角與大角同左足少陽下大羽與大角同右足太陽上大角與大宮同右足少陽上右徵少徵質徵上徵判徵右角鈦角上角大角判角右商少商鈦商上商左商少宮上宮大宮加宮左宮眾羽桎羽上羽大羽少羽

黃帝曰婦人無鬚者無血氣乎岐伯曰衝脈任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背裏為經絡之海其浮而外者循腹右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濡滲皮膚生毫毛今婦人之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也衝任之脈不榮口脣故鬚不生焉黃帝曰士人有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奈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獨去何也願聞其故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皮膚內結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其有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脣口不榮故鬚不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美膏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多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

百病始生第六十六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淫喜怒喜怒不節則傷藏風雨則傷下清淫則傷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岐伯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喜怒不節則傷藏藏傷則病起於陰也清淫襲虛則病起於下風雨襲虛則病起於上是謂三部至於其淫泆不可勝數黃帝曰余固不能數故問先師願卒聞其道岐伯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兩實相逢眾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氣有定舍因處為名上下中外分為三員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開則邪從毛髮入入則抵深深則毛髮立毛髮立則淅然故皮膚痛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息大經乃代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喜驚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肢則支節痛腰脊乃強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之脈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留而不去息而成積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綫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巡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胃之間水液�varies注灌濯濯有音有寒則腹滿雷引故時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挾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饑則益小其著於綫筋也似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饑則安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綫筋飽食則安饑則痛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其著於膂筋在腸後右饑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不得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孔竅乾壅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乃成積也黃帝曰其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澁血脈凝澁則寒氣上入於腸胃入於腸胃則膜脹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得散日以成積卒然多食飲則腸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血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血內溢則後血腸胃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

相搏則并合凝聚不得散而積成矣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衄而不散津液淫淫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重寒傷肺忿怒傷肝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傷脾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則傷腎此內外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治之奈何岐伯答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

行鍼第六十七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於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獨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高高官祿善疾舉足舊高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數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辨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故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黃帝曰鍼已出而氣獨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者內藏故鍼已出氣乃隨其後故獨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之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往難故數刺乃知也黃帝曰鍼入而氣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相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

上膈第六十八

黃帝曰氣為上膈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為下膈下膈者食時乃出余未得其意願卒聞之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則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則腸胃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下管虛則邪氣勝之積聚已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卽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還而刺之無過三行察其沈浮以為深淺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伍以參禁以除其內恬憺無為乃能行氣後以鹹苦化穀乃下矣

憂恚無言第六十九

黃帝問於少師曰人之卒然憂恚而言無音者何道之塞何氣出行使音不彰願聞其方少師荅曰咽喉者水穀之道也喉嚨者氣之所以上下者也會厭者音聲之戶也口脣者音聲之扇也舌者音聲之機也懸雍垂者音聲之關也頏顙者分氣之所泄也橫骨者神氣所使主發舌者也故人之鼻洞涕出不收者頏顙不開分氣失也是故厭小而疾薄則發氣疾其開闔利其出氣易其厭大而厚則開闔難其氣出遲故重言也人卒然無音者寒氣客于厭則厭不能發發不能下至其開闔不致故無音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足之少陰上繫於舌絡於橫骨終於會厭兩寫其血脈藏氣乃併合脈之脈上絡任脈取之天突其脈乃發也

寒熱第七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寒熱瘰癧在于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留於脈而不去者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藏其末上出於頸腋之間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為膿血者易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夫之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黃帝曰決其生死奈何岐伯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不下貫瞳子可治也

邪客第七十一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伯高曰五穀入于胃也其糟粕津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于胷中出于喉嚨以貫心脈而行呼吸焉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于脈化以為血以榮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於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今厥氣客于五藏六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行於陽不得入於陰行於陽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陽蹻陷不得入於陰陰虛故目不瞑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使以平復湯一劑陰陽已通其臥立至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伯高曰其湯大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炙

之狀以葦薪火沸置秫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爲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爲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也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莖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膕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脈人有衛氣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晝夜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齒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䐃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四時不生草人有無子此人與天地相應者也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願聞持鍼之數內鍼之理縱舍之意扞皮開腠理奈何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少序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入陽此何道而從行願盡聞其方岐伯曰帝之所問鍼道畢矣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際至本節之後太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下內屈與陰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音儒節也陰入腋下內屈走肺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出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二寸外屈出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留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於心脈黃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音庶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容也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黃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銳骨之端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少陰心主之脈行也故本腧者皆因其氣之虛實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眞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黃帝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十二經脈之本末皮膚之寒熱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以持大以濇者爲痛痹陰陽如一者病難治其本末尚熱者病尚在其熱已衰者其病亦去矣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溼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視其血脈察其色以知其寒熱痛痹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先知虛實而行疾徐左手執骨右手循之無與肉果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輔鍼導氣邪得淫泆眞氣得居黃帝曰扞皮開腠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左別其膚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何以候岐伯答曰以候五藏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肝有邪其氣留于兩腋脾有邪其氣留于兩髀腎有邪其氣留于兩膕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遊邪氣惡血固不得住留住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病攣也

通天第七十二

黃帝問于少師曰余嘗聞人有陰陽何謂陰人何謂陽人少師曰天地之間六合之內不離於五人亦應之非徒一陰一陽而已也而略言耳口弗能徧明也黃帝曰願略聞其意有賢人聖人心能備而行之乎少師曰蓋有太陰之人少陰之人太陽之人少陽之人陰陽和平之人凡五人者其態不同其筋骨氣血各不等黃帝曰其不等者可得聞乎少師曰太陰之人貪而不仁下齊湛湛好內而惡出心和而不發不務於時動而後之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小貪而賊心見人有亡常若有得好傷好害見人有榮乃反慍怒心疾而無恩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居處于于好言大事無能而虛說志發于四野舉措不顧是非爲事如常自用事雖敗而常無悔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諟諦好自貴有小小官則高自宜好爲外交而不內附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居處安靜無爲懼懼無爲欣欣婉然從物或與不爭與時變化尊則謙謙譚而不治是謂至治古之善用鍼艾者視人五態乃治之盛者寫之虛者補之黃帝曰治人之五態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多陰而無陽其陰血濁其衛氣濇陰陽不和緩筋而厚皮不之疾寫不能移之少陰之人多陰少陽小胃而大腸六府不調其陽明脈小而太陽脈大必審調之其血易脫其氣易敗也太陽之人多陽而少陰必謹調之無脫其陰而寫其陽陽重脫者易狂陰陽皆脫者暴死不知人也少陽之

人多陽少陰經小而絡大血在中而氣外實陰而虛陽獨寫其絡脈則強氣脫而疾中氣不足病不起也陰陽和平之人其陰陽之氣和血脈調謹診其陰陽視其邪正安容儀審有餘不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此所以調陰陽別五態之人者也黃帝曰夫五態之人者相與無故卒然新會未知其行也何以別之少師答曰衆人之屬不如五態之人者故五五二十五人而五態之人不與焉五態之人尤不合於衆者也黃帝曰別五態之人奈何少師曰太陰之人其狀黮黮然黑色念然下意臨臨然長大腘然未僂此太陰之人也少陰之人其狀清然竊然固以陰賊立而躁蹶行而似伏此少陰之人也太陽之人其狀軒軒儲儲反身折腘此太陽之人也少陽之人其狀立則好仰行則好搖其兩臂兩肘則常出於背此少陽之人也陰陽和平之人其狀委委然隨隨然顒顒然愉愉然瞬瞬旋音旋然豆豆然衆人皆曰君子此陰陽和平之人也

官能第七十三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誦之子聽其理非則語余請正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忘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一作會謀伐有過知解結知補虛寫實上下氣門明通於四海審其所在寒熱淋露以輸異處審於調氣明於經隧左右服給盡知其會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虛與實鄰知決而通之左右不調把一作犯而行之明於逆順乃知可治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明於五輸徐疾所在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言陰與陽合於五行五藏六府亦有所藏四時八風盡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五藏六府察其所病左右上下知其寒溫何經所在審皮膚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腘有上下知其氣所在先得其道稍而疏之稍深以留故能徐入之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痛者常先取之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鍼所不爲灸之所宜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其骨靡陷下寒過於膝下陵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者火則當之結絡堅下火所治之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陰女陽良工所禁鍼論畢矣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而觀百姓審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得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不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窮冥窮冥一作冥冥通於無窮蠕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邪氣之中人也洒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救其萌芽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於調氣補寫所在徐疾之意所取之處寫必用員切而轉之其氣乃行疾而徐出邪氣乃出伸而迎之遥大其穴氣出乃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合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按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推其皮膚其外門眞氣乃存用鍼之要無忘其神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辭語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別嗜者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痹各得其能方乃可行其名乃彰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乃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也手毒者復生如故也

論疾診尺第七十四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岐伯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濇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視人之目窺上微瞳如新臥

起肤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寒而不起者風水虛腹也尺膚滑其淖澤者風也尺肉弱者脩体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膚薄者風痹也尺膚麤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尺膚熱甚脈盛躁者病溫也其脈盛而滑者病且出也尺膚寒其脈小者泄少氣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大之而熱者亦寒熱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肘後獨熱者肩背熱臂中獨熱者腰腹熱肘後麤以下三四寸熱者腸中有蟲掌中熱者腹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悅有加立死目赤色者病在心白在肺青在肝黃在脾黑在腎黃色不可名者病在胃中診目痛赤脈從上下者太陽病從下上者陽明病從外走內者少陽病診寒熱赤脈上下至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死診齲齒痛按其陽之來有過者獨熱在左左熱在右右熱在上上熱在下下熱診血脈者多赤多熱多青多痛多黑為久痹多赤多黑多青皆見者寒熱身痛而色微黃齒垢黃爪甲上黃黃疸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澀者不嗜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小大等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妊子嬰兒病其頭毛皆逆上者必死耳間青脈起者掣痛大便赤辨飧泄脈小者手足寒難已飧泄脈小手足溫泄易已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痟熱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夏傷於暑秋生痎瘧秋傷於溼冬生咳嗽是謂四時之序也

刺節眞邪第七十五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曰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矇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黃帝曰夫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去陽病也發矇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去爪者刺關節肢絡也徹衣者盡刺諸陽之奇輸也解惑者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上滿於胷中憤瞋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飰音噎不得息請言振埃尚疾於振埃奈何岐伯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取廉泉者血變而止帝曰善哉黃帝曰刺節言發矇余不得其意天發矇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去府病何輸使然願聞其故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大約鍼之極也神明之類也口說書參籍不能及也請言發矇耳尚疾於發矇也黃帝曰善願卒聞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聽宮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刺邪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為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相得者也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肢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肢脛者人之管以趨翔也莖垂者身中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津液內溢乃下留於睪血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榮然有水不上不下鈹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內熱相搏熱於懷炭外畏綿帛近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滕理閉塞則汗不出舌焦脣槁腊乾嗌燥飲食不讓美惡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或之於其天府太杼三痏又刺中膂以去其熱補足手太陰以去其汗熱去汗稀疾於徹衣黃帝曰善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輕重不得傾側宛伏不知東西不知南北乍上乍下反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黃帝曰善請藏之靈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病有持癉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痹熱消滅脹聚散亾寒痹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凡刺痺邪無迎隨易俗移性不得膿脈道更行去其邪不安處所乃散亾諸陰陽過癉者取之其輸寫之凡刺大邪曰以小泄奪其有餘乃益虛剽其通鍼其邪肌肉視視之毋有反其眞刺諸陽分肉間凡刺小邪曰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視其所在迎之界遠近盡至其不得外侵而行之乃自費刺分肉間凡刺熱邪越而蒼出遊不歸乃無病為開通辟門戶使邪得出病乃已凡刺寒邪曰以

溫祫往徐來以其神門戶已開氣不分虛實得調其氣存也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鍼則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鍉鍼刺寒者用毫鍼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下有漏泄上生葦漏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雨而在上根荄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泄皮淖澤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彊肉堅濇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凝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鍼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掌與腋肘與腘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滯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街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上實下虛而不逆者此必有橫絡盛加于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徧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頸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癃或熱或寒或痒或痹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氣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謂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痹搏於筋則爲筋攣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痒留而不去則痹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疼肉枯熱勝其寒則烟肉腐烟爲膿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於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大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有所結中於內宗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而爲膿無熱則爲內疽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

衛氣行第七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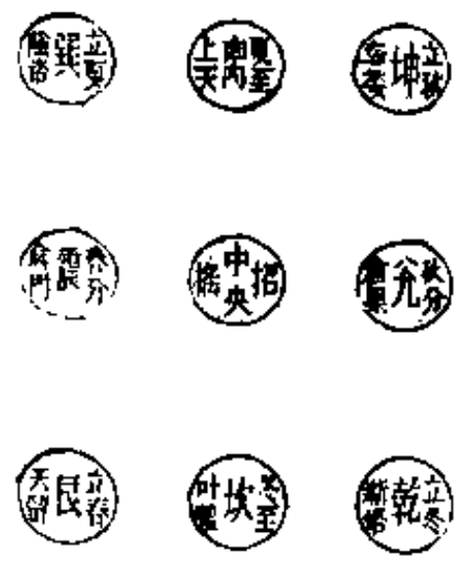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一面七星四七二十八星房昴爲緯虛張爲經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心爲陰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二十五周夜行於陰二十五周周於五藏是故平旦陰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手太陽下至手小指之間外側其散者別於目銳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側下至小指之間別者以上至耳前合於鎮脈注足陽明以下行至跗上入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其至於足也入足心出內踝下行陰分復合於目故爲一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行於身十二周在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二十五周於身有奇分與十分身之二陽盡於陰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當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心注於肺肺注於肝肝注於脾脾復注于腎爲周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行之二十五周而復合於目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與十分藏之二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

一日一夜水下百刻二十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謹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者百病不治故日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虛實而刺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在於三陽必候其氣在陽而刺之病在於三陰必候其氣在陰分而刺之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三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二十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二十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二十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二十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從房至畢一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週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大要曰常以月之如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行與陰分常如是無已天與地同紀紛紛盼盼（音巴）終而復始一日一夜水下百刻而盡矣

九宮八風第七十七

合八風

虛實邪正



立秋二（玄委西南方）秋分七（倉果西方）立冬六（蟄洛西北方）夏至九（上天南方）招搖中央冬至一（叶蟄北方）立夏四（陰洛東南方）春分三（倉門東方）立春八（天留東北方）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四十六日明日居天留四十六日明日居倉門四十六日明日居陰洛四十五日明日居天宮四十六日明日居玄委四十六日明日居倉果四十六日明日居新洛四十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日冬至矣太一日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數所在日從一處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美民安少病矣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汗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病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主占焉賤因視風所來而占之風從其所居之鄉來爲貴風主生長養萬物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日避虛邪之道如避矢石然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徙立於中宮乃朔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氣主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燥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於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結不通善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石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也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脅腋胠下及肢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溼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肌肉其氣主體重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搏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露寒熱犯其雨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擊骨偏枯矣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一

黃帝內經靈樞卷十二

九鍼論第七十八

黃帝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衆多博大矣余猶不能盡敢問九鍼焉生何因而有名岐伯曰九鍼者天地之大數也始於一而終於九故曰一以法天二以法地三以法人四以法時五以法音六以法律七以法星八以法風九以法野黃帝曰以鍼應九之數奈何岐伯曰夫聖人之起天地之數也一而九之故以立九野九而九之九九八十一以起黃鍾數焉以鍼應數也一者天也天者

陽也五藏之應天者肺脈者五藏六府之蓋也皮者脈之合也人之陽也故爲之治鍼必以大其頭而銳其末令無得深入而陽氣出二者地也人之所以應土者肉也故爲之治鍼必筩（音同）其身而員其末令無得傷肉分傷則氣得竭三者人也人之所以成生者血脈也故爲之治鍼必大其身而員其末令可以按脈勿陷以致其氣令邪氣獨出四者時也時者四時八風之客于經絡之中爲痼病者也故爲之治鍼必筩其身而銳其末令可以寫熱出血而痼病竭五者音也音者冬夏之分分於子午陰與陽別寒與熱爭兩氣相搏合爲癰膿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其末如劍鋒可以取大膿六者律也律者調陰陽四時而合十二經脈虛邪客於經絡而爲暴痹者也故爲之治鍼必令尖如毫且員且鋭中身微大以取暴氣七者星也星者人之七竅邪之所客於經而爲痛痹合於經絡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尖如蚊虻喙靜以徐往微以久留正氣因之真邪俱往出鍼而養者也八者風也風者人之股肱八節也八正之虛風八風傷人內舍於骨解腰脊節腠理之間爲深痹也故爲之治鍼必長其身鋒其末可以取深邪遠痹九者野也野者人之節解皮膚之間也淫邪流溢於身如風水之狀而留不能過於機關大節者也故爲之治鍼令小大如挺其鋒微員以取大氣之不能過於關節者也黃帝曰鍼之長短有數乎岐伯曰一曰鑱鍼者取法於巾（巾一作布）鍼去末寸半卒鋭之長一寸六分主熱在頭身也二曰員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而卵其鋒長一寸六分主治分肉間氣三曰鍉（音低）鍼取法於黍粟之鋭長三寸半主按脈取氣令邪出四曰鋒鍼取法於絮鍼筩其身鋒其末長一寸六分主癰熱出血五曰鈹鍼取法於劍鋒廣二分半長四寸主大癰膿兩熱爭者也六曰員利鍼取法於氂鍼微大其末反小其身令可深內也長一寸六分主取癰痹者也七曰毫鍼取法於毫毛長一寸六分主寒熱痛痹在絡者也八曰長鍼取法於綦鍼長七寸主取深邪遠痹者也九曰大鍼取法於鋒鍼其鋒微員長四寸主取大氣不出關節者也鍼形學矣此九鍼大小長短法也黃帝曰願聞身形應九野奈何岐伯曰請言身形之應九野也左足應立春其日戊寅己丑左脅應春分其日乙卯左手應立夏其日戊辰己巳膺喉首頭應夏至其日丙午右手應立秋其日戊申己未右脅應秋分其日辛酉右足應立冬其日戊戌己亥腰尻下竅應冬至其日壬子六府腑下三藏應中州其大禁太乙所在之日及諸戊己凡此九者善候八正所在之處所主左右上下身體有癰腫者欲治之無以其所直之日潰治之是謂天忌日也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樂志苦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喉治之以甘藥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形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吞腎主欠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嗌大腸小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五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并精氣并肝則憂并心則喜并肺則悲并腎則恐并脾則畏是謂五精之氣并於藏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濕此五藏氣所惡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出也五勞久視傷血久臥傷氣久坐傷肉久立傷骨久行傷筋此五久勞所病也五走（音奏）故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也五裁（一本作五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矣必自裁也命曰五裁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陰病發於肉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五邪邪入于陽則爲狂邪入于陰則爲血痹邪入于陽轉則爲癲疾邪入于陰轉則爲脣陽入之于陰病靜陰出之于陽病喜怒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也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陽明多血少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少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多氣少血故曰刺陽明出血氣刺太陽出血惡氣刺少陽出氣惡血刺太陰出血惡氣刺厥陰出血惡氣刺少陰出氣惡血也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

歲露論第七十九

黃帝問于岐伯曰經言夏日傷暑秋病瘧瘧之發以時其故何也岐伯對曰邪客于（一府病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常大會于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日作晏此其先客于脊背也故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腠理開則邪氣入邪氣入則病作此所以日作尚晏也衛氣之行風府日下一節二十一日下至尾底二十二日入脊內注于伏衝之脈其行九日出于缺盆之中其氣上行故其病稍益至其內搏於五藏橫連募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日作故次日乃發積而作焉黃帝曰衛

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焉其衛氣日下一節則不當風府奈何岐伯曰風府無常衛氣之所應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節則其府也黃帝曰善夫風之與瘧也相與同類而風常在而瘧特以時休何也岐伯曰風氣留其處瘧氣隨經絡沈以內搏故衛氣應乃作也帝曰善黃帝問於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得以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然必因其開也其入深其內極病其病人也卒暴因其閉也其入淺以留其病也徐以遲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答曰帝弗知邪入乎雖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其故常有時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人血氣積肌肉充皮膚緻毛髮堅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不深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氣血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縱腠理開毛髮殘膲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深其病人也卒暴黃帝曰其有卒然暴死暴病者何也少師答曰三虛者其死暴疾也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逢月之空失時之和因為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為麤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遇月之滿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也命曰三實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然此一夫之論也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之

日太一立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必應之以風雨者矣風雨從南方來者為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半至也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相搏經氣結代者矣故諸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則民多病而死矣黃帝曰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少師答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留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矣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多者十有三也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也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利溫不風糴賤民不病天寒而風糴貴民多病此所謂候歲之風䟦傷人者也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癉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發腠理者也

大惑論第八十

黃帝問于岐伯曰余嘗上於清泠之臺中階而顧匍匐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獨瞑獨視安心定氣久而不解獨博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也卒然自上何氣使然岐伯對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為之精精之窠為眼骨之精為瞳子筋之精為黑眼血之精為絡其窠氣之精為白眼肌肉之精為約束裹擷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為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之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入於腦則腦轉腦轉則引目系急目系急則目眩以轉矣邪其精其精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視岐見兩物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也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目者心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精亂而不轉卒然見非常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曾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為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惑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是故間者為迷甚者為惑黃帝曰人之善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之不以時上故善忘也黃帝曰人之善饑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并於脾熱氣留於胃胃熱則消穀穀消故善饑胃氣逆上則胃脘寒故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陽氣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則陰氣虛故目不瞑矣黃帝曰病目而不得視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陰氣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則陽氣虛故目閉也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濕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濕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盡則臥陰氣盡則寤故腸

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澀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滿則欲瞑故多臥矣其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瞑焉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閉而不通已食若飲湯衛氣留久於陰而不行故卒然多臥焉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藏府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志之苦樂定乃取之

癰疽第八十一

黃帝曰余聞腸胃受穀上焦出氣以溫分肉而養骨節通腠理中焦出氣如露上注谿谷而滲孫脈津液和調變化而赤為血血和則孫脈先滿溢乃注於絡脈皆盈乃注於經脈陰陽已張因息乃行行有經紀周有道理與天合同不得休止切而調之從虛去實寫則不足疾則氣減留則先後從虛去虛補則有餘血氣已調形氣乃持余已知血氣之平與不平未知癰疽之所從生成敗之時死生之期有遠近何以度之可得聞乎岐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萱魚餘切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巷聚邑居則別離異處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周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夜邪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音澀下同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為熱熱勝則肉腐肉腐為膿膿不寫則爛筋筋爛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泄寫血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榮經脈敗漏薄於五藏藏傷故死矣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息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為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為膿者寫則合豕肺合食三日而已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熏肝肺兼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陽留大發消腦髓項名曰脂瘤其色不變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可治發於肩及臂名曰臂疽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逆病之發於腋下赤堅者名曰米疽治之以砭石欲細而長疏砭之道已已長作以豕肺六日已勿更之其癰堅而不潰者為馬刀挾纓急治之發於胷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矣發於膺名曰甘疽色青其狀如穀實蔵蔵常苦寒熱急治之去其寒熱十歲死死後出膿發於脅名曰敗疽敗疽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到荄蕤草根各一升以水一斗六升煮之為取三升則強飲厚衣坐於釜上令汗出至足已發於股脛名曰股脛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三十日死矣發於尻名曰銳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三十日死矣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十日死在耳股之內不治十日而當死發於膝名曰疵癰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如堅石勿石之者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三十日死發於脛名曰兔齧其狀赤至骨急治之不治害人也發於內踝名曰走緩其狀癰也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急治之百日死發於足傍名曰厲癰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發於足指名脫癰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不衰急斬之不否則死矣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熱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為膿然不能陷骨髓不為燋枯五藏不為傷故命曰癰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骨節肉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無餘故命曰疽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

黃帝內經太素

附道藏內經明堂

楊上善撰注

校刻黃帝內經太素敘

右隨遜直郎楊上善所輯黃帝內經太素。二字本易經乾鑿度示大始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三十卷。元鈔缺七卷。餘亦多佚篇佚句。文字奧澀。不可爬梳。前在京師。柯太史舜庵得之覃溪。與測傳鈔。予又從柯君假以錄副。舊唐書志載文。尚列其目。當亡於宋南渡。久無傳本。而得之海外。一段奇事也。今勝發庵先生校勘。而鮑生次甌佐成之。經方者。本神石之寒溫。最疾病之深淺。生民之大命寄焉。故錯略班志。以次於六藝九流之末。周禮醫十全爲上。十失二三次之。十失四爲下。稽其效。以進退制其稽。倉扁傳之。醫敍所治之姓名甲乙。或瘉或否。察病所繇。人繫案語。當是古官師相傳之成法。洵重之也。人而無恆。不可爲醫。孔子愼疾。食物之宜忌必辨。沽酒不御。饋藥勿嘗。不三世醫。其方勿服。醫雖方技。詎云小術哉。蓋王者重之。神農氏嘗卉石。以究寒溫涼熱之性。品第其上下。嘗一日而遇七十毒。顧醫家不託始於神農之嘗。而託始於黃帝。何耶。黃

老善言攝生。學術之爲谷神久眡之說。而長桑君傳黃庭玉池之術。亦師法自然氏。黃帝號自然氏。後人謂寫爲石脈。良以醫家經論方劑之理。苟不通曉道家攝生之指要。其治術也。必不精而害人多。文中子言北山何公善醫。先眡食而後鍼藥。鍼經言四時百病。胃氣爲本。孫華原與盧生詳言攝生治疾之證。故古今善醫者。輒壽八九十。或至百餘歲。歷史方術傳。比比而然也。此書多採取靈素。及元晏先生之說。而提其要。鉤其乎。揭注尤條析。子目章句秩然。融微雅馴。深達義指。於陰平陽祕。詮解入微。通於易之消息。老之元牝。戴記之易本命。蓋生之循天道。素問第七十七篇。攝生理趣。妙合自然氏柱下史之微言。非王砅以下所敢望。古書之可寶玩如是。予不習醫。先大夫已未庚申間。嘗授小子以察鍼處劑古近醫家言。時年十四五。苦其浩瀚繁賾。深微難明。而觸手易失誤。勿能卒業。訖芒然無知解。先大夫所條論解釋。亦勿能領會。行年五十。吾猶昔人非昔人邪。乃仍蠢者芒然無知解之小子也。賴得弢盧及其甥爲之次第理董之。人間遂有傳本。倘由此發揚義蘊。參以近日西醫所得新理。得課俗醫以扁倉。程之十全之效。猶芸生於仁壽。匪止一瘉之功。滋幸矣。滋幸矣。

光緒丁酉冬十月丙子。考郭里人袁昶敘

太素校正例言

楊本太素與全元起本素問多同在唐人前以校今存王本素問多可據故以素問對勘但改譌字不改異文但補空格不增冗字其無涉文義之異同不注以省煩

甲乙經雖在今本素靈二書之前而鈔合刪節太多祇憑校字不能一一改從

太素凡與靈樞異同者字義必勝於今後出本之靈樞隋人所輯書自校宋人可據今從靈樞改正者較少

太素非完帙缺卷無從補但有與素靈合者仍當錄正文首尾以便觀覽惟佚注則末由攷補耳

太素注无他本可證者缺文譌字姑仍之

此本多俗字順筆更正小注宜一律改正如集作雖要作莫之類

書末所附紀年無關大旨似可芟去之約取入跋

素問各本從其最古者校字林億新校正有引太素而未見今書者別編補佚文附於後

此書因首卷有缺致佚總目今取各卷子目編次以憑稽校

鮑錫章校字並識

黃帝內經太素目錄

第一卷佚

第二卷卷末佚

順從　六氣

九氣　調食

壽限

第三卷卷首缺

調陰陽　陰陽雜說

第四卷佚

第五卷卷首缺

陰陽合　四海合

十二水
第六卷卷首缺
五藏命分　藏府應候
藏府氣液
第七卷缺
第八卷卷首缺
經脈病解　陽明脈解
第九卷
經脈正別　脈行同異
經絡別異　十五絡脈
經脈皮部
第十卷卷首缺
帶脈　陰陽蹻脈
任脈　衝脈
陰陽維脈　經脈樣本
經脈根結
第十一卷
本輸　變輸
府病舍輸　氣穴
氣府　骨空
第十二卷卷首缺
營衛氣行　營五十周
衛五十周
第十三卷

經筋　骨度
腸度　脈度
第十四卷卷首缺
四時脈形　異藏脈形
四時脈診　人迎脈口診
第十五卷
色脈診　色脈尺診
尺診　尺寸診
五藏脈診
第十六卷缺
第十七卷卷首缺
第十八卷缺
第十九卷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觕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第二十卷缺
第二十一卷缺
第二十二卷卷末缺
刺法　九鍼所主
三刺　三變刺
五刺　五藏刺
五節刺　五邪刺

第二十三卷
量經刺　量氣刺
量順刺　疽癰逆順刺
量絡刺　雜刺
第二十四卷
天忌　本神論
真邪補寫　虛實補寫
虛實所生
第二十五卷
熱病決　熱病說
五藏熱病　五藏痿
熱解　三痏
十二痏
第二十六卷
寒熱厥　經脈厥
寒熱相移　厥頭痛
厥心痛　寒熱雜說
雜疸　蠱疸
寒熱瘧瘧　灸寒熱法
第二十七卷
七邪　十二邪
邪客　邪中
邪傳
第二十八卷

諸風數類　諸風狀論
諸風雜論　九宮八風
三虛三實　八正風候
痺論
第二十九卷卷首缺
津液　水論
眼論　風水論
欬論
第三十卷卷首缺
溫暑病　四時之變
息積病　伏梁病
熱痛　脾瘅消渴
脾瘅　頭齒痛
頸痛　項痛
喉痺嚨乾　目痛
耳聾　鼽血
喜怒　痿筋
血枯　熱煩
身寒　肉蹶
臥息喘逆　少氣
氣逆滿　瘵噦
腰痛　脾疾
膝痛　痿厥
癰洩　如蟲如蛆病

類疾　驚狂
厥逆　厥死
脈厥　風逆
風痙　酒風
經解　身皮
經絡虛實　禁鍼虛
順時　刺瘧節度
刺腹滿數　刺霍亂數
刺腨驚數　刺腋癰數
病解　久逆生病
六府生病　胃腸生病
經脈所療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 攝生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等　敕撰注

順養
六氣
九氣
調食
論根

順養

黃帝曰。余聞先師有所心藏。弟子於方。余願聞而藏之。則而行之。先師心藏。比喻論之功。不可盡不著於方也。又上古未有文著。基代也。非文不傳。故師方傳之。願而

順之。上以治民。下以治身。先人後己。大聖之情也。使百姓无病。上下和親。德澤下流。理國之意。子孫無憂。理家之意。傳於後世。無有終時。可得聞乎。言其無窮。岐伯曰。遠乎哉問。夫治民與自治。治彼與治此。治小與治大。治國與治家。未有逆而能治者也。夫唯順而已矣。人之與己被出小大家國入者。守之取全。逆之取美。故順道德陰陽物理。故順之者吉。逆之者凶。斯乃天之道。順者。非獨陰陽脈論氣之逆順也。百姓人民。皆欲順其志也。非謂陰陽之道。十二經脈營衛之氣。布道有順。百姓之情。皆不可逆。是以順之有吉也。故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為心也。志順也。黃帝曰。順之奈何。岐伯曰。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人問所便。夫為國為家為身之道。各有其理。不爲其禮。而欲正之。身者。未之有也。所以並須問者。欲各知其禮而順之也。俗諱禮便。人之理也。於陽四時。天地之理也。存生之道。同一不可。故當順之也。便。宜也。問病人。案熱等病。須其所宜。問順之。故問所便也。黃帝曰。便病人奈何。若何方而知其所便也。岐伯曰。夫中熱消渴則便寒。寒中之屬則便熱。中脘胃中也。脘胃中熱。多消飲食。膈塞病。鄭、熱也。若丹。熱中宜寒。寒中宜以熱。調解其便也。胃中熱則消穀。令人懸心善飢。齊以上皮熱。自此以下。顯胃熱中寒中之狀。胃中熱以消穀。虛以善飢。胃在齊上。胃中食氣上蒸。故皮熱也。腸中熱則出黃如糜。齊以下皮寒。腸上陰下。胃熱腸冷。自是常理。今腸中雖熱。不可不和。不和則多熱出黃。腸冷多熱不通。故齊下皮寒也。胃中寒則膜脹。腸中寒則腸鳴飧泄。膜。此膜反。強起也。飧。谷孫。謂食不消下泄如水和飯也。冷氣不下。故多脹。腸中冷氣。氣制故鳴也。胃中寒。腸中熱。則膜而且泄。以上腸胃俱熱俱寒。此乃胃寒腸熱俱下時也。蓋是胃寒。故是腸熱。腸中不可熱。今熱則腸中不和。故膜且泄也。胃中熱。腸中寒。則疾飢少腹痛。此胃熱腸寒俱時。胃熱故疾飢。腸寒故腹痛也。黃帝曰。胃欲寒飲。腸欲熱飲。兩者相逆。便之奈何。且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膏粱從欲。輕人而無能禁之。禁之則逆其志。順之則加其病。便之奈何。治之何先。胃中當熱。故欲清飲。兩飲。腸中恒冷。故欲灼灼而食。寒熱和。順於性命。著從欲用加病。逆志則生怒。二者不愛。故以先為問也。岐伯曰。人之情。莫不惡死而樂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道。示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雖有無道之人。惡有不聽令者乎。王可逆。故以取其所堪。不可順。故以取其所苦。故以道語之。氣不逆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春夏先治其標。後治其本。秋冬先治其本。後治其標。本。謂後與本也。標。末也。方昭反。謂枝與末也。春夏之時。萬物之氣。上升在標。秋冬之時。萬物之氣。下流在本。隨病所在。以行療法。故春夏取標。秋冬取本也。黃帝曰。便其相逆者奈何。岐伯曰。便此者。食飲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濟法。暑無出汗。食飲者。熱無灼灼。寒無沧沧。法法。寒也。言食寒無張等。謂調衣服也。謂無約等。謂調食飲也。皆逆其所便也。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五藏之中和適。則其真氣內守。外邪不入。病無由生。久視傷血。夫為勞者。多內有所視。然後血等有傷。心注目於色。久聞傷氣。人氣則除氣出除。故久久聞傷心。心主於血。故久聞而傷血。久坐傷肉。人久靜坐。靜則不動。不動不使。故久坐傷肉。肉傷則氣傷也。久立傷骨。

人之久立，則腰脊勞損，腎以主骨，故骨損傷也。久行傷筋，此久所病也。人之久行，則肝膽勞損，肝傷則筋傷也。春三月，此謂發陳。陳，舊也。言春三月，草木舊根舊子，皆發生也。天地俱生，萬物以榮。天之父也，降之以德；地之母也，資之以氣。德之與氣，俱能生也。物因德氣，英華開發也。夜臥蚤起，春之三月，主肝府之府，足少陽用事，陰消陽息，故養陽者至夜即臥，順陰消也。蚤字古早字。且而起，順陽息也。廣步於庭，被髮緩形，以使志生。廣步於庭，勞以使志也；被髮緩形，逸以使志也。勞逸處中和而生也，故其和者，是以內攝生者也。生而勿殺，予而勿奪，賞而勿罰，此春氣之應也，養生之道也。生與賞者，順少陽也；殺奪罰者，逆少陽也。故順成和，則外攝生也；內外和順，春之應也；斯之順者，為身為國養生道也。逆則傷於肝，夏為寒變，奉生長者少。肝氣在春，故晚臥晚起，逸體急形，殺奪罰者，皆逆少陽也。故其為身者逆，則傷肝，夏為寒熱病變也；其為國也，猶有風寒災害變也。春時內外傷者，奉夏生長之道不足也。夏三月，此謂蕃秀。蕃，伐元反，茂也。夏三月時，萬物蕃滋，茂秀增長者也。天地氣交，萬物英實。陰陽氣和，故物英華而盛實也。晚臥早起，夏之三月，主小腸心之府，手太陽用事，陰虛陽盈，故養陽者多起少臥也。晚臥以順陰虛，早起以順陽盈實也。無厭於日，使志無怒，日者為陽，故不可厭之。怒者為陰，故使志無怒之。使英成秀，使氣得洩。使物華皆得秀長，使身開腠氣得通洩也。若所愛在外，此夏氣之應也，養生之道也。內者為陰，外者為陽，諸有所愛，皆欲在陽，此之行者，順太陽之氣，養生之道也。逆之則傷心，秋為痎瘧，則奉收者少，冬至重病。早臥晚起，厭日生怒，傷英不秀，壅氣在內，皆逆太陽氣也。故夏為逆者，則傷乎心，秋為痎瘧，奉秋收之道不足，得冬之氣，成熱中病重也。秋三月，此謂容平。夏氣盛長，至秋也不盛不長，以結其實，故曰容平也。天氣以急，地氣以明。天氣急者，風清氣涼也；地氣明者，山川景淨也。蚤

臥蚤起，與雞俱興。秋之三月，主肺藏，手太陰用事，陽消陰息，故蚤臥者與雞俱臥，順陰息也；與雞俱起，順陽消也。使志安寧，以緩秋形。春之緩者，緩於緊急；秋之緩者，緩於蕭殺，故安志以緩形。收斂神氣，使秋氣平。夏日之時，神氣洩散，故秋斂順秋之氣，使之和平也。無外其志，使肺氣精，此秋氣之應也，養收之道也。攝志在陰，使肺氣之無雜，此應秋氣，養收之道也。逆之則傷肺，冬為飧泄，則奉藏者少。晚臥晚起，志不安寧者，秋時以逆太陰氣，秋即傷肺，至冬為洩，奉冬藏之道少也。冬三月，此謂閉藏。陰氣外閉，陽氣內藏。水冰地坼，坼，敕白反，分也。毋擾乎陽。言居陰分，故無擾陽。蚤臥晚起，冬之三月，主腎藏，足少陰用事，陽虛陰盈，故養陰者多臥少起，蚤臥以順陽虛，晚起以順陰盈也。必待日光，使志若伏匿，伏匿，靜也。臥藏陰分，使志靜也。若有私意，若已有得，去寒就溫，言十一月陰去陽來，故養陰者，凡有私意，諸有所得，與陰俱去，順陽而來，無相疑也。毋洩皮膚，使氣不極，此冬氣之應也，養藏之道也。閉諸腠理，使氣不洩極也，斯之行者，順冬腎氣，養陰之道也。逆之則傷腎，春為痿厥，則奉生少也。早起晚臥，不待日光，志氣外洩，冬為逆者，傷腎痿厥，奉春養生之道少也。痿厥，不能行也。一曰偏枯也。於危反也。天氣清靜光明者也，天藏之氣，清虛不可見，安靜不可為，故得三光七耀，光明者也。玄元皇帝曰：虛靜者，天之明也。藏德不上，故不下也。天設日月，列星辰，張四時，調陰陽，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所殺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謂天道藏德不上，故不下者也。聖人象之，其起福也，不見其所以而福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則聖人藏德不上，故不下也。玄元皇帝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即其事也。上下則日月不明。言上情在於已有私情，故不為德。玄元皇帝曰：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君之無德，則令日月薄蝕，三光不明也。邪害空竅。空竅，謂三百六十五穴也。君不修德，和陽氣者，

則疵癘賊風，入人空竅，傷害人也。陽氣閉塞，地氣冒明，陽氣失和，故令陰氣冒覆三光。雲霧不精，則上應甘露不下。陰氣失和，致令雲霧無精，浮之游氣，濁雜天，遂使甘露不降，陰陽不和也。言白露者，恐後代字誤也。交通不表，萬物命故不施，陰陽不得交通，則一中分，命無由表生於萬物，德澤不露，故曰不施也。不施則名木多死，惡氣發，風雨不節，甘露不下，則菀藁不榮。賊風數至，暴雨數起，天地四時不相保，與道相失，則未央絕滅。蓋言君之德不施布，故及昆蟲，災延草木，其有八種。一者名木多死，謂名好草木不實而落。二者惡氣發，謂毒氣疵癘流行於國。三者風雨不節，謂風不時而起，雲不族而雨。四者甘露不下，謂和液無施。菀藁當為宛槁，宛，痿死；槁，枯也，於阮反。陳根舊枝，死不榮茂。五者賊風數至，謂風從衝上來，破屋折木，先有虛者，被剋而死。六者暴雨數起，謂驟疾之雨，傷諸苗稼。七者天地四時不相保，謂陰陽乖錯，寒暑無節。八者失道未央絕滅，未央者久也，言陰陽之宥，絕滅方久也。唯聖人順之，故身無奇疾，萬物不失，生氣不竭。唯聖人順天道德不止，故有三德：一者身無奇疾，奇，異邪氣，不及於身也。二者萬物不失，澤及昆蟲，恩沾草木，各得生長也。三者生氣不竭，生氣和氣也，和氣不竭，致令雲露精潤，甘露時降也。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而肝氣內變。少陽，足少陽府也，府為外也，肝藏為陰，在內也，故府氣不生，藏氣變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太陽，手太陽小腸府也，在外也，心藏為陰，居內也，故府氣不生，藏氣內洞，洞，疾流洩也。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太陰，手太陰肺之脈也，肺理毫毛，受邪入於肺，肺則脈不收聚，深入至藏，故肺氣焦滿，焦，熱也；滿，洩也。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濁沉。少陰，足少陰腎之脈也。少陰受邪，不藏能深入至藏，故腎氣濁沉不能營也。夫四時陰陽者，萬物之根本也。陰陽四時，萬物之本也。人君違其本，故萬物失其根也。所以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順其根，故與萬物沉浮於生長之門。聖人與萬物俱浮，即春夏養陽也；與萬物俱沉，即秋冬養陰也。與萬物沉浮，以為養者，志在生長之門也。逆其根，則伐其本，壞其真矣。逆四時之根者，則伐陰陽之本也，壞至真之道也。故陰陽四時者，萬物之終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則災害生，順之則奇疾不起，是謂得道。陰為萬物終死之本也，陽為萬物始生之源也。逆之則災害生，入於死地也；順之則奇疾除，得長生之道也。道者，聖人行之，愚者佩之。聖人得道之言，行之於身，寶之於心府也；愚者得道之章，佩之於衣裳，寶之於名利也。順陰陽則生，逆之則死，順之則治，逆之則亂。生死在身，理亂在國。反順為逆，是謂內格。不順四時之養身，內有關格之病也。是故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此之謂也。夫病已成形而後藥之，亂已成而後治之，譬猶渴而穿井，鬭而鑄兵，不亦晚乎。身病國亂，未有豪微，而行道者，古之聖人也；病亂已微，而散之者，賢人之道也；病亂已成而營理之者，眾人之失也；理之無益，故以穿井鑄兵無救之失，以譬之也。

六氣

黃帝曰：余聞人有精氣津液血脈，余意以為一氣耳，今乃辨為六名，余不知其所以。願聞何謂精。一氣者，真氣也。真氣在人分一以為六別，故聽其義也。岐伯曰：兩神相薄，合而成形，常先身生，是謂精。但精及津液與氣，異名同類，故皆稱氣耳。雖有二別之異，故曰兩神。陰陽二神相得，故謂之薄，和為一質，故曰

成形此先於身生謂之爲精也。何謂氣。下併如消潤之津液中併如霧謂之爲營血上焦如霧爲霧稱氣未知所由。岐伯曰。上焦開發。宣五穀味。熏膚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是謂氣。上焦開發宣揚五穀之味熏於膚內充身澤毛若霧露之溉萬物故謂之氣即衛氣也。何謂津。岐伯曰。腠理發洩。汗出腠理。是謂津。腠理所洩之汗稱之爲津。何謂液。岐伯曰。穀氣滿。淖澤注於骨。骨屬屈伸。光澤補益腦髓。皮膚潤澤。是謂液。淖卓反。濡潤也。通而言之。小便汗等皆稱津液。今別骨節中汁爲液。故液名津也。骨髓之精液注於骨節中。其汁淖澤因屈伸之動流汁上補於腦。下補諸髓。旁益皮膚。令其潤澤。稱之爲液。何謂血。岐伯曰。中焦受血於汁。變化而赤。是謂血。五穀精汁在於中焦。注手太陰脈中變赤。循脈而行。以奉生身。謂之爲血也。何謂脈。岐伯曰。壅遏營氣。令毋所避。是謂脈。盛壅營血之氣。日夜營身五十周。不令避散。故謂之脈也。黃帝曰。六氣者有餘不足。氣之多少。腦髓之虛實。血脈之清濁。何以知之。六氣之中有餘不足總問也。腦髓等別問求其所知也。岐伯曰。精脫者耳聾。腎以主耳。故精脫則耳聾。氣脫者目不明。五藏精氣爲目。故氣脫則目闇。津脫者。腠理開。汗大洩。前之二脫。皆說所由。故有脫也。以下三脫。直著其脫狀。故津脫腠理開汗洩爲狀。液脫者。骨屬屈伸不利。色夭。腦髓消。胻痠。耳數鳴。骨節相屬之處無液。故屈伸不利。無液潤澤皮毛。故色夭。腦髓無補。故腦髓消胻痠耳鳴。胻衡孟反。血脫者。色白。夭然不澤。脈脫者。其脈空虛。此其候也。以無血故色白。無血潤膚故不澤。脈中無血故空虛。以爲不足虛之狀也。黃帝曰。六氣者。貴賤何如。岐伯曰。六氣者各

有部主也。其貴賤善惡。可爲常主。然五穀與胃爲大海也。六氣有部有主。有貴有賤。有善有惡。人之所受。各有其常。皆以五穀爲生成大海者也。

九氣

黃帝曰。余聞百病生於氣也。怒則氣上。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聚。炅則腠理開氣洩。驚則氣亂。勞則氣耗。思則氣結。九氣不同。何病之生。炅者熱也。人之生病。莫不內因怒喜思憂恐等五志。外因陰陽寒暑。以發於氣而生百病。所以善攝生者。內除喜怒。外避寒暑。故無夭逝得長生久視者也。若縱志放情。怒以氣上。傷魂。魂傷肝傷也。若喜氣緩。心神傷。心傷也。若悲氣消。亦傷於魂。魂傷肝傷也。恐以氣下則傷志。志傷腎傷也。若多寒則氣收聚。內傷於肺也。若多熱腠理開洩。內傷於心也。驚則氣亂傷魂。魂傷則脾傷也。若多勞氣耗則傷於腎。思以氣結傷意。意傷則脾傷也。五藏既傷。各至不勝時則致死也。皆由九邪生於九氣所生之病也。岐伯曰。怒則氣逆。甚則歐血及食而氣逆上也。因引氣而上。故氣逆。怒甚氣逆。則致歐血及食氣逆上也。喜則氣和志達。營衛行通利。故氣緩焉。喜則氣和志達。營衛行利。故氣緩爲病也。悲則心系急。肺布葉舉。兩焦不通。營衛不散。熱氣在中。故氣消。肝脈上入頏顙。連目系。支者從肝別貫膈。上注肺。肺以主悲。中上兩焦在於心肺。悲氣聚於肺。葉舉心系急。營衛之氣在心肺。聚而不散。神歸不移。所以熱而氣消虛也。恐則精卻。卻則上焦閉。閉則氣還。還則下焦脹。故氣不行。腎命門藏精。通名爲腎。腎脈起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支者從肺絡心。注胸中。故人驚恐。其精卻縮。上焦起胃口上。上焦既閉不通。則氣不得上通於下焦。下焦脹滿。氣不得

行也。熱則腠理開。營衛通。故汗大洩。氣不得行。或因熱而腠理開。營衛外通。汗大洩也。寒則腠理閉。氣不行。故氣收聚。因營衛不通。過寒則腠理閉塞。則氣聚爲病也。驚則心無所寄。神無所歸。慮無所定。故氣亂。心神之用。人之靈也。忘於衆事。唯在心情。無所任物。故曰無所寄。氣脅之起。神必歸之。今既驚氣亂。氣不行。故神無所歸也。慮亦神用也。所以驚也不能逆慮於事。以氣無主守。故氣亂也。勞則喘喝汗出。內外皆越。故氣耗。人之用力勞乏。則氣并喘喝。皮腠及內藏府皆汗。以汗即是氣。故汗出內外氣衰耗也。思則身心有所存。神有所止。氣留而不行。故氣結矣。專思一事。則心氣駐一物。所以神務一物之中。心神引氣而聚。故結而爲病也。

調食

黃帝曰。願聞穀氣有五味。其入五藏分別奈何。穀氣津液味有五種。各入其五藏。別之奈何。伯高曰。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水穀皆入於胃。五藏六府皆稟於胃。胃受水穀變化。以滋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皆受其氣。故曰皆稟也。五味各走其所喜。穀味酸。先走肝。穀味苦。先走心。穀味甘。先走脾。穀味辛。先走肺。穀味鹹。先走腎。五味所喜。謂津液變爲五味。則五性有殊。性有五行。故各喜走同性之藏。穀氣津液已行。營衛大通。乃化糟粕。以次傳下。水穀化爲津液。清氣猶如霧露。名營衛。行脈內外。無所滯礙。故曰大通。其沈濁者名爲糟粕。泌別汁入於膀胱。故曰以次傳下也。粕匹各反。黃帝曰。營衛之行奈何。因前營衛大通之言。

故問營衛所行。伯高曰。穀始入於胃。其精微者。先出於胃之兩焦。以溉五藏。別出兩行營衛之道。精微。津液也。津液資五藏已。衛氣出胃上口。營氣出於中焦之後。故曰兩行道也。其大氣之摶而不行者。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故呼則出。吸則入。摶謂各反。聚也。穀化爲氣。計有四道。精微營衛。以爲二道。化爲糟粕及濁氣並屎與溺下焦。復爲一道。摶而不行。積於胸中。名氣海。以爲呼吸。復爲一道。合爲四道也。天之精氣。其大數常出三入一。故穀不入半日則氣衰。一日則氣少矣。天之精氣。則氣海中氣也。氣海之中。穀之精氣。隨呼吸出入也。人之呼也。穀之精氣三分出已。及其吸也。一分還入。即須資食。充其腸胃之虛。以接不還之氣。若半日不食。則腸胃漸虛。穀氣衰也。一日不食。腸胃大虛。穀氣少也。七日不食。腸胃虛竭。穀氣皆盡。遂命終也。黃帝曰。穀之五味。可得聞乎。伯高曰。請盡言之。充虛接氣。內穀爲寶。故因其問。請盡言之。五穀。五穀五畜五菓五菜。用之充飢。則謂之食。以其療病。則謂之藥。是以脾病宜食粳米。即其藥也。用充飢虛。即爲食也。故但是入口資身之物。例皆若是。此穀畜菓菜等廿物。乃是五行五性之味。藏府血氣之本也。充虛接氣。莫大於茲。奉性養生。不可斯須離也。黃帝並依五行相配相剋相生。各入藏府。以爲和性之道也。案神農及名醫本草。左右不同。各依其本具錄性之數。其學者量而取用也。粳米飯甘。味苦平無毒。稻米味甘溫生。麻酸。胡麻味甘平。麻子味甘平。大豆鹹。大豆黃卷味甘平無毒。生大豆味甘平。麥苦。大麥味鹹溫微寒無毒。似礦麥無皮。礦麥味甘微寒無毒。小麥味甘微寒無毒。黃黍辛。丹黍米味苦微溫無毒。黍米味甘溫無毒。五菓。棗甘。大棗味甘平。殺烏頭毒。生棗味辛。李酸。李味苦甘平無毒。實味苦。栗鹹。栗味鹹溫無毒。杏苦。核味甘苦溫。花味苦無毒。實味酸。桃辛。核味苦甘平無毒。實味酸。五畜。牛甘。肉味甘平無毒。犬酸。牝狗肉味鹹酸無毒。豬鹹。肉味苦。羊苦。味甘大熱無毒。雞辛。丹雄雞味甘微溫微寒無毒。白雄雞肉微

溫。烏梅溫。雞肉溫也。五菜。葵甘。冬葵子味甘寒無毒。黃芩爲之使。葵根味甘寒無毒。葵爲百菜主。心傷人。韭酸。味辛酸。溫無毒。藿鹹。案別錄小豆葉爲藿。薤苦。味辛苦。溫無毒。蔥辛。蔥實味辛溫無毒。根主傷寒頭痛。汁平。五色。黃色宜甘。青色宜酸。黑色宜鹹。赤色宜苦。白色宜辛。養生療病者候五味之外色。以其味益之也。凡此五者。各有所宜。所言五宜者。脾病者。宜食粳米飯牛肉棗葵。脾病食甘。棗葵甘味補。苦味爲寫。心病者。宜食麥羊肉杏薤。心病食苦。麥杏鹹味爲補。甘味爲寫。腎病者。宜食大豆黃卷豬肉栗藿。腎病食鹹。栗藿鹹味爲補也。黃卷以大豆爲之。肝病者。宜食麻犬肉李韭。肝病食酸。李韭酸味寫。辛味爲補。肺病者。宜食黃黍雞肉桃蔥。肺病食辛。黍蔥辛味寫。酸味爲補。五禁。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腎病禁甘。肺病禁苦。五味所尅之藏有病。宜禁其能尅之味。肝色青。宜食甘。粳米飯牛肉棗葵皆甘。肝者木也。甘者土也。宜食甘者。木尅於土。以所尅資肝也。心色赤。宜食酸。犬肉麻李韭皆酸。心者火也。酸者木也。木生心也。以母資子也。脾色黃。宜食鹹。大豆豕肉栗藿皆鹹。脾者土也。鹹者水也。土尅於水。水味鹹也。故食鹹以資於脾也。肺色白。宜食苦。麥羊肉杏薤皆苦。肺者金也。苦者火也。火尅於金也。以能尅爲資也。腎色黑。宜食辛。黃黍雞肉桃蔥皆辛。腎者水也。辛者金也。金生於水。以母資子。辛散。肝味性散。欲得散者。食辛以散之。酸收。肺味性收。欲得收者。食酸以收之。甘緩。脾甘性緩。欲得緩者。食甘以緩之。苦堅。心苦性堅。欲得堅者。食苦以堅之。鹹濡。腎鹹性濡。欲得濡者。食鹹以濡之也。毒藥攻邪。前總言五味有攝養之功。今說毒藥攻邪之要。邪所屬淺深外邪者也。毒藥俱有五味。故次言之。五穀爲養。五穀五味。爲養生之主也。五菓爲助。五菓五味。助穀之充。五畜爲益。五畜五味。益穀之資。五菜爲稗。五菜五味。稗穀之資。氣味合而服之。以養精益氣。穀之氣味入身養人。五精益人五氣也。此五味者。有辛酸甘苦鹹。各有所利。或散或收。或緩或堅或濡。五味各有所利。利五藏也。散收緩堅濡等。調五藏也。

四時五藏病。五味所宜。於四時中五藏有所宜。五味所宜。黃帝問少俞曰。五味之入於口也。各有所走。各有所病。酸走筋。多食之令人癃。力中反。淋也。篆字癃也。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大貢反。心氣流洩疾。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余知其然也。不知其何由。願聞其故。五味各走五藏所主。益其筋血氣骨肉等。不足皆有所少。有餘並招於病。其理是要。故請聞之。少俞對曰。酸入胃。其氣澀以收。上之兩焦。弗能出入也。澀所敕反。不滑也。酸味性爲澀收。故上行兩焦。不能與營俱出而行。復不能自反還入於胃也。不出則留於胃中。胃中和溫。即下注膀胱。膀胱之胞薄以濡。得酸即縮綣。約而不通。水道不通。故癃。既不能出胃。因胃氣熱。下滲膀胱之中。膀胱皮薄而又耎。故得酸則縮約不通。所以成病爲癃。癃淋也。亦篆成尿也。陰者。積筋之所終也。故酸入走筋。人陰器。一身諸筋終聚之處。故酸入走於此陰器。黃帝曰。鹹走血。多食之令人渴。何也。少俞曰。鹹入於胃。其氣上走中焦。注於脈。則血氣走之。血與鹹相得則血涘。血涘則胃汁注之。

注之則胃中竭。竭則咽路焦。故舌乾善渴。腎主於骨。鹹味走骨。言走血者。以血爲水也。鹹味之氣。走於中焦血脈之中。以鹹與血相得。即濇而不中。胃汁注之。因即胃中枯竭。咽焦舌乾。所以渴也。咽爲下食。又通於涎。故爲路也。涘音俟。水凡水凝爲涘也。血脈者。中焦之道也。故鹹入而走血矣。血脈從中焦而起。以通血氣。故胃之鹹味走於血也。黃帝曰。辛走氣。多食之令人洞心。何也。少俞曰。辛入於胃。其氣走於上焦。上焦者。受氣而營諸陽者也。洞通洩也。辛氣慓悍。走於上焦。上焦衛氣。行於脈外。營腠理諸陽。薑韭之氣熏之。營衛之氣。不時受之。久留心下。故洞心。以薑韭之氣辛熏。營衛之氣非時受之。則辛氣久留心下。故令心氣洞洩也。辛者與氣俱行。故辛入而與汗俱出矣。辛走衛氣。即與衛氣俱行。故辛入胃。即與衛氣汗俱出也。黃帝曰。苦走骨。多食之令人變嘔。何也。少俞曰。苦入於胃。五穀之氣。皆不能勝苦。苦入下管。三焦之道。皆閉而不通。故變嘔。苦是火味。計其走血。以取資骨令堅。故苦走骨也。苦味陰强。五穀之氣。不能勝之。故入三焦。則營衛不通。下焦復約。所以食之還出。名曰變嘔也。齒者。骨之所終也。故苦入而走骨。齒爲骨餘。以楊枝苦物資齒。則齒鮮好。故知苦走骨。故入而復出。知其走骨。人食苦物。入咽還出。故知走骨而出也。黃帝曰。甘走肉。多食之令人悗心。何也。少俞曰。甘入於胃。其氣弱少。不能上於上焦。而與穀留於胃中。甘者令人柔潤者也。胃柔則緩。緩則蟲動。蟲動則令人悗心。甘味氣弱。不能上於上焦。又令柔潤胃氣緩而蟲動。蟲動者。以蟲食甘。蟲動以擾心。故令心悗悶。其氣外通於肉。故曰甘入走肉矣。脾以主肉。甘通於肉。故甘走肉也。五味所入。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甘入脾。鹹入腎。淡入胃。是謂五味。五味各入其藏。甘味二種。甘與淡也。穀入於胃。變爲甘味。未成曰淡。屬其在於胃。已成爲甘。走入於脾也。五走。酸走筋。辛走氣。苦走血。鹹走骨。甘走肉。是謂五走。九卷此文及巢氏皆苦走骨。鹹走血。此文言苦走血。鹹走骨。皆左右異。具釋於前也。五裁。病在筋。無食酸。病在氣。無食辛。病在骨。無食鹹。病在血。無食苦。病在肉。無食甘。口嗜而欲食之。不可多也。必自裁之。命曰五裁。裁。禁也。筋氣骨肉血等。乃是五味所資。以理食之。有益於身。從心多食。致招諸病。故須裁之。

壽限

黃帝曰。人之夭壽各不同。或夭或壽。或卒死。或病久。願聞其道。夭有四種。夭壽卒死病久。岐伯曰。答中答其得壽餘三時之得壽有九。五藏堅固。得五藏形堅而不虛。因而不變。得壽一也。血脈和調。調血管和脈營調。得壽二也。肌肉解利。謂外肌肉各有分利。得壽三。皮膚緻密。緻大利反。謂皮膚閉密。肌膚緻實。得壽四。營衛之行。不失其常。四營衛氣一日一夜各循其道。行五十周。營衛其身而無錯失。得壽五。呼吸微徐。謂吐納氣微微不麤。徐徐不疾。得壽六。氣以度行。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以循度數。日夜百刻。得壽七。六府化穀。胃受五穀。小腸盛受。大腸傳導。膽爲中精決。三焦司決瀆。膀胱主津液。共化五穀。以奉生身。得壽八。津液布揚。所謂泣汗涎涕唾等。布揚諸竅。得壽九也。各如其常。故能久長。上之九種營身之事。各各無失。守常不已。故得

善令長生久視也。黃帝曰：人之壽百歲而死者，何以致之？岐伯曰：使道隧以長，所有四事得善令長，使道四是鼻竅，使氣之道隧以長，出氣不壅為善一也。基墻高以方，鼻之明堂墻基高大方正為善二也。通調營衛三部三里，三部，關三，兼部也，三里，關是脾下三里，脾脈者也，三焦三里皆得通調為善三。起骨高肉滿，百歲乃得終也。起骨謂是明堂之骨，明堂之骨高大肉滿，則骨肉皆堅固也，由是四事，遂得百歲終也。黃帝曰：其不能終壽而死者何如？問其夭死。岐伯曰：其五藏皆不堅，夭者亦因五藏皆虛，易受邪傷，故夭一也。使道不通，空外以張，喘息暴疾，使道短促，鼻竅又大，氣復損多，為夭二也。又卑基墻，鼻之明堂基墻卑下，為夭三也。薄脈少血，其肉不實，故中風血氣不通，眞邪相攻，亂而相引，脈小血少，皮肉皆虛，多中外邪，血氣壅滯，眞邪相攻，引亂血氣，為夭四也。故中年而壽盡矣。黃帝曰：善。黃帝問善夭之所由，故陳善之也。黃帝曰：其氣之盛衰，以至其死，可得聞乎？治血及虛，物化之常，故人氣衰時時改變，以至於死，地各不同，形故聞聞之也。岐伯曰：人生十歲，五藏始定，血氣已通，其氣在下，故好走，廿歲，血氣始盛，肌肉方長，故好趨，卅歲，五藏大定，肌肉堅固，血脈盛滿，故好步，四十歲，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皆大盛以平定，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鬢頒白，平盛不搖，故好坐。血脈血也，氣衛氣也，大盛內盛也，始疏外衰也。五十歲，肝氣始衰，肝葉始薄，膽汁始減，目始不明，六十歲，心氣始衰，喜憂悲，血氣懈惰，故好臥。七十歲，脾氣虛，皮膚枯，八十歲，肺氣衰，魄離，魄離，故言喜誤，九十歲，腎氣焦，藏枯，經脈空虛，百歲，五藏皆虛，神氣皆去，形骸獨居而終矣。肝篇木心為火，脾為土，肺為金，腎為水，此為五形相生次第，故先肝衰，次第至腎也，至於百歲，五藏皆虛，五神皆去，枯骸獨居，稱為死之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年老而无子者，材力盡邪，將天數然。材力無衰之力也，天數天命之數也。岐伯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腎主骨髮，故腎氣盛而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伏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天癸腎氣也，任衝脈起於胞中，下極者也，今天癸至，故任脈通也，伏衝之脈，起於氣衝，又天癸至故衝脈盛也，二脈並營子胞，故月事來以有子也。三七，腎氣平均，故眞牙生而長極。眞牙後牙也，長極身長也。四七，筋骨堅，髮長極，身體盛壯，身之筋骨體髮无不盛極。五七，陽明脈衰，面始焦，髮始墮，陽明脈起於面，行於頭，故陽明衰，面與髮始焦落。六七，三陽脈衰於上，面皆焦，髮白，三陽少陽太陽陽明，三陽脈俱在頭，故三陽衰面焦髮白。七七，任脈虛，伏衝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无子。任衝二脈，氣血俱少，經氣並子門閉，子宮氣，故无子。丈夫年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至，精氣溢瀉，陰陽和，故能有子，三八，腎氣平均，筋骨勁強，故眞牙生而長極，四八，筋骨隆盛，肌肉滿，五八，腎氣衰，髮墮齒槁，六八，陽氣衰於上，面焦，髮鬢頒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齒槁者骨先衰，肉不附，故令齒枯也。腎者生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五藏盛乃寫，今五藏皆衰，以下經素同上古天真論補入。筋骨解墮，天癸盡矣，故髮鬢白，身體重，行步不正，而無子耳。帝曰：有其年已老而有子者，何也？岐伯曰：此其天壽過度，氣脈常通，而腎氣有餘也，此雖有子，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而天地之精氣皆竭矣。帝曰：夫道者年皆百數，能有子乎？岐伯曰：夫道者能御老而全形，身年雖壽，能生子也。（下缺）

黃帝內經太素卷三　陰陽

（原缺四行每行廿一字）黃帝曰：陰陽者，天地之道也，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殺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其本，故積陽為天，積陰為地，陽生陰長，陽殺陰藏，陽化氣，陰成形，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氣生濁，熱氣生清，清氣在下，則生飧泄，濁氣在上，則生䐜脹，此陰陽反作，病之逆從也，故清陽為天，濁陰為地，地氣上為雲，天氣下為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故清陽出上竅，濁陰出下竅，清陽發腠理，濁陰走五藏，清陽實四支，濁陰歸六府，水為陰，火為陽，陽為氣，陰為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精化為氣，氣傷於味，陰味出下竅，陽氣出上竅，味厚者為陰，薄為陰之陽，氣厚者為陽，薄為陽之陰，味厚則泄，薄則通，氣薄則發泄，厚則發熱，壯火之氣衰，少火之氣壯，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味，甘辛發散為陽，酸苦涌泄為陰，陰勝則陽病，陽勝則陰病，陽勝則

熱。陰勝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寒傷形。熱傷氣。氣傷痛。形以上與素問陰陽應象大論補入傷腫。飯追痛傷形。卻使腫也。故先痛而後腫者。氣傷形也。先邪傷衛氣致痛，後形腫者，謂衛氣傷及於形也。先腫而後痛者。形傷氣也。邪先客於皮膚爲腫，而後痛者，衛氣爲衛者留形傷及於氣也。風勝則腫。燥勝則乾。風客於皮膚，則爲腫腫也。邪熱燥於皮膚，則皮乾無汗。寒勝則胕。寒勝反熱，肉爲胕腫。溼勝則濡。溼濡氣盛，則多汗也。天有四時五行。天之用也。以生長收藏。四時之用也。以生寒暑燥溼風。五行所生也。一本有風，謂具五者也。人有五藏。人之有也。有五氣。以喜怒悲憂恐。五氣五藏氣也。喜怒等心肺肝脾腎五志者。故喜怒傷氣。內傷者也。寒暑傷形。外傷者也。故曰。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生乃不固。內外傷已，生得堅固，不對天者，未之有也。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曰。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冬寒過多也。冬寒陰也。人於冬時溫衣熱食，腠理開發，多取汗以快其志者，寒入腠理，腠理遂閉，內行藏府，至春變爲溫病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春風陽也。春因腠理開發，風入腠閉，內行藏府腸胃之中，至夏洩泄也。飧，水洗飯也，音孫。謂腸胃有風，水穀不化而出也。夏傷於暑。秋生痎瘧。夏因汗出，小寒入腠，藏之於內，至秋氣寒，腠理外閉，風氣內發，以成痎瘧。痎音皆。秋傷於溼。冬生欬嗽。秋多雨溼，人傷受溼，溼從上下，至冬寒并傷肺，故成欬嗽也。世代反，又所吏反，謂逆氣也。黃帝問曰。法陰陽奈何。陰陽者天地綱紀，變化父母，養生之道，法之以成，故問之。岐伯答曰。陽勝則身熱。陽勝八益爲實，陰勝七損爲虛。言八益者，身熱一益也。陰弱陽盛，故通身熱也。腠理閉。二益也。陽開腠理，過盛則閉。而麤。三益也。熱盛則腠理皮上麤澀也。爲之俛仰。四益也。熱盛上下，故身俛仰。汗不出而熱。五益也。陽氣內盛，故汗不出而熱也。齒乾。六益也。熱盛至骨，故齒乾也。以煩悗。七益也。熱以亂神，故煩悶也。腹滿死。八益也。熱盛腹中，故腹滿也。前已七益，復加腹滿，故致死。能冬不能夏。以其內熱，故能冬之大寒，不能夏之小熱。陰勝則身寒。下言七損也。身寒一損也，身皆寒。汗出。二損也。無陽禁腠，故汗出。身常清。三損也。清，冷也。身皮膚常冷也。數慄。四損也。數戰慄也。而寒。五損也。寒而復寒也。寒則厥。六損也。寒厥手足逆冷也。厥則腹滿死。七損也。前已六損，復加冷氣滿腹，故致死也。能夏不能冬。寒人遇熱，故堪能也。此陰陽更勝之變也。病之形能也。此是陰陽變極之理，并是人之病所生也。黃帝問曰。調此二者奈何。陰陽相勝，遂有七損八益，虛實不和，故請調之。岐伯答曰。能去七損八益。則二者可調也。損者損於身，益者益於病者，人能去損益同。去損益之病，則陰陽氣和，無諸衰老，壽命無窮，與天地同極也。不知用此。則蚤衰。人不能道不去損益，則陰陽不調，是則不道早衰也。衰之節。年卌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始衰時當年卌也。六府爲陽氣，五藏爲陰氣。人年卌，五藏陰氣自半已衰，腠理始疏，榮華頹落，髮鬢頒白，行立之起，坐臥之居，日漸已衰也。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人年五十，肝氣衰，故目不明，腎氣衰，故耳不聰。年六十。陰痿。大氣衰。九竅不利。人年六十，腎氣衰，精氣減，筋弱，故宗筋痿也。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皆爲大氣也。其氣皆上於面而爲竅，其別氣走於耳而爲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爲臭，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爲味。今經脈大氣皆衰，故九竅不利。下虛上實。涕泣俱出。腰以上爲陽，以居上也；腰以下爲陰，以居下也。年六十者，精讀陰衰，行步無力，即下虛上實也。神衰失守，故涕泣俱出。故曰。知之則強。知養於同，去七損八益，其身日強。不知則老。人養於異，有損有益，故身速衰，每至無爲，日物壯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此之謂也。故同名異邪。道理無物不通，故同名也。物有方殊，故異邪也。智

者察同。愚者察異。察，觀也。智者反物觀道，愚者反道觀物。愚者不足。智者有餘。有餘則耳目聰明。身體輕強。年老復壯。壯者益理。愚者觀物，有三不足：目暗耳聾，則聰明不足也；體重力衰，則身不足也；老者日衰，壯者日老，則壽不足也。智者觀道，神清性明，故三有餘也：觀道日勝，則耳目有餘也；身強體輕，則身有餘也；年老反同孺子之形，年壯更益氣色之理，則壽有餘。是以聖人爲無爲之事。聖人調成萬物也，爲於物而任物之動，爲無物之事也。樂恬惔之能。怡神適性，謂樂恬惔之能也。從欲快志於虛無之守。聖人欲無欲之欲，志無求之志，故從快於虛無，不失其道，謂之守也。故壽命無窮。與天地終。此聖人之治身也。虛無守者，其神不擾，其性不毅，性不毅，故外邪不入，神不擾，故藏府安，內與虛無同道，與天地齊德，遂獲有餘無窮之壽也。故說成子語黃帝曰：吾以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神將自守，故人盡死，而我獨存，即其事也。斯乃聖人理身之道也。天不足西北。故西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地不滿東南。故東方陽也。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夫天地者形之大也，陰陽者氣之大也，大形而生萬形，則大形以爲父母，萬形爲子也。故大形有所不足，而生萬物，萬物不可足也。故人頭法天，則右耳目聰明不足也；手足法地，故左手足便強不足也，以其天陽不足西北，地陰不足東南也。黃帝問曰。何以然。岐伯答曰。東方陽也。其精并上。故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東方是陽，陽氣上升，故上實下虛，則人左箱上勝下劣也。西方是陰，陰氣下沈，故下實上虛，則人右箱下勝上劣也。故俱感於邪。其在上也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故邪居之。非直左右陰陽虛處，耳目手足有所不善，然左右俱感於邪，虛處獨甚，今人耳目手足左差右甚者，即其事也。則天地陰陽有所不全，人法天地，何取可具全，并直人有不全，萬物皆爾，不可全也。故聖人法天則地中順萬物，居不得已處，居也於不足，是爲攝生之大妙。故天有精。地有形。天有氣之精，成人耳目；地有質之形，成人手足。天有八紀。地有五理。故能爲萬物父母。天有八風之紀，紀生萬物；地有五行之理，理成萬物，故爲父母也。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陰陽和也，稱爲萬物；然陰陽離也，號爲天地也。是故天地之動靜神明爲之紀。故能以生長化成收藏。終而復始。是故以天之動也，以地之靜也，以神明動靜之爲綱紀也。三者備，故能爲四時生長化成收藏終始者也。唯賢人上配天以養頭。下象地以養足。中象人事以養五藏。人頭象天，故配天養頭，使七竅俱美，同七曜之明也；足以象地，故使五常安，同山岳堅實也；中身象於人事，人有五藏，能爲蹟事，有不具者，故象人事以養五藏，同眞人。天氣通於肺。肺爲四藏上蓋，是人之天，故天氣通肺也。地氣通於咽。咽中入食，以生五藏六府，故地氣通咽也。風氣通於肝。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故風氣通於肝也。雷氣通於心。心能覺動四支百體，故雷氣通心也。穀氣通於脾。五藏滋味入脾，故穀氣通脾也。雨氣通於腎。雨者水也，故雨氣通腎也。六經爲川。三陰三陽六經之脈，流諸血氣，以注腸胃，故爲水也。腸胃爲海。夫海者，一則衆川歸之。腸胃爲海，六經所歸，又滋百節，故爲海也。九竅爲水注。聲色芳味，如水從外流於上之七竅，注入於內；水瀉精粕之水，從內出下二竅也。有本爲外注，理亦相似。水注之氣。以天地爲之陰陽。聲色芳味之氣，從外入內，有藏，故以地爲陰也；精粕洩於從內出外，得通，故以天爲陽也。陽之汗以天地雨名之。陽發腠理出汗，同天地間雨，故汗名雨也。氣以天地之風。謂明人汗以天地之雨爲名，則人之氣以天地之風名也。暴氣象雷。人身中氣上下有聲，故象雷也。逆氣象陽。無陰之陽，即爲災，故氣逆不和者，象於陽也。故治不法天之紀。不用地之理。則災

害至矣。爲家爲國之道，不使天之八紀，地之五理，國有亡祿之災，身有夭喪之害也。故風之至傍，如風雨，風謂天之邪氣者也。邪氣至關身節傷人，猶者如暴風雨入人腠理，漸深爲病者也。故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其次治六府，其次治五藏，半死半生。善者爲上工，善知摩色形脈之候，妙誠本標，故療皮毛能盡藏府之病，亦療藏府能驗皮毛之類。故病在皮毛，療於皮毛，病在五藏，療於五藏，或病淺而療深，或病深而療淺，皆愈者，斯爲上術，十全者也。今夫邪氣始入皮毛之接，淺至五藏之深，上工操之右十五死五生者，以其陰陽兩感深重故也。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五藏，謂天時八正虛風，從衝上來，爲損至深，故害五藏也。水穀之寒溫，感則害六府。天地之間，養生氣味，謂水穀也。六府，貯於水穀節之失和，亦害六府也。地之溼氣，感則害皮肉筋脈。腎爲水藏，主骨又深，少陰未能即傷，餘之四藏，所主皮肉筋脈，在外感即先傷，未至六府也。故用鍼者，從陰引陽，從陽引陰，若少陰實脈陰虛，須寫少陽以補脈陰，即從陽引陰也。餘例准此。以右治左，以左治右，謂以鍼刺，刺當絡脈，當以互刺，刺當經脈。以我知彼，謂醫不病，能知病人。以表知裏，或謂六府表脈。以知五藏裏脈，或謂察色之表，能知藏府之裏也。以觀過與不及之理，見微得過，用之不殆。寸口之脈，過五十動，然後一代，謂之過，不滿五十，謂之不及，見微絡微病，得過失也，見微過而教人者，謂未病之病，操十十全故無危殆。善診者，按脈，善謂上工善能診候，診候之要，謂按脈。先別陰陽，審清濁，而知部分。按脈之道，先須識別五藏陰脈，六府陽脈，亦須審其善氣爲濁，惡氣爲清，知兩手各有寸關尺三部之脈，以識之。以治無過，以診則不失矣。此以診候知病源已，然後合藥鍼艾，治療本法，按諸病者，必有缺疾脈實之源，定无夭年損傷之源，以其善診則无失也。故曰，病之始起也，可刺而已。以其善診，病之始生，即以小鍼消息去之，不用藥鍼者，此則其微易散者也。其盛，可待而衰也。病盛不可療者，如登登之陣，不可即擊，待其衰時，然後療者，易得去之，如羅病等也。故曰，因其輕而揚之，謂風病等，因其輕浮，並引徐緩，揚而散之。因其重而減之，謂注病等，因其沈重，始鍼按壓，漸減損也。因其衰而彰之，謂狂等，瓦其衰時，彰寫去之也。形不足者，溫之以氣，謂藥瘦少氣之人，使補其陽氣也。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藏精液少者，以鹹以食五種味，而補養之。其高者，因而越之，風熱實於頭，謂因寫越之。其下者，引而竭之。寒溼實於腰足，引寫竭之。中滿者，寫之於內，氣脹腹胃之中，可以寫之。其有邪者，漬以爲汗，其在皮者，汗而發之。黃冷也，邪腹胃寒熱病氣也，或入藏府，或在皮毛，皆用鍼藥以調汗而出之也。其慓悍者，按而投之，慓方服反，急疾也，悍胡旦反，強其無數以手按取，然後投鍼也。其實者，散而寫之，皆有實者，皆散寫之。審其陰陽，以別柔剛，陽病治陰，

陰病治陽。夫物柔弱者，陽之徒也，剛強者，陰之徒也，陰經受邪，流入陽經爲病，是爲陰經爲本，陽經爲標，療其本者療於陰經，即陽病療陰也，陽經受邪，准陰療陽也，即陰病療陽也，人陰陽二經，陰經若實，陽經必虛，陽經若實，陰經定虛，故陽虛病者宜寫陰，陰實病者宜補陽也。定其血氣，各守其鄉，血實宜決之，氣虛宜擊引之。須定所病在氣在血，各守血氣病之鄉，寫乃用鍼刺去實血，補乃用鍼引氣引皮，補已從皮閉門，使氣不復，變死與反，引也。調陰陽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也。古謂上古中古者也，調陰陽兩辯其生，謂通天之義，上古中古，人甚稀生，莫不法於天地，故生同天地，長生久視，通天地者，生之本也，不言通地者，天爲綱也。本於陰陽，本於天地陰陽之氣。天地之間，六合之內，其氣九州九竅，五藏十二節，皆通於天氣。在於天地四方上下之間，所生之物，即九州等也，九州即是身外物也，九竅等物，身內物也，十二節者，謂人四支各有三大節也，謂九州等內外物皆通天氣也。其生五，其氣三。謂天地間九州等物，其生皆在陰陽及和三氣。謂數犯此者，則邪氣傷人，此壽之本。陰陽分爲四時和氣，人之縱志不順四時和氣，無生，爲風寒雨溼邪氣傷也，此順三氣養生壽之本也。蒼天之氣清靜，則志意治。蒼天色也，氣謂四時和氣者也，天之和氣清而不濁，靜而不躁，能令人志意皆清靜。夫順之則陽氣固，雖有賊邪，弗能害也，此因時之序也。人能順清靜和氣，則藏氣守其內，府氣固其外，雖有八正虛風賊邪，不能傷也，斯因四時之和，自調養也。故聖人搏精神，服天氣，通神明，搏附也，支有也，聖人令精神相附不失，有服清靜之氣，通神命清，通性命明，故得壽齊天地，而不盡天。氣失之，則內閉九竅，外壅肌肉，衛氣散解，此謂自傷，氣之削也。陰氣失和，則內閉九竅，令便不通，外壅肌肉，使脈運壅塞也，陽氣失和，則脈運隨解，衛氣發洩也，此之失者，皆是自失將攝，故令和氣銷削也。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行，獨壽不彰，故天運當以日光明，是故陽因上而衛外者也。人之陽氣，若天與日，不得相无也，如天不得無日，日失其行，隱天不明也，故天之運動，要藉日行，天得光明也，人與陽氣，不得相无，若无三陽行於頭上，則人身不得章運命也，故身之生運，必待陽氣行身已上，故壽命章也，是以陽上於頭，衛於外也。因於寒，志欲如連樞，起居如驚，神氣乃浮。連，數也，樞，機也，和氣行身，固傷寒氣，則志欲不定，驚動不住，故起居如驚，神魂飛揚也。因於暑，汗煩則喘喝，靜則多言，體若燔炭，汗出如散，喘喝，易反，呵也，謂喘呵出氣聲也，汗者陰氣也，故汗出即熱去，今熱汗出而煩躁也，若靜而不煩，則內熱狂言，如此者，雖汗猶熱，汗如沐浴，汗不伸暢，故曰如散也。因於濕，首如裹，大筋滯，短，小筋弛長，弛長者爲痿。如，而也，裹，除也，人有病熱，用水溼風，而以物裹，人望除其熱，是與大筋得寒溼縮，小筋得熱變長，弛緩也，絕骨反，筋之緩縱，四支不收，故爲痿也。因陽氣爲風，四維相代，陽氣而竭。因邪氣客於分肉之間，衛氣雖盛，不行，邊要爲風，四時之氣，各自維守，今四氣相代，則衛之陽氣竭，雖不行故爲風也。陽氣者，煩勞則張，精絕，辟積於夏，使人前厥，辟，匹亦反，夏日陽氣甚時，入房過多，則陽虛起，精絕辟積，生前厥之病也，辟積，辟壘停積之謂，前厥，即尚作也。目盲不可以視，耳閉不可以聽，精絕則腎府足太陽脈，及足太陽脈起目內眥，故太陽衰者，即目盲也，精絕腎虛，耳腎竅不能聽也。潰潰乎若壞都，滑滑不止。潰，胡賣反，

潰潰淫淫，營亂也。陽氣煩勞，則精神血氣潰亂，若國都已壞，不可止也。一曰骨不正則都大也，首井直精神血氣潰亂，四支十二大骨莫不正也。陽氣大怒則形氣絕，而血菀於上，使人薄厥。有傷於筋，縱。陽并於陽，盛怒則衛氣壅絕，血之菀聚并於上，并於頭，使人有仆，故曰薄厥。并傷於筋，故緩縱也。其若不容，而出汗偏沮，使人偏枯。沮，壞也，慈呂反。容，緩也。陽氣盛者，必傷筋緩縱，其若不緩，則冷汗偏出，壞身偏枯不隨之病也。汗出見溼，乃生痤疽。若汗遍身見溼於風，即邪風客於肌肉，壅遏營衛，傷肉以生痤疽也。痤，癤之類，然小也，俗謂之癤子，久壅陷骨者為痤疽也。膏粱之變，足生大釘，受如持虛。膏粱血食之人，汗出見風，其變為病，與布衣不同，多足生大釘。膏粱身虛，見溼受病，如持虛器受物，言易得也。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衛之精氣，晝行六府，夜行五藏，令五神清明，行四支及身，令筋柔弱也。開闔不得，寒氣從之，乃生大僂。腠理有邪，開令邪出，則開為得也；腠理无邪，閉令不開，則閉為得也。今腠理開，邪入，閉之故不得也。寒邪入已，客於腰脊，以虛代實，故曰大僂。僂，曲也，力矩反。陷脈為瘻，流連肉腠。寒邪久客不散，寒熱陷脈以為瘻，血流連在肉腠之間，故為瘻也。輸氣化薄，傳為善畏，乃為驚駭。輸者，各繫於藏，氣化薄則精虛不守，故善畏而好驚也。營氣不順，逆於肉理，乃生癰腫。脈內營氣為邪氣傷，不得循脈，陰陽相注，故逆於肉理，敗肉即生癰也。魄汗不盡，形弱而氣爍，穴輸已閉，發為風瘧。魄，肺之神也，肺主皮毛腠理，人之汗者，皆是肺之魄神所營，因名魄汗。夏傷於暑，汗出不止，形之虛弱，氣之衰損，邪氣藏於腠理，腠理已閉，秋得寒，內外相感，遂成風瘧。爍，式藥反，虛邪氣也。故風者百病之始也。清靜則肉腠閉距，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此因時之序也。不為躁動，毛腠閉距，八風不能傷者，順四時之序調養，故无病也。苛，害也，音何。故人病久則傳化，上下不并，良醫弗為。人病雖久，得有傳變，上下陰陽不并，遇其所王，必當自愈，故良醫不為也。故陽畜積病死，而陽氣當隔，隔者當寫，不亟正治，且乃敗亡。故陽病畜積，不得傳化者，其死期者陽氣當隔，陽氣有隔之時，當即寫之，不急療者，必當死也。隔，格也。亟，急也。故陽氣者，一日而主外，平旦人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是故暮而收距，毋擾筋骨，毋見霧露。夫陽者生氣也，陰者死氣也，故陽氣一日而主外，陰氣一夜而主內。一日外者，分為三時：平旦人氣始生，為少陽也；日中人氣隆盛，為太陽也；日西人氣始衰，為虛陽也。陽氣虛者，陰氣用事，即是戌少陰生也，故暮須收距，无令外邪入皮毛也。亥子丑時，即是陰也，故至陰時，无擾於筋骨，無見霧露也。陰陽見霧露，因邪寒濕病，反此三時，形乃困薄。不順晝夜各三時氣以養生者，必為病困，迫於身薄也。

岐伯曰：陰者藏精而極起者也，陽者衛外而為固者也。五藏藏精，陰極而起也。六府衛外，陽為固也。陰不勝其陽，則其脈流薄疾，并乃狂。陽盛即人迎脈盛，或傳或疾，是則陽并，陽盛發為狂病。陽不勝其陰，五藏氣爭，九竅不通。陰盛則寸口脈盛，陰盛陽不可偏勝也，故陰盛則五藏氣爭，九竅閉而不通也。是以聖人陳陰陽，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皆順，如是則外內調和，邪不能客，耳目聰明，氣立如故。故聖人陳陰陽脈和人調，外內之氣和而不爭也。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肝。風客淫精之氣，遂令成病，風精不已，故精亡也。肝藏精，故風入肝，故精亡傷肝也。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澼為痔。飽食傷脾，脾傷則血也。肝主於筋，筋生於血，肝既傷已，又因飽食，筋脈橫解，腸癖洩血，名之為痔也。因而一飲則逆氣。一者大飲，既已亡精傷肝，又因大飲，則為逆氣之病也。

因而強力，腎氣乃傷，高骨乃壞。亡精傷肝，復因力已入房，故傷腎也。腎以藏精主骨，腎傷則大骨壞也。高，大也。凡陰陽之要，陰密陽固，而兩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謂聖度。腠理密不洩者，乃內陰之力也；五藏藏神固者，外陽之力也。故比四時和氣，不得相无也。因四時和氣和於身者，乃是先聖法度也。故強不能密，陰氣乃絕。陽氣強者，可以補陰，更強入陰，故其陰氣，故陰氣絕也。因於露風，乃生寒熱。精亡肝傷，更得寒溼風邪，邪風成者，為寒熱病也。是以春傷於風，邪氣流連，乃為洞洩；夏傷於暑，秋為痎瘧；秋傷於溼，氣上逆而欬，發為痿厥。陰陽離決，精氣乃絕。冬傷於寒，春乃病熱。大洞，賓反。疾洩也。脾無寒溼之氣，故上逆欬也。至冬寒溼變熱，四支不用，名曰痿厥。二氣離分不和，故精氣絕也。四時之氣爭傷五藏也。風寒暑溼，四時邪氣，爭而不和，即傷五藏也。陰之生本在五味，身內五藏之陰，因五味而生也。陰之五官，陽在五味。五藏陰之官也，謂眼耳鼻口舌等五官之陽，本於五味者也，故五味內滋五藏，五官於是用強也。是故味過於酸，肝氣以津，脾氣乃絕。夫五味者，各走其藏，得中則益，傷多則損。故傷酸者，能令肝氣下洩，脾氣溢，溢遂成於痿痹洩痢也。脾氣資肝，今肝氣津洩，則脾無所資，故脾氣絕用也。味過於鹹，則大骨氣勞，短肌氣抑。鹹以資骨，今鹹過傷骨，則……味過於甘，脾氣濡，胃氣乃厚。甘以資脾氣，今甘過傷脾，脾无所資，故肌肉短小，脾氣抑也。味過於苦，心氣喘滿，色黑，腎不衡。苦以資心，今苦過傷心，心喘滿故也。則腎氣無力，故色黑而不能衡也。味過於辛，筋脈沮弛，精神乃英。辛以資肺，今辛多傷肺，肺以主氣，筋之氣壞洩於皮毛也，心神越之，氣沮洩，神氣英盛浮散无用也。是故謹和五味，則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謂五味各得其所者，則鹹能資骨，故骨正也；酸能資筋，故筋柔也；辛能資氣，故氣流也；苦能資血，故血流也；甘能資肉，故腠理密也。如是則氣骨以精，謹道如法，長有天命。謹，順也。如是調登身者，則氣骨常得精勝上順天道，如先聖法，則壽弊天地，故長有天命也。

陰陽雜說

黃帝問於岐伯曰：天有八風，經有五風，八風發邪氣，經風觸五藏。八風，八方邪風也。正月朔日有八風，發為邪氣，傷人者也。經風，八虛風也，謂五時八風從虛鄉來，觸於五藏，令之為病也。邪氣發病，所謂得四時之脈者。謂得四時相勝之脈，以為病也。春勝長夏，長夏勝冬，冬勝夏，夏勝秋，秋勝春，所謂得四時之勝也。謂天風經風，在身邪氣，行於寸口，有相勝之候。東風生於春，病在肝，輸在頸項。東風從春生，巳與肝為病者，肝之病氣，還致於頸項，頸項為春也。南方風生於夏，病在心，輸在胸脅。胸脅當心，故為夏也。西方風生於秋，病在肺，輸在肩背。肩背當肺，故為秋也。北方風生於冬，病在腎，輸在腰股。腰股近腎，故為冬也。中央為土，病在脾，輸在脊。故精者，身之本也。脊脅當脾，故為仲夏也。土為五藏之精，以長四藏，故為身之本也。故春氣者，病在頭，在頭項。夏氣者，病在藏。藏謂心藏。秋氣者，病在肩背。肩背謂秋氣也。冬氣者，病在四支。冬氣病厥，多在四支。故春喜病鼽衂。傷寒春病在鼽，故喜鼽衂也。夏喜

四十四

31A

病洞洩寒中。傷暑，夏病在藏，故害病洞洩寒中也。仲夏喜病胸脅。傷溫，夏病在胸脅，故喜病胸脅。秋喜病風瘧。仲夏傷暑者，秋喜病風瘧也。冬喜病痺厥。傷濕，冬病故爲痺厥。故冬不按蹻，春不病鼽衄，春不病頸項。夫冬傷寒氣在於腠理者，以冬強勞按蹻，多勞因腠理開，寒氣入，今冬不作按蹻，則无傷寒，至春不患鼽衄，故春不病頸項者也。隨几小反強見也。夏不病洞洩寒中，仲夏不病胸脅。春傷風時，多精於風入於府藏，故至夏日作洞洩寒中病也，所以春无傷風，即无夏洞洩之病，故至仲夏不病胸脅。秋不病風瘧，秋不病肩背胸脅。仲夏不傷暑於胸脅，至秋无瘧及肩背胸脅病也。冬不病痺厥飧洩而汗出。藏於精者，至春不病溫。冬病痺厥飧洩內虛，又因汗出，寒入藏於內者，故至春病溫。甚驚冬傷於寒，春必病溫，所由也。夏暑汗不出者，秋成風瘧。小寒入腠理，不得汗洩，至秋寒氣感而成瘧也。此平人脈法地也。平人脈法，要須知風寒暑濕四氣爲本，然後候知弦鉤毛沈四時脈也，此即本也。岐伯曰：陰中有陰，陽中有陽。平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陽也。日中至昏，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子午巳東，並爲陽也，卯酉巳北，夜爲陰，故平旦至日中陽中之陽也，日中至昏陽中之陰也。合夜至雞鳴，天之陰，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子午巳西，夜爲陰，卯酉巳南，並爲陽，故合夜至雞鳴陰中之陰也，雞鳴至平旦陰中之陽也。故人亦應之。人同陰陽，故人亦有陽中之陽、陽中之陰、陰中之陰、陰中之陽也。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皮毛肩肉在外爲陽，筋骨藏府在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背在胸上，近頭，故爲陽也；腹在胸下，近足，故爲陰也。言人之身，五藏中之陰陽，則藏者爲陰，府者

爲陽。肝心脾肺腎五藏皆爲陰，膽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六府皆爲陽。故身之中，五藏藏於精神爲陰，六府貯於水穀爲陽也。所以欲知陰中之陰，陽中之陽，何也？爲冬病在陰，夏病在陽，春病在陰，秋病在陽。所以須知陰陽相在者，以其四時風寒暑濕在陰陽也。何者？冬之所患欬嗽痺厥，得之秋日傷濕陰也；夏之所患洞洩病者，得之春日傷風陽也；春之所患溫病者，得之冬日傷寒陰也；秋之所患痎瘧病者，得之夏日傷暑陽也。皆視其所在，爲施鍼石。觀陰陽所在，宜以三部九候診知所在，然後命於鍼灸砭石湯藥等別五立醫方，施之不誤，候十全者也。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心肺在膈已上，又近背上，所以爲陽也。心以屬火，火爲太陽，故爲陽中之陽也；肺以屬金，金爲少陰，故爲陽中之陰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肝也。腎肝居膈以下，又近下極，所以爲陰也。腎以屬水，水爲太陰，故爲陰中之陰也；肝以屬木，木爲少陽，故爲陰中之陽也。腹爲陰，陰中之至陰，脾也。脾居腹中至陰之位，以資四藏，故爲陰中之陰。此皆陰陽表裏、外內、左右、雌雄、上下相輸應也，故以應天之陰陽也。五藏六府，即表裏陰陽也；皮膚筋骨，即內外陰陽也；肝肺所主，即左右爲陽也；牝藏牡藏，即雌雄陰陽也；腰上腰下，即上下陰陽也。此五陰陽氣相輸會，故曰合於天者也。

問曰：五藏應四時，有放乎？答曰：有。東方青色，入通於肝，開竅於目，藏精於肝。精即木精也，汁也，三合藏之肝府膽中也。其病發驚駭。肝經亡魂，故驚駭也。其味酸。肝味正酸，有木實辛者，於義不通，有云金數木實，故肝有辛氣。其類草木。五行各別多類，故五行中各爲類也，草木類陽與也。其畜雞，其穀麥，其應四時，上爲歲星。春當歲星。是以春氣在頭也。其

音角。角爲身之初首，故春氣在也。其數八。八，成數。是以知病之在筋也。其臭臊。是知筋也，居春，故以病在筋也。南方赤色，入通於心。火生於木，心又屬火，火色赤，故爲心。開竅於耳。九卷云：心氣通舌，舌既非竅，通於耳。藏精於心。心有七孔三毛，盛精汁三合。故病在五藏。心爲五藏主，不得受於外邪，受外邪則五藏皆病也。其味苦。酸爲苦母，並母言之，故有苦酸。其類火，其畜羊，其穀黍。九卷云黃黍味辛苦味酸，辛仍金火相濟，故並言之。其應四時，其星上爲熒惑。夏時上爲熒惑。以知病在脈也。脈位居夏，故病在脈。其音徵，其數七。成數七也。其臭焦。中央黃色，入通於脾胃。五色皆自通藏，不言其府，此言府者，以脾胃爲四藏資糧，故並言也。開竅於口，藏精於脾。精，脾中穀精半斤，主裹血溫五藏也。故病在於舌本。脾脈足太陰連舌本，故夏病在舌本也。其味甘，其類土，其畜牛，其穀稷，其應四時，上爲鎮星。其脾王四季，故季夏上爲鎮星也。故知病在肉也。其音宮，其數五。脾肉在夏，故有病在肉，其數五，爲生數。其臭香。西方白色，入通於肺，開竅於鼻，藏精於肺。精，肺液也。故病在於背。肺爲陽中之陰，在背，故病在背。其味辛，其類金，其畜馬，其穀稻。九卷云：粳米味甘，稻味辛，此中稻辛。其應四時，上爲太白星。秋時上爲太白星。故知病在皮毛。皮毛在秋，故病在皮毛也。其音商，其數九。九爲成數。其臭腥。北方黑色，入通於腎，開竅於二陰。二陰，前後陰也。藏精於腎。精腦，腎液。故病在於谿谷。其味鹹，其類水，其畜豕，其穀豆。肉之大會爲谷，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腎間動氣爲原氣，在谿谷間，故冬病在也。其應四時，上爲辰星。冬時上爲辰星。以知病在骨。骨氣在冬，故病在骨。其音羽，其數六，其臭腐。六爲成數。

岐伯曰：善爲脈者，謹察五藏六府，逆順、陰陽、表裏、雌雄之紀，藏之心意，合之於精，非其人勿教，非其人勿授，是謂得道。善候脈者，須知藏府之氣有逆有順，陰陽表裏雌雄綱紀，得之於心，合於神妙，然後教於人之道，藏人所能，妙知聲色之情，可使聽聲察色，精於是等，謂其人也。教，謂教習也；授，謂授久學也。知是行者，可謂上合先聖人道也。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四經十二順。四經謂四時經脈也，十二順謂六陰爻六陽爻相順者也。四經應四時，十二順應十二月，肝心肺腎四脈應四時之氣，十二爻應十二月。十二月應十二脈。十二經脈也。脈有陰陽。十二經脈，六陰六陽。知陽者知陰，知陰者知陽。妙知人迎之變，即懸識氣口；於氣口之動，亦達人迎。凡陽有五，五五廿五陽。五藏之脈於五時見，隨一時中即有五脈，五脈見時皆有胃氣，即陽有五也；五時脈見，即有廿五陽數者也。所謂陰者，真藏也，其見則爲敗，敗必死。於五時中五藏脈見，各无胃氣，唯有真藏獨見，此所謂陰也。所謂陽者，胃脘之陰陽。胃脘之中穀爲五藏，其五藏胃氣此則爲陽脈，陰爲陽，故曰胃脘陰陽也。別於陽者，知病之處。陽，胃氣也，見陽明脈通於胃，是以妙別陽明胃氣，則諸脈受病所在並知之。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妙別五藏之脈，即知死生有期。三陽在頭，三陰在手。三陽行胃人迎之脈在頭，三陰行太陰寸口之脈在手也。所謂一也。陰陽上下，雖知引轉，故曰一也。別於陽者，知病忌時。妙別胃脈，即知胃氣有无，禁忌在於四時。別於陰者，知死生之期。善別手太陰脈，即知真藏脈之有無死生之期。謹熟陰陽，无與衆謀。謹熟熟陰陽脈氣之道，決於心者，不復有疑，故不與衆人謀議也。所謂陰陽者，去者

爲陰，至者爲陽，靜者爲陰，數者爲陽，遲者爲陰。凡陰陽者，去聲與遲皆爲陰，至與數皆爲陽。凡持眞藏之脈者，肝至懸絕九日死，有本爲十八日。心至懸絕九日死，肺至懸絕十日死，腎至懸絕五日死，脾至懸絕四日死。得眞藏脈者死，蓋死之期得五藏脈絕已去，各以其藏之氣分數日爲數，藏至即絕久而不來故曰懸絕。問曰：二陽之病發心痺，有不得隱曲，女子不月，其傳爲風消，其傳爲息賁，三日者死不治。二陽者，陽明也，陽明謂手陽明大腸脈也，足陽明胃脈也。陽明所發心痺等病也，隱曲大小便，風消謂風熱病消骨肉也，息賁賁隔息也。爲隔息也。

痿厥喘悶，其傳爲索澤，其傳爲頹疝。三陽，太陽也，謂手太陽小腸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太陽所發痿厥等病，悶手足反逆也，逆也，逆亦病也。氣喜歡喜洩，傳爲心癰，其傳爲隔。一陽，少陽也，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少陽發少氣等病，隔塞也。二陽一陰發病，生鵝駭背痛，喜噫喜欠，名曰風厥。二陽，陽明也，一陰，厥陰也，手厥陰心包脈也，足厥陰肝脈也，此二脈發奮病等病，風厥也。二陰一陽發病，喜脹心滿喜氣。二陰，少陰也，手少陰心脈也，足少陰腎脈也，一陽，少陽也，少陰少陽發喜脹等病。三陽三陰發病，爲偏枯痿易，四支不舉。三陽，太陽也，三陰，太陰也，手太陰肺脈也，足太陰脾脈也，太陰痿偏枯等病也。鼓一陽曰鉤，曰鼓。一陽，少陽也，少陽脈至手太陰寸口，其脈鼓也，鼓脈鼓動也，一陽之鼓曰鉤也。一陰曰毛。一陰，厥陰也，厥陰脈至之寸口曰毛，此陰脈不得鼓也，有本一曰陰曰毛也。鼓陽勝陰曰弦，脈鼓，陽勝於陰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至者爲陽也，鼓陽至絕曰石也。陰陽相過曰彈。陰陽之脈至寸口相驚曰彈也。凡痺之客五藏者，肺痺者，煩則滿喘而欬。邪氣客肺及手太陰故煩滿喘欬也。心痺者不通，煩悶少腹脹脹等病也。肝痺者，夜臥則驚，多飲數小便，上爲演塡。邪氣客肝及足厥陰脈，厥陰脈係目及脈，故臥驚數小便演塡謂逆流塡中心也。腎痺者，善脹，尻以代踵，脊以代項。邪客腎及少陰之脈，故喜脹足腫脊曲也。脾痺者，四支懈惰，發欬歐汁，上爲大寒。邪客脾及足太陰脈，不得營於四支，故令懈惰，又發欬歐汁，上爲寒歐冷水也。大腸痺者，數飲出而不得，中氣喘爭，時發飧泄。邪客大腸及手陽明脈，大腸中熱，大便難，肺氣喘爭，時有飧泄也。胞痺者，小腸膀胱，按之兩髀，若沃以湯，濇於小便，上爲清涕。膀胱盛尿，故問之脹，坪尿，膀胱西苞反，邪客膀胱及足太陽，膀胱中熱，故按之髀熱，下則小便有濇，上則鼻涕流出也。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五藏之氣爲陰氣也，六府之氣爲陽氣也，人能不勞五藏之氣，則五藏各守其職，故曰靜藏也，躁動反，若煩悶思慮，躁妄動中，喜樂無極，精氣不解，虛惡不止，滑泄不息，陰陽不已，則五藏消滅，傷藏者也。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凡人飲食，胃實則腸虛，腸實則胃虛，腸胃更實更虛，故得氣通，長生久視，若飲食自倍，則氣不通，天人離命也，此則傷府也。淫氣喘息，痺聚在肺。淫過也，喘息，肺所爲也，喘息過者，則肺虛邪客故痺聚也。淫氣憂思，痺聚在心。憂思心所爲，憂思過者，則心傷邪客故痺聚也。淫氣歐唾，痺聚在腎。歐唾，腎所爲也，邪客故痺聚也。淫氣淫泆，痺聚在肝。肝以主血，今有淫泆之多，傷血肝虛故痺聚也。淫氣飢絕，痺聚在胃。飢者胃少穀也，飢過絕食則胃虛故痺聚。淫氣壅塞，痺聚在脾。壅氣過寒，則其痺聚於脾也。陰爭於內，陽擾於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動肺，使人喘喝，五藏爲陰，內都陰氣，以蓋五藏，故曰爭內，六府爲陽，外都陽氣，以佐六府，故曰擾外，皮毛腠理也，肺魄所主，故汗出腠理，名曰魄汗也，謂發閉也。陰陽爭擾，汗出腠理，未閉，寒氣因入，四支逆冷，內傷於肺，故使喘喝，喝喘聲，呼割反。陰之所生，和本曰味。五藏所生，和氣之本，曰五味也。是故剛與剛，陽氣破散，陰氣乃消亡。剛與剛，陽盛也，陽盛必衰，故破散也，无陽之陰，必消亡也。淖則剛柔不和，絕氣乃絕。淖濕也，予淖，官陽散陰消，故剛柔不和，則十二經氣絕也。岐伯曰：所謂生陽死陰者，肝之心，謂之生陽，木生火也，心之肺，謂之死陰，火克金也，肺之腎，謂之重陰，少陰重至陰也，腎之脾，謂之辟陰，死不治。辟重虛，重陰太陰重也。結陽者，腫四支，結，聚，結陰者，便血一升，再結二升，三結三升，血聚多重三升也。陰陽結者，鱉，多陰少陽曰石水，少腹重，少陰爲水，故多字誤也。三陽結謂之消，消謂消中也，三陽太陽。二陽結謂之隔，便溲不通也，二陽陽明也。三陰結謂之水，三陰太陰。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厥陰少陽也。陰搏陽別，謂之有子，陰脈來搏，脈不來也。陰陽虛，腸辟，陰陽府藏氣皆虛者，腸辟盡死。死陰之屬，不過三日而死，生陽之屬，不過四日而死，陰陽死生期也。陽加於陰，謂之汗，加陰之也。陰虛陽搏，謂之崩，崩下血也。三陰俱搏，卅日夜半死，太陰絕得三陰之氣，二陰俱搏，十五日夕死，少陰絕得二陰之氣，一陰俱搏，十日平旦死，厥陰氣皆來，故曰俱也。三陽俱搏且鼓，三日死，三陽之脈，來而且鼓，明邪病，右本篇幕也。三陽三陰俱搏，心腹滿發盡，不得隱曲，五日死，二陽俱搏，寒病溫，死不治，不過十日死。陽則之氣皆聚，則陽

黃帝內經太素卷五 人合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四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人之肢節。以應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圓地方。人頭圓足方以應之。天有日月。人有兩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竅。天有風雨。人有喜怒。天有雷電。人有音聲。天有四時。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藏。天有六律。人有六府。天有冬夏。人有寒熱。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埜垂以應之。女子不足二節。以抱人形。以上從靈樞邪客篇補入。○不足二節。故得懷子也。天有陰陽。人有夫妻。歲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節。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戈泰反。曲膝也。地有十二經水。人有十二經脈。地有泉氣。人有衛氣。地有草蘿。千古反。草名也。又死草也。人有毫毛。天有晝晦。人有臥起。天有列星。人有齒牙。地有小山。人有小節。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林木。人有募筋。地有聚色。人有腘肉。歲有十二月。人有十二節。地有時不生草。人

有无子。此人所以與天地相應者也。募當爲膜。亦篇理也。膜筋。十二經筋。及十二筋之外義膜分肉者名膜筋也。人身上有廿六形。應天地之形也。

陰陽合

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其合之於人。奈何。岐伯曰。腰以上爲天。腰以下爲地。故天爲陽。地爲陰。夫人身陰陽。應有多種。自有背腹上下。陰陽。有藏府內外陰陽。有五藏雌雄陰陽。有身手足左右陰陽。有腰上下天地陰陽也。足之十二脈。以應十二月。月生於水。故在下者爲陰。腰下爲地。故兩足各有三陰三陽。應十二月。故十二脈也。人身左右。別是一法。即有十二脈者。天地通取也。月爲太陰之精。生水在地。故爲陰也。手之十指。以應十日。日生於火。故有肝。肝者主足厥陰也。今乃以甲爲左手少陽。不合於數。何也。岐伯曰。此天地之陰陽也。非四時五行之以次行也。且夫陰陽之者。有名而無形。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此之謂也。五行次第陰陽。以甲爲厥陰。上下天地陰陽。以甲爲陽者。良以陰陽之無形無狀。變成造化。理物無窮。可施名以名實。故數之可十。推之可萬也。黃帝曰。余聞天爲陽。地爲陰。日爲陽。月爲陰。三百六十五日成一歲。人亦應之。今聞三陰三陽。不應陰陽。其故何也。三陰三陽之數。各三。不應天地日月陰陽二數何也。黃帝非不知之。欲因問廣演陰陽變化無窮之數也。岐伯曰。陰陽者。數之可十。離之可百。散之可千。推之可萬。萬之大不可勝數也。然其要一也。言陰陽之理。大而無外。細入無間。豪末之形。並陰陽形測。故其數者。不可勝數也。故陰中有陰。陽中有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然則混成同爲一氣。則要一也。天覆地載。萬物方生也。二儀合氣也。未出地者。命曰陰藏。名曰陰中之陰。辨陰陽所。藏神者也。人之與物。未生以前。皆在陰中。則未出地也。未生爲陰。在陰之中。故爲陰中之陰也。則出地者。命曰陰中之陽。所生已生曰陽。初生未離於地。故曰陰中之陽。陽予之正。陰之爲主。陽氣以爲人物生正。陰氣以爲人物變主也。故生因春。長因夏。收因秋。藏因冬。失常則天地四塞。一氣藏爲陰陽。以作生變之本。復分四時。遂爲生長收藏之用。若前復始。如連無端。聊之管也。若失其常。四時之氣。塞而不行也。陰陽之變。其在人者。亦數之可散也。散分也。陰陽之變。俱通內外。外物既備。內身之變。亦可分爲衆可勝數也。黃帝曰。願聞三陰三陽離合也。別爲三陰三陽。相之可萬。故爲離也。唯一陰一陽。故爲合也。岐伯曰。聖人南面而立。古者聖人欲法天地。人三才形象。應於男位。南面而立。以取法焉也。前曰廣明。後曰太衝。太衝之地。名曰少陰。聖人中身以上。陽明爲表。在前。故曰廣明。太陰爲裏。在後。故廣明下名曰太陰。而厥在太陰之下。故曰後曰太衝。太衝厥下。次有少陰。故曰少陰爲地。以骨最居下故也。少陰之上。名曰太陽。太陽即是太陽。是骨之府。諸陰厥也。是陰之極。陽生之處。故曰至藏。藏在內。府腑居外。故爲上者也。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至陰是骨少陰厥也。是陰之極。陽生之處。故曰至陰。太陽接至陰而起。故曰根於至陰。上行絡項。藏於目也。熱藏也。名曰陰中之陽。少陰水中。所有此陽氣。故曰陰中之陽也。中身而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名曰太陰。身中我之上。名曰廣明。廣明之下。太陰厥。從足至舌下。太陰厥在

實明真，故爲下也，實明爲表，故爲上也。太陰之前，名曰陽明，陽明根起於厲兌，結於鼻上，（陽明胃府之脈，在太陰之前，從足指厲兌上行，來於鼻上，顧顱額，顱也，蘇沿反。）名曰陰中之陽。（人脈爲陰，陽明從太陰而起，行於頭陰，上至於額，故爲陰中陽。）厥陰之表，名曰少陽。少陽根起於竅陰，結於窗籠，名曰陰中之少陽。（厥陰之脈，起於足大指叢毛之上，循陰股，上注於肺，陰識行內也，少陽肝府之脈，起足竅陰，上聚於耳，爲表陽府也，以少陽屬木，故爲陰中少陽也。）是故三陽之離合也，太陽爲開，陽明爲闔，少陽爲樞。（三陽離合爲開闔樞，以喻於身也，夫爲門者，具有三義，一者門閉，主禁者也，時說足太陽脈，主禁水穀之氣，輸納於是門，故主開閉也，胃足陽明脈，合眞氣，止息復無留滯，故名爲闔也，三者門樞，主轉動者也，時足少陽脈，主筋絡，連諸骨，令其轉動，故爲樞也。）三經者不得相失，搏而勿傳，命曰一陽。（唯有太陽閉者，則眞氣行止留滯，骨節搖也，唯有陽明闔者，則肉節敗，骨節搖也，唯有少陽樞者，則眞氣行止留滯，肉節內敗也，相得各守所司，同爲一陽之道也，搏，相得也，傳，失所守也。）顧聞三陰，岐伯曰，外者爲陽，內者爲陰，然則中爲陰，其衝在下者，名曰太陰，太陰根起於隱白，結於太倉，名曰陰中之陰。（衝在太陰之下，少陰脈上，足太陰脈，從隱白而出，散於太倉，上至舌本，是脾脈之脈，行於頭陰，故曰陰中之陰也。）太陰之後，名曰少陰，少陰根起於涌泉，結於廉泉，名曰少陰。（腎脈足少陰，從足小指之下，入涌泉，上行來於廉泉，至於舌本也。）少陰之前，名曰厥陰，厥陰根起於大敦，結於玉英，絡於玉茎，上循與胃脈會於顖，注於肺中也。）陰之絕陽，名曰陰之絕陰。（無陽之經，是陰之絕，故曰陰之絕陰。）是故三陰之離合也，太陰爲開，厥陰爲闔，少陰爲樞。（三陽爲外門，三陰爲內門，內門亦有三者，一者門開，主禁者也，肺藏足太陰脈，主禁水穀之氣，輸納於中，不失故爲開也，二者門闔，主開閉者也，肝藏足厥陰脈，主守神氣出入，通塞隱密，故爲闔也，三者門樞，主轉轉也，腎藏足少陰脈，主行津液，通節骨脈，故爲樞者也。）三經者不得相失也，搏而勿沈，名曰一陰。（三陰經脈也，三陰之脈，辨深而不偏沈，故得三陰同一用也。）陰陽錯綜也，傳爲一周，（錯綜，行不止住，經脈行三陰三陽之氣，相注不已，傳行周徧，一日一夜五十周也。）氣裏形表，而相成者也。（五藏之氣在裏，內營形也，六府之氣在表，外成形者也。）

四海合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刺法於夫子，夫子之所言，不離於營衛血氣，夫十二經脈者，內屬於府藏，外絡於支節，子乃合之於四海何乎。（此謂十二脈中血也，氣謂十二脈中宣經氣也。）岐伯曰，人亦有四海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皆注於海，海有東西南北，命曰四海，黃帝曰，以人應之奈何，岐伯曰，人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凡此四者，所以應四海者也。（十二經水者，皆注東海，東海則環繞爲四海，十二經脈，皆歸胃海，水穀胃氣環流，繞爲氣血營骨之海，故也，水穀之海，比於東海也。）黃帝曰，遠乎哉，夫子之合人天地四海也，願聞應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明知陰陽表裏營輸所在，

四海定矣。（胃脈以爲陽表也，手太陰足少陰脈爲陰，裏也，衝脈爲十二經脈，及絡脈之海，即亦表亦裏也。）黃帝曰，定之奈何，岐伯曰，胃者爲水穀之海，其輸上在氣街，下至三里，（胃受水穀，故名水穀之海，胃脈足陽明也，足陽明脈過於氣街，三里，其氣上下，輸此等穴也。）衝脈者，爲十二經之海，其輸上在於大杼，下出於巨虛之上下廉。（衝脈管十二經脈，大杼是足太陽手少陽脈所發之穴，巨虛上下廉，則足陽明脈所發之穴，此等諸穴，皆是衝脈致氣之處，故名輸也。）腦中者，爲氣之海，其輸上在柱骨之上，下前在於人迎，（腦，腦中也，骨權，食入胃已，其氣分爲三道，有氣上行，經素於腦中，名曰氣海，爲腦所主，手陽明是腦府脈，行於柱骨上下入缺盆，支者上行至鼻，爲足陽明，循頸下人迎之前，皆是腦中氣海氣之輸也。）腦爲髓之海，其輸上在其蓋，下在風府，（腦髓滲入骨空，髓而爲腦，頭中髓多，故爲海也，是胃所生，其氣上輸蓋百會之穴，下輸風府也。）黃帝曰，凡此四海者，何利何害，何生何敗，岐伯曰，得順者生，得逆者敗，知調者利，不知調者害。（得生得敗，言逆順天也，知利爲害，言調不人也。）黃帝曰，四海之逆順奈何，岐伯曰，氣海有餘者，氣滿胸中，息面赤，氣海不足，則氣少不足以言。（有餘邪氣益眞氣也，面赤，謂氣上衝面，陽脉盛也。）血海有餘者，則常想其身大，怫然不知其所病，（血多脉盛，故時想見身大也，怫，扶弗反，怫鬱不安，不知所苦也。）水穀之海有餘者，則腹滿脹，水穀之海不足，則飢不受穀食，髓海有餘者，則輕勁多力，自過其度，髓海不足，則腦轉耳鳴，脚痠眩冒，目無所見，懈怠安臥。（眩冒不滿顱中，故腦易轉，耳鳴也，腦不滿腔中，故目無所見也，懈怠安臥，言無力故懈怠安臥也，懈，古賣反。）黃帝曰，余以順逆調之奈何，岐伯曰，審守其輸，而調其虛實，勿犯其害，順者得復，逆者必敗，黃帝曰，善，（輸謂四海之輸。）

十二水

黃帝問於岐伯曰，經脈十二者，外合於十二經水，而內屬於五藏六府，（天下凡有八十一州，此中國州之一也，名爲赤縣神州，每一州之外，有一重海水環之，海之外有一環大山連之，如此三重海，三重山，環而圍之，人居其內，名曰一州，一州之內，凡有十二大水，自外小山小水，不可勝數，人身亦然，大脈並有十二，以外大節小節，亦不可數，天下八十一州之中，唯取中國一州之地，用法人身十二經脈，內屬藏府，以人之生在此州中，故此州地形氣者也。）夫十二經水者，其大小深淺廣狹遠近，各不同，五藏六府之高下小大，受穀之多少，亦不等，相應奈何，（問其十二經脈，取法所由也。）夫經水者，受水而行之，（此問其藏府經絡，各有司主，調度所由，十二經水各從其源，受水輸之於海，故曰受水行也。）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五藏合五神之氣，心合於神，肝合於魂，脾合於意，肺合於魄，腎合於精，五藏與五神神氣，合而藏之也。）六府者，受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胃受五穀成熟，傳入小腸，小腸受也，小腸傳入大腸，大腸傳

藏也。大腸傳入膀胱。膀胱傳出也。胃下膀胱。膀胱之胞。傳爲下焦也。膽爲中精。有水精三合。藏而不寫。名曰府。受穀行之者也。五府與三焦共氣。故六府受氣。三焦行之爲揚。故曰揚也。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合而以治奈何。刺之淺深。灸之壯數。可得聞乎。營氣從中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所受氣。泌糟粕。成津液。化津液精微。注之肺脈之中。化而爲血。注十二脈中。以奉生身。故生身之貴。無過血也。故營氣獨行於十二經營身。故曰營氣。營氣行經。如霧者也。經中血者。如渠中水也。故十二經受血各營也。岐伯答曰。善乎哉問也。天至高不可度。地至廣不可量。此之謂也。且夫人生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此天之高。地之廣。非人力所能度量而至也。若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生可度量切循而得也。死可解部而視也。二儀之大。人力不可度量。人之八尺之身。生則觀其皮肉。切循色脈。死則解其身部。觀其府藏。不同天地。故可知也。其藏之堅脆。府之大小。穀之多少。脈之長短。血之清濁。氣之多少。十二經之多血少氣。與其少血多氣。與其皆多血氣。與其皆少血氣。皆有大數。其治以鍼艾。各調其經氣。固其常有合乎。夫人稟氣受形。既有強弱不同。以鍼艾調其經。固有常契。不可同乎天地无量度也。黃帝曰。余聞之。快於耳不解於心。願卒聞之。快於耳。淺知也。解於心。深識也。岐伯答曰。此人之所以參天地而應陰陽。不可不察。正以天地不可度量。人參天地。故不可不察也。足太陽。外合於清水。內屬於膀胱。清水出魏郡內黃縣南經清泉縣東北流入河也。足少陽。外合於渭水。內屬於膽。渭水出隴西首陽縣鳥鼠同穴

山東北至華陰入河。過郡四。行一千八百七十里。雍州浸也。足陽明。外合於海水。內屬於胃。海晦也。有其水廣博望之無際。不測涯際。故曰海也。海即四海也。足陽明脈血氣最多。合之四海。衆水之長也。足太陰。外合於湖水。內屬於脾。湖謂爲虖。虖沱水出代郡鹵城縣。東流過郡九。行千三百卅里。爲并州川。一解云湖謂沽。沽水出漁陽郡。東南入海。行七百五十里。此二水亦得爲合也。足少陰。外合於汝水。內屬於腎。汝水出汝南郡定陵縣高陵山東南流入淮。過郡四。行一千三百卅里也。足厥陰。外合於沔水。內屬於肝。沔謂善反。沔水出南鄭嶓冢山東流入江也。手太陽。外合於淮水。內屬於小腸。而通水道焉。淮水出南陽郡平氏縣桐柏山東南流入海。過郡四。行三千二百卌里也。手少陽。外合於漯水。內屬於三焦。漯他合反。漯水出平原郡東北流入於海。又河內亦有漯水。出王屋山東南流入河。此二水並得爲合也。手陽明。外合於江水。內屬於大腸。江水出蜀岷山郡升遷縣東南流入海。過郡九。行七千六百六十里也。手太陰。外合於河水。內屬於肺。河水出崑崙山東北隅。從潛行至葱嶺於闐國。到積石山東北流入海。過郡十六。行九千四百里也。手少陰。外合於濟水。內屬於心。濟水出河東垣縣東王屋山東北流入於河。手心主。外合於漳水。內屬於心包。漳水。濁漳水也。出上黨沾縣西北少山。東流合清漳入於海。解是清漳。清漳出於上黨長子縣西發鳩山。東流入海也。凡此五藏六府十二經水者。外有源泉。而內有所稟。此皆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人經亦然。十二經水。如江出岷山。河出崑崙。即外有源也。流入於海。即內有所稟也。水至於海已上爲天河。復從海出流入於海。即爲內外相貫。如環無端也。人經亦爾。足三陰脈從足指起。即外有源也。上行藏府。此之入海。即內有所稟也。以當手三陰脈從藏至手。變爲手三陽脈從手而起。即外有源也。上行藏府。即內有所稟也。上頭以爲足三陽脈

從頭之下足。從頭爲足三陰脈。即外內相貫。如環無端也。故天爲陽。地爲陰。腰已上爲天。腰以下爲地。人腰以上爲天。爲陽也。自腰以下爲地。爲陰也。故以人身分天地與經水同行。故得合也。故清以北者爲陰。湖以北者爲陰中之陰。清水以北。已是其陰。湖在清北。故爲陰中之陰也。漳以南者爲陽。河以北至漳者爲陽中之陰。漳南爲陽。河北爲陰。故河北至漳爲陽中陰也。漯以南至江者爲陽中之太陽。漯南陽地。故陽中太陽。此一州之陰陽。所以人與天地相參者也。陰陽之理。無形大之無外。小之無內。但人生一州之地。形必象之。故以一州陰陽合人身也。黃帝曰。夫經水之應經脈也。其遠近淺深。水血之多少。各不同。合而以刺之奈何。問有三意。經水經脈遠近一也。淺深二也。水之與血多少三也。然則經脈有三不同。請論刺之。岐伯答曰。足陽明。五藏六府之海。胃受水穀。化成血氣。爲足陽明脈。資潤五藏六府。五藏六府。稟承血氣。時之四海。稟深無窮。故名爲海也。其脈大血多。氣盛熱壯。足陽明脈。具有四義。故得名海。其脈最大。一也。其血又多。二也。其穀氣盛。三也。陽氣熱。四也。有此四義。故得比海也。刺此者。不深弗散。稍此道。刺中皮膚。人是三陽脈。足陽明脈須深六分。以爲深也。其脈在皮下深。血氣又盛。故深六分。方得散其氣也。不留不寫。血氣既盛。留之方得寫而寫也。若熱在皮膚之中。深爲刺者。即疾寫之。故曰熱即疾寫也。足太陽深五分。留七呼。足少陽深四分。留五呼。足陽明深六分。留十呼。足太陰深三分。留四呼。足少陰深二分。留三呼。足厥陰深一分。留二呼。問曰。十二經脈之氣。並有發穴。多少不同。然則三百六十五穴。各屬所發之經。此中前手足十二經者。爲是經脈所發三百六十五穴。當是四支流注五藏卅輪。及六府卅六輪穴也。答曰。其正取四支卅輪及卅六輪。餘之間穴。有言其脈發會其穴。即陽從脈。故取其脈者。即是其脈所發之穴也。問曰。此手足陰陽所刺分數。與明堂分數大有不同者。爲取定。答曰。此即明堂所刺分數。各舉一例。若隨人隨病。其例甚多。不可一概也。今足太陽脈在皮肉中。有深四分有餘。故以刺入五分爲例。若脈行更有深淺。可以當經脈刺之。餘皆做此。留七呼者。此據太陽脈氣強弱。以爲一例。若病盛衰。更多少可隨時調之。不可以爲定也。餘皆做此也。手之陰陽。其受氣之道近。其氣之來疾。其深皆毋過二分。其留皆毋過一呼。手之六陰。從手至胸。屬藏絡府。各長三尺五寸。手之六陽。從手至頭。屬府絡藏。各長五尺。足之六陰。從足至胸。屬藏絡府。各長六尺五寸。足之六陽。從足至頭。屬府絡藏。各長八尺。此手足十二之脈。皆經血氣上下環流也。然足經既長。即血氣環流其道遠也。從是陰氣。故其行遲也。手經既短。即血氣環流。其道近也。從是陽氣。故其行疾也。以其道近。脈淺則深無過二分也。以其氣疾。故留之不過一呼也。其少長小大肥瘦。以心撩之。命曰法天之常。撩力條反。取也。人之生也。五時不同。初生爲嬰兒。能笑以上爲小。六歲以上爲少。十八以上爲壯。廿以上爲長。五十以上爲老。今取卅以下爲少。卅以上爲長。當帝之時。七尺五寸以上爲大。不滿七尺五寸爲小。今時人之大小。可以意取之。天者理也。少長小大肥瘦之變。變而不恒。以合天爲妙。此天之常道也。賢人以意取之。妙合其理。故曰法天之常也。灸之亦然。灸而過此者。得惡火。則骨枯脈澁。刺而過此者。則脫氣。灸法亦須量人少長小大肥瘦。氣之盛衰。穴之分寸。四時寒溫。壯數多少。不可卒中失於常理。故壯數不足。脈疾不得。多過其限。火氣入身。骨枯脈澁。名爲惡火之病。火无善惡。火壯傷多。故名惡火也。黃帝問曰。夫經脈之小大。血之少多。膚之厚薄。肉之堅脆。及膕之大小。可爲度量乎。膚皮也。膕膝後肉也。舉人形有十種不同。欲度量合中之法也。岐伯答曰。其可爲度量者。取其中度者也。不甚脫肉。而血氣不衰者也。若失度之人。痟瘦而形肉脫者。惡

可以度量刺乎。審切循捫。按視其寒溫盛衰而調之。是謂因適而真者也。中度者。非唯取七尺五寸以爲中度。亦取脈數盛衰。處其適宜以爲中度。

（脈書論七尺五寸以爲中度者。是素問說。反損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六 藏府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五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先本於神。血脈營氣精神。此五藏之所藏也。至其淫泆。離藏則精失。魂魄飛揚。志意恍亂。智慮去身者。何因而然乎。天之罪。與人之過乎。何謂德氣生精神魂魄。心意志思智慮。請問其故。岐伯答曰。天之在我者德也。地之在我者氣也。德流氣薄而生者也。故生之來謂之精。兩精相搏之神。隨神往來者謂之魂。並精而出入者謂之魄。所以任物者謂之心。心有所憶謂之意。意之所存謂之志。因志而存變謂之思。因思而遠慕謂之慮。因慮而處物謂之智。故智者之養生也。必順四時而適寒暑。和喜怒而安居處。節陰陽而調剛柔。如是則僻邪不至。長生久視。是故憂愁思慮者則傷神。神傷則恐懼流淫而不止。因悲哀動中者。竭絕而失生。（以上依靈樞本神篇補入。）喜樂者憚散而不藏。（喜樂志逸。氣散於肺。魂魄離立安反。牽引也。）愁憂者閉塞而不行。（愁憂氣結。傷於脾。故閉塞不行也。）盛怒者迷惑而不理。（盛怒氣逆。傷於腎。志故迷惑失理也。）恐懼者滑憚而不收。（右腎命門藏精氣。恐懼滑憚。則精氣無守。而精自下。故曰不收。）心慌慌思慮則傷神。（心藏也。慌慌腎來乘心也。思慮脾來乘心。二邪乘共。故傷神也。）神傷則恐懼自失。破腘脫肉。（腘謂其主。故傷神則反傷右腎。故恐懼自失也。亦反傷脾。故破腘脫肉也。）毛悴色夭。死於冬。（毛悴神傷。色夭肝傷也。以神傷則五藏皆傷也。冬火死時也。）肝悲哀動中則傷魂。（肝藏也。悲哀太甚傷肝。故曰動中肝傷則傷魂。）魂傷則狂妄不精。不敢正當人。（魂既傷已。肝腎亦傷。故狂妄不精。不敢當人也。）陰縮而變筋。兩臨骨舉。（肝足厥陰。厥陰脈環陰器。故魂肝傷。宗筋縮也。肝又主諸筋。故縮也。肝在兩脇。故肝病兩脇骨舉也。）毛悴色夭。死於秋。（秋木死時也。）肺喜樂無極則傷魄。（肺藏也。喜樂心喜。樂肺。無極傷魄也。）魄傷則狂。狂者意不存人。皮革焦。（魄傷則傷藏。故致狂病也。以肺藏時。故狂病窟不當人。又肺病皮革焦也。）毛悴色夭。死於夏。（夏金死時。）脾愁憂而不解則傷意。意傷則魄亂。四支不舉。（脾來乘腎。故愁憂不已。傷意發狂。魄亂。並腎病四支不舉也。）毛悴色夭。死於春。（春土死時也。周曰。脾主愁憂。又云精氣並於肝則憂。即肝爲憂也。案問云。心在變動爲憂。即心爲憂也。脾在志爲憂也。即脾爲憂其義何也。答曰。脾爲四藏之本。故主愁憂。故心在變動爲憂。即意之憂也。或在脾志爲憂。亦意之憂也。若在腎志爲憂。亦是意之憂也。故愁憂所在皆屬脾也。）腎盛怒而不止則傷志。（肝來乘腎。故不已傷志也。）志傷則善忘其前言。腰脊不可以俛仰屈伸。（腎志傷故忘。腎在腰脊之中。故腎病不可俛仰屈伸也。）毛悴色夭。死於季夏。（季夏水死時也。）恐懼而不解則傷精。（恐懼起自命門。故不解傷精也。）精傷則骨痠痿厥。精時自下。（精爲骨髓之液。故精傷則骨痠痿厥及骨髓也。）是故五藏主藏精者也。（人腎有二。左爲腎藏。右爲命門。命藏精。精者五藏精液。故五藏藏精。）不可傷。傷則守失而陰虛。陰虛則無氣。無氣則死矣。（五藏之神。不可傷也。傷五神者。則神去無守。藏守失也。六府爲陽。五藏爲陰。陰藏無神守。故陰虛也。陰藏既無。途致死也。故不死之道者。樂五神也。人皆憂慮思慮則以傷神。悲哀動中。日亡魂魄。喜樂無極。神魂散揚。愁憂不解。志意憂慮。盛怒無止。失志多忘。恐懼驚神。傷精痿骨。以千鍾之祿。害此一生。終以萬品欲情。滅眞性。仍服金石黃寶。摧斯易生之氣。多求神仙芳草。日役百年之命。背彭聃以道怡性。壽命遐長。秦武探藥求仙。早昇靈氣。故虞成子語黃帝曰。來吾語汝。至道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心無所知。神將守形。可以長生。故我修身千二百歲。人皆疑死。而我獨存。得吾道者。上爲皇王。失吾道者。上見光下爲土。是知安國安人之道。其大怡神。亡神亡國之災。無出情欲。故岐伯以斯至道。上答黃帝。遠千古之遺風。強爲秦之蒙昏也。）是故用鍼者。察觀病人之能。以知精神魂魄之存亡。得失之意。五藏已傷。鍼不可以治之也。（上古俱有游液之爲。而不用鍼。至黃帝賦邪傷物。故用鍼石。並藥灸等。神合行之。以除疾病。疾病之製。必本其人五神存亡。可得可失。死生之望。然後命醫鍼藥。以行調製。若其人鍼盜五神。以傷與醫不能。神氣存亡。更加鍼藥。必其早夭。不待時也。）肝藏血。血舍魂。肝氣虛則恐。實則怒。（肝心脾肺腎。謂之五藏。五精氣也。血液者。氣精。謂之五精氣。舍五神也。肝主於筋。人臥之時。血歸於肝。故魂得舍血也。腎爲水藏。主於恐懼。肝爲木藏。主怒也。水以生木。故肝子虛者。腎必乘之。故肝虛恐也。）心藏脈。脈舍神。心氣虛則悲。實則笑不休。（肝爲木藏。主悲哀也。心爲火藏。主於笑也。水以生火。故火子虛者。木必乘之。故心虛悲者也。）脾藏營。營舍意。脾氣虛則四支不用。五藏不安。實則脹。絕溲不利。（復小腹反。營血肉也。脾主水穀。藏府之主。虛則陽府四支不用。藏藏不安。實則脹滿及女子月經並大小便不利。故以他乘致病也。）肺藏氣。氣舍魄。肺氣

虛則鬼。實則鬼。（肺主氣。氣舍魄。故肺氣虛則鬼。實則鬼。鬼者。陰氣也。）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腎主水。故腎氣虛則陽府四支厥。實則脹滿。）

虛則息利少氣，實則喘喝胸滿仰息。肺主五藏穀氣，亦不受他乘，故虛則喘息利而少氣，實則喘滿，息難也。腎藏精，精舍志，腎氣虛則厥，實則脹，五藏不安。肺為金藏，主於狂脈，腎為水藏，主於水脈，五藏不安，金以生水，故水子虛者，金母乘之，故狂脈逆也。必審察五藏之病形，以知其氣之虛實，而調之。調療之道，先調五藏氣之虛實，及知虛實所生之病，然後命平餘藥，雜而調之。

五藏命分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之血氣精神者，所以奉於生，而周於性命者也。大初之無，謂之道也，太極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也，未形始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也，此命德所儀之性，亦則有分無間之命，故命分流動成形，性保神為性，形性久居為生，者皆血氣之所奉也。經脈者，所以行血氣，而營陰陽，濡筋骨，利關節者也。十二經脈，十二經脈行營血氣，營於三陰三陽，濡筋骨利關節也。衛氣者，所以溫分肉，充皮膚，肥腠理，司開闔者也。衛氣慓悍，行於分肉，司腠理開闔也。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適寒溫，知喜怒者也。脾腎之神，志意者，能御精神，令之守身，收於魂魄，使之不散，調於寒暑，得於中和，知於喜怒，不過其節者，皆志意之職也。是故血和則經脈流行，營復陰陽，筋骨勁強，關節滑利矣。營氣和，氣能營復陰陽也。衛氣和，則分肉滑利，皮膚調柔，腠理緻密矣。衛司腠理，故緻密也。志意和則精神專直，魂魄不散，悔怒不至，五藏不受邪氣矣。志意所為必當，故無悔矣，志意司腠理，外邪不入，故五藏不受也。寒溫和，則六府化穀，風雨不作，總稱內適六府，則中和穀化，陰風邪雨無由起也。經脈通利，支節得矣，此人之常平也。若留血氣者皆志意御者，乃是人之平和者。五藏者，所以藏精神血氣魂魄者也，六府者，所以化穀而行津液者也，此人之所以具受於天也，愚智賢不肖，毋以相倚也。五藏藏神，六府化穀，此乃天之命分，愚智殊，得之不相侯倚也，津液即泄汗溺涕也。然其有獨盡天壽，而毋邪僻之病，百年不衰，雖犯風雨，卒寒大暑，猶不能害也，有其不離屏蔽室內，毋憂惕之恐，然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人行勞神恍惕，無所不容，雖犯陰風邪氣，猶盡天年，復有閑府無思，不預外邪，不免於病，不盡傳命，同稟血氣，何乃有殊，願聞其故也。岐伯對曰：窘乎哉問也。窘，奇頃反，急也。五藏者，所以參天地，副陰陽，而連四時，化五節者。脾心肝肺腎，在下，故參地也，肝心為牡，剛陽也，脾肺腎為牝，剛陰也，從五時而變，即化五節，節時也。五藏者，皆稟五氣，故藏府別言，各有五別，五五二十五也，五藏既五，六府亦五，三焦一府，居於腹胸，故唯有五，凡此廿五者，各各不同，或善或惡，或吉或凶，請言其方。心小則安，此為

善也，易傷以邪，即為惡也。心堅則藏安守固，此為吉也。心脆則喜病消煩熱中，即為凶也，如此藏府隨義，皆有善惡吉凶，別具陳也。心小則安邪弗能傷，易傷以憂，心大則憂不能傷，易傷於邪。藏小則神收，不敢自寬，故常安邪不入也，藏大則神氣宣散，故憂不能傷，邪入不安也。心高則滿於肺中，悗而善忘，難開以言。心藏高者，則神高也，心為肺逼小於心，故悗善忘也，以其神高，不受他言，故難開以言也。心下則藏外，易傷於寒，易恐以言。心下則在肺藏之外，神亦居外，故寒易傷也，亦以神下，故易恐以言也。心堅則藏安守固。藏堅則神守亦堅固，故其心藏安不病，其神守堅固。心脆則喜病消煩熱。中五藏柔脆，神亦柔脆，故藏柔脆人血脈上行，轉而為熱，故病消煩熱中也，煩香丹熱中，目中熱故也。心端正，則和利難傷。五藏端正，神亦端正也，神端正，性亦和柔，故顏色芳味之利，難相傷也，新乃賢人君子，所以得心神也。心偏傾，操持不意，無守司也。心藏偏傾不一，神亦如之，故操持百端，意無守司之恆，此為惡，皆不言神變者，以神為魂魄意志之主，言其神變，則四種皆知，故略不言也。肺小則少飲，不病喘喝。人分所得，肺小則少飲藏水，又肺小不受外邪，故不病喘喝，喝，嗌乾。肺大，則喜病胸痛，喉痺逆氣。肺大喜受外邪，故喜病痛及逆氣也。肺高，則上氣肩息欲欬。肺高則上逆缺盆，故上氣喘息，兩肩並聳，故曰肩息，又肺上迫，故數欲欬。肺下，則居賁迫肝，善脇下痛。賁，奮脇也。鬱氣反，氣乘委脇下迫於肝，致脇下痛，以肝居脇下故也。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藏堅固，不為邪傷，故無欬與上氣也。肺脆，則善病消煩易傷。以下四藏之變例同心藏。肺端正，則和利難傷。肺端正，則於脇，又切於脇，支脇切脇既盡，則喘息於賁，故曰息賁也。肝下，則安胥，脇下空空，則易受邪。胥，居肝下，則以肝下則安於胥上，脇下無物，故易受邪氣。肝堅，則藏安難傷也。肝堅則外邪不入，故安難傷也。肝脆，則善病消煩，易傷也，肝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肝偏傾，則脇下偏痛也。偏近一邊，則一邊空虛偏痛也。脾小，則安，安而難傷也。脾小外邪不入，故安而難傷也。脾大，則善湊胷而痛，不能疾行。湊，以沼反，湊，腠也，脾大湊向空，胸而痛，大力不行，則腠腠空也。脾高，則胷引季脇而痛。脾下則胷緩，高則胷牽季脇中痛也。脾下，則下加於大腸，加於大腸，則藏外善受邪。脾下即是大腸，故脾下加出於藏，脾所居之外，故曾受邪。脾堅，則藏安難傷也。外邪不傷，故安。脾脆，則善病消煩，易傷也，脾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脾偏傾，則善變善脫。變，死變反，牽變也，脾偏形近一邊，則邊面多傳，又氣變為脫也。腎小，則安難傷也。腎小不受外邪，故安而難傷也。腎大，則善病腰痛，不可以俛仰，易傷以邪也。腎大在於腰中，故俛仰皆痛也。腎高，則善背膂痛，不可以俛仰。腎高去腰著於背脊，故背脊痛不得俛仰也。腎下，則腰尻痛，不可以俛仰，為狐疝。腎下入於尻中，下迫膀胱，故尻痛不可俛仰，痛所著反小腹痛，大小便難，曰疝，疝有多種，皆為狐疝，即狐夜時不得小便，小腹痛，日出方得，人亦如此，因名狐疝也。腎堅，則不病腰背痛。腎在腰背之間，故腎堅則腰不痛也。腎脆，則善病消煩，腎端正，則和利難傷

也。腎偏傾。則善腰尻偏痛。二腎有一偏傾。則偏腰痛也。凡此廿五變者。人之所以善常病也。人之五藏受之天分。有此二十五變者。不由人之失發之源。故雖不離屏蔽常善有病也。黃帝曰。何以知其然也。五藏廿五變。皆在身中。變生常病。亦屬其內。未知因候知以爲調發也。岐伯曰。赤色小理者心小。粗理者心大。理者肉之文理。粗者麤也。無關肝者心高。關肝小短舉者心下。關肝長者心堅。關肝弱以薄者心脆。關肝直下不舉者心端正。關肝倚一方者心偏傾也。關肝胸前嚴骨。藏心神也。其心上入肺中。不須藏骨。故心高以嚴藏骨爲候也。高者志意高遠也。故知小舉者爲心下之候。下者志意卑近也。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脣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脅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好肩脣者肺端正。脅偏疏者。肺偏傾也。大肩。胸肩反。喉骨陷入。肺必高上。青色小理者肝小。粗理者肝大。廣胸反。鼓者肝高。合脅苞骸者肝下。胸脇好者肝堅。脅骨弱者肝脆。脅腹好相得者肝端正。脅骨偏舉者。肝偏傾也。鼓。足經也。反前曲川也。黃色小理者脾小。粗理者脾大。揭脣者脾高。脣下縱者脾下。脣堅者脾堅。脣大而不堅者脾脆。脣上下好者脾端正。脣偏舉者。脾偏傾也。揭。舉也。起厲反。黑色小理者腎小。粗理者腎大。高耳者腎高。耳後陷者腎下。耳堅者腎堅。耳薄不堅者腎脆。耳好前居牙車者腎端正。耳偏高者腎偏傾。一邊偏高爲偏。凡此諸變者。持則安。減則病。凡此廿五變。過分以爲不善。減則爲病。持平安和。以筭大則也。黃帝曰。善哉。然非余之所問也。願聞人之有不可病者。至靈天寿。雖有深憂大恐憂患之志。猶不能戚也。甚寒大熱。非能傷也。其有不離屏蔽室內。又無憂患之恐。然不免於病者。何也。願聞其故。子言五藏之變。所知是要。僕非吾之問本意。問本意者。人生蓋於天寿。內則深憂大恐。外則甚寒極熱。然無所傷。不爲病也。而有外無聚暴之侵。內去怒惕之患。而疾病百端。其故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者。邪之舍也。請言其故。五藏六府。堅端正者。和利得人。則邪之宅也。藏府端而偏和。則邪氣舍也。爲道之宅。則其性和柔。神明聰利。人之受附也。爲邪之舍。不離病也。心好邪也。將爲惡也。雖公正也。言不恆也。是知廿五變雖得之於天。調發得中。雖內外邪侵。不爲病也。若和失理。雖不離屏蔽。終爲病也。前言一藏各有五變。未極理也。今言一變具有五藏。方得盡理。故諮言其故也。五藏皆小者少病。善焦心愁憂。夫五神以依藏。故前言心之藏變。神亦隨之。次設四藏之變。不言神變。今雖論五藏。初有四變。唯言於神。次有二變。但屬於藏。次有二變。復但言神也。心藏形小。外邪難入。故少病。神亦隨小。故不自申。焦心愁憂也。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宣志申嗣。五藏皆大者。緩於事。難使憂。五藏皆高者。好高舉措。措。置也。且故反。五藏皆下者。好出人下。宣志申嗣。五藏皆堅者無病。五藏皆脆者。不離於病。五藏皆端正者。和利得人。五藏皆偏傾者。邪心喜盜。不可以爲人平。反覆言語也。寡慾宜反。好也。和謂神性和柔。利謂得於名利。並言人所附也。

藏府應候

黃帝問曰。願聞六府之應。五藏應候。已說於前。六府之候。闕而未論。故次問之。岐伯答曰。肺合大腸。大腸者。皮其應也。心合小腸。小腸者。脈其應也。肝合膽。膽者筋其應也。脾合胃。胃者肉其應也。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也。腎合三焦膀胱。故有五府也。五藏爲陰。合於五府。五府爲陽。故皮脈筋肉腠理毫毛。五府候也。黃帝曰。應之奈何。岐伯答曰。肺應皮。皮厚者大腸厚。皮薄者大腸薄。皮緩腹裏大者。大腸大而長。皮急者。大腸急而短。外滑者。大腸直。皮肉不相離者。大腸結。腸。腸也。肺以皮爲候。肺合大腸。故以其皮緩大腸也。結。結屈多。心應脈。皮厚者脈厚。脈厚者小腸厚。皮薄者脈薄。脈薄者小腸薄。皮緩者脈緩。脈緩者小腸大而長。皮薄而脈沖小者。小腸小而短。心合於脈。脈在皮中。故得以皮候脈。脈候小腸也。沖。虛也。脈虛小也。諸陽經脈。皆多紆屈者。小腸結。諸陽經六腸經也。小腸之脈太陽也。太陽諸陽經長。故諸陽經紆屈多者。則知小腸亦紆屈也。紆屈即名爲結也。陽經在於前不見。候其陽結。即經可知矣。脾應肉。肉腘堅大者胃厚。肉腘廉者胃薄。肉腘小而廉者。胃不堅。腘以合胃。故以肉腘候於胃也。廉。也。英可反。肉腘不稱其身者。胃下下者下管約不利。肉腘不堅者胃緩。腘腨與身大小不相稱也。胃下連於下脘。故便溲不利。肉腘無小裹累者。胃急。肉腘多小累者。胃結。結者胃上管約不利。裹。昔顯。謂肉塊無小顯段連累。肝應爪。爪厚色黃者膽結。人之爪甲色不得明潤。又多好破裂者。其人膽紆屈結也。腎應骨。密理厚皮者。三焦膀胱厚。粗理薄皮者。三焦膀胱薄。腠理疏者。三焦膀胱緩。皮急而無豪毛者。三焦膀胱急。豪毛美而粗者。三焦膀胱直。希豪毛者。三焦膀胱結。腎以應骨。骨應三焦膀胱。三焦膀胱。氣發膽也。故以腠理候三焦膀胱也。三焦之氣。如霧漏溝瀆。與膀胱水府是同。故合爲一府也。腠理毫毛在皮。故亦以皮之豪毛爲候也。黃帝曰。薄厚美惡皆有形。願聞其所病。已闡六府美惡之形。然未知其所生病如何。岐伯曰。各視其所外應。以知其內藏。則知其所病矣。各視外候。則知所生病矣。

藏府氣液

五藏常內閱於上。在七竅。閱。余說反。閱。亡其和氣上於七竅。能知其味色臭者。五物各有五別也。肺氣通於鼻。鼻和則鼻能知臭香矣。肺脈手太陰正脈。及絡皆不至於鼻。心氣通於舌。舌和則

舌能知五味矣。舌雖非竅，手少陰別脈循經入心中，上繫舌本，故得心氣通舌也。素問赤色入通於心，開竅於耳者，腎者水也，心者火也，水火相濟，心氣通耳，故以竅言之，即心以耳爲竅。又手太陽心之表，脈入於耳中，故心開竅在於耳也。肝氣通於目，目和則目能辨五色矣。肝脈足厥陰上頏顙，連目系，故得通於目系。脾氣通於口，口和則口能知五穀矣。脾足太陰脈上膈挾咽，連舌本，散舌下，故得氣通口也。雖有五味，舌已知之，五穀之別，口知之也。故食麥之者，不言穀也。腎氣通於耳，耳和則耳能聞五音矣。手足少陽，手足太陽，及足陽明絡，皆入耳中。手少陽、足少陽、手太陽此三正經入於耳中，足太陽脈在耳上角，又入腦中，即亦絡入於耳，足陽明耳前上行，亦可絡入耳中，手陽明絡別入耳中，計正經及絡，手足六陽皆入耳中，經說五絡入耳中，疑足太陽絡不至於耳也。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六府不和，則留爲癰疽。五藏主藏精神，其脈手足六陰絡於六府，歸於五藏；六府主貯水穀，其脈手足六陽絡於五藏，歸於六府。七竅者，精神戶牖也。故六陰受邪入藏，則五藏不和，五藏不和則七竅不通利也。六陽受邪入府，則六府不和，六府不和，則陽氣留滯，爲癰疽。故邪在府，則陽脈不利，陽脈不利，則氣留之，氣留之，則陽氣盛矣。故外邪循脈入府，則府內不調，流於陽脈，陽脈滯而不利，陽氣留停，不和於陰，故陽獨盛也。陽氣大盛，則陰脈不利，陰脈不利，則氣留之，氣留則陰氣盛矣。陰氣大盛，則陽氣弗能營也，故曰關。陰氣和陽，陰陽氣和利也。陽氣盛，不和於陰，則陰氣滯也，陰氣滯而停留，則陰氣獨而盛也。陰盛則走和陽，故陽得通也，陰既獨盛，不和於陽，則陽氣不能營陰，故陰脈關閉也。陽氣大盛，則陰氣弗能營也，故曰格。陰陽俱盛，弗能相營也，故曰關格。陽氣獨盛，不和於陰，則陰脈不能營陽，以陽拒格，故名格。關格者，不得盡期而死矣。陰陽脈有關格，故以其時與之經，則不可極乎天壽者也。五藏氣：心主噫，肺主欬，肝主語，脾主呑，腎主欠。噫，乙戒反，飽食出氣也。五藏從口中所出之氣，皆是人常氣之變也，素問主腎嚏，不同也。六府氣：膽爲怒，胃爲氣逆爲噦，小腸大腸爲泄，膀胱不約爲遺溺，下焦溢爲水。皆是六府之氣之變之病。素問胃爲逆，爲噦爲恐，膀胱不利爲癃，遺溺也。五并：精氣并於肝則憂，并於心則喜，并於肺則悲，并於腎則恐，并於脾則畏，是謂精氣并於藏也。精謂命門所藏精也，五藏之所生也。五精有所不足，不足之藏虛而病也。五精有餘，所并之藏亦實而病也。命門通名爲腎，肝之母也，母實并子，故爲憂也。心爲火也，腎爲水也，水剋於火，從其所不勝爲喜也。肺爲金也，水子并母，故有悲憂。精并於腎，則腎實生恐。脾爲土也，水并於土，剋己生畏也。素問精并於肺，消食生飢，如是相并爲病，乃有無窮，爲五行之變也。五惡：肝惡風，心惡熱，肺惡寒，腎惡燥，脾惡溼，此五藏氣所惡。東方生風，風生於肝，肝之盛即便惡風，以子從母生，子生多盛，必衰本獨，相生之物，理於然也，故肝惡風也。南方生熱，熱從心生，故心惡熱也。素問曰：西方生燥，燥生於肺，若爾則肺惡於燥，今肺惡寒，腎惡燥者，燥在於秋，寒之始也，寒在於冬，燥之終也。肺在於秋，以肺惡寒之甚，故言其終；腎在於冬，以腎惡燥不甚，故言其始也。中央生濕，濕生於脾，以其脾惡，故惡濕也。五液：心主汗，肝主泣，肺主涕，腎主唾，脾主涎，此五液所生。汗者水也，遍身腠理之液也。心者火也，人因熱飲熱食，及因時熱，蒸於濕氣，液出腠理，謂之汗也。肝通於目，目中出液，謂之泣也。肺通於鼻，鼻中之液，謂之涕也。腎脈足少陰上至頰，謂舌下也，與脾脈連出口中，名之唾也，故腎主唾也。脾足太陰脈通於五藏之液，上出廉泉，故名爲涎。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精志。五藏對法反，腎有二枚，左者爲腎，腎藏志也，在右爲命門，藏精也。五主：心主脈，肺主皮，肝主筋，脾主肌，腎主骨。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方士或以

腦髓爲藏，或以腸胃爲藏，或以爲府，敢問更相反，皆自謂是，不知此道，願聞其說。方道也，異道之士，所說藏府不同，腦髓骨脈膽及女子胞，此六或有說之爲藏，或有說之爲府；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或有說之爲藏，或有說之爲府，所說藏府相反，何者爲真。岐伯曰：腦髓骨脈膽及女子胞，此六者地氣所生也，皆藏於陰而象於地，故藏而不寫，名曰奇恒之府。胞，豹交反，生兒裹也。地主苞納收藏，腦髓等六，法地之氣，臨藏不寫，故得名藏，以其聚，故亦名府，府聚也。此本非常府，乃是奇恒之府。奇異恒常。夫胃大腸小腸三焦膀胱，此五者天氣之所生也，其氣象於天，故寫而不藏，此受五藏濁氣，名曰傳化之府。天主輸泄，風氣雨露，故此五者受於五藏糟粕之濁，去於天氣，輸寫不藏，是故恒府唯有五者，以輸一種，藏而不寫，別入奇府，是府之表，故得名府也。此不能久留，輸寫魄門。故精之處謂之魄門，此五者之中，三焦亦能輸寫糟氣於魄門也。亦爲五藏使，水穀不得久藏。五藏在內爲主，六府在外爲使，使之行於水穀也。所謂五藏者，藏精神而不寫者也，故滿而不能實。精神滿於藏中，不膽，故不寫而滿也，雖滿常虛，故不實。六府者，實而不能滿，所以然者，水穀之入口，則胃實而腸虛，食下則腸實而胃虛，故曰實而不滿。腸胃更滿，故爲實也，更虛，故不滿也。飲食未消，腸中未有糟粕，即胃實腸虛也；食消以下於腸，胃中未有食入，即腸實胃虛也。以其胃虛，故氣得上也，以其腸虛，故氣得下也，氣得上下，神氣宣通，長生久視。問曰：太陰陽明爲表裏也，脾胃脈也，生病異，何也。足太陰足陽明，脾胃二脈，皆經之海，生病受益，以爲根本，故別舉爲問也。答曰：陰陽異位，更實更虛，更逆更順，或從內，或從外，所從不同，故病異名。太陰爲陰，陽明爲陽，即異位也。春夏陽明爲實，太陰爲虛；秋冬太陰爲實，陽明爲虛，即更虛實也。春夏太陰爲逆，陽明爲順；秋冬陽明爲逆，太陰爲順也。手三陰從內向外也，手三陽從外向內也，足之三陰從內向外，足之三陽從外向內也。十二經脈陰陽六種不同，生病固亦多也。黃帝曰：願聞其異狀。問其病異。答曰：陽者天氣也，主外；陰者地氣也，主內，故陽道實，陰道虛。陽爲天氣主外，故陽道實也；陰爲地氣主內，故陰道虛也。故犯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食飲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風寒暑濕虛邪外入腠理，則六陽之脈受之；飲食男女不節，則六陰受之。陽受之則入六府，陰受之則入五藏。六陽受於外邪，傳入六府；六陰受於內邪，傳入五藏也。入六府則身熱不時臥，上爲喘呼。六府陽氣在外，故身熱也。陽盛晝眠不得至夜，故不時臥也。陽氣盛於上，故上爲喘呼也。入五藏則䐜滿閉塞，下爲飧泄，久爲腸澼。陰邪在中，實則䐜脹腸滿，滿塞不通；虛則下利腸澼。故喉主天氣，咽主地氣。喉爲天也，喉出肺中之氣呼吸，故主天；咽爲地，咽出胃之噬氣，故主地。故陽受風氣，陰受溼氣。風從上下，故陽受之；濕從下上，故陰受之。故陰氣從足上行至頭，而下循臂至指端；陽氣從手上行至頭，而下至足。足三陰脈，從足至頭，下胸橫出腋下，循臂至指端，爲手三陰脈也。循爲手三陽脈，從手指端上行至頭，下行足，爲足三陽脈相往，如環無端。故曰：陽病者上行極而下，陰病者下行極而上，故傷於風者，上先受之；傷於溼者，下先受之。陽病者，三陽之脈，上行至頭極已，爲陽受風熱矣，下行；陰病者，三陰之脈下行至足極已，爲陰受溼邪，已上行，故傷風上先受之，傷溼下先受之。問曰：見真藏曰死，何也。無餘物和

雜故名眞也五藏之氣皆胃氣和之不得獨用如至剛不得獨用獨用即折和柔用之即固也五藏之氣和於胃氣即得長生若眞氣見無胃氣必死期也欲知五藏眞見爲死和胃爲生者於寸口診手太陰即可知之也見者如弦是肝脈也微弦爲平好也微弦謂弦之少也三分有一分爲微二分胃氣與一分弦氣俱動爲微弦也三分並是弦氣竟無胃氣爲見眞藏也見眞藏死其理至妙所陳其現故曰何也　答曰五藏者皆禀氣於胃胃者五藏之本也五藏不能自致於手太陰必因於胃氣乃能至手太陰胃受水穀變化精氣而養五藏故五藏得至手太陰寸口見於微弦也　故五藏各以其時自爲而至手太陰五藏主於五時至其時也其藏有病之共者胃氣不與之居不因胃氣以呼吸之力獨自至於太陰寸口見於眞弦也　故邪氣勝者精氣衰眞藏脈弦不微無胃氣者則知肝脈勝也肝病邪勝則胃脈衰氣衰故病甚者胃氣不能與之俱至於手太陰故眞藏之氣獨見獨見者爲病勝藏也故曰死黃帝曰善眞見病甚故致死也　問曰脾病而四支不用何也五藏皆連四支何因脾病獨四支不用也　答曰四支皆禀氣於胃而不得俱至必因脾乃得禀今脾病不得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穀氣氣日以衰脈道不利筋骨肌肉皆無氣生故不用焉土王四季四季皆有土也脾主四藏四藏皆有脾也何者四支百骸禀氣於胃胃以水穀津液養四支當用養四支之時胃氣不能極到四支要留於脾得水穀津液營衛之氣營於四支四支禀承方得用也若其脾病脈道不通則筋骨肌肉無氣以生故不用也　問曰脾之不主時何也答曰脾者土也治中央常以四時長四藏各十八日寄治不得獨主時脾藏有常著土之精也四藏之本皆爲土也十八日用故曰寄也者證略反在也脾藏在土之精妙也土者主萬物而法天地故上下至頭足不得主時土爲萬物之質法於天地與萬物爲質故身與頭手足爲體身不別主時　問曰脾與胃也以禀相逆耳而能爲之行津液何也脾隔胃腸脾內胃外其位各別相逆其別異何能爲胃行津液氣一曰相逆脾胃表裏隔腸前既相假故曰相連也　答曰足太陰三陰也脈貫胃屬脾絡嗌故太陰爲之行氣於三陰嗌於末反咽也足太陰脈貫胃屬脾上行絡嗌其氣強盛能行三陰之脈故太陰脈得三陽名也　陽明者表也五藏六府之海也亦爲之行氣於三陽藏府各因其經而受氣於陽明故爲胃行其津液四支不得禀水穀之氣日以益衰陰道不利筋骨皆毋氣以主故不用焉陽明爲陽陽藏府之海五藏六府各因十二經脈受氣於陽明故經脈得爲胃行津液之氣四支禀承四支不得禀陽明經脈不通筋骨脈肉无氣以主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八 經脈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雷公問於黃帝曰禁脈之言凡刺之理經脈爲始營其所行制其度量內次五藏外別六府願盡聞其道黃帝曰人始生先成精精成而腦髓生骨爲幹脈爲營筋爲剛肉爲牆皮膚堅而毛髮長穀入于胃脈道以通血氣乃行雷公曰願卒聞經脈之始生黃帝曰經脈者所以能決死生處百病調虛實不可不通肺手太陰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臂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是動則病肺脹滿膨膨而喘欬上盆中痛甚則交兩手而瞀此爲臂厥是主肺所生病者欬上氣喘渴煩心胸滿臑臂內前廉痛厥掌中熱氣盛有餘從重氣盛脈實滿入則肩背痛肺氣盛故上實肩背痛也風寒汗出中風不浹數次脈盛者則大謂脈盛天有風

寒之時射汗出減中身外汗少故曰不演灑灑反腸聵治也本有作汗出中風小便數而欠陰陽之氣上下相引故多欠也。氣虛則肩背痛寒。虛氣衝滿肩背痛也肩背元氣虛而痛也陽虛陰并故肩背寒也。少氣不足以息溺色變。肺以主氣故肺虛少氣不足以息也大腸脈虛令膀胱虛熱故溺色黃赤也溺音尿。為此諸病。手大陰脈氣為前諸病也。盛則寫之虛則補之。八十一難曰東方實西方虛寫南方補北方何謂也然金木水火土當更相平東方者木也木欲實金當平之火欲實水當平之土欲實木當平之金欲實火當平之水欲實土當平之東方者肝也肝實則知肺虛寫南方火補北方水南方火者木之子也北方水者木之母也水以勝火子能令母實母能令子虛故寫火補水欲令金不得平木。熱則疾之。熱盛衝膚閉而不通者刺之搖大其穴寫也。寒則留之。寒盛埠療在分肉間者留鍼經久熱氣當集此留補也。陷下則灸之。經絡之中血氣減少故脈陷下也火氣壯宜補經絡故宜灸也。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八十一難云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是謂正經自病不中他邪當自取其經前盛虛者陰陽虛實相移相傾而他經為病有當經自受邪氣為病不因他經作盛虛若爾當經盛虛即補寫自經故曰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厥陰少陽其氣最少故寸口陰氣一盛病在手足厥陰人迎陽氣一盛病在手足少陽少陰太陽其氣次多故寸口陰氣二盛病在手足少陰人迎陽氣二盛病在手足太陽太陰陽明其氣最多故寸口陰氣三盛病在手足太陰人迎陽氣三盛病在手足陽明所以厥陰少陽氣盛一倍為病少陰太陽二倍為病太陰陽明三倍為病是以寸口人迎陰陽氣而有倍數候此二脈知於陰陽氣之盛也其陰陽虛寸口人迎反小準此可知也。

大腸手陽明之脈。手陽明脈起手之指端上行下屬大腸通行大腸血氣故曰大腸手陽明脈也。起於大指次指之端。手陽明與手大陰合手大陰從中焦至手大指次指之端陰極而變為陽如此陰極陽起陽極陰起行手頭及足如環無端也。循指上廉出合谷兩骨之間。掌骨及大指本節兩骨之間也。上入兩筋之中。循臂上廉入肘外廉。上臑外前廉。手三陰行臑內手三陽行臑外陽明行臑外前廉也。上肩出髃骨之前廉。髃音隅角也兩肩端高骨即肩角也又五口反。上出於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柱骨謂缺盆骨上極高處也與諸脈會入缺盆之處名曰會也手陽明脈上至柱骨之上復出柱骨之下入缺盆也。絡肺下鬲屬大腸。府氣通藏故絡藏屬府也。其支者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還出俠口交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俠鼻孔。頸項前也交謂相交不相會入也。是動則病齒痛䪼腫。齒痛謂下齒痛也䪼謂面顴秀高骨也䪼津劣反。是主津所生病者。八十一難云都在血為所生病也血主濡之也是為血及津液皆為濡也津汗血以下所生之病皆是血之津液所生病也。目黃口乾鼽衄喉痺肩前臑痛大指次指痛不用。手陽明經是府脈多為熱病故經所生七種病也鼻孔引氣故為鼽也鼻形為鼽也有說鼽是鼻病者非也。氣盛有餘則當脈所過者熱腫。是謂所生之病有盛有虛盛者此脈所過之處熱及腫也。虛則寒慄不復。陽虛陰并故寒慄也不復不得復於平和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胃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俠口環脣下交承漿卻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鬲屬胃絡脾。是陽明脈起於鼻下行屬胃經行胃之血氣故曰胃足陽明脈也手陽明脈從

手上俠鼻孔到此而起下行至於足指名足陽明經十二經脈行處及穴名備在明堂具釋之也客主人即上關穴也頞阿葛反鼻莖也鼽音虛胃府通氣入藏故屬胃絡脾也。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俠齊入氣街中。胃傳食入小腸處名胃下口此脈一道從缺盆下乳內廉循肉之中下俠齊至氣街中前者一道從缺盆屬胃今從胃口下下行與氣街中者合為一脈而下行甚至也。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街中而合以下髀抵伏菟下膝臏中。膝臏謂膝之端骨也臏毗忍反。下足跗入中指內間。跗扶于反。其支者下膝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間出其端。脈從氣街下行至足指間凡有三道。是動則病洒洒振寒。洒洒惡寒貌音洗謂如水洒洗寒也。善伸數欠顏黑。凡欠欲多伸必為陽上陰下人之將臥陰陽上下相引故數欠也顏陽也黑陰也陰氣見顏陽病也。病至則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心欲動。至甚也陽明土也土惡木故病甚惡木音也陽明主肉血盛故惡火也陽明厥喘悗悗故惡人也。獨閉戶牖而處。陰靜而闇陽動而明今陰氣加陽故欲閉戶獨處也。甚則欲上高而歌棄衣而走。陽盛故也。賁響腹脹是為骭厥。賁音奔謂腸氣流盛有聲也一云賁響腹脹也以陽盛於腳故欲登高棄衣而走名為骭厥也。是主血所生病者狂瘧溫淫汗出。陽明主肉血為肉液故亦主血也淫過也。鼽衄口喎脣胗頸腫喉痺。鼽出血也不言鼻鼽而言鼽衄者鼻以引氣也鼽鼻形也鼻形之中出血也胗脣瘍音紫。腹外腫膝臏腫痛。陽明一道行於腹外一道行於腹內腹內水穀行還故少為腫腹外留氣壅滯故腹外多腫也。循膺乳街股伏菟骭外廉足跗上皆痛中指不用。上七處並是足陽明脈所過故稱上七處痛者是陽明脈病也股脛內經胃也是中內外經陽明脈實所至故脈病中指不用也。氣盛則身以前皆熱。足陽明脈唯行身前故脈盛身前皆熱也。其有餘於胃則消穀善飢溺色變。脈氣有餘身前故身前皆熱也有餘胃中故善飢溺色黃也。氣不足則身以前皆寒慄胃中寒則脹滿。有餘身前胃中有熱有餘不足身前胃中寒慄脹滿脈氣有餘陰氣不足陽氣不足陰氣有餘今但舉一邊為例耳。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三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脾足太陰之脈。足太陰脈起於足大指端上行屬脾通行脾之血氣故曰脾足太陰脈者也。起於大指之端循指內側白肉際過覈骨後。覈骨一名核骨人足大指本節後骨名為覈骨也。上內踝前廉。十二經脈皆行筋肉骨間唯此足太陰經上於內踝薄肉之處脈得見者也。上踹內循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內踝直上名為內外踝直上名為外脛後腓腸名為踹太陰從內踝上行入寸當脛骨後交出厥陰之前上行之。上循膝股內前廉入腹屬脾絡胃。膝內之股近膝名股近脛處為陰股也。上鬲俠咽連舌本散舌下。舌下散脈是脾脈也。其支者復從胃別上鬲注心中。是動則病舌強食則嘔胃脘痛。胃府脘管也脘音管。腹脹善噫得後出餘氣則快然如衰。脾氣寒胃脹逆從下上散胃已復上出胃故為噫也穀入胃已其氣上為營衛及膻中氣後有下行與糟粕俱下者名曰餘氣餘氣不與糟粕俱下壅而為脹今得之泄之故快然衰也噫音。身體皆重。身及四支皆是足太陰脈行胃氣營之若脾病脈即不營故皆重也。是主脾所生病者舌本痛。脾所生病太陰脈行至舌下故舌本痛也。體不能動搖。脾不營體也。

食不下，煩心，心下急痛，脾脈注心中，故脾生病煩心，心急痛也。溏瘕泄，溏食消利也。瘕食不消，瘕而為積病也。泄食不消，飧泄也。水閉，脾所生病不營膀胱，故小便不利也。黃疸不能臥，強欠，內熱身黃病也。脾胃中熱，故不得臥也。將欠不得欠，名曰強欠。股膝內腫厥，大指不用，或痺不仁，不能用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三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心手少陰之脈，起於心中，出屬心系，下膈絡小腸，十二經脈之中，餘十一經脈及手太陽經，皆起於別處，來入藏府。此少陰經起自心中，何以然者？以其心神是五神之主，能自生脈，不因餘處生脈來入，故自出也。肺下懸心之系，名曰心系，餘經起於餘處，來屬藏府，此經起自心中，還屬心系，由是心神最為長也。問曰：九卷心有二經，謂手少陰心主，手少陰經不得有輸，手少陰外經受病，亦有療處，其內心藏不得受邪，受邪即死。又九卷本輸之中，手少陰經及輸並皆不言，今此十二經脈及明堂流注，少陰經脈及輸皆有，若為通精？答曰：經言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精神之舍，其藏堅固，邪不能容，容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即死，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心之包絡，包絡心主脈也，故有輸不得有輸也。手少陰外經有病者，可療之於手掌兌骨之端。又恐經脈受邪傷藏，故本輸之中，輸並手少陰經，亦復去之。今此十二經脈，手少陰經是動所生，皆有諸病，俱言盛衰，並行補寫，及明堂流注，具有五輸者，以其心藏不得多受外邪，其於飲食湯藥，內資心藏，有損有益，不可無也。故好食好藥資心，心即調適；若惡食惡藥資心，心即為病，是以心不受邪者，不可受邪也。言手少陰是動所致病，又明堂有五輸療者，並受內資外受邪也。言手少陰是受邪，故有病也。其支者，從心系，上俠咽，繫目系，筋骨血氣四種之精，與脈合為目系，心脈係於目系，故心病則目也。其直者，復從心系，卻上肺，上出腋下，下循臑內後廉，行太陰心主之後，下肘內，循臂內後廉，抵掌後兌骨之端，其小指掌後尖骨，謂之兌骨也。入掌內廉，循小指之內出其端。掌外將側名曰外廉，掌內將側名內廉也。是動則病嗌乾心痛，渴

而欲飲，為臂厥。心脈病，心下多熱，故渴而欲飲。其脈病，故是動為臂厥之病也。是主心所生病者，目黃脅痛，臑臂內後廉痛厥，掌中熱痛也。是脈上腕近骨，故骨痛也。臑臂內後廉，脈所行之處，痛及厥也。厥，氣大逆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小腸手太陽之脈，手太陽脈起於手指，上行入缺盆，下屬小腸，故為小腸血氣，故曰小腸手太陽脈也。起於小指之端，循手外側，上腕，出踝中，人之垂手，大指著身之側，名手內側，小指之後，名手外側。足脛骨與足腕骨相屬之處，著脛骨端內外高骨名曰內外踝，手之臂骨之端內外高骨亦名為踝也。直上循臂下骨下廉，臂有二骨，垂手之時，內箱前骨名為上骨，外箱後骨名為下骨。手太陽脈行下骨下將側之際，故曰下廉也。出肘內側兩骨之間，上循臑外後廉，手陽明上臑外前廉，手少陽行臑外，此手太陽行臑外後廉。手三陰脈行於臑內，手三陽脈行於臑外，此為異也。出肩解，肩臂二骨相接之處，名為肩解。繞肩甲，交肩上，入缺盆，肩甲，肩胛也。兩箱之脈各於兩箱繞肩甲已，會於大椎，還入缺盆，此為正也。有說兩箱脈來交大椎上，會大椎，以為交者，經不言交，不可用也。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其支者，從缺盆循頸上頰，至目兌眥，卻入耳中。其支者，別頰上䪼抵鼻，至目內眥。脈絡心，循咽而下，抵胃下，屬於小腸上。至䪼，傍抵鼻孔，至目內眥。目眥有二，目之內角為內眥，外角為兌眥。䪼上為

上實也。是動則病嗌痛頷腫，不可以顧，肩似拔，臑似折。將顧而不可，肩臑似拔折者也。是主液所生病者，耳聾目黃頰腫，頸頷肩臑肘臂外後廉痛。兩大骨相接之處，有谷精汁補益腦髓，皮膚潤澤，謂之為液。手太陽主之，邪氣病液，遂循脈生諸病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再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膀胱足太陽之脈，是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下項，俠脊膀胱，迴膀胱血氣，故曰膀胱足太陽脈也。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臀，頂也。頂上有骨空，太陽入骨空絡腦還出也。髆，肩髆骨也。臀，尻之厚肉也。其支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胂，過髀樞，胂，俠脊肉也。髀樞，髀骨尻骨相入轉動處也。循髀外後廉下合膕中，以下貫踹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京骨，外踝下近前高骨也。京，高大也。是動則病衝頭痛，目似脫，項似拔，脊痛，腰似折，髀不可以迴，膕如結，踹如裂，是為踝厥。膕踹之病，皆是太陽行踝之後，為厥失逆病也。結，謂束縛也。是主筋所生病者，痔瘧狂顛疾，頭囟項痛，目黃淚出鼽衄，項背腰尻膕踹腳皆痛，小指不用。足太陽水生木也，筋也，故足太陽脈主筋者也，所以邪傷於筋，因而飲食筋脈弛解為痔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再倍於

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腎足少陰之脈，足少陰脈上行屬腎，遂行腎之血氣，故曰腎足少陰之脈也。起於小指之下，邪趣足心，出於然骨之下，足太陽府脈至足小指外側，足少陰藏脈從小指下起，是相接也。然骨在內踝下近前起骨是也。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少陰脈行至內踝之後，別分一道入骨陷中也。以上踹內，出膕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五藏脈皆兩箱二脈，此貫脊者，兩上合為一，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直貫肝膈，貫肝為膈，循舌下兩傍脈是也。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從肺下行絡心系，絡於心注胸中也。是動則病飢不欲食，面黑如地色，少陰脈病，陰氣有餘，不能消食，故飢不能食也。足腎氣盛，故面黑如地色也。欬唾則有血，喝喝如喘，腎為唾液，少陰入肺，故少陰病熱，欬而唾血也。喉嚨中不利，故呼吸有聲，又如喘也。喝，呼葛反。坐而欲起，起目䀮䀮如无所見，少陰貫肝，肝脈系目，今少陰病從坐而起，上引於目，目精氣散，故䀮䀮无所見也。䀮，莫郎反。心如懸，病飢狀，足少陰病則手少陰之氣不足，故心如懸飢狀也。氣不足則善恐，心惕惕如人將捕之，是為骨厥。腎主於骨，足少陰脈氣不足，故善恐，心怵惕也。是骨厥所為，厥謂骨精失逆，恐懼之病也。是主腎所生病者，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痛，煩心心痛，黃疸腸澼，腎為癉病，腎藏內熱發黃，故曰黃癉也。腎主下焦，少陰為病，下焦大腸不和，故為腸澼也。脊股內後廉痛，痿厥嗜臥，作液不通，則筋弛好

30A

瓜也。足下熱而痛。少陰止則熱并。故足下熱痛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灸則強食生肉。不盛不虛以經取者。亦以經取食也。故療腎所生之病。亦有五法。自火化以降。並食熱肉。生肉令人熱中。人多不欲食之。腎有虛風冷病。故強令人生食豕肉。溫腎補虛。腸腰輕健。人有患腸風氣。食生豬肉得愈者衆。故灸腎病。須食助之。一也。緩帶。帶若急則腎氣不適。故須緩帶。令腰腎通暢。火氣宣行。二也。被髮。足太陽脈從項下腰至腳。今灸腎病。須開散髮。陽氣上通。火氣宣流。三也。大杖。足太陽脈。循於肩髆。下絡於腎。今療腎病。可策大杖而行。來引肩髆。火氣流通。四也。重履而步。燃磁石療腎氣。重履引腰腳。故為重履者。可用磁石分著履中。上弛其帶。令重履之而行。以為輕者。可漸加之。令重。用助火氣。若得病愈。宜漸去之。此為古之療腎要法。五也。盛者則寸口大再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心主手厥陰心包之脈。心神為五藏六府之主。故曰心主。厥陰之脈。行至於足。名足厥陰。行至於手。名手厥陰。以陰氣交盡。故曰厥陰。心外有脂。包裹其心。名曰心包。脈起胸中。入此包中。名手厥陰。故心有兩經也。心中起者。名手少陰。屬於心包。名手厥陰。有脈別行。無府藏形。三焦有氣有脈。亦無別形。故手厥陰與手少陽以為表裏也。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鬲。歷絡三焦。自有經脈而不屬者。手厥陰脈既是心藏之府。三焦府合。故屬心包。絡三焦。仍絡者也。三焦雖復無形。有氣故得絡也。其支者。循胸出脅。下腋三寸。上抵腋下。下循臑內。行太陰少陰之間。入肘中。下臂。行兩筋之間。入掌中。循中指出其端。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循胸出脅之處。當腋下三寸。然後上行抵腋下。方下循臂也。太陰少陰既在前後。故心主厥陰行中間也。是動則病手熱。肘攣腋腫。甚則胸中滿。心澹澹大動。面赤目黃。澹徒濫反。水搖又動也。是心主脈所生病者。煩心心痛。掌中熱。心包既病。故令如心心痛。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三焦手少陽之脈。上焦在心下。下鬲在胃上口。主納不出。其理在膻中。中焦在胃中口。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理在臍旁。下焦在臍下。當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納。其理在臍下一寸。上焦之氣如霧。霧在天。中焦之氣如漚。漚在齊。下焦之氣如瀆。瀆埤也。手少陽脈是三焦經脈。通行三焦之血氣。故曰三焦手少陽脈也。起於小指次指之端。上出兩指之間。循手表。出臂外兩骨之間。上貫肘。循臑外。上肩而交出足少陽之後。入缺盆。上肩交少陽。行出足少陽之後。方入缺盆也。布膻中。散絡心包。下鬲。徧屬三焦。徧甫見反。散布膻中也。有本布作交者。檢非也。三焦是氣。血脈是形。胃言屬者。謂脈氣相入也。其支者。從膻中上出缺盆。上項。係耳後。直上出耳上角。以屈下頰至䪼。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過客主人前。交頰。至目兌眥。係古帝反。有本作繫也。是動則病耳聾。渾渾淳淳。嗌腫喉痹。渾渾淳淳。耳聾聲也。是主氣所生病者。汗出。目兌眥痛。頰痛。耳後肩臑肘臂外皆痛。小指次指不用。氣謂三焦氣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則

人迎反小於寸口。膽足少陽之脈。足少陽脈。起目兌眥。下行觸肝。下行至足大指三毛。通行膽之血氣。故曰膽足少陽脈也。起於目兌眥。上抵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卻交出手少陽之後。入缺盆。角謂額角也。項前曰頸。足少陽脈從耳後下頸。向前至缺盆。屈迴向肩。至肩屈向後。復迴向頸。至頸始入缺盆。是則手少陽上肩向入缺盆屈上。自然交足少陽也。足少陽從頸前下至缺盆向肩。即是行手少陽前也。至肩交手少陽也。向後還入缺盆。即是行手少陽之後也。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其支者。別目兌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於䪼。下加頰車。下頸。合缺盆。以下胸中。貫鬲。絡肝。屬膽。大迎在曲頷前一寸二分骨陷者中。足少陽至大迎。已向䪼。與手少陽合。已卻邪下向頰車。加頰車已。然後下頸至缺盆。與前直者合。頰車在大迎上。曲頰端。有本云別目兌眥迎手少陽於䪼。无大合二字。以義量之。二脈雙下。不得稱迎也。循脅裏。出氣街。繞毛際。橫入髀厭中。街。氣道也。足陽明脈及足少陽脈氣所行之道。故曰氣街。髀外髀樞名曰髀厭也。其直者。從缺盆下腋。循胸過季脅。下合髀厭中。骨有前後。最近下後者為手骨。有本作助。以下循髀太陽。出膝外廉。下外輔骨之前。直下抵絕骨之端。下出外踝之前。循足跗上。入小指次指之間。髀陽。足太陽脈從髀外下。足因名髀太陽。輔骨絕骨。空也。外踝上陽輔穴也。其支者。別跗上。入大指之間。循大指歧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其足少陽脈出大指端。還出過貫甲。復出三毛。一名叢毛。在上節後毛中也。是動則病口苦。善太息。心脅痛。不能反側。膽熱苦汁溢脈。入頰故口苦。名曰膽痺。脈循胸脅。故太息及心脅痛也。甚則面塵。

體无膏澤。足少陽反熱。是為陽厥。面塵為膽脈熱病也。足少陽起面熱則頭顏前熱。故面塵色也。陽厥少陽厥也。是主骨所生病者。頭角頷痛。目兌眥痛。水以主骨。骨生足少陽。故足少陽脈病還主骨也。額角在髮際也。頭角謂頭兩箱額角後高骨角也。頷謂口車骨上抵額以下者。名為頷骨。缺盆中腫痛。腋下腫。馬刀俠癭。汗出振寒。瘧。脈從缺盆下腋。故腋下腫。復從頰車下頸。故病馬刀俠癭也。馬刀。謂癰而無膿者是也。汗出振寒瘧。皆寒熱病。是骨之血氣所生病也。胸脅肋髀膝外至脛絕骨外踝前及諸節皆痛。小指次指不用。足少陽脈主骨。絡於諸節。故病諸節痛也。為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人迎大一倍於寸口。虛者則人迎反小於寸口。肝足厥陰之脈。足厥陰脈。循足上行。屬陰絡膽。屬肝。通行肝之血氣。故曰肝足厥陰脈也。起於大指叢毛之上。循足跗上廉。去內踝一寸。上踝八寸。交出太陰之後。上膕內廉。循陰股。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俠胃屬肝絡膽。上貫鬲。布脅肋。脅內近腋之脈名曰腋脈。稍腋下一則名脅也。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之巔。喉嚨上孔名頏顙。督脈出兩目上額。故與厥陰相會也。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脣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鬲。上注肺。肺脈手太陰從中焦起。以次四藏六府之脈。皆相接而起。唯足厥陰脈還迴從肝注於肺中。不接手太陰脈何也。但脈之所生。稟於血氣。血氣所生。起中焦倉廩。故手太陰脈從於中焦受血氣已。注諸經脈中。焦乃是手太陰受血氣處。非是脈次相接之處。故厥陰脈還從足厥陰注入肺中與

手太陰相接而行不入中焦也是動則病腰痛不可以俛仰丈夫㞕疝婦人少腹腫腰痛甚則嗌乾面塵肝合足少陽陽盛并陰故面塵色也是主肝所生病者胸滿嘔逆飧泄狐疝遺溺閉癃脈狀少腹挾臍故生飧泄也氣夜不得尿至明始得人病與狐相似目曰狐疝有本作類疝謂偏類病也釋家文麻字此經淋病也音隆爲此諸病盛則寫之虛則補之熱則疾之寒則留之陷下則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盛者則寸口大一倍於人迎虛者則寸口反小於人迎

經脈病解

太陽所謂腫腰脽痛者正月太陽寅太陽也脽尻也音誰也十一月一陽生十二月二陽生正月三陽生寅之時其陽已大故曰太陽也正月陽氣出在上一陽在地下深少初發也二陽在地中漸少出也三陽在地上出故曰正月陽氣出在上也而陰氣盛陽未得自次也故腫腰脽痛三陰病在地上未沒故陰氣盛也以陰氣盛陽氣未得次第專用故發腫於腰也偏虛爲跛者正月陽凍解地氣而出也所謂偏虛者冬寒頗有故偏虛故跛正月已有三陽陽氣出於地也故凍解先有三陰故猶有冬寒陽氣不足也人身亦爾半陽不足故偏虛跛謂左脚偏跛也所謂強上者陽氣大上而爭故強上三陽尚盛與三陰戰得大氣上而陰病爭也萬物上面躍故耳鳴正月陽氣令萬物勃躍鳴上故生病氣上衝耳鳴也所謂甚則狂癲疾者陽盛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癲疾三陽爻與三陰爭而三陽俱勝盛在於頭爲上實三陰從下即爲下虛於是發病脫衣登卑馳走妄言即謂之狂偃仆而倒逆謂之癲也所謂浮爲野者皆在氣也診人迎之脈得三陽浮者皆是太陽之氣爲變也所謂人中爲痞者陽氣已衰故爲痞太陽之氣中傷人者即陽大盛盛已頓衰故爲痞也痞不能言也內奪而厥則爲痞痓此腎虛也陽氣外衰故但爲痞也有腎氣內虛奪而厥者則爲病痓甚肥風病不能言也謂四支不用痞不能言心无所知若者死輕者生可療也少陰不至少陰不至者厥也少陰腎脈也足少陰脈不通則血氣不資於腎故厥爲痞痓也少陽所謂心脅痛言少陽戌也戌者心之所表也手少陽脈絡心包足少陽脈絡脅理故少陽病心脅痛也戌爲九月九月陽少故曰少陽也戌少陽脈故絡心包故爲心之所表九月陽盡而陰氣盛故心脅痛陰氣已盛陽氣將盡少陽爲病故心脅痛也所謂不可反側者陰氣藏物也物藏則不動故曰不可反側反側也所謂甚則躍者九月萬物盡衰草木畢落而藏也則氣去陽而之陰躍勇猛也故曰九月外盛故萬物之氣極衆陰藏則萬物之氣去陽而之陰也氣盛疾而陽之下長也故曰躍陰氣盛於地上陽氣在於地下男陰萬物之根合其內長也陽明所謂洒洒振寒者陽明三陽之長也午爲五月陽之盛也在於虞明故曰陽明陽明者午也五月盛陽一陰爻生即是陽中之陰也陽盛而陰氣加之故洒洒振寒一陰始生勁猛加陽故洒洒振寒也所謂脛腫

而股不收者五月盛陽之陰也陽者衰於五月而陰氣一下與陽始爭故脛腫而股不收腫已上爲陽陰已下爲陰五月有一陰爲病謂上陰氣在下始下與陽爭陽強貫於上陰氣虛於下故脛腫股不收也所謂上嗌爲水者曰陰氣下下復上上則邪客於藏府則故爲水五月陽明一陰爲病謂上嗌於水病者也一陰上下胸腹之中不依常處遂邪陰氣客於府藏之間故爲水之病也所謂胸痛少氣者水在藏府也水者陰氣也陰氣在中故少氣火爲陽氣水爲陰陰氣水在藏府之間故陽氣少也所謂甚則厥惡人與火聞木音惕然而驚者陽與陰氣相薄水火相惡故惕然而驚陽明厥氣與陰氣共盛水火相惡故惕然爲也所謂志欲獨閉戶牖而處者陰陽相薄也陽盛而陰盛也故欲獨閉戶牖居陰陽相爭未勝生故閉木音惕然爲也所謂病重至而欲乘高而歌棄衣而走者陰陽復爭而外并於陽也故使之棄衣而走陰陽相爭陰少陽多陰并外陽故欲棄衣走也所謂客孫脈則頭痛鼻鼽腹脹者陽明并於上上者則孫絡太陰也故頭痛鼻鼽腹脹太陰經脈至於舌下太陰孫絡絡於頭鼻故陽明并於太陰孫絡至鼻鼽腹脹也太陰所謂病脹者曰太陰者子也十一月萬物氣皆藏於中故曰病脹以十一月陰氣大故曰太陰陰氣內聚陽氣外通十一月陰氣內聚雖有一陽始生氣微未能外通故內病爲脹所謂上走心爲噫者曰陰氣而上走陽者陽明絡屬心故曰上走心爲噫十一月有五陰爻故陰氣盛也太陰在內所以爲下也陽明居外所以爲上也陽明之正上入鼻屬目故之脾上通於心故陽明絡屬心者也寒氣先客胃中復令厥氣從胃上散其厥氣復出胃之中上口胃以連心故曰上走心爲噫所謂食則欬者曰物盛滿而上溢故欬胃中氣滿陽氣消之今十一月陽力弱未能消故胃滿而溢謂之欬此欬吐也所謂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者曰十一月陰氣下衰而陽氣且出故曰得後與氣則快然如衰陽氣未大故腹滿爲脹陰氣向下一陽引之故得後便及洩氣快然腹減少陰所謂腰痛者曰少陰者腎也七月萬物陽氣皆傷故腰痛七月秋氣始至故曰少陰十一月少陰之氣大三月少陰已厥故少至腎七月之時三陰已起萬物之陽已衰太陽行腰太陽既衰腰痛也所謂上氣欬上氣喘者曰陰氣在下陽氣在上諸氣浮無所依從故欬欬上氣喘也此腎欬也陰陽二氣不和者在上下故諸陽氣浮無所依所謂邑邑不能久立坐起則目眩眩无所見者萬物陰陽不定未有主也秋氣始至微霜始下而方殺萬物陰陽內奪故曰目眩眩无所見也七月陰陽氣均未有定主秋氣始至陽氣初奪故爲然服望不能久立久陰陽內奪不足故從坐起目眩無所見也有本作嘉所謂少氣善怒者陽氣熱不治陽氣不得出肝氣當治而未得也故善怒者名曰煎厥少陰氣用也用陽氣熱不用故不得出也所以主怒少盛用時肝氣未得有用故善怒也善怒之病名曰煎厥者也所謂恐如人將捕之者秋氣萬物未得並去陰氣少

陽氣入陰陽相薄故恐七月萬物少長未至枯落故未得早去也猶涼未寒故陰氣少也其時猶熱故陽氣入也然則二氣相薄不是進退莫定故有恐也所謂惡聞食臭者胃無氣故變於色也七月三陽已衰三陰已起然陽去陰來不已則陰強陽弱故奪色而起所謂惡聞食臭也七月陽衰胃無氣故惡聞食氣也所謂面無地色者曰秋氣內奪故變於色也七月金主肺也肺主欬也不欬則已欬則傷陽傷血脈故腹滿見血於鼻中也厥欬則有血者陽脈傷也陽氣未盛於上腹滿滿則欬故血見於鼻也

陰所謂頹疝婦人少腹腫者曰厥陰者辰也三月陰陽中之陰也邪在中故曰頹疝少腹腫三月陰氣將盡故曰厥陰三月為陽厥陰脈在中故曰腹中之陰邪客厥陰之脈逆為頹病頹謂丈夫少腹寒氣成積陰器之中而疝也疝謂寒積氣入小腹而疝也病在少腹疝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癃也所謂腰脊痛不可以俛仰者三月一振榮華而萬物一俛而不仰也振動也三月三陽合動而為春萬物榮華俛仰也腰脊痛俛不仰也所謂釘鍼腹者曰陰一盛而脹陰脈不通故曰頹癃寒熱客於厥陰故為釘鍼邪客於陰器逆為癃病小便難也客於皮膚中陰為膚脈三月為陽陰氣一在而無故陰器脈脈陰器脈脈不通故為類癃也所謂甚則嗌乾熱中者陰陽相薄而熱則乾故曰嗌乾也其間厥陰邪氣盛也厥陰之脈挾胃屬肝絡嗌上入頂氣故陰陽相薄熱中而嗌乾也

陽明脈解

黃帝問於岐伯曰陽明之脈病惡人與火聞木音則惕然而驚鐘鼓不為動聞木音而驚者願聞其故岐伯曰陽明者胃之脈也胃者土也故聞木音而驚者土惡木也十二經脈皆別解陽明者胃受水穀以養藏府其氣強大氣和為益之大受邪為病之甚故別解之黃帝曰善其惡火何也岐伯曰陽明主肉其血盛邪客之則熱熱甚則惡火其惡人何也岐伯曰陽明厥則喘如悗悗則惡人悗武粲反此經中為悶字黃帝曰善或喘死者或喘生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厥逆連藏而死連經則生連藏病已深故死連經病淺故生黃帝曰善陽明病甚則棄衣而走登高而歌或至不食數日踰垣上屋所上非其素時所能也病反何能也岐伯曰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邪盛則四支實實則能登高其棄衣何也岐伯曰熱盛於身故棄衣而走其罵詈不避親疏而歌者何也岐伯曰陽盛則使人不欲食故妄言妄失也其人非是失有此能因陽明病故也手足陽明之脈盛實好為登涉以其熱因所以棄衣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九 經脈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撰　敕撰注

經脈正別
脈行異同
經絡別異
十五絡脈
經脈皮部

經脈正別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人之合於天道也內有五藏以應五音五色五時五味五位外有六府以應六律

六律建主陰。天地變化之理謂之天道。人從天生，故人合天道。天道大數有二，謂五與六。故人亦應之，內有五藏，以應音色時味位等，主陰也；外有六府，以應六律，主陽也。建，立也。諸經而合之十二月、十二辰、十二節。諸經謂人之十二經脈也，與月辰節水時等諸十二數合也。十二節謂四時八節也。又十二月各有節也。十二經水、十二時、十二經脈者，此五藏六府之所以應天道也。夫十二經脈者，人之所以生。十二經脈，乃是五藏六府經隧，故經脈通之，生其人也。以脈通之人之受身時，一月而膏，二月而脈，爲形之先，故所以生也。病之所以成，邪客經脈，入經通於藏府成病，故曰所以也。人之所以治，行諸血氣，營於陰陽，濡於筋骨，利諸關節，理身者謂經脈。病之所以起，經脈是動所生，故病起也。學之所以始，將學長生之始，須行導引，調於經脈也。工之所止也，謂行十全之道，爲人司，留心調於經脈，止，留也。粗之所易，麤人以經脈爲易，同楚人之賤寶也。工之所難也。智者以經脈爲妙，若和璧之難知也。請問其離合出入奈何。經脈之別，曰離與出；復還本經，曰合與入也。臨問其理，請解其所由，故曰奈何也。岐伯稽首再拜答曰：明乎哉問也。此粗之所過，工之所息也。請卒言之。近學淺知謂之粗也，深求遠達謂之工也。工者宅心經脈之道，以十全爲意；粗者志存名利之鄉，假媒者過而已。息，留也。留益之大，故請卒言之。足太陽之正，別入於膕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之腎，循膂當心入散；直者，從膂上出於項，復屬於太陽，此爲一經。十二大經，復有正別。正謂六陽大經，別行還合府經。別謂六陰大經，別行合於府經，不還本經，故名爲別。足少陰足厥陰雖稱爲正，生別經不還本經也。唯此二陰爲正，餘陰皆別。或以背陰爲正者，黃帝以後撰集之人，以二本莫定，故前後時有稱或，有言一曰，皆是不定之說。足太陽正者，謂正經也；別者，大經下行至足小指外側，分出二道：一道上行至於膕中，一道下行至於尻臀，下入於肛。肛謂白腸，亦名廣腸炙。屬膀胱，上散之腎，從膂上行，當心入內而散；直者，從膂上行至項，屬於太陽，此爲一正經之別。足少陰之正，至膕中，別走太陽而合，上至腎，當十四椎，出屬帶脈；直者，繫舌本，復出於項，合於太陽，此爲一合。或以諸陰之別，皆爲正。足三陽大經，從頭至足，其正別則從足向頭，其別皆從足指大經終處，別而上行，並至其出處而合屬合也。足三陰大經，從足至胸，其正別則從足上行，項頭亦至其出處而皆屬合。足少陰正上行至膕，別走太陽，合而上行至腎，出屬帶脈，起季肋端，故少陰當十四椎出屬帶脈也。直而不屬帶脈者，上行至項，復合太陽，則此少陰二合太陽，此太陽少陰表裏以爲一合也。足少陽之正，繞髀入毛際，合於厥陰；別者入季脅之間，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上俠咽，出頤頷中，散於面，繫目系，合少陽於外眥。足少陽正，上行至髀，繞髀入陰毛中，厥陰大經環陰器，故卻與合也。合厥陰外，別循胸裏屬膽，上肝貫心，上行至面，還合本經。足厥陰之正，別跗上，上至毛際，入合於少陽，與別俱行，此爲二合。足厥陰正，與大經並行，至跗上上行，繞毛少陽行於此，故與之合也。並行向頭，此足少陽厥陰表裏以爲二合。足陽明之正，上至髀，入於腹裏，屬於胃，散之脾，上通於心，上循咽，出於口，上頞䪼，還繫目系，合於陽明。足陽明正，上行至髀，入腹屬胃之脾，通心上行至目系，還合本經也。足太陰之別，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絡於咽，貫舌本，此爲三合。足太陰別，上行至髀，與陽明合並而行，上貫於舌中，故舌下中脈者，足太陰也。此足陽明太陰表裏以爲三合也。手太陽之正，指地，別於肩解，入腋，走心，繫小腸。地下也。手

太陽正，從手至肩，下行走心，繫小腸，爲指地也。小腸即太陽也。手之六經，唯此一經下行，從並上行向頭也。手少陰之別，入於淵腋兩筋之間，屬於心，上走喉嚨，出於面，合目內眥，此爲四合。手少陰別，上行入於淵腋，入屬心，上行出面，合目內眥。內眥即手太陽也。此手太陽少陰表裏以爲四合。手少陽之正，指天，別於巔，入於缺盆，下走三焦，散於胸中。天，上也。手少陽之正，從上巔爲指天也。下走三焦，即手少陽上散胸中也。手心主之別，下淵腋三寸，入於胸中，別屬三焦，上循喉嚨，出耳後，合少陽完骨之下，此爲五合。手心主別，從手上行至腋下，腋三寸，至於淵腋，入於胸中，屬三焦已，上行出耳後，骨下合手少陽。此手少陽心主表裏以爲五合。手陽明之正，至膺乳，別上於肩髃，入柱骨之下，走大腸，屬於肺，上循喉嚨，出缺盆，合於陽明。手陽明正，從手上行，至於膺乳，上行至肩髃柱骨之下，下走大腸，上屬於肺，上出缺盆之處，合大經也。手太陰之別，入淵腋少陰之前，入走肺，散之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復合陽明，此爲六合。手太陰別，從手上行至腋下，腋至手少陰前，入走肺之於大腸，上出缺盆，循喉嚨，合於陽明，至於大腸，以爲六合。此至喉嚨更合，故云復也。此陽明太陰表裏以爲六合。此十二經脈正別行處，與十二大脈大有不同，學者多不在意，所以診病生處不能細知也。

脈行同異

黃帝問於岐伯曰：脈之屈折，出入之處，焉至而出，焉至而止，焉至而徐，焉至而疾，焉至而入，六府之輸於身者，余願盡聞其序。舉其五藏問五藏脈行處，並問身之六府之輸。別離之處，離而入陰，別而行陽，皆何道從行？願聞其方。岐伯對曰：窘乎哉問！明乎哉道！問陰陽二脈離合之處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手太陰之脈，出於大指之端，內屈，循白肉，至本節之後大淵，留以澹，外屈，上於本節。手太陰脈，從藏行至腕後一寸，上大指次指之端，變爲手陽明脈。其本從腕後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卻循大指白肉，至本節大泉穴，爲停留成澹而流，然後外屈上於本節也。澹，從淡反。以下內屈，與手少陰心主諸絡會於魚際，數脈并注，上本節已，方從本節以下內屈於手少陰心主諸絡，會於魚際，然後與數脈共爲流注也。其氣滑利，伏行壅骨之下，外屈出於寸口而行，上至於肘內廉，入於大筋之下，內屈上行臑陰，入腋下，內屈走肺。壅骨謂手魚骨也。臑陰謂手三陰脈行於臑中，故曰臑陰。其脈元出中焦，以是肺脈，上屬於肺，合從外還，俱至於肺，故手太陰經上下徑通，是動所生之病，並此一經也。此順行逆數之屈折也。手太陰一經之中，上下常行，名之爲順；數其屈折，從手向身，故曰逆數也。心主之脈，出於中指之端，內屈，循中指內廉以上，留於掌中，伏行兩骨之間，外屈其兩筋之間，骨肉之際，其氣滑利，上行三寸，外屈行兩筋之間，上至肘內廉，入於小筋之下，兩骨之會，上入於胸中，內絡心肺。心主之脈，從心包起，出於中指之端，即中指端內屈，還循中指內廉，上入胸中，內絡心肺。心主一經，上下恒通，是動所生，俱擬此經。舉手太陰心主二經，從之十經，順行逆數，例皆同也。營衛之氣一日一夜行二十八脈五十周

如環无端，於五藏異也。黄帝曰：手少陰之脈獨無腧，何也？岐伯曰：少陰心脈也。心者五藏六府之大主也，精神之舍也，其藏堅固，邪弗能客也。客之則心傷，心傷則神去，神去則死矣。故諸邪之在於心者，皆在於心之包絡。包絡者，心主之脈也，故獨無腧焉。黄帝曰：少陰獨無腧者，不病乎？岐伯曰：其外經病而藏不病，故獨取其經於掌後兌骨之端。其藏堅固者，如五藏中心有堅脆，心脆者則善病消癉，以不堅故善病消癉，即是受邪。故知不受邪者，不得多受外邪，至於飲食資心以致病者，不得無邪之所以，少陰心之主所生病皆有療也。又則手少陰亦有五輸，主病不得無輸，知其信也。兌骨之端，手少陰輸也。其餘脈出入屈折，其行之徐疾，皆如手太陰心主之脈行也。餘謂十一經脈者也。故本輸者，皆因其氣之實虛疾徐以取之，是謂因衝而寫，因衰而補，如是者，邪氣得去，真氣堅固，是謂因天之序。因衝，衝盛也。真氣，和氣也。是謂因天四時之序，得邪去真存也。黄帝曰：經脈十二，而手太陰、足少陰、陽明獨動不休，何也？總問三脈常動之由。岐伯曰：足陽明胃脈也。胃者五藏六府之海也。穀入於胃，變爲精、精液、宗氣，分爲三隧。泌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爲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名爲營氣。其出悍氣慓疾，先行四末分肉皮膚之間，晝夜不休者，名爲衛氣。營出中焦，衛出上焦也。大氣搏而不行，名爲宗氣，積於胸中，命曰氣海，出於肺，循喉嚨，呼則出，吸則入也。故胃爲五藏六府之海也。其清氣上注於肺，肺氣從太陰而行之，胃之清氣上注於肺，從手太陰一經之脈上下而行。其行也，以息往來，其手太陰脈上下行也，要由胸中氣海之氣，出肺循喉嚨，呼出吸入，以息往來，故手太陰脈得上下行。故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呼吸不已，故動而不止。脈手太陰脈也。人受穀氣，積於胸中，呼則推於手太陰，以爲二動；吸則引於手太陰，復爲二動，命爲氣海，呼吸不已，故手太陰脈不止也。

黄帝曰：氣之過於寸口也，上焉息？下焉伏？何道從還？不知其極。氣因手太陰脈氣從手寸口上入肺而息，從肺下至手指而伏，伏，留也。肺氣循手太陰脈道下手至手指端，還肺之時，爲從本脈而還，爲別有脈道還也，不知端極之也。岐伯曰：氣之離於藏也，卒然如弓弩之發，如水之下崖，上於魚以反衰，其餘衰散以逆上，故其行微。氣，手太陰肺氣也。手太陰脈氣從胃中焦上入於肺，下脈向手，上魚至少商之時，以乘藏府盛氣，如弓弩之發機，比湍流之下崖，言其盛也。從少商反還，上向肺，雖從本脈而還，以去藏府漸遠，其藏府餘氣衰散，故其行遲微也。黄帝曰：足之陽明，何因而動？十二經脈，此皆有動，唯此三經常動不息。太陰常動，已具前章。論之九經，動有休時，故次問陽明常動之義，故曰何因動也。岐伯曰：胃氣上注於肺，問曰：十二經脈別走，皆從藏之別絡；別走之陽，亦從府之陽絡。別走之陰，此之別走，乃別胃府盛氣，並走胃脈陽明經者何也？答曰：胃者水穀之海，五藏六府皆悉禀之，別起一道之氣，合於陽明，故陽明得在經常動也。其悍氣上衝頭者，循咽上走空竅，悍氣衝時，循咽。循眼系，入絡腦，出頷，下客主人，循牙車，合陽明，循眼系絡腦，別出於頷下。頷謂牙車骨腦顱骨之下也。并下人迎，此胃氣別走於陽明者也。悍氣上走七竅，從七竅循脈中長動在結喉兩箱，名曰人迎，五藏六府脈氣並出其中，所以別走與餘不同。是陽明經及別走氣，二脈并下，以爲人迎也，故胃別氣走陽明也。故陰陽上下，其動也若一。陰謂寸口手太陰也，陽謂人迎足陽明也。上謂人迎，下謂寸口，有其二義：人迎是陽，所以居上也，寸口是陰，所以居下也。又人迎在頸，所以爲上，寸口在手，所以爲下。人迎寸口之動，上下相應，俱來俱去，如引繩，故若一也。所謂人迎寸口，唯出黄帝正經，計此之外，不可更有異端。近相傳者，直以兩手左右爲人迎寸口，是則兩手相望，以爲上下，竟無正經可驗，恐誤物證也。

故陽病而陽脈小者爲逆，陰病而陰脈大者爲逆。陽大陰小，乃是陰陽之性。陽病人迎大小俱病，而大者爲順，小者爲逆；陰病寸口大小俱病，而小者爲順，大者爲逆，順則易療，逆則爲難也。故陰陽俱靜與其動，若引繩相傾者病也。謂人迎寸口之脈，乍靜乍躁，若引繩相傾，乍動乍靜者病也。黄帝曰：足少陰何因而動？已言陽明常動於前，次論足少陰脈動不休也。岐伯曰：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大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并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少陰正經，從足心上內踝之後，上行揣膕向腎。衝脈起於腎下，與少陰大絡下行，出氣街，循陰股，入內踝後，下足下。按逆順肥瘦，少陰獨下，中云注少陰大絡，若謂則衝脈若少陰常動也。若取於少陰大絡俱下，即是衝脈常動，少陰不能動也。黄帝曰：營衛之行也，上下相貫，如環之无端，今有其卒然遇邪氣，及逢大寒，手足懈惰，其脈陰陽之道，相輸之會，行相失也，氣何由得還？營行手太陰，下至手大指次指之端，還爲手陽明，上行至頭，下足陽明，如此十二經脈陰陽相貫，如環無端也。卒有邪氣及寒客於四支，陰陽相輸之道不通，何由得還也。岐伯曰：夫四末陰陽之會者，此氣之大絡也；四街者，氣之徑也。故絡絕則徑通，四末解則氣從合，相輸如環。四末謂四支，身之末也。四街謂胸、腹、頭、脛，氣之道也。邪氣大寒客於四末，先客絡脈，絡脈雖壅，內經街通，故氣相輸如環，悉邪解已，復得通也。黄帝曰：善。此所謂如環之无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之謂也。述其所解。

經絡別異

黄帝曰：經脈十二者，伏行分肉之間，深而不見；其常見者，足太陰過於內踝之上，无所隱故見也。諸脈之浮而常見者，皆絡脈也。十二經脈及諸絡脈，其不見者，謂十一經也；其可見者，謂足太陰經上行至於踝上，以及皮膚，故見也。諸餘絡脈，皆見者也。六經絡手陽明少陽之大絡也，起於五指間，上合肘中。六陽絡中，手陽明絡，肺府之絡也；少陽絡，三焦之絡也。手陽明大腸之脈，起大指次指之間，即大指次指及中指內間，手陽明絡起也。手少陽經起小指次指間，即小指四指及中指外間，手少陽脈起也。故二脈絡起五指間。飲酒者，衛氣先行皮膚，先充絡脈，絡脈先盛，故衛氣已平，營氣乃滿，而經脈大盛也。酒是熟穀之液，入胃先行皮膚，故從衛氣盛。衛氣注入脈中，故平，營氣滿也。營氣滿於所入之經，則所入經脈絡大盛也。脈之卒然動者，皆邪氣居之，留於本末。十二經脈有卒然動者，皆是邪氣居之氣，衛邪入此脈中，故此脈動也。本末，即是此經本末也。絡脈將邪入於衛氣，衛氣將邪入於此經本末之中，留而不出，故爲動也。不動則熱，若邪在脈中，盛而不動，則爲邪居，盛而熱也。不堅則陷且空，不與衆同，是以知

其何脈之病。當邪居處，熱邪盛也，必為堅，堅孟鞕反，若寒邪盛，多脈絡內縮，與牛人不同，以此候之，知十二經中何經之病。雷公曰，何以知經脈之與絡脈異耶。黃帝曰，經脈者，常不可見，其虛實也，以氣口知之。脈之見者，皆絡脈也。經脈不見，若候其虛實，當診寸口，可知之也。絡脈橫居五色可見，即目驗之，以知虛實也。雷公曰，細子無以明其然。細子，謂稍也，經脈診氣口可知虛實，猶未明其絡脈見之然也。黃帝曰，諸絡脈，皆不能經大節之間，必行絕道而出，入復合於皮中，其會皆見於外。大節，謂四支十二大節等也，凡絡脈之行至大節間止，於絡道出節至外，入於皮中，與餘絡合，見於皮經止也。故諸刺絡脈者，必刺其結上，甚血者雖无結，急取之以寫其邪，而出其血，留之發為痺。此言療絡所在也，結，聚也，邪客於絡，有血聚處，可刺去之，雖無聚處，於絡脈血虛之處，即有邪居，可刺去之，恐其邪氣停留，發為痺病也。凡診絡脈，脈色青則寒且痛，赤則有熱，胃中寒，手魚之絡多青矣，胃中有熱，魚絡亦赤，魚黑者留久痺也，其有赤有青有黑者，寒熱。此言診絡虛實法也，絡色有三，青赤黑也，但青有經，但赤有熱，但黑有痺，三色具者，即有寒熱也，色之候者，青赤二色，候胃中也，皆候魚絡，胃者手陽明脈，與太陰合，太陰之脈，循胃口至魚，故候太陰之絡，知胃寒熱，胃中有痺，亦可候魚，若邪客處，久留成痺，即使診之。其青而小短者，少氣也。青色主寒，而短小者，即寒氣少也。凡刺寒熱者，皆多血絡，必間日而一取之，血盡而止，乃調其虛實。此言刺絡脈法也，寒熱胃中寒熱也，以胃氣故青赤絡脈血乃多者也，欲寫多日刺之，故間日取，得平乃止也。其小而短者，少氣，甚寫之則悗，悗甚則仆不能言，悗則急坐之。陰絡小而短者，則經氣少，故甚寫則踣倒，坐而屈之，即脈滿，故悗而能言也，亦可陰陽絡皆小短，即二氣俱少，寫之仆也，仆，踣也。

十五絡脈

手太陰之別，名曰列缺。十二正經，有八奇經，合廿脈名為之經，廿脈中，十二經脈，皆脈及任脈衝脈，有十四經，各別出一脈，有十四脈，脾藏復出一脈，合有十五脈，名為大絡，任衝及脾所出散絡而已，餘十三絡，從經而出，行散絡已，別走餘經，以為交通，從十五絡別出小絡，名為孫絡，任衝二脈雖別，同稱一絡，名曰尾絡，似不別也，別於太陰一經，故曰別也，餘皆倣之，此別走絡，分別大經，所以稱缺，此穴列於缺，減大經之處，故曰列缺也。起於腕下分間，腕下分間，即手太陰經也，皆倣此。手少陰之別，名曰通里，去腕一寸，別而上行，循經入于心中，繫舌本，屬目系，其實則支滿，虛則不能言。取之腕後一寸，別走太陽。里，居處也，此穴乃是手少陰脈氣，別通為絡居處，故曰通里也，支謂也，少陰脈起心中，故宜刺諸脈詢問之處，則不能言也。手心主之別，名曰內關，手心主，為太陰少陰之內，起於別絡，內通心包，入於少陽，故曰內關也。去腕二寸，出於兩筋之間，循經以上，繫於心包，絡心系，實則心痛，虛則為煩，取之兩筋間。檢明堂經，兩筋間下，有別走少陽之言，此經無者，當是脫也。手太陽之別，名曰支正，正，正經也，支，絡脈也，太陽正經之上，支別此絡，走向少陰，故曰支正也。去腕五寸，內注

少陰，其別者，上走肘，絡肩髃，實則節施肘廢，虛則生眩，小者如指痂疥，取之所別。施，縱緩也，眩，昏无，眩也，又音也，皮外小結也，疥，古拜反，痂，古加反，疥，音甲也，公瓦反也。手陽明之別，名曰偏歷，手陽明經上偏出此絡，經脈手臂別走太陰，故曰偏歷也。去腕三寸，別走太陰，其別者，上循臂，乘肩髃，上曲頰偏齒，其別者，入耳，會於宗脈，實則龋耳聾，虛則齒寒痺鼻，取之所別。手陽明絡，上於面頰，偏入下齒之中，宗，總也，耳中有手太陽手少陽足少陽足陽明絡四脈總會之處，故曰宗脈，手陽明絡，別入耳中，與宗脈會，故實則龋而痛也，五陽之絡，皆貫於腦，故陽虛腦中痛熱之病如此也。手少陽之別，名曰外關，此處少陽之絡，別行心主外關，故曰外關也。去腕二寸，外繞臂，注胸中，合心主，其病實則肘攣，虛則不收，取之所別。實則肘急，故攣，虛則緩縱，故肘不收也。足太陽之別，名曰飛陽，此太陽絡，別走向少陰經，迅疾如飛，故曰飛陽也。去踝七寸，別走少陰，實則鼻窒頭背痛，虛則鼽衄，取之所別。窒，塞也，如栗反，太陽走目內眥，絡入鼻中，故實則鼻塞也，虛則無力自守，故鼽衄也。足少陽之別，名曰光明，光明，謂眼也，少陽厥陰主眼，故少陽絡得其名。去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上，實則厥，虛則痿躄，坐不能起，取之所別。少陽之絡，腰以上實，多生厥逆病也，腰以下脈虛，則痿躄，脈不能行也，躄，苦擘也。足陽明之別，名曰豐隆，足陽明經氣隆盛，至此處豐溢，出於大絡，故曰豐隆。去踝八寸，別走太陰，其別者，循脛骨外廉，上絡頭，合諸經之氣，下絡喉嚨，其病氣逆則喉痺卒痛，實則狂癲疾，虛則足不收脛枯，取之所別。實并於上，故為癲疾，虛則下不足，故足不收。足太陰之別，名曰公孫，肝木為公，心火為子，脾土為孫，穴在公孫之脈，因名公孫也。去本節之後一寸，別走陽明，其別者，入絡腸胃，厥氣上逆則霍亂，實則腹中切痛，虛則鼓脹，取之所別。陽明絡入腸胃，清濁相干，厥氣亂於腸胃，故有霍亂，食多脈實，故腹中痛，無食脈虛，故邪氣脹滿也。足少陰之別，名曰大鍾，鍾，注也，此穴乃是少陰大絡別注之處，故曰大鍾。當踝後繞跟，別走太陽，其別者，並經上走於心包，下貫腰脊，其病氣逆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取之所別。大鍾絡走心包，故病則煩悶，實則閉癃，虛則腰痛也。足厥陰之別，名曰蠫溝，蠫，力酒反，蠫勾也，脛骨之內，上下虛，虛有似蠫勾狀溝，此因名曰蠫溝。去內踝五寸，別走少陽，其別者，循脛上，與結於莖，其病氣逆，則睾腫卒痛，實則挺長熱，虛則暴癃，取之所別。睾，纏也，此絡上纏繞於陰莖也，挺長，陰挺出長也，虛則陰癢也。督脈之別，名曰長強，督脈諸陽脈長，其氣強盛，穴居其處，故曰長強也。俠脊，上項，散頭上，下當肩甲左右，別走太陽，入貫脊，實則脊強，虛則頭重高搖之，俠脊之有過者，取之所別。俠脊有過，則知督脈兩道以為病也。任衝之別，名曰尾翳，下鳩尾，散於腹，實則腹皮痛，虛則痿搔，取之所別。尾翳，鳩尾，一名尾閭，是心之蔭骨，此之絡脈，起於尾閭，故得其名，任衝二經，此中合有一絡者，以其實虛是同，故合之也，任衝浮絡，行腹皮中，故實盛痛也，虛以不足，故邪為痿搔，搔，蘇牢反。脾之大脈絡，名曰大包，脾為中上四藏之主，包裹諸藏也。

故曰大包之也。出淵腋下三寸。布胸脅。實則身盡痛。虛則百節皆縱。此脈若羅絡之血者。皆取之所別。脾之氣盛。脈下三寸。當淵腋兩出布於胸脅。散於百體。故實則遍身皆痛。虛則發氣不足。所以百節皆縱。此脈乃是人身之上羅絡之血脈也。由是有病皆取之也。凡此十五絡者。實則必見。虛則必下。視之不見。求之上下。人經不同。絡脈異所。盛則血滿脈中。故必見。虛則脈中少血。故必下脈中視見。故上下求之。人之察氣得身百體不可一者。豈有經絡兩得同乎。故須上下求之方得見也。

經脈皮部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皮有分部。前說十五大絡。謂其行處。以求其病。次說皮部十二絡之以十二經上之以皮分十二部。以取其病。故曰皮有部也。脈有經紀。大絡小絡。總以十二大脈。以爲皮部經紀。筋有結絡。十二經筋。各有結業。各有包絡。骨有度量。骨有大小長短度量。其所生病各異。以其皮脈筋骨生病異之。故皮脈筋骨生病異之。別其分部。左右上下。陰陽所在。別在皮脈筋骨分部異者。有左有右。有上有下。有陰有陽。六種所在。病之終始。病各前六。有初有極也。願聞其道。岐伯曰。欲知皮部。以經脈爲紀。諸經皆然。欲知皮之別部。十二經爲綱紀也。十二經皮部絡皆以此爲例也。陽明之陽。名曰害蟲。上下同法。蟲。妖貴反。陽明大經爲陽。故大小絡爲陽明之陽。陽明之脈。有手有足。手則爲上。足則爲下。又手陽明在手爲下。在頭爲上。足陽明在頭爲上。在足爲下。診色行氣。皆同法也。餘皆倣此。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陽明之絡也。浮謂大小絡見於皮者也。其色多青則痛。多黑則痺。絡脈俱有五色。然衆絡以色偏多者候其別病。邪客分肉之間。迫絡而痛。故絡青也。久留爲冷爲熱。或爲不仁。以成於痺。故絡青深爲黑也。多黃赤則熱。痺熱在中。氣溢皮膚。故絡黃赤也。多白則寒。寒白寒也。故寒氣在中。絡白色也。五色皆見則寒熱。青未黃時爲陽色也。白黑二種爲陰色也。今二色俱見。當知所病有寒熱也。絡盛則入於經。盛大小絡盛也。大小絡中。邪氣熱寒寒熱互邪盛者。則猶絡入經也。陽主外。陰主內。陽絡主外。陰絡主內也。在陽絡者主外。在陰絡者主內也。少陽之陽。名曰樞特。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脈者。皆少陽之絡也。絡盛則入於經。故主內也。經盛外溢。故主出也。諸陰陽絡主內出者。例以此知也。滲山蓋反。太陽之陽。名曰關樞。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陽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外盛者則入於經也。少陰之陰。名曰樞樞。而泉反。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少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其入於絡也。從陽絡部注於經。從陽絡部注於經。陽經也。其經出者。從陰注於骨。從陰絡部出注陰經。內注於骨。少陰主骨也。心主之陰。名曰害肩。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心主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太陰之陰。名曰關蟄。上下同法。視其部中。有浮絡者。皆太陰之絡也。絡盛則入客於經。凡十二經脈者。皮之部也。皮有部者。以十二經分爲部也。是故百病之始生也。下廣論外邪主於百病。次第所由也。必先客於皮毛。邪中

之則腠理開。開則入客於絡脈。留而不去。傳入於府。稟於腸胃。外邪氣風寒暑溼邪。入身爲病。先著皮毛。留而不去。則腠理孔開。因開而入。即客於絡脈。絡脈傳入陽經。陽經傳入六府。於是稟承腸胃之氣。以爲百病。邪之始入於皮也。泝然起毫毛。開腠理。泝。蘇謁反。逆上也。謂寒邪逆入腠理也。外邪入身爲病也。初著皮毛。能開腠理也。其入於絡也。則絡脈盛色變。能令絡盛色變也。其入客於經也。則減虛。乃陷下。減氣爲虛。乃血少脈陷也。其留於筋骨之間。寒多則筋攣骨痛。熱多則筋施骨消。肉爍胭破。毛直而敗矣。稟經入於筋骨之間。留而不去。邪不去。則爲二病。筋攣拘急一也。骨乃疼痛二也。若邪不去。則以五病。筋熱經施一也。骨熱消髓二也。身肉爍三也。爍。余藥反。淫邪在內也。胭。胭破裂四也。毛焦而直五也。熱邪如此。客於筋骨之間。漸至於死地也。黃帝曰。夫子言皮之十二部。其生病何如。岐伯曰。皮者。脈之部也。邪客於皮。則腠理開。開則邪入。客於絡脈。絡脈滿。則注於經。經脈滿。則入舍於府藏。故皮者有分部。不與而生大病。前明邪入皮毛。乃至稟於腸胃。次言邪入。乃至筋骨之間。今言邪入。至於藏府。皆可以從淺至深。以至於大。在淺不療。遂生大病也。與療也。黃帝曰。善。夫絡脈之見也。其五色各異。青黃赤白黑不同。其故何也。岐伯曰。經有常色。而絡無常變。常謂五色見者定是絡色也。然五藏六府之注定屬五行。故藏府大經。各有常色。陰絡屬於陰經。色亦不改。陽絡雖屬陽經。以是陽脈之陽。故隨時變也。黃帝曰。經之常色何如。岐伯曰。心赤肺白肝青脾黃腎黑。皆亦應其經脈之色。五藏五行之色。皆合經脈。故經之色常也。黃帝曰。其絡之陰陽。亦應其經乎。岐伯曰。陰絡之色應其經。陽絡之色變無常。隨時而行。絡有陰陽。陰絡是陰之陰。故隨經色不變。陽絡是陽之陽。故隨時變也。寒多則凝澀。凝澀則青黑。熱多則淖澤。淖澤則黃赤。此其常色也。謂之無病也。淖。女卓反。濕甚也。解月寒甚。血經脈凝澀。凝澀不通。則陽絡雖而青黑。夏日熱盛。血氣溼甚。則陽絡熱而黃赤也。陽絡如此。隨四時而變。是爲陽絡常色。謂之無病之候也。不可見而色見者病也。色俱見者。此爲寒熱之病也。黃帝曰。善。一時中。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 經脈之三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問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對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大風汗出。灸譩譆。譩譆在背。下俠脊旁三寸所。厥之。令病者呼譩譆。譩譆應手。從風憎風。刺眉頭。失枕在肩上橫骨閒。折使揣臂。齊肘正。灸脊中。胻絡季脅。引少腹而痛。脹。刺譩譆。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八髎。與痛上。八髎在腰尻分閒。氣痛塞熱。還刺寒府。寒府在附膝外解營。取膝上者。外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任脈者。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上頤。循面入目。衝脈者。起於氣衝。並少陰之經。俠齊上行。至胸中而散。任脈爲病。男子內結七疝。女子帶下瘕聚。衝脈爲病。逆氣裏急。督脈爲病。脊強反折。督脈者。起於少腹。以

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也。其絡。循陰器。合纒閒。繞纒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上額交頭。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脊絡腎。其男子循莖下至纒。與女子等。其少腹直上者。貫齊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脣。上繫兩目之下中。以上從素問骨空論補入央。督脈起於胞下端額前者。從少腹至胞上行。還來至胞而止。此從少腹直上。至兩目之下也。貫齊貫心入喉。喉上頤。皆爲一道也。環脣以上。復爲二道。各當目下直瞳子。故曰中央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從少腹上衝心痛。前後之脈爲病。不得前後便。衝疝病也。其女子不孕。癃痔遺溺嚢乾。督脈生病治督脈。不孕。母子不產病也。癃痔遺溺。脈從陰器上行至明。故爲此等病也。任脈衝脈。行處相似。故須細別督脈生病。療之於督脈。勿療任脈也。病本无痔字。

帶脈

是少陰之正。至關中。別走太陽心而合。上至腎。由十四椎出屬帶脈。入十一椎云。帶脈起於季肋。繞腹身一周。脈言一周。亦周脈脊也。故帶脈當十四椎。束脈帶脈。故曰帶脈也。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主潤宗筋。宗筋者。束肉骨而利機關。陽明主於水穀。故爲藏府之海。能潤宗筋。約束骨肉。利諸機關也。衝脈者。經脈之海也。主滲灌谿谷。陽明以爲藏府海。衝脈血氣壯盛。故爲經脈之海。主滲灌骨內會處。谿谷其血氣也。與陽明合於筋陰。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衝。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衝脈與陽明二脈。合於陰陽。總聚於宗筋。宗筋總二接及筋也。復會於左右氣衝。以左右陽明爲主。共屬帶脈。伪絡於督脈。以帶脈爲控帶也。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陽明經氣虛少。則宗筋之筋施縱。帶脈不爲牽引。則筋脈施弛。故足痿之。

陰陽蹻脈

黃帝問曰。蹻脈安起安止。何氣營此。蹻一作蹻。蹻蹻反。皆疾健兒。人行健疾。此脈所能。故因名也。蹻高也。此脈從足而出。以上於頭。故曰蹻脈。問其終始之處。及問此脈何藏之氣也。岐伯對曰。蹻脈者。少陰之別。起於然骨之後。上內踝之上。九卷經云。蹻脈從足至目。各長七尺五寸。總二蹻。當一丈五尺。則知陰陽二蹻。俱起於跟。皆至目內眥。別少陰於然骨之後。行於跟中。至於照海。上行至目內眥者。名爲陰蹻。起於跟中。至於申脈。上行至目內眥者。名曰陽蹻。故八十一難曰。陰陰二蹻。皆起跟中上行。陰蹻至喉。交巨髎。然骨之後。即跟。然骨之後。即跟中也。九卷與八十一難。左右並具兩蹻文尺。義皆同也。是足少陰別脈也。然骨踝中之下。少前大起骨也。直上循陰股。入陰。上循胸裏。入缺盆。上出人迎之前。入鼽。屬目內眥。合於太陽陽蹻而上行。入陰者。陰蹻脈入陰器也。此是足少陰之別。名爲陰蹻。入缺盆上行。陽蹻從風池。鼽空至口邊。會地倉承泣。與陰蹻於目兌皆相交。已別行入鼽。至目內

督。陰蹻與太陽陽蹻三脈合而上行於男之上也。氣并相還則爲濡目。氣不營。則目不合。陰陽二氣。相并相還。陰蹻故目中淚出濡澤也。若二氣不相營者。是目不和。陽盛故目不合也。黃帝問曰。氣獨行五藏。不營六府。何也。帝問陰氣少陰則者。陰蹻脈所營。陽蹻氣不營六府。故致斯問也。岐伯曰。氣之不得无行也。陰陽二氣。相注如環。故不得无行也。如水之流。如日月之行不休。故陰脈營其藏。陽脈營其府。如環之无端。莫知其紀。終而復始。水之東流。遍瑕天地。故行不休也。起於星紀。終而復始。故行不止也。三陰之脈。營藏注陽。三陽之脈。營府注陰。陰陽相注如環。此水之流。日月之行。終而復始。莫知其紀也。其流溢之氣。內溉藏府。外濡腠理。此謂二蹻之氣。黃帝問曰。蹻脈陰陽。何者當數。岐伯荅曰。男子數其陽。女子數其陰。當數者爲經。其不當數者爲絡。黃帝曰。善。男子以陽蹻爲經。以陰蹻爲絡。女子以陰蹻爲經。以陽蹻爲絡也。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陰出陽。交於目兌眥。陽氣盛則瞋目。陰氣盛則瞑目。二蹻交於目內眥。陽蹻之氣。從外入內。陰蹻之氣。從內出外。陽蹻脈盛。目瞋不合。陰蹻脈盛。則目瞑不開矣。邪客於足陽蹻。令人目痛。從內眥始。二蹻交於目兌眥。俱至目內眥。故邪客痛從內眥起也。

任脈

黃帝曰。婦人之无鬚者。无血氣乎。欲明任脈衝脈之故。因問以起。岐伯曰。任脈衝脈。皆起於胞中。上循脊裏。爲經絡海。此謂任脈起於胸中。紀絡於脣口。皇甫謐錄素問經。任脈起於中極之下。以上毛際。循腹裏。上關元。至咽喉。呂廣所注八十一難本言任脈。與皇甫謐所錄文同。檢素問無此文。唯八十一難有前所說。又呂廣所注八十一難本。任脈起於胞門子戶。俠臍上行。至胸中。九卷又云。會厭之脈。上於任脈。但中極之下。即是胞中。亦是胞門子戶。是則任脈起處同也。八十一難一至胸中。一至咽喉。此經所言。則絡脣口。又云會厭之脈。上於任脈。是衝脈至咽。言其行處。未爲終處。至脈絡脣口。滿四尺五寸。方爲極也。又八十一難任脈行。又明堂言目下巨窌承泣左右四穴。有陽蹻脈任脈之會。則知任脈亦有分歧上行者也。又任衝二脈。上行雖別。行處終始。其經是同也。舊來爲醫。任脈唯爲一道。衝脈分歧兩箱。此亦不可依也。此脈上行爲經絡海。任維諸脈。故曰任脈。胞下爲膀胱。膀胱包尿。是以稱胞。即尿脬也。胞門與子戶相近。任衝二脈。起於中也。脊裏謂不下皮肉中也。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皮部諸脈。皆以任衝二脈血氣爲大。故爲海。其浮而外者。循腹上行。會於咽喉。別而絡脣口。任衝二脈。從胞中起。分爲二道。一道徑行。內著脊裏而上。一道前行。浮外循腹上。絡脣口也。血氣盛。則充膚熱肉。血獨盛。則澹滲皮膚。生豪毛。任衝之血獨盛。則澹滲入皮膚。生鬚及毛。毛即鬚髮及身毛也。今婦人生有餘於氣。不足於血。以其數脫血故也。任衝之脈。不營其口脣。故鬚不生焉。婦人氣多血少。任衝少血。故不營口以生鬚毛也。黃帝曰。士人有其傷於陰。陰氣絕而不起。陰不用。然其鬚不去。其故何也。宦者之所獨去何也。願聞其故也。士人喪有自傷其陰。不能復起。然其鬚不落。宦刑之法。宦者陰亦不起。何因鬚獨去之也。岐伯曰。宦者去其宗筋。傷其衝脈。血寫不復。肉膚內結。口脣不營。故鬚不生之。人有去其陰莖。仍有陰囊。去其陰核。皆必去者。則知陰核並莖爲宗筋也。去其宗筋。寫血過多。肉膚結澀。內不營其口。以无其血。故鬚不生之也。黃帝曰。其病天宦者。未嘗被傷。不脫於

血。然其鬚不生。其故何也。岐伯曰。此天之所不足也。其任衝不盛。宗筋不成。有氣無血。口脣不營。故鬚不生。人有天然有者。未昔破傷。其血不脫。而鬚不生者。此以天然不足於血。宗筋不成。故鬚不生也。黃帝曰。善乎哉。聖人之通萬物也。若日月之光影。音聲之鼓響。聞其聲而知其形。其非夫子。孰能明萬物之精。見表而知裏。視微而識著。睹日月而見光影。聽音聲而解鼓響。聞五聲而通其形。察五色而辨血氣。有非岐伯至聖。通萬物之精。孰能若此也。是故聖人視其顏色。黃赤者多熱氣。青白者少熱氣。黑色者多血少氣。表內不誤。故目其色。黃赤太陽陽明之色。故多熱也。青白少陽陽明之色。故少熱也。黑爲陰色。故多血少氣也。美眉者太陽多血。通髯極鬚者少陽多血。美鬚者陽明多血。此其時然也。太陽之血。榮眉。故美眉之人。即知太陽多血。少陽之血。榮通髯。故少陽行盛通髯多則知少陽多血也。通髯髯上毛也。鬚美者則知陽明多血。鬚頤下毛也。乃是見眉鬚則知血氣多少也。夫人之常數。太陽常多血少氣。少陽常多氣少血。陽明常多血少氣。厥陰常多氣少血。少陰常多血少氣。太陰常多血少氣。此天之常數也。手足少陰太陽多血少氣。以陰多陽少也。手足厥陰少陽多氣少血。以陽多陰少也。手足太陰陽明。多血少氣。以陰陽俱多穀氣故也。此又授人血氣多少之常數也。

衝脈

黃帝曰。脈行之逆順奈何。血氣相注。如環無端。未知行身逆順如何。岐伯曰。手之三陰。從藏起手。夫衝脈亦起於胞中。上循腹而絡脣口。故經曰。任脈衝脈皆起於胞中。上絡脣口。是爲衝脈上行。與任脈同。素問衝脈起於關元。隨腹裏直上。呂廣注八十一難本云。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至咽喉。皇甫謐錄素問云。衝脈起於氣街。並陽明之經。俠臍上行。至胸中而散。此是八十一難說。檢素問無文。或可出於別本。氣街近在關元之下。衝脈氣街即入關元上行。雖不言至胸。其義亦同也。然閒又云。衝脈與陽明宗筋會於氣街。即衝脈與陽明宗筋會氣街已。並陽明之經而上。其義不異也。九卷經又云。衝脈者。十二經之海也。與少陰之本絡。起於腎下。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邪入膕中。循脛骨內廉。並少陰之經。下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其別者。邪入踝。出屬跗上。入大指之間。注諸絡以溫足脛。此脈之常動者也。前云衝脈十二經海。黃帝謂上附動者爲足少陰。岐伯所之以爲衝脈常動。前云上絡脣口。此云上出頏顙。此云少陰大絡氣街。前云起於腎下。出氣街。此云下至內踝之屬而別。前云入內踝之後。入足下。前云出屬跗上。入大指間。此云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其義並同也。則衝壯盛。與其脈起於腎下。一道下行。入足指閒。一道上行。絡於脣口。其氣壯盛。故曰衝脈也。脈從身出向四支爲順。從四支上行爲逆也。心肺在內。故爲陰也。心肺之陰起於三脈向手。故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此爲從陰之陽絡爲陽中之陰也。手之三陽。從手至頭。手之三陰之脈。從藏受得血氣。流極手指端。已變而爲陽。手三陽從手上頭。此爲從陽之陽。絡爲陽中之陽者也。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手之三陽至頭。曲屈向足。至足指端。從陽之陰。絡爲陰中之陽也。足之三陰。從足走腹。足之三陽下行至足指。極已變而生足之三陰。上至胸腹。從陰之陰。絡爲陰中之陰也。復從藏走手。如環无端。黃帝曰。少陰之脈獨下行。何也。足之三陰從足上行。皆見附上動脈。開是足三陰下行動脈。故致斯問也。岐伯曰。不然。臍下腎間動氣。人之生命。是十二經脈根本。此衝脈血海。是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海也。滲於諸陽。灌於諸精。故五藏六府皆稟而有之。是則臍下動氣。在於胞也。上下行者爲衝脈也。其下行者。雖注少陰大絡下行。然不是少陰脈。故曰不然也。夫衝脈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五藏六府皆稟

焉。其上者出於頏顙，滲諸陽，灌諸精。衝脈氣滲諸陽，血脈諸精，精者目中五藏之精。其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之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腘中，伏行脛骨內，下至內踝之後，而別。其下者並於少陰之經，滲三陰。其前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滲諸絡而溫肌肉。故別絡結則跗不動，不動則厥，厥則寒矣。脛骨與跗骨相連之處曰屬也。至此分為二道，一道後而下者，並少陰經，循於小絡，滲入三陰之中。其前而下者，至跗屬，還跗下入大指間，滲入諸陽絡，溫於足脛肌肉。故衝脈之絡，絡約不通，則跗上衝脈不動，不動則衛氣不行，失道名厥，故足寒也。黃帝曰：何以明之？帝問少陰下行，至跗常動，岐伯乃言衝脈下行，至跗上常動者，未知以何明之，令人知也。岐伯曰：以言導之，切而驗之，其非必動，然後乃可以明逆順之行也。欲知衝脈下行常動非少陰者，凡有二法，一則以言語導，衝脈少陰有動不動，二則以手切按，上動者為衝脈，不動者為少陰。少陰逆而上行，衝脈順而下行，則逆順明也。黃帝曰：窘乎哉！聖人之為道也，明於日月，徹於衆庶，其非夫子，孰能道之。窘，急也。聖人知無過遠之明於日月，故能徹照衆庶之微如此，非岐伯之智，孰能言之。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或動喘應手者，奈何？岐伯對曰：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上則脈不通，通則氣因之，故而動應手矣。

陰陽維脈

陽維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怫然脈脹，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會，命曰臨下聞，上地一尺所。陰陽之脈，在內踝上二寸，太陰之前，與陰維會。八十一難云：陽維起於諸陽之會，則諸陽脈實也，陰維起於諸陰之交，則三陰交也。陽維維於陽，則諸陽之脈也，陰維維於陰，則諸陰之脈也。陰陽不能相維，則倏然失志，不能自持。陽不維於陽，陰不維於陰也。陽維臨維，維絡於身，從苦不能遂滅，既濟經，血脈陸續，滅人入脈，兩不通也。臨下聞上地一尺所，即陽交穴，陽維郄也。陰維會，即築賓穴，陰維郄也。

經脈標本

黃帝曰：五藏者，所以藏精神魂魄也。實藏精也，心藏神也，肝藏魂也，肺藏魄也，脾藏意也，為五藏本所以不論也。六府者，所以受水穀而行化物者也。腸之府唯受所化水精汁三合，不能化物也，今就多者以為言耳。其氣內入於五藏，而外絡支節。六府受氣，化為血氣，內即入于五藏，安其血氣，外則行于分肉經絡支節也。其浮氣之不循經者，為衛氣。其精氣之行於經者，為營氣。六府所受水穀變化為氣，凡有二別，起皆上口，其浮氣浮而行者，不入經脈之中，直從於自行於四支分肉之間，廿五周，夜行五藏，廿五周，一日一夜行五十周，以奉于身，故曰衛氣，其穀之精氣，起於中焦，亦並皆上口，行於脈中，一日一夜，亦五十周，以奉於身，故曰營氣也。陰陽相隨，外內相貫，如環之无端，混乎孰能紀之。浮氣為陽為衛，隨脈從外貫內，精氣為陰為營，隨陽從內貫外也。陰陽相貫，如環之无端，相貫成和，其知終始，故如環無端也。然其分別陰陽，皆有標本虛實，所難之處。夫陰陽之氣，在於身也，如有標本，有虛有實，有所難之處也。能別陰

陽十二經者，知病之所生。十二經脈，有陰有陽，能知十二經脈，標本所在，則知邪入病生所由也。知候虛實之所在者，能得病之高下。十二經脈，上實下虛，病在下，下實上虛，病在其上，虛實為病，知下可知也。知六府之氣街者，能解經結，絫紹於門戶。街，六府氣行要道，即能率經輪穴門戶解結者也。紹，繼也。能知虛實之堅與者，知補寫之所在。知虛實與知實為厥，即能為經脈根本，則天下皆同，所以不惑者也。岐伯曰：博哉聖帝之論，臣誦盡意悉言之。讚帝所知極物之理也，盡意欲極其理也。足太陽之本在跟以上五寸中，標在兩緩命門，命門者目也。血氣所出，皆從藏府而起，今六經之本，皆在四支，其標在腧肝輪以上何也，然氣生雖從府藏為根，末在四支，比天生物，流氣從天，根成地也，跟上五寸，當承筋下，足跟上至人迎類下也。足太陰之本在中封前上四寸之中，標在背輸與舌本。足太陰脈，出足大指端內側，行於內踝下，微前商丘，上於內踝近於中封，中封，經是脈陰所行，太陰為根，此中封之前四寸之中也，末在背第十一椎兩箱一寸半脾輪，及連舌本，散在舌下也。足少陰之本在內踝下二寸中，標在背輸與舌下兩脈。足少陰脈，起小指下，邪趨絕足心，至內踝下二寸，為根也，末在背第十一椎兩箱一寸半腎輪，及出喉嚨，挾舌本也。足厥陰之本在行間上五寸所，標在背輸。足厥陰脈，出足大指端內側，行於內踝下微前商丘，行間上五寸之中，為根也，末在背第九椎兩箱一寸半肝輪也。手少陰之本在寸口之中，標在腋內動脈。手太陰之脈，出大指次指之端，上至寸口，為根也，末在腋下天府動脈也。手少陰之本在兌骨之端，標在背輸。手少陰脈，出於手小指之端，上至腕後兌骨之端，神門穴，為根也，末在背第五椎下兩箱一寸半心輪，問曰：少陰无輸，何以此中有輸？答曰：少陰天輸，即無五行五輸，不言無背輸也，故此中有背輸也，者欲明堂少陰有五輸，如別所解也。手心主之本在掌後兩筋之間二寸中，標在腋下三寸。手心主脈，出中指之端，上行至於掌後兩筋之間，間使上下二寸之中，為根也，末在腋下三寸天池也。凡候此者，下虛則厥，下盛則熱痛，上虛則眩，上盛則熱痛，此謂本標也，下謂本也，標即上也，諸本陽虛者，手足皆冷，為寒厥，諸本陽盛，則手足熱痛，為熱厥也，諸若陰虛，則為眩冒，諸標陽盛，則頭項熱痛也。故實者絕而止之，虛者引而起之。陰陽盛實，絕寫止其盛也，陰陽虛者，引氣而補起也。請言氣街。街，道也，補寫之法，須依血氣之道，故

謂言之也。胸氣有街，腹氣有街，頭氣有街，氣脈有街。謂腹頭脈四種，身之要也。四處氣行之道謂之街也。故氣在頭者，止之於腦。腦為頭氣之街，故頭有氣，止百會也。氣在胸者，止之腑與背輸。腑中肺輸，為胸氣之街，故胸中有氣，取此二輸也。氣在腹者，止之於背輸，與衝脈於臍左右之動者。脾輸及臍左右衝脈，皆為腹氣之街，若腹中有氣，取此二輸也。氣在脛者，止之於氣街，與承山踝上下。三陰氣街，並與承山至踝上下，以為脛氣之街，若脛有氣，取此三處之穴也。取此者，用鍼。取此四時之氣，宜用第七鍼也。必先按而在久，應於手，乃刺而子之。刺氣街法也，皆須按之良久，或下痛，或手下動脈，應乎知已，然後予行補寫之。所治者，謂頭痛眩仆，腹中痛滿鼻脹。頭痛眩仆，可止之於關頭氣街也。腹中痛等，取之於腹及腹氣街也。及有新積痛，可移者，易已也。積不痛者，難已也。謂腹之中，有積病，而可移者易已，積而不痛，不可移者，難已也。

經脈根結

岐伯曰：天地相感，寒暖相移，陰陽之道，孰少孰多。惟前後皆有其間，此中義例須說，即亦不待於問也。二儀之氣交，故曰相感。陰盛移為陽，陽盛移為陰，故陰陽之氣，不可偏為多少也。陰道偶而陽道奇。陽為天道，其數奇也。陰為地道，其數偶也。發於春夏，陰氣少而陽氣多，陰陽不調，若為補寫也。發於秋冬，陽氣少而陰氣多，陰氣盛而陽氣衰，則莖葉枯槁，澤而下歸，陰陽相移，何補何寫。有病發於春夏，春夏陽多陰少，是為陰陽不調，若為補寫。有病發於秋冬，秋冬陰多陽少，陰氣盛故莖葉枯槁，陰氣衰故津液歸根，是亦陰陽相移，多少不同，若為補寫也。奇邪離經，不可勝數。風寒暑濕，百端奇異，侵經絡為病，為類千殊，故不可總數也，隨別也。不知根結，五藏六府，折關敗樞，開闔而走，陰陽大失，不可復取。根，本也。結，絜也。人之不知根結，是謂府之要，故邪離經脈，折太陽骨節開，亦敗少陽骨繼樞，及開闔明之關，骨及太陽氣有失魂也。且以不知根結，令開樞闔不得有守，故陰陽失於綱紀，病成不可復取也。九鍼之要，在于終始，故知終始，一言而畢，不知終始，鍼道絕滅。終始，根結也。知根結之言，即一言也。太陽根於至陰，結於命門。此太陽根結，與標本同，唯從至陰上跟上五寸，為本有異耳。陽明根於厲兌，結於頄大頄大者，鉗耳也。此與標本終始同也。少陽根於竅陰，結於窗籠。亦與標本同也。太陽為開，陽明為闔，少陽為樞。三陰三陽之身為門，晉謂身也，門有三種，一者門闕，比之太陽二者門扉，比之陽明，三者門樞，比之少陽也。開折，則肉節殖，而暴疾起矣。故暴病者，取之太陽，視有餘不足，殖者皮肉宛焦而弱。太陽主骨氣，為開，故骨氣折殖，若病治生內敗曰殖，肉銷內敗，故暴病起，暴病起者，則知太陽開折，陽以調太陽也。闔折，則氣无所止息，而痿疾起矣。故痿疾者，取之陽明，視有餘不足。陽明主肉主氣，故肉氣折損，則正氣不能榮用，即身痿厥，使而不收，則知陽明闔折也。無所止息者，謂真氣稽留，邪氣居之。能止氣不洩，能行氣滋息者，真氣之要也。陽明闔折，則真氣稽留不用，故邪氣居之，為疾起也。樞折，則骨繇而不

安於地，故骨繇者，取之少陽，視有餘不足。少陽主筋，筋以約束骨節，骨節氣弛，无所約束，故骨搖，骨搖則知少陽樞折也。骨繇者，節緩而不收，所謂骨繇者搖也。當寢其本。骨節緩而搖動，寢骨核診鍼研寢，得其病源，然後取之也。太陰根於隱白，結於太倉。隱白，足大指端，太倉在臍中，管穴與標本不同。少陰根於涌泉，結於廉泉。少陰先出涌泉，為根，行至踝下二寸中為本，上行至結喉上廉泉為結，至舌本及腎輸為標，有此不同也。厥陰根於大敦，結於玉英，絡於膻中。厥陰先出大敦為根，行至行間上五寸所為本，行至玉英，膻中為結，後至肝輸為標，有此不同也。太陰為開，厥陰為闔，少陰為樞。門有二種，有內門，有外門，三陰為內門，三陽為外門，內門開者，是謂太陰，內門閉者，是謂厥陰，內門樞者，是謂少陰也。開折，則倉廩無所輸，鬲洞者，取之太陰，視有餘不足，故開折者，氣不足而生病。太陰主水穀，以養身肉，太陰脈氣開折，則水穀无由得行，故曰倉廩無輸也，以鍼所輸，鬲氣虛弱，洞澈无穀，故氣不足而生病也。闔折，則氣弛而喜悲，悲者取之厥陰，視有餘不足。厥陰主筋，厥陰筋氣緩緩，則无禁喜悲。樞折，則脈有所結而不通，不通者，取之少陰，視有餘不足，有結者皆取之。少陰主骨，骨氣有損，則少陰之脈不流，故有所結不通，結即少陰絡結也。足太陽根於至陰，流於京骨，注於崑崙，入於天柱，飛陽也。輸穴之中，皆六陽之脈流，井榮輸原經合，五行次第，至身為極，今此手足六陽，從根至入，流注上行，與本輸及明堂流注有所不同，此中根者，皆當彼所出，此中流者，皆當彼所過，唯手太陽流不在完骨之過，移當彼經陽谷之行，疑其此經與耳，此中注者，皆當彼行，唯足陽明至頄，扶突，流注以所出為井，此為根者，井為出水之處，故即根井也。耳，此中入者，並與彼不同，六陽之脈，皆從手足指端為根，上絡行，至其別走大絡，爭足陽明至頄，扶突，流注以所出為井，此為根者，井為出水之處，故即根井也。天柱從項大筋外，陷陷中，足太陽之正經也，飛陽在足外踝上七寸，足太陽之大絡也。足少陽根於竅陰，流於邱虛，注於陽輔，入於天容，光明也。天容在耳下曲頰，後足少陽正經也。光明在外踝上七寸，足少陽大絡也。足陽明根於厲兌，流於衝陽，注於下陵，入於人迎，豐隆也。人迎在結喉傍大脈動應手，足陽明正經也，豐隆在足外踝上八寸，舒外脈陷者中，足陽明之大絡也。手太陽根於少澤，流於陽谷，注於少海，入於天窗，支正也。天窗在曲頰下扶突後，動脈應手陷者中，手太陽之正經也，支正在腕後五寸，手太陽之大絡也。手少陽根於關衝，流於陽池，注於支溝，入於天牖外關也。天牖在頸，缺盆上，天容後，天柱前，完骨下，樂游上，手少陽正經也，外關在腕後三寸空中一寸，手少陽之大絡也。手陽明根於商陽，流於合谷，注於陽谿，入於扶突，偏歷也。扶突在曲頰下一寸人迎後，手陽明正經也，偏歷在腕後三寸，手陽明之大絡也。此所謂根十二經者，盛絡者，皆當取之。此根入經，唯有六陽，具而論者，更有六陰之脈，甘其略耳，此謂根者，皆是三經，所此十二正經，傍有絡脈，血之盛者，皆當其部內，益而取之。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一　輸穴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本輸
變輸
府病合輸
氣穴
氣府
骨空

本輸

黃帝問於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經脈之所終始。手之三陰。始於胸。終於手指。手之三陽。始於手指。終於頭。足之三陽。始於頭。終於足。足之三陰。始於足。終於胸。絡脈之所別迮。十五絡脈。皆從經府正經別走相入。五輸之所留止。各從井出。留止於合。五藏六府之所與合。五藏六經爲裏。六經六府爲表。表裏合也。四時之所出入。秋冬陽氣從皮外入至骨髓。陰氣出至皮外。春夏陰氣從皮外入至骨髓。陽氣出至皮外。藏府之所流行。藏府出於營衛二氣流行於身也。閑數之度。營衛所行閑數度量。淺深之狀。絡脈爲淺。經脈爲深。高下所至願聞其解。經脈高上於頭。下至於足。此之九義。並請聞之。岐伯答曰。請言其次。次者。井榮輸經合等。陰陽五行次第也。肺出少商。少商者。手大指內側也。爲井。肺脈從藏而起。出至大指次指之端。今至大指之端。還入於藏。此依經脈順行。從手逆數之法也。井者。古者以泉源出水之處爲井也。掘地得水之後。仍以本爲名。故曰井也。人之血氣出於四支。故脈出處以爲井也。手足三陰皆以木爲井。相生至於水之合也。手足三陽皆以金爲井。相生至於土之合也。所謂陰脈出陽至陰而合。陽脈出陰至土而合也。溜於魚際。魚際者。手魚也。爲滎。腕前大節之後。狀若魚形。故曰手魚也。脈出少商。溢入魚際。故曰滎也。爲迴反。注於太淵。太淵者。魚後下陷者之中也。爲輸。輸送致滎也。八十一難曰。五藏輸者。三焦行氣之所留止。故肺氣與三焦之氣送致滎於此處。故名爲輸也。行於經渠。經渠者。寸口之中也。動而不居。爲經。寸口之中。十二經脈。歷於染道。故曰經。居。停也。太陰之脈。動於寸口不息。故曰不居。經者。通也。肺氣至此常通。故曰經也。入於尺澤。尺澤者。肘中之動脈也。爲合。手太陰經也。如水出井以至海。爲合。脈出指井。至此合於寒藏之氣。故名爲合。解餘十輸。皆倣於此。諸輸穴名。義已明。榮具釋也。心出中衝。中衝者。手中指之端也。爲井。溜於勞宮。勞宮者。掌中中指本節之內間也。爲滎。明堂一名五星也。掌中動脈也。注於大陵。大陵者。掌後兩骨之間方下者也。爲輸。行於間使。間使道兩筋之間三寸之中也。有過則至。无過者止。爲經。方下。陷中也。三寸之中者。三寸之際也。有虛實之過。則氣使至此。無過不至。故止也。明堂此手心主經下。有手少陰五輸。此經所說心不受邪。故手少陰无輸也。入於曲澤。曲澤者。肘內廉下陷者之中也。屈而得之。爲合。手心主經也。肝出大敦。大敦者。足大指之端。及三毛之中也。爲井。足大指端及三毛。皆是大敦。脈陰脈井也。溜於行間。行間者。大指之間也。爲滎。明堂。足厥陰脈溜滎手也。注於大衝。大衝者。在行間上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輸。明堂本爲後二寸。或一寸半陷中也。行於中封。中封者。在內踝前一寸半陷者中也。使逆則宛。使和則通。搖足而得之。爲經。氣行曰使。宛不伸也。屈也。明堂內踝前一寸。仰足而取之陷者中。仰足乃得之也。入於曲泉。曲泉者。輔骨之下。大筋之上也。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厥陰經也。明堂在膝內輔骨下。大筋上。小筋下陷中也。脾出隱白。隱白者。足大指之端內側也。爲井。溜於大都。大都者。本節之後。下陷者之中也。爲滎。注於太白。太白者。腕骨之下也。爲輸。腕骨在大指本節之後。踝骨之前高骨是也。行於商丘。商丘者。內踝下陷者之中也。爲經。明堂足內踝下微前。入於陰之陵泉。陰之

腕泉者，輔骨之下陷者之中也，屈伸而得之，爲合，足太陰經也。（腕下內側輔骨下也。）腎出湧泉，湧泉者，足心也，爲井。（明堂一名湧泉，在足內踝前起地衝也。）溜於然谷，然谷者，然骨之下也，爲滎。（明堂一名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即此大骨爲然骨。）注於太谿，太谿者，內踝之後，跟骨之上，陷骨之中也，爲輸。（明堂跟骨上動脈也。）行於復溜，復溜者，上踝二寸，動而不休也，爲經。（明堂一名昌陽，一名伏白，足少陰脈動不休也。）入於陰谷，陰谷者，輔骨之後，大筋之下，小筋之上也。按之應手，屈膝而得之，爲合，足少陰經也。（明堂在膝內輔骨之後，按應手，謂按之手下覺異也。）膀胱出於至陰，至陰者，足小指之端也，爲井。（明堂在足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也。）溜於通谷，通谷者，本節之前，爲滎。（明堂通谷者，小指外側，本節前陷中也。）注於束骨，束骨者，本節之後也，爲輸。（明堂在足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也。）過於京骨，京骨者，外踝之下也，爲原。（踝下動氣者，人之生命，十二經之根本也，故名曰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主行三氣，經營五藏六府，故原者三焦之始稱也。是以五藏六府皆有原也。腧之即出大泉，心之原出大陵也，肝之原出大敦，脾之原出太白，腎之原出大溪，手少陰經原出神門，掌後兌骨之端，此皆以輸爲原者，以輸是三焦所行之氣，留止處也。六府原者，髓原出丘墟，胃原出衝陽，大腸原出合谷，小腸原出完骨，膽經原出京骨。三焦原出陽池，六府者腧也，三焦行於諸陽，故置一輸名原，不應五時也，所以府有六輸，亦與三焦共一氣也。）行於崑崙，崑崙者，在外踝之後，跟骨之上也，爲經。入於委中，委中者，腘中也，爲合，委而取之，足太陽經也。（明堂在腘中央約文中動脈也。）熊出於窞陰，窞陰者，足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明堂足小指次指端去爪甲角如韭葉。）溜於俠谿，俠谿者，小指次指之間也，爲滎。（明堂小指次指故骨間，本節前陷中。）注於臨泣，臨泣者，上行一寸半陷者中也，爲輸。（明堂在小指次指本節後間陷者中，去俠谿一寸半也。）過於丘墟，丘墟者，外踝之下陷者之中也，爲原。（明堂外踝下如前陷者中，去臨泣三寸也。）行於陽輔，陽輔者，外踝之上，輔骨之前，及絕骨之端也，爲經。（明堂无及，及即兩處也。）入於陽之腧泉，陽之腧泉者，在踝外陷者中也，爲合，伸足而得之，足少陽經也。（明堂在除下外踝也。）胃出於厲兌，厲兌者，足大指之內，次指之端也，爲井。（明堂去爪甲角如韭葉也。）溜於內庭，內庭者，次指外間陷者中也，爲滎。（明堂足大指次指外間也。）注於陷谷，陷谷者，中指內閒，上行二寸陷者之中也，爲輸。（明堂足大指次指外間，本節後陷者中，去內庭二寸也。）過於衝陽，衝陽者，足趺上五寸陷者中也，爲原，搖足而得之。（明堂一名會原，足趺上五寸骨間動脈上，去陷谷三寸也。）行於解谿，解谿者，上衝陽一寸半陷者中也，爲經。（明堂解谿一名會原，足趺上五寸半陷上也。）入於下腕，下腕者，膝下三寸，胃外三里也，爲合，復下三寸爲巨虛上廉也，復下三寸爲巨虛下廉也。大腸屬上，小腸屬下，足陽明胃腧也。大腸小腸，皆屬於此，足陽明經也。（人迎如鼎，鼎下三寸，一寸，當一里也，三里以下三寸之下上下處，上原爲上廉，下原爲下廉，以在脛骨外側，故名爲廉，足陽明脈行此處中，大腸之氣，在上廉中，與陽明合，小腸之氣，在下廉中，與陽明合，故曰大腸屬上，小腸屬下也。）三焦者，上合於手少陽，出於關衝，關衝者，手小指次指之端也，爲井。溜於液門，液門者，小指之間也，爲滎。注於中渚，中渚者，本節之後也，爲輸。過於陽池，陽池者，在腕上陷者之中也，爲原。（陽池明堂一名別陽，在手表腕上陷中也。）行於支溝，支溝者，腕上三寸，兩骨間陷者中也，爲經。入於中渚，中渚者，在肘外大骨之上，陷者中也，爲合，屈肘而得之。（明堂在肘外大骨之後肘後一寸，兩筋間陷中也。）三焦下輸，在於足太陽之前，少陽之後，出於腘中外廉，名曰委陽，此太陽之絡也。手少陽經也。（上焦如霧，中焦如瀉，下焦如瀆，此三焦之氣，上下皆通，故上輸在背第十三椎下兩傍各一寸半，下輸在此太陽之間，出腘外廉，是太陽絡三焦，下行氣衆之處，故曰下輸也。）足三焦者，太陽之所將，太陽之別也，上踝五寸，而別入貫腨腸，出於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約下焦。（腨腸兌反，腨腸也，腎腧獨氣，足太陽將原氣，別使三焦之氣，出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陷中，爲原，上踝五寸，別入貫腨腸，出委陽，並太陽之正，入絡膀胱，下焦，即膀胱也，原氣太陽，絡於膀胱，藏約膀胱，使溲便調也，以此三焦原氣行足，故名足三焦也。）盛則閉癃，虛則遺溺，遺溺則補，閉癃則瀉，小腸上合於手太陽，出於少澤，少澤者，小指之端也，爲井。（明堂一名少吉，去爪甲下一分陷中。）溜於前谷，前谷者，手小指本節之前，陷者中也，爲滎。（明堂在手小指外側中也。）注於後谿，後谿者，本節之後也，爲輸。（明堂在手小指外側，本節後陷中也。）過於完骨，完骨者，在手外側腕骨之前也，爲原。（明堂在手外側腕中，此起骨爲完骨，此經名完骨，胡端反。）行於陽谷，陽谷者，在兌骨之下陷者中也，爲經。（明堂在手外側腕中也。）入於小海，小海者，在肘內大骨之外，去肘端半寸陷者之中也，伸臂而得之，爲合，手太陽經也。（明堂肘乃得之。）大腸上合於手陽明，出於商陽，商陽者，大指次指之端也，爲井。（明堂一名商明，一名絕陽，大指次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也。）溜於二間，二間在本節之前，爲滎。（明堂二間在手大指次指本節前內側陷者中也。）注於三間，三間在本節之後，爲輸。（明堂一名虎口，在大指歧骨間也。）行於陽谿，陽谿者，在兩筋之間，陷者中，爲經。（明堂一名中魁，在腕中上側兩筋間也。）入於曲池，曲池者，在肘外輔曲骨之中也，屈肘而得之，爲合，手陽明經也。是謂五藏六府之輸，五五廿五輸，六六卅六輸。（心不受邪，手少陰無輸，故五藏各五輸，有廿五輸，依明堂手少陰有五輸，總有卅輸，六府有原輸，故有卅六輸，皆是藏府之氣，發致集於此穴，故名爲輸也。）六府皆出足三陽，上合於手者也。（六府，足陽明脈，上合手陽明，足太陽，上合手太陽，足少陽，上合手少陽也。）缺盆之中，任脈也，名曰天突，一次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也，名曰人迎，二次

脈手陽明也，名曰扶突。三次脈手太陽也，名曰天窗。四次脈足少陽也，名曰天容。五次脈手少陽也，名曰天牖。六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七次脈頸中央之脈督脈，名曰風府。腋內動脈，手太陰也，名曰天府。腋下三寸，手心主也，名曰天池。（此言脈在頸項頸腋之下，次以任脈在陰，於前中，督脈在陽，以於後中，任之左右，六陽為次，兩側腋下，二陰所行，此之十輸脈之要者也。）刺上關者，呿不能欠。（上關開口有孔，刺之有傷，不得開口，故不能欠也。呿，丘庶反，張口也。）刺下關者，欠不能呿。（下關合口有孔，刺之有傷，不得合口，故不能呿也。）刺犢鼻者，屈不能伸。（犢鼻在膝臏下，骭上俠解大筋中，刺之傷筋，筋病故不能伸也，明堂无禁也。）刺內關者，伸不能屈。（內關在手掌後，去腕二寸，別走手少陽，手心主絡，明堂无禁，刺之傷骨，骨傷伸不能屈也。）手陽明，次在其外，不至曲頰一寸。（手陽明，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不至曲頰，故去曲頰一寸是也。）手太陽，當曲頰。（手太陽循頸上頰，頰，曲頰也，近牙車是也。）足少陽，在耳下曲頰之後。（足少陽支從耳後出，走耳前，至目兌眥後，故在耳下曲頰後是。）手少陽出耳後，上加完骨之上。（手少陽上項，俠耳後，故直上出耳上角，完骨在耳後，故上加完骨上是也。）足太陽，俠項大筋之中髮際。（兩大筋中髮際，此太陽輸也。）陰尺動脈，在五里，五輸之禁。（陽為寸，故陰為尺，尺之中，五藏動脈在肘上五里，五輸大脈之上，明堂云五里在肘上三寸，手陽明脈氣所發，行向裏大脈中央，禁不可刺，灸十壯，左取右，右取左，大脈五藏大脈氣輸也，故禁刺不禁灸也。）肺合大腸，大腸，傳導之府也。（傳導糟粕令下也。）心合小腸，小腸者，受盛之府也。（胃化糟粕，小腸受而盛也。）肝合膽，膽者，中精之府也。（膽不同腸胃受傳糟粕，唯藏精液於中也。）脾合胃，胃者，五穀之府也。（受五穀之味也。）腎合膀胱，膀胱者，津液之府也。（膀胱盛尿，故曰津液之府也。）少陰屬腎，腎上連肺，故將兩藏矣。（足少陰脈貫肝入肺中，故曰上連也。腎受肺氣，腎便有二，將為兩藏。八十二難曰五藏亦有六者，謂腎有兩藏也。）三焦，中瀆之府也，水道出焉，膀胱是孤之府也。（中瀆藏府中也。下焦如瀆，從上焦下氣，津液入於下焦，下焦津液流入膀胱之中，无藏為合，故曰孤之府也。）此六府之所與合者也。（府之聚也，五穀消，須氣味，皆聚於中，故六皆名府，氣府內與六府氣通，故曰合也。）春取絡脈諸滎大經分肉之閒，甚者深取，閒者淺取之。（春時陽氣始生，微弱，未能深至經中，故取絡脈，及取諸滎並大經分肉之閒也。）夏取諸輸孫絡肌肉皮膚之上。（陽氣始長，熱薰腠理，內至於經，然後脈致氣盛，故取諸輸孫絡之分，腠理肌肉皮膚之上也。）秋取諸合，餘如春法。（陰氣始殺，猶未能盛，故取諸輸及以合也。春時陰氣衰少，為陽氣初生為微，秋時陽氣衰少，為陰氣始生為微，故如春法，取絡滎大經分肉之閒，亦隨病間甚深淺為度也。）冬取諸井諸輸之分，欲深而留之。（冬時足少陰氣急緊，足太陽伏沈，故取諸井，以下陰氣，取滎以實陽氣，皆深為之者也。）此四時之序，（從於四時行療次序。）氣之所處，（隨於四時，人氣在處也。）病之所舍，（隨於四時，邪之所居也。）藏之所宜也。（療五藏病，依四時所宜也。）轉筋者，立而取之，可令遂已。（人立筋病緩，故立燔鍼刺之。）痿厥者，張而刺之，可令立快。（手足痿厥，開張即得其輸，然後刺之。）

變輸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變，以主五輸，願聞其數。岐伯曰：人有五藏，藏有五變，變有五輸，故五五廿五輸，以應五時。（五時謂春、夏、長夏、秋、冬也。）黃帝曰：願聞五變。岐伯曰：肝為牡藏，其色青，其時春，其音角，其味酸，其日甲乙。心為牡藏，其色赤，其時夏，其日丙丁，其音徵，其味苦。脾為牝藏，其色黃，其時長夏，其日戊己，其音宮，其味甘。肺為牝藏，其色白，其音商，其時秋，其日庚辛，其味辛。腎為牝藏，其色黑，其時冬，其日壬癸，其音羽，其味鹹。是謂五變。（肝心陽於木火，故為牡藏。脾肺腎陰於土金水，故為牝藏。牡牝五藏，五色五時，五音五味，故有其五之變也。）黃帝曰：以主五輸奈何？岐伯曰：藏主冬，冬刺井。（冬時萬物收藏，故五藏主冬也。井為木也，木春也，春時萬物始生，如井中泉水，冬時萬物始萌，如井水深未出，而刺之者，刺井輸也。）色主春，春刺滎。（春時萬物初生，鮮華，故五色主春。滎火也，火夏也，夏時萬物榮長如水流溢，春時萬物始生未榮而刺之者，亦刺滎輸也。）時主夏，夏刺輸。（夏時萬物榮華，四時之際，故五時主夏。輸土也，主長夏也，長夏之時，萬物盛極，如水致聚，夏時萬物榮未盛極，而刺之者，亦刺輸穴也。）音主長夏，長夏刺經。（長夏萬物榮盛，音律和四時之序，故五音主於長夏。經金也，金秋也，秋時萬物將殺，長夏之時萬物盛而未殺，而刺之者，亦刺經穴也。）味主秋，秋刺合。（秋時萬物皆熟，衆味並盛，故五味主秋也。合水也，水冬也，冬時萬物收藏，如水之入海，秋時萬物收而未藏，而刺之者，亦刺合穴也。）是謂五變，以主五輸。（是為五變主五行輸也。）黃帝曰：諸原安合以致六輸？（五變合於五輸，原之一輸與何物合？）岐伯曰：原不獨應五時，以經合之，以應其數，故六六卅六輸。（六府者陽也，人之命門之氣，乃是腎間動氣，為五藏六府十二經脈性命根，故名為原。三焦者原氣之別使，通行原之三氣，經營五藏六府，故原者三焦之尊稱也。不應五時，與諸經而合，以應其數，故有六六卅六輸也。）黃帝曰：何謂藏主冬，時主夏，音主長夏，味主秋，色主春？願聞其故。岐伯曰：病在藏者，取之井。（井木也，井主心下滿，是肝為滿也，冬時心下滿病，刺其井者，遣其本也。）病變於色者，取之滎。（滎火也，滎主身熱，是心為熱也，春時身熱之病，刺其滎者，亦遣其本也。）病時間時甚者，取之輸。（輸土也，輸主體重節痛，時間時甚，是脾為病也，夏時節痛，時閒時甚，刺其輸者，亦遣其本也。）病變於音者，取之經。經滿而血者，（經金也，金主喘欬寒熱，經血而滿，是肺為病也，長夏喘欬寒熱，經血而滿，刺其經者，亦遣其本也。）病在胃，及以飲食不節得病者，取之於合。（合水也，合主逆氣而泄，是胃為病也，秋時飲食不節，逆而泄，刺其合者，亦遣其本也。）故命曰味主合。（故味病主合也。）是謂五變。

黃帝曰：善。（以原不應五時，故有五變也。）問曰：春取絡脈分肉，何也？答曰：春者木始治，肝氣生，肝氣急，其風疾，經脈常深，其氣少，不能深入，故取絡脈分肉閒也。（絡脈浮淺，經脈常深，春時邪在絡脈分肉閒，故取之也。）曰：夏取盛經分腠，何也？曰：夏者火始治，心氣始長，脈瘦氣弱，陽氣流溢，熏熱分腠，內至於經，故取盛經分腠，絕膚而病去者，邪居淺也。（陽氣偏盛，故脈瘦氣弱也。熱氣內至於經，外溢外膚，故取盛經分腠淺處也。）所謂盛經者，陽脈也。（三陽盛經也，夏日其經熱盛，故取其盛經部內分腠。）曰：秋取經輸者，何也？曰：秋者金始治，肺將收殺，金

將膀火，陽氣在合，陰氣初勝，溼氣及體，陰氣未盛，未能深入，故取輸以寫陰邪，取合以虛陽邪，陽氣始衰，故取於合。輸者，腧穴也，秋病在輸者，故取其輸以寫陰邪，陽衰在合，故取於合以寫陽邪也。曰：冬取井滎何也？曰：冬者水始治，腎方閉，陽氣衰，少陰氣緊，巨陽伏沈，陽脈乃去，緊盛也，巨陽是大陽，氣伏沈在骨也。故取井以下陰逆，取滎以實陽氣，故取井滎，春不鼽衄，此之謂也。井寫水也，滎寫火也，冬合之時，取井滎者，冬陰氣盛，逆取其春井，寫陰邪也，逆取其夏滎，補其陽也，故冬无偏滎，春不鼽衄也。

府病合輸

黃帝曰：余聞五藏六府之氣，滎輸所入爲合，今何道從入，入安道過，願聞其故。問諸府脈之滎輸之合，行盛至虛也。岐伯答曰：此陽脈之別，入于內屬于府者也。此言合者，取三陽之脈，別屬府者，稱合，不取陰脈，以陽脈內屬於府，邪入先至於府，從入於藏故也。黃帝曰：滎輸與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滎輸治外經，合治內府。五藏六府，滎輸未至於內，故但療外經之病，此言合者，唯取陽經屬內府者，以療內府病也。黃帝曰：治內府奈何？岐伯答曰：取之於合。黃帝曰：合各有名乎？岐伯答曰：胃合入於三里，胃氣循足陽明脈，合於三里，故胃有病取之三里，療胃府也。大腸合入於巨虛上廉，大腸之氣，循足陽明脈合巨虛上廉，故大腸有病，療巨虛上廉也。小腸合入于巨虛下廉，小腸之氣，循足陽明脈合巨虛下廉，故小腸有病，療巨虛下廉也。三焦合入于委陽，三焦之氣，循足太陽合於委陽，故三焦有病，療於委陽。膀胱合入于委中，膀胱之氣，循足太陽脈，下合委中，故膀胱有病，療於委中也。膽合入于陽陵泉，膽氣循足少陽脈，下合陽陵泉，故膽有病，療陽陵泉也。黃帝曰：取之奈何？岐伯答曰：取之三里者，低跗取之，巨虛者，舉足取之，委陽者，屈伸而索之，委中者，屈而取之，陽陵泉者，正立跪膝，輸與來反引也。黃帝曰：願聞六府之病，六府與六輸而合，療內府之病，而未知府病之形也。岐伯答曰：面熱者，足陽明病，以下言手足陽明病，面熱，陽明脈起面，故足陽明病，面熱，當候也。鼽衄者，手陽明病，手陽明脈行於鼽後，故鼽衄血見，手陽明病候也。兩跗之上，脈堅者陷者，足陽明病，此胃脈也，足陽明，下足跗，入大指間，故跗上脈堅若陷，足陽明病候。大腸病者，腸中切痛而鳴溏，溏，冬日重感於寒則洩，當臍而痛，不能久立，與胃同候，取巨虛上廉。以下言六府病形，並取穴所在，當臍痛者，遍腸大腸也，大腸當臍，故病當臍痛也，與胃同候者，大腸之氣，與胃足陽明合巨虛上廉，故同候之，雖徒角反，腸中水聲也。胃病者，腹脹，胃管當心而痛，上交兩脅，鬲咽不通，食飲不下，取之三里。胃管當心痛者，胃脈，足陽明之正，上至鼻，入於缺盆，屬胃散肺，上通於心，上鬲咽，其足陽明大絡，循經骨外廉，上絡頭，故胃管及當心兩痛，上交於脅鬲中，并咽，并不得通也。小腸病者，少腹痛，腰脊

控尻而痛，時窘之後，小腸當少腹，附脊空，腰髖當故少腹腰脊控尻而痛，時窘之後，大便之處也。當耳前熱，若寒甚，若獨眉上熱甚，小腸手太陽，上頰至目兌皆，卻入耳中，故小腸病，當此處及熱也。及手小指次指之間熱，若脈陷者，此其候手太陽也，取巨虛下廉。手太陽脈出行之處，故此處熱脈陷以爲候也。三焦病者，腹氣滿，少腹尤堅，不得小便窘急，尤甚也。溢則爲水，留則爲脹，候在足太陽之外大絡，絡在太陽少陽之間，亦見于脈，取之委陽。下焦溢則爲水也，太陽少陽之間，三焦下輸委陽也。膀胱病，少腹偏脹而痛，以手按之，則欲小便而不得，偏脹者，大脹不脹也，此府病也。肩上熱，若脈陷，及足小指外側，及脛踝後皆熱，若脈陷，取之委中央。膀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下項，循脛踝後，至足小指外側，故膀胱病，循脈行處熱及脈陷，以爲候也。膽病者，善太息，膽病則魂神不靜，故好太息也。口苦，歐宿汁，膽氣溢水穀，故口苦歐宿汁。心下澹澹恐，如人將捕之，膽病心動怖畏，故如人將捕之。嗌中吩吩然數唾，候在足少陽之本末。吩吩，謂聞喉之中，如有物聞也，若雖反，足少陽本在瞳子之旁，標在窗籠，即本末也。亦視其脈之陷下者灸之，其寒熱也，取之陽陵泉。脈陷下者，寒，故灸之也，寒熱取陽陵泉，通行鍼灸也。黃帝曰：刺之有道乎？岐伯曰：刺此者，必中氣穴，无中肉節，中氣穴則鍼遊于巷，中肉節則肉廣痛。以下行鍼法也，中於內者，不著分內之間，中於節者，不鍼骨穴之內，皆不進巷也，巷謂街巷，穴之處也。補寫反，則病益篤。虛而寫之，實而補之，故曰反也。中筋則筋緩，中筋不中其輸，則筋傷無力，故緩也。邪氣不出，與眞氣相薄，亂而不去，反還內著，用鍼不審，以順爲逆，黃帝曰：善。若中內節及中於筋，不當空穴，邪氣不出，與眞氣相薄，正邪相亂，更爲內病也，以其用鍼不善，雖疾故也。

氣穴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氣穴三百六十五，以應一歲，未知其所謂，願卒聞之。三百六十五穴，十二經脈之氣發會之處，故曰氣穴也。岐伯稽首再拜曰：窘乎哉問也，其非聖帝，孰能窮其道焉，固請溢意，盡言其處，黃帝捧手逡循而卻曰：夫子之開余道也，目未見其處，耳未聞其數，而目以明，耳以聰矣。聖帝言溢意，窮究學也，溢意卻志也，處三百六十五穴也，捧手逡卻，卻謂兩卻，服膺之謂也，雖未即事見聞，因言其知，故已聰明也。岐伯曰：此所謂聖人易語，良馬易御，黃帝曰：非聖人易語也，世言其具數，開人意也。帝言岐伯以有道，補言其實意，雖非聖帝，亦可知矣。今余所方問者，此眞數也，如發蒙解惑，未足以論也，然余願夫子溢志，盡言其處，今皆解其意，請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余所問者，但可發蒙解惑，而未足以爲至極之論也，唯願夫子發志言之，藏之不敢失聽也。岐伯再拜而起曰：臣請盡之，脣與心相控而痛，

所治天突與十椎，及上紀下紀，上紀者，胃脘也，下紀關元也。任脈上於脊裏，當經絡海，其浮而外者，循腹裏，當脾上脘，至咽喉，絡脣口，故背胸相控痛者，任脈之病也，此皆諸穴是任脈所主，所以取之也。邪聚陰陽，左右如此，其病前後痛，滿胸脅，而痛不得息，不得臥，上氣短氣，偏痛脈滿起，邪出尻脈，絡胸支心，貫鬲上肩，加天突，邪下肩，交十椎，下藏。貫此脈行處生病，皆是腎脈所為，下藏者，下絡腎藏也。藏輸五十六。五藏各有五輸，合廿五輸，此一箱手足為腎，今兩箱合論，故有五十穴也。府輸七十二穴。六府各行六輸，合廿六輸，此亦一箱手足為腎，今兩箱合論，故有七十二穴也。熱輸五十九穴，水輸五十七穴，頭上五行，行五五五廿五穴，中脘兩傍，傍五，凡十穴，大杼上兩傍各一，凡二穴，目瞳子浮白二穴，兩髀脈中二穴，犢鼻二穴，耳中多所聞二穴，眉本二穴，完骨二穴，項中央一穴，枕骨二穴，上關二穴，大迎二穴，下關二穴，天柱二穴，巨虛上下四穴，曲牙二穴，天突一穴，天府二穴，天牖二穴，扶突二穴，天窗二穴，肩解二穴，關元一穴，委陽二穴，肩貞二穴，肩髃二穴，臂一穴，肓輸二穴，背輸二穴，脊輸二穴，膂輸二穴，分肉二穴，踝上橫骨二穴，陰陽蹻四穴，凡三百六十五穴，鍼之所由行也。以上九十九穴，通察諸病也。水輸在諸分，熱輸在氣穴，寒熱輸在兩骸脈中二穴。以上皆三種之輸穴之所在，骸核皆反，骨也，別本為骸，於胲反，骨端曲處也。大禁廿五，在天府下五寸。三百六十五穴中有大禁者五，里穴也，天府以下五寸，五五廿五，往寫此穴氣，氣盡而死，故為大禁也。問曰，少陰何以主腎，腎何以主水，問少陰之脈，主之所由也。答曰，腎者至陰也，至極也，腎者陰之極也。陰者盛水也，陰氣合水，故曰盛水。腎者少陰，少陰者冬脈也，一曰肺者，氣為不然也，少陰亦盛也，少陰之脈盛，屬於冬分也。故其本在腎，其末在肺，皆積水也。腎脈少陰，上入肺中，故曰末在肺也，所以腎之與肺，母子上下，俱積水也。問曰，腎何以能聚水而生病，腎為至陰，兼水，未知何由生病。答曰，腎者胃之關門，關門不利，故聚水而從其類，上下溢於皮膚，故為附腫。胃主水穀，胃氣閉塞不利，腎因兼水，肺氣之應，溢於皮膚，故為附腫，附扶府反，與腐同義也。問曰，諸水皆生於腎乎，答曰，腎者牝藏也，地氣上者，屬於腎而生水液，故曰至。牝藏也，地氣陰氣也，陰氣盛，水上屬於腎，生於津液也，故以腎為牝藏也。勇而勞甚，則腎汗出，汗出逢風，內不得入其藏，而外不得越於皮膚，客於六府，行於皮膚，傳為附腫，本之於腎，名曰風水。勇者，腎用力勞甚，腎上勝，則汗出，邪風因入，其風往來，內不得入府之餘藏，外不得洩府之皮膚，聚水客於六府之中，行於皮膚，傳為附腫，其本腎風所為，故曰風水也。問曰，水輸五十七處者，是何所主也，答曰，腎輸五十七穴，精陰之所聚也，水所從出入也，以下言水輸也，腎為精陰，故水輸液出入也，皆腎為主也。尻上五行，行五者，此皆腎輸也，尻上五行，合廿五輸者，有非腎脈所出，皆言腎輸，以其近腎，並在腎部之內，腎氣所及，故皆稱腎輸也。故水

病下為附腫大腹，而上為喘呼不得臥者，標本俱病也，故肺為喘呼，腎為水腫，標為肺也，本為腎也，肺為喘呼，腎為水腫，二藏共為水病，故曰俱病也。肺為逆，故不得臥。肺以主氣，肺病氣逆，故曰水病不得臥也。灸之相輸受者，水氣之所留也。腎以主水，肺以主氣，故曰分之，二氣通滲，故曰相輸受也，相輸受者，水之與氣，並留止也。伏菟上二行，行五者，此腎之所腫也。伏菟以上各二行者，左右四行，合有廿輸者，皆是腎氣，足少陰筋衝脈所衝之輸也。三陰之所交結於腳者也，踝上各一行，行六者，是三陰脈交結腳者，從踝以上，左右各有一行，行六輸，合有十二輸，故總有五十七穴也。此腎脈之下行者也，名曰太衝。衝脈上出於胡頸，下者注足少陰大絡，以下伏行，出跗間，故曰腎脈下行，名曰太衝也。凡五十七穴，皆藏陰之終也，水之所客也。此皆陰穴，皆腎之藏藏所終之輸，水客之舍也。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子言治熱病五十九輸，余論其意，未能別其處也，願聞其處，因聞其意，岐伯曰，頭上五行，行五，以越諸陽之熱逆者，以下皆熱輸也，人頭為陽，故頭上廿五輸，以起諸陽熱者也。大杼膈輸，缺盆背輸，此八者，以寫胸中之熱，杼，除呂反，膈輸，膈中輸也，背輸，肺輸，此八前後近胸，故寫胸中熱也。氣衝三里，巨虛上下廉，此八者，以寫胃中之熱，此八皆是胃脈足陽明所貫之輸，故寫胃中熱氣也。雲門髑骨，委中髓空，此八者，以寫四支之熱，雲門近肩，髑骨在肩，並向手臂也，委中在腳，髓空在腳，一名腰輸，皆主於腎，故寫四支之熱也。五藏輸傍五，此十者，以寫五藏之熱，皆太陽五藏之輸，左右各有五輸，故有十輸，以寫五藏之熱也。凡此五十九穴者，皆熱之左右也，皆熱病左右之輸也。問曰，人傷於寒而傳為熱，何也，答曰，夫寒甚則生熱，夫陽極則陰，陰極則昇，是以寒極生熱，熱極生寒，寒熱之極，變斯乃物理之常也，故熱病發曰惡寒，就本為名也。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五藏之輸，出於背者，五藏之輸者，有在手足，今者欲聞背之五輸也。岐伯對曰，胸中大輸，在杼骨之端，杼骨一名大杼，在於五藏六府輸上，故是胸之脈中氣之大輸者也。肺輸在三椎之間，心輸在五椎之間，鬲輸在七椎之間，肝輸在九椎之間，脾輸在十一椎之間，腎輸在十四椎之間，皆俠脊相去三寸所，輸，尸句反，送致也，此五藏輸挾脊，即椎間相去遠近，皆與明堂同法也。即欲得而驗之，按其處應中而痛解，乃其輸也。以下皆取輸法也，縱數同，不應寸數，按之痛者為正。灸之則可，刺之則不可，氣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以火補者，毋吹其火，須自滅也，以火寫者，疾吹其火，傳其艾，須其火滅也。鍼之補寫，前後數言，故於此中，皆與補寫火機其處正氣深，故曰補也，吹令熱入，以攻其病，故曰寫也，傳音付，以手抽傳其艾，欲之使火氣不散也。欲知背輸，先度其兩乳間，中折之，更以他草度去其半已，即以兩隅相柱也，乃舉以度其背，令其一隅居上，當脊大椎，兩隅在下，當其下隅者，肺之輸也，復下一度，心輸也，復下一度左角，肝輸也，右角，脾輸也，復下一度，腎輸也，是謂五藏之輸，灸刺之度也。以上言量背輸法也，雖不同者，但人七尺五寸之軀，雖小法於天地，无一

經不備也。故天地造化數乃無窮，人之輸穴之分，何可同哉。昔神農氏錄天地間金石草木三百六十五種，法三百六十五日，濟時所用。其不錄者，或有人識用，或無人識者，蓋亦多矣。次黄帝取人身體三百六十五穴，亦法三百六十五日，身體之上移於分寸，左右差異，取病之輸，實亦不少。至如扁鵲灸經取穴及名字，即大有不同。近代秦承祖明堂、曹子氏灸經等所承別本，處所及名亦皆有異，而除疾遣病，又復不少，正可以智量之，適病為用，不可全言非也。而並為非者，不知大方之論，所以此之數法，獨人設教，行與素足猛也。黄帝問於岐伯曰：余以知氣穴之處，游鍼之居，願聞孫絡谿谷，亦有所應乎？岐伯曰：孫絡三百六十五穴會，以應一歲，以下言孫絡之會也。十五絡脈從經脈生，謂之子也。小絡從十五絡生，乃是經脈之孫也。孫絡與三百六十五穴氣會，以法一歲之氣也。以溢奇邪，以通營衛，溢，謂溝溢，水行處也。孫絡行於奇邪營衛之氣，故曰溢。溢，火過反。稽留營溢，氣濁血著，外為發熱，內為少氣。若稽留營血溢中不行，遂令血濁血著，皮膚發熱，營衛不行，故曰少氣也。疾寫毋怠，以通營衛，見而寫之，毋問所會。如此孫絡血氣溢壅不通，有血之處即疾寫之，以通營衛，不須求其輸會所生疑慮。黄帝曰：善。願聞谿谷之會。岐伯曰：分肉之大會為谷，肉之小會為谿，肉分之閒，谿谷之會，以行營衛，以會大氣。以下言分肉相合之所，自有大小，大者稱谷，小者名谿，更復小者以為溝溢，皆行營衛，以會邪之大氣也。邪溢氣壅，脈熱肉敗，營衛不行，必將為膿，以下言氣壅成膿以為癰疽。邪氣客此谿谷溝溢之閒，擁溢留止，營衛氣擁，脈熱肉腐，稱為壅膿也。內消骨髓，外破大膕，留於節腠，必將為敗。氣壅為熱，消骨破膕，留於骨節，湊於腠理，以為癰疽，遂至敗亡也。積寒留舍，營衛不居，寒內縮筋，時不得伸，內為骨痺，外為不仁，以下言寒氣留積谿谷溝溢為痺不仁也。命曰不足，大寒留於谿谷。寒氣留積為痺不仁者，命曰陽氣不足，大寒留於谿谷溝溢故也。谿谷三百六十五會，亦應一歲。人之大小分肉之閒有三百六十五會也。其小痺淫溢，循脈往來，微鍼所及，與法相司。寒痺之氣入於腠理，以為微痺淫溢，流於脈中，循脈上下往來為痛，可用小鍼相司為當也。黄帝曰：善。乃辟左右再拜而起曰：今日發蒙解惑，藏之金匱，不敢復出，乃藏之金蘭之室，署曰氣穴所在。帝以道尊德貴，屈敬故也。金蘭之室，藏書府也。岐伯曰：孫絡之脈別經者，其血盛而當寫者，亦三百六十五脈，並注於絡，傳注十二絡脈，非獨十四絡脈也。舉可寫孫絡注大絡之數也。並注皮部十二絡也。十二別走絡脈並任督二脈為十四絡也。脾之大絡從脾而出，不從脈起，故不入數。言皆孫絡傳注十二之絡，非獨注於十四絡也。內解寫於中者十脈。解，別也。其諸絡脈別者，內寫十脈也。十脈，謂五藏脈，兩箱合論，故有十也。

氣府

足太陽脈氣所發者七十三穴：兩眉頭各一，攢竹穴二也。入髮項二寸閒半寸，額上入髮一寸，後從項入髮一寸，故曰入髮項二寸，閒亦有一寸中處，故曰半寸也。傍五相去二寸，其浮氣在皮中者凡五行，明堂傍相去一寸半，有此不同也。其浮氣，足太陽浮氣在此五行穴之下也。行五，五五廿五。廿五穴者，謂上五，上星並入髮一寸以

上則通前處，當顖橫斷，於五脈上凡有五處，處各五穴，當中顖會、前頂、百會、後頂、強間五也。督脈兩傍足太陽五處、承光、通天、絡卻、玉枕左右十也。足太陽兩傍足少陽臨泣、目窗、正營、承靈、腦空左右十也。太陽為二陽之維，故皆屬太陽，都廿七也。項中大筋兩傍各一，兩傍天柱二穴，廿九也。風府兩傍各一，天牖二穴，三十一也。俠脊以下至尻廿一節十五閒各有一，大椎以下至尻尾廿一節，十五閒兩傍各有一輸，為卅輸，六十一也。委中以下至足小指傍各六輸，從足小指上至委中，有井、滎、輸、原、經、合等，左右十二輸，都七十三也。足少陽脈氣所發者五十二穴：兩角上各二，兩角上謂天衝、曲鬢，左右四穴也。耳前角上各一，頷厭左右二穴，六也。客主人各一，一名上關，二穴，八也。下關各一，下關，耳前動脈二穴，十也。耳下牙車之後各一，大迎一名髓空，二穴，十二也。缺盆各一，缺盆一名天蓋，二穴，十四。腋下三寸，脇下下至胠八閒各一，腋下左右三寸閒，泉液、輒筋、天池三穴，脇下至胠，章門、維道、日月三穴，正經氣發也。腹哀、大橫，此二穴正經雖不言發，近處三正經氣也。帶脈、五樞，此二穴少陽別氣至也。上節一穴，少陽脈絡別至也。左右廿二，卅六穴也。是則腋下三寸為脇，脇下八閒之外為胠，則胠脇之言可別矣。髀樞中傍各一，環跳所部，左右四穴，卅八也。膝以下至足小指次指各六輸，足少陽井等六輸，左右十二，五十二也。足陽明脈氣所發者六十二穴：額顱髮際傍各三，頭維、本神、曲差，左右六穴也。面鼽骨空各一，鼽，巨尤反，鼻爽也。有云鼻齆病非也。顴髎左右二穴，八也。明堂雖不言氣發之，陽明正別上頰係目系，故至顴髎也。大迎之骨穴各一，左右二穴，十也。缺盆外骨各一，天髎左右

二穴，十二也。天髎，足陽明大絡至此穴也。膺中骨閒各一，膺中膺窗也，左右二穴，十四也。俠鳩尾之外，當乳下三寸，俠胃脘各五，乳根、不容、承滿、梁門、關門，左右十穴，廿四也。俠臍廣三寸各三，太一、滑肉、天樞，左右六穴，卅也。下臍二寸俠之各六，外陵、大巨、水道、歸來、府舍、衝門，左右十二穴，卌二也。太陰脈穴，更無別數，所以亦入陽明也。氣街動脈各一，氣街左右二穴，卌四。伏菟上各一，髀關二穴，卌六。三里以下至足中指各八輸，分上所在穴空，井、滎等六輸及巨虛上下廉，左右十六穴，六十二也。巨虛上廉，足陽明與大腸合；巨虛下廉，足陽明與小腸合，故左右合有十六也。手太陽脈氣所發者廿六穴，[illegible]廿字也。目內行各一，睛明左右二穴。巨骨下骨穴各一，巨骨左右二穴，四也。曲腋上骨穴各一，曲垣左右二穴，六也。柱骨出陷者各一，肩井二穴，八也。上天容四寸各一，足太陽近天牖，手太陽無天容，字錯，當所發，左右八穴，十六。肩解各一，秉風左右二穴，十八。肩解下三寸者各一，天宗、臑俞、肩貞，左右六穴，廿四。肘以下至於手小指本各六輸。六輸左右十二穴，卅六也。手陽明脈氣所發者廿二穴：鼻空外廉、項上各一，迎香、天窗，左右四穴。天窗去手陽明絡近，故得其氣也。大迎骨空各一，大迎左右二穴，六也。柱骨之會各一，柱骨左右二穴，八也。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中過此二穴，故得其氣也。髃骨之會各一，肩髃二穴，十也。肘以下至手大指次指本各六輸，肘下六輸左右十二穴，廿二也。手少陽脈氣所發者卅三穴：鼽骨下各一，顴髎二穴。眉本各一，絲竹空左右二穴，四也。角上各一，懸厭左右二穴，六也。下完骨後各一，天牖左右二穴，八也。項中足太陽之前各一，大椎、大杼左右，為中三穴，十一。扶突各一，扶突左右二穴，十三也。扶突近手少陽經也。肩貞各一，肩貞左右二穴，十五。肩貞下三寸分閒各一，肩髎、臑會、消濼，左右六穴，廿一也。肩

鄭注會，近乎少陰也。肘以下至手小指次指本各六輸。六輸，左右十二穴，世三也。一曰廿八者，數不同也。發其諸陽脈氣所發者廿六穴。項中央三，項中央者，項內也。督脈氣所發者廿六穴，項中央三，督脈上入風池，即爲信也。大椎以下至尻廿節間各一，骶下凡廿一節椎法，督脈竹尸反，此經骨尾骨從骨爲正。大椎至骶廿一節，有廿間，間有一穴，則廿六穴也。明堂從尾端上項，下至瘠門，有十三穴，大椎以下至骶骨長強廿一節，有十一穴，凡廿四穴，督脈氣所發者，與此不同，未詳也。任脈之氣所發者十八穴，喉中央二，廉泉天突。鳩尾下三寸，胃脘五寸，胃脘以下，下至橫骨八寸，半一脈法。鳩尾以下至橫骨，一尺六寸，寸有一穴，有十六穴，並已前有一十八穴也。五藏之輸各五，凡五十穴，足少陰舌下，厥陰毛中急脈，各一。五藏之輸有廿五，用前合論，故有五十，足少陰至舌下一穴，亦不與明堂同，厥陰毛中急脈，當是兩骨，故有五。手少陰各一，陰陽蹻各一，手足諸魚際，氣所發者，凡三百六十五穴。呼少陰左右二穴，陰蹻所生眼海，陰蹻所起申脈，左右四穴，手魚際足魚際，足太陰脈大白二穴，總廿六穴，脈有三百八十四穴，此言三百六十五穴者，舉大數爲言，過與不及，不爲非也。三百八十四穴，乃是諸脈發穴之義，若準明堂，取穴不盡，仍有遺取。

骨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風者百病之始也，以鍼治之奈何？岐伯曰：風從外入，令人振寒，汗出頭痛，身重惡風，寒，治在風府，調其陰陽，不足則補，有餘則寫。風爲百病之源，風初入身，凡有五種，一者振寒，二者汗出，三者頭痛，四者身重，五者惡風寒，總成實取之風府，風府受風要處也。大風頸項痛，刺風府，風府在上椎。大風，謂用鍼落，大風病也，在上椎者，大椎上入腦戶而至風府。大風汗出灸譚譚，譚譚在背，下俠脊傍三寸所，脈之，令病者呼譚譚，譚譚應手，從風憎風，刺眉頭。上應一之反，下應火之反，謂病辭也，風起則風病發，故曰從風，皆取於眉竹也。失枕在肩上之橫骨間，失枕爲病，可取用上橫骨間，謂柱骨間。折，使擔臂齊肘，正灸脊中，除脇絡季脇，引少腹而痛。折，使中也，謂使引臂當肘，灸脊中，除脇絡，季脇與少腹相引牽病也。脹，刺譚譚，譚譚在足太陽，故大腸脈，刺譚譚也。腰痛不可以轉搖，急引陰卵，刺九竅與痛上九竅在腰尻分間。入竅與腰痛爲九竅，此經竅字皆聯空穴也。鼠瘻寒熱，還刺寒府，寒府在膝外解營。寒熱府，在膝外側之督穴也，名曰解溪也，瘻骨間。取膝上外者，使之拜，取足心者，使之跪。凡取膝上外解使拜者，屈膝伏也，取抱泉者，屈膝至地，身不伏，當跪也。督脈起少腹以下骨中央，女子入繫廷孔，其孔溺孔之端。骨中，尻下大骨空中也，下入骨空中，女子繫尾穴端，男子繫莖也。其絡循陰器，合纁間，繞纁後，別繞臀，至少陰，與巨陽中絡者合，少陰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與太陽起於目內眥，

督脈絡也，繞陰器，合於巨闕，繞唇後復合，繞後亦分爲二，並繞臂，至足少陰，及足太陽二絡合，足少陰之脈，上腎貫脊屬腎，腎是太陽脈，從頭額上至目內眥而出也。上額交頭，上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而止。其男子循莖下至纁，與女子等。從目內眥出已，別連上額，至項上相交已，左右入腦中，還出別，別下項，各循肩髆之內，俠脊下至腰中，合循膂絡腎，從頭額出處，上鼻上下項下至脈骨，氣發於穴，餘行之處，並不發之穴也。其少腹直上者，貫臍中央，上貫心，入喉，上頤環唇，上繫兩目之下中央。有人足此少腹直上者，不知思審，謂此督脈，以爲任脈，殊爲乖錯也。此生病，從少腹上衝心而痛，不得前後，爲衝疝，其女子不字，癃痔遺溺，溺乾，督脈生病，治督脈。是八種病，督脈所生，故從督脈之穴也。治在骨上甚者，在臍下營。以下言從督脈穴，骨上是脊骨上，督脈也，臍下營者，督脈本也，營亦穴處也。其上氣有骨者，治其喉中央，在鉄鈹中者。有骨上氣，喘鳴脈也，喉中央，廉泉也，鉄鈹中央，天突穴也。其病上衝喉者，治其漸，漸者上俠頤。上俠頤者，是大迎穴道也。挛膝伸不屈，治其楗。挛不得屈伸，謂變起，反在側，輔骨以臨上，橫骨以下名楗也。坐而膝痛，治其楗，俠輔骨相接之處爲楗。立而暑解，治其厭關。人立安節，解處熱，治其厭關，厭關也。膝痛，痛及拇指，治其關。關指，小關指也，足少陰是太陽脈，行關中至足小指，故療其關也。坐而膝痛，如物隱者，治其關。關上髀樞，髀關也。膕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背內，卻足太陽背輸內也。連骺若折，治陽明中輸。骺，骨端不得屈伸，連骺脈，其輸若折者，療足陽明中輸，足陽明中輸，脛是巨虛上廉也，脛輸穴也。其關也。腨痛不可屈伸，治其背內。背內，卻足太陽背輸內也。連骺若折，治陽明中輸。骺，骨端不得屈伸，連骺脈，其輸若折者，療足陽明中輸，足陽明中輸，脛是巨虛上廉也，脛輸穴也。若別，治巨陽少陽榮。若別，別治足太陽足少陽二脈榮穴也。淫淫不能久立，治少陽之維，在外踝上四寸。淫淫，淫淫，怪脈，維脈，少陽光明穴也，少陽維者，在四寸中也。輔骨上，橫骨下，爲犍，俠輔爲機，膝解爲骸關，俠膝之骨爲患骸，骸下爲輔，輔上爲腘，腘上爲關，項橫骨爲枕。膝輔骨上橫骨下爲犍，膝解處爲骸也，項橫骨，項上風後玉枕也，枕孔是反又音完。水輸五十七穴者，尻上五行，行五，伏菟上兩行，行五，左右各一行，行五，踝上各一行，行六穴。謂已前水輸，今復重言者，此言水骨空，水輸主骨故重言也。髓空腦後三分，在卽際，兌骨之下，一在新髮下，一在項中，復骨下，一在脊骨上空，在風府上，脊骨下空，在尻骨下空，數髓空，在面俠鼻，或骨空在口下，當兩肩，兩髆骨空，在髆中之陽，臂骨空在陽，去踝四寸，兩骨之間，股骨上空，在股陽，出上膝四寸，脂骨空，在輔骨之上端，股際骨空，在毛中動脈下，尻骨空，在髀骨之後，相去四寸，運骨有滲理，無髓空，易髓无空。骨骨上有孔，五髓液液，入此骨孔，髓腦髓也，此骨空髓數，所在髓分，此骨可知者，不可知者，故置而不數也，兩肩有木爲骨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二 營衛氣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曰營氣之道內榖爲寶榖入于胃乃傳之肺流（以上從靈樞營氣篇補入）溢於中布散於外（榖入胃已精粹下流溢精液脈得其氣流注五藏布散六府）精專者行傳於經隧常營無已終而復始是謂天地之紀（精專血氣常營无已名曰營氣也）故氣從太陰出注於陽明上行抵脾從脾行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注大指間與太陰合（以下言營行十二經脈也氣營氣也營氣起於中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注手太陰手陽明乃之足陽明也）上行抵脾從脾注心中循手少陰出腋下臂注小指之端合手太陽上行乘腋出頏內注目內眥上頞下項合足太陽循背下尻行注小指之端（足太陽脈注心中從心中循手少陽脈行極合者合二手小指端也上頞下項者十二經中手太陽脈支者別上頞抵鼻至目內眥手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頞者循手太陽氣起目內眥合足太陽之氣與之共行上頞下項脈並循合頞冷无經也）循足心注足少陰上行注腎從腎注心外散於胸中循心注脈出腋下臂入兩筋之間入掌中出中指之端還注小指次指之端合手少陽上行注膻中散於三焦從三焦注膽出脅注足少陽

下行至跗上復從跗注大指間合足厥陰上行至肝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入頏顙之竅究於耳門其別者上額循顛下項中循脊入繞是督脈也絡陰器上過毛中入臍中上循腹裏入缺盆下注肺中復出太陰此營氣之行逆順之常也（問曰肝脈足厥陰上貫膈布脅肋循喉嚨之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顛此言足厥陰脈循喉嚨究於耳門循顙入繞是督脈者未知督脈與足厥陰脈同異何如答曰足厥陰脈從肝上注肺上循喉嚨上至於額與督脈會督脈自從耳門上額至腦下項入繞與厥陰不同此言別者上額下項入繞是督脈與足厥陰脈耳門別於厥陰之脈循督脈上額至腦下項入繞絡陰器上循腹裏入缺盆復別於督脈注於肺中復出手太陰之脈此是督氣循列臣數營行之道與足厥陰及督脈各異也經脈密會脈上發孔耳門是孔也道別者在手循臂而出循肩而入在足循脛而出此爲營氣行道順常也）黃帝曰願聞營衛之所行皆何道從行岐伯答曰營出於中焦衛出於上焦（夫三焦者上焦在胃上口主內而不出其道在脈中中焦在胃中口不上不下主腐熟水穀其道在脈外下焦在胃下口主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主出而不內其道在脈下一寸營出中焦者出胃中口也衛出上焦者出胃上口也）黃帝曰願聞三焦之所出（前問營衛二氣所出出於三焦本知上焦衛氣出於何處故致斯問）岐伯曰上焦出於胃上口並咽以上貫膈布胸中走腋循太陰之分而行灌注陽明上至舌（咽胃之際名胃上口胃之上口出氣部循咽上布於胸中腋循神脈手太陰行至大指次指之端注手陽明脈胃循手太陽行至大指次指之端注手陽明脈胃循上唇上至下齒中氣弱於舌故曰上至舌也夫聞上焦所出與營氣同所行之道與營共行也）下足陽明（其脈並出挾口夾人中左之右右之左上挾鼻孔與足陽明合足陽明下行至足太陰者與營氣俱行也）常與營俱行於陽廿五度行於陰亦廿五度一周也故五十周而復大會於手太陰（營氣行晝故即行陽也行夜故即行陰也其氣循廿八脈十六丈二尺晝行廿五周夜行廿五周故一日一夜行五十周平旦會手太陰脈也一晝有一周五十周當日夜一大周夫上焦衛氣循營氣行部而復始常行無已也）黃帝曰人有熱飲食下胃其氣未定汗則出或出於面或出於背或出於身半其不循營衛氣之道而出何也岐伯曰此外傷於風內開腠理毛蒸理洩衛氣走之固不得循其道此氣慓悍滑疾見開而出故不得從其道故曰漏洩（漏之冰反火氣上行也衛氣在於脈外分肉之間腠理皆風因熱飲食毛蒸理洩腠理內開氣勞喘反急也悍胡旦反勇也言衛氣勇急故不循其道而出其汗血之間洩風也）黃帝曰願聞其中焦之所出岐伯曰中焦亦並胃口出上焦之後此所謂受氣者泌糟粕蒸津液化其精微上注於肺脈乃化而爲血以奉生身（泌音必中焦在胃中口中焦之氣從胃中口出已並胃上口出上焦之後五穀之氣也泌去糟粕蒸津液之汁化其精微者注入手太陰脈中變赤爲血以奉生身）莫貴於此故得獨行於經隧命曰營氣（人眼受血所以能視手之受血所以能握足之受血所以能步身之所貴莫先於血故得行於十二經脈之道以奉於身故曰營氣也隧道也故中焦營氣也）黃帝曰夫血之與氣異名同類何也岐伯曰營衛者精氣也血者神氣也故血之與氣異名同類焉故奪血者無汗奪氣者無血故人生有兩死而毋兩生（營衛者人之精氣血者神氣故精非血不行血非精氣不生故人生有兩死而毋兩生也）

之氣，面肿弗坐也，故比之　水氣无異也，肿坐亦死，併氣奔死，故有兩死也，有坐亦生，有氣亦生，謂有二即生，故肿陽生也。黃帝曰：願聞下焦之所出，岐伯答曰：下焦者，別迴腸，注於膀胱，而滲入焦膀胱焉。迴腸，大腸也，下焦在腎下，當脐就上口，主分別清濁不內，此下焦膀胱也，清泌別汁，循下焦滲入膀胱，此下焦氣之所出也，謂就腎也。黃帝曰：人飲酒亦入胃，穀未熟而小便先下，何也？岐伯答曰：酒者，熟穀之液也，其氣悍以滑，故後穀入而先穀出焉。其氣悍者酒為液，穀之氣熟故氣悍。黃帝曰：善。余聞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此之謂也。上焦之氣，如霧在天，霧合水氣，雷如雷鳴也，漚尾豆反，久漬也，中焦主氣在腹中，調一腹間之氣也，下焦之氣，泄彼等如傳瀆，流在地也。

營衛氣行

黃帝問於伯高曰：夫邪氣之客於人也，或令人目不瞑不臥出者，何氣使然？邪者人為病，目閉不得合，臥起方　起也。伯高答曰：五穀入於胃也，其糟粕、精液宗氣分為三隧。宗，總也，隧，道也，糟粕、精液宗氣分為三隧。故宗氣積於胸中，出於喉嚨，以貫心肺，而行呼吸焉。糟粕清液，宗氣下流，以為血液，其清者宗氣積於胸中名曰氣海，其氣貫於心肺，出入喉嚨之中，而行呼吸一也。營氣者，泌其津液，注之於脈，化而為血，以營四末，內注五藏六府，以應刻數焉。營氣起於中焦，泌五穀津液，注於肺脈，呼太陰中，化而為血氣，注手氣貫於心肺，出入喉嚨之中，而行呼吸一也。衛氣者，出其悍氣之慓疾，而先行四末分肉皮膚之間，而不休者也，晝日行於陽，夜行於陰，其入於陰也，常從足少陰之分間行於五藏六府，衛氣起於上焦，上行至目，行手足三陽已，夜從足少陰分，上行五藏，至晝行三陽，如是行五藏，行六府者，夜行五藏之時，藏屬府故晝行也，以府在內故三也。今厥氣客於藏府，則衛氣獨衛其外，衛其外則陽氣盛，陽氣盛則陰氣益少，陽蹻滿，是以陽盛，故目不得瞑。厥氣，邪氣也，邪氣若從內藏府中，則令衛氣不得入於藏府，衛氣唯得衛外，則陽益盛，陽盛要益也，謂府內氣不行，則內氣益少，陽蹻之脈，在外晝目，今陽蹻盛，故目不得合也，瞑，晝眠。黃帝曰：善。治之奈何？伯高曰：補其不足，寫其有餘，調其虛實，以通其道，而去其邪，不足，陰氣也，有餘，外陽氣。飲以半夏湯一劑，陰陽以通，其臥立至。以下，皆半夏湯方，以除陽氣，陽氣既消，內外氣通，則目合得臥。黃帝曰：善。此所謂決瀆壅塞，經絡大通，陰陽和得者也，願聞其方，請聞水壅決之用，通陰陽氣，結塞，等之故，願聞決瀆所以開通其方也。伯高曰：其湯方以流水千里以外者八升，揚之萬遍，取其清五升，煮之，炊以葦薪，大沸，漉米一升，治半夏五合，徐炊，令竭為一升半，去其滓，飲汁一小杯，日三稍益，以知為度，故其病新發者，覆杯則臥，汗出則已矣，久者三飲而已。飲盡覆杯即臥，汗出病已

名，言病盡愈也，三飲者，一升半為一剂，久病三隧即塞不至一剂，新病一隧即塞也。黃帝曰：余聞十二經脈，以應十二經水，十二經水者，其五色各異，清濁不同，人之血氣若一，應之奈何？十二水，謂經渭海脈，按渭脈經江河濟淮，此十二水，十二經所法，以應五行，故色各異也，江清河濁，即清濁不同也，若如此，人血脈如一，若為彼十二經水也。岐伯曰：人之血氣苟能若一，則天下為一矣，惡有亂者乎？人之血氣苟能一，謂無惡者，不可得變於十二經水，正以血脈十二經不同，故得應於十二經水，所以有相亂也。黃帝曰：余問一人，非問天下之來，岐伯曰：夫一人者，亦有亂氣，天下之來，亦有亂氣，其理為一耳。非直天下來人，血脈有亂，一人自有十二經脈，故有亂也。黃帝曰：願聞人氣之清濁，岐伯曰：受穀者濁，受氣者清，受穀之謂，胃氣也，受氣之清，肺氣也。清者注陰，陰，肺也。濁者注陽，陽，胃也。濁而清者上出於咽，穀氣濁而清者，上出咽口以為嗜氣也。清而濁者則下行，穀氣清而濁者下行，經脈之中，以為營氣。清濁相干，命曰亂氣。清者為陰，濁者為陽，清濁相干，則陰陽氣亂。黃帝曰：陰清而陽濁，濁者有清，清者有濁，別之奈何？問清濁之狀也。岐伯曰：氣之大別，氣之細別多種，今言其大略耳。清者上注於肺，肺，穀之清氣，上注於肺。濁者下流於胃，穀之濁者，下流於胃。胃之清氣上出於口，胃中穀氣，蒸而為清者，上出口以為嗜氣。肺之濁氣下注於脈，內積於海，注脈者，肺氣下注十二經，并積於海中以為氣海，而成呼吸也。黃帝曰：諸陽皆濁，何陽獨甚乎？諸陽皆清，諸陽皆濁，諸陽之脈皆濁，決如何獨甚乎？受中之陽也。岐伯曰：手太陽獨受陽之濁，胃者，諸陽水穀之海，手小陽小腸受穀，於後傳與大腸，大腸傳出糞穢，是為小腸受穀，小腸獨受陽之濁也。手太陰獨受陰之清，其清者上走空竅，肺脈手太陰受清氣，其有二別，有清濁之氣，行於三百六十五絡，皆上於面，濁之氣，上行目兩眥，其別氣走耳目鼻口，其濁氣上出於鼻兩窗，其濁氣出於唇口，為味，皆是乎太陰濁氣行之故也。其濁者下行諸經，乎太陰濁而濁者，下入於脈，行十二經中也。諸陰皆清，足太陰獨受其濁，六陰之脈皆清，是太陰以是濁脈，陰上水穀濁氣，故足太陰受陰之濁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清者其氣滑，濁者其氣濇，此氣之常也，故刺陽者深而留之，刺陰者淺而疾之，清濁相干者，以數調之。諸陽多以清者為陽，濁者為陰，此經皆以數之性氣為別為陽，陰之精氣為清為濁，有此不同也，故人氣清而滑者，刺淺而疾之，其氣濁而濇者，則深而留之，陽清濁氣并氣，以調之，數數也。黃帝曰：經脈十二者，別為五行，分為四時，何失而亂，何得而治？岐伯曰：五行有序，四時有分，相順則治，相逆則亂。相順者，十二經脈皆有五行四時之分，隨氣生者，隨之為分，順為和為順，逆為失為亂也。黃帝曰：何謂相順？岐伯曰：經脈十二者，以應十二月，十二月者，分為四時，四時者，春夏秋冬，其氣各異，營衛相隨，陰陽以順，清濁不相干，如是則順而治。營在脈中，衛在脈外，內外相順，故曰相隨，亦相隨行相隨和也。黃帝曰：何謂逆而亂？岐伯曰：清氣在陰，濁氣在陽，營氣在脈內，衛氣為陽也，清氣在脈外，為衛為陽也。營氣順行，脈衛氣逆行，營衛氣順逆十二經而行也，營之悍氣，上至於目，衛足太陽，至足指端，故曰順行，其悍氣散者，復從目，衛手太陽，向手指，是為逆行也，此其常也。清

謂相干。亂於胸中。是謂大惋。惋音因。謂氣入陰陰氣入陽。即言謂亂也。言氣逆行。言氣順行。即逆順亂也。故氣亂於心。則煩心密嘿。俛首靜伏。密嘿。煩心不欲言也。亂於肺。則俛仰喘喝。接手以呼。脚手太陰脈行臂。故脚氣亂。脚及臂手因所以接手以呼也。亂於腸胃。則爲霍亂。腸胃之中。善霍亂之氣。相搏爲亂。故曰霍亂。言亂。亂長也。亂於臂胫。則爲四厥。四厥謂四支冷。或四支熱也。亂於頭。則爲厥逆。頭重眩仆。厥逆頭重。謂頭暈。或熱重而眩仆也。黃帝曰。五亂者。刺之有道乎。岐伯曰。有道以來。有道以去。審知其道。是謂身寶。有道者。理其亂使從其道。黃帝曰。善。願聞其旨。岐伯曰。氣在於心者。取之手少陰經心主輸。氣在於心。取手少陰經者。上經云。心不受邪。今氣在心者。爲不受邪也。若言邪在心之包絡。即是唯察手心主之經。何爲心病二經俱獨。故知心者亦受邪也。故謂手少陰手心主二經。各第三輸也。氣在於肺。取之手太陰經。足少陰輸。手太陰經。肺之本輸。足少陰輸。乃是腎脈。以其腎脈上入於肺。上下氣通。故上取大陰經。下取足少陰輸。氣在於腸胃。取之足太陰陽明。下者取三里。足太陰脾脈也。脾胃府藏。陰陽氣通。故謂胃氣。取足太陰陰也。陽明之脈。是胃木經。胃之上輸在背。下輸在三里也。氣在於頭。取之天柱大杼。足太陽脈行頭。天柱大杼。並是足太陽脈氣所會。故取之。不知。取足太陽經輸。取前二穴。不覺者。可取足太陽第二經穴及第三輸也。氣在於臂。足少陽經脈。胫臂之經。故取足少陽經輸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曰。徐入徐出。謂之導氣。補者徐入疾出。寫者疾入徐出。是謂通導營衛之氣使之和也。補寫無形。所以刺法。所以刺法。補寫無形無狀。所以刺法。補寫之是非有餘不足。及風氣之邪也。故補者補寫之妙意使之和也。黃帝曰。光乎哉道。明乎哉論。請著之玉板。命曰治亂。帝歎岐伯之言有二。一周所言光揚大道。二周所論道巧。故請傳之不朽也。

營五十周

黃帝曰。余聞周五十營。岐伯答曰。天周廿八宿。宿卅六分。鳥獸大率言耳。其實周卅六分。人氣行一周。周晝夜周。一千八分。其實千分耳。餘皆六全數。之。故周八分也。周各卅五分七分分之五。周千分也。知多餘者。下云氣行一周。日行廿分。氣行百分。人晝夜五十周。故知一千分也。日行廿八分。人經脈上下。左右前後。廿八脈。周身十六丈二尺。日行廿分。人經脈一周。百八分。餘脈也。以上下文會之可知也。以應廿八宿。漏水下百刻。以分晝夜。以廿八脈氣之周身。上應廿八宿。漏水之數。晝夜之分。俱周編。故人一呼脈再動。氣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氣行三寸。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息之間。日行亦一分。故不言日行之數。十息氣行六尺。日行二分。一息六寸。十息故六尺也。二分。謂廿七分分之四分也。二百七十息。氣行十六丈二尺。氣行交通於中。一人氣十息行亦未一分也。十三息半。周一分也。一周於身。下水二刻。日行廿分。十息六尺。故二百七十息。氣行一百六十二尺。又日行廿分者。十息得廿七分之廿。百息得二百二百息得四百二百七十息得五百四十分。以廿七除之。周爲廿分也。五百卅

息。氣行再周於身。下水四刻。日行卅分。卅一周身之數。二千七百息。氣行十周於身。下水廿刻。日行五宿廿分。十倍十周。故日行二百分也。言各卅六分。故爲五宿廿分也。由此言之。故知五十周。以一千分爲實也。一萬三千五百息。氣行五十營於身。水下百刻。日行廿八宿。漏水皆盡。脈終矣。此人晝夜之息數。氣行廿八脈之一參。與宿漏相舉。所謂交通者。并行一數。謂二手足脈氣並行。而以一數之。即氣行三寸者。兩氣各三寸也。兩二氣之行。相交於中。故曰交通。上有交通之文。故云所謂也。故五十營備得。盡天地之壽矣。壽即終之義也。天地以廿八宿下水百刻爲一參也。氣凡行八百一十丈。即廿八脈相盡五十周之數也。

衛五十周

黃帝問於伯高曰。願聞衛氣之行。出入之合。何如。伯高答曰。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辰。子午爲經。卯酉爲緯。天周二十八宿。而面有七星。四七廿八星。房卯爲緯。虛張爲經。經云。虛張爲經者。錯矣。南方七宿。虛爲中也。是故房至畢爲陽。昴至尾爲陰。無云昴至尾爲陰。是錯心者也。陽主晝。陰主夜。故衛氣之行。一日一夜。五十周於身。晝日行於陽廿五周。夜行於陰廿五周。於五藏。晝行手足三陽。終而復始廿五周。夜行五藏。終而復始廿五周也。是故平旦陰氣盡。陽氣出於目。目張。則氣上行於頭。循項下足太陽。循背下至小指之端。行於五藏。陰氣盡也。衛氣出目。衛足太陽氣出於目也。小指之端。足小指外側端也。其散者。別於目兌眥。下手太陽。下至小指之端外側。其散者。別目兌眥。下足少陽。注小指次指之間。以上循手少陽之分。下至小指次指之間。別者。至耳前。合於頷脈。注足陽明。下行至跗上。入足五指之間。其散者。從耳下。下手陽明。入大指之間。入掌中。皆才皆反。是謂一日。日匿。散者。衛之悍氣。衛足太陰脈。而行營別。故曰散者別目兌眥。目之兌眥。有手太陽。無足太陽。今言別者。足太陽脈。係於目系。其氣至於兌眥。故衛氣別目兌眥。下手太陽。至小指之端外側也。行此手足太陽一周時也。衛之悍氣別者。謂足陽明也。入五指間者。謂足陽明足少陽。兩小指大指之間。別者。謂手少陽。至於小指次指之間。二周時也。衛之悍氣別者。合於頷脈。謂足陽明也。入掌中者。手陽明脈。不入掌中。而言入者。手陽明脈氣。雖不至掌中。衛之悍氣。循手陽明。終至掌中。三周時也。其至於足也。入於目。目內眥下行。陰分復合於目。爲一周。衛之悍氣。至日行手足三陽已。從於足心。循足少陰脈上。復合於目。以爲行陽一周。如是晝日行廿五周。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一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八。並上俱言行陽廿五周。人氣行身一周。復行第二周內。十分中之八分。即日行之一舍也。日行二舍。人氣行三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三舍。人氣行於身五周。與十分身之四。日行四舍。人氣行於身七周。與十分身之二。日行五舍。人氣行於身九周。日行六舍。人氣行於身十周。與十分身之八。日行七舍。人氣

行於身十二周於身，與十分身之六，日行十四舍，人氣行廿五周於身，有奇分十分身之四，人氣晝日行陽廿五周於身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言四誤也。陽盡而陰受氣矣，其始入於陰，常從足少陰注於腎，腎注於心，謂之陽氣晝日行三陽廿五周已，夜行於五藏廿五周，腎脈支從肺出絡心，故衛氣謂之注心者也，衛氣夜行五藏，皆從能知注於所知之藏，以篇次也。心注於肺，心脈直者，手少陰復從心系卻上肺，故衛氣謂心注肺者也。肺注於肝，肝脈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故衛氣謂肺注肝者也。肝注於脾，肝脈挾胃脈注脾，故衛氣謂肝注脾也。脾復注於腎，爲一周，脾脈足太陰，從下入少腹，氣生於腎，故衛氣謂之注腎者也。是故夜行一舍，人氣行於陰藏一周，與十分藏之八，亦如陽之行廿五周而復合於目，謂行陽中日行一舍，人氣行身一周，復行後周十分身之八分，此夜行一舍，人氣行陰藏一周，復行後周十分藏之八，與晝行陽廿五周數同，亦有廿五周，合五十周，復合於目，終而復始也。陰陽一日一夜合，有奇分十分身之二，行陰奇分十分身之二，行陽奇分，亦有十分藏之二，其數同也。是故人之所以臥起之時有早晏者，奇分不盡故也。黃帝曰：衛氣之在於身也，上下往來，不以期候氣而刺之，奈何？伯高曰：分有多少，日有長短，春秋冬夏各有分理，然後常以平旦爲紀，以夜盡爲始，是故一日一夜，水下百刻，廿五刻者，半日之度也，常如是毋已，日入而止，隨日之長短，各以爲紀而刺之，陰候其時，病可與期，失時反候，百病不治，故曰：刺實者，刺其來也，刺虛者，刺其去也，此言氣存亡之時，以候實虛而刺之，刺實者，衛氣來而實者，可刺而寫之，衛氣去而虛者，可刺而補之。是故謹候氣之所在而刺之，是謂逢時，補寫之道，必須候於衛氣所在刺之。病在三陽，必候其氣之加在於陽分，而刺之，病，謂在手足三陽，刺之可以用藥除病之道也，刺在三陰，刺之可以取藥除病之道也。水下一刻，人氣在太陽，在太陽者，在手足太陽也，水下二刻，人氣在少陽，在少陽者，謂是手足少陽，水下三刻，人氣在陽明，在陽明，謂是手足陽明也，水下四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五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六刻，人氣在少陽，水下七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八刻，人氣在陰分，水下九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一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二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三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四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五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十六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十七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十八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十九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廿刻，人氣在陰分，水下廿一刻，人氣在太陽，水下廿二刻，人氣在少陽，水下廿三刻，人氣在陽明，水下廿四刻，人氣在陰分，水

下廿五刻，人氣在太陽，此半日之度也，房至昴，十四舍，水下五十刻，日行半度，通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二，通行一舍，水下三刻，與七分刻之四，言七分刻之二者，誤矣，置五十刻，以十四舍除之，得三刻十四分之八，法實俱半之，得七分之四也。大要曰：常以月之加於宿上也，人氣在太陽，晝氣行三陽，上於目，晝從足少陽，上至日，以爲一刻，若至於夜分入胃，從胃注於腎，至夜行滿廿五周，明至於日合五十周，終而復始，以此爲准，不煩注解也。是故日行一舍，人氣行三陽與陰分，常如是無已，與天地同紀，紛紛盼盼，終而復始，一日一夜，下水百刻而盡矣。紛，字云反，亂也，盼，普患反，目視氣行皮不息，紛紛盼盼，無有窮之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三 身度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纂　敞撰注

經筋
骨度
脈度
肌度
經筋

足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結於踝，邪上結於膝，其下者，循足外側，結於足，上循跟，結於膕，其別者，結於腨外，上膕中內廉，與膕中并，上結於臀，上俠脊上項，其支者，別入結於舌本，其直者，結於枕骨，上頭下額，

結於鼻，其支者，爲目上網，下結於鼽，其下支者，從腋後外廉，結於肩髃，其支者，入腋下，上出缺盆，上結於完骨，其支者，出缺盆，邪上出於鼽。十二經筋，與十二經脈同起三陽三陽，行於手足，故分爲十二，但十二經脈，主於血氣，內營五藏六府，外營頭身四支，十二經筋，內行胸腹，其中不入五藏六府，脈有經脈絡脈，筋有大筋小筋，脈筋十二經筋起處，與十二經脈流注，並起於四末，然所起處，有同有別，其有起處筋絡筋等，皆是大筋別名，凡十二筋起處，結處及相結之處，皆標爲圖經。其如別傳小腹上腹是相表上也，結處也，筋行經脈內之處，脈之結，結經脈有物筋者結也，鼽，鼻上孔下相於鼻，鼻中出氣之孔，鼻之鼻也，鼻形鼻之鼽也。其病，小指支跟腫痛，腘攣，脊反折，項筋急，肩不舉，腋支缺盆纽痛，不可左右搖，鼽，鼻塞，巾反。治在燔鍼卻刺，病筋脈，皆是筋之所病，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腘以牽知病者爲鍼皮數，知病筋緊，一度卻刺不能，可三四度，盡其病，非爲數也。以痛爲輸，輸，腧孔穴也，言筋但以筋之所病之處，即爲孔穴，不必要須依腧輸也，以筋爲腧，腧氣之所貫，中能有效，不得過於筋間之氣，上下往來，然邪入腧與筋爲病，不能移輸，輸以病府，輸與筋爲病，輸左輸右，以義輸也，明堂俞穴，療筋病者，與乃俠脊，引筋氣也。名曰仲春痺。春人有言，兩立，上應於天，下象於地，地法於五，時化萬物，故人法四大，而生所以人身，長應四大，故正月卻是少陽，以陽始起，故曰少陽，六月少陽，以陽衰少，故曰少陽，二月太陽，以其陽大，故曰太陽，五月太陽，以陽正大，故曰太陽，三月陽明，二陽相合，故曰陽明，十二經脈，經脈是三陽之氣，所生諸病，皆曰筋痺，筋痺燔鍼爲名，故備用之，餘腧內皮，筋等痺，所宜各異也。足少陽之筋，起於小指次指之上，上結外踝，上循跗外廉，結於膝外廉，其支者，起於外輔骨，上走髀前者，結於伏兔之上，後者結於尻，其支者，起外輔骨，凡有二支也，後者支上結伏兔後支上走髀，結於尻，尻，尾也。其直者，上乘髀季脇，上走腋，直腋，繫於膺乳，結於缺盆，髀，季脇下也，以脇反。其直者，上出腋，貫缺盆，出太陽之前，循耳後，上額角，交巔上，下走頸，上結於鼽，其支者，結目外眥，爲外維，其病，小指次指支轉筋，引膝外轉筋，膝不可屈伸，膕中筋急，前引髀，後引尻，上乘髀季脇痛，上引缺盆膺乳頸，外維，太陽爲目上網，陽明爲目下網，少陽爲目外維。維筋急，從左之右，右目不可開，此筋本起於足，並項上而交，並左右目，故左病右病，引右病目不得開，右病有病，引左病目不得開也。上過右角，並腦脈而行，左絡於右，故傷左角，右足不用，命曰維筋相交，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春痺。絡脈並於目，皆故此筋交，順，左右下於目，皆與之並行也，筋脈交於左右，故傷左病角，右足不用，傷右病角，左足不用，以此維筋相交故也。足陽明之筋，起於中三指，結於跗上，邪外上加於輔骨，上結於膝外廉，直上，結於髀，上循脇屬脊，刺經者，刺足陽明十指間，是知足陽明脈，入中指內間，外間脈，三指俱有，故筋起於中指，并中指左右二指，故曰中三指也，有本無三字，故骨加曰，骨者加於骨，故曰中指也。其直者，上循腹，入於氣冲，而分上頸，上挾口，合於鼽，下結於鼻，上合於太陽，爲目上網，陽明則爲目下網，其支者，

從頰結於耳前，大陽爲目上網，故得上管論也，陽明爲目下網，故得下管論也。其病，足中指支衝轉筋，脾跳堅，伏兔轉筋，髀前腫，䐃肉，腹筋急，引缺盆，頰口卒僻，急者目不合，熱則筋弛縱，目不開，寒則目網上下拘急，故開不得合也，熱則上下緩縱，故合不得開，僻者，偏也。頰筋有寒則急，引頰移口，有熱則筋弛縱緩不勝，故僻，足陽明筋，挾口遍頰，故曰頰筋，移謂引口頰背處也，不勝，屬熱不勝其寒所以緩口移去故喝僻也。治之以馬膏膏其急者，以白酒和桂，以塗其緩者，馬膏，金畜，馬木筋也，故馬膏膏筋，金病也，桂酒祛熱，故可除緩筋也。以桑鉤鉤之，即以生桑炭置之坎中，高下與坐等，以荷熨急頰，且飲美酒，噉美炙，不飲酒者，自強也，爲之三拊而已，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春痺。以新桑木側細如指，以桑之拘其緩筋，視金輔，仍於壁上爲坎，令與坐等，坎中生桑炭火，以周膏塗其金輔，令須飲酒噉炙，和其熱氣，如此即附飲噉炙，使氣反爲之至三，自得中平，附膏也，苦拊。足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端，內側上結於內踝，其直者，上結於膝內輔骨，膝內下小骨，輔大骨者長三寸，中名爲內輔骨也。上循陰股，結於髀，聚於陰器，陰氣聚筋所聚也。上腹，結於臍，循腹裏，結於脇，散於胸中，其內者，著於脊，循腹裏，即著脊也。其病，足大指支內踝痛，轉筋痛，膝內輔痛，陰股引髀而痛，陰器縱痛，上引臍與兩脇痛，引脊內痛，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秋痺。七月足之少陰始起，故曰少陰，十二月手之少陰，以其陰盡，故曰少陰，八月足之太陰，以其陰大，故曰太陰，十一月手之太陰，以其陰正大，故曰太陰，九月足之厥陰，十月手之厥陰，交盡故曰厥陰，八月之筋，總三氣之病，名曰筋痺，有本以足太陰爲孟春，足少陰爲仲秋，誤耳。足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下，並太陰之筋，邪走內踝之下，結於踵，與足太陽之筋合，而上結於內輔之下，並太陰之筋而上，循陰股，結於陰器，循脊內，俠脊，上至項，結於枕骨，與足太陽之筋合，其病，足下轉筋，及所過而結者皆痛，及轉筋，病在此者，主癇瘛，及痿，在外者，不能俛，在內者，不能仰，故陽病者，腰反折，不能俛，陰病者，不能仰，癇瘛，挽反，謂挽井反，身強急也，在此，謂足少陰也，在小兒，謂初衣大人多無此，皆當外，當內爲陽也，故病在背筋，筋急故不得低頭也，病在腹筋，筋急不得仰身也。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在內者，熨引飲藥。病在皮膚筋骨外者，可熨以燔鍼，病在腹胸內者，宜用熨法及藥引並飲湯液藥等也。此筋折紐，緩數甚者，死不治，名曰孟秋痺。其筋轉痛，輕而可爲燔鍼，若折紐緩之甚，死而不療也。足厥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內踝之前，上循脛，上結於內輔之下，上循陰股，結於陰器，結絡諸筋，足三陽及足陽明筋皆來聚於陰器，足厥陰脈繞陰器，故陰器名曰聚筋也。其病，足大指支內踝之前痛，內輔痛，陰股痛，轉筋，陰器不用，傷於內，則不起，傷於寒，則陰縮入，傷於熱，則縱而不收，治在行水清陰氣，其病

筋者。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秋痺。婦人長長爲病。丈夫挺不收爲病。陰氣即丈夫陰。陽氣虛也。陽氣虛故留或不收。痺隨卻意也。手太陽之筋。起於小指之上。上結於腕。上循臂內廉。結於肘內兌骨之後。彈之應於小指之上。上入結於腋下。手小指表名上肘兌骨。內結尖骨名曰兌骨。臂引也。其支者。後走腋後廉。上繞肩甲。循頸出足太陽之筋前。結於耳後完骨。其支者。入耳中。其直者。出耳上。下結於頰。合於頰反。上屬目外眥。其病。手小指支痛。肘內兌骨後廉痛。循臂陰。入腋下。腋下痛。腋後廉痛。繞肩。肩甲引頸而痛。應耳中鳴痛。引頷目瞑良久乃能視。背臂內爲臂臂也。瞑目閉也。苦眠。頸筋急。則爲筋瘻頸腫。寒熱在頸者。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爲腫者。傷而兌之。其支者。上曲耳。循耳前。屬目外眥。上額。結於角。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仲夏痺。筋痛其之間也。筋轉頸腫者皆是寒熱之氣也故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伸夏痺。手太陽之筋。起於大指之上。上結於腕。上循臂。結於肘。上繞臑外廉。上肩走頸。合手太陽。其支者。當曲頰。入繫舌本。其支者。上曲耳。循耳前。屬目外眥。上乘頷。結於角。是病。當所過者。支轉筋舌卷。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季夏痺。曲瞿在瞿曲骨端。足少陽筋。循頸向曲瞿後。從曲瞿入繫舌本。屬宮風府下。舌根後。故風府一名舌本也。手陽明之筋。起於大指次指之端。結於腕。上循臂。上結於肘外上臑。結於髃。其支者。繞肩髃。上頸。其支者。上頰。結於鼽。鼽鼻肩角也。鼽又音鼻。其直者。上出手太陽之前。上左角。絡頭。下右頰。其病當所過者。支痛及轉筋。肩不舉。頸不可左右視。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夏痺。其筋左右交絡。故不得左右顧視。今經不言上右角絡頭下左頰。或可但言一邊也。手太陰之筋。起於大指之上。循指上行。結於魚後。大指表名爲上。指手內側爲上行也。行寸口外側。上循臂。結於肘中。上臂內廉。入腋下。出缺盆。結肩前髃。上結缺盆。並太陰脈行。故在髃也。肩端之骨名肩髃。是脈在後骨之前。即肩胸間也。下絡胸裏。散貫賁。合貫下。下抵季肋。貫脈也。筋脈不入腑府。仍散於脈也。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痛。其成息賁者。脇急吐血。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息賁喘息肺之表名。息賁在右脇下大如杯。久不愈。令人喘逆。按之氣喘。名曰仲冬痺。十二月手之少陰。七月足之少陰。十一月手之太陽。八月足之太陰。十月手心主脈。九月足厥陰。筋脈皆陰氣。於此時感氣爲病。名曰仲冬痺也。十二經脈。足之三陰三陽。配十二月。手之三陰三陽。配甲乙等十干。

與此十二經筋不同。良以陰陽之氣。成物無方故耳。手心主之筋。起於中指。與太陰之筋並行。結於肘內廉。上臂陰。結腋下。下散前後俠脇。其支者。入腋下。散胸中。結於賁。結於脇也。其病當所過者。支轉筋。及胸痛息賁。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名曰孟冬痺。當此筋所過之處爲痺。即是所行之筋爲病也。手少陰之筋。起於小指之內側。結於兌骨。上結肘內廉。上入腋。交太陰。伏乳裏。結於胸中。循賁。兌骨。謂掌外當小指下尖骨也。交手太陰已。伏於乳母之裏。然後結於胸也。下繫於臍。其病內急。心承伏梁。下爲肘綱。其病當所過者。則支轉筋筋痛。治在燔鍼卻刺。以知爲數。以痛爲輸。其成伏梁。唾膿血者。死不治。心之積名曰伏梁。如符。上至心下。其筋猶屬下臍。在此病下。故曰承也。人肘屈伸。以此筋爲綱維。故曰肘綱也。繩筋之病。寒則筋急。熱則弛縱不收。陰痿不用也。凡十二經筋。寒則急。熱則縱不用也。陽急則反折。陰急則俛不仲。人背爲陽。頭爲陰。故在陽之筋急者。反折也。在陰之筋急。則俛不不仲也。焠刺者。刺寒急。熱則筋縱。毋用燔鍼。焠。十內反。謂燔鍼熨之也。問曰。病有皆有行矣。筋熱爲病。何以不用火鍼。答曰。皮肉受於熱病。脈通而易。故須行矣。筋自受病。過之爲羅。寒熱自在。於筋病以熨爲輸。不依餘輸也。名曰季冬痺。經筋之病。下經留十二經筋。此之一句。屬手少陰筋也。足之陽明。手之太陽筋急。則口目爲僻。目皆急不能卒視。治皆如右方。並手太陽。有耳中鳴。引頷目瞑之言。無口目僻。亦可引頷。即口目僻也。皆用前方巷急焠刺也。

骨度

黃帝問伯高曰。脈度言脈之長短。何以立之也。脈度。謂三陰三陽之脈。所起之度。但不知長短也。伯高答曰。先度其骨節之小大廣狹長短。而脈度定矣。人之皮肉。可肥瘦增減。骨節之度。不可延縮。故欲定脈之長短。先言骨度也。黃帝問曰。願聞乘人之度。人長七尺五寸者。其骨節之大小長短各幾何。乘人賢人及无則與分者之外。乘人之骨度。量多同。故將乘人之度。及諸中度之人。大小長短也。伯高答曰。頭之大骨圍二尺六寸。乘人之中。又爲三等。七尺六寸以上。名爲大人。七尺四寸以下。名爲小人。七尺五寸。名爲中人。今以中人爲法。則大人小人皆以爲定。何者。取一合七尺五寸人身量之。合有七十五分。則七尺六寸以上大人。亦准爲七十五分。七尺四寸以下。乃至嬰兒。亦准七十五分。以此爲定。分立經脈長短。並取穴位。自頭項骨以上。爲頭骨。以爲頭大骨也。當其粗處。以圍圍也。胸圍四尺五寸。缺盆以下。鳩尾以上。爲胸。故中圍也。腰圍四尺二寸。當廿一椎。腰之中圍也。髮至額者。頭至項。長尺二寸。額骨。取髮所際之處。之長前後量也。髮以下至頤。長一尺。君子參折。髮際以下。至頤端。取之一尺。一尺面分。中分爲三。三分寸之長。前後量也。分謂天地人。君子三分齊等。與衆人不同也。參三也。結喉以下。至缺盆中。長四寸。喉端橫骨。結喉端也。結喉。喉嚨也。缺盆。缺盆中。平直。骨缺盆中不取上下量。缺盆以下。至關。關。肩髃。長九寸。從缺盆中。至肩髃。肩髃。肩之骨。量長。過則肺大。不滿則肺小。心肺俱在胸中。心在胸中。關。肩髃。以下。至天樞。長八寸。天樞。腹旁。故量關。肩下。但八寸。過則胃大。不滿則胃小。八寸之中。亦有腸胃。以其胃大小。故但言胃大小也。天樞以下。至

橫骨長六寸半，過則迫膀廣，長不滿則短。橫骨，謂脇上橫骨，連膀大腸也。大腸當橫骨，故不言之也。橫骨長六寸半，橫直長寸。下至內輔之上廉，長一尺八寸。內輔，膝下內輔骨，輔助也。內輔之上廉以下至下廉，長三寸半。內輔骨長三寸半也。內輔之下廉以下至內踝，長尺三寸。內踝，輔骨下也。內踝以下至地，長三寸。足也。膝腨以下，至跗屬，長尺六寸。跗屬以下，當踝後圓處也。故骨圓大則過於骨，骨圓小不及骨也。角以下至柱骨，長一尺。缺盆左右骨上下高骨名曰柱骨，後銳角至此柱骨，骨間合有一尺，與項骨等也。計柱骨上下長四寸，無不當也。行脈中不見者，長四寸。持手而行，脈下不見處，以上至柱骨四寸也。脈以下至季脇，長尺二寸。季助曰季脇。季脇以下至髀樞，長六寸。尻髀二骨相接之處名曰髀樞。髀樞以下至膝中，長尺九寸。當膝側中。膝以下至外踝，長尺六寸。正外踝之中也。外踝以下至京骨，長三寸。京骨以下至地，長二寸。外踝下如前高骨名曰京骨。耳後當完骨者，廣九寸。耳前當耳門者，廣尺三寸。耳前當耳門，耳後當完骨，骨間相去九寸。耳門根去尺三寸，合有二尺二寸。小四寸者，各取完骨之前，至耳二寸，間第合有四寸，並前即有二尺六寸，經不言之也。兩頰之間，相去七寸。兩乳之間，廣九寸半。兩髀之間，廣九寸半。兩足中指至足踝處，量之以取長也。以尺二長中折處廣長之，以取廣也。肩至肘，長尺七寸。從肩端至肘端。之間，廣六寸半。兩邊兩乳取其端兩髀取中也。足長尺二寸，廣四寸半。取足中指至足踝處量之，以取長也。肘至腕，長尺二寸半。肘端至腕處者也。臂手相接之處。腕至中指本節，長四寸。指有三節，此當下節，故曰本節。本節至其末，長四寸半。從本節端至中指末，合四寸。今人取手大指第一節當寸，以定諸節分寸者，不相當也。項髮以下，至膂骨，長三寸半。膂骨，脊骨，從後提解下至有端處之也。膂骨以下，至尾骶，廿一節，長三尺。每七節長二尺也，故廿一節長三尺也，下文具之。上節長一寸四分分之一，奇分在下。舉上一節以為例，餘皆同也。分之一者，一寸之外更有餘分之一也。其實則七分分之二也。故上七節，下至於膂骨，九寸八分分之七。此七節之數也。每節一寸四分分之一，故七節得九寸八分分之七，其實一尺全也。何者，每節餘分七分分之二，七節有餘分十四，以七除十四，得二分，二分並九寸八分，故為一尺也。此乘人之骨度也。所以立經脈之長短也。此為乘人骨度多同者，當准以立經脈長短也。是故視其經絡之在於身也，其見浮而堅者，其見明而大者多血，細而沈者少氣也。見而浮堅者，脈脈也。其見明而大者，血脈也。細而沈者，少氣少血，或作多氣也。

腸度

黃帝問伯高曰：余聞六府傳穀者，腸胃之小大長短，受穀之多少奈何？三焦府傳於穀氣，腸府受於穀物，三腸及胃傳穀物，物相者行穀之義，故腸胃有六種之別者。伯高答曰：請盡言之，穀之所從出入淺深遠近長短之度。黃帝問六種也，外更問說四種，故曰盡言之也。穀行從口曰入，從江曰出，自脣至盡為淺，從咽至腸

門深，穀至於胃曰近，從胃向盡曰遠。腸十六曲曰長，咽一尺六寸曰短也。脣至齒長九分，口廣二寸半，齒以後，至會厭，深三寸半，大容五合。會厭，舌後喉嚨上，出氣入鼻口之孔，上有肉厭蓋孔，開蓋氣之出入也。咽大二寸半，長尺六寸。咽，會厭後，下食孔也。下至胃長一尺六寸。胃紆曲屈伸之長二尺六寸，大尺五寸，徑五寸，大容三斗。胃中央大，兩頭小，狹而皮之，二尺六寸也，圍之有一尺五寸曰大，直徑有五寸也，容水穀三斗也。小腸後附脊，左環葉積，其注於迴腸者，外傳於臍上，迴腸當臍，左環迴，迴迴環反，十六曲，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傳，附也，腸附脊，從胃傳入小腸，小腸附脊外注迴腸於胃臍上也。迴腸當臍，左環迴，周葉積，而下迴迴環反，十六曲，大四寸，徑一寸少半，長二丈一尺。迴腸，大腸也，小腸附脊而在後，大腸近臍而在前，故大腸體在上，小腸體在其下也。廣腸傳脊，以受迴腸，左環葉積，上下辟，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廣腸，白腸也，附脊以受大腸積粕，辟，脊脊也，謂白腸當中寬八寸，上受大腸之處，下出穢處，皆徑有二寸半，總長二尺八寸也。腸胃所入，至所出，長六丈四寸四分。胃之上口為所入，廣腸之下，以為所出，腸胃相去九分，會厭相去二寸半，會厭至胃脘，長一尺六寸，胃之終始長二尺六寸，小腸終始長二丈一尺，廣腸終始長二尺八寸，故有六丈四寸四分也。其迴曲環反，卅二曲。胃有一曲，小腸十六曲，大腸十六曲，合兩胃之計，有卅三曲，其胃大曲短，不入其數，故有卅二曲，皆以七尺五寸中成之人為准也。黃帝曰：願聞人之不食，七日而死，其故何也？七日不食而死，餘時之間，腸胃大小，未知所盛水穀多少而盡，至七日而死之也。伯高曰：臣聞昔其故，胃大尺五寸，徑五寸，長二尺六寸，橫屈受三斗，其中之穀，常留者二斗，水一斗而滿。故事所由水穀合有三斗滿於胃中也。上焦中焦氣出，其精微慓悍滑疾，二焦之氣，從胃上口而出，其氣精微慓悍滑疾，晝夜行身五十周，卻衛氣也。下焦下溉諸腸。下焦別絡，注腸胱，衛之溉灌，下腸胱，為黑腸及諸腸等也。小腸大二寸半，徑八分分之少半，長三丈二尺，受一斗三合。合之大半，二二為三，則二為大半，一為少半也。迴腸大四寸，徑一寸少半，長二丈一尺，受一斗七升。升之半，半升也。升之半，穀一斗，水七升。升之半，半升也。廣腸大八寸，徑二寸大半，長二尺八寸，受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廣腸受水穀之數也。腸胃之長，凡長六丈四寸四分，受水穀六斗六升六合。八分合之一，此腸胃所受水穀之數。計腸胃所受之數，乘升之半，合之大半也。平人則不然，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故氣得上下。前之所論，乃緣腸胃之量受穀，若言生平之人，則腸胃之中，益虛更起，不得一時則有論致也。食滿胃中，則胃實腸虛也，腸虛故氣得下也，稍入腸中，則胃虛腸實也，胃虛故氣得上也，以其腸胃益虛，氣得上下也。五穀安定，欲養水穀之味，故須益也，欲受水穀之氣，故待虛也，氣味和則五穀安定也。血脈和利，氣味通於上下，故脈和利。精神乃居，氣安脈和，則五神五臟居其藏也。故神者，水穀之精氣，水穀精氣，變成五神，故水穀為神乃亡也。故腸胃之中，常留穀二斗四升，水一斗一升。計腸胃所受，六斗六升六合，八分合之一，並其益虛在人當須三斗五升也。故平人日再

後，後二升半，一日中五升，七日五七三斗五升，而留水穀盡矣，再後五升，還須食，合有三斗五升，若一日不食，後五升者，則少五升也，若七日晉後，七日不食，則五七三斗五升，皆盡，故平人不飲食七日而死者，水穀精氣津液皆盡矣，故七日而死矣，命門所藏，腎之精也，上能生五味，蓄腑臟，充身澤毛，如霧露之狀，能潤理皮膚，溫肌肉，滑關節，利竅，故曰精氣津液，四物皆盡，故七日死。

脈度

黃帝問曰，願聞脈度，先言骨度，及腸胃度，大小長短於前，次當條，以論脈長短，故須問之也，岐伯答曰，手足之六陽，從手至頭五尺，手陽明，太陽脈也，手太陽小腸脈，手少陽三焦脈也，三脈分在兩手，故有六脈，餘倣此，各依骨行次第，手之三陰，足之三陽，皆從內起，向於手足，手之三陽，足之三陰，皆從外起，向於頭頂，此數手足之脈長短，故皆從手足向內數，與手足脈十二經流注入身數亦同也，五六三丈，計手六陽，從指端至目，橫骨度直行，得有五尺，不取橫纏，並下入缺盆，腸胃者，橫骨度為數，去其橫迴行者，及與支別，故有三丈也，手之六陰，從手至胸中，三尺五寸，三六丈八尺，五六三尺，手太陰肺脈也，手少陰心脈也，手心主，心包絡脈也，手之三陰，皆亦直橫骨度，從手至肩三尺五寸，不取下入腋，故有五尺也，亦不取府藏及支別矣，凡二丈一尺，足之六陽，從足至頂，八尺六八四丈八尺，足陽明胃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足少陽，膽脈也，計人骨度，從地至頂，七尺五寸，所謂八尺者，何以其足六陽脈，從足指端，當至眉五寸，故有八尺也，亦不取府藏及支別矣，足之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六六三丈六尺，五六三尺，足少陰，腎脈也，足厥陰，肝脈，足太陰，脾脈，六陰從足至胸中六尺五寸，太陰少陰，俱至舌下，厥陰至頂，及入藏府，凡三丈九尺，蹻脈從足至目七尺五寸，二尺五寸，二蹻脈皆起腳中上，七尺五寸者，當合數，蹻二蹻至目內，與足太陽合，上行絡左右鼻角，故蹻少陽筋即知也，凡一丈五尺，督脈任脈，各四尺五寸，二四八尺，二五一尺，督脈上行至頭，任脈唯至眉目之下，督脈上行至目復上，橫行所其長與任脈不同，若為皆有四尺五寸，然任脈，外繞脣上行，兩絡耳口者，脈取其起於下極之，於背脊上至風府者，以充四尺五寸之數，餘不入數，九凡都合十六丈二尺，此氣之大經隧也，經脈為裏，支而橫者為絡，絡之別者為孫，絡孫絡之盛而有血者疾誅之，盛者徐寫之，虛者飲藥補之，人之血脈，上下縱者為經，支而橫者為絡，裏皆上下行名曰經脈，十五絡及，絡見於皮表，橫絡如網，名曰絡脈，皆是血氣所，行處，足左右各有十二，合廿四脈，陰陽陽陰，任脈，廿八脈，在腹內之，飲藥補之，不可去血，去血血不可不禁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四　診候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敕撰注

（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問曰，余聞九鍼於夫子，乘多博大，不可勝數，余願聞要道，以傳子孫，傳之後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地，必有終始，上應天光，星辰歷紀，下副四時五行，貴賤更立，冬陰夏陽，以人應之，奈何，願聞其方，岐伯對曰，妙乎哉問也，此天地之至數，帝曰，願聞天地之至數，合於人形血氣，通決死生，為之奈何，岐伯曰，天地之至數，始於一，終於九焉，一者天，二者地，三者人，因而三之，三三者九，以應九野，故人有三部，部有三候，以決死生，以處百病，以調虛實，而除邪疾，帝曰，何謂三部，岐伯曰，有下部，有中部，有上部，部各有三候，三候者，有天有地有人也，必指而導之，乃以為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下部天，足厥陰

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故下部之天以候肝，地以候腎，人以候脾胃之氣。帝曰：中部之候奈何？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肺，地以候胸中之氣，人以候心。帝曰：上部以何候之？岐伯曰：亦有天，亦有地，亦有人。天以候頭角之氣，地以候口齒之氣，人以候耳目之氣。三部者，各有天，各有地，各有人。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分爲九野，九野爲九藏。故神藏五，形藏四，合爲九藏。五藏已敗，其色必夭，夭必死矣。帝曰：以候奈何？岐伯曰：必先度其形之肥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實則寫之，虛則補之。必先去其血脈而後調之，無問其病，以平爲期。帝曰：決死生奈何？岐伯曰：形盛脈細，少氣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多氣者死。以上從素問三部九候論補入。形氣相得者生。形盛氣盛，形瘦氣瘦，調者得生，三也。參伍不調者病。謂其人形氣有神相得，有神不相得，參調品反不能調者，其人有病，四也。以三部九候皆相失者死。三部九候不得齊一，各各不同，相失故死，五也。上下左右之脈相應如參舂者病甚。三部九候之脈動若引繩。動候也，令三部在頭爲上，三部在足爲下，左手三部爲左，右手三部爲右，脈之相應參動，上下左右更起更息，氣有去來，如碓舂不得齊一，又參其脈上下參動也，東聲長短相衍甚六也。上下左右相失不可數者死。上下左右脈動各無次第，數脈不可得者脈實，故死七也。中部之候雖獨調，與諸藏相失者死。謂心胸中以爲中部，診手太陰、手少陰、手陽明，呼吸三脈調和，與上下部諸藏之脈不相得者，當死，八也。中部之候相減者死。中部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三脈，動數一多一少，不相得者當死，九也。目內陷者死。五藏之精皆在於目，故五藏敗者，當目先陷，爲死也。以上十候決死生也。黃帝曰：何以知病之所在？病之所在，在於死生，與決死生亦不易也，但決有參錯，故復問也。岐伯對曰：察其九候，獨小者病，獨大者病，獨疾者病，獨遲者病，獨熱者病，獨寒者病，脈獨陷者病。以次復有一十八候，獨小大等即爲七也，九候之脈，上下左右均調，若一獨不調者爲病也。以左手上去踝五寸而按之，右手當踝而彈之，其應過五寸以上蠕蠕然者不病。脈和調也。人當內踝之上，足太陰脈見上行至內踝上八寸，交出厥陰之後，其脈行有餘於五藏，故於踝上五寸，以左手按之，右手當踝彈之，左手下蠕蠕動，其人不病，爲候八也。蠕蠕動不盛也，謂而爲反。其應疾，中手渾渾然者病。彈之左手之下渾渾動而不調者病，其候九也。中手徐徐然者病，其應上不能至五寸者，彈之不應者死。是太陰血氣衰微，彈之徐徐者有病，不至五寸不應其手者爲死，十也。脫肉身不去者死。去者行也。脫肉羸瘦身弱，不能行者爲死，十一也。中部乍疏乍數者死。中部謂手太陰、手陽明、手少陰，乍有疏數爲死，十二也。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脈。中部之脈手太陰秋脈也，手少陰夏脈也。秋脈王時，移於脾脈，土來乘金，名曰虛邪，故爲病也。夏脈王時，移於脾脈者，土來乘火，名曰實邪，故爲病也。豆脈其病皆在絡脈，可刺去血，爲病十三也。九候之相應也，上下若一，不得相失。一候後則病，二候後則病甚，三候後則病危。所謂

後者，應不俱也。察其病藏，以知死生之期。九候上下動脈相應若一，不得相失，然八候相應俱，唯一候在後，即有一失，故病；二候在後，不與七候俱動，即爲二失，故病甚也；三候在後，不與六候俱動，即爲三失，故病危也。三候在後爲病，宜各察之，是何藏之候。候之即知所候之藏病有間甚生死之期，三候在後爲病有三失，爲十六也。必先知經脈，然後知病脈。眞藏脈見勝者死。欲候九候察病，定須先知十二經脈及諸絡脈行所在，然後取於九候，候當病脈，有眞藏脈見，胃氣之柔弱勝，必當有死，爲十七也。足太陽氣絕者，其足不可屈伸，死必戴眼。足太陽脈從目絡頭至足，故其脈絕，足不屈伸，戴目而死，爲十八也。黃帝曰：冬陰夏陽奈何？九候之脈並沈細絕微爲陰也，然極於冬分，故曰冬陰。九候之脈盛躁喘數，故爲陽也，極於夏分，故曰夏陽。謂釋其理也。岐伯對曰：九候之脈皆沈細懸絕者爲陰，主冬，故以夜半死。深按得之曰沈，動猶引繩曰細，來如斷繩，故曰懸絕。九候之脈皆如此者，陰氣勝陽氣外絕，陰氣獨行，有裏无表，死之於冬，陰極時也，夜半死者，陰極時也。此一診也。盛躁而喘數者爲陽，主夏，故以日中死。是故寒熱病者以平旦死。其氣洪大曰盛，去來動疾曰躁，因喘數疾，故曰喘數。九候皆如此者，皆陽氣勝，陰氣內絕，陽氣獨行，有表無裏，死之於夏陽極時也。日中死者，陽極時也。此爲二診。是故寒熱者以平旦死，脾病寒熱死於平旦，平旦木也，木剋於土，故脾病至平旦死，此爲三診也。熱中及熱病以日中死。熱中熱病皆是陽病，故死於日中，日中陽極也，此爲四診也。風病者以日夕死。風爲肝病，酉爲金時，金剋於木，故日夕死也，此爲五診也。病水者以夜半死。水病陰病也，夜半子時陰極死也，此爲六診。其脈乍疏乍數乍遲乍疾以日乘四季死。脾者土也，王於四季，平和時脈在中宮，靜而不見，有病見時，乍疏乍數，故以日乘四季時死也。形肉已脫，九候雖調，猶死。土爲肉也，肉爲身主，故脈雖調，脫肉故死，此爲七診也。七診雖見，九候皆順者不死。所言不死者，風氣之病及經閒之病，似七診之病而非也，故言不死。若有七診之病，其脈候亦敗者死矣，必發噦噫。雖有七診死徵，九候之脈順四時者，謂之不死。言七診見脈順生者，謂風及氣並經脈閒有輕之病，見徵似於七診，非眞七診，所以脈順得生。若有七診，其脈復敗，不可得生，五藏先壞，其人必發噦而死也。必審問其故所始所病，與今之所方病，候病之要凡有四種：一者望色而知，謂之神也；二者聽聲而知，謂之聖也；三者尋問而知，謂之工也；四者切脈而知，謂之巧也。此問有三：一問得病元始，謂問四時何時而得，飲食男女因何病等；二問所病，謂問寒熱痛痺諸苦等；三問方病，謂問今時病將作種種異也。而後切循其脈，先問病之所由，然後切循其脈，以取其審。切謂切以手按脈，分別吉凶；循謂以手切脈，以心循揣脈動所由，故曰切循其脈也。視其經絡浮沈，經謂十二經並八奇經，絡謂十五大絡及諸孫絡。切循之道，視其經脈浮沈，絡脈浮沈，沈者爲陰，浮者爲陽，以知病之寒溫也。以上下逆順循之。其脈疾者不病，其脈遲者病，脈不往來者死，皮膚著者死。上謂上部，下謂下部，亦上謂咽之左右，下謂手之左右，寸口脈從藏起下向四支者名之爲順，脈從四支上向藏者稱之爲逆，切循上下順逆之脈，疾行遲數謂之不病，上下有失，遲不應數，謂之病也。手之三陰爲往，三陽爲來，足之三陽爲往，三陰爲來，皆不往來，謂之死也。人之氣和，皮肉相離，絕則強相著者死也。黃帝曰：其可治者奈何？前帝所言多有死候，故問有病可療者三也。岐伯對曰：經病者治其經，孫絡病者治其孫絡，以下言有可療病也。邪在經者，取其經；邪在孫絡，取孫絡也。血痛身有痛者，而治其經絡。大經大絡共爲血病，身體痛者，經與大絡皆治之也。其病者在奇邪，奇邪之脈則繆刺之。眞正也，當藏自受邪病，不從傳來，故曰正病，奇邪謂是大經之上奇大絡也，流行繆刺，左右平取也。留瘦不移，

節而刺。留久也，久痼有病之人，不可頓刺，可節量刺之。上實下虛者，切順之，索其經絡脈，刺出其血以通之。上實下虛，可循其經絡之脈，血之盛者，皆刺去其血，通而平之。瞳子高者，太陽不足。戴眼者，太陽絕。此決死生之要，不可不察也。太陽之脈，爲目上綱，故太陽脈足，則目本調也。其氣不足，急引其精，故瞳子高也。其脈若絕，睛陷下，故戴目也。此等皆是決死生之大要，不可不察也。手指及手外踝上五寸，指閒留鍼。前太陽不足，及足太陽絕者，足太陽脈也。此療乃是手太陽脈者，以手之太陽上下接於目之內眥，故取手之太陽療目高戴也。取手小指端及手外踝上五寸，小指之閒也。上部天，兩額之動脈也。上部地，兩頰之動脈也。上部人，耳前之動脈也。上部之天，兩額，足少陽、陽明二脈之動，候頭角氣。上部之地，兩頰，足陽明在大迎中動，候口齒氣。上部之人，目後耳前，手太陽、手少陽、足少陽三脈，在和髎中動，候耳目之氣也。中部天，手太陰也。中部地，手陽明也。中部人，手少陰也。中部之天，手太陰脈，動在中府、天府、俠白、尺澤四處，以候肺氣。中部之地，手陽明脈，檢經無動處，呂廣注八十一難云：動在口邊，以爲候者，候大腸氣。中部之人，手少陰脈，在極泉、少海二處，以候心氣也。下部天，足厥陰也。下部地，足少陰也。下部人，足太陰也。下部之天，足厥陰脈，動在曲骨、行閒、衝門三處，以候肝氣。下部之地，足少陰脈，動在大谿一處，以候腎氣。下部之人，足太陰脈，動在中府、箕門、五里、陰廉、衝門、氣門六處，以候脾氣。十二經脈，手心主經別，心主不入九候。手太陽、手少陽、足太陽、足少陽、足陽明，此五皆是五藏表經，候藏知表，故不入於九候也。

四時脈形

黃帝問岐伯曰：春脈如弦，何如而弦？岐伯曰：春脈者，肝脈也，東方木也，萬物所以始生也，故其氣來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故曰弦，反此者病。凡人之身，與天地陰陽四時之氣皆同，故內身外物雖殊，春氣俱發，肝氣春王，故春脈來比草木初出，其若琴弦之調和者，不大緩，不大急，不大虛，不大實，不澀不曲。肝氣弱也，調柔調小浮虛，輕滑端直，尺部之上長至一寸，故比之弦調和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實而強，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實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其春脈堅實勁直，名爲來實而強，此爲春脈少陽有餘，邪在膽府，少陽脈，故在外。一曰而強。表脈也。其春脈厥陰脈來微然，不實而更微弱，此爲不足，邪在肝藏，厥陰，故曰在中也。黃帝曰：春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而巔疾。春脈太過，以邪在膽少陽，少陽之脈，循胸裏屬膽，散之上肝，貫心，又抵角上額，故善忘怒，眩冒巔疾也。其不及則令人胸痛引背，下則兩脇胠滿。黃帝曰：善哉。肝虛，膽胃絡引背脅，兩脇胠滿，皆肝藏病也。胠，去居反，腋下三寸以下脇也，脇下至八脇之外胠也。黃帝問岐伯曰：夏脈如鉤，何如而鉤？岐伯對曰：夏脈者，心脈也，南方火也，萬物所以盛長也，故其氣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夏陽氣盛，萬物不勝盛長，莖葉垂下，故曰鉤也。夏脈從內起上，至於手，不勝其盛，迴而衰還，故比之鉤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盛去亦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不盛去反盛，此謂不及，病在中。來去俱盛，太陽氣盛也，邪在少陽太陽，故曰在外也。其來不盛，陽氣有衰，脈行衰迴，去反盛者，陰氣盛實，病在

心藏也，故曰在中。黃帝曰：夏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身熱而骨痛，爲浸淫。腎主骨水也，今太陽大盛，身熱爍腎，以爲微邪，故爲骨痛。浸淫者，滋長也。其不及則令人煩心，上見咳唾，下爲氣。黃帝曰：善哉。陽虛陰盛，故心煩也。心脈入心中，繫舌本，故上見咳唾。市鬲反，噦也。氣謂廣腸泄氣也。黃帝問於岐伯曰：秋脈如浮，何如而浮？岐伯對曰：秋脈者，肺脈也，西方金也，萬物所以收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其氣來急去皆散，故曰浮，反此者病。秋時陽氣已衰，陰氣未大，其氣輕虛，其來以急，其去浮散，故曰如浮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毛而中央堅，兩傍虛，此謂太過，病在外。其氣來毛而微，此謂不及，病在中。其脈來，如以手捻毛，毛中央堅，此謂陽盛，病在大腸手陽明，故曰在外。如手捻毛，毛中央微，陰氣微，故曰在中也。黃帝曰：秋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氣逆而背痛，溫溫然。肺陽氣盛，則氣逆，逆背痛，溫溫然，熱不盛也。其不及則令人喘呼而欬，上氣見血，下聞病音。黃帝曰：善哉。肺氣不足，喘呼欬而上氣，唾而有血，下聞胸中喘呼氣聲也。黃帝問於岐伯曰：冬脈如營，何如而營？岐伯對曰：冬脈者，腎脈也，萬物所以藏也，故其氣來沈以搏，故曰營，反此者病。營，聚也，謂萬物收藏歸根，氣亦得深藏骨沈深內營，故曰如營也。黃帝曰：何如而反？岐伯曰：其氣來如彈石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脈如石，以爲平也。彈石，謂令石脈上來彈手，如石擊手，如彈之以石，謂腎太陽氣有餘，病在膀胱太陽，故曰在外也。其氣去如毛者，此謂不及，病在中。腎氣不足，故其氣去，搖之如按於毛，病在於腎，故曰在中。一曰如數也。黃帝曰：

冬脈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氣，不欲言。太過是太陽盛，太陽之脈行頭背，故氣盛，身解㑊也。解㑊，脊骨亦懈惰，解㑊也。太陽既盛，所以氣少，氣少故不欲言也。不及則令人心如懸，病飢，脊中痛，少腹滿，小便變。黃帝曰：善哉。腎脈上入於心，故腎虛，心如懸狀，如病於飢。腎脈貫脊中，腎氣不足，故痛也。又小腹虛滿，小便變色也。黃帝曰：四時之序，逆順之變異矣，然脾脈獨何主乎？四時四藏氣候脈之逆順，故脾曾太過不及等變異多端，已備之矣。然四藏之脈皆於四時而王，未知脾脈獨主何時也。岐伯曰：脾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者也。孤，尊獨也。五行之中，土獨爲尊，以王四季，脾爲土也。其味甘淡，爲酸苦辛鹹味，以滋灌四傍之藏，其脈在關中，寄四時不見，故不主時也。黃帝曰：然則脾之善惡，亦可得見乎？岐伯曰：善者不可見，惡者可見。善謂平和不病之脈也。脾脈常四藏見時，皆爲胃之氣，滋灌俱見，故四藏脈皆得平和，然則脾脈以他爲善，自見无善也，故曰善者不可見也。脾受邪氣，脈見關中，診之得知，故曰可見也。黃帝曰：惡者何如可見也？岐伯曰：其來如水流者，此謂太過，病在外。其來如鳥之喙者，此謂不及，病在中。當關指下，有脈如水之流，此脾氣太過也，此陽氣病在胃足陽明，故曰在外。其脈來時，如鳥喙指，此爲脾虛受病，故曰在中。一曰鳥距，如鳥距踏人指。黃帝曰：夫子之言，脾之孤藏也，中央土也，以灌四傍，其太過與不及，其病皆何如？岐伯曰：太過

則令人四支不舉。胃氣雖脈，神病不能行氣於九竅，故不通也。四支，故曰四支不舉也。其不及，則令人九竅不通，名曰重強。神虛受病，不得行氣於九竅，故不通也。不行氣於身，故身重而強也。互用反。

黃帝懼然起，再拜稽首。懼，敬起也。遠大於天，故再拜而稽首也。曰：吾得脈之大要，天下至數。既知浮沉等脈，大過不及之理，名曰脈之大要，至數至理也。脈變揆度奇恆，道在於一數。神轉而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唯是血氣一脈，應四時而變，故曰脈變。方欲切脈以求神之發也，以四時從之。

得其病源，圖之度也。有病不得以四時死者，曰奇也。得以四時死者，曰恆也。脈有此二種不同，道在一數，言一數者，謂之神轉。神轉而迴，神轉而不迴，迴而不轉，則失神藏機機微也，故脈診至理，近機微也。著之玉版，藏之於府，每旦讀之，名曰生機。書而藏之，日日讀之，以爲生機之要，故曰生機也。

真藏脈形

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其氣動形，期六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骨隨身動，人之將死，肉不附骨，惡風大骨亦無潤澤。故曰枯槁。骨先死也。身之小肉皆脫，乃至大肉亦陷，骨肉先死也。神氣虛少，都氣盛動，故喘息不安也。喘息氣盛，肩膊皆動，故曰動形也。期病大傳至期，再傳故六月死也。此乃不至七傳者也。有餘病狀，真藏未見，期六月死，真藏見，即與死期不過六月也。古本有作正藏，皆是誤也。名正，故故曰真正藏同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期一月死，真藏見，乃予之期日。內痛，謂是心內痛也。心府手太陽脈從肩繞心，故內痛引肩項也。心不受病，受病不能一月，故一月死，真藏見，即不至一月，可即與死期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項，身熱，脫肉破膚，真藏見，十月之內死。此內痛，即肺病也。手少陽脈，循臂三焦，肺病，即中焦也。上出缺盆上項，故肺病中痛引肩項也。肺主身肉，故肺病，身熱脫肉破膚者也。膚，其皮反。前之病狀，真藏未見，十月以上兩死，真藏脈見，十月內死。以上兩死，真藏脈見，即不至十月兩死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肩隨內消，動作益衰，真藏未見，期一歲死，見其真藏，乃予之日期。骨府，足太陽脈，循肩膊內，故骨病，肩隨內消，衰也。又陽蒸下同論，骨間論氣，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原，故骨病理論皆衰也。骨間論氣強大，故真藏脈未見者，骨氣未是強衰，所以期至一年，骨氣衰甚，真藏即見，故與之死日之期也。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內痛，中不便，肩項身熱，破膚脫肉，目匡陷，真藏見，目不見人，立死。其見人者，至其所不勝之時，則死。真藏脈見，少陽脈絕，兩目睛陷，目不見人，原氣皆盡，故即立死。真藏脈見，目盛見人，將至土時而死也。急虛身卒至，五藏絕閉，脈道不通，氣不往來，辟於隨薪，不可爲期。四時虛邪，名曰重虛，入風從其虛之鄉來，令人卒病卒死，名曰虛邪，身時於隨薪，辟，卒至反。除也，除不得隨宜薪也。如此急虛之病，亦有生者，故不可與爲死期也。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中於急虛，其脈絕而不來，有來一息脈五六至，不待肉脫及真藏見，必當死也。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嚮嚮然，如按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嚮嚮，急也。如以衣帶急緊，引帶不引脈，即外急也。引脈不引帶，即內急也。色是肺象，肝也，故青不澤也。肺主於氣，氣爲身本，身之氣衰，即皮毛不榮，故毛折當死也。真心脈至，堅而搖，如循薏苡，中外堅急，令人病滿，卒死。名曰虛邪，入風從其虛之鄉來，令人卒病卒死，名曰虛邪，身時於隨薪，辟，卒至反。除也，除不得隨宜薪也。如此急虛之病，亦有生者，故不可與爲死期也。其脈絕不來，若人一息五六至，其形肉不脫，真藏雖不見，猶死也。中於急虛，其脈絕而不來，有來一息脈五六至，不待肉脫及真藏見，必當死也。真肝脈至，中外急，如循刀刃，嚮嚮然，如按瑟弦，色青白不澤，毛折乃死。嚮嚮，急也。如以衣帶急緊，引帶不引脈，即外急也。引脈不引帶，即內急也。色是肺象，肝也，故青不澤也。肺主於氣，氣爲身本，身之氣衰，即皮毛不榮，故毛折當死也。真心脈至，堅而搖，如循薏苡，中外堅急，令人病滿，卒死。名曰虛邪，入風從其虛之鄉來，令人卒病卒死，名曰虛邪，身時於隨薪，辟，卒至反。除也，除不得隨宜薪也。如此急虛之病，亦有生者，故不可與爲死期也。

諸真藏見者，皆死不治。藏脈四見，以無胃氣死，故不療也。

四時脈診

凡治病，察其形氣色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無後其時。形之肥瘦，氣之大小，色之澤夭，脈之盛衰，病之新故，凡察病者，以此五診診病，使當當合其時，不當爲後其時。形氣相得，謂之可治。形瘦氣大，形肥氣小，當不相得。形肥氣大，形瘦氣小，相得也。脈色澤以浮，謂之易已。其病人五色浮澤，謂澤其病易已。脈順四時，謂之可治。四時王脈，皆有胃氣，故順時者，謂之可治。脈弱以滑，是有胃氣，命曰易治，趨之以時。四時之脈，皆柔弱滑者，謂之胃氣，使此療病，稱曰合時也。形氣相失，謂之難治，色夭不澤，脈之變已，脈實以堅，謂之益甚，脈逆四時，謂之不治，必察四難，而明告之，勿趨以時。此之四診，德之爲難，可明告病人，宜以愛言，設於療法，不得使言語之以時也。所謂逆四時者，春得肺脈，夏得腎脈，秋得心脈，冬得脾脈，其至皆懸絕沈濇者，命曰逆四時，未有藏形。四時皆得脈來，並已之脈已，脈皆絕沈濇，失四時和脈，脈未有病脈之形，不可療也。春夏脈沈濇，秋冬而脈浮大，此脈反四時也。病熱脈清靜，熱病，脈須絕而脈也。今反絕而靜清，故也。洩而脈大，人之洩利，脈須小，今反洩而脈大也。脫血而脈實，病在中，人之脫血，脈須虛弱，今反強實，病在中也。而脈實堅，病在外。脫血脈，實堅病在外也。而脈不實堅，爲難治，名曰逆四時。脫血而脈不實不堅，名曰逆四時也。以上七診，皆逆四時也。黃帝問於岐伯曰：脈其四時動，奈何知病所在，奈何知病之所變，奈何知病乍在內，奈何知，病乍在外，奈何知，請聞此六者，可得聞乎。六脈六陽，此中準有五陽，當是脫一

岐伯對曰：請言其與天轉運。運下答中文當有六，故當六合也。人身合天，故請言人身與天合氣轉運之道也。夫萬物之外，六合之內，天地之變，陰陽之間，其物各受一形，自萬物一形之外，從於六合運轉之內，皆是天地，當其父母，提化而生，故萬物皆與天地之氣應而合也。彼春之暖，爲夏之暑，春夏者，陽氣始也。春之三月，陽氣之始，氣和日暖，夏之三月，陽盛暑熱，乃是春暖

增長爲之也。彼秋之急，爲冬之怒。秋冬者陰脈始也。秋之三月陰氣之始，風高氣勁，故名爲急。冬之三月陰氣殺盛，乃是秋故增長爲之也。四變之動，脈與之上下。變暑忿怒，是天之變四氣。變謂人之經脈與彼四氣上下變動亦不異也。春夏之脈人迎大於寸口，故爲上也。寸口小於人迎，故爲下也。此乃盛衰爲上下也，此答初問也。以春應中規，夏應中矩。春三月時少陽之氣用，萬物始生未正，故曰應規也。夏三月時太陽之氣用，萬物長正，故曰應矩也。秋應中衡，冬應中權。秋三月時少陰之氣用，萬物長極，故曰應衡也。冬三月時太陰之氣用，萬物歸根，故曰應權也。是故冬至卌五日，陽氣微上，陰氣微下。冬至以後陽氣漸長，故曰微上，陰氣漸降，故曰微下也。夏至卌五日，陽氣微下，陰氣微上。夏至以後陰氣漸長，故上，陽氣漸降，故曰微下也。陰陽有時，與脈爲期，期而相失，知脈所分，分之有期，故知死時。陰陽以有四時，四時與脈爲期，期在於四時相得失處，即知四時之脈分在四時之際，脈分四時有期，期死生之期可知，此答第二病所在也。微妙在脈，不可不察，察之有紀，從陰陽始。欲知人之死生者，察脈之妙，察脈綱紀，必以陰陽爲本也。始之有經，從五行生。陰陽本始有十二經脈也，十二月經脈從五行生也。生之有度，四時爲數。五行生十二經脈，各有法度，脈從五行生，木生二經，足厥陰、足少陽也；火生四經，手少陰、手太陽、手厥陰、手少陽也；土生二經，足太陰、足陽明也；金生二經，手太陰、手陽明也；水生二經，足少陰、足太陽也。此爲五行生十二經脈法度者，春有二經，夏有四經，季夏有二經，秋有二經，冬有二經，故十二經脈以四時爲數也。循數勿失，與天地如一，得一之誠，以知死生。於寸關尺三部之中，循十二經之脈，將其強弱浮沈，四時之氣而不失者，與天地氣宜然爲一，知此所能了知死生之期也。是故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人之音聲合於五音，人之形色合於五行，人之脈氣合於陰陽，此答第三知病之所變也。

是故陰盛則夢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毀傷，上盛則夢飛揚，下盛則夢墮墜，甚飽則夢予，甚飢則夢取，肝氣盛則夢怒，肺氣甚則夢哀，短虫多則夢聚衆，長虫多則夢相擊破傷。凡夢有三種，人有吉凶，先見於夢，此爲徵夢也；思想情深，因之而夢，此爲想夢也；因其所病，見之於夢，此爲病夢也。此十一種夢皆病夢也，並因陰陽氣之盛衰，內有飢飽，肝肺氣盛，長短虫多，以爲夢也。此所以因傷致夢，耶以爲夢診也，此爲夢診，可爲四問之殺也。是故持脈有道，虛靜爲保。持脈之道，虛心不念他事，凝神靜慮以爲自保，方可得知脈之浮沈，氣之內外也。春日浮，如魚之遊在皮，夏日在膚，泛泛乎萬物有餘。春時陽氣初開，脈從骨髓流入經中，上至於皮，如魚游水，未能周散。夏時陽氣乘盛，脈從經從入孫絡膚內之中，如水溢泛泛盛長，萬物亦然茂盛有餘，此答第五病在於外也。秋日下膚，蟄蟲將去，冬日在骨，蟄蟲固密，君子居室。秋日陽氣從膚漸伏於內，故曰下膚，蟄蟲既將入穴，故曰將去，是時陰氣從內出在皮膚，腠理將閉也。冬日陽氣內伏，蟄蟲閉戶固密，君子去堂居室，人之脈氣行骨，故持脈者深按得之，此答第六病在內也。故曰：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終而始之。秋冬脈氣爲陰在內，故按得綱紀；春夏脈氣爲陽在外，故循得終始也。春夏之脈爲秋冬脈終，即爲陽之始也。此六者，持脈之大法也。以爲診脈大法。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秋得春脈，冬得夏脈，陰出之陽，陽病善怒不治，是謂五邪，皆同命，死不治。春得秋脈，夏得冬脈，皆賊邪來乘也；秋得春脈，冬得夏脈，雖是微邪來乘，以秋冬得之陰出之陽，更爭者不療也。

人迎脈口診

雷公問於黃帝曰：細子得之受業，通九鍼六十篇，旦暮勤服之，近者編絕，遠者簡垢，然尚諷誦弗置，未盡解於意矣。南方來者，九鍼之道有六十篇，其簡之書遠年者編有斷絕，其近年者簡生塵垢，言其深妙，學久日勤，未能達其意也。外揣言渾束爲一，未知其所謂也。揣，初委反，度也。渾，戶昆反，合也。束，總要也。五藏六府吉凶善惡，其氣在內，循手太陰脈總合爲一，見於寸口外部之中，可以手按度量，令人得知者，未通其意也。夫大則無外，小則無內，大小無極，高下無度，束之柰何。經脈之氣合天地之數，苞裹六合，故大無外也；氣貫毫微，則小無內也。然則無形不可以大小極，不可以高下測，束欲以總爲一者，殊不可知也。士之才力，或有厚薄，智慮褊淺，不能博大深奧，自強於學，未若細子，細子恐其散於後世，絕於子孫也，敢問約之柰何。褊，補殄反。人之所學未若細子，細子恐其至道絕於後代，無及子孫，敢問其要，傳之不朽也。細子，雷公自謙之辭也。黃帝答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所禁，坐私傳之也，割臂歃血爲盟也，子若欲得之，何不齋乎。雷公再拜而起曰：請聞命矣。於是乃齋宿三日而請曰：敢問今日正陽，細子願以受盟。黃帝乃與俱入齋室，割臂歃血，黃帝親祝曰：今日正陽，歃血傳方，敢有背此言者，必受其殃。雷公再拜曰：細子受之。黃帝乃左握其手，右授之書曰：慎之慎之。上古貴寶傳玉版，伯授之黃帝，故貨寶爲先師也。非其人不可授，道故須禁之，坐私傳也。方要道以盟誓授人。吾爲子言之，凡刺之理，經脈爲始。吾方言病，各爲其要，凡人之生，合行之以鍼，爲經小，能意大疾，故先言之人之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經脈於身皆稟陰陽氣之經，從生之夭壽，莫不由之，故爲始也。營其所行，知其度量，刺之理者，必須經營十二經脈絡脈等所行之氣，並知餘之長短度量也。內次五藏，別其六府，從於藏府流出經脈，行身外，循藏府行內，知道之道先次五藏內中之陰，次別六府內中之陽也。審察衛氣，爲百病母，調其虛實，虛實乃止，寫其血絡，血絡盡而不殆。衛氣爲陽，行外受諸邪氣，以爲百病，次欲知經絡虛實，實者乃止而寫之，先寫大小血絡，血邪盡已，得無危殆也。雷公曰：此皆細子之所以通也，未知其所約也。黃帝曰：夫約方者，猶約囊也，囊滿不約則輸洩，方成弗約則神弗與俱。約，節也。方，法也。方以診氣，診以候氣，故得比之囊滿不爲節約，必洩其氣，診法成已，不爲節約，必洩神氣，神氣去矣，不與周遊，故曰不俱也。雷公曰：願爲下材者，勿滿而約之。黃帝曰：未滿而知約之以爲工，不可以天下師焉。婦人生之道材有上下，診法成已，節約合理，得長生久視，材德之上，可爲天下之師，診法未能善成，故曰未滿，而能節而行，得爲國師，是按脈而知病生所由，稱之爲工，材之不下也。雷公曰：願聞爲工。爲工是持脈之道，聞故也。黃帝曰：寸口主中，按此九卷，並同肺藏手太陰脈，動於兩手寸口中，兩手尺中，夫言口者，通氣者也，寸口通於手太陰氣，故曰寸口，氣行之處，亦曰氣口，寸口、氣口更無異也，中謂五藏，藏爲陰也，五藏之氣，循手太陰脈見於寸口，故寸口脈主於中也。人迎主外。結喉兩箱足陽明脈，迎受五藏六府之氣，以養於人，故曰人迎，下經曰：人迎，胃脈也，又曰：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名曰人迎，明堂經曰：頸之大動脈，動應於手，俠結喉，以候五藏之氣，人迎胃脈六

寸之長，陰在於外，候之知內，故曰主外。寸口居下，在於兩手，以爲陰也；人迎在上，居喉兩旁，以爲陽也。九卷終始篇曰：平人者不病也，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應四時者，上下相應，俱往俱來也。脈口即是手太陰脈，行氣寸口，故寸口脈口亦無異也。既上下俱往俱來，並以二手當上下也。又九卷終始篇曰：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命曰關格。即知手太陰無人迎也。又素問第五卷云：胃管癰診。岐伯曰：當得胃脈沈細，胃沈細者氣逆，氣逆者人迎甚盛，甚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管爲癰。此經所言人迎寸口之處，數十有餘，竟無左手寸口以爲人迎，右手關上以爲寸口，而舊來相承與人診脈，竟有小知，得之別注，人多以此致信，竟無依據，不可行也。**兩者相應，俱往俱來，若引繩，小大齊等。**寸口人迎兩者上下雖異，因爲一氣，出則二脈俱往，入則二脈俱來，是二人共引一繩，彼牽而去，其繩並去，此引而來，其繩並來，寸口人迎因呼吸牽脈往來，其動是同，故曰齊等也。**春夏人迎微大，秋冬寸口微大，如此者名曰平人。**譬彼引繩之動大小齊等，細尋其動非無小異，故此牽此動之時爲大，彼牽微小，彼動之時爲大，此處微小，脈亦如之。上下雖一，因呼吸而動，以春夏之陽、秋冬之陰，故有大小。春夏陽氣盛實，故脈順之，微大爲平。平者，氣和無病者也。**人迎大一倍於寸口，病在少陽；人迎二倍，病在太陽；人迎三倍，病在陽明。**計春夏人迎大於寸口少半，已去少陽即曰有病，其病猶微，故未言之。成倍方言，以病成可名，故曰病在少陽。言一倍等，旋不病之人，寸口人迎脈動大小一種。春夏之時，人迎之動微大寸口，以爲平好。人迎之脈漸大小半、大半，至於一倍，即知少陽有病，少陽盛氣未大，故稱過陰一倍，名曰少陽之病，致使人迎之脈一倍大於寸口。少陽病氣漸盛過於陰氣二倍，名曰太陽之病，故人迎之脈二倍大於寸口。太陽病氣漸盛過於陰氣三倍，名曰陽明之病，故人迎之脈三倍大於寸口也。**盛則爲熱，**陽氣內盛爲熱，故人迎脈盛也。**虛則爲寒，**陽氣內虛，陰乘爲寒，故人迎脈虛也。**緊則爲痛痺，**其氣圍緊，似急也。此肌肉之間有寒濕氣，故爲痛痺也。**代則乍甚乍間。**代，止也。脈絕不來，故曰代也。代者，邪氣客於血絡之中，隨飲食而變，故病乍甚乍間也。**盛則寫

之，**人迎一盛者寫於少陽，二盛寫於太陽，三盛寫於陽明也。**虛則補之，**人迎虛者，人迎小於寸口也。小於寸口一倍，補於少陽；二倍補於太陽；三倍補於陽明也。**緊痛則取之分肉，**分肉之間，寒濕氣居。**代則取血絡，且飲藥，**邪在血絡，致令脈代，可刺去邪血，飲湯實之。**陷下則灸之，**陷其諸脈，血氣不滿，陷下不見，是中寒，故須灸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不盛不虛，正經自病也。假令心病，中風得之，肝來乘心，從後而來，名爲虛邪；飲食勞倦，脾來乘心，從前而來者名爲實邪；傷寒得之，肺來乘心，從所不勝來者，名曰微邪；中濕得之，腎來乘心，從所勝來者名曰賊邪。以上四病，皆是他邪爲之，須療心之虛實，補寫他經。傷暑得病，起於自經，以爲正邪，宜療自經，故曰以經取之，名曰經刺。**人迎四倍者，且大且數，名曰外格，死不治。**人迎三倍，各病一陽，至四倍，其陽獨盛，外拒於陰，陰氣不行，故曰外格。格，拒也。陽氣獨盛，故大且數，以無陰氣，獨盛必衰，故死不療。**必審按其本末，察其寒熱，以驗其藏府之病。**必須審按人迎寸口內外本末，察其脈中寒暑，然後能知藏府中之病也。**寸口大於人迎一倍，病在厥陰；寸口二倍，病在少陰；寸口三倍，病在太陰。**然令寸口大於人迎少半，已去厥陰，即已有病，其病猶微，故未言之，以病成可名，故曰病在厥陰。言一倍等，旋不病人，寸口人迎脈動大小一種，秋冬之時，寸口之動微大人迎，以爲平好，寸口之脈至於一倍，即知厥陰有病，厥陰之氣衰少，故得過陽一倍，名曰厥陰之病，致使寸口之脈一倍大於人迎；陰氣衰少，故得過陽氣二倍，名曰少陰之病，則寸口之脈二倍大於人迎；太陰最大，過於陽氣三倍，名曰太陰之病，則寸口之脈三倍大於人迎也。**盛則脹滿、寒中、食不化，**寸口陰氣大於人迎三倍，病在太陰，太陰之病，自有虛實，是以寸口陰盛，則腹中寒氣脹滿，有寒中食不化也。**虛則熱中、出糜、少氣、溺色變，**陰虛陽氣來乘，腸胃中熱，故大便出糜如黃糜，少陰氣虛，故少氣溺色黃也。**緊則爲痺，**風寒濕氣留於分肉間爲痺，故令寸口脈緊實也。**代則乍痛乍止。**寸口脈動而中止，不還，曰代，邪客分肉，故令衛氣之行，乍行乍止，故令其痛乍

有乍止也。**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下言療方，盛寫之法，惟人迎可知也。**緊則先刺而後灸之，**緊有痛痺，先以痛爲輸，謂鍼刺已，然後於其輸灸之。**代則取血絡而洩之，**代則乍痛乍止，故刺去邪血之絡也。**陷下則徒灸之。陷下者，脈血結於中，中有著血，血寒，故宜灸。**徒，空也。諸脈陷下不見，是藏中寒，血脈寒宜空灸之，不復須刺也。**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唯人迎可知也。**寸口四倍，名曰內關。內關者，且大且數，死不治。**陰氣三倍大於陽氣，病於三陰，至於四倍，陰氣獨盛，內皆閉塞，陽不得入，故爲內關。關，閉也。寸口大而又數，即陰氣將絕，故死不療也。**必審察其本末之寒溫，以驗其藏府之病。**必察寸口人迎大小終始寒溫，則知內外藏府之病也。**通其榮輸，乃可傳於大數。大數曰：盛則徒寫，虛則徒補，**欲知五藏六府病之所在，先須鍼藥通其榮輸，然後傳於灸刺大數，謂空補寫之數也。**緊則灸刺，且飲藥，**脈之緊者，三療俱行。緊謂動而中止，小數中有還者，曰結也。**陷下則徒灸之，**准前人迎。**不盛不虛，以經取之，所謂經治者，飲藥，亦曰灸刺。**不盛不虛，經療之法，亦三療俱行之。**脈急則引，**引，導也。寸口脈急，可以鍼瀉引令和也。**脈代以弱，則欲安靜，無勞用力也。**脈實代絕，至復微弱，不欲煩勞者，宜安靜恬逸，不得自勞也。**雷公曰：病之益甚，與其方衰，何如。**問其切脈，知病衰甚。**黃帝曰：外內皆在焉。**外府內藏並有甚衰，故曰皆在。**切其脈口，滑小緊以沈者，其病益甚，在中。**脈口陰位也，滑爲陽也，小緊沈者皆爲陰也，於脈口得一陽三陰，則陰乘陽，故病益甚，病在五藏，故曰在中也。**人迎氣大緊以浮者，其病益甚，在外。**人迎陽位也，緊爲陰也，大浮陽也，二陽一陰，則陽乘陰，故病益甚，病在六府，故曰在外也。**其脈口滑而浮者，病日損，**滑浮皆陽，在於陰位，而得二陽，其氣以和，故病日損。**人迎沈而滑者，病日損，**一陰一陽，在於陽位，其氣易和，故病損。**其脈口滑以沈者，其病日進，在內。**一陰一陽，在於陰位，故病日漸進在五藏。**其人迎脈滑盛以浮者，其病日進，在外。**滑盛浮等，俱爲陽也，又在陽位，名曰太過，病將在於六府也。**脈之浮沈，及人迎與寸口氣小大等者，其病難已。**脈之浮沈及人迎寸口中氣大小齊等者，是陰陽不得相勝，故病難已也。**病之在藏，沈而大者，易已，小爲逆。**人迎寸口之中，候之知病在於內五藏中，其脈且沈且大，是爲陰陽和，雖病易已，其脈沈而小者，純陰，故難而難已也。**病之在府，浮而大者，其病易已。**候之知病在外六府中，其脈浮而且大，得其時易已。**人迎盛緊者，傷於寒；**人迎盛爲陽也，緊爲陰也，冬因營衰氣入腑，名曰傷寒，春爲溫病也。**脈口盛緊者，傷於食飲。**緊爲陰也，脈口盛而緊者，是因飢多食，傷藏爲病也。**一日一夜五十營，以營五藏之精，不應數者，名曰狂生。所謂五十營者，五藏皆受氣也。**營氣一日一夜周身五十營於身者也。神營五藏精氣，以養生身，若其不至五十營者，五藏無精，雖生不久，故曰狂生。**持其脈口，數其至也，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藏皆受氣矣。**脈口寸口亦曰氣口，五十動者，腎藏第一，肝藏第二，脾藏第三，心藏第四，肺藏第五，五藏各爲十動，故曰從腎十動以下，次第至肺滿五十動，即五藏皆受於氣也。持脈數法，先持不病人之脈口，以取定數，然後按於病人脈口，動知病人脈數多少，謂從平旦陰氣未散，陽氣未行，按於脈口，以取定數也。**卌動而一代者，一藏無氣矣。**其脈得卌動已，至卌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五十數少，故第一腎藏無氣也。**卅動而一代者，二藏無氣矣。**其脈得卅動已，至卅一動已去有一代者，即腎數少，故第二肝藏無氣。**廿動而一

代者，三藏無氣矣。其脈得十動已至十一動已去者一代者即廿數少故第三脾藏無氣。十動而一代者，四藏無氣矣。其脈得十動已至十一動已去者一代者即廿數少故第四心藏無氣。不滿十動而一代者，五藏無氣矣。其脈不滿十數有一代者即十數少故第五肺藏無氣。予之短期，肺主五藏之氣肺氣脈無所以五藏氣皆不至故與之短期也。要在終始，所謂五十動而不一代者，五十動而不一代者是五藏終始常道之要也。以知五藏之期也。予之短期者，乍數乍疏也。與短期者謂五藏乍疏乍數不合五十之數故可與之死期也。黃帝曰，氣口何以獨為五藏主氣，肺九候各候五藏之氣何因氣口獨主五藏六府十二經脈等氣也。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也，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藏六府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胃為水穀之海六府之長出五味以養藏府血氣榮氣行乎太陰脈至於氣口五藏六府營衛皆是胃氣所將而來會乎太陰見於氣口故曰變見。故五藏氣入於鼻，藏於心肺，心肺有病，而鼻為之不利也。鼻入於胃以養五藏上達入鼻藏於心肺鼻中出入鼻為肺官故心肺有病鼻氣不利也。故曰，凡治病者，必察其上下，適其脈候，觀其志意，與其病態也，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治。病病之要必須上察人迎下診寸口適於脈候又觀志意有無志意者不可為至及說察疾復觀其人病狀能可察以否若人為惡暴淫為病乃情緊鬼神所亦不可與言，惡於鑱石者，不可與言至巧，病不許治者，病不必治也，治之無功矣。鑱仕監反鑱也其病非鑱石不為兩經之者鑱鍼黃無所施其功其病可察而不許與言。凡刺之道，其要須病陰陽氣之終始人之陰陽氣終始者出本五藏以為綱紀以五藏神居身故為陰陽氣之綱紀即陰陽定矣。陰者主藏，陽者主府，陰氣主於五藏在內陽氣主於六府在外也。陽受氣於四末，陰受氣於五藏，清陽實於四支濁氣者走於六府故陽受氣於四末也清陰起於五藏濁陽者發於四支故陰受氣於五藏也。故寫者迎之，補者隨之，知迎知隨，氣可令和，和氣之方，必通陰陽。故補寫之道陰陽之氣實兩來者迎而寫之虛而去者隨而補之人能知此隨迎補寫之理則陰陽氣和有疾可愈也。五藏為陰，六府為陽，傳之後代，以血為盟，敬之者昌，慢之者亡，無道行私，必得天殃。敬其傳方令守道去私也。謹案天道，請言終始，言其率道因請五藏終始之紀也。終始者，經脈為紀，持其脈口人迎，以知陰陽有餘不足，平與不平，天道畢矣。五藏終始紀者即經脈也欲知經脈為終始者可持脈口人迎動脈原知十二經脈終始陰陽之氣有餘不足也。所謂平人者不病，不病者，脈口人迎，應四時也。參夏人迎應大寸口秋冬寸口應大人迎即應四時也。上下相應，而俱往俱來也。人迎在結喉兩傍故為上也寸口在兩手關上故為下也上下脈別皆同呼吸而脈故俱往來也往謂陰出來謂陰入也往來脈別異因時而動故曰俱也。六經之脈，不結動也，陽陽之脈俱往來者即三陽三陽經脈等而不結。本末之寒溫，相守司也。參夏是陽用事時故人迎為本也秋冬是陰用事時故寸口為本也其二脈不來相乘復共保守其位故曰相守司也。形肉血氣，必相稱也，是謂平人。參骨肉色狀者也肉謂肌膚及血氣者也言骨肉血氣相稱也如前五種皆為身體為平人。少氣者，

脈口人迎俱少而不稱尺寸也，如是則陰陽俱不足。脈口寸口也寸部有九分之餘尺部有一寸之餘今秋冬寸口反小於人迎則脈口不稱尺寸也春夏人迎反小於寸口即人迎不稱尺寸也如此若檢則知藏府陰陽二氣俱少也。補陽則陰竭，寫陰則陽脫，如是者，可將以甘藥，不愈，可飲以至齊。未陽實陰虛可寫陽補陰陰實陽虛可寫陰補陽今陰陽俱虛補陽其陰益以竭寫陰陽無所依故陽脫所以日漸方盛故曰不灸不已若不知此即用鍼寫多環五藏之氣也猶不灸於表不服灸當損久也。人迎一盛，病在足少陽，一盛而躁，在手少陽。病在足少陽足少陽脈一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一倍一盛而躁病在於手少陽經也。人迎二盛，病在足太陽，二盛而躁，在手太陽。除手道反擿也陽氣漸大在足太陽足太陽病大於足少陰二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二倍也。人迎三盛，病在足陽明，三盛而躁，在手陽明。陽氣更甚在足陽明足陽明病大於足太陰三倍故人迎盛於寸口三倍也。人迎四盛，且大且數者，名曰溢陽，溢陽為外格。人迎盛至四倍大而動數陽氣益盛在外格拒陰氣不得出外故曰外格也。脈口一盛，病在足厥陰，一盛而躁，在手心主。足厥陰經病大於足少陽一倍故脈口盛於人迎一倍也。脈口二盛，病在足少陰，二盛而躁，在手少陰。足少陰經病大於足太陽二倍故脈口盛於人迎二倍也。脈口三盛，病在足太陰，三盛而躁，在手太陰。足太陰經病大於足陽明三倍故脈口盛於人迎三倍也。脈口四盛，且大且數者，命曰溢陰，為內關，內關不通，死不治。陰氣四盛於陽。脈口大而且數陰氣益盛在內陽明陽氣不得復入名曰內關不可救也。人迎與太陰脈口，俱盛四倍以上者，命曰關格，關格者與之短期。脈口寸口也陽盛四倍格而不開陰盛四倍開而不格皆與死期脈口人迎俱四倍已上稱曰關格死之將近故與短期此云人迎與太陰脈口即知手太陰脈氣人迎也。人迎一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厥陰。人迎一倍大於脈口即知少陽一倍大於厥陰故寫足少陽。二補一寫，其補寫法陽虛陰虛二寫於陽一補於陰陰虛陽虛一寫於陰二補於陽然則陽虛得二寫陽虛得二補陰虛得一寫陰虛得一補陽虛得多陰陽得少者何也陰氣遲緩故補寫在漸陽氣疾急故補寫在頓倍於陰補足厥陰益甘准此也。日一取之。一取一度補寫也足太陽盛足少陰虛足少陽虛足太陽虛此二經者血氣最少故二日一補寫也足少陽虛足太陰盛陽虛足厥陰虛足厥陰虛足少陽虛此二經者血氣大多故日一補寫也足陽明虛足太陰虛足陽明虛此二經者血氣最實故曰二補寫以倍例准厥陰氣血最少少陰次多太陰最多此中少陰二日一取厥陰一日一取太陰一日二取最多故日二補寫也。必切而驗之，必氣切診人迎與寸口以取驗也。躁取之上，人迎躁而上行者在手厥陰故曰取上取者取於此經所發穴也。氣和乃止。寫實補虛令陰陽氣和乃止以為例也。人迎二盛，寫足太陽，而補足少陰，二寫一補，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三盛，寫足陽明，而補足太陰，二寫一補，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人迎四盛，寫足少陽，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一盛，寫足厥陰，而補足少陽，二補一寫，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二盛，寫足少陰，而補足太陽，二補一寫，二日一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脈口三盛，寫

是太陰，而補足陽明，二補一寫，日二取之，必切而驗之，躁取之上，氣和乃止，所以日二取之者，太陰主胃，大富於穀氣，故日二取。（輕此二經，多取所由也。）人迎脈口，俱盛三倍以上，命曰陰陽俱溢，如是者，不開則血脈閉塞，氣無所行，淫溢於中，五藏內傷，如此者，因而灸之，則變易而爲他疾矣。（人迎脈口，俱三倍已上，未至四倍，陰陽俱有溢，當診之時，必須以鍼開寫通之，若不開者，氣無所行，淫溢反流，內傷五藏，不可灸也。）凡刺之道，氣調而止，補陰寫陽，（夫寫陽當易，補陰爲難，補陽爲易，寫陰爲難，刺法補陰寫陽，二氣和者，即可停止也。）音氣並章，耳目聰明，反此者，血氣不行身中，（陰陽和者，耳目清明，吐納和暢，故曰並章，七竅開通，所以耳目聰明，反此者，並，故血氣不行也。）所謂氣至而有效者。（鍼入肉內，緩而待氣，氣至行補寫而得驗者，謂有效也。）寫則益虛，虛則脈大如其故，而不堅也，堅如其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寫已，脈大如故，脈中伏堅者，去鍼適雖以視，稍快病未除也。）補則益實，實者脈大如其故，而益堅也，大如其故，而不堅者，適雖言快，病未去也。（以其有虛，所以須補，補者補虛益實者也，其得實者，脈大如故，而脈中堅，即爲得實，若補已，脈大如故，脈中不堅，去鍼適雖快，病未盡也。）故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病必衰去。（故補則補虛令實，寫則寫實令虛，補寫未盡其工，去鍼適雖言快，病未除也，若補寫別理，其痛雖不隨鍼去，病必衰去也。）必先通十二經脈之所生病，而後可得傳於終始矣。（十二經病所由逆之者，知者作氣得之初始，亦知寫病所益之終，是以可得傳於終始，陷醫後代也。）故陰陽不相移，虛實不相顧，取之其經。（是故學者，須知陰陽虛實不相顧，參者可取十二經脈，行補寫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病胃管癰者，診當何如，岐伯曰，診此者，當得胃脈，其脈當沈細，沈細者氣逆，逆者人迎甚盛，盛則熱，人迎者，胃脈也，逆而盛，則熱聚於胃口而不行，故胃管爲癰，黃帝曰善。（胃管癰者，胃口有熱，胃管生癰也，得胃脈者，寸口脈也，寸口者，脈之大會，手太陰之脈也，故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所終始也，平人手之寸口之中，胃脈，合浮與大也，今於寸口之中，診得沈細之脈，即知胃有伏寒逆氣，故寸口之脈沈細，上之人迎洪盛者也，盛則胃管熱也，上人迎者，在喉側，是足陽明胃脈者也，胃氣逆者，關手之寸口沈細，喉逆人迎盛大，故知熱聚胃口，不行爲癰，紓裁反，腫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而濇者，不嗜食，（安臥，小便黃赤，脈小濇，胃病故不嗜食也。）人病，其寸口之脈，與人迎之脈，大小及其浮沈等者，病難已也。（寸口，即脈口也，人病，寸口之脈，秋浮冬沈，人迎之脈，春小夏大，緩急易已，四時大小浮沈皆同，即四時脈氣，故難已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五　診候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色脈診

色脈尺診

尺診

尺寸診

五藏脈診

色脈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隨病人，觀死生，決嫌疑，欲知其要，如日月之光，可得聞乎。（聞次死生之要也。）岐伯曰，色脈者，

上帝之所貴也。先師之所傳也。上古之時。使貸季理色脈。而通神明。合之金木水火土。四時陰陽。八風六合。不離其常。變化相移。以觀其妙。以知其要。上帝。上古帝王者也。貸季。上古眞者也。上帝使貸季調理人之色脈。令通神明。外合五行四時陰陽八風六合。將物變化常道。深觀常道物理之妙。能知深妙色脈之用也。欲知其要。則色脈是矣。要生未病之要。無知色脈故爲要也。色以應日。脈以應月。帝求其要。則其要巳。形色外見爲陽。故應日也。脈血內見爲陰。故應月也。日應三百六十日也。月應十二月也。故知色脈以爲要也。夫色脈之變化。以應四時之勝。此上帝之所貴。以合於神明也。所以遠死而近生也。四時和氣爲勝。上代帝王貴爲帝道。用合神明。以實於生。所以遠死長生久視也。上道以長。命曰聖王。上帝理色脈。通神明。合於常道。長生久視者。稱曰聖王也。中古之治病。病至而治之。湯液十日。以去八風五痺之病。未病之病巫巳。方服湯液。以其病微。故十日病除也。十日不巳。治以草蘇草荄之枝。本末爲助。標本巳得。邪氣乃服。荄。古來反。草根莖也。助。亡韰反。藥草根莖。以療病之要也。服湯液十日不巳。可服藥草根莖枝葉丸散膠醴。又得病本藥末。故邪氣皆伏也。暮代之治病也則不然。治不本四時。不知日月。不審逆順。病形巳成。乃欲微鍼治其外。湯液治其內。前云上古中古。黃帝之時。即以爲暮代。下黃帝曰上古中古當今之時。即其信也。療病者。療巳病之病也。暮代療病與古不同。凡有五別。一則不知根本四時之變。二則不知色脈法於日月之候。三則不審病之順逆。四則不知病成未病。五則不知所行療方。故欲以微鍼湯液去其巳成之病也。粗工凶凶。以爲可攻。故病未巳。新病復起。凶。許容反。暴勇也。以微鍼小濟攻巳成之病。更加他病。不工而勇於事。故曰凶也。黃帝曰。願聞要道。岐伯曰。治之要極。無失脈色。用之不惑。治之大則。逆順倒行。標本不得。亡神失國。去故就新。乃得眞人。言失知色脈。不知損益也。黃帝曰。余聞其要於夫子。夫子言不離脈

色。脈色此余之所知也。岐伯曰。治之極於一。黃帝曰。何謂一。岐伯曰。一者因得之。黃帝曰。奈何。岐伯曰。閉戶塞牖。繫之病者。數問其情。以順其意。得神者昌。失神者亡。黃帝曰。善。一得神也。得神。謂問病得其意也。得其意者。加之鍼藥。去死得生。故曰昌也。黃帝曰。余聞揆度奇恒。所指不同。用之奈何。岐伯曰。揆度者。度病之淺深也。奇恒者。言奇恒病。切求其病。得其處。知其淺深。故曰揆度也。奇者有病不得以四時死。故曰奇也。恒者有病以四時死。不失其常。故曰恒也。請言道之至數。五色脈變。揆度奇恒。道在於一。神轉不迴。迴則不轉。乃失其機。數。理也。請言道之至理。其至理者。五色五脈之變。揆度奇恒之候。道在其一。謂之神轉。神轉者。神清鑒動之謂也。者靈而不動。動而不遷。物遷故失機。至數之要。迫近以微。著之玉版。命曰合生機。神轉物之理者。近於萬物微之妙。故書玉版。命曰合於養生之機也。客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人之五時正王。色上相乘色見。名曰客色。客色見面上下左右。各當正色所乘要處者。有病也。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巳。其見深者。必齊主治。廿一日巳。其見大深者。醪酒主治。百日巳。其色赤面兌不

爲治。五色各有二種。一者生色。赤如雞冠。二者死色。赤如衃血。其赤色澤不如雞冠。此有病也。其病最輕。故以湯液十日得巳。赤色復深。不如雞冠。其病欠輕。故以湯液廿一日方巳。赤色大深。不如雞冠。其病將重。故以藥醪百日方差。赤色如衃血。其病必死。面兌。赤色皆不可療也。兌。尖小。謂面瘦無肉也。百日盡巳。然脈短氣絕死。病溫最甚死。色大深者。唯經百日。然脈短氣來絕者。亦死。病溫脈短氣絕亦死也。色見上下左右。各在其要。上爲逆。下爲順。女子右爲逆。左爲順。男子左爲逆。右爲順。要色見生病之處。謂是色部上下左右也。上者部上。下者部下。左者部左。右者部右。見相剋之色見者。見部上爲逆。部下爲順。見女子部右爲要。故爲逆也。見女子部左非其要。故爲順也。見男子部左爲要處。故爲逆也。見男子部右非其要處。故爲順也。易重陽死。重陰死。陰陽反他。治在權衡相奪。奇恒事也。揆度事也。陰盛反陽爲病。陽盛反陰爲病。遇用陰陽權衡虛實相奪。此爲奇恒事也。直知陰陽反他。此爲揆度事也。搏脈痺躄。寒熱之交。脈痺之時。二脈相搏附而動。不能相去者。此爲痺躄之病。是寒熱之氣相交搏也。脈孤爲消。陰陽之脈。各獨見爲孤。如足少陽脈氣獨見。無厥陰者。病爲消痺也。虛爲泄爲奪血。病泄利奪血者。其脈虛也。孤爲逆。虛爲順。陰陽各獨見。其時盛者爲逆。獨見虛者。氣易和。故爲順也。行奇恒之法。以太陰爲始。行所不勝曰逆。逆則死。行所勝曰順。順則活。太陰。肺手太陰脈。主氣者也。欲行補寫權衡相奪之法。以太陰五行之氣。以爲始也。行五行氣於不勝。被他剋。故爲逆死也。行於所勝。能剋於他。故爲順也。假令肝病以金療之。即行所不勝也。以土療之。即行所勝也。八風四時之勝。終而復始。八風剋勝。四時代勝。平爲終始也。逆行一過。不復數。診要畢矣。八風四時順行。所勝也。若逆行。一勝爲一過也。再過爲死。故不數也。假令肝病。肺脈來乘爲一過。再過即死也。故不至於數也。此爲診要理極。故爲畢也。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得其始。先建其母。所謂五決者。五脈也。診五藏之脈。以知其病。故爲其母。母本也。是以頭痛巔疾。下虛上實。過在少陰巨陽。甚則入腎。腎脈足少陰爲裏藏也。膀胱脈足太陽爲表府也。少陰在舌本以下。太陽在頭。故爲上也。少陰虛。太陽實。故爲頭痛巔疾也。此之二脈病則入藏也。徇蒙招尤。目瞑耳聾。下實上虛。過在少陽厥陰。甚則入肝。徇蒙。謂眩冒也。招尤。謂目招搖。頭動戰尤也。尤音有。過者少陽脈虛。厥陰脈實也。腹滿瞋脹。支鬲胠。下厥上冒。過在足太陰陽明。

脾藏胃府。二經病也。欬嗽上氣。厥在胸中。過在手陽明太陰。肺藏大腸府。二經病。心煩頭痛。病在鬲中。過在手巨陽少陰。手太陽上頭。故頭痛也。心藏小腸府。二經病也。從之三脈。皆有入藏。略而不言也。夫脈之大小滑澀浮沈。可以指別也。寸口六脈之形。指下得之。故曰指別。五藏之象。可以類推。皮肉筋脈骨等。五藏外形。故爲象也。以此爲五藏之類。推脈可以知也。五藏相音。可以意識。五色微診。可以目察。能合脈色。可以萬全。耳聽五音。目察五色。以合於脈。用此三種。候人病者所爲十當。故得萬全也。赤脈之至也。喘而堅。診之有積氣在中。時害於食。名曰心痺。心脈手少陰。屬火。色赤。故曰赤脈。赤脈夏脈。夏脈如鉤。其氣來盛去衰。以爲平好。今動如人喘又堅。故有積氣在胸中。滿悶妨食。名曰心痺。積者陰氣。聚者陽氣。積者五藏所生。聚者六府所成。積者其始有常處。聚者發無根本。無所留止也。得之外疾思慮而心虛。故邪從之。得之外疾。思慮外物。勞傷心虛。邪氣因入。不從內傳。以爲痺也。白脈之至也。喘而浮。上虛下實。驚。有積氣在胸中。喘而虛。名曰肺痺寒熱。肺脈手太陰。屬金也。色白。故曰白脈。白脈秋脈。秋脈如浮

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以爲平好。今雖得浮，然動如人喘，即知肺氣并心，心實故喘，肺虛故有積氣在於胸中，喘氣多喘，名曰肺痺，亦以肺虛故病寒熱也。得之醉而使內。以因酒醉力意入房，喘呼傷肺之所致也。黃脈之至也，大而虛，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疝，女子同法。脾脈足太陰，屬土，色黃，故曰黃脈。黃脈好者，代而不見，見者是時脈大而虛，即知積氣在於腹中，腹中厥氣名曰厥疝，男女同病。得之疾使四支，汗出當風。脾主四支，急促用力，四支汗出受風所致。青脈之至也，長而左右彈，有積氣在心下支胠，名曰肝痺。肝脈足厥陰，屬木，色青，故曰青脈。青脈春脈，春脈如弦，氣來濡弱輕虛而滑，端直以長，以爲平好。今青脈至長而左右彈，即知有積氣在心下支胠而妨食，名曰肝痺。得之寒濕，與疝同法，腰痛足清頭痛。得之因於寒濕，足冷而上，以成其病，與疝病同。足厥陰脈從足循少腹上頭，故腰足頭痛。黑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積氣在腹中與陰，名曰腎痺。腎脈足少陰，屬水，色黑，故曰黑脈。黑脈冬脈，冬脈如營，其氣來沈而搏，以爲平好。今黑脈至上堅而大，即知有積氣在腹中及陰中，名曰腎痺。得之沐浴清水而臥。得之因以冷水沐浴及洗浴而臥也。凡相五色之奇脈，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死。相當五色異脈，先相於面，五色者見面得實色，目之四色見於面者，以土爲本，故皆生。面青目赤，肝病心乘，名曰實邪。面赤目白，心病肺乘，名曰微邪。面青目黑，肝病腎乘，名曰虛邪。面黑目白，腎病肺乘，名曰虛邪。面赤目青者，心病肝乘，名曰虛邪。皆死。此之五色，皆爲他剋，不得其時，不救皆死，但色雖知，且依一爲知此也。

色脈尺診

黃帝曰：邪之中人，其病形何如？岐伯答曰：虛邪之中身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于色，不知于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黃帝曰：善。虛邪謂八虛邪風也，正邪謂四時風也。四時之風生養萬物，故爲正也。八虛之風從虛鄉來，傷損於物，故曰虛風。虛正二風俱并體氣，因腠理開，氣入，故曰邪風。虛邪中人，入腠理，如水逆流於溢毛，立動形改，爲人病。正邪中人，微而難識，先見不覺於身，故輕而易去也。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之，見其色，知其病，命曰明；按其脈，知其病，命曰神；問其病，知其處，命曰工。余願聞之，見而知之，按而得之，問而極之，爲之奈何？察色之明，按脈之神，審問之工，三診之要，故並請之。岐伯答曰：夫色脈與尺之相應也，如桴鼓影響之相應也，不得相失也。桴，伏留反，擊鼓槌也。答中色脈及尺，以爲三種，不言問也。色謂面色，脈謂寸口，尺謂尺中也。五藏六府善惡之氣，見於色部、寸口、尺中，三候相應知，猶鼓形影響不相失也。如肝色面青，寸口脈弦，尺膚有異，內外不相失也。此亦本末根葉之出候也，故根死則葉枯矣。此則尺地以爲根，若色脈以爲枝葉，故根死枝葉枯變。色脈形肉，不得相失也。形肉即是尺之皮膚，色脈尺膚三種不相失也。故知一則爲工，知二則爲神，知三則神且明矣。故但知問隔一者，唯可有爲工；知問及脈二者爲神；知問及脈並能察色，稱曰神明也。黃帝問曰：願卒聞之。岐伯答曰：色青者，其脈弦，青爲肝色。色赤者，其脈鉤，赤爲心色，鉤爲心脈，來鉤爲心衰也。色黃者，其脈代，黃爲脾色，代爲脾脈，實代爲脾衰也。色白者，

其脈毛，白爲肺色，毛爲肺脈，白毛爲肺衰也。色黑者，其脈石。黑爲腎色，石爲腎脈，黑石爲腎衰也。石一曰堅，堅亦石也。見其色而不得其脈，反得其相勝之脈，則死矣。假令肝病，得見青色，其脈當弦，反得毛脈，是肺來乘肝，被剋故死，餘皆准此也。得其相生之脈，則病已矣。假令肝病，見青色，雖不見弦，而得石脈，石爲腎脈，是水生木，是得相生之脈，故病已也。黃帝問岐伯曰：五藏之所生，變化之病形何如？岐伯答曰：必先定其五色五脈之應，其病乃可別也。欲知五藏所生變化之病，先定面之五色，寸口五脈，即病可知矣。黃帝問曰：色脈已定，別之奈何？岐伯答曰：調其脈之緩急小大滑澀，而病變定矣。辨得五藏之脈，而一脈便有六變，觀其六變，則病形可知。黃帝問曰：調之奈何？岐伯答曰：脈急者，尺之皮膚亦急；脈急者，寸口脈急也。尺之皮膚者，從尺澤至關，此爲尺分也。尺分之中，關後一寸動脈，以爲診候尺脈之部也。一寸以後至尺澤，稱曰尺之皮膚。尺皮膚下，手太陰脈氣從藏來至指端，從指端還入於藏，故尺下皮膚與尺寸脈六變同也。皮膚者，以手捫循尺皮膚，急與寸口脈同。脈緩者，尺之皮膚亦緩；寸口脈緩，以手捫循尺皮膚緩也。脈小者，尺之皮膚亦減而少氣；寸口脈小，尺之皮膚減而少氣也。脈大者，尺之皮膚亦賁而起；寸口脈大，尺之皮膚賁起能大，一曰亦大，賁是大貌也。脈滑者，尺之皮膚亦滑；按寸口脈滑，即尺皮膚亦滑。脈澀者，尺之皮膚亦澀。寸口脈來澀，尺之皮膚亦澀不滑也。凡此六變者，有微有甚，故善調尺者，不待於寸口；寸口與尺，各有六變，而六變各有微甚，可審取之。前調寸口脈六變，又調於尺中六變，方可知病。若能審調尺之皮膚六變，即得知病，不假診於寸口也。善調脈者，不待於色。善調寸口之脈知病，亦不假察色而知也。能參合而行之者，可以爲上工，上工十全九；行二者爲中工，中工十全七；行一者爲下工，下工十全六。察色、診脈、調尺，三法合行，得病之妙，故十全九，名曰上工。但知尺寸二者，十中全七，故爲中工。但明尺一法，十中全六，以爲下工也。

尺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欲無視色持脈，獨調其尺，以言其病，從外知內，爲之奈何？無視面之五色，無持寸口之脈，唯診尺脈及尺皮膚，帝欲從外知內病生所由。岐伯答曰：審其尺之緩急小大滑澀，肉之堅脆，而病形定矣。尺之緩急等，謂尺脈及尺皮膚緩急小大滑澀六種別也。內堅脆者，謂尺分中肉之堅脆也。知此八者，知內病可知也。視人之目果上微癰，如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欬，按其手足上，窅而不起者，風水膚脹也。目果，眼瞼也。癰，腫起也。頸脈，足陽明人迎也，動不以手按之，見其動也。窅，烏蕭反，深也。不起者，手足皮膚按之久而不起，如按泥也，此爲風水膚脹者。尺膚滑以淖澤者，風也。尺分之中有淖，故澤也。淖，澤光澤也，此風之候也。尺肉弱者，解㑊安臥。解㑊，懈惰也。尺肉更弱者，身體懈惰而欲安臥。脫肉者，寒熱不治。骨寒熱病，羸瘦脫肉，不可療也。尺膚滑而澤脂者，風也。尺之膚滑而潤澤有脂者，內有風也。尺膚澀者，風痺。尺膚澀者，內寒，故有風痺也。尺膚粗如枯魚之鱗者，水泆飲也。泆飲，謂是甚渴暴飲，水泆腸胃之外、皮膚之中，名曰泆飲。尺分之膚粗如魚鱗者，以爲候也。尺膚熱甚，脈盛躁

者，病溫也。尺分皮膚甚熱，其一寸之內尺脈盛躁，病溫候也。其脈盛而滑者，汗且出也。一寸之內尺脈盛而滑者，汗將出。尺膚寒甚，脈小者，泄，少氣也。尺膚冷，尺脈小者，其病泄利，又少氣也。尺膚炬然，先熱後寒者，寒熱也。按尺皮膚，先熱後冷，病寒熱也。尺膚先寒，久持之而熱者，亦寒熱候者也。尺皮膚先冷，久持乃熱，亦是寒熱之病也。肘所獨熱者，腰以上熱。當肘皮膚獨熱者，即腰以上至頭熱也。手所獨熱者，腰以下熱。肘前獨熱者，膺前熱。腕以前為手也。手之獨熱主腰以下熱。從肘向手為肘前，獨熱者主胸前熱也。肘後獨熱者，背熱。從肘向肩為肘後，肘後皮膚熱者，主肩背熱也。臂中獨熱者，腰腹熱。從腕肘至臂中間為臂，當臂中央熱，腰腹熱也。肘後廉以下三四寸者，腸中有蟲。從肘後下向臂三四寸許，皮膚盛起，是腹中有蟲之候也。掌中熱者，腸中熱，掌中寒者，腹中寒。掌中冷熱，主大腹小腹熱。魚上白肉有青血脈者，胃中有寒。青脈主寒，故胃中寒。尺炬然熱，人迎大者，當奪血。尺之皮膚炬然而熱，喉邊人迎復大於常者，奪血之候也。尺堅大，脈小甚，少氣悗，有因加，立死。尺之皮膚堅而實大，寸脈反少，主於少氣而悗，若更因加少氣而悗者，立當死也。

尺寸診

黃帝問岐伯曰：平人何如？對曰：人一呼，脈再動，人一吸，脈亦再動，命曰平人。平人者，不病也。醫不病，故為

病人平息以論法也。平人病法，先醫人自平，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是醫不病調和脈也。然後數人之息，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即是彼人不病者也。若彼人一呼脈一動，一吸脈一動等，名曰不及，皆有病也，故曰醫不病為病人平息者也。人一呼脈一動，人一吸脈一動者，曰少氣。呼吸皆一動，名曰不及，故知少氣。人一呼脈三動，一吸脈三動而躁，及尺熱，曰病溫。尺不熱，脈滑，曰風。濇曰痺。脈之三動，以是氣之有餘，又加躁疾，尺之皮膚復熱，即陽氣盛，故為病溫，先夏至日前發也。若後夏至日發者，病暑也。一呼三動而躁，尺皮不熱，脈滑曰風，脈濇曰痺也。人一呼脈四至曰死。四至，陽氣偏盛，陰氣絕衰，故死。脈絕不至曰死。以手按脈，一來即絕，更復不來，故死。乍疏乍數曰死。乍疏曰陰，乍數曰陽，陰陽亂不次，故曰死也。平人之常氣稟於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人無胃氣曰逆，逆曰死。和平之人，五藏氣之常者，其氣各各稟承胃氣，一一之藏若無胃氣，其藏獨見，為逆，故致死。春胃微弦曰平。胃者，人迎胃脈也。五藏之脈，弦鉤代浮石，皆見於人迎胃脈之中。胃脈即是陽明脈，主於水穀，為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之長，所以五藏之脈欲見之時，皆以胃氣將至人迎也。胃氣之狀，柔弱是也。故人迎五脈見時，但弦鉤代毛石，各各自見，無柔弱者，即五藏各失胃氣，故獨藏見當死。春脈胃多弦少曰微，微曰平人。弦多胃少曰肝病。弦多胃少，即肝少微氣，故曰肝病也。但弦無胃曰死。肝無微氣，致令肝藏獨見，故死也。胃而有毛曰秋病。春胃見時，但得柔弱之氣，竟無有弦，然胃中有毛，即是肝時有肺氣來乘，以胃氣故，致至秋有病。毛甚曰金病。春得毛脈甚於胃氣，以金剋木，故曰金病也。藏真散於肝，肝藏筋之氣。藏真者，真藏脈也。彼無胃氣曰散，散脈不濡自散，以其肝藏無胃氣，所以真藏微散於肝也。故肝藏藏筋也，肝藏氣者藏筋氣也。夏胃微鉤曰平。夏脈人迎胃多鉤少，曰微，微鉤者曰平也。鉤多胃少曰心病。心病夏少微氣，少令脈見人迎鉤多胃少，故知

心病也。但鉤無胃曰死。心病害食，心無胃氣，故令鉤無胃氣，故死。胃而有石曰冬病。心火也，夏心王時，從得胃脈，雖有胃氣，唯得石者，冬時當病，以水剋火。石甚曰今病。夏有胃氣，雖得石脈，至秋冬病。今夏得石脈甚，少胃氣，賊邪來剋，故曰今病。藏真通於心，心藏血脈之氣。心無胃氣，即心有邪病，致令真藏脈見人迎，故曰藏真通於心也。故心藏胃藏於神氣也，心藏氣藏血脈之氣也。長夏胃微耎弱曰平。胃少弱多曰脾病。耎而兒反柔也。長夏六月也。脾行胃氣以灌四藏，故四藏脈並於人迎，皆有胃氣，即四藏平和也。若脾病不得為胃氣行至於人迎，即四藏之脈各無胃氣，故四藏有病也。問曰：長夏是脾用事，此言胃氣不言脾者，何也？答曰：脾為胃，不可自見，是以於長夏時得胃氣者，即為脾氣，故於長夏胃氣見時，微有不足，名曰平好；若夏至少微虛弱者，即是脾病，致使胃氣少而虛弱也。但代無胃曰死。人之一呼，出心與肺，脈有二動，一吸入肝與腎，脈有二動。人呼吸已定息之時，脾受氣於胃，發與四藏，以為呼吸，故當定息脾受氣時，其脈不動，謂之曰代。代，息也。當代之時，脾無胃氣，則脾無穀氣，所以致死也。耎弱有石曰冬病。長夏脾胃見時，中有腎脈，是為微邪來乘，不已，至秋為病也。弱甚曰今病。脾胃之脈虛弱甚，無胃氣微少，故即今病也。藏真濡於脾，脾藏肌肉之氣。脾藏真脈謂之代，若無胃氣，唯代之脈，從脾傳來至於人迎也。故脾藏藏於肌也，脾藏藏氣，藏肌肉之氣也。秋胃微毛曰平。秋時人迎胃多毛少，曰平人也。胃少毛多曰肺病。胃氣少也。但毛無胃曰死。真藏見也。毛而有弦曰春病。肝來乘肺，是邪來乘，不已，至春木王之時。弦甚曰今病。有胃無毛，但有弦者，是木反剋金，故曰今病。藏真高於肺，以行營衛陰陽曰死。藏真之脈見時，高於肺藏和平之氣，高過也。肺為陰也，無胃之氣，既過肺之和氣，即是肺傷，肺主行營衛，肺既傷已，則是陰氣為傷，故致死也。冬胃微石曰平。冬人迎脈，胃耎弱氣多，石脈微者，名曰平人。胃少石多曰腎病。胃少微氣，故令腎脈氣少，堅石脈多，故知腎病。但石無胃曰死。藏真脈見，故致死也。石而有鉤曰夏病。石脈，水也；鉤脈，火也。石脈見時，有鉤見者，微邪來乘，不已，至夏當病也。鉤甚曰今病。雖有胃氣，鉤甚，所以今病也。藏真下於腎，腎藏骨

髓之氣。腎為五藏和氣之下，今腎無胃氣，乃過下於腎也。故腎藏藏神髓於系也。骨藏藏氣，骨髓氣也。自此以上，即是人迎胃脈候五藏氣也。胃之大絡，名曰虛里，貫鬲絡肺，出於左乳下，其動應衣。下診胃絡之法。虛，音墟。虛里，城邑居處也。此胃大絡，乃是五藏六府所稟居處，故曰虛里。其脈出左乳下，常有動以應衣也。脈宗氣盛，喘數絕者，則病在中。宗，尊也。此之大絡，一身之中，血氣所尊，故曰宗氣。其脈動如人喘，數而絕者，病在藏中也。結而橫有積矣。此脈結者，腹中有積所也，徵積病也。絕不至曰死。此虛里脈，來已更不復來，是胃氣絕，所以致死。欲知寸口脈太過與不及，寸口之脈中手短者，曰頭痛。上來診人迎法，以下診寸口法，故曰欲知診寸口之脈有病，唯有太過與不及也。口者，氣行處也。從關至魚一寸之處，有九分之位，是手太陰氣所行之處，故曰寸口。其脈之動不滿九分，故曰短也。短者，陽氣不足，故頭痛也。乳之下，其動應於衣，宗氣泄。乳下虛里之脈，若陽氣盛，從其脈動以應衣，是為宗氣洩者也。寸口之脈中手長者，曰足脛痛。寸口之脈過九分以上，曰長。長者，陰氣有餘，陽氣不足，故脛痛也。喘數絕不至曰死。長而喘數，所以致死。寸口脈中手如從物上擊者，曰肩背痛。脈從下向上擊人手，如從下有物上擊人手，是陽氣盛，陽脈行於肩背，故知肩背痛也。寸口脈中手沈而緊者，曰病在中。沈緊者，陰脈也，病在於藏，故沈緊也。寸口脈浮而盛者，病在外。浮盛，陽也，病在於府，故浮盛也。寸口脈沈而弱，曰寒熱及疝瘕少腹痛。沈弱，陰氣盛也，陽氣虛也，陰盛陽虛，故有寒熱病、疝瘕病、少腹痛也。寸口之脈沈而橫堅，曰脇下有積，腹中

者橫積痛。其脈沈橫而緊者陰盛，故知脇下有積，有積陰病也。橫，指下脈橫也。脈沈者積脇下久成也，又其脈病少腹中有橫積痛也。寸口脈盛滑堅者病曰甚在外。寸口陽也，滑亦陽也，脈盛堅也，陽盛陰少，故病曰甚，在六府也。脈小實而堅者病曰甚在內。小實為陰，堅亦陰脈，故病曰甚，在五藏也。有胃氣而和者病曰無他。寸口之脈雖小實堅，若有胃氣和之，雖病不至於困也。脈小弱以濇者謂之久病。小弱以濇，是陰陽虛弱，故是久病。脈濇浮而大疾者謂之新病。濇為陰也，浮大陽也，其脈陰濇而浮疾利，即知新病。脈滑曰風。氣盛而行利，即是風府之傷也。脈緩而滑曰熱中。緩滑陽也，指下如按緩縱而去來流利，是熱中候者。脈濇曰痺。濇陰也，按之指下濇而不利，是寒濕之氣為痺也。脈盛而緊曰脹。寸口脈盛緊實者，是陰氣內盛，故為脹也。脈順陰陽病易已。人迎脈口大小齊四時者，病易愈也。脈逆陰陽病難已。人迎寸口大小不順四時，脈逆陰陽，故病難已也。脈逆四時病難已。春夏人迎小於寸口，秋冬寸口小於人迎，即知是脈反四時，故病難已也。脈急者曰疝瘕少腹痛。按其脈如按弓弦，是陰氣積，故知疝瘕少腹痛也。寸口脈沈而喘曰寒熱。沈，陰氣也，脈動如人喘者，是為陽也，即知寒熱也。臂多青脈曰脫血。臂，尺地也。尺地絡脈青黑為寒，即知脫血以其寒盛陽虛，故脈青。尺脈緩濇謂之解㑊安臥。緩為陽也，濇為陰，從關至尺取一寸以為尺部，尺部又緩以濇，氣多懈惰，安臥也。尺脈盛謂之脫血。尺脈盛，陰氣盛，陽氣虛，故脫血也。尺濇脈滑謂之多汗。尺之皮膚濇，尺之脈滑，是謂陽盛陰虛，故多汗也。尺寒脈細謂之後泄。尺之皮膚冷，尺脈沈細，是為內寒，故後泄也。脈尺麤常熱者謂之熱中。脈之尺地皮膚麤又常熱，是其熱中也。肝見庚辛死，心見壬癸死，脾見甲乙死，肺見丙丁死，腎見戊己死，是謂真藏見皆死。真藏各見其勝之時，故皆死也。頸脈動疾喘欬曰水。頸脈是胃脈人迎也，人迎常動，今有水病，故動疾可見喘欬也，有本為腎脈動也。目果微腫如臥起之狀曰水。目果，目上下瞼也。瞼之微腫，水之候。足脛腫曰水。濕濇氣盛，故足脛腫，水之候也。目黃者曰黃疸也。三陽脈在目，故黃疸熱病目為黃也，疸多但反。

溺黃安臥者曰黃疸。胃及膀胱中熱，安臥不動者，黃疸病候也。已食如飢者胃疸也。胃中熱消食，故已食如飢，胃疸病也。面腫曰風。風，陽也，故陽在面，故風病面先腫也。女子手少陰脈動甚者任子也。手少陰脈，心經脈也。心脈主血，女人懷子，則血外閉不通，故手少陰脈內盛，所以動也。脈有逆順四時，未有藏形。寸口人迎且盛且弱，即四時未有真藏脈形也。春夏而脈瘦者，秋冬浮大。春夏人迎微大為順，今反瘦小為逆；秋冬人迎微小為順，今反浮大為逆也。風熱而脈盛，脈盛者，風熱之病也。洩而脫血，風熱之病虛，故多洩血也。脈實者病在中。是陽虛陰實，故病在五藏。脈虛者病在外。陰虛陽實，故病在六府也。脈濇堅者皆難治，命曰反四時者也。脈濇及堅，二者但陰無陽，故皆難治，名曰反四時之脈也。人以水穀為本，故人絕水穀則死。反四時之脈無水穀之氣者，故死。脈無胃氣亦死。所謂無胃氣者，但得真藏脈，不得胃氣也。所謂肝不弦，腎不石也。雖有水穀之氣，以藏有病無胃氣者，肝雖有弦，以無胃氣不名乎弦也；腎雖有石，以無胃氣不名乎石，故不免死也。太陽脈至，洪大以長。以手按人迎脈得大以長者，是太陽脈也，即手足太陽小腸膀胱脈之狀也。少陽脈至，乍疏乍數，乍短乍長。按之乍疏乍數乍短乍長者，少陽脈也，即手足少陽三焦及膽脈之狀。陽明脈至，浮大而短，是謂

三陽脈也。按之浮大而短者，陽明脈也，即手足陽明胃及大腸之候也。是謂三陽脈之形。

五藏脈診

肝脈弦，心脈鉤，脾脈代，肺脈毛，腎脈石，是謂五藏脈。肝心脾三脈，素問九卷上下更無別名；肺脈稱毛，又名浮；腎脈稱石，又名營。是五藏同與者，因舉比類名，乃衆多也。平心脈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心平。心脈，夏脈也。夏日萬物榮華，故其脈來累累如連珠，以手按之如循琅玕之珠，以為平和之脈也。而鉤者，曲也，連珠高下不如鉤曲，故曰鉤也。夏以胃氣為本。胃為五藏資糧，故五時之脈皆以胃氣為本也。病心脈來，喘喘連屬，其中微曲，曰心病。病心脈來動，如人喘息連屬然，指下覺曲行，是謂心之病脈者也。死心脈來，前曲後居，如操帶鉤，曰心死。心脈來時，按之指下覺初曲後直，如操帶鉤，前曲後直，曰心死，脈居直也。平肺脈來，厭厭聶聶，如落榆莢，曰肺平。秋以胃氣為本。脈伴虛浮，厭厭聶聶，如人以手摩循榆莢，按已莢萃得之指下者，曰肺之平脈也。病肺脈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肺病。按於毛脈，如人以手摩循雞羽之羽，得於心者，以為肺之病脈也。死肺脈來，如物之浮，如風之吹毛，曰肺死。脈之動也，如芥葉之浮於水，若毛而得風，移如斯得者，曰死脈者也。夫五色有形，目見為易；五聲無形，耳知為難；五藏之脈，弄耳目所辨，斯最微妙，唯可取驗指下，以智微亦如得在於神，不可以事論之也。平肝脈來，濡弱招招，如揭長竿，曰肝平。春以胃氣為本。揭，舉也，反高舉也。肝之動脈，因如舉竿梢，和之氣不數不急，又如人高舉竹竿之梢，招招動而且弱，此為平也。病肝脈來，盈實而滑，如循長竿，曰肝病。盈，滿實也。肝氣實滑，如循長竿，少於胃氣，故肝有病也。死肝脈來，急而益勁，如新張弦，曰肝死。肝真藏脈來，勁急如新張弓弦之弦，無有濡弱，是無胃氣，故為死候也。平脾脈來，和柔相離，如雞踐地，曰脾平。長夏以胃氣為本。雞踐脈和柔胃氣也，相離中閒空者，代也。如雞行踐地，中閒空也，中閒代者不見也。病脾脈來，實而盈數，如雞舉足，曰脾病。實而盈數，如雞之舉足，爪離中閒不空，漸而不是，其比之無代，故是脾病也。死脾脈來，堅兌如烏之喙，如烏之距，如水之流，如屋之漏，曰脾死。按脾脈來，堅尖而不相離，上銳人指，如烏喙，如水流，如屋漏之滴人指，脾脈死候也。平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腎平。冬以胃氣為本。鉤，平也。手下堅實而平，此為石脈之形，故為平也。有本為鉤，鉤，累累之也。病腎脈來，如引葛，按之而益堅，曰腎病。腎之病脈，按之如按引葛之藤，指下也益堅。始按堅者，是腎平，初異按益堅，故是腎病也。死腎脈來，如奪索，辟辟如彈石，曰腎死。腎之石脈來，指下如奪索，一頭緊之，按頭控之，寖寖而去，如以彈石彈指辟辟之狀，是腎之死脈候也。岐伯曰：心脈揣堅而長，當病舌卷不能言。揣，動也。長，謂寸口脈長一寸也。此為心脈揣動堅，心脈上至舌下，故病舌卷不能言。其耎而散者，當消渴自已。耎而散者，病舌卷消渴得以自已，氣散自已，由手少陰貫腎絡肺系舌本故也。肺脈揣堅而長，當病唾血。肺脈浮澀，今揣堅長，知血絡傷，故唾血也。其耎而散者，當病灌汗，至今不復散發。以肺氣虛，故其脈耎散，虛故灌汗，汗出如灌，至今不復發也。肝脈揣堅而長，色不青，當病墜若搏，因血在脇下，令人

喜喘。肝脈搏而堅，今見強而長，其色又不相勝者，是人當有墜傷，墜傷瘀血在脇下，又令喜喘故也。若耎而散者，其色澤，當病溢飲，溢飲者，渴暴多飲，而易入肌皮腸胃之外。易音亦。耎散色又光澤者，當因大渴暴飲，水溢腸胃之外，易入肌皮之中，名曰溢飲之病也。胃脈搏堅而長，其色赤，當病折髀。胃脈實，今勁堅長，又色赤，來熱，當病折髀，以足陽明脈行髀故也。其耎而散者，當病食痺髀痛。胃虛不消水穀，故食積胃中，爲痺而痛；又脈行膝，故病膝髀痛，髕膝端骨也。脾脈搏堅而長，其色黃，當病少氣。脾脈實病，今動堅長，離得本色，以其脾盛，故病少氣。其耎而散，色不澤者，當病足䯒腫，若水狀。足太陰脈循䯒，故脾虛色不澤者，䯒腫若水之狀也。腎脈搏堅而長，其色黃而赤，當病折腰。腎脈沈石，今動堅長，黃色被邪，及赤色微邪來剋，故病腰痛，以足少陰脈貫腰故也。其耎而散者，當病少血，至今不復。腎虛，太陽氣虛，故少血，得之在久，至今不復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故病五藏發動，因傷色，各何以知其久暴至之病乎？其病發於五藏，有傷其脈五色，何以知其久病新暴之別。岐伯對曰：悉乎哉問也。故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邪始入於五脈，故脈小未甚傷於血氣，故部內五色不奪，是知新病。故其脈不奪其色奪者，久病也。脈爲其本，色爲標也，本受邪氣已方受與標，故脈本不奪，色奪標奪者，知是久病。故其脈與五色俱奪者，此久病也。內之五脈，外之五色，二俱奪者，知病已成在久。故其脈與五色俱不奪者，新病也。人之有病，五脈五色，二俱不奪，當其病未行血氣，故知新病也。故肝與腎脈並至，其色蒼赤，當病擊傷不見血，見血而溼若水中也。肝石俱至，而色見青赤，其人當病被擊內傷，其傷見色，故青赤也；若被擊出血，血溼若居水中者，此爲候也。尺內兩旁，則季脇也。從關至尺澤爲尺也，季脇之部，當在尺中央兩旁，不在尺外兩旁，季脇有病，當見此處。尺外以候腎。尺中兩旁之外，以候兩腎之有病，當見此部也。尺裏以候腹中。自尺內兩中間，總候腹中。跗上以候胸中。跗當爲膚，古通用字，故爲跗耳。當尺裏以上皮膚，以候胸中之病。前候前，後候後。當此尺裏跗前，以候胸腹之前，跗後以候背後。跗上鬲上也。當尺裏跗上皮膚，以候鬲上也，一曰竟上，疑誤。鬲下者，腹中事也。當尺裏以上以下，以候鬲下之分，即腹中事。麤大者，陰不足，陽大有餘，爲熱中，跗之下也。尺之皮膚文理麤大者，是陰衰陽盛，陰氣衰，膚皮文理數，盛起故爲熱中。來疾去徐，上實下虛，爲厥巔疾。來疾陽盛，故上實也；去徐陰虛，故下虛也；上實下虛，所以發巔疾也。來徐去疾，上虛下實，爲惡風。上虛受風，故惡風也。有俱沈細數者，少陰厥。沈細皆陰，故沈細數，少陰厥也。沈細數散者，寒熱也。沈細陰也，散爲陽也，故病寒熱也。浮而散者，爲眴仆。眴主陽，反目觸。諸浮而躁者，皆在陽，則爲熱，其右躁者在左手。浮躁皆陽，故在陽則爲熱也；諸躁病脈左者病右，右者病左，故其右躁病本在左手也。諸細而沈者，皆在陰，則爲骨痛。細之與沈，皆是陰脈，主於骨痛。其有靜者在足。其脈沈細仍靜者，在足骨痛也。數動一代者，病在陽之脈，洩及便膿血。三陽已去稱數，數動一代，息者陽脈虛也，故數動一息，即是陰實陽虛，故洩及便膿血也。諸過者切之，濇者陽氣有餘也，陽氣有餘稱過，陽過之脈，浮而滑實，濇者以其陽氣太盛，故極反成濇也。滑者陰氣有餘也。陰脈沈濇，今反滑者，以陰過極反成滑也。陽氣有餘，爲身熱无汗。陽盛有餘，極反爲陰，外閉腠理，故汗不出，其身熱也。陰氣有餘，爲多汗身

寒。陰氣有餘，極反爲陽，外開腠理，故汗多出，其身寒也。推而外之，內而不外，有心腹積。推而內之，外而不內者，有熱。五藏爲內，陰也；六府爲外，陽也。用鍼者欲寫陰和陽，即推而外也，而內實積病，即內而不外，故知心腹積也；欲寫陽補陰，即推而內之也，而外實積病，即外而不內，故知外有熱。推而上之，上而不下，腰足清。推而下之，下而不上者，頭項痛。上爲頭項，下爲腰足，推而向上，氣不能下，故知腰足冷也；推上向下，氣不能上，故知頭項痛也。按之至骨，脈氣少者，腰脊痛而身寒有痺。脈之沈細，按之至骨，少得其氣，即知有寒，腰脊爲痛，身寒痺也。黃帝曰：請聞脈之緩急小大滑濇之病形何如？請聞五藏之脈，各有六變，以候病形。岐伯曰：臣請言五藏之變病也。心脈急甚者爲瘛。心脈偏大，緩大滑等三變爲熱，陽也；急小濇等三變爲寒，陰也。夏時診得心脈，知新其急甚者，寒也，筋寒急，故以爲瘛也。下皆急者，皆如瘛急，非急疾也。微急爲心痛引背，食不下。其心脈來如微急，即微有急，心微寒，故心痛引背，心輸而痛，胸下寒，咽中不下食也。緩甚爲狂笑。心脈緩者，熱陽也；緩甚熱，甚在心，故發狂多笑。微緩爲伏梁，在心下，上下行，時唾血。心脈微緩，即知心下熱聚，以爲伏梁之病，大如人臂，從臍上至於心，伏在心下，下至於臍，如彼橋梁，故曰伏梁，其氣上下行來，衝心有傷，故時唾血。大甚爲喉吤。心脈至大甚，氣上衝於喉咽，故使喉中吤吤而鳴也，吤，古介反。微大爲心痺引背，善淚出。心脈微大，陽氣盛，發風濕之氣，衝心爲痺痛，痛後引背，及引目系，故善淚出也。小甚爲善噦。小爲陰也，小甚，心之氣血皆少，心氣寒也，心氣寒甚，則胃氣有寒，故爲噦也，噦，於月反。微小爲消癉。小而不盛曰癉。小者陰也，心氣內熱，而有寒來驅熱，內熱更盛，故爲消癉熱也，內熱消瘦，故曰消癉。滑甚爲善渴。滑陽也，陽氣內盛，則中熱，喜渴也。微滑爲心疝引臍，少腹鳴。陽氣盛，內有微熱，衝心之陰，遂發爲心疝，痛引少腹腸鳴者也。濇甚爲瘖。濇陰也，濇者血多氣少，心主於舌，今血盛氣少，故舌不能言也。微濇爲血溢維厥，耳鳴顛疾。微濇，血微盛也，盲脈維者，溢於身口而出，故曰血溢；維厥，血盛陽維脈厥也，陽維上衝，則上實下虛，故爲耳鳴顛疾。肺脈急甚爲癲疾。肺脈急，有寒來乘，是爲冷氣上衝，陽氣衝在上，上實下虛，故爲癲疾。微急爲肺寒熱，怠惰，欬唾血，引腰背胸，若鼻宿肉不通。肺以惡寒，寒來乘即是有寒乘，肺陽與寒交戰，則二俱作病，故肺寒熱也；肺病不行於氣，身體怠惰；肺得寒，故發欬，欬甚傷中，故唾血；欬復引腰及背胸兩痛；肺病出氣難，寒因即鼻中生於宿肉也。緩甚爲多汗。緩爲陽也，肺得熱氣，外開腠理，故爲多汗。微緩爲痿漏風，頭以下汗出不可止。肺脈行於兩手，肺得於熱，故手痿緩；又肺脈不上於頭，故肺之熱則腦自頭以下漏風，汗不止也。大甚爲脛腫。肺氣甚，故曰肺大甚也，肺脈手太陰與足太陰相通，足太陰行脛，故肺氣熱盛，上實下虛，故爲脛腫也。微大爲肺痺，引胸背，起惡日。肺氣微大，又得秋時，寒氣故發爲痺，痺引胸背，引胸背以是陰病，故引胸背起不用見日光也。[illegible]古反。小甚爲洩。肺之氣血小甚，知是氣衰，即是胃氣甚，不消水穀，故洩利矣。微小爲消癉。肺之氣血微小也，虛熱傷肺，反爲熱病，消肌肉也。滑甚爲息賁上氣。滑甚陽氣盛，內陽氣擊陰，爲積，左右絡近，則氣如刺蟲，令人上氣喘息，故曰息賁，賁，鬲也，音奔。微滑爲上下出血。陽氣微盛，則內傷絡脈，陽絡傷則上衄血，陰絡傷則下洩血也。濇甚爲歐血。氣爲陽也，血爲陰也，濇爲陰也，今得濇脈，即知血盛衝於肺府，陽絡傷則歐血也。微濇爲鼠瘻，在頸支腋之間，下不勝其上，其能喜酸。微濇，血微盛也，血微盛者，循肺府手陽明脈上頸爲瘻；又循肺手太陰脈下支腋之間爲瘻。其脈下虛，不勝上實，上實鼠瘻，金木爲味，故喜酸也，酸木味也。肝脈急甚爲惡言。肝得寒脈，急者是寒氣來乘於肝，肝氣被遏，欲暴出惡言也。微急爲肥氣，在脇下，若覆杯。肝脈微急，是肝

受寒氣，積在左脅之下，狀若覆杯，名曰肥氣。緩甚為喜歐，緩甚者，肝熱氣衝咽，故喜歐也。微緩為水瘕痺也。腸氣發熱，肝氣壅塞，飲溢為水，或結為瘕，或聚為痺。大甚為內癰，善歐衄。大甚氣盛，熱氣結為內癰也。肝氣上逆，故喜歐衄。微大為肝痺，筋縮，欬引少腹。微大，少陽微盛，擊肝，乃為陰痺。肝痺者也，陰寒故筋縮，又發肝欬，帶脈臨下引少腹縮。小甚為多飲。肝脈小甚，是為氣血皆少，故渴而多飲也。微小為消癉。微小，氣血俱少，有寒氣衝肝氣，並發熱為癉消肌肉。滑甚為㿗疝。滑甚，少陽氣盛也。少陽氣盛，則肝虛不足，發為㿗疝，丈夫少腹中為塊，下衝陰縮。微滑為遺溺。陽氣微盛，陰虛不禁，故為遺溺也。濇甚為溢飲。肝脈濇者，肝氣血多寒也。肝血多而寒不得泄，溢入腸胃皮膚之外，故為溢飲也。微濇為瘛攣筋。微濇，血多而寒，即脈陰筋病，故瘛急而攣也。脾脈急甚為瘈瘲。診得代脈急甚，多寒為瘈病，手足引牽來去，故曰瘈瘲也。微急為鬲中，食飲入而還出，後沃沫。微急者，微寒也。脾氣微寒，則脾胃中冷，故食入還歐出，大便沃冷沫也。鬲中當咽冷不受食也。緩甚為痿厥。緩甚者，脾中虛熱也。脾中主胃四支，脾氣熱不營，故曰四支痿弱厥逆冷也。微緩為風痿，四支不用，心慧然若无病。微緩，脾中微熱也。脾中有熱，受風營其四支，令其痿弱不用。風不入心，故心慧然明了，安若无病。大甚為擊仆。脾脈大甚，是脾氣盛，血裹當是被擊，或是倒仆有傷，故發此候。微大為疝氣，腹裏大膿血在腸胃之外。脾氣微大，陽知陰氣內盛為疝，大腹裏膿血在腸胃之外也。小甚為寒熱。脾脈小甚，氣血皆少，是病諸寒熱病也。微小為消癉。微小，氣血俱少，故多內熱，熱消肌肉也。滑甚為㿗癃。滑甚者，陽氣盛熱也。陰氣虛弱，發為㿗癃淋也。微滑為蟲毒蛕蝎腹熱。微滑，陽氣微盛，有熱也。蛕，胡灰反，腹中長蟲也。蝎，胡竭反，謂腹中蟲如長蠹也。腸中有熱，腹內生此二蟲，為病絞作腹中。濇甚為腸㿗。㿗，徒回反。脈濇，氣少血多而寒，故冷氣衝下，廣腸脫出，名曰腸㿗，亦婦人帶下病也。微濇為內潰，多下膿血。脈濇，是血多聚於腹中，潰壞而下膿血也。腎脈急甚為骨癲疾。腎脈石脈急甚者，是腎寒氣乘腎陽氣走骨而上，上實下虛，故骨癲也。微急為沈厥，足不收，不得前後。微急者，腎冷發沈厥之病，足腳沈重，逆冷不收，腰脫大便難閉，大小便亦不通。緩甚為折脊。腸氣盛熱，陰氣虛弱，腎受寒氣，致令腰脊痛如折。微緩為洞，洞者食不化，下嗌還出。腎氣從腎上貫肝鬲，循喉嚨，故腎有熱氣，則下津液不通，上衝喉嚨，洞不禁，其食入嗌還出。大甚為陰痿。大甚，多氣少血，太陽氣盛，少陰血少弱，血少，故陰痿不起。微大為石水，起臍以下至少腹垂垂然，上至胃管，死不治。太陽氣盛，血少，津液不得下通，留而為水，在少腹之中，垂垂少腹垂也。其水若至胃脘，盛極，故死也。小甚為洞泄。腎氣小甚，是血氣皆少也。腎之

血氣皆少，則上下俱冷，故食入口還出，故曰洞泄。微小為消癉。血氣俱少，是謂陰虛血脈虛熱，為消癉。滑甚為癃㿗。滑甚，太陽熱盛，少陰虛而受寒，故為癃㿗也。微滑為骨痿，坐不能起，起目无所見。微滑，太陽微盛，熱入骨髓，發為骨痿，骨痛坐不能起也。太陽起目內眥而起，太陽上衝於目，故目無見也。濇甚為大癰。濇甚，多血少氣不宣，故聚為大癰。微濇為不月沈痔。微濇者，血多氣少不通，故女月經不得以時下也。又其氣少血聚，復為腸內痔沈內也。黃帝曰：病之六變者，刺之奈何？問前五脈，各有六變補寫之道。岐伯曰：諸急者多寒，脈之發急，由於多寒，有微，則五藏受寒，合有十種，故曰諸急自餘皆變皆倣此也。緩者多熱。由其實藏多熱，致脈延緩。大者多氣少血。由其實凝氣多血少，致令脈有洪大。小者血氣皆少。由其實藏血氣皆少，故令脈衰小也。滑者陽氣盛，微有熱。由其實藏陽盛熱微，故令脈有滑實也。濇者多血少氣，微有寒。由其實凝血多氣少，微寒，故令脈濇。是故刺急者，深內而久留之，寒則氣凝

來遲，故深內而久留也。刺緩者，淺內而疾發鍼，以去其熱。熱退氣洩行疾，故淺內疾發。刺大者，微寫其氣，无出其血。大者氣多，故須微寫。以其少血，故不出血。刺滑者，疾發鍼而淺內之，以寫其陽氣，而去其熱。以其氣盛而微熱，故淺內鍼，仍疾發之。刺濇者，必中其脈，隨其逆順而久留之，必先捫而循之，已發鍼，疾按其痏，毋令其血出，以和其脈。脈濇，即多血也。以其多血，故先須以手捫循，然後刺之，中其脈血，隨其逆順者，久留鍼。以其氣少，恐其洩氣，故發鍼已，疾按其痏。痏，于軌反。謂痏鍼之也。諸小者，陰陽形氣俱不足，勿取以鍼，調其甘藥。諸脈小者，五藏之陰，六府之陽，及骨肉形，並其氣海之氣，四者皆悉虛少，若引陰補陽，是則陰竭，引陽補陰，即使陽盡，陰陽俱竭，形氣又微，用鍼必死，宜以甘味之藥，調其脾氣，脾胃氣和，即四藏可生也。肝滿，腎滿，肺滿，皆實，皆為腫。此三藏之滿實，皆為癰腫。肺之雍，喘而兩胠滿。肺以主氣，故肺生雍，有喘也。肺脈上關近胠，故肺雍胠滿也。肝雍，兩胠滿，臥則驚，不得小便。兩胠，謂在側箱胠下空處。肝府足少陽脈，行在胠下，故肝雍兩胠滿也。足少陰別脈上肝貫心，故驚。熱盛為雍，因此心驚也。肝脈環陰，故肝病熱甚，不得小便。有本作小，和字誤。腎雍，胠上至少腹滿，脛有大小，髀胻大跛易偏枯。腎脈上至十四椎，屬於帶脈，行兩胠，故從兩胠至少腹滿，以少陰脈虛，受病行於兩腳，故脛大小，髀胻大跛，左右二腳更病，故為易也。又為偏枯病也。髀，髀斷；胻，胻斷，膝上下也。心脈滿大，癎瘛筋攣。心脈滿實仍大，是則多氣熱盛，故發小兒癎病，以其少血陰氣不足，故瘛而筋攣也。肝脈小急，癎瘛筋攣。小則陰陽二氣不足，急即為寒，是為虛寒熱聚為癎，及寒為筋攣。肝脈騖暴，有所驚駭，脈不至若瘖，不治自已。肝主有驚氣者，是因驚魂失瘖不言，或脈不至，皆不療自已也。腎脈小急，肝脈小急，心脈小急不鼓，皆為瘕。腎肝二脈小急，及心脈不鼓，皆內虛寒氣，故為瘕也。腎脈大急沈，肝脈大急沈，皆為疝。腎肝二脈大為多氣少血，急沈皆寒，是為寒氣內盛，故為疝病也。心脈搏滑急為心疝。搏，動也。滑，陽氣盛而微熱，急為多寒。心氣寒，寒盛而微熱，寒聚，故結為心疝也。肺脈沈搏為肺疝。肺脈搏虛浮，今更沈寒多，故為肺疝也。脾脈外鼓沈為

腸辟，久自已。脾脈向外鼓，外鼓仍沈，沈寒為利，脾氣強盛，故久自已也。肝脈小緩為腸辟，易治。肝脈氣血雖少，胃氣強熱，故病易差也。腎脈小搏沈，為腸辟下血，溫身熱者死。腎脈氣血俱少，仍冷利下血者，腎氣虛冷，故死。下血溫身熱，皆腎氣散去也。心肝辟亦下血，二藏同病者可治，其身熱者死，熱見七日死。心肝二氣共為腸辟下血，是母子相扶，故可療也。身熱以胃氣散去，違至七日死。胃脈沈鼓濇，胃外鼓大，心脈小堅急，皆鬲偏枯，男子發左，女子發右，不瘖舌轉可治，卅日起。其順者瘖，三歲起。年不滿廿者，三歲死。胃脈足陽明脈也。胃脈反更沈細鼓動而濇，濇，寒也。其脈向外而鼓，其氣皆多，如此胗得足陽明脈沈鼓，向外鼓而氣多，又得心脈血氣俱少，堅實而寒，然則胃之與心二者同病，名鬲偏枯。男子發於左，女子發於右，若瘖不能言，舌不轉者死。若能言舌轉者，療之卅日當行。雖瘖舌轉，順者三年得差。若年不至廿，得前病者三年而死也。脈至而搏，血衄身有熱者死。肝至而搏，又陽虛衄血，身體熱冷而衄血，身熱虛為甚，故死也。脈來懸勾浮為脈鼓。夏秋二脈並至，以為脈鼓。脈至如喘，名曰氣厥，氣厥者，不知與人言。氣厥不知實也。脈至如數，使人暴驚，三四日自已。卒驚不療，三四日自已也。脈至浮合，浮合如數，一息十至以上，是經氣予不足，微

見九十日死。浮合之脈，謂氣不足，微而見，九十日即死也。脈至如火新燃，是心精之子奪也，草乾死。心脈如鉤，今如火新燃，是心脈余疾，火精奪故至草乾水時被魁而死。脈至如散采，肝氣予虛也，木葉落死。肝脈如弦，今散如五采，變見不定，是為肝木氣之虛，木葉落金時被魁而死，有本為葉林散葉也。脈至省客，省客者，脈寒如鼓，也，是腎氣予不足也，懸去棗華死。腎脈如石，今如省客，寒而鼓動，是為腎之水氣有傷，故至棗華土時被魁而死也。脈至如丸泥，腎精予不足也，檢莢落而死。莢如豆莢等草實，腎脈莢剛，今反如丸泥，乾澁之丸，即是腎土氣之有損，故至檢莢木時而死也。脈至如橫格，是膽氣予不足也，禾熟而死。膽脈如弦，今如橫格之弦，膽氣有損，故至禾熟時被魁而死。脈至如弦絕，胞精予不足也，病善言，下霜而死，不言可治。心脈脈至如鉤，今如弦之絕，鉤而不滑，是為心脈火府有損，故至霜降水時被魁而死，不好言者，心氣未絕，故可療也。脈至如交莢，交莢者，左右傍至也，微見，卅日而死。莢，豆莢，如豆莢等草實也，脈面如相交，左右傍至，是大腸，故微見卅日死也。脈至如泉浮鼓，胞中太陽氣予不足也，少氣味，蓋蓼死。足太陽，是腎之府脈，今如泉之浮鼓，病腎，即時鼓胞氣本之不足，故至蓋蓼土時被魁而死，一曰蓋莢也。脈至如委土之狀，按之不得，肌氣予不足，五色先見黑白，累發死。脾脈代，如委足之狀，中間代絕，今按之如委土之狀，無有脾胃累發之氣，又先累見黑白之色，是脾胃來乘，故死也。脈至如懸雍，懸雍者，浮搖切之狀，大如是雍之狀，雍腫見，即五藏六府十二經絡氣皆不足，十二經絡皆腫，太陽故腫，水源令時而死，水盛而死而。浮實切之狀，大如是雍之狀，雍腫見，即五藏六府十二經絡氣皆不足，十二經絡皆腫，太陽故腫，水源令時而死，水盛而死而。脈至如丸，滑不直，手按之不得也，大行立常鼽，小鼽予不足也，季秋而死。鼽之浮數，故如鼽也，心府小鼽，虛小，故多恐，坐臥不安，心虛耳中如有物聲，故恍惚，至於季秋，為鼽氣來乘，故致於死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七 證候之一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原缺四行每行二十一字）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其主腎也，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榮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其主肝也，腎之合骨也，其榮髮也，其主脾也，是故多食鹹，則脈凝澀而變色，多食苦，則皮槁而毛拔，多食辛，則筋急而爪枯，多食酸，則肉胝脣而脣揭，多食甘，則骨痛而髮落，此五味之所傷也，故心欲苦，肺欲辛，肝欲酸，脾欲甘，腎欲鹹，此五味之所合五藏之氣也，故色見青如草茲者死，黃如枳實者死，黑如炭者死，赤如衄血者死，白如枯骨者死。以上從素問五藏生成篇補入。此五色之死也。茲，青之惡色也，炭，黑之惡色也，衄，鼻之血也，枯骨白之惡色也。青如翠羽者生，黑如烏羽者生，赤如雞冠者生，黃如蟹腹者生，白如豕膏者生，此五色見而不死者色也。此五者，皆病候生於心，如以縞裹朱，生於肺，如以縞裹紅，生於肝，如以縞裹紺，生於脾，如以縞裹栝

樓生於腎，如以縞裹紫，此五藏所生之榮也。縞工道反，白絹，此五者皆是无病平人之色也。味當五藏，白當肺，辛，赤當心，苦，青當肝，酸，黃當脾，甘，黑當腎，鹹。此皆五味藏色所當也。故白當皮，赤當脈，黃當肉，青當筋，黑當骨。此皆五事五色所當也。諸脈者，皆屬於目，諸髓者，皆屬於腦，諸筋者，皆屬於肝，諸血者，皆屬於心，諸氣者，皆屬於肺。此四支八谿之朝夕也。諸脈翻筋血氣等五屬血氣，皆於四支八谿，朝夕往來八谿八脈也。故人臥血歸於肝，肝受血而能視，足受血而能步，掌受血而能握，指受血而能摘。人臥之時，肝足掌手指四事皆受作於四能，有所用也。臥出而風吹之，血凝於膚者為痺，凝於脈者為泣，凝於足者為厥。出，不復身也。臥不復身為風所吹，然風入脈血寒凝滯積膚為痺，積脈血溢積足為脈厥逆也。此五者，血行而不得，反其故空，為厥痺。此皆五者為得寒邪入血，寒溢不得流入空竅中，故溢為足厥之病，有三无五，五當字誤也。人有大谷十二分，小谿三百五十四名，小十二關，此皆衛氣之所留止，邪氣之所客也，鍼之緣而去也。小曰谿，大曰谷，谿谷皆流水處也，故十二經溪，名為大谷，三百六十五絡，名曰小谿，以前後體例，无五十四，手足十二大節，名十二關，此等谿谷關節，皆是氣之行止之處，故為衛氣所留，邪氣所客，緣此鍼石行之以去諸疾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十九 設方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知古今
知要道
知方地
知形志所宜
知祝由
知鍼石
知湯藥

知官能

知古今

黃帝問於岐伯曰，為五穀湯液及醪醴，奈何。醪，汁滓泊，醴，泊滓也，並以去病為之奈何也。岐伯對曰，必以稻米，炊之稻薪，稻米者完，稻薪者堅。稻米得天地和氣，又高下得所，故完，稻薪收伐得時，所以堅實，用炊以為醪醴，可以療病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上古聖人作湯液醪醴，為而不用，何也，曰，上古聖人作為湯液醪醴者，以為備耳，夫上古作湯液，故為而弗服，伏羲以上名曰上古，伏羲以下名曰中古，黃帝之時，稱曰當今，上古之時，呼吸與四時合氣，不為嗜欲亂神，不為憂患傷性，精神不越，志意不散，醫術行道，脈理順密，神精性明，邪氣不入，雖作湯液醪醴，以為備服用者也。中古之世，德稍衰也，邪氣時至，服之萬全。上古行於道德，德德既衰，下至伏羲，故曰稍衰也。帝王世紀，不能以神化物，使疾病不起，嗜欲情生，腦理開發，邪氣因入，以其病極，故服湯液醪醴，猶衰而猶純，故因湯液而萬病萬全。曰，今之世，不必已，何也。不定皆全，故曰不必已也。曰，當今之世，必齊毒藥攻其中，鑱石鍼艾治其外，形弊血並，而功不立者，何也。黃帝問岐伯，岐伯曰，良醫可以變性，毒藥可以療病，黃帝不能致德，邪氣入深，百姓疾甚，並齊毒藥以攻其內，鑱石鍼艾以療其外，外則形弊，內則血氣並，而病不愈，其意何也。曰，神不使，何謂神不使，人之神明有守，以智於身即為有使也。曰，鍼石者，道也，精神者，志意也，故病不可意也。鍼石道者，行鍼石者，須有道也，有道者，神不亂越，志不亂求，意不妄思，神清內使，雖有邪客，服之湯液醪醴萬全也。今精壞神去，營衛不可復收，今時五藏精壞，五神又去，營衛之氣去而不還，故病不愈。何者，嗜欲無窮，而憂患不止，故精氣弛壞，營衛衝除，故神去之，而病之所以不愈者也。以下舉前精壞神去，營衛不行所由也，一則縱耳目於聲色，第二則招憂患於愁苦，兩不保天之道也，樂辭未爭，以離之，故精氣弛壞，營衛衝除，神明去身，所以難愈不愈也，故無恆量品，不可為醫作盈斯之謂也。

知要道

黃帝曰，余聞九鍼九篇，余親受其調，頗得其意，夫九鍼者，始於一，而終於九，然未得其要道也。九篇，謂九鍼章別即為篇。夫九鍼者，小之則無內，九鍼之道，小之有內，謂內者為小鍼，道非小也，故知鍼道小者小之窮也。大之則無外，鍼道之大有外者為大鍼，道非大也，非是一部鍼有九篇也，謂謂一同指歸要道，謂謂一之妙也。故知鍼道大者大之極也。深不可為下，鍼道之深，更有下者，則鍼道非深，故知鍼道深者深之深。高不可為蓋，鍼道之高，更有高者，則鍼道有蓋，故知鍼道高者高之高。恍惚無窮，流溢亡極，余知其合於天道人事四時之變也。鍼之更妙，故不可窮也，極之意巧，故亡極也，天道人事四時之變既然，余知鍼道與之同者也。然余願聞雜之豪毛，浮束為一，可

乎。余知鍼理與道雖似異端。而顯妙之同。毫釐之細。渾之若然。妙之一也。何足之細有神使之明若衆妙之一。得萬事之畢。岐伯曰。明乎哉問也。非獨鍼焉。夫治國亦然。毫釐渾一。人道。用之鍼猴。可以盈年。以之保國。可以延祚。非大聖之明。孰能問此。黃帝曰。余聞鍼道。非國事也。鍼道去病存己。國事即先人後己。存身與利人。國與恐鍼道非理國之要。岐伯曰。夫治國者。夫唯道焉。非道。何可小大深淺。雜合而爲一乎哉。理國安人也。鍼道存身也。安人之與存身。非道不成。故通爲一也。闕者道。故身國俱理耳。夫秋小成大。故小大不可異也。益損爲深。故深淺不可殊也。鍼道者。卽小與淺也。理國者。卽大與深也。所以通爲一。卽鍼道理國。得其妙也。黃帝曰。願卒聞之。岐伯曰。日與月焉。水與鏡焉。鼓與響焉。以下敍日月水鏡鼓響六譬。欲窮存身安人之妙之道。夫日月之明。不失其影。水鏡之察。不失其形。鼓響之應。不後其聲。治則動搖應和。盡得其情。鍼藥有道。故渾一而用。巧理國有道。故政同而理能。是以鍼藥正身。卽爲內也。用之安人。卽爲外也。內譬日月水鏡鼓響者也。外譬光影形聲響者也。鍼法存身和性。卽道德者也。搖物安人。卽仁義者也。故理身理國。動搖應和。盡和羣生之情。斯乃至眞之道也。不後者同時者也。黃帝曰。窘乎哉。照照之明。不可蔽也。其不可蔽者。不失陰陽也。以陰陽察於內外。故照照不可蔽者也。合而察之。切而驗之。見而得之。若淸水明鏡。不失其形也。以內外合而察之。以恙竅切而取驗。故得之見而得之見得之明。若水鏡之明不相失之也。五音不彰。五色不明。五藏波蕩。五音五色卽外也。五藏卽內也。以五藏神性波蕩。故音色不章明。若是則外內相襲。若鼓應桴。響之應聲。影之似形也。舉此三譬。以喻物情也。襲者因也。鼓聲與形。爲內近也。桴影及響。爲外遠也。故遠者司外揣內。近者司內揣外。遠者所司在外。以感於內。近者所司在內。以應於外。故曰揣也。揣度也。是謂陰陽之極。天地之蓋。請藏之靈蘭之室。弗敢使泄。是爲陰內陽外感應之極理。以是天地足蓋無外之大。故請藏靈蘭密室而重之。

知方地

黃帝問於岐伯曰。醫之治病也。一病而治各不同。皆愈何也。岐伯曰。地勢使然。五方土地各異。人食其土。生病亦異。聖方又別。聖人量病所宜。一病合以餘方療之。皆得愈者。大聖之巧。故東方之域。天地之治始生也。魚鹽之地。濱海傍水。其民嗜魚而食鹹。皆安其處。美其食。天地之法。東方爲春。萬物始生之方也。人生魚鹽之地。故安其處。美其食也。魚者使人熱中。鹽者勝血。故其民皆黑色疏理。魚性是熱。故食之令人熱中。鹽水也。血者火也。水以尅火。故勝血而人色黑也。故其病皆爲癰瘍。其治宜砭石。故砭石者。亦從東方來。熱中踈理之人。多生癰瘍病也。瘍。癸良反。瘡也。砭鍼破癰已成。冷石熨其初起。此皆東方病與療。西方者。金玉之域。沙石之處也。天地之所收引也。其民陵居而多風。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其民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皆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毒藥者。亦從西方來。笮。昨白反。西方金。亦金玉之所出。故爲金玉之域也。西方爲秋。故爲萬物

收引之方也。不衣者。不以絲爲衣。而以氈廣其身。食物肥美。華碎。不以完粒食之。人多脂肥。腠理緻密。風寒暑溼外邪不傷。而爲飲食男女內邪生病。故宜用毒藥攻之。北方者。天地所閉藏之域也。其地高陵居。風寒冰凍。其民樂野處而乳食。藏寒生病。其治宜灸焫。灸焫者。亦從北方來。北方爲冬。故爲萬物閉藏之方也。北方其地漸高。是陰中之陰。故風寒也。所樂之處。眠於寒所。美之食。非理。故五藏寒而生病。宜以灸焫。焫。燒也。而悅反。有本凍爲湖。量北方無湖也。南方者。天地所養長。陽氣之所盛處也。其地汙下。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其民嗜酸而食胕。故其民緻理而色赤。其病攣痺。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南方爲夏。萬物養長。陽盛之方也。陽中之陽。其地漸下。故水土弱。霧露之所聚也。汙下。溼也。胕。快付反。義當腐。南方爲火。色赤。故人多赤色也。以居下溼。多攣痺病。故宜用九鍼也。中央者。其地平以溼。天地所生物色者衆。中央爲土。故其地平溼。中土之所生物色多。其民食雜而不勞。故其病多痿厥寒熱。其治宜導引按蹻。故按蹻亦從中央出。蹻。巨相反。人之食雜則寒溫非理。故多得寒熱之病。不勞則血氣不通。故多得痿厥之病。故導引按蹻。則寒熱咸和。血氣流通。此非但愈斯二疾。萬病皆可用之。蹻又九紹反。舉乎也。故聖人雜合以治。各得其所。故治所以異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體。五方水土。生病不同。隨療各異。聖人卽知一病爲衆藥所療。故以所宜爲工。得療病之大體也。

知形志所宜

形樂志苦。病生於脈。治之以灸刺。形。身之見也。志。心之志也。心以主脈。以其心勞。邪氣傷脈。心之應也。故以灸刺補寫脈病也。形苦志樂。病生於筋。治之以熨引。形苦筋勞。邪氣傷筋。肺之應也。筋之病也。醫而發。故以熨引。調其筋病也。藥布熨之。引之使其調也。形樂志樂。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形志俱逸。則邪氣客肉。脾之應也。多發癰腫。故以砭鍼及石熨調之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其上多玉。有石可以爲砭鍼。堪以破癰腫者也。形苦志苦。病生於咽喝。治之以藥。形志俱苦。勞氣客邪傷氣。在於咽喝。肺之應也。喝。肺聲也。有本作咽喝。故療之湯液丸散藥之也。形數驚恐。筋脈不通。病生於不仁。治之以按摩醪藥。是謂五形。驚恐主腎。形多驚懼。邪客筋脈。筋脈不通。腎之應也。病生筋脈皮膚之間。爲痺不仁。故以按摩醪醴。五形皆陳其所宜也。故曰。刺陽明。出血氣。手陽明大腸脈。足陽明胃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強。故此二脈盛者。刺之血氣俱寫。刺太陽。出血惡氣。手太陽小腸脈也。足太陽膀胱脈也。二脈上下連注。津液最多。故二脈盛者。刺之寫血。邪客之者。寫去惡氣也。刺少陽。出氣惡血。手少陽三焦脈也。足少陽膽脈也。二脈上下連注。其氣最多。故此二脈盛者。刺之寫氣。邪客之者寫去惡血者。刺太陰。出血氣。手太陰肺脈也。足太陰脾脈也。此二太陰與二陽明。雖爲表裏。其氣血俱盛。故並寫血氣也。刺厥陰。出血惡氣。手厥陰心包絡脈也。足厥陰肝脈也。與二少陽以爲表裏。二陽氣多血少。陰陽相反。故二陰血多氣少。是以二脈陰盛。以寫血也。邪客之者寫去惡氣也。刺少陰。出氣惡血。手少陰心脈也。足少陰腎脈也。與二太陽以爲表裏。二太陽既血多氣少。陰陽相反。二陰氣多血少。是以二少陰盛。寫於氣也。邪客之者寫去惡血也。陽明多血氣。太陽多血少氣。少陽多氣少血。太陰多血氣。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少血多氣。此言刺三陰三陽。出血出氣。差別所以也。足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厥

陰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足之陰陽也。手陽明太陰爲表裏，少陽心主爲表裏，太陽少陰爲表裏，是謂手之陰陽也。今知手足陰陽所在，凡治病，必先去其血，去其所苦，伺之所欲，然後寫有餘，補不足。凡療病法，諸有痛苦，由其血者，血刺之處，先刺去之，刺去血已，何候其人情之所欲，稱其虛實，然後行其補寫之法也。

知祝由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古之治病者，唯其移精變氣，可祝由而已也。今世治病，毒藥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或愈或不愈，何也。上古之時，有疾但以祝禱去病所由，其病即已。今代之人，苦於鍼藥，而療病不愈者，爲是病有輕重，爲是方術不妙。岐伯曰：往古民人，居禽獸之間，上古禽獸多而人少，人在禽獸之間，異居以避禽獸，故稱有巢氏也。動作以避寒陰，居以避暑。以暖勝寒，故動作以避寒；以靜勝熱，故陰居以避暑。內無眷慕之累，外無申宦之形，此恬惔之世，邪不能深入也，故毒藥不治其內，鍼石不治其外，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也。此爲恬惔之時，有性真不恬惔自得，恬然自得，內無眷慕之情，懷然至樂，外無申宦之役，申宦不役於氣，故外物不形，神慕不勞於志，故內欲不累，內外恬惔，自然滋和，外邪輕入，何所深微，是以有病，以祝禱由移精變氣去之，無假於鍼藥也。當今之世不然，憂患孫其內，苦形傷其外，神慕起於心，則憂其內；申宦苦其形，則傷於外也。又失四時之逆順，寒暑之宜，賊風數至，陰虛邪朝夕，內至五藏骨髓，外傷空竅肌膚，故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者，故祝由不能已也。黃帝曰：善。夏則涼風以適情，冬則求溫以從欲，不顧四時逆順之宜，不依冬夏寒暑之適，由是賊風至於腠理，虛邪朝夕以傷體，虛邪傷體，內入藏而客腸胃，賊風開腠，外客肌膚以傷營衛，所以微疾漸而成大病也，加而致死，苦之鍼藥，尚不能愈，況祝由之輕，其可道也。

知鍼石

黃帝問岐伯曰：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君王衆庶，盡欲全形，形之所疾，莫知其情，留淫日深，著於骨髓，心私患之，余欲以鍼除其疾病，爲之奈何。天地之間，人最爲貴，人君衆庶，莫不貴身，然不知病之源微，留連骨髓，故請療之方也。岐伯曰：夫鹽之鍼者，其氣令器津泄，弦絕者，其音嘶敗，木陳者，其葉落，病深者，其聲噦。昔欲識病微者，須知其侵鹽之在於器中，津泄於外，見津而知鹽之有鍼也；聲嘶，知琴瑟之弦將絕；葉落，如陳木之已枯；噦聲，此三物衰壞之微，以比聲噦，病深之候也。人有此三者，是謂壞府，毒藥毋嬰，治短鍼毋取。壞府者，病之深也，其病既深，故鍼藥不能取也，以其皮肉血氣各不相得故也。黃帝曰：余念其病，心爲之亂，惑反甚，其病不可更代，百姓聞之，爲殘賊，爲之奈何。余念數病，淫留至深，衆庶不知，遂著骨髓，余痛其心，反甚於病，不能去已，故曰不可更代，百姓聞此積微成大壞府之言，莫不以爲殘賊之深，欲知爲之奈何也。岐伯曰：夫人生於地，懸命於天，天地合氣，命之曰人，人能應四時者，天地爲之父母。天與之氣，地與之形，二氣合之爲人也，故形從地生，命從天與，是以人能應四時，天地以爲父母也。荷主萬物者，謂之天子。天地所貴者人，人之所貴者天子也，能唯聖荷物，故號曰天子也。天有陰陽，人有十二節。此言天子所知，凡有二合四能，天有十二時，分爲陰陽，子午之左爲陽，子午之右爲陰，人之左手足六大節爲陽，右手足六大節爲陰，此爲一合也。天有寒暑，人有虛實。十二支，寒暑之氣，十一月陽氣漸息，陰氣漸消，至四月，陽氣在盛，陰氣在盛，陽氣正盛，陰陽即爲寒暑者也，盛衰以爲虛實者也，人亦如之，消息盛衰，有虛有實，爲二合也。能經天地陰陽之化者，不失四時。天地合氣，命之曰人，故能知天地陰陽變化，理與四時合契，此一能也。能知十二節之理者，聖智不能欺。知人陰陽，十二節氣，與十二時，同循之而動，不可得失，雖有聖智，不能加也，欺加也，此二能也。能存八動之變者，五勝更立。八動，八節之氣也，八節之氣，合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氣，更陵更立，血氣亦然，此三能也。能達虛實之數者，獨出獨入，呿吟至微，秋豪在目，能達察審之氣，虛實相移者，則審察天地，能調出死地，調入長生，其言也呿吟至真，微妙之道，其智也目，察秋豪深細之理，此四能也，呿音去，吟音出氣。黃帝曰：人生有形，不離陰陽。萬物負陰抱陽，沖氣以爲和，萬物盡從三氣而生，故人之形不離陰陽也。天地合氣，別爲九野，分爲四時，月有小大，日有短長，萬物並至，不可勝量，虛實呿吟，敢問其方。從道生一，一之朴也，一分於二，二謂天地也，從二生三，謂陰陽和氣也，從三以生萬物，分於九野，四時日月，乃至萬物，一一隨物，皆爲陰陽氣之所通，故所至處，不可勝量，不可以物，並有虛虛實實之談，請其言道方道也。岐伯曰：木得金而伐，火得水而滅，土得水而達，萬物盡然，不可勝竭。言陰陽相分，五行相剋，遞復相資，如金以剋木，水以剋火，土以應水，始上剋水，得水通易，餘四時皆然，並以所剋爲資，萬物皆從三氣而生，故人之形不離陰陽也。故鍼者，利人之道，凡有五利也。黔首共飲食，莫知之也。黔，黑也，黎庶反，人之皆黑，故名黔首也，飲食，一服用也，黔首服用此道，然不能得其意也。故鍼有懸布天下者五也，故鍼等利人之物皆留也。曰治神，存生之道，知此五者，以爲鍼藥，可得長生也，魂神愉魄志，以神爲主，故皆名神，欲爲鍼者，先須理神也，故人無悲哀動中，則魂不傷，肝得無病，夏無漏也，無怒惕思慮，則神不傷，心得無病，冬無藏也，無恐憂不解，則魄不傷，脾得無病，春無藏也，無喜樂不極，則魂不傷，肺得無病，夏無藏也，無憂愁者，則志不傷，腎得無病，季夏無藏也，是以五過不起於心，用神清性明，五神各安其職，則壽近道，算此則鍼布理神之旨也，乃是經術廣成子之道也。二曰治養身，飲食男女，節之以限，風寒暑溼，辨之以時，有異厚約巖穴之害，即內變身也，實恐癡以愛人，和隨勞而不迹，有殊聚毀高門之傷，即外變身也，內外之變，周備，則不求生而久生，無期壽而壽長也，此則鍼布變身之極也，玄元皇帝曰：太上變神，其次變形，斯之謂也。三曰知毒藥爲真，藥有三種，上藥養神，中藥養性，下藥除病，此經宗旨，養神養性，唯去怵惕之虛邪，欲之勞其生自壽，不必假於鍼藥者也，有病生中，無出毒藥以爲眞，故須知之。四曰制砭石大小，東方海濱水飲，人食魚鹽，多病痤疽，故制砭石大小，用破痤也。五曰知榆藏血氣之診，榆，榆三百六十五穴者也，藏，謂五藏血氣，除謂經絡陷脈診候也。五法俱立，各有所先。此五法各有所長，故用之各有所先也。今末世之刺虛者實之，滿者洩之，此皆衆工所共知之，粗工守形，實者爲之，虛者補之，斯乃衆人所知，不以爲貴。若夫法天則地，隨應而動者，知之者

若響隨之者若影。刺虛實之道，法天地以應萬物，若響應聲，如影隨形，得其妙，得其機，應虛實而行補瀉也。道無鬼神，獨往獨來。應天地之聽者，聽之道也，有道者，其鬼不神，故與道往來，無假於鬼神也。

黃帝曰：願聞其道。岐伯曰：凡刺之真，必先治神，五藏已定，九候已備，逆順已存，鍼。凡得鍼真意者，必先自理五神，五神既理，五藏皇氣安定，九候已備，於心，乃可存心鍼道，補寫虛實。衆脈弗見，衆凶弗聞，外內相得，毋以形先。病人衆病脈候，不見於內，諸病解候，不聞於外，內外相得爲眞，不唯形之善惡爲候也。可刺往來迎施於人。經五骨反，動也。先知內外相得之理，調而形來，乃可施人也。人有虛實，五虛勿近，五實勿遠。五謂皮肉脈筋骨也，此五皆虛，勿近寫之，此五皆實，勿遠而不寫。至其當發，間不容髮。至其氣至機發，不容於髮間也，容，容於髮間目巡失機，不得虛實之中，此謂也。是謂冥冥，莫知其形。此機微者，乃是冥冥衆妙之道，淺識不知也。見其烏烏，見其稷稷，從見其飛，不見其離。烏烏稷稷，鳳凰羣雜而飛，離，離群也，鳳凰羣雜而飛，雌雄相和，不見其離，有觀鳳者，別其雌雄，辨其形異，故曰不離。善用鍼者，妙見鍼下氣之虛實，了然不惑也。伏如橫弩，起如發機。如橫琴者，比其智巧妙術也，起如機者，比行之得中。黃帝曰：何如而虛，何如而實，岐伯曰：刺虛者，須其實也，刺實者，須其虛也。虛爲病者，補之須實，實爲病者，寫之須虛也。終氣以至，慎守勿失。得氣補寫終時，慎之勿使過與不及。深淺在志，志，記也，計鍼下深淺，可記之不得有失，深淺有失，更增其病，故須記。遠近若一，使之得中，不可過與不及，故曰若一也。形如臨深淵，手如握虎，神毋營於衆物。行鍼事務，設二喻以比之，一如臨深淵，更營異物，必有墮陷之禍，亦如握虎不堅，定招自傷之害，故行鍼調氣，不可不用心也。黃帝曰：願聞禁數，岐伯曰：數有要害，不可不察。五藏之氣所在，須知鍼之爲害至要，故欲察而識之。肝生於左，肝者爲木，在春，故氣生左。肺藏於右，肺者爲金，在秋，故氣藏右也，肝爲少陽，陽長之始，故曰生也，肺爲少陰，陰藏之初，故曰藏也。心部於表，心者爲火，在夏，居於太陽，故爲表。腎治於裏。腎者爲水，在冬，居於太陰，故爲裏也，心爲五藏，故曰表也。脾爲之使，脾者爲土，王四季，脾行四氣，以養四藏，故爲之使也。胃之爲市，胃爲藏府主，故得稱市，胃間動氣，內理五藏，脾府也，胃貯五穀，授氣與脾，以養四藏，故爲市也。鬲肓之上，中有父母。心下膈上間肓，心爲陽，父也，腎爲陰，母也，腎生於氣，心主於血，共營衛於身，故爲父母也。七節之傍，中有志心。脊有三十七節，脊在下七節之傍，脊神曰志，故志心者，脊之神也。順之有福，逆之有咎。人之上順血氣，下順志心，有益生之福，逆之有入死地之禍也。黃帝曰：願聞九鍼之解，虛實之道。解九鍼離於九數，虛實之道也。岐伯曰：刺虛則實之者，鍼下熱也。刺虛者，得鍼下熱則爲實和也。滿而泄之者，鍼下寒也。滿熱實者，得鍼下寒則爲虛和也。宛陳則除之者，出惡血也。宛陳，鬱血。邪勝則虛之者，出鍼勿按也。勿按者，欲泄其邪氣也。徐而疾則實者，徐出鍼而疾按也。寫法，徐出鍼爲是，只爲疾按之，即邪氣不泄，故爲實。疾而徐則虛者，疾出鍼而徐按之也。補法，疾出鍼爲是，只是徐徐不即按之，令正氣泄，故爲虛也。言實與虛者，寒溫氣多少也。言感風二氣，偏有多少，爲虛實也。若無若有者，疾不可不知也。言病若有若無，故甚難知也。察後與先者，知病先後。知相傳之病先後也。爲虛與實

者，工守勿失其法。刺虛欲令實，刺實欲使虛，工之守也。若得若失者，離其法。失其正法，故得失難定也。虛實之要，九鍼最妙者，爲其各有所宜，要在各有所宜。補寫之時者，與氣開閉相合。補開寫閉，合鍼爲時。九鍼之名，各不同形者，鍼官，其所當補寫，九鍼之形及名別者，以官主病之別，又補寫殊用也。刺其實，須其虛者留鍼，陰氣降至，迺去鍼也。刺於熱實，留鍼，使鍼下寒無熱，乃出鍼。刺其虛，須其實者，陽氣降至，鍼下熱，迺去鍼也。刺於寒虛，留鍼，使鍼下熱無寒，乃出鍼也。降之已至，慎守勿失者，勿變更。寒溫之氣，降至鍼下，勿令太過不及，使之變爲餘病也。深淺在志者，知病之內外付三里所在者，舉膝分其穴易見也。巨虛者，搖蹈，足蹶獨陷者也，下廉者，陷者也。在三里下三寸足蹻外，獨陷大虛之中，名曰巨虛，巨虛之中上廉，足陽明脈與大腸合，下廉，足陽明脈與小腸合，腸高也，調此外廉上高舉處也，搖而取之。下鍼淺深得氣，即知合中不令過與不及。近遠如一者，深淺其候等也。知病在藏府也。形如臨深淵者，不敢墮也。恐其失也。手如握虎者，欲其壯也。恐務苦也。神毋營於衆物者，靜志觀病人，毋左右視也。言志一不亂也。義毋邪下者，欲瞻病人，目制其神，令氣易行也。不自御神，爲義邪下。所謂三里者，下膝三寸也，所謂付之者，舉膝分易見也。言三里附陽穴之所在也，附陽穴在外膝上三寸，舉膝分之時，其穴易見也，又付三里所在者，舉膝分其穴易見也。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九鍼，上應天地，四時陰陽，願聞其方，合可傳於後世，而以爲常，岐伯曰：夫一天二地，三人四時，五音六律，七星八風，九野。此舉天地陰陽之數，人形亦應之，鍼各有所宜，故曰九鍼。人形應於九數，故曰各則有所宜。人皮應天，人肉應地，人脈應人，人之筋應時，人聲應音，人陰陽合氣應律，人齒面目應星，人出入氣口應風，人九竅三百六十五絡應野。言人九分，應九數也。故一鍼皮，二鍼肉，三鍼脈，四鍼筋，五鍼骨，六鍼調陰陽，七鍼益精，八鍼除風，九鍼通九竅，除三百六十五節氣，此之謂也。各有所主也。人身既應九數，行鍼亦有九別也，調陰陽者，應六律也，益精者，益五藏精，應七星，調北斗七星，除風，應八風，通九竅，應三百六十五節之氣，九野也，以其人身有主合之也。人心意應八風，人邪氣應天地。心意邪氣，應天地之中八風也。人面應七星，人髮齒耳目五聲，應五音六律，人陰陽脈血氣應地，人肝目應之，九九竅，三百六十五。肺主於目，在天爲日月，其數當九，故九竅合九野，三百六十五數也。人一以觀動靜，九數各有九分義，故人之一分，法動靜也。天二以候五色七星，應之以候髮毋澤也。天之二分之義，候五色七星分髮，皆天之候。五音一以候宮商角徵羽。五音一分之義，以候人之五聲也。六律有餘不足應之。六律升降，以候虛實。二地一以候高下有餘。地之一分之義，以候高下有餘也。三人變一分，候齒洩多血少，人九變一分之義，候齒及洩多血少。十分角之九野一節，輸應之以候閉。九野一分之義，候三百六十五節氣輸穴開閉之不洩也。

變，九數各九之，此言十分，未詳，或字誤十分之義角音之變也。五分以候緩急，五分之義，以候緩急也。六分不足，六分以候不足。三分寒開節，三分以候寒開節也。人九分，四時節人寒溫燥湿，人第九之分，以候四時節節寒溫燥湿也。四時一廉之以候相反，四時一分，以候相反。四方各作解，四時一分，以候四方作解，此之九數，一一各有九分，取之作解。多少不等，或取一，或取二三四等，準句雖分，但指句而已也。黃帝問岐伯曰，有病頸腫者，或石治之，或以鍼灸治之，而皆已，其裏安在，岐伯曰，此同名異等者也，同稱腫名，鍼灸石等異療之。夫癰氣之息者，宜以鍼開除去，息者，皆長也，癰氣長息，宜以鍼開除其穴，除去其氣。夫氣盛血聚，宜石而寫之，皆所謂同病異治者，氣盛血聚，未爲膿者，可以石駁寫其盛氣也，氣盛膿血聚者，可以砭石之鍼瀉去也。

知湯藥

黃帝問岐伯曰，法病之始生也，極微極精，必先舍於皮膚，令良工皆稱曰病成，名曰逆，則鍼石不能治也，良藥不能及也，今良工皆持法守其數，翹戚弟兄，遠近聲音，日聞於耳，五色日見於目，而病不愈者，亦可謂不蚤乎，諸謂有所不盛也，但有病在皮膚，微小諸實不無，若不據者，定成大病，故良工稱爲病成，以其病者，諸恣眷惑於親戚耳目飲食於聲色，日久病成，不可療也，由其不破於脆鍼也。岐伯曰，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此之謂也，若本無病，則亦無醫方，故知有病爲本，然後醫工是則以病爲本，以工爲末也，標末也，風寒暑濕所生之病，以爲本也，工之所用鍼石湯藥，以爲標也，故病與工相與當者，無大而不愈者，工病不相符者，雖微而不違，故曰不得邪不服也。黃帝問曰，其病有不從毫毛生，而五藏傷以竭，有病不以風寒暑濕外邪，觸於毫毛腠理，津液虛涸，入而爲病，而五藏傷竭，此爲總言。津液虛廓，胥傷竭也，廓空也。其魂魄獨，心傷竭也。孤精於內，氣耗於外，臟有五藏之精，而外少壯納之氣，耗少也，諸傷竭也。形別不與衣相保，皮膚不仁，不與衣相近，諸傷竭也，保近也。此四，亟急而動中，是氣拒於內，而形施於外，治之奈何，此四說，即是五藏傷竭，病生於內，故曰動中，亟數也，是爲五藏大氣數盛，病生於內，病形施外，療之奈何也。岐伯曰，卒以治權衡，卒，終也，權衡，謂府藏陰陽二藏也，病從內起，終須調於藏府陰陽二藏，使之和也。去宛陳，宛陳，是血聚，有是血聚，則去也。塞徹勇，中四旁，胥問動氣得和，則陰塞徹勇，四竭得生，故本標得，邪氣澤衣繆處，以復其形，繆，異也，衣肉不相保附，故曰繆處，調之既得，胥氣動已，則衣肉相得，故曰復其形也。開鬼門，五鬼，五神之者也。潔靜府，潔，清靜也，心以時有，服五過，有五味，過有五味，以合五行，相克相生，以爲補寫五氣，得有時通，以修五藏也。故精自生，形自盛，骨肉相保，巨氣迺平，黃帝曰，善哉，胥問動氣，人之生命，故氣之和，則精生，生則形盛，形精既盛，則骨肉相親，於是大氣不和，是爲病形，成療之有驗。

知官能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未多矣，不可勝數，余推而論之，以爲一紀，余司調之，子通其理，非則語余，請受其道，令可久傳，後世無患，得其人乃傳，非其人勿言，言道之仰大，不可勝數，余學之於子，推移窮問其理，十有二載，余今司調之，以示於子，其言有不當，不可余必當介理，余望傳平所授之久，傳之後代，使久而利物也。岐伯稽首再拜曰，請聽聖王之道，道在岐伯，授之與帝，帝得之於神，故是聖王之道也。黃帝曰，用鍼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帝謂岐伯所授鍼理章句，凡有卅七章，形之所在，肥瘦氣之所在，虛實一也。左右上下，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部於表，腎居其裏，男女左右，陰陽上下，並得知之，二也。陰陽表裏，五藏爲陰，居裏，六府爲陽，居表，三也。血氣多少，三陰三陽之脈，知其血氣之多少，四也。行之逆順，營氣順脈，衛氣逆行，五也。出入之合，血氣有出入合處，六也。誅伐有過，誅伐邪氣，暴虐，七也。知解結，結謂病脈緊緊，繫而平之，八也。知補虛寫實，上下之氣，能知補寫上下之氣，九也。明於四海，審其所在，隨血氣數，四海，奉知虛實所在，十也。審寒熱淋露，因於風，生於寒熱，故曰寒熱淋露，十一也。參輸異處，五行參輸，有異，十二也。審於調氣，參，止納，導，引以調氣，十三也。明於經隧，經，正經，奇經也，經隧，絡也，故曰寫其經隧，無傷其經，即其信也，十四也。左右支絡，盡知其會，支絡，小絡也，皆知小絡所降，大絡會處，十五也。寒與熱爭，能合而調之，陰陽之氣不和者，皆能和之，十六也。虛與實鄰，和決而通之，鄰，近也，虛實二氣不和，通之使平，十七也。左右不調，把而行之，明於逆順，適知可治，把，持也，人身左右脈不調者，可持左右寸口人迎診而行之，知氣之逆順，乃可療之，十八也。陰陽不奇，故知起時，奇，分也，陰陽之脈相并，溫涼不分，候之知其病起之時，十九也。審於本末，察其寒熱，得邪所在，萬刺不殆，知官九鍼，刺道畢矣，妙通標本，周知寒熱二邪所在，故無危殆，是爲官主九鍼之道，廿也。明於五輸，徐疾所在，明調府之經，各有五輸，輸中補寫，徐疾所在，並須知之，廿一也。屈伸出入，皆有條理，行鍼之時，須屈伸鍼之入出條數，並具知之，廿二也。言陰與陽，合於五行，知分陰陽之氣，以爲五行，廿三也。五藏六府，亦有所藏，五藏，藏五神，六府，藏五穀，廿四也。四時八風，皆有陰陽，各得其位，合於明堂，各處色部，八風，八節之風也，四時八節之氣，各在陰陽之位，並合明堂，處於五行五色之部，明堂，鼻也，廿五也。五藏六府，察其所痛，左右上下，察五色，知其痛在五藏六府，上下左右，廿七也。知其寒溫，何經所在，知十二經所起，寒溫各有主，廿八也。審尺之寒溫滑濇，知其所苦，胥能審候尺之皮膚，廿九也。隔有上下，知氣所在，隔有上下，知氣所在，鍼入於胃，濟氣上肺，故在隔上，鍼留於胃中，在於隔下，卅也。先得其道，希而疏之，稍深以留之，故能徐之，爲補之道，希疏深留，徐動其鍼，卅一也。大熱在上，推而下之，從下上者，引而去之，視前病者，常先取之，視病熱之上下，寫而去之，卅二也。大寒在外，留而補之，入於中者，從合寫之，塞在皮膚，留鍼使鍼下熱，塞入骨髓，亦可留鍼使熱寫去塞熱氣，卅三也。鍼所不爲，灸之所宜，藏之陷下，是灸所宜，不可鍼也，卅四也。上氣不足，推而揚之，下氣不足，積而從之，上氣不足，當陽中氣少，可推補令盛，揚盛也，下氣不足，謂胥問論氣少者，可補氣盛，積也，從順也，卅五也。陰陽皆虛，火自當之，厥而寒甚，骨廉陷下，寒過於膝，下陵

三里陰絡所過，得之留止，寒入於中，推而行之，經陷下，火即當之。火氣強盛，能補二虛，卅六。結絡堅緊，火之所治，絡脈結而堅緊。血寒故火燃，卅七也。不知所苦，兩蹻之下，男陽女陰，良工所禁，鍼論畢矣。有病不知所補，可取陰陽二蹻之下，二蹻之下，男可取陰，女可取陽，是療不知所補之病，男陽女陰，二蹻之脈，不可取之，卅八也。用鍼之服，必有法則，上視天光，下司八正，以辟奇邪。服，學習也。學用鍼法，須上法日月星辰之光，下司八節正風之氣，以除奇邪，卅九也。而觀百姓，審其人適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各用其能，以有所當，故曰得人，如不得人，道不可傳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之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甘手者，復生如故。毒手按器，而龜可死，甘手按之，而龜可生，但可適能而用之，不可知其所以然也，此爲第八甘手人也。

於虛實，無犯其邪，是天之露，遇歲之虛，救而弗勝，反受其殃，故曰，必知天忌，乃言鍼意。而令百姓，不犯虛實，邪氣傷之忌，可謂得鍼之旨耳。天露者，歲之八正，虛邪風雨也，卅也。法於往古，驗於來今，觀於窈冥，通於無窮，粗之所不見，良工之所貴，莫知其形，若神髣髴。法於往古，驗人所行，逆取將來得失之驗，亦檢寫今是非之狀，又觀窈冥微妙之道，故得通於無窮之理，所得皆當，不似粗工，以意揣測其形，不見於道，有同良材，神使鍼盡其所貴，勞苦於眞，卅一也。邪氣之中人也，洫洫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身若無若亡，若存在形無形，莫知其精。洫洫，搖動貌。動形者也，正邪者，因身形飢用力，汗出腠理開，邪氣入腠理也，入正虛邪氣入腠理，卅二也。是故上工之取氣也，迺救其萌牙，下工守其已成，因敗其形。邪氣初客未病之狀，名曰萌牙，上工知之，其病成形，下工知之，卅三也。是故工之用鍼也，知氣之所在，而守其門戶。明知邪氣盛，氣盛於皮膚肉筋骨所在，守其要穴門戶，療之，卅四也。明於調氣，補寫虛實，所是盛可寫，不妄寫之，卅五也。寫必用員，切而傳之，其氣迺行，疾入徐出，邪氣迺出，伸而迎之，搖大其穴，氣出迺疾，補必用方，外引其皮，令當其門，左引其樞，右推其膚，微旋而徐推之，必端以正，安以靜，堅心無解，欲微以留，氣下而疾出之，椎其皮，蓋其外門，眞氣迺存。員，謂之規，法天而動，寫氣者也。方，謂之矩，法地而靜，補氣者也，樞，謂鍼也，寫必用方，補必用員，彼出氣間，此是九鍼方員之法，神明之中，調氣變不同故所，卅六也。用鍼之要，無忘養神，用鍼之道，下以療病，上以養神，其養神者，長生久視，此大道之大窟，卅七也。以上卅七章，內經之大旨，黃帝受之於岐伯，故師之以明所聞也。雷公問於黃帝曰，鍼論曰，得其人迺傳，非其人勿言，何以知其可傳，黃帝曰，各得其人，任之其能，故能明其事，雷公曰，願聞官能奈何。人受命於天，各不同性，性既不同，其所能亦異，能用人，則所爲必當，故因問答，以通斯道者也。黃帝曰，明目者，可使視也。人之所能，凡有八種，觀面部五行變色，知其善惡，此爲第一明人也。聰耳者，可使聽音。聽病人五音，即知其吉凶，此爲第二聰聽人也。接疾辭給者，可使傳論。能清性明，故安靜也，辭合所宜，明手巧者，妙察機變，故善藥也，此爲第四，靜慧人也。而語餘人。其知接疾，其辭敏給，此可爲物說，道以悟人，此第三智辯人也。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象諸方。神清性明，故安靜也，動合所宜，明手巧者，妙察機變，故善藥也，此爲第四，靜慧人也。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身則緩節柔筋，心則和性調順，此爲第五，調柔人也，調柔之人，導引則筋骨易柔，行氣則其氣易和也。病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祝病。心懷毒害，好輕人，有此二惡，物所畏之，故可使之唾祝，此爲第六，口苦人也。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爪手苦澁，近物易傷，此爲第七，苦手人也。各得其能，方迺可行，其名迺章，不得其人，其功不成，其師無名，故曰，得其人迺言，非其人勿傳，此之謂。各用其能，以有所當，故曰得人，如不得人，道不可傳也。手毒者，可使試按龜，置龜於器之下，而按其上，五十日而死矣，甘手者，復生如故。毒手按器，而龜可死，甘手按之，而龜可生，但可適能而用之，不可知其所以然也，此爲第八甘手人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二九鍼之二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刺法　九鍼所主　三刺

三變刺　五刺　五刺

五節刺　五邪刺

刺法

黃帝問岐伯曰，持鍼縱舍奈何，岐伯對曰，必先明知十二經之本末，起處爲本，出處爲末也。皮膚之寒熱，皮膚熱即血氣通，寒即脈氣澁，脈之盛衰滑濇，其脈滑而盛者，病日進，虛而細者，久而持，陽氣盛而發熱，謂之滑也，多血少氣發，熱謂之濇脈，細，大以濇者爲痛痺，多氣少血爲大，多血少氣爲痛痺，氣爲濇，故爲痛痺也。陰陽如一者，瘤難治其本末，陰陽之脈不可辨，故如一也，瘤腫，上熱者病尚在，其熱以

衰者，其病亦去矣。頭及皮膚熱，其頭及皮膚熱衰病去。因持其尺，察其肉之堅脆，小大滑濇，寒溫燥濕也。持尺皮膚，決死生也。因視目之五色，以知五藏，而決死生。五藏之精華，並歸於目，藏心。視其血脈，察其五色，以知其寒熱痛痒。佞。黃帝曰：持鍼縱舍，余未得其意也。鍼經舍，故重問也。岐伯曰：持鍼之道，欲端以正，安以靜，持鍼當穴，故端正，以志不亂，故安靜也。先知實虛，而行疾徐。補寫所由也。左指執骨，右手修之，毋與肉果之。修，堅固，故曰執骨之乎不可傷肉果也。果音顆。寫欲端以正，補必閉膚。直入直出，故曰端正也。轉鍼導氣，邪得淫泆，眞氣得居。淫泆，洩出，令眞氣居而不散也。黃帝曰：扞皮開腠理，奈何？岐伯曰：因其分肉，在別其膚。膚皮也，以手按得分肉之穴，當穴皮上下鍼，故曰在別其膚也。微內而徐端之，適神不散，邪氣得去。黃帝曰：善。寫法，以爲先，故曰微內而徐正之。靜，靜神也。黃帝問岐伯曰：人有八虛，各以何候？岐伯曰：以候五藏。八虛者，兩肘兩腋，兩髀兩腘，此之虛，故曰八虛，以其虛故，眞邪二氣留過，故爲機關之室，眞過則機關滑利，邪留則不得屈伸，故此八虛候五藏之氣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岐伯曰：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兩肘，肺脈手太陰，心脈手少陰，二脈所行，故肺心有邪，肘爲候也。肝有邪，其氣留於兩腋。兩腋，肝下，肝氣在中，肝有邪，腋爲候也。脾有邪，其氣留於兩髀。脾足太陰，脈貫股內前廉，入腹，故脾有邪，髀爲候也。腎有邪，其氣留於兩腘。腎足少陰，脈出腘內廉，故腎有邪，腘爲候也。凡此八虛者，皆機關之室，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游，邪氣惡血，因不得住留，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痠攣。此八大節相屬處，乃是機關之室，謂其俱反，由骨節偃也。黃帝問岐伯曰：余聞鍼道於夫子，衆多畢悉矣，夫子之道，應若失而據，未有堅然者，夫子之問學熟乎，將審於物而生乎。據依也，堅定也，言夫子所說九鍼之應，由從物而變，但未有定爲也，夫子所問所學，從離心手也。得乎。岐伯答曰：聖人之爲道者，上合於天，下合於地，中合於人事，必有明法，以起度數，法式檢押，乃後可傳焉。合理乃後傳之，三合而爲法度，故可傳也。故匠人不能釋尺寸而意短長，廢繩墨而起水平也，工人不有私面，水爲巧也。不能捬規而爲員，去矩而爲方。匠人尺寸之度，非以意而爲短長，準工自爲，捬，撫也，無案短而撫也。抄，此爲大工也，匠人之爲數也，決自然之至理，以起法度，爲而幫助人也。知用此者，固自然之物，易用之教，逆順之常，擿是非他，亦自然之理，因其自然，故其教用易，是故逆之則爲逆順之得常也。黃帝曰：願聞自然奈何？岐伯曰：臨深決水，不用功力，而水可竭也，循地決衝，而經可通於言，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夫然者，非爲自能與也，所謂因氣之滑濇，血之清濁，行之逆順，通之如臨深決水，取自然之便，而水可竭，故曰自然也。黃帝曰：願聞人之白黑肥瘦少長，各有數乎。白黑，色眞也，肥瘦，形眞也，

少長，強弱眞也，刺之淺深，多寡分不同，故曰有數也。岐伯曰：年質壯大，血氣充盈，膚革堅固，因加以邪，刺此者，深而留之，此爲肥人。廣肩腋，項肉薄，皮厚而黑色，脣臨臨然，其血黑而濁，其氣濇，其爲人貪於取與，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此黑色人也。黃帝曰：刺瘦人奈何？岐伯曰：刺瘦人者，薄皮色少肉，廉廉然，薄脣輕言，其血清氣滑，易脫於氣，易損於血，刺此者，淺而疾之。瘦人，則天人也。黃帝曰：刺常人奈何？岐伯曰：視其白黑，各爲調之，其端正長厚者，其血氣和調，刺此者，無失常數也。常脈平和，不肥瘦人，刺之依於深淺常數，不深之不淺之也。黃帝曰：刺壯士眞骨者奈何？岐伯曰：刺壯士眞骨，堅肉緩節，監監然，此人重則氣濇血濁，刺此者，深而留之，多益其數。壯士肉骨堅大者也。勁則氣滑血清，刺此者，淺而疾之。勁，堅也。黃帝曰：刺嬰兒奈何？岐伯曰：嬰兒者，其肉脆，血少氣弱，刺此者，以豪鍼，淺刺而疾發鍼，日再可也。刺嬰兒法，見曰再者，不得過多也。黃帝曰：臨深決水奈何？岐伯曰：血清氣滑，疾寫之，則氣竭焉。由有血清氣滑，血濁氣濇，而形壯氣盛，可取自然之便，刺而寫之，如臨深決水，不可行也，若寫決水，黃帝曰：循擿決衝奈何？岐伯曰：血濁氣濇，疾寫之，則經可通也。循其血氣，擿決其衝，寫而通之，使其平也。黃帝問曰：逆順五體，言人骨節之小大，肉之堅脆，皮之薄厚，血之清濁，氣之滑濇，脈之長短，血之多少，經絡之數，余已知之矣，此皆布衣匹夫之士也，夫王公大人，血食之君，身體柔脆，肌肉奠弱，血氣慓悍滑利，其刺之徐疾淺深多少，可得同乎？岐伯答曰：夫膏粱菽藿之味，何可同也，氣滑則出疾，氣濇則鍼大而入深，深則欲留，淺則欲疾，以此觀之，刺布衣者深以留，刺大人者微以徐，此皆因氣慓悍滑利者也。脈氣五十動有代者，順也，不滿五十動一代者，逆也，言大人食以膏粱，布衣食以菽藿，故病之深淺去留之異也。黃帝問曰：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答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寫之。急寫邪氣，補形氣也。黃帝問曰：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補之。急以正氣補之，氣實則病除也。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氣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則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藏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俱不足者，不可行鍼，宜以湯藥調也。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寫其邪，調其實虛，故曰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形無餘陽，刺氣寫陰，俱有餘者，可以寫邪氣，以調形氣使和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眞邪相薄，滿而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脹，陰陽相錯，滿而補之，

陰陽之氣滿於，故曰四拾，陽胃氣系，所以腹而充郭，肝肺俱滿，故曰內滿，叱郭反，陰陽俱盛，所以相鍼也。虛而寫之，則經脈空虛，血氣竭枯，腸胃羸胖，皮膚薄著，毛腠夭焦，予之死期。病胖，腸胃氣血氣也，病紙觸反。故曰，用鍼之要，在乎知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五神內藏。光章虛見，神內藏者，五神守藏也。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經，下工絕氣危生，故下工不可不慎也。平氣，致氣和也，下工守移，不知鍼，實故不可不慎也。必審其五藏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之柔靡，而後取之。五脈，五時之脈也，柔靡，謂尺之皮膚柔弱靡弱也。

九鍼所主

九鍼之要，官鍼最妙。官者，謂用鍼時，於鍼也。九鍼之宜，各有所為，長短小大，各有所施，不得其用，病不能移，病淺鍼深，內傷良肉，皮膚為癰，病深鍼淺，病氣不寫，反為大膿，病小鍼大，氣寫太疾，必後為害，病大鍼小，大氣不寫，亦後為敗，夫鍼之宜，大者大寫，小者不移，已言其過，請言其所施。言九鍼之用，所宜各異，並言用法也。病在皮膚，無常處者，取以鑱鍼於病所，膚白勿取。鑱鍼頭大末銳，主寫陽氣，故皮膚痛無常處，陽氣盛也，病處膚當色赤，故白處痛移不可取也。病在分肉間者，取以員鍼於病所，員鍼之狀，如卵形，指摩分肉間，內不傷肌，以寫分氣也。病在脈氣少，當補者，取以鍉鍼于井榮分輸。鍉鍼之狀，鋒如黍粟之尖，主行補於井榮之輸，以致於氣也。病為大膿者，取以鍵鍼於病所，膿成脫，以徐往留之，發鍼以取新瘍也。病在中者，取以長鍼。長鍼之狀，鋒利身薄，以取藏中積瘕也。病為水腫，不能過關節者，取以大鍼。大鍼之狀，如鋒，鋒如平，鋒其鋒數圓，以通關節也。病在五藏固居者，取以鋒鍼，寫于井榮分輸，取以四時。鋒鍼之狀，刃三隅，以發固居之疾，寫於井榮分輸，取以四時也。

三刺

所謂三刺，則穀氣出者，先淺刺，絕皮以出陽邪。三刺者，謂邪刺，隨邪刺，隨道氣刺也。陽邪浮淺在皮，故一刺淺之，陽邪得出也。再刺則陰邪出者，少益深，絕皮致肌肉，未入分間也。陰邪次深，在於肌肉，故再刺出之也。已入分肉之間，則穀氣出，穀氣者，正氣也，故後刺極深，以致正氣也。故刺法曰，始刺淺之，以逐陽邪之氣，而來血氣，後刺深之，以致陰氣之邪，最後刺極深之，以下穀氣，此之謂也。遠邪氣者，遠陽邪，來血氣，引正氣也。下穀氣，不下引之令下也。故用鍼者，不知年之所加，氣之盛衰，虛實之所起，不可以為工也。人之大惑，七歲已上，次第加九，至一百六，名曰年加也，不知年加氣之盛衰虛實，為

凡刺之屬，三刺至穀，三刺得於穀氣也。邪僻妄合，陽陽二邪，妄與正氣合一也。陽陰易居，府藏一氣相乘，名曰易居，二也。逆順相反，番氣逆順，順順氣以為相反，三也。沈浮異處，脈或沈，冬脈或浮，故曰異處，四也。四時不得，當四時脈不相應，五也。稽留淫泆，言血氣或有稽留，或有淫泆過度，六也。須鍼而去，以此六過，故須鍼以去之也。一刺則陽邪出，再刺則陰邪出，三刺則穀氣至，穀氣至而止，所謂穀氣至者，已補而實，已寫而虛，故以知穀氣至也。已補而實，已寫而虛，皆正氣至，故病愈也。邪氣獨去者，陰與陽未能調，而病知愈也。行補寫，已其邪氣已去，以陰陽未調，病雖不愈，後必愈矣。故曰，補則實，寫則虛，痛雖不隨鍼減，病必衰去矣。引上經也。陰盛而陽虛，先補其陽，後寫其陰，而和之。陰虛而陽盛，先補其陰，後寫其陽，而和之。重實寫之，為易重虛補之，為難故先補後寫也。三脈動足，大指之間，三脈，足陽明，足厥陰，足太陰三脈也，足太陰脈起足大指端，端指內側白肉際過踝骨後，上內踝下言大指歧間，此脈在大指間者，從大指端，循大指內側，入大指間，過踝骨而上也，足厥陰脈起大指端毛上，入大指間，餘在太陰之上，上者足附，足陽明脈，其支者，別出上入大指間，餘在厥陰之上，必審其實虛，虛而寫之，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盛，必審大指間三脈虛實，以手按之，先補虛者，後寫實者，若不知三脈有實寫其虛者，是謂重虛，重虛病益甚也。凡刺此者，以指按之，脈動而實且疾者，疾寫之，脈動而徐者，則補之，反此者，病益甚，其重也。陽明在上，厥陰在中，太陰在下，三脈有動而實者，有徐而虛者，皆當調補寫也。膺輸中脊，脊輸中背，膺輸在胸中，背輸在背中也。肩髆虛者，取之上，髆，肩井等穴，曰取之上也。重舌刺舌柱以鍼，重舌，謂舌下重肉生也，舌柱，舌下柱。鍼刺去血也。手屈而不伸者，其病在筋，伸而不屈者，其病在骨，在骨守骨，在筋守筋。當足少陰之脈，主骨可守，足少陰脈發會之穴，以行補寫，肝足厥陰脈，主筋可守，足厥陰脈發會之穴，以行補寫也。補須一方實，深取之，希按其病，以極出其邪氣。重此補下，脫一寫字，方虛也，欲行寫者，須其寫處是實，然後得寫寫也，深取之者，令出氣多也，希迎也，按其病者，迎按鍼傷之處，使氣洩也。一方虛，淺刺之，以養其脈，疾按其痛，無使邪氣得入。行於補者，須補虛是虛也，淺取者，隨其洩氣，所以不深也，以發其脈者，留鍼養其所取之經也，按其痛者，按鍼傷之處，疾閉其門，使邪氣不入，正氣不出也。邪氣來也堅而疾，穀氣來也徐而和。鍼下得氣堅疾者，邪氣也，徐而和者，穀氣也。脈實者，深刺之，以洩其氣，脈虛者，淺刺之，使精氣無得出，以養其脈，獨出其邪氣。實者邪氣盛也，虛者正氣少也。刺諸痛者，深刺之，諸痛者，其脈皆實，脈之實滿實緊，故刺深也。從腰以上者，手太陰陽明皆主之，從腰以下者，足太陰陽明皆主之。腰以上為天，陰主天氣，故手太陰手陽明主之也，腰以下為地，陰主地土，故足太陰足陽明主之也。病在上者下取之，病在下者高取之。手太陰不接手陽明，手陽明下接足陽明，足陽明下接足太陰，以其上下相接，故手太陰陽明有病，宜藥足太陰陽明，故曰下取之，足太陰陽明之下有病，宜藥手太陰陽明，故曰高取之也。病在頭者取之足，病在腰者取之腨。足之三陰三陽之脈，從手至足，故病在頭取之足也，足太陽脈，背腰入腨，故病在腰取之腨也。病生於頭者頭重，生於手者

臂重。生於足者足重。治病者。先刺其病所從生者。頭手足有病之處。其候皆重。各察其病生所由。以行補寫也。春氣在溪毛。人之溪毛中虛。故邪之所氣在溪毛。夏氣在皮膚。膚肉上也。陽氣在皮肉也。秋氣在分肉。分肉間肉間也。冬氣在筋骨。筋附骨上為深。故冬陽氣深在筋骨也。刺此病者。各以其時為齊。故刺肥人者。以秋冬之齊。刺瘦人者。以春夏之齊。秋冬之齊者。刺至筋骨。言其深也。春夏之齊。刺在於皮膚。言其淺也。病痛者陰也。痛而以手按之不得者。陰也。深刺之。人之病痛。以手按之得病在深。病在上者陽也。在下者陰也。淺者陽也。淺刺之。衛氣行皮膚之中。強進作攻。故淺刺之也。病先起於陰者。先治其陰。而後治其陽。病先起於陽者。先治其陽。而後治其陰。皆療其本也。刺熱厥者。留鍼反為寒。刺寒厥者。留鍼反為熱。留久者。則无能留鍼。留之為能也。無能留鍼。留之為能也。刺熱厥者。二陰一陽。刺寒厥者。二陽一陰。所謂二陰者。二刺陰也。一陽者。一刺陽也。皮肉筋分也。肌肉筋膜分也。刺熱厥者。二陰一陽。留鍼其陰也。一陽者。留鍼其陽也。刺寒反之。久病者。邪氣入深。刺久病者。深內而久留之。閉日而復刺之。先調其左右去其血脈。刺道畢矣。刺久益深。物理之極。故非深取久留。不可去之。邪氣不能遠出。故須閉日而取。取之氣調左右。血脈調而去。可謂盡刺之理者也。凡刺之法。必察其形氣形肉未脫。少氣而脈又躁。躁厥者。必為隱刺之。以下隱刺之法也。形肉未脫。謂其形也。少氣。謂其氣也。脈躁。謂其脈也。有此三種所由。必須隱刺大絡。左刺右。右刺左也。散氣可收。聚氣可布。布散也。謂刺之法正氣散。可收。邪氣聚而可散也。深居靜處。靜氣閉氣。凡有六種。深靜一也。與神往來。去妄心靜二也。閉戶塞牖。魂魄不散。去風散守魂魄。三也。專意專神。精氣不分。去異思守精神。四也。無聞人聲。以收其精。去風聲守精氣。五也。必一其神。令之在鍼。淺而留之。微而浮之。平鍼和氣。六也。男內女外。堅拒勿出。堅守勿內。是謂得氣。男者在家。故為內也。女者出家。故為外也。是男為內氣。女為外氣。鍼下得男內氣。堅拒勿令出也。得女內氣。堅守勿令入也。

三變刺

黃帝問曰。余聞刺有三變。何謂三變。伯高答曰。有刺營者。有刺衛者。有刺寒痺之留經者。黃帝問曰。刺三者奈何。伯高曰。刺營者。出血。刺衛者。出氣。刺寒痺者內熱。刺營見血。出惡血也。刺衛見氣。出邪氣也。刺痺見熱。故曰三痺。寒溫之氣。停留於經。能使之內熱。以去其痺也。黃帝問曰。營衛寒痺之為病。奈何。伯高答曰。營之生病也。寒熱少氣。血上下行。衛之生病也。氣痛時來時去。時氣貫胸。風寒客於腸胃之中。寒痺之為病也。留而不去。時痛而皮不行。痛氣上扶物反。下行氣反。氣虛痛氣貫胸。風寒客腸胃。故皮不行也。黃帝問曰。

刺寒痺內熱奈何。伯高曰。刺布衣者。必火焠。刺大人者。藥熨之。黃帝問曰。藥熨之奈何。伯高曰。用醇酒廿升。蜀椒四升。薑一升。桂一升。凡四種。皆㕮咀。漬酒中。用綿絮一斤。細白布四丈。皆並內酒中。漬酒馬矢溫中。盛封塗勿使洩。五日五夜。出布綿絮。曝乾復漬。以盡其汁。每漬必晬其日。乃出乾。乾並用滓與綿絮裹布為複巾。長六七尺。為六七巾。卽用之生桑炭炙巾。以熨寒痺所刺之處。令熱入於病所。寒復炙巾以熨之。卅遍而止。汗出。炙巾以拭身。亦卅遍而止。起步內中。無見風。每刺必熨。如此法。病已矣。此所謂內熱者也。酒藥經四物。性熱又洩氣。故用之熨身。皮膚通而可刺也。此在夏日。血氣不泄之時。熨之令氣也。故弗遇反。晬才與反。㕮咀。謂細粗調分藥也。許慎反。一日周時也。

五刺

凡刺有五。以應五藏。一曰半刺。半刺者。淺內而疾發鍼。毋令鍼傷多。如拔毛爪。以取皮氣。此肺之應。凡刺不減一分。今言半刺。蓋是半分。故以拔毛爪。鍼令淺刺。多則恐傷氣也。二曰豹文刺。豹文刺者。刺左右前後鍼之中脈為故。以取經絡之血者。此心之應也。左右前後鍼者。豹文。故曰豹文刺也。中經及絡。以出血也。三曰關刺。關刺者。直刺左右。盡筋上。以取筋痺。慎無出血。此肝之應也。或曰開刺。一曰豈刺。刺圍身之左右。盡至筋上。以去筋痺。故曰豈刺。或曰開刺。豈。開也。四曰合刺。合刺者。左右雞足。鍼於分肉之間。以取肌痺。此脾之應也。刺身左右分肉之間。猶如雞足之跡。以合分肉間之氣。故曰合刺也。五曰輸刺。輸刺者。直入直出。深內之至骨。以取骨痺。此腎之應也。俠於輸穴。深內骨。以去骨痺。故曰輸刺也。

五藏刺

邪在肺。則病皮膚寒熱。上氣喘。汗出。欬動肩背。肺病有五。取之膺中外輸。背三椎五椎之傍。以手疾按之。快然乃刺之。取之鉄盆中以起之。膺中內輸。在膺前也。膺中外輸。輸也。在背第三椎兩傍。心輸在第五椎兩傍。皆各相去三寸。鉄之快然。為輸也。鉄之一病。取於輸。及時鉄盆中也。邪在肝。則兩脇中痛。寒中。惡血在內。行者善怒。節時脹。肝病有四也。取之行間。以引脇下。行間。足厥陰脈。樂肝脈也。在大指間。肝在脇下。故引兩脇下痛。與間使少異也。補三里以溫胃中。三里。足陽明胃脈。人病寒中。陽虛也。故取三里。補足陽明胃中氣也。取血脈以散惡血。惡血在內。上下行者。取其病處血脈。血見者。刺兩脈以散之也。取耳間青脈。以去其痺。

耳前青脈，珥足少陽脈，與脈一名蒼脈，在耳本如鍼足青脈絡，刺出血如豆，可以去痺也。邪在脾胃，則肌肉痛，陽氣有餘，陰氣不足，則熱中善飢，陽氣不足，陰氣有餘，則寒中，腸鳴腹痛，陰陽俱有餘，若俱不足，則有寒有熱，皆調於三里。陽氣，即足陽明也，陰氣，即足太陰也，此痺之七病，皆取三里，以行補寫，故曰調之。邪在腎，則骨痛陰痺，陰痺者，按如不得，腹脹腰痛，大便難，肩背頸項痛，時眩，取之涌泉，崑崙，視有血者，盡取之。涌泉，足少陰脈，井，足心陷中，屈足趾指宛中，崑崙，足太陽經，在外踝後，跟骨上陷中，腎之痺病，皆取此二穴，以刺去血也。邪在心，則病心痛喜悲，時眩仆，視有餘不足而調之其輸。心病三種，皆調其手心主經脈之輸也。

五節刺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刺有五節，奈何？岐伯對曰：刺有五節，一曰振埃，二曰發朦，三曰去爪，四曰徹衣，五曰解惑。節，約也，謂刺道節約也，此言其名也。黃帝曰：子言五節，余未知其意，岐伯曰：振埃者，刺外經，去陽病也。以下言刺道五節之意也，外經者，十二經脈入府藏者，以爲內經，行於四支及皮膚者，以爲外經也。發朦者，刺府輸，去府病也。六府謂六輸，皆爲府輸也。去爪者，刺關節之支絡也。謂四支也，四剛謂節，人餘大節也，支絡孫絡也。徹衣者，徹刺諸陽之奇輸也。諸陽奇輸謂五十九刺，故曰徹也。解惑者，盡知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寫陰補陽，寫陽補陰，使平，故曰相傾移也。黃帝曰：刺節言振埃，夫子乃言刺外經，去陽病，余不知其所謂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振埃者，陽氣大逆，滿於胸中，煩瞑肩息，大氣逆上，喘喝坐伏，病惡埃煙，鍼不得息。以下問答，解刺五刺節義，埃，塵微也，謂此三種陽病，暴於埃塵煙氣，其病令人氣滿閉塞，得喘息，言其埃也，鍼音喑，喝音喝也。請言振埃，而疾於振埃也。以下言其振埃也，刺之去病疾於振埃，故曰振埃也。黃帝曰：善，取之何如？岐伯曰：取之天容也。天容，在耳下曲頰後足少陽脈氣所發也。黃帝曰：其效上氣，窮詘胸痛者，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廉泉也。廉音屈，窮詘，氣不申也，廉泉在頷下結喉上也，廉音斂，泉反。黃帝曰：取之有數乎？岐伯曰：取天容者，無過一里而止，取廉泉者，血變而止。黃帝曰：善。一里，一寸也，故明堂病天容一寸也。黃帝曰：刺節言發朦，余未得其意，夫發朦者，耳無所聞，目無所見，夫子乃言刺府輸，何使然？願聞其故。聞，莫東反，聞目不明也。岐伯曰：妙乎哉問也，此刺之約鍼之極也，神明類也。刺節發朦，謂刺去朦者也，神明，謂是耳目去朦得明，故曰神明類也。口說書卷，猶不敢及也。發朦重疾之道，得於神言，皆所不及也。請言發朦，尙疾於發朦也。岐伯望請自言發朦之道也。黃帝曰：善，願手受之。岐伯曰：刺此者，必於日中，刺其絕骨，中其眸子，聲聞於耳，此其輸也。黃帝曰：善，何謂聲聞於耳？岐伯曰：邪刺，以手堅按其兩鼻竅，而疾偃其聲，必應於鍼也。黃帝曰：善，此所謂弗見爲之，而無目視見，而取之神明得者矣。日中正陽，故開耳目取日中也，手太陽脈，支者至目兌皆，卻入耳中，手足少陽脈，支者至目銳皆，卻入耳中，故得聲聞於耳也。鍼聽宮時，按鼻仰頭者，感氣合山於耳目，即耳通目明矣，此之妙者，得之於神明，非由有目而見者也。黃帝曰：刺節言去爪，夫子乃言刺關節之支絡，願卒聞之。岐伯曰：腰脊者，身之大關節也，股脚者，人之所以趨翔也，莖垂者，中身之機，陰精之候，津液之道也。爪謂人之爪甲，肝之餘也，肝足厥陰脈，稍於踝器，故陰氣有病，如爪之餘，須去之也，或水字錯爲爪字耳，腰脊於手足關節爲大，故曰大關節也，陰莖在腰，故中身，陰莖垂，謂有造化，故曰機也，精從莖出，故爲陰精，爲津液道也。故飲食不節，喜怒不時，飲食不節，謂飲食過度，喜其喜怒不時，反參夏也。津液內溢，乃下溜於睾，言飲食多水，溢流入陰囊中也，睾音高。水道不通，日大不休，俛仰不便，趨翔不能，此病藥然有水，不上不下，水道既閉，日日長大也，藥然，水藥也，不上者，上氣不通，不下者，小便及氣下不洩也。鍼石所取，形不可匿，常不得蔽，故命曰去爪。黃帝曰：善。以下言去爪也，蔽，蔽也，言下鍼處，使水形不得匿而不通，不常閉塞。黃帝曰：刺節言徹衣，夫子乃言盡刺諸陽之奇輸，未有常處也，願卒聞之。岐伯曰：是陽氣有餘，而陰氣不足，陰氣不足則內熱，陽氣有餘則外熱，與熱相薄，熱於懷炭，外重絲帛衣，不可近身，又不可近席，腠理閉塞不汗，舌焦唇槁，腊嗌乾，欲飲不能，美惡也。謂之陰氣在內，府之陽氣在外，陰氣不足，陽乘之，故內熱，薄，伴也，重絲帛衣，裘衣也，腠內乾也，內熱苦渴，故飲不能，美惡也，腊性亦反。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取之其府大抒，三瘧有刺中脊，以去其熱。大抒內輸，皆是足太陽脈氣所發，寫陽氣之要穴也。補手足太陰，以出其汗，熱去汗希，疾於徹衣。黃帝曰：善。手太陰主氣，足太陰主穀氣，此二陰氣不足，爲陽所乘，陰氣不通，以爲熱病，故寫陽，補此二陰，陽去二陰得實，陰氣得通，洗淚故汗出，熱去得希，疾於徹衣，故曰徹衣也。黃帝曰：刺節言解惑，夫子乃言盡知調陰陽，補寫有餘不足，相傾移也，惑何以解之？岐伯曰：大風在身，血脈偏虛，虛者不足，實者有餘，大風，謂是癘風等病也。輕重不得，傾側宛伏，手足及身，不能頻側也，宛，謂宛轉也。不知東西，又不知南北，心無知也。乍上乍下，乍反覆，顛倒無常，甚於迷惑，志昏性失也。黃帝曰：善，取之奈何？岐伯曰：寫其有餘，補其不足，陰陽平復，用鍼若此，疾於解惑。盡知陰陽虛實，行於補寫使和也。黃帝曰：善，請藏之鑒蘭之室，不敢妄出也。鑒蘭之室，黃帝藏書之府，今之圖書故者也。

五邪刺

黃帝曰。余聞刺有五邪。何謂五邪。岐伯曰。疾有時羸者。有容大者。有狹小者。有熱者。有寒者。是謂五邪。黃帝曰。刺五邪奈何。岐伯曰。凡刺五邪之方。不過五章。揮熱消滅。腥聚散亡。寒痺益溫。小者益陽。大者必去。請道其方。五法須別鍼章也。增熱病也。若丹。凡刺羸邪無迎隨。隨大盛也。羸之大盛消有羸。不可迎而寫之也。易俗移性。不得臆詭。道更行。行去其鄉。不安其所。乃散亡。易其常行法度之俗。移其先有寒溫之性。更豐饒之所在。上下正惰。以得寫與。故曰。去其鄉。不安於所。病乃散亡也。諸陰陽過羸所者。取之其輸寫之。諸陰陽之脈。過羸所者。可取輸之所由輸寫之也。凡刺大邪。日以小洩奪有餘。乃益虛。慄其道。鍼于其邪。肌肉親。大邪者。實邪也。行寫爲易。故小洩之。爲虛取和也。於鍼之道。驗悍臨痛。以鍼於邪。使邪氣得去。肌肉相附也。親附也。視之無有。反其眞。視邪氣無有。反其眞氣乃止也。刺諸陽分肉間。刺大邪所在也。凡刺小邪。日以大補其不足。乃無害。小邪。虛邪也。行補寫難也。故曰大補。使其實也。形其所在。迎之界遠近。蓋至不得外。界。畔際也。視虛實畔外。當眞氣遠近。須引至虛中。令實不得外瀉不至也。侵而行之乃自費。侵過也。補須實知即止。補過即損正氣。費損也。刺分肉之間也。刺小邪所在也。凡刺熱邪越而滄。出遊不歸。乃無病。爲開道乎。刺熱之道。寫越熱氣不歸。病則愈也。辟門戶。使邪得出。疾乃已。辟開也。凡刺寒邪。日以溫。徐往疾去。致其神。門戶已閉。氣不分。虛實得調。氣眞存。刺寒之道。日日法溫。徐往而入。得溫氣已。去疾而出。鍼以致神氣。寫實也。黃帝曰。官鍼奈何。岐伯曰。刺癰者用鍵鍼。刺大者用鋒鍼。刺小者用員利鍼。刺熱者用鑱鍼。刺寒者用毫鍼。刺五邪者。九鍼之中。用此五鍼。是所宜也。請言解論。與天地相應。四時相副。人參天地。故可爲解。人法天地。故可爲解。人與天地之數。故請言之。下有漸洳。上生蓂蒲。此所以知形氣之多少也。漸洳。濕潤澄之氣也。見蓂蒲之茂悴。知漸洳之多少。觀人身之強弱。血氣之盛衰。陰陽者寒暑也。熱則滋而在上。根莖少汁。人氣在外。皮膚緩。腠理開。血氣減。汗大洩。肉淖澤。春夏陽而暑也。事木。謂氣注其枝葉。根莖少汁也。莖莖也。有本莖爲莖者。弄也。人亦如之。氣發於外。皮膚理滿。大汗洩出。血氣內減。寒則地凍水冰。人氣在中。皮膚緻。腠理閉。汗不出。血氣強。肉堅滿。秋冬陰而寒也。陽氣下降。寒氣在地。地凍水冰。人氣亦如之。暖氣入藏。陰氣在於皮膚。故膚理閉。以下正文。從靈樞刺節眞邪篇相錄入。當是之時。善行水者。不能往冰。善穿地者。不能鑿凍。善用鍼者。亦不能取四厥。血脈疑結。堅搏不往來者。亦未可卽柔。故行水者。必待天溫。冰釋凍解。而水可行。地可穿也。人脈猶是也。治厥者。必先熨。調和其經。寧與腋。肘與腳。項與脊。以調之。火氣已通。血脈乃行。然後視其病脈。淖澤者。刺而平之。堅緊者。破而散之。氣下乃止。此所謂以解結者也。用鍼之類。在於

調氣。氣積於胃。以通營衛。各行其道。宗氣留於海。其下者注於氣衝。其上者走於息道。故厥在於足。宗氣不下。脈中之血。凝而留止。弗之火調。弗能取之。用鍼者。必先察其經絡之實虛。切而循之。按而彈之。視其應動者。乃後取之而下之。六經調者。謂之不病。雖病謂之自已也。一經下實上虛。而不通者。此必有橫絡。盛加於大經。令之不通。視而寫之。此所謂解結也。上寒下熱。先刺其項太陽。久留之。已刺。則熨項與肩胛。令熱下合乃止。此所謂推而上之者也。上熱下寒。視其虛脈。而陷之於經絡者取之。氣下乃止。此所謂引而下之者也。大熱傷身。狂而妄見。妄聞妄言。視足陽明及大絡取之。虛者補之。血而實者寫之。因其偃臥。居其頭前。以兩手四指。挾按頸動脈。久持之。卷而切推。下至缺盆中。而復止如前。熱去乃止。此所謂推而散之者也。（下缺）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三九鍼之三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量繆刺
量氣刺
量順刺
宜癰逆順刺
量絡刺
雜刺
量經刺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繆刺。未得意也。何謂繆刺。岐伯曰。夫邪之客於形也。必先舍於皮毛。留而不去。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入舍於絡脈。留而不去。入舍於經脈。內連五藏。散於腸胃。陰陽更盛。五藏乃傷。此邪之從皮毛而入。極於五藏之次也。此經陽二邪俱盛。從於皮毛。至於五藏。故以五藏為次也。如此則治其經焉。今邪客於皮毛。入舍於孫絡。留而不去。閉塞不通。不得入於經。流溢於大絡。而生奇病焉。夫邪客大絡者。左注右。右注左。上下與經相干。布於四末。其氣無常處。不入於經輸。命曰繆刺。如鳥巢區。可察經之脈輸。若邪客皮毛孫絡。盛入大絡。而主奇病。左右相注。與經相干。乃班於布四末。其氣居無常處。而不入經。可以繆刺之。黃帝曰。願聞繆刺。以左取右。以右取左。為之奈何。其與巨刺。何以別之。此問繆刺巨刺之異。岐伯曰。邪客於經也。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先言巨刺也。邪氣中乎經也。左病邪氣有盛。則刺右之經。經以刺左右大經。故曰巨刺。巨大也。病亦有易移者。左病未已。而右脈先病。如此者。必巨刺之。必中其中經。非絡脈也。左病病已。右病次病。名從病。今左病病之未已。即右病病起。故曰先病。名曰易移。如此之類。可巨刺之。故絡病者。其痛與經脈繆處。故名曰繆刺矣。病在於左右大絡。與於經絡。故名曰繆刺。黃帝曰。願聞繆刺奈何。取之何如。以上論廣言繆刺也。岐伯曰。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卒心痛。暴脹。胸脇支滿。足少陰直脈。從背上入肺中。支者從肝出絡心。注胸中。故卒心痛也。從背而上。故暴脹也。注於胸中。胸脇支滿也。以足少陰大絡之絡。傍經而上。故少陰脈行處。絡病病也。无積者。刺然骨之前。出其血。如食頃而已。左取右。右取左。新病發者。五日已。積聚病也。積發病也。其所發之病。未積之時。刺然骨前出血也。然骨在足內踝下大骨。刺此大骨之前絡也。邪客於手少陽之絡。令人嗌痛舌卷。口乾煩心。臂內廉痛。手不上頭。口乾煩心。臂內廉痛。手不上頭。老者氣血衰。故有頃已也。邪客於足厥陰之絡。令人卒疝暴痛。刺足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男子立已。女子有頃乃已。左取右。右取左。足厥陰直脈之絡。其別者循脛上鼻。結於囊。故病卒疝暴痛也。病痛者。篤之病也。女子陰氣不勝於陽。故有頃已也。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頭項痛。肩痛。刺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立已。不已。刺外踝下三痏。左取右。右取左。足太陽支正之絡。別者上走肘。絡肩髆。故頭項痛也。足小指爪甲上。與肉交處。此絡所出處也。外踝下。亦此絡行處也。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氣滿。胸中喘息。而支胠胸中熱。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左取右。右取左。如食頃已。手陽明經之絡。其支者。上臂臑肩髆。上出柱。不直至於胸。胠。而直胸胠痛者。手陽明之正脈。乳。別上入柱骨。下走大腸。

屬於肺。故胸滿喘息。支胠熱也。以此指之。正別脈者皆為絡。邪客於臂掌之間。不可得屈。刺其踝後。先以指按之。痛乃刺之。以月死生為痏數。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六日十四痏。說前臂掌。腕後為臂。手外踝後。是手陽明脈所行之處。有脈見者。是手陽明絡。臂掌不得屈者。取此絡也。邪客於陽蹻。令人目痛。從內眥始。刺外踝之下。半寸所。各二痏。左刺右。右刺左。如行十里頃而已。陽蹻從足上行。至目內眥。故目痛刺足外踝之下。中脈所生絡也。人有所墮。惡血在內。腹中滿脹。不得前後。先飲利藥。此上傷厥陰之脈。下傷少陰之絡。刺足內踝之下。然骨之前。血脈出血。刺足跗上動脈。不已。刺三毛上。各一痏。見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人有墮傷。惡血在腹中。不得大小便者。可飲破血之藥。利而出之。若不食者。可刺足內踝之下。大骨之前。足少陰之絡。又取三毛。厥陰之絡。善悲善驚不樂。刺如右方。厥陰之脈入肝。故傷厥陰。虛而善悲。及不樂也。志主善驚。故傷少陰之脈。令人善驚。供用前方。刺三處也。邪客於手陽明之絡。令人耳聾。時不聞。刺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去端如韭葉。各一痏。立聞。不已。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立聞。其不時聞者。不可刺也。手陽明經歷之絡。別者入耳。會於宗脈。故邪客令人耳聾也。不時聞者。病成不可療。耳中出風者。亦刺之。如此數。左刺右。右刺左。人耳中有風出者。是邪客手陽明絡。故用方同之也。痺往來。行無常處者。在分肉間。痛而刺之。以月死生為數。有痺往來。手陽明絡分肉間。為病痺也。從月一日至十五日。為月生也。從十六日盡卅日。為月死也。用鍼者。隨氣盛衰。以為痏數。鍼過其月數。則脫氣。不及月數。則氣不寫。左刺右。右刺左。病已。止。不已。復刺如法。用鍼之數。隨氣盛衰。盛則益數。衰則減數。鍼過其數。必脫氣不增。其數邪氣不寫。增減刺仍不愈。刺如前法也。月生一日一痏。二日二痏。十五日十五痏。十六日十四痏。月生氣血漸增。故其痏從增。至十五日也。十六日後月滅。人氣漸衰。故從十四痏。減至月盡。名曰月死也。邪客於足陽明之絡。令人鼽衄。下齒寒。刺中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左刺右。右刺左。足陽明經歷之絡。別者入下齒中。足陽明經入下齒中。不入下齒。今言齒寒者。足陽明絡入下齒也。又等絡之生病處。不是大絡行處者。乃是大絡支分小絡發病者也。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脇痛。款汗出。刺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各一痏。不得息立已。汗出立止。款者溫衣飲食。一日已。左刺右。右刺左。病立已。不已。復刺之如法。又足少陽光明之絡。去足踝五寸。別走厥陰。下絡足跗。不至於脇。足少陽正別者。入季助之間。渗諸脈。脈散之上。評賁心上。快咽。故脇痛也。賁心上。鼽。故款也。賁心。故汗出也。與肉交處。刺絡邪客處。不得息者。亦鼽病也。鼽以鼻塞。故鼽出血已。須溫衣暖飲食也。邪客於足少陰之絡。令人咽痛。不可內食。無故善怒。氣上走賁上。刺足下中央之脈。各三痏。凡六刺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少陰大絡之絡。別者傍經上走心包。故咽痛。不能內食也。少陰正經。直者上貫肝膈。絡既傍經而上。故善怒。氣走賁上也。賁膈也。是上中央有湧泉穴。刺於湧泉穴。少陰脈

也。邪客於足太陰之絡，令人腰痛，引少腹控胸，足太陰公孫之脈，別者入絡腸胃，足太陰別上至髀，合於陽明，與別俱行，上絡於咽，貫舌中，故舌中央脈者，即是太陰別脈者也，此絡既言至髀上行，明貫腰入少腹過胸，所以腰痛引少腹控胸也。不可以作息，刺其腰尻之解，兩脾之上，以月死生爲痏數，發鍼立已。左刺右，右刺左，尻解之間脾上，此絡之腰刺也，脾以眞反。邪客於足太陽之絡，令人拘擊背急，引脇而痛，內引心而痛，足太陽飛陽之絡，去踝七寸，別走少陽，不至腰髀，是太陽正別入髀中，其一道下尻五寸，別入於肛，屬於膀胱，散之腎，從背俞心入散，直者從背上於項，復屬太陽，故邪客拘擊背急，引脇引心痛。刺之從項始，數脊椎，俠脊疾按之，應手而痛，刺之傍三痏立已。脊有廿一椎，以用手挾脊當椎按之，病當即是足太陽絡，其體兩傍各刺三痏也。邪客於足少陽之絡，令人留於楓中，痛髀不舉，刺楓中以豪鍼，寒則久留鍼，以月死生爲痏數，立已。又足少陽光明之絡，去踝五寸，別走少陰，不至樞中，足少陽正別，絡髀入毛際，合厥陰別者，入季肋間，故髀樞中久痛，及髀不舉也，留待久也，豪鍼如豪毛也，如鍼爲喻也，髀以徐往，徵發之，久留以取痏耳也。治諸絕，刺之所過者，不痛則繆刺之。刺十二經所過之處，不痛者，病在於絡，故以刺也。耳聾，刺手陽明，不已，刺其通脈，出耳前者。巨刺手陽明並商陽等穴，不已，取刺手太陽出走耳聽會之穴也。齒齗，刺手陽明，不已，刺其脈入齒中者，立已。刺手陽明鉤，三間等穴，不已，刺手陽明兌端穴。邪客於五臟之間，其病也，脈引而痛，時來時止，視其病脈，繆刺之，於手足爪甲上，視其脈出其血，閉口一刺，一刺不已，五刺已。五臟之脈，引而有痛，視其左右病脈所在，可繆刺之，手足爪甲上，十二經脈井之絡脈，故取之也，亦是取經井以禁諸病也。繆傳，刺上齒，足陽明絡，左病右病，右病左病，可刺上齒足陽明絡。齒脣寒痛，視其手背脈血者去之，足陽明中指爪甲上一痏，手大指次指爪甲上各一痏，立已。左取右，右取左，手陽明脈入下齒中，還出唇口，交人中，足陽明脈，入上齒中，還出挾口還唇，下交承漿，故取手陽明血絡，以去齒唇痛也，足中指爪甲上，足陽明絡，故亦取之，手大指次指爪甲上，亦是手陽明絡，故亦取之，皆視其病左右脈刺之。嗌中腫，不能內唾，時不能出唾者，繆刺然骨之前出血，立已。左刺右，右刺左，足少陰脈出於然骨前上陰中，相喉嚨，俠舌本，故嗌中腫，刺然骨前絡脈也。邪客於手足少陰太陰足陽明絡，此五絡，皆會於耳中，上絡左角，手少陰，足少陽，手太陽，足太陽，足陽明，此五經脈，手少陰通耳入心中，俠舌本，孫絡出耳中足少陽脈，還耳中，俠舌本，皮部絡入耳也，手太陽正別，從喉嚨，亦孫絡入耳中，足太陽經連舌本，下散舌下，亦皮部絡入耳中，足陽明經，上耳前，過客主人前，亦皮部絡入耳中，此之五絡，入於耳中相會，過已上絡於左角左角也。五絡俱竭，令人身脈皆動，而形無知也，其狀若尸厥，此之五絡，爲身關紀，故此脈絕，諸脈亂動，形不知人，與尸厥死之相似，非尸厥也。刺足大指內側甲下，去端如韭葉，此刺足太陰脈白穴也。後刺足心，刺足少陰湧泉穴也。後刺足中指甲上各一痏，刺足陽明厲兌穴也。後刺手大指之內，去端如韭葉，刺手太陰少商穴也。後刺少陰兌骨之端，各一痏，立已。刺手少陰神門穴也，此前五刺，皆中其經穴，以開絡病。不已，以竹筒吹其兩耳中，當其左角之髮方寸，燔治，飲以美酒一杯，不能飲者，灌之，立

止。量氣歷反，除也，耳中五絡會處也，左角五絡絡處也。凡刺之數，必先視其經脈，切而順之，審其虛實而調之，不調者，經刺之。不調者，但有虛實也，但有虛實者，可發經穴，調其氣也。有痛而經不病者，繆刺之。相經脈之不見有病，仍有病者，此病有異處，故左病刺右，餘名曰繆刺。因視皮部，有血絡者，盡取之，此經刺之數也。經刺之處，皮部絡邪血皆刺去之，名曰經刺之法，數法也。

量氣刺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於夫子，而行之百姓，百姓之血氣，各不同形，或神動而氣先鍼行，或氣與鍼相逢，或鍼已出，氣猶行，或數刺乃知，或發鍼而氣逆，或數刺，病益劇，凡此六者，各不同形，願聞其方，岐伯曰，重陽之人，其神易動，其氣易往也。夫重陽之人，故此六者，因氣爲本。黃帝曰，何謂重陽之人，岐伯曰，重陽之人，熇熇，重陽之人，謂陽有餘也，熇相爲許反，熇熇，言其人熱也。心肺之藏，氣有餘，陽氣滑盛而揚，故神動而氣先行，蓄蓄，言語善疾，舉足善高，重陽之人，謂陽有餘也，蓄蓄，言其人疾也。黃帝曰，重陽之人，而神不先行者，何也，岐伯曰，此人頗有陰者，黃帝曰，何以知其頗有陰也，岐伯曰，多陽者多喜，多陰者多怒，五臟陰陽者，心肺爲陽，肝脾肾爲陰，故心神有餘，爲重陽也，重陽之人，其神躁動，其氣即行，以陽氣多也，故見持鍼欲刺，神動其氣即行，不待鍼入，其人見之，刺意皆易也。自有重陽，要待鍼入，其氣方行，故須問之。多怒者易解，故曰頗有陰，其陰陽之合難，故其神不能先行也。欲知重陽仍有陰者，候之可知，但人多陽者，其心多喜，多陰者多怒，仍有喜怒易解，即是重陽有陰人也，重陽有陰人，其氣有陰陽，不得先行。黃帝曰，其氣與鍼相逢，奈何，岐伯曰，陰陽和調，而血氣淖澤滑利，鍼入而氣出，疾而相逢也，陰陽和平之人，以其氣和，鍼入即氣與相逢者也。黃帝曰，鍼以出，而氣猶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陰氣多，而陽氣少，陰氣沈，而陽氣浮，沈者藏，故鍼以出，氣乃隨其後，故猶行也，多陽少陰之人，陰氣深而內藏，故出鍼後，氣猶行也。黃帝曰，數刺乃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多陰而少陽，其氣沈而氣注，難故數刺乃知也，知者病愈也，其人陰多陽少，其氣難宣，故數刺方愈也。黃帝曰，鍼入而逆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其氣逆，與其數刺病益甚者，非陰陽之氣，浮沈之勢也，此皆粗之所敗，工之所失，其形氣無過焉，刺之令人氣逆，又刺之病甚者，皆是醫士不知氣之浮沈，非是陰陽形氣之過也。

量順刺

黃帝問伯高曰。余聞氣有逆順。脈有盛衰。刺有大約。可得聞乎。（設此三問。爲調氣之要也。）伯高對曰。氣之逆順者。所以應天下陰陽四時五行也。（一知逆順。謂知四時五行逆順之氣。依而刺也。）脈之盛衰者。所以候血氣之虛實。有餘不足。（二知候脈。謂候寸口人迎血氣虛實也。）刺之大約者。必明知病之可刺。與其未可刺。與其已不可刺也。（三知刺法。謂知此病可刺。此未可刺。此不可刺也。約法也。）黃帝曰。候之奈何。伯高曰。兵法無迎逢逢之氣。（逢蒲東反。長氣盛也。）無擊堂堂之陳。刺法曰。無刺熇熇之熱。（熇呼篤反。熱氣盛也。堂堂兵盛皃。兵之氣色盛者。未可即擊。待其衰然後擊之。刺法亦謂邪氣盛者。消息按摩。折其大氣。然後刺之。故曰無刺熇熇熱也。）無刺漉漉之汗。（漉漉者。血氣洩甚大虛。故不可刺之也。）無刺渾渾之脈。（渾渾獨也。凡候脈四獨者。其知所將。故不可刺也。）無刺病。與脈相逆者。（形病脈不病。脈病形不病。名曰相反。反違反也。）黃帝曰。候其可刺奈何。伯高曰。上工刺其未生者也。（內外二邪。雖有未起病形。刺之以爲上工也。）其次刺其未盛者也。（已成微病。未爲盛者。刺之以爲中工者也。）其次刺其已衰者。（病雖已衰。未即能盡。刺之以爲下工者也。）下工刺其方鬲也。與其形之盛者也。與其病之與脈相逆者也。（方正方。鬲重也。正病重盛。病形復盛。病脈相反。刺之以爲下工者也。）故曰。方其盛也。勿敢毀傷。刺其已衰。事必大昌。（工有損益也。）故曰。上工治不病。不治已病。此之謂也。（不病。未病之病也。已病。已成病也。）

疽癰逆順刺

黃帝曰。余以少鍼爲細物也。夫子乃上合之於天。下合之於地。中合之於人。余以爲過鍼之意矣。願聞其說。（九鍼微細之道。以合三才之大。余恐太過也。物道也。）岐伯曰。何物大於鍼者乎。夫大於鍼者。唯五兵者焉。五兵者死備也。非生之備也。且夫人者。天地之鎮塞也。其可不參乎。夫治人者。亦唯鍼焉。夫鍼之與五兵。其孰小乎。（夫人之爲天地鎮塞。貴其大。五兵有五者。一弓二殳三矛四戈五戟。死之之具也。九鍼雖小。生人之器也。聖人用之。理於百姓。孰爲小道。故大之無外。小之無內。細入無間。令人久壽者。其唯九鍼乎。）黃帝曰。病生之時。有喜怒不測。飲食不節。陰氣不足。陽氣有餘。營氣不行。乃發爲疽癰。（癰生所由。見有四種。測度也。喜怒無度。乎氣逆生癰。一也。飲食不節。脾情不煩。癰生二也。藏腑氣虛。府腑氣實。陽氣實盛。生癰三也。邪客於道。逆而不行。生癰四也。癰疽一也。癰之久者。敗骨名曰疽也。）陰陽氣不通。兩熱相薄。乃化爲膿。鍼小能取之乎。（以下言生癰所由也。邪客於皮膚之中。營衛二氣不和。內外兩熱相薄。腐肉故生於毀。恐小鍼不能取之。）岐伯曰。聖人不能使化者爲邪之不可留也。故兩軍相當。旗幟相望。白刃陳於中野者。此非一日之謀也。能使其人令行禁止。卒無白刃之難者。非一日之務也。須久之方得也。夫至使身被癰疽之病。膿血之

衆者。不亦離道遠乎。夫癰疽之生也。膿血之成也。不從天下。不從地出。積微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治。自於未有形也。惑者遭其以成也。（鞕烏志反。絡也。聖人不能使身化爲網者。以聖人理之未亂。其邪不可留於身也。故曾自保障於中野。以之在久。士卒無離散之日。遂無疽不生。則中多日。故身遭癰疽之病。去和和。之道遠矣。夫積石成山。積水成川。從邪成癰。積氣成鞕。非從天下地出。皆由不生膿。故得折敵也。聖人不亦於國理之未亂。於身約之於未病。不同愚人。掘而鑽井。鑄而鑄兵也。）黃帝曰。其以有形。不子遭勝以成。不子見。爲之奈何。（遭造也。子百姓。帝以百姓如子者也。百不遭者。謂之有形。百姓不能遍知也。謂之有膿。百姓亦不見。爲之奈何也。）岐伯曰。膿以成。十死一生。（癰生於節背及腹內。膿成不可療。故十死一生。）故聖人不使以成。而明爲良方。（故聖人明爲良方。療之時。療之非使成也。）著之竹帛。使能者顯之。傳之後世。無有終時者。爲其不遭子也。（著之竹帛。爲於百姓不能遍知。謂疽者。）黃帝曰。其以有膿血。而後遭子。可造以小鍼治乎。（癰之生於背及節與腹內。已有膿血後。百姓遍知。小鍼可得療否也。）岐伯曰。以小治小者。其功小。以大治大者。多害。故其以成膿者。其唯砭石鍉鋒之所取也。（以小鍼療癰之小雖盡。故曰其功小也。以大鍼療膿成大傷。以處多故得出膿害傷也。是以膿成。唯須砭鍉也。）黃帝曰。多害者。其不可全乎。（多害者。砭鍉之傷。則至死也。）岐伯曰。其在逆順焉。（逆者多傷致死。順者出膿得生也。）黃帝曰。願聞是四逆也。音嘶色脫。是五逆也。除此者爲順矣。（先有五傷。後行鍉者爲逆也。先無五傷。膿成行鍉爲順也。嘶先奚反。聲嘶也。）

量絡刺

黃帝曰。願聞奇邪。而不在經者。岐伯曰。血絡是也。（邪在血絡。奇絡之中。故曰奇邪也。）黃帝曰。刺血絡而仆者。何也。血出而射者。何也。血出黑而濁者。何也。血清半爲汁者。何也。發鍼而脂者。何也。血出多若少。而面色蒼蒼然者。何也。發鍼面色不變。而煩悶者。何也。多出血而不動搖者。何也。願聞其故。（刺絡有此八種之異。請解所以也。）岐伯曰。脈氣盛而血虛者。刺之則脫氣。脫氣則仆。（脈中氣多血少。血持於氣。刺之氣血俱出。其血先虛。而後脫氣。氣血俱奪故仆也。）血氣俱盛。而陰氣多者。其血滑。刺之則射之。（陽氣多者。其血滑。刺之血射。此爲陰氣多者。陰多爲濁。故陰字絡也。）陽氣蓄積。久留而不寫者。其血黑以濁。故不能射。（熱氣久留。鬱蒸。故血黑而濁也。）新飲而液滲於絡。而未合和血也。故血出而汁別焉。其不新飲者。身中有水。久則爲腫。（新水未變爲血。所以別行。舊水留而不寫。以爲水腫。）陰氣積於陽。則其氣因於絡。故刺之血未出而氣先行。故腫。（陰氣久積。陽絡之中。刺之。陰血盡而未行。陽氣先行。故腫。）陰陽之氣。新相得而未和合。因

而寫則陰陽俱脫，表裏相離，故脫色而苦然。得邪也，陰陽成和，則表裏相持，宋合。刺之血多色不變，而煩悶者，刺絡血者，邪盛血變，血多其色不變，其心悶煩之故俱脫，所以脫色而色青。陰陽相得，而合爲痺者，此爲絡中虛經，虛經之屬於陰者，陰脫故煩悶。刺絡血者，邪盛血變，血多其色不變，其心悶者，以其解脫，謂虛經，陰氣有脫，致使心悶也。內溢於經，外注於絡，如是者，陰陽俱有餘，雖多出血，非能虛也。陰陽相共受邪爲痺，是爲陰陽俱盛，故出血不虛也。黃帝曰：相之奈何？岐伯曰：血脈盛者，堅橫以赤，上下無處，小者如鍼，大者如指，卽而寫之萬全。相候也，陰陽俱盛，其候如何，陰陽內經盛溢，必注於絡，故候堅橫盛絡，寫之萬全者。地無失數，失數而反，各如其度。數理也，若失理而反，取者各如尚之度。黃帝曰：鍼入如肉著者，何也？岐伯曰：熱氣因於鍼，則鍼熱，熱則肉著，鍼故堅焉。肉肌氣熱，故令鍼熱，鍼熱則肉著，轉之爲鍼，鍼可動鍼久留，熱去鍼堅，自然相離也。

雜刺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四時之氣，各不同形，百病之起，皆有所生，灸刺之道，何者可寶？一則四氣不同，二則生病有異，灸刺總而要之，何者爲寶。岐伯對曰：四時之氣，各有所在，灸刺之道，得氣穴爲寶。灸刺所貴，以得於四時之氣也。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甚者深取之，間者淺取之。春時人氣在脈，間在經絡之脈，分肉之間，故春取經血脈分肉之間也。夏取盛經孫絡，取分肉，絕皮膚。夏時人氣經滿氣溢，孫絡受血，皮膚充實，故夏取盛經孫絡，又取分肉以絕皮膚也。秋取經輸，邪氣在府，取之合。秋時天氣始收，腠理閉塞，皮膚引急，故取經輸相之輸，以寫陰邪，取府氣之合，以寫陽邪也。冬取井滎，必深以留之。冬時藏氣在中，內者骨髓，通於五藏，故取井已下陰氣，經取滎以實陽氣也。風水膚脹，爲五十九病，脹皮之血者，盡取之。以下鍼刺，有此風水刺，一也，風水及膚脹，刺水穴，爲五十九病，又盡刺去皮膚血也。飡泄，補三陰之上，補陰之陵泉，皆久留之，熱行乃止。飡泄，刺二也，飡泄病虛冷，皆補足三陰上取陰元等，下取陰陵泉也。溫瘧汗不出，爲五十九刺。此瘧刺三也，溫瘧寒熱病也，故刺脈輸五十九病也。轉筋於陽，理其陽，卒鍼之，轉筋於陰，理其陰，皆卒鍼。轉筋刺四也，太陽轉筋，卽以矯鍼刺陽筋，六陰轉筋，還以矯鍼刺其陰筋也。徒水，先取環谷下三寸，以鏃鍼之，已刺而鍼之，筒而內之，入而復之，以蓋其水，必堅束之，緩則煩悶，束急則安靜。閉日一刺之，水盡乃止。飲閉藥，方刺之時，徒飲之，方飲無食，方食無飲，無食他食，百卅五日。鍼肝元反。此水刺法，五也，環谷當是齊中也，齊下三寸，關元之次也，關元內側引水，水去人虛，當堅束身令實，復飲補藥，飲之與食相去兩過，隨日刺之，不可頓去水盡，乃止，若如此法，一百卅五日乃得盡徒水也，故飲食也。著痺不去，久寒不已，卒取其里骨。此著皮刺，六也，卒也，急鍼疾上加，卒當爲鍼，刺無法也，里骨，謂臭著痺病里之骨，名曰里骨，以其痺深，故取此骨也。爲肝脹，中不便，取三里，盛寫之，虛補之。肝脹刺七也，肝脹，腹脹也，脹疼爲要也。

癘風者，案刺其脈上，以刺，以免鍼免其處，按出其惡氣，血盡乃止，常食方食，無食他食。此癘風刺，八也，案無作反，飲也，刺病風脈上也，已復出惡，之鍼，以免其處，去鍼以手按之，出其惡氣，食如熱法也。腹中常鳴，氣上衝胸，喘不能久立，邪在大腸，刺賁之原，巨虛上廉三里。大腸氣上衝，刺九也，大腸手陽明脈，絡肺下肩，屬大腸，故邪氣在大腸，獨手陽明脈上，獨脾，不能久立也，賁隔也，隔之脈出尻尾也，巨虛上廉，與大腸合，以是陽明上連手陽明，故取巨虛上廉，並取三里也。少腹控睪，引腰脊，上衝心，邪在小腸者，連睪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動肝，散於目，結於脊，故取之胃原以散之。小腸上衝，刺十也，案香禹，小腸傳脊，左環葉裏，其注於膀胱者，外傳於脊上，小腸之脈，絡心循咽，下膈抵胃，屬小腸，故得連睪系，屬於脊，貫肝肺，絡心系也，是以邪氣客小腸，氣盛則厥逆上衝腸胃，動於肝，氣散於脊，結於脊也，取胃原，胃原脉脈也，脊上一寸五分也。刺太陰以予之，小腸脈貫肝，故取肝脈，是臨五輸，按前病之穴。取厥陰以下，小腸脈貫肝，故取肝脈，是厥陰，按前病五輸之穴也。取巨虛下廉以去之。巨虛下廉，與小腸合，故取之。按其所過之經以調之。調所過之經，補寫之。善歐，歐有苦，長太息，心中澹澹，恐人將捕之，邪在膽，逆在胃，膽液泄則口苦，胃氣逆則歐苦，故曰歐膽者，取三里以下胃氣逆，刺少陽血絡，以閉膽部，調其虛實，以去其邪。口苦刺十一也，長太息者，太息長也，膽絡之病，恐懼，故如人將捕之也，邪在膽者，熱邪在於膽中，溢於苦汁，胃氣因逆，歐膽口苦，名曰膽癉，故取三里，以下胃之逆氣，取陰脈少陽，調其虛實，以去熱邪也。飲食不下，鬲塞不通，邪在胃管，在上管則刺抑而下，在下管則散而去之。飲食不下，刺十二也，邪在胃管，則令膈中氣塞不通，飲食不下之候，邪在上管，刺胃之上口之穴，抑而下之，邪在下管，刺胃之下口之穴，散而去之也。少腹病盛，不得小便，邪在三焦，約而不通，故少腹盛，不得大小便，可刺足太陰大絡及足厥陰孫絡，結聚之血，可刺去之，又刺腰上及取胃管，並刺三里也。視其形，聽其動靜者，持氣口人迎，專務不敗，賜一其形也，移神在脈，則聽動靜也，氣口則手太陰寸口脈，人迎則足陽明人迎脈也。視其脈堅且盛，且滑者，病日進，脈濡者，病持下，諸經實者，病三日已，氣口候陰，人迎候陽，氣口藏脈，故候陰也，人迎府脈，故候陽也。刺家不診，聽病者言，在頭疾頭痛，爲藏鍼之刺，至骨病已，無傷骨肉及皮，皮者道也，陽刺，入一傍四。不診刺十五也，所刺之家，病人自知病之所在，不復須診，更不診，卽爲鍼之，故曰藏鍼，藏鍼之法，刺至骨部，不得傷於骨肉皮部，皮者乃是取其刺骨肉之道，不得傷餘處也，刺頭病者，頭爲陽也，甚惡入腦，以爲頭疾痛病，故陽刺之法，正內一傍內四，療氣博大者也，本作臨刺者，字誤耳。治寒熱深專者，刺大藏，迫藏，刺背輸，寒熱刺十六也，大藏，肺藏也，肺藏之法，刺至骨部，不得傷於骨肉皮部，皮者曰大藏，刺肺寒熱之法，近藏刺之刺於背輸，迫近也。刺之迫藏，藏會腹中，寒熱氣去而止，與刺之腰，發藏而洩出血。刺背輸迫藏，刺之使藏會通，腹中寒熱氣盡乃止，並刺腰中，淺發其藏氣，出其血也。治癰腫者，刺癰上，視癰小

大深淺刺，大者多血，深之必端內意，爲故止。謂鍼刺，十七也。刺鍼之法，當鍼上刺之大者深之小者淺之便端內意，以出血爲故，謂故無疑邪反。病在小腹者，有積，刺腹齊以下至少腹而止。刺俠脊，刺兩髆四椎間，刺兩髀髀季脇肋間道，腸中熱下氣已。直積刺，十八也。髀者，腿反。脇骨兩箱也。少腹傍脊下連尾系，外傳於脊，故小腹有積，刺於脊腹下至少腹，並脊椎間及季肋間也。病在小腹痛，不得大小便，病名曰疝，得之寒，刺少腹兩股間，刺腰髎骨間，刺而多之。靠炅病已也。靠口化反，痛疝刺，十九也。得寒者，得之於寒，多刺此五處，得熱便愈也。炅音桂也。病在筋，筋節痛，不可以行，名曰筋痺，刺筋上爲故，刺分間，不可中骨也。病起筋炅，病已止。筋痺刺，廿也。筋給諸節，故筋痺諸節皆痛，不可中其骨節，以病起筋所以筋熱已止也。病在肌膚，盎痛，痛痺傷骨寒淫，刺大分小分，多發鍼而深之，熱以爲故。炅膚痺刺，廿一也。寒淫之氣，若於風中，名曰肌痺，可刺肉之大分小分之間也。無傷筋骨，傷筋骨痛發，若發諸分盡熱，病已止。刺肌肉分者，不得傷骨筋之節，傷筋骨之節，發爲痺也。刺肌痺者，若得諸分肉間盡熱，即病已也。病在骨，骨重不可舉，骨髓痠痛，寒氣至，名曰骨痺，刺廿二也。邪若在骨，直痠痛，名曰骨痺，刺之無傷脈肉之節，至得刺其骨節大小分間也。病在諸陽脈，且寒且熱，諸分且寒且熱，名曰狂，刺之虛脈，視分盡熱，病已而止。狂病刺，廿三也。陽并陰，則太陽等，故曰諸陽脈，身及四支諸分，且有寒熱，名之爲狂，刺法補其虛脈令分分皆熱，得平病也。病初發時，一發不治，日一發不治，四五發，名曰癉，病刺，廿四也。一發不察者，謂得刺病，一盛發已，有盛數時不發，不察之者，後更發時，有一日一發，不察之者，後更發時，一日之中，四五度發之，名曰癉，刺法得其發已，刺諸分諸脈，以鍼補其發時，一日之中，四五度發之，名曰癉，刺法得其發已，刺諸分諸脈，以鍼補其發時，不察之者，病已有本，爲月一發也。病風，且寒且炅，一日數過，先刺諸分理絡脈，汗出且寒且熱，三日一刺，百日而已。寒熱刺，廿五也。風皮膚寒熱，一日數皮，寒熱並汗出，諸分脈絡脈，復且寒且熱，三日一刺分刺也。病大風，骨節重，鬚眉隨落，名曰大風，刺肌肉爲故，汗出百日，刺骨髓，汗出百日，凡二百日，鬚眉生而止。大風刺，廿六也。刺肌肉之節，及骨髓節，各鍼百日，二百日已，以鬚眉生爲限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四 補寫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天忌
本神論
眞邪補寫
虛實補寫
虛實所生

天忌

黃帝問於岐伯曰：用鍼之服，必有法則焉。今何法何則，岐伯曰：法天則地，合以天光。服，事也。光，謂三光。黃帝曰：願卒

35A

聞之，岐伯曰：凡刺之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八正之氣，氣定乃刺之。定者，候得天地正氣日定，定乃刺之。是故天溫日明，則人血淖液而衛氣浮，故血易寫，氣日行；天寒日陰，則人血凝泣而衛氣沈也。淖大卓反，謂甚也，謂血甚苦遲檢也，物氣行於脈中，故隨寒溫而邪浮沈泣澀泣音澀。月始生，則血氣始精，衛氣始行；血氣者，經脈及絡中血氣者也，衛氣者，謂是脈外衛經行氣也，精者，謂月初氣生故曰精也，但衛氣營行兩言始行者，亦謂月生，邪曰始行也。月郭滿，則血氣盛，肌肉堅；脈中血氣及肉皆隨月盛也。月郭空，則肌肉減，經絡虛，衛氣去，形獨居，是故所以因天時而調血氣者也。組脈之內，孫氣隨月皆虛，組絡之外，衛之陽氣，本隨月虛，故邪得乘虛，故曰去，去無氣也，形獨居者，血氣與衛雖去，形猶在故曰獨居，故曰血氣在於時也。是故天寒無刺，天溫無疑，天溫氣涼，故可刺之不須疑也。月生無寫，月滿無補；月生血氣始精，衛經脈之虛，故不可寫；月滿人氣皆盛，則之實實，故不可補也。月郭空無療，是謂得時而調之。無療者，療之亂調，故無療也，是謂得時法也。因天之序，盛虛之時，移光定位，正立而待之。正立待之，側其氣也。故曰：月生而寫，是謂藏虛；月生藏之血氣衛，故刺之益虛也。月滿而補，血氣揚溢，經有留止，命曰重實。揚溢經也，月滿則之經經流血，故曰重實也。月郭空而治，是謂亂紀。陰陽相錯，真邪不別，沈以留止，外虛內亂，淫邪乃起。月郭空者，天光滅也，肌肉並經絡及衛氣，陰陽皆虛，真邪氣交錯相似不能別，無療之則邪氣沈留於脈外虛經脈內亂，於是淫邪得起也。黃帝曰：星辰八正何候，岐伯曰：星辰者，所以制日月之行也。日月之行，度有以廿八宿為制度也。八正者，所以候八風之虛邪，以時至者，四時者，所以分春秋冬夏之氣所在，以時調之也。以八方正位，候八風虛邪之風也，四時者，分別時之氣為四時，以調血氣也。八正之虛邪，而避之勿犯也，以身之虛，而逢天之虛，兩虛相感，其氣至骨，入則傷五藏，工候救之，弗能傷也，故曰天忌不可不知也。邪及血氣年加骨虛，故曰身之虛，虛與虛邪相感，寫病入深，故取於骨，傷五藏也，故天候之以防，故曰天忌也。黃帝曰善。

本神論

黃帝曰：其法星辰者，余以聞之，願聞法往古者也。帝問師古，稽生之道。岐伯曰：法往古者，先知械終也。往古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知可制械器稽生，故利之道。驗於來今者，先知日之寒溫，月之盛虛也，以候氣之浮沈，而調之於身，觀其立有驗也。制械器之日，須驗於來今者，由先知寒溫盛虛，以候氣浮沈，大用制調之，以取其驗也。觀於冥冥者，言形氣營衛之不形於外，形之居處，血氣藏營衛之行，不見於外，故曰冥冥也。而工獨知之，以與日之寒溫，月之盛虛，四時氣之浮沈，參伍相合而調之，工常先見之，然而不形於外，故曰：觀於冥冥焉。

以下別裏也，工人以神得彼形氣營衛之妙，不可知者，參伍相合，調之符合，外不知，故曰觀冥冥。通於無窮者，可以傳於後世。無窮者，謂血氣之妙也，有通之者，可傳於萬代，不通之者，以教生人，故不能傳也。是故工之所以異也，然形不見於外，故俱不能見之。良工觀於冥冥，所知妙，俱不可知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故曰冥冥，若神髣髴。其冥之道，非直目之不可得見，亦非舌所得之味，若能以神髣髴，是可得也，此道猶是黃帝之玉繩內象，迎之於髣髴。虛邪者，八正之虛邪氣也。正邪者，身形飢，若用力，汗出腠理開，逢虛風，其中入微，故莫知其情，莫見其形。日中無蔽曰風，風及井川虛，因風得入，虛風入時難知，故曰冥其也。上工救其萌芽，必先知三部九候之氣，盡調不敗救之。萌芽未病之病，病之後也，先知三部九候調之，即察其微，故不敗也。故曰：下工救其已成者，言不知三部九候之氣，以相失，有因而疾敗之。疾者，言其速也。知其所在者，知診三部九候之病脈，處而治之，故曰守其門戶焉。莫知其情，而見其邪形也。但察三部九候，得其病脈，見其邪形，即便察之，以守其門，更下須問其情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補寫，未得其意，岐伯曰：寫必用方，方者以氣，方盛也，以月方滿也，以日方溫也，以身方定也，以息方吸也，而內鍼。方正也，氣正盛時，月正滿時，日正溫時，身正安時，息正吸時，此之五正，是內鍼時也。乃復候其方吸，而轉鍼之。此之一正，是乃轉鍼時也。乃復候其方吸也，而徐出鍼，故曰寫必用方。其氣乃行焉。此之一正，是出鍼時也，當用七法，即邪氣行出也。補者，必用其員者行也，行者移也，刺必中其營，復以吸也。員之與方行鍼實實也，行補之法，刺中營氣，留鍼補也，因吸出鍼移氣，使氣實也。故員與方也，排鍼也。員之與方行鍼之法，皆抑排鍼為補寫之。幾神者，必知形之肥瘦，營衛血氣之盛衰，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隨幾也。幾神之道，一者，須知形之肥瘦，二者，須知營衛二氣所行得失，三者，須知經絡血有盛衰，知此三者，調之神自發矣。黃帝曰：妙哉論也，妙者，言得其神之精妙者也。辭合人形於陰陽四時，虛實之應，冥冥之期，其非夫子，孰能通之。言衆妙之辭，以人形合於陰陽，一也，合於四時，二也，合於虛實，三也，合於冥冥，四也，非夫子，孰能極妙之通，孰能為此論也。然夫子教言形與神，何謂形，何謂神，願卒聞之。知形氣盛，知神氣衰，願卒其辭，故須聞之。岐伯曰：請言形，形乎形者，言唯知病之形與形，不見其妙，故曰冥冥也。同其所痛，察之於經，茲然在前。言但無知同病所以診察診脈，何能知其病之在前。按之不得，復不知其情，故曰形。按人知寸口，不知病情，故但知形。黃帝曰：何謂神，岐伯曰：請言神，神乎神，不耳聞目明，心開為志先。能知心神之妙，故曰神乎神也，神知聞既非耳目所得，唯是心思開於志慮之先耳。茲然獨悟，口弗能言，神得內明，言名之所不能及也。俱見獨見，衆庶俱見，兩工獨見。適若昏，昭然獨明，若風吹雲，故曰神。適將若在昏中，昭然獨明，又解起蓋除，若風吹雲，如斯得者，因謂之神也。三部九候為之原，九鍼之論不必存。三部九候為神得之原，九鍼之論，雖同是行鍼，不必存

眞邪補寫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九鍼九篇。夫子乃因而九之。九九八十一篇。余盡以通其意矣。八十一篇者。此經之數。所知之者。鍼數也。經言氣之盛衰。左右傾移。以上調下。以左調右。有餘不足。補寫於榮輸。余皆以知之矣。言前所知者中義也。此皆營衛之氣。傾移虛實之所生也。非邪氣之從外入於經也。余願聞邪氣之在經也。其病人何如。取之奈何。言前八十一篇。所說之義。與余所與者。經所說。唯滿十二經脈。營衛二氣。自相傾移。虛實所生。不言外邪入經爲病。故今請之。岐伯對曰。夫聖人之起度數也。必應天地。起於人身法度。以應天地也。故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天地和溫。則經水安靜。天寒地凍。則經水凝澄。天暑地熱。則經水沸。卒風暴起。則經水波涌而隴起。言天地陰陽氣之度數也。夫邪之入於脈也。寒則血凝澀。暑則氣血淖澤。言人之身。隨寒暑度數。虛邪因而入客也。亦如經水之得風也。因暑之時。腠理開發。邪得入也。邪入脈脈。如風動水也。經之動脈。其至也。亦時隴起。十二經之動脈。至於動處動也。邪氣至時。亦皆有波隴波隴者。邪氣盛正氣。其行於脈中。循循然。牛羊反。牛羊之橫水。猶車行也。邪循脈行曰循。有本作順。非也。其至寸口也。時大時小。大則邪至。小則平。邪氣衝擊氣。至於寸口。故太陰脈大。無邪則太陰脈和平。故曰小也。其行無常處。在陰與陽。不可爲度。尺脈當陰寸口當陽。今死入變當兩脈知。故不可爲度也。循而察之。三部九候。卒然逢之。蚤遇其路。殷則內鍼。無令氣忤。春秋冬三部九候。於九候之中。卒然逢之。知病處所。即於可刺之次以指按之。令得通。因刺人脈氣內鍼。無令邪氣能逆忤之也。靜以久留。無令邪布。吸則轉鍼。以得氣爲故。候呼引鍼。呼盡乃去。大氣皆出。故命曰寫。靜留鍼於穴中。持之勿令邪氣散布。餘處。因病人吸氣時。轉鍼。待邪氣至。散皆盡已。徐引出鍼。邪之大氣皆盡。因名寫也。黃帝曰。不足者補之奈何。岐伯曰。必先捫而循之。先上下捫摸。知病之所在。一。切而散之。以指揣切。令邪氣不聚。二。推而按之。推而令動。以手壓按。三。彈而怒之。以指彈之。使其鍼起四也。搔而下之。以手搔摩。令其血氣得下。一曰鍼已。引皮用門。使神氣不出。鍼氣正氣。七也。鍼之先後。有此七法。通而取之。切按搖而氣得通已。然後取之。六也。外引其門。以閉其神。疾出所貴之者。以得當期。呼盡內鍼。內鍼。至分寸處也。一呼一內。故曰呼盡。靜以久留。以氣至爲故。如待所貴。不知日莫。候氣如待情之當愛護。勿令洩也。其氣以至。適人自護。其正氣已至。適人自護。候吸引鍼。氣不得出。各在其處。推闔其門。令神氣存。故命曰補。候病人吸氣。按引其鍼。即不得使正氣洩。令各在其所虛之處。速閉其門。因名曰補。寫必吸入呼出。欲洩其邪氣也。補必呼入呼出。欲閉其正氣不令出也。黃帝問於岐伯曰。候氣奈何。岐伯曰。夫邪氣去絡入於經也。合於血脈中。其寒溫未和。如涌波之起也。時來時去。故不常在。故曰。方其來也。必按

而止之。止而取之。無逢其衝而寫之。外邪入身。先至皮毛絡中。留而不出。出絡入經。其入經也。與經中血氣共合。邪之寒溫。未與正氣相爭。逢波涌而起。去來不常居也。故候逢之。按使止而不動。然後以鍼刺之。不得刺其經脈。寫法此之不聽逢逢之陣。眞氣者。經氣。經氣大虛。故曰其來不可逢。此之謂也。經氣者。謂十二經脈正氣者也。正氣大虛。與邪俱至。宜按取邪氣刺之。不可逢而刺也。故曰。候邪不審。大氣已過。寫之則眞氣脫。脫則不復。邪氣復至。而病益甚。故曰。其往不可追。此之謂。候邪大氣不審。按之不審。刺之則脫眞氣。邪氣更至。病益甚。故曰邪氣往而不可追也。不可挂以髮者。待邪之至時。而發鍼寫矣。若先若後者。血氣已盡。其病不下。故曰。知其可取。如發機。不知其可取。如扣椎。故曰。知機之道。不可挂以髮。不知機者。抑之不發。此之謂也。以喻變挂機。發遠而往。言氣至智者。變鍼亦爾。不失時也。黃帝問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此政邪也。疾出以去。盛血而復其眞氣。虛亦是邪。故補亦稱政也。寫絕之法。不可久留。疾出其鍼。去其盛血。復其眞氣也。此邪新客。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溫血也。刺出其血。其病立已。黃帝曰善。定處稱爲病也。但絕也。邪之新入。未有定處。有絕血刺去病愈。黃帝問於岐伯曰。眞邪以合。波隴不起。候之奈何。問言眞邪未合。有波隴起。未知眞邪已起。其氣何如也。岐伯曰。審捫以候人。調之中府。以定三部。是脈陰天。足少陰地。足太陰人。以候肝腎脾胃三種地也。手太陰天。手陽明地。手少陰人。以候肺胸心三種人也。兩組脈之天。兩組脈之地。耳前脈之人。以候頭角口齒耳目三種天也。中府。五藏也。欲調五藏之氣。取定天地人三部九候也。故曰。刺不知三部九候病脈之處。雖有大過。且至工不能得禁也。誅罰無罪。命曰大惑。病脈之處。即是九候經絡。邪之居脈。以不知病脈。則雖有死過之醫。至工之醫。亦不能禁也。殺罰生人。不知氣過。稱曰大惑。不知三部九候大惑。邪有六種也。反亂大經。眞不可復。亂經損眞。邪之一也。用實爲虛。以邪爲眞。妄解虛實。邪之二也。用鍼無義。反爲氣賊。奪人正氣。義理也。用鍼不知正理。反爲氣賊。傷人正氣。邪之三也。以順爲逆。營衛散亂。鍼道爲順。鍼行爲逆。妄刺營衛。故令其亂。邪之四也。眞氣已失。邪獨內著。亡正得邪。邪之五也。絕人長命。予人天殃。故不知三部九候。不能長久。鍼殺生人。邪之六。絕人長命。又有三。不知三部九候。所以不知以身命合四時五行。絕人長命。二也。因不知合之四時五行。絕人長命。三。邪氣絕人長命。三也。長命者。謂邪新客來也。未有定處。推之則前。引之則止。逢而寫之。其病立已。言知三部九候。取之必效。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聞刺法言，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何謂有餘？何謂不足？雖聞之道，唯有補寫，余已聞然未悉之，故曰何謂也。岐伯對曰：有餘有五，不足又有五，帝欲何問乎？舉五數也。黃帝曰：願盡聞之。問五數也。岐伯對曰：神有餘有不足，氣有餘有不足，血有餘有不足，形有餘有不足，志有餘有不足。列五數也。凡此十者，其氣不等也。神氣血形志，各有補寫，故有十數，名曰不等。又此十種補寫攝理，以調氣從衍，無弱，故曰不等。黃帝問曰：人有精氣津液，四支九竅，五藏十六部，三百六十五節，乃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今夫子乃言有餘有五，不足亦有五，何以生之乎？九竅五藏以爲十四，四支合手足，故有十六部，如此人身之數，皆有虛實，有餘不足者，是亦衆多，未知生病其數何如也。岐伯對曰：皆生於五藏。五藏爲身之內主，用身所節，節理不盡，故曰皆生五藏也。夫心藏神，心藏脈者，心藏於脈以舍神，今藏神者，言所舍也。肺藏氣，肺藏氣者，肺藏於氣，氣以舍魄，今藏氣者，言其舍也。肝藏血，肝藏於血以舍魂，今藏血者，亦言其舍。脾藏肉，脾藏肉者，脾主於肉，故曰藏肉，非正藏內，脾於營以爲王也。脾藏營，營以舍意及志，二神以脾營血穀氣最大，故二神舍也。腎藏志，而此成形。腎藏志者，腎藏於精，精以舍志，今藏志者，言所舍也。腎有二枚，在左爲腎，在右爲命門，腎以藏志，命門藏精，故曰腎藏精者也。八十一難精亦名神，故有七神。又此五藏，心藏脈者，脈通經絡血氣者也。肺藏氣者，通營之血氣者也。肝藏血者，言其血有發臟之明也。五神藏於五藏而共成身形也。志意通，內連骨髓，而成身形五藏。意是脾神，通於營氣；志是腎神，通於三焦原氣，則使皆以內連骨髓，成身形及五藏，故志意者，所以御精神、收魂魄者也。五藏之道，皆出於經隧，

以行血氣。五藏之氣皆出於十二經隧之道，以行營衛血氣也。血氣不和，百病乃化變而生，於血氣故守經隧焉。營衛不和，百病還生血氣之中，故守經隧以調血氣也。

黃帝曰：神有餘不足何如？岐伯對曰：神有餘則笑不休，神不足則憂。神有餘不足，憂笑者神病候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神不定，則邪客於形，洒淅起於毫毛，未入於經絡也，故命曰神之微。以下言神病微也。夫神者，身之主也，故神順理而動用，其神必安，神安則體和，和則腠理閉密，腠理閉密則邪氣無如之何，故終天年而無不壽者也。若忘神任情，則哀樂妄作，作則喜怒動形，動形則腠理開發，腠理開發則邪氣襲入，入爲疾發，成百病，夭喪天年也。既不能善攝，病生者可除於晚微，故邪之初客於外，則始在皮毛，未入經絡，內與血氣交爭之於毫毛，名曰神之微病也。洫，腠毛孔也。水逆流曰泝，謂邪氣也。邪氣入於腠理時，如水逆流於洫也。黃帝問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神有餘，則寫其小絡之血，出血勿之深斥，毋中其大經，神氣乃平。斥，音亦反，推也。刺推也。神之有餘氣，故寫小絡出血也。斥者深刺，則傷其大經者也。神不足，視其虛絡，切而致之，刺而利之，毋出其血，毋泄其氣，以通其經，神氣乃平。神之不足用虛，故刺而不泄也。黃帝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按摩勿釋，著鍼勿斥，微即未病之病也。夫和氣之要，其先按摩之，以手按摩之，邪氣得泄，神氣得通，微邪得泄，何得須以鍼斥之。移氣足，神氣乃得復。黃帝曰：善。按摩使神氣至腠理，則邪氣復還失之也。黃帝曰：氣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氣有餘則喘欬上氣，不足則息利少氣。息利少氣，以肺氣不足，則出入易，故呼吸氣少而利也。血氣未并，五藏

安定，以下言其氣微也。皮膚微病，命曰白氣微泄。肺藏外主皮膚，內主於氣，今外言其皮膚，內言於氣之微，病五色氣中，肺爲白氣，泄者肺氣泄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氣有餘則寫其經隧，經隧者，手太陰之別，從手太陰走手陽明，乃是手太陰向手陽明之道，故曰經隧。隧，道也。欲寫藏府之經，故補寫之皆取其正經別走絡也。毋傷其經，寫其經隧別走之絡，不得傷正經者。毋出其血，毋泄其氣。寫太陰別走經隧者，不得出血氣泄也，所以寫隧實也。不足者則補其經隧，毋出其氣。刺太陰經之別走之絡，以補太陰，不令氣泄於外，所以補隧虛也。補隧經亦如此法也。黃帝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按摩勿釋，出鍼視之，曰我將深之，適人必革，精自伏，謂停鍼也。革，改也。夫人聞鍼至身，心欣從。聞病及鍼，情必改，人欣從而百體俱從，改革精志，必拒扞，則邪精消伏也。邪氣亂散，毋所伏息，邪氣伏已，邪精散於腠理，無由更聚也。氣泄腠理，真氣乃相得。黃帝曰：善。邪氣散洩，故眞氣無亂，所以相得也。黃帝曰：血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血有餘則怒，不足則悲。肝血有餘於肝，所以喜怒；血不足於目，所以多悲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孫絡外溢，則經有留血。言血邪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血有餘則寫其盛經，出其血。不足，則補其虛經。補其虛經，出血所以不怒，正補其虛，令不泄血，所以不悲，有本類其虛經也。內鍼其脈中，久留，血至脈大，疾出其鍼，毋令血泄。內鍼足厥陰脈中，血至鍼下，蒙而脈大，疾出其鍼，無令血洩，所以補疾也。黃帝曰：刺留血奈何？岐伯對曰：視其血絡，刺出其血，無令惡血得入於經，以成其病。黃

帝曰：善。刺去血脈，無令惡血入經中，故去血邪病也。黃帝曰：形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形有餘則腹脹，涇溲不利，不足則四支不用。形者，身之外狀名形，形是體，肉名也。四支不用也，有本經溲者，經即婦人月經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肌肉蠕動，命曰微風。蠕動者，以其虛受風，動腠內，故名曰微風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形有餘則寫其陽經，不足則補其陽絡。陽經，足陽明經及絡也，寫實陽經非也。黃帝曰：刺微奈何？岐伯對曰：取分肉閒，無中其經，毋傷其絡，可中分肉之閒，衞氣不可傷足陽明經絡之脈也。衞氣得復，邪氣乃索。黃帝曰：善。分肉之閒，衞氣行處，邪氣已散，衞氣復得也。索，散也。黃帝曰：志有餘不足奈何？岐伯對曰：志有餘則腹脹飧泄，志，腎神氣也。有餘即少陰脈滿，飲食不消爲飧泄也。不足則厥。足逆冷也。血氣未并，五藏安定，骨節有動。骨節間有邪爲微也。黃帝曰：補寫奈何？岐伯對曰：志有餘則寫然筋血者，出其血；不足則補其復留。然筋，足少陰脈在足內踝之下，名曰然谷，足少陰經脈然筋當是然谷下筋也。復留，足少陰經在足內踝上三寸，此二皆是志之脈穴，故寫然筋之血，補復留之氣。黃帝曰：刺未并奈何？岐伯對曰：即取之，毋中其經，以邪乃能立虛。黃帝曰：善。未并者，志微病，以刺是微，未中於經，但刺微氣所發之穴，邪氣立虛者也。

虛實所生

黃帝曰。余以聞虛實之形。不知其何以生。形狀也。虛實之狀已聞於上。虛實所生猶未知之。故復問也。岐伯對曰。氣血以并。陰陽相傾。氣亂於衛。血留於經。十二經脈衛氣也。十二經血行於經脈也。故曰血留也。血氣離居。一實一虛。血氣相并。離於本所居處。故各有虛實也。夫血氣者異名同類。相得成和。今既相并。一實一虛。虛實所生。是所由者也。血并於陰。血并足太陰及足少陰脈也。氣并於陽。乃為驚狂。氣并足陽明脈及足太陽脈也。血氣并經。故發驚狂也。血并於陽。氣并於陰。乃為炅中。血并足陽明。氣并足太陰脈熱中病也。炅熱也。血并於上。氣并於下。心煩惋善怒。血氣上奔心。故心煩悶而善怒謂陽同也。血并於下。氣并於上。亂而善忘。氣亂心。故善忘也。黃帝曰。血并於陰。氣并於陽。如是血氣離居。何者為實。何者為虛。血氣離居相并。未知二經虛實何定也。岐伯對曰。血氣者喜溫而惡寒。寒則泣不能流。溫則消而去之。是知氣之所并為血虛。血之所并為氣虛也。血之與氣皆喜溫惡寒。故有寒則凝而不流者。溫則消而去之。是以氣來并之以為血虛。血來并之以為氣虛也。黃帝曰。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今夫子乃言血并為虛。氣并為虛。是无實乎。人之所生。唯血與氣。今俱言血氣有虛不言其實。是為人之血氣不足。請申其實也。岐伯對曰。有者為實。无者為虛。故氣并則无血。血并則無氣。今血與氣相失。故為虛焉。血并則血有氣无。氣并則氣有血无。是以言虛不言其實。故在身未曾無血氣也。所言虛者。血氣相并相失為虛。相得為實也。絡之與孫脈俱輸於經。大絡孫絡俱輸血氣入於大經。則大經血氣俱實者也。血與氣并。則為實焉。血與氣并走於上。則為大厥。厥則暴死。氣復反則生。不反

則死。大經血氣皆實。走經以上以下無氣。故手足冷暴死也。手足還暖則生。不還則死也。黃帝曰。實者何道從來。虛者何道從去。虛實之要。願聞其故。血氣何道來入為實。何道去出為虛也。岐伯對曰。夫陰與陽。皆有輸會。陽注於陰。陰滿之外。藏府陰陽之脈皆有別走輸會相通。如足陽明從豐隆之穴別走足太陰。太陰從公孫之穴別走足陽明。故曰外也。陰陽勻平。以充其形。甲子一日一夜為旬。旬為期也。陰陽之脈五十營。無多少名曰勻平。勻平和氣以充身形也。九候如一。命曰平人。九候之脈不為損又不相反。故曰若一。稱為平人者得和平也。夫邪之生也。或生於陰。或生於陽。其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其生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陰五藏也。陽六府也。風雨寒暑外邪從外先至六府。故曰生於陽也。飲食起居男女喜怒內邪生於五藏。故曰生於陰也。黃帝曰。風雨寒暑之傷人奈何。岐伯對曰。風雨之傷人也。先客於皮膚。傳入於孫脈。孫脈滿則傳入於絡脈。絡脈滿乃輸於大經脈。血氣與邪并客於分腠之閒。其脈堅大。故曰實。此先言風雨二邪傷人。因虛汗出腠理開發。風雨之氣因客腠理。次入孫絡。次入大絡。次入大經。經所客之脈既且大。故稱實也。實者外堅充滿。不可按之。按之則痛。實者之皮外堅。按之則痛。以其氣實故也。黃帝曰。寒濕之氣傷人奈何。岐伯對曰。寒濕之中人也。皮膚收。肌肉堅。營血

澀。衛氣去。故曰虛也。夫言寒濕之氣也。前說氣上。後說氣下入。皆不言暑耳。寒濕中人。皮膚收。肌肉堅者。肌肉不營也。營血澀者。營氣血澀於脈中。故營血澀也。衛氣去者。寒氣去也。行。故曰澀也。衛去之處即為虛也。虛者聶辟。氣不足。血澀。聶謂輒反分肉閒氣。衛氣不足也。按之則氣足以溫之。故快然而不痛。黃帝曰。善。分肉之閒。衛氣聚。按之益氣。所以氣足又溫。故快然也。陰之生實奈何。岐伯對曰。喜怒不節。則陰氣上逆。上逆則下虛。下虛則陽氣走之。故曰實。人有喜怒不能自節。故怒則陰氣上。陰氣上則上實。上實則下虛。下虛則陽氣乘之。故名為陰實也。黃帝曰。陰之生虛奈何。岐伯對曰。喜則氣下。天喜則氣緩。氣緩則氣下。此非陽之喜也。喜則氣和。志達營衛之行通利。故緩而下也。悲則氣消。消則脈虛。因寒飲食。寒氣熏滿。則血澀氣去。故曰虛。夫人悲者則心系急。肺布葉舉。而上焦不通。營衛不行。熱氣在中。故氣消。脈虛也。又因寒飲食。寒氣熏滿之。血澀其氣將去。故為虛也。黃帝曰。經言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余以聞之矣。不知其所由然。六府主外。為陽。故陽虛外寒也。五藏主內。為陰。故陰虛內熱也。府虛者。陰氣乘之。故外寒也。藏虛者。陽氣乘之。故內熱也。虛實余已聞。然未知所由然也。岐伯對曰。陽受氣於上焦。以溫皮膚分肉之閒。今寒氣在外則上焦不通。上焦不通則寒獨留於外。故寒慄。陽衛氣也。衛出上焦。上焦行陽廿五周。以溫皮膚分肉之閒。今寒邪陰氣在外。陽虛陰乘。獨留於外。故外寒也。黃帝曰。陰虛生內熱奈何。岐伯對曰。有所勞倦。形氣衰少。穀氣不盛。上焦不行。下脘不通。胃熱熏中。故內熱。內熱之病所由有五。一謂有所勞倦。形氣衰少。二謂穀氣不盛。三謂中焦不行。四謂下脘不通。五謂胃

脘下口也。有此五種。胃熱熏中。故內熱也。黃帝曰。陽盛而外熱奈何。岐伯對曰。上焦不通利。皮膚緻密。腠理閉塞。衛氣不得泄越。故外熱。外熱之所由有三。上焦出氣之處不通利。一也。皮膚緻閉。腠理閉塞。二也。衛氣不得泄越。於腠理。三也。有此所由。故外熱也。黃帝曰。陰盛而生內寒奈何。岐伯對曰。厥氣上逆。寒氣積留於胸中而不寫。不寫則溫氣去。寒獨留則血凝澀。血凝澀則脈不通。其脈盛大以濇。故中寒。中寒有四。一則寒厥積胸。二則溫去寒留。三則血凝脈不通。四則脈大濇。有此所由。故寒中也。黃帝曰。陰之與陽。血氣以并。病形以成。刺之奈何。問刺已成之病。岐伯對曰。刺此者取之經隧。取血於營。取氣於衛。用形哉。因四時多少高下。刺已成病。法有三別。一則刺於大經別走之道。隧道也。別走之道。通經之道也。二則刺於脈中營血。三則刺於脈外衛氣。用鍼之狀。須因四時之氣。量病輕重。鍼多少又須量病高下所在。取之令中。不得輒傷之爲也。黃帝曰。血氣以并。病形以成。陰陽相傾。補寫奈何。岐伯對曰。寫實者。氣盛乃內鍼。夫寫者以其邪氣實盛。故須寫也。仍以氣之令下。然後寫之。不虛何寫。故曾無寫之理者也。鍼與氣俱內。以開其門。如利其戶。鍼與氣俱出。精氣不傷。邪氣乃下。外門不閉。以出其病。搖大其道。如利其路。是謂大寫。必切而出。大氣乃屈。人之邪氣。

身上有孔門皮皆入通於肺肝呼氣之時有孔門皮氣皆從心肺而出比諸之呼吸也鼻謂孔呼明人皮氣皆從氣俱入內也鼻謂得入已鼻大其穴因呼出鼻故鼻與邪氣俱出鼻得正氣也

黃帝曰補虛奈何岐伯對曰持鍼勿置以定其意持鍼勿置於肉中先氣安神定意然後下鍼若鍼有邪氣出之時內鍼鍼令有氣從鍼而入意既氣鍼下氣之虛實有氣皆不得知故須定意也

候呼內鍼人之呼氣身上有孔其氣皆出故所鍼孔氣出之時內鍼鍼令有氣從鍼而入不從氣出所以失呼內鍼者也

氣出鍼入鍼空四塞精無從去呼氣出時鍼入空者鍼失鍼空四塞不失正氣也

方實而疾出鍼氣入鍼出方正也鍼氣正實疾出鍼熱不待深失血者多者得鍼補還轉也疾出鍼鍼下鍼氣不得轉也

閉塞其門邪氣布散精氣乃得存動無後時出鍼已去鍼邪不出鍼自然布散精亡鍼氣病在無病鍼於後時也

近氣不失遠氣乃來是謂追之行補之時非其補處近氣不失遠氣非來至此集也已虛之氣引令實故曰追也

黃帝曰夫子言虛實有十生於五藏五藏五變耳夫十二經脈皆生百病今夫子獨言五藏夫十二經脈者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有病必後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何以合之藏腑氣大也經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穴第三百六十五穴所失之病皆多非唯五藏五藏為主十經虛實者

岐伯對曰五藏者故得六府六府表裏經絡支節各生虛實內有五藏外有六府府藏能表裏支節是生虛實其失各多不相通也

識其病所居隨而調之病在血調之脈病在氣調之衛病在肉調之分肉病在筋調之筋病在骨調之髓病在皮調之皮膚之調者調於五藏所生脈衛分肉筋骨皮膚也

病在骨本鍼藥熨本病也病痺在骨當鍼深之至骨出鍼以藥熨之以骨病病深故也熨法上篇已說也

病不知其所痛而腸為上痛骨病不定知於病之所在者可取足少陰腸腸屬腎腎主骨者也上者腸也

身形有痛者九候其病則繆刺之痛者為左右者則當繆刺也

病在於左而右脈病者則巨刺之病在左脈是右脈病也

必謹察其九候鍼道備矣寸口之脈以為九候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五 偽案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熱病決

熱病說

五藏熱病

五藏論

癰解

三痿

十二經

熱病決

黃帝問於岐伯曰：今夫熱病者，皆傷寒之類也。夫傷寒者，人於冬時，溫室溫衣，熱飲熱食，腠理開，快意受寒，腠理因閉，寒溫其... 寒極為熱，三陰三陽之脈，五藏六府受熱為病，名曰熱病。斯之熱病，本因受寒傷多，亦為寒氣所傷，得此熱病，以本為名，故稱此熱病傷寒類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為溫病也。其病夏至前發者名為病溫，夏至後發者名為病暑也。或愈或死，皆以病六七日閒，陰陽二經同感，三日而遍，藏府營衛不通，復得三日，故極後三日，所以六七八日閒死也。其愈皆以十日以上，何也？不知其解，願聞其故。其不至藏府兩感於寒者，至第七日，即太陽病衰，至九日三陽病衰，至十日太陰病衰，至十二日三陰三陽等病皆衰，故曰其愈皆十日以上，其理未通，故請聞之也。

岐伯對曰：巨陽者，諸陽之屬也。巨，大也。一陽為紀，少陽也；二陽為衛，陽明也；三陽為父，太陽也。故足太陽者，三陽之長，故曰諸陽之屬也。其脈連於風府，故為諸陽主氣。人之傷於寒也，則為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足太陽脈，直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其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則太陽之氣過風府也。諸陽者，督脈陽維脈也。督脈，陽脈之海；陽維，維諸陽脈，總會風府，屬於太陽，故足太陽脈為諸陽主氣。所以人之病傷於寒者，稱為熱病者也。先發於陽，後發於陰，雖熱甚不死；陰陽兩感，陰陽氣俱感，者不免死也。

黃帝曰：願聞其狀。岐伯曰：傷寒一日，巨陽受之，故頭項腰脊皆痛。寒之傷多極為熱者，初病發日，必是太陽受熱之處病，故曰一日太陽受之。所以一日陽明少陽不受熱者，以其太陽主熱，又傷寒熱加，故太陽先病也。頭項腰脊，是足太陽脈所行之處，故皆痛也。二日陽明受之，陽明主肉，其脈俠鼻絡於目，故身熱而鼻乾，不得臥。陽明二陽，故次受病。脾之太陰主肌，胃之陽明主肉。其脈從鼻絡目內眥下行，入齒至手陽明下臂大腸上俠鼻孔，故病身熱鼻乾不得臥也。三日少陽受之，少陽主骨，其脈循脅絡於耳，故胸脅痛耳聾。肝足厥陰主筋，三焦手少陽與膽足少陽合，膽說骨府，表裏皆主骨，足少陽起目兌眥，入絡耳中，下循胸脅下至於足；手少陽脈屬三焦，從耳後入耳中，故病耳聾胸脅痛也。三經皆受病而未入通於府也，故可汗而已。三經，三陽經也。熱在三陽經中，未滿三日，未至於府，當以鍼藥發汗而已。三經之病三日外至府，可以湯藥洩而去。四日太陰受之，太陰脈布胃中，絡於嗌，故腹滿而嗌乾。一陰為獨使，厥陰也；二陰為雌，少陰也；三陰為母，太陰也。太陰為大，故先受熱。太陰脈從足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俠咽連舌本。手太陰起於中焦，下絡大腸，故腹滿嗌乾也。五日少陰受之，少陰脈貫腎絡肺，繫舌本，故口熱舌乾而渴。足少陰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俠舌本，故口熱舌乾而渴也。六日厥陰受病，厥陰脈循陰器而絡於肝，故煩滿而囊縮。足厥陰脈，環陰器，抵於少腹，俠胃屬肝絡膽，故煩滿囊縮也。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病，營衛不行，府藏不通，則死矣。三陰三陽藏府皆病，營衛閉塞，故至後三日而死。不兩感者，至第七日太陽病衰，至第九日少陽病衰也。其不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病衰，頭痛少愈；八日陽明病衰，身熱少愈；九日少陽病衰，耳聾微聞；如此兩感。十日太陰病衰，腹減如故，則思飲食；太陰脾主穀氣，故病愈腹減思飲食也。十一日少陰病衰，渴止不滿，舌乾已而欬；足少陰脈入肺，俠舌本，故病愈渴止，舌乾已也。欬者，肺氣通也。十二日厥陰病衰，囊縱少腹微下，厥陰之脈病愈，大氣已去，故囊縱也。

大氣皆去，病日已矣。至十二日，大熱之氣皆去，故所苦日瘳矣。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之各通其藏脈，病日衰已矣。量其熱病在何藏之脈，知其所在，即於脈以行補寫之法，病衰矣。其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洩而已。未滿三日，熱在三陽之脈，皮肉之間，故可汗而已也。三日以外，熱入藏府之中，可服湯藥洩而去也。

黃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之，故有所遺。若此者，皆病已衰而熱有所藏，因其穀氣相薄，而熱相合，故有所遺。強，多也。遺，餘也。大氣雖去，猶有殘熱在藏府之內外，因多食，以穀氣熱，與故熱相薄，重發熱病，名曰餘熱病也。黃帝曰：善。治遺奈何？岐伯曰：視其虛實，調其逆順，可使必已。逆者療已，順者補已。陰虛補之，陽實寫之，必使其愈，以為工也。黃帝曰：病熱當何禁？岐伯曰：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肉熱過穀，故少食肉則復也；熱少肉，故多食為遺也。

黃帝曰：其兩感於寒者，其脈應與其病形如何？足太陽足少陰表裏共傷於寒，故曰兩感。冬日兩感，則以為病者，脈之應乎，及病成形，其事何如也。岐伯曰：兩傷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冬感寒邪，陰陽共感，至其發時，亦同時發也。故至春發，一日則太陽少陰俱病也。足太陽上頭，故頭痛也。手少陰上俠咽，足少陰俠舌本，手太陽絡心循咽，故令口乾。手少陰起於心中，足少陰絡心，手太陽絡心，故令煩滿。病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食讝言；讝言，反多言也。手陽明屬大腸，足陽明屬胃，足太陰脾絡胃，手太陰絡大腸循胃，故令腹滿身熱不食多言也。病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則不知人，手足少陽皆入耳中，故令耳聾。足厥陰環陰器，足少陽繞毛際，手少陽屬三焦，故令囊縮厥也。手少陽布膻中，足少陽下胸中，足厥陰循喉嚨之後，手厥陰起胸中，屬心包，故令漿水不下，不知人也。六日而死。三陰三陽俱病，氣分已竭，三日皆極，故六日死也。

黃帝曰：五藏已傷，六府不通，營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氣分極者，藏府營衛停塞，後三日死，其故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之長也，其氣血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乃盡，故死。胃足陽明脈主穀血氣，強盛，十二經脈之主，餘經雖極，此氣未窮，雖不知人，其氣未盡，故更得三日方死也。

熱病說

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溫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病名為何？岐伯曰：病名陰陽交，交者死。汗者，陰液也；熱者，陽盛氣也。陽盛則發汗，汗出則熱衰。今出汗而熱不衰者，是陽邪盛，其復陰起，兩者相交，故名陰陽交也。黃帝曰：願聞其說。請說陰陽交爭死之所由。岐伯曰：人所以汗出者，皆生於穀，穀生於精。今邪氣交爭於骨肉而得汗者，是邪卻而精勝，精勝則當食而不復熱。熱者邪氣也，汗者精氣也。今汗出而輒復熱者，是邪勝也。精者，穀之精液，謂之汗也。傷寒邪氣，謂之熱也。今邪氣與精氣交爭於骨肉之間，精勝則邪卻，邪勝則精消，今雖汗出而復熱者，是邪氣勝也。

故致死也不能食者精毋輝也而留者其血可立而傷也熱邪鬱蒸精液氣血精液氣者唯有熱也輝熱也其熱留而不去者其五臟六腑皆可傷之能食也是夫熱論曰汗出而脈尚躁盛者死今脈不與汗相應此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夫汗出則可脈靜今汗出脈猶躁盛是為邪勝明矣狂言者是失志失志者死志者記也胃之神之胃間動氣人之生命動氣沒尖則神志去之故死也今見三死不見一生雖盡必死汗出而熱不衰三者失志汗出而熱有此三死之候未見一生之狀雖盡必死又有三分之死未見一分之生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身熱汗出煩滿煩滿不為汗解此為何病身熱煩滿猶為汗解今不解故問岐伯曰汗出而身熱者風也汗出而煩滿不解者脈也病名曰風脈風熱鬱於脾理為汗非精氣為汗故身熱不解名為風也煩心滿悶不解名脈病也有風有脈名曰風脈也問曰願聞之答曰巨陽主氣故先受邪少陰與其為表裏也得熱則上從之從之則脈脈間曲氣足太陽所主足太陽與足少陰表裏故太陽先受邪氣精脈而上於頭得熱則足太陽上者從之受熱即為上熱下寒以為脈逆汗出不解煩滿之病也問曰治之奈何答曰表裏刺之飲之湯可刺陰陽表裏之脈以疏其外飲之湯液以滌其內此為察風脈之法也黃帝問曰勞風為病何如岐伯曰勞風法在肺下其為病也使人強上冥視唾出若涕聽風即振寒此為勞中之病也勞中得風為病名曰勞中亦曰勞風肺下病狀處也強上舒仰也冥視晚晚遲也謂合眼遲緩不見也唾若涕者唾如涕也不用見風見風即便振寒此為勞中之病狀也問曰治之奈何答曰以救俛仰此病多昏俛仰故救之巨陽引精者三日中者五日不精者七日微出清黃涕其狀如稠膿大如彈丸從口中若鼻孔中出不出則傷肺傷肺則死以鍼引巨陽精者三日俛仰愈引陽明精者五日少陽不治引之七日方有青黃涕物從鼻口中出其病得愈若不出者上傷於腦不免死也偏枯身偏不用而痛言不變知不亂病在分腠之間巨鍼取之益其不足損其有餘乃可復也偏枯病有五別有偏一病不仁不用痛不痛此不用並痛二也其言不異於常三也神智不亂四也病在分肉間五也具此五者名曰偏枯病也痺為病也身無痛者四支不收知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痺扶弗反風病也痺風之狀凡有四別身無痛一也四支不收二也神智錯亂三也不能言四也具此四者病甚不可療也身雖無痛四支不收然神不亂又少能言此可療也俗解此病稱偏名字皆是近代醫人相承立名非古典也病起於陽後入於陰者先取其陽後取其陰浮而取之據法先取其末後取其深不可深取也熱病三日而氣口靜人迎躁者取之諸陽五十九刺以寫其熱而出其汗寫其陰以補其不足者三陽受病未入於臟至三日也未入於臟故氣口靜也三陽已病故人迎躁也人迎則是足陽明脈結喉左右人迎脈也以諸陽受病身熱甚陰陽皆靜者勿刺也其可刺者急取之不汗則洩所謂故取諸陽五十九刺寫其熱氣以陽并陰虛故補陰也勿刺者有死候也陰陽之脈皆靜而為陰陽交爭是其死候故不可刺也非陰陽爭宜急取之若不治汗即洩利也熱病七八日脈口動喘而眩者急刺之汗且自

出淺刺手指間七日太陽病衰八日陽明病衰二陽病衰氣口之脈則可漸和而脈喘動頭眩者熱猶未去汗若出急刺手小指外側前谷之穴淺而取之汗不出可深刺之也熱病七八日脈微小病者洩血口中乾一日半而死熱病至七八日二陽病衰其脈則可漸和脈微小者即熱其所以洩血口乾一日半死脈小者內熱消爍之候也脈代者一日死熱病七八日內氣絕候故一日死熱病已得汗而脈尚躁喘且復熱勿庸刺喘甚者死熱病已得汗其脈當調猶尚躁喘且復身熱此陰陽實不可刺也刺之者危喘甚熱盛者死不須刺也熱病七八日脈不躁躁不數數後三日中有汗三日不汗四日死未曾刺者勿庸刺之熱病七八日二陽病衰故脈不躁躁不數者至後三日合十二日三陽三陰熱衰故汗出盡也若從九日至十二日汗不出者十三日死計後三日者三日後也又曰十二日脈陰衰日即便汗出如其不出至十三日為後三日後以為四日也雖未刺之不須刺也脈有本為虛熱病先身濇倚煩悅乾脣喝取之以第一鍼五十九刺腹口乾寒汗身熱苦皮膚澀也倚猶不安煩悅脣咽乾內熱肺熱病狀也第一鍼鍼也腹肺鍼頭大宋細令鍼得深入以寫陽氣故用之五十九刺以寫諸陽之氣及皮膚間口乾令汗出也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能定取之膚肉以第六鍼五十九索肉於脾不得索之木木肝也熱病嗌乾多飲善驚臥不得安肉病者可以第六員利鍼員利鍼應脾故用取之膚肉五十有九於脾輸穴以求其肉不得求於肝輸穴也以肝為木剋土故名也熱病而胸脇痛手足躁取之筋間以第四鍼於四逆筋覺目浸索筋於肝不得索之金金肺也熱病脾脇痛手足躁筋之病可以第四鍼應肝故於筋間鍼於四逆筋覺目浸求肝輸穴不得於肺輸穴以求筋也以其肺金剋木肝也當求也覺筋攣目眥視出也熱病充膚痛窒鼻充面取之皮以第一鍼五十九窒鼻窒也充面面皮起也膚痛鼻窒面皮起皆是肺合皮毛熱病者也第一鍼鍼大其頭兌其末令鍼得深入但去皮中之病故五十九取之皮也苛軫鼻索皮於肺不得索之火火者心也苛實多反鼻病有本作苛熱病殃苛軫在於鼻鼻主於肺故此皮毛病求於肺輸不得求之心輸以其心火剋肺金熱病數驚瘈瘲而狂取之脈以第四鍼急寫有餘者癲疾毛髮去數驚瘈瘲狂此為血病故取之脈第四鍼者鍼也刃參四寸鍼頭大宋細令鍼得深入以寫熱氣故用之五十九刺以寫諸毛髮落皆得愈也索血於心不得索之水水腎也血病傳於心輸不得索之腎輸者水剋火也熱病身重骨痛耳聾而好瞑取之骨以第四鍼五十九骨病不食齒耳青索骨於腎不得索之土土脾也一云骨強身重骨痛耳聾好瞑皆腎之合骨熱病故取骨於四鍼鍼鍼也長一寸六分鍼其末主寫熱出血故用五十九刺並與食齒耳青皆骨病求之腎輸穴不得求腎之輸穴以土剋水也熱病不知所痛不能自收口乾陽熱甚陰頗有寒者熱在髓死不治髓熱病者其陽脈熱甚陰脈頗寒也此人熱在髓中必死不數熱病頭痛顱顖目瘳脈善飢脈熱也取以第三鍼視有餘不足寒熱持熱病頭痛顱顖目瘳脈善飢及目瘳脈寸中主後脈取氣令邪氣因出故並用瘳脈熱寒熱持病熱病體重腸中熱取之以第四鍼於其輸及下諸指間索氣於胃絡得氣體重腸中熱胃熱病也第四鍼鍼鍼也此胃熱病以鍼取胃輸及手足指間入處胃絡以得氣為瘳也熱病俠脊痛急脇胸滿取之涌泉與陰陵泉以

第四鍼嗌。咽嚥，脾經結病也，腎脈循喉嚨，熱病也，可以鍼取此二穴也。熱病汗且出，及脈順可汗者，取之魚際、大淵、大都、大白，寫之則熱去，補之則汗出，汗出太甚，取踝上橫脈以止之。熱病汗出，反脈順不逆，可令汗者，取魚際，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大淵在掌後陷者中；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中；大白在足內側核骨下陷中。此之四穴，並是手足太陰脈之穴，故皆寫去其熱，於此穴補取其汗。出太甚，取踝上橫脈，當是足太陰於踝上見者，可取之以止其汗也。熱病已得汗而脈常躁盛，此陰脈之極也，死；其得汗而脈靜者，生。熱病得汗，熱去即須脈靜，而脈躁盛者，是陰極無陰，故死；得汗脈靜者，熱去故脈靜而生也。熱病者，脈常盛躁，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得汗靜者，生。熱病不得汗，脈常盛躁者，是陽極無陰，故死；得汗脈靜者生也。熱病不可刺者有九：一曰，汗不出，大顴發赤，噦者死；顴，鼻左右高處也。二曰，泄而腹滿甚者死；三曰，目不明，熱不已者死；目是五藏之精，五藏之氣和則目精明也。四曰，老人嬰兒熱而腹滿者死；五曰，汗不出，歐下血者死；六曰，舌本爛，熱不已者死；七曰，欬而衄，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八曰，髓熱者死；九曰，熱而痓者死，熱而痓者，腰折，瘈瘲，齒噤齘也。折腰，腰反折也。齘，謂口噤，齒相切也。凡此九者，不可刺也。此九死候，故不可刺也。所謂五十九刺者，兩手外內側各三，凡十二痏；五指間各一，凡八痏，足亦如是；頭入髮一寸傍三分各三，凡六痏；更入髮三寸邊五，凡十痏；耳前後口下者各一，項中一，凡六痏；巔上一。痏于軌反，傷也。熱病五十九穴，其穴皆指其穴。此九卷五十九刺，但言手足內外之側，及手足十指之間，入頭髮際一寸，左右合有十六痏，更入三寸，左右合有十痏，耳前後口下項中有一，顖上有一，合有七痏，更不細指處所，最謂聊之以去其熱，不定皆依穴也。又數刺處乃有六十三痏，五十九者以舉大數為言耳。

五藏熱病

肝熱病者，小便先黃，腹痛，多臥，身熱，熱爭則狂言及驚，脇痛，手足躁，不安臥。肝脈足厥陰環陰器，故熱小便黃也。上行挾胃，故腹痛多臥，臥不安也。肝脈循胃，故熱爭狂言及驚也。其脈屬肝絡膽，故脇痛也。肝脈出足，上連手厥陰，今熱，故手足躁也。庚辛甚，甲乙大汗，氣逆則庚辛死。金以剋木，故庚辛甚也。甲乙木旺，故大汗也。餘西放此也。如氣逆者則庚辛死也。刺足厥陰少陽，其頭痛員員，脈引衝頭。足厥陰足少陽表裏行，謂府之氣並刺之也。厥陰上額，與督脈會於顛，故頭痛員員，脈引衝頭，員員，頭切痛也。心熱病者，先不樂，數日乃熱，熱爭則卒心痛，煩悶善歐，頭痛，面赤，無汗。心主喜樂，熱病將發，故不樂數日乃熱。手少陰脈起心中，故卒心痛；心系目系，手太陽脈至目內眥，故熱病心痛，煩悶善歐，頭痛面赤無汗也。至壬癸甚，丙丁大汗，氣逆則壬癸死，刺手少陰太陽。手少陰太陽，此心藏府之脈也。脾熱病者，先頭重，頰痛，心煩，欲歐，身熱，熱爭則腰痛不用，腹滿泄，兩頷痛。脾府之陽明脈循頭額顱，故頭重頰痛也。一曰頰，足陽明脈循頰車，故頰痛。足太陰脈注心中，故心煩也。足陽明下循喉嚨，下膈屬胃絡脾，主腹，故欲歐身熱，腹滿泄也。足陽明之正入

腹裏屬胃，故腰痛不用也。甲乙甚，戊己大汗，氣逆則甲乙死，刺足太陰陽明。肺熱病者，先淅然起毫毛，惡風，舌上黃，身熱，熱爭則喘欬，痛走胸膺背，不得太息，頭痛不甚，汗出而寒。肺主毛腠，內熱淅然起毫毛惡風也。熱上熏，故舌上黃也。肺主行氣於身，故身熱也。以主氣在於胸中，故熱爭喘欬，痛走胸膺，此皆熱氣在胸中，不得太息也。肺熱衝頭，以肺脈不至頭，故頭痛不甚也。有本為寒，寒冒汗出，謂肺熱冷汗出無熱也。丙丁甚，庚辛大汗，氣逆則丙丁死，刺手太陰陽明，出血如大豆，立已。肺熱之病，取肺大腸表裏經穴，出血如豆，言其少也。熱欲盡，出血故不多也。腎熱病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身熱，熱爭則項痛而強，䯒寒且痠，足下熱，不欲言，其項痛員員澹澹。腎足少陰脈，上腨內出膕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故熱病先腰痛䯒痠苦渴數飲也。足太陽脈別項末，支行背合有四道，以下合膕貫腨至足小指外側，故身熱項強痛，而足䯒寒且痠也。足少陰起於足心，故足下熱也。從肺出絡心，故熱不欲言也。澹澹從反，動也，謂不安動也。戊己甚，壬癸大汗，氣逆則戊己死，刺足少陰太陽，汗。熱病者，左頰先赤；心熱病者，顏先赤；脾熱病者，鼻先赤；肺熱病者，右頰先赤；腎熱病者，頤先赤。病雖未發，見其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夫言熱病色候也。五藏部中赤色見者，即五藏熱病之徵。熱病已有，未成未發，斯乃名為未病之病，宜急取之。熱病從部中所起者，至其期而已。部所者，色部所也。假令赤色從肝部起，肝之順者，相傳至肝部木位病已也。其刺之反者，三周而已，重逆則死。刺之不順，其氣傳之三周而已者；刺之重反，死矣。諸當汗出者，至病所勝日，汗大出。病之勝者，第七日是病所勝也。又如肝病，至甲乙日是其病之勝日也。諸治熱病，已飲之寒水，乃刺之，必寒衣之，居寒多，身寒而止。諸病熱病，以寒療之，凡有四別：一飲寒水，從其內寒；二刺於穴，令其脈寒；三以寒衣，使其外寒；四以寒居，令其體寒。以四寒之令身內外皆寒，故熱病止也。熱病先胸脇痛，手足躁，刺足少陽，補手太陰，病甚，為五十九刺。足少陽脈下頸合缺盆，下胸中，貫膈絡肝屬膽，循脇裏，出氣衝，下外輔骨之前，下抵絕骨，下出外踝上；手太陰上膈屬肺，從肺出腋下，故胸脇痛手足躁，刺此二脈也。熱病先手臂痛，刺手陽明太陰而汗出止。手陽明行於手表，太陰行在手裏，故手臂痛，刺此表裏二脈取汗也。熱病始於頭首者，刺項太陽而汗出止。項太陽者，足太陽從顛入腦還出別下項，以下挾背，故熱病始於頭首，刺此太陽之穴出汗也。熱病者，身先重骨痛，耳聾好瞑，刺足少陰，病甚，為五十九刺。腎主骨，故身重骨痛，耳聾好瞑也，所以取此脈之穴者也。有本為足少陰也。熱病先眩冒而熱，胸脇滿，刺足少陰少陽太陽之脈。足太陽起目內眥，上額交顛，入腦，足少陽起目銳眥，下胸貫膈，足少陰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故眩冒胸脇滿，刺此三脈者也。色榮顴骨，熱病也。赤色榮顴，此之三脈皆來於骨，故此三脈為病，有赤色榮顴者，骨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自已。赤色未交之日，且得汗者，熱病時身得已也。與厥陰脈爭見者，死期不過三日，其熱病氣內連腎。足太陽水也，足厥陰木也，水以生木，木盛水消，故太陽水色見時，有木爭見者，水死，以其熱病內連於腎，腎為熱傷，其數至三日愈死也。少陽之脈色榮頰，筋熱病也，榮未交，曰今且得汗，待時自已，與少陰脈爭見者死。足少陽筋脈也，足少陽部在頰，赤色

柴之，即知筋熱病也。當柴時且得汗者，至其木時，病自已也。少陽爲木，少陰爲水，少陽脈見之時，少陰爭見者，是母勝子，故肝木死也。三椎下間，主胸中熱。明堂及九卷，背五藏輸，並以第三椎當肺輸，第五椎爲心輸，第七椎爲肝輸，第九椎爲肝輸，第十一椎爲脾輸，第十四椎爲腎輸，皆用鍼取之。當中第三椎以上，無藏熱，故五藏輸及候五藏熱，並第三椎以下數之，第三椎以上，與頸項相當，候色，第三椎下間，肺輸中間，可以寫熱也。四椎下間，主鬲熱。五椎下間，主肝熱。六椎下間，主脾熱。七椎下間，主腎熱。四椎下間，計次第心，心不受邪，故無言鬲也。次第橫之下間，各主一藏之熱，不同明堂通項五藏之輸也。熒在項上三椎陷者中，頰下逆椎，爲大寇。從肺輸以上三椎在項，故曰項上三椎，即大椎上陷者中也。當頰下迎椎，故曰逆椎，逆迎也。是爲頰下當椎前有色見者，頰有大寇病者也。下牙車，爲腹滿。下牙車色見者，腹滿病也。椎後爲脇痛。大椎左右旁爲椎後，有色見者，脇痛也。頰上者，鬲上者也。頰以上無椎可准，故頰以上有色者，主鬲上也。

五藏痿

問曰：五藏使人痿，何也？痿者，風聯也。以五藏熱，並使皮膚肌筋骨變痿，聯不用，故名爲痿。然五藏之熱，使人有狀何如也？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脈，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腎主身之骨髓。欲知五藏之病，先言五藏所主也。膜者，人之皮下肉上膜肉之筋也。故肺氣熱，葉焦，則皮毛膚弱急薄著，則生痿躄。肺熱，即令肺葉焦，乾，外令皮毛及膚弱急相著，生於手足，痿躄不用也。心氣熱，則下脈厥而上，上則下脈虛，虛則生脈痿，樞折挈，脛縱而不任地。心主血脈，心藏氣，熱令下血脈厥逆而上，下脈血氣上行，則下脈虛，故生脈痿，樞折挈，脛縱，不能履地也。肝氣熱，則膽泄口苦，筋膜乾，乾則筋急而挛，發爲筋痿。挛者，筋聚急有熱，膜筋乾爲挛，如筋得火，卷縮爲挛，仲爲痿，故爲筋痿。脾氣熱，則胃乾而肌肉不仁，發爲肉痿。脾胃相依，故脾熱則胃乾，燥，故肉不仁，發爲肉痿也。腎氣熱，則腰脊不舉，骨枯而髓減，發爲骨痿。腎在腰中，所以骨氣熱，腰脊不舉，骨乾熱，髓減，故發爲骨痿也。問曰：何以得之？曰：肺者，藏之長也，爲心之蓋，有是以心有亡失，求之不得，即傷於肺，肺傷則出氣有聲，鼓動肺葉焦，五藏因肺葉焦熱，並發爲痿躄也。悲哀太甚，胞絡絕，則陽氣內動，發則心下崩，數溲血，故本病曰：大經空虛，發爲脈痿。胞絡者，心上胞絡之脈，心悲哀太甚，則令心上胞絡脈絕，乎少陽氣內動，有傷，心下崩，血溲手少陽脈下尿血，致令脈虛，爲脈痿，傳爲脈痿。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故下經曰：筋痿者，生於使內。思想所愛之色，不知窮已，無遂之心，不能所願，淫外心深，入房太甚，絕令陰筋弛縱也。陰爲諸筋之宗，故宗筋傷則爲筋痿，結人發筋白淫，經曰者，已說之經，引之爲證也。使內者，亦入房。有漸於濕，以水爲事，若有所留，居處相濕，肌肉濡，瘈瘲而不仁，發爲肉痿，故下經曰：肉痿者，得之濕地。漸漬也，溫處停居相漬，致肌肉痿而不仁，並使內皆發痿也。名曰肉痿也。有所遠行勞倦，而逢大

熱而渴，渴則陽明氣內代，則熱合於腎，腎者水藏也，今水者不勝火，則骨枯而髓虛，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生於大熱也。勞倦逐於大熱，渴則陽明內代者，陽明主輸，其氣熱盛，復有外熱來加，陽明之脈，內即代絕，內外熱盛，下合水腎，水不勝火，故骨枯髓竭，骨枯髓竭，故足不任身，發爲骨痿。問曰：何以別之？五藏痿有外內，何候知其別異也。曰：肺熱者，色白而毛敗，白是肺色，毛肺之所主也。心熱者，色赤而絡脈溢，赤是心色，絡脈心之所主也，絡脈眼見爲溢也。肝熱者，色蒼而爪枯，蒼青也，青爲肝色，爪肝所主也。脾熱者，色黃而肉濡動，黃爲脾色，肉脾所主也。腎熱者，色黑而齒槁，槁焦槁，色黑齒枯槁也，黑爲腎色，齒腎所主也，故毛脫，脫落爪枯，肉濡齒槁者，即知五藏熱痿也。問曰：如夫子言可矣，論言治痿者，獨取陽明，何也？曰：陽明者，五藏六府之海也，主潤宗筋，宗筋者，束骨肉而利機關，衝脈者，經之海也，主滲灌谿谷，與陽明合於筋陰，總宗筋之會，會於氣街，而陽明爲之長，皆屬於帶脈，而絡於督脈，故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引，故足痿不用。陽明胃脈，胃主水穀，流出血氣，以養五藏六府，如海之養，故陽明稱海，從於藏府流出，行廿八脈，皆隨胃脈，故稱胃脈爲經脈之海，是爲衝脈，以陽明水穀之氣，與帶脈會脈相會，潤於宗筋，所以宗筋能管束肉骨而利機關，宗筋者，足太陰少陰厥陰三陰筋，及足陽明筋，皆深陰器，故曰宗筋，故陽明爲長，若陽明水穀氣虛者，則帶脈不能牽引於足，故足痿不用也。黃帝曰：治之奈何？答曰：各補其榮而通其輸，調其虛實，和其順逆，則宗筋脈骨肉各以其時受日，則病已矣。黃帝曰：善。五藏熱痿，皆是陰虛，故補五藏陰經之榮陰，榮水也，陰輸是木少陽也，故熱痿通其輸也，各以其時者，各以其時受病之日，調之皆愈也。

痿解

黃帝問於岐伯曰：夫痿躄者，皆生於風，其畜作有時，何也？痿者，二日一發名痿躄，此經但言傷於暑，暑秋爲病，或云痿躄，但云痿，不必日後間日，以定證也，俱應四時，其形有異，以爲瘧耳，因脈理開發，風入不洩，藏蓄合於四時，而發日之辰又異，其故何也？岐伯曰：痿之始發，先起於豪毛，仲夏乃作，寒慄，鼓頷，腰脊痛，寒去則外內皆熱，頭痛如破，渴欲飲，痿躄狀，凡有七別，一起毫毛，謂毛立，二爲仲夏，三爲寒慄，四腰脊痛，五內外熱，六頭痛甚，七渴飲水，痿躄之狀，有斯七別也。黃帝曰：何氣使然？願聞其道。問痿躄之所以也。岐伯曰：陰陽上下交爭，虛實更作，陰陽相移也，陽并於陰，則陰實而陽明虛，陽明虛，則寒慄鼓頷，互陽虛，則腰脊頭項痛，三陽俱虛，陰氣勝，陰氣勝，則骨寒而痛，寒生於內，故中外皆寒。寒氣藏於腸胃之外，皮膚之內。當於春氣，陰陽交爭，更勝更衰，故虛實相移也，三陽并注於陰，則三陽皆虛，虛爲陰病，故外寒，陰氣強盛，故內熱，內外俱寒，陰火不能溫也。陽盛則外熱，陰虛則內熱，外內皆熱，則喘而渴欲飲。陽極則陽盛，陽盛則外熱，陰極則陰虛，陰虛則陽乘，故內熱，外內俱熱，甚於寒冰，冰水不能救，故渴而欲飲也。此得之夏傷於暑，熱氣盛，藏之於皮膚之內，腸胃之外。

此營氣之所舍也。此言其日作之所由也。皮膚之內，腸胃之外，腦中營氣，是邪之舍也。此令人汗出空疏，腠理開，因得秋氣，汗出遇風，乃得之以浴，水氣舍於皮膚之內，與衛氣并居。衛氣者，晝日行陽，此氣得陽而出，得陰而內薄，是以日作。邪將營氣之中，令人汗出，開其腠理，因得秋氣復藏皮膚之內，與衛氣居，衛晝行於陽，夜行於陰，邪氣與衛俱行，以日日而作也。黃帝曰：其間日而作何也？岐伯曰：其氣之舍寫，內薄於陰，陽氣獨發，陰邪內著，陰與陽爭不得出，是以間日而作。其邪氣因衛入內薄於陰，其陽爭不得出，不得日日與衛外出之陽，故間日而作也。黃帝曰：善。其作日晏，與其日蚤，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客於風府，循脊而下，衛氣一日一夜大會於風府，其明日日下一節，故其作也晏。此先客於脊背也。每至於風府，則腠理開，開則邪入，邪入則病作，此以日作稍益晏者也。其出於風府，日下一椎，廿一日，下至骶骨，因衛氣從風府日下，故作也晏晚也。骶丁禮反，尾窮骨也。廿二日，入於脊內，注脛之脈，其氣上行，九日出於缺盆之中，其氣日高，故日益早。邪與衛氣下其一椎，日日作晚，至廿二日，邪與衛氣注於脊脈上行，氣上高行，故其作也早。其內薄於五藏，橫連募原也，其道遠，其氣深，其行遲，不能與衛氣俱行，偕出，故間日乃作。偕俱也。募原，五藏皆有募原，其邪氣內著五藏之中，橫連五藏募原之輸，不能與衛氣日夜俱行陰陽，隔日一至，故間日作也。黃帝曰：夫子言衛氣每至於風府，腠理乃發，發則邪入，邪入則病作，今衛氣日下一節，其氣之發也，不當風府，其日作奈何？項髮際上風府之穴，衛氣之行，日日而至，若其下一節當上，方會風府，日作則不相當，通之奈何也。岐伯曰：風無常府，衛氣之所發也，必開其腠理，氣之所舍，即其府高已。黃帝曰：善哉。無常府者，言衛氣發於腦理，邪氣舍之，即高何風府，不必當以項髮際上以為府也，故衛氣發腦理，邪舍之處，其病日作也。黃帝曰：夫風之與瘧也，相似同類，而風獨常在，而瘧得有休者，何也？因腦理開，風入藏內，至時而發，名之為瘧，然則風之與瘧，異名同類，其衛日有休時，風府常在，未意其實何也。岐伯曰：經留其處，衛氣相順，經絡沈以內薄，故衛氣乃作。經絡停留之處，衛氣過之，經脈與衛相順，故經脈內薄停處，衛氣亦留，衛氣與風留處發動為瘧，所以其風常在，瘧有休作也。

三瘧

黃帝曰：瘧先寒後熱，何也？岐伯曰：夏傷於大暑，汗大出，腠理開發，因遇夏氣淒滄之小寒，寒迫之，藏於腠理皮膚之中，秋傷於風，病益矣。夫寒者，陰氣也，風者，陽氣也，先傷於寒，而後傷於風，故先寒而後熱。夏遇小寒，藏於腠理皮膚之中，而秋復傷於風，先遇於寒，故先寒也，後傷於風，故後熱，此為寒瘧也。黃帝曰：先熱而後寒，何也？岐伯曰：此先傷於風，而後傷於寒，故先熱而

後寒，亦以時作，名曰溫瘧。其但熱而不寒，陰氣絕，陽氣獨發，則少氣煩悗，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癉瘧。此二種瘧，略示所由，廣例在下。黃帝曰：夫經言有餘者寫之，不足者補之，今熱為有餘，寒為不足，夫瘧之寒也，湯火不能溫也，及其熱也，冰水不能寒也，此皆有餘不足之類也，當是時，良工不能止也，必須其時自衰，乃刺之，其故何也？願聞其說。岐伯曰：經言無刺熇熇之氣，無刺漶漶之血，無刺漉漉之汗，故其為病逆，不可治。此言病勢盛時，不可取也。夫瘧之始發也，陽氣并於陰，當是之時，陽虛而陰盛，外無氣，故先寒慄，陰氣逆極，則復出之陽，陽與陰復并於外，則陰虛而陽實，故熱而渴。夫瘧氣者，并於陽而陽勝，并於陰則陰勝，陰勝則寒，陽勝則熱，瘧風寒氣也，不常，病極則復至，病之發也，如火熱風雨，不可當也，故經言曰：方其盛時，勿敢必毀，因其衰也，事必大昌，此之謂也。此言取其衰時有益者也。夫瘧之未發也，陰未并陽，陽未并陰，因而調之，真氣得安，邪氣乃已，故工不能治其已發，為其氣逆也。此言取其未病之病未盛之時也。黃帝曰：善。工之奈何？如晏晚也，瘧之要取之早晚何如也。岐伯曰：瘧之且發，陰陽盛堅而血者，皆取之，此直往而取未得并者也。此言瘧之在早，不在於晚也，夫瘧之作也，必內藏外腑，相入相并，相移乃作，四支為陽，藏府為陰，瘧之將作，陽從四支而入陰，從藏府而出，二氣交爭，陰陽離絕，陽陰為熱，瘧之二氣未并之前，以離堅東四支，病所來處，使二氣不得相遇，必邪見孫絡皆刺去血，此為要道也，陽以傷者，陽虛也，陰從之者，陰并也。黃帝曰：病不發，其應何如？瘧病有休有作，其應何氣也。岐伯曰：瘧氣者，必更盛更虛，隨氣所在，病在陽則熱，脈躁，在陰則寒，脈靜，極則陰陽俱衰，衛氣相離，則病得休。瘧氣不與衛氣並，故得休止，若瘧氣居衛，與衛氣並者，則其病復作，故病不發者，不與營陽相并故也。黃帝曰：時有間二日，或至數日發，或渴或不渴，衛氣集，則復病。夫瘧之作，遲數不同，或不間日，間一日一發也，有或間日，隔日而發也，或間二日三日一發也，或間數日一發，四日以去，有一發也，間間二日以去，溫瘧人多不識，不以為瘧，宜審察之，以行補寫也。岐伯曰：其間日者，邪氣與衛氣俱行，行至六府，腠氣有時疏，其故今二氣相失，數日乃得一集，集時即發，故至數日乃作也。瘧氣衛氣俱行，行至六府，腠氣有時疏，其故何也？夏傷於暑，秋必瘧，今瘧之發，不必應在秋時，四時皆發，其故何也。岐伯曰：此應四時者也，其病為形者，反四時者也。或夏傷於暑，或冬傷於寒，以為瘧者，應其發時，皆應四時，俱病

寒暑也。其俱以秋病者寒甚，以冬病者寒不甚，以春病者暴風，以夏病者多汗。暴於路反，投暴也。言同傷寒暑，俱以四時爲瘧也。秋三月時，陰氣得勝，故熱少寒甚也。冬三月時，陽生陰衰，故熱多寒少也。卷三月時，風甚故暴風也。夏三月時，溫熱盛，故多汗也。黃帝曰：夫溫瘧與寒瘧，各安舍，舍何藏，問寒溫二瘧所居之藏也。岐伯曰：溫瘧者，得之冬中風寒，氣藏於骨髓之中，至春則陽氣大發，邪氣不得出，因遇大暑，腦髓銷鑠，腠肉銷澤，腠理發泄，因有所用力，邪氣與汗皆出，此病藏於腎，其氣先從內出之於外。如是則陰虛而陽盛，則病矣。衰則氣復反入，入則陽虛，陽虛則寒矣，故先熱而後寒，名曰溫瘧。此言溫瘧所舍之藏，謂冬三月時，因腦理開，得大寒氣深入匿於骨髓，藏於腎中，至春陽氣雖發，亦不能出，在內銷於腦髓，銷澤肉，發洩腦理，有因用力汗出，其寒氣從內與汗俱出，是則陰虛，陰虛陽乘，內盛爲熱，故先熱也。熱極復衰，反入於內，外陽復虛，陽虛陰乘，爲寒，所以後寒，故曰溫瘧也。黃帝曰：瘧者何如，岐伯曰：瘧者，肺之素有熱，氣盛於身，厥逆上中，氣實而不外泄，因有所用力，腠理開，風寒舍於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而發，發則陽氣盛，氣盛而不衰，則病矣。瘧，熱也，素，先也，人之肺中，先有熱氣，發於內，熱內熱盛而不衰，以成瘧瘧之病也。其氣不反之陰，故但熱不寒，寒氣內藏於心，而外舍分肉之間，令人銷鑠脫肉，故命曰瘧。瘧，銷鑠也，銷鑠，然則無寒獨熱，故曰瘧也。黃帝曰：善哉。善寒氣所發，熱氣不反之陰，故但熱不寒，神引寒氣藏心，而舍分肉之間，故能銷鑠脫肉，令人

十二瘧

黃帝曰：瘧而不渴，間日而作，奈何，岐伯曰：瘧而不渴，間日而作，刺足太陽，渴而間日作，刺足少陽，溫瘧者，汗不出，爲五十九刺。足太陽在陰主水，故不渴間日發也。足少陽在陽，故渴而間日作也。此二皆寒瘧也，溫瘧傷寒所爲，故汗不出，以五十九刺也。足太陽瘧，令人腰痛頭重，寒從背起，先寒後熱，渴，渴止汗出，難已，日刺郄中出血。足太陽脈，從頭下背下腰，邪客之，故寒從背起，刺空足太陽合委中，療經瘧狀，與此同也。足少陽瘧，令人身體解㑊，寒不甚，熱不甚，惡見人，見人心惕惕然，熱多汗，汗出甚，刺足少陽。足少陽脈，起於身之支節，故此脈病，身體解㑊，足少陽實脈陰合，故寒熱俱不甚，惡見人也。若熱多，即汗出甚也，可取足少陽風池丘虛等穴也。足陽明瘧，令人先寒洒洒，洒洒寒甚，久乃熱，熱去汗出，喜見日月光火氣，乃快然，刺陽明跗上。足陽明，脈陽合明，故汗出喜見日月光明，見之快心也。足跗上，足陽明脈行也。足太陰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不嗜食，多寒熱汗出，病至則善歐，歐已乃衰，即取之。足太陰脈，從胃別上膈，注心中，故瘧令人不樂好太息也。脾胃主食，故胃脈病，不嗜食也。其脈入腹屬脾絡胃，上膈侠咽，故病善歐，歐已乃衰時，即宜取之也。足少陰瘧，令人吐歐甚，

多寒熱，熱多寒少，欲閉戶而處，其病難已。足少陰脈，貫肝膈，入肺中，從肺出絡心，注胸中，故足少陰瘧，令人吐歐甚，則寒熱俱多於餘經瘧，其足少陰爲陽乘之故，熱多寒少，以其腎陰脈傷，故欲閉戶而處，病難已也。足厥陰瘧，令人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數小便，意恐懼，氣不足，腸中邑邑，刺足厥陰。足厥陰脈，環陰器，抵少腹，故腰痛少腹滿，小便不利如癃狀，非癃也。小便不利如淋也，其脈屬肝絡膽，膽爲足厥陰府，故膽傷恐懼，氣不足，腸中邑邑也，可刺足厥陰五輸中封等穴也。肺瘧者，令人心寒，寒甚熱，間喜驚，如有見者，刺手太陰陽明。以上言經病爲瘧，以下言藏病爲瘧，肺以通心，故肺病心寒，喜驚，妄有所見，宜取肺之藏府表裏之脈也。心瘧者，令人煩心甚，欲得清水，及寒多，寒不甚，熱甚，刺手少陰。心中煩熱，故欲得冷水，及欲得寒，以其是陽，得寒發熱，故使得寒多也。其寒不甚，其熱甚也。心經手少陰受病，逆令心煩，非心受病，又心有神，不可多受邪氣，非脈不受邪也，故令煩心，瘧在手少陰少海之穴也。肝瘧，令人色蒼蒼然太息，其狀若死者，刺足厥陰見血。肝瘧病甚，即正色見，故令蒼蒼然也。蒼，青也，病甚氣弱，故太息出之，可取肝之經絡見血得愈也。脾瘧，令人疾寒，腹中痛，熱則腸中鳴已，汗出，刺足太陰。脾脈足太陰脈，屈膝絡胃連腸，以輸氣血，故寒疾腹痛腸鳴，可取脾之經脈，大都公孫而丘等穴也。腎瘧，令人洒洒，腰脊痛，宛轉，大便難，目䀮䀮然，手足寒，刺足太陽少陰。䀮䀮，目視專也，酒酒，閉寒貌也，腎脈貫脊屬腎絡膀胱，故腰脊痛，宛轉，大便難也。其脈從腎上貫肝膈，肝脈入目，故䀮䀮然，又或爲眩，腎府膀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故令目眩也。足少陰太陽，上連手之少陰太陽，故手足寒也，取此腎之藏府二脈也。胃瘧，令人瘧病也，喜飢而不能食，食而支滿腹大，刺足陽明太陰橫脈出血。瘧，寒且內熱病也，胃受飲食，飲食先理，致有寒熱，故胃有瘧也。胃脈足陽明，屬胃絡脾，故胃中熱，喜飢不能食，腹脹滿也。足陽明大絡，即大橫脈也。瘧以發，身方熱，刺跗上動脈，開其空立寒。以前諸瘧中，溫瘧將欲熱時，可刺足跗上動脈，動脈即衝脈，爲五藏六府之海，故刺之以療十二瘧也。開空者，插大其穴，熱去立寒也，或寒發方熱也。瘧方欲寒，刺手陽明太陰，足陽明太陰。以前諸瘧之中，寒瘧可刺手足陽明太陰，手陽明脈，商陽三間合谷陽溪偏歷溫溜五里等，足陽明，神庭開明天樞解溪衝陽陷谷厲兌等，手太陰，列缺太淵少商，足太陰，大都公孫商丘等穴，或熱寒方瘧也。諸瘧而脈不見者，刺十指間見血，血去必已。先視身之熱赤如小豆者，盡取之。十二種瘧，各有絡脈，見者後輸去之，若絡不見指間，皆出血，必已。又諸瘧將發，身上有如赤小豆結起者，皆刺去也。十二瘧者，其發各不同時，察其病形，以知其何脈之病也。先其病發時，如食頃，而刺之。此言通療十二種瘧，並於瘧未發先一食之頃，刺之必已。一刺則衰，二刺則知，三刺則已。一刺病衰，病人未覺有意，二刺知意，其病未盡，三刺病氣都盡也。不已，刺舌下兩脈出血，不已，刺鬲中盛經出血，有刺項以下俠脊者，必已。舌下兩脈者，廉泉也，如前刺之不已，可變法刺，凡有三刺，一刺舌下足少陰脈任脈廉泉之穴，二刺鬲內委中，檢經郄中，或可刺於鬲中郄穴委中之中，足太陽經經出血，三刺項下俠脊，足太陽大杼膽俞等穴。刺瘧者，必問其病之所先發者，先刺之。先問者，問其瘧發之先，欲療其始，問而知之也。頭先痛及重，先刺頭上，先取百脈神庭上星顱會百會等穴，及兩額兩眉間出血。兩額眉間，取絡出血，先項背痛者，先刺之。先起項及背者，先刺項及背瘧瘧之處也。

先腰脊痛者，刺郄中出血。刺委中之郄也。先手臂痛者，先刺陰陽十指間。手表裏陰陽之脈十指之間也。先足胻痠痛者，先刺足陽明十指間出血。足陽明爲三陽之長，故刺足十指間出血，皆稱足陽明也。風瘧之發，則汗出惡風，刺三陽經背輸之血。此風瘧狀也。風瘧候手足三陽經之背輸有痛以穴處取之。胻痠痛甚，按之不可，名曰肘髓以鑱鍼鍼絕骨出其血，立已。身體小痛，刺之諸陰之井，毋出血，閒日一刺。人足中接地，按之不可，名曰肘髓之病，可以鑱鍼鍼出血也。五藏諸陰之井起於木，宜取勿出血也。有本闕爲體。

寒熱厥

蠱癰

寒熱瘰癧

灸寒熱法

黃帝問於岐伯曰：厥之寒熱者，何也。夫厥者，氣逆也，氣逆失理，有寒有熱，故曰厥寒熱也。九月反逆氣。岐伯曰：陽氣衰於下，則爲寒厥；陰氣衰於下，則爲熱厥。下，謂足也。足之陽氣虛也，陰氣乘之，足冷名曰寒厥，足之陰氣虛也，陽氣乘之，足熱名曰熱厥也。黃帝曰：熱厥之爲熱也，必起足下，何也。寒熱逆之氣，生於足下，今足下熱，不生足上，何也。岐伯曰：陽起於五指之表，集於足下，而熱於足心，故陽勝則足下熱。五指表，陽也，足心者，陰也，陽生於表，以溫足下，今足下陰虛，陽勝，故足下熱，名曰熱厥也。黃帝曰：寒厥之爲寒也，從五指始，上於膝下，何也。岐伯曰：陰氣起於五指之裏，集於膝下，而聚於膝上，故陰氣勝，則從五指至膝上寒。其寒也，不從外，皆從內寒。黃帝曰：善。五指裏，陰也，膝下至於膝上，陽也，今陽虛陰勝之故，膝上下冷也，膝上下冷，不從外來，皆從五指之裏，寒氣上乘冷也。黃帝曰：寒厥何失而然。厥，失也，寒失之氣，何所失逆，致令手足冷也。岐伯曰：前陰者，宗筋之所聚也，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則陽氣盛，而陰氣衰，秋冬則陰氣盛，而陽氣衰。大便虛爲後陰，陰器爲前陰也，宗，總也，人身大筋總聚，以爲前陰也。手太陰脈絡大腸，循胃口，足太陰脈絡胃，手陽明脈屬大腸，足陽明脈屬胃，手陰陽之脈，皆主水穀，共以水穀之氣，養於諸筋，故令足太陰，足少陰，足厥陰，足陽明，皆聚於陰也，以爲宗筋，故宗筋者，太陰陽明之所合也。春夏爲陽，故人足陽明春夏氣盛，秋冬爲陰，故人足太陰秋冬氣盛也。此人者，質壯，以秋冬奪於所用，下氣上爭，未能復精氣溢下，邪氣且從之而上，氣居於中，陽氣衰，不能滲營其經絡，故陽氣日損，陰氣獨在，故手足爲之寒。此人謂是寒厥手足冷人也，其人形體壯盛，從其所欲，於秋冬陽氣衰時，入房太甚，有傷，故曰奪於所用，因奪所用，則陽氣上虛，陰氣上爭，未能和復，精氣溢泄，益虛，寒邪之氣，因虛上乘，以居其中，以寒居中，陽氣衰虛，夫陽氣者，衛氣也，衛氣行於脈外，滲灌經絡，以營於身，以寒邪居上，衛氣日損，陰氣獨用，故手足冷，名曰寒厥也。黃帝曰：熱厥何如。岐伯曰：酒入於胃，則絡脈滿，而經脈虛，脾主爲胃行其津液者也，陰氣虛，則陽氣入，陽氣入，則胃不和，胃不和，則精氣竭，精氣竭，則不營其四支。酒爲熱液，故人之醉酒，先入杵絡脈之中，故經脈虛也，脾本爲胃行於津液，以灌四藏，今酒及食，先滿絡中，則脾藏陰虛，脾藏陰虛，則脾經虛，脾經既虛，則陽氣乘之，陽氣乘脾中，則敗精氣竭，敗精氣竭，則不營四支，陽邪獨用，故手足熱也。此人數醉若飽，已入房，氣聚於脾中，未得散，酒氣與穀氣相搏，熱於中，故熱遍於身，故內熱溺赤。夫酒氣盛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六 寒熱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寒熱厥

經脈厥

寒熱相移

厥頭痛

厥心痛

寒熱雜說

癰疽

而慄悍。腎氣日衰。陽氣獨勝。故手足爲之熱。此具言得病所由。此人。謂手足熱厥之人。數經醉酒及飽食。酒穀未消入房。氣聚於脾藏。二氣相搏。內熱於中。外遍於身。內外皆熱。腎陰內衰。陽氣外勝。手足皆熱。名曰熱厥也。黃帝問曰。厥或令人腹滿。或令人暴不知人。或至半日。遠至一日。乃知人者何也。令人腹滿。及不知人。以爲失逆。稱爲厥者。請聞所以。岐伯曰。陰氣盛於上則下虛。下虛則腹脹滿。上謂心腹也。下謂足也。上陽非无有陰。下陰非无有陽。氣之常也。今陰氣并盛於上。下虛故腹滿也。陽氣盛於上。則下氣重上。而邪氣逆。逆則陽氣亂。陽氣亂則不知人。黃帝曰。善。心腹爲陽。下之陰氣重上心腹。是爲邪氣逆亂。故不知人也。

經脈厥

黃帝曰。願聞六經脈之厥狀病能。謂聞手足三陰三陽氣動失逆爲厥人狀能者厥能爲病。岐伯曰。巨陽之厥。則首頭重。足不能行。發爲眴仆。巨陽。太陽也。踵。足也。首。頭也。足太陽脈。從頭至足。故太陽氣之失逆。頭足皆重。以其重故不能行也。手足太陽皆入於目。故目爲眴仆。眴胡遍反。目搖也。陽明之厥。則癲疾欲走呼。腹滿不能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足陽明脈。從面下入腹。至足。故陽明氣之失逆。癲疾走呼。腹滿不得臥。面赤而熱。妄見妄言。皆是陽明穀氣盛。熱邪氣所爲故也。少陽之厥。則暴聾。頰腫而熱。脅痛。䯒不可以運。手足少陽之脈。皆入耳中。足少陽脈。循頰下脅。循䯒至足。故暴聾頰腫。脅痛。䯒不可運動也。太陰之厥。則腹滿䐜脹。後不利。不欲食。食則嘔。不得臥。足太陰脾脈。主於胃之腹胃。故太陰脈氣失逆。腹滿不利。不食。嘔不得臥。少陰之厥。則舌乾溺赤。腹滿心痛。手少陰脈。絡小腸。足少陰脈。從足上陰股內廉。貫脊屬腎。絡膀胱。絡心上。挾舌本。少陰氣逆。舌乾溺赤。腹滿心痛也。厥陰之厥。則少腹腫痛。䐜。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䯒內熱。足厥陰脈。從足上踝。入寸。㧑出太陰後。上循股陰。入毛中。環陰器。抵少腹。挾胃。故少陰脈氣失逆。少腹腫䐜。溲不利。好臥屈膝。陰縮腫。䯒內熱。有本經外熱。足厥陰脈。不行脈外。外爲誤耳。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不盛不虛。以經取之。凡六經脈。皆有盛虛。以行補寫也。足太陰脈厥逆。胻急攣。心痛引腹。治主病者。足太陰脈。從足上行。循胻後。屬脾絡胃。注心中。故足太陰氣脈失逆。胻急攣。心痛引腹也。有胻急攣者。可取足太陰脈所發之穴。主療此病者也。然此前曰。前章已言六經之厥。今復言之有何別異也。答曰。二章說之。先後經脈。而主病左右不同故也。足少陰脈厥逆。虛滿嘔變。下泄青。治主病者。足少陰脈。貫脊屬腎。絡膀胱。貫肝入肺。注胸中。故足少陰脈氣失逆。心腹虛滿。嘔吐。下利出青色者。少腹冽冷也。足厥陰脈厥逆。攣腰痛。虛滿。前閉。譫言。治主病者。足厥陰。循陰器。抵少腹。循喉嚨。入頏顙。故足厥陰脈失逆。攣而虛滿。小便閉。譫語諸反。多言也。相傳乃衡反。獨語也。三陰俱逆。不得前後。使人手足寒。三日死。逆。卽氣之失逆。名曰厥逆。足三陰之厥。同時失逆。大小便不通。手足冷。期至三日死也。足太陽脈厥逆。僵仆嘔血。善衄。治主病者。足太陽脈。起於鼻傍目內眥。俠脊。抵腰中。絡腎屬膀胱。故足太陽脈氣之失逆。僵仆嘔血。從後倒曰僵。前倒曰仆。僵仆有傷。故嘔血也。太陽脈逆。遍鼻故善衄也。足少陽脈厥逆。機關不利。機關不利者。腰不可以行。項不可以顧。發腸癰。不可治。驚者死。足少陽脈。循頸下腋。循胸過季脅。合髀厭中。下循外廉。下外輔骨之前。抵絕骨。上外踝之前。上跗入小指次指間。支者貫爪甲還跗。身之骨節機關。故少陽氣之失逆。機關不利。

是機關。故不可行也。少陽循頸。故項不可顧也。脈循脅裏。出於氣街。發腸癰。病可療之。腸癰氣逆傷臟。死也。足陽明脈厥逆。喘欬身熱。善驚。衄嘔血。不可治。驚者死。足陽明逆氣乘肺。故喘欬也。足陽明主身熱。逆氣逆身熱。善驚。足陽明起鼻下行。陽明氣逆。衄血嘔血。而不療。加有驚者。神亂故死也。手太陰脈厥逆。虛滿而欬。善嘔沫。治主病者。手太陰脈。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氣逆而虛滿。手心主少陰脈厥逆。心痛引喉。身熱死。不熱可治。手心主手厥陰心包絡脈。起於胸中。出屬心包。下膈。歷絡三焦。手少陰脈。起心中。挾咽上行。故二脈失逆。心痛引喉也。心包之脈。歷絡三焦。故心受邪而痛。遍行三焦。致令身熱。名眞心痛。死不可療。若身不熱。是則逆氣不周三焦。故可療之也。手太陽脈厥逆。聾泣出。項不可以顧。腰不可以俛仰。治主病者。手太陽脈。起於小指之端。上行循臑。上入缺盆。循頸至目兌眥。卻入耳中。故手太陽氣逆。耳聾目泣出。項不可顧。不得俛仰也。手陽明少陽脈厥逆。發喉痹。嗌腫。痓。治主病者。手陽明脈。上肩。出髃前廉。上出柱骨之會上。下入缺盆。支者從缺盆上貫頰。手少陽支者從膻中。出缺盆。上項。係耳後。故二脈氣逆。喉痹咽腫。頸項強。痓。身項強直也。腎肝并沈爲石水。腎肝脈。并爲下部。腎脈沈。肝脈浮而弦。今肝腎與腎脈并沈。是陰氣盛。腎以主水。故爲石水。石水謂盛冬凝水。腎脈如石。名曰石水。言此水病之甚也。硬五猛反。強也。并浮爲風水。浮爲陽也。風爲陽也。肝脈浮弦。今腎脈與肝脈并浮。然腎肝俱陰。居於下部。故爲風水也。并虛爲死。腎肝并虛。是爲陰陽俱虛。爲水必死。并小弦亦驚。脈小者。血氣少也。腎肝二脈。血氣俱少仍弦者。是爲腎肝皆虛。又爲脾氣來乘。故有驚恐也。

寒熱相移

腎移寒於脾。癰腫少氣。五藏內傳。凡有五邪。謂虛實賊微正等邪。從後來名虛邪。從前來名實邪。從所不勝來名微邪。從所勝來名賊邪。邪從自起名曰正邪。腎移寒於脾。此從不勝來也。謂腎得寒。傳與脾藏。致令脾氣不行於身。故發爲癰腫。虛脫故爲少氣也。脾移寒於肝。癰腫筋攣。脾得寒氣。傳與肝藏。名曰微邪。以脾將寒氣與肝。肝氣壅遏不通。故爲癰腫。肝以主筋。故肝病筋攣者也。肝移寒於心。狂膈中。肝得寒氣。傳於心藏。名曰虛邪。肝將寒氣與心。心得寒氣。熱盛神亂。故狂膈也。心氣不通也。心移寒於肺。肺消。肺消者。飲一溲二。死不治。心得寒氣。傳與肺者。名曰賊邪。心將寒氣與肺。肺得寒發熱。肺焦爲渴。名曰肺消。飲一升溲一升。可療。飲一升。溲二升。肺已焦甚。故死也。肺移寒於腎。爲涌水。涌水者。按腹下堅。水氣客大腸。疾行則鳴濯濯。如囊裹漿。治主肺者。肺得寒氣。傳與腎藏。名曰虛邪。肺將寒氣與腎。腎得涌水。大腸盛水。壅於腹中。如帛裹漿。以肺寒飲爲病。故療於肺也。脾移熱於肝。則爲驚衄。脾受熱氣。傳之與肝。名曰微邪。脾將熱氣與肝。肝血溢盛。傷爲驚衄也。肝移熱於心。則死。肝受熱氣。傳之與心。名曰虛邪。肝將熱氣與心。心中有熱。不受外邪。故令受邪即死也。心移熱於肺。傳爲鬲消。心受熱氣。傳之與肺。名曰賊邪。心將熱氣與肺。肺得熱氣。膈熱消飲多渴。故曰膈消也。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胞。女子胞也。女子胞中有熱。傳與膀胱尿胞。尿胞得熱。故爲淋病尿血也。膀胱移熱於小腸。鬲腸不便。上爲口糜。隔。塞也。膀胱水也。小腸火也。是賊邪來乘。故小腸中熱。不得大便。熱上衝口中。爛名曰口糜。糜爛也。肺移熱於腎。傳爲柔痓。肺受熱氣。傳之與腎。名曰虛邪。肺將熱氣與腎。腎得熱氣。名曰柔痓之病。柔痓強直不能迴轉。腎移熱於脾。傳爲虛腸澼。死不可治。腎受熱氣。傳之與脾。名曰微邪。腎將熱氣與脾。脾主水穀。故脾得熱氣。令腸中水穀消竭。所以腸虛澼疊。不通而死。小腸移熱於大腸。爲虙瘕。爲沈。小腸得熱。傳與大腸

名曰溢邪。小腸將熱氣與大腸爲病。名曰瘕痛。大腸將熱瘕。故沈而不通。故得瘕沈之名也。大腸移熱於胃。善食而瘦。入謂之食亦。大腸得熱。傳與胃者。名曰溢邪。大腸將熱與胃。胃得熱氣。實盛消食。故喜飢多食。以其熱氣。徒入於胃。不作肌肉。故瘦。亦。義當易也。胃中熱。故入胃之食。變易消无。不爲肌肉。故瘦。胃移熱於膽。名曰食亦。胃得熱氣。傳之與膽。從不勝來。名微微邪。胃將熱氣與膽。膽得於胃穀之熱氣。令膽氣消易。仍名食易。膽移熱於腦。則辛頞鼻淵。鼻淵者。濁涕下不止。傳爲衄衊瞑目。故得之厥氣。頞。他典切。頞謂鼻莖也。衊。亡結反。目暗也。腦髓屬腎。腦得熱氣。傳之與膽。從前而來。名曰實邪。膽將熱氣與腦。腦得膽之熱氣。鼻頞辛酸。流於鼻中。久下不止。傳爲衄衊出也。衊衊目暗也。此膽傳之病。並因膽熱氣之所致也。三陽急爲瘕。瘕。女子宮中病。男子亦有瘕而爲病。凡脈急者多寒。三陽謂太陽。脈得太陽脈急。爲是瘕勝多寒。男子爲瘕。女子爲石瘕之病。二陰急爲癇厥。二陰少陰也。脈得少陰脈急。是爲陽與陰爭。陽勝則爲小兒癇病。手足逆冷也。二陽急爲驚。二陽陽明也。陽與陰爭。少陰勝發大小人驚也。

厥頭痛

厥頭痛。面若腫起而煩心。取足陽明太陽。脈有同經。傳之日久。氣脈喘故也。手足陽明。及手足太陽。皆在頭在面。手太陽絡心屬小腸。此四脈失逆頭痛面腫起若腫及心煩。故各取此四脈輸穴。療主病者。

厥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脈反盛者。刺盡去血。後調足厥陰。足厥陰脈。屬肝絡膽。上連目系。上出額。與督脈會於頭。故氣失逆頭痛頭脈痛。心悲善泣。視頭動。厥陰主悲泣。視頭動脈者。謂之時頭脈動也。脈反盛者。詳脈盛可先刺去血。然後取厥陰輸穴療主病者也。

厥頭痛。貞貞頭重而痛。寫頭上五行。行五。先取手少陰。後取足少陰。貞竹云反。貞貞頭痛甚貌。手少陰心脈。起心中。從心系。目系。足少陰腎脈。貫脊屬腎。上貫肝入肺中。從肺出絡心。故心氣失逆。上衝於頭。痛貞貞。頭是心神所居。故先取心脈輸穴。後取腎脈輸穴。療主病者。

厥頭痛。意善忘。按之

不得。取頭面左右動脈。後取足太陰。足太陰脈。與足陽明合也。足陽明。循頭面左右動在客主人及大迎。脾神是意。其脈足太陰。所以太陰氣之失逆。意多善忘。所痛在神。按之難得。可取頭面左右足陽明動脈。後取足太陰輸穴。療主病者。厥頭痛。頭痛甚。耳前後脈涌有熱。寫出其血。後取足少陽。足少陽脈。起目兌眥。上抵角。下耳後。其支者。從耳後入耳中。出走耳前。故足少陽氣之失逆。頭痛甚。耳前後脈涌而熱者。有熱也。可刺去熱血。後取足少陽輸穴。療主病者。厥頭痛。項先痛。腰脊爲應。先取天柱。後取足太陽。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巔。入絡腦。還出下項。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故足太陽氣之失逆。頭痛項先痛。腰脊相應。先取足太陽上天柱之穴。後取足太陽下輸穴。療主病者。眞頭痛。頭痛甚。腦盡痛。手足寒至節。死不治。頭痛腦痛甚。氣逆故手足冷至節。極則死也。

頭痛不可取於輸者。有所擊墮。惡血在於內。若內傷痛未已。可卽刺。不可遠取也。取輸難愈。故曰不可。又有擊墮。留血。可以近療。可即刺之。不可取其遠輸者也。頭痛不可刺者。大痺爲惡。日作者。可令少愈。不可除也。頭痛有不可刺者。此爲大痺在頭。惡其日作。作發也。刺之可令少愈。不可除也。謂惡淫之氣入腦。以爲大痺故也。

頭半寒痛。先取手少陽陽明。後取足少陽陽明。手足少陽陽明。在頭面左右循。故手脈行近頭。足脈行遠頭。所以頭之左循半痛者。可刺左循手之少陽陽明。然後刺右循足之少陽陽明。右亦如之也。

厥俠脊而痛至項頭。沈沈然目䀮䀮然。腰脊強。取足太陽膕中血絡。頭目項及腰脊膂。是太陽脈所行。故生病膕中也。厥胸滿面腫。脣

思思然。暴言難。甚則不能言。取足陽明。此皆足陽明脈所行。故取足陽明輸療主病者。厥氣走喉而不能言。手足清。大便不利。取足少陰。手足清者。手少陰與足少陰通。故手足冷。取足少陰輸療主病者也。厥而腹嚮嚮然。多寒氣。腹中榮榮。便溲難。取足太陰。腹脹多寒。便溲不利。皆是足太陰所爲。故取之也。

厥心痛

厥心痛。與背相控。如從後觸其心。傴僂者。腎心痛也。先取京骨崑崙。發鍼不已。取然谷。腎脈足少陰。貫脊屬腎絡心。故腎氣失逆令心痛控背。背在於後。故腎病痛。心如物從後觸心而痛。有背傴僂也。京骨在足外側大骨下。赤白肉際。腎府足太陽脈所過。崑崙在足外踝跟骨上。足太陽脈所行。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足少陰脈所流。故腎心痛皆取之也。厥心痛。腹脹胸滿。心尤痛甚。胃心痛也。取之大都大白。胃脈足陽明。屬胃絡脾。脾脈足太陰。流於大都。在足大指本節後陷中。注於大白。在足內側覈骨下陷中。支者別胃上膈注心中。脾胃主水穀。水穀有餘則腹脹胸滿尤大也。此府病取於藏輸也。厥心痛。痛如錐鍼刺其心。心痛甚者。脾心痛也。取之然谷大谿。然谷足少陰脈所流。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中。大谿足少陰脈所注。在足外踝骨上動脈陷中。是足少陰流注。脾氣乘心。心痛可療。脾之輸穴。今療腎足少陰流注之大者。以脾是土。腎爲水。土當剋水。水反乘脾。脾乃與心爲病。故遣療腎輸也。厥心痛。色倉倉。如死狀。終日不得太息。肝心痛也。取之行間大衝。倉倉。青色也。肝病也。不得太息。肝主吸氣。今吸氣已痛。不得因氣太息也。大衝在足大指本節後二寸陷者。足厥陰所注。厥心痛。臥若徒居。心痛閒。動作痛益甚。色不變。肺心痛也。取之魚際大淵。肺主於氣。氣以流動。流動之氣乘心。故心痛臥若移居。至於他處也。以氣流動。故心痛閒也。動作益氣。所病故益甚也。肺氣是心實邪。不能令色變。魚際在大指本節後內側。取脈中。手太陰脈之所留。大淵在手掌後陷中。手太陰脈之所注也。眞心痛。手足清至節。心痛甚。旦發夕死。夕發旦死。心不受邪。受邪甚者。痛聚於心。氣亦聚心。故手足冷。所以死速也。心痛

不可刺者。中有盛聚。不可取於輸。腸中有蟲瘕及蛟蛕。皆不可取小鍼。心痛甚取輸無益者。乃是腸中有蟲瘕蛟蛕。腸中長蟲也。音甚。可以手按用大鍼刺之。不可用小鍼。心腹痛。懊作痛。腫聚。往來上下行。痛有休止。腹熱喜渴。涎出者。是蛟蛕也。以手聚按而堅持之。毋令得移。以大鍼刺之。久持之。蟲不動。乃出鍼也。恚腹憹痛。形中上者。憹。聚結也。奴通反。謂心腹之內。蟲聚而痛。懊憹然也。蟲食而聚。痛若刺聚也。食已而散。故休止也。又聚於腹。故熱渴涎出也。若鍼相及。所以持稍挫也。恚亦併普耕反。滿也。謂蟲聚心腹滿如腫聚高起。故曰形中上者也。心痛引腰脊欲嘔。取足少陰。足少陰脈。行腰脊。上絡心。故心痛引腰脊欲嘔。取少陰脈輸穴也。心痛。腹脹嗇嗇然。大便不利。取足太陰。足太陰脈。主腹。故取足太陰輸穴。嗇嗇惡寒之貌也。心痛引背不得息。刺足少陰。不已。取手少陽。足少陰脈。貫脊絡心。手少陽脈。主三焦氣。故心痛引背不得息。取此二經輸穴。療主病者也。心痛。少腹滿。上下无常處。便溲難。刺足厥陰。足厥陰脈。環陰器。抵少腹。故少腹滿。便溲難。取此脈輸穴。所主病者。心痛。但短氣不足以息。刺手太陰。手太陰主於氣。息。故氣短息不足。取此脈療主輸穴。心痛。當九節刺之。不已。刺按之立已。不已。上下

求之得之立已。明堂第九節下兩傍是肝腧中央是筋縮皆不實緩心痛此經實狀其之刺此節不已於上下背腧等之有緩心痛取之是太陰注心中足厥陰從肝注肺故心暴痛取此二脈去其血絡也心痛暴痛取足太陰厥陰盡刺去其血絡。

寒熱雜說

皮寒熱皮不可附席毛髮焦鼻槁腊不得汗取三陽之絡補手太陰。節生皮毛風盛寒熱熱之氣在皮毛故皮毛熱不可近席以熱故皮毛焦鼻是肺宮氣連於鼻故槁腊不得汗也證肉乾也三陽絡在手上大支脈三陽有餘可瀉之太陰氣之不足補之也肌寒熱肌痛毛髮焦而脣槁腊不得汗取三陽於下以去其血者補太陰以出其汗。寒熱之氣在於肌中故肌痛毛髮焦也脣口為肺宮氣連肌肉故肌肉脆脣口槁腊不得汗也是為足三陽盛故去其血也足太陰虛故補之出汗骨寒熱病无所安汗注不休。寒熱之氣在骨骨熱故无所安汗注不休也證骨痿骨痿之候齒未槁取其少陰於陰股之絡齒已槁死不治骨厥亦然。寒熱之氣在骨骨熱故齒未槁者可取足少陰陰股間絡以足少陰內應於骨故也骨痿舉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取三陰之經補之。痿證之氣在骨節支節不用而痛汗注煩心名為骨痿是為手足三陰皆虛受諸痿證故留鍼補之令溫痺去之矣身有所傷血出多及中風寒若有所墮墜四支解体不收名曰體解取其少腹臍下三結交三結交者陽明太陰也臍下三寸關元也。因傷出血多也中風寒二也有墮墜三也性者四支也三者俱能令人四支解墮不能收者名曰體解之病可取之足陽明足太陰於臍下小腹基關元穴也三結者足之三陰太陰之氣在臍下與陽明交結者也厥痺者厥氣上及腹取陰陽之絡視主病者寫陽補陰經。失道之氣從足上行及於少腹取足之陰陽之絡所主之病寫去其血補足三陰經也頸側之動脈人迎人迎足陽明也在嬰筋之前嬰筋之後手陽明也名曰扶突次脈手少陽脈也名曰天牖次脈足太陽也名曰天柱臂下動脈臂太陰也名曰天府。腑前宮中任脈臂之天突任脈之側動脈足陽明在嬰筋之前人迎也名足陽明脈者十二經脈足太陰陽脈絡胃上膈夾陽明連舌本足少陰從胃上貫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足厥陰陽肝絡府循喉嚨後上入頏顙連目系上額與督脈會頭支者從目系下頰裏此足三陰至頭項之中行處深深故不得其名足厥陰脈至於頂不當頸項處處故其穴不得脈名手少陰心脈繞胃口系以心不受邪其氣不盛手心主脈從心包循胸出脅腋不至頸項又是心包其氣更不盛故此二脈之穴不得脈名手太陰肺脈以肺居諸上主氣其氣強盛雖不至頸項發於氣穴得於脈名手足三陽手太陽脈繞耳上額至目皆以是心府其氣不盛故穴不得脈名足少陽脈府脈起目皆下行至胸以諸經氣不盛故其穴不得脈名唯手足陽明經氣強盛手少陽三焦之氣有本為是少陽檢例誤耳足太陽諸陽之長所以此之四脈並手太陽入於五部大輸之數也與彼本輸之中脈穴多少不同彼中十二經脈之中唯无是之三陰手之少陰手足諸陽皆悉經入　之中有任有督以為脈次此中　五大要輸以為差別陽逆頭痛胸滿不得息取人迎。足陽明人迎循喉嚨屬胃絡脾故氣逆胸滿不得息可取人迎人迎脈主水穀總五藏之氣寸口為陸此脈為陽以候五藏之氣於不可灸也暴瘖氣鬱取扶突與舌本出血。手陽明別走大絡乘耳鬲上曲頰循鼻入耳中會宗脈五絡皆入耳中故耳中脈名宗脈也所以人暴病氣鬱取此手足之陽明扶突之穴出血得已氣在咽中如魚鯁之狀故曰氣鬱舌本一名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督脈上今手陽明正經不至風府宮是耳中宗脈絡此舌本以血有餘故寫出也暴聾氣蒙耳目不明取天牖。手少陽從腦中上係耳後支者從耳後入耳中走出耳前至目兌皆故手少陽病耳聾難不得明了者可取天牖在項筋缺盆上天將後天柱前完骨下髮際上也暴聾頰腫眩足不任身取天柱。足太陽脈起目內眥上額交顛入絡腦下侠脊抵腰循脊過髀樞合膕貫腨出外踝後至小指外側故此脈病暴聾頰小兒囟頭陷足痿可取天柱天柱侠項後髮際大筋外陷中也暴瘖內逆肝肺相薄血溢鼻口取天府此為大輸五部。熱盛為逆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故此脈病腹暴滿脾胃氣逆肝肺之氣相薄致使內逆血溢鼻口故取天府天府在臂下三寸臂陽內廉動脈此為頸項之間經府五部大輸臂陽明有入鼽衄齒者名曰人迎下齒齲取之臂惡寒補之不惡寒寫之。臂陽明手陽明也手陽明脈從手上行臂臂入缺盆絡肺支者從缺盆行要筋後上頸入系下齒中還出挾口交承漿循頤出大迎上耳前循鬢髮氣發腦鬲之氣亦發人迎故鼽衄入所以下齒齲取於手之而陽穴也暴惡寒齒痛故補之不惡寒者陽實故寫之也足之太陽有入頰徧齒者名曰角孫上齒齲取之在鼻與鼽前方病之時其脈盛則寫之虛則補之一曰取之出眉外方病之時盛寫虛補。臂音陽足太陽經起目內眥上額其太陽皮部之絡行下入於頰後循上齒又入於耳氣發角孫之穴故曰有入所以上齒齲者取之鼻及鼽衄之前有絡見者刺去其血虛則補絡補絡可飲補病屑外翻是陽明上隔穴也上齒在耳前上廉起骨開口有空亦氣盛實以行補寫也足陽明有挾鼻入於面者名曰懸顱陽口對入繫目本視有過者取之損有餘益不足反者益甚。足陽明大經起鼻交頞下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交承漿循頤出大迎上耳前循鬢髮氣發腦鬲之穴有皮部之絡與口相當入繫目系對當也觀此足陽明有餘不足可損益之取之失者反益甚也足太陽有通項入於腦者正屬目本名曰眼系頭目固痛取之在項中兩筋間入腦乃別。足太陽經起目內眥上額交顛上其直者從目系太陽為目上制故亦是太陽與目為系今別來屬於頭其氣是通故眼與目有固痛者取於項中足太陽筋兩間別下項者氣之所發大椎穴者大椎在第一椎上陷者三陽督脈之會也陰蹻陽蹻陰陽相交陽入陰出陰陽交於兌皆陽氣盛則瞑目陰氣盛則瞑目。二蹻皆起於足行至於目是為二蹻同向上行何以稱陽入陰出也人之呼氣出為陽也陰氣入為陰也故呼氣之時在口為出於頭足亦出吸氣之時在口稱入於頭足亦入今於目皆言陰陽出入以相交會目得明也所以陽盛目強不能合陰盛則目瞑不得開宜取此二蹻也寒厥取陽明少陰於足留之。失道熱氣從足而上令足逆冷可取足少陰厥太陰太陽在足內踝後骨上動脈陷中及取足陽明厥解絡所屬在足衝陽後一寸半熱厥取足太陰少陽。失道熱氣從足起者可取足少陽絡光明在外踝上五寸別走厥陰者及足太陰厥陰主病者也舌縱涎下煩悗取足少陰。足少陰脈從足心上行屬腎絡膀胱貫肝膈入肺循喉嚨挾舌本支者從肺絡心注胸中故其厥脈熱逆下心中煩悗取足少陰然谷穴然谷在足內踝前起大骨下陷者中也振寒洒洒鼓頷不得汗出腹脹煩悗取手太陰。洒音洗手太陰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從胃口上隔屬肺別者上出缺盆循喉嚨合手陽明從缺盆上頸貫頰入下齒中肺以熱發故虛病振寒洒洒鼓頷也循胃屬肺故腹脹煩悗悗者悶可取手太陰少商高穴少商在手大指端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刺虛者刺其去也。刺虛者刺其去也謂營衛氣已過之處當去故去者虛也補之令實刺實者刺其來也。謂營衛氣所至之處為來故來者為實寫之使虛也春取絡脈。春時肝氣始生

風疾氣盛，經氣何深，故取絡脈分肉之間，療人皮膚之中病也。夏取分腠，夏時心氣始長，脈搏氣高，陽氣注於經隧溝渠，爲腠，腠分肉之間，至於經，故取分肉以去肌肉之病也。秋取氣口，秋時肺氣將盛，陽氣在合，陰氣初降，濁氣及慢，陰氣未盛，故取氣口以療筋脈之病，氣口即合也。冬取經輸，冬時腎氣方閉，陽氣衰少，陰氣盛，太陽沈，故取經井之輸，以下陰氣，取榮輸實於陽氣，療於骨髓五藏之病也。凡此四時，各以爲齊，絡脈治皮膚，分腠治肌肉，氣口治筋脈，經輸治骨髓五藏，齊，音剂也。身有五部，伏兔一，伏兔在膝上六寸起肉，足陽明氣發，禁不可灸，又不宜得鍼，此要禁爲第一部，故生癰疽者死也。腓二，腓者踹也，腓音肥，承筋一名踹腸，一名直腸，脈在踹中央陷中，足陽明太陽氣所發，禁不可刺，故爲要害之處，生癰疽者死也。背三，自要髎已上，廿一椎兩箱稱背，去藏府甚近，皮肉至薄，若生癰疽陷而必死也。五藏之輸，合於天地，寒氣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烟筋，筋烟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洩寫，煎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此言虛氣行失，有損有病也。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凡有三問，一問癰疽形狀，二問癰疽死生忌日，三問癰疽名字也。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已，已則含豕膏，毋冷食，三日而已。下答癰疽形狀及名，並所發處，合廿一種，一十八種，有名有狀，有所發處，三種但有所發之處，无名與狀，廿一種中七種，无死生忌日，餘十四種，皆有忌日，凡癰疽所生，皆以寒氣客於經絡之中，令血凝濇而不通，衛氣歸之，聚而化爲熱，氣留積成癰腫，腐肉爲膿，烟筋壞骨爲疽，輕者療之可生，重者留滯致死，名猛疽，尊稱人見其所出立之名狀如左，隱發爲形，亦應不可勝數也，近代醫人，元不識本名之旨，隨宜立稱，不可爲信，略舉也，然氣客脈之處，即發癰以爲癰疽。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項前曰頸，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髓，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治。頸後曰項，發於肩及臂，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逆熨之，肩前臂上臑內名臂，發於腋下，赤堅，名曰米疽，治之砭石，欲細而長，數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砭，甫廉反，以石刺病也，欲細而長者，傷形深也。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俠嬰，急治之。馬刀，亦謂癰不識潰者是也，頸前曰嬰也，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井疽起三四日不發，下入腹，癰熱不去，十日死也。發於脅，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薤鞕草根各一升，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三升，卽強飲，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已。敗，一曰改，重釜，故釜上蒸之，出汗卽此病生於女子。已有本，鞕松各一升。發於股脂，名脫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卅日死。髀內曰股，股外曰髀，搏，上股下骨稱曰股脂也。發於尻，名曰兌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卅日死矣。尻，髀也，髀骨間。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日死，在兩股之內，不

於心，不可過度實也，故發調者，補寫血氣，使形與神，相保守也，持者，保守也，如此調發，血氣平與不平，言已知之，然猶未盡癰疽三種之論，故說所聞。岐伯曰：經脈留行不止，與天同度，與地合紀。此言天有度數，地有紀綱，故天宿失度，日月薄蝕，地經失紀，水道流溢，草榮不成，五穀不殖，徑路不通，民不往來，卷聚邑居，別離異處。榮，宋古切，草死也，亦筋枯也。此言天失地紀，有失致損也。血氣猶然，請言其故，夫血脈營衛，同流不休，上應星宿，下應經數。此言人之血氣，合於天地，寒氣客於經絡之中，則血泣，血泣則不通，不通則衛氣歸之，不得復反，故癰腫，寒氣化爲熱，熱勝則腐肉，肉腐則爲膿，膿不寫則烟筋，筋烟則傷骨，骨傷則髓消，不當骨空，不得洩寫，煎枯空虛，則筋骨肌肉不相營，經脈敗漏，薰於五藏，藏傷故死矣。此言虛氣行失，有損有病也。黃帝曰：願盡聞癰疽之形，與忌日名。凡有三問，一問癰疽形狀，二問癰疽死生忌日，三問癰疽名字也。岐伯曰：癰發於嗌中，名曰猛疽，猛疽不治，化爲膿，膿不寫，塞咽半日死，其化爲膿者，寫已，已則含豕膏，毋冷食，三日而已。下答癰疽形狀及名，並所發處，合廿一種，一十八種，有名有狀，有所發處，三種但有所發之處，无名與狀，廿一種中七種，无死生忌日，餘十四種，皆有忌日，凡癰疽所生，皆以寒氣客於經絡之中，令血凝濇而不通，衛氣歸之，聚而化爲熱，氣留積成癰腫，腐肉爲膿，烟筋壞骨爲疽，輕者療之可生，重者留滯致死，名猛疽，尊稱人見其所出立之名狀如左，隱發爲形，亦應不可勝數也，近代醫人，元不識本名之旨，隨宜立稱，不可爲信，略舉也，然氣客脈之處，即發癰以爲癰疽。發於頸，名曰天疽，其癰大以赤黑，不急治，則熱氣下入淵腋，前傷任脈，內薰肝肺，薰肝肺十餘日而死矣。項前曰頸，陽氣大發，消腦留項，名曰腦髓，其色不樂，項痛而如刺以鍼，煩心者，死不治。頸後曰項，發於肩及臂，名曰疵癰，其狀赤黑，急治之，此令人汗出至足，不害五藏，癰發四五日，逆熨之，肩前臂上臑內名臂，發於腋下，赤堅，名曰米疽，治之砭石，欲細而長，數砭之，塗以豕膏，六日已，勿裹之。砭，甫廉反，以石刺病也，欲細而長者，傷形深也。其癰堅而不潰者，爲馬刀俠嬰，急治之。馬刀，亦謂癰不識潰者是也，頸前曰嬰也，發於胸，名曰井疽，其狀如大豆，三四日起，不早治，下入腹，不治，七日死。井疽起三四日不發，下入腹，癰熱不去，十日死也。發於脅，名曰敗疵，敗疵者，女子之病也，灸之，其病大癰膿，治之，其中乃有生肉，大如赤小豆，剉薤鞕草根各一升，水一斗六升，煮之，竭爲三升，卽強飲，厚衣坐釜上，令汗出至足已。敗，一曰改，重釜，故釜上蒸之，出汗卽此病生於女子。已有本，鞕松各一升。發於股脂，名脫疽，其狀不甚變，而癰膿搏骨，不急治，卅日死。髀內曰股，股外曰髀，搏，上股下骨稱曰股脂也。發於尻，名曰兌疽，其狀赤堅大，急治之，不治，卅日死矣。尻，髀也，髀骨間。發於股陰，名曰赤施，不急治，六日死，在兩股之內，不

治六十日而死。陛下之脫。發於膝名曰疵疽。其狀大癰。色不變。寒熱而堅。勿石。石之死。須其柔。乃石之者生。勿石之者。準例皆砭之。此唯胥石之。或以冷石熨之。所以堅而不石。以其恐深結須柔乃石之。諸癰疽之發於節而相應者不可治也。當節生癰。識入節間傷脉。故不可療也。發於陽者百日死。發於陰者卅日死也。丈夫陰器曰陽。婦人陰器曰陰。發於腋名曰菀溜。其狀赤至骨。急治不治害人也。腋謂腋下脾骨也。發於踝名曰走緩。其狀色不變。數石其輸。而止其寒熱。不死。色不變者。肉色不變也。石其輸者。以冷石熨其所出之輸也。發於足上下。名曰四淫。其狀大癰。不色變。不治。百日死。足上下者。足趺上下也。發於足傍。名曰厲疽。其狀不大。初如小指。發急治之。去其黑者。不消輒益。不治。百日死。傍謂足內外之側也。發於足指。名曰脫疽。其狀赤黑。死不治。不赤黑不死。治之不衰。急斬去之。活。不然則死矣。不然則死者。不斬去死也。黃帝曰。夫子言癰疽。何以別之。岐伯曰。營衛稽留於經脈之中。則血泣而不行。不行則衛氣從之。從之而不通。壅遏而不得行。故曰。大熱不止。熱勝則肉腐。肉腐則爲膿。然不能陷於骨髓。骨髓不爲焦枯。五藏不爲傷。故命曰癰。骨髓稽留。經脈泣不行。衛氣歸在泣血之中也。黃帝曰。何謂疽。岐伯曰。熱氣淳盛。下陷肌膚。筋髓骨枯。內連五藏。血氣竭。當其癰下。筋骨良肉皆无餘。故命曰疽。癰下者。即前之癰發。肌膚肉筋骨髓。斯之六種。皆悉敗壞。命之曰疽也。疽者。上之皮天以堅。上如牛領之皮。癰者。其皮上薄以澤。此其候也。黃帝曰善。此言其癰疽之候異。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癰腫頸痛。滿滿腹脹。此爲何病。何以得之。因於癰腫。有此三病。未知所由。故問之也。岐伯曰。名厥逆。因癰腫熱深。氣逆上。上盛故頸痛。下虛故腹滿脹脹也。治之奈何。灸之則瘖。石之則狂。須其氣并。乃可治。曰。何以然。曰。陽氣重上。有餘於上。灸之則陽氣入陰。則瘖。石之則陽氣虛。虛則狂。須其氣并而治之。可使全。黃帝曰善。灸之瘖者。陽氣上實。陰氣下虛。灸之火壯陽盛。盛入陰故瘖。以冷石熨之則陰氣獨盛。陽氣獨虛。以陽氣竭虛。發於狂。可任自和。然後療之。使之全也。黃帝問曰。諸癰腫筋攣骨痛。此皆安主。因於癰腫。有此二病。故問所主。岐伯曰。此寒氣之勝也。八風之變也。曰。治之奈何。曰。此四時之病也。以其勝。治其輸。筋骨是陰。加以寒氣。故爲寒熱也。此乃四時八正虛風變所爲也。引其所勝。則愈也。

蟲癰

黃帝問於岐伯曰。氣爲上兩。上兩者。食飲入而還出。余已知之矣。蟲爲下兩。下兩者。食晬時乃出。余未得

其意。願卒聞之。晬子內反。滿也。氣之在於上管。蟲而不知。食入還即吐出。蟲之在於下管。食晬時而出。蟲去下虛。蟲爲癰。故須問也。岐伯曰。喜怒不適。食飲不節。寒溫不時。則寒汁流於腸中。流於腸中。即蟲寒。蟲寒則積聚。守於下管。守於下管。則下管充郭。衛氣不營。邪氣居之。人食則蟲上食。蟲上食。則下管虛。虛則邪氣勝之。積聚以留。留則癰成。癰成則下管約。其癰在管內者。則沈而痛深。其癰在外者。則癰外而痛浮。癰上皮熱。蟲癰之病。所由有三。一因喜怒傷神。不得和適。二因縱恣飲食不節。三因腸內蟲寒。流下管。致使衛氣不得有管。邪氣居之。人因於食。蟲亦上食。下管逆血。邪氣積以成癰。其癰若在管內。其痛則深。若管外。其痛則浮。當癰皮熱。以爲候也。黃帝曰。刺之奈何。岐伯曰。微按其癰。視氣所行。以手輕按癰上。以候其氣。取知癰氣所行有三。一欲知其癰氣之盛衰。二欲知其癰之淺深。三欲知其刺處之要。故按以候也。先淺刺其傍。稍內益深。遂而刺之。毋過三行。候其癰傍氣之來處。先淺刺。後以益深者。欲導氣令行也。過復也。如此更復刺。不得過於三行也。察其沈浮。以爲深淺。沈浮。淺深也。察癰之淺深。以行鍼也。已刺必熨。令熱入中。日使熱內。邪氣益衰。大癰乃潰。寒汁邪氣。乘以爲癰。故癰寒也。令刺已熨之。令熱入中者。以溫寒。使其日有內熱。寒去癰潰也。以參伍禁以除其內。亦可食於參者。无冷食。三日其病已矣。參伍指數也。恬淡無爲。乃能行氣。夫情有所在。則氣有所并。氣有所并。則不能昏惑。故忘情恬淡。無爲則氣將自營也。後以酸苦。化毅乃下。酸爲少陽。苦爲太陽。此二味爲溫。故令之化毅。寒熱瘰癧

黃帝問於岐伯曰。寒熱瘰癧。在於頸腋者。皆何氣使生。岐伯曰。此皆鼠瘻寒熱之毒氣也。堤留於脈。而不去也。風成爲寒熱。寒熱之變。亦不勝數。乃至於者。爲瘻。瘻也。今行脈中。雖溫。遂爲瘻。瘻鼠瘻也。堤瘻障。黃帝曰。去之奈何。岐伯曰。鼠瘻之本。皆在於鬲。其末上於頸項。在鬲系在肌肉。言其往也。爲鬲血者。外鬲氣多。故脈之閒。其浮於脈中。而未內著於肌肉。而外爲膿血者。易去也。寒熱之氣。在鬲中。鬲脈而上。貫於頸脈。不生於項。在鬲系在肌肉。言其往也。爲鬲血者。外鬲氣多。故是去也。黃帝曰。去之奈何。請從其本引其末。可使衰去。而絕其寒熱。審按其道以予之。徐往徐來以去之。本鬲藏也。末謂瘻處也。道即藏府脈行將發穴路也。徐往來者。鍼法也。其小如麥者。一刺知。三刺而已。察之得鬲分明也。黃帝曰。決其死生奈何。岐伯答曰。反其目視之。其中有赤脈。從上下貫瞳子。見一脈。一歲死。見一脈半。一歲半死。見二脈。二歲死。見二脈半。二歲半死。見三脈。三歲而死。見赤脈而不下貫瞳子。可治。以下言死生候也。寒熱已成。成在太陽。太陽爲目上網。其脈下見。今太陽經溢入絡中。若者并入絡中。下貫瞳子。瞳子是骨之精。爲寒熱傷其故。一脈獨貫。一歲死也。若爲二三。氣散不相。故二三歲死也。雖有赤脈。不貫瞳子。可得療者。以未傷骨精故也。

灸寒熱法

灸寒熱之法，先取項大椎，以年爲壯數。大椎穴，三陽督脈之會，故灸寒熱屬。取明堂大椎，有瘧傷寒病，不瘧寒熱。次灸撅骨，以年爲壯數，視背輸陷者，灸之。此血中血塞而少，故取背輸陷也。撅骨，背撅骨也，有本脈與骨通爲一字，巨月反。舉臂肩上陷者，灸之。臂肩亦取脈陷，瘧寒熱之輸，肩貞等穴也。兩季脅之間，灸之。季脅本俠脊，京門穴也。外踝之上，絕骨之端，灸之。陽輔等穴。足少指次間指，灸之。臨泣等穴也。腦下陷脈，灸之。承山等穴。外踝之後，灸之。昆崙等穴也。缺盆骨上，切之堅痛如筋者，灸之。膺中陷骨間，灸之。關骨下，灸之。齊下關元三寸，灸之。毛際動脈，灸之。膝下三寸分間，灸之。足陽明灸之，跗上動脈，灸之。顛上動脈，灸之。犬所齧之處，灸之。三壯，即以犬傷痛壯數灸也。凡當灸甘處。肝胃子間肝穴也。衛陽等穴也。還云灸寒熱法，此總數之甘處，中有依其輸穴，亦取刺指而灸之，不可爲定，可量取也。傷食，灸不已者，必視其經之過於陽者，數刺之輸血，藥之也。傷食灸病，灸之不得愈者，可刺之，刺法可刺大經所過之絡出血，及飲藥調之，陽絡脈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七 邪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率　敕撰注

七邪

十二邪

邪客

邪中

邪傳

七邪

黃帝問於岐伯曰：余嘗登於清冷之臺，中陰而腫，甸甸而前，則惑。余私異之，竊內怪之，狂瞑獨視，安心定

氣久而不解，獨轉獨眩，被髮長跪，俛而視之，後久之不已，卒然自止，何氣使然。小怪曰異之，大異曰怪之。瞑目合也，俛而視之，下直視也。何氣使然。問其生惑所出也，陳有爲傳，皮有爲膚，黃瞑也，冷有本爲邪也。岐伯曰：五藏六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而爲之精。五藏六府精液，及藏府之氣，淸者上升注目以爲目之精也。精之者，上升注目以爲目之精也。精之果者爲眼。精之果，別稱爲眼果，音顆。骨之精爲瞳子，腎精主骨，骨之精氣爲目之瞳子。筋之精爲黑眼，肝精主筋，筋氣以爲精之黑眼也。血之精爲絡，心精主血，血氣以爲眼精之絡。其果氣之精爲白眼，肺精主氣，氣之精爲白眼。肌肉之精，則爲約束裹擩，脾精主肉，肉氣之精，以爲眼之束約裹擩，擩，而閏切。筋骨血氣之精，而與脈，并爲系，上屬於腦，後出於項中。四氣之精，并脈，合爲目系，其系上屬於腦，後出項中。故邪中於項，因逢其身虛，其入深，則隨眼系，以入於腦，則腦轉，循腦，則引目系，目系急，急則目眩以轉矣。後曰項，前曰頭，以目系入腦，故邪循目系，腦轉目眩也。邪中其經，所中不相比也，則精散，精散則視岐，故見內物。五精合而爲眼，邪中其經，則五精不得比和，別有所見，故視岐，見於別物，如第二問等也。目者，五藏六府之精也，營衛魂魄之所常營也，神氣之所生也，故神勞則魂魄散，志意亂。目之有也，凡因三物，一爲五藏六府精之所成，二爲營衛魂魄，血氣所營，三爲神明氣之所生，是則以神爲本，故神勞者，魂魄志意五神俱亂也。是故瞳子黑眼法於陰，白眼赤脈法於陽，故陰陽合傳而精明也。是以骨精瞳子，筋精黑眼，此二是肝腎之精，故法於陰也，肺精少氣，留在腦中，故爲陽也，於陰也，是氣自眼及血之赤脈，此二是心肺所精，此之陰陽四精和合，通傳於氣，故目精明也。目者，心之使也，心者，神之舍也，故神分精亂而不傳，卒然見非常之處，精神魂魄散，不相得，故曰惑。心者，心內形也，心者神之用，神者心之主也，故神勞分散，則五精亂，不相傳，卒見非常所物者也，以其精神亂爲惑也。黃帝曰：余疑其然，余每之東苑，未嘗不惑，去之則復，余唯獨爲東苑勞神乎，何其異也。清冷之臺在東苑，故每往登臺則惑，去臺則復於臺，豈不爲彼東苑勞神，遂至有惑，是所可怪也。岐伯曰：不然也，心有所喜，神有所惡，卒然相應，則精氣亂，視誤，故惑，神移乃復。夫心者神用，謂之情也，情之所喜，謂之欲也，故情之起欲，是神之所惡，神之所好，心之所惡，是以棄神，須去情欲，欲去神，安長生久視，任心所作，則情欲百端，情欲既起，則傷神害命，斯二不可並行，並行相惑，則情亂，致惑，若得神移反本，則惑解神復。此爲第一惑也。是故閒者爲迷，甚者爲惑。黃帝曰：善。即，輕也，甚，重也。黃帝曰：人之喜忘者，何氣使然。岐伯曰：上氣不足也。腸胃實，下氣有餘也，營衛行留於腸胃，不上心肺，虛故喜忘，復有上時，又得不忘也，此爲第二喜忘邪也。黃帝曰：人之喜飢而不嗜食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精氣，陰氣也，胃之陰氣，并在脾內，謂胃中獨熱，故消食喜飢，胃氣獨熱，逆上爲酸，所以胃脘中冷，故不能食也，此爲第三不嗜食也。黃帝曰：病而不得臥出者，何氣使然。岐伯曰：

衛氣不得入於陰，常留於陽，留於陽，則陽氣滿，滿則陽蹻盛，不得入於陰，陰氣虛，故目不得瞑矣。衛氣逆行陽脈廿五周，夜行五藏廿五周，晝夜周行五十周，若衛行陽脈，不入陰藏，則陽脈盛，則陽蹻盛而不和，陰蹻虛也。二蹻並至於目，故陽盛目不得瞑，所以不臥，此爲第四，不得臥也。瞑音眠。黃帝曰：病而目不得視，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留於陰，不得行於陽，留於陰則陰氣盛，盛則陰蹻滿，不得入於陽，陽氣虛，故目閉焉。衛氣留於五藏，則陰蹻盛不利，唯陰無陽，所以目閉，不得視也，以陽主開，陰主閉也，此爲第五，不得視也。黃帝曰：人之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人腸胃大而皮膚濇，而分肉不解焉，腸胃大則衛氣留久，皮膚濇則分肉不解，其行遲，夫衛氣者，晝日常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盛則臥，陰氣盛則寤。故腸胃大，則衛氣行留久，皮膚濇，分肉不解，則行遲，留於陰也久，其氣不精，則欲瞑，故多臥，腸胃小，皮膚滑以緩，分肉解利，衛氣之留於陽也久，故少臥焉。其人腸胃能大，皮膚能濇，大則衛氣停留，濇則衛氣行遲，留而行濇，其氣不精，故多臥少寤反之少臥，此爲第六，多臥者也。黃帝曰：其非常經也，卒然多臥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邪氣留於上焦，上焦之氣不行，或因飲食衛氣留於心肺，故臥而多臥，此爲第七邪也。黃帝曰：善。治此諸邪，奈何？岐伯曰：先其府藏，誅其小過，後調其氣，盛者寫之，虛者補之，必先明知其形氣之苦樂，定乃取之。療此七邪之法，先取五藏六府，諸經絡，諸脈，諸目，諸口，除其微過，然後調其藏府，五輸六輸，而補寫之補寫之前，必須明知形氣虛實苦樂之志，然後取之。

十二邪

黃帝閒居，避左右而問岐伯曰：余以聞九鍼之經論，陰陽逆順，六經已畢，願得口問，岐伯避席再拜對曰：善乎哉問也，此先師之所口傳也。聞師受也，避去也，六經陰陽各有三陰三陽之脈也，口傳者，文傳得意，口傳方妙，聞口決其理也。黃帝曰：願聞口傳。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陰陽喜怒，食飲居處，大驚卒恐，風雨寒暑居處，外邪也，陰陽喜怒飲食驚恐，內邪也。血氣分離，此內外邪生病所出，凡有五別，一命血之與氣不相合也，陰陽破散，二命藏府陰陽分散也，經絡決絕，脈道不通，三命經脈及諸絡脈不相通也，陰陽相逆，衛氣稽留，四命陰陽之氣乖和，衛氣不行，經脈空虛，血氣不次，乃失其常，五命諸經絡虛竭，晉血衛氣行無次第，論不在經者，誤道其方，如上所說，論在經者，余已知之，有所生病，不在經者，所宜其法也，黃帝曰：人之欠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衛氣晝日行於陽，夜則行於陰，陰者主夜，夜者主臥，陽者主上，陰者主下，故陰氣

積於下，陽氣未盛，陽引而上，陰引而下，陰陽相引，故數欠，陽氣盛而陰氣盛，則目瞑，陰氣盡而陽氣盛，則寤矣。陽氣主晝在上，陰氣主夜在下，陰氣盛，陽氣盛，則寤，陽氣盛，陰氣盛，則瞑，今陽氣未盛，故引陰而上，陰氣已起，則引陽而下，陰陽相引上下，故數欠也。寫足少陰，補足太陽，寫於腎脈足少陰，實補於膀胱脈足太陽，虛令陰陽氣相，故欠愈也，有本作足太陰。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肺氣下留於胃，有故，寒氣與新穀俱入於胃，新故相亂，眞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嚏。穀入胃已，清氣上注於肺，濁氣下留於胃，有故，寒氣與新穀俱入於胃，新故眞邪在於胃中，相攻相逆，復從胃出，故爲之嚏。補手太陰，寫足少陰。宜補肺經手太陰，寫腎脈足少陰，以足少陰主寒，故須寫之，手太陰主氣，故先補之。黃帝曰：人之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陰氣盛而陽氣虛，陰氣疾而陽氣徐，陰氣盛，陽氣絕，故爲唏。唏，火几反，笑也，陰氣盛而行疾，陽氣虛而行徐，是以陽氣絕爲唏也。補足太陽，寫足少陰。以府膀胱太陽氣絕，故須補之，腎藏少陰氣盛，故須寫之。黃帝曰：人之振寒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振寒寒慄，補諸陽，以陽虛陰盛，陽虛故皮膚虛，陰盛故寒客皮膚，故振寒寒慄，宜補三陽之脈。黃帝曰：人之噫者，何氣使然？岐伯曰：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寒氣先客於胃，厥而逆上消散，復從胃中出，故爲噫。補足太陰陽明，一曰補眉本，脾胃府藏皆虛，故補所二脈，眉本，是眉端攢竹穴，足太陽脈氣所發也。黃帝曰：人之嚏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陽之和氣，利滿於心中，上衝出於鼻，故爲嚏也。補足太陽榮，眉本，一曰眉上，陽虛而利，故補陽脈，太陽起鼻上兩箱，發於攢竹，太陽榮在通谷足指外側本節前陷中。黃帝曰：人之揮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胃不實則諸脈虛，則筋肉懈惰，筋肉懈惰，行陰用力，氣不能復，故爲揮。胃氣不實，穀少氣也，穀氣既少，脈及筋肉並虛，懈惰，因此行陰，行陰，入房也，此又入房用力，氣不得復，四支緩縱，故名爲揮，揮云千反，舉引也，謂身體懈惰，舉引不收也。補分肉間，筋脈皆虛，故取病所在分肉間補之。黃帝曰：人之哀而涕泣出者，何氣使然？涕泣多，目無所見，何氣使然也。岐伯曰：心者，五藏六府之主也，涕泣出之所以有三，心者，神用藏府之主一也，目者，宗脈之所聚，上液之道也。手足六陽，及手少陰足脈陰蹻，諸脈源目，故曰宗脈所聚大小便爲下液之道，涕泣爲上液之道，二也。口鼻者，氣之門戶也，目者，爲是液之道也，口鼻二竅，氣液之道，三也。故悲哀愁憂則心動，心動則五藏六府皆搖，搖則宗脈感，宗脈感，則液道開，故涕泣出焉。有物相感，謂即心動，以其心藏，即心藏，及餘四藏，並六府，亦皆搖動，藏府既動，藏府之脈皆動，藏府宗脈搖動，則目鼻液道竅開，以液道開，故涕泣出也。液者，所以灌精，而濡空竅者也，故上液之道開，泣出不止，則液竭，液竭則精不灌，精不灌則目無所見矣，故命曰奪精。五竅液以灌目，五竅之精，謂於七竅，今但從目鼻而出，不止則竭也，諸精不得其灌，則目眼無精，故目無所見，以奪精也。補天柱經俠項，天柱經，足太陽也，天柱俠項，後髮際大筋外緣陷中，足太陽脈氣所發，故補之。黃帝曰：人之太息者，

何氣使然。岐伯曰。憂思則心系急。心系急則氣道約。氣道約則不利。故太息以申出。憂思勞神。故心系急。心系連肺。其脈上迫肺系。肺系爲喉通氣之道。既其被迫。故氣道約不得通也。故太息取氣以申出之。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手少陰手心主二經。皆是心經。足少陽膽經。以心系急引於肝膽。故二陰一陽並俱留鍼以緩。黃帝曰。人之涎下者。何氣使然。岐伯曰。飲食者。皆入於胃。胃中有熱。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故涎下。蟲者。蟲蠱。在於胃中也。廉泉。舌下孔通涎液也。人神守則其道不明。若爲好味所惑。神者失守。則其孔開涎出也。亦因胃熱蟲動。故廉泉開。涎因出也。補足少陰。腎足少陰脈。上挾舌本。主於津液。今虛故涎下是也。黃帝曰。人之耳中鳴者。何氣使然。岐伯曰。耳者。宗脈之所聚也。故胃中空則宗脈虛。虛則下溜。脈有所竭者。故耳鳴。人耳有手足少陽太陽及手陽明等五絡脈。皆入耳中。故曰宗脈所聚也。溜脈入耳之脈。溜行之者也。有竭不通。虛故耳鳴也。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手陽明入耳。過客主人也。手大指爪甲上。手太陰脈。是手陽明之裏。此陰陽皆虛。所以耳鳴。故並補之。黃帝曰。人之自齧舌者。何氣使然。岐伯曰。此厥逆走上。脈氣並至也。並。到也。脈逆之氣。上走於頭。故上頭與脈所至之處。即自齧舌也。少陰氣至。則齧舌。少陽氣至。則齧頰。陽明氣至。則齧唇矣。視主病者。則補之。腎足少陰脈。挾舌本。至於舌下。則使齧舌。手足少陽脈。挾耳。行至於頰。即使齧頰。手足陽明脈。逆行至於唇。即使齧唇。此並諸脈。以虛脈逆。故觀其所病之脈補也。凡此十二邪者。皆奇邪之走空竅者也。故邪之所在。皆爲之不足。此十二邪。皆令人虛。故曰奇邪。空竅謂是諸竅者也。此之邪氣所至之處。損於正氣。故令人不足爲病也。故上氣不足。腦爲之不滿。耳爲之善鳴。頭爲之傾。目爲之瞑。頭爲上也。邪氣至頭。耳鳴頭傾。不能止目瞑者也。中氣不足。溲便爲之變。腸爲之善鳴。腸及膀胱爲中也。邪至於中。則大小便色皆變。於腸鳴也。下氣不足。則爲痿厥心悗。補足外踝下留之。邪氣至足。則足痿厥。損絕其心又悗。可補之外踝之下一本。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腎主爲欠。取足少陰。肺主爲嚏。取手太陰。足少陰。晞者陰與陽絕。故補足太陽。寫足少陰。振寒補諸陽。噫補足太陰陽明。嚏補足太陽陽明。眉本。捍因其所在。補分肉間。泣出補天柱經俠項。俠項者。頭中分也。太息補手少陰心主足少陽。留之。涎下補足少陰。耳鳴補客主人。手大指爪甲上。與肉交者。自齧頰。視主病者。則補之。目瞑項強。足外踝下。留之。痿厥心悗。刺足大指間上二寸。留之。一曰。足外踝下。留之。以下痿厥方。與陽者陰盛不絕。不可寫。不得言與。可一病名字有異。此文倍之也。

邪客

黃帝問岐伯曰。余聞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人之善言天者。是人必法天以言人。故有驗於人也。善言古者。必有合於今。以今事古爲今法。故必合於今。善言人者。必脈於己。善言知人。必先是於己。乃得知人。不是於己。而欲知人。未之有也。如此。則道不惑而要數極。所謂明矣。如此人有三義之行。於道不惑。所以然者。得其要理之極。明達故也。數。理也。今余問於夫子。令可驗於己。令之可言而知也。視而可見。捫而可得。今驗於己。如發蒙解惑。可得聞乎。先自行之。即可驗於己也。然後聞其病之所由。故爲言而知之也。診色而知。故爲視而知之也。診脈而知。故爲捫而可得。斯爲知者。先驗於身。故能爲人發聖於耳目。解惑於心府。於此之道。可以深不。岐伯再拜曰。帝何道之問。黃帝曰。願聞人之五藏卒痛。何氣使然。岐伯曰。經脈流行不止。環周不休。寒氣入焉。經血稽遲。泣而不行。客於脈外則血少。客於脈中則氣不通。故卒痛矣。黃帝曰。其痛也。或卒然而止者。或常痛甚不休者。或痛甚不可按者。或按之而痛止者。或按之而無益者。或喘動應手者。或心與背相引而痛者。或心脅肋與少腹相引而痛者。或腹痛引陰股者。或痛宿昔成積者。或卒然痛死不知人。有間復生者。或腹痛而挽挽歐者。或腹痛而復洩者。或痛而閉不通者。歐外盛鞕。鞕內爲歐。陸下之歐。爲陸病也。幽者因也。凡此諸病。各不同形。別之奈何。凡此十四別病。十三藏者內爲病。一種熱氣客內爲病。皆爲痛病。不知所由。故別之。岐伯對曰。寒氣客於腸外則腸寒。寒則縮卷。卷則腸細急。細急則外引小絡。故卒然痛。得炅則痛立已矣。因重中於寒。則痛久矣。細。轄徒反。縮也。腸寒卷縮。所絡連也。腸細屈腸經之小絡。故絡於腸。故腸寒細急。引絡而痛。得熱則立已炅。熱也。寒氣客經絡之中。與炅氣相薄。則脈滿。滿則痛而不可按也。寒氣稽留。炅氣從上。則脈充大而血氣亂。故痛不可按也。痛不可按之。用義解之。一痛熱薄於脈中。痛痛不可得按。二痛下留。熱氣上行。令脈血氣相亂。故不可按也。寒氣客於腸胃之間。募原之下。而不得散。小絡急引故痛。按之則氣散。故痛止矣。腸胃皆有募。有原。募原之下。皆有孫絡。寒客腸胃募原之下。孫絡引急而痛。故按之散而痛止。寒氣客於俠脊之脈。則氣滿。俠脊脈。皆脈俠脊。故曰俠脊脈也。皆脈俠於脊裏。而上行。保故按之不及。所以按之無益者也。寒氣客於衝脈。衝脈起於關元。隨腹直上。則脈不通。不通則氣无益。俠脊脈。皆脈俠脊。故曰俠脊脈也。皆脈俠於脊裏。而上行。保故按之不及。所以按之無益者也。因之。故喘動應手矣。關元在臍下小腹下。當於胞。故前言衝脈起於胞中。直上邪氣客之。故喘動應手。有水。无起於關元下十寸也。寒氣客於背俞之脈。則脈泣。泣則血虛。虛則痛。其輸主於心。故相引而痛。按之則熱氣至。至則痛止矣。背俞之脈。是太陽脈也。太陽心俞之絡。注於心中。設寒客太陽。引心而痛。按之不移其手。則手熱。故痛止。寒氣客於厥陰。厥陰之脈者。絡陰器。繫於肝。寒氣客於脈中。則血泣。脈急。引背與少腹矣。厥陰肝脈。屬肝絡膽。布背助。故寒客血泣脈急。

引脊與少腹痛也。厥氣客於陰股，寒氣上及少腹，血泣在下，相引故痛。（厥氣客於陰股陰股之血脉，血泣故其氣上引少腹而痛也。）寒氣客於五藏，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寒氣入五藏中，厥逆上吐，遂令陰氣竭絕，陽氣未入之間，卒痛不知人，陽氣入藏還生也。）寒氣客於腸募關元之間，絡血之中，血泣不得注於大經，血氣稽留不得行，故卒然成積矣。（腸謂大腸小腸也。大腸募在天樞，傍齊左右各二寸，原在手大指之間。小腸募在臍下三寸關元，原在手外側腕骨之前完骨。寒氣客此募原之下，血絡之中，凝澀不行，久留以成積也。）寒氣客於腸胃，厥逆上出，故痛而嘔矣。（寒客腸胃，其氣逆上，故痛嘔吐也。）寒氣客於小腸，不得成聚，故後泄腹痛矣。（寒客小腸，不得成於積聚，故後利腹痛也。）熱氣留於小腸，小腸中痺熱焦竭，則堅乾不得出矣。（熱氣留於小腸之中，則小腸中熱，糟粕焦竭乾堅，故大便閉不通矣。）黃帝曰：所謂言而可知者也，視而可見，奈何？岐伯曰：五藏六府，固盡有部，視其五色，黃赤為熱，白為寒，青黑為痛，此所謂視可見者也。（五藏六府，各有色部，其部之中色見，觀之知即藏府之病，此謂視而可見者也。）黃帝曰：捫而可得，奈何？岐伯曰：視其主病之脈，堅而血，皮及陷下者，可捫而得也。（視脈及皮之狀，問其所由，故為捫而得也。）黃帝曰：善。

邪中

黃帝問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奈何？岐伯曰：邪氣之中人也高。黃帝曰：高下有度乎？岐伯曰：身半已上者，邪中之也；身半已下者，溼中之也。（高者，上也。身半以上，風雨之邪所中，故曰中於高也。風為百病之長，故偏得邪名也。身半以下，濁溼之邪，溼最沈重，故溼下偏言也。）故曰：邪之中人也，无有恒常，中於陰則留於府，中於陽則留於經。（邪中於脣胻之陰，獨傷陰經，流入五藏，藏實不受邪客，故傳至留於六府者也。中於面頰之陽，循三陽經下留陽經，故曰无常也。）黃帝曰：陰之與陽也，異名同類，上下相會，經絡之相貫，如環无端。（陰陽異名，同為氣類，三陽為表居上，三陰為裏在下，表裏氣通，故曰相會。三陰之經，絡脈別走入於三陽；三陽之經，絡脈別走入於三陰，陰陽之氣旋迴，周而復始，故曰无端。）邪之中人也，或中於陰，或中於陽，上下左右，无有恒常，其故何也？（經絡相貫周環，自是常理，邪之中人，循行亦可與經絡同行，然中於陰陽，上下左右生病異者，其故何也。）岐伯答曰：諸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方乘虛時，及新用力，若熱飲食汗出腠理開，而中於邪。（手足三陽之會，皆在於面。人之受邪，所由有三：一為乘年虛時，二為新用力有勞，三為熱飲食汗出腠理開，有此三虛，故邪中人。）中面則下陽明，中項則下太陽，中於頰則下少陽，其中於膺背兩脅亦中其經。（邪之始中於面，則皆手足陽明之經，循之而下；若中頸項，則皆手足太陽之經，循之而下；若別中於兩頰，則皆手足少陽之經，循之而下；若中膺背及兩脅，三處亦皆三陽之經，循經而下也。）黃帝曰：其中於陰奈何？岐伯答曰：中於陰者，常從臂胻始。夫臂與胻，其陰皮薄，其肉淖澤，故俱

受於風，獨傷其陰。（以下言邪中於陰經也。四支手臂及脚胻，皆陰經上，皮膚薄，其肉淖澤，故四處俱受風邪，所以獨傷陰經。下頭言風雨傷上，濁溼傷下者，舉多為言，其實脚胻亦受風邪也。）黃帝曰：此故傷其藏乎？岐伯曰：身之中於風也，不必動藏。故邪入於陰經，其藏氣實，邪氣入而不能容，故還之於府。是故陽中則溜於經，陰中則溜於府。（邪之傷於陰經傳之五藏，以藏氣不容外邪，故還流於六府之中也。故陽之邪中於面，流於三陽之經；陰之邪中於臂胻，溜於六府也。）黃帝曰：邪之中藏者奈何？（前言外邪不中五藏，次言邪從內起中於五藏，故問起也。）岐伯曰：愁憂恐懼則傷心，（愁憂恐懼內起傷神，故心藏傷也。）形寒飲寒則傷肺，以其兩寒相感，中外皆傷，故氣逆而上行。（形寒飲寒，內外二寒傷肺，以肺惡寒也。）有所墮墜，惡血留內，若有所大怒，氣上而不下，積於脅下則傷肝。（因墜惡血留者，外傷也。大怒內傷也。內外二傷，積於脅下傷肝也。）有所擊仆，若醉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擊仆當風，外損也。醉以入房汗出，內損也。內外二損，故傷脾也。）有所用力舉重，若入房過度，汗出浴水，則傷腎。（用力舉重，汗出以浴水，外損也。入房過度，內損也。此二損故傷腎也。）黃帝曰：五藏之中風奈何？岐伯曰：陰陽俱感，邪乃得往。黃帝曰：善。（前言五藏有傷，次言五藏中風，陰陽血氣皆虛，故俱感於風，故邪因往入也。）黃帝問岐伯曰：首面與身形，屬骨連筋，同血合氣，天寒則裂地凌冰，其卒寒或手足懈惰，然其面不衣，其故何也？（首面及與身形，同屬於骨，俱連於筋，同受於血，並合於氣，何因遇寒，手足冷而懈惰，首面无衣不通，其故何也。）岐

伯曰：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其血氣皆上於面而走空竅。（六陽六經並上於面，六陰之經，有足厥陰經上面，餘二五於舌下不上於面，而言皆上面者，舉多為言耳。其經絡血氣實通，故皆上走七竅以為用也。）其精陽氣上於目而為精，（其經絡精陽之氣上走於目，成於眼精也。）其別氣走於耳而為聽，（別精陽氣入耳，以為能聽。）其宗氣上出於鼻而為臭，（五藏聚氣以為宗氣，宗氣入鼻，故能知臭也。）其濁氣出於胃，走脣舌而為味。（耳目鼻聽，故為清氣所生；脣舌知味，故為濁氣所成，味者知味也。）其氣之津液皆上熏於面，面皮又厚，其肉堅，故熱甚寒不能勝也。（以其十二經脈，三百六十五絡血氣皆上熏面，以其陽多，其皮堅厚，故熱而能寒也。）

邪傳

黃帝問岐伯曰：夫百病之始生也，皆生於風雨寒暑，清溼喜怒。（濕從地起，雨從上下，其性雖同，生病有異，寒生於外，清發於內，性是一物，起有內外，所病亦有不同，喜者陽也，怒者陰也，此病之起也。）喜怒不節則傷藏，（心主於喜，肝主於怒，二者起之過分，即傷神，傷神即內傷五藏，即中內之部也。）風雨則傷上，清溼則傷下，三部之氣，所傷異類，願聞其會。（風雨從頭背而下，故為上部之氣；清溼從尻脚而上，故為下部之氣，所傷之類不同，故請會通之也。）岐伯對曰：三部之氣各不同，或起於陰，或起於陽，請言其方。（或起於陰，謂臂胻及尻；或起於陽，謂面與項膺背及脅，背具中之也。）喜怒不節則傷於藏，藏傷則病起於陰。（陰，謂內也。）清溼襲虛，則病起於下；風

雨襲虛，則病起於上。足陽明井於陰，陰虛即清濕襲之，故曰病起於下也。人之頭項陽井於陽，氣虛即風雨襲之，故曰病在於上也。是謂三部。至其淫泆，不可勝數。是謂三部之氣，生病不同，變隨所因變而生病。淫過多，不可數度也。黃帝問曰：余固不能數，故問於天師，願卒聞其道。諸邪相傳，變化爲病，余知不可數量。天師所知，因幽窮其要數，余請卒聞其道，天師答之欲也。岐伯對曰：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亦无虛邪，不能獨傷人。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虛邪，即風從虛鄉來，故曰虛邪。風雨寒熱，四時正氣也。四時正氣，不得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卒風暴雨，雖非正氣，不得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獨有虛邪之氣，亦不能傷人，必因虛邪之風及身形虛相感，故得邪客於形。兩實相逢，衆人肉堅。其中於虛邪也，因於天時，與其身形，參以虛實，大病乃成。風雨寒暑四時正氣爲實風也。衆人肉堅爲實形也。兩實相逢，无邪客病也。故虛邪中人，必因天時虛風，并身形虛，合以虛實也。參，合也。虛者形虛也，實者邪氣盛實也。兩者相合，故大病成也。氣有定舍，因處爲名。邪氣舍定之處，即因處以病名，如邪舍於脛，即爲頭陸等頭病也；若舍於腹，即爲腹痛泄利等病也；若舍於足，則爲足痹不仁之病也。上下中外，分爲三貞。上謂頭面也，下謂尻足也，中謂腹，三部各有其外也。貞，正也。三部各有分別，故名三貞也。是故虛邪之中人也，始於皮膚，皮膚緩則腠理開，從毛髮入，入則柢深，深則毛髮立，淅然皮膚痛。皮膚緩者，皮膚爲邪所中，无力不能收，故緩也。人毛髮中虛，故邪從虛中入也。柢，久也。邪氣逆入久深，腠理之時振寒也。留而不去，則傳舍於絡脈，在絡脈之時，痛於肌肉，其痛之時，大經乃代。去，散邪也。孫絡大絡皆稱絡脈也。十二經脈行皆代息，以大經在肌肉中，令肌肉痛，故大經代息也。留而不去，傳舍於經，在經之時，洒淅善驚。經脈連於五藏，五藏爲邪氣所動，故其善驚，驚即洒淅振寒也。洒淅，寒貌。留而不去，傳舍於輸，在輸之時，六經不通，四支節痛，腰脊乃強。輸謂五藏廿五輸，六府卅六輸。六經謂三陰三陽也。輸在四支，故四支節也。足太陽及督脈在腰脊，邪氣搏之，故急強也。留而不去，傳舍於伏衝，在伏衝之時，體重身痛。衝脈爲經絡之海，故邪居體重。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在腸胃之時，賁響腹脹，多寒則腸鳴飧泄，食不化，多熱則溏出糜。賁響，虛起也。多寒，腸邪爲飧泄。多熱，則邪爲溏糜，糜黃如糜也。留而不去，傳舍於腸胃之外，募原之間。腸胃之府，外有募原。邪傳腸胃之外，從至募原之間也。留著於脈，稽留而不去，息而成積。脈謂經脈及絡脈也。留邪著於經絡之脈，傳入腸胃之間，息成於積。此句是總也。或著孫脈，或著絡脈，或著經脈，或著輸脈，或著於伏衝之脈，或著於膂筋，或著於腸胃之募原，上連於緩筋，邪氣淫泆，不可勝論。以下言邪著成積，略言七處。變化淫泆，不可復論也。輸脈者，足太陽脈，以管五藏六府之輸，故曰輸脈。膂筋，謂腸後脊骨之筋也。緩筋，謂足陽明筋，以足陽明之筋主緩。黃帝曰：願盡聞其所由然。原盡聞者，願盡聞於成積所由。岐伯曰：其著孫絡之脈而成積者，其積往來上下，臂手孫絡之居也，浮而緩，不能句積而止之，故往來移行，腸間之水，湊滲注灌，濯濯有音。居，著也。邪氣著於臂手孫絡，隨絡往來上下，其孫絡浮緩，不能句止積氣。臂手之絡，行在腸間，故邪隨絡脈往來，令腸間之水湊滲有聲

也。濯濯，水聲也。有寒則脈䐜滿雷引，故時切痛。邪著於絡，在腸間時，有寒則孫脈䐜滿，引腸而作雷聲，時有切痛。其著於陽明之經，則俠臍而居，飽食則益大，飢則益小。胃脈足陽明之經，直者下乳內廉，下俠臍入氣街中，故邪氣著之，飽食則其脈益大，飢少穀氣，則脈細小，令人覺此病兩鼓也。其著於緩筋也，以陽明之積，飽食則痛，飢則安。緩筋，足陽明之筋也。邪客緩筋，是足陽明筋，從下上腹，俠臍而布，以足陽明經脈之積，飽則大而痛，飢小而安，亦邪俠經之大小也。其著於腸胃之募原也，痛而外連於緩筋，飽食則安，飢則痛。募謂腸胃府之募也，原謂腸胃府之原也。募原之氣，外來連足陽明經，故邪使飽安飢痛也。其著於伏衝之脈者，揣揣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之狀。衝脈下者，注少陰之大絡，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入膕中，伏行骭骨內，下至內踝之屬而別，循者伏行出跗屬，下循跗入大指間，以其伏行，故曰伏衝。揣，動也。以手按之，應手而動，發手則熱氣下於兩股，如湯沃，邪之盛也。其著於膂筋，在腸後者，飢則積見，飽則積不見，按之弗得。膂筋足少陰筋，循脊內俠膂，在小腸後附脊。因飢則見，按之可得；飽則不見，按之難得也。其著於輸之脈者，閉塞不通，津液不下，空竅乾壅。輸脈，足太陽脈也，以管諸輸，絡腎膀胱，故邪著之，津液不通，大便乾壅，不得下於大小便之竅也。此邪氣之從外入內，從上下者。結邪行處也。黃帝曰：積之始生，至其已成，奈何？岐伯曰：積之始生，得寒乃生，厥上乃成積也。夫聚者陽邪，積者陰邪也。此言病成，若言從生，陰陽生也。故積之始生，邪得寒氣，入舍於足，以爲積始也。故曰得寒乃生也。寒厥邪氣上行，入於腸胃，以成於積也。黃帝曰：成積奈何？岐伯曰：厥氣生足悗，足悗生脛寒，脛寒則血脈凝泣，寒氣上入腸胃，入於腸胃則䐜脹，䐜脹則腸外之汁沫迫聚不散，日以成積。以上言成積所由三別，外邪厥逆之氣客之，則腸脈虛，故脛寒，脛脈皮薄，故血寒而凝泣，凝泣也。寒血留於絡脈，上行入於腸胃，腸胃則腸胃之內䐜脹，腸胃之外，冷汁沫聚，不得消散，故漸成積也。此爲生積所由一也。卒然盛食多飲則脈滿，起居不節，用力過度，則絡脈傷，陽絡傷則血外溢，外溢則衄血；陰絡傷則血內溢，內溢則便血，腸外之絡傷則血溢於腸外，腸外有寒汁沫，與血相搏，則幷合凝聚不得散，積成矣。盛飲多食无節，遂令脈滿，起居用力過度，內損絡脈。傷若傷腸內陽絡，則便衄血；若傷腸內陰絡逆，則便血；若傷腸外之絡，則血與寒汁凝聚爲積，此則生積所由二也。卒然外中於寒，若內傷於憂怒，則氣上逆，氣上逆則六輸不通，溫氣不行，凝血蘊裹而不散，津液澀滲，著而不去，而積皆成矣。人之卒然外中於寒，以人於內傷憂怒，以邪於外，內外相搏，脈氣逆上，陰氣既盛，遂令六府陽經六輸皆不得通，衛氣不行，寒血凝澀，蘊裹不散，著而成積，所由三也。黃帝曰：其生於陰者奈何？岐伯曰：憂思傷心。前言積成於腸，以下言積成於陰，憂思勞神，故傷心也。重寒傷肺。飲食外寒，形冷內寒，故曰重寒。肺以惡寒，故重寒傷肺。忿怒傷肝。肝主於怒，故多怒傷肝也。醉以入房，汗出當風，則傷脾。因醉入房，汗出當風，則脾汗得風，故傷脾也。用力過度，若入房汗出浴水，則傷腎。腎與命門，主於入房，故用力及入房，汗出浴水，故傷於腎。此外內三部之所生病者也。黃帝曰：善。憂思爲內，重寒爲外，入房當風以爲內外，故合前三部所生病。治之奈何？

岐伯曰。察其所痛。以知其應。有餘不足。當補則補。當寫則寫。毋逆天時。是謂至治。凡發之病。皆有痛也。故察其痛。以候其發。既得其病。順於四時。以行補寫。可得其妙也。五邪入。邪入於陽則爲狂。邪入於陰則爲血痔。邪入於陽。搏則爲癲疾。邪入於陰。搏則爲痟。陽入之於陰。病靜。陰出之於陽。病善怒。熱氣入於陽脈。重陽故爲狂病。寒邪入於陰脈。重陰故爲血痔。陽邪入於陽脈。乘爲癲疾。陽邪入於陰脈。乘爲痟。不能晉陽。邪入陰者。則爲病好靜。陰邪出之於陽。陽動故多生喜怒也。五發。陰病發於骨。陽病發於血。以味病發於氣。陽病發於冬。陰病發於夏。陰之爲病。發骨疼等。陽之爲病。發於血痔等。五味爲病。發於氣不調等。冬陽在內。故病發夏也。冬夏陽在外。故病發冬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八 風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諸風數類
諸風狀論
諸風雜論
九宮八風
三虛三實
八正風候
痺論

諸風數類

黃帝問於岐伯曰。風之傷人。或爲寒熱。或爲熱中。或爲寒中。或爲癘。或爲偏枯。或爲賊風也。其病各異。其名不同。風氣一也。徐緩爲氣。疾盛爲風。人之生也。感風氣以生。其爲病也。因風氣爲病。是以風爲百病之長。故傷人也。有成未成。傷人成病。凡有五別。一曰寒熱。二曰熱中。三曰寒中。四曰癘病。五曰偏枯。此之五者。以爲風傷變成。餘病形病名各不同。或爲賊風者。但風之爲病。所因不同。故病名病形亦各異也。或內至五藏六府。不知其解。願聞其說。岐伯曰。風氣藏於皮膚間。內不得通。外不得洩。風者喜行而數變。言風入於藏府之內爲病。遂名藏府之風。風氣藏於皮膚之間。內不得通大小便道。外不得腠理中洩。風性好動。故喜行數變。以爲病也。腠理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悗。風氣之邪。得之因者。或因飢虛。或因復用力。腠理開發。風入毛腠。洒然而寒。腠理閉塞。內壅熱因。酒香洗。如洗而寒也。其寒也。則衰食飲。其熱也。銷肌肉。故使人怯慄。而不能食。名曰寒熱。其寒不洩在內。故不能食。其熱不洩在外。故銷肌肉。是以使人暴風。而不能食。帶曰寒熱之病。怯慄振寒瘧也。風氣與陽。入胃循脈而上。至目眥。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洩。則爲熱中。而目黃也。以下言熱中病也。風氣從皮膚。帶足陽明之經。入於胃中。足陽明經。從目內眥。入腦於胃。故稱其脈。至目內眥。以其人肥。腠理密實。不開。風氣壅而不得外洩。故內爲熱中。病目黃也。人風氣與陽。入胃循脈而上。至目眥。其人瘦。則外洩而寒。則爲寒中而泣出。以下言寒中之病也。人瘦則腠理疏虛。外洩溫氣。故風氣內以爲寒中。足陽明脈虛冷。故目泣出也。風氣與巨陽俱入。行諸脈輸。散於分理。閉衛氣。淫邪。與衛氣相干。其道不利。故使肌肉賁脹而有傷。衛氣有所淫而不行。故其肉有不仁。以下言癘病也。巨陽足太陽也。風氣之邪。與足太陽二氣。俱入十二經脈輸穴之中。又散於分肉腠理之間。其與太陽。俱入於輸衛上來者。淫邪之氣。與衛氣相干。致令衛氣壅而不行。故肌肉賁起。臨脈有所傷也。以衛氣壅塞不行。故肉不仁也。決義當澀也。癘風氣與衛氣。並熱附。其氣不精。故使其鼻柱壞。而色敗也。皮膚傷潰。風寒客於脈不去。名曰癘風。腑腸也。太陽與衛氣在營血之中。故潤而熱於胸腹。上衝於鼻。故鼻蝕骨壞。其氣散於皮膚。故皮膚潰爛。以其邪風寒氣客脈。留而不去。爲病。稱曰癘風。癘力霽反。或名曰寒熱。言前癘風。或名寒熱之病也。以春甲乙。傷於風者。爲肝風。以夏丙丁。傷於風者。爲心風。以季夏戊己。傷於邪者。爲脾風。以秋庚辛。中於邪者。爲肺風。以冬壬癸。中於邪者。爲腎風。春甲乙者。木王時也。木王盛時。衝上風來。名曰邪風。木盛近衰。故衝上邪風。來傷於肝。故曰肝風。餘皆倣此。風氣中五藏六府之輸。亦爲藏府之風。藏府輸者。當是背輸。近傷藏府之輸。故曰藏府之風也。各人其門戶之中。則爲偏風。門戶。空穴也。邪氣所中之處。即偏爲病。故名偏風也。風氣循風府而上。則爲腦風。風府。在項。入髮際一寸。督脈陽維之會。近太陽入腦山處。風邪。腦風入系頭。則爲目風。邪氣入於目系在脈入腦。故名腦病也。目風。邪氣入於目。故爲目風也。眠寒飲酒中風。則爲漏風。因飲酒寒眠。腠開中漏汗。故爲漏風。有水目風眼寒也。入房汗出中風。則爲內風。入房用力。汗出中風。內傷。故曰內風也。新沐中風。則爲首風。新沐。髮已。頭上垢齊。腠開。得風。故曰首風也。久風入中。則爲腸風飧泄。

皮膚受風曰久，傳入腸胃之中，洩利，故曰腸風。外在腠理，則爲洩風。風在腠理之中，洩汗不止，故曰洩風也。故風者，百病之長也，至其變化爲他病也，無常方，然故有風氣也。百病因風而生，故爲長也。以因於風，變爲萬病，非唯一途，故風氣以爲病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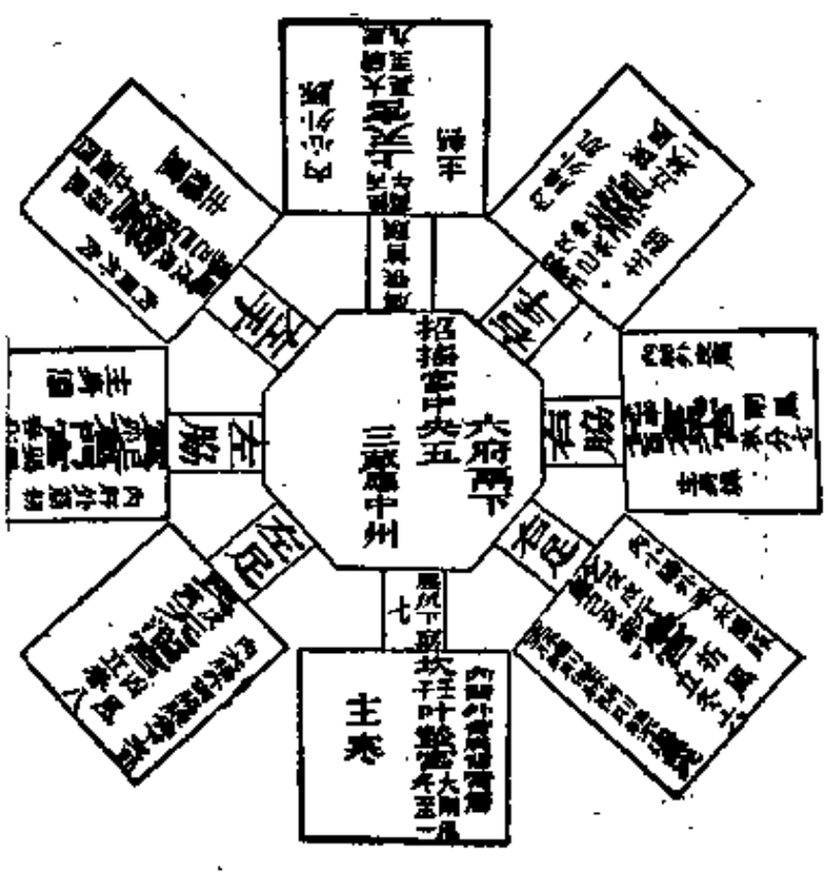
諸風狀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願聞其診及其病能。診者，見其狀，因知所由，故曰診也。能所能者，即爲狀也。故短氣者，即爲病能也。岐伯曰：肺風之狀，多汗惡風，色皏然白，時欬短氣，達日則差，暮則甚，診在眉上，其色白。皏，補幸反，白色薄也。肺風病能，凡有七列：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色白，四面色白薄也，四曰欬，五曰短氣，六曰鼻閉塞甚，以肺主大腸，故鼻甚也，七曰診五色，各見其部，薄澤者五藏風之候也，白肺色也。心風之狀，多汗惡風，焦絕，喜怒，聲者赤色，病甚則不可快，診在口，其色赤。心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焦絕，焦，枯也，絕不通也，言枯不通也，四曰喜怒，五曰面赤色，六曰病甚不安，七曰所部色見口爲心部也。肝風之狀，多汗惡風，喜悲，色微蒼，嗌乾，喜怒，時憎女子，診在目下，其色青。肝風狀能有八：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喜悲，四曰面色微青，五曰嗌乾，六曰喜怒，七曰時憎女子，八曰所部色見也。脾風之狀，多汗惡風，身體怠惰，四支不欲動，色薄微黃，不嗜食，診在鼻上，其色黃。脾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身體怠惰，四支不用，五曰面色微黃，六曰不味於食，七曰所部色見也。腎風之狀，多汗惡風，面龐然，腹脹，腰脊痛，不能正立，其色始隱曲不利，診在頤上，其色黑。腎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二曰腹脹，三曰面龐，四曰腰脊痛，五曰面色黑如煙熏狀，六曰腹曲不利，謂大小便不得通利，七曰所部色見頤上腎部也，有本爲肌上誤也。胃風之狀，頸多汗惡風，食飲不下，鬲塞不通，腹脹滿，食寒則洩，診瘦而腹大。胃風狀能有八：一曰頸多汗，二曰惡風，三曰不下飲食，四曰鬲不通，鬲中塞也，五曰腹脹滿，六曰失腹脹，七曰食冷則病，八曰胃風形診，謂瘦而腹大，胃脹也。首風之狀，頭面多汗惡風，先當風一日則病甚，頭痛不可出內，至其風則病少愈。首風狀能有三：一曰頭面多汗，二曰惡風，三曰診候不出者，不得變於腑也，不內者，不得在宰也。漏風之狀，或多汗，常不可單衣，食則汗出，甚則身汗，惡風，衣裳濕，口乾，喜渴，不能勞事。漏風狀能有七：一曰多汗，謂重衣則汗，衣單則寒，二曰因食汗甚病甚，無汗三曰惡風，四曰衣裳恆濕，五曰口乾，六曰喜渴，七曰不能勞事也。洩風之狀，多汗，汗出洩衣上，口乾，上來其風不能勞事，身體盡痛則寒。洩風狀能有四：一曰多汗洩衣，二曰口乾，三曰液泄皮上冷也，四曰勞則體痛寒也。

諸風雜論

黃帝曰：夫子言賊風邪氣之傷人也，令人病焉，今有其不離屏蔽，不出室內之中，卒然病者，非離賊風邪氣，其故何也。賊風者，風從衣上所勝處來，賊邪風也，離屏蔽也，賊邪之風夜來，人皆臥，雖是盛日，不離屏蔽室內，不逢賊風邪氣，仍有病者，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嘗有所傷於淫氣，藏於血脈之中，分肉之間，久留而不去，若有所隨，隨惡血在內而不去，卒然喜怒不節，飲食不適，寒溫不時，腠理閉而不通，其開而遇風寒，時血氣凝結，與故邪相搏，則爲寒痺，其有熱，則汗出，汗出則受風，雖不遇賊風邪氣，必有因加而發焉。人雖不離屏室之中，傷於寒溫，又因飲有暴血，惡溫惡血等邪，藏於血脈中，又因喜怒飲食，寒溫失理，藏令腠理閉塞，血不通，若欲開，遇於風寒，則血氣凝結，與先寒溫故邪相因，遂爲寒痺，雖在屏蔽之中，因熱汗出，腠開受風，斯乃屏內之中，加此諸病，不因賊風者。黃帝曰：今夫子之所言者，皆病人之所自知也，其无所遇邪氣，又无憂愉之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鬼神之事乎。因內邪得病，病人並能自知，因有自知不遇寒溫之邪，又无喜怒憂愉之志，有卒然爲病，當是鬼神爲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發也，因而志有所惡，及有所夢，寒，血氣衝亂，兩氣相薄，其所從來者微，視之不見，聽而不聞，故似鬼神。以下答意，非無故邪在內，亦非無他憂愉之志，故有所惡，即爲怒也，夢有所樂，即爲喜也，因此兩者相薄，故血氣亂，而生病，所來微細，視聽難知，衆人謂如鬼神，非鬼神也。黃帝曰：其視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固知百病之勝，先知其病之所從生者，可視而已。黃帝曰：善。先巫知者，巫先於人，因於鬼神，而知邪生，生病者，用鍼藥療之，非鬼神能生病也，鬼神但可先知而已，由祝去其巫知之病，非祝巫之鬼也。

九宮八風



立秋二玄委，秋分七倉果，立冬六新洛，夏至九上天，招搖五，冬至一叶蟄，立夏四陰洛，春分三倉門，立春八天牖，太一常以冬至之日居叶蟄之宮，晝六日，明日居天牖，晝六日，明日居倉門，晝六日，明日居陰洛，晝五日，明日居上天，晝六日，明日居玄委，晝六日，明日居倉果，晝六日，明日居新洛，晝五日，明日復居叶蟄之宮，從其宮數所在，日從一起，至九日，復反於一，常如是無已，終而復始，太一移日，天必應之以風雨，以其日風雨，則吉歲矣，民安少病，先之則多雨，後之則多旱，太一在冬至之日，有變占在君，太一在春分之日，有變占在相，太一在中宮之日，有變占在吏，太一在秋分之日，有變占在將，太一在夏至之日，有變占在百姓，所謂有變者，太一居五宮之日，疾風折樹木，揚沙石，各以其所生，占貴賤，日視風所從來而占之，從其所居之鄉來，爲實風，主生長養萬物，風從其衝後來，爲虛風，傷人者也，主殺主害者也，謹候虛風而避之，故聖人避邪弗能害，此之謂也，是故太一入從立於中宮，乃朝八風，以占吉凶也。（以下言太一從於中宮，且朝八風，以占吉凶也。）風從南方來，名曰大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心，外在於脈，其氣主爲熱，風從西南方來，名曰謀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脾，外在於肌，其氣主爲弱，風從西方來，名曰剛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肺，外在於皮膚，其氣主爲身操，風從西北方來，名曰折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小腸，外在手太陽脈，脈絕則溢，脈閉則絡不通，喜暴死，風從北方來，名曰大剛之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腎，外在於骨，與肩背之膂筋，其氣主爲寒，風從東北方來，名曰凶風，其傷人也，內舍於大腸，外在於兩脇骸骨，下及支節，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之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肝，外在於筋紐，其氣主爲身溼，（紐，女巾反，案也，謂筋節之也。）風從東南方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內舍於胃，外在於肉，其氣主體重，凡此八風，皆從其虛之鄉來，乃能病人，三虛相薄，則爲暴病卒死，兩實一虛，病則爲淋洛寒熱，犯其兩溼之地，則爲痿，故聖人避邪風，如避矢石焉，其有三虛，而偏中於邪風，則爲偏枯矣。（風從背後來，故邪虛鄉來也。三虛，謂年虛，月虛，時虛，三虛之中，謂缺二實，但令一虛，遇邪，猶爲淋洛寒熱，居虛溼地，即爲痿痺，況二虛一實，遇邪，其病安得不甚，若先三虛，遇邪，卒致暴仆偏枯之病也。）三虛三實

黃帝問少師曰，余聞四時八風之中人也，故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而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而腠理開，賊風邪氣，因以得入，乎將必須八正虛邪，乃能傷人乎。（黃帝謂四時八節虛邪賊風中人，要因其暑，腠理開時，因入傷人，故致新問也。）少師答曰，不然，賊風邪氣之中人也，不得以時。（少師答言，腠理開者，賊風中深，腠理閉者，賊邪中淺，以其賊邪賊害者也，不得以時者，暑開之時，即入閉之時，不入也。）然必因其開也，其入也深，其內極也，疾，其病人卒暴。（邪之中人，若因腠理開者，爲害有三，一則邪入深也，二則極人命也，三則病死卒暴也。）因其閉也，其入也淺，以留，其病人也徐以持也。（若腠理閉，邪遇有二，一則邪入淺也，二則爲病充徐持久留之也。）黃帝曰，有寒溫和適，腠理不開，然有卒病者，其故何也，少師曰，帝弗知邪入乎，願平居，其腠理開閉緩急，固常有時也。（平，和適也，人腠和適而所，腠理開閉，未必因於寒暑，因於月之盈虛，人氣盛衰，故腠理開閉，有病不病，斯乃人之常也。）黃帝曰，可得聞乎，少師曰，人與天地相參也，與日月相應也。（人之身也，與天地形象相參，身盛衰也，與日月相應也。）故月滿則海水西盛，（日爲陽也，月爲陰也，東海陽也，西海陰也，月有餘故海水之身，隨月盛衰，故月滿西海盛也。）人血氣精，肌肉充，皮膚厚，毛髮堅，腠理郄，煙垢著，當是之時，雖遇賊風，其入淺，亦不

深。人身盛時，法月及與西海，皆悉盛實也。但賊邪不入，凡有六實，一曰，血氣諸而不竭，二曰，肌肉充實不疏，三曰，皮膚密緻不開，四曰，毛髮實不虛，五曰，焦膽理幽而不通，三焦之氣發於膽理，故曰焦理幽也，六曰，經脈垢膩，藏於膽理，有此六實，故賊風邪入不能深也。至其月郭空，則海水東盛，人血氣虛，其衛氣去形，獨居，肌肉減，皮膚緩，腠理開，毛髮淺，焦理薄，煙垢落，當是之時，遇賊風，則其入也深，其病人也卒暴。人身衰時，法月及與西海，皆悉衰也，月空東海盛者，臨衰暴盛也，凡有八衰，一曰，血氣虛竭，謂當厥虛氣虛也，二曰，衛氣減少，卻厥外衛氣去而少也，三曰，肌肉疏減，四曰，皮膚虛緩，五曰，腠理空開，六曰，毛髮淺，七曰，焦理疏薄，八曰，經脈無經垢，有此八虛，所以賊邪深入，令人卒病也。黃帝曰，其有卒然卒死暴病者，何邪使然，少師曰，得三虛三虛者，其死暴疾，得三實者，邪不能傷人也。人備三虛，其病死暴死也。黃帝曰，願聞三虛，少師曰，乘年之衰，人年七歲，盡於九歲，至十六歲，名曰年衰，如是恒加九歲，至一百六，皆年之衰也，非歲露年，以其人實邪不傷，故人至此年名曰乘也。逢月之空，月郭空時，人具虛，當此虛時，故曰逢也。失時之和，因爲賊風所傷，是謂三虛，故論不知三虛，工反爲粗。編鵲乖於四時和氣，非理受於風寒，人之有此三虛，故從衛後發屋折木，揚沙走石，暴賊風至身，酒然起於毫毛，發於腠理，卻爲賊風傷也。黃帝曰，願聞三實，少師曰，逢年之盛，逢年，謂不加年衰也。遇月之滿，十五日時也。得時之和，雖有賊風邪氣，不能危之。編鵲順於四時和氣，人之有此三實，雖有賊邪，定不能傷也。黃帝曰，善乎哉論，明乎哉道，請藏之金匱，命曰三實，然此一夫之論也。子之所論，皆當者，以其內明於道，故能藏而寶之，此舉一夫之論，以類衆人。八正風候

黃帝曰，願聞歲之所以皆同病者，何因而然。前章言人有編鵲乖和，遇賊邪之失，此言病受邪風，俱有傷害，以爲問也。少師曰，此八正之候也。八正，風者，八節之正，虛邪候也。黃帝曰，候之奈何，少師曰，候此者，常以冬至日，太一立於叶蟄之宮，其至也，天應之以風雨，風雨從南方來者，爲虛風，賊傷人者也，其以夜至者，萬民皆臥，而弗犯也，故其歲民少病。九宮經曰，太一者，元皇之使，常居北極之位，叶蟄上下，敢天地之常，起也，叶蟄，坎宮名也，太一至坎宮，天必應之以風雨，其感從太一所居鄉來，內中宮名爲實風，主生長萬物，若風從南方來，內中宮爲虛，後來虛風，賊傷人者也，其賊風夜至，人皆寢臥，不犯其風，人少其病也。其以晝至者，萬民懈惰，而皆中於虛風，故萬民多病，虛邪，入客於骨，而不發於外，至其立春，陽氣大發，腠理開，因立春之日，風從西方來，萬民又皆中於虛風，此兩邪兩薄，經氣絕代。懈惰，謂不自收節，情逸腠開，邪客至骨，而不外泄，至立春日，復有虛風，從西方衝上而來，是則兩邪相薄，致經脈絕代，以爲病也，骨者本作胃也。故藏逢其風，而遇其雨者，命曰遇歲露焉，因歲之和，而少賊風者，民少病，而少死，歲多賊風邪氣，寒溫不和，民多病而多死矣。謂有其二，一曰，春露，主生萬物者也，二曰，秋露，主衰萬物者也，今歲有賊風暴雨，以衰於物，比秋風露，故曰歲露焉，是以實風至也，歲和有吉，虛風至也，歲露致凶焉。黃帝曰，

虛邪之風，其所傷貴賤何如，候之奈何。以下言候虛風所傷貴賤，故曰所起也。少師曰，正月朔日，太一居天溜之宮，其日西北風不雨，人多死。以下具甘虛風也。正月朔日，平旦，北風，春民多死者也，正月朔日，平旦，北風行，民病死者，十有三，正月朔日，日中北風，夏民多死者，正月朔日，夕時，北風，秋民多死者，終日北風，大病死者十有六，正月朔日，風從南方來，命曰旱鄉，從西方來，命曰白骨將，將國有殃，人多死亡，正月朔日，風從東方來，發屋揚沙石，國有大災，正月朔日，風從東南方行，春有死亡，正月朔日，天和溫不風，雜雨，民不病，天寒而風，雜背，民多病，此所以候歲之虛風賊傷人者，二月丑不風，民多心腹病，三月戌不溫，民多寒熱，四月巳不暑，民多病瘅，十月申不寒，民多暴死，諸所謂風者，皆發屋折樹木，揚沙石，起毫毛，腠腠理。

瘅論

黃帝問岐伯曰，瘅安生，岐伯曰，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瘅，風寒濕等，各爲其病，若三氣雜至，合而爲一病，名爲瘅。其風氣勝者爲行瘅，寒氣勝者爲痛瘅，濕氣勝者爲著瘅。若三合一多，即別受瘅名，故三中風多，名爲行瘅，謂其瘅病轉移不住，故曰行瘅，三中寒多，陰盛爲痛，故曰痛瘅，三中濕氣多，住而不移轉，故曰著瘅，著住也，此三種病，三氣共成，異於他病，有寒有熱，有痛不痛，皆名爲瘅也。問曰，其五者何也，答曰，以冬遇此者爲骨瘅，以春遇此者爲筋瘅，以夏遇此者爲脈瘅，以至陰遇此者爲肌瘅，以秋遇此者爲皮瘅。冬時不能自制，遇此三氣，以爲三瘅，俱稱骨瘅，以冬骨也，餘四藏，此至陰六月，脾所主也。問曰，內舍五藏六府，何氣使然，五時感於三氣，以爲五瘅，其藏已知，而有瘅病，內舍藏府之中，何氣使然也。答曰，五藏皆有舍，病久而不去，內舍其合，故曰，骨瘅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腎，筋瘅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肝，脈瘅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心，肌瘅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脾，皮瘅不已，復感於邪，內舍於肺。五藏合者，五藏五輸之中，皆有合也，諸脈從外來合五藏之處，故合爲內也，是以骨筋脈肌皮等五瘅久而不已，內舍於合，在合時，復感邪之氣，轉入於藏，入府者死也。所謂瘅者，各以其時，重感於寒溫之氣也，諸瘅不已，亦益於內，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也。所謂五瘅不已者，各以其時，重感感邪寒溫之氣，益內五藏之瘅者死，益風者易已也。問曰，其時有死者，或痿久者，或易已者，其故何也，瘅之輕重，無過此三，故爲問之也。答曰，其入藏者死，以藏有神，故瘅入致死也。其留連筋骨間者，痿久，屬者相繫，在於筋骨之間，故筋骨痿痛也。其流皮膚間者，易已，流行在於皮膚淺處之間，動而又復，故易已也。問曰，客六府者，何也，答

曰此亦由其食飲居處而爲病本六府各有輸風寒溼氣中其輸而食飲應之循輸而入各舍其府以上言痺入腑以下言痺入府所由風寒溼等三氣外邪中於府輸飲食居處內邪應內以引外故痺入六府中其輸者亦府之合也問曰以鍼治之奈何答曰五藏有輸六府有合循脈之分各有所發各治其道則病瘳已五藏輸者療痺法取五藏之輸問曰療痺之要以痛爲輸今此乃取五藏之輸何以通之答曰有痛之痺可以痛爲輸不痛之痺者當以痛爲輸故知當其所宜以取其爲是醫之術也問曰營衛之氣亦合人痺乎此問營衛二氣何者與三氣合爲痺也答曰營者水穀之精氣也和調於五藏灌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脈故循脈之下貫五藏絡六府營衛血氣猶經脈而行貫於五藏調和腑神絡於六府灌陳和氣陳起也故與三氣而合以爲痺也但十二經藏腑貫藏絡府府腑貫府絡藏皆爲營氣何因此所言於營氣唯貫於藏但絡於府然此所言但舉一邊藏府之腑貫絡是同之也衛氣者水穀之悍氣也其氣慓疾滑利其不能入於脈故循皮膚之內分肉之間薰於肓膜散爲胸腹逆其氣則疾順其氣則徐不與寒溼風氣合故不爲痺黃帝曰善衛之水穀悍氣其性利疾走於皮膚分肉之間薰於肓膜故能散於胸腹逆之則生癰疽之病逆之無疾是以不與三氣合而爲痺也問曰痺或痛或不痛或不仁或寒或熱或燥或溼者其故何也三氣爲痺之狀凡有其七故請解之答曰痛者其寒氣多有衣寒故爲痛內受寒氣既多復衣厚生寒內外有寒故痺有痛其不仁者其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疏疏而不痛皮膚不營故爲不仁其寒者陽氣少陰氣多與病相益故寒仁者細也覺也皆衛及經絡之氣疏數不營皮膚不至於皮膚之中故皮膚不覺痛癢名曰不仁所感陽熱氣少陰寒氣多與先所病相益故痺爲寒也其熱者陽氣多陰氣少病氣勝陽遭陰故爲痺熱所感陽熱氣多陰寒氣少陰陽二氣相逢相鬬陽勝爲病故爲痺熱也其多寒汗而濡者此其逢溼甚其陽氣少陰氣盛兩氣相感故寒汗出濡所感陽氣少溼與寒氣相鬬故寒而汗濡衣溼也夫痺之爲病不痛何也三氣合而爲病稱痺而有不痛者其故何也曰痺在骨則重在脈則血凝而不流在筋屈不伸在肉則不知在皮則寒故具此五者則不痛凡痺之類逢寒則急逢溼則緩黃帝曰善三氣爲痺所在有五一人具此五者當痺其痺不痛此爲不痛之痺有云痺者痛者未爲解痺者也不知者不覺不仁也黃帝問於岐伯曰周痺之在身也上下移徙隨脈上下左右相應間不容空願聞此痛之在血脈之中耶將在分肉之間乎何以致是其痛之移也間不及下誠其蓄痛之時不及定治而痛已止矣何道使然願聞其故夫周痺者邪居分肉之間令正氣稍衰不周邪與周爲痺故稱周痺今帝之意言其痺稍衰行上下移徙往來無處不至名爲周痺岐伯之意言於此痺行於衆處可爲衆痺非周痺也間不及下誠者痺痛之中未及下誠其痛已移也岐伯對曰此衆痺也非周痺也黃帝曰願聞衆痺岐伯對曰此各在其

處更發更止更居更起以右應左以左應右非能周也更發更休甘衆痺在身左右之處更身而發不能周身故曰衆痺居起動靜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刺此者痛雖已止必刺其處勿令復起然衆痺在身所居不移但痛有休發故其痛雖止必須刺其痛休之處三合不起也黃帝曰善願聞周痺何如岐伯對曰周痺者在血脈之中隨脈以上循脈以下不能左右各得其所首周痺之狀痺在血脈之中隨脈上下不能在其左右不移其處但以變其眞氣使營身不周故名周痺也黃帝曰善刺之奈何岐伯對曰痛從上下者先刺其下以遏之後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上以脫之痛從下上者先刺其上以遏之後刺其下以脫之刺周痺之法觀痺從上自下當先刺向下之前使其不得進而下也然後刺其痺後使氣以脫也有痺從下上者准前可知也黃帝曰善此痛安生何因而有名此問周痺之所由並問周痺名之所起也岐伯對曰風寒溼氣客於分肉之間迫切而爲沫沫得寒則聚聚排分肉而裂分也分裂則痛三氣以爲周痺衛脈而行逼分肉之間氣乘排迫分肉肉裂而爲痛也痛則神歸之神歸之則熱熱則痛解痛解則厥厥則他痺發則如是痺痛引神即神歸痛神痛不已故熱氣集而痛解此處痛解厥已即餘處病生周痺依發如是以爲休起也黃帝曰善余已得其意矣此內不在藏外未發於皮獨居分肉之間眞氣不能周故命曰周痺以下解周痺名也故刺痺者必先切循其下之經視其虛實六經三陰三陽也切循痺病之下六經虛實一也及大絡之血而結不通切循十五大絡知其通塞二也及虛而脈陷空者調之熨而通其熨緊轉引而行之黃帝曰善余以得其意矣又得其事也又得其熨知其虛陷之三也然後設以熨法用微微之令其調適又以導引熨緊轉引令其氣行方始刺之此爲燥熨之要也緊急調率令緩也人九者經絡之理十二經脈陰陽之病也得其事者謂得之人法於九野經絡陰陽之病也問曰人有身寒湯火不能熱也厚衣不能溫也然不凍慄此爲何病人身強冷而不覺寒其病難知故須問也答曰是人者素腎氣膀以水爲事太陽氣衰腎脂枯不長一水不能勝兩火腎者水也而主骨故腎不生則髓不能滿故寒甚至骨素先也其人腎氣先勝是太陽腎府父衰腎藏枯竭不能爲長以其一腎藏府之水與心肝二陽同在一身爲鬬所擊一水不勝二陽故反爲寒至於骨髓衣火不能溫也所以不能凍慄者肝一陽也心二陽也腎孤藏也一水不能勝上二火故不能凍慄病名曰骨痺是人當攣節腰脊骨二陽獨勝故不覺寒慄遂爲骨痺之病是人當爲骨節拘攣也一本攣作變人有此病必節操變改也問曰人之肉苛者何也雖近衣絮猶尚苛也是爲何病也答曰營氣虛衛氣實衛氣虛則不仁而不用營衛俱虛則不仁且不用肉如苛也人身與志不相有也曰死苛者痲木爲有苛不仁之苦也故雖衣絮溫暖猶尚不仁者謂之苛也故知近衣絮溫暖即知覺者爲不仁也營虛衛實氣

惡知覺，故論仁也。若委黃衛虛者，肉不仁也。若營衛俱虛，則不仁之甚，故肉冒痿如死也。所以身肉不仁者，與神不能相得，故致死也。風痺淫病，不可已者，足如履冰，時如湯入腹中，腹脹淫濫，煩心頭痛，時欬時悅，時以汗出，久則目眩，悲以喜恐，短氣不樂，不出三年死。人病風痺之病，又有此十二候者，不出三年死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二十九 氣論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七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曰：有一脈生數十病者，或痛或痺，或熱或寒，或痒或痺，或不仁，變化無窮，其故何也？岐伯曰：此皆邪氣之所生也。黃帝曰：余聞風者，有眞氣，有正氣，有邪氣，何爲眞氣？岐伯曰：眞氣者，所受於天，與穀氣并，而充身也。正氣者，正風也，從一方來，非實風，又非虛風也，邪氣者，虛風之賊傷人也，其中人也深，不能自去。正風者，其中人也淺，合而自去，其氣來柔弱，不能勝眞氣，故自去。虛邪之中人也，洒淅動形，起毫毛而發腠理，其入深，內搏於骨，則爲骨痺，搏於筋，則爲筋變，搏於脈中，則爲血閉，不通則爲癰，搏於肉，與衛氣相搏，陽勝者則爲熱，陰勝者則爲寒，寒則眞氣去，去則虛，虛則寒搏於皮膚之間，其氣外發腠理，開毫毛，搖氣往來，行則爲痒，留而不去則痺，衛氣不行，則爲不仁，虛邪偏客於身半，其入深，內居營衛，營衛稍衰，則

眞氣去，邪氣獨留，發爲偏枯，其邪氣淺者，脈偏痛，虛邪之入於身也深，寒與熱相搏，久留而內著，寒勝其熱，則骨痛肉枯，熱勝其寒，則烁肉腐肌，爲膿內傷骨，內傷骨爲骨蝕，有所疾前筋，筋屈不得伸，邪氣居其間而不反，發爲筋溜，有所結氣歸之，衛氣留之不得反，津液久留，合而爲腸溜，久者數歲乃成，以手按之柔，已有所結，氣歸之，津液留之，邪氣中之，凝結日以易甚，連以聚居，爲昔瘤，以手按之。以上從寒痺則節溜邪爲節，餘補入。堅，皆大按之而堅，病久也十四。有所結，深中骨，氣因於骨，骨與氣并，日以益大，則爲骨疽。先有寒結，深至骨髓，骨與氣并，致令骨痺，謂曰骨疽十五也。有所結，中於肉，氣歸之，邪留而不去，有熱則化爲膿，先有寒氣，久積骨邪居熱，則腐肉以爲膿，膿十六。无熱則爲肉疽。結氣无熱，虛邪聞腐肉以爲肉疽十七也。凡此數氣者，其發無常處，而有常名也。邪氣傷人之氣者定處，而有斯十七種名也。

津液

黃帝問岐伯曰：水穀入於口，輸於腸胃，其液別爲五，天寒衣薄，則爲溺與氣，天熱衣厚，則爲汗，悲哀氣并，則爲泣，中熱胃緩，則爲唾，邪氣內逆，則氣爲之閉塞而不行，不行則爲水腫，余知其然也，不知其所由生，願聞其說。輸，送致也。水穀入於口，送於腸胃之中，化爲津液，凡有五別，謂五藏津液，凡所言氣者，通名爲津，經脈津者，不名爲液，故家有五也，此略舉五液，謂解其義也。岐伯答曰：水穀皆入於口，其味有五，各注其海。五味走於五藏，四海，肝心二藏主血，故酸苦二味，走於血海，脾主水穀之氣，故甘味走於水穀海，肺主於氣，故辛走於胸中氣海，腎主膀胱，故鹹走膀胱也。津液各走其道。目爲泣道，腸理爲汗道，腠理爲液道。鼻爲津道，口爲唾道也。故上焦出氣，以溫肌肉，充皮膚，爲津。上焦出氣，出胃上口，名曰衛氣，溫緩肌肉，調膚皮膚於腸理，故謂爲津也。其留而不行者，爲液。水穀精汁，注骨屬節中，留而不去，謂之爲液。天暑衣厚，則腠理開，故汗出。因熱而腠理開，而出者，謂之爲汗。寒留於分肉之間，沫聚則爲痛。寒留分肉之間，津液聚沫，迫裂分肉，所以爲痛。天寒則腠理閉，氣滿不行，水下溜於膀胱，則爲溺與氣。此解溺氣多之所由也。五藏六府，心爲之主，耳爲之聽，目爲之候，肺爲之相，肝爲之將，脾爲之衛，腎爲之主水，故五藏六府之津液，盡上滲於目，心悲氣并，則心系急，急則肺葉舉，舉則液上益，夫心系與肺，不能常舉，乍上乍下，故呿而泣出矣。呿，昔去，身中五官所管津液，並滲於目爲泣，呿者泣出之時，則氣壯口也。中熱則胃中消穀，穀消則蟲上下作，腸胃充郭，故緩，緩則氣逆，故唾出。蟲者，三蟲也，邪氣則蟲也，穀消之時，則蟲鬬上下，腸胃宜充郭，中故腸胃緩，而氣上所以唾也。

五穀之津液，和合而爲膏者，內滲入於骨空，補益腦髓，而下流於陰，陰陽不和，則使液溢，而下流於陰，髓液皆減而下，下過度則虛，虛故骨痠痛而酸痿。補益腦髓者，穀之津液，和合爲膏，滲入頭骨空中，補益於腦，下流脊中，補益於髓，若陰陽過度，不得以調和，使陽絡液溢下於陰，以其分減髓液過多，故虛而腰脊及脚酸痿也。陰陽氣道不通，四海閉塞，三焦不寫，津液不化，水穀并於腸胃之中，別於遺腸，留於下焦，不得滲於膀胱，則下焦脹，水溢則爲水脹。腹脹陽不得和通，則四海閉塞不流，三焦雖而不寫，其氣不得化爲津液，水穀并於腸胃不能別於遺腸，而留下焦，不得入於膀胱，脹於下焦，溢入於身，故爲水脹也。此津液五別之順逆。此上五別，是爲津液順逆之論。

水論

黃帝坐明堂，雷公曰：臣受業傳之以教，皆此經論，從容形法，陰陽刺灸，湯液鍼滋，所行治有實不肖，未必能十全，謹聞命矣。天地之間，四方上下，六合宇內，有神明居中，以明達教，精爲明堂，覺脩者，脩毒瘕也，所受太素經論，脩生女形，脩毒之法，是謂醫師，刺灸湯液鍼滋，四種之術，其不要妙，然有不肖行之不能十全，蓋受師命，雷公言已領解之。黃帝曰：若先言悲哀喜怒，燥濕寒暑陰陽婦女，若汝也，先所言人之喜怒等事，皆問所由者，貴富貧賤，及諸墓下通使臨事之後，使之適於意術，問其命，請問其所以然者，卑賤富貴，人之形體，所從事下，通使臨事以適道術，謹聞命矣，請問其有俛仰偏之間，不在經者，敢問其狀。雷公聞有無仆偏間，雖合於理，猶不在經者，欲知其狀也。黃帝曰：大矣，仆偏所聞之義大矣也。曰：請問哭泣而淚不出者，若出而少涕，其故何也。泣從目下，涕自鼻出，聞爲一液也，故人笑之時，涕泣交通，然有哭而無泣，雖少泣涕少何也，然實也。黃帝曰：在經。此在經已解之義，又復問曰：不知水所從生，涕所從出。水者，泣也，請問涕出何所從生也。黃帝曰：若問此者，无益於治工之所知，道之所生也。若汝也，汝之問者，無益於人，仁義有益於身，意術之道，故所二者，意之生也。夫心者，五藏專精也，目者其竅也，華色者其榮也，是以人有得也，則氣知於目，有亡也，憂知於色，是以悲哀則泣下，泣下水所由生。心爲五藏，身爲君主，故爲專精，目爲心之通竅，華色爲心之榮顯，故有得過於心者，氣見於目，目視目可知其人害也，有亡於已者，憂見於色，顏色可見其人憂也，心憂其者，泣下水生也。水宗者精，水者至陰，至陰者腎之精也，宗精之水所由不出者，是精持之也，補裏之，故水不行也。宗，本也，水之本，是腎之精，至陰者也，則知人之哭泣不出者，是至陰本精，補益持之，故不得出之矣。夫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是以目之水不生也。水陰精者志也，火陽精者神也，兩精持之故泣不下也。故以人事言曰：心悲名志悲，心喜精，共淫目也，是以俱出，則神氣傳於心精，上不傳於志也，而志獨悲，故

泣出也。若夫言出，夫言出，故取以爲信也，若言心悲名曰志悲，有所以也，良以心與精在於目，俱爲悲者，神氣傳於心精，不傳於志，亦無神持，故陰精獨用爲悲，所以泣水下也。涕泣之者，腦，腦者陽也，髓者骨之充也，故腦深爲涕，故夫志者，骨之主也，是以水流涕從之者，行其類也，夫涕之與泣也，譬如人之兄弟也，急則俱死，出則俱亡，其志以搖悲，是以涕泣俱出而橫行，是故與涕泣俱出相從，志所屬之類也。夫涕泣之出本於腦也，頭腦爲陽，充骨之髓也，志爲骨主，腦深爲涕，涕之與泣，同爲水類，故泣之水出，涕即從之，比之兄弟有急有出，死生是同相隨，不離，涕泣亦然，志悲兩悲，則涕泣橫之也。雷公曰：大矣，請問人哭泣而泣不出者，若出而少涕不從，何也。雷公所言，並是問前哭涕泣之事。黃帝曰：夫泣不下者，哭不悲也，不泣者，神不慈，志不悲，陰陽相持，泣安能獨來。神者爲陽，志者爲陰，神之失守，故慈，志之失守，故悲，悲故泣出，今陰陽相持，無失，泣安從生也。且夫志悲者，恍，則神陰，神陰則志去，志去目，則神不守精，二神去目，涕泣出也。神，虛也，志悲既苦，即虛於陰，陰虛則志亡，志亡去目，則不神失守精，今二神去目，故涕泣俱出。且子獨不聞念夫經言乎，厥則目無所見，夫人厥，則陽氣并於上，陰氣并於下，陽并於上，則火獨光，陰并於下，則手足寒，手足寒則脈，夫一水不勝兩火，故目眩而盲。厥，逆也，人氣逆者，陽氣并陰，陽上於頭，陰氣并陽，陽下手足，陽下手足，則手足冷，陽上於頭，逆致目盲，以其目是陽，已是一火，下陽并上，則是二火，志精在目，則是一水，一水不勝於二火，故陽盛乎而盲也。是以指氣之風，泣下而止，是衝氣將於邪風至目，逆令泣下，風乃止也。夫風之中目，陽氣下守於精，是火氣循目也，故見風則泣出，有以比之，天之疾風，乃能雨，此其類。風者陽也，火也，風之守精，是火循目，陽氣陽陰，陰作泣出，比天疾風，其雨必降之也。

脈論

黃帝曰：脈之廣寸口，何如而脈，岐伯曰：其至大堅以滿者脈，脈之大者，多血少氣，滿者亦多血少氣，堅滿，脈口盛滿，傷於飲食，以其脈至，脈有多血少氣，堅滿，即是傷於飲食爲脈也。黃帝曰：何以知府藏之脈也，岐伯曰：陰爲藏，而陽爲府，脈得陰脈脈者，以爲藏脈，脈得陽脈脈，以爲府脈也。黃帝曰：夫氣之令人脈也，在於血脈之中耶，府藏之內乎，血脈，謂廿八脈也，問脈所在也。岐伯曰：二者皆存焉，然非脈之舍也，衛氣並脈而行，循分肉之間，爲脈血脈及五藏六府各脈，故曰二者存焉，然非脈之所舍之處也。黃帝曰：願聞脈舍，岐伯曰：夫脈者，皆在於府藏之外，排藏府而鄭胸脇，脈皮膚，故命曰脈，以下言其脈舍，取之藏府之外，胸脇及皮膚之間，氣在其中，鄭而持之，故命曰脈。黃帝曰：藏府之在胸脇腹裏之內也，若匣匱之藏禁器也，各有次舍，異名而同處一城之中，其氣各異，願聞其故。以下藏府居處也，禁器，比藏府也，則脇腹裏，比之匣匱也，次舍者，五藏六府各有居處也，藏府之名雖異，同在一郭之中，然藏府俱則，諸間間氣所由，岐

伯曰。夫胸腹者。藏府之城郭也。城郭藏府所處也。膻中者。主之官也。膻中有心神之氣。故是藏府之官也。胃者。大倉也。胃於水穀以供。故爲藏府大倉也。咽喉小腸者。傳道也。咽得水穀而入。小腸傳之而出。胃之五竅者。閭里門戶也。咽胃大腸小腸膀胱等竅。皆屬於胃。故是藏府閭里門戶也。廉泉玉英者。津液之道也。故五藏六府。各有畔界。其病各有形狀。廉泉乃是涎唾之道。玉英復爲洩便之路。故名津液道也。此則藏府畔界。故藏府病形各異。營氣循脈爲脈。道氣幷脈循分爲腐脈。三里而寫。近者一下。遠者三下。毋問虛實。工在疾寫。以下別營衛二氣爲脈。營氣循脈。周於腹部爲脈。名爲腐脈。衛氣在於脈外。彷徨循於分肉之間。衛氣幷於分肉爲腐。衛爲腐脈。三里以爲脈之要穴。故不問虛實。皆須寫之。其病日近者可以鍼一寫。其日遠者可三寫之下者腐脈消也。終須疾寫。可不致疑矣。黃帝曰。顛閑脈形。顛閑五藏六府脈形也。岐伯對曰。水始起也。目果上微。如臥新起之狀。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也。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塞水之狀。此其候也。水病之狀。候有六別。一者目果微腫。二者足陽明人迎之脈。脈見其動。不待按之。三者腹如鼓。盛水狀。按之不堅。去手即起。此之六種水病候也。黃帝曰。腐脈何以候之。岐伯曰。腐脈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殼殼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次解腐脈。凡有五別。一者。寒氣衝於衛氣。客於皮膚之間。二者爲腫不堅。三者。腹大身腫。四者。皮厚。按之不起。窅。陷了反。深也。五者。腹色不變。腐脈所由與候有斯五別也。鼓脈何如。岐伯曰。腹身皆大。大與腐脈等也。色倉黃。腹脈起。此其候也。次解鼓脈。凡有六別。所由及候四種。同於腐脈。五者。腹色青黃。六者。腹上絡脈見出。鼓脈之候有此六別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薄。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瘕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其始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次解腸覃水停聚也。腸覃凡有六別。一者。得之所由。謂寒客於腸外。與衛氣合。瘕而爲內。二者所生形之大小。三者成病久近。離歲也。久者或可歷於年歲。四者按之堅。五者推之可移。六者月經時下。腸覃所由與狀有斯六種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通。惡血當寫不寫。衍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次解石瘕。凡有四別。一者。瘕住所在。二者。得之所由。謂寒氣客子門之中。惡血澀聚不寫所致。三者。石瘕大小形。四者。月經不以時下。石瘕所由與狀有斯四種。石水一種。候而不解也。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腐脈鼓脈。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腹之血絡。後調其經。亦刺去其血脈。黃帝曰善。腸覃石瘕二病。皆婦人病也。水病卧而去之。腸覃石瘕。可以鍼刺導而下之。未知腐鼓二脈可刺已不。先寫其血絡以去惡血。後調其經。亦去血絡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曰。名爲鼓脈。曰。治之奈何。曰。治之以鹹鹽。一齊知。二齊而已。黃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痛。雖然其病且已時。營痛。氣聚於腹。氣滿心腹。故且食暮不能也。是名鼓脈。可取鹽

所欲穴也。不中氣穴。則氣內閉。針其虛處。不中腠之氣穴。則脈不洩也。鍼不陷肓。則氣不行。不陷肓脈。則氣不行分肉間也。不越中肉。則衛氣相亂。陰陽相逐。其於脈也。當寫不寫。氣故不下。三而不下。必更其道。氣下乃止。不下復始。可以萬全。惡有殆者乎。鍼入其皮。起而不中其肉。則衛氣行而失次。陰陽之氣幷也。逆幷也。由於當寫不寫。故三取不下也。必須更取餘穴。以行補寫。以脈消爲工。故得萬全。必無危生之禍也。其於脈也。必審其診。當寫則寫。當補則補。如鼓之應桴。惡有不下者乎。甘鹽毒者。如鼓應桴。何有不當者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水與膚脹。鼓脈腸覃。石瘕石水。何以別。此之六病有殊分者。故請別。岐伯對曰。水始起也。目果上微。如臥新起之狀。頸脈動。時欬。陰股間寒。足脛腫。腹乃大。其水已成也。以手按其腹。隨手而起。如塞水之狀。此其候也。水病之狀。候有六別。一者目果微腫。二者足陽明人迎之脈。脈見其動。不待按之。三者腹如鼓。盛水狀。按之不堅。去手即起。此之六種水病候也。黃帝曰。膚脹何以候之。岐伯曰。膚脹者。寒氣客於皮膚之間。殼殼然不堅。腹大。身盡腫。皮厚。按其腹。窅而不起。腹色不變。此其候也。次解膚脹。凡有五別。一者。寒氣衝於衛氣。客於皮膚之間。二者爲腫不堅。三者。腹大身腫。四者。皮厚。按之不起。窅。陷了反。深也。五者。腹色不變。膚脹所由與候有斯五別也。鼓脹何如。岐伯曰。腹身皆大。大與膚脹等也。色倉黃。腹脈起。此其候也。次解鼓脹。凡有六別。所由及候四種。同於膚脹。五者。腹色青黃。六者。腹上絡脈見出。鼓脹之候有此六別也。腸覃何如。岐伯曰。寒氣客於腸外。與衛氣相薄。氣不得營。因有所繫。瘕而內著。惡氣乃起。息肉乃生。其始也大如鷄卵。稍以益大。至其成也。如懷子之狀。久者離歲。按之則堅。推之則移。月事以時下。此其候也。次解腸覃水停聚也。腸覃凡有六別。一者得之所由。謂寒客於腸外。與衛氣合。瘕而爲內。二者所生形之大小。三者成病久近。離歲也。久者或可歷於年歲。四者按之堅。五者推之可移。六者月經時下。腸覃所由與狀有斯六種也。石瘕何如。岐伯曰。石瘕生於胞中。寒氣客於子門。子門閉塞。氣不通。惡血當寫不寫。衍以留止。日以益大。狀如懷子。月事不以時下。次解石瘕。凡有四別。一者。瘕住所在。二者。得之所由。謂寒氣客子門之中。惡血澀聚不寫所致。三者。石瘕大小形。四者。月經不以時下。石瘕所由與狀有斯四種。石水一種。候而不解也。皆生於女子。可導而下。黃帝曰。腐脹鼓脹。可刺耶。岐伯曰。先寫其腹之血絡。後調其經。亦刺去其血脈。黃帝曰善。腸覃石瘕二病。皆婦人病也。水病卧而去之。腸覃石瘕。可以鍼刺導而下之。未知腐鼓二脈可刺已不。先寫其血絡以去惡血。後調其經。亦去血絡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心腹滿。旦食則不能暮食。此爲何病。岐伯曰。名爲鼓脹。曰。治之奈何。曰。治之以鹹鹽。一齊知。二齊而已。黃帝曰。其時有復發者。何也。岐伯曰。此飲食不節。故時痛。雖然其病且已時。營痛。氣聚於腹。氣滿心腹。故且食暮不能也。是名鼓脹。可取鹽

黃竹丸，熬令糜盛，以清酒一斗半沃之，承取汁，名曰鵝酸飲，取汁一齊，不盡至於二齊，弄直，獨爆鼓服，膚眼亦愈，有復發者，以不慎節飲食故也。

風水論

黃帝曰：有病腎風者，面附腫然，壅害於言，可刺不？附，扶付反，義當腐也，腫，章江反，腎氣損腐，令面腫然起壅也，而言無聲，故曰害言，此為腎風之狀，可刺以不也。岐伯曰：虛，如此狀者，腎風之狀，腎之虛風，不可刺也，刺之至其水數滿日，其病氣甚至也，除刺之日後取五日，合有六日，水成數也。問曰：何如？答曰：至必少氣，時熱，從胸背上至頭汗，手熱口乾，舌渴，小便黃，目下腫，腹中鳴，身重難以行，月事不來，煩而不能食。腎風病氣至者，凡有八候，一者少氣，二時熱，三從胸至頭汗出，四手熱，五口乾，六舌渴，七不能正偃，謂不能仰臥，仰臥即欬，有此八候，候是腎風水病也，小便黃下廿三字，從素問補說。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腎風病氣至者，凡有八候，一者少氣，二時熱，三從胸至頭汗出，四手熱，五口乾，六舌渴，七不能正偃，謂不能仰臥，仰臥即欬，有此八候，候是腎風水病也，熱，六舌渴，七不能正偃，正偃則欬，病名曰風水。

黃帝曰：願聞其說。岐伯曰：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故小便黃者，中有熱，邪湊虛，腎氣虛也，腎氣既虛，則陽氣并，故中有熱，小便黃也。不能正偃者，胃中不和也，正偃則欬甚，上迫肺也。腎有虛風，即胃中不和，仰臥氣上迫肺，故欬也。諸有水氣者，其微見於目下。何以言？曰：水者陰也，目下亦陰也，腹者至陰之所居也，故水在腹者，必使目下腫。水與目下及腹皆陰，故水在腹，即目下腫也。真氣上逆，口苦舌乾者，故不得正偃，正偃則欬出清水。以水在腹，故真氣上逆，口苦舌乾，正偃則欬，欬則吐清水。諸水病者，故不得臥，臥則驚，則欬甚。又諸水病，仰臥驚，則欬甚，腹為餘也。腹中鳴者，月事不來，病本於胃也，薄肝則煩，不能食，食不下者，胃管隔。月事不來之病，由於胃氣不和，故氣薄於肝，煩不能食，欬使胃管隔，腹中無食，故腹鳴也。身重難以行者，胃脈在足也。胃脈足臨明在足，今胃氣不和，氣下於足，故令身重，足不能行也。月事不來者，胞脈閉，胞者，任衝之脈，起於胞中，為經絡海，故曰胞脈也，陰陰之胞，與女子子門之門，起此衝脈，上至咽喉，先過心肺，但肺與心共相繫屬，今胞脈虛邪閉塞，下則溢於胞氣，上則迫於肺氣，不得下，故月事不來也。黃帝問於岐伯曰：有病腫然，如有水氣狀，切其脈大緊，身無痛者，形不瘦，不能食，食少，名為何病？岐伯曰：病生在腎，名為腎風，腎風而不能食，喜驚，驚以心委者死。黃帝曰：善哉！腫然者，面皮起之貌，腎風之狀，凡有六別，一面腫起，二脈大緊，三身無痛，四形不瘦，五食少，六喜驚，人有此六狀，名曰腎風，心不委者可療，得生，委者死矣。

欬論

黃帝問於岐伯曰：肺之令人欬何也？岐伯曰：五藏六府，皆令人欬，非獨肺也。五藏六府，皆以肺傳與之，邪欬為肺欬，然藏府皆有欬也。黃帝

曰：願聞其狀。岐伯曰：皮毛者，肺之合也，毛先受邪，氣從其合，其寒飲食，飲食入胃，順肺脈，上注於肺，肺寒，外內合邪，因而客之，發為肺欬。肺合皮毛，故皮毛受於寒邪，內合於肺，人肺脈手太陰，起胃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故肺寒飲寒食入胃，寒氣循肺脈，上入肺中，內外寒邪相合，肺以寒寒盛，發肺欬之病也。五藏各以其時受病，非其時，各傳以與之。五藏各以王時，傷寒，肺先受之，傳為五藏之欬，非其時者，又因他藏受寒，傳來與之，故肺欬之病，傳與餘藏，稱五藏欬也。人與天地相參，故藏之欬，奈何？岐伯曰：五藏之久欬，乃移於府。以下言肺欬相傳為藏府欬也，五藏之欬，近者未久，久者傳為藏府欬也。肺先受邪，乘春，則肝先受之，乘夏，則心受之，乘至陰，則脾受之，乘冬，則腎受之。肺以惡寒，肺先受寒，乘於肝王時，肝受即為肝欬，若肺先受寒，乘冬，即為腎欬。黃帝曰：何以異之？以上言問答，五藏欬狀也。岐伯曰：肺欬之狀，欬而喘息有音，甚則唾血，言肺欬狀也。心欬之狀，欬則心痛，喉中介介如梗狀，甚則咽喉腫，介介，喉中氣如梗也。肝欬之狀，欬則兩胠下痛，甚則不可以轉，兩胠下以滿，脾欬之狀，欬則在右脇下痛，引肩背，甚則不可以動，動則欬，脾有本作脇也。腎欬之狀，欬則腰背相引而痛，甚則欬涎，腎液也，謂欬涎因之也。黃帝曰：六府之欬，奈何？安所受病？岐伯曰：脾欬不已，則胃受之，胃欬之狀，欬而嘔，嘔甚則長蟲出，以下問答六六府欬狀，六府之欬五種欬日久，移入於府，以為府欬，府不為欬，移入藏者，以皮膚受惡，內至於肺，肺中外惡，兩邪為欬，移於五藏，然後外至於府，故不從府移入於藏，所以脾欬日久，移為胃欬，長蟲，蛔蟲也。肝欬不已，則膽受之，膽欬之狀，嘔膽汁者，欬引於膽，故嘔膽口苦也。肺欬不已，則大腸受之，大腸欬之狀，欬而遺矢，遺矢者，欬引大腸，故遺矢也。心欬不已，則小腸受之，小腸欬之狀，欬而氣，氣者與欬俱出，小腸在上，欬引小腸，故氣與欬俱發者也。腎欬不已，則膀胱受之，膀胱欬之狀，溺而遺溺，欬動膀胱，故溺出也。久欬不已，三焦受之，三焦欬之狀，欬腹滿，不欲食飲，三焦無別屬，與膀胱合，故膀胱之欬久而不已，腹滿不欲食也。此皆聚於胃管，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面浮腫，氣逆，此六府欬，皆以氣聚胃中，上腫於肺，欬使面腫浮腫，氣逆為欬也。黃帝曰：治之奈何？岐伯曰：治藏者，治其輸，治府者治其合，浮腫者治其經。黃帝曰：善，療五藏欬，宜療藏經第三輸也，療六府欬者，宜療藏經第六合也，有浮腫者，不可治，治宜療經穴也。

黃帝內經太素卷三十 雜病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敕撰注

（原缺十六行每行二十一字）

黃帝問曰。人有重身。九月而病。此爲何（從素問奇病論補入）病。岐伯曰。胞之絡脈絕。問曰。何以言之。答曰。胞絡繫於腎。少陰脈貫腎繫舌本。故不能言。曰。治之奈何。曰。無治也。當十月復。（婦人妊子。又名曰重身。胞絡脈屬膀胱。膀胱主津。津脈貫腎府。不育女子腎。今云胞絡繫於腎。少陰上繫舌本者。以是女子胞絡。赤繫於腎。故任身九月。有胞絡絕者。腎不能育。十月子生還復。）刺法曰。無損不足。益有餘。以成痿。所謂不足者。身羸瘦。無用鍼石也。益有餘者。腹中有形而洩之。洩之則精出。而病獨擅中也。故曰痿成。（身之羸瘦。更用鍼石。此爲損不足也。腹中有形。此爲有餘。益之以成其病。斯乃損於有餘。爲病也。益有餘病。知仁貴益病。故須言之。）

溫暑病

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病者當與汗皆出。勿止。所謂玄府者。汗空。

冬傷於寒。輕者夏至以前發於病溫。冬傷於寒。甚者夏至以後發於病暑。暑病熱氣與汗俱出者。此爲熱去勿止。汗之空名玄府者。謂腠理也。

四時之變

四時之變。寒暑之勝。重陰必陽。重陽必陰。故陰主寒。陽主熱。故寒甚則熱。熱甚則寒。（日中陽極。必降爲陰。夜半陰極。必昇爲陽。）故曰。寒生熱。熱生寒。此陰陽之變也。（十一月極。一陽爻生。時雖生。陽也。五月一陰爻生。即熱生寒也。）故曰。冬傷於寒。春生煇熱。（冬之氣也。傷過多也。人之冬月受寒過多。至春必發煇熱之病。此爲寒生熱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腸澼。（風春之氣也。受風過多。極夏必發飧泄腸澼。此爲風生泄也。）夏傷於暑。秋生痎瘧。（暑夏之氣也。受暑過多。極秋必發瘧。此爲暑生瘧也。）秋傷於濕。冬生欬嗽。是謂四時之序。（溫濕之氣也。受濕過多。極冬必欬嗽。此爲濕生欬也。此是四時之序。次不可易。）

息積病

黃帝問於岐伯曰。病臨下滿。氣逆行。二三歲不已。是爲何病。岐伯曰。名曰息積。此不妨於食。不可灸刺。精爲道引服藥。藥不能獨治也。黃帝曰善。（臨下滿。肝氣滿也。因於嗜息。則氣逆行。故氣逆行。經二三歲。名曰息積。氣妨於食。而不可灸刺。可以導引並服藥。藥行不可覓刺。）

伏梁病

黃帝問曰。人有身體髀股脛皆腫。環齊而痛。是爲何病。岐伯曰。病名曰伏梁。此風根也。不可動。動之爲水溺清之府。（環以下爲身。四支曰體。腑義爲腐也。腑外曰腐。腐下長者曰脛。如此四處。皆爲腐屬。並稱腐病。名曰伏梁。此爲伏梁病。以風爲本也。動變發也。若有變發。可爲水病。溺冷清之府也。）黃帝問曰。病有少腹盛者。上下左右皆有根。此爲何病。可治不。岐伯曰。病名伏梁。伏梁何因如得之。名曰裏膜。血居腸胃之外。不可治。治之每切按之致死。（因有膜溫膜。血在腸胃外。四病有根。在少腹中。不可按之。若按之。痛。益致於死。名曰伏梁。）問曰。何以然。曰。此下則因陰。必膜血上則迫胃脘出高。使胃脘內癰。（何以按之致死。以其伏梁下。因於腸膜。血必上迫於胃脘。上出於兩。使胃脘生癰。故按之下引於腸。上連心膜也。所以致死。）此積久之病。難治也。居臍上爲逆。居臍下爲順。勿動亟奪。論在刺法中。此風根也。其氣溢於大腸。而著於肓。肓之源在臍下。故環臍而痛也。（如鳥之刺。得時必久也。亟。數也。反。數也。此病是風爲本。其氣溢於大腸之中。著於臍下肓原。故環臍痛。不可輒動。數奪。奪之致死。以腸胃原所以臍上爲逆也。）

熱痛

黃帝問於岐伯曰。病熱者。而有所痛者。何也。曰。熱病者。陽脈也。以三陽之動也。人迎一盛。少陽二盛。太陽三盛。陽明在太陽。太陽入於陰。故痛也。在頭與腹。乃廣脈而頭痛。黃帝曰。善哉。陽明血氣最大。故人迎三盛。得知有餘。太陽次少。故二盛得知少陽最少。故一盛得知。熱病一陽。太陽在頭。故熱病起。太陽先受。太陽受已。下入陽明。故陽明次病。陽明受已。末流少陽。故少陽有病。太陽入於少陽。陽盛隔塞。故頭痛也。

脾癉消渴

黃帝曰。有病口甘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此五氣之溢也。名曰脾癉。夫五味入於口。藏於胃。脾為之行其消氣。液在脾。令人口甘。此肥甘之所發也。此人必數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內熱。甘者令人滿。故其氣上溢。轉為消渴。治之以鹹。除陳氣。五氣。五穀之氣。液在脾者。五穀也。肥甘令人滿中。故脾行滿液。出膝乘。入口中名曰脾癉。內熱氣盛。轉為消渴。以鹹為消飲之。可以除陳氣也。

膽癉

黃帝問岐伯曰。有病口苦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膽癉。夫肝者。中之將也。取決於膽。咽為之使。此人者。數謀慮不決。故膽虛氣上溢。而口為之苦。治之以膽募。輸在陰陽十二官相使中。膽為肝府。肝為內將。取決於膽。其人有謀慮不決。傷膽。氣上溢。從咽入口。口苦名曰膽癉。可取期募日月穴也。

頭齒痛

黃帝曰。人有病頭痛。以歲數不已。此安得之。是為何病。岐伯曰。當有所犯大寒。內至骨髓。髓者以腦為主。腦逆。故令人頭痛。齒亦當痛。大寒入於骨髓。流入於腦中。以其腦在腦。逆。故頭痛數歲不已。齒為骨餘。故亦當痛。齒痛不惡清飲。取足陽明。惡清飲。取手陽明。上齒痛。以足陽明脈氣。故飲不惡冷。可取足陽明。下齒痛。取手陽明也。

頸痛

頸痛。刺手陽明。與頸之盛脈。出血。類痛。刺足陽明曲周動脈。見血立已。不已。按人迎於經。立已。手陽明上頸。其氣盛。故頸痛。當取之。曲周動脈。在足陽明。故脈手陽明。經手陽明。動脈也。

項痛

項痛不可俛仰。刺足太陽。不可顧。刺手太陽也。足太陽脈行項。故不可俛仰取之。手太陽脈行項左右。故不得顧。取之也。

喉痺嗌乾

喉痺舌卷。口中乾。煩心。心痛。臂內廉痛。不可及頤。取手小指次指爪甲下。去端如韭葉。手之小指次指之間。手少陽脈。循手心主出焉。心包下脈內。手少陽脈。繞中上出。係耳後。故喉痺舌卷。口乾煩心。心痛及臂內廉者。取之也。喉痺不能言。取足陽明。能言。取手陽明。手陽明脈。循缺盆上頰。足陽明脈。循喉嚨入缺盆。故喉痺不能言。取此二脈。蓋主病者也。嗌乾。口中熱如膠。取足少陰。足少陰脈。至舌下。故口熱取之。

目痛

目中赤痛。從內眥始。取之陰蹻。自內眥。陰蹻脈也。故取所主之脈也。目眥外決於面者。為兌眥。在內近鼻者。上為外眥。下為內眥。人之目眥有三。外決為兌眥。內角上為外眥。下為內眥。內眥喉明堂兌眥為外眥。近鼻者為內眥也。

耳聾

耳聾無聞。取耳中。耳中。耳宮角孫絡穴也。耳鳴。取耳前動脈。耳前動脈。和髎穴也。耳痛。不可刺者。耳中有膿。若有乾擿。抵耳無聞也。耳痛者有二。有脈。有乾擿。抵耳所聞者。不可刺也。而有聞聲者。可刺。擿。宮狄反。抵。乃井反。耳聾。取手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手少陽。足小指次指。爪甲上。與肉交者。先取手。後取足。手之中指。手心主脈。明堂不療於耳。足之中指。十二經脈。並皆不上。今手足中指。皆療耳鳴。今刺之者。未詳。或可船近經刺也。聾而不痛。取足少陽。聾而痛。取手陽明。足少陽正起入耳。手陽明絡脈入耳。足少陽主骨髓。耳故取之也。手陽明主氣益耳。故痛取之也。

衄血

衄而不鮮血流。取足太陽。鮮。取手太陽。不已。刺腕骨下。不已。刺腦中。出血。鮮血。凝血也。鮮。新血反。血不凝。鮮其也。故鮮血取之腕骨手腕。腦逆骨名。完骨弗腕也。足太陽起鼻。手太陽起目內眥。皆腦鼻。

喜怒

喜怒而不欲食，言益少，刺足太陰。怒而多言，刺足少陽。怒肝木也，食肆土也，今木克土，故怒不欲食，宜補足太陰肝足厥陰怒也，足少陽多言也，故寫少陽也。

瘖筋

黃帝曰：人有尺數拙，筋急而見，此為何病？岐伯曰：此所謂瘖筋者，是脈必急，白色黑色則病甚。尺脈數，筋急見出者，此為瘖筋，瘖筋筋急脈急，此必食水乘肝，故色白黑即拙也，有本為尺脈也。

血枯

黃帝曰：有病胸脇支滿者，妨於食，病至則先聞腥臊臭，出清液，先唾血，四支淸，目眩，時時前後血，病名為何，何以得之？岐伯曰：病名曰血枯，此得之少時有所大脫血，若醉以入房，中氣竭肝傷，故使月事衰少不來也。血枯病形有八，一胸脇支滿，二妨於食，三病將飧，先聞腥臊，吳氣四流，出清液，五病先唾血，六四支冷，七目眩，八大小便時復出血，有此八狀，名曰血枯之病，此得由於少年之時，有大脫血，若醉入房，中氣竭絕傷肝，遂使月經衰少，或不復來，以成此血枯之病也。黃帝曰：治之本何以何術？答曰：四烏賊魚骨一藘茹二物，幷令三合，丸以雀卵大如小豆，以五丸為後，飲鮑魚汁利脇中，及傷汁。四，四分，一，一分，搗以雀卵為丸，食後服之，飲鮑魚汁通利脇及補肝傷也。

熱煩

問曰：人身非常溫也，非常熱也，為之熱而煩滿者何也？曰：陰氣少而陽氣勝，故熱而煩滿也。身雖不熱，而苦熱而煩，是為陽勝故也。

身寒

問曰：人身非衣寒也，中非有寒也，寒從中出者何也？曰：是人多痺氣，而陽氣少，而陰氣多，故身寒如從水中出耳。外衣不單，內不覺寒，而身冷如從水中出，內多痺氣故也。

肉爍

問曰：人有四支熱，逢風寒，如灸於火者何也？答曰：此人者陰氣虛，陽氣盛，四支者陽也，兩陽相得也，陰氣虛，少水不能滅盛火，而陽獨治，獨治者不能生長也，獨勝而止耳，逢風如灸火者，是人當肉爍。人有四支先熱，若逢風寒，更如火灸，是人陰虛陽盛，以其四支是陽，陽氣更盛，四支二陽，合而獨盛，故爍肉不能生長，故曰肉爍。

臥息喘逆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有臥而有所不安者何也？岐伯曰：藏有所傷，及精有所倚，則不安，故人不能注悬其病，人之病有臥不安者，五藏內傷，入房太盛，沒精過多，有所不足，故令臥不安，不能自定病處，故起動也。黃帝曰：人之不得偃臥者何也？岐伯曰：肺者，藏之蓋也，肺氣盛則脈大，大則不得偃臥。臥居五藏之上，主氣，氣之有餘，則手大陽脈盛，故不得偃臥也。問曰：人有逆氣，不得臥，而息有聲者，有不得臥，而息無聲者，有起居如故，而息有聲者，有得臥行而喘者，有不得臥，不能行，而喘者，有不能得臥，臥而喘者，皆何藏使然？願聞其故。此五者是人之起居，臥之與喘，不安之病，皆由藏內不和，故爾示也。答曰：不得臥而息有聲者，是陽明之逆也，足三陽者下行，今逆而上行，故息有聲。陽明為三陽之長，故氣下行，順而息調，失和上行，逆而有聲，此解息有聲也。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也，其氣亦下行，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上經曰：胃不和，則臥不安，此之謂也。陽明脈盛，逆行息便有聲，今不使者，盛逆行，故不得臥，上經前所說經也。夫起居如故，息有聲者，此脾之絡脈逆，絡脈不得隨經上下，故留經而不行，絡脈之病人也微，故起居如故，而息有聲。夫絡脈脈經上下而行，絡脈受邪，注留於經，病人也甚，故起居不安，息亦有聲，今絡脈氣逆，不稽於經，其病也微，所以起居如故，息有聲也。夫不得臥，臥則喘者，是水氣之客也。夫水者，循津液而流者也，腎者水藏，主津液，津液主臥與喘，腎為水藏，主於胃中津液，今有水氣，客於津液，稽之兩法，津液主臥主喘，故津液受邪，不得臥，臥即喘也。

少氣

少氣，身深深也，言喘息也，骨痿體重，解不能動，補少陰。補深吸吸，皆虛之狀也，骨痿體重，皆腎虛耳，故補腎足少陰脈於所發之穴補也。少氣，息短不屬，動作氣索，補少陰，取血絡。屬，連也，索，取氣也，亦是腎氣虛，故補足少陰正經，寫去少陰絡血也。

氣逆滿

氣逆上，刺膺中陷者，與下胸動脈。胸府氣下動脈中府穴取也。氣滿，胸中息喘，取足太陰大指之端，去爪如韭葉，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氣下乃止。足太陰脈起足大指端，學白穴也。

瘧噦

噦，以草刺鼻，嚏而已，無息，而疾迎引之，立已，大驚之，亦可。疾迎引之者，以草刺鼻，無息可疾迎更刺引大驚令噦息

腰痛

足太陽脈，令人腰痛，引項脊尻，背如重狀，刺其郄中，太陽正經，出血，春無見血。項脊尻背是太陽脈行處，故腰痛相引，郄中是太陽刺合門，足太陽在冬春時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也。少陽，令人腰痛，如以鍼刺其皮中，循循然，不可以俛仰，不可顧，刺少陽成骨之端，出血，成骨在膝外廉之骨，獨起，夏無見血。少陽，足少陽也，其脈行經絡陽，出氣街，以行腰，故腰痛不可俛仰反顧，成骨，膝外側起大骨，足少陽脈，猶脾出過，故腰痛刺之，足少陽在春至夏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陽明，令人腰痛不可顧，顧如有見者，喜悲，刺陽明於骨前，三痛，上下和之，出血，秋無見血。足陽明，支者，循喉嚨，入缺盆，又支者，循腹裏，下氣街，故腰痛不可顧，陽明發氣虛，故喜有見，虛當肝氣所生，故喜悲，下循脅外廉，故刺之以和上下，足陽明脈在外踝至狀而反出血恐虛，故禁之也。下二痛，春無出血，出血大虛，不可復也。足少陰脈，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故腰痛引脊內痛也，出於骨之下，循內廉之後，故取內踝之下，少陰與太陽在冬至春氣衰，出血恐虛，故禁之也。居陰之脈，令人腰痛，腰中如張弩絃，刺居陰之脈，在腨腸魚腸之外，循之累累然，乃鍼刺之，其病令人言嘿嘿然不慧，刺之三痛。居陰脈，在腨腸魚腸之外，其路唯有足太陽脈當是足太陽脈也。解脈，令人腰痛，引膂，目眩眩然，時遺溲，刺解脈，在引筋內分間，在郄外廉之橫脈，出血，血變止。解脈行處，當病與足厥陰相似，亦有是足厥陰脈，同陰之脈，令人腰痛，痛如小鍼居其中，怫然腫，刺同陰之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為三痛。同陰脈，在外踝上絕骨之端，當是足少陽絡脈也。解脈，令人腰痛，如別，常如折腰之狀，善怒，刺解脈，在郄中，結絡如黍米，刺之血射似黑，見赤血而已。解之郄中，當是取足厥陰郄中之絡也。陽維之脈，令人腰痛，上怫然腫，刺陽維之脈，脈與太陽，合腨下間，上地一尺所。陽維陽之會，從腨下腨金門陽交，即是也，行腰與足太陽合於腨下間，上地一尺之中，故陽維腰痛也。衝脈，令人腰痛，痛不可以俛仰，不可以仰，則恐仆，得之舉重傷腰，衝絕絡，惡血歸之，刺之在郄陽筋之間。

上郄數寸，衝居，為二痛，出血。衝脈衝背裏，因舉重衝脈絡絕，惡血歸腰之處，以為腰痛，可刺衝郄陽筋間上數寸，衝氣居處。會陰之脈，令人腰痛，痛上漸漸，乾，令人欲飲已，欲走，刺直陽之脈，上二痛，在踝上郄下，下三寸所，橫居，視其盛者，出血。刺直陽者，有本作會陽，踝上郄下，橫居絡脈也。飛陽之脈，令人腰痛，上怫怫然，甚則悲，以恐，刺飛陽之脈，在內踝上二寸，太陰之前，與陰維會。足太陽別名曰飛陽，有本為號，太陽去外踝上七寸，別走足少陰，當至內踝上二寸，足少陰之前，與陰維會處，是此刺處也。昌陽之脈，令人腰痛，痛引膂，目眩眩然，甚則反折，舌卷不能言，刺內筋，為二痛，在內踝上，大筋前，太陰後，上踝三寸所。內筋，在踝大筋前，太陰後，內踝上三寸所，大筋，當是足太陰之筋，內筋支筋，在足太陽大筋之前，足太陰筋之後，內踝上三寸也。散脈，令人腰痛而熱，熱甚生煩，腰下如有橫木居其中，甚則遺溲，刺散脈，在膝前肉分間，在絡外廉束脈，為三痛。散脈，在腨前肉分間者，十二經脈中，唯足厥陰足少陽在腨前主溲，故當是此二經之別名，在二經大絡外廉小絡名束脈，亦名散脈也。肉里之脈，令人腰痛，不可以欬，欬則筋攣急，刺肉里之脈，為二痛，在太陽之外，少陽絕骨之後。太陽外，絕骨後，當是少陰為肉里脈也。腰痛，俠脊而痛，至頭沉沉然，目眩眩，欲僵，刺足陽明郄出血。足陽明在頭下，支者起胃下口，循腹裏，下至氣街，腹裏近脊，故腰痛，刺足陽明郄中出血也。腰痛上寒，刺足太陽陽明，上熱，刺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刺足少陽，中熱如喘，刺足少陰，刺郄中出血。腰痛上熱，補當腰，足太陽足陽明脈，腰痛上寒，當當腰足厥陰脈，足少陽主側，不可俛仰，取足少陽，郄中出血也。腰痛，引少腹控胷，不可仰，刺腰尻交者，兩胜上，以月生死為痏，數發鍼立已。胷，以沼反，脊骨間肉也。腰痛，痛上寒，取足太陽，痛上熱，取足厥陰，不可以俛仰，取足太陽，中熱而喘，取足少陰腨中血絡。前腰痛刺郄中，此刺腨中也。

膝痛

膝中痛，取犢鼻，以員利鍼，鍼發而閉之，鍼大如麻，刺膝無疑。犢鼻，足陽明脈氣所發，故膝痛取之。

痿厥

痿厥，為四末悗，乃疾解之日，二不仁者，十日而知，毋休，病已止。四末，四支，如末悗煩也。

癃洩

癃，取之陰蹻及三毛上及血絡出血。癃，癃也，陰蹻上脈陰取入陰故取陰蹻所主病者足厥陰脈起大指聚毛之上入毛中環陰器故癃取陰蹻脈所主之輸並取足厥陰脈三毛之上及此二經之絡去血。病洩下血，取曲泉。曲泉足厥陰脈之所入也。

如蠱如妲病

男子如蠱，女子如妲，身體腰脊如解，不欲食，先取涌泉，見血，視跗上盛者，盡見血。蠱，音古，妲，音但，女為男為病，男病名蠱，其狀狂妄失其正，不識是非，醉於所惑，男惑女為病，女病名妲。其狀喜笑，好歌樂，妄行不休，得之在腹中時，其母有所之，疾也。問曰：喜怒憂思，乃生於心，今以鍼食療之不亦迂乎？答曰：病有生於風寒暑濕，飲食男女，非心病者，可以鍼石湯藥去之，喜怒憂思傷神，為病者，先須以理開神明性，去喜怒憂思，然後以鍼藥裨而助之，但用鍼藥者不可。又加身體骨節解墮，不欲食者，先取足少陰於足下涌泉之輸去血，及需少陰於足附上絡脈之處去血也。

癲疾

黃帝問於岐伯曰：人生而有病癲疾者，病名為何？安得之？答曰：病名為胎病，此得之在腹中時，其母有所大驚，氣上不下，精氣并居，故令子發為癲疾。人之生也，四月為胎，母為人物所驚，神氣并上驚胎，故生已發為癲疾也。癲疾始生，先不樂，頭重痛，視舉目赤，其作極已而煩心，候之於顏，取手太陽陽明太陰血變而止。手太陽上頭，在目絡心，手陽明絡肺，手太陰與手陽明通，故不樂頭重目赤煩心取之也。癲疾始作，而引口喎呼喘悸，候之手陽明太陽，右偃者政其右，左偃者政其左，血變而止也。手太陽支者別頰上頤，挾鼻手陽明挾口故喎呼左右偃，皆取之也。癲疾始作而反僵，因而脊痛，候之足太陽陽明，手太陽陽明，血變而止。足太陽挾脊，足陽明耳前上通額顱，在頭手太陽繞肩甲交肩上故反僵脊痛取之也。治癲疾者，常與之居，察其所當取之處，病至視之，有過者，即寫之，貫其血於氣壺之中，至其發時，血獨動矣，不動，灸窮骨，廿五壯，窮骨者，尻骨也。病有過者，視其絡脈，病過之處，刺取病血，瘀之氣壺中，至其發時血自動，不動者灸窮骨也。骨癲疾者，頷齒髓輸，分肉皆滿而骨居，汗出煩悗，歐多涎沫，其氣下洩，不治。居，處也，骨之癲疾，不可療，疾有八，頷齒髓及分肉間骨處，汗出煩悗，歐多涎沫，氣下洩，有此八候，是骨癲疾，死不可療也。筋癲疾，身卷攣急大，刺項大經之大杼脈，歐多液沫，氣下洩，不治。身卷攣急大者，是足太陽之病，宜刺項之大經，足太陽脈，大杼之穴，若歐散涎，氣下洩，死不可療也。脈癲疾，暴仆，四支之脈皆脹而縱，脈滿，盡刺之，出血，不滿，灸俠項太陽，灸帶脈於腰，相去三寸，諸分肉本輸，歐

多沃沫，氣下洩，不治。癲疾暴仆倒仆，四支脈皆脹滿而縱緩者，可轉去其血，若不脹滿，可灸太陽於項，療主病者，又灸腰，取骨十四椎相去三寸，分肉之間，療主癲疾之輸也。治癲疾者，病發如狂者，死不治。復仆倒而不覺知，謂之癲，癲疾發而若狂，病甚故死不療也。

驚狂

治狂始生，先自悲喜忘言怒喜恐者，得之憂飢，治之，取手太陽陽明，血變而止，及取足太陽陽明。人之狂病，先因憂結之狂，不能去解於心，又由飢虛，狂神志失守，則自悲喜忘言怒喜恐，乘即發於狂，病甚得之失志，然因飢之心府手太陽，腑府手陽明也，足太陽陽明主穀，亦可補此二脈，以實盛飢虛，狂即愈也。狂始發，少臥不飢，自高賢也，自辨智也，自尊貴也，喜罵詈，日夜不休，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舌下少陰，視之盛者，皆取之，不盛者，釋之。手陽明絡肺，手太陽絡心，手太陰屬主肺氣，故少臥自高等皆是魂失氣盛，故視脈盛者皆寫去之，及舌下足少陰脈盛者亦寫去之。狂，喜驚笑，好歌樂，妄行不休者，得之大恐，治之，取手陽明太陽太陰。此三脈，乃是狂驚歌樂妄行所由，准條可知也。狂，目妄見，耳妄聞，喜呼者，少氣之所生也，治之，取手太陽太陰陽明，足太陰頭兩頷，在面少氣，復生三病，因此四經，故皆取之也。狂，者多食，喜見鬼神，喜笑，而不發於外者，得之有所大喜，治之，取足太陰陽明太陽，復取手太陰太陽陽明。不發於外者，不於人前病發也，得之大喜者，甚憂大喜，並能發狂，然大喜發狂，與憂不同，即此病形是也，手足太陰，手足太陽，是療此病所出，故重取之，以行補寫也。狂而新發，未應如此者，先取曲泉左右動脈，及盛者見血，食頃已，不已，以法取之，灸骶骨廿壯。曲泉，肝足厥陰穴。厥逆

厥逆為病也，足暴清，胸若將別，腹若將以刀切之，煩而不能食，脈小大皆清緩，取足少陰，清取足陽明，清則補之，溫則寫之。厥逆之病，足冷胸悗，心煩不能食，其脈動之大小，皆多血少氣，緩而溫者，可取足少陰輸穴，寫其熱氣，足之寒者，取足陽明輸穴，補其陽虛也。厥逆，腹滿腹，腸鳴，胸滿不得息，取之下胸二肋，款而動手者，與背輸，以指按之立快者是也。厥逆，胸滿不得息，可取下胸二肋，款而動手之處，謂手太陰中府輸也，厥逆腹滿腹腸鳴，故取背輸，及大小腸輸，療主病者也。內閉不得溲，刺足少陰太陽，與骶上，以長鍼氣逆，取其太陰陽明，厥甚，取少陰陽明，動者之絕。足少陰太陽，主於便溲，故厥便溲閉，取此陰陽二經輸穴，療主病者，若加氣逆，可取手足太陰陽明，療主病者，若此閉及氣逆甚，可取手足少陰陽明二經動脈，療主病者也。

厥死

黃帝問岐伯曰有癰者一日數十溲此不足也身熱如炭火頸膺如格人迎躁盛喘息氣逆此有餘也太陰脈微細如髮者此不足也其病安在名爲何病岐伯曰病在太陰其藏在胃頗在肺病名曰厥死不治此得五有餘二不足也問曰何謂五有餘二不足答曰所謂五有餘者五病之氣有餘也二不足者亦二病之氣不足也今外得五有餘內得二不足者此其身不表不裏亦明死矣。癰痈也人行病一日數十溲胃氣不起也手太陰脈如髮肺氣不足也此二藏不見也身熱如火一有餘也頸及膺二無候如格三有餘也煩悶胃脈人迎躁盛四有餘也喘息氣逆五有餘也人之惡病外有五有餘內有二不足者病在手足太陰脈於胃中論之於肺非定在於我裏名曰厥死之病不可療也

陽厥

黃帝曰有病喜怒者此病安在岐伯曰生於陽問曰陽何以使人狂答曰陽氣者因暴折而難決故喜怒病名陽厥問曰何以知之答曰陽明者常動巨陽少陽不動而動太疾此其候也。起陽明人迎脈常動有疾名陽厥以陽氣暴有折損不通故狂而喜怒以其太陽少陽不通而大疾以爲候也。問曰治之奈何答曰衰其食即已夫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之食即已使之服之以生鐵落爲飲夫生鐵落自下氣疾。衰其食者少食也鐵氣沉故推入腹中除中長氣陽所以懲於狂病故奪於情少食令腹空鐵落病則皆矣生鐵落鐵銹也

風逆

風逆暴四支厥身漯漯喘然時寒飢則煩飽則喜變取手太陰表裏足少陰陽明之經肉清取榮骨清取井也。手太陰爲裏手陽明爲表二經主氣內者土也榮者火也火以生土故取榮血肉也骨者水也井者木也水以生木以子實母故取井血骨也

風痙

風痙身反折先取足太陽及腨中及血絡中有寒取三里。足太陽行腰背故身體反折取其脈所生輸穴及腨中正經血絡也可取足陽明三里之輸也

酒風

黃帝問曰病者身體懈惰汗出如浴惡風少氣此爲何病答曰名曰酒風問曰治之奈何岐伯曰以澤寫

血各十分隨衛五合以三指撮爲後飯。飲酒汗出得風名曰酒風先食後服故曰後飯也

經解

所謂深之細者其中手如鍼摩之切之聚者堅也博者大也上經者氣之通天也下經者言病之變化也診脈所知中手如鍼此細之脈也切按也上經背上通天之氣下經言下病之變化也又自腰以上隨是何經之氣以爲上經自腰以下以爲下經上經通於天氣下經言其變化也。金匱者決死生也。金匱之章作決死生之論也。按度者切度之奇恆者言奇病也所謂奇者使奇病不得以四時死者也恆者得以四時死者也所謂揆者方切求也度者得其病處也以四時度之也。得病傳之至於勝時而死此爲恆也中生寒怒令病次傳死者此爲奇也揆者方將求病所在揆量之也度者得其病處更於四時度其得失也

身度

問曰形度骨度脈度筋度何以知之其度也曰脈浮而濇濇者而身有熱者死也。形骨筋等有病於身節度可診脈而知故脈浮而濇者身必有熱身熱脈浮濇者死也

經絡虛實

問曰絡氣之不足經氣有餘何如答曰絡氣不足經氣有餘脈口熱而尺寒秋冬爲逆春夏爲順治主病者。絡虛經實何以得知絡爲陽也經爲陰也寸爲陽也外也尺爲陰也內也秋冬陰也春夏陽也絡氣不足陽氣虛也經氣有餘陰氣盛也於秋冬時診寸口得緩脈尺之皮膚寒答逆春夏緩脈尺之皮膚熱爲順緩脈熱也以秋冬陽氣在內陰氣在外春夏陰氣在內陽氣在外故也於尺寸在內時寒熱取經絡虛實也

問曰經虛絡滿何如答曰經虛絡滿者尺熱滿脈口寒濇此春夏則死秋冬則生。滿盛也經虛絡滿春夏診得尺之皮膚熱盛寸口得盛脈爲逆故死秋冬得尺熱脈盛故生脈盛多寒脈緩多熱也

問曰治此者奈何答曰絡滿經虛灸陰刺陽經滿絡虛刺陰灸陽。理虛陰虛故灸陰絡滿陽滿故刺陽也經滿陰滿故刺陰絡虛陽虛故灸陽也

禁極虛

問曰秋冬無極陰春夏無極陽者何謂也答曰無極陽者春夏無數虛陽虛陽則狂無極陰者秋冬無數虛陰陰虛則死。數骨節春夏是陽用事秋冬是陰用事陽用事之時行鍼者不可數虛陽數虛陽者陽氣虛發狂數虛陰者陰極致死也

順時

問曰。春極治經絡。夏極治經輸。秋極治六府。冬則閉塞者。用藥而少鍼石處。所謂少用鍼石者。非癰疽之謂也。癰疽不得須時。春夏秋三時。病宜行鍼。冬時有癰疽得極。餘寒傳病。皆悉不得。故不用鍼其時也。春時陽氣在於皮膚。故取絡脈也。夏時在於十二經之五輸。故取輸也。秋氣在於六府腧輸。故取之也。冬氣在於骨髓腦理閉塞。血脈凝泣。不可行於鍼與砭石。但得飲湯服藥。癰疽以是熱病。故得用鍼石也。以癰疽急病。不得須臾失時。不行鍼石也。因癰不知不致。按之不應手。乍來乍已。刺手太陰傍三。與嬰絡各二。有因癰生。不痛不知。不得其定。按之不應其手。乍來似有。乍去若無者。此是脹氣所為。可取手太陰脈。有主此病輸傍三刺之。及按脈是陽明之輸。主其病者。二取之。

刺瘧節度

瘧病。脈滿大急。刺背輸。用中鍼。傍五。胠輸各一。適肥瘦。出其血。謂。虛也。脈大。多氣少血也。急。多寒也。瘧病寸口脈盛。氣多血少而寒。可取背輸。有瘧瘧者。左右各一。取之。取之適於肥瘦。出血多少。傍左右鍼也。瘧脈小而實急。灸脛少陰。刺指井。脈小者。血氣皆少。而實而多寒。可灸足少陰瘧瘧之輸。並指有瘧瘧之井也。瘧脈滿大急。刺背輸。用第五鍼。胠輸各一。適行至於血也。第五鍼。以取大脈。今用刺瘧背輸。可適行至血出而已也。瘧脈緩大虛。便用藥所宜。不宜用鍼。脈緩者多熱。瘧病診寸口脈得多熱。多氣少血虛者。可用藥。用藥者。取所宜之藥以補也。凡治瘧者。先發如食頃。乃前。可以治。過之則失時。此瘧瘧時節也。瘧不渴。開日而作。取足陽明。渴而日作。取手陽明。瘧不渴。取足陽明。渴取手陽明。皆取所主輸。

刺腹滿數

少腹滿大。上走胃。至心。泝泝身時寒熱。小便不利。取足厥陰。水氣藏於少腹。上走至於心下。泝泝。惡寒熱。小便不利。下熱也。是足厥陰所出。取其輸穴也。腹滿。大便不利。腹大。上走胸嗌。喘息喝喝然。取足少陰。此皆足少陰脈所行之處。故取其脈之輸穴。有本少陰為少陽。腹滿。食不化。腹鳴鳴然不便。取足太陰。腹滿食不化。腹虛脈。不大硬。皆足太陰脈所主。故取之輸穴也。腹痛。刺臍左右動脈。已刺按之立已。不已。刺氣街。已刺按之立已。腹痛。足陽明脈所主。故臍左右動脈。足陽明動也。氣街。亦是足陽明動脈。故不已取之也。腹暴滿。按之不下。取太陽經絡。經絡者。則人寡者也。少陰輸。去脊椎三寸傍五。用員利鍼。足太陽。與足少陰為表裏。足少陰上行貫肝膈。發腹陷穴。故腹暴滿。故取太陽經絡。經脈絡脈。人之虛實之氣。腹滿亦取足少陰之輸。俠脊相去三寸輸傍五。取之用員利鍼。蓋有本為惡也。

刺霍亂數

霍亂。刺輸傍五。足陽明及上傍三。霍亂。刺主腰腹輸傍。可五取之。及足陽明下脈。與上有腰腹輸傍。可三取之也。

刺痺驚數

刺痺驚脈五鍼。手太陰各五刺。經太陽五刺。手少陽經絡者傍一寸。足陽明一寸。上踝五寸。刺三鍼之。刺痺。驚脈。凡有五脈。手太陰五取之。又足太陽輸穴五取之。又手少陽經絡傍三取之。又足陽明傍去一寸。上踝五寸。三鍼之。

刺腋癰數

腋癰大熱。刺足少陽五。刺癰而熱。手心主三刺。手太陰經絡者。大骨之會。各三。足少陽脈。下到絡肝。陽脈。循脇裏。腋是少陽脈。輸筋之穴。五取之。熱而不已。刺手心主脈。其脈循腋下脈三寸。上抵腋。故腋癰三取之。又取手太陰經絡。各三。大骨之會者。手太陰脈。循臂內。上骨下陷。即為經絡之會處也。

病解

凡治消癉仆擊偏枯痿厥氣滿發逆肥貴人。則膏粱之疾也。此之六種。是肥貴人膏粱所發之疾。而塞閉絕。上下不通。暴死之病。此之四種。因暴怒憂所生之病。而塞。閉絕。幅中塞也。閉絕。七竅閉也。謂噫與下使之氣。即上下也。暴厥。而尸不通。偏塞也。閉內。內不通。風也。內留著也。暴厥耳聾。偏塞也。內氣暴滿海。

久逆生病

黃疸暴痛。癲疾厥狂。久逆之所生。此之五病。氣之久逆所生。

六府生病

五藏不平。六府閉塞之所生。六府受穀氣。傳五藏。故六府閉塞。藏不平也。

腸胃生病

頭痛耳鳴。九竅不利。腸胃之所生。腸胃之脈。在頭在於七竅。故腸胃不利。頭竅病也。

經輸所療

纍遲筋湛。隨外分而痛。魄汗不蓄。胞氣不足。治在經輸。筋湛者。謂筋漬也。隨分而閒痛也。魄汗者。陽汗也。胞氣不足者。謂膀胱之胞氣不足也。此之五病。可取十二經輸。按主病者也。

在變動爲憂。心之變在心變動。肺之變在肺之志。是則肺主秋變爲正也。心主於夏變而生憂也。

中央生濕。六月四陽二陰。合蒸以生濕氣也。○又太素於風傷筋以下。似云自傷。似亦注文。

濕生土。四陽二陰。合而爲濕。蒸腐萬物成土也。

在變動爲嗌。嗌。氣竹也。

燥傷皮毛。熱勝燥。

鹹傷骨。

陰陽之道路也。陰氣右行。陽氣左行。

骨髓濕。

神之處也。

爲陽中之少陰。

爲陰中之太陰。

此爲陰中之少陽。

聞者環已。

滑則氣少。

白欲如白璧之澤。不欲如堊。

五藏者。中之府也。

行則僂跗。

象心之太浮也。

黃帝內經。太素遺文。并楊氏元注。從宋嘉祐中。林億等新校正所引攷補。當在今本所闕七卷中。斷珪零璧。尤當寶惜也。

飲食有節。起居有常度。不妄不作。以理而取。絺色芳味。不妄視聽也。循規而動。不爲分外之事。

上古聖人之教也。下皆爲之。上古聖人。使人行者。身先行之。爲不言之教。不言之教。謂有言之教。故下百姓效行者衆。

身肌宗一。眞人身之肌體。與本極同類。故云宗一。

有至人者。質精全神。能至於極。故稱至人。

帝曰。余聞上古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端絡經脈。會通六合。各從其經。氣穴所發。各有處名。谿谷屬骨。皆有分起。分部逆從。各有條理。四時陰陽。數有經紀。外內之應。皆有表裏。其信然乎。

在變動爲憂。憂慮驚駭謂五者。故志而有名曰變動也。

脈生脾

所謂氣虛者。氣虛者，體中氣不足也。

尺滿而不應也。

足溫則生，寒則死。足溫氣下故生，足寒氣不下者，逆而致死。

脈懸小堅，病久可治。

誦而頗能解，解而未能別，別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習道有五，一通，二解，三別，四明，五彰。

至教擬於二皇。

列星辰與日月光。

夫三陽太爲業。

下爲漏病。漏病，謂陰漏洩，大小便數不禁守也。

腎且絕，死日暮也。

子誠別而已。

是以名曰診經。

爲萬民副。副，助也。

病深以甚也。

始樂始苦。

封君敗傷，及公侯王。

氣內爲實。天地間氣爲外氣，人身中氣爲內氣，外氣成成萬物，是爲外實，內氣營衛成生，故爲內實，治病能求內氣之源，是治病之要也。

更名自巧。

恐心自功。

陰陽之類，經脈之道。夫天爲陽，地爲陰，人爲和，獨無其陽，衰發經已，獨無其陰，生長不止，生長不止，則傷於陰，陰傷則陽復起，衰發不已，則傷於陽，陽傷則陽脈生衰，故須聖人在天地間，和陰陽氣，令萬物生也，和氣之道，即先修身保德，則陰陽氣和，陰陽氣和，則八節風調，八節風調，則八虛風止，於是雜氣不起，祥氣集，此亦不知所以然而然也，故黃帝問身之經脈貴賤，依之調攝，修身於身，以正八風之氣。

三陽爲經，二陽爲維，一陽爲游部。三陽，足太陽脈也，從目內眥上頭，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當經。二陽，足陽明脈也，從鼻而起，下唇分爲四道，并正別脈六道，上下行脈，綱維於身，一陽，足少陽脈也，起目外眥，絡頭，分爲四道，下缺盆，并正別脈六道，上下生經絡百節，流氣三部，故曰游部。

伏鼓不浮，上空志心。肺脈浮濇，此爲平也，今是伏鼓，是腎脈也，是少陰脈，貫脊，腎上入肺中，從脈出絡心，肺氣下入腎志，上入心神也。

一陰獨至。一陰，厥陰也。

二陰一陽，病在肺。

陰陽皆絕，期在孟春，三月之病，曰陽殺。

陰陽交則在濂水。濂，雖檢反，水靜也，七月水生時也。

一上不下，寒厥到膝。虛者厥也，陽氣一上於頭，不下於足，足屈曲，故寒厥至膝。

若伏空宅，爲陰陽之一。

至陽絕陰，是爲少氣。

602

跋

軒岐之奧。最古鍼經。脈診具備。今之內經。惟有素問較完。洌其傳習。盛戰國時。天心仁愛。潛蘊生機。以生止殺。夫豈無具。兵革競尙。天机隱弭。陽和之氣。恃以發息。運會一轉。播爲聖智。王注通行。全本附見。隨道直郎楊上善。旣選鍼理。兼精持素。編成太素經一書。甲乙九靈。所不能逮。宋人校正。時采異文。少微崔昭。全編久佚。今乃得殘本於海東。雖卷帙稍有未完。而神爺無間。實非淺鮮。瘦楯晚出。鍼舟之字。多從更正。好事傳錄。流播未廣。漸西主人。志切尋世。久臨鄙面。政成人和。出精鈔本。屬爲覆校付梨。蒙於素問。夙所耽習。中外各刻。搜求殘遺。擬爲注疏。有志未逮。詳正文字。是所願爲。禮失求野。固不其然。行軍立營。端恃良工。惘時默濟。乃大功德。紀述本末。附贅一詞。素問以外。斷推此種。光緒乙未秋月歙汪宗沂謹跋

黃帝內經明堂序

臣聞星漢照□□分其瀾奧□□□水□□□□□□□所□□□□□化通乾坤之氣象。人之秀異。得□□□雖四體百節。必有攸繫。而五藏六府。成存厥司。在於十二經脈。□之綱領。是猶玉繩分碁。而□□□□金□□□而晦明是□至於□□□□□□□□乃細而運之者歟。言命則微而攝之者大。血氣爲其宗本。經絡導其源流。呼吸運其陰陽。營衞□其表裏。□□相數。上下分□亦□□合榮輸。□□□□□相傾。躁靜交競。而晝夜不息。循環無窮。聖人參天地之功。測形神之理。貫穿祕奧。弘長事業。秋豪不遺。一言罕謬。教興絕□。仁被萃有。舊製此經。分爲三卷。診候交雜。窺察難明。支體何經。復與八脈。亦如沮漳沅澧。□□於江漢。豐滿潦滿。分歸於汀宗。是以十二經脈。各爲一卷。奇經八脈。復爲一卷。合爲十三卷。□欲使九野□分。□□門而□□五□疏赴。變混吹而歸□□也。□□□□□□□累氣。殊流合滸。

無瑜勝絕。□莫晶明。以宣後學。有巢在背。而大壯成□。棟宇網罟。猶秘以明離。照其佃漁。今乃成之。聖曰取諸不遠。然□□□□□□□□□□陳其宗旨。明堂表其□見。是猶天一地二。亦斯通其妙物焉。

黃帝內經明堂卷第一　手太陰

通直郎守太子文學臣楊上善奉　勅撰注

肺藏。肺重三斤二兩。六葉兩耳。凡八□。□藏魄。肺有小大高下。堅脆端正。偏傾不同。肺小則少欲。不病嗌喝。肺大則善病胸痺。喉痺逆氣。肺高則氣肩息欲欬。肺下則居賁迫肝。善脅下痛。肺堅則不病欬上氣。肺脆則善病消渴。易傷也。肺端正。則和利難傷也。肺偏傾。則胸偏痛。白色小理者肺小。粗理者肺大。巨肩反唇。齊陷喉者肺高。合腋張脇者肺下。好肩背厚者肺堅。肩背薄者肺脆。好肩齊者肺端正。脇偏疏者肺偏傾也。其行金。其色白。其時秋。其辛味。其日庚辛。其志憂。其氣天。其音商。其聲笑。其榮毛。其主皮毛。其液涕。其竅鼻。其畜馬。其穀稻。其星大白。其數九。其變動欬。其惡寒。其財肝。其生腎。其臭腥。其菜桃。其菜葱。其脈毛。其經脈手太陰。辛□□手之太陰。壬主左手之太陰。以陰太口曰太陰。手大主之脈。起於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鬲屬肺。從肺系。橫出腋下。下循臂內。行少陰心主之前。下肘中。循臂內廉。上骨下廉。入寸口。上魚。循魚際。出大指之端。其支者。從腕後。直出次指內廉。出其端。其脈從手至胸中。三尺三寸。管六十。

中府。天府。俠白。尺澤。孔最。列缺。經渠。太淵。魚際。少商。

中府者。府聚也。脾肺合氣於此穴。故曰中府。肺募也。募猶盛也。肺之氣近出此穴也。一名膺中輸。膺胸也。輸委輸也。胸氣歸此穴。故謂之輸。在雲門下一寸。乳上三肋間。動脈應手陷者中。此下經直曰絡。有本云廣俠與臂子相當。手足太陰之會。刺入三分。留五呼。灸五壯。會謂合同此二脈氣。合於此穴。則知動者二脈也。壯大也。火力壯大。因以名壯之。主肺系急欬。主肺也。此穴有病。此穴主肺。論皆放此。系繫也。謂肺藏之所繫也。欬逆氣也。五藏六府皆有欬。故欬有十一。而肺為其本。是以肺者合於皮毛。故邪氣至皮毛先受寒飲先入於胃。肺脈循胃。寒氣尋肺脈。上注於肺。即為內邪。皮毛受邪。即為外邪。內外之邪。容於肺中。即為肺欬。肺欬日久。即傳與大腸。若邪乘脾。肝先受之。若乘至臨脾。先受之。若乘於冬。腎先受之。故五藏六府之欬皆以肺為其本。五藏六府欬狀。如太素說之。胸中痛。惡清。胸中滿。色色然。色色。惡寒狀。有本作皃皃。善欬食。凡欬有五。欬食欬血欬。深欬。謂欬嗽欬者之也。胸中熱。喘逆。逆氣相逆。逐多濁唾。不得息。喘息疾也。喘呼者。多因五藏六府受賊風虛也。故身熱不時臥。上為喘呼也。肩背風。汗出面。肺氣盛者。則肩背風。汗出面也。腹脹。鬲中不下食。夫氣傷則痛也。形傷則腫也。先腫而後脹者。氣傷形也。先脹而後痛者。形傷氣也。故風勝則脹也。邪在胃管。則鬲塞。故飲食不下。喉痺。咽者。通飲食也。喉者。通氣路也。皆謂喉嚨也。之。喉痺。與血不同。又一陰一陽結。謂之喉痺之也。肩息肺脹。皮膚骨痛。肩息。謂息而肩動也。肺氣脹則脹也。寒熱。風成者為寒熱。陰病則熱。陽病則寒。重寒則熱。重熱則寒。熱。則寒。謂之寒熱。寒熱候者。骨小皮膚薄而肉無腦。其骨爽然。其地色焦然。不與天同色。汗然。謂其候也。然後骨痛者。其髓不滿。故骨病寒熱。多以三陽為病。寒熱下為羅絡。及孫脈也。煩滿。凡陰氣少而陽氣盛。脹理閉而不汗出。故熱而煩滿。天府。肺之上蓋。為府藏之天。肺氣歸於此穴。故謂之天府。在腋下三寸。臂臑內廉動脈。手太陰脈氣所發。臑在肩下肘上臑之脈。謂肺。更無餘脈。共會於此穴。故謂之天府。禁不可灸。使人逆氣。此穴脈。手太陰脈所發也。刺入四分。留三呼。刺法也。謂以鍼刺之。此知反。鍼音鍼之。主欬。上氣不得息。鬲痛。脾風發氣。脈中熱。發痛。即熱黃病者也。音丁韓反也。內逆。肝肺相搏。鼻口出血。肝肺雖別屬上脈下。肺金剋肝之木。木氣盛不受。故逆而相搏。所以脈血盈溢。所行。即鼻口出血也。血者。榖入於胃。其津液注之於脈中。變為赤色。謂之血也。此胃大輸。輸者。安輸送致也。手太陰脈。送胃大氣。致於此穴。故曰大輸也。身脈逆。息不得臥。逆氣留於脈中。蓄積不行。宛蘊不得當所。便人支脇中滿。故喘呼逆息。足陽明者。胃脈也。胃者六府之海。其氣下行。今陽明逆。不得從其道。故不得臥之。風汗出。身腫。喘喝多唾。困於暴汗。煩則喘喝。又陰爭於內。陽發於外。魂汗未藏。四逆而起。起則動肺。使人喘喝。胃中節發。脈節上下作。腸胃宛郭。故緩。緩則氣逆。故多唾也。恍惚善忘。嗜臥不覺。血并於下。氣并於上。故氣脈而善忘。夫衛氣者。晝行於陽。夜行於陰。故陽氣盛則臥。陰氣盛則寤。人有腸胃大者。衛氣行留。經久。皮膚滑。分肉解。故行遲留於陰也。又其氣不精。故時臥不覺也。

俠白。白肺色也，此穴在臂，俠肺兩箱，故名俠白。在天府下，去肘五寸動脈，手太陰別。別者，謂手太陰脈，由此穴也。別者，有正別之別，即經別也；有別走者，即十五絡也。諸脈別此也。刺入四分，灸五壯。主心痛，欬，乾嘔，煩滿。入於

尺澤。水出井泉，流注行已，便入於海。十二經脈出四支已，流而行，至此入五藏海。澤謂陂澤，水鍾處也。尺謂從此向口有尺也。一尺之中，脈注此處，留動而下，與水義同，故名尺澤。手二陰脈亦至此肘中，作澤口名，作海稱，皆以水名脈也。流行至此肘中，留動爲之也。爲合。水也。十二經水之脈，從外而來，內合藏府之海，故爲合之也。在肘中約上動脈。有本云在肘屈大横文中也。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三壯。主心膨膨痛，肘痛，噦噫，欬逆上氣，舌乾，脅痛，心煩滿，肩背寒，並脇滿，脈兒也。心亂，少氣不足以息。凡人呼吸吐納，氣出三入一，故半日不食，氣海減，故並少氣不足以息，因一陽所發，絡病少氣之也。腸脹喘。夫脹者，氣在府藏之外，胸脇之中，非藏府脹。胸脇皮膚，故得稱脹，亦有脾肺等脹者，即得脾肺等自脹脹者也。振慄瘈瘲，手不伸。瘈，急，口吉曳反；瘲，緩不收，子用反。股肉唾濁。毀內，內衄彼之也。氣隔善嘔，鼓頷不得汗，煩急身痛。氣隔，謂呼吸之時，胸中氣隘塞也。目瞤縱。目瞼乖縱。衄，左竅刺右，右竅刺左。此鼻出血爲衄。凡傷肺者，肺氣不守，胃氣不攝，肺氣不攝，使血從竅決，腠傷已，五液偏溢，不即則衄，竅出之也。兩脇下痛，泄上下出。泄上下出者，霍亂病也。胸滿短氣，不得汗。熱氣盛，少液也。補手太陰以出其汗。肺以主氣，手太陰者肺脈也，今肺虛，故補手太陰，則氣足汗出也。癲疾，手臂不得上頭。癲者，顛也；顛者，頂也。謂陰陽氣並集頂，下陰皆虛，下虛上實，邪陽相搏，發爲顛仆，故曰癲疾。是則人成癲爲疾也。然亦取此穴下有動脈，尺二穴不同也。

孔最。孔者，空穴也。手太陰脈，諸脈中最之空穴，居此脈之初，故曰孔最之也。手太陰郄，在腕上七寸。郄者，郄曲也，謂太陰之脈至此曲折也，血氣從之郄也。專金金九水之父母。西方金位，數當於九，故曰專金金九，金生水，故曰父母也。有本爲二七也。刺入三分，灸五壯，可以出汗。頭痛振寒，臂厥，熱汗不出。風從外入，寒氣客於皮膚，陰氣盛，陽氣虛，故振寒厥逆氣之也。

列缺。列，行列也。此別走絡，分別大經，所以稱缺。之列之缺，絡之上，故曰列缺之也。手太陰絡，去腕上一寸半，別走陽明者。謂於藏經別出此脈，橫絡皮膚，走向府經，即十五絡一之數也。餘五藏絡皆放此之也。刺入三分，留三呼，灸五壯。主瘧寒甚熱。瘧有三種：寒瘧一，溫瘧二，癉瘧三。先寒而後熱者寒瘧，先熱而後寒者溫瘧，由熱不寒者癉瘧也。三種以時發者瘧也，不以時發者寒熱也。寒甚熱者，是在因大暑汗出，腠理開發，浴小寒，入於腠理皮膚之中，藏之不出，至秋又傷於風，其病則甚寒，寒爲陰氣，風爲陽氣，既先傷寒，故病發先寒後熱，總論瘧有十二狀也。癇瘲。多是小兒癇病之也。瘲，關用反。而有見者，并取陽明絡。寒熱，欬唾沫，掌中熱。二陰爲雌陽，二陽爲雄，又三陰者至陰也，三陽者并爲雄病，起之時，亦如雄風，又如雌雞之也。虛則肘臂肩背寒慄，少氣不足以息。夫虛實者，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虛者，謂手太陰脈虛也。但人有手足九竅五藏，合一十六部，并三百六十五節，皆生百病，百病之生，皆有虛實，故十二經脈皆絡三百六十五節，節之有病，必被經脈，經脈之病，皆有虛實也。肩髆上者之也。寒厥，交兩手而務爲口沫。實則肩背熱痛，汗出，暴四支腫，身溼，搖時寒熱，飢則煩，飽則面變，口噤不開。兩手逆冷，故灸之以寒厥。□□□厥也。凡厥有二種。

有寒厥，有熱厥，今非也。浩謂也，喉口急也。非其反之也。惡風泣出。風之中目，陽氣不守於精，是則火氣燔目，故見風泣出，此有冥之疾，風即與有冥之也。善忘，四支逆厥，善笑。心高滿抑，肺急而善忘，又上氣不足，下氣有餘，腸胃實而心肺虛，虛則營衛留於下，久而不已，不得時上，故善忘。氣虛則多悲，實則多笑之也。熱病，先手臂身多溺白，瘈瘲，口聚，鼻張，目下汗出如轉珠，兩乳下三寸堅，脇下滿，悸。夫熱病者，冬傷於寒，寒極爲熱，故春爲熱病，是因傷寒者，熱病之類也。傷寒據其行病而也，熱病旨其病成形也。傷寒溫病，夏至前發也；傷寒暑病，夏至後發也。夫風寒暑溼四種邪氣傷於人者，皆因腠理孔開，邪氣得入。人在冬日之時，腠理皆閉，縱有寒氣，何所傷人？但人冬日過大寒，必溫室厚衣，熱食身之汗出，腠理開發，復取於涼，大寒之氣入於腠理，藏諸經脈，客於藏府，至春寒極，發爲熱病，皆自冬日多受於寒而得此病，故曰傷寒。凡傷寒熱病，若有死者，皆六七日；若有愈者，皆十日已上。所以然者，傷寒病發，一日太陽受之，二日陽明受之，三日少陽受之，四日太陰受之，五日少陰受之，六日厥陰受之，如此一日受病，至第七日即太陽病衰，八日陽明，九日少陽，十日太陰，十一日少陰，十二日厥陰病衰，然則三陽三陰，次第受病，衰已則愈，又至第一日，陰陽二經，俱感於病，至第三日即六經，又五藏六府俱病，營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矣。不兩感者，未滿三日，可汗而已，以去，可泄而已。其病愈已，禁於食肉，反以多食，傷寒熱病，其以遺者，如太素經說，謂白者熱以銷骨，故洩骨而內也。手陽明是肺府之脈，入下齒中，上額鼻孔，故熱而口聚鼻孔張也。悸，心動，葵季反。行於經渠。水出流注入縱徐行，血氣從井出已，流注至此，徐引而行，經謂十二經脈也。渠謂溝渠，謂十二經脈血氣流於此穴，故曰經渠也。爲經。金也。經，常也。水火流注不絕，爲常，血氣流注此徐行不絕，爲常之也。在寸口陷者中。刺入三分，留三呼，不可灸，傷人神明。寸口，氣口也。從關上至魚一寸，五藏六府之氣，皆此中過，故曰寸口。手太陰脈，尊五藏五神之氣，大會此穴，則神明在於此穴之中，火又過金，故灸之者，傷神明也。主寒熱，胸背急痛，喉中鳴，欬上氣喘，掌中熱，數欠，汗出，胸中彭彭，甚則交兩手而務，暴癉內逆。先取天府，此府此胃之大輸。天府，胃府大輸，胃爲水穀之海，穀氣強盛，故暴癉者，先取天府，後取經渠也。暴疾也。臂內廉痛，喘逆，心痛欲嘔，注於大淵。水之口趨於下爲注，十二經脈流魚際已，注於此處，故爲注也。少商初出爲井，可謂小泉，魚際停口，此中而注，故曰大泉之也。爲輸。土也。水流便有致聚處，十二經脈魚際已，注於此處，故爲輸之也。在手掌後陷者中，刺入二分，留二呼，灸三壯。主痺逆氣，寒厥，急熱煩心，諸痺多痛，痺在骨身重，在脈血泣，在筋曲不伸，在肉不知，在皮即寒，具此五者，痺而不痛，凡痺之類，逢寒即急，逢熱則縱，總而言之，謂風寒濕三氣雜至，合而爲痺，風氣勝者名爲行痺，寒氣勝者名爲痛痺，溼氣勝者名爲著痺。又病在陽者命曰風，病在陰者命曰痺，陰陽俱病命曰風痺，此痺之大論也。善唾噦噫，噦，氣逆也。穀入於胃，胃氣上注於肺，今有故寒氣與新穀氣俱還入於胃，新故相亂，真邪相攻，氣并相逆，復出於胃，故爲噦。噫，飽出息也。今寒氣客於胃，厥逆從下上散，復出於胃，故爲噫之也。胸滿嗽呼，胃氣上痺逆，氣心痛，腹滿，彭彭臂厥，肩膺胸痛，妒乳，目中白眼青，不令嬰兒飲，婦人因妒病乳，故曰妒乳也。轉筋，即手太陰筋轉也，筋肉之力也。掌中熱，乍寒乍熱，缺盆中相引痛，數欠，喘不得息，臂內廉痛，上鬲，飲已煩滿，病溫身熱五日以上，汗不出，留鍼一時取之，未滿五日，不可刺。溫病未滿三日，可汗而已，三日已去，可泄而已。此中所說，未滿五日，不可刺也，有此不同，宜量取之也。癉，欬逆，搥心悶，不得臥，胸滿喘，務背痛，唾血，振寒，乾嘔，狂言，口僻，引而下之。癉，害也。謂惡也。此病之惡，能害於人，故曰癉也。狂病令心悶不得臥也，須除搥之也。流於魚際。水出井，流而動也，流出於井，流而上行，大指本節後，象彼魚形，故以魚名之，赤白肉際，故曰魚際也。爲滎。火也。水溢爲滎，謂十二經脈，從指出已，流溢此處，故

名爲發。迫眞反。又丑同反。在手大指本節後。內側散脈。手之四指。皆有三節。大指唯有二節。大指第二節即爲本節之也。刺入二分。留三呼。灸三壯。主虛熱洒淅。
起毛惡風。虛而熱。故惡寒而毛起也。舌上黃。身熱爭。則喘欬。痺走胸膺背。不得息。頭痛不堪。汗出而寒。有本作汗不出之也。及陽明出
血。寒厥及熱煩心少氣。不足以息。汗出而寒者。陽勝則熱而汗不出。陰勝則寒而汗出。陰痿。腹痛食飲。音噎。肘瘈瘲。喉中焦渴。肺心有邪。其氣留於兩肘。
肘者。樞關之處。眞氣之所過。血絡之所游。邪氣惡血。因不得留。留則傷筋絡骨節機關不得屈伸。故肘病攣也。痙上氣。痙音竝。巨井反。熱病振慄鼓頷。腹滿陰痿。病口不收也。人思想無窮。所願不得。意淫於外。入房太甚。
宗筋弛縱。發爲筋痿。及爲白淫。宗筋即陰。厥痛。臥若徒居。心痛。悶動作。痛益。色不變。肺心痛。徒。猶也。人此處臥。徙移他處。故如徙居也。凡心痛因藏及胃脈氣。皆令心痛。心中有神。不得受邪。若
心自痛。名眞心痛。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也。欬引尻溺出。虛也。此膈欬也。膈中食飲。嘔。身熱汗出。數唾涎下。人飲食入胃。胃中若熱則蟲動。蟲動則胃緩。胃緩則廉泉開。廉泉開則涎下。
肩背寒熱脫色。目泣出。皆虛也。補之。唾血時熱。寫魚際。補尺澤。煩氣心痺。悲怒逆氣。恐狂易。狂易者。時歌時哭。脫衣馳走。故
易不定。故曰狂易。胃逆。霍亂。逆氣。霍。急疾也。營衛二氣。清濁相干。忽然亂於腸胃。則爲霍亂之也。
肺出少商。手太陰脈。歸之於肺。肺主於秋。脈之所起處。故稱之少商也。爲井木也。古人曰未有井時。泉源出水之處。則稱爲井。井者。出水之處也。五藏六府十二經脈。以上下行出於四末。故第一穴所出之處。譬之爲井。五藏之脈。故陰生於
陽地。終於陰地。故井出爲木。榮流爲火。輸注爲土。經行爲金。合入爲水。六府爲陽。生於陰地。終於陽地。故井出爲金。榮流爲水。輸注爲木。
所過爲原。原者三焦。爲有六府陽氣也。經行爲火。合入爲土也。五藏之井。皆出於木。木少陽相生。亞水爲合也。足脈陰者至英之陰。在於
中焦起手太陰也。在手大指端向側去爪甲角。如韭葉。爪甲有四角。此取內側上角也。韭葉有大小。此取弗大非小。闊二分許。以取中度之人若大小以意量。刺入一分。留一呼。
灸一壯。主瘧寒厥及熱煩心善噦。心滿而汗出。刺出血立已。寒濯濯。寒熱。手臂不仁。唾沫。濯。洗也。皆寒如水洗之。其故勸皆之
仁。親也。病不覺之處。不與身親。故曰不仁。人數驚恐。筋脈不通。肉生不仁。又人病久入深。營衛之行濇。經絡時疏。不痛。皮膚不營。故爲不仁。有本爲手腫也。脣乾引飲。手腕攣指支。肺脹上氣。指強難屈伸曰支也。耳
中生風。耳中有風氣也。欬喘逆。指痺臂痛。嘔吐。飲食不下。彭彭。熱病。象瘧。振慄鼓頷。腹脹俾倪。喉中喝喝。熱病像瘧。有
寒有熱。喘不以時作也。俾倪。側視兒。上迅米反。下五倪反。謂咽中氣塞也。

舊鈔太素經校本敘

定海 黃以周元同

太素三十卷。缺七卷。其經則取素問鍼經。注則隋通直郎守太子文學楊上善奉敕所撰也。舊唐書經籍志。醫家已著錄。宋嘉祐中。林億等爲新校正。其書甚行。元明寖廢。今不可㬥見矣。余聞日本有舊鈔本。以重價購之。每卷後署云仁安二年某月日以同本寫移點校。日本仁安二年。乃宋之乾道三年也。其書與素問新校正所引悉合。其所缺之卷。與經籍訪古志所記悉同。首卷已佚。按次卷題曰攝生之二。則首卷所佚者。攝生之一也。卷三曰陰陽。卷四佚。卷五曰人合。卷六曰藏府之一。卷七佚。乃藏府之二也。卷八至十曰經脈。卷十一曰輸穴。卷十二曰營衛气。卷十三曰身度。卷十四十五曰診候。卷十六佚。卷十七曰證候之一。卷十八所佚。乃證候之二也。卷十九曰設方。卷二十二十一佚。卷二十二曰九鍼之二。則卷二十一乃九鍼之一也。卷二十三九鍼之三。卷二十四曰補□。卷二十五曰傷寒。卷二十六曰寒熱。卷二十七

曰邪論。卷二十八曰風□。卷二十九曰气論。卷三十雜病終焉。余尋是書。以校內經。知史崧所傳之靈樞。雖歧誤錯出。實漢魏舊物。不得疑爲晚出書。王冰所次之素問。雖有功於經。而穿鑿繁蹟。實有不逮楊氏之注太素。太素改編經文。各歸其類。取法於皇甫謐之甲乙經。而無其破碎大義之失。其文先載篇幅之長者。而以所遂之短篇碎文。附於其後。不使元文糅雜。其相承舊本有可疑者。於注中破其字。定其讀。亦不輒易正文。以視王氏之率意竄改。不存本字。任肌遂徙。不顧經趣者。大有逕庭焉。卽如痺論一篇。首言風寒濕雜至爲痺。次言五痺不已者。爲重感寒濕。以益內痺。其風氣勝者。尙爲易治。故曰各以其時。重感於寒濕之氣。諸痺不已。亦益內也。其風氣勝者。其人易已。王氏於重感寒濕句。妄增風字。下又竄入陰陽別論一段。以致風氣易已句。文義不屬。經指全晦。太素之文。同全元起本。不以別論羼入其中。其爲注。依違立調。亦不過私見。則其有勝於王氏次注者。概可知矣。且太素所編之文。爲唐以前之舊本。可以校正今之素問靈樞者。雖覩綴逃。素問靈樞多韻語。今本之不諧於韻者。讀太素無不叶。此可見太素之文之古。楊氏又深於訓詁。於涌借已久之字。以借義爲釋。其字之罕見者。據說文本義。以明此經之通借。其闡發經意。足以補正次注者亦甚多。不僅如新校正所引皇甫氏甲乙經。并素問靈樞鍼經爲一書。王氏好言五運六氣。又并陰陽大論於素問中。楊氏好言明堂鍼經。而別注之。不并入於太素。此亦其體例之善。識見之高者。但書經數寫。魯魚成誤。爰研朱校之。擇其義之長者。以正今本素問靈樞之失。又擇今本素問靈樞之是者。以正此本之譌。又據新校正所引者。以補此本之缺。其注意各別者。存之。其疑不能明者。闕之。時天氣甚寒。烘凍以書。後之人幸勿以此爲殘本。不加珍重。

右友人定海黃元同山長校正太素後。敍其校正本。惜道遠無由致之。以證補予所刊本。恐有遺失處。姑錄黃敍。剔入卷尾。俟覓得黃校本。別疏異同。作校勘記。

黃帝內經明堂敍

黃以周

內經素問及九卷。爲周季醫士所集。名曰黃帝。神其術也。明堂亦稱黃帝授皇甫謐作甲乙經。謂之黃帝三部。王冰注素問。不注九卷。信中語孔穴圖經。不信明堂。其識實出士安之下。隋楊上善有黃帝內經明堂注。其書與太素次行。太素合素問及九卷爲之。盛行於宋。林億有校本明堂注。先太素而亡。今購太素於日本。書賈以所售本非足卷。乃以楊注明堂一卷。混廁其中。余尋之喜甚。觀其自序云。以十二經脈。各爲一卷。奇經八脈。復爲一卷。合爲十三卷焉。今茲所尋者。手太陰一經。乃其十三分之一耳。又何喜乎。顧黃帝明堂之文。多經後人竄改。而不見其舊。自皇甫謐剌取甲乙。而後秦承祖增其穴。楊注引其說。千金方亦引之。甄權脩其圖。孫愐遞之千金。王燾之祕要。又各據後代之言。損益其間。今之所行銅人經。非王惟德所著三卷之文。今之所傳黃帝明堂灸經。尤非楊上善所見三卷之舊。古之明堂三卷。其文具存於甲乙。惜甲乙刪其文之繁。見素問及九卷。而其餘以類分編。不仍元文之次。楊注明堂十三卷。舊唐書已著錄。曰明堂類成。蓋亦如太素之編內經。以其樞文。附入本章云爾。其書以十二經脈爲綱領。各經孔穴。隸於其下。與甲乙三卷所次。體例不同。其記穴之先後。從藏逆推脈之所出。與甲乙亦異。其記穴之主病。不見甲乙。而甲乙自七卷至末。詳敍發病之源。而曰某穴主之者。其文悉與楊注明堂合。蓋皇甫楊氏。皆直取明堂元文。無所增益其間也。今依楊氏所編手太陰之例。而以甲乙之文。補輯其闕。仍分爲十三卷。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至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夫人頭背胸腹之孔穴。無非十二經脈所貫注。以十二經脈。總領孔穴。若網在綱。有條不紊。較諸皇甫氏之甲乙。本末原委。更爲明悉矣。近之作鍼灸書者。苦坊人經絡之難尋。孔穴之難檢。而以頭面肩背胸腹手足爲目。并去其某經所發某經所會之文。如其法以治病。病卽已。終不知病原所在。而況天下有此無本之治法乎。孟子言與庶民。拒

邪慝。道在正經。余謂諸家言之龐雜。其法或驗或不驗。亦必先正其經。而後人之是非乃定。經外之言。本必無其驗者。然不驗者尤多也。以其不驗之言。汩亂聖經。法愈多。治病愈失。殺人亦愈烈。易若信而好古之篤者哉。

又識。

發蘆續示舊鈔內經明堂十餘葉。仍屬次甌校刊。附太素後以行。近日西醫。全體通考。得諸實測。惜乎未得明堂十二經之指。而此書又殘缺。僅存斷圭碎璧。無由據以訂正俗本之譌舛。可惋也。漸西

黃帝內經九卷集注敍

黃以周

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卷。醫家取其九卷。別爲一書。名曰素問。其餘九卷。無專名也。漢張仲景敍傷寒。歷論古醫經。於素問外。僅曰九卷。不標異名。存其實也。晉王叔和脈經亦同。皇甫謐敍甲乙經。遵仲景之意。以爲黃帝內經十八卷。卽此九卷及素問。而又以素問亦九卷也。無以別此經。因取其首篇之文。謂之鍼經九卷。而鍼經究非其名也。故其書內。仍稱九卷。附楊上善注太素。亦同唐王冰注素問。據當時有九靈之名。稱爲靈樞。注中又據甲乙經敍。於其言鍼道諸篇。謂之鍼經。宋林億作新校正。謂王氏指靈樞爲鍼經。但靈樞今不全。未尋蹤知。不知王氏次注素問。文多遷移。於此九卷。王氏雖未注。亦次之。固不同當時靈樞本也。南宋史崧作音釋。其意欲以此九卷。配王氏次注素問之數。遂分其卷爲二十四。分其篇爲八十一。元至元閱。并次注素問。爲一十二卷。又并史崧靈樞之卷。以合素問。於是古九卷之名湮。而矯之者乃謂靈樞晚出書。豈通論哉。余以甲乙太素校之。其文具在焉。或又謂素問義深。九卷義淺。夫內經十八卷。乃醫家所集本。非出一人之手。論其義之深。九卷之古奧。雖素問不能過。其淺而可鄙者。素問亦何減於九卷。九卷之與素問。同屬內經。素問通評虛實論中。有黃帝曰度脈度筋度之問。而無對譯。王注以爲具在靈樞中。此文乃彼經之錯簡。皇甫謐謂內經十八卷。卽此二書。可謂信而有證。素問鍼解篇之所解。其文出於九卷。新校正已言之。又方盛衰論。言合五診。調陰陽。已在經脈。經脈卽九卷之篇目。王注亦言之。則素問之文。且有出於九卷之後矣。素問宗此經。而謂此經不逮素問。可乎。皇甫謐敍甲乙經。謂素問論病精微。甲乙經敍。素問二字。今本脫二字。茲據宋崇遵醫經正本書所引。九卷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易覺其意。蓋曰九卷之於素問。無可輕軒也。故其書刻取九卷。文多素問。楊上善作太素。直合兩部爲一書。亦宗斯意。今取楊氏太素之注。以注九卷。其注之缺者補之。義之　歷者。取後學者之說正之。命其書曰內經九卷集注。卷之分并。未必俱舍於古。亦以存舊名焉爾。

黃帝內經素問重校正敍

黃以周

素問之傳於今者。以唐王冰次注爲最古。然非漢魏六朝之元書也。王注之傳於今者。以宋林億新校正本爲最善。然亦非朱墨本之原文也。去古愈遠。沿誤愈多。誤有在新校正之後者。當合顧定芳翻宋本。元槧本。舊鈔本。及明趙本熊本周本。以參校。其誤在新校正之前者。林億等已據皇甫謐甲乙經。全元起注本。楊上善太素校之矣。然全本今不可覩見。檢吳刻甲乙經舊鈔太素復校之。知新校正之所校猶疏也。素問雖非出於黃帝。而文辭古奧。義蘊精深。王氏次注。違失滋多。後之學者。若張介賓。若吳崑。若馬蒔。若張志聰。各抒心得。義有可取。宜彙錄之。其在王氏之前者。林億等已據全元起楊上善諸注正之矣。然全注今不可覩見。檢楊注核之。知新校正之所正猶疏也。爰仿林氏之例。再校正之。命之曰素問重校正注

文之異同略焉。（舊在書局校刻處皆未著。）

一以上二篇。以有引證太素語。故附錄之。漸西村舍。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

張仲景述
王叔和集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序

張仲景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今世但傳傷寒論十卷。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家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蠹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卷。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并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才數家耳。嘗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疾治病。其有未備。國家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校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證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採散在諸家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卷。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佗傳云。出書一卷曰。此書可以活人。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尙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晨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益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尙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尙書司封郎中充祕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大明應天徐鎔謹按文獻通考二百二十二卷中。金匱玉函經八卷條下晁氏曰。漢張仲景撰。晉王叔和集。設答問雜病形證脈理。蓋以療治之方。仁宗朝王洙得於館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據此。并前林序云。依舊名曰金匱方論。則王洙館中所得。名曰金匱玉函要略方。係五代時改名耳。所

以通考只云金匱玉函經也。是金匱玉函經。元時已無矣。夫金匱玉函經八卷。東漢張仲景祖書名也。金匱方論三卷。傷寒論十卷。似西晉王叔和選集撰次後。俗傳書名也。若金匱玉函要略方。五代及宋。相沿書名也。今單名金匱要略。而去其玉函二字。愈遠而愈失其眞矣。又據哲皇甫謐甲乙云。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用之多驗。王叔和撰次仲景選論甚精。指事施用。卽今俗所分傷寒論。金匱要略是也。孫眞人千金云。江南諸師。祕仲景傷寒方法不傳。是叔和選論。思邈亦未曾研也。惟文潞公藥準云。仲景爲華方之祖。朱奉議活人書云。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眞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玄晏先生作甲乙。其論傷寒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佗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非精於經絡。不能曉會。若孫思邈。則未能詳仲景之用心者。是宋時纔分傷寒論。金匱要略爲二書也。成聊攝明理論云。自古諸方。歷歲浸遠。難可考評。惟仲景之方。最爲衆方之祖。是以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農之經。醫帙之中。特爲樞要。參今法古。不越毫末。乃大聖之所作也。劉河間原病式云。自黃帝之後。二千五百有餘年。有仲景方論一十六卷。使後之學者。有可依據。文亦玄奧。以致今之學者。尙爲難焉。故今人所習。皆近代方論而已。但究其末而不求其本。唯近世朱奉議。多得其意。遂以本仲景之論。而兼諸書之說。作活人書。其言直。其類辯。使後學者易爲尋檢施行。故今之用者多矣。據河間十六卷之言。比時仲景書尙未分傷寒雜病爲二門也。或金匱玉函經八卷。坊間分作十六卷。亦未可知。故東垣內外傷辯惑論曰。易張先生云。仲景藥爲萬世法。號羣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者。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爲師矣。王海藏此事難知云。余讀醫書幾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然讀之未易洞達其趣。欲得一師指之。徧國中無有能知者。故於醫壘元戎云。折中湯液。萬世不易之法。當以仲景爲祖。又云金匱玉函要略。傷寒論。皆張仲景祖神農法。伊尹體箕子而作也。唐宋以來。如孫思邈。葛稚川。朱奉議。王朝奉輩。其餘名醫雖多。皆不出仲景書。又湯液本草於孫葛朱王外。添王叔和范汪胡洽錢仲陽成無已陳無擇云。其議論方定。增減變易。千狀萬態。無有一毫不出於仲景者。潔古張元素。其子張璧。東垣李明之。皆祖張仲景湯液。惜乎世莫有能知者。又云仲景廣湯液爲大法。皆宋以來。號名醫者。皆出於此。又按丹谿局方發揮。或問曰。仲景治傷寒一百一十三方。治雜病。金匱要略二十有三門。何也。答曰。仲景諸方。實萬世醫門之規矩準繩也。後之欲爲方圓平直者。必於是而取則焉。曰。要略之方。果足用乎。曰。天地氣化無窮。人身之病。亦變化無窮。仲景之書。載道者也。醫之良者。引例推類。可謂無窮之應用。借令略有加減。修合。終難踰越矩度。又曰。圓機活法。內經具舉。與經旨合者。仲景書也。仲景因病以制方。局方製藥以俟病。據數家說。是元末及我國朝初醫家。方分傷寒雜病爲二家也。只因聊攝七十八歲。撰成明理論。八十歲時注完傷寒論。未暇注金匱論。所以俗醫分爲二門。致今時。衆口一辭。謂仲景能治傷寒。而不能療雜證也。寃哉。余素慨金匱方論。與傷寒論暌離孤處。及注解傷寒論。又明理論。乖散失羣。已近五百年。因謀諸新安師古吳君。校讎一梓。

成濟畧而得竒偶。庶業醫者。弗致得此失彼。各自專門爲相陋。又竇藻劍復合。昌鋭再圓。天作之合。云爾。萬曆戊戌孟夏吉日匿迹市隱逸人謹識。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目錄

卷上

臟腑經絡先後第一

痙喝第二

括樓桂枝湯　葛根湯　大承氣湯

麻黃加朮湯　麻黃杏人薑草甘草湯　防己黃耆湯

桂枝附子湯　白虎附子湯　甘草附子湯

白虎人參湯　一物瓜蔕湯

百合狐惑陰陽毒第三

百合知母湯　滑石代赭湯　百合雞子湯　百合地黃湯

百合洗方　括樓牡蠣散　百合滑石散　甘草瀉心湯

苦參湯　雄黃薰方　赤小豆當歸散　升麻鱉甲湯

瘧病第四

鱉甲煎丸　白虎加桂枝湯　蜀漆散

附方

牡蠣湯　柴胡去半夏加括樓湯　柴胡桂薑湯

中風歷節第五

侯氏黑散　風引湯　防己地黃湯　頭風摩散

桂枝芍藥知母湯　烏頭湯　礬石湯

附方

續命湯　三黃湯　乖附湯　八味圓　越婢加朮湯

血痺虛勞第六

黃耆桂枝五物湯　桂枝加龍骨牡蠣湯　天雄散

小建中湯　黃耆建中湯　薯蕷圓

酸棗湯　大黃䗪虫圓

附方

炙甘草湯

肺痿肺癰咳嗽上氣第七

甘草乾薑湯　射干麻黃湯　皂莢圓　厚朴麻黃湯

澤漆湯　麥門冬湯　葶藶大棗瀉肺湯　桔梗湯

越婢加半夏湯　小青龍加石膏湯

附方

甘草湯　生薑甘草湯　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

桔梗白散　葶藶湯

奔豚氣第八

奔豚湯　桂枝加桂湯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胸痺心痛短氣第九

括樓薤白白酒湯　括樓薤白半夏湯　枳實薤白桂枝湯

人參湯　茯苓杏仁甘草湯　橘皮枳實生薑湯

薏苡附子散　桂枝生薑枳實湯　赤石脂圓

九痛圓

腹滿寒疝宿食第十

厚朴七物湯　附子粳米湯　厚朴三物湯　大柴胡湯

大建中湯　大黃附子湯　赤圓　烏頭煎

當歸生薑羊肉湯　烏頭桂枝湯
附方
柴胡桂枝湯　走馬湯　瓜蒂散

卷中

五臟風寒積聚第十一
麻子仁圓　甘草乾薑茯苓白朮湯
痰飲欬嗽第十二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甘遂半夏湯　十棗湯
大青龍湯　小青龍湯　朮防已湯
朮防已加茯苓芒消湯　澤瀉湯　厚朴大黃湯
小半夏湯　防已椒目葶藶大黃圓　小半夏加茯苓湯
五苓散
附方
茯苓飲　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
茯苓五味去桂加乾薑細辛湯　茯桂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人湯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
消渴小便利淋第十三
文蛤散　栝樓瞿麥圓　蒲灰散
滑石白魚散　茯苓戎鹽湯　猪苓湯
水氣病第十四
越婢湯　防已茯苓湯　甘草麻黃湯
麻黃附子湯　杏子湯　黃耆芍藥桂枝苦酒湯
桂枝加黃耆湯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　枳杰湯
黃疸病第十五
茵蔯蒿湯　消石礬石散　梔子大黃湯　猪膏髮煎
茵蔯五苓散　大黃消石湯
附方
麻黃醇酒湯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第十六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半夏麻黃圓　柏葉湯　黃土湯　瀉心湯

嘔吐噦下利第十七
茱萸湯　半夏瀉心湯　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猪苓散
四逆湯　小柴胡湯　大半夏湯　大黃甘草湯
茯苓澤瀉湯　文蛤湯　半夏乾薑散　生薑半夏湯
橘皮湯　橘皮竹茹湯　桂枝湯　小承氣湯
桃花湯　白頭翁湯　梔子豉湯　通脈四逆湯
紫參湯　訶梨勒散
附方
黃芩湯
瘡癰腸癰浸淫第十八
薏苡附子敗醬散　大黃牡丹湯　王不留行散　排膿散
排膿湯　黃連粉
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虫第十九
梨蘆甘草湯　雞屎白散　蜘蛛散　甘草粉蜜湯　烏梅圓

卷下

婦人妊娠第二十
附子湯　桂枝茯苓丸　膠艾湯
乾薑人參半夏丸　當歸貝母苦參丸　葵子茯苓散
白朮散
婦人產後病第二十一
枳實芍藥散　下瘀血湯　竹葉湯　當歸芍藥散
陽旦湯　竹皮大圓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　當歸散
附方
三物黃芩湯　內補當歸建中湯
婦人雜病第二十二
半夏厚朴湯　甘草小麥大棗湯　溫經湯　土瓜根散
旋復花湯　膠薑湯　大黃甘遂湯　抵當湯
礬石丸　紅藍花酒　腎氣圓　蛇床子散
狼牙湯　小兒疳虫蝕齒方
雜療第二十三

四時加減柴胡飲
三物備急圓
救卒死方共五方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治尸歷方共二方
救自縊死方
救溺死方
禽獸蟲魚禁忌第二十四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治黍米中藏乾脯食之中毒方
治食六畜鳥獸肝中毒方
治食馬肉中毒欲死方二方
治食牛肉中毒方
治食鳥獸中箭肉毒方
治食魚後食毒肉雜煩亂方
治食鱉中毒方二方
菓實菜穀禁忌第二十五
治食諸菓中毒方
治食楓柱菌而哭不止方
治誤食蜀椒閉口者方
治誤食鈎吻殺人解
治食芹菜中龍精毒方
治凡飲食中毒方共二方
通除諸毒藥
長服阿梨勒圓
紫石寒食飲
救卒死而壯熱方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救卒死客忤方二方
療中鵰方
馬墜及一切筋骨損方
治食鬱肉漏脯中毒方
治食生肉中毒方
治馬肝毒中人未死方二方
治食噉蛇牛肉欲死方三方
治食犬肉不消成病方
治食鱠不化成癥病方二方
治食鱉鱖魚中毒方
治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方
治誤食野芋煩毒欲死方
食躁或躁方
治誤食水莨菪中毒方
治食苦瓠中毒方
貪食食多不消心腹堅滿治之方

大明應天徐鎔按林億序云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於是就古本新本篇下所注之數通計之止得二百四十六然菓實菜穀篇下古本新本俱闕注數恐校正時序數如此篇注如彼忽略脫誤也併此脫落一十二首亦僅得二百五十八其中重出者一十六方脫落者一十九方若腹滿證大承氣湯宿食證却云見前痙病中水氣篇防已黃耆湯附方後却云見風濕中乃卷內之重也因去之濕證中白朮附子湯中風篇朮附湯八味圓婦

人雜病篇腎氣圓品味分兩雖同方名則異因存之其厚朴三物湯厚朴大黃湯小承氣湯方名雖異藥味並同分兩參差神妙莫測非叔和不能集仲景不能述又非今世醫者所能臆而窺也因貫之若黃連粉梨蘆甘草湯附子湯陽旦湯膠薑湯卷注云雖未見則照杏子湯目錄而補之苦參湯卷中未注未見恐校正時誤脫也因取龐安時及千金等而補附遺若麻黃杏人薏苡甘草等湯一十三方則據卷中所有而添目錄以貫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之數也其寒疝附方烏頭湯注云方見上上係烏頭煎烏頭桂枝湯若烏頭湯載在中風篇因未覩外臺只得存其疑也（痙濕暍篇・及婦人雜病篇・小青龍湯・並云見肺痿中・乃是小青龍加石膏湯也・其小青龍湯方・則見咳嗽中・）若五勞斷齒等證形狀病源間採巢氏病源另爲一篇附於卷末以便初學私淑集注之意也或曰林億等校勘脫誤重複焉能爲有余曰活人書奉議公之手筆也方尙重複況此論校者非一人正者非一手仲景沒而微言絕雖有病源千金辭愈煩而理愈晦正醫道如縷之秋也奈校方論時醫學纔開腎中無主又且術業素異居養不同或執己私失於商較焉知不無差謬哉余今億度於千載之後聊附鄙語以俟明哲更爲正之若篇注論幾首脈證幾條臺頭高下有圈無圈則仍舊本所書云時萬曆乙酉夏至日識

○附遺

○苦參湯（見脚安時億寒總論）　狐惑證　苦參（半斤）　槐白皮　狼牙根（各隨兩）
右剉以水伍升煎三升半洗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見脚方時作一兩）
當歸（一兩）　千金作三兩

○白虎加桂枝湯方（見千金）
粳米（二合）　千金作六合是

○蜀漆散方
蜀漆（燒）　傷寒論及本草俱作洗是

○續命湯方（見玉機微義）
川芎（一兩）

○甘草湯方（見千金）　治肺痿涎唾多出血心中溫溫液液（千金翼名溫液湯）
甘草（二兩）

○桂枝去芍藥加皂莢湯方（見千金）
大棗（十五枚）

○赤圓方（見千金）
附子（二兩）　射罔（如大棗一兩）　係六味

○烏頭桂枝湯方（見千金）

烏頭（實中者五枚，除去角。）　蜜（斤一）

○茯苓戎鹽湯方　右三味圓

○膠艾湯方（見局）

乾地黃（四兩）

○白朮散方（見局）

白朮　芎藭（各四分）　牡蠣（絡二兩）

○小兒疳蟲蝕齒方

雄黃圓　雷鼈圓

○治尸蹶方

注脈證見上卷（即第三葉問曰寸口脈沉大而滑卒厥證一條，是也。）

升合分兩

此經方劑並按古法，錙銖分兩，與今不同，謂如咬咀者，即今之到如麻豆大是也。云一升者，即今之大白盞也。云銖者，六銖為一分，即二錢半也。二十四銖為一兩也。云三兩者，即今之一兩。云二兩者，即今之六錢半也。料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足矣。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卷上

漢　張仲景述

宋　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詮次

晉　王叔和集

○臟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　論十三首　脈證二條

問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師曰。夫治未病者。見肝之病。知肝傳脾。當先實脾。四季脾王不受邪。即勿補之。中工不曉相傳。見肝之病。不解實脾。惟治肝也。夫肝之病。補用酸。助用焦苦。益用甘味之藥調之。酸入肝。焦苦入心。甘入脾。脾能傷腎。腎氣微弱。則水不行。水不行。則心火氣盛。則傷肺。肺被傷。則金氣不行。金氣不行。則肝氣盛。則肝自愈。此治肝補脾之要妙也。肝虛則用此法。實則不在用之。經曰。虛虛實實。補不足。損有餘。是其義也。餘藏準此。

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氣雖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若五臟元真通暢。人即安和。客氣邪風。中人多死。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臟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凡詳之。病由都盡。若人能養慎。不令邪氣干忤經絡。適中經絡。未流傳入臟腑。即醫治之。四肢才覺重滯。即導引吐納。鍼灸膏摩。勿令九

竅閉塞。更能無犯王法。寒暑災疫。房室。勿令竭之。服食。節其冷熱苦酸辛甘。不違形體。有衰。病則無由入其腠理。腠者。是三焦通會元真之處。為血氣所注。理者。是皮膚臟腑之文理也。

問曰。病人有氣色。見於面部。願聞其說。師曰。鼻頭色青。腹中痛。若冷者死。（一云腹中冷若痛者死。）鼻頭色微黑者。有水氣。色黃者。胸上有寒。色白者亡血也。設微赤非時者死。其日正圓者病不治。又色青為痛。色黑為勞。色赤為風。色黃者便難。色鮮明者有留飲。

師曰。病人語聲寂然。喜驚呼者。骨節間病。語聲喑喑然不徹者。心膈間病。語聲啾啾然細而長者。腹中病。（一作痛。）

師曰。息搖肩者。心中堅。息引胸中上氣者。欬。息張口短氣者。肺痿唾沫。

師曰。脈浮而微數。其病在中焦實也。當下之。即愈。虛者不治。在上焦者。其脈促。在下焦者。其脈遲。此皆難治。呼吸動搖振振者不治。

師曰。寸口脈動者。因其王時而動。假令肝王色青。四時各隨其色。肝色青而反色白。非其時。色脈皆當病。

問曰。有未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不去。有至而太過。何謂也。○師曰。冬至之後。甲子夜半少陽起。少陽之時。陽始生。天得溫和。以未得甲子。天因溫和。此為未至而至也。以得甲子而天未溫和。為至而不至也。以得甲子而天大寒不解。此為至而不去也。以得甲子而天溫如盛夏五六月時。此為至而太過也。

師曰。病人脈浮者。在前其病在表。浮者在後。其病在裏。腰痛背強不能行。必短氣而極也。

問曰。經云。厥陽獨行何謂也。○師曰。此為有陽無陰。故名厥陽。

問曰。寸脈沉大而滑。沉則為實。滑則為氣。實氣相搏。血氣入臟即死。入腑即愈。此為章厥。何謂也。○師曰。唇口青。身冷為入臟即死。如身和汗自出為入腑即愈。

問曰。脈脫入臟即死。入腑即愈。何謂也。○師曰。非為一病。百病皆然。譬如浚井。從口起流向四肢者。可治。從四肢流來入口者不可治。病在外者可治。入裏者即死。

問曰。陽病十八。何謂也。師曰。頭痛項腰脊臂腳踝痛。陰病十八。何謂也。師曰。欬上氣喘逆。咽腸鳴脹滿。心痛拘急。五臟病各有十八。合為九十病。人又有六微。微有十八病。合為一百八病。五勞七傷六極。婦人三十六病。不在其中。清邪居上。濁邪居下。大邪中表。小邪中裏。裏氏之邪。從口入者。宿食也。五邪中人。各有法度。風中於前。寒中於暮。濕傷於下。霧傷於上。風令脈浮。寒令脈急。霧傷皮膚。濕流關節。食傷脾胃。極寒傷經。極熱傷絡。

問曰。病有急當救裏。救表者。何謂也。○師曰。病腎下之。續得下利清穀不止。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也。○夫病痼疾。加以卒病。當先治其卒病。後乃治其痼疾也。

師曰。五臟病各有得者愈。五藏病各有所惡。各隨其所不喜者為病。病者素不應食。而反欲思之。必發

熱也。夫諸病在臟欲攻之，當隨其所得而攻之，如渴者與猪苓湯，餘皆倣此。

○痓濕暍病脈證第二

論一首　脈證十二條　方十一首

太陽病發熱無汗，反惡寒者名曰剛痓，（一作強，餘同。）○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者名曰痓，爲難治。○太陽病發汗太多，因致痓。○夫風病下之則痓，復發汗必拘急。○痛家雖身疼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

病者身熱足寒，頸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赤，獨頭動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痓病也。若發其汗者，寒濕相得，其表益虛，即惡寒甚，發其汗已，其脈如蛇，（一云其脈逶迤。）○暴腹脹大者，爲欲解，脈如故，反伏弦者，痓。○夫痓脈，按之緊如弦，直上下行。（一作第二而脈。）

○痓病有灸瘡難治。○脈經云，痓家其脈伏堅直上下。

太陽病其證備，身體強，几几然，脈反沉遲，此爲痓，括蔞桂枝湯主之。

○括蔞桂枝湯方

括蔞根二兩　桂枝三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九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取微汗。汗不出，食頃啜熱粥發。

太陽病無汗而小便反少，氣上衝胸，口噤不得語，欲作剛痓，葛根湯主之。

○葛根湯方

葛根四兩　麻黃三兩，去節　桂二兩，去皮　芍藥二兩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葛根減二升，去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覆取微似汗。不須啜粥，餘如桂枝湯法，將息及禁忌。

痓爲病，（一本痓字上有剛字。）胸滿口噤，臥不着席，脚攣急，必斷齒，可與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酒洗。　厚朴半斤，炙，去皮。　枳實五枚，炙。　芒硝二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二物取五升，去滓，內大黃，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一二沸，分溫再服，得下止服。

太陽病，關節疼痛而煩，脈沉而細，（一作緩。）者，此名濕痺。（玉函云中溫。）濕痺之候，小便不利，大便反快，但當利其小便。○濕家之爲病，一身盡疼，（一云痠煩。）發熱，身色如熏黃也。○濕家其人但頭汗出，背強欲得被覆向火，若下之早則壞，或胸滿，小便不利，（一云利。）舌上如胎者，以丹田有熱，胸上有寒，渴欲得飲而不能飲，則口燥煩也。○濕家下之額上汗出，微喘，小便利，（一云不利。）者死。若下利不止者亦死。○風濕相搏，一身盡疼痛，法當汗出而解，值天陰雨不止，醫云此可發汗，汗之病不愈者何也，蓋發其汗，汗大出者，但風氣去，濕氣在，是故不愈也。若治風濕者，發其汗，但微微似欲出汗者，風濕俱去也。○濕家病身疼發熱，面黃而喘，頭痛鼻塞而煩，其脈大，自汗出，飲食，腹中和，無病，病在頭中，寒濕，故鼻塞，內藥鼻中則愈。（脈經云，病人喘而無濕家病，以下注而喘十三字。）○濕家身體疼，可與下藥，加茯苓湯發其汗爲宜，慎不可以大攻之。

○茯苓加朮湯方

茯苓三兩，去皮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杏仁七十個，去皮尖　白朮四兩

右五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覆取微微似汗。

病者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也，可與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

○麻黃杏仁薏苡甘草湯方

麻黃四兩，去節，湯泡。　甘草一兩，炙　薏苡仁半兩　杏仁十個，去皮尖，炒

右剉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去滓，溫服，有微汗避風。

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

○防己黃耆湯方

防己一兩　甘草半兩，炒　白朮七錢半　黃耆一兩一分，去蘆

右剉麻豆大，每抄五錢，七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黃半兩。○胃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下，溫令微汗差。

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大便堅，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

○桂枝附子湯方

桂枝四兩，去皮　生姜三兩，切　附子三枚，炮去皮，破八片。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二枚，擘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分溫三服。

○白朮附子湯方

白朮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生姜一兩半，切　大棗六枚

右五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分溫三服，一服覺身痺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即是朮附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耳。

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近之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

○甘草附子湯方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白朮二兩　桂枝四兩，去皮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得微汗則解，能食，汗出復煩者，服五合，恐

一升多者服六七合爲妙。

太陽中風發熱惡寒身重而疼痛其脈弦細芤遲小便已洒洒然毛聳手足逆冷小有勞身即熱口前門板齒燥若發其汗則其惡寒甚加溫針則發熱甚數下之則淋甚。

太陽中熱者喝是也汗出惡寒身熱而渴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白虎人參湯方

知母六兩　石膏碎一斤　甘草二兩　粳米六合　人參三兩

右五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太陽中喝身熱疼重而脈微弱此以夏月傷冷水水行皮中所致也一物瓜蔕湯主之。

○一物瓜蔕湯方

瓜蔕二七顆

右剉以水一升煮取五合去滓頓服。

○百合狐惑陰陽毒病證治第三

論一首　證三條　方十二首

論曰百合病者百脈一宗悉致其病也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然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用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口苦小便赤諸藥不能治得藥則劇吐利如有神靈者身形如和其脈微數每欲時頭痛者六十日乃愈若溺時頭不痛漸然者四十日愈若溺快然但頭眩者二十日愈其證或未病而預見或病四五日而出或病二十日或一月微見者各隨證治之。

百合病發汗後者百合知母湯主之。

○百合知母湯方

百合七枚擣　知母三兩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百合病下之後者滑石代赭湯主之。

○滑石代赭湯方

百合七枚擣　滑石三兩碎絹袋盛　代赭石如彈丸大一枚碎絹袋盛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百合病吐之後者用後方主之。

○百合雞子湯方

百合七枚擣　雞子黃一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者百合地黃湯主之。

○百合地黃湯方

百合七枚擣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常如漆。

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百合洗方主之。

○百合洗方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病渴不差者栝樓牡蠣散主之。

○栝樓牡蠣散方

栝樓根　牡蠣熬分

右爲細末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百合病變發熱者乙作變寒熱百合滑石散主之。

○百合滑石散方

百合一兩　滑石三兩

右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當微利者止服熱則除。

百合病見於陰者以陽法救之見於陽者以陰法救之見陽攻陰復發其汗此爲逆見陰攻陽乃復下之此亦爲逆。

狐惑之爲病狀如傷寒默默欲眠目不得閉臥起不安蝕於喉爲惑蝕於陰爲狐不欲飲食惡聞食臭其面目乍赤乍黑乍白蝕於上部則聲嗌一作頭甘草瀉心湯主之。

○甘草瀉心湯方

甘草四兩　黃芩　人參　乾薑各三兩　半夏半升　黃連一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蝕於下部則咽乾苦參湯洗之。

蝕於肛者雄黃熏之。

雄黃

右一味爲末簡瓦二枚合之燒向肛熏之。

腸鳴云。病人或從呼吸出餘氣。或從下痛蝕其肛陰。蝕上爲惡。蝕下爲狐。是惡病者。猪苓散主之。

病者脈數。無熱微煩。默默但欲臥汗出。初得之三四日。目赤如鳩眼。七八日目四眥有黃汁。黑若能食者。膿已成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

○赤小豆當歸散方

赤小豆三升浸令芽出曝乾　當歸四兩

右二味。杵爲散。漿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陽毒之爲病。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陰毒之爲病。面目青。身疼如被杖。咽喉痛。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升麻鱉甲湯去雄黃蜀椒主之。

○升麻鱉甲湯方

升麻二兩　當歸一兩　蜀椒炒去汗一兩　甘草二兩　鱉甲手指大一片炙　雄黃研半兩

右六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頓服之。老小再服取汗。

附效千金方。陽毒用升麻湯。無鱉甲有桂。陰毒用甘草湯。無雄黃。

○瘧病脈證并治第四

證二條　方六首

師曰。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下之差。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針灸也。浮大者可吐之。弦數者風發也。以飲食消息止之。

病瘧以月一日發。當以十五日愈。設不愈。當月盡解。如其不差。當云何。師曰。此結爲癥瘕。名曰瘧母。急治之。宜鱉甲煎圓。

○鱉甲煎圓方

鱉甲十二分炙　烏扇三分燒　黃芩三分　柴胡六分　鼠婦三分熬　大黃三分　芍藥五分　桂枝三分　蓍膝一分熬　石韋三分去毛　厚朴三分　牡丹五分去心　鼈甲二分　紫葳三分　半夏一分　乾薑三分　阿膠三分炙　蜂窠四分炙　赤消十二分　蜣蜋六分熬　人參一分　虻蟲三分熬　桃仁二分

右二十三味。爲末。取銀瓶下灰一斗。清酒一斛五斗。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於中。煮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爲丸。如梧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

于金方用鱉甲十二片。又有海藻三分。大戟一分。蜈蚣五分。無虻蟲赤消二味。以鱉甲煎和諸藥爲丸。

師曰。陰氣孤絕。陽氣獨發。則熱而少氣。煩冤。手足熱而欲嘔。名曰瘧瘧。若但熱不寒者。邪氣內藏於心。外舍分肉之間。令人消鑠肌肉。

溫瘧者。其脈如平。身無寒。但熱。骨節疼煩。時嘔。白虎加桂枝湯主之

○白虎加桂枝湯方

知母六兩　甘草二兩炙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三兩去皮

右剉。每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愈。

瘧多寒者。名曰牡瘧。蜀漆散主之。

○蜀漆散方

蜀漆洗去腥　雲母燒二日夜　龍骨等分

右三味。杵爲散。未發前以漿水服半錢。○溫瘧加蜀漆半分。臨發時服一錢匕。

一方雞母作蜜丸。

附外臺秘要方

○牡蠣湯。治牡瘧。

牡蠣四兩熬　麻黃去節四兩　甘草二兩　蜀漆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先煮蜀漆麻黃。去上沫。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二升。溫服一升。若吐則勿更服。

○柴胡去半夏加栝樓湯。治瘧病微渴者。亦治勞瘧。

柴胡八兩　人參　黃芩　甘草各三兩　栝樓根四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二服。

○柴胡桂薑湯。治瘧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服一劑加鍾。

柴胡半斤　桂枝三兩去皮　乾薑二兩　栝樓根四兩　黃芩三兩　牡蠣二兩熬　甘草二兩炙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初服微煩。復服汗出便愈。

○中風歷節病脈證并治第五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十二首

夫風之爲病。當半身不遂。或但臂不遂者。此爲痺。脈微而數。中風使然。○寸口脈浮而緊。緊則爲寒。浮則爲虛。寒虛相搏。邪在皮膚。浮者血虛。絡脈空虛。賊邪不瀉。或左或右。邪氣反緩。正氣卽急。正氣引邪。喎僻不遂。邪在於絡。肌膚不仁。邪在於經。卽重不勝。邪入於府。卽不識人。邪入於藏。舌卽難言。口吐涎。

○侯氏黑散。治大風四肢煩重。心中惡寒不足者。外台治風癇。

菊花四十分　白朮十分　細辛三分　茯苓三分　牡蠣三分　防風十分　人參三分　礬石三分　黃芩五分　當歸三分　芎藭三分　桂枝三分　乾薑三分

右十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一服。初服二十日。溫酒調服。禁一切魚肉大蒜。常宜冷食。六十日止。卽藥積在腹中不下也。熱食卽下矣。冷食曰能助藥力。

寸口脈遲而緩。遲則爲寒。緩則爲虛。榮緩則爲亡血。衛緩則爲中風。邪氣中經。則身痒而瘾疹。心氣不足。

邪氣入中，則胸滿而短氣。

○風引湯除熱瘫癇。

大黃　乾姜　龍骨各四兩　桂枝三兩　甘草　牡蠣各二兩
寒水石　滑石　赤石脂　白石脂　紫石英　石膏各六兩

右十二味，杵篩，以韋囊盛之，取三指撮，井花水三升，煑三沸，溫服一升。治大人風引，少小間頻瘫癇，日數十發，醫所不療，除熱方。（巢氏云：即紫宮風引湯。）

○防己地黃湯治病如狂狀妄行，獨語不休，無寒熱，其脈浮。

防己一分　桂枝三分　防風三分　甘草一分

右四味，以酒一盃漬之一宿，絞取汁，生地黃二斤，㕮咀，蒸之如斗米飯久，以銅器盛其汁，更絞地黃汁和分再服。

○頭風摩散方

大附子一枚炮　鹽等分

右二味，爲散，沐了以方寸匕摩疼上，令藥力行。

寸口脈沉而弱，沉即主骨，弱即主筋，沉即爲胃，弱即爲肝，汗出入水中，如水傷心，脈節黃汗出，故曰脈節。

映湯脈浮而遲，浮則汗自出。

少陰脈浮而弱，弱則血不足，浮則爲風，風血相搏，即疼痛如擊。

盛人脈濇小，短氣血汗出，脈節疼，不可屈伸，此皆飲酒汗出當風所致。

諸肢節疼痛，身體尰腫，脚腫如脫，頭眩短氣，溫溫欲吐，桂枝芍藥知母湯主之。

○桂枝芍藥知母湯方

桂枝四兩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麻黃二兩　生姜五兩　白朮五兩
知母四兩　防風四兩　附子二兩炮

右九味，以水七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味酸則傷筋，筋傷則緩，名曰泄；鹹則傷骨，骨傷則痿，名曰枯。枯泄相搏，名曰斷泄，榮氣不通，衛不獨行，榮衛俱微，三焦無所御，四肢斷絕，身體羸瘦，獨足腫大，黃汗出，脛冷，假令發熱，便爲脈節也。

病脈節不可屈伸，烏頭湯主之。

○烏頭湯方　治脚氣疼痛不可屈伸。

麻黃　芍藥　黃芪各三兩　甘草炙　川烏五枚，㕮咀，以蜜二升煎取一升，即出烏頭。

右五味，㕮咀四味，以水三升，煑取一升，去滓，內蜜煎中，更煎之，服七合，不知，盡服之。

○礬石湯　治脚氣衝心

礬石二兩

右一味，以漿水一斗五升，煎三五沸，浸脚良。

附方

○古今錄驗續命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兼治婦人產後去血者，及老人小兒。）

麻黃五分　桂枝　當歸　人參　石膏
甘草二兩　芎藭　杏仁四十枚　乾姜

右九味，以水一斗，煑取四升，溫服一升，當小汗，薄覆脊，慎風，坐汗出則愈，不汗更服，無所禁，勿當風，并治但伏不得臥，欬逆上氣，面目浮腫。

○千金三黃湯　治中風手足拘急，百節疼痛，煩熱心亂，惡寒經日不欲飲食。

麻黃五分　獨活四分　細辛二分　黃芪二分　黃芩三分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一服小汗，二服大汗，心熱加大黃二分，腹滿加枳實一枚，氣逆加人參三分，悸加牡蠣三分，渴加栝樓根三分，先有寒加附子一枚。

○近効方术附湯　治風虛頭重眩苦極，不知食味，皮肌補中益精氣。

白术二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三味，剉，每五錢匕，姜五片，棗一枚，水盞半，煎七分，去滓，溫服。

○崔氏八味丸　治腳氣上入少腹不仁。

乾地黃八兩　山茱萸　薯蕷各四兩　澤瀉　茯苓　牡丹皮各三兩
桂枝　附子一枚炮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日再服。

○千金方越婢加术湯　治肉極熱則身體津脫，腠理開，汗大泄，厲風氣，下焦脚弱。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二兩　甘草二兩　白术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煑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煑取三升，分溫三服。○惡風加附子一枚炮。

○血痺虛勞病脈證并治第六

論一首　脈證九條　方九首

問曰：血痺病從何得之？師曰：夫尊榮人骨弱肌膚盛，重因疲勞汗出，臥不時動搖，加被微風，遂得之。但以自微濇在寸口關上小緊，宜鍼引陽氣，令脈和緊去則愈。

痺陰陽俱微，寸口關上微，尺中小緊，外證身體不仁，如風痺狀，黃耆桂枝五物湯主之。

○黃耆桂枝五物湯方

黃耆三兩　芍藥三兩　桂枝三兩　生姜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煑取二升，溫服七合，日三服。一方有人參。

夫男子平人，脈大爲勞，極虛亦爲勞。○男子面色薄者，主渴及亡血，卒喘悸，脈浮者裏虛也。○男子脈虛沉弦，無寒熱，短氣裏急，小便不利，面色白，時目瞑，兼衄，少腹滿，此爲勞使之然。○勞之爲病，其脈浮大，手足煩，春夏劇，秋冬瘥，陰寒精自出，酸削不能行。○男子脈浮弱而濇，爲無子，精氣清冷。一作冷○夫失精家，少腹弦急，陰頭寒，目眩一作目痛髮落，脈極虛芤遲，爲清穀亡血失精。脈得諸芤動微緊，男子失精，女子夢交，桂枝龍骨牡蠣湯主之。

○桂枚加龍骨牡蠣湯方 小品云：腰痛淨盡汗出者，除桂加白斂附子各三分，故曰二加龍骨湯。

桂枝 牡蠣各三兩　芍藥　生姜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龍骨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天雄散方

天雄三兩炮　白朮八兩　桂枝六兩　龍骨三兩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半錢匕，日三服，不知稍增之。

男子平人脈虛弱細微者，喜盜汗也。○人年五六十，其病脈大者，疼痛，夜背行，若腸鳴，屈刀俠瘦者，皆爲勞得之。○脈沉小遲名脫氣，其人疾行則喘喝，手足逆寒，腹滿，甚則溏泄，食不消化也。○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虛寒相搏，此名爲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失精。

虛勞裏急，悸衄，腹中痛，夢失精，四肢痠疼，手足煩熱，咽乾口燥，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甘草三兩炙　大棗十二枚　芍藥六兩　生姜三兩　膠飴一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解，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千金療男女內極冷氣滯，或大病後不復，常苦四肢沉重，骨肉痠疼，吸吸少氣，行動喘乏，胸滿氣急，腰背強痛，心中虛悸，喝乾唇燥，面體少色，或飲食無味，脅肋腹脹，頭重不舉，多氣少起，其者積年，輕者百日，漸致羸弱，腹拘急，飲酒，名曰黃疸，建中湯。又有人參二兩。於小建中湯內加黃耆一兩半，餘依上法。○氣短胸滿者，加生姜。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上氣面浮腫，屑盆，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甘草乾姜湯方

甘草四兩炙　乾姜二兩

虛勞虛煩，不得眠，酸棗湯主之。

○酸棗湯方

酸棗仁二升　甘草一兩　知母二兩　茯苓二兩　芎藭二兩　○潤師有生姜二兩。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酸棗仁得六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五勞虛極，羸瘦，腹滿，不能飲食，食傷，憂傷，飲傷，房室傷，饑傷，勞傷，經絡榮衛氣傷，內有乾血，肌膚甲錯，兩目黯黑，緩中補虛，大黃䗪蟲圓主之。

○大黃䗪蟲丸方

大黃蒸十分　黃芩二兩　甘草三兩　桃仁一升　杏仁一升　芍藥四兩

乾地黃八兩　乾漆一兩　䗪蟲一升　水蛭百枚　蠐螬一升　虻蟲半升

右十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酒飲服五丸，日三服。

附方

○千金甄炙甘草湯一云復脈湯　治虛勞不足，汗出而悶，脈結悸，行動如常，不出百日，危急者十一日死。

甘草炙四兩　桂枝　生姜各三兩　麥門冬半升　麻仁半升　人參

阿膠各二兩　大棗三十枚　生地黃一斤

右九味，以酒七升，水八升，先煮八味，取三升，去滓，內膠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

○肘後獺肝散，治冷勞，又主鬼疰一門相染。

獺肝一具，炙乾末之，水服方寸匕，日三服。

○肺痿肺癰欬嗽上氣病脈證治第七

論三首　脈證四條　方十五首

問曰，熱在上焦者，因欬爲肺痿，肺痿之病，從何得之，師曰，或從汗出，或從嘔吐，或從消渴，小便利數，或從便難，又被快藥下利，重亡津液，故得之，曰，寸口脈數，其人欬，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者何，師曰，爲肺痿之病，若口中辟辟燥欬，即胸中隱隱痛，脈反滑數，此爲肺癰，欬唾膿血，脈數虛者爲肺痿，數實者爲肺癰。○問曰，病欬逆，脈之何以知此爲肺癰，當有膿血吐之則死，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爲風，數則爲熱，微則汗出，數則惡寒，風中於衛，呼氣不入，熱過於榮，吸而不出，風傷皮毛，熱傷血脈，風舍於肺，其人則欬，口乾喘滿，咽燥不渴，多唾濁沫，時時振寒，熱之所過，血爲之凝滯，畜結成癰，膿吐如米粥，始萌可救，膿成則死。○上氣面浮腫，屑盆，其脈浮大不治，又加利尤甚。○上氣喘而躁者，屬肺脹，欲作風水，發汗則愈。肺痿吐涎沫而不欬者，其人不渴，必遺尿，小便數，所以然者，以上虛不能制下故也，此爲肺中冷，必眩多涎唾，甘草乾姜湯以溫之，若服湯已渴者，屬消渴。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再服。

欬而上氣。喉中水雞聲。射干麻黃湯主之。

○射干麻黃湯方

射干（十三枚。一法三兩。）　麻黃四兩　生姜四兩　細辛　紫菀　款冬花（各三兩）

五味子（半升）　大棗（七枚）　半夏（大者洗八枚。一法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麻黃兩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欬逆上氣。時時唾濁。但坐不得眠。皁莢圓主之。

○皁莢丸方

皁莢（八兩。刮去皮。用酥炙。）

右一味。末之。蜜丸梧子大。以漿水和湯服三丸。日三夜一服。

欬則脈浮者。厚朴麻黃湯主之。

○厚朴麻黃湯方

厚朴五兩　麻黃四兩　石膏（如雞子大。）　杏仁（半升）　半夏（半升）　乾姜二兩

細辛二兩　小麥一升　五味子（半升）

右九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小麥熟。去滓。內諸藥。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脈沉者。澤漆湯主之。

○澤漆湯方

半夏（半升）　紫參（五兩。一作紫菀。）　澤漆（三斤。以東流水五斗。煮取一斗五升。）　生姜（五兩）　白前（五兩）

甘草　黃芩　人參　桂枝（各三兩）

右九味。以水八升。內澤漆汁中。煮取五升。溫服五合。至夜盡。

大逆上氣。咽喉不利。止逆下氣者。麥門冬湯主之。

○麥門冬湯方

麥門冬（七升）　半夏（一升）　人參二兩　甘草二兩　粳米三合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肺癰喘不得臥。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

○葶藶大棗瀉肺湯方

葶藶（熬令黃色。搗丸如彈子大。）　大棗（十二枚）

右先以水三升。煮棗取二升。去棗內葶藶。煮取一升。頓服。

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桔梗湯主之。

○桔梗湯方（亦治血痺。）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則吐膿血也。

欬而上氣。此為肺脹。其人喘。目如脫狀。脈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湯主之。

○越婢加半夏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五枚）　甘草二兩　半夏（半升）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兩

右六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肺脹欬而上氣。煩躁而喘。脈浮者。心下有水。小青龍加石膏湯主之。

○小青龍加石膏湯方（千金證治同。外臺加臨下痛別缺並。）

麻黃　芍藥　桂枝　細辛　甘草　乾姜（各三兩）

五味子　半夏（各半升）　石膏二兩

右九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強人服一升。羸者減之。日三服。小兒服四合。

附方

○外臺炙甘草湯。治肺痿涎唾多。心中溫溫液液者。（方見虛勞中。）

○千金甘草湯

甘草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減半。分溫三服。

○千金生姜甘草湯。治肺痿欬唾。涎沫不止。咽燥而渴。

生姜五兩　人參三兩　甘草四兩　大棗（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千金桂枝去芍藥加皁莢湯。治肺痿吐涎沫。

桂枝　生姜（各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枚）　皁莢（乙枚去皮子炙焦）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微火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外臺桔梗白散。治欬而胸滿振寒。脈數。咽乾不渴。時出濁唾腥臭。久久吐膿如米粥者。為肺癰。

桔梗　貝母（各三分）　巴豆（一分去皮熬研如脂）

右三味。為散。強人飲服半錢匕。羸者減之。病在膈上者。吐膿血。膈下者瀉出。若下多不止。飲冷水一杯則定。

○千金葶藶湯。治欬有微熱煩滿。胸中甲錯。是為肺癰。

葶藶二升　薏苡仁（半升）　桃仁（五十枚）　瓜瓣（半升）

右四味。以水一斗。先煮葶藶得五升。去滓。內諸藥。煮取二升。服一升。再服當吐如膿。

肺癰胸滿脹。一身面目浮腫。鼻塞清涕出。不聞香臭酸辛。欬逆上氣。喘鳴迫塞。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

上：三日一劑，可至三四劑，此先服小青龍湯一劑，乃進。小青龍方見款喉門中。

○奔豚氣病脈證治第八

論二首　方三首

師曰：病有奔豚，有吐膿，有驚怖，有火邪。此四部病，皆從驚發得之。師曰：奔豚病從少腹起，上衝咽喉，發作欲死，復還止，皆從驚恐得之。

奔豚氣上衝胸，腹痛往來寒熱，奔豚湯主之。

○奔豚湯方

甘草　芎藭　當歸各二兩　半夏四兩　黃芩二兩　生葛五兩　芍藥二兩　生姜四兩　甘李根白皮一升

右九味，以水二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夜一服。

發汗後燒針令其汗，針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少腹上至心，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桂枝加桂湯主之。

○桂枝加桂湯方

桂枝五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發汗後，腹下悸者，欲作奔豚，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主之。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方

茯苓半斤　甘草二兩炙　大棗十五枚　桂枝四兩

右四味，以甘爛水一斗，先煮茯苓，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甘爛水法：取水二斗置大盆內，以杓揚之，水上白沫子五六千遍相逐，取用之。

○胸痺心痛短氣病脈證治第九

論一首　證一首　方十首

師曰：夫脈當取太過不及，陽微陰弦，即胸痺而痛。所以然者，責其極虛也。今陽虛知在上焦，所以胸痺心痛者，以其陰弦故也。○平人無寒熱短氣不足以息者實也。

胸痺之病，喘息欬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而遲，關上小緊數，栝樓薤白白酒湯主之。

○栝樓薤白白酒湯方

栝樓實一枚搗　薤白半斤　白酒七升

右三味，同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胸痺，不得臥，心痛徹背者，栝樓薤白半夏湯主之。

○栝樓薤白半夏湯方

栝樓實一枚搗　薤白三兩　半夏半斤　白酒一斗

右四味，同煮取四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胸痺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脇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人參湯亦主之。

○枳實薤白桂枝湯方

枳實四枚　厚朴四兩　薤白半斤　桂枝一兩　栝樓實一枚搗

右五味，以水五升，先煮枳實厚朴，取二升，去滓，內諸藥，煮數沸，分溫三服。

○人參湯方

人參　甘草　乾姜　白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胸痺，胸中氣塞，短氣，茯苓杏仁甘草湯主之。橘枳薑湯亦主之。

○茯苓杏仁甘草湯方

茯苓三兩　杏仁五十個　甘草一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煮取五升，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服。

○橘皮枳實生薑湯方

橘皮一斤　枳實三兩　生姜半斤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肘後千金云：治胸痺，胸中愊愊如滿，噎塞習習如煙，喉中窒塞，唾沫不通。

胸痺緩急者，薤葉人附子散主之。

○薤葉附子散方

薤葉仁十五兩　大附子十枚炮

右二味，杵為散，服方寸匕，日三服。

心中痞諸逆心懸痛，桂枝生薑枳實湯主之。

○桂枝生薑枳實湯方

桂枝　生姜各三兩　枳實五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心痛徹背，背痛徹心，烏頭赤石脂圓主之。

○赤石脂丸方

蜀椒一兩，一法二分。　烏頭一分炮　附子半兩炮，一法一分。　乾姜一兩，一法一分。　赤石脂一兩，一法三分。

右五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服一丸，日三服，不知稍加服。

○九痛丸治九種心痛

附子三兩炮　生狼牙一兩炙香　巴豆一兩去皮心熬研如脂　人參　乾姜　吳茱萸各一兩

右六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下，強人初服三丸，日三服，弱者二丸。○疾治卒中惡，腹脹痛，口不能言，又治連年積冷，流注心胸痛，并冷衝上氣，落馬墜車血疾等，皆主之，忌口如常法。

○腹滿寒疝宿食病脈證治第十

論一首　脈證十六條　方十三首

趺陽脈微弦，法當腹滿，不滿者，必便難，兩胠疼痛，此虛寒從下上也，當以溫藥服之。○病者腹滿，按之不痛為虛，痛者為實，可下之，舌黃未下者，下之黃自去。○腹滿時減復如故，此為寒，當與溫藥。○病者痿黃，躁而不渴，胸中寒實而利不止者死。○寸口脈弦者，即胸下拘急而痛，其人濇濇惡寒也。○夫中寒家喜欠，其人濡涕出，發熱色和者，善嚏。○中寒其人下利，以裏虛也，欲嚏不能，此人肚中寒痛。一云。○夫瘦人繞臍痛，必有風冷，穀氣不行而反下之，其氣必衝，不衝者心下則痞。病腹滿，發熱十日，脈浮而數，飲食如故，厚朴七物湯主之。

○厚朴七物湯方

厚朴 半斤　甘草　大黃 各三兩　大棗 十枚　枳實 五枚　桂枝 二兩　生姜 五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四升，溫服八合，日三服。○嘔者加半夏五合。○下利去大黃。○寒多者加生姜至半斤。

腹中寒氣，雷鳴切痛，胸脇逆滿，嘔吐，附子粳米湯主之。

○附子粳米湯方

附子 一枚，炮　半夏 半升　甘草 一兩　大棗 十枚　粳米 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

痛而閉者，厚朴三物湯主之。

○厚朴三物湯方

厚朴 八兩　大黃 四兩　枳實 五枚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先煮二味，取五升，內大黃，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以利為度。按之心下滿痛者，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柴胡湯。

○大柴胡湯方

柴胡 半斤　黃芩 三兩　芍藥 三兩　半夏 半升，洗　枳實 四枚，炙　大黃 二兩　大棗 十二枚　生姜 五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溫服一升，日三服。

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須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前痙病中。

心胸中大寒痛，嘔不能飲食，腹中寒，上衝皮起出見有頭足，上下痛而不可觸近，大建中湯主之。

○大建中湯方

蜀椒 二合，去汗　乾姜 四兩　人參 二兩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膠飴一升，微火煎取一升半，分溫再服，如一炊頃，可飲粥二升，後更服，當一日食糜，溫覆之。

脇下偏痛，發熱，其脈緊弦，此寒也，以溫藥下之，宜大黃附子湯。

○大黃附子湯方

大黃 三兩　附子 三枚，炮　細辛 二兩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若強人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服後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

寒氣厥逆，亦圓主之。

○赤丸方

茯苓 四兩　半夏 四兩，洗，一方用麴　烏頭 二兩，炮　細辛 一兩，千金作人參

右六味，末之，內真朱為色，煉蜜丸如麻子大，先食酒飲下三丸，日再夜一服，不知，稍增之，以知為度。

腹痛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即惡寒，緊則不欲食，邪正相搏，即為寒疝，寒疝遶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沉緊者，大烏頭煎主之。

○烏頭煎方

烏頭 大者五枚，熬，去皮，不咳嗽

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蜜二升，煎令水氣蒸，取二升，強人服七合，弱人服五合，不差，明日更服，不可一日再服。

寒疝腹中痛，及脇痛裏急者，當歸生薑羊肉湯主之。

○當歸生姜羊肉湯方

當歸 三兩　生姜 五兩　羊肉 一斤

右三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若寒多者，加生姜成一斤，痛多而嘔者，加橘皮二兩，白朮一兩，加生姜者，亦加水五升，煮取三升二合服之。

寒疝腹中痛，逆冷，手足不仁，若身疼痛，灸刺諸藥不能治，抵當烏頭桂枝湯主之。

○烏頭桂枝湯方

烏頭

右一味，以蜜二斤，煎減半，去滓，以桂枝湯五合解之，令得一升，後初服二合，不知，即服三合，又不知，復加至五合，其知者如醉狀，得吐者為中病。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二兩炙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剉，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

其脈數而緊乃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脈數弦者當下其寒，脈緊大而遲者必心下堅，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可下之。

附方

○外臺烏頭湯，治寒疝腹中絞痛，賊風入攻五臟拘急，不得轉側，發作有時，使人陰縮，手足厥逆。方見上。

○外臺柴胡桂枝湯，方，治心腹卒中痛者。

柴胡四兩　黃芩　人參　芍藥　桂枝　生姜各一兩半　甘草二兩炙　半夏二合半　大棗六枚

右九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外臺走馬湯，治中惡心痛腹脹，大便不通。

巴豆二枚去皮心熬　杏仁二枚

右二味，以綿纏槌令碎，熱湯二合，捻取白汁，飲之當下，若小量之，通治飛尸鬼擊病。

問曰：人病有宿食，何以別之？師曰：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亦微而濇，故知有宿食，大承氣湯主之。

○脈數而滑者實也，此有宿食，下之愈，宜大承氣湯。○下利不欲食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見腹滿病中。

宿食在上脘，當吐之，宜瓜蒂散。

○瓜蒂散方

瓜蒂一分熬黃　赤小豆二分

右二味，杵為散，以香豉七合，煮取汁，和散一錢匕，溫服之，不吐者，少加之，以快吐為度而止。亡血及亡津液者，不可與之。

脈緊如轉索無常者，有宿食也。○脈緊頭痛，風寒，腹中有宿食不化也。一云寸口緊。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卷中

○五臟風寒積聚病脈證并治第十一

論二首　脈證十七條　方二首

肺中風者，口燥而喘，身運而重，冒而脈緩。○肺中寒，吐濁涕。○肺死藏浮之虛，按之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

肝中風者，頭目瞤，兩脅痛，行常偃，令人嗜甘。○肝中寒者，兩臂不舉，舌本燥，喜太息，胸中痛，不得轉側，食則吐而汗出也。脈經干金云：時發汗。○肝死藏浮之弱，按之如索不來，或曲如蛇行者死。○肝著，其人常欲蹈其胸上，先未苦時，但欲飲熱，旋復花湯主之。臣億等按者不旋復花湯，皆誤。

心中風者，翕翕發熱，不能起，心中飢，食即嘔吐。○心中寒者，其人苦病，心如噉蒜狀，劇者心痛徹背，背痛徹心，譬如蟲注，其脈浮者自吐乃愈。○心傷者，其人勞倦，即頭面赤而下重，心中痛而自煩，發熱，當臍跳，其脈弦。此為心藏傷所致也。○心死藏浮之實，如丸豆，按之益躁疾者死。○邪哭，使魂魄不安者，血氣少也。血氣少者，屬於心，心氣虛者，其人則畏合目，欲眠夢遠行而精神離散，魂魄妄行，陰氣衰者為癲，陽氣衰者為狂。

脾中風者，翕翕發熱，形如醉人，腹中煩重，皮目瞤瞤而短氣。○脾死藏浮之大堅，按之如覆盃，潔潔狀如

搖者死。（臣億等計五藏各有中風中寒。今脾只載中風。腎中風中寒俱不載者。以古文簡亂極多。去古既遠。無文可以補綴也。）

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堅。其脾爲約。麻子仁圓主之。

○麻子仁丸方

麻子仁二升　芍藥半斤　枳實一斤　大黃一斤　厚朴一尺　杏仁一升

右六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以知爲度。

腎著之病。其人身體重。腰中冷。如坐水中。形如水狀。反不渴。小便自利。飲食如故。病屬下焦。身勞汗出。衣一作表裏冷濕。久久得之。腰以下冷痛。腹重如帶五千錢。甘薑苓朮湯主之。

○甘草乾姜茯苓白朮湯方

甘草　白朮各二兩　乾姜　茯苓各四兩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腰中即溫。

腎死藏浮之堅。按之亂如轉丸。盜下入尺中者死。

問曰。三焦竭部。上焦竭。善噫。何謂也。師曰。上焦受中焦氣未和。不能消穀。故能噫耳。下焦竭即遺溺失便。其氣不和。不能自禁制。不須治。久則愈。

師曰。熱在上焦者。因效爲肺痿。熱在中焦者。則爲堅。熱在下焦者。則尿血。亦令淋秘不通。大腸有寒者多鶩溏。有熱者便膿血。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有熱者必痔。

問曰。病有積有聚。有檗氣。何謂也。師曰。積者藏病也。終不移。聚者府病也。發作有時。展轉痛移。爲可治。檗氣者脅下痛。按之則愈。復發爲檗氣。諸積大法。脈來細而附骨者乃積也。寸口。積在胸中。微出寸口。積在喉中。關上積在脅傍。上關上。積在心下。微下關。積在少腹。尺中積在氣衝。脈出左。積在左。脈出右。積在右。脈兩出。積在中央。各以其部處之。

○痰飲欬嗽病脈證并治第十二

論一首　脈證二十一條　方十九首

問曰。夫飲有四。何謂也。師曰。有痰飲。有懸飲。有溢飲。有支飲。○問曰。四飲何以爲異。師曰。其人素盛今瘦。水走腸間。瀝瀝有聲。謂之痰飲。飲後水流在脅下。欬唾引痛。謂之懸飲。飲水流行。歸於四肢。當汗出而不汗出。身體疼重。謂之溢飲。欬逆倚息。氣短不得臥。其形如腫。謂之支飲。○水在心。心下堅築。短氣惡水。不欲飲。○水在肺。吐涎沫。欲飲水。○水在脾。少氣身重。○水在肝。脅下支滿。嗜而痛。○水在腎。心下悸。○夫心下有留飲。其人背寒冷如水大。○留飲者。脅下痛引缺盆。欬嗽則輒已。一作輒甚○胸中有留飲。其人短氣而渴。四肢歷節痛。脈沉者。有留飲。○膈上病痰滿喘欬吐。發則寒熱背痛腰疼。目泣自出。其人振振身瞤劇。必有伏飲。○夫病人飲水多。必暴喘滿。凡食少飲多。水停心下。甚者則悸。微者短氣。脈雙弦者寒也。皆大下後喜虛。脈偏弦者飲也。○肺飲不弦。但苦喘短氣。○支飲亦喘而不能臥。加短氣。其脈平也。○病痰飲者。當以溫藥和之。

心下有痰飲。胸脅支滿目眩。苓桂朮甘湯主之。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方

茯苓四兩　桂枝　白朮各三兩　甘草二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小便則利。

夫短氣有微飲。當從小便去之。苓桂朮甘湯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腎氣丸亦主之。

病者脈伏。其人欲自利。利反快。雖利。心下續堅滿。此爲留飲。欲去故也。甘遂半夏湯主之。

○甘遂半夏湯方

甘遂大者三枚　半夏十二枚。以水一升。煮取半升。去滓。　芍藥五枚　甘草如指大一枚炙。一本作无。

右四味。以水二升。煮取半升。去滓。以蜜半升。和藥汁煎取八合。頓服之。

脈浮而細滑。傷飲。○脈弦數。有寒飲。冬夏難治。○脈沉而弦者。懸飲內痛。○病懸飲者。十棗湯主之。

○十棗湯方

芫花熬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三味。搗篩。以水一升五合。先煮肥大棗十枚。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服一錢匕。羸人服半錢。平旦溫服之。不下者。明日更加半錢。得快利後。糜粥自養。

病溢飲者。當發其汗。大青龍湯主之。○小青龍湯亦主之。

○大青龍湯方

麻黃六兩去節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二兩炙　杏仁四十箇去皮尖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石膏如雞子大碎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多者溫粉粉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去節三兩　芍藥三兩　五味子半升　乾姜三兩　甘草三兩炙　細辛三兩　桂枝三兩去皮　半夏半升洗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膈間支飲。其人喘滿。心下痞堅。面色黧黑。其脈沉緊。得之數十日。醫吐下之不愈。木防已湯主之。虛者即愈。實者三日復發。復與不愈者。宜木防已湯去石膏加茯苓芒硝湯主之。

○木防已湯方

木防已二兩　石膏十二枚雞子大　桂枝二兩　人參四兩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木防已加茯苓芒硝湯方

木防已　桂枝各二兩　人參　芒硝三合　茯苓各四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芒硝，再微煎分溫再服，微利則愈。

心下有支飲，其人苦冒眩，澤瀉湯主之。

澤瀉湯方

澤瀉五兩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二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支飲胸滿者，厚朴大黃湯主之。

○厚朴大黃湯方

厚朴一尺　大黃六兩　枳實四枚

右三味，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分溫再服。

支飲不得息，葶藶大棗瀉肺湯主之。方見肺中

嘔家本渴，渴者為欲解，今反不渴，心下有支飲故也，小半夏湯主之。千金云小半夏加茯苓湯

○小半夏湯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半，分溫再服。

腹滿口舌乾燥，此腸間有水氣，已椒藶黃圓主之。

○防已椒目葶藶大黃圓方

防已　椒目　葶藶熬　大黃各一兩

右四味，末之，蜜丸如梧子大，先食飲服一丸，日三服，稍增口中有津液，渴者加芒硝半兩。

卒嘔吐，心下痞，膈間有水，眩悸者，半夏加茯苓湯主之。

○小半夏加茯苓湯方

半夏一升　生姜半斤　茯苓三兩，一法四兩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假令瘦人，臍下有悸，吐涎沫而癫眩，此水也，五苓散主之。

○五苓散方

澤瀉一兩一分　猪苓三分去皮　茯苓三分　白朮三分　桂二分去皮

右五味，為末，白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多飲暖水，汗出愈。

附方

○外臺茯苓飲，治心胸中有停痰宿水，自吐出水後，心胸間虛氣滿不能食，消痰氣令能食。

茯苓　人參　白朮各三兩　枳實二兩　橘皮半二兩　生姜四兩

右六味，水六升，煮取一升八合，分溫三服，如人行八九里進之。

欬家其脈弦，為有水，十棗湯主之。方見上

夫有支飲家，欬煩，胸中痛者，不卒死，至一百日，或一歲，宜十棗湯。方見上

久欬數歲，其脈弱者可治，實大數者死，其脈緊者必苦冒，其人本有支飲在胸中故也，治屬飲家。

欬逆倚息，不得臥，小青龍湯主之。方見上

青龍湯下已多唾口燥，寸脈沉，尺脈微，手足厥逆，氣從小腹上衝胸咽，手足痺，其面翕熱如醉狀，因復下流陰股，小便難，時復冒者，與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湯治其氣衝。

○桂苓五味甘草湯方

茯苓四兩　桂枝四兩去皮　甘草炙三兩　五味子半升

右四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

衝氣即低而反更欬，胸滿者，用桂苓五味甘草湯，去桂加乾薑細辛，以治其欬滿。

○苓甘五味姜辛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　乾姜　細辛各三兩　五味半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欬滿即止，而更復渴，衝氣復發者，以細辛乾姜為熱藥也，服之當遂渴而渴反止者，為反飲也，支飲者，法當冒，冒者必嘔，嘔者復內半夏以去其水。

○桂苓五味甘草去桂加乾薑細辛半夏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　細辛　乾姜各二兩　五味　半夏各半升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水去嘔止，其人形腫者，加杏仁主之，其證應內麻黃，以其人遂喘，故不內之，若逆而內之者必厥，所以然者，以其人血虛，麻黃發其陽故也。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夏杏仁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　五味半升　乾姜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皮尖去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若面熱如醉，此為胃熱，上衝熏其面，加大黃以利之。

○苓甘五味加薑辛半杏大黃湯方

茯苓四兩　甘草三兩　五味半升　乾姜三兩　細辛三兩　半夏半升　杏仁半升　大黃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半升，日三。

先渴後嘔，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小半夏茯苓湯主之。方見上

○消渴小便利淋病脈證幷治第十三

脈證九條　方六首

厥陰之爲病，消渴，氣上衝心，心中疼熱，飢而不欲食，食卽吐蚘，下之不肯止。○寸口脈浮而遲，浮卽爲虛，遲卽爲勞，虛則衛氣不足，勞則榮氣竭，趺陽脈浮而數，浮卽爲氣，數卽消穀而大堅。一作緊　氣盛則溲數，溲數卽堅，堅數相搏，卽爲消渴。

男子消渴，小便反多，以飲一斗，小便一斗，腎氣丸主之。方見婦人雜病中。

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宜利小便，發汗，五苓散主之。

渴欲飲水，水入則吐者，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方見上　渴欲飲水不止者，文蛤散主之。

○文蛤散方

文蛤五兩

右一味，杵爲散，以沸湯五合，和服方寸匕。

淋之爲病，小便如粟狀，小腹弦急，痛引臍中。○趺陽脈數，胃中有熱，卽消穀引食，大便必堅，小便卽數。○淋家不可發汗，發汗則必便血。

小便不利者有水氣，其人苦渴，括樓瞿麥圓主之。

○括樓瞿麥丸方

括樓根二兩　茯苓　蔞蒍各三兩　附子一枚炮　瞿麥一兩

右五味，末之，煉蜜丸梧子大，飲服三丸，日三服，不知，增至七八丸，以小便利，腹中溫爲知。

小便不利，蒲灰散主之，滑石白魚散，茯苓戎鹽湯並主之。

蒲灰散方

蒲灰七分　滑石三分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滑石白魚散方

滑石二分　亂髮燒二分　白魚二分

右三味，杵爲散，飲服半錢匕，日三服。

○茯苓戎鹽湯方

茯苓半斤　白朮二兩　戎鹽彈丸大一枚

右三味

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方見中暍中　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豬苓湯主之。

○豬苓湯方

豬苓去皮　茯苓　阿膠　滑石　澤瀉各一兩

右五味，以水四升，先煑四味，取二升，去滓內膠烊消，溫服七合，日三服。

○水氣病脈證幷治第十四

論七首　脈證五條　方九首

師曰：病有風水，有皮水，有正水，有石水，有黃汗。風水其脈自浮，外證骨節疼痛，惡風。皮水其脈亦浮，外證附腫，按之沒指，不惡風，其腹如鼓，不渴，當發其汗。正水其脈沉遲，外證自喘。石水其脈自沉，外證腹滿不喘。黃汗其脈沉遲，身發熱，胸滿，四肢頭面腫，久不愈，必致癰膿。○脈浮而洪，浮則爲風，洪則爲氣，風氣相搏，風強則爲隱疹，身體爲痒，痒爲泄風，久爲瘖瘂，氣強則爲水，難以俛仰。風氣相擊，身體洪腫，汗出乃愈。惡風則虛，此爲風水，不惡風者，小便通利，上焦有寒，其口多涎，此爲黃汗。○寸口脈沉滑者，中有水氣，面目腫大有熱，名曰風水，視人之目裏上微擁，如蠶新臥起狀，其頸脈動，時時欬，按其手足上陷而不起者，風水。○太陽病脈浮而緊，法當骨節疼痛，反不疼，身體反重而酸，其人不渴，汗出卽愈，此爲風水，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極虛，發汗得之，渴而不惡寒者，此爲皮水，身腫而冷，狀如周痺，胸中窒不能食，反聚痛，暮躁不得眠，此爲黃汗，痛在骨節，欬而喘，不渴者，此爲脾脹，其狀如腫，發汗卽愈，然諸病此者，渴而下利，小便數者，皆不可發汗。○裏水者，一身面□□腫，其脈沉，小便不利，故令病水，假如小便自利，此亡津液，故令渴也，越婢加朮湯主之。方見中風　○趺陽脈當伏，今反緊，本自有寒疝，腹中痛，醫反下之，下之卽胸滿短氣。○趺陽脈當伏，今反數，本自有熱，消穀，小便數，今反不利，此欲作水。○寸口脈浮而遲，浮脈則熱，遲脈則潛，熱潛相搏，名曰沈，趺陽脈浮而數，浮脈卽熱，數脈卽止，熱止相搏，名曰伏，沈伏相搏，名曰水。沈則絡脈虛，伏則小便難，虛難相搏，水走皮膚，卽爲水矣。○寸口脈弦而緊，弦則衛氣不行卽惡寒，水不沾流，走於腸間。○少陰脈緊而沈，緊則爲痛，沈則爲水，小便卽難，脈得諸沈，當責有水，身體腫重，水病脈出者死。○夫水病人，目下有臥蠶，面目鮮澤，脈伏，其人消渴，病水腹大，小便不利，其脈沉絕者，有水，可下之。

問曰：病下利後，渴飲水，小便不利，腹滿因腫者，何也，答曰：此法當病水，若小便自利及汗出者，自當愈。○心水者，其身重而少氣，不得臥，煩而躁，其人陰腫。○肝水者，其腹大不能自轉側，脅下脹痛時時津液微生，小便續通。○脾水者，其身腫，小便難，時時鴨溏。○腎水者，其腹大臍腫，腰痛不得溺，陰下逆如牛鼻上汗，其足逆冷，面反瘦。○師曰：諸有水者，腰以下腫，當利小便，腰以上腫，當發汗乃愈。○師曰：寸口脈沉而遲，沉則爲水，遲則爲寒，寒水相搏，趺陽脈伏，水穀不化，脾氣衰則鶩溏，胃氣衰則身腫，少陽脈卑，少陰脈細，男子則小便不利，婦人則經水不通，經爲血，血不利則爲水，名曰血分。

問曰：病者苦水，面目身體四肢皆腫，小便不利，脈之不言水，反言胸中痛，氣上衝咽，狀如炙肉，當微欬喘，審如師言，其脈何類，師曰：寸口脈沈而緊，沈爲水，緊爲寒，沈緊相搏，結在關元，始時當微，年盛不覺，陽衰之後，榮衛相干，陽損陰盛，結寒微動，腎氣上衝，喉咽塞噎，脅下急痛，醫以爲留飲而大下之，氣聚不去，其病不除，後重吐之，胃家虛煩，咽燥欲飲水，小便不利，水穀不化，面目手足浮腫，又與寧逐圓下水，當時如

小差。食飲過度。腰復如前。胸脅苦痛。象若奔豚。其水揚溢。則浮咳喘逆。當先攻擊衝氣。令止。乃治款。款止其喘自差。先治新病。病當在後。

風水脈浮。身重汗出惡風者。防己黃耆湯主之。腹痛者加芍藥。

○防己黃耆湯方（方見溫病中。）

風水惡風。一身悉腫。脈浮不渴。續自汗出。無大熱。越婢湯主之。

○越婢湯方

麻黃六兩　石膏半斤　生姜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五枚

右五味。以水六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分溫三服。

惡風者。加附子一枚。炮。

風水。加朮四兩。（古今錄驗）

皮水為病。四肢腫。水氣在皮膚中。四肢聶聶動者。防己茯苓湯主之。

○防己茯苓湯方

防己三兩　黃耆三兩　桂枝三兩　茯苓六兩　甘草二兩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裏水越婢加朮湯主之。甘草麻黃湯亦主之。

○越婢加朮湯方（見上。於內加白朮四兩。又見中風中。）

○甘草麻黃湯方

甘草二兩　麻黃四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甘草。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重覆汗出。不汗再服。慎風寒。

水之為病。其脈沉小。屬少陰。浮者為風。無水虛脹者為氣。水發其汗即已。脈沉者宜麻黃附子湯。浮者宜杏子湯。

○麻黃附子湯方

麻黃三兩　甘草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三味。以水七升。先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分。日三服。

○杏子湯方（未見。恐是麻黃杏仁甘草石膏湯。）

厥而皮水者。蒲灰散主之。（方見消渴中。）

問曰。黃汗之為病。身體腫。（一作重。）發熱。汗出而渴。狀如風水。汗沾衣色正黃如蘗汁。脈自沉。何從得之。師曰。以汗出入水中。浴水從汗孔入得之。宜黃芪桂酒湯主之。

○黃耆芪藥桂枝苦酒湯方

黃耆五兩　芪藥三兩　桂枝三兩

右三味。以苦酒一升。水七升。相和。煮取三升。溫服一升。當心煩服。至六七日乃解。若心煩不止者。以苦酒阻故也。（一方用美酒。醋代苦酒。）

黃汗之病。兩脛自冷。假令發熱。此屬脈節。食已汗出。又身常暮臥盜汗出者。此榮氣也。若汗出已反發熱者。久久其身必甲錯。發熱不止者。必生惡瘡。若身重汗出已。輒輕者。久久必身瞤。瞤即胸中痛。又從腰以上。必汗出。下無汗。腰髖弛痛。如有物在皮中狀。劇者不能食。身疼重煩躁。小便不利。此為黃汗。桂枝加黃耆湯主之。

○桂枝加黃耆湯方

桂枝　芍藥各二兩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黃耆二兩

右六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須臾飲熱稀粥一升餘。以助藥力。溫覆取微汗。若不汗更服。

師曰。寸口脈遲而濇。遲則為寒。濇為血不足。趺陽脈微而遲。微則為氣。遲則為寒。寒氣不足。則手足逆冷。手足逆冷。則榮衛不利。榮衛不利。則腹滿脅鳴相逐。氣轉膀胱。榮衛俱勞。陽氣不通。即身冷。陰氣不通。即骨疼。陽前通則惡寒。陰前通則痺不仁。陰陽相得。其氣乃行。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實則失氣。虛則遺溺。名曰氣分。

氣分。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杯。水飲所作。桂枝去芍加麻辛附子湯主之。

○桂枝去芍藥加麻黃細辛附子湯方

桂枝三兩　生姜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麻黃　細辛各二兩　附子一枚。炮

右七味。以水七升。煮麻黃。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分溫三服。當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心下堅大如盤邊如旋盤。水飲所作。枳朮湯主之。

○枳朮湯方

枳實七枚　白朮二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分溫三服。腹中爽即當散也。

附方

○外臺防己黃耆湯治風水。脈浮為在表。其人或頭汗出。表無他病。病者但下重。從腰以上為和。腰以下當腫。及陰難以屈伸。（方見風證中。）

○黃疸病脈證并治第十五

論二首　脈證十四條　方七首

寸口脈浮而緩。浮則為風。緩則為痺。痺非中風。四肢苦煩。脾色必黃。瘀熱以行。○趺陽脈緊而數。數則為熱。熱則消穀。緊則為寒。食即為滿。尺脈浮為傷腎。趺陽脈緊為傷脾。風寒相搏。食穀即眩。穀氣不消。胃中

苦濁。濁氣下流。小便不通。陰被其寒。熱流膀胱。身體盡黃。名曰穀疸。額上黑。微汗出。手足中熱。薄暮即發。膀胱急。小便自利。名曰女勞疸。腹如水狀不治。心中懊憹而熱。不能食。時欲吐。名曰酒疸。○陽明病。脈遲者。食難用飽。飽則發煩頭眩。小便必難。此欲作穀疸。雖下之。腹滿如故。所以然者。脈遲故也。○夫病酒黃疸。必小便不利。其候心中熱。足下熱。是其證也。○酒黃疸者。或無熱。靖言了。了腹滿欲吐。鼻燥。其脈浮者。先吐之。沉弦者。先下之。○酒疸心中熱欲吐者。吐之愈。○酒疸下之。久久為黑疸。目青面黑。心中如噉蒜虀狀。大便正黑。皮膚爪之不仁。其脈浮弱。雖黑微黃。故知之。

師曰。病黃疸發熱。煩喘胸滿口燥者。以病發時。火劫其汗。兩熱所得。然黃家所得。從濕得之。一身盡發熱。面黃肸熱。熱在裏。當下之。○脈沉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皆發黃。○腹滿舌痿黃。躁不得睡。屬黃家。（舌痿身重及作）○黃疸之病。當以十八日為期。治之十日以上瘥。反劇為難治。○疸而渴者。其疸難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發於陰部。其人必嘔。陽部其人振寒而發熱也。

穀疸之為病。寒熱不食。食即頭眩。心胸不安。久久發黃為穀疸。茵蔯蒿湯主之。

○茵蔯蒿湯方

茵蔯蒿六兩　梔子十四枚　大黃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斗。先煮茵蔯。減六升。內二味。煮取三升。去滓。分溫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角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去也。

黃家日晡所發熱。而反惡寒。此為女勞。得之膀胱急。少腹滿。身盡黃。額上黑。足下熱。因作黑疸。其腹脹如水狀。大便必黑時溏。此女勞之病。非水也。腹滿者難治。消石礬石散主之。

○消石礬石散方

消石　礬石（燒等分）

右二味為散。以大麥粥汁和服方寸匕。日三服。病隨大小便去。小便正黃。大便正黑。是候也。

酒黃疸。心中懊憹。或熱痛。梔子大黃湯主之。

○梔子大黃湯方

梔子十四枚　大黃一兩　枳實五枚　豉一升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三服。

諸病黃家。但利其小便。假令脈浮。當以汗解之。宜桂枝加黃耆湯主之。（方見水氣病中。）

諸黃猪膏髮煎主之。

○猪膏髮煎方

猪膏半斤　亂髮如雞子大三枚

右二味。和膏中煎之。髮消盡成分。再服。病從小便出。

黃疸病。茵蔯五苓散主之。（一本云茵蔯湯及五苓散並主之。）

○茵蔯五苓散方

茵蔯蒿末十分　五苓散（五分。方見痰飲中。）

右二味。和先食飲方寸匕。日三服。

黃疸腹滿。小便不利而赤。自汗出。此為表和裏實。當下之。宜大黃消石湯。

○大黃消石湯方

大黃　黃檗　消石各四兩　梔子十五枚

右四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去滓。內消更煮取一升。頓服。

黃疸病。小便色不變。欲自利。腹滿而喘。不可除熱。熱除必噦。噦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見痰飲中。）

諸勞腹痛而嘔者。宜柴胡湯。（亦小柴胡湯。方見嘔吐中。）

男子黃。小便自利。當與虛勞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附方

○蒲萄湯。治諸黃。（方見嘔吐中。）

○千金麻黃醇酒湯。治黃疸。

麻黃三兩

右一味。以美清酒五升。煮取二升半。頓服盡。冬月用酒。春月用水煮之。

○驚悸吐衄下血胸滿瘀血病脈證治第十六

脈證十二條　方五首

寸口脈動而弱。動即為驚。弱則為悸。○師曰。尺脈浮。目睛無黃。衄未止。鼻黃去。目睛赤了。知衄今止。○又曰。從春至夏衄者太陽。從秋至冬衄者陽明。○衄家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眴。不得眠。○病人面無血色。無寒熱。脈沉弦者。衄。浮弱手按之絕者。下血。煩欬者。必吐血。○夫吐血欬逆上氣。其脈數而有熱。不得臥者死。○夫酒客欬者。必致吐血。此因極飲過度所致也。○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為減。大則為芤。減則為寒。芤則為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男子則亡血。○亡血不可發其表。汗出即寒慄而振。○病人胸滿。唇痿舌青。口燥。但欲嗽水。不欲嚥。無寒熱。脈微大來遲。腹不滿。其人言我滿。為有瘀血。○病者如熱狀。煩滿口乾燥而渴。其脈反無熱。此為陰伏。是瘀血也。當下之。

火邪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主之。

○桂枝救逆湯方

桂枝（去皮三兩）　甘草二兩　生姜三兩　牡蠣五兩（熬）　龍骨四兩　大棗十二枚　蜀漆（三兩洗去腥）

右為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心下悸者。半夏麻黃丸主之。

○半夏麻黃丸方

半夏　麻黃各等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小豆大，飲服三丸，日三服。吐血不止者，柏葉湯主之。

○柏葉湯方

柏葉　乾姜各三兩　艾三把

右三味，以水五升，取馬通汁一升，合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下血先便後血，此近血也，黃土湯主之。

○黃土湯方亦主吐血衄血。

甘草　乾地黃　白朮　附子炮　阿膠　黃芩各三兩　竈中黃土半斤

右七味，以水八升，煮取三升，分溫二服。

下血先血後便，此近血也，赤小豆當歸散主之。方見婦人中

○瀉心湯方亦治霍亂

大黃二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心氣不足，吐血衄血，瀉心湯主之。

○嘔吐噦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

論一首　脈證二十七條　方二十三首

夫嘔家有痼疾，不可治，嘔膿盡自愈。○先嘔卻渴者，此為欲解，先渴卻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嘔家本渴，今反不渴者，以心下有支飲故也，此屬支飲。○問曰，病人脈數，數為熱，當消穀引食，而反吐者何也，師曰，以發其汗，令陽微，膈氣虛，脈乃數，數為客熱，不能消穀，胃中虛冷故也，脈弦者虛也，胃氣無餘，朝食暮吐，變為胃反，寒在於上，醫反下之，今脈反弦，故名曰虛。○寸口脈微而數，微則無氣，無氣則榮虛，榮虛則血不足，血不足則胸中冷。○趺陽脈浮而濇，浮則為虛，虛則傷脾，脾傷則不磨，朝食暮吐，暮飲朝吐，宿穀不化，名曰胃反，脈緊而濇，其病難治。○病人欲吐者，不可下之。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嘔而胸滿者，茱萸湯主之。

○茱萸湯方

吳茱萸一升　人參三兩　生姜六兩　大棗十二枚

右四味，以水五升，煮取三升，溫服七合，日三服。

乾嘔吐涎沫頭痛者，茱萸湯主之。方見上

嘔而腸鳴，心下痞者，半夏瀉心湯主之。

○半夏瀉心湯方

半夏洗半斤　黃芩　乾姜　人參各三兩　黃連一兩

右七味，以水一斗，煮取六升，去滓，再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乾嘔而利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

○黃芩加半夏生姜湯方

黃芩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一兩　半夏半升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夜一服。

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主之。方見痰飲中

嘔吐而病在膈上，後思水者解，急與之，思水者猪苓散主之。

○猪苓散方

猪苓　茯苓　白朮各等分

右三味，杵為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

嘔而脈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者難治。四逆湯主之

○四逆湯方

附子一枚生用　乾姜一兩半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強人可大附子一枚，乾姜三兩。

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

○小柴胡湯方

柴胡半斤　黃芩三兩　人參三兩　甘草三兩　半夏半升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一斗二升，煮取六升，去滓，再煎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胃反嘔吐者，大半夏湯主之。千金云，治胃反，不受食，食入即吐，外臺云，治嘔，心下痞鞕者。

○大半夏湯方

半夏二升洗用　人參三兩　白蜜一升

右三味，以水一斗二升，和蜜揚之二百四十遍，煮藥取二升半，溫服一升，餘分再服。

食已即吐者，大黃甘草湯主之。外臺方，又治吐水。

○大黃甘草湯方

大黃四兩　甘草一兩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分溫再服。

胃反吐而渴，欲飲水者，茯苓澤瀉湯主之。

○茯苓澤瀉湯方外臺治消渴脈絕，胃反口口者，有小口二升。

茯苓半斤　澤瀉四兩　甘草二兩　桂枝二兩　白朮三兩　生姜四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內澤瀉再煮取二升半，溫服八合，日三服。

吐後渴飲得水而貪飲者，文合湯主之。兼主微風脈緊頭痛。

○文蛤湯方

文蛤五兩　麻黃　甘草　生姜各三兩　石膏五兩　杏仁五十箇　大棗十二枚

右七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汗出即愈。

乾嘔吐逆，吐涎沫，半夏乾薑散主之。

○半夏乾薑散方

半夏　乾薑各等分

右二味，杵為散，取方寸匕，漿水一升半，煎取七合，頓服之。

病人胸中似喘不喘，似嘔不嘔，似噦不噦，徹心中憒憒然無奈者，生薑半夏湯主之。

○生薑半夏湯方

半夏半升　生薑汁一升

右二味，以水三升，煮半夏取二升，內生薑汁，煮取一升半，小冷分四服，日三夜一服，止停後服。

乾嘔噦，若手足厥者，橘皮湯主之。

○橘皮湯方

橘皮四兩　生薑半斤

右二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服一升，下咽即愈。

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

○橘皮竹茹湯方

橘皮二斤　竹茹二升　大棗三十枚　生薑半斤　甘草五兩　人參一兩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溫服一升，日三服。

夫六府氣絕於外者，手足寒，上氣脚縮，五藏氣絕於內者，利不禁，下甚者，手足不仁。○下利脈沉弦者，下重，脈大者為未止，脈微弱數者為欲自止，雖發熱不死。○下利手足厥冷無脈者，灸之不溫，若脈不還，反微喘者死，少陰負趺陽者為順也。○下利有微熱而渴，脈弱者，今自愈。○下利脈數有微熱，汗出，今自愈。設脈緊為未解。○下利脈數而渴者，今自愈，設不差，必清膿血，以有熱故也。○下利脈反弦，發熱身汗者，自愈。○下利氣者，當利其小便。○下利寸脈反浮數，尺中自濇者，必清膿血。○下利清穀，不可攻其表，汗出必脹滿。○下利脈沉而遲，其人面少赤，身有微熱，下利清穀者，必鬱冒，汗出而解，病人必微厥，所以然者，其面戴陽，下虛故也。○下利後脈絕，手足厥冷，晬時脈還，手足溫者生，脈不還者死。○下利腹脹滿，身體疼痛者，先溫其裏，乃攻其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

○四逆湯方 方見上

○桂枝湯方

桂枝三兩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生姜三兩　大棗十二枚

右五味，㕮咀，以水七升，微火煮取三升，去滓，適寒溫服一升，服已，須臾啜稀粥一升，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益佳，不可令如水淋漓，若一服汗出病差，停後服。

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堅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下利脈遲而滑者實也，利未欲止，急下之，宜大承氣湯。○下利脈反滑者，當有所去，下乃愈，宜大承氣湯。○下利已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

○大承氣湯方 見痙病中。

下利讝語者，有糞也，小承氣湯主之。

○小承氣湯方

大黃四兩　厚朴三兩炙　枳實大者三枚炙

右三味，以水四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二服，得利則止。

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桃花湯方

赤石脂一斤，一半銳末，一半煮　乾薑一兩　粳米一升

右三味，以水七升，煮米令熟，去滓，溫七合，內赤石脂末方寸匕，日三服，若一服愈，餘勿服。

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

○白頭翁湯方

白頭翁三兩　黃連　黃蘗　秦皮各三兩

右四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不愈更服。

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為虛煩也，梔子豉湯主之。

○梔子豉湯方

梔子十四枚擘　香豉四合綿裹

右二味，以水四升，先煮梔子，得二升半，內豉，煮取一升半，去滓，分二服，溫進一服，得吐則止。

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脈四逆湯主之。

○通脈四逆湯方

附子大者一枚生用　乾薑三兩強人可四兩　甘草二兩炙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下利脈沉，紫參湯主之。

○紫參湯方

紫參半斤　甘草三兩

右二味，以水五升，先煮紫參取二升，內甘草煮取一升，日分溫三服。（從仲景方。）

氣利訶梨勒散主之。

○訶梨勒散方

訶梨勒煨十枚

右一味，爲散，粥飲和，頓服。（疑非仲景方。）

附方

○千金翼小承氣湯，治大便不通，噦，數轉語。（方見上。）○外臺黃芩湯，治乾嘔下利。

黃芩　人參　乾姜各二兩　桂枝一兩　大棗十二枚　半夏半升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溫分三服。

○瘡癰腸癰浸淫病脈證并治第十八

論一首　脈證三條　方六首

諸浮數脈，應當發熱而反洒淅惡寒，若有痛處，當發其癰，師曰，諸癰膿，欲知有膿無膿，以手掩膚上熱者，爲有膿，不熱者爲無膿。

腸癰之爲病，其身甲錯，腹皮急，按之濡如腫狀，腹無積聚，身無熱，脈數，此爲腸內有癰膿，薏苡附子敗醬散主之。

○薏苡附子敗醬散方

薏苡仁十分　附子二分　敗醬五分

右三味，杵爲末，取方寸匕，以水二升，煎減半，頓服，小便當下。

腫癰者，少腹腫痞，按之即痛，如淋，小便自調，時時發熱，自汗出，復惡寒，其脈遲緊者，膿未成，可下之，當有血，脈洪數者，膿已成，不可下也，大黃牡丹湯主之。

○大黃牡丹湯方

大黃四兩　牡丹一兩　桃仁五十個　瓜子半升　芒硝三合

右五味，以水六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再煎沸，頓服之，有膿當下，如無膿當下血。

問曰，寸口脈浮微而澁，法當亡血，若汗出，設不汗者云何，答曰，若身有瘡，被刀斧所傷，亡血故也。

病金瘡王不留行散主之。

○王不留行散方

王不留行十分，八月八日採。　蒯鼠細葉十分，七月七日採。　桑東南根白皮十分，三月三日採。　甘草十八分

川椒三分，除目及閉口，去汗。　黃芩二分　乾姜二分　芍藥二分　厚朴二分

右九味，桑根皮以上三味燒灰存性，勿令灰過，各別杵篩，合治之，爲散，服方寸匕，小瘡即粉之，大瘡

但服之，產後亦可服，如風寒桑東根勿取之，前三物皆陰乾百日。

○排膿散方

枳實十六枚　芍藥六分　桔梗二分

右三味，杵爲散，取雞子黃一枚，以藥散與雞黃和等，揉和令相得，飲和服之，日一服。

○排膿湯方

甘草二兩　桔梗三兩　生薑一兩　大棗十枚

右四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溫服五合，日再服。

浸淫瘡從口流向四支者可治，從四支流來入口者不可治。

浸淫瘡，黃連粉主之。（方未見。）

○趺蹶手指臂腫轉筋陰狐疝蚘蟲病脈證治第十九

論一首　脈證一條　方五首

師曰，病趺蹶，其人但能前不能卻，刺腦入二寸，此太陽經傷也。

病人常以手指臂腫動，此人身體瞤瞤者，藜蘆甘草湯主之。

○藜蘆甘草湯方（未見。）

轉筋之爲病，其人臂脚直，脈上下行，微弦，轉筋入腹者，雞屎白散主之。

○雞屎白散方

雞屎白

右一味，爲散，取方寸匕，以水六合，和溫服。

陰狐疝氣者，偏有小大，時時上下，蜘蛛散主之。

○蜘蛛散方

蜘蛛十四枚（熬黑）　桂枝半兩

右二味，爲散，取八分一匕，飲和服，日再服，蜜圓亦可。

問曰，病腹痛有蟲，其脈何以別之，師曰，腹中痛，其脈當沉，若弦反洪大，故有蚘蟲。

蚘蟲之爲病，令人吐涎心痛，發作有時，毒藥不止，甘草粉蜜湯主之。

○甘草粉蜜湯方

甘草二兩　粉一兩（並）　蜜四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先煮甘草取二升，去滓，內粉蜜，攪令和，煎如薄粥，溫服一升，差即止。

蚘厥者，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此爲藏寒，蚘上入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當自吐蚘。

蚘厥者，烏梅圓主之。

○烏梅圓方

烏梅三百箇　細辛六兩　乾薑十兩
桂枝六兩　人參　黃蘗各六兩
黃連一斤　當歸四兩　附子六兩炮　川椒四兩去汗

右十味，異搗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擣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圓如梧子大，先食飲服十圓，日三服，稍加至二十圓，禁生冷滑臭等食。

新編金匱要略方論卷下

○婦人妊娠病脈證并治第二十

證三條　方九首

師曰：婦人得平脈，陰脈小弱，其人渴，不能食，無寒熱，名妊娠，桂枝湯主之，方見利中。於法六十日，當有此證，設有醫治逆者，卻一月加吐下者，則絕之。

婦人宿有癥病，經斷未及三月，而得漏下不止，胎動在臍上者，爲癥痼害，妊娠六月動者，前三月經水利時，胎也，下血者後斷三月衄也，所以血不止者，其癥不去故也，當下其癥，桂枝茯苓圓主之。

○桂枝茯苓丸方

桂枝　茯苓　牡丹去心　桃仁去皮尖熟　芍藥各等分

右五味，末之，煉蜜和丸如兔屎大，每日食前服一丸，不知，加至三丸。

婦人懷娠六七月，脈弦發熱，其胎愈脹，腹痛惡寒者，少腹如扇，所以然者，子藏開故也，當以附子湯溫其藏，方未見

師曰：婦人有漏下者，有半產後因續下血，都不絕者，有妊娠下血者，假令妊娠腹中痛，爲胞阻，膠艾湯主之。

○芎歸膠艾湯方 一方加乾薑一兩，胡洽治婦人胞勳無拘數。

芎藭　阿膠　甘草各二兩　艾葉　當歸各三兩
芍藥四兩　乾地黃

右七味，以水五升，清酒三升，合煮取三升，去滓，內膠令消盡，溫服一升，日三服，不差更作。

婦人懷娠腹中疼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當歸芍藥散方

當歸三兩　芍藥一斤　茯苓四兩　白朮四兩　澤瀉半斤

右六味，杵爲散，取方寸匕，酒和，日三服。

妊娠嘔吐不止，乾薑人參半夏丸主之。

○乾薑人參半夏丸方

乾薑　人參各一兩　半夏二兩

右三味，末之，以生薑汁糊爲丸如梧子大，飲服十丸，日三服。

妊娠小便難，飲食如故，當歸貝母苦參丸主之。

○當歸貝母苦參丸方 男子加滑石半兩。

當歸　貝母　苦參各四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小豆大，飲服三丸，加至十丸。

妊娠有水氣，身重，小便不利，洒淅惡寒，起即頭弦，葵子茯苓散主之。

○葵子茯苓散方

葵子一斤　茯苓三兩

右二味，杵爲散，飲服方寸匕，日三服，小便利則愈。

婦人妊娠，宜常服當歸散主之。

○當歸散方

當歸　黃芩　芍藥　芎藭各一斤　白朮半斤

右五味，杵爲散，酒飲服方寸匕，日再服，妊娠常服，即易產，無苦疾，產後百病悉主之。

妊娠養胎，白朮散主之。

○白朮散方 見外臺

白朮　芎藭　蜀椒三分去汗　牡蠣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一錢匕，日三服，夜一服，但苦痛加芍藥，心下毒痛倍加芎藭，心煩吐痛不能食飲，加細辛一兩半，夏大者二十枚，服之後，更以醋漿水服之，若嘔，以醋漿水服之，復不解者，小麥汁服之，已後渴者，大麥粥服之，病雖愈，服之勿置。

婦人傷胎，懷身腹滿，不得小便，從腰以下重，如有水氣狀，懷身七月，太陰當養不養，此心氣實，當刺瀉勞

宮及關元。小便微利則愈。見玉函。

○婦人產後病脈證治第二十一

論一首　證六條　方八首

問曰。新產婦人有三病。一者病痙。二者病鬱冒。三者大便難。何謂也。師曰。新產血虛。多汗出。喜中風。故令病痙。亡血復汗寒多。故令鬱冒。亡津液胃燥。故大便難。產婦鬱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吐中。

病解能食。七八日更發熱者。此爲胃實。大承氣湯主之。見痙病中。

產後腹中疞痛。當歸生姜羊肉湯主之。并治腹中寒疝。虛勞不足。

○當歸生姜羊肉湯方見寒疝中。

產後腹痛。煩滿不得臥。枳實芍藥散主之。

○枳實芍藥散方

枳實燒令黑。勿大過。　芍藥等分

右二味。杵爲散。服方寸匕。日三服。并主產膿。以麥粥下之。

師曰。產婦腹痛。法當以枳實芍藥散。假令不愈者。此爲腹中有乾血著臍下。宜下瘀血湯主之。亦主經水不利。

○下瘀血湯方

大黃三兩　桃仁二十枚　䗪虫二十枚。熬去足

右三味。末之。煉蜜和爲四丸。以酒一升。煎一丸。取八合。頓服之。新血下如豚肝。

產後七八日。無太陽證。少腹堅痛。此惡露不盡。不大便。煩躁發熱。切脈微實。再倍發熱。日晡時煩躁者。不食。食則譫語。至夜即愈。宜大承氣湯主之。熱在裏。結在膀胱也。見痙病中。

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即桂枝湯。方見下利中。

產後中風發熱。面正赤。喘而頭痛。竹葉湯主之。

○竹葉湯方

竹葉把一　葛根三兩　防風一兩　桔梗　桂枝

太粳十五枚　生姜五兩　人參　甘草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

右十味。以水一斗。煮取二升半。分溫三服。溫覆使汗出。○頸項強。用大附子一枚。破之如豆大。煎藥揚去沫。嘔者加半夏半升洗。

婦人乳中虛煩亂。嘔逆。安中益氣。竹皮大圓主之。

竹皮大丸方

生竹茹二分　石膏二分　桂枝一分　甘草七分　白薇一分

右五味。末之。棗肉和丸彈子大。以飲服一丸。日三夜二服。有熱者倍白薇。煩喘者加柏實一分。

產後下利虛極。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主之。

○白頭翁加甘草阿膠湯方

白頭翁　甘草　阿膠各二兩　秦皮　黃連　蘗皮各三兩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二升半。內膠令消盡。分溫三服。

附方

○千金三物黃芩湯。治婦人在草蓐自發露得風。四肢苦煩熱頭痛者。與小柴胡湯。頭不痛但煩者。此湯主之。

黃芩一兩　苦參二兩　乾地黃四兩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二升。溫服一升。多吐下蟲。

○千金內補當歸建中湯。治婦人產後虛羸不足。腹中刺痛不止。吸吸少氣。或苦少腹中急。攣痛引腰背。不能食飲。產後一月。日得服四五劑爲善。令人強壯宜。

當歸四兩　桂枝三兩　芍藥六兩　生姜三兩　甘草二兩　大棗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一日令盡。若大虛。加飴糖六兩。湯成內之。於火上煖令飴消。若去血過多。崩傷內亂不止。加地黃六兩。阿膠二兩。合八味。湯成內阿膠。若無當歸。以芎藭代之。若無生姜。以乾姜代之。

○婦人雜病脈證并治第二十二

論一首　脈證合十四條　方十四首

婦人中風。七八日續來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爲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發作有時。小柴胡湯主之。方見嘔吐中。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治之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必自愈。

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

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當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者愈。

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

○半夏厚朴湯方　千金作胸滿。心下膨。咽中結。如有炙肉。吐之不出。吞之不下。

半夏一升　厚朴三兩　茯苓四兩　生姜五兩　乾蘇葉二兩

右五味，以水七升，煮取四升，分溫四服，日三夜一服。

婦人臟躁，喜悲傷欲哭，象如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

○甘草小麥大棗湯方

甘草三兩　小麥一升　大棗十枚

右三味，以水六升，煮取三升，溫分三服，亦補脾氣。

婦人吐涎沫，醫反下之，心下即痞，當先治其吐涎沫，小青龍湯主之。涎沫止，乃治痞，瀉心湯主之。

○小青龍湯方見肺癰中。

○瀉心湯方見驚悸中。

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結氣，爲諸經水斷絕，至有歷年血寒積結胞門，寒傷經絡，凝堅在上，嘔吐涎唾，久成肺癰，形體損分，在中盤結繞臍寒疝，或兩脇疼痛，與藏相連，或結熱中，痛在關元，脈數無瘡，肌若魚鱗，時著男子，非止女身，在下未多經候不勻，令陰掣痛，少腹惡寒，或引腰脊，下根氣衝，氣衝急痛，膝脛疼煩，奄忽眩冒，狀如厥癇，或有憂慘悲傷多嗔，此皆帶下，非有鬼神，久則羸瘦，脈虛多寒，三十六病，千變萬端，審脈陰陽，虛實緊弦，行其針藥，治危得安，其雖同病，脈各異源，子當辯記，勿謂不然。

問曰：婦人年五十，所病下利數十日不止，暮即發熱，少腹裏急，腹滿，手掌煩熱，脣口乾燥，何也？師曰：此病屬帶下，何以故？曾經半產，瘀血在少腹不去，何以知之？其脈層層如帶狀，故知之。當以溫經湯主之。

○溫經湯方

吳茱萸三兩　當歸　芎藭　芍藥各二兩　人參　桂枝　阿膠　牡丹皮去心

生姜　甘草各二兩　半夏半升　麥門冬一升去心

右十二味，以水一斗，煮取三升，分溫三服。○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兼取崩中去血，或月水來過多，及至期不來。

帶下經水不利，少腹滿痛，經一月再見者，土瓜根散主之。

○土瓜根散方服方寸匕之。

土瓜根　芎藭　桂枝　蠐螬各三分

右四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日三服。

寸口脈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寒虛相搏，此名曰革，婦人則半產漏下，旋覆花湯主之。

○旋覆花湯方

旋覆花三兩　葱莖十四　新絳少許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

婦人陷經漏下，黑不解，膠姜湯主之。臣億等按諸本無膠姜湯方，疑是妊娠中膠艾湯。

婦人少腹滿如敎狀，小便微難而不渴，生後者，此爲水與血俱結在血室也，大黃甘遂湯主之。

○大黃甘遂湯方

大黃四兩　甘遂二兩　阿膠二兩

右三味，以水三升，煮取一升，頓服之，其血當下。

婦人經水不利下，抵當湯主之。亦治男子膀胱滿急有瘀血者。

○抵當湯方

水蛭三十熬　虻蟲三十枚熬去翅足　桃仁二十箇去皮尖　大黃三兩酒浸

右四味，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婦人經水閉不利，臟堅癖不止，中有乾血，下白物，礬石丸主之。

○礬石丸方

礬石三分燒　杏仁一分

右二味，末之，煉蜜和丸豆核大，內藏中劇者再內之。

婦人六十二種風，及腹中血氣刺痛，紅藍花酒主之。

○紅藍花酒方疑非仲景方。

紅藍花一兩

右一味，以酒一大升，煎減半，頓服一半，未止再服。

婦人腹中諸疾痛，當歸芍藥散主之。

○當歸芍藥散方見婦妊娠中。

婦人腹中痛，小建中湯主之。

○小建中湯方見虛勞中。

問曰：婦人病飲食如故，煩熱不得臥，而反倚息者，何也？師曰：此名轉胞，不得溺也，以胞系了戾，故致此病，但利小便則愈，宜腎氣圓主之。

○腎氣丸方

乾地黃八兩　薯蕷四兩　山茱萸四兩　澤瀉三兩　茯苓三兩　牡丹皮三兩　桂枝　附子一兩炮

右八味，末之，煉蜜和丸梧子大，酒下十五丸，加至二十五丸，日再服。

○蛇床子散方溫陰中坐藥

蛇床子仁

右一味，末之，以白粉少許，和合相得，如棗大，綿裹內之，自然溫。

少陰脈浮而數者，陰中即生瘡，陰中蝕瘡爛者，狼牙湯洗之。

○狼牙湯方

狼牙三兩

右一味，以水四升，煑取半升，以綿纏筋如繭，浸湯瀝陰中，日四遍。胃氣下泄，陰吹而正喧，此穀氣之實也，膏髮煎導之。

○膏髮煎方見黃疸中。

○小兒疳虫蝕齒方延年仲景方。

雄黃　雷鼈

右二味，末之，取脂日猪脂，鎔以槐枝綿裹頭四五枚，點藥烙之。

○雜療方第二十三

論一首　證一條　方二十二首

退五藏虛熱，四時加減柴胡飲子方。

冬三月加柴胡八分　桔梗七分　白朮八分　大腹檳郎四枚并皮子用　陳皮五分　生姜五分

春三月加枳實　夏三月加生姜三　秋三月加陳皮三分共六味　減白朮共六味　枳實五分　甘草三分共八味。

右各㕮咀，分爲三貼，一貼以水三升，煑取二升，分溫三服，如人行四五里進一服。如四體羸，添甘草少許，每貼分作三小貼，每小貼以水一升，煑取七合，溫服，再合滓爲一服，重煑都成四服。延年仲景方。

○長服訶梨勒丸方延年仲景方。

訶梨勒　陳皮　厚朴各三兩

右三味，末之，煉蜜丸如梧子大，酒飲服二十丸，加至三十丸。

○三物備急丸方見千金。司空裴秀寄散用亦可。先和成汁，乃傾口中，合從齒間得入，至良驗。

大黃一兩　乾姜一兩　巴豆一兩去皮心熬外研如脂

右藥各須精新，先擣大黃乾姜爲末，研巴豆內中，合治一千杵，用爲散，蜜和丸亦佳，密器中貯之，莫令歇。○主心腹諸卒暴百病，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刺，氣急口噤，停尸卒死者，以暖水若酒服大豆許三四丸，或不下，捧頭起，灌令下咽，須臾當差，如未差，更與三丸，當腹中鳴，卽吐下便差。若口噤，亦須折齒灌之。

治傷寒令愈不復，紫石寒食散方。見千金翼

紫石英　白石英　赤石脂　鍾乳碎　桔梗　文蛤　太餘糧燒十分　栝樓根　防風炮去　乾姜　附子皮

桂枝去皮各四分

右十三味，杵爲散，酒服方寸匕。

○救卒死方

雞血注鼻中。

○又方

雄雞冠割取血，管吹內鼻中。

猪脂如雞子大，苦酒一升，煑沸灌喉中。

雞肝及血塗面上，以灰圍四旁，立起。

大豆二七粒，以雞子白并酒和，盡以吞之。

○救卒死而壯熱者方

礬石半斤，以水一斗半煑消，以渍脚令沒踝。

○救卒死而目閉者方

騎牛臨面，搗薤汁灌耳中，吹皂莢末鼻中，立效。

○救卒死而張口反折者方

灸手足兩爪後十四壯了，飲以五毒諸膏散。有巴豆者。

○救卒死而四肢不收失便者方

馬屎一升，水三斗，煑取二斗以洗之，又取牛胴稀薄也一升，溫酒灌口中，灸心下一寸，臍上三寸，臍下四寸各一百壯差。

○救小兒卒死而吐利不知是何病方

狗屎一丸，絞取汁以灌之，無濕者，水煑乾者取汁。

○尸蹶脈動而無氣，氣閉不通，故靜而死也。治方。脈證篇上卷

草蒲屑，內鼻兩孔中吹之，令人以桂屑着舌下。

○又方

剔取左角髮方寸燒末，酒和灌令入喉，立起。

○救卒死客忤死還魂湯主之方

千金方云：主卒忤鬼魅尸，諸奄忽氣絕無復徵，或已無脈，口噤牙不開，湯灌口不下者，分病人髮，左右捉髮引之，湯下復增取一升，須臾立醒。

麻黃三兩去節　杏仁七十箇去皮尖　甘草炙一兩

右三味，以水八升，煑取三升，去滓分令咽之，通治諸咸忤。

○又方

韭根把一　烏梅二七箇　吳茱萸半升炒

右三味。以水一斗煑之。以病人櫛內中三沸。櫛浮者生。沉者死。煑取三升。去滓分飲之。

○救自縊死。且至暮雖已冷。必可治。暮至旦小難也。恐此當言忿氣盛故耶。然夏時夜短於晝。又熱猶應可治。又云心下若微溫者。一日以上。猶可治之方。

徐徐抱解。不得戒繩。上下安被臥之。一人以脚踏其兩肩。手少挽其髮常弦。弦勿縱之。一人以手按據胸上。數動之。一人摩捋臂脛屈伸之。若已殭。但漸漸強屈之。并按其腹。如此一炊頃。氣從口出。呼吸眼開。而猶引按莫置。亦勿著勞之。須臾可少桂湯及粥清含與之。令漬喉。漸漸能嚥。及稍止。若向冷。兩人以管吹其兩耳。朵好。此法最善。無不活者。

○凡中暍死。不可使得冷。得冷便死。療之方。

屈草帶繞暍人脚。使三兩人溺其中。令溫。亦可用熱泥和屈草。亦可抑瓦椀底。按及車缸以着暍人。取令溺。須得流去。此謂道路窮卒無湯。當令溺其中。欲使多人溺。取令溫若湯。便可與之。不可泥及車缸。恐此物冷。暍既在夏月。得熱泥土。暖車缸。亦可用也。

○救溺死方

取溺中灰兩石餘。以埋人從頭至足。水出七孔即活。

右療自縊溺暍之法。並出自張仲景。爲之。其意殊絕。殆非常情所及。本草所能闡。實救人之大術矣。

傷寒家數有暍病。非此過熱之暍。是外臺方後日。

○治馬墜及一切筋骨損方是肘後方

大黃一兩切。煑成下。　緋帛如手大燒灰　亂髮如雞子大燒灰用　久用炊單布一尺燒灰　敗蒲一握三寸　桃仁四十九箇去皮尖熟　甘草如中指節炙剉

右七味。以童子小便。量多少煎湯成。內酒一大盞。次下大黃。去滓分溫三服。先剉敗蒲席半領。煎湯浴。衣被蓋覆。斯須通利數行。痛楚立差。利及浴亦赤勿怪。即瘀血也。

○禽獸魚虫禁忌并治第二十四

論辯二首　合九十法　方二十一首

凡飲食噉味。以養於生。食之有妨。反能爲害。自非服藥煉液。焉能不飲食乎。切見時人不閑調攝。疾疢競起。若不因食而生。苟全其生。須知切忌者矣。所食之味。有與病相宜。有與身爲害。若得宜則益體。害則成疾。以此致危。例皆難療。凡煑藥飲汁。以解毒者。雖云救急。不可熱飲。諸毒病得熱更甚。宜冷飲之。○肝病禁辛。心病禁鹹。脾病禁酸。肺病禁苦。腎病禁甘。春不食肝。夏不食心。秋不食肺。冬不食腎。四季不食脾。辯曰。春不食肝者。爲肝氣王。脾氣敗。若食肝。則又補肝。脾氣敗尤甚。不可救。又肝王之時。不可以死氣入肝。恐復魂也。若非王時。即虛。以肝補之佳。余藏準此。

凡肝臟自不可輕噉。自死者彌甚。○凡心皆爲神識所舍。勿食之。使人來生復其報對矣。○凡肉及肝落地不着塵土者。不可食之。○猪肉落水浮者不可食。○諸肉及魚若狗不食。鳥不啄者。不可食。○諸肉不

乾火炙不動。見水自動者。不可食之。○肉中有如米點者不可食之。○六畜肉熱血不斷者。不可食之。○父母及身本命肉食之。令人神魂不安。○食肥肉及熱羹。不得飲冷水。○諸五藏及魚投地塵土不汚者。不可食之。○穢飯餒肉臭魚食之皆傷人。○自死肉口閉者。不可食之。○六畜自死。皆疫死。則有毒。不可食之。○獸自死。北首及伏地者。食之殺人。○食生肉。飽飲乳。變成白虫。一作血蠱○疫死牛肉食之令病洞下。亦致堅積。宜利藥下之。○腫臟米甕中有毒。及經夏食之。發腎病。

治自死六畜肉中毒方

黃蘗屑搗服方寸匕。

治食鼈肉漏脯中毒方鼈肉。藏器曰之陽窟者是也。漏脯。李時珍曰下沾着者是也。

燒犬屎酒服方寸匕。每服人乳汁亦良。○飲生韭汁三升亦得。

治黍米中藏乾脯食之中毒方

大豆濃煑汁飲數升。即解。亦治猩肉漏脯等毒。

治食生肉中毒方

掘地深三尺。取其下土三升。以水五升。煑數沸。澄清汁飲一升。即愈。

治六畜鳥獸肝中毒方

水浸豆豉。絞取汁。服數升愈。

馬脚無夜眼者。不可食之。○食駿馬肉不飲酒。則殺人。○馬肉不可熱食。傷人心。○馬較下肉食之殺人。○白馬黑頭者不可食之。○白馬青蹄者不可食之。○馬肉狼肉共食。飽醉臥大忌。○驢馬肉合猪肉食之成狂亂。○馬肝及毛不可妄食。中毒害人。

治馬肝毒中人未死方

雄鼠屎二七粒。末之。水和服。日再服。探尖者是。

又方

人垢取方寸匕。服之佳。

治食馬肉中毒欲死方

香豉二兩　杏仁三兩

右二味。蒸一食頃。熟杵之。服。日再服。

又方

煑蘆根汁飲之良。

疫死牛。或目赤。或黃。食之大忌。○牛肉共猪肉食之。必作寸白虫。○青牛腸不可合犬肉食之。○中蹄從三月至五月其中有虫如馬尾。割去勿食。食則損人。○牛羊猪肉皆不得以楮木桑木蒸炙食之。令人腹內生虫。○噉蛇牛肉殺人。何以知之。噉蛇者。毛髮向後順者是也。

治噉蛇牛肉食之欲死方

飲人乳汁一升立愈。

又方

以泔洗頭飲一升愈。

牛肚細切以水一斗煮取一升。煖飲之大汗出者愈。

治食牛肉中毒方

甘草煮汁飲之即解。

羊肉其有宿熱者不可食之。○羊肉不可共生魚酪食之害人。○羊蹄甲中有珠子白者名羊懸筋食之令人癲。○白羊黑頭食其腦作腸癰。○羊肝共生椒食之破人五藏。○猪肉共羊肝和食之令人心悶。○猪肉以生胡荽同食爛人臍。○猪脂不可合梅子食之。○猪肉和葵食之少氣。○鹿人不可和蒲白作羹食之發惡瘡。○麋脂及梅李子若妊婦食之令子青盲。男子傷精。○麋肉不可合煅及生栗梅李果食之皆病人。○痼疾人不可食熊肉令終身不愈。○白犬自死不出舌者食之害人。○食狗鼠餘令人發瘖瘖。

治食犬肉不消心下堅或腹脹口乾大渴心急發熱妄語如狂或洞下方。

杏仁一升合皮熟研用

以沸湯三升和取汁分三服利下肉片大驗。

婦人妊娠不可食兎肉山羊肉及鱉鷄鴨令子無聲音。○兎肉不可合白鷄肉食之令人面發黃。○兎肉著乾姜食之成蚤亂。○凡鳥自死口不閉翅不合者不可食之。○諸禽肉肝青者食之殺人。○鷄有六翮四距者不可食之。○烏鷄白首者不可食之。○鷄不可共葫蒜食之滯氣。一云鷄子○山鷄不可合馬獸肉食之。○雉肉久食之令人瘦。○鴨卵不可合鱉肉食之。○婦人妊娠食雀肉令子淫亂無恥。○雀肉不可合李子食之。○燕肉勿食入水爲蛟龍所噉。

烏賊有中毒箭死者其肉有毒解之方

大豆煮汁及鯨汁服之解。

魚頭正白如連珠至脊上食之殺人。○魚頭中無腮者不可食之殺人。○魚無腸膽者不可食之三年陰不起女子絕生。○魚頭似有角者不可食之。○魚目合者不可食之。○六甲日勿食鱗甲之物。○魚不可合鷄肉食之。○魚不得合鵝鴨肉食之。○鯉魚鮮不可合小豆藿食之其子不可合猪肝食之害人。○鯉魚不可合犬肉食之。○鯽魚不可合猴雉肉食之。一云不可合猪肝食。○鯉魚合鹿肉生食令人筋甲縮。○青魚鮮不可合生葫荽及生葵并麥中食之。鱔鱔不可合白犬血食之。○蟹肉不可合酒菓子食之。○鱉目凹陷者及脚下有王字形者不可食之。○其肉不得合鷄鴨子食之。○龜鱉肉不可合苋菜食之。○鰕無須及腹下通黑煮之反白者不可食之。○食膾飲乳酪令人腹中生虫爲患。

鱠食之在心胸間不化吐復不出速下除之久成癥病治之方。

橘皮一斤　大棗二兩　枳實二兩

右三味以水一大升煮至小升頓服即消。

食餅多不消結爲癥病治之方。

馬鞭草

右一味搗汁飲之。○或以姜葉汁飲之一升亦消。○又可服吐藥吐之。

食魚後食毒兩種煩亂治之方

橘皮

濃煎汁服之即解。

食鱖魚中毒方

蘆根

煮汁服之即解。

蟹目相向足班目赤者不可食之。

食蟹中毒治之方

紫蘇

煮汁飲之三升。○紫蘇子搗汁飲之亦良。

又方

冬瓜汁飲二升食冬瓜亦可。

凡蟹未遇霜多毒其熟者乃可食之。○蜘蛛落食中有毒勿食之。○凡蜂蠅虫蟻等多集食上食之致瘧。○果實菜穀禁忌并治第二十五

果子生食生瘡。○果子落地經宿虫蟻食之者人大忌食之。○生米停留多日有損處食之傷人。○桃子多食令人熱仍不得入水浴令人病淋瀝寒熱病。○杏酪不熟傷人。○梅多食壞人齒。○李不可多食令人臍脹。○林檎不可多食令人百脈弱。○橘柚多食令人口爽不知五味。○梨不可多食令人寒中金瘡產婦亦不宜食。○櫻桃杏多食傷筋骨。○安石榴不可多食損人肺。○胡桃不可多食令人動痰飲。○生棗多食令人熱渴氣脹寒熱羸瘦者彌不可食傷人。

食諸果中毒治之方

猪骨燒過

右一味末之水服方寸匕。○亦治馬肝漏脯等毒。

木耳赤色及仰生者勿食。○菌仰卷及赤色者不可食。

食諸菌中毒悶亂欲死治之方

人糞汁飲一升　土漿飲一二升　大豆濃煮汁飲之

食椒桂菌面哭不止治之以前方

誤食野芋煩毒欲死治之方 以前其野芋根如取人名魁芋，人稱芋三年不收，亦成野芋，並殺人。

蜀椒閉口者有毒誤食之戟人咽喉氣病欲絕或吐下白沫身體痺冷急治之方

肉桂煎汁飲之　多飲冷水一二升　或食蒜　或飲地漿　或濃煮豉汁飲之並解

正月勿食生葱令人面生游風。○二月勿食蓼傷人腎。○三月勿食小蒜傷人志性。○四月八月勿食胡荽傷人神。○五月勿食韭令人乏氣力。○五月五日勿食一切生菜發百病。○六月七月勿食菜萸傷神氣。○八月九月勿食姜傷人神。○十月勿食椒損人心傷心脈。○十一月十二月勿食薤令人多涕唾。○四季勿食生葵令人飲食不化發百病非但食中藥中皆不可用深宜慎之。○時病差未健食生菜手足必腫。○夜食生菜不利人。○十月勿食被霜生菜令人面無光目澁心痛腰疼或發心癥癥發時手足十指爪皆青困委。○葱韭初生芽者食之傷人心氣。○飲白酒食生韭令人病增。○生葱不可共蜜食之殺人。獨顆蒜彌忌。○還合生葱食之令人病。○生葱和雄鷄雉白犬肉食之令人七竅經年流血。○食糖蜜後四日內食生葱韭令人心痛。○夜食諸姜蒜葱等傷人心。○藜蒿根多食令人氣脹。○薤不可共牛肉作羹食之成癥病韭亦然。○蕓多病動痔疾。○野苣不可同蜜食之作內痔。○白苣不可共酪同食作蠱虫。○黃瓜食之發熱病。○葵心不可食傷人葉尤冷黃背赤莖者勿食之。○胡荽久食之令人多忘。○病人不可食胡荽及黃花菜。○芋不可多食動病。○妊婦食姜令子餘指。○蓼多食發心痛。○蓼和生魚食之令人奪氣陰欬疼痛。○芥菜不何共兎肉食之成惡邪病。○小蒜多食傷人心力。

食躁或躁方

豉

濃煮汁飲之。

鉤吻與芹菜相似誤食之殺人解之方 別錄云與菜莫食芹相似。

薺苨 八兩

右一味水六升煮取二升分溫二服 鉤吻生地，物無地草，以出別之。

菜中有水莫菪葉圓而光有毒誤食之令人狂亂狀如中風或吐血治之方

甘草

煮汁服之即解。

春秋二時龍帶精入芹菜中人偶食之為病發時手背腹滿痛不可忍名蛟龍病治之方

硬糖 二升

右一味日兩度服之吐出如蜥蜴三五枚差。

食苦瓠中毒治之方

鹽穰

煮汁數服之解。

豆塞熱者不可食之。○久食小豆令人枯燥。○食大豆屑忌噉猪肉。○大麥久食令人作癖。○白黍米不可同飴蜜食亦不可合葵食之。○荍麥麵多食之令人髮落。○鹽多食傷人肺。○食冷物冰人齒。○食熱物勿飲冷水。○飲酒食生苦耳令人心痛。○夏月大醉汗流不得冷水洗着身及便扇即成病。○飲酒忌久腹背令人腸結。○醉後勿飽食發寒熱。○飲酒食猪肉臥熟稻穰中則發黃。○食飴多飲酒大忌。凡水及酒照見人影動者不可飲之。○醋合酪食之令人血瘕。○食白米粥已食鹽即吐。○犀角筯攪飲食沫出及澆地墳起者食之殺人。

飲食中毒煩滿治之方

苦參 三兩　苦酒 一升

右二味煮三沸三上三下服之吐食出即差或以水煮亦得。

又方犀角湯亦佳。

貪食食多不消心腹堅滿痛治之方。

鹽 一升　水三升

右二味煮令鹽消分三服當吐出食便差。

右生入腹破人心肝亦禁水。○商陸以水服殺人。○雷蠶子傳頭瘡藥畜鬱皆死以金銀着耳邊亦銀則吐。○苦練無子者殺人。

凡諸毒多是假毒以投元知時宜煮甘草薺苨汁飲之通除諸毒藥。

華氏中藏經

華陀撰

人有不明藥爲中醫之歎。要知外科丸散。率用古方分量。故其効過于內科。此即古方不可增減之明證。余所得宋本醫學發甚多。皆足證明人改亂古書之謬。惜無深通醫理者。與其證之。嘉慶十三年太歲戊辰十月四日。孫星衍撰序于安德使署之平津館。

重校華氏中藏經序

華氏中藏經。見鄭樵通志藝文略。爲一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同云漢譙郡華陀元化撰。宋史藝文志。華氏作黃簽誤。今世傳本有八卷。吳勉學刊在古今醫統中。余以乾隆丁未年入翰林。在都。見趙文敏手寫本。卷上。自第十篇性忌回豚急已下起。至第二十九篇爲一卷。卷下。自萬應圓藥方至末爲一卷。失其中卷。審是真蹟。後歸張太史錦芳。其弟錄藥贈余。又以嘉慶戊辰年。乞假南歸。在吳門見周氏所藏元人寫本。亦稱趙寫。具有上中下三卷。而缺論診雜病必死候第四十八。及察聲色形證決死法第四十九。兩篇。合前後二本。校勘明本。每篇脫落。舛誤。凡有數百字。其方藥名件次序分量。俱經後人改易。或有刪去其方者。今以趙寫兩本爲定。此書文義古奧。似是六朝人所撰。非後世所能假託。考隋書經籍志。有華陀觀形察色。并三部脈經一卷。疑即是中卷。論診雜病必死候已下二篇。故不在趙寫本中。未敢定之。鄧處中之名不見齊傳。陳振孫亦云自言爲華先生外孫。稱此書因悉得于石函。莫可考也。序末稱甲寅秋九月序。古人亦無以干支紀歲。不著歲字者。疑其序僞作。至一卷三卷八卷分合之異。則後人所改。趙寫本。旁注有高宗孝宗廟諱。又稱有庫本。陸本異同。是依宋本手錄。元代不避宋諱。而不更其字。可見古人謹愼闕疑之意。此書四庫書既未錄存。又兩見趙寫善本。急宜刊刻以公同好。卷下萬應圓等。皆以丸散治疾。而無湯藥。古人配合藥物分量。案五藏五味。配以五行生成之數。今俗醫任意增減。不識君臣佐使。是以古

華氏中藏經序

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書。多游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忌于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過洞窟。隱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道生性貪。不悅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況濟人之道。素所好爲。所恨者未遇一法。可以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興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惜。恐異日與子爲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爲急。然後可脫子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牀上有一裨函。子自取之。速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祕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先生慄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既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效無不在神。先生未六旬。果爲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余乃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殺害。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眞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計先生遺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迺中藏經也。予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以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此序紐寫本所無。但是後人僞作。姑附存之。

廬江洞主探微真人少室山鄧處中撰

華氏中藏經卷上

漢 華佗撰 清 孫星衍校

人法於天地論第一

人者上稟天，下委地，陽以輔之，陰以佐之。天地順則人氣泰，天地逆則人氣否。是以天地有四時五行，寒暑動靜，其變也喜爲雨，怒爲風，結爲霜，張爲虹，此天地之常也。人有四肢五臟，呼吸寤寐，神氣流散，行營榮衛，發爲聲，此人之常也。陽施於形，陰慎於精，天地之同也。失其守，則蒸而熱發，否而塞生，結作癰瘤，陷作癰疽，盛而爲喘，減而爲枯，彰於面部，見於形體，天地通塞，一如此矣。故五緯盈縮，星辰差忒，日月變蝕，彗孛飛走，乃天地之災怪也。塞暄不時，則天地之蒸否也。土起石立，則天地之癰疽也。暴風疾雨，則天地之喘乏也。江河竭耗，則天地之枯焦也。醫者決之以藥，濟之以鍼，化之以道，佐之以事，故形體有可救之病，天地有可去之災。人之危厄死生，稟於天地，陰之病也，來亦緩而去亦緩，陽之病也，來亦速而去亦速。陽生於熱，熱而舒緩，陰生於寒，寒則拳急。寒邪中於下，熱邪中於上，飲食之邪中於中。人之動止本乎天地，知人者有驗於天，知天者必有驗於人。天合於人，人法於天，見天地逆從，則知人衰盛，人有百病，病有百候，候有百變，皆天地陰陽逆從而生，苟能窮究乎此，如其神耳。

陰陽大要調神論第二

天者陽之宗，地者陰之屬，陽者生之本，陰者死之基，天地之間，陰陽輔佐者人也。得其陽者生，得其陰者死。陽中之陽爲高真，陰中之陰爲幽鬼，故錯於陽者長，錯於陰者短。多熱者陽之主，多寒者陰之根，陽務其上，陰務其下，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之體輕，陰之體重，陰陽平，則天地和而人氣寧，陰陽逆，則天地否而人氣厥。故天地得其陽則炎燥，得其陰則寒凜，陽始於子前，末於午後，陰始於午後，末於子前，陰陽盛衰，各在其時，更始更末，無有休息。人能從之亦智也。金匱曰：秋分養陰，春首養陰，陽勿外閉，陰勿外侵，火出於木，水生於金，水火通濟，上下相尋，人能循此，永不湮沈，此之謂也。嗚呼凡愚，豈知是理，舉止失宜，自致其殃，外以風寒暑濕，內以飢飽勞役爲敗，敗殘正體，消亡正神，縛絆其身，死生告陳，殊不知脉有五死，氣有五生，陰家脉重，陽家脉輕，陽病陰脉則不永，陰病陽脉則不成，陽候多語，陰症無聲，多語者易濟，無聲者難榮，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陰陽運動，得時而行，陽虛則暮亂，陰虛則朝爭，朝暮交錯，其氣厥橫，死生致理，陰陽中明，陰氣下而不上，曰斷絡，陽氣上而不下，曰絕經。陰中之邪曰濁，陽中之邪曰清，火來坎戶，水到離扃，陰陽相應，方乃和平。陰不足則濟之以水母，陽不足則助之以火精，陰陽濟等，各有攀陵，上通三寸，曰陽之神路，下通三寸，曰陰之鬼程，陰常宜損，陽常宜益，居之中者陰陽勻停，是以陽中之陽，天仙賜號，陰中之陰，下鬼持名，順陰者多消滅，順陽者多長生，逢斯妙趣，無所不靈。

生成論第三

陰陽者，天地之樞機，五行者，陰陽之終始。非陰陽則不能爲天地，非五行則不能爲陰陽。故人者成於天地，敗於陰陽也。由五行逆從而生焉。天地有陰陽五行，人有血脉五臟，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五臟者肺肝心腎脾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則生成之道，循環無窮。肺生腎，腎生肝，肝生心，心生脾，脾生肺，上下榮發，無有休息。故金質至真，要論云：心生血，血爲肉之母，脾生肉，肉爲血之舍，肺屬氣，氣爲骨之基，腎應骨，骨爲筋之本，肝系筋，筋爲血之源，五臟五行，相成相生，晝夜流轉，無有始終。從之則吉，逆之則凶。天地陰陽五行之道，中含於人，人得者可以出陰陽之數，奪天地之機，悅五行之要，無終無始，神仙不死矣。

陽厥論第四

驟風暴熱，雲物飛颺，晨晦暮晴，夜炎晝冷，應寒不寒，當雨不雨，水竭土壞，時蔵大旱，草木枯悴，江河乏涸，此天地之陽厥也。暴嘔寒，忽喘促，四肢不收，二腑不利，耳聾目盲，咽乾口焦，舌生瘡，鼻流清涕，頰赤心煩，頭昏腦重，雙睛似火，一身如燒，素不能者乍能，素不欲者乍欲，登高歌笑，棄衣奔走，狂言妄語，不辨親疎，發躁無度，飲水不休，胸膈脹脹，腹與脇滿悶，背宜肉爛，煩渴消中，食不入胃，水不穿腸，驅軀暴滿，叫呼昏冒，不省人事，疼痛不知去處，此人之陽厥也。陽厥之脉，舉按有力者生，絕者死。

陰厥論第五

飛霜走雹，朝昏暮雨，雲雨飄飄，風露寒冷，當熱不熱，未寒而寒，時氣霖霪，泉生田野，山摧地裂，土壞河溢，月晦日昏，此天地之陰厥也。暴嘔卒寒，一身拘急，四肢筛擊，脣青面黑，目直口噤，心腹滿痛，頭頷搖鼓，腰腳沈重，語言蹇澀，上吐下瀉，左右不仁，大小便活，吞吐酸涎，悲憂慘慼，喜怒無常者，此人之陰厥也。陰厥

之脉舉指弱按指大者生舉按俱絕者死一身悉冷額汗自出者亦死陰厥之病過三日勿治

陰陽否格論第六

陽氣上而不下曰否陰氣下而不上亦曰否陽氣下而不上曰格陰氣上而不下亦曰格否格者謂陰陽不相從也陽奔於上則熱脾肺生其疸也其色黃赤若起於陽極也陰走於下則冰腎肝生其厥也其色青黑若發於陰極也疸爲黃疸也厥爲寒厥也由陰陽否格不通而生焉陽熱則治以水陰厥則助以火乃陰陽相濟之道耳

寒熱論第七

人之寒熱往來者其病何也此乃陰陽相勝也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又上盛則發熱下盛則發寒皮寒而燥者陽不足皮熱而燥者陰不足皮寒而寒者陰盛也皮熱而熱者陽盛也發熱於下則陰中之陽邪也發熱於上則陽中之陰邪也寒起於上則陽中之陰邪也寒起於下則陰中之陰邪也寒而頻亦多言者陽中之陰邪也熱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陽邪也寒而面青多言者陰中之陰邪也若不言者不可治也陰中之陰中者一生九死陽中之陽中者九生一死陰病難治陽病易尋診其脉候數在上則陽中之陽也數在下則陰中之陽也遲在上則陽中之陰也遲在下則陰中之陰也數在中則中熱遲在中則中寒寒用熱取熱以寒攻逆順之法從乎天地不乎陰陽也天地者人之父母也陰陽者人之根本也未有不從天地陰陽者也從者生逆者死寒之又寒熱之又熱者生金匱大要論云夜發寒者從夜發熱者逆晝發熱者從晝發寒者逆從逆之兆亦在乎審明

虛實大要論第八

病有臟虛臟實腑虛腑實上虛上實下虛下實狀各不同宜深消息腸鳴氣走足冷手寒食不入胃吐逆無時皮毛憔悴肌肉皺皺耳目昏冥語聲破散行步喘促神不收此五臟之虛也診其脉舉指而活按之而微沉在何部以斷其臟也又按之沈小弱濇短濇軟濡俱爲臟虛也虛則補益治之常情耳飲食過多大小便難胸脇滿悶肢節疼痛身體沈重頭目昏眩脣脣脹脹四肢閉塞腸中氣急皮肉不仁暴生喘乏偶作寒熱瘡疽并起悲喜時來或自疼弱或自高強氣不舒暢血不流通此臟之實也診其脉舉按俱盛者實也又長浮數疾洪緊弦大俱曰實也若在何經而斷其臟也頭疼目赤皮熱骨寒手足舒緩血氣壅塞丹瘤更生咽喉腫痛輕按之痛重按之快食飲如故口腑實也診其脉浮而實大者是也皮膚搔癢肌肉膩脹食飲不化大便滑而不止診其脉輕手按之得滑重手按之得平此乃腑實也若在何經而正其時也胸脇痞滿頭目碎痛飲食不下腦項昏重咽喉不利涕唾稠粘診其脉左右寸口沈結實大者上實也頻欬心悸舉動煩悚語聲嘶嗄脣焦口乾喘乏無力而少顏色頤頷腫滿診其左右寸脉弱而微者上虛也大小便難飲食如故腰脚沈重臍腹疼痛診其左右手脉尺中脉伏而澀者下實也大小便難飲食減退腰脚沈重如坐水中行步艱難氣上奔衝夢寐危險診其左右尺中脉滑而濇者下虛也病人脉微澀短小俱屬下虛也

上下不寧論第九

脾病者上下不寧何謂也脾上有心之母下有肺之子心者血也屬陰肺者氣也屬陽脾病則上母不寧母不寧則爲陰不足也陰不足則發熱又脾病則下子不寧子不寧則爲陽不足也陽不足則發寒脾病則血氣俱不寧血氣不寧則寒熱往來無有休息故脾如瘧也謂脾者土也心者火也肺者金也火生土土生金故曰上有心母下有肺子脾居其中病則如斯耳他臟上下皆法於此也

脉要論第十

脉者乃氣血之先也氣血盛則脉盛氣血衰則脉衰氣血熱則脉數氣血寒則脉遲氣血微則脉弱氣血平則脉緩又長人脉長短人脉短（趙寫本趙性性急則脉急性緩則脉緩反之者逆順此者從也又諸數爲熱諸遲爲寒諸緊爲痛諸浮爲風諸滑爲虛諸伏爲聚諸長爲實諸短爲虛又短濇沈遲伏皆屬陰數滑長浮緊皆屬陽陰得陰者從陽得陽者順逆之者逆陰陽消息以經而處之假令數在左手得之浮者熱入小腸得之沈者熱入於心餘皆倣此

五色（一作絕）脉論第十一

面青無右關脉者脾絕也面赤無右寸脉者肺絕也面白無左關脉者肝絕也面黃無左尺脉者腎絕也面黑無左寸脉者心絕也五絕者死夫五絕當時即死非其時則半歲死然五色雖見而五脉不見即非病者矣（以下趙寫本缺）

脉病外內證決論第十二

病風人脉胃數浮沈有汗出不止呼吸有聲者死不然則生病氣人一身悉腫四肢不收喘無時厥逆不逆脉候沈小者死浮大者生病勞人脫肛骨肉相失聲散嘔血陽事不興夢寐交侵呼吸不相從晝涼夜熱者死吐膿血者亦死其脉不數有根蒂者及頻不赤者生病腸澼者下膿血病人脉急皮熱食不入腹脹目瞑者死或一身厥冷脉沈細而不生者亦死食如故脉沈浮有力而不絕者生病熱人四肢厥脉弱不欲見人食不入利下不止者死食入四肢溫脉大語狂無睡者生病寒人狂言不寐身冷脉數喘息目直者死脉有力而不喘者生陽病人（此篇組織顛倒已趙寫本亦缺）精神顛倒寐而不惺言語失次脉候浮沈有力者生無力及食不入胃下利不定者死久病人脉大身瘦食不充腸言如不病坐臥困頓者死若飲食逆退脉小而有力言語輕嘶額無黑氣大便結澀者生大凡陽病陰證陰病陽證身瘦脉大肥人脉衰上下交雙陰陽顛倒冷熱相乘皆屬不吉從者生逆者死治療之法宜深消息

生死要論第十三

凡不病而五行絕者死不病而性變者死不病而暴語妄者死不病而暴不語者死不病而暴喘促者死不病而暴強厥（一作中）者死不病而暴目盲者死不病而暴耳聾者死不病而暴矢緩者死不病而暴腫滿者死不病而暴大小便結者死不病而暴無脉者死不病而暴昏冒如醉者死此皆內氣先盡（一作絕）故也逆者即死順者二年無有生者也

病有災惟論第十四

病有災惟，何謂也？病者，陰寒而反熱，應熱而反寒，應吐而不吐，應瀉而不瀉，應汗而不汗，應語而不語，應寐而不寐，應飲水而不水，皆曰災惟也。此乃五臟之氣不相應，從而致之矣。四逆者不治，四逆者謂主客運氣俱不得時也。

水法有六論第十五

病起於六腑者，陽之變也，或上或下，或內或外，或當在中行之極也。有能歌笑者，有能悲泣者，有能奔走者，有能呻吟者，有自委曲者，有自高賢者，有寤而不寐者，有寐而不寤者，有能食而不便利者，有不能食而便自利者，有能言而聲脉者，狀各不同，皆生六腑也。喜其通者，因以通之；喜其塞者，因以塞之；喜其水者，以水濟之；喜其冰者，以冰助之。病者之樂，慎勿逆背，亦不可強抑之也。如此從續，則十生其十，百生其百，疾無不愈矣。

火法有五論第十六

病起於五臟者，皆陰之屬也。其發也，或偏枯，或痿躄，或外寒而內熱，或外熱而內寒，或心煩膨脹，或手足拳攣，或口眼不正，或皮膚不仁，或行步艱難，或身體強硬，或吐瀉不息，或疼痛不寧，或暴無語，或久無聲，緜緜默默狀若死人。如斯之候，備出於陰，陰之盛也，陽必不足。陽之盛也，陰必不益。故前論云：陽不足則助之以火，精陰不足則濟之以水。母者是也。故喜其汗者汗之，喜其溫者溫之，喜其熱者熱之，喜其火者火之，喜其湯者湯之，溫熱湯火，亦在其宜，慎勿強之。如是則萬全其萬。水火之法，真陰陽也。治救之道，當詳明矣。

風中有五生死論第十七

風中有五者，謂肝心脾肺腎也。五臟之中，其言生死狀各不同。心風之狀，一作汗自出，而好偃仰，臥不可轉側，言語狂妄，若唇正赤者生，宜於心愈灸之。若唇面或青或黃或白或黑，其色不定，眼瞤動不休者，心絕也，不可救。過五六日即死耳。肝風之狀，青色圓目，連額上，但坐不得偃僂者，可治。若喘而目直視，脣面俱青者死。肝風宜于肝俞灸之。脾風狀，一身通黃，腹大而滿，不嗜食，四肢不收持，若手足未青而面黃者可治，不然即死。脾風宜於脾俞灸之。腎風之狀，但踞坐，而腰腳重痛也，視其脇下，未生黃點者可治，不然即死矣。腎風宜灸腎俞穴也。肺風之狀，胸中氣滿，冒昧，汗出，鼻不聞香臭，喘而不得臥者，可治。若失血及妄語者，不可治。七八日死。肺風宜於肺俞灸之。凡診其脉，滑而散者風也，緩而大，浮而緊，一作軟而弱，皆風也。中風之病，鼻下赤黑相兼，吐沫而身直者，七日死也。又中風之病，口噤筋急，脉遲者生，脉急而數者死。又心脾俱中風，則舌強不能言也。肝腎俱中風，則手足不遂也。風之厥，皆因於四時不從之氣，故爲病焉。有經絡者，有偏枯者，有失音者，有厥節者，有顛厥者，有疼痛者，有聾瞽者，有瘡癩者，有脹滿者，有喘之者，有赤白者，有青黑者，有瘡痒者，有狂妄者，皆起於風也。其脉浮虛者，自虛而得之，實大者自實而得之。弦緊者汗出而得之，喘乏者飲酒而得之，癃厥者自勞而得之。手足不中者，言語蹇澀者，房中而得之。

煙瘴者，自瘴早，一作溼而得之。關節疼痛者，因醉犯房而得之。腎皆瘡瘤者，自五味飲食冒犯禁忌而得之。千端萬狀，莫過於五臟六腑而生矣。所使之候，配以此耳。

積聚癥瘕雜蟲論第十八

積聚癥瘕雜蟲者，皆五臟六腑真氣失，而邪氣併，遂乃生焉。久之不除也，或積，或聚，或癥，或瘕，或變爲蟲，其狀各異。有能害人者，有不能害人者，有爲病緩者，有爲病速者，有移者，有痒者，有如杯塊者，勢頗不同。蓋因內外相感，真邪相犯，氣血搏，交合而成也。積者系于腑也，聚者系于臟也。癥者系于氣也。瘕者系于血也。蟲者乃血氣食物相感而化也。故積有五，聚有六，癥有十二，瘕有八，蟲有九，其名各不同也。積有心、肝、脾、肺、腎也。聚有大腸、小腸、膽、胃、膀胱、三焦之六名也。癥有勞、氣、冷、熱、虛、實、風、淫、食、藥、思、憂之十二名也。瘕有青、黃、赤、黑、血、脂、狐、蛇、鼈之八名也。蟲有伏、蛇、白、肉、肺、肝、赤、弱、蟯之九名也。爲病之說出於諸論，治療之法皆具於後。

勞傷論第十九

勞者，勞於神氣也。傷者，傷於形容也。飢飽無度則傷脾，思慮過度則傷心，色慾過度則傷腎，起居過常則傷肝，喜怒悲愁過度則傷肺。又風寒暑溼則傷于外，飲食則敗於內。發於外則病榮，發於內則病衛。榮衛經行，內外交通，而各從其晝夜也。勞於一，一起爲二，二傳於三，三通於四，四干於五，五復犯一，一至於五，邪乃深藏，真氣自失，使人肌肉消，神氣弱，飲食減，行步艱難，及其如此，雖司命亦不能生也。故調神氣論曰：調神氣，慎酒色，節起居，省思慮，薄滋味者，長生之大端也。診其脉甚數，一作緊甚，下數此甚急，甚細甚弱，甚微，甚澀，甚滑，甚短，甚長，甚浮，甚沈，甚緊，甚弦，甚洪，甚實，皆生於勞傷。

傳尸論第二十

傳尸者，非一門相染而成也。人之血氣衰弱，臟腑虛羸，中於鬼氣，內感其邪，遂成其疾也。其候或咳嗽不已，或胸脇妨悶，或肢體疼痛，或肌膚消瘦，或飲食不入，或吐利不定，或吐膿血，或嗜水漿，或好歌詠，或愛悲愁，或癲風狂，一作發歌，或使消艱難，或因酒食而遇，或因風雨而來，或問病弔喪而得，或朝走暮遊而逢，或因氣聚，或因血行，或露臥於田野，或偶會於園林，種此病死之氣，染而爲疾，故曰傳尸也。治療之方備於篇末。

論五臟六腑虛實寒熱生死逆順之法第二十一

夫人有五臟六腑，虛實、寒熱、生死、逆順，皆見於形證脉氣。若非診察無由識也。虛則補之，實則瀉之，寒則溫之，熱則涼之，不虛不實以經調之。此乃良醫之大法也。其于脉證，具如篇末。

論肝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脉證之法第二十二

肝者，與腑爲表裏，是厥陰少陽是其經也。主于春，春乃萬物之始生，其氣嫩而軟，虛而寬，故其脉弦，軟不可發汗，窮則不可下。弦長曰平，反此曰病。脉虛而弦，是謂太過，病在外，太過則令人善忘，忽忽眩冒，實而微，是謂不及，病在內，不及則令人胸痛，引兩脇，脹滿，大凡肝實則引兩脇，下痛引小腹，令人本經此五字，喜怒，

虛則如人將捕之.其氣逆.則頭痛.耳聾.頰赤.一作腫 其脉.沈之而急.浮之亦然.主脇肋一作支 滿.小便難.頭痛.目眩.其脉急甚.惡言.微急.氣在胸脇下.緩甚.嘔逆.微緩.水痺.大急.內癰.吐血.微大.筋痺.小甚.多飲.微大本作小.消癉.一本作痺 滑甚.頹疝.微滑.遺溺.澁甚.流飲.微澁.瘲攣.變也.此二字本無 又肝之積氣在脇.久不發爲咳逆.或爲痎瘧也.虛則夢花草茸茸.實則夢山林茂盛.肝之病.旦喜.一作慧 晚甚.夜靜.肝病.則頭痛脇痛.此二字本無 目眩.肢滿.囊縮.小便不通.一作利 十日死.又身熱惡寒.四肢不擧.其脉當弦長而急.反短而澁.乃金剋木也.十死不治.又肝中寒.則兩臂痛不能擧.舌本燥.多太息.胸中痛.不能轉側.其脉.左關上遲而澁者是也.肝中熱.則喘滿而多怒.目疼.腹脹滿.不嗜食.所作不定.睡中驚悸.眼赤視不明.其脉.左關陰實者是也.肝虛冷.則脇下堅痛.目盲臂痛.發寒熱如瘧狀.不欲食.婦人則月水不來.而氣急.其脉左關上沈而弱者是也.

論膽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脉證之法第二十三.

膽者中正之腑也.號曰將軍.決斷出焉.言能喜怒剛柔也.與肝爲表裏.足少陽是其經也.虛則傷寒.寒則恐畏.頭眩不能獨臥.實則傷熱.熱則驚悸.精神不守.臥起不寧.又玄水發.則其根在于膽.先從頭面起.腫至足也.又肝欬久不已.則傳邪入于膽.嘔清苦汁也.又膽病則喜太息.口苦.嘔清汁.一作宿汁 心中澹澹恐.如人將捕之.咽中介介然數唾.又膽脹.則舌一作脇 下痛.口苦太息也.邪氣客于膽.則夢鬬訟.其脉診在左手關上.浮而得之者.是其部也.膽實熱.則精神不守.又膽熱則多睡.膽冷則無眠.又左關上脉.陽微者膽虛也.陽數者膽實也.陽虛者膽絕也.

論心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脉證之法第二十四

心者五臟之尊號.帝王之稱也.與小腸爲表裏.神之所舍.又主于血.屬于火.王于夏.手少陰是其經也.凡夏脉鉤.來盛去衰.故曰鉤.反此者病.來盛去亦盛.此爲太過.病在外.來衰去盛.此爲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身熱而骨痛.口瘡.舌焦.引水.不及.則令人煩躁.一作心 上爲欬唾.下爲氣泄.其脉來累累如連珠.如循琅玕.曰平.脉來累累一本無此四字一作喘喘 連屬.其中微曲.曰病.來前曲後倨.如操帶鉤.曰死.又思慮過多.則怵惕.怵惕傷心.心傷則神失.神失則恐懼.又眞心痛.手足寒.過節五寸.則旦得夕死.夕得旦死.又心有水氣.則痺.氣滯.身腫.不得臥.煩而躁.其陰腫也.又心中風.則翕翕一作發 發熱.不能行立.心中飢而不能食.食則吐嘔.夏心王.左手寸口脉.洪浮大而散.曰平.反此則病.若沈而滑者.水來克火.十死不治.弦而長者.木來歸子.其病自愈.緩而大者.土來入火.爲微邪相干.無所害.又心病.則胸中痛.四肢一作脇 滿脹.肩背臂膊皆痛.虛則多驚悸.惕惕然無眠.胸腹及腰背引痛.喜一作驚 悲.時眩仆.心積氣.久不去.則苦憂煩.心中痛.實則喜笑不息.夢火發.心氣盛.則夢喜笑及恐畏.邪氣客于心.則夢山邱煙火.心脹.則心煩短氣.夜臥不寧.心腹痛.懊憹.腫.氣來往上下行.痛有時休作.心腹中熱.喜水.涎出.是蚘蛟一本作蚘咬是蚘字 心也.心病則曰中甚.夜半甚.平旦靜.又左手寸口脉.大甚.則手內熱赤.一作腫 腫太甚.則胸中滿而煩.澹澹面赤目黃也.又心病.則先心痛而咳不止.關膈一作格 不通.身重不已.三日死.心虛則畏人.瞑目欲眠.精神不倚.魂魄妄亂.心脉.沈小而緊.浮主氣喘.若心下氣堅實不下.喜咽乾.手熱.煩滿.多忘.太息.此得之思憂太過也.其脉急甚.則發

狂笑.微緩則吐血.大甚則喉閉.一作痺 微大則心痛引背.善淚出.小甚則噦.微小則笑.消癉.一作痺 滑甚則爲渴.微滑則心疝引臍.腹一作鳴 鳴.澀甚則瘖不能言.微澀則血溢.手足厥.耳鳴.癲疾.又心脉搏堅而長.主舌強不能語.一作言 軟而散.當慴怯不食也.又急甚則心疝.臍下有病形.煩悶少氣.大熱上煎.又心病.狂言汗出如珠.身厥冷.其脉當浮而大.反沈濡而滑甚.色當赤.今反黑者.水剋火.十死不治.又心之積.沈之而空空然.時上下往來無常處.病胸滿悸.腹中熱.頰一作面 赤.咽乾.心煩.掌中熱.甚則嘔血.夏差.一本作差 冬甚.宜急療之.止于旬日也.又赤黑色入口.必死也.面黃目赤者.亦不一作死 死.赤如衃血亦死.又憂恚思慮太過.心氣內索.其色反和而盛者.不出十日死.扁鵲曰.心絕.則一日死.色見凶多.而人雖健敏.名爲行尸.一歲之中.禍必至矣.又其人語聲前寬而後急.後聲不接前聲.其聲濁惡.其口不正.冒昧喜笑.此風入心也.又心傷則心壞.爲水所乘.身體手足不遂.骨節解.舒緩不自由.下利無休息.此疾急宜治之.不過十日而亡也.又笑不待呻而復憂.此水乘火也.陰繫于陽.陰起陽伏.伏則生熱.熱則生狂.冒昧妄亂.言語錯誤.不可採問.一作悶 心已損矣.扁鵲曰.其人脣口赤.即可治.青黑即死.又心瘧.則先煩一作悶 而後渴.翕翕發熱也.其脉浮緊而大者是也.心氣實.則小便不利.腹滿.身熱而重.溫溫欲吐.吐而不出.喘息急.不安臥.其脉左寸口與人迎皆實大者是也.心虛則恐懼多驚.憂思不樂.胸腹中苦痛.言語戰慄.惡寒.恍惚.面赤目黃.喜衄血.診其脉.左右寸口兩虛而微者是也.

論小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脉證之法第二十五

小腸者受盛之腑也.與心爲表裏.手太陽是其經也.心與一本無此二字 小腸絕者.六日死.絕則髮直如麻.汗出不已.不得屈伸者是也.又心咳一本作病 久不已.一本無此二字 則傳小腸.小腸欬.則氣欬俱出也.小腸實.則傷熱.熱則口生瘡.虛則生寒.寒則泄膿血.或泄黑水.其根在小腸也.又小腸寒.則下腫重.有熱.久不出.則漸生痔疾.有積.則當暮發熱.明旦而止也.病氣發.則令人腰下重.食則窘迫而便難.是其候也.小腸脹.則小腹䐜脹.引腰而痛也.厥邪入小腸.則夢聚井邑中.或咽痛頷腫.不可回首.肩如拔.一作杖 腳如折也.又黃帝曰.心者主也.神之舍也.其臟周密而不傷.傷神去.神去則身亡矣.故人心多不病.病即死.不可治也.惟小腸受病多矣.又左手寸口陽絕者.無小腸脉也.六日死.病臍痺.小腹中有疝瘕也.左手寸口脉實大者.小腸實也.有熱邪則小便赤澀.又實熱.則口生瘡.身熱去來.心中煩滿.體重.又小腸主于舌之官也.和則能言.而機關利健.善別其味也.虛則左寸口脉浮而微軟弱.不禁按.病爲驚狂無所守.下空空然.不能語者是也.

論脾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脉證之法第二十六

脾者土也.諫議之官.主意與智.消磨五穀.寄在其中.養于四旁.王于四季.正王長夏.與胃爲表裏.足太陰是其經也.扁鵲曰.脾病.則面色萎黃.實則舌強直.不嗜食.嘔逆.四肢緩.虛.則精不勝.元氣乏失.溺不能自持.其脉來似水之流.曰太過.病在外.其脉來如鳥之距.曰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四肢沈重.語言蹇澀.不及.令人中滿不食.乏力.手足緩弱不遂.涎引口中.一作出 四肢腫脹.溏泄.一作瀉 不時.或中飲食.脾脉來而和柔.去似雞距踐地.曰平.脉來實而滿稍數.如雞舉足.曰病.又如鳥一作雀 之啄.如鳥之距.如屋之漏.曰死.

中虛則翕翕發熱狀若醉人腹中煩滿皮肉瞤瞤短氣者是也王時其脈阿阿然緩曰平反弦急者肝來尅脾鬼相遇大因之兆反微濇而短者肺來乘脾不治而自愈反沈而滑者腎來從脾亦爲不妨反浮而洪心來生脾不爲疾耳脾病面黃體重失便目直視脣反張手足爪甲青四肢逆吐食百節疼痛不能舉其脈當浮大而緩今反弦急其色當黃而反青是十死不治也又脾病其色當黃而反青是十死不治也體重肢節痛大便硬小便不利其脈微緩而長者可治脾氣虛則大便溏小便利汗出不止舌液注下爲五色注利下也此四字疑是注文又積□□久不愈則四肢不收黃疸飲食下穀肌肉氣滿脹而喘不定也又脾實則時夢築垣塞屋脾益則夢歌樂虛則夢飲食不足厥邪客于脾則夢大澤邱陵風雨壞屋脾脹則善噦四肢急體重不食善噫脾病則目眵黑平旦甚日中持下晡靜脈急甚則痺痛微急則胸脇中不利食入而還出脈緩澁則痿厥微緩則風痿四肢不收大甚則擊仆微大則脾痛氣喜大膿血在胃腸之外小甚則寒熱作微小則消癉滑甚則頹痛微滑則蠱毒腸鳴中熱濇甚則腸澼微濇則內消下膿血脾脈之至也大而虛則有積氣在腹中有厥氣名曰厥逆女子同法得之四肢汗出當風也脾絕則十日死又臍出凸一作者亦死脣焦枯無紋理而青黑者脾先絕也脾病面黃目赤者可治青黑色入口則半歲死色如枳實者一作月死吉凶休否一作皆見其色出于部分也又口緊脣黑四肢重如山不能自收持大小便利無休歇食飲不入七日死又脣雖痿黃語聲嚶嚶者可治脾病瘧氣久不去腹中痛鳴徐徐熱汗出其人本意寬緩今忽反常而嗔怒正言而鼻笑不能答人者此不過一月禍必至矣又脾中寒熱則皆使人腹中痛不下食又脾病則舌強語澀轉筋卵縮奎陰股引髀痛身重不思食鼓脹變則水泄不能臥者死不治也脾正熱則面黃目赤季脇痛滿也寒則吐涎沫而不食四肢痛滑泄不已乎足厥甚則顛慄如瘧也隔病之時要在明證詳脈然後投湯丸求其痊損耳

論胃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二十七

胃者腑也又名水穀之海至脾爲表裏胃者人之根本也胃氣壯則五臟六腑皆壯足陽明是其經也胃氣絕則五日死實則中脹便難肢節疼痛不下食嘔吐不已虛則腸鳴脹滿引水腸澼寒則腹中痛不能食冷物熱則面赤如醉人四肢不收持不得安臥語狂目亂便硬者是也病甚則腹脹脹滿吐逆不入食當心痛上下不通惡聞食臭嬰人語振寒喜伸欠胃中熱則脣黑熱甚則登高而歌棄衣而走顛狂不定汗出額上鼽衄不止虛極則四肢腫滿胸中短氣穀不化中消也胃中風則濇泄不已胃不足則多飢不消食病人鼻下平則胃中病渴者不可治一本無上十三字作胃可治胃脈博堅而長其色黃亦者當病折腰一作脈其脈軟而散者病食痺左關上脈浮而大者虛也浮而短濇者實也浮而微滑者亦虛也浮而遲者寒也浮而數者實也虛實寒熱生死之法察而端詳則成神妙也

論肺臟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二十八

肺者魄之舍生氣之源號爲上將軍乃五臟之華蓋也外發皮毛內榮腸胃與大腸爲表裏手太陰是其經也肺氣通于鼻和則能知香臭矣有寒則嚏欬本作有病則喜欬實則鼻流清涕凡虛實寒熱則皆使人喘嗽

實則夢刀兵恐懼肩息胸中滿虛則寒生熱一作欬一作喘息利下少氣力多悲慼王于秋其脈浮而毛曰平又浮而短濇者肺脈也其脈來毛而中央堅兩頭虛一作虛同太過病在外其脈來毛而微曰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氣逆胸滿背痛不及則令人喘呼而欬一作上氣見血下聞病音又肺脈紙紙孔孔如落榆莢曰平來不上不下如循雞羽曰病來如物之浮如風吹鳥背上毛者死眞肺脈至大而虛又如以毛羽中人皮膚其色赤其毛折者死又微毛曰平毛多曰病毛而眩者曰本病眩甚曰即病又肺病吐衄血皮熱脈數頰赤者死也又久欬而見血身熱而短氣脈當濇今反浮大色當白今反赤者火刑金十死不治也肺病喘嗽身但寒無熱脈遲微者可治秋王于肺其脈當浮濇而短曰平而反洪大而長是火刑金亦不可治又得軟而滑者腎來乘肺不治自愈反浮大而緩者是脾來生肺不治而差反弦而長者是肺被肝從爲微邪雖病不妨虛則不能息耳重嗌乾喘嗽上氣胸背痛有積則脇下脹滿中風則口燥而喘身運而重汗出而冒悶其脈按之虛弱如葱葉下無根者死中熱則唾血其脈洪緊浮數芤滑皆失血病此由燥擾嗔怒勞傷得之氣鬱結所爲也肺脹則其人喘嗽而目如脫其脈浮大者是也又肺痿則吐涎沫而咽乾欲飲者爲愈不飲則未差又嗽而遺溺者上虛不能制下也其脈沈濁者病在內浮清者病在外肺死則鼻孔開而黑枯喘而目直視也又肺絕則十二日死其狀足滿瀉痢不覺出也面白目青此謂飢經此雖天命亦不可治又飲酒當風中于肺則嗽喘悶見血者不可治無血者可治面黃目白者可治肺病頰赤者死又言音喘急短氣好唾一作此爲眞鬼相害十死十百死百大逆之兆也又陽氣上而不降爲於肺肺自結邪脹滿喘急狂言瞋目非常所說而口鼻張大小便頓俱脹飲水無度此因熱傷于肺肺化爲血不可治則半歲死又肺痿使人心寒寒甚則發熱寒熱往來休作不定多驚嗽喘如有所見者是也其脈浮而緊又滑而數又遲濇而小皆爲肺痿之脈也又其人素聲濁而緩者暴不響亮而拖氣用力言語難出視不轉睛雖未爲病其人不久又肺病實則上氣喘急嗽嗽身熱脈大也虛則力乏喘促右脇脹語言氣知一作者是也又乍寒乍熱鼻塞頰赤面白皆肺病之候也

論大腸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二十九

大腸者肺之腑也爲傳送之司號監倉之官肺病久不已則傳入大腸手陽明是其經也寒則泄熱則結絕則泄利無度利絕而死也熱極則便血又風中大腸則下血又實熱則脹滿而大便不通虛寒則滑泄不定大腸乍虛乍實乍來乍去寒則濇泄熱則垢重有積物則寒慄而發熱有如瘧狀也積冷不去則當臍而痛不能久立痛已則泄白物是也虛則喜滿喘嗽而喉咽中如核妨矣

華氏中藏經卷中

論腎藏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三十

腎者精神之舍，性命之根，外通於耳，男以閉精，女以包血，與膀胱爲表裏，足少陰太陽是其經也。腎氣絕則不榮其天命而死也。王於冬，其脈沈濇曰平，反此者病。其脈彈石，名曰太過，病在外，其去如數者爲不及，病在內。太過則令人解㑊，脊脈痛而少腹滿，小便滑，（本云心如懸，少腹滿，小便滑。）變赤黃色也。又腎脈來，喘喘累累如鉤，按之而堅曰平。又來如引葛，按之益堅曰病，來如轉索，辟辟如彈石曰死。又腎脈，但石無胃氣亦死。腎有水，則腹大，臍腫，腰重，痛不得溺，陰下濕如牛鼻頭汗出者爲逆寒。大便難，其面反瘦也。腎病手足逆冷，面赤目黃，小便不禁，骨節煩痛，小腹結痛，氣上衝心，脈當沈細而滑，今反浮大而緩，其色當黑，其今反者，是土來克水，爲大逆，十死不治也。又腎病，面色黑，其氣虛弱，翕翕少氣，兩耳若聾，精自出，飲食少，小便濇，膝下冷，其脈沈滑而遲，爲可治。又冬脈沈濇而滑曰平，反浮濇而短，肺來乘腎，雖病易治。反弦細而長者，肝來乘腎，不治自愈。反浮大而洪，心來乘腎，不爲害。腎病，腹大脛腫，喘欬，身重，緩汗出，恍風，虛則胸中痛，大腹小腹痛，清厥，意不樂也。陰邪入腎，則骨痛，腰上引項脊，背瘦，此皆舉重用力，及遇房汗出當風，浴水，或久立則傷腎也。又其脈急甚則腎痿癃疾，微急則沈厥奔豚，足不收，緩甚則折脊，微緩則洞泄，食不化，入咽還出，大甚則陰痿，微大則石水起臍下至小腹，其腫堆堆然，而上至胃脘者，死，不治。小甚則洞泄，微小則消瘅，滑甚則癃癲，微滑則骨痿，坐弗能起，目視見花，濇甚則大藝寒，微濇則不月疾，脊又其脈之至也，上堅而大，有膿氣，在陰中及腹內，名曰腎癉，得之因浴冷水而臥，脈來沈而大堅，浮而緊，苦手足骨節厥陰痿不起，腰背痠，小腹脛，心下水氣時脹滿而洞泄，此皆浴水中，身未乾而合房得之也。虛則夢舟溺人，得其時，夢伏水中，若有所畏，寒寒則夢腰脊腫解，不相屬，厥邪客於腎，則夢臨深投水中，腎脹，則腹痛滿，引背快快然，腰痛，腎病，夜半患四季甚，下晡靜，腎生病，則口熱舌乾，咽腫，上氣，嗌乾，及心煩而痛，頁痛，腸澼，痿厥，腰脊背急痛，嗜臥，足下熱而痛，胻酸，病久不已，則腿筋痛，小便閉，而兩脇脹，支滿，目盲者死。腎之積，苦腰脊相引而痠，飢見飽，減，此腎中寒結在臍下也。諸積大法，其脈來細軟而附骨者是也。又面黑目白，腎已內傷，八日死。又陰縮，小便不出，出而不快者，亦死。又其色黃黃，連耳左右，其人年三十許，百日死。若偏在一邊，一月死。實，則煩悶，臍下重，熱則口舌乾焦，而小便赤黃，寒則陰中與腰脊俱痠，而黑耳乾，噦而不食，或嘔血者是也。又喉中鳴，坐而喘欬，唾血出，亦爲腎虛，寒氣欲絕也。寒熱虛實既明，詳細調救，卽十可十全之道也。

論膀胱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三十一

膀胱者津液之腑，與腎爲表裏，號曰水曹掾，又名玉海，足太陽是其經也。總通於五腑，所以五腑有疾，卽總膀胱，膀胱有疾，卽應胞囊也。傷熱，則小便不利，熱入膀胱，則其氣急，而苦小便黃澀也。膀胱寒則小便數而清也。又石水發，則其根在膀胱，四肢瘦小，其腹脹大者是也。又膀胱欬久不已，則傳入三焦，腸滿而不欲飲食也。然上焦主心肺之病，人有熱則食不入胃，寒則精神不守，泄利不止，語聲不出也。實則上絕於心氣不行也。虛則引起氣之于肺也。其三焦之氣和，則五臟六腑皆和，逆則皆逆。膀胱中有厥陰氣，則夢行不快，滿脹，則小便不下，臍下重悶，或尻痛也。絕則三日氣死，時雞鳴也。其三焦之論，備云于後。

論三焦虛實寒熱生死逆順脈證之法第三十二

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號曰中清之腑，總領五臟六腑，榮衛經絡，內外左右上下之氣也。三焦通，則內外左右上下皆通也。其於周身，灌體，和內調外，榮左養右，導上宣下，莫大於此者也。又名玉海，水道，上則曰三焦，中則名霍亂，下則曰走哺，名雖三而歸一，有其名而無形者也。亦號曰孤獨之腑，而衛出於上，榮出於中，上者絡脈之系也，中者經脈之系也，下者水道之系也。亦又屬膀胱之宗始，主通陰陽，調虛實，呼吸有病，則苦腹脹氣滿，小腹堅，溺而不得，便而窘迫也。溢則作水，甚則爲脹，是太陽是其經也。又上焦實熱，則額汗出，而身無汗，飲食而氣不利，舌乾口焦，咽塞之類，腹脹，時時脇肋痛也。寒則不入食，吐酸水，胸背引痛，噫乾，津不納也。實則食已還出，膨膨然不樂，虛則不能制下，遺便溺而頭面腫也。中焦實熱，則上下不通，腹脹而噫欬，下氣不上，上氣不下，關格而不通也。寒則下痢不止，食飲不消，而中滿也。虛則腸鳴鼓脹也。下焦實熱，則小便不通，而大便難，苦重痛也。虛寒則大小便泄，下而不止。三焦之氣和，則內外和，逆則內外逆。故云三焦者人之三元之氣也，宜修養矣。

論瘴第三十三

痺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臟腑之爲也入腑則病淺易治入臟則病深難治而有風痺有寒痺有濕痺有熱痺有氣痺而又有筋肉血肉氣之五痺也大凡風寒暑濕之邪入於肝則名筋痺入於腎則名骨痺入於心則名血痺入於痺則名肉痺入於肺則名氣痺或病則同其治乃異痺者閉也五臟六腑咸於邪氣鬱於真氣閉而不仁故曰痺病或痛或搔或淋或急或緩而不能收持或拳而不能舒張或行立艱難或言語澀澀或半身不遂或四肢拳縮或口眼偏邪或手足欲側或能行步而不能言語或能言語而不能行步或左偏枯或右變癱或上不通於下或下不通於上或大腑閉塞一作便秘或左右手疼痛或得疾而即死或感邪而未亡或喘滿而不寐或昏冒而不醒種種諸症皆出於痺也痺者風寒暑濕之氣中於人則使之然也其於脈候形證治療之法亦各不同焉

論氣痺第三十四

氣痺者愁憂思喜怒過多則氣結於上久而不消則傷肺肺傷則生氣漸衰則邪氣愈勝留於上則胸膈痺而不能食注於下則腰腳重而不能行攻於左則左不遂衝於右則右不仁貫於舌則不能言遣於腸中則不能溺變而不散則痛流而不聚則麻真經既損難以醫治邪氣不勝易爲疼愈其脈右手寸口沈而遲澀者是也宜節憂思以養氣慎經一作喜怒以全真此最爲良法也

論血痺第三十五

血痺者飲酒過多懷濕太盛或寒折於經絡或濕犯於榮衛因而血搏遂成其咎故使人血不能榮于外氣不能養于內內外已失漸漸消削左先枯則右不能舉右先枯則左不能伸上先枯則上不能制于下下先枯則下不能尅于上中先枯則不能通疎百證千狀皆失血也其脈左手寸口脈結而不流利或如斷絕者是也

論肉痺第三十六

肉痺者飲食不節膏粱肥美之所爲也脾者肉之本脾氣已失則肉不榮肉不榮則肌膚不滑澤肌肉不滑澤則腠理疎則風寒暑濕之邪易爲入故久不治則爲肉痺也肉痺之狀其先能食而不能充悅四肢緩而不收持者是也其右關脈舉按皆無力而往來澀者是也宜節飲食以調其臟常趨居以安其脾然後依經補瀉以求其愈閑

論筋痺第三十七

筋痺者由怒叫無時行步奔急淫邪傷肝肝失其氣因而寒熱所客久而不去流入筋脅則使人筋急而不能行步舒緩也故曰筋痺宜活血以補肝溫氣以發腎然後服餌湯丸治得其宜即疾瘳已不然則害人矣其脈左關中弦急而數浮沈有力者是也

論骨痺第三十八

骨痺者乃嗜慾不節傷於腎也腎氣內消則不能關禁不能關禁則中上俱亂中上俱亂則三焦之氣痞而不通三焦痞而飲食不精粕飲食不精粕則精氣日衰精氣日衰則邪氣妄入邪氣妄入則上衝心舌

上衝心舌則爲不語中犯脾胃則爲不充下流腰膝則爲不遂傍攻四肢則爲不仁寒在中則脈遲熱在中則脈數風在中則脈浮濕在中則脈濡虛在中則脈滑其證不一要在詳明治療法列于後章

論治中風偏枯之法第三十九

人病中風偏枯其脈數而而乾黑黧手足不遂語言蹇澀治之奈何在上則吐之在中則瀉之在下則補之在外則發之在內則溫之按之熨之也吐謂出其涎也瀉謂通其塞也補謂益其不足也發謂發其汗也溫謂驅其淫也按謂散其氣也熨謂助其陽也治之各合其宜安可一揆在求其本脈浮則發之脈滑則吐之脈伏而澀則瀉之脈緊則溫之脈遲則熨之脈閉則按之要察其可否故不可一揆而治者也

論五丁狀候第四十

五丁者皆由喜怒憂思衝寒冒熱恣飲醇酒多嗜甘肥毒魚酢醬色慾過度之所爲也蓄其毒邪沒清臟腑久不攝散始變爲丁其名有五一曰白丁二曰赤丁三曰黃丁四曰黑丁五曰青丁白丁者起於右鼻下初起如粟米根赤頭白或頭麻或痛搔使人憎寒頭重狀若傷寒不欲食胸脇滿悶喘促昏冒者死未者可治此疾不過五日禍必至矣宜急治之赤丁在舌下根頭俱赤發痛舌本硬不能言多煩悶恍惚多渴引飲一作水不休小便不通發狂者死未者可治此疾不過七日禍必至也不可治矣人人小見皆能患也黃丁者起于脣齒邊其色黃中有黃水發則令人多熊一作食而逆復一作出手足痲木涎出不止腹脹而煩多睡不寤者死未者可治黑丁者起於耳前狀如瘰疬其色黑長減不定使人牙齒急腰脊痛膝不仁不然即痛亦不出三歲禍必至矣不可治也此由腎氣漸絕故也宜慎慈事青丁者起于目下始如瘤瘤其色青硬如石使人目昏昏然無所見多恐怪傷睡不安寧久不已則令人目盲或脫精有此則不出一年禍必至矣白丁者其根在肺赤丁者其根在心黃丁者其根在脾黑丁者其根在腎青丁者其根在肝五丁之候一作疾最爲巨疾一作病不可不察也治療之法一一如左本作本無之今附下卷之末

論瘻疽瘡腫第四十一

夫瘻疽瘡腫之所作也皆五臟六腑畜毒不流則生本作皆有矣非獨因榮衛壅塞而發者也其行也有處其主也有歸假令發于喉舌者心之毒也發于皮毛者發于肌肉者脾之毒也發于骨髓者腎之毒也發于下者陰中之毒也發于上者陽中之毒也發于外者六腑之毒也發于內者五臟之毒也故內曰壞外曰潰上曰從下曰逆發于上者得之速發于下者得之緩盛于六腑則易治盛于五臟則難療也又近骨者多冷近虛者多熱近骨者久不愈則化血成蠱近虛者久不愈則傳氣成漏成蠱則多痛而少瘡或先瘡後痛成漏則多痛而少瘡或不瘡或不痛內虛外實者多痛而少瘡外虛內實者多瘡而少痛血不止者則多死膿疾潰者則多生或吐逆無度飲食不時皆瘻疽之使然也種候萬一多一作端要憑詳治療之法列在後篇

論腳弱狀候不同第四十二

人之病腳氣與氣腳之爲異何也謂人之喜怒憂思寒熱邪毒之氣自內而注入于腳則名氣腳也風寒

暑濕邪毒之氣。從外而入于脚膝。漸傳於內。則名脚氣也。然內外皆以邪乖正。故使人病形頗相類例。其於治療。亦有上下先後也。故分別其目。若一揆而不察其由。則無埋致其瘝也。夫喜怒憂思寒熱邪毒之氣。流入肢節。或止於脚膝。其狀類諸風。歷節。偏枯。癡腫之證。但入于脚膝。則謂之氣脚也。若從外而入于足。從足而入腹者。乃謂之脚氣也。氣脚者。先治內而次治外。脚氣者。先治外而次治內。實者利之。虛者益之。又人之病。脚氣多者何也。謂人之心肺二經。起于手。脾腎肝三經。起于足。手則清邪中之。足則濁邪中之。人身之苦者手足耳。而足則最重艱苦。故風寒暑濕之氣。多中於足。以此脚氣之病多也。然而得之病者。從漸而生。疾。但始萌而不悟。悟亦不曉。醫家不爲脚氣。將爲別疾。治療不明。因循至大。身居危地。本從微起。浸成巨候。流入臟腑。傷於四肢。頭項。腹背也。而疾未甚。終不能知覺也。特因他而作。或如傷寒。或如中暑。或腹背疼痛。或肢節不仁。或語言錯亂。或精神昏昧。或時喘乏。或暴盲聾。或飲食不入。或臟腑不通。或氣急不遂。或舒緩不收。或口眼牽搐。或手足顫掉。種種多狀。莫有達者。故使患者束手受病。死無告陳。仁者見之。豈不傷哉。今述始末。略示後學。請深消息。至如醉入房中。飽眠露下。當風取涼。對月貪歡。沐浴未乾。而熟睡。房室纔能而衝軒。久立於低濕。久佇於水涯。冒雨而行。清寒而凝。勞傷汗出。食飲悲生。犯諸禁忌。因成疾矣。其於不正之氣。中於上則害於頭目。害於中則蠱於心腹。形於下則累於腰脚。及於勞則妨於肢節。千狀萬證。皆屬于氣脚。但起於脚膝。乃謂脚氣也。形候脉證。亦在詳明。其脉浮而弦者。起於風。濡而弱者。起於濕。洪而數者。起於熱。遲而澀者。起於寒。滑而微者。起於虛。牢而堅者。起於實。在於上則由於上。在於下則由於下。在於中則生於中。結而因氣。散則因愛。緊則因怒。緩則因悲。風者汗之而愈。濕者溫之而愈。熱者解之而愈。寒者熨之而愈。虛者補之。實者瀉之。氣者流之。愛者寬之。怒者悅之。悲者和之。能通此者。乃謂之良醫。又脚氣之病。傳於心腎。則十死不治。入心則恍惚忘謬。嘔吐。食不入。眠不安寧。口眼不定。左手寸口手脉乍大乍小。乍有乍無者。是也。入腎。則腰脚俱腫。小便不通。呻吟不絕。目額皆見黑色。氣時上衝胸腹而喘。其左手尺中脉絕者是也。切宜詳審矣。

論水腫脉證生死候第四十三

人中百病。難療者莫過於水也。水者腎之制也。腎者人之本也。腎氣壯則水還於海。腎氣虛則水散於皮。又三焦壅塞。榮衛閉格。血氣不從。虛實交變。水隨氣流。故爲水病。有腫於頭目者。有腫於腰脚者。有腫於四肢者。有腫於雙目者。有因嗽而發者。有因勞而生者。有因凝滯而起者。有因虛乏而成者。有因五臟而出者。有因六腑而來者。類目多穢。而狀各不同。所以難治者。由此百狀。人難覺達。凝滯其端。則又苦人以嬌恣不循理法。觸冒禁忌。非能備矣。故人中水疾。死者多矣。水有十名。具於篇末。一曰青水。二曰赤水。三曰黃水。四曰白水。五曰黑水。六曰玄水。七曰風水。八曰石水。九曰裏水。十曰氣水。青水者。其根起於肝。其狀先從面腫。而漸行一身也。赤水者。其根起於心。其狀先從胸腫起也。黃水者。其根起於脾。其狀先從腹腫也。白水者。其根起於肺。其狀先從脚腫。而上氣喘嗽也。黑水者。其根起於腎。其狀先從足趺腫。玄水者。其根起于臍。其狀先從臍面起腫而至足者。是也。風水者。其根起於胃。其狀先從四肢起。腹滿大而通身腫也。石水者。其根在膀胱。其狀起臍下而腹獨大。是也。裏水者。其根在小腸。其狀先從小腹。脹而不腫。漸漸而腫也。（又注云。一作小腹脹而暴腫也。）氣水者。其根在大腸。其狀乍來乍去。乍盛乍衰者。是也。此良由上下不通。關竅不利。氣血搏格。陰陽不調。而致之也。其脉洪大者可治。微細者不可治也。又消渴之疾久不愈。令人患水氣。其水隨時發散。歸於五臟六腑。則生爲病也。消渴者。因冒風衝熱。饑飽失節。飲酒過甚。嗜慾傷類。或飼金石。久而積成。便之然也。

論諸淋及小便不利第四十四

諸淋與小便不利者。皆由五臟不通。六腑不和。三焦猝澀。榮衛耗失。旨熱飲酒。過醉入房。竭散精神。勞傷氣血。或因女色興而敗精不出。或因迷荒不已。而真髓多輸。或慾情不次。或思慮未寧。或飢飽過時。或奔馳殘定。或隱忍大小便。或發泄久興。或寒入膀胱。或暑中胞囊。傷茲不慎。致起斯疾。狀候變異。名亦不同。則有冷熱氣勞膏砂虛實之八種耳。冷淋者。小便數。色白如泔也。熱淋者。小便澀。而色赤如血也。氣淋者。臍腹滿悶。小便不通利而痛也。勞淋者。小便淋瀝不絕。如水之滴漏而不斷絕也。膏淋者。小便中出物如脂膏也。砂淋者。腹臍中隱痛。小便難。其痛不可忍。須臾從小便中下如砂石之類。有大者如皁子。或赤或白。（一作黃。）色澤不定。此由腎氣弱而貪於女色。房而不泄。泄而不止。虛傷真氣。邪熱漸強。結聚而成砂。又如以水煮鹽。火大水少。鹽漸成石之類。謂腎者水也。鹹歸於腎。水消於下。虛熱日甚。煎結而成。此非一時而作也。蓋遠久乃發。成即五歲。敗即三年。壯人五臟禍必至矣。宜乎急攻。八淋之中。唯此最危。其脉盛大而實者可治。虛小而澀者不可治。虛者謂腎與膀胱俱虛。而精滑夢泄。小便不禁者也。實則謂經絡閉澀。水道不利。而莖痛腿酸者也。又諸淋之病。與淋相從者活。反者死。因治療之際。亦在詳酌耳。

論服餌得失第四十五

石之與金。有服餌得失者。蓋以其宜與不宜也。或草或木。或金或石。或單方得力。或雜隊獲功。或金石發而致斃。或草木勢助而能全。其驗不一者何也。基本實者。得宣通之性。必延其壽。基本虛者。得補益之情。必長其年。虛而過瀉。實乃更增。千死其千。萬發其萬。則決然也。又有年少之輩。富貴之人。恃其藥力。恣其酒慾。誇弄其術。暗使精神內捐。藥力扶持。忽然疾作。何能救療。如是之者。豈知災從內發。但恐藥餌無徵功。實可歎哉。其於久服方藥。在審其宜。人藥相合。效豈妄邪。假如臟不足則補其臟。腑有餘則瀉其腑。外實則理外。內虛則養內。上寒則引上。下塞則通下。中滿（一作結。）則解中。左病則治左。右病則治右。上下左右。內外虛實。各稱其法。安有橫夭者也。故藥無不効。病無不愈者。切務於謹察矣。

辨三瘧論并方第四十六

金石草木。單服皆可以不死者。有驗無驗。在乎有志無志也。雖能久服。而有其藥。熱鬱塞而不散。或上或下。或瘧或瀉。各有其候。請速詳明。用其此法。免敗其志。皆於諸矣。謹論候并方。具在後篇。

辨上瘧候并方

上瘧者。頭眩目昏。面赤心悸。股節痛。前後不仁。多痰。短氣。懼火。喜盜。又狀若中風之類者。是也。宜用後方。

桑白皮（閱長一寸，尺）　槐柳（枝一）　木通（一尺去皮，一本作一兩）
大黃（三分，濕紙煨）　黃芩（分一）　澤瀉（二兩）

右剉爲麄末，水五升，煮取三升，取清汁，分二（一本作三）服，食後臨臥服。

辨中痞幷方

中痞者，腸滿，四肢倦，行立艱難，食已嘔吐，冒昧，減食或渴者是也，宜用後方。

大黃（一兩，溫紙十重包裹，令香熟，切作片子）　槐柳（一枝）　木香（一分）

右爲末，牛蜜爲圓，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生姜湯下，食後日午，日進二服，未減，加之，効，即勿再服，附方。

桂（五錢，炙）　槐柳（一莖）　黑牽牛（四兩，半炒末二兩）

右爲末，蜜酒調二錢，以利爲度。

辨下痞候幷方

下痞者，小便不利，臍下滿硬，語言蹇澀，腰背疼痛，腳重不能行立者是也，宜用後方。

蝦蟆頭子（一兩）　官桂（一分）　甘遂（三分）
車前子（一兩，炒）

右件爲末，以獖猪腎一箇，去筋膜，薄批開，入藥末二錢，勻摻，溼紙裹，慢火煨熟，空心細嚼，溫酒送下，以大利爲度，小便未利，臍腹未軟，更服附方。

慈白一寸，去心，入硇砂末一錢，安慈心中，兩頭以線子繫之，溼紙包，煨熟，用冷醇酒送下，空心服，以効爲度。

論諸病治療交錯致於死候第四十七

夫病者，有宜湯者，有宜圓者，有宜散者，有宜下者，有宜吐者，有宜汗者，有宜灸者，有宜鍼者，有宜補者，有宜澡洗者，有宜悅愉者，有宜和緩者，有宜水者，有宜火者，種種之宜按摩者，有宜導引者，有宜蒸熨者，有宜澡洗者，有宜鍼灸者，有宜補者，有宜悅愉者，有宜和緩者，有宜水者，有宜火者，種種之法豈能一也，若非良善精博，難爲取愈，其庸下識淺，亂投湯圓，下汗補吐，動使交錯，輕者令重，重者令死，舉世皆然，且湯可以蕩滌臟腑，開通經絡，調品陰陽，祛分邪惡，潤澤枯朽，悅養皮膚，益充氣力，扶助困竭，莫離於湯也，圓可以逐風冷，破壅癥，消積聚，進飲食，舒榮衛，開關竅，緩緩然參合，無出於圓也，散者，能祛風寒暑溼之氣，攄寒溼穢毒之邪，發揚四肢之壅滯，除剪五臟之結伏，開腸和胃，行脉通經，莫過於散也，下，則疎豁閉塞，補，則益助虛乏，灸，則起陰通陽，鍼，則行榮引衛，導引，則可以逐客邪於關節，按摩，則可以驅浮溼於肌肉，蒸熨，辟冷煖，洗生陽，悅愉，爽神，和緩，安氣，若實而不下，則使人心腹脹滿，煩亂，鼓脹，若虛而不補，則使人氣血消散，精神耗亡，肌肉脫失，志意昏迷，可汗而不汗，則使人毛孔關塞，悶絕而終，合吐而不吐，則使人結胸上喘，水食不入而死，當灸而不灸，則使人冷氣重凝，陰毒內聚，厥氣上衝，分邪不散，以致消滅，當鍼而不鍼，則使人榮衛不行，經絡不利，邪漸勝眞，冒昧而昏，宜導引而不導引，則使人邪使關節，固結難通，宜按摩而不按摩，則使人淫隨肌肉，久留不消，宜蒸熨而不蒸熨，則使人冷氣潛伏，漸成

瘴厥，宜澡洗而不澡洗，則使人陽氣上行，陰邪相害，不當下而下，則使人腸鳴胃，洞泄不禁，不當汗而汗，則使人肌肉消絕，津液枯耗，不當吐而吐，則使人心神煩亂，臟腑奔衝，不當灸而灸，則使人重傷經絡，內蓄炎毒，反害中和，致於不可救，不當鍼而鍼，則使人氣血散失，關機細縮，不當導引而導引，則使人眞氣勞敗，邪氣妄行，不當按摩而按摩，則使人肌肉臟腹，筋骨舒張，不當蒸熨而蒸熨，則使人陽氣偏行，陰氣內聚，不當淋漆而淋漆，則使人溼侵皮膚，熱生肌體，不當悅愉而悅愉，則使人神失氣滯，精神不快，不當和緩而和緩，則使人氣停意本失映，寫折，健忘，傷志，大凡治療要合其宜，脉狀病候少陳於後，凡脉不緊數，則勿發其汗，脉不疾數，不可以下，心胸不閉，尺脉微弱，不可以吐，關節不急，榮衛不澀，不可以鍼，陰氣不盛，陽氣不衰，勿灸，內無客邪，勿導引，外無淫氣，勿按摩，皮膚不痺，勿蒸熨，肌肉不寒，勿煖洗，神不疑迷，勿悅愉，氣不急奔，勿和緩，順此者生，逆此者死耳，脉病之法，備說在前。

論診雜病必死候第四十八

夫人生氣健壯者，外色光華，內脉平調，五臟六腑之氣消耗，則脉所無依，色無所澤，如是者百無一生，雖能飲食行立，而蹠然不悟，不知死之逼矣，實爲痛□其大法，列之於後。

病體目引水，心下牢滿，其脉，濇而微者死。
嘔吐衄瀉血，其脉，浮大牢數者死。
病安言身熱手足冷，其脉細微者死。
病大洩不止，其脉緊大而滑者死。
病頭目痛，其脉濇短者死。
病腹中痛，其脉浮大而長者死。
病腹痛而喘，其脉滑而利，數而緊者死。
病四逆者，其脉浮大而短者死。
病耳無聞，其脉浮大而濇者死。
病腦痛，其脉緩而大者死。
左痛右痛，上痛下痛者死。
下痛而脉病者死。
病厥逆，呼之不應，脉絕者死。
病人脉宜大反小者死。
肥人脉細欲絕者死。
瘦人脉躁者死。
人脉本滑利，而反澀者死。
人脉本長，而反短者死。

人尺脉上應寸口太速者死。
溫病。三四日未汗。脉太疾者死。
溫病。脉細微。而往來不快。胸中閉者死。
溫病。發熱甚。脉反小弱者死。
病甚。脉往來不調者死。
溫病。腹中痛。下痢者死。
溫病。汗不出。出不至足者死。
病瘧。腰脊強急。瘈瘲者死。
病心腹脹滿痛不止。脉堅大洪者死。
痢血不止。身熱脉數者死。
病腹滿四逆。脉長者死。
熱病。七八日。汗當出。反不出。脉絕者死。
熱病七八日。不汗。躁狂。口舌焦黑。脉反細弱者死。
熱病。未汗出。而脉大盛者死。
熱病。汗出而脉不盡。往來轉大者死。
病咳嗽。脉數身瘦者死。
暴咳嗽。脉散者死。
病咳。形肥。脉急甚者死。
病嗽而嘔。便滑不禁。脉弦欲絕者死。
病諸嗽喘。脉沈。而浮者死。
病上氣。脉數者死。
病肌熱。形瘦。脫肛。熱不去。脉甚緊急者死。
病腸癖。轉筋。脉極數者死。
病中風。痿疾不仁。脉緊急者死。
病上喘。氣急四匝。脉濇者死。
病寒熱。瘈瘲。脉大者死。
病金瘡。血不止。脉大者死。
病墜損。內傷。脉小弱者死。
病傷寒。身熱甚。脉反小者死。
病厥逆。汗出。脉遲而緩者死。

病洞泄。不下食。脉急者死。
病腸澼。下白膿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脉懸絕者死。
病腸澼。下膿血。身有寒。脉絕者死。
病咳嗽。脉沈堅者死。
病腸中有積聚。脉虛弱者死。
病水氣。脉微而小者死。
病水脹如鼓。脉虛小濇者死。
病泄注。脉浮大而滑者死。
病內外俱虛。臥不得安。身冷。脉細微。嘔而不入食者死。
病冷氣上攻。脉逆而濇者死。
卒死。脉堅而細微者死。
熱病三五日。頭痛。身熱。食如故。脉直而疾者。八日死。
久病。脉實者死。
又虛緩。虛微。虛滑。弦急者死。
卒病。脉弦而數者死。凡此凶脉。十死十。百死百。不可治也。

察聲色形證決死法第四十九

人五臟六腑。榮衛關竅。宜平生氣血順度。循環無終。是爲不病之本。若有缺絕。則禍必來矣。要在臨病時。存神內想。息氣內觀。心不妄視。著意精察。方能通神明。探幽微。斷死決生。千無一誤。死之證兆。具之後。

黑色。起于耳目鼻上。漸入於口者死。
赤色。見于耳目額者。五日死。
黑白色入口鼻目中者。五日死。
黑或如馬肝色。望之如青。近則如黑者死。
張口如魚。出氣不反者死。
循摸衣縫者死。
妄語錯亂。及不能語者死。熱病即不死。
尸臭不可近者死。
面目直視者死。
肩息者。一日死。

面青人中反者三日死。
面無光牙齒黑者死。
面青目黑者死。
面白目黑者十日死。
面赤眼黃即時死。
面黑目白者八日死。
面青目黃者五日死。
眉系傾者七日死。
齒忽黑色者三十日死。
髮直者十五日死。
遺尿不覺者五六日死。
脣口乍乾黑者死。
爪中青黑色死。
頭目久痛卒視不明者死。
舌卷卵縮者死。
面黑直視者死。
面青目白者死。
面黃目白者死。
面目俱白者死。
面目青黑者死。
面青脣黑者死。
髮如麻。晝怒不調者死。
髮眉如衝起者死。
面色黑。脇滿不能反側者死。
面色蒼黑卒腫者死。
羣脛無紋。臍腫出。囊莖俱腫者死。
手足爪甲肉黑色者死。
汗出不流者死。
脣反人中滿者死。
陰陽俱絕目匡陷者死。

五臟內外絕。神氣不守。其聲嘶者死。
陽絕陰結。精神恍惚。提空裂衣者死。
陰陽俱閉。失音者死。
榮衛耗散。面目浮腫者死。
心絕於晝。肩息回眄。目直者。一日死。
肺絕則氣去不反。口如魚口者。三日死。
骨絕腰脊痛。腎中重。不可反側。足膝後平者。五日死。
腎絕。大便赤。下血。耳乾。脚浮。舌脹者。六日死。又曰。足腫者九日死。
脾絕。口冷。足腫脹。泄不覺者。十二日死。
筋絕。魂驚。恐。手足爪甲青。呼寤不休者。八九日死。
肝絕。汗出如水。恐懼不安。伏臥目直。面青者。八日死。又曰。即時死。
胃絕。齒落面黃者。七日死。又曰。十日死。
此察聽之。更須詳酌者矣。

華氏中藏經卷下

療諸病藥方六十道

蘇應圓

甘遂三兩。　芫花三兩。　大戟三兩。
三稜三兩。　巴豆二兩。和皮。　乾漆二兩。炒。
當歸五兩。　桑皮二兩。　硼砂三兩。
山梔仁二兩。　檳榔一兩。　木通一兩。
呵子一兩。　黑牽牛五兩。　五靈脂五兩。

右件二十味。剉碎。洗淨。入米醋二斗。浸三日。入銀器或石器內。慢火熬。令醋盡。焙乾。焦。再炒。爲黃色。存性。入后藥。

木香一兩。　丁香一兩。　肉桂一兩。去皮。
白朮一兩。　黃芪一兩。　沒藥一兩。
茯苓一兩。　赤芍藥一兩。　川芎二兩。
白牽牛二兩。　乾姜二兩。　陳皮二兩。
肉豆一兩。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大黃三兩。
牡丹皮二兩。　蓬朮二兩。
芸薹二兩。炒。　澤瀉八兩。
雷丸一兩。
皁角七定。去皮弦。

地黃三兩　鼈甲三兩醋炙　青皮三兩　南星二兩漿水煮軟切焙

右二十味，通前共四十味，同杵羅爲末，醋煮麵糊爲丸，如菉豆大，用度讓具如左，合時須在一淨室中，先嚴潔，齋心澡盥，焚香精誠，懇請方聖者，以助藥力，尤効速也。

結胸傷寒，用油漿水下七圓，當逐下惡物，如人行二十里，未動，再服。

多年積聚，殖食癥塊，臨臥，水下三圓至五圓，每夜服之，病卽止，如記得因傷物作積，卽隨所傷物下七圓。小兒姙婦老人勿服。

水氣通身腫黃者，茯苓湯下五丸，日二服，水消爲度，如要消酒進食，生姜湯下一丸。

食後腹中一切痞，醋湯下七丸。

膈氣噎病，丁香湯下三丸，夜一服。

因傷虧勞，鼈甲湯下七丸，日三服，漸安，減服。

小腸痛，癖氣，茴香湯下三丸。

大小便不通，蜜湯下五丸，未通，加至七丸。

九種心痛，茱萸湯下五丸，立止。

尸注走痛，木瓜湯下三丸。

腳氣，石楠湯下五丸，每日食前服。

卒死，氣未絕，小便化七丸，灌之立活。

產後血不行，當歸酒下三丸。

血暈，血迷，血癊，血痢，血脹，血刺，血塊，血積，血癥，血瘕，並用當歸酒下二丸，逐日服。

難產橫倒，瓜白皮湯下二丸。

胎衣不下，燒稱鎚，通紅，以酒淬之，帶熱下二丸，惟孕婦忌不可服，產急難方可服之。

脾瀉血痢，乾姜湯下一丸。

赤白痢，甘草乾姜湯下一丸。

赤痢，甘草湯下一丸。

白痢，乾姜湯下一丸。

胃冷吐逆，并反胃吐食，丁香湯下二丸。

卒心腹痛不可忍者，熱醋鹽湯下三丸。

如常服一丸，臨臥茶清下。

五爛疾，牛乳下一丸，每日二服。

如發癥時，蚤子小便酒下十丸，化開灌之，吐利卽愈，其効如神。

療萬病，六神丹。

雄黃一兩研　礬石一兩燒　巴豆一兩去皮

藜蘆三兩　朱砂二兩一兩別研一兩爲衣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小豆大，一等作黍米大，男子百疾，以飲服二丸，小兒量度與小者服，得利卽差。

安息香丸，治傳屍肺痿，骨蒸鬼疰，卒心腹疼，霍亂吐瀉，時氣瘧瘧，五利，血閉，痃癖，丁腫，蠱邪，諸疾。

安息香　木香　射香　犀角

沈香　丁香　檀香　附子

訶子　朱砂　白朮　香附子

乳香　龍腦　蘇合香巴上各半兩　鼈甲巴上各一兩

右爲末，煉蜜成劑，杵一千下，圓如桐子大，新汲水化下四圓，老幼皆一圓，以絳囊子盛一圓，彈子大，懸衣，辟邪毒魍魎甚妙，合時忌雞犬婦人見之。

明月丹，治傳尸勞。

雄黃半兩　兔糞二兩　輕粉一兩　木香半兩

天靈蓋一兩炙　鼈甲一個大者去裙襴醋炙黃

右爲末，醇酒一大升，大黃一兩，熬膏，入前藥末爲圓，如彈子大，朱砂爲衣，如是傳尸勞，肌瘦而黃，嘔吐血，咳嗽不定者，是也，先燒安息香，令烟起，吸之不嗽者，非傳尸也，不可用此藥，若吸烟入口，咳嗽不能禁止者，乃傳尸也，宜用此藥，五更初，勿令人知，以童子小便，與醇酒，共一盞，化一圓服之，如人行二十里，上吐出蟲，其狀若燈心而細，長及寸，或如爛李，又如蝦蟆，狀各不同，如未効，次日再服，以應爲度，仍須初得，血氣未盡，精神未亂者，可用之。

地黃煎，解勞生肌肉，進食，活血養氣。

生地黃汁五升　生杏仁汁一升　薄荷汁一升　生藕汁一升

糖梨汁一升　法酒二升　白蜜四兩　生姜汁一升

已上同于銀石器中，慢火熬成膏，却入後藥。

柴胡四兩去蘆　木香四兩　人參二兩　白茯苓二兩

山藥二兩　柏子仁二兩　遠志二兩去心　白朮二兩

枳殼二兩麩炒　枳實二兩麩炒　秦艽三兩去蘆　麝香二錢另研

熟地黃四兩

右末，入前藥膏中和，再入臼中，杵三二千下，圓如桐子大，每服食藥，用甘草湯下二十圓，食後日三服，安卽住服。

起蒸中央湯

黃連五兩

右㕮咀，以醇酒二斗，同熬成膏，每夜以好酒化下彈子大一圓，汗出爲度，仍服補藥射臍圓。

補藥射臍圓

射一枚燒灰　地黃洗　柴胡各一兩　白朮□□　地骨皮　山藥　活鼈一箇重二斤者佳

右將鼈入醇酒一方，煮令爛熟，研細，入汁，再熬膏，入末，圓如桐子大，酒服二十圓，日二夜一，蒸謂骨蒸也，氣血相搏，久而瘦弱，遂成勞傷，肉消毛落，妄血喘咳者是也，宜以前法治之。

太上延年萬勝追魂散

人參去蘆　蜀椒一兩　柴胡去苗　桃柳心一握小　杏仁去皮尖　天靈蓋炙各一兩

右爲末，童子小便一升，末一兩，埚瓶中煎，令熟，空心日午各進一服，經五日効。

醉僊丹，主偏枯不遂，皮膚不仁。

麻黃一升去節水煮去沫焙乾作末　南星七箇大者　大附子三箇熟者

地龍七條去土

右除麻黃外，先末之，次將麻黃末用醇酒一方，熬成膏，入末，圓如彈子大，每服，食後臨睡，酒化一圓，汗出爲度，偏枯不遂，皮膚不仁，皆由五藏氣虛，風寒暑溼之邪，留積于中，久而不散，乃成疾焉，以前法主之。

鹽烏丹，治一切冷疾疼痛，麻痺風氣。

川烏一斤河水浸七日換水浸去皮尖切片乾之　牛膝二兩酒浸焙　何首烏四兩制如用烏法

右爲末，煉蜜圓如桐子大，朱砂爲衣，空心酒下七圓，漸加至十圓，病已即止。

扁鵲玉靈丹，駐顏補煖，祛萬痛。

硫黃一斤以淡灰淋濾汁五斗煮硫黃令伏以火煅之研如粉擣一地坑子深二寸許投水在底候即取硫黃滴其上自然色如玉矣　硫末稀稠得所磁器中煎千刻餘一箇上傅以砂砂上補紙鐵下以火煅熟

右以新炊飯爲丸如麻子大，空心食前酒下十圓。

萬玄真人百補精圓。

熟地黃四兩　山藥二兩　五味子六兩　牛膝二兩酒浸　山茱萸一兩　澤瀉一兩　蓯蓉三兩酒浸一宿　遠志一兩去心　巴戟天一兩去心　赤石脂一兩　茯苓一兩去皮　柏子仁一兩炒　杜仲三兩去皮剉碎慢火炒令絲斷　石膏一兩

右爲末，煉蜜圓如桐子大，空心溫酒下二十圓，男子婦人皆可服。

靈精金鎖丹

菲子一升酒浸三宿漉出焙乾杵爲末

右用酒糊爲圓如桐子大，硃砂爲衣，空心酒下二十圓。

療百疾延壽酒

黃精四斤　天門冬三斤　松葉六斤　枸杞子五升　蒼朮四斤

右以水三碩，煮一日，取汁，如釀法成，空心任意飲之。

交藤圓，駐顏長算，祛百疾。

交藤根一斤紫色者河水浸七日竹刀刮去皮曬乾　茯苓五兩　牛膝二兩

右爲末，煉蜜搗成劑，杵一萬下，圓如桐子大，紙袋盛之，酒下三十圓，空心服，久服延壽，忌猪羊肉。

天仙圓，補男子婦人虛乏。

天仙子　五靈脂各五兩

右炒令焦黑色，杵末，以酒糊爲圓，如菉豆大，食前酒服十五圓。

左慈真人隱本無此上四字作養養子千金地黃煎。

生地黃一秤取汁于石器中熬成膏入熟乾地黃末搗篩杵千下

右圓如桐子大，每服二十圓，空心服，久服，斷穀，神仙不死。

取積聚方

輕粉　紛霜　朱砂各半兩

右同研勻，煉蜜作劑，旋圓如麻子大，生姜湯下三圓，量虛實加減。

治癥瘕方

大黃濕紙裹煨　三稜濕紙裹煨剉　硇砂研　乾漆炒令烟盡　巴豆去皮油　巴豆霜二錢半

巴豆各一兩爲末，醋一方，熬成膏，入後藥。

木香　丁香　枳實麩炒去穰　桂心各一兩

右爲末，入前項膏子，和成劑，杵千下，爲圓如菉豆大，欲服三五圓，食後服。

通氣阿魏圓，治諸氣不通，胸背痛，結塞悶亂者，悉主之。

阿魏二兩　沈香一兩　桂心半兩　牽牛末二兩

右先用醇酒一升，熬阿魏成膏，入藥末爲圓，櫻桃大，朱砂爲衣，酒化一圓。

治尸厥卒痛方，尸厥者，謂忽如醉狀，肢厥而不省人事也，卒痛者，謂心腹之間，或左右脅下，痛不可忍，俗謂鬼箭者是。

雄黃研二兩　朱砂研二兩

右二味，再同研勻，用大蒜一頭，淨紙裹，煨，去紙，杵爲圓，櫻桃大，每服一圓，熱酒化下。

鬼哭丹，主腹中諸痛，氣血凝滯，飲食未消，陰陽痞隔，寒熱相乘，搏而爲痛，宜以此方主之。

川烏十四箇，去皮　朱砂一兩　乳香一分

右爲末，以醋一盞，五靈脂末一兩，煮糊和圓，如桐子大，朱砂爲衣，酒下七圓，男子溫酒下，女人醋湯下。

治心痛不可忍者

木香　遂朮各一兩　乾漆一分，炒

右爲末，每服一錢，熱醋湯調下，入口立止。

取長蟲兼治心痛方

大棗廿一箇，去核　綠礬一兩，赤二十一塊子，填中，麵裹，燒紅，去麵　雷丸七箇

輕粉一錢　木香一錢　丁香一錢　水銀半兩，入鐵中，溶成砂子

右爲末，取牛肉二兩，羊脂一兩，與肉同剉令爛，米醋一升，煮肉令成膏，入藥同熬，硬軟得所，入臼中，杵三二千下，如酸棗大，圓時先以絳線一條，圍在藥中，留二尺許，作系，如有長蟲者，五更初，油漿水吞下一圓，存線頭，勿令吞盡，候少頃，心中痛，線動，即急拽線，令藥出，則和蟲出，若心氣痛不可忍者，熱醋湯化下一圓立止。

治蠱毒方

水銀　蜜陀僧　黃丹　輕粉

大黃　丁香　訶子　雄雀糞各一兩

右爲末，每服二錢，用麵半兩，共水和成油餅，食之，又法作棊子，入漿水煮熟，食之。

破棺丹，治陰厥，面目俱青，心下硬，四肢冷，脈細欲絕者。

硫黃一兩，水飛，灰酒煮三日三夜，如麻，旋添煙酒，日足取出，研爲末　丹砂一兩，研

右以酒煮糊爲圓如雞頭大，有此病者，先于淨室中，勿令人知，度病人長短，掘一地坑子，深一尺以來，用苫蓋火燒令坑子極熱，以醋五升，沃令氣出，內鋪衣被蓋坑，以酒化下一丸，與病人服之，後令病人臥坑內蓋覆，少時汗出，即扶病者令出無風處蓋覆，令病人四肢溫，心下軟，即漸去衣被，令通風，然後看虛實調補。

再生圓，起厥死猝暖者。

巴豆一兩，去皮，研　朱砂一兩，研

大黃一兩，炒取末　麝香半兩

右件再同研勻，煉蜜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圓，水化下，折齒灌之立活，亦療關膈結胸，極効。

救生圓，治卒死。

大黃四兩　輕粉半兩　朱砂一兩　雄黃一分

巴豆七箇，去皮，細研取霜

右爲末，以餳廚汁和圓，如雞頭大，童子小便化開一圓，幹開口灌之，內大蒜一寸許入鼻中，如人行五七里，當吐出涎，即活。

治脾厥，吐瀉霍亂。

墨附子炮去皮，臍入破　乾姜炮　甘草炙　肉荳各一兩，印本無此一味，有取補分

右爲末，水半升，末四錢，印本作二錢，聚七箇，姜一分，印本作一錢，同煎，去半，溫服，連進三服。

三生散，起卒死，兼治陰盛四逆，吐瀉不止。

草烏七箇　厚朴一尺　甘草三寸，炙生用

右爲末，水一中盞，末一錢，聚七箇，煎七分服，重者灌之。

起卒死

藜蘆根二兩　瓜蒂一分　丁香十四箇

右爲末，吹一字入鼻中，男左女右，須臾自活，身冷強厥者勿活。

治腸湯，治陽厥發狂，將成疸。

大黃四兩，濃煮汁　大青葉　梔子仁

右爲末，水五升，末四兩，煎減二升，內朴硝五合，再煮去一升，取汁二升，分四服，量虛實與之，大瀉爲度，如喜水，即以水澆之，畏水者勿與喫，大忌。

破黃七神丹

朴硝二斤　朱砂五兩　大黃七兩，以絹袋盛之　甘草各一兩，炙

山梔二兩　輕粉一兩　豉中斤，以絹袋盛之　甘遂二兩

右七味，以水二斗，煮令水盡，除去甘遂、豉、梔子，大黃，只取朴硝、朱砂、輕粉，爲末，以水浸豉汁，研勻，後入末，三味同和，煮糊米糊爲丸，如彈子大，新水化一圓，吐瀉爲度。

三黃圓，治三焦吐血諸黃症。

黃連三兩　黃芩二兩　大黃一兩

右爲末，煉蜜爲圓，如桐子大，食後溫水下十五圓，量虛實加減服。

通中延命玄冥丹，砂法，活尿血，開擁塞，解毒，治一切熱病，風氣，腳毒，蠱毒。

硃砂五兩　朴硝中折，水煮七遍，每遍用水三升，水盡爲度，取末，再入水二升　蘇木二兩

大黃五兩　鬱金三兩　山梔二兩　人參二兩

桑皮二兩　甘草五兩

右件同熬，水盡爲度，只用硃砂，去餘藥，杵末，煉蜜圓桐子大，每服二十圓，飲下，可疎諸毒，尤妙。

治暴熱毒，心肺煩而嘔血方。

大黃（二兩，爲末，以地黃汁拌勻，湿，卽焙乾。）

右爲末，每服二錢，地黃汁調下，以利爲度，甘草湯亦得。

治吐血方

蛤粉（四兩）　朱砂（一兩）

右爲末，新汲水調下五錢，未已再服，止卽已。

治中暍死，心下猶暖，起死方。

右令病者仰面臥，取溫水，不住手澆淋臍中，次以豆子小便，令生地黃汁，灌之，自活，禁與冷水，只與溫熟水飲之。

玉粧膏，治一切熱毒喉閉。

朴硝（一斤）　牙硝（半斤）　鵝砂（四兩）　礬石（三兩）

右爲末，火鎔成汁，築一地坑子，令實，傾入，盆覆一夕，取杵爲末，入龍腦二兩，研勻，新汲水半盞，令生蜜調一錢，小兒量與服。

百生方，救百物入咽喉，鯁欲死者。

茯苓（去皮）　貫衆　甘草

右件，各等分爲末，每服一錢，米飲調一分，立効。

治喉閉，悶氣欲死者。

右取乾漆，燒令烟出，竹筒子吸烟吞之，立効。

治漏胎損方

川芎　艾葉（各一兩，炒）　阿膠（炒）　白茯苓（□□）

右末之，糯米飲調下二錢匕，日七服，仍食糯米粥養之。

治婦人血崩方

枳殼（一錢，麩炒）　地黃（二錢，燒醋淬十四次）

右爲末，醋湯調下一錢匕，連三服効。

治婦人血閉方

乾漆（二兩，燒）　生地黃汁五升

右熬成膏，酒化服大許，空心服。

三不鳴散，治小便不通，及五淋。

取水邊燈下道邊螻蛄各一箇，（三歲取三箇，令相咬，取活者一箇，如後法，射香酒，食空下。）

右內于瓶中，封之，令相噬，取活者焙乾，（餘皆）爲末，每服一錢匕，溫酒調服，立通。（餘皆二字，難斷。）

甘草湯，解方藥毒。

甘草（一兩十二兩）

右件，剉碎，水二斗，煎至一斗，取清，溫冷得所，服，仍盡量服。

治溺死方

取石灰三石，露首培之，令厚一尺五寸，候氣出後，以苦葫蘆種作末，如無，用瓜蒂。

右用熟茶調一錢，吐爲度，省事後，以糜粥自調之。

治縊死方

先令人抱起，解繩，不得用刀斷，扶于通風處，高首臥，取蔥根末，吹入兩鼻中，更令親人吹氣入口，候噴出涎，卽以礬石末，取丁香煎湯調一錢匕，灌之。

槐子散，治久下血，亦治尿血。

槐用中黑子一升，合槐花二升，同炒焦。

右件爲末，每服二錢，用水調下，空心，食前各一服，病已止。

治腸風下血

荊芥穗　地黃（各二兩）　甘草（半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溫酒調下，食後，日三，夜一。

治暴喘欲死方

大黃（一兩）　秦牛（二兩，炒）

右件爲細末，每服二錢，蜜水調下，立愈。治上熱痰喘極効，若虛人，肺虛冷者，不可用。

大聖通神乳香膏，貼諸毒瘡腫，發背難疽。

乳香（一兩）　沒藥（一兩）　血竭（一兩）

黃丹（二兩）　木鼈（二兩，去殼）　烏魚骨（二兩）　黃蠟（一兩）

不灰木（四兩）　麝香（四兩）　五靈脂（二兩）　海桐皮（二兩）

膩粉（五十箇子，此必有也。）　麝香（二錢）

右並爲末，用好油四兩，熬令熱，下藥末，熬不住手攪之，令黑色，滴水中成珠，卽止。

水澄膏，治病同前

井泉石　白及（各一兩）　龍骨

鬱金（各半兩）　黃蜀葵花（一分）　黃蘗

右六味，並爲末，每服二錢，新汲水一盞，調藥，打令勻，伺清澄，去浮水，攤在紙花上，貼之，雖毒發背皆治。

更甦膏，治一切不調惡瘡，欲乖（進字難斷）

南星（一兩）　半夏（七兩）　巴豆（五箇，去殼）　麝香（半錢）

右爲細末，取臘月猪脂就膏，令如不痛瘡，先以鍼刺破，候忍痛處，使以兒乳汁同調貼之。

41A

千金方貼一切惡瘡癰腫。

定粉　南粉　膩粉　黃丹各一分

右爲末，入麝香一錢，研勻，油調得所，成膏貼。

定命圓，治遠年日近一切惡候漏瘡。此藥爲末，煮麵糊溫內母膏，如布袋大，入內母膏貼之，去膏貼之，去皮不去油。

雄黃　乳香各一分　巴豆二十一枚

右研如粉，入白麵三錢，水和圓如小豆，或小麥粒大，兩頭尖，量病淺深，內瘡中，上用乳香膏貼之，效。服雲母膏，尤佳。

麝香圓，治一切氣漏瘡。

射香一分　乳香一分　巴豆十四枚去皮

右爲末，入羊肉，和成劑，圓作餅子，看瘡遠近，任藥，以乳香膏貼之，以効爲度。

香鼠散，治漏瘡。

香鼠皮四十九個，內中花背者是　龍骨中兩　蝙蝠二個，用心肝　黃丹一分　射香一錢　乳香一錢　沒心草一兩，燒灰

右入坩堝中泥固濟，炭三斤，煅火終，放冷，爲末，用慈漿水洗淨，以藥貼之，立効。

定痛生肌肉方

胭脂一分　血竭一兩　乳香一分　寒水石三兩燒

右爲末，先以溫漿水洗過，拭乾，傅瘡，甚妙。

又定痛生肌肉方

南星一箇　乳香二錢　定粉中兩　龍骨中兩

不灰木一兩，燒淨

右爲末，先以溫漿水洗瘡口，以軟帛拭乾，傅之。

治白丁增寒喘急昏冒方

雪蘆　大黃各一兩　桑白皮　檀榔七箇　郁李仁　澤防己各三分

右件爲末，每服三錢，蜜水調下，以疎下惡物爲度。

又取白丁方

鉛霜一分　膽礬　粉霜各一錢

右件爲末，先刺令血出，內藥米心大，以醋麵餅封口，立效。

治赤丁方

黃連　大黃各一兩

右件爲末，以生蜜和丸如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水下，以利爲度。

又取赤丁方

杏仁七箇，去皮用

右件嚼爛漱之，令津滿口，吐出，綿濾汁，入輕粉少許，調勻，以雞羽掃之。

治黃丁方

巴豆七箇，去心膜　青州棗七箇，去核，安巴豆在棗內，以麵裹，煨通赤

右件爲末，以硼砂醋作麵糊，爲圓如綠豆大，每服五圓至十圓，米飲下，以利爲度。

又取黃丁方隨本元書一行

黃蘗一兩　鬱金中兩

右件爲細末，以雞子清調，雞羽掃上。

治黑丁方

兔絲子　菖蒲

右二味等分爲末，酒浸，取汁掃丁上，更服腎氣圓補之。

治青丁方

穀精草　蟬殼各一兩　蒼朮五兩

右爲末，每服一錢，水調服，食前，仍以鍼刺丁出，用桑柴灰汁洗之，立効。

巴上捌方，陸本在中卷四十論後，印本無此方，今附下卷之末。

類證活人書

附釋音辨誤藥性

朱肱撰

類證活人書序

傷寒諸家方論不一。獨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也。其餘諸子百家。時有一得。要之不可爲法。又況邪說妄意。世業名家。規利雖厚。因果歷然。特以伊尹湯液。仲景經絡。常人難曉。士大夫又以藝成而下。恥而不讀。往往倉卒之際。束手待盡。卒歸之於命而已。世人知讀此書者亦鮮。縱欲讀之。又不曉其義。況又有好用涼藥者。如附子硫黃。則笑而不喜用。雖隆冬使人飲冷、服三黃圓之類。有好用熱藥者。如大黃、芒硝。則畏而不敢使。雖盛暑勸人炙煿、服金液丹之類。非不知罪福。偏見曲說。所趣者然也。陽根於陰。陰本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是故春時氣溫。當將理以涼。夏月盛熱。當食以寒。君子扶陰氣以養陽之時也。世人以爲陰氣在內。反抑以熱藥。而成癥痢、脫血者多矣。秋時氣涼。當將息以溫。冬時嚴寒。當食以熱。君子扶陽氣以養陰之時也。世人以陽氣在內。乃抑以涼藥。而成吐痢、腹痛者多矣。伐本逆根。豈知天地之剛柔。陰陽之逆順。求其不夭橫也難矣。偶有病家。曾留意方書。稍別陰陽。知其熱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陽病。知其冷證。則召某人。以某人善醫陰病。往往隨手全活。若病家素不曉者。道聽泛請。委而聽之。近世士人。如高若訥、林億、孫奇、龐安常。皆惓惓於此。未必章句之徒不諳且駁也。僕因閒居。作爲此書。雖未能盡窺伊尹之萬一。庶使天下之大人。無夭伐。老不哭幼。士大夫易曉而喜讀。漸沒積習。人人脅生。豈曰小補之哉。仲尼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學者不以爲鄙。然後知余用意在此而不在彼。大觀元年正月日。前進士朱肱序。

僕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就領宮祠以歸。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云活人書詳矣。比百問十倍。然證與方分爲數卷。倉卒難檢耳。及至濰陽。又見王先生活人書。京師、京都、湖南、福建、兩浙、凡五處印行。惜其不甘校勘。錯誤頗多。遂取繕本。重爲參詳。改一百餘處。命工於杭州太隱坊鏤板。作中字印行。庶幾緩急易以檢閱。然方術之士。能以此本游諸聚落。悉爲改證。使人讀誦。廣說流布。不爲俗醫妄投藥餌。其爲功德。獲福無益。政和八年季夏朔。朝奉郎提點洞霄宮朱肱重校證。

類證活人書序

武夷張藏

余頃在三茅。見無求子傷寒百問。披而讀之。不知無求子何人也。愛其書。想其人。非居幽而志廣、形愁而思遠者。不能作也。惠民憂國。不見施設。游戲藝文。以閱歲月者之所作乎。遯世匿跡。抗心絕慮。灌園荒丘。寶藥都市者之所作乎。顛倒五行。推移八卦。積功累行。以就丹竈者之所作乎。不然。則窮理博物。觸類多能。東方朔者耶。浩歌散髮。採掇方技。皇甫謐者耶。周流人間。衛生救物。封君遺者耶。前非古人。後無作者。則所謂無求子者。余不得而知也。三茅三年。挾冊抵掌。未嘗停手。所藉以全活者。不知其幾人也。惜其論證多而說脈少。治男子詳而婦人略。銖兩訛舛。升斛不明。標曰混淆。語言不通俗。往往閭閻有不能曉者。此余之所以夙夕歎然者也。今秋遊武林。邂逅致政朱奉議。泛家入境。相遇於西湖之蓮林。因論方士。奉議公乃稱寶誼云。古之人不在朝廷之上。必居醫卜之中。故嚴君平隱於卜。韓伯休隱於醫。然卜占吉凶。醫有因果。不精於醫。寧隱於卜。班固所謂有病不治得中醫。蓋愼之也。古人治傷寒有法。治雜病有方。葛稚川作肘後。孫眞人作千金。陶隱居作集驗。元晏先生作甲乙。率著方書。其論傷寒活法者。長沙太守一人而已。華陀指張長沙傷寒論爲活人書。昔人又以金匱玉函名之。其重於世如此。然其言雅奧。非精於經絡。不可曉會。頃因投閒。設爲對問。補苴綴緝。僅成卷軸。因出以相示。然後知昔之所見百問。乃奉議公

所作也。因乞其繕本。校其詳略。而傷寒百問。十得五六。前日之所謂歎然者。悉完且備。書作於己巳。成於戊子。增爲二十卷。蓋爲七册。計九萬一千三百六十八字。得此書者。雖在崎嶇僻陋之邦。道途倉卒之際。據病可以識證。因證可以得方。如執左契。易如反掌。遂使天下傷寒。無橫夭之人。其爲饒益不可思議。昔樞密使高若訥、作傷寒纂類。翰林學士沈括、作別次傷寒直祕閣胡勉、作傷寒類例。殿中丞孫兆、作傷寒脈訣。蘄水道人龐安常、作傷寒卒病論。雖互相發明。雖於檢閱。比之此書。天地遼落。張長沙南陽人也。其言雖詳。其法難知。奉議公祖述其說。神而明之。以遺惠天下後世。余因揭其名爲南陽活人書云。大觀五年正月日敍。

青詞

竊以神農嘗藥。伊尹論方。證順陰陽。雖克求於民瘼。時無疫癘。蓋有賴於神休。曠彼昃宵。哀此黎庶。伏念臣浪遊東土。空閱流光。蔑聞經國之謀。端議濟人之術。冥冥長夜。憐橫死之無辜。斷斷窮年。矧餘生之多病。自朝及夕。考古驗今。首尾幾二十一年。前後僅九萬餘字。焦心皓首。編纂菁華。原其微功。實自潛祐。屬成書之將上。爰奏扇以先天。恭即鵠場。肆陳醮席。冀九濟之降鑒。祈萬字於康寧。仰獲證明。庶傳永久。臣無任懇禱之至。

進表

臣聞鍾山非鍊。幽人蹤屬於深林。衡岳雖遙。志士獻書於北闕。蓋行藏之有數。非狂狷所能知。中庸伏念臣出自蓽屋之微。嘗奉大廷之對。昔爲冗吏。今作閒人。乃因三餘。著成百問。上稽伊尹湯液之論。下遡長沙經絡之文。詮次無差。搜羅殆盡。從微至著。蓋不可加。亘古及今。實未曾有。載在簡册。闡之丹青。思欲膠口而不傳。大懼利己而無益。恐先朝露。盧棄寸陰。學古入官。既無裨於國論。博施濟衆。庶或廣於仁風。伏惟皇帝陛下。經緯之文。出自天縱。紀綱之治。成於日躋。寰宇開拓。於版圖。弦歌洋溢。乎天下。樓神內景。屬意生民。收拾人材。凡片善寸長。皆有所用。勤卹民隱。雖沉痾垂老。各安其居。玉燭亘天。以流離。朱草塡廷。而委積。沾恩滂沛。溫詔下寧。致茲丘園一介之愚。亦効涓埃萬分之助。蔵明大道。敷奏彌文。楊雄所懷。以既章。蔡澤沒齒。而無憾。重惟道途脩阻。巾笈護持。未免客嘲。焉令鬼泣。顧因果之有在。茲俯仰而不慚。儻合宸衷。自響典義。特編廣於丹竈。徒慕仰乎公車。謹遣男道直齎所撰書一函八册。共二十卷。躬詣檢院。投進以聞。委有觀采。伏乞宣付國子監印造頒行。如臣學植淺陋。遠昃於經。即乞委官參詳。然後布之天下。以福羣生。臣無任干天冒聖。激切屏營之至。敬和元年正月一日。奉議郎致仕臣朱肱謹上。

謝啓

命出于中。恩歸有自。藝成而下。唯濟世可以無嫌。祿在其中。苟爲貴有何不可。如肱者。耳聰目瞶。醫卜隱身十載。投閒懈桑麻之已長。一朝就列。媿松菊以無存。方將穿墨池以灌園。安丹竈而息火。掃除伎倆。淘汰因緣。不虞湯液之言。偶合春秋之法。道俗交慶。魚鳥亦驚。龍光祇荷於殊恩。陶冶實資於大化。此蓋伏遇太師相公。無心造物。有意爲民。以人物升沉爲深憂。以世語俯仰爲可媿。苟有一得。不問其他。致茲流落之餘。亦在使令之數。敢不激昂晚節。箠策下愚。稽首傾心。豈特平日之師仰。斷臂抉目。蓋將投老以依歸。

類證活人書釋音

身體類

脇 虛業切。脇與脅同。　咽 於肩切。咽喉也。　頸 墨蕩切。頸項也。　膈 古核切。膈胸膈也。　嗌 於亦切。嗌咽也。　膺 音牝。或作膺。膺膝骨端也。　踹 市宣切。踹脚跟也。　腋 羊益切。腋肘腋。　脛 胡定切。脛脚前骨也。　膊 音博。膊肩也。

嚨 力公切。嚨喉嚨也。　踝 胡瓦切。踝足踝也。　顏 力胡切。顏額顴也。　肋 音伊切。肋脅骨也。　肘 尸紫切。說文曰。肘臂節也。　頤 苦浪切。頤頤也。　筋 舉欣切。筋或作筋。　嘗 才賜切。嘗目際也。才諦切。　溺 奴歷切。溺音義。　脾 音甲。脾脅肋。

膕 戈麥切。膕曲脚也。　髀 補爾切。髀股也。　頰 居協切。頰面旁也。　頤 之宰切。頤面秀骨。　脅 力佇切。脅脅骨也。　顙 宿盛切。顙額也。　顳 仁千切。顳顬耳前動。　溲 所留切。溲小便也。　肝 下旦切。肝臥息也。　胯 口故切。胯胯。股也。

膩 神蔚切。膩脂膏也。　頸 音郢。頸項也。　頷 戶感切。頷頤下也。　脘 古卵切。脘脅脘也。　踝 古瘋切。踝足踝也。　廚 多年切。廚上曰廚。項　腐 倉奚切。腐腐爛也。　尿 乃弔切。尿小便也。　尻 苦高切。尻說文曰。尻處也。　膍 房非切。膍

鬏音毛髮也。
跗方俱切，足上也。
䶮徒良切。
蹶音申。
膜齋各切，肉間膜也。
趺與跗同。
顓仁涉切。
鼠鼷下音奚，鼠竅穴。

病證類

疼徒冬切，痛也。
滷所力切，不清也。
鬱力金切，昌有孚變知。
悸其季切，心動也。
漱丑入切，汗出貌。
疹之忍切，瘙同義。
蹂則到切，正作趣。
蹶虛肚土切，汗出貌。
痒餘兩切，又音羊，亦作癢，痛身也。
痊兗全切，愈也。
瘨都賢切，狂也。
嗟於月切，逆氣也，又乙丙切。
嗄所諦切，聲破也。
嚼西辟切，食不消。
呃於口切。
嬴倫禍切。
嬰於近切。
嚶巨鄉、巨鄉二切，說文曰，口開也。
恍大廣切。
怔仲上之成切，下職容切，心動不定而驚。
疰音注。
喘充兗切，疾息也。
痼玄固切，小兒弦病也。
瞬巨利切，濕病也。
痞補被，平几二切，腹內結病。
瞬式閏切，目動也。
醉許云切，醉也。
祟雄彖切，鬼云神禍也。
腹猪亮切，腹滿也。
鴟如倫切，鴟動也。
瘖充兗切，疾息也。
瘖許久切，病也。
憒公對切，心亂也。
噎於結切，飯塞也。
鬱女力切，鬱也。
鞕乎更切，赤作硬。
瘡巨鄉切，瘡病也。
沈持林切，赤作沈。
擗脾役切，擗心也。
痙堪、巨鄭二切，風強病也。
惱拍溫切。
惚呼骨切。
澤蓄聚切，莊子澤澤批擊聚者。
乎與互切。
瘢上之陵切，下公遍、公許二切，瘢痕也。
瘕上之陵切，下公遍、公許二切，腹中結病也。
瘈瘲上之陵切，下公遍、公許二切，女病也。
瘲從心，尺容、胡計二切，小兒病也。
溏音唐。
瘴丁佐切，勇病也，徒丹切，風在手也，丁孝切，小兒病也。

膊在賓切。
肛許江切。
髀苦瓦切，髀骨。
竅口弔切，穴也，空心。
嵬與肢同音。
胞音包，又被交切，胎也。
鯤魚斤切。
姙女鴆切，身懷孕也。
涸竭各切，竭也。
憒公對切，心亂也。
痨許久切。
鬱之忍切，外小起也，皮
澀所櫛切，澀也。
瘡許云切，瘡病也。
瘡於結切，飯塞也。
瘡女力切，瘡也。
瘡乎更切，赤作硬。
瘡巨鄉切，瘡病也。
弥聆刃切，正作疢。
蚘胡恢切，亦作蛔，腹中長蟲。
蜿於月切，同蜿。
蛇語爲切，疑也。
疱薄教切，疱疹也。
哽何猛切，語爲人所哽疑也。
擁於蕩切，擁腫也。
癰女監切。
惕他的切。
咬五巧切。
擠音嘗。
否鄙部切。

藥名類

蠣力制切，蟲蛀。
蔵於危切。
茜此先切，說文曰，茅蒐可以染絳。
粗昌與切，粗麻。
莢吉協切。
苯逼夾，逼今二切，黃芩。
蛤古令切，蟹入水爲蛤。
芫牛連切，芫花。
芎穹上丘弓切，下渠弓切。
蝦許訝切，蝦蟇人蟲。
豆蔻下許候切。
蛲娘上丘良切，下力當切，蛔蟲蟲。
藝音濟。
麥蘖魚列切。
萎蕤上於危切，下於推切。
稱知羊切。
蕭博厄切，黃木也，正作蕭。
緞古牙切，家也。
茹如倨切。
殼克角切，或作殼，鄭云皮甲也。
蘆之夜切，蟲名，亦作蘆。
蔡蔡頭切。
桔梗上居屑切，下古杏切。
甄音稿，瓜實也。
蔑音夷，蔑蔑美。
蓯音蓯。
蒲音朔。
梔子上音枝。
蓽茇荊子上蓽、俟干切。
鑄音涛，鑄鑄也。
鍊耶旬切，亦作鍊。
炊昌爲切。
畋咀上音酒，下音沮。
焙徒耶切，焙火。
剄寸隊切。
獸大鈍切。
撮倩括切。
漉力木切。
揉耳制切。
利差下去聲，餘同。
懊懊上於到、於六二切，下音襖。
芤苦候切，徐氏腹決云，按之即無，舉之來至，兩邊實中央空者爲芤。
蒂丁計切，或作蔕，瓜蒂也。
蔞古老切，亦作槁。
跛逸義、逸義切。
枳諸氏切，橘隨淮北爲枳。
蝑之吉、二結二切，水蟲。
飴盈之切，飴餳也。
茵蔯上於仁切，下音陳。
殺音古，牡殺曰殺。
荏如甚切，荏染也。
螺蛸上蒲霄切，下相遊切，螺蛸也。
蟠音蟠者。
鉤藤徒登切。
芒硝上音亡，下音消。
煤讀杯切。
牛蒡子蒡音榜。
煤莫杯切，煙塵也。
核下革切。
蘿下戒切，蘿蔔也，葉似韭。
泔音甘，米瀋也。
蝨莫爽切，蝨蟲。
萆蔗上音亭，下音歷。
鼓芳無切，蔓皮。
猜苻分切，猜疑也。
莢蔜上慈渠切，下良脂切。
蕭音蕭，蕭蕭美。
連翹所遙切。
蕙苡上乙吏切，下余止切。
溺音尿。
竹瀝下祖狄切。
蔓北撓切，蔓花。
燒與燒同，燒也。
摻所斬切。
攪古巧切，亂也。
鬆與鬆同音義。
擺他干切。
劑才詣切。
拌音伴。

類證活人書辨誤

(二)桂枝麻黃各半湯內
芍藥捌錢當用伍錢　甘草捌錢炙當用伍錢
(三)桂枝二麻黃一湯內
桂枝捌錢半當用捌錢半字
芍藥伍錢半當用陸錢半字
麻黃叁錢壹字當用叁錢壹字
甘草貳分半當用伍錢壹字
(四)桂枝二越婢一湯內
石膏陸錢當用叁分
(十三)桂枝加大黃湯內
大黃貳兩當用壹兩
(三十一)柴胡桂枝湯內
半夏貳分半當用壹錢壹字

器用類

蒺瓦器疾念切
匕必以切
秤昌孚切
篩所交切竹篩亦作篩
甑子孕切
廩倉欲切又藏也
鍼之林切亦作針
篦逸迷切

拾遺類

灸居又切灼也
撲普蔑切
隧音遂通道也
捷在各切
搔力敖切
洙音朱水名也
辰匹賣切
診音軫視也
譯都計切
鍛音碎也
捩力計切
驚音木兒也
鍾直容切
讀古玩切
浮音數
銑徒典切
鉢市朱切
慄側慄切
液音亦津液
駛山吏切
尅呼鬼切
醉子對切
蕈丑分切
鮆音韓
騁丑郢切
櫛直俊切
臚徒旱切
鍛音碎也
捩力計切
素音暴

(三十二)柴胡桂薑湯內
柴胡壹兩當用肆兩
(三十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內
柴胡壹兩當用貳兩　黃芩壹兩分當用叁
半夏半合當用陸錢壹字　大黃半兩當用壹兩
龍骨壹兩分當用叁　牡蠣壹分半當用叁分

類證活人書傷寒藥性

注中有括弧者，神農本經，無括弧者，名醫別錄。

▲玉石部

代赭寒無毒
滑石(寒)大寒無毒
信砒信州砒霜溫有毒
太陰石
礬石(寒)無毒
雄黃(平寒)大溫有毒
消石(寒)大寒無毒
金箔平無毒，生金有毒
太陽石
勞水又名甘草水
赤消無毒，消石生於赤山
鹽突鹽無毒
禹餘糧(寒平)無毒
鉛丹(微寒)
硫黃(溫)大熱有毒
太陰玄精溫無毒
赤石脂大溫
鉛底煤無毒
芒硝大寒
雌黃(平)大寒無毒
牛膝(平)無毒
升麻(平)微寒無毒
乾地黃(寒)無毒，生者大寒
青根(寒)無毒

▲草部

甘草(平)無毒
柴胡(平)微寒無毒
山茵蔯(平)微寒無毒
防風(溫)無毒
人參(微寒)微溫無毒
麥門冬(平)微寒無毒
亨蔚(溫)無毒
萆薢(微溫)無毒
天門冬(平)大寒無毒
薯蕷(寒)無毒
黃連(寒)微寒無毒
木香青木香溫無毒

乾薑（溫）大熱無毒。
五味子溫無毒。
菖蒲（溫）無毒。
當歸（溫）大溫無毒。
芍藥（平）微寒有小毒。
知母（寒）無毒。
蕊花（寒）微寒有毒。
茴香（溫）微寒決香子是平無毒。
熟艾（溫）無毒。
常山（寒）微寒有毒。
天雄（溫）大溫有大毒。
玄參（微寒）無毒。
前胡（微寒）無毒。
蒺藜子（溫）微寒無毒。
京三稜（平）無毒。
高良薑大溫。

▲木部

槐子（寒）無毒。
竹葉（平）大寒無毒。
蓽茇子（微寒）平溫無毒。
檳榔溫無毒。
芫花（溫）微溫有小毒。
梓白皮（寒）無毒。
茶微寒無毒。
杜仲（平）溫無毒。

▲人部

小便涼又云寒。

▲獸部

薏苡仁（微寒）無毒。
黃蘗（微溫）無毒。
生薑微溫。
麻黃（溫）微溫無毒。
百合（平）無毒。
牡丹（寒）微寒無毒。
藁本（溫）微溫微寒無毒。
茅花（溫）無毒。
桔梗（微溫）有小毒。
附子（溫）大熱有大毒。
商陸（平）有毒。
葶藶（寒）大寒有毒。
白頭翁（溫無毒）有毒。
防己（平）溫無毒。
蓽澄茄溫無毒。
射干一名烏扇，（平）微溫有毒。

葛根（平）無毒。
細辛（溫）無毒。
栝樓子冷無毒。
瞿麥（寒）無毒。
貝母（平）微寒無毒。
白微（平）大寒無毒。
石韋（平）無毒。
大黃（寒）大寒無毒。
烏頭（溫）大熱有大毒。
連翹（平）無毒。
甘遂（寒）大寒有毒。
旋覆花（溫）微冷利有小毒。
艾汁（微溫）無毒。
澤漆微寒無毒。
青葙子（微寒）無毒。
大青大寒無毒。

茯苓（平）無毒。
黃蘗（寒）無毒。
枳實（寒）微寒無毒。
大腹皮微溫無毒。
皂莢（溫）有小毒。
紫葳（微寒）無毒。
巴豆（溫）生溫熟寒有毒。

酸棗仁（平）無毒。
梔子（寒）大寒無毒。
海桐皮平，無毒。
沙木溫，無毒。
枳殼微寒無毒。
茱萸熟茱萸，（溫）大熱有小毒。
沉香微溫。

麝香（溫）無毒。
鼠屎微寒涼無毒。

▲禽部

雞子平微寒無毒。

▲蟲魚部

蜂窠（平）有毒。
鼠姑（溫）微寒無毒。
五靈脂（溫）無毒。
蝨蟲（平）有毒。

▲菓部

橘皮（溫）無毒。
桃仁（平）無毒。
荷葉本草不著荷葉性，擬藕實莖性，（平）寒無毒。

▲米穀部

麻人（平）無毒。
膠飴微溫。

▲菜部

瓜蒂（寒）有毒。
紫蘇溫。

婦人藥性

海蛤（平）無毒。
桑寄生（平）無毒。

（以下小兒藥性一門明刊本原缺）

龍骨（平）微寒無毒。
犀角（寒）微寒無毒。

阿膠（平）微溫無毒。
羖羊角（溫）微寒無毒。

水蛭平，微寒有毒。
文蛤平，無毒。
乾蝎平，有毒。

鳥梅熟無毒。
杏仁（溫）冷利有毒。

赤小豆平，無毒。
豉寒，無毒。

香薷微溫無毒。
薤白冷，無毒。

伏龍肝微溫，又注熱，微寒。
蘆根寒，無毒。

猪膽微寒。

鼈甲（平）無毒。
螢火微溫無毒。
蠶蟲（寒）有毒。

木瓜溫，無毒。
橘葉本草不著橘葉性，擬橘柚性，（溫）無毒。

小麥微寒無毒。
醋又名苦酒無毒。

荊芥溫，無毒。
連鬚葱白寒。

桑白皮（寒）無毒。
宣連宣州黃連，性同前黃連。

類證活人書目錄

卷之一

經絡圖　太陽經　陽明經　少陽經　太陰經　少陰經　厥陰經
(一)問傷寒一二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尺寸脈俱浮　(二)問傷寒二三日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其脈尺寸俱長　(三)問傷寒三四日胸脅痛而耳聾或口苦舌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尺寸脈俱弦　(四)問傷寒四五日腹滿咽乾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尺寸脈俱沉細　(五)問傷寒五六日口燥舌乾而渴或口中和而惡寒尺寸脈俱沉　(六)問傷寒六七日煩滿而囊縮其脈尺寸俱微緩

卷之二

脈穴圖　氣口脈　人迎脈　衝陽脈　太谿脈　風池穴　風府穴　期門穴　關元穴
(七)問三部之位　(八)問診候之法　(九)問脈息之證　(十)問七表　(十一)問八裏
(十二)問脈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又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

卷之三

(十三)問表證(三陰可表證汗後有表證下後有表證)　(十四)問裏證(三陰可下證)　(十五)問表裏兩證俱見　(十六)

問無表裏證　(十七)問病人有身大熱反欲得衣有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

卷之四

(十八)問陰證　(十九)問陽證　(二十)問手足逆冷臍腹築痛咽喉疼嘔吐下利身體如被杖或多汗煩渴脈細欲絕　(二十一)問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而脈息洪實　(二十二)問病人潮熱獨語如見鬼狀發則不識人尋衣撮空直視微喘　(二十三)問胸膈不快膈滿閉塞面色及脣白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及腹痛　(二十四)問脈微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　(二十五)問身體微熱煩躁面赤其脈沉而微　(二十六)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祕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二十七)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二十八)問手足逆冷　(二十九)問吐長蟲　(三十)問身體重少氣陰虛入裏腹內絞痛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婦人則裏急腰胯連腹內痛

卷之五

(三十一)問冬謂之傷寒春謂之溫病夏謂之熱病　(三十二)問三日已前當汗三日已後當下　(三十三)問陽虛陰盛汗之則亡陽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死陽盛陰虛汗之則愈　(三十四)問仲景有發汗者有和解之者　(三十五)問仲景有宜下之者有微和其胃氣者　(三十六)問傷寒一日頭疼口乾煩滿而渴二日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

卷之六

(三十七)問傷寒已經發汗吐下仍不解(古人謂之壞病)
(三十八)問脈浮而緊滿頭疼身體拘急惡寒無汗寒多熱少面色慘而不舒腰脊疼痛手足指末微厥不煩躁　(三十九)問脈浮而緩寸大而尺弱自汗體熱頭疼惡風熱多寒少其面光而不慘煩躁手足不冷　(四十)問有發熱惡寒煩躁手足溫而脈反浮緊者有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冷而脈反浮緩者　(四十一)問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支節痛重其脈洪盛者　(四十二)問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　(四十三)問夏至已前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其脈浮緊　(四十四)問病人先熱後寒脈尺寸俱盛　(四十五)問脈尺寸俱浮頭疼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肢不收嚅嚅但欲眠　(四十六)問一歲之中長幼疾狀多相似
(四十七)問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　(四十八)問支體痛重不可轉側額上微汗不欲去被或身微腫　(四十九)問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　(五十)問發熱惡寒頸項強急腰身反張如中風狀或瘈瘲口噤

卷之七

(五十一)問憎寒發熱惡風自汗寸口脈浮胸膈痞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而頭不疼項不強
(五十二)問頭疼脈數發熱惡寒而身不痛左手脈平和　(五十三)問不惡寒身不痛頭不疼

脈不緊但煩熱　(五十四)問傷寒頭疼身熱支節痛大便秘或嘔逆而脚屈弱者

卷之八

(五十五)問發熱陰證有發熱　(五十六)問熱多寒少　(五十七)問潮熱　(五十八)問往來寒熱者陰陽相勝也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　(五十九)問傷寒如瘧狀　(六十)問汗之而寒熱者　(六十一)問汗之而仍發熱者　(六十二)問下之而熱不退者勞復食復附

卷之九

(六十三)問惡寒　(六十四)問惡風　(六十五)問傷寒不得汗　(六十六)問自汗　(六十七)問頭汗出　(六十八)問頭疼　(六十九)問身體痛身痒附　(七十)問筋惕肉瞤頭眩身搖　(七十一)問喘　(七十二)問渴　(七十三)問鼻衄　(七十四)問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中不仁面垢譫語遺尿

卷之十

(七十五)問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　(七十六)問心下滿而不痛　(七十七)問嘔乾嘔附　(七十八)問吐　(七十九)問嘔吐而利　(八十)問欬嗽　(八十一)問咽喉痛　(八十二)問口燥咽乾　(八十三)問病人但漱水不欲嚥　(八十四)問不得眠　(八十五)問多眠　(八十六)問身涼汗出兩脅疼痛或乾嘔

卷之十一

(八十七)問欬逆　(八十八)問發黃　(八十九)問發狂　(九十)問發斑　(九十一)問譫語上女監切　(九十二)問吐血　(九十三)問腹痛腹滿附　(九十四)問煩躁　(九十五)問下利者　(九十六)問小便不利小便難　(九十七)問小便自利小便數　(九十八)問有數日不大便有大便難有大便鞕有燥屎有大便溏　(九十九)問病人默默欲眠目不能閉起居不安其聲嗄或咽乾嗄所斡切聲破也　(一百)問病人欲食復不能食當默默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快飯時如強健人而臥不能行如有寒如無寒如有熱復無熱口苦小便赤藥入即吐利

卷之十二以下計一百一十三方餘正方各方具證治

(一)桂枝湯　(二)桂枝麻黃各半湯　(三)桂枝二麻黃一湯　(四)桂枝二越婢一湯　(五)桂枝加桂湯　(六)桂枝加附子湯　(七)桂枝去芍藥湯　(八)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　(九)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十)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　(十一)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　(十二)桂枝加芍藥湯　(十三)桂枝加大黃湯　(十四)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　(十五)桂枝甘草湯　(十六)桂枝人參湯　(十七)桂附湯　(十八)桂枝加葛根湯　(十九)桂枝加厚朴杏子湯　(二十)麻黃湯　(二十一)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

(二十二)麻黃附子甘草湯　(二十三)麻黃細辛附子湯　(二十四)麻黃連翹赤小豆湯　(二十五)麻黃升麻湯　(二十六)葛根湯　(二十七)葛根加半夏湯　(二十八)葛根黃芩黃連湯　(二十九)小柴胡湯

卷之十三

(三十)大柴胡湯　(三十一)柴胡桂枝湯　(三十二)柴胡桂枝乾薑湯　(三十三)柴胡加龍骨牡蠣湯　(三十四)柴胡加芒硝湯　(三十五)大青龍湯溫粉法附　(三十六)小青龍湯　(三十七)小建中湯　(三十八)大陷胸湯　(三十九)大陷胸丸　(四十)小陷胸湯　(四十一)大承氣湯　(四十二)小承氣湯　(四十三)調胃承氣湯　(四十四)桃仁承氣湯　(四十五)梔子豉湯　(四十六)梔子甘草豉湯　(四十七)梔子生薑豉湯

卷之十四

(四十八)梔子厚朴湯　(四十九)梔子乾薑湯　(五十)梔子檗皮湯　(五十一)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　(五十二)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　(五十三)茯苓甘草湯　(五十四)甘草湯　(五十五)甘草乾薑湯　(五十六)炙甘草湯　(五十七)芍藥甘草湯　(五十八)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　(五十九)大黃黃連瀉心湯　(六十)附子瀉心湯　(六十一)半夏瀉心湯　(六十二)甘草瀉心湯　(六十三)生薑瀉心湯　(六十四)白虎湯　(六十五)白虎加人參湯　(六十六)五苓散　(六十七)猪苓湯　(六十八)附子湯　(六十九)桂枝附子湯　(七十)朮附湯　(七十一)甘草附子湯　(七十二)芍藥甘草附子湯　(七十三)乾薑附子湯　(七十四)理中圓理中湯附　(七十五)四逆湯　(七十六)四逆散　(七十七)四逆加人參湯　(七十八)茯苓四逆湯　(七十九)當歸四逆湯　(八十)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

卷之十五

(八十一)通脈四逆湯　(八十二)通脈四逆加猪膽湯　(八十三)黃連湯　(八十四)黃連阿膠湯　(八十五)黃芩湯　(八十六)黃芩加半夏生薑湯　(八十七)文蛤散　(八十八)三物白散　(八十九)十棗湯　(九十)抵當圓　(九十一)抵當湯　(九十二)麻人圓　(九十三)茵蔯蒿湯　(九十四)牡蠣澤瀉散　(九十五)竹葉石膏湯　(九十六)枳實梔子湯　(九十七)白通湯　(九十八)白通加猪膽汁湯　(九十九)桃花湯　(一百)吳茱萸湯　(一百一)猪膚湯　(一百二)桔梗湯　(一百三)半夏散及湯　(一百四)苦酒湯　(一百五)真武湯　(一百六)烏梅圓　(一百七)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　(一百八)白頭翁湯　(一百九)赤石脂禹餘糧湯　(一百十)旋復代赭湯　(一百十一)瓜蒂散　(一百十二)蜜煎導法　(一百十三)燒鹽散

卷之十六以下計一百二十六方餘無方各方具證治

(一)升麻湯　(二)防風白朮牡蠣湯　(三)李根湯　(四)大橘皮湯　(五)橘皮竹茹湯
(六)陰旦湯　(七)除煩甘草湯　(八)白龍散　(九)附子散　(十)正陽散　(十一)肉桂
散　(十二)回陽丹　(十三)返陰丹　(十四)天雄散(正元散附)　(十五)愈聚法　(十六)茯
苓薯蕷酒湯　(十七)除煩升麻湯　(十八)大黃散　(十九)梔子仁湯　(二十)黑奴圓
(二十一)五苓散　(二十二)茯苓散　(二十三)火焰散　(二十四)丹砂圓

卷之十七

(二十五)五味子湯　(二十六)腹氣湯　(二十七)竹皮湯(竹茹湯　竹瀝湯　竹葉湯　竹茹湯附)　(二十八)知
母麻黃湯　(二十九)紫胡散　(三十)人參順氣散　(三十一)若龍散　(三十二)麻黃芍
根湯　(三十三)敗毒散　(三十四)厚朴散　(三十五)桂枝石膏湯　(三十六)梔子升麻
湯　(三十七)橘皮湯　(三十八)茯苓湯　(三十九)小柴胡加桂湯　(四十)白虎加桂湯
(四十一)柴胡桂薑湯　(四十二)殼母散　(四十三)桂枝圓　(四十四)茯苓薯蕷湯
(四十五)麥煎湯　(四十六)知母黃柏湯　(四十七)栝樓根湯　(四十八)茯苓防己湯
(四十九)老君煎明散　(五十)防風子蜜火圓(防風子湯　防風湯)　(五十一)圓中湯　(五十二)射干湯
(五十三)半夏桂枝甘草湯　(五十四)麻黃杏子薯蕷甘草湯　(五十五)防己黃芪湯
(五十六)杏仁湯　(五十七)小續命湯　(五十八)附龍散　(五十九)桂心白朮湯　(六
十)附子防風散　(六十一)八物白朮湯　(六十二)柴胡半夏湯　(六十三)金牙草散

卷之十八

(六十四)大半夏湯　(六十五)超群湯　(六十六)胡約圓　(六十七)麻黃圓　(六十八)補
功圓　(六十九)五柔圓　(七十)大三陰散　(七十一)補益散　(七十二)茯苓仁酒法
(七十三)木瓜散　(七十四)麥煎湯　(七十五)蒲黃麥白湯　(七十六)葛根麥白湯
(七十七)雄鼠屎湯　(七十八)黃芪芍藥湯　(七十九)酒蒸黃連圓　(八十)茱花湯
(八十一)枳實理中圓　(八十二)小半夏加茯苓湯　(八十三)桔梗枳殼湯　(八十四)赤
茯苓湯　(八十五)香蘇散　(八十六)犀角地黃湯　(八十七)黃連解毒湯　(八十八)酸
棗湯　(八十九)梔子烏梅湯　(九十)橘皮乾薑湯　(九十一)茯苓附子湯　(九十二)半
夏生薑湯　(九十三)黑滓方　(九十四)葛根橘皮湯　(九十五)玄參升麻湯　(九十六)
大青四物湯　(九十七)知母桂心湯　(九十八)三黃圓　(九十九)桔梗半夏湯　(一百)三
黃湯艾湯　(一百一)薯蕷湯　(一百二)赤石脂圓　(一百三)理氣散　(一百四)黃連阿
膠湯　(一百五)茱花湯　(一百六)黃芪犀角湯　(一百七)薯蕷散　(一百八)百合知
母湯　(一百九)滑石代赭湯　(一百十)薯子湯　(一百十一)百合洗方　(一百十二)百
合地黃湯　(一百十三)桔梗牡蠣散　(一百十四)滑石散　(一百十五)治中湯　(一百

十六)陽旦湯　(一百十七)白虎加苦龍湯　(一百十八)七味葱白湯　(一百十九)增損
四順湯　(一百二十)化斑湯　(一百二十一)官局梧桐湯　(一百二十二)麻黃加龍湯
(一百二十三)竹皮大圓　(一百二十四)古今錄驗橘皮湯　(一百二十五)黃芪橘皮湯
(一百二十六)麥門冬湯

卷之十九(以下共四十一方正方各共四十一方其餘治方俱)

婦人并妊娠諸藥藥方
(一)小柴胡湯　(二)調期門穴　(三)寫心三黃湯　(四)桂枝紅花湯　(五)黃芩芍藥湯
(六)柴胡當歸湯　(七)乾薑地黃湯　(八)燒裙散　(九)青竹茹湯　(十)當歸白朮湯
(十一)加減四物湯　(十二)阿膠散　(十三)白朮散　(十四)葱白散　(十五)藤木湯
(十六)黃龍湯　(十七)柴胡石膏湯　(十八)根質散　(十九)旋復花湯　(二十)麥門冬
湯　(二十一)梔子大青湯　(二十二)蓮根湯　(二十三)益氣法　(二十四)葱白豉湯
(二十五)葱白一物湯　(二十六)伏龍肝散　(二十七)蒿根一物飲　(二十八)梔子五物
散　(二十九)前胡七物湯　(三十)升麻六物湯　(三十一)陽旦湯　(三十二)治經法
(三十三)薯功圓　(三十四)桂心牡蠣湯　(三十五)蜀椒湯　(三十六)增損柴胡湯
(三十七)竹葉防風湯　(三十八)三物黃芩湯　(三十九)小柴胡湯　(四十)乾薑柴胡湯
(四十一)滑胎散

卷之二十(以下共三十三方正方各共三十三方其餘治方俱)

小兒雜藥
(一)洗心散　(二)惺惺散　(三)四順散　(四)薯蕷黃芪湯　(五)升麻黃芪湯　(六)甘
露飲子　(七)藿圓　(八)石膏薯蕷湯　(九)鴻翮飲　(十)麥門冬湯　(十一)十物升麻
湯　(十二)六物黃芪湯　(十三)五物人參飲　(十四)八物麥門冬飲　(十五)茯苓飲

卷之二十一

小兒雜藥
(十六)升麻湯　(十七)犀角地黃湯　(十八)薯蕷黃芪湯　(十九)升麻黃芪湯　(二十)
化毒湯　(二十一)紫草木通湯　(二十二)鼠粘子湯　(二十三)水解散　(二十四)活血
散　(二十五)猪尾膏　(二十六)紫比散　(二十七)牆蘼煎子　(二十八)知膠湯　(二
十九)決明散　(三十)紫草散　(三十一)紫雪花散　(三十二)通聖散　(三十三)紫金
散

卷之二十二

雜藥十章

活人書釋音
身體類　病證類　藥名類　製鍛類　器用類　拾遺類
活人書辨誤
傷寒藥性
玉石部　草部　木部　人部　獸部　禽部
蟲魚部　菓部　米穀部　菜部　婦人藥性　小兒藥性

類證活人書卷第一

明　新安師古吳勉學校

此一卷論經絡。治傷寒先須識經絡。不識經絡。觸途冥行。不知邪氣之所在。往往病在太陽。反攻少陰。證是厥陰。乃和少陽。寒邪未除。眞氣受斃。又況傷寒看外證爲多。未診先問。最爲有准。孫眞人云。問而知之。別病淺深。名爲巧醫。病家云。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則知病在太陽經也。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則知病在陽明經也。胸脇痛耳聾。口苦舌乾。往來寒熱而嘔。則知病在少陽經也。腹滿咽乾。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則知病在太陰經也。引飲惡寒。或口燥舌乾。則知病在少陰經也。煩滿囊縮。則知病在厥陰經也。然後切脈以辨其在表在裏。若虛若實。以汗下之。古人所以云問而知之爲中工。切而知之爲下工。若經隧支絡僭然不分。按寸握尺。妄意疾證。豈知坐授明堂。竅室金鍼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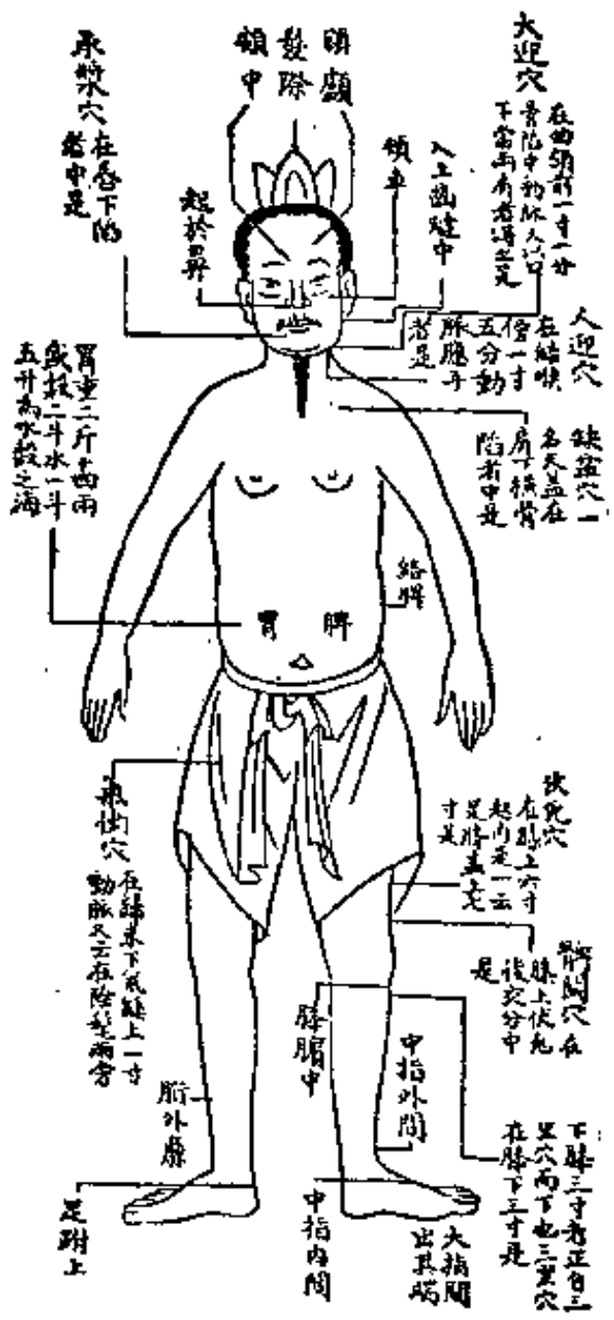
經絡圖

足太陽經

足太陽膀胱經。膀胱爲合。故足少陰與足太陽爲表裏。從目內眥上頭連於風府。分爲四道。下項并正別脈上下六道以行於背。與身爲經。太陽之經爲諸陽主氣。感中寒邪。必發熱而惡寒。緣頭項腰脊。是太陽經所過處。今頭項痛。身體疼。腰脊強。其脈尺寸俱浮者。故知太陽經受病也。

靈樞經云。足太陽之脈。起於目內眥。上額交巔上。其支別者。從巔至耳上角。其直行者。從巔入絡腦。還出別下項。循肩髆內。侠脊抵腰中。入循膂。絡腎屬膀胱。其支別者。從腰中。下貫臀入膕中。其支別者。從髆內左右別下貫胛。侠脊內。過髀樞。循髀外。從腰下合膕中。下貫腨內。出外踝之後。循京骨。至小指外側端。

足陽明經



足陽明胃之經。脾與胃為合。故足太陰與足陽明為表裏。從鼻起夾於鼻。絡於目。下咽分為四道。并正別派六道上下行腹綱維於身。蓋諸陽在表。陽明主肌肉。絡於鼻。故病人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其脈尺寸俱長者。知陽明經受病也。

靈樞經云。足陽明之脈。起於鼻交頞中。旁約太陽之脈。下循鼻外。入上齒中。還出挾口。環唇。下交承漿。却循頤後下廉。出大迎。循頰車。上耳前。過客主人。循髮際。至額顱。其支者。從大迎前下人迎。循喉嚨。入缺盆。下膈屬胃絡脾。其直者從缺盆下乳內廉。下挾臍。入氣衝中。其支者。起胃口下循腹裏。下至氣衝中而合。以下髀關。抵伏兔。下膝臏中。下循脛外廉。下足跗。入中指內間。其支者。下廉三寸而別。以下入中指外間。

足少陽經

足少陽膽之經。肝與膽為合。故足厥陰與足少陽為表裏。起目外眥。絡於耳。遂分為四道。下缺盆。循於脇。并正別脈六道上下主經營百節流氣三部。故病人胸脇痛而耳聾。黃帝鍼經邪在肝則兩脅痛。又曰膽脈者脅下痛。口中苦。善太息。或口苦咽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脈尺寸俱弦者。知少陽經受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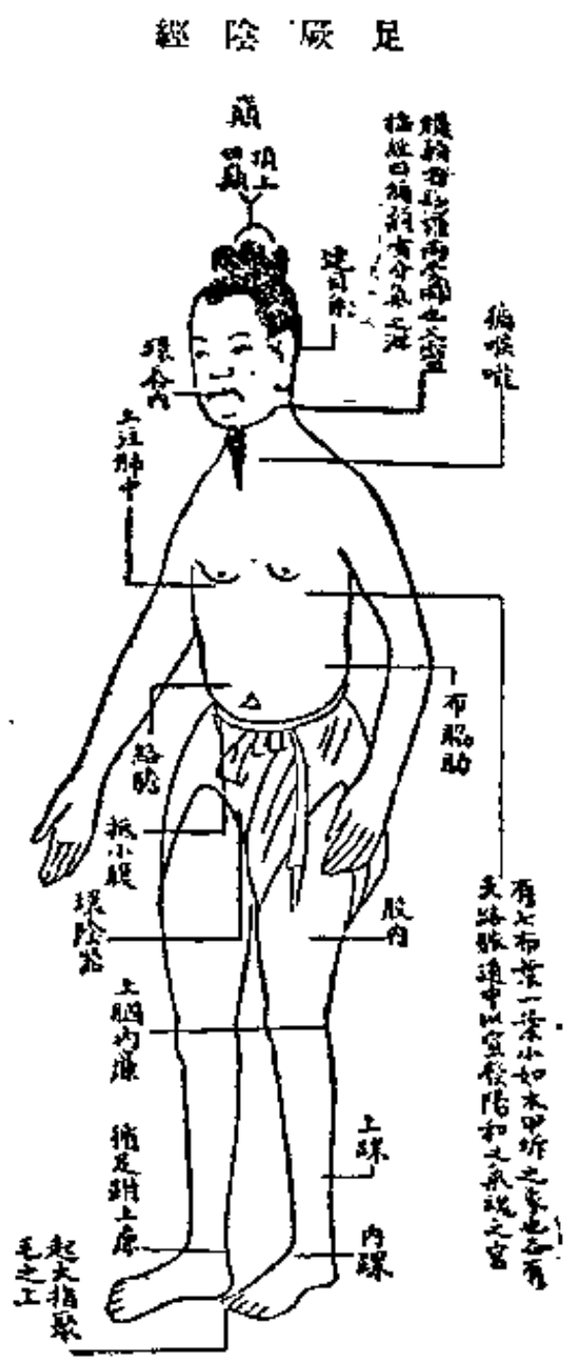
靈樞經云。足少陽之脈。起於目銳眥。上抵頭角下耳後。循頸。行手少陽之前。至肩上。却交下手少陽之後。入缺盆。其支者。從耳下入耳中。出走耳前。至目銳眥後。其支者。別銳眥。下大迎。合手少陽抵于鼽下。如頸

足太陰經

足太陰脾之經。爲三陰之首。其脈布於脾胃。絡於嗌喉。故病人腹滿而嗌乾。尺寸俱沉細者。知太陰經受病也。

脾重二斤二兩。象馬蹄。內包胃脘。象土形也。經絡之氣。交歸於中。以營運眞靈之氣。意之舍也。

足厥陰肝之經。厥者。盡也。靈樞曰。亥爲左足之厥陰。戌爲右足之厥陰。兩陰俱盡。故曰厥陰。夫陰盡爲晦。陰出爲朔。厥陰者。以陰盡爲義也。其脈循陰器而脈絡於舌本也。脈弗營則筋急。筋急則引舌與卵。故唇青舌卷而卵縮。凡病人煩滿而囊縮。其尺寸俱微緩者。知厥陰經受病也。



足少陰經

足少陰腎之經。其脈起於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別行者。入跟中。上至股內後廉。貫腎絡膀胱。直行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繫舌本。傷寒熱氣入於腦。流於少陰之經。少陰主腎。腎惡燥。故渴而引飲。又經發汗吐下已後。腦髓空虛。津液枯竭。腎有餘熱。亦渴。故病人口燥舌乾而渴。其脈尺寸俱沉者。知少陰經受病也。

靈樞經云。足少陰之脈。起于小指之下。斜趨足心。出于然骨之下。循內踝之後。別入跟中。以上踵（時充切）內。出腨內廉。上股內後廉。貫脊屬腎。絡膀胱。其直者。從腎上貫肝膈。入肺中。循喉嚨。挾舌本。其支者。從肺出絡心。注胸中。

足厥陰經

出額。與督脈會於巔。其支者。從目系下頰裏。環唇內。其支者。復從肝別貫膈。上注肺中。

（一）問傷寒一二日。發熱惡寒。頭項痛。腰脊強。尺寸脈俱浮。此足太陽膀胱經受病也。仲景云。太陽病欲解時。從巳至未上。太陽病頭疼發熱。汗出惡風。宜桂枝湯。（正一）輕者。只與柴胡桂枝湯。（正方三十一）太陽病頭痛發熱無汗惡寒。宜麻黃湯。（正三十）輕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正二）麻黃湯桂枝湯。二者均爲解散。正分陰陽。不可不愼也。仲景所謂無汗不得服桂枝。有汗不得服麻黃。常須識此。勿令誤也。今人纔見身熱頭痛。便發汗。不知汗空閉而用麻黃。汗空踈而用桂枝。傷寒傷風。其治不同。古人有汗者當解肌。無汗者可發汗。

（二）問傷寒二三日。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尺寸脈俱長。此足陽明胃經受病也。仲景云。陽明病欲解時。從申至戌上。傷寒二日。陽明經受病。可發其汗。非正陽明也。正陽明者。身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故可下也。今言一二日傳陽明經。身熱目疼鼻乾不得臥。其脈俱長者。是太陽陽明可表而已。若無汗尙惡寒。宜升麻湯。（雜方）有汗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湯。（正方一）無汗脈浮。其人喘者。與麻黃湯。（正二十）○又問十二經皆一而陽明有三。何也。有太陽陽明。有少陽陽明。有正陽陽明也。太陽陽明者。本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也。太陽陽明。脾約是也。大便堅。小便利。其脾爲約。少陽陽明者。本傳到少陽。因發汗利小便已。胃中燥實。大便難也。正陽陽明者。病人本風盛氣實也。三陽明俱宜下。唯惡寒及中寒爲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可發其汗。蓋太陽與陽明合病。脈必浮大而長。外證必頭疼

腰痛肌熱目痛鼻乾也。脈浮大者。太陽也。長者。陽明也。頭疼腰痛者。太陽也。肌熱目痛鼻乾者。陽明也。尙惡寒者。可升麻湯（雜方一）汗之。若不惡寒反惡熱。大便不秘者。可白虎湯（正方六十四）解利之。不惡寒反惡熱。大便秘。或譫語者。屬胃家實也。可調胃承氣湯下之。（正四十三）○又問三陽有合病。有併病。何也。脈浮大而長。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者。合病也。太陽初得病時。發其汗。汗先出不徹。因轉屬陽明。續自微汗出。不惡寒者。併病也。三陽皆有合病。唯三陰無合病。不可不知也。太陽證。能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愈。宜大承氣湯。（正四十一）若太陽證不能。不可下。宜用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小發汗。設面赤色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若發汗不大徹。則陽氣怫鬱。不得越散。當汗不汗。煩躁不知痛處。其人短氣但坐。蓋以汗出不徹故也。更以麻黃湯發其汗則愈。何以知汗出不徹。以脈濇故知之。

（三）問傷寒三四日。胸脇痛而耳聾。或口苦舌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尺寸脈俱弦。此足少陽膽經受病也。（仲景云。少陽病欲解時。從寅至辰上。）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脇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尙未可吐下。診其脈弦緊者。小柴胡湯主之。（正方二十九）蓋脈弦細頭疼發熱屬少陽。少陽受病。口苦咽乾目眩。宜小柴胡湯以解表。不可發汗。（仲景少陽證唯小柴胡湯爲解表藥耳。）發汗則譫語。譫語屬胃。胃和則愈。不和則煩而燥。宜調胃承氣湯。（正四三）此屬少陽陽明也。

（四）問傷寒四五日。腹滿咽乾。手足自溫。或自利不渴。或腹滿時痛。尺寸俱沉細。此足太陰脾經受病也。（仲景云。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傷寒手足必微冷。若手足自溫者。繫太陰也。自利不渴。屬太陰也。腹滿時痛。屬太陰也。自利不渴者。臟寒也。當溫之。宜四逆湯。（正方七十五）理中湯也。（正方七十四）腹滿脈浮者。可桂枝（正方一）微發汗。腹痛者。桂枝加芍藥湯。（正十二）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正十三）○古人以四日太陰證病在胸膈。可吐而愈何也。答曰。不然。有太陰證。脈大胸滿多痰者。可吐之。脈大而無吐證者。可汗而已。大抵在表者汗之。在裏者下之。在上者湧之。在下者泄之。瓜蒂（正百十一）梔豉（雜十九）隨證施用。不可拘以日數也。

（五）問傷寒五六日。尺寸脈俱沉。或口燥舌乾而渴。或口中和而惡寒。此足少陰腎經受病也。（仲景云。少陰病欲解時。從子至寅上。）少陰病口燥舌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正四十一）若不渴。不口燥舌乾而脈沉者。急溫之。宜四逆湯。（正方七十五）太陰厥陰皆不惡寒。只有少陰有惡寒之證。不可不知也。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宜灸并四逆湯也。大抵傷寒陽明證宜下。少陰證宜溫。然仲景於少陰證口燥咽乾。卽云急下之。蓋少陰主腎。繫舌本。傷寒熱氣入於臟。流於少陰之經。腎汁乾。咽路焦。故口燥咽乾而渴。須宜急下之。非若陽明證宜下而可緩也。雖然。陽明亦有一證。發熱汗出多。急下之。陽明屬胃。汗多則胃汁乾。亦須急下也。

（六）問傷寒六七日。煩滿囊縮。其脈尺寸俱微緩。此足厥陰肝經受病也。（仲景云。厥陰病欲解時。從丑至卯上。）厥陰病其脈微浮爲欲愈。不浮爲未愈。宜小建中湯。（正三十七）

脈浮緩者。必囊不縮。外證必發熱惡寒。似瘧爲欲愈。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若尺寸脈俱沉短者。必是囊縮毒氣入臟。宜承氣湯下之。（正方四十二）○大抵傷寒病臟腑傳變。陽經先受病。故次第傳入陰經。以陽主生。故太陽水傳足陽明土。土傳足少陽木。爲微邪也。陰主殺。故木傳足太陰土。土傳足少陰水。水傳足厥陰木。至六七日當傳厥陰肝木。必移氣尅於脾土。脾再受賊邪。則五臟六腑皆困而危殆。榮衛不通。耳聾囊縮。不知人而死矣。速用承氣湯下之。可保五死一生。古人云。脾熱病則五臟危。又云。土敗木賊則死。若第六七日傳厥陰。脈得微緩。微浮爲脾胃脈也。故知脾氣全。不再受尅。邪無所容。否極泰來。榮衛將復。水升火降。則寒熱作而大汗解矣。

類證活人書卷第二

此一卷論切脈。治傷寒先須識脈。若不識脈。則表裏不分。虛實不辨。仲景猶請當時之士。按寸不及尺。握手不及足。必欲診衝陽。按太谿而後歇。況於寸關尺耶。大抵問而知之。以觀其外。切而知之。以察其內。證之與脈不可偏廢。且如傷寒脈緊。傷風脈緩。熱病脈盛。中暑脈虛。人迎緊盛。傷於寒。氣口緊盛。傷於食。率以脈別之。非特此也。病人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者。結胸也。結胸證。於法當下。雖三尺之童皆知。用大黃甘遂陷胸湯下之。然仲景云。結胸脈浮者。不可下。下之則死。以此推之。若只憑外證。便用陷胸湯。則誤矣。況傷寒尤要辯表裏。脈浮爲在表。脈沉爲在裏。陽動則有汗。陰動則發熱。得汗而脈靜者生。汗已而脈躁者死。陰病陽脈則不成。陽病陰脈則不永。生死吉凶。如合龜鏡。其微至於禍福休咎。脈短貴賤。無不可考。然古人乃以切脈爲下者。特以脈理精微。其體難辯。而傷寒得外證爲多故也。外證易見。切脈難明。弦緊之混淆。遲緩之參差。沉與伏相類。濡與弱相似。非得之於心。超然領解。孰能校疑似於錙銖者哉。苟知浮芤滑實弦緊洪屬於表。遲緩微濇沉伏濡弱屬於裏。表裏內外。陰陽消息。以經處之。亦過半矣。

氣口脈

帝曰。氣口何以獨五藏主。岐伯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氣。氣口亦太陰也。是以五脈六脈之氣味。皆出於胃。變見於氣口。

右手關前一分。氣口之位。

人迎脈

左手關前一分。人迎之位。

人迎氣口在頸法象天地要會始終之門戶。

人迎氣口屬太陰肺之經。而黃帝乃云。人迎亦胃脉何也。左手關前一分者人迎之位。挾喉嚨兩篠者人迎之穴。人迎之位屬手太陰肺之經。人迎之穴屬足陽明胃之經。故張周云人迎亦胃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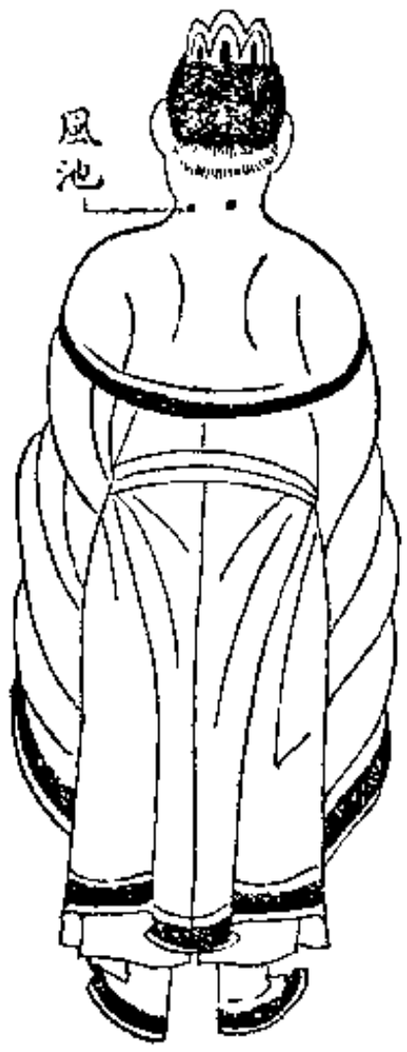
太谿脈

傷寒何以須診太谿脈耶。答曰。太谿穴是足少陰腎之經。男子以右腎爲命門。女子以左腎爲命門。三十六難曰命門者神精所舍。原氣所繫。男子藏精。女子繫胞。主生死之要。病人有命門脈者活。無者死。仲景云少陰病手足逆冷發熱者不死。脈不至者灸太谿七壯。故傷寒必診太谿以察其腎之盛衰也。太谿二穴。在足內踝後跟骨上動脉陷中。

衝陽脈

傷寒何以須診衝陽脈耶。答曰。衝陽穴是足陽明胃之經。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乃傳與五臟六腑。臟腑皆受氣於胃。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陰陽相貫。如環無端。胃爲水穀之海。主稟四時。皆以胃氣爲本。是謂四時之變病。死生之要會。故傷寒必診衝陽。以察其胃之有無也。衝陽二穴。一名會源。在足跗上五寸骨間動脉上去陷骨三寸。

風池穴



風府穴

仲景云。太陽病初服桂枝湯。反煩不解者。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正一）愈。謂服桂枝湯後。其證尚自汗發熱惡寒。脈尚寸浮尺弱而反煩。爲邪連在陽維經。故可先鍼風池、風池二穴。是足少陽陽維之會。在項後入髮際陷中。是穴。甲乙經云。風池在耳後髮際陷中。針入一寸一分。風府。風府一穴。是督脈陽維之會。在項後髮際陷中。是穴。針入四分留三呼。此二穴陽維之會。非太陽經也。太陽經穴在夾項後髮際大筋外。脈陷中。名曰天柱。不鍼此者。桂枝已主太陽病故也。

期門穴

期門二穴

期門穴。在乳直下筋骨近腹處是也。凡婦人病。法當鍼期門。不用行子午法。恐纏臍膜引氣上。但下鍼令病人吸五吸。停鍼良久。徐徐出鍼。此是平瀉法也。凡鍼期門。必瀉勿補可。肥人二寸。瘦人寸半深。

關元穴

臍下一寸五分。名氣海。二寸名丹田。三寸名關元。關元穴。是小腸募足少陰任脈之會。鍼入八分。留三呼。瀉五吸。灸亦良。然不及鍼。氣海穴。或作臍下一寸。按鍼灸經云。臍下一寸曰陰交穴。陰交下五分曰氣海。

（七）問三部之位

左右手去魚一寸名曰寸口。去澤一尺名曰尺部。兩境之間名爲關位。關位六分。陽部出三分。陰部入三分。關前爲陽。關後爲陰。爲陰陽之關津。寸脈下不至關爲陽絕。尺脈上不至關爲陰絕。陽得寸內九分。取陽奇之數。陰得尺內一寸。取陰耦之數。是名寸關尺也。寸上一分爲魚際。關下一分爲神門。左關爲人迎。右關爲氣口。三陽從地長。故男子尺脈常沉。三陰從天生。故女子尺脈常浮。男子陽多而陰少。其脈在關上。故寸盛而尺弱。女子陰盛而陽微。其脈在關下。故寸沉而尺盛。所以男子不可以久瀉。女子不可以久吐。男得女脈爲不足。女得男脈爲太過。所謂反也。今人以男子尺脈常弱。女子尺脈常盛。謂之反。非也。男子陽有餘。脈在上。尺脈必弱。女子陰有餘。脈在下。寸脈必微。乃是正也。非反也。又以男子以右尺爲命門。女子以左尺爲命門。謂之反亦非也。男子得陰以生。先生右腎。女子得陽以長。先生左腎。乃是正也。非反也。所謂反者。只是男子尺脈盛弱。今反盛。女子尺脈盛。今反弱。謂之反耳。聖人以察陰陽以決生死。雖經絡流注。如環無端。豈能逃於三部者耶。

（八）問診候之法

凡初下指。先以中指揣按得關位。乃齊下前後二指爲三部脈。前指寸口也。後指尺部也。若人臂長乃踈下指。若臂短乃密下指。先診寸口。男先左手。女先右手。浮按消息之次。中按消息之次。重按消息之次。上竟消息之次。下竟消息之次。推指外消息之次。推指內消息之。密家資肥人脈浮爲肌肉厚實。重取乃得。若舉手而得。則其浮也甚矣。貧瘦人脈沉爲皮脈相附而易見。若按之始應。則其沉也亦甚矣。凡診脈以氣息平定。方下指。以一呼一吸爲一息。其一息之間。脈息四至。或五至。至不大不小。與所部分四時相應者爲平和脈也。過則爲至。不及則爲指。損至之脈。難經言之詳矣。所處部分。謂心位洪。肺位浮。腎位沉。肝位弦。脾位緩也。四時謂春脈弦。夏脈洪。四季脈緩。秋脈浮。冬脈沉也。假令心脈本位雖當見洪。得冬脈須微帶沉下。是四時相應。餘皆倣此。

（九）問脈息之證

脈之字。从肉從辰。又作䐃。蓋脈以肉爲陽。䐃以血爲陰。華佗云。脈者氣血之先也。氣血盛則脈盛。氣血衰則脈衰。氣血熱則脈數。氣血寒則脈遲。氣血微則脈弱。氣血平則脈緩。又長人脈長。短人脈短。性急則脈急。性緩則脈緩。反此者逆。按內經云。形盛脈細。氣少不足以息者危。形瘦脈大。胸中氣多者死。形氣相得

者生。參伍不調者病。難經云。數者腑也。遲者臟也。數則爲熱。遲則爲寒。諸陽爲熱。諸陰爲寒。王叔和云。脈沉爲在裏。脈浮爲在表。遲則在臟。數則在腑。滑爲實爲下。數爲虛爲熱。張仲景云。脈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脈沉濇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脈者生。陽病見陰脈者死。大抵陽脈常浮而速。陰脈常沉而遲。七表屬腑。病在於陽。春夏見之易治。八裏屬臟。病在於陰。秋冬見之猶輕。假令數在左寸。浮之得者熱入小腸。沉之得者熱入於心。餘皆倣此。脈理精微。非言可盡。論其梗概。不出於此矣。王叔和云。在心易了。指下難明。亦在乎人熟之而已矣。

（十）問七表

七表陽也。陽數奇。浮。按之不足。舉之有餘。寸口浮。其人惡風。發熱頭痛。關上浮。趺陽浮卯爲虛。寸口浮爲陽。寸口滑爲陽盛。關上滑爲嘔逆。尺中滑小便赤。婦人經脈不利。然而尺脈滑者。亦本形也。趺陽脈滑者。胃氣實。邊緊。扎主失血。寸口扎主吐血。微扎者衄。關上扎。大便血。尺中扎。小便血。滑往來前却流利。替替然與數相似。脈滑爲陽。寸口滑爲陽盛。關上滑爲嘔逆。尺中滑小便赤。婦人經。密。實脈大而長。按之隱指。愊愊然浮沉皆得。寸口實。主上焦熱。尺中有此。主小腹痛。并小便濇。關上見之腹脹。舉之無有。按之如弓弦狀。又曰浮緊乃爲弦。狀如弓弦。按之不移。陽弦則頭痛。陰弦則腹痛。大抵傷寒。脈須弦。蓋人迎緊盛。傷於寒。人迎者少陽之分。少陽脈弦緊則爲寒。寸口緊頭痛。關緊心中絡痛。尺緊臍下痛。陰陽俱緊。宮清邪中於上。商濁邪中於下。洪。極大在指下。舉按滿指。中洪。主大小便血。三部洪。三焦俱熱。

（十一）問八裏

八裏陰也。陰數緩。微。若有若無。極細而軟。微則爲虛。寸口微爲陽不足。陽微則惡寒。陰微則下利。沉。舉之不足。按之有餘。沉爲在裏。尺寸俱沉者少陰脈主弦。故也。寒邪中人。其脈必弦。弦則多氣。洪數。爲其先有邪熱也。洪數甚者正爲陽證。若沉細而弦疾。乃正陰證也。緊。按之實。數似切繩狀。寸口洪。主胸膈煩熱。胸滿。主胃熱口乾。尺上。濁邪中於下。洪。極大在指下。舉按滿指。中洪。主大小便血。三部洪。三焦俱熱。

愛病也。然沉而遲者。乃陰證也。宜溫之。沉而數者有熱也。宜下之。緩。去來亦遲。小駛於遲。緩則爲虛。太陽病。其脈緩者爲傷風。脈浮得之即是本形。濇。細而遲。往來難。濇則少血。寸口濇少氣。上焦冷。關上濇胃冷脾痛。尺中濇小便數。小腹冷。三部俱濇。腹時一止。中氣結。王冰曰。陽有餘則血少。故脈濇也。又曰。濇者陽氣有餘。陽氣有餘爲身熱無汗。遲。呼吸三至。去來極遲。遲則爲寒。寸口遲則上焦冷。關上遲胃冷不欲食。尺中遲。小便多。并白濁。伏。極重按之。指著骨乃得。伏主物聚。寸口伏胸中逆氣。關上化。大抵關前得之多爲熱。關後得之多爲冷。關中得之陰陽結。或冷或熱不定。當以餘證參之。濇。按之似無。舉之全無力。形與緩濇遲脈雖稍殊。其爲冷證皆一也。弱。極軟而沉細。按之欲絕指下。弱爲虛。寸口弱。陽氣虛。汗自出。關弱無胃氣。胃中有熱。脈弱爲虛熱病作。不可大攻。熱去寒起。尺中弱。氣少發熱也。

（十二）問脈按之來緩時一止復來。又脈來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有結。脈有促。脈有代。脈結者。陰也。陰盛則結。脈來緩時一止復來曰結。主胸滿煩躁。促者。陽也。陽盛則促。脈來數時一止復來曰促。主積聚氣痞。憂思所成。太陽病。下之後。脈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正方七）若微寒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主之。（正八）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主之。（正二十八）大抵結促之脈。雖時一止爲病脈。非死脈也。惟代脈者。眞死矣。往來緩。動而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名曰代也。代者死也。仲景傷寒脈結代心動悸。炙甘草湯主之。（正五十六）

類證活人書卷第三

此一卷論表裏。治傷寒。須辯表裏。表裏不分。汗下差誤。古人所以云桂枝下咽。陽盛卽斃。承氣入胃。陰盛以亡。傷寒有表證。有裏證。有半在表半在裏。有表裏兩證俱見。有無表裏證。在表宜汗。在裏宜下。半在裏半在表宜和解。表裏俱見。隨證滲泄。無表裏證。用大柴胡湯下之。（正方三十）又四逆湯（正七十五）證。有先溫裏乃發表。桂枝湯（正方一）證。有先解表乃攻裏。仲景云。下利清穀。身體疼痛。急當救裏。身體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表。如響應桴。間不容髮。非特此也。均是發熱。身熱不渴爲表有熱。小柴胡加桂枝湯。（正二十九）厥而脈滑爲裏有熱。白虎加人參主之。（正六十五）黃帝所謂發表不遠熱。攻裏不遠寒也。均是水氣乾嘔。微利發熱而欬爲表有水。小青龍加蕘花主之。（正三十六）身體涼。表證罷。欬而脅下痛爲裏有水。十棗湯主之。（正八十九）均是惡寒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麻黃桂枝小柴胡主之。無麻黃桂枝小柴胡湯。只有柴胡桂枝湯。（見正方三十一）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附子四逆湯主之。（正七十五）均是身體痛。脈浮發熱頭疼身體痛者爲表未解。麻黃湯主之。（正二十）脈沉自利身體痛者爲裏不和。四逆湯主之。（正七十五）以此觀之。仲景之於表裏亦詳矣。學者宜深究之。雖然。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無表裏證。脈雖浮亦有下之者。少陰病二三日無陽證。亦有發汗者。非表裏之所能拘。又不可不知也。

（十三）問表證

發熱惡寒。身體痛而脈浮者。表證也。浮。表陽也。此脈按之不足。舉之有餘。素問云。寸口脈浮而盛。曰病在外。寸口脈沉而緊。曰病在中。仲景云。脈浮者病在表。可發汗。又曰表有病者。脈當浮。又曰。結胸證脈浮者不可下。則知脈浮者表證也。表證者。惡寒是也。惡寒者。表之虛。此屬太陽。宜汗之。然傷寒發表。須當隨病輕重而汗之。故仲景有發汗者。有和解之者。兼四時發汗亦自不同。○春不可大發汗。以陽氣尚弱。不可亟奪。使陰氣勝于時。天寒初解。榮衛腠理緩。可用小柴胡湯(正二十九)之類。○冬不可汗者。以陽氣伏藏。不可妄擾。不問傷寒中風。以輕藥解利之。傷寒無汗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傷風有汗。只與柴胡桂枝湯(正三十一)。或得少汗而解。或無汗自解。病勢甚者不拘此。○夏月天氣大熱。玄府開。脈洪大。宜正發汗。但不可用麻黃桂枝熱性藥。須是桂枝麻黃湯加黃芩石膏知母升麻也。加減法在第十二卷藥方中。夏月有桂枝麻黃證。不加黃芩輩服之。轉助熱氣。便發黃斑出也。白虎湯雖可用。然治中暑與汗後一解表藥耳。一白虎未能驅逐表邪。況夏月陰氣在內。或患熱病而氣虛人。妄投白虎。往往有成結胸者。以白虎性寒。非治傷寒藥也。○凡發汗欲令手足俱周。濈濈然一時許為佳。不欲如水淋漓。服湯中病即止。不必盡劑。然發汗須如常覆腰以上厚衣覆腰以下。蓋腰以上流漓。而腰以下至足心微潤。病終不解。凡發汗病證仍在者。三日內可二三汗之。令腰腳周遍為度。○又問三陰有可汗者乎。陰病不當發汗。發汗即動經。然太陰脈浮。少陰發熱。亦須微微取汗。但不正發汗耳。大抵風寒中人。與榮衛俱薄而發熱。又未曾行諸汗藥。雖無陽證。須少汗解逐之。王叔和云。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故知初病脈沉細數。雖裏不消。本表中風寒。須宜溫覆少汗而解。仲景太陰證脈浮可汗。宜桂枝湯。(正方一)少陰病發熱脈沉。宜麻黃細辛附子湯。(正二十三)少陰二三日。常見少陰證。無陽證者。宜麻黃附子甘草湯(正二十二)微發汗。皆陰證表藥也。要知脈沉細數。病在裏。不可發汗。此大略之言耳。脈應裏而發熱在表。宜以小辛之藥取微汗而溫散也。○大抵傷寒。太陽證。發熱惡寒。宜發其汗。然熱多寒少。其脈微弱。或尺脈遲者。不可表也。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正方四)尺脈遲者。血少也。先以小建中加黃耆湯。(正三十七)以養其血。時時用小柴胡桂枝二越婢一湯。小分劑以和解之。其人當汗而衄血下血者。不可表也。太陽病脈浮而緊。發熱身無汗。自衄者愈。不可汗。汗出必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得眴。又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不愈宜桂枝湯。(正方一)壞病者不可表也。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針。仍不解者。為壞病。桂枝不中與也。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又云。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若已吐下發汗。柴胡證罷。此為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婦人經水適來者不可表也。婦人病經水適下而發其汗。則譫語不知人。此病為表裏俱虛。故令鬱冒也。風溫者不可表也。脈尺寸俱浮。頭疼身熱。常自汗。體重。其息必喘。其形不仁。嘿嘿但欲眠者。風溫證也。復發其汗者死。宜萎蕤湯。(雜四十五)濕溫者不可表也。兩脛逆冷。胸腹滿。頭目痛苦妄言。必多汗者。名曰濕溫。不可發汗。發汗者。名曰重暍。如此死者。醫殺之耳。宜朮附湯、(正十七)白虎加蒼朮湯。(雜一百十七)虛煩者不可表也。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然不惡寒。身不疼。故知非傷寒也。不可發汗。頭不痛。脈不緊。故知非裏實也。不可下。宜服竹葉湯。(正六十五)病人腹間左右上下有築觸動氣者不可表也。動氣在右。不可發汗。發汗則衄而渴。心苦煩。飲則吐水。先服五苓散一二服。次服竹葉湯。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此為難治。先服防風白朮牡蠣湯。(雜方二)汗止。次服建中湯。(正三十七)動氣在上。不可發汗。發汗則氣上衝。正在心端。宜服李根湯。(雜方三)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疼煩。目運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化。先服大橘皮湯。(雜方四)吐止後。服小建中湯。(正三十七)以此見古人慎用表藥如此。

(十四)　問裏證

不惡寒。反惡熱。手掌心并腋下濈濈汗出。胃中乾涸。燥糞結聚。潮熱。大便硬。小便如常。腹滿而喘。或譫語。脈沉而滑者。裏證也。仲景云。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硬也。傷寒欲下而小便少。手足心并腋下不滋潤者。不可攻也。裏證者。內熱是也。內熱者。裏之弱。此屬陽明也。宜

下之。○傷寒始發熱惡寒。今汗後不惡寒。但倍發熱而躁。始脈浮大。今脈洪實。或沉細數。始惺靜。今狂語。此為胃實陽盛。再汗即死。須下之即愈。○亦有始得病便變陽盛之證。須便下之。不可拘以日數。○更有心胸連臍腹大段疰悶。腹中疼。坐臥不安。冒悶喘急極者。亦不候他證便下之。凡大便秘。妨悶惡熱有表證者。亦須少小與小承氣湯。(正四十二)微解之。不可過多。令大泄也。失下則氣血不通。四肢便厥。醫人不知。反疑是陰厥。復進熱藥。禍如反掌。不可不察也。○又問三陰有可下者乎。三陰大約可溫。然須有積證方可也。何謂積證。太陰腹滿時痛。桂枝加芍藥湯。(正十二)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正十三)少陰口燥咽乾。或腹滿不大便。或下利清水。心下痛。皆積證也。仲景云。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正四十)少陰病自利清水。心下痛。口乾者。宜大承氣湯也。少陰病六七日。腹滿不大便者。宜大承氣湯。得下利。故勿與也。下後慎不中服補藥。孫真人云。服大承氣湯得利差。慎不中服補藥也。熱氣得補復成。更復下之。是重困也。宜消息安養之。○大抵傷寒最慎於下。若表證未罷。不可亂投湯劑。虛其胃氣。仲景云。表未解而內不消。非大滿。猶生寒熱。則病不除也。表已解而內不消。大滿大實。堅有燥屎。乃可下之。雖四五日不能為禍。若不宜下而便攻之。內虛熱入。協熱遂利。煩躁諸變。不可勝數。輕者困篤。重者必死矣。古人所以傷寒有承氣之戒。脈浮者不可下。仲景云。脈浮者。病在表。可發其汗。脈浮而下。為結胸。脈虛細者不可下。王叔和云。脈微不可吐。虛細不可下。惡寒者不可下。惡寒者。表之虛。雖是陽明證。尚惡寒。即與太陽合病。屬表。可發其汗。少陰惡寒。當溫之。嘔吐者不可下。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舌上白胎者。宜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不轉失氣者不可下。仲景云。陽明病。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頭硬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又云。陽明病潮熱。大便微硬者。可與大承氣湯。不硬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勿更與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仲景亦無治法。宜與黃耆建中湯。大便堅。小便數。不可用承氣湯攻之。趺陽脈浮而澀。浮則胃氣強。澀則小便

數。浮澀相搏。大便則硬。其脾為約。麻子人丸主之。(正九十二)千金云。脾約者。大便堅。小便利。宜枳實丸。太陽陽明者。脾約乃是也。小便清者不可下。仲景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與承氣湯。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須當發汗。大便硬。小便少者。未可攻。小便日三四行。今日再行。故知大便不久出。今為小便數少。以津液當還入胃中。故知不久必大便也。今為小便數少。乃可攻之。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不可下。此為津液內竭。雖硬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豬膽汁。皆可為導。(正一百十一)以此知古人慎用轉藥如此。

(十五)　問表裏兩證俱見

傷寒表證當汗。裏證當下。不易之法也。發表攻裏。本自不同。甘遂神丹不可以合飲。桂枝承氣安可以並進。○然而假令病人脈浮而大。是表證當汗。其人發熱煩渴。小便赤。卻當下。此是表裏證俱見。五苓散主之。(正六十六)仲景云。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五苓散主之。○假令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是裏證當下。其人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當須發汗。此是兩證俱見。即未可下。宜與桂枝湯。(正方一)○假令病人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硬。脈沉細。是裏證當下。其人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卻當汗。此兩證俱見者。仲景所謂半在裏半在表也。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假令太陽病表證未除。而醫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不止。心下痞硬。仲景謂之表裏不解。桂枝人參湯主之。(正十六)○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痛。是有表復有裏。仲景用桂枝加芍藥湯。(正十二)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正十三)此皆仲景治傷寒有表復有裏之法。學者當以意推之也。

(十六)　問無表裏證

傷寒四五日後。以至過經。（十三日以過經。）無表證。又於裏證未可下者。但非汗證。亦非下證者。皆可用小柴胡。（正二十九）隨證加減用之。（加減法在第十二卷小柴胡方中也。）以至十餘日者。亦可用。十餘日外用小柴胡湯不愈者。若大便硬。看證可下。則用大柴胡下之（正三十）以過經。其人氣稍虛。當下者。用大柴胡湯則穩。蓋恐承氣湯太緊。病人不禁也。○仲景云。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此為實也。當下之。宜大承氣湯（正四十二）○又云。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脈雖浮數。可大柴胡下之（正三十）假令已下。脈數不解。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屬抵當湯（正九十二）。

（十七）　問病人有身大熱。反欲得衣。有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

此名表熱裏寒。表寒裏熱也。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仲景無治法。宜先與陰旦湯。（雜方六）寒已。次以小柴胡加桂（雜卅九）以溫其表。病人身大寒。反不欲近衣。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仲景亦無治法。宜先與白虎加人參湯（正六十五）熱除。次以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以解其外。大抵病有標本。治有先後。表熱裏寒者。脈須沉而遲。手或微厥。下利清穀也。所以陰證亦有發熱者。四逆湯（正七十五）通脈四逆湯主之（正八十二）表寒裏熱者。脈必滑而厥。口燥舌乾也。所以少陰惡寒而踡。時時自煩。不欲厚衣。用大柴胡下之（正三十）而愈。此皆仲景之餘議也。

類證活人書卷第四

此一卷論陰陽。治傷寒須識陰陽二證。手足各有三陰三陽。合為十二經。在手背者為陽屬表為腑。在手掌裏者為陰屬裏為臟。足經倣此。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素問熱論亦只說足三陰三陽受病。巢氏言一日太陽屬小腸誤矣。足之陽者。陰中之少陽。足之陰者。陰中之太陰。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陽務於上。陰務於下。陽行也速。陰行也緩。陽之體輕。陰之體重。陰家脈重。陽家脈輕。陽候多語。陰證無聲。陽病則旦靜。陰病則夜寧。陽虛則暮亂。陰虛則夜爭。陰陽消息。證狀各異。然而物極則反。寒暑之變。重陽必陰。重陰必陽。陰證似陽。陽證似陰。陰盛隔陽。似是而非。若同而異。明當消息以法治之。

（十八）　問陰證

太陰少陰厥陰。皆屬陰證也。太陰者。脾也。少陰者。腎也。厥陰者。肝也。○何謂太陰證。太陰脾之經。主胸膈膜脹。甲乙經云。邪生於陽者。得之風雨寒暑。邪中於陰者。得之飲食居處。陰陽喜怒。又曰。賊風虛邪者。陽受之。飲食不節。起居不時者。陰受之。陽受之則入腑。陰受之則入臟。入六腑則身熱。不時上為喘呼。入五臟則膜滿閉塞。下為飧泄。久為腸澼。○何謂少陰證。少陰腎之經。主脈微細。心煩。但欲寐。或自利而渴。又問經云。一二日少陰病者何也。謂初中病時。腠理寒。便入陰經。不經三陽也。（傷寒雖是三陰三陽。大抵發於陽則太陽也。發於陰則少陰也。此

二經為表裏。其受病最為多。陽明太陰受病頗稀。至於少陽厥陰肝膽之經。又加少焉。凡病一日至十二三日。太陽證不罷者。但治太陽。有先得病便見（去聲）少陰證者。直攻少陰。亦不必先自太陽次傳而至。）蓋寒氣入太陽。即發熱而惡寒。入少陰經。只惡寒而不發熱也。三陰中寒。微則理中湯（正七十四）稍厥或中寒下利。即乾薑甘草湯。（正五十五）（手足指頭微寒冷謂之清。（音去聲）此未消與四逆。蓋疾輕故也。只可服理中乾薑之類。）大段重者。用四逆湯（正七十五）無脈者用通脈四逆湯也（正八十二）○何謂厥陰證。厥陰肝之經。主消渴。氣上衝。心中疼熱。饑不欲食。食則吐蚘。下之利不止也。若陰氣獨盛。陽氣暴絕。則為陰毒。其證四肢逆冷。臍腹築痛。身如被杖。脈沉疾。或吐或利。當急灸臍下。服以辛熱之藥。令陽氣復而大汗解矣。古人云。辛甘發散為陽。謂桂枝甘草乾薑附子之類。能復其陽氣也。微用辛甘。甚則用辛苦。陰極發躁。陰證似陽。學者當以脈別之。

（十九）　問陽證

太陽陽明少陽。皆屬陽證也。太陽者。膀胱也。發熱惡寒。頭疼腰痛而脈浮也。陽明者。胃也。不惡寒反惡熱。濈濈汗出。大便秘。潮熱而脈長也。少陽者。膽也。口苦咽乾。脅下滿。發熱而嘔。或往來寒熱而脈弦也。麻黃湯（正三十七）大青龍湯（正三十五）桂枝湯。治太陽經傷風寒也。大柴胡湯（正三十）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小承氣湯（正四十一）大承氣湯（正四十二）治陽明傷寒也。小柴胡湯（正二十九）治少陽傷寒也。其他藥皆發汗吐下後證也。○若陽氣獨盛。陰氣暴絕。即為陽毒。必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如錦紋。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或滑促。當以酸苦之藥。令陰氣復而大汗解矣。古人云。酸苦涌泄為陰。謂苦參大青葶藶苦酒之類。（雜十六）能復其陰氣也。微用苦。甚則兼用酸苦。折熱復陰。若熱極發厥。陽證似陰。學者當以脈別之。

（二十）　問手足逆冷。臍腹築痛。咽喉疼。嘔吐下利。身體如被杖。或冷汗。煩渴。脈細欲絕。

此名陰毒也。陰毒之為病。初得病手足冷。背強咽痛。糜粥不下。毒氣攻心。心腹痛。短氣。四肢厥逆。嘔吐下利。體如被杖。宜服陰毒甘草湯（雜七）白朮散（雜八）附子散（雜九）正陽散（雜十）肉桂散（雜十一）回陽丹（雜十二）返陰丹（雜十三）天雄散。正元散。退陰散（並雜十四）之類。可選用之。○大抵陰毒本因腎氣虛寒。或因冷物傷脾。外傷風寒。內既伏陰。外又感寒。或先感外寒而內伏陰。內外皆陰。則陽氣不守。遂發頭疼腰重。腹痛。眼睛疼。身體倦怠。四肢逆冷。額上手背冷汗不止。或多煩渴。精神恍惚。如有所失。三二日間。或可起行。不甚覺重。診之則六脈俱沉細而疾。尺部短小。寸口脈或大。（六脈俱浮大。或沉取之大而不甚疾者。非陰證也。大抵陽毒傷寒。其脈多弦而洪數。陰毒傷寒。其脈沉細而弦疾。陰毒傷寒。不可不知也。）若服涼藥。則渴轉甚。躁轉急。有此病證者。便須急服辛熱之藥。一日或二日便安。○若陰毒漸深。其候沉重。四肢逆冷。腹痛轉甚。或咽喉不利。心下脹滿結硬。躁渴。虛汗不止。（陽盛則身熱而無汗。陰盛則身冷而有汗。岐伯云。陽勝則身熱。腠理閉。喘麤。為之俛仰。汗不出而熱。陰勝則身寒汗出。身常清。數慄而寒。寒則厥。）或時鄭聲。指甲面色青黑。六脈沉細而疾。一息七至已來。有此證者。速於氣海或關元二穴灸三二百壯。以手足和煖為效。仍兼服正陽散。肉桂散。回陽丹。返陰丹。天雄散。白朮散。內外通逐。令陽氣復而大汗解矣。（陰獨盛而陽氣暴絕。則為陰毒。若陽獨盛而陰氣暴絕。則為陽毒。大凡陰陽離絕。非大汗不能復其正氣也。）○若陰毒已深。疾勢困重。六脈附骨。取之方有。按之即無。一息八至已上。或不可數。至此則藥餌難為攻矣。但於臍中用葱熨法（雜十五）或灼艾三五百以來。手足不溫者。不可治也。如得手足溫。更服前熱藥以助之。若陰氣散。陽氣來。即漸減熱藥而調治之。（陽氣乍復。往往卻煩躁。慎不可投涼藥。煩躁甚者。再與返陰丹即定。常須識此。勿令誤也。）

（二十一）　問發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而脈洪實

此名陽毒也傷寒病若陽氣獨盛陰氣暴絕必發躁狂走妄言而赤咽痛身斑斑若錦文或下利赤黃脈洪實或滑促宜用酸苦之藥令陰氣復而大汗解矣（雜十六）陽毒升麻湯（雜十七）大黃散（雜十八）梔子仁湯（雜十九）黑奴圓（雜二十）可選而用之○近人治傷寒脈洪大內外結熱舌卷焦黑鼻中如煙煤則宜以水漬布薄之疊布數重新水漬之稍換去水搭於胸上須臾蒸熱又漬令冷如前薄之仍數換新水日數十易熱甚者並病人於水中熱勢纔退則已亦良法也

（二十二）　問病人潮熱獨語如見鬼狀發則不識人尋衣撮空直視微喘

仲景云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正四一）若一服利則止後服脈弦者生濇者死（弦者陽也濇者陰也陽證見陰脈者死病人有陽證而脈濇者慎不可下）

（二十三）　問胸膈不快膈滿閉塞唇青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或腹痛

此名太陰也近人多不識陰證纔見胸膈不快便投食藥非其治也大抵陰證者由冷物傷脾胃陰經受之也主胸膈膜滿面色及唇皆無色澤手足冷脈沉細少情緒亦不因嗜慾但內傷冷物或指動胃氣遂成陰證復投巴豆之類胸膈愈不快或吐而利經一二日遂致不救蓋不知寒中太陰也太陰者脾之經也○又問萬一飲食不節胸膈不快寒中陰經何法以治之答云急作理中湯加青橘陳橘剉如麻豆大服一二劑胸膈即快枳實理中圓（雜八一）五積散（雜二十一）尤良

（二十四）　問脈微細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此名少陰也少陰之為病欲吐不吐心煩但欲寐五六日自利而渴者虛故引水自救若小便色白者少陰病形悉具小便白者以下焦虛有寒不能制水故令色白也四逆湯主之（正七五）○少陰病若口燥舌乾而渴者須急下之不可緩也大承氣湯主之（正四一）若脈沉而遲者須溫之四逆湯主之蓋以口燥而渴者知其熱脈沉而遲者別其寒也（少陰腎脈古人謂之腎傷寒也腎傷寒口燥舌乾而渴固當急下大抵腎傷寒亦多表裏無熱但苦煩悶默默而臥不欲見光明有時腹痛其脈沉細舊用四順湯古人恨其熱不堪用云腎病而證猶有熱者可服仲景四逆散（正七六）若已十餘日下利不止手足厥冷乃無熱候可增損四順湯（雜百十九）○少陰病若惡寒而蹞時時自煩不欲厚衣者用去大黃大柴胡湯（正三十）○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麻黃細辛附子湯（正二十三）微汗之○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常見少陰無陽證者亦須微發汗宜麻黃附子甘草湯（正二十二）此舉者不可不知也

（二十五）　問身微熱煩躁面赤脈沉而微

此名陰證似陽也陰發躁熱發厥物極則反也大率以脈為主諸數為熱諸遲為寒無如此最驗也假令身體微熱煩躁面赤其脈沉而微者皆陰證也身微熱者裏寒故也煩躁者陰盛故也面赤者陽虛故也若脈者不看脈以虛陽上膈躁誤以為實熱反與涼藥則氣消成大病矣外臺秘要云陰盛發躁名曰陰躁欲坐井中宜以熱藥治之仲景少陰證面赤者四逆加葱白主之

（二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二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二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二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三）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四）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五）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三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三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三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三）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四）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五）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四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四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四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三）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四）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五）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五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五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五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三）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四）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五）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便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六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六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六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三）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四）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五）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六）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七十七）　問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

此名陰盛隔陽也傷寒陰盛隔陽者病人身冷脈細沉疾煩躁而不飲水者是也若欲引飲者非也不欲飲水者宜服霹靂散（雜二十二）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此藥通散寒氣然後熱氣上行汗出乃愈火焰散（雜三十二）丹砂丸（雜二十四）並主之

（七十八）　問手足逆冷

此名厥也厥者逆也陰陽不相順接手足逆冷也陽氣衰陰氣盛陰勝於陽故陽脈為之逆不通於手足所以逆冷也傷寒熱多厥少者其病當愈厥多熱少者其病為進○然有冷厥有熱厥當子細辯認○冷厥者初得病日便四肢逆冷脈沉微而不數足多攣臥而惡寒或自引衣覆蓋不飲水或下利清穀或清便自調（清便自調即是大便如常）或小便數外證多惺惺而靜脈雖沉實按之遲而弱者知其冷厥也（四逆湯（正七五）理中湯（正七四））

（七十九）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八十）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八十一）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四肢逆冷惡寒脈沉而細大小便滑泄矣

（八十二）　問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脈沉而滑

此名陽證假陰也重陽必陰重陰必陽寒熱之變也假令手足逆冷而大便秘小便赤或大黑色其脈沉而滑者皆陽證也輕者白虎湯（正六四）甚者承氣湯（正四二）傷寒失下血氣不通令四肢逆冷此是伏熱深故厥亦深速用大承氣（正四一）加分劑下之汗出立差（仲景所謂厥微下之者此也）○兼熱厥與陰厥自不同熱厥者微厥即發熱若陰厥即不發熱

或泄利下重。已上病皆熱證耳。

（二十九）　問吐長蟲

此名蚘厥也。蚘厥者。蟲寒蚘上入脏。其人吐蚘也。此是厥陰證。或病人有寒。復發其汗。胃中冷。及因發汗後身熱。重發其汗。胃中虛冷。故長蟲逆上。先服理中圓（正七四）次用烏梅圓（正百六）

（三十）　問身體重少氣。陰脈入裏。腹內絞痛。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婦人則裏急。腰膀連腹內痛。

此名陰陽易也。傷寒病新差。陰陽氣未和。因合房室。則令人陰脈入腹絞痛。婦人則裏急。腰膀連腹內痛。名為陰陽易也。其男子病新差未平復。而婦人與之交接得病。名曰陽易。其婦人病新差未平復。男子與之交接得病。名曰陰易。所以呼為易者。陰陽和感動。其毒疫著於人。如換易然。其病狀身體重。熱上衝胸。頭重不能舉。眼中生花。四肢拘急。小腹絞痛。手足拳。則皆死。其亦有不即死者。病苦小腹裏急。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百節解離。經脈緩弱。血氣虛。骨髓枯竭。便恍恍然。氣力轉小。著牀而不能搖動。起止仰人。或引歲月方死。燒裈散（正百十三）綴音加。鼠糞湯（雜二十六）竹皮湯、乾薑湯、青竹茹湯、當歸白朮湯（並雜二十七）可選用之。

類證活人書卷第五

此一卷論治法。古人治傷寒有法。非雜病之比。五種不同。六經各異。陰陽傳受。日數淺深。藥劑溫涼。用有先後。差之毫釐。輕者危殆。況不識法者乎。傷寒唯兩感不治。其餘證候。雖感異氣。能消息之。無不愈者。其有差失。仲景所謂醫殺之耳。知其法者。若網在綱。如此而汗。如此而吐。如此而下。桂枝承氣。瓜蒂四逆。用之無不差。唯其應汗而下。為痞為結胸。為懊憹。應下而汗。為亡陽。為譫語。為下厥上竭。又有當溫反吐。療熱以溫。變證百出。無復紀律。擾擾萬緒起矣。大抵傷於寒為病熱。孫真人云。服承氣湯。得利差。慎不中補也。熱氣得補復成。王叔和云。虛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二人之論。疑若相戾。然熱氣有實有虛。非深得仲景之意。豈能至此耶。

（三十一）　問冬謂之傷寒。春謂之溫病。夏謂之熱病。

素問云。冬三月。是謂閉藏。水冰地坼。無擾乎陽。又云。彼春之暖。為夏之暑。彼秋之忿。為冬之怒。是以嚴寒冬令。為殺厲之氣。君子善攝生。當嚴寒之時。行住坐臥。讀身周密。故不犯寒毒。彼奔馳荷重。勞役之人。皆辛苦之徒也。當陽閉藏而反擾動之。則鬱發腠理。津液強泄。為寒所薄。腠緻密。寒毒與榮衛相渾。當是之時。壯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成病矣。其即時而病者。頭痛身疼。肌膚熱而惡寒。名曰傷寒。其不即時而病者。寒毒藏於肌膚之間。至春夏陽氣發生。則寒毒與陽氣相薄。於榮衛之間。其病與冬時即病無異。

但因春溫氣而變。名曰溫病。因夏熱氣而變。名曰熱病。溫熱二名。直以熱之多少為義。陽熱未盛。為寒所制。病名為溫。陽熱已盛。寒不能制。病名為熱。故大醫均謂之傷寒也。

（三十二）　問三日已前當汗。三日已後當下。

古人云。未滿三日者。可汗而已。其滿三日者。可泄而已。此大略之言耳。病人有虛有實。邪氣傳受。遲速不等。豈可拘以日數。仲景云。日數雖多。但有表證而脈浮者。由宜發汗。日數雖少。若有裏證而脈沉者。即宜下之。正應隨脈以汗下之。（傷寒固有始得病便變陽盛之證。須便下之。又有脈理緩。一二日便成少陰病者。須急溫之。）又況六氣之邪。乘虛入經。自背得之則入太陽。或入少陰。（緩少陰有伏脈在背。）自面感之則入陽明之類。不必皆始於太陽。兼寒邪有首尾止在一經。或間傳一二經。不可以一理推。但據脈與外證治之。此活法也。假令有人脈浮頭項強痛。發熱而惡寒。每日如此。不以日數多少。止是太陽經受之。其餘經絡皆做此。大抵傷寒濇脈與外證以汗下之。若過日多。脈尚大浮數。按之不足者。尚責太陽也。可發汗而愈。若按之實者。汗之必死。須下之而愈也。若始得病脈細沉數。外證或腹滿咽乾。或口燥舌乾而渴。為正責屬裏。可下之而愈。若無此證。但發熱脈沉者。誤下必死。須行麻黃附子甘草湯（正二十二）麻黃細辛附子湯（正二十三）小發汗。此皆仲景之確論也。

（三十三）　問陽虛陰盛。汗之則愈。下之則死。陽盛陰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

素問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內熱。陰盛則外寒。故治傷寒者。陽虛陰盛。汗之則死。下之則愈也。陰陽虛盛。非謂分脈尺寸也。表陽也。裏陰也。外臺云。表病裏和。汗之則愈。表和裏病。下之則愈。亦只是論表裏陰陽以汗下之。（巢經云。陰陽虛實者。說脈也。若問云。陰陽虛盛者。說表裏也。仲景論傷寒汗下。故引素問表裏之義。與外臺所論合矣。）○大抵榮衛為表。屬陽。胃腑為裏。屬陰。寒毒爭於榮衛之中。必發熱而惡寒。尺寸俱浮大。內必不躁。設有微煩。其人飲食欲溫而惡冷。為陽虛陰盛也。汗之則愈。誤下則死。○若寒毒相薄於榮衛之內。而陽勝陰衰。極陰變陽。寒盛生熱。而陽熱之氣盛而入裏。熱毒居胃。水液乾涸。躁煩結聚。其人外不惡寒。必蒸蒸發熱而躁。甚則譫語。其脈浮滑而數。或洪實。為陽盛陰虛也。下之則愈。誤汗則死。

謹按黃帝素問調經論云。陽虛則外寒。陰虛則內熱。陽盛則外熱。陰盛則內寒。蓋陽主外而陰主內。又曰。陽虛陰盛。汗出而愈。下之則死。陽盛陰虛。汗出而死。下之則愈。今三十三問誤寫作陽盛則內熱。陰盛則外寒。竊詳內外寒熱不同。則汗下差誤。便分死生。又按將作監簿王宗正難經疏義。有陰陽盛虛汗下圖。與素問合。以理考之。此是三十三問誤寫。合行刊正。勿誤後人。

（三十四）　問仲景有發汗者。有和解之者。

傷寒表證。須看榮衛淺深。故仲景有正發汗湯劑。如麻黃湯（正二十）桂枝湯（正一）大青龍湯（正三五）是也。有和解其表。如小青龍湯（正三六）桂枝麻黃各半湯（正二）白虎湯（正六四）桂枝二越婢一湯（正四）柴胡桂枝湯（正三十一）小柴胡湯（正二十九）之類是也。後人不能深究寒熱淺深。藥性緩急。一概用藥。因茲夭傷。其間繼發生全。往往汗後虛乏。遂致勞復。或變生百病。淹引歲月。卒至不救。此皆由汗下過度。陰陽並竭。血氣羸損。以致此禍。如遇病輕。但當和解之。所謂和其榮衛。以通津液。令其自解也。

（三十五）　問仲景有宜下之有微和其胃氣者。

傷寒裏證須看熱氣淺深。故仲景有宜下之。如大承氣湯、（正四一）小承氣湯、（正四二）十棗湯、（正八九）大柴胡湯、（正三十）是也。有微和其胃氣。如調胃承氣湯、（正四三）脾約圓、（雜六六）少與小承氣、（正四二）微和之之類是也。金匱玉函云。虛者十補勿一瀉。強實者瀉之。虛實等者。瀉勿大洩之。故王叔和序傷寒有承氣之戒。○又問轉藥執緊。答曰。大承氣最緊。小承氣次之。調胃承氣湯又次之。大柴胡又次之。仲景治法。蒸滌熱積。皆用湯液。不得用圓子藥。不可不知也。（大柴胡加大黃。小柴胡加芒硝。方爲緩藥。若爲病輕者設也。）

（三十六）　問傷寒一日頭疼口乾煩滿而渴。二日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

此名兩感傷寒也。兩感者。表裏俱病也。太陽與少陰爲表裏。陽明與太陰爲表裏。少陰與厥陰爲表裏。陰陽雙傳。臟腑俱病。此爲難治。六日而死矣。故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煩滿而渴。二日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語。三日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仲景無治法。但云兩感病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尋至第三卷中。言傷寒下之後復下利不止。身疼痛者。當急救裏。宜四逆湯。（正七五）復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正一）蓋以意尋比做傚。治兩感有先後。宜先救裏。若陽氣內正。即可醫也。內才正。急當救表。蓋內尤爲急。才溫內。則急救表。亦不可緩也。

（三十七）　問傷寒已經發汗吐下仍不解。（古人謂之壞病。）

仲景云。太陽病三日已發汗。若吐若下若溫鍼。仍不解者。爲壞病。桂枝不中與也。當知何逆。隨證治之。又云。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者。脅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其脈沉緊者。可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若已吐下發汗。小柴胡證罷。此爲壞病。知犯何逆。以法治之。蓋爲病中又感異氣。變爲壞病。以時令寒暑燥濕風氣不節。脈息與少陽相異。（小柴胡證罷。）證候與傷寒不同。（麻黃桂枝不中與也。）明當消息其由。以法治之。若脈尺寸俱盛。重感於寒。變爲溫瘧。（先熱後寒。名曰溫瘧。在第六卷四十四問。）陽脈浮滑。陰脈濡弱。更遇於風。變爲風溫。（四支不收。明疼身熱。常自汗出。在第六卷四十五問。）陽脈浮數。陰脈實大。更遇溫熱。變爲溫毒。爲病最重。（春月肌肉發斑。名曰溫毒。在第六卷又五十問。）陽脈濡弱。陰脈弦緊。更遇溫氣。變爲溫疫。（一歲之中。長幼疾狀多相似。是四時不正之氣。在第六卷四十六問。）脈證之變。方治不同。仲景謂溫病之脈。行在諸經。不知何經之動。隨其經而取之也。又有傷寒過經。再受熱邪。留畜臟腑。病候多變。久而不差。陰陽無復綱紀。及傷寒解後。虛羸少氣。皆名壞傷寒也。（知母麻黃湯（雜二十八）。紫甲散（雜二十九）。無汗四（雜二十）。檢方與病證相參。選用之。若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吐者。竹葉石膏湯主之。（正九五）

類證活人書卷第六

此一卷論傷寒、傷風、熱病、中暑、溫病、溫瘧、風溫、濕疫、中濕、濕溫、痓病、溫毒之名。天下之事。名定而實辨。言順則事成。又況傷寒之名。種種不同。若識其名。縱有差失。功有淺深。效有遲速耳。不得其名。妄加治療。往往中暑乃作熱病治之。反用溫藥。濕溫乃作風溫治之。復加發汗。名實混淆。是非紛亂。性命之寄。危於風燭。今於逐問下詳載疾狀而名之。曰某病。庶幾因名識病。因病識證。如暗得明。胸中曉然。而處病不差矣。

（三十八）　問脈浮而緊。濇。頭疼身體拘急。惡寒無汗。寒多熱少。面色慘而不舒。腰脊疼痛。手足指末微厥。不煩躁。

此名傷寒也。傷寒之候。發熱惡寒。頭疼腰脊痛。脈緊無汗。宜發汗而解。麻黃湯主之。（正二十）輕者只與桂枝麻黃各半湯。（正二）又人參順氣散。（雜三十）惡疵湯。（雜七四）苓朮散。（雜三一）麻黃葛根湯（雜卅二）可選而用之。○然太陽病亦有熱多寒少者。須子細看脈與證也。熱多寒少不嘔清便自可。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日脈浮者。雖熱多寒少。自可發汗。若脈弱者。無陽也。桂枝二越婢一湯主之。（正四）熱多寒少而尺脈遲者。榮氣不足血少故也。先以小建中湯（正三十七）加黃耆最良。尺脈尚遲。再作一劑。○或太陽證宜汗而其人適失血及下利。則頻頻與少桂枝湯。（正乙）使體潤。漐漐連日。當自解。○假如淋家衄血家法不可汗。亦可用小柴胡（正廿九）之類和解之。

（三十九）　問脈浮而緩，寸大而尺弱，自汗體熱，頭疼惡風，熱多寒少，其面光而不慘，煩躁，手足不冷。

此名傷風也。傷風之候，頭疼發熱，脈緩，汗出惡風，當須解肌，宜桂枝湯主之。（正一）輕者只與柴胡桂枝湯、（正卅二）敗毒散、（雜卅三）獨活散（雜卅四）可選用之。治太陽中風，有汗用桂枝湯。（凡脈緊必無汗，惟濇而緊，却自汗，勿誤用小建中湯也。（正卅七）須是脈浮而緩者，方可用桂枝也。）項背強者，桂枝湯加葛根也。（正十八）（本草葛根主傷風有汗，謂中風有汗者，當加之，開發解肌，取發汗者，宜桂枝加葛根，去其風邪也。）惡寒者，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也。（正八，不飲水者是也。）凡發汗後，汗不止，爲漏風，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正六）腹滿者，太陰證，脈浮者，可服桂枝湯微發汗。腹痛者，桂枝加芍藥湯。（正十二）痛甚者，桂枝加大黃湯也。（正十三）○雖然，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自江淮間，唯冬及春初可行，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證可加黃芩半兩。（陽旦湯是也。）（雜百十六）夏至後有桂枝證，可加知母一兩，石膏二兩，或加升麻半兩。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也。（岐伯所謂同病異治者此也。大抵用溫藥當避春，用熱藥當避夏，素問所謂用溫遠溫，用熱遠熱者也。）○又問傷寒與傷風何以別之？傷寒者，脈緊而澀；傷風者，脈浮而緩。傷寒者無汗，（脈澀故也。）傷風者有汗。傷寒者畏寒不畏風，傷風者畏風不畏寒。大抵太陽病者，必脈浮發熱，惡風惡寒也。惡寒者不當風而自增寒，惡風者當風而增寒也。六經皆有傷寒傷風，其證各異。太陽脈浮有汗爲中風，脈緊無汗爲傷寒。陽明善饑爲中風，不食爲傷寒。少陽兩耳聾，目赤，胸滿而煩爲中風，口苦咽乾，目眩爲傷寒。若三陰傷風，無變異形證，但四肢煩疼，餘證同三陽。

（四十）　問有發熱惡寒，煩躁，手足溫而脈反浮緊者；有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冷而脈反浮緩者。

此名傷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也。蓋發熱惡風，煩躁，手足溫，爲中風，候脈浮緊，爲傷寒脈，是中風見寒脈也。寒多熱少，不煩躁，手足微厥，爲傷寒，候脈浮緩，爲中風脈，是傷寒見風脈也。中風見寒脈，傷寒見風脈，宜服大青龍湯。（正卅五）蓋大青龍證，脈似桂枝，反無汗；病似麻黃，反煩躁是也。（脈弱有汗爲桂枝證，脈緊不煩躁爲麻黃證。）大青龍湯治病與麻黃湯證相似，但病尤重而又加煩躁者，用大青龍湯也。以其中風并傷寒俱盛，故青龍湯添麻黃作六兩，又似合桂枝湯藥味在內，添石膏，所以爲緊。此治榮衛俱病，若證不審，誤用大青龍湯，則發汗多傷人。（以其有煩躁一證，故可用大青龍湯。）大抵感外風者爲傷風，感寒冷者爲傷寒，故風則傷衛，寒則傷榮。桂枝主傷衛，麻黃主傷榮，大青龍主榮衛俱傷故也。（風傷衛者，病在皮膚之間也，以衛行脈外爲陽，主外皮膚之間，衛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淺。寒傷榮者，寒氣中於肌肉也，以榮行脈中爲陰，主內肌肉之間，榮氣之道路故也，其病深。所以桂枝與麻黃所施各異，服勿誤用，以有淺深之別，風寒之殊。大醫皆宜諳，大青龍尤宜慎用。仲景云：脈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青龍，服之則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凡發汗過多，筋惕肉瞤，振搖動人，或虛羸之人，微汗出，便有此證，俱宜服真武湯（正百五）以救之。羸甚者，去芍藥；或少與之；惡熱藥者，去附子，餘依加減法。仲景製真武湯，乃爲合用桂枝，却用麻黃之類，發汗多，亡陽有此證，故用真武湯理順者，無此證也。）

（四十一）　問夏月發熱惡寒，頭疼，身體支節痛重，其脈洪盛者。

此名熱病也。冬傷於寒，因暑氣而發爲熱病。治熱病與傷寒同，有汗宜桂枝湯，（正一）無汗宜麻黃湯，（正二十）加煩躁者，宜大青龍湯。（正卅五）然夏月藥性須帶涼，不可太溫。桂枝、麻黃、大青龍須用加減法。夏至前，桂枝加黃芩半兩；夏至後，桂枝、麻黃、大青龍加知母一兩，石膏二兩，或加升麻半兩也。蓋桂枝、麻黃湯性熱，地暖之處，非西北之比，夏月服之，必有發黃斑出之失。熱病三日外，與湯不差，脈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臟腑者，桂枝石膏湯主之。（雜卅五）此方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黃半兩，可代麻黃青龍湯用也。古方三月至夏爲晚發傷寒，梔子升麻湯（雜卅六）亦可選用之。○又問夏至後皆可行白虎湯證耶？白虎湯治中暑與汗後一解表藥耳。（今之醫者，見六月中得病，多云中暑，不辨熱病，用藥大誤。又況夏月陰氣在內，最難調治，白虎湯尤宜戒之。）

（四十二）　問夏月自汗惡寒，身熱而渴，其脈微弱者。

此名中暑也。大抵中暑與熱病外證相似，但熱病者脈盛，中暑者脈虛，以此別之。甲乙經云：脈盛身寒，得之傷寒；脈虛身熱，得之傷暑。蓋寒傷形而不傷氣，所以脈盛；熱傷氣而不傷形，所以脈虛。傷寒即身體支節痛重，其脈洪盛，按之有力，此是冬月感寒深，至夏發耳。中暑即背寒面垢，（其面如涂油，類要云：面垢者陽證也，一名面塵，若面塵之者面。）手足微冷，煩渴口燥，但覺倦怠，四肢却不痛重，其脈微弱，按之無力，白虎湯主之。（正六四）痰逆惡寒者，橘皮湯主之。（雜四）不惡寒者，竹葉湯主之。（正九五）頭疼惡心，煩躁，心下不快者，五苓散（正六六）最妙。○又問中暑何故洒然毛聳惡寒？答曰：經云：四時八風之中人也，因有寒暑，寒則皮膚急，腠理閉；暑則皮膚緩，腠理開。開則洒然寒，閉則熱而悶。近人多不明中暑，或作熱病法治之，復用溫熱藥，必致發黃斑出，更爲蓄血，尤宜戒之。

（四十三）　問夏至已前，發熱惡寒，頭疼身體痛，其脈浮緊。

此名溫病也。春月傷寒，謂之溫病。冬傷於寒，輕者夏至已前發爲溫病。蓋因春溫暖之氣而發也。（又非溫疫也。）治溫病與冬月傷寒、夏月熱病不同，蓋熱輕故也。（春初秋末，陽氣在裏，其病稍輕，縱不用藥治之，五六日亦自安。）升麻湯、（雜一）解肌湯、（雜三八）柴胡桂枝湯（正三二）最良。熱多者，小柴胡湯主之。（正二九）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枝也。嗽者，小柴胡加五味子也。或煩渴發熱，不惡寒與虛煩者，並竹葉石膏湯（正九五）次第服之。麻黃、桂枝、大青龍，唯西北二方四時行之，無有不驗。若江淮間地偏暖處，唯冬月及正初乃可用正方。自春末至夏至已前，桂枝、麻黃、大青龍內宜加減也。（加減法，在熱病門。）

（四十四）　問病人先熱後寒，尺寸脈俱盛。

此名溫瘧也。先熱後寒，名曰溫瘧。病人尺寸俱盛，重感於寒，變成溫瘧。小柴胡湯主之。（正二九）瘧疾寒熱相等，及先熱後寒者，俱宜與小柴胡湯。先寒後熱者，小柴胡加桂湯。（雜三九）有多熱但熱者，白虎加桂湯。（雜四十）有多寒但寒者，柴胡桂薑湯。（雜四一）有汗多煩渴，小便赤澀，素有瘴氣，及不伏水土，嘔吐甚者，可服五苓散。（正六六）脈小緊，寒熱嘔吐，間日頻日發作無時，大便秘者，可服大柴胡湯下之。（正三十）脈浮大，寒熱往來者，可服祛邪丸吐之。（雜四三）久不愈者，服瘧母煎圓，（雜四一）當自愈。治瘧之法，無以過也。○大抵瘧脈自弦，弦數者多熱，弦遲者多寒，弦小緊者可下之，弦遲者可溫之，弦緊者可發汗，浮者可吐之。夏傷於暑，秋必病瘧。此非傷寒之謂，以其壞傷寒有溫瘧一證，故因而及之。

（四十五）　問脈尺寸俱浮，頭疼身熱，常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支不收，嘿嘿但欲眠。

此名風溫也。其人素傷於風，因復傷於熱，風熱相薄，即發風溫。主四支不收，（左傳曰：風淫末疾。）頭疼身熱，常自汗出不解，治在少陰、厥陰。（少陰火，厥陰風。）不可發汗，發汗即譫言，獨語，內煩躁擾，不得臥，若驚癇，目亂無精。療之者，復發其汗，如此死者，醫殺之也。風溫不可發汗，宜萎蕤湯。（雜四五）風溫身灼熱者，知母乾葛湯。（雜四六）

風溫加渴甚者，桂蔞根湯（雜四七）風溫脈浮身重汗出，漢防己湯（雜四八）

（四十六）問一歲之中，長幼疾狀多相似。

此名溫疫也。四時皆有不正之氣，春夏亦有寒清時，秋冬或有暄暑時，人感疫厲之氣，故一歲之中，病無長少，率相似者。此則時行之氣，俗謂之天行是也。老若神明散（雜四九）務成子蛩火圓聖散子（並雜五十）敗毒散（雜卅三）冬氣溫，春氣寒，夏氣冷，秋氣熱，為時氣，時氣與傷寒同而稍有異者，蓋因四時不正之氣而變更，不拘以日數淺深，汗吐下隨證施行，所以聖散子不問表裏陰陽者此也，唯聖散子性差熱，用者宜詳之。若春應暖而清氣折之，則寒邪在心，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五月六月陽氣已盛，為寒所折，病熱則重，七月八月陽氣已衰，為寒所折，病熱亦微。調中湯、（雜五一）射干湯、（雜五二）半夏桂枝甘草湯、（雜五三）可選而用之。秋應涼而反大熱，抑之則寒邪在肺，（雜百十七）前胡飲、（雜四五）仲景云，冬溫之毒，與傷寒大異，蓋傷寒者，傷寒氣而作，冬溫者，感溫氣而作，寒疫者，感寒折人，非觸冒之過，其治法不同，所施寒熱溫涼之稱亦異，不可拘以日數，發汗吐下，隨證施行，要之治熱以寒，溫而行之，治溫以清，冷而行之，治寒以熱，涼而行之，治清以溫，熱而行之，以平為期，不可以過，此為大法。

（四十七）問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大便反快者。

此名中濕也。風雨露濕，山澤蒸氣，人多中濕，濕流關節，須身體煩痛，其脈沉緩為中濕。服細者非也。主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自利者，朮附湯（正七十）若小便不利，大便反快，當利其小便，宜甘草附子湯（正七二）五苓散（正六六）主之，並真要論云，治濕之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金匱略云，濕家身煩痛，可與麻黃湯加白朮四分，發其汗，慎不可以火攻之，濕家雖身體痛，不可太發汗，汗出則作痓，大抵中濕者，亦濕之證氣，及汗出當風，取冷過度，或中霧露，與風寒氣合者曰痹，皆由中於濕而後挾以異氣，其寒多者為痛，為浮腫，非附子桂朮不能去也，其風多者為煩熱，為流走，為拘急，非麻黃葛根為頸項強不能治也。

（四十八）問支體痛重，不可轉側，額上微汗，不欲去被，或身微腫。

此名風濕也。脈浮為風，濕是風氣與濕氣相薄，肢體痛重，不可轉側，額上微汗，不欲去被，或身微腫，欲發汗，但發發身潤，則風濕俱去，若大發其汗，則風氣去，濕氣在矣，麻黃杏子薏苡甘草湯（雜五四）防己黃芪湯、（雜五五）桂枝附子湯、（正六九）桂枝加白朮湯、甘草附子湯、（正七一）朮附湯、（正七十）杏仁湯、（雜五六）敗毒散、（雜卅三）可選而用之。身腫者，甘草附子湯加防風。

（四十九）問兩脛逆冷，胸腹滿，多汗，頭目痛，苦妄言。

此名濕溫也。其人嘗傷於濕，因而中暑，濕熱相薄，則發濕溫，病苦兩脛逆冷，腹滿，又胸多汗，頭目痛，苦妄言，其脈陽濡而弱，陰小而急，治在太陰，脾屬土，主濕，不可發汗，汗出必不能言，耳聾，不知痛所在，身青而色變，名曰重腸，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白虎加蒼朮湯（雜百十七）主之，此方出傷寒論，亦做金匱白虎加桂湯，（雜四十）

（五十）問發熱惡寒，頸項強急，腰身反張，如中風狀，或瘈瘲口噤。

此名痓也。傷風頸項強急，身體反張，屬太陽經，先因傷風，又感寒濕而致然也。古人謂之痓病，痓音犍，又作痙，巨郢反，痓者，強直也。古人以強直為痓，金匱要略云，太陽病，其身體几几，但為痓也，外證發熱惡寒，與傷寒相似，但其脈沉遲弦細，而項背反張強硬，如發狂之狀，此為異耳，針灸甲乙經云，腦戶，風府，亦有此證，當察其有汗無汗，以分剛痓柔痓，陰汗為柔痓，陽汗為剛痓，有無汗葛根湯主之，（正廿六）有汗桂枝加葛根湯（正十八）主之，本草葛根主傷風，有汗發小柴胡湯去芩黃加葛根也，若審知剛痓，胸滿口噤，其人臥不著席，脚攣急，咬齒，當行大承氣湯，（正四二）可與之，有汗者小柴胡湯去芩黃加葛根也，反折，痓極，發搐也，○又問剛柔二痓，與陰陽二痓是如何，痓亦作痙，陽痓屬剛痓，陰痓屬柔痓，附朮散、（雜五八）桂心白朮湯、（雜五九）附子防風散、（雜六十）八物白朮散、（雜六一）桂枝煮散，可選而用之。

發搐之狀，此為異耳，針灸甲乙經云，腦戶，風府，亦有此證，當察其有汗無汗，以分剛痓柔痓，陰汗為柔痓，陽汗為剛痓，有無汗葛根湯主之，（正廿六）有汗桂枝加葛根湯（正十八）主之，本草葛根主傷風，有汗發小柴胡湯去芩黃加葛根也，若審知剛痓，胸滿口噤，其人臥不著席，脚攣急，咬齒，當行大承氣湯，（正四二）可與之，有汗者小柴胡湯去芩黃加葛根也，反折，痓極，發搐也，○又問剛柔二痓，與陰陽二痓是如何，痓亦作痙，陽痓屬剛痓，陰痓屬柔痓，附朮散、（雜五八）桂心白朮湯、（雜五九）附子防風散、（雜六十）八物白朮散、（雜六一）桂枝煮散，可選而用之。

（又五十）問初春病人肌肉發斑，癮疹如錦紋，或咳心悶，但嘔清汁，

此名溫毒也。溫毒發斑者，多時觸冒疹毒，至春始發，病初在表，或已發汗吐下而表證未罷，毒氣不散，故發斑，黑膏主之，又有冬月溫煖，人感乖戾之氣，冬末即病，至春或被積寒所折，毒氣不得泄，至天氣暄熱，溫毒始發，則肌肉斑爛，癮疹如錦紋而咳心悶，但嘔清汁，葛根橘皮湯主之，（雜九四）黃連橘皮湯（雜百廿五）尤佳。

類證活人書卷第七

此一卷論痰證、食積、虛煩、脚氣、與傷寒相似，實非傷寒也，所謂朱紫相陵，玉石不分，醫者處病滅裂，見其發熱惡寒，往往作傷寒治之，發汗吐下，因茲夭橫者多矣，今特立一門，別而論之，庶幾覽者知其非傷寒也。

（五十一）問增寒發熱，惡風自汗，寸口脈浮，胸膈痞滿，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而頭不疼，項不強，

此為有痰也，中脘有痰，亦令人憎寒發熱，胸膈痞滿，有類傷寒，但頭不疼，項不強為異，宜服柴胡半夏湯、（雜六二）金沸草散、（雜六三）大半夏湯、（雜六四）若氣上衝咽喉不得息者，用瓜蒂散吐之，古法服瓜蒂散，（正百十一）凡服壹錢匕，藥下便臥，欲吐且忍之，良久不吐，取叁錢匕湯二合和服，以手指擿之便吐矣，不吐復稍增之，以吐為度，若吐少病不除，明日如前法再服之，可至再三，不可令人虛也，藥力過時不吐者，暖熱湯一升以助藥力，吐訖便可食，無復餘毒，若服藥過多者，飲水解之。

（五十二）問頭疼脈數，發熱惡寒，而身不痛，左手脈平和，

此名食積也。傷食亦令人頭痛，脈數發熱，但驗左手人迎脈平和，身不疼痛者是也，甲乙經云，人迎緊傷於寒，氣口盛緊傷於食，左手關前一分者，人迎之位也，右手關前一分者，氣口之位也，蓋人迎主外，氣口主中，以此別之，傷食之證，由脾胃伏熱，因食不消，發熱似傷寒，却身不疼痛，此為異耳，若脈實喘吐者，食在上脘，宜吐之，若心腹滿痛者，

宜下之。治中湯、（雜百十五）五積散、（雜廿一）黑神圓、（雜六七）可選而用也。

（五十三）　問不惡寒。身不痛。頭不疼。脈不緊。但煩熱者。

此名虛煩也。諸虛煩熱。與傷寒相似。然不惡寒。身不疼痛。故知非傷寒也。不可發汗。頭不痛。脈不緊數。故知非裏實也。不可下。如此者。內外皆不可攻。攻之必逆損竭多死也。此虛煩。但當與竹葉湯。（正九五）若嘔者與橘皮湯。（雜卅七）一劑不愈。再與之。孫真人云。此法數用甚有効。傷寒虛煩。亦宜服之。王叔和云。有熱不可大攻之。熱去則寒起。正宜服竹葉湯。

（五十四）　問傷寒頭疼身熱。支節痛。大便祕。或嘔逆。而脚屈弱者。

此名脚氣也。傷寒只傳足經。不傳手經。地之寒暑風濕皆作蒸氣。足當履之。遂成脚氣。所以病證與傷寒相近。其脈浮而弦者。起於風。濇而弱者起於濕。洪而數者起於熱。遲而澀者起於寒。風者汗而愈。濕者溫而愈。熱者下而愈。寒者溫而愈。脚氣之病。始得不覺。因他病乃知。毒氣入心。則小腹頑痹不仁。令人嘔吐。死在朝夕矣。然終是與傷寒不同者。孫真人云。卒起脚屈弱不能轉動。有此爲異耳。要之有脚氣之人。先從脚起。或先緩弱疼痹。（寒氣勝者爲痛痹。寒衝之行濇。皮膚不榮。故不仁者。）或脚膝枯細。或心中悸怔。或小腹不仁。（病久入深。有寒故痛也。皮膚不知有無也。）或舉體轉筋。或見食嘔逆。惡聞食氣。或胸滿氣急。或遍體酸痛。皆脚氣候也。黃帝所謂緩風濕痹是也。頑弱名緩風。疼痛爲濕痹。（痹者閉也。閉而不仁。故曰痹也。）寒中三陽。所患必冷。（越婢湯。（雜六五）小續命湯（雜五七）主之。小續命湯加生薑。旋入生薑自然汁最快。）暑中三陰。所患必熱。（小續命湯去附子減桂一半。大頃隔者。紫雪最良。）大便祕者。（脾約圓。（雜六十六）神功丸。（雜六八）五柔丸。（雜六九）大三脈散。（雜七十）木瓜散。（雜七三）主之。脚氣之挫。皆由氣實。而始終無一人以服藥致虛而羸者。）頭痛身熱。支節痛而脚屈弱者。是其人素有脚氣。此時發動也。脚腫者。（檳榔散主之。（雜七十一））脚氣方論、千金、外臺、最詳。此不復敍。大抵越婢湯、小續命湯、薏苡仁酒法、（雜七二）脾約神功圓皆要藥也。仍鍼灸爲佳。服補藥與用湯淋洗者。皆醫之大禁也。

類證活人書卷第八

此一卷論發熱。大抵傷寒。寒多易治。熱多難愈。傷寒發熱者。以其寒極則生熱。治法多用冷藥。故令熱不去。仲景熱多寒少。用桂枝二越婢一湯。不渴外有微熱者。用小柴胡加桂湯。皆溫表之義也。近時多行小柴胡湯。不問陰陽表裏。凡傷寒家。皆令服之。此藥差寒。不可輕用。雖不若大柴胡湯、小承氣湯之緊。然藥病不相主。其爲害一也。往往因服小柴胡湯而成陰證者甚多。仲景雖云。傷寒中風有柴胡證。但見一證便是。不必悉具。此爲是少陽證。當服小柴胡。不必少陽證悉具耳。況本方又有加減隨證增損。古人方治。審諦如此。後人妄投。良可怪也。

（五十五）　問發熱

發熱而惡寒者。屬太陽也。（太陽病必發熱而惡寒。蓋太陽主氣以溫皮膚分肉。寒氣留於外。皮膚緻密。則寒慄而發熱。宜發其汗。麻黃湯（正方二十）大青龍湯（正方三十五）主之。若發熱微惡寒者。柴胡桂枝湯。（正方三十一）桂枝二越婢一湯（正方四）主之。若吐利而發熱惡寒者。蜜煎也。太陽病發熱而汗。不惡寒。爲溫病。若發汗已。身體灼熱者。爲風溫也。○身熱汗出。濈濈然者。屬陽明也。陽明病脈浮者。宜桂枝（正方一）發汗之。脈實者調胃承氣湯下之。（正方四三）大便不祕者。白虎湯留停。（正六十四）若陽明病發汗多者。宜大承氣湯急下之。（正四十一）蓋汗多發熱者。胃汁乾故也。仲景云。太陽發汗後。柴胡桂枝湯。（正方三十一）。桂枝二越婢一湯。（正方四）主之。若吐利而發熱惡寒者。蜜煎也。太陽病發熱而汗。不惡寒。爲溫病。若發汗已。身體灼熱者。爲風溫也。○身熱汗出。濈濈然者。屬陽明也。陽明病脈浮者。宜桂枝（正方一）發汗之。脈實者調胃承氣湯下之。（正方四三）大便不祕者。白虎湯留停。（正六十四）若陽明病發汗多者。宜大承氣湯急下之。（正四十一）蓋汗多發熱者。胃汁乾故也。仲景云。太陽發汗後。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其胃氣。宜調胃承氣湯。（正四三）○脈細頭疼嘔而發熱者。屬少陽也。少陽發熱。小柴胡湯主之。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於胃也。宜下之。此法不特傷寒也。仲景裏有熱者。小柴胡加桂主表熱最良。○病人不渴。外有微熱者。小柴胡加桂也。（雜三十九）小柴胡加桂主表熱最良。此法不特傷寒也。仲景裏有熱者。小柴胡加桂也。裏有熱者。白虎加人參也。（正六五）大抵身熱不飲水者。爲表熱也。口燥煩渴者。爲裏熱也。二證均治發熱。熱分表裏。不可不知也。○發汗已。身灼熱者。名風溫。素問云。汗出而身熱者。風熱也。其人素傷於風。

因復傷於熱。風熱相搏。即身熱常自汗出。此名風溫。在第六卷第四十五問也。○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脈雖浮數。宜大柴胡湯下之。(正方三十)大便秘者。加大黃。○假令已下。脈數不解。今熱則消穀善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也。抵當湯主之。(正九十二)○若傷寒差後更發熱者。小柴胡湯(正二十九)主之。脈浮者。以汗解。脈實者。可下之。○又問陰證有發熱者乎。太陰厥陰皆不發熱。只少陰發熱有二證。仲景謂之反發熱也。少陰病初得之。發熱脈沉者。麻黃細辛附子湯(正廿三)主之。少陰病脈沉發汗則動經。此大略之言耳。脈沉實而發熱在裏。亦當以小辛之藥微汗而溫散也。仲景云。傷寒之病從風寒得之。表中風。寒入裏。則不消。須用溫藥少汗而解。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脈不出者。通脈四逆湯主之。(正八十一)大抵陰證發熱。終是不同。脈須沉。或下利。手足厥也。

(五十六)　問熱多寒少

太陽熱多寒少有三證。有熱多寒少而不嘔。清便自可者。有熱多寒少而脈微弱者。有熱多寒少而尺脈遲者。其用藥皆不同也。○太陽病八九日如瘧狀。熱多寒少。不嘔。清便自可。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熱多寒少而脈微弱者。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正方四)主之。若脈浮雖熱多寒少。亦自可發汗也。○熱多寒少而尺中遲者。血少也。先以小建中加黃耆(正卅七)以養其血。尺尚遲。再作一劑。然後晬時用小柴胡湯(正二十九)、桂枝二越婢一湯(正方四)。看小劑隨證治之。

(五十七)　問潮熱。

潮熱者。大率當下。仲景云。潮熱者實也。大承氣湯證云。其熱不潮。未可與也。則知潮熱當下無疑矣。雖然。更看脈與外證。脈若弦若浮。及外證惡寒。猶有表證。且與小柴胡湯以解之。(正二十九)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正四十二)微和其胃氣。勿令大泄也。仲景云。日晡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大承氣。(正四二)大柴胡也。(正三十)脈虛者。桂枝也。(正方一)縱使潮熱當行大承氣。亦須先少與小承氣。若不轉失氣。不可攻之。後發熱復硬者。大柴胡下之。(正三十)○若胸脅滿而嘔。日晡發潮熱者。小柴胡加芒硝(正三十四)主之。○又有日晡發潮熱已而微利者。又有微發潮熱而大便溏者。或潮熱而咳逆者。皆當用小柴胡也。(正二十九)傷寒十三日不解。胸脅滿而嘔。日晡發潮熱已而微利潮熱者。實也。先服小柴胡以解外。後以柴胡加芒硝湯下之。陽明潮熱。大便溏。胸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冬陽明潮熱。當行黃芩湯。冬陽明病脈浮而緊。必發潮熱。發作有時。但脈浮者。必盜汗。黃芩湯主之。(正八十五)已上潮熱。並屬陽明也。○太陽有潮熱乎。仲景大陷胸湯一證。(正三十八)結胸有潮熱者。屬大結胸。屬太陽也。

(五十八)　問往來寒熱者。陰陽相勝也。陽不足則先寒後熱。陰不足則先熱後寒。

往來寒熱有三證。小柴胡湯、大柴胡湯、柴胡桂枝乾薑湯。○有表證而往來寒熱者。用小柴胡也。(正二十九)○有裏證而往來寒熱者。大柴胡也。(正三十)○已表或已下而往來寒熱者。皆可用柴胡桂枝乾薑湯也。(正三十二)○仲景云。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小柴胡主之。又云。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或胸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小柴胡主之。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往來寒熱者。大柴胡主之。傷寒五六日。已發汗。復下之。胸脅滿。小便不利。渴而不嘔。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柴胡桂

枝乾薑湯也。

(五十九)　問傷寒瘧狀

形證似瘧。有太陽證。有陽明證。有婦人熱入血室證。○太陽證。服桂枝湯。(正方一)大汗出。脈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正三)傷寒八九日如瘧狀。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日一二發者。麻黃桂枝各半湯。太陽證形似瘧寒熱等者。與桂枝二麻黃一湯。熱多寒少者。麻黃桂枝各半湯。(正方二)○有陽明證。病人煩熱。汗出如瘧狀。日晡發熱。而脈浮虛者。與桂枝湯。脈實者。宜承氣湯。(正四二)○婦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

(六十)　問汗之而寒熱者

太陰證發汗後。依前寒熱者。須看脈如何。若脈浮數。或洪大。則表證猶在。當再表也。如桂枝湯、(正方一)或桂枝二麻黃一(正方三)之類。醫人為見已汗、或已下而發寒熱。不敢再表。誤矣。蓋脈浮為在表。表之必愈也。○或得汗而解。復如瘧狀。日晡而發者。此屬陽明也。若脈實者。可下之。宜大柴胡。(正三十)大承氣。(正方四一)也。○若發汗後只惡寒者。虛也。發汗後只發熱者。實也。只惡寒。屬芍藥甘草附子湯。(正七二)只發熱。屬調胃承氣湯。(正方四三)○若厥陰證。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四逆湯主之。(正七五)

(六十一)　問汗之而仍發熱者

素問云。溫病汗出輒復熱。而脈躁疾。不為汗衰。狂言不能食。謂之陰陽交。交者死也。又云。熱病已得汗而脈躁盛者死。今不與汗相應。是不勝其病也。其死明矣。大抵病人得汗而脈靜者生。今汗之而仍發熱者。若脈浮數。則表證猶在。汗之必愈也。仲景云。發汗解半日許復熱煩。脈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湯。(正一)發汗後不敢再表者。為脈沉實耳。脈若浮者。須再汗也。發汗後不惡寒。只發熱。脈沉實。或狂語。此為胃實陽盛。即不可再汗也。須當下之。設令下後。又不解。表裏邪亦衰矣。仲景云。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發熱者。屬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和其胃氣也。太醫云。若傷寒得汗後。熱不退。發譫及狂言者。便可用承氣湯。(正四十二)下之立愈。未差再服。若汗後熱不解。但心下痞。嘔逆。又自利。大柴胡去大黃主之。(正方三十)○又有太陽證合行桂枝。卻用麻黃之類。發汗多。亡陽。仍發熱者。真武湯(正方一百五)主之。○更有風溫一證。初得病發熱而渴。不惡寒。雖發汗已。身灼熱者。為風溫。風溫萎蕤湯。(雜四十五)岐伯所謂汗出而身熱者。風熱也。○若傷寒得汗後。病解。虛羸微熱不去。可行竹葉石膏湯。(正方九五)隨其虛實而治之。

(六十二)　問下之而熱不退者　勞復食復附。

仲景云。病人脈微而澀。為醫所病。大發其汗。使陽氣微。又大下之。使陰氣弱。其人亡血。病當惡寒。後乃發熱無休止時。蓋陽微則惡寒。陰弱則發熱。陽微惡寒。四逆湯主之。(正七十五)陰弱發熱。為內熱。葶藶苦酒湯主之。(雜方十六)大抵傷寒八日已上。大發熱者。此為難治。仲景云。脈陰陽俱虛。熱不止者死。又有醫人多用圓子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梔子乾薑湯主之。(正方四九)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梔子豉湯主之。(正方四十五)○又問傷寒差後發熱者何也。此名勞食復也。病新差。血氣尚

虛津液未復。因勞動生熱。熱氣既還。復入經絡。名曰勞復。仲景云。傷寒差已後。更發熱。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脈浮者以汗解。（宜柴胡桂枝湯。正三十一）脈實者以下解。（宜大柴胡湯。正方三十）又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正方九十六）麥門冬湯（雜一百二十六）雄鼠屎湯（雜七十七）七味葱白湯（雜一百十八）皆可選用。○又食復者。大病新差。脾胃尚弱。穀氣未復。強食過多。停積不化。因爾發熱。名曰食復。（大抵新病差。多因傷食。便作壞。乾嘔。食臭。腹中雷鳴。下利等證。可與半夏瀉心湯。正方六十三）仲景於枳實梔子湯證云。若有宿食。內大黃如薄棊子五六枚。服之愈。（黃帝曰。熱病已愈。時有所遺者。何也。岐伯曰。諸遺者。熱甚而強食。故有所遺也。若此者。皆病已良。而熱有所藏。因其穀食相搏。兩熱相合。故有所遺也。帝曰善。治遺柰何。岐伯曰。視其虛實。瞬其逆從。可使必已。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類也。）

○又問有汗出惡寒者。有汗出多而微惡寒者。有頭汗出而微惡寒者。何也。仲景云。太陽病。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主之。（正方六十）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正方一）頭汗出而微惡寒者。屬少陽。宜小柴胡湯也。（正方二十九）○又問背惡寒者何也。背惡寒有兩證。三陽合病。背惡寒者。口中不仁。口燥舌乾也。少陰病背惡寒者。口中和也。以此別之。口中不仁。口燥舌乾而背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正六十五）口中和而背惡寒者。附子湯主之。（正方六八）仍灸之。（仲景云。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惡寒者。當灸之。附子湯主之。）

（六十四）問惡風

惡風者。衛中四時之虛風。所以惡風也。其人當汗出而脈緩也。數與桂枝湯。（正方一）桂枝加葛根湯。（正方十六）使遍體微潤。連日當自解矣。○又有太陽病發汗多。亡陽遂漏不止。衛虛而惡風者。當溫其經也。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正方六）○若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湯也。（正方二十九）○風濕相搏。骨節疼煩。掣痛不得屈伸。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甘草附子湯主之。（正方二十二）

（六十五）問傷寒不得汗

甲乙經云。熱病脈常躁盛而不得汗者。此陽脈之極也。死。脈盛躁而得汗者生。大抵傷寒榮衛俱病。則無汗。麻黃湯。（正方二十）葛根湯。（正方二十六）大青龍湯。（正方三十五）葱豉湯。（雜方七十四）可選而

用之。○若傷寒連服湯劑而汗不出者。死。如中風法。蒸之。溫熱之氣於外迎之。無不得汗也。（薪火燒地良久。掃除去火。可以水洒之。取濕沙和藥裹。或鐵器可用。相和。鋪燒地上。可側手厚。上鋪席。令病人當上臥。溫覆之。夏月熱。只布單覆之。汗移時立至。依周身至脚心若汗發。為用溫粉撲止汗。移上沐。或得力者。經沙燒柏葉也。無經沙亦得。單燒柏葉亦得。兩邊亦可。用鐵鍋。乃助添令多潮。不用亦得。）○傷寒亦有氣虛不能作汗者。仲景云。脈浮而遲。遲為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主之。（正方二陽明病法。多汗反無汗。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久虛故也。宜桂附湯。正方七十。黃耆建中湯。正方三十七）

（六十六）問自汗

傷寒無汗者七證。自汗者九證。太陽傷寒、剛痓病、太陰病、少陰病、厥陰病、陰易病、冬陽明病、皆無汗。（凡少陰證無汗。類疝黃湯之證。然類疝黃證。脈陰陽俱緊。少陰脈微細為異也。又汗出為陽微。故仲景云。陰不得有汗。脈陰陽俱緊而反汗出為亡陽。脈少陰經也。汗出者九證。衛不和自汗。病人雖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衛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桂枝也。（正方一）太陽病發熱汗出者。此為榮弱衛強。故汗出。欲救風邪者。宜桂枝湯。又云。病常自汗出者。此為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諦也。以衛氣不共榮氣諧故耳。以榮行脈中。諦而不流行脈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傷風自汗。太陽病發熱汗出惡風。脈緩為中風。屬桂枝湯。（正方一）又云。太陽病。項背強。几几反汗出惡風。桂枝加葛根湯。（正方十六）主之。汗出而渴者。五苓散。（正方六十六）若小便數者。切不可與桂枝也。仲景云。太陽病自汗。四支拘急。難以屈伸。若小便難者。可桂枝湯內加附子服之。（正方六）若小便數者。（正方五十五）與之以復其陽。若厥逆。是溫疫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與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微喘則止其語語。緣芍藥甘草湯。主脈浮自汗。小便數者。寸口脈浮為風。大為溫風。則生微熱。咳則兩脇痛。小便不利。類疝黃湯。（正五十九）雖然。太陽陽明少陰。皆有惡寒。要之。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也。陽明證俱宜下。唯惡寒中寒為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發其汗耳。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寒者。白虎證也。（正方六十四）

類證活人書卷第九

此一卷。首論惡寒。大抵太陽病。必發熱而惡寒。惡寒家。慎不可過當覆衣被及近火氣。寒熱相薄。脈道沉伏。愈令病人寒不可過。但去被徹火。兼飲以和表之藥。自然不惡寒矣。婦人惡寒。尤不可近火。寒氣入腹。血室結聚。鹹藥所不能治矣。

（六十三）問惡寒

惡寒有二證。發熱而惡寒者。發於陽也。無熱而惡寒者。發於陰也。發於陽者宜解表。脈必浮數。屬桂枝湯。（正方一）桂枝二越婢一湯。（正四）麻黃湯。（正方二十）青龍湯。（正方三十六）證也。發於陰者宜溫裏。脈必沉細。屬理中湯。（正方七十四）四逆湯。（正方七十五）證也。（少陰病下利已。惡寒而躁。手足溫者可治。宜建中湯。正方三十七）若發熱微惡寒者。屬柴胡桂枝湯也。（正方三十一）發汗後反惡寒者。虛故也。屬芍藥甘草附子湯。（正七十二）脈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也。不可更吐下也。發汗而色赤有熱者。為欲解。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傷寒大下後。復發其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其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正方一）攻痞大黃黃連瀉心湯。（正方五十九）雖然。太陽陽明少陰。皆有惡寒。要之。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必惡寒也。陽明證俱宜下。唯惡寒中寒為病在經。與太陽合病。屬表。發其汗耳。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寒者。白虎證也。（正方六十四）

汗出過多，身熱而渴，屬白虎湯。（正六十四）陽明病自汗。（不惡寒，反惡熱，以汗多胃中燥，濈然汗自出者，屬陽明也。若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五苓散，以汗多胃中燥，猪苓復利其小便故也。故仲景云，陽明病，汗出多，急下之，宜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雖然，陽明汗多急下，然其人汗多，大便必鞕，譫語者，屬調胃承氣湯。（正）陽明病，汗出而脈遲，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宜桂枝湯。（正方一）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正方二十）陽明法多汗，若反無汗，其身如蟲行皮中狀者，此以久虛故也。）亡陽自汗。（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肢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正方六）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正）陽明病，汗出多不止者，亡陽也。此可用溫粉撲之。若汗多不止，必惡風煩躁，不得臥者，先服防風白朮牡蠣湯，次服小建中湯。（正三十七））柔痓自汗。（太陽病，發熱，脈沉而細，不惡寒者，名柔痓，小續命湯主之也。）霍亂自汗。（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雜二）既吐且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脈微欲絕者，四逆湯主之。（正七十五））陰證自汗。（陰證冷汗出，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之類。額上及手背冷汗出者，亡陽也。）陽明病法多汗，而陽明亦有反無汗之證；雖然，少陰不得有汗，而少陰亦有反自汗出之證，不可不察也。

（六十七）　問頭汗出

病人表實裏虛，玄府不開，則陽氣上出，汗見於頭。凡頭汗出者，五內乾枯，胞中空虛，津液少也，慎不可下，下之者謂之重虛。然頭汗出者有數證。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口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此爲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有裏也。汗出爲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爲半在裏半在外也。脈雖沉緊，不得爲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傷寒五六日，已汗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表未解也。（柴胡桂枝乾薑湯主之。（正方二十二））病人但頭汗出，身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爲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五苓散。（正六十六）（正方九十三））當○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陽明病下血譫語者，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正）○心下緊滿，無大熱，頭汗出者，（此名爲水結在胸脇，以頭汗出別水結證。小半夏加茯苓湯主之。（雜八十四）仲景云，傷寒心下緊滿，無大熱，但頭汗出者，（雜方八十二））（譫語者，有燥屎也，過經乃可下也，下之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

（六十八）　問頭疼

頭疼者，陽證也。太陽證頭疼，必發熱惡寒，無汗者，麻黃湯（正方二十）；有汗者，桂枝湯。若已發汗，或未發汗，頭痛如破者，連鬚葱白湯（雜七十五）；服湯不止者，葛根葱白湯主之（雜七十六）。脈弦細，頭痛發熱者，屬少陽也。少陽不可發汗，小柴胡主之（正二十九）。陽明證頭疼不惡寒，反惡熱，胃實故也。陽明氣實，故攻頭也，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主之。（仲景云，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疼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疼者必衄，屬桂枝湯。（正方一））太陰少陰經從足至胸，俱不至頭，唯厥陰經挾胃屬肝，絡膽，循喉嚨上頏顙，連目出額，故太陰少陰並無頭疼之證，仲景只有厥陰一證吳茱萸湯（正方一百）治乾嘔吐涎沫頭疼而已。大抵屬三陽者頭疼爲多也。（孫真人云，陽毒傷寒者，不壯熱而頭疼是也。陰毒傷寒者，不壯熱不頭痛是也。）若非次頭疼，胸中滿，及發寒熱，脈緊而不大者，即是膈上有涎，宜用瓜蔕末一錢匕，暖水調下，吐涎立愈。○又問病人頭疼鼻塞而煩者何證也？此屬濕家，頭中寒濕，故鼻塞而頭疼也。（內瓜蔕末鼻中，則愈，法在發黃門中。）

（六十九）　問身體痛（身痒附）

太陽少陰厥陰皆有身體痛，當以外證與脈別之。太陽證表未解，脈浮緊，法當身體痛，宜麻黃湯（正方二十）以汗之。（脈浮緊者，當身疼痛，宜以汗解，假令尺脈遲者，不可發汗，何以知其然，以營氣不足，血少故也，尺脈遲者，先以小建中湯以養之。（正三十七）脈浮者，麻黃湯主之。）太陽中濕，一身盡痛，發熱身黃，小便不利，病人中濕，因而傷風，風濕相搏，一身痛重，是名風濕，濕當於風濕中求之。（麻黃加朮湯主之。（雜方一百二十一））若脈沉自利而身體痛者，陰證也，急當救裏，宜四逆湯（正七十五）附子湯（正六十八）眞武湯（一百五）之類以溫之。（大抵大便利而身體疼者，當救裏；大便如常而身體疼者，急當救表，此不可不知也。）或身重背強，腹中絞痛，咽喉不利，身如被杖者，當作陰毒治之。○又問發汗後身疼痛，脈沉而遲者，當用何藥？仲景有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正方十一），蓋爲此證也。小建中湯（正三十七）兼治汗後身疼，脈沉而遲者。若霍亂吐瀉止而身疼痛不休者，少與桂枝湯（正方一）即愈。金匱要略云：瘡家雖身體痛，不可發汗，汗出則痓。○又問身痒者何也？脈浮而遲，遲爲無陽，不能作汗，其身必痒。太陽病七八日，脈微而惡寒，以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若惡反發汗，則氣噎，必兩耳聾無聞，素無熱人，可與芍藥甘草附子湯。（正七十二）素有熱人，可與黃芪建中湯。（正三十七））面赤有熱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當痒，宜桂枝麻黃各半湯（正方二）。

（七十）　問筋惕肉瞤

太陽病發汗不解，發熱心悸，頭眩身瞤動，欲擗地者，屬眞武湯（正一百五）。大凡發汗過多，即身瞤動振搖，虛羸之人微發汗，便有此證，俱宜服眞武湯。羸甚者去芍藥，或少用之。有熱證惡熱藥者，去附子，餘依本方加減法詳之。○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沉緊，發汗則動經，身爲振搖者，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主之（正方五十二）。○傷寒應發汗而動氣在左，不可發汗，發汗則頭眩，汗不止，筋惕肉瞤，此爲逆，難治。且先服防風白朮牡蠣散（雜方二），次服建中湯（正三十七）。

（七十一）　問喘

傷寒喘，只有太陽陽明二證。○太陽病頭疼發熱，身疼惡風，無汗而喘者，宜汗，屬麻黃湯（正方二十）。（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葛根黃芩黃連湯也。（正二十八）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桂枝加厚朴杏子湯也。（正方十九）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也。（正方三十二））○陽明病汗出不惡寒，腹滿而喘，有潮熱者，宜下，屬承氣湯。（正四十二）（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正方二十））○太陽與陽明合病，喘而胸滿者，不可下，宜麻黃湯。○又發汗後飲水多者，必喘，以水停心下，腎氣乘心故也。小青龍去麻黃加杏仁（正三十六）。（此治心下有水而喘，不留汗也。）○小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也。（小便不利，小腹滿，故去麻黃加茯苓也。）

（七十二）　問渴

脈浮而渴，屬太陽。（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而渴者，小青龍去半夏加栝樓根。（正三十六）太陽病，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五苓散。（正六十五）脈浮小便不利，猪苓湯主之。（正方四十七）太陽病發汗後，大煩渴，不解，脈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正六十六）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脇下滿，手足溫而渴者，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栝樓根主之。（正二十九））有汗而渴，屬陽明。（白虎加人參湯主之。陽明病，但頭汗出，渴欲飲水者，小柴胡去半夏加人參栝樓根，（正九十二）茵陳蒿湯。（正二十九））自利而渴，屬少陰。（傷寒熱入於臟，流於少陰之經，少陰主腎，腎惡燥，故渴而引飲。仲景云，少陰下利，欲飲水者，白虎加人參。）○切戒太陽證無汗而渴者，不可與白虎湯。陽明證汗多而渴者，（不可與五苓散。（正方三十六）（正二十九））

不可與五苓散。（汗多胃中燥，猪苓復利其小便故也，證與竹葉湯可與之，仲景云，陽明病發作有時，汗出多者，急下也。）太陽病渴，終不可與白虎耶。太陽證得汗後，脈洪大而渴者，方可與之也。陽明病渴，終不可與五苓耶。陽明證小便不利，汗少脈浮而渴者，方可與之。此皆仲景之妙法也。（仲景猪苓湯證，亦云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與之。）（正六十七）○凡病非大渴不可與水，若小渴咽乾者，只小呷潤之，令胃中和，若大渴煩躁，甚能飲一斗者，與五升飲之，若全不與，則乾燥無由作汗，發喘而死。常人見因渴飲水得汗，小渴遂劇飲之，致停飲心下，滿結喘死者甚衆。當以五苓散（正六十六）或陷胸丸（正三十九）與之。（金匱要略云，得時氣至五六日而欲飲水不得多不當與也，何者，以腹中熱尚少，不能消之，便更爲人作病矣，至七八日大渴欲飲水，猶當依證與之，常令不足，勿極意也，凡人但見仲景云，得病反能飲水，此爲欲愈，遂小渴者，乃強飲之，因成其禍，不可勝數，大抵傷寒水氣皆因飲水過多所致，水停心下，氣上乘心，則爲悸爲喘，結於胸膈，則爲水結胸，胃中虛冷，則爲噦爲噫，冷氣相搏則爲噦，上逆於肺則爲咳，當入陽中，則爲利，邪熱所淫者於下焦則爲小便不利，小便滿，或裏急，溢於皮膚則爲腫。）○若陽毒倍常躁盛大渴者，黑奴丸主之。（雜方二十）○中暑伏熱深，累取不差，其人發渴不已，酒蒸黃連丸主之。（雜七十九）

（七十三）　問鼻衄

傷寒太陽證，衄血者乃解，蓋陽氣重故也。仲景所謂陽盛則衄。若脈浮緊無汗，服麻黃湯（正方二十）不中病，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小衄而脈尚浮緊者，宜再與麻黃湯也。衄後脈已微者，不可行麻黃湯也。若脈浮緊者，宜再與桂枝也。若脈浮自汗，服桂枝湯（正七）不中病，桂枝證尚在，必頭疼甚而致衄，小衄而脈尚浮者，宜再與桂枝也。衄後脈已微者，不可行桂枝湯也。大抵傷寒衄血不可發汗者，爲脈微故也。（治法，經家不可發汗，汗出額上陷，脈緊急，直視不能瞬，不得眠，然而無汗而衄，脈尚浮緊者，須再與麻黃湯，有汗而衄，脈尚浮緩者，須再與桂枝湯。）脈已微者，黃芩芍藥湯（雜七十八）犀角地黃湯（雜八十六）

衄血不止者，茅花湯（雜方八十）若衄而渴，心煩，飲則吐水，先服五苓散（正方六六）次服竹葉湯（正九十五）○又問：證有衄血者乎，陰證自無熱，何緣有衄，若少陰病，但厥無汗，強發之必動血，未知從何道出，或從口鼻，或從耳目，是謂下厥上竭，爲難治。

（七十四）　問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中不仁，面垢，譫語遺尿。此三陽經合病也。白虎湯主之。（正六十四）不可發汗，汗之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者，白虎加人參也。（正六十五）又第二問論合病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

此一卷，首論結胸與痞，蓋病發於陽，下之早，即爲結胸，發於陰，下之早，即爲痞，然結胸與痞相似，但以痛不痛爲異耳，心下滿而硬痛者爲結胸，但按之滿不痛者爲痞，醫家不審，一有差互，立致危殆，結胸陷胸證，痞脾瀉心證，其詳各於逐問備論之矣。

（七十五）　問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

此名結胸也。傷寒本無結胸，應身熱下之早，熱氣乘虛而入，痞結不散，便成結胸。若已發熱下了，初未成結胸者，急須與大中湯服。（正七十四）自然解了，更不作結胸，蓋理中治中焦故也，此古人亦曉不到，後因人消息得之，若大段轉損有脈證者，雖與四逆湯，（正七十五）便安，胃中雖和，傷寒未退者，即候日數足，可下，却以承氣湯下之。（正四十二）蓋前來下得未是故也。其證心下緊滿，按之石硬而痛，項強如柔痓狀，發熱汗出不惡寒，名曰柔痓，其脈寸口浮關尺皆沉，或沉緊，名曰結胸也。治結胸大率當下，仲景云，下之則和，然脈浮興大，皆不可下，下之則死，尚宜發汗也，仲景云，結胸脈浮者，不可下，只可用小陷胸湯，（正方四十）大抵脈浮，是尚有表證，當以小柴胡湯等（正二十九）先發表，表證解，方用下結胸藥便安。○西晉崔行功云，傷寒結胸欲絕，心膈高起，手不得近，用大陷胸湯（正三十八）皆不差者，此是下後虛逆氣已不理，而毒復上攻，氣毒相薄，結於胸中，當用枳實理中圓（雜八十一）先理其氣，次療諸疾，古今用之如神，應手而愈。○然結胸有三種，有大結胸，不按而痛，胸連脅腹堅硬，爲大結胸，大陷胸丸主之，（正三十九）有小結胸，按之心下痛，爲小結胸，小陷胸湯主之，（正四十）有水結在胸脇間，亦名結胸，頭微汗出，但結胸無大熱，此水結在胸脇間，證，小半夏加茯苓湯，（雜八十二）小柴胡去柔加牡蠣主之，（正二十九）○又有寒熱二證，有熱實結胸，胸中煩躁，心內懊憹，舌上燥渴，脈沉滑者，大陷胸湯主之，（正三十八）

有寒實結胸。（寒實結胸，無熱證者，三物白散。（正八十八）實理中丸主之。（雜方八十一））近世治結胸。多行金鍼丸。用硇黃陽起石者。若寒實結胸。行之或有差者。若熱實結胸。行之必死也。○又問大陷胸湯與大陷胸丸如何。大陷胸湯汁遂太峻。不可輕用。須量虛實輕重。不得已。即大陷胸丸最穩。○又問聚餅子灸臍中如何。此尤不可用也。○又云。臟結無陽證。不往來寒熱。其人反靜。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二者病人脇下素有痞。連在臍傍。痛引小腹。入陰筋者。亦名臟結。死不治。○又問臟結者何也。臟結者死。仲景無治法。大抵臟結。其證如結胸狀。飲食如故。時時下利。陽脈浮。關脈小細沉緊。名曰臟結。舌上白胎滑者。難治也。

（七十六）　問心下滿而不痛

此名痞也。傷寒本無痞。應身冷。醫反下之。遂成痞。枳實理中丸（雜八十一）最良。（仲景治痞氣，諸瀉心湯中有生薑瀉心湯。（正六十三）半夏瀉心湯。（正六十一）二方平和。宜常用之。）仲景云。滿而不痛者為痞。柴胡不中與也。半夏瀉心湯主之。（此湯藥味。蓋本理中人參黃芩湯方也。）審知是痞。先用桔梗枳殼湯尤妙。（雜八十三）緣桔梗枳殼。行氣下膈。先用之無不驗也。結胸與痞關脈須皆沉。○若關脈浮者。大黃黃連瀉心湯（正方五十九）主之。（關浮則結熱，三黃以瀉肝。）○若復惡寒汗出者。附子瀉心湯（正方六十）主之。○病人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發渴口燥煩。小便不利者。五苓散（正六十六）主之。○汗出表解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脇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生薑瀉心湯主之。（正六十三）○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此以醫下之也。若復下之。其痞益甚。甘草瀉心湯主之。（正六十二）蓋此非結熱。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下利而心下痞。服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利不止者。當治其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正一百九）蓋生薑瀉心、甘草瀉心。皆治中焦。此利在下焦。若只治中焦。則利益甚耳。服赤石脂禹餘糧湯。利復不止。當利其小便。五苓散主之。○凡痞服瀉心湯不愈。然後可用陷胸丸（正三十九）下之。（不可用陷胸湯。蓋太猛。只用陷胸丸。）○大抵結胸與痞。皆應下。然表未解者。不可攻也。仲景云。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正方一）。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之。（正五十九）（外證未解，心下妨悶者，非痞也，謂之支結，柴胡桂枝湯主之。（正三十一）胸脇滿微結，小柴胡湯加乾薑牡蠣湯主之。（正二十九））○若太陽證未除而數下之。遂協熱而利。利不止。心下痞鞕。表裏不解者。桂枝人參湯主之。（正方十六）十棗湯、（正八十九）大柴胡湯（正三十）皆治心下痞。此方尤難用。須是表證罷。不惡寒。身涼。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疼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疼。乾嘔短氣者。乃可行十棗湯。表未解者。慎不可用也。大柴胡湯治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下痞鞕。嘔吐而下利者。非大柴胡湯不可也。（正方三十）○若發汗吐下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正方一百十）○有旋復代赭湯證。其人或欬逆氣虛者。先服四逆湯。（正七十五）胃寒者。先服理中丸。（正七十四）次服旋復代赭湯為良。（旋復花代赭湯。是解後心下痞鞕證。）

（七十七）　問嘔者（乾嘔附）

無陽則厥。無陰則嘔。嘔者足陽明胃之經。足陽明之氣下行。今厥而上行。故為氣逆。氣逆則嘔。仲景云。嘔多雖不大便。不可下。可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濈然汗出而解。大抵嘔證不一。各有治法。要之小柴胡湯尤相主當耳。與小柴胡湯。胸脇滿而嘔。日晡發潮熱者。可小柴胡湯加

芒硝也。（正方三十四）若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與大柴胡湯也。（正方三十）大便祕。老方加大黃。（大柴胡治嘔最妙。為內有枳實故也。枳實去穢壓虛氣。須是去大黃。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慎不可下。宜局桔梗湯最良。亦用枳實耳。方具第十七卷中。）古人治嘔。多用半夏生薑。孫真人云。生薑是嘔家聖藥。仲景治嘔皆用之。（正二十七）太陽與陽明合病。必下利。若不和但嘔者。葛根加半夏生薑湯主之。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正八十三）太陽與少陽合病而自利。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薑湯主之。（正八十六）金匱諸嘔吐穀不得下者。小半夏湯。小半夏加茯苓湯（雜八十二）小半夏加橘皮湯。皆可選用也。嘔而發熱者。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嘔而發渴者。猪苓湯主之。（正六十七）先嘔却渴者。此為欲解。急與之。先渴却嘔者。為水停心下。此屬飲家。仲景云。本渴飲水而嘔者。柴胡不中與也。宜治膈間有水。赤茯苓湯主之。（雜八十四）若少陰證而嘔者。真武湯去附子加生薑也。（正一百五）若汗若吐若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嘔者。梔子生薑湯（正四十七）主之。傷寒差後嘔者。有餘熱在胃脘。竹葉湯加生薑主之。（正九十五）○又問有乾嘔者何也。大凡嘔者飲食不下。乾嘔者今人所謂噦也。或因汗出。或因有水。或因下利。脾胃有熱。故使乾嘔。宜局中桔梗湯最佳。（雜方一百二十二）仲景治法。汗自出乾嘔者。桂枝證也。（正方一）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者。小青龍也。（正三十六）身涼汗出兩脇痛。或乾嘔者。十棗湯也。（正八十九）少陰下利脈微。與白通湯。（正方九十八）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也。（正九十八）少陰下利。裏寒外熱。脈乾欲絕。或乾嘔者。通脈四逆湯也。（正八十一）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也。（正方一百）（傷寒詩云，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仲景無治法，大抵吳茱萸湯治少陰證也，穀入胃而嘔屬陽明，宜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若病人直患嘔吐。而復脚弱或疼。乃是脚氣。當作脚氣治之。（法在第七卷五十四問。）

（七十八）　問吐

吐有冷熱二證。寸口脈數。手心熱。煩渴而吐。以有熱在胃脘。五苓散主之。（正六十六）（傷寒有表證，渴欲飲水也，水入口即吐者，名曰水逆。由心經受熱而小腸不利故也。宜服五苓散。發汗後水藥不得入口為逆。若更發汗。必吐下不止。小半夏加茯苓湯、大半夏加橘皮湯主之。）曾經汗下。關脈遲。胃中虛冷而吐。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主之。（正方一百七）寒多不飲水而吐者。理中湯去朮加生薑主之。（正七十四）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脈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宜四逆湯。（正方七五）吐利手足逆冷煩躁甚者。吳茱萸湯主之。（正方一百）若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正方九十五）

（七十九）　問嘔吐而利

嘔吐而下利有兩證。仲景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硬。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湯下之。（正方三十）又有霍亂證。霍亂嘔吐而利。熱多而渴者。五苓散。（正方六十六）寒多不飲水者。理中丸。（正七十四）（或有寒，腹滿痛。或四支拘急，下利，脚轉筋，理中湯加附子一枚生用，並粗末作湯服之。（正方七十四））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支拘急手足厥冷者。四逆湯主之。（正七十五）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吳茱萸湯主之。（正方一百）吐利止而身體痛不休者。當消息和解其外。宜桂枝湯。（正方一）（仲景大柴胡一證云，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嘔吐而下利者，大柴胡主之，即非霍亂也。）吐利已汗出而厥。四支拘急不解。脈微欲絕者。通脈四逆加猪膽湯。（正八十二）若夏月中暑霍亂。上吐下利。心腹撮痛。大渴煩躁。四支逆冷。冷汗自出。兩脚轉筋。宜服香薷散。（雜八十五）須井中沉令極冷。頓服之乃効。（香薷散，夏月預宜合下，以備此證，其他藥不能救，仍須臨）

冷飲服之。

（八十）　問咳嗽

傷寒咳嗽有兩證。有太陽證咳嗽、小青龍、（正三十六）小柴胡也。（正二十九）有少陰證咳嗽、眞武湯、（正一百五）四逆散、（正七十六）猪苓湯也。（正六十七）大抵熱在上焦。其人必飲水。水停心下。則肺爲之浮。肺主於咳。水氣乘之。故咳而微喘。○仲景云。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乾嘔。發熱而咳。小青龍湯主之。小便不利。小嗽滴者。去麻黃加茯苓。往來寒熱。胸脇滿痛。或咳者。小柴胡湯主之。小柴胡去人參大棗。加五味子乾薑。若少陰證咳嗽。四支沉重。移痛。小便不利。自下利而咳。眞武湯主之。眞武湯加五味子乾薑。大抵傷寒水氣。皆因飲水過多。古人治水氣而咳者。病在陽。則小青龍湯主之。病在陰。則眞武湯主之。逆服中痛。或泄利而咳。四逆散主之。四逆散加五味子乾薑。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猪苓湯主之。○古今錄驗橘皮湯治嗽佳。（雜方一百二十四）

（八十一）　問咽喉痛

咽喉痛有陰陽二證。脈浮數。面赤斑斑如錦文。咽喉痛。唾膿血者。此陽毒也。在第四卷中。二十一問。脈沉遲。手足厥冷。或吐利而咽中痛。此少陰證也。病源云。此爲下部脈都不至。陰陽隔絕。邪客於足少陰之絡。毒氣上衝。故咽喉不利。或痛而生瘡也。傷寒脈陰陽俱緊。及汗出者亡陽也。此屬少陰。法當咽痛而復吐利。此候汗下無熨俱不可。汗出者。桑本粉傅之。咽喉痛者甘草湯、（正五十四）桔梗湯、（正方一百二）猪膚湯、（正方一百一）半夏散、（正方一百三）通脈四逆去芍藥加桔梗湯、（正方八十一）麻黃升麻湯、（正二十五）可選而用之。○又有伏氣之病。謂非時有暴寒中人。伏氣於少陰經。始不覺病。旬月乃發。脈微弱。法先咽痛。似傷寒。非喉痺之病。次必下利。始用半夏桂甘草、（雜五十三）次四逆散主之。（正七十六）此病只一二日便差。古方謂之腎傷寒也。

（八十二）　問口燥咽乾

脾臟有熱。則津液枯少。故令口燥而舌乾。仲景云。傷寒無大熱。口燥渴而煩。背微寒者。白虎湯加人參也。（正六十五）又云。陽明病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若咽乾者。慎不可發汗。發汗則重亡津液。少陽證口苦咽乾者。小柴胡主之。（正二十九）少陰證。口燥咽乾者。急下之。病人默默欲眠。目不能開。趨居不安。其聲嗄。或咽乾者。當作狐惑治之。狐惑證在第十一卷九十九問。

（八十三）　問病人但漱水不欲嚥

陽明證頭疼。身熱。口燥。但漱水不欲入咽者。必衄也。若病人無表證。不發寒熱。胸腹滿。唇燥。但欲漱水不欲嚥者。此爲有瘀血。必發狂也。輕者犀角地黃湯。（雜八六）甚者抵當湯。（正九十一）

（八十四）　問不欲眠

太陽證發汗。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飲水者。當少少與之。胃中和即愈。若脈浮。小便不利。發渴者。五苓散。（正六十六）主之。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脈沉微。身無大熱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正七十三）若發汗。若吐。若下後。虛煩不得眠。劇則反覆顛倒。心中懊憹者。宜栀子

豉湯、（正四十五）吐之。栀子豉湯一盞半爲一劑。分再服。一服得吐止後服。傷寒大熱。乾嘔呻吟錯語。不得眠。黃連解毒湯主之。（雜八十七）傷寒吐下後。心煩乏氣。晝夜不得眠。酸棗湯主之。（雜八十八）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眠。黃連阿膠湯主之。（雜一百四）若少陰病下利而渴。不得眠。猪苓湯主之。（正六十七）○又問傷寒差後不得眠。何也。蓋熱氣與諸陽相并。陰氣未復。所以病後仍不得睡也。栀子烏梅湯主之。（雜八十九）

（八十五）　問多眠

多眠有四證。有風溫證。有小柴胡證。有少陰證。有狐惑證。○病人尺寸脈俱浮。頭疼身熱。當自汗出。體重。其息必喘。四支不收。默默但欲眠者。風溫證也。風溫不可發汗。宜萎蕤湯、（雜四十九）在第六卷中第四十五問。○病人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者。太陽證也。十日已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脇痛者。與小柴胡湯。（正二十九）脈但浮者。麻黃湯主之。（正二十）病人尺寸脈俱沉細。但欲寐者。少陰證也。急作四逆湯。（正七十五）復其陽。不可緩也。○若狀如傷寒。四支沉重。忽忽喜眠。須看上下脣。上脣有瘡。蝕下部。當作狐惑治之。在第十一卷中第九十九問。

（八十六）　問身涼。汗出兩脇疼痛或乾嘔

此十棗湯證也。仲景云。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中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十棗湯主之。（正八十九）○大抵脇下痛者。此爲有飲。須分表裏。乾嘔。微利。發熱而咳。爲表有水。小青龍湯加蕤花主之。（正三十六）身體涼。表證罷。乾嘔而脇下痛。爲裏有水。十棗湯主之。十棗湯非小青龍湯之比。須量人虛實。不可妄投。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一

此一卷。首論咳逆。傷寒咳逆。此證極惡。仲景經中不載。孫眞人云。咳逆遍尋方論。無此名稱。深窮其狀。咳逆者。噦逆之名。蓋古人以咳逆爲噦耳。大抵咳逆者。古人所謂噦是也。噦者。今人所謂乾嘔是也。

（八十七）　問咳逆

咳逆者。仲景所謂噦者是也。乙芮切。逆氣。噦。胃寒所生。傷寒本虛。攻其熱必噦。又云。傷寒大吐下之極虛。復發汗者。其人外拂鬱。復與之水。以發其汗。因得噦。所以然者。胃中寒故也。橘皮乾薑湯、（雜方九十）芫活附子散、（雜九一）半夏生薑湯、（雜九十二）退陰散主之。（雜方十四）若服藥不差者。灸之必愈。其法婦人屈乳頭向下盡端。丈夫及乳小者。以一指爲率。正以男左女右。丈夫如小豆許。與乳相直問。脇中動脈處是。然亦有陽證咳逆者。小柴胡湯、（正二十九）橘皮竹茹湯、（雜方五）仲景又云。傷寒噦而腹滿。視其前後。知何部不利。利之即愈。仲景無方。前部宜猪苓湯。（正六十七）後部宜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扁鵲中藏經。治傷寒咳逆。丁香散、丁香稍蒂各一分。甘草良薑各半錢。沸湯點作一服。藥熱猛喫極効。○三因第十一卷。又有竹茹湯等方。亦丁香散方。竹茹湯治陽證也。○本事方第八卷。治傷寒候咳逆。豆蔻湯治陰證咳逆。丁香茴香肉豆蔻等藥。若陽證不可用。○凡咳逆多有先熱而喫生冷。或涼藥多相激而成。蓋陰陽二氣相搏。林人之僕。本發大熱。以涼藥下之。想大甚咳逆。四五日竟至於服丁香稍蒂而后却。再以小柴胡之屬解其餘熱。遂愈。下后。蓋有身熱不解。○治傷寒咳逆後二方。出撫州華蓋山周

先生惟一備急方救急方香附子、橘核各半兩細剉用酒半盞先將藥在石銀器內炒漸漸滴酒炒藥焦黃色研細末每二錢水一小盞煎至八分細細旋呷服○一方單用香附子末○又方大蒜頭二箇煨熟研爛入白礬末（丸得爲度）研和如梧桐子大搗雞糞自然汁吞下二十圓病退再服一十五圓

（八十八）　問發黃

病人寒濕在裏不散熱畜於脾胃腠理不開瘀熱與宿穀相薄鬱蒸不消化故發黃（經云．南方暑濕．近夏癉熱．蓄瘀者．黃也．古人以黃爲癉．溫熱相薄．其多病癉．黃爲癉也．）然發黃與瘀血外證及脈俱相似但小便不利爲黃小便自利爲瘀血要之發黃之人心脾蘊積發熱引飲脈必浮滑而緊數若瘀血證即如狂大便必黑此爲異耳凡病人身體發熱頭面汗出身無汗劑頸而止渴引水漿小便不利如此必發黃茵蔯蒿湯（正九十三）加五苓散（正六十六）也（茵蔯蒿湯十分．五苓散五分．二件拌和．每服一錢．溫水調下．日三服．）病人服湯得小便利如皂莢汁赤一宿腹減則黃從小便中出也古人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大抵發黃者．瘀熱在裏．由小便不利而致之也．）梔子蘗皮湯（正方五十）麻黃連翹赤小豆湯（正二十四）可選而用之又方傷寒欲發黃者急用瓜蒂末口含水搐一字許入鼻中出黃水甚驗即用茵蔯蒿湯調五苓散服之最良○又問白虎證亦身熱煩渴引飲小便不利何以不發黃答曰白虎與發黃證相近遍身汗出此爲熱越白虎證也頭面汗出頸以下都無汗發黃證也○又問太陽病一身盡痛發熱身如熏黃者何太陽中濕也仲景云傷寒發汗已身目爲黃所以然者以寒濕在裏不解故也以爲不可下也於寒濕中求之（第九卷六十九問）○又問病人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咳嗽者何也少陽中風也小柴胡湯主之（正方二十九）

（八十九）　問發狂

發狂有二證陽毒發狂畜血如狂其外證與脈皆不同病人煩躁狂走妄言面赤咽痛脈實潮熱獨語如見鬼狀此陽毒也（治藥方在二十一問）病人無表證不發寒熱唇燥但欲漱水不欲入咽其脈微而沉小腹鞕滿小便反利大便必黑身黃發狂此血證諦也（病人如熱狀．煩滿口燥．其脈反無熱．此爲陰伏．是瘀血也．仲景云．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其血自下者愈．若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宜桂枝湯．（正方一）外已解．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屬桃仁承氣湯主之．（正四十四））大抵傷寒當汗不汗熱畜在裏熱化爲血其人善忘而如狂血上逆則善忘血下畜則內爭甚者抵當湯（正九十一）抵當圓（正方九十）輕者桃仁承氣湯、（正四十四）犀角地黃湯（雜八十六）須取盡黑物爲效（夫血熱畜在膀胱經．若用抵當湯．更須仔細審其有無表證．若有畜血證而外不解．亦未可便用抵當湯．先用桂枝湯．以解其外．緣熱在膀胱太陽經故也．）○又有火邪發驚狂者醫以火於臥牀下或周身用火迫劫汗出或熨而成火邪其人亡陽爲煩躁驚狂臥起不安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正方十）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正方十四）主之（凡灸及燒鍼後證似火劫者．並用此法治之．金匱風引湯尤良．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更捷．（正三十三））

（九十）　問發斑

發斑有兩證（溫病發斑．熱病發斑．）溫毒發斑者冬月觸冒寒毒至春始發或已汗下表證未除毒氣未解故發斑黑膏主之（雜九十三）或冬月溫暖人感乖戾之氣至春初爲積寒所折毒氣未得泄迨天氣暄暖溫毒始發肌肉斑爛癮疹如錦紋而咳心悶嘔清汁葛根橘皮湯（雜九十四）服用之驗黃連橘皮湯亦佳（雜一百二十五）（溫州倅子斑如蝶點）熱病發斑者與時氣發斑同或未汗下或已汗下熱毒不散表虛裏實熱毒乘虛出於皮膚遂發斑瘡癮疹如錦紋俗呼斑瘡素問謂之胗（發斑者．下之太早．熱氣乘虛故也．下之太遲．熱留胃中．亦發斑．服熱藥過多．亦發斑．微者赤斑出．五死一生．劇者黑斑出．十死一生．）大抵發斑不可用表藥表虛裏實若發汗開泄更增斑爛也皆當用化斑湯、（雜百二十）玄參升麻湯、（雜九十五）阿膠大青湯（雜九十六）猪膽梔子湯（雜四十四）或與紫雪大妙可下者與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陽月陽氣退者．常宜[illegible]．才有赤點如蚊蚤咬．即急治之．）○又有陽毒發斑見十九問二十一問宜參酌之

（九十一）　問讝語

病人有讝語有鄭聲二證鄭聲爲虛當用溫藥白通湯主之（正九十七）讝語爲實當須調胃承氣湯主之（正四十三）服調胃承氣而讝語止或更衣者停後服不爾再與之仲景云實則讝語虛則鄭聲鄭重也重語也世多不別然讝語鄭聲亦相似難辨須更用外證與脈別之若大小便利手足冷脈微細者必鄭聲也大便祕小便赤手足溫脈洪數者必讝語也以此相參然後用藥萬全矣大抵傷寒不應發汗即讝語（仲景云．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爲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爲難．表虛裏實．久則讝語．）讝語屬胃和中則愈不和則煩而躁宜調胃承氣湯然亦有三陽合病讝語者（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中不仁．面垢讝語遺尿．其脈必滑實．不可汗下．宜白虎湯．（正六十四））有胃實讝語者（病人身熱汗出．大便硬爲胃實．宜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大承氣湯．無使有燥糞．）或發汗多亡陽讝語者（仲景云．發汗多亡陽讝語者．不可下．此爲津液不和．與柴胡桂枝湯．（正三十一）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恐人作燥屎攻之．慎不可攻也．）有下利讝語者（下利讝語．有燥屎也．調胃承氣湯主之．（正方四十三）小承氣湯主之．（正四十二））有下後讝語者（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身重．不可轉側．柴胡加龍骨牡蠣湯．（正三十三））有婦人熱入血室讝語者（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讝語．如見鬼狀者．此爲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宜服小柴胡湯主之．（正二十九）若行湯遲．熱入胃．令津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胸狀．須當針期門也．婦人中風．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已上二焦．熱結在期門也．若犯胃氣．晝夜讝語．喜忘．小便利．小腹滿．屬抵當湯．（正九十一））○又問仲景云無犯胃氣何也答曰熱因經水適來乘虛入室故血室有熱遂令讝語當以小柴胡解之（正二十九）却與胃實讝語不同胃實有燥糞故宜調胃承氣湯下之（正四十三）若血室有熱讝語非胃家實仲景恐人作胃實攻之故曰無犯胃氣也大抵讝語是熱屬陽而反見陰證者逆

（九十二）　問吐血

傷寒吐血由諸陽受邪熱初在表應發汗而不發汗熱毒入深結於五臟內有瘀積故吐血也瘀血甚者抵當圓（正方九十）輕者桃仁承氣湯（正四十四）兼服犀角地黃湯、（雜八十六）三黃圓（雜九十八）

（九十三）　問腹痛（腹脹滿附）

本太陽病醫反下之因爾腹滿時痛是有表復有裏仲景所以用桂枝加芍藥湯主之（正方十二）痛甚者加大黃（正方十三）（桂枝加芍藥．即是小建中也．太陰脈弱自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其人胃虛．易動故也．下利者．先煎芍藥十餘沸．）難經云痛爲實大抵痛宜下（仲景云．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大承氣湯．（正四十一）又曰腹中滿痛．此爲實．當下之．屬大柴胡湯．（正方三十））腹痛有二證有熱痛有冷痛尺脈弦腸鳴泄利而痛者冷痛也小建中湯主之（正三十七）仲景云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與小柴胡湯（小柴胡去黃芩加芍藥．（正方二十九））陰證腹痛即四逆散、（正七十六）通脈四逆加芍藥湯（正八十一）腹痛小便不利者眞武湯（正一百五）關脈實腹滿大便祕按之而痛者實痛也桂枝加大黃湯、（正方十三）

黃連湯、(正八十三)大承氣湯主之。(正四十一)〇又問腹脹滿者何也。陰陽不和也。桔梗半夏湯最良。(雜九十九)仲景論太陽證發汗後。腹脹滿也。厚朴生薑半夏甘草人參湯。(正五十八)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梔子厚朴湯。(正四十八)吐後腹脹滿者。與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承氣湯。(正四十三)

(九十四)　問煩躁

傷寒煩躁。太陽與少陰經爲多。蓋太陽與少陰爲表裏。陽明經或因不大便。中有燥屎。故煩躁耳。仲景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遶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也。宜承氣湯。大抵得病二三日。脉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硬。小便利。屎定硬。以小承氣湯(正四十二)少少與。微利之。然有病已差。尚微煩。必大便鞕。當問其小便日幾行。若小便少。津液當還入胃中。不須攻也。大抵陰氣少陽氣勝。則熱而煩。故太陽經傷風。多煩而躁也。仲景云。太陽傷風。服桂枝湯。不解。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正一)又云。太陽傷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無汗而煩躁者。大青龍湯主之。(正三十五)又云。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正三十七)又云。傷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五苓散主之。(正六十六)又云。傷寒得病無熱。但狂言。煩躁不安。精氣不與人相當。但與五苓散。一二大錢服之。當與新汲井水一升許。飲之。卻以指刺喉中去之。隨手愈。然而太陽證自汗心煩者。若心煩數者。又不可用桂枝湯也。陽虛陰盛。亦發煩躁。陽氣弱爲陰所乘而躁。故少陰病亦煩躁。少陰病二三日已上。心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正八十四)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正一百一)少陰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煩不得眠。猪苓湯主之。(正六十七)少陰病惡寒而踡。時時自煩。欲去衣被。大柴胡湯下之。(正方三十)學者當以外證與脉別之。寸關浮數。身熱而煩者。屬太陽也。尺寸俱沉。手足厥逆。自利而煩者。屬少陰也。然有汗之而煩者。仲景云。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躁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之。令胃中和則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五苓散主之。(正方六十六)微有下之而煩者。仲景云。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者。乾薑附子湯主之。(正七十三)又云。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茯苓四逆湯主之。(正方七十八)又有病已解而反微煩者。此由病新差不勝穀氣則愈。先用小柴胡湯(正三十九)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得屎而解。小柴胡不中。然後以調胃承氣湯。(正方四十三)

(九十五)　問下利者

傷寒下利多種。須辨識陰陽。勿令差互。三陽下利則身熱。太陰下利手足溫。少陰厥陰下利。身不熱。以此別之。大抵下利挾太陽脈證。便不得用溫藥。俗醫但見下利。便作陰證。用溫熱藥。鮮不發黃生斑而死也。太陽陽明合病。必下利。葛根湯(正二十六)主之。下利而頭疼腰痛。肌熱目疼鼻乾。其脉浮大而長者。是其證也。太陽少陽合病自下利。黃芩湯主之。(正八十五)若嘔者。黃芩湯加半夏生薑也。(正八十六)下利而頭疼胸滿。或口苦咽乾。或往來寒熱而嘔。其脉浮大而弦者。是其證也。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脉不負者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剋賊。名爲負也。下利而身熱胸脅痞滿乾嘔。或往來寒熱。其脉長大而弦者。是其證也。蓋陽明者土。其脈長大。少陽者木。其脈弦。若合病。土被木賊。更下利。爲胃已困。若脉不弦者順也。爲土不負。負者死。自利不渴屬太陰。四逆湯(正八十二)理中湯主之。(正七十五)自利而渴屬少陰。白通湯。(正九十七)白通加猪膽汁湯。(正九十八)通脉四逆湯(正八十二)猪苓湯(正六十七)眞武湯。(正一百五)四逆加人參湯。(正七十七)可檢證而用之。其餘下利。皆因汗下後證也。大抵傷寒下利。須看脉與外證。下利而脉大者虛也。脉微弱者爲自止。下利日十餘行。脉反實者逆。下利脉數而滑者。有宿食也。下之愈。脉遲而滑者實也。其利未得便止。更宜下之。下利三部脉皆平。按其心下硬者。急下之。協熱利者。臍下必熱。大便赤黃色。及腸間津汁垢膩。謂之腸垢。寒毒入胃。則臍下必寒。腹脹滿。大便或黃白。或青黑。或下利清穀。濕毒氣盛。則下利腹痛。大便如膿血。或如爛肉汁也。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寒毒入胃者。四逆湯(正七十四)理中湯、(正七十五)白通湯加附子、(正九十七)四逆散加薤白。(正七十六)主之。協熱利者。黃芩湯、(正八十五)白頭翁湯、(正一百八)三黃熟艾湯、(雜方一百)薤白湯、(雜一百一)赤石脂圓。(雜一百二)濕毒下膿血者。桃花

湯、(正九十九)地榆散、(雜一百三)黃連阿膠散。(雜一百四)雖然。自利而渴屬少陰。然三陽下利亦有飲水者。乃有熱也。三陰下利宜溫之。然少陰自利清水。心下痛。口乾燥者。却宜下之。此又不可不知也。少陰泄利下重。不可投熱藥。先濃煎薤白湯(雜一百)內四逆散。緣四逆散用枳實芍藥之類。又有胃中不和。腹中雷鳴下利。生薑瀉心湯最妙。(正六十三)此二法。不特傷寒證也。

(九十六)　問小便不利小便難

傷寒發汗後。小出多。亡津液。胃中極乾。故小便不利。勿見小便不利。往往利之。誤矣。類纂云。胃中乾則無小便。慎不可利。故仲景云。下之後復發汗。小便不利者。亡津液故也。若傷寒引飲。下焦有熱。小便不通。脉浮者。五苓散。(正六十六)脉沉者。猪苓湯也。(正六十七)表不解。心下有水。發熱而咳。小腹滿。小便不利者。小青龍湯去麻黃加茯苓也。(正三十六)傷寒無汗。翕翕發熱。頭項強痛。小便不利者。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也。(正方九)嘔而發熱。胸脅滿。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小柴胡湯去黃芩加茯苓。(正二十九)少陰病小便不利者。四逆散加茯苓也。(正七十六)傷寒有所不利者。行之取其滲泄也。有渴而欲飲者。有病氣去而水氣不得行者。其表裏俱見煩躁。口燥欲飲水。水入即吐。病名水逆。及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欲飲水者。有身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雖宜五苓散。其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宜與猪苓湯。其大病差後。從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正九十四)此利水道滲泄之藥也。大抵中濕與發黃。以利小便爲先。陽明汗多。以利小便爲戒。〇又問小便難何也。陰虛故也。陰虛者陽必湊之。爲陽所湊也。故小便黃者。中有熱也。宜猪苓滑石之類瀉之。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桂枝加附子湯主之。(正方六)陽明中風。脉弦浮大。短氣腹滿。脅下及心痛。鼻乾不得汗。嗜臥身黃。小便難。潮熱而噦者。小柴胡加茯苓主之。(正二十九)

(九十七)　問小便自利小便數

太陽證。下焦有熱。小腹必滿。應小便不利。而小便反利者。下血證也。抵當湯主之。(正九十一)陽明證自汗出。應小便少。而小便自利者。津液內竭也。屎雖硬不可攻也。當用蜜煎導之。(正百十二)少陰證四逆而小便自利者。虛寒證也。四逆湯(正七十五)眞武湯去茯苓主之。(正百五)〇又問小便數者何也。腎與膀胱俱虛而有客熱乘之也。二經既虛。致受於客熱。虛則不能制水。故令數。小便熱則水行澁。澁則小便不快。故令數起也。診其趺陽脉數。胃中熱。即消穀引飲。大便必硬。小便即數也。太陽病自汗。四支拘急。難以屈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若小便數者。愼不可行桂枝也。宜與甘草乾薑湯。(正五十五)芍藥甘草湯也。(正五十七)大抵溲數則大便難。仲景云。趺陽脉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鞕。其脾爲約。麻子仁圓主之。(正九十二)太陽病若汗若吐若下後微煩。小便數。大便因鞕者。與小承氣湯(正四十二)和之愈。〇又云。傷寒脉浮自汗。小便數。若胃中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正四十三)

(九十八)　問有數日不大便。有大便難。有大便鞕。有燥屎。有大便溏

傷寒數日不大便。大便難。及有燥屎。皆知用大柴胡、(正方三十)大承氣、(正四十一)小承氣。(正四十二)攻之。然仲景論大便不通。亦有數種不可攻者。在第三卷十五問中詳言之矣。〇仲景又有陽結陰結之論。不可不別也。其脉浮而數。能食不大便。此爲實。名曰陽結。宜用小柴胡湯。(正二十九)所謂和其榮衛。以通津液。縱不了了。得屎而解也。其脉沉而遲。不能食。身體重。大便反硬。名曰陰結。宜用金液丹。所謂陽盛則促。陰盛則

結。促結同也。○又問大便溏者何也。古人云。歲火不及。寒乃大行。民病飧泄。大率病人腸中有寒。卽大便鶩溏。蓋溏者。胃中冷水穀不別故也。華佗云。寒卽溏。熱卽垢。仲景說初鞕後溏有二證。小便不利。小便少。皆水穀不分耳。

（九十九）　問病人默默欲眠。目不能閉。起居不安。其聲嗄或咽乾。嗄。所解切。聲破也。此名狐惑傷寒也。狐惑與濕蠱。皆蟲證。初得狀如傷寒。或因傷寒變成其疾。其候默默欲眠。目不能閉。起居不安。蟲蝕其喉爲惑。其聲嗄。蟲食下部爲狐。其咽乾。狐惑之病。並惡飲食。面目乍赤、乍白、乍黑。是其證也。大抵傷寒病腹內熱。入食小腸胃空虛。三蟲行作求食。蝕人五臟及下部。爲蠱病。其候齒無色。舌上蝕白。甚者脣黑有瘡。四支沈重。忽忽喜眠。蟲蝕其肛。爛見五臟則死。當數看其上下脣。上脣有瘡。蟲食其臟也。下脣有瘡。蟲食其肛也。殺人甚急。多因下利而得。治蠱桃仁湯、（雜一百五）黃連犀角湯、（雜一百六）雄黃銀散主之。（雜一百七）

（一百）　問病人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快飯時。如強健人而臥不能行。如有寒如無寒。如有熱復無熱。口苦小便赤。藥入卽吐利。此名百合傷寒也。百脉一宗。悉致其病。無復經絡也。其狀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得臥。復不能臥。欲出行復不能行。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快飯時。如強健人而臥不能行。如有寒如無寒。如有熱復無熱。口苦小便赤。百合之病。諸藥不治。藥入卽吐利。如有神靈。此多因傷寒虛勞。大病之後不平復。變成斯疾也。百合知母湯、（雜一百八）滑石代赭湯、（雜一百九）雞子湯、（雜一百十）百合地黃湯、（雜百十一）百合洗方、（雜百十二）栝樓牡蠣散、（雜百十三）滑石散（雜百十四）主之。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二

此一卷。說藥證并藥方加減法。所謂藥證者。藥方前有證也。如某方治某病是也。傷寒有證異而病同一經。藥同而或治兩證。類而分之。參而伍之。審知某證者。某經之病。某湯者。某證之藥。然後用之萬全矣。又況百問中一證下有數種藥方主之者。須是將病對藥。將藥合病。乃可服之。假如下利而心下痞。稱十棗湯、大柴胡、生薑瀉心湯、甘草瀉心湯、赤石脂禹餘糧湯、桂枝人參湯之類。雖均是治下利而心下痞。其方有冷有熱。子細詳藥證以對治之。則無不中矣。所謂藥方并加減法者。仲景傷寒方一百十三道。病與方相應。乃用正方。科有差別。卽隨證加減。昔人云。學方三年。無病可醫。療病三年。無方可治。往往世傳爲名論。竟不知執方療病。或中或否。不知加減。移咎於方。古人用藥。如斗運轉。故攻病的而取效速。一服知。二服愈。假如理中圓證。腎氣動者去白朮。小柴胡湯證。小便不利者加茯苓。蓋脾惡濕。腎惡燥。白朮治濕。茯苓利水。故腎氣動者去白朮。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以此推之。然後知不可執方療病。須是隨證加減。今於逐方下說病證用藥加減。庶幾修合之際。便見治法。蒙古方凡稱㕮咀者。直云剉如麻豆大。云一升者。只用一大白盞。以古准今。易曉而通用也。尋常疾勢輕者。只抄麤末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薑棗。煮七八分。去滓服之。未知再作。病勢重者。當依古劑法。古之三兩。卽今之一兩也。二兩卽一勝也。別例大者。只合三分之一是也。

桂枝湯。（一）太陽中風。陽浮陰弱。發熱汗出。惡寒鼻鳴乾嘔者。宜服之。○太陽病頭痛發熱汗出惡風者。宜服之。○太陽病下之後。其氣上衝者宜服之。○桂枝本爲解肌。若脉浮緊發熱汗不出者。不可與之。○太陽病服桂枝湯。煩不解。先刺風池風府。却與桂枝湯。○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宜桂枝二麻黃一湯。○服桂枝湯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枝湯得之便厥。咽乾煩躁吐逆。作甘草乾薑湯與之。厥愈。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伸。若胃氣不和。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如燒鍼者。四逆湯主之。○太陽病外證未解。脉浮弱者。當以汗解宜服。○太陽病外證未解。不可下也。下之爲逆。解外宜服。○太陽病先發汗不解。復下之。脉浮者不愈。浮爲在外而反下之。故今不愈。今脉浮。故知在外。當須解外則愈。宜服。○病常自汗出者。此爲榮氣和。榮氣和者。外不諧也。以衛氣不共榮氣諧和故爾。以榮行脉中。衛行脉外。復發其汗。榮衛和則愈。宜服。○病人藏無他病。時發熱自汗出而不愈者。衛氣不和也。先其時發汗則愈。宜服。○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與承氣湯。小便清者。知不在裏。當發汗。宜服。○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熱煩。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服。○傷寒醫下之。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太陽病發熱汗出。榮弱衛強。故使汗出。欲救邪風。宜服。○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不可攻痞。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大黃黃連瀉心湯。○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小腹急結者。乃可攻之。宜桃核承氣湯。其解外宜服。已上屬太陽。○陽明病脉遲。汗出多。微惡寒。表未解。宜服。○病人煩熱汗出解。如瘧狀。日晡發熱。脉實者。宜大承氣湯。脉浮虛者宜服。已上屬陽明。○太陰病脉浮。可發汗。宜服。屬太陰。○下利腹脹滿。身疼痛者。先溫裏。乃攻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服。屬厥陰。○吐利止。身痛不休。宜桂枝湯小和之。屬厥陰。

桂枝　芍藥各三錢。　甘草二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壹盞半。入生薑五片。棗子貳枚。煎至壹盞。去滓溫服。須臾歡熱稀粥壹盞。以助藥力。溫覆令一時許。遍身漐漐微似有汗者佳。○加減法。桂枝湯自西北二方居人。四時行之無不應驗。江淮間唯冬及春可行之。自春末及夏至已前。桂枝證可加黃芩一分。謂之陽旦湯。夏至後有桂枝證可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或加升麻一分。若病人素虛寒者。正用古方。不在加減也。○戒曰。桂枝最難用。雖云表不解。脉浮可發汗。宜桂枝湯。須是病人常自汗出。小便不數。手足溫和。或手足指稍作微冷。少頃却溫。身雖微似煩。而又增寒。始可行之。若病人身無汗。小便數。或手足冷。不惡寒。或飲酒家不喜甘者。愼不可行桂枝也。仍有桂枝證服湯已。無桂枝證者。尤不可再與。

桂枝麻黃各半湯。（二）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三二度發。脉微緩者。爲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

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痒。宜服。屬太陽。

桂枝　芍藥　甘草炙。各八錢。　麻黃半兩。湯泡焙秤。　杏仁壹拾貳箇。湯浸去皮尖兩仁者。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又見辯誤。

桂枝二麻黃一湯。（三）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似瘧。一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服。屬太陽。

桂枝八錢半。　芍藥五錢半。　杏仁八箇。沸湯浸去皮尖。　甘草二分半炙。　麻黃三錢一字。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溫服。以微汗爲度。又見辯誤。

桂枝二越婢一湯。（四）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脉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發汗。宜服之。屬太陽。

桂枝　芍藥　甘草各半兩。　石膏陸錢。搗碎。　麻黃半兩。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又見辯誤。

桂枝加桂湯。（五）燒鍼令其汗。鍼處被寒。核起而赤者。必發奔豚氣。從小腹上衝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壯。與此藥。屬太陽。

桂枝五兩。　芍藥三兩。　甘草炙。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桂枝湯加桂。以桂能泄奔豚之氣也。

桂枝加附子湯。（六）太陽病發汗。遂漏不止。其人惡風。小便難。四支微急。難以屈伸者。宜服之。屬太陽。

桂枝去皮。　芍藥各一兩半。　甘草炙。一兩。　附子炮去皮。用半箇。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去芍藥湯。（七）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宜服之。屬太陽。

桂枝一兩半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芍藥味酸。脉促胸滿。恐成結胸。故去芍藥。

桂枝去芍藥加附子湯。（八）太陽病下之後。脉促胸滿者。桂枝去芍藥湯主之。若微寒者。宜服之。屬太陽。

桂枝一兩半去皮。　甘草一兩炙。　附子去皮尖半箇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小便利即愈。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九）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痞。小便不利者。此主之。屬太陽。

芍藥　茯苓　白朮各一兩半。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小便利即愈。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救逆湯。（十）傷寒脉浮。醫火却之。亡陽必驚狂。臥起不安者。此主之。

桂枝　蜀漆各一兩半。　甘草一兩炙。　牡蠣二兩半。　龍骨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加芍藥生薑人參新加湯（十一）發汗後。身疼痛。脈沈遲者。此主之。屬太陽。

桂枝　人參各一兩半。　芍藥二兩。　甘草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加芍藥湯（十二）太陽病下之。因腹滿痛。屬太陰。此主之。

桂枝三兩。　甘草二兩炙。　芍藥六兩。下利者先煎芍藥三四沸。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加大黃湯（十三）太陽病反下之。因腹滿痛。屬太陰。桂枝加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加一兩半。麻者減之。

桂枝六分去皮。　芍藥三兩。　甘草一兩炙。　大黃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十四）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此主之。屬太陽。

桂枝半兩去皮。　甘草炙。　牡蠣熬。　龍骨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枝甘草湯（十五）發汗過多。其人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者。此主之。屬太陽。

桂枝二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桂附湯（十六）傷寒八九日。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濇者。此主之。若其人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湯主之。屬太陽。

桂枝一兩三錢。若大便鞕小便自利者。去桂加白朮一兩三錢。　附子一枚炮去皮。　甘草三分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服。

桂枝加葛根湯（十七）太陽病項強。几几反汗出惡風者。此主之。伊尹湯液論。桂枝湯中加葛根。今驗本用麻黃誤矣。

桂枝　甘草炙。　芍藥各六錢三字。　葛根一兩三錢。　麻黃一兩一錢本無。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服。覆取微汗。

桂枝加厚朴杏子湯（十八）太陽病下之。微喘者。表未解故也。此主之。屬太陽。

桂枝去皮。　芍藥各一兩。　甘草六錢三字炙。　杏仁去皮尖十七箇。　厚朴去皮。薑汁炙。六錢三字。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覆取微汗。

麻黃湯（二十）太陽病頭痛發熱。身疼惡風。無汗而喘者。宜服。○太陽陽明合病。喘而胸滿。不可下。宜服。

○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也。設胸滿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服之。○太陽病脈浮緊無汗。發熱身疼痛。八九日不解。表證仍在。此當發其汗。服藥已微除。其人發煩目瞑。劇者必衄。衄乃解。所以然者。陽氣重故也。此主之。○傷寒脈浮緊。不發汗。因衄。此主之。已上屬太陽。○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發汗則愈。宜服。○脈但浮無餘證者。與服。若不溺。腹滿加噦者。不治。已上屬陽明。

甘草半兩炙。　桂枝一兩。　杏仁三十五箇去皮尖。　麻黃一兩半。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覆取微汗。不須歠粥。加減法。傷寒熱病。藥性須涼。不可太溫。夏至後。麻黃湯須加知母半兩。石膏一兩。黃芩一分。蓋麻黃湯性熱。夏月服之。有發黃斑出之失。唯冬及春。與病人素虛寒者。乃用正方。不在加減。

麻黃杏子甘草石膏湯（二十一）發汗後。不可更行桂枝湯。汗出而喘。無大熱者。可與此服之。屬太陽。

甘草一兩炙。　石膏四兩碎綿裹。　杏仁二十五箇去皮尖。　麻黃二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麻黃附子甘草湯（二十二）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可與此藥微發汗。以二三日無證。故微發汗也。屬少陰。

麻黃二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麻黃細辛附子湯（二十三）少陰病始得之。反發熱。脈沉者。此主之。屬少陰。

麻黃二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細辛二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麻黃連翹赤小豆湯（二十四）傷寒瘀熱在裏。身必黃。此主之。明。屬陽明。

麻黃一兩。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甘草一兩炙。　赤小豆半升。　杏仁二十枚去皮尖。　生梓白皮切二兩。　連翹一兩。或作半兩。連翹根是。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麻黃升麻湯（二十五）傷寒六七日。大下後。寸脈沉而遲。手足厥逆。下部脈不至。咽喉不利。唾膿血。泄利不止者。爲難治。此主之。屬厥陰。

麻黃二兩半。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升麻　當歸各一兩一分。　知母　黃芩　菥蓂各三分。

桂枝去皮。　茯苓　甘草炙。　乾薑炮。　石膏碎綿裹。　白朮各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相次一炊久。進一服。汗出愈。

葛根湯（二十六）太陽病項背強。几几無汗。惡風。又太陽與陽明合病者。必自利。此並主之。屬太陽。

葛根二兩。　桂枝去皮。　甘草炙。　芍藥各一兩。　麻黃一兩半。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覆取汗爲度。

葛根加半夏湯（二十七）太陽與陽明合病。不下利。但嘔者。此主之。屬太陽。

葛根四兩或作兩半。　半夏六錢一字半。　麻黃三分去節湯泡去黃汁焙乾秤。　甘草炙。　桂枝去皮。　芍藥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覆取微汗。

葛根黃芩黃連湯（二十八）太陽病桂枝證醫反下之利遂不止脈促者表未解也喘而汗出者此主之。

葛根四兩。　黃芩一兩半。　黃連六兩或入作二兩半。　甘草二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日進二三服。

小柴胡湯（二十九）太陽病十日以去脈浮細而嗜臥者外已解設胸滿痛與服脈但浮者與麻黃湯。○傷寒五六日中風往來寒熱胸脅苦痛默默不欲食心煩喜嘔或胸煩而不嘔或渴或腹中痛或脅下痞鞕或心下悸小便不利或不渴身有微熱或欬者此主之。○血弱氣盡腠理開邪氣因入與正氣相薄結於脅下邪正分爭往來寒熱休作有時默默不欲飲食藏府相連其痛必下邪高痛下故使嘔也此主之。○服柴胡湯已渴者屬陽明以法治之。○傷寒四五日身熱惡風頸項強脅下滿手足溫而渴者此主之。○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此主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發汗吐下之後四五日柴胡湯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即愈。○婦人中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者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此主之。○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心下滿不欲食大便鞕脈細者為陽微結必有表復有裏也脈沉亦在裏也汗出為陽微假令純陰結不得復有外證悉入在裏此為半在裏半在表也脈雖沉緊不得為少陰病所以然者陰不得有汗今頭汗出故知非少陰也可與服此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為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痛者此為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為痞柴胡不中與之宜半夏瀉心湯已上屬太陽。○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脅滿不去者與服之。○陽明病脅下鞕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服之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身濈然汗出而解。○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脅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臥一身及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身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此藥主之已上屬少陽。○太陽病不解轉入少陽脅下鞕滿乾嘔不能食往來寒熱尚未吐下脈沉緊者此主之若已吐下發汗溫鍼讝語小柴胡湯證罷此為壞證知犯何逆以法治之已上屬少陽。○嘔而發熱者宜服。○傷寒差已後更發熱此主之脈浮者以汗解之脈沉實者以下解屬陽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

黃芩一兩半。若腹中痛者去黃芩加芍藥一兩半。芍藥或作三分若心下悸小便不利者去黃芩加茯苓二兩。　人參一兩半。若不渴外有微熱者去人參加桂枝一兩半。溫覆微汗若欬嗽者去人參并棗子加五味子一兩一分乾薑一兩。　棗子六枚若脅下痞鞕去棗子加牡蠣二兩熬。牡蠣或作一兩。　半夏一兩一分湯洗若胸中煩不嘔者去半夏人參加栝樓實一枚用四分之一若渴者去半夏夏加人參三分栝樓根二兩。　柴胡四兩去苗。　甘草一兩炙。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三

大柴胡湯（三十）太陽病過十餘日發汗吐下之後四五日柴胡證仍在者先與小柴胡嘔不止一云嘔止小安心下急鬱鬱微煩者為未解也與大柴胡湯下之則愈。○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往來寒熱者與服。○傷寒發熱汗出不解心中痞鞕嘔吐而下利者此主之已上屬太陽。○陽明病汗多者急下之宜服。○少陰病下利清水心下痛口乾者可下之宜大柴胡、大承氣湯。○病腹中滿痛此為實當下之宜大承氣、大柴胡湯。○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大柴胡、大承氣湯。○傷寒後脈沉者內實也下之解宜服。○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實也急下之宜大承氣、大柴胡湯。○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宜服。○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大柴胡湯主之。○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脈實者可下之大柴胡大承氣湯主之屬可下病脈證。

柴胡四兩。　黃芩　芍藥各一兩半。　半夏一兩一分洗。　枳實武枚去穰炒。千金云枳實去穰一分準貳枚。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以利為度未利再服本方無大黃欲下者加大黃一兩。

柴胡桂枝湯（三十一）傷寒六七日發熱微惡寒支節煩頭疼微嘔心下支結外證未去者此主之屬太陽。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三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服。

○發汗多亡陽讝語者不可下與此藥和其榮衛以通津液後自愈（脈緩汗後病脈緩）

柴胡三錢一兩　桂枝去皮　黃芩　人參　半夏四錢一字洗　甘草三錢一字炙　芍藥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薑四片棗子一枚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食頃再服

柴胡桂枝乾薑湯（三十二）傷寒五六日已發汗而復下之胸脇滿微結小便不利渴而不嘔但頭汗出往來寒熱心煩者此爲未解也宜服之（脈太陽）

柴胡四兩　桂枝去皮　黃芩各一兩半　牡蠣熬　甘草炙　乾薑各一兩　栝樓根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食頃再服

柴胡加龍骨牡蠣湯（三十三）傷寒八九日下之胸滿煩驚小便不利讝語一身盡重不可轉側者此主之（脈太陽）

柴胡　黃芩　龍骨各一兩　人參　桂枝　鉛丹（下闕）（醫統本無三十四三十五方湯）

（上闕）汗多恐亡陽故也若汗多不止用溫粉撲之

溫粉方

白芷　蓋本　川芎　白芷各等分

右搗羅爲細末每末壹兩入米粉叁兩和之粉撲周身止汗無藥本亦得若汗已出後盡劑服汗多亡陽遂逆惡風煩躁不得眠也

小青龍湯（三十六）傷寒心下有水氣欬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此主之○傷寒表不解心下有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小腹滿或喘者此主之

芍藥　桂枝去皮　乾薑炮　甘草炙

細辛各一兩半　五味子一兩（別本或加一分）　半夏一兩半（湯洗若渴者去半夏加栝樓根一兩半）　麻黃一兩半（微利者去麻黃加花如一彈子熬令赤色若嘔者去麻黃加附子半枚炮若小便不利小腹滿者去麻黃加茯苓試兩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一兩半去皮尖麻黃湯泡）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杏仁半夏二味或各作壹兩壹分

小建中湯（三十七）傷寒陽脈濇陰脈弦法當腹中急痛先與小建中湯不差者小柴胡湯主之○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宜服

芍藥三兩　甘草一兩炙　桂枝一兩半去皮　膠飴半升（當有微清或嘔者去膠飴屬方加黃芩一兩半爲黃芩建中湯）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四片大棗子一枚煮至八分去滓下膠飴兩匙許再煎化溫服日三服夜二服尺脈尚遲再作一劑加黃芩末一錢

煎造膠飴法

糯米一升淘淨　大麥蘗末六兩

右米一如炊飯餾上至氣溜取下傾入一盆子入蘗末一合并湯二盞來許拌和再上餾至飯熟却入盆子內都以蘗末拌和入一甕罐子可容五升許冬月罐子熱春秋夏溫冬月用湯二升許入罐子內約內面飯上湯三指許卽得布并紙三五重蓋定更以綿或絮抱定近火春秋夏卽溫和至一宿見米浮在水面上卽以布絞裂取清汁銀石器內煎至面上有膜卽以木篦不住手攪至稀糊以瓷器收夏月置井中庶不酸

大陷胸湯（三十八）　太陽病脈浮而動數浮則爲風數則爲熱動則爲痛數則爲虛頭痛發熱微盜汗出而反惡寒表未解也醫反下之動數變遲膈內拒痛胃中空虛客氣動膈短氣躁煩心中懊憹陽氣內陷心下因鞕則爲結胸大陷胸湯主之若不結胸但頭汗出餘處無汗劑頸而還小便不利身必發黃○傷寒六七日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鞕者宜服○傷寒十餘日熱結在裏復往來寒熱者與大柴胡湯但結胸無大熱者此爲小結在胸脅也但頭微汗出者此主之○太陽病重發汗而下之不大便五六日舌上燥而渴日晡所小有潮熱從心下至小腹鞕滿而痛不可近者此主之○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此主之（已上屬太陽）

大黃一兩半去皮　甘遂一字赤遂珠錦文者爲末　芒硝五分

右以水二盞先煮大黃至一盞去滓下硝一沸下甘遂末溫服得快利止後服

又大陷胸湯方

桂枝一兩　甘遂一兩或作半兩　大棗一兩或作三枚　人參一兩　栝樓實一枚去殼只用四分之一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二盞或作二盞煮至八分去滓溫服胸中無堅物勿服之

大陷胸圓（三十九）又　病發於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於陰而反下之（一作汗出）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結胸者項亦強如柔痓狀下之則和宜此藥主之（屬太陽）

大黃貳兩或作四兩　芒硝三分　杏仁三分去皮尖熬黑　苦葶藶子三錢熬

右搗羅二味內杏仁芒硝合研如脂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抄甘遂末半錢匕白蜜一合水二盞煮取一盞頓服一宿乃下如不下再服（甘遂性猛宜藥虛實服之）

小陷胸湯（四十）又（見辯證）　小結胸病正在心按之則痛脈浮滑者此主之（屬太陽）

半夏湯洗絞一兩半　黃連一兩　栝樓一枚去皮或作半枚

右剉如麻豆大水二盞先煮栝樓至一盞半下諸藥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未知再服微利黃涎便安

大承氣湯（四十一）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者其身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已鞕也此藥主之若汗多微發熱惡寒者外未解也（一法與桂枝湯）其熱不潮未可與承氣湯若腹大滿不通者可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

比藥不鞕者不可與之○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此主之若一服利則止後服○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鞕耳宜服○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爲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濈然汗出則愈汗出譫語者以爲有燥屎在胃中此爲風也須下者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愈宜服○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難而譫語者下之則愈宜服○陽明病下之心下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服○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汗下之與大承氣湯宜桂枝湯○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服○傷寒六七日目中不了了睛不和無表裏證大便難身微熱者此爲實也急下之宜服○陽明病發熱汗多者急下之宜服○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燥心下鞕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至六日與承氣一升若不大便更六七日小便少者雖不大便但初頭鞕後必溏未定成鞕攻之必溏須小便利屎定鞕此主之○發汗不解腹滿痛者急下之宜服○腹滿不減減不足言當下之宜服○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臥者有燥屎也宜服○陽明少陽合病必下利其脈下負者爲順也負者失也互相尅賊名爲負也脈滑而數者有宿食也當下之宜服已上屬陽明。

○少陰病二三日口燥咽乾者急下之宜服○少陰病自利清水色純青心下必痛口乾燥者可下之宜服○少陰病六七日腹脹不大便者急下之宜服已上屬少陰。○下利三部脈皆平按之心下鞕者急下之宜服○下利脈遲而滑者內實也利未欲止當下之宜服○寸口脈浮而大按之反濇尺中微而濇故知有宿食當下之宜服○下利不欲食者以有宿食故也當下之宜服○下利差至其年月日時復發者以病不盡故也當下之此主之○下利脈反滑當下所去下乃愈此主之○脈雙弦而遲者必心下鞕脈大而緊者陽中有陰也可下之宜服○病腹中滿痛者此爲實也當下之宜服此主之已上屬可下病味證。

大黃貳兩錦紋者去皮生用酒洗過。　枳實肆枚減作叁枚去穰炒淨秤用半兩。　厚朴肆兩去皮蜜汁炙。　芒硝貳兩或作一合半朴消有盧頭者亦得。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二盞先煮厚朴枳實至一盞餘下大黃煮取六分去滓入芒硝煎一二沸放溫服以利爲度未利再與一服

小承氣湯（四十二）陽明病潮熱大便微鞕者可與大承氣湯不鞕者不可與之若不大便六七日恐有燥屎欲知之法少與小承氣湯湯入腹中轉失氣者此有燥屎也乃可攻之若不轉失氣者此但初頭鞕後必溏不可攻之攻之必脹滿不能食也欲飲水者與水則噦其後發熱者必大便復鞕而少也以小承氣湯和之不轉失氣者不可攻也○陽明病脈遲雖汗出不惡寒其氣必重短氣腹滿而喘有潮熱者此爲外欲解可攻裏也手足濈然汗出者此大便鞕大承氣湯主之若腹大滿不通者與小承氣湯微和胃氣勿令大泄下○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譫語此藥主之若一服譫語止

者更莫後服○陽明病譫語潮熱脈滑而疾者此藥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氣者勿更與之明日又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爲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太陽病若吐若下若發汗後微煩小便數大便鞕者與小承氣湯和之愈○得病二三日脈弱無太陽柴胡證煩躁心下鞕至四五日雖能食以小承氣湯少少與微和之令小安下利譫語者有燥屎也此主之

大黃肆兩去皮。　厚朴貳兩去皮蜜汁炙。　枳實肆枚減作叁枚去穰炒淨秤半兩也。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大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以利爲度初服湯更衣者止後服不爾者再服之

調胃承氣湯（四十三）發汗後惡寒虛故也不惡寒但熱者實也當和胃氣此主之○太陽病未解脈陰陽俱停必先振慄汗出而解但陽脈微者先汗之而解但陰脈微者下之而解若欲下之宜服○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燥吐逆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卽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傷寒十三日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鞕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圓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此主之○太陽病過經十餘日心下溫溫欲吐而胸中痛大便反溏腹微滿鬱鬱微煩先此時自極吐下者與服之若不爾者不可與但欲嘔胸中痛微溏者此非柴胡證以嘔故知極吐下也○陽明病不吐不下心煩者可與服○太陽病三日發汗不解蒸蒸熱者屬胃也此主之○傷寒吐後腹脹滿者與服已上屬陽明。

甘草壹兩。　大黃貳兩去皮。　芒硝一兩三分或作一兩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煎至七分去滓下硝更上火二三沸溫頓服之

桃核承氣湯（四十四）太陽病不解熱結膀胱其人如狂血自下下者愈其外不解者尚未可攻當先解其外外解已但少腹結者乃可攻之宜用此藥

大黃肆兩。　桂枝去皮貳兩。　甘草貳兩炙。　芒硝貳兩。　桃仁去皮尖雙仁者五十箇麻碎。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二大盞煎至八分去滓下硝煎化溫服以微利爲度未利移時再服

梔子豉湯（四十五）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此主之○發汗若下之而煩熱胸中窒者此主之○仲景云凡用梔子湯病人舊微溏者不可與服之○傷寒五六日大下之後身熱不去心中結痛者未欲解也此主之已上屬太陽。○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燥心憒憒反譫語若加溫鍼必林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此主之○陽明病下之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饑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此主之○下利後更煩按之心下濡者爲虛煩也此主之屬脈陰。

香豉貳兩。　肥梔子十六箇擘碎或作十四箇。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二盞先煮梔子至一盞入豉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得快吐止後服

梔子甘草豉湯（四十六）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少氣者，此主之。屬太陽。

梔子七枚　甘草　豉各一兩

右分二服，以水二盞，先煎梔子甘草至一盞，內豉同煎，取七分，去滓溫服，得快吐，止後服。

梔子生薑豉湯（四十七）發汗吐下後，虛煩不得眠，若劇者，必反覆顛倒，心中懊憹，梔子豉湯主之；若嘔者，當主之。屬太陽。

梔子七枚　生薑二兩半　豉一兩

右分二服，以水二盞，先煮梔子生薑至一盞，內豉同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得快吐，止後服。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四

梔子厚朴湯（四十八）治傷寒下後，心煩，腹滿，臥起不安者。屬太陽。

梔子大者壞枚碎　厚朴去皮薑汁炙，貳兩　枳實貳枚取去穰，飴炒，枳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分作二服，以水二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得吐，止後服。

梔子乾薑湯（四十九）治傷寒醫以丸藥下之，身熱不去，微煩者。屬太陽。

梔子擘枚　乾薑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分二服，以水二大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得吐，止後服。凡用梔子湯，病人舌微滑者，不可與之。

梔子擘皮湯（五十）治傷寒身黃發熱。屬太陽。

梔子捌枚　黃蘗一兩　甘草半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茯苓桂枝甘草大棗湯（五十一）治發汗後，其人臍下悸者，欲作奔豚。屬太陽。

桂枝貳兩，去皮　甘草一兩炙　茯苓去皮陸兩，或作肆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作甘瀾水法：用水二斗，置大盆中，以杓揚之，上有珠子五六千顆，有珠相逐取用。

茯苓桂枝白朮甘草湯（五十二）治傷寒若吐若下後，心下逆滿，氣上衝胸，起則頭眩，脈沈緊，發汗則動經，身為振振搖者。屬太陽。

茯苓貳兩　桂枝一兩半　甘草炙　白朮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茯苓甘草湯（五十三）傷寒汗出而渴者，五苓散主之；不渴者，此主之。屬太陽。

桂枝去皮　茯苓各貳兩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甘草湯（五十四）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者，可與服；不差者，與桔梗湯。

甘草貳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匕，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日二服。

甘草乾薑湯（五十五）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宜此藥。屬太陽。

甘草四兩炙　乾薑貳兩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炙甘草湯（五十六）治傷寒脈結代，心動悸。屬太陽。

甘草貳兩炙　人參一兩　生地黃八兩　桂枝一兩半去皮　麻仁一兩一分　麥門冬一兩一分去心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入薑五片，棗一枚，水一盞半，入酒半盞，煎至八分，去滓內阿膠一片，膠烊盡，溫服，日三服。

芍藥甘草湯（五十七）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欲攻其表，此誤也，得之便厥，咽乾煩躁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以復其陽，若厥愈足溫者，更與此藥。屬太陽。

甘草　白芍藥各貳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厚朴生薑半夏人參湯（五十八）治發汗後，腹脹滿者。屬太陽。

厚朴四兩去皮　半夏一兩一分　甘草一兩　人參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五片，煮至八分，去滓溫服。

大黃黃連瀉心湯（五十九）治心下痞，按之濡，其脈關上浮者，若傷寒大下後，復發汗，心下痞惡寒者，表未解也，不可攻痞，當先解表，表解乃可攻痞，解表宜桂枝湯，攻痞宜服此藥。屬太陽。

大黃貳兩　黃連一兩　黃芩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百沸湯二大盞，熱浸之一時久，絞去滓，煖動分二服。

附子瀉心湯（六十）治心下痞而復惡寒汗出者。屬太陽。

大黃貳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附子壹枚炮去皮破別煮取汁

右三味到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百沸湯二大盞熬漬之一時久。絞去滓。內附子汁。分溫再服。

半夏瀉心湯（六十一）傷寒五六日。嘔而發熱者。柴胡湯證具。而以他藥下之。柴胡證仍在者。復與柴胡湯。此雖已下之。不爲逆。必蒸蒸而振。却發熱汗出而解。若心下滿而鞕痛者。此爲結胸也。大陷胸湯主之。但滿而不痛者。此爲痞。柴胡不中與之。宜服此。屬太陽

黃連半兩　黃芩　乾薑炮　人參　甘草炙各一兩　半夏一兩一分洗七遍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大棗二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甘草瀉心湯（六十二）傷寒中風。醫反下之。其人下利。日數十行。穀不化。腹中雷鳴。心下痞鞕而滿。乾嘔心煩。不得安。醫見心下痞鞕。病不瘥。復下之。其痞益甚。此非結熱。但以胃中虛。客氣上逆。故使鞕也。宜服此。

甘草貳兩炙　乾薑炮　黃芩各一兩半　人參　黃連各半兩　大棗六枚　半夏一兩一分洗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生薑瀉心湯（六十三）治傷寒汗出。解之後。胃中不和。心下痞鞕。乾噫食臭。脅下有水氣。腹中雷鳴下利者。屬太陽

黃芩　甘草炙　人參各一兩半　乾薑炮　黃連各半兩　半夏一兩一分泡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白虎加人參湯（六十四）治傷寒脈浮滑者。表裏有熱。○又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中不仁。面垢譫語遺尿。發汗則譫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自汗出者。○傷寒脈滑而厥者。裏有熱。並主之。

知母三兩　甘草一兩炙　石膏碎四兩綿裹　粳米半合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取米熟爲度。去滓溫服。

白虎加人參湯（六十五）服桂枝湯。大汗出。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寒。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並主之。

人參貳分　知母一兩半　甘草炙二兩或作半兩　粳米一合半　石膏四兩碎綿裹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取米熟爲度。去滓溫服。

五苓散（六十六）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乾。煩燥不得眠。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若脈浮。小便不利。微熱。消渴者。○發汗已。脈浮數。煩渴者。○傷寒汗出而渴者。不渴者夾表證。若甘草湯。○中風發熱六七日不解而煩。有表裏證。渴欲飲水。水入則吐。名曰水逆者。○本以下之。故心下痞。與瀉心湯。痞不解。其人渴而口燥煩。小便不利者。○太陽病。寸緩關浮尺弱。其人發熱汗出。復惡寒。不嘔。但心下痞者。此以醫下之也。如其不下者。病人不惡寒而渴者。此轉屬陽明也。小便數者。大便必鞕。不更衣十日。無所苦也。欲飲水。少少與之。但以法救之。或渴者。○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熱多。欲飲水者。並主之。

澤瀉一兩一分　猪苓去黑皮秤　茯苓去皮秤　白朮各三分　桂枝去皮半兩不見火

右擣篩爲散。拌和。每服抄三錢。白湯調下。此藥須各自事持秤。見分兩。然後合。

猪苓湯（六十七）陽明病。脉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少陰病。下利六七日。欬而嘔渴。心煩不得眠者。並主之。

猪苓去皮　茯苓　阿膠炙過　澤瀉　滑石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附子湯（六十八）少陰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背惡寒者。當灸之。○少陰病身體痛。手足寒。骨節痛。脉沉者。並宜服之。

茯苓　芍藥各一兩半　人參一兩　白朮貳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服。

桂枝附子湯（六十九）治傷寒八九日。風濕相薄。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屬太陽

桂枝貳兩　甘草一兩　附子一枚半炮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生薑四片。棗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朮附湯（七十）傷寒八九日。風濕相薄。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脉浮虛而濇者。桂枝附子湯主之。若其人大便堅。小便自利者。此主之。屬太陽

白朮貳兩　甘草一兩炙　附子一個半炮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生薑五片。大棗一枚。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日三服。一服覺身痹。半日許再服。三服都盡。其人如冒狀。勿怪也。卽是附子與朮並走皮中逐水氣。未得除。故使之耳。法當加桂一兩。其大便堅。小便自利。故不加桂也。

甘草附子湯（七十一）治風濕相薄。骨節疼煩。掣骨痛不得屈伸。近則痛劇。汗出短氣。小便不利。惡風不欲去衣。或身微腫者。屬太陽

甘草炙　白朮各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　桂枝三兩、或作二兩、身體者加防風二兩。惡風小便不利者。加茯苓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汗出卽解。

芍藥甘草附子湯（七十二）發汗病不解。反惡寒者。虛故也。此主之。

芍藥三兩　甘草三兩炙　附子一枚炮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乾薑附子湯（七十三）下之後。復發汗。晝日煩躁不得眠。夜而安靜。不嘔不渴。無表證。脉沉微。身無大熱者。此主之。屬太陽

乾薑一兩炮　附子一枚生用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未知再服。

理中圓（七十四）霍亂頭痛。發熱身疼痛。熱多欲飲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此主之。○大病差後。喜唾。久不了了。胸中有寒。當以丸藥溫之。宜服此。屬陰陽差後勞復病脉證。

乾薑炮　甘草炙　人參腹痛者倍之　白朮各一兩

右搗篩煉蜜和丸。如雞子黃許大。以湯數合和一圓。研碎溫服之。日三夜二服。腹中未熱。益至三四圓。熱粥飲之。微自溫覆。勿揭衣。然不及湯。又方

人參　乾薑炮　甘草炙　白朮各三兩

腹痛者加人參一兩半。寒者加乾薑一兩半。渴欲得水者加白朮一兩半。臍上築者腎氣動也。去朮加桂四兩。吐多者去朮加生薑三兩。下多者還用朮。悸者加茯苓二兩。或四肢拘急。腹滿下利。或轉筋者。去白朮。加附子一枚生用。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服。

四逆湯（七十五）傷寒醫下之。續後下利清穀不止。身疼痛。急當救裏。後身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救裏宜四逆湯。救表宜桂枝湯。屬太陽。○自利不渴者。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服。屬太陰。○傷寒脉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與桂枝湯。得之便厥。咽乾煩躁。吐逆。作甘草乾薑湯與之。厥愈。更作芍藥甘草湯與之。其脚伸。若胃氣不和。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加燒鍼者。或脉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此並主之。○少陰病飲食入口則吐。心中溫溫欲吐。復不能吐。始得之手足寒。脉弦遲者。此胸中實。不可下也。當吐之。若膈上有寒飲乾嘔者。不可吐也。當溫之。或脉沉者。急溫之。並宜服。屬少陰。○大汗若大下利而厥冷者。或大汗出熱不去。內拘急。四肢疼。又下利。厥逆而惡寒者。或下利腹滿。身疼痛者。先溫裏。乃攻表。溫裏宜四逆湯。攻表宜桂枝湯。或嘔而脉弱。小便復利。身有微熱。見厥難治。此並主之。並屬厥陰。○吐利汗出發熱惡寒。四肢拘急。手足厥冷者。吐利。小便復利而大汗出。下利清穀。內寒外熱。脉微欲絕者。此主之。

甘草二兩炙　附子一箇生用　乾薑一兩半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強人加附子半箇。乾薑加一兩半。

四逆散（七十六）少陰病四逆。其人或欬或悸。或小便不利。或腹中痛。或泄利下重者。此主之。屬少陰。

甘草炙　柴胡　枳實去白瓤炒黃　芍藥已上各一兩

右搗篩爲細散。米飲調下二錢匕。日三服。欬者加五味子乾薑各半兩。下利悸者。加桂半兩。小便不利者。加茯苓半兩。腹中痛者。加附子半枚炮裂。泄利下重。先濃煎薤白湯。內藥末三錢匕。再煮一二沸。溫服。

四逆加人參湯（七十七）惡寒脉微而利。利止者亡血也。此主之。屬虛寒。

甘草貳兩炙　人參一兩　附子一枚生去皮　乾薑一兩半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服。

茯苓四逆湯（七十八）治發汗。若下之。病仍不解。煩躁者。

茯苓二兩　人參半兩　甘草一兩炙　乾薑七錢半　附子半箇生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當歸四逆湯（七十九）治手足厥寒。脉細欲絕者。屬厥陰。

當歸洗　桂枝　芍藥　細辛各一兩半　通草　甘草各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當歸四逆加茱萸生薑湯（八十）有當歸四逆湯證。若其人內有久寒者。宜服。屬厥陰。

當歸洗　桂枝去皮　芍藥　細辛各一兩半　甘草炙　木通各一兩　茱萸五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生薑四片。大棗一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進三服。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五

通脉四逆湯（八十一）少陰病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手足厥逆。脉微欲絕。身反不惡寒。其人面色赤。或腹痛。或乾嘔。或咽痛。或利止。脉不出者。通脉四逆湯主之。屬少陰。○下利清穀。裏寒外熱。汗出而厥者。通脉四逆湯。屬厥陰。

甘草二兩炙　乾姜三兩炮　附子大者一枚去皮破八片生用

面赤者加連蘊葱九莖。腹中痛者。去葱加芍藥二兩。嘔者加生姜二兩。咽痛去芍藥加桔梗一兩。利止脉不出者。去桔梗。加人參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未差。急更作一劑。其脉續續出者愈。

通脉四逆加猪膽湯（八十二）吐已下斷。汗出而厥。四肢拘急。不解。脉微欲絕者。通脉四逆加猪膽湯主之。屬虛亂。

甘草一兩炙　乾姜三兩　附子大者一枚生去皮　猪膽汁半合

右三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內猪膽汁溫服。其脉卽來。

黃連湯（八十三）傷寒胸中有熱。胃中有邪氣。腹中痛。欲嘔者。黃連湯主之。屬太陽。

甘草三兩炙　黃連三兩　乾姜三兩炮　人參二兩　半夏半二兩　桂枝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棗二枚，以水三盞，煎取一盞半，去滓，分二服。

黃連阿膠湯（八十四）少陰病得之二三日已上，心中煩，不得臥，黃連阿膠湯主之。

黃連一兩　阿膠三分　黃芩一分　芍藥半兩　雞子黃半箇

右剉如麻豆大，每半剂，以水二盞，煎取一盞，去滓，內膠消盡，內雞子黃攪令勻，溫服，日二服。

黃芩湯（八十五）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

六七日，面反與黃芩湯，微其熱，脈遲為寒，今與黃芩湯，復除其熱，腹中應冷，當不能食，今反能食，此名除中，必死。屬厥陰

黃芩一兩　芍藥一兩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棗子一枚，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黃芩加半夏生姜湯（八十六）太陽與少陽合病，自下利者，與黃芩湯。若嘔者，黃芩加半夏生姜湯主之。屬太陽

黃芩三分　半夏二分半　芍藥二分　甘草二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生姜四片，大棗子一枚，以水二盞，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文蛤散（八十七）病在陽，應以汗解之，反以冷水噀之，若灌之，其熱被卻不得去，彌更益煩，肉上粟起，意欲飲水，反不渴者，服文蛤散；若不差者，與五苓散。寒實結胸無熱症者，與三物白散。應安常云：小陷胸湯非也。

文蛤一兩

右一味為散，沸湯和服方寸匕。

三物白散（八十八）寒實結胸無熱症者，與三物白散。屬太陽

貝母三分　桔梗三分去蘆　巴豆去心皮，熬黑，研如脂一分

右為散，內巴豆，研勻，以白飲和服。強人半錢匕，羸人可減之。病在膈上必吐，在膈下必利。不利進熱粥一盃，利過不止，進冷粥一杯。身熱皮粟不解，欲引衣自覆，若以水噀之洗之，益令熱卻不得出，當汗而不汗則煩，假令汗出已，腹中痛，與芍藥三兩如上法。

十棗湯（八十九）太陽中風，下利嘔逆，表解者，乃可攻之。其人漐漐汗出，發作有時，頭痛，心下痞鞕滿，引脇下痛，乾嘔，短氣，汗出不惡寒者，此表解裏未和也，以十棗湯主之。

芫花炒赤熟　甘遂　大戟各等分

右各等分，異篩秤，末，合和之，入白中再杵，治三百下，先以水一升半，煎肥棗子一十枚，煎取八合，去滓，內藥末，強人一錢匕，羸人可半錢，再單飲棗湯送下，平旦服。若下少，病不除者，明日更服，加半錢，利後糜粥自養，合下不下，令人脹滿，通身浮腫而死。

抵當丸（九十）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丸。屬太陽

水蛭五箇，熬去子，杵碎，水蛭再生化，為末尤善，須剉斷，用石灰炒過再熬。　桃仁四箇去皮尖

大黃三分去皮浮　䗪蟲五箇去翅足熬

右搗篩，只為一丸，以水一大白盞，煎至七分頓服，昨時當下血，不下更作之。

抵當湯（九十一）太陽病六七日，表症仍在，脈微而沉，反不結胸，其人發狂者，以熱在下焦，少腹鞕滿，小便自利者，下血乃愈，所以然者，以太陽隨經瘀熱在裏故也，抵當湯主之。○太陽病身黃，脈沉結，小腹鞕，小便不利者，為無血也，小便自利，其人如狂者，血證□□，抵當湯主之。○傷寒有熱，小腹滿，應小便不利，今反利者，為有血也，當下之，不可餘藥，宜抵當湯。已上屬太陽。○陽明症，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本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鞕，大便反易，其色必黑者，宜抵當湯下之。○病人無表裏證，發熱七八日，雖脈浮數者，可下之，假令已下，脈數不解，今熱則消穀喜饑，至六七日不大便者，有瘀血，宜抵當湯主之。上已屬陽明。

水蛭十枚熬去子杵碎，水蛭入腹再生化，為末尤善，須剉斷，用石灰炒過再熬。　大黃一兩去皮酒洗　䗪蟲十枚去翅足熬　桃仁七枚去皮尖雖碎用

右剉如麻豆出作二服，以水二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之。

麻仁丸（九十二）趺陽脈浮而濇，浮則胃氣強，濇則小便數，浮濇相搏，大便則鞕，其脾為約，麻子仁丸主之。屬陽明

麻仁五兩　芍藥四兩　厚朴五寸半去皮姜汁炙　枳實四兩炙　杏仁二兩半去皮尖　大黃八兩去皮淨

右為散，蜜和為丸如桐子大，飲下十丸，未知益之，日進三服。

茵蔯蒿湯（九十三）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剂頸而還，小便不利，渴引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蔯蒿湯主之。○傷寒七八日，身黃如橘子色，小便不利，腹微滿者，以茵蔯蒿湯主之。屬陽明

茵蔯蒿嫩者一兩　大黃三箇半去皮　梔子大者三枚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白盞，先煎茵蔯減半，盞，次內二味，煎八分，去滓溫服，日三服，小便當利，尿如皂莢汁狀，色正赤，一宿腹減，黃從小便中去也。

牡蠣澤瀉散（九十四）大病差後，從腰以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

牡蠣熬　澤瀉　蜀漆洗去鹹　商陸熬　葶藶熬　海藻洗去鹹　栝蔞根各等分

右為散，飲服方寸匕，小便利，止後服。

竹葉石膏湯（九十五）傷寒解後，虛羸少氣，氣逆欲吐，竹葉石膏湯主之。陰陽易差後，勞復病脈證並治

淡竹葉中把　半夏六箇一半湯泡洗　石膏四兩杵碎　人參中兩　甘草中兩炙　麥門冬一兩一分去心

嘔者加生姜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生姜四片，粳米百餘粒，煎取八分，米熟湯成，去滓溫服。

枳實梔子湯（九十六）大病差後，勞復者，枳實梔子湯主之。

枳實一枚去瓤麸炒　梔子三枚半壳者　豉一兩五錢綿裹

右以清漿水二盞半空煮退八分內枳實梔子煎取九分下豉再煎五六沸去滓溫服覆令汗出若有食宿內大黃如博棋子五六枚同煎

白通湯（九十七）少陰病下利脈微白通湯主之。屬少陰

附子一枚生用　乾姜一兩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葱白四寸煮至七分去滓溫服

白通加猪膽汁湯（九十八）少陰病下利脈微者與白通湯利不止厥逆無脈乾嘔煩者白通加猪膽汁湯主之服湯脈暴出者死微續者生

猪膽半合　乾姜半兩炮　葱白四莖　溺二合半　附子半枚生去皮

右以水一盞煎五分去滓內尿膽汁和相得分溫再服

桃花湯（九十九）少陰病下利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屬少陰○少陰病二三日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下利不止便膿血者桃花湯主之

赤石脂四兩一半碎末用　乾姜一分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入糯米一撮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再入赤石脂末一方寸匕服日進三服若一服愈勿再服

吳茱萸湯（一百）食穀欲嘔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屬陽明○少陰病吐利手足逆冷煩躁欲死者吳茱萸湯主之乾嘔吐涎沫頭痛者吳茱萸湯主之。屬少陰

人參一兩去蘆　吳茱萸一兩陸錢五分湯洗三遍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生姜四片棗子一枚以水二盞半煎至八分去滓分二服

猪膚湯（一百一）少陰下利咽痛胸滿心煩猪膚湯。屬少陰

猪膚二兩六錢半

右一味以水二大白盞半煮取一盞許去滓加白蜜一合半白粉一合相和溫服

桔梗湯（一百二）少陰病二三日咽痛與甘草湯不差與桔梗湯。屬少陰

桔梗一兩　甘草二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分再服

半夏散及湯（一百三）少陰病咽中痛半夏散及湯。屬少陰

半夏湯洗　桂枝去皮　甘草炙

右等分各別擣篩已令和治之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煎至八分合冷少少嚥之

苦酒湯（一百四）少陰病咽中傷生瘡不能語言聲不出者苦酒湯主之

半夏洗碎如棗核十四枚　雞子一枚去黃內苦酒著雞子殼中

右二味內半夏著苦酒中以雞子殼置刀環中安火上令二三沸去滓少少含嚥之不差再服

眞武湯（一百五）太陽病發汗汗出不解其人仍發熱心下悸頭眩身瞤動振振欲擗地者眞武湯主之。屬太陽○少陰病二三日不已至四五日腹痛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爲有水氣其人或咳或小便利或下利或嘔者眞武湯主之。屬少陰

茯苓三分小便利者去茯苓　白朮二分　芍藥三分下利者去芍藥加乾姜二分　附子一枚炮去皮破八片用二片嘔者去附子加入生姜三兩

若咳者加五味子三分細辛一分乾姜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姜四片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進三服

烏梅丸（一百六）傷寒脈微而厥至七八日膚冷其人躁無暫安時者此爲臟厥非蚘厥也蚘厥者其人當吐蚘令病者靜而復時煩者此爲臟寒蚘上入其膈故煩須臾復止得食而嘔又煩者蚘聞食臭出其人常自吐蚘蚘厥者以烏梅丸主之。屬厥陰

烏梅七十五枚　細辛一兩半　乾姜二兩半　黃連四兩　當歸一兩　附子一兩半炮去皮　蜀椒出汗一兩　人參一兩　桂枝一兩半去皮　黃蘗一兩半

右十味異擣篩合治之以苦酒漬烏梅一宿去核蒸之五升米下飯熟杵成泥和藥令相得內臼中與蜜杵二千下桐子大先食飲服十丸日進三服稍加至二十丸禁生冷滑物等

黃連人參湯主之。屬厥陰

乾薑三分炮　黃芩三分　黃連三分　人參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白頭翁湯（一百八）熱利下重者白頭翁湯主之○下利欲飲水者以有熱也白頭翁湯。已上屬厥陰

白頭翁一兩　黃蘗一兩半　秦皮一兩半　黃連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分五服以水二大盞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不差再服

赤石脂禹餘糧湯（一百九）傷寒服湯藥下利不止心下痞鞕服瀉心湯已復以他藥下之利不止醫以理中與之利益甚理中治中焦此利在下焦赤石脂禹餘糧湯主之復不止者當利其小便。屬太陽

赤石脂四兩　禹餘糧四兩

右剉碎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旋復代赭湯（一百十）傷寒發熱若吐若下解後心下痞鞕噫氣不除者旋復代赭湯主之。屬太陽

旋覆花三分　人參中兩　代赭石一分　甘草三分炙　半夏三分湯洗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姜四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瓜蒂散（一百十一）病如桂枝症頭不痛項不強寸脈微浮胸中痞鞕氣上衝喉咽不得息者此爲胸有寒也當吐之宜瓜蒂散主之。屬太陽

瓜蒂熱黃　赤小豆各半兩

右各搗篩已，合治之，取一錢匕，豉一合，湯七合，先煮之，須臾煮作稀糜，去滓取汁，和散溫頓服，不吐少少加，得快吐乃止，諸亡血虛家不可與之。

蜜煎導湯（一百十二）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鞕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及大猪膽汁皆可為導。

蜜兩四

右一味內銅器中，微火煎之，稍凝如飴狀，攪之勿令焦，看欲可丸，捻作挺如指許，長二寸，當熱時急作，令頭銳，內穀道中，以手急抱，欲大便時，乃去之。

猪膽汁方

用大猪膽一枚，瀉汁，和法醋少許，以灌穀道中，如有一食頃，當大便。

燒裩取（一百十三）傷寒陰易之為病，其人身體重，少氣，小腹裏急，或引陰中拘攣，熱上衝胸，頭重不欲舉，眼中生花，膝脛拘急者，燒裩取主之。

婦人裩襠燒灰

右一味以水和服方寸匕，小便利，陰頭腫即愈。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六

此一卷，載雜方，大率仲景證多而藥少，使皆如仲景調理既正，變異不生，則麻黃桂枝青龍用之而有餘，以後世望聖人難矣，仲景藥方缺者甚多，至如陰毒傷寒、時行溫疫、溫毒發斑之類，全無方書，今採外臺千金聖惠金匱玉函補而完之，凡百有餘道，以證合方，以方合病，雖非仲景筆削，然皆古名方也，譬猶周易參同，華嚴合論，步驟馳騁，不外乎聖人之意，又況俗學久矣，一旦革之，悉用古法，即陽春白雪，復生謗毀，適足以杜絕治法，今撥歸經絡，裁減湯劑，參以雜方，庶幾庸人易曉，日就月將，辛甘發散，酸苦涌泄之術行，即俗方不革而自衰矣，此余所以載雜方之意也，又況五積散、敗毒散、升麻湯、葱豉湯之類，縱治不對病，用之或差，亦無所害，載之卷末，以俟采擇。

（升麻湯）（一）治傷寒中風頭痛，憎寒壯熱，支體痛，發熱畏寒，鼻乾不得睡，兼治小兒大人瘡癤已發未發，皆可服，兼治寒疫不時，人多疾疫，乍暖脫衣，及暴熱之次，忽變陰寒，身體疼痛，頭重如石者。

升麻　白芍藥　甘草炙　乾葛各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若大段寒即熱服，若熱即溫服，瘡疹亦准此，服藥已，身涼止藥，小兒量度多少服，如老兒喫去芍藥，加柴胡一兩，人參半兩，雪白芍藥一分。

（防風白朮牡蠣湯）（二）治發汗多，頭眩汗出，筋惕肉瞤，

防風獨活者去頭　牡蠣粉炒黃　白朮等分

右搗羅為細末，每服二錢，以酒調下，米飲亦得，日進二三服，汗止，便服小建中湯。

（李根湯）（三）治氣上衝，正在心端。

半夏湯洗半兩　當歸一分　芍藥分　茯苓一分　桂枝一兩　黃芩一分　甘草炙一分　甘李根白皮二合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姜四片，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大橘皮湯）（四）動氣在下，不可發汗，發汗則無汗，心中大煩，骨節疼痛，目遲惡寒，食則反吐，穀不得入，先服大橘皮湯，吐止後，服小建中湯。

橘皮一兩半去白　甘草炙半兩　人參一分　竹茹半升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生姜四片，棗子一枚，以水二鍾，煎取一盞，去滓分二服。

（橘皮竹茹湯）（五）治噦逆。

橘皮二兩　竹茹一升　甘草炙二兩　人參半兩　半夏洗一兩溫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生姜六片，棗子一枚，以水二大盞，煎至一盞，去滓溫服，日進三服。

（生姜橘皮湯）（四）治乾嘔噦，若手足厥冷者。

橘皮四兩　生姜半斤

右剉如麻豆大，水七盞，煎至三盞，去滓溫服一盞。

（陰旦湯）（六）治傷寒肢節疼痛，內寒外熱，虛煩。

芍藥二兩　甘草炙二兩　乾姜炮三兩　黃芩三兩　桂四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棗二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日三夜二。

（陰毒甘草湯）（七）治傷寒初得病一二日，便結成陰毒，或服藥六七日已上，至十日，變成陰毒，身重背強，腹中絞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短氣不得息，嘔逆唇青面黑，四支厥冷，其脈沉細而疾，仲景云，此陰毒之候，身如被杖，喉咽痛，五六日可治，至七日不治。

甘草炙　升麻　當歸各二分　雄黃一分　桂枝去皮二分　鱉甲炙一兩半醋　獨椒一分，出汗閉口者及子去之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服，如人行五里頃，更進一服，溫覆取汗，毒當從汗出，汗出即愈，若未汗，再作。

（白朮散）（八）治陰毒傷寒，心間煩躁，四肢逆冷。

白朮一兩　細辛一兩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用　桔梗一兩去蘆頭　乾姜半兩炮裂剖　川烏頭一兩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搗為細末，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不計時候，稍熱和滓頓服。

（附子散）（九）治陰毒傷寒，唇青面黑，身背強，四肢冷。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半兩　當歸半兩剉炒　乾姜一分炮裂剖　半夏一分湯洗七次去滑　白朮半兩

右件擣篩爲細散，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姜半分，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熱服，衣覆取汗，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正陽散）（十）治陰毒傷寒，面青，張口出氣，心下硬，身不熱，只額上有汗，煩渴不止，舌黑多睡，四支俱冷。

甘草一分炙微赤到，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麝香一錢研入，　乾姜一分炮裂剉，　皂莢一挺去皮塗蜜炙令黃色去子，

右件擣羅爲細末，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五分，不計時候，和滓熱服。

（肉桂散）（十一）治傷寒服冷藥過度，心腹脹滿，四肢逆冷，昏沉不識人，變爲陰毒。

肉桂三分去皮，　赤芍藥一兩，　陳橘皮一兩，　前胡一兩去蘆頭，　附子一兩炮裂去皮臍，　當歸一兩，　白朮三分，　高良姜三分剉，　人參一兩去蘆頭，　吳茱萸半兩湯浸，　厚朴三分去皮塗生姜汁炙令香熟，　木香三分，

右件擣爲粗末，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入棗子三枚，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頻服。

（回陽丹）（十二）治陰毒傷寒，面青，手足逆冷，心腹氣脹，脈候沉細，宜此治之。

硫黃半兩細研入，　木香半兩，　鄧澄茄半兩，　附子半兩炮裂去皮臍，　乾姜一分炮裂剉，　乾蠟半兩，　吳茱萸半兩，湯浸七遍焙乾微炒，

右件藥擣羅爲細末，酒糊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不計時候，以生姜湯下三十丸，頻服二服，復以熱酒一盞投之，以厚衣蓋取汗。

（返陰丹）（十三）治陰毒傷寒，心神煩躁，頭痛，四支逆冷。

硫黃五兩，　太陰玄精石二兩研，　硝石二兩研用，　附子一枚炮裂去皮臍，　乾姜一分炮裂剉，　桂心半兩，已上各

右件藥用生鐵銚先鋪玄精末一半，次鋪消石末一半，中間下硫黃末，又著消石蓋硫黃，都以玄精蓋上，訖，用小盞合着，以三斤炭火燒令得所，勿令煙出，急取瓦盆合着地面，四向著灰蓋，勿令煙出，直候冷，取出細研，如麵，後三味擣羅爲末，與前藥同研令勻，用軟飯和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至二十丸，煎艾湯下，頻服，汗出爲度，病重則三十丸，此方甚驗，喘促與吐逆者，入口便住，又服此方藥三五服，服之不退，便於臍下一寸灸之，須是大段，日夜不住手灸，不限多少壯數，灸之，仍艾炷勿令小，小則不得力，若其人手足冷，小腹硬，即須更於臍下兩邊各一寸，各安一道，三處臍下灸，仍與當歸四逆湯，并返陰丹，亦須頻服，內外通透，方得解退，若迴暖即便死矣，又若是陰症，加以小便不通，及陰囊縮入，小腹絞痛，欲死者，更於臍下二寸石門穴，大段灸之，仍須與返陰丹，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慎勿與尋常利小便藥也，尋常利小便多是冷滑藥，此是陰毒氣在小腹所致也，世有醫者，見小便不通，便用炒鹽及裹熱藥於臍下便熨，欲望小便通，緣陰氣在小腹之間，致被熱物熨著，无處出得，即便奔上衝心，往往有死者。

（天雄散）（十四）治陰毒傷寒，身重背強，腹中疞痛，咽喉不利，毒氣攻心，心下堅強，短氣嘔逆，唇青面黑，四肢厥冷，其脈沉細而疾。

天雄一兩炮裂去皮臍，　麻黃半兩去根節，　當歸半兩切焙微炒，　白朮半兩，　肉桂一兩去粗皮，　半夏半兩湯泡洗七次去滑，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炒，　乾姜三分炮，　川椒一分去目及閉口者微炒去汗，　厚朴一兩去粗皮塗生姜汁炙令香熟，

右件藥擣爲粗末，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入生姜半分，棗子三枚，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稍熱服，如人行十里，未汗再服。

（續添）　正元散　退陰散出百問方。

（正元散）治傷寒，如覺傷寒吹著四肢，頭目百骨節疼痛，急煎此藥服，如人行五里再服，或連進三服，出汗立差，若患陰毒傷寒，入退陰散半錢，同煎，或傷冷傷食，頭昏氣滿，及心腹諸疾，服之無有不取効者。

麻黃去節，　陳皮，　大黃生用，　甘草炙，　乾姜炮用，　肉桂去皮，　茱萸湯洗焙炒，　半夏洗，各等分，　芍藥，　附子炮去皮用，

右麻黃加一半，茱萸減一半，同爲末，每服一大錢，水一盞，生姜三片，棗一枚，煎至七分，熱服，如出汗，以衣被蓋覆，切須候汗乾，去衣被，如是陰毒，不可用麻黃，免更出汗。

（退陰散）治陰毒傷寒，手足逆冷，脈沉細，頭痛腰重，連進三服，小小傷冷，每服一字，入正元散內同煎，入鹽一捻，陰毒傷寒欬逆，煎一服細細熱呷便止。

川烏，　乾姜各等分。

右爲粗末，炒令轉色，放冷，再擣爲細末，每服一錢，水一盞，鹽一捻，煎半盞，去滓，溫服。

（葱熨法）（十五）治氣虛陽脫，體冷無脈，氣息欲絕，不省人及傷寒陰厥，百藥不効，葱以索纏如細許大，切去根及葉，唯存白，長二寸許，如大餅餡，先以火煨一面，令通熱，又勿令灼人，乃以熱處搭病人臍連臍下，其上以熨斗滿貯火熨之，令葱餅中熱氣鬱鬱入肌肉中，須預作三四餅，一餅壞，不可熨，又易一餅，良久病人當漸醒，手足溫，有汗即差，更服四逆湯，雖溫其內，昔曾有患傷寒冥冥不知人，四體堅冷如石，藥不可入，用此遂差。

（草蔻苦酒湯）（十六）治傷寒七八日內熱不解。

苦酒米醋是也一升半，　生艾汁半升，無生艾者熱艾汁或用艾根搗取汁用，　草蔻熟許者一合，

右煎取七合，作三服。

（陽毒升麻湯）（十七）治傷寒一二日便成陽毒，或服藥吐下之後，變成陽毒，腰脊痛，煩悶不安，面赤狂言，或走，或見鬼，或下利，脈浮大數，面赤斑斑如錦紋，喉咽痛，下膿血，五日可治，七日不可治也。

升麻二分，　犀角屑一分，　射干一分，　黃芩一分，　人參一分，　甘草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煎取一升半，去滓，飲一湯盞，食頃再服，溫覆，手足出汗，汗出則解，不解重作。

（大黃散）（十八）治陽毒傷寒未解，熱結在內，恍惚如狂者。

川大黃一兩半切，　桂心三分，　甘草一兩炙赤，　川芒硝二兩，　木通一兩切，　桃仁二十一枚湯浸去皮尖雙仁麸炒令微黃，　大腹皮一兩切，

右件擣爲粗末，每服四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以通利爲度。

（梔子仁湯）（十九）治陽毒傷寒，壯熱百節疼痛。

梔子仁一兩半　柴胡一兩半去苗　川升麻二兩　黃芩二兩　赤芍藥一兩　大青一兩　石膏二兩　知母一兩　甘草半兩炙　杏仁二兩，湯浸去皮尖，麸炒微黃

右件擣爲麤末，每服抄四錢，以水一中盞，入生姜半分，豉一百粒，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黑奴丸）（二十）時行熱病，六七日未得汗，脈洪大，或數而赤目瞪，身體大熱，煩躁狂言，欲走，大渴甚，又五六日已上不解，熱在胸中，口噤不能言，爲壞傷寒，醫所不治，爲死，或人精魂已竭，心下纔暖，發開其口，灌藥下咽，即活，兼治陽毒及發斑。

大黃二兩　釜底煤研入　黃芩　芒硝　瓶突墨研入　梁上塵　小麥奴各一兩

麻黃去節泡一二沸，焙乾秤三兩

右件擣羅爲細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以新汲水研下一丸，渴者但與冷水盡足飲之，須臾當寒，寒覺汗出便差，若日移五尺不汗，依前法服一丸，差即止，須微利，小麥奴乃小麥未熟時，穗中不成麥，捻之成黑勃是也，無此亦得，此藥須是病人大渴倍常，燥盛渴者，乃可與之，不渴者與之，翻爲禍耳。

（五積散）（二十一）治陰經傷冷，脾胃不和，及感寒邪。

枳殼五兩麸炒令色微熟　官桂去皮二兩　厚朴三兩去皮薄　人參二兩　吳白芷四兩洗淨焙乾　白茯苓三兩　芍藥三兩洗淨　當歸三兩洗　麻黃去節三兩　半夏三兩湯洗七遍　川芎二兩　甘草二兩半　乾姜三兩　蒼朮二十四兩，新者淨洗焙乾　陳橘皮八兩洗不去瓤　桔梗十二兩，緊實白者洗淨焙乾

右件除枳殼肉桂外，其餘並一處生擣爲粗末，分作六分，於大鐵內用文武火炒令黃熟，不得焦，用紙攤於板床候冷，入前件枳殼官桂末一處和勻，入瓷合盛，每服二錢，水一盞，生姜三片，同煎至七分，去滓服，傷寒入葱白一莖，豆豉七粒，同煎，連服出汗，或脾胃不和，內傷冷食，渾身疼痛，頭昏無力，胸膈不利，喫食不下，氣脈不和，四支覺冷，至晚心躁困倦，即入鹽少許同煎，或是陰經傷寒，手足逆冷，或睡裏虛語，及盜汗不止，脈細疾，面青嘔逆，更宜入附子同煎，加減多少，並在臨時。

（辭靈散）（二十二）治陰盛隔陽，煩躁不飲水。

附子一枚及半兩者，炮熟取出，用冷灰焙之，去皮臍，爲粗末，冀臘茶一大錢，細研同和，分作二服，每服用水一盞，煎六分，臨熟入蜜半匙，放溫冷服之，須臾躁止得睡，汗出即差。

（火焰散）（二十三）治傷寒惡候。

舶上硫黃　黑附子去皮生用　新臘茶已上各一兩爲細末

右先用好酒一升調藥，分大新椀五口中，於火上攪湯令乾，合於瓦上，每一椀下燒熟艾一拳大，以瓦擠起，無令火着，直至煙盡，冷即刮取，卻細研，入藥合盛，每服二錢，酒一盞，共煎七分，有火焰起，勿訝，傷寒陰毒者，四肢冷，脈沉細，或吐或瀉，五心躁煩，胸中結硬，或轉早伏陽在內，湯水不得下，或無脈，先喫一服，如吐卻更進一服，後心中熱，其病已差，下至臍腹中表未解者，渾身壯熱，脈氣洪大，便宜用發表藥，或表解者，更不發熱，便得眠睡，渾身有汗，方可用調氣湯散，如服此藥二服不應，勿治之也。

（丹砂丸）（二十四）治傷寒陰陽二毒相伏危惡形證。

舶上硫黃　水銀　太陰石　太陽石　玄精石已上各一兩研　硝石半兩

右件藥爲末，先用無油銚子，以文武火炒，下諸藥末，令勻，如灰色，研如粉麵，生薑自然汁浸蒸餅爲丸，如綠豆大，每服五丸，龍腦牛黃生薑蜜水下，壓躁也，若陽毒，桑湯下，陰毒，茴湯下，不得於屋底炒。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七

（五味子湯）（二十五）治傷寒喘促，脈伏而厥。

五味子半兩　麥門冬去心一分　杏仁去皮尖一分　橘皮去白一分　人參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入生薑十片，棗子三枚，以水三大白盞，煎至一盞半，去滓，分二服。

（殺鼠藥湯）（二十六）療傷寒病後，男子陰易方。

韭根一大把　殺鼠藥十四枚

右二味，以水二升，煎取半升，去滓，再煎，三沸，溫溫盡服，必有粘汗出爲効，未汗再作服，亦理諸般勞復，鼠屎兩頭尖者是也。

（竹皮湯）（二十七）療交接勞復，卵腫腹中絞痛欲絕。

刮竹青皮一升

右一味，以水三升，煮一升半，絞去滓，分服立盡。

（續添乾姜湯）出百問方　療婦人得溫病，雖差，不復未滿一百日，不可與交合，交合爲陰易之病，病必拘急，手足拳，皆死，丈夫病以傷婦人名爲陽易，速當療之，可差，滿一百日不可療也，宜令服此藥。

乾薑一分炮

右剉如麻豆大。水二盞。煎六分。溫服。汗出得解。止。手足伸。遂愈。

（續添青竹茹湯）出百問方。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致熱氣上衝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風狀方。

栝樓根無黃根者二兩。　青竹茹刮半升淡竹者。

右以水二升半。煮取一升二合。去滓。溫溫作二三服。喫。立有效。

（續添當歸白朮湯）出百問方。婦人未平復。因有所動。小腹急痛。腰脅疼。四肢不任舉。身無熱發者。

白朮一分。　當歸一分。　桂枝一分去皮。　附子一枚碎分入片去皮。　生薑半兩。　甘草一分炙。　芍藥一分。　人參一分。　黃耆一分蜜。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通口服一湯盞。食頃再服一湯盞。溫服。微汗便差。

（知母麻黃湯）（二十八）傷寒差後。或十數日。或半月二十日。終不惺惺。常昏沉。似失精神。言語錯謬。又無寒熱。醫或作鬼祟。或作風疾。多般治不差。或朝夕潮熱頻赤。或有寒熱。似瘧。都是發汗不盡。餘毒在心胞絡之間所致。

知母一兩半。　麻黃去節。　甘草炙。　芍藥　黃芩各半兩。　桂枝去皮半兩。盛暑可減作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以水一盞半。煎八分。去滓。溫服。半日可相次二三服。溫服令微汗。若心煩不眠。欲飲水。當稍稍與之。令胃中和。即愈。未汗須再服之。

（繁甲散）（二十九）傷寒八九日不差。名曰壞傷寒。不能治者。宜此療之。

升麻　前胡去蘆。　烏梅去核。　枳實麩炒去白。　犀角鎊。　黃芩各半兩。　生地黃切兩合。

甘草一分炙。　繁甲去裙襴炙黃醋炙黃用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人參順氣散）（三十）治傷寒頭疼。增寒壯熱。四肢疼痛。

麻黃去節秤一兩半。　乾葛一兩。　白朮一兩。　甘草一兩炙。　桔梗去蘆一兩。　人參一兩。　白芷半兩。

香白芷一兩。

右擣羅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大盞。生姜三片。葱白二寸。煎至八分。通口服。如要出汗。連進二服。

（蒼朮散）（三十一）治傷寒一二日。頭疼發熱。惡寒身體疼痛。

麻黃一兩湯洗過焙乾秤。　蒼朮半兩米泔浸去皮切。　石膏一兩煅。　桔梗半兩。　甘草半兩炙。　山茵陳半兩去梗。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八分。連服出汗。

（麻黃葛根湯）（三十二）治傷寒一日至二日。頭項及腰脊拘急疼痛。渾身煩熱惡寒。

麻黃用沸湯泡二次焙乾秤。　芍藥各三兩。　乾葛四分。　葱白七莖。　豉合。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一中盞。去滓。溫服。服了以厚衣蓋覆。如人行四五里間。再服。良久如未得汗出。更煮葱粥少許。熱投之取汗。

（敗毒散）（三十三）治傷風。溫疫。風濕。頭目昏眩。四肢痛。惡寒壯熱。項強目睛疼。尋常風眩。拘倦。風痰。皆服。神效。

羌活洗去土。　獨活去蘆。　前胡去蘆。　柴胡去苗。　芎藭　枳殼麩炒去穰。

桔梗去蘆頭。　人參已上各一兩。　甘草半兩炙。

右件搗羅為末。每服三錢。入生姜二片。水一盞。煎七分。或沸湯點亦可。老人小兒亦宜。日三二服。以知為度。瘴煙之地。或溫疫時行。或人多風痰。或處卑濕。脚弱。此藥不可闕也。

（獨活散）（三十四）治傷風溫瘧等疾。

羌活去蘆頭。　獨活去蘆頭。　人參　細辛去灰土葉除者住。　白茯苓去皮。　枳殼去心麩炒通黃用。　防風去蘆。

黃芩細堅者。　麻黃沸湯泡三次焙乾秤。　甘草細剉炒赤。　蒺藜子　甘菊花已上各一兩。　石膏水飛過二兩。

右十三味。搗羅為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姜三片。薄荷四五葉。同煎至七分。去滓。微熱呷。如年高者。以川芎代黃芩。

（桂枝石膏湯）（三十五）治傷寒三日外。與諸湯不差。脈勢仍數。邪氣猶在經絡。未入臟腑者。桂枝石膏湯。此方可夏至後代桂枝證用。若加麻黃去節半兩。可代麻黃青龍湯用之也。有汗脈緩。為桂枝證。無汗脈緊。為麻黃青龍證。

桂枝半兩去皮。　石膏二兩碎。　黃芩半兩。　甘草半兩。　梔子四枚小者可用八枚。　白藥子　升麻三分。

乾葛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姜四片。水一盞半。煎取八分。去滓。食頃再服。若得汗即停後服。

（梔子升麻湯）（三十六）治晚發傷寒。三月至夏為晚發。

梔子十枚切碎。　升麻一兩半。　生地黃半斤切碎用。　柴胡去蘆。　石膏各二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頻服。病不解更作。若頭回赤。去石膏。用乾葛二兩。無地黃。用豉代之。

（橘皮湯）（三十七）治傷暑。痰逆惡寒。

甘草半兩。　人參一分。　陳橘皮去白二兩。

右為粗末。每服五錢。用青新季竹。輕輕刮上面青茹一圍。姜四片。棗一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熱服。如不惡寒。即宜竹葉湯。

（解肌湯）（三十八）治傷寒溫病。天行頭痛。壯熱。

葛根一兩。　黃芩半兩。　芍藥半兩。　甘草一分炙。　桂心一分。　麻黃三分去節湯泡二沸焙乾用。

右六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棗子一枚。煮取八分。去滓。日三服。三四日不解。脈浮者。宜重服。發汗。脈沉實者。宜下之。

（小柴胡加桂湯）（三十九）治瘧疾。先寒後熱。兼治支結。

柴胡八兩。　人參　甘草炙。　半夏湯洗七次切。　黃芩　桂去皮。已上各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生姜七片。棗二枚。煎至八分。去滓。取六分。清汁溫服。日三夜二。若渴者。去半夏。加人參栝樓根。同煎服之。

（白虎加桂湯）（四十）治瘧疾但熱不寒者。

知母六兩　甘草炙二兩　石膏一斤　粳米二合　桂去皮粉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八分。去滓服。

（柴胡桂姜湯）（四十一）治寒多微有熱。或但寒不熱。亦治勞瘧之證。

柴胡四兩　黃芩一兩半　桂枝一兩半去皮　栝樓根二兩　牡蠣炒粉碎　甘草炙　乾姜各二兩

右七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初服微煩。汗出愈。

（瘧母煎）（四十二）治久瘧不愈。結為癥瘕寒熱。

鱉甲十二分炙　黃芩三分　烏扇三分燒存性用　柴胡去苗陰乾兩　鼠婦三分炒　乾姜炮三分　芍藥五分　肉桂三分去皮　牡丹皮五分　瞿麥二分　萆薢二分炒　石韋二分去毛　紫葳三分　人參一分　大黃三分　半夏湯洗一分　桃仁二分去皮尖　亭歷五分炒　阿膠炒　蜂窠各四分炒　朴硝十二分　厚朴三分炙　䗪蟲六分炙

右擣羅為末。鍛瓷下灰一斗。清酒一斗五升。浸灰候酒盡一半。著鱉甲於中。蒸令泛爛如膠漆。絞取汁。內諸藥煎為丸如梧桐子大。空心服七丸。日三服。有一方無鼠婦朴硝。加海藻三分。大戟一分。

（祛邪丸）（四十三）治瘧疾。脈浮大。寒熱往來。用此吐之。衛州書云。瘧寒多熱少者。瘧多也。然寒多熱少而脈浮。則瘧無疑矣。可吐之也。若脈遲微者。惡寒瘧耳。宜用柴胡桂姜湯

恆山　甘草炙　大黃　知母各二兩　麻黃四兩去節湯泡二沸焙乾秤用

右擣羅為末。煉蜜為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面向東。清淨水吞下。

（猪膽雞子湯）（四十四）治傷寒五六日斑出者。

猪膽三合　雞子一枚　苦酒三合

右三味和合。煎三沸。強人盡服。羸人煎六七沸。服。汗出即差。

（萎蕤湯）（四十五）治風濕。兼療冬溫及春月中風傷寒。發熱頭眩痛。喉咽乾。舌強。胸內疼。痞滿。腰背強。

萎蕤三分　石膏一兩碎　麻黃半兩湯泡焙乾秤　白微半兩　川芎半兩　葛根半兩生者可用二兩尤佳　大羌活去蘆半兩　甘草炙半兩　杏仁去皮尖雙仁者並研半兩　青木香一分冬一兩始春用半兩炒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一盞。日三四服。

（知母乾薑湯）（四十六）治風濕身體灼熱甚者。

知母三錢　乾薑八錢　石膏六錢　甘草二錢炙　黃芩二錢　木香二錢　升麻二錢　萎蕤五錢　天南星二錢生　人參二錢　麻黃去節四錢湯泡焙秤　杏仁二錢炒　川芎二錢　防風二錢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服。未知再服之。

（栝樓根湯）（四十七）治風溫加渴甚者。

栝樓根三分　石膏二兩　人參半兩　防風半兩　甘草半兩炙　葛根一兩半生用乾者只三錢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用水一盞半。煎至一中盞。去滓溫服。

（漢防己湯）（四十八）治風溫脈浮身重汗出者。

漢防己四兩　甘草二兩炙　黃芪二兩蜜炙用　白朮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一盞半。煎取一中盞。去滓飲訖。仍坐被中。汗出如蟲行。或復臥取其汗。

（老君神明散）（四十九）

白朮二兩　桔梗一兩　附子二兩炮去黑皮用　烏頭四兩炮去皮臍　眞華陰細辛一兩

右五味擣粗篩。縫絹囊。盛帶之。居閭里皆無病。若有疫癘者。溫酒服方寸匕。覆取汗。得吐即差。若經三四日。抄三寸匕。以水二碗。煮令大沸。分三服。

（務成子螢火丸）（五十）主辟疾疫惡氣百鬼虎狼蛇虺蜂螫諸毒。五兵白刃。盜賊凶害。皆辟之。

螢火　鬼箭羽刮取皮　蒺藜各一兩　雄黃　雌黃　礬石各二兩燒汁盡　羖羊角　鍛鐵灰　鐵鍾柄入鐵處燒焦各一兩半

右九味擣篩為散。以雞子黃并丹雄雞冠一具和之。如杏仁大。作三角絹囊盛五丸。帶左臂。仍更掛戶上。

續添　聖散子方此藥性溫。若傷證有熱。不可輕服之。

（聖散子）蘇內翰云。昔嘗覽千金三建散方。於病無所不治。而孫思邈特為著論。以謂此方用藥節度。不近人情。至於救急。其驗特異。乃知神物効靈。不拘常制。至理開豁。智不能知。今予所謂聖散子者。殆此類也。自古論病。惟傷寒為至危急。表裏虛實。日數證候。應汗下之類。差之毫釐。輒至不救。若時毒流行。用聖散子者。一切不問陰陽之感。連服取差。不可與傷寒比也。若疾疫之行。平旦輒煮一釜。不問老幼良賤。各一大盞。即時不入。其間平居無病。能空腹一服。則飲食快美。百病不生。濟世衛家之寶也。其方不知其所從出。而故人巢君世寶之。以治溫疫。百不失一。予既得之。謫居黃州。連年大疫。所全活者。不可勝數。巢君初甚惜此方。指江水為盟。約不傳人。余切隘之。以傳蘄水道人龐安常。龐以醫聞於世。又善著書。故以授之。且使巢君之名與此方聞不朽。東坡居士序。

草豆蔻十枚去皮圍藥處　木猪苓去皮　石菖蒲　獨活去蘆頭　附子炮去皮臍　麻黃去根節　茯苓　芍藥　枳殼去穰麸炒　柴胡去蘆頭　厚朴去皮姜汁炙　防風去蘆頭　白朮　藿香　澤瀉　羌活去蘆頭　高良姜　半夏姜製各半兩　甘草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煮取八分。去滓熱服。餘滓兩服。合為一服重煎。空心服之。

（調中湯）（五十一）治夏月初秋，忽有暴寒折於盛熱，熱結於四肢，則壯熱頭痛，寒傷於胃則下利，或血、或水、或赤，壯熱迷悶，脈數宜下之。

大黃去皮三分　葛根　黃芩　桂枝去蘆　芍藥　甘草炙，已上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一中盞，移時再服之，得快利，壯熱便歇，小兒宜減與服之。凡秋夏旱熱積日，或有暴寒折之，熱無可散，喜搏膚肌中作壯熱氣也，胃爲六腑之表，最易爲暴寒傷之而下也。虛冷人亦不壯熱，但下利或霍亂也，不宜服此，少壯人可服。五石人喜壯熱，適與藥斷下，則加熱喜悶而死矣，亦不止便作痹熱毒壯熱甚不歇，則劇，是以宜調中湯下和其胃氣也。調中湯去大黃，即治風溫證，兼治陽病因下遂協熱利不止，及傷寒不因下自利，表不解而脈浮數者，皆可去大黃煎之，殊驗也。

（射干湯）（五十二）治初秋夏月暴雨冷，及天行暴寒，其熱喜伏於內，欬嗽曲折不可得氣息，喉啞失聲，乾嗽無唾，喉中如哽。

射干二兩　半夏五兩洗　杏仁三兩去皮尖雙仁炒　生姜四兩炮　紫菀二兩　肉桂二兩　枳實二兩炙　當歸二兩　甘草二兩炙　獨活二兩　麻黃二兩去節湯浸煮沫　橘皮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半夏桂枝甘草湯）（五十三）治伏氣之病，謂非時有暴寒中人，伏氣於少陰經，始不覺病，旬月乃發，脈便微弱，法先咽痛，似傷寒非咽痹之病，次必下利，始用半夏桂枝甘草湯主之，次四逆散主之，此病只二日便差，古方謂之腎傷寒也。

甘草炙　半夏洗湯　桂心

右等分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七分，放冷少少含細嚥之，入生薑四片煎服。

（麻黃杏子薏苡甘草湯）（五十四）病人一身盡疼，發熱日晡所劇者，名風濕，此病因傷於汗出當風，或久傷取冷所致之也。

麻黃去節杵湯泡二分　甘草一分炙　薏苡仁半兩　杏仁十枚去皮尖炒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匕，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有微汗，溫服，避風。

（防己黃蓍湯）（五十五）治風濕，脈浮身重，汗出惡風。

防己一兩　甘草半兩炙　白朮三分　黃蓍一兩一分去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生姜四片，大棗一枚，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良久再服，喘者加麻黃半兩，胷中不和者加芍藥三分，氣上衝者加桂枝三分，下有陳寒者加細辛三分，服後當如蟲行皮中，從腰下如冰，後坐被上，又以一被繞腰以下，溫令微汗差。

（杏仁湯）（五十六）療風濕，身體疼痛，惡風微腫。

桂心二兩　麻黃一兩去節湯泡焙紙用　芍藥一兩　天門冬一兩去心　杏仁二十五枚去皮尖雙仁炒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生姜四片，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小續命湯）（五十七）治中風及脚氣痹弱，不能轉側者，又兼治小兒慢驚風。

附子生，削去皮臍五錢　防風一兩半　芍藥　白朮　人參　川芎　麻黃去節湯泡三次焙乾　防己　黃芩　桂枝　甘草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取八分，清汁，入生姜汁再煎一二沸，溫服，日三夜二。若柔痓自汗者，去麻黃，夏間及病有熱者，減桂枝一半，冬及始春，去黃芩。

（附朮散）（五十八）傷寒手足逆冷，筋脈拘急，汗出不止，項強直，搖頭口噤。

附子一兩炮　白朮一兩　川芎三錢　獨活半兩　桂心二錢

右擣羅爲末，每服三錢，水一中盞，棗子二枚，同煎至五分，溫服。

（桂心白朮湯）（五十九）治傷寒陰痙，手足厥冷，筋脈拘急，汗出不止者。

白朮　桂心　附子炮去皮臍　防風去蘆頭　芎藭　甘草炙微赤，各一兩五錢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盞，藥五錢，生姜四片，棗三枚，同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附子防風散）（六十）治傷寒陰痙，閉目合面，手足厥逆，筋脈拘急，汗出不止者。

白朮一兩　白茯苓三分　柴胡一兩半去苗　五味子一兩　乾姜三分炮裂切

甘草三分炙微赤切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篩粗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姜四片，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半夏湯）（六十二）治痰熱頭疼，利膈除煩悶，手足煩熱，榮衛不調，肢節拘攣，身體疼痛，嗜臥少力，飲食無味，兼治五飲，消痰癖。

柴胡八兩　人參三兩　半夏二兩半洗　甘草三兩炙　黃芩三兩

白朮二兩　麥門冬三兩去心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生姜五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金沸草散）（六十三）治傷寒中脘有痰，令人壯熱，頭痛項筋緊急，時發寒熱，皆類傷風，但不頭痛爲異耳。

白朮一兩　白茯苓三分　柴胡一兩半去苗　五味子一兩　乾姜三分炮裂切

甘草三分炙微赤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桂心半兩

右件藥擣篩粗散，每服三錢，以水一盞，入生姜四片，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八物白朮散）（六十一）治傷寒陰痙，三日不差，手足厥冷，筋脈拘急，汗不出，恐陰氣內傷。

白朮半兩　白茯苓半兩　麻黃半兩去節煨三沸焙　五味子半兩　桂心三分

高良姜一分　羌活半兩　附子三分炮裂去皮臍

右件藥擣篩粗散，每服四錢，以水一大盞，入生姜四片，煎至五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柴胡半夏湯）（六十二）治痰熱頭疼，利膈除煩悶，手足煩熱，榮衛不調，肢節拘攣，身體疼痛，嗜臥少力，飲食無味，兼治五飲，消痰癖。

柴胡八兩　人參三兩　半夏二兩半洗　甘草三兩炙　黃芩三兩

白朮二兩　麥門冬三兩去心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生姜五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金沸草散）（六十三）治傷寒中脘有痰，令人壯熱，頭痛項筋緊急，時發寒熱，皆類傷風，但不頭痛爲異。

前胡三兩　荊芥四兩　半夏一兩淨洗姜汁浸　赤芍藥二兩　細辛一兩
甘草一兩炙　旋復花三兩

右件擣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生姜五片棗子一枚同煎至六分去滓熱服未知再服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八

（大半夏湯）（六十四）治痰飲及脾胃不和

半夏不拘多少如法湯洗了薄切乾焙每遇隔間有寒痰用半夏白茯苓生姜各一分細切水二盞半煎至一盞澄去滓臨睡溫呷如有熱痰加炙甘草一分如脾胃不和去甘草入陳橘皮一分同煎

（越婢湯）（六十五）治風痹脚弱

石膏四兩　附子一兩炮去皮臍　白朮二兩　甘草一兩炙微赤　麻黃三兩去節湯泡焙乾

右件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以水一盞半生姜三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服

（脾約丸）（六十六）治老人津液少大便澁及脚氣有風大便結燥者

大黃二兩酒浸焙乾　厚朴一兩去皮用薑汁炙　枳殼一兩麩炒去穰　白芍藥半兩已上各　麻子仁一兩半研
杏仁去皮尖炙炒三分

右爲細末煉蜜和杵千下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不拘時候未知加五丸十丸止下利服糜粥將理

（黑神丸）（六十七）治溫疫時氣有積食者

巴豆新好者一兩麻油浸一宿然後夏煮三五十沸後冷濾出去心膜以糯米拭去水然後研如膏用厚紙十數重裹壓去油

五靈脂二分黑色者爲上　杏仁半兩燒過後研入藥再研　大戟半兩生用去皮薑面如粉白者爲妙　荊三稜半兩生用
豆豉二兩須要新紫者爲妙不得令糜爛乾與巴豆等同研勻細

右三味爲極細末方始入巴豆豆豉研勻後入杏仁更研令勻細別入飛羅麵半匙以井花水調如糊漸次杵藥搜和得所入臼中搗三二千下丸如菉豆大晒乾入藥合內頻晒或微火焙亦得如遇傷寒有食積者脈沉結身體不熱即下之並忌人臟腑虛實加減丸數服用煎姜棗湯吞下取微利爲度不可太過瀉泄身熱下之則爲痞氣結胸若病在上可吐者同生姜乾嚼三五丸

（神功丸）（六十八）治三焦氣壅心腹痞悶六腑風熱大便不通津液內枯大腸乾澁裏急後重或下鮮血痰涎稠結風氣下流腰疼脚重臍下脹痛溺赤如金

大黃三兩　人參半兩　麻子仁五兩另研　訶子皮炮取二兩　茯苓去皮
當歸　蓽澄炒半兩各　茴香酒浸　芍藥
細辛

右杵研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二十丸溫水下日三服以通爲度產後大便祕者每服十丸米飲下

（五柔丸）（六十九）治老人虛人脚氣亡津液虛祕大便結調補三焦

大黃四兩　前胡一兩　半夏洗七次　茯苓酒浸　芍藥
細辛　當歸　蓽澄炒半兩各　甘草三分微炙　乾木瓜切焙乾秤一兩　紫蘇一兩
沉香一兩　木香三分　川芎三分

右擣羅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溫水下二十丸以通利爲度

（大三脫散）（七十）治三焦氣逆胸膈虛痞兩脇氣痛面手浮腫大便祕澁兼治脚氣

獨活一兩　白朮三分　甘草三分微炙　乾木瓜切焙乾秤一兩　紫蘇一兩
大腹皮一兩炙黃用　陳橘皮三分　沉香一兩　木香三分
檳榔三分

右十一味同一處杵爲粗散每劑秤一兩水二盞同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帶溫服取便利爲効如能臨晚常進半劑依法煎服即腹臟調和風氣人多祕滯數宜服之未通利者依法煎服此藥極不虛人氣經驗多矣脚氣心腹氣悶大便祕滯者良

（檳榔散）（七十一）治脚腫

檳榔三分　橘葉一大握　沙木一握　小便小盞　酒半盞與已上藥煎

右煎數沸調檳榔末二錢食後服

（蓋苡仁酒法）（七十二）治脚痹

蓋苡仁　牛膝各二兩　海桐皮　五加皮　獨活　防風
杜仲姜汁炙巳上各一兩　白朮半兩　枳殼一兩麩炒　生乾地黃二兩半

右剉爲麤末以生絹袋內無灰酒五升浸春夏秋冬二七日夏月盛熱分作數劑逐旋浸酒每日空心溫服一盞或半盞日三四服常令酒氣醺醺不絕久服覺皮膚下如數百條蟲行即風濕氣也

（木瓜散）（七十三）治脚氣。

大腹皮一枚。　紫蘇一分。　乾木瓜一分。　甘草一分炙。　木香一分。　羌活一分。

右細剉爲散。分作三服。每服用白水一盞。煎至半盞。去滓通口服。

（葱豉湯）（七十四）治傷寒一二日。頭項腰背痛。惡寒脈緊無汗者。此湯主之。

豆豉二大合。　葱白十五莖。　麻黃四分去節。　乾葛八分。

右件以水二升。先煎麻黃六七沸。掠去白沫。乾葛煎二十餘沸。下豉煎取八大合。去滓分二次溫服。如人行五六里。服訖良久。煮葱豉湯熱喫。卽取汗。

（連鬚葱白湯）（七十五）治傷寒已發汗。或未汗。頭疼如破。

生姜二兩。　連鬚葱白十切半升。

右以水二升煮一升。去滓。分作二三服。服此湯不差者。服葛根葱白湯。

（葛根葱白湯）（七十六）治頭疼不止。

葛根　芍藥　知母各半兩。　葱白一把。　川芎一兩。　生姜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水三升煎一升半。去滓。每服一湯盞。

（雄鼠屎湯）（七十七）治勞復。

梔子十四枚劈。　枳殼三枚炒。　雄鼠屎二七枚。卽兩頭尖。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入葱白二寸。香豉三十粒。同煎一盞。分作二服。勿令病人知鼠屎。

（黃芩芍藥湯）（七十八）治鼻衄。

黃芩三分。　芍藥　甘草炙。各半兩。

右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

（酒蒸黃連丸）（七十九）治暑毒伏深。累取不差。無藥可治。伏暑發渴者。此方尤妙。

黃連四兩。以無灰好酒浸面上約一寸。以重湯熟乾。

右搗羅爲細末。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漆水下三五十丸。胸膈涼。不渴爲驗。

（茅花湯）（八十）治鼻衄不止。

茅花一大把。水三盞。煎濃汁一盞。分作二服。卽差。如無花以根代之。

（枳實理中丸）（八十一）治傷寒結胸。欲絕。心膈高起。手不得近者。宜此治之。

茯苓二兩。　人參二兩。　枳實十六片麩炒。　白朮二兩。　乾姜二兩炮。　甘草二兩炙。

右搗羅爲細末。煉蜜爲丸。如雞子黃大。每服一丸。熱湯化下。連進二三服。胸中豁然。渴者加栝樓根二兩。下利者加牡蠣二兩煅之。

（小半夏加茯苓湯）（八十二）治諸嘔吐。心下堅痞。膈間有水。眩悸者。

半夏五兩湯浸洗七遍。　白茯苓三兩去皮。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半兩。水三盞。煎至一盞。秤生姜四錢。取自然汁投藥中。更煎兩沸。熱服。不拘時。

（桔梗枳殼湯）（八十三）治傷寒痞氣。胸滿欲絕。

桔梗　枳殼麩炒去穰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

（赤茯苓湯）（八十四）治傷寒嘔噦。心下滿。胸膈間宿有停水。頭眩心悸。

赤茯苓一兩。　芎藭半兩。　半夏半兩湯洗七遍去滑。　人參一兩去蘆頭。　白朮半兩。　陳橘皮一兩湯浸去白穰焙。

右件藥搗羅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姜五片。煎至七分。去滓溫服。不拘時候。

（香薷散）（八十五）治陰陽不順。清濁相干。氣射中焦。名爲霍亂。此皆由飽食腥膾。復喫乳酪海陸百品。無所不餐。多飲寒漿。眠臥冷席。風冷之氣。傷於脾胃。諸食結而不消。陰陽二氣壅而不反。陽氣欲降。陰氣欲升。陰陽交錯。變成吐利。不已。百脈昏亂。榮衛俱虛。令搏於筋。令轉筋。宜服此方。

厚朴去皮二兩。　香薷一兩半。　黃連二兩。二味入生姜四兩。同炒令紫色用。

右搗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酒半盞。同煎至七分。去滓。用新汲水頻頻浸換。令極冷頓服之。藥冷則效速也。仍煎服時不得犯鐵器。使火煎之。兼治非時吐利霍亂。腹中撮痛。大渴煩躁。四肢逆冷。冷汗自出。兩脚轉筋。疼痛不可忍者。須井中沉令極冷頓服之。乃有神効。

（犀角地黃湯）（八十六）治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發汗。內有瘀血。鼻衄吐血。面黃大便黑。此方主消化瘀血。兼治斑疹出得太盛。以此解之。

芍藥三分。　生地黃半斤。　牡丹皮去心一兩。　犀角一兩屑。升麻代之。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煎取一盞。去滓。分作二服。勿令病人知犀角。

（黃連解毒湯）（八十七）治時疾三日已汗解。或因飲酒復劇。苦煩悶。乾嘔口燥。呻吟錯語。不得臥。言滿者爲無熱。更不用黃芩也。

黃連三分。　黃蘗半兩。　黃芩一兩。　梔子四枚劈。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取一盞。去滓服。未知再服。進粥以此漸差。外臺云。凡大熱盛煩嘔。呻吟錯語。不得眠。皆傳此方。諸人用之亦効。此直解熱毒。除酷熱。不必飲酒劇者。

（酸棗湯）（八十八）治傷寒吐下後。心煩乏氣。晝夜不眠。

酸棗仁四升。　甘草一兩炙。　知母二兩。　茯苓三兩去皮。　川芎三兩。　乾姜三兩。　麥門冬一升去心。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梔子烏梅湯）（八十九）治傷寒後。虛煩不得眠。心中懊憹。

梔子半兩。　黃芩半兩。　甘草半兩炙。　柴胡一兩。　烏梅肉十四枚微炒用。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姜三片。竹葉十四片。豉五十粒。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橘皮乾姜湯）（九十）治噦。

橘皮　通草　乾姜炮，　桂心各二兩，　人參一兩，　甘草炙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日進三服。

（羌活附子散）（九十一）治厥逆。

羌活　附子炮，　茴香微炒，各半兩，　木香　乾姜炮各大塊，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鹽一捻，同煎一二十沸，帶熱服，一服即止。

（半夏生姜湯）（九十二）治噦欲死。

生姜二兩切，　半夏洗一兩分，

右以水二盞，煎至八分，去粗，分二服。

（黑膏）（九十三）療溫毒發斑。

好豉一升，　生地黃半斤切，

右二味，以豬脂二觔，合煮之，煎令三分減一，絞去滓，用雄黃射香如大豆者，內中攪和，盡服之，毒便從皮中出，則愈，忌蒸蕎。

（葛根橘皮湯）（九十四）療冬溫未即病，至春被積寒所折不得發，至夏得熱，其寒解，冬溫始發，肌中斑爛，狀如錦紋，而欬，心悶，但嘔吐青汁，服此湯即靜。

葛根　橘皮　杏仁去皮尖研炒，　知母　黃芩　麻黃去節湯泡，　甘草炙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以水一大盞半，煎至一中盞，去滓，溫服。

（玄參升麻湯）（九十五）治傷寒發汗吐下後，毒氣不散，表虛裏實，熱發於外，故身斑如錦紋，甚則煩躁譫語，兼治喉閉腫痛。

玄參　升麻　甘草炙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服。

（大青四物湯）（九十六）治傷寒熱病十日已上，發汗及吐利後，熱不除，身上斑出者。

大青四兩，　豆豉八合，　阿膠一兩炙，　甘草炙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旋入膠，再煎令烊。

（知母桂心湯）（九十七）治傷寒後不差，朝夕有熱如瘧狀。

知母一兩，　麻黃一兩去節，　甘草炙一兩，　芍藥一兩，　黃芩一兩，　桂心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姜四片，煎一盞，去滓，取八分，清汁，溫熱服，日三，溫覆令微汗，若心煩不眠，其人欲飲水，當稍與之，令胃中和則愈。

（三黃丸）（九十八）治吐血黃疸。

黃連三兩，　大黃一兩，　黃芩二兩，

右搗羅爲細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五丸，溪白湯送下。

（桔梗半夏湯）（九十九）治傷寒冷熱不和，心腹痞滿，時發疼痛，順陰陽，消痞滿。

桔梗一兩微炒切，　半夏一兩姜汁製，　枳實半兩麩炒赤用，　陳橘皮湯浸去穰焙乾，已上各一兩，

爲末，每服四錢，水一鍾，姜三片，煎七分，去滓，熱服。

（三黃熟艾湯）（一百）治傷寒四五日而大下，熱利時作，白通湯諸藥多不得止，宜服此湯除熱止利。

黃芩　黃連　黃蘗三分，　熟艾半雞子大，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大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赤石脂丸）（一百二）傷寒熱利。

黃連　當歸各二兩，　赤石脂　乾姜炮各一兩，

右搗羅爲末，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米飲吞下，日三服，進之。

（地榆散）（一百三）治傷寒熱毒不解，日晚即壯熱，腹痛便痢膿血，並宜治之。

地榆切一兩，　犀角屑一兩，　黃連一兩去鬚微炒，　茜根一兩，　黃芩一兩，　梔子仁半兩，

右件藥，搗爲粗末，每服四錢，以水一盞，入雞白五寸，煎至六分，去滓，不計時候，溫服。

（黃連阿膠湯）（一百四）治傷寒熱毒入胃，下利膿血。

梔子仁半兩，　黃蘗一兩微炙切，　黃連二兩去鬚微炒，　阿膠一兩切碎炒令黃，

右件藥，搗爲粗末，每服四錢，用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不拘時候，溫服。

（桃仁湯）（一百五）治鹽女力切，蟲食病。

槐子一兩，　艾葉一兩，　大棗十五枚去核，　桃仁一兩去皮尖雙仁炒，

右以水二大盞半，煎至一盞半，分三服。

（黃連犀角湯）（一百六）治傷寒及諸病之後，內有瘡出下部者。

黃連半兩，　烏梅七個，　木香一分，　犀角一兩，如無以升麻代用之，

右以水二大盞半，煎至一盞半分。

（雄黃銳散）（一百七）治下部蠱瘡。

雄黃研，　青葙子　苦參　黃連　桃仁去皮尖研一分，

右爲散，以生艾搗汁和，如棗子核大，綿裹內下部，扁竹汁更佳，冬間無艾，只用散綿裹內下部亦得。

（百合知母湯）（一百八）治百合病發汗後者。

百合七枚　知母三兩切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知母，每取一升，去滓後合和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

（滑石代赭湯）（一百九）治百合病下之後者。

百合七枚勞　滑石三分碎絹裹　代赭如彈丸大一枚絹裹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別以泉水二升煎滑石代赭，取一升，去滓後合和重煎，取一升五合，分溫服。

（雞子湯）（一百十）治百合病吐之後。

百合七枚勞　雞子黃十枚

右先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一升，去滓，內雞子黃攪勻，煎五分，溫服。

（百合洗方）（一百十一）治百合病一月不解，變成渴者。

右以百合一升，以水一斗漬之一宿，以洗身，洗已，食煮餅，勿以鹽豉也。

（百合地黃湯）（一百十二）治百合病不經吐下發汗，病形如初。

百合七枚勞　生地黃汁一升

右以水洗百合漬一宿，當白沫出，去其水，更以泉水二升，煎取一升，去滓，內地黃汁，煎取一升五合，分溫再服，中病勿更服，大便當如漆。

（栝樓牡蠣散）（一百十三）治百合病渴不差。

栝樓根　牡蠣熬分

右擣羅為散，飲服方寸匕，日進三服。

（滑石散）（一百十四）治百合病變發寒熱。

百合一兩炙　滑石三兩

右杵羅為散，飲服方寸匕，日進三服，當微利者，止勿服之，寒熱則除。

（治中湯）（一百十五）治脾胃傷冷物，胸膈不快，腹疼氣不和。

人參　乾姜炮　白朮　甘草炙　陳橘皮湯洗　青橘皮

右各等分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中盞，煎數沸，熱服，尋常入鹽點之。

（陽旦湯）（一百十六）治中風傷寒，脈浮發熱，往來汗出，惡風項強，鼻鳴乾嘔。

桂心　芍藥已上各三兩　甘草　黃芩各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棗子一枚，生姜三片，煎至一盞，取八分，清汁，溫服，自汗者去桂心，加附子一枚炮，渴者去桂心，加栝樓三兩，利者去芍藥，桂加乾薑三兩，心下悸者去芍藥加茯苓四兩，虛勞裏急者，正陽旦湯主之，煎時入膠飴為佳，若脈浮緊無汗發熱者，不可與也。

（白虎加蒼朮湯）（一百十七）治溼溫多汗。

知母六兩　甘草炙二兩　石膏一斤　蒼朮三兩　粳米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八九分，去滓，取六分清汁，溫服。

（七味葱白湯）（一百十八）許仁則治傷寒，或因起動勞復，或因喫食稍多，皆成此候，若復甚者，一女寒初有此症，宜服此湯。

乾薑切三合　新豉中合綿裹　葱白連鬚者切半升　生姜切一合　麥門冬去心　乾地黃三兩

勞水四升以杓泮之一千遍，名曰勞水。

右七味用勞水煎之三分，減去滓，分二服，漸漸服取汗。

（增損四順湯）（一百十九）治少陰下利，手足冷無熱候者。

甘草二兩炙　人參二兩　龍骨二兩　黃連　乾姜炙一兩　附子一枚炮去皮臍

為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日三服，不差，復作甚良，若下利腹痛，加當歸二兩，嘔者加橘皮一兩。

（化斑湯）（一百二十）

人參半兩　石膏半兩　麥門冬　知母　甘草各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水一盞半，入糯米一合，煎至八分，取米熟為度，去滓溫服。

（官局桔梗湯）（一百二十一）治乾嘔。

桔梗　半夏　陳橘皮各一兩　枳實半兩

為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姜五片，煎七分服之。

（麻黃加朮湯）（一百二十二）治中溼。

麻黃一兩中去節湯泡　甘草半兩炙　桂枝一兩去皮　蒼朮半兩　杏仁三十五枚去皮尖

右剉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八分，溫服。

（竹皮大丸）（一百二十三）治虛煩。

生竹茹二分　石膏三分　桂心分一　甘草三分炙　白薇分一

右為細末，棗肉丸彈子大，米飲服一丸，日三夜一，有熱者倍白薇，煩喘者加枳實一分。

（古今錄驗橘皮湯）（一百二十四）療春冬傷寒，秋夏冷溼，欬嗽，喉中鳴聲，上氣不得下，頭痛方。

陳橘皮　紫菀　麻黃去節湯泡　杏仁去皮尖　當歸　桂心　甘草炙　黃芩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用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服。

（黃連橘皮湯）（一百二十五）治溫毒發斑。

黃連四兩去毛　陳橘皮去白　杏仁去皮尖　枳實炙　麻黃去節湯泡　葛根各二兩　厚朴去粗皮製　甘草各一兩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用水一小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服，下利當先止。

（麥門冬湯）（一百二十六）治勞氣欲絕。

麥門冬一兩去心　甘草炙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先用水二小盞，入粳米半合，煎令米熟去米，約得水一小盞半，入藥五錢，棗二枚，竹葉十五片，同煎至一盞，去滓溫服，不能服者，綿滴口中。

類證活人書卷第十九

此一卷論婦人傷寒。古人治病，先論其所主。男子調其氣，婦人調其血。血室不畜，則二氣和諧，血室凝結，水火相刑，傷寒氣口緊盛，即宜下。人迎緊盛，即宜汗。婦人左關浮緊不可下，當發其汗，以救其血室。榮衛得和，津液自通，浹然汗出而解。仲景云：婦人傷寒，經水適斷，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無犯胃氣者，胃不可下也。小柴胡湯主之。若行湯逆，則熱入胃，令津燥中焦，上焦不榮，成血結胸狀，須當針期門也。五行相尅以生，相扶以出。平居之日，水常養於木，水木相生，則榮養血室。血室不畜，脾無蘊積，脾無蘊積，則剛燥不生，剛燥既生，若犯胃氣，則晝夜譫語，喜忘，小腹滿，小便利，屬抵當湯證也。（傷寒胃實頭痛，宜下之。婦人熱入血室譫語者，不可下耳。）雖然，婦人先調血，此大略之詞耳。嬰之脈緊，無汗名傷寒，脈緩有汗為傷風，熱病脈洪大，中著脈細弱，其證一也。假如中暍用白虎，胃實用承氣，豈必調血而後行湯耶。仲景傷寒論所以不分婦人，良亦以此。學者皆可隨病於男子藥證中以意選用也。（若婦人傷寒，婦性剛強，慎不可行柱枝中夏梔仁鄭樂，小柴胡去半夏名黃芪湯，蓋為妊婦而去也。大抵產前先安胎，產後先補益，次服傷寒藥，若病稍退，則止藥，不可盡用。此為大法，黃帝問婦人產身，帝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亦無殞也，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衆其大半而止，過者死。）

〔婦人傷寒藥方〕

男子婦人傷寒，仲景治法別無異議，比見民間有婦人傷寒方書，稱仲景所撰，而王叔和為之序，以法

考之，間有可取，疑非古方也。特假聖人之名以信其說於天下。今取金匱玉函治婦人傷寒與俗方中可採者，列為一卷，雖不足以盡婦人傷寒之詳，並可於百問中參用也。

婦人傷寒發熱，經水適來，晝日明了，暮則譫語，如見鬼狀者，此為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二焦，宜小柴胡湯。（方見第十卷中。）

婦人傷風七八日，續得寒熱發作有時，經水適斷，此為熱入血室，其血必結，故使如瘧狀，宜以小柴胡湯服之。（方見第十卷中。）

婦人傷寒發熱惡寒，經水適來，得七八日，熱除，脈遲身涼和，胸脇下滿如結胸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也，當刺期門，隨其實而取之。（期門穴見第二卷中。）

婦人傷寒六七日，胃中有燥屎，大便難，煩躁譫語，目赤，毒氣閉塞不得流通，宜瀉心三黃湯。

蜀大黃　鼠尾黃芩　雞爪黃連各等分

右剉為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煎八分，去滓服，取微利。如目赤睛疼，加白茯苓、嫩竹葉，瀉肝餘之氣。

婦人傷寒發熱惡寒，四支拘急，口燥舌乾，經脈凝滯，不得往來，宜桂枝紅花湯。

桂心　芍藥　甘草炙各三兩　紅花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生姜四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服，良久再服，汗出而解。

（黃芩芍藥湯）治婦人傷寒，口燥咽乾，腹滿不思飲食。

黃芩　白芍藥　白朮　乾地黃各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寒則加生姜同煎服。

（柴胡當歸湯）婦人傷寒，喘急煩躁，或戰而作寒，陰陽俱虛不可下。

柴胡三兩　白朮二兩　人參　甘草炙　赤芍藥各一兩　五味子　木通各半兩　當歸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生姜四片，棗子二枚，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乾地黃湯）婦人傷寒差後，猶有餘熱不去，謂之遺熱。

乾地黃　大黃各一兩　黃連　黃芩各一兩　白芍藥　甘草各半兩炙　柴胡去苗

右剉為粗末，每服抄四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取涉利汗出解。

（燒裩灰）婦人傷寒未平復，因交合，裏急腰胯連腹內痛，名曰陰陽易。

男子裩襠燒灰

右一味，以水和服方寸匕，男子用婦人裩燒灰，小便利，陰頭腫即愈。

（青竹茹湯）婦人病未平復，因有所動，致熱氣上衝胸，手足拘急搐搦，如中風狀。

栝樓根無黃根者二兩　青竹茹刮中令淨竹者

右以水二升半煎取一升一合去滓分作二三次服。

（當歸白朮湯）婦人未平復因有所動小腹急痛腰胯疼四肢不任舉動無力熱發者。

白朮一分　當歸一分　桂枝一分去皮　附子一分生去皮破入片　生姜半兩　甘草一分炙　芍藥一分　人參一分　黃耆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三升煎取一升半去滓適口服一湯盞食頃再服溫覆微汗差。

（妊婦傷寒藥方）

妊婦傷寒仲景無治法用藥宜有避忌不可與尋常婦人一概治之也。

（加減四物湯）妊婦產前腹痛及治月事或多或少或前或後胎氣不安產後血塊不散或亡血過多或惡露不下宜此服之。

當歸切焙　川芎　熟乾地黃　白芍藥各一兩

右擣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取六分淸汁帶熱服日二三以知爲度若妊孕下血即入艾五七葉阿膠末一錢匕同煎服如前法疾勢甚大散藥不支以四味各半兩細剉以水四盞煎至二盞半去滓分四服熱喫食前服一日之中令盡以和爲度平常產乳服至三服止如虛弱血脈不調至一月止因虛致熱熱與血搏口舌乾渴欲飲水加栝樓一兩麥門冬三分腹中刺痛惡物不下加當歸芎藥各一分血崩加地黃蒲黃各一兩因熱生風加川芎一分柴胡半兩身熱煩躁頭昏項強加柴胡黃芩各半兩祕澁加大黃半兩桃仁一分炒滑瀉加桂附各一分發寒熱加乾姜牡丹皮芍藥各一分嘔加白朮人參各半兩腹脹加厚朴枳實各一分虛煩不得眠加竹葉人參各一分躁大渴加知母石膏各半兩水停心下微此逆加猪苓茯苓防己各一分虛寒狀類傷寒加人參柴胡防風各三分。

（阿膠散）妊婦傷寒安胎。

阿膠炒　桑寄生　吳白朮　人參　白茯苓各等分

右爲細末煎糯米飲調下二錢匕日進二服愈。

（白朮散）妊婦傷寒安胎。

白朮　黃芩各等分新瓦上重同炒香

右擣羅爲末每服三錢匕水一中盞生姜三片大棗一枚拍破同煎至七分溫服但覺頭疼發熱便可服三二服卽差唯四支厥冷陰證見者未可服。

（葱白湯）妊婦傷寒惜寒發熱當發其汗。

葱白十莖　生薑二兩切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盞煎至一盞連服取汗。

（蘇木湯）妊婦傷寒或中時行酒漸作寒振慄而悸或加嘔者。

赤芍藥　陳橘皮　黃芩　宜黃連　甘草炙　蘇木各一兩

右爲粗末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八分去滓溫服汗出差若胎不安兼服阿膠散。

（黃芪湯）妊婦寒熱頭疼嘿嘿不欲飲食脇下痛嘔逆痰氣及產後傷風熱入胞宮寒熱如瘧幷經水適來適斷病後勞復餘熱不解。

柴胡一兩　黃芩　人參　甘草炙各一分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一盞去滓溫服。

（柴胡石膏湯）妊婦傷暑頭痛惡寒身熱躁悶四支疼痛背項拘急脣口乾燥。

柴胡四兩　甘草二兩　石膏八兩

右爲粗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生姜五片煎至六分去滓溫服不拘時若氣虛體冷者加人參四兩。

（枳實散）妊婦傷寒四日至六日已來加心腹脹上氣渴不止食飲不多腰疼體重者。

枳實一兩麩炒黃　麥門冬半兩去心　陳橘皮三分湯浸去白瓤焙

右粗末每服三錢以水一中盞入生姜半分葱白七寸煎至六分去滓溫服。

（旋覆花湯）妊婦傷寒頭目旋疼壯熱心躁。

旋覆花半兩　白朮三分　前胡一兩去蘆　黃芩三分　人參三分去蘆

麻黃三分去根節用　赤芍藥半兩　石膏一兩　甘草半兩炙赤

右擣爲粗末每服四錢用水一盞半入生姜半分煎至六分去柤服。

（麥門冬湯）妊婦傷寒壯熱嘔逆頭疼不思飲食胎氣不安者宜此主之。

人參一兩　石膏一兩　前胡三分　黃芩三分　葛根半兩　麥門冬半兩去心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入生姜四片棗子二枚淡竹葉一分煎至八分去滓溫服。

（梔子大青湯）妊婦發斑變爲黑色。

升麻　梔子仁各二兩　大青　杏仁去皮尖　黃芩各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細切葱白三寸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蘆根湯）千金妊娠頭痛壯熱心煩嘔吐不下食。

知母四兩　青竹茹三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小盞半入生蘆根一握粳米一撮煎至一盞去柤服盡更作差止。

（塗脚法）治妊娠遭時疾令子不落。

取竈中黃土水和塗乾復塗之一方酒和塗方五寸又泔淸和塗之並佳。

（葱白豉湯）治妊娠熱病。

葱白二兩半　豉半升

右以水三升煎取一升分二服取汗。

（葱白一物湯）

葱白一把，水一升，煮令熟，服之取汗，食令盡，亦主安胎。若胎已死者，須臾即胎出也。

（伏龍肝散）

用伏龍肝雞子許，水調服之。（伏龍肝即竈下黃土是也。）

（葛根一物飲）治熱煩悶。

葛根汁，每服一小盞，如人行五里進一服。無生葛，用乾葛㕮咀煎濃汁服。

（梔子五物湯）廣濟療妊娠傷寒頭痛壯熱。

梔子　前胡　知母各二兩　黃芩一兩　白石膏四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用水一小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服。

（前胡七物湯）治妊娠傷寒頭痛，支節痛，壯熱。

前胡　知母　梔子仁各二兩　石膏四兩　大青　黃芩各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匕，水一盞半，入葱白三莖，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升麻六物湯）急救療妊娠七月傷寒，壯熱，亦斑變黑，瘀血。

升麻　梔子仁各二兩　大青　杏仁去皮尖　黃芩各一兩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入葱白三莖，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產後藥方）

（陽旦湯）治婦人產後傷風，十數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堅，乾嘔汗出，宜用陽旦湯。（方見第十卷中）

療婦人產後血虛多汗，喜中風，身體強直，口噤，背反強，作痙治之。（法見第六卷第五十問中。）

（又方）用荊芥末三錢，溫酒調下，不瘥再服。

治婦人產後亡津液，大便多祕，或譫言煩躁，不可用湯液，宜神功丸，用薯蕷湯吞下。

（桂心牡蠣湯）婦人產後頭疼，身體發熱，兼治腹內拘急疼痛。

桂心三兩　牡蠣煅　白芍藥　乾地黃各五兩　黃芩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蜀漆湯）治婦人產後寒熱往來，心胸煩滿，骨節疼痛，及頭疼，壯熱，日晡加甚，又如瘧狀。

蜀漆葉一兩　黃芪五兩　桂心　甘草炙　黃芩各一兩　知母　芍藥各二兩　生地黃一斤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用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增損柴胡湯）婦人產後虛羸，發寒熱，飲食少，腹脹等疾。

柴胡三兩　人參　甘草炙　半夏湯洗　白芍藥　陳橘皮　川芎各三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抄五錢匕，以水一大盞，生姜三片，棗子一枚，煎至七分，去滓，食後溫服，日三服。

（竹葉防風湯）婦人產後，傷風發熱，面赤喘而頭疼者。

竹葉半把　葛根一兩半　防風　桔梗　桂枝去皮　人參　甘草炙各半兩

右為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姜三片，棗子一枚，煎至八分，去滓溫服，使汗出，頸項強，用附子炮去皮臍，剉如豆大，抄一大錢同煎，喘，加半夏一錢。

（三物黃芩湯）治婦人草蓐中傷風，四支苦煩熱，頭疼，與小柴胡湯，頭不疼但煩，宜用此服之。

黃芩半兩　苦參一兩　乾地黃二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八分服之。

治婦人產後亡血汗多，故令戀冒，其脈微弱，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冒家欲解，必大汗出，以血虛下厥，孤陽上出，故但頭汗出，所以產婦喜汗出者，亡陰，血虛陽氣獨盛，故當汗出，陰陽乃復，所以便收者，嘔不能食也，宜小柴胡湯主之。

（乾薑柴胡湯）治婦人傷寒，經脈方來初斷，寒熱如瘧，狂言見鬼者。

柴胡四兩去蘆　栝樓根二兩　桂枝一兩半　牡蠣一兩熟　乾薑一兩　甘草炙一兩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煎至七分，去滓溫服，初服微煩，再服汗出而愈。

（海蛤散）治婦人傷寒血結胸膈，揉而痛不可撫近。（婦人血結胸，法當刺期門，仲景無藥方治法，此方疑非仲景，然其冒須有理，姑存焉。）

海蛤　滑石　甘草各一兩炙　芒硝半兩

右搗羅為散，每服二錢，雞子清調下，小腸通利，則胸膈血散，膽中血聚，則小腸壅，小腸既壅，膽中血不流行，宜此方，小便利，血數行，宜桂枝紅花湯發其汗則愈。

類證活人書卷第二十

此一卷論小兒傷寒，小兒大人，治法一般，但小分劑，藥性差涼耳。尋常風壅發熱，鼻涕痰嗽煩渴，惺惺散主之。咽喉不利，痰實咳嗽，鼠粘子湯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黃赤，腹中有熱，四順散連翹飲主之。黃丸主之。頭額身體溫熱，大便白而酸臭者，胃中有食積，雙丸主之。小兒無異疾，唯飲食過度，不能自節，心腹脹滿，身熱頭痛，此雙丸悉治之。小兒身體潮熱，頭目碎痛，心神煩躁，小便赤，大便祕，此熱劇也，洗心散調胃承氣湯主之。頭疼發熱而假人惡寒者，此傷寒證也，升麻湯主之。無汗者，麻黃黃芩湯，有汗者，升麻黃芩湯，皆要藥也。小兒尋常不可過當服涼藥，胃冷蟲動，其證與驚相類，醫人不能辨，往往復進驚藥，如腦射之類，遂發吐，胃虛而成慢驚者多矣。小兒須有熱證，方可踈轉，仍慎用丸子藥利之，當以大黃川芎等㕮咀作湯液，以湯滌蘊熱，蓋丸子巴豆乃攻食積耳。

（洗心散）治遍身壯熱，頭目碎痛，背膊拘急，大熱衝上，口苦脣焦，夜臥舌乾，咽喉腫痛，涕唾稠粘，痰壅喘，食不進，心神躁熱，眼澁睛疼，傷寒鼻塞，四支沉重，語聲不出，百骨節痛，大小便不利，麻豆瘡時行溫疫，狂語多渴，及小兒天弔風，夜驚，並宜服之。

當歸四兩炒　芍藥四兩產後用　甘草四兩炙　荊芥四兩　白朮一兩炒　麻黃四兩去節炒　大黃四兩以米泔水浸一炊間，漉出令乾慢炒熟。

右搗羅爲細末。每服抄二錢。水一盞。入姜一片。薄荷二葉。同煎至八分。放溫和滓服了。仰臥。仍去枕少時。如五臟壅實。煎四五錢匕。若嬰滯轉則熱服。

(惺惺散)治小兒風熱及傷寒時氣。瘧瘧發熱。

桔梗　細辛　人參　白朮　栝樓根　甘草炙　白茯苓　川芎各等分

右搗羅爲末。每服二錢。用水一盞。生姜二片。薄荷二葉。同煎七分服。三歲已下作四五服。五歲已上分二服。凡小兒發熱。不問傷風風熱。先與此散數服。往往輒愈。

(四順散)解大人小兒膈熱。退壅盛。涼心經。

大黃濃煮　甘草炙　當歸洗　芍藥

右各等分爲細末。每服二錢。以水一盞。薄荷二葉。煎至七分溫服。小兒量歲數與之。

(麻黃黃芩湯)小兒傷寒無汗。頭疼發熱惡寒。

麻黃去節一兩　黃芩　赤芍藥各半兩　甘草炙　桂枝去皮各一分

右搗羅爲細末。每服二錢。漿水調下。日三服。發治天行熱氣。生豌豆瘡不快。煩躁昏潰。或出尙身疼熱者。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傷風有汗。頭疼發熱惡寒。

升麻　葛根　黃芩　芍藥各三錢　甘草一錢半炙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二錢。以水一中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若時行瘡豆出不快。煩躁不眠者。加木香一錢五分。

(甘蔗飲子)治胃中客熱口臭。不思飲食。或饑煩不欲食。齒龈腫疼。膽血舌口咽中有瘡。赤眼目瞼重不欲開。瘡疹已發未發。並宜服。

熟乾地黃　生乾地黃　天門冬　麥門冬並去心焙　枇杷葉去毛　枳殼麩炒去穰　黃芩　石斛去苗　山茵蔯　甘草炙各等分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溫服。食後臨臥。

(雙丸)治小兒身熱頭痛。飲食不消。腹脹滿。或心腹疼痛。大小便不利。或下重數起。未差可再服。小兒蒸候哺食減少。氣息不快。夜啼不眠。是腹內不調。並宜用此丸下之。

甘遂中兩半　朱砂一錢半別研　麥門冬二兩半去心　棗核去仁別研四兩半　牡蠣二兩煅　甘草一兩一分炙

巴豆六十枚去皮心膜研。新布絞去油。日中曬之。白如霜者。

右麥門冬甘草甘遂牡蠣四味爲細末。入巴豆朱砂棗仁合和。搗二千杵。更入少蜜搗和。極熟旋丸。半歲兒服如荏子大一雙。一歲兒服如半麻子大分爲一雙服。如二歲麻子大一枚分一雙。三四歲者服如麻子大二丸。五六歲者服如大麻子大二丸。七八歲者如小豆大二丸。十歲微大於小豆二丸。常以雞鳴時服。如至日出時不下者。熱粥飲服數合投之。即下藥丸。皆雙出也。下利甚者。濃煎冷粥飲之便止。

(石膏麻桂湯)治小兒傷寒未發熱。咳嗽。頭面赤。

麻黃一兩去節湯泡　甘草半兩炙　石膏半兩　芍藥半兩　桂心分一　黃芩一兩　杏仁十枚去皮尖

右七味爲散。每服二錢。水一中盞。入生姜二片。煎半盞。去滓服。兒若甚小。以意增減之。

(連翹飲)治小兒一切熱。

連翹　防風　甘草　山梔子各等分

右件搗羅爲末。每服二錢。水一中盞。煎七分溫服。

(麥門冬湯)治少小未滿百日。傷寒鼻衄。身熱嘔逆。

麥門冬三分去心　石膏　寒水石　甘草各半兩炙　桂心三錢半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

(十物升麻湯)治小兒傷寒。變熱毒病。身熱面赤。口燥心煩。堅急。大小便不利。或口瘡。或因壯熱。便四支攣掣。狂仍作癇疾時發時醒。醒後身熱如火者。

升麻　白微　麻黃去根節　□□　柴胡　甘草各半兩炙　黃芩一兩　朴消　大黃　鈎藤各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去滓下硝。再煎化。溫服。

(六物黃芩湯)治少小腹大。短氣。熱有進退。食不安。穀爲之不化。

黃芩　大青　甘草炙　麥門冬　石膏各半兩　桂心三錢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煎七分溫服。

(五物人參飲)治小兒天行壯熱。欬嗽心腹脹滿。

人參　甘草各半兩炙　麥門冬一兩去心　生地黃一兩半。如無貝母。用生乾地半兩　朴消　大黃　鈎藤各一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茅根半握。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治小兒八物麥門冬飲。

麥門冬三兩去心　甘草炙　人參各一分　紫菀　升麻各二兩　貝母半分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三錢。水一盞。入茅根半握。煎至七分。去滓溫服。

(狼葉飲)治小兒天行五日以後。熱不歇者。

狼葉半兩　麻黃半兩去根節　豉一合　葱白切一合

右件共童子小便二盞。煎至一盞。去滓。分二服。

類證活人書卷第二十一

此一卷論小兒瘡疹、瘡疹與傷寒相類。頭疼身熱、足冷脈數、疑似之間、只與升麻湯、緣升麻湯解肌、象治瘡子已發未發、皆可服。但不可踈轉。此爲大戒。傷寒身熱、固不可下、瘡疹發熱在表、尤不可轉。世人不學、乃云初覺以藥利之、宣其毒也。誤矣。又云瘡豆已出不可踈轉、出得已定、或膿血大盛、卻用踈利、亦非也。大抵瘡疹首尾皆不可下。小兒身熱耳冷尻冷、咳嗽、輒用利藥、卽毒氣入裏殺人。但與化毒湯、紫草木通湯、鼠粘子湯、出得大盛、卽用犀角地黃湯解之。若瘡豆出不快、煩躁不得眠者、水解散、麻黃黃芩湯、升麻黃芩湯、活血散主之。黑瘡倒厥、猪尾膏、無比散、龍腦膏子、無不驗也。若熱毒攻咽喉痛、如聖湯、瘡豆入眼、決明散、撥雲散、蜜蒙花散、通聖散、蛤粉散主之。治瘡疹法、無出此矣。

(升麻湯)治傷寒中風頭痛、增寒壯熱、支體痛、發熱、畏寒、鼻乾不得睡、兼治小兒大人瘡疹已發未發、皆可服。兼治寒暄不時、人多疾疫、乍暖脫着、及暴熱之次、忽變陰寒、身體疼痛、頭重如石。本方四味見雜方第十六卷中。

(犀角地黃湯)治傷寒及溫病、應發汗而不發汗、內有瘀血者、及鼻衄吐血不盡、內有餘瘀血、面黃大便黑者。此方主消化瘀血、兼治瘡疹、出得太盛、以此方解之。本方四味、方在雜方第十八卷中。

(麻黃黃芩湯)治小兒天行熱氣、生豌豆瘡不快、煩躁昏憒、或出尙身疼熱者。本方五味、在小兒方第二十卷中。

(升麻黃芩湯)治小兒時行瘡豆出不快、煩躁不眠、加木香一錢五分。本方五味、在小兒方第二十卷中。

(化毒湯)治小兒瘡豆已出未出並皆服之。

紫草嫩者、　升麻　甘草炙、各半兩。

右剉如麻豆大、以水二盞、糯米五十粒、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紫草木通湯)治小兒瘡疹。

紫草去蘆、　木通　人參　茯苓去皮、　糯米各卅粒、　甘草半生之。

右剉如麻豆大、每服四錢匕、以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去滓溫服。

(鼠粘子湯)治疹豆欲出未能得透皮膚、熱氣攻咽喉、眼赤心煩者。

鼠粘子四兩炒香、　甘草一兩炙、　防風半兩、　荊芥穗二兩。

右㕮羅爲末、每服二錢、沸湯點服、食後臨臥、逐日三服、大利咽膈、化痰涎止嗽、若春冬間、常服免生瘡癤、老幼皆宜服。

(水解散)治天行頭痛、壯熱一二日、象治疱瘡未出、煩躁、或出尙身體發熱。

大黃　黃芩　桂心　甘草炙、　芍藥各二兩、　麻黃四兩去節泡煮浮沫。

右㕮羅爲末、患者以生熟湯浴訖、以煖水調下二錢、相次二服、得汗利便差、頭實人服二方寸匕、此調風實之人、三伏中宜用、若去大黃、卽春夏通用。

(活血散)治瘡子或出不快。

用白芍藥末一錢、酒調、如欲止痛、用溫熟水調下。

(猪尾膏)治瘡子倒厥。

用小猪兒尾尖、刺血一兩點、入生腦子少許同研、新水調下、立効。

(無比散)治瘡疹惡候不快、及黑瘡子、應一切惡候。

牛黃　麝香　龍腦　脂粉各一分研細、　朱砂一兩、先研如粉。

右爲極細、如有患者、小兒一字、大人半錢、水銀少許、同小猪尾上血三兩滴、新汲水少許、同調服、先寧穩得睡、然後取轉下如爛魚腸、蒲桃穗之類、涎臭惡物便安。小兒用蝟汁滴尤妙。

(龍腦膏子)治時疾發豌豆瘡、及赤瘡子未透、心煩狂躁、氣喘妄語、或見鬼神、或已發而陷伏、皆宜速治、不爾毒入臟必死。

生龍腦一錢。

右細研、旋滴猪心血和丸、雞頭肉大、每服一丸、心煩狂躁者、用紫草湯化下、若瘡子陷伏者、用溫酒化下、少時心神便定、得睡、瘡疹發透、依常將息也。

(如聖湯)治小兒瘡疹毒攻咽喉腫痛。

桔梗一兩、　牛蒡子炒一兩、　甘草生一兩、　麥門冬去心半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湯點、煎細呷服、入竹葉煎服尤妙。

(決明散)治瘜痘瘡入眼。

決明子一分　瓜蔞根半分　赤芍藥一分　甘草炙一分

右擣羅爲末。每服半錢。蜜水調下。日進三服。

(橘蠹散)治瘜痘瘡入眼及生翳。

桑螵蛸真者一兩炙　皆焙細研

右擣羅爲細末。入麝香少許。令勻。每服二錢。生米泔調下。臨臥服之。

(蜜蒙花散)治瘜痘瘡。幷諸毒氣入眼。

蜜蒙花一錢半　青葙子　決明子　車前子各半錢

右爲細末。用羊肝一片。破開。作三片。摻藥令勻。卻合作一片。以溼紙七重裹。煨灰火中。煨熟。空心食。

(通聖散)治瘜痘瘡入眼及生翳。

白菊花一兩。如無。則甘菊花代之。然不如白菊　蔻豆皮　穀精草去根。各一兩

右擣羅爲末。每服用一大錢。乾柿一個。生粟米泔一盞。共一處。煎候米泔盡。只將乾柿去核喫之。不拘時候。一日可喫三枚。日淺者五七日可効。遠者半月餘矣。

(蛤粉散)治小兒瘡子入眼。

穀精草　蛤粉各等分

右爲末。每服一錢匕。豬肝二兩許。批開摻藥卷了。青竹葉裹。麻線繫定。水一椀。煮令熟。入攻口麵餅內熏眼。候溫取食。日作。不過十日退。

類證活人書卷第二十二

無閡居士李子建撰　新安師古吳勉學校

傷寒十勸

(一)傷寒頭疼又身熱。便是陽證。不可服熱藥。

傷寒傳三陰三陽。共六經。內太陰病頭不疼身不熱。少陰病有反發熱無熱。故知頭疼又身熱。卽是陽證。若投熱藥必不救。

(二)傷寒當直攻毒氣。不可補益。

邪氣在經絡中。若隨證早攻之。只三四日痊安。醫者乃妄謂先須正氣。卻行補益。使毒氣流熾。致殺人。

(三)傷寒不思飲食。不可服溫脾藥。

傷寒不思飲食。自是常事。終無餓死之理。如理中圓之類。亦不可輕服。若陽病服之。致熱氣增重。或致不救。

(四)傷寒腹痛亦有熱證。不可服溫暖藥。

難經云。痛爲實。故仲景論腹滿時痛之證。有曰痛甚者加大黃。夫痛甚而反加大黃。蓋可見也。惟身冷脈遲而腹痛者。方是陰證。須消息之。每見醫者。多緣腹痛便投熱藥而致殺人也。

(五)傷寒自利。當看陰陽證。不可例服補暖及止瀉。自利惟身不熱。手足溫者。屬太陰。身冷四逆者。屬少陰厥陰外。其餘身熱下利。皆是陽證。當隨證次中景法治之。每見醫者。多緣下利便投暖藥及止瀉藥而殺人。

(六)傷寒胸脇痛及腹脹滿。不可妄用艾灸。

常見村落間有此證。無藥便用艾灸。多致毒氣隨火而燥。膨脹發喘而死。不知胸脇痛。自屬少陽。腹膨脹自屬太陰也。此外惟陰證乃可灸耳。

(七)傷寒手足厥冷。當看陰陽。不可一例作陰證治。有陰厥。有陽厥。醫者少能分辯。陽厥而投熱藥。殺人速於用刃。蓋陽病不至於極熱。不能發厥。仲景所謂熱深者厥深也。熱深而更與熱藥。寧復有活之理。但看初得病而身熱。至三日以後。熱氣已深。大便祕。小便赤。或譫語昏憒。及別有熱證而反發厥者。必是陽證也。宜急用承氣湯下之。若初得病身不熱。大便不祕。自引衣蓋身。或下利。或小便數。不見熱證而厥逆者。即是陰厥也。方可用四逆湯之類。二厥所以使人疑者。緣脈皆沉。然陽厥脈沉而滑。陰厥脈沉而弱。又陽厥時復指爪却溫。陰厥常冷。此爲可別也。

(八)傷寒已在裏。即不可輕用藥發汗。

傷寒證須看表裏。如發熱惡寒則是在表。正宜發汗。如不惡寒反惡熱。則是裏證。若醫者一例發汗。則所出之汗。不是邪氣。皆是眞氣。邪氣未除。而正氣先泄。死者多矣。又半在裏半在裏之證。不惟皆不可下。仍亦皆不可汗。但當隨證而治之可也。

(九)傷寒飲水爲欲意。不可令病人恣飲過度。

病人大渴。當與之水以消熱氣。故仲景□□□□欲意。人見此說。遂令病人縱飲。□□□□□□□故逆爲下利。爲脹。爲悸。爲水結。爲□□□□□矣。且如病人欲飲一椀。只可半椀之□□□□□□爲善也。

(十)傷寒初差。不可過飽及勞動。或食羊肉、及行房事與食豬骨汁、并飲酒。

病方愈。脾胃尚弱。食而過飽。不能消化。病即再發。謂之食復。病方愈。氣血尚虛。勞動太早。病亦再發。謂之勞復。又傷寒食羊肉。行房事。並死。食豬骨汁酒者。再病之也。

予每念父祖俱死於傷寒。乃取仲景所著。深釋熱研。八年之後。始大通悟。陰陽經絡。病證藥性。俱了然於胸中。緣比年江淮之民。冒寒避寇。得此疾者頗衆。爰依仲景法隨證而施之藥。所活不啻數百人。仍知傷寒本無惡證。皆是妄投藥劑所致。因追悼父祖之命。皆爲庸醫所殺。而又歎人無間於貧富貴賤。於此不能自曉。則輕付一命於庸工之手也。今輙摭其流傳多誤有害於命者。略開其說。目曰傷寒十勸。其言不欲成文。冀人易曉而以爲深戒云。

宋徽宗聖濟經

吳禔注

刻聖濟經敍

聖濟經十卷、宋徽宗御製、其注題曰、辟雍生吳禔注、經則宋史藝文志、直齋書錄解題、昭德郡齋讀書志、文獻通考、明文淵閣書目、皆著於錄、注則惟見於書錄解題、數百年來、流傳絕罕、四庫未收、阮文達亦未進呈、至常熟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吳禔仕履無考、據書錄解題知爲兩廣邵武人、據結銜知爲太學生而已、徽宗自矜其書謂可以躋斯民於仁壽、廣黃帝氏之傳、於聖濟總錄序亦諄諄言之、蓋以此書爲經、總錄爲傳、其意可見也、政和八年五月十一日頒之天下學宮、後尤從臣之請、敕內外學校課試命題、九月二十四日又從大司成李邦彥之請、選博士與內經道德經並講、趙希弁讀書附志言之頗詳、今觀其書、探五行之蹟、明六氣之化、文淺而意深、言近而旨遠、可爲讀素問之塔梯、視南宋以後諸家、偏辭曲說、相去不霄壤、雖序稱黃帝親事廣成子於法宮、妄信左道、讕言、而十篇之中、固皆言之成理、無邪說存乎其間也、昔人譏使陳後隋煬與文士爭衡、亦當不落人後、愚謂徽宗以天下爲兒戲、自取敗亡、然于岐黃家言、實能深造自得、其敕定之證類本草、聖濟總錄、至今亦奉爲圭臬、苟使身爲醫士、與同時諸人較長絜短、豈在朱版許叔微下乎、然後知有斯民之責者、當以進賢退不肖爲急務、而非私恩小惠所得與焉、

光緒十三年歲在疊梧大荒獻、中秋前五日、歸安陸心源敍、

宋徽宗御製聖濟經序

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不明乎道、未有能已人之疾者、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五行更王更廢更相、人生其間、繇於陰陽、復於四時、制於五行、平則爲福、有餘則爲禍、淫則爲疾、惟非數之能攝、而獨立於萬形之上、非物之所能制、而周行於萬有之內、爲能以道御時、以神用數、形全精復、與天地爲一、昔者黃帝氏、蓋體神而明乎道者也、問道於廣成、見大塊於具茨、而自親事於法宮之中、垂衣裳、作書契、造甲子、定律歷、所以成天下之亹亹者、雖若風后力牧、常先大鴻、恭分承教之不暇、而不可跂及、然且嘆世德之下衰、憫斯民之散朴、上悖日月之明、下鑿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至於逐妄耗眞、付不終其天年、而中道以夭、乃詢岐伯、作爲內經、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言與典墳相爲表裏、而世莫得其傳、至號爲醫者流、此與謂易爲卜筮者何異、朕甚悼之、自繼述以來、兢兢業業、夙夜不敢康、萬機之餘、紬繹訪問、務法上古、探天人之蹟、原性命之理、明桑衛之清濁、究七八之盛衰、辨逆順、鑒盈虛、爲書十篇、凡四十二章、名之曰聖濟經、使上士聞之、意契而道存、中士致之、自華而撫實、可以養生、可以立命、可以躋一世之民於仁壽之域、用廣黃帝氏之傳、豈不美哉、嗚呼、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陰陽之寇、外傷其形、有如此者、意傷於憂悲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攣、魄傷於喜樂而皮槁、志傷於恚怒而不能俛仰、情傷之感、內傷其眞、有如此者、積虧成損、積損成衰、患固多藏於細微、而發於人之

朋忽。蓋止於跌蕩而損在於尾閭。戒之慎之。疾成而後藥。神悟不可爲也。若乃推行道術。輔正而去邪。立學建宮。多士而教養。廣無告。救病苦。而墮其亡效。則布之政令。載在有司。此不復敍。

宋徽宗聖濟經目錄

因時隨節章　闕本金沖章　明廣慎微章
卷之七　守機篇
通期時數章　知極守一章　治先求形章　推原宗本章
卷之八　衛生篇
神宮通理章　榮衛行流章　存神馭氣章
卷之九　藥理篇
致經式訓章　制字名物章　權通意使章　名定實辨章
卷之十　審劑篇
氣味委和章　表裏深明章　致用協宜章

宋徽宗聖濟經目錄

卷之一　體眞篇
陰陽適平章　精神內守章　氣形充符章　飲和食德章　頤神協序章
通術循理章
卷之二　化原篇
孕元立本章　凝形殊稟章　氣質生成章　藏眞賦序章　扶眞繫正章
和調滋育章
卷之三　慈幼篇
保衛嬰育章　乳哺襁褓章　形氣變成章　稽原疾證章
卷之四　遠道篇
洞化知體章　察色精微章　持脈虛靜章　候氣守經章
卷之五　五紀篇
理貫三才章　循常施化章　形精乎離章　政治權衡章　生氣資治章
卷之六　食頤篇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一

宋　詳產　吳　謙　註

體眞篇

天地之所以造物、與物之所以受命者、有至眞存焉。致精卽誠、而天下之純粹在是矣。

陰陽適平章第一

天地設位、妙功用於乾坤。日月著明、托陰陽於離坎。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一晦一明、相盪而成晝夜。天位乎上、地位乎下、天地之設位也。天地設位特其體爾。其功用則妙諸乾坤。日顯乎晝、月顯乎夜、日月之著明也。日月著明特其象爾。其精神則托諸離坎。乾、陽物也、坤、陰物也。乾合德而天地之功用在焉。離、南方之卦、神之舍也。坎、北方之卦、精之府也。離坎致用而日月之精神在焉。天降地升、二氣相推而成寒暑、日顯月晦、往來相盪而成晝夜。寒暑晝夜之不窮、則以天地日月機緘之不已也。性有燥濕、材有剛柔、形有強弱、數有奇耦。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變化以兆、浮游於太虛之中、孰能遁其變篇乎。

乾坤致用、離坎推遷、則陰陽二氣周布於宇宙之內。炎者燥、潤者濕、是其性也。健者剛、順者柔、是其材也。左右之強弱、是其形也。一二之奇耦、是其數也。肅肅之陰出乎天、赫赫之陽發乎地。兩者交通、合爲

太和相因而爲氣相顯而爲氣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變化既兆則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自有心以至於無心莫不繇此矣則浮游於太虛之中又孰能遁其氣之蘊蓄乎得於所性而周徧成若人爲偏焉是故或上或下俛仰得之或慘或舒喜怒得之或往或來屈伸得之或啓或閉呼吸得之以至一動靜一方圓五藏六府賅而存焉脈有尺寸上下以別氣有吹噓清濁以分或養形以全生或受中以立命左右縱橫取足於身未有偏勝獨隆而底於安平者也

物成窈窕於天地而人獨得其正得於所性而無不備焉故也或上或下天地之位也而人之俛仰得之或慘或舒陰陽之情也而人之喜怒得之或往或來日月之運也而人之屈伸得之或啓或閉呼吸之變也而人之呼吸得之以至一動一靜之用一方一圓之體而人之五藏六府賅而存焉脈有尺寸三部之兩端也主一身以別上下氣有吹噓六氣之屬肝腎也有寒溫以分清濁形全則神全故養形足以全生得中則制命故受中足以立命左右手足以考陰陽強弱之宜縱橫運掌以得天地錯綜之數蓋不離一身之間而天地陰陽日月四時之理或寓不有過而有餘不有不及而不足殆將抱中和之理適中和之氣無偏勝獨隆而底於安平者也

覺此而冥焉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分陰陽於兩儀飲食有節起居有常豐其源而嗇出復其本而固存吸新吐故以煉藏厚意積精以適神消息盈虛輔其自然保其委和合彼大和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

覺此而冥焉者以道心觀也故合陰陽於一德知此而辨焉者以人心觀也故分陰陽於兩儀二者雖異未嘗獨隆知二氣之不可以闕一也無過以貽五宮之傷無多以致血氣之走此飲食之有節也發陳華秀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與雞俱興閉藏之時早臥晚起此起居之有常也豐其源而嗇出者蓄精也復其本而固存者守一也吸新吐故以煉藏者調氣也專意積精以適神者馭神也消息盈虛因陰陽之自然未嘗生而助長在人者是謂委和在天者是謂大和和同天人之際而使之無間則保其委和合彼大和又豈弊弊然以人助天哉以人助天去本遠矣

味者方且以陰虛陽實欲致其實陰乏陽饒欲致其饒於是自謂吾能煉陰歸陽卻老而全形壽敵天地無有終時殊不知獨陽不生獨陰不成

凡此言陰陽不可以偏養也陽實而明陰虛而暗若天之日月是也故陰虛陽實陽道常饒陰道常乏若卦之九六是也故陰乏陽饒味者以其陰虛陽實方且欲致其實則是此陽也以其陰乏陽饒方且欲致其饒則是勝陰也而曰吾能煉陰歸陽夫煉陰歸陽是亦此陽而勝陰也方且究疾之不暇必欲卻老而全形壽敵天地無有終時其可得哉又安知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謂疾乎

風火之類陽化氣也寒濕之類陰化氣也陽勝則振拉摧拔炎烈沸騰故其動掉眩瘋疾炎灼妄擾陰勝則冰雪霜雹雰霧飄驟故其動漂泄沃涌濡積并稿天地之氣弗得其平猶有愆伏之患人而并此可乎故曰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

凡此皆言陰陽不可以偏勝也厥陰二火於時爲陽是爲陽化氣也濕土寒水於時爲陰是爲陰化氣也嘗乎陽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發生之紀振拉摧拔其動掉眩瘋疾當赫曦之紀炎烈沸騰其動炎灼妄擾嘗乎陰者不可以偏勝偏勝則當流衍之紀冰雪霜雹其動漂泄沃涌當敦阜之紀震驚飄驟其動漂濡積并稿彼陰陽二氣勿得其平其爲愆伏猶且如此又況人稟陰陽以爲生庸可偏陰偏陽而失其和乎生氣通天論曰陰不勝陽則脈流薄疾并乃狂此偏乎陽也又曰陽不勝陰則五藏氣爭九竅不通此偏乎陰也由是言之在人之陰陽尤不可不致其和也可知矣莊周言人大窮邪戾於陽大怒邪戾於陰陰陽并戾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者凡以此也

昔之聖人原微鍼灸焫必辨南北之方宜論可下可汗必明地理之高下其審陰陽如此則和養之術朝夕所從事者宜如何哉

異法方宜論曰南方者其治宜微鍼故九鍼者亦從南方來北方者其治宜灸焫故灸焫者亦從北方來是以聖人原微鍼灸焫必辨南北之方宜五常政大論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故適寒涼者服之溫熱者藉也下之則脈已汗之則藉已是以論可下可汗必明地理之高下聖人於高下南北其審陰陽如此則人之所以和神養生之術可弗知陰陽適平之義哉

精神內守章第二

天一而地二北辨而南交精神之運已行矣擬之於象則水火也發之於卦則坎離也兩者相須彌滿六合物物得之況於人乎

陰陽錄判精神生焉一二其數也是爲五數之始南北其方也是爲五方之經五行兆化水火其象也八卦相盪坎離其用也故天一地二精神之數在焉北辨南交精神之方定焉擬精神於五行則水火是也發精神於八卦則坎離是也方其一二相推南北相通水火相濟坎離相感致其功用於六合之內凡有形有色有實有力有消有息者無不得之而況於人乎故水寓於腎在人爲精火寓於心在人爲神精神既合而人之性命於是乎在矣

蓋精神生於道者也陰陽造化之機在是矣然精全則神王精耗則神衰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故其爲物也不貳則其生物也不測以精集神而神於是乎可保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深於道者能之

德經曰道生一一生二此精神所以生於道也莊周曰精神四遠並流無所不極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爲象此陰陽造化之機所以有在是也神緣精而寓之精挈神而止之故精全則神王精耗則神衰以陰陽言之則精陰也神陽也合陽者必有陰以夫婦言之則精夫道也神婦道也配夫者必有婦故惟天下之至精爲能合天下之至神不貳者精也不測者神也以天地言之其爲天地也不貳而精則其變化闔闢將不測而神矣以在人言之其爲人也不貳而精則其動作云爲亦將不測而神矣故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火緣薪而燒薪盡則火亦滅故以精集神則神於是乎可保神

者形之主形者神之宮故以神使形而形於是乎可踐凡若是者自非明乎精神所生之道豈能運精神如此哉

夫何故精太用則竭其屬在腎專以嗇之可也神太用則勞其藏在心靜以養之可也唯靜專然後可以內守

神用而不已則勞故精太用則竭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故神太用則勞唯精不可以太用故其屬在腎而腎以慄爲事於此專以嗇之可也唯神不可以太用故其藏在心而心以定而應於此靜以養之可也唯靜能有所嗇唯專能有所養以之內守於是爲至

蓋疑於太一者無非水也蒸爲雲雨滿爲淵泉浚其本而正固之則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應於次二者無非火也擊石而光發鑽木而烟飛傳其薪而更續之則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自迹觀之疑若判矣要其功用之所歸則相逮而爲既濟

水火得陰陽之正殆無往而不存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疑於太一者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次二者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滿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而光發求於木則鑽之而烟飛成有在也浚其本而正固之傳其薪而更續之者人之爲也派雖逝矣所以在源者常存此水之自然者不與派俱逝也緣雖盡矣所以在性者不滅此火之自然者不與緣俱盡也天一生水在人爲精人之稟精者何以異於水乎地二生火在人爲神人之稟神者何以異於火乎自迹觀之疑夫水火相射精神異用而不相同矣要其功用則水火相逮精神竝流乃所以生變化無窮也既濟之卦水在火上剛柔匹而位當不獨交者亨辨者亦亨將濟萬物而物無不濟也伏讀聖經神宮通理章曰祭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榮衛行流章曰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存神凝氣章曰交遘坎離濟用水火與此所謂相逮而爲既濟者其致一也蓋嘗論之天爲陽地爲陰昔人有言曰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四萬二千里而上爲陽位四萬二千里而下爲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爲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爲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謂之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冬至之後陽發乎地一氣上升七千里至六氣則上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爲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爲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後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則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爲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爲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迭運如環無端是以古者脩真之士於此取法焉以人之一身腎藏精而處下心藏神而處上心腎相去八寸四分八萬四千里之比也因腎而升氣因心而降液陽發於地陰出於天之比也自子以後氣升自腎至卯而及肝春分之比也自午以後液降自心至酉而及肺秋分之比也古之人全其形生而不敝者得此而能以時調之爾蓋腎之屬水也心之屬火也水不逮火則心何以能降液卽心降液則若陽升極而後肅肅者出焉也火不逮水則腎何以能升氣卽腎升氣則若陰降極而後赫赫者發焉也心降液液中有眞氣腎升氣

氣中有眞水是以素門有聖人傳精神之說也明乎此然後知精神之所以傳誠與天地相爲流通也然則天地也陰陽也心腎也氣液也無非精神之所寓其象爲水火其卦爲坎離皆欲其相逮而已惟能交遘濟用則天地之所以能長且久者在此而不在彼此聖人所以卻老全形而壽敵天地也

彼脩真者蔽於補養輕餌藥石陽劑剛勝精若燎原爲消狂癲疝之屬則天癸竭而榮涸陰劑柔勝精若凝冰爲洞泄寒中之屬則眞火微而衛散其或探元立本自索於形體之中息慮坐觀疑若有得矣復持還精補腦神光轉綿五藏之論未免狥於方士

養眞有二有藉外而脩之者有因內而養之者藉外而脩服食補養是也因內而養精神內守是也世之人知因內者少知藉外者衆方進陽劑則其性溫且熱純剛積而陽勝陽勝則若火之燎原焉於是病爲消渴爲癲狂爲癲疝天癸竭而榮涸矣方進陰劑則其性涼且寒純柔積而陰勝陰勝則若水之凝冰焉於是病爲洞泄爲寒中爲厥冷眞火微而衛散矣間有自索於形體之內息慮坐觀則內視者也復持還精補腦則交遘丹田之術爾是數者雖若有得然非精神內守之正也古之方士其有在於是乎

殊不知至陰內景自然清淨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葆光褻則精之又精神之又神則可以相天可以命物其於變化云爲可勝既哉

水內明而外晦坎內陽而外陰故能停爲澄澈是謂至陰內景自然清淨火外明而內晦離外陽而內陰故能斂爲昭融是謂至陽外景自然昭融誠能葆其光而不耀褻其明而不發極其精而至於天下之至精極其神而至於天下之至神則精神之至上際於天故可以相天化育萬物故可以命物造化在我變化云爲無有不可夫如是豈方士之所能至哉

氣形充符章第三

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機緘紮縛也氣始而生化故而有形布而蕃育終而象變氣以形載形以氣充惟氣與形兩者相持

出芒芴之微而有氣者於此兆判渾沌之全而有形者於此分氣兆形分而後得之以爲四肢五藏六腑九竅達之父子君臣長幼夫婦朋友無非物也有物矣無非則也夫若是者皆天地之委和也天地之於人豈彛彛然從事於授受之際哉機緘之運紮縛之應而氣形自爾立是以氣兆芒芴形分渾沌物則具而冲和委者無非天地之機緘紮縛也氣始而生化物生而從於化也散而有形氣變而有形也氣布則散施而蕃育氣終則復本而象變氣以形載者有形而氣有所托形以氣充者有氣而形有所運兩者相待不可以相無

卽身以觀藏眞散於肝筋膜之氣藏焉藏眞通於心血脈之氣藏焉藏眞高於肺榮衛之氣行焉藏眞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天氣通肺清者浮也地氣通嗌濁者入也宗氣通心神者運也谷氣通脾廩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雨氣滋精氣瀾陳爲榮悍氣慓疾爲衛水穀變化榮衛以和

風生木而其氣主散。故藏真散於肝。肝主筋膜。故筋膜之氣藏焉。火裝烈而其氣上達。故藏真通於心。心主血脈。故血脈之氣藏焉。脾屬濕土而主肌肉。故藏真流於脾。肌肉之氣藏焉。肺爲華蓋而主榮衛。故藏真高於肺。榮衛之氣行焉。腎水潤下而主骨髓。故藏真下於腎。骨髓之氣藏焉。輕清爲天。故天氣通肺。清者浮也。素問所謂喉主天氣是已。重濁爲地。故地氣通嗌。濁者入也。素問所謂咽主地氣是已。雷者神也。而藏聲於淵。故雷氣通心。神者運也。谷象脾之有容。故谷氣通脾。虛者受也。肝木達而風氣散。腎水澤而雨氣滋。各緣其類焉。精氣瀰陳爲榮者。言水穀之精氣瀰陳於六府而入於脈也。悍氣慓疾而循於皮膚分肉之間也。水穀入胃而散於榮衛者如此。故水穀變化。榮衛以和。

一呼三寸。與陽俱出。一吸三寸。與陰俱入。陰陽升降。呼吸以時者。一呼、脈再動而行三寸。一吸、脈亦再動而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陰陽一升一降。而人之呼吸以時者。所謂平人也。氣裏形表。相爲內外者。氣爲裏。形爲表。一內一外。未嘗相離也。充實無餒。環周不休者。氣之於形。無所虧欠。而經脈一周於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脈各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矣。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此所以環周不休。歸於權衡而平正得矣。

其或食息非調。動過生疾。於是念慮則氣結。作勞則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則以食飲不節。五味相克也。心虛夢火。腎虛夢溺。則以藏氣既虧。夢寐相符也。氣體在我。竹不知保陰陽之沴。其能逃乎

食與息之弗調。則氣失其平。故動與過皆能生疾。於是念慮則心有所存。神有所歸。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作勞。則喘息汗出。外內皆越。故氣耗。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本勝土矣。此則飲食不節。五味相克也。心虛夢火。火氣虧也。腎虛夢溺。水氣虧也。此則藏氣既虧。夢寐相符也。氣因充體。因強。氣體在我。而不知保。其能逃陰陽之沴乎。

迺有漸疾熱疾。末疾腹疾。感疾心疾。因於天氣而得之者。爲癰瘍。爲疵痺。爲痿厥。爲藏寒。爲內疾。因於地氣而得之者。或在頭。或在藏。或在肩背。或在四肢。因於四時而得之者。

以至結爲積聚。逆爲厥狂。宜通而塞則爲痛。宜滑而息則爲痞。若嬰之爲癰。若留之爲瘤。然後祝由以移變之。鍼石以補瀉之。湯液以滌除之。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

結爲積聚。氣不舒也。逆爲厥狂。氣不降也。宜通而塞則爲痛。氣不達也。宜滑而息則爲痞。氣不散也。嬰之爲癰。留之爲瘤。亦氣之凝爾。然後祝由以移變其精氣。鍼石以補瀉其虛實。湯液以滌除其壅閉。此皆治已病而非治未病。若是則豈識夫陰陽升降。氣流形和。止疾於未萌者。固自有道也。夫陰陽升降則相濟而不相勝。氣於是流而不息。氣流而不息則形和而不乖矣。以此而止疾於未萌。是謂知是道。

飲和食德章第四

天地散精。動植均賦。氣味滋榮。無器不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味爲陰。其成本乎地。

散專精而孕氣。動而有能。植而有生者。均賦是也。惟賦形於天地之散精。則氣之達。味之成。滋榮乎生化之中者。莫不具焉。氣爲陽。其生本乎天。素問所謂積陽爲天。陽爲氣。是也。味爲陰。其成本乎地。素問所謂積陰爲地。陰爲味。是也。

天食人以五氣。內藏心肺。故聲色昭明。地食人以五味。散於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然則氣也。味也。飲之常然。保生之至要者。

清陽爲天而化氣。故天食人以五氣。濁陰爲地而成味。故地食人以五味。五氣食人者。若臊焦肝、焦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是也。五味食人者。若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是也。然五氣入鼻。所藏者心肺也。肺主音聲。五聲以彰。心榮面色。五色以明。是謂內藏心肺。故色旁彰明。五味入口。所藏者腸胃也。五藏之宮。各得其養。則津液流通。神氣生矣。是謂散養五宮。故氣味相成而神自生。氣也味也。自生觀之。食飲之常然也。自理觀之。保生之至要也。即食飲之常然。達保生之至要。則形精之養。於是乎在。

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無非具陰陽之和。五穀。黍稷之類是也。五果。桃李之類是也。牛羊犬豕雞。是爲物也。雖天地之產不同。其具陰陽之和則一也。養助充益。其於人也。雖形精之養不同。其輔陰陽之偏則一也。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故脾胃待此而倉廩備。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故三焦待此而道路通。榮清衛濁。待此以布氣也。筋柔骨正。待此以立形也。形立氣布。保身之道得矣。

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鹹。所謂因其時而調之也。春木王以脂香助脾。夏火王以膏臊助肺。金用膳膏腥以助肝。水用事膳膏羶以助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也。

穀果畜菜。其味有辛酸鹹苦之異。故其致養也。或因其時而調之。或因其不勝而助之。春主發散。多酸以收之。夏主解緩。多苦以堅之。秋主肅斂。多辛以散之。冬主堅栗。多鹹以耎之。所謂因其時而調之者如此。木克土。方春木用事之時。膳以土畜之牛膏而養脾。火克金。方夏火用事之時。膳以金畜之犬膏而養肺。秋膳用雞而養肝。冬膳用羊而養心。所謂因其不勝而助之者如此。

子母有相生之道。亦氣同而相求者。若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之是也。以夫婦有相子之道。

相克而相治者。若心欲耎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是也。

木生火。金生水。子母有相生之道。氣同而相求者也。水爲夫。火爲婦。夫婦有相子之道。相克而相治者也。惟氣同而相求。故心苦緩。酸以收之。腎苦燥。辛以潤之。而子母相生之道得矣。惟相克而相治。故心欲耎而食鹹。腎欲堅而食苦。而夫婦相子之道得矣。

食飲或過。適所以生患。故酸過則脾絕。鹹過則心抑。甘過則腎不衡。辛過則筋脈不弛。苦過則胃氣厚。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則食飲或過。其患也宜矣。味過於酸。脾氣乃絕。本勝土也。味

過於鹹。心氣抑滯。水勝火也。味過於甘。腎氣不衛。土勝水也。味過於辛。以辛性散。故令筋脈弛也。味過於苦。以苦性堅。故令胃氣厚也。

以乖脈凝泣而變色。肉眠䐜而脣揭。皮槁毛拔。筋急爪枯。骨痛髮落。

心之合脈也。其榮色也。鹹益腎而勝心。多食鹹則心不勝。故脈凝泣而變色。脾之合肉也。其榮脣也。酸益肝而勝脾。多食酸則脾不勝。故肉䐜䐜而脣揭。肺之合皮也。其榮毛也。苦益心而勝肺。多食苦則肺不勝。故皮槁毛拔。以至食辛之多筋急爪枯。食甘之多骨痛髮落。觸類推之。亦若是而已。

與夫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因而飽食。腸澼爲痔。肥美之過。單陽成癉。酒穀之過。醉飽成厥。是皆膀胱鼎俎之欲而過傷者也。故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氣可知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者、以飲食倍常。故腸胃橫滿。傷而爲疾也。因而飽食、腸澼爲痔者、以甚飽脾怠。故筋脈橫解。澼裂成痔也。垣、肥美之所發也。故多食肥美則內熱而中滿。是謂陽癉。故單陽成癉厥者酒穀之氣相薄也。多食酒穀則絡脈滿而經脈虛。是謂厥熱。故醉飽成厥。凡此皆務快其心美其飲食。以膀胱鼎俎之欲。是以有過傷也。生氣通天論曰。陰之所生。本在五味。陰之五宮。傷在五味。蓋陰者五神藏也。宮者五神舍也。五藏所生。本食於五味。五味宜化。各湊於本宮也。雖因五味以生。亦因五味以傷其生其傷。有益有損。舉味言之。既已如此。卽氣之論。從可知矣。

隨神協序章第五

春溫夏暑。秋怒冬怒。四時迭運。氣不齊也。方陽用事。萬物以熙。人於是時。以析以因。方陰用事。萬物以凝。人於是時。以夷以隩。蓋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本冲和。不離於陰陽。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既有自然之序。則人之動靜作止。闔闢啓處。固有不可紊之宜。

自春之溫。積而至夏則爲暑。言陽生而之盛也。自秋之怒。積而至冬則爲怒。言陰少而之壯也。溫暑言其候。春夏言溫暑則知秋冬之爲清爲寒。怒怒言其情。秋冬言怒怒則知春夏之爲喜爲悅。此四時更旺更廢。更相或生或長。或收或藏。所謂迭運而氣不齊也。萬物以陽熙。以陰凝。方陽熙之時。春則分散而就功。夏則因春之事而未章。故謂之以析以因。方陰凝之時。秋則不棘。冬則入室處。故謂之以夷以隩。天本陽。地乘陰。故天地有正氣。皆本於陰陽。人受中以立命。陰陽之冲氣也。人乘冲氣。不離於陰陽。交於南。辨於北。左通物而出之。右戕物而入之。彎天功。明萬物。在陽爲顯也。幽無形。深不測。在陰爲晦也。若是者有不可亂之序。故其交辨也。其出入也。其顯晦也。既有自然之序。彼有自然之序。則動而作。闢而啓。必因乎陽。靜而止。闔而處。必因乎陰。有不可紊之宜者。亦循自然之序而已。

東西南北之異方。高平下濕之異地。風俗氣候殊則不同。至於隨時調適。頤神衛生之道則一也。

東者魚鹽之地。西者金玉之城。南爲長養。北爲閉藏。此所謂異方也。或海濱傍水。或水土剛強。或地下。或高陵。此所謂異地也。或食魚而嗜鹹。或華食而脂肥。或嗜酸而食腊。或野處而乳食。此風俗之不同也。東則天地之所始生。西則天地之所收引。南則霧露所聚。北則凍冽所居。則氣候之不同也。風俗氣

候雖不同。然所以安其形體者。詎苟不同耶。故隨時調適。順四序之宜。頤神而使之不虧。衛生而使之不傷者。庸有異哉。

觀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則所以順生長收藏之道者。又不特從事於形體之間而已。是故夜臥早起。被髮緩形。見於發陳之時。且曰以使志生。夜臥早起。無厭於日。見於蓄秀之時。且曰使志無怒。使氣得泄。早臥早起。與雞俱興。見於容平之時。且曰收斂神氣。使志安靜。早臥晚起。去寒就溫。見於閉藏之時。且曰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有得。蓋氣者神之主。志者氣之帥。志完氣充。與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神與生相保。則形神俱久矣。昧者徒知慎嚴與居處。不知志意神氣之爲養。雖微風雨寒暑之襲。而五行其氣潛損於中。

形全者神全。形全於外。神全於內。則疾無事而作。此內經於四氣之養。必謂之調神者此也。萬物萌於春。是謂發陳。盛於夏。是謂蕃秀。秋則厥民夷之時。於是容而不迫。平而不偏。是謂容平。冬則各歸其根。於是閉而不起。藏而不露。是謂閉藏。夜臥早起。於春夏。寒氣既斂。溫暑氣生故也。被髮緩形。順氣之散舒也。無厭於日。使陽之無伏也。秋則早臥早起。與雞俱興。避寒露也。冬則早臥晚起。避嚴凝也。以使志生。則生而不匿。使志無怒。則緩而不急。收斂神氣。使志安靜。順琴斂也。使志若匿若伏。若有私意。若已有得。順閉藏也。氣者神之主。則神之動。唯氣之所運。志者氣之帥。則氣之運。唯志之所適。志完而不挫。氣充而不餒。與時爲宜。則神與生相保。此所以形神俱久。昧者徒知慎嚴與居處。而不知志意神氣之爲養。則是知養其外而不知養其內也。知養其外。故微風雨寒暑之襲。不知養其內。故五行其氣潛損於中。

故曰逆春氣則少陽不生。肝氣內變。逆夏氣則太陽不長。心氣內洞。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豈特四時爲然。至有失旦暮之常。不知收拒而形困薄者多矣。然則處天地之和。從八風之理。內以恬愉爲務。外不勞形於事。非聖人孰能之。

足少陽膽之經也。手太陽小腸之經也。故逆春氣則少陽不生。逆夏氣則太陽不長。肝氣內變。言內鬱於肝而肝氣混糅。心氣內洞。言內薄於心而心氣中消。手太陰肺之經也。故逆秋氣則太陰不收。肺氣焦滿。足少陰腎之經也。故逆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肺浮而上。故焦滿。腎石而下。故獨沉。春夏陽也。故逆則府受之。秋冬陰也。故逆則藏受之。至有失旦暮之常。不知收之使不泄。拒之使不寒。而形困薄者多矣。處天地之和。則乖戾無自而至。內以恬愉爲務。則氣舒而不結。外不勞形於事。則氣完而不耗。此聖人所以形體不敝。精神不散。而萬壽無疆也。

彼起居如驚。神氣乃浮。與夫務快其心。逆於生樂者。何足以達此。道者聖人行之。愚者惑之。豈虛語哉。

起居如驚。則暴而不緩。驅騁縱逸也。故神氣爲之浮越。而不得安靜。務快其心。猶忘情也。逆於生樂。昧至理也。若是者。豈足以達適時之宜哉。是道也。聖人從容而中。故道者聖人行之。衆人由之而莫之知也。故愚者惑之。四氣調神之論而終於道。豈以四氣循環。至理存焉。天下之所共由。而有不能外之者

平。

通術循理章第六

聲合五音色合五行脈合陰陽孰爲此者。理之自然也。元牝賦形。既有自然之理。良工治疾。亦有自然之宜。或以指別。或以鍼推。或以意識。或以目察。有治而愈者。有不治而愈者。有可湯液醪醴者。有可鍼石灸焫者。惟能審奇常明標本。知內外。別參伍。則萬物之術舉積此矣。奚心操詭譎以求異於世俗哉。

惟發宮商角徵羽。故合五音。色見青黃赤黑白。故合五行。脈彰寒暑之休旺。故合陰陽。孰爲此者。蓋治忌皆由有自然之理也。元者天之色。牝者地之類。元牝以自然而賦萬物之形。則良工治疾。烏可拂自然之宜哉。或以指別其浮沉之脈。或以類推其五藏之象。以意識焉。五藏相音不能逃也。以目察焉。五色微診不能遁也。有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須治而愈是也。有不治而愈者所謂一百一病不治而自愈是也。有可湯液醪醴者。玉版論所謂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十日已。其見大深者。醪醴主治。百日已。是也。有可鍼石灸焫者。異法方宜論所謂南方鬱埤。其治宜微鍼。北方藏寒。其治宜灸焫是也。玉版論曰。奇常者奇病也。惟能審之。斯可以揆度病之淺深焉。標本論曰。夫陰陽逆從。標本之道也。唯能明之。斯可以獸識病之表裏焉。知內者按而紀之。知外者移而始之。參以充氣。伍以五行。則藏府之陰陽。經絡之大小井榮俞合。上下左右。無不洞達於胸次矣。以是已人之疾。萬全之術。舉積此也。固異夫操詭譎以駭世俗之耳目。爲見見之粗工焉。

聖人著教。謂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則論溫熱者宜識全精之爲本。謂知七損八益。二者可謂。則論陰陽之勝者宜識天癸之度。謂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以從。必本於陳陰陽。蓋冲和不偏。斯無陽狂陰閉之患。謂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必本於和五味。蓋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凡治病於未萌者如此。

精者。身之本也。冬不按蹻。則精氣伏藏。陽不忘升。故春不病溫。茲論溫熱者所以宜識全精之爲本也。女陰也。以七爲天癸之度。男陽也。以八爲天癸之度。知八欲益。知七可損。則陰陽得其道理矣。茲論陰陽之勝者。所以宜識天癸之度也。陳陰陽者。欲陰陽之不毗。和五味者。欲五味之相濟。陰陽不毗。則筋脈和同。骨髓堅固。氣血以從者。有以調之故也。故冲和不偏。斯無陽狂陰閉之患。五味相濟。則骨正筋柔氣血以流。腠理以密者。有以養之故也。故五味相濟。斯無五宮之傷。調之以陰陽。養之以五味。皆病之未萌治之者如此。

至於論熱病。則曰各通其藏脈。惟汗泄非宜也。論癰腫筋緛。則曰治以四時之勝。惟砭石妄施也。論脾瘧口甘則曰治之以鹽。姑欲調其陳氣。惟藥性之過悍也。伏梁疑若可攻。特告以勿動。而奪息積疑若可毒。特告以積爲導引。脈不至若瘖。特告以不治。自已陽厥怒狂。特告以奪食即已。凡治病於已然者如此。

熱病之作。其所傳之藏不一。誠能各通其藏脈而治之。則汗泄得其宜矣。癰腫筋緛。本乎寒熱之不節。誠能以四時之勝而治之。則砭石無妄施矣。脾瘧口甘。五氣溢也。鹽味之辛。除陳氣也。鹽性之平。無過勝也。伏梁者。心之積氣。環於臍下。不可動也。動之則爲使溢之病。故告之以勿動。而奪息積者。其氣積

於腸下。逆滿而無妨於食。不可灸刺。灸刺則爲風虛。故告之以積爲導引。胞絡脈絕。九月而瘖。無用鍼石。故不治自已。陽厥生怒。鬱而不散。食入於陰。長氣於陽。故奪食即已。凡此皆病之已然。各因其宜而治之者如此。

是皆達自然之理。以合自然之宜。故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全功。若迺泥通方。惑勦說。不審逆從。不別陰陽。湯劑並進。鍼石交攻。曾不知穀氣不入。真氣既微。故疾未已。新病復起。此疏五過、證四失者。以受術不通。不能循理。爲粗工之戒。

天一而地二。次之。水一而火二。次之。道之自然也。伸於東南。而有屈於西北。而無物之自然也。道之與物。精粗不同。其出於自然。則一而已。良醫之治疾。精神於心。屬意勿去。體道之自然也。品劑藥石。隨証致用。因物之自然也。道在此。物在彼。達其理而合其宜。是以病之未形。先爲之治。使病胎不作。病之已形。緣適而治。使氣□適平。夫豈任私智於其間哉。自然而已。茲所以能優游於望聞問切之間。而坐收神聖工巧之妙也。若夫泥於通方而不達其旨。惑於勦說而不達其妙。逆從不審。何以治微甚。陰陽不別。何以治寒熱。鍼石治其內。鍼石治其外。殊不知天五之府。穀氣不入於胃。天一之藏。真氣不充於腎。本既拔矣。曾何益乎。是以故病未已。新病復起也。茲疏五過證四失。黃帝之於雷公。所以詳告之。彼粗工嘻嘻。是謂伐形。於術不能通。於理不能循。可不以是爲戒。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二

原化篇

氤氳孕氣。化之出乎天也。胚渾兆象。化之在於人也。素問曰。物之生也從於化。原其化之所本。以昭昧發蒙。則仁人之用心也。

孕元立本章第一

有泰初。有泰始。渾淪一判。既見氣矣。故曰太初。既立形矣。故曰太始。氣初形始。天地相因。生生化化。品物彰矣。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有生之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無非坤道之代終也。

渾淪未判。氣形俱泯。渾淪既判。則氣形已分。既見氣矣。有是太初。既立形矣。有是太始。太初者、凡有氣之所本。故天得之以統元氣。太始者、凡有形之所本。故地得之以統元形。天地交泰。相因爲氤。生生而生者。得所以生。化化而化者。得所以化。品物流行。而形色名聲著彰矣。大哉乾元。太初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始爲言。至哉坤元。太始之所寓也。故以萬物資生爲言。惟萬物資始生於乾坤。故乾元則兆象。至坤元。然後形無不成。然則有生之初。雖陽予之正。育而充之。必陰爲之主。因形移易。日改月化。坤道以代終。乃其理也。即天地萬物而觀之。人資生成於父母。而母專孕育之功。又烏有不然者哉。

謂之妊。陽既受始。陰壬之也。謂之胞。已爲正陽。陰包之也。謂之胚。未成爲器。猶之坯也。謂之胎。既食於母。爲口台也。若娠則以時動也。若懷則以身依也。天之德。地之氣。陰陽之至和。相與流薄於一體。唯能順時數。謹人事。勿動而傷。則生育之道得矣。

萬物成形於坤元。人專孕育之功於母。故母之於子。久其日而化成。則謂之妊。謂之胞。謂之胚。謂之胎。若娠若懷。豈無得而然哉。陽既受始陰壬之者。陽施陰化也。已爲正陽。陰包之者。陽內陰外也。未成爲器。猶之坯者。在地成形也。既食於母爲口台者。食味於地也。以時動者。神氣足而動也。以身依者。形質具而依也。其始陽施陰化。然後陽內陰外而成形。其終也飲和食德。然後神氣足而形質具。於是生育之功備矣。天之德主生。地之氣主成。陰陽之至和主平。以生成和平之氣。相與流薄於一體。孕育是也。苟不能順時數。謹人事。則決生育之道。一月而安居。二月而處靜。三月而清靈。四月和心氣。五月定五藏。六月欲微勞。七月運血氣。若此之類。順時數也。辨十月之鍼灸。謹十月之藥餌。食鷙猛。羹魚雁。沐浴浣衣。綏帶自持。若此之類。謹人事也。夫如是者。所以勿動而傷。則生育之道皆有不得者乎。

觀四序之運。生長收藏。貸出萬有。儀則咸備。而天地之氣未始或虧者。蓋陰陽相資以相濟也。

此又舉天地陰陽之道。以明在人生育之理也。天有四序。春以生之。夏以長之。秋以收之。冬以藏之。於以貸出萬有。形體保神。而各有儀則。無一物之不備焉。然而天地之氣。一一稟貸而未始或虧者。豈有他哉。陰陽相資以相濟。二氣相逮而不相射故也。由是言之。其在人也。豈不有自然之和哉。

昧者曾不知此。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息之術。方且推生克於五行。新補餞於藥石。以僞勝眞。以人助天。雖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壽者衆矣。昔人論年老有子者。男不過盡八八。女不過盡七七。則知氣血在人。固自有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

天地生化。有自然之道。人之生育。有自然之理。奈何昧者之不知。迺欲拂自然之理。謬爲求子之術。若孫思邈有先知夫婦本命。五行相生。及本命不在子之休廢中生者。求子必得。又有盡胎補助之方焉。是豈非以僞勝眞。以人助天哉。雖或有子。孕而不育。育而不壽。其益生助長之過也。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七七任脈虛。太衝脈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形壞而無子。丈夫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行步不正。故無子。其有子者。男不過盡八八。而陽中之陰竭矣。女不過盡七七。而陰中之陽竭矣。由是言之。血氣在人。固自有量。夫豈能逃陰陽之至數哉。惜乎昧者之不知也。

凝形殊稟章第二

天地者。形之大也。陰陽者。氣之大也。惟形與氣相資而立。未始偏廢。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天地陰陽之形氣寓焉。

孰不爲形。天地者形之大。凡有形者統焉。孰不爲氣。陰陽者氣之大。凡有氣者寓焉。天地以形而位於上下。陰陽以氣而運於其中。相有以相成。相無以相廢。未嘗偏也。唯男女媾精。而萬物化生。天地之形。陰陽之氣。殆亦托寓於此矣。是謂天地陰陽之形氣寓焉。

謂七八之數。七、少陽也。八、少陰也。相感而流通。故女子二七而天癸至。男子二八而天癸至。則以陰陽交合而兆始故也。

上古天眞論曰。女子七歲腎氣盛。齒更髮長。二七而天癸至。任脈通。衝脈盛。月事以時下。故有子。丈夫八歲腎氣實。髮長齒更。二八腎氣盛。天癸之精氣溢。爲陰陽和。故能有子。陽以奇運。一三五七九皆陽也。陽極於九。故九爲老陽。七次於九。故七爲少陽。陰以耦化。二四六八十皆陰也。陰極於十。故十爲老陰。八次於十。故八爲少陰。女以七數。陰中之陽也。男以八數。陽中之陰也。陰陽交合相感而流通。此有生之所本也。以陰陽交合而兆始者如此。

語九十之數。九、老陽也。十、老陰也。相包而賦形。故陰窮於十。男能圉之。陽窮於九。女能方之。則以陰陽相生而成終故也。

自一至九。陽極矣。故九爲老陽。自二至十。陰極矣。故十爲老陰。二者必相包而賦有生之形。未嘗偏廢也。陰極生陽。故陰窮於十。男能圉之。陽極生陰。故陽窮於九。女能方之。九有變也。女方之而不足。十無變也。男圉之而有餘。夫如是故陽極生陰。陰極生陽。陽始而陰終之。陰始而陽終之。陰陽合德而生化之機無窮。以陰陽相生而成終者如此。

元氣孕毓。皆始於子。自子推之。男左旋。積歲三十而至巳。女右旋。積歲二十而至巳。巳爲正陽。陰皆從之。自巳懷壬。男左旋十月而生於寅。女右旋十月而生於申。申爲三陰。寅爲三陽。而生育之時著矣。

一元之氣。藏於黃鍾之宮。斗建子之辰也。萬物之所始也。雖男女之陰陽有異。其本皆原於此而已。然男子、陽也。自子左旋。積歲三十、三十者陽數也。女子、陰也。自子右旋。積歲二十、二十者陰數也。而皆至於巳。巳者正陽之辰也。乾卦成焉。陰陽相會於此。是爲夫婦懷姙之時。古者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其法蓋始於此。然一形不頓虧。一氣不頓進。男女至巳。雖爲姙懷之地。必也自巳左旋。積十月而至寅。寅木也。木陽也。男子之所屬也。自巳右旋。積十月而至申。申金也。金陰也。女子之所屬也。陽生於子。至寅而三陽見焉。人於此致爪掌而始事之時也。陰生於午。至申而三陰見焉。人於此致爪掌而成事之時也。是爲生育之時。豈人爲哉。陰陽自然而已。

其稟賦也。體有剛柔。脈有強弱。氣有多寡。血有盛衰。皆一定而不易也。以至分野異域。則所產有多寡之宜。吉凶有祥。則所夢各應其類。是故荊揚薄壤多女。雍冀厚壤多男。熊羆爲男子之祥。虺蛇爲女子之祥。是皆理之可推也。

生育之時。雖本於自然。而其稟賦也。又各有異。氣衰血盛則剛。氣盛血衰則柔。此體有剛柔也。太陽浮大則強而爲男。太陰沉細則弱而爲女。此脈有強弱也。氣多而旺則无姙。氣少而衰則有體。此氣有多寡也。任脈通則衝脈盛。任脈虛則太衝衰。此血有盛衰也。周官職方氏東南曰揚州。其民二男五女。正南曰荊州。其民一男二女。河內曰冀州。其民五男三女。正西曰雍州。其民三男二女。此所產有多寡之宜也。斯于之詩曰。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熊羆多力壯毅。虺蛇柔弱隱伏。此所夢各

應其類也。凡此是皆至理之所寓。故可得而推之也。

胎化之法。有所謂轉女爲男者。亦皆理之自然。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產者。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操弓矢。繫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氣類潛通。造化密移。必於三月造形之先。蓋方儀則未具。陽可以勝陰。變女爲男。理固然也。

凡受三月。逐物變化。稟質未定。故娠姙三月。有轉女爲男之術焉。古人以陽召陽。以陰召陰。夫陽燧方諸之取水火。犀角蚌胎之感月星。皆自然之理也。故三月定形。有雄雞之湯焉。豈不以天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食牡雞。取陽精之全於天者如此。絳囊盛帶有雄黃之品焉。豈不以地產之陽精。有在於此乎。所謂帶雄黃。取陽精之全於地產者如此。弓矢、禮以爲男子之事。斧斤、詩以爲治民之具。故欲生男者操弓矢。繫斧斤於寢之下。所謂操弓矢、繫斧斤、取剛物之見於人事者如此。凡茲四物。皆陽類也。以陽召陽。氣類皆通。造化密移。冥冥之中。蓋已象形而變矣。陰陽之理。陽盛勝陰。陰盛勝陽。三月之時。陰陽沖矣。於是陽勝爲男。陰勝爲女。苟在人者能外資陽物。助陽而勝陰。則變女爲男。理之必至。又何疑哉。

氣質生成章第三

具天地之性。稟萬物之靈。陰陽平均。氣形固備。咸其自爾。然而奇耦異數。有衍有耗。剛柔異用。或強或羸。血榮氣衛。不能逃乎消息盈虛之理。則稟質之初。距可一概論。

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物象初融於恍惚之中。豈無得而然哉。乾元氣降。而資始之道隆。坤元氣騰。而資生之理備。此所以具天地之性也。受水精而成血脈。受火精而成氣。受金精而成筋。受木精而成骨。受土精而成肉革。五行具而萬物咸備。此所以集萬物之靈也。一陰一陽。受陰陽之沖而無所偏。其均平可知也。氣布形立。得氣形之全而無所虧。其圓備可知矣。是數者成其自爾。豈人爲哉。然而陽奇陰偶。數固異矣。於奇偶之中。必有盈多而愈盈。少而耗者焉。乾剛坤柔。用固異矣。於剛柔之中。又有過剛而強。過柔而羸者焉。血爲榮。氣爲衛。得乎消息盈虛之理。彼其稟質之初。各有分量。距可一概論哉。

是以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形氣所賦。有如此者。瘖瘂癰腫。聾盲瘖瘂。癭癃疲瘵。氣形之病。有如此者。然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保衛輔翼。固有道矣。

以奇偶之衍耗。剛柔之強羸。榮衛之得於消息盈虛。故於形氣稟賦之始。有附贅垂疣。駢拇枝指。侏儒跛躄之不同也。於形氣既得之後。有瘖瘂癰腫。聾盲瘖瘂。癭癃疲瘵之不同也。必欲形氣之稟無所戾。形氣之病無所生。則胚胎造化之始。精移氣變之後。果可無保衛輔翼之道哉。

天有五氣。各有所湊。地有五味。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所入有度量。凡所提忌。悉知戒慎。資物爲養者。理宜然也。

天以五氣食人。臊湊肝。焦湊心。香湊脾。腥湊肺。腐湊腎。此之謂各有所湊。地以五味食人。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鹹入腎。此之謂各有所入。所湊有節適。則不可過也。不可不及也。所入有度量。則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以至凡有所提忌。悉知戒慎。凡此資物爲養者。可謂至矣。

寢興以時。出處以節。可以高明。可以周密。使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因時爲養者。理宜然也。

受火精之時。臥必安起。受金精之時。無得靜處。若是者寢興以時也。居必靜以結其胎。游於野以成其筋。若是者出處以節也。居處必燥。數觀走犬者。可以高明也。深其居處。厚其衣裳者。可以周密也。朝吸天光。以避寒殃。無處溫冷。無着夾衣。則霧露風邪不得投間而入矣。凡此因時爲養者。可謂至矣。

以至調喜怒。寡嗜慾。作勞不妄。而氣血從之。皆所以保攝姙娠。使諸邪不得干焉。

三月之姙。無悲哀。七月之孕。無大言。調喜怒之類也。六月之胎。無大飽。四月之孕。節飲食。寡嗜慾之類也。無大勞役。所以受火精。緩帶自持。所以受石精。不妄作勞之類也。夫如是則氣血調和。諸邪不干。而生育之理得矣。

苟爲不然。方授受之時。一失調養。則內不足以爲中之守。外不足以爲身之強。氣形弗充。而疾疢因之。若食兔唇缺。食犬無聲。食雜魚而瘖瘂之屬。皆以食物不戒之過也。心氣大驚而癲疾。腎氣不足而解顱。脾氣不和而羸瘦。心氣虛之而神不足之屬。皆以氣血不調之故也。

苟不知資物因時保攝之道。如上文所言。則方陽施陰化。授受之時。將失於調矣。其在乎內者。不足以爲中之守。則生熟二藏。將虛實交錯而不平。其在乎外者。不足以爲身之強。則四肢百節。將爲沉重緩頓而不適。腎氣既弱而氣弗充。虛羸病沮而形弗充。則疾疢於是乎作矣。兔缺口。故食兔則臧之而唇缺。犬金畜。金聲也。故食犬則金實而無聲。瘖瘂熱中所生也。故食雜魚而瘖瘂。然則食物可不戒哉。癲疾者狂陽氣也。故心氣大驚而癲疾。解顱者顖不合也。故腎氣不足而解顱。脾胃不和。則不能化氣而播諸腠。故至於羸瘦。心氣虛之。則不能舍神而失神者亡焉。故至於神不足。然則氣血可弗調乎。

誠能於食物知所戒。推而達之五味無所傷。誠能於氣血知所調。推而達之邪氣無所乘。茲乃生育相待而成者。故曰天不人不因。

誠能資物因時。保攝以之。戒食物。調氣血。則五味無所傷。邪氣無所乘。陰陽和而生理得矣。天不人不因。人事可不至乎。

藏眞賦序章第四

水木火土金爲序者。以其相生有母子之道也。水火金木土爲序者。以其相尅有夫婦之義也。相生所以相繼。相尅所以相治。惟人稟生命門肇乎始胎之後。未有不以相尅成者。

至神不測。藏妙用於天地。天地無爲。托眞機於五行。五行在天地之間。其相生有母子之道。四時之序也。其相尅有夫婦之義。六府之序也。水者天一之所生。元氣之本也。雖相尅相生之不同。其原於水則一而已。故水爲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也。由水而生木。水之於木。母道也。木之於水。子道也。於是則自冬徂春。由木而生火。木之於火。母道也。火之於木。子道也。於是則自春徂夏。自

此而往。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爲夏。爲長夏。爲秋。爲冬。成自此而相繼矣。其相生所以相繼者如此。水尅火。故以水治火。然後水火爲用。火爲水之配。婦道也。金尅木。故以金治木。然後金木爲器。金爲木之配。夫道也。木尅土。故以木治土。然後木土爲利。而木之與土。又有夫婦之別焉。其相尅所以相治者如此。厥初生民。胚胎方肇。萬形未立。而命門元象已基化矣。自此以往。五藏相尅以相成。賅而存焉。而道貌天形。由此完備矣。

原自乾坤交遘於亥。一陽始壬於西北。壬爲陽水。合丁之陰火而生丙。丙爲陽火。合辛之陰金而生庚。庚爲陽金。合乙之陰木而生甲。甲爲陽木。合己之陰土而生戊。戊爲陽土。合癸之陰水而生壬。茲夫婦之義。化藏妙理。由是出焉。

乾、西北之卦也。以其知太始而先物。非作成而後物者也。故其位前乎亥。坤之一陰肇於午。至亥而六陰之體全。乾之安其位。則可以求坤而爲配也。坤之體既全。則可以從乾而爲配也。此亥之位。所以爲乾坤交遘之地。乾坤交遘。夫婦之義和矣。故一陽始壬於西北也。乾坤交遘而生壬者。蓋壬、水也。論水之初。則太極元氣。函三爲一。而水卽一而寓焉。此所以爲天地之父母。天地猶且以水爲父母。則萬物之生。孰不資焉。此壬之生。所以獨先於十干而生化之原。自此出矣。然壬癸皆水也。於水之中。有陰陽之辨焉。丙丁皆火也。於火之中。亦有陰陽之辨焉。甲乙也。庚辛也。戊己也。亦若是而已。水尅火。故水爲火爲妻。然陰水之與陰火。陽水之與陽火。數同而志不相得。必也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一陰一陽。而夫婦正矣。陰陽合而夫婦正。故於是生陽火之丙焉。以壬之水。合丁之火而生丙者。何也。蓋有陰有陽謂之氣。金木水火謂之形。凡有生焉。受氣於父。成形於母。惟丙也。受氣於壬。故爲陽。成形於丁。故爲火。陽火之丙所自而生者如此。惟壬既有子。子又求配焉。亦理之自然。卽此而推。則丙合辛而生庚。庚合乙而生甲。甲合己而生戊。戊合癸而生壬。亦若此而已。在天有陰陽。在人有夫婦。其理一也。然則化育妙理。胥不出於此乎。

方其壬之兆懷。命門初具。有命門然後生心。心生血。法丁之生丙也。有心然後生肺。肺生皮毛。法辛之生庚也。有肺然後生肝。肝生筋。法乙之生甲也。有肝然後生脾。脾生肉。法己之生戊也。有脾然後生腎。腎生骨髓。法癸之生壬也。

夫五行之在天地者如此。則其在人豈不然哉。陽施陰化。胚胎既融。必有爲形之始者焉。命門是也。命門既肇。然後生心。以壬之陽水。合丁之陰火之象也。命門合心。心乃生血。蓋與丁之生丙者。無以異也。心之既形。然後生肺。以丙之陽火。合辛之陰金之象也。心之合肺。肺乃生皮毛。蓋與辛之生庚無以異也。由是推之。肺生肝。肝生筋。筋生脾。脾生肉。肉生腎。腎生骨髓。亦可以類言矣。然則在人之五行相克以成者。其果異於天地乎。

有腎則與命門合而二。數備矣。壬者。其一水一石之謂與。此腎於五藏。所以獨耦。苟徒知在器有權與準。在物有龜與蛇。在色有赤與黑。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達生化之妙本。太一眞精。兆於水。立於石。故

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橈。土之和。得以賅存諸中。其相尅相治者。乃所以相成耶。犯人之形者。詎可一於相生相繼。而欲以收成物之功哉。

難經曰。各藏有一爾。腎獨有兩者。何也。然腎兩者、非皆腎也。其左者爲腎。右者爲命門。蓋腎原於北坎。以器言之。有權有準。以物言之。有龜有蛇。以色言之。有赤有黑。以方言之。有朔有北。故腎之在藏。所以獨耦也。然人皆知腎之有耦。而不知一水一石之道。是未達生化之妙本。自非天下之至神。不能與此。何以十月之胎。水精受於四月。火精受於五月。金精受於六月。木精受於七月。土精受於八月。石精受於九月。六精始於水。兆於水之謂也。終於石。立於石之謂也。水尅火。故火精繼之。火尅金。故金精繼之。金尅木。故木精繼之。木尅土。故土精繼之。而咸逐於水石之中。則火之悍。金之堅。木之橈。土之和。得以賅存諸中。其相尅相治者。乃所以相成爾。由是言之。一水一石之道。果不爲生化之妙乎。然則犯人之形者。不在於相生相繼。而在於相尅相治。以爲成物之功者可見矣。陰陽類論曰。三陽期在石水。其知此乎。診者因之有沉石之候者以此。

析而推之。一月血凝。二月胚兆。三月陽神爲魂。四月陰靈爲魄。五月五行分五藏。六月六律定六府。以及七情開竅。八景神具宮室羅布。氣足象成。靡不有自然之序。觀妙之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了然胸次。無或逆施者。蓋得其始生之序如此。

太上內觀經曰。一月爲胞。精血凝也。二月爲胎。形兆胚也。三月陽神爲三魂。動以生也。四月陰靈爲七魄。靜鎭形也。五月五行分五藏。以安神也。六月六律定六府。用滋靈也。七月七情開七竅。通光明也。八月八景神具。濟眞靈也。九月宮室羅布。以定精也。十月氣足。萬象成也。此之謂自然之序。周官疾醫。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蓋爲竅七陰竅二。九竅也。形藏四。神藏五。九藏也。兩之者以陰陽上下。參之者以陰陽冲氣。覩妙之士。逆生化之理。又參兩九竅九藏之變動。了然如龜卜籌算。秋澄鑒鑒於胸中。無或逆施而倒置。其得始生之序可謂至矣。

扶眞翼正章第五

泥在鈞。金在鎔。惟陶冶所成。子之在母。豈無待而然耶。

泥之在鈞。惟陶之所爲。金之在鎔。惟冶之所制。故泥金之方圓大小。顧陶冶而成之者如何爾。子之在母亦如是也。爲之訓迪。爲之挑達。外象內感。使之賢明而壽考。亦在母而已。豈無待而然耶。

蓋專精孕氣。大鈞賦形。有人之形。不能無人之情。彼其視聽言動。好惡欲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美惡特未定也。善母道者。引而發之。若爲之訓迪。若爲之挑達。彼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渾淪未分。化原初肇。氣充於中。孕之者專精也。形成於外。賦之者大鈞也。有人之形。斯有視聽言動之異。有人之情。斯有好惡欲惡之殊。雖渾淪之際。獨冥於隱默之中。而其道已行矣。然而虛而感。感而變。則若美若惡。特未定也。爲母道者。必有以引而發之。爲之訓迪。以道其善。爲之挑達。以啓其眞。彼雖冥於隱默之中。將因物而遷。因形而革。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示以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厥足於耳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軍衆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圭璧珠玉則取夫陰陽之至精誦詩書箴誡則取夫言語之至正者以至調心神和情性戒喜怒節嗜慾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也

胚渾兆象雖冥於隱默之中而其耳目心智已備而神者受之矣故可以好德制心飭耳感目調神而和性使之先得於自然無間之際固不待於人道之分而後知也賢人君子德行可觀也故示以賢人君子使之知所以好德禮法度數人之防範也故示之以禮法度數使之知所以制心使之耳所聞者無淫哇故揚之以聲音之和則若琴瑟鐘鼓者欲其厥足於耳使之目所視者無狹隘故作之以剛毅之氣則若軍衆軍旅者欲其感動於目觀陰陽之至精是以成純粹之美聽言語之至正足以格中正之道以至調心神而使之不亂和性情而使之不乖戒喜怒使之無過節嗜慾使之無貪是皆因物隨感有益於得者如此此所以生子當良也

若乃人有殘廢物有醜惡鳥獸之有毒怪者則欲其勿見若形有不全割有不正味有異常者則欲其勿食是又防閑忌慎無所不用其至夫其在母也如此則居然而生明智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無足怪矣是謂外象而內感也昔太任之姙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慢言而世傳胎教者以此

胎神內照無不通也以醜觀者以醜見以妍觀者以妍見人有殘廢若瘖聾跛躄之類是也物有醜惡若犬赤股羊冷毛之類是也鳥獸之有毒怪者若蛇虺衆首一身之類是也凡此欲其勿見見則有感其象之不善者矣形有不全若兎之不合其喙也割有不正若貫骨殘骨之失其當也味有異常若熊蹯鼈蹠之異饌也凡此欲其勿食食則有感其氣之不善者矣其防閑忌慎如此而生理不全者未之有也其在母也好德制心厥耳感目凡人之所美者無不集殘廢醜惡毒怪不全不正異常凡所謂不善者無不禁彼其所以胎教者如此其至及其居然而生必明智而忠厚端莊而好德美好而壽考五常備而九德全神明之容和氣充焉而無不完其外象而內感使之然矣昔太任上有思齊之道下有思媚之義爲人母盡母道爲人婦盡婦道故其姙文王也目不視惡色無非正色也耳不聽淫聲無非正聲也口不出放言無非正言也以是內感故文王之生在母不殞在傅不勤無然敢美無然畔援誕先登於岸至於成思齊之所以聖豈無得而然哉此後世所以傳胎教之道歟

和調滋育章第六

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形精資育氣味爲本豈無時數之宜哉

天有五氣母食之矣而胎又食氣於母所以養其形也地有五味母食之矣而胎又食味於母所以養其精也形充於外生成之質全精復於中性命之理具其於五氣五味皆資以爲本食而養之時數之宜可不循哉

原四時之化始於木也十二經之養始於肝也滋肝之之經足厥陰之脈也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自一

月積之至於十月五行相生之氣天地相合之數舉在於是然手少陰太陽之經無所專養者以君主之官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真氣子之所賴以養形者也

帝出乎震於時爲春木之盛德四時之首也故四時之化始於木厥陰在足於五行爲本肝之在藏十二經之所出也故十二經之養始於肝由一月二月始於足厥陰少陽肝之經至九月十月次於足少陰太陽腎之經其間手心主而至脾之土脾之土而至肺之金肺之金而至腎之水此自厥陰次之至於太陽爲五行相生之氣者如此自一月之始胚終於十月之諸神備男自巳左旋至寅女自巳右旋至申凡十月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此自一月積之至十月爲天地相合之數者如此經有十二而月止於十則以手少陰太陽心之經無所專養故也所以無所專養則以心爲君主之官君之所養也不待專養而養之道得於無爲而已此皆母之真氣子之所賴以養者也蓋食氣於母以養其形者如此

若夫胚胥之始食必甘美欲扶其柔脆味必忌辛懼散其凝聚既胎之後食秔稻魚雁於四月以通水精之成血食稻麥牛羊於五月以助火精之成氣食猛獸於六月以強金精之成筋食秔稻於七月以堅木精之成骨八月九月受土石之精以成膚革皮毛則形已備矣飲醴食甘輔其中和而已是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養精者也

孫思邈有言一月名始胚二月名始胚胥當胚胥之始真氣方構如桃花凝露其柔脆易以壞也故食甘美助中和之氣以助其成焉其凝聚易以散也故忌食辛辛之味以發散爲事故也當既胎之後二氣既凝如泥在鈞如金在鎔坯象立極既有質矣方水精成血於四月也食秔稻魚雁秔稻則性宜下濕魚雁亦水物也以通水精豈不宜哉方火精成氣於五月也食稻麥牛羊麥火穀羊火畜稻濟火者也牛相火者也以助火精豈不宜哉方金精成筋於六月也必食猛獸者鷙鷹隼之類猛虎豹之類皆利殺金類也於以強金精豈不宜哉方木精成骨於七月也必食秔稻者秔稻味苦可用以堅於以堅木精宜矣其在八月則受土精以成膚革其在九月則受石精以成皮毛腎有一水一石故土精冲和也石精元氣也冲和之氣在焉醴也甘也皆中和之味於是飲醴食甘以輔其中和而已凡此皆天地動植之產子之所賴以養精者也蓋食味於母以養精如此

氣味之養和理鍾萃深根固蒂其道出焉雖或氣有不調藥石以攻而子不受弊者有業故也

食氣於母既有以養其形食味於母又有以養其精氣味交養形精交感和理鍾萃於一性之中其根深矣植乎下者強其蒂固矣首乎上者定一陰一陽之道於是出焉夫如是則雖其母或氣有不調藥石以攻而業子安於胎初無受弊之患矣豈不以中居暇預養其形精如此之至乎

或者以姙娠毋治有傷胎破血之論夫豈知邪氣暴戾正氣衰微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母將羸弱子安能保上古聖人謂重身毒之有故無殞衰其大半而止蓋藥之性味本以療疾誠能處以中庸與疾適當且知半而止之亦何疑於攻治哉

謂妊娠有疾者。治之有傷胎破血之虞。豈知權哉。蓋攻之於此。非惟治妊娠之病。必有安胎養血之道焉。病去胎安。何傷於治。苟惟執方無權。縱而勿藥。則邪氣日盛。正氣日衰。邪氣盛而母殆。母殆而子安能保哉。黃帝問曰。婦人重身。毒之何如。岐伯曰。有故無殞。帝曰。願聞其故何謂也。岐伯曰。大積大聚。其可犯也。衰其大半而止。豈不以藥之性味。明治療之方。處以中庸。與疾適當。知半而止之。勿過而餘。則何疑於攻治哉。

又況胞胎所繫。本於生氣之原。而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分氣味。散於五藏。苟非大毒缺劑。豈能遽逆於胞胎耶。所謂毋治則過矣。

人之食飲與藥。入於口而聚於胃。胃圍天五。分散氣味。而播於藏府諸脈。其氣味之及於胞胎也遠矣。自非有大毒缺劑。豈能遽然洞達於胞胎之重圍哉。以謂毋治。其過也明矣。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三

慈幼篇

養長易。養幼難。帝仁如天。而不遺微小。其于幼者慈之如父母。是以保生養體順化殄沴之方。皆勸諸琬琰。以昭示天下。無一不被其澤。斯仁民之意也。

保衛鞠育章第一

五行孕秀。有春夏秋冬異宜者。五形有殊相也。陰陽委和。有骨筋氣血不同者。五態有殊氣也。

五行播于四時。人稟之爲五形。春木屬震。震爲足。夏火屬離。離爲目。秋金屬兌。兌爲口。冬水屬坎。坎爲耳。長夏屬坤。坤爲腹。此五行之異宜者。五形之有殊相也。方陰陽委和于一身。人稟之爲五態。故厥陰生筋。容動于目。太陽生骨。容動于耳。陽明生氣。容動于鼻。少陽生血。容動于舌。太陰生肉。容動于口。此陰陽之不同者。五態之有殊氣也。

夫始生而蒙。冲和均稟。五行陰陽。形態潛異。蓋母氣胎育有盛衰虛實。其在子也。固有剛柔勇怯之異。是以嬰兒初舉。汙穢欲其蕩滌。不足欲其輔翼。冲和欲其保全。

自其同者觀之。始生而蒙。冲和均稟。自其異者觀之。五行陰陽。形態潛異。即其同而觀其異。則母之胎氣有盛衰。有虛有實。所孕不同也。其在子也。有剛柔之體。有勇怯之氣。所受不同也。夫如是。故嬰兒

初舉。汙穢欲其蕩滌。清其神也。不足欲其輔翼。全其眞也。冲和欲其保全。實其氣也。清其神。全其眞。實其氣。所以調剛柔勇怯之異。

如惡血未納。拭以綿指。吞而在胸膈者。吐以甘草。入而在腹中者。利以黃連汞粉。皆所以革汙穢也。啼聲不發。呵濟以溫之。甚者灸焫以攻之。皆所以助不足也。衛囟之天五。杜風池之邪。浴之以通血脈。哺之以助穀神。皆所以養冲和也。

兒生口中舌上有青泥惡血。謂之玉衡。若不急拭。啼聲一發。即入腹成百病矣。所以惡血未納。拭以綿指也。惡血之吞在胸膈者。當吐以甘草。入在腹中者。當利以黃連汞粉。惟吐與利。期惡血之必去。懼百病之成也。所謂革汙穢者如此。啼聲不發者。由難產少氣也。呵臍至百度。所以補之而召和也。甚者因之以灸焫。所以溫中而召陽也。所謂助不足者如此。囟門者在天庭之上。天五之氣充焉。性命之府也。故在乎衛之。風池者。在頭項筋兩轉之間。風邪之氣入焉。疾病之源也。故在乎杜之。浴之之法。用桃李梅根。所以去不祥而通血脈。哺之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所以開腸胃而助穀神。所謂養冲和者如此。

三者保子之常法。然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同爲灸焫。而灸焫有多寡。或先吐利。必使汙穢畢除。或先灸焫。必使疾疢不作。然後其氣自育。彼其緩急先後之序。隨時變通。不可泥于一曲也。

同爲吐利而吐利有輕重者。視惡血之多少。同爲灸焫而灸焫有多寡者。視血氣之盛衰。或先吐利。必使汙穢畢除者。惡血積多。故先吐利也。或先灸焫。必使疾疢不作者。稟氣衰少。故先灸焫也。彼其緩急先後。隨時變通。而不可泥于一曲如此者。以所孕者有盛衰虛實之不同。所受者有剛柔勇怯之不一爾。

前世之醫。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不知陽中之有陰。而專于吐利。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不知南北之異。而專于灸焫。或以謂六歲爲兒。而嬰孺之病。撫承據。不知榮衛血氣有生皆全也。或以謂小兒脈候多端。與老壯有殊。不知藏府呼吸有形皆同也。

醫者意也。庸可執乎。孫思邈嘗謂小兒初生。生氣尚盛。但有微惡。則須下無所損。故有執小兒氣盛之論者。一于吐利。而不知小兒雖有純陽。而陽中有陰。孫思邈又謂河北關中土地多寒。兒喜病痙。其兒生三日。多逆灸以防之。故有執河北關中地寒之論者。一于灸焫。而不知所屬有南北之異。小品方云。凡人年六歲以上爲小。十六歲已上爲少。三十歲已上爲壯。五十歲已上爲老。其六歲已下。經所不載。所以乳下嬰兒有病難治者。皆爲無所承據也。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血榮氣衛。有生皆全也。知其皆全。則雖六歲已下無所承據。豈得不以理而治乎。小兒脈氣弦急則氣緊。脈緩則不消乳。緊數則與形相稱。虛濇則上虛邪。與老壯之脈不同者。或泥于此者。不知嬰兒雖幼。其五藏六府。呼吸盈虛。有形皆同也。知其皆同。則雖治嬰孩。當法老壯。孫思邈曰。小兒與大人不殊。唯用藥有多少爲異者此也。

通識之士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汗穢無憚于吐利。視其虛弱無憚于灸焫。審乎五形。適以寒溫之宜。審乎五態。道以陰陽之平。病之輕重緩急。隨證以治之。不必蔽于難治也。脈之長短遲速。因形以別之。不必拘于至數也。明乎此。則慈幼之道其庶乎。

通識之士。不蔽于一曲。故必察剛柔勇怯之所以異。視其汗穢吐利可也。若無汗穢。何吐利之有乎。視其虛弱灸焫可也。若無虛弱。何灸焫之有乎。五形生于五行。其候不同也。當適寒溫之宜。五態出于陰陽。其變不同也。當導以陰陽之平。病之輕者不重治。病之急者不緩治。顧其色脈之證何如爾。豈蔽于難治哉。脈之長者別以短。脈之遲者別以速。顧其往來之形如何爾。豈拘于至數哉。苟能明乎此。慈幼之道得矣。

乳哺襁褓章第二

人之初生。胃氣未固。腠革未成。乳飲易傷。風邪易入。乳哺欲其有節。襁褓欲其有宜。則達其饑飽。察其強弱。適其稼薄。循其寒燠者。蓋有道矣。

厥初生民。元氣始于天一。冲氣成于天五。至于天五而生理具矣。然胃氣雖冲而未固。腠革雖形而未成。未固則乳飲易以傷。未成則風邪易以入。其于乳哺襁褓宜深察而戒之也。于是達其饑飽。察其強弱。以爲乳哺之節。適其稼薄。循其寒燠。以爲襁褓之宜。乳哺有節。襁褓有宜。則乳飲無自而傷。風邪無自而入矣。

是以論乳者。夏不欲熱。熱則致嘔逆。冬不欲寒。寒則致欬痢。母不欲怒。怒則令上氣顛狂。母不欲醉。醉則令身熱腹滿。母方吐下而乳。則致虛羸。母有積熱而乳。則變黃不能食。新房而乳。則瘦瘁交脛不能行。

胎之在母。資血以生。子之在母。資乳以成。夏而熱乳。是謂重熱。重熱則偏陽而嘔逆。冬而寒乳。是謂重寒。重寒則偏陰而欬痢。怒則毘陽。故其子上氣顛狂。醉則發陽。故其子身熱腹滿。母方吐下則中虛。故能致虛羸。母有積熱。是赤黃爲熱也。故能致變黃不能食。新房則勞傷。故能致瘦瘁交脛不能行。不能行者。骨不成也。腎主骨。勞傷在腎也。是皆母能令子虛。各以類至者如此。

論襁褓者。衣欲薄。帛綿欲故絮。非惟惡于新燠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以致養焉。重衣溫厚。幃帳周密。則減損之。苟爲不然。傷皮膚。害血脈。瘡瘍發黃。是生多疾。皆不可不察也。

舊衣故絮。取柔也。亦資父母之餘氣也。孫思邈云。生兒宜用其父故衣裹之。生女宜用其母故衣裹之。皆勿用新帛爲溺。又曰。當以故絮衣。勿用新帛綿也。兒生氣既盛。純陽也。苟重衣幃帳。適以增疾。是以傷皮膚。害血脈。發雜瘡而黃。皆由純陽加厚衣以燠之也。由是言之。襁褓之道。不可不察。

然論乳者。又有用哺之法。蓋哺所以賴穀氣也。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哺之多少。是日以爲則。如是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論襁褓者。又有去寒就溫之法。方天和無風之時。攜持保抱。嬉戲日中。如是則血凝氣剛。骨骼成就。

兒生而乳。又有用哺之法者。所以養五藏而壯胃氣。兒生而襁褓。又有去寒就溫之法者。所以助血氣

而成骨髓。新生三日。研米作飲。日三咽之。至七日與哺。此始生三日用飲。過三日用哺也。哺之法。十日如棗核。二十日倍之。五十日如彈丸。此哺之多少。是日以爲則也。如此則五藏得所養而胃氣壯矣。天和無風。順天時也。攜持保抱。須人力也。假日之短。以爲溫養之道。此所以血凝氣剛。則骨成髓就。

觀夫陰地草木。以其不蔽風日。故盛夏柔脆。未秋搖落。而鮮克有立。泥于人乎。聖人論食飲有節。起居有常。矧嬰兒者。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乳哺襁褓。庸可忽諸。

養長之道易。養幼之道難。蓋嬰兒之生。蒙而未明。稟而未固。腠革未成。苟于此時不能生而乳。乳而哺。哺穀神之有漸。生而襁褓。襁褓而去寒就溫。調血氣之有偷。曾何異陰地之草木哉。處陰居澤。無風動日暖之氣。故枝葉雖茂。盛夏柔脆。未秋搖落。其克有立者鮮矣。聖人者。體神明之道。達性命之理。宜若無待于外養矣。尚且欲食有節。起居有常。又況嬰兒。其肉脆。其血少。其氣弱。有待于人者爲多。其于乳哺襁褓。宜何如哉。

形氣變成章第三

天有精。地有形。形精相感而化生萬物。故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天爲陽。地爲陰。水爲陰。火爲陽。陰陽者。血氣之男女。水火者。陰陽之證兆。

天降精以有覆。地立形以有載。形精相感而生生化化。此天地之所以能爲萬物之父母也。書言惟天地萬物父母。凡以此爾。清陽上天。濁陰歸地。故天爲陽。地爲陰。水寒而潤。火熱而燥。故水爲陰。火爲陽。天地也。水火也。雖則不同。其屬于陰陽則一也。有男女然後物有所生。血氣以陰陽爲男女。則血氣自陰陽而有生矣。有證兆然後物有所形。陰陽以水火爲證兆。則陰陽自水火而有形矣。

推本火既濟。氣血變革。然後剛柔有體而質形立焉。造化鑪鍾開。不能外是以成物。茲嬰孩始生有變蒸之理也。

上水下火。兩者相遠。此水火之既濟也。水爲血。火爲氣。水火既濟則血氣爲之日改月化而變革矣。夫然後得乎陽者其體剛。得乎陰者其體柔。既已有體。而聲色貌象之形質立矣。天地水火血氣屬于陰陽。則陰陽之爲用也大矣。造化鑪鍾所以成物。不能外是。故人之始生。血微氣弱而爲嬰孩者。亦以此而有變蒸之理。凡以陰陽形氣推移。不可不察也。

原受氣之初。由胚胎而有血脈。由血脈而成形體。由形體而能動。由動而筋骨立。以致毛髮生而藏府具。穀氣入胃而百神備。是乃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若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血脈未榮。五藏未固。尚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甄陶以成。非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哉。

受氣之初。胚渾之始也。一月始胚。二月始膏。三月胞。四月而形體成。五月而能動。六月而筋骨立。七月而毛髮生。八月而藏府具。九月而穀氣入胃。十月而百神備。凡此具體未形。有常不變之時也。殆夫萌區有狀。留動而生。則百體外著。昔之血脈兆而未形。今則形而未榮。昔之五藏具而未成。今則成而未固。將欲充其成而至于固。充其形而至于榮。其在造化鑪鍾之間。資陰陽之氣。水火之濟。猶泥之在陶。

得類而後成。凡此所謂道之自然以變爲常者也。

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六十四日再變。且蒸。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上氣則以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真高于肺。而肺主氣。故爾。體熱則以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爾。積二百八十八日九變。三百二十日十變。五蒸。是之謂小蒸畢。後六十四日一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則情態異常。

唯以變爲常。故造化于人有變蒸焉。變者上氣。蒸者體熱。五藏改易。氣皆上朝。藏真高于肺。而肺主氣。故上氣爲變之候。血脈敷榮。陽方外固。陽在外爲陰之使。故體熱爲蒸之候。兒生三十二日一變。必三十二者。蓋受氣始于肝。肝、七數也。四八爲一變。成八得四而治故也。一變上氣而不體熱。再變且蒸。體熱而上氣。九十六日一變。猶初變也。一百二十八日四變。猶再變也。自此以往。積三百二十日凡十變。五蒸。窮天地之數而一小蒸畢。其後六十四日一大蒸。蒸後六十四日復大蒸。蒸後一百二十八日復大蒸。積二百五十六日而大蒸畢。凡五百七十六日變蒸數足。形氣成就。每經一變。榮其血脈。故其五藏。則情態異常。故或能款笑。或成機關。或能匍匐。或欲學語。或亭亭然。每變愈上而道貌天形充矣。此有生之後變化之機也。

蓋天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七情之生。得非成于變蒸之後耶。其候有輕重。其時有遠近。輕者體熱微汗。時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重者壯熱而脈亂。或汗或否。此其候也。平者五日而衰。遠者十日而衰矣。先期後日。後之五日爲十日之中。熱乃除。此其時也。

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五位、前後左右中也。水位於後。是生寒氣。火位于前。是生暑氣。金位于右。于是爲燥。土位于中。于是爲溼。木位于左。于是爲風。此天下有五行御五位以生寒暑燥溼風也。五藏、肝心脾肺腎也。五氣、寒暑燥溼風也。心化于暑而生喜。肝化于風而生怒。脾化于溼而生思。肺化于燥而生悲憂。腎化于寒而生恐。此人有五藏化五氣以生喜怒悲憂恐也。變蒸之後。化生七情。七情化生。豈無得而然耶。亦本于五行而已。然變蒸有輕重。其時有遠近。體熱微汗。似有驚候。耳與後陰所會皆冷。所謂輕也。壯熱脈亂。不特體熱而已。或汗或否。不特微汗而已。所謂重也。五日而衰者平。十日而衰者遠。候有輕重。時有遠近。皆以其體之盛衰虛實而然也。

當是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灸刺湯劑。皆非所宜。或先變而熱作。或後蒸而未解。則治之當如成法。或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與夫非變蒸而得天行者。其診大率相類。惟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學者可不審焉。

當變蒸之時。務致和平。不欲驚擾。驚擾則是謂怛化。灸刺湯劑皆驚擾之類。先變而熱作者。謂變期而熱者也。後蒸而未解者。謂遠日數而不歇者也。凡此當治如成法者。如方所具之法也。變蒸之中。加以時行溫病者。上氣體熱加以變蒸也。非變蒸而得天行者。上氣體熱同于變蒸也。若是二者。診雖相類。而耳及後陰。所會皆熱爲異爾。即其同而辨其異。豈蔽于一曲者能若是乎。

稽原疾證章第四

嬰孩氣專志一。終日號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然五藏未定。雖微喜怒嗜慾之傷。然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故外邪襲虛。入爲諸風。肥甘之過。積爲疳黃。襁褓不慎。則腐腠受邪而寒熱。出處不時。則精神不守而客忤。蘊熱而斑毒。積冷而夜啼。皆陰陽之寇。甚于剛壯者也。

人受中和以成。而嬰兒則純而未散。故氣專而無所雜。志一而無二適。終日號而嗌不嗄。則中藏至和而無乖也。藏府冲融而未凝。故五藏未定也。七情未發于中。故微喜怒嗜慾之傷。起處惟資于人。故風雨寒暑。飲食居處。易以生患。惟易以生患。故衣暖汗出。腠理俱虛。此外邪之所以入也。食肥飲甘。積于脾胃。此諸疳之所以作也。襁褓致慎。則血凝氣剛。肌肉牢密。堪耐寒風。不致疾病。何寒熱之有乎。惟襁褓不慎。則腐腠受邪而寒熱也。出處有時。則不傷牛馬。不墜鬼神。不冒蠱惡。不緣乳氣。何客忤之有乎。惟出處不時。則精神失守而客忤也。冒時行疾疫。則患斑毒。時行疾疫。蘊熱故也。胎寒腹痛。則患驚啼。胎寒腹痛。積冷故也。夫如是則陰陽之寇。得以傷之。甚于剛強壯大之人也。況根于中者。與生俱生。如母驚傷胎。生而癲疾。腎氣不成。生而解顱。風熱傷胎。生而口噤。風冷傷胎。生而驚啼。納汚之爲血癖也。胎弱之爲諸癎也。率由孕育之初。殆非一朝一夕之故。是以善保赤子。治法尤詳。子之在母。胎養失節。故其生也病生焉。母驚傷胎。狂陽積也。故生而癲疾。腎氣不成。元氣絕而冲氣傷也。故生而解顱。顱、腎氣所屬焉。風熱傷胎。心氣過也。故生而口噤。風冷傷胎。客氣逆也。故生而驚啼。汗、血汙也。納汚于腦而爲血癖。胎弱氣血微也。受胎之微。虛而爲諸癎。凡此皆由孕育之初。邪氣迴薄。日復一日。結根盤固。馴至之漸。至于若是。善保赤子者。其于治法。尤致其詳焉。

吸下灸刺。尉浴粉熨。泛應而機隨。若病在胸中。穢汁既吞。必吐而愈。病在腸中。乳哺不進。必下而愈。重腭重斷。治以微鍼。羹糊身直。治以灸熨。尉風池以泄微邪。浴皮膚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粉汗以密腠理。至若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禳以祝由。

小兒之病不一。良工之治亦異。是以吐下灸刺。尉浴粉熨。數者泛應而機隨。順其病如何耳。青泥惡血。謂之玉衡。吞于胸中。昏憒神智。必以甘草湯吐之。痰飲爲癖。謂之痰癖。結于胸中。乳哺不進者。必以紫丸下之。重腭重斷。治以微鍼者。有著類。裏及上腭如垂瘜。有服起者名重腭。有著齒斷如垂瘜。有服起者名重斷。可以綿纏長鍼。留刃如粟。刺去血則愈也。羹糊身直。治以灸熨者。羹糊身直而不俛。當灸太倉。風池在項筋兩轅之間。風邪之所出入也。故尉之以泄微邪。皮膚、表也。寒熱之所易候也。故浴之以散寒熱。摩胸以通鼻塞者。胸圖冲氣而鼻通焉故也。粉汗以密腠理者。汗則腠理開故也。重舌之膜。令兒言語不發。可以爪摘斷之也。故重舌之膜。斷之以爪。邪癘之氣。將耗真元。則有梁塵戶上之祝所以禳之。故邪癘之氣。禳以祝由。凡此其治之端不一也。

蓋稚弱感疾。易于滋蔓。推惻隱之心者。要在防微杜漸。故無所不用其至也。彼拘于無治。或欲如田舍兒。任其自然。未免爲失病之機。過于救治。或欲不問春夏。蕩以肆劑。未免有湯液之傷。是皆一偏之蔽。非知

治之大體也。

稚弱者、血氣未剛，肌膚未凝，風邪易以入，沴氣易以傷，故感疾易于滋蔓也。惟仁者推惻隱之心，求以治之，故防微杜漸，無所不用其至焉。孫思邈云，人不詳南北之殊，便按方而用之，是以多害小兒也。所以田舍小兒，任其自然，皆無得而有夭橫。後人因之，拘于無治，故失病之機。小兒初病，宜明診候之方，適春夏之宜，審虛實之證，隨其所患而治之，苟過于救治，不問春夏，溽以缺劑，故有湯液之傷。凡此皆不得中道，蔽于一偏之過也。是豈知治之大體，在乎知病之機，適時之宜哉。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四

達道篇

一陰一陽之謂道，殆無往而勿存，降而在人，妙爲精神，充爲氣體，著爲聲色，無非道也。以道之所寓而昭示天下，豈特使知存形骸生而已。

洞化知體章第一

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係焉，故耳目手足均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十二經脈皆榮衛也，而多寡不齊，溫熱涼寒有方，勇怯動靜有變。

天有陰陽，地有水火，人有精神，其實一也。故人之精神與天地相爲流通，天地則有出入升降，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出入升降，天地則有消息盈虛，則人之精神亦與之爲消息盈虛，夫惟如此，故坎入一而爲耳，離圖二而爲目，上麗者爲手，下麗者爲足，均圍于一身也，而致用各異，屬乎天者三陽三陰，上麗乎手，屬乎地者三陰三陽，下麗乎足，皆爲榮衛也，而多寡不齊，溫熱寒涼，其方之不同也，動靜勇怯，其變之不一也，是皆出入升降，消息盈虛之所致也。

東南方，陽也，陽精并于上，西北方，陰也，陰精并于下，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雖明而手足不若右之爲強，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手足雖強而耳目不若左之爲明，茲耳目手足之異也。

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故東南方陽也，西北方陰也，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故陽精并于上，陰精并于下，人之一身，耳目爲上，手足爲下，故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

厥陰多血少氣，少陰少血多氣，太陰多氣少血，三陰之常數本乎地者如此，少陽少血多氣，陽明多氣多血，太陽多血少氣，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如此，茲十二經脈之異也。

血爲陰，氣爲陽，血爲榮，氣爲衛，榮衛陰陽有自然之多少，非人爲故也，用鍼者、隨其多少而補寫之，厥陰多血少氣，則寫血而補氣，舉此則凡三陰之常數本乎地者皆如此也，少陽少血多氣，則寫氣而補血，舉此則凡三陽之常數本乎天者皆如此也。

子美盡乎西北，知西北之爲陰，午美極乎東南，知東南之爲陽，陽者其精降于下，陰者其精拱于上，陽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陰精拱于上，故左寒而右涼，豈不曰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耶。

揚雄曰，生陽莫如子，生陰莫如午，西北爲子美盡矣，東南則午美極矣，東南方陽也，陽者其精降于下，故右熱而左溫，西北方陰也，陰者其精拱于上，故左寒而右涼，是以地有高下，氣有溫涼，高者氣寒，下者氣熱，夫陽氣生于東而盛于南，故東方溫而南方熱，陰氣生于西而盛于北，故西方涼而北方寒，然東南西北左右異者，位于乾而面于巽也，是以不同也。

夜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其氣傷肺，有所墮恐則傷血，故喘出于肝，其氣傷脾，有所驚恐則傷氣，故喘出于肺，其氣害心，是時勇者氣行則已，怯者則著而爲病，豈不曰、人之驚恐悲勞動靜皆爲之變耶。

夜者陰盛之時，于此而行則傷陰，故喘出于腎，腎者、陰之合也，墮則血脈不振，于此而恐則傷血，故喘出于肝，肝者、血之舍也，驚則心無所倚，神無所歸，而氣爲之不守，此驚恐所以傷氣，故喘出于肺，肺主氣，故爾，其氣傷肺，其氣傷脾，其氣害心，是皆氣之淫也，勇者氣壯，故當是時氣行則已，怯者氣弱，故當是時著而爲病也，經脈別論云，人之驚恐悲勞動靜皆爲之變者以此。

洞達其然，故手足耳目明邪之所感，則知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其在下則左甚也，于經脈得治病之序，則知氣血常數，多寡盛衰，然後寫有餘補不足也，明溫熱涼寒之殊，則適寒涼者必腹，適溫熱者必脹，下則脹已，汗則瘡已，觀人之勇怯，皮膚骨肉，故能知其情以爲診法焉。

手足耳目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左輕而右甚，其在下則右輕而左甚，夫何故上右下左，爲陰陽不強之地，此陰陽天地所以不能全也，故邪居之，察陰陽上下左右之宜，故能別經脈得治病之序，是以氣血常數，多寡盛衰，無不知焉，然後補其有餘寫之，不足補之也，溫熱者毘于陽，寒涼者毘于陰，此二者之殊也，適寒涼者脾胃弱而虛，故必脹，適溫熱者血氣盛而壅，故必瘡，下則脹已，利其陰也，汗則瘡已，泄其陽也，唯病既殊，此治法之所以不同，而又觀人之勇怯，骨肉皮膚，能知其情以爲診法，其于得治病之序何加焉。

非惟是也，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則知西北之氣散而寒之，東南之氣收而溫之，高者其氣

壽。下者其氣夭。則知崇高之地爲陰所勝。汙下之地爲陽所勝也。陰方之地。陽不妄泄。寒氣外持。邪不數中。而正氣堅守。故壽延。陽方之地。陽氣妄耗。發散無度。風澤數中。其氣傾竭。故夭折。陰精所拱其人壽。陽精所降其人夭者此也。惟陰精所拱。故西北之人皮膚厚。腠理密。人皆食熱而宜散宜寒。惟陽精所降。故東南之人皮膚疎。腠理開。人皆食冷而宜收宜溫。陽勝者天。陰勝者壽。高者其氣壽。下者其氣夭者此也。惟氣壽則知崇高者陰氣治之。惟氣夭則知汙下者陽氣治之也。

形樂志苦者。病生于脈。形苦志樂者。病生于筋。形志皆樂者。病生于肉。形志皆苦者。病生于咽嗌。在脈則治以灸刺。在筋則治以熨引。在肉則治以鍼石。在咽嗌則治以百藥。

形樂者無勞役。無勞役則筋骨平。志苦者思慮深。思慮深則榮衛乖。故病生于脈。志樂者思慮省。思慮省則氣脈緩。形苦者勞役甚。勞役甚則筋骨傷。故病生于筋。志樂形樂者、心神解緩而筋骨不勞。氣道爲之壅塞。衛氣爲之怫結。而肉理相比。故病生于肉也。志苦形苦者、既勞于役。復結于思。則肝氣并于脾。肝與膽合。嗌爲之梗。故病生于咽嗌。在脈治之以灸刺。欲補寫之得宜也。在筋治之以熨引。欲氣通而和緩也。在肉治之以鍼石。欲其泄滿而破結也。在嗌治之以百藥。欲其通塞而治壅也。

夫命之壽夭。情之苦樂。豈無得而然哉。以至求氣交之分。知物生之所由。辨肥瘠之形。知榮衛之盛衰。問貴賤。知三診之妙。

命之壽夭。以陰陽之異。情之苦樂。以形志之殊。豈無自而然哉。六微旨大論云。何謂氣交。曰上下之位。氣交之中。人之居也。天樞之上。天氣爲之。天樞之下。地氣主之。氣交之分。人氣從之。萬物由之。所謂求氣交之分。知物生之所由者如此。其人肥則風氣不得外泄。其人瘠則外泄而寒。或血旺而氣實。或氣弱而血竭。所謂辨肥瘠之形。知榮衛之盛衰者如此。貴賤雖不中邪。病從內生。名曰脫榮。故診有三常。必問貴賤之宜。知三診之妙者如此。

此古之治病者。所以明天道地理。陰陽更勝。氣之先後。人之夭壽。生化之期。然後可以知人之形氣。若夫不達貧富貴賤之所處。剛柔緩急之所稟。與夫寒溫飲食之節。則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天道有盈虛。地理有高下。陽盛勝陰。陰盛勝陽。陽氣先至。多溫多熱。陰氣先至。多涼多寒。陰精拱者壽。陽精拱者夭。六節所分。生化所係。明乎此者。然後可以知人之形氣。有餘不足。而莫之遁矣。若夫不達貧富貴賤之所處。何以明先富後貧。先貴後賤之證耗。不達剛柔緩急之所稟。何以明砭石毒藥灸熨微鍼之法耶。或寒或溫。而飲食之節各有所宜。不知此類。是謂適以自亂而不足以自明爾。

察色精微章第二

形色、天性也。色爲有變。蓋留動而生。脏合五行。上下左右。皆有定位。至其妙應四時。難測難窮。茲爲微診。惟能察精明以接奇常。以通神明。望而可知。所以進乎智而與乎神也。

莊子曰。留動而生色。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然則形色之有天性也明矣。豈不

以形無變而色有變。皆有自然之理。故脏合五行而兆見于金木水火土之應也。色見于上。傷神之兆也。故上爲逆。色見于下。病生之氣也。故下爲從。色見于左者。左爲陽。男子得之爲從。色見于右者。右爲陰。女子得之爲從。是皆有定位而不可易者也。至其妙應四時。則色白脈毛者應秋。色青脈弦者應春。色黑脈石者應冬。色赤脈洪者應夏。色黃脈代者應長夏及四季。是皆難測難窮。蓋爲微診。不易知也。精明五色者。氣之華也。能察精明。則可以接奇常而得病之經權。可以通神明而該貫乎幽隱。彼有五色。此可望而知也。蓋此者、其進乎智而與乎神者乎。故曰望而知之謂之神。

故青赤見于春。赤黃見于夏。黃白見于長夏。白黑見于秋。黑青見于冬。是謂五藏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得肝脈色見青白。心脈見赤黑。脾脈見黃青。肺脈見白赤。腎脈見黑黃。是謂其藏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剋也。

青、木也。赤、火也。當春之時。木旺而能生火。木不絕也。故青赤見于春。赤、火也。黃、土也。當夏之時。火旺而能生土。火不絕也。故赤黃見于夏。舉此則黃白見于長夏。白黑見于秋。黑青見于冬。可以類推也。是謂五藏之生者以五行之相繼也如此。肝脈弦。得弦者色見乎青白。青爲白所勝也。心脈鉤。得鉤者色見乎赤黑。赤爲黑所勝也。舉此則脾脈代而見黃青。肺脈毛而見白赤。腎脈石而見黑黃。可以類推也。是謂其藏之見者以五行之相剋也如此。望而知之。其將有得于此乎。

滋榮者其氣生。如翠羽、雞冠、蟹腹、家雞、烏羽是也。枯夭者其氣敗。如草滋、衄血、根實、枯骨、如炲是也。于其滋榮者。知病新故。于其淺深。知治久近。于其上行。知病愈甚。于其下行。知病方已。或從內走外。或從外走內。移否。知病新故者。驗其脈小色不奪者新病也。驗其脈大其色奪者久病也。于其淺深知治久近者。其脈浮者淺。淺則其病近。其脈沈者深。深則其病久。其色上行者病益甚。其色下行如雲徹。散者病方已。五色各有藏部。有外部。有內部。其色從外部走內部者。其病從外走內也。其色從內部走外部者。其病從內走外也。由是言之。則變化隱顯。豈一端而已哉。知其不一從而審之。醫之妙也。

若乃肺風面眉白。心風面口赤。肝風面目青。脾風面鼻黃。腎風面肌黑。以風善行數變故爾。肝熱而左頰赤。肺熱而右頰赤。心熱而顏赤。脾熱而鼻赤。腎熱而頤赤。以諸熱皆屬于火故爾。

風盛于藏。而色見于形。風善行數變。故色亦隨之。故風論曰。肺風之狀。診在眉上。其色白。心風之狀。診在口。其色赤。肝風之狀。診在目下。其色青。脾風之狀。診在鼻上。其色黃。腎風之狀。診在肌上。其色黑。熱盛于藏。色見于面。熱屬于色。故亦隨之。刺熱論曰。肝熱病者左頰赤。左者、肝之位故也。肺熱病者右頰赤。右者、肺之位故也。心熱病者顏先赤。炎上者、火之位故也。脾熱病者鼻先赤。中者、脾之位故也。腎熱

病者頤先赤潤下者、水之位故也。

以至青黑爲痛、黃赤爲熱、白爲寒、以五氣不同故爾。鼻端青爲腹冷、黑爲水氣、白爲無血、黃爲胸塞、赤爲有風、鮮明爲留飲、以五色取決于此故爾。然審病者又加以脾眞爲本、蓋脾眞之黃、是謂天五之氣、五色五明、病雖持久而面黃必生者、謂其眞氣外榮也。

青與黑、木相水而寒極、故爲痛、黃與赤、土相火而合氣、故爲熱、白、金也、金氣清、故爲寒、鼻者、中嶽之象、土之位也、五色寓此而見焉、鼻端青爲腹冷者、木剋土也、腹、坤也、鼻端黑爲水氣者、水極而土病也、鼻端白爲無血者、金旺而火因也、黃爲胸塞者、胸、中部也、赤爲有風者、火疾風生也、鮮明爲留飲者、土剋水也、此五色見于鼻者如此、其審病又當以脾眞爲本焉、五藏生成論云、面黃目青、面黃目赤、面黃目白、面黃目黑者、皆不敗也、所以不敗者、天五之氣存焉故也、若乃病雖持久、面色黃者必生、亦以眞氣之所榮也、豈非脾眞者中和之氣與。

此數者雖皆成法、然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眉睫之間、欲其萬全者難矣、黃帝所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誠得諸此。

制而用之存乎法、推而行之存乎人、察色之微、其法多矣、自非必淨必清、見曉于冥冥、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則目力或殆、欲其萬全難矣、豈非推而行之有待于人乎、此黃帝所以謂積神于心、屬意勿去也、苟能積神屬意、獨造精微之妙、則可以望而知之矣。

持脈虛靜章第三

陰陽者、脈之本、尺寸者、脈之部、內外者、脈之分、形有長短、體有肥瘠、性有緩急、志有苦樂、審如是者、持脈之法也、致虛守靜、其神無營、俾事物不得入其舍、乃持脈之道也、進乎法而造乎道、定于己而應于人、則有過之脈可求焉。

呼出心與肺、吸入腎與肝、其浮與滑長爲陽、其沈與濇短爲陰、此之謂脈之本、從關至尺爲尺內、從關至魚際爲寸口、尺者尺內一寸、寸者寸內九分、此之謂脈之部、陰、藏也、爲裏而主內、陽、府也、爲表而主外、此之謂脈之分、形有長短、必視之以定疎數、體有肥瘠、必視之以定淺深、性有緩急、因以察其寬猛、志有苦樂、因以察其舒疾、能審乎是、則持脈之法也、致虛者、惟虛則誠、守靜者、惟靜則明、其神無營、則內保而外不淫、俾事物不得入其舍、則萬物莫我擾、如是則致虛所以極、守靜所以篤、是爲持脈之道、守乎法所以應乎神、造乎道所以守于己、進乎法而造乎道、自蘊而至精也、定于己而應于人、有主于中而後能有接于外也、如是則有過之脈爲可求焉、夫四至之脈、六部之候、同是爲平和、其間或有陰之過、有陽之過、能卽其異于衆脈者而求之、斯可矣、寸也、尺也、關也、苟或俱大俱細、則是人之所稟氣有不同、未可一概而求其病、此所以貴夫求有過之脈與。

是故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脈口人迎、上下胥應、本末寒溫之相守、形肉血氣之相宜、應春而圓、應夏而方、應秋而平、應冬而沈、皆脈理之常然也。

輕重有差、至數有辨者、昔人以鼓之多寡爲診脈輕重之權、以息之呼吸爲經脈至數之準、人一呼、脈再動、一吸脈亦再動、平人氣象論論之詳矣、此理之至當、曉然易見也、至有以鼓之多寡、權六部之輕重者、則以肺爲至輕、腎爲至重、心重于肺、肝輕于腎、脾得其中、大抵肺主皮毛、診至皮毛可也、心主血脈、診至血脈可也、診脾至肌肉、診肝至筋、診腎至骨、以是爲宜、則輕重可見矣。脈口人迎、上下胥應者、或人迎應于脈口、或脈口應于人迎、人迎至四盛以上爲格陽、脈口至四盛以上爲關陰、俱盛四倍已上爲關格、脈口人迎知其上下之胥應、則本末寒溫之相守、形肉血氣之相宜得矣、應春而圓、其脈奚弱輕虛、欲其象規之運、應夏而方、其脈洪大滑數、欲其象矩之靜、應秋而平、浮毛之脈高而平也、應冬而沈、堅石之脈下而沈也、四時有常氣、脈應之而爲理之常也。

悉以胃氣爲本、胃氣者、陰陽之沖氣、所謂浮中沈是矣、若春欲弦、必胃而弦可也、但弦無胃氣、則非平脈、夏欲鉤、必胃而鉤可也、但鉤無胃氣、則非平脈、秋欲毛、必胃而毛可也、但毛無胃氣、則非平脈、冬欲石、必胃而石可也、但石無胃氣、則非平脈。

正理論曰、穀入于胃、脈乃道行、蓋胃爲天五而播氣于諸脈也、夫穀、土也、胃、亦土也、此穀之所以入胃、金木水火皆得土而成、此諸脈所以皆受氣于胃也、平人氣象論謂人以水穀爲本、故人不可絕水穀、脈不可無胃氣、悉以胃氣爲本、凡以此也、氣稟于胃、胃者平人之常氣也、故胃氣者、陰陽之沖氣、所謂浮中沈是也、春欲弦、夏欲鉤、秋欲毛、冬欲石、皆稟于胃、則是平人之常氣、不可絕也、胥一也、而其數言六心二也、而其數言七、得五而成、推此則五藏之不可無胃氣也可知矣。

故曰、診病之始、五決爲紀、欲知其始、先建其母、夫微妙在脈、察之爲難、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大作綱、小作紀、綱舉而有統、紀陶而有條理、診病之始、五決爲紀、診五藏之痾、決以五行、則有條理而不紊也、欲知其始、先建其母者、母爲應時之王氣者也、病之起常在于應時之脈故也、黃帝曰、嗚呼、遠哉閎閎乎、若視深淵、若近浮雲、視深淵尚可測、近浮雲莫知其極、此所謂微妙在脈、察之爲難也、持以虛靜、則難者斯易、蓋虛靜推于天地、無往而不可。

蓋無所于忤、虛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唯虛故能寬、寬則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胡不觀鑑之爲物、不將不迎、應而不藏者、唯虛而已、水之爲物、明燭鬚眉、其平中準者、亦靜而已、鑑之虛水之靜猶然、而況聖人論理人形、列別藏府、審清濁而知部分、理色脈而通神明乎、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

無所于忤者、未始有心、故爲虛之至、一而不變者、未始有作、故爲靜之至、唯虛故能寬、寬則有倫而不亂者、虛足以受天下之實而能有所理、故有倫而不亂、唯靜故能動、動則無入而不自得者、靜則足以應天下之動而能有所守、故無入而不自得、鑑無心而虛水無作而靜、猶足以有應有燭、聖人于人形則論其倫而通理之、于藏府則列其位而差別之、氣清者爲榮、氣濁者爲衛、審此則知部分之域、色見乎容貌、脈流乎百體、理此以通神明之德、向非虛一而靜、則形與診相類、唯虛一而靜、此所以若鑑之

應。若水之獨。無微而不察矣。

膠于疑似者未易辨。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彼蠹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慄于驚懼。神者不自許也。其于按而紀之。終而始之。內外之法無一之能知矣。

候有若同而異。故膠于疑似者未易辨。尺內尺外。與脈相應。故脈與尺相應。有微有甚者未易調。知春夏秋冬之常。而不知以天五爲宗。脈貴乎深。其本也。知權衡規矩之應。而不知有覆診之異。脈貴乎明。其氣也。彼蠹工者。色聲亂其耳目。趣舍汨其心術。或奪于利害。或慄于驚懼。神者不自許。若是者。尙何能致虛守靜。以盡持脈之道乎。知內者按而紀之。察脈氣也。知外者終而始之。觀色象也。夫脈氣色象。內外常相應。不能持以虛靜。則內外俱失。此所以無一之能知矣。

診法所以首及平旦之時者。蓋取夫陰陽適平。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氣血未亂。彼我虛靜之時與。

黃帝問診法。而岐伯答以平旦之時。脈要精微。診序以爲一篇之首。蓋平旦之時。陰氣未動。陽氣未散。此所謂陰陽適平。經脈未盛。絡脈均調。此所謂經絡調順。飲食未進。故血氣未亂。蓋飲食小浮。則其候似脾。凡此之類。可會于意。不可傳以言。可得于心而不可得以述。此所以爲工之所甚疑也。持脈之道。虛靜爲保。保而不失。斯能從容得之。不然。則虛實寒熱之證將何由定。所存諸己者未定。則迫遽之際。

故曰。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其不全者。精神不專。志意不理。內外相失。故時疑殆。審燭厥理。則拘攣之承蜩。津人之操舟。梓慶之削鐻。所以皆進乎技。

經脈十二。手足之三陰三陽。以應十有二月也。絡脈三百六十五。支分派別。以應在天之度。一朞之日也。此皆人之所明知。工之所循用也。精原于坎一。爲陰中之陽。神原于離二。爲陽中之陰。精神固自全而不能以專之。在腎爲志。在脾爲意。志意固自得而不能以理之。此蠹工所以外內相失。故時疑殆。拘攣之承蜩。萬物不能易其知。津人之操舟。覆卻不能入其舍。梓慶之削鐻。其巧專而外滑。此皆以虛靜而存諸中耳。持脈而然。則與之皆進乎技矣。

候氣守經章第四

十二經脈以氣爲陽。以血爲陰。周行一身。分流如汲。以應地之經水十有二焉。足陽明合于海。足太陽合于清。足少陽合于消。足太陰合于湖。以至足厥陰之合于沔。足少陰之合汝。手陽明之合江。手太陽之合淮。手少陽之合漯。手太陰之合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凡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外內相貫。如環無端。

靈樞經曰。手之三陰。從藏走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所謂十二經脈者如此。氣出于脈而氣爲陽。血出于心而血爲陰。陽爲衛。陰爲榮。榮衛者。血氣也。周營一體。合于經脈。如川之有流。如流之有派。以人之府藏應地之經水。遠近淺深。各有條理。足陽明合于海者。內

屬于胃而受水穀者也。足太陽合于清者。屬于膀胱而通水道者也。足少陽合于消。內屬于膽。足太陰合于湖。內屬于脾。足厥陰之合沔。水作而出之肝屬焉。足少陰之合汝。經以有守之腎屬焉。水之巧而有制者江也。內屬大腸。而手之陽明合焉。溢溢而上者淮也。內屬小腸。而手太陽合焉。以至手少陽之合漯。手太陰之合河。手心主之合漳。手少陰之合濟。亦各從其類也。凡此皆外有原而內有所稟也。若肺之原出于太淵。心之原出于太陵。腎之原出于太谿。胃之原出于衝陽之類是也。十二經脈十有二原。五藏六府皆經水之所灌溉也。內外相貫。如環之運。無有端倪。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

聖人于此候氣。常以平旦爲紀。以漏水下百刻。晝夜行流。與天同度。終而復始。故曰。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人有經脈。經脈者。行血氣。通陰陽。以榮于身者也。人之血氣充益。膚革堅固。皆諸水行地中。乘流叶應。安得渾塞泛溢。以速炙焫鍼石之苦耶。

平旦者。陰氣未動。陽氣未散。飲食未進。經脈未盛。聖人候氣。必以是爲常也。從房至畢十四宿。水下五十刻。半日之度也。從昴至心十四宿。水下五十刻。終日之度也。從房至畢者爲陽。陽爲晝。從昴至心者爲陰。陰爲夜。周天二十八宿。循天而日運一周。經脈之在人身。則十六丈有二尺。呼吸各行三寸。二百七十定息。氣可環周。則以五十環周。萬三千五百定息而氣行八百一十丈。是以應周天之星。百刻之漏也。經脈十二。上以應宿度。下以應經水。此則天有宿度。地有經水之謂也。經脈之行如此。則行血氣。通陰陽。榮于身者可知矣。是以血氣充益于內。膚革堅固于外。皆諸水行地中。乘流叶應。無滯塞而不通。無泛溢而過度。炙焫鍼石之用何耶。

脈動過生疾。則有感天之邪氣。而害五藏者。感水穀之寒熱。而害六府者。感地之溼氣。而害皮肉筋脈。若是則非附引按摩所能獨治。亦非藥石所能獨攻也。補寫工巧之術。于是行焉。

和于四時。以適生長收藏之令。調于陰陽。以順發生容平之候。斯無狂陽閉陰。而疾疢不作矣。惟陰陽之氣有沴。四時之應失序。則動與過皆能生疾。于是天之邪氣感焉。得于八方之風。而害五藏。水穀之寒熱感焉。得于飲食之間。而害六府。在地之溼氣既勝。則榮衛不行。而皮肉筋脈受害。若是者。其治也。非可以附引按摩。其攻也。非可以藥石。于是實則瀉其子。虛則補其母。診其脈候。隨證致治。工巧之術。于是行焉。

蓋有餘瀉之。不足補之。五藏所以致疾者。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舉天一地二。人身之本言之。如水之精爲志。火之精爲神。神有餘則瀉小絡之血。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志有餘則瀉然谷之血。不足則補其復溜。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寫補之道。從可知矣。

五藏之氣。有餘則失之太過。不足則失之不及。太過則寫。不及則補。或補或寫。使適其平。則病無自而作。天一生水。腎得之爲志。地二生火。心得之爲神。神有餘則笑不休。不足則悲。志有餘則腹脹。不足則厥逆。神之有餘者。以邪氣入于小絡。故寫小絡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視其虛絡。按而致之。無出其血。無泄其氣可也。志之有餘者。以腎氣之內衝。故寫然谷之血以調之。若其不足。則取其復溜而補之。

可也。氣也。血也。肉也。有餘不足。或寫或補。舉精神則從可知矣。

關類而長之。則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脑合有數。知絡滿經虛。則灸陰刺陽。而經滿絡虛。則刺陰灸陽。氣之所并爲氣實血虛。血之所并爲血實氣虛。脈與氣俱實爲重實。脈與氣俱虛爲重虛。審其陰陽。以別剛柔。陽病治陰。陰病治陽。定其血氣。各守其鄉。以契夫消息盈虛之理而已。

胃脘之穴是爲上紀。關元之穴是爲下紀。上下有紀也。左盛則右病。右盛則左病。以左取右。以右取左。左右有象也。督脈起于少腹。任脈起于中極。推此則其會可見矣。肝之論在太沖。其合曲泉。肺之論在太淵。其合尺澤。推此則其數可見矣。絡滿經虛。絡氣有餘。經氣不足也。灸陰刺陽。以陰分主絡故也。經滿絡虛。經氣有餘。絡氣不足也。刺陰灸陽。以陽分主經故也。血并于陰。氣并于陽。故爲驚狂。血并于陽。氣并于陰。乃爲熱中。氣之所并。則血少而氣多。故爲氣實血虛。血之所并。則氣少而血多。故爲血實氣虛。脈之與氣。兩者俱實。是名重實。虛實論所謂氣實脈滿是也。脈之與氣。兩者俱虛。是名重虛。虛實論所謂脈氣上虛是也。善治者。審陰以別柔。審陽以別剛。陽病治陰。從陰引陽也。陰病治陽。從陽引陰也。陽爲息而益陰爲消而虛。定其血氣。以守柔衛之鄉。于以契夫陰陽消息盈虛之理焉。

然上工治未病。其次治未盛。其次治已衰。蠢工逆此。是謂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是也。昔人有言。微數之脈。慎不可灸。因火爲邪。是爲煩逆。追虛逐實。血散脈中。是爲不可灸也。熇熇之熱。漰漰之汗。渾渾之脈。其病皆逆。大怒大驚之脈。其氣皆逆。是爲不可刺也。舉茲二者。則凡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相戾之證。其不可灸刺。亦類見矣。

上工燭理于未形。故治未病。其次見理于方興。故治未盛。其次審病于既作之後。故治已衰。陰陽應象論曰。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膚。其次治筋脈者。亦以此也。蠢工逆此者。非不知治而治之。失其理也。故謂之伐形。伐形者。不可灸而灸。不可刺而刺也。灸刺之不當。所謂失其理也。微數之脈者不可灸。其氣皆逆者不可刺。灸其不可灸。刺其不可刺。則伐形者也。凡得脈浮身熱。與夫病脈相戾之證。則灸刺烏可以妄投乎。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五

正紀篇

紀小而綱大。紀隨而綱舉。陰陽者天之綱。則五運六氣之出於陰陽者。皆其紀也。

理貫三才章第一

天以清輕辟乎上。地以重濁辟乎下。運以回薄而應乎中。擬諸三才。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其氣各有所統。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太極既判。積氣之輕清者爲天。而辟乎上。積形之濁重者爲地。而辟乎下。一上一下而五運迴旋。而相薄乎兩間。擬諸三才。則有相通之用。是謂其用各有所達。擬諸三極。則有各立之體。是謂其中各有所會。擬諸三元。則有無窮之運。是謂其氣各有所統。太虛寥廓。萬物同原。推而通之。天也。地也。運也。源而爲一。豈有異哉。惟能貫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也。

寒暑燥濕風火。氣固然矣。然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木火土金水火。形固然矣。然形不獨立。必資於氣。然後爲之蕃育。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然運不自用。必與天地陰陽相參相應。然後能成乎歲功。

太陽爲寒化。相火爲暑化。陽明爲燥化。太陰爲濕化。厥陰爲風化。君火爲熱化。此六者在天之氣。所以

闢生生化化者也。然必得形而後生化之道有所托。是謂氣不獨用。必待於形。然後爲之生化也。東方木爲初。南方火次之。西方金又次之。北方水爲終。而土居其中。此五者在地之形。所以爲蕃秀繁育者也。然必得氣而後蕃育之功有所運。是謂形不獨立。又資於氣而後爲之蕃育。木火土金水而復言火者。火有君相也。言寒暑燥濕風又言火而不言熱者。君火之尊。以名不以位故也。大抵在氣則以君火爲尊。而在形則以土爲尊。此君火所以不言熱。而土之序所以在四者之中也。先立其年。以知其氣運固然矣。若甲己土、乙庚金之類是也。然運不自用。必與天地陰陽相參相應者。蓋有天之陰陽。有地之陰陽。有運之陰陽。相參相應。然後能成歲之功。此之謂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也。

氣有多少。形有盛衰。運有大小。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然之數。有勝有復。有治有淫。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始要終。以平爲則。德化政令不能相加也。盛衰勝復。不能相多也。往來大小。不能相過也。用之升降。不能相無也。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常矣。

在天之氣有多少。故陰陽有三等之不同。在地之形有盛衰。故五行有衍耗之不一。在中之運。太過爲太。不及爲少。太則有餘。少者不足。有餘而往。不足隨之。不足而往。有餘從之。是皆消息盈虛之數也。是以察夫有餘不足。則知消息盈虛皆自然之數。如少角之歲。清化來勝。則子火爲復。以熱復金。少宮之歲。風化來勝。則子金爲復。以清復木。若此之類。有勝有復之謂也。如歲厥陰在泉。風淫於中。治以辛涼。歲少陰在泉。熱淫於中。治以鹹寒。若此之類。有治有淫之謂也。是皆升降往來之理也。是以察夫勝復淫治。則知升降往來皆自然之理。原其始則有勝有淫。要其終則有復有治。復其勝。治其淫。斯能以平爲期。德化政令不能以相加也。若報德以德。報化以化。報政以政。報令以令。各稱其施。故不能相加。復以稱勝之盛衰。故不能相多也。往以稱來之小大。故不能相過也。有勝有復。有淫有治。其用之升降。不能相無。此之謂自然之數。自然之理也。真能知此。則始可與議道之太常。道之太常以變。故常消息盈虛。升降往來。是乃道之所以爲太常與。

雖然。通天下一氣。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類萬物一形。未有麗於形而能出乎氣之橐籥。其巧妙。其功深。固非小智所能窺測也。而論造化必本之氣運者。蓋天職生覆。穹然而剛健。地職形載。隤然而止靜。運以統歲。布化而遞遷。相感相召而損益著。生生化化而品彙彰。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故曰。陰陽者、天地之道路。萬物之綱紀。變化之父母。生化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又曰。物生謂之化。物極謂之變。陰陽不測謂之神。神用無方謂之聖。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者爾。夫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太初判而氣於此分。太始立而形於此著。故通天下一氣類萬物一形。氣待形而有所托。形待氣而有所運。故未有麗於氣而能外夫形之範圍。未有麗夫形而能出於氣之橐籥。刻雕之巧不示。出爲之功不顯。故其巧妙。其功深。彼小智溺於聞聞之域。而不覩其全。豈足以窺測哉。生覆者天之職。穹然而以

剛健爲德。形載者地之職。隤然而以止靜爲德。運以統每歲之化。遞遷而不窮。相感而後有應。相召而後有至。此或損或益所以著也。析不生而有生。析不化而有化。此品彙不同所以彰也。此論造化者所以必本之氣運也。宜有至神不測爲之斡旋宰制乎其間者。天地歲運孰使之然哉。必有機緘而爲之斡旋。必有主張而爲之宰制。若是者妙而無方。故謂之至神。陰陽也。變化也。神聖也。所謂至神不測者也。蓋天地由乎陰陽而兆氣形。是以陰陽者、天地之道。萬物之多。總乎陰陽。是謂綱紀。變化之功。生於陰陽。是謂父母。生殺之權。立於陰陽。是謂本始。神明之隱顯。藏於陰陽。故謂之府也。物生謂之化。因形移易也。物極謂之變。化而裁之也。陰陽不測謂之神。言陰陽之成變化。莫測其所以然。此神之妙也。神用之所以無方。有待於聖人。是謂神用無方謂之聖。孟子言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則由聖而至於神。蓋言聖人入而之神也。若乃闡神道而致無方之用。則神於聖人固有所待。夫天地、萬物、變化、生殺、神明、固囿於陰陽。而陰陽不測者與乎神。彼氣、形、歲運。貫三爲一。胥至神爲之斡旋宰制。體至神而與之爲一者。聖人之事。倘不知此。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氣立其中乎。是乃裂一爲三。則不該不徧。一曲之士。烏能知至神之所爲。若此者豈足以語造化之全功哉。

循常施化章第二

陰陽妙本。通天地爲一氣。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無形者、運乎上而下應於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天地陰陽之理。無餘蘊焉。

太初未判。陰陽之妙本存焉。統天地爲一氣者。雖爲陰陽。氣一而已。自其定位言之。則寒暑燥濕風火。天之陰陽也。三陰三陽上奉之。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陰陽也。生長化收藏下應之。此言上下相召也。有形者位乎下而上奉於天。則地氣上騰。無形者運於上而下應於地。則天氣下降。此兩者謂之交通而成和者也。有則實。無則虛。實故具貌象聲色而有質。虛故能運量酬酢而不窮。天地之陰陽。以實爲利。以虛爲用。則其理爲無餘蘊焉。

六節氣位。有三陰。有三陽。厥陰風木爲初氣。自斗建丑正。至卯之中。風氣乃行。爲號令之始。以應春。少陰君火爲二氣。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暄溽乃行。不司炎暑。以應君德。少陽相火爲三氣。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炎熱乃行。以應夏。太陰濕土爲四氣。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雲雨乃行。以應四季。陽明燥金爲五氣。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清氣以行。以應秋。太陽寒水爲六氣。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寒氣乃行。以應冬。皆六十日有奇。凡茲位之不變者也。

初之氣始於大寒。而終於驚蟄。是謂斗建丑正。至卯之中。二之氣始於春分。而終於立夏。是謂自斗建卯正。至巳之中。始於小滿。終於小暑。爲三之氣。是謂自斗建巳正。至未之中。始於大暑。終於白露。爲四之氣。是謂自斗建未正。至酉之中。始於秋分。終於立冬。爲五之氣。是謂自斗建酉正。至亥之中。始於小雪。終於小寒。爲終之氣。是謂自斗建亥正。至丑之中。爲風氣。爲暄溽。爲炎熱。爲雲雨。爲清氣。爲寒氣。六

者之化也。爲號令之始。六氣此其肇也。不司炎暑以應君德。君無爲而尊也。皆六十日而有奇者。蓋周天之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則一朞之日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氣各司六十日。則三百有六旬矣。以其有五日四分日之一也。所以有奇焉。申子辰之歲。初氣始於水下一刻。巳酉丑之歲。初氣始於二十六刻。寅午戌之歲。始於五十一刻。亥卯未之歲。始於七十六刻者。皆以此也。

如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太陰爲四。少陽爲五。卯酉之歲。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太陽爲四。厥陰爲五。凡茲位之相推者也。舉子午卯酉之歲。則他可觸類而知矣。

司天者。司半歲之前。故每歲司天。當三之氣。在泉者。司半歲之後。故每歲在泉。當終之氣。少陰君火。其本在午。其標在子。陽明燥金。其本在酉。其標在卯。故子午之歲。少陰司天。卯酉之歲。陽明司天也。少陰司天爲三氣。陽明在泉爲終氣。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初。厥陰爲二也。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四。少陽爲五也。陽明司天爲三氣。少陰在泉爲終氣。少陰之右。太陰治之。太陰之右。少陽治之。則知太陰爲初。少陽爲二也。陽明之右。太陽治之。太陽之右。厥陰治之。則知太陽爲四。厥陰爲五也。舉子午卯酉歲而他可觸類而知者。子午陰陽之正。卯酉陰陽之中。中正立而陰陽之要得。此所以他可觸類而知矣。

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茲所以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高下相召。升降相因。勝復淫治。於是行焉。

自初氣起於斗建丑正。至中氣正子丑之中者。位之不變者也。自子午之歲。少陰司天爲三氣。至卯酉之歲。太陽爲四。厥陰爲五者。位之相推者也。不變者靜而守位。故曰主。主者、以言地之處也。相推者動而不息。故曰客。客者、以言天之運也。來之者主道。故靜爲主。運之者客道。故動爲客。二氣施布。或止或流者此也。天氣下降。而有所謂上升。則地氣不應。而天爲督者無有也。地氣上升。而有所謂下降。則天氣而地爲督者無有也。天高地下。其體之相召。地升天降。其用之相因。於是木運不及金來勝也。火爲木子。復能勝金。土運不及木來勝也。金爲土子。復能勝木。若是之類。是爲勝復。勝復之作。子復母讎也。厥陰在泉。風淫所勝。治以辛。少陰在泉。熱淫所勝。治以寒。若是之類。是爲淫治。淫治之作。使適其初也。天地相合而有或勝或復。或淫或治。四者於是行焉。自然之理也。

故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爲一周。不及太過。斯皆見矣。然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者。以天氣不加君火故也。知此則六氣客主。周而復始。時立氣布。如環無端。天下至賾存焉。

干有五陽。又有五陰。支有六陽。又有六陰。五六相合而七百二十氣爲一紀。凡三十歲者。蓋二十四氣而成一歲。積三十歲而七百二十氣備矣。甲子之歲。同於甲午。乙丑之歲。同於乙未。甲子之後三十歲。與甲午之後三十歲。其上其下。其化其正。氣化日。其邪氣化日。無不同也。故七百二十氣謂之一紀。非

特此也。自甲子乙丑。納音爲金。而甲午乙未同焉。至壬辰癸巳。納音爲水。而壬戌癸亥同焉。以三十歲爲紀也宜矣。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爲一周者。以其子午之異。則三十歲之支。未嘗同也。所以必待六十歲而爲一周。惟周則復始。是以不及太過斯皆見矣。天以六爲節。地以五爲制。以天氣不加君火者。蓋若火以明。相火以位。無爲而尊君之道也。惟天以六爲節。故火離而爲二。而土居二火之中。惟地以五爲制。故火合而爲一。而土居二火之後。此五六之辨也。故天元紀大論曰。周天氣者。六步爲一備。終地紀者。五歲爲一周也。六氣主客。周而復始。時宜氣布。如環無端者。言四時既立。六氣分六十歲而周。周而復始。如環無端矣。若是則可驗者在氣。可推者在數。氣數之所以然。孰居無事而推行之與。此則天下之至賾存焉耳。

非惟客主加臨爲然。若火運歲少陽爲天氣之屬。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有所謂天符者。木運臨卯之屬。是運與歲適相符合。故有所謂歲會者。

丹天之氣。橫於戊癸之上。故戊癸爲火運。少陽爲天氣者。庚申之歲也。火運歲少陽爲天氣。戊寅戊申是也。戊者運之火。少陽者天氣之火。是天與運適相符合。故謂之天符。蒼天之氣。橫於丁壬之上。故丁壬爲木運卯者。木旺之地。木運臨卯。丁卯是也。丁者運之木。卯者歲之木。是運與歲適相會遇。故謂之歲會。

木運歲下加厥陰之屬。則又謂之同天符。以有餘而加故也。水運歲下見太陽之屬。則謂之同歲會。以不足而加故也。

木運歲下加厥陰。壬寅壬申之歲也。謂之同天符。在泉厥陰同木運也。水運歲下見太陽。辛丑辛未之歲也。謂之同歲會。在泉太陽同水運也。陽年曰同天符。故以有餘而加也。陰年曰同歲會。故以不足而加也。

甲運臨辰戌。既曰歲會。乃復下見太陰。則又謂之歲會同天符。土運臨丑未。火運臨午。金運臨酉。既曰歲會。乃復丑未上見太陰。午上見少陰。酉上見陽明。則又謂之太乙天符。

甲辰甲戌支干皆土。故曰歲會。上見太陽。下見太陰。太陰土也。土運之歲。太陰在泉。是謂同天符。今以支干之會而加之。所以又謂之歲會同天符也。土運臨丑未。己丑己未是也。火運臨午。戊午是也。金運臨酉。乙酉是也。凡此支干相會爲歲會之年。而丑未上見太陰。土午上見少陰。火酉上見陽明。金與司天之氣相符。謂之天符。今以運與氣符。而辰戌又三合焉。所以又謂之太乙天符。太乙者、尊之號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蓋謂是也。

是皆上下相遊。寒暑相臨。氣相得而和之候耶。良工審刑調經。明標探本。宜悉意於此。況夫六化分治。五味五色所生。五歲所宜。皆消息盈虛係焉。曾未洞達而曰能已人之疾可乎。

天地交泰而上下相遊。陰陽交作而寒暑相臨。無相勝克。故相得則和也。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劑之不可不審也。無盛盛。無虛虛。無致邪。無失

正。經之不可不調也。有在標求標。在本求本。有在本求標。在標求本。標之不可不明。本之不可不探也。書謂調經。明標探本。皆不出乎五六之相合。於此可不悉意乎。況乎六化分治。五味所資。五色所彰也。五藏於此各有宜焉。是皆三陰三陽。消息盈虛之所係。皆未洞達。而曰能已人之疾。豈不猶冥行而索塗者耶。

形精孚應章第三

虹霓霧。風雨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河海。金石水火。則積形之成乎地者也。肇自丹天之氣。橫於牛女之墟。黔天之氣。星於心尾之分。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素天之氣。經於亢氐昴畢。元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則知形氣渾淪之初。所謂五運之化。蓋已符五星之精矣。

氣訌爲虹霓。氣外爲表霧。動而爲風。亨而爲雨。運而爲四時。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結爲山岳。融爲河海。凝爲金石。火緣於薪。木麗乎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丹天之氣。橫牛女之墟。臨戊癸之位。是爲火運。黔天之氣。星心尾之分。臨甲己之位。是爲土運。蒼天之氣。經於危室柳鬼。臨丁壬之位。是爲木運。素天之氣。經於張翼婁胃。臨丙辛之位。是爲水運。五運所經。二十八宿與十干之分。昭然可見。因此以紀五天而明五運。則是形氣渾淪之初。已符五星之精矣。

形精相感。化出品彙。五行迭運而不窮。五星遞照而不忒。故曰七曜緯虛。五行麗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位乎中。曾未達貫三爲一之理也。

變化之用。天垂象。地成形。天地以形精相感。品彙出焉。五行迭運而不窮。地以形運也。五星遞照而不忒。天以精照也。七曜緯虛。日月五星行乎天也。五行麗地。木火金水附乎地也。言虛則知地之爲實。言地則知虛之爲天。地者所以載生成之形類。形類言五行。虛者所以列應天之精氣。精氣言七曜。形精之動。猶根本之與枝葉。昧者徒見積氣昭乎上。積形位乎下。歲運居其中。以謂天自運乎。地自處乎。運歲立其中乎。烏知實三爲一。則道無二致。而理亦同歸。

五行之氣。上應五星。內徹五藏。歲運更治。盈虛相從。非太過則不及。方其過也。氣必有盛。已勝者蒙其害。逮其甚也。物極斯反。勝己者亦能乘之。如歲木太過。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觀歲星之色。則知木氣彌盛。歲火太過。炎暑流行。肺金受邪。觀熒惑之色。則知火氣彌盛。歲土太過。雨濕流行。腎水受邪。觀鎮星之色。則知土氣彌盛。邪傷肝木。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著驗乎辰星。得非氣有必盛。而已勝者蒙其害與。

地之五行。在天爲五星。在人爲五藏。歲運之太過不及。則五星五藏之應。若合符契。方其過也。氣必有盛。已勝者蒙其害。盛則制己所不勝故也。逮其甚也。物極斯反。勝己者亦能乘之。太過而病。則己所不勝者。悔而乘之故也。歲木太過。發生之紀也。風氣流行。脾土受邪者。土得木而逆也。歲星於此。光明爲甚。木盛故也。歲火太過。赫曦之紀也。炎暑流行。肺金受邪。金得火而缺也。熒惑於此。光明爲甚。火盛故

也。歲土太過。敦阜之紀也。雨濕流行。腎水受邪。水得土絕也。鎮星於此。光明爲甚。土盛故也。邪傷肝木。木得金而伐也。故知歲金之太過。燥氣有餘。故著驗乎太白。邪害心火。火得水而滅也。故知歲水之太過。寒氣有餘。水有餘。故著驗乎辰星。此之謂氣必有盛。而已勝者蒙其害與。

如木運過甚而肝自病。太白之色得以復其守。火運過甚而心自病。辰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土運過甚而脾自病。歲星之色得以復其守。金甚則肺病。熒惑之色得以復其守。水甚則腎病。鎮星之色得以復其守。得非物極斯反。而勝己者亦能乘之與。

木甚而病。太白之色復其守。勝木者也。火甚而病。辰星之色復其守。勝火者也。至脾病而歲星復其守。肺病而熒惑復其守。腎病而鎮星復其守。皆反爲己不勝者所勝也。凡氣有餘。則制己所勝。而悔所不勝。以其悔所不勝。及其病。而不勝者乘而勝之。此所以爲復其守也。此之謂物極斯反。而勝己者能乘之。

凡茲歲運太過所應。然爾。若其不及。則勝復行焉。如木不及。則金勝。則星應乎太白。火不及。而水勝。則星應乎辰。土不及。而木勝。則星應乎歲。金不及。而火勝。則星應乎熒惑。水不及。而土勝。則星應乎鎮。至於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土運之歲太白剋木。金運之歲辰星剋火。水運之歲星剋土。其相剋者。乃所以相合。

木不及。而金勝。火不及。而水勝。土不及。而木勝。金不及。而火勝。水不及。而土勝。五行相剋之理也。金勝而星應乎太白。水勝而星應乎辰。木勝而星應乎歲。火勝而星應乎熒惑。土勝而星應乎鎮。五星之盛。各從其類也。至勝極來復。則木運之歲熒惑剋金。火運之歲鎮星剋水。土運之歲太白剋木。金運之歲辰星剋火。水運之歲星剋土。其復一也。相勝而剋之於前。而又有復之於後。故謂之其相剋者乃所以爲相治也。

五運之政。懲權與衡。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要皆適其平而已。夫惟平氣協應。故星軌猶度。疾疢不作。於此可以察天地之和也。

衡之低昂。視權之進退。而後得其平。五運政高者抑之。下者舉之。化者應之。勝者復之。猶權衡焉。欲適其平而已。歲運之紀。上則五星係焉。內則五藏屬焉。是以平氣協應。則五星猶度。疾疢不作。於此可以察天地之和也。

真人在御。附成其道。輔相其宜。均調適平。使五星猶度。而天昭其功。疾疢不作。而民無夭孽。蓋爲太平。

詩爲嘉瑞。充塞乎宇宙之間。無非天地之和。

或曰。勝復之歲。不能無災。然九州異域。九星異宮。陰陽沴氣。亦不遍及。如少角之歲。木運不及。則災青之分。少徵之歲。火運不及。則災揚之分。少宮之歲。土運不及。則災豫之分。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災梁之分。少羽之歲。水運不及。則災冀之分。

勝復之歲。歲運不及。故不能無災。九州異域。若寘在坎。揚在離。青在震。梁在兌之類也。九星異宮。若一

宮天蓬九宮天英三宮天衝七宮天柱之類是也陰陽沴氣亦不遍及災不及之分也如少角之歲木運不及則散落之災災青之分東方震三宮也少徵之歲火運不及則燔焫之災災赤之分南方離九宮也少宮之歲土運不及則霖潰之災災黃之分中央土五宮也少商之歲金運不及則苛阻之災災素之分西方兌七宮也少羽之歲水運不及則凍雪霜雹之災災黑之分北方坎一宮也

木火土金皆有應宮然非正司也不爲災害特居乾坤艮巽之分以爲之應爾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一爲水之尊號故與觸類推之則五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理也

木應四宮火應八宮東南東北之維也土應二宮金應六宮西南西北之維也木火土金皆有應宮者如此然非正司也不爲災害特居乾坤艮巽之方以爲之應爾者言當四隅而不當四方之正也水無應宮者是又天地之父母萬物之所從出太乙爲水之尊號者太極元氣函三爲一水之眞精發於是焉天地萬物由此而始太乙尊號特立不羣故無應宮觸類推之則五音所合五色所象五事所主五常所本皆形精攸應自然之理者蓋五者天數之中受之可以立命以之可以制命三天爲陽足以合六兩地爲陰足以合九形在乎下精昭乎上得此故也如之何而不相應哉是以發爲五音顯爲五色五事之所以爲性之眞五常之所以爲德之大其本一也此之謂自然之理又孰得以人僞而加毫末於其間耶

政治權衡章第四

成變化行鬼神往來無所終窮者莫大於五行在天之爲氣在地之爲形由中之爲運其有外於是哉於是有相生相繼相剋相治者相生相繼則相得者也爲和爲平是爲卒氣相剋相治則不相與者也有勝有復有過有不及其變不可勝察矣

物之生從於化物之極由乎變由人道而私焉爲鬼由天道而公焉爲神變化之不測者也以五行而成鬼神至幽者也以五行而迭往迭來還相爲本如環無端曷得其終窮耶氣立於天形布於地運行其中無適而非五行也相生以相繼父子之道也相剋以相治夫婦之道也相繼者和而無乖平而無陂是爲和平相剋者有勝於前有復於後有餘者過不足者不及其變遂至於不可勝察矣

雖然以迹而觀固有差數及揆之理以平爲期而已故曰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姑撫其要而言之有天氣生運有運生天氣有天氣勝運有運勝天氣名雖不同理皆可考若二火爲天氣遇甲太陰爲天氣遇乙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此皆天氣生運也天氣生運斯爲順化

五運之政猶權與衡要之適其平而已知以平爲期是謂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也不知其要則消息盈虛數何由推升降往來理何由得故流散無窮也天氣生運運生天氣天氣勝運運勝天氣所謂要也二火爲天氣遇甲甲子甲午甲寅甲申之勝也太陰爲天氣遇乙乙丑乙未之歲也甲土也天氣以火

生土乙金也天氣以土生金至陽明爲天氣遇辛太陽爲天氣遇壬厥陰爲天氣遇癸所以皆爲天氣生運也自上生下斯爲順化

若太陰爲天氣遇癸二火爲天氣遇壬陽明爲天氣遇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天氣遇辛此皆運生乎天氣也運生天氣雖曰相生然自下生上較之順化異矣

太陰爲天氣遇癸癸丑癸未之歲也二火爲天氣遇壬壬子壬午壬寅壬申之歲也癸火生太陰壬木生二火至陽明爲天氣遇己太陽爲天氣遇庚厥陰爲天氣遇辛所以皆爲運生天氣也自下生上雖曰相得理難從也故較之順化異矣

至若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二火爲天氣而遇庚太陰爲天氣而遇辛太陽爲天氣而遇戊厥陰爲天氣而遇己此則天氣勝運也太陽爲天氣而遇甲二火爲天氣而遇丙太陰爲天氣而遇丁陽明爲天氣而遇癸厥陰爲天氣而遇乙此則運勝天氣也氣運上下相勝不同斯弗和矣

陽明爲天氣而遇丁丁卯丁酉之歲也二火爲天氣而遇庚庚子庚午庚寅庚申之歲也丁木也受制於陽明庚金也受制於二火太陰土而遇辛水太陽水而遇戊火厥陰木而遇己土其受制於天氣一也是謂天氣勝運太陽爲天氣而遇甲甲辰甲戌之歲也二火爲天氣而遇丙丙子丙午丙寅丙申之歲也甲土也足以勝太陽丙水也足以勝二火太陰土而遇丁木陽明金而遇癸火厥陰木而遇乙金其見制於歲運一也是謂運勝天氣或氣勝運或運勝氣上下相勝不同斯弗和矣

非特此也以支干相合而論之理亦如此甲丙戊庚壬五者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六者皆陽支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太過乙丁己辛癸五者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六者皆陰支以陰干配陰支二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運行太過數益而多運行不及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

六微旨大論曰天氣始於甲地氣始於子子甲相合命曰歲立蘊候其時氣可與期蓋拆於甲屈於乙陽上而外爲丙與陰相丁爲丁戊左右有出入之道己戾左有得己之理更於庚新於辛胎於壬徹於癸此十者謂之干生於子紐於丑見於寅闢於卯辰爲過中巳爲正陽午則陰在上未則木重徹申逃陽也酉陰中也陽藏於戌陰純於亥此十二者謂之支甲丙戊庚壬皆陽干申子辰寅午戌皆陽支支干之陽先陰者也以陽干配陽支二陽用事其氣常盛故運行爲太過陽道常饒也乙丁己辛癸皆陰干亥卯未巳酉丑皆陰支支干之陰繼陽者也以陰干配陰支二陰用事其氣常衰故運行爲不及陰道常乏也惟常饒故數益而多惟常乏故數虧而少經所謂太過者其數成不及者其數生是也成言無虧生言未益

太過者足以勝物而化有餘故有敦阜堅成流衍發生赫曦之紀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有卑監從革涸流委和伏明之紀物囿於此衍耗有無皆可得而知也

夫過以勝物而化有餘土曰敦阜積而高故也金曰堅成剛而凝也水曰流衍泮而溢也木曰發生遠

而榮也。火曰赫曦。炎而明也。不及者或有所制而化不足。故土曰卑監。守乎下也。金曰從革。順火化也。水曰潤流。竭其源也。木曰委和。則委而不振。火曰伏明。則伏而不發。運之太過不及。物物係焉。此衍耗有無所以皆可得而知也。

若乃天符歲直。三合爲治。與夫太過不及同天化。太過不及同地化。此則相應相與。亦謂之平氣。唯變行有多少。病形有微甚。生殺有早晏耳。

總天爲天符。運與氣相符也。承歲爲歲直。運與歲相會也。一者天會。二者歲會。三者運會。是以謂之三合。三合爲治。命曰太乙天符之會也。六元正紀大論曰。太過而同天化者三。不及而同天化者亦三。太過而同地化者三。不及而同地化者亦三。凡此二十四歲也。其加也。太過而加同天符。不及而加同歲會。其淳也。太過不及皆曰天符。此則相會相與也。亦謂之平氣也。六微旨大論曰。天符爲執法。歲會爲行令。太乙天符爲貴人。邪之中人也。執法者遷而危。行令者徐而持。天符太乙者暴而殆。推此則變行有多少。病形而微甚。生殺有早晏可見矣。

是以陰陽之氣。不可一於太盛。亦不可一於太衰。盛衰既甚。無以濟之。非所以全歲功也。胡不觀相火之下。水氣承之。土位之下。風氣承之。子承父焉。而水之於火。木之於土。亢則害。承乃制。亢斯甚。制斯微。相克以相治也。聖人於此。高者抑。下者舉。財成輔相。必底平均。莫或偏勝。斯所以爲至和也。

生氣資治章第五

神機氣立。出入升降。喘蠕肖翹。無非生化之宇。方且與時推遷。使府藏無過不及之傷。則穀藥氣味有損益多寡之理。蓋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猶足。歲穀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真保精。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故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司天在泉。氣相合也。太過不及。運相襲也。天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以生化之本發於此。

根於中者。命曰神機。根於外者。命曰氣立。或出或入。或升或降。喘蠕之蟲。肖翹之物。無非生化之宇也。方且與時推遷者。各有制。各有勝。各有生。各有成。制勝生成之不同。故穀藥氣味有損益多寡。乃所以使府藏無過不及之傷也。太和滋育。有象涵容。生化之原。物無殊類也。然或得其偏而不全。則備天地陰陽之和而不偏者。稼穡而已。故稼穡作甘。冲氣尤足。若是者天五之土所種故也。周官言五藥療之。五氣養之。五味節之。而不及五穀。則知穀非特療之養之節之而已。胃納之而播氣於諸脈。此所以爲民命也。歲穀間穀特異於藥石氣味之宜。凡以穀氣充實。全真保精者。非止生剋欲惡以平治抑揚爲事而已。者此也。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則氣運相參。司天在泉。氣相合者。上下之分也。太過不及。運相隨者。登虛之運也。天地升降。氣交而生化。食穀不言運。專於六氣者。兩者交通成和。則氣而已。故生化之

本發於此。

歲穀者。司天在泉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食以元黔之屬。間穀者。左右司步之穀也。若太陽司天。陽明厥陰間於天。少陰少陽間於地。或食蒼白丹之屬。歲穀所以全真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

司天在泉爲正。故其穀爲歲穀。間氣者爲偏。故其穀爲間穀。太陽司天。則太陰在泉。太陽爲元。太陰爲黔。故其穀以元黔。太陽司天。陽明爲右。厥陰爲左。以間於天。少陰爲右。少陽爲左。以間於地。厥陰爲者。陽明爲白。少陰少陽爲丹。故或食蒼白丹。歲穀所以全真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全真非特保精而已。安氣非特去邪而已。

天地同德。氣專化淳。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言食穀間氣者以此。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間穀當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水相剋。水柔而土勝。取厥陰間穀之木以抑土。是謂有餘抑之也。然太陽司天。太陰在泉。辰戌之歲。水土合德。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食歲穀以全真。避虛邪以安正而已。此六氣食穀之異也。

天地同德。氣專化淳。若少陽厥陰。寅申巳亥之歲。不言食歲間穀者。蓋少陽司天。則厥陰在泉。厥陰司天。則少陽在泉。少陽相火。厥陰風木。火木合德。氣專化淳也。少陽之政。寅申之紀也。厥陰之政。巳亥之紀也。其氣專。其化淳。則無俟於食穀。故不言食歲間穀也。天地合德。中有以相剋。則非氣專化淳。故食間穀者資以治也。若陽明少陰。司天在泉。爲子午卯酉之歲。則陽明金也。少陰火也。故金火相剋。金柔而火勝。取太陽間穀之水以抑火。子午之歲。曰食間穀以辟虛邪。卯酉之紀。曰食間穀以去其邪者。以此。太陰司天。太陽在泉。爲丑未之歲。土之勝水者亦然。故其紀曰。食間穀以保其精也。惟太陽司天。太陰司泉。爲辰戌之歲。土亦勝水也。亦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土性就下。既已在泉。不能上剋司天之水也。故其紀曰。食歲穀以全真。避虛邪以安正而已。六元正紀大論或不言食歲穀間穀。或言食歲穀而不言食間穀者。其義可知矣。是謂六氣食穀之異也。

若乃六氣用事。五味有補寫。五運司化。六氣有同異。經言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初曰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濕土宜燥也。然金水土運。斯同寒濕。木火之運。斯異寒濕。同者宜以燥熱。異者當燥濕。不可概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理皆如此。

五味補寫。蓋損益之制也。六氣同異。蓋變化之理也。太陽司天。太陰在泉。雖以辰戌十歲爲言。然五運同異。必辨其詳。此言辰戌之紀也。辰戌合甲丙戊庚壬而爲十歲。十歲之中。或同或異。不可不辨。歲宜以苦燥之溫之。以寒水宜溫。言司天也。濕土宜燥。言在泉也。寒者司天之氣。濕者在泉之氣。金水土運。斯同寒濕者。司天水也。在泉土也。土生金。金生水。金水土三者無所勝剋。斯同寒濕。故同者宜以燥熱。木火之運。斯異寒濕者。木勝在泉之土。火爲司天水所勝焉。異於司天在泉之氣。斯異寒濕。故異者當以燥濕。不可概以苦燥爲治。推是則六氣同異。皆可以類見矣。

經言歲土太過。雖曰濕氣流行。而運有加臨。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然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謂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不可概以苦熱爲宜。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土爲濕化。故敦阜之紀。歲土太過。濕氣流行。運之加臨。有同有異。故必辨其氣。若甲子甲午。必曰中苦熱者。以濕土太過。燥以熱之也。蓋子水也。午火也。甲運之於水火相異也。濕土太過。燥以熱之。宜矣。甲辰甲戌。雖曰太宮。而土臨辰戌。是爲歲會。蓋甲土也。辰戌亦土也。兩者相會。故曰歲會。止曰中苦溫者。以歲會氣和。不可概以苦熱爲宜。推是則五運加臨。理皆如此。

又況客主之氣。同爲補寫。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天地之氣。同有治淫勝復。天氣之淫。言平而不言治。亦以客氣當用事。天氣當司歲。雖曰治之。實有以從之。非若主氣在泉。其令不專。此藥食氣味之用也。

補不足。寫有餘。淫者治。勝者復。此氣之所以適其平。客氣補寫之中。必和以所宜。其與主氣異矣。天氣之淫。言平而不言治。其與在泉異矣。以客氣當用事。天氣當司歲。尤戒其治之太過。而適其平也。至是則藥食氣味之用。得其宜矣。

夫天地不外乎陰陽。陰陽不遠於度數。卽度數以觀天地之位。則時立氣布。可推測而知。卽度數以觀天地之化。則至神不測。不可卽相爲得也。惟超出乎度數者。然後可以論變化生成之道。

天地不外乎陰陽。則因陰陽可以盡天地之道。陰陽不遠於度數。則因度數可以見陰陽之理。時立氣布者。在乎度數之間。故可推測而知。至神不測。則越乎度數之外。故不可卽相爲得也。

眞人御世。施五穀之養。調五味之化。適補瀉治淫之宜。方且提挈天地。把握陰陽。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豈拘於度數之域。是爲超出乎度數。而論變化生成之道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六

食頤篇

上下有雷。於卦爲頤。上止下動。交相養也。頤中有物。養之道也。人皆知穀畜之類。可以爲養。殊不知物性有相戾。物宜有畏惡。智者於此使順陰陽之義。取稼穡之和。審氣味之宜。則致養之道得矣。

因時調節章第一

食飲致用以六穀、六牲、六濟者。舉地數之中也。疾病致養以五味、五穀、五藥者。舉天數之中也。夫物芸芸。俱受天地之中。胥國天五。冲氣屬焉。資助植於形精之養。豈能外天地之中數。故食蠶醬飲。有四時溫熱涼寒之眡。鼎俎籩豆。有陰陽奇耦之象。凡以四時陰陽不可偏廢故也。

稌黍稷粱麥菽者。六穀也。馬牛羊豕雞犬者。六牲也。水醬酸醎醫酏者。六濟也。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濟。所以爲飲食之用。其數以六者。六爲地數之中也。鹹苦酸辛甘者。五味也。麻黍稷麥豆者。五穀也。草木蟲石穀者。五藥也。五味養精。五穀養形。五藥療病。所以爲疾病之養。其數以五者。五爲天數之中也。食飲致用。未始有變。故舉地數之中。疾病致養。未始有常。故舉天數之中。夫物芸芸。受中以立。所謂命也。冲和之氣。胥實圜焉。或動或植。天地之產。雖則不同。資爲形精之養。以入於胃者。豈能外天地之中數哉。是故飲宜溫食。齊眡春時。羹宜熱羹。齊眡夏時。醬宜涼醬。齊眡秋時。飲宜寒飲。齊眡冬時。鼎

俎以實天產，其數奇，陽之義也。籩豆以實地產，其數耦，陰之義也。或取於四時，或取於陰陽，而不偏廢，所以食之而底於安平也。

是以春氣溫，食麥以涼之。夏氣熱，食菽以寒之。秋氣燥，食麻以潤之。冬氣寒，食黍以熱之。春夏爲陽，食木火之畜以益之。秋冬爲陰，食金水之畜以益之。長夏土也，食稷與牛，則以胃氣爲本，無時而不謹養也。春祭先脾，養土也。夏祭先肺，養金也。秋祭先肝，養木也。水靜而辨，莫能勝也。故冬祭先腎，土居中央，故長夏之祭先心。

麥之爲穀，其性涼。菽之爲穀，其性寒。春溫夏熱，春不可一於溫也，故食麥以涼之。夏不可一於熱也，故食菽以寒之。麻之爲穀，其性潤。黍之爲穀，其性熱。秋燥冬寒，秋不可一於燥也，故食麻以潤之。冬不可一於寒也，故食黍以熱之。雞、木畜也，司晨而有東方之仁。羊、火畜也，跪乳而有南方之禮。春夏食木火之畜以益之，春夏養陽故也。犬、金畜也，守禦而有西方之義。豕、水畜也，發隱而有北方之智。秋冬食金水之畜以益之，秋冬養陰故也。稷之色黃而味甘，故爲土穀。牛之性順於牽，傍以示信，故爲土畜。長夏土也，胃者水穀之府，流播於諸脈，故長夏食稷與牛，以謹養胃氣焉。方春木旺，爲勝土也，故祭先脾以養之。方夏火旺，爲勝金也，故祭先肺以養之。方秋金旺，爲勝木也，故祭先肝以養之。凡五行動而與物交，則勝彼矣。至於靜而與物辨，莫能勝焉。冬祭先腎，爲是故也。土居中央，分王四時，長夏之祭先心，心居中故也。

肝苦急，緩以粳米牛肉棗葵之甘。心苦緩，收以小豆犬肉李韭之酸。肺苦氣上逆，泄以麥羊肉杏薤之苦。腎苦燥，潤以黃黍雞肉桃葱之辛。脾爲中州，性雖苦濕，藏真所稟，其氣欲濡，則佐以所利。大豆豕肉栗藿之鹹是已。此皆陰陽五行，氣味見於穀畜果菜，雖皆五藏之養，未嘗不以胃氣爲本。

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五味之宜，各因時也。辛散、酸收、甘緩、苦堅、鹹耎，五味之性，各有用也。急者濟之以緩，緩者濟之以收，逆則泄以濟之，燥則潤以濟之，相濟以相成也。粳米牛肉棗葵味皆甘也。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所謂急者濟之以緩也。小豆犬肉李韭味皆酸也。心苦緩，急食酸以收之，所謂緩者濟之以收也。麥羊肉杏薤味皆苦也。肺苦氣上逆，急食苦以泄之，所謂逆則泄以濟之也。黃黍雞肉桃葱味皆辛也。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所謂燥則潤以濟之也。至於脾爲中州，性雖苦濕，然藏真所稟，其氣欲濡，則以鹹潤焉，所以佐之也。故其食宜以大豆豕肉栗藿之鹹，五穀爲養，五畜爲益，五果爲助，五菜爲充，皆陰陽五行之至理也。君子之食當倣焉。五藏別論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五味入口，藏於胃以養五藏，則五藏之養，又皆以胃氣爲本也。是以穀畜果菜雖養五藏，然皆由胃而播焉。

蓋天地之專精爲陰陽，陰陽變精爲四時，四時散精爲萬物。惟人萬物之靈，備萬物之養，飲和食德，以化津液，以淫筋脈，以行榮衛，全生之術，此其要者。內經論食飲有節，爲知道之人，凡以窮理盡性，非特從事於肥甘而已。況五方之民，嗜欲不同，味陰陽之一偏，故有一偏之病。養生者所以欲消息盈虛，不欲久服，雖五穀致養，猶有過食生患，如豆令人重者，矧非稼穡者乎。

眞精之府，本無二致。天地專之，妙生成於陰陽，陰陽變之，運合闢於四時。四時代散，散之爲萬物，萬物離張，得之爲性命，均物也。惟人爲物之靈，故能備萬物之養，以飲天和，以食地德，化津液而潤五藏，淫筋脈而溉經絡，行榮衛而通血氣，達全生之術而得其要。飲食有節，不以嗜欲蕩其情性，有道者能之。蓋窮理而不迷，盡性而不惑，豈徒弊弊然從事於肥甘之美而已哉。彼五方之民，嗜欲不同，或食魚而嗜鹹，其病癰瘍；或食肥而嗜酸，其病攣痺。以其味陰陽之一偏，故有一偏之病也。養生者誠能和陰陽之消息，隨時服食，無偏其所嗜，則榮精全眞，於是乎在。蓋五穀爲養，豆其一也，苟多食焉，且令人重，矧非稼穡，其爲傷也多矣。故莊子曰：飲食之間，不知爲之戒者，過也。

故食鵲者巧，食鳩者拙，食鵲者強，食狐者惑，菌以蒸成，食菌則傷，不若芝之益壽。氣之和乖異也，魚以濕化，食鯉則損，不若鱗之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凡物性味久，能易志而引年，其可屬性於五味，失至理之求哉。

鵲知太歲，故食鵲者巧。鳩拙於營巢，故食鳩者拙。鵪善鬬搏，故食鵪者強。狐性多疑，故食狐者惑。不知晦朔者、菌也。食之則傷，不若芝備五行之秀，可以益壽。氣之和乖異也如此，不能循變者鯉也。食之則損，不若鱗備稼穡之和，可以益胃。物之形化殊也如此，以至一物具一妙理，一藏形一妙義。故凡物性味久，斯能易志而引年，是又養生者不可不察也。

夫醴泉卻老，臘雪弭毒，菊水愈痺，水本無二。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也。春取榆柳，夏取棗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變四時之火以救時疾，火本無二。四時之木氣，異傳也。水火之用，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況夫氣味生尅消息，盈虛係焉，以時爲宜，庸可忽諸。

在天者莫明於日月，在地者莫大於水火，在人者莫重於精神。爲月爲水者坎也，人得之爲精，爲日爲火者離也，人得之爲神。水火之體，充滿太虛，無不在焉。以五行推之，木出於土，水滋焉，灌之而升，火宿焉，鑽之而出。金生於土，水藏焉，蒸之而潤，火伏焉，擊之而光。水尅於土，亦可以滋土，故土不得水則不生，水不得土則不停。土出於火，亦可以養火，故土不得火則不生，火不得土則不存。是則水、陰也，火、陽也，一陰一陽，其道無乎不在者也。水之性無乎不在，故天地草木之和氣，異傳，水亦與之俱焉，或爲醴泉而卻老，或爲臘雪而弭毒，或爲菊水而愈痺，以無不在之性，而託於天地之氣物者然也。火之性無乎不在，故四時之木氣，異傳，火亦與之俱焉，或榆柳取於春，或棗杏取於夏，秋取柞楢，冬取槐檀，以無不在之性，而見於四時之木氣者然也。昔易牙於水，飲之而能辨淄澠之合，師曠於飯，食之而能知勞薪之爨，水火之異也如此。見於朝夕烹飪，聖人每致其變，凡以至理所寓，不可苟也。況夫氣味生尅消息盈虛之理係焉，飲食之間，烏得不慎而以時爲宜耶。

固本全冲章第二

穀者、養眞之物，冲和寓焉。藥者、攻邪之物，慓悍出焉。中古服湯液醪醴以去八風五痺，毒藥之攻不施者，

邪卻精勝。不必以齊主治也。有生之天。形精爲本。地產養形。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天產養精。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形精交養。華實不虧。雖有苛疾。勿能爲害。

太和滋育。有象涵融。稼穡作甘。冲氣完足。故穀者養真之物。冲和寓焉。有君有臣。有佐有使。或治以大毒。或治以小毒。故藥者。攻邪之物。慓悍出焉。上古之治。移精變氣。湯液醪醴。爲而弗用。中古之世。病至而治。色淺者。則治以湯液。色深者。則治以醪醴。於以去八風五痺之病。八風者。四維四方之風也。五痺者。皮肉筋骨脈之痺也。靈樞經曰。風從東方來。名曰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經。內舍於脾。風從東南來。名曰弱風。其傷人也。外在於肉。內舍於胃。若此之類。是謂八風。以春甲乙遇此者爲筋痺。以夏丙丁遇此者爲脈痺。若此之類。是謂五痺。八風五痺毒藥之功不施者。凡以邪卻於外。精勝於內。不必以齊主治也。地產養形。形食味。若形不足者。則以天產之氣溫之。天產養精。精食氣。若氣不足者。則以地產之味補之。以養精者溫形。以養形者補精。則華實不虧而氣體充。雖有苛疾。曾何得以爲害乎。

況穀入於口。聚於胃。胃爲水穀之海。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正其卒伍。然後可以語兵革。備其士木。然後可以語隄防。調其榮衞。然後可以語湯劑。榮衞衰微。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或養或益。或助或充。稟賦有多寡。治養有先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聖人所謂無毒治病。十去其九者。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素問曰。胃者。水穀之海。六府之大源也。蓋穀入於口。聚於胃。倉廩之官。五藏之本也。是以喜穀而惡藥。藥之所入。不若穀氣之先達。蓋穀。士也。胃。亦士也。冲氣相合。烏乎而不達。此治病之法。必以穀氣爲先也。穀氣爲先。則湯液劑爲後。所以爲先者。先調其榮衞也。榮衞之於湯劑。猶卒伍之於兵革。士木之於隄防。卒伍既正。則兵革藉而強。士木既備。則隄防藉而固。榮衞既調。則湯液藉而行。若乃血榮氣衞衰微而不盛。大則何以禦悍毒之藥。是以五穀之養。五畜之益。五果之助。五菜之充。因其稟賦之多寡。以致治養之先後。舉皆百物委和。以合天地之太和。不可忽也。蓋百物之和。得乎太和。以其委和。以合太和。則和氣保全。尙何待於悍毒乎。蓋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常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曾未若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也。唯有取於無毒。則奚專於藥石爲事耶。

況物具一性。性具一理。其常也。實是以爲食。其病也。審此以爲治。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故氣相同則相求。若麻木穀而治風。豆水穀而治水也。氣相剋則相制。若牛士畜。乳可以止渴疾。豕水畜。心可以鎭恍惚也。氣有餘則補不足。若熊肉振羸。兎肝明視也。氣相成則以意使。若鯉之治水。鴈之利水也。乃若疏關節。達氣液。葱之能忽。閉邪禦臭。蓋之能強。發汗散氣。芥之能介。莧能除腎。有取於見。芡能益氣。有取於欠。以至柚已憤厥。葵滑養竅。薤愈胸痺。藕破蘊血。又皆稟自然之氣。爲治疾之最。惟智足以周知。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輔以草蘇草荄之枝。乃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昔人論眞邪之氣者。謂汗生於穀。不歸功於藥石。辨死生之候者。謂安穀則過勝天也。

性託於形。故物具一性。理出於性。故性具一理。其常也。實是以爲食。見於日用者是也。其疾也。審此以爲治。見於關節者是也。在人在物。初無彼此。隨證致用。皆有成理者。蓋萬化同原。出乎一氣。假彼治此。各有理焉。麻木穀也。而能治諸風。蓋風木屬也。豆水穀也。而能治水脹。蓋脹因水也。所謂氣相同則相求者如此。士剋水。而土畜之牛其乳可以止渴疾。蓋渴疾原於腎也。水剋火。而水畜之豕其心可以鎭恍惚。蓋恍惚原於心也。所謂氣相剋則相制者如此。熊強毅而有所堪。能而肉能振羸。兎敢明望月而生。而肝能明視。則氣有餘而補不足也。鯉生於水也。而於水腫能有所治。鴈習於水也。而於水道能有所利。則其氣相成而意使也。乃若關節或壅。葱能疏之。氣液或滯。葱能達之。所謂忽也。毒邪之害。蓋能除之。臭氣之穢。蓋能禦之。所謂強也。汗能發之。氣能散之。芥之介也。以去皆盲。以治白翳。莧取於見者如此。以益精氣。以強志意。芡取於欠者如此。憤厥之疾。而柚能已之。九竅之變。而葵能滑之。薤味辛溫。用以愈胸痺。藕味甘平。用以破蘊血。凡此皆稟氣之自然。治疾以是爲最也。唯智周乎萬物者爲能。因鼎俎之欲。措諸治療之間。而疾靡有不瘳者矣。抑又輔以草蘇草荄之枝者。字說謂樵蘇者、芟末以爲蘇。其荄存焉。能復蘇也。謂之草蘇草荄之枝。則根皆舉矣。此本末爲助。標本兩得之道也。雖然。未若穀氣之爲眞也。觀夫六氣分治。運居其中。司天在泉爲歲穀。左右司步爲間穀。歲穀所以全眞安氣。間穀所以保精去邪。凡生氣資始。未有不本於此。惟生氣資始。必本於此。是以昔人論眞邪之氣者。所以不歸功於藥石。辨生死之候者。所以不推數於五藏也。蓋胃園天五水穀之府也。土愛稼穡。冲氣所生也。四時之脈。以胃爲宗。是穀之與胃。皆得天地之中氣也。論眞邪者謂汗生於穀。辨死生者謂安穀則過期。是以穀氣爲本也。以穀氣爲本。則不以人勝天矣。

明熊慎微章第三

物化生精而成於味。人味得形而復於化。機緘出入。皆天地之神奇。其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守。陰之五宮傷在五味。此食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濟。色惡者非氣之正。臭惡者非氣之和。聖人於此四者。特有不食之戒。其所防也微矣。

天食人以五氣。氣養精也。地食人以五味。味養形也。物化生精而成於味。素問所謂化生精、氣生形是也。人味歸形而復於化。素問所謂味歸形、精得化是也。氣味滋榮。無器不有。寂於機緘出入之運。而天地之神奇寓焉。其氣其味。其色其臭。或失陰陽之平。則衡氣失守矣。生氣通天論曰。味過於甘。脾氣不衡。則衡氣者、腎氣也。腎藏天一。氣之元也。一失其平。則陰之五宮俱受其害。此陰之五宮。傷在五味也。五藏皆陰也。五神所宿之宮。命曰陰之五宮。五宮資五味以發。或氣味色臭。有失陰陽之平。則衡氣不守。適所以致五味之傷焉。則人之所食。烏得不知所禁耶。卽此食禁者所以爲仁愛之道也。夫物不時成。非生氣之全。惟稟賦得其和者。爲可食也。烹飪失節。非水火之既濟。惟珍饌得其宜者。爲可食也。色惡者非氣之正。若犬赤股、烏嘴白之類。臭惡者非氣之和。若魚餒肉敗之類。不時不食。失飪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聖人於此四者。其所防者微矣。是以五宮之傷。無自而至。

故山林川澤有異宜。收散堅耎有異欲。苟處天地之和。無厭其所生。無偏其所嗜。無致其所不欲。無忽其所不知。雖根荄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是以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若病在藏。其於飲食有寒熱溫飽之禁。特避其所惡。食氣猶然。況成於味者乎。

山林之間。其動物宜毛物。其植物宜草物。川澤之間。其動物宜鱗物。其植物宜膏物。山林川澤有異宜者。方物之異宜也。寒之氣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其味可用以堅。風氣散而味以收。燥氣收而味以散。收散堅耎有異欲者。五味之異欲也。異宜異欲。其養人則一也。受天地之委和。處乎兩間者。無厭其所生。因其所生而有養。無偏其所嗜。因其所嗜而有節。其所不欲。不可致也。其所不知。不可忽也。苟如是。則根荄之微。無非氣體之所資也。而況大於根荄之微者乎。養生者既明理之在物。又察理之在我。物我兼明。故食飲之間。調節適其宜矣。氣味所禁。尤爲治病之要者。五氣於藏。各有所湊。五味於藏。各有所入。相生相治。虛實補瀉之理在焉。故也。若病在藏。其於食飲有寒熱溫飽之禁。特避其所惡。凡此皆食氣也。食氣猶然。味可知矣。

酸澁以收。多食則膀胱不利而爲癃。苦燥以堅。多食則三焦閉塞而變嘔。辛味薰蒸。多食則上走於肺。榮衛不時受而心涌。鹹味涌泄。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病渴。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此五味各有所病者也。若乃同氣相求。筋屬於肝。故酸走筋。筋病則忌酸。肉屬於脾。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氣屬於肺。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二氣相與。火必從水。故苦走骨。骨病則忌苦。水必求火。故鹹走血。血病則忌鹹。此五味各有所走者也。

五味各有所病。以偏其所嗜故也。五味各有所走。以犯其所忌故也。酸澁以收。所入者肝。多食則膀胱不利而爲癃。苦燥以堅。所入者心。多食則三焦閉塞而變嘔。味堅太過而不柔也。不利而爲癃。味收太過而不滑也。苦燥以堅。多食則外注於脈。胃竭咽燥而病渴者。涌泄之甚。而不能以潤澤也。甘味弱劣。多食則胃柔緩而蟲動。故中滿而心悶者。弱劣之甚。而不能以剛制也。若是者、豈非偏其所嗜而有所病耶。酸生肝。肝生筋。故酸走筋。筋病則忌酸。甘生脾。脾生肉。故甘走肉。肉病則忌甘。辛生肺。肺生氣。故辛走氣。氣病則忌辛。此之謂同氣相求。地二生火。陰未有偶。則火必從水。婦之道也。故火之苦走骨。骨病則忌苦。天一生水。陽未有偶。則水必求火。夫之道也。故水之鹹走血。血病則忌鹹。此之謂二氣相與。若是者、豈非犯其所忌而有所走耶。

夫內合五藏。外干形體。氣味之禁。皆五行至理。凡病皆生於氣者。推此可以類舉矣。有爲膳夫之職。而以品嘗爲言者。知飲食不可忽也。欲以不茹葷而爲齋戒者。知昏濁之汨性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相犯。將以避其所犯之汨性。故在於不茹葷。不茹葷者、致潔於其所事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相犯。將以避其所犯之汨性。或不欲雜。或曾欲淡。慎戒之術。非不至也。然自道觀之。皆蔽于一曲。非天下之達道也。百昌之生。果蓏有理者。言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理。物所同也。

所走。則氣味之禁。皆五行之至理存焉。凡病皆生於氣者。推此內外之符。可以類舉矣。膳夫之職。掌食飲醫。知食飲之不可忽。故以品嘗爲言。品嘗之者、致謹於其所供也。祭祀之齊。以精明爲事。知昏濁之汨性。故在於不茹葷。不茹葷者、致潔於其所事也。有論食不欲雜者、知物雜則相犯。將以避其所犯之汨性。或不欲雜。或曾欲淡者、知五味之爽口。將以薄其滋味焉。知飲食之不可忽。知昏濁之汨性。或不欲雜。或曾欲淡。慎戒之術非不至也。然自道觀之。皆蔽于一曲。非天下之達道也。百昌之生。果蓏有理者。言有生斯有性。有性斯有理。物所同也。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七

守機篇

萬物皆出于機。入于機。是機者、萬物之本原也。揣其本、斯可以齊末。探其原、斯可以知流。聖王體是以達陰陽。明造化。推其緒餘。及于治療之至要。以見康濟之備也。

通用時數章第一

天一在藏。守元氣以立始也。天五在府。園冲氣以成終也。自道生一。積數爲五。陰陽配而奇耦著矣。巨包天地。細該萬物。故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在人得之藏氣所以法時。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火生于二。心得之爲七。木生于三。肝得之爲八。金生于四。肺得之爲九。五者土數也。土常以生。故脾數以五。而不以十。人非五行不生。非冲氣不成。雖有金木水火之氣。必得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

腎藏天一、元氣肇焉。人非天一、無以立本。而金、木、火、土、皆得此一以生。此守元氣以立始也。胃爲天五、冲氣肇焉。人非天五、無以立命。而金、木、水、火、皆得此五以成。此園冲氣以成終也。數起于一、成于三、備于五。奇爲陽。耦爲陰。以奇生者成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天地之大、以是而施覆載之功。萬物之微、以是而由出入之機。變化待此以成。鬼神待此以行。人之藏氣、亦待此以生焉。是故水生于一。腎得之爲六者。一得五而成六也。火生於二。心得之爲七者。二得五而成七也。木生於三。肝得之爲八者。三得五

而成八也。金生於四。肺得之爲九者。四得五而成九也。揚雄曰。一與六共宗。二與七共朋。三與八成友。四與九同道。與此同也。至於五、則曰五與五相守。蓋五者天數之中。土常以生。天地人物、無非待此以成終以成始也。必待土數以成之。然後盡生成之終始者、然也。箕子之陳洪範。呂氏之紀月令。言五、曰。土、其數五。則生成之終始。本於五數。抑又昭然矣。

蓋五行四時。遞相爲本。各得其時而王焉。王則我生者相。生我者廢。勝我者囚。我所勝者死。土寄王于四季。以成四時之功。故五、特爲天之中數。以此眡死生。則不過於五氣五聲五色之變動。以此爲疾病之養。亦不出於五味五穀五藥而已。和平之時。順四氣以調神。推五運以明化。相生以相繼。相尅以相治。所以致中和。

五行播而爲四時。四時運而成一歲者。木王于春。則我生者火。火爲之相。方來者貴也。生我者水。水爲之廢。已用者賤也。得時而王。則勝我者不得騁。故金囚。我所勝者受其制。故土死。還相爲本。不主故常。推此則餘可知矣。土寄王於四季。成四時之功。故其辰則辰戌丑未。其數得天之中焉。以此眡死生。則望之以五氣。聽之以五聲。視之以五色。疾之變動。可得而知也。以此爲疾病之養。則五味以養其精。五穀以養其形。五藥以療其病。人之府藏。可得而理也。以氣、色、聲、脈死生。不過於五。以味、穀、藥、養其病。亦不過於五。則以更王、更相、更廢、更囚、更死者。不出乎五。故也。順四氣以調神。若發陳之時。以使志生。蕃秀之時。使志無怒之類。是也。推五運以明化。若厥陰司天爲風化。太陽司天爲寒化之類。是也。木火土金水爲序者。相生所以相繼也。火水金木土爲序者。相尅所以相治也。以四氣調神。以五運明化。相生有子母之道。相尅有夫婦之義。是謂和平之時。而大本於此建立。達道於此周流。所以致中和也。致中和。則天地所以位。萬物所以育者。在是矣。

其或不得其平。亦以消息之數治之。若肝病。愈於夏、而甚於秋。持於冬、而起於春。則以己所生而愈。己所不勝而甚。至所生而持。自得其位而起。五藏皆然。則問甚之時。死生之期也。若肝受病于心。而傳於脾。舍於腎。而死於肺。則以受氣於其所生。傳之於其所勝。氣舍於其所生。死於其所不勝。五藏皆然。於以分晝夜、占死生之早暮也。

五藏皆爲陰。六府皆爲陽。內外雌雄。表裏輸應。一失其平、疾疢隨之。將欲致治、在察夫消息之數而已。若肝病、愈於夏。以木生火。火生則木廢。故以己所生而愈。甚於秋。以金尅木。金甚則木伐。故以己所不勝而甚。持於冬。以水生木。至所生。則藉其養而持。起於春。以自得其位。在藏之本。不足以參應在春之木。故起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可知矣。明乎此。則四時推遷。或間或甚。死生之期也。木生火。故肝受病於心。受氣於其所生也。木尅土。故肝病傳於脾。傳之於其所勝也。水生木。故肝病舍於腎。氣舍於其所生也。金尅木。故肝病死於肺。死於其所不勝也。天下之理。窮則復本。故心病肝受之。肝病舍於腎。以所生爲本也。己所勝。則棄之。己所不勝。則受其制。故肝傳於脾。死於肺也。五藏皆然。舉此則他亦可知矣。明乎此。則一晝一夜。咸五分之。死生之早暮也。

藏病主冬。而取井。色病主春。而取榮。時間時甚。主夏。而取輸。病或變音。必主長夏。而取經。病生於味。必主秋。而取合。同爲經絡。有五時之異。刺木鬱則達。火鬱則發。土鬱則奪。金鬱則泄。水鬱則折。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凡以病之變化。不可勝窮。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故也。

五藏所出爲井。所流爲滎。所注爲輸。所行爲經。所入爲合。冬者水。始治腎。方閉。其病在藏。故取井以下陰逆。春者木。始治肝。氣急。其病在色。故取滎以實陽氣。病在時間時甚者。主夏而取輸。瀉陰邪也。病在變音者。主長夏而取經。絕分腠也。病生於味者。主秋而取合。虛陽邪也。同爲經絡。有五行之異刺者。如此。五運之在歲。爲司天所勝。則運抑而不申。是生鬱閉。木氣之鬱病。宜吐而達之。火氣之鬱病。宜汗而發之。土鬱則奪。奪散其壅滯也。金鬱則泄。泄解而利之也。水鬱則折。折抑其衝逆也。同爲氣鬱。有五行之異治者如此。人之生也。喜怒不節。寒暑過度。疾乃生焉。風動、熱飛、燥乾、寒浮、濕瀉、變化不窮。將欲致治。不出五行之理而已。守此至數之要。不過於五者、以此。

昔之語五行者。或謂之洪範。欲其範圍而不過。或謂之盛德。欲其守德而不悖。或謂之五節。欲人知之以遠害。言雖不同。其欲明時數之消息則一也。

笙子語五行。其書必曰洪範者。蓋洪者共而大也。範者未離乎形。而器出焉。五行在天地間。其用皆大矣。非有所範。則生者無自而成。斂者無自而散。迭相範圍而不過。則已用者賤。方來者貴。變化之所以不窮也。呂氏紀時令。其論必曰盛德者。蓋四時五行。用事者王。春則盛德在木。不得以不生。夏則盛德在火。不得以不長。盛德在金而收。盛德在水而藏。守是德而不悖。則因時施宜。不紊其自然之序也。醫和之論疾疾也。有曰。天有六氣。徵爲五聲。分爲四時。序爲五節。過則爲菑。是以有陰寒陽熱之疾。凡欲因五行而各有節。則是以遠害而已。三者不同。然陰消陽息。屬乎時。制於數者。其道一也。凡役於陰陽之運者。孰能逃哉。

是以在昔論人之生。自十至百。貌象聲色。無日不移。趨走坐臥。隨時殊好。積幼而至四十。則五藏血氣既盛而極。有衰之道焉。自五十而肝氣弱。至百歲。而五藏之氣俱虛。不知乎此。則興造化推遷。知其衰而致所養。則卻老全形之道。斯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制數。而不制於數也。

散於專精而孕氣。範於大巧而凝形。嬰孩孺、俄化爲少壯。少壯爾、俄化爲老耄。皆未能離乎形氣者也。故人之生也。自十至百。貌象聲色。府藏盛衰。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惟超乎氣者、不與氣爲消息。出乎形者、不與形爲成虧。察水上火下。而二者以濟。知七損八益。而兩者交通。卻老全形之道。有術數以御之。故能官天地、御六氣。上與造物者游。下與無終始者爲友。制數而不制乎數。其有在於是乎。

知極守一章第二

定而存生、謂之形。動而使形、謂之氣。形立氣布、斡旋於中、謂之神。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在脾爲意與智。在腎爲精與志。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藏神。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以養生則壽。以爲天下則大昌。是故恬淡之世。邪不能深入。志意治。賊不能害。其神無郤。物無自而入也。

形者生之舍。一定而不可易。故曰、定而存生謂之形。氣者體之充。運轉而不停。故曰、動而使形謂之氣。形之所立。有強弱焉。必有役其形者。氣之所布。有消息焉。必有御其氣者。役其形而形無疲薾。御其氣而氣無怠戾。求之子內。其一神之所斡旋乎。天三生木。在人爲魂。魂從神也。故神在肝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魄者有魂而後從之也。故神在肺爲魄。火生土。故神或在乎脾。其在脾也。有所感觸而生意。脾、天五之氣也。天一爲之本。故脾又有智。與沖之字從水同義。水曰潤下。火欲下而濟水。故神或在乎腎。其在腎也。惟以有守。則爲精。心有所之。神實運焉。故在腎又爲志。夫神無方也。無往而不存。亦無存而不可。在肝、在肺、在脾、在腎、無非神也。

聖經曰。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者、此也。神無不在。合而論之。以心爲主。心之爲物。恍惚是以經綜萬方。俛仰足以潛乎天地。心之然者神而已。故心藏神也。是謂君主之官。以統內外者。以神而已。觀形立氣布。而神斡旋於中。則統外可知。肝肺脾腎而神無不在。則統內可知。黃帝之養生也。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舍於心。發於目。內視、則神不遠於外。住心、則神獲安其舍。此神所以一而不變也。以養生則壽者如此。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神道設教。而天下大服。以爲天下則大昌者如此。恬澹者天德之自然。故恬澹之世。邪不能深入。況能害乎。惟志意治。則邪不能害爾。志言天一。意言天五。原始要終。神實在焉。然志意治。則未至於其神無卻。其神無卻。物無自入也。尙何賊邪之害哉。

若乃抱神之靜。既搖。逐物之情滋起。神傷於思慮而肉脫。意傷於慾變而支廢。魂傷於悲哀而筋萎。魄傷於喜樂而皮槁。志傷於盛怒。則腰脊不可以俛仰。怒則氣上而不降。喜則氣緩而不收。悲則氣消而不息。恐則氣下而不升。思則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是以疑恐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蓋以情動於中。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靜者神之本。情者心之妄。抱神之靜。既搖。則離其本也益遠。逐物之情滋起。則溺於妄者益深。五藏皆有神。惟不能以自守。則妄情之傷。緣類而至焉。神、火也。思、土也。神傷於思慮。則土盛而火廢。故其病爲肉脫。意、土也。變、金也。意傷於疑慾。則金盛而土廢。故其病爲支廢。肝虛而肺氣并之。是以悲哀動中而傷魂。魂傷則筋萎。肝主筋也。肺虛而心精并之。是以喜樂無極而傷魄。魄傷則皮槁。肺主皮毛也。志、水也。怒、木也。盛怒不止。則木盛矣。是以水廢。而其病爲腰脊不可俛仰。或偏盛而有所廢者。奪其氣也。或偏勝而有所并者。竭其氣也。怒則氣悖。故上而不降。喜則氣舒。故緩而不收。悲則心系急。故氣消而不息。恐則精卻。故下而不升。思則心有所存。正氣留而不行。故氣結而不散。惟形與氣、俱運於神之樞機。而神之在人者既搖。是以憂恐悲喜怒不以次入。五藏之氣相乘而爲病。惟神既搖。而情滋起。情動於中。以拔其本。是病之作也。非若外邪之輕且緩也。

治病之道。必觀其態。必問其情。以察存亡得失之意。其爲治也。告之以其敗。語之以其善。導之以其所便。開之以其所苦。其或拘鬼神而惡鍼石。又不可以至德至巧語者。蓋以神受則意誠。意誠則功倍。故也。夫色脈、祝由、鍼石、藥餌、時爲用也。然探度奇常。必通於神明。移精變氣。本於精誠之交感。鍼石之道。非神不

使。藥餌氣味。非神不應。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亦以謂痛之微甚。出於心之躁靜。非專於氣血之通塞也。觀其態。得於容貌之外。問其情。得於志意之內。外內兩得。以之察存亡得失之意。可謂至矣。告之以其敗。與失開之以其所苦。使知畏而避。語之以其善。與夫導之以其所便。使知順而從。病爲本。工爲標。標本不得。邪氣不服。故必神受然後意誠。意誠然後功倍。彼或拘鬼神而惡鍼石者。神不受而意不誠也。故不可以至德至巧語之。或視其五色之著。或診其六脈之候。或視由以觀之。或鍼石以瀉補之。或藥餌以治療之。以時爲用。不執於一也。有奇有常。探度其源。而幽通於神明。移其精。變其氣。本於精誠交感。而神運於不測矣。鍼石之道。攻其外也。藥餌氣味。攻其內也。鍼石以神而使。藥餌以神而應。則知神也者。非惟無乎不在。亦將無乎不爲。蓋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利用出入。民咸用焉。故也。內經論諸痛皆屬於心。則心者神之舍。一失其平。則諸痛之作。豈特氣血痛塞。使之然耶。其徵其甚。蓋心之或躁或靜以致之爾。

是以榮衛精華。有形之所同也。失軒冕之勢。有至於脫營。運富足之欲。有至於失精。懷離絕之情。有至於血氣離守。工不能知。診之而疑。是謂治過而術疎。聖人所以審氣行著。必觀人之勇怯。治病有五。必本人之形志。蓋明治神爲先也。

榮衛周於百體。精華本於五藏。百體者發爲神明之容。五藏者蘊爲五神之宮。此有形之所同也。形全者神全。神卻者形卻。奈何權勢不籠。則夸者悲。故失軒冕之勢。有至於脫營。錢財不積。則貪者憂。故運富足之欲。有至於失精。思懷與安之敗名。則懷離絕之情。有至於血氣離守。脫營者、雖不中邪。精神內傷。失精者、五氣留連。病有所并。血氣離守者、間所親而魂游。斷所愛而意失。此無他。神者不自許。而其中耗竭也。粗工診之。方且致疑。皆受術不通。人事不明也。故謂之治過而術疎。夫勇者難威。怯者易傷。難威者則病行而已。易傷則氣著而病。是以審氣行著。必觀人之勇怯。觀其形。察其志。以究其苦樂之情。是以治病有五。必本人之形志。凡若是者。皆所以明神之不可不治也。

推原宗本章第三

合天地之氣。肖天地之形。視聽食息。無非沖和之域。然六氣偏勝。斯有風動、熱腫、燥乾、寒浮、溼濡瀉之病。五物偏處。斯有山瘿、林聾、澤腫、陵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癃之病。雖皆府藏血氣。然俱本於陰陽之沴。水有本故能滂至草有本故能滂生。病有本故變化無窮。治病不求其本。無以去深藏之患。故掉眩、收引、膜翳、腫滿、諸痛痒瘙、病皆根於內。耳聾、目瞑、汗泄、骨痺、色天、脈虛、又皆津液氣血之脫也。

清濁殊分。天地之氣也。人則孕元以合焉。圓方異位。天地之形也。人則凝形以肖焉。一視聽。一食息。無非囿乎沖和之域也。然運乎上者、天之六氣。處乎下者、地之五物。風勝則動。熱勝則腫。燥勝則乾。寒勝則浮。濕勝則濡瀉。天之六氣有偏勝也。山之爲瘿。林之爲聾。澤之爲腫。陵之爲狂。高風濕氣霧瘴水癃。地之五物有偏處也。六氣偏勝。五物偏處。皆非陰陽之中和。故病雖皆府藏血氣。然皆本於偏陰偏陽之有沴也。水有本。故原泉混混。不舍晝夜。能滂至焉。草有本。故萌而明。苗而出。能滂生焉。病有本。故或

舍、或傳而流變無窮焉。治病不求其本，何以去深藏之患邪。是故諸風掉眩屬於肝，諸寒收引屬於腎，諸氣膹鬱屬於肺，諸濕腫滿屬於脾，諸痛痒瘡屬於心。若此者皆根於內，以至耳聾而其聽不聰，目瞑而其視不明，汗泄之發越，骨痿之體重，五色或夭，六脈或虛，又皆津液血氣之脫根於內，與夫津液血氣之脫，則非特邪氣外襲之類也。

溫熱生於寒，痎瘧生於風，痿厥諸痛生於寒熱，風客淫氣，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大飲、強力，斯有腸澼、氣逆、腎傷之病，多或按蹻，陽氣擾也。因有四時經絡之病，膏粱之過，因爲消渴、仆擊、筋髮所致，因爲隔塞閉絕，苟循迹求之，疑若不勝治，惟得其所以病，則治極於一。故察病之本，得治之要，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由此道也。

寒傷於體，或溫而發者爲溫，或熱而發者爲熱。此之謂溫熱生於寒，暑蘊於中，汗空疎，腠理開，遇風而痎瘧作。此謂痎瘧生於風，寒熱相薄爲痎，爲瘧，爲厥，爲諸痛。此之謂痿厥諸痛生於寒熱，風氣生於肝，風薄則熱起，熱起則水乾，是以腎氣不營，而精源決絕，是謂精乃亡也。因而飽食，則筋脈橫解，腸澼爲痔，因而大飲，則肺布葉舉，氣逆上奔，因而強力，則腎氣乃傷，高骨乃壞，冬者閉藏之時，或按蹻，則手足舉動，而筋骨疲勞，故陽氣不藏，爲之煩擾，於是春有鼽衄之病，夏有胸脇之病，經秋而風寒生，至冬而痿厥作，消、內消也，癉、伏熱也，膏粱之過，味爽於口，是以有消癉之疾，心勿平則憂愁生，憂愁生則氣鬱結，是以有隔塞之疾，苟循迹以求之，則治道不同，疑若不勝治，自本觀之，則治極於一，知治極於一，故察病之本，得治之要，優游於窈冥間，切之間，而變化酬酢，巧發奇中，無施而不可也。

是以藥石、鍼焫、導引、按蹻之法，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審五藏之邪氣，而當其所可，非識病之情，不足以發此。

上文所言，皆病之情，自此以下，皆治之法。砭石來於東，毒藥來於西，灸焫來於北，微鍼來於南，導引按蹻始於中央，此則當本四方之異宜，而原其所從，是爲治病之要。察強弱之異體，而觀其所耐，因其形而治之也。審五藏之邪氣，而當其所可，因其邪而治之也。非識病之情，不足以發此者。上文所言病之情，今此所言治之法，稱病之情，斯無失矣。

蓋自黃帝標本之論，後世學者，闡以發治之術，故能智明而功全。若痼病有疾，兼以痼疾醫，蓍艾有疾，兼以補益醫，少壯有疾，兼以通洩醫，姙娠有疾，兼以安胎醫，傷慾有疾，兼以節止醫，其在癲狂，治則兼心，其在乳產，治則兼血，其在邪氣疰忤，治兼鬼神，其在消渴，治兼脾胃，自非探元立本，索其受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眞氣受弊，一舉而兩失矣，可不戒哉，可不慎哉。

病之所由生者本也，若逆春氣而傷肝，則肝受病，逆夏氣而傷心，則心受病之類，是也。病之所傳者標也，若肝病傳於脾，心病傳於肺之類，是也。病發而有餘，本而標之，先治其本，復治其標，病發而不足，標而本之，先治其標，後治其本，不知標本，是謂妄行，知標本者，萬舉萬當，黃帝明是而著書，於前學者闡是而兼治於後，無非標本之道也。若痼疾、蓍艾、少壯、姙娠、傷慾、癲狂、乳產、邪氣、消渴之有疾，而謂病之

本也，若痼疾、補養、通洩、安胎、節止、兼心、兼血、兼鬼神、兼脾胃之爲醫，則由標探本者也。誠能由標而探本，斯能由本而明標。五藏六府之盤盧，血脈榮衛之通塞，蓋將窮幽洞微，探賾索隱，而知病之變動，無毫髮之差矣。若乃昧宗本之旨，惑方說之末，不知索病之基，遽以治法投之，邪氣未攻於外，眞氣受弊於內，一舉而兩失，是謂伐形之粗工也。外知所戒，內知所慎，抑又探元立本，以察病情，醫之爲道，無餘蘊矣。

治先未形章第四

經絡環周，府藏輸應，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氣爲是動，血爲所生病，積微至著，至於不勝治者，皆病久而傳化，治病不治其傳，猶不徹薪以息燎，壅隄以塞潰，未免有燔溺之傷。

經脈十二，絡脈三百六十五，如環之運，周而復始，陽府陰藏，以是而有井、榮、俞、合，迭相輸應，若然者皆血氣之所流通，而有形之運，無非血氣之使，血爲榮，氣爲衛，邪中於陽，故氣爲是動，邪中於陰，故血爲所生病，氣留而不行者，爲氣先病也，血壅而不潤者，爲血後病也，故先爲是動，後爲所生病，積微至著，則傳化他脈也，或傳其所勝，或傳其所生，而流變無窮，治病不治其傳，猶將欲息燎，不徹其薪，斯有燔燎之患矣，將欲塞潰，而不壅其隄，斯有沉溺之患矣。

蓋五藏間傳，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以勝相加，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況陰陽相移，內外相通，上下相及，左右相應，自非察近而知遠，則失機變之應矣。

五藏之病，有間藏，有七傳，間藏者，傳其所生也，若心傳脾，脾傳肺，肺傳腎，腎傳肝，肝傳心，是母子相傳，故雖病易愈，謂其邪之微也。七傳者，傳其所勝也，若心傳肺，肺傳肝，肝傳脾，脾傳腎，腎傳心，是以勝相加，故病至不治，謂其邪之賊也。自非王不受邪，則各與所不勝而傳變者，若肺病傳於肝，肝當傳於脾，脾季夏適旺，旺者不受邪，肝欲還肺，肺不受焉，故留結爲積，是以知肝病在季夏戊己日得之，其他可以類見矣。以至陰陽之推遷相移，內外之表裏相通，上下之升降相及，左右之動靜相應，善醫者當察病基之近，以知所傳之遠，則機變之應得矣。

且洞泄、痎瘧、欬逆、溫熱、四時之病也，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肺痺、肝痺、脾風、疝瘕、心癰、五藏之病也，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諸痺本於風寒濕之雜至，故先客於府，久而不已，自可取之於其合也，諸欬本於寒飲食而受邪，故先起於藏，久而不已，自可取之三焦也。

春傷於風，夏爲洞泄，夏傷於暑，秋爲痎瘧，秋傷於濕，上逆而欬，冬傷於寒，春爲溫熱，故先時而取之，不過於風熱寒濕之傷，風客皮膚，寒勝腠理，故毫毛畢直，閉而爲熱，是以發欬，上氣，名曰肺痺，脇痛出食，名曰肝痺，肝傳之脾，是爲脾風，脾傳之腎，是爲疝瘕，腎傳之心，是爲心癰，故自微而取之，不過於風寒皮毛之客，風氣勝者爲行痺，寒氣勝者爲痛痺，濕氣勝者爲着痺，三氣雜至，復生五痺，先客於府，久而不已，即其合而取之，若肝合筋，肝痺，則取其合於筋之類，是也。寒氣之邪，飲食之過，先入於胃，次傳於肺，乘時傳變，是爲諸欬，脾之久欬，胃則受之，肝之久欬，膽則受之，久而不已，即其三焦而取之，三焦者、

水穀之道路。氣之所終始也。欬之所起。生於飲食。則水穀之所致。欬之所起。生於寒邪。則氣逆之所致也。故自可取之三焦。四時之病。先時而取之。五藏之病。自微而取之。先客於府者。取之於其合。先起於藏者。取之三焦。此皆所謂治其傳者也。

然則寒熱生於風。消中生於渾。顛疾生於厥。飧泄生於風之入胃。癘疾生於風之入脈。以至渴積飲而成水。瘍留連而成瘻。嗜食不散。而成瘕聚。停飲不行。而成痰癖。豈病固然哉。治失其要。無豫防之戒也。

生氣通天論曰。因於露風。乃生寒熱。此寒熱生於風也。渾謂濕熱也。熱積於內。故爲消中。此消中生於渾也。厥、謂氣不順接也。陰氣下而不升。陽氣上而不降。下虛而上實。則變爲上顛之疾。此顛疾生於厥也。久風不變。留於胃中。則食不化而利泄。此飧泄生於風之入胃也。風論曰。風寒客於脈而不去。名曰癘。此癘疾生於風之入脈也。以至渴飲不已。積而成水。瘍不翻殺。留而成瘻。以至蓄而不散。是生瘕聚。瘕聚、氣鬱積也。以至停飲不行。是生痰癖。痰癖、胃留滯也。凡此者。豈病固然哉。不治其傳。而失其要。積日之久。其傳化然矣。此無他。不知所謂豫防之戒、故也。

是以通識之士。知府藏之傳。審氣味之損益。如肝病傳脾。實脾以甘。甘入脾。以所受而益也。俞皆有榮。榮滿。如肝虛補厥陰之合。實則瀉厥陰之榮之類。是也。至於陰陽寒熱。表裏汗下。微甚逆從之法。標本先後之治。皆隨氣而應。得守神之道爾。

陽府陰藏。大經小絡。其病既有相傳之異。其治當逆其所傳之方。天食人以五氣。而氣各有補。地食人以五味。而味各有養。肝病傳脾。木尅土。以所勝而傳也。實脾以甘。甘入脾。以所受而益也。俞皆有榮。榮者以所流爲言也。俞皆有合。合者以所入爲言也。肝之脈起於厥陰。虛則補厥陰之合。補其所入也。實、則瀉厥陰之榮。瀉其所流也。至於陰則熱之。陽則寒之。表則汗之。裏則下之。或逆之以治其微。或從之以治其甚。或先本而後標。或先標而後本。照之以方寸之神。如水之靜。可以燭鬚眉。如鑑之虛。可以辨妍媸。病之來也。隨證致用。蓋有所謂精神於心。屬意勿去者。異乎泥通方。惑勦說。兒兒之粗工也。斯可謂通識之士矣。

夫藥餌者。洋而後進也。如肝性苦急。則曰急食甘以緩之。鍼石者。奠而後發也。癮疹之刺。則曰不可頃時回。凡以謂內變重於五藏。外莫先於榮衛。則急食而遲刺之。懼其蘊難鬪也。

藥餌以治其內。有損有益。其進之也貴乎詳。鍼石以治其外。有利有害。其發之也貴乎奠。肝苦急。緩以粳米牛肉之甘。所以治五藏者。當如此也。癮疹之刺。無問其時之閉藏。不遲頃刻而刺焉。所以治榮衛者。當如此也。內莫重於五藏。而急食之。外莫先於榮衛。而遲刺之。斯無滋蘊之難鬪。而有十全之効矣。

倘何傳化之患哉。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八

衛生篇

比形於天地。受氣於陰陽。孰無是生也。其或五毒交起。六鑿相攘。有至於殘傷者。失衛生之經也。聖王達生之情。而以衛生之經。啓迪天下。使眞氣內守。虛邪外卻。以躋於仁壽之域焉。

神宮通理章第一

五藏皆有精。原於坎一。爲陰中之陽。五藏皆有神。原於離二。爲陽中之陰。一陰一陽之謂道。通天氣。合九野。應四時。符五星。相使貴賤。不得相失。內外雌雄。迭爲輸應。不說之妙。賅而存焉。葆而養之。初不離於人事。及其至也。可以通於神明。

五藏皆有精。若藏精於肝、藏精於肺之類、是也。五藏皆有神。若神在肝爲魂、在肺爲魄之類、是也。原精所生。生於天一之水。北方之至陰也。中有陽焉。坎之爲卦。中畫奇者。陽在中也。原神之生。生於地二之火。南方之至陽也。中有陰焉。離之爲卦。中畫耦者。陰在中也。素問曰。水者陰陽之徵兆。蓋水在於北。陰塞之徵。陽生之兆在焉。火在於南。陽熱之徵。陰生之兆在焉。察此。則爲陰中之陽。爲陽中之陰。可知矣。一陰一陽之謂道。偏陰偏陽之爲疾。人之精神。所以貴相須而不可離也。無耗其精。無勞其神。則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洩於七竅。上際乎天。有以通乎輕清之氣。下蟠乎地。有以合乎九州之野。四時

迭運。五緯周天。而得於己者。無一不合焉。一貴一賤。迭相使。而不得相失。一表一裏。一雌一雄。相輸相應。而人之身兼貫三才。默而成之。至理成於不說。乃若保而養之。則調燮之道。本乎人事。及其至也。天地神明。有以通之。則變生成之妙。在此而不在彼。

獨不觀心爲君主之官。得所養。則血脈之氣王而不衰。生之本無得而搖也。神之變無得而測也。腎爲作強之官。得所養。則骨髓之氣榮而不枯蟄。封藏之本無得而傾也。精之處無得而奪也。夫一身之間。心居中而守正。腎居下而立始。所養如此。況乃肺出治節。爲氣之本。爲魄之處。肝出謀慮。爲能極之本。爲魂之居。脾出五味。爲倉廩之本。爲營之居。五藏之氣。均得所養。以之應春氣。得生之道。應夏氣。得長之道。應秋氣。得收之道。應冬氣。得藏之道。生生不窮。形體不敝。精神不散。受命爾長矣。

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生之本也。神之變也。其合血脈。苟得其養。則氣行血脈者。斯王而不衰矣。王而不衰。則有生之本。獨存而常全。孰得以搖其眞。神機之運。經緯萬方。孰得以測其妙哉。腎者作強之官。技巧出焉。封藏之本也。精之處之也。其合髓骨。苟得其養。則氣行骨髓者。榮而不枯蟄矣。榮而不枯蟄。則其本根。深牢固密。孰得以傾其元。其精所存。豐源嗇出。孰得以奪其處哉。一身之間。心以至神。而守正於中。腎以至精。而立始於下。居中而守正。則若樞之運。而在四傍者。無不攝焉。居下而立始。則若根之植。而發於上者。無不宗焉。兩者交相養。而精神之妙不虧矣。至於肺之藏氣。治節出焉。肝之主筋。謀慮出焉。脾化水穀。五味出焉。各致其養。則魄陰而止者有所處。而氣無喘逆矣。魂陽而游者有所居。而體無能極矣。倉廩之官。營於中焦。味適其節。且無過酸傷脾之患。此所以爲衛生之要也。五藏之氣。所養既均。則肝氣通於春。心氣通於夏。以應生長之陽。肺氣通於秋。腎氣通於冬。以應收藏之陰。陰陽之氣。適其和平。生生之理。斯不窮矣。以之在外。無飢渴之疾。而形體不敝也。以之在內。無五情之妄。而精神不散也。此所以受命爾長矣。內經言。諱敝天地。無有終時。必先之以呼吸精氣。獨立守神。肌肉若一者。凡以此也。

然莫非養也。有所謂食飲者。有所謂起居者。有所謂和於術數者。有所謂恬澹虛無者。無過而貽五宮之傷。無多而致血氣之走。食飲有節。類如此也。出處以時。而寒暑有度。收拒適宜。而筋骨無擾。起居有常。類如此也。吹噓呼吸。除舊寫新。漱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和於術數。類如此也。志閉而少欲。心安而不懼。無曠慮思想。而專氣致柔。恬澹虛無。類如此也。合數者而養之。其於全生庶幾焉。

飲食所以致其養於內。起居所以致其養於外。和於術數。輔生理也。恬淡虛無。全天眞也。五味各有所入。苟致其和。五宮於此無勝絕。五味各有所走。苟致其節。血氣於此無妄行。非飲食有節者能之乎。其出也。順陽之動。闢其處也。順陰之靜。翕出處合乎陰陽。則寒暑得其度矣。其收也。在內之眞氣無所散。其拒也。在外之邪氣無所入。收拒明乎眞邪。則筋骨無或擾矣。非起居有常者能之乎。吹噓呼吸。吐納其氣也。除舊而濁者散。寫新而清者歛。漱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離坎之相濟也。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順男女之陰陽也。和於術數。有如此者。志閉則嗜欲不能汩其眞。心安則懼懼不得入其舍。嗜

慮思想。去而勿營。專氣致柔。守而勿失。恬澹虛無。有如此者。食飲得節。異乎飲食自倍者。起居有常。異乎起居如驚者。和於術數。人事以明。恬澹虛無。天德以合。以是四者。交脩互養。全生之道。尚何加焉。

覺此而冥。所謂傳精神。服天氣者。聖人能之。知此而辨。所謂配天、象地、傍人事者。賢人能之。昧者反此矣。

者天之氣。不知所順。四時之序。又失所從。憂患緣其內。苦形傷其外。風邪並至。自肌膚達於骨髓。閉塞散解之不勝治。奚暇論通理之旨。

覺此而冥。則得於自然。故坎一之精。上傳於心。離二之神。下傳於腎。祕服元氣。以通天眞。此聖人能之。知此而辨。則得於使然。故一動而作。上以配天。一靜而止。下以象地。中傍人事。以養五藏。此賢人能之。天人之理不同。淺深之効亦異也。昧者反此。背天陰陽消濁之氣。不知所順。四時生長收藏之序。又失所從。拘迫之憂患。緣其內。逸遲之苦形傷其外。賊風虛邪。緣是而至。始自肌膚。終達於骨髓。閉塞解散。以爲治療之不勝。奚暇論聖賢通理之旨。

榮衛行流章第二

一身之中。四海爲本。十二經脈。循行如環。原人一晝夜之間。有萬三千五百息。漏下百刻。陰陽一周。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呼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亦當應者。一呼再動行三寸。一吸再動亦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經脈之周於身也。其有髓海。有血海。有氣海。有水穀之海。此四海之爲本者也。十二經脈。注於四海。而循行如環。二百七十定息。氣周於脈。一晝一夜之間。脈行五十周。則萬三千五百息。故漏下百刻。陰陽一周也。周而復始。故其氣上注。始於手太陰之脈。氣之所始。肺之經也。其行之也。以息往來。故一呼脈再動。一吸脈再動。呼吸定息。脈亦當應者。一呼再動行三寸。一吸再動亦行三寸。呼吸定息。脈行六寸。經脈之周於身也。其長十有六丈二尺。一呼吸行六寸。二百七十定息。卽環周矣。以一晝夜有萬三千五百息計之。則行八百一十丈。如是則應天之常度。無太過不及。而爲平人也。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泉源貫通。中有所本。如晝夜之更迭。海水之朝夕。故曰。經水者受水而行之。五藏者合神氣魂魄而藏之。六府者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經脈者受血而營之也。然得順者生。知調者利。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

外合十二經水。內屬五藏六府者。足陽明合海屬胃。足太陰合湖屬脾。足少陽合消屬膽。足厥陰合海屬肝。以至合汝屬腎。合江屬大腸。合淮屬小腸。合河屬肺之類。是也。泉源貫通。言所合也。中有所本。言所屬也。相代如晝夜之更迭。則相代之不已也。進退如海水之朝夕。則進退之有常也。血榮於身。以經而流。此十二經所以受水而行之。精、神、魂、魄、意、以藏而舍。此五藏所以合神氣魂魄而藏之。言氣不言精與意。則元氣在腎。精所藏焉。沖氣在脾。意所藏焉。言氣則精意可知矣。六府者。有所納。有所播。納者飲食之養。播者所納之氣。此之謂受水穀而行之。受氣而揚之。又濕之以經脈者。受血而營之。則知五藏之血皆由經脈而行焉。故曰得順者生。欲順而導之。則不悖。知調者利。欲調而和之。則不乖。一失其平。則有太過不及之患。失順調之節也。

又況上焦如霧。中焦如瀆。下焦如瀆。六經爲川。腸胃爲海。九竅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路。一體盈虛。參乎天地。應於陰陽。其可壅閼而不使之流通乎。

氣升而揚。故上焦如霧。氣平而浮。故中焦如瀆。氣降而澄。故下焦如瀆。三陰屬藏。三陽屬府。六經流注而無有窮已。此其所以爲川。胃虛則腸滿。腸虛則胃滿。腸胃迭滿。而停納水穀。此其所以爲海。澄澈於中。通達於外。此則九竅所以爲水注之氣。胃有五竅。爲閭里之門戶。五藏之本也。廉泉玉英。爲津液之道路。華池之源也。一體盈虛。即天地之陰陽。消息之理也。天地以陰陽而立形。陰陽以天地而布氣。天地以形言。則謂之參。有体合之義也。陰陽以氣言。則謂之應。有酬酢之義也。一體之盈虛者如此。其可壅閼而不使之流通乎。

且受穀者濁。受氣者清。清上浮於肺。濁下流於胃。浮上走空竅。濁下行諸經。其清者爲榮。濁者爲衛。榮行脈中。衛行脈外。榮者血也。衛者氣也。血氣者人之神。不可不謹養。苟乖所養。積寒留舍。榮衛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榮虛衛實。爲肉苛之疾。氣熱則爲風昏之疾。血熱則爲瘡腫之疾。以至血虛爲熱。血實爲寒。氣實爲痛。氣虛爲少氣。邪在藏而血留。邪在府而氣閟。是皆陰陽偏勝。榮衛不得而通。

素問曰。咽主地氣。喉主天氣。咽受穀者也。故濁者入焉。喉受天氣者也。故清者通焉。惟清則揚。故上浮於肺。所謂天氣通肺是也。惟濁則入。故下流於胃。所謂地氣通嗌是也。上浮而走空竅。衆人之息者是也。下流而行諸經。播於諸脈者是也。內觀經曰。氣清而快。謂之榮。故清者爲榮。又曰。氣濁而遲。謂之衛。故濁者爲衛。榮者酒陳於六府。乃能入於腦。是謂榮行腦中。衛者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是謂衛行腦外。惟行脈中。故榮者血也。惟行脈外。故衛者氣也。血氣所以幹旋百體。故爲人之神。而不可不謹養。夫肉之大會爲谷。肉之小會爲谿。肉分之間。谿谷之會。榮衛所行也。積寒留於谿谷。此榮衛所以不居。爲卷肉縮筋之疾焉。榮虛而不足。氣實而有餘。則雖近衣絮。猶肉苛也。氣熱。則上壅而爲風昏。血熱。則外溢而爲瘡腫。血虛。則氣幷而爲熱。血實。則氣衰而爲寒。氣實爲痛。血不勝氣也。氣虛爲少氣。氣不勝血也。血爲陰。故邪在藏而血留。氣爲陽。故邪在府而氣閟。凡此皆陰陽偏勝。榮衛不得而通。聖濟經序曰。偏陰偏陽之謂疾者以此。

知道者。水火欲其相濟。土金欲其相養。氣血欲其和。所以壯精神而填骨髓。補肌膚而流諸經。喘息欲其調。所以養六府而務升降。腐穢欲其去。所以堅五藏而通神明。含精煉氣。灌溉五宮。故鼻和而知香臭。舌和而知滋味。耳和而聞五音。目和而視五色。其所以然者。藏氣之所自通也。雖然水穀精氣爲榮。水穀悍氣爲衛。胃爲水穀之海。四海在人。要以胃爲本。是又不可不知也。

受水精而成血。受火精而成氣。水火欲其相濟。則血氣之相邀也。土胃也。金肺也。濁氣入胃。清氣入肺。土金欲其相養。則清濁之相保也。如此。然後可以言氣血之和。惟氣血之和也。故精神得之而壯。則足以填骨髓。肌膚得之而補。則足以流諸經焉。內觀經曰。元氣入鼻。漱元宮也。則喘息欲其調。可知矣。又曰。不潔臭穢。濁辱形神。則腐穢欲其去。可知矣。喘息者氣也。凡氣爲陽。六府亦陽也。故所以養六府。腐穢者臭也。凡臭各湊於藏。故所以堅五藏。喘息既調。斯能務升降。腐穢既去。斯能通神明。含津煉氣。聖經言神水華池。含津鼓漱是也。由是咽清英。而灌溉五神之宮。五神之宮。滋益於內。而達於外。故肺氣通於鼻。鼻和而知香臭。心氣通於舌。舌和而知滋味。腎氣通於耳。耳和而聞五音。肝氣通於目。目和而視五色。所謂藏氣之所以自通也。如此。水穀精氣爲榮。素問所謂和調於五藏者是也。水穀悍氣爲衛。素問所謂慓疾滑利者是也。胃爲水穀之海。蓋水穀入於嗌。聚於胃。榮也。衛也。皆本於此焉。此則又言榮衛皆受氣於胃也。人之一身。四海爲本。而四者在人。又以胃氣爲本焉。此三陰三陽之脈。所以皆不可無胃氣也。

存神馭氣章第三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元也。神者生之制也。形以氣充。氣盛而形病。神依氣住。氣納則神存。惜眞之士。法於陰陽。和於術數。持滿御神。專氣抱一。以神爲車。以氣爲馬。神氣相合。乃可長生。故曰。精有主。氣有原。呼吸元氣。合於自然。此之謂也。

天數奇。地數耦。至五爲天地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如囟胃脾口圍是五。所以立命也。受命於自然。無間。其有生之大本歟。生非形則無所托宿。是天選之形。乃生之舍也。生非氣則無所稟賦。是神氣之和。乃生之元也。生非神則無所幹旋。是經緯之神。乃生之制也。形以氣充。乎炅其氣。則形爲之病。神依氣住。收斂其氣。則神以之存。惜眞之士。順四時以調神。推五運以明化。所以法於陰陽也。察水上火下。而兩者交通。知七損八益。而二者以調。所以和於術數也。持滿而不溢。御神而不馳。專氣而不暴。抱一而不脫。神者氣之子。氣者神之母。以神爲車。而從氣。則氣因神用。以氣爲馬。而導神。則神因氣行。兩者相合。則深根固蒂。而獲長生久世之道矣。古之人。精有主而得所止。故足以集神。氣有原而無所竭。故足以運神。呼出心肺。吸入腎肝。出納元氣。皆合於自然。是乃惜眞之道。

昔之明乎此者。吹噓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導引按蹻。所以調其氣也。平氣定息。握固凝想。神宮內視。五藏昭徹。所以守其氣也。法則天地。順理陰陽。交遊坎離。濟用水火。所以交其氣也。神水華池。含虛鼓漱。通行榮衛。入於元宮。漑五藏也。服氣於朝。閟息於暮。陽不欲泆。陰不欲竭。鍊陰陽也。

吹扇腎而氣寒。噓扇肝而氣溫。呼扇脾而氣和。呵扇心而氣熱。咽扇肺而氣清。此五藏氣之異也。言吹噓呼。而不及呵與咽。豈以舉吹之寒。則可以知其熱。舉噓之溫。則可以知其清耶。凡此皆氣之出也。惟吸則氣之入焉。出然後能吐故。入然後能納新。吐於口去故也。納於鼻取新也。熊經鳥申。導引按蹻。則有若迴旋扳托。俯仰卷舒。捉搦三關。熱鑊丹田。此所以調其氣也。惟氣之既調。則可以冥心放體。任氣往返矣。平氣定息。則遲息喉間。而氣不妄泄。握固凝想。則閉關內持。而神不外耗。五藏皆有神。五神皆有宮。內視以省神。神定而明復。故五藏昭徹。而天光內融。此所以守其氣也。惟氣之有守。則措鴻毛於鼻端而不飄矣。天地有自然之合。於此法則焉。陰陽有自然之和。於此順理焉。以卦言之。有坎有離。而使之交遊。以物言之。有水有火。而使之濟用。此所以交其氣也。惟氣之既交。則嬰兒姹女。自然凝矣。神

水華池。昔人謂之沒玉爲體者也。含虛液漱。昔人謂之鍊金爲漿者也。卽咽而流。則能通行榮衛。卽咽而運。則能入於元宮。此之謂溉五藏者也。朝而氣作。服氣於朝。服乎陽氣未散之前也。暮而收歸。閉息於暮。閉乎陰氣已凝之後也。服之而陽氣不決。閉之而陰氣不覆。此之謂煉陰陽也。

以至起居適早晏。出處協時令。忍怒以全陰。抑喜以存陽。泥丸欲多櫛。天鼓欲常鳴。形欲常鑑。津欲常咽。體欲常運。食欲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而者神之庭也。神不欲傷。髮者腦之華也。腦不欲減。精者體之神也。精不欲竭。明者身之寶也。明不欲耗。補瀉六府。淘鍊五精。可以固形全生者。無所不用其至。是皆脩眞之要道也。

發陳之時。夜臥早起。容平之時。早臥早起。起居適早晏也。陽通物而出於春夏。春夏則被髮緩形。無厭於日焉。陰戢物而入於秋冬。秋冬則收斂神氣。使志若伏若匿焉。出處協時令也。暴怒傷陰。所謂大怒邪毗於陰也。故忍怒以全陰。暴喜傷陽。所謂大喜邪毗於陽也。故抑喜以存陽。明堂宮泥丸。太一居焉。爲腦之神。而髮者明堂之林精也。欲多櫛焉。疏血氣也。掩耳而叩之。則天鼓自聞。欲常鳴者。響諸神也。形欲常鑑者。一體百神。各有所處。不可不察也。津欲常咽者。滋血脈。潤關元。漱元液於三焦。運精英於六府。所謂妙莫妙於三十六咽。調元氣於玉池之中是也。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故體欲常運。食宜頻而饑。不宜頓而飽。故食宜常少。眼者身之鑑也。常居欲頻脩。昔人謂有磨鑑之方。能洞觀萬靈。是也。耳者體之牖也。城郭欲頻治。昔人謂有決牖之術。能徹聽幽響。是也。而者衆神之所會。故爲神之庭。而神不欲傷。斯有以全其神焉。心憂而面戚者。無有也。髮者自腦而滋益。故爲腦之華。而腦不欲減。斯有以補其腦焉。腦減而華白者。無有也。五藏皆有精。五藏皆有神。神緣精而寓之。精拱神而止之。故精者體之神也。明緣神照。神托心存。心由形有。形以道全。故明者身之寶也。精不欲竭。豐其源則精不散。明不欲耗。復其明則神不消。補瀉六府。則實損而虛益。淘鍊五精。則邪卻而眞存。凡可以固形而不搖。全生而不虧者。無所不用其至。此脩眞之道。可謂得其要矣。

昧乎道者。神氣各馳。情爲慾牽。氣雖呼吸於內。神嘗外役於物。其形中空。氣不馭而神不凝。此所以精壞而神散也。是焉足與語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者哉。

保精神論曰。精者神之本。氣者神之主。形者氣之宅。故神太用則歇。精太用則竭。氣太勞則絕。是以人之生者神也。形之託者氣也。若氣衰則神耗。由是而觀。則昧乎道者。神氣各馳。而二者離守。情爲慾牽。而眞以僞喪。氣雖呼吸於內。而不適夫吐納之宜。神常外役於物。而不安於五宮之靜。氣不馭而爲之奔逸。神不凝而爲之消釋。此其形中空者。所以精壞而神散也。上古之脩眞者。至於三月內視。住心一神。蓋神之在人。舍於心。託於目。發於視。內視則神不外發。住心則神依心止。此神之所以一也。能一神。則不役於物。而形全精復。與天爲一。唯聖人爲能如此。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九

藥理篇

物均有材。材均可用。五藥之性不同。因其材而用之。皆足以已人之疾。蓋一物具一妙理。王者能窮理盡性。而至于命也。則因藥之理而明之。特餘事焉。推餘事以示斯民。然後發生治疾之旨。昭然明于天下矣。

攷經式訓章第一

伏羲神農黃帝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孔子敍書。斷自唐虞以下。而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嘗尙。亦與六經爲兩塗。殊不知伏羲觀象畫卦。神農教民稼穡。黃帝正名百物。先聖後聖。若合符節。惟能使判而復合。然後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

天下無異道。有異時。聖人無異心。有異迹。以迹而趨時。則世之相後也。時數有多寡。地之相去也。道里有遠近。未嘗同也。因心以會道。則生雖先後。越宇宙而同時。居雖相去。異天壤而共處。未嘗異也。自伏羲神農黃帝。以至唐虞三代。聖人之以迹而趨時。因心以會道。莫不皆然。三墳之書。言大道也。五典之書。言常道也。孔子之敍書。斷自唐虞以下。以其道之常。而應世之迹尤著。斯可得而敍焉。後世以三墳書闕略于世務。間有嘗尙。亦與六經爲兩塗。是豈知孔子之意哉。是豈明聖人以迹而趨時哉。不明夫

趨時之迹。鳥足與語會道之心乎。殊不知伏羲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神農教民稼穡。而民得粒食。嘗藥療疾。而民無夭殤。黃帝正名百物。而民資物以養。以三墳之書。與六經爲兩塗。則文王何以重易爻。后稷何以播時百穀。醫師何以列之周官。黃帝之明民共財。何以載之祀典。非特此也。孔子繫易。于伏羲則曰蓋取諸離。于神農則曰蓋取諸噬嗑。于黃帝則曰蓋取諸乾坤。而三墳之書。在周官則外史掌之。在春秋則左史倚相讀之。凡若此。則知自伏羲以至三代。先聖後聖。若合符節。不可以差觀殊。不明乎道。斯有兩塗之蔽。曆數百千載。然後判而復合。則知三墳六經。皆濟民用。防患于未然者。夫豈有彼時此時之異哉。得其無異。此天下所以復見天地之大全。古人之大體也。

觀其演易說卦。推陰陽之蹟。究物性之宜。大或及于牛馬。微或及于果蔬。潛或及于龜蟹。蓋以謂稟氣而生。不離陰陽。惟其不離陰陽。故無一不協于理。而時有可用者矣。

此言易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因九六以推陰陽之蹟。因六爻以究生物之宜。大或及于牛馬。所以象坤之順。乾之健者是矣。微或及于果蔬。所以象艮之陽。成實于上者是矣。潛或及于龜蟹。象離卦德之神。氣之燥者是矣。稟氣而生。不離陰陽。則協陰陽之理矣。因其理而遠之。則皆有可用者焉。

類于九疇。則若初一曰五行。而繫之以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是也。列之天官。若食醫掌和六食。則繫之以食藥飲之齊。必眡四時。以至春酸、夏苦、秋辛、冬鹹。調以滑甘。無不備也。

類于九疇。言書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北方陰極而生寒。寒生水。水生鹹。故潤下作鹹。南方陽極而生熱。熱生火。火生苦。故炎上作苦。東方陽動以散而生風。風生木。木生酸。故曲直作酸。西方陰止以收而生燥。燥生金。金生辛。故從革作辛。中央陰陽交而生濕。濕生土。土生甘。故稼穡作甘。列之天官。言醫之所載。無異于三墳也。食齊眡春時。取其溫也。藥齊眡夏時。取其熱也。秋之涼。醬齊眡焉。冬之寒。飲齊眡焉。風氣散。其味宜收。熱氣耎。其味宜堅。故春夏多酸苦。燥氣收。其味宜散。寒氣堅。其味宜耎。故秋冬多辛鹹。滑以利之。甘以緩之。利之緩之。所以調之也。

記之所載。于春。則曰味酸臭臊。夏。則味苦臭焦。秋。則味辛臭腥。冬。則味鹹臭朽。以至薦鮪于春。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乃所以見授時之至也。詩之所賦。若食麥及麰。烹葵及菽。剝棗穫稻。食瓜。斷壺。獻羔。祭韭。或介眉壽而爲酒。或逢陽氣而鑿冰。乃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記之所載。詩之所賦。皆合于三墳者也。曲直作酸。炎上作苦。故味酸味苦。見于春夏。從革作辛。潤下作鹹。故味辛味鹹。見于秋冬。著見于外爲陽臭。閉塞于內爲陰臭。臊爲陽臭。故言于春。腥爲陰臭。故言于秋。焦、炎過矣。至陽之臭也。故言于夏。朽、不泄矣。至陰之臭也。故言于冬。薦鮪于春。迎陽而先至者也。嘗麥嘗黍于夏。嘗穀嘗稻于秋。嘗魚于冬。言時物也。凡此所以見授時之至也。六月食麥及麰。七月烹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此皆甘旨。非農夫所常食。七月食瓜。八月斷壺。瓜也壺也。庶人之所常食。而老壯共之也。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者。薦時物也。羔也韭也。微物也。必以其蚤者。謹時也。或介眉壽而爲酒者。所以養老也。或逢陽氣而鑿冰者。逢其閉塞也。凡此皆趨時而不失。蓋其所以見化民之篤也。

不特如此。萍氏幾酒。莽草薰蘊。嘉草攻毒。牡鞠殺蠱。芣苢有子。椒氣下達。蠱除結滯。萱草忘憂。鞠窮可以禦濕。穀可以去邪。皆以至理寓焉。蓋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審之以知毒。夫然後養生治疾之旨昭明于天下後世。百王有作。莫能加焉。然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萍氏幾酒。周人建官。幾酒。以察其微也。莽草薰蘊。周人建官。除蘊。以莽草烝之也。嘉草攻毒。見于旅氏。牡鞠殺蠱。見于蠱氏。芣苢有子。見于和平之什。椒氣下達。見于椒聊之咏。陟彼阿邱。言采其蘦。欲除結滯也。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欲忘憂悶也。左傳曰。有山鞠窮乎。釋云。欲使無社、逃于泥水中。則鞠窮可以禦濕明矣。神農書曰。穀逐風邪。根殺三虫。記有之曰。三牲用穀。爾雅謂之穀。則穀可以去邪明矣。此皆六經所載。至理寓焉者也。天之生物不離五行。五行之附著。雖散殊區別。率可觀省。此言物不離于五行。而人稟之者。亦五行而已。因物致用。咸有裨益也。惟斯民由之而不知。必待聖人審之以知毒。然後以之養生。則其生不夭。以之治疾。則其疾不作。其旨昭明于天下。然後百王有作。莫能加焉。蓋先聖後聖。其道一也。觀此則三墳六經。有以異乎。

制字命物章第二

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字書之作。包括象數。物物妙理。可得而推。況本乎地者味自具。本乎天者氣自彰。其穀、其果、其畜、其菜、其藥。動植之間。有萬不同。而氣味自然。率不過五。凡以象數寓焉。見乃謂之象。物生而可見。是謂有象。有象矣。則因象而溢益。是謂有滋。物之滋而日蕃。則一二三四之數。自此而始矣。是謂有數。字書之作。有象可見。有數可推者。無不包括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具理之妙。其可即此而推焉。本乎地者味自具。所以作陰德而養形。字書之于五味。無不該也。以至五穀爲養。五果爲助。五畜爲益。五菜爲充。五藥爲療。動而有能。植而有生。品彙萬殊。不出乎氣味。氣味滋榮。不逃乎五行。制字命物。咸有妙理。即象數所寓而求之。無餘蘊矣。

且味者土也。物成之時也。物成而後有味。故五味皆生于土。而甘苦鹹酸辛。又皆本于淡。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甘出十而爲苦。木作酸也。始于敷播。卒乃收聚。辛九數也。物窮則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十數也。物極則反本。故甘甚則反淡。炎上作苦。苦生甘也。然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潤下作鹹。鹵自鹹也。亦有感于煎煩而鹹者焉。此五味自然之理也。

反戊丑未皆土也。故土王于四季之末。然土由火生。月令言王于季夏之後。則未爲土之正矣。此未所以爲土也。戊合癸而癸位于子丑之間。則戊潛于午未之分。午未之分。丁之位也。戊親未而土旺。故能出而藏丁。戊出藏丁。則未土爲物成之時也。明矣。物成而形質充盈。味可嘗也。是謂物成而後有味。味出而物成之。物之成因于土。故五味皆生于土。于是窮于甘。化于苦。成于鹹。作于酸。變于辛。然皆以淡爲本。淡者水也。水得一焉。是謂淡者一也。口入一而爲甘。言甘能入淡。甘出十而爲苦。言苦能出甘。木之作酸。曲直者也。始于敷播。言其生。卒乃收聚。言其成。木成而有味。故木作酸。酸主收。辛金成而有味。

故得九數。九陽之窮。陽窮能變。故辛甚則反甘。甘士成而有味。故得十數。十陰之極。物極則反。故甘甚則反淡。淡者其本之謂也。火之本不苦也。其味則苦。苦生甘者。火生土也。然火爲至神。緣薪顯照。檢柳取之在檢柳。槐杏取之在槐杏。是以火無正體。體草木焉。水之本不鹹也。其味則鹹。鹵自鹹也。若郇瑕氏之地沃饒而鹽是也。亦有感于煎煮而鹹者。若管仲焉。煮海之利以富齊國。是也。凡此皆五味自然之理。見于制字者也。

夫鳳鳥有文。河圖有畫。非人爲也。制字命物。亦豈私智哉。嘗泛論之。桂猶圭也。宜導諸藥。爲之先聘。若執以使。梅猶媒也。用以作羹。能和異味而合。荏能除臭散滯。則草之有任者。毅能除邪殺虫。則辛之致果者。其氣上而疏達。窮治腦疾。故芎藭、有穹窮之義。能徒精而定心氣。爲氣之帥。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草薢則治濕痺而解散骨節諸風。薏苡仁、則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甘遂取直達。若夫間之遂。解倉取發欬。若倉庾之倉。桃雖果類。然木所兆。而神所藏。楙雖瓜名。然實之碩而材之堅。枸杞謂之檵。以其可斷而久。莒浦謂之昌陽。以其得神而昌。析莫之治。析其冥而啓其明也。礫石之治。祛其蒙而發其覆也。蘘有攘義。則以除蠱毒。鬱有闡義。則以祓不祥。芣苢之義。或不或呂。莙薞之義。即一即五。萇菪能致狂及治癲癇。乃所以爲良。芫花能毒魚及治疝瘕。乃所以爲元。此類者不可僂指。

鳳鳥有五德之文。天地不能祕其靈。河圖有奇耦之畫。神明不能藏其象。聖人法是以制字命物。自然之眞理。豈人爲之私智哉。是故生而後聘。所以申其信也。桂能宣導諸藥。爲之先聘者如之。是以桂猶圭也。媒而後合。所以重其別也。梅可作羹。能和異味而合者如之。是以梅猶媒也。荏蘇類也。以除穢臭以散積滯。非草之可任者乎。毅茱萸也。以去邪毒。以殺三虫。非辛之致果者乎。辛溫之氣上達。腦之冷熱可除。故芎藭有穹窮之義。精有所益而定志。心有所之而帥氣。故遠志同得志之升。草薢以除濕痺。卑之義也。解散骨節諸風。解之義也。緩其中而隨其意。所以苡意人是也。字之所以从意从以也。夫間有遂。通其水也。故甘遂若夫間之遂。倉之所畜。積而散也。故解倉若倉庾之倉。木所兆而神所藏。此果之所以爲桃。實之碩而材之堅。此瓜之所以爲楙。檵之可糧而久。言引年也。昌陽之得神而昌。言益聰明也。以析其冥而啓其明。故謂之析冥。以祛其蒙而發其覆。故謂之礫石。蘘卻邪氣而除蠱毒。故有攘義。闡殺除蠱毒而祓不祥。故有闡義。芣苢之使人有子。故或不或以。莙薞之具五味。故即一即五。萇菪能致狂及治癲癇。乃所以爲良。善之至也。芫花能毒魚及去疝瘕。乃所以爲元。善之良也。凡此類不可僂指。皆制字命物。不可以不究其理也。

蓋物囿于天地間。雖東西南北之異方。山林川澤之異地。散植顯隱之異宜。會而通之。皆有明理。可視而知。可聽而思。以之養生而治疾。以之防患而乂災。貴夫深究而博識焉。

東西南北既以異方。山林川澤既以異地。散植顯隱既以異宜。疑有殊而不合。理而不同者。然會而通之。雖蠕蝡之虫。肖翹之物。皆有明理。視而可見者。可以知其形。聽而可聞者。可以思其義。以之養生而治疾。則眞精保而淫氣消。以之防患而乂災。則禍害止而邪毒除。誠能所究者深。而不泥于卷帙。所識

者博。而不淪于狹隘。則方之形妙外之理。寓諸氣味之間者。昭然矣。

名定實辨章第三

天之所賦。不離陰陽。形色自然。皆有法象。毛羽之類。生于陽而屬于陰。鱗介之類。生于陰而屬于陽。空青法木。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色赤而主心。雲母法金。色白而主肺。磁石法水。色黑而主腎。黃石脂法土。色黃而主脾。蠕類長之。莫不有自然之理。

天地之所以蒙籠萬物者。既不離乎陰陽。則物之所以範形于天地者。亦豈外于陰陽耶。氣變而有形。留動而生色。形色自然。法象著矣。毛羽、飛走者也。鱗介、潛伏者也。西方毛虫。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南方羽虫。三百六十。而鳳爲之長。東方鱗虫。三百六十。而龍爲之長。北方介虫。三百六十。而龜爲之長。或生于陽而屬于陰。或生于陰而屬于陽者如此。空青、明目而益肝。抑又色青。則屬乎木也。丹砂、養神而益心。抑又色赤。則屬乎火也。金之色白。而臟屬乎肺。白如雲母。所以補肺也。水之色黑。而藏屬乎腎。黑如磁石。所以補腎也。至于黃石脂者。黃、土之色也。土、脾之屬也。故色黃而主脾。蠕類而長之。則石脂有五色之異。主五臟之不同。是皆理之自然。各從其類者也。資治養者可不察諸。

或質同而性異。或名異而實同。或率正氣。或托異類。或物化之未渝。或物宜之相戾。故芝草五行之秀。杞備四時之養。菊花異稟。因以別甘苦之味。牡蠣異類。因以辨雌雄之體。蜜成于蜂。蜜溫蜂寒。油本于麻。麻溫油寒。茲同實異性也。消養名而其性近。薯蕷名而其質同。附子烏喙一本也。故氣味相類。蜀漆常山一體也。故治療相通。蠶蠶生于芎藭。蓬蘊生于覆盆。茲名異實同也。臘雪凝至陰之氣。可以治溫。忍冬稟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溲下水。乃土之所勝。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蟹肯續筋。乃金之所勝。所謂各率正氣者若此。車前生于牛跡。可以利水。蓯蓉生于馬溺。可以補中。紹石紹于石。可以御老。草生于槐。可以治風。垣衣生于墻陰。可以療疽。所謂托於異類者若此。蟹化爲石。有情化爲無情也。然石蟹之療漆瘡。則與蟹同。稷化爲鯽。植物化爲動物也。然鯽之補不足。則與稷同。鉛丹以其鉛之性未變。故可染髮。蠶沙以其桑之性未變。故可治風。敗席治筋者。以人氣之所淫。藍布解毒者。以藍性之尚存。由是見物化之未渝。鬱石殺鼠。桑蠶食之則肥。莨菪辟蚤。驢驢食之則仙。馬得杜蘅而健。若原蠶則在所禁。羊食鉤吻而肥。若躑躅則非所嗜。由是見物宜之相戾。數者雖或不同。要其名定實辨。理之自然。則一而已。夫名者實之賓也。名之不正。實將安辨。昔人有食蟛蜞爲蟹者。幾以勦學誤生。有服老芋爲茯神者。幾以僞價增疾。實名之不可忽如此。

得陰陽之和。彰五色之異。芝稟五行之秀也。食苗葉於春夏。食根實於秋冬。杞備四時之養也。莖紫氣香者味甘。莖青氣蒿者味苦。菊花之不同也。是謂菊花異稟。因以別甘苦之味。以左顧者爲雄。以右顧者爲雌。牡蠣之不同也。是謂牡蠣異類。因以別雌雄之體。蜜成于蜂。油本于麻。饋本同也。蜜麻之溫。蜂油之寒。性或異焉。此同實異性者也。曰芒曰朴。硝之異名也。而味皆苦辛。所謂其性近也。曰生曰乾。薑之異名也。而出于一本。所謂其質同也。烏喙生于附子。皆辛溫而治風。是謂附子烏喙一本也。故氣味

相類。蜀漆生于常山。皆辛毒而治寒。是謂蜀漆常山一體也。故治藥相通。芎藭之葉曰蘼蕪。皆可以治腦痎。覆盆之苗曰莖藥。皆可以益精。此名異而實同者也。治熱以藥之寒。故臘雪凝至陰之氣。可以治溫。延年以藥之酎。故忍冬藥不凋之操。可以益壽。牛溲下水。乃土之所勝。牛土畜也。土能勝水。豕足逐熱。乃水之所勝。豕水畜也。水能勝火。蟹骨續筋。乃金之所勝。亦以筋木也。以金而勝焉。凡若此者。各孕正氣者也。車前、牛跡所生也。而能除濕。是之謂可以利水。蓯蓉、馬瀝所生也。而能益精。是之謂可以補中。絡石絡于石。其可以卻老者。具石之性爾。蓴生于槐。其可以治風者。具槐之性爾。垣衣生于墻陰。其可以療疽者。具陰之氣爾。凡若此者。託于異類者也。蟹化爲石。蟹有情也。而化爲石之無情。然石蟹之療漆瘡。則與蟹同者。漆得蟹而散故也。稷化爲鯽。稷植物也。而化爲鯽之動物。然鯽之補不足。則與稷同者。氣結稷而充故也。鉛之色黑。因熬而成丹。而鉛之性未變。故可以染髮者。資其黑也。桑之性寒。蠶食而成沙。而桑之性未變。故可以治風。資其寒也。敗席治筋。非取其席。取其氣焉。是以謂人氣之所濟也。藍布解毒。非取其布。取其藍焉。是以謂藍性之尚存也。凡若此者。物化之未盡也。石類之有菟閭。苦寒之性無變也。蛇卽之而卻。蛇蠶食之而殺。桑蠶食之而肥。草類之有菟閭。苦寒之性無變也。蛇卽之而卻。蛇蠶食之而仙。杜蘅、珊瑚。非補益之良也。馬得杜蘅而健。羊食鉤吻而肥。原蠶躑躅。非大毒之尤也。原蠶于馬在所禁。躑躅于羊非所嗜。凡若此者。物宜之相戾也。或實同而性異。察其性可也。或名異而實同。究其實可也。或孕正氣。則求其所稟。或託異類。則推其所附。或物化之未盡。于以考其本原。或物宜之相戾。于以避其所忌。因于物而辨其理之自然。因自然而用之適其宜。非獨理之士不能也。夫名者實之所賓也。名之不正。則實將安辨。循名而致實。則名不可以不正。名正矣。則實可以因名而得。昔人有以螭蟆爲蟹者。幾以勃學誤生。則于所學不可以不窮其理。有以老芋爲茯神者。幾以僞價增疾。則于所賣不可以不辨其眞。此二者不能正其名。故無以得其實。而以誤生增疾。名實之不可忽如此。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財。載之祀典者。宜矣。

權通靈使章第四

物各有性。性各有材。材各有用。聖人窮天地之妙。通萬物之理。其于命藥。不特察草石之寒溫。順陰陽之常性而已。以謂物之性有盡也。制而用之。將使之無盡。物之用有窮也。變而通之。將使之無窮。夫惟性無盡。用無窮。故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亦不一而足也。

溫涼寒熱。物之性也。可以去邪禦疾。性之材也。因其材而施于治療之際。材之用也。聖人參于天地。以窮其妙。智周萬物。以通其理。草石之寒溫。不可不察。陰陽之常性。不可不順。聖人命藥。不特察之順之而已。物各有性。而性有盡。制而用之。則有盡者。使之無盡。材各有用。而用有窮。變而通之。則有窮者。使之無窮。交取互用。勞搜熟察。畏惡避忌。激發制攝。不特拘于一物之性。味其性之無盡。用之無窮。以之施于品劑。以佐佑斯民。其功用所以不一而足也。

于是有因其性而爲用者。有因其用而爲使者。有因其所勝而爲制者。其類不同。然通之皆有權。用之皆

有法也。蟬吸風。用以治風。蚩飲血。用以治血。鼠善穿。以消腹滿。獺善水。以除水脹。乘風莫如鳶。故以止風眩。川泳莫如魚。故以治水腫。蜂房成于蜂。故以治蜂螫。鼠婦生于濕。故以利水道。所謂因其性而爲之用者如此。車能利轉。淬鎗以通喉。鎗能開達。淬鎗以啓噤。弩牙速產。以機發而不括也。杵糠下噎。以杵築而下也。所謂因其用而爲之使者如此。萍不沉于水。可以勝酒。獨活不搖于風。可以治風。鷓鴣制魚。以之下鯁。鷹制狐。以之祛魅。所謂因其所勝而爲之制者如此。

蟬趨高潔。惟吸風而不食。故治風者用焉。虻有三種。皆噉血于牛馬。故治血者用焉。鼠之穴土。善穿者也。以消腹滿。蓋腹者坤之屬。故也。獺之捕魚。善水者也。以除水脹。蓋水者腎之病。故也。風作而鳶飛焉。故以鳶止風眩。是以勝風。而風不能摧也。丹深而魚歸焉。故以魚治水腫。是以勝水。而水不能溺也。以至蜂房之治蜂螫。鼠婦之利水道。皆因其性而爲之用者也。車以轉而運。淬鎗以通喉。取其利轉也。鎗以鎗而開。淬鎗以啓噤。取其開達也。發而疾者。莫如弩牙。故取以速產。築而下者。莫如杵糠。故取以下噎。皆因其用而爲之使者也。周官以萍氏幾酒。禁川游者。則萍可以勝酒者明矣。本草謂獨活得風不搖。無風而動搖。療諸賊風。則獨活可以治風者明矣。鷓鴣、魚所畏也。故取其制魚。以之下鯁。蓋鯁本于魚也。鷹、狐所畏也。故取其制狐。以之祛魅。蓋魅本于狐也。皆因其所勝而爲之制者也。因其性而爲用。物各有所治也。因其用而爲使。物各有所感也。因其所勝而爲制。物各有所服也。三者所取不同。其于已疾。則一而已。

且五穀皆養形也。然豆不可多食。五畜皆養精也。然豚無所補。菜有葵。久食則性鈍。果有栗。熟食則氣壅。終食之間。不可不慎。有如此者。麻黃發汗。節不去。乃以止汗。陳橘消痰。穰不除。乃以致痰。石葦、毛茛射肺。椒閉口者殺人。一物之性。不可不審。有如此者。

五穀地產。皆養形也。然豆多食則令人重。故豆不可多食。五畜天產。皆養精也。然豚水畜。而稟賦未盈。故豚無所補。五菜爲充。而葵則滑養竅。久食則性鈍。故久食者非宜也。五果爲助。而栗則厚腸胃。熟食則氣壅。故熟食者非宜也。凡此終食之間。不可不慎者也。麻黃之性溫。若去其節。則所以發表出汗也。存其節。所以調中止汗也。陳橘之性溫辛。用其皮可以消痰去涎也。棄其穰。滴以生痰膈脾也。石葦止煩下氣。毛不去則射肺。椒能開腠通血。口不開則殺人。凡此一物之性。不可不審者也。終食之間不可不慎。一物之性不可不審。則食飲和劑。詎可忽諸。

推是以泛觀。根莖花實之異性。草石骨肉之異宜。或相資而相養。或相勝而相制。如是而定君臣。如是而分佐使。如是而別奇耦。如是而審銖兩。非達于理而明于權。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于世俗。滯于通方。而曰醫在是。果知道也耶。

根趨于下。莖達于上。發而爲華。結而爲實。所謂異性者也。若草之美。石之悍。骨之強。肉之弱。所謂異宜者也。或相資而相養。有若母子之道者焉。或相勝而相治。有若夫婦之義者焉。一君二臣。所謂定君臣也。三佐五使。所謂分佐使也。奇數爲分。耦數爲卑。所謂別奇耦也。積黍爲銖。積銖爲兩。所謂審銖兩也。

相資者相得而良。相勝者相激而發。君臣佐使。相待而致用。別奇耦而多寡有節。審銖兩而輕重有宜。故非遠于理而不蔽明于權而不執。鮮有不傷人之形者。彼膠于世俗之淺見。滯于通方之曲說。而曰醫在是。則讀方三年。謂無病可治。及治病三年。乃知無藥可用。其于道也。烏足以知之。

宋徽宗聖濟經卷之十

審劑篇

因藥以制劑。猶設官焉。因劑以療疾。猶分職焉。人足以任官。官足以稱職。則政治舉矣。調藥之劑。亟可苟耶。聖經于此。所以欲致其審而不忽也。

氣味委和章第一

五運六氣。天所以命萬物。五藏六府。人所以法天地。屈伸呼吸。皆消息盈虛之數。資物氣味。成生載形。析有餘以補不足。豈能外天地之至理。物有氣臭。有性味。合之則一。離之則異。交取互用。以爲虛實補瀉之法。

五運相襲。六氣分治。萬物于此受命焉。此之謂天所以命萬物。五藏爲裏。六府爲表。有陰有陽。卽天地之陰陽也。此之謂人所以法天地。屈伸有往來之理。呼吸有歛散之宜。皆天地消息盈虛之數也。資物氣味。成生載形者。天產爲氣。地產爲味。食天地之氣味。以成其生。以載其形也。析有餘以補不足。則以平爲期。是乃天地之至理也。物有氣臭者。言天產。有性味者。言地產。觀此而冥焉。合之則一。知此而辨焉。離之則異。精食氣而形不足者。溫之以氣。形食味而精不足者。補之以味。五味五氣。各有所損。各有所益。益之而虛者補。損之而實者瀉。此之謂交取互用。以爲虛實補瀉之法。

故春夏溫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法四時之氣以爲治。則治寒以熱。治熱以寒。逆之以治其微。寒因熱用。熱因寒用。從之以導其甚。上焉以遠六氣之犯。中焉以察歲運之化。下焉以審南北之宜。合氣之機不可失也。

陽始于春而盛于夏。陰始于秋而盛于冬。故春夏溫熱。秋冬涼寒。氣之常也。氣既不同。疾亦隨異。斯有法四時之氣以爲治焉。治寒以熱。濟其寒也。治熱以寒。濟其熱也。此之謂逆之以治其微。方寒之微。而熱治之。治之不已。則寒格熱而益加。故因熱而用熱。方熱之微。而寒治之。治之不已。則熱格寒而益加。故因寒而用熱。此之謂從之以導其甚。至眞要大論曰。微者逆之。甚者從之。此之謂也。天有六氣。陰陽異也。中有歲運。五紀異也。地有南北。方域異也。遠其犯。察其運。審其宜。則寒熱之治。尤不可苟。通天下一氣。則天也。運也。地也。無適而非氣。氣之機日運不已。其不可失者如此。

木酸。火苦。金辛。水鹹。土甘。味之成也。合五行之味以爲治。則以陰陽未嘗偏廢。故肯欲收。酸可以養骨。筋欲散。辛可以養筋。脈欲耎。鹹可以養脈。氣欲堅。苦可以養氣。肉欲緩。甘可以養肉。察味之宜。不可妄也。

風生木。木生酸。熱生火。火生苦。燥生金。金生辛。寒生水。水生鹹。濕生土。土生甘。五味之養。缺一不可。此所謂陰陽未嘗偏廢。生物者氣也。成之者味也。以奇生則成而耦。以耦生則成而奇。風之氣散。故其味可用以收。燥之氣收。故其味可用以散。寒之氣堅。故其味可用以耎。熱之氣耎。故其味可用以堅。土者冲氣之所生也。冲氣則無所不和。故其味可用以緩。而已骨收則強。故酸可以養骨。筋散則不舉。故辛可以養筋。脈耎則和。故鹹可以養脈。氣堅則壯。故苦可以養氣。肉緩則不壅。故甘可以養肉。味之所宜者如此。庸可妄乎。

乃若臭生于氣。氣化爲臭。木化而臊。火化而焦。土化而香。金化而腥。水化而腐。其臭惡者。又有不食之戒。如牛夜鳴則齒。羊洽毛而毳。豬犬赤股而躁。臊。烏鰌色而沙鳴。貍。豕盲視而交睫。腥。馬黑脊而般臂。螻。聖人特致其辨焉。

臭生于氣。則氣者臭之始。氣化爲臭。則臭者氣之終。五行皆氣也。故化而爲臭。然腥、臊、羶、香、可以供膳。蓋自牛之齒至馬之螻。則腥臊羶香之不可食者。蓋天地陰陽之戾氣。鍾乎羽毛者也。聖人建內饗之職。所以特致其辨焉。

世之人知藥爲眞。不知穀畜可以爲食治。知性味爲本。不知氣臭自有致用之異。而又寒熱溫涼。收散緩急。同謂之性。觀芳草之氣美。石藥之氣悍。蘭草治脾。蝮魚利腸。中均以氣臭專達。豈槩以性味論與。況司歲備物。天地之專精也。苟非司歲。則其精散。質同而異等也。古人原氣味之生。必察六氣所孕。則措諸治保力化之用。豈無多少淺深之別哉。燭理之士。又當審此。

五藥之可以治療。人所同知也。然五穀爲養。五畜爲益。或作陽德。或作陰德。而世之人。莫知其可以爲食治焉。五味之可以有節。人所同知也。然化氣爲臭。則腥臊羶香。不獨可食。而亦可以已疾。世之人亦莫之知也。芳草之氣美。故能重盛于脾。石藥之氣悍。故能滋益其熱。二者急疾堅剛。非緩心和人不可

以服。蘭草治脾痺。其氣足以除陳氣也。鮑魚利腸中。其臭足以通瘀血也。凡此皆以氣臭專達。而不特用其性味爾。至若專精所鍾。六氣所產。是皆天地陰陽之和。而非所謂戾氣也。可不審耶。

表裏深明章第二

流變在乎病。主治在乎物。制用在乎人。三者並明。則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狥世俗之耳目哉。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容色異見。氣有淺深。經絡之別。候有表裏。府藏異同。形有內外。蕩滌淺深。先後之序也。發散收斂。陰陽之辨也。清濁高下。緩急之意也。多寡輕重。久新之證也。要在去邪輔正。以平爲期。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

失陰陽之和。則病之傳也無已。有病矣。必因物而治其病。有物矣。必因人而用其物。三者並明。則人足以用物。物足以治病。推而明之。變而通之。故可以語湯醴散劑、疾徐緩急之用。夫豈循常守數。以狥世俗之耳目也哉。上古之始。湯醴以爲備爾。民情之醇也。中古以來。湯醴以爲服焉。民情之薄也。此所謂古今異習。情有醇薄。其色見淺者。湯液主治。而疾已之期近。其色見深者。醪醴主治。而疾已之期遠。此所謂容色異見。氣有淺深。至若候有表裏者。表爲陽。裏爲陰。形有內外者。內主藏。外主府。湯液之用。亦各有異。蕩滌爲先。淺深爲後。是爲先後之序。發散爲陽。收斂爲陰。是爲陰陽之辨。以其治有緩急。故爲之清濁高下之節。以其病有久新之證。故爲之輕重多寡之權。凡若是者。皆所以去其邪。輔其正。以平爲期而已。循名責實。未可以一槩論。在夫能適事之宜爾。

故內治者自內以達外。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是也。治外者由外以通內。膏熨蒸浴粉之類。繇于氣達者是也。夫湯液主治。本乎腠理。凡滌除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于用湯者。如此。醪醴主治。本乎血脈。凡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於清酒者如此。散者取其漸漬而散解。其治在中。久病痼疾。劑多以散者。理如此也。丸者取其收攝。而其治在下。腹中之病及不可散服者。宜用丸也。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有一陽在中之宜。金石之類多取焉。

病之內外。常相應也。治內者必達于外。治外者必通于內。此表裏之符也。納之府藏之中。所以治內。故有湯醴丸散丹之類。見于服飲者焉。施諸肌膚之間。所以治外。故有膏熨蒸浴粉之類。繇于氣達者焉。夫湯液烹煎而成。以取其清而不汙。其主治則本乎腠理。蓋流衍而至于腠理也。醪醴釀以稻米。炊以稻薪。其主治則本乎血脈。蓋發散而至于血脈也。故凡滌除邪氣者。于湯爲宜。傷寒之治。多先於用湯也。導引痺鬱者。于酒爲宜。風痺之治。多專于清酒也。散之于湯爲稠而濁。故其治在中。丸之于散爲會而聚。故其治在下。至于成丹。則火力烹養。熟所蘊焉。一陽之所藏也。若此者所謂見于服飲者也。膏取其膏潤以祛邪毒。凡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消之。又能靡之也。熨資火氣以舒寒結。凡筋肉變急。頑痺不仁。熨能通之也。蒸言其氣之熏。以發腠理。燒地爲之。所以啓元府也。浴言其因于湯浴。以泄皮腐。而利肌肉也。粉則粉密其空隙也。

以膏之澤。而其治也淺而緩。故皮膚蘊蓄之氣。膏能潤之。又能靡之。以熨之熱。而其治也深而遠。故筋

肉變急頑痺不仁。熨能通之也。蒸以發之。故腠理元府由是開焉。浴以滌之。故皮腐肌肉由是泄焉。至于粉則有所閉。是謂粉密其空隙。若此者所謂繇于氣達者也。

夫內外之法固如此。然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使氣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使氣下而不上。在四肢血脈者。空腹在旦。其氣可以旁達。在骨髓者。飽滿在夜。其氣可以深入。此明乎人者也。春宜吐。夏宜汗。秋宜下。冬宜溫劑。此明乎天者也。天人兼明。是謂知道。

上文所言。內外之法也。然物之制用因乎人。人之受命因乎天。故先明乎物。然後可以明乎人。明乎人然後可以明乎天也。病在上焦者。先食後藥。食下而藥上。故使氣上而不下。病在下焦者。先藥後食。食上而藥下。故使氣下而不上。四肢血脈者。空腹在旦。旦趨乎陽。而又空腹。此氣之所以旁達。其骨髓者。飽滿在夜。夜伏乎靜。而又飽滿。此氣之所以深入。上下動靜者人也。故稽之明乎人。春爲發陳。故宜吐。夏爲蕃秀。故宜汗。秋之宜下。與木皆落也。冬之宜溫。懼傷盛凝也。春夏秋冬者天也。故謂之明乎天。人則有爲。天則無爲。天人兼明。則無乎真接子之藏。其于道也庶幾焉。故曰知道。

致用協宜章第三

物生之初。氣基形立。而後性味出焉。審劑之初。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未盡陰陽之道者焉。天以陽降其氣。地以陰成其形。物之生無不囿于形氣也。然氣基形立。必有溫熱涼寒之性。鹹酸甘苦之味出焉。然則形氣者。性味之本。性味者。形氣之末。工之審劑。齊其末而不知其本。故專性味而失氣體之求。是豈知稟受氣形。蓋有一陰一陽之道焉。

且苦、火味也。或以燥。或以泄。則燥者爲陽。而泄爲陰。辛、金味也。或以散。或以潤。則散者爲陽。而潤爲陰。徒分金火陰陽。不知一體之中。陰陽兼備。偏而用未免爲曲士之蔽。況人氣周流。通于晝夜。體中臣使。歸于權衡。取其平而不偏。固不待於外物以爲治也。奈何一或升降不權衡。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必資在物氣體。以抑揚損益。則殊質異稟。豈易明耶。

火位丙丁。丙、陽火也。丁、陰火也。味而爲苦。得丙丁之氣焉。故苦之爲燥者。應陽火之丙。味之爲泄者。應陰火之丁。金位庚辛。庚、陽金也。辛、陰金也。味而爲辛。得庚辛之氣焉。故辛之或散者。同陽金之庚。辛之或潤者。同陰金之辛。世之人知陰金陽火。立爲二物。而不知一體之中。又有陰陽之辨焉。苟泥於陰陽。而不知陽中有陰。陰中有陽。是未免爲曲士之蔽也。人之受命賦形。不離陰陽。而二氣周流于一身。通于晝夜之道。體中者臣使之官。歸于權衡。取其平而不偏。固不待於外物以爲治也。奈何一或升降不平。冲氣離隔。陰陽之氣有戾。可不資在物有氣體者以治之乎。以中和之物。致中和之用。抑過而揚不及。損有餘而益不足。則彼殊質異稟。可不明乎。

故鬱而不散爲壅。必宜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留而不行爲滯。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不足爲弱。必補劑以扶之。如氣弱形羸之類是也。有餘爲閉。必洩劑以逐之。如腹脹脾約之類是也。實則氣壅。欲其揚也。如汗不發而腠密。邪氣散而中蘊。輕劑所以揚之。怯則氣浮。欲其鎮也。如神失守

面黃悸。氣上厥而痼疾。宜劑所以鎮之。滑則氣脫。欲其收也。如開腸洞泄。便溺遺失。濇劑所以收之。濇則氣著。欲其利也。如乳難。內秘。滑劑所以利之。濕氣淫勝。重滿脾濕。燥劑所以除之。津耗爲枯。五竅痿弱。榮衛澀流。濕劑所以潤之。舉此成法。變而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也。

病有不同。劑亦隨異。以無方之劑。足以應無窮之病者。凡以制而用之。各有宜焉。五藏之氣。欲通而不閉也。故鬱而不散則爲壅。壅得宣而發。故必宜劑以散之。如痞滿不通之類是也。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更滿更虛。是爲平氣。痞滿不通。則其氣無自而升降矣。宜劑以散之。豈不宜哉。五藏之氣。欲運而不止也。故留而不行則爲滯。滯得通而達。故必通劑以行之。如水病痰癖之類是也。水生于腎。病流于體。痰因于飲。癖聚于胃。水病痰癖。則其氣無自而流轉矣。通劑以行之。豈不宜哉。氣弱而不勝其食飲。形羸而不見其充益。若此之類。不足爲弱也。必補劑以扶之。則不足者壯矣。支滿腸鄉。腹爲脹脹。浮濇相搏爲脾約。若此之類。有餘爲閉也。必洩劑以逐之。則有餘者卻矣。實則氣壅者。外閉而中滿。如汗不發而腠密。八風客于元府也。邪氣勝而中蘊。五氣傷而淫勝也。若此者輕劑以揚之。則宜者遂矣。怯則氣浮者。本虛而末盛。如神失守而驚悸。則心不持而恐懼。乘之氣上厥而痼疾。則陽不降而首疾作矣。若此者重劑以鎮之。則怯者寧矣。滑則氣脫者。內耗而外越。如開腸洞泄。則風傷于腸胃。便溺遺失。則勝虛而不制。若此者濇劑以收之。則滑者止矣。濇則氣著者。其氣附而不散。如乳難而不下。內秘而不通。若此者滑劑以利之。則濇者決矣。濕生土。土生脾。濕淫于藏。氣浮于四肢。腹大而體重。津竭而少氣。是爲濕氣淫勝。脹滿脾濕之病。若此者治以燥劑。所以除其濕也。或從吐利。或從嘔吐。或滑渴。水道數利。或便難。缺藥數下。是爲津耗爲枯。五藏痿弱。榮衛澀流之病。若此者治以濕劑。所以潤其燥也。凡此十者。治病之成法也。舉此成法。變而通之。所以爲治病之要。以此爲要。則推而廣之。以致其詳。萬舉萬當之道也。

昔人所藥。必爲之情。蓋至理所寓。必欲探索。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相須相濟。有君臣贊助之義。或增或損。又隨病機變態之宜。至于畏惡急避。激發制禦。奇者時而取用者。豈執一而廢百哉。

一物具一性。一性具一理。藥之爲用。苟能窮至理所寓。探其賾。索其隱。然後制而用之。則無施而不宜矣。昔人所藥。必明之情者以此。觀其任能。有獨用專達之法。古方謂之單行。獨用一物。專達一病也。相須則相待而良者也。相濟則相得而治者也。若此者古方謂之相次。爲君爲臣。爲贊爲助。相治之道也。或增者益而與之多。或損者減而與之少。悉隨病機變態之宜而已。其間有畏惡避忌。宜不可同用。若激發制禦。有時而取用者。豈可執一以廢百哉。得圖機之士。始可與語此。

醫經正本書

附札記

程迥撰

醫經正本書

宋 程迥 述譔

岐曰古今方士言醫道者多矣。宜折衷於素問。難經。甲乙。張仲景。王叔和等書。如言治道者。有五經語孟。皆可據依。不當別有異論。苟有采之道聽途說。而不本乎此。是謂無稽之言。人命至重。奈何弗謹。至有舉世繆誤。傷風敗俗。殞絕人命。而醫家俯首和附。莫敢指其非者。如至親危病。妄言傳染。遂相棄絕。古之人無有也。醫經不道也。嫂溺不援。比諸豺狼。竊君子之爲政化。亦盡此事於度外。使下民日益顛沛。冤魂塞於冥漠。余竊悼之。此醫經正本書所由作也。醫經者。黃帝岐伯之問答。方書之本也。本正則邪說異論不能搖也。是書也。脫或遂於君子之前。察其稽考之久。見於試用之勤。開喻俗務。廣傳布。庶爲風教之助云。淳熙丙申十月庚寅序。

有唐醫政第一

太醫令。掌諸生醫療之法。其屬有四。（醫師。針師。按摩師。咒禁師。）皆有博士以教之。其考試登用。如國子監之法。丞二人。（從八品下。）醫官四人。（從八品下。）醫正四人。（從九品下。）諸生讀脉訣者。卽令遞相診候。使知四時浮沈滑澀之狀。諸生讀本草者。卽令識藥形狀。知其藥性。讀明堂者。卽令驗其圖識孔穴。諸生讀素問黃帝鍼經。甲乙脉經。皆使精熟。博士一試。醫令丞並季試也。藥園師以時種蒔。牧採諸藥。（京師置藥園一所。良田三頃。取庶人十六以上。二十以下。充園戶。）

凡藥有陰陽配合。子母兄弟。根葉華實。草石骨肉之異。及有毒無毒。陰乾曝乾。採造時月。皆分別焉。凡藥三百六十一。（神農本經。二百十五。新修本草。一百八十一。名醫別錄。一百九十三。有名無用。曾訂其所出州土。）醫博士一人。（正八品。）助教一人。（從九品。）掌以醫術教授諸生。習本草。甲乙脉經。分爲業焉。一體療二瘡腫三少小四耳目口齒五角法。諸生既讀經訣。乃業教習。率二十人。以一十人學體療。三人學瘡腫。三人學少小。二人學耳目口齒。二人學角法。體療七年成。瘡腫少小五年成。耳目口齒四年成。角法三年成。針博士一人。（從八品。）助教一人。（九品下。）掌教針生以經脉孔穴。使知浮沈滑澀之候。又以九針爲補瀉之法。凡此針有九種。以法九州九野之分。凡針疾先察五藏有餘不足。而補瀉之。（心鍼神。脾鍼氣。肝鍼血。肺鍼肉。腎鍼志。內連腎隨。外通津液。以成四支。九鍼。十六節。三百六十五部。必先知其所在也。）凡針生習業。教之如醫生之法。（針生習業。素問。靈樞。明堂脉訣。兼習灸法。針經。明堂脉訣。各二條。按摩博士二人。（從九品下。）掌按摩也。（祖賓正論云。有造於山居。又有咒禁用於孫氏。五法。禁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發目。四曰掌。五曰手印。）

本朝醫政第二

元豐中。著備對太醫局。九科學生。額三百人。大方脉一百二十人。風科八十人。小方脉二十人。眼科二十人。瘡腫兼折傷二十人。產科十人。口齒兼咽喉科十人。針兼灸科十人。金鏃兼咒禁科十人。乾道重修格。醫學職醫助教。京府及上中州。職醫助教各一名。醫生人數。京府節鎮一十人。餘州七人。萬戶縣三人。每萬戶增一人。至五人止。餘縣二人。試所習方書義一十道。所習方書。大方脉。難經。素問。張仲景傷寒論。各一部。巢氏病源二十四卷。小方脉難經一部。巢氏病源六卷。太平聖惠方一百二十卷。乾道令諸州職醫闕。選助教。充助教闕。於本州縣醫生內選術優效著者充。無其人。選能者比試。雖非醫生。聽補。諸醫生每三人內。選小方脉一名。止有二人。亦選一名。有闕者。許不曾犯罪經決人。投家狀。召品官或職醫助教一名保明。仍三人以上爲保。就本州差官。試所習方書義。以五通爲合格。二粗比一通。給帖。補充免醫行祗應。諸職醫助教醫生。藝業不精。治療多失者。長吏驗實。聽行別補。諸醫願充太醫局學生者。如不曾犯罪經決。許經所屬投家狀。試其藝業。諸州縣醫藥方書。州職醫。縣醫生。掌之。證印歷。聽借人傳錄。諸災傷及流民所聚。疾疫稍多。而歲賜藥錢不足者。申監司審量。以係省。不係省。頭子錢。增給。不得過歲賜錢數之半。給賜格。歲賜病因合藥錢。京府節鎮一百貫。餘州五十貫。大縣三十貫。小縣二十貫。藥錢歲賜。京府節鎮二百貫。餘州一百貫。

辯傷寒溫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第三

按素問熱論。傷寒曰。人之傷於寒也。則爲病熱。熱雖甚。不死。其兩感於寒而病者。必不免於死。又曰。凡病傷寒而成溫者。先夏至日者爲病溫。後夏至日者爲病暑。又曰。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初無傳染之說。張仲景曰。陰陽大論云。冬時嚴寒。萬類深藏。君子固密。則不傷於寒。觸冒之者。乃名傷寒耳。四時之氣。皆能爲病。以傷寒爲毒者。以其最成殺厲之氣也。中而病者。名曰傷寒。不卽病者。寒毒藏於肌膚。（孫思邈人作肌皆之中。）至春變爲溫病。至夏變爲暑病。熱極重於溫也。是以辛苦之人。春夏多爲溫熱病。皆由冬時觸寒所致。又曰十

一月十二月寒列已嚴。爲病則重。迺有素問仲景及諸家之論。皆云冬時觸冒寒毒所致。非是猝然傳染也。

辨五運六氣感傷名曰時氣亦無傳染第四

按陰陽大論七篇。論五運太過不及。乘剋勝剋爲病。皆由藏氣虛實。致有感傷。并六氣所管。每氣六十日八十七刻有畸。主客勝復鬱發。亦隨藏氣虛實致病。初不能相染。

辨四時不正氣謂之天行卽非傳染第五

按疫論云。非其時而有其氣。是謂天行。仲景謂與傷寒之病大相異。所謂春當溫。而有清氣折之。則賁邪在肝。夏當暑。而有寒氣折之。則賁邪在心。秋應涼。而有熱氣折之。則賁邪在肺。冬應寒。而有暖氣折之。則賁邪在腎。長夏賁邪在脾。以土無正氣。因火而名。故附金木水火而病變。今俗間以傷寒時氣天行通言疫病。夫疫之所發。蓋有歲中流行。於一方一所之時。皆是氣血中感此異氣。大非傳染。蓋有捨病人遠去。自於它處致疾者。亦有與病人同牀共食。居然不病者。是知非傳染也。昔嶲州之俗。一人病疫。闔家避之。病者多死。隋辛公義爲刺史。命皆與盥已之職事。晝月病人數百。公義設榻。晝夜處其間。以秩祿具醫藥。病愈。召其親戚被嗜之曰。死生有命。豈能相染。若相染者。吾死久矣。皆歡謝而去。其後病者爭詣使君。其家親戚固留養之。始相慈愛。風俗遂變。本朝太原侯可至和中調巴州化感縣。巴俗尚鬼而廢醫。惟巫言是用。雖父母之疾。皆棄而弗視。可薛以義理。嚴其禁戒。或親至病家爲視醫。所活既衆。人亦知化。其事見吾家明道先生文集。迺及見中原之人信醫不信巫。親人未嘗去其旁。故多全活。江南俚俗。信巫不信醫。親人屏去。故多死。迺平生於親戚朋友部曲僕使之病。皆親至臥內。數曲候問。商量藥證。不啻數十百輩矣。考古驗今。是知決無傳染。今乾道敎同居親疾病輒相棄絕者杖一百。蓋謂有此陋俗。故立法也。

論醫書第六

盍甫謹曰。按七略藝文志。黃帝內經一十八卷。今有鍼經九卷。素問九卷。亦有所亡失。其論遐遠。稱述多而切事少。又不趨次比按。倉公傳。其學出於素問。素問論病精微九卷。是原本經脈。其義深奧。不可容易覽也。又有明堂孔穴鍼灸治要。皆黃帝岐伯道事也。三部同歸。文多重複。繆互非一。證又曰。仲景論。廣伊尹湯液爲十數卷。用之多驗。近代太醫令王叔和撰次仲景遺論甚精。皆可施用。

吳人朱肱作治傷寒活人書。武夷張蔵先得百問。於三茅山。後與肱遇于杭。蔵得其書序之。曰。作於元祐己巳。成於大觀戊子。蓋爲二十卷。肱嘗自序其書。後四年。肱以奉議郎致仕。遣男遐直龍閣獻焉。又八年。肱校正善本。命工刊于杭州大隱坊。且曰。肱乙未秋以罪去國。明年過方城。見同年范內翰。令合證與方爲一。至睢陽見王先生。言成都。湖南。福建。兩浙。皆刊其書。惜乎錯誤頗多。至是改百餘處。或曰。起肱休致仕于朝。以讜直忤宰相引去。所謂王先生者。不著其名。范蓋致虛也。今睢州饒州民間各刊舊本。池州公庫刊校正本。然二本互有得失。近有尚書左司郎姑熟李樗與幾。作治傷寒要旨。發明仲景論。其言曰。傷寒病有定證。治有定法。如響應聲。毫髮無差。其病不過三陰三陽。與夫併合之證。其治不過汗吐下。其它雜證皆誤醫所致。亦有治法。世人不法仲景。妄作常病治之。十失八九。人命何辜。深可痛惜。仲景論妙通造化。證治明白。其用心詳細。惟恐後學之不審。故其書詳悉。不免重複。然皆有至理。予嘗舉者開卷之初。未易得其端緒。遂以仲景論所用藥方。凡一百四道。每方爲一門。凡證之用此方者。悉列于左。於本論無一字遺落。世之明醫。固不假此。或所未閱。而命醫之際。醫謂合用其藥。卽檢某方一門。徧諭之。與此相合。則無疑矣。苟無此證而服之。必致害人。謹勿妄投也。此書不滿萬言。人能輟暇熟紀之。治傷寒如反掌耳。仰事俯育。大不可闕此也。樗又作傷寒治法撮要。發明活人書。去其繁辭。撮其精要。然所取者舊本也。豈與幾未嘗見校正本邪。

辨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七

古者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爲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量容一千二百黍爲龠。二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權以百黍之重爲銖。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今文諸度量權。稱以北方秬黍中者爲准。調鐘律。測晷景。合藥劑。制冠冕。則准式用之。餘悉用大者。（周一尺二寸爲一大尺。三斗爲一斗。三兩爲一大兩。）

麟嶙故事。嘉祐二年。置校正醫書局于編修院。詔以直集賢院檢討掌禹錫。秘閣校理林億。張洞。蘇頌。太子中舍陳檢。並爲校正醫書官。迺按林億等所校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皆曰。十黍之重爲一銖。考古今文。漢書律曆志。唐杜佑通典。皆曰。百黍之重爲銖。蓋誤以百爲十。其差十倍也。又曰。藥升方作上徑一寸。下徑六分。深八分。迺以此爲升。僅容一勺。俞容一勺。蓋誤以俞爲升。其差二十倍也。又曰。菟絲九兩准一升。迺以菟絲九兩黍秤制爲升。蓋容所謂藥升者二十也。又曰。裝三枚。准一兩。蓋用黍秤。曰附子烏頭半兩。准一枚。復是大秤。蓋所差三倍也。故龐安常曰。附子一枚准半兩。是一錢三字。使人疑混。蓋後人妄增古書。如是不審耳。億。檢校。何不少覺悟也。

古以四圭爲撮。十撮爲勺。兩勺爲合。所謂圭者。蓋三十黍也。一刀圭者。刀言其匕形也。今本草千金方。言刀圭者十分方寸匕之一准。如梧子一。以三十黍約之。又以方寸匕藥末蜜和作十粒。蓋亦近之。孟康注漢書曰。六十四黍爲圭者。非是。

按唐志。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積十錢重一兩。計一千錢。重六斤四兩。蘇恭曰。今錢。爲古秤七銖以上。比古五銖。則加重二銖以上。今令文官物計兩之餘稱錢分。蓋毫、絲、忽。今等秤有錢無銖。迺謂一大兩爲七十二銖。則一錢爲七銖奇十分銖之二。

按諫垣存藁。韓忠獻公定阮逸胡瑗等鍾律。謂龠徑闊九分。深七分二釐。迺以積分布算。爲五百八十三分二釐。今本草千金方藥升。積五百四十四分。蓋黍自有小大。故如是不等也。

迺得阮逸胡瑗皇祐累黍尺。與司馬備刻宋尺。後周尺。今太常寺樂律尺。少府監景圭渾儀尺。大二分。其後韓忠獻公丁度定嘉祐累黍出。比阮尺小三分半。比司馬備刻周尺。漢劉歆尺。五物參定尺。大三分。今以韓尺制方寸匕。其藥物稱尺者。自有所准銖兩矣。

辨弦脉屬陰第八

張仲景云。脉大浮、數、動、滑。此名陽也。脉沈、濇、弱、弦、微。此名陰也。陰病見陽脉者生。陽病見陰脉者死。又曰脉弦而大。弦則爲減。大則爲芤。減則爲寒。芤則爲虛。王叔和脉經。凡浮、數、動、長、滑、爲陽。沈、濇、弱、弦、微、短、爲陰。活人書。弦則多象洪數。又有沈細而弦疾者。金匱方。弦屬少陽膽之經。脉訣七表。脉屬陽。弦爲七表脉之一。許叔微本事方曰。傷寒方。當從仲景。遍考諸家之論。混淆如此。弦脉屬陰。當從仲景。王叔和。其象洪數者。卽脉經所謂一陰二陽也。其象沈細者。乃純陰也。陳無擇曰。脉訣。五代時人作。託云叔和。劉元賓注。號通真子。元賓亦云。其辭語詭跡。鄙俗處。疑非叔和。

辯傷寒兩感不治第九

素問曰。帝曰。其病兩感於寒者。其脉應。與其病形何如。岐伯曰。兩感於寒者。病一日則巨陽與少陰俱病。則頭痛口乾而煩滿。二日則陽明與太陰俱病。則腹滿身熱不欲食。譫言。三日則少陽與厥陰俱病。則耳聾囊縮而厥。水漿不入。不知人。六日死。帝曰。五臟已傷。六府不通。榮衛不行。如是之後。三日乃死。何也。岐伯曰。陽明者十二經脉之長也。其血氣盛。故不知人。三日。其氣已盡。故死矣。仲景曰。凡兩感俱作。治有先後。發表攻裏。本自不同。而執迷妄意者。乃云神丹甘遂。合而飲之。且解其表。又除其裏。言巧似是。其理實逆。夫智者之舉錯也。常審以謹。愚者之動作也。必果而速。安危之機。豈可苟哉。（無治法。亦曰兩感於寒者六日死。）活人書第三十六問曰。仲景兩感無治法。但云治有先後。等至第三卷中。言傷寒下之後。復下利不止。身疼痛者。急當救裏。宜四逆湯。復身體疼痛。清便自調者。急當救表。宜桂枝湯。遂以意等比做効。治兩感有先後。宜先救裏。若陽氣內正。卽可醫也。內才正。急當救表。蓋內尤爲急。才溫內。則急當救表。亦不可緩也。又曰唯兩感不治。

迺聞孫真人論膏肓輸云。昔秦緩不救晉侯之疾。以其在膏之上。肓之下。針藥所不及。卽此穴也。時人拙。不能求得此穴。所以宿痾難逭。事固有後人工于古人者。然肱之說。得於紙上。非類也。兩感之病不治。當如素問。

辯活人書以湯爲煮散第十

仲景治傷寒。爲方百一十有三。其間爲湯者百有八。如桂枝湯五味十有五兩。水七升。煮三升。適寒溫服一升。若活人書務省藥料。但剉如麻豆。每服五錢匕。亦一盞半。生薑四片。棗一枚。煮至八分。溫服。昔之三服者。今約爲十五服矣。肱又曰。病勢重者。當依古劑法。魏炳記於觀安常方後曰。哎咀者。今之麤末是也。每四錢。水一盞半。煮八分。內有半夏附子。有毒藥之類。每四錢。水二盞。入生薑三片。煎七分。內或用朴硝。阿膠。飴餳。焰硝。雞子黃等物。皆煎成湯後。去滓下之。或用竹瀝煎者。每四錢水一盞二分。煎至七分。下竹瀝三分。再煎至七分。內或用大黃者。虛人入大黃同煎之。如難得通利人。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煎至一盞。別入大黃半錢。同煎至七分。又難得利者。以湯浸濃大黃汁。三二分。同煎之。以取利爲度。迺謂活人書不立凡例。煎煮未有定法。可視魏炳爲約法也。龐安常有不可爲煮散者十四方。卽肱所謂依古劑法之類。若用古劑減半。或三之一。猶愈于煮散也。

千金方。古人湯劑雖大。而日飲不過三數服。而且方用專一。今又數藥並進。豈不反多乎。又昔人長將藥者。多作煮散法。蓋取其精日之功云。

辯發汗宜對證不論早晚第十一

王叔和既效方。許叔微本事方。皆載南史記。范雲爲梁武帝屬官。武帝有九錫之命。在旦夕矣。雲忽感傷寒。恐不得預處事。召徐文伯診視。以實懇之。曰可便得愈乎。文伯曰。使差甚易。政恐二年後不復起耳。雲曰。朝聞道夕死猶可。況二年乎。文伯以火燒地。布桃葉。設薦置雲於上。頃刻汗解。裹以溫粉。翌日愈。雲甚喜。文伯曰不足喜也。後二年果卒。取汗先期。尙促壽。每見病家不耐病。未三四日。晝夜促汗。醫者隨情順意。鮮不敗事。迺謂此說非也。傷寒病在表者可汗。在胷膈者可吐。裏證可下。此仲景不易之論也。若可吐可下之證。而發汗。其病不除。因以增劇。安得便愈。卻至二年而卒乎。若表證可汗。正宜汗之。不厥其早也。文伯名醫。豈不知此。俱史臣所記差舛。後人妄爲之說耳。張右史記龐安常墓誌碑陰云。大理寺少卿林英女。病傷寒。死已一日。爲診之。曰尙活不死也。灌之以桂枝湯而蘇。殊不知桂枝乃發表藥。表證無番若死者。與南史同失。故併見之。

辯方士著書乃采俚俗不合醫經者第十二

世有方士著書。言用心三十年而後成。頗與名儒賢卿交游。又知書史。故大得名聲。然或創出新意。多與醫經背戾。如曰溫疫自生臭穢。人聞其氣。卽時以紙筋裹鼻嚏之。不爾。邪氣入上元宮。遂成斯病。今獨考醫書。無上元宮名稱。夫人聞臭穢者。鼻通於肺耳。然傷寒六經傳變。只傳足經。謂腎、脾、肝、經絡起於足指。其心、肺、經絡自起於手指。是斯人未識經絡也。以其說助傳染之妄。故爲掊擊。

記仲景事實第十三

傷寒論。記仲景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由此發憤。遂爲醫家百世之師。皇甫士安記仲景見侍中王仲宣。時年二十。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半年死。令服五石湯可愈。仲宣嫌其言忤。受湯而不服。居三日。仲景曰服否。宣曰已服矣。景曰色候固非服湯之診也。君何輕命也。宣猶不信。後二十年果眉落。一百八十日而死。士安曰。此事雖扁鵲倉公無以加也。迺謂今之人至親疾病。而輒棄去者。不但小人俚俗爲然。雖士大夫亦有之。只是不曾識破道理也。既致親人于死地。雖奄奄處世。竟與草木俱腐。閱仲景之風。亦可少愧矣。

與內弟龔陵許遹之論醫書第十四

迺近寄上醫經正本書一册。來書曰。所謂傳染之說。素所不信。或云傷寒無傳染。而溫病一門。雖素問難經。仲景等書。皆不言傳染。而某公方雖無傳染議論。卻有治療雄黃圓等諸方。不知可以破其說否。迺謂某公方于傷寒門。引小品華佗王叔和陳藏邱等論。而不及仲景。曰江南諸師。祕仲景要方不傳。初得病。但列火灸心下三處。似是未嘗見仲景書。如楊雄未嘗見古文尙書也。然桂枝青龍抵當等方。亦粗用仲景法。恐遹佗書引用。而創出辟溫一節。以屠蘇酒爲之冠。今此藥天下盛行。其方曰。一人飲。一家無疫。一

家飲。一里無疫。然民間有疫病者。往往皆服屠蘇。是其方不効也。雄黃圓方云。市中疫鬼數百千。皆驚怖而走。有鬼王求受道法。夫舍氣血而明鬼物。固非醫家之正論也。且一時不正之氣著人。則不論老幼。病證皆同。非是病人相爲傳染。如辟溫篇中。言令人不染溫病。只是不著異氣耳。其曰轉相傳染者。殆繆誤矣。有名醫謂迴曰。此言雖當。然某公深有功于醫家。恐不知者棄其所長。迴曰。瑜不掩瑕。忠也。唯知其疵。然後能見其美也。

知洪州龍學范致虛讓叔謗文附

民戶偶患瘟疫。止信師巫。謂之門師。爲其設像。以祠瘟鬼。謂之結座。禁其服藥。以與鬼競。專一奉鬼。謂之具頓。祭于壇場。謂之傳替。隔絕往來。謂之避難。偶自獲安。遂求衣物。謂之代厄。病人死亡。祭以送鬼。謂之解願。禁其哭泣。嫌於怨鬼。皆悖禮犯義。昔李德裕之觀察浙西。以南方信禱巫。雖父母病疾。子藥不敢養。德裕擇長老可語者。論以孝慈大倫。患難相收。不可相棄之義。使詣相聽。敕違者顯寘以法。數年惡俗大變。天子下詔褒揚。今太守德薄。不足以望此。然賴學士大夫。名家巨室。邦之耆老。鄉之善士。相與傳論告誡。推而達之。俾流風丕變。其承國家美化善俗之意。躋于仁壽。導之孝慈。不亦爲桑梓之美乎。

言幼觀素問。若有所得。思竟其業。于是研精覃思。至老而不厭。以之看扁鵲倉公以來。諸家方論。其得失淺深。眞贋。輒能辯之。如視黑白而數一二也。常恨士大夫不肯爲此學。一有疾病。委性命于市井庸淺之人。每爲歎息。淳熙丁酉之孟夏。獲與進賢令君程公可久。會于松陽。辱示醫經正本書一卷。凡十四篇。大指言傷寒疫疾並無傳染。以救世俗親人自相棄絕之繆。因汎出本朝李唐兩代醫政。與夫權量、脉診、湯液、方論、贊其是而紬其否。可謂精且博矣。因與講論久之。無一辭不契合者。不覺悚然起敬曰。公之書必盛傳。傳則助風教。而長慈愛。正人心而革媮薄。當與長沙太守之名並見于永久。豈曰小補云乎哉。公名迴。可久其字也。睢陽沙隨人。由太學生登隆興元年進士第云。六月一日。鶴溪老人陳言。無探跋。

按直齋書錄解題。醫經正本書一卷。沙隨程迴可久撰。專論傷寒無傳染。以救薄俗骨肉相棄絕之敝。此書元明收藏家未有著錄者。上元朱述之郡丞得抄本以寄張君嘯山。因以眎予。洵六百年來罕見之祕帙。首有自敍。題文林郎知隆興府進賢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沙隨程迴譔。按宋史儒林傳。迴由揚州泰興尉調饒州德興丞。改知隆興府進賢縣。調信州上饒縣。所至有惠政。此因薄俗有畏疾避染。棄親不顧者。乃本軒岐仲景之論。專辯傷寒溫熱。及五運六氣感傷。名曰時氣。皆無傳染。至四時不正之氣。謂之天行。有歲中流行於一方一所者。皆是氣血中感此異氣。大非傳染。蓋有捨病人遠去。自於它處致疾者。亦有與病人同牀共舍。居然不病者。案素問言虛邪賊風。避之有時。靈樞言邪氣不得其虛。不能獨傷人。保身慎疾。宜在平時。若扶持疾病之際。中道委去。大傷恩義。讀此書者。庶不惑於敝俗乎。其徵引唐宋醫政。及歷論醫書。又推考本草千金方權量。蓋欲言醫者折衷古書。實事求是。勿誤於術士無稽之說。其用意尤厚。沙隨南宋賢者。朱子嘗稱其博聞至行。追配古人。釋經訂誤。開悟後學。嘗

世之務。又所通該。非獨章句之儒而已。所著書惟古易章句。古占法。易傳外編諸書。今存於世。此書佚而復見。亟傳之。當有益於人心世教。不特爲醫林指南也。原抄本輾轉傳寫。舛誤雜出。略依所引原書校正。疑不能明者。仍之。別爲札記附於後。咸豐三年元夕。資之甫識。

札記

敍案何弗謹原譌敬。今正。

有唐醫政第一。皆使精熟。使原譌所。依唐六典正。根葉華實草石骨肉之異。石原譌有。依唐六典正。凡藥八百五十種。注三百六十一。神農本經。一百十五。新修本草。一百八十一。名醫別錄。一百九十三。有名無用。皆辯其所出州土。州土二字。原錯入新修本草下。上皆出字。並依唐六典刪補。又唐六典一百十五。作一百十四。一百八十一。作一百十二。一百九十三。作一百九十四。并之得八百五十一。與總數不合。姑仍本書。又按神農本經。及名醫別錄。本書三百六十五種。唐令篇目。陶隱居所注。神農本草經。則有皆之。蘇敬中興經無之等。與蘇敬修定。增藥一百一十四種。世謂之新本草。六典與此書所引俱不同。習本草甲乙脈經。本草下原衍用字。依唐六典刪。案雲樞九鍼論。作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原作肝藏筋。依唐六典正。脾藏魂。肺藏魄。肝藏魂。腎藏精志。疑。凡藏疾凡原譌凡。依唐六典正。注心藏神。肺藏氣。肝藏血。脾藏肉。腎藏志。原譌三日脈月。四月並有脈。此與六典並有脈。注三曰營目。四曰掌。原譌三日脈月。四月掌。依唐六典正。辯傷寒溫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第三。寒列已戲。列原譌列。依傷寒論正。辯四時不正之氣。謂之天行。即非傳染。第五。爭詣使君。詣原譌諸。今以意改。隋書北史循吏傳。並作就。論醫書第六。稱述多而切事少。原脫述字。依甲乙經序補。素問論病精微九卷。原脫病字。依甲乙經序補。不可容易覽也。今甲乙經序。辯傷寒溫病熱病。並無傳染之理。作不易覽也。今甲乙經序。皆黃帝岐伯遺事也。遺作遺謬。因以致誤。今甲乙經序。爲十數卷。今甲乙經序。十數卷。撰次仲景遺論甚精。遺原作餘。今甲乙經序作蓋。遺與餘音近。遺

辯本草千金方權量度第三。　齊盈故事云云。案今永樂大典。本。齊故事。缺。此所引。　今本草千金方。今原譌合。今正。　定阮逸

胡瑗等鍾律。瑗原譌授，依宋史正，下同。

脈弦脈屬陰第八。又曰脈弦而大。脈弦原倒，依傷寒論乙轉。疑非叔和。非原譌作，今正。

辨傷寒兩感不治第九。而執迷妄宜者。妄原譌生，依傷寒論正。復下利不止。止原譌稽，依朱敖活人書正。

辨活人書以湯劑散第十。今之麻末是也。麻原譌庶，今正。又昔人長將藥者。將從宋作理，今千金方無此文。

記仲景事實第十三。受湯而不服。湯原譌傷，依傷寒論正。

與內弟裘陵許遵之論醫書第十四。皆不言傳染。言原譌值，今正。殆繆誤矣。殆原譌始，今正。然某公深有功于醫家。深有原倒

知洪州龍學范致虛謙叔榜文。附以兩方信巫。巫原譌禱，今正。

跋諸家方論。方原譌才，今正。

學醫隨筆

魏了翁述

上古聖人恬澹虛無，眞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是以志閑而少欲，心安而不懼，形勞而不倦。

聖人春夏養陽，秋冬養陰，以從其根。陽氣根於陰，陰氣根於陽，無陰則陽無以生，無陽則陰無以化。金陰則陽氣不極，金陽則陰氣不竭。

精則養神，柔則養筋。

風客淫氣，精乃亡，邪傷腎也。陰陽離決，精氣乃竭。大論曰：風氣盛于肝也，風淫則熱起，熱盛則水乾，水乾則髓氣不營，故精乃無也。

春養生，逆之則傷肝，夏爲寒變，奉長者少。謂反行秋令。夏養長，逆之則傷心，秋爲痎瘧，奉收者少。謂反行冬令。秋養收，逆之則傷肺，冬爲洞泄，奉藏者少。謂反行春令。冬養藏，逆之則傷腎，春爲痿厥，奉生者少。謂反行夏令。

春傷于風，邪氣留連，乃爲洞泄。夏傷于暑，秋爲痎瘧。秋傷于濕，上逆而菀，發爲痿厥。冬傷于寒，春必溫病。

又云：春傷于風，夏生洞泄。

風者，百病之起也。清靜則肉腠閉拒，雖有大風苛毒，弗之能害。

平旦，人陽氣生，日中而陽氣隆，日西而陽氣已虛，氣門乃閉。氣門謂元府，所以養經脈營衛之氣。

夫言人之陰陽，則外爲陽，內爲陰，言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言藏府中，則藏陰府陽。五神論六化府，故背爲陽，陽中之陽，心也；背爲陽，陽中之陰，肺也；腹爲陰，陰中之陽，腎也；腹爲陰，陰中之陰，肝也；陰中之至陰，脾也。心爲牡藏，位處上焦，以陽居陽，肺爲牝藏，處上焦，以陰居陽，腎爲牝藏，處下焦，以陰居陰，肝爲牝藏，處中焦，以陽居陰，脾爲牝藏，處中焦，以陰居陽。

陽化氣，陰成形，寒熱氣生濁，熱氣生清。言正氣也。清氣在下，則生飧泄，穀不化；濁氣在下，則生臃腫，不散，以陰靜而陽躁也。

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

水爲陰，火爲陽，陽爲氣，陰爲味，味歸形，形歸氣，氣歸精，精歸化。精食氣，形食味。氣化則精生，味和則形長，故云食之化生精。氣生形，味傷形，氣傷精。過其壯火食氣，氣食少火，壯火散氣，少火生氣。氣生壯火，故云少火。滋氣，故云壯火食氣，故氣得壯火則耗，故云生長人之陽氣壯少，亦皆然。

東方生風，風生木，木生酸，酸生肝，肝生筋，筋在地爲木，在體爲筋，在藏爲肝，在志爲怒。南方生熱，熱生火，火生苦，苦生心，心生血，血在地爲火，在體爲脈，在藏爲心，在志爲喜。中央生濕，濕生土，土生甘，甘生脾，脾生肉，肉在地爲土，在體爲肉，在藏爲脾，在志爲思。西方生燥，燥生金，金生辛，辛生肺，肺生皮毛，皮毛在地爲金，在體爲皮毛，在藏爲肺，在志爲憂。北方生寒，寒生水，水生鹹，鹹生腎，腎生骨髓，骨髓在地爲水，在體爲骨，在藏爲腎，在竅爲耳，在志爲恐。道經論云：開竅于二陰，陽止善，以心，竅于耳，故與此不同。道經論曰：神守則血氣流通，意託神，意以心，神守則血氣流通，意託神，意則智無散亂，魂在肺，魂安則得修道，延金匱之結出。

陰在內，陽之守也；陽在外，陰之使也。

年四十而陰氣自半也，起居衰矣。道樞經曰：人年四十，腦理始疏，髮墮齒落。年五十，體重，耳目不聰明矣。

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陰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滿東南，故東南方陽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強也。東方陽也，陽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則上明而下虛，故使耳目聰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陰也，陰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則下盛而上虛，故其耳目不聰明而手足便也。故俱感于邪，其在上則右甚，在下則左甚。此天地陰陽所不能全也，故邪居之。道經義曰：魂居肝，魂靜則至道不亂，神虛心，意托脾，魂在肺，志藏腎，志靜則骨髓滿實。此未知道義經，雖爲餘之結出。

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陽之氣，以天地之疾風名之。

善治者治皮毛，止于粉也。其次治肌膚，救其已生。其次治筋脈，攻其病。其次治六府，治其已成。其次治五藏，治五藏者半死也。治其已成，神農曰：病勢已成，可得半愈。故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于六府，地之濕氣感則害于皮肉筋脈。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精不足者補之以味。天眞論曰：腎主水，受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故藏府盛，乃能滿之，腎而補之。

二陽二氣。二陽謂陽明經，大腸及胃之脈也。大腸胃獨病，心脾受之，心受之則血不流，脾受之則味不化，血不流，故女子不月，味不化，則男子少元精。

黃帝問天以六六之節以成一歲，人以九九制會，地亦以九九制會。詳見下文。

人有六谷十二分，小路三百五十三，名少十二俞。大經所會謂之六谷，十二分者，謂十二經脈之部分也。小路所會謂之小路。

附錄歷代醫師

儆貨季。天師岐伯。鬼臾區。
太乙雷公 馬師皇。少師。少俞。伯高。四
五帝
巫咸。伊尹。
周
巫彭。燭氏。俞氏。
醫和。范蠡。鳳綱。
秦
長桑君。李豹。神應王扁鵲。
西漢
樓護。元里公楊慶。公孫光。
馮信。高期。王禹。
東漢
張機仲景。郭玉。程高。
魏沈。淮南子。
蜀漢
李譙。唐慎微。韓保昇。
魏
華佗。李當。吳普。
吳
呂博。魚周先生。董奉。
西晉
王叔和。李子豫。仰道士。
裴頠。裴頠。劉德。
蔡謨。趙泉。阮德。
東晉
葛洪。抱朴子。范注。程據。
南宋
少主元徵。王纂。胡洽。
徐叔嚮。道度弟 鄧伯宗。徐仲融。

徐熙。秋夫 徐道。
徐文伯。徐嗣伯。徐度。秋夫子 徐僧深。五
劉涓子。
羊斯。秦承祖。
南齊
張子信。馬嗣明。張遠遊。
北齊
顯歡。李元忠。李密。
顏光祿。龍樹王善醫。徐之才。
梁
貞白先生。陶宏景。蘇恭。
後魏
王顯。徐謇。徐雄。謇長子。
後周
徐之範。杜善方。
隋
徐敏齋。許智藏。巢元方。楊濬。
唐
金元起。孫思邈。許允宗。宋俠。
王冰。啓元子。張文仲。孟詵。陶毅處士蕭炳。
元珠先生。楊損之。王方慶。秦鳴鶴。許孝宗。
張鼎。陳藏器。
五代
日華子。
金
成無已。何公務。劉守真。侯德和。
李道源。張元素。潔古老人 袁景安。
皇宋
趙從古。謝復古。劉溫舒。朱版。無求子。孫用和。
劉元賓。直翼子 霍照。劉禹錫。初虞世。道士馬志。
許叔微。王從薰。張洞。曹孝忠。
丁德用。賈祐。朱有章。孫兆。
蔣淮。安自良。蘇頌。陳遇明。劉翰。
張索。

王林紀 楊守素。陳士良。李虔縱。甄權。 椿澄。 六
惟儆。龐安時。天錫。
一。

王光祐。秦古。宋方。 楊從政。李含光。楊元操。甄立言。 鄧宣文。 七

內外傷辨

李杲撰

內外傷辨序

僕幼自受難素於易水張元素先生。講誦既久。稍有所得。中年以來。更事頗多。諸所診治。坦然不惑。曾撰內外傷辨惑論一篇。以證世人用藥之悞。陵谷變遷。忽成老境。神志既憊。懶於語言。此論束之高閣十六年矣。昆嵛范尊師。曲相奬借。屢以活人爲言。謂此書果行。使天下之人。不致夭折。是亦仁人君子濟人利物之事。就令著述不已。精力衰耗。書成而死。不愈於無益而生乎。予敬受其言。僅力疾就成之。雖未爲完備。聊答尊師慈憫之志。師、宋文正公之後也。丁未歲重九日。東垣老人李杲明之題。

內外傷辨目錄

卷上

辨陰證陽證
辨寒熱
辨手心手背
辨氣少氣盛
辨筋骨四肢
辨渴與不渴
辨證與中熱頗相似

卷中

飲食勞倦論
補中益氣湯
硃砂安神丸
四時用藥加減法
辨脉
辨外感八風之邪
辨口鼻
辨頭痛
辨外傷不惡食
辨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立方本指

除風濕羌活湯
羌活勝濕湯
升陽補氣湯
暑傷胃氣論
清暑益氣湯
升陽散火湯
硃砂涼膈丸
門冬清肺飲
皂角化痰丸
肺之脾胃虛方
升陽益胃湯
寬中進食丸
腎之脾胃虛方
沈香溫胃丸

卷下

辨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易張先生枳朮丸
麴糵枳朮丸
木香化滯湯
丁香豳飯丸
三黃枳實丸
上二黃丸
枳實梔子人黃湯
木香見睍丸
備急大黃丸
益胃散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分而治之
論酒客病
葛花解酲湯
五苓散
通氣防風湯
升陽順氣湯
參朮調中湯
當歸補血湯
黃連清膈丸
人參清鎮丸
白朮和胃丸
雙和散
厚朴溫中湯
神聖復氣湯
橘皮枳朮丸
木香枳朮丸
半夏枳朮丸
草豆蔻丸
除濕益氣丸
枳實導滯丸
白朮丸
三稜消積丸
神應丸
除濕散

臨病制方
隨時用藥
吐法宜用將上部有脉下部無脉
瓜蔕散
重則木鈴則遠之之理
證病亦有於不足當補當瀉之理

內外傷辨卷上

金東垣李杲撰

辯陰證陽證

甚哉陰陽之證，不可不詳也。徧觀內經中所說，變化百病，其源皆由喜怒過度，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勞役所傷而然。失元氣，穀氣，榮氣，清氣，衛氣，生發諸陽上升之氣，此六者，皆飲食入胃，穀氣上行，胃氣之異名，其實一也。既脾胃有傷，則中氣不足，中氣不足，則六腑陽氣，皆絕於外，故經言五臟之氣已絕於外者，是六腑之元氣病也。氣傷，臟乃病，臟病，則形乃應，是五臟六腑眞氣皆不足也。惟陰火獨旺，上乘陽分，故榮衛失守，諸病生焉。其中變化，皆由中氣不足，乃能生發耳。後有脾胃以受勞役之疾，飲食又復失節，耽病日久，罪息心安，飽食太甚，病乃大作。概其外傷風寒六淫客邪，皆有餘之病，當瀉不當補，飲食失節，中氣不足之病，當補不當瀉，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有餘客邪之病，重瀉其表，使榮衛之氣外絕，其死只在旬日之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可不詳辯乎。按陰陽應象論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臟，是八益之邪，乃風邪，傷人筋骨，風從上受之，風傷筋，寒傷骨，蓋有形質之物受病也，緊在下焦，肝腎是也。肝腎者，地之氣，雖經解云，肝腎之氣已絕於內，以其肝主筋，腎主骨，故風邪感，則筋骨疼痛，筋骨之絕，則腎肝之本亦絕矣，乃有餘之證也。又云水穀之寒熱感則害人六

脾是七損之病。乃內傷飲食也。黃帝鍼經解云。適飲食不節。勞役所傷。濕從下受之。謂脾胃之氣不足。而反下行。極則衝脉之火而逆上。是無形質之元氣受病也。繫在上焦。心肺是也。心肺者天之氣。故難經解云。心肺之氣已絕於外。以其心主榮。脉主衛。榮者血也。脉者血之府。神之所居也。衛者元氣七神之別名。衛護周身。在於皮毛之間也。肺絕則皮毛先絕。神無所依。故內傷飲食。則亦惡風寒。是榮衛失守。皮膚間無陽以滋養。不能任風寒也。皮毛之絕。則心肺之本亦絕矣。蓋胃氣不升。元氣不生。無滋養心肺。乃不足之證也。計受病之人。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因而飽食。內傷者極多。外傷者間而有之。世俗不知。往往將元氣不足之證。便作外傷風寒表實之證。而反瀉心肺。是重絕其表也。安得不死乎。古人所謂實實虛虛。殺之耳。若曰不然。請以衆人之耳聞目見者證之。向者壬辰改元。京師戒嚴。迨三月下旬。受敵者凡半月。解圍之後。都人之不受病者。萬無一二。既病而死者。纔踰而不絕。都門十有二所。每日各門所送。多者二千。少者不不一千。似此者幾三月。此百萬人豈俱感風寒外傷者邪。大抵人在圍城中。飲食不節。乃勞役所傷。不待言而知。由其朝饑暮飽。起居不時。寒溫失宜。動經三兩月。胃氣虧乏久矣。一旦飽食太過。感而傷人。而又調治失宜。其死也無疑矣。非惟大梁爲然。遠在真祐興定間。如東平。如太原。如鳳翔。解圍之後。病傷而死。無不然者。余在大梁。凡所親見。有表發者。有以巴豆推之者。有以承氣湯下之者。俄而變結胸發黃。又以陷胸湯丸。及茵蔯湯下之。無不死者。蓋初非傷寒。以調治差誤。變而似真傷寒之證。皆藥之罪也。往者不可追。來者猶可及。輒以平生已試之効。著內外傷辯論一篇。惟明前哲之餘論。庶幾同志者審其或中。觸類而長之。免後人之橫夭耳。僭易之罪。將何所逃乎。

辯脉

古人以脉上。辯內外傷。於人迎氣口。人迎脉大於氣口。爲外傷。氣口脉大於人迎。爲內傷。此辯固是。但其說有所未盡耳。外感風寒。皆有餘之證。是從前客邪來也。其病必見於左手。左手主表。乃行陽二十五度。內傷飲食。及飲食不節。勞役不節。皆不足之病也。必見於右手。右手主裏。乃行陰二十五度。故外感寒邪。則獨左寸人迎脉浮緊。按之洪大緊者急甚於弦。是足太陽寒水之脉。按之洪大而有力。中見手少陰心火之脉。丁與壬合。內顯洪大。乃傷寒脉也。若外感風邪。則人迎脉緩。而大於氣口一倍。或兩倍。三倍。內傷飲食。則右寸氣口脉大於人迎一倍。傷之重者。過在少陰。則兩倍。太陰則三倍。此內傷飲食之脉。若飲食不節。勞役過甚。則心脉變見於氣口。是心火刑肺。其肝木挾心火之勢。亦來薄肺。經云。悔所不勝。寡於畏者是也。故氣口脉急大而澀數。時一代而澀也。澀者肺之本脉。代者元氣不相接。脾胃不及之脉。洪大而數者。心脉刑肺也。急者。肝木挾心火。而反尅肺金也。若不甚勞役。惟右關。脾脉大而數。謂獨大於五脉。數中顯緩。時一代也。如飲食不節。寒溫失所。則先右關胃脉損弱。甚則隱而不見。惟內顯脾脉之大數。微緩。時一代也。宿食不消。則獨右關脉沈而滑。經云脉滑者有宿食也。以此辯之。豈不明白易見乎。但恐山野間卒無醫者。何以診候。故復說病證以辯之。

辯寒熱

外傷寒邪之證。與飲食失節。勞役形質之病。及內傷飲食。俱有寒熱。舉世盡將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不足之病。作外傷寒邪。表實有餘之證。反瀉其表。枉死者豈勝言哉。皆由不別其寒熱耳。今細爲分解之。外傷寒邪。發熱惡寒。寒熱併作。其熱也。翕翕發熱。又爲之拂拂發熱。發於皮毛之上。如羽毛之拂。明其熱在表也。是寒邪犯高之高者也。毛孔毛膝者。陽之分也。是衛之元氣所行之分也。以寒邪乘之。鬱遏陽分。陽不得伸。故發熱也。其面亦赤。是氣壅塞不通。心中煩悶。稍似裸露其皮膚。已不能禁其寒矣。其表上盛熱。止此而已。其惡寒也。雖重衣下幕。逼近然火。終不能禦其寒。一時一日。增加極甚。必待傳入裏。作下證。乃能。其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其內傷飲食不節。或勞役所傷。亦有頭痛項強腰痛。與太陽表證微有相似。餘皆不同。論中辯之矣。內傷不足之病。表上無陽。不能禁風寒也。此則常常有之。其躁熱發於腎間者。間而有之。與外中寒邪。略不相似。其惡風寒也。蓋脾胃不足。榮氣下流而乘腎肝。此陰厥氣逆之漸也。若胃氣平常。飲食入胃。其榮氣上行。以舒於心肺。以滋養上焦之皮膚腠理之元氣也。既下流。其心肺無所稟受。皮膚間無陽。失其榮衛之外護。故陽分皮毛之間虛弱。但見風見寒。或居陰寒處。無日陽處。便惡之也。此常常有之。無間斷者也。但避風寒。及溫煖處。或添衣。蓋溫養其皮膚。所惡風寒便不見矣。是熱也。非表傷寒邪皮毛間發熱也。乃腎間受脾胃下流之濕氣。阻塞其下。致陰火上衝。作蒸蒸而躁熱。上徹頭頂。傍徹皮毛。渾身躁熱作。須待祖衣露居近寒涼處。即已。或熱極而汗出。汗出而亦解。彼外傷惡寒發熱。豈有汗出者乎。若得汗。則病愈矣。以此辯之。豈不如黑白之易見乎。當內虛而傷之者。躁熱也。或因口吸風寒之氣。鬱其陰火。使咽嗌不通。其吸入之氣欲入。爲關上衝脉之火所拒。使陰氣不得入。其胃中之氣。爲外風寒所遏。而不得伸。令人口開目瞪。極則聲發於外。氣不能上下。塞於咽中。而氣欲絕。又或因噦。因吐。而躁熱發。必有所因。方有此證。其表虛惡風寒之證復見矣。表虛之弱。爲陰火所乘。躁發須臾而過。其表虛無陽。不任風寒復見矣。是表虛無陽。常常有之。其躁熱則間而有之。此二者不齊。躁作寒已。寒作躁已。非如外傷之寒熱齊作。無有間斷也。百病俱有身熱。又謂之肌熱。又謂之皮膚間熱。以手捫之方知者是也。乃肌體有形之熱也。亦須皆待陰陽既和。汗出則愈矣。慎不可於此上辯之。以其虛實內外病皆有之。故難辯耳。只依此說。病人自覺發熱惡寒之熱。及躁作之熱上辯之。爲準則矣。

辨外感八風之邪。或有飲食勞役所傷之重者。三二日間。特與外傷者相似。其餘證有特異名者。若不將兩證重別分解。猶恐將內傷不足之證。誤作有餘。外感風邪。雖辭理有重複處。但欲病者易辯。醫者易治耳。

外感八風之邪。乃有餘證也。內傷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皆不足之病也。其內傷。亦惡風自汗。若在溫暖無風處。則不惡矣。與外傷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頗相似。細分之。特異耳。外感風邪。其惡風自汗。頭痛。鼻流清涕。常常有之。一日一時。增加愈甚。直至傳入裏。作下證。乃能。語聲重濁。高厲有力。鼻息壅塞而不通。能食。腹中和。口知味。大小便如常。筋骨移痛。不能動搖。便著牀枕。非狀不起。其內傷與飲食不節。勞役所傷。然亦惡風。居露地中。遇大發風起。卻不惡也。惟門窗隙中些小微風來。必大惡也。與傷風傷寒。俱不同矣。況

鼻流清涕。頭痛自汗。間而有之。鼻中氣短。少氣不足以息。語則氣短而怯弱。妨食。或食不下。或不欲食。三者互有之。腹中不和。或腹中急而不能伸。口不知五穀之味。小便頻數而不渴。初勞役得病。食少。小便赤黃。大便常難。或溏。或結。或虛坐。只見些小白膩。時有下氣。或泄黃如糜。或溏泄色白。或結而不通。若心下痞。或臍中間塞。如刀劃之痛。二者亦互作。不併出也。有時胃脘當心而痛。上支兩脇。痛必脇下。相火之勢。如巨川之水。不可遏而上行。使陽明之經逆行亂於胷中。其氣無止息。甚則高喘。熱傷元氣。令四肢不收。無氣以動。而懶惰嗜臥。以其外感風寒。俱無此證。故易爲分辯耳。

辯手心手背

內傷。及勞役飲食不節病。手心熱。手背不熱。外傷風寒。則手背熱。手心不熱。此辯至甚皎然。

辯口鼻

若飲食勞役所傷。其外證必顯在口。必口失穀味。必腹中不和。必不欲言。縱勉強對答。聲必怯弱。口沃涎。多嚏。鼻中清涕。或有或無。卽陰證也。外傷風寒。則其外證必顯在鼻。鼻氣不利。聲重濁不清利。其言壅塞。盛有力。而口中必和。傷寒則面赤。鼻壅塞而乾。傷風則鼻流清涕而已。內經云鼻者肺之候。肺氣通於天。外傷風寒。則鼻爲之不利。口者坤土也。脾氣通於口。飲食失節。勞役所傷。口不知穀味。亦不知五味。又云傷食惡食。傷食則矣。

辯氣少氣盛。

外傷風寒者。故其氣壅盛而有餘。內傷飲食勞役者。其口鼻中皆氣短促。不足以息。何以分之。蓋外傷風寒者。心肺元氣初無減損。又添邪氣助之。使鼻氣壅塞不利。面赤不通。其鼻中氣不能出。併從口出。但發一言。必前輕而後重。其言高。其聲壯厲而有力。是傷寒則鼻乾無涕。而壅色赤。其言前輕後重。其聲壯厲而有力。知乃有餘之驗也。傷風則決然鼻流清涕。其聲嗡。其言響如從甕中出。亦前輕而後重。高揭而有力。皆氣盛有餘之驗也。內傷飲食勞役者。心肺之氣先損。爲熱所傷。熱既傷氣。四肢無力以動。故口鼻中皆短氣少氣。上喘懶語。人有所問。十不欲對其一。縱勉強答之。其氣亦怯。其聲亦低。是其氣短少。不足之驗也。明白如此。雖婦人女子亦能辯之。豈有醫者反不能辯之乎。

辯頭痛

內證。頭痛有時而作。有時而止。外證頭痛常常有之。直須傳入裏實方罷。此又內外證之不同者也。

辯筋骨四肢

內傷等病。是心肺之氣已絕於外。必怠惰嗜臥。四肢沈困不收。此乃熱傷元氣。脾主四肢。既爲熱所乘。無氣以動。經云熱傷氣。又云熱則骨消筋緩。此之謂也。若外傷風寒。是腎肝之氣已絕於內。腎主骨。爲寒。肝主筋。爲風。自古腎肝之病同一治。以其遞相維持也。故經言膽主筋。膀胱主骨。是也。或中風。或傷寒。得病之日。便著牀枕。非扶不起。筋骨爲之疼痛。不能動搖。乃形質之傷。經云寒傷形。又云寒則筋攣骨痛。此之謂也。

辯外傷不惡食。若勞役飲食失節。寒溫不適。此三者皆惡食。

仲景傷寒論云。中風能食。傷寒不能食。二者皆口中和。而不惡食。若勞役所傷。及飲食失節。寒溫不適。三者俱惡食。口不知五味。亦不知五穀之味。只此一辯。足以分內外有餘不足二證也。傷寒證雖不能食。而不惡食。口中和。知五味。亦知穀味。蓋無內證。則心氣和。脾氣通。知五穀之味矣。

辯渴與不渴

外感風寒之邪。三日已外。穀消水去。邪氣傳裏。始有渴也。內傷飲食失節。勞役。久病者。必不渴。是邪氣在血脈。中有餘故也。初勞役形質。飲食失節。傷之重者。必有渴。以其心火熾上。尅於肺金。故渴也。又當以此辯之。雖渴欲飲冷水者。當徐徐少與之。不可縱意而飲。恐水多峻下。則胃氣愈弱。輕則爲脹。重則傳變諸疾。必反覆悶亂。百脈不安。夜加增劇。不得安臥。不可不留意也。

辯勞役受病。表虛。不作表實治之。

或因勞役動作。腎間陰火沸騰。寒閉之際。或於陰涼處解脫衣裳。更有新沐浴。於背陰處坐臥。其陰火下行。還歸腎間。皮膚腠理極虛無陽。但風來爲寒涼所遏。表虛不任其風寒。自感外感風寒。求醫解表。以重絕元氣。取禍如反掌。苟幸而免者。致虛勞。氣血皆弱。不能完復。且表虛之人。爲風寒所遏。亦是虛邪犯表。始病一二日之間。特與外中賊邪有餘之證。頗相似處。故致疑惑。請醫者只於氣少氣盛上辨之。其外傷賊邪。必語聲前輕後重。高厲而有力。若是勞役所傷。飲食不節。表虛不足之病。必知氣。氣促。上氣。高喘。懶語。其聲困弱而無力。至易見也。若毫釐之誤。則千里之謬已。上者辯證別有治法。用藥正論。故作此說。分解於後。

辯證與中熱頗相似

復有一節。乘天氣大熱之時。在於路途中。勞役得之。或在田野間。勞形得之。更或有身體薄弱。食少。勞役過甚。又有修善常齋之人。胃氣久虛。而因勞役得之者。皆與陽明中熱。白虎湯證相似。必肌體捫摸之。壯熱。必躁熱悶亂。大惡熱。渴而飲水。以勞役過甚之故。亦身疼痛。始受病之時。特與中熱外得有餘之證相似。若誤與白虎湯。旬日必死。此證脾胃大虛。元氣不足。口鼻中氣皆短促而上喘。至日轉以後。是陽明得時之際。病必少減。若是外中熱之病。必到日晡之際。大作譫語。其熱增加。大渴飲水。煩悶不止。其勞役不足者。皆無此證。尤易爲分解。若有難決疑似之證。必當待一二日。求醫治療。必不至錯誤矣。

內外傷辨卷中

飲食勞倦論

古之至人窮於陰陽之化。究乎生死之際。所著內經。悉言人以胃氣爲本。蓋人受水穀之氣以生。所謂清氣。榮氣。衛氣。春升之氣。皆胃氣之別稱也。夫胃爲水穀之海。飲食入胃。遊溢精氣。上輸於脾。脾氣散精。上歸於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並行。合於四時五臟。陰陽揆度。以爲常也。苟飲食失節。寒溫不適。則脾胃乃傷。喜怒憂恐。勞役過度。而損耗元氣。既脾胃虛衰。元氣不足。而心火獨盛。心火者陰火也。起於下焦。其系繫於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絡之火。元氣之賊也。火與元氣不能兩立。一勝則一負。脾胃氣虛。則下流於腎肝。陰火得以乘其土位。故脾胃之證。始得之則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其脈洪大。而頭痛。或渴不止。皮膚不任風寒。而生寒熱。蓋陰火上衝。則氣高而喘。身煩熱。爲頭痛爲渴。而脈洪大。脾胃之氣下流。使穀氣不得升浮。是生長之令不行。則無陽以護其榮衛。不任風寒。乃生寒熱。皆脾胃之氣不足所致也。然而與外感風寒所得之證頗同。而理異。內傷脾胃。乃傷其氣。外感風寒。乃傷其形。傷外爲有餘。有餘者瀉之。傷內爲不足。不足者補之。汗之下之吐之。甚之皆瀉也。溫之和之調之。發之皆補也。內傷不足之病。苟誤認作外感有餘之病。而反瀉之。則益其虛也。難經云。實實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如此死者。醫殺之耳。然則奈何。曰惟當以甘溫之劑。補其中。升其陽。甘寒以瀉其火。則愈。內經曰。勞者溫

之。損者溫之。蓋溫能除大熱。大忌苦寒之藥瀉胃土耳。今立補中益氣湯。

補中益氣湯

黃耆蜜炙病稍甚者一錢 人參去蘆 甘草炙已上各五分 升麻 柴胡 當歸身酒洗 橘皮 白朮已上各三分

右件㕮咀。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早飯後溫服。如傷之重者。二服而愈。量輕重治之。

立方本指

夫脾胃虛者。因飲食勞倦。心火亢甚。而乘其土位。其次肺氣受邪。須用黃耆救多。人參甘草次之。脾胃一虛。肺氣先絕。故用黃耆以益皮毛。而閉腠理。不令自汗。損其元氣。上喘氣短。人參以補之。心火乘脾。須炙甘草之甘。以瀉火熱。而補脾胃中元氣。若脾胃急痛。并太虛腹中急縮者。宜多用之。經云急者緩之。白朮苦甘溫。除胃中熱。利腰臍間血。胃中清氣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引黃耆甘草甘溫之氣味上升。能補衛氣之散解。而實其表也。又緩帶脈之縮急。二味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清氣上升也。氣亂於胷中。爲清濁相干。用去白陳皮以理之。又能助陽氣上升以散滯氣。助諸甘辛爲用。口乾嗌乾。加乾葛。脾胃氣虛。不能升浮。爲陰火傷其生發之氣。榮血大虧。榮氣不營。陰火熾盛。是血中伏火。日漸煎熬。血氣日減。心包與心主血。血減則心無所養。致使心亂而煩。病名曰恍恍者。心惑而煩悶不安也。故加辛甘微溫之劑。生陽氣。陽生則陰長。或曰甘溫何能生血。曰仲景之法。血虛以人參補之。陽旺則能生陰血。更以當歸和之。少加黃蘗。以救腎水。能瀉陰中之伏火。如煩猶不止。少加生地黃補腎水。水旺而心火自降。如氣浮心亂。以硃砂安神丸鎮固之。則愈。

硃砂安神丸

硃砂研五錢。另研水飛爲衣 當歸去蘆二錢五分 甘草五錢炙 生地黃一錢五分 黃連去鬚淨酒洗六錢

內經曰。熱淫所勝。治以甘寒。以苦瀉之。以黃連之苦寒。去心煩除濕熱爲君。以甘草生地黃之甘寒。瀉火補氣。滋生陰血爲臣。以當歸補其血不足。硃砂納浮溢之火而安神明也。

右件。除硃砂外。四味共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黍米大。以硃砂爲衣。每服十五丸。或二十丸。津唾嚥下。食後。或溫水涼水少許送下。亦得。此近而奇偶制之緩也。

四時用藥加減法

內經曰。胃爲水穀之海。又云腸胃爲市。無物不包。無物不入。寒熱溫涼皆有之。其爲病也不一。故隨時證。於補中益氣湯中。權立四時加減法于後。

○以手捫之而肌表熱者。表證也。只服補中益氣湯一二服。得微汗則已。非正發汗。乃陰陽氣和。自然汗出也。

○若更煩亂，如腹中或周身有刺痛，皆血澀不足，加當歸身五分，或一錢。

○如精神短少，加人參五分，五味子二十個。

○頭痛，加藁荊子三分，痛甚，加川芎五分。

○頂痛，腦痛，加藁本五分，細辛三分，謂頭痛，併用此四味足矣。

○如頭痛有痰，沈重懶倦者，乃太陰痰厥頭痛，加半夏五分，生薑三分。

○耳鳴，目黃，頰額腫，頸、肩、臂、肘、臂外後廉痛，面赤，脈洪大者，以羌活一錢，防風藁本七分，甘草五分，通其經血，加黃芩黃連三分，消其腫，人參五分，黃耆七分，益元氣而瀉火邪，另作一服與之。

○嗌痛，頷腫，脈洪大，面赤者，加黃芩甘草三分，桔梗七分。

○口乾喉乾者，加葛根五分，升引胃氣上行以潤之。

○如夏月咳嗽者，加五味子二十個，麥門冬五分。

○如冬月咳嗽，加不去根節麻黃五分。

○如秋涼，亦加。

○如春月天溫，只加佛耳草、款冬花五分，已上各

○若久病痰嗽，肺中伏火，去人參，以防痰嗽增益耳，食不下，乃胃中胃上有寒，或氣澀滯，加青皮、木香各三分，陳皮五分，此三味為定法。

○如冬月，加益智仁、草豆蔻仁五分，已上各

○如夏月，少加黃芩、黃連五分，已上各

○如秋月，加檳榔、草豆蔻、白豆蔻、縮砂五分，已上各

○如春初猶寒，少加辛熱之劑，以補春氣之不足，為風藥之佐，益智、草豆蔻可也。

○心下痞滿悶者，加芎藭、黃連一錢，已上各

○如痞脹，加枳實、木香、縮砂仁三分，已上各，厚朴七分，如天寒，少加乾薑，或中桂，佳也。

○心下痞，覺中寒，加附子、黃連一錢，已上各，不能食，而心下痞，加生薑、陳皮一錢，已上各，能食而心下痞，加黃連五分，枳實三分，脈緩，有痰而痞，加半夏、黃連一錢，已上各，脈弦，四肢滿，便難，而心下痞，加黃連五分，柴胡七分，甘草三分。

○腹中痛者，加白芍藥五分，甘草三分，如惡寒，怯冷，痛，加中桂五分。

○如夏月，腹中痛，不惡寒，不惡熱者，加黃芩、甘草五分，已上各，芍藥一錢，以治時熱也。

○腹痛，在寒涼時，加半夏、益智、草豆蔻之類。

○如腹中痛，惡寒，而脈弦者，是木來尅土也，小建中湯主之，蓋芍藥味酸，於土中瀉木，為君，如脈沈細，腹中痛，是水來侮土，以理中湯主之，乾薑辛熱，於土中瀉水，以為主也，如脈緩、體重、節痛、腹脹、自利、米穀不化，是濕勝，以平胃散主之，蒼朮苦辛溫，瀉濕為主也。

○腰下痛，或脇下結急，俱加柴胡三分，甚則五分，甘草三分。

○脇下痛者，加真熟地黃五分，如不已者，乃大寒也，加肉桂五分，徧閱內經中，悉言小腹痛皆寒，非傷寒厥陰之證也，乃下焦血結膀胱，仲景以抵當湯，并抵當丸主之。

○小便遺失，肺金虛也，宜安臥食氣，以黃耆、人參之類補之，不愈，則是有熱也，黃蘗、生地黃五分，已上各切禁苦寒，如臥而多驚，小便淋漓者，邪在少陽厥陰，宜太陽經所加之藥，更添柴胡五分，如淋，加澤瀉五分，此下焦風寒合病也，經云，腎肝之病同一治，皆俱在下焦，非風藥行經則不可，乃受客邪之濕熱也，宜升麻發散以除之。

○大便秘澀，加當歸一錢，大黃酒洗煨五分，或一錢，如有不大便者，煎成正藥，先用清者一口調玄明粉五分，或一錢，如大便行則止，此病不宜大下之，必變凶證也。

○腳膝痿軟，行步之力，或痛，乃腎肝伏熱，少加黃蘗五分，空心服，不已，更加漢防已五分，脈緩，頭沈困，惡情無力者，加青皮、人參、澤瀉、白朮、茯苓、五味子五分，已上各

○如風濕相搏，一身盡痛，以除風濕羌活湯主之。

除風濕羌活湯

羌活七分，　防風　藁本　升麻　柴胡五分，已上各　蒼朮一錢，已上各

○所以然者，為風藥已能勝濕，故易作一服與之。

○肩背痛，汗出，小便數而少，風熱乘肺，肺氣鬱甚也，當瀉風熱，則愈，通氣防風湯主之。

通氣防風湯

防風　人參　青皮三分，已上各　升麻　羌活　甘草五分，已上各　白豆蔻　柴胡　陳皮　藁本　黃蘗二分，已上各　黃耆一錢，已上各

右咬咀，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溫服，食後。

○如面白脫色，氣短者，不可服。

○肩背痛，不可回顧者，此手太陽氣鬱而不行，以風藥散之，脊痛，項強，腰似折，項似拔，此足太陽經不通行，以羌活勝濕湯主之。

羌活勝濕湯

羌活　獨活一錢，已上各　防風　甘草炙　柱本　川芎五分，已上各

蓽茇子三分。

右㕮咀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大溫服。空心食前。

○如身重腰沉沉然。經中有寒濕也。加酒洗漢防已五分。輕者附子五分。重者川烏五分。

升陽順氣湯

治因飲食不節。勞役所傷。腹脇滿悶。短氣。過春則口淡無味。遇夏雖熱猶有惡寒。饑則當如飽。不喜食冷物。

黃耆一兩　半夏三錢湯洗七次　草豆蔻二錢　神麯一錢五分炒　升麻　柴胡　當歸身　陳皮一錢已上各　甘草炙　黃蘗五分已上各　人參去蘆三分

脾胃不足之證。須用升麻。柴胡。苦平味之薄者。陰中之陽。引脾胃中清氣行於陽道。及諸經。生發陰陽之氣。以滋春氣之和也。又引黃耆。人參。甘草。甘溫之氣味上行。充實腠理。使陽氣得衛外而爲固也。凡治脾胃之藥。多以升陽補氣名之者。此也。

右件。㕮咀每服三錢。水二盞。生薑三片。煎至一盞。去柤。溫服。食前。

升陽補氣湯

治飲食不時。饑飽勞役。胃氣不足。脾氣下溜。氣短。無力不能塞熱。早飯後轉增昏悶。須要眠睡。怠惰。四肢不收。懶倦動作。及五心煩熱。

厚朴五分　升麻　羌活　獨活　防風　甘草炙　生地黃五分　柴胡二錢五分　白芍藥　澤瀉一錢已上各

右件爲粗末。每服五錢。水二盞。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一盞。去柤。大溫服。食前。

○如腹脹。及窄狹。加厚朴。

○如腹中似硬。加砂仁三分。

暑傷胃氣論

刺志論云。氣虛身熱。得之傷暑。熱傷氣故也。痿論云。有所遠行勞倦。逢大熱而渴。則陽氣內伐。內伐則熱舍於肾。肾者水臟也。今水不能勝火。則骨枯而髓虛。足不任身。發爲骨痿。故下經曰。骨痿者生於大熱也。此濕熱成痿。令人骨乏無力。故治痿獨取陽明。時當長夏。濕熱大勝。蒸蒸而熾。人感之。多四肢困倦。精神短少。懶於動作。胸滿氣促。肢節沈痛。或氣高而喘。身熱而煩。心下膨脹。小便黃而少。大便溏而頻。或痢出黃糜。或如泔色。或渴或不渴。不思飲食。自汗。體重。或汗少者。血先病而氣不病也。其脈中得洪緩。若濕氣相搏。必加之以遲遲。病雖互換少差。其天暑濕令。則一也。宜以清燥之劑治之。名之曰清暑益氣湯。主之。

清暑益氣湯

黃耆汗少者減五分。　人參去蘆　神麯炒　黃蘗酒洗　青皮去白　蒼朮泔浸去皮。已上各一錢五分　白朮　澤瀉已上各五分　當歸身　葛根已上各三分　升麻一錢　橘皮　甘草炙　麥門冬去心　五味子九箇

內經云。陽氣者。衛外而爲固也。失則氣泄。今暑邪干衛。故身熱自汗。以黃耆。人參。甘草。補中益氣爲君。甘草。橘皮。當歸身。甘辛微溫。益胃氣。和血脈。爲臣。蒼朮。白朮。澤瀉。除利除濕。升麻。葛根。苦甘平。解肌熱。又以風勝濕也。濕勝則濕不消而作痞滿。故炒麵。甘辛。青皮。辛溫。消食快氣。竹瀝。惡燥。急食辛以潤之。故以黃蘗苦辛寒。借甘味瀉熱補水虛者。滋其化源。以五味子。麥門冬酸甘微寒。救天暑之傷庚金。爲佐也。

右㕮咀。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稍熱服。食遠。

○此病皆因飲食失節。勞倦所傷。日漸因循。損其脾胃。乘暑天而作病也。

○如汗大泄者。津液也。急止之。加五味子十數。炒黃蘗五分。知母三分。此按而收之也。

○如濕熱乘其腎肝。行步不正。腳膝痿弱。兩腳欹側。已中痿邪。加酒洗黃蘗。知母已上各五分。令兩足湧出氣力矣。

○如大便澀滯。隔一二日不見者。致食少。乃血中伏火血不得潤也。加當歸身。生地黃已上各五分。桃仁泥。麻仁泥已上各一錢。以潤之。

夫脾胃虛弱之人。遇六七月霖雨。諸物皆潤。人汗沾衣。身重如氣。更逢暴旺。防熱爲邪。西北二方。寒涼絕矣。人重感之。則骨乏無力。其形如夢寐間。朦朧如煙霧中。不知身所有也。聖人立法。夏月宜補者。補天真元氣。非補熱火也。夏食寒者。是也。故以人參之甘補氣。麥門冬苦寒瀉熱。補水之源。五味子之酸。清肅燥金。名曰生脈散。孫真人云。五月當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亦此意也。

參朮調中湯

瀉熱補氣。止嗽定喘。和脾胃。進飲食。

白朮五分　甘草炙　青皮去白　白茯苓已上各二分　黃耆四分　人參已上各三分　陳皮去白　五味子二十箇　桑白皮　麥門冬去心　地骨皮

內經云。火位之主。其瀉以甘。以黃耆甘溫。瀉熱補氣。桑白皮苦微寒。瀉肺火。定喘。故以爲君。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五味子之酸。收耗散之氣。止咳嗽。脾胃不足。以甘補之。故用白朮。人參。炙甘草。苦甘溫。補脾緩中。爲臣。地骨皮苦微寒。善解肌熱。茯苓甘平。降肺火。麥門冬甘微寒。保肺氣。爲佐。青皮。陳皮去白。苦辛。

溫散胃中滯氣，爲使也。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大溫服，早飯後，忌多語言勞役。

升陽散火湯

治男子婦人四肢發困熱，肌熱，筋骨間熱，表熱，如火燎於肌膚，捫之烙手，夫四肢屬脾，脾者土也，熱伏地中，此病多因血虛而得之也，又有胃虛過食冷物，壅遏陽氣於脾土之中，並宜服之。

升麻　葛根　羌活　白芍藥　甘草炙　柴胡已上各三錢　甘草生二錢　獨活　人參已上各五錢　防風二錢五分

右件，㕮咀如麻豆大，每服秤五錢，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大溫服，無時，忌寒涼之物。

當歸補血湯

治肌熱，燥熱困渴，引飲，目赤面紅，晝夜不息，其脈洪大而虛，重按全無，內經曰，脈虛血虛發熱，證象白虎，惟脈不長實有辯耳，誤服白虎湯必死，此病得之於饑困勞役。

黃耆一兩　當歸酒洗二錢

右件，㕮咀都作一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溫服，空心食前。

硃砂涼膈丸

治上焦虛熱，肺脘咽膈有氣如煙槍上。

黃連　山梔子一兩已上各　人參　茯苓五錢已上各　硃砂三錢別研　腦子五分別研

右爲細末，研勻，煉蜜爲丸如梧桐子大，硃砂爲衣，熟水送下五七丸，日進三服，食後。

黃連清膈丸

治心肺間有熱，及經中熱。

麥門冬去心一兩　黃連去鬚五錢　鼠尾黃芩淨刮三錢

右爲細末，煉蜜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溫水送下，食後。

門冬清肺飲

治脾胃虛弱，氣促，氣弱，精神短少，吐血，血吐血。

紫菀茸一錢五分　黃耆　甘草已上各一錢　人參去蘆　當歸身三分　五味子三箇　白芍藥　麥門冬已上各五分

右㕮咀，分作二服，每服水二盞，煎至一盞，去柤，溫服，食後。

○局方中，大阿膠丸，亦宜用。

人參清鎮丸

治熱止嗽，消痰定喘。

柴胡　半夏　天門冬去心三錢　人參已上各五錢一　甘草炙已上各七錢五分　陳皮去白　生黃芩　青黛六錢　五味子去核二錢

右件，爲細末，水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至五十丸，溫白湯送下，食後。

○局方中，人參清肺湯，亦宜用。

皂角化痰丸

治諸風，心脾壅滯，痰涎盛多，喉中不利，涕唾稠粘，噫塞，吐逆，不思飲食，或時昏憒。

皂角木白皮炙　白附子炮　天南星炮　白礬枯　人參一兩已上各　枳殼炒二兩　半夏湯洗七次　赤茯苓去皮

右爲細末，生薑汁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水送下，食後。

白朮祖胃丸

治病久，脈脈不能食，而臟腑或結或溏，此胃氣虛弱也，常服則和中理氣，消痰去濕，和脾胃，進飲食。

白朮一兩　半夏湯洗七次　厚朴姜製一兩已上　陳皮去白八錢　人參七錢　甘草炙三錢　枳實麩炒　檳榔已上各二錢五分　木香一錢

右件爲細末，生薑汁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水送下，食後。

肺之脾胃虛方

脾胃虛，則怠惰嗜臥，四肢不收，時值秋燥令行，濕熱少退，體重節痛，口乾舌乾，飲食無味，大便不調，小便頻數，不欲食，食不消，兼見肺病，洒淅惡寒，慘慘不樂，面色惡而不和，乃陽氣不伸故也，當升陽益氣，名之曰升陽益胃湯。

升陽益胃湯

黃耆二兩　半夏洗，此一味脈濇者用　獨活　甘草炙已上各一兩　人參去蘆　白芍藥可倍用，人參、白朮、芍藥之類，皆補脾爲本，故治脾胃虛，則脾最受邪，故因時而補，最爲力也　防風以秋旺，故以辛溫瀉之　白朮四錢　羌活已上各五錢　茯苓小便利者，勿用　柴胡　澤瀉不渴，勿用　黃連一錢

右㕮咀。每服秤三錢。水三盞。生薑五片。棗二枚。煎至一盞。去柤。溫服。早飯後。或加至五錢。

○服藥後。如小便澀而病加增劇。是不宜利小便。當少去茯苓澤瀉。

○若喜食。一二日不可飽食。恐胃再傷。以藥力尚少。胃氣不得轉運升發也。須薄味之食。或美食助其藥力。益升浮之氣。而滋其胃氣。慎不可淡食以損藥力。而助邪氣之降沉也。

○可以小役形體。使胃與藥得轉運升發。慎勿太勞役。使氣復傷。若脾胃得安靜。尤佳。若胃氣稍強。少食果。以助穀藥之力。經云五穀爲養。五果爲助者也。

變和散

補血益氣。治虛勞少力。

白芍藥二兩五錢　黃耆當歸一兩上各　熟地黃甘草炙

川芎　官桂上各七錢五分

右爲粗末。每服四錢。水一盞半。生薑三片。棗二枚。煎至七分。去柤。溫服。

○大病之後。虛勞氣乏者。以此調治。不熱不冷。溫而有補。

寬中進食丸

滋形氣。喜飲食。

大麥蘗一兩　半夏神麯炒上各五錢　猪苓去黑皮上各七錢

草豆蔻仁　白芷　枳實麩炒四錢　白茯苓

橘皮　縮砂仁一錢五分　乾生薑

澤瀉二錢上各　人參　青皮一錢上各

甘草炙

木香五分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三十丸。溫米飲送下。食後。

厚朴溫中湯

治脾胃虛寒。心腹脹滿。及秋冬客寒犯胃。時作疼痛。

厚朴姜製　橘皮去白上各一兩　甘草炙

草豆蔻仁　茯苓去皮　木香上各五錢

乾薑七分

戊火已衰。不能運化。又加客寒。聚爲滿痛。散爲辛熱。佐以苦甘。以淡泄之。氣溫胃和。痛自止矣。

右爲粗散。每服五錢。七水二盞。生薑三片。煎至一盞。去柤。溫服。食前忌一切冷物。

腎之脾胃虛方

沉香溫胃丸

治中焦氣弱。脾胃受寒。飲食不美。氣不調和。噦噫積冷。心腹疼痛。大便滑泄。腹中雷鳴。霍亂吐瀉。手足厥逆。便利無度。又治下焦陽虛。臍腹冷痛。及療傷寒陰濕。形氣沉困。自汗。

附子炮去皮臍　巴戟酒浸去心　乾薑炮

茴香炮已上各一兩　官桂七錢　沉香

甘草炙　當歸　吳茱萸洗炒去苦

人參　白芷　白芍藥

白茯苓去皮　良薑　木香上各五錢

丁香三錢

右爲細末。用好醋打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熱米飲送下。空心食前。日進三服。忌一切生冷物。

凡脾胃之證。調治差錯。或妄下之。未傳寒中復遇時寒。則四肢厥逆。而心胃絞痛。冷汗出。舉痛論云。寒氣客於五腧。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則生矣。夫六氣之勝。皆能爲病。惟寒毒最重。陰主殺故也。聖人以辛熱散之。復其陽氣。故曰寒邪客之。得炅則痛立止。此之謂也。

神聖復氣湯

治復氣乘冬。足太陽寒水。足少陰腎水。子能令母實。手太陰肺實。反來侮土。火木受邪。腰背胷腸閉塞。疼痛。善噫。口中涎。目中泣。鼻流濁涕不止。或息肉。不聞香臭。咳嗽痰沫。上熱如火。下寒如冰。頭作陣痛。目中流火。眩物朧朧。耳鳴耳聾。頭并口鼻或惡風寒。喜日陽。夜臥不安。常覺痰塞脘。咽不通。口失味。兩腸繞急而痛。牙齒動搖。不能嚼物。陰汗出。前陰冷。行步欹側。起居艱難。掌中熱。風痺麻木。小便數。而晝多。夜頻而欠。氣短。喘喝。少氣不足以息。卒遺失無度。婦人白帶。陰戶中大痛。牽心而痛。面如赭色。食少。大便不調。心煩。霍亂。逆氣。暴急而腹痛。皮色白。後出餘氣復不能努。或腸鳴。膝下筋急。肩胛大痛。此寒水來復火土之讎也。

乾薑炮爲末一錢三分　柴胡如豆大　羌活各一錢上

甘草炙　藁本八分上各　升麻

半夏湯洗各七分上　當歸身酒浸六分　防風如豆大

郁李仁泥入藥同煎　人參五分上各　附子炮去皮臍二分

白蒺藜細剉五錢去心入藥　橘皮五分

右件藥。都作一服。水五盞。煎至二盞。入

草豆蔻仁麵裹燒熟去皮乾　黃耆一錢上各

在內。再煎至一盞。再入下項藥。

枳殼五分　黃蘗酒浸

生地黃酒洗二分

已上四味，煎一日，另用新水浸，又以

川芎細末　蔓荊子已上各三分　藿細辛二分

預一日，用新水半大盞，分作二處浸，此三味并黃蘗等，煎正藥，作一大盞，不去柤，入此浸者藥，再上火，煎至一大盞，去柤，稍熱服，空心。

黃連酒洗已上各三分

○又能治齒類，嘴唇，嚼香根強硬等證，如神，宜食羊肉，及厚滋味，大抵腎併膀胱，經中有寒，元氣不足者，皆宜服之，神驗，於月生月滿時，隔三五日一服，如病急，不拘時分服。

治法已試驗者，學者當以意求其的，觸類而長之，則不可與用矣。予病脾胃久衰，視聽半失，此陰乘陽而上氣，知精神不足，且脈弦，若陽氣衰弱，伏匿於陰中故耳。癸卯歲六七月間，霖雨陰寒，踰月不止，時人多病瀉痢，乃濕多成五泄故也，一日體重，肢節疼痛，大便泄，併下者三，而小便閉塞，默思內經有云，在下者引而竭之，是先利小便也，又治諸瀉而小便不利者，先分利之，又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法當利其小便，必用淡滲之劑以利之，是其法也，噫，聖人之法雖布在方策，其不盡者，可以意求，今客邪寒濕之勝，自外入裏，而甚暴，若以淡滲之劑利之，病雖即已，是降之又降，復益其陰，而重竭其陽也，則陽氣愈削，而精神愈短矣，陰重強而陽重衰也，茲以升陽之藥，是爲宜耳，羌活獨活升麻各一錢，防風半錢，炙甘草半錢，同㕮咀，水四盞，煎至一盞，去柤，空服，一服乃愈，大法云寒濕之勝，助風以平之，又曰下者舉之，此得陽氣升騰故愈，是因曲而爲之直也，夫聖人之法可以類推，舉一則可以知百矣。

內外傷辨卷下

辯內傷飲食用藥所宜所禁

內傷飲食，付藥者，受藥者，皆以爲瑣末細事，是以所當重者爲輕，利害非細，殊不思胃氣，胃榮氣也，衛氣也，穀氣也，清氣也，資少陽生發之氣也，人之眞氣衰旺，皆在飲食入胃，胃和，則穀氣上升，穀氣者，升騰之氣也，乃是少陽膽，手少陽元氣始發，生長萬化之別名也，飲食一傷，若消導藥的對其所傷之物，則胃氣愈旺，五穀之精華上騰，乃清氣爲天者也，精氣神氣皆強盛，七神衛護，生氣不乏，增益大旺，氣血周流，則百病不能侵，雖有大風苛毒，弗能害也，此一藥之用，其利溥哉，易水張先生嘗戒不可用峻利食藥，食藥下咽未至，藥丸施化，其標皮之力始開，便言空快也，所傷之物已去，若更待一兩時辰許，藥蘊化開，其峻利藥必有情性，病去之後，脾胃安得不損乎，脾胃既損，是眞氣元氣敗壞，促人之壽，當時說下一藥，枳實一兩，麩炒黃色爲度，白芷二兩，只此二味，荷葉裹燒飯爲丸，以白芍苦甘溫，其甘溫補脾胃之元氣，其苦味除胃中之濕熱，利腰膝間血，故先補脾胃之弱，過於枳實，麩化之藥一倍，枳實味苦寒，泄心下痞悶，消化胃中所傷，此一藥下胃，其所傷不能即去，須待一兩時辰許，食則消化，是先補其虛，而後化其所傷，則不峻利矣，當是之時，未悟用荷葉燒飯爲丸之理，老年味之，始得，可謂神奇矣，荷葉之一物，中央空虛，象震卦之體，震者動也，人感之生，足少陽甲膽也，甲膽者風也，生化萬物之根蔕也，左傳云，殷末於始，序則

不德。人之飲食入胃。營氣上行。卽少陽甲膽之氣也。其手少陽三焦經。人之元氣也。手足經同法。便是少陽元氣生發也。胃氣。穀氣。元氣。甲膽上升之氣。一也。異名雖多。止是胃氣上升者也。荷葉之體。生於水土之下。出於穢汙之中。而不爲穢汙所染。挺然獨立。其色青。形乃空淸。而象風木者也。食藥感此氣之化。胃氣何由不上升乎。其主意用此一味爲引用。可謂違誠深慮。合於道者也。更以薏飯和藥。與白朮協力。滋養穀氣。而補令胃厚。再不至內傷。其利厥矣大矣。若內傷脾胃。以辛熱之物。酒肉之類。自覺不快。覓藥於醫者。此風習以爲常。醫者亦不問所傷。卽付之以集香丸。巴豆大熱藥之類。下之。大便下則物去。淸留食之熱性。鬱之熱性。重傷元氣。七神不爽。經云。熱傷氣。正謂此也。其人必無氣以動。而熱困。四肢不舉。傳變諸疾。不可勝數。使人眞氣自此衰矣。若傷生冷硬物。世醫或用大黃牽牛二味。大寒藥投之。物隨藥下。所傷去矣。遺留食之寒性。藥之寒性。重瀉元陽。陽去則皮膚、筋骨肉、血脈、無所依倚。便爲虛損之證。論言反此。令人寒心。夫辛辣氣薄之藥。無故不可亂服。非止牽牛而已。至眞要大論云。五味入胃。各先歸其所喜攻。攻者尅伐瀉也。辛味下咽。先攻瀉肺之五氣。氣者眞氣元氣也。其牽牛之辛辣猛烈。奪人尤甚。飲食所傷。腸胃受邪。當以苦味泄其腸胃。可也。肺與元氣。何罪之有。夫牽牛不可用者有五。此其一也。況胃主血。爲物所傷。物者有形之物也。皆是血病。血病瀉氣。此其二也。且飲食傷於中焦。止合尅化。消導其食。重瀉上焦。肺中已虛之氣。此其三也。食傷腸胃。當塞因塞用。又塞因塞用。枳實大黃苦寒之物。以泄有形。是也。反以辛辣牽牛散瀉眞氣。犯大禁四也。殊不知鍼經第一卷第一篇。有云。外來客邪風寒傷人五臟。若誤瀉胃氣。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無氣以動。故靜。若內傷腸胃。而反瀉五臟。必死。誤補亦死。其死也陰氣有餘。故躁。今內傷腸胃。是謂六腑不足之病。反瀉上焦虛無肺氣。肺者五臟之一數也。爲牽牛之類。朝損暮損。其元氣消耗。此乃暗裏折人壽數。犯大禁五也。良可哀歎。故特著此論并方。庶令四海聞而行之。不至夭橫耳。此老夫之用心也。胃氣豈可不養。復明養胃之理。故經曰。安穀則昌。絕穀則亡。水去則榮散。穀消則衛亡。榮散衛亡。神無所依。仲景云。水入於經。其血乃成。穀入於胃。脈道乃行。故血不可不養。胃不可不溫。血溫胃和。榮衛將行。常有天命。穀者身之大柄也。昔與周禮皆云。金木水火土穀。惟脩。以奉養五臟者也。傷飲食固非細事。苟妄服食藥。而輕生損命。其可乎哉。黃帝鍼經有說。胃惡熱而喜淸。大腸惡淸冷而喜熱。兩者不和。何以調之。伯岐曰。調此者。飲食衣服。亦欲適寒溫。寒無淒愴。暑無出汗。飲食者熱無灼灼。寒無滄滄。寒溫中適。故氣將持。乃不致邪僻也。詳說見於本經條下。是必有因用。豈可用俱寒俱熱之食藥。致損者與。內經云。內傷者。其氣口脈反大於人迎一倍二倍三倍。分經用藥。又曰。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如但食不納。惡心欲吐者。不問一倍二倍。不當正與爪蔕散吐之。但以指或以物探去之。若所傷之物去不盡者。更診其脈。問其所傷。以食藥去之。以顯寒因塞用。又謂之寒因塞用。瀉而下降。乃應太陰之用。其中更加升發之藥。令其元氣上升。塞因塞用。因曲而爲之直。何爲曲。乃傷胃氣是也。何爲直。而升發胃氣是也。因治其飲食之內傷。而使生氣增益。胃氣完復。此乃因曲而爲之直也。若依分經用藥。其所傷之物。寒熱溫涼。生硬柔韌。所傷不一。難立定法。只隨所傷之物不同。各立法治。臨時加減用之。其

用藥。又當問病人從來稟氣盛衰。所傷寒物熱物。是喜食而食之耶。不可服破氣藥。若乘饑困而食之耶。當益胃氣。或爲人所勉勸強食之。宜損血而益氣也。診其脈候。傷在何臟。方可與對病之藥。豈可妄泄天眞生氣。以輕喪身寶乎。且如先食熱物而不傷。繼之以寒物。因後食致前食亦不消化。而傷者。當問熱食寒食。孰多孰少。則酌與藥。無不當矣。喻如傷熱物二分。寒物一分。則當用寒藥二分。熱藥一分。相合而與之。則榮衛之氣必得周流。更有或先飲酒。而後傷寒冷之食。及傷熱食冷水與冰。如此不等。皆當驗其節次所傷之物。約量寒熱之劑。分數。各各對證而與之。無不取驗。自忖所定方藥。未敢便爲能盡藥性之理。姑用指迷辯惑。具隨證立方。備陳於後。

易水張先生枳朮丸

治痞消食強胃。

白朮二兩。　枳實麩炒黃色去瓤一兩。

右同爲極細末。荷葉裹炒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多用白湯下。無時。白朮者。本意不取其食速化。但令人胃氣強實。不復傷也。

橘皮枳朮丸

治老幼元氣虛弱。飲食不消。或臟腑不調。心下痞悶。

橘皮　枳實麩炒去瓤焙乾各一兩。　白朮二兩。

右件爲細末。荷葉燒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熟水送下。食遠。

○夫內傷用藥之大法。所貴服之強人胃氣。令胃氣益厚。雖猛食多食重食而不傷。此能用食藥者也。此藥久久益胃氣。令人不復致傷也。

麴糵枳朮丸

治爲人所勉勸強食之。致心腹滿悶不快。

枳實麩炒去瓤　大麥糵麩炒　神麯炒各一兩。　白朮二兩。

右爲細末。荷葉燒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用溫水下。食遠。

木香枳朮丸

破滯氣。消飲食。開胃進食

木香　枳實麩炒去瓤上各一兩。　白朮二兩。

右爲細末。荷葉燒飯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水送下。食遠。

木香化滯湯

治因憂氣食濕麵。結於中脘。腹皮底微痛。心下痞滿。心不思飲食。食之不散。常常痞氣。

半夏一兩。　草豆蔻仁　甘草炙各五錢。

柴胡四錢　木香　枳實麩炒去瓤　槟榔已上各二錢　橘皮三錢　紅花五分

右件對如麻豆大。每服五錢。水二大盞。生薑五片。煎至一盞。去柤。稍熱服。食遠。忌酒濕麵。

半夏枳朮丸

治因冷食內傷

半夏湯洗七次焙秤　枳實麩炒已上各一兩

右同爲極細末。荷葉燒飯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溫水送下。添服不妨。熱湯浸蒸餅爲丸亦可。

○如食傷寒熱不調。每服加上二黃丸十丸。白湯送下。

○更作一方。加澤瀉一兩爲丸。有小便淋者。

丁香爛飯丸

治飲食所傷

丁香　京三稜　廣茂炮　白朮二兩

木香已上各一錢　甘草炙　甘松去土　甘草二錢

縮砂仁　丁香皮　益智仁已上各三錢

香附子五錢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三十丸。白湯送下。或細嚼。亦不可拘時候。

○治卒心胃痛甚效。

草豆蔻湯煮皮取仁去　枳實麩炒黃色　白朮已上各一兩

大麥糵麩炒黃色　半夏湯洗七次日乾　黃芩刮去皮生

神麯炒黃色已上各五錢　乾生薑　黃連酒洗

青皮已上各二錢　炒鹽五分

右爲極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白湯下。量所傷多少。加減服之。

○如冬月用。別作一藥。不用黃芩。藏火不及。又傷冷物。加以溫劑。是其治也。然有熱藥傷者。從權以寒藥治之。隨時之宜不可不知也。

三黃枳朮丸

治傷肉食。濕麵。辛辣厚味之物。塡塞悶亂不快。

黃芩二兩　黃連酒洗　大黃濃煎膏一兩　白朮已上各一兩　神麯炒　橘皮

枳實麩炒五錢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一倍。每服五十丸。白湯送下。量所傷服之。

除濕益氣丸

治傷濕麵。心腹滿悶。肢體沉重。

枳實麩炒黃色　神麯炒黃色　黃芩生用　白朮已上各一兩　蘿蔔子炒熟去殼二錢　紅花三分是三錢十也

右同爲極細末。荷葉裹燒飯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十丸。白湯送下。量所傷多少服之。

上二黃丸

治傷熱食。痞悶。兀兀欲吐。煩亂不安。

黃芩二兩　黃連去鬚酒浸一兩　升麻

柴胡三錢　甘草二錢

一方加

枳實麩炒去瓤二錢

右爲極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大。每服五七十丸。白湯送下。量所傷服之。

枳實導滯丸

治傷濕熱之物。不得施化。而作痞滿悶亂不安。

大黃一兩　枳實麩炒去瓤　神麯炒黃色已上各五錢

茯苓去皮　黃芩去皮　黃連揀淨

白朮已上各三錢　澤瀉二錢

右件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至七十丸。溫水送下。食遠。量虛實加減服之。

枳實梔子大黃湯

治大病差後。傷食勞復。

枳實一箇麩炒去穰　梔子三枚中肥者　豆豉一兩二錢半

右以清漿水二盞。空煮。退八分。內枳實梔子。煮取八分。下豉。再煮五六沸。去柤。溫服。覆令汗出。

○若有宿食。內大黃如薄棊子五六枚同煎。

○食清粱之物過多。煩熱悶亂者。亦宜服之。

白朮丸

治傷豆粉濕麵。油膩之物。

枳實麩炒黃一兩一錢　白朮　神麯炒黃已上各一兩　橘皮去瓤七錢　半夏湯浸　黃芩五錢

白蔻殼三兩

右爲極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一倍大。每服五十丸。白湯送下。量所傷加減服。若食多用乾薑。故加黃芩以瀉之。

木香見眼丸

治傷生冷硬物。心腹滿悶。絞痛。

神麯炒黃　京三稜煨各一兩　石三稜去皮煨　京三稜煨巳上　升麻

草豆蔻煨熟取仁　香附子炒香巳上各五錢　巴豆霜五分

柴胡巳上各三錢　木香二錢

右爲細末。湯浸蒸餅爲丸。如菉豆一倍大。每服三十丸。溫白湯下。量所傷多少服之。

三稜消積丸

治傷生冷硬物。不能消化。心腹滿悶。

京三稜煨　廣茂炒　炒麯巳上各七錢

青皮　巴豆和皮米炒黑煙去米　茴香炒

陳橘皮巳上各五錢　丁皮　益智巳上各三錢

右件爲細末。醋打麵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十丸。加至二十丸。溫生薑湯下。食前。量虛實加減。如更在止後服之。

備急大黃丸

療心腹諸卒暴百病。

大黃　巴豆去皮　乾生薑巳上各一兩

右須要精新好藥。搗羅蜜和。更搗一千杵。丸如小豆大。每服三丸老少之。

○若中惡客忤。心腹脹滿。卒痛如錐刀刺。痛氣急口噤。停尸卒死者。以暖水若酒服之。或不下。捧頭起令下嚥。須臾差。未更與三丸。以腹中鳴轉。即吐下。便愈。若口已噤。亦須拆齒灌之。令入。尤妙。忌蓴筍豬肉冷水肥膩之物。易張先生又名獨行丸。玄急劑也。

神應丸

治因一切冷物冷水。及溢乳酪水。腹痛腸鳴。米穀不化。

黃蠟二兩　巴豆　乾薑巳上各五錢　杏仁

百草霜　木香巳上各二錢　丁香

右先將黃蠟用好醋煮。去粗穢。將巴豆杏仁同炒黑。煙盡。研如泥。將黃蠟再上火。入小油半兩。溶開。入在杏仁巴豆泥子內。同攪。旋下丁香木香等藥末。研勻。搓作麩子。油紙裹了。旋丸。用。每服三五十丸。溫

米飲送下。食前日進三服。

○如脈緩倍重自利。乃濕氣勝也。以五苓散。平胃散。加炒麯。相合而服之。名之曰對金飲子。

益胃散

治服藥過多。或脾胃虛弱。胃脘痛。

陳皮　黃耆巳上各七錢　益智仁六錢

白豆蔻仁　澤瀉　乾生薑

姜黃巳上各三錢　縮砂仁　甘草

厚朴　人參巳上各二錢

右爲細末。每服三錢。水一盞。煎至七分。溫服。食前。

○如脈弦。惡寒腹痛。乃中氣弱也。以仲景小建中湯。加黃耆。錢氏異攻散加芍藥。選而用之。

○如渴甚者。以白朮散。加葛根倍之。

飲食自倍。腸胃乃傷。分而治之。

痺論云。陰氣者。靜則神藏。躁則消亡。飲食自倍。腸胃乃傷。此混言之也。分之爲二。飲已食也。又經云。因而大飲。則氣逆。因而飽食。筋脈橫解。則腸澼爲痔。飲者無形之氣。傷之。則宜發汗利小便。使上下分消其濕。解酲湯。五苓散之類主之。食者有形之物。傷之。則宜損其穀。其次莫若消導丁香煖胃丸。枳朮丸之類主之。稍重則攻化。三稜消積丸。木香見眼丸之類主之。尤重者。則或吐或下。瓜蔕散。備急丸之類主之。以平爲期。蓋脾已傷。又以藥傷。使營逆之氣滅。則食愈難消。故五常政論云。大毒治病。十去其七。小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穀肉果菜。食養盡之。無使過之。傷其正也。不盡行復如法。聖人垂此殷戒。是爲萬世福也。如能愼言語。節飲食。所謂治未病也。

論酒客病

夫酒者大熱有毒。氣味俱陽。乃無形之物也。若傷之。止當發散。汗出則愈矣。此最妙法也。其次莫如利小便。二者乃上下分消其濕。何酒病之有。今之酒病者。往往服酒癥丸。大熱之藥。下之。又有用牽牛大黃下之者。是無形元氣受病。反下有形陰血。乖謬甚矣。酒性大熱。已傷元氣。而復重瀉之。況亦損腎水眞陰。及有形陰血。俱爲不足。如此則陰血愈虛。眞水愈弱。陽毒之熱大旺。反增其陰火。是謂元氣消亡。七神無依。折人長命。不然則虛損之病成矣。金匱要略云。酒疸下之。久久爲黑疸。愼不可犯。此戒不若令上下分消其濕。葛花解酲湯主之。

葛花解酲湯

白豆蔻仁　縮砂仁　葛花巳上各五錢

乾生薑　神麯炒黃　澤瀉

白朮巳上各二錢　橘皮去白　豬苓去皮

人參去蘆　白茯苓已上各一錢五分　木香五分

遠花　青皮去穰三分

右爲極細末，秤和勻，每服三錢七，白湯調下，但得微汗，酒病去矣。此蓋不得已而用之，豈可恃賴，日日飲酒，此藥氣味辛辣，偶因酒病服之，則不損元氣，何者啟酒病故也，若頻服之，損人天年。

除濕散

治傷馬乳，并牛羊酪水，一切冷物。

神麯炒黃一兩　茯苓七錢　車前子炒黃

澤瀉已上各五錢　半夏湯洗　乾生薑已上各三錢

甘草炙　紅花已上各二錢

右同爲極細末，每服三錢七，白湯調下，食前。

五苓散

治傷寒溫熱病，表裏未解，頭痛發熱，口燥咽乾，煩渴飲水，或水入即吐，或小便不利，及汗出表解，煩渴不止者，宜服之。又治霍亂吐利燥渴引飲之證。

澤瀉二兩　豬苓　茯苓

白朮已上各一兩五錢　桂一兩

右爲細末，每服二錢，熱湯調下，不計時候，服之多飲熱湯，有汗出即愈。

○又治狀熱在裏，身熱，黃疸，濃煎茵陳蒿湯調下，食前服之。

○如疸發渴，及中暑引飲，亦可用水調服之。

臨病制方

至眞要論云，濕淫所勝，治以苦溫，佐以甘辛，以汗爲故而止，以淡泄之，得其法者，分輕重而制方。金匱要略云，腰已上腫者，發汗乃愈，腰已下腫者，當利小便，由是大病差後，腰已下有水氣者，牡蠣澤瀉散主之。又云治濕不利小便，非其治也，制五苓散以利之。孫眞人療萬革腫，以五皮散，乃洪類象形之故也。水熱穴論云，上爲喘呼，下爲腫滿，不得臥者，標本俱病，制神祕湯以去之。活人書云，均是水氣，乾嘔，微利，發熱而咳，爲表有水，小青龍湯加芫花主之，身體涼，表證罷，咳而脇下痛，爲裏有水，十棗湯主之，亦是仲景方也。易張先生云，仲景樂爲萬世法，號萃方之祖，治雜病若神，後之醫家宗內經法，學仲景心，可以爲師矣。

隨時用藥

○治傷冷飲者，以五苓散，每服三錢，或四錢七，加生薑，煎服之。

○治傷食兼傷冷飲者，煎五苓散送下半夏枳朮丸服之。

○治傷冷飲不暴寒者，腹中亦不覺寒，惟覺旁悶，身重，飲食不化者，或小便不利，煎去桂五苓散，依前斟酌服之。

○假令所傷前後不同，以三分爲率，熱物二分，傷生冷硬物一分，用寒藥三黃丸二停，用熱藥木香見睍丸二停，用寒藥三黃丸一停，合丸二停，合而服之。又如傷生冷物二分，傷熱物一分，用熱藥木香見睍丸二停，用寒藥三黃丸一停，合而服之。

○假令夏月大熱之時，傷生冷硬物，當用熱藥木香見睍丸治之，須少加三黃丸，而天時不可伐，故加寒藥以順時令，若傷熱物，只用三黃丸，何謂此三黃，時令丸也。

○假令冬天大寒之時，傷羊肉濕物等熱物，當用三黃丸治之，須加熱藥少許，草豆蔻丸之類是也，爲引用，又爲時藥，經云必先藏氣，無伐天和，此之謂也，餘皆倣此。

叶法宜用辨上部有脈下部無脈

上部有脈，下部無脈，其人當吐不吐者死，何謂也。下部無脈，此所謂木鬱也，飲食過飽，塡塞胃中，胃中者太陰之分野，經云氣口反大於人迎三倍，食傷太陰，故曰木鬱，則達之，吐者是也。

瓜蔕散

瓜蔕　赤小豆

右二味爲極細末，每服一錢七，溫漿水調下，取吐爲度，若不兩手尺脈絕無，不宜便用此藥，恐損元氣，令人胃氣不復，若止是胃中窒塞，悶亂不通，以指探去之，如不得吐者，以物探去之，得吐則已，如食不去，用此藥去之。

解云，盛食塡塞於胃中，爲之窒塞，兩手寸脈當主事，兩尺脈不見，其理安在，胃中有食，故以吐出之，食者物也，物者土也，是足太陰之號也，胃中者肺也，爲物所塡，肺者手太陰金也，金主殺伐也，與坤土俱在於上，而旺於天，金能尅木，故肝木生發之氣伏於地下，非木鬱而何，吐去上焦陰土之物，木得舒暢，則鬱結去矣，食塞於上，脈絕於下，若不明天地之道，無由達此至理，水火者陰陽之徵兆，天地之別名也，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天之用在於地下，則萬物生長矣，地之用在於天上，則萬物收藏矣，此乃天地交而萬物通也，此天地相根之道也，故陽火之根本於地下，陰水之源本於天上，故曰水出高源，故人五臟主有形之物，物者陰也，陰者水也，右三部脈主之，何見於寸口，食塞其上，是絕五臟之源，源絕則水不下流，兩尺竭絕，此其理也，何疑之有。

重明木鬱則達之之理

或曰，食塡塞於胃中，爲之窒塞也，令吐以去其所傷之物，物去則安，胃中者太陰肺之分野，木鬱者過於厥陰肝木於下，故以吐伸之，以舒暢陽和風木之氣也，此吐乃瀉出太陰之寒，何謂木鬱，請開其說，答曰，此太神靈之問，非淺說大道，不能及於此，天地之間，六合之內，惟水與火耳，火者陽也，升浮之象也，在天爲體，在地爲用，水者陰土也，降沉之象也，在地爲體，在天爲殞殺收藏之用也，其氣上下交，則以成八卦矣，以醫書言之，則是升浮降沉，溫涼寒熱，四時也，以應八卦，若天火在上，地水在下，則是天地不交，陰陽不相輔也，是萬物之道，大易之理，絕滅矣，故經言獨陽不生，獨陰不長，天地陰陽何交會矣，故曰陽本

根於陰。陰本根於陽。若不明根源。是不明道。故六陽之氣生於地。則曰陽本根於陰。以人身言之。是六腑之氣生發長散於胃土之中也。既陽氣鼓舞萬象。有形質之物。於天爲浮散者也。物極必反。陽極變陰。既六陽升浮之力在天。其力盡。是陽道終矣。所以鼓舞六陰。有形之陰水在天在外也。上六無位。必歸於下。此者陽變陰之象也。是五臟之源在於天者也。天者人之肺以應之。故曰陰本源於陽。水出高源者是也。人之五臟。其源在肺。肺者背也。背在天也。故足太陽膀胱。寒生長。其源在申。故陰寒自此而降。以成秋收氣。寒之淸也。降至於地下。以成冬藏。伏諸六陽在九泉之下者也。故五臟之氣生於天。以人身是五臟之氣。收降藏沉之源。出於肺氣之上。其流下行。既陰氣下行。沉墜萬化有形質之物。皆收藏於地。爲降沉者也。物極必反。陰極變陽。既六陰降沉之力在地。其力既盡。是陰道終矣。是老陰變陽。乃初九無位。是一歲四時之氣。終而復始。爲上下者也。莫知其紀。如環無端。且太陰者肺金收降之氣。當居下體。今反在於上。抑遏厥陰風木反居於下。是不得上升也。故曰木鬱。故令其吐出窒塞有形土化之物。使太陰秋肺收於下。陽復其本以衰之。始上升手足厥陰之木元氣以伸。其舒暢上升之志。待其所矣。又況金能尅木。以吐伐之。則金衰矣。金者其道當降。是爲因塞用鍼。其本矣。居以上則返其木。故以吐伸之。乃瀉金以助木也。偏考內經中所說。木鬱則達之之義。止是食傷太陰有形之物。窒塞於胃中。尅制厥陰木氣。伏潛於下。不得舒伸於上。止此耳。別無異說。以六淫有餘。運氣中論之。仲景傷寒論云。懊憹煩躁不得眠。不經汗下。謂之實煩。瓜蔕散主之。曾經妄汗妄吐妄下。謂之虛煩。者。梔子豉湯主之。

老夫欲令醫者治陰陽之證。補瀉不至錯誤。病家雖不知醫。明曉所得之病。當補當瀉之法。將黃帝鍼經第一卷第五篇說形氣有餘不足。當補當瀉之理。錄之於前。予自注者附之。

黃帝曰。形氣之逆順奈何。岐伯答曰。形氣不足。病氣有餘。是邪勝也。急當瀉之。形氣有餘。病氣不足。急當補之。形氣不足。病氣不足。此陰陽俱不足也。不可刺之。刺之重不足。重不足。則陰陽俱竭。血氣皆盡。五臟空虛。筋骨髓枯。老者絕滅。壯者不復矣。形氣有餘。病氣有餘。此謂陰陽俱有餘也。急瀉其邪。調其虛實。故曰。有餘者瀉之。不足者補之。此之謂也。故曰刺不知逆順。眞邪相搏。滿者補之。則陰陽四溢。腸胃充郭。肝肺內塡。陰陽相錯。虛而瀉之。則經脈空虛。血氣枯竭。腸胃辟辟。皮膚薄著。毛腠夭燋。子之死期。故曰用鍼之要。在於知調陰與陽。調陰與陽。精氣乃光。合形與氣。使神內藏。故曰上工平氣。中工亂脈。下工絕氣危生。故曰下工不可不愼也。必審五臟變化之病。五脈之應。經絡之實虛。皮膚之柔麤。而後取之也。

聖人垂慈之心已詳矣。不合立言。老夫誠恐市井莊農。山野間人。不知文理。故以俚語開解之云。但病來潮作之時。病氣精神增添者。是爲病氣有餘。乃邪氣勝也。急瀉之以寒涼酸苦之劑。若病來潮作之時。神氣困弱者。爲病氣不足。乃眞氣不足也。急補之以辛甘溫熱之劑。不問形氣有餘。并形氣不足。只取病氣有餘不足也。不足者補之。有餘者瀉之。假令病氣有餘者。當急瀉之以寒涼之劑。爲邪氣勝也。病氣不足者。急當補之以辛甘溫熱之劑。此眞氣不足也。夫形氣者。氣謂口鼻中氣息也。形謂皮膚筋骨血脈也。形勝者爲有餘。消瘦者爲不足。其氣者審口鼻中氣。勞役如故。爲氣有餘也。若喘息氣促氣短。或不足以息者。爲不足也。故曰形氣也。乃人之身形中氣血也。當補當瀉。全不在於此。只在病勢潮作之時。病氣增加者。是邪勝也。急當瀉之。如潮作之時。精神困弱。語言無力。及倦語者。是眞氣不足也。急當補之。若病人形氣不足。病來潮作之時。病氣亦不足。此乃陰陽俱不足也。禁用鍼。宜補之以甘藥。不可以盡劑。不爽弗已。腰下一寸五分氣海穴是也。凡用藥若不本四時。以順爲逆。四時者。是春升夏浮。秋降冬沈。乃天地之升浮化降沈。（化者辨玉中造化也。）是爲四時之宜也。但宜補之以辛甘溫熱之劑。及味之薄者。謂風藥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此便是瀉秋收冬藏之藥也。在人之身。乃肝心也。但言瀉之以酸苦寒涼之劑。并淡味滲泄之藥。此助秋冬之降沉者也。在人之身。是肺腎也。用藥者宜用此法度。慎毋忽焉。

此事難知集

李杲著

此事難知序

予讀醫書幾十載矣所仰慕者仲景一書爲尤爲然讀之未易洞達其趣欲得一師指之徧國中無有能知者寤而思寐而思天其勤恤俾我李公明之投予及所不傳之妙旬儲月積浸就編帙一語一言美無可狀始而終之終而始之即無端之圜壁也或有人焉厭聞而慮見者豈公徒使之然哉彼未嘗聞未嘗見耻夫後於人之過也因目之曰此事難知以其不因師指也人徒見是書爲傷寒之法而不知上合軒岐之經中契越人之典下符叔和之文茲又言外不傳之秘具載斯文矣時至大改元秋七月二十有一日古趙王好古識

此事難知後序

東垣先生醫書一帙予府已鋟梓傳於世矣今又得一書亦東垣治疾之法名曰此事難知蓋醫之爲道所以續斯人之命而與天地生生之德不可一朝泯也秦焚六經而廢周公孔子之道幸而醫書存世考諸經者則知黃帝與岐伯之論辯反覆推明五運七氣之秘以立補泄之法所以拯斯人之疾而人之死生繫焉岐黃既遠求能推諸五運七氣而察陰陽升降之候定臟腑虛實之所因合經絡上下之所屬而能起死回生者鮮矣噫克紹明之者其惟東垣先生乎先生是書乃言外不傳之秘誠爲人所難知然方劑雖載其妙理有不可得而明言者在乎心領而神會耳唐許胤宗曰醫者意也思慮精則得之此之謂歟而孟軻氏曰梓匠輪與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之巧亦此謂也予用壽行而與四方之士共焉則濟人利物之一端未必無小補云成化甲辰歲仲夏既望荆南一人識

東垣先生此事難知集目錄

卷上

醫之可法　問手足太陽手足陽明手足少陽俱會于首故或問手足太陽手足陽明手足少陽俱會于首故曰六陽會於首者亦有陰乎

經脉終始　日用　人肖天地

問脾寄於坤如何是損至第三若從脾爲第二從腎爲第四請言脾數　問三焦有幾

明經絡之數有幾　傷寒之源

問藏府有幾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夏傷於暑秋必痎瘧　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問兩感邪從何道而入解利大羌活湯附

清氣爲榮　濁氣爲衛

其用在下膀胱大腸小腸

其用在上兩目兩耳鼻口舌

格則吐逆　九竅　五藏

隔則不便　六府　下竅

三陽氣血多少　氣血之體

辯表裏中三證　辯陰陽二證

辯表傷陰陽二證　辯內外傷

辯傷寒言足經不言手經

六經傳足傳手經則愈

太陽六傳

太陽證

桂枝麻黃各半湯　桂枝二麻黃一湯

太陽頭痛　治三陽則不可越經

問桂枝湯發字　太陽禁忌不可犯
太陽證當汗　太陽證不當汗
當汗而不汗生黃
當汗而發汗過多成痙
不當汗而汗成畜血
血證見血自愈　知可解
知不可解　脉知可解不可解
易老解利法　九味羌活湯
當汗而下之成協熱利
太陽一下有八變　裏傳表
傷寒雜證誤下變有輕重
五苓散爲下藥
當服不服則生何證
不當服服之則生何證
酒毒小便赤澁宜五苓散
五苓散以瀉濕熱
表之裏藥　裏之表藥
加減凉膈退六經熱
陽明證
陽明證禁忌不可犯
汗多亡陽　下多亡陰
汗無太早　下無太晚
白虎加桂枝湯　白虎加梔子湯
傷暑有二
白虎加人參湯　白虎加蒼朮湯
梔子豉湯　煩躁
問邪入陽明爲譫語妄言錯失此果陽明乎
傷寒雜證發熱相似藥不可差
二證相似藥不可差
狂言譫語鄭聲辯
嘔吐噦胃所生各有經乎
陽證發斑　傷寒之經有幾
三陽從中治
經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
如何是入陰者可下
評熱論藏字
小承氣湯　大承氣湯
大柴胡湯　調胃承氣湯
少陽證
小柴胡湯　少陽證禁忌不可犯
如何是半表半裏　半表半裏有幾
問婦人經病大人小兒內熱潮作并瘧疾寒熱其治同否
熱有虛實外何以別
少陽雜證　陽盛陰虛發寒者何
平旦潮熱　日晡潮熱
太陰證
太陰證可汗　太陰證可溫
太陰證有可下者　知可解
太陰證禁忌不可犯　腹痛部分
少陰證
走無形證　走有形證
少陰證下利辯　少陰證口中辯
少陰證嘔辯　少陰證咽喉辯

此事難知集

白虎湯　少陰證禁忌不可犯

卷下

前後虛實圖
諸經皆言大則病進者何
難經仲景合而爲一
仲景叔和合而爲一
表裏所當汗下　仲景浮汗而沉下
難經沉汗而浮下
傷寒入裏見標脉則生
雜病出表見標脉則死
察色脉以定吉凶　弦有浮沉
鍼經　相合脉經
四證脉傷圖　脉當有神
治病必當求責
更有手足經或一經非本家病而自他經流入者
亦當求責　治病必求其本
形不足者溫之以氣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痛隨利減　抑本　虛實
問兩手寸關弦疾脾弱火勝木旺土虧金燥當作何治
六月大熱之氣反得大寒之病氣難布息身涼脉遲二三至何以治之
素問欬論一十一證各隨藏府湯液之圖
素問五藏癃候湯液之圖　治當順時
素問六經癃證湯液之圖
素問難經銅人經絡所病各異者何用鍼當從何

法
寒病服熱藥而寒不退熱病服寒藥而熱不退其故何也
疾有自誤　病有變怪
喘論　桔梗枳殼湯
尋衣撮空何藏所主
三法五治論
一治有五五五二十五治如火之屬衰於戌金之屬衰於辰是也
面部形色圖　天元圖
地元圖　人元例
陰陽例　配合例
子母例　兄妹例
接經手足經同　平經說象七十九難
拔元例　接經補遺
天元圖　地元圖
大接經從陽引陰　大接經從陰引陽
附錄
諸經頭痛已下係東垣二十五論　治目地芝丸定志地黃丸
治精滑固眞丸　脾胃虛渴不止
腹脹便血內寒珠砂丹　藏府實秘麻仁丸
胃虛而秘厚朴湯　內外諸瘡所主方
三焦寒熱用藥圖　大頭痛論
六經發渴各隨經藥治之
治臟刃脚膝瘡方　定痙疸地方
問三焦有幾血海異同
許先生論衆寒甫證　論史副使病證

王太醫圖明膏

此事難知目錄終

江陰宋氏校刊本
金　眞定李　杲著

醫之可法

自伏羲神農黃帝而下名醫雖多所可學者有幾人哉至於華氏之剖腹王氏之灸鍼術非不神也後人安得而倣之非岐伯之聖經雷公之炮炙伊尹之湯液等子之洪範越人之開難仲景之傷寒叔和之脉訣士安之甲乙啟玄子之傳註錢仲陽之論識皆其活法所可學者豈千方萬論即定後人眼目者所能比哉其間德高行遠奇才異士與夫居積紳曠草莽者然有一法一節之可觀非百代可行之活法皆所不取也豈予好辯哉欲使學者觀此數聖賢而知所可慕而已或有人焉徒能廣覽泛涉自以爲多學而用之無益者豈其知本

或問手足大陽手足陽明手足少陽俱會於首然六陽會於首者亦有陰乎

答曰有六府者六陽也五藏者五陰也肺開竅於鼻心開竅於舌脾開竅於口肝開竅於目腎開竅於耳是五陰也又有厥陰與督脉會於顛是六陰也耳者腎也復能聽聲聲爲金是耳中有肺也鼻者肺也復能聞臭是鼻中有心也舌者心也復能知味是舌中有脾也目有五輪通貫五藏口爲脾脾爲坤土主靜而不動故無所兼言耳鼻舌各兼一目兼四此與督脉共計十三陰也腦爲諸體之會即海也腎主之是爲十四陰矣

經脉終始

寅手太陰肺始於中焦終於大指內廉出其端
卯手陽明大腸始於大指次指之端終於上俠鼻孔
辰足陽明胃始於鼻交頞中終於人大指間出其端

巳足太陰脾始於大指之端終於注心中
午手少陰心始於心中終於循小指之內出其端
未手太陽小腸止於小指之端終於抵鼻至目內眥斜
終於頞
申足太陽膀胱始於目內眥終於小指內側出其端
酉足少陰腎始於小指之下終於注胸中
戌手厥陰心包始於胸中終於循小指次指內其端
亥手少陽三焦始於小指次指之端終於至目兌眥
子足少陽膽始於目兌眥終於小指次指循大指內出
其端貫瓜甲出三毛
丑足厥陰肝始於大指聚毛之上終於注肺中
手之三陽從手走頭足之三陽從頭走足是高能接下
也
足之三陰從足走腹手之三陰從腹走手是下能趨上
也
故上下升降而爲和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
上行易曰山澤通氣故氣寄於辛用於寅平旦始從中
焦注循天之紀左旋至丑而終晝夜通行五十度周流
八百一十丈夫倡則婦隨血隨氣而上行殊不見潤下
之意經云氣主煦之升也血主濡之潤也書云水曰潤
下如何說得從氣之血有不行之體如百川右行東至
於海請示

日用

復臨泰壯夬乾姤　遁否觀剝坤二六
青白正分開與闔　赤黑往來通道路
泰即居艮否居坤　乾作天門巽地戶
氣終於丑始於寅　血終辛陰從下去
丙潛壬內却從高　順至乙穴還上注
婦隨夫唱幾曾停　萬派千流無暫住
血氣包含六子中　晝夜行流五十度
食時嚴理敬修行　玄府身周勻閉拒
排山倒海毒非常　撮鼻撚髭心不怖
天長地久太虛持　不虧八一元來數
休說乘虛履空　嬴取康寧三六足
知之非難行之難　造次顛沛宜常慮

人肖天地

且天地之形如卵橫卧於東南西北者自然之勢也血
氣運行故始於手太陰終於足厥陰帝曰地之爲下否
乎岐伯曰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也曰馮乎曰大氣舉
之也是地如卵黃在其中矣又曰地者所以載生成之
形類也易曰坤厚載物德合無疆信乎天之包地形如
卵焉故人首之上爲天之天足之下爲地之天人之浮
於地之上如地之浮於太虛之中也地之西始於寅經
於丑血之東根於辛納於乙相隨往來不息獨缺於乾
巽爲天地之門戶也啟玄子云戊土屬乾巳土屬巽遁
甲曰六戊爲天門六巳爲地戶此之謂也經云天地者
萬物之上下左右者陰陽之道路氣血者父母也父母
者天地也血氣周流于十二經總包六子於其中六氣
五行是也無形者包有形而天總包地也天左行而西
氣隨之百川並進而東血隨之

問脾寄於坤如何是損至第三若從脾爲第二從
腎爲第四請言脾數

答曰脾雖寄於坤實用於巳從上肺心從下腎肝脾中
得三數也如氣寄於辛而用於寅包絡三焦寄於丑而
用於申也此人之所以肖天地而生易曰乾爲首坤爲
腹震爲足巽爲股坎爲耳離爲目艮爲手兌爲口

明經絡之數有幾

答曰十二大經之別并任督之別脾之大絡脉別名曰
大包是爲十五絡諸經皆言之予謂胃之大絡名曰虛
里貫膈絡出於左乳下其功應晨脉宗氣也是知絡有
十六也

問三焦有幾

答曰手少陽者主三焦之氣也靈樞經云足三焦者太
陽之別也並太陽之經入絡膀胱約下焦是知三焦有
三也

問藏府有幾

答曰肝心脾肺腎兼包絡一名命門爲六藏膽小腸胃
大腸膀胱兼三焦爲六府計之十二矣故包則爲一府
矣是爲十三矣經曰胞移熱於膀胱則癃溺血又云胞
痺者少腹膀胱按之內痛者若沃以湯注云膀胱胞內
居之內外二境圖云膀胱者胞之室也以是知爲十三
藏府矣

傷寒之源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腠理
開泄少陰不藏腎水溺竭而得之無水則春木無以發
生故爲溫病至長夏之時時強木長因絕水之源無以
滋化故爲大熱病也傷寒之源如此四氣調神論曰逆
冬氣則少陰不藏腎氣獨沉腐成子云無勞汝形無搖
汝精企佳長言曰夫精者身之本也故藏於精者春不
病溫註云冬不按蟄精氣伏藏陽不妄升故春不病溫
又經云不妄作勞又云不知持滿又云水冰地折無擾

乎陽又云無泄皮膚使氣亟奪敎玄子云腎水王於冬故行夏令則腎氣傷春木王而水廢故病於春也逆冬則傷腎故少氣以奉春生之令也是以春爲溫病夏爲熱病長夏爲大熱病其變隨乎時而已邪之所感淺者其病輕而易治深者其病重而難治尤深者其病死而不治

冬傷於寒春必溫病

冬傷於寒者冬行秋令也當寒而溫火勝而水病矣水既已病則所勝妄行土有餘也所生受病水不足也所不勝者侮之火太過也火土合德濕熱相助故爲溫病使民膝理開泄少陰不藏惟房室勞傷辛苦之人得之若此者皆爲溫病所以不病於冬而病於春者以其寒水居卯之分方得其權大寒之令復行於春膝理開泄少陰不藏房室勞傷辛苦之人陽氣泄於外腎水病於內當春之月時强木長無以滋生化之源故爲溫病耳故君子周密於冬少陰得藏於內膝理以閉拒之雖有大風苛毒莫之能害矣何溫病之有哉人肖天地而生也冬時陽氣俱伏於九泉之下人之陽氣俱藏於一體之中人能不擾乎腎則六陽安靜於內內既得以安外無自而入矣此傷寒之源非天之傷人乃人自傷也傷於寒者皆爲病熱爲傷寒氣乃熱病之總稱故曰傷寒知寒受熱邪明矣六陰用事於冬陽氣在內周密閉藏可矣反勞動之而泄於外時熱已傷於水矣至春之時木當發生陽已外泄孰爲鼓舞腎水內竭孰爲滋養此兩者同爲生化之源源既已絕水何賴以生乎身之所存者獨有熱也時强木長故爲溫病矣

春傷於風夏生飧泄

木在時爲春在人爲肝在天爲風風者無形之淸氣也當春之時發爲溫令反爲寒折是三春之月行三冬之令也以是知水爲大過矣水既太過金盡衆歲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故經曰從後來者爲虛邪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爲飧泄也故經曰淸氣在下則生飧泄以其濕令當權故飧泄之候發之於夏也若當春之時木不發生濕令未顯止行冬令是謂傷衛以其陽氣不出地之外也當以麻黃湯發之麻黃味苦之薄者乃陰中之陽也故從水中補木而瀉水發出津液爲汗也若春木已生溫令已顯陽氣出於地之上寒再至而復折之當以輕發之謂已得少陽之氣不必用麻黃也春傷於風夏生飧泄所以病發於夏者以其木絕於夏而土王於長夏濕本有下行之體故飧泄於夏也不病於春者以其春時風雖有傷木當權故飧泄不病於木之時而發於濕之分也經曰至而不至是爲不及所勝妄行所不勝者薄之所生者支病此之謂也

夏傷於暑秋必痎瘧

暑者季夏也季夏者濕土也君火持權不與之子暑濕之令不行也濕令不行則土虧矣所勝妄行木氣太過少陽王也所生者受病則肺金不足所不勝者侮之故水得以乘之土分上者坤也坤土申之分申爲相火水入於土則水火相干而陰陽交爭故爲寒熱兼木氣終見三焦是二少陽相合也少陽在濕土之分故爲寒熱肺金不足洒淅寒熱此皆往來未定之氣也故爲痎瘧久而不愈瘧不發於夏而發於秋者以濕熱在酉之分方得其權故發於大暑已後也

秋傷於濕冬生咳嗽

秋者淸肅之氣收斂下行之體也爲濕所傷是長夏之令也以是知水爲大過矣水既太過金盡衆歲是所勝者乘之而妄行也所勝者乘之則木虛明矣故經曰從後來者爲虛邪木氣既虛火令不及是所生者受病也故所不勝者侮之是以土來木之分變而爲飧泄也故經曰淸氣在下則生飧泄以其濕令當權故飧泄之候痎也長夏已亢三焦之氣盛也命門者三焦之合也故迫腎水上行與脾土濕熱相合爲痰困痎而動於脾之濕也是以咳嗽有聲有痰咳嗽不發於秋而發於冬者以其六陰之極肅殺始得其氣故肺不咳嗽於秋而咳嗽於冬也咳嗽者氣逆行上也氣上行而逆故面目發微腫極則身體皆腫變爲水氣故曰濁氣在上則生腫脹又曰諸氣膹鬱皆屬肺金此之謂也春傷於風夏傷於暑冬傷於寒辭理皆順時字傷令字也獨秋傷於濕作令字傷時字讀者不疑也此四者皆無所亢而害其所乘之子也邪從後至言歲之主氣各差其分而爲病一定之法也若說秋字傷濕字其文與上三句相通其理與法不相通大抵理與法通不必拘于文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爲得之矣故曰春傷於風說作人爲風所傷非也若是則止當頭痛惡風自汗何以言夏爲飧泄哉今言春傷於風即是時傷令也明矣經云東方來者爲嬰兒風其傷人也外在於筋內舍於肝又曰春甲乙所傷謂之肝風用此二句以較前文則辭理自通矣

聞兩感邪從何道而入

答曰經云兩感者死不治一日太陽與少陰俱病頭痛發熱惡寒口乾煩滿而渴太陽者府也自背俞而入人

所共知少陰者藏也自鼻息而入人所不知也鼻氣通於天故寒邪無形之氣從鼻而入腎爲水也水流濕故腎受之經曰傷於濕者下先受之同氣相求耳又云天之邪氣感則害人五藏以是知內外兩感藏府俱病欲表之則有裏欲下之則有表表裏既不能一治故死矣故云兩感者不治然所稟有虛實所感有淺深虛而感之深者必死實而感之淺者猶或可治治之而不救者有矣夫未有不治而獲生者也予嘗用此間有生者十得二三故立此方以待好生君子用之解利兩感神方

大羌活湯

防風　羌活　獨活　防己
黃芩　黃連　蒼朮　白朮
甘草多　細辛去土各三錢　知母生　川芎
地黃各一兩

右㕮咀每服半兩水二盞煎至一盞半去粗得清藥一大盞熱飲之不解再服三四盞餘之亦可痞急則止若有餘證並依仲景隨經法治之

清氣爲榮

清者體之上也陽也火也寓中之陰降午後一陰生即心之生血故曰清氣爲榮

濁氣爲衛

濁者體之下也陰也水也坎中之陽升子後一陽生即腎陽舉而使之故曰濁氣爲衛地之濁不升地之清能升爲六陽舉而使之上也天之清不降天之濁能降爲六陰驅而使之下也經曰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此之謂歟

其用在下膽胃膀胱大腸小腸

此事難知集

天六府氣表其體在上其用在下

其用在上兩目兩耳鼻口舌

地五藏血裏其體在下其用在上

格則吐逆　九竅　五藏

陰極自地而升是行陽道乃東方之氣金石之變上壅是也極則陽道不行反閉於上故令人吐逆是地之氣不能上行也逆而下降反行陰道故氣滯塞而不入則氣口之脉大四倍於人迎此濁氣反行濁道也故曰格

關則不便　下竅　六府

陽極自天而降是行陰道乃西方之氣黃粱之物下泄是也極則陰道不行反閉於下故不得小便是天之氣不得下通也逆而上行反行陽道故血脉凝滯而不通則人迎之脉大四倍於氣口此濁氣反行清道也故曰關

三陽氣血多少

貫爲少陽何以復爲太陽一陽初出地之外即嫩陽也故謂之少陽二陽過卯故謂之陽明三陽至巳故謂之太陽之氣升至極之分便是太陽也三陽俱爲太陽之氣居其底却爲少陽也以此推之三陽所呼之名異非有二體也以其從多少而言之耳

陽氣之極舉陰於九天之上故水自天而降故太陽即爲寒水也所以血多而氣少陽明居太陽少陽之中二陽合明故曰陽明陰陽等也所以氣血俱多少陽者初出之氣少而不能鼓舞陰氣陽伏地中尚多故爲龍火爲震爲雷爲足俱屬地之下也所以氣多血少少陽極舉陰於九天之上肺爲衛天之極表也所以上氣故肺受之至高者肺也故爲手太陰陰於此爲秋氣而復降

重陽補下焦元氣重陰補上焦元氣辛爲天之味能補地之分自上而降於下也苦爲地之味能補天之分自下而升於上也此二者皆從其源也六陽俱極舉陰於九天之上故陰自天而降是陰降於九天之上而始卦之陰復何以從下生蓋陰之首雖從天而降其陰之尾已至地矣故陰從地而生所以一陰從五陽之下也凡所生者從下皆從乎地也故地爲萬物之母又云非母不生從地而生者爲春氣從天而降者爲秋氣九天之上爲夏九天之下爲冬

氣血之體

以上下言之有若立輪外爲天道左旋而西中爲地道右旋而東似不相伴大抵血隨氣行夫唱婦隨是也血雖從氣其體靜而不動故氣血如磨之形上轉而之西下安而不動雖云不動自有東行之意以其上動而下靜不得不爾也天地之道如故漢守所言從乎天也自艮而之巽晉令所言從乎地也自乾而之坤是以乾坤之用備矣言天道者從外而之內也言地道者從內而之外也從外之內者傷寒也從內之外者雜病也

辯表裏中三證

假令少陽證頭痛往來寒熱脉浮弦此三證但有一者是爲表也口失滋味腹中不和大小便或閉而不通或泄而不調但有一者是爲裏也如無上下表裏證餘者皆虛熱也是在其中矣

辯陰陽二證

陰證身靜重語無聲氣難布息目瞤不了了鼻中呼不出吸不入往來口與鼻中氣冷水漿不入大小便不禁面上黑氣有如刀刮

陽證身動輕語有聲目睛了了鼻中呼吸出入能往而能來口與鼻中氣皆然

辨表傷陰陽二證

身表涼知在陰經也名曰陰證

身表熱知在陽經也名曰陽證

辨內外傷

傷風鼻中氣出麤合口不開肺氣通於天也傷食口無味溲不納鼻息氣勻脾氣通於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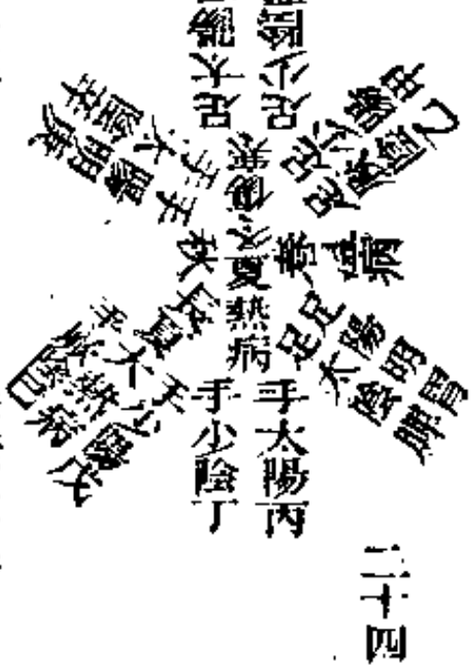
外傷一身盡熱先太陽也從外而之內者先無形也

內傷手足不和兩脇俱熱知先少陽也從內之外者先有形也

內外俱傷人迎氣口俱盛或舉按皆實大表發熱而惡寒腹不和而口液此內外兩傷也

凡診則必捫手心手背手心熱則內傷手背熱則外傷次以脈別之

傷寒言足經　手經皆有餘



二十四

不言手經猶　足經皆不足

冬傷於寒者春必溫病夏為熱病長夏為大熱病蓋因房室勞傷與辛苦之人得之水虧無以奉春生之令故春陽氣長而為溫病也夏為熱病者是火先動於火未動之時水預虧於水已王之日故邪但藏而不為病也夏令炎蒸其火既王與前所動者客邪與主氣二火相接所以為熱病也長夏為大熱病者火之方與秋之分皆手經居之木之方與春之分皆足經居之所傷者皆足經不足及夏火王客氣助於手經則不足者愈不足矣故所用之藥皆泄有餘而非足經藥何以然泄有餘則不足者補矣此傷寒本足經只言足經而不言手經也大意如此至於傳手經者亦有之當作別論與夫奇經之病亦在其中矣

六經傳足傳手經則愈

陽中之陰水太陽是也為三陽之首能巡經傳亦越經傳

陽中之陽土陽明是也夫陽明為中州之土主納而不出如太陽傳至此名曰巡經傳也

陽中之陽木少陽是也上傳陽明下傳太陰如太陽傳至此為越經傳也

陰中之陰土太陰是也上傳少陽為順下傳少陰為逆此為土下傳也如太陰傳太陽為誤下傳也

陰中之陽水少陰是也上傳太陰為順下傳厥陰為生如太陽傳至此乃表傳裏也

陰中之陰木厥陰是也上傳少陰為實再傳太陽為自愈也

太陽六傳

太陽者乃巨陽也為諸陽之首膀胱經病若渴者曰入於本也名曰傳本

太陽傳陽明胃土者名曰巡經傳為發汗不徹利小便餘邪不盡遂入於裏也

太陽傳少陽膽木者名曰越經傳為元受病脉浮無汗當用麻黃而不用之故也

太陽傳少陰腎水者名曰表傳裏為得病急當發汗而反下汗不發所以傳也

太陽傳太陰脾土者名曰誤下傳為元受病脉緩有汗當用桂枝而反下之所致也當時腹痛四肢沉重

太陽傳厥陰肝木者為三陰不至於首唯厥陰與督脉上行與太陽相接名曰巡經得度傳

太陽證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發熱惡寒無汗脉尺寸俱浮而緊是發於陽陽者衛也麻黃湯主之

麻黃一兩半去節　桂枝一兩去皮　杏仁二十枚湯浸去皮尖　甘草半兩炙

右剉每服五錢水一盞煎溫服

太陽證頭項痛腰脊強發熱惡寒自汗脉尺寸俱浮而緩者榮也桂枝湯主之

桂枝去皮　芍藥　甘草各等分

右剉每服五錢水一盞半薑棗同煎溫服

桂枝麻黃各半湯

太陽證頭痛發熱自汗惡風脉當緩而反緊傷風得傷寒脉也

太陽證頭痛發熱無汗惡寒脉當急而反緩傷寒得傷風脉也

二證脉不同本經大青龍湯主之易老桂枝麻黃各半

湯此言外之意楊氏云非明脉者不可用大青龍湯以其有厥逆筋惕肉瞤及亡陽之失也故易老改爲九味羌活湯而不用桂枝麻黃也羌活湯不論有汗無汗悉宜服之但有緩急不同矣九味羌活湯藥證加減服餌緩急具見於後

桂枝二麻黃一湯

太陽證發熱惡寒自汗脉緩

太陽證發熱惡風無汗脉緩

此易老元將麻黃一桂枝二治上二證後復改用羌活湯

太陽頭痛

太陽膀胱脉浮緊直至寸口所以頭痛者頭與寸口俱高之分也蓋厥陰與督脉會于巔逆太陽之經上而不得下故壅滯爲頭痛於上也左手浮弦胸中痛也沉弦背愈痛右手浮弦者亦然頭痛者木也最高之分惟風可到風則溫也治以辛凉秋尅春之意故頭痛皆以風藥治之者總其體之常也然各有三陰三陽之異爲故太陽則宜川芎陽明則宜白芷少陽則宜柴胡太陰則宜蒼朮少陰則宜細辛厥陰則宜吳茱萸也

治三陽則不可越經

假令治太陽陽明不可遺太陽而只用陽明藥餘倣此用三陽經解藥後身番覆重者若煩則是有陽明也若不煩而番覆輕者知不傳三陰也不傳三陰則爲解也又抵三陰之體靜重與濕相同傷寒五日後無汗謂穀消水去形亡故下之三日前謂內有水穀故汗之

問桂枝湯發字

發汗或云當得汗解或云當發汗更發汗并發汗宜桂枝湯者數方是用桂枝發汗也復云無汗不得服桂枝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又曰發汗過多者却用桂枝甘草湯是閉汗也一藥二用如何說得仲景發汗與本草之義相通爲一答曰本草云桂味辛甘熱無毒能爲百藥長通血脉止煩出汗者是調血而汗自出也仲景云藏無他病發熱自汗者此衛氣不和也又云自汗者爲榮氣和榮氣和則外不諧衛氣不與榮氣相和諧也榮氣和則愈故皆用桂枝湯調和榮衛榮衛既和則汗自出矣風邪由此而解非桂枝能開腠理發出汗也以其固閉榮血衛氣自和邪無容地而出矣其實則閉汗孔也昧者不解閉汗之意凡見病者便用桂枝湯發汗若與中風自汗者合其效桁皷因見其取效而病愈則曰此桂枝發出汗也遂不問傷寒無汗者亦與桂枝湯誤之甚矣故仲景言無汗不得服桂枝是閉汗孔也又云發汗多又手冒心心悸欲得按者用桂枝甘草湯是亦閉汗孔也又曰汗家不得重發汗若桂枝湯發汗是重發汗也凡桂枝條下言發字當認作出字是汗自然出也非若麻黃能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本草出汗二字上文有通血脉一句是非三焦衛氣皮毛中藥是爲榮血中藥也如是則出汗二字當認作榮衛和自然汗出非桂開腠理而發出汗也故後人用桂治虛汗讀者當逆察其意則可矣噫神農之作於其前仲景之述於其後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太陽禁忌不可犯

小便不利不可更利之利之是謂犯本犯本則邪氣入裏不能解此犯之輕也以是五苓散不可妄用大便不可易動動之是謂動血動血是謂犯禁此犯之真也表在不可下下之是爲犯禁此犯之尤重也下之爲無風惡寒頭痛待表證悉罷方可下之也脉浮緊者犯之必結胸脉浮緩者犯之必痞氣

太陽證當汗

不咽乾不衄不淋不渴小便自利不經發汗則當發之

太陽證不當汗

咽乾淋渴鼻衄小便不利已經發汗不得重發如無已上證雖發汗邪氣未盡亦得重發之

當汗而不汗生黃

其證爲風寒所傷陽氣下陷入於內而排寒水上行於經絡之間本當發汗因以徹其邪醫失汗之故生黃也脾主肌肉四肢寒濕與內熱相合而生黃也

當汗而發汗過多成痓

其證因發汗太過腠理開泄汗漏不止故四肢急難以屈伸

不當汗而汗成畜血

畜血其證燥火也當益津液爲上而反汗以亡其津液其毒擾陽之極則侵陰也故燥血而畜於胸中也

血證見血自愈

太陽病入膀胱小便利而赤畜血證也血自下者愈也

知可解

戰而汗解者太陽也　不戰有汗而解者陽明也　不戰無汗而解者少陽也　若先差經必不爾矣

太陽傳陽明其中或有下證陽明證反退而熱兼不渴却退顯少陽證是知可解也

太陽證知可解者爲頭不痛項不強肢節不痛則知表易解也

陽明知可解者爲無發熱惡寒知裏易解也

少陽證知可解者寒熱日不移時而作邪未退也若用柴胡而移其時早移之於晏晏移之於早氣移之於血血移之於氣是邪無可容之地知可解也

知不可解

服解藥而去沉困只頭痛目悶是知濕去而風不去則欲解也若風去而濕不去則不解何以然風則高濕則下而入裏也

脉知可解不可解

可解之脉浮而虛不可解之脉浮而實浮而虛者只是在表浮而實者知已在裏也汗多不解者轉屬陽明也傷寒不頭痛知邪不在經若頭痛者知邪在經也

易老解利法

經云有汗不得服麻黃無汗不得服桂枝若差服則其變不可勝數故立此法使不犯三陽禁忌解利神方

九味羌活湯

羌活 治太陽肢節痛君主之藥也然非無以爲主也乃躁亂反正之主故大無不通小無不入關節痛非此不治也

防風 治一身盡痛乃軍卒中卑下之職一聽軍令而行所使引之而至別有雄壯上行之氣能除濕下安太

蒼朮 陰使邪氣不納傳之於足太陰脾

細辛 治足少陰腎苦頭痛

川芎 治厥陰頭痛在腦

香白芷 治陽明頭痛在頰

生地黃 治少陰心熱在內

黃芩 治太陰肺熱在胸

甘草 能緩裏急調和諸藥

已上九味雖爲一方然亦不可執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當視其經絡前後左右之不同從其多少大小輕重之不一增損用之其效如神即此是口傳心授 改用水煎服若急汗熱服以羸弱救之若緩汗治厥而不用湯投之也

脉浮而不解者先急而後緩

脉沉而不解者先緩而後急

九味羌活湯不獨解利傷寒治雜病有神

中風行經者加附子 中風秘澁者加大黃 中風兼三氣合而成痺等證各隨十二經上下內外寒熱溫涼四時六氣加減補瀉用之煉蜜作丸尤妙

當汗而下之成協熱利

當各隨三陽本證表藥發之發之表解下利自愈若不愈者方可以利藥治之

太陽一下有八變

太陽病下之其脉促不結胸者此爲欲解也

脉浮者必結胸 脉緊者必咽痛

脉弦者必兩脇拘急 脉細數者頭痛不止

脉沉緊者必欲嘔 脉沉滑者協熱利

脉浮滑者必下血

變傳表

太陽病反下之因而腹滿時痛者屬太陰也桂枝加芍藥湯主之至於元實痛者自也桂皮加大黃湯主之已傳成婦告夫也所以爲變傳表即名誤下傳也

傷寒雜證誤下變有輕重

或問曰傷寒雜證一體若誤下之甚者變大答曰非一體也傷寒誤下變無定體雜病誤下變有定體何以然傷寒自外而入陽也陽主動雜病自內而出陰也陰主靜動者犯之其變無窮靜者犯之其變止病與腹脇痛而已故變無窮者爲重病與腹脇痛者爲輕也

五苓散爲下藥

五苓散爲下藥乃太陽裏之下藥也太陽高則汗發之下則引而竭之渴者邪入太陽本也當下之使從膀胱出也

相 腎燥膀胱熱小便不利此藥主之小便利

火○濕 者不宜用然太陽病熱而渴小便雖利亦

合 宜五苓散下之

當服不服則生何證

答曰當服不服則穀消水去形亡必就陽明燥火戊胃發黃故有調胃湯證此太陽入本失下也由不曾服五苓散

不當服服之則生何證

答曰不當服而服之是爲犯本小便強利津液重亡侵陽之極則侵陰而成血證也輕則桃仁承氣湯重則抵當湯故五苓散調和陰陽者也乃太陽陽明之間故爲調和之劑

酒毒小便赤澁宜五苓散

若熱在中焦未入太陽之本小便自利而清是津液已行若與五苓散利之是重涸腎水也不惟重涸腎水適毒之熱亦不能去故上下不通而溺澁則爲發黃也若入血室則爲蓄血也

五苓散以瀉濕熱

假令太陽證傷寒自外入標本有二說以主言之膀胱爲本經絡爲標以邪言之先得者爲本後得者爲標此標先受之即是本也侵入於膀胱本却爲標也此乃客邪之標本也治當從客之標本

小腸火爲本 膀胱水爲本

寒毒之氣從標入本邪與手經相合而下至膀胱五苓

散主之桂枝陽中之陽茯苓陽中之陰相引而下入於本道出邪氣

手經　自上之下　足經

丙火　小腸　丁火土目　膀胱　壬水

火邪之氣從下之上以內爲本水中有火火爲客氣當再責其本兩腎相通又在下部責在下焦下焦如瀆相火明也生地黃黃蘗主之邪從本受下焦火邪遺於小腸是熱在下焦塡塞不便自內而之外也

表之裏藥

桂尤　澤瀉　猪苓　茯苓　爲陽中之陰

裏之表藥

生地黃　黃柏　黃連　爲陰中之陽

治酒病宜發汗若利小便炎焰不肯下行故曰火鬱則發之辛溫散之是從其火體也是知利小便利濕去熱不去動大便尤爲疎遠大便者有形質之物酒者無形水也從發而汗之最爲之近是濕熱俱去治以辛溫發其火也佐以苦寒除其濕也

加減凉膈退大經熱

易老法凉膈散減大黃芒硝加桔梗同爲舟楫之劑汗而上之治胸膈中與六經熱以其手足少陽之氣俱下胸膈中三焦之氣同相火遊行於身之表膈與六經乃至高之分此藥浮載亦至高之劑故能於無形之中隨高而走去胸膈中及六經熱也

陽明證

陽明證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不惡風寒而自汗或頭熱脉尺寸俱長白虎湯主之

石膏辛寒入肺　知母苦寒入腎

甘草　粳米之甘居中援二藥上下

陽明證禁忌不可犯

不當發汗不當利小便若發汗利小便竭其津液則生畜血證也唯當益津液爲上以其火就燥也益津液者連鬚葱白湯是也汗多亡陽下多亡陰小便重利之走氣三者雖異爲言少津液則一也

汗多亡陽

汗者本所以助陽也若陽受陰邪寒結無形須當發去陰邪以復陽氣所謂益陽而除風寒客氣也陰邪已去而復汗之反傷陽也經曰重陽必陰故陽氣自亡汗多亡陽此之謂也

下多亡陰

下者本所以助陰也若陰受陽邪熱結有形須當除去已敗壞者以致新陰此所謂益陰而除火熱邪氣也陽邪已去而復下之反亡陰也經曰重陰必陽故陰氣自亡下多亡陰此之謂也

汗無太早

非預早之早乃早晚之早也謂當日午以前爲陽之分當發其汗午後陰之分也不當發汗故曰汗無太早汗不厭早是爲善攻

下無太晚

非待久之晚乃當日已後爲陰之分也下之謂當已前爲陽之分也故曰下無太晚下不厭晚是爲善守汗本亡陰以其汗多陽亦隨陰而走下本瀉陽以其下多陰亦隨陽而走故曰汗多亡陽下多亡陰也

若犯發汗多　畜血上焦爲衄

若犯利小便多　畜血下焦爲發狂其人如狂也

白虎加桂枝湯

傷寒脉尺寸俱長自汗大出身表如氷石至脉傳入於裏細而小其人動作如故此陽明傳入少陰戊合癸即夫傳婦也白虎加桂枝湯主之然脉雖細小亦當以遲速數葱白湯是也汗多亡陽下多亡陰小便重利之走氣三者雖異爲言少津液則一也疾別之此證脉疾而非遲故用此法

白虎加梔子湯

治老幼及虛人傷寒五六日昏冒譫語或小便淋或澁起卧無度或煩而不眠也並宜此藥

傷暑有二

白虎加人參湯

動而傷暑心火大盛肺氣全虧故身熱脉洪大動而火勝者熱傷氣也白虎加人參湯主之辛苦人多得之不可不知也

白虎加蒼朮湯

靜而傷暑火乘金位肺氣出表故惡寒脉沉疾靜而濕勝者身體重也白虎加蒼朮湯主之安樂之人多受之不可不知也

春不服白虎爲瀉金也

秋不服柴胡爲瀉木也

梔子豉湯

煩者氣也躁者血也氣主肺血主腎故用梔子以治肺煩用香豉以治腎躁煩躁者懊憹不得眠也

少氣虛滿者加甘草如若嘔噦者加生薑橘皮下後腹滿而煩者梔子厚樸枳實湯下後身熱微煩者梔子甘草乾薑湯

煩躁

火入於肺煩也火入於腎躁也煩躁俱在上者腎子通於肺母也髮潤如油喘而不休總言肺絕鼻者肺之外候肺氣通於鼻鼻中氣出麤大是肺也髮者血之餘腎氣主之髮潤如油火迫腎水至高之分是水將絕也仲景以髮潤喘大爲肺絕兼其腎而言之髮在高巔之也雖屬腎肺爲五臟之至高故言肺絕兼腎也大抵肺腎相通肺既已絕則腎不言而知其絕矣或曰煩者心爲之煩躁者心爲之躁何煩爲肺躁爲腎耶夫心者君火也與邪熱相接上下通熱金以之而躁水以之而虧獨存者火衝故肺腎與心合而爲煩躁焉此煩雖肺躁雖腎其實心火爲之也

若有宿食而煩燥者梔子大黃湯主之

問邪入陽明爲譫語妄言錯失此果陽明乎

答曰足陽明者胃也豈有其言哉傷寒始自皮毛入是從肺中來肺主聲入於心則爲言胃即戊也戊爲火化下從腎肝

傷寒雜證發熱相似藥不可差

傷寒表證發熱惡寒而渴與下證同但頭痛身熱自疼舌乾不得卧白虎湯主之乃陽明經病也正陽易明氣病脉洪大先無形也雜病裏證發熱惡熱而渴但目赤者病藏也手太陰肺不足不能管領陽氣也宜以枸杞生地黃熟地黃之類主之脉洪大甚則嘔血先有形也

二證相似藥不可差

氣病在表誤用血藥無傷也爲安血而益陰也血病在裏誤用氣藥白虎湯者非也爲瀉肺而損陰也

狂言譫語鄭聲辯

狂言者大開目與人語語所未嘗見之事即爲狂言也譫語者合目自言言所日用常見常行之事即爲譫語也　鄭聲者聲戰無力不相接續逆字出於脉中即鄭聲也

嘔吐噦胃所主各有經乎

答曰胃者總司也內有太陽陽明少陽三經之別以其氣血多少而與聲物有無之不同即吐屬太陽有物無聲乃血病也有食人即吐噦

食已則吐食久則吐之別

嘔屬陽明有物有聲氣血俱病也仲景云嘔多雖有陽明證不可下

噦屬少陽無物有聲乃氣病也以此推之則大便亦各有經耳但察其有物無聲有物有聲無物有聲則知何經也至於脾病後出餘氣以五臭分之則知何藏入中州而病也

陽證發斑

有下之早而發者有失下而發者有胃熱胃燥而發者然得之雖殊大抵皆戊助手少陽心火入於手太陰肺也故紅點如斑生於皮毛之間耳白虎湯瀉心湯調胃承氣湯從所當而用之及當以脉別也

傷寒之經有幾

答曰有九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少陰厥陰是爲六也有太陽陽明有少陽陽明有正陽陽明是爲三也非九而何陽明者太陽少陽俱入於胃故曰正陽陽明也前三經者陽明自病不入於裏者謂之在經不爲正陽陽明矣

三陽從中治

太陽陽明大承氣湯少陽陽明小承氣湯正陽陽明調胃承氣湯以汗証言之以少陽居其中謂太陽證爲表當汗陽明證爲裏當下少陽居其中故不從汗下和之以小柴胡湯從少陽也以下證言之陽明居其中謂太陽經血多氣少陽明經氣血俱多少陽經氣多血少若從太陽下則犯少陽從少陽下則犯太陽故止從陽明也此三陽合病謂之正陽陽明不從標本從乎中也緣陽明經居太陽少陽之中此經氣血俱多故取居其中是以不從太陽少陽而從陽明也陽明自病謂胃承氣湯主之三陽併病白虎湯主之是從乎中也

經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何如

答曰夫胃爲受納之司大腸爲傳導之府燥屎豈有在胃中哉故經言穀消水去形亡也以是知在大腸而不在胃中明矣

胃實者非有物也地道塞而不通也故使胃實是以腹如仰瓦註曰難經云胃上口爲賁門胃下口爲幽門幽門接小腸上口小腸下口即大腸上口也大小二腸相會爲闌門水滲泄入於膀胱粗滓入於大腸結於廣腸廣腸者地道也地道不通土壅塞也則火逆上行至胃名曰胃實所以言陽明當下者言上下陽明經不通也言胃中有燥屎五六枚者非在胃中也通言陽明也言即是也及大腸也以其胃爲足經故從下而言之也從下而言是在大腸也若胃中實有燥屎則小腸乃傳導之府非受盛之府也啟玄子云小腸承奉胃司受盛糟粕受已復化傳入大腸是知燥屎在大腸之下即非胃中有也

如何是入陰者可下

答曰陽入於陰者可下非入太陰少陰厥陰之三陰也

乃入三陽也三陽者非太陽少陽陽明之三湯也乃胃與大小二腸之三陽也三陽皆爲府以其受盛水穀傳導有形故曰入於陰也仲景云已入府者可下此之謂也

評熱論藏字

黃帝問傷寒或愈或死其死皆以六七日其愈十日已上者何岐伯對以熱雖甚不死兩感者死帝問其狀岐伯云一日太陽二日陽明三日少陽繼之三陽經絡皆受病而未入於藏者可汗而已此藏物之藏非五臟之腑也若三陽經入於藏物之藏是可泄也可泄一句於此不言便言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於此却不言可泄但言三陰三陽五臟六腑皆受病榮衛不行五藏不通則死此一節是言兩感也故下文却言兩感於寒者七日巨陽衰至十二日六經盡衰大氣皆去其病已矣是通說上文六日所受之病也以此知前文四日太陰五日少陰六日厥陰皆在經絡故十二日愈也豈可便以太陰少陰厥陰爲可泄乎帝問治岐伯對以治之各通其藏脉且衰已矣是通說上文六日所受之病并十二日衰已之意盡矣終復言其未滿三日可汗而已又言其滿三日可泄而已一句只是重前文三陽受病未入於藏者可汗其滿三日已入於藏物之藏者可泄也後三陰經岐伯雖不言可汗可泄止是在經者便可汗在藏物之藏者便可下也何必穿鑿無已以前三日爲三陽後三日爲三陰耶若認藏字爲五臟之臟則前後顛倒不通若認藏字作藏物之藏則前後辭理皆順矣故仲景曰已入於府者可下新校正云府字當作藏字太云亦素云作府何疑之有

此事難知集

仲景太陽陽明大承氣少陽陽明小承氣正陽陽明調胃承氣是三陽已入於藏者泄之也太陰桂枝湯少陰麻黃附子細辛湯厥陰當歸四逆湯是三陰未入於藏者汗之也

大小調胃三承氣湯必須脉浮頭痛惡風惡寒表證悉罷而反發熱惡熱譫言妄語不大便者則當用之凡用下藥不論大小若不渴者知不在有形也則不當下若渴者則知纏有形也纏有形是爲在裏在裏則當下大承氣湯主之

大黃用酒浸治不大便地道不通行上引大黃至經而下

厚樸姜汁製治腸鳴脹滿

芒硝治腸轉失氣內有燥屎本草云味辛以潤腎燥令人不用辛字只用鹹字鹹能耎堅與古人同意

枳殼麩炒至心下痞按之良久氣散病緩此并主心下滿乃肝之氣盛也

六府受有形主血陰也

大黃　芒硝

大實　燥屎

浮　手足陽明大腸　胃

沉　手足太陰肺　脾

痞　大滿

枳實　厚樸

五臟主無形是氣陽也

小承氣湯治實而微滿狀若飢人食飽飯腹中無轉失氣此大承氣只減芒硝心下痞大便或通熱甚須可下者宜用此

大黃生用　厚樸姜製　枳實麩炒

張仲景曰雜證用此名曰三物厚樸湯

調胃承氣湯治實而不滿不滿者腹狀如仰瓦腹中[illegible]而失氣有燥屎不大便而譫語者

大黃酒浸邪氣居高井酒不至焉如物在高岸人力之所不及則射以取之故以酒炒用大黃生者若泄峻必下則遠高之分邪氣也是以愈後或目赤或猴癰或頭腫或腦食上焦疾生

甘草炙經云以甘緩之

芒硝以辛潤之又曰以鹹耎之

已上三法不可差也若有所差則無形者有遠假令調胃承氣證用大承氣下之則愈後亦氣不復以其氣藥犯之也大承氣證用調胃承氣下之則愈後神癡不清以其氣藥無力也小承氣證若用芒硝下之則或下利不止變而成虛矣三承氣豈可差乎

大柴胡湯治有表復有裏者脉浮或惡風或惡寒頭痛四證中或有一二尚在者乃是十三日過經不解是也有裏者譫言妄語擲手揚視此皆裏之急者也欲汗之則裏已急欲下之則表證仍在故以小柴胡中藥調和三陽是不犯諸陽之禁以芍藥下安太陰使邪氣不納以大黃去地道不通以枳實去心下痞悶或熱自利若裏證已急者通宜大柴胡湯小柴胡減人參甘草加芍藥枳實大黃是也欲緩下之全用小柴胡加枳實大黃亦可

少陽證

少陽證胸脇痛往來寒熱或嘔或欬而耳聾脉尺寸俱弦小柴胡湯主之

柴胡少陽　半夏太陽　黃芩陽明

人參太陰　甘草太陰　薑棗辛甘發散

右各隨仲景本條下加減用之則可矣藥如本法

忌發汗屈利小便屈利大便故名三禁湯乃和解之劑若犯之則各隨上下前後本變及中變與諸變不可勝數醫者宜詳之

如何是半表半裏

答曰身後爲太陽太陽爲陽中之陽陽分也身前爲陽明陽明爲陽中之陰陰分也陽爲在表陰爲在裏卽陰陽二分邪在其中矣治當不從標本從乎中治此乃治少陽之法也太陽膀胱水寒也陽明大腸金燥也邪在其中近後膀胱水則惡寒近前陽明燥則發熱故往來寒熱也此爲三陽之表裏非內外之表裏也但不可認裏作當下之裏故以此藥作和解之劑非汗非下也

半表半裏有幾

邪在榮衛之間謂之半表裏也太陽陽明之間少陽居身之半表裏也五苓散分陰陽膀胱經之半表裏也理中湯治瀉吐上下之半表裏也

問婦人經病大人小兒內熱潮作并瘧疾寒熱其治同否

答曰帝問病之中外者何岐伯對曰從內之外者調其內若盛於外者先治內而後治外從外之內者治其外若盛於內者先治外而後治內此言表裏所出之異也又云中外不相及則治主病者中外不相及者半表半裏也自外入者有之自內出者亦有之外入內出雖異邪在半表半裏則一也此中外不相及爲少陽也治主病者治少陽也帝問寒熱之病惡寒發熱如瘧或發一日或發間日岐伯對以勝復之氣會遇之時有多有少陰多陽少其發日遠陽多陰少其發日近此勝復相薄盛衰之節瘧亦同法瘧者少陽也少陽者東方之氣也

逆行則發寒順行則發熱故分之氣異往來之不定也婦人經水遠斷病作少陽治之傷寒雜病一體經云身有病而有邪脉經閉也又云月事不來者胞脉閉也經閉者尺中不至胞閉者生化絕源二者皆血病也厥陰主之厥陰病則少陽病矣累及其夫也小兒外感內傷若有潮作寒熱等證並同少陽治之男女同候已止男子婦人小兒閨女或實作大熱或變成勞脉有浮中沉之不同故藥有表裏和之不一察其在氣在血定其行陰行陽使大小不失其宜輕重各得其所逆從緩急舉無不當則可以萬全矣此少陽一治不可不知也

熱有虛實外何以別

答曰五臟陰也所主皆有形骨肉筋血皮毛是也此五臟皆陰足是爲實熱陰足而熱不能起理也陰足而熱反勝之是爲實熱若骨蒸內爍筋緩血枯皮聚毛落五陰不足而爲熱病是虛熱

少陽雜病

婦人先病惡寒手足冷全不發熱脉八至兩脇微痛治者便作少陽治之或曰是則然矣論猶未也至如無寒熱無脇痛當作何經治或者不敢對惡寒爲太陽脉八至且作陽治當不從標本從乎中也治此者少陽也若曰脉八至作相火亦少陽也兼又從內而之外也是又當先少陽也此不必論兩脇痛與不痛脉弦與不弦便當作少陽治之

陽盛陰虛發寒者何

答曰爲陽在內侵於骨髓陰在外致使發寒治當不從內外從乎中治也宜小柴胡湯調之倍加薑桂

平旦溯熱

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故曰白虎湯以瀉氣中之火

日晡潮熱

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故用地骨皮飲以瀉血中之火

白虎湯其脉洪故抑之使秋氣得以下降也地骨皮飲其脉弦故舉之使春氣得以上升也

肺 氣 石膏 辛
血 黃芩 苦

腎 氣 知母
血 黃蘗

地骨皮瀉腎火總治熱在外地爲陰骨爲裏皮爲表牡丹皮治胞中火無汗而骨蒸 牝牡乃天地之稱也牡爲羣花之首葉爲陽發生也花爲陰成實也丹者赤也火也能瀉陰中之火四物湯加上二味治婦人骨蒸知母瀉腎火有汗而骨蒸

太陰證

腹滿咽乾手足自溫自利不渴時腹痛脉尺寸俱沉細

太陰可汗

太陰病脉浮者可汗宜桂枝湯

太陰可溫

自利不渴者屬太陰以其藏有寒故也當溫之宜四逆輩此條雖不言脉當知沉遲而弱也

仲景理中湯丸暨易老人參黃耆湯量其輕重或溫或熱人之強弱虛實所可宜者選而用之

太陰有可下者乎

答曰有經云本太陽證醫反下之因爾嘔滿時痛者太陰也桂枝芍藥湯主之大實痛者桂枝加大黃湯易老云此非本有是證以其錯下脾傳於胃故誤下傳

知可解

太陰中風四肢煩疼陽微陰澁而長者欲愈表少裏邪脉長者爲陽漸生也此二證太陰便從外成太陰病欲解時從亥至丑上也

太陰證禁忌不可犯

太陰之爲病腹滿而吐食不下自利益甚時腹自痛若下之則胸下結鞕太陰爲病脉弱其人續自便利設當行大黃芍藥者宜減之以其人胃氣弱易動故也傷寒而脉浮緩手足自溫者繫在太陰小便自利者則不發黃若自利益甚必自止者便硬乃入府傳陽明也

腹痛部分

中脘痛太陰也　理中建中黃耆湯類主之

臍腹痛少陰也　四逆真武附子湯類主之

少腹痛小腹痛厥陰也重則正陽回陽丹之類輕則當歸四逆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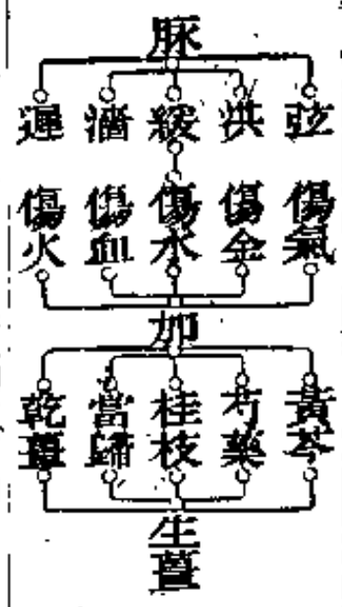
太陰傳少陰痛甚者當變下利不止

雜證而痛四物苦楝湯酒煮當歸丸增損當歸丸之類

夏肌熱惡熱脉洪疾手太陰足陽明主之黃芩芍藥湯

秋肌熱惡寒脉沉疾足少陰足太陰主之桂枝芍藥湯

腹痛　腹痛者芍藥甘草湯主之



腹不滿者加藥　若滿者不加

脾虛滿者黃芪湯　芍藥停濕

中滿者分食甘二藥用甘引至滿所脾實

此事難知集

平胃散蒼朮泄濕小便不利者利之

大便秘　實痞　厚樸　枳實

大便利　虛痞　芍藥　陳皮

傷食滿者傷厥陰是以腹脹滿者皆屬木

少陰證

少陰證口燥舌乾而渴脉尺寸俱沉疾則大承氣湯沉遲則四逆湯

少陰邪入於裏上接於心與火俱化而尅金惡候或見風死入胃脉沉細而疾疾則大承氣下之下於水與水俱化而爲寒厥逆或見身冷靜重脉沉細而遲遲則四逆湯溫之疾雖可下若疾而無力者亦不可下爲陽將盡也

少陰證口燥舌乾而渴身表涼脉沉細而虛瀉心湯主之此有形無形之藥也

傷寒外證全在下證大熱而脉反細小不可下瀉心湯主之少陰受病身涼無汗體沉或體輕脉沉有頭痛不厥麻黃附子瀉心湯主之

走無形證

其人病身熱而煩燥不寧大小便自利其脉浮洪而無力按之全無者附子瀉心湯主之

走有形證

其人病上吐下瀉不止當渴而反不渴其脉微細而弱理中湯主之渴而脉沉有力而疾者五苓散主之少陰證發熱脉沉者必當汗

緩汗之　麻黃附子細辛湯

微汗之　麻黃附子甘草湯

少陰證下利辨

色青者當下　色不青者當溫

少陰證口中辨

口中和者當溫　口乾燥者當下

少陰證咽喉辨

熱者甘草湯　寒者半夏湯

寒熱者桔梗湯

通脉四逆湯

薑附加甘草爲脉沉細而遲弦薑附以治寒甘以緩之爲汗善急也其證小便自利予能令毋當自東之北爲逆行也

薑附加葱白爲脉沉細而遲濇薑附以治寒辛以潤之爲腎惡燥也其證大便自利冷主氣自北而西此亦以爲逆行也

少陰禁忌不可犯

脉細沉數病爲在裏不可發汗

脉微者不可發汗

尺脉微弱澁者便不可下

麻黃附子細辛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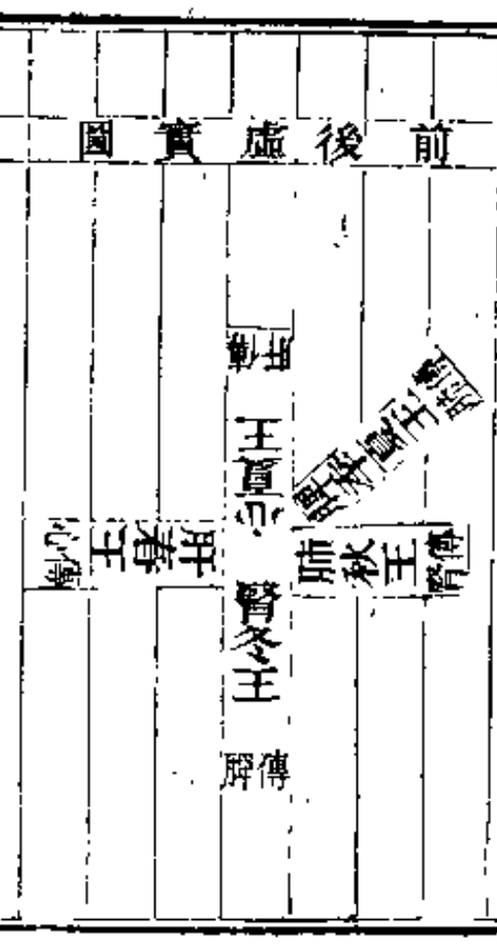
體沉加防己　蒼朮　乃除濕也

體輕加石膏　知母　乃除熱也

此事難知集卷上終

此事難知集卷下

前　後　虛　實　圖



假令脾肺虛則補其母謂肺病而補其脾也則腎自平矣假令脾肺實則瀉其子謂脾病而瀉其肺也則心自平矣難經云從前來者為實邪從後來者為虛邪從所不勝來者為賊邪從所勝來者為微邪自病者為正邪假令心病中風得之為虛邪傷暑得之為正邪飲食勞倦得之為實邪傷寒得之為微邪中濕得之為賊邪假令心病得脾脉土在火之分也尅火之水退而不敢至火獨王於南方是從前來者為實邪也

假令心病得肝脉木在火之分也土退而不敢至土退而不至則尅火之水隨木而至是從後來者為虛邪也假令脾肺虛脾母能令肺子虛也用理中湯非補脾也脾中補肺也故曰虛則補其母以其脾為生肺之本也則用人參白朮之類大經曰滋苗者必固其根此之謂也

假令脾肺實肺子能令脾母實也用瀉黃散非瀉脾也脾中瀉肺也故曰實則瀉其子以其脾為生肺之上源則用梔子石膏之類大經曰伐下者必枯其上此之謂也

天和六脉六甲王脉四時平脉合而用之則天地人三才之道備矣

諸經皆言大則病進者何也

答曰散而浮大者心也心主無為相火用事是為相應以五服言之王幾中也以王幾言之九重中也君主無為當靜以養血若浮大而出於外非其所宜也以王道言之書云外作禽荒未或不忘經云主不明則十二官危矣此散而浮大者君主兼臣下之權而不知反故曰大則病進

南政甲已所臨之歲司天在泉但見君火在上者上不應在下者下不應

北政但見君火在上則下不應在下則上不應在左則右不應在右則左不應當沉而浮當浮而沉也

南政以前為左以後為右　君也

北政以前為右以後為左　臣也

啟玄子云天地陰陽視之可見何必思諸冥昧演法推求智極心勞而無所得耶

難經仲景合而為一

仲景先太陽次陽明後少陽自無形傳有形從外而之內者也仲景之所言天令而暴至者也難經先少陽次陽明後太陽自有形傳無形從內而之外者也故難經之言言雜病而久疾者也

仲景叔和合而為一

張仲景　王叔和　脈經

弦　王翻并　沉陰正

論濇　陽少陽

圖

仲景言弦濇為陰叔和言弦濇為陽何意大抵弦濇東西也以南北分之故有陰陽之別濇本燥火弦本水少雖有南北之分總而言之則不離諸數為熱諸遲為寒仲景叔和言本兩途非相違背合而論之皆是也仲景所言言傷寒自外而入者叔和所言言五藏自內而出者

傷寒從氣而入故仲景以弦脉為陰自艮而之內從外入先太陽也位在東北

雜病從血而出故叔和以弦脉為陽自巽而之外從內出先少陽也位在東南

北弦　胸中痛　寒在胃　停水落丹田　南目赤

叫呼煩躁　大腸　胃　三焦

右　寸肺　關脾　尺命門

左　寸心　關肝　尺腎　寒

引飲脉八九至　小腸　膽弦　膀胱

南弦　理中湯　子能令母實　北固

衛之陽　柱枝人參甘草湯

在右者皆受左尅　主從客變

裏　自右之左　大腸庚肺辛　濇　胃戊脾己　緩　命門相火　洪

右　左　小腸丙心丁　洪　肝乙膽甲　弦　腎癸膀胱壬　沉

表　自左之右　客從主變

凡在左者皆尅諸右　沉尅沉

浮尅浮

表裏所當汗下

手太陰復主表證却當汗

右行陰二十五度肺大腸　脾胃　命門心包三焦八度主下

左行陽二十五度心小腸　肝膽　腎　膀胱　七表主汗

足厥陰復主血證却當下

仲景浮汗而沉下

右手沉實　調胃　承氣

左手沉實　桃仁　抵當

雜經沉汗而浮下

右手浮實　枳實　牽牛

左手浮實　桃仁　四順

右手　雜病是爲之表　傷寒是爲之裏

左手　雜病是爲之裏　傷寒是爲之表

傷寒入裏見標脉則生

假令胃病下之脉浮而汗出是也

雜病出表見標脉則死

假令脾病補之脉弦而面青是也

察色脉以定吉凶

脉地也色天也地生天則順天生地則逆

假令得弦脉而面赤色地生天也地生天則順也見扶母兮瘦速也

假令得弦脉而面黑色天生地也天生地則逆也母抑子兮退遲也

色者陰中之陽氣也　本乎天

脉者陽中之陰氣也　本乎地

弦有浮沉

浮爲甲化　素言天　化　泄土

沉爲乙不化　雜言地　不化　泄木

泄土者　梔子　黃藥

泄木者　防風　羌活

洪浮者爲丙便有水化從其變也

洪沉者爲丁只是火化從其常也

鍼經

甲丙戊庚壬皆變乙丁己辛癸不變并只枳雜病元無表證者不可言左手有下證只當於右手足陽明中求之傷寒元有表證者可言左手有下證下證者血證也當於足厥陰中求之

相合脉經

脉之相合各有虛實不可作一體觀之假令洪弦相合洪客也弦主也子能令母實也弦洪相合弦客也洪主也母能令子虛也餘藏可以類推之至於手足之經亦相合假令傷寒脉浮緊而帶洪者即手經丙也餘倣此假令脉所不勝者挾其勢也脉弦而入金之分非挾火之勢則不敢侵金之分

弦而帶數甲終於甲也

弦而帶洪壬終於丙也

四正脉傷之圖

左方東方　自傷　挾壬脉宛　沉水也

丁傷方南　浮遲南

癸傷方北　浮洪北

乙傷方西　沉實西

黃綠色方西

黑色方北

脉當有神

脉之不病其神不言當自有也脉既病當求其中神之有與無焉謂如六數七極熱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三遲二敗寒也脉中有力即有神也熱則有神當泄其熱則神在焉寒則有神當去其寒則神在焉寒熱之脉無力無神將何藥以泄熱去寒乎苟不知此而遽泄去之將何依以生所以十亡八九故經曰脉者血氣之先又云血氣者人之神可以不謹養乎不可不察其有無乎

治病必當求責

假令治病無問傷寒畜血結胸發黃等病諸證并一切雜證各當於六經中求責之謂如發黃證或頭痛腰脊強惡寒即太陽證也或身熱目疼鼻乾不得卧即有陽明證也餘皆倣此

更有手足經或一經非本家病而自他經流入者亦當求責

謂如手陽明流入足陽明是上流下也本非足經病當於手經中求之是知治足經者非也亦有下而流上者其餘諸經相貫通者皆然更有支別流入者亦有同類而病者合爲表裏者隣也亦有夫婦各相傳受者甲傳巳之類脾傳胃之類亦是皆當求責之凡言虛實皆當於子母中求責之

治病必求其本

假令腹痛桂枝加芍藥大黃　桂枝加大黃何爲不只用芍藥大黃之屬却於桂枝湯內加之大抵治病必求其責　知從太陽中來故以太陽爲本也又如結胸證自高而下脉浮者不可下故先用麻黃湯解表已脉沉然後以陷胸湯下之是亦求其本也至於畜血至焦血結膀胱是亦從太陽中來侵盡無形之氣乃侵膀胱中有形血也

形不足者温之以氣
精不足者補之以味
謂寒傷形熱傷氣形氣能自傷也此云不足者皆太過也以其太過則自傷自傷則不足矣

心血　　命之變常
榮血　　癌卒論論
之主　　淮
火熱有形　　志　　水熱有形

金匱眞言云冬按蟄四時各有病者何蓋五藏之陽氣皆伏於腎中動有深淺隨行動而病故於四時而各異也

痛隨利減

諸痛爲實痛隨利減世皆以利爲下之者非也假令痛在表者實也痛在裏者實也痛在血氣者亦實也在表者汗之則痛愈在裏者下之則痛愈在血氣者散之行之則痛愈豈可以利字只作下之乎但將利字訓作通字或訓作導字則可矣是以諸痛爲實痛隨利減汗而通導之利也下而通導之亦利也散氣行血皆通導而利之也故經曰諸痛爲實痛隨利減又曰通則不痛痛則不通此之謂也

抑本

假令高者抑之非高者固當抑也以其本下而失之太高故抑之而使下若本高何抑之有
假令下者舉之非下者固當舉也以其本高而失之太下故舉之而使高若本下何舉之有

虛實

假令水在木之分是從後來從後來者爲虛邪雖在水爲虛邪則木本虛矣經曰母能令子虛
假令火在水之分是從前來從前來者爲實邪雖在火爲實邪則木本實矣經曰子能令母實
假令兩手脉中弦無表證乃東方實也是西方肺氣大不足也緣母虛所致也當大補其脾微補其肺大泄其火微泄其水雜證諸論云先調其氣次論諸疾況此乃本經不足之證也雖經云東方實是西方虛也又云欲泄其邪先補其虛此之謂也如是之證當以温藥補脾以氣藥燥劑爲用如正氣已勝當以泄火泄風之藥清高凉上勿令入胃中此爲全治益黃白朮半夏茯苓甘草酒痢得之加淨瀉手足陽明二燥用益黃肯燥濕而補其氣也實泄黃也泄火木泄肯之類羌活防風生地黃黃連等分黃芩倍之凡用藥補即用各方之生數理中丸建中湯是也瀉即用各方之成數七宣丸七聖丸是也

問兩手寸關弦疾脾弱火勝木旺土虧金爍當作何治

答曰不從標本從平中治也木標也土本也火中也爍金虧土旺木者皆火也仲陽安神丸主之山藥門冬益金之氣金氣勝則木自平凝水石牙硝火中添水使變爲濕熱也濕熱者季夏之令也非上而何故用硃砂以墜火下行是已將退與子權行濕令也是以弦得除而土自王也秋喘加人參與丹砂等夏則不加養氣者加沉香欲發汗者臨卧先服白粥一盃後藥之則汗也寒熱神少振搖小便淋或多或少大便走完穀不化口乾舌縮唇吻有瘡心下痞大渴引飲惡乾喜濕目花四肢無力急躁嗜卧食不入皮膚燥澁面色黧黑肌肉銷鑠胸腹中急頷上汗出此法泄火益濕補氣脉弦浮沉同治氣不化小便不利濕潤肌滑熱蒸陰少氣不化
氣走小便自利燥肌燥澁爲迫津液不能停留硃丹主之弦數者陽陷於內從外而之內也弦則帶數甲終於甲也緊則帶洪壬終於丙也
若弦虛則無火細則無水此二脉從內之外也不宜留硃丹

泄瀉壬血

土火合逆行而土虛土虛則長夏不至所經曰虛則補其母經曰養其化源當瀉火于火中
木徐火之勢尅脾侮金爍金中病火　　侮所不勝弦數金補土是也
右寸關弦數脉是東方木既乘火勢而來侮金當金中瀉火火退則木無所主而自退
實乃乘子勢也既瀉其火木自虛矣以寒藥瀉也是黃鄭瀉其子
火是補北方水也
六月大熱之氣反得大寒之病氣難布息身凉脉遲二三至何以治之

答曰病有標本病爲本令爲標用寒則順時而失本用熱則從本而逆時故不從標本而從平中治中治者用温也然則温不能救大寒之病用姜附則不可若用姜附似非温治之不然衰其大半乃止脉反四至餘病便天令治之足矣雖用姜附是亦中治也非温而何經曰用熱遠熱雖用之不當然勝主可化亦其理也

起於

東南二方用麻黃 謂關膀理發汗也

乾姜 冬熱

西北二方用桂枝 謂閉膀理止汗也

附子

表 中 沉

實實麻黃湯 實謂胃承氣湯 實大承氣湯

虛虛桂枝湯 虛小建中湯 虛四逆湯

素問欬論一十二證各隨藏府湯液之圖

久欬不已三焦受之其狀欬而腹滿不欲食飲此皆聚於胃關於肺使人多涕唾而浮腫氣逆也錢氏異功散

麻黃

附勝膀 欬 腎子 逆滑 茯苓甘草湯

細辛

湯

五藏俱 六府高 藥不尔

令人酒淅腰脊痛宛轉

天便難目眴眴然手寒 桂枝加當歸芍藥湯

令人腹心痛

治法易老痺論備矣

治當順時

夏天氣上行秋天氣下行治者當順天道謂如先寒後熱太陽陽明病白虎加桂也此天氣上行宜用之若天氣下行則不宜瀉肺宜瀉相火命門則可矣亦有內傷冷物而作者當先調中後定痺形治隨應見乃得康寧亦有久而不差者當求虛實以脉爲期虛補實瀉可使却疾此之謂也

素問六經痺候湯液之圖

令人四肢吐甚多 素熱熱多矣少秘

足 痺 少陰 戶閉而喘其病 經 難已小柴胡牛夏 湯

令人腰脊痛

問素問難經銅人經絡所病各異者如用鍼當從何法

答曰素問者從天之六氣言也難經者從地之血脉言也銅人者從經言人也從天而言先氣而後血從地而言亦先氣而後血從人而言在天地之間從地之病而言即地中之氣病故血從而病也從天而言先是動後所生從地而言亦先是動而所生之病後也

問寒病服熱藥而寒不退熱病服寒藥而熱不退其故何也

啟玄子云熱不得寒是無水也寒不得熱是無火也寒之不寒責其無水熱之不熱責其無火經云滋其化源源既已絕藥之假不能滋其真水火也

疾有自悞

或始不早治日數久淹或困乃求醫法不及用病勢已盛豈爲天命

病有變怪　仲景平脉法第二

及診得脉形證相應因與服湯食頃變大吐下腹痛是爲變怪或有舊時服藥今乃作發是亦謂之灾怪耳

喘論　此論當以經言邪氣盛則實斷之

華佗云盛而爲喘減而爲枯故活人亦云發喘者氣有餘也凡看文字須得會得本意盛而爲喘者非肺氣盛也喘爲肺氣有餘者亦非氣有餘也氣盛當認作氣衰有餘當認作不足肺氣果盛又爲有餘則當清肅下行而不喘以其火入於肺衰與不足而爲喘焉故言盛者非言肺氣盛也言肺中之火盛也言有餘者非言肺有餘也言肺中之火有餘也故瀉肺以苦寒之劑非瀉肺也瀉肺中之火實補肺氣也用者不可不知

桔梗枳殼湯

活人書言治痞當知是痞宜先用桔梗枳殼湯非用此以治心下痞也審知錯下必成痞證是氣將陷而過於胸中故先用此使不致於痞也若已成痞而用此則失之晚矣不惟不能消痞胸中之氣反病矣先之一字預早之意也先用枳殼湯若不應後以仲景痞藥治之則可若執枳殼湯以治痞其害亦深矣先之一字不可不知也

尋衣撮空何藏所主

尋衣撮空許學士說作肝熱風淫末疾故手爲之尋衣撮空此論雖然莫若斷之爲肺熱似爲愈矣其人必讀語妄言經曰肺入火爲讙言兼上焦有疾肺必主之手經者上焦也二者皆當其理果何如哉天地互爲體用此肺之體肝之用肝主諸血血者陰物也此靜體何以自動蓋肺主諸氣爲氣所鼓舞故靜得動一者說肝之用一者說肺之體此天地互爲體用二者俱爲當矣却知肝藏血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諸陽用事氣爲莊所使肺主氣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血爲肺所用

三法五治論

若五治不分邪僻內作工不能禁夫治病之道有三法焉初中末也

初治之道法當猛峻者謂所用藥勢疾利猛峻也緣病得之新暴感之輕得之重皆當以疾利猛峻之藥急去之

中治之道法當寬猛相濟爲病得之非新非久當以緩疾得中之養正去邪相兼濟而治之養正去邪者假令如見邪氣多正氣少宜以去邪藥多正氣藥少凡加減藥法如此之類更以臨時對證消息增減用藥仍依時令行之無忌也更加鍼灸其效甚速

末治之道法當寬緩寬者謂藥性平善廣服無毒惟能養血氣安中蓋爲病證已久邪氣潛伏至深而正氣微治故以善藥廣服養正多而邪氣自去更加以鍼灸其效必速夫療病之道有五治法焉和取從折屬也

一治各有五五五二十五治如火之爲衰於戌金之屬衰於辰是也

一治曰和假令小熱之病當以涼藥和之和之不已次用取二治曰取爲熱勢稍大當寒藥取之取之不已次用從三治曰從爲勢既甚當以溫藥從之爲藥氣溫也味隨所爲或以寒因熱用味通所用或寒以溫用或以發汗之不已又再折四治曰折爲病勢極甚當以逆制之逆制之不已當以下奪之下奪之不已又用屬五治曰屬爲求其屬以衰之緣熱深陷在骨髓間無法可出鍼藥所不能及故求其屬以衰之緣屬之法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經曰陷下者衰之夫衰熱之法同前所云火衰於戌金衰於辰之類是也如或又不已當廣其法而治之譬如孫子之用兵若在山谷則塞淵泉在水陸則把渡口在平川廣野當青野千里塞淵泉者刺俞穴把渡口者奪病發時前青野千里者如肌羸瘦弱宜廣服大藥以養正夫病有中外治有緩急在內者以內治法和之

氣微不和以調氣法調之在外者以外治法和之其次大者以平氣法平之

甚甚不已則奪其氣令其衰也故經曰調氣之方必

別陰陽定其中外各守其鄉

內者內治　外者外治　微者調治

其次平治　盛者奪之　汗者下之

面部形色之圖

察色分位　坤胃道散至腎死　兌肺　乾大腸道散至肝死

額　離心　坎腎頤

精明五色　巽膽道散至脾死　震肝　艮小腸道散至肺死

天元圖

七十四難曰從其首繫其數

問象　在表　五化疊元　以應聖聞

肝　青大敦臊白泉酸中封呼太衝泣行間火榮

心　赤少府焦少衝苦少海言靈道汗神門

脾　黃太白都香太都甘隱白歌陰交衝延商丘

肺　白經渠腥大淵辛魚際哭少商涕天澤

腎　黑陰谷腐復溜鹹太谿呻然谷液湧泉

地元圖

六十八難曰元證脈合腹生五象

井心下滿膽元薄　身熱　體重節痛喘嗽寒熱逆氣溲

榮身熱　心下滿小腸　元證　體重　寒熱　逆氣

俞體節痛重　心下滿胃　身熱　元證　寒熱　逆氣

經喘欬寒熱　心下滿大腸　身熱　體重　元證　逆氣

合逆氣而泄　心下滿膀胱　身熱　體重　寒熱　元證

假令膽病善潔面青善怒得弦脈又病心下滿當刺井如見善潔面青善怒脈又弦又病身熱當刺膽榮又病體重節痛當刺膽俞如見善潔面青善怒脈又弦又病喘咳寒熱當刺膽合餘經例倣此假令肝經淋溲便難轉筋春刺井夏刺榮秋刺經冬刺合

此事難知集

人元例

六十五難說合　七十三難說榮

在經木火土金水

再分七象以應切脈　獨包七法

有陰陽　配合　父子　兄妹

接經　平經說象　拔源

陰陽例

陰陽者子午也謂榮合水火之稱名曰陰陽也十二經皆有之或感得父氣或感得母氣而病焉子午者乾坤也乾坤包六子六子附乾坤也故七十難云春夏各致一陰秋冬各致一陽春夏刺井榮秋冬刺經合是各致一陰一陽之義亦謂井經近乎子午然當微瀉其井大瀉其榮微補其經大補其合或補瀉反作是寒則留之熱則疾之故微大補瀉以應春食涼夏食寒秋食溫冬食熱假令膽病善潔面青善怒脈得浮之實大沉之損小是感得父氣為陽中之陽當於本經中瀉火補水却得浮之損小沉之實大是感得母氣為陰中之陽當於本經中瀉水補火

配合例

七十七難曰上工治未病者見肝之病則知肝當傳於脾故先實其脾氣無令受肝之邪氣也假令見肝病欲實其脾者先於足太陰經中補土字一鍼又補火字一鍼後於足厥陰肝經內瀉木字一鍼又瀉火字一鍼

子母例

假令見肝病滿悶淋溲便難轉筋又見心病煩心心痛掌中熱而噦當於足厥陰肝經內木火二字各一鍼

兄妹例 上子母兄妹名曰四針象

假令見足厥陰肝之經太過又兼見膽之證太過是為兄妹當瀉肝經內木火二字各一針又瀉膽經內木火二字各一針此五法乃人元法也

接經 手足經同

內經曰留瘦不移節而刺之使十二經無過絕假令十二經中是何經畧不通行當刺不通行凝滯經俱令接過節如刺之無問其數以平為期如諸經俱虛補十二經如諸經俱實瀉十二經補當隨而濟之瀉當迎而奪之

平經說象 七十九難

為見諸經中無過與不及之病而有病

八十難曰有見如入謂左手見氣來至乃內鍼針入見氣盡乃出鍼非用迎隨補瀉之法不虛不實不虛謂真氣未虛不實謂邪氣未實以此故自取其經施其法也

拔源例

假令鍼本經病了又於本經原穴亦鍼一針如補肝經亦於肝原穴上補一鍼如瀉肝經來亦於肝經原穴上瀉一鍼如餘經有補瀉鍼畢放此例亦補瀉各經原穴

接經 補遺

又補其母亦名隨而濟之又瀉其子亦名迎而奪之又隨呼吸出內亦名迎隨也

兩脇痛少陽丘虛　心痛少陰太谿并湧泉足厥陰原穴　腰痛臯蕃委中出血　喘滿痰實如膠太谿嘔噦無度手厥陰大陵　頭痛手足太陽原熱無度不可止陷谷出血

小腸疝氣痛足厥陰大衝　百節痠疼實無所知三稜刺絕骨出血

婦人血不止刺足太陰并　喉閉手足少陽并少商并手足太

陰并 大煩熱不止晝夜無力刺十指間出血謂八陽大飲眼發睛欲出亦須大刺 目痛大眥痛刺太陽井頭中痛不可忍卒疝痛 婦人陰中痛皆刺足厥陰并

目痛小眥痛刺少陽并 心痛脉沉腎原穴 脉弦肝原穴 濇脉肺原穴 緩脉脾原穴 身之前足陽明原穴 身之後足太陽原穴 身之側足太陽原穴

灸一身之內分爲八方（臍已上至鳩尾以年爲壯大椎已下至腰中以年爲壯）手足四分自并爲一榮爲二至合爲五之類自膽中分四向如并榮數倍之百會爲一分亦如膽中法 凡欲灸者先診其脉若浮者不可灸灸之必變

月晦前後各二日屬坤 爲癸乙 月缺 無瀉
月望前後各二日屬乾 爲甲壬 月滿 無補
初三日至上弦 屬震仰盂 爲庚
上弦日至月望 屬兌上缺 爲丁
月望日至下弦 屬巽爲風 爲辛
下弦日至月晦 屬艮納丙 爲丙

天元圖

七十四難曰從其首繫其數 問象 在表五化疊元並見前圖（拾遺） 夫天元法者謂之五化疊元當從其首繫其數首者寅方春也在人爲肝是從東方順天輪數至所主之處計從幾數却於所受病一方倒疊回去數至依前數盡處便於元受病一方穴內瀉所止之方來路穴也不得於所主之方內經中瀉之勿悞

假令病者聞香臭二者心主五臭也入脾爲香臭從東數至所主之處所主五臭者心也東一南二計得二數却當於受病之方倒疊回去脾一心二元數二也是數至心心者榮火也當於受病之方內瀉榮火是脾經瀉火都是也或曰何以倒疊數對曰此從地出爲天輪所載右遷於天不當於所顯之處治之此舟行岸移之意也

地元圖

六十八難曰元證脉合復生五象 在表問象以應望聞及肝膽名五法並見前圖 人元法例前圖已載七象七法見前人元例後並見前圖

大接經從陽引陰

足太陽膀胱經之脉出於至陰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金足小指之端也十呼

足少陰腎之脉湧泉足心也起於小指之下斜趣三呼

手厥陰心包脉其眞者循中指出其端去爪甲如韭葉陷中爲井中衝穴也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陽三焦之脉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三呼

足少陰膽之脉出於竅陰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爲井其支者上入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三呼二十呼

足厥陰之脉起於大指之端入聚毛之際去爪甲如韭葉爲井大敦穴也及三毛中十呼六呼

手太陰肺之脉起於大指之端出於少商大指內側也去爪甲如韭葉爲井其支者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大腸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一呼中指內交三呼

足陽明胃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陷中爲井中衝穴也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陽三焦之脉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隱白也

足太陰脾之脉起於足大指端循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金足小指之端也十呼

足陽明胃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爲井一呼其支者大指出其端

手太陰心之脉起於小指內出其端循指內廉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

足少陰腎之脉起於小指之下爲井湧泉穴也手厥陰心包之脉其直者循中指出其端去爪甲角如韭葉陷中爲井中衝穴也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陽三焦之脉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爲井

足少陽膽之脉出於竅陰足小指次指之端如韭葉爲井隱白也十呼

手太陽小腸之脉起於小指之端循指之端去爪甲一分陷中爲井五呼

大接經從陰引陽

手太陰脉之脉起於大指端出於少商大指內側出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其支者出次指內廉出其端手陽明大腸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入次指內側去爪甲如韭葉爲井一呼

足陽明胃之脉起於大指次指之端去爪甲如韭葉爲井一呼其支者大指出其端

足太陰脾之脉起於足大指端循指內側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隱白也

手少陰心之脉起於小指內出其端循指內廉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

足太陽膀胱之脉出於至陰小指外側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金足小指之端也

足少陰腎之脉起於小指之下爲井湧泉穴也手厥陰心包之脉其直者循中指出其端去爪甲角如韭葉陷中爲井中衝穴也其支者別掌中循小指次指出其端

手少陽三焦之脉起於小指次指之端去爪甲角如韭葉爲井

足少陽膽之脉出於竅陰足小指次指之端如韭葉爲井隱白也十呼

井其支者上入大指岐骨內出其端還貫爪甲出三毛足厥陰肝之脉起於大指之端入聚毛之際去爪甲如韭葉爲井大敦及三毛中六呼

凡此大接經從陰引陽從陽引陰

東垣二十五論後錄

諸經頭痛

陽明頭痛自汗發熱白芷　少陽頭痛脉弦往來寒熱柴胡　太陽頭痛惡風惡寒川芎　太陰頭痛痰實體重腹痛半夏　少陰頭痛手三陰三陽經不流行而足寒逆爲寒厥頭痛細辛　厥陰頭痛項痛脉微浮緩欲大太陽其疾痓矣然而亦當用川芎　氣虛頭痛黃芪血虛頭痛當歸　諸氣血俱虛頭痛黃芪當歸　傷寒頭痛無汗麻黃湯有汗桂枝湯　太陽經所發陽明頭痛白虎湯少陽頭痛柴胡湯　太陰頭痛脉浮桂枝湯脉沉理中湯　少陰頭痛附子細辛湯　厥陰頭痛外傷太經桂枝脉黃各半湯

嘔而微吐水吳茱萸湯內亦病也

易老曰非白术不能去濕非枳實不能消痞非天雄不能補上焦之陽虛非附子不能補下焦之陽虛

治目不能遠視能近視或亦妨近視或脉風成癇地芝元主之

生地黃爆乾四兩　天門冬湯炮去心　枳殼麩炒去穰二兩　甘菊花末開者秤二兩

右爲細末煉蜜丸如梧桐子大如能飲食茶湯下不能飲食溫酒下食後欬熱地黃亦可此說亦見病機氣宜目門下亦有

治目不能近視反能遠視服局方定志丸

目能遠視責其有火不能近視責其無水法當補腎

目能近視責其有水不能遠視責其無火法當補心

補腎補足少陰　補心補手少陰　補腎六味地黃丸加牡蠣　補心定志丸加茯苓

不能近視晨服地黃丸　手足少陰經

不能遠視卧服定志丸

治精滑久不愈固真丸

單牡蠣不以多少砂鍋子內煆醋淬七遍爲末醋糊爲丸如梧桐子大每服五十丸空心鹽湯下

六脉俱弦指下又虛脾胃虛弱痛也食少而渴不已心下痞腹中痛或腹中狹窄如繩束之急小便不利大便不調精神短少此藥專治大渴不止腹中窄狹所食減少大有神效

白茯苓去皮　陳皮去白　人參　生薑先用濃湯掠過焙乾各秤一兩　秋時減薑一半如脉弦或腹中急甚加甘草三錢

右同爲末煉蜜爲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白湯化下食前空心細嚼白湯送下亦可忌生冷硬物及怒發思慮過節

六脉沉緊按之不皷膀胱勝小腸也或瀉利不止而腹或純便血赤血或雜膜血便雖多而不渴精神短少或面白脫色此失血之故或面黃而氣短此元氣損少之故且小腸者手太陽經丙火也膀胱者足太陽經壬水也是壬水來丙小腸之位小腸爲壬所尅而外走也諸手經短而足經長兼以五行相尅論之俱是足經此火投於水大寒之證宜溫之則愈其與難經一證寒熱相反亦名曰小腸瀉亦作洩海藏云此雜病火投於水變爲寒證又外傷足太陽膀胱經左脉俱浮表陽之候也忽變爲內寒亦旺火投盛水而屈丙就壬化脉反不浮而微沉此內病與外病俱有此火投水例非精於脉診者孰能知之薑附赤石脂硃砂丹

生附子半兩　生乾薑半兩不炮　硃砂一兩另研　赤石脂一兩水飛

右爲細末酒糊丸如黑豆大每服十五丸至二三十丸米飲湯下茯苓煎湯下尤妙

東垣云因看盧氏醫鏡見此一藥味數分兩同惟丹砂用伏火者及治病有差所治者小便數而不禁証忡多忘靡夢不已不同審而詳之乃得此之治法不差且泛舉之經言腎主大小便肝主小便淋溲難經云小腸爲赤腸是面赤色及便溺赤色者皆指心與小腸南方赤色顯於外也經言下焦如瀆者正謂大小便也大便爲陰爲有形乃下焦之下者也腎藏病爲腎主大便不言大腸者明子行父之道小便爲氣所化乃下之高者也謂肝主小便淋溲亦是子行父道爲府病諸氣化者皆府諸有形血化者皆藏病所主此府言膀胱病二證俱在下焦則同染有形無形及在府在藏有殊俱是丹田衰敗不言及心火者以其相火化行君之令故也細分之則膀胱壬水勝丙小腸者是不傳入陰故溲血溲血利不禁爲有形質病且不傳陰則陰不病何爲有形病此爲陰之體也爲府之用也天地陰陽互爲體用以斯可見是明五藏爲六府所用六府爲五藏所用明矣是有形皆爲傳陰也夫小便不禁是膀胱不約爲遺溺此不傳陰也是丹田胞絡受寒爲壬所尅大抵諸府皆盛有形物有形病者在府責其所來皆在藏也用伏火丹砂者去其寒性耳治法同者以其俱在下

焦補諸形火同在胞絡耳以其胞與腎相對有渠相通故也腎主大便肝主小便所治安得不殊經曰腎肝同歸一治經又云少陽主骨所生病膀胱却主節所生病亦可知也小便不禁茯苓湯下大便有病米飲湯送下凡藏府之秘不可一例治有虛秘有實秘實秘者能飲食小便赤麻仁丸七宣丸之類主之胃虛而秘者不能飲食小便清厚樸湯主之

厚樸生姜製　白术五兩　枳實麩炒一兩　陳皮三兩　甘草炙三兩　半夏麴三兩

右爲麄末每服五錢水一盞半生姜五片棗三枚煎至一盞空心服

實秘者物也　虛秘者氣也

脉中少有力浮則似止胸中元氣不及也加人參　五味子　麥門冬　益智仁　沉香　丁香　川芎　白荳蔻

氣血弱者不可服枳殼以損其氣也

氣血盛者不可服丁香以盛其益氣也

脉弦而虛不可損氣　脉大而實不可益氣

脉虛則生脉散　氣實則三才元

地之濕氣感則害人皮肉筋脉內托散主之以其外受也膏粱之變足生大丁辛甘之過也七聖散主之以其內發也去生加當歸　瘡腫消者生薑自然汁調輕粉塗之

諸瘡有惡肉者膏藥內火巴豆雄黃少許不傷良肉止去惡肉不惟惡瘡若癰疽有死肉不能去者巴豆霜上之深則紙之淺則乾摻之以膏藥護之大效

上焦熱　梔子黃　經云無陽則陰無以

芩黃連　生無陰則陽無以化

中焦熱。小便不利芍藥黃　又云膀胱者津液之府氣化則能出矣　藥大黃

上焦寒。陳皮厚樸

中焦寒。大小便通藿香白芷　有一身盡熱乾薑丁香內

下焦寒　桂附子沉香　有一身盡寒

大頭痛論

夫大頭痛者雖爲在身在上熱邪伏於巳又感天地四時非節瘟疫之氣所著所以成此疾至於潰裂膿出而又染他人所以謂之疫癘也大抵足陽明邪熱大甚資實少陽相火爲之熾多在少陽或在陽明甚則逆傳太陽視其腫勢在何部分隨其經而取之濕熱爲腫木盛爲痛此邪發於首多在兩耳前後所先見出者爲主爲根治之宜早藥不宜速恐過其病上熱未除中寒已作有傷人命矣此疾是自內而之外也是爲血病況頭部受邪現見於無形之處至高之分當先緩而後急先緩者謂邪氣在上所著無形之分既著無形所傳無定若用重劑大瀉之則其邪不去反過其病矣雖用緩藥若急服之或食前或頓服咸失緩之體則藥不能騰升徐潰無形之邪或藥性味形狀擬象服餌皆須不離緩體及寒藥或炒或酒浸之類皆是也後急者謂前緩劑已經高分瀉邪氣入於中是到陰部入於內之有形質之所若藥不速去反損陰分此中治却爲客熱所當急也治客以急此之謂也治主以緩先緩謂也謂陽邪在上陰邪在下各爲本家病不從先後錯其緩急不惟不能解其紛而復致其亂矣此所以治主當緩治客當急謂陽分受陽邪陰分受陰邪陰分受陽邪者客也凡所謂急者當急去之此治客以急也假令少陽陽明之爲病少陽者謂邪出於耳前後也陽明者首面大腫也先以黃芩黃連甘草通炒剉煎少少不住服呷之或一劑畢再用大黃或酒浸或煨又以鼠粘子新瓦上炒咬咀煎成去柤納芒硝各等分亦時時呷之食後用徐得微利并邪氣已只服前藥如不已再服後藥依前次第用之取利已却止却陽明渴者加石膏少陽渴者加栝蔞根湯陽明行經加升麻葛根芍藥之類選而加之太陽行經加羌活荊芥防風之類選而加之並與上藥相合用之不可獨用散者散也此一節亦見病機氣宜治洪長浮三脉風癇驚癇發狂惡人與火者灸第三頓第九頓服局方妙香丸以鍼投眼子透令水內少浸少時服之如本方法　治弦細緩三脉諸癇似狂李和南五生丸大凡治雜病先調其氣次療諸疾無損胃氣是其要也若血受病亦先調氣謂氣不調則血不行又氣爲之綱夫也夫不唱婦不隨也如婦人病經先柴胡以行經之表次四物以行經之裏亦先氣而後血也不能飲而渴不能食而小便黃或澁皆因胃氣虛而生熱有形之物不入火炎上而渴戊就癸而化所以小便黃赤如蜜汁法當補胃以錢仲陽白术散乾葛木香藿香等藥治之

上焦渴小便自利白虎湯

中焦渴大小便不利調胃承氣湯

下焦渴小便赤澁大便不利大承氣湯

有六經發渴各隨經藥治之

表熱惡熱而渴者白虎湯

皮膚如火燎而以手重取之不甚熱者肺熱也或目白

晴赤煩燥引飲單黃芩一物

兩脇肌熱脉浮弦者柴胡飲子

一身熱或日晡潮熱皆血熱也四順飲子

夜則行陰若發熱者血熱也四順飲桃仁湯選而用之

當視其由表入裏腹痛血刺腹痛中無轉失氣之類晝則明了夜則譫語熱入血室無犯胃氣及上三焦不治自愈若甚則四順飲子桃仁承氣湯證相似當下者用之

寅申發熱兩脇不盛亦爲柴胡證

表裏內外俱熱者大柴胡湯

晝則行陽氣也柴胡　夜則行陰血也四順　治項後側少陽經中疙瘩不變肉色不問大小及月日深淺或有赤硬腫痛

生山藥一挺去皮　草麻子二箇去殼

右二味研匀攤帛上貼之如聖

兩手大熱爲骨厥如在火可灸湧泉三壯或五壯立愈

治膝刃及脚膝生瘡局方虛損門黃芪丸服之則愈

定癰疽死之地方

一伏兎　二脾臍　三背　四五藏俞　五項上

六腦　七髭　八鬢　九頤

問三焦有幾血海異同

手少陽三焦之經起於小指次指之外側出其端終於目銳皆足少陽膽之經起於目銳皆終足大指三毛頭至心爲上焦心至臍爲中焦臍至足爲下焦此又足太陽之別也又靈樞云臍下膀胱至足爲足三焦右手尺脉爲命門包絡同胗此包絡亦有三焦之稱爲命門之火遊行於五藏之間主持於內也手三焦主持上也足三焦主持下也上中下三焦通爲一氣衛於身也爲外護既已頭至心心至臍臍至足爲狀也呼爲三焦有名也以爲無狀可呼經云三焦者水穀之道路也却是有形狀何以然上焦者主內而不出中焦者主腐熟水穀下焦者主出而不納故經曰上焦如霧中焦如漚下焦如瀆也手經者主持上也足經者主持下也命門者主持中也爲衛者護持外也三焦元氣爲父之氣散也包絡相從母也並行而不相離母之元氣也故俱會於胸中經云膻中之分父母居之氣之海也如天地之尊不係五形清邪中於上焦名曰潔也頭痛項強腰脊痛濁邪中於下焦名曰渾也陰氣爲慄便溺妄出表虛裏急上焦下焦與中焦相混上焦怫鬱藏氣相薰中焦不治胃氣上衝熏衝不通血凝不流若衛氣前通者小便赤黃與熱相搏因熱作使游於經絡出入藏府陰氣相通陽氣後微陰無所使客氣內入噎而出之聲溫音凡咽塞寒厥熱壅必然下血陰陽俱厥脾弱液下下焦不關清便下重便數而難臍腸湫痛命將難全此命門之脉診在右手尺也經曰五藏不和五液注下當閉不閉便溺俱脫生氣絕矣所以腹臍湫痛也故曰命將難全前三焦自外而入後三焦自內而出如霧不散而爲喘滿此出而不內也漚不利而爲留飲留飲不散久爲中滿上不能內下不能出出漚不利而爲腫滿此因上內而下不出也此三焦之所不歸也三焦有藏而無府在內則游行是在血也在外則固護是在氣也上焦如霧者氣也下焦如瀆者血也中焦者氣血分之也下焦在臍下膀胱上口主分別清濁出而不內即傳道也治在臍下名曰三焦其府在氣衝中又云有藏無府成氏云血室者血之所居也衆衛停止之所經脉流會之處衝脉是矣衛者奇經之一也起於腎下出於氣衝並足陽明經夾臍上行至胸中而散爲諸經之會敢玄子云衝爲血海諸經朝會男子則運而行之女子則停而止之皆謂之血室內經曰任脉通衝脉盛男既運而行女既停止故運行者無積而不滿也停止者有積而能靜也不滿者陽也氣也能滿者陰也血也故滿者以時而溢爲之信有期也溢動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故運行者陽之象也停止者陰之象也氣血榮衛男女皆有內外諧和其脉同診脉者血之府也故爲氣血之先室爲藏物之舍亦爲府也三焦之府在氣衝中爲男女血海之府經又曰有藏而無府從無形而言之有藏有府從有形而言之也清邪濁邪所傷三焦齊病亦同兩賊經云心包絡主之脉出胸中下膈歷絡三焦此其所以相與相火並行與命門之脉同診於右尺中也

陳氏五運六氣後有君火二論即陳蓬運氣圖也

許先生論關中梁寬甫證

右腋肺部也咳而唾血舉動喘促者肺胗也發熱脉數不能食者火來刑金肺與脾俱虛也肺脾虛而火乘之其病爲逆如此者例不可補瀉蓋補金則虛金與火持而喘咳益增瀉火則虛火不退位而痃癖反盛正宜補中益氣湯也先扶元氣少少以治病藥和之聞已用藥而不獲效意必病勢苦逆而藥力未到也當與寬甫熱論遠期秋涼庶就使平復蓋肺病惡春夏火氣至秋冬則退也正宜於益氣湯中隨四時陰陽升降浮沉溫涼寒熱升降浮沉則順之寒熱溫涼則反之順其理和其氣爲治之大方也及見有證增損服之或覺氣壅悶服

加減枳朮丸或有服間服加減枳朮湯數月後庶逆氣稍回逆氣回則治法可施但恐已至色青色赤脉弦脉洪則無及矣

近世論醫有主河間劉氏者有主易州張氏者蓋張氏用藥依准四時陰陽升降而增損之正內經四氣調神之義醫而不知此是妄行也劉氏用藥務在推陳致新不使少有怫鬱正造化新新不停之義醫而不知此是無術也然而主張氏者或未盡張氏之妙則瞑眩之藥終莫敢投至失機後時而不救者多矣主劉氏者未悉劉氏之蘊則刼效目前陰損正氣遺禍於後日者多矣能用二家之長而無二家之弊則治法其庶幾乎

論史副使病證

史副使病不見色脉不能解料然以既愈復發言之則亦恐宜取張氏依準四時陰陽升降用藥以扶元氣庶他日既愈而遂愈也寬甫病候初感必深所傷物恐當時消導不盡停滯淹延變生他證以至於今恐亦宜做劉氏推陳致新之意少加消導藥於益氣湯中庶有漸緩之期也

圓明宮太醫王教授傳

槐英半斤河水四斤浸二宿熬槐英取汁二升　黃連四兩　川芎　防風各一兩　當歸　秦皮各二兩

已上五味剉如菉豆大用河水六升浸一宿熬取汁三升將槐英柤并此五味柤再用水四升熬取二升通前共五升相合銅鍋內用木炭文武火熬入去蠟淨蜜四斤淨蜜法取蜜四升入鍋內微熬勿令滚其蠟沫盡浮在面上急取下以紙覆蜜面候冷取紙蠟自隨紙去再溫蜜熟以綿濾入藥汁內同煎一時許入下項飛石一十三兩

金星石　銀星石　代赭石　菩薩石　寒水石　紫石英　雲母石并白礬少并同搗細　滑石　井泉石　玄精石各一兩另爲細末　黃丹三兩研令極細

已上一十一味相合再研水飛焙乾共得一十三兩研開入藥汁內又熬一時入後淬礵甘石二兩淬法礵甘石不以多少用木炭火煅紅童子小便醮再煅紅再淬凡七次以碎爲度再研水飛焙乾淨秤二兩入藥汁內又熬一時入下項藥銅綠半兩研　青鹽半兩研　雄猪膽七枚取汁　白丁香一合水浸研取清汁　鷹條三錢如取上汁用

已上藥同熬萬聯成膏凡熬時用槐柳枝不住手攪勿令塵入鍋中須於淨室內熬膏盛入磁器中假冷入下項細末藥不可熬熬則藥力去矣

乳香　沒藥　輕粉　麝仁　杏仁去皮各半兩用　牛黃　腦子　血竭　硃砂　南硼砂各一錢

右件各別研令極細　珍珠　珊瑚　紫貝　硇砂　石蠏　白礬　鍾乳　朴硝各一錢　盆硝半錢

右用預留元熬膏藥汁同研極細爛攪入藥中令勻如常法點之神效

此事難知集卷下終

潔古家珍

張從正撰

潔古家珍藥目錄　濟生拔粹卷第八

風論
小續命湯　大秦艽湯
羌活愈風湯　三化湯
天麻丸　四白丹
破傷風論
羌活防風湯　白术防風湯
大芎黃湯　羌活湯
蜈蚣散　左龍丸
當歸地黃湯　白术湯
沒藥散
厲風論
麻黃散
傷寒論
麻黃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九味羌活湯　白术湯
石膏散　芍藥散
黃芩散　川芎湯
桂枝湯　大神术湯
痰飲論
水煮金花丸　小黃丸
玉粉丸　薑桂丸
土論
拈痛湯　木香散
厚朴丸
青鎮丸　白术湯
紫沉丸　木香白术散
執論
木香金鈴散　大黃散
牛黃散　牛黃散
膏論
桂枝羌活湯　麻黃桂枝湯
白豆湯　桂枝石膏湯
雄黃散　麻黃黃芩湯
眼論
散熱飲子　地黃湯
嚥藥　當歸湯
拈痛散　柴胡散
點眼藥
衄血論
門冬飲子　五黃丸
消渴論
人參石膏湯　順氣散
化水丹　茴香湯
瘡瘍論
內踈黃連湯　內托復煎散
回瘡金銀花散　雄黃散
當歸散　乳香散
化毒湯　消毒散
巴戟湯　出箭頭方
當歸黃連湯
木香散
青藥方
接骨丹
漏瘡瘡方

方論與東垣機要內相同者於此不復重附所不同者附于此

風門

風者百病之始善行而數變行者動也風本熱熱勝則風動宜以靜勝其躁養血是也治須少汗亦宜少下多汗則虛其衛多下則損其榮治其在經雖有汗下之戒而有中藏中府之分中府者宜汗之中藏者宜下之此雖合汗下亦不可過也汗多則止陽下多則止陰止陽則損其氣止陰則損其形初謂表裏不和須汗下之表裏已和是宜治之在經也其中府者面顏五色有表證而脉浮惡風惡寒拘急不仁或中身之後或中身之前或中身之側皆曰中府也其治多易中藏者唇吻不收舌不轉而失音鼻不聞香臭耳聾而眼瞀大小便秘結皆曰中藏也中藏之病難治也六府不和留結為癰五藏不和九竅不通無此乃在經也初證既定宜以大藥養之當順時令而調陰陽安藏府而和榮衛少有不愈者也風中府者先以加減續命湯隨證發其表如兼中藏則大便多秘宜以三化湯通其滯切證已定別無他變以大藥和治之大抵中府者多著四肢中藏者多滯九竅雖中府者多兼中藏之證至於舌強失音久服大藥能自愈也有中風濕者夏月多有之其證身重如山不能轉側宜除風勝濕去熱之藥如不可用鍼灸治之

防風湯 合八風五痺痿厥等疾以一歲為揔六經為別春夏加石膏知母黃芩秋冬加桂附芍藥六經細分加減方在發明內

大秦艽湯 方在發明內

三生湯 方在發明內

羌活散風湯 方在發明內

四白丸 方在寶鑑內

天麻丸 行榮衛壯筋骨方在元戎方中

如風癇病不能食者吐論後厚朴丸治之

如中風自汗昏冒發熱不惡風寒不能安卧此是風熱煩渴青丸主之

如小便不利不可以藥利之既以自汗則津液外亡小便自少若利之使榮衛枯竭無以制火煩熱愈甚當俟熱退汗止小便自行也

破傷風

羌活防風湯 方在機要中

白朮防風湯 **黃芪湯** **木香黃芪湯** **防風湯**

解散 **天麻散** **川芎湯** 又名芎藭湯

當歸黃芪湯 巴上數方皆在機要中

白朮湯 治破傷風大汗不止筋攣搐搦

白朮 葛根 芍藥各壹兩 升麻 黃芪各伍分 甘草貳分半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煎服無時

防風丸 治破傷風發搐而發搐藏府秘澁知病在裏可用下之

江鱈剉炒 野鴿糞炒 白殭蚕各半兩 雄黃壹兩 蜈蚣一對 天麻壹兩

右為細末分作三分二分用燒飯為丸桐子大每服朱衣丸二分入巴豆霜一錢半亦以燒飯為丸桐子大每服朱衣丸至百丸先煎漿水沸下藥十丸加巴豆霜丸一丸第二服二丸加至利為度再服朱衣丸病愈止

沒藥散 治刀箭傷止血定痛

定粉壹兩 風化大灰壹兩 枯白礬研半兩 沒藥另研 乳香另研各壹分

各研為細末和勻搽上

厲風論

此疾非止肺藏有之以其病發於鼻從俗呼為肺風也鼻準腫赤脹大而為瘡乃血隨氣化也氣既不施則血為之聚血既以聚則使肉爛而生虫也生虫者厥陰主之以藥殺虫之類局方升麻湯下鶴青丸余病各隨經治之

鶴青散 治厲風

蟬殼 地龍炒 白殭蚕 全蝎各炒 凌霄花半兩

右為極細末每服一錢酒調下於浴室內常在湯中住一時許服藥效

傷寒論

治傷寒之法并諸方加減如

芎藭湯 **麻黃附子細辛湯** **白朮湯** **川芎湯** 并論

乙味麻黃湯 **石膏散** **柴胡散** **黃芪湯**

茯苓白朮湯 **桂枝湯** **大神朱湯** 巴上數方皆在雜病內

黃芪解肌散 治婦人姙娠傷風自汗

人參 黃芪 當歸 川芎 芍藥 陸分 加倉朮生地黃亦可 炙甘草貳分

右為麤末每服五錢水煎溫服無時

咳嗽論

秋傷於濕冬必咳嗽大抵素秋之氣宜清而肅反動之則氣必上衝而為咳甚而動於脾濕發而為痰也其有痰也寒少而熱多假令濕在肝經謂之風痰濕在心經謂之熱痰濕在脾經謂之濕痰濕在肺經謂之氣痰濕在腎經謂之寒痰宜隨證而治之咳而無痰者以辛甘潤其肺咳而嗽者治痰為先故從南星半夏勝其痰而咳嗽自愈也

水煎金花丸 治風痰咳嗽其脉弦面青四肢滿悶便溺秘澁心多躁怒局方川芎防風丸亦可

南星壹兩生用 半夏壹兩生用 天麻 五分 雄黃貳分 白礬貳兩

右為細末滴水為丸每服五十丸至百丸先煎漿水沸下藥煮令浮為度撈出淡漿水浸另用生姜湯下

黃芪丸 治熱痰咳嗽其脉洪而面赤煩熱心痛唇口乾燥多夢失

南星湯浸 半夏湯浸各壹兩 黃芩壹兩

右為細末姜汁浸餅為丸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生姜湯下食後小柴胡湯加半夏亦可

白朮丸 治痰濕咳嗽脉緩面黃肢體沉重嗜卧不收腹服而食不消局方中防己丸亦可

南星湯浸 半夏湯浸各壹兩 白朮壹兩半

右為細末湯浸餅為丸如桐子大每服五七十丸生姜湯下食後

白芥子丸 治氣痰咳嗽脉澁面白氣上喘促酒漸寒熱悲愁不樂

南星湯浸 半夏湯浸各壹兩 橘皮去白貳兩

右為細末湯浸餅為丸桐子大每服三十丸人參生姜湯下食後局方中桔梗湯亦可

桂附丸 治寒痰咳嗽脉沉面色黧黑小便急痛足寒而逆心多恐怖

南星湯浸 半夏湯浸各壹兩去雜皮 官桂壹兩去粗皮

右為細末餅為丸桐子大每服三五十丸生姜湯下食後局方中胡椒理中丸仲景吳茱萸湯亦可

如心下痞悶者加枳實五錢

如身熱甚者加黃連五錢

如體重加茯苓白朮各一兩

如氣逆上者加苦葶藶五錢

如氣促者加人參桔梗各五錢

右剉如豆大水一大盞文武火熬滴水中不散為度入去滓熱審少許點用

衄血證

門冬散 治衄血不止

麥門冬去心　生地黃等分

右剉水煎

五黃丸 治衄血不止大便結燥者下之

大黃四兩　芒硝半兩　甘草一兩　生地黃半兩　梔子一兩

黃本一兩　黃連一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溫水下

生地黃湯 諸見血無寒衄血吐血溺血皆治之

生地黃　熟地黃各五分　枸杞子　地骨皮各半兩

甘草一兩　天門冬　黃芩各一兩　黃耆半兩　芍藥半兩

右剉水煎服無時

如脉微身涼惡風每一兩加桂半錢吐血多有此證

消渴證

論曰消渴疾二焦受病有上消有中消有腎消上消者上焦受病又謂之高消肺也多飲水而少食大便如常或小便清利知其燥在上焦也治宜流濕以潤燥消中者胃也渴而飲食多小便赤黃經曰熱能消穀知其熱在中也治法下至不飲食而愈腎消者病在下焦初發為膏淋請淋下如膏油之狀至病成而面色黧黑形瘦而耳焦小便濁而有脂液治法宜養血以潤清分其濁而愈也治上焦高消而不欲多食小便清利宜小柴胡湯或小柴胡加白虎湯或錢氏地骨皮散加芍藥黃耆石膏芩桔梗之類是也

人參石膏湯 治高消上焦燥渴不欲多食

人參半兩　石膏一兩　知母半兩　甘草四兩

右為麤末水煎食後　東垣加黃芩杏仁

消渴散 消中者熱在胃而能飲食小便黃赤以此下之不可多利微微利至不欲食而愈

厚朴半兩　大黃四兩　枳實二兩

右剉水煎食遠服

鹿茸湯 治腎消病在下焦初證小便如膏油之狀

茴香　苦練子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二錢溫酒一盞調服食前

牡蠣散 治半夏少陰渴飲不止或心痛者

川烏頭大者四個炮去皮臍　炙甘草一兩　牡蠣一兩煅用　蛤粉六兩用蛤殼粉者為佳

右為細末醋浸餌餅少糊為丸桐子大每服十九十五丸新水下心痛者醋湯下其疾立愈

瘡瘍論

論并

內托散 治諸瘡已破未破炉腫痛甚不可忍

當歸　黃耆　括蔞　木香　黃連等分

右為末水煎服無時

如痛而大便秘者加大黃

乳香散 治瘡口痛甚

滑石一兩　乳香　沒藥各五分　腦子少許　寒水石一兩煅

右各研為細末同和勻揉瘡口上

膏藥

清油半斤　當歸半兩　杏仁二十九個去皮尖　桃柳枝各四十九枝各長四指

新綿一兩

又桃柳枝二大枝用綿裹藥繫於一枝上外一枝撓於鐵器內煎成入黃丹三兩一處熬水中滴成珠子為度

內托散 治瘡難消又不能作膿神効

地骨皮一兩　木香半兩　川山甲一兩炮　麝香一字

右為細末溫酒調下又治小兒瘡後生癰腫以米湯調下

雷丸散 治丁瘡毒氣入腹昏悶不食

丁香　乳香各一兩　蟬殼　管仲　紫花地丁各半兩

右為細末溫酒調下

蘇木散 治打撲傷損皮骨者

蘇木一兩半　定粉一兩　鍛南鵬砂別研半兩　錢紅醋研為末各一兩

右為末同勻作一服煎當歸酒調三二服痛止勿服

白芷散 治從高墜下及打撲內損膏骨嗜腫不能飲食此謂四閉及藏府不通

巴戟去心半兩　當歸　地黃　芍藥　川芎各一兩

大黃半兩

右為麤末水煎以利為度

鹿角散 治打撲傷損

角蜣蜋少許用　乳香　麝香不計多少

右研為極細末搽動筋頭搽藥於瘡口內

治男子婦人陰部濕淹瘡

五倍子研為細末　白礬一兩　銅綠少許輕粉一錢半

右為極細末洗淨搽之

治耳側少陽經中疙瘩不辨肉色不問大小久日月深淺或赤硬腫痛

生山藥一條去皮　草麻子一兩

右搗爛攤在帛上貼之如神

治瘡托裏或已成者速潰

當歸　黃耆　括蔞　木香　黃連等分

右為末水煎服無時

如痛而大便秘者加大黃

乳香散 治瘡口痛甚

滑石一兩　乳香　沒藥各五分　腦子少許　寒水石一兩煅

右各研為細末同和勻揉瘡口上

膏藥

清油半斤　當歸半兩　杏仁二十九個去皮尖　桃柳枝各四十九枝各長四指

新綿一兩

又桃柳枝二大枝用綿裹藥繫於一枝上外一枝撓於鐵器內煎成入黃丹三兩一處熬水中滴成珠子為度

內托散 治瘡難消又不能作膿神効

地骨皮一兩　木香半兩　川山甲一兩炮

右為細末溫酒調下又治小兒瘡後生癰腫以米湯調下

雷丸散 治丁瘡毒氣入腹昏悶不食

丁香　乳香各一兩　蟬殼　管仲　紫花地丁各半兩

右為細末溫酒調下

蘇木散 治打撲傷損皮骨者

蘇木一兩半　定粉一兩　鍛南鵬砂別研半兩　錢紅醋研為末各一兩

右為末同勻作一服煎當歸酒調三二服痛止勿服

白芷散 治從高墜下及打撲內損膏骨嗜腫不能飲食此謂四閉及藏府不通

巴戟去心半兩　當歸　地黃　芍藥　川芎各一兩

大黃半兩

右為麤末水煎以利為度

鹿角散 治打撲傷損

角蜣蜋少許用　乳香　麝香不計多少

右研為極細末搽動筋頭搽藥於瘡口內

治男子婦人陰部濕淹瘡

五倍子研為細末　白礬一兩　銅綠少許輕粉一錢半

右為極細末洗淨搽之

治耳側少陽經中疙瘩不辨肉色不問大小久日月深淺或赤硬腫痛

生山藥一條去皮　草麻子一兩

右搗爛攤在帛上貼之如神

治瘡托裏或已成者速潰

芪蔞一個去皮　沒藥一兩研　金銀花

甘草　生姜各半兩

右為細末用好無灰酒三升於銀石器內煎至一升分作三盞三次飲當病微者只一服如托裏藥不能發散必作瘡者用此

膏藥 治杖瘡上瘡痛令瘡不發

密陀僧　沒藥　乳香各一兩　乾胭脂半兩　膩粉半兩

右為細末次入龍腦少許若多更妙燒葱與羊骨髓生用同研如泥攤在絹帛上貼

蜂蜜散 治杖瘡

天南星一兩　木鼈子三兩　沒藥半兩　官桂一兩　乳香半兩

右為細末生姜一斤去皮爛研取自然汁入米醋少許白麵為糊同調攤帛上貼傷處以綿繫之用苦子苦定麻索子纏

痔疾證

蓽澄茄二焦相火盛而制陽明燥金故木相侮木主生五虫所以賜中有虫也因多食熱物脾生大熱若瀉三焦火熱退則使金得氣而制木木既受制則五虫不生而自愈矣

蒼木散 治痔

蒼木去皮四兩　澤瀉　枳實各一兩　地榆一兩　皂角子一兩燒存性

蓽澄茄一兩

右為麤末燒飯為丸桐子大食前溫水下

白芷散 治小兒脫肛

白芷四兩　澤瀉一兩　地榆　枳實麸炒　皂角子各一兩燒存性

右為細末燒飯為丸桐子大米飲或白湯或溫酒下

五倍子　地榆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服半錢一錢米飲調下空心

虛損證

四君子湯 人參 黃耆各等分 白朮 陳皮去白 甘草半分炙 當歸 茯苓各半分

右㕮咀水煎空心熱服胃熱不能食者加姜棗煎

八物湯 治語言多損氣頻語補上益氣 麥門冬去心 人參各等分 橘皮去白 桔梗 炙甘草各半分 五味子 棗各半分去子

右為搗細末水浸油餅為丸如雞頭仁大每服一丸細嚼津嚥下

八味丸 治腎虛不能食 茯苓 澤瀉 地黃 山藥 山茱萸 牡丹皮 附子 桂

論曰如病瀉而惡風增寒是太陰傳少陰也若用除濕白朮茯苓藥加官桂破血黃連也大腸經氣不宣通宜加槟榔木香上焦不和治以生姜橘皮中焦不和治以芍藥當歸茯苓官桂下焦不和寒微以輕熱藥熱甚以重寒藥如大便虛滑又不食太陰傳少陰為痢為賊邪宜以厚朴枳實湯治之

白朮散 治四肢煩倦小便不利大便走沉困飲食減少 白朮 芍藥 茯苓各等分

右為末水煎

如發熱或惡熱或腹不痛而脉緩加黃芩為主

如未見膿血而惡寒乃太陰而傳少陰加黃連為主桂枝佐之

如腹痛甚者加當歸倍芍藥

如見白膿加黃芩為主

如見血加黃連為主桂枝當歸佐之

肉豆蔻丸 治腎虛久不食脉沉細無力者効 破故紙炒 肉苁蓉各等分

右為末棗肉為丸桐子大米飲下空心

槐花散 治血痢久不止腹中不痛不裏急後重 青皮 槐花 荊芥穗各等分

右為末水煎空心熱服

當歸散 治膿血痢無度小便不通腹中痛 當歸 甘草各半分 芍藥 青皮 槐花各半分

生地黃 各半斤或二分

右為末水煎食前服

如後重加木香檳榔各三分澤瀉半錢 如小便利去澤瀉

水腫證

如水腫因以氣為腫者加橘皮

如因以濕為腫者前防己黃耆湯調五苓散方在活人

如因熱為腫者八正散方在宝鑑中

如以熱燥於肺為腫者乃絕水之源也當清肺除燥水自生矣

於梔子豉湯中加黃芩

如執在下焦陰消使氣不得化者當益陰而陽氣自化黃檗內加黃連是也

如皮膚之病治之以雞矢醴酒調服

如水腹之病當開鬼門決瀆淨府也

白茯苓湯 主之 白茯苓 澤瀉各等分 郁李仁 面各半

右㕮咀作一服水一椀煎至一半入生姜自然汁服無時後用

白朮散 白朮 澤瀉各等分

右為細末前服或為丸前茯苓湯下之未治之法黃耆芍藥建中之類以調養之忌房室酒等物

黃耆散 治水氣皮膚緊淨府 白朮 黃耆各半兩 茯苓 黃耆 各等分 猪膏子一箇五升熬成膏

右為末用猪膏子膏為丸桐子大服至小便清利及腹脹消為度後服中治調養藥踈啓其中五補七宣即其理也

黃耆散 治水腫腹大如皷或遍身皆腫 大戟 白牽牛頭末 木香各等分

右為細末每用三錢以指腰子一對批開搽藥在內燒熱空心食之如食左腰子塌左臂右腰子塌右臂如腫不能全去於腹遶臍塗甘遂細末飲甘草水少許其腫盡去

胎產證

論在機要中 大抵外和於榮衛內則調於清便同傷寒壞證治之

加減四物湯 方在元戎中 **當歸散** 方在機要中 **當歸湯** 治婦人有孕胎漏 當歸 生地黃 各兩

右為末作一服水三升煎至一升半去滓頓服之

黃芪湯 治胎乾而不能產 黃芪 桂 各半兩 大黃五分 桃仁 麻仁 各等分

右為末先服四物湯一二服次服半夏湯生姜三片水煎

如產後風氣在表面目四肢浮腫宜局方中七聖丸白湯下日加以利為度

如浮腫漆喘嗽加木香檳榔倍之謂氣多也

如浮腫加頭痛昏冒加羌活川芎謂風多也

如只浮腫依七聖丸本方服之

柴胡散 治產後虛勞雖日久而脉盛浮疾 柴胡 黃芩 人參 半夏乾 甘草炙

川芎 芍藥 熟地黃 當歸各等分

右為麤末依小柴胡湯前服

如日久虛勞微有寒熱脉沉而遲宜柴胡四物湯方在元戎

三物散 方在機要中 **加減四物湯** 治產後頭痛血虛氣弱脉緊皆能頭痛 羌活 川芎 防風 附子炮 熟地黃各壹兩

白芷半壹兩 石膏半兩 細辛煎分 當歸五分 甘草五分炒

蒼朮去麤皮壹兩半

右為麤末每服一兩水煎服無時

如有汗者是氣弱頭痛也前方中加芍藥三兩桂一兩半生姜煎

如痰癖頭痛加半夏三兩茯苓一兩半生姜煎

如熱頭痛復加白芷三兩石膏三兩知母一兩半

如寒厥頭痛加天麻三兩附子一兩半生姜煎

加減四物湯 治產後血風眩暈精神昏昧 荊芥穗壹兩叁分 桃仁面分炒去皮尖

右為細末溫水調下三錢

如微喘加杏仁炒去皮尖甘草炒二分半同煎

沉香散 治產前證胎不動如重物所墜腹冷如冰 川芎 當歸各等分

右為細末水煎食前大溫服

黃芪湯 治婦人胎漏下血及因事下血 當歸壹兩 熟地黃壹兩

枳殼炒去穰 黃芩各半兩 白朮壹兩

右為末水煎食前溫服

前八合湯 凡血元戎方中

黃芪散 治帶下赤者熱入小腸白者熱入大腸皆任脉經虛也 半夏麴壹兩半 大黃五分 桂 各半分 桃仁 麻仁 各等分 苦練炒 面香炒 當歸各等分

右為細末酒糊為丸每服五十丸空心溫酒下

匀氣散 治脇痛

山梔子　熟地黃　茯苓　細辛　桂　川芎各等分

右為末羊脂煎服

小兒四時用藥

假令春分前風寒也宜用地黃當歸羌活防風或地黃丸瀉青丸相間服是也

春分後風熱也羌活防風黃芩或瀉青丸用導赤散下之

立夏之後熱也宜三黃丸導赤散

夏至後濕熱也導赤散瀉黃散合而服之或黃芩甘草白朮茯苓之類為勝濕去熱也

立秋後宜益黃散陳皮厚朴人參木香之類是也

秋分之後瀉白散

立冬之後地黃丸主之謂腎不受瀉也

黃連湯 治小兒咳嗽喘逆身熱鼻乾燥者是熱入肺經為客熱

黃芩一兩　人參半兩　地骨皮炒　桑白皮炒　甘草炙半兩

右㕮咀水煎放溫時時溫清

人參調氣散 治身熱痰嗽胸膈不利宜下膈去熱

人參半兩　荊芥穗　大黃炒各半兩

右為細末水煎調槐柳木香細末半錢輕粉一字乳後服

如身熱潮熱宜服清涼飲子去大黃三服之後一兩日却入大黃服之令疎利則愈不可使先動藏府

雜方

黃芪散 見血無寒飲血吐血下血弱血皆屬於熱

生地黃　熟地黃　枸杞子　地骨皮　黃耆

天門冬　芍藥　甘草　黃芩各等分

右㕮咀每服一兩水一盞半煎至一大盞去滓溫服

如脉微身涼惡風每一兩加桂半錢吐血者多有此證

鳥蛇散 治男子婦人面無血色食少嗜卧肢躰困倦

蒼朮去皮　熟乾地黃半斤　乾姜炮

右為末水煎麵糊為丸桐子大每服五十丸溫水下食遠

白散 治蝎螫痛

半夏薑字生用　雄黃薑字別研　巴豆一個去皮

右三味同和勻上之

治小便淋澁經驗方

葵花根先淨剉水煎三五沸服之立愈

茯苓散 治腎腫

荊芥穗等兩　朴硝減半

右為麤末羅蜀葵同煎湯淋洗

白附子 治酒悸腹中脹氣脇滿面色黃黑狀成癡疾飲食不進日漸肌瘦如飲酒者先收此藥皆不醉亦無諸疾

生姜薑斤去皮切作片子蒸或用煨一名煨乾　紅皮去白筋各兩

廣茂炮　乾姜各兩　益智仁一兩　丁香五十個　甘草炙

京三稜炮　縮砂仁半兩　木香　茴香炒各等分　白豆蔻仁炒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每一兩作五丸朱砂為衣生姜湯下細嚼無時

麻仁湿子 治風秘大便不通

枳殼麩炒去穰　川芎各等分　麻仁湿子減半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溫水下食前

芎藭散 治大頭病如神

黑烏蛇酒浸去頭尾皮骨焙　白花蛇去頭尾酒浸焙　雄黃別研各半兩

右為極細末每服一二錢白湯調下無時

白茯苓散 治脾胃虛弱六脉俱弦而指下虛食少而渴不止心下痞腹中或痛或食後如繩束之急小便不利大便不調精神短少此藥專治大渴不止腹中窄狹而食減少神効

白茯苓　陳皮　乾生姜　人參各壹兩

如脉弦或腹中急甚加甘草炙半分　秋減姜一半

右為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日空心服一丸白湯煎花下食空

茯苓散 治時疾不相染

雄黃壹兩　赤小豆別研參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可與病同床傳著衣服亦不相染矣

茯苓散 治吃逆

柿錢　丁香　人參各等分

右為細末水煎食後服

善治男子婦人及小兒一切壅熱咽喉不利口乾多渴伏暑利頭風雜毒迷惑或昏困不省人事氣及食毒酒毒吐逆不定遊風雜毒迷惑或昏困不省人事煩發焦赤目口瘡善解四時傷寒之疾發散瘟疫毒邪之氣及四方人不伏水土一切諸毒並皆解之常服此藥補益益氣化毒除風神効不可細述

滑石　黃本　貫衆　茯苓　山梔子

乾姜　草龍膽　大豆　青黛　甘草

薄荷　寒水石各壹兩　益智仁　縮砂仁

大黃　山豆根　生地黃　桔梗　百藥煎

紫荷車　粉花豆粉　馬勃　板藍根　黃藥子各半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如彈子大每服一丸新汲水化下細嚼

痛不可忍

黃連炒　黃蘗炒　甘草各等分

右㕮咀水煎溫飲之食前

如晝不通加知母　此藥助陰使氣得化則通矣

陽明大實大滿心胸高起氣塞不通者為結也

蜜酥　麝香　輕粉　巴豆少許另研

右研至細以兒孩兒乳汁為丸麥米大二粒薑湯下無時

茵陳散

石硫黃　榆白皮各壹兩　白芷　白斂各半兩

右為用之

海蛤丸 治癰疽

海蛤煅研　當歸　海金沙　膩粉　硇砂各壹分

粉霜半兩　水蛭一千一個炒　青黛　滑石

乳香　沒藥　朱砂各壹分　地膽去頭足翅壹個

右為細末煉蜜麵糊為丸如小豆大朱砂為衣每服十丸煎燈草湯空心服之小便下冷濃惡物乃効却以黃連紫荷車板藍根各二錢煎湯漱口以救牙齒去板藍根加管仲

雄黃丸 治時疾不相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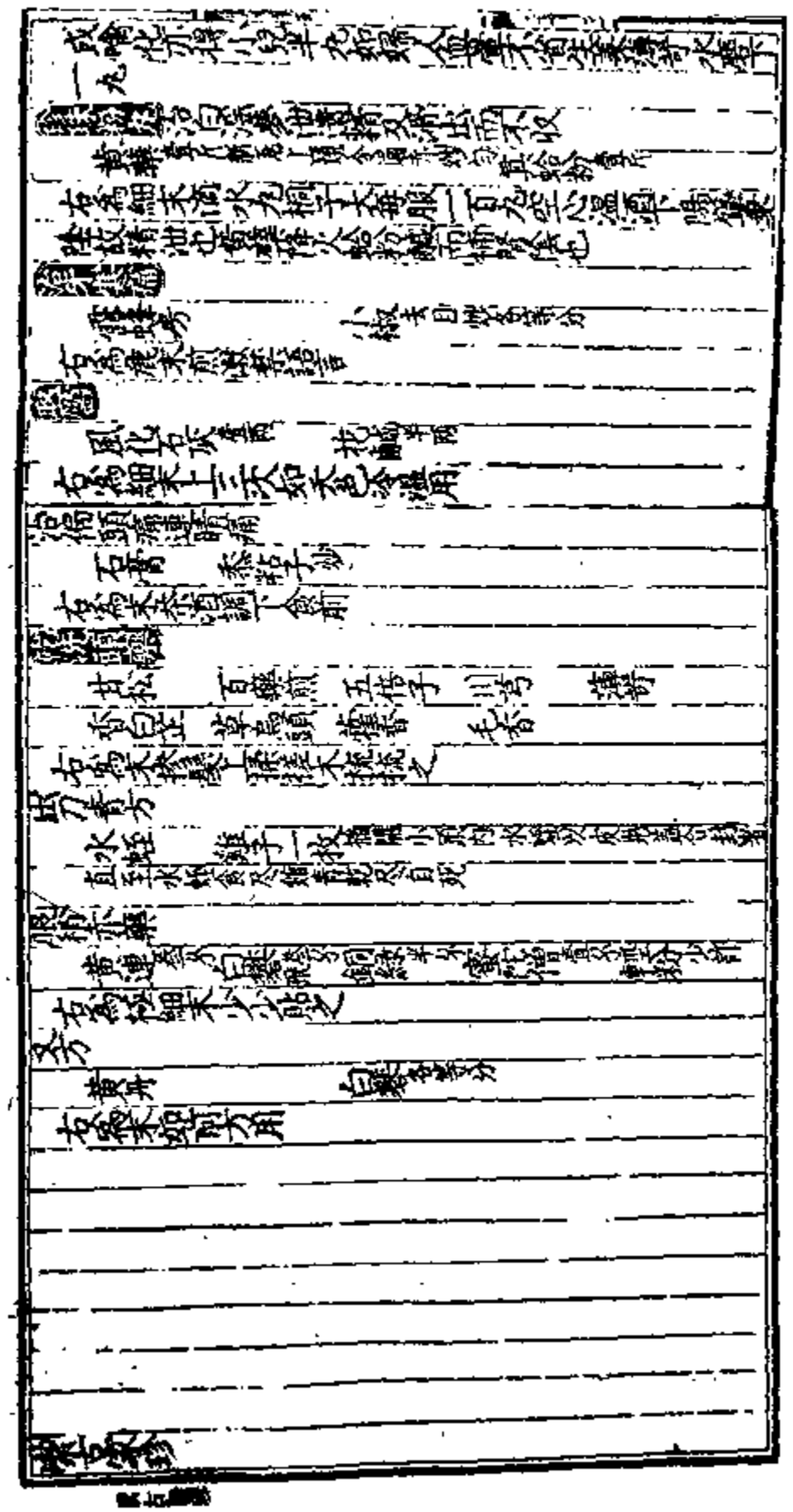
雄黃壹兩　赤小豆別研參兩　鬼箭羽各貳兩

右為細末煉蜜為丸桐子大每日空心以溫水下五丸可與病同床傳著衣服亦不相染矣

柿錢散 治吃逆

柿錢　丁香　人參各等分

右為細末水煎食後服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新编　四四
作者＝
页数＝８０９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